

宋史全文（上）

元 佚名 撰

宋史全文卷一

宋太祖一

庚申建隆元年春正月辛丑朔，镇、定二州言契丹入寇，北汉兵自土门东下，与契丹合。周帝命太祖领宿卫诸将御之。太祖自殿前都虞候再迁都点检，掌军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数从征伐，荐立大功，人望固已归之，于是主少国疑，中外始有推戴之议。壬寅，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将前军先发。时都下欢言：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惟内庭晏然不知。癸卯，大军出爱景门，纪律严甚，众心稍安。军校苗训者号知天文，见日下复有一日，黑光久相磨荡，指谓太祖亲吏楚昭辅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陈桥驿。将士相与聚议曰：『主上幼弱，我辈出死力破贼，谁则知之？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处耘具以事白太祖弟匡义及掌书记赵普，因共以事理晓譬之曰：『太尉忠赤，必不汝赦。』诸将相顾，亦有稍稍引去者。已而复集，露刃大言曰：『军中偶语则族。今已定议，太尉若不从，则我辈亦安敢退而受祸？』普察其势不可遏，与匡义同声叱之曰：『策立，大事也，固宜审图，尔等何得便肆狂悖？』乃各就坐听命。普复谓曰：『外寇压境，将莫谁何，盍先攘却，归始议此？』诸将不可，曰：『方今政出多门，若俟寇退师还，则事变未可知也。但当亟入京城，策立太尉，徐引而北，破贼不难。苟不受策，六军决亦难使向前矣！』普谓匡义曰：『事既无可奈何，政须早与约束。』因语诸将曰：『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前军昨已过河，节度使各据方面。京师若乱，不惟外寇愈深，四方必转生变。若能严敕军士，勿令剽劫，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宁谧，诸将亦可长保富贵矣。』皆许诺。乃共部分。夜，遣衙队军使郭延赞驰告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审琦，二人皆素归心太祖者也。将士环列待旦。太祖醉卧，初不省。甲辰黎明，军士擐甲执兵，直叩寝门，曰：『诸将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太祖惊起披衣，未及酬应，则相与扶出听事，或以黄袍加太祖身，且罗拜庭下称万岁。太祖固拒之，众不可，遂相与扶太祖上马，拥逼南行。匡义立于马前，请以剽劫为戒。太祖度不得免，乃揽辔誓诸将曰：『汝等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也。』众皆下马曰：『唯命是听！』太祖曰：『少帝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等无得辄加凌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纵兵大掠，擅劫府库。汝等无得复然，事定，当厚赏汝，不然，当族诛汝！』众皆拜。乃整军自仁和门入，秋毫无所犯。宰相早朝未退，闻变，范质下殿，执王溥手曰：『仓卒遣将，吾辈之罪也

！』爪入溥手几出血，溥噤不能对。副都指挥使韩通自内庭奔归，将率众备御。王彦昇逐杀之，并其妻子。诸将翼太祖登明德门，太祖令军士解甲还营，太祖亦归公署，释黄袍。俄而将士拥范质等俱至，太祖呜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质等未及对，散指挥都虞候罗彦瑰挺剑而前曰：『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质等不知所为。溥降阶先拜，质不得已从之，遂称万岁。太祖诣崇元殿[1]，行禅代礼。召文武官就列，至晡班定，独未有周帝禅位制书。翰林承旨陶谷出诸袖中，遂用之。诏书曰：『天生烝民，树之司牧。二帝惟公而受禅，三王乘时而革命，其极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天命有归。咨尔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赵某禀上圣之姿，有神武之略。佐我高祖，格于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纳麓。东征西怨，厥绩懋焉。天地鬼神，享于有德，讴歌狱讼，归于至仁。应天顺人，法尧禅舜，如释重负，予其作宾。呜呼钦哉，祇畏天命。』宣徽使引太祖就龙墀北面拜受，宰相扶太祖升殿，易服东序，还，即位，群臣拜贺。奉周帝为郑王，太后为周太后，迁居西京。乙巳，诏因所领节度州名定有天下之号曰宋，改元，大赦。

吕中曰：颢溥谓孟子不嗜杀人之言，至是又验矣。盖自后唐以来不五十年，天下五易，天人之厌乱极矣，岂其使干戈糜烂不已，而海内无一统之期哉？唐明宗有天生圣人之祝，而太祖实生于是年，则天命所归，不待指日，光相荡而后知也。自其掌军政之时，士卒服其恩威，中外同于推戴，则人心所属，不待次陈桥驿而后见也。汉、唐初兴，亦不过是。然高祖之取天下，出于沛父老之请；太祖之得天下，亦出于军士之拥，迫不得已而为之，其与唐太宗陷父子不义以起兵者异矣，抑五代之乱，帝王屡易者，莫非藩镇士卒也。矧又有如石守信、王审琦者，将岂能帖然于下哉？一号令之间，秋毫无犯，不惟救生灵涂炭之苦，亦可革叔季兵戈之祸。自非聪明神武而不杀者，孰能与于此？

眉山苏轼曰：予观汉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杀人者致之，其余杀人愈多而天下愈乱。秦、晋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杀不已，故或合而复分，或遂以亡国焉。

《龟鉴》曰：战国交争而合于秦，民苦秦暴，秦不能一而汉一之。南北分裂而合于隋，人厌隋乱，隋不能一而唐一之。五季之余分闰位，天下纷纷而未一也。我太祖得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故天下一于宋，真人勃起，开创大业，是又跨唐虞、越汉唐而与帝王匹休也。亦知宋兴之由乎我太祖之生，盖天成二年丁亥岁也，祥光瑞来，流为精英，异芳幽馥，郁为神气，帝王之兴，自有珍符，信不诬也。居有云气，出有日晕，天心之眷顾笃矣。俚语称赵，神言夸宋，人心之向慕久矣。天与之，人与之，而太祖则不知也。方其北面用朝，奉命

征讨，赫声濯灵，所向辄克。显德之七年，太祖生三十有四年矣。『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时盖正月之上日也。是月也，京师已有推戴之语，而内庭未之知。『我出我车，于彼牧矣。』时盖是月之三日也。是日也，将士又有拥戴之语，而太祖未之闻。越翼日甲辰，寝门未辟，拥逼者王，太祖未及语而黄袍已加之身矣。噫！河南之避，舜犹有辞；大垌之王，汤犹有待。事势至此，圣人不得以游乎舜、汤之天矣，奈之何哉？则亦有『毋虐臣主』之誓而已，有『毋掠民庶』之誓而已。三逊三辞，龟勉而受之。能律将士以保周宗，而不能使周禅之不归；能择长者房州之奉，而不能遇陈桥之逼，天实为之，吾其谓何？欧阳子纪五代史也，书梁、汉曰『亡』，书晋曰『灭』，至周则大书之曰『逊于位，宋兴。』乌乎！我宋之受命，其应天顺人之举乎？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仁之至也。卧榻之侧，他睡不容，义之尽也。

汴都仰给漕运[2]，故河渠最为急务。先是，岁调丁夫开浚淤浅，糗粮皆民自备。丁未，诏悉从官给，遂著为式。又以河北仍岁丰稔，谷价弥贱，命高价以余之。

吕中曰：沛与洛俱河南地也，国家不都洛而都沛者，以四方辐凑，漕运之法远近俱使故也。东南之粟自沛河入，陕西之粟自黄河入，陈蔡之粟自惠民河入，京师之粟自广济河入。论四河之所入，则东南为多。此太祖所以有『不及百年，东南民力竭』之忧而欲都西京也。

上之入也，闾巷奸民往往乘便攘夺，于是索得数辈斩于市，被掠者官偿其贖。戊申，追赠韩通中书令，以礼葬之，嘉其临难不苟免也。以王彦升专杀，终身不授节钺。乙卯，遣使往诸州赈贷。

吕中曰：上以甲辰即位，而乙卯遂遣使赈贷，岂有得天下之初，欲以是要誉于人哉？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当时之民，苦于干戈，苦于赋敛，善于刑役。为人父母，见子弟之饥寒，则褰裳濡足以救之，此武王下车未几而散财发粟之心也。

以赵普为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皇弟匡义加睦州防御使，赐名光义。立宗庙，诏百官集议尚书省。兵部尚书张昭等上奏曰：『谨按：尧、舜、禹皆立五庙，盖二昭二穆与其始祖也。有商建国，改立六庙，盖昭穆之外，祀契与汤也。周立七庙，盖亲庙之外，祀太祖、文王、武王也。伏请追尊高、曾四代号谥，崇建庙室。』制可。国朝宗庙之制，岁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荐食荐新。三年一禘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其七祀，春祠司命及户，夏祀灶，季夏别祭中霤。秋祀门及厉，冬祀行，惟腊享、禘禘遍七祀。如亲行告谢及新主祔谒，即权罢时享。告日用牢饌备祀官。

朱文公曰：臣以为，太祖受命之初，未遑他事，自尊四祖之庙。后以太祖

受命立极，当为始祖而袷享东向。而禧祖初无功德，亲尽当祧而已。臣深考其说，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则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虽历世久远，功德无传，然四世之后，笃生神孙，应天顺人，以宁兆庶，其功德盖不必自亲为之然后为盛也。

二月，尊帝母南阳郡夫人杜氏为皇太后[3]。以范质自司徒、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参知枢密院事加侍中；王溥自右仆射、平章事、监修国史、参知枢密院事加司空；魏仁浦自枢密使、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院大学士加右仆射。丙戌，长春节，宰相率百官上寿。赐宴相国寺。辛卯，大宴于广德殿，凡诞节后择日大宴自此始。中书舍人扈蒙权知贡举，奏进士合格者杨砺等一十九人。

三月，宿州火，燔民庐舍万余区，遣中使安抚之。壬戌，追尊祖考为皇帝，妣为皇后。高祖幽都县令眇谥曰文献，庙号僖祖，陵曰钦陵。祖妣崔氏谥曰文懿。曾祖兼御史中丞珽谥曰惠，庙号顺祖，陵曰康陵。祖妣桑氏谥曰惠明。皇祖涿州刺史敬谥曰简恭，庙号翼祖，陵曰定陵。妣刘氏谥曰简穆。皇考周龙捷左厢都指挥使、岳州防御使弘殷谥曰昭武，庙号宣祖，陵曰安陵。有司言：『国家受周木德，木生火。宋继周，当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戌。』从之。

曾巩《政要》曰：博士和峴言：『?始伊耆，而三代有嘉平清祀，?祭之名。?，腊之别名也。汉承火德，以戌日为腊。腊，接也，言新以相接，故田猎取禽以报百神，享宗庙，旁及五祀，以教孝尽度。晋、魏因之。唐以土王、贞观之祭，尚用前寅?百神，卯日祭社官，辰日腊宗庙。至开元始定礼制，三祭皆于腊辰，以应土德，议者是之。宋兴，推应火德，以戌日为腊，而独以前七日辛卯?，不应于礼。请如开元故事：?百神、祀社稷、享宗庙同用戌腊，如礼便。』制曰：『可。』

兼判太常寺事窦俨上言：『三王之兴，礼乐不相沿袭。圣宋建皇极一代之乐，宜乎立名，请改周乐文舞崇德之舞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为武功之舞[4]，改乐章十二顺为十二安，盖取「治世之音安以乐」之义。』夏四月，诏行之。昭义节度使兼中书令太原李筠在镇逾八年，恃勇专恣，招集亡命，周世宗每优容之。及上遣使谕以受禅，筠即欲拒命。左右为陈历数，乃佩俛下拜。既延使者升阶，置酒张乐，遽索周祖画像置听壁，涕泣不已。宾佐惶骇，告使臣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毋怪也。』北汉主知筠有异志，潜以蜡书诱筠，筠虽具奏，而反谋已决。筠长子守节涕泣切谏，筠不听，遂遣守节入朝，且伺朝廷动静。上迎，谓曰：『太子，汝何故来?』守节矍然，以头击地曰：『陛下何言，此必有谗人间臣父也!』上曰：『吾亦闻汝数谏，老贼不汝听，不复

顾藉，故遣汝来，欲吾杀汝耳。盍归语而父：我未为天子时，任汝自为之。我既为天子，汝独不能小让我耶？』守节驰归，具以告。筠反谋愈急，于北汉纳款求援。乙酉，遣使分诣京城门，赐饥民粥。李筠又遣兵袭泽州，杀刺史张福，据其城。丙戌，昭义反书至。枢密吴廷祚言于上曰：『潞州岩险，贼若固守，未可以岁月破。然李筠素骄易无谋，宜速击之，彼必恃勇出斗。但离巢穴，即成擒矣。』上纳其言。戊子，上遣石守信、高怀德帅前军进讨。上敕守信等曰：『勿纵筠下太原[5]。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上召三司使张美调兵食。是日，大宴广德殿，张美言：『怀州刺史马令琮度李筠必反，日夜储侍，以待王师。』上善之，亟令以团练使授令琮。宰相范质言：『大军北伐，方藉令琮供亿，不可移他郡。』遂升为怀州团练使授之。

富弼曰：太祖赏功任人，深得其术。怀州刺史知车驾将至，日夜储蓄，以待王师。故有团练之命，用赏其劳，又以移别郡，则他官供亿未必练其事，必不能继令琮之功，故特升本州使名以授之。恩宠如是之异，其得人不尽力乎？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上降服出次，百官各守其司。李筠复请北汉主举军南下，北汉主从之，倾国自将，出团柏谷[6]，群臣饯之汾水。赵华曰：『李筠举事轻易，事必无成。陛下扫境赴之，臣未见其可也。』北汉主拂衣上马，行至太平驿，遣其平章事卫融、宣徽使卢赞将兵救筠。筠留其长子守节守上党，自帅其众南出。上以畿甸委输京师，吏多旁缘为奸，民或咨怨，乙巳，命殿中侍御史王伸、监察御史王祐、户部郎中沈义伦等八人分领在京诸仓。丁巳，诏亲征，命吴廷祚为东京留守，吕余庆副之。皇弟光义为大内都点检，韩令坤率兵屯河阳。己未，上发大梁。壬戌，西京留守向拱劝上急济河逾太行，乘贼未集而击之，稽留旬浹。则共锋益炽矣。赵普亦言：『贼意国家新造，未能出征。若倍道兼行，掩其不备，可一战而克。』上纳其言。甲子，次河阳。丙寅，次怀州。丁卯，石守信等破贼三万余众于泽州南，获北汉节度使范守图，杀卢赞。筠遁入泽州，婴城自固。

六月己巳，上至泽州督兵攻城，逾旬不下。上召指挥使马全义赐食命坐，问以计策。全义请并力急攻，缓之恐生变。上即命诸军奋击，全义率敢死士先登，飞矢贯臂，流血被体，全义拔镞进战，士气益奋，上率卫兵继之。辛巳，克其城，李筠赴火死。获其北汉宰相卫融。乙酉，进攻潞州。丁亥，筠子守节以城降。上赦其罪，升军州为团练[7]，用守节为使。北汉主遁归，谓赵华曰：『卒如卿言。吾幸全师以归，但恨失卫融、卢赞尔。』丁酉，上发潞州。

秋七月戊申，上至京师。初，卫融之被执也，上诘融曰：『汝教刘钧助李筠反，何也？』融从容对曰：『犬各吠非其主。陛下宜速杀臣，必不为陛下用。纵不然，终当间道走河东耳。』上怒，命左右以铁挝击其首，流血被面。融

呼曰：『臣得死所矣!』上曰：『忠臣也!』释之，以良药傅其疮，命融为太府卿。

吕中曰：先取泽潞，所以通两淮之咽喉，次取淮南，所以通两淮之门户。自此而平蜀，自此而取荆广，混一规模，大略亦可睹矣。

初，成德节度使郭崇闻上受禅，时或涕泣。监军陈思诲密奏崇怀怨望。上曰：『我素知崇笃于恩义，此盖感激所发耳。』然亦遣使侦之。使者审崇无他，即归奏之。上喜曰：『我固知崇不反也。』已而崇请入朝。澶州蝗，遣使督官吏分捕。

八月戊辰朔，御崇元殿，设仗卫，群臣入阁，置待诏候对，官赐廊下食。保义节度使河东袁彦性凶率，及闻禅代，日夜缮甲治兵。上命潘美往监其军，遂图之。美单骑入城，谕今朝覲，彦即治装上道。上喜，谓左右曰：『潘美不杀袁彦，成我志矣!』丙子，徙彦为彰信节度使。忠武节度使兼侍中阳曲张永德徙武胜节度使。上将有事于北汉，因密访策略。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为援，未可仓卒取也。臣愚以为，每岁多设游兵，扰其田事，仍发间使谍虏，绝其援，然后可图。』上曰：『善。』初，上征泽、潞，赵普因皇弟光义请行，许之。及第推功赏，上曰：『普宜在优等。』戊子，以普为兵部侍郎，充枢密副使。

九月丙午，御崇元殿，备礼册四亲庙，宰相率百官进名以奉慰。淮南节度使兼中书令沧人李重进，周太祖之甥也。始与上俱事世宗，分掌兵权。及上受禅，命韩令坤代重进为马步军都指挥使。重进请入朝，上意未欲与重进相见。上谓翰林学士饶阳李昉曰：『善为我辞以拒之。』昉草诏云：『君为元首，臣作股肱。虽在远方，还同一体。保君臣之分，方契永图；修朝覲之仪，何须此日。』重进得诏，愈不自安，乃招集亡命，阴为背叛之计。贬中书舍人赵逢为房州司户参军。上之亲征泽、潞也，山径狭隘多石，上自取数石，于马上抱之，群臣六军皆争负石。逢惮涉险，伪伤足，留怀州。及师还，将除拜，逢又称疾，请于私第草制。上怒，下御史劾其罪而黜之。己未，重进反书以闻。上命石守信、王审琦、李处耘、宋延渥帅禁兵讨之[8]。

冬十月丁卯朔，赐百官、诸军校冬服，诸州长吏、屯戍将士，遣使就赐之。壬申，河决棣州厌次县，又决滑州灵河县。诏诸道所具版籍之数升降天下县望：以四千户以上为望，三千户以上为紧，二千户以上为上，千户以上为中，不满千户为中下。仍请三年一责户口之籍[9]，别定升降。从之。凡望县五十一，紧县六十七，上县八十九，中县一百一十五，中下县一百一十，总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户。乙酉，晋州言：『兵马钤辖、郑州防御使荆罕儒战没。北汉主欲生致罕儒，及闻其死，求杀罕儒者戮之。』上痛悼不已，擢其子守勋为

西京武德副使。上问枢密副使赵普以扬州事宜，普曰：『李重进守薛公之下策，昧武侯之远图，凭恃长淮，缮修孤垒。无诸葛诞之恩信，士卒离心；有袁本初之强梁，计谋不用。外绝救援，内乏资粮，急攻亦取，缓攻亦取。《兵法》尚速，不如速取之。』上纳其言。丁亥，下诏亲征。庚戌[10]，发京师，百司六军并乘舟东下。

十一月甲辰，次泗州，舍舟登陆，命诸将鼓行而前。丁未，至大义驿，石守信遣使驰奏扬州即破，请上亟临视。是夕，次其城下，登时攻拔之，李重进尽室赴火死。己酉，赈给扬州城中民米人一斛，十岁以下给其半，为重进胁以隶军者，赐衣屨纵之。庚戌，诏重进家属、部曲并释罪，逃亡者听自首，尸骸暴露者收瘞之，役夫死城下者，人赐绢三匹，复其家三年。

吕中曰：上之入京也，韩通率众备御。上之即位也，李筠泣周祖画像以起兵，重进以周祖之甥而起兵，虽在周为顽民，在商为忠臣，然三人者皆不知天命之所归也，正《易》所谓『后夫凶』也。

乙卯，唐主李景遣左仆射江都严续来犒师。庚申，复遣其子从镒、户部尚书新安冯延鲁来置宴。上厉色谓延鲁曰：『汝国主何故与吾叛臣交通？』延鲁曰：『陛下徒知其交通，不知预其反谋也。』上诘其故。延鲁曰：『重进使者馆于臣家，国主令人语之曰，男子不得志，固有反，但时有可不可。陛下初立，人心未安，交兵上党，当是时不反，今人心已定，方隅无事，乃欲以残破扬州数千弊卒抗万乘之师，借使韩、白复生，必无成理，虽有兵食，不敢相资。重进卒以失援而败。』上曰：『虽然，诸将皆劝吾乘胜济江，何如？』延鲁曰：『陛下神武，御六师以临小国，曩尔江南，安敢抗天威？然国主侍卫数万，皆先主亲兵，誓同生死，陛下能弃数万与之血战则可矣。且大江风涛，苟进未克城，退乏粮道，亦大国之忧也。』上笑曰：『聊戏卿耳，岂听卿游说耶？』

十二月己巳，上发扬州。丁亥，至京师。上既即位，欲阴察群情乡背，颇为微行。或谏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数轻出，万一有不虞之变，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兴，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见诸将方面大耳者皆杀之，然我亦终日侍侧，不能害。我若应为天下主，谁能图之？不应为天下主，虽闭门深居，何益？』既而微行愈数，曰：『有天命者，任自为之，我不汝禁也。』由是中外慑服。亲军校有献手槌者，上曰：『此何以异于常槌而献之？』军校密言曰：『陛下试引槌首视之，槌首即剑柄也，有刃韬于柄中。居常可以为杖，缓急以备不虞。』上笑，投之于地曰：『使我亲用此物，事将奈何？且当是时，此物固足恃乎？』一日罢朝，坐便殿，不乐者久之。左右请其故，上曰：『尔谓天子为容易耶？属乘快指挥一

事而误，故不乐耳。』尝弹雀于后苑。或称有急事请见，上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尔。上怒，诘之。对曰：『臣以为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乎？』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也！』上悦，赐金帛慰劳之。

辛酉建隆二年春正月丙申朔，御崇元殿，受朝贺。御广德殿，群臣上寿。壬寅，幸造船务观习水战。己酉，上御明德门观灯。壬子，商州言群鼠食苗。诏蠲其常赋。周显德末，分命常参官诣诸州度民田，多为民所诉。上将循世宗之制，谓侍臣曰：『度田盖欲勤恤下民，而民愈弊甚。今当精择其人，以副朕意。』丁巳，分遣常参官诣诸州度民田。

吕中曰：孟子所谓经界，与后人所谓经界异。孟子以井地不均、谷禄不平而行经界，后世以民产不均、税钱不登而正经界也。盖民产不均，则业归大家而产留下户；税钱不登，则官失其利而必多取于民。国初经界之法未行，则度田之使不可以不遣，版籍户钞不可以不作也。然上之遣使，则曰『勤恤民隐』，岂若建武检校垦田多有烦扰者哉？

诏发京师、陈、许丁夫，以陈承昭督之，道闵水自新郑与蔡水合，贯京师南，以通淮右舟楫。监修国史王溥等上《唐会要》一百卷，诏藏史馆。

二月丙寅，幸飞山军营阅炮车。命给事中范阳刘载往定陶督曹、单丁夫三万浚五丈渠，自都城北历曹、济及郛以通东方之漕。上因谓侍臣曰：『烦民奉己之事，朕必不为也。开导沟洫以济京邑，盖不获己耳。』癸酉，权知贡举窦仪奏进士张去华等合格者十一人。甲戌，幸城南，观修水柜。先是，藩镇率遣亲吏视民租入概量增益，公取余羨。符彦卿在天雄军，取诸民尤悉。上闻之，即遣常参官分主其事，民始不困于重敛，于是出公粟赐彦卿，以愧其心。旧制：窃盗赃满绢三匹者弃市，己丑，改为钱三千，其陌八十。令民二月至九月无得采捕虫鱼、弹射飞鸟，有司岁申明之。令文武官及致仕官、僧道、百姓自今长春节及他庆贺，不得辄有贡献。

三月，上步自明德门，幸作坊宴射。酒酣，顾前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临清王彦超曰：『卿曩在复州，朕往依卿，卿何不纳我？』彦超降阶顿首曰：『当时臣一刺史耳，勺水岂可容神龙乎？使臣纳陛下，陛下安有今日？』上大笑而罢。

闰三月甲子朔，彦超上表待罪于私第，上遣中使慰抚之，因谓侍臣曰：『沈湎于酒，何以为人？朕或因宴会至醉经宿，未尝不悔也。』丁丑，金、商、房三州民饥，遣使贍之。诏课民种植，每县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种杂木，百每等减二十为差，桑枣半之。男女十岁以上，人种韭一畦，阔一步，长十步，乏井者邻伍为凿之。令、佐以春秋巡视其数，秩满赴调，有司第其课而为之殿最。

又诏：『自今民有逃亡者，本州具户籍顷亩以闻，即检视之，勿使亲邻代输其租。』

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甲午，大名馆陶民郭贇诣阙诉括田不均，诏令他县官校视，所隐顷亩皆实，上怒，本县令程迪决杖流海岛，给事中常准为括田使，贵降两官。左赞善大夫申文纬奉诏按田，清河县令李瑶受赃，文纬不之察，为部民所诉，杖杀李瑶，文纬除籍为民。汉初，犯私麩者并弃市，周祖始令至五斤死。上以周法尚峻，壬申[11]，诏民犯私麩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处极典，其余罪有差，私市酒麩，减造者之半。上又以前朝盐法太峻，是日定令，官盐阑人禁地贸易至十斤、煮鹺至三斤者，乃坐死。民所受蚕盐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者奏裁。

五月癸亥朔，上御崇元殿受朝，服通天冠、绛纱袍，仗卫如式。皇太后寝疾，上忧惧，乃曲赦天下。乙丑，天狗堕西南。甲戌，令殿前侍卫司及诸州长吏阅所部兵骁勇者升其籍，老弱怯懦者去之。初置剩员，以处退兵。旧制：文武常参官，各以曹务闲剧为月限，考满即迁。上谓宰相曰：『若是，非循名责实之道。』会魏仁涤等治市征有羨利，己卯，并诏增秩，因罢岁月序迁之制。令诸州勿复调民给传置，悉代以军卒。五代以来，刑典弛废，州郡掌狱吏不明习律令，守牧多武人，率恣意用法。金州民马从玘子汉惠无赖，尝害其从弟，又好为敝【襄文】，闾里患之，从玘与妻及次子共杀汉惠，防御使仇超、判官左扶悉按诛从玘妻及次子。上怒超等故入死罪，令有司劾之，并除名流于海岛，自是人知奉法矣。

六月甲午，皇太后杜氏崩。后聪明有智度，每与上参决大政，犹呼赵普为书记，常抚之曰：『赵书记且为尽心，吾儿未更事也。』寝疾，上侍药饵，不离左右。疾革，召普入受遗命。后问上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上呜咽不能对。后曰：『吾方语汝以大事，而但哭耶？』问之如初。上曰：『此皆祖考及太后之余庆也。』后曰：『不然，政由柴氏使幼儿主天下，群心不附故耳。汝与光义皆我所生，汝后当传位汝弟。四海至广，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上顿首泣曰：『敢不如太后教！』因谓普曰：『汝同记吾言，不可违也。』普即就榻前为誓书，于纸尾署曰『臣普记。』上藏其书于金柜，命谨密宫人掌之。

《讲义》曰：以皇太后而知社稷之至计，盖有圣母，必有圣子也。高、曹、向、孟之贤始于此。

《龟鉴》曰：慈闈一语，金柜预盟十七载，倦勤之后，举神器之大，挈而授之龙行虎步之天子，尧舜授受，曾不是过。刘元城尝曰：『三代而下，汉唐不能仿佛其万一。』盖亦叹咏于斯云。

壬子，翰林学士单父王著言：『时雨稍愆，请令近臣按旧礼，告天地、宗

庙、社稷及望告海渚、岳镇于北郊。』诏从之。丁巳，吏部郎中阎式夺两任官。式监纳河阳夏税仓，上得式所收一斛有五升之羨，故黜之。其后右卫率府率薛勛、著作佐郎徐雄亦坐监纳民租概量失平，皆免官。

初[12]，上既诛李筠及重进，一日，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建国家久长之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勿复言，吾已喻矣。』时石守信、王审琦等皆上故人，各典禁卫。普数言于上，请授以他职，上不许。普乘间即言之，上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普曰：『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则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彼临时亦不得自由耳。』上悟，于是召守信等饮，酒酣，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尽。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之乐，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难知矣，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皆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曰：『不然。汝曹虽无异心，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皆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谢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谓生死而骨肉也[13]。』明日，皆称疾请罢。上喜，所以慰抚赐赉之甚厚。庚午，以侍卫都指挥使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殿前副点检、忠武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侍卫都虞候、镇安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皆罢军职。独守信以侍卫都指挥使如故，其实兵权不在也。

吕中曰：禁卫之兵骄，方镇之权重，五代以干戈智力取之而不足，太祖以杯酒宴笑收之而有余。人徒见其收之易，而不知其收之者固自有本也。封建非能弱周，周自弱也。藩镇非能亡唐，唐自亡也。使平王能复父之讎，则勤王之师诸侯毕会，天下必无春秋矣。使威烈王能正韩魏之罪，则齐楚诸国拱手听命，天下必无战国矣。使唐非有哲妇浊乱于内，则渔阳鼙鼓必不启方镇之祸于其始，非有宦官根田于内，则贼温锋刃必不成方镇之祸于其终。太祖之所以能收其权者，正孟子所谓『为政不得罪于巨室』，裴度所谓『处置得宜，有以服其心。』不然，无故而行削国之策，岂不动七国之变哉？

朱文公曰：赵韩王佐太祖区处天下，收许多藩镇之权，土国家三百年之安，岂不是仁者之功？

范质奏疏言：『宰相者以举贤为本职，以掩善为不忠，所以上佐一人，开物成务。端明殿学士吕余庆、枢密副使赵普富有时才，精通治道，经事霸府，历岁滋深。自陛下委以重难，不孤注倚，每因款接，备睹公忠。伏乞授以台司，俾申才用。今宰辅未备，久难其人。以二人器能，实攀附之幸会，置之此任，敦谓不然？』上嘉纳之。命内客省使王赞权知扬州军府事。赞乘舟以往，溺于闾桥。上嗟悼，谓左右曰：『是杀吾枢密使也。』赞常为河北诸州计度使，五代姑息藩镇，有司不敢绳以法，赞振举纲维，所至发擿奸伏无所忌。上知赞可付以事，因使完葺扬州，盖将大用之，而赞遽死。赞，观城人也。是月，陈承昭塞棣、谏决河役成，赐钱三十万。

八月甲辰，义武节度使孙行友在镇逾八年，上初即位，行友不自安，累乞解官归山，上不许。行友惧，将据山寨以叛。兵马都监药继能密表其事，上遣武怀节会镇、赵之师直入定州，出诏示之，令举族归朝。行友仓皇听命。既至，削夺官爵，禁锢私第。辛亥，女真国遣唃突刺来贡名马。

吕中曰：女真去京师几千里而贡马，中国之盛衰，夷狄未尝不知之也。然当阳长之时，而阴稚已伏矣。宣和之遣使，亦自沙门岛渡海一路。然建隆之贡马，是夷狄求通于中国也；宣和之遣使，是中国求通于夷狄也，安得不启中原之祸？

永济县主簿郭顛坐赃一百二十万弃市。诏缘边诸寨有犯大辟者，送所属州军鞠之，无得辄断。曹州冤句令侯陟以清干闻，甲寅，擢左拾遗、知县事。节度使袁彦颇为不法，陟抗章言之。彦上表谢，自陈其无罪，上亦不穷治焉。丁巳，诏刑部：『应诸道州府有犯盐麪人合配役者，祇令本州充役。』

甲子[14]，契丹解利来降。戊子，遣鞍辔库使梁义如江南吊祭。上召见，面赐约束，因谓左右曰：「朕每遣使四方，常谕以谨敕，颇闻鲜克由礼，远人何观焉？」左右请齐之以刑，上曰：『齐之以刑，岂若其自然邪？要当审择其人耳。』

初[15]，五代募民盗戎人马，官给其直，籍数以补战骑之阙。上欲敦信保境，戊戌，敕沿边诸州禁民无得出塞侵盗，前所盗马，尽令还之，由是夷狄畏慕，不敢内侮。是月，命知制诰河内卢多逊看详进策献书人文字升降以闻。

十一月己巳，幸国子监。

十二月壬辰，回鹘遣使来贡方物。甲午，于闐遣使来贡方物。癸未，诏以濠、楚民饥，令长吏开仓赈贷。始置藏冰务，常以孟夏祭玄真之神，乃开冰荐于太庙。

壬戌建隆三年南唐、吴越、荆南、湖南、漳泉奉正朔，蜀称广政三十五年，北汉天会七年。春正月己巳，命淮南道官吏发仓廩以赈饥民。初，户部郎中沈义伦使吴越归，言扬、泗饥民多死郡中，军储尚百余万可贷，至秋乃收新粟。有司沮义伦曰：『若岁荐饥，将无所取偿。孰当执其咎者？』上以诘义伦，义伦曰：『国家方行仁政，自宜感召和气，立致丰稔，宁复忧水旱耶？』上悦，故有是命。诏诸州长吏劝课农桑，自后或因岁首，必下此诏。禁诸州铁鑠钱及江南所铸唐国通宝钱，民间有者，悉送于官。庚辰，女真国遣使只骨来修贡。癸未，幸国子监。

二月庚寅，令翰林学士、文班常参官曾任幕职州县者，举堪为宾佐令录一人，如有近亲，亦听内举，异时贪浊畏懦、职务旷废者，举主坐之。癸巳，令诸道州府依法断狱，毋得避事妄奏取裁，违者量罪停罚。甲午，诏：『自今每五日内殿起居，百官以次轮对，并须指陈时政得失、朝廷急务，或刑狱冤滥、百姓疾苦，咸采访以闻。事关急切者，许非时诣阙上章，不得须候次对。』

吕中曰：国朝之制，宰辅宣召，侍从论思，经筵留身，翰苑夜对，二史直前，群臣召对，百官转对，监司、郡守见辞，三馆封章。小臣特引，臣民投匭，太学生伏阙，外臣附驿，京局发马递铺，盖无一日而不可对，无一人而不可言也。然太祖诏指陈时政，直书其事，不在广有牵引；太宗令宰执、枢密各述送军储至灵武合发军粮多少，举兵深入合用兵几何，何人监领，何人监护，直书其事，言不必文，此皆听言以实也。今世不患人主之不求言也，而患求之而不及用；不患天下之不敢言也，而患尽言而无所用，岂非病于议论之繁多欤？

己丑[16]，诏窃盗赃满五千足陌者乃处死。壬寅，上谓近臣曰：『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近臣皆莫对。

史臣李沆曰：昔光武中兴，不责功臣以吏事。及天下已定，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义，夜分乃罢。盖创业致治，自有次第。今太祖欲令武臣读书，可谓有意于治矣。近臣不能引为对，论者非之。丙辰，幸国子监。三月戊午，控鹤右厢都指挥使尹勋督丁夫浚五丈河，陈留丁夫夜溃。勋擅斩其队长十余人，追获亡者七十余人，皆刖其左耳。有诣阙称冤者。兵部尚书李涛以病卧家，力疾草奏，乞斩勋以谢百姓，涛家人曰：『公久病，宜自爱养，朝廷事姑置之。』涛愤然曰：『死者人之常，吾岂能免？但我为兵部尚书，知军校无辜杀人，岂得不论？』上览其奏，嘉之，然念勋素忠勇，止薄责焉，削夺官爵，配隶许州为教练使。壬戌，三佛齐国遣使朝贡。癸亥，命近臣于京城祠庙祷雨。甲子，诏以沂州民饥，赐种食。上谓宰臣曰：『五代诸侯跋扈，多枉法杀人，朝廷置而不问，姑息藩镇，当如此邪？』乃令诸州决大辟讫，录俱闻奏，委刑部详覆之。丙子，权知贡举王著奏进士马适等合格者十五人。丁丑，女真遣使朝贡。戊寅，诏

三司春、冬送戍卒衣并官给车乘，毋得调发民丁。丁亥，徙北汉降民于邢、洺州，计口赋以粟。禁民以火葬。诏增官盐阑入至三十斤、煮鹹至十斤坐死。蚕盐入城市百斤以上奏裁。又修酒麴之禁。

夏四月庚子，西州回鹘阿督等来贡方物。壬寅，邢州言北汉民四百七十人來降[17]。定难节度使李彝兴遣使贡马三百匹。上方命玉工治带，召其使。问彝兴腰围几何，遂遣使以带赐之。彝兴感服。

五月甲子，幸相国寺祷雨。河北诸州旱，遣中使视之，又命司勋郎中何幼冲等六人乘传检旱苗。甲申，幸太清观，又幸相国寺祷雨。乙酉，诏撤乐。太官进蔬食。诏县令佐检察差役，务底均平。或有不当者，许民自相纠举。

陈平甫曰：差役，古法也。国初循旧制，衙前以主宫物，里正、户长、乡手以课督赋税，耆长、弓手、壮丁以逐捕盗贼，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以奔走驱使。在县曹司至押录，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院虞候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差。熙宁四年，始议使民出钱，官为雇役，谓之免役钱。六年，又行保甲法，置保正副、大小保长察盗。七年，轮保丁充甲头催税，罢募户长、壮丁。八年，罢耆长，令保正、保长管干，别立庸直，雇承帖人隶其下。元丰八年，有言：『耆壮之役则归于保甲之正长，户长之役则归于催税甲头，是使民出钱免役而复使执役也。』绍圣元年，复雇役法。二年，以大保长催税，罢差保头，以旧耆长钱支保正，户长钱支保长，壮丁钱支承帖人。靖国元年，拘收大保长雇钱。绍兴二年，拘收耆户长雇钱。十二年，拘收壮丁雇钱。盖自保正长、承帖人雇钱并起发而充役如故，民力于是困矣。此其大略也。而其患皆起于以保甲代投户，宽狭不均，重为民病。

六月辛卯，诏宿州发廩赈饥民。周世宗之二年。始营国子监，置学舍。上既受祥，即诏有司增葺祠宇。塑绘先圣先儒之像，上自赞孔、颜，命宰臣、两制以下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幸焉。崔颂判监事，始聚生徒讲书，上闻而嘉之。乙未，遣中使遍赐以酒果，寻又诏用一品礼立十六戟于文宣王庙门。己亥，德音：『减京畿及河北诸州死罪以下囚。』旱故也。壬寅，雨。

秋七月，禁中元张灯。乙丑，知舒州、左谏议大夫历城冯瓚言：『州界有菰蒲鱼鳖之利，居民每以自给。前防御使司超增收为市征，渔夺苛细，疲俗告病。宜蠲除之。』上即从其请。云捷军士有伪刻侍卫司印者，捕得，斩之。上曰：『诸军比加简练，尚如此不逞耶？』庚辰，命搜索，悉配海岛，于是奸猾敛迹。己卯，北汉捉生指挥使路贵等十一人來降，并补内殿直。辛巳，遣给事中刘载等十人按行河北诸州旱田。诏朝臣出使还日，具所见民间利病以闻。右卫率府率薛勋掌常盈仓，受民租概量重，诏免勋官，配隶沂州，仓吏弃市。兖、济、德、磁、洺五州蝗。

八月甲戌朔，敕大理卿范阳剧可久为光禄卿致仕。可久年逾七十，无请老意，上特命之。乙未，左拾遗、知制诰虞乡高锡上言：『近廷臣承诏各举所知，或有因行赂获荐者。请自今许近亲奴婢邻里告诉。加以重赏。』又请注授法官及职官，各宜问书法十条，以代试判，上皆施行之。

诏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18]。壬申，诏崔颂修武成王庙，仍委颂检讨唐末以来谋臣、名将、勋庸尤著者，以名闻。癸酉，以次对章奏下集尚书省官参详，其有裨政治可施行者以闻。丙子，占城国遣使朝贡。

九月癸未，复置书判拔萃科。武安节度使兼中书令周行逢病革，召其将吏，以其子保权属之曰：『衡州刺史张文表常怏怏不得行军司马。吾死，文表必叛，当以杨师璠讨之。如不能，则婴城勿战。自归朝廷可也。』

冬十月乙酉朔，始赐文武常参官服。有司言：『故事，所赐止将相、学士及诸军大校。』上曰：『不及百官，甚亡谓也。』乃并赐之。丙戌，幸造船务观习水战。癸巳，有司上新删定循资格、长定格、编敕格各一卷。诏选人三十以下，依旧不得入令录，余皆可。己亥，幸岳台，令诸军习骑射。广济县令李守中坐赃决杖，配沙门岛。辛丑，以枢密副使、兵部侍郎赵普为检校太保，充枢密使。枢密使不带正官，自普始也。张文表闻周保权立，怒曰：『我与行逢俱起微贱，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儿乎！』会保权遣兵更戍永州，路出衡阳，文表遂驱以叛，保权即命杨师璠悉众讨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涕泣，师璠亦泣，顾谓其众曰：『汝见郎君乎？年未成人而贤若此！』军士奋然，皆思自效。保权又遣使求援于荆南，且来告，文表亦上疏自理。

十一月辛酉，大阅于西郊。癸亥，诏：『群臣使诸道，无得私有请托，违者当议其罪。』甲子，又大阅。上谓近臣曰：『晋、汉以来，卫士不下数十万。然可用者极寡。朕顷按籍而阅之，去其冗弱。又亲校其击刺骑射之艺，今悉为精锐，故顺时令而讲武焉。』诏殿前、侍卫两司将校无得冗占，直兵限其数，著于令。先是，按令文州县官抚育有方、户口增益者，各准见户每十分加一分，刺史、县令各进考一等，其州户不满五千、县户不满五百，各准五千、五百户法以为分。若抚养乖方，户口减耗，各准增户法，亦减一分，降考一等。主司因循，例不进考，惟按视阙失，不以轻重，便书下考。至是，有司上言：『自今请以减损户口一分科纳，系欠一分已上，并降考一等。如以公事旷遗、有制殿罚者，亦降一等。』从之。丙子，三佛齐国王释利耶、高丽国王昭并遣使来贡方物。壬子，初班历于江南。

十二月。旧制：强盗赃满十匹者绞。庚寅，诏改为钱三千足陌者处死。癸巳，诏中书门下每县复置县尉一员，自万户至千户各置弓手有差。庚子，有司

上捕贼条，诏颁行之。令、尉与贼斗而尽获者，并赐绯。尉除令，仍超两资；令别加升擢。上以西鄙羌戎屡为寇钞，选姚内斌为庆州刺史。上谓近臣曰：『安边御众，须是得人。若分边寄者能禀朕意，则必优恤其家属。厚其爵禄，多与公钱，听其召募骁勇以为爪牙。苟财用丰盈，必能集事。朕虽减后宫之数，极于俭约，以备边费，亦无所惜也。』河北、陕西、京东诸州旱蝗，河北尤甚。悉蠲其租。蜀主命官磨勘四镇十六州逋税，自广政十五年至二十年别行追督。龙游令成都田淳上疏谏，蜀主不能用。淳每谓所亲曰：『吾观僭伪改厅堂为宫殿，改紫绶为黄服，改前驱为警蹕，改僚佐为卿相，改妻妾为妃后，何如常称成都尹，乃无灭族之祸乎！』或谓淳曰：『君之才固堪重寄，宜稍低抑，便至金銮玉堂。』淳曰：『吾安能附狗鼠哉！』盖指枢密使王昭远辈也。

癸亥建隆四年【是年改为乾德元年。是岁，荆南、湖广平。唐国、吴越、漳泉奉正朔，蜀称广政二十六年，南汉天宝六年，北汉天会八年。】正月庚申，以慕容延钊、李处耘讨张文表。先是，卢怀忠使荆南，上谓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尽欲知之。』怀忠使还，报曰：『高继冲甲兵虽整，而控弦不过三万；年谷虽登，而民困于暴敛。南通长沙，东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观其形势，盖日不暇给，取之易耳。』于是上召宰相范质等谓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国，今假道出师，因而下之，蔑不济矣。』壬戌，李处耘辞，上以成算授之。乙丑，幸造船务观造战船。

吕源曰：太祖、太宗创业之主，真宗守文之主。三朝皆以九重之尊、万乘之重临幸官局。其造船务、茶库、水碓、开封府绫锦院、染院、作坊、左藏、内藏库、龙卫营、殿前班、骐驎飞龙院、天驷监，内外百司，不测而至。太祖建隆二年四月步自明德门，幸作坊；开宝八年七月，幸染院，监察御史刘蟠监典工作，衣短后衣，芒屨持挺，头蓬不治，迎谒车驾。太祖喜其勤，赐钱二十万。以是观之。天子步出内门，至于监官芒屨蓬头迎谒，可见其简易也。太宗皇帝建隆三年。两幸国子监；乾德六年，三幸飞龙院，建隆二年，四幸造船务。是时国家创业之始，国史所载人君勤劳尚且如此，则为守成者岂不愧哉？

己卯，女真国遣使来贡方物。杨师璠取潭州，执文表，斩于市。

二月丙戌，天雄节度使符彦卿来朝。上欲使彦卿典兵，枢密使赵普以为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兵柄。屡谏不听。上曰：『卿苦疑彦卿，何也？朕待彦卿至厚，彦卿岂能负朕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上默然，事遂中止。李处耘至襄州，遣丁德裕谕高继冲以假道之意。孙光宪谓继冲曰：『中国自周世宗时，已有一天下之志。圣宋受命，凡所措置，规模益宏远。今伐文表，如以山压卵尔。湖湘既平，岂有复假道而去耶？不若早以疆土归朝廷，去斥堠，封府库以待，则荆楚可免祸。而公亦不失富贵。』继冲大惧，遣客将王昭济

等奉表。以三州十七县十四万二千三百户来归。

吕中曰：善取天下者，先易而后难，先近而后远，先瑕而后坚。故秦人欲攻诸侯，范雎以为先韩、魏而后齐、楚。唐宪宗欲平藩镇，张弘靖以为先淮、蔡而后魏博。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为先江南而后河东。太祖之规模，先泽潞、淮南，次湖南、荆襄，而后及于江南、广、蜀之地。诸国既平，而后及于河东。盖得后先攻进之机矣。

王师既收复荆南，益发兵日夜趋朗州。周保权惧，召观察判官桂人李观象谋之。观象曰：『凡所以请援于朝者，诛张文表耳。今文表已诛而王师不还，必将尽取湖湘之地也。莫若幅巾归朝，幸不失富贵。』保权将从之，指挥使张从富等不可，乃相与为拒守计。庚子，荆南表至，上复命高继冲为节度使。上遣使谕周保权及将校曰：『尔本请师救援，故发大军，以拯尔难。今妖孽既殄，是有大造于汝辈也。何为反拒王师，自取涂炭，重扰生聚？』保权为左右所制，执迷不复，遂进讨之。遣使往澶、滑、魏、晋、绛、蒲、孟开仓赈贷。权知贡举浚仪薛居正奏进士苏德祥等合格者八人。

三月，张从富等出军于澧州南，与王师遇，贼军望风而溃。王戌，王师入朗州，禽张从富于西山，梟其首。贼将汪端劫周保权并家属亡匿江南岸，李处耘遣田守奇往捕之，获保权以归，于是尽复湖南旧地，凡得州十四、监县六十六，户九万零七千三百八十八。癸酉，吏部尚书张昭等详定五刑之制，凡流刑四，徒刑五，杖刑五，笞刑五。令州县复置义仓，官所收二税硕，别输一斗贮之，以备凶险。

夏四月甲申，以旱，分命使臣遍祷京城祠庙。是夕，雨。丁亥，幸国子监。遂幸武成王庙。诏自今祠祭宿斋，并令仪鸾司供帐，务极严洁。庚寅，凿池于朱明门外，造楼船百艘，选卒号水虎捷，习战池中。辛卯，王处讷上《新定建隆应天历》，上为历序，颁行之。庚子，以华州团练使大城张晖为凤州团练使。上既诛李筠，将事河东，召晖入觐，问以计策。晖曰：『泽、潞疮痍未瘳，军旅荐兴，恐不堪命。不若戢兵育民，俟富庶而后图之。』上慰劳遣还，于是始谋伐蜀，乃徙晖凤州。晖尽得其山川险易，因密疏进取之计，上览之甚悦。命磁州分闲田以处北汉降民，仍赐耕牛及钱米。乙巳，幸五津园阅诸军骑射。令诸州造轻车，以给馈运。

五月，蜀宰相李昊言于蜀主曰：『臣观宋氏启运，不类汉、周，一统海内，其在此乎？若通职贡，亦保安三蜀之长策也。』蜀主将发使，枢密使王昭远固止之，乃率兵屯峡路，增置水军。

六月。初，上幸武成王庙，历观两廊所画名将，以杖指白起曰：『起杀已降，不武之甚。胡为受享于此？』命去之。乃语吏部尚书张昭、工部尚书窦仪别

加裁定，取功业始终无瑕者。癸巳，昭等共议，请升汉、晋、宋、后魏、北齐、后周、唐凡二十三人，退魏、汉、后汉、晋、北齐、隋、唐凡二十二人。诏升退如昭等议。乙未，直史馆梁周翰上言：『唐室崇奖太公，盖以天下虽大，不可去兵，觐张国威，遂进王号。事虽不经，义足垂劝。今若求其义类，别定否臧，苟欲指瑕，谁当无累？或从澄汰，尽可弃捐。』上以升降之制有所惩劝，不报。丙申，令有司三岁一举先代帝王祀典，各以功臣配享。乙亥，潭、濮、曹、绛等州言有飞蝗在野，各命其长吏祭以牢醴，后皆言蝗不为灾。庚子，群臣三上表请举乐，从之。丙午，分命中使谢岳渎，雨足故也。以久雨，赐诸军薪蒸有差。太常博士和峴上言：『?者，腊之别名。圣朝以戌日为腊，而前日辛卯行?礼，非是。按唐贞观中，以前寅?百神，卯日祭社稷，辰日腊享宗庙。开元定礼，三祭皆于腊辰，以应土德。或从贞观，或从开元，惟上所择。』有司请依开元礼三祭同用戌腊日，从之。唐主虽通职贡，然亦增修战备。己酉，命镇国节度使宋延渥帅禁旅数千习战于新池，上数临观焉。命大理正奚屿知馆陶县，监察御史王祐知魏县，杨应梦知永济县，屯田员外郎于继徽知临清县，常参官知县自屿等始也。时符彦卿久镇大名，专恣不法，属邑颇不治，故特选强干者往莅之。其后右赞善大夫周渭亦知永济，彦卿郊迎，渭揖于马上，就馆，始与彦卿相见，略不降屈。县有盗伤人而逸，渭捕获，暴其罪斩之，不以送府。渭先是为白马主簿，县大吏犯法，渭即斩之。上奇其才，故擢为赞善大夫。

秋七月，监修国史王溥又上新修梁、后唐、晋、汉、周五代会要三十卷。戊午，颁量衡于澧、朗诸州，惩割据厚敛之弊也。丁卯，幸武成王庙，遂幸新池，观习水战。己卯，判大理寺事窦仪等上《重定刑统》三十卷、《编敕》四卷。诏刊板摹印颁天下。仪等参酌轻重，时称详允。

吕中曰：任人而不任法，以处他事则可，以治刑狱则不可，此《刑统》之不可无也。夫律今之明，条章之具，使罪应其法，法应其情，奸吏犹自为之轻重，况无法乎？宋朝格式律令皆有常书，张官置吏，所以行其书尔。

八月庚子朔，诏以冬至有事于南郊。既而有司言：『冬至乃十一月晦前一日，皇帝始郊，不应近晦，请改用十六日甲子。』诏可。郊天之礼，唐制每岁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亲祀则并设皇地祇位。国朝因之，作坛于国城之南南薰门外，每岁令有司奉事于南郊。其祭皇地祇及神州地祇亦因唐制，皇地祇祭以夏至，作方泽宫城北十四里；神州地祇祭以孟冬，别为坛于北郊云。壬午，殿前都虞候张琼自杀。时军校史珪、石汉卿等方得幸，琼轻侮之，珪、汉卿譖琼养部曲百余人，擅作威福。上召琼面讯之，琼不伏，下御史府按鞫，琼自杀。上旋闻其家无余财，只有奴

三人，甚悔之，责汉卿曰：『汝言琼部曲百人，今安在？』汉卿曰：『琼所养一直百耳。』亟命优恤琼家，然亦不罪汉卿。范质为南郊大礼使，陶谷为礼仪使，张昭为卤簿使，刘温叟为仪仗使，皇弟开封尹光义为桥道顿递使。丁亥，王全斌言复与郭进、曹彬等攻北汉，遂下乐平。辛卯，以北汉乐平降兵为效顺军，赐钱帛有差。壬辰，诏礼部贡院所试九经举人落第，宜依诸科举人例，许令再试。女真国遣使来贡名马。丙申，北汉静阳等十八寨首领相帅来降。己亥，幸造船务。幽州岐沟关使柴庭翰等来降。

九月甲寅，群臣三上表，请加尊号曰应天广运仁圣文武。从之。登州言高丽国王昭遣使时赞等入贡。诏开封府选乐工八百三十人，权隶太常寺习乐，将行郊祀之礼也。丙寅，大宴广政殿，始作乐。女真国又遣使贡名马。丙子，诏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寘其罪。故事，每岁知举官将赴贡院，台阁近臣得荐抱至艺者，号曰『公荐』，然去取不能无所私，至是禁止。北汉主诱契丹兵攻平晋军，命郭进等领步骑救之。未至一舍，北汉引兵去。郭进御军严而好杀，部下整肃，每入北汉境，无不克捷。上时遣戍卒，必谕之曰：『汝辈当谨奉法，我犹赦汝，郭进杀汝矣！』尝选御马直三十人隶进麾下押阵，属与北汉人战，往往退怯，进斩十余人。奏至，上方阅武便殿，厉声曰：『御马直千百人中始得一二人小违节度，郭进遽杀之，诚如此，垄种健儿亦不足供矣。』乃潜遣中使谕进曰：『恃其宿卫亲近骄倨，不禀令戮之是也。』进感泣。尝有军校诣阙诉进不法事，上谓近臣曰：『所诉事多非实。盖进御下严甚，此人有过，畏惧而诬罔之耳。』即命执以与进，令自诛之。进方奉表谢，会北汉入寇，进谓其人曰：『汝敢论我，信有胆气。今舍汝罪，汝能掩杀此寇，则荐汝于朝；如败，便可往降，勿复来也。』军校踊跃听命，果立功而还，进即奏乞迁其职。上悦而从之。

冬十月庚辰，诏诸州造版簿、户帖、户抄。吏部尚书张昭上新撰《名臣事迹》五卷，诏藏史馆。

十一月癸亥，享太庙。上初诣太庙，乘玉辂。左谏议大夫崔颂摄太仆，上问仪仗名物甚悉，颂应对详敏，上大悦。甲子，合祭天地于南郊，以宣祖配。先是，上谓大礼使范质曰：『中原多故百有余年，礼乐仪制不绝如线。今幸时和岁丰，克举禋祀。报神资乎备物，卿与五使宜讲求遣逸，遵行典故，无或废堕。副朕寅恭之意焉。』于是质等相与讨寻故事，得天成中南郊卤簿字图，遂详定新制曰《南郊行礼图》。又令司天监定《从祀星辰图》上之，遂升坛。有司具黄褥为道，上曰：『朕洁诚事天，不必如此。』命撤之。初，有司议配享，请以禧祖升配。张昭献议曰：『宣祖积累勋伐，肇基王业。伏请奉以配享。』从之。丙寅，唐主遣使来助祭。壬申，以南郊礼成，大宴广德殿，号曰『钦

福宴』，自是为例。上谓宰相曰：『北门深严，当择审重士处之。』范质曰：『竇仪清介谨厚，今又为兵部尚书，难于复召。』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当谕朕意，勉再赴职。』癸酉，复命仪为翰林学士。

富弼曰：故事，尚书班在学士之上。竇仪清德旧老，再直禁林，盖天子所自择人，故荣于受命也。议者曰：一选重官不专于有司，则群才知劝。』

十二月己亥，以郑起为西河令。起显德末见上握禁兵，有人望，乃贻书范质，极言其事，于是起出掌泗州市征。刺史张延范密奏起嗜酒废职，起坐左迁。杨徽之亦尝言于世宗，以为上有人望，不宜典禁兵。上即位，将因事诛之，皇弟光义曰：『此皆周室忠臣也，不宜深罪。』于是亦出为天兴令。

闰十二月乙亥，诏乘輿所服冠冕去珠玉之饰。永安节度使折德康言败北汉军于府州城下，获其卫州刺史杨璘。国朝因唐制，每岁四郊迎气，及土王日，祝五方上帝以五人，帝配五官三辰七宿从祀。国子博士聂崇义上言：『皇家以火德，上承正统。伏请奉赤帝为感生帝，每岁正月别尊而祭之。』尚书省集议如崇义奏。感生帝为坛于南郊，奉宣祖升配，常以正月上辛奉祀。

甲子乾德二年【唐国、吴越、漳泉奉正朔。蜀称广政二十七年，南汉天宝七年，北汉天会九年。】春正月，以选人食贫者众，诏吏部流内铨听四时参选，仍命翰林学士承旨陶谷等与本司官重详定循资格及四时参选条。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等再表求退，戊子，皆罢政事。先是，宰相见天子必命坐，有大政事则面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自余号令，除拜刑赏废置，但人执状画可降出即行之[19]，犹有坐而论道之遗意焉。质等自以前朝旧臣，稍存形迹，且惮上英武，每事辄具札子进呈，退即批所行圣旨，而同列署字以志之。尝言于上曰：『如此，则正稟承之，方免亡误之失矣。』上从之，后遂为定式，盖自质等始也。然质在相位，所下制敕，未尝破律，命刺史、县令，必以户口版籍为急。使者按民田及狱讼，皆召见，为述天子忧勤之意乃遣之，时号贤相。庚寅，以枢密使赵普为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院大学士，宣徽北院使、判三司上党李崇矩为检校大尉，充枢密使。上既除普及崇矩，无宰相署敕，使问陶谷，谷以为：『自古辅相未尝虚位，唯唐大和中甘露事后数日无宰相，时左仆射令狐楚等奉行制书。今尚书亦南省长官，可以署敕。』竇仪曰：『谷所陈非承平令典，今皇弟开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上从仪言。王辰，诏曰：『先所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等三科，并委州府解送吏部。而自曩及今，未有应者，得非抱倜傥者耻肩于常调，怀谗直者难效于有司，必欲兴自朕躬乎？继今不限内外职官、前资见任、布衣黄衣，并许诣阁门投牒自荐，朕当亲试焉。』壬寅，敕赵普监修国史。先是，宰相兼职，皆内降制处分，今止用敕，非旧典也。国朝沿唐及五代之制，命

相分领三馆，首相为昭文馆大学士，其次为监修国史，其次为集贤院大学士。

二月戊申朔，翰林学士窦仪等上《新定四时参选条件》。命陈承昭帅丁夫凿渠，自长社引潏水而下合闵河，渠成，民无水患，闵河之漕益通流焉。

三月，权知贡举陶谷奏进士李景阳等合格者八人。

夏四月，上欲为赵普置副而难其名称，陶谷对曰：『唐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乙丑，以枢密直学士、兵部侍郎薛居正、吕余庆并本官参知政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厅上事，殿廷别设砖位于宰相后，敕尾署衔降宰相数字，月俸杂给皆半之，盖上意未欲令居正等与普齐也。

史臣李沆等曰：『按唐故事，知政事、参议朝政、参豫朝政、参议政事、参知政事、参知机务，并宰相主任也。又高宗尝欲用郭待举等参知政事，既而谓崔知温曰：「待举等历任尚浅。」遂令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以此言之，平章事亚于参知政事矣。今谷不能远引汉御史大夫亚相故事为对，以参知政事为丞相下一等，谷失之矣。议者惜之。』

秋七月庚寅，中书门下上重详定翰林学士承旨陶谷所议少尹幕职官参选条件，从之。自是铨选渐有伦矣。辛卯，诏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及殿中侍御史内黄师颂等四十三人各举才任藩镇通判者一人。甲午，诏吏部南曹：『自今常调赴集选人，取历任多课绩而无阙失、其人才可副升擢者具名送中书门下引验以闻，当与量材甄奖。』上虑铨衡止凭资历，英俊或沈于下僚故也。

九月，太子太傅、鲁国公范质寝疾，上数幸其第临视。质家迎奉器皿不具，上谓曰：『卿为宰相，何自苦如此？』质对曰：『臣曩在中书，门无私谒，所与饮酌，皆贫贱时亲戚，安用器皿？因循不置，非力不及也。』质性卞急，以廉介自将，好面折人，不能容人之短。尝谓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醋，斯可为宰相矣。』五代以来，宰相多取给于方镇，质始绝之。所得禄赐，遍及孤遗，食未尝有异品。疾革，戒其子旻以『毋请谥，毋刻墓碑。』辛丑，卒，上甚悼惜之。赠中书令。后因讲求辅弼，谓左右曰：『朕闻范质居第之外不植资产，真宰相也！』太宗亦素重质，尝对近臣称累朝宰相，以为『循规矩、重名器、持廉节，无出质之右者。其所不足，但欠世宗一死耳。』

《讲义》曰：太祖入京之时，王溥先拜，质不得已从之，故《名臣言行录》所以纪质而黜溥也。我太宗犹以为『前朝宰相循规矩、重名器、持廉节，无出质之右者，但欠世宗一死耳。』则士君子之进退，其可轻哉？

冬十一月。先是，蜀山南节度判官张廷伟说知枢密院事王昭远，劝蜀主遣大程官孙遇、军校赵彦韬及杨纛等以蜡弹帛书间行遗北汉主，约北汉济河同举。遇等至都下，彦韬潜取其书以献。上得所献书览之，笑曰：『吾西讨有名矣

！』甲戌，命王全斌、崔彦进、王仁贍、刘光义、曹彬合步骑六万分路进讨。上以西州将校多北人，赐诏谕令转祸为福，行营所至，毋得焚荡庐舍，区略吏民，开发丘坟，剪伐桑柘，违者以军法从事。临汴水为蜀主治第凡五百余间，供帐什物皆具，以待其至。乙亥，全斌等辞，上出画图授全斌等，谓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刍粮，悉以财帛分给战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丁酉，太常礼院言：『周文王庙旧以师鬻熊、太公望配享，今太公别封武成王，春秋行释奠之礼，但请以师鬻熊配。』从之。

十二月，刘光义等入峡路，连破松木、三会、巫山等寨。壬申晦，全斌等入利州，获军粮八十万斛。是月，京师大雪，上设毡帷于讲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视事。忽谓左右曰：『我被服如此，体尚觉寒，念西征将帅冲犯霜霰，何以堪处？』即解裘帽，遣中黄门驰驿赉赐全斌，且谕旨诸将，不能遍及也。全斌拜赐感泣。

乙丑乾德三年【是岁蜀平。唐国、吴越、漳泉奉正朔。南汉天宝八年，北汉天会十年。】春正月，全斌等取剑州。蜀主知剑州已破，李昊劝蜀主封府主库以请降，蜀主从之，因命吴草表。初，前蜀之亡也，降表亦吴所为。蜀人夜书其门曰『世修降表李家。』当时传以为笑。乙酉，降表至，全斌等受之，遣田钦祚乘驿入奏。初，刘光义等发夔州，诸将所过，咸欲屠戮以逞，独曹彬禁之乃止，故峡路兵始终秋毫不犯。上闻之，喜曰：『吾任得其人矣。』赐彬诏褒之。孟昶降表以其先人坟墓及老母为请，上优诏答之。赦蜀管内，蠲乾德二年逋租，赐今年夏税之半。自全斌等发京师至昶降才六十六日，凡得州四十六、县二百四十，户五十三万四千二百九。全斌及崔彦进、王仁贍等日夜饮宴，不恤军务，纵部下掠子女，夺财物，蜀人苦之。曹彬屡请旋师，全斌等不听。

二月壬寅朔，司天监言日当食，验天不食。癸卯，命参知政事吕余庆权知成都府，枢密直学士冯瓚权知梓州。余庆至成都，时盗四起，将士犹恃功骄恣，王全斌等不能禁。一日药市始集，街吏驰报有军校被酒持刃，夺贾人财，余庆立命擒捕，斩之以徇，军中畏服，民乃宁居。瓚至梓州，视事才数日，会伪蜀军校上官进啸聚亡命三千余众，劫村民数万夜攻州城。瓚曰：『贼乘夜奄至，此乌合之众，以箠挺相击，必无固志，正可持重以镇之，待旦自溃矣。』城中止有云骑兵三百人，分使守诸门，瓚坐城楼，密令促其更筹，未夜分，击五鼓，贼惊遁去，因纵兵追之，擒上官进，斩于市，招降千余人，并释其罪，令复业，州境遂安。丙午，诏以西师所过，民有调发供亿之劳，赐今年夏租之半，居坊郭者勿输半年屋税。又诏伪蜀文武官并遣赴阙，赐装钱有差。治行清白为众所知者，所在州府以名闻。丁巳，权知贡举卢多逊奏进士刘察等合格者七

人。

三月，孟昶与其官属皆挈族归朝，由峡江而下。自唐天宝以来，方镇屯重兵，多以赋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鲜，五代方镇益强，率令部曲主场院，厚敛以自利。其属三司者，补大吏临之，输额之外，辄入己私，纳货赂，名曰『贡奉』，用冀恩赏。上始即位，犹循前制，牧守来朝，皆有贡奉。及赵普为相，劝上革去其弊。是月，申命诸州度支给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时方镇阙帅，稍命文臣权知，所在场院，间遣京朝官、廷臣监临，又置转运使、通判，条禁文簿，渐为精密，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

吕中曰：方镇犹周之封建也，知州即秦之郡县也。今不因方镇为封建，而乃立郡县之法，何耶？盖古人有处天下之定制，而后能享天下之长利。后世虽有封建之虚名，而反受天下之实祸。以周制考之，赋输于太宰则诸侯不得有私财，士贡于京师则诸侯不得有私人。非牙璋则不得起兵，非赐钺则不得专征。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闲田，使吏治之，财归地受地，柄常在官，有功则加地进律，无功则削地贬爵，则一予一夺，柄亦在官，岂如唐人不给谁何而一切行姑息之政哉？至于五代，其弊极矣。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镇之专地也。干戈之所以交争互战者，方镇之专兵也。民之所以苦于赋繁役重者，方镇之专利也。民之所以苦于刑苛法峻者，方镇之专杀也。朝廷命令不得行于天下者，方镇之继袭也。太祖与赵普长虑却顾，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于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县，以京朝官监临财赋。又置运使，置通判，置县尉，皆所以渐收其权。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

国初贡赋悉入内藏库，及取荆湖，下西蜀，储积充羨。上顾左右曰：『军旅饥馑，当豫为之备，不可临事厚敛于民。』乃于讲武殿后别为内库，以贮金帛，号曰『封桩库』，凡岁终用度赢余之数皆入焉。

六月，孟昶卒。昶母李氏不哭，举酒酹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贪生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为汝在耳。今汝既死，吾安用生！』因不食，数日亦卒。

秋七月，始令诸州录参与司法掾同断狱。上闻西川行营有大校割民妻乳而杀之者，亟召至阙，斩于都市。初，近臣营救颇切。上因流涕曰：『兴师吊伐，妇人何罪，而残忍至此？当速置法，以偿其冤。』

八月戊戌朔，令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

陈平甫曰：按祥符、天圣编敕：诸郡自骑射至牢城。凡名额二百二十三，总为本城。所谓禁兵者，皆三司之卒分屯而更戍。今之屯驻，驻泊之名，而

钤辖、都监、监押官所部领者也。三边之兵间因事宜升为禁军，则所谓四十四处禁军，如咸平中升陕西选中保捷，庆历中升河北教阅本城为禁军之类是已，此为就粮。自元昊叛而西北有保毅，王伦叛而东南有宣毅，于是列郡稍置禁军。嘉祐中，诏东南各置威果，凡二十五指挥，亦无过九大郡。熙宁按厢军之籍五十万人而不足以战，于是教阅之法起。其后以厢军团并为额，则今两浙崇节、福建保节之类是也。教阅之兵，因别为额而隶之将下，则今两浙雄节、福建广节之类是也。五年，始排立就粮禁军之下。元丰兵，今悉以雄节之类升同禁军，由是禁军追天下矣。

辛酉，以左散骑常侍欧阳炯为翰林学士。炯性坦率无检束，雅喜长笛。上间召至便殿奏曲。御史中丞刘温叟闻之，叩殿门求见，谏曰：『禁署之职，典司诏命，不可作伶人事。』上曰：『朕顷闻孟昶君臣溺于声乐，炯至宰相，尚习此伎，故为我擒。所以召炯，欲验言者之不诬耳。』温叟谢曰：『臣愚不识陛下鉴戒之微旨。』自是亦不复召炯矣。温叟一日晚归，过明德门西阙前，上方与中黄门数人登楼。昶者潜知之，以白温叟，温叟令传呼依常而过。翌日请对，且言：『人生【杰案：应为“人主”】非时登楼，则近制咸望恩宥，鞞下诸军亦希赏给。臣所以呵导而过者，欲示众以陛下非时不登楼也。』上善之。

九月己巳，上御讲武殿阅诸道兵，得万余人，以万军为骁雄，步军为雄武，并属侍卫司。

冬十一月，判大理寺尹拙等言：『后唐刘岳《书仪》称妇为舅姑服三年，与礼律不同。』诏百官集议。尚书省左仆射魏仁浦等奏议曰：『谨按《礼·内则》云：「妇事舅姑，如事父母。」即舅姑与父母一也。古礼有期年之说，虽于义可稽，《书仪》著三年之文，实在《礼》为当。』十二月丁酉，始令妇为舅姑三年齐斩，一从其夫。

丙寅乾德四年【唐国、吴越、漳泉奉正朔。南汉天宝九年，北汉天会十一年。】春二月，权知贡举王祐言进士合格者六人，诸科合格者九人。上恐有遗才，复令于不中选人内取其优长者，策而升之。

夏四月，诏曰：『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傥规致于羨余，必深务于掊克。』知光化军张全操上言：『三司令诸处场院主吏，有羨余粟及万石、刍五万束以上者，上其名，请行赏典。此苟非倍纳民租、私减军食，亦何以致之？宜追寝其事，勿复颁行。』上遣右拾遗孙逢吉至成都收伪蜀图书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毁，图书付史馆。孟昶服用奢僭，至于溺器，亦装以七宝，上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无亡，得乎？』上躬履俭约，尝衣浣濯之衣，乘舆服用，皆尚质素。寝殿设青布缘苇帘，宫闱帘幕无文采之饰。尝出麻屨布裳赐左右曰：『此我旧所服用也。』开封尹光义因侍宴禁中，从容言：『陛下服用大草

草。』上正色曰：『尔不记居甲马营中时耶?』

五月，上初命宰相譔前世所无年号，以改元曰乾德，既平蜀，蜀宫人有入掖庭者，上因阅其奁具，得旧鉴，背有『乾德四年铸』。上大惊，出鉴以示宰相曰：『安得已有四年所铸乎?』皆不能答，乃召学士陶谷、窦仪问之。仪曰：『此必蜀物。昔伪蜀王衍有此号，当是其岁所铸也。』上乃寤，因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是益重儒臣矣。赵普初以吏道闻，寡学术。上每劝以读书，普遂手不释卷。上性严重寡言，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显德中从世宗平淮甸，或潜上于世宗曰：『赵某下寿州，私所载凡数车，皆重货也。』世宗遣使验之，尽发笼篋，唯书数千卷，无他物。世宗亟召上，谕曰：『卿方为朕作将帅，辟封疆，当务坚甲利兵。何用书为?』上顿首曰：『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滥膺寄任，常恐不迨，所以聚书，欲广闻见、增智虑也。』世宗曰：『善。』庚寅，上亲试制科举人姜涉等于紫云楼下，从容谓陶谷等曰：『则天一女主耳，虽刑罚枉滥，而终不杀狄仁杰，所以能享国者。良由此也。』因论前代帝王得失，日晡乃罢。

秋七月甲戌，以安守忠为汉州刺史。上每遣使，必戒之曰：『安守忠在蜀能自律，已汝见，当效其为人。』是月，以孔子四十四代孙宜为曲阜县主簿。

八月，上召窦仪、王祐等宴紫云楼下，因论民间事。上谓宰相赵普等曰：『下愚之民虽不分菽麦，如藩侯不为抚养，务行苛虐，朕断不容之。』普对曰：『陛下爱民如此，乃尧舜之用心也。』壬寅，诏以『宪府绳奸，天官选吏，秋曹谳狱，俱谓难才，理宜优异。应御史台、吏部铨、南曹、刑部、大理寺，自知杂、侍御史、郎中、少卿以下，本司莅事满三岁者迁其秩。御史中丞、尚书、侍郎、大理卿别议旌赏。其奏补归司勒留官，令史、府史各减一选。』

闰月，诏求亡书，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者，令史馆视其篇目，馆中所无则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职官者，具以名闻。是岁，三礼涉弼、三传彭干、学究朱载皆应诏献书，总千二百二十八卷，命分置书府，赐弼等科名。

九月。初，西川戍卒或亡命在贼党中，有请按诛其妻子。上曰：『朕虑其间有被贼驱胁非本心者。』乃尽释弗诛。丁巳，以龙捷左右厢都指挥使党进权侍卫步军司事。先是，禁军校自都虞候以上，悉以所掌卒伍之数细书于所执之槌，谓之『杖记』，如笏记焉。进本出戎虏，不识文字。上一日问进兵籍几何，进不能对，举槌曰：『尽在是矣。』上笑谓其忠实，益厚之。进每擐甲胄，则髭髯皆磔竖，目光如电，视之若神人。

冬十月辛酉朔，诏太常寺自今大朝会复用二舞。先是晋天福末，戎虏乱华，中原多故，礼乐之器，浸以沦废。上始命判太常寺和岷讲求修复之。先是

，上以雅乐声高，近于哀思，命判太常寺和峴讨论其理。峴上疏谓：『西京铜望臬可校古法，即今司天台影表上石尺是也。取王朴所定尺校之，短于石尺四分，乐声之高，盖由于此。』上乃令依古法别造新尺并黄钟九寸之管，使工人校其声，果下于朴所定管一律。又内出上党羊头山柷黍累尺校律，亦相契合。重造十二律管以取声，由是雅乐音始和畅。

吕中曰：以汉兴至百年，犹未遑礼乐之事。太祖当天下未一之时，首明礼乐，其知所急矣。然礼乐废缺已久，礼犹可以书传，声亡则乐亡，故其传犹难于礼也。以尺较律，则尺有长短；以黍较律，则黍有小大；以声与气较律，则声气犹有可求。和峴所定，以尺与黍而已，安得不启后日纷纷之议哉？

十一月癸巳，日南至，群臣上寿，初用雅乐登歌及文德、武功二舞，酒五行而罢。自平湖南，诸州皆置通判，既非副贰，又非属官，故多与长吏忿争，常曰：『我监州也。朝廷使我来监汝长吏举动，必为所制。』或者言其太甚，宜稍抑损之。乙未，诏诸州通判无得怙权徇私，须与长吏连署文移，方许行下。翰林学士窦仪卒。上尝召仪草制，仪至苑门，见上岸帻跣足而坐，因却立不肯进。上遽索冠带而后召入。仪亟言曰：『陛下创业垂统，宜以礼示天下，恐豪杰闻而解体也。』上敛容谢之。自是对近臣，未尝不冠带。

丁卯乾德五年【唐国、吴越、漳泉奉正朔。南汉天宝十年，北汉天会十二年。】春正月，诏以时平年丰，增上元张灯为五夜。伪蜀臣民往往诣阙讼全斌及王仁赡、崔彦进等破蜀时诸不法事，于是与诸将同时召还。仁赡先入见，上诘之，仁赡历诋诸将过失，冀自解免。上曰：『纳李庭珪妓女，开丰德库取金，具此，岂诸将所为耶？』仁赡惶恐不能对。上以全斌等新有功，不欲付之狱吏，令中书门下追仁赡及全斌、彦进与讼者质证，皆具，伏法当死，上特赦之。甲寅，以王全斌为崇义留后，崔彦进为昭化留后，王仁赡罢为右卫大将军。丁巳，以曹彬为宣徽南院使，领义成节度；李进卿为步军都虞候，领保顺节度。王仁赡之历诋诸将，独曰：『清廉畏谨，不负陛下任使者，惟曹彬一人耳。』上固已知彬善于其职，于是赏彬特优。彬入辞曰：『诸将俱获罪，臣独受赏，何以自安？不敢奉诏！』上曰：『卿有功无过，又不自矜伐。苟负纤芥之累，仁赡岂为卿隐耶？惩劝国之常典，可毋辞也。』

论曰：天下无难事，亦无易事。权柄下移则难于登天，威令既振则易于反掌。伟哉我太祖之兴，其用兵行师，伐叛吊民，尤切留意于赏罚之际。在乾德中，王全斌、曹彬皆平蜀将帅也，彬有功无过，则擢用而不疑。全斌贪恣以致乱，则贬降而不恤。赏罚如此，宜其平定天下，取五强国，如摧枯拉朽之易也。

吕中曰：人言创业之初，贪可使也，愚可使也，诈可使也，苟可以办吾事

而已。是不知《师》之上六『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之义也。汉高祖虽得韩、彭之力，然终受韩、彭之祸。我太祖平蜀之功，赏曹彬而责全斌，任义伦而责仁贍，盖以曹彬用兵秋毫无犯，义伦东归图书数卷，而全斌、仁贍之功不足以赎其贪酷之罪。爱民之仁、御将之术，两得之矣。

上尝幸讲武池，临流观习水战，因谓左右曰：『人皆言忘身为国，然死者人所难，言之易耳。』李进卿前对曰：『如臣者，令死即死耳。』遂跃入池中。上急令水工数十人救之得免，几至委殒。上能得诸将死力类此。

二月乙丑，以西川转运使、给事中沈义伦为户部侍郎，充枢密副使。初，义伦随军入成都，独居佛寺蔬食。伪蜀群臣有以珍异奇巧之物为献者，皆却之。东归，篋中所有，才图书数卷而已。上尝从容问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监军旅，至于采察官吏，非所职也。』固问之，唯荐义伦可任。上亦闻义伦清节过人，因擢用之。

臣富弼等释曰：义伦霸府从事，有攀龙鳞附凤翼之劳者也。然必久试才效，以其清节过人，始大用，此皆先朝用人之意。

壬申，权知贡举卢多逊奏进士李肃等合格者十人。复诏参知政事薛居正于中书覆试，皆合格，乃赐及第。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韩重赉罢军职，出为彰德节度使。先是，有潜重赉私取亲兵为腹心者，上怒，欲诛之，谋于赵普。普曰：『陛下必不自将亲兵，须择人付之。若重赉以谗诛，即人人惧罪，谁敢为陛下将者？』上怒犹未解，普开陈愈切。上纳其言，止用重赉出镇。重赉闻普救己，他日诣普称谢，普拒弗见。

三月，五星如连珠，在降娄之次。初，窦俨与卢多逊、杨徽之周显德中同为谏官，俨善推步星历，尝谓徽之等曰：『丁卯岁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遗见之，俨不与也。』

吕中曰：以五代云雾昏暝之久，所以启我宋天日开明之候。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国家将兴，必有休祥。然奎星固太平之象，而实重启斯文之兆也。当是时，欧、苏之文未盛，师鲁、明复之经未出，安定、湖学之说未行于西北，伊洛、关中之学未盛于天下，而文治精华已露于立国之初矣。

夏四月，给事中开封马士元谒枢密副使沈义伦。适有吏白事，义伦与语，忘顾士元。士元遽辞出，归，语家人曰：『我为台省近臣，不为执政所礼，可以去矣！』己卯，遂致仕。

秋九月，李彝兴卒，子光睿嗣。

先是，平蜀得锦工数百人。冬十月丙辰朔，置绫锦院以处之。癸酉，度支判官侯陟言：三司凡二十四案，盐铁主其六，户部主其四，余皆度支主之。自荆湖、西蜀之平，事务益众。欲令三司均主其八。诏三司推官张纯分判度支案事。

校勘记

- [1]崇元 《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作『崇光』。
- [2]汴都 原作『沛都』，据《长编》卷一改。
- [3]南阳郡 原脱『阳』字，据《长编》卷一、《宋史·太祖记一》补。
- [4]象成 原作『众成』，据《长编》卷一、《宋史·乐志一》改。
- [5]太原 《长编》卷一作『太行』。
- [6]团柏谷 原作『柏林谷』，据《长编》卷一改。
- [7]军州 原作『单州』，据《长编》卷一改。
- [8]宋延渥 原作『宋延握』，据《长编》卷一、《宋史》卷二五五《宋偃传》改。
- [9]责 原作『贡』，据《长编》卷一改。
- [10]庚戌 《长编》卷一作『庚寅』。
- [11]壬申 《长编》卷二作『壬戌』。
- [12]『初』字以下，《长编》卷二在本年七月。此处疑脱『七月』二字。
- [13]肉骨 原作『骨肉』，据《长编》卷二乙正。
- [14]『甲子』以下，《长编》卷二在本年九月。此处疑脱『九月』二字。
- [15]『初』字以下，《长编》卷二在本年十月。此处疑脱『十月』二字。
- [16]己丑 《长编》卷三、《宋史·太祖纪一》均作『己亥』。
- [17]北汉 原脱『北』字，据《长编》卷三补。
- [18]『诏及第』句以下，《长编》卷三在本年九月。
- [19]执状 《长编》卷五作『熟状』。

宋史全文卷二

宋太祖二

戊辰乾德六年【十一月改开宝元年。唐国、吴越、漳泉奉正朔；南汉天宝十一年：北汉主刘继元立，改天会十三年为广运元年。】春正月乙巳，大内营缮皆毕，赐诸门名。上坐寝殿，令洞开诸门，皆端直轩豁，无有壅蔽，因谓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见之矣！』

吕中曰：天下之事，千条万绪，而皆经纶于人主之一心。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宫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窥，而其著见于外者，常若手指目视而不可掩也。此尧、舜相授，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以我太祖立国之初，规模广大如汉高帝，谋深虑远如汉光武，而正心符印，密契三圣之传于数千载之上。朱文公曰：『太祖不为言语文字之学，而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与尧、舜之心合。』信哉斯言！

权知贡举王祐擢进士合格者十人[1]。陶谷子邴名在第六。翌日，谷入致谢。上谓左右曰：『闻谷不能训子，邴安得登第?』遽命中书覆试，而邴复登第。因下诏曰：『造士之选，匪树私恩；世禄之家，宜敦素业。如闻党与，颇容窃吹，文衡公器，岂宜斯滥?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委礼部具析以闻，当令覆试。』

夏六月辛巳，以辛仲甫权知彭州。上谓之曰：『蜀土始平，轻侈之俗未革。尔有文武才干，是用命尔。』仲甫既至，州兵燕环诱屯戍军，谋以长春节宴集日为乱。时民出郭拜墓，仲甫率官属巡逻于近郊，见壕中草深，恐其藏伏奸慝，悉命烧薙之。环党惧谋泄，遂有告者，凡百余人，悉禽斩于市。

秋七月乙未，中元张灯。上御东华门，赐从官饮。殿前散员都虞候董遵诲为通远军使。遵诲父宗本仕汉，上微时，尝往依焉。遵诲凭藉父势，多所陵忽，尝谓上曰：『每见城上有紫云如盖，又梦登高台遇黑蛇，约长百余尺，俄化为龙，飞腾东西去，雷电随之，是何祥也?』上皆不对。他日论兵战事，遵诲理屈，拂衣而起，上乃辞宗本去，自是遵诲亦不复见紫云矣。及上即位，一日便殿召见，遵诲伏地请死。上谕之曰：『卿尚记往日紫云及龙化之梦乎?』俄而部下有击登闻鼓诉其不法十余事，遵诲惶恐待罪。上谕之曰：『朕方赦过责功，岂念旧恶耶?汝可勿复忧，吾将录用汝。』遵诲再拜感泣。上以通远军西戎近边，命遵诲守焉。遵诲既至，召诸族酋长，谕以朝廷威德，剖羊酺酒，厚加宴犒，众皆悦服。后数月，复入寇，遵诲率兵深入，击走之，夷落以定。上喜其功，就拜罗州刺史、使如故。遵诲尝遣其外弟虞乡刘综来贡马，及还，上解所服真珠盘龙衣使赉赐之。综曰：『遵诲人臣，岂敢当此赐?』上曰：『吾委遵诲方面，不以此为嫌也。』

吕源曰：谨按国史：环州刺史董遵诲遣表弟刘综贡马，太祖延见。既还，解真珠盘龙衣令赉赐遵诲。综辞以人臣不敢当，太祖曰：『吾委遵诲方面，不以此为疑也。』至于郭进宅用瓿瓦，皆所以激励功臣，不以疑似为嫌也。真宗咸平三年正月驻蹕天雄军，幸枢密副使宋湜所居视疾，许其先归，赐衾褥一副，且曰：『此朕常所御者，虽故暗，亦足御道途之风寒。』景德元年冬，亲征澶渊，签书枢密院事冯拯为寒气所侵，不赴晚朝。遣中使使太医诊视。明日，车驾将发，又遣使赐以帽絮，且谕之曰：『此朕常服，以御风冷。』呜呼!祖宗于群世眷遇之意如此之厚，宜其报以如何耶?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臣谓是矣。

上自即位，数出微行，或过功臣之家，不可测。赵普每退朝，不敢脱衣冠。一夕大雪，普谓上不复出矣。久之，闻叩门声，甚异，亟出，则上立雪中。普惶恐迎拜，上曰：『已约吾弟矣。』已而开封尹光义至，即普堂设重茵地坐

，炽炭烧肉。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普从容问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上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普曰：『陛下小天下邪？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愿闻成算所向。』上曰：『吾欲收太原。』普默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上问其故。普曰：『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边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彼弹丸黑子之地，将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政尔，姑试卿耳。』于是用师荆湖，继取西川。是月，令诸州察民有饥者，令发廩贷之。

八月，命客省使卢怀忠等二十二人领兵屯潞州，将有事于北汉也。北汉主刘继恩怨郭无为初与其父言不助己，欲逐之而未果。继恩置酒燕渚大臣，供奉官侯霸荣率十余人挺刃入阁，杀之。无为遣兵杀霸荣，迎立继恩弟太原尹继元。继元始立，王师已入境，遂夺汾河桥，傅太原城下。

十月甲戌，屯田员外郎雷德骧责授商州司户参军。德骧判大理寺，其官属与堂吏附会宰相，擅增减刑名。德骧愤惋求见，欲面白其事，未及引对，即直诣讲武殿奏之，辞气俱厉。并言赵普强市人第宅，聚敛财贿。上怒，叱之曰：『鼎铛犹有耳，汝不闻赵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击折其上颚二齿，命左右曳出，诏宰相处以极刑。既而怒解，止用阑入之罪黜焉。

十一月癸巳，诏天下县令、佐自今检苗定税、部役差夫、钤辖征科、区分刑狱。凡关事务，贵在公平。如有违逾，并宜论诉。或令、佐不相纠举，许吏民诉，得实者赏之有差。上享太庙，见其所陈筮豆簠簋，问曰：『此何等物也？』左右以礼器对。上曰：『吾祖宗宁识此！』亟命撤去，进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礼亦不可废也。』命复设之。于是判太常寺和峴言：『按唐天宝中享太庙，礼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盘。五代以来，遂废其礼。今请如唐故事。』诏从之。癸卯，合祭天地于南郊。大赦，改元。契丹以兵来援北汉，李继勋等皆引归，北汉因入寇。

己巳开宝二年【唐国、吴越、漳泉奉正朔。南汉天宝十二年，北汉广运二年。】春二月乙卯，命曹彬、党进等各领兵先赴太原。戊午，诏亲征。甲子，车驾发京师。权知贡举赵逢奏进士安德裕等合格者七人。

三月戊戌，次太原。

夏五月，上以暑气方盛，诏西京、诸州令长吏督掌狱掾五日一检视，洒扫狱户，洗涤杻械。贫困不能自存者给饭食，病者给药。小罪即时决遣。自是每岁仲夏，必申明是诏，以戒官吏焉。

闰月己酉，右仆射魏仁浦卒。仁浦尝侍春宴，上密谓曰：『朕欲亲征太原，如何？』仁浦曰：『欲速则不达，惟陛下审思。』上嘉其对。太原城久不下，殿前指挥使都虞侯赵廷翰率诸班卫士叩头，愿先登急击，以尽死力。上曰

：『汝曹皆我所训练，无不一当百，所以备肘腋、同休戚也。我宁不得太原，岂忍驱汝曹冒锋刃，蹈必死之地乎！』众皆感泣，再拜呼万岁。时大军顿甘草地中，会暑雨，多破腹病，而契丹亦复遣兵来援。壬子，太常博士李光赞上言曰：『蕞尔晋阳，岂须亲讨，重劳飞輓。取怨黔黎？岂若回銮复都，屯兵上党，使夏取其麦，秋取其禾，既宽力役之征，便是荡平之策。』上览奏甚喜，宰相赵普亦以为然，始议班师。壬戌，车驾发太原。戊辰，次镇州。真定苏澄善养生，为道士。上召见之，谓曰：『师年逾八十而容貌甚少，盍以养生之术教朕？』对曰：『臣养生，不过精思练气耳。帝王养生，则异于是。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正。无为无欲，凝神太和。」昔黄帝、唐尧享国永年，用此道也。』上悦，厚赐之。

六月癸巳，车驾至自太原。

吕中曰：太祖之未能取河东，犹太宗之未能取幽、蓟。而太祖之不尽锐于偏方，亦犹太宗之不穷其力于北伐也。时之未至，圣人不能先时而强为；时之既至，圣人不能后时而不为。此平河东必在于太平兴国之四年，而太祖之规模宏远，迟之数年，其终亦必能取幽、蓟也。

唐主遣其弟吉王从谦来贡。唐查元方掌从谦笺奏。上命卢多逊宴从谦于馆。多逊奕棋次，谓元方曰：『江南竟如何？』元方敛衽对曰：『江南事大朝十余年，极尽藩臣之礼，不知其他。』多逊愧谢曰：『孰谓江南无人！』

八月，灵武节度使冯继业请举族内徙，以继业为静难节度使。

九月乙巳朔，幸武成王庙。朝廷择可使代冯继业者。时考功郎中段思恭知泗州，上以思恭尝有功眉州，乃召赴阙，命知灵州，厚赐遣之。思恭既视事，矫继业之失，悉心绥抚，夷落安靖。周访利病，多所条奏，甚得吏民之情。

十月己亥，上燕藩臣于后苑。酒酣，从容谓之曰：『卿等皆国家宿旧，久临剧镇，王事鞅掌，非朕所以优贤之意也。』前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彦超喻上旨，即前奏曰：『臣本无勋劳，久冒荣宠。今已衰朽，乞骸骨归丘园，臣之愿也。』前安远节度使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杨廷璋等自陈攻战伐阅及履历艰苦。上曰：『此异代事，何足论也！』庚子，以行德为太子太傅，从义为左金吾卫上将军，彦超为右金吾卫上将军，重赞为左千牛卫上将军，廷璋为右千牛卫上将军。

富弼曰：艺祖临轩之初，一岁之内，下泽潞，平扬州，威令之行，如破竹之势，则其余藩镇，自是束手而听命矣。又于樽酒之间，酬对之际，折其气，伏其心，罢节旌，授环卫，譬欬之易。其故何哉？御得其道故也。周世宗号为英武之君，而藩臣来朝。喜见于色。推此，则知五代纲纪之不立也。太祖、太宗圣圣相承，修明宪度，肃清寰宇。太宗一言，谓稍闻愆负，无矜恕之理，人

人皆务检身。御臣之术如此，所以致天下几二百年，无鸡鸣犬吠之警。

太子太傅王溥迁太子太师。入谢。上顾曰：『溥十年作相，三迁一品，福履之盛，近世所未有也。』十一月庚申，回鹘、于阆皆遣使来贡方物。庚午开宝三年【唐国、吴越，漳泉奉正朔；南汉天宝十三年，北汉广运二年。】春正月辛酉，诏诸州察民有孝弟彰闻、德业纯茂者，满五千户，听举一人。或有奇才异行，不限此数。所举得实，等级加赏，不如诏者罪之。

三月，权知贡举扈蒙擢进士张珙等合格者八人。以忠武节度使王审琦镇寿春凡八年[2]，岁得租税，量入为出，未尝有所诛求，民颇安之。所部邑令以罪停其录事史，幕僚白令不先谘府，请按之。审琦曰：『五代以来，诸侯强横，令、宰不得专县事。今天下治平，我忝守藩，而部内宰能斥去黠吏，诚可赏也，何按之有？』闻者叹服。辛亥，以处士王昭素为国子博士致仕。昭素少笃学，有志行。时方治所居室，积木墙间，有穿窬者为木所碍不得入，昭素觉之，尽室所有掷于外，谓盗曰：『汝速去，恐捕者至！』盗惭，委物而遁，由是邑无盗。著《易论》三十三篇，学者多从之游。上闻其名，召见便殿，时年已七十。上问曰：『何以不仕，致相见之晚？』昭素谢不能。上令讲《乾卦》，至『九五，飞龙在天』，则敛容曰：『此爻正当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证据，因示谏微旨。上甚悦，即访以民事。昭素所言诚实无隐，上益嘉之。又问治世养身之术，昭素曰：『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上爱其语，常书屏几间。

吕中曰：处士非讲官也，而得以召见便殿；非经筵也，而得讲《易》。太祖之好学也如此。古今言《易》者失之拘：在陛下则为『飞龙在天』，在臣下则为『利见大人』，善言《易》者莫如昭素。古今言阴阳者失之泥：公事未判时属阳，已判时属阴。善言阴阳者莫如张咏，可以暗合伊洛之说矣。

夏四月辛未朔[3]，日有食之。诏诸州两税折料物，非土地所宜者勿得抑配。凡丝绵、绸绢、麻布、香药、毛翎、箭筈、皮革、筋角等，所在约支二年之用，勿得广有科市，以致烦民。

秋七月，诏民诉水旱灾伤者，夏不得过四月，秋不得过七月。壬子，诏曰：『吏员猥多，难以求其治；奉禄鲜薄，未可责以廉。与其冗员而重费，未若省官而益奉。西川管内州、县官，宜以口数为率差减其员。旧俸月增给五千。天下州、县官，宜依西川例省减员数。』

吕源曰：官有定员，禄无虚授。汉光武中兴，减损吏职。太祖肇建皇基，以新造之宋，不顾人情悦否，并省吏员，与光武中兴减损之意亦同也。仁宗时，已患三人共一员缺，职事不理。富弼等论，且革其弊。因循至今，又几百年矣。今岂止三人头一缺哉！官冗弊甚，划革之方，不可缓也。

八月庚寅，李谦溥为济州团练使。谦溥在隰州十年，敌人不敢犯其境。有招收将刘进者勇力绝人，谦溥抚之甚厚。常往来境上，以少击众。北汉人患之，为蜡弹封书以间进，遗其书道中。赵赞得之以闻。上令械进送阙下。谦溥召诘其事，进伏于廷请死。谦溥曰：『我以举宗四十口保汝矣！』即上言：『进为北汉人所恶，此乃反间也！』奏至，上悟，遽令释之。上尝命有司为洺州防御使郭进治第，凡厅堂悉用??瓦。有司言：『惟亲王、公主始得用此。』上怒曰：『郭进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无北顾之忧，我视进岂减儿女耶?亟往督役，无妄言!』上宠异将帅多类此，故能得其死力云。

富弼曰：将帅国之重任，宜乎天子宠之也。然宠不可常，惟在得其机耳。得其机，则使之尽心死节以报。将帅尽心死节而功不成，未之有也。太祖之宠将帅，深得其道。

唐主作书谕南汉主以归款于中国，南汉主得书大怒，答唐主甚不逊。唐主以其书来上，上始决意伐之。

九月己亥朔，以潘美、尹崇珂、王继勋发诸州兵赴贺州城下。甲辰，诏周文王、成王、康王、秦始皇、汉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元帝、成帝、哀帝、魏孝文、西魏文帝、后周太祖、唐高祖、太宗、中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二十七陵尝被发，令有司备法服、常服各一袭，具棺重葬，所在长吏致祭。癸丑，王师遂围贺州城。中人开门，以纳王师。

冬十月癸酉，诏前代功臣烈士孙臆、元稹等三十一人各置守冢户，禁樵采。王师破南汉开建寨，遂取昭州、桂州。初，契丹六万骑寇定州，命判四方馆事田钦祚领兵三千御之。上谓钦祚曰：『彼众我寡，但背城列阵以待之。敌至即战，勿与追逐。』钦祚与敌战浦城，敌骑小却，乘胜至遂城，钦祚马中流矢而踣。骑士王超以马授钦祚，军复振，自旦至晡，杀伤甚众，北边传言三千打六万。癸亥，捷奏至。上喜，谓左右曰：『敌数犯边，我以二十匹绢购一敌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我二百万匹绢，则敌尽矣！』自是益修边备。

富弼曰：太祖置内藏库，欲积绢以募敌人之首，伟哉是谋。若后世内积货财，外严守备，来则谨封疆而御之，去则譬蚊虻而驱之。敌人之势，外无所得，而内自困矣！

先是，诏诸道举有德行者，兹命学士院试问吏理，而曹州所举人孔蟾所对稍优，以蟾为章丘县主簿。是月，王师克连州。

十二月庚午，翰林学士承旨、户部尚书陶谷卒。谷文翰冠一时，自以久次，意希大用。上素薄之，选置近辅，未尝及谷。谷不能平，一日，使其党因事风上，言谷在词禁宣力甚多。上笑曰：『我闻学士草制，皆检前人旧本，稍改

易之，此乃谚所谓「依样画葫芦」尔，何宣力之有乎！」谷因作诗题翰林壁，颇怨望。上益薄之，遂决意不用。王师长驱至韶州。南汉人教象为阵，每象载数十人，皆执牙仗，凡战必置阵前，以壮军威。王师集劲弩射之，象奔蹶，乘者皆坠，军遂大败，遂取韶州。

辛未开宝四年【南汉平。唐国、吴越、漳泉奉正朔；北汉广运四年。】春正月。王师克英、雄二州。丙午，诏诸道州、县自今并不得更差摄官。乙丑，王师至马迳。南汉主惧，乃遣萧灌、卓惟休奉表诣军门乞降。丁卯，又遣其弟祜王保兴率国内兵来拒。辛未，王师至白田。南汉主素服出降，潘美承制释之，遂入广州。保兴初匿民间，后乃获之。有阉工百余辈盛服请见，美曰：『是?人多矣！吾奉诏伐罪，正为此等。』命悉斩之。美以露布告捷。己丑，至京师。凡得州六十，县二百十四，户十七万二百六十三。

吕中曰：以汴梁之地，视江南为近，视岭南为远，何先远而后近耶？益闻刘鋹奢侈，则曰：『吾当救此一方之民。』则先取南汉，所以争民命。江南亦有何罪？但卧榻之侧，岂容鼾睡？则后收江南，所以一天下。

三月，诏前代帝王当给民奉陵者各增二户。前右监门卫将军赵玘既勒归私第，不胜忿恚。一日，伺赵普入朝，马前斥普短。上闻之，召玘及普于便殿，面质其事。玘大言诋普贩木规利。先是，官禁私贩秦陇大木。普尝遣亲吏往市屋材，联巨筏至京师治第，吏因之窃于都下贸易，故玘以为言。上怒，诏问王溥等普当得何罪。溥附阁门使奏云：『玘诬罔大臣。』上意顿解，反诘责玘，命武士挝之。御史鞠于殿廷。普力营救，上乃特宽其罚，扶出之，责玘为汝州牙校。

夏五月乙未，有司以帛系帐及其官属先献太庙、太社。上御明德门，遣卢多逊宜诏诘责帐。帐伏地待罪。上释帐罪，并其官属祜王保兴等。初议献俘之礼，朝臣莫能知，乃遣使就问吏部尚书致仕张昭。昭卧病口占，以授使者。咸服其该博，遂用之。

六月，初置市舶司于广州。诏御史中丞刘温叟、中书舍人李昉等重定《开元礼》。以国朝沿革制度附属之。初，上征晋阳，命密州防御使马仁瑀率众巡边至上谷、渔阳，敌素闻其名，不敢出。明年，群盗起兖州，贼首周弼尤凶悍，自号长脚龙。诏仁昉掩击。仁昉领帐下十数人入泰山，擒弼，尽获其党，鲁郊以宁。庚辰，徙仁昉为瀛州防御使。仁昉兄子因醉误杀平民，系狱当死。民家自言非有憾也，但过误耳，愿以过失伤论。仁昉曰：『我为长吏，而兄子杀人，此乃恃势过横，非过失也，岂敢以己之亲而乱国法哉！』遂论如律。成都布衣罗居逋丧亲，庐墓，日诵佛书，有芝草生，甘露降。守臣表其事，于是以居逋为延长县主簿。刘鋹在国时，多置鸩以毒臣下。一日，上幸讲武池，鋹先

至。诏赐卮酒。銀疑之，捧杯泣曰：『臣承祖父基业，拒违朝廷，劳王师致讨，罪固当死。陛下不杀臣，今见太平。为大梁布衣矣。愿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上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令取銀酒自饮之，别酌以赐銀。銀大惭，顿首谢。上既平广南，欲行报谢之礼。

秋七月甲午朔，诏以冬至有事于南郊。乙未，御史中丞刘温叟卒。温叟为中丞十二年，屡求解职，上难其代。及被病，上知其贫，遣中使就赐器币。温叟性重厚方正，事继母以孝闻，五代以来，言好古执礼者，推温叟焉。皇弟开封尹光义闻温叟清介，尝遣府吏赍钱五百千遗之。温叟不敢却，贮厅事西舍，令府吏封识，乃去。明年重午，复送角黍、纨扇，所遣吏即前送钱者，视西舍封识宛然。吏还以告，光义曰：『我送犹不受，况他人乎！』乃命辇归府中。他日，光义因侍宴，论当世名节士，具道温叟辞钱事，上叹赏久之。温叟既卒，上难其继，曰：『必得纯厚如温叟者乃可命。』太子宾客边光范兼判御史台事，居半岁，始真为中丞。

吕中曰：一中丞任之十二年，及其且卒也，则曰：『必纯厚如温叟乃可。』国初之不轻用人如此，盖其始也，择之精，其终也，任之久。择之精，则小人不得以滥其选；任之久，则君子举得以尽其职。赵中令之相凡十一年，郭进之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汉超之守关南凡十七年。作坊，至卑贱也，而魏丕典之至十余年，皆久任而成功也。

冬十月甲申，诏两京、诸道自十月后犯强窃盗，不得预郊祀赦，所在长吏当告谕下民，无令冒法。右补阙梁周翰上疏，其略曰：『西蜀、淮南、荆潭、桂广之地皆已为王土，陛下诚能以三方所得之利，减诸道租赋之入，则庶乎德泽均而民力宽矣。』上嘉纳其言。

十一月癸巳，江南国主煜遣其弟从善来朝贡。先是，国主以银五万两遗宰相赵普，普告于上。上曰：『此不可不受，但以书答谢，少赂其使者可也。』普叩头辞让。上曰：『大国之体，不可自为削弱，当使之勿测。』及从善入覲，常赐外，密赍白金如遗普之数。江南君臣闻之，皆震骇，服上伟度。他日，上因出，忽幸普第。时吴越王俶方遣使遗普书，及海物十瓶列庑下。会车驾卒至，普亟出迎，弗及屏也。上顾见，问何物，普以实对。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启之，皆满贮瓜子金也。普惶恐，顿首谢曰：『臣未发书，实不知此。若知此，当奏闻而却之。上笑曰：『但受之无害。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因命普谢而受之。河决澶州，东汇于郛、濮，坏民田。戊午，亲享太庙，始用绣衣、鹵簿。己未，合祭天地于南郊。大赦，蠲开宝元年以来逋租。初，上择伪蜀亲兵习弓马者百余辈为川班内殿直，廩赐优给与御马直等，于是郊礼毕行赏，上以御马直扈从，特命增给钱人五千，而川班内殿直不得如例，乃

相率击登闻鼓陈乞。上怒，遣中使谓之曰：『朕之所与，即为恩泽，又安有例哉？』命斩其妄诉者四十余人，余悉配隶许州骁捷军，其都校皆决杖降职，遂废其班。时内臣有左飞龙使李承进者，逮事后唐。上问曰：『庄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国不久。何也？』承进曰：『庄宗好畋猎，务姑息将士。每出次近郊，禁兵卫卒必控马首告：「儿郎辈寒冷，望与救接。」庄宗即随其所欲给之。盖威令不行，赏赉无节也。』上抚髀叹曰：『二十年夹河战争，取得天下，不能用军法约束此辈，纵其无厌之求，以兹临御，诚为儿戏。朕今抚养士卒，固不吝惜爵赏，苟犯吾法，惟有剑耳！』

壬申开宝五年【江南、吴越、漳泉奉正朔；北汉广运五年。】春正月丁酉，禁民铸铁为佛像浮屠及人物之无用者。上虑愚民多毁农器以邀福，故禁之。

上既平广南[4]，即欲经理江南。郑王从善入贡，遂留之。国主大惧，是月，始损制度，下令称教，宫殿悉除去鸱吻。

闰二月壬辰，权知贡举扈蒙奏合格进士京兆安守亮等十一人、诸科十七人。上召对于讲武殿，下诏放榜，新制也。癸巳，以江南进奉使李从善为泰宁节度使，赐第京师。国主虽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礼，而内实缮甲募兵，阴为战守计。上使从善致书风国主入朝。国主不从，但增岁贡。

夏四月，上按岭南图籍，州县多而户口少。命潘美、王明度地并省以便民。甲午，初废白州及常乐州。

五月丙寅，诏废岭南道媚川都。先是，刘鋹募兵能采珠者二千人，号媚川都。于是潘美等言采珠危苦之状，上亟命降诏罢之。辛未，河大决澶州濮阳县。壬申，命曹翰往塞之。上谓曰：『霖雨不止，又闻河决。朕信宿以来，焚香上祷于天。若天灾流行，愿在朕躬，勿施于民。』翰顿首拜曰：『宋景公一发善言，灾星为之退舍。今陛下忧民如是，必不能为灾也。』上又谓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劳，罔知所措，得非时政所关，使之然耶？』赵普对曰：『陛下临御以来，忧勤庶务，有弊必去，闻善必行。至于苦雨为灾，乃是臣等失职。』上曰：『朕又思之，恐掖庭幽闭者众。昨令遍籍后宫凡三百八十余人，因告谕：「愿归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名，悉厚赐遣之。』普等皆称万岁。河又决大名府朝城县，河南、北诸州皆大水。陕州言：民范义超，周显德中，以私怨杀同里常古真家十二人，古真年少，脱走得免。至是长大，擒义超诉于官。有司引赦当原。上曰：『岂有杀一家十二人而可以赦论乎！』命斩之。

六月庚寅，河决阳武县；汴水决郑州、宋州。戊申，发诸州兵士及丁夫凡五万人塞决河。命曹翰护其役。未几，河所决皆塞。是月，下诏曰：『近者澶、濮数州霖雨荐降，洪河为患。朕以屡经决溢，重困黎民，凡缙绅多士、草泽之伦，有素习河渠之书，深知疏道之策，若为经久，可免重劳，并许诣阙上书

，附驿条奏。朕当亲览，用其所长。』时东鲁逸人田告者著纂《禹元经》十二篇，上闻之，召见，询以治水之道，善其对，将授以官。告固辞父年老，求归奉养。诏从之。

秋七月，永庆公主尝衣贴绣铺翠襦入宫中，上谓曰：『汝当以此与我，自今勿复为此饰。』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几何?』上曰：『不然。主家服此，宫闱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价高，小民逐利，展转贩易，伤主浸广，实汝之由。汝生长富贵，当念惜福，岂可造此恶业之端?』主惭谢。主因侍坐，与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岂不能用黄金装肩舆，乘以出入?』上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宫殿悉以金银为饰，力亦可办。但念我为天下守财耳，岂可妄用?古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养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当勿复言!』

吕中曰：创业之君，后世所奉以为轨范也。官闱之地，四方所视以为仪刑也。一人之奢俭者虽微，而关于千万世者为甚大；致谨于服色者虽小，而失于千万里者为甚远，可不谨哉?

先是，大理正内黄李符知归州转运司，制置有不合理者，符即上言，上嘉之。秩满归阙，上以京西诸州钱币不登，八月癸巳，命符知京西南面转运事。书『李符到处，如朕亲行』八字赐之，令揭于大旗，常以自随。符前后条奏便宜凡百余条，其四十八事皆施行，著于令。禁玄象器物、天文图讖、七曜历、太乙、雷公、六壬、遁甲等不得藏于私家，有者并送官。

冬十月癸卯，诏功德使与左街道篆刘若拙集京师道士，试验其学业，未至而不修饰者皆斥之。若拙蜀人，自号华盖先生。善服气，年九十余不衰，步履轻疾。每水旱，必召于禁中，设坛场致祷。其法精密，上甚重之。

十一月癸亥，禁释、道私习天文、地理。

是岁大饥。初，上问宰相赵普曰：『儒臣有武干者何人?』普以知彭州、左补阙辛仲甫对。乃徙仲甫为四川兵马都监。于是召见，面试射。上曰：『汝见王明乎?朕已用为刺史。汝颇忠淳，若公勤不懈，不日亦当为牧伯也。』仲甫顿首谢。上因谓普曰：『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既而有司命仲甫检视民田。上曰：『此县令职耳。』即令吏部铨择官代之。

吕中曰：以酷吏主财，则取民必峻；以武夫主刑，则用法必严，此太祖所以命儒臣主财、士人典狱也，知所以培国脉而重民命欤!

癸酉开宝六年【江南、吴越、漳泉奉正朔；北汉广运六年。】春二月丙申，运京师米二万石赈曹州饥民。辛丑，以著作佐郎陆光范为在京粮料使，太仆寺丞赵巨川为西京粮料使[5]。国初承旧制，用三司大将领粮料之职，于是改任

京官。

三月辛酉，新及第进士雍丘宋准等十人、诸科二十八人诣讲武殿谢。上以进士武济川、三传刘睿材质最陋[6]，应对失次，绌去之。济川，翰林学士李昉乡人也。昉时权知贡举，上颇不悦。会进士徐士廉等击登闻鼓，诉昉用私情，取舍非当，上乃令贡院籍终场下第者并准，以下及士廉等，各赐纸札，别试诗赋，命李莹、侯陟等为考官。乙亥，上御讲武殿亲阅之，得进士二十六人，士廉与焉。又五经、开元礼、三礼、三传、三史、学究、明法诸科九十九人，皆赐及第。又赐准钱二十万，以张宴会。责昉为太常少卿。禁铜钱不得入蕃界及越江海至化外。

夏四月乙酉，诏诸州考试官令长吏精选僚属有才学公正者充知贡举，与考试官同看详义卷，定其通否，即驳放，不得优假，虚至终场。申禁私荐属举人，募告者其赏有差，举人勒还本贯重役，永不得入科场。辛丑，翰林学士卢多逊等上所修《开宝通礼》二百卷、《义纂》一百卷，并付有司施行。是日，遣卢多逊为江南生辰国信使。多逊至江南，得其臣主欢心。及还，舫舟宣化口，使人白国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图经，史馆独阙江南诸州。愿各求一本以归。』国主亟令缮写送与之，于是江南九州之形势、屯戍远近、户口多寡，多逊尽得之矣。归，即言江南衰弱可取状。上嘉其谋，始有意大用。戊申，诏参知政事薛居正监修梁、后唐、晋、汉、周五代史。知制诰王祐等上《重定神农本草》二十卷，上制序摹印，以颁天下。

五月，上知堂吏擅中书权，多为奸赃，欲更用士人，而有司所选终不及数，遂召旧任者刘仲华等四人，面加戒励，令复故。岁满无过，与上县令；稍有愆咎，重寘其罚。

吕中曰：创业之世多贵实，守成之世多虚文。覆试之法，欲无一士之不实。劝农之诏，欲无一民之不实。籍记人才，欲无一官之不实。拣汰骄脆，欲无一兵之不实也。以庆历、元祐之盛，而杜衍之任怨，吕大防之尽忠，且欲汰吏而不可得，况若士、若民、若兵、若官乎？是虚文之习难革故也。

甲戌，以殿中侍御史钜野冯炳为侍御史知杂、判御史台事。上留意听断，专事钦恤。御史、大理官属尤加选择。尝召炳谓曰：『朕每读《汉书》，见张释之、于定国治狱，天下无冤民，此所望于汝也。』赐金紫以勉之。

六月辛卯，召京百司吏七百余入见于便殿，上亲阅试，勒归农者四百人。初，雷德骧责商州司户参军，刺史颇宾礼之。及奚屿知州，希宰相意，至则偃受庭参。德骧不能堪，出怨言。屿闻之怒。有言德骧尝为文讪朝廷，屿因召德骧与语，潜遣吏给德骧家人取得之，即械系德骧，具事以闻。上贷其罪，削籍徙灵武。德骧子有邻意赵普实挤排之，日夜求所以报普者，上始有疑普意矣。

壬寅，诏参知政事吕余庆、薛居正升都堂，与宰相同议政事。赵普之为政也专，廷臣多疾之。上初听赵玘之诉，欲逐普，既止。卢多逊在翰林[7]，因召对，数毁短普，且言普尝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广第宅，营邸店，夺民利。自李崇矩罢，上于普稍有间。庚戌，复诏薛居正、吕余庆与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权。易州言刺史贺惟忠性刚，颇知书，洞晓兵法，有方略。在易州，葺治亭障，抚士卒，能得其心。每乘塞用兵，所向无敌，名震北塞，十余年间，不敢寇边，民皆赖之。

八月，草泽黄德芳上《修河利害》[8]。辛卯，赐德芳同学究出身。甲辰，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赵普罢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普独相凡十年，沈毅果断，以天下事为己任，上倚信之，故普得成其功。尝欲除某人为某官，不用；明日复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奏投于地，普颜色自若，徐拾奏归补缀，明日复进之。上悟，乃可其奏，后果以称职闻。又有立功当迁官，上素嫌其人，不与，普力请与之。上怒曰：『朕故不与迁官，将奈何？』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赏者，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也，岂得以喜怒专之？』上弗听，起，普随之。上入宫，普立于宫门，良久不去。上卒从其请。一日大宴，雨骤至，上不悦。雨良久不止，上怒形于辞色，左右皆震恐。普因奏言：外间百姓政望雨。时雨难得。百姓各欢喜。乞令乐官就雨中奏技。上大悦终宴。普临机制变，能回上意类此。尝设大瓦壶于视事阁中，中外表疏，普意不欲行者，必投之壶中，束缊焚之。其多得谤咎，殆由此也。

吕中曰：赵中令相太祖之功，在于收藩镇之权，迟幽蓟之伐。其再相太宗之功，在于上彗星之疏，谏北伐之书。而《金匱》一书，尤宗庙社稷之大计也。然自唐以来，宰相入见必命坐，大政事则面议之，自余号令、除拜、赏刑、废置，但入熟状，画可降出，即行之。国初三相，自以前朝旧臣，稍存形迹，每事具札子进呈。至普独以天下为己任，故为政专，所以启雷德骧父子之谤也。自是以后，居正、义伦，不过方重靖介，自守之相尔。

九月，吏部侍郎、参知政事吕余庆以疾求解职。丁卯，罢为尚书左丞。薛居正为门下侍郎，枢密副使沈义伦为中书侍郎，并平章事。天平节度使石守信兼侍中，归德节度使高怀德、忠武节度使王审琦并加同平章事。卢多逊为中书舍人、参知政事，楚昭辅为枢密副使。辛未，殿前都虞候杨义为殿前都指挥使。自韩重赞罢殿前都指挥使，凡六年不除授，于是以命义。

冬十一月，少府监致仕卢亿有高识，恶其子多逊所为，尝曰：『赵普元勋也，而小子毁之，祸必及我。我得早死，不及见其败，幸也！』十二月庚子，亿以忧卒。女真遣使来贡马。

是岁，卢多逊、知制诰扈蒙、张澹以见行长定循资格及泛降制书考正违异，削去重复，补其阙漏，参详议取悠久可用之文为《长定格》三卷、《循资格》一卷、《制敕》一卷、《起请条》一卷。书成上之，颁为永式。自是，铨綜益有伦矣。

吕中曰：既罢岁月序迁法，而复颁循资格；既命陶谷定选法，而又命吏部取选人堪升擢者上之，诚以资格固不可拘，亦不可废也。以资格用人者，有司之法；以不次用人者，人主之权。尝考国初有为小官，而其望已足为卿相。至其久也，亦卒为之。自铨法一严，无有流品，无有贤否，资深者序进，格到者次迁。然王安石、章子厚之徒破资格用小人，又不若李公沆、王公旦谨守资格之为有得也。

甲戌开宝七年【吴越、漳泉奉正朔；江南只称甲戌；北汉广运七年。】春二月壬辰，庆州言刺史姚内斌卒。内斌在庆州逾十年，边人畏伏，目为『姚大虫』，言其虓勇如虎也。

四月丙午，命贾黄中检视广南民田。黄中廉直平恕，远人便之。监察御史刘蟠受诏于庐、舒等州巡茶。蟠乘羸马，伪称商人，抵民家求市。民家不疑，出茶与之，即擒，置于法。

秋七月，江南国主知上有南伐意，遣使愿受封策，上不许。复遣梁迥使焉。迥从容问国主曰：『朝廷今冬有柴燎之礼，国主盍来助祭？』国主唯唯不答。迥归，上始决意伐之。初，江南人樊若水举进士不中第，遂谋北归。先钓鱼采石江上，以小舫载丝一绳，其中维南岸，而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广狭。凡数十往反，而得其丈尺之数，遂诣阙。自言有策可取江南。戊辰，召若水为赞善大夫，且遣使诣荆湖，如若水之策，造大舰及黄、黑龙船数千艘，将浮江以济师也。

九月癸亥，命曹翰领兵先赴荆南。丙寅，复命曹彬、李汉琼、田钦祚同领兵继之，又命潘美、刘遇、梁迥等同领兵赴荆南。

冬十月，江南国主遣其弟从镒入贡。上留之不报。曹彬与诸将入辞，上谓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务广威信，使自归顺，不须急击也。』且以匣剑授彬曰：『副将而下，不用命者斩之！』潘美等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杀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专任焉。

闰十月己酉，曹彬等入池州。先是，上遣郝守浚自荆南以大舰载巨竹絙并下朗州，所造黄、黑龙船于采石矶跨江为浮梁。或谓江阔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济者。乃先试于石牌口。丁巳，曹彬等及江南兵战于铜陵，败之。庚申，知制诰、史馆修撰扈蒙上言：『昔唐文宗每开延英召大臣论事，必命起居舍人执笔螭坳，以纪时政。后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学士及枢密直学士轮修日历，送史馆。

近朝以来，此事都废，帝王言动，莫得而书，缘宰相以漏泄为虞，无因肯说。史官以疏远是隔，何由得闻？望自今凡有裁制之事、优恤之言，发自宸衷、可书简册者，并委宰臣及参知政事每月轮知抄录，以备史官撰习。』诏从之。甲子，监修国史薛居正等上所修《五代史》百五十卷。明日，上谓宰相曰：『昨观新史，见梁太祖暴乱丑秽之迹乃至如此，宜其旋被贼虐也！』

十一月，诏移石牌镇浮梁于采石矾系统。三日而成，不差尺寸。王师过之，如履平地。契丹边臣贻知雄州孙全兴书请和，全兴以闻。上命全兴答书许之。

吕中曰：和非中国得己之计也。然和出于彼则和可坚，和出于我则和易败。太祖当南征北伐之始，而契丹复与太原相援，以汉高帝处此，必有平城之忧；唐太宗处此，必有借助之举。惟太祖专任边将，来则拒之，去则御之。且未尝遣一骑以出境，亦未尝命一使以通和，必待其边臣贻书而后命边臣以答之，必待其来聘有礼而后遣通和之使以报之，其得中国之体矣。景德之和所以久而宣和之和所以败者，以景德之和在彼，而宣和之和在我也。

乙亥开宝八年【是岁江南平。昊越、漳泉奉正朔：北汉广运八年。】春正月乙酉，上谓宰相曰：『古之为君，鲜能正身，自致无过之地。朕常夙夜畏惧，防非窒欲，庶几以德化人之义。如唐太宗受人谏疏，直抵其失，曾不愧耻。岂若不为之而使下无间言哉？为臣者或不终其名节而陷于不义。盖忠信之薄而获福亦鲜。斯可戒矣！』庚寅，曹彬等进攻金陵。初次秦淮，舟楫未具，潘美下令曰：『美提骁勇数万人，战必胜，攻必取，岂限此一衣带水而不径渡乎！』遂率所部先济，王师随之，江南兵大败。

二月甲子，上谓宰臣曰：『年谷丰登，人物繁盛。若非上天垂祐，何以及此？所宜共思济给，振举阙政，庶成开泰之基也。』丁卯，命王祐、扈蒙、梁周翰、雷德骧并权同知贡举。戊辰，上御讲武殿，覆试王祐等所奏合格举人王式等，因语之曰：『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贫之路，甚无谓也。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式等皆顿首谢。于是内出诗赋题，试得进士王嗣宗以下三十人、诸科三十四人。

三月。上性宽仁多恕。尚食供膳，有虱缘食器旁，谓左右曰：『勿令掌膳者知。』尝读《尧典》，叹曰：『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纲之密耶？』盖有意于措刑也。故自开宝以来，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贷其死。

夏四月，教坊使卫德仁以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求领郡。上曰：『用伶人为刺史，此庄宗失政，岂可效之耶？』宰相拟上州司马，上曰：『上佐乃士人所处，资望甚优，亦不可轻授此辈，但当于乐部迁转耳。』乃命为太常寺太乐

署令。

富弼曰：古之执伎于上者，出乡不得与士齿。太祖不以伶官处士人之列，止以太乐令授之，在流外之品，所谓塞僭滥之原。

吕夷简曰：帝王尊异后族，恩宠戚里，优厚亲幸，以金帛富之可也，赏赐厚之可也，惟不使求官爵、亲政事、挠刑法。我太祖不许卫德仁领郡，则曰：『用伶人为刺史，此乱世之事。』不与王继恩枢密使，则曰：『内官不可使居权要职。』太宗不许戚里于秦陇市木，则曰：『恐坏天下法制。』真宗不许赵自化领遥郡刺史，则曰：『非朝廷旧典。』抑秦国之请，刺曰：『州县之任，系国家之公议。』违保吉之奏，则曰：『有司自有常典。』斯可谓存天下之公，抑亲幸之私，非聪明圣智之主，孰能行之？三圣之德，于是超禹汤而齐尧舜也。

五月，江南国主自出巡，见王师列栅城外，旌旗满野，始惊惧。

六月甲子，彗出柳，长四丈，晨见东方，西南指，历舆鬼，距东凡十一舍，八十三日乃灭。

秋七月，江南捷书累至，群臣称贺。从镒即奉表请罪。上嘉其得礼，命李穆送从镒还其国，手诏促国主来降，且令诸将缓攻以待之。九月，谋遣使入贡。求缓兵。道士周惟简者，国主召之为给事中，与徐铉同使京师。

冬十月己亥朔，铉及惟简赴阙。铉居江南，以名臣自负，欲以口舌驰说存其国。大臣亦先白上言：『铉博学有才辩，宜有以待之。』上笑曰：『第去，非尔所知也。』既而铉朝于廷，仰而言曰：『李煜无罪，陛下兵出无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上曰：『尔谓父子者为两家，可乎？』铉不能对。遣王仁珪、焦继勋同修洛阳宫室。上始谋西幸也。

十一月，徐铉及周惟简还江南。未几，国主复遣入奏。辛未，对于便殿，乞缓兵，以全一邦之命，其言甚切至。上与反覆数四，铉声气愈厉。上怒，因按剑谓铉曰：『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铉惶恐而退，仍各厚赐遣还。上数因使者谕彬以勿伤城中人，若犹困斗，李煜一门，切无加害。于是彬忽称疾不视事。诸将皆来问疾，彬曰：『余之疾，非药石所愈，须诸公共为信誓，破城日不妄杀一人，则彬之病愈矣。』诸将许诺，乃相与焚香约言。既毕，彬即称愈。乙未，城陷，彬整军成列，至其宫城，国主乃奉表纳降。彬既入金陵，申严禁暴之令，士大夫赖彬保全，各得其所。仓廩府库，委转运使许仲宣按籍检视，彬一不问。师旋，舟中惟图籍衣衾而已。

十二月己亥朔，江南捷书至，凡得州十九、军三、县一百有八，户六十五万五千六十有五。群臣皆称贺。上泣谓左右曰：『宇县分割，民受其祸，思布

声教以抚养之。攻城之际，必有横罹锋刃者，此实可哀也。』即诏出米十万石赈城中饥民。

富弼曰：太祖之爱民深矣。王师平一方而不为喜，盖念民无定主，当乱世，则为强者所胁。及中国之盛，反以兵取之，致有横遭锋刃者，遂至于感泣也。推是仁心而临天下，宜乎致太平之速。

先是，上尝召吴越进奏使任知果，令谕旨于其王俶曰：『元帅克毗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暂来与朕相见，即当复还，不久留也。』丁卯，俶请赴长春节朝觐，诏许之。

丙子开宝九年【吴越、漳泉奉正朔；北汉广运九年。】春正月辛未，曹彬遣郭守文奉露布，以江南国主李煜及其子弟、官属等来献。徐铉从煜至京师。上召见铉，责以不早劝煜归朝。铉对曰：『臣为江南大臣而国灭亡，罪固当死，不当问其他。』上曰：『忠臣也！事我如事李氏。』又责张洎曰：『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书示之，乃王师围城，洎所草召江上救兵蜡弹内书也。洎顿首请死曰：『书实臣所为也。今得死，臣之分也。』辞色不变。上奇之，谓曰：『卿大有胆，朕不罪卿。今事我，无替昔之忠也。』乙亥，以李煜为右千牛卫上将军，封违命侯。庚辰，诏幸西京，将以四月有事于南郊。

二月己亥，群臣奉表请加尊号曰『一统太平』。上曰：『燕、晋未复，遽可谓一统太平乎？』不许。庚戌，以宣徽南院使曹彬为枢密使[9]，领忠武节度使。枢密领节度自彬始。山南东道节度使潘美为宣徽北院使。节度领宣徽自美始。赏江南之功也。彬归自江南，诣阁门进榜子云：『奉敕差往江南勾当公事，回时人嘉其不伐。』始彬之行，上许彬以使相为赏。及还，语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为使相，品位极矣，肯复力战耶？且徐之，更为我取太原。』因密赐钱五十万。彬怏怏而退。至家，见布钱满室，乃叹曰：『好官亦不过多得钱尔。何必使相也！』上爱惜爵位，不妄与人类此。凡以检校官兼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并谓之使相。

吕中曰：人言汉高帝善将将者，以不吝爵赏故也。然当天下未定，而信、越皆人爵已王矣。一旦固陵之会不至，则不免裂数千里以封之，此高帝有杀诸将之心矣。国初平江南之功至大，然宁赐以数十万钱而靳一使相，盖品位已极，则他日有功，何处以之？此终太祖之世而无叛将也。

林德慎曰：曾彬之平江南，吝一使相而不授，非食言也，虑其品位之极而不吾用也。狄青之平岭南，欲予以枢密而终辍，非忘功也，虑其名位之极，无以为他日赏也。

己未，吴越王俶及其子惟浚等人见崇德殿。宴长春殿。先是，车驾幸礼贤宅案视供帐之具，及至，即诏俶居之，宠赉甚厚。上初即位，召供备库副使魏

丕，谓曰：『作坊久积弊，尔为我修整之。』即授作坊副使。丕在职甚尽力，上讨泽潞、维扬，下荆广，收川陕，征河东，平江南，皆先期谕旨，令治兵器，无不精办。三月己巳，以丕领代州刺史，仍典作坊。所造兵器，每旬一进，上亲阅之，列五库以贮之，寻又分作坊为南、北，别置弓弩院。上将西幸，留惟浚侍祠，遣俶归国。先是，群臣皆有章疏乞留俶而取其地，上不从，于是命取一黄複以赐俶，封识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观。』及启之，则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惧。既归，每视事功臣堂，一日，命徙坐于东偏，谓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违颜咫尺，俶岂敢宁居乎？』益以乘舆、服玩为献，制作精巧。每修贡，必列于庭，焚香而后遣之。丙子，车驾发京师。辛未，上至西京。庚子，合祭天地于南郊。初，雨弥月不止，及期，始晴霁，以讫成礼。都民垂白者相谓曰：『我辈少经乱离，不图今日复观太平天子仪卫！』有泣下者。上生于洛阳，乐其土风，尝有迁都之意，始议西幸。起居郎李符上书陈八难，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乘间言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上亦弗从。晋王言迁都非便，上曰：『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王叩头切谏。上曰：『吾将西迁者无他，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险，上不答。王出，上顾左右曰：『晋王之言固善，今姑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丙午，车驾发洛阳宫。辛亥，至东京。

吕中曰：国初所以不都关中而都汴者，以灵武、燕蓟之地未复也。然洛与汴皆河南之土，洛之险犹可恃，而汴则无险可畏也。欲为四方有事之备，则当都洛阳，高城深池，坚甲重兵，以杜诸夏不虞之备，伐北夷深入之谋。若已都汴，则不得不以守四夷为说，此我太祖所以有都西京之议也。然都汴固不得已，都西京亦不得已也。使太祖收灵夏、复燕蓟，则必都长安矣。

初，李煜既降，诸城守皆相继归顺，独江州不降，诏曹翰率兵讨焉。自冬讫夏，死者甚众。丁丑，始拔之。翰发怒屠城，死者数万人。翰因请载庐山东林寺五百铁罗汉像归至颍州。新造佛舍，遂调发臣【杰案：应为“巨”】舰十余艘，尽载金帛，置铁像于其上，时号为『押纲罗汉』。

六月己亥，以颍州团练使曹翰为桂州观察使，仍判颍州，赏平江南之功也。晋王光义性仁孝，上雅鍾爱间，谓近臣曰：『晋王龙行虎步，且生时有异，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秋八月丁未，命伐北汉。武宁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全斌卒。全斌轻财重士，不求显赫之誉，宽而容众，军旅乐为之用。其黜居外郡几十年，怡然自得，识者多之。

富弼曰：王全斌有大功，可掩其罪也。太祖以诸国未平，恐将帅恃功为过，故抑全斌等以立国法。及事宁之后，追赏前勳，此真得驾驭英雄之术也。

冬十月癸丑，上崩于万岁殿。先是，上不豫。壬子夜，大雪，上召晋王光义延入大寝，属以后事，宦官、宫妾悉屏之，左右皆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所逊避之状。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俄而上崩，时漏下四鼓矣。宋后见晋王愕然，遽呼曰：『吾子母之命皆托于官家！』晋王泣曰：『共保富贵，勿忧也！』甲寅，太宗即位，改名炅。乙卯，大赦天下，令缘边禁戢戍卒毋得侵挠外境。群臣有所论列，并许实封表疏以闻。必须面奏者，阁门使即时引对。风化之本，孝弟为先，或不顺父史【杰案：史，疑为“母”误。】异居别籍者，御史台及所在纠察之。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咨尔臣庶，宜体朕心。』【杰案：此段标点有问题。】

《龟鉴》曰：孟子曰：『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我太祖金戈铁马，间关以有天下，不付之璿源衍庆之诸王，而乃受之太平福德之天子，是不以天下自私，而欲为天下得人之仁也。元城先生曰：『太祖用心，尧舜之心也。舜之协尧，禹之承舜，我太宗独无是心乎？窃观即政之初年，尝语大臣曰：「先帝以勤劳定天下，凡军国机务、边防制置，咸得之矣。但遵守旧规，不得辄易。」噫！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愚于斯言见之。』

宰相薛居正加左仆射，沈义伦加右仆射。参知政事卢多逊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枢密使曹彬加同平章事。枢密副使楚昭辅为枢密使。宰臣薛居正上大行皇帝陵名曰永昌。诏恭依。以齐州防御使李汉超为云州观察使、判齐州，仍护关南屯兵。洺州防御使郭进领应州观察使、判邢州，兼西山巡检。国初，并、益、广南各僭大号，荆湖、江表止通贡奉，西戎、北狄皆未宾服。太祖垂意将帅，分命汉超及进等控御西北，其家族在京师者，抚之甚厚；所部州县，莞榷之利悉与之，恣其回图贸易，免所过征税，许令召募骁勇，以为爪牙，凡军中事，悉听便宜处置。每来朝，必召对命坐，赐以饮食，锡赆殊异，遣还。由是边臣皆富于财，得以养士用间，洞见番夷情状。时有寇钞，亦能先知预备，设伏掩击，多致克捷，故终太祖世，无西北之忧，诸叛以次削平，武功盖世，斯乃得壮士以守四方、推赤心置人腹中之所致也。时瀛州防御使马仁瑀监霸州军。仁瑀虽兄事汉超而多自肆，由是二将交恶。上恐生边衅，即遣使赉金帛，赐汉超及仁瑀，令置酒讲解，寻徙仁瑀知辽州。汉超在齐州凡十七年，为政简易，吏民信爱。尝诣阙请立碑颂德，诏太子率更令徐铉为之文。与士卒绝甘分少，及其死，军中皆流涕。进守西山凡二十年。在洺州日，城四面悉令种柳，潦中杂植荷芰蒲苇，后益繁茂。州人见之，有泣者，曰：『此郭公所种也！』诏诸道转运使各察举部内知州、通判、监临物务、京朝官等，以三科第其能否：政绩尤异者为上，恪居官次、职务粗治者为中，临事弛慢、所莅无状者为下

，岁终以闻，将大行诛赏焉。

吕中曰：转运置于乾德，本以总利权耳，而兼纠察官吏自此始。厥后有判官，有副使，又有提点刑狱，皆所以纠察官吏，此汉部刺史职也。本朝之监司，以台、省、寺、监为之，虽宰臣、侍从为帅，亦许弹劾。此我宋三百余年无藩镇之患者，盖以此也。

又曰：信矣监司之职，其一道守令之观望欤。故监司志于守廉，则留榷还珠，郡有贤太守矣；馴雉鸣琴，邑有贤令尹矣。监司志于律贪，则望风解印，自甘遁迹者矣。故人私恩，难庇二天者矣。此我太宗特重转运以察官吏者，所以不轻于用人也。

十一月己巳，翰林学士李昉上大行皇帝谥曰英武圣文神德，庙号太祖。十二月甲寅，太宗御乾元殿受朝，大赦，改元太平兴国元年。丁巳，以枢密直学士贾琰为三司副使，三司置副使自琰始。是岁，高丽国人金行成始入学于国子监。

校勘记

[1]『权知贡举』句，《长编》卷九在本年三月。

[2]以忠武节使王审琦镇寿春凡八年句意未确，《长编》卷十一作『以忠天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武节度使。审琦镇寿春凡八年』。按：忠正为寿春节度名，忠武为许州节度名，此处不当删节。

[3]辛未 原作『辛卯』，据《长编》卷十一、《宋史·太祖纪二》改。

[4]『上既平广南』，《长编》卷十三在本年二月。

[5]太仆 原作『太濮』，据《长编》卷十四改。

[6]刘睿 《长编》卷十四作『刘浚』。

[7]翰林 原作『翰廷』，据《长编》卷十四改。

[8]黄德芳 《长编》卷十四作『王德方』，《宋史·太祖纪三》作『王泽方』。

[9]宣徽南院使 原脱『南』字，据《长编》卷十七补。

宋史全文卷三

宋太宗一

丁丑太平兴国二年春正月丙寅，命礼部员外郎贾黄中、左补阙程能、左赞善大夫冯瓚分掌左藏三库。先是，货泉与金帛通掌，岁久储蓄盈羨，始命分之。黄中寻出知升州，尝案行府廨，见一室扃鐍甚固。命发钥视之，得金宝数十匱，计其价直数万，乃李氏宫阁中遗物，即表上之。上曰：『非黄中廉恪，则亡国之宝将污法而害人矣！』赐钱二十万。上初即位，以疆宇至远，吏员益众，思广振淹滞以资其间阙。顾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于是礼部上所试合格人名。戊辰

，上御讲武殿，内出诗赋题覆试进士，赋韵平仄相间，依次用。命翰林学士李昉、扈蒙定其优劣为三等，得河南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庚午，覆试诸科，得二百七人，并赐及第。又诏礼部阅贡籍，得十五举以上进士及诸科一百八十四人，并赐出身。九经七人不中格，上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凡五百人，皆先赐绿袍靴笏，锡宴开宝寺，上自为诗二章赐之。唐时礼部放榜之后，醪饮于曲江，号曰『闻喜宴』。上命中使典领，供帐甚盛。第一、第二等进士并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同出身进士及诸科并送吏部免试，优等注拟。初资职事判司簿尉，宠章殊异，历代所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上意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及蒙正等辞，召令升殿，谕之曰：『到治所，事有不便于民者，疾置以闻。』或曰：太祖之幸洛阳也，洛阳人张齐贤献下并汾、富民、封建、敦孝、举贤、太学、籍田、选良吏、惩奸、谨刑十策，太祖召见便坐，问之。齐贤以手画地条陈。太祖善其四策。齐贤坚执其余策皆善，太祖怒，令卫士曳出。及还，语上曰：『我幸西京，惟得一张齐贤耳。我不欲遂官爵之，汝异时可收以自辅也。』于是齐贤举进士，上决欲置之高等，而有司第其名适在数十人后，上不悦，乃诏进士尽第二等及九经凡一百三十人悉与超除，盖为齐贤故也。庚辰，诏以美名易禁军旧号：铁骑曰日骑，控鹤曰天武，龙骑曰龙卫，虎捷曰神卫。

二月，江南置监铸铜钱，废李煜旧用铁钱。初，右监门卫率府副率王继勋分司西京，残暴愈甚，强市民家子女以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而食之，以槽椽贮骨，出弃野外，女侏及鬻棺者出入其门不绝，民甚苦之，而不敢告。上在藩邸，颇闻其事。及即位，会有诉者，亟命户部员外郎、知杂事雷德骧往鞠之，继勋具伏所杀婢百余人。乙卯，斩继勋并女侏八人于洛阳市。长寿寺僧惠广尝同食人肉，上令先折其胫，然后斩之，民皆称快。

三月，香药库使高唐张逊建议请置榷易局。庚寅，知江州周述言：『卢江白鹿洞学徒常数千百人，乞赐九经，使之肄习。』诏国子监给本，仍传送之。

夏四月甲寅，契丹遣耶律敞等来助葬。太祖晏驾，诏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李昉兼判太常寺。昉归，语其子宗谔曰：『堂吏不知典故，岂有为丞郎而判寺乎？近者窦仪判大理寺，崔颂判国子监，此盖失之久矣。』宗谔因问：『凡制敕所出，必自宰相。今言堂吏不知典故，何也？』昉曰：『命官判寺，宰相必不经心，惟堂吏举近例使押字尔。』昉又言：『自太祖临御以来，百司吏艰于选补，后进者多不习故事，由是台省旧规渐成废坠云。』

五月庚午，命起居舍人辛仲甫使于契丹。契丹主问曰：『闻中朝有党进者真骁将，如进之比凡几人？』仲甫对曰：『名将甚多，如进鹰犬之材，何可胜数？』契丹主颇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义。义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知

其秉节不可夺，厚礼遣还。上曰：『仲甫远使绝域，练达机宜，可谓不辱君命。若更得如仲甫数人，朕何患也!』己卯，祔太祖神主于太庙。庙乐曰大定之舞。以孝明皇后王氏配。

闰七月，有司上诸州所贡闰年图。

八月，上初即位，以高保寅知怀州。怀州故隶河阳，时赵普为节度使，保寅素与普有隙，手疏乞罢节镇领支郡之制。乃诏怀州直隶京，长吏得自奏事。于是虢州刺史诉保平军节度使杜审进阙失事，诏右拾遗李瀚往察。瀚因言：『节镇领支郡，多俾亲吏掌其关市。颇不便于商贾，滞天下之货。望不令有所统摄，以分方面之权，尊奖王室，亦强干弱枝之术也。』始，唐及五代节镇皆有支郡。太祖平湖南，始令潭、朗等州直属京，长吏得自奏事。其后大县屯兵，亦有直属京者。兴元之三泉是也。上纳瀚言，天下节镇无复领支郡者矣。

九月，上属意戎事，每朝罢亲阅禁卒。命筑讲武台于城西之杨村。辛亥，大阅，上与群臣等登台而观，命天武左厢都指挥使崔翰分布士伍，南北绵亘二十里，建五色旗以号令，将卒望其所举为进退之节。每按旗指纵，则千乘万骑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无比。上甚悦，赐翰金带。国子监主簿郭恕先决杖，配隶登州。恕先即忠恕也，初责乾州司户参军。秩满去官，遂不复仕。纵放岐、雍、陕、洛之间，或逾月不食，盛夏暴日中无汗，大寒凿冰而浴，人皆异之。尤善画，得其画者，藏以为宝。上雅闻恕先名，召为国子监主簿，赐赉甚厚，令于太学判定历代字书。内侍押班窦神兴尝馆之。恕先美须髯。一日，忽尽拔去。神兴惊问其故。恕先曰：『聊以效顰耳。』神兴大怒，白上以恕先无检局，放纵败度。恕先益纵酒谤讟。上怒，故及于祸。恕先行至临邑，谓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掬地为穴，度可容面，俯窥焉而卒，藁葬道左。后将改葬。但得其衣衾，盖尸解云。

十一月，镇安节度使、马军都指挥使党进出为忠武节度使。进掌禁卫凡十一年，尝徼巡京师闾巷间，有蓄奇禽异兽者，进或见，必命左右取而放之，骂曰：『买肉不供父母，反饲禽兽乎!』尝为杜重威家奴，重威子孙贫贱，进月分俸钱给之，人亦以此称焉。

戊寅太平兴国三年春正月己酉，命翰林学士李昉等修《太祖实录》，直学士院汤悦等修《江表事迹》。建隆初，三馆所藏书库及平诸国尽收其图籍凡八万余卷，诏置三馆，二月朔，赐名崇文院。诏凿池，引金水河注之，遂名池曰金明。

夏四月乙卯，召华山道士真源丁少微至阙。少微善服气引年，与陈抟齐名。然少微志尚清洁，抟嗜酒放旷，虽居室密迩，未尝往来。少微以金丹、巨胜、南芝、玄芝等献，上留数月，遣还。己卯，平海节度使陈洪进上表献所管漳

、泉二州，得县十四，户十五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兵一万八千七百二十七。

五月，吴越王俶上表献所管十三州一军，凡得县八十六，户五十五万九百八，兵十万五千三十六。命范旻权知两浙诸州事。钱氏地狭民众，赋敛苛暴。旻至，悉条奏请蠲除之。诏从之。李光睿卒，子继筠嗣。

六月。上注意治本，深惩赃吏。己巳，诏：『自太平兴国元年十月乙卯以后京官、幕职、州县官犯赃除名配诸州者，纵逢恩赦，所在不得放还，已放还者，有司不得叙用。』

九月甲申朔，上御讲武殿，覆试礼部合格人进士，加论一首，自是常以三题为准。得渤海胡旦以下七十四人；乙酉，得诸科七十人，并赐及第，始赐宴于迎春苑，授官如二年之制。故事，礼部惟春放榜，至是秋试，非常例也。诏自今广文馆及诸州府、礼部试进士律赋，并以平仄依次用韵。

冬十月，司农寺丞孔宜知星子县回，献所为文。上召见，问以孔子世嗣，擢右赞善大夫，袭封文宣公。辛酉，诏免袭封文宣公家租税。上初即位，幸左藏库，视其储积，语宰相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尽？先帝每焦心劳虑以经费为念，何其过也。』于是分左藏北库为内藏库，并以讲武殿后封桩库属焉：改封桩库为景福内库。初，太祖制置封桩库，欲赎幽、蓟。会晏驾，不果。

十一月乙未，亲享太庙。丙甲，合祭天地于南郊。御丹凤楼，大赦，受册尊号于乾元殿。国初以来，南郊四祭，及感生帝、恩地祇、神州凡七祭，并以四祖迭配。上即位，但以宣祖、太祖更配，于是合祭天地，始奉太祖升侑焉。

十二月乙丑，幸讲武台，观飞仙军人发机石，射连弩。上将伐北汉，先习武事也。庚午，腊，有司请备冬狩之礼，上从之，因谓左右曰：『老子云：「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夏书》曰：「外作禽荒。」为人上者，不得不戒。历观前代，多惑于此，而致丧败。朕今顺时搜狩，为民除害，非敢以为乐也。』是冬，诸州贡举人并集，会将亲征河东，罢之。自是每间一年或二年，乃置贡举。是岁，初置文思院。己卯太平兴国四年春正月。上初即位，谓齐王廷美曰：『太原我必取之。』及议致讨，召枢密使曹彬问曰：『我今举兵，卿以为何如？』彬曰：『国家兵甲精锐，人心忻戴，若行吊伐，如摧枯拉朽耳，何有不可哉？』上意遂决。乙未，宴潘美等于长春殿，上亲授方略以遣之。时刘鋹及淮海王俶、武宁节度使陈洪进等皆与，鋹因言：『朝廷威灵及远，四方僭窃之主，今日尽在座中。旦夕平太原，刘继元又至。臣率先来朝，愿得执梃，为诸国降王长。』上大笑，赏赐甚厚。鋹诙谐类此。癸卯，新浑仪成，司天监学生张思训所创也。置文明殿东南之钟鼓楼，以思训为浑仪丞。旧制，日月昼夜行度皆人所运转，新创成于自然，尤为精妙。

二月甲子，车驾发京师。

三月庚辰朔，驻蹕于镇州。

夏四月，车驾发镇州，幸太原。乙亥，幸连城，视攻城诸洞。时李汉琼率众先登，矢集其脑，又中指，伤甚，犹力疾。上促召至幄殿，视其创，傅以良药。上欲亲幸洞屋中劳士卒，汉琼泣曰：『晋阳孤垒，危若累卵。诸将用命，战士贾勇。矢石注洞屋如雨，陛下奈何以万乘之尊亲往临之？若不听，臣请先死。』上乃止。

五月壬午，幸城南。上谓诸将曰：『翌日重午，当食于城中。』癸未，督诸将急攻。左仆射致仕马峰以病卧家，舁入见，北汉主流涕，以兴亡谕之，北汉主上表纳款。甲申迟明，刘继元率其官属素服纱帽，待罪台下。诏释之。顾谓淮海国王钱俶曰：『卿能保一方以归于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北汉平，凡得州十、军一、县四十一，户三万五千二百二十，兵三万。命刘保勋知太原府，以继元为右卫上将军、彭城郡公。

《龟鉴》曰：太原违命，前有刘钧，后有继元，反侧变诈。太祖尝赫斯怒而整其旅矣，念汉祀之血食，开刘钧之生路，何怨耶！宁不得太原，毋失吾将士，何宽耶！至太宗，则不可以宽恕屡纵之也，于是令边郡治攻具焉，于是幸讲武台习武事焉，东南底定之时，北伐之意决矣。曹彬曰：可，吾从之。薛居正曰：不可，吾不之从。曰：曾翰，尔智勇无双，其当城北面。曰：郝守浚尔技巧精严，其理城西面。天子又亲驾六师以从之，鼓行而前，士气百倍，身被八创，变甚亟矣，而许均争雄。足贯两矢，势若殆也，而荆嗣贾勇。蠢尔范超当城之坤，一驾而授首；孱尔郭万超，当城之乾，再驾而请命，自是汾晋之民有生意矣。《诗》曰：『广文之声，卒其伐功。』吾于平太原见之。

会继元降，人人有希赏意。上将遂伐契丹，取幽、蓟，诸将皆不愿行，然无敢言者。殿前都虞候崔翰独奏曰：『此一事不容再举，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时不可失也！』上悦，即命枢密使曹彬议调发屯兵。

六月庚申，车驾北征。丁卯，上躬披甲胄，率兵次岐沟，契丹东易州刺史刘禹以州降。戊辰，上次涿州，判官刘元德以城降[1]。庚午迟明，次幽州城南。

秋七月甲申，上以幽州城逾旬不下，士卒疲顿，转输回远，复恐契丹来救，遂诏班师。乙巳，车驾至自范阳。初，刘继业为继元扞太原城东南面，颇杀伤王师。及继元降，继业犹据城苦战。上素知其勇，欲生致之，令中使谕继元，俾招继业。继元遣亲信往，继业乃北面再拜，大恸，释甲来见。上喜，慰抚之甚厚，复姓杨氏，止名业，寻授左领军卫大将军。

八月丁巳，以业为郑州防御使。李继筠卒[2]，弟继捧立。初，武功郡王德昭从征幽州，军中尝夜惊，不知上所在。或有谋立王者，会知上处乃止。上闻不悦

，及归，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赏。议者皆谓不可，于是德昭乘间入言，上大怒曰：『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德昭惶恐，还宫自刎。上闻之惊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痴儿，何至是耶!』追封魏王，谥曰懿。九月丁亥，初置王子侍读，以左赞善大夫杨可法为之。庚寅，户部郎【杰案：朗，郎之误。】中侯陟为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权中丞始此。契丹大入寇，镇州都钤辖、云州观察使刘廷翰率众御之[3]，崔彦进潜师蹶敌后，李汉琼及崔翰亦领兵继至。先是，上以阵图授诸将，俾分为八阵。赵延进谓翰等曰：『主上委吾等边事，盖期于克敌耳。今敌骑若此，而我星布，其势悬绝，彼若乘我，将何以济?不如合而击之，可以决胜。违令而获利，不犹愈于辱国乎?』翰等以擅改诏旨为疑。李继隆曰：『兵贵适变，安可以预料为定?违诏之罪，继隆请独当之。』于是分为二阵，前后相副，士众皆喜。三战，大破之。冬十月庚午，捷闻，手诏褒之。

十一月辛卯，以建州邵武县为邵武军。辛丑，初，西南夷不供朝贡，寇钞边境。刑部郎中许仲宣为西川转运使，亲至大渡河，谕其逆顺，示以威福。夷人皆率服。为岭南转运使，江表用兵，军中须索百端，仲宣皆豫储蓄无缺，曹彬怪之。及攻城，须用陶器数万事分给攻城卒，然灯自照，仲宣已预料，置如其数付之。他物类此。

十二月，诏改司寇参军为司理参军，以司寇院为司理院，令于选部中选历任清白能折狱辨讼者为之。

庚辰太平兴国五年春正月，上既平太原，遂观兵范阳，得汾、燕、蓟之马凡四万二千余匹，国马增多，乃诏于景阳门外新作四厩，名曰天驷监，左右各二，以左右飞龙使为左右天厩使，闲厩使为崇仪使。内厩马既充牣，始分置诸州牧养。庚寅，以程羽为文明殿学士。

二月，京西转运使程能上言：『诸道州府民事徭役者未尝分等，虑有不均。欲望下诸路转运司差官定为九等，上四等户令充役，下五等户并与免役。令转运使躬亲详定，勿复差官。』

闰三月甲寅，上御讲武殿，覆试权知贡举程羽等所奏合格进士，得铜山苏易简以下百一十九人，又得诸科五百三十人，并分第甲乙赐宴，始有直史馆陪坐之制。唐有敕赐及第，以表特恩，开宝以来，御试中第一者皆称之。其文臣有不由科第者四：因献文别试，以敕赐进士及第或赐御前进士及第；又有同进士及第、进士出身之目[4]。其后复赐史进士及第，仍附是年第一等进士之下。

夏四月，有赵国昌者求应百篇举。癸未，上亲试之，出杂题二十字，令各赋五篇，篇八句。逮至日旰，仅成数十首，率无可观。上以此科久废，特赐及

第。戊子，襄州言襄阳县民张巨源五世同居，内无异爨，诏旌表门闾。巨源尝习刑名书，特赐明经及第[5]。

六月己亥，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为蔡州褒信县主簿。白鹿洞在庐山之阳，常聚生徒数百人，李煜割善田数十顷廩给之，选太学之通经者，日为诸生讲诵。于是起建议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白鹿洞由是渐废矣。知邕州侯仁宝上疏言：『交州主帅被害，其国乱，可以偏师取之。』上大喜。

秋七月丁未，以仁宝为交州路水陆转运使，孙全兴、郝士浚、陈钦祚、崔亮为邕州路兵马都部署，刘澄、贾湜、王僎为廉州路兵马部署，水陆并进讨。

冬十一月，诏巡北边。壬子，发京师。戊午，驻蹕于大名府。雄州言契丹皆遁去。开宝末，右补阙窦偁为开封府判官，与推官贾琰同事上。琰便佞，能先意希旨，偁尝疾之。上与诸王宴射，琰侍上侧，颇称赞德美，词多矫诞，偁叱之曰：『贾氏子巧言令色，岂不愧于心哉！』坐皆失色，上亦为之不乐。至是，上思见偁，促召至行在。癸亥，以偁为比部郎中。时方议北征，偁因抗疏请还都牧养士马，徐为后图。上悦其言。及至自大名，以偁为枢密直学士。偁，仪之弟也。

十二月甲戌，畋近郊，因以阅武，赐禁军校及卫士襦袴。时禁盗猎，有战士获獐，违令当死。上曰：『我若杀之，后世必谓我重兽而轻人。』释其罪。丁丑，以郑州防御使杨业领云州观察使。仍判郑州，知代州事。业自雁门之役，契丹畏之，每望见业旗即引去，主将屯边者多疾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上皆不问，封其书付业。

富弼曰：昔魏将乐羊征中山，平之。及还，见其君所收谤书三筐，方知将帅立功不难，但人君信任为难尔。将帅专阃外权。擅行威福，人岂无嫉之者？嫉之则谤自生。既有谤言闻之于君，惑之则疑其将，将被疑，未有立功者，此乐羊所以感叹其事。自后帝王，非聪明睿智之主，少有不惑谤言者，其明不能及魏国之君也。杨业本河东降将，太宗得之，信任不疑，每纳谤书，一一付业，使边将安心以立事，其过魏国之君矣。

上因契丹遁去，遂欲进取幽州，命宰相问李昉、扈蒙等以事之可否。昉等上奏：『请申戒羽卫，旋旆京师，善养骁雄，精加训练。严敕边郡，广积军储。讲羽武经，缮修攻具。俟府藏之充溢，泊闾里之富完，期岁之间，用师未晚。』上深纳其说，即下诏南归。上既还京师，议者皆言宜速取幽、蓟，左拾遗、直史馆张齐贤上疏，其略曰：『圣人举事，动在万全。百战百胜，不若不战而胜。若重之谨之，戎虏不足吞，燕、蓟不足取。自古疆场之难，非尽由戎狄，亦多边吏扰而致之。若缘边诸寨抚御得人，但使峻垒深沟，畜力养锐，以逸自处，宁我致人，李牧所以称良将于赵，用此术也。所谓择卒未如择将，任力

不及任人。如是则边鄙宁，边鄙宁则辇运减，辇运减则河北之民获休息矣。臣又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势而已？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人民，本也；夷狄，末也。中夏，内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尧舜之道无他，广推恩于天下之民尔。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则戎狄敛衽而至矣。伏望审择通儒，分路采访，有伪命日赋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赋税可经久而行天下。诸州有不便于民事，委长吏闻奏，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仁，戴陛下之惠，此以德怀远，以惠利民，则幽、燕窃地之丑，沙漠偷生之众，禽之与屈，总在术内尔。』

《讲义》曰：一王恢而启三十年穷兵之祸，一王韶而貽数千里流血之毒。自古疆场之难，非尽由夷狄。齐贤之论，其知本矣。然齐贤徒知契丹未可伐，而不知燕、蓟在所当取。岂惟齐贤不知，虽赵普、田锡、王禹偁亦不之知也。盖燕赵之所当取者有二，一则中国之民陷于左衽，二则中国之险移于夷狄。燕、蓟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特太宗之时未有其机耳。

辛巳太平兴国六年春正月乙巳，诏曰：『百里之长，字民之要官也。今县邑广而阙员多，选曹拘以常调，历年未满，非所以振淹恤，惠吾民也。适变通方，宜从新制。其令诸路转运使下所属州，令长吏择见任判司簿尉之清廉明干者，具以名闻，当驿召引对，授以知县之任焉。』

吕源曰：出宰百里，最近于民。祖宗勤恤民隐，故详择宰令，必引对亲视才否而授之，虽一命初仕，亦临轩顾问。臣已释于前矣，况乎百里之重乎？

诏诸道转运使察访部内官吏、有履行著闻、政术尤最及文学茂异者，各举二人。

三月，岐王德芳薨。太祖之次子。

夏五月，旱。大赦。

六月，薛居正薨。赠大尉、中书令，谥文惠。居正风度瑰伟，操行方正。为相任宽简，不苛察，士君子以此多之。其妻悍妒，不生育，惟吉，养子也，行检不正。上临其丧，问：『不肖子安在？』惟吉伏丧侧，惊愧不敢起，尽革故态。后委以大藩，所至称治。

秋九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交州行营言：破贼军万五千众于白藤江口。于是侯仁宝率前军先进，贼诈降以诱仁宝，仁宝信之，遂为所害。时诸军冒炎瘴，多死者。转运使许仲宣驰奏仁宝战没，且乞班师。不待报，即分屯诸州，开库赏赐，给其医药，乃上章自劾。诏书嘉纳之，遣使就劾澄等。会王僎病死，澄与贾湜并戮于邕州市，全兴伏诛，陈钦祚、郝士浚、崔亮皆责授团练、刺

史。

吕源曰：太平兴国五年七月，孙全兴等平交州。庚戌，全兴等辞赴岭南，诏引进使梁迥供帐于玉津园餼之。呜乎！全兴等以小官奉使，恩礼既隆，责任益重，数路劳费，以供是役。两界赤子陷于兵刃者，不知多少之数也。全兴不能体国，乃与侯仁宝校毫厘之利，有彼我之分，遂无成功，误国大事，偿之一死，不为过也。

诏：『诸州大狱长吏不亲决，胥吏旁缘为奸，追捕证左，滋蔓逾年而狱具。自今长吏每五日一虑囚，情得者即决之。』上不欲天下有滞狱，乃建三限之制：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须追捕而易决者不过三日。时既取太原，范阳未下。上怒，不赏平晋之功。中外莫敢言。锡因入辞，直进封事，言军国要机一、朝廷大体四，略曰：『顷岁平太原，逮兹二载，未赏军功，请因郊祀行之，此要机之一也。交州瘴海之地，得之如获石田，愿无屯兵以费财，此大体之一也；迩来官废其职，给事中不过封驳遗补，不贡直言，起居郎、舍人不得升降纪言动，御史不弹奏，左右丞今尚阙员，中书舍人虽掌书命，未闻访之以事，集贤院虽有书籍而无职官，秘书省虽有职官而无图籍。愿择材而任之，各司其局，此大体之二也；朝廷辟西苑，广御地，而尚书无本厅，郎曹无本局，九寺三监，狭室萧然，礼部试士，或就武成王庙，是岂太平之制？望别修省寺，用列职官，此大体之三也；又每于衢路见囚荷铁枷，于法所无，去之可矣。此大体之四也。』上嘉其言，降诏褒谕，仍赐钱五十万。或谓锡：『今宜少晦，以远谗忌。』锡曰：『事君之诚，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岂以一赏可夺耶？』解田锡言职，出为河北南路运副使。时卢多逊专政，群臣章表不先禀多逊，则有司不敢通。锡为左拾遗，尝献《平戎歌》，多逊许之，始得进御。又谏官上章，必令阁门吏依常式云：『不敢妄陈利便，希望恩宠。』贻书多逊，请谏官免书状。多逊不悦，出之。

吕源曰：田锡在太宗朝鲠慨言事，而太宗亲赐玺书，与之委曲辩论，周悉如此，宜其感激而念坚其操蕴也。既擢为知制诰，因岁旱言事忤旨，出知陈州。及事真宗，益以规画献替为己任，虽死不改其节，以此受人主异知，至使人主聚集前后章疏，自收置一漆匣以遗仁宗。锡虽亡久矣，而名不灭。身没之后，又受知于嗣圣，可谓不负其所学也。

太子太保赵普奉朝请累年，卢多逊益毁之，郁郁不得志。会如京使柴禹锡等告秦王廷美骄恣，将有阴谋窃发。上召问普，普对曰：『臣愿各位枢轴，以察奸变。』上于宫中访得普前所上章，并发金匱，遂大感悟，召普谓曰：『人谁无过？朕不待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矣。』辛亥，以普为司徒兼侍中。始，太祖传位于上，昭宪顾命也。或曰：『昭宪及太祖本意，盖欲上复传之廷美，而

廷美将复传之德昭。故上即位，亟命廷美尹开封，德昭授贵州防御使，实称王子，皆缘昭宪及太祖意也。德昭既不得其死，德芳相继夭绝，廷美始不自安，浸有邪谋。他日，上尝以传国意访之赵普，普曰：『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耶?』于是普复入相，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则普之为也。

十一月，改武德司为皇城司。上尝遣武德卒察远方事，有至汀州者，知州王嗣宗执而杖之，缚送阙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贤俊而猥信此辈为耳目，窃为陛下不取。』上大怒，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既而怒解，嘉嗣宗直节，令迁其官。亲飨太庙。辛亥。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御乾元殿受册尊号。先是，有秦再思者上书，愿勿再赦，且引诸葛亮佐蜀数十年不赦事。上颇疑之，以问赵普，普曰：『国家开创以来，其存彝制，三岁一赦，所谓其仁如天，尧舜之道。刘备区区一方，用心无足师法。』上然其对，赦宥之文遂定。

十二月。先是，诸州犯罪之人皆辄送阙下，于道路非理而死者十常六七。张齐贤上言：『罪人至京，请择清强官虑问，若显负沉屈，则量罚本州官吏。自今令只遣正身家属别俟朝旨。』齐贤又言：『刑狱繁简，乃治道弛张之本。州县胥吏皆欲多禁系人，或以根穷为名，恣行迫扰租税，逋欠至少而禁系累日，遂至破家。请自今外县罪人，令五日一具禁放数白州，州狱别置，历委长吏检察，三五日一引问疏理，每月具奏，下刑部阅视。有禁人多者，即奏遣朝官驰往决遣。若事涉冤诬，故为淹滞，则降黜其本州官吏。或终岁狱无冤滞，则刑部给牒，得替日较其课旌赏之。』齐贤勤究民弊，务存宽大，行部遇投诉者，或召至传舍榻前与语，多得其情伪，江南人久益称之。

壬午太平兴国七年春正月壬寅，诏翰林学士承旨李昉等详定士庶车服丧葬制度，付有司颁行，违者论其罪。

二月，以给事中侯陟、右正谏大夫王明同判三司，同判三司自陟、明始。

夏四月，以枢密直学士窦偁、中书舍人郭贽参知政事。太宗谓偁曰：『汝自揣何以至此?』偁曰：『陛下念藩邸之旧臣出于际会。』上曰：『非也，乃汝面折贾琰，赏卿之直耳。』普复相，多逊益不自安。普屡讽多逊令引退，多逊贪权固位，不能自决。会普廉得多逊与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闻。丙子，诏文武常参官集议朝堂。太子太师王溥等奏多逊及廷美顾望咒诅，大逆不道。丁丑，诏削夺多逊官爵，并家属流崖州；廷美勒归私第。多逊赴贬所，食于道傍，逆旅有姬，颇能言京邑旧事。多逊曰：『姬自何来，乃居此?』姬颦蹙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卢某作相，令枉道为某事，吾子不能从其意，卢衔之，中以危法，尽室窜南荒。未周岁，骨肉相继沦没，惟老身流落山谷。彼卢相者妒贤估势，恣行无忌，终当南窜。幸未死间，或可见之耳!』多逊默然，趣驾去。

吕中曰：多逊相则赵普出，赵普入则多逊贬，大臣相倾之风，已芽蘖于此。然卢邪而赵正，时邪犹未足以胜正耳。

五月甲戌，亲录禁囚。赵普等以上察见微隐，相率称贺，上尝谓赵普曰：『朕每读书，见古帝王多自尊大，深拱严凝，谁敢犯颜言事？若不降请接纳，则是自蔽聪明。或喜赏怒刑，岂能归天下之心哉！』普曰：『帝王若赏罚无私，内外无间，上求其理，下谒其诚，驯致太平，不为难事。』上又问治民之道复有何术，普曰：『陛下恤念生民，每闻利病，无不即日施行。古圣王爱民之心止于此矣。』赵普以秦王廷美谪居西洛非便，教知开封府李符言廷美不悔过怨望，乞徙边郡，以防他变。丙辰，降廷美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李继捧来朝，献四州地。其弟继迁叛去。

八月，廷美既出房州，赵普恐李符漏其言，乃坐符府中用刑不当，癸亥，责为宁国军司马。

冬十月。上尝谓侍臣曰：『朕每读《老子》至「佳兵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世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幸金明池阅习战。行乾元历。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是岁，契丹明康死，子隆绪立。高丽王佑死。先是，桐庐县刁衍上疏言：『淫刑酷法非律文所载，望诏天下悉禁止之。』上览疏甚悦，降诏褒答焉。

癸未太平兴国八年春正月，弥德超因乘间以急变闻于上云：『枢密使曹彬得士众心。』又巧诬以他事，上颇疑之。戊寅，彬罢为天平节度使兼侍中。以东上阁门使开封王显为宣徽南院使，德超为北院使，并枢密副使。上召显，谓曰：『卿世非儒门，少罹兵乱，必寡学问。今典掌万机，固无暇博览群书。』命左右取《军戒》三篇赐显曰：『读此亦可免于面墙矣。』

富弼曰：大臣不知学术则暗于大体，王显一武人，虽以才力任用为枢密使，太宗虑其不学，不能晓适变之事，故以《军戒》授之，使知贤者行事也。

孔承恭言：『《仪制令》有云：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望令于要害处设木刻其字，庶可兴礼让而厚风俗。』诏行其言。

三月，以右谏议大夫、同判三司宋琪为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始分三司，各置使：王明为盐铁使，陈从信为度支使，郝正为户部使。诸王及皇子府置咨议、翊善、侍讲官。上亲试举人，擢长沙王世则以下百七十五人，并赐及第；诸科百十七人出身，赐宴琼林苑。后为定制。张齐贤初除转运使，辞曰。上面命曰：『江南多出铜，为朕密经营之。』齐贤乃访得江南承旨丁钊，历指饶、信、虔州山谷产铜、铅、锡之所，又求前代铸法，惟饶州永平监用唐开元钱

料，肉好周郭精妙，坚实可久，由是定取其法，岁铸三十万贯，凡用铜八十五万斤、铅三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齐贤即诣阙面陈其事，诏可之。

夏四月。上尝览福建版籍，谓宰相曰：『陈洪进止以漳、泉二州贍数万众，无名科敛，民所不堪。比朝廷悉已蠲削，民皆感恩，朕亦不觉自喜。』上尝作《戒谕辞》二付阁门，一以戒京朝官受仕于外者，一以戒幕职州县官。丁未，令阁门于朝辞日宣旨勸励，仍书其辞于治所屋壁，遵以为戒。初，弥德超诬曹彬事成，期得枢密使。及为副使，大失望，一日，诟王显等曰：『汝辈当断头！我度上无执守，为汝辈所眩惑。』显等告其事，上怒。壬子，德超除名，并亲属流琼州。德超始因李符、宋琪之荐得事上，及符贬，德超屡称其冤。会德超败，上恶其朋党，令徙符岭表。卢多逊之流崖州也，符白赵普：『朱崖虽远在海中，而水土颇善。春州稍近，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逊处之。』普不答。至是，即以符知春州，岁余卒。上悟彬无他，待之愈厚。临朝累日不悻，从容谓赵普曰：『朕以听断不明，几败大事，夙夜循省，内愧于心。』普对曰：『陛下知德超才干而任用之，察曹彬无罪而昭雪之，有劳者进，有罪者诛，物无遁情，事至立断，此所以彰陛下圣明也，虽尧舜何以过此？』上由是释然。

八月，太祖初以扈蒙之言，诏卢多逊录时政，月送史馆，多逊讫不能成书。于是右补阙、直史馆胡旦复言：『五代自唐以来，中书、枢密院皆置时政记，每月编修送史馆。周显德中，宰相李谷又奏枢密院置内庭日历，自后因循废阙，史臣无凭撰集。望令枢密院依旧置内庭日历，委文臣任副使者与学士轮次记录，送史馆。』上采其言。辛亥，诏：『自今军国政要，并委参知政事李昉撰录，枢密院令副使一人纂集，每季送史馆。』昉因请以所修时政记每月先奏御，后付所司，从之。时政记奏御，自昉始也。

冬十月，赵普罢为武胜军节度兼侍中。

十一月朔，以刑部尚书参知政事宋琪、工部尚书参知政事李昉并本官同平章事。上谓曰：『世之治乱，在赏罚当否。赏罚当其功罪，无不治之理。如或以为饰喜怒之具，即无不乱。与卿等戒之。』诏自今宰相序立宜在亲王之上。李昉、宋琪请遵故事，上曰：『宰相之任，实总百揆，与群臣礼绝。藩邸之设，止奉朝请而已。元佐等尚幼，欲其知谦损之道，卿勿多辞也。』丁巳，宴饯赵普于长春殿，王显等侍侧，数视上袴。上怪而问之，显等曰：『陛下所衣袴文缕俱倒。』上笑曰：『朕未尝御新衣，盖浣濯频所致耳。盖念机杼之劳苦，欲示敦朴为天下先也。』以李穆、吕蒙正、李至参知政事，张齐贤、王沔同签署枢密院。初，穆知开封府时，剖决精敏，奸猾无所假贷。由是豪右屏迹，权贵不敢于以私。上益知其才，始有意大用。至是穆等入对。上谓之曰：『朕为官择人惟恐不当，今两制之臣十余，皆文学适用，操履方洁。卿居京府

，尤号严肃，故加奖擢也。』诏：『史馆所修《太平总类》自今日进三卷，朕当亲览。』宋琪等言：『穷岁短晷，日阅三卷，恐圣躬疲倦。』上曰：『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思学者读万卷书，亦不为难耳。』寻改《总类》名曰《御览》，于是命吕文仲充翰林侍读，与侍书王著更宿，而书学葛湍亦直禁中，每暇日，多召问文仲以经书，著以笔法，湍以字学。上于禁中读书，自己至申始罢。有苍鹤飞上殿鸱吻，逮掩卷而去。上怪之，以语近臣。对曰：『上好学之感也。昔有鹤雀衔三鱸鱼坠杨震讲堂下，抑以类此。』

甲申雍熙元年春正月，上谓侍臣曰：『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今三馆所贮遗逸尚多。』乃诏三馆以《开元四库书目》阅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录酬奖，余第卷帙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官者，借其本写毕还之。自是，四方之书往往间出矣。甲子，有司上窃盗赃至大辟，诏特贷其死，因谓宰相曰：『朕常重惜人命，如此类者，往往贷其极刑，但时取其甚者，警众多尔，不欲小人知宽贷之意，恐其犯法者众也。』

富弼曰：国之法，使民不晓其轻重，则犯法者少矣。本朝承五代之制，窃盗有死法，故先帝存其法，时取情重者行之，存其法，使民惧而不敢犯也。取重者行之而贷其轻者，不失好生之德也。令之窃盗虽无死刑，然犯者众，则先帝制盗固有术矣。

吕源曰：太祖时，窃盗赃钱三贯者，法杀。继稍宽其法，至满五贯者死。太宗朝多有特贷其死者，然尚存其法，以警于众，真宗即位，咸平元年，命张齐贤、王济等删定编敕。齐贤以『民犯盗者众，以死惧之尚不畏，况缓其死乎？』未几，齐贤拜相。是岁十二月，给事中柴成务言：『强窃盗刑名，比律文用一半法。』又经大中祥符之后，至仁庙景祐有诏，漫至于极宽。自后窃盗固无死刑，而强盗持杖者，悉皆有贷法也。故与祖宗立法之严、治盗之峻正相反矣，宜其犯者益众，不足怪也。

上御丹凤楼观灯，见士庶阘咽，谓宰相曰：『国家承累世干戈之后，朕孜孜求治，惟望上天垂佑，福此下民。今海宇义安，京师繁盛，殊以为慰。今夕与卿等且各宜醉。』秦王廷美卒，房州以闻。上呜咽流涕，谓宰相曰：『廷美自少刚愎，长以凶恶。朕以同气至亲，不忍宣之于法，俾居房陵，冀其思过。方欲推恩复旧，遽兹殒逝，痛伤奈何！』乃追封涪王，谥曰悼。参知政事李穆性至孝，遭母丧，诏强起之。穆哀戚过甚，因致毁瘠，暴卒。上临丧。谓宰相曰：『穆洁己守道，操履纯正。方此擢用，遽至沦没，非斯人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

二月朔，亲阅将校，皆按名籍参考劳绩而升黜之。

三月，滑州决河塞。遣秘书丞杨延庆等十余人分知诸州，上因谓宰相曰：『刺史之任，最为亲民。苟非其人，则民受其祸。昔秦彭守颍州，崇尚儒雅，教化大行，境内乃有凤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足为善政也。』宋琪曰：『秦彭一郡守耳，政善而天应之若此，况君天下者乎？何谓太平不可致，和气不可调也！』召宰相、近臣赏花于后苑。上曰：『春气暄和，万物畅茂，四方无事。朕以天下之乐为乐，宜令侍从、词臣各赋诗。』赏花赋诗自此始。

夏四月，群臣请封禅，以乾元、文明二殿火灾故罢之。

五月，除江南盐禁，寻复之。以京官充堂后官。上幸玉津园观鱼宴射，谓近臣曰：『朕观五代以来，帝王始则勤俭，终乃忘其艰难，恣为逸豫，覆亡之速，皆自贻也。为人上者，当以为戒。』

六月，求直言，诏：『天下州县官或知民俗利害、政令否臧，许于本州附传置以闻。所言可采，必行旌赏。若无所取，亦不加罪。』有布衣以皂囊封书献者，且词狂妄，上览弗责，因谓宰相曰：『凡上封事者，多不知朝廷次第，所言率孟浪不切机会。本欲下情上达，庶事无壅。故虽狂悖，亦与容纳。』田锡上疏，其略曰：『陛下有朝令夕改之事，由制敕所行时有未当，而无人封驳者，给事中之过也。陛下有舍近谋远之事，由言动所为未合至理，而无人敢谏净者，是左右拾遗补阙之过也。』又曰：『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员郎差遣。近臣不专受责而求令录封章。自此章奏必多，听用必广。听用既广则条制必繁，条制既繁则依从者少。乞今后凡有奏陈，令大臣议而行之。盖臣下言之则谓之封章，陛下行之则出为法令。法令可简而不可使繁，制度可永而不可屡变。』又曰：『宰臣若贤，愿陛下信而用之；宰相非贤，愿陛下择可用而任之。何以置之为备员，而待之若冗秩也？』

吕中曰：现田锡上疏，虽当时忧治世危明主之言，亦万世任相之法也。西汉之初相权重，则民君之身，任相者不过一二人。武帝以后相权轻，则四十余年之间，易相几十有三矣。

遣使诸路察狱。上尝谓侍臣曰：『《辟》之际，君子之所尽心，稍有冤枉，必伤和气。且齐女负冤。天为枯旱；燕臣无罪，六月飞霜。自昔水旱作沴，未有不由于此。居官牧民，尤当戒之。』秋七月，命谏官领登闻检院。九月，西夏李继捧来朝，其弟继迁留银州。诏发继捧亲属赴阙。继迁年十七，勇悍有智谋，不乐内徙，与其党奔入斤泽[6]，出其祖彝兴像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相聚为寇。知夏州尹宪选精骑夜袭斤泽，斩首五百级。烧四百余帐，获继迁母及妻，继迁仅以身免。后有自西边来者，言继迁悉知朝廷之事，皆继捧漏泄。朝廷数谕继迁不肯降，上用赵普之策，出继捧委以边事。端拱元年，李继捧

赐姓赵，名保忠。授夏州刺史、定难节度以讨继迁，管夏、银、宥五州。继捧至镇数日，上言继迁悔过归款，上以为银州刺史、西南巡检使。继迁本无降心，复诱戎人为寇。淳化二年，保忠来乞师，上命商州团练使翟守素率兵赴之，继迁请降，以为银州观察使，赐姓赵，名保吉。

吕中曰：保忠之再入夏台故地，实普之谋也。后保忠反与保吉合，大为边患，何普能知符彦卿之不可与兵权，而不能知保忠之不可复归夏州耶？田锡尝言：『李继迁不合与夏州，又不合呼之为赵保吉。』其切中时事之膏肓乎？

上命李昌龄就太乙宫校定三等醮仪。

冬十月。上之即位也，召华山隐士陈抟入见，于是复至，上益加礼重，谓宰相宋琪等曰：『抟独善其身，不干势利，所谓方外之士也。与之语，甚可听。』因遣使送至中书。琪等从容问抟曰：『先生得玄默修养之道。可以化人乎？』对曰：『抟山野之人，于时无用，亦不知神仙黄白之事、吐纳之理，无术可传于人。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于世？主上龙颜秀异，有天人之表，博达今古，深究治乱，真有道仁圣之主也。正是君臣协心同德、兴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练，无出于此。』琪等表上其言，上益喜，赐抟号希夷先生。

吕中曰：人言《太极图》周濂溪得之种明逸，明逸得之穆伯长，伯长得之陈希夷。《先天之图》邵康节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长，伯长得之陈希夷。愚谓希夷隐者，长于数学，而未必长于理学者也。濂溪之图《太极》，康节之图《先天》，此皆二公自得之学。盖青出于蓝而青于蓝者也。

岚州献牝兽。一角。上曰：『珍禽奇兽，奚益于事？方内义宁，风俗淳厚，此乃上瑞耳。』

十一月，以建州进士杨亿为秘书省正字，时年十一。亿七岁能属文，连三日得对，试赋五篇，皆援笔立成。上曰：『可与一官留京师。』故有是命。

十二月，废岭南诸州采珠场。立德妃李氏为皇后。先是，上尝谓辅臣曰：『朕读《晋史》，见武帝平吴之后，溺于内宠，后宫逾数千人。今宫中自职掌至于粗使不过三百人，朕犹以为多矣。』

乙酉雍熙二年春二月，禁增置寺庙。上御崇政殿，覆试礼部贡举人，得进士梁颙等百七十九人：得诸科三百一十八人，并唱名赐及第，唱名自此始。宰相李昉之子宗谔、参知政事吕蒙正之从弟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许仲宣之子待问举进士试皆入等，上曰：『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有私也。』皆罢之。左右献言尚有遗材，复试，又得进士上元洪湛等七十六人，得诸科二百二人，并赐及第。

夏四月，复置明法科。进士、九经以下更不习法书。

五月，中书门下奏谪官在外而累经赦宥者欲令归阙，责其后效。上不许

，谓宰相曰：『朝廷致理，当任贤良。君子小人，宜在明辨。窜逐之臣，郊裡以来，岂不在念？然此等务行峻嶮，若小得志，即复结朋植党，恣其毁誉，如害马之马，岂宜轻议哉？』

秋七月，上谓宰相曰：『国家以百姓为本，百姓以食为命，故知储蓄最为急务。昨江南灾，旱甚，亟遣使赈贷，果无流亡盗贼之患。若非积聚，何以救之？』庚申，诏诸路转运使及诸州长吏专切督察知仓官吏等依时省视仓粟，勿致毁败。其有计度支用外设法变易，或出棗借贷与民及转输京师，如致损官粟者，虽去官，犹论如律。鼎州水溢害稼。

九月，废皇太子楚王元佐，乃太宗长子也。初，廷美得罪，元佐独申救之。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太子幼亦聪慧，及长渐骄恣，或经时绝朝请，自是习为残忍，不守法度，左右微过，辄弯弓射之。帝诲督甚力，皆不悛。重阳帝宴诸王，元佐以病新起不得预，至暮罢，陈王元佑等过之，元佐谓曰：『汝等与至尊宴射而我不预焉，是为君父所弃也。』遂发愤终夜，闭媵妾纵火焚宫。帝怒，欲废之，会寇准通判郢州得召见，太宗谓曰：『知卿有深谋远虑，试与朕决一事。东宫所为不法，他日必为桀纣之行。欲废之，则宫中亦有甲兵，恐因而招乱。』准曰：『请某月日令东宫于某处摄行礼，其左右侍从皆令从之。陛下搜其宫中，果有不法之事，俟还而示之。废太子，一黄门力耳！』太宗从其策。及东宫出，得淫刑之器有剜眼、挑筋、摘舌等物，还而示之，东宫服罪，遂废之。选立章圣为太子。准由是得名。

冬十月，录系囚，上决事至日旰，因谓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务，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飞蝗避境，猛虎渡江。况人君能惠养士庶，申理冤滞，岂不感召和气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无改易。或曰：百司细故，帝王不当亲决。朕意则异乎此，若以尊极自居，则下情不得上达矣。』

吕中曰：此推广太祖恤刑之意也。以太宗爱惜民命，而一刑之微，皆得以上达，可谓仁且勤矣。而当时田锡且曰：『陛下每日早于崇德殿受百僚之朝，日午于讲武殿视万几之事，或进呈甲仗，或陈阅军事，或躬问縲囚，或亲校簿书，恐于人体有所未究。此视事太勤，忧民太过也。抑不知谏官置之左右，御史委之纠弹，给舍许之封驳，岂非人君之体欤？』十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丙辰，宰相宋琪罢守本官，枢密使柴禹锡授左骁卫上将军。初，上令琪娶马仁瑀寡妻、高继冲之女。广南转运使王延范者，高氏之疏属也，时知广州鄜城徐休复密奏延范谋不轨，且言依附大臣，无敢摇动。上将遣使案鞫，会琪与禹锡入对。上问延范何如人，琪未知其端，盛称延范强明忠干。禹锡素与琪相结，旁奏与同。上意琪等交通，不欲暴其状，止以琪素好大诙谐，无大臣体；禹

锡不能输诚奉公，故罢其政柄。上谓李昉等曰：『中书、枢密，朝廷政令所出，治乱根本系焉。且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当各竭公忠，以副任用。人谁无姻故之情？苟才不足称，不若遗之财帛耳。朕亦有旧人，若果无用，未尝假以名器也。卿等其戒之。』龙溪县主簿王济时调福建输鹤翎为箭羽。鹤非常有物，官督责尤急，至一翎直数百钱，民甚苦之。济以便宜谕民取鹅翎代输，驿奏其事，因诏旁郡悉如济所陈。

吕源曰：太祖朝，河清县令史班、火井县令萧瑰皆奏移治所，而王济以县主簿亦得奏事，以此知祖宗下情之不壅也。供奉官为巡检，许其便宜，主簿辄自以便宜输鹅翎代鹤翎为箭羽。今之小官下吏已不能如是，而监司按察，不惟不能容，而自亦不能为也。宜其蒙蔽，上则负国，下则困民，使天下纷纷未能休息者，弊在此也。丙戌雍熙三年春正月。先是，贺令图与其父怀浦、薛继昭、刘文裕、侯莫陈利用等相继上言，请取幽、蓟，上始有意北伐。

三月，潘美出雁门与敌战，胜之，逐北至寰州，刺史赵彦辛降。辛巳，克涿州。潘美围朔州，守臣赵希赞降。转攻应州，节度艾正降。田重进围飞狐，守将吕行德降。又围灵丘，守将穆超降。

夏四月，潘美克云州，田重进至蔚州，耿绍忠举城降。初，曹彬与诸将入辞，上谓彬曰：『但令诸将先趋云、应，卿以十万众声言取幽、蓟，且持重缓行，敌闻之，必聚兵于幽州，不暇为援于山后。』既而诸将多得山后要害之地，每捷奏至，上颇疑彬进军之速，且忧敌断粮道。彬至涿州，留十余日，食尽，乃退师至雄州，以援供馈。上闻之大骇，曰：『岂有敌人在前，却军以援为粟乎！』亟遣使止之，而彬所部将闻美等累捷，已不能有所攻取，谋画蜂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时方炎暑，军士疲乏，以粮不继，乃还师境上，为敌所蹶。五月庚午，敌追及之，我师大败，彬等收余军宵涉拒马河。上闻曹彬等军败，乃诏诸将领兵分屯于边，召彬及崔彦进、米信入朝，田重进率全军驻定州，潘美还代州。

吕中曰：岐沟之败有三：既平河东之后，三出王师，屡与敌接而不获俟时，一也；其事始于贺令图之父子，而赞成于王显数人，中书不预闻，二也；曹彬违上诏旨，三也。燕、蓟之地，以太祖、太宗百战而不能得而宣和乃无故而得之，天下未尝有幸成之事也。有幸成之事，则有必至之祸矣！

赵普上疏谏，其略曰：『蠢兹獯鬻，诚非我敌。盖迁徙鸟举，安得而制？自古帝王置之度外，任其随逐水草，皆以鄣塞防之。伏料圣明何足介意？此必邪谄附会，蒙蔽睿聪，致兴不急之兵，颇涉无名之议。伏自大发骁雄，往歼凶丑，百万家之生聚飞輓是供，数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兹所谓以明珠而弹雀，为鼯鼠而发机，所失者多，所得者少。事无固必，理贵变通。愿颁明诏，速请抽

军。聊为一纵之谋，敢献万全之策。』

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初议兴兵，上独与枢密院计议，中书不预闻。及败，召枢密院使王显、副使张齐贤、王沔谓曰：『卿等共视朕自今复作如此事否？』上既推诚悔过，显等咸愧惧，若无所容。丙辰，以御史中丞辛仲甫为参知政事。

秋七月，签书枢密院事张齐贤言事颇忤上意，授给事中、知代州。

九月，判刑部张昺上言〔7〕：『望自今应断奏失入死刑者，不得以官减赎，检法官削一任，长吏并停见任。』从之。尝有犯大辟者，诏特赦。上谓昺曰：『朕以小人犯法，原其情非巨蠹，故贷死流窜，亦足以惩艾之也。』昺对曰：『先王立法，盖为小人，君子固不犯矣。』上嘉其言。

十二月，契丹以数万骑入寇瀛州，都部署刘廷让与战，全军皆没。贺令图一岁中父子皆败。契丹入寇代州，神卫都指挥使马正御之，众寡不敌，副都署卢汉赞畏懦，保壁自固，知州张齐贤选厢军二千出正之右，誓众感慨，一以当百，敌遂却走。先是，齐贤约潘美以并师来会战，间使为敌所得。俄而美使至，云：『奉诏毋得出战。』齐贤乃闭其使，夜发兵，距州城西南二十里列帜然。敌意并师至，骇而北走，齐贤伏卒掩击，大败之。

胜败者兵家之常事，不可以胜而骄，不可以败而沮。张方平言：『国初与契丹八十战，惟张齐贤仅一胜。』此说未然，如田重进降飞狐等县及蔚州，潘美降寰、朔、应三州，又克灵州，未尝不胜。惜朝廷之谋不定，将帅之心不一，所以不能成功也。

丁亥雍熙四年春正月。初，曹彬及刘廷让等相继败覆，敌势益振，长驱入深、祁，陷易州，杀官吏，掠士民，魏、博之北，咸被其祸。上深哀痛焉。丙戌，降德音。

二月，知制诰范杲上言：家世史官，愿得秉直笔成国朝大典。因召为史馆修撰。

三月庚辰，诏天下知州、通判先给御前印纸，令书课绩，凡决大狱几何，凡政有不便于时改而更张人获其利者几何，及公事不治、曾经殿罚，皆具书其状，令同僚共署，毋得隐漏。罢官日上中书考校。

夏四月，并水、陆路发运为一司。诏陈御戎策，侍御史赵孚上言，大略谓宜内修战备，外许欢盟。上嘉其言。

五月，以郑宣、刘墀、赵载并为如京使，柳开为崇仪使，刘庆为西京作坊使。初，开知贝州，上书愿效死北边。『陛下赐臣步骑数千，任以河朔之地，必能出生入死，为陛下复取幽、蓟。』于是上亦欲并用文武戡定寇乱，乃诏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许换秩，于是开与郑宣并以文臣换武。初，秦州长道县酒

场官李益家饶于财，僮仆常数百，关通朝贵，持吏短长，郡守以下皆畏之。民负益息钱数百家，官为征督，急于租调，独观察推官冯伉不为屈。伉一日骑出，益遣奴摔下欧辱之，伉两上章论其事，皆为邸吏所匿。后因市马，译者附表以诉。上命捕益，械送御史台鞠之，益具伏。丁丑，斩益，籍其家。益子士衡先举进士，任光禄寺丞，诏除其籍，终身不齿。州民闻益死，皆釀钱饮酒以相庆。

八月，令诸路转运使及州郡长吏自今并不得擅举人充部内官，其有阙员，即时具奏。前所论荐，多涉亲党，故窒其幸门也。

九月辛巳，诏以来年正月有事于东郊，亲耕籍田，置五使如郊祀之制。

十二月朔，乃诏：『自今岁命春官知贡举如唐室故事，应已得解者，明年春集阙下，未得解者，至秋取解。』

戊子端拱元年春正月丙寅，以大理评事王禹偁为右拾遗，罗处约为著作佐郎，并直史馆。上于东郊亲飧先农，以后稷配，遂耕藉田。始三推，有司言礼毕，上曰：『朕志在劝农，恨不能终于千亩[8]，岂以三推为限？』耕数十步，侍臣固请，乃止。

黄鲁直《瑞芝亭记》云：使民田亩有禾黍，则不必芝草生户庭。使民伏腊有鸡豚，则不必麟凤在郊藪。黠吏不舞文则不必虎渡河，吏胥不追挠则不必蝗出境。

二月，置司谏、正言。李昉罢相。先是，翟马周击登闻鼓，讼昉身任元宰，值北戎入寇，不忧边事，但赋诗饮，并置女乐。上由是不悦。会连旱蝗，太宗以水旱失度、阴阳乖戾咎在宰相，遂罢为右仆射。以赵普为太保兼侍中，吕蒙正为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上谕普曰：『卿勿以位高自纵，勿以权势自骄。但能谨赏罚，举贤能，弭爱憎，何忧军国之不治？朕若有过，卿勿面从。古人耻其君不尧舜，卿其念哉！』蒙正质厚宽简有重望，不结党与，遇事敢言。每论政有未允者，必固称不可。上嘉其无隐，故与普俱命，藉普旧德力之表率也。蒙正晚辈骤进，与普同位，普甚推许之。

吕中曰：赵普之再入相也，与乾德之初入相不同。盖太祖规模广大，故普慨然以天下自任而敢于任事。太祖规模繁密，故普不免远嫌疑、存形迹，而救过之不暇。然以元老重望而推蒙正之晚辈，吕端之台辅，器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此所以保我子孙黎民欤。

丙午，诏诸道民有艰食者，所在发廩赈之。初，侯莫陈利用多变幻之术，上召见，骤加恩遇，遂恣横，居处服玩，皆僭乘舆宫殿之制。于是赵普廉得其专杀不法事，力于上前发之，乃遣近臣就按，利用具伏。上曰：『岂有万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此巨蠹犯死罪十数，陛下不诛，则乱天下法，法

可惜，此一竖子何足惜哉!』上不得已，命赐死于商州。

吕中曰：国初大臣皆得以斥内侍，至章子厚则用郝随，蔡京则奏梁师成，王黼则事童贯，皆交结内侍以为腹心。人言内外朝常合为一，然以公胜私，外足以统内，斯可矣。

夏五月，置秘书阁于崇文院，分三馆之书万余卷以实其中。

闰五月，以赵承煦为六宅使。承煦，普次子也。普再入相，未始为求官，上特命之。普尝戒其子弟曰：『吾本书生，偶逢昌运，受宠逾分，固当以身许国。尔等宜各勉励，勿重吾过。』故自宥密升宰辅，出入三十余年，未始为其亲属求恩泽者。近世宰相子，起家即授水部员外郎，加朝散阶品。蒙正固让，止授六品京官，自是为例。礼部侍郎宋白知贡举，放进士程宿以下二十八人，诸科百人。下第人击登闻鼓求别试，上召下第人覆试，得进士马国祥以下及诸科凡七百人。上既擢国祥等，又命王世则召下第进士、诸科人试，得合格数百人。上覆试诗赋，又擢进士叶齐以下及诸科九百余人，并赐及第。御史中丞尝劾奏开封尹许王元僖，元僖不平，诉于上曰：『臣天子儿，以犯中丞，故被鞠。愿赐宽宥。』上曰：『此朝廷仪制，孰敢违之?朕若有过，臣下尚加纠擿。汝为开封府尹，可不奉法耶?』论罚如式。秋七月，除蜀盐禁。八月，幸国子监，命李觉讲《周易》。十一月，敌骑大至唐河北，将入寇。诸将欲以诏书从事，坚壁勿战。定州监军袁继忠曰：『犬戎在近，今城中屯重兵而不能剪灭，令长驱深入，侵略它郡，谋自安之计可也。岂折冲御侮之用哉?我将身先士卒，死于敌矣!』都部署李继隆曰：『阃外之事，将帅得专焉。』乃与继忠出兵拒战，敌骑大溃。捷奏闻，群臣称贺，降玺书奖赐。

己丑端拱二年春正月，诏陈备边策。户部郎中张洎奏言：『国家自飞狐以东，重关复岭，皆为契丹所有。燕、蓟以南，平壤千里，番、汉共之，失地利矣。河朔郡县列壁相望，然敌骑南驰，众寡不敌，咸婴城自固，莫敢出战，此分兵力之过也。今既未能克复幽、蓟，宜悉聚河朔建三镇，鼎据而守焉。』又言：『涿州之战，元戎将校各不相管辖，以谦谨自任，未尝赏一效用，戮一叛命。宜反其道。』又言：『稍举通和之策，俟兵食有余，然后大举。幽、蓟未复，终不能高卧。』王禹偁奏言：『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请于远边上建三军，军十万人，使互相救援。』又言：『曹彬北伐及招置义勇军等事，大臣皆不预知。自今频召大臣议边事，毋使小人间厕。』

吕中曰：言和者至于自屈名分而不知战，言战者至于轻戮民命而不知和，此绍兴、开禧权臣之罪一也。以太祖之英武，犹命孙全照经略和好；以曹彬之名将，犹言讲和之利。则和戎诚息民权宜之策，然必如赵孚之言，许欢盟于外、修战备于内可也。

二月，以陈恕等为河北等路营田使。下诏罪己，宽恤边郡。

三月，上亲试陈尧叟一百八十六人，擢尧叟为第一。窦州录事参军孟峦避远征不之官，诣匭自陈。太宗怒，杖流海岛。

夏旱自三月至五月。录系囚，遣使分路决狱。戊戌，雨。

六月。初，左正言、直史馆寇准承诏极言北边利害，上器之，曰：『朕欲擢用准。』宰相以开封府推官，上曰：『此官岂以待准耶？』宰相请用为枢密直学士，从之。秋七月，拜枢密直学士。

吕中曰：澶渊之役，羽书五至，准不以为忧，惟曰亲征而已。其渡河也，方且与杨亿酣饮达旦，有似安石围棋清谈之风，岂知准自前朝极言北边利害，太宗已许之矣，此岂空言无据而告真宗以亲征之议哉？

先是，诏诸王府僚各献所著文字，上阅视累日，问近臣曰：『其才则见矣，其行孰优？』或以越王府记室参军、考功员外郎毕士安对。上曰：『正合朕意。』遂命以本官知制诰。

富弼曰：人臣为郎官未至通显，虽负宏才，有奇节，何以为天子知？一日御笔书名，且以名臣称之，不次擢用，人臣遇时，有如是之荣也。盖天子以用人为急，博采广听，故得其实。不惟擢二贤使之尽力，凡为人臣，知才节可以自结明主，得不勉励真业乎？人臣若勉励真业，则庶职修，庶职修则内外之事治矣，是天子殊待二贤，所以劝天下之士也。

先是，宰相赵普上言：『臣窃见工部侍郎张齐贤数年前特受圣知，升于密地，公私识者，尽为当才。不期岁月未多，出为外任。向来微有传闻，或云奏对过当。凡言大事，须有悔尤，其如义士忠臣，不顾身之利害，奸邪正直，久远方知。齐贤素蕴机谋，兼全德义，从来差遣，未尽器能。虑淹经国之才，堪赴济时之用。如当重委，必立殊功。』甲申，以齐贤为刑部侍郎、枢密副使。彗星出于东井凡三十日，上避殿减膳。威勇军粮馈不继，契丹欲窥取之。诏李继隆发镇、定大军护送辎重。虜将于越率精锐数万骑来迎，缘边都巡检尹继伦属领步骑千余人按行塞上，敌不击而过，径袭大军，继伦夜遣兵蹙敌后，列阵于城北以待之。敌方会食，继伦出其不意，急击之，杀敌将皮室。于越食未竟，弃匕箸，为伏兵中其臂，敌遂奔溃，俘获甚众。定州副都部署孔守正又与敌战曹河之斜村，梟其帅大盈相公等三十余级，敌自是不敢大入寇。以继伦面黑，相戒曰：『当避黑面大王。』

富弼曰：尹继伦以千余之兵破敌众数万，可谓奇功也。大将尽其状，太宗赏之，自诸司止加刺史。及数年之后，尽闻其功，立迁使职，及加团练，仍召而厚赐之。人臣荷天子之知而恩贵如是，不惟继伦尽心以报，而诸将无不感劝。

八月，大赦。是夕，彗没。先是，上遣使取杭州释迦佛舍利塔置阙下，度开宝寺造浮屠十一级以藏之，所费亿万计。工毕，田锡上疏谏曰：『众以为金碧荧煌，臣以为涂膏衅血。』上亦不怒。九月，镇星、荧惑入南斗。冬十月，赵保忠加同平章事。上以岁旱，手诏赐赵普等曰：『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自星文变见以来，久愆雨雪。朕为人父母，心不遑宁。当与卿等审政刑之阙失，念稼穡之艰难，恤物安民，庶祈眷祐。』王禹偁上言：『乞自乘舆服御以下至百官俸料，非宿卫军士、边廷将帅，悉第减之，上答天谴，下厌人心。』田锡上言：『此实阴阳失和，调燮倒置。上侵下之职而烛理未尽，下知上之失而规过未能。』奏上，上及群臣皆不悦，出锡知陈州。

十二月庚申，诏自今四方所上表，宜只称皇帝。上曰：『皇帝二字亦不可兼称。朕比欲只称王，属以诸子封王为不便耳。』赵普等又上『法天崇道文武』六字，诏去『文武』二字，余许之。

校勘记

[1]刘元德 《长编》卷二十、《太平治迹统类》卷四作『刘原德』；《宋史·太宗纪一》作『刘厚德』。

[2]李继筠卒 《长编》卷二十载此事在太平兴国四年七月。《宋史·外国二》载继筠太平兴国五年卒。

[3]铃辖 原作『干辖』，据《长编》卷二十、《宋史·太宗纪二》改。又，『刘廷翰』原作『刘延翰』，据《宋史·太宗纪二》、《宋史》卷二六〇《刘廷翰传》改。

[4]进士出身 原脱『进』字。据《长编》卷二十一补。

[5]明经 《长编》卷二十一作『明法』，是。

[6]斤泽 原作『斥泽』，据《长编》卷二十五改。下句『夜袭斥泽』同改。按：此地全称当为『地斤泽』。

[7]判刑部 原脱『判』字，据《长编》卷二十七补。

[8]恨不能终于千亩 原作『恨终于千亩』，句不通。据《长编》卷二十九补。

宋史全文卷四

宋太宗二

庚寅淳化元年春正月戊寅朔，御乾元殿受册尊号。曲赦京城系囚，改元。赵普以病免朝谒。疾笃，三上表致政。上不得已，以普为西京留守兼中书令。

二月，国家因唐制，建昭文、史馆、集贤院于禁中，昭文、集贤置大学士、直学士，史馆置监修国史、修撰、直馆，昭文亦置直馆，集贤又有修撰、校理之职。名数虽异而职务略同。赐诸路印本《九经》。令长史与众官共阅之。登州二县饥，诏赈之。

三月，诏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每二人共举常参官一人充转运使；员外郎以上二人于京朝官内举一人充知州、通判。自赵普罢，吕蒙正以宽简居相位，辛仲甫从容其间，政事多决于王沔。沔聪察敏辩，善敷奏，有适时材用，然性苛刻，不以至诚待人，群官谒见，必甘言以啖之，皆喜过望。既而进退非允，人胥怨矣。夏四月，夏州败李继迁。五月，令刑部置详覆官六员，专阅天下所上案牒；勿复遣鞫狱，置御史台推勘官二十人，并以京朝官充。若诸州有大狱，则乘传就鞫。辞曰，上亲谕曰：『无滋蔓，无留滞。』咸赐以装钱。还必召见，问以所推事状，著为彝制。凡满三岁，考其殿最而黜陟之。国初，钱文曰『宋元通宝』，又改铸淳化元宝钱，上亲书其文，作真、草、行三体。自后每改元，必更铸，以年号元宝为文。

六月丙午，罢中元、下元张灯。

八月，令左藏库籍所掌金银器皿之属毁之。有司言中有制作精巧者，欲留以备进御。上曰：『将焉用此？汝以奇巧为贵，我以慈俭为宝。』卒皆毁之。

冬十月，以钱若水为秘书丞、直史馆。若水初佐同州，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讼于州，命录事参军鞫之。录事尝贷钱于富民，不获，乃劾富民父子数人共杀女奴，弃尸于水中，遂失尸，罪皆应死。富民不胜拷掠，自诬服。若水独疑之，留其狱。一旦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狱者，密使人访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惊曰：『安在？』若水因密送女奴于知州，乃垂帘引女奴父母问曰：『汝今见女，识之乎？』对曰：『安有不识也？』即从帘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纵之，其人号泣不肯去。曰：『微使君赐，则某灭族矣。』知州欲为之论奏其功，若水固辞曰：『若水求狱事正，人不冤死，其论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为若水功，当置录事何地耶？』知州叹服，上亦闻其名。会寇准荐若水文学高第，召试学士院，而命以同州观察推官。

十二月。时群臣升殿奏事者既可其奏，皆得专达于有司，颇容巧妄。左正言、直史馆谢泌请自今凡政事送中书，机事送枢密院，财货送三司，覆奏而后行。诏从泌请，遂着力定制，中外所上书疏亦如之。

辛卯淳化二年春正月，置内殿崇班等职[1]。

二月，上修正殿颇施彩绘，左正言、直史馆谢泌上疏谏曰：『悉去采绘，涂以赭垩。』赐泌金紫而迁之。泌谢曰：『陛下从谏如流，故臣得竭诚。如昔唐末有孟昭图者，朝上疏谏，暮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乱？』上动容久之。

闰二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三月，上以岁旱蝗，手诏吕蒙正等曰：『元元何罪，天谴如是！盖朕不德之所致也。卿等于文德殿前筑一台，朕将暴露其上，三日不雨，卿等共焚朕

，以答天谴。』翌日而雨，蝗尽死。五月，置诸路转运使。秋七月，上谓三司使李惟清等曰：『夫货财所以济用度，或取之不以其道，违朕惠养庶民之意，岂能召和气乎？当共务均节，无致厚敛于下。』

八月，置审刑院于禁中，以枢密直学士李昌龄知院事，兼置详议官六员，凡狱具上奏者，先由审刑院印讫，以付大理寺、刑部断覆以闻，乃下审刑院详议申覆，裁决讫，以付中书，当者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复以闻，始命论决。

九月，上尝谓近臣曰：『屡有人言储贰事，朕颇读书，见前代治乱，岂不在心目？盖诸子冲幼，未能成人之性，所命僚属，悉择良善之士。至于台隶辈，朕亦自拣选，不令奸险巧佞在其左右。读书听书，咸有课程。待其成长，自有裁制。何言事者未谅此心耶？』于是度支判官宋沆等五人伏阁上疏，请立许王元僖为皇太子，词意狂率。上怒甚，将加窜殛，而沆又吕蒙正之妻族，蒙正罢为吏部尚书。以李昉、张齐贤同平章事。庚子，以王化基为御史中丞，献《澄清略》，言五事，其一复尚书省，曰：『国家立制，动必法天。尚书省上应天象，对临紫垣，六卿拟喉舌之官，郎吏应星辰之位。夫三司使额乃近代权制，请废三司，止于尚书省设六尚书分掌其事。』其二曰谨公举，其三曰惩贪吏，其四曰省冗官，以为一州郡设监临事务朝官及臣等数倍于旧，乞行裁减。』其五曰择远官。上嘉纳其言。以枢密副使张逊知枢密院事，温仲舒、寇准同知院事，知院之名自此始。

十月，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续《翰林志》二卷以献，上嘉之，赐诗二章，纸尾批云：『诗意美卿居清华之地也。』易简愿以所赐诗刻石，昭示无穷，上复为真、草、行三体书其诗，命刻之。因遍赐近臣，又飞白书『玉堂之署』四大字，令中书召易简付之，榜于厅额。上曰：『此永为翰林中美事。』易简曰：『自有翰林，未有如今日之荣也。』左谏议大夫韩丕起寒素，以冲淡自处，不奔竞于名官，上嘉命之，命丕守本官知制诰，为翰林学士。

十一月，诏自今内殿起居日，复令常参官两人对，阁门受其章。知制诰范杲数致书宰相，求入翰林为学士，献《玉堂记》请备其职。上恶其躁竞，终不使居内署，出知濠州。以知制诰毕士安为翰林学士。初，执政欲用右谏议大夫张洎，因对言：『洎文学久次，不在士安下。』上曰：『极知洎文学资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耳。』执政乃退。

吕中曰：翰苑之官，一文章之士为之足矣。然范杲以躁竞不兴，张洎以乏德行不与，郭贄以乏时望不与。盖翰苑乃储才之地，岂可轻授哉？异时杨亿不草册后之制，刘均不草相谓之制，则我朝涵养培植之功亦多矣。

上以入阁旧图承五代草创，礼容不备，于是命史馆修撰杨徽之等讨论故事

，乃别为新图。十二月朔，遂行其礼于文德殿。苏易简于本院会韩丕、毕士安、李至、杨徽之、梁周翰、柴成务、吕祐之、钱若水、王旦、潘慎修、王著、吕文仲等观御飞白书『玉堂之署』四字并三体书诗石[2]，上闻之，赐上尊酒，太官设盛饌，至等各赋诗以记其事，宰相李昉、张齐贤、参知政事贾黄中、李沆亦赋诗以贻易简，易简悉以奏御。上谓宰相曰：『苏易简以卿等诗什来上，斯足以见儒墨之盛，学士之贵也。』女真言契丹绝其朝贡之路，请击之。诏不许，其后遂归契丹。

吕中曰：夷狄之自相攻乃中国之利，而中国使夷狄攻夷狄，则夷狄得以要功于中国矣。以女真之请伐契丹太宗犹不之许。宣和乃航海通女真以伐契丹，是何不度德、不量力耶！

壬辰淳化三年春正月，令常参官各举京官一人充升朝官，令宰相以下至御史中丞各举朝官一人为转运使。又诏所举京官除三司、三馆、职事官已升擢者不在荐论，其有怀才外任，未为朝廷所知者，方得奏举。诏诸道转运使自今厘革庶务，平反狱讼，漕运金谷，成绩居最及有建置之事果利于民者，所在州、府、军、监每岁终件析以闻，非殊异者不得条奏。

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盐铁使魏羽言：『诸州茶盐主吏多负官课，请行决罚。』上曰：『当案问其实，若水旱灾沴致官课亏失者，非可加刑也。帝王者，为天下主财尔。卿等司计，当以公正为心，无事割削，勿令害民而伤和气焉。』

三月，上御崇政殿覆试合格进士。先是，胡旦、苏易简、王世则、梁颙、陈尧叟皆以所试先成擢上第，由是士争习浮华，尚敏速，或一刻数诗，或一日十赋。将作监丞莆田陈靖上疏请糊名考校，以革其弊。上嘉纳之，于是召三省、两馆文学之士始令糊名考校，第其优劣，以分等级。内出《卮言日出》赋题，试者骇异，不能措词，相率扣殿槛上请。会稽钱易时年十七，日未中，所试三题皆就。言者指其轻俊，特黜之。得汝阳孙何以下凡三百二人，并赐及第，五十人同出身。上谕之曰：『尔等各负志业，中我廷选。效官之外，更励精文翰，勿坠前功也。』辛丑，又覆试诸科，擢七百八十四人，并赐及第，百八十人出身。就宴，锡御制诗三首、箴一首。上谓宰相曰：『天下至广，籍群材共治之。今岁登第者及千余人，皆朕所选擢。此等但能自检，情美替而归，则驯致亨衢，未易测也。』时诏刻《礼记·儒行》篇赐近臣及京官受任于外者，并以赐何等，令为座右之诫。初，内殿策士，例赐御诗以宠之。至陈尧叟，始易以箴，用敦勉励。暨孙何，则诗、箴并赐，时论荣之。上复命医官集《太平圣惠方》一百卷，以印本颁天下。

夏五月，上以久愆时雨，忧形于色，谓宰相曰：『亢阳滋甚，朕恳祷精至

，并走群望而未获嘉应者，岂非四方刑狱有冤滥、郡县吏不称职、朝廷政治有所阙乎？』因遣常参官十七人分诣诸路按决刑狱。己酉，雨，宰臣相率称贺。上曰：『朕孜孜求理，视民如伤，内省于心，无所负矣。而久愆时雨，盖阴阳之数也。朕所忧者，在狱吏舞文巧诋，计臣聚敛掊克，牧守不能宣布诏条，卿士莫肯修举职业尔。』李昉、张齐贤及贾黄中、李沆慚惧拜伏退，上表待罪。上曰：『中书庶务，卿等尤宜尽心也。』昉等复上表称谢焉。

六月，有蝗自东北来，蔽天，经西南而去。上谓宰相曰：『朕素不识此虫，群飞而过，其势甚盛，必能害及田稼。朕忧心如捣，亟遣人驰诣所集处视之，卿等何策可去？』悉对曰：『虫螟因旱乃生，频雨则不能飞。为灾与否，亦系岁时。圣心焦劳，忧念黎庶，固当感通天地。臣等职在调燮，伏增慚惧。』是夕大雨，蝗尽殪。时京畿大穰，物价至贱。辛卯，遣使臣于京城四门增价以糴，令有司虚近仓以贮之，命曰『常平』，以常参官领之，俟岁饥则减价糴与贫民，遂为定制。

吕中曰：常平者，欲其常常而使平也。然领以常参官，则其终不免有州县移用之弊。至于景德，始以司农领之，稍重其权矣。然出入之时，由县而州，由州而提刑，由提刑而司农，文移回报，动涉累月，不免有失时之忧，此所以启王安石置提举之官也。岂知提举官置而青苗行，仓法坏矣。

秋七月朔，置三司都勾院，命右谏议大夫张昞判之。乙巳，太师、赠尚书令、真定忠献王赵普卒。上闻，谓近臣曰：『普事先帝与朕最为故旧，能断大事。向与朕尝有不足，众人所知。朕君临以来，每待以殊礼，普亦倾竭自效，尽忠国家。社稷臣也！』

吕中曰：赵中令欲决大事，则读《论语》一书至终日。李文靖亦尝为宰相，如『节用爱人，使民以时』两句，终身行之。圣人之言，其有益于人也如此。一《论语》也，张禹以之而误成帝，何晏以之而祸西晋。书惟在人善用耳。

《大事记》曰：谏北伐一疏，有以沮贪功之辈；论彗星一疏，有以破谄谀之言。而以上亲决庶狱，察见隐微，相率称贺，则近于谀，令李符告廷美怨望，则近于讦矣。然能推吕蒙正之晚辈，称吕端之为台辅器，皆得其用。蒙正质厚宽简，记人才于夹袋之中，荐人可使朔方，三问而三不易，百官皆称其职。吕端持重识大体，锁王继恩于阁内而大计以定。真宗即位，掷帘升履，审视然后降拜。其胆略如此，此皆得人之效也。

八月，诏征终南山隐士种放，辞以疾不至。放以肄习为业，学者多从之。诏使征之，其母恚曰：『常劝汝勿聚徒讲学，果为人知，不得安处。』放遂称疾不起。上喜其高节，不夺其志。

九月，群臣奉表加上尊号曰『法天崇道明圣仁孝文武。』上曰：『但时和

岁丰，万姓阜康，朕之愿也。溢美之号，亦何尚焉？』凡五上表，终不许。上幸秘阁观书，赐从臣及直馆阁官饮。既罢，又命皇城使王继恩召马步军都虞候傅潜、殿前都指挥使戴兴等宴饮，纵观群书。上意欲使武将知文儒之盛也。

冬十月，诏诸道知州、通判、厘务京朝官令录、判司簿尉等有治行尤异、吏民畏服、居官廉洁、莅事明敏、斗讼衰息、仓廩盈羨、寇盗剪灭、部内肃清者，委本道转运使以名闻，并驿置赴阙，亲问其状旌赏之。反此者亦具奏，当行贬斥。上虑中外官吏清浊混淆，莫能甄别，命户部侍郎王沔、度支副使谢佖、秘书丞王仲华同知京朝官考课，吏部侍郎张宏、户部副使高象先、膳部员外郎范正辞同知幕职州县官考课，号曰磨勘院。

吕源曰：太平兴国六年九月，诏应京朝官将命出入及满受代归阙者，宜令中书舍人郭贄、膳部郎中知杂滕中正、户部郎中雷德骧同考校劳绩及铨量材器，候外任有阙，中书下其名，类能以授之。至雍熙二年五月，命御史中丞刘保勋，十月，命右谏议大夫雷德骧皆同知京朝官考课。太宗谓宰相曰：『朕前者于班籍欲选一人为河北转运使，而臣僚既众，不能尽识，亦不知其履行，自令德骧具臣僚历任功过之迹引对取旨。既得渐识群臣，可以择才委任，且使有官业者乐于召对，负瑕累者耻以顾问，惩悉劝善，于是在焉。』至淳化三年，又命王沔等，既以前政预选，建言：『应京朝官殿犯，令刑部供，报以赃私公罪，分三等；又京朝官所陈历任殿最，敢有隐没漏落者，并除籍为民，刺问有司。而受请托隐蔽其殿罚不以报者同其罪。』初，沔罢参知政事，捧诏求见上，涕泣不愿离左右，遂委以同知京朝官考课，条奏节目，自谓清真，希求再用，物论甚哗。又以御史中丞王化基同知考课，王沔、张宏皆故辅，以至中宪、杂端，皆任以此，而初降诏旨考校劳绩，铨量才器，然后引对。是太宗建此一司，而人君黜陟之所系。

十一月，礼仪使苏易简上言曰：『圣朝亲祀圜丘，以宣祖、侑神作主，此则符圣人大孝之道，成严父配天之仪，恭惟太祖皇帝光启丕图，以圣授圣。谨按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望将来亲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其常祀孟春祈谷，孟冬神州，季秋大享，以宣祖崇配。冬至圜丘，夏至皇地祇，孟夏雩祀，以太祖崇配。』诏从之。分左藏库为左右藏各二库，右藏受之，左藏给之，俟右藏既盈，即复以给。

癸巳淳化四年春正月朔，亲享太庙。辛卯，合祭天地于圜丘，以宣祖、太祖升配。

二月，以磨勘京朝官院为审官院，幕职州县官院为考课院。时金部员外郎谢佖言磨勘之名非典训也，故易之。

富弼曰：太宗初置京朝官磨勘院，以考其功过，定其殿最而升降之；差遣

院以括其远迹，别其次序而任使之。则是磨勘之设，专责实效。今之审官，日掌簿书，定先后之次、一吏之职耳，升降黜陟，盖无预焉，失审官求贤之意矣。

有司言油衣帘幕破损者数万段，欲毁弃之。上令煮浣，染以杂色，刺为旗帜数千，以示宰相。李昉等奏曰：『陛下万机之外，圣智高远，事无小大，咸出意表，天生五材，陛下兼而用之；物有万殊，陛下博而通之，虽在细微，无所遗弃，固非臣等智虑所及。』

三月。初，何承矩至沧州，即建屯田之议。会临津令黄懋亦上书，请于河北诸州兴作。乃以承矩为制置河北缘边屯田使，以懋为大理寺丞，充判官，发诸州镇兵万八千人给其役。是年八月，稻熟。始承矩建水田之议，沮之者颇众，既而种稻又不熟，群议益甚，几罢其事。及是，承矩载稻穗数车，遣吏部送阙下，议者乃息。自是苇蒲赢蛤之饶，民赖其利。

吕中曰：国家初都河南，则以河北为藩篱，藩篱固则门户固矣，此富弼因契丹议地，所以请备河北也。自庆历、熙宁以后，朝廷备御之具常详于西，略于北，西戎虽无警，而常严备以待之；北狄之隙稍平，则上下晏如也。河北、陕西皆宿重兵，而西师独强者，非西强于北，盖西戎尝有康定之叛，故其动则御之，静则防之。又自熙宁、绍圣、元丰、崇宁皆用兵于西，师独冠天下。北狄为金缯所啖，日月既久而和好如故，河北之备稍缓，所以启女真深入之谋也。

五月，诏诸道转运副使、知州、通判、知军监等各于所部见任职幕州县官内举吏道通明及儒术优茂者各一人。丙午，张洎赴翰林。上谓近臣曰：『学士之职清切贵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之。』废京朝官差遣院，令审官院总之。钱若水、刘昌言同知审官院，考覆功过，以定升降，皆其职也。又以苏易简、王旦等同兼知考课院，凡常调选人，流内铨主之；奏举及历任有殿最者，考课院主之。并吏员而省司局，议者咸以为当。从易简之请也。戊申，诏罢盐铁、度支、户部等使，三司但置使一员、判官六员、推官三员，从马应昌之议也。以盐铁使魏羽判三司。

六月，以柴禹锡为宣徽北院使，知枢密院事刘昌言为右谏议大夫，同知院事、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吕端守本官参知政事【、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吕端守本官参知政事。杰案：此段为衍文】。命魏庠、柴成务同知给事中事，凡制敕有未便宜，准故事封驳以闻。

七月。先是，上召广南转运使向敏中归阙，擢工部郎中。一日，御笔飞白书敏中及虞部郎中张咏姓名付宰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将用之。』左右因称其材。己酉，并命为枢密直学士。苏易简直禁中，以水试欹器，属小黄门

宣事密奏而不识其名。及晚朝，上曰：『卿所玩，得非欵器耶?』易简曰：『然。乃江南徐游所作。』即取至便坐。上亲较试，再三嗟赏。易简进曰：『臣闻日中则昃，月满则亏，器盈则覆，物盛则衰。愿陛下持盈守成，慎终如始。固万世基业，则天下幸甚!』通进银台司旧隶枢密院，凡内外奏覆文字，必关二司，然后进御。向敏中上言：『台司多受远方疏，不报恐失事机。请别置局署，命官专莅，以防壅遏。』从之，诏以宣徽北院厅事为通进银台司，命敏中及张咏同知二司公事，凡内外章奏案牒，谨视其出入而勾稽焉。月一奏课，事无大小，不敢有所留滞矣。发敕司旧隶中书，寻令银台司兼领之。

九月，以给事中封驳隶通进银台司，应诏敕并令向敏中、张咏详酌可否，然后行下。时张永德为并代都部署，有小校犯法，永德笞之至死。诏按其罪。咏封还诏书，且言：『永德方任边寄，若以一小校故摧辱主帅，臣恐下有轻上之心。』不从。未几，果有营兵胁讼军候者，咏复引前事力言，上改容劳之。

吕中曰：自张咏封还诏书，而后之为给事中者始敢于封驳。自田锡奏议鲠直，而后之任言责者始敢于尽言。讲官振职自孙奭始，三司振职自陈恕始。人才虽盛于景德、庆历之时，而实胚胎涵育于今日耳。

秋七月初雨，至是不止，庐舍多坏。上以阴阳愆伏，罪由公府，切责宰相李昉及参知政事贾黄中、李沆曰：『卿等盈车受俸，岂知野有饿殍乎?』昉等惭惧拜伏。黄中出，语人曰：『当时但觉宇宙小，一身大，恨不能入地耳!』

冬十月，尚书左丞张齐贤出知定州。齐贤自言母孙氏年八十五，抱羸疾，不愿离左右。上悯然许之。齐贤在相位时，每入谒禁中，上叹其寿考有令子，多赐手诏存问，别加锡与，搢绅以为荣。齐贤寻遭母丧，水浆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一器，终丧，止食脱粟饭。先是，大名府豪民有峙刍茭者将图厚利，诱奸人潜穴河堤，岁仍决溢。知府事赵昌言命径取豪家廩积以供用，由是无敢为奸利者。属河决澶州，浸府城，昌言索禁旅佐其役，或偃蹇不进，昌言怒曰：『府城将垫，人民且溺，汝辈食厚禄，欲坐观耶?敢不从命者斩!』众股栗趋事，不浹辰而城完。上嘉之，降玺书奖谕。自端拱以来，诸州司理参军皆上躬自选择，民有诣阙称冤者，立遣台使乘传案鞫，诸路提点刑狱司未尝有所平反。诏悉罢之，归其事于转运司。右仆射平章事李昉、给事中参知政事贾黄中、李沆、左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温仲舒并罢守本官，以吏部尚书吕蒙正守本官、平章事。蒙正初为相时，金部员外郎张绅知蔡州坐赃免。或言于上曰：『绅洛中豪家，安肯受赇?乃蒙正未第时勾索于绅，不能如意，致其罪耳。』上即命复绅官，蒙正终不自辨。未几罢相。会考课院得绅旧事实状，乃黜之，于是蒙正复为相。上谓曰：『张绅果实犯赃。』蒙正亦不谢。翰林学士承旨

苏易简为给事中、参知政事。易简由知制诰为学士，年未及三十，在翰林八年，特受人主之遇，复绝伦等。李沆后人，在易简下，及先参政，乃以易简为承旨，锡赉与参政等。上意欲遵旧制，遂正台席，且俟稔其名望，而易简以亲老急于进用，因召见，颇言时政阙失。沆等罢，即命易简代之。易简母薛氏入禁中，上命之坐，问何以教子，遂成令器。对曰：『幼则束以礼让，长则训以《诗》、《书》。』上顾左右曰：『今之孟母也。非此母不生此子矣！』以枢密都承旨赵镒为宣徽北院使，枢密直学士向敏中为左谏议大夫，并同知枢密院事。丁丑，以赵昌言为给事中、参知政事。京畿民牟晖击登闻鼓，诉家奴失豕豚一。诏令赐千钱偿其直，因语宰相曰：『似此细事悉诉于朕，亦为听决，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临天下，可以无冤民矣。』上曰：『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物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至如汲黯卧治淮阳，宓子贱弹琴治单父，此皆行黄老之道也。』吕蒙正曰：『老子称治大国若烹小鲜。夫鱼挠之则溃，民挠之则乱。今之上封事议制置者甚多，陛下渐行清静之化以镇之。』上曰：『朕不欲塞人言。狂夫言之，贤者择之，古之道也。』

十一月朔，日南至。御朝元殿受朝。上孜孜为治，每旦御长春殿受朝听政，罢即御崇政殿决事，比至日中，尚未御食。谢泌上言，请自今前殿听政毕，且进食，然后御便殿决事。上不答。尝谓左右曰：『寸阴可惜，苟终日为治，百年之内，亦无几尔，可不勉乎？』

十二月。初，殿中丞梁鼎知吉州，民有萧甲者豪猾为民患，鼎暴其凶状，杖脊黥面，徙远郡。上赏其强干，代还，赐绯鱼，特以犀带赐之，且记其名于御屏，于是为三司右计判官。

甲午淳化五年春正月朔，上制《元旦》、《除夕》诗各二章赐近臣，俾之属和。上语蒙正曰：『夫否极则泰，物之常理。晋、汉兵乱，生灵凋丧殆尽。周祖自邺南归京城，士庶皆惧掠夺，当时谓无复太平日矣。朕躬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赐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舆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未必尽然。愿陛下视近以及远，苍生之幸也。』上变色不言。蒙正侃然复位，同列咸多其抗直。他日，上欲遣人使朔方，谕中书选才而可贵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上不许。他日又问，复以前所选对，上亦不许。他日又问益急，蒙正终不肯易其人。上怒，投其奏书于地曰：『何太执耶？必为我易之！』蒙正徐对曰：『臣非执，盖陛下未谅尔。』因固称其人可使，余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随人主意以害国事。』同府皆惕息不敢动，蒙正撝笏，俯而拾其书，徐怀之而下。上退，谓亲信曰：『是翁气量我不如。』既而卒用蒙正所选。复命大称旨，上于是益知蒙正能任人，而嘉其有不可夺之志。

吕中曰：古之君子有志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贤为急，故必旁咨博采，取之于无事之时，而剗烦治剧，用之于有事之日。吕文穆之荐人可使朔方，所以三问而三不易者，盖其夹袋有册子，每四方人谒见，必问其有何人才，随即疏之，故朝廷求贤，取之囊中而已。此谓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李顺据成都，僭号大蜀王，四出侵掠，北抵剑关，南距巫峡，郡邑皆被其害焉。灵州及通远军皆言赵保吉攻围诸堡寨，侵掠居民，焚积聚。上闻之怒，命李继隆为河西兵马都部署，尹继伦为都监，以诛保吉。甲戌，上始闻李顺攻劫剑南诸州，命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率兵讨之。军事委继恩制置，不从中覆。吏部尚书宋琪上书言边事曰：『臣顷任延州节度使判官，经涉五年，虽未尝躬造夷落，然常令蕃落将和断公事，岁无虚月，戎夷之事，熟于闻听。长兴四年，夏州李仁福死，有男彝超擅称留后，当时诏延州安从进与李彝超换镇，彝超据夏州固不奉诏。臣又闻党项号为小蕃，非是勍敌，若得出山布阵，止劳一战，便可荡除，深入则馈运艰难。穷追则窟穴幽邃，莫若缘边州郡分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渔，方可随时掩击，非惟养勇，亦足安边。凡乌合之徒，势不能久利。于速斗以骋兵锋，莫若持重守疆，以挫其锐。彼无城守，众乏糒粮，威赏不行，部族分散，然后密令覘其保聚之处，预于麟、府、鄜、延、宁、庆、云、武等州约期会兵，四面齐进，绝其奔走之路，合势击之，可以剪除无噍类矣。仍先告谕诸军：击贼所获生口资畜，许为已有。如此，人百其勇也。』奏入，上密写其奏，令李继隆、王继恩等择利而行。

二月朔，上始闻成都陷，召宰相谓曰：『岂料贼势猖獗如此。』遂命勤州刺史王果帅兵趋剑门，崇仪使尹元帅兵由峡路以进，并受王继恩节度。李顺分遣数千众北攻剑门，成都监军宿翰领麾下投剑门，与都监上官正兵合，遂迎击贼众，大破之，斩馘几尽，余三百人奔还成都。顺怒其惊众，悉命斩于城东门外。初，考功郎中姚坦为益王府翊善，坦好直谏，王尝作假山，召僚属置酒共观之，众皆褒叹其美，坦独俯首不视。王强使视之，坦曰：『但见血山，安得假山？』王惊问其故，对曰：『坦在田舍时，见州县督税，上下相急剥，里胥临门捕人，父兄子弟送县鞭笞，血流满身，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赋所出，非血山而何？』时上亦为假山，未成，有以坦言告于上者，上曰：『伤民如此，何用山为？』命亟毁之。王每有过失，坦未尝不尽言规正，宫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称疾不朝，上日使医视之，逾月不瘳。上甚忧之，召王乳母入宫问王疾增损状。乳母曰：『王本无疾，徒以翊善姚坦检束王起居，不得自便。王不乐，故成疾尔。』上怒曰：『吾选端士为王僚属者，固欲辅佐王为善尔。今王不能用规谏而又诈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

出，此必尔辈为之谋耳。』因命粹至后园，杖之数十。召坦，慰谕之曰：『卿居王宫，为群小所嫉，大为不易。卿但能如此，无患谗言，朕必不听也。』

吕夷简曰：爱憎之不察，为害深矣。妹喜恶鄂侯，谗于桀而脯之。妲己恶比干，谗于纣而剖之。骊姬恶申生，谗于献公而杀之。靳尚恶屈原，谗于楚而逐之。绛、灌恶贾谊，谗于文帝而疏之。甚者李林甫谗杀太子，二王及其朝臣韦坚、李邕辈又逐太子妃韦氏、良娣杜氏。呜呼！爱憎之不察，为害如此。且小人之心险如山川，毒如豺虎，微失其意，则无所不至。人君不能明之，则谗人得行，善人罹患，可为痛惜者也。太宗明宫人之诈计，知姚坦之见憎，虽尧舜之聪明，殆不过是。

三月，以大理评事陈舜封为殿直。舜封父为伶官，舜封举进士及第，任望江主簿。转运使言其通法律，宰相以补廷尉。属因奏事言辞颇捷给，举止类倡优，上问谁之子，舜封自言其父。上曰：『此宰相不为国家澄汰流品之所致也。』遂命改秩。赵保忠闻李继隆将兵来诛赵保吉，乃先携其母及妻子、卒吏避野外，上言已与保吉解仇，乞罢兵。上怒，命继隆移兵击保忠，保忠反为保吉所图，夜袭保忠帐，保忠仅以身免，走还城中。初，保忠遣赵光嗣入贡，光嗣颇输诚款，迁礼宾副使。保忠既还，光嗣执之。丁丑，开门纳王师。继隆入夏州，擒保忠，槛送阙下。保吉引众遁去。

四月，诏以赵光嗣为夏州团练使。削保吉所赐姓名复为李继迁。上以夏州深在沙漠，本奸雄窃据之地，欲隳其城，因问宰相建置之始。吕蒙正等曰：『自赫连筑城以来，颇与关右为患。若遂废毁，万世之利也。』乙酉，诏隳夏州故城，迁其民于绥、银等州，分以官地给之。丁巳，王继恩至成都，擒贼帅李顺及伪枢密使计词、吴文赏等。丙寅，赵保忠至自夏州。丁卯，以保忠为右千牛卫上将军，封宥罪侯。戊寅，御书一幅曰：『公务刑政，惠爱临民，奉法除奸，方可书为劳绩，本官月俸并给实钱。』又别书三十余幅，赐大理正尹玘等人一通，召知审官院钱若水等，谓曰：『中有奉法除奸之语，恐不晓者因而生事，可语之曰：除奸之要，在乎奉法，故有是言也。』若水出，召尹玘等一一谕之。

五月。王继恩之克剑州也，马知节实为先锋。继恩恶知节不附己，遣守彭州，配以羸兵三百，彭之旧卒悉召还成都。贼十万众攻城，知节率兵力战，自寅至申，众寡不敌，士多死者。逮暮，慨然叹曰：『死战乎，非壮夫也！』即横槊溃围而出，休于郊外。黎明救兵至，遂鼓噪以入，贼众败去。上闻而嘉之，授益州钤辖。王继恩拔成都，而郭门十里外犹为贼党所据，伪帅张余复啸聚万余众攻陷嘉、戎、泸、渝、涪、忠、万、开八州，开州监军秦传序死之。六月，其子奭溯峡求其父尸，比至夔州，船覆而死，世以父死于忠，子死于孝。

奏至，上嗟侧久之，录传序次子煦为殿直。高丽国王治遣使来乞师，言契丹侵掠其境。上以夷狄相攻盖常事，秋七月，厚礼其使而归之，高丽自是绝不复朝贡矣。

八月，殿中丞李虚己上表献诗，自陈祖母年八十余，喜闻其孙申循吏之目。上喜甚，赐以五品服，改知遂州，赐钱五十万以遗其祖母。翌日，对宰相言曰：『已与五十缗。』吕蒙正曰：『前所赐盖五百缗。』上曰：『此误也。』然不可迫。虚己纯孝笃谨，家极贫，虽一时误恩，人以为殆天赐也。以剑南招安使、昭宣使王继恩为宣政使、顺州防御使。先是，继恩有平贼功，中书建议欲以为宣徽使。上曰：『朕读前代书史多矣，不欲令宦官干预政事。宣徽使，执政之渐也。』因命翰林学士张洎、钱若水议别立宣政使名，序立在昭宣使上以授之。

九月，李继迁窜于漠北，遣其弟延信奉表待罪，且言违叛事出保忠，愿赦勿诛。上喜，召见延信，面加慰抚，锡赉甚厚。壬申，以襄王元侃为开封尹，改封寿王。上谓寿王曰：『夫政教之设，在乎得人心而不扰之耳。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诚信，不扰之无如镇之以清静。推是而行，虽虎兕亦当驯狎，况于人乎？《书》云：「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信哉斯言也。尔宜诫之。』以左谏议大夫寇准参知政事。上因谓宰相吕蒙正曰：『寇准临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尽心。朕尝谕之以同德者，事皆从长而行，则上下鲜不济矣。』上以蜀寇渐平，下诏罪己。初命钱若水草诏，既成进御，上笑曰：『朕为卿润色，可乎？』因命笔亲窜数字，皆引咎深切，尤为精当。诏辞略曰：『朕委任非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管榷之吏，唯用刻削为功。挠我烝民，起为狂寇。』又曰：『念兹失德，是务责躬。改而更张，永鉴前弊。而今而后，庶或警余。』先是，苏易简荐张咏可属西川事，诏咏知益州。于是始命赴部。上曰：『西川乱后，民不聊生。卿当以便宜从事。』是月，张咏始至益州。先是，陕西课民运粮以给蜀师者相属于路，咏亟问城中所屯兵数，凡三万人，而无半月之食。咏访知民间旧苦盐贵，而私廩尚有余积，乃下盐价，听民得以米易盐，民争趋之，未逾月，得米数十万斛，军士欢言：『前所给米皆杂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于国事者。』咏闻，喜曰：『吾令可行矣。』时四郊尚多贼垒，王继恩日务宴饮，官支刍粟饲马，咏但给以钱。继恩怒，咏曰：『公今闭门高会，刍粟何从而出？若开门击贼，何虑马不食粟乎？』继恩乃不敢言。继恩尝送三十余辈请咏治之。咏悉遣令归业。继恩怒。咏曰：『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咏与公化贼为民，何有不可哉？』咏计军食可支二岁，乃奏罢陕西运粮。上喜曰：『乡者益州日以乏粮为请，咏至未久，遂有二岁备，此人何事不能了？朕无虑矣！』

吕中曰：莫难于除盗，尤莫难于盗已去之后。故既命继恩以讨之，复命张咏以抚之，始威终惠，两得之矣。抑继恩宦者，使之掌兵，得无陷李唐之弊政耶？然继恩虽有功而不敢骄，虽不与宣徽而不敢怨，太宗盖有以处之也。其与童贯握重兵在外而朝廷无以制之之道异矣。使当时不知所以制之，愚恐无夷狄之骄，亦必有宦官之祸矣。

十一月，上遣张崇贵持诏谕李继迁。先是，翰林学士钱若水撰赐赵保忠诏云：『不斩继迁，存狡兔之三穴；潜疑光嗣，持首鼠之两端。』上大喜，谓若水曰：『此四句正道着我意。』及是又草赐继先诏，略曰：『既除手足之亲，已失辅车之势。』上御笔批其后云：『依此诏本极好。』若水家因宝藏之。丁卯，大雨雪，群臣称贺。

十二月戊寅朔，司天言日当食。至是阴雪蒙蔽，自旦及中而散，群臣称贺。贺日不食盖始此。王继恩御军无政，张咏恐军还日或有意外之变，乃密奏请遣腹心近臣可以弹压王师者，亟来分屯师旅。

乙未至道元年春正月朔，德音改元。度支判官陈尧叟、梁鼎上言，请于陈、许、邓、颍暨蔡、宿、亳至于寿春，用水利垦田，必可致仓廩充实，省江淮漕运。上览奏，嘉之，即遣皇甫选、何亮往诸州按视，经度其事。契丹大将韩德威诱党项自振武入寇，永安节度使折御卿率轻骑邀击之，大败其众于子河汉，遣使奏捷。上谓左右曰：『朕常诫边将勿与争锋，待其深入，则分奇兵以断其归路，从而击之，必无遗类也。今果如吾言。』初，赵赞自京兆罢归，以赞为度支都监。有郑昌嗣者与赞亲，比累迁盐铁都监。二人既得联职，恣所为皆不法。诏削夺赞官爵，并一家配隶房州；昌嗣责授唐州团练副使。既行数日，并以所在赐死，中外莫不称快。诸州奏案类有官典盗用库物者，上谓近臣曰：『夫人之善恶，在乎原情。假如官典私窃军物，虽至钜万，止一盗尔，亦何富于民政哉？若党庇俭人，稔成奸恶，以兹蠹政，其为盗大矣！』

二月甲申，命宰相及群官分于京城寺观祷雨，又命中使分祀五岳。故事御署祝版，王禹偁请自今更不御署。上曰：『朕为万民祈福，桑林之祷，犹无所惮，至于亲署，又何损乎？』

三月朔[3]，诏以官仓粟数十万石贷京畿及内郡民为种。有司请量留以供国马，上曰：『时雨既降，土膏初起，民无种则不能尽地利。但竭廩以给之，至秋月百倍之获。国马食以刍藁可矣。』

四月戊子，诏：『自今参知政事宜与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其位砖先异位，宜合而为一，遇宰相、使相视事及议军国大政，并得升都堂。』先是，赵普独相，太祖特置参知政事以佐之。其后普恩替，始均其任，既而复有厘革。吕端初与寇准同列，及先任宰相，虑准不平，乃上言：『臣兄余庆任参知

政事日，悉与宰相同。愿复故事。』上特从其请，亦以慰准意云。上谓宰相曰：『自春不雨至今，并走群望而未获嘉应，岂狱犴之际颇有冤系乎?』即日命侍御史元玘等四十四人乘传分往诸道案察刑狱[4]。翌日，御崇政殿，亲决京城诸司系囚，获原宥者数百人。因谓宰相曰：『刑罚者，不得已而用之。能不失有罪而得中道者，斯为难矣。』后二日，大雷雨，街中水深数尺。乙巳，知通利军钱昭序表献赤乌、白兔各一，云：『乌禀阳精，兔昭阴瑞。报火德蕃昌之兆，示金方驯服之征。』上谓侍臣曰：『乌色正如渥丹，信火德之符矣。』翰林学士王禹偁兼知审官院及通进银台、封驳司，制敕有不便，多所论奏。开宝皇后之丧，群臣不成服，禹偁与宾友言：『后尝母天下，当遵用旧礼。』或以告，上不悦，禹偁罢知滁州。禹偁尝为李继迁草制，继迁送马五十疋。禹偁以状不如式却之。及在滁州，或言其买马亏价者。上曰：『彼能却继迁五十疋马，顾肯亏价哉?』参知政事寇准奏曰：『近者边上易署主帅，增修甲卒，深合事宜。』上曰：『天下庶政日新，滔滔如流水。朕固不怠于听断。至于疆场戎事，既安危所系，亦皆是朕一一躬自筹度，预为制置，以防其渐。若临事仓卒，则无及矣。』因语及用将帅，上曰：『将帅材略固不求其备，但量其能而用之。上自节麾，下至二千石，第其功效而授之，微劳尽甄，下情必达。下情必达，则无猜贰之嫌；微劳尽甄，则无缺望之衅，所以各务忠孝而固禄位，悖乱不得而萌也。』太康县获玄兔以献，吕端等曰：『玄者，北方之色。兔者阴类，中国阳也，将有远人向化，受冠带于阙下，昭邦家之庆，以致太康者乎?』

六月，诏募民请佃诸州旷土，使为永业，仍蠲三年租，三年外输三分之一。州县官吏劝民垦田之数悉书于印纸，以俟旌赏。

八月朔，荆湖转运使何士宗上言：『望自今执政大臣出领外郡，应合申转运司公事，只署通判以下姓名。』上谓宰相曰：『大臣品位虽崇，若出临外藩，即转运使所部。要系州府，不系品位。此朝廷典宪，未可轻改也。宜仍旧贯。』壬辰，制以开封尹寿王元侃为皇太子，改名恒。诏皇太子兼判开封府。自唐天佑以来，中国多故，不遑立储贰，斯礼之废，将及百年，上始举而行之，中外胥悦。初，参知政事寇准自青州召还入见，上曰：『朕诸子孰可付神器者?』准曰：『惟陛下择所以副天下之望者。』曰：『元侃可乎?』对曰：『非臣所知也。』上遂以元侃为开封尹，改封寿王，于是立为太子。

吕中曰：东汉、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祸者，以立天子之权尽出其手，虽李固、杜乔、裴度、郑覃之徒不能正之也。准之一言，真万世法，不徒见于景德澶渊之一役也。

《龟鉴》曰：太祖以天下授太宗，尧授舜之盛举也。太宗之定策寿王，得无贤于舜授禹之事乎?噫，禹不传贤而传子，吾孟子尝断斯事矣。天与贤则与贤

，天与子则与子。使传贤而可以久焉，禹盖先后世而为之也，何至有辞于来世哉？而况少年天子，百姓相庆，真杜稷主，神器有归。寇莱公自青州召还，上亦谋及储贰事。准对曰：『臣观诸子，惟寿王得人心，可以副天下之望。』则是真宗之立，亦出于大臣之议论、庶民之推戴，而非出于太宗之私心也明矣。矧实护名贤，历陈忠孝，师傅重任，深戎顺从，捕翼元良，养成德性，李沆、李至等与有力焉。呜呼！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均之为圣人也，均之为天下得人也。

准尝奏事切直，上怒而起，准攀上衣请复坐，事决乃起。上嘉叹曰：『此真宰相也。』又语左右曰：『朕得寇准，犹唐太宗之得魏郑公也。』以李至、李沆并兼太子宾客，见太子如师傅之仪。上谓至等曰：『朕以太子仁孝贤明，立为储贰，以固国本，当赖正人辅之以道。卿等可尽心调护，若动皆由礼，则宜赞成；事或未当，必须力言，勿因循而顺从也。』

九月。是岁。汴河运米至五百八十万石。上因问近臣汴水疏凿之由，张洎退而讲求其事以奏。且曰：『大禹疏凿，以分水势；炀帝开阡，以奉巡游。虽数湮废，而通流不绝于百世之下，终为国家之用，其上天之意乎？』

冬十月，上增作九弦琴、五弦阮，别造新谱二十七卷，俾太常乐工肄习之，以备登荐。乙酉，出琴、阮示群臣，且曰：『琴七弦，今增为九弦，曰君臣、文武、礼乐、正民心。则九奏克谐而不乱矣。阮四弦，今增为五，曰金、木、水、火、土，则五行并用而不悖矣。』

十一月，上阅武于便殿，卫士挽弓有及一石五斗者，矢二十发，绰有余力，因谓近臣曰：『方今寰海无事，美才间出，悉在吾彀中矣。』又令骑兵、步兵各数百东西列阵，挽强彀弩，视其进退，发矢如一，容止中节。上曰：『此殿廷间数百人尔，犹兵威可观，况堂堂之阵，数万成列者乎！』

十二月，上以时和年丰，寇盗剪灭，顾谓宰相等曰：『国家自近岁以来水旱作沴，河西、蜀川相继叛乱，百姓嗷嗷然。朕为其父母，中心忧念，无须臾之安，由是内修政纪，救万民之愁疾；外勤戎略，定三边之狂孽。以至有司常职、米盐细事，朕亦不惮劳苦，并躬亲成断，遂致上天悔祸，否极斯泰。巴蜀余妖，窜伏黔水；继迁丑类，穷蹙沙漠，而又普天之下，九谷咸登，塞北江南，红粟流衍。朕岂望才经灾歉之后，便睹兹开泰，深自庆慰也。』吕端等相率称贺。诏内外文武臣僚及诸色人：『自今起请制置事，须有益于国、无损于民，乃得闻奏。如施行后显有利济，当议旌赏。如亏损公私，亦重行朝典。』

丙申至道二年春正月己酉，亲享太庙。辛亥，合祭天地于圜丘。上以文物仗卫之盛逶迤布濩，极望无际，因诏有司画为《南郊图》。

二月朔，赠司徒、谥文正李昉卒。上尝谓近臣曰：『昉本以文章进用，及

居相位，自知才微任重，无所弥纶，但忧愧而已。』先是，遣使采访川峡诸州守贰之能否，多不治者，独知夔州袁逢吉、知遂州李虚己、通判查道、知忠州邵晔、知云安军薛颜等七人以称职闻，皆赐诏书奖谕。

夏四月，先是，五品以上官皆摄太祝。上谓宰相曰：『膏粱之族，官勋固已崇贵，子孙仕宦者多至四五人，每覃庆，中书皆授摄官，未几即补正员，不十数年，遂通闺籍。此甚弊政，亟宜革之。』乙未，诏自今止赐同学究出身依例赴选集。

吕中曰：用人以世唐虞三代法也，非以豪异俊秀之才俱出于公卿大夫之族，盖以仁义道德之教素行于圣贤明哲之家。自汉以下，公卿之家法既不如古，而朝廷教课国子之法一切废弃，此任子之法所以弊，而我太祖、太宗与范、富诸人所以载抑而不恤也。

五月，李继迁帅万余众寇灵州。司天中官正韩显符言：『荧惑犯舆鬼，秦、雍之分。国家当有兵在西北。』冬官正赵昭益言：『犯舆鬼，中积尸，秦分野有兵，人民灾害之象。』上语宰相等曰：『天文谪见如此，秦地民罹其殃。朕旦夕念之，不遑宁处。』辛亥，上降手诏曰：『灵州孤绝，救援不及，贼迁猖獗，未就诛夷。宜令宰相吕端、知枢密院事赵镕等各述所见利害来上。』吕端等言：『臣等共为一状述其利害。』张洎越次奏曰：『吕端等备位廊庙，缄默而不言，深失谋谟之体。』端曰：『洎欲有言，不过揣摩陛下意尔。』壬子，洎上疏言：『灵武封壤，必不可以即时保守；灵武士伍，必不可以深入应接。』上初有意弃灵武，既而悔之。及览洎奏，不悦，却以付洎，谓之曰：『卿所陈，朕不晓一句。』洎惶恐流汗而退。上乃召同知枢密院事向敏中等，谓之曰：『张洎上言，果为吕端所料，朕以其疏还之矣。』

七月，参知政事寇准罢为给事中。先是，郊祀行庆，中外官吏皆进秩，准遂率意轻重，其素所喜者多得台省清秩，所恶者及不知者即叙进焉。冯拯因上疏极言，并及岭南官吏除拜不均凡数事。既而准入对前殿，上语及冯拯所诉事，准犹力争不已。上先已厌准，因叹曰：『雀鼠尚知人意，况人乎！』遂罢之，寻出知邓州。

闰七月，诏：『自今中书门下只令宰相押班知印，其参知政事，殿庭别设砖位，次宰相之后，非议军国政事不得升都堂，祠祭、行香、署敕并以开宝六年六月庚戌诏书从事。』盐铁使陈恕峭直守公，性靡阿顺，每便殿奏事，上或未察，必形诮嚷，恕敛版蹶蹶，退至殿壁，负墙而立，若无所容，俟上意稍解复进，确执前奏，终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上察其忠亮，多从其议。尝御笔题殿柱曰：『真盐铁陈恕。』当时言称职者，亦以恕为首焉。

吕源曰：陈恕在太宗淳化四年，自盐铁使入为参知政事，继罢政。至四年

十月，乃除三司总计使。后复三部，以恕再为盐铁使，至真宗咸平四年正月始罢。祖宗时，三司权重，几亚二府，日造榻前，故陈恕、丁谓、李士衡、田况皆通晓财用，有名于时，而陈恕已参大政，自淳化、咸平两朝十年主领计司。

八月，审官院引大理寺丞宣城高惠连面授朝官。上欲肃清中外，临轩亲择官吏，如有绩用而无私累者，必加奖擢焉。

九月，夏州、延州行营言：『两路合势破贼于乌白池，贼首李继迁遁去。』先是，上部分诸将攻讨，李继隆自环州，范廷召自延州，王超自夏州，丁罕自庆州[5]，张守恩自麟州，凡五路率兵抵乌白池，皆先授以方略。继隆遣其弟继和驰驿上言，请自青冈峡直抵继迁巢穴。上怒曰：『汝兄如此，必败吾事矣。』因手书数幅切责继隆。继隆已便宜发兵，不俟报。行十数日，不见虏，引兵还。独王超、范廷召至乌白池，与贼遇，大小数十战，虽频克捷而诸将失期，卒困乏，终不能擒贼焉。时超子德用年十七，为先锋，部万人战铁门关，斩首十三级。及进师乌白池，得精兵五千，转战三日。虏既却，德用曰：『归师过险必乱。』乃领兵先绝其险，下令曰：『敢乱行者斩!』虏蹶其后，望其师整，不敢近。超抚其背曰：『王氏有子矣!』上初以方略授诸将，先阅兵崇政殿，列阵为攻击之状、刺射之节，且令多设强弩，及遇贼布阵，万弩齐发，贼无所施其技。矢才一发，贼皆散走。凡十六战而抵其窠穴，悉焚荡之。

《讲义》曰：西事之兴，出于吾国之寡谋。盖自太平兴国之七年，李继捧以地来献、且欲密迹王室而式化厥训焉，不令兄弟交相为疮。于是地斤之泽有人矣。朝廷之区画、地里之险要，彼实知之。静言其由，谁执其咎？三族之陷未几，而三窟之计已就，其患未有纪极也。已而继捧就擒，继迁效顺，辅车之势虽失，而唇齿之计已成。戎狄无厌，乍臣乍叛，何可以中国待之哉？由是西征之志锐然矣。鄜州节度之不奉诏，吾不为之辱；灵州、环庆之率众入寇，吾不为之沮；张洎愿弃灵武之奏，吾不为之疑。却分诸将，五路进兵，方略之授，阵图之示，崇政射刺之阅，圣策先定，必有大功。乌白池九月之胜，直可犁西夏之庭而扫其穴矣。

冬十月，诏以池州新铸钱监为永丰监。先是，饶州有永平监，兵匠多而铜锡不给，知州马亮请分其工之半，别置监于池州。诏从之。于是岁增铸钱数十万缗。

十一月。先是，淮南十八州军，其九禁盐，余则不。商人由海上贩盐，官倍数取之。至禁地，则上下其直。民得商盐之贱，故贩者甚众，至有持兵器往来为盗者。发运使杨允恭奏请悉禁之，而官遣吏主其事。诏从之。允恭又请令商人先入金帛京师及扬州折博务者，悉偿以茶，自是鬻盐得实钱，茶无滞货，岁课增五十万八千余贯。

十二月，有司言：『凤州出铜矿，定州出银矿。请置官掌其事。』上曰：『地不爱宝，当与众庶共之。』不许。是岁，大有年。丁酉至道三年正月，以户部侍郎温仲舒、礼部侍郎王化基并参知政事，给事中李惟清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张洎罢为刑部侍郎。时边境多事，上垂欲相仲舒而罢吕端，不豫，乃止。

二月辛丑，上不豫，始决事于便殿。是月，供奉官、两浙转运司承受公事刘文质入奏，察举部内官高辅之、李易直、艾仲孺、梅询、高贻庆、姜屿、戚纶等八人有治迹。并降玺书褒谕。上曰：『文质善于采听，特迁西京作坊副使。』

三月癸巳，上崩于万岁殿，参知政事温仲舒宣遗制。

《龟鉴》曰：曾公巩尝曰：『造邦受命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又曰：『保世靖民为帝，太宗德未有盛焉。』呜呼！太祖未尝无德，而言功不言德，愚是以知功之高。太宗未尝无功，而言德不言功，愚是以知德之盛。

直【杰案：真之误】宗即位于枢前。初，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继恩忌上英明，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谋立楚王元佐，颇间上。宰相吕端问疾禁中，见上不在旁，疑有变，乃以笏书书『大渐』字，令亲密吏趣上入侍。及太宗崩，继恩白后至中书，召端议所立。端知其谋，即给继恩使入书阁，捡太宗先赐墨诏，遂锁之，亟入宫。后谓曰：『宫车晏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奈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政为今日，岂容更有异论？』后默然。上既即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请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

夏四月，制曰：『先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遵行，不敢失坠。然而纂图伊始，惧德弗明，所宜拔茂异之才，开谏诤之路，抚绥鳏寡，惠复疲羸。庶几延宗社之鸿休，召天地之和气。』癸卯，宰相吕端加右仆射。甲子，太子宾客李至为工部尚书，李沆为户部侍郎，并参知政事。工部侍郎郭贄出知大名府。贄翌日求对恳辞，上曰：『朕初即位，命贄治大藩而不行，则何以使人？』卒遣之。

吕夷简曰：刚健中正，乾之体也。尊严用成，君之道也。苟乾不能制坤，君不能使臣，则上下乱矣。壮哉太祖之贬赵逢，真宗之遣郭贄，信乎其英断矣！

辛亥，以工部郎中、史馆修撰梁周翰为驾部郎中、知制诰，著作郎，真集贤院杨亿为左正言，馆职并如故。故事，入西阁皆中书召试，惟周翰不召试而命焉。李应机者尝知咸平县，上以寿王尹开封，遣散从以帖下县，有所追捕。散从恃王势，欢呼于县庭，应机怒曰：『汝所事者，王也；我所事者，王之父也。父之人可以笞子之人。』杖之二十。散从走归，泣诉于王。王嘉其谅直

，及即位，擢应机通判益州事，召之登殿，谓曰：『朕方以西蜀为忧，故除卿此官。此未足为大任也，卿第行勉之，有便宜事，密疏以闻。』应机至州未几，有走马入奏事。应机使谓曰：『有密疏欲附走马入奏。』走马怒，强应曰：『诺。』明日，使人请。应机曰：『疏不可与人传也，当自来受之。』走马虽怒甚，意欲积其骄横之状具奏于上，乃诣应机廨舍，受其疏以行。既至升殿，上迎问曰：『李应机无恙乎？有疏来否？』走马愕然失据，即对曰：『有。』因探其怀出之。上周览，称善数四，因问应机在蜀治行如何。走马踟躇转辞，更称誉之。上曰：『汝还语李应机，凡所言事皆善，已施行矣。更有意见，尽当以闻。蜀中无事，行召卿矣。』顷之召入迁擢，数岁中至显官。应机为吏强敏而贪财，多权诈，其后上亦察其为人，浸疏之。己未，宰相吕端上大行皇帝陵名曰永熙。知制诰胡旦责授安远节度行军司马。旦与王继恩等邪谋既露，而旦草行庆制词，语复讪上，故先绌之。

五月，诏御史台告谕内外文武群臣：『自今人君有过，时政或亏，军事否臧，民间利害，并许直言极谏，抗疏以闻。』诏以：『国家大本，足食为先。今亿兆至蕃，未闻有九年之蓄。』令两制议致丰盈之术以闻。又诏三司：『及兹岁稔，大为市糴，以实仓廩。』罢江淮发运使、诸路转运使司承受公事，朝臣使臣悉召赴阙。上初听政，务从简易也。李昌龄责授忠武节度行军司马，王继恩责授右监门卫将军、均州安置，胡旦削籍、流浚州。寻诏中外臣僚曾与继恩交结及通书疏者一切不问。上谓辅臣曰：『宫中嫔御，颇多幽闭。朕已令择给事岁深者放出之。』吕端等曰：『陛下践祚之初，首行此令，宾哲王之懿范也。』翰林学士承旨宋白上大行皇帝谥曰神功圣德文武，庙号太宗。诏天下勿复献珍禽异兽及诸祥瑞。工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钱若水罢为集贤院学士、判院事。先是，太宗为若水言：『士之学古人官，遭时得位，纡金拖紫，跃马食肉，前呼后拥，延赏宗族，此足以为荣矣，岂得不竭诚报国乎？』若水曰：『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为光宠。忠贞之士，亦不以穷达易志操。其或以爵禄荣遇之故而效忠于上，中人以下者之所为也。』太宗然其言。及刘昌言罢，太宗问赵镒等曰：『见昌言否？』镒等言：『屡见之。』上曰：『涕泣否？』曰：『与臣等言。多至流涕。』若水曰：『昌言实未尝流涕，盖镒等迎合上意尔。』吕蒙正罢，太宗又谓若水曰：『人臣当思谒节以保富贵。蒙正前日布衣，朕擢为宰相。今退在班列，想其目穿望复位矣。』若水对曰：『蒙正虽登显贵，然其风望亦不为忝冒。且蒙正固未尝以退罢郁悒，当今岩穴高士不求荣爵者甚多，如臣等辈，诚不足以自重。』太宗默然。若水因自念人主待辅臣如此，盖未尝有秉节高迈、不贪名势，能全进退之道以感动人主故也。将俟满岁即移疾。会太宗晏驾，不果。上即位，若水以母老请解机务。章再上，乃得请。召谢便

殿，命坐。上问：『近臣谁可大用者？』若水言：『中书舍人王旦有德望，宜任大事。』上曰：『此固朕心之所属也。』若水好汲引后进，推贤重士，胸中豁如也。上每见吕端等，必肃然拱揖，不以名呼。端等再拜而请，上曰：『公等顾命元老，朕安敢上比先帝？』又以端肤体宏大，宫庭阶所颇峻，命梓人为端纳陛。

秋七月，御崇政殿，召端等访以军国大事、经久之制。端陈当世急务皆有 条理，上甚嘉之。令诸路转运使更互赴阙，询以民间利病。吏部郎中、直集贤院田锡应诏上疏曰：『臣切闻去年九月十九日未时，永兴、环州、庆州、延州、清远军、隰州同日同时六处地震，洎灵州送粮草回来，死者十有余万。议者即云地震已应于此，臣则未以为然。动之方位既在关辅，岂无在下者辄动乎？关辅若有寇盗弄兵，则臣虑西川复保剑关之危，南方复恃重江之险，闽中、越中、淮南、湖南岂无见利忘义之人？岂有幸灾乘便之辈？』上乃出其疏示吕端等曰：『卿等详酌行之。』九月，以曹彬为枢密使兼侍中，罢旄钺。户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向敏中、给事中夏侯峤并为枢密副使。上谓之曰：『近密之司，典领尤重。必素有名望，端亮谨厚者处之，乃可镇静而责成。彬以耆旧冠枢衡之首，敏中与峤佐助之，兵机边要，有所望矣。』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先是西北用兵，敏中专主谋议，至于二边道路、斥埃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峤仕藩府最旧，故首加擢用焉。左正言、直史馆孙何表献五议，上览而善之。其一参用儒将，曰：『古谓元戎无不统摄，爰自近代，又有供军粮料、随军转运之目，使者往返，托称上旨，动必中覆，实戾成算。陛下于文儒之中择有方略之士，试以边任委之，勿使小人挠其权。监阵、先锋之类悉任偏将，受其节度。』其二申明太学。曰：『国家必欲开孤进之路，辟至公之门，莫若使寒隼之士由乡里以升闻，世禄之家自成均而出仕。太学不得补庶人之子，神州不得贡卿士之门。郡县皆按旧典，重立学官，精加课试，公与荐延。』其三厘革迁转，曰：『躬祀圜丘，诞敷霈泽，无贤不肖，并许叙迁。今之班簿，台省、宫寺凡八百员，若十年之内肆赦相仍，必恐京僚过于胥徒，朝臣多于州县。』其四议复制科，其五议复乡饮。监察御史王齐上疏陈十事，一、择左右，二、分贤愚，三、正名器，四、去冗食，五、加俸禄，六、谨政教，七、选良将，八、分兵戎，九、修民事，十、开仕进。其略曰：『守小谨者似德，与怯懦者似恕，容奸恶者似仁，蕴谄谀者似恭，恣倾险者似智，好诋訛者似直，植朋党者似义，肆苛刻者似忠，贪禄位者似勤。若斯之流，虽愚而类贤，用之则速乱之基也。』又曰：『官多则事烦，吏多则民残。欲事不烦，莫若省官；欲民皆安，莫若省吏。』又曰：『官多俸薄，莫若俸厚而官少。衣食既足，廉耻自兴。』刑部员外马亮上疏言：『陛下初政，军赏宜速，而所在不时给。请遣使分往

督视。又州县逋负至多，赦书虽为蠲除，而有司趣责如故，非所以布宣德意也。国朝故事，以亲王判开封府，地尊势重，疑隙易构，非保亲全爱之道。契丹仍岁内寇，河朔萧然，请修好以息边民。』凡四事。比部员外郎刁衍上疏言：『私赏无及于小人，私罚无施于君子。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开谏净之门，塞谗佞之口。无以春秋鼎盛而耽于逸游，无以血气方刚而惑于声色。』

冬十月，陈、宋州并言：先贷民钱千万令市牛。价纳外所负尚多，许随来岁夏秋税输送。诏悉从之。

十一月，复分三司勾院为三，命官各判之。以太常丞王钦若判三司都催欠凭由司。钦若初为亳州判官监仓，天久雨，仓司以谷湿不为受，钦若悉命输之仓，且奏：不拘年次，先支湿谷。太宗大喜，手诏褒答，因识其姓名。及开封府以岁旱蠲十七县民租，时有飞语闻上，言所蠲放皆不实。太宗不悦，诏选官阅实，亳州遣钦若行。钦若覆按甚详，抗疏乞全放。上即位，于是擢用，因语辅臣曰：『当此时，朕亦自惧。钦若小官，独敢为百姓伸理，此大臣节也。』母宾古谓钦若曰：『天下宿逋，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不能胜。』钦若即夕命吏治其数，翌日上之。上大惊曰：『先帝顾不知耶？』钦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与陛下收天下心尔。』诏工部侍郎钱若水修《太宗实录》。若水举官同修。李宗谔与焉。上曰：『自太平兴国八年已后，皆李昉在中书日事。史策本凭直笔，若子为父隐，何以传信于后代乎？』除宗谔不可，余悉许之。是月，有司言：『冬至祀圜丘，孟夏雩祀，夏至祭方丘，请奉太宗配。上辛祈谷，季秋大享明堂，奉太祖配。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祭神州地祇，奉宣祖配。其亲郊圜丘，奉太祖、太宗并配。』诏可。

十二月，诏诸路转运使申饬部下令长劝课农桑。先是，上访宰相以灵武事宜。参知政事李至上疏言：『灵州不可坚守，万口同议。且彼之户口四千有余，今则不盈数百矣。彼之租课四十五万二千有余，今则无孑遗矣，安可复守之？』于是李继迁遣使修贡，求备藩任。上虽察其变诈，时方在谅暗，姑务宁静，因从其请，复赐姓名。上初命翰林学士宋湜草保吉制。湜知上意必欲归其事于太宗，因进辞曰：『先皇帝早深西顾，将议真封。属轩鼎之俄迁，建汉坛之未及，眷兹遗命，实付眇躬。尔宜望弓箭以拜恩，守封疆而效节。』上甚悦。初，刑部郎中、知扬州王禹偁准诏上疏言五事，其一曰谨边防、通盟好，使犂运之民有所休息；其二曰减冗兵并冗吏，使山泽之饶稍流于下；其三曰艰难选举，使入官不滥；其四曰沙汰僧尼，使民无耗；其五曰亲大臣、远小人，使忠良蹇谔之士知进而不疑，奸佞倾巧之徒知退而有惧。疏奏，即召禹偁还朝，既用其策，以夏、绥、银、宥、静五州赐赵保吉。翌日，命禹偁守本官，复知制浩。

吕中曰：以真宗继太祖、太宗之后，兵未至多，吏未至冗，僧牒未鬻而缙黄亦未炽也，而王禹偁言之。贻谋之初，冗官之员未多，小人之迹未萌，而王齐言之。当时私赏未至于及小人，私罚未至于施君子，声色游逸之事何有也？而刁衍言之。岂忧治危明，职当然耶？景德、祥符以后，王钦若唱神道设教之说，丁谓唱大计有余之议，而天书降矣。当时岂复有禹偁、田锡之言哉？是岁，始定为十五路：一曰京东路，二曰京西路，三曰河北路，四曰河东路，五曰陕西路，六曰淮南路，七曰江南路，八曰荆湖南路，九曰荆湖北路，十曰两浙路，十一曰福建路，十二曰西川路，十三曰峡路，十四曰广南东路，十五曰广南西路。

校勘记

[1]崇班 原作[宗班]，据《长编》卷三十二、《宋史·太宗纪二》改。

[2]吕佑之 原作『吕佐之』，据《宋史》卷二九六本传改。又，『潘慎修』，原作『潘谨修』，据《宋史》卷二九六本传改。

[3]三月朔 此下『诏以官仓』至『上言臣兄』凡一百七十三字，原本无，直接『余庆任参知政事日』，句不通，月日亦误，显系脱简。兹据《长编》卷三十七补。

[4]四十四 《长编》卷三十七作『十四』。

[5]丁罕 原作「丁空」，据《长编》卷四十改。

宋史全文卷五

宋真宗一

戊戌咸平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丁丑，蔡州学究丁可名上言[1]：诸经板本多误。上令择官详校，因访群臣通经义者，以崔颐正对。上曰：『朕宫中无事，乐闻讲诵。』因召颐正于后苑讲《尚书·大禹谟》，赐五品服。它日，谓辅臣曰：『颐正讲诵甚精，卿等更于班行中选经明行修之士一二人，具以名闻。』自是日令颐正赴御书院侍对。

吕中曰：宋朝以家学为家法，故子孙之守家法自家学始，此范祖禹《帝学》一书极言宋朝承平百三十年，异于汉、唐，由祖宗无不好学也。然人君之学，尤在于所共学之人，故在太祖时则有若王昭素，在太宗时则有若孙奭、邢昺，在真宗时则有若崔颐正、冯元辈，皆极一时之选也。

甲申，有彗出营室北，光芒尺余。上谓辅臣曰：『彗出甚异，唯将奈何？』吕端等言：变在齐、鲁之分。上曰：『朕以天下为忧，岂独一方耶？』甲午，诏百官极言得失。乙未，虑系囚。诏诸州长吏平决狱讼、申理冤滥。先是，吏部郎中、直集贤院田锡出知泰州，未之任，会星变，锡上疏言：『李继迁不合于夏州，又不合呼之为赵保吉。是时事舛误之大者。密院公事宰相不得与闻，中

书政事枢密使不得与议。相承既久，骤改固难，致兵谋不精，国计未善。』疏奏，即日召对移晷。将行，又贡封事，复召对，谓曰：『卿第去，不半岁召卿归矣。事有当面论者，听乘传赴阙。』诏以久停贡举，颇滞时才，令礼部据合格人内进士放五十人，诸科百五十人。来岁不得为例。

夏四月，遣使乘传与诸路转运使、州军长吏按百姓逋欠文籍，悉除之，始用王钦若之言也。除逋欠凡一千余万，释系囚三千余人。上由是眷钦若益厚。

吕中曰：汉、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难见。熙宁以后之小人易知，熙宁以前之小人难识。盖自古小人之所以误国者，聚敛也，严刑也，用兵也。而宋朝之指目为小人者，自钦若、丁谓始。然钦若则请蠲负、释系囚；丁谓则请罢兵、抚蛮寇。自今观之，与君子之处官何异？惜其入政府以后，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节易行矣。故为判官之时，一钦若也；为参政之时，一钦若也；为转运之时，一丁谓也；为宰相之时，一丁谓也。故当时知二子之奸者，王旦、李沆而已。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密州发解官鞠傅坐荐非其人，当赎金。特诏停住。上谓辅臣曰：『凡所举官，多闻缪滥，宜先择举主，以类求人。今外官要切，惟转运使，卿等可先择人，令举之。』

八月朔，诏：『三司经度茶盐酒税以充岁用，勿得增加赋敛，重困黎元。诸色费用，并宜节约。』

九月，上谓宰相曰：『转运使按察官吏，事权甚重，太宽则弛慢，太猛则苛刻，必须廉平之吏，宽猛适中。卿等其谨择之。』

冬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宰相吕端累上疏求解，罢为太子太保。户部侍郎张齐贤与户部侍郎、参知政事李沆并平章事。参知政事李至罢为武胜节度使，参知政事温仲舒罢为礼部尚书，枢密副使夏侯峤罢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向敏中加兵部侍郎、参知政事，翰林学士杨砺、宋湜并为枢密副使。

十一月乙未，宰相张齐贤、李沆入对，上谕之曰：『上下和睦，同济王事。忠孝之诚，始终如一。』齐贤曰：『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上下一体，岂有不同其心而能济国家政事者哉！』己酉，崇政殿视事，至午而罢。上自即位，每日御前殿，辰后复出，御后殿视诸司事，或阅军士，日中而罢，夜则召儒臣询问得失，或至夜分，其后率以为常。三司上经费之数。上曰：『先帝以财赋国之大本，莫不求诸中道而为其永制。』辅臣曰：『先帝非止爱人啬费，至于节损服用，躬御浣濯之衣，盖前古哲王莫能偕也。』上初命三司具中外钱谷大数以闻，盐铁使陈恕久而不进。上命辅臣诘之，恕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库充羨，恐生侈心，故不敢进也。』上闻而善之。

《龟鉴》曰：宋朝之用度，所入莫多于天禧、祥符之时，所出亦莫多于天禧、祥符之时，宜乎陈晋公不答钱谷之问，而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库充溢，恐生侈心。」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何其简而切、婉而直耶！呜呼，丁谓上《景德会计录》而封禅定，林特上《祥符会计录》而天书成，则知陈晋公之为远虑，其次则王魏公『东南民力竭矣』之言犹或庶几。下是如丁、林等辈，真小人矣，可不戒哉！

诏置估马司，凡市马之处，河东则府州、岢岚军，陕西则秦、渭、泾、原、仪、环、庆、阶、文州、镇戎军，川峡则益、黎、戎、茂、雅、夔州、永康军，皆置务。

己亥咸平二年春正月甲子，诏尚书丞郎、给舍举升朝官可守大州者各一人，限一月以名闻。俟更三任有政绩，当议奖其善举；有赃私罪，亦连坐之。

二月，以太师、赠尚书令韩王忠献公赵普配享太祖庙庭。上命学士院召试王钦若，及览所试文，谓辅臣曰：『钦若非独敏于吏事，兼富于文词。今西掖阙官，可特任之。』即拜右正言、知制诰。己酉，上谓宰相曰：『闻朝臣中有交结朋党、互扇虚誉、速求进用者。人之善否，朝廷具悉，但患行己之不至耳。浮薄之风，诚不可长。』乃命降诏，申警御史台纠察之。

三月，命裴庄等分诣江南、两浙发廩粟赈饥民。除其田租。

闰三月，宰相张齐贤达皇王帝伯之说。上曰：『朕谓皇王之道非有迹，但庶事无挠，则近之矣。』上以亢旱，诏求直言。京西转运副使朱台符上疏，略曰：『陛下践祚以来，二年之内，彗星一见，时雨再愆。慧星见者，兵之象也；时雨愆者，泽未流也。今北敌未宾，西羌作梗，荆蛮有猖狂之寇，江浙多饥馑之民。宜设备以御之，修政以厌之。』又言：『农者，国之本也，其利在粟多；兵者，国之命也，其功在战胜。方今患在农少而粟不多，兵多而战未胜。农少则田或未垦，兵多则财用常不足。民利尽于国，国利尽于军，所以民困而国贫也。国家养兵百万，自夏庭逆命，军声不振，一纪于兹。将帅不用命而委任不专，士卒骄惰而不习知边事也。』又言：『不任人无以安边，不安边无以省兵，不省兵无以惜费，不惜费无以宽民，不宽民无以致治。舍此数事，虽有智者，不能为计矣。』又言：『简易者事不黷，节俭者财有余。今官吏森罗，使者旁午。无名之赏赐，不急之造作，他费百端，动计千万。加以教化未甚行，廉耻未甚至，法有滋章之条，吏无侧隐之实。』上优诏褒答。时上封事者不下百数，上令近臣阅其可采者取进止。

夏四月，诏文武群臣封事，阁门画时进入，勿致稽留。河东转运使宋博言：『大通监冶铁盈积，可供诸州军数十年鼓铸。请权罢采取以纾民。』诏从其请。时西北二边屯师甚广博，经制馈饷以干治称，朝廷难其代，凡十一年不徙

。丙子，上谓辅臣曰：『庶宫中求才干则不乏，询德行则罕见其人。夫德为百行之本，德行之门，必有忠臣孝子，岂无德行者能全其忠孝乎？又庶官所掌之务多不修举，而拮拾他局利害，以图进身。若能自于本局，则百职不严而肃，又何患乎政事之挠渎哉？』张咏知杭州。咏既至，属岁歉，民多私鬻盐以自给。捕犯者数百人，咏悉宽其罚而遣之。官属请曰：『不痛绝之，恐无以禁。』咏曰：『钱塘十万家，饥者八九。苟不以盐自活，一旦蜂起为盗，则其患深矣。』有民家子与姊夫讼家财，婿言：『妻父临终，此子才三岁，故见命掌贖产，且有遗书，令异日以十之三与子，七与婿。』咏览之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甚，故托汝。倘遽以家财十之七与子，则子死于汝手矣。』亟命以七分给其子，余三给婿，皆服咏明断，拜泣而去。

五月，诏：『天下贡举人应三举者，今岁并免取解，自余依例举送，当俟奏名，朕亲临试。』上谓宰相曰：『近览上封所述，频言风俗侈靡。且金，至宝也，使之为泥，诚亦可惜。』令有司禁臣庶泥金、铺金之饰，违者坐其家长。张齐贤请先责大臣之家。上幸曹彬第问疾。先是，知雄州何承矩奏敌谋寇边。上以问彬，对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犹委孙全兴经营和好。』上曰：『此事朕当屈节为天下苍生，然须执纪纲，存大体，即久远之利也。』六月戊午，武惠王曹彬卒，上临其丧。彬性仁恕清谨，逊言恭色，在朝廷，未尝抗辞忤旨。博览强记，善谈论，被服雅同儒者。尤疏财，未尝聚蓄，伐二国，秋毫无所取。位兼将相，不以为等威自异。北征之失律也，赵昌言表请行军法。及昌言被劾，未得入见，彬在近密，遽为上请，乃许朝谒。彬归休闭阁，门无杂宾。保功名，守法度，近代良将，称为第一。

七月，上闻契丹将入寇，以傅潜为镇定高阳关行营都部署。宰相张齐贤请给外任官职田。诏三馆、秘阁检讨故事，申定其制，以官庄远年逃田充，悉免其租。

八月，判大理寺王钦若上言：『本寺公案常有五十至七十道，近者三十日内绝无。昔汉文帝决狱四百，唐太宗放罪三百九十人，然犹书之史册，号为刑措。当今四海之广，万类之多，而刑奏止息，逮乎逾月，足彰耻格之化，式渐太和之风。请付史馆，用昭圣治。』从之。丙寅，大阅。上谓王超曰：『士众严整，戎行练习，卿之力也。』丁卯，近臣、诸军将校、内职皆畅饮。诏大阅，所践民田蠲其租。癸酉，枢密副使杨砺卒。上谓宰臣曰：『砺介直清苦，方当任用，遽此沦谢，甚可悼也！』即冒雨临其丧。砺私舍委巷中，乘輿不能入，上为步进，益嗟闵之。乙亥，以迫封济阳郡王武惠公曹彬配享太祖庙庭，文惠公薛居正、武惠公潘美、元懿公石熙载配享太宗庙庭。

冬十月。先是，福建路不置惠民仓，库部员外郎成肃请增置焉。诏从肃请

，令诸路转运司申淳化惠民之制，岁丰熟则增价以糴，饥歉则减直而出之。

十一月丙戌，合祭天地于圜丘，奉太祖、太宗并配。升坛奠玉帛讫，方诣壘洗，再升坛，如旧仪。乙未，诏以边境绎骚，取来月暂幸河北。

十二月，车驾发京师，次大名府。威虏军言契丹来寇，出兵击败之，杀其酋帅。初，河北转运使裴庄屡条奏傅潜无将略，枢密使王显颇庇之，庄奏至，辄不报。缘边告急，潜麾下步骑凡八万，畏懦自守。敌破狼山诸寨，入祁、赵，出邢、洺间，朝廷屡督其出师，皆不听。丙子，诏百官各上封章，各言边事。于是工部侍郎钱若水言：『傅潜领数万雄师，闭门不出，坐看戎寇俘掠生民，上则辜委注之恩，下则挫锐师之气。军法曰：临阵不用命者斩。今若申明军法，斩潜以徇，然后擢取如杨延朗、杨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不出半月，可以坐清边塞。』起居舍人、直史馆李宗谔言：『夫将帅者，必先观其取予，察其智谋。能总千人者，委以千人之权；能敌万人者，授以万人之职。各守一郡一城，分领骁雄，争据要害。来则急击，去则勿迫，又岂须置三路部署之名，制六军生死之命，使有材力之士不得施为。纵欲立奇功，报厚遇，为人所制，莫可得也。』

庚子咸平三年春正月己卯朔，王均僭号大蜀，改元化顺，入陷汉州。

吕中曰：李顺之党方息而刘旰【杰案：应为“旰”。】兴，刘旰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乱也。盖其民勇悍，而又狃于僭伪之久，故易诱以乱耳。然安李顺之党者，张忠定也；平刘旰之乱者，亦张忠定也。代以牛冕则王均反，牧守其可非人乎？张咏使蜀者再，真宗曰：『得卿治蜀，无西顾之忧。』赵抃使蜀者三，神宗曰：『闻卿入蜀，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亦若是耶。此为蜀择咏，非为咏择蜀也；为蜀择抃，非为抃择蜀也。

先是，范廷召分兵击敌，求援于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保裔即赴之，廷召潜师以遁。敌骑围之数重，保裔决战凡数十合，兵尽矢穷，救兵不至，保裔没焉。敌遂自德、棣济河，掠淄、齐而去。傅潜、张昭允并削夺官爵，潜流房州，昭允通州，仍籍没其家赀。先是，上驻大名，闻骁将杨延朗、杨嗣、石普辈屡请益兵，潜不之与，有战胜者，潜又抑之，繇是大怒，令潜等诣行在，至则下狱，命钱若水、魏庠、冯拯案鞫之，罪当斩。诏特贷其死，公议无不愤惋。范廷召等引兵追契丹。丁亥，至莫州，大破之，余众遁逃出境。遣使奏捷，群臣称贺。上作《喜捷》诗题行宫壁。王均攻绵州，不克，直趋剑门，知剑州李士衡与剑门都监裴臻逆击，败之。均众乏食，还成都。甲午，车驾发大名府。上始闻王均反，即以雷有终知益州，李惠、石普、李守伦并为川峡两路捉贼招安使，帅步骑八千往讨之。庚子，车驾至自大名府。李沆为东京留守，不戮一人而鞏下清肃。乙巳，王均复入成都。

二月，翰林学士王旦等三人权知贡举。枢密使王显罢为山南东道节度使，翰林学士王旦为给事中、同知枢密院事。诸军校以次迁补，多自陈其劳绩者。呼延赞独进曰：『自念无以报国，不敢更望升擢。』众颇嘉其知分。赞初为铁骑都指挥使，从太宗平太原。时方决策征，左右因言：『自此取幽州，犹热熬翻饼耳。』赞独曰：『此饼难翻，言者不足信也。』太宗不从，卒无功而还。君子谓赞粗暴尚能识此，武臣中不可谓无其人也。丙子，曲宴近臣于后苑。

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上在大名，诏调丁夫十五万修黄、汴河。监察御史王济以为劳民，请徐图之，乃命济驰往经度。还奏，省其十之七。宰相张齐贤以河决为忧，因对，并召济入见。齐贤请令济署状保河不决，济曰：『河决亦阴阳灾沴所至。宰相若能和阴阳，弭灾沴，为国家致太平，河之不决，臣亦可保。』齐贤曰：『若是，则今非太平耶？』济曰：『北有契丹，西有继迁，两河关右，岁被侵扰。以陛下神武英略，苟用得其人，可以驯致。今则未也。』上动容，独留济，问以边事。济退而著备边策十三条以献，于是选官判大理寺。上曰：『且择当官不回者。王济近数言事，似有特操，可试之。』以济权判大理寺。

吕源曰：王济以镇州通判召还，自结太宗之知，许不时请对，继判登闻院。真宗即位，多上疏言事，命同旧相张齐贤删定编敕，与齐贤争辩，词气甚厉，至目齐贤为腐儒，不知适时之要。齐贤再相，会选官判大理寺，而济预选。未几，以议刑失实停官。方济拔擢，而齐贤虽有宿憾，且无异论，坐事停官，宰相岂无心也哉？呜呼！左右之臣欲陷人于罪，皆有深意，人君不可不深察也。

礼部上合格举人。

甲午，上御崇政院，亲览人等者，赐陈尧咨以下二百七十一人进士及第，诸科六百九十七人赐同出身。赐宴日，以御书褒宠之。上连三日临轩，初无倦怠之色，所擢凡千八百余人，其中有自晋天福中随计者。较艺之详，推恩之广，近代所未有也。上以于诏访知开封府钱若水备御边寇剪灭蕃戎之策，若水上言备边之要有五：一曰择郡守，二曰募乡兵，三曰积刍粟，四曰革将帅，五曰明赏罚。

夏四月，李允则知潭州。初，马氏暴敛，州人岁出绢，谓之『地税』。及潘美定湖南，计屋每间输绢丈三尺，谓之『屋税』。营田户给牛，岁输米四斛，牛死犹输，谓之『枯骨税』。民输茶初以九斤为一大斤，后益至三十五斤。允则请除二税，茶以三十斤半为定制。会岁饥，欲发官廩，先赈而后奏。转运使以为不可，允则曰：『须报必逾月，则饥者无及矣！』不听。明年又饥，允则请以家赀为质，乃得发廩贱糶，因募饥民堪征役者隶军籍，得万人。民列治状请留，诏书嘉奖。知益州牛冕削籍流儋州。初，张咏自蜀还，闻冕代己，咏曰

：『冕非抚众才，其能绥辑乎?』既而果然。

五月，虞部员外郎冯亮言：『饶、池、江、建州岁铸钱百三十五万贯，铜铅皆有余羨。』乃以亮为江南转运副使，兼都大提点江南福建路铸钱事。

九月，置群牧司。王均多为药矢射中官军，中者必死。雷有终募敢死士穴城间道，蒙毡秉燧而入，悉焚其守具，遂克其城。

冬十月，王均自成都突围走，杨怀忠领虎翼军追之，均穷蹙缢死。益州平。命翰林学士承旨宋白等修《续通典》。

十一月[2]，令常参官转对如故事，言近讦者，亦议优容；文不工者，许其直致。张齐贤与李沆并相，情好不协，自负有致君之术，每敷奏，多不直致，议者以为疏阔。辛卯，日南至，群臣朝会。齐贤被酒。上曰：『卿为大臣，何以率下?朝廷自有典宪，朕不敢私。』甲午，齐贤罢守本官。

吕中曰：一相独仕，则有专权之私；二相并命，则有立党之患。然以中申令权专任重。而能与新进之吕蒙正共事，以毕士安德尊望隆，而能与使气之寇准共政，不惟无分朋植党之风，抑且尽同寅和衷之义。而齐贤反与李沆不叶，与寇准相倾，何耶?君子可以知相业之优劣矣。

十二月丙寅，知兖州韩援上言：『伏睹近诏举行转对，在外文武群臣并预次对者，各许上封奏事。臣伏睹先帝自端拱以来，益励精为理。臣尝权盐铁判官，得与本使上殿奏事。一日，先帝从容谓臣等曰：「大凡居职，不可不勤。朕每见殿庭兵卒剩扫一席地，汲一瓶水，必记其姓字。」夫如是，则有以见先帝勤劳庶政，片善无遗。臣又闻治国者在乎远佞人、杜谗口。以陛下聪明神智，必无骄佚之虞，然愿罔倦烛幽，勿使小人乘间而进。日谨一日，虽休勿休，居安念危，在治防乱，则天下幸甚。』疏奏，召援归阙，授史馆修撰。初，濮州有盗夜入城。知黄州王禹偁以为国家武备不修，故盗贼窃发近辅。因奏疏曰：『太宗时，令江淮诸郡毁城隍，收兵甲，大郡给二十，小郡减五人，以充常从，号曰长吏，实同旅人；名为郡城，荡若平地。虽则尊京师而抑郡县，强干弱枝之术，亦非得其中道也。宜令并置本城守捉军士，不过三五百人，阅习弓箭，然后渐葺城垒，缮完甲冑。郡国张御侮之备，长吏免剽略之虞。』疏奏，上嘉纳之。

辛丑咸平四年春正月，中外官上封事者甚众。诏冯拯、陈尧叟详定利害以闻。秘书丞查道上言曰：『朝廷命转运使副，不惟商度金谷，盖亦廉察郡县。望自今每使回日，先令具任内曾荐举才识者若干，奏劾贪狠者若干，朝廷议其否臧，以为赏罚。』从之。上召西川转运使马亮入朝。雷有终既平贼，诛杀不已，亮所全活逾千人。及至京师，会械送为贼所诬误者八十九人。知枢密院事周莹欲尽诛之，亮言：『愚民胁从者众，余皆窜伏。若不贷此，反侧之人闻风

疑惧，一唱再起，是灭一均生一均也。』上悟，悉宥之。

二月，雨。自去冬旱，上每御蔬食，忧闵切至。是日，方临轩决事，雨沾衣。左右进盖，却而不御。知全州陈彭年上疏，一曰置谏官，二曰择法吏，三曰简格令，四曰省官员，五曰行公举。诏学士、两省、御史台五品、尚书省诸司四品以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各一人。

三月，兵部尚书张齐贤上言：『处士种放愿以备贤良方正之举。』乃赐放诏及装钱五万，令京兆府遣官诣山，备礼发遣。放辞不至。先是，三院御史多出外任，风宪之职，用他官兼领。乃诏本司长吏自荐其属，俾正名而举职。壬午，以太常博士张巽为监察御史，从新制也。

吕中曰：御史纪纲正自此始。盖监司为外台，御史为内台。外台之风采振而州县肃，内台之风采振而朝廷肃。以内台而出外，则不惟侵外台之权，亦无以振内台之纲也。故自太宗令转运兼按察，而后外台正。自真宗令御史正名举职，而后内台正。

三月，左仆射吕蒙正、兵部侍郎参知政事向敏中并守本官平章事，中书侍郎、平章事李沆加门下侍郎。

吕中曰：宋朝国初至是三入相者，惟赵普及吕蒙正焉，皆未尝为子弟求恩泽。

初，《乾元历》气朔渐差。诏司天监编新历。历成，赐名《仪天》。参知政事王化基罢为工部尚书。以王旦为工部侍郎、参知政事，冯拯、陈尧叟并为给事中、同知枢密院事，薛映、梁鼎、杨亿并知制诰。上初欲用梅询，宰相李沆素不喜询，言于上曰：『梅询险薄，用之恐不协群议。』上曰：『如此则何人可？』沆曰：『杨亿有盛名。』上乃惊喜曰：『几忘此人！』召映、鼎就试，翌日，与亿并命。审官院初引对京官于崇政殿，迁秩有差。京朝官磨勘引对自此始。王钦若使西川还，即以钦若为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上御崇政殿试制举人，得查道、陈越、王曙。

夏五月，翰林学士朱昂罢为工部侍郎致仕。昂有清节，淡于荣利。初为洗马，十五年不迁，不以属意。非公事不至两府。上知其素守，骤加褒进。昂累章告老。上不得已，从之。遣使就第赐器币，谓辅臣曰：『昂侍朕左右，未尝以私事干朕。今其归老，可给全俸。诏本府岁时省问，如有章奏，许附驿以闻。』又命其子正辞知公安县，使得就养。旧制，致仕官止谢殿门外。于是上特延见命坐，劳问久之，令候秋凉上道。复遣中使锡宴于玉津园，两制、三省儒臣皆预，仍诏赋诗饯行。恩渥之盛。近代无比。

六月癸卯，直集贤院梅询上言：『朝廷遣使减省天下冗吏，计省十九万五千八百二人，请付史馆。』从之。

吕中曰：去国初未远，而吏之冗至于十九万五千余人，何其多耶！盖太祖去在京之吏，真宗去诸路之吏。然自是而后，吏愈冗而愈不可去矣。此识者有『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之说也。

王禹偁卒，上甚嗟悼之。禹偁词学敏赡，时所推重。锋气峻厉，以直躬行道为己任，遇事敢言，虽履危困，封奏无辍。尝言：『吾若生元和时，从事于李绛、崔群间，斯无愧矣。』又为文著书，师慕古昔，多涉规讽，以是不容于流俗，故累登文翰之职，寻即罢去焉。

秋八月己酉，复亲试制举人，得丁逊、孙仅、何亮、孙暨，入第四等。上观稼北郊。咸平初，太常丞陈尧佐为开封府推官，坐言事切直，贬潮州通判。尧佐至州，修孔子庙，作韩愈祠堂，率其民之秀者使就学。时张氏子年十六，与其母濯于恶溪，为鱼所噬。尧佐以渭：『昔韩愈患鳄之害，以文投溪中而鳄为远去。今复害人，不可不除。』卒使捕得，更为文，鸣鼓于市而戮之，潮人以比韩愈。三岁召还，命直史馆。

九月，以刘士元为南宮侍教。南宮北宅有侍教自此始。

冬十月，上语近臣曰：『近者庆州地再震，荧惑犯輿鬼，可不恐惧修省？』知枢密院王继英曰：『妖不胜德。』上曰：『朕何德可恃？』同知枢密院陈尧叟曰：『陛下克己爱民，河防十余溢而不决，岁复大稔，此圣德格天所致也。』上曰：『天不欲困生灵耳。岂朕德能感之？自此益须防戒。』

十一月丙子，王显遣寄班夏守赉驰骑入奏：前军与契丹战，大破之，戮二万余人。

十二月。时灵州孤危，诏群臣议弃守之宜。杨亿即日奏，以为『此虏方黠，其财犹丰，未可以岁月破也。须废弃灵州，退保环庆，然后以计困之尔。』上访于左右辅臣，咸以为灵武乃必争之地，苟失之，则缘边诸州亦不可保。上颇然之。宰相李沆奏曰：『若迁贼不死，灵州必非朝廷所有。莫若发单车之使，召州将部分戍卒，居民委其空垒而归，如此，则关右之民息肩矣。』闰十二月甲午，以王超、张凝领步骑六万援灵州。

吕中曰：灵州之议，当以辅臣之言为是，而李沆、杨亿之言为非。绥州之议，当以孙全照之言为是，而以洪湛之言为非。盖绥州不可城，灵州不可弃也。故何亮上安边书曰：『灵武地方千里，表里山河，舍之则戎狄之地广且饶矣，一患也。自环、庆至灵武凡千里，故西城戎狄合而为一，二患也。冀北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无匹马南来，咸取足乎西戎。既剖分为二，其右乃西域之东偏，实为夏贼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秦、泾、仪、渭之西北诸戎是也。如舍灵武，则合而为一。夏贼桀黠，俾诸戎不得货马，则未知战马从何来，三患也。请筑溥乐、耀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粮道。灵武居绝塞之外，不筑此二城

为唇齿，与舍灵武何异?』后韩魏公以亮之言为然。

壬寅咸平五年春正月，以张齐贤为邠宁环庆泾原仪渭镇戎军经略使、判邠州，令环庆、泾原两路及永兴军驻泊兵并受齐贤节度。戊申，田锡权干当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锡奏：『臣昨见差张齐贤充经略使，曾致尧为经略判官，郑文宝为转运使。臣读孙子兵书，云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今未喻张齐贤、曾致尧、郑文宝等尽知用兵之利害否?若尽知利与害，动无遗策，方可委之经略边事。』

三月，李继迁攻陷灵州，知州裴济死之。灵州被围，饷道断绝，孤城危急。济刺指血染奏求救，大军讫不至，城遂陷。王超等奏班师。上亲试进士王曾以下二十八人，九经、诸科百八十二人，并赐及第。

夏四月，钱若水上言：『绥州自赐赵保忠以来，户口凋残。今欲复城之，用工计百余万，徒为烦扰，绝无所利。』已罢其役，若水复诣阙面陈其事，上甚嘉纳。初，若水率众过河，分布军伍，咸有节制，深为戎将所伏。上知之，谓左右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癸酉，命田锡以本官兼侍御史知杂事，仍遣中使谕旨曰：『卿每上章疏，所司不敢滞留，朕皆一一亲览。知杂之任，朝廷甚难其人，故以命卿。仍不妨徐徐撰述，或有所见，即具奏闻。』

五月乙巳，屯田郎中、判三司催欠司杨覃上蠲放天下逋欠计八百万，请付史馆。从之。礼部尚书温仲舒兼御史中丞。以尚书兼中丞自仲舒始。

六月，工部郎中陈若拙知处州。若拙前任京东转运使，被召，时三司使缺，自谓得之。及至，授刑部郎中、知潭州。若拙大失望，因对固辞，且言尝任三司判官及转运使，今守湖外，反类责降。上曰：『潭州大藩，朕为方面择人，所委不在转运使下。辅相旧臣，固亦有出典大藩者。』若拙恳请不已，乃追新授告敕，而有此命。上谓宰臣曰：『士大夫操修必须名实相副。若拙贪进择禄如此，固当谴降。朕之用人，岂以亲疏为间?苟能尽瘁奉公，有所植立，何患名位之不至也!』

富弼曰：帝王之使人，不可不度其才。度其才而使之不容刮避，则命令重矣。真宗用郭贄、陈若拙守藩郡，各辞其任，一固遣，一责降，诚得使人之术。帝王任藩郅守，若容辞避，则急难能使人乎?

李继迁攻麟州，知州卫居实屡出奇兵突战，及募勇士缒城，潜往击贼，杀伤万余人。丁丑，继迁拔寨遁去。诏以卫居实为供备库使。

秋七月，以钱若水为并代经略使、判并州。上新用儒将，未欲使兼都部署之名，而其任实同也。丙辰，遣使赉诏，就终南山召种放赴阙。

九月，种放以幅巾入见于崇政殿。命坐与语，询以民政边事。放曰：『明王之治，爱民而已。惟徐而化之，余皆廉让。』不对，即授左司谏、直昭文馆

。十月，左领军卫将军薛惟吉妻柴氏无子，惟吉有子安上、安民，素与柴氏不协。柴既寡，尽畜其祖父金帛，谋改适张齐贤。安上诣开封府诉其事，府以闻，下其事于御史狱，柴因讼向敏中贱贸惟吉故第，又尝求娶已不许，以是教安上诬告母，且阴庇之。上以问敏中，敏中言：「实以钱贸安上居第。近丧妻，不复议姻，未尝求婚于柴也。」柴讼益急，遂并鞫之，乃齐贤子宗海教柴为词。盐铁使王嗣宗素忌敏中，因对言：『敏中议娶王承衍女弟，密约已定。』上因面责敏中以不直。丁亥，敏中罢为户部侍郎，齐贤责授太常卿、分司西京。先是，翰林学士宋白尝就敏中假白金十锭，敏中靳不与，于是白草敏中制书，极力诋之，有云：『对联食言，为臣自昧。』敏中读制泣下。侍御史知杂事田锡言：『臣睹近敕，戒励大臣，谓其不守廉隅，多置货产，禄厚而不知耻者，尚怀歉恨；官崇而能自省者，岂不忧惭？斯乃陛下正之以知足之训词，责之以贪饕之显过。又访闻密院、中书，政出吏胥。只检旧例，枢相商议，别无远谋。戎夷深入，则请大驾亲征；将帅无功，则取圣慈裁断。若其任用，则不失享富贵；若令罢免，则不过归班行。臣下得安逸而君上但焦劳，劳逸失宜，尊卑实为倒置也，故阴阳不顺，水旱不调，法令滋章，盗贼多起。尚率京城父老与百辟千官，五度十章请加尊号。赖圣君英睿，以为天不可欺；御札丁宁，示以志不可夺，必断来表，深愜群情。由是见宰相以甘言佞上求圣知，不以国计军机为己任。若加以水旱之灾，乘以戎狄之患，不知在庙堂者用何知略，总军兵者作何筹谋？』

十一月辛丑，享太庙。壬寅，合祭天地于圜丘，因诏三司非禋祀所须，并可减省。于是省应奉杂物十万六千，功九万九千。丙午，大雪。上谓宰相吕蒙正等曰：『昨郊祀之际，重阴变晴。今兹成礼，又获嘉雪，丰年可期矣！』

十二月，以宰相吕蒙正、李沆并兼门下侍郎。旧制，三师、三公、左右仆射、平章事北兼两省侍郎。先是，学士宋白、梁周翰草二相加恩制书，遗忘旧制。既而上问，白等不能对，第请改正。宋白等各罚一月俸。田锡上言：『陛下自纂承大位，五年于兹矣。储闈未建，典册不行。宜速以宗社永宁为大本，人心预定为远图也。』

癸卯咸平六年三月辛卯朔，田锡言：『臣伏睹去秋已来，霖雨作沴，水潦为灾。虽闻检覆，莫知适从。今国家为少缺军兵，防备边戍，遂于曹、单、宋、亳、陈、蔡、汝、颍之间点集乡村，拣选强壮，得五七万人。访闻始降宣命指挥，只令在本城防守，及至奏闻都数，并即抽赴京师。何以如此失信，令下民宁无怨望？以灾殄之余，寇盗若起，适足为戎狄之利，有劳宵旰之怀。』

夏四月。去岁，以义军分隶州兵之籍，于是命张延禧料简，得万三千余人

，立为神锐、神虎指挥，常加训习焉。丙子，契丹入寇，定州行营都部署王超逆战于望都县，副部署王继忠常以契遇深厚，思戮力自效，率麾下跃马驰赴。士皆重创，殊死战，至白城，陷于敌。成都阙守，朝议难其人。上以张咏前在蜀，为政明肃，勤于安集，远民便之。甲申，加咏刑部侍郎，充枢密院直学士、知益州。民闻咏再至，皆鼓舞自庆。

五月，上以王继忠实战死，丁酉，赠继忠大同节度使兼侍中，录其子怀节、怀敏、怀德。望都失利，上语近臣曰：『颇闻有临阵公然不护主帅引众先遁者。』乃命刘承珪、李允则驰驿按问。李福坐削籍，流封州；王升决杖，配隶琼州。自望都失利，上日访御戎之策，因合两府会议。若请合镇、定、高阳三路兵据冲要；或请令三路分兵扞御；或请以镇、定两路兵阵于州之北，又徙高阳兵于宁远军，仍别设奇兵于顺安军控扼，发强壮备城，弥缝其缺。上总览而裁定之。

六月己未朔，内出阵图示辅臣曰：『镇、定、高阳三路兵悉会定州，寇来坚守勿逐，俟信宿寇疲，则鸣鼓排战，又分兵出三路，以六升骑屯威虏军，五千骑屯保州，五千骑屯北平寨，使其腹背受敌。又兵八千屯宁边军，五千屯忻州，扼东西路。』又曰：『任人择才，颇亦难事，朕必就其所长而用之。魏能性刚，张锐善熟，故使佐能；孙全照好陵人，取其常所保荐者与同事；韩守英素无执守，当使阎承翰代之。承翰虽无武干，然亦勤于奉公也。』其它选用，悉皆类此。先是[3]，三各置使。丁亥，始并为一使，命寇准充三司使，兼置副使。以陈恕为尚书左丞、知开封府。恕在三司，前后逾十余年，究其利病，条例多所改创。其从他官也，尝荐寇准可用。及准至三司，即检其前后所改创事类为方册，其晓谕榜帖，悉以新板别书，赍诣恕第请署，恕一一为署之，不复辞。准拜谢去。故三司多循恕旧贯，自准始也。

秋七月，复并三司盐铁、度支、户部勾院为一。

九月，司空、平章事吕蒙正凡七上表求退。甲辰，罢为太子太师，封莘国公。是秋，募近京强壮补禁卫。诏殿前都指挥使高琼阅习阵势。

冬十月，静戎军王能奏：于军城东新河之北开田广袤，相去皆五尺许，深七尺，状若连锁，必能限隔戎马。诏静戎、顺安、威虏界并置方田，凿河以遏胡骑。钱若水卒。若水能断大事，事继母以孝闻，上甚悼惜之，赠户部尚书，谥宣靖。诏：『监司之职，刺举为常。颇闻旷官怠于行部，将何以问民疾苦、察吏否臧？自今诸路转运使，令遍至管内按察。』光禄寺丞李永锡、奉礼郎王嘉祐坐交游非类[4]，并责监酒税。嘉祐，禹偁子也，平时若愚驂，独寇准知之。准知开封府，一日，问嘉祐曰：『外间议准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准曰：『于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观之，丈人不若未为相

，为相则誉望损矣。』准曰：『何故?』嘉佑曰：『自古贤相所以能建功业、泽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鱼之有水，故言听计从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负天下重望，相则中外以太平责焉。丈人之于明主，能若鱼之有水乎?嘉祐所以恐誉望之损也。』准起，执其手曰：『元之虽文章冠天下，至于深识远虑，殆不能胜吾子也!』甲寅，有星孛于井、鬼，大如杯，色青白，光芒四尺余，凡三十余日没。上曰：『朕德薄致兹，谪见大惧，灾及吾民。密迩诞辰，宜罢称觞之会，以答天谴。』

十二月辛未，史馆修撰田锡卒。锡耿介寡合，严恭好礼，慕魏徵、李绛之为人。及居谏署，直言时政得失。尝曰：『吾封疏五十二奏，皆谏臣任职之常也，岂可藏副，示后谤时卖直耶?』悉取焚之。临终，自作遗表。上览之惻然，曰：『田锡直臣也，天何夺之速乎!若此谏官诚不易得，朝廷小有阙失，方在思虑，锡之章奏已至矣!』

吕中曰：东坡尝序其奏议曰：『田公，古之遗直也。其尽言不讳，盖自敌已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况于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圣也。自兴国以至咸平，可谓大治。千载一时，而田公常若有不测之忧，何哉?古之君子，必忧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绝人之资，治世无可畏之防。夫有绝人之资必轻其臣，无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所甚惧也。』

戊寅，德音赦天下：死罪降一等；流以下并释之；除三年逋租。癸巳，上亲阅逋负名籍，释系囚四千一百六人，蠲物八万三千，于是将肆赦、改元。或谓蠲放逋债、减除率敛其数颇多，三司必以恩泽太滥、亏损国计为言。上曰：『非理害民之事，朝廷决不可行。吝于出纳，固有司职也。要当使斯人实受上赐。』甲申，日将午[5]，雷暴震。司天言：『占主国家发号布德，未及黎庶。』上谓辅臣曰：『岂所议赦书小惠未遍，上天以雷警朕耶?卿等皆尽心讲求之。』

甲辰景德元年春正月朔，大赦，改元。京师地震。癸卯夜，京师地复震。丁未夜，京师地复震。上谓宰相李沆曰：『坤道贵于安静。京师大众所聚，而震动若此，皆朕听览不明所致。夙夜内省中外之政，敢不尽心?但虑命令之出，或有枉挠。』沆顿首引咎。李继迁之陷西凉也，都首领潘罗支伪降，继迁受之不疑。未几，罗支遽集六谷蕃部及者龙族合击之，继迁大败，因中矢死。其子阿移嗣位，改名德明。二月，请降，乃赐诏招谕。夏四月。邢州言地震不止。六月，上密采群臣之有闻望者，得边肃、鞠仲谋、朱协、郝太冲、李玄、马景、何亮、周绛、谢涛、卫太素、陈昭度、崔端、高谨微、赵湘、张若谷、姜屿、皇甫选、滕涉、陆玄圭、李奉天、崔遵度、曹度、陈越，凡二十四人[6]。内出其姓名，令阁门祇候崇政殿再坐引对，外任者乘驿赴阙。每对，必往复绸

绎其词气，或试文艺，多帖三馆职，或命为省府判官，或升其差使焉。好事者因号越等为『二十四气』，以比唐修文馆学士四时八节十二月之数云。

吕中曰：三载考绩，岳牧皆预。岁终废置，群后咸在。后世徒纤悉于小吏而阔略于公卿大夫。今罢郊礼之恩而行磨勘之法，于选人则举孤寒无援之人而擢之京官，其宽于小而严于大可知。至于采闻望而用人，则又不待行考课之法，此又真宗之微权也。

秋七月。先是，上召翰林学士梁颙夜对，询及当世台阁人物。颙曰：『晁迥笃于词学，盛玄敏于吏事。』上不答，徐问曰：『文行兼著如赵安仁者有几？』颙曰：『安仁才识兼茂，体裁凝远，求之具美，未见其比也。』既而颙卒，以安仁为翰林学士。丙戌，右仆射、平章事李沆卒，年五十八。上再幸其第，哭之恸，谥文靖。上之初即位也，沆日取四方水旱盗贼奏之。参知政事王旦以为细事，不足烦上听。沆曰：『人主少年，当使知人间疾苦。不然血气方刚，不留意声色犬马，则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见此，参政他日之忧也。』时四北用兵，边奏日耸。旦慨然谓沆曰：『安得企见太平，吾人当优游燕息乎？』沆曰：『国家强敌外患适足为警惧。异日天下晏然，人臣率职，未必高拱无事，君奚念哉？』上雅敬沆，尝问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此最为先。』上问其人，曰：『如梅询、曾致尧、李夷庚等是矣。』上深然之，故终上之世，此数人者卒不进用。在中书，未尝密进封章。上尝询其故，沆曰：『臣备位宰相，公事当力言之。苟背同列密有所启，此非谗即佞，臣实嫉此事。』沆重厚淳质，退朝辄终日危坐，未尝问家事，对宾客尤寡言。弟维尝乘间劝沆稍屈意接纳士大夫，沆曰：『吾非不知此也，然今群臣皆得升殿言事，封章论奏，吾悉见矣。至于西北大计，荐绅中如李宗谔、赵安仁皆一时英秀，与之谈，犹不能启发吾意。自余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论功最，希宠奖，此又何足与乎？苟免强酬答，则世所谓笼罩之事，吾未能也。』沆自言：『居重位实无补万分，惟四方言利事者，未尝一施行，聊以此报国耳。』尝喜读《论语》。或问之，沆曰：『为宰相，如《论语》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两句，尚未能行，终身诵之可也。』戊子，陕西转运使言：『西面沿边诸州于保毅军内简集成振武军四十指挥。』上曰：『朕询于知兵及详练边事者，皆云：自此立军。边声顿振，戎人畏惧。不敢侵寇矣。』李沆死，中书无宰相。上意欲擢寇准。乃先置宿德，以毕士安为吏部侍郎、参知政事。士安入谢，上曰：『未也，行且相卿。谁可与卿同进者？』士安因言：『准资忠义，能断大事。』上曰：『闻准刚使气，奈何？』士安曰：『今天下之民虽蒙休德，涵养安佚，而西北跳梁未服。若准者，正宜用也。』不阅月，遂与准俱相。光禄少卿宋雄监河阴屯兵。雄习河渠利害，因领护汴

口，均节水势，以济江淮漕运。居十数年，三迁将作监，不易其任，职务修举，朝廷赖焉。

八月己未，以参知政事、吏部侍郎毕士安，三司使、兵部侍郎寇准并依前官平章事。是时契丹多纵游骑剽掠深、祁间，小不利即引去，徜徉无斗意。准曰：『是狃我也。愿朝廷练帅领，简骁锐分据要害地以备之。』宣徽南院使、知枢密院事王继英为枢密使，同知枢密院事冯拯、陈尧叟并为签书枢密院事，枢密直学士、工部郎中刘师道权三司使公事。自后三司除使，多用此制。知寿州陈尧佐自出米为糜，以食饿者，而吏民皆争出米，其活数万人。尧佐曰：『吾非行私惠，盖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从之乐也。』先是，石保吉求兼相印，上以问李沆。沆曰：『保吉因缘戚里，无攻战之劳，骤据台席，恐腾物议。』上他日询之，执奏如初。

其事遂寝。及沆卒，丙子，以保吉为武宁节度使、同平章事。

九月，上谓辅臣曰：『累得边奏，契丹已谋南侵。朕当亲征决胜，卿等共议，何时可以进发？』毕士安曰：『陛下已命将出师，委任责成可也。必若戎辂亲行，宜且驻蹕澶渊。』寇准曰：『大兵在外，须劳圣驾暂驻澶渊。进发之期，不可稽缓。』上每得边奏，必先送中书，谓毕士安、寇准曰：『军旅之事虽属枢密院，盖中书总文武大政，号令所从出。乡者李沆或有所见，往往别具机宜。卿等当详阅边奏，共参利害，勿以事干枢密院而有所隐也。』因言：『枢密之地，尤须谨密。漏禁中语，古人深戒。若与同列及枢密彰不协之迹，则中外得以伺其间隙，实非所便。卿等志之。』

闰九月，契丹主与其母举国入寇，其统军鞬览引兵掠威虏、顺安军[7]，魏能、石普等帅兵御之。能败，其前锋又攻北平寨，田敏等击走之。又东趣保州，攻州城不利而北。挾览与契丹主及其母合势攻定州，王超阵于唐河，其轻骑俄为我裨将所击，乃率众东驻阳城淀。先是，寇准已决亲征之议。王钦若以契丹深入，密言于上，请幸金陵，陈尧叟请幸成都。上复以问准。时钦若、尧叟在旁，准心知钦若江南人，故请南幸；尧叟蜀人，故请西幸，乃阳为不知，曰：『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今天子神武而将帅协和，若车驾亲征，则敌自当遁去。不然，则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众，劳逸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欲委弃宗社，远之楚、蜀耶？』上乃止。二人由是怨准。钦若多智，准惧其妄有关说，疑沮大事，图所以去之。会上欲择大臣使镇大名，准因言钦若可任。乙亥，以钦若判天雄军府兼都部署。初，王继忠战败，为敌所获，敌即授以官。继忠乘间言和好之利。时敌虽大举深入，然亦遣李兴等以兴等以继忠书诣莫州部署石普，且致密奏一封达阙下。上发视之，遂以手诏令石普付兴等赐继忠。继忠欲朝廷先遣使命，上未许也。冬十月，继忠得上手诏，即具奏，乞

早遣使议和好。丙午，上命枢密院择可使敌者。王继英言：『殿直曹利用自陈：倘得奉君命，死无所避。』乃授利用阁门祗候，假崇仪副使，奉契丹主书以往，又赐继忠手诏。己酉，初置龙图阁待制。契丹抵瀛州城下，昼夜攻城。知州李延渥率州兵拒守，发孺石巨木击之，死者三万余人，伤者倍之，竟弗能克，乃遁去。

十一月，车驾北巡。司天言：『日抱珥，黄气充塞，宜不战而却，有和解之象。』曹利用至天雄，孙全照疑敌不诚，劝王钦若留之。敌既数失利，复令王继忠具奏求和好，且言：『北朝顿兵不敢劫掠，以待正人。』上因赐继忠手诏，又以手诏促利用行。上驻蹕韦城，群臣复有以金陵之谋告上宜且避其锋者。上意稍惑，乃召寇准问之。准曰：『今虏寇迫近，四方危心。河北诸军，日夜望釜輿至，士气当百倍。若回辇数步，则万众瓦解，敌乘其势，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上意未决。准出，遇殿前都指挥使高琼门，屏间谓曰：『太尉受国厚恩，今日有以报乎？』对曰：『琼武人，诚愿效死。』准复入对，琼随入，立庭下。准曰：『陛下不以臣言为然，盍试问琼等？』遂申前议，词气慷慨。琼仰奏曰：『寇准言是。』且曰：『随驾军士，父母、妻子尽在京师，必不肯弃而南行，中道即亡去耳。愿陛下亟幸澶州，臣等效死，敌不难破。』上意遂决。甲戌晨发。左右以寒甚，进貂裘絮帽，上却之曰：『臣下暴露寒苦，朕独安用此耶？』是日，次南城，以驿舍为行宫。将止焉，寇准固请幸北城，曰：『陛下不过河则人心危惧，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高琼亦固以请，冯拯在旁呵之，琼怒曰：『君以文章致位两府，今敌骑充斥如此，君何不赋一诗咏退敌骑耶！』即麾卫士进辇扣陛，上遂幸北城。既至，登门楼，张黄龙旗，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敌相视，益怖骇。曹利用自天雄赴敌寨共议和好事，议未决，乃遣杞持国主书与利用俱还。十二月，杞入对，呈其书，复以关南故地为请。上曰：『朕守祖宗基业，不敢失坠。所言归地事极无名。必若邀求，朕当决战尔。实念河北居人重有劳扰，倘岁以金帛济其不足，朝廷之体固亦无伤。答其书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与韩杞口述兹事可也。』上又面戒利用以『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货财，则宜许之。』是日，日食。德、博州并言：契丹已移寨东北，去临河。观城县民石兴等自敌寨逃归，具言金帅达兰中矢死。曹利用与韩杞至敌寨，敌复以关南故地为言，利用辄沮之，且许遗绢二十万疋、银一十万两，议始定。敌言国主年少，愿兄事南朝。甲申，利用与其右监门姚东之持国主书俱还。丙戌，命李继昌持誓书与东之俱往报聘。利用之再使北也，面请岁赂金帛之数。上曰：『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寇准召至，语之曰：『虽有敕旨，汝往所许，不得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勿来见准，准当斩汝！』利用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入见行宫，上方进食，使内侍问所赂

，利用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颊。内诗入白：『岂非三百万乎?』上失声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及对，上曰：『几何?』曰：『三十万。』上不觉喜甚，故利用被赏特厚。戊子，上作回銮诗，命近臣和。上曰：『北狄自古为患，僥思平愤恚，尽议歼夷，则须日寻干戈，岁有劳费。今得其畏威服义，息战安民，甚慰朕怀。』时王超等逗挠无功，唯有终赴援，威声甚振，河北列城，赖以雄张云。甲午，车驾发澶州。李继昌至敌帐，群情大感悦，馆设之礼益厚。即遣其西上阁门使丁振奉誓书来上。戊戌，车驾至自澶州。寇准在澶州，每夕与知制诰杨亿畅饮讴歌，谐谑喧哗达旦。上使人觐知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复何忧乎?』既而曹利用与韩杞至行在议和，准初欲勿许，且画策以进曰：『如此则可保百年无事，不然戎且生心矣。』上曰：『数十岁后，当有能扞御之者。吾不忍生灵重困，姑听其和可也。』准处分军事或违上旨，及是谢曰：『使臣尽用诏令，兹事岂得速成?』上笑而劳焉。

陈莹中曰：当时若无寇准，天下分为南北矣。然寇莱公岂为孤注之计哉?观契丹之入寇也，掠威虏、安顺军，则魏能、石普败之；攻北平寨，则田敏击走之；攻定州，则王超等拒之；围岚岢军，则贾宗走之；寇瀛州，则李延渥败之；攻天雄，则孙全照却之；抵澶州，则李继隆御之。兵将若此，则亲征者所以激将士之用命。然所谓亲征者，在景德行之则可。而议者当靖康时，有请用真宗故事，则不可。盖亲征之行，必兵强可也，财富可也，将能擒敌可也。若此，则分画明，纪纲修，法度正。一有不然，则委人主以危事曰：『天子所在，兵无不胜。』此书生之虚论，可言而不可行也。寇准之功不在于主亲征之说，而在于当时画策欲百年无事之计。向使其言获用，不惟无庆历之悔，亦无靖康之祸矣。我宋之安，景德之役也；靖康之祸，亦景德之役误之也。景德王师一动而诛鞑览，契丹不能渡河也，遂使靖康坐守京城而觐敌之不渡河。景德不战而和，欲和者敌也，遂使靖康坐视敌之深入而独意和好之可久。景德既和，诏边郡无邀敌归，所以示大信也，遂使靖康敌人议割吾之三镇，而犹纵敌不追。其守不足以为谋，其和不足以为信，其纵不足以为德，准之言至是验矣。

范仲淹曰：『王文正公旦为相二十年，人莫见其爱恶之迹，天下谓之大雅。寇莱公澶渊之役，而能左右天子，不动如山，天下谓之大忠。枢密使扶风马公知节慷慨立朝，有犯无隐，天下谓之至直。』

乙巳景德二年春正月朔，大赦。上以河北守臣宜得有武干善镇静者，命马知节知定州，李允则知雄州。知节先在镇州，方敌犯塞，民相携入城，知节与之约：有盗一钱者斩!俄而窃童儿钱二百者即戮之，自是无敢犯者。每中使赉诏谕边郡，知节虑为敌所掠，因留之，募捷足间道而行，以达诏旨。会发澶、魏、邢、洺等六州军储赴定州，水陆并进，时兵交境上，知节曰：『是资敌也。』

』因告谕郡县：凡公家输犂之物，所在纳之。敌欲剽劫，皆无及。车驾幸澶渊，大将王超拥兵屯驻定州，逗遛不进。知节屡讽之，超不为动。复移书诘让，超出兵，犹辞以中渡无桥，徒涉为患。知节先已命工度材，一夕而具。上闻之，手诏褒美。省河北诸州戍兵十之五。

二月，遣使贺契丹国母生辰。

三月，上亲试进士李迪以下二百四十六人，特奏名五举以上一百十一人，诸科得九经以下五百七十人，特奏名三礼以下七十五人。上谓宰相曰：『迪所试最优，李谔亦有可观。闻其幼年，母为父所弃，归舅族，谔日夕号泣，求还其母，乃至绝荤茹以祷祈。又能刻苦为学，自取名级，亦可嘉也。』先是，迪与贾边皆有声场屋，及礼部奏名，而两人皆不与。考官取其文观之，迪赋落韵，边论『当仁不让于师。』以师为众，与注疏异，特奏令就御试。参知政事王旦议：『落韵者，失于不详审耳。舍注疏而立异论，辄不可许，恐士子从今放荡，无所准的。』遂取迪而黜边，当时朝论大率如此。初，安阳人陈贯喜言兵。咸平中，大将杨琼、王荣丧师，贯上书言：『前日不斩傅潜、张昭远，使琼辈畏死不畏法。今不严其制，后当益弛。请立法：凡合战而奔者，主校皆斩。大将战死，裨校无伤而还，与奔军同；军衄城围，别部力足救而不至者，以逗遛论。如此罚明而士卒厉矣。』上嘉纳之，将召试学士院，执政谓琼等已即罪，议遂格。又尝上形势、选将、练兵论三篇，于是贯举进士，试殿庭，得同出身。上识其姓名，曰：『是数言边事者。』擢置第二等，赐及第。

夏四月，王钦若累与寇准不协，还自天雄，再表求罢，乃置资政殿学士，以钦若为之，仍迁刑部侍郎。

五月，宣徽院使雷有终倜傥自任，能抚士卒，宴犒不足，则倾私帑给之，家无余财。居数月卒，身后宿负，犹不啻百万。殿前都虞候张凝忠勇好功名，善训士卒，赏赐甚厚，多以犒师，京师无居第。上尝与近臣论将帅曰：『选用武臣实难，倘未尝更历，则不能周知其才。太宗所擢甚众，而优待者唯凝与王斌、王宪等数人。每赐与，绝殊伦辈，乃知先帝知人之明也。』于是凝卒，上甚惜之。诏边民应募为弓箭手者，给以境内闲田，永蠲其租。庚申，上亲试进士范昭等五十一人，诸科一百九十八人。抚州进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进士姜益年十二，皆以俊秀闻，特如试殊，试诗、赋各一首；益试诗六篇。殊属词敏赡，上深叹赏。宰相寇准以殊江左人，欲抑之而进益。上曰：『朝廷取士，惟才是求。四海一家，岂限遐迩？如前代张九龄辈，何尝以遐陋而弃置耶！』乃赐殊进士出身，益同学究出身。后二日，复召殊试诗、赋、论。殊具言：赋题尝私所习。上益爱其淳直，改试他题。既成，数称善，擢秘书省正字，秘阁读书，仍命直史馆陈彭年视其所学，及检察其所与游者。诏自今诸州官吏雪活

得人命者，并理为分绩。

六月，上谓辅臣曰：『殿前司兵及禁兵老疾者众，盖久从征戍，失于简练。比因抽移至京师，虽量加阅视，亦止能去其尤者。今多已召还，宜精加选择。虽议者恐其动众，亦当断在必行，第以契丹请盟，西戎纳款，若即行此，则军旅之情必谓国家便谋去兵惜费。不若先从下军选择勇力者次补上军，亦可镇厌浮言，使众不惑也。其老疾者，俟秋冬遴简将臣，令悉搜去之。』

秋七月，诏复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才任边寄等科。

《人事记》曰：汉置贤良科四百年，得一董仲舒而已。唐置贤良科三百年，得一刘蕡而已。我朝此科多得大才，其后也废贤良而为宏词，惜哉！

益州将吏民庶举留知州张咏，诏褒之。始，车驾北征，咏虑远夷乘隙为变，欲出奇以胜之，因取盗贼之尤无状者磔死于市，众皆慑服。每讯牒便文久不得判，咏率尔署决，莫不允当。蜀中喜事者论次其词，总为《诫民集》，镂板传布。上尝遣使谕旨曰：『得卿在彼，朕无西顾之忧也。』

冬十月，吏部侍郎、平章事毕士安卒，车驾即临哭，谓寇准等曰：『士安善人也！』

十一月丙辰，享太庙。丁巳，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上自散斋，即进蔬茹。礼毕御楼，始饮酒焉。以王钦若为兵部侍郎、资政殿大学士。

丙午景德三年春正月，始署常平仓于京东西、河东、陕西、江淮、两浙，计户口量留上供钱。自千贯至二万贯，令转运使每州择清干官主之，专委司农寺总领，三司无得辄用。大率万户岁余万石，止于五万石。或三年以上不经糴，则回充粮廩，别以新粟补之。

二月，权三司使丁谓等言：『唐诸州长吏职当劝农。』乃请少卿、监、刺史、阁门使已上知州者并兼管内劝农使，余及通判，并兼劝农事；诸路转运使、副并兼本路劝农使。诏可。劝农使人衔自此始。冯亮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茶盐兼都大发运使。都大发运使司自至道末省之，及是复置。契丹既和，寇准颇矜其功。上待准极厚，王钦若深害之。一日会朝，准先退，上目送准，钦若因进曰：『陛下敬畏寇准，为其有社稷功耶？』上曰：『然。』钦若曰：『城下之盟，虽春秋时小国犹耻之。澶渊之举，是盟于城下也，其何耻如之！』上愀然不能答。由是上顾准稍衰。准在中书，喜用寒畯，每御史缺，辄取敢言之士，他举措多自任。尝除官，同列屡目吏持例簿以进，准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谓进贤退不肖也。』因却而不视。戊戌，寇准罢为刑部尚书。以王旦为工部尚书、平章事。旦入谢，上谓曰：『寇准以国家爵赏过求虚誉，无大臣体。罢其重柄，庶保终吉也。』既而命准出知陕州。己亥，冯拯为兵部侍郎

，王钦若为尚书左丞，陈尧叟为兵部侍郎，并知枢密院事；赵安仁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韩崇训、马知节并签署枢密院事。

四月，命使六人巡抚益、利、梓、夔、福建等路，所至存问父老，疏决系囚，按察官吏能否、民间利害以闻。时屯田员外郎谢涛使益利路，及还。举所部官三十余人。宰相以为多，涛乃历陈其治状，且愿连坐。奉使举吏连坐自涛始。

五月朔，司天言：日当食。上避正殿，既而阴翳不见。上语宰相曰：『此非朕德所致，但喜分野之民不被其灾耳。』司天奏周伯星见，群臣上表称贺。知杂御史王济曰：『瑞星实符圣德。然唐太宗以家给人足丰年为上瑞。臣愿陛下日谨一日，居安虑危，则天下幸甚。』上嘉纳之。赵德明遣其兵马使贺永珍来贡马。

六月，知制诰朱巽上言：『朝廷命令不可屡改。自今更张法制者，请先付有司议其可否。苟罔辨是非，一切颁布，恐失谨重之道。』上谓宰臣曰：『此甚识治体，卿等志之。』

秋七月，知益州张咏岁满，以任中正代之。在郡凡五岁，遵咏条教，人用便之。宰相王旦初拟中正代咏，议者多云不可，上亦诘旦。旦曰：『非中正不能守咏规矩，他人往，则妄有变更矣。』

八月，上谓王旦等曰：『凡裁处机务，要当知其本末。朕每与群臣议事，但务从长，虽言不尽理，亦优容之，所冀尽其情也。』

九月，御崇政殿，亲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钱易、石待问，并入第四等。丁卯，赵德明遣刘仁勳来进誓表，请藏盟府。且言：『所乞回图及放青盐之禁，虽宣命未许，然誓立功效，冀为异日赏典也。』

冬十月朔，以赵德明为定难节度使，封西平王。

丁未景德四年春二月，上谓辅臣曰：『前代内臣恃恩恣横，蠹政害物，朕常深以为戒。至于班秩，赐与不使过分，有罪未尝矜贷。』王旦等曰：『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内侍史崇贵尝使嘉州还，言有知县王姓者贪浊，有佐官名昭度者廉干，乞擢为知县。上曰：『内臣将命，能探善恶，固亦可奖。然以其密侍扃禁，便尔赏罚，外人未为厌伏。当须转运使审察之。』

富弼等释曰：人主听纳不可不谨，若容片言之欺，小则系一人之荣辱，大则系天下之利害安危，可不谨哉？谨之之术，惟在防微；防微之术，莫若左右之言不及也。真宗不以一内侍臣言进退官吏，听纳之道，谨之至矣。

癸酉，诏就西京建太祖神御殿，又置国子监武成王庙。

三月，以曹玮为西上阁门使，赏其扞边之功也。玮在镇戎[8]，尝出战小捷，乃驱所掠牛羊辎重缓还。敌兵去数十里，闻玮利牛羊而师不整，遽还袭之。

玮行愈缓，得地利处乃止，使人谓之曰：『蕃军远来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请休憩士马，少选决战。』良久，玮又使人谕之曰：『歇定，可相驰矣。』一战，大破敌师。徐谓其下曰：『吾知敌已疲，故为贪利以诱之。比其复来，几行百里矣。若乘锐便战，犹有胜负。远行之人若少憩，则足痺不能立，人气亦阑，吾以此取之。』

四月，宰相王因对，言：『淮南榷酤，竟以增益课利为政，烦扰特甚。』上曰：『此特官吏务贪劳绩，不恤民困。朕甚闵之。』乃诏三司：『取一年中等之数立为定额，自今中外勿得更议增课，以图恩奖。』

五月，上与辅臣言及朝士有交相奏荐者。王旦曰：『人之情伪，固亦难知。或言其短而意在荐扬，或称其能而情实排抑。唐刘仁轨尝忿李敬玄异己，乃称其有将帅才，而敬玄卒败军事。』上曰：『若然，则险伪之辈，世所不能绝也。』戊申，诏以鼓司为登闻鼓院，登闻院为登闻检院。诸人诉事，先诣鼓院；如不受，诣检院；又不受，即判状付之，许邀车驾。』上谓王旦曰：『车驾每出，词状纷纭，洎至披详，无可行者。』故有此更置焉。乙丑，诏曰：『有上封而论事，辄乞留中而无名，多涉巧诬，颇彰欺诋。自今文武群臣表疏，不得更乞留中。事涉机要，许上殿自陈。如或举奏官吏能否，亦须明上封章，当行覆验。』先是，上谓王旦曰：『臣僚升殿奏事札子有不列己名请留中者，皆言人之短，发人之私。苟偏听之，即不可信；若显行之，又重违其意。比令杜镐、陈彭年检上封密谏故事，可著条约，并警有位，令各举其职。』乃降是诏。是月，初置杂卖场。

闰五月，御崇政殿，试贤良方正陈绛、史良、夏竦。先是，上谓宰臣曰：『六经之旨，圣人用心。今策问宜用经义参之时务。』因命两制各上策问，择而用之。绛、竦所对入第四次等。

六月，司天言：『五星当聚鹑火。既而近太阳，同时皆伏。按占云「五星不敢与日争光」者，犹臣避君之明也。望付史官，以彰殊事。』从之。庚申，王钦若以五星聚东井、庆云见，奉表称贺。诏付史馆。是月，徙敏中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尝有僧暮过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许。僧求寝于门外车箱中。夜，有盗入其家，自墙上扶一妇人并一囊衣而去。僧见之，遂亡去，走荒草间，忽坠智井，则妇人已为人杀，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执以诣县掠治，僧自诬云：『与子妇奸，诱与俱亡，因杀之投井中。暮夜失足，亦坠井。』狱成，独敏中以赃不获疑之，引僧诘问数四，僧乃以实对。敏中因密使吏访其贼。吏食于村店，店姬问之曰：『僧某者其狱如何？』吏给之曰：『昨日已笞死于市矣。』姬叹之曰：『彼妇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杀也。』吏曰：『其人安在？』妇指示其舍。吏掩捕，获之。案问，具服，并得其赃。一府咸以为神。

初，知宜州刘承规御下严酷。六月乙卯，军校陈进因众怨鼓噪，杀承规，乃推判官卢成均僭号南平王。甲戌，诏曹利用、张煦、张从古、张继能、薛颜等合势攻讨，贼中能束身自归者并放罪。黎龙廷自称权安南静海军留后，遣其弟明相来贡。辛巳，授龙廷静海节度使、交趾郡王，赐名至忠，又追封黎桓为南越王。复置诸路提点刑狱官，仍以使臣副之。

八月，置群牧制置使，命尧叟兼之。赐孔子四十六世孙圣佑同学究出身。圣佑，延世子，宜孙也。置龙图阁学士，以杜镐充职。

九月，诸路皆言大稔，淮蔡间皆言麦斗十钱，粳米斛钱二百。贼围象州久不克，曹利用等以大军趋救之，陈进独率众来拒，直犯前军，前军持掉刀巨斧破其标牌。内侍史崇贵登山大呼曰：『贼走矣，急杀之!』贼心动，众遂溃。卢成均始挈族来降，遂斩进并其党。

十一月，殿中侍御史赵湘请封禅，上拱揖不答。王旦等曰：『封禅之礼旷废已久，若非圣朝承平，岂能振举?』初，王钦若既以城下之盟毁寇准，上自是常怏怏。他日，问钦若曰：『今将奈何?』钦若度上厌兵，即缪曰：『陛下以兵取幽蓟，乃可刷此耻也。』上曰：『盍思其次?』钦若曰：『当为大功业，镇服四海，夸示戎狄也。』上曰：『何谓大功业?』钦若曰：『封禅是矣。然封禅当得天瑞，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陛下言河图、洛书果有此乎?圣人以神道设教耳。』上曰：『王旦得无不可乎?』钦若曰：『臣请以圣意谕旦。』旦僂俛而从。上他日晚幸秘阁，惟杜镐方直宿。上问曰：『所谓河图、洛书，果何事耶?』镐不测上旨，漫应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耳。』上由此意决，遂召王旦饮于内殿，欢甚，赐以尊酒。既归发视，乃珠子也。旦自是不复持异，天书、封禅等事始作。

《龟签》曰：谬哉神道设教之言，何其敢于自欺如是耶?若呼万岁者三，若有景光者十二，武帝之惑于文成、五利，青史载之，至今为天下笑。且天无言，安得有书?今之诈又甚于文成、五利矣。吾谁欺?欺天乎?自是丁谓则以大计有余而投之，惟演别以献祥符颂而顺之，朋邪翼设，相率为欺，圣明天子，鲜有不为之惑。然而『天瑞安可必得』之言，王旦『得无不可』之论，圣心明知其非。双鹤飞舞之奏，帝曰：『文则文矣，恐不为实。』遽令易奏，是帝之心盖已烛破其奸而不可以惑之也。卒至奸人得以售欺，而王曰诸贤亦且俯首顺从而无异议者，或者以边事方定，人心未宁，将假是以镇抚之耳。而况岱山之封出于兖州父老之请，天子尝止之曰：『人事不可轻议。』汾阴之祠迫于河中父老之进说，天子亦以地远人劳为戒。则是行也，亦非天子之本心。当是时，周起有谏，知节有谏，孙奭又数数有谏，下至草泽之士，亦以『持盈守成，其道尤难』为戒，莫不优容而嘉纳之，奉天有述矣。以庇民而并名祥瑞，有论矣。与

勤政而偕作，真诚感格，瑞以类至图复包羲，策授黄帝，自昔亦皆有之，恐亦不得尽以为伪也。

辛巳，雨雪。上谓王旦等曰：『今瑞雪盈尺，来岁禾苗应有望也。』赐近臣宴。上作《瑞雪》诗，令三馆即席和进。

十二月。上初嗣位，即诏诸路勿以祥瑞来贡。礼部言：『福应之至，以显盛猷，虽睿德谦冲，务于自损，若史臣不记，来世何观？请止报省关史馆。』奏可。先是，上问辅臣以天下贡举人数。王旦曰：『万三千有余。约常例，奏名十一而已。』上曰：『若此，则当黜者不啻万人矣。典领之臣，必须审择。晁迥兢畏，当以委之。』旦曰：『滕元晏于士大夫间少交游。』上曰：『今当以朱巽代周起知举，令起与元晏同掌封印事。』于是命晁迥、朱巽、王曾、陈彭年同知贡举，命周起、滕元晏封印举人卷首。凡礼部封印卷首及点检程试、别命官，皆始此。

校勘记

[1]丁可名 《长编》卷四十三作『刘可名』。

[2]十一月 原作『十二月』，误，据《长编》卷四十七、《宋史·真宗纪一》改。

[3]『先是』以下，《长编》卷五十五在同年六月。

[4]『光禄寺丞』以下，《长编》卷五十五在同年十一月。

[5]将午 原作『加午』，据《长编》卷五十五改。

[6]凡二十四人 按：此处自边肃至陈越仅二十三人。《长编》卷五十六朱协、郝太冲之间尚有『比部员外郎陈英』，合之恰为二十四人。

[7]威虜 原作『威敌』。宋无威敌军，盖四库馆臣以讳改，今据《长编》卷五十七、《元丰九域志》卷二改回。

[8]镇戎 原作『镇戍』，据《长编》卷六十五、《宋史》卷二五八曹玮本传改。

宋史全文卷六

宋真宗二

戊申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召王旦、王钦若等，上曰：『去年十一月，见神人曰：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适睹皇城司奏左承天门屋之南角有黄绢曳于鸱吻之上。盖所降之书也。』旦等皆称贺。戊辰，大赦改元。赵德明尝以民饥上表乞粮数百万，辅臣乞降诏责之，王旦独不言。上曰：『卿意如何？』旦曰：『臣欲降诏与德明，言极塞刍粟，屯戍者多，不可辍易。已敕三司在京积粟百万，令德明自遣众来取。』上喜，从之。既而德明受诏，望阙再拜曰：『朝廷有人，臣不合如此。』

三月，上语大臣曰：『京师士庶，衣服器玩多镕金为饰。』乃诏丁谓申明旧制，募告者赏之。自今乘舆服御涂金、绣金之类，亦不须用。

富弼等释曰：国之去奢自上者始，则天下无不从化，况去禁严明。真宗朝禁销金服甚谨，然累下制令而犯者不绝，故内则诏宫中已下，外则自大臣之家，悉不得以金饰衣服，复申严宪布于天下，自此更无犯者。盖自上者始而法禁明也。

夏四月朔，天书降于大内之功德阁。先是，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凡五上表请封禅。甲午，诏以今年十月有事于泰山。丙午，诏作昭应宫以奉天书。上御崇政殿亲试进士，命翰林学士李宗谔等八人为考官，临轩赐进士姚晔等一百六人及第，三人同出身，十五人同三礼出身。八十三人学究出身，九经已下及第、出身试衔助教者六百五十二人。晋城县令王琰、其章县主簿苗文思皆坐枉法受赇抵死。癸丑，诏刑部以其事告谕天下。上封者言：『两汉举贤良，多因兵荒灾变，所以询访阙政。今国家受瑞封，不当复设此科。』于是悉罢吏部科目。江南转运使阙，上乃自除监察御史张士逊为之。士逊谒王旦，愿闻善教，旦从容曰：『朝廷权利至矣。』士逊起谢。既去，旦语人曰：『此转运识大体。』士逊后徙广西、河北，每思旦言，不敢妄有兴建云。

吕中曰：当祥符、天禧之间，宫室之役兴，祷祠之事起，则惟患天下之财不足以供国家之用。而王旦且戒发运以东南民力竭，戒转运以朝廷权利至矣，具真宰相之体欤。

五月甲申，上曰：『宫禁之内人数非多，然幽闭可念，昨令择一百二十人厚资遣之。朕方敦尚清静以治天下，符大中之训焉。』王钦若言泰山下醴泉出。先是，上复梦神人言：『来月复当赐天书于泰山。』

六月甲午，木工董祚于醴泉亭北见黄素曳草上，明日，中使捧诣阙。己酉，王钦若来朝，献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

九月，京东西、河北、河东、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路皆大稔，米斗钱七八。

冬十月，诏以王嗣宗摄御史大夫，为考制度使；周起摄中丞，为副使。所经州县，采访民间不便事并市物之价、车服、权衡、度量不如法者，举仪制禁之。有奇才异行，隐沦不仕者，与所属长吏论荐。鰥寡茆独不能自存者，常加赈恤。官吏政迹尤异，民受其惠及不守廉隅、昧谄政理者，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为乡里所称者，并条析以闻。官吏知民间疾苦者，亦为录奏。司天言：五星顺行，同色。辛卯，上发京师。辛丑，次郢州。丙午，次翔鸾驿，命张旻、郑成扈从升山。辛亥，享昊天上帝于圜台，以太祖、太宗配，命群官享五方帝诸神于封祀坛。仪卫使奉天书于上帝之左。壬子，禅祭皇地祇于社首山，如封祀

之仪。甲寅，车驾发奉符县。次太平驿。是日，始复常膳。上劳王旦等以久食蔬，旦等皆再拜，马知节独言：『蔬食惟陛下一人耳，臣等在道，未尝不私食肉。』上顾旦等曰：『知节言是否？』曰：『诚如知节之言。』

十一月朔日，幸曲阜县谒文宣王，有司定仪止肃揖，上特再拜。上制赞，刻石庙中，诏加谥曰玄圣文宣王，又追谥齐太公曰昭烈武成王，周文公曰文宪王。丁丑，车驾至自泰山。

十二月，诏江淮发运、转运司部内各留三年之储，以备水旱。先是，江淮米悉运送京师，至是司天监言『扬、楚之分当水旱为沴』，防患敌【疑为“故”之误】也。命寇准知天雄军。契丹使尝过大名，谓准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书？』准曰：『主上以朝廷无事，北门锁钥非准不可耳。』

吕中曰：君子内则小人外，小人内则君子外。当寇准之主亲征也，恐钦若有以沮其议，则出于天雄军。及钦若之用国事也，恐寇公有以夺其议，则亦出于天雄军。然君子在朝廷则朝廷重，在边郡则边郡重，此寇公所以起北使敬畏之心。

己酉大中祥符二年春正月，御史中丞王嗣宗言：『翰林学士杨亿、知制造钱惟演、秘阁校理刘筠唱和《宣曲》诗，述前代掖庭事，词涉浮靡。』上曰：『词臣，学者宗师也，安可不戒其流宕？』乃下诏风厉学者：『自今有属词浮靡，不遵典式者，当加严谴。其雕印文集，令转运司择部内官看详，以可者录奏。』苏州僧道元纂佛祖讫近世名僧禅语为《传灯录》三十卷以献，命刻板宣布。以殿中丞孔勣知曲阜县，兼检校先圣庙。

二月，改入内侍省内侍供奉官为内东西头供奉官，殿头高品为内侍殿头，高品为内侍高品，高班内品为内侍高班，黄门为内侍黄门，凡六等，并冠本省之号。令陕西发廩赈粟，旱故也。汀州人王捷者，咸平初贾贩至南康军，遇道人，自言姓赵氏，授以小环神剑。刘承珪闻其事，为改名中正，得对龙图阁。常有道人偶语云：『即受中正法者，司命真君也。』承珪遂筑新堂，乃以景德四年五月十三日降堂之纱幌中，自是屡降。中正常达其言。既得天书，遂东封，加号司命天尊，是为圣祖。辛卯，授中正式武卫将军。

吕源曰：『王中正者以刑余黥卒落籍更名，与刘承珪协济其奸，恣为妖妄，假圣祖虚命、天书祥瑞、药金药银营缮宫观，以至东封西祀，朝谒亳州太清宫，皆由中正以启之。是时承平稍久，廷多谀臣，独有孙奭者累上疏谏，真宗为著《解疑论》以示群臣，盖亦有嫌也。王中正之死，尚赠节度使，妻施氏封吴郡夫人，诸子皆任殿直，与太宗诛利用之事异矣。』

辛丑，分遣使臣出常平仓粟麦于京城，减价粜之。应天府民曹诚就戚同文所居造舍聚书，博延生徒，府奏其事，上诏赐额曰『应天府书院』，命奉礼郎

戚舜宾主之。舜宾，同文孙，纶子也。知温州李邈言：『两浙僧求勾金银珠玉错末和泥，以塑塔像。望严行禁绝，违者重论其罪。』从之。

夏四月，诏群臣保举幕职、州县官，不得以初任及无劳绩者充数。己亥，丁谓为修昭应宫使，李宗谔为同修宫使。谓欲殫国财用，规摹宏大，近臣多言其不可。上召问谓，谓曰：『陛下未有皇嗣，建宫于宫城之乾地，正可以祈福。』既而王旦密疏谏，上谕之如谓所对，旦遂不敢复言。诏：『自今诸路转运使副、提点刑狱所举官，如进改后五年无过有劳干者，并举主特加酬奖。』先是，上谓宰臣曰：『举官犯赃则连坐，而举得其人者赏亦不及，非所以劝也。』故有是诏。

五月朔，诏追封孔子弟子兖公颜回为国公，费侯闵损等九人为郡公，成伯曾参等六十二人为列侯。宰相群官分撰赞。乙亥，林特、刘承孺、李溥上编成《茶法条贯》二十三册。

六月，知制诰王曾上疏言：『就严城之北隅，启列真之秘宇。式昭丕应，特建嘉名。功极弥年，费将钜万。臣以为今之兴作，有不便之事五焉。伏望损彼规模，灭其用度，止敦朴素，无取瑰奇。惟将之以诚明，仍重之以严洁。名数之际，加等是宜，实费之资，节俭为要。』上御崇政殿亲试，赐进士梁固等二十六人及第，同出身者三人；诸科四十八人，同出身者六人。

秋七月，特置纠察在京刑狱司，命知制诰周起、侍御史赵湘领之。戊寅，诏封玄圣文宣王庙，配享先儒鲁史左丘明等十九人，爵为伯。

八月，上禁销金严甚，还自东封，杜氏乃服以迎车驾，上见之怒，遂令出家为道士，由是天下无敢犯禁者。

九月。先是，上谓王旦等曰：『朕在东宫，读《尚书》凡七遍，《论语》、《孝经》亦皆数四。今宗室诸王所习惟在经籍，昨奏讲《尚书》第五卷，此甚可喜也。』于是召宁王元偓等赴龙图阁观书目，上谕之曰：『宫中常听书习射，最胜他事。』元偓曰：『臣请侍讲张颖说《尚书》，间日不废弓矢。』因陈典谟之义。上喜甚，乃诏每讲日赐食。是秋，京西、河东、陕西、江淮、荆湖路，镇、定、益、梓、邛、密等州言丰稔，京师粟斗钱三十。

十月甲午，诏诸路州府军监关县择官地建道观，并以『天庆』为额。

十一月甲子，诏诸路官吏有蠹政害民，如鞫得实，本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官不能举察者，论其罪。上尝谓宰相曰：『为国之要，在乎赏当其功，罚当其罪。不任情于其间，则赏罚必当，惩劝必行，万方必理，和气必生，自然天地降祥，四方无事。以此思之，可不戒乎？』

庚戌大中祥符三年春闰二月甲寅，冬官正韩显符造铜候仪成，并上所著经十卷。其制则本唐李淳风及一行之遗法云[1]。己未，河北转运使李士衡言：『

本路诸军岁给帛七十万，当春时民多匱乏，常假贷于豪右。方纳税租，又偿逋欠，以故工机之利愈薄。请官预给帛钱，俾及期输送，民既获利，官亦足用。』诏从之，仍令优与其直，其后遂推其法于天下。

三月，上谓王旦等曰：『自北鄙修好，疆场不耸，朕居安虑危，罔敢暇逸。当著文自警，置之座右。』乃出《贵廩食吟》、《轸田园吟》、《慰农歌》、《自戒箴》以示旦等[2]。己亥，上谓宰相曰：『刑狱之官，尤须遴择。朕常念四方狱讼，若官非其人，宁无枉滥？且单弱之人不能披诉，朝廷无由知之。』上作《念边诗》赐近臣和。上谓辅臣曰：『将帅才难。今文武中固亦有人，盖不经战阵，无由知之。虽天下无事，然兵不可去，战不可忘，古之道也。』马知节曰：『将帅之才，非可坐而知之，顾临事机变如何耳。』

夏四月，陈彭年上奉诏纂历代帝王集二十五卷，上作序，名《宸章集》。时京师竹有华，司天言：『主岁不登。』上曰：『数岁丰稔，物价甚贱，但小民不能爱惜，饮食之余，多所弃掷。宜令开封府严禁之。』诏：『自今每年终，翰林学士已下常参官并同奏举外任京朝官、三班使臣、幕职、州县官各一人。如年终无举官状，当行责罚。转运使、提点刑狱官、知州、通判举部内官属，不限人数，以次年二副即举奏在京掌事官、京朝官、使臣，仍并令中书置籍，常以五月一日进内。』是日，后宫李氏生子。知开封府周起方奏事，主谓起曰：『知朕有喜乎？』起曰：『臣不知也。』上曰：『朕始生子。』即入禁中，怀金钱出，探以赐起。李氏杭州人，初入宫侍刘修仪，庄重寡言，上命为司寝。既有娠，从上临砌台，玉钗坠，心恶之。上私卜：钗完，当得生男子。左右取钗以进，殊不毁。上喜甚。已而果生子，是为仁宗。甲午，诏奖知益州任中正，转运使言吏民列状愿借留之也。中正及刘综等皆以善政闻。上谓辅臣曰：『藩方重地，切在得人，朝行中亦难其选。自今须历方面，始可擢为大官，卿等志之。』环州高继忠言：『赵德明虽称藩，然颇不遵誓约。』上谓宰相曰：『方今四海无虞，而言事者谓和戎之利不若克定之武也。』王旦曰：『止戈为武，佳兵不祥之器。祖宗平一字内，每谓兴师动众，皆非获己。今柔服异域，守在四夷，帝王之盛行也。』

六月，翰林学士邢昺被病，上亲临问。故事，非宗戚、宰相，无省疾临丧之行，惟昺与郭贄以恩旧，特用此礼，儒者荣之。

秋七月，置龙图阁学士，以直学士杜镐为之，侍制陈彭年为直学士。赐大理评事苏耆进士及第。耆，易简子，宰相王旦女婿也。耆先举进士，及唱第，格在诸科，陈尧叟为上具言之。上顾问旦，旦却立不对。耆曰：『愿且修学。』既出，尧叟谓旦曰：『公一言则耆及第矣。』旦笑曰：『旦为宰相，自荐亲属，士子盈庭，得无失体？』尧叟愧谢曰：『乃知宰相真自有体。』于是耆献

所为文，召试学士院，故是有命。

九月，杖杀入内高品江守恩。守恩违制市青苗，私役军士六百人，取民田麦穗，及擅董丁夫，非理笞捶，令役夫蔡文义市驴不获，杖之致死。上不贷以法，中外莫不悚庆。

十二月丙午，宝鼎县黄河再清，经度制置副使李宗谔以闻。上作诗，近臣毕和。龙图阁待制孙奭由经术进，守道自处，即有所言，未尝阿附取悦。上尝问以天书，奭对曰：『臣愚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也？』上知奭朴忠，每优容之。及将有汾阴之役，会岁旱，遂奏疏陈不可者十：『陛下才毕东封，更议西幸，非先王卜征五年重谨之意。今国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饥馑居多。乃欲劳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又上疏言：『今之奸臣，以先帝寅畏天灾诏停封禅，故赞陛下力行东封，以为继成先志也。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继迁，则未尝献一谋，画一策，而乃卑辞重币，求和于契丹；蹙国糜爵，姑息于保吉，谓主辱臣死为空言，以诬下罔上为己任，是陛下以祖宗艰难之业，为佞邪侥幸之资，臣所以长叹痛哭也。今乃野雕山鹿并形奏简，秋旱冬雷率皆称贺，将以欺上天，则上天不可欺；将以愚下民，则下民不可愚；将以惑后世，则后世必不信。上玷皇明，不为细也。』疏入，不报。

吕中曰：至是李文靖之言验矣。封禅之议，决于丁谓『会计有余』之一言，天书之降，成于钦若『神道设教』之一语，虽以王文正之硕稳重望，不敢有异议。其后寇准之入居相府，亦以朱能天书而入。当时极言其非者，惟孙奭一人而已。『天何言哉』，此足以破人主之惑。

辛亥大中祥符四年春正月，代州言粟斗十余钱。丁酉，车驾奉天书发京师。

二月。次河中府。辛酉，祀后土，祇备三献，奉天书于神坐之左，以太祖、太宗并配。上作《汾阴二圣配享铭》、《河渚》、《四海》等赞，召草泽李洙、刘巽，洙以疾辞。

三月朔，召草泽魏野，辞疾不至。甲申，幸吕蒙正第，问蒙正诸子孰可用，对曰：『臣之子豚犬尔，犹子夷简，宰相才也。』

夏四月甲辰朔，车驾至自汾阴。上谓宰相曰：『唐起居郎、舍人、司谏、正言凡十二员，近者此官多缺，可选有才望为中外所知者补之。』于是直史馆陈尧佐、乐黄目、盛玄、王随、路振、崔遵度、陈知微、李谿、陈越等九人悉授两省官。

六月，两浙、福建、荆南、广南诸州循伪制输丁身钱，岁凡四十五万四百贯，民有子者，或弃不养，或卖为僮仆，或度为释老。秋七月朔，诏悉除之。

八月，上谓宰相曰：『朝廷宜守经制，佻务更张，则攀援者众。乃知命令

之出，不可不谨。又莅官之人不可过为宽恕。以致弛慢。或探求罪恶，不顾烦扰，抑又甚矣。』王旦曰：『古人有言：法出而弊作，令下而奸生。宽则民慢，陷法者多；猛则民残，无所措手足，正为此也。』祖宗以来，两省、御史台官须文学优长、政治尤异者乃特除拜。汾阴肆赦，始以叙迁。上恐循习非便，乃诏自今遵守旧制，不得以他官转入。丁巳，诏文武官有言刑政得失、边防机事者，并赐封，其余细务，令条列以闻。

冬十月，上以江南、淮南接壤而盐酒之价不等，令三司与江淮制置发运使李溥规定以闻。有司执言虑失岁课，上曰：『苟便于民，何顾岁入也？』

十一月，上亲试，赐进士张师德等二十一人及第，十人同出身，诸科及第者四十二人，同出身者八人。工部侍郎种放屡至阙下，俄复还山。人有贻书嘲其出处之迹。放晚节颇节舆服，广置良田。王嗣宗之出守长安，始甚敬，放被酒稍倨，嗣宗怒，放曰：『不犹愈于角力而中第乎？』初，嗣宗就试讲武殿，尝因戏弄擢首科，故放及之。嗣宗因上疏言放弟侄无赖，据林麓樵采周回二百余里，夺编氓厚利。疏辞极其丑诋，目放为魑魅。上方待放厚，会恩赦而止。于是放自乞退居嵩山，然犹往来终南，按视田亩，时议浸薄焉。

十二月，太常博士江嗣宗言：『陛下躬临庶政十有五年，殿廷问事，一取圣断，有劳宸虑。今请礼乐征伐大事出于一人，自余细务，委任大臣百司。』上曰：『此颇识大体。』乃诏从其所请。

壬子大中祥符五年春正月，命晁迥、刘综、李维、孙奭同知贡举，上作诗勗以抡材之意。并州上刍粟之数可给四五年，上曰：『河东仍岁丰穰，储峙尤广。自今诸路稔岁，宜以时积谷，为凶年之备。』著作佐郎李垂上《导河形势书》三篇并图，诏任中正、陈彭年、王曾详定。中正等上言：『其书并图虽兴行匪易，而博洽可奖，望送史馆。』从之。

二月，上谓宰臣曰：『闻贡院试诸科举人皆解衣阅视，虑其挟藏书册，颇失取士之体，宜令止之。』

三月，上亲试礼部合格贡举人，始摹印诗赋论题以赐，官给纸起草，得进士徐奭以下及第者百人，同出身者二十六人：诸科及第者三百二十四人，同出身者五十二人。丁酉，上封者言：『进士萧立之本名琉，尝因赌博抵杖刑。』诏有司诘问，引伏。命夺其敕，赎铜四十斤。

夏四月，令礼部贡院取前后诏敕经久可行者编为条例。戊申，命刑部尚书向敏中守本官、平章事。敏中再掌留任，以厚重镇静，人情帖然。上愈嘉之，故复使相。三司请民有贩茶违法者，许家人告论。上曰：『此犯敦议，非朝廷所当言也。』不许。

五月，上以淮南、两浙路稍旱，即水田不登，乃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

斛分给三路，令择民田之高仰者莳之，盖早稻也。又取种于玉宸殿。知袁州何蒙上言本州二税请以金折纳，上曰：『若是，则尽废耕农矣。』不许。

六月，诸州言岁丰谷贱，咸请博余。上即诏三司使丁谓规画以闻。谓言：莫若和市。而诸州积镪数少。癸丑，出内藏库钱百万贯付三司，以佐用度。钱塘人林逋性恬淡好古，不趋荣利。家贫，衣食不足，晏如也。归杭州，结庐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转运使陈尧叟以其名闻。庚申，诏赐粟帛，长吏岁时劳问。

《人事记》曰：当天下无道之时而隐者，此当隐而隐者也。当天下有道之时而隐者，此不当隐而隐者也。若种放、林逋诸公，其不当隐而隐者，岂生于野者不愿为公侯？国初风俗淳厚若此乎？然当人主求贤下士之时，而卓然有高士清风峻概，岂不动人主歆慕之心？一四皓不仕，可以植西京节义之风；一严光不出，可以植东都节义之风，孰谓隐士无益于世哉？

壬戌，令枢密院修时政记，月送史馆。

秋七月，龙图阁待制张知白上言：『昔唐李峤尝云：「安人之方，须择郡守。」切见朝廷重内官，轻外任。望于台阁妙选贤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续。』上曰：『知白援引故事，请重亲民之官，良可嘉也。』命知白同纠察在京刑狱。

八月，知制诰王曾判大理寺。判寺旧用郎官，上欲重其任，故特命曾。对便殿，谕之曰：『天下之命系于狱，今以屈卿。』曾顿首谢，仍赐钱三十万，因请辟奏寮属，遂著为令。上作《对照》诗示辅臣，有『孜孜绥万国，不愧鬓边丝。』之句。王旦曰：『陛下忧勤万方，励精庶务，发挥圣道，形于天章。臣等固当夙夜尽心，上副求治之意。』

九月，以知枢密院事王钦若、陈尧叟并同平章事，充枢密院使；签署枢密院事马知节为副使。儒臣领枢密兼使相，自钦若、尧叟始。参知政事、刑部侍郎赵安仁罢为兵部尚书。先是，上议立皇后，安仁谓刘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于相门。他日，与王钦若论方今大臣谁最为长者，钦若欲排安仁，乃誉之曰：『无若赵安仁。』安仁昔为故相沈义伦所知，常欲报之，上始有意斥安仁矣。尝论王旦曰：『闻赵安仁在中书绝不亲事。』旦对曰：『安仁颇知大体，居常进拟，皆同列拟定，方敢取旨。臣每见临时变易于上前者，皆迎合陛下意，安仁无异议，是有执守。』上曰：『能如此耶？朕不知也。』及罢政事，仍命同修史。安仁虽在贵显，简俭若平素。言诲诱后进，成其名声，当世以重德推焉。三司使丁谓参知政事。初，王旦欲引李宗谔参知政事，宗谔家贫，旦前后资借之甚多，王钦若知之。故事，参知政事谢日所赐几三千缗，钦若因密奏：『王旦欲引宗谔参知政事，得赐物以偿已债，非为国择贤也。』明日，旦果以宗谔名闻。上变色不许。钦若与刘承孺、陈彭年、林特及谓等交通，踪迹诡

异，时论谓之『五鬼』。

冬十月，以知制诰陈尧咨权同判吏部流内铨。旧制：选人皆用奏举，乃得京官。而士有孤寒不为人知者，尧咨特为陈其功状而升擢之。戊午，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降于延恩殿。先是，上梦景德中所睹神人传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赵某授汝天书。』翌日夜，复梦神人传天尊言：『吾坐西，当斜设六位。』即于延恩殿设道场。是日五鼓，天尊降曰：『吾人皇中九人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黄帝。后唐时七月一日降下主赵氏之族。皇帝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即乘云而去。辛酉，上以《崇儒术论》、《为君难为臣不易论》示王旦等。先是，陈彭年因奏对，上谓之曰：『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为君之难，由乎听受；臣之不易，在乎忠直。其或君以宽大接下，臣以诚明奉上，君臣之心皆归于正。直道而行，至公相遇，此天下之达理，先王之成宪，犹指其掌，孰谓难哉？』

闰十月己巳，上天尊号曰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诏圣祖名上曰玄，下曰朗，不得斥犯。以七月一日为先天节，十月二十四日为降圣节。癸酉，诏天下州府军监天庆观并增置圣祖殿。乙亥，诏上圣祖母懿号元天大圣后。丙子，出玉宸殿新稻赐辅臣。上曰：『禁中植稻，暇日临观刈获，见其劳力，愈知耕农之可念也。』戊寅，改兖州曲阜县为仙源县，建景灵宫、太极观于寿丘，以奉圣祖及圣祖母。戊子，内出乐章十六曲以示辅臣，文舞曰发祥流庆，武舞曰降真观德。

十二月，令三司出炭四十万，减市直之半以济贫民。时连日大雪苦寒，故有是命。壬申，改谥玄圣文宣王为至圣文宣王。癸丑大中祥符六年春正月。吕源曰：正月对辅臣于崇政殿之西序，曰：『朕寝殿中，帘幕皆用青法絁，非张烛莫能辨色。』四年祀汾阴还，途御乌头藤帽。或乘马，以时暄涉远，悯卫士肩舆执盖之劳。至于巡幸州县府，御制诗什，皆书粉牌揭于屋栋。三朝简俭如此。故累圣不替旧风。自蔡京用事，倡丰亨豫大之说，开天下侈靡之心，辅相皆寒儒，而所处无异皇居，所事争僭玉食。外之监司、郡守，亦以真紫为帘幕，彩繒缘帘帷，所至留题，则立石刻而覆碧纱。下至簿尉之微，道路之间，肩舆张盖，益恣其骄，与天子青布苇帘、粉牌题诗、乌头藤帽、青絁帘幕固有间矣。

辛酉，诏宗正寺以皇属籍为皇宋玉牒。

三月，上作《内侍箴》赐阎承翰等。

夏六月，监察御史张廓上言：『天下旷土甚多，请依唐宇文融所奏，遣官检括土田。』上曰：『此事未可遽行。然今天下税赋不均，富者田广租轻，贫者地蹙租重，由是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兹大弊也。』王旦等曰：『田赋不均

，诚如圣旨，但改定之法亦须驯致。』翰林学士、知制诰杨亿草契丹答书云：『邻壤交欢。』上自注其侧作『朽壤』、『鼠壤』、『粪壤』等字，亿遽改为『邻境』。明日，引唐故事：学士草制，有所改为不称职。亟求罢。上慰谕之。他日，谓辅臣曰：『杨亿真有气性，不通商量。』及议册皇后，上欲得亿草制，使丁谓谕旨，亿难之，因请三代。谓曰：『大年勉为此，不忧不富贵。』亿曰：『如此富贵，亦非所愿也。』乃命他学士草制。亿虽频忤旨，恩礼犹不衰，王钦若、陈彭年等深害之，益加谮毁，上意稍怠。亿尝入直，忽被召至禁中。既见赐坐，徐出文藁数篋以示亿曰：『卿识朕书迹乎？此旨朕自起草，未尝命臣下代作也。』亿惶恐不知所对，趋出，即谋退遁。亿有别墅在阳翟，亿母往视之，会得疾，亿遂留谒告榜子与孔目吏，亿狂奔去。朝论哗然，以为不可，上亦谓辅臣王旦等曰：『亿侍从官，安得如此自便？』旦曰：『愿陛下矜容，不然颠蹶久矣。然近职不可居外地，今当罢之。』上终爱其才，逾月命弗下。亿称疾请解官，辛未，以亿为太常少卿、分司西京。

《大事记》曰：国家创造之初，则其大体必本于厚。风俗涵养之久，则其大势必趋于文，故吕文穆、王文正以诚实厚朴之风镇宇内，而杨大年、王元之之辈，其文章格力皆足以润色皇猷，黼黻云汉矣。然西昆之体未变也。必至孙泰山、石徂徕而后经学盛，必至欧阳公、尹师鲁而后古文兴，必至伊洛、关湖而后学道明，是岂一日之积哉？而王、杨虽文士，观其性质刚介，臧否人物。册后之举，富贵可立俟也而不草；刘后之制、拜相之麻，权要可趋媚也而不草。相谓之制，又岂可以文章之士待之哉？

秋七月。初，刘承规私请于上，欲求节度使。上谕王旦，旦曰：『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典故所无，不可听也。』上又曰：『承规言死在旦夕。』旦曰：『陛下若听承规所请，后必有邀朝廷求为枢密使者矣。』上乃止。承规寻卒，乃赠镇江节度使。初，知滨州吕夷简上言，请免河北农器之税。上曰：『务穡劝耕。古之道也，岂独河北哉？』癸卯。诏诸路勿税农器。

富弼等释曰：关市之赋，所以征商也。税及农器。去古法远矣。吕夷简虽上言乞免其等，止言河北。所见未广。真宗推农务之道。使天下免税稼器，固圣人知博利也。

癸丑，诏置水虎翼军。

八月，王钦若等上新编修《君臣事迹》一千卷，赐名《册府元龟》。

冬十月，龙图阁待制孙奭上疏言：『陛下封泰山，祀汾阴，躬谒陵寝，今又将祠太清宫。外议籍籍，以谓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岂以明皇为令德之主邪？臣愿陛下抑损虚华，斥远邪佞，罢兴土木，无为明皇不及之悔。』帝以为封泰山、祠汾阴、上陵、祀老子非始于明皇，《开元礼》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宝之乱

举谓为非也，作《解疑论》以示群臣。然知爽朴忠，虽其言切直，容之弗斥也。

甲寅大中祥符七年春正月壬寅，车驾奉天书发京师。丙午，至奉元宫，又诣先天观、洞霄、广灵宫行香，复至太清宫真元观周览，还奉元宫。丙辰，升应天府为南京。

二月，雍丘邢惇以学术称，尝举进士不第，遂隐居不出。王曾荐之。及还自亳，召对问治道，惇曰：『陛下东封西祀皆已毕矣，臣复何言？』上悦，除许州助教遣归。既卒，乃见其敕与废纸同束置屋梁间。辛酉，车驾至自亳州。

三月，皇子受益封庆国公。初，宰相屡言：『皇子未议封建，今朝修礼成，愿特降制命。旧制，国公食邑三千户，今止千户，有司之过也。』皇子即后宫李氏所生，于是五年矣。刘皇后以为己子，使杨婉仪保视之，故仁宗常呼后为大娘娘，婉仪为小娘娘。

五月，诏摹刻天书，奉安于玉清昭应宫，命王旦为天书刻玉使，王钦若为同刻玉使，丁谓为副使，赵安仁、陈彭年为同刻玉副使。丙午，府州言知州、兴州刺史折惟昌卒。先是，河东民运粮赴麟州。当出兵为援。惟昌时已属疾，曰：『古人受命忘家，死于官事，吾无憾也。』即引步骑屯宁远，寒，冒风沙而行，疾遂亟。上闻之，遣使挟医诊视，弗及。以其弟惟忠为知州事。

六月，枢密使王钦若罢为吏部尚书。陈尧叟为户部尚书，副使马知节为颍州防御使。钦若性倾巧，敢为矫诞。知节薄其为人，未尝诡随。上尝以《喜雪》诗赐近臣，而误用旁韵。王旦欲白上，钦若曰：『天子诗岂当以礼部格校之？』旦遂止。钦若退，遽密以闻。已而上谕二府曰：『前所赐诗，微钦若言，几为众笑。』旦唯唯。知节具斥其奸状，上亦不罪也。钦若每奏事，或怀数奏，但出其一二，其余皆匿之。既退，则以己意称上旨行之。知节尝于上前顾钦若曰：『怀中奏何不尽出？』及王怀信等上平蛮功，枢密院议行赏久不决，上曰：『钦若等异常不和，事无大小，动辄争竞。』于是三人者俱罢。兵部尚书寇准为枢密使、同平章事，王旦荐之也。

《讲义》曰：使丁谓止于转运，王钦若、夏竦止于判官，则未必不以君子目之。不幸官至政府，德薄而位尊，反使小人之名遗臭于万世，惜哉！

秋七月，以王嗣宗、曹利用并为检校太保，充枢密副使。戊申，王旦至自兖州，言李士衡、张士逊等莅事干集，望赐诏褒谕。徐怀式等无治声，望令转运、提点刑狱司察之。诏可。或谓旦曰：『公为元宰，将命出使，而所举官吏仅得褒诏，无乃太轻乎？』旦曰：『既称荐之，又请亟用，则上恩皆出于己矣，此人臣之大嫌也。』大内押班同怀政实与旦同行，或请见，必俟从者毕集，整衣冠见之，未尝私焉。议者以为得体。

八月，秘书监、分司西京杨亿以疾愈求入朝。上谓王旦曰：『亿性峭直，无所附会，文学固无及者，然或言其好窃议朝政。何也？』旦曰：『此盖与亿不足，诬谤之耳。亿谐谑过当，则恐有之；讷讷之事，保其必无也。』戊辰，命亿知汝州，既而监察御史姜遵奏请罢之。上曰：『亿前告归，本无终焉侍养之请。今以疾愈求入朝，故特与郡。』乃诏中书召遵谕之。

九月，上御景福殿。试亳州、南京路服勤辞学、经明行修举人，得进士张观等二十一人，诸科一十一人，赐及第。

冬十月。先是，登州言高丽遣使入贡。上谓宰相曰：『此事如何？』王旦曰：『高丽久来进奉，因契丹阻绝。今须许其赴阙，契丹必不敢言。四夷入贡以尊中国，盖常事尔。彼自有隙，朝廷奚所爱憎？』上曰：『卿言深得大体。』即遣使馆接焉。甲子，玉清昭应宫成，宫宇总二千六百一十区，七年宫成。

十一月，知秦州张佶言[3]：『蕃部傲扰，已出兵格斗。望量益士卒。』王旦曰：『今四方宁谧，契丹守盟甚坚，西戎入贡不绝，藩翰之臣，宜务镇静。』上曰：『边臣利于用兵，殊不知无战为上。』因言：『昔尝谓邢昺云：「朕中夕静思，四方至大，张官置吏，委之千万里外，岂能尽知善恶？有败事则为患非小。自古帝王宵衣旰食，正在此尔。万务儿微，更赖卿等尽心也。」』

十二月己未，作元符观。

乙卯大中祥符八年春正月壬午朔，备銮驾诣玉清昭应宫，奏告尊上玉皇大天帝圣号。还，御崇德殿受贺，大赦天下。己丑，枢密院言：『准诏定承天节南郊奏荫子弟恩例。』命兵部侍郎、修国史赵安仁知礼部贡举，翰林学士李维、知制诰盛度、刘筠同知。是岁，始置誊录院，令封弥印官封所试卷付之，命京官校对，用两京奉使印讫，复送封印院，始送如举官考校。以楚王元佐为天策上将军、兴元牧。府牧自此始。丙子，诏礼部贡院进士六举、诸科九举虽不合格，并许奏名。

三月癸卯，上御崇政殿覆试，得进士蔡齐以下百九十七人，特奏名进士七十八人，诸科三百六十三人。故事，当赐第，必召其高第数人并见，又参择其材质可者。然后赐第一。时新喻人萧贯与齐并见，齐仪状秀伟，举止端重，上意已属之。寇准又言：『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齐遂居第一。上喜，特诏金吾给七驺，出两节传呼，因以为例。准性自矜，尤恶南人轻巧，既出，谓同列曰：『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齐，胶水人也。上之亲试进士也，召崇文院检讨冯元讲《周易·泰卦》，元因推言君道至尊，臣道至卑，必以诚相感，乃能辅相财成。上说，特赐五品服。

夏四月，召宰相观书玉宸殿，阅御制《皇王》、《帝霸》，《五臣》等论。辛酉，赐宰相御制《良臣正臣忠臣奸臣权臣论》。以枢密使、同平章事寇准

为武胜军节度、同平章事。先是，准恶三司使林特之奸邪，数与忿争，特方有宠，上不悦，谓王旦等曰：『准年高屡更事，朕意其必能改前非。今观所为，似更甚于畴昔。』旦等曰：『准好人怀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当避，而准乃以为己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全容之？』准之未为枢密使也，旦尝得疾，上命肩舆入禁中，因曰：『卿今疾亟，万一有不讳，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谁乎？』再三问，不对。上曰：『张咏何如？』不对。又问：『马亮何如？』不对。上曰：『试以意言之。』旦强起曰：『以臣之愚，莫若寇准。』上恍然有间，曰：『准性刚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及准为枢密使，中书有事关送枢密院，碍诏格，准即以闻。旦拜谢曰：『此实臣等过也。』既而枢密院有事送中书，亦碍诏格，旦令却送与枢密院。准大惭。旦每见上，必称准之才，而准数短之。上谓旦曰：『卿虽谈其美，彼专道卿恶。』旦谢曰：『理固当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此臣所以重准也。』及准自知当罢，使人私于旦求为使相，旦大惊曰：『使相岂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请。』准深恨之。及制出，准入见，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旦所以荐准者，准始愧叹。出，语人曰：『王同年器识，非准所能测也。』以吏部尚书王钦若、户部尚书陈尧叟并为枢密使、同平章事。荣王元俨宫火，延烧内藏左藏库、乾元门、崇文院、秘阁。下诏罪己，令文武百官上封论事，无或隐蔽。五月朔，王随言：『准诏劾荣王元俨宫遗火事，当死者甚众。』王旦独请对，言曰：『始失火时，陛下以罪己诏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乃过为杀戮，恐失前诏意也。且火虽有迹，宁知非天谴耶？』上欣然纳之，由是减死者几百辈。甲申，命寇准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诏自宫禁迨臣庶之家，一切服玩，皆不得以金为饰，严其例禁。自是遂绝。庚子，放宫人一百八十四人。

闰六月，王钦若上准诏编修后妃事迹七十卷，赐名《彤管懿范》。

秋七月，徙知并州薛映知扬州，马亮知升州，李迪知永兴军。上谓辅臣曰：『大藩长吏，尤难其人，要在洞达物情，遵守条诏，爱民抑暴而已。吏或廉而肆虐，或察而滋章。或急掊敛以为公，或旷职务以为恕。如此，则何由致治耶？』上作《读十九代史》诗赐近臣和。宫苑使、昭州团练使郭崇仁为解州团练使。崇仁，守文子，章穆皇后弟也。时崇仁母梁氏亡，诏起复，乃有是命。崇仁虽外戚，朝廷未尝过推恩泽，自是凡十年不迁。

八月，陈州言知州张咏卒。咏临终奏疏言：『不当造宫观，竭天下之财，伤生民之命。此皆贼臣丁谓诬惑陛下。乞斩谓头置国门，以谢天下，然后斩咏头，置丁氏之门以谢谓。』上亦不为忤云。

吕夷简释曰：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故古之人虽有雷霆

之威，万钧之势，及闻直言切谏，则假颜色以接之，厚金帛以酬之，加爵赏以贵之。面折其短，廷指其过，加诚愈纳，不敢辄怒，盖将以开言路而来谏臣也。我太祖、太宗、真宗皆有尧舜之资，禹汤之智，文武之德，而自建隆以来，未尝怒一谏官，逐一御史，故直言聚于朝，忠言属于耳。宗社有万世之安，无一日之危，由此道也。

庚寅，知汝州、秘书监杨亿言：『部内秋稼甚盛，粟一本至四十穗，麻一本至九百角。』上览其章，谓辅臣曰：『亿之词笔冠映当世，后学皆慕之。』王旦曰：『如刘筠、宋绶、晏殊辈相继属文。有贞元、元和风格者，自亿始也。』

九月，注辇国王遣使来贡。先是，有舶商抵其国。告以天子东封西祀。其王曰：『十年来海无风涛。古老传云：如此则中国有圣人。』故遣使入朝。

冬十月，以慎从吉为给事中、权知开封府。上召戒从吉曰：『京府浩穰，凡事大速则误，缓则滞，惟须酌中耳。有请属，一切拒之。』

十一月，河南府言工部侍郎种放卒，上甚嗟悼。先是，有讥放循默者，上闻之，谓辅臣曰：『放为朕言事甚众，但外廷不知耳。』因出所上时议十三篇，其目曰议道、议德、议用、议器，议文武、议制度、议教化、议赏罚、议官司、议军国、议狱讼、议征赋、议邪正。

十二月戊寅，皇子加冠礼。辛卯，以皇子庆国公受益为寿春郡王。己亥，以御制《陈书》诗并注赐辅臣，因曰：『隋炀帝初平陈，斩五佞人以谢三吴，当时天下称贤。及其无道，乃过后主，深可叹也。』王旦等曰：『陛下博观载籍，非惟多闻广记，皆取其规鉴，谈经典必稽其道，语史籍必究其事，论为君必究其治乱，言为民必志其邪正。加以秉笔立言，皆化人垂世之作。今之文章典雅，缙绅稽古，皆圣训所及也。』

丙辰大中祥符九年正月，以马军副都指挥使张旻兼枢密副使。先是，旻被旨选兵，下令太峻，兵惧，谋欲为变。上召二府议之，王旦曰：『若罪旻，则自今帅臣何以御众？急捕谋者，则震惊都邑。陛下数欲任旻以枢密，臣未敢奉诏。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侧者当自安矣。』上谓左右曰：『王旦善处大事，真宰相也！』以张士逊、崔遵度并充寿春郡王友。士逊平雅如谨，澹于荣利；遵度同修起居注逾十年，立殿墀下，常退匿楹间，虑上见之，缙绅推长者。初，宰相将用士逊等翊善、记室，上曰：『翊善、记室，府属也，王皆受拜。』故以王友之，令王每见答拜，示宾礼之意。士逊尝谒王旦，称王学书有法，旦曰：『公为王友，职止是邪？』士逊愧谢。

《讲义》曰：《文王世子》一篇，所以教为世子之道也。其言曰：『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即世子与学士同其学，读《诗》读《礼》同其书，乐正

司成同其师。齿于学，则又所以同其礼。夫为君之子而下与士齿，无非所以养成德性，陶育气质，以为异日天下国家之宗主。是故学问聚辨之功，非骄逸易纵者所能为，而富贵崇尚之地，非学问已成者未易居，此古先帝王皆讲学成德于未为君之日也。后世徒知国本之当尊，而不知储德之当养。世子得以臣其宫之僚属，而辅翼东宫之官始与僚属无异，此真宗不置翊善、记室，而以二人为王友。盖官属则有君臣之义；王友则有师友之义，君臣之分既立，则学问之功难施。师友之义既明，则骄贵之习自革，此作圣工夫，必以诚敬为入门也。

二月，王旦上《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甲午，诏筑堂于元符观南，为皇子就学之所，赐名曰资善。上作记刻石于堂中。癸卯，召近臣宴翔鸾阁，观太宗御书及御制《圣文神笔颂》、《玉宸殿记》等。癸丑，诏官吏犯赃被劾，有故延岁月以俟赦宥者，自今法寺勿以赦原。宗正卿赵安仁请以知制诰刘筠、夏竦并为宗正寺修玉牒官，从之。名新谱曰『仙源积庆图』。

夏四月，司天监言周伯星再见。建皇亲礼会院于新昌坊[4]，赐名嘉庆。殿中侍御史张廓言：『群官有丁父母忧者，多免持服，非古道也，伏望自今并依礼令解官行服。』诏从之。诏奖寿春郡王友张士逊等，以王读《孝经》彻章故也。王初为诗，即自成章，有『人心怀礼义』之句。上喜，以语辅臣。

秋七月，飞蝗过京城。先是，上出死蝗以示大臣。翌日，执政有袖死蝗以进者，请示于朝，率百官贺。王旦曰：『蝗出为灾，灾弭幸也，又何贺焉？』固称弗可。于是二府方奏事，飞蝗蔽天。上顾谓旦曰：『使百官方贺而蝗若此，岂不为天下笑耶？』

吕中曰：灾异非所以爱君也，而董仲舒以为天心之仁爱。盖君之所以自爱，实灾异警之力也。当群臣争献符瑞之时，而徐兖之水、江淮之旱、内城之火、京师之蝗间见层出，非人臣不知爱君而天爱君乎？

乙卯，分命内臣与转运使、诸州通判、职官按规视蝗伤苗稼以闻，仍悉除其租。

八月，令江淮发运司岁留上供米五十万，以备饥年赈济。枢密使、同平章事陈尧叟罢为右仆射。尧叟强力明辩，多任智数，久典机密，军马之籍，悉能周记云。癸未，以京师愆雨，遣使分祷宫观寺院。

九月，兵部尚书、参知政事丁谓罢为平江节度使。丙午，以陈彭年、王曾、张知白并参知政事，任中正为枢密副使。曾、知白、彭年与王旦同在中书，尝乘间谓旦曰：『曾等被擢至此，公力也。愿有所裨补。』旦曰：『愿闻之。』曾曰：『每见奏事，其间亦有不经上览，公但批旨行下，恐人言之以为不可。』旦逊谢而已。一日奏对，旦退，曾等俱留。上愕曰：『何事不与王旦同白？』曾等乃以前说闻于上。上曰：『王旦事朕多历年所，朕察之无毫发私。自

东封后，朕谕小事一面专行。卿等当谨奉之。』退而谢于旦曰：『上之委遇，非曾等所知也。』旦曰：『向蒙谕及，不可自言先得上旨。今后更赖诸公相益。』丁未，曹玮言：宗哥、唃廝囉蕃部等率三万余入寇，至伏羌寨三都谷，即领兵击败之。先是，翰林学士李迪召对龙图阁，命草诏书，徐谓迪曰：『曹玮在秦州屡请益兵，未及遣，遽辞州事。边将谁可代玮者？』对曰：『玮知唃廝囉欲入寇，颇窥关中，故请益兵为备，非怯也。且玮有谋，诸将皆非其比。陛下重发兵，岂非将上玉皇圣号恶兵出宜秋门邪？今关右兵多，可会其羨益发赴玮。』因问：『关右几何？』对曰：『臣向在陕西，以方寸小册书兵粮数备调发，今犹置佩囊中。』上令自探取，目内侍取纸笔，具疏某处当留兵若干，余悉赴寨下。上顾曰：『真所谓颇、牧在禁中。』未几，唃廝囉果犯边。秦州方出兵，复召问曰：『玮战克乎？』对曰：『必克。』及玮捷书至，上谓迪曰：『卿何料之审也？』迪曰：『唃廝囉大举入寇，使谍者声言以某日下秦州会食，以激怒玮。玮勒兵不动，坐待其至，是则以逸待劳。臣用此知其决胜也。』

《大事记》曰：唃廝囉、李继迁均之为西蕃首领也，惟朝廷与继迁以国姓则继迁骄，与廝囉以官则廝囉叛。盖无驾驭之道而徒施羁縻之术，所以长其骄而速其叛也。若曹玮者，可谓良将矣。能知廝囉之必叛，策德明之可图，料元昊之必反，此其智，岂徒决兵家之胜负而已哉？

庚戌，以不雨，罢重阳宴。令诸路转运使督民焚捕蝗蝻，无使滋育。是岁六月，京畿、京东西、河北路蝗蝻继生，食民田殆尽。延至江淮，南趋河东，及霜寒始尽。飞蝗之过京城也，上方御膳，左右以告。上起临轩仰视，则蝗势连云障日，乃命撤膳。自是圣体遂不康。

冬十月，上谓王旦等曰：『茶盐之利，要使国用贍足，民心和悦。卿等宜熟思之。』诏差翰林学士李迪、权御史中丞凌策、知杂御史吕夷简与三司同共定夺，务要茶园、盐亭户不至辛苦，客旅便于兴贩。

十一月，河西节度使、知许州石普上言九月下旬日食，又言：『唃廝囉欲阴报曹玮，请以臣尝所献阵图付玮，可使玮必胜。』先是，上方崇符瑞，而普请罢天下醮设，岁可省缗钱七十余万，以贍国用，遂忤上意。于是上益怪普言逾分。王钦若因言普欲以边事动朝廷，上怒，命吕夷简置院推鞫，狱具，集官参验。九月下旬，日不食。诏除名配贺州。普倜傥有胆略，两平蜀盗，大小数十百战，众伏其勇也。以知秦州曹玮为秦州都部署，以李及知秦州。时玮数上章求解州事，问王旦：『谁当代玮者？』旦荐及可任。众议皆谓及非守边才。及至秦州，州之将吏心亦轻之。会有屯驻禁军白昼掣妇人银钗于市中，及方坐观书，亟命斩之，复观书如故。不日，声誉达京师，亿闻之，复见旦，具道其事。旦笑曰：『禁军戍边，白昼为盗，固当斩也，乌足为异政乎？旦之用及者，但

以及重厚，必能谨守玮之规模而已。』

丁巳天禧元年春正月辛亥，奉天书合祭天地。以太祖、太宗并配。群臣上尊号册宝于大安殿。知建昌军王耿上书言时政要务凡七事。一曰省灾异，二曰广言路，三曰明享祀，四曰正服用，五曰察党与，六曰谨修养，七曰严边备。上览而嘉之。

二月，诏别置谏官、御史各六员，增其月俸，不兼他职。每月须一员奏事，或有急务，听非时入对。辛巳，发常平仓粟，置场十四出粜，以济贫民。京市物贵故也。召直龙图阁冯元讲《易》于宣和门之北阁，待制查道、李虚己、李行简预焉。自是听政之暇，率以为常，因数访大臣能否，而行简无所怨昵，必尽称道其长，人推其长者。上谓宰臣曰：『朕以去岁蝗旱，秋稼不稔，夙夜惊惧，未尝暂忘。今已中春，时雨未降，齐心请祷，诚感莫达，实虑政令有爽天意，因思茶盐条禁伤于峻刻，宜有以革之。茶法行之已久，倘或难于遽改，但削其尤不便民而伤于厚敛者可也。』尝有日者上书言宫禁事坐诛，籍其家，得朝士所与往还占问吉凶简尺。上怒，欲尽付御史按罪，王旦具请以归。翌日白上：『此人之常情。且语不及朝廷，不足究治。』因自取旧所占问者进曰：『臣幼贱时，不免为此。必以为罪，愿并臣下狱。』上曰：『此事已发，何可免？』旦曰：『臣为宰相，执国法，岂可自为之幸于不发而以罪他人？』上意解。旦至中书，悉焚所得书。既而大臣有欲因是以挤己所不快者，力请究治。上令就旦取书，旦曰：『臣已焚之矣。』由是获免者众。参知政事陈彭年卒。上闻之，即幸其第，涕泗良久。彭年性敏给强记，尤好仪制沿革、刑名之学。素奸谄，时号『九尾野狐』。始仕未达，求为大理寺详断官。张齐贤时实当国，一见辄不可，曰：『此人在朝，必乱国政。』或疑齐贤过甚，后乃服其知人。

三月，江南提点刑狱范应辰上言：『伏睹辛亥制书，常赦不原者咸除之。奸凶之辈密料赦期，发其夙憾，恣彼忿心，或举家而陨命，或罄室而虏财，或持刃杀人，或纵火焚舍，逢此霈恩，亦除其罪，悉又配为辛伍，皆给衣粮，又何异赏人为盗者耶？』

夏四月，出圣祖神化金宝牌，分给京城寺观及天下名山。查道表求外任，甲申，命知虢州。时虢州蝗灾，道不候报，出官廩粟，设糜粥振救饥者，发州麦四千斛给种，民赖以济，所全活万余人。乙酉，著作郎刘煜为右正言。上曰：『谏官、御史之任，实难其人。当须识朝廷大体、达政刑要道。言必诣理，乃为称职耳。』

吕源增释曰：天禧之前，群官百执事皆得言事，不专主于台谏之臣也。真宗既因浮议创建言官，于是首擢刘煜，次用鲁宗道，奏疏并令亲书，许通进司

进入。时煜与宗道多以琐细之事塞责，真皇尝有不悦之辞，自是而后，朋党兴矣。

五月，以殿中丞刘平为监察御史，用新诏也。太保、平章事王旦素羸多疾，连拜章求解。戊甲，制为太傅兼侍中。

六月，右正言鲁宗道言：『今举天下亲民之官，为陛下孜孜于民政者，十不一二焉。欲民之安，其可得乎？宜妙选英哲以委之，庶激浊扬清，渐得良牧贤宰，则斯民之大幸。』上曰：『谨择牧宰，朝政之急务也。』甲申，以武昌节度副使边肃知光州，用辛亥赦书也。向敏中尝谓王旦曰：『边同年责已久，牵复可乎？』旦曰：『为近臣坐赃，岂得更升进耶？』敏中语数及之，旦曰：『若欲用之，须旦死可也。』

秋七月，王旦以病坚求罢相，上悯然曰：『朕觉体中不佳，方欲在大事托卿，而卿疾如此。奈何？』因命皇子出拜。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遂荐可为大臣者十余人，其后不践两府者，独凌策、李及。丁巳，以旦为太尉，仍领玉清昭应宫使。

八月，以枢密使、同平章事王钦若为左仆射、平章事。先是，上欲相钦若，王旦曰：『祖宗朝未尝使南方人当国，虽古称立贤无方，然必贤士乃可。』上遂止。钦若尝语人曰：『为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却十年。』

《讲义》曰：康节在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曰：『朝廷将用南人为相，天下自此多事矣。』南人当国，自钦若始，不待王荆公而后见也。然国初三阳方长，则南不足以胜北。熙宁一阴潜萌，则北不足以胜南。此风气推移，人才消长之候也。

壬申，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向敏中加右仆射、门下侍郎。

九月，给事中、参知政事王曾罢为礼部侍郎。初，曾以会灵观使让钦若，上意不恚。及钦若为相，因欲排异己者，数譖之，遂罢曾政事。王旦语其家人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勋业甚大。昨让会灵观使颇拂上旨，而进对详雅，词直气和，了无所惧。且王君始被进用，已能若是，我自循任政事几二十年，每进对，上意稍忤，即蹙蹙不能自容。以是知其伟度矣。』李迪为给事中、参知政事。迪尝独对内东门，时仍岁旱蝗，上忧不给。迪曰：『神宗初置内藏库，欲办兵复西北故土及以支凶荒。』上曰：『当出金帛数百万借三司。』迪曰：『天子于财无内外，何必曰借？』上悦。迪又言：『陛下东封时，敕所过无伐木除道，即驿舍或州治为行宫，才令加涂墍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役过往时百倍。今旱蝗之灾，殆天意所以儆陛下也。』上曰：『卿之言然，一二臣误朕为此。』己酉，王旦卒。遗表言：『忝为宰相，据上公之列，不可以将尽之言为宗亲求官。』旦性冲澹寡欲，奉身至薄，所居甚陋。上欲为治之，旦以

先人旧庐，恳辞而止，中外莫不钦其德风。为国宗臣，咸平初，旦闻李沆之言，固未深信，及亲见王钦若、丁谓等所为，欲谏则业已同之，欲去则上遇之厚，乃叹曰：『李文靖真圣人！』样符以来，每有大礼，辄奉天书以行，常悒悒不乐。既寝疾，遗令削发披缁以敛，盖悔其前之为也。议者谓旦逢时得君，言听谏从，安于势位而不能以正自终，或比之冯道云。

吕中曰：尝究观国朝自天禧以前，一夔一契之谣未兴也，大范小范之名未出也，四贤一不肖之诗未作也，君子小人之党未分也，而张咏、孔道辅、马知节之徒，自足以养成天下之气节。胡海陵之学未兴也，穆尹之古文未出也，三苏父子之文章未盛也，二程兄弟之学业未著也，而杨亿、王元之之文，自足以润色国家之制度。盖自李文靖、王文正当国，抑浮华而尚质实，奖恬退而黜奔竞，是以同列有向敏中之清谨，政府有王曾之重厚，台谏鲁宗道之质直，相与养成浑厚朴实之风，以为天圣、景祐不尽之用。虽缙绅之议论，台谏之风采，道学之术，科举之文，非若庆历以来炳炳可观，而纪纲法度皆整然不紊，兵不骄，财不匱，官不冗，士不浮，虽庆历之盛，亦有所不及也。

以圣制《思政论》、《正说》赐近臣。

十二月丙子，以寒甚，放朝。知制诰盛度等言：『奉诏蠲放逋欠凡九百四十三万，所释万五千五百人。』庚辰，遣使减价鬻炭十万秤。

戊午天禧二年春正月庚子，芝草生真游殿及皇后所居崇徽殿。诏诸路灵伤州军并设粥，贱糶官粟以惠贫民。

二月，以升州为江宁府，置军曰建康，命寿春郡王为节度使，加太保，封升王。右正言刘煜请自今言事许升殿面对，从之。壬午，对右正言刘煜、鲁宗道于承明殿，凡八刻。

三月甲寅，右正言鲁宗道言：『大辟罪如婺州讹言者，望自今精加按覆。』内出其状示辅臣。向敏中等曰：『向来四方大辟奏牒，陛下未尝不召臣等审议，然后宽贷决罚。好生之德，盖超越于前古矣。』上曰：『自今当详议者更加审细，贵无滥也。』宗道风闻多所论列，上意颇厌其数。宗道因对自讼：『陛下所以任臣者，岂欲徒事纳谏之虚名邪？臣切愧尸禄，请得罢斥。』上慰谕良久。他日念之，因题殿壁曰『鲁直』。

夏闰四月，知并州薛映言民饥，设糜粥济之，计三十余万人。皇城司言：『保圣营之西南营卒有见龟蛇者，因就建真武祠。今泉涌祠侧，疫疠者饮之多愈。』甲寅，诏即其地建道观，以『祥源』为名。任布言：『明朝不宜以神怪衒愚俗。』不报。

六月辛亥，有彗出北斗、魁第二星东北。

秋七月壬申，以星文示变，赦天下。甲戌，以李士衡为三司使。上作《宽

财利论》赐士衡，士衡因请刻圣制于本厅，从之。士衡方进用，王钦若害之。会上论时文之弊，钦若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识体。士衡父诛死，而振为赠告乃曰「世有显人」。』士衡以故不大用。

八月甲辰，立升王受益为皇太子，改名祯，大赦天下。癸丑，上作《元良箴》赐皇太子。

九月，御正阳门观酺。上作《稼穡倍登》诗、《欹器》、《戒酒》二论示辅臣。

冬十月乙未，雪，上作《瑞雪》诗赐辅臣。李垂请令江浙放行茶货，左谏议大夫孙奭言茶法屡改，非示信之道。即诏奭与三司详定，务从宽简。未几，奭出知河阳，事遂止。初，自密州还时，方置天庆等节，天下设斋醮张燕费广，奭又请裁省浮用，不报。奭复出，其居朝廷，盖不周岁云。

十一月，上作《冬至宴亲贤》诗示宰用。癸未，上作《后苑宴宗亲》诗赐皇太子、通王。

十二月，参知政事张知白与宰相王钦若议论多相失，因称疾辞位。丙午，罢为刑部侍郎、知天雄军。

己未天禧三年春正月丁卯，翰林学士钱惟演等四人权同知贡举。乙亥，举人郭缜冒缙丧赴举，为同辈所讼，付御史台劾问。殿三举同保人并殿一举。

二月，上作《学书歌》赐皇太子。丙辰，又作《叹学吟》赐之。

三月，上亲试礼部奏名贡举人，得进士王整以下六十三人，赐及第，八十六人同出身。又赐学究出身者一十三人，诸科及第者百二人，同出身者四十七人，试将作监主簿者五人。寇准镇永兴军，朱能为巡检。是月，准奏天书降乾佑山中，盖能所为也，中外咸识其诈，上独不疑。

夏四月辛卯，迎导天书入内。鲁宗道上疏曰：『天道福善祸淫，不言示化，又何有书哉？臣恐奸臣肆其诞妄，以惑圣听也。』知河阳孙奭上疏：『天且无言，安得有书？天下皆知朱能所为，独陛下一人不知尔。乞斩未【杰按：未，朱误。】能。以谢天下。』上虽不听，然亦不罪奭也。己亥，召判永兴军府寇准赴阙。

《讲义》曰：寇忠愍之入相凡三，忘身徇国，守道嫉邪，见于同列之称荐者然也。官居鼎鼐，宅无楼台，播于处士之歌咏者然也。堂吏之进例簿则叱之，门生之献三策则谢之，甚至澶渊之役，不沮不屈，亲扶日毂，屹然如山，百万貔貅，折筮答之，使三十余年边无牧马，公之勋烈何如哉！

五月，寇准自永兴来朝。将发，其门生有劝准者曰：『公若至河阳，称疾坚求外补，此为上策。倘入见，即发乾祐天书诈妄之事，斯为次也。最下则再入中书为宰相尔。』准不怍，揖而起。君子谓准之卒及于祸，盖自取之也。

六月甲午，王钦若罢。时钦若恩遇浸衰，人有言其受金者。会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蓄禁书，自言尝出入钦若家，遂罢相，寻命判杭州。丁酉，以李允则知镇州。允则在雄州十四年，治城垒不辍。诏诘之，允则奏曰：『初通好不即修治，它日颓圯，复安敢动？因此废守备，臣恐敌性不可测也。』帝以为然。尝燕军中，而甲仗库火，允则作乐行酒不辍。副使请救，不答。少顷火息，命悉瘞所焚物，密遣使持檄瀛州，以茗笼运器甲，不浹旬，兵数已完，人无知者。枢密院请劾不救火，上曰：『允则必有谓，姑诘之。』对曰：『兵械所藏，燬火甚严。方燕而燔，必奸人所为。舍燕救燔，事或不测。』一日，民有诉为被人殴伤而遁者，允则不治，与伤者钱二千。众以为怯。逾月，幽州以其事来诘，答以无有。盖他谍欲以殴人为质验，比得报，以为妄，乃杀谍。戊戌，以寇准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保信军节度使丁谓为吏部尚书、参知政事。谓在中书事准谨甚，尝会食，羹污准须，谓起，徐拂之。准笑曰：『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邪？』谓甚愧之，由是倾诬始萌矣。

《大事记》曰：王钦若罢则寇准用，此君子小人不可两立也。以寇准为相而丁谓参政，此又君子小人不可共政也。然准当是时不可出矣。方其始召也，门生有劝准者曰：『若至河阳，坚求补外，此为上策。傥入见，即发乾祐天书之诈，次也。最下则再入中书。』其为准谋则善，而准不悟，何邪？

《龟鉴》曰：且朋党之祸，其萌于丁、寇并命之时乎？薰莸不可同器，鸾隼不可并栖，从古然也，何当时之不察？及此会食，却堂拂须有责，初无他意，丁谓不堪而衔之，结衅其兆于此矣。澶渊之还，大勦未报，钦若念衅鼓之隙而忍肆投琼之譖，利用怀议事之愤而公为下石之谋。钱惟演、冯拯之徒翕于前，刘承珪、陈彭年之流推于后。披潜人者，投畀豺虎可也。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何为一信谗言哉？一出而守北门之钥，再出而陟雷阳之坡，公之迹危矣。噫，公之忠节义概能折百万之兵，而不能折众口之谗；能起敌人之问，而不能起邪人之敬；能感公安之竹，而不能感当时流俗之心，然于真宗则何憾焉？尝因是而窥帝之本心。史述澶渊归，上所待准者甚厚。曰甚厚云者，盖未尝以薄待准也。史谓上既从惟演言，擢丁谓、利用平章事，而所以待准者如故。曰如故者，是待准之心无以异于前日也。有以深责寇准为言者，上则曰：『自太傅以上更加优礼。』有以且令准出外为请者，上则曰：『有何名目？』至于末年，国史直笔以书之曰：『寇准罢相，继以三绌，皆非上本意。岁余，上忽问之曰：「吾目中久不见寇准，何也？」』吁，真宗之心于是乎白矣。巧言如簧，荧惑圣听谓之罪，其可胜诛？壮哉李迪，奋身而愤曰：『迪起布衣而主宰相，有以报国，死且不恨，安能附权臣为自安计？』直对上前，历数谓奸，谓于是罢知河南矣。有言自里，厥应如响，不逾月而复相焉。他时流落至死，王曾

闻之，曰：『此人智数不可测，若不死，未必不复用。天下之不幸，可胜道哉！』死一谓则为天下福，生一谓则为天下祸。奸人可畏如是，可不谨哉！

秋七月，群臣表上尊号曰体元御极感天尊道应真宝运文德武功上圣钦明。仁孝不允，凡五上，从之。

八月丁亥，以天书再降于乾祐县，大赦天下。彰德军留后马知节卒。知节习兵事，以方略自任。颇涉文艺，所与游接，必一时名士。性刚直，敢言无避，未尝少自卑屈，求之武人，盖鲜俚云。己亥，大会道释于天安殿，凡万三千八十六人。先是，建道场，是日，上亲临视，以药银铸大钱而赐之。

九月，赐皇太子《元良述》、《六艺箴》、《承华要略》十卷，《授时要略》十二卷，又以国史、两朝实录、太宗文集并御集、御览群书赐皇太子，遂宴从官。

冬十月，知审刑院盛度言：『在京及诸路止有断案三道，值降圣节，不奏，自余绝无刑牒。请宣付史馆。』寇准曰：『圣朝刑讼清静过古昔，此陛下以德化民，精意钦恤所致。』十一月，享太庙。辛未，合祭天地于南郊。十二月，知枢密院事曹利用，参知政事丁谓并为枢密使。庚申天禧四年春正月，以华州观察使曹玮为宣徽北院使、镇国军留后、签署枢密院事，签署兼领藩镇，自玮始也。

二月，滑州言河塞，诏奖之。是役用兵夫九万人，上亲是文刻碑，以纪其成功。

三月，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向敏中卒。敏中端厚恺悌，多智，善处烦剧，识大体密，静远权门无私谒。诸子不令厘务。虽当大事，若己不预焉。谨于采拔，不妄推荐，时以重德目之。

夏四月，命工部侍郎杨亿为翰林学士。亿自汝州代还，久之不迁。或问王旦曰：『杨大年何不且与旧职？』旦曰：『大年顷以轻去，上左右人言可畏，赖上终始保全之。今此职欲出自清衷，以全君臣之契也。』逾六年，乃复入禁署。

六月，以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寇准为太子太傅、莱国公。先是，准为枢密使，曹利用副之。准素轻利用，议事有不合者，准辄曰：『君武夫耳，岂解此国家大体邪？』利用、丁谓遂合谋欲排准。翰林学士钱惟演见谓权盛，附离之。时上不豫，政事多中宫所决。谓等交通诡秘，其党日固。刘氏宗人横于蜀，上以皇后故欲舍其罪，准必请行法。重失皇后意，谓等因媒孽之。准尝独请，问曰：『皇太子人望所属，愿陛下传以神器。丁谓佞人也，不可以辅少主。』上然之。准乃属杨亿草表请太子监国。亿夜屏左右为之辞，至自起剪烛跋，中外无知者。既而准被酒漏所谋，谓等益惧，力谮准，请罢政事。上不

记与准初有成言，诺其请。

秋七月丁巳，太白昼见。甲子，大雨，流潦泛滥公私庐舍大半，有压死者。丙寅，以李迪为吏部侍郎，冯拯为枢密使、吏部尚书、同平章事。上欲加拯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召学士杨亿使草制。亿曰：『此舍人职也。若除枢密使、同平章事，则制书乃学士所当草也。』上曰：『即以此命拯。』拯既受命，枢密领使者凡三人，前此未有。上徐觉其误，遂召钱惟演。惟演入，对曰：『冯拯故参知政事，今拜枢密使，当矣。但中书不应止用李迪一人，盖迂曹利用或丁谓过中书？』庚午，以丁谓平章事，曹利用加同平章事。上既从惟演之言擢丁谓首相、曹利用同平章事，然所以待寇准者犹如故。谓等惧，谋益深，杨崇勋等遂告变，周怀政伏诛，准乃远贬。上始得疾浸剧，尝卧枕怀政股与谋，欲命太子监国。怀政出，告寇准，准遂请间建议。已而事泄，准罢相，丁谓等因疏斥怀政，怀政谋杀谓等，复相准，奉帝为太上皇，传位太子而废皇后。召杨崇勋等议其事。崇勋诣谓第告变，谓过曹利用计之。及明。利用人奏。诏曹玮与崇勋鞫讯，具引伏。斩之。谓等并发朱能所献天书妖妄事。亟遣卢守明、邓文庆驰驿诣永兴军捕能。怀政既诛，有欲并责太子者，上意惑之。李迪从容奏曰：『陛下有儿子？乃为此计！』上大寤，由是东宫得不动摇。丁丑，寇准降授太常卿、知相州。朝士与准亲厚者，丁谓必斥之。杨亿尤善准，而请太子监国奏又亿所草也。及准败，丁谓召亿至中书，亿惧，面无人色。谓素重亿，徐曰：『谓当改官，烦公为一好词耳。』亿乃稍安。

八月，徙知相州、太常卿寇准知安州。于是谓等不欲准居内郡。白上，欲远徙之。上命与小州。谓退而署纸尾曰：『奉圣旨除远小处知州。』迪曰：『向者圣旨无远字。』二人忿争。盖自此始。朱能自度不免。杀卢守明，挈家叛逸。既而众溃势穷，蹙人桑林，自缢死。乙酉，以枢密副使任中正、礼部侍郎王曾并参知政事，翰林学士钱惟演为枢密副使。壬寅，知安州寇准坐朱能，再贬道州司马。准过零陵，溪洞蛮夷乘间抄掠，其酋长闻而责之曰：『奈何夺贤宰相行李邪！』趣遣人还所掠。其在道州，晨具朝服如常时。起楼，置经史、道释书，暇则诵读。宾至，笑语若初，无廊庙之贵者。自准罢相，继以三绌，皆非上本意。岁余，上忽问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见寇准，何也？』左右亦莫敢对。上崩，乃贬雷州。

吕中曰：至是，李文靖之言验矣。当君子用事之时，则常有不尽绝小人之心；至小人得志之时，则其去君子必尽其力而后止，此准之所以重得贬也。然准虽可贬，而准之心则不为之少贬。

刘煜为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初，河决滑州，大兴力役。道殍相望。煜请策免宰相，以答天变。时寇准、丁谓实在中书。及王曙坐准贬官，在朝

无敢往见者，煜敬曰：『友朋之义，独不行于今日欤？』往饯之，经夕而还，谓亦不罪也。

九月，以知制造吕夷简为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夷简治开封，严办有声，上识其姓名于屏风，意将大用之也。

冬十月，以太子太保王钦若为资政殿大学士，仍令日赴资善堂，侍皇太子讲读。

十一月，自寇准贬斥，丁谓浸擅权，至除吏不以闻。李迪语同列曰：『迪起布衣十余年，位宰相，有以报国，死且不恨，安能附权臣为自安计乎！』丙寅晨朝待漏，谓又欲以林特为枢密副使，迪因诟谓，引手板欲击谓，谓走得免，遂入对于长春殿。迪因斥谓奸邪弄权，『臣愿与同下宪司置对。』又曰：『寇准无罪罢斥，朱能不当显戮。』又：『钱惟演亦谓之姻家，臣愿与谓、惟演俱罢政柄。』又曰：『曹利用、冯拯亦相朋党。』上怒甚，初欲付御史台，利用、拯曰：『大臣下狱，不惟深骇物听，况丁谓本无纷竞之意，而与李迪置对，亦未合事宜。』乃命各降秩罢相，谓知河南府，迪知郢州。制书犹未出，己巳，谓入对，愿复留，遂赐坐。左右欲设墩，谓顾曰：『有旨复平章事。』乃更以机进。诏送谓中书，令依旧视事，仍诏迪出知郢州，即时赴任。时谓始传诏召刘筠草复相制，筠不奉诏，乃更召晏殊。筠既自院出遇殊，殊侧面而过不敢揖，盖内有所愧也。先是，上久不豫，语言或错乱。尝甚怒，语辅臣曰：『昨夜皇后以下皆去，刘氏独留朕于宫中。』迪进曰：『果如是，何不以法治之？』良久，上寤。曰：『无是事也。』后适在屏间闻之，由是恶迪。迪所以不得留，非但谓等媒孽，亦中宫意尔。庚午，诏：『自今该取旨公事仍旧进呈外，其常程事务，委皇太子与宰臣枢密使已下就资善堂会议施行讫奏。』初议欲令太子总军国事，丁谓以为不可，曰：『即日上体平，朝廷何以处此？』李迪曰：『太子监国，非古制耶？』力争不已。迪既罢出，故有是诏。

十二月丁丑朔，起复翰林学士杨亿卒。亿重交游，耿介坦怀，敦尚名节，然评品人物，善恶太明。留心释氏禅观之学，自属疾，即屏荤茹，临终，日为空门偈颂，识者称其达观云。丁酉，以王钦若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上久不豫，乙亥，力疾御承明殿，召辅臣，谕以尽心辅导储贰之意，出手书一幅付之。丁谓等进曰：『元储已亲庶政，克固海内之心。宫门内助，事皆平允，特宽圣虑，以宁祉福。』自是圣体渐平，凡浹旬，乃复常焉。时太子虽听事资善堂，然事皆决于后。钱惟演，后戚也。王曾说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宫不能立。中宫非倚皇储之重，则人心亦不附。后厚于太子则太子安，太子安，乃所以安刘氏也。』惟演因以白后，两宫由是益亲，人遂无间。

《讲义》曰：当时亦危疑之冲，钱惟演用事于中，丁谓擅权于外，而冯拯

、曾利用亦相与为党。所幸君子之朋，党植犹多也。寇准、李迪之徒虽争之不胜，而所恃以砥柱其中者，犹有人焉。卒之窜丁谓而相仁祖太平之治者，王曾也。

辛酉天禧五年春正月，翰林学士刘筠见上久疾，丁谓浸擅权，叹曰：『奸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表求外任，乃授右谏议大夫、知庐州。

二月庚午，以孔圣佑袭封文宣公、知仙源县事。

三月戊戌，天章阁成，群臣称贺。庚子，奉安御集、御书于天章阁。

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先是，司天测仪天历当食之既，前九日，上避正殿，分命中使诣宫观、寺院祈祷。是日，食四分而止。

冬十一月丁丑，以谓为译经使兼润文。甲申，判河南府王钦若有疾，累表请就医京师。丁谓使人给钦若曰：『上甚思一见君。』钦若信之，即舆疾而归。谓因言钦若擅去官守，无人臣礼。戊子，责授司农卿、分司南京。

十二月乙巳，以内殿崇班皇甫继明同勾管三馆秘阁公事。咸平中，初命刘崇超监三馆秘阁图籍，丁谓更号曰勾当公事。自是，内臣遂与大学士同职，时论愈非之。

壬戌乾兴元年春二月戊午，上崩于延庆殿。仁宗即皇帝位。遗诏尊皇后为皇太后，淑妃杨氏为皇太妃，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丁谓欲去『权』字，王曾曰：『政出房闼，斯已国家否运。称「权」尚足示后。且言犹在耳，何可改也？』谓乃止。曾又言：『尊礼淑妃太遽，须他日议之，不必载遗制中。』谓怫然曰：『参政欲擅改制书耶？』曾复与辩，而同列无助曾者，曾亦止。时中外汹汹，曾正色独立，朝廷赖以为重。己未，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庚申，命丁谓为山陵使。先是，辅臣请皇太后所御殿。王曾援东汉故事，请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左，皇帝坐右，垂帘听政。既得旨，而丁谓独欲皇帝朔望见群臣，大事则太后与帝召对辅臣决之，非大事，悉令雷允恭传奏画可。曾曰：『两宫异处而柄归宦者，祸端兆矣。』谓不听。盖谓不欲令同列预闻机密，故潜结允恭使白太后，卒行其意。丙寅，丁谓加司徒，冯拯加司空，曹利用加左仆射，并兼侍中；任中正加兵部尚书，王曾加礼部尚书，钱惟演加兵部尚书，张士逊加户部侍郎。王曾谓丁谓曰：『自中书令至谏大夫、平章事，其任一也。枢密珥貂可耳。今以数十年旷位之官一旦除授，得无违公议乎？』谓不听。戊辰，贬寇准为雷州司户，李迪为卫州团练。始议窜逐，王曾疑责太重。丁谓熟视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尔。』盖指曾尝以第舍假准。曾蹴然惧，遂不复争。谓恶准、迪，必欲致之死地，遣中使赍敕就赐以锦囊贮剑，揭于马前。至道州，准方与客宴，起逆中使，中使避不见。问其所以来之故，不答。众惶恐不知所为，准神色自若，使人谓之曰：『朝廷若赐准死，愿见敕书。』中

使不得已，乃授以敕。准即从录事参军借绿衫着之，拜敕于庭，升阶复宴，至暮乃罢。及赴贬所，吏献以图经，首载州东南门至海岸十里。准恍然曰：『吾少时尝为诗曰：「到海只十里，过山应万重。」人生得丧，岂偶然耶？』中使至郢州，迪闻其异于他日，即自裁不殊。其子东之救之，乃免。或馈之食，弃而不与。迪客邓余怒曰：『汝杀我公，我必杀汝！』从迪至卫州，不离左右，迪由是得全。或语谓曰：『迪若贬死，公如士论何？』谓曰：『异日好事书生弄笔墨，不过曰「天下惜之」而已。』曹玮责知莱州。玮得诏，即日上道，弱卒十人，不以弓鞬失腋自随，谓卒不能加害。

三月壬申，以给事中李及知杭州。及性清介，所治简严。一日冒雪出郊，众谓当置酒召客，乃独造林逋，清谈至暮而归。居官数年，未当【杰按：当，疑为“尝”。】市吴物。比去，惟市《白乐天集》。龙图阁直学士鲁宗道权判流内铨。宗道在选调，久患铨格烦密，及知吏所以为奸状，于是多厘改之，又悉书条科揭于庑下，以便选人。戊寅，中书请自禫祭后只日于崇政殿或承明殿视事，双日如先帝故事，前后殿皆不坐。诏：『双日虽不视事，亦当宣召近臣人侍讲读。』乙酉，作受命宝，其文曰『恭膺天命之宝』，命王曾书之。

夏四月。真宗时，选人充身言书判者第推恩。上即位，亦用前法，于是前怀安军判官宋若谷等十五人咸迁官，改京秩者六人，最下者犹注近地成资阙，后率以为常。

六月己亥朔，翰林学士承旨李维上大行皇帝谥曰文明章圣元孝，庙号真宗。入内押班雷允恭与张景宗同管勾山陵一行事。判司天监邢中和谓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孙，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入见太后言之。』允恭方贵横，众莫敢违，即改穿上穴。既而上穴果有石，石尽水出，允恭坐擅移皇堂，并盗库金银锦帛珠玉杖死于巩县。初，丁谓与雷允恭协比专恣，内挟太后，同列无如之何。允恭既下狱，王曾欲因山陵事并去谓，一日，语同列曰：『曾无子，将以弟之子为后。明日朝退，当留白此。』谓不疑曾有异志也。曾独对，具言谓包藏祸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于绝地。太后始大惊。谓徐闻之，力自辩于帘前，未退，内侍忽卷帘曰：『相公谁与语？驾起久矣。』谓皇恐，以笏叩头而出。太后怒甚，欲诛谓，冯拯进曰：『谓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诛大臣，骇天下耳目。』太后少解，乃责谓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宰相罢免皆降制。时亟欲行，止召当直舍人草词，仍榜朝堂。谓所坐，但私庇允恭，不忍破其妄作，未必真有祸心也。然天资险狡，多阴谋，得专政久，要不可测。虽曾以计倾之，而公论不以为过也。

吕中曰：远小人之法不可以不严，而去小人之几不可以不密，故来郑朋、杨兴之奸者，陈蕃失于不密，遂激为朋党之变。唐甘露白马之祸，李训、郑注

皆蹈几事不密之戒也。丁谓之奸，真宗晚年欲去之矣。寇准被酒漏言，失于不密，反有崖州之行，坐是谓之烽焰愈炽，内倚宦者雷允恭、贵戚钱惟演为奸，外与曾利用、林特等为党，若拔山矣。而曾一旦去之易，其几密也。故虽以计倾之，而当时公论亦不以为过焉。

秋七月辛未，王曾加中书侍郎、平章事。吕夷简为给事中，鲁宗道为右谏议大夫，并参知政事。宗道为人刚正，嫉恶少容，遇事敢言，不为小谨。尝微行就饮肆中，偶真宗亟召，使者及门，宗道自酒肆来。使者曰：『即上怪公来迟，何以为对？』宗道曰：『第以实对，』使者曰：『然则公当得罪。』曰：『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真宗果问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对。帝诘之，宗道谢曰：『有故人自乡里来，臣家贫无杯酌，故就酒家饮。』帝以为忠实可大用，尝以语太后。太后识之，于是并夷简皆首蒙擢任。丙子，钱惟演为枢密使。惟演旧佐王曾，王曾既入相，亦正惟演使名。故事，枢密使必加检校官，惟演但以兵部尚书充使，有司失之也。戊寅，诏真宗陵名曰永定。始，丁谓请名陵曰镇，及谓贬，冯拯谓三陵皆有『永』字[5]，故易曰永定。然永定乃县名也。宣祖陵止名安陵，又不知翼祖已名定陵，于是复追改翼祖陵为靖陵。议者讥拯不学，当时无正之者。先是，女道士刘德妙常以巫师出入丁谓家，谓尝教言：『乃所为不过巫事，不若托老君言祸福，足以动人。』辛卯，再贬谓崖州司户参军。诸子并勒停。又坐与刘德妙奸，除名配隶复州，仍以谓罪状布告中外。始，谓命宋绶草寇准责词，绶请其故，谓曰：『《春秋》无将，汉法不道，皆证事也。』绶虽从谓指，然卒改易谓本语不纯用。及谓贬，绶犹当制，即草词曰：『无将之戒，旧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论快焉。谓初逐准，京师为之语曰：『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钉。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岁，谓亦贬，人皆谓报复之速，天道安可诬也。谓窜崖州，道出雷州，准遣人以一蒸羊逆之境上。谓欲见准，准拒绝之。闻家僮谋欲报仇，亟杜门使纵博，俟谓行远，乃罢。壬辰，诏中外臣寮有曾与丁谓往来者，一切不问。

八月乙巳，上与皇太后御承明殿垂帘决事，始用王曾议也。宰相率百官称贺，太后哀恻久之，令内侍富论曰：『候上春秋长，即当还政。』冯拯继丁谓为首相，颇欲蹶谓故迹，王曾独晓以祸福，且逆折之，拯不敢肆，自是事一决于两宫。初，谓定太后称『予』，谓败，中书与礼仪院参议，每下制令称『予』，而便殿处分事称『吾太后』，诏旨称『吾』。

九月，诏伎术官自今不得如京朝官用考课迁陟。

冬十一月朔，枢密使钱惟演罢为保大节度使、知河阳。以李沆、王旦、李继隆配享真宗庙庭。翰林学士刘筠为御史中丞。先是，三院御史言事皆先白中

丞。筠举旧仪，令台属各举纠弹之职。癸酉，命李维、晏殊修真宗实录，寻复命孙奭、宋绶、陈尧佐同修，仍令内侍谕以『一朝大典，当谨笔削』之意。庚辰，判国子监孙奭言：『知兖州日，于文宣王庙建立学舍，以延生徒。自后养学者不减数百人。臣虽以俸钱贍之，然常不给。自臣去郡，恐渐废散。伏见杨光辅素有经行，望恃迁一官，令于兖州讲书，仍给田十顷，以为学粮。』从之。诸州给学田盖始此。辛巳，始御院政殿西阁，召侍讲孙奭、冯元讲《论语》，侍读李维、晏殊与焉。初诏双日御经筵，自是，虽只日亦召侍臣讲读。王曾以上新即位，宜近师儒，故令奭等入侍。上在经筵，或左右瞻矚，或足敲踏床，则奭拱立不讲，每讲，体貌必庄，上亦为竦然改听。壬午，以翰林侍读学士、尚书右丞张知白为枢密副使。国子监旧制皆用近臣及宿儒典领，近岁颇任贵游子弟之初仕者，与管库资任略均。壬辰，始命冯元同判国子监，仍诏自今毋得差补荫京朝官。

十二月甲辰，诏辅臣崇政殿西庑观孙奭讲《论语》，既而上亲书唐贤诗以分赐焉。京城谷价翔贵，戊申，出常平仓米，分十四场贱糶，以济贫民。

校勘记

[1]本唐 原作『大唐』，据《长编》卷七十三改。

[2]軫田园 《长编》卷七十三作『珍田夫』。又，慰农《长编》作『吟农』。

[3]张佶 原作『张告』，据《长编》卷八十三、《宋史》卷三〇八本传、《会要·方域》一之九一改。

[4]『建皇亲礼会院』以下，据《长编》卷八十七在本年五月。

[5]冯拯 原作『马拯』，据《长编》卷九十九改。

宋史全文卷七上

宋仁宗一

癸亥天圣元年春正月丙寅朔，皇太后诏改元。上读诏，号泣者久之，谓左右曰：『朕不忍遽更先帝之号也。』自宋兴，而吴、蜀、江南、荆湖、南粤皆号富强，相继降附。太祖、太宗因其畜藏，守以恭俭简易。方是时，天下生齿尚寡而养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炽。外无夷狄金缯之遗，百姓亦各安其生，不为巧伪放侈，故上下给足，府库羨溢。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夷狄耗蠹中国县官之费数倍昔时，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三司使李谿尝奏事两宫言：『戍兵虽未可减，其末作浮费宜一切裁损。』盐铁判官俞献卿亦言：『天下谷帛日益耗，物价日益高。稻苗未立而和籴，桑叶未吐而和买。自天禧以来，日侈一日。宜与公卿大臣朝夕图议而救正之。』上纳其言。癸未，命御史中丞刘筠提举诸司库务，薛贻廓与三司同议裁减冗费。

《讲义》曰：我朝之财始蠹于天禧、祥符，再蠹于宝元、庆历。自祷祠之事兴，而宫室之役起，内之帑藏稍已空竭，则省浮费之策不得不申明于天圣之年也。自元昊叛于西，契丹扰于北，外之财用不免告匮，则节冗费之说不得不条画于庆历之日也。

庚寅，计置司考茶法利害，请行贴射之法，以淮南十三场茶买卖本息并计其数，罢官给本钱，使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一切定为中估而官收其息。然必辇茶入官，随商人所指而与之，给券为验，以防私售，故有『贴射』之名。

《笔谈》曰：旧传茶有三说：见钱为一说，犀角香药为一说，茶为一说。此乃三说法。予在三司求为三说，乃是博余、便余、直便为三说。博余者，极边粮草；使余者，沿边粮草；直使者，商人取便于沿边入纳见钱，于京师请领。自虚估之利入于商贾，而后行贴射之法；自边余偿于见钱，府藏不继，而后复用三说之法。然贴射之法虽通商，而官实尽其利；三说之法虽官鬻，而商实受其利。二法俱弊，而后以岁课均之茶户焉。夫以一岁之息均赋茶户，恣其卖买，所以均民力也，所以惠商贾也。官则无滥朽腐败之弊，茶则无草木麈煤之杂，其法善矣。然向时摘山者受钱于官，今使之纳钱于官；向时冒法贩禁者被罚，令均赋于民，赋不得入，刑亦及之。向时商贾贸迁，州县收其税，今商贾不行则税额不登，国用亦乏。夫其法方行于嘉祐之四年，而其害亦见于嘉祐之五年，刘敞之疏又其后也。茶租犹故榷法复生，此杨中心所以痛心于崇宁之变法也。

三月，司天监上新历，赐名《崇天》。保章正张奎、灵台郎楚衍等所造也。

夏四月，上初即位，丁度上书论六事：一、增劝讲官，二、增谏员，三、补荫用大功以上亲，四、选河北河东役兵补禁军，五、籍令佐垦田为殿最，六、凡缘公事坐私罪杖者，听保任迁官。又尝献《王凤论》于皇太后，以戒外戚云。

五月癸亥朔，太常博士鞠咏、王轸法当磨勘，审官引对。上阅其治状，并除监察御史。

秋八月，太常博士曹修古为监察御史，孔延鲁、刘随并为左正言。延鲁初为宁州军事推官，有蛇出天庆观真武殿中，一郡以为神，州将帅官属往奠拜之。延鲁以笏击蛇，碎其首，观者莫不叹服。后知仙源县，主孔氏祠事。孔氏故多纵放者，延鲁一绳之以法。修古上四事，曰行法令、审故事、惜财力、辨忠邪，辞甚切至。甲寅，有芝生于天安殿柱，召辅臣观之。监察御史鞠咏言：『陛下新即位，河决未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应灾变。臣愿陛下以援进忠良、退斥邪佞为国宝，以训劝兵农、丰积仓廩为天瑞。草木之怪，何足尚哉？』先是

，钱惟演自河阳赴亳州，因朝京师，图入相。咏奏：『惟演俭人，尝与丁谓为婚姻，缘以大用。后揣知谓奸将败露，惧牵连及祸，因出力攻谓。今若遂以为相，必大失天下望。』太后遣内侍持奏示之，惟演犹顾望不行。咏语左正言刘随曰：『若相惟演，当取白麻廷毁之。』惟演闻，乃亟去。冯拯病，太后有复相王钦若意。上尝为飞白书『王钦若』字，太后因取字緘汤药合，遣中人赍以赐，且口宣召之。

九月丙寅，冯拯罢为武胜节度使、判河南府。钦若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拯为相气貌严重，宦者传诏至中书，不延坐。钦若再入中书，谓平时百官叙进皆有常法，为《叙迁图》以献，冀便省览。然钦若亦不复能大用事如真宗之时矣。戊寅，召辅臣于崇政殿西庑，观冯元讲《论语》，仍赐御飞白书。

九月戊戌，寇准卒于雷州。初，太宗尝得通天犀，命工为二带，一以赐准。及是，准遣人取自洛。既至数日，沐浴具朝服，束带，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设卧具，就榻而没。归葬西京，道出荆南公安县，人皆设祭于路，折竹植地，挂纸钱焚之。逾月，枯竹尽生笋，众因为立庙，号竹林寇公祠。癸丑，诏审官院自今知州军、同判、知县人并引对于便殿。

十一月，知涟水军邓余庆受枉法赃[1]，三阳寨主荆信监仓自余粟，监兴平县酒税何承勋、进贤镇盐酒税易著明并自盗官物，各杖脊配广南。壬寅，诏以余庆等罪状申警群吏。初，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其后富者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大中祥符末，薛田为转运使，请官置交子务以榷其出入。戊午，诏从其请，始置益州交子务。

吕中曰：此楮币之始也。然其有钱以行楮，有楮以榷钱，子母均通而无偏重之患，故民视钱犹楮，视楮犹钱。今则为是币而初无是钱，以虚架虚，宜乎楮币之不行也。

十二月，江州民陈蕴聚居二百年，食口二千，而蕴年八十，且有行义，州以闻。上曰：『良民一乡之表，旌之则为善者劝矣。』授蕴本州助教。

甲子天圣二年春正月，命御史中丞刘筠等四人权知贡举。戊申，吏部铨引对选人，前束鹿县尉王得说历官寡过，书考最多，而无保任者。上察其孤子，特擢为大理寺丞。贾积善者，十四考无公私过，虽无举主，特擢为京官。

二月乙酉，工部侍郎、知徐州李应机坐前如兖州贪暴不法，降授将作监、分司南京。上曰：『外台耳目所寄，当职靡言，咎将谁执？』丙戌，诏转运使刘明恕、李允元、提点刑狱尚霖、郭位各赎铜二十斤。

三月。先是，上封者言：经学不究经旨，乞于本科问策一道。至是对者多纰缪，帝以执经肄业不善为文，特令取其所长，用广仕路。癸卯，王钦若等上《真宗实录》一百五十卷。乙巳，御崇政殿，赐宋郊、叶清臣、郑戩等一百五

十四人及第，四十六人同出身。不中格者六人，以尝经真宗御试，特赐同三礼出身。丙午，又赐诸科一百九十六人及第，八十一人同出身。郊与其弟祁俱以词赋得名，礼部奏祁名第三。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推郊第一，而置祁第十。刘筠得清臣所对策，奇之，故擢第二。国朝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

秋七月，遣殿中侍御史王硕、内殿押班朱绪点检山场所积茶。初，朝廷既用李谿等贴射法，行之期年，豪商大贾不能轩轻为轻重。而论者或谓边余偿以见钱，恐京师府藏不足以继，争言其不便。会江淮制置司言茶有滞积坏败者，请一切焚弃。相廷疑变法之弊，下书责计置司，因令硕等行视。既而谿等条上利害，愿力行之，无为流言所易，于是诏有司榜谕商贸以推行不变之意。监察御史张逸为益州路提点刑狱、劝农使。逸先知襄州邓城县，有能名，知州谢泌将荐逸，先设几案，置章其上，望阙再拜曰：『老臣为朝廷得一良吏。』乃奏之。

八月己卯，幸国子监，谒先圣文宣王。召直讲马龟符讲《论语》。已而观七十二贤赞述，阅三礼图，问侍讲冯元三代制度。又幸昭烈武成王庙。壬午，翰林学士承旨李维等请加上真宗谥曰文明武定章圣元孝，诏恭依。

十一月乙未，朝享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丙申，享太庙。丁酉，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

乙巳，立皇后郭氏。

乙丑天圣二年春二月，礼部员外郎蔡齐、直史馆章得象并知制诰。初，召齐等试中书，上阅其试文，谓宰臣曰：『两制词臣以文章为职业，然须才识周敏，操履端方，乃可副朝廷中外任使也。』

夏四月，刘晔知河南府。晔【同一人而前后名字差异，编辑其不精审如此。杰按。】先世代郡人。后魏迁都，因家河南。唐末五代之乱，衣冠旧族出系无所考，惟刘氏自十二代祖北齐中书侍郎环隽至晔十一世皆葬河南，而世牒具存。晔尝权发遣开封府事，独召见，太后问曰：『知卿名族，欲一见卿家谱，恐与吾宗同也。』晔曰：『不敢。』他日数问之，晔无以对，因为风眩仆而出，乃免。

五月己亥，赐杭州隐士林逋粟帛。

秋八月，知益州薛田言：『本州解发举人，自张咏以来，例给馆券至京师。今得三司移文，乃责吏人偿所给官物，恐非朝廷之意。』上曰：『汉贡士皆郡国续食，今独不能行之远方邪？其令悉蠲之。』李谿等既条上茶法利害，朝廷亦榜谕商贾以推行不变之意，然论者又争言其不便。辛未，命孙奭、夏竦、卢士伦、王硕、卢守勤再加详定。

九月，诏见任并带职京朝官磨勘更立四年之限。

冬十月，翰林学士晏殊为枢密副使。庚午，宰臣王钦若为译经使。

十一月，孙奭等言：『十三场茶积未售六百一十三万余斤，盖许商人贴射，则善茶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恶不时，故人莫肯售。又奸人倚贴射为名，强市盗贩，侵夺官利。其弊如此，不可不革。请罢贴射法，官复给本钱市茶，而商人入钱以售茶者宜优之。』庚辰，诏从奭等议。自是河北人中复用三说法，旧给东南缗钱者，以京师榷货务钱偿之。戊申，王钦若卒。皇太后临奠，录亲属及所亲信二十余人。国朝以来，宰相恤恩，未有钦若比者。钦若状貌短小，项有附疣，时人目为『瘿相』。性倾俭，敢为矫诞，太后以先朝所宠异，故复命之。

十二月癸丑，枢密副使、尚书右丞张知白加工部尚书、平章事。国朝故事，叙班以宰相为首，亲王次之，使相又次之。枢密使虽检校三师兼侍中、尚书、中书令，犹班宰相下。乾兴初，王曾由次相为会灵观使，曹利用由枢密使领景灵宫使，时以宫观使为重，诏利用班曾之上。然议者深以为非。至是曾进昭文馆大学士、玉清昭应宫使，同集殿庐，将告谢，而利用犹欲班曾上，阁门不敢裁。帝与太后坐承明殿久，至遣押班江德明趣阁门，阁门惶惑，莫知所出。曾抗声目吏曰：『但奏宰相王曾等告谢。』班既定，利用郁不平，帝与张士逊慰晓之。庚申，诏宰臣、枢密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志骄，尚居次相张知白上。及闻召张旻于河阳为枢密使，疑代己，始悔惧焉。殿前副指挥使杨崇勋尝诣中书白事，属微雨新霁，崇勋穿泥靴直登阶，曾颌之，不以常礼延坐。崇勋退，劾奏其失，送宣徽院问状。翌日对，上请传诏释罪。太后问其故，曰：『崇勋武夫，不知朝廷之仪，举劾者柄臣，所以振纪纲。宽释者，人君所以示恩德。如此，则仁爱归于上，而威令肃于下矣。』癸亥，徙丁谓雷州司户参军。

丙寅天圣四年春正月己亥，命知制诰章得象、侍御史知杂事韩亿与吏部流内铨南曹同试百司人，上因曰：『比阅天下奏，吏出职者多败官，何也？』王曾曰：『士人入流，必顾廉耻。若流外则畏谨者鲜。州县虽卑，然最近于民，宜少澄其原。』乃诏得象等精加考试。

二月，诏官吏犯赃至流而按察官不举者并劾之。壬戌，遣官祀九宫贵神。上问古今乐之异同，王曾曰：『古乐用于天地、宗庙、社稷、山川、鬼神，而听者莫不和悦。今乐则不然，徒娱人耳目而荡人心志。自昔人君流连荒亡者，莫不由此。』上曰：『朕于声技固未尝留意，内外燕游，皆勉强尔。』

夏四月，还知宁州杨及所献绣佛。初，及因乾元节来献，上谓辅臣曰：『及佞人也，民安政举，乃守臣之职，焉用此为？』江州言太平兴国真君观有盗神像金冠者，请更制。上曰：『观僻在山谷间，而以金为冠，是诲人为盗。宜代以铜而金涂之。』王曾退言：『虑民抵罪而易金以铜，可谓仁矣。』

五月，判刑部燕肃上奏曰：『唐决死刑，京师五覆奏，诸州三覆奏，自是全活甚众。贞观四年断死罪二十九，开元二十五年才五十八。今生齿未加于唐，而天圣三年断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视唐几至百倍。望准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一覆奏。』下其章中书。王曾以为：『天下皆一覆奏，则必死之人徒充满狴犴而久不得决。请狱疑若情可矜者，听上请。』壬午，诏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虑者具案以闻，有司毋得举驳。己亥，诏举人虽文辞可采而操检不修者，州郡毋得荐送。

闰五月，定江淮岁漕米课六百万石。初，景德中，岁不过四百五十万石。其后益至六百五十万石，故江淮之间谷常贵而民贫，于是都官员外郎吴耀卿请约为中制，然东南灾俭，辄减岁漕数或巨万，或数十万，又转移以给他路者有焉。甲子，诏辅臣于崇政殿西庑观宋绶等读《唐书》。上曰：『朕览旧史，每见功臣罕能保始终者，若裴寂、刘文静，皆佐命元功，不免诛辱。』王曾对曰：『寂等之祸，良由功成而不知退也。』诏增西川、广南东西路诸州军进士解额有差。又诏命官锁厅应举，自今更不先试所业；下第者免责罚，仍听再举；其历任有赃私罪及停废、责降、冲替未经叙用人，即不许应举。旧制，锁厅应举者，先于所属选官考试所业，方听取解至礼部，程文纒繆者勒停。其不及格者犹赎铜，永不得应举。至是，上欲开诱进士之路，下近臣参议，而降是诏。

六月庚寅，大雨震雷，平地水数尺，坏京城民舍，压溺死者数百人。辛卯，上避正殿，减常膳。丁酉，德音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畿内、京东西、淮南、河北民田被水者蠲其租，流徙者，所在抚存之。诏三司所在官物为水漂失者皆蠲除之。水之作也。宰执方晨胡未入，俄有旨放朝，王曾亟附中使奏曰：『天变甚异，乃臣等變理无状，岂可退安私室，恬然自处？』亟请入见，陈所以备御之道。同列有先归者，闻曾如是，皆愧服焉。时又传言汴口决，水且大至，都人恐，皆欲东奔。上以问曾，曾曰：『河决恐未至此，第民间讹言，不足虑。』已而果然。秋七月，罢永兴军秦坊等新醋务。初，陕西转运司置务榷之，请推其法天下。王曾曰：『榷酒盖出于前代之不得已，未能省去。若又榷醋，则甚矣。』故罢之。辛未，诏两川所造锦绣、鹿胎、透背、欵玉等，岁减上供之半；其大小绫及花纱，仍令改织绢以供边费。上尝谓辅臣曰：『比以大暑罢讲读，适已召孙爽等说书。卿等公事退，可暂至经筵。』王曾曰：『陛下万几之暇，留意经术，虽炎暑不辍，有以见圣学之高明也。』

九月戊申，三司请市余刍粟。上因问辅臣诸坊监牧马几何，王曾对曰：『当今比五代马多数倍，计刍秣费，岁不下数百万。盖措置利害失其要。若以陕西蕃部人中马立定数，余听民间市易，二三年间，必大蕃息。此与畜之外厩无

异也。』上然之。辛未，废襄、唐二州营田务，以田赋民，每顷输税五分。壬申，命翰林学士夏竦、蔡齐、知制造程琳等重删定编敕。帝问辅臣曰：『或谓先朝诏令不可轻改，信然乎？』王曾曰：『此儉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删太宗朝诏，令十存一二，盖去其烦密之文以便于民，何为不可？今有司但详其本末，又须臣等审究利害，一一奏禀，然后施行也。』上然之。冬十月辛巳，出内藏库缗钱二十万下京西路余军储。十二月，诏京城物价翔贵，其令三司出廩米散置余场数十，第取半价。民争赴之。凡出米六十万斛。三司下畿县买素食物料，提点公事张嵩以畿内灾歉，乞收采于市。上问辅臣曰：『此何所用？』王曾等对曰：『御庖所须也。』上曰：『岂可以口腹扰民？其悉罢之。』

丁卯天圣五年春正月壬寅朔，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寿于会庆殿。癸丑，命枢密直学士、礼部侍郎刘筠权知贡举。己未，诏：『礼部贡院比进士以诗赋定去留，学者或病声律而未得骋其才，其以策论兼考之。诸科毋得离掇经注，以为问目。』庚申，降枢密副使晏殊知宜州。先是，太后召张耆为枢密使，殊言耆无勋劳，天下有私徇非才之议。太后不悦，于是从幸玉清昭应宫，从者持笏后至，殊怒，撞以笏，折其齿。监察御史曹修古、王沿等劾奏，殊坐是免，寻改知应天府。殊至应天府，乃大兴学。范仲淹方居母丧，殊延以教诸生。自五代以来，天下学废，兴自殊始。

《大事记》曰：干父之直易，干母之直难。以太后亲政之时，而晏殊、仲淹、修古之徒敢于忤旨，则直言之风虽奋发于庆历之时，而实胚胎于天圣之初矣。

二月，知宁州杨及上所修《五代史》。上谓辅臣曰：『五代乱离，事不足法。』王曾曰：『虽然，安危之迹，亦可为鉴也。』

三月，赐进士王尧臣等一百九十七人及第，八十一人同出身，七十一人同学究出身，二十八人试衔。丙寅，赐诸科及第并出身者六百九十八人。

夏四月，试特奏名进士、诸科同出身凡三百四十二人。辛卯，赐新及第人闻喜宴于琼林苑，遣中使赐御诗及《中庸》第一轴。上先命中书录《中庸》篇，令张知白进读，至修身治人之道，必使反复陈之。壬辰，寿宁观火。

六月，宰臣张知白言：『按《五行志》，宫室盛则有火灾。请自今罢不急营造，以答天戒。』上纳其言。

秋七月，王曾等言：『夏秋大旱，毒气中人，此《洪范》所谓「僭常暘若」也。皆臣等辅政无状，以致厥咎。』上曰：『朕亦夙夜循省，其变岂徒然哉？当与卿等共修政事，以答天戒尔。』

八月。先是，司天监主簿苗舜臣等尝言土宿留参，太白昼见。诏日官同考定。日官奏：『土宿留参，顺不相犯。太白昼见，日未过午。』舜臣等坐妄言

灾变被罚。监察御史曹修古言：『日官所定，希旨悦上，不足为信。今罚舜臣等其事甚小，然恐自此人人畏避，佞媚取容，以灾为福，天变不告，取损至大。』禁中以翡翠羽为服玩，诏市于南越。修古以为重伤物命，且真宗尝戒采獾毛，故事未远，宜罢之。时方崇建塔庙，议营金阁，费不可胜计。修古极陈其不可。壬申，修古出知歙州。

九月，陕西转运使言同、华等州旱，蚜蚘虫食苗。秘阁校理谢绛上疏曰：『去年京师大水，今年苦旱，此皆大异也。宜下罪己之诏，修顺时之令，宣群言以无壅，斥近幸以损阴。而圣心优柔，重在改作，号令所发，未闻有以当天心者。夫风雨寒暑之于天时，为大信也。近日制命有信宿辄改、适行遽止，而欲风雨以信，其可得乎？』己未，知制造程琳为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宰相张知白最善琳，当除命，喜曰：『不辱吾笔矣！』琳上疏请罢诸土木营造，蠲被火郡县逋租。

冬十月丙申，滑州言塞决河毕。

十一月，百官称贺，遂燕崇德殿。自天禧三年河决，至是积九载乃复塞。始役既兴，朝议以岁饥，将复罢。知州寇瑊言：『病民者，特刍藁尔。幸调率已集，若积之经年，则朽腐为弃物。』乃诏讫役。癸丑，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贺皇太后于会庆殿。

十二月，左正言、直史馆孔道辅为左司谏、龙图阁待制。时使契丹犹未还，契丹优人以文宣王为戏，道辅艴然径出。北使主客者邀道辅还坐，且令谢，道辅正色曰：『中国兴【杰按：兴：“与”之误。盖于“與”、“興”之不审。】北朝通好，以礼文相接。今俳优之徒侮慢先圣而不之禁，北朝之过也，道辅何谢？』敌君臣嘿然。又酌大卮谓曰：『方天寒，饮此可以致和气。』道辅曰：『不和固无害。』既还，言者以为生事，且开争端。上问其故，道辅曰：『契丹比为黑水所破，势甚蹙，每汉使至，辄为侮慢。若不校，恐益易中国。』上然之。

戊辰天圣六年春正月，诏诸路提点刑狱朝臣交割本职公事与转运使、副。或言提点刑狱官过为烦扰，无益于事故也。庚申，上封者言：『进士及第，本以辞艺进。而比来多乞赐子孙科名。又阁门祗候，太宗朝其员至少，今权要之家比援恩例而滥进者多，请一切罢之。』从之，仍著为令。

二月，同知礼院王皓言：『谥者，行之表也。善行有善谥，恶行有恶谥，盖闻谥知行，以为劝戒。近日臣寮薨卒，虽官品合该拟谥，其子弟自知父祖别无善状，虑定谥之际斥其缪戾，皆不请谥。欲乞今后臣寮薨谢，并令有司举行，如此，则隐匿无行之人有所沮劝。』诏从之。工部尚书、平章事张知白卒。知白在相位，惜名器，无毫发私，常以盛满为戒，虽显贵，其清约如寒士。

三月壬子，枢密副使张士逊为礼部尚书、平章事。癸丑，姜遵为枢密副使。己未，范雍为枢密副使，仍班姜遵之上。壬戌，诏于顺天门外八角镇建西太一官。

夏四月甲申旦，有星大如斗，自北流至于西南，光照殿庭，有声如雷，尾长数丈。久之，散为苍白云。庚寅，德音：以星变，斋居不视事五日。降畿内囚死罪，流以下释之；罢诸土木功；赈河北流民过京师者。时命僧道桧禳于文德殿，殿中侍御史李絃奏曰：『文德殿布政会朝之位，每灾异辄聚缙黄赞呗其间，何以示中外?』监察御史鞠咏条上应变五事。

六月乙酉，出内藏库缗钱二十万下京西转运司市余军储。

秋七月，以左司谏刘随知济州。随在谏职，前后所论甚众。帝既益习天下事，而太后犹未归政。随请军国常务专禀帝旨，太后不悦，会随请外，因命出守。丙辰，以蔡齐为龙图阁学士、知河南府。罗崇勋趣齐上《修景德寺记》，曰：『参知政事可得也。』齐故迟其记不上。崇勋怒，谗于太后，命齐出守。参知政事鲁宗道固争，留之不能得。寻以亲老易密州。太后谕宰相取《记》，齐始上之。

八月，诏河北水灾州军免今年秋税。初。王曾曰：『边郡数大水，盖《洪范》所谓「不润下」之证。宜宽民赋，以答天灾。』故有是诏。张九龄九代孙锡以九龄告身及明皇批答来献[2]。上谓辅臣曰：『九龄，唐名相也，宜旌其后。』即授试国子四门助教。

九月，太常少卿、直昭文馆陈从易为左司郎中，兵部郎中、集贤院修撰杨大雅并知制诰。自景德后，文士以雕靡相尚，一时学者向之，而从易独自守不变。与大雅特相厚，皆好古笃行，无所阿附。朝廷欲矫文章之弊，故并进从易及大雅，以风天下。冬十一月，翰林学士宋绶等上所撰《天圣卤簿记》十卷。初，郊祠，绶摄太仆卿，陪玉辂。帝问仪物典故，占对辨洽，因使绶集官撰记。

十二月甲子，以大理评事范仲淹为秘阁校理。初，仲淹遭母丧，上书执政，请择郡守[3]，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遴选举，敦教育，养将才，实边备，保直臣，斥佞人，使朝廷无过，生灵无怨，以杜奸雄，凡万余言。王曾见而伟之，亦知仲淹乃晏殊客也，于是殊荐入充馆职。曾谓殊曰：『公实知仲淹，舍而荐此人乎?已为公置，不行宜更荐仲淹也。』殊从之。丁卯，赐故杭州处士林逋谥曰和靖先生。逋临终赋诗云：『茂陵他日求遗藁，犹喜曾无封禅书。』辛巳，上封者请税缗钱以助经费，上曰：『货泉之利，欲流天下而通有无，何可算也?』不许。

己巳天圣七年春正月，枢密使曹利用罢判邓州。初，太后临朝，利用奏

：『抑内降恩，或屡却而复下，则有佩俛从之者。』或给白太后曰：『蒙恩得内降，虽屡却于枢密院。今利用之家媪阴诺臣请，其必可得矣。』太后始疑其私，颇衔怒。会利用从子洎为赵州兵马监押，而州民赵德崇诣阙告洎不法事。狱具，洎坐被酒衣黄衣，令军民呼万岁，且传致洎辞，云利用实教之。丙辰，贬利用为左千牛卫上将军、知随州。杖杀洎。

二月庚申朔，参知政事鲁宗道卒。太后临朝，宗道屡有献替。太后问：『唐武后何如主？』对曰：『唐之罪人也，几危社稷。』后嘿然。时有上言请立刘氏七庙者，太后以问辅臣，众不敢对，宗道独曰不可，谓同列曰：『若立刘氏七庙，谓嗣君何帝？』太后将同幸慈孝寺，欲以太安辇前帝行，宗道曰：『妇人有三从：在家从父，嫁从夫，夫歿从子。』太后命辇后乘舆行。贵戚用事者莫不惮之，时目为『鱼头参政』，因其姓，且言骨鲠如鱼头也。丙寅，礼部尚书、平章事张士逊罢知江宁府。士逊得宰相，曹利用之荐也。利用凭宠自恣，士逊未尝有是非之言，时人目之为『和鼓』。参知政事吕夷简以本官平章事。始，王曾荐夷简可相，久不用。曾因对，言：『以臣度圣意，不欲其班枢密使张耆上尔。耆一赤脚健儿，岂容妨贤至此？』太后曰：『吾无此意，行用之矣。』丁卯，以夏竦为参知政事，陈尧佐为枢密副使，薛奎为参知政事。初，曹利用领景灵宫使，令主事苏藏用等主宫中公使钱，而利用尝私贷钱。癸酉，再贬利用为崇信节度副使、房州安置，仍命内侍杨怀敏护送之。闰二月，至襄阳驿，怀敏以语逼之。利用素刚，遂自经死。

论曰：前辈多谓大臣功高权盛，祸患之来，有非智虑之所能防，如曹利用襄阳之死是矣。切以为不然，杀人者必见杀，贼人者还自贼。昔者李斯谗韩非于秦，非死之后，斯亦不免，而斯之遇祸尤惨于非。鲍高谮襁苴于齐，苴死之后，鲍高之徒亦不免，而高之遇祸尤惨于苴。利用与丁谓谮寇莱公有不臣议，准既南迁，而二公相继贬黜，丁有朱崖之行，曹有襄阳之祸。天之报应有甚影响，非其自取与？古人有言：好谋之士败于谋，好辩之士穷于辩，道德正直之士为无所穷。斯言得之。

戊申，上谓辅臣曰：『比建慈孝寺，盖以荐福先帝，及太一宫，为民祈禳。自今京城惟仓库、营房、官舍弊坏者修完之，余毋得擅兴力役。』壬子，诏复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典故明于教化科[4]，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决胜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凡六。又置书判拔萃科以待选人，高蹈丘园科、沉沦草泽科、茂材异等科以待布衣被举应书者。又置武举，以待方略智勇之士。癸丑，置理检使，以御史中丞为之。其登闻检院匭函改为检匣，如指陈军国大事、时政得失，并投检匣，画时进入；常事五日一进。其称冤滥枉屈而检院、鼓院不为进者，并许诣理检使审问以

闻。时上封者言：『自至道三年废理检院，而朝廷得失、天下冤枉，浸不能自达。』夏竦因请复置使领，上从其议。

三月戊寅，上谓辅臣曰：『王钦若久在政府，察其所为，真奸邪也。』王曾曰：『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时号为「五鬼」，其奸邪儉詖之迹诚如圣谕。』契丹岁大饥，民流过界河。上曰：『皆吾赤子也，可即赈救之。』乃诏转运司分送唐、邓、襄、汝州，处以闲田，所遇州县给食，人二升。癸未，诏百官转对，极言时政阙失如旧仪，在外者实封以闻。既而上谓辅臣曰：『所下诏宜增朋党之戒。』群牧判官庞籍因转对言：『平时百官奏事上前，不自批章，止得送中书、枢密院，盖防偏请以启幸门。近岁传直内降浸多于旧臣，恐法度自是隳也。』群牧判官司马池因转对言：『唐制，门下省诏书出，有不便者，得以封还。今门下虽有封驳之名，而诏书一切自中书下，非所以防过举也。』甲申，上封者言茶、盐课亏，请更议其法，帝以问三司使寇瑊，瑊曰：『议者未知其要尔。河北人中兵食，皆仰给于商旅。若官尽其利，则商旅不行，而边民困于馈运矣。法岂可数更？』帝然之，因谓辅臣曰：『茶盐民所食，而强设法以禁之，致犯法者众。但缘经费尚广，未能弛之，又安可数更其法也？』丙戌，遣官祈晴。上因谓辅臣曰：『昨令视四郊而麦已损腐，民何望焉？此必政事未当天心也。古者大辟，外州三覆奏，京师五覆奏，盖重人命如此。其戒有司：审狱议罪，毋或枉滥。』又曰：『故不欲数，然舍是无以召和气。』

夏四月，赦天下，免河北被水民赋租。京师自三月朔雨不止，前赦一日而霁。

五月己未朔，诏礼部贡举。庚申，诏曰：『朕试天下士，以言观其趣向。而比来流风之弊，至于会粹小说，磔裂前言，竞为浮夸摩曼之文，无益治道，非所以望于诸生也。礼部其申饬学者，务明先圣之道，以称朕意焉。』甲子，上曰：『群臣请对者多求进，少求退，何也？』王曾曰：『苟抑奔竞，崇静退，则庶几有难进之风矣。』上然之。己巳，诏以新令及附令颁天下。

六月丁未，大雷雨，玉清昭应宫灾，独长生崇寿殿存焉。太后对辅臣泣曰：『先帝力成此宫，一夕延燔殆尽，犹幸一二小殿存尔。』范雍度太后有再兴葺意，乃抗言曰：『不若燔之尽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为灰烬，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将葺之，则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宰相王曾、吕夷简亦助雍言，夷简又推《洪范》灾异以谏，太后默然。太庙齐郎【杰按：“齐郎”，疑为“斋郎”。】苏舜钦上疏曰：『前志曰：积阴生阳。阳生则灾见焉。乘夏之气发泄于玉清宫，震雨杂下，烈焰四起，楼观万叠，数刻而尽，非慢于火备，乃天之垂戒也。陛下当降服减膳，避正寝，责躬罪己，下哀痛

之诏，罢非业之作，拯失职之民，察辅弼及左右无裨国体者罢之，窃弄威权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刍尧之论，庶几可以变灾为佑。浹日之间未闻为此，而将设工役以图修复，都下之人，闻者骇惑，聚首横议，咸谓非宜。愿陛下恭默内省而追革之，罢再造之劳，述前世之法，天下幸甚！』甲寅，门下侍郎、平章事王曾罢知兖州。始，太后受尊号册，将御大安殿，曾执不可。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请谒，曾多所裁正，太后滋不悦。会玉清昭应宫灾，曾累表待罪，乃罢。寻改青州。是月，河北大水，坏澶州浮桥。

秋七月。初，太后怒玉清宫守卫者不谨，悉下御史狱，欲诛之。中丞王曙上言：『昔鲁桓、僖宫灾，孔子以为桓亲尽，当毁者也。辽东高庙及高园便殿灾，董仲舒以为高庙不当居陵旁。今所建宫非应经义，灾变之来，若有警者。愿除其地，以应天变。』而右司谏范讽亦言：『此实天变，不当置狱穷治。』上及太后感悟，遂薄守卫者罪。又言山木已尽，人力已竭，虽复修，必不成。己巳，下诏不复修。改长生崇寿殿为万寿观。乙酉，罢辅臣所领诸宫观使名。

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诏罢天下职田官，收其人，以所直均给之。先是，上封者言：『职田有无不均，请罢之。』乃降是诏。己亥，诏命官犯正人已赃者，自今毋使亲民。

冬十月，诏知州军、文武升朝官岁举见任判官、主簿尉有罪非赃私、有出身三考、无出身四考堪县令者各一人，转运使、副不限以数。先是，流内铨引选人朝辞，有老耄者授县令。上谓宰臣曰：『县令之职，有民有社。一邑刑政，轻重皆得自专，若非其人，为害不细。虽远方僻郡，尤当择人宣朝廷德意。此辈皆昏耄，使之临民，必有贪墨疲懦之弊。』会有上言乞奏举以充县令，乃降是诏。丁未，诏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奏计京师，毋以土物馈要近官。

十一月冬至，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寿于会庆殿。秘阁校理范仲淹奏疏言：『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疏入，不报。晏殊初荐仲淹为馆职，闻之大惧，召仲淹，诘以狂率邀名，且将累荐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缘辱公举，每惧不称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获罪门下。』殊不能答。仲淹退，又作书遗殊，申理前奏不少屈，殊卒愧谢焉。又奏疏请皇太后还政，亦不报，遂乞补外，寻出为河中府通判。

庚午天圣八年春正月，命资政殿学士晏殊权知礼部贡举。甲戌，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曹玮卒。玮将兵几四十年，未尝少失利，契丹使过天雄，部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纵骑驰驱也。』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国者，玮方对客弈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闻之，即斩叛者，投其首境上。环庆属羌田多为人所市，致单弱不能自存，因没敌中。玮尽令还其故田。后有犯者，迁其家

内地。所募弓箭手，使驰射较强弱，胜者予田二顷，再更秋获，课市一马，马必胜甲，然后官籍之，则加田五十亩。至三百人以上团为一指挥，要害处为筑堡，使自墾其地，为方田环之。立马社，一马死，众为出钱市马。属羌降者既多，因署其首领为军主，使统其族帐，止于本军叙进，以其习知敌情与地利，不可徙他军也。玮为将不如其父，宽猛自成一家。

三月，御崇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丙寅，试诸科。丁卯，赐进士王拱寿等二百人及第，四十九人同出身。己巳，赐诸科及第、同出身者又五百七十三人。拱寿，诏更其名曰拱辰。

六月，监修国史吕夷简等上新修国史于崇政殿。

秋七月乙巳，御崇政殿，试书判拔萃及武举人。戊申，以书判拔萃人余靖为将作监丞，尹洙为武胜节度掌书记，武举人张建侯等十二人补三班奉职、借职。丙午，御崇政殿，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太常博士何咏、茂才异等富弼所对策并及第四等。丁丑，以咏为祠部员外郎、同判永兴军，弼为将作监丞、知长水县。九月，罢百官转对。自复转对，言事者颇众，大臣不悦也，故复罢之。冬十月，有上书言：『县官榷盐，得利微而有害博。两池积盐为阜，数莫可校，请通商平估以售，少宽百姓之力。』乃诏盛度、王随议更其制度。随与胡则画通商五利上之。丙申，诏罢三京二十八州军榷法，听商贾入钱若金银京师榷货务，交盐两池，自是虽商贾流行，而岁课之入官者耗矣。壬寅，置天章阁待制，位龙图阁待制之下。十一月戊辰，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十二月，以丁谓为道州司户参军。丁未，定难节度使赵德明遣使来献马。辛未天圣九年春二月，诏复给职田。秋七月，以翰林侍读学士孙奭为工部尚书、知兖州。帝每御经筵，设象架，度书策外向，以便侍臣讲读。奭年高视昏，或阴晦，即为徙座于阁外。奭讲至前世乱君亡国，必反复规讽，帝竦然听之。常画无逸图以进，帝施于讲读阁。奭三请致仕，召对，敦谕之。奭以年逾七十固请，故优拜焉，仍诏颁宴而后行。甲戌，右正言陈执中谏院供职。国朝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故官职差遣，离而为二。今之官裁用以定俸入尔，而不亲职事。谏议大夫、司谏、正言，皆须别降敕许赴谏院供职者，乃曰谏官。

八月，出内藏库绢六十万下陕西、河北、河东区余粮草。戊戌，又出内藏库缗钱五十万河北市粮草。

九月，诏出藏库绢六十万下河北折余军储。庚午，以王曾为彰德节度使，仍知天雄军。契丹使者往还，肃车徒而后过，无敢大声疾呼者。人乐其政，为画像而生祠之。

冬十月，以翰林学士宋绶为龙图阁学士、知应天府。时太后犹称制，五日一御承明殿，垂帘决事，而上未始独对群臣也。绶言：『唐先天中，睿宗为太

上皇，五日一受朝，处分军国重务，除三品以上官决重刑。明皇日听朝，除三品以下官决徒刑。今宜约先代制度，令群臣对前殿，非军国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书上，忤太后意，故命出守。侍御史知杂事刘随、殿中侍御史郭劝并言绶有辞学，当留本朝，不宜处外。不听。丙戌，诏曰：『公卿大夫所且励名节，以厚风化。而或枉己以近名，行险以沽宠，诋诬执政，干挠有司，藩臣多所徼求，使者驰于刺举，营私冒禄，朕何望焉？凡在位之臣，其务修警，毋蹈邪枉，以速邦宪。』

闰十月，司天监上《重修崇天历》。癸亥，盐铁副使司封员外郎王巖、户部副使刑部员外郎杜衍并为天章阁待制。初，马季良建言：『京师贾人常以贱价居茶盐交引，请官置务收市之。』季良方用事，有司莫敢忤其意，巖独不可，曰：『与民竞利，岂国体邪？』他日上见巖，劳之曰：『官市交引，赖卿力言罢之，甚善。有司临事，当如是也。』薛颜死，其家属衍为墓志。衍却之。及在三司，因奏事，上谓衍曰：『薛颜有丑行，卿不与志墓，诚清识也。』自是有意大用。

壬申明道元年春二月，监修国史吕夷简上《三朝宝训》。庚戌，知许州、定国节度使张士逊为刑部尚书，平章事吕夷简加中书侍郎。丁卯，以真宗顺容李氏为宸妃。是日，宸妃薨。宸妃始生帝，皇太后即以为己子，宸妃嘿嘿处先朝嫔御中，未尝自异，帝不自知宸妃所出也。疾革，乃进位。始，宫中未治丧，宰相吕夷简朝奏事，因曰：『闻有宫嫔亡者？』太后瞿然曰：『帝相亦与宫中事邪？』引帝偕起。有顷，独出曰：『卿何问我母子也？』夷简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刘氏乎？』有司希太后旨，言岁月未利。夷简黜其说，请发哀成服，备宫仗葬之。时有诏欲凿宫城垣以出丧，夷简遽求对。太后揣知其意，遣内侍罗崇勋问何事，夷简言：『凿垣非礼，丧宜自西华门出。宸妃诞育圣躬而丧不成礼，异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谓夷简今日不言也！』崇勋惧，驰告太后，乃许之。

三月戊戌，诏曰：『江淮之间，仍岁旱暵，民之失职，朕甚悯焉。比遣使安抚，其与长吏虑系囚，流以下降一等，杖、笞释之。』

六月，殿中侍御史张存上疏曰：『陛下嗣统以来，延纳至言，罔有忌讳。自前秋忽诏罢百官转对，去冬黜降御史曹修古等，昨又闻进士林献可因奏封事窜远方，人心惶惑，中外莫测。臣恐自今忠直之言与理乱安危之端蔽而不达。』因历引周昌、朱云、辛庆忌、辛毗事以广帝意。

七月，许寿州立学，仍赐《九经》，知州朱谏请之也。辛卯，以门下省为谏院。先朝虽除谏官而未尝置院，及陈执中为谏官，屡请之。置谏院自此始。是月，太白昼见终月。

八月，以三司使晏殊为枢密副使。壬戌，大内火，延燔八殿。乙丑，诏群

臣直言阙失。先是，百官晨朝而宫门不开，辅臣请对，帝御拱宸门，追班百官拜楼下，宰相吕夷简独不拜。帝使问其故，曰：『宫庭有变，群臣愿一望清光。』帝举帘见之，夷简乃拜。时宦者置狱治火事，得缝人火斗，已诬伏，下开封府使具狱，权知府事程琳辨其不然，乃命工图其火经处，且言：『后宫人多，此殆天灾，不可以罪人。』监察御史蒋堂亦言：『火起无迹，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应变，今乃欲归咎宫人。且宫人付狱，何求不可？而遂赐之死，是重天谴也。』帝为宽其狱，卒无坐死者。殿中丞滕宗谅言：『国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请太后还政。秘书监刘越请太后还政，言尤鲠直，皆不报。九月庚寅，重作宝册，以旧册宝为宫火所焚也。十一月，上以修内成，恭谢天地于大安殿，遂谒太庙。大赦，改元。定难节度使、西平王赵德明封夏王。德明凡娶三姓，米母氏生元昊，小名嵬理。羌语谓『惜』为『嵬』，『富贵』为『理』。性凶鸷猜忍，通蕃汉文字。数谏德明无臣中国，德明曰：『吾族三十年衣锦绣衣，此圣宋天子恩，不可负也。』元昊曰：『英雄之生，当王霸尔，何锦绣为？』德明死，元昊继立。癸亥，制授元昊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定难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西平王。元昊既袭封，即阴为反计。

十二月，诏以来年二月躬耕藉田，先请皇太后恭谢宗庙，权罢南郊之礼。及议皇太后谒庙仪注，太后欲纯被帝者之服，薛奎独争曰：『太后必御此，见祖宗若何拜？』固执不可。虽终不纳，犹少杀其礼焉。

癸酉明道二年春二月戊戌，司天监言：『含誉星见东北方，其色黄白，上有光芒长二尺。』然观者皆以为彗云。庚子，诏淮南、江南民被灾伤而死者，官为瘞埋。甲辰，皇太后宿斋垂拱殿。乙巳，服祔衣，花钗冠，乘玉辂以赴太庙，改兗衣、仪天冠。内侍赞导，享七室。皇太妃亚献，皇后终献。帝赴东郊。丁未，祀先农，行藉田礼。礼仪使张士逊奏皇帝三推而止，帝既躬耕，不以古礼为式，愿推终亩。士逊固请，乃耕十二步而止。辛亥，上作《藉田》诗赐近臣。

三月庚寅，以皇太后不豫，大赦。丁谓特许致仕。

吕中曰：古之赦者赦无罪，后之赦者赦有罪。祖宗郊恩虽厚，赃吏有赦不原，奸臣如丁谓亦不原，赦则非赦有罪也。至崇、观，奸臣反其锋而用之，而元祐、元符之党不以故原矣。

甲午，皇太后崩，遗诏尊太妃为皇太后，军国大事与太后内中裁处。乙未，帝号恟见辅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犹数引其衣，若有所属。何也？』奎曰：『其在袞冕也，然服之何以见先帝乎？』帝悟，以后服敛。既宣遗诰阁门，趣百官贺太后，御史中丞蔡齐正色谓台吏毋追班，入白执政曰：『上春秋长，习

天下情伪。今始亲政，岂宜使女后相继称制乎?』

夏四月，诏删去遗诰之语。太后既崩，左右以宸妃事闻，上号恟累日，追尊为皇太后。庚戌，以流人林献可为三班奉职。明道初，献可抗言请太后还政，太后怒，窜于岭南，至是特录之。壬子，群臣上表请御正殿。表三上，乃从之。诏内外毋得进献以祈恩泽，及缘亲戚通章表。若传宣，有司实封覆奏。内降除官，辅臣审取处分。帝始亲揽庶政，裁抑侥幸，中外大悦。召知应天府宋绶、通判陈州范仲淹赴阙。己未，门下侍郎吕夷简罢为武胜节度使、判澶州，枢密使张耆罢为左仆射、判许州，寻改陈州，枢密副使夏竦罢为礼部尚书、知襄州，寻改颍州，参知政事陈尧佐罢为户部侍郎、知永兴军，枢密副使范雍罢为户部侍郎、知荆南府，寻改扬州，又改陕州，枢密副使赵稹罢为尚书左丞、知河中府，参知政事晏殊罢为礼部尚书、知江宁府，寻改亳州。帝始亲政，夷简手疏陈八事，曰正朝纲、塞邪径、禁贿赂、辨佞壬、绝女谒、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其劝帝语甚切。帝与夷简谋，以耆、竦等皆太后所任用，悉罢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简独不附太后邪?但多机巧，善应变尔。』由是并夷简罢。及宣制，夷简方押班，闻唱其名，大骇，不知其故。而夷简素厚内侍阎文应，因使为中诔，久之，乃知事由皇后云。工部尚书李迪以本官平章事，户部侍郎王随为参知政事，礼部侍郎李谔为枢密副使，步军副都指挥使王德用为检校太保、签书枢密院事。始太后临朝，有求内降补军吏者，德用曰：『补吏，军政也，敢挟此以干军政?』卒不奉诏。太后崩，有司请卫士坐甲，德用曰：『故事无为太后丧坐甲者。』又不奉诏。上奇之，以为可大用，故擢任枢密。权御史中丞蔡齐权三司使事，天章阁待制范讽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先是，讽出知青州。时山东旱蝗，前宰相王曾家多积粟，讽发取数千斛济饥民，因请遣使安抚。太常博士范仲淹为右司谏。辛未，庞籍为殿中侍御史。籍奏请下阁门取垂帘仪制尽焚之，又奏：『陛下躬亲万机，用人宜辨邪正，防朋党，勿使受恩人主，归感权臣。进擢近列，愿采公论，毋令出于执政。』孔道辅尝谓人曰：『言事官多观望宰相意，独庞君可谓天子御史也。』

《讲义》曰：天圣之初，此一时也。明道二年之后，此又一时也。天圣之初，政在东朝，天下犹未见人主之德。明道二年四月，亲政之后，抑内降，正朝纲，摈斥张耆、夏竦、陈尧佐之徒，而擢用范仲淹、孔道辅、庞籍辈，天下駸駸向治矣。呜呼!明道二年之亲政，积而为庆历、嘉祐之盛。元祐八年之亲政，变而为绍圣、元符之纷纷，人主可不谨其机乎?

罢群牧制置使[5]，时上封者言：『君牧既自有使，而武臣领枢密兼制置，事不时决。』故罢之。

五月，许大名府立学，仍赐《九经》。从王曾之请也。

秋七月。先是，右司谏范仲淹以江淮、京东灾伤，请遣使循行，未报。仲淹请问曰：『宫掖中半日不食当如何？今数路艰余，安可置而不恤？』甲申，命仲淹安抚江淮，所至开仓廩，赈乏绝，禁淫祀，奏蠲庐、舒折役茶，江东丁口盐钱。饥民有食乌蛛草者，撷草进御，请示六宫贵戚。以戒侈心。

八月，赠工部员外郎曹修古为右谏议大夫。修古鲠直有风节，当庄献时，权幸用事，人人顾望畏忌，而修古遇事辄言，无所回挠。初贬同判杭州，未行，改和兴化军，卒于官。贫不能归葬，宾佐赙钱五十万。季女泣白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纳。帝思修古忠，故优赠之。修古无子，录其婿刘勋为试将作监主簿。丁巳，置端明殿学士，班翰林、资政学士之下，以宋绶为之。绶因上言：『帝王御天下，在总揽威柄。自陛下躬亲万机，惩违革弊，以新百姓之耳目，而赏罚号令，未能有过于垂拱之日。顷者恩出太后，今又自大臣出。大臣市恩以招权，小人趋利以售进，此风浸长，有蠹邦政。太宗常曰：「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共济，若为内患，可深惧也。」真宗亦云：「唐朝朋党尤盛，以至王室卑弱。」愿陛下思祖宗训戒，念王业艰难，整齐纪纲，正在今日。』三司言：『自藉田后，继有赏赉，用度不足。请假于内藏库。庚申，出缗钱百万赐之。因谓宰相张士逊曰：『国家禁钱本无内外，盖以助经费耳。』士逊对曰：『不然，则有司未免侵渔百姓也。』』

九月，判河南府钱惟演落平章事，赴本镇。初，惟演欲为自安计，御史中丞范讽劾奏惟演在庄献时权宠大盛，与后家连姻，请行降黜。上谕辅臣曰：『先后未葬，朕不忍遽责惟演。』讽即袖告身入对曰：『陛下不听臣言，愿纳此，不敢复为中丞矣。』上不得已，可之。

冬十月甲辰，诏曰：『先王不以浮靡示天下，今两川岁贡绫锦罗绮、透背花纱之属，皆女工蠹也。其以三之二易为绸绢供军须。』时上富于春秋，左右或欲以巧自媚，后苑珠玉之工颇盛于前日。殿中侍御史庞籍言：『今螽螟为灾，民忧转死。北有耶律，西有拓拔，陛下安得不以俭约为师，奢靡为戒？重惜国费，以循民之急。』上深纳其言。辛亥，上谕辅臣曰：『近岁进士所试诗赋多浮华，而学古者或不得以自进。宜令有司兼以策论取之。』戊午，门下侍郎张士逊罢为左仆射、判河南府，枢密使杨崇勋罢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判许州[6]。先是，天下蝗旱仍见，士逊居首相，不能有所发明，遂与崇勋俱罢，然制辞犹以均劳逸为言也。判陈州吕夷简为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知河南府王曙加检校太傅，充枢密使，签书枢密院事王德用为枢密副使，刑部侍郎宋绶为参知政事，权三司使事蔡齐为枢密副使。权知开封府程琳为御史中丞，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范讽权三司使事。琳辞中丞不拜，乃授翰林侍读学士、知开封府。前知开封者苦其治剧，或不满岁辄罢，不然被谤讥，或以事去，独琳居

数岁，久而治益精明，一岁中狱常空者四五。

十一月，孔道辅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代程琳也。道辅时守南京，召用之。寇准以责死，甲戌，赠中书令，复莱国公。丙申，上谓辅臣曰：『每退朝，凡天下之奏必亲览之。』吕夷简曰：『若小事皆关听览，恐非所以辅养圣神。』上曰：『朕承先帝之托，况以万几之重，敢自泰乎？』又曰：『朕曰膳不欲事珍美，衣服多以缣缁为之，至屡经浣濯、而宫人或以为笑。太官进膳，有虫在食器中，朕掩而不言，恐罪及有司也。』始，天圣六年，罢诸路提点刑狱官。八月复置，又权停。于是上谓辅臣曰：『诸路刑狱既罢提点官，转运司不能一一躬往谏问，恐浸致冤滥。宜选贤明廉干不生事者委任之，则民受其赐矣。』乃复置诸路提点刑狱官，仍参用武臣。甲辰，以京东饥，出内藏库绢二十万下三司，代本路上供之数。丁未，出侍御史张沔知信州，殿中侍御史韩洙知岳州。先是，宰相李迪除二人为台官，言者谓台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既数月，吕夷简复入，因议其事于上前，上曰：『祖宗法不可坏也。宰相自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矣。』迪等皆惶恐。诏自今台官有缺，非中丞、知杂保荐者，毋得除授。戊申，出宫人二百。上时屡出宫人，因曰：『曩者太后临朝，臣僚戚属多进女口入宫，今已悉还其家矣。』初，郭皇后之立非上意，浸见疏，宫人尚氏、杨氏骤有宠。尚氏常于上前出不逊语侵后，后不胜忿，起批其颊，上亦起救之，后误批上颈，上大怒，有废后意。内侍阎文应白上出爪痕示执政，吕夷简以前罢相故怨后，乃定议废后。夷简先敕有司毋得受台谏章疏。乙卯，诏：『皇后愿入道，特封净妃、玉京冲妙仙师，名清悟，别居长宁宫。』范仲淹、孔道辅、孙祖德率蒋堂、郭劝、杨偕、马绛、段少连、宋郊、刘涣诣垂拱殿门，伏奏皇后不当废，守殿门者阖扉不为通，道辅抚铜环大呼。寻诏宰相召台谏，谕以皇后当废状。道辅等悉诣中书，众哗然，争致其说，夷简曰：『废后自有故事。』道辅及仲淹曰：『公不过引汉光武劝上耳。上尧舜之资，而公顾劝之，效昏君所为，可乎？』夷简不能答，拱立曰：『诸君更自见上力陈之。』道辅将以明日留百官揖宰相廷争，而夷简即奏逐道辅等。丙辰，诏道辅出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各罚铜。仍诏谏官、御史自今毋得相率请对，骇动中外。偕奏：『乞与道辅、仲淹俱贬。』劝及少连再上疏，皆不报。将作监丞富弼上疏曰：『陛下举一事而获二过于天下，废无罪之后，一也；逐忠臣，二也。此二者皆非太平之世所行，臣实痛惜之。』疏入，不报。

《大事记》曰：国初官以定俸，实不亲职，有谏议大夫、司谏、正言，特以寓禄耳，故赴谏院者方为谏官，则谏官主权犹未重也。国初三院领外任而不任风宪，兴国中任风宪而不领言事，则台官之权亦未重也。端拱初，以补阙为司谏，以拾遗为正言，所以举谏官之职。天禧初置言事御史，所以举台官之职。然

当时台谏之权虽重，而台谏之职未振也。自仁祖即位，刘中丞令台属各举纠弹之职，而后台臣之职始振。自孔道辅、范仲淹敢于抗夷简，唐介敢于抗彦博，一梁适之用事，则马遵率数人言之，一刘抗之得政，则张昇凡十七章论之，而后台谏之权，敢与宰相为敌矣。是何台谏之职在国初则轻，在仁宗之时则重，在国初则为具员，在仁宗之时则为振职，何邪？盖仁祖不以天下之威权为纪纲，而以言者之风采为纪纲，故其进退台谏，公其选而重其权，优其迁而轻其责，非私之也，盖以立国之纪纲实寄于此。

校勘记

[1]涟水军 原作『连水军』，据《长编》卷一〇一、《宋史·地理志》四改。

[2]宋献 原作『米献』，据《长编》卷一〇六改。

[3]择郡守 原作『释郡守』，据《长编》卷一〇六改。

[4]明于教化 原作『明宣于教化』，『宣』字衍，据《长编》卷一〇七删。

[5]罢群牧制使 《长编》卷一一二在本年五月。

[6]河阳 原作『河南』，据《长编》卷一一二改。

宋史全文卷七下

宋仁宗二

甲戌景佑元年春正月甲子，许京兆府立学，赐《九经》，仍给田五顷。丁丑，命翰林学士章得象等五人权知贡举。诏去岁飞蝗所至遗种，令民掘蝗子，每一升给菽米五升。又诏：『比禁京城谷出门，其弛之诸路，毋得闭棗。』以淮南岁饥，出内藏绢二十万下三司，代其岁输。始置崇政殿说书，命贾昌朝、赵希言、王宗道、杨安国为之，日以二人入侍讲说。初，孙奭出知兖州，上问谁可代讲说者，奭荐昌朝等，因命中书试说书。至是，特置此职以处之。赵元昊始寇府州。

二月，罢书判拔萃科，更不御试。自今幕职、州县官经三考以上，非缘边及川、广、福建者，并许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六科，诸科被黜者，毋得复应茂才异等三科及武举，用知制诰李淑之议也。淑尝上时政十议，其一议国体，其二议灾旱，其三议言事，其四议大臣，其五议择官，其六议贡举，其七议制科，其八议阅武，其九议时令，其十议入阁。先是，召知凤翔府司马池知谏院。池上表恳辞，上谓宰相曰：『人皆嗜进，池独嗜退，亦难能也。』加直史馆，复知凤翔。诏礼部贡院诸科举人应七举者更不限年，并许特奏名。

三月，御崇政殿，试得进士张唐卿、杨察、徐绶等五百一人，诸科二百八十二人，特奏名八百五十七人。

夏四月，庞籍为开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内侍称教旨，免二人市租。籍言：『祖宗以来，未有美人称教旨下府者。』帝为杖内侍，切真【杰按：真，应

为责】美人。诏有司自今宫中传命，毋得辄受。丁未，出内藏绢三十万下河北市余粮草。诏置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里行，举三丞以上尝历知县人，从中丞韩亿之请也。然唐制亦有侍御史里行，今独遗之。

五月乙丑，翰林侍读学士程琳为三司使。先是，三司并合田赋沿纳诸名器为一物，琳谓：『借使牛皮、食盐、地钱合为一，谷、麦、黍、豆合为一，易于句校可也。然后世有兴利之臣复用旧名增之，是重困民无已时也。』琳在三司，尤谨出入，禁中有所取，辄覆奏罢之。内侍表言琳专，琳闻之，自直于帝曰：『三司财赋皆朝廷有也，臣为陛下惜尔。』帝然之。琳又上疏论『兵在精不在众，河北、陕西军储数匮而招募不已，其住营一兵之费，可给屯驻三兵。昔养万兵者，今三万兵矣。河北岁费刍粮千二十万，其赋入支十之三；陕西岁费千五百万，其赋入支十之五，自余悉仰给京师。自咸平逮今，二边所增马步军指挥使百六人，计骑兵一指挥所给，岁约费缗钱四万三千，步兵费三万二千，合新旧兵所费，不啻千万缗，此国用所以日绌。愿罢河北、陕西募往营兵，遇阙即选厢军精锐者补之，仍渐徙营内郡，以便粮饷。无事时番戍于边，缓急即调发便近。如此，则疆场无事而国用有余矣。』帝嘉纳焉。禁民间织锦背、绣背及遍地密花透背，西川岁织上供者亦罢。秘书丞张宗谊、孙沔并为监察御史里行，监察御史里行始此。壬申，出内藏库缗钱一百万赐三司。以河南府府学为国子监。

六月，淮南制置发运使刘承颜献轮扇浴器，同知谏院郭劝言：『承颜欲以此媚上尔。』甲辰，诏还之。己酉，策试贤良方正苏绅、才识兼茂吴育、茂才异等张方平及武举人于崇政殿，育所对策入第三等，绅、方平并第四等。癸丑，诏尚书省官尝历知州而无赃私罪者，自今并除左曹。凡吏部、户部、礼部为左名曹，司封、司勋、考功、度支、金部、仓部、祠部、主客、膳部为左曹，兵部、刑部、工部为右名曹，职方、驾部、库部、都官、比部、司门、屯田、虞部、水部为右曹。辛酉，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祁编三馆秘阁书籍。壬午，罢后院所作玳瑁龟筒，从度支判官谢绛之言也。绛又言：『内藏库岁受铸钱百余万缗而岁给左藏库。及三年一郊，度岁出九十万缗，所余无几。请以天下所铸钱尽入三司，十年责以移用，使聚谷实边，而茶盐香矾之利悉归京师。又迩来用物滋侈，赐予过制，禁中须索数多于前。比诏裁节费用，而有司但求咸平、景德簿书。臣以为不若推近及远，递考岁用而裁节之，不必咸平、景德为准也。』又请罢内降，凡诏令皆由中书、枢密院然后施行。乙酉，诏西京留守推官欧阳修为镇南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枢密使王曙所荐也。始钱惟演留守西京，修及尹洙为官属，皆有时名。修等游宴无节。惟演去，曙继至，尝厉色谓修等曰：『诸君知寇莱公晚年之祸乎？政以纵酒过度尔。』修对

曰：『寇公之祸，政以老而不知止耳。』曙默然，终不怒，更荐修及洙置之馆阁，议者贤之。

秋七月，监察御史里行高若讷为殿中侍御史里行。殿中侍御史里行始此。乙未，御崇政殿[1]，召近臣观《景佑乾象新书》。枢密使王曙加同平章事。

八月，资政殿学士薛奎卒。奎在政府，谋议无所回避。或时不得如志，归辄叹咤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惭古人，俯愧后世尔。』尤善知人，范仲淹、庞籍、明镐自为吏部选人，皆以公辅许之，后卒如其言。欧阳修、王拱辰皆其女婿也。壬戌，有星孛于张、翼，长七尺，阔五寸，十二日而没。癸亥，枢密使、同平章事王曙卒。参知政事宋绶以帝富于春秋，天下无事，虑燕乐有所渐，乃上言：『自古守成之君，皆兢兢抑畏，不忘顾省，故立防于无事之始，销变于未萌之前。又驭下之道有三，临事尚乎守，当机贵乎断，兆谋先乎密。能守则奸莫由移，能断则邪莫由惑，能密则事莫由变。斯安危之所系，愿陛下念之。』庚午，天平节度使王曾同平章事。南京留守推官石介贻曾书曰：『闻既废郭皇后，宠幸尚美人宫，圣体因是尝有不豫。相公方自外来，圣眷正深，宜即以此为戒。若执管仲不害霸之言，则遂启成乱阶，恐无及矣。伏惟相公留意焉。』辛未，以星变大赦，避正殿，减常膳。郭后既废，尚、杨二美人益有宠，上体为之弊，中外忧惧，杨太后亟以为言。入内都知阎文应早暮侍上，言之不已，上下【杰按：下，“不”之误。】胜其烦，乃颔之。文应即命毡车载二美人出。初，蔡齐力争削遗诰中太后参决军国大事之语，吕夷简叹曰：『蔡中丞不知，吾岂乐为此哉？上方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张者尔。及二美人争宠恣横，卒赖太后排遣之。然议者以为人主既壮而母后听政，自非国家令典，虽或能整齐禁中，而垂帘之后，外戚用事，亦何所不至？齐之力争，不为失也。』乙酉，庞籍、滕宗谅并坐言宫禁事不实，出籍为广东转运使，宗谅知信州。宗谅尝以上体多疾，奏疏谏曰：『陛下日居深宫，流连荒宴，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语太切直，故出。

九月。初，二美人之出宫也，帝令宋绶面作诏云：『当求德门，以正内治。』既而左右引寿州茶商陈氏女入宫，绶谏曰：『陛下乃欲以贱者正位中宫，不亦与前日诏语戾乎？』后数日，王曾入对，又奏引纳陈氏为不可。上曰：『宋绶亦如此言。』卒罢陈氏。甲辰，诏立皇后曹氏，赠尚书令、冀王彬之孙女也。

冬十月，罢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仍诏淮南转运使兼领。其制置茶盐矾税，各归逐路转运司。丁卯，诏中书提点五房公事及堂后官参择选人为之。赵元昊僭益甚，私改元曰开运。人告以石晋败亡年号也，乃更广运。母米氏族入山喜谋杀元昊，事觉，元昊鸩其母杀之，沉山喜之族于河，遣使来告哀。

十一月，荣州刺史曹琮为卫州团练使。琮女兄为后，礼皆琮主办，于是奏曰：『陛下方以至公厉天下，臣既备后族，不宜冒恩泽，乱朝廷法。族人敢因缘请托，愿置于理。』时论称之。监察御史里行孙沔言：『窃见上封事人同安县尉李安世辄因狂悖，妄进瞽言。虽曰狂愚，犹胜谄佞。况自道辅、仲淹被黜之后，庞籍、范讽致对以来，凡在缙绅，尽思缄嘿。伏乞少霁天威，用存国体。』后七日，责知潭州衡山县。

《大事记》曰：废后者非仁祖之本心也，而夷简实赞之。谏官伏阁，乃祖宗美意也，而夷简实沮之。此夷简入相之初，而国论为之一变也。

沔未知有责命，复上书曰：『累岁以来，和气犹郁，水旱相荐，虫蝗屡生，粟麦不登，田畴几废，九夏多寒，三冬无雪，星变上天，河决东郡，疾疫流离，生灵困惫。』又曰：『去秋以圣体愆和，臣心启沃。爱君有从宜之制，双日申不坐之请。交泰之诚，遽臻有喜，宴安之戒，岂可为常？是则一岁之中，率无百余日视事。宰臣上殿奏事止于数刻，天下万务，得不旷哉？今退朝之后，深宫之中，侍左右者，刀锯亏残之余，悦耳目者，绮纨艳冶之色。肩鏊九重，叫阍千仞，宸禁昼严，乘舆天远。』又曰：『天下之本在民，民之豪者皆兼并而贫者无置锥。天下之大在兵，兵之下者负饥寒而骄者不敢役。郡守、县令，臧否无别，蠹耗靡穷，邪佞退而复兴，忠谏黜而未用。』又曰：『宜霏然下令，诞告多方，外则逐刺史、县令无状老懦贪残之辈以利于民，内则罢公卿大夫不才谄谀诡诞之士以肃于朝。掖庭之中，简去幽旷，以求余羨之庆；宦寺之内，抑损重任，以防昵近之私。』书奏，再责永州监酒。

乙亥景佑二年春正月，盐铁副使任布请铸大钱一当十。癸丑，置迩英、延义二阁，写《尚书·无逸》篇于屏。是日，御延义阁，召辅臣观盛度进读《唐书》，贾昌朝讲《春秋》。

二月，燕肃等上考定乐器。戊午，御延福宫临阅，奏郊庙五十一曲，因问李照：『乐如何？』照言：『王朴律准视古乐高五律，视禁坊乐高二律，击黄钟则为仲吕，击夹钟则为夷则，是冬兴夏令，春召秋气。又编钟、搏钟无小大轻重厚薄长短之差，非中度之器。相传以为唐旧钟，亦有朴所制者。昔轩辕氏命伶伦截竹为律，复令神瞽协其中声，然后声应凤鸣。而管之参差亦如凤翅。其乐传之复古，不刊之法也。愿听臣依神瞽律法试铸编钟一簋，可使度量权衡协和。』有诏许之，仍就锡庆院铸。庚申，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上《大乐图义》二卷。丁卯，范讽责授武昌行军司马，庞籍降知临江军。先是，籍为御史，数劾讽。宰相李迪右讽，反左迁籍。籍既罢，益追劾讽不置。讽亦请辨，乃诏即南京置狱讯之。籍坐所劾讽有不如奏，法当免，讽当以赎论。吕夷简疾讽，且欲因讽以倾迪，故特宽籍而重贬讽。戊辰，工部尚书、平章事李迪罢知毫

州。先是，上召吕夷简、宋绶决范讽狱，以迪素党讽，不召，迪惶恐还第，翌日遂罢相。迪性淳直，实不察讽之多诞也。枢密使王曾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门下侍郎、平章事吕夷简加右仆射，参知政事王随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李谿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王德用同知枢密事，参知政事宋绶为枢密副使，给事中蔡齐参知政事，翰林学士承旨盛度为参知政事，御史中丞韩亿同知枢密院事，知天雄军杜衍为御史中丞。衍奏：『中书、枢密，古之三事大臣，所谓坐而论道者也。止只日对前殿，何以尽天下之事？宜迭召见，赐坐便殿，以极献替。』

三月，以杜衍权判吏部流内铨。先是，选补科格繁长，主判不能悉阅，吏多受赇，出缩为奸。衍既视事，即敕吏取铨法，问曰：『尽乎？』曰：『尽矣。』乃阅视，具得本末曲折。明日，晓诸吏无得升堂，各坐曹听行文书，铨事悉自予夺，由是不能为奸利。后改知审官，其裁制如判铨法。

《讲义》曰：人言宋朝任法而不任人，信吏而不信士大夫。然吾观贾积善十四考无公私过，虽无举主，特与改官；李师锡以王德用甥，虽荐举凡三十人，止合循资。是铨选有定法而未尝拘于法也。贾黯判流内铨，则有三年不通父问而废归田里者。杜衍权典选铨，则裁制如法而文吏听行文书者，是铨法虽受成于吏，而未尝尽委于吏也，故当时苏绅上疏：『审官之职，宜择主判官付以事权，或有异材，许别论奏。』如寇准判铨，钱若水等三人以选人迁朝官。此又不可以常法论，而真得法外之意也。

夏四月丁巳，李照言：『奉诏制玉律以候气，请下潞州求上党县羊头山柶黍，及下怀州河内县取葭葶。』从之。戊辰，命吕夷简、王曾都大管勾铸造大乐编钟，宋绶、蔡齐、盛度同都大管勾，仍以入内都知阎文应提举。始照既铸成编钟一簏，遂建请改制大乐，取柶黍累尺成律铸钟，审之，其声犹高，更用大府布帛尺为法，乃下太常四律，照自为十二管律法。戊寅，命冯元、聂冠卿、宋祁同修乐书。

五月甲申朔，诏曰：『王者奉祖宗，尚功德。共惟太祖皇帝受天命，建大业，可谓有功矣。太宗、真宗二圣继统，重熙累洽，可谓有德矣。其令礼官考合典礼，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庚子，太常礼院言：『太祖经纶草昧，遂有天下，功宜为帝者祖。太宗动静制作，真宗财成治定，德宜为帝者宗。三庙并万世不迁。宣布天下，以示后世。至于升侑上帝，请自今以太祖为定配，二宗为迭配。将来皇帝亲祠，且请三圣皆侑，此后迭配还如前议。至日圜丘、仲夏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谷、夏雩祀、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生帝配以宣祖，季秋太享配以真宗。』诏恭依。

六月。先是，太常钟磬每十六枚为一套，而四清声相承不击。乙丑，李照

言：『十二律声已备，余四清声乃郑卫之乐，请去四清钟。』冯元驳之曰：『前圣制乐，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箏、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钟磬，各自取义，宁有一之于律吕，专为十二之数也？且圣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钟，又设四清声以附正声之次，盖为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也。夫五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声重大者为尊，轻清者为卑。卑者不可加于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声之尊卑者，事与物不与焉。何则？事为君治，物为君用，不能尊于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则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声之设，正为臣、民相避以为尊卑也。臣以为如旧制便。』帝令权用十二枚为一格，且诏俟有知音者，有司别议以闻。丁卯，出内藏库绸绢一百万下三司市余军储。辛未，御崇政殿，召辅臣观新乐。先是，帝亲制乐曲。

秋七月甲申，诏特赐寇准谥曰忠愍。庚子，侍御史曹修睦言：『李照所改历代乐颇为迂诞，而其费甚广。请付有司按劾之。』帝以昭所作钟磬颇与众音相谐，但罢其增造。知杭州郑向言镇东节度推官阮逸颇通音律，上其所撰《乐论》十二篇并律管十三。诏令逸赴阙。

八月壬子朔，诏改强盗法：不持杖、不得财，徒二年；得财为钱万及伤人者死，余定罪有差。自是盗法惟京师加重，余视旧益宽矣。辛酉，上作警严曲付太常隶习，名曰《振容歌》，从李照之请也。寻改名《奉禋》。丁丑，内出《景祐乐髓新经》六篇赐群臣，其一释十二均，二明所主事，三辨音声，四图律吕相生并祭天地宗庙所用律及阴阳数配，五十二管之长短，六历代度量衡皆本之于阴阳、配之于四时、建之于日月、通之于鞀竺、演之于壬式遁甲之法。己卯，知兖州孔道辅为龙图阁直学士。时近臣有献诗百篇者，执政请除龙图阁直学士。上曰：『是诗虽多，不如孔道辅一言。』遂以命道辅。议者因是知前日之斥果非上意也。初命朝臣为荆湖福建广南等路提点银铜坑冶铸钱公事。

九月乙未，诏司天监制百刻水秤，以测候昼夜。初，诸王邸散居都城，非朝谒、从祀不得会见。己酉，诏即玉清昭应宫旧基建宫，合十位聚居，赐名睦亲宅。

冬十月，复置朝集院，以待外官之还京师者。壬子，许蔡州立学。癸丑，复置群牧制置使，仍诏自今止以同知枢密院或副使兼领之。己巳，出内藏库缙钱七十万、左藏五十万下河北省军储。许苏州立学，仍给田五顷。

十一月朔，以应天府书院为府学，仍给田十顷。戊子，郭氏薨。后之获罪也，上直以一时之忿，既而悔之，累遣使劳问，于是又为乐府词以赐后，后和答，语甚凄怆。会后小疾，阎文应与太医诊视，数日，遽不起。中外疑文应进毒，然不得其实。时上致斋南郊，不即以闻。及闻，深悼之，诏以后礼葬。右

司谏王尧臣请穷治侍医者，不报。乙未，祀天地于圜丘，太祖、太宗、真宗并配。

十二月，阎文应落内都都知，为秦州钤辖，寻改郢州钤辖，其子士良罢御药院。时谏官姚仲孙、高若讷劾文应『方命宿斋太庙，而文应叱医官。郭皇后暴薨，中外莫不疑文应置毒者。请并士良出之。』范仲淹刻奏其罪，上卒听仲淹言，窜文应岭南，寻死于道。范仲淹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仲淹自还朝，言事愈急。宰相阴使人讽之曰：『待制侍臣，非口舌任也。』仲淹曰：『论思政侍臣职，余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诱，乃命知开封，欲挠以剧烦，使不暇它议，亦幸其有失亟罢去。仲淹处之弥月，京邑肃然称治。甲子，左侍禁桑择为阁门祇候，赏平蛮獠之功也。择辞，不许。或讥择好名，择叹曰：『若欲避名，则善皆不可为也！』许孟州立学，仍给田五顷。辛未，诏孔圣祐弟北海县尉宗愿为国子监主簿，袭封文宣公。先是，御史台辟石介为主簿，介上疏论赦书不当求五代及诸伪国，后不合意，罢不召。欧阳修贻书责中丞杜衍曰：『介一贱士，用不用当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学动也。主簿于台中非言事官，然大抵居台中者，必以正直刚明、不畏避为称职。介足未履台门之闕而已用言事见罢，其可谓正直刚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为主簿，直可为御史也。今斥介而它举，必亦择贤而举。夫贤者固好辨，若举而入台，又有言则又斥而它举乎？如此，则必得愚暗懦默者而后止也。』衍卒不能用。

丙子景祐三年春正月壬寅，追册故金庭教主冲静仙师郭氏为皇后，鹵簿、仪物并用孝章皇后故事。己酉，许洪州、密州立学，仍各赐田五顷。

二月。先是，上以三司胥吏猥多，或老疾不知书计，诏中丞杜衍与三司差择之。已而三司后行朱正、周贵、李逢吉数百人诣宰臣吕夷简第，喧诉，夷简拒不见，又诣王曾第，曾以美言谕之，因使列状自陈。既又诣衍第，投瓦砾，肆丑言，乃去。明日衍对，请下有司推究，而曾具得其姓名。乙卯，正、贵杖脊配沙门岛，逢吉等二十二人决配远恶州军牢城，其为从者皆勒停。

吕中曰：太祖尝汰吏四百人，真宗又汰诸路吏万有余人，何其易？而景祐欲汰三司吏，反失国体，何耶？论者皆以为势之弱至此，不知当时韩魏公尝汰兵数万人，不闻有为乱者。兵且可汰，况于吏乎？是小人之欲害君子，先煽鼓夫诸吏之虚声以中衍也。

丙辰，诏翰林学士冯元、礼宾副使邓保吉与阮逸、胡瑗较定旧钟律。瑗以经术教授吴中，范仲淹前知苏州，荐瑗知音，白衣召对，与逸俱命。

三月，许潞州、常州立学。是月，李谿等请罢河北入中虚估，以实钱偿刍粟、实钱售茶，皆如天圣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师，旧必得三司符验然后给钱，三司吏稽留为奸，乃悉罢之，命商持券径趣榷货务验实，立偿以钱。

诏皆可之。又诏：『前已用虚估给券者，给茶如旧，仍给景祐二年以前茶。』谕等又言：『奭等变法五年之间，河北入中虚费缗钱五百六十八万。今一旦复用旧法，恐豪商不便，依托权贵，以动朝廷。请先期申论。』于是帝为下诏戒敕，而县官滥费自此少矣。

夏四月，许衡州立学。

五月，范仲淹言：『西洛帝王之宅，负关河之固。边方不宁，则可退守。宜渐营廩食，太平则居东京通济之地，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丙戌，仲淹落职知饶州。时吕夷简执政，仲淹言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为公，如此则私，不可不察也。夷简滋不悦。帝尝以迁都事访诸夷简，夷简曰：『仲淹迂阔，务名无实。』仲淹闻之，为四论以献，一曰帝王好尚，二曰进贤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讥时政。夷简大怒，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由是降黜。侍御史韩渎希夷简意，请以仲淹朋党榜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从之。

《讲义》曰：此仲淹之所以言事去也，此夷简为相而国论为之再变也。昔欧阳修言于仁宗曰：『自古人臣进谏，有难有易。自仲淹贬饶州后，至今凡二十余年间，逐台谏者多矣，未闻有规讽人主得罪者，臣故谓方今谏人主则易，言大臣则难。』然嘉祐之前，谏人主者固甚易，言大臣者亦岂难哉？仲淹以言夷简去，而夷简亦以仲淹罢。唐介以言彦博去，而彦博亦以唐介罢。介犹御史职也，仲淹乃以待制知府而敢于言大臣，则当时容养敢言之气可知矣。

许州立学。秘书丞余靖言：『陛下自专政以来，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壬辰，靖落职，监筠州酒税。许润州立学。乙未，馆阁校勘尹洙监郢州酒税。先是，洙上言：『臣常以范仲淹直谅不回，义兼师友。仲淹既以朋党得罪，臣固当从坐。』宰相怒，遂逐之。戊戌，贬馆阁校勘欧阳修为夷陵县令。初，右司谏高若讷言：『范仲淹贬职之后，欧阳修贻书责臣不能辨仲淹非辜。臣愚以为仲淹狂言，自取谴辱，岂得谓之非辜？恐中外闻之，谓天子以连意逐贤人，所损不细。』因缴进修书，修坐是贬西京留守推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传于时，四贤指仲淹、靖、洙、修，不肖斥若讷也。泗州通判陈恢寻上章乞根究作诗者罪，左司谏韩琦劾恢越职希恩，宜重行贬黜，庶绝奸谏。不报。而襄事亦寝。光禄寺主簿苏舜钦上疏言：『臣睹丁亥诏书戒越职言事，播告四方，无不惊惑，盖陛下即位屡求直言，今诏书顿异前事，岂非大臣壅蔽陛下聪明，杜塞忠良之口？夫纳善进贤，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谏官、御史悉出其门，但希旨意，即获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语。陛下拱嘿，何由尽闻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辅、范仲淹刚直不挠，非不知缄口数年坐得卿辅，盖不敢负陛下委注之意，而皆罹中伤，窜谪而去，使正臣夺气，鲠士咋舌，目睹

时弊，口不敢论。望陛下发德音，寝前诏，勤于采纳，下及刍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辅矣。』

六月，许越州立学。壬子，许阶州立学，皆给田五顷。丙辰，以新修乐书为《景佑广乐记》。壬戌，禁以鹿胎皮为冠。甲子，许真定府、博、郢州立学，各给田五顷。

秋七月，冯元献《金华五箴》。戊子，元等又上《景祐广乐记》八十一卷。庚寅，孙冲上所撰《五代纪》七十七卷，降诏褒答。乙未，初置大宗正司，以江宁节度使允让知大宗正事，彰化留后守节同知大宗正事。时诸王子孙既聚居睦亲宅，故于祖宗后各择一人，使司训导，纠违失。庚子，太平兴国寺灾。是冬，大雨震电，火起寺阁中。朝廷始议修复。崇政殿说书贾昌朝言：『《易·震卦》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春秋传》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灾。」切惟近年寺观屡灾，此殆天赐谴告，独可勿缮治，以示畏天戒、爱人力之意？』从之。

八月，许并州立学。右司谏韩琦言：『祖宗已来，通用王朴之乐，天下无事垂八十载。顷燕肃妄加磨鑿，适会李照至阙，谓其音未谐，陛下许之改作。洎逸、瑗继至，盛言照乐穿凿，再令造律，则又围径乖古。邓保信续上新法，亦复长广未合。臣虑后人复有从而非之者。不若穷作乐之源，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简，民纯熙洽，斯乃治古之乐，可得以器象求乎？且西北二垂久弛边备，犬戎之性，岂能常保？此陛下与左大臣宜先及之，缓兹求乐之议，移访安边之策。然后将王朴、逸、瑗、保信三法别诏稽古之臣，取其中合典志者以备雅奏，固亦未晚。』诏丁度等速详定以闻。

九月，许绛州立学。丁亥，丁度等言：『邓保信所制尺类皆差舛，不同周汉。逸、瑗所制又复不同。』诏悉罢之。己酉，出内藏库缗钱五千万下河北转运司市余边储。赐河南府新修太室书院名曰嵩阳书院。壬辰，以阮逸为镇安节度掌书记、知城父县，胡瑗试校书郎。初召逸、瑗作钟磬，律度与古多不合，犹推恩而遣之。乙未，以崇政殿说书王宗道、国子监说书杨中和并为睦亲宅讲书。睦亲宅讲书始此。

冬十一月，许江州立学。戊寅，保庆皇后崩。始上起居饮食，后必与之，俱所以拥祐扶持，恩意勤备。性慈仁，谦谨寡过。上未有嗣，后从容劝上选宗子养宫中，由是英宗自宫邸未韶龀养后所。

十二月，诏宣敕札子非经通进银台司，毋得直下诸处。初，李紘领银台司，具言宣敕札子皆不经本司，封驳之职遂废不举，请用旧制申明之。丙寅，知枢密院事李谿卒。丁卯，同知枢密院事王德用知枢密院事，翰林学士承旨章得象同知枢密院事。得象为人庄重，度量宏廓，初为杨亿所称，以为有公辅器。

或问之，答曰：『闽士多轻狭，而得象浑厚有容，此所以贵也。』赵元昊改广运三年曰大庆，再举兵攻回纥，陷瓜、沙，兰三州，将谋入寇。

丁丑景祐四年春正月戊寅，赐蔡州学田十顷。甲午，内藏库言：『岁斥缗钱六十万以助三司，盖始于天禧三年。时诏书切戒三司毋得复有假贷。自明道二年距今才四年，而所借钱帛凡九百十七万二千有余。请以天禧诏书申饬之。』奏可。

二月，赐常州学田五顷。

三月朔，以贾昌朝、王宗道、马希言、杨安国并兼天章阁侍讲，预内殿起居。天章阁置侍讲自此始。

夏四月，赐宣州学田五顷。甲子，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吕夷简罢判许州。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王曾罢判郢州，参知政事宋绶罢为尚书左丞，参知政事蔡齐罢为吏部侍郎归班。夷简专决，事不少让，曾不能堪，论议多不合。曾数求去，言夷简招权市恩。帝诘夷简，夷简乞置对，而曾言亦有失实者。帝不悦。绶素与夷简善，齐议事间附曾，故并绶、齐皆罢。知枢密院王随、知郑州陈尧佐并为平章事，吕夷简尝密荐二人可用故也。参知政事盛度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韩亿、三司使程琳、翰林学士承旨石中立并为参知政事，枢密直学士王巖为同知枢密院事。乙丑，召宋绶入侍经筵。

闰四月，知徐州李迪言欲祠岱岳，并至景灵宫祝圣算，祷皇嗣。上谓参知政事韩亿等曰：『大臣当询民间利病，以分朝廷之忧。祈祷之事，岂为政耶？』诏止之。丁谓卒。王曾语人曰：『斯人智数不可测，在海外，犹用诈得还。若不死，数年未必不复用。斯人复用，则天下之不幸可胜道哉？』

五月丙寅，有芝生于化成殿柱，召近臣宗室观之，仍出御制《瑞芝》诗赐宰臣王随以下。翌日，儒臣并为赋颂以献。右司谏韩琦言：『《春秋》之法，但记灾异，至于祥瑞，略而不书。岂不以君阅瑞牒则意安，睹灾符则心惧？意安则政怠，心惧则德修，圣人垂戒之深，其旨斯在。臣愚望陛下特以灾异为重，一政教之间思所未至者，随其变而应之。至于珍样奇瑞，虽陛下仁爱所感，亦望以日慎一日，虽休勿休为念，则昊穹降鉴，答陛下寅畏之心；生灵遂宜，蒙陛下慈惠之泽，自然时和岁丰，家给人足，永获上瑞之报也。』

六月，以御制《神武秘略》赐河北、河东、陕西缘边部署、钤辖、知州军，每得代，更相付授。始，韩亿同知枢密院事，建言武臣宜知兵书而禁不传，请纂集其要者赐之。上于是作《神武秘略》凡三十篇，分十卷，仍自作序焉。诏国子监以翰林学士丁度所修《礼部韵略》颁行。

秋七月戊申，有星数百皆西南流，其最大者一星至东北没，光烛地，久之不散，已而黑气长丈余，出毕宿下。

八月，出内藏绢三十万下河北路市余军储。甲午，诏天下常平仓钱谷自今三司及转运司无得借支。戊戌，许华、福二州立学。

九月，御迓英阁，读《唐书》，因诏《唐书》列传止取事义切于规戒者读之。

冬十月，御迓英阁，读《正说·谨罚》篇，述后汉光武罢梁统从重之奏。帝曰：『深文峻法，诚非善政。』宋绶对曰：『王者峻法则易，宽刑则难。夫以人主得专生杀，一言之怒则如雷如霆，是峻易而宽难也。』丙子，御迓英阁，读《正说·养民》篇。帝曰：『荀子言「君如杼，民如水」，何也？』丁度对曰：『水随器之方圆，若民从君之好恶，是以人君谨所好焉。』甲午，迓英阁讲《春秋》，上曰：『《春秋》自昭公之后，鲁道陵迟，家陪用政，记载虽悉而典要则寡。宜删去蔓辞，止取君臣政教事节讲之。』因谓宋绶等曰：『《春秋》经旨在于奖王室，尊君道。丘明作传，文义甚博，然其间录诡异，则不若《公羊》、《谷梁》二传之质。』绶等对曰：『三传得失诚如圣言。臣等自今凡丘明所记事稍近诬，及陪臣僭乱无足劝诫者，皆略而不讲。』

十一月，出内藏库绸绢五十万下河北、陕西路市余军储。

十二月，给真定府、潞州学田各五顷，乃诏自今须藩镇乃许立学，它州勿听。甲申，忻、代、并三州言地震坏庐舍，覆压吏民。自是河东地震连年不止，或地裂泉涌，或火出如黑沙状，一日四五震，民皆露处。乙酉，命侍御史程戡体量安抚。左司谏韩琦上疏曰：『臣伏睹乡者兴国寺双阁灾，延及开宝祖殿。复闻仰观垂象，或失经行。盖人事之已形，致天变之嗣发。臣谓陛下宜虚位以求直言，侧身以修庶政。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旌别贤愚，撙节财用，抑宴私过度之乐，休营造不急之务。决狱使之无滥，出令断于必行，斯所以念祖宗之艰难，答天意之警悟也。而陛下眷三京以肆赦宥，走群望以罄祠祝，内自禁掖，外及寺观，并与祭醮，逮越晦朔。矧今北道数郡继以地震上闻，即命使辍，就崇法供，虽陛下钦顺上天之诚可谓至矣，其于消伏灾眚之道别犹未然。夫弛刑纲以贷顽悖之民，损国帑以奉游惰之辈，将欲召丕眚，感灵心，是犹却行以求前，扬汤而止沸，之验，信昭昭矣。』复上疏言：『近闻大庆殿及诸处并建道场，目大庆殿者，国之路寝，朝之法宫，陛下非行大礼、被法服，则未尝临御，臣下非大朝会，则不能一至于庭，岂容僧道凡庸之人继日累月喧杂于上？非所谓正法度而尊威神也。望今后凡有道场设醮之类，并于别所安置。』给徐州学田五顷。壬辰，徙知饶州范仲淹知润州，监筠州税余靖监泰州税，夷陵县令欧阳修为光化县令。上谕执政令移近地故也。先是，京师地震，直史馆叶清臣上疏曰：『天以阳动，君之道也。地以阴静，臣之道也。天动地静，主尊臣卑，易此则乱。地为之震乃十二月二日丙夜，京师地震，移刻而止，定、襄同

日震，至五日不止。属者荧惑犯南斗，一岁之中，灾变仍见，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陛下徒使内侍走四方，治佛事、治道科，非所谓消伏之实也。顷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咋舌不敢议朝政者行将二年。愿陛下深自咎责，详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几明威降鉴而善应来崇也。』书奏数日，仲淹等皆得近徙。

戊寅宝元元年春正月，直史馆、同知礼院宋祁上疏曰：『臣伏见顷岁以来，灾眚数见，若乃群星流散，则民人荡析之象也。月行黄道，地震州邑，边戎窥间，臣下擅恣，后妃将盛，年谷且饥之兆也。去年火焚兴国寺浮屠，延燔艺祖神御殿，已而盗坏宗庙钹器者再，则神不昭格之意也。陛下试一念之，假有荡析，以何策固安？假有饥空，以何理振救？脱致窥间，可任之将为谁？倘令擅恣，可防之奸有几？』丙午，以灾异屡见，下诏求直言。庚戌，命翰林学士丁度等权知礼部贡举。乙卯，大理评事苏舜钦诣匭通疏曰：『臣闻河东地大震裂，既而孟春之初，雷电暴作。臣切见纲纪隳败，政化缺失，其事甚众，不可概举，谨条大者二事以闻。一曰正心。夫治国如治家，治家者先修己，修己者先正心。心正则神明集而万务理。今民间传陛下比年稍迳侻优贱人，燕乐逾节，赐予过度。燕乐逾侈则荡，赐予过度则侈。荡则政事不亲，侈则用度不足。今陛下春秋鼎盛，实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亲也。又府库匮竭，民鲜盖藏。诛敛科率，殆无虚日，此用度不足也。二曰择贤。夫明主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须尽择，在择一二辅臣及御史、讲官而已。昨王随自吏部侍郎平章事，超越十资，复为上相，而随虚庸邪谄，非辅相之器。降麻之后，物论沸腾，故疾缠其身，灾仍于国。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又张观为御史中丞，高若讷为司谏，二人者皆温和软懦，无刚鲠敢言之气，斯皆执政引拔建置，欲其缄嘿不敢举扬其私，时有所言，则必暗相关说，旁人窥之，甚可笑也。』直史馆苏绅上疏曰：『星之丽天，犹万国之附王者。下之畔上，故星亦畔天。天者阳之气，地者阴之体，其有越阴之分，侵阳之政，则应以变。动雷者天之号令，所以开发萌芽，辟除阴害。万物须雷而解，须雨而润。惟人君崇宽大，顺春令则应节，否则动于冬。今方春而雷发声，天其或者欲陛下出号令以震动天下宜及于早，而矫臣下舒缓之咎，凡朝廷事，无巨细，无内外，取其先急者，悉关圣虑而振肃之，不可缓也。夫星变既有下畔上之象，地震又有阴侵阳之证者，天意若曰：夷狄将有畔上之衅。恐陛下未悟也，又以震雷警之，欲陛下先事为备，则患祸消而福祥至矣。』叶清臣上疏曰：『臣闻王者之所以横制六合，抚有万民者，在握刑赏之权，不授人以柄而已。今则不然，爵赏刑罚，陛下所有也，比及于人，则天下之人族谈噤然，不曰自陛下出，而曰由宰相得，非臣阴之盛而易天地之序者乎？』校书郎张方

平陈七事，一曰密机事，二曰用威断，三曰广言路，四曰重图任，五曰正有司，六曰信命令，七曰示戒惧。御史中丞张观上四事，一曰知人，二曰严禁，三曰尚质，四曰节用。

二月，诏自今后日御前殿视事，用苏舜钦之言也。甲戌，赐郓州学田五顷。右司谏韩琦上疏言：『宰臣王随登庸以来，众望不协，差除任性，褊躁伤体。自宿疹之作，几涉周星，安卧私家，备礼求退，贪禄窃位之计亦已穷矣。次则陈尧佐男述古监左藏库，官不成资，未经三司保奏，而引界满酬奖之条，擢任三门白波发运使。参知政事韩亿初乞男综不以资叙，回授兄纲，将朝廷要职从便退换，如己家之物，紊乱纲纪，举朝非笑。又石中立本以艺文进，居近署，但滑稽谈笑之誉为人所称。处于翰墨之司固当其职，若参决大政，则诚非所长，乞从罢黜，以慰具瞻之望。』

三月戊戌朔，门下侍郎、平章事王随罢为彰信节度使，户部侍郎、平章事陈尧佐罢为淮康节度使、判郑州，户部侍郎、参知政事韩亿罢归本班，礼部侍郎、参知政事石中立罢为资政殿学士。初，吕夷简罢，密荐随与尧佐二人为相，其意引援非才，居己下者用之，度它日上意见思而复相己。及随与尧佐、亿、中立等议政，数忿争于中书，随寻属疾在告，而尧佐复年高，事多不举。时有『中书番为养病坊』之语。琦论随等凡十上，尧佐亦先自授汉故事求策免，于是四人者俱罢。判河南府张士逊为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户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章得象以本官平章事，知枢密院事盛度加宁武节度使、检校太傅，同知枢密院王巖、工部侍郎李若谷并为参知政事，权三司使王博文，知永兴军陈执中同知枢密院事。初，韩琦数言执政非才，上未即听，琦又言曰：『岂陛下择辅弼未得其人故耶？若杜衍、孔道辅、胥偃、宋郊、范仲淹，众以为忠正之臣，可备进擢。不然，尝所用者王曾、吕夷简、蔡齐、宋绶亦人所属望，何不图任也？』上虽听琦罢王随等，更命士逊及得象为相，士逊犹以东宫旧恩。或言又夷简密荐之。得象入谢，上谓曰：『往者太后临朝，群臣邪正。朕皆嘿识，惟卿清忠无所附，且未尝有干请。今日用卿，由此也。』知制诰宋郊为翰林学士。上初欲用郊为同知枢密院事，中书言：故事无知制诰除执政者。乃先召入翰林学士。李淑害其宠，欲以奇中之，言于上曰：『宋，受命之号也；郊，交也。合姓名言之为不详。』它日以谕郊，因改名庠。甲寅，御崇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庚辰，赐进士吕溱等二百人及第，一百十人同出身，特奏名一百六十五人，同诸科出身及为诸州长史。辛酉，赐诸科四百十四人及第并出身，其特奏名被恩赐者又九百八十四人。琼林宴初赐《大学》篇。范镇礼部奏名为第一。故事，礼部第一人赐第，未有第二甲者，虽近下犹升之，吴育、欧阳修殿庭唱第过三人，亦抗声自陈，镇独默然。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

就列，无一言，众以是贤之。礼部第一人在第二甲自镇始。初，薛奎知益州还朝，与镇俱。或问奎入蜀所得，奎曰：『得一伟人，当以文学名世也。』

夏四月，给事中、权御史中丞张观同知枢密院事。赐河南府嵩阳书院田十顷。乙未，诏自今试举人，非国子监见行经书，毋得出题。

六月己卯，建州言：自正月雨至四月，溪水大涨，入州城，坏民庐舍。帝留意农事，每以水旱为忧。甲申，诏天下州郡每旬上雨雪状，著为令。戊子，权知司天少监杨惟德等言：『来岁己卯闰十二月则庚辰岁正月朔，日当食。请移闰于庚辰岁。』上曰：『闰所以正天时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许。

秋七月，赐襄州学田五顷。右司谏韩琦言：『前奉诏详定钟律，尝览《景祐广乐记》，睹李照所造乐不合古法，朝廷因而施用，识者久以为非。今将亲祀南郊，不可重以违古之乐，上荐天地宗庙。』诏宋绶、晏殊同两制详定以闻。绶等言：『李照新乐比旧乐下三律，众论以为无所考据，愿如琦请，郊庙复用和峴所定旧乐。』乃诏太常旧乐悉仍旧制，李照所造，勿复施用。壬戌，御崇政殿，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著作佐郎田况、大理评事张方平、茂才异等邵亢。况所对入第四等，方平四等次。亢与宰相张士逊连姻，报罢。

八月，复置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

冬十月，诏戒百官朋党。初，吕夷简逐范仲淹等，士大夫为仲淹言者不已，于是内降札子曰：『向贬范仲淹，盖以密请建立皇太弟，非但诋毁大臣。今中外臣寮屡有称荐范仲淹者，事涉朋党，宜戒谕之。』故复下此诏。参知政事李若谷建言：『近岁风俗薄恶，率以朋党污善良。盖君子小人各有类，今一以朋党目之，恐正臣无以自立。』帝然其言。盐铁副使、工部郎中司马池岁满当迁，中书进名，上曰：『是固辞谏官者。』遂命为天章阁待制、知河中府。甲戌，赵元昊筑坛受册，僭号大夏始文英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改大庆二年为天授礼法延祚元年。

十一月庚戌，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改元。戊午，郢州言资政殿大学士，左仆射王曾卒。曾入朝，进止有常处，平居寡言，自奉廉约，人莫敢于以私。执政十年，其所进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尝以问曾，曾曰：『夫执政者恩欲归己，怨使谁当？』皇祐中，上为篆其墓碑曰『旌贤之碑。』大臣碑得赐篆自曾始。

十二月甲子，京师地震。丙寅，鄜延路都钤辖司言赵元昊反。癸酉，命夏竦为奉宁节度使、知永兴军，范雍为振武节度使、知延州。

己卯宝元二年春二月，许明州立学，仍给田五顷。

三月，编修院与三司上历代天下户数。先是，上御迹英阁，读真宗皇帝所撰《正说·养民》篇，见历代户口登耗之数，顾谓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几何

？』翰林侍读学士梅询对曰：『先帝所作，盖述前代帝王恭俭有节则户口充羨，赋敛无度则版图衰减。自五代之季，生齿凋耗。太祖受命，而太宗、真宗继圣承祧，休养百姓，今天下户口之数盖倍于前矣。』因诏三司及编修院检讨以闻，至是上之。庚戌，都官员外郎王素为侍御史，中丞孔道辅荐之。素，旦子也。丙辰，许泉州立学，仍给田五顷。赵元昊为书及锦袍银带投鄜延境上，以遗金明李士彬，且约以叛。候人得之，诸将皆疑士彬，副都部署夏元享独曰：『此行间尔，若有私约，岂使众知耶？』乃召士彬与饮，厚抚之。士彬感泣。不数日，果击贼取首馘、羊马自效。

夏四月，放宫人二百七人。上因谕宰臣张士逊等曰：『不独矜其幽闭，亦可省禁掖浮费也。』

五月，右司谏韩琦言：『唐之斜封，今之内降，蠹坏纲纪，为害至深。乞特降诏谕，今后臣僚或有奏请事件，辄敢因缘请托及自于内中陈乞特批指挥，即望降出姓名，并为奏求人并送有司勘劾，重行贬责。』癸卯，天章阁侍讲贾昌朝上书曰：『今西夏僭狂，此不足虑，而国家用度日广，民力颇困，是则可忧，自天圣以来，屡诏有司节省用度，未有施行。臣尝治畿邑，有禁兵三千，而留万户赋输，仅能取足其三年，赏给仍出自内府，况它郡邑兵不啻此。臣又尝掌京廩，计江淮岁运粮六百余万，以一岁之入，仅能充朝廷之用三分，二在军旅，一在冗食。倘有水旱频仍之灾，军戎调度之急，计将安出哉？愿取景德以来迄于景祐，校其所入出之数，约以祖宗旧制，其不急皆省罢之。』诏张若谷、任师中、韩琦与三司定夺减省以闻。韩琦言：『减省浮费，莫如自宫掖始。』

六月壬戌，诏曰：『比命近臣议省浮费，自乘舆服御及宫掖所须，务从简约。』庚午，上封者言：『审官院缺有限，而奏举选人日益多，或至四考、五考改京官者。请自今须六考以上，方许磨勘，尝犯私罪者加一考。』从之。先是，诏知永兴军夏竦议西鄙事，丙子，竦上十策，一、教习强弩以为奇兵。二、羈縻属羌以为藩篱。三、诏唃廝囉父子并力破贼。四、度地形险易远近增减屯兵。五、诏诸路互相应援。六、募土人为兵以代东兵。七、增直弓手壮丁猎户以备城守。八、并边小寨毋积刍粮，贼攻急则入保大寨。九、关中民坐罪若过误者，许入粟赎罪。十、损并边冗兵冗官及减骑军，以纾馈运。

秋八月庚午，上谓宰臣张士逊曰：『帝王之明，在择人之邪正，则天下无不治矣。』两川自夏至秋不雨，民大饥。庚辰，命知制诰韩琦为益利路体量安抚使，吏部员外郎蒋堂为梓夔路体量安抚使。

九月。御史中丞孔道辅性鲠特立，遇事弹劾，无所阿避，出入风采肃然。及再执宪，权贵益惮之。

冬十月，宗正寺修玉牒官李淑上所修皇帝玉牒二卷、皇子籍一卷。丙寅，上御延英阁，观讲《左氏春秋》及读《正说》，终，上曰：『《春秋》所述前世治乱之事，敢不鉴戒？《正说》先帝训言，敢不遵奉？』丁度等拜伏而言曰：『陛下德音若此，诚天下之福也。』上复问度《洪范》、《酒诰》二篇大义，度悉以对。因诏度讲《周易》，李淑读《三朝宝训》，丁度、李仲容读所编经史规鉴事迹。

十一月戊子朔，出内库真珠估缗钱三十万赐三司，上谕辅臣曰：『此无用之物，既不欲捐弃，不若散之民间，收其直助余边储，亦可少纾吾民之敛也。』丁酉，知枢密院事盛度为尚书右丞、知扬州，参知政事程琳为光禄卿、知颍州，御史中丞孔道辅为给事中、知郢州。初，张士逊素恶琳，而疾道辅不附己，将并逐二人。察帝有不悦琳意，即谓道辅：『上顾程公厚，今为小人所诬，宜见上为辨之。』道辅入对，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怒，以道辅朋党大臣，故特贬焉。辛丑，许建州立学，仍给田五顷。壬寅，参知政事王巖为工部侍郎、知枢密院，刑部员外郎宋庠为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同修起居注宋祁次当知制诰，以兄庠在中书，乃授天章阁待制、同判礼院。时陕西用兵，调费日蹙，祁上疏论三冗三费曰：『天下有定官无限员，一冗也；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不定数，三冗也。何谓三费？一曰道场斋醮无日不有；二曰京师寺观或多设徒卒，或增置官司，衣粮所给，三倍它处；三曰使相节度不隶藩要，贪取公用，以济私家。』西贼寇保安军，鄜延钤辖卢守勤等击走之。

十二月乙丑，赏保安军守御之功，卢守勤为左骧使、都巡检司指使，狄青为右班殿直。青功最多，故超四资授官。孔道辅既贬郢州，始知为张士逊所卖，颇愤惋，行至韦城，发病卒。然天下皆以遗直许之。元昊复遣贺九言赍慢书纳旌节。直史馆苏绅陈便宜八事，一曰重爵赏，二曰精选择，三曰明荐举，四曰异服章，五曰适才宜，六曰择将帅，七曰辨忠邪，八曰修备预。帝嘉纳之。寻除史馆修撰。

庚辰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知谏院富弼请罢宴彻乐，虽辽使在馆，亦宜就赐饮食而已。参知政事宋庠以为不可。弼曰：『万一北辽行之，为朝廷羞。』后使辽还者云辽罢宴，如弼言。上深悔之。元昊诈乞和，范雍信之，不为备。元昊攻保安军，自土门路入。壬申，声言取金明寨。翌日奄至，李士彬父子俱被禽，遂乘胜抵延州城下。雍先以檄召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使至保安，与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合军趋土门。及是，雍复召平、元孙还军救延州。至三川口遇贼，平与元孙皆被执。贼围延州凡七日，会大雪，贼解去。

二月己丑，入内副都知王守忠为陕西都钤辖。知谏院富弼言：『有唐之衰

，遂以内臣监军，取败非一。昨用夏守赟已失人望，愿罢守忠勿遣。』不听。辛卯，天文官李自正上星变图，且言月与太白俱犯昴，当有边兵大起。上谓辅臣曰：『阴阳占候，中否参半。纣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兴。王者当祇畏天道，尤要在人事应之何如尔。』知制诰韩琦自蜀归，论西兵形势甚悉，即命琦为陕西安抚使。乙巳，诏京畿、京东西、淮南、陕西路括市战马。韩琦言陕西科扰频仍，请免括此一路。从之。丁酉，诏枢密院自今边事并与宰相张士逊、章得象参议之。翰林学士丁度尝建言：『二府分兵民之政，若措置乖异，则天下无适从，非国体也。请军旅重务，二府得通议之。』知谏院富弼又言：『边事系国安危，不当专委枢密院而宰相不与。乞如国初，令宰相兼枢密使。』上参取其言，而降是诏。士逊等以诏纳上前曰：『恐枢密院谓臣等夺权。』弼曰：『此宰相避事尔，非是夺权也。』自范仲淹贬，禁中外越职言事。知谏院富弼因论日食，以谓『应天变莫若通下情，愿降诏求直言，尽除越职之禁。』上嘉纳之。癸丑，降知延州范雍为吏部侍郎、知安州，坐失刘平、石元孙也。

三月丙辰，诏两府及执政旧臣俾条上陕西攻守之策。同知枢密院事陈执中言：『元昊乘天下久不用兵而窃发西垂，范雍纳诡诈之说，失于戒严。刘平任轻躁之心，丧其所部。塞门至金明二百里，须列修三城，每城屯精卒千人，寇大至则保城垒，小至则自驱逐，别以诸司使为芦关一路都巡检，仍以兵二千人属之，使马三寨之援。』丙子，大风昼暝，经刻乃复。是夜，有黑气长数丈，见东南。丁丑，申诏中外言缺政。先是改元，诏求直言，群下犹未有所献故也。戊寅，知枢密院王黼、陈执中、同知枢密院事张观并罢。天圣中，黼尝使河北，过真定，见曹玮，玮谓曰：『君异日当柄用，愿留意边防。』黼曰：『何以教之？』玮曰：『吾闻赵德明尝使人榷易汉物不如意，欲杀之，元昊谏曰：「我戎人，本从事鞍马间，而与汉榷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从而斩之，失众心，不可。」德明为贯不杀。吾使人觐元昊，状貌异常，它日必为边患。』黼时莫究所谓，比再入枢密院，元昊果叛。帝数问边计，不能对。及刘平、石元孙等败，议刺乡兵久不决，于是三人同日罢。三司使刑部尚书晏殊、礼部尚书知河南府宋绶并知枢密院事，保安节度使王贻永同知枢密院事。吏部员外郎、知越州范仲淹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始用韩琦之言也。庚辰，诏参知政事同议边事。

夏四月庚子，重修祖宗玉牒成。既而修玉牒所言：『请自今岁一贴修，十岁一编录，仍以其副留中。』奏可。诏河北转运使姚仲孙、安抚使高志宁密下诸州军添补强壮。初，知制诰王拱辰使契丹还，言契丹不畏官军而畏土丁，故降是诏。出左藏、内藏库缗钱各十万下陕西给军须。范仲淹未至永兴，癸丑，改为陕西都转运使。

五月丁巳，复知楚州孙沔为监察御史，寻诏为右正言。先是，拣下都鞞官为禁军，鞞官千余人遮宰相枢密使喧诉，张士逊方朝，马惊堕地。己未，御史中丞柳植等奏其事，请付有司治。时军兴，机务填委，士逊位首相无所补，谏官以为言。士逊不自安，上章请老。壬戌，优拜太傅致仕。本朝以宰相得谢者，自士逊始。判天雄军吕夷简行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甲子，元昊陷塞门寨，执寨主内殿承制高延德，监押左侍禁王继元死之。甲戌，陕西都转运使范仲淹言：『今缘边城寨有五七分之二，而关中之备无二三分。若昊贼深入，乘关中之虚，或东阻潼关，隔两川贡赋，则朝廷不得高枕矣。莫若且严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若寇至，使边城清野，不与大战，关中稍实，岂敢深入？使弓马之劲无所施，牛羊之货无所售，二三年间，彼自困弱。待其众心离叛，自有间隙，则行天讨，此朝廷之上策也。』徙夏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缘边招讨使、知永兴军。己卯，以起居舍人知制诰韩琦、陕西转运使范仲淹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初，仲淹与吕夷简有隙，帝谕仲淹，使释前憾。仲淹顿首曰：『臣向所论盖国事，于夷简何憾也？』

吕中曰：夷简之罪，莫大于因私憾而预瑶华之议，因北事而忌富弼之能。夷简之功，莫大于释仲淹之宿怨，容孙沔之直言。君子论人功罪，不相掩可也。

以太常博士林瑀、殿中丞王洙并为天章阁侍讲。景祐末，灾异数起，上忧之，深自贬损。瑀言灾异皆有常数，不足忧。又依《周易》推演五行阴阳之变，为书上之，大抵皆谀谄之词缘饰以阴阳。上大好之，于是天章阁侍讲缺，端明殿学士李淑等荐洙，而内批用瑀。执政皆怒瑀，吕夷简欲探上意坚否，乃曰：『瑀上所用，洙臣下所荐尔，不若并进二人，唯上所择。』乃以洙、瑀名进。上问洙何如，夷简言：『洙博学明经。』上曰：『吾已用瑀矣，若何？』夷简请并用二人，上许之。既而右正言梁适劾瑀于内降除官，请治具罪。上令以适章示之，卒不罪瑀。壬午，斩鞞官曹荣、陈吉于市，以倡率其徒遮宰相喧诉者也。从者配牢城。卒拣鞞官为禁军，如初诏。

六月，鄜延副都部署任福为环庆副都部署兼知庆州。辛亥，复权武成军节度判官欧阳修为馆阁校勘。始，范仲淹副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辟修掌书记。修以亲为辞，且曰：『今世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兼此末事，有不待修而能者。』又曰：『古人所与成事者，必有国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为难，士虽贫贱，以身许人，固亦未易。欲其尽死，必深相知，知之不尽，士不为用。今奇怪豪杰之士往往已蒙收择，顾用之如何尔。然尚患山林草莽有挺特知义慷慨之士未尽出门下也，宜少思焉。』翰林学士丁度言：『中国抗夷狄可以智胜，不可以战斗。盖地形、武技与中国异也。羌戎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

国之马不如也。隘险倾侧，且驰且射，中国之技不如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不如也。为今之计，莫若谨亭障，远斥候，控扼要害，为制胜之全策。』因条上其策，名曰《备边要览》。

秋七月癸亥，鄜延钤辖张亢上疏言：『诸路部署、钤辖、都监多至十四五员，少亦不减十员，权均势敌，不相统制。凡有议论，互执不同。请别创使名，其已系路分部署、钤辖、都监者，并属新置使处分，所贵出于一。』又请『逐路以马步军八千以上至万人，择才位兼高者为统领，其下分为三将，贼小入则一将出，大入则大将出，量贼数多少，又使邻路出兵而应援之，此所谓常山蛇势也。又诸路骑兵不能驰险要，计其刍粟，一马之费，可养步军五人。马高不及四尺三寸者，宜悉还坊监，止留十之二，以步人代之。』其后多施用者。

八月戊申，权知开封府杜衍同知枢密院事。庚戌，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诏分边兵，部署领万人，钤辖领五千人，都监三千人，有寇则官卑者先出。仲淹曰：『不量贼众寡而出，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为分州兵为六将，将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贼众寡，使更出御贼，贼不敢犯。既而诸路皆取法焉。贼相戒曰：『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盖指雍云。都监周美言于范仲淹曰：『贼新得志，其势必复来。金明当边冲，我之蔽也。今不亟完，将遂失之。』仲淹因属美复城如故。数日，贼果来，其众数万薄金明，阵于延州城北三十里。美领众二千力战，会暮援兵不至，乃徙军山北，多设疑兵。贼望见，以为救至。即引去。

九月戊午，参知政事李若谷罢为提举会灵观事。宫观置提举自若谷始。知枢密院事宋绶为兵部尚书，起复翰林学士晁补之并参知政事，起居舍人郑戡为同知枢密院事，己未，右正言、知制诰叶清臣权三司使事。中书进拟三司使，清臣不在选。帝曰：『叶清臣才可用。』遂以命之。清臣始奏编前后诏敕，使吏不能欺。簿帐之丛冗者一切删去。内东、御门厨皆内侍领之，凡所呼索，有司不敢问，乃为合同以检其出入。丙寅，西贼寇三川寨，镇戎军西路都巡检杨保吉死之。并陷乾沟、乾河、赵福三堡。戊辰，知枢密院事晏殊为检校太傅，充枢密使，同知枢密院事王贻永、刑部侍郎杜衍、右谏议大夫郑戡并为枢密副使。庚午，大理寺丞、签书定国节度判官事种世衡为内殿承制、知延州青涧城。世衡，放兄子，幼从放学，任气有材略。壬申，环庆副都部署任福等攻西贼白豹城，克之。合奉宸五库为一库，在延福宫内。旧名宣圣殿五库。

冬十月戊子，诏自今内降指挥与臣僚迁官及差遣者，并令中书、枢密院具条执奏以闻。上性宽仁，宗戚近幸有求内降者，或不能违故也。癸巳，命馆阁校勘刁约、欧阳修同修礼书。

十一月丙辰，内出御撰《洪范政鉴》、《审乐要记》、《风角集占》以示辅臣，仍以《风角集占》赐陕西诸路部署司。壬戌，有大星流西南，声如雷者三。丁卯，鄜延路部署指挥使[2]、右班殿直狄青为右侍禁、阁门祇候、泾州都监。青每临敌，披发面铜具出入贼中，皆披靡，无敢当者。尹洙为经略判官，青以指使见洙，与谈兵，善之，荐于副使韩琦、范仲淹曰：『此良将才也。』三人一见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青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术，由是益知名。

十二月，出内藏库银一百万下三司助边费。诏天下诸县，凡掘飞蝗遗子一升者，官给以米豆三升。乙未，徙知随州王德用知曹州。德用道过许州，梅询谓德用曰：『道辅害公者，今死矣。』德用曰：『孔中丞以其职言，岂害德用耶？朝廷亡一忠臣，可惜也！』上以手诏问师期，夏竦等乃画攻、守二策，遣副使韩琦、判官尹洙驰驿至京师，求决于上。乙巳，诏鄜延、泾原两路取正月上旬同进兵入讨西贼，上与两府大臣共议用攻策也。枢密副使杜衍独以为侥幸出师非万全计，争论久之，不听，遂求罢，亦不听。始，晁宗悫即军中问攻守策，众欲大举，经略判官田京曰：『虏蓄谋久矣，未易亟破也。今欲驱不习之师深入虏地，与贼锐锋争一旦之胜，此兵家所忌，师出必败。』或曰：『宜与讲和。』京又曰：『贼兵未尝挫，安肯和也？』馆阁校勘欧阳修上书曰：『自元昊叛逆，三十万之兵食于西者二岁矣，又有十四五万之乡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十五万之兵连年仰食而国力不困者也。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财用为强弱也。臣以为通漕运、尽地利、权商贾三术并施，财用足而西人纾，国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戊申，通判河中府皮仲容知商州兼提点采铜铸铁钱事。仲容尝建议铸大钱一当十，谓可权行以助边费，故有是命。三司使叶清臣言新茶法未适中，请择明习财利之臣别行课校。上以号令数更，民听眩惑，乃诏即三司裁定，务优贩者。然亦卒无所变也。初，明道二年，复用天禧旧制，听商人入钱粟京师及淮、浙、江南、荆湖州军易盐。及景祐二年，三司言诸路博易无利，乃罢之，而入钱京师如故。

校勘记

[1]御崇政殿 原脱『御』字，据《长编》卷一一五补。

[2]鄜延路部署指挥使 《长编》卷一二作『鄜延路部署司指挥』，是。

宋史全文卷八上

宋仁宗三

辛巳庆历元年春正月，朝廷既用韩琦等所画攻策，先戒师期。知延州范仲淹言：『正月起兵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使贼乘之，所伤必众。贼界春暖则马瘦人饥，其势易制。及可扰其耕种之务，纵出师无大获，亦不至有它虞。』

且元昊被奸人所误，谓国家太平日久，不知战斗，边城无备，所向必破，以恣桀慢之心。今边备渐饬，度其已失本望。』又言：『鄜延是旧日进贡之路，蕃汉之人颇相接近。愿朝廷存此一路，令诸将勒兵严备，贼至则击，但未行讨伐，容臣示以恩意，岁时之间，或可招纳。苟岁月无效，遂举重兵取绥、宥二州，择其要害而据之，屯兵营田，作持久之讨。如此，则茶山、横山蕃汉人户可以招降，或即奔窜，则是去西贼之一臂也。』戊午，诏从仲淹所请。仲淹又言：『鄜延路入界比诸路最远，若先修复城寨，却是远图。乞遣使命令臣督诸将于二月半出兵，先修复废寨，别置戍守。既逼近蕃界，彼或点集人马，朝夕便知。大至则闭垒以待隙，小至则扼险以制胜。』仲淹前后凡六奏，卒城承平等十一寨，蕃汉之民相踵复业。是月，元昊乞和，又遣寨主高延德诣延州与范仲淹约言。仲淹不敢闻于朝廷，乃自为书，谕以逆顺。

二月辛巳，夏竦乞早差近上臣僚监督鄜延一路进兵，同入贼界，免致落贼奸便。诏以竦奏示仲淹。陕西签书经略安抚判官田况言：『昨韩琦等画攻、守二策，其守策最备，可以施行。不意朝廷使用攻策，其不可者有七事。乞召两府大臣定议，但令严设边备。若更有侵掠，即须出兵邀击。或探得贼界，谨自守备，不必先有轻举。』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言：『中夏之弱，自古未有。闻臣僚坚执守议，以为必胜之术者。今其异议已阻师期。且令诸路训饬兵马，俟及秋初，若范仲淹招怀未见其效，则别命近臣以观贼隙，如须讨击，便可进兵。』朝廷终杂之。元昊寇渭州，韩琦命任福等御于好水川，战败，福及耿傅、桑怿、王珪、武英等死之。方元昊倾国入寇，而福所统皆非素抚循之师，临敌受命，法制不立，既又分出趋利，故至甚败。是日，西贼再寇刘璠堡。诏京东西、淮南、两浙、江南东西、荆湖南北路招置宣毅军，大州两指挥，小州一指挥，为就粮禁军。丙午，京师雨药。

三月，任福等既败，朝议因欲悉罢诸路行营之号，明示招纳，使贼骄怠。仍密收兵深入讨击。诏范仲淹体量士气勇怯，仲淹言：『任福已下，皆边上有名之将，尚不能料贼。今之所选，往往不及。更令深入，祸未可量。』于是行营之号卒不罢，兵亦不复出。元昊始僭兵未动也，朝廷即欲讨之，著作佐郎、通判睦州张方平上言：『国家自景德以来，既与契丹盟，天下忘备殆三十年矣。若骤用兵，必有丧师蹶将之忧。兵连民疲，必有盗贼意外之患。』议者皆不谓然。兵既交，天下骚动，方平又献平戎十策。宰相吕夷简见之，谓参知政事宋绶曰：『大科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至是召对。辛巳，除集贤院，寻迁太常丞、知谏院。

夏四月辛巳，降韩琦为右司谏、知秦州，职如故。任福军败，琦即上章自劾。谏官孙沔等请削琦官，仍居旧职，俾立后效。会夏竦奏琦尝以檄戒福见利

轻进，于福衣带间得其檄。上知福果违节度取败，罪不专在琦，手诏慰抚之。及是，乃夺琦使权。癸未，降范仲淹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职如故。元昊为书报仲淹，辞益慢。仲淹对使者焚其书。大臣皆谓仲淹不当辄与元昊通书，又不当辄焚其报。宋庠因言于上曰：『仲淹可斩也。』杜衍曰：『仲淹本志盖忠于朝廷，欲招纳叛羌尔，何可深罪？』上悟，乃薄其责。甲申，以右谏议大夫陈执中为同陕西者部署兼经略安抚缘边招讨等使、知永兴军，仍诏夏竦判永兴军如故。徙秦凤副都部署曹瑛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沿边招讨副使。

五月，左正言孙沔奏：『天圣之间，多有内降。景祐初元，首革前弊，澄清仕途。近岁已来，此路复启，中有佞人得以希意。伏望特发宸衷，止绝内降。如有合自中出之事，令两府及诸司依公执奏。』沔累奏皆与大臣牾，又荐田况、欧阳修、张方平、曾公亮、蔡襄、王素可任谏官自代。甲子，沔罢为提点两浙路刑狱。出内藏库缗钱一百万，助三司给陕西军费。辛未，参知政事宋庠守本官知扬州。枢密副使郑戡加资政殿学士、知杭州。先是，夷简当国，同列不敢预事，独庠数与争论，夷简不悦。上顾庠颇厚，夷简忌之，巧求所以倾庠未得。及范仲淹擅通书元昊，又焚其报，夷简从容谓庠曰：『人臣无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简诚深罪仲淹也，它日于上前议其事，庠遽请斩仲淹。庠谓夷简必助己，而夷简终无一言。上问夷简，夷简徐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责而已。』上从之。庠遂仓皇失措。论者喧然，皆咎庠，然不知实为夷简所卖也。于是用朋党事，与戡俱罢。知制诰王举正为参知政事。既入谢，上曰：『卿恬于进取，未尝干朝廷以私，故不次用卿。』知益州任中师、知河南府任布并为枢密副使。诏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知永兴军夏竦屯鄜州[1]，同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知永兴军陈执中知泾州。时两人议边事不合，故分任之。壬申，徙如耀州、龙图阁直学士范仲淹知庆州，兼管勾环度路部署司事。初，元昊阴诱属羌为助，环庆酋长六百人约与贼为乡道。后虽首露，犹怀去就。仲淹至部，即奏行边，以诏书犒赏诸羌，阅其人马，立条约。诸羌受命悦服，自是始为汉用。太常丞、直集贤院、签书陕西经略安抚判官田况上兵策十四事，上嘉纳之。六月壬午，改新知河中府范雍知永兴军。初命夏竦判永兴，又以陈执中知永兴。及两人分出按边，而领府事犹如故。及复京兆，于是一府三守，公吏奔趋往来，不胜其扰，自昔未尝有也。陕西体量安抚使王尧臣言范仲淹、韩琦皆天下选，其忠义智勇，名动夷狄，不宜以小故置散地。由是忤宰相意，并它议多格不行。

秋七月戊申朔，出御制《观文鉴古图记》以示辅臣。癸丑，上谓辅臣曰：『古之良将，皆能察士卒之好恶而同其甘苦，故众心亲附。切闻边臣多执独见，偏裨之属罕蒙听纳。其密谕朕意，令将佐日夕博议军政，庶下情可通，而

士乐为用也。』是月，元昊寇麟、府州。

八月，荆湖南路转运使王逵率民输钱免役，得缗钱三十万，进为羨余，蒙奖诏，由是他路竞为掊克，欲以市恩。上谓辅臣曰：『昨造一小殿禁中，而有司不谕朕意，过为侈丽，然不欲毁其成功。今大相国寺方造殿藏太宗御书，寺额可迁置之。』因言：『朕内寝多以黄布为茵褥。』吕夷简等对曰：『陛下孝以奉先，俭以率下，虽圣人之盛德，孰加乎此？』元昊破宁远寨，寨主王世亶、兵马监押王显死之。又徙围丰州。乙未，元昊陷丰州，知州王余庆、权兵马监押孙吉、三班借职侯秀死之。

九月，知谏院张方平言：『羌贼叛命，王师致讨，故授夏竦陕西招讨等使，四路军政，实节制之。空国事边，于兹三岁，师惟不出，出则丧败；寇惟不来，来必得志。安有权握大众，坐玩寇敌，至于覆军杀将、蹙国损威而曰我不预知？是安用名为统帅也？』庚戌，鄜延都钤辖张亢为并代钤辖、专管勾麟府军马公事。时地昊引兵屯琉璃堡，纵骑钞麟府间。亢始谋击琉璃堡，谍伏贼寨旁草中，见老羌方炙羊脾占吉凶，惊曰：『明日当有急兵，且趣避之。』皆笑曰：『汉儿方藏头股间，何敢至此！』亢知无备，夜引兵袭击，大破之。壬子，知永兴军范雍请于河东产铁州军铸大钱，以助陕西军费。从之。戊午，杖杀中书守当官周卞于都市，坐于内降度僧敕内伪益童行三十四人也。事既觉，开封府止按余人而不问堂吏。知制诰富弼时纠察刑狱，白执政，请以吏付开封。执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无为近名。』弼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初，刘从德之妻遂国夫人者[3]，蒙正女也，获谴夺封，既而有诏复封遂国。弼缴还词头，封命遂寝。唐制，惟给事中得封还诏书。中书舍人缴还词头，盖自弼始也。乙亥，诏天下立义仓。自乾德初置义仓，未久而罢。明道二年，诏议复之，不果。景祐中，王琪上疏引隋唐故事，请复置，令五等已上户计夏秋二斗别输一升。事下有司。会议者异同而止。于是琪复上其议，上纳之。已而众论纷然，遂诏第令上三等户输粟，寻复罢之。

《讲义》曰：常平、义仓，均之为荒政良法也。然义仓之置自乾德始，亦自乾德而止；自庆历置，亦自庆历而罢，何耶？盖常平出于官，又仓出于民。出于官者，官自敛之，官自出之，其弊也虽不足以利民，亦不至于病民。出于民者，民实出之，官实敛之，其弊也不惟民无所出，而官从而病之，此祖宗之亟行亟罢，非为一时虑也，为异日虑也。若夫常平之法，自景德、祥符而始立，固已纤悉曲尽。拔上供以充之，防扰民也；隶司农而不属三司，防移用也；沿边分置，虑其防遇余也；经二岁则以新易陈，虑其有腐粟也；减价而糴，仍不得追本钱，虑其失陷余本也。加以仁祖之恭俭爱人，其所积仓久而愈多矣。然孰知嘉祐常平之利民，反而移为青苗，取民之本欤？

冬十月甲午，徙夏竦判河中府，陈执中知陕州。谏官张方平亦请罢竦统帅。执中又言：『千里禀命，非所以制胜。』于是两人俱罢，始分陕西为四路焉。壬寅，张方平言：『自元昊为寇三年，虽常得逞，而绝其俸赐，禁关中市，今贼中尺布可值钱数百。以此揣贼情安得不困？倘有悔心，势未能自通。今因南郊大礼，宜特推旷恩，以示绥怀。或特降一诏，或著之赦文。愿陛下延召大臣，商愚计而施行之。』上喜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书。吕夷简读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十一月丙辰，以京城谷贵，发廩粟一百万斛贱价出粿，以济贫民。丙寅，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改元。是月，梁适自陕西还，知庆州范仲淹附奏攻、守二议。

十二月丁丑，司天监上所修《崇天万年历》。己丑，翰林学士王尧臣等上新修《崇文总目》六十卷。戊戌，诏资政殿大学士自今定置两员，学士三员。

壬午庆历二年春正月丁巳，命翰林学士聂冠卿权知贡举。自元昊友【杰按：友，“反”之误。】，军兴，用度不足，羽毛、筋力、胶漆、铁炭、瓦木之类，一切以盐易之，猾商与官吏为奸，至是。诏复京师榷法。知庆州范仲淹前奏攻、守二议，诏答以『将帅累经挫衄，若幸于或胜，恐非良筹。假令克获，又烦守备。』仲淹复奏曰：『议攻者谓守则示弱，议守者谓攻必速祸。今臣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盖攻其速者则害必至，攻其近者则利必随。守以土兵则安，守以东兵则危。又睹赦文，谓彼无骚动则我不侵掠。臣愿朝廷于守策之外，更备攻术，宁有备而不行，岂当行而无备也？且自古兵马精劲，西戎之所长也；金帛阜富，中国之所有也。礼义之不可化，干戈之不可取，则当任其所有，胜其所长。臣前知越州，每岁纳税和买绢余三十万，偿以啖戎，是费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诏陕西诸路经略招讨司参议以闻。

二月丁丑，召权御史中丞贾昌朝侍讲迓英阁。故事，台丞无在经筵者。上以昌朝长于讲说，特召之。契丹谋遣使致书求关南地，知保州王果先购得其书藁以闻，且言契丹潜与昊贼相结，将必渝盟，请预为控守。诏札付河北安抚司密修边备。知制诰富弼言：『省试有三长，殿试有三短。唐武后始有殿试，此何足法？必虑恩归有司，宜使礼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诸殿廷唱名赐第，则与殿试无所异矣。』辛巳，诏罢殿试。而翰林学士王尧臣、同修起居注梁适皆以为祖宗故事不可遽废，越三日癸未，诏复殿试如旧。诏河北诸州强壮自三月后并赴州阅习，委知州择其强壮者刺手背为义勇军，不愿者释之，而存其籍，以备守葺城池。辛丑，以新知澶州王德用为保静军节度使。契丹将渝盟，上起德用于曹州。入见上，流涕言：『臣前被大罪，陛下幸赦而不诛，今不足辱命。』上慰劳曰：『今河北方警，藉卿威名镇抚尔。』又赐手诏以遣之，即拜节度使。

三月乙丑，上御崇政殿，赐进士杨寘及诸科四百五十九人及第、出身。寘，察弟，初试国子监、礼部，皆第一。及是启封见姓名，喜动于色，公卿相贺为得人。通判颍州，未至官，持母丧，病羸卒。己巳，契丹遣刘六符来致书。先是，西兵久不决，六符以中国为怯且厌兵，因教其主聚兵幽、蓟，声言欲入寇。及是，先以书来求关南十县。正月己巳，历选可使北者。宰相吕夷简举知制诰富弼，入对便殿，叩头曰：『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上为动色。壬申，命弼为接伴。弼以二月丙子发京师。辛未，授弼礼部员外郎、枢密直学士，将使弼报聘故也。弼曰：『国家有患，唯命是从，不敢惮劳，臣之职也，奈何逆以官爵赂之？』固辞不受。是春，范仲淹巡边至环州，州属羌阴连北为边患，仲淹乃奏种世衡知环州以镇抚之。诏从仲淹所请。有牛家族奴讹者倔强，未尝出。闻世衡至，遽郊迎。世衡与约：诘朝行其族。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险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结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缘险以进。奴讹方卧帐中，世衡蹙而起，奴讹大惊，率其族罗拜。其后百余帐皆自归，莫敢贰。夏四月戊寅，命权御史中丞贾昌朝、右正言田况、知谏院张方平、入内都知张永和与权三司使姚仲孙同议裁减浮费。

吕中曰：我仁祖天性恭俭，必不妄兴一役，妄费一物，又何待诸臣进节用之说？盖我朝之财，始蠹于天禧、祥符，再蠹于宝元、庆历。自祷祠之事兴、宫室之役起，内之帑藏稍已空竭，则省浮费之策不得不申明于天圣之年也。自元昊叛于西，契丹扰于北，外之财用不免告匮，则节冗费之说不得不条画于庆历之日也。

庚辰，诏以右正言、知制诰富弼为回谢契丹国信使，西上阁门使符惟忠副之。初，虜书言太宗举无名之师直抵幽、蓟。一时莫知所答，拱辰独请问曰：『河东之役，本诛僭伪。契丹遣使行在致诚款，已而寇石岭关，潜假人兵以援贼。太宗怒其反覆，既平继元，遂下令北征，安得谓之无名？』上喜曰：『事本末乃如此。』因谕执政曰：『非拱辰详识故事，殆虽答也。』补延州僧光信为三班借职。知青涧城种世衡言：光信与西贼战，屡获首级。又言光信本姓王，请赐名嵩，仍乞权授一官，故以命之。时世衡既遣嵩入辽境，间野利旺荣兄弟矣。甲午，徙知澶州王德用为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仍降诏谕以选任之意。初，刘六符见德用于澶州，喜曰：『闻公名久，乃幸见于此。今岁大熟，非公仁政所及邪？』德用谢曰：『明天子在上固常多丰年。』因言己衰老，中国多贤士大夫。指坐客历陈其家世，六符竦听。庚戌，河北都转运使李昭述请修澶州北城，从之。先是，河决久未塞，昭述但以治堤为名，调农兵八万，逾旬而就。刘六符过之，真以为治堤也。及还而城具，甚骇愕。癸丑，命知贝州、供备库使、恩州团练使张茂实为回谢契丹国信副使，代符惟忠也。

五月甲寅，诏三馆臣僚上封事及听请对。集贤校理欧阳修上疏曰：『臣闻自古王者之治天下，虽有忧勤之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则心愈劳而事愈乖；虽有纳谏之明，而无力行之果断，则言愈多而听愈惑。臣伏思圣心所甚忧而当今所最阙者，不过曰无兵也，无将也，无财用也，无御戎之策也，无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忧其未有，而臣谓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何哉？曰：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谓三大弊？一曰不谨号令，二曰不明赏罚，三曰不责功实。大弊因循于上，则万事废坏于下。』戊午，建大名府为北京。景祐中，范仲淹知开封，建议城洛阳以备急难。及契丹将谕盟，言事者请从仲淹之请。吕夷简谓：『敌畏壮侮怯。遽城洛阳，亡以示威，必长敌势。景德之役，非乘輿济河，则敌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将亲征，以伐其谋。』诏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张虚声尔，未足恃也。城洛阳既卯及，请速修京城。』议者多附仲淹议。夷简曰：『此囊瓦城郢计也。使敌得渡河而固守京师，天下殆矣。故设备宜在河北。』卒建北京。识者韪之。己未，以知天雄军程琳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定州路都部署王德用改判定州。德用至定州，日教士卒习战，顷之皆可用。契丹使人来覘，或请捕杀之。德用曰：「被得其实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战也。」明日大阅于郊，乃下令：『具糗粮，听吾鼓声，视吾旗所向。』覘者归，告契丹谓汉兵将大入，既而复议和，兵乃解。

六月甲戌，出内藏库银一百万两、绸绢各一百万疋下三司，以给边费。

秋七月壬寅朔，知谏院张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书。若枢密院，则古无有也，盖起于后唐权宜之制，而事柄遂与中书均分军民为二体，别文武为两途。为政多门，自古所患。乞断自渊衷，特废枢密院，或并本院职事于中书。』丙午，枢密副使、给事中任布罢为工部侍郎、知河阳。戊午，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吕夷简判枢密院，户部侍郎章得象兼枢密使，枢密使晏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议宰相兼权枢密使，上曰：『军国之务，当悉归中书，枢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废，故止令中书同议枢密院事。及张方平请废枢密院，上乃追用弼议，特降制命夷简判院事，而得象兼使，殊加同平章事，为使如故。

《大事记》曰：西事方兴，因富弼之言而以张士逊同议枢密院。北狄方横，因方平之言而以吕夷简兼判枢密院。边事孔棘，则以相臣而谋兵政，谁谓我朝之兵民不相知耶？

初，富弼、张茂实以结婚及增岁币二事往报契丹，惟所择。及见北主，弼曰：『两朝人主父子继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何也？』北主曰：『南朝违约塞雁门，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竟请举兵，寡人以为不若遣使求关南故地，求之不得，举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圣皇帝之大德

乎?澶渊之役，若从诸将之言，北兵无得脱者。且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者，皆为其身谋，非国计也。』北主惊曰：『何谓也?』弼曰：『晋末帝时，中国狭小，上下离叛，故契丹全师独克。今中国提封万里，所在精兵以万计，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岁一二人耳。』北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门者，以备元昊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势不得不增，城隍皆修旧，民兵亦旧籍，特补其缺耳，非违约也。晋高祖以卢龙一道赂契丹，周世宗复伐取关南，皆异代事。宋兴已九十年，若各欲求异代故地，岂北朝之利乎?』既退，六符谓弼曰：『吾主耻受金帛，坚欲十县，如何?』弼曰：『南朝皇帝尝言：「朕为人子孙，岂敢妄以祖宗故地与人?且北朝欲得十县，不过利其租赋尔。今以金帛代之，亦足坐资国用。朕念两国生民，不欲使之肝脑涂地。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背盟弃好，朕独能避用兵乎?」』退而六符谓弼曰：『皇帝意甚感悟，然金帛必不欲取，惟结婚可议尔。』弼揣北欲婚，意在多得金帛，因曰：『南朝嫁公主故事，资送不过十万缗尔。』由是北结婚之意缓。北主曰：『俟卿再至，当择一事授之。宜遂以誓书来也。』弼还奏。癸亥，弼与茂实再以二事往，于是吕夷简传帝旨，令弼草答契丹书并誓书，凡为国书二、誓书三。弼奏于誓书内创增三事：一、两界澹淀毋得开展。二、各不得添屯兵马。三、不得停留逃亡。弼因请录副以行。中使夜赍誓书追及弼于武强授之。弼自念所增三事皆与契丹前约，万一书词异同，则北必疑。乃密启副封观之，果如所料，即遣其属宋诚、蔡挺诣中书白执政。上亟召问，乃诏弼三事但可口陈。弼乃以礼物属藏实，疾驰至京师求对，得入见。曰：『执政固为此，欲致臣于死。臣死不足惜，奈国事何?』上急召吕夷简等问之。夷简曰：『此误尔，当改正。』弼语益侵夷简。晏殊言：『夷简决不肯为此，真恐误尔。』弼怒曰：『殊奸邪，党夷简以欺陛下!』遂诏王拱辰易书。其夕，弼宿学士院，明日乃行。

八月丁卯，御崇政殿，策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殿中丞钱明逸对策入第四等次，以为太常博士、通判庐州。明逸，易子也。戊寅，策试武举人。

九月辛丑，孙甫为秘阁校理，杜衍所荐也。衍守京兆，辟甫为司录。曰：『吾辟属官。得益友。』初命吕夷简判枢密院事，既宣制，黄雾四塞，霾风终日，朝论甚喧。王举正言：『判名太重，不可不避也。』夷简亦不敢当。丙午，夷简改兼枢密使。富弼、张茂实以八月乙未至契丹，北主曰：『姻事使南朝骨肉睽离，固不若岁增金帛。须于誓书中加一「献」字。』弼曰：『南朝为兄，岂有兄献于弟乎?』北主曰：『改为「纳」字如何?』弼曰：『亦不可。』

虜主曰：『南朝既以厚币与我，「纳」字何惜？况古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于突厥，故臣事之。当时所遗，或称献、纳，亦不可知。其后颉利为太宗所擒。岂复更有此礼？』北主度不可夺，于是留几增金帛二十万誓书，复遣耶律仁先、刘六符赍其国誓书以来，仍求『纳』字。乙巳，弼等还至雄州。诏即以弼为接伴使。弼奏曰：『彼求「献」、「纳」二字，臣既以死拒之，北气折矣，不可复许。』然朝廷竟从晏殊议，许称「纳」字，弼不豫也。

《讲义》曰：前非谓读国史至富郑公奉使一事，未尝不私切倦倦也。方契丹拥重兵压境，使者之来，词意悖慢。上命宰相择所以报聘之人，满朝嘿嘿，无敢行者，独郑公毅然请往。入对使殿，忠激于心，义形于色，仁祖亦为之改容，遂用为报聘使。乃单车入不测之北庭，诘其君，折其口而服其心，无一语少屈。郑公所以能为是者，人皆谓其博洽多闻之功，余独有取于入对便殿之数语，壮矣哉『主忧臣辱，臣不能爱其死』之言，凛凛乎与秋霜烈日争严。窃谓推是心也，事求其必济，功求其必成，虽鼎镬在前而有所不避，虽甘言重币而有所不能诱。郑公惟能如是，故其拒北主关南十县之请，却北主请婚公主之求，请勿许北人『献』、『纳』之二字，皆往返辩论，不啻数千百语，具见于《奉使录》之数篇，至令契丹君臣晓然知通好用兵之所在，伊公之力也。呜呼！虽古之北使，何以加诸？

乙丑，即【杰按“即”，“耶”之误。】律仁先、刘六符入见。时契丹实固惜盟好，特为虚声以动中国。中国方困西兵，宰相吕夷简等持之不坚，许与过厚。北既岁得金帛五十万，因勒碑纪功，擢刘六符极汉官之贵，子孙重于国中。

闰九月庚辰，复命富弼为吏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弼又固辞。先是，吕夷简当国，弼数论事侵之，夷简因荐弼使契丹，变易国书，欲因事罪之。而弼受命不少辞。自初奉使，闻一女卒；再奉使，闻一男生，皆不顾而行。得家书，不发而焚之曰：『徒乱人意尔。』以尹洙直集贤院。洙奏：『今命令数更，恩宠过溢，赐予不节。三者因循不革，弊坏日甚。』癸巳，泾原副都部署葛怀敏与元昊战，没于定川寨，曹英、李知和、赵珣、王保、王文、刘贺、李岳、张贵、赵璘、许思纯、李良臣、杨遵、姚奭、董谦、唐斌、霍达皆遇害，余军九千四百余人、马六百匹悉陷于贼。自刘平败于延州，任福败于镇戎，葛怀敏败于渭州，贼声益震。然所以复守巢穴者，盖鄜延路屯兵六万八千、环庆路五万、泾原路七万、秦凤路二万七千有以牵制其势故也。

冬十月丙午，以右正言富弼为翰林学士。弼言于上曰：『增金币与敌和，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过元昊，未暇与敌角，故不敢以死争尔，功于何有，而遽敢受赏乎？愿陛下益修武备，无忘国耻。』卒辞不拜。敌既复修和好，有

忌弼功高，妄指他事潜弼奉使不了乞斩于都市者。上虽不听，而弼深畏恐，故每迁官辄力辞云。辛亥，以环庆路都部署经略安抚范仲淹、秦凤路部署经略安抚韩琦并为鄜延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庞籍为左谏议大夫。葛怀敏败，仲淹率众六千由邠、泾援之，知贼已出寨，乃还。帝始闻定川事，按图谓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无虑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亟加职进宫。』甲寅，以王尧臣为泾原路安抚使。始尧臣迁自陕西，请先备泾原，弗听。及葛怀敏败，上乃思其言，故复遣尧臣往，于是前所格议多见施行，及任韩琦、范仲淹为统帅，实自尧臣发之。河东都转运使文彦博为龙图阁直学士、知谓【杰按：谓，疑为“渭”之误。】州兼泾原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戊辰，御史中丞贾昌朝上疏言：『太祖初有天下，惩五代方镇之盛，尽收其权。自此以来，兵不复振。昨西羌之叛，骤择将领，鳩集士众。以屡易之将驭不练之士，故战必致败，此削方镇兵权过甚之弊也。方今备边尤切者凡六事，其一曰驭将帅，二曰复土兵，三曰训营卒，四曰制戎狄，五曰绥蕃部，六曰明探候。』始昌朝馆伴契丹使者，朝议欲以金帛啖契丹使攻元昊，昌朝曰：『契丹许我而有功，责报无穷，且以我市于元昊。昔尚结赞欲助唐讨朱泚，而陆贄以为不可。后乃知吐蕃阴与泚合。今安和【杰按：“和”为“知”之误。】契丹计不出此邪？』于是命昌朝报使契丹。昌朝力辞。因奏此疏，上嘉纳之。

十一月，复置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沿边招讨使，命韩琦、范仲淹、庞籍分领之。仲淹与琦开府泾州，而徙彦博帅秦，宗谅帅庆，皆从仲淹之请也。甲申，以处士孙复为试校书郎、国子监直讲。复居太山，学《春秋》，著《尊王发微》十二篇，石介而下皆以先生事。介既为学官，语人曰：『孙先生非隐者也。』于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复有经术，宜在朝廷。故召用之。

吕中曰：《春秋》之学前乎此，凡例而已。自孙太山治《春秋》，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推见王道之治乱，而天下始知有《春秋》之义，是虽穷理尽性、全体大用，未及于伊洛之精微。然自孟子而下，其有此学者，此皆我祖宗培养之力也。

《讲义》曰：祖宗法度宽简，上之所以作成激厉者，有在于科目之外；下之所以洗濯磨染者，亦不尽出于程文之中，故起孙明复于泰山，而处之言监师儒之地；拔苏洵于眉山，而置之容台礼阁之中；起程颐于西洛，而置之广厦细旃之上。则其所以特出一二以耸动天下者何如哉？此人才之所以盛也。

十二月壬戌，知庆州滕宗谅言：『自定川丧师，朝廷命韩琦等都统四路，则逐路帅臣当禀节制，其官号不可同称也。』遂诏韩琦、范仲淹、庞籍已带四路招讨使，其诸路招讨使副并罢。宰相吕夷简感风眩不能朝，手诏拜司空、平章军国重事，俟疾损，三五日一入中书。夷简力辞，复降手诏曰：『古谓须

可疗疾，今剪以赐卿。』元昊之贵臣野利刚浪凌、遇乞兄弟皆有材谋，边臣多以谋间之。刚浪凌即旺荣也，诈使浪理、赏乞、媚娘等三人诣青涧城请降。种世衡知之，曰：『与其杀此三人，不若因此为间。』命监商税，出入有骑从。又为蜡书，遣王嵩遗刚浪凌言：『浪理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汉心，命为夏州节度使。旌节已至，趣其归附。』以枣及画龟喻意。刚浪凌得书大惧，自所治执嵩归元昊。元昊颇疑刚浪凌贰己，不得还所治，且锢嵩井中，遣李文贵以刚浪凌旨报世衡，且言：『不达所遗书意，岂欲通和乎？』时世衡已去青涧城，籍止文贵于青涧城数月，贼果大败葛怀敏于定川，朝廷益厌兵。籍乃自青涧城召文贵，谓之曰：『汝王若诚能称臣归款，朝廷所以待汝王者礼数必优。』文贵顿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愿也。』籍乃厚赈遣之。元昊闻籍语，大喜，亟出嵩于井，厚礼之，使与文贵偕来，复持刚浪凌及其弟旺令、嵬名怀卧、誉净等书抵籍议和。

《大事记》曰：任一狄青而岭南平，拔青于行伍者，执政庞公籍也。擢一种世衡而西师捷，置世衡于幕府者，参政范公仲淹也。得一明镐而贝州平，荐明镐以讨贼者，相臣文彦博也。

癸未庆历三年春正月，泾原安抚使王尧臣言：『至陕西，见鄜延、环庆路，其地皆险固而易以守，惟泾原则不然。臣略论一路五州军城寨控扼要害及贼径交通之处备御轻重之策凡五事，望下韩琦、范仲淹相度施行。』从之。辛卯，诏陕西沿边招讨使韩琦、范仲淹、庞籍，凡军期中覆不及者，皆便宜从事，用王尧臣议也。建渭州笼竿城为德顺军，亦用尧臣议也。初，曹玮开山外地置笼竿等四寨，募弓箭手自守。其后将帅失抚御，众怒，遂劫德胜寨主姚贵，闭城门叛。尧臣适过境上，作书射城中，谕以祸福，且发近兵讨之，贵出降。尧臣为申明约束如玮之旧。癸巳，延州言元昊遣贺从勛来纳款，其书元昊自称『男邦泥定国兀卒郎霄上书父大宋皇帝。』庞籍乃具以闻，且言：『虏辞稍顺，必诚有改事中国之心。愿听从勛诣阙，更选使者往申谕之，彼必称臣。』吕夷简数求罢，上优诏未许。陕西转运使孙沔上书言：『祖宗未尝以言责人，景祐以前，纲纪未甚废，犹有感激进说之士。观今之政，是可恸哭，无一人为陛下言者，由宰相多忌而不为正人地。自夷简当国，黜忠言，废直道。及出镇许昌，乃荐王随、陈尧佐代己，又以张士逊冠台席，此尽夷简引不若己者为自固之计，欲使陛下复思己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简入秉朝政，于兹三年，以姑息为安，以避谤为智。西州将帅累以败闻，契丹无厌，乘此求赂，兵殫货悖，天下空竭。今夷简以病求退，陛下亲写德音，乃谓「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义士传闻诏语，有泣下者。夷简在中书二十年，三冠辅相，所言无不听，所请无不行，自有宋得君，一人而已，不知何以为陛下报？今契丹复盟，西

贼款塞，夷简意谓四方已宁，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虽尽南山之竹，不足书其罪也。若荐贤才，合公议，犹可宽天下万世之责；苟遂容身，不救前过，以柔而易制者升为腹心，以奸而可使者任为羽翼，以谄佞为君子，以庸懦为长者，使之居廊庙，布台阁，是张禹不独生于汉，而李林甫复见于今【杰按：令，今之误。】也。书闻，帝不之罪，议者喜其蹇切。夷简谓人曰：『元规药石之言，但恨闻此迟十年尔。』人亦服其量云。

吕中曰：夷简之罪，莫大于因私憾而预瑶华之议，因北事而忌富弼之能。夷简之功，莫大于释仲淹之宿怨，容孙沔之直言。君子论人，功不掩罪，罪不掩功可也。

二月己卯，韩琦、范仲淹等言：『元昊如大言过望，为不改僭号之请，则有不可许者三：如卑词厚礼，从兀卒之称，亦有不可防者三。伏愿陛下与执政大臣密谋而深思之，无令陷虏计。』

三月，吕夷简再辞位。戊子，罢相为司徒，军国大事，与中书、枢密院同议。户部侍郎、平章事章得象加工部尚书，枢密使、刑部尚书、同平章事晏殊依前官平章事兼枢密使，判蔡州夏竦为户部尚书，充枢密使，权御史中丞贾昌朝为参知政事，知制诰富弼为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弼辞不拜。癸巳，鱼周询为起居舍人，王素为兵部员外郎，欧阳修为太常丞，并知谏院。周询固辞，以余靖为右正言，谏院供职。吕夷简既罢相，上遂欲更天下弊事，故增谏官员，首命素等为之。甲午，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富弼改为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弼时再上章辞所除官曰：『臣昨奉使契丹，彼执政之官，汉使所未见者，臣皆见之；两朝使臣所讳言者，臣皆言之，以故得详知其情状。彼惟不来，来则未易御也。愿朝廷勿以既和而忽之。臣今受赏，彼一旦渝盟，臣不惟蒙朝廷斧钺之诛，天下公论其谓臣何？臣畏公论甚于斧钺。愿收新命，则中外之人必曰：使臣不受赏，则事未可知，其于守备决不敢懈弛。非臣务饰小廉，诚恐误国事也。』上察其意坚定，特为改命焉。是月，上令内侍宣谕韩琦、范仲淹、庞籍等，候边事稍宁，当用卿等在两地。又令琦等密奏可代处边任者。琦等言：『元昊虽约和，诚伪未可知。愿尽力塞下，不敢拟它人为代。』

夏四月甲辰，以韩琦、范仲淹并力枢密副使，郑戩为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招讨等使。琦、仲淹凡五让，不许，乃就道。富弼言：『西寇未殄，亦须藉材。若二人俱来，或恐缺事。群论皆愿一名召来，使处于内；一名就授枢副之命，且令在边，表里相应，事无不集。以臣愚虑，亦谓允当。』乙巳，枢密副使、吏部侍郎杜衍依前官充枢密使，宣徽南院使、忠武节度使夏竦赴本镇。先是，以枢密使召竦于蔡州，台谏交章论竦在陕西畏懦苟且，元昊尝榜塞下：得竦首者，予钱三千。为贼所轻如此。卒于败丧师徒，略无成效。会

竦已至国门，言者益急。御史中丞王拱辰对上极言，上未省，遽起，拱辰引上裾毕其说。前后言者合十八疏，上乃罢竦，而用衍代之。己酉，著作佐郎、馆阁校勘蔡襄为秘书丞、知谏院。初，王素、余靖、欧阳修除谏官，襄作诗贺之，辞多劝激。三人者以其诗荐于上，寻有是命。己未，翰林学士、兵部员外郎王尧臣为户部郎中、权三司使事。尧臣始受命，言于上曰：『今国与民俱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因请自择僚属。上纳其言，尧臣果以治办闻。是岁，尧臣取陕西、河东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后岁出入财用之数会计以闻，以此推之，军兴之费广矣。

吕中曰：钱谷之职，非它官比。国初为三司使者，必选计相居之，下而副使，又下而判官，至于子司之属，皆通知钱谷而后除。当时三司皆得自择僚属，三司缺则以副使补之，副使缺则以判官代之，判官缺则选外之转运为之，所以专其职也。自元丰官制既行，户部尚书即昔之三司使也，左右曹侍郎即昔之三司副使也，户部及诸司之郎官即昔之三司子司判官也，然皆以为迁官之地。簿书之弊犹不能救，不过按其数而督之，视其籍而支之，况望其较诸道之有无，制国用之多寡哉？

庚申，盐铁判官吕绍宁为淮南转运使。绍宁亟上羨钱十万，谏官欧阳修请却所上钱，并治绍宁欺罔之罪，以戒奸吏刻剥。吕夷简虽罢相，犹以司徒预议军国大事，上宠遇之不衰。于是谏官蔡襄疏言：『夷简谋身忘公，养成天下今日之患。执政以来，屡贬言者，或谪千里，或抑数年，或缘私恨，假托人主威权，以逐忠良，以泄己怒。见为介特而自立者，皆以好名希求富贵污之。当国之后，山外之败，任福以下死者数万人。丰州之战，失地丧师；镇戎之役，葛怀敏以下死者又数万人；庙堂之上，成算安在？今以疾归，尚贪权势，或闻乞只令政府一两人至家商议大事，足验夷简退而不止之心也。伏乞特罢商议军国大事。』从之。襄又言：『伏见陕西路招讨使韩琦、范仲淹等各除枢密副使，并以西寇未宁，恳辞恩命。臣以物议言之，二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才谋人望，则仲淹出韩琦之右。处内者谋之而处外者行之，故仲淹宜来，琦当留边，于理甚当。其韩琦、范仲淹伏乞朝廷不听辞让，各授恩命。』是月，太子中允、国子监直讲石介作《庆历圣德诗》。

《龟鉴》曰：乾兴以来，维持公论，收拾善类，为寇之朋者拔茅类进，为丁之朋者草蔓尽除。斥丁谓，罢冯拯，逐王钦若。而张士逊之进由曹利用，既用而旋罢。王曾以攻丁谓而相之，李迪以异丁谓而召之，张知白以尝不阿钦若而亦擢之。召宋绶，召仲淹，虽微而献可，亦被显擢。罢张耆，罢夏竦，虽大而夷简，亦解相位。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实惟其时。而况迹英三十五事之书有曰：『进静退，求忠正，无非所以辨君子。』有曰：『杜希旨，斥谄佞，无

非所以别小人。』高若讷之不可用，则目以不肖；林瑀之贡佞，则随见屏逐。察钦若之奸，知安石之诈，旌别淑慝，了不可欺。

五月，江淮岁漕不给，京师乏军储。枢密副使范仲淹言：『国子博士许元可独倚办。』辛未，擢元江淮两浙荆湖制置发运判官。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师者，吾不信也。』至则命濒江州县留三月粮，余悉发之，远近以次相补，引千余艘转漕而西，未几，京师足食。乙亥，忻州言地大震。上曰：『地道贵静，今数震摇，得非兵兴民劳之致乎？宜诏本路转运经略司安恤百姓，毋得辄弛边备。』先是，谏官欧阳修既受命，首建议：『天下官吏员数极多，朝廷无由遍知其贤愚善恶。欲乞特立按察之法，于内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选强干廉明者为诸路按察使，使至州县遍见官吏，其公廉勤干明著实状及老病不才显有不治之迹，皆以朱书于名之下；其中材之人，别无奇效，亦不至旷败者，以墨书之。』然朝廷重于特遣使，未即行也。参知政事贾昌朝前为御史中丞，尝言：『转运使，朝廷责以按察官吏能否，而使名未正。』于是参取修议，诏诸路转运使副并兼按察使副；提点刑狱虽不带此使名，并当准此。』辛巳，上谓辅臣曰：『自春夏不雨，岁时失望，盖朕不德所致。但日于禁中蔬食精祷，引咎而已。朝廷细故，朕与卿等未尝不留意。惟民间疾苦，尤须省察，有以利天下者，在必行之。卿等其务公心咨访，以答天意。』丁亥，置武学于武成王庙。戊子，雨。辅臣称贺，上曰：『天久不雨，将害民田，朕每焚香上祷于天。昨夕寝殿中忽闻微雷，遽起，冠带露立殿下，须臾雨至，衣皆沾湿。移刻雨霁，再拜以谢，方敢升阶。自此尚冀槁苗可救也。比欲下诏罪己，撤乐减膳，又恐近于崇饰虚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祷为佳尔。』

《讲义》曰：读文帝、太宗纪，则多灾异，读武帝、宣帝纪，则多祥瑞。然日食地震，一旱三蝗，不足以捐【杰按：捐，疑为“损”之误。】文帝、太宗之治，而白麟赤雁，黄龙神爵，亦何益于武帝之德哉？我朝之治，莫盛于仁祖，而灾异之多，惟仁皇之世为屡见。惟我仁祖减膳撤乐，旱而撒盖，雨而徒跣，其祷祈之切至，露立于坛陛，其训辞之切至。移灾于朕躬，是以天鉴其诚，民感其仁，而庆历之灾异，转为四十二年之和气。王安石论仁宗之为君『仰畏天，俯畏人，所以获天助。』以王氏倡为『祖宗不足法』之说，而仁宗之所以格于天者，岂奸言之所能掩哉？

辛卯，筑钦天台于禁中。谏官欧阳修言：『韩琦、范仲淹久在陕西，备谙边事，是朝廷亲信委任之人。况二人才识不类常人，其所见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者。陛下最宜加意访问，使其尽陈西边事宜合如何处置。』韩琦、范仲淹又言：『臣等切以天下郡邑牧宰为重，得其人则治，失其人则召乱。推择之际，不可不谨。虽曾诏臣僚各举所知，或举主非贤，则多谬荐。臣等欲乞圣慈

特降诏书，令中书、枢密院臣僚各于朝臣中荐堪充举主者三人，候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赐敕一道，令于通判内举成资已上一员充知州，知县内举成资已上一员充通判，簿尉中举有出身三考已上、无出身四考一员充职官知县，或于职官令录中举五考已上之人充京官知县。仍于敕明言：所荐之人或将来显有善政，其举主当议旌赏；若赃污不理、苛刻害民，并与同罪。所贵生民受赐，寇盗自息。』从之。

六月甲辰，诏曰：『议者多言天下茶盐矾铁铜银坑冶之有遗利，朕惧开掙克之政，常抑而弗宣，虑有过而伤民者。转运司其谕所部官吏条上利害以闻。』初议欲弛茶盐之禁及减商税，既而范仲淹以为『茶盐商税之人，但分减商贾之利尔，于商贾未见有害也。今国用未省，岁入不可阙，既不取之于山泽及商贾，必取之于农。与其害农，孰若取之商贾？今为计莫若先省国用，国用有余，当先宽赋役，然后及商贾。弛禁非所当先也。』其议遂寝。己巳，徙宣徽南院使、忠武节度使夏竦判亳州。竦既至亳州，因上书自讼凡万余言，诏付学士批答。孙抃为之辞，略曰：『图功效莫若罄忠勤，弭谤言莫若修行实。』竦见之甚恨。御史中丞王拱辰请遇朔望日退御后殿，召执政之臣赐坐，以讲时政得失。上曰：『执政之臣，朕早暮所与图事者。至于从容开述，虽至中昃，朕何怠焉？又何朔望之拘也。』辛未，诏：『自今中书、枢密院臣僚除常程奏事外，如他有所陈，或朕非时留对者，不限时刻。』丙子，给事中、参知政事王举正为礼部侍郎、知许州。初，谏官欧阳修、余靖、蔡襄咸言范仲淹有宰辅才，不宜局在兵府，愿以仲淹代之。上从其请。丁丑，以枢密使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富弼为枢密副使。仲淹曰：『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固辞不拜。弼直携诰命纳于帝前，力陈所以辞避之意，且曰：『愿陛下坐薪尝胆，不忘修政。』上许焉，乃复以诰命送中书。弼因乞补外，累章不许。甲申，枢密副使任中师为河东宣抚使，范仲淹为陕西宣抚使。仲淹既辞参知政事，愿与韩琦迭出行边，上因付以西事。而仲淹又言河东亦当为备。中师尝守并州，上即命使河东。两人留京师，第先移文两路云。乙酉，元昊复遣吕你为定幸，舍寮黎罔聿瑰，与邵良佐俱来，所要请凡十二事，其欲称男而不为臣，犹执前议也。两府厌兵，欲姑从之。独韩琦以为不可，屡合对于上前。晏殊曰：『众议已同，惟韩琦独异。』上顾问琦，琦历陈其不便。上曰：『更审议之。』及至中书，琦持不可益坚，殊变色而起。欧阳修言：『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于陛下者欲急和，二曰无识之人欲急和，三曰奸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将欲急和，五曰陕西之民欲急和。四者皆不足听也，惟西民因乏，意必望和。请因宣抚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贼未逊顺之意，然后深戒有司，宽其力役可也。』枢密副使韩琦上疏当今所宜先行者七事

，条列以献，其大略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事，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继又陈八事，大略谓当今救弊之术，不过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抑侥幸、进有能之吏、退不才之官、去冗食之人、谨入官之路。上嘉纳之。

八月，诏谏官日赴内朝。先是，知制诰田况言：『有唐两省自谏议大夫至拾遗、补阙共二十人，每宰相奏事，谏官随而入，有所缺失，即时规正，其实皆中书、门下之属官也。今谏议大夫无复职业，自司谏、正言、知谏院皆遗补之任，而朝廷责其言如大夫之职矣。而地势不亲，位序不正，在朝廷间，与众人同进退，非所以表显而异其分也。兼王素、欧阳修、蔡襄皆以他官知谏院，居两省之职而不得预其列，于礼未便。』诏送两制详定。学士承旨丁度等乞今后比直龙图阁及修起居注例，令日赴内朝。从之。况尝面奏事，论及政体，帝颇以好名为非，意在遵守故常。况退而著论上之，其略曰：『名者由实而生，非徒好而至也。尧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鸿烈休德，倬若日月，不能纤晦者，有实美而然也。陛下倘奋乾刚、明听断，则有英睿之名；行威令，摄奸宄，则有神武之名；斥奢汰，革风俗，则有崇俭之名；澄冗滥，轻会敛，则有广爱之名；悦亮直，恶谀媚，则有纳谏之名；务咨询，达壅蔽，则有勤政之名；责功实，抑侥幸，则有求治之名。今皆非之而不为，则天下何所望乎？抑又圣贤之道曰名教，忠谊之训曰名节，此群臣诸儒所以尊辅朝廷。纪纲，人伦之大本也，陛下从而非之，则教化微，节义废，集诟无耻之徒争进而劝沮之，方不行矣，岂圣人率下之意耶？』己亥，出内藏库绸绢三百万下三司，以助经费，用韩琦之言也。丁未，以枢密副使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右谏议大夫富弼复为枢密副使。弼犹欲固辞，会元昊使辞，群臣班紫宸殿门，上俟弼缀枢密院班乃坐，且使宰臣章得象谕弼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虏故也。』弼不得已，乃受。癸丑，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韩琦为陕西宣抚使。先是，范仲淹及任中师分路宣抚，逾月皆未行，琦言于上曰：『贼请和无他，则二人遥领宣抚事可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乘忿盗边。当速遣仲淹河东，则臣方壮，可备奔走。中师宿旧大臣，毋劳往也。』乃诏琦代仲淹宣抚陕西，而中师卒不行。

九月，上既擢任仲淹、韩琦、富弼等，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世务。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然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赐手诏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暂往陕西，仲淹与弼、宰臣章得象尽心国事，毋或有所顾避。其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悉为朕陈之。』既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仲淹、弼皆惶恐避席，退而列奏，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上方

信向仲淹等，悉用其说，当著为令者，皆以诸事画一，次第颁下，独府兵，辅臣共以为不可而止。

《大事记》曰：自李沆抑四方利害之奏，所以积而为庆历之缓势。自范仲淹天章阁一疏不尽行，所以激而为熙宁之急政。吾观范仲淹之于庆历，亦犹安石之于熙宁也。十事之奏，庆历三年九月也，始于明黜陟，终于重命令，当时之言，一一见用：明黜陟之法则以十月壬戌行，择守长之法则以十月丙午行，任子之法则以十一月丁亥行，馆职之法则以癸未行，均公田之法以壬戌行，贡举之法以明年三月行，减徭役之法以五月行。其余厚农桑、覃恩信、重命令，悉用其说，或著为令。然行之未及一年，而侥幸者多不悦矣。

司徒吕夷简固请老，戊辰，授太尉致仕，朝朔望及大朝会，并缀中书门下班。谏官欧阳修言：『吕夷简为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内困，贤愚倒置，纲纪大隳。人臣大富贵，夷简享之而去；天下大忧患，留与陛下当之。夷简平生罪恶偶不发扬，正赖陛下终始保全，未污斧钺，是陛下不负夷简，夷简上负朝廷。今虽陛下特推仁恩，厚其礼数，臣乞因其来让，便与寝罢。』赐知谏院王素三品服，余靖、欧阳修、蔡襄五品服，面谕之曰：『卿等皆朕所自择，数论事无所避，故有是赐。』襄数求补外，以便亲养。枢密副使富弼曰：『谏臣不当远去，许给假迎亲可也。』上许襄归宁而不许其罢。甲申，太白犯岁星，又犯太微左执法。谏官余靖言：『风闻司天之奏，乃以商洛群盗便当其占。臣历观汉、晋、隋志，凡五星之变，金、火谓之罚星；太白与金星相犯，皆主兵丧及饥。其变乃出端门之右，执法之测，前志所占，将有伏尸流血之变，岂山泽小寇所能当之？伏望陛下责躬修德，以谢天变。内宣慈爱，以敦九族，外选才良，以安百姓。与廊庙大臣叶忠虑善，无怠于政，则天下幸甚！』丙戌，命史馆检讨王洙、集贤校理欧阳修同编修祖宗故事。先是，枢密副使富弼言：『臣历观自古帝王理天下，未有不以法制为首务。法制立然后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太祖创立示度，太宗克绍前烈，真宗谨守成宪。近年纪纲甚紊，随事变更，两府执守，便为成例，施于天下，咸以为非，而朝廷安然奉行，不思划革。臣今欲选官置局，将三朝典故分明类聚，编成一书，置在两府，俾为模范。』上纳其言，故命靖等编修，弼总领之。明年九月书成，分别事类凡九十六门，二十卷。先是，参知政事范仲淹言：『臣数日前面奏三代帝王子孙绵远，盖由积德之深。臣言陛下日修至仁之德，下及民庶，以感动天地，此圣嗣无疆之本也。今有札子三道进呈，内一道为议赎法事，即乞降出；二道乞不降出，其一曰：今来宫中人数几多，或供使有余，宜降诏旨，特令减放，以遂物性。其二曰：乞出圣意，以内帑物帛委边臣渐次收赎，陷蕃汉户人口各还其家，使父母子孙再得完聚，至德动天，降祐王室，书之史策，光于后代。』

欧阳修言：『近日诸处盗贼纵横，若不早图，恐难后悔。臣计方今御盗者不过四事，一曰州郡置兵为备，二曰选捕盗之官，三曰明赏罚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抚疲民，使不起为盗。臣曾建言：方今凋残，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滥者多。乞朝廷选差按察使，纠举年老、病患、赃污、不才四色之人，并行澄汰，莫若精选明干朝臣十许人分行天下，尽籍官吏能否，坐而升黜之。谨别条具冗官利害六条，以明利博效速而可行不疑。一，去冗官则民之科率十分减九；二，不才之人为害深于赃吏；三，内外一体，若外官不澄，则朝廷无由致治；四，去冗官则吏员清简，差遣通流；五，去冗官则中才之人可使劝惧；六，去冗官则不过期月，民受其赐。此臣所谓及民速于事功者也。』

冬十月丙午，盐铁副使张昱之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知谏院王素为淮南都转运按察使，盐铁判官沈邈为京东转运按察使，用富弼范仲淹等之言也。先是，仲淹、弼等请诏一府通选转运使，如不足，许权擢知州人。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择知州不任事者奏罢之，令权择通判人。既已得人，既委逐州自择知县、县令不任事者奏罢之，令权擢幕职。凡权人者，必俟政绩有闻，一二年方真授之。上既纳其言，于是昱之等首被兹选。素入辞，上谓曰：『卿今便去谏院事，有未言者，可尽言之。』丁未，以右正言、集贤校理余靖为契丹国贺正旦使。入辞，书所当奏事于笏，各以一字为记，凡数十字。上顾见之，指其字令一条条奏，日几昃，乃罢。甲寅，复置诸路转运判官，仍诏中书、枢密院同选用。壬戌，诏曰：『自今两地臣僚非有勋德善状，不得非时进秩；非次罢免者，毋以转官带职为例。两省以上旧法，四年一迁官。今具履历听旨。京朝官磨勘年限，有私罪及历任尝有赃罪，先以情重轻及勤绩与举者敷奏听旨。朝官迁员外郎，须三年无私罪，而有监司若清望官五人为保引，乃磨勘迁郎中，少卿、监亦如之。举者数不足，增二年迁大卿、监、谏议大夫，弗为常例，悉听旨。』又定制：『监物务人亲民，次升通判，通判升知州，皆用举者，数不足，毋得关升。』甲子，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郑戩言：『顺德军生户大王家族元宁等以水洛城来献。其地通秦州往来道路。寻遣静边寨主刘沪招集其酋长，皆愿纳质，子求补汉官。今若就其地筑城，可得蕃兵三五万人，及弓箭手共捍西贼，实为封疆之利。』从之。

十一月丙寅，上清宫火。寻有诏，以宫地为禁军营。先是，谏官欧阳修言：『臣伏见御史台缺官，近制令两制并中丞轮次举人，遂致所举多非其才，不能称职。近闻梁适举王砺、燕度充台官，其人以适在奸邪之目，各怀愧丑、惧其污染，风闻皆欲不就。以此言之，举官当先择举主。仍见朝班中虽有好人，多以资考未及。今乞不限资考，惟择才堪者为之。况台中自有里行以待资浅之人，仍乞重定举官之法，有不称职者，连坐举主，庶几称职，可振纲纪。』

癸酉，太常博士李京、殿中丞包拯并为监察御史里行，中丞王拱辰所荐也。京，赵人，尝知魏县，奉法严正，吏不便，欲以奇中京，遂相率遁去，监司果议以苛刻斥，知府任布曰：『如此，适堕吏计中。』京赖以免。拯，合淝人，事父母以孝闻。尝知天长县，有诉盗割牛舌者，拯使归屠其牛鬻之。既而又有告杀牛者，拯曰：『何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盗者惊伏。徙知端州。州岁贡砚，前守缘贡，率取十倍以遗权贵人，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初，群盗剽劫淮南，将过高邮，知州晁仲约度不能御，令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遗之。盗悦，径去，不为暴。事闻，朝廷大怒，枢密副使富弼议欲诛仲约以正法，参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争于上前。弼曰：『盗贼公行，守臣不能战，不能守，而使民釀钱遗之，法所当诛也。闻高邮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释也。』仲淹曰：『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又赂之，此法所当诛也。而高邮无兵器械，虽仲约之义当勉力战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小民之情，釀出财物而得免于杀掠，理或喜之，而云欲食其肉，传者过也。』上释然，从之，仲约由此免死。既而弼愠甚，谓仲淹曰：『方今患法不举，举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众？』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君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弼终不以为然。其后两人不安于朝，相继出使。弼还自河北，及国门，不许入，未测上意。比夜，彷徨不能寐，绕床叹曰：『范六丈，圣人也！』癸未，诏：『自今两府及大两省已上官，不得陈乞子弟、亲戚。馆职并读书之官，进士三人已上，一任回无过犯者，许进著述召试，取优等者充。』丁亥，诏曰：『今之荫法推恩太广，以致疏宗蒙泽，稚齿授官，非所以审政重民也。其著为令，使夫冢嗣先录，以笃为后之体；支子限年，以明入官之重。设考课之格，立保任之条。诸子孙须年过十五，若弟侄年过二十。必五服亲乃得荫。已尝荫而物故者，无子孙录任，听再荫。』自是任子之恩杀矣，然犹未艾也。

吕中曰：古者将用人之才，必先养人之心。后世虽用人之才，亦徒富贵其人之身而已。古者有教国子之法，故凡嫡子，皆可以继世为卿，而诸子之官，又集其庶子而教之，所以凡列王朝左右者，无一而非可用之人也。后世徒以一夫官爵之所至，苟应法令，则不限贤愚，概居录仕，未离髻髻，已紆青紫。以为恩则滥，以为法则弊，此仲淹所以欲抑侥幸，此至道间所以欲世录家自成均出仕也。

辛卯，同修起居注欧阳修请自今后上殿臣僚退，令少留殿门，俟修注官出面录圣语。从之。壬辰，诏限职田。自此人定制，土有定限，吏以职田抵罪，比前目稍稀阔焉。司天监言：五星皆在东方，主中国大安。

十二月，元昊又遣张延寿等来议事。知谏院欧阳修为右正言、知制诰。初，中书召试而修辞不赴，特除之。陕西宣抚使韩琦言：『如闻修生户所献水洛城颇为未便，其土功以百万计，又须正兵三四千人，更岁积粮草，始能屯守之。况刘沪昨已降水洛城一带生户，诸小蕃族岂敢要阻？是则虽无水洛之援，官军亦可往来。如朝廷未以为然，乞选差亲信中使至泾原、秦凤路询问文彦博、尹洙、狄青等。』盖彦博、洙、青皆以为未便也。戊午，以南京府学为国子监。庚申，许广州立学。泮州献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谏官欧阳修言：『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契丹骄悖，藏伏之祸在后。一祸未灭，一患已萌。西则泸戎，南则湖岭，无一处无事，实未见太平之象。若使木文实是天生，其文止曰太平之道，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则太平，失其道则危乱。臣方今但见其失，未见其得也。指望太平，渐生安佚，则此瑞木乃误事之妖木尔。』诏诸祥瑞不许进献。

是岁，河北降赤雪，河东地震，五六年不止。谏官孙甫上疏曰：『赤雪者，赤眚也，人君舒缓之应。舒则政事弛，赏罚差，百官废职，所以召乱也。地震者，阴之盛也；阴之象，臣也，后宫也，戎狄也。三者不可过盛，盛则阴为变而动矣。陛下救舒缓之失，莫若自主威福，特出英断；救阴盛之变，莫若外谨戎备，内制后宫，此应天之实也。』韩琦既至陕西，属岁大饥，群盗啸聚商、虢之郊，张海、郭邈山、党君子、范三、李宗者为之渠率，而光化军宣毅叛卒五百余人，邵兴为之长，与上官珙战，珙死之。琦寻遣属官乘传往商于料简钱监役兵，收集上官珙下散军。邵兴被杀，张海等相继歼衄擒捕，关辅遂安堵矣。是冬大旱，琦即选官分诣州县，发省仓以赈之，所活凡二百五十四万二千五百三十七人，他州人数称是。选禁军不堪征战者，停放一万二千余人。后田况乞诸路军不堪战者为厢军，云：『若谓兵骄久，一旦澄汰，恐致乱，则去年韩琦汰边兵万余，岂闻有乱者哉？』

校勘记

[1] 鄜州 原作『鄜川』，据《长编》卷一三二、《宋史·仁宗纪三》改。

[2] 刘从德 原作『刘德从』，据《长编》卷一三三乙正。

宋史全文卷八下

宋仁宗四

甲申庆历四年春正月戊辰，诏罢修水洛城，从韩琦奏请也。然刘沪时已兴役，郑戩又遣著作佐郎董士廉将兵助之矣。辛卯，太常礼院新修《太常新礼》四十卷，《庆历礼仪》六十三卷。

二月丙申，遣内侍赉奉宸库银三万两下陕西博采谷麦，以济饥民。谏官孙甫言：『自昔之有天下者，未尝一日去兵。虽然，兵无良将，与去兵同。祖宗

朝养兵不多而取胜于夷夏者，有良将也。今日养兵多而未尝胜者，以无将也。非无将也，不知其才而任之也。其人可将千人而授以万人，欲不败，得乎？今韩琦历经略招讨、部署之任最久，田况曾为经略判官，近皆还自陕西，边将之才，无容不知。请诏琦等条四路将臣能否为上、中、下三等，其最下者黜之，庶几将帅得人而胜可取也。』乙巳，以上清宫田园邸店赐国子监。甲寅，罢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复置逐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从韩琦之议也。丙辰，御迎阳门，召辅臣观画。其画皆前代帝王美恶之迹可为规戒者。因命天章阁侍讲曾公亮讲《毛诗》，王洙读祖宗圣政。翰林侍读学士丁度读《前汉书》，数刻乃罢。自元昊反，罢进讲，崇政殿说书赵师民上疏陈十五事，一曰咨辅相，二曰命将帅，三曰简侍从，四曰择守宰，五曰治军旅，六曰修边防，七曰求谏争，八曰延讲诵，九曰革贡举，十曰久官政，十一曰谨财用，十二曰不遗年，十三曰容诽谤，十四曰除忌讳，十五曰谨出令。因献《劝讲箴》。至是，复命讲读经史。范仲淹言：『窃见审官、三班院并铨曹，自祖宗以来，条贯极多，逐旋冲改，久不删定，主判臣僚，卒难详悉，官员使臣，莫知涯涘，故私属高下，颇害至公。欲乞特降指挥，选差臣僚就审官、三班院并铨曹取索前后条例，与上判官员同共看详，重行删定，画一闻奏，付中书、枢密院参酌进呈。别降敕命，各令编成例策施行。』诏天章阁侍讲曾公亮删定审官、三班院、流内铨条贯。

三月丙寅，遣内侍诣两浙、江淮祠庙祈雨。丁卯，天章阁侍讲杨安国为直龙图阁，赐三品服，崇政殿说书赵师民为天章阁侍讲，赐五品服。初，上谓辅臣曰：『安国、师民久侍经筵，其行义淳质，乃先朝崔遵度之比。』因以褒擢之。同判登闻鼓院张尧佐提点开封府诸县镇公事。谏官余靖言：『尧佐修媛之世父，进用不宜太遽。顷者郭后之祸起于杨、尚，不可不监。』上曰：『朕岂以女谒进人？盖因臣僚论荐而后用尔。如物议不允，当更授一郡耳。』癸酉，祠部郎中、集贤校理钱仙芝贷命，决配沙门岛，坐知秀州受枉法赃罪当死，特贷之。前两浙转运使王琪降知婺州，两浙转运使邵饰降知洪州[1]，并坐按发仙芝在谏官奏劾之后也。甲戌，命盐铁副使户部员外郎鱼周询、宫苑使周惟德往陕西相度铸钱及修水洛城利害以闻。先是，韩琦以修水洛城为不便，郑戢固请终役。戢既改知永兴，命刘沪、董士廉督役知故。知渭州尹洙及泾原都部署狄青相继论列，以为修城有害无利，故遣周询等行视。洙檄沪、士廉罢役，不从。洙怒，命青追沪、士廉，欲以违节制斩之。青械二人送顺德军狱，蕃部遂惊扰，争收积聚，杀吏民为乱，又诣周询等诉。周询等具奏，诏释沪、士廉，令卒城之。范仲淹等意欲复古劝学，数言兴学校本行实。诏近臣议。于是宋祁、王拱辰、张方平、欧阳修、梅挚、曾公亮、王洙、孙甫、刘湜等合奏：『今教不

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才，此献议者所共以为言也。谨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则学者修饬矣。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治乱矣。简程式，则闳博者得以骋矣。问以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乙亥，诏州县皆立学。

《大事记》曰：兴国虽赐白鹿洞九经，天禧虽赐岳麓书院书，祥符虽诏曲阜立学，而其学犹未遍也。于是诏天下诸州县皆立学，而胡翼之之学，经义、治事、边防、水利，各各有斋，则取其学法著为学令，而天下始知有体用之学。

本道使者选属部官为教授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士须在学习业三百日，乃听预秋试，旧尝充赋者百日而止。试于州者相保任。所禁有七，曰隐忧匿服，曰常犯刑责，曰行亏孝弟有状可指，曰明触宪法两经赎罚，或不经赎罚而有害乡党，曰籍非本土假户冒名，曰父母犯十恶四等以上罪，曰工商杂类或尝为僧道，皆不得预进士试。三场，先策，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贴经墨义。士子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以晓析意义为通，五通为中格。三吏科取其明史意而文理可采者；明法科试断案，立甲乙罪，合律令，如法意，文理优为上等。己卯，上于迩英阁出御书十三轴凡三十五事，顾丁度等曰：『朕观书之暇，取臣僚上言及进对事目可施于治者，书以分赐卿等。』度及曾公亮、杨安国、王洙等拜赐，因请注释其义。帝许之。壬子，太子中允、国子监直讲石介直集贤院兼国子监直讲。枢密副使韩琦乞召试，诏特除之。丙戌，丁度等上《答迩英圣问》一卷，帝览之终篇，指其中体大者六事付中书、枢密院，令奉行之。答圣问者，即所释前所赐三十五事也。其序曰：『自古求治之主，靡不欲兴理道，安邦国，纳忠正，退奸邪，广聪明，致功业。然行此数事，在明与威断尔。明则不惑，威则善柄，断则能行。总是三者守而勿失，非圣人孰能为之？唐宪宗留心庶政，宰臣陈说政要，必曰：「卿等既为朕言之，当须行之。」李绛对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臣等亦愿陛下日与辅臣举此事目，推而行之，无使唐之君臣专美前代也。」』丁亥，上谓辅臣曰：『朕每令讲读官敷经义于前，未尝令有讳避。近讲《诗·国风》，多刺讥乱世之事，殊得以为监戒。』章得象对曰：『陛下留思六经，能远监前代兴亡之迹，此诚图治之要也。』

夏四月丁酉，京西转运按察使杜杞为广南西路转运按察使兼安抚使。谏官余靖言：『朝廷蓄养贤俊，当如民家收积财货，平时先有营度，至急乃得其用。伏自去年以来，陕西举知州始用杜杞，三司择判官则又用杞，京西多盗贼则又用杞，今兹蛮人作叛则又用杞，皆席未遑暖而即移之。设使别路更有贼盗

，则将又移杜杞，无乃取笑四方乎？伏望敕谕两府大臣，广思博采天下贤才，以应万务，无使临事仓卒，有乏才之叹，则社稷之福。』戊戌，上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初，吕夷简罢相，夏竦授枢密使，复夺之，代以杜衍，同时进用富弼、韩琦、范仲淹在二府。欧阳修等为谏官。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言进贤退奸之不易，奸盖斥夏竦也。竦衔之。而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径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顾避，竦因与其党造为党论。目衍、仲淹及修为党人，修乃作《朋党论》上之，略曰：『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于是为党论者恶修，摭语其情状，至使内侍蓝元震上疏言：『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还京师。四贤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递相提挈，不过二三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上终不之信也。庚子，度支判官李绚为京西转运按察使。时范雍知河南，王举正知许州，任中师知陈州，任布知河阳，并二府旧臣，绚皆以不才奏之。居半岁，召入修起居注。己酉，监修国史章得象上新修《国朝会要》一百五十卷。壬子，判国监王拱辰、田况、王洙、余靖等官：『首善当自京师。汉大学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余室，生徒三万人；唐学舍亦千二百间。今取才养士之法盛矣。而国子监才二百楹，制度狭小，不足以容学者。请以锡庆院为太学，葺讲殿备乘舆临幸，以潞王宫为锡庆院。』从之。

五月壬戌，朔，枢密副使韩琦、参知政事范仲淹并对于崇政殿，上四策，其一曰：『西戎辄求通顺；实图休息。陛下当隆礼敦信，以盟好为权宜；选将练兵，以攻守为实务，此和策之得也。』其二曰：『久守之计，莫如蓄土兵。彼或小至，则使属户蕃兵暨弓箭手与诸寨土兵共力御之；彼欲大举，则必先闻举集之期，我之次边军马尽可驻于坚城，以待敌之进退，彼将进而无利，退而有祸，不三两举，势必败亡，此守策之得也。』其三曰：『元昊巢穴实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战，惟横山一带蕃部人马精劲。我以坚城据之，以精兵临之，彼既乐其土，复逼以威，必须归附，以图自安。元昊若失横山之势，可谓断其右臂矣，此攻策之得也。』其四曰：『臣等既以三策陈之，又以北戎为忧。请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为经略，二、再议兵屯，三、专于选将

，四、急于教战，五、训练义勇，六、修京师外城，七、密定讨伐之谋。』是日，琦与仲淹指陈于上前，数刻乃罢。谏官余靖言：『窃闻大臣建议内在修京城、置府兵二事者。昔魏侯恃险，吴起以为失词；宣王料民，山甫言其害政。愿陛下舍此二策，别议远图之术。』二策不果行。先是，郑戡奏修水洛城，乞令韩琦不预商量。琦言：『臣任西边，又再任宣抚，首尾五年，又在泾原、秦凤两路，于水洛城事，比它人知之甚详。』辄陈所见利害凡十三条。诏札与鱼周询等，而周询及郑戡已先具奏修城之利。且言：『水洛城今欲毕工。惟女墙未完，弃之诚可惜，宜遂令讫役』。乃诏戡等卒城之。壬申，幸国子监，謁至圣文宣王。有司言：旧仪止肃揖。而上特再拜。赐直讲、大理评事孙复五品服。又幸昭烈武成王庙。丙戌，元昊始称臣，自号夏国主。复遣尹与则、杨守素来议事。丁未，开宝寺灵宝塔灾。涑官余靖言：『五行之占，本是灾变。朝廷宜戒惧以答天意。寻闻遣人于塔基掘得旧瘞舍利，道路传语：舍利在内庭之时颇有光怪。臣恐巧佞之人因此推为灵异，再图营造。若言舍利能出光怪，必有神灵所凭，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卫，为火所毁，又何福可庇于民哉？伏乞指挥，更不营造。』

六月，参知政事范仲淹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始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者数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及陕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属，拔用护边。及夷简罢，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想望其功业，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日夜谋卢兴致太平，然规模阔大，论者以为难行，及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议弗变。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适有边奏，仲淹固请行，乃使宣抚陕西河东。

《龟鉴》曰：且朋党之倡，其萌于吕、范交隙之时乎？谓申公为小人邪？争宠妃诞育之功而丧为成礼，当宫庭避灾之顷而愿望清光，乃拜手疏八事，如正朝纲、塞邪径、禁贿赂、斥佞壬，真得大臣辅相之体。而其大者，释仲淹之宿怨，容孙沔之直言，是未可以小人訾之也。谓申公为君子邪？敕有司不受台谏，夷简倡之；戒百官越职言事，夷简主之。罢相之后，密表之频奏，内侍之除结，是失大臣进退之义。而其大者，囚私憾而畅瑶华之议，因北事而忌富弼之能，是未纯于君子也。仲淹之比肩联事，岂能帖帖阿附而为诡随之态乎？方其姑苏召还，正愷公议，待制之除，俾仲素蕴，而处钧衡之地者，思有以陷之：以侍臣噤其口，以剧务挠其心。然百官之图、四论之献，凜然生言者之气，大臣

不堪，遂以党目之，仲淹于是有鄱阳之行。是行也，李紘、王质载酒往饯，而欲附党以为幸。欧阳修、余靖、尹洙抗疏力争，而愿同贬以为荣。仲淹何慊哉！以至韩琦救蔡襄之诗、程琳议党人之谤、若谷明君子之类，此皆营救仲淹也。惜夷简之党胜。仲淹之党不胜，至使受知荐主方尔从坐，同年进士又相继出，诸贤皆以朋党逐矣。至仲淹陕西召还，稍愜公议，日夜谋画，图报主知。然按察之令严，磨勘之法密，未有愜侥幸者之意，小人不悦，再以党论之，仲淹于是复为陕西之行。是行也，身再去国，谗者益甚。贾昌朝主王拱辰而逐益柔，益乘，仲淹所荐也。钱明逸希得象而去富弼，富弼，仲淹所厚也。陈执中固孙甫而去杜衍，杜衍，尝为仲淹言也。邸狱之起，朋党作仇，一纲之打，私徒相庆。虽欧阳公以去国之身怀不自己，抗疏力言，至谓『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未尝不忠于国者，而大势卒不可挽矣。方仲淹始为夷简党目之，所斥诸贤尚有左袒。及仲淹再为夏竦党论之，所贬诸贤皆为倒戈。盖夏竦用心惨于夷简，此元瑜所以初是仲淹而复希执中也。然尝反覆史传，窃谓党祸之作固小人之罪，而希天子之风，附君子之名，不得尽辞其责，故尝妄为之说曰：党论之始，倡蔡襄『贤不肖』之诗激之也。党论之再作，石介『一夔一契』之诗激之也。其后诸贤相继斥逐，又欧阳公邪正之论激之也。何者？负天下之令名，非惟人情不堪，造物亦不吾堪尔。吾而以贤自处，孰肯以不肖自名？吾而以夔、契自许，孰肯以大奸自辱？吾而以公正自表，孰肯以邪曲自毁哉？如必过为别白，私自尊尚，则人而不仁，疾之已甚，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安得不重为君子之祸？孙复谓祸始于此，仲淹谓怪鬼坏事，韩琦亦谓天下事不可如此。其亦有先见云耳。唐自牛僧孺、李宗闵对策，至李德裕朱崖之贬，一报一复，凡四十二年而后息。我仁祖在位四十二年，待退臣下恩亦至矣，夫岂无药石以针砭之？汤沐以栉治之？未几云开日出，所废之人于即召用，所罢之官随已复职，如范文正以忤申公而得贬，其始也虽为之下朋比之诏，及西事之兴，不惟宥其过，而且至大用。杜、富、欧、余以邸狱而尽去，始者所行之人虽尽废黜，而陈执中既罢之后，诸贤复召，而或异之钧衡，或列于论思，气类相感，竟不至伤吾保泰之和，诸贤何憾哉？

甲寅，上谓辅臣曰：『岁旱而飞蝗滋甚，百姓何罪而罹此？默祷上帝，愿归咎于??躬。』章得象对曰：『圣言及此，必有以上感天心矣。』戊午，雨。枢密副使富弼言：『伏见朝廷以契丹发兵会元昊讨呆家族，路出河东境外，疑是变诈。臣前岁奉使契丹，颇见情状，他时虽欲背盟，自逞必寇河北，第以河东为犄角之地而已。伏乞陛下更令范仲淹相度，且往河东照管，未宜调发。』时仲淹疑契丹入寇，欲大发兵为备。杜衍谓契丹必不来，兵不可妄出。仲淹争议帝前，诋衍语甚切。仲淹尝以父行事衍，衍不以为恨。既退，仲淹犹力争，韩

琦曰：『若尔，则琦当请行，不须朝廷一人一骑。』仲淹怒，再求对，首奏琦语。然兵卒不发，仲淹亦不以为忤也。先是，仲淹受命主西事，弼主北事。弼条上河北守御策曰：『真宗澶渊之盟未为失策，而所痛者，当国大臣论和之后，武备皆废，谓敌不敢背约，谓边不必豫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西、北二寇稔知朝廷作事如此，于是阴相交结，乘虚有谋，契丹侵取燕、蓟以北，拓拔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方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边所为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岂可以上古之夷狄待二边也？谨具守御十二策总十三条，是臣奉使契丹日，于河北往回十余次，询于沿边土豪并内地故老，博采参较，得之甚详。及于契凡议事，又颇见其情状，以至稽求载籍，质以时务，用是哀聚撰述，以副陛下委任之意。望陛下令两府会议，可者速行之，其不可者，更相致诘而是正之。』

秋七月癸亥，诏以冬至有事于南郊，群臣毋得上表请加尊号。癸未，契丹遣耶律元衡来告将伐元昊，其书略曰：『元昊负中国当诛。今议将兵临战。或元昊乞称臣，幸无亟许。』其实纳契丹降人，契丹讨之，托中国为名也。丙戌，诏诸路转运使副、提点刑狱察所部知州军、知县县令，有治状者以名闻，议旌擢之。或不如所举，令御史劾奏，并坐上书不实之罪。从范仲淹奏请也。

八月辛卯，令参知政事贾昌朝领天下农田，范仲淹领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条上。甲午，枢密副使富弼为河北宣抚使。其实弼不自安于朝，欲出避谗谤也。乙未，承旨丁度、学士王尧臣、吴育、宋祁、知制诰孙抃、张方平、欧阳修、权中丞王拱辰、侍御史知杂事沈邈等言：『中书、枢密院聚厅召臣等宣示契丹来书并朝廷答书。臣等窃谓：沮契丹而纳元昊，则未有素备之策；绝元昊而从契丹，又失绥怀之信。莫若以大义而两存之。宜降诏与元昊，言昨许再盟，盖因契丹有书来，言彼是甥舅之亲，遂议开纳。今却知国中招诱契丹边户，亏甥舅事大之礼，违朝廷纳款之本意，当须复顺契丹，早除嫌隙，则誓书封册，便可封还。仍乞于契丹回书中言已降诏与元昊，若执迷不复，则议绝未晚。如此，则于西人无斗绝之曲，于北鄙无结怨之端。』戊戌，右正言、同修起居注余靖为回谢契丹使，复书略曰：『若以元昊于北朝失事大之体，则自宜问罪。或谓本朝以效顺之故，则不烦出师。矧延州昨奏元昊已遣杨守素将誓文入界，倘不依初约，则犹可沮。还如尽遵承则，亦难却也。』右正言、知制诰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上谕修曰：『勿为久居计，有事第言之。』修对以『谏官乃得风闻。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职罪也。』上曰：『事苟宜闻，不可以中外为辞。』乙卯，上谓辅臣曰：『如闻诸路转运按察、提点刑狱司发擿所部官吏细过，务为苛刻，使下无所措手足，可降敕约束之。』先是，监察御史刘

混言：『转运使倚摭州县，苛束官吏，人不得聘其才。宜稍宽假。』包拯言：『诸道转运使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来，并提点刑狱等体量部下官吏，颇伤烦碎。』朝廷既降敕约束诸路按察使，备载台官所上之言，欧阳修奏曰：『臣自闻降此约束，日夕忧嗟。窃谓国家方此多事难了之时，正当责人展效之际。昨大选诸路按察之初，两府聚厅数日，皆为一时之极选，凡被选之人，亦各思宣力，争奋所长，岂可顿为期间，便徇私情？皆由朝廷未知官吏为州县大患，而按察可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坚，故毁谤之言已入也。所可惜者，自差诸路按察，今虽未有大效，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风而惧，近日致仕者渐多。州县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圣慈令两府召台官上言者至中书，问其何路按察之人因挟私怨？苟有迹状，乞下所司辨明。若实无人，乃是妄说。其近降札子乞赐抽还，不使四方见朝廷自沮按察之权，而为贪赃老繆之吏所快。』戊午，诏自今除台谏官，毋得用见任辅臣所荐之人。

九月戊辰，郑州言吕夷简卒。自上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内外无间，天下晏然，夷简之功为多。其后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师出数败，契丹乘之，遣使求关南地，颇赖夷简计画。选一时有名之臣报契丹，经略西夏，二边以宁。然建募万胜军，杂市井小人浮脆不任战斗；用宗室补环卫官，骤增俸赐，又加遗契丹岁金缗二十万，当时不深计之，至于后世费大而不可止。夷简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复收用，亦不终废。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后卒配食庙庭，为世名相。始王旦奇夷简，谓王曾曰：『君其善父之。』卒与曾并居相位。庚午，平章事兼枢密使晏殊罢为工部尚书、知颍州。殊初入相，擢欧阳修等为谏官，既而苦其论事烦数，或面折之。及修出为河北都转运使，谏官奏留修，不许。孙甫、蔡襄遂言：章懿诞生圣躬为天下主，而殊尝被诏志章懿墓，没而不言。又奏论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规利，殊坐是绌。然殊以章献方临朝，故志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辅臣例宣借者，时以为非殊之罪。甲申，枢密使、吏部侍郎杜衍依前官平章事兼枢密使。衍务裁侥幸，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谏官欧阳修对见，帝曰：『外人知杜衍封还内降耶？凡有求干，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贾昌朝为工部侍郎，充枢密使，资政殿学士、工部侍郎、知青州陈执中为参知政事。谏官蔡襄、孙甫等争言执中刚复不学，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上不听。谏官争不止，上乃命中使赍敕告即青州赐之，且谕意曰：『朕用卿，举朝皆以为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尔。』明日，谏官上殿，上作色迎，谓之曰：『岂非论陈执中邪？朕已召之矣。』谏官乃不敢言。

冬十月，同修起居注、知谏院蔡襄以老乞乡郡。己酉，授右正言、知福州

。襄与孙甫俱论陈执中不可执政，既不从，于是两人俱求出，而襄先得请。时甫使契丹未还也。国子监直讲石介通判濮州。富弼等出使，谗谤益甚，介不自安，遂求出也。契丹夹山部落呆家族八百户归元昊。契丹主遂亲至境上，各据山严兵相待。元昊奉卮酒为寿，大合乐，折箭为誓，乃罢。契丹夜以兵招元昊，元昊有备，大败契丹主。元昊纵其去，寻复与契丹解仇如故。

十一月戊午朔，司天言：日当食不食。甲子，监进奏院刘巽、大理评事苏舜钦并除名勒停，工部员外郎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落侍讲检讨、知濠州。太常博士刁约通判海州，殿中丞江休复监蔡州税，殿中丞王益柔监复州税。降太常博士周延雋为秘书丞，太常丞章岷通判江州。著作郎、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吕溱知楚州，殿中丞周延让监宿州税，校书郎、馆阁校勘宋敏求签书集庆军节度判官事，将作监丞徐绶监汝州叶县税。先是，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同执政，多引用一时闻人，欲更张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为。而舜钦，仲淹所荐，其妻又衍女。少年能文章，议论稍侵权贵。进奏院祠神，舜钦循前此，用鬻故纸公钱召妓女间席会宾客。拱辰廉得之，讽其属鱼周询、刘元瑜等劾奏，因欲摇动衍。事下开封府治，于是舜钦及巽俱坐自盗，同时斥逐者多知名士。世以为过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纲尽矣！』狱事起，枢密副使韩琦言于上曰：『昨闻宦者操文符，捕馆职甚急，众听纷骇。舜钦一醉饱之过，止可付之有司治之，何至是？陛下圣德素仁厚，独自为是，何也？』上悔见于色。自仲淹等出使，谗者益深，而益柔亦仲淹所荐。拱辰既劾奏，宋祁、张方平又助之，乃言益柔作《傲歌》，罪当诛。盖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章得象无所可否，贾昌朝阴主拱辰等议。及辅臣进白，琦独言：『益柔少年狂语，何足穷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国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为《傲歌》可见也。』上悟，稍宽之。时两府合班奏事，琦必尽言，事虽属中书，琦亦对上陈其实，同列尤不悦，上独识之曰：『韩琦性直。』集贤校理彭乘向修起居注，吕溱既贬，起居注缺，中书拟人而乘在选中。帝指乘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无以易之。』己巳，诏曰：『朕闻至治之世，元凯共朝，不为朋党。君明臣哲，垂荣亡极。朕旰食厉志，庶几治古。而人务交游，家为激讦，更相附离，以沽声誉，至阴招贿赂，阳托荐贤。又按察将命者恣为苛刻，属文之人类亡体要，自今委中书门下、御史台采察以闻。』范仲淹上表乞罢政事、知邠州。诏不允。诏如天禧故事，置谏官六员。辛未，太常博士钱明逸为右正言，谏院供职。壬午，合祭天地于圜丘。

十二月乙未，册命元昊为夏国主，更名曩霄。丁酉，诏州县以先帝所赐七条相诲敕。太常博士王翼西京治狱还，赐五品服。知谏院余靖言：『治狱而赐服，外人知，必以为翼深文重法。能希陛下意以取此宠，所损非细事也。尝有

工部郎中吕宽以治狱赐对，祈易章绶，陛下谕之曰：「朕不欲鞫囚与人恩泽。」宽退以告臣，臣尝书之起居注。陛下前日谕宽是，则前日赐翼非。予夺之间，贵乎一体。小人望风希进，无所不至，幸陛下每于事端，抑其奔竞。请自今臣僚入对，有辄求恩泽者，令有司劾其罪。」从之。环、原之间属羌有明珠、灭臧、康奴三族最大，其北有二川交通西界。宣抚使范仲淹议筑古细腰城断其路，于是檄知环州种世衡与知原州蒋偕共干其事，城成而世衡卒。世衡在边数年，积谷通货，所至不烦县官，益兵增馈，善抚士卒。及卒，羌酋朝夕临者数日，青涧及环人皆画像祠之。范仲淹复檄蒋偕筑堡大虫岭堡，未完而为明珠、灭臧伺间邀击，偕辄从问道遁归，伏庭下请死。王素赦其罪，令毕功。

乙酉庆历五年春正月己巳，三司言：更造锡庆院乏材费多，而北使锡宴之所不可阙。诏复以太学为锡庆院如故，别择地建太学。甲戌，右正言、秘阁校理孙甫为右司谏、知邓州。先是，甫言陈执中不效，数请补外，不许。帝尝问丁度用人以资与才孰先，度对曰：『承平宜用资，边事未平宜用才。』甫又劾奏度因对求大用，请属吏。上谕辅臣曰：『度在侍从十五年，数论天下事，顾未尝及私，甫安从得是语？』甫自契丹还，亟命出守。度侍经筵岁久，上每以学士呼之而不名。尝问蓍龟占应之事，乃对：『卜筮虽圣人所为，要之一技而已，不若以古之治乱为监也。』罢河东、陕西诸路招讨使。乙亥，复置言事御史，以殿中侍御史梅挚、监察御史李京为之。唐制，御史不专言职，故天禧初始置言事御史六员，其后久不除。至是，以谏官员不足，复除之。丙子，契丹遣使来告讨夏人回。韩琦言：『朝廷已封册夏国，又契丹以西征回来告，当此之时，若便谓太平无事，则后必有大忧者三。若以前日之患而虑及经远，则后必有利者一。契丹欲并吞夏人，仓卒兴师，反成败衄，必恐自此交兵未已，此诚朝廷养谋观衅之时也。若能内辑纲纪，外练将卒，休息民力，蓄敛财用，以坐待二虏之弊，则幽蓟、灵夏之地一举而可图。』乙酉，参知政事范仲淹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沿边安抚使，枢密副使富弼为资政殿学士、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郢州。仲淹、弼既出使，谗者益甚，独杜衍左右之，上颇感焉。仲淹愈不自安，因奏疏乞罢政事。上欲听其请，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虚名，今一请遽罢，恐天下谓陛下轻绌贤臣。不若且赐诏不允，若仲淹即有谢表，则是挟诈要君，乃可罢也。』上从之。仲淹果奉表谢，上愈信得象言，于是弼自河北还，右正言钱明逸希得象等意，言弼更张纲纪，纷扰国经，凡所推荐，多挟朋党，疏奏，即降诏罢仲淹、弼。陈执中在中书，数兴衍异议。蔡襄、孙甫之乞出也。事下中书，甫本衍所举用，于是中书共为奏言：谏院今阙人，乞且留甫等供职。既奏，上颔之。衍退归，即召吏出札子，令甫等供职。吏执札子诣执中，执中曰：『向者上无明旨。』吏还白衍，衍取札子坏焚之，执

中因譖衍曰：『衍党錡二人，苟欲其在谏院。及臣觉其情，遂坏焚札子以灭迹，怀奸不忠。』上入其言，故与仲淹、弼俱罢。衍为宰相才百二十日也。丙戌，平章事兼枢密使杜衍罢为尚书左丞、知兖州。枢密使贾昌朝平章事兼枢密使，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王贻永为枢密使，资政殿学士、知郓州宋庠为参知政事。上既罢范仲淹，问章得象谁可代者，得象荐庠第祁。帝雅意属庠，乃复召用之。翰林学士吴育为右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左谏议大夫知延州庞籍并为枢密副使。育初尹开封，范仲淹在政府，因白事，数与仲淹迁。既而仲淹安抚河东，有奏请，多为当国者所沮。育取可行者固执行之。先是，田况言：『比来灾咎频仍，蝗潦继作。

观当世之弊，验致灾之由，其实役敛重而民愁，和气伤而沴作。役敛之重，由国计之日窘，国计之日窘，由冗兵之日蕃。宜分遣干臣，拣选诸路宣毅、广捷等军，其不堪战者并降为厢军，其厢军之不堪役者并放停。议者必曰：『兵骄久，一旦遽加澄汰，则恐立以致乱。』此虑事者之疏也。去年韩琦汰边兵万余人，岂闻有为乱者？今天下财用不足，以贍冗食之兵，尚或顾恤细故而不思救弊之源，臣窃忧之。』

二月戊子朔，分遣内臣往诸路选汰羸兵，其诸州宣毅军过三百人者，无得更募。用韩琦议也。辛卯，诏曰：『比京朝官因人保任，始得叙迁。朕念廉士或不能以自进。其罢之。』时监察御史刘元瑜言：『近年考课之法，自朝官至员外郎、郎中、少卿、监须清望官五人保任，方许磨勘，适长奔竞。』故降是诏。磨勘保任之法实仲淹所建，仲淹既绌，故元瑜亟奏罢之。知制诰余靖乞特降指挥，应合奏荫亲属，臣僚所奏子孙、弟侄，特令不拘年甲，以广赏延之典。从之。戊戌，讲《诗》，起《鸡鸣》，尽《南山》篇。先是，讲官不欲讲《新台》，帝谓曾公亮曰：『朕思为君之道，善恶皆欲得闻，况诗三百皆圣人所删定，存劝戒，岂当有避也？』乃命自今讲读经史，毋得辄遗。兼侍御史知杂事赵及权判吏部流内铨。初，铨吏匿员阙，与选人为市。及奏：阙至，即榜之吏部。榜阙自及始。乙巳，以马军都虞候公廩为太学。

三月戊午，迓英阁讲《诗·匪风》篇曰：『谁能烹鱼，溉之釜鬯。』帝曰：『老子谓治大国若烹大鲜，治小国若烹小鲜，义与此同否？』丁度对曰：『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非圣学深远，何以见古人求治之意乎？』杜衍、范仲淹、富弼既罢，枢密副使韩琦上疏言：『陛下用杜衍为宰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罢。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边，固亦有名。至于富弼之出，则所损甚大。富弼大节难夺，天与忠义，昨契丹领大兵压境，命弼使北，以正辩屈强北，卒复和议，忘身瘁事，古人所难，故近者李良臣自北来归，盛言北方自北主而下皆称重之。陛下两命弼为枢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辞避不受。逮抑令赴上，则

不顾毁誉，动思振缉纪纲，其志欲为陛下立万世之业尔。近日臣僚多务攻击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国家之福，惟陛下久而察之。』疏入，不报。而董士廉又诣阙讼水洛城事，辅臣多主之，琦不自安，恳求补外。辛酉，琦罢枢密副使、知扬州。丙子，诏礼部贡院增天下解额。己卯，迺英阁讲《诗·六月》篇。上曰：『此序自《鹿鸣》至《菁菁者莪》，皆帝王常行之道，或止当时事耶?』杨安国对曰：『昔幽王失道，小雅尽废。四夷交侵，中国道微。先儒所以作此序，为万世监也。』于是上再令讲之。又诏：『补荫选人，自今只令吏部流内铨候该参选日，量试所习艺业注官。其庆历三年十一月条制勿行。』迺英阁读《汉书》高祖封韩信为齐王事，上曰：『高祖之从谏，善用人不疑如此。』丁度对曰：『高祖聪明大度，故臣下得尽其诚，不然，何以基帝业也?』丙戌，罢入粟授官。是月，欧阳修上疏：『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继而罢，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而不闻其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识不远。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欲摇动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其何故也?善人少过，难为一二求瑕，惟指以为朋党，则可一时尽逐。大臣不可以他事动摇，惟有专权是人主之所恶，故须此说方可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无大过，而一时尽逐，必有朋党、专权之说上惑圣聪。臣请详言之：杜衍为人清审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韩琦则纯正而质直，富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为性既各不同，虽皆归于尽忠，而其所见各异，故于议事多不相从。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谅，仲淹力争而宽之。仲淹谓契丹必攻河东，请急修边备，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来。至如尹洙，亦号仲淹之党，及急水洛城事，韩琦则是尹洙而非刘沪，仲淹则是刘沪而非尹洙。此数事尤为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谓公正之贤也。平日闲居，则相称美之不暇；为国议事，则公言廷争而无私。以此而言，臣见杜衍等真得汉史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而小人谗为朋党，诬矣。陛下于千官百辟之中亲选得此数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此臣所以为陛下惜也。』疏入，不报。指修为朋党者益恶焉。

夏四月丁亥朔，司天言：日当食，而阴晦不见。宰臣率从官称贺。御史李京言：『自宝元初定襄地震，压死者数万人，殆今十年，震动不已，岂非西、北二边有窥中国之意乎?孟夏雷未发声，岂非号令之不信乎?愿陛下饬边臣备夷狄，戒辅臣谨出命，以厌祸于未形。』上嘉纳之。壬辰，迺英阁讲《诗·小旻》篇曰：『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帝谓赵师民曰：『以水论政，其有指哉?』对曰：『水性顺则通，通则清；逆故壅，壅则败。喻用贤则王政通而世清，用邪则王泽壅而世浊。幽王失道，纠正用邪。正不胜邪，虽有善人，不能为治，亦将相牵以沦于污败也。』丁未，讲《诗》至《巷伯》篇，注有鲁男子独

处之事。帝曰：『嫌疑之际，古人所谨。此不著古人姓氏，岂圣人特以设教邪？』戊申，平章事兼枢密使章得象罢为镇安节度使、同平章事、判陈州。得象在中书八年，畏远名势，宗党亲戚，一切抑而不进，然无所建明，里行孙抗数以为言，而得象亦十二章请罢，上乃许之。平章事兼枢密使贾昌朝加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参知政事陈执中依前官平章事兼枢密使。庚戌，枢密副使吴育为参知政事，翰林学士承旨兼中书舍人丁度为枢密副使。

五月，上封者多言诸路转运判官竞为苛刻。己巳，诏见任转运判官岁满者皆罢。

秋八月甲子[2]，监察御史包拯为契丹正旦使，阁门通事舍人郭??副之[3]。契丹馆伴者谓拯等曰：『雄州新开便门，乃欲诱纳叛人以刺候疆事乎？』拯曰：『欲刺知北事自有正门，何必便门也？本朝岂尝问涿州开门邪？』敌折，不复言。及拯使还，具奏：『今边上将帅尤在得人。昔太祖经营四方，选勇于忠实者分控西北边，皆一任十余年不迁，卒获其效。今则不然，莅事未几，即图迁徙，又何暇于训练备御乎？臣欲乞今后应沿边要冲之处，专委执政大臣精选素习边事之人以为守将，其代州尤不可轻授。如得人，责以实效，虽有微累，不令非次移替，所贵军民安其政令，缓急不致败事。』甲戌，降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欧阳修为知制诰、知滁州。

九年甲辰，徙江南东路转运按察使杨紘知衡州。紘尝言：『不法之人不可贷，如使肆贪残于一郡一邑，害良民千万家，不若去之不利一家尔。』闻者望风解去，然竟坐苛刻下迁。紘，亿从子，为亿后。其为江东转运按察使，富弼所荐也。

冬十月辛酉，祔章献明肃皇后、章懿皇后神主于太庙，大赦天下。诸路转运使昨带按察之名，比闻过为烦苛，吏不安职，其并罢之。时执政沮改范仲淹、富弼所行事，因肆赦，遂有此命。初，议者请覃恩百官且优赐军士，参知政事吴育曰：『无事而启侥幸，谁为陛下建此者，请治之。』已而帝语辅臣曰：『外人怨执政，宜防喧哗。』育曰：『此必建议者欲以动摇上听，愿毋虑。臣既以身许国，何惮此耶？』帝尝遣中使察视山东盗贼，还奏盗不足虑，而言兖州杜衍、郓州富弼，山东尤尊爱之，此为可忧。帝欲徙二人淮南，育曰：『盗诚无足虑，然小人乘时以倾大臣，非国家之福。』议遂格。辛未，始班历于夏国。庚辰，罢宰臣兼枢密使，又诏枢密院凡军国机要，依旧同商议施行。十一月，枢密院请自今进退管军臣僚、枢边长吏、路分兵马钤辖以上，并与宰臣同议。从之。辛卯，诏京东路提点刑狱司体量石介存亡。先是，介受命通判濮州，归家待次，病卒。夏竦衔介甚，且欲倾富弼。会徐州狂人孔直温谋反，搜其家，得介书。竦因言介实不死，弼阴使入契丹谋起兵，弼为内应，故有是命。

时亦有诏下兖州勘介死虚实，知州杜衍会官属语之，泰宁节度掌书记龚鼎臣独曰：『介平生直凉，宁有是耶？愿以合族保其必死。』衍竦然，探怀中奏藁示之曰：『老夫既保介矣。君年少，见义必为，安可量哉！』国子监直讲孙复责监虔州税，孔直温败，索其家，得遗复诗故也。甲午，迓英阁讲《诗·角弓》篇。上曰：『幽王不亲九族，以至于亡。』杨安国对曰：『冬至日，陛下亲燕宗室，人人抚籍，岂不广骨肉之爱也？』上又曰：『《书》载「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帝尧之盛德也，朕甚慕之。』乙未，迓英阁讲《诗·都人士》篇。上曰：『古人冠服必称其行，今冠服或过之行，未必如古人也。』又读《经武圣略》，至『真宗朝，李继和上言：国初李汉超在关南，以私钱贸易佐公用，人或绳奏之，太祖反令尽除所过税』，上曰：『任人如此，孰不尽力哉？』诏以边事宁息，盗贼衰止，知郢州弼、知青州张存并罢安抚使，知邠州范仲淹罢陕西四路安抚使。其实谗者谓石介谋北，弼将举一路兵应之故也。仲淹先引疾求解边任，是日，改知邓州。

丙戌庆历六年春正月戊子，知制造王尧臣罢三司使，为翰林学士承旨。尧臣主计凡三年，前使姚仲孙借内藏钱数百万，久不能偿，尧臣悉按籍偿之，而军国之费犹沛然有余，盖未尝加赋于民也。益、梓、夔三路转运使皆乞增盐井课，岁可为钱十余万，尧臣固不从。上问其说，对曰：『庸蜀僻远，恩泽鲜及，而贡入常倍，民力由此困。朝廷既未有以恤之，而又牟利焉，是重困也。』上善其对。已而言于上曰：『臣之术止于是矣。且臣母老，愿解烦剧。』既罢，上慰劳之。尧臣顿首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尔。』甲午，命翰林学士孙抃权知贡举。

二月癸丑，司天监言：日当食三月朔。上谓辅臣曰：『日食之咎，盖天所以谴告人君。愿罪归朕躬而无及臣庶也。凡民之疾苦，益思询究而安利之。』

三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庚寅，登州地震，峒嵎山摧。自是震不已。每岁震，即海底有声如雷。壬寅，御崇政殿，赐进士贾黯等一百三十人及第，一百九十人出身，一百十七人同出身。癸卯，赐诸科及第并出身者四百十五人。

夏五月，减邳州盐井岁额缗钱一百万。川峡四路盐课，县官之所仰给，然井源或发或微而责课如旧，任事者以为功，往往贻患于后人。朝廷切于除民疾苦，有司上言，辄为蠲减，前后不可悉数。

六月丁巳，流星出营室南，大如杯，其光烛地，隐然有声。占曰：『兵出。』癸亥，帝谓辅臣曰：『天之谴告人君，使惧而修德，亦犹人君知臣下之过，先亦戒敕，使得自新，则不陷于咎恶也。』贾昌朝等皆引咎再拜。参知政事吴育与宰相贾昌朝不相能，监察御史唐询希昌朝意，上奏曰：『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茂材异等科由汉涉唐，皆不常置。若天见灾异，政有阙失，则诏在位荐

之。请自今不与进士同时设科。』疏上，帝刊其名付中书。育奏疏驳之。上是育言，即诏礼部自今制科随进士贡举，其著为令，仍须近臣论荐，毋得自举。上因谕辅臣曰：『彼上言者乞从内批以行，今乃知欺罔也。』育又奏曰：『阴邪沮事，正当明辨。人臣言涉机密，欲归德于君，成国之美，此类可以刊名付外。制策天下公共，废置可以明述，岂宜阴有沮革，欲自上行？此正奸罔所为。愿出姓名批敕，以明国法。』育本由制策进，上数称其贤，以为得人，故询力排诋，意在育不在制科也。

秋七月，三司使王拱辰言：『太祖时兵十二万，太宗时十八万，章圣时四十万，今过倍之[4]。兵在精不在众，冗散坐食，非计也。三司虽总财用大计，而事实在外。请诸道帅臣并任其责。』乙酉，诏判大名府夏竦、知并州郑戩、知永兴军程琳并兼本路计置粮草事。丙申，右正言、知制诰、知吉州余靖为将作少监、分司南京，许居韶州。初，靖为谏官，尝劾奏太常博士茹孝标不孝，匿母丧坐废。靖既失势，孝标因与知谏院钱明逸言：靖少游广州，犯法受笞。会朝廷下广州，按得其实。靖初名希古，曲江主簿善遇之。知韶州者疾主簿，据其罪，唯得与靖接坐。主簿既以违敕停任，而靖受笞，后乃更名，取解他州及第。案牍具在，故有是命。壬寅，上谓宰相曰：『前日除李用和子璋为阁门副使，今次子珣求为通事舍人。朕已谕之曰：「朝廷爵赏，所与天下共也。佻戚里之家兄弟迁补如己欲，朕何以待诸勋旧乎？」』

八月癸卯，御崇政殿，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谏太常博士钱彦远及武举人。彦远策入第四等。彦远，易之子，明逸之兄也。宋兴以来，父子兄弟登制科者，钱氏一家而已。癸酉，参知政事吴育为枢密副使，丁度参知政事。育在政府，遇事敢言，与宰相贾昌朝争议上前，殿中皆失色，育论辩不已，乃请曰：『臣所辩者，职也。顾力不胜，愿罢臣职。』因与度易位。

九月庚寅，户部副使夏安期为陕西转运使。安期与诸路经略安抚司议边费，凡奏省员及汰边兵之不任役者五万人。时数有灾异，侍御史知杂事梅挚引《洪范》上变戒曰：『王省惟岁，谓王总群吏如岁兼四时，有不顺则省其职。今日食于春，地震于夏，雨水于秋，一岁而变及三时，此天意以陛下省职未至而丁宁告戒也。伊洛暴涨，海水入台州，浙江溃防，黄河溢埽，所谓「水不润下」。陛下宜责躬修德，以回上帝之眷佑。阴不胜阳，则灾异衰止而盛德日起矣。』

冬十一月，权御史中丞张方平权三司使。河北盐务在沧、滨二州，岁课凡千一百四十五名，以给一路。自开宝以来，听人贸易，官收其算，岁为额十五万缗。王拱辰为三司使，复建议悉榷二州盐，于是三司更立榷法，而未下也。方平见上，问曰：『河北再榷盐，何也？』上曰：『始议立法，非再也。』方子

曰：『周世宗榷河北盐，犯辄处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诉，愿以盐课均之两税钱而弛其禁。世宗许之。今两税盐钱是也，岂非再榷乎？』上大悟，曰：『卿语宰相立罢之。』方平曰：『法虽未下，民已户知之。当直以手诏罢之，不可自有司出也。』上命方平密撰手诏，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于澶州，为佛老会七日，以报上恩，且刻诏书北京。其后父老过诏书下，必流涕。辛丑，猎于城南东韩村。是时道傍居民或畜狐兔鳧雉驱入场中，上因谓辅臣曰：『畋猎所以训武事，非专务获也。』悉令纵之。

丁亥庆历七年春正月戊子，尚书左丞、知兖州杜衍为太子少师致仕，时年方七十。正旦日，上表愿还印绶。宰相贾昌朝素不喜，遽从其请。议者谓衍故宰相，一上表即得谢，且位三少，皆非故事。盖昌朝抑之也。己，《庆历编敕》成，凡十二卷，别为总例一卷，视天圣敕增五百条。

二月癸未，诏求宽恤民力之事，听官吏驿置以闻，上其副于转运司。利害明白者，转运司专行之。癸巳，诏曰：『自冬迄春，旱暵未已。朕惟灾变之来，应不虚发，殆不敏不明，以干上帝之怒。与其降疾于人，不若移灾于朕。中外臣僚指当世切务，实封条上。』杨察进诏草，以为未尽罪己之意，令更为此诏。乙未，平章事贾昌朝罢判大名府、河北安抚使，枢密副使吴育为给事中归班。昌朝与育数争论帝前，论者多不直昌朝。时方闵雨，昌朝引汉灾异策免三公故事上表乞罢，而中丞高若讷言阴阳不和，责在宰臣。帝用其言，即罢昌朝等，寻复命育知许州。判大名府夏竦充枢密使。故事，文臣自使相除枢相，必纳节还旧官，独竦不然。初降制召竦为宰相，谏官、御史言：『大臣和则政事修。竦与陈执中论议素不合，不可使共事。』越三日，遂贴麻改命焉。知益州文彦博为枢密副使。上议再畋近郊。南城之役，卫士不及整而归，以夜有雉隕于殿中，谏者以为不祥。是月乙亥，诏将复出，谏者甚众，诏罢出猎。丙申，诏群臣无得以郊祀请加尊号。丁酉，改枢密副使文彦博为参知政事，右谏议大夫高若讷为枢密副使。己亥，赐侍讲曾公亮三品服，上御迺英阁面赐之，仍宣谕曰：『即讲席赐卿，所以尊宠儒臣也。』壬寅，降宰臣陈执中为给事中，参知政事宋庠为右谏议大夫，工部侍郎丁度为中书舍人。先是，贾昌朝引汉故事乞罢相，执中等复申前请，于是各降官一等而辅政如故。上之幸西太一宫也，日方炎赫，却盖不御，及还而雨，是日大浹。诏权停贡举。

夏四月己酉，内出诏曰：『前京东转运使薛绅任部吏孔宗旦、尚同、徐程、李思道等为耳目，侦取州县细过，以滋刑狱，陷害人命，时号「四瞪」；前江东转运使杨紘、判官王綽、提点刑狱王鼎皆亟疾苛察相尚，时号「三虎」，是岂称朕忠厚爱人之意欤？紘已降知衡州，而绅等故在，其降绅知陕州，鼎知深州。綽方居丧，候服除日取旨。自今皆毋得用为监司。宗旦等四人并与远小

处差遣。』绰，益都人。鼎，沿子，与纮三人者，皆范仲淹所选用也。天章阁待制、侍讲杨安国因讲筵为上言『三虎』、『四瞪』事，故有是诏。壬子，御正殿，复常膳，仍赐二府《喜雨》诗。丁卯，上封者言：『诸路转运司广要出剩，求媚于上，以民输赋税，已是大半之赋，又令加耗，谓之「润官」，愿陛下阅其奏目，或有横加收敛，名为出剩，乞赐绌贬，使民知陛下之意。仍乞严行戒励，必然止绝。』上览之曰：『古称取敛之臣甚于盗贼，今如此掊敛，与朕结怨于民也。亟下诏止绝之。』讲筵读《贾谊传》。论三公、三少皆天下端士，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帝曰：『朕昔在东宫，崔遵度、张士逊、冯元为师友，此三人皆老成人。至于遵度，尤良师也。』

五月己亥，命翰林学士杨察除放天下欠负。

六月壬戌，置北京留守司御史台。先是，夏竦谗言石介实不死，富弼阴使入契丹谋起兵。竦在枢府，又谗介说敌不从，更为弼往登、莱结金坑凶恶数万人欲作乱，请发棺验视。朝廷复诏监司体量。中使持诏至奉符，提点刑狱吕居简曰：『今破冢发棺而介实死，则将奈何？且丧葬非一家所能办也，必须众乃济。若人人召问之，苟无异说，即令结罪保证，亦可应诏矣。』中使曰：『善。』及还奏，上意果释。秋八月丁未，赐汝州龙兴县处士孔旼粟帛。旼，孔子四十六代孙，隐居县之龙山。性孤洁，昼读书。有田数百亩，赋税常为乡里先，遇岁饥，分所余周不足者。闻人之善，若出于己，动止必依礼法。环所居百里，人皆爱慕之。葬其父，庐墓三年，卧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间生紫芝数十本。州以行义闻，故有是赐。初置天章阁直学士，位在龙图阁直学士之下。

九月癸巳，以北宅为广亲宅。先是，帝以秦王子孙众多而所居隘狭，乃命修王钦若故第增益之。

冬十月，太子太傅致仕李迪卒，帝篆其墓碑曰『遗直之碑』，又改迪所葬鄆城之乡曰遗直乡。

十一月戊戌，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是日，贝州宣毅卒王则据城反，僭号东平郡王。

十二月庚戌，枢密直学士明镐为河北体量安抚使。甲寅，知沧州高继隆为东上阁门使、知贝州。三司使张方平言：『勘会陕西用兵以来，内外所增置禁军八百六十余指挥，约四十有余万人，内马军一百二十余指挥，若马数全足，计六万有余匹。其系三路保捷、振武、宣毅、武卫、清边、蕃落等指挥并本道上兵连营仰给，约二十余万人，比屯驻戍兵当四十万人。又自庆历三年以后增添给送西北银绢、内外文武冗官日更增广，所以三司经用不贍，天下山泽之利，茶盐酒税，比之先朝以前，例皆大有增剩，可谓无遗利也。然有司调度交见匱乏，直以支费数广、不量入以为出所致尔。今禁兵之籍不啻百万人，坐而

衣食，无有解期，七八年天下已困，而中外恬然不知营救。臣以不才，谬当大计，谨具大略，乞下中书、枢密院审加图议，裁于圣断，变而通之。』

戊子庆历八年春正月辛未，夏国主曩霄卒。曩霄凡七娶，五曰野利氏，遇乞从女也。会有告遇乞兄弟谋作乱，曩霄遂族遇乞刚浪凌、城逋等，既而曩霄悔恨，下令访遗口，得遇乞妻，与之私通。野利氏觉之，乃出为尼，号没藏大师。既娠而曩霄死。没藏，大族也，讹庞为之长。讹庞曰：『夏自祖考以来，父死子继，国人乃服。今没藏尼娠先王之遗腹，幸而生子，则可以嗣先王矣。』遂立没藏而伪号太后。曩霄既死三月，谅祚生。丁丑，参知政事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本路体量安抚使、枢密学士明镐副之。镐督诸将攻贝州城，久不下，彦博乞身往破贼，故遣彦博宣抚。先是，枢密使夏竦恶明镐，恐其成功，辄从中沮之。彦博因言：『军事愿得专行。』戊寅，诏许彦博以便宜从事。乙未，日赤无光。

闰正月庚子朔，文彦博夜选壮士二百，衔枚由地道入，贼众惊溃。王信捕得则，诏以槛车送京师。改贝州曰恩州。丁未，祠部员外郎、秘阁校理张瑰为两浙转运使。瑰十年不磨勘迁官，朝廷奖其退静，故用之。戊申，参知政事文彦博为礼部侍郎、平章事，右谏议大夫明镐端明殿学士、给事中。辛酉，崇政殿亲从官颜秀、郭逵、王胜、孙利等四人谋为变，杀军校，劫兵仗，登延和殿屋入至禁中，焚宫帘，斫伤内人臂。其三人为宿卫兵所诛，王胜者走匿宫城北楼，经日乃得，而捕者即支分之。带御器械王从善等五人皆外迁，独杨怀敏领职如故，枢密使夏竦庇之也。丙寅，磔王则于都市。

二月癸酉，杨怀敏落入内副都知，复为左藏库使、通州团练使、滑州钤辖，始从御史之言也。何郯击怀敏尤力，上谕郯曰：『古之谏臣尝有碎首者，卿能行此否？』郯对曰：『古者君不从谏，故臣有碎首。今陛下无谏不从，何用如此？若必碎首，则美归臣下而过在君上也。』上忻纳之。戊寅，改新知荆南范仲淹复知邓州。仲淹在邓二年，邓人爱之。及徙荆南，众遮使者请留，仲淹亦愿留。诏从其请。

三月甲寅，幸龙图、天章阁，出手诏赐辅臣曰：『间者西陲御备，天下绎骚，虽常赋有增而经用不给。加以承平浸久，仕进多门，人浮政滥，员多缺少。又牧宰罕闻奏最，将帅艰于称职。西北多故，虏态难常。献奇譎空言者多，陈悠久实效者少。思济此务，罔知所从。悉为朕条画之。』又诏翰林学士、三司使、知开封府、御史中丞曰：『欲闻朕躬缺失、左右朋邪、中外险诈、州郡暴虐、法令非便民者及朝廷机事，其悉以陈。』皆给笔札，令即坐上对。时枢密使夏竦知执中不学少文，故为帝谋，意欲困执中也。执中方力辞，未许，参知政事宋庠请至中书会议上对，许之。论者以庠为知体。是日，翰林学士

张方平既退朝会，锁院草制。方平即条对所问，夜半，与制书俱上。曰：『臣昨在三司，计会天下财用出入之籍及建隆以来兵数，乞朝廷速加图议。望严令天下，禁止招募，命逐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分按所部，拣选疲老，便与放停。若虽系禁军，其间羸弱、惮于教阅，愿退就厢军者，亦听从便。臣曾勾当三班院，在院使臣景祐中约计四千余员，今六千五百余员。臣勘会学士院两省以上官，景祐中四千余员，今六千余员。臣任御史中丞，将本台班簿点算，景祐中，京朝官不及二千八百员。臣判流内铨，取实在铨选人毕，竟不知数目，大约三员守一缺，略计万余人。十年之间，所增官数如此，若更五七年后，其将奈何？每岁入官之路，徼幸攀援，日生新例，不可胜数。澄源培本，在陛下命令而已。乞令中书、枢密院各具逐年诸色入仕名目及人数，取其侥幸弊滥尤甚者，逐色别立条约，稍加裁损。臣闻先朝以前，虽将相大臣之家，子孙犹多白衣未仕者。今自少卿、监以上，辄每岁任一人，不亦过乎？祖宗之时，文武官不立磨勘年岁，不为升迁资序，有才用名实之人，或从下位，便见超擢；无才用名实之人，有守一官至十余年不改转者，故当时人皆自勉，非有劳效，知不得进。自祥符之后，朝廷之议，益循宽大，故令自监当入知县，知县入通判，通判入知州，皆以两任为限。又令守官及三年，即例得磨勘。先期行之，人始知恩，未见有弊。及今岁年深久，习以为常，皆谓本分合得，无贤不肖，莫知所劝。愿陛下稍革此制，其应磨勘叙迁者，必有劳绩可褒，或朝廷特敕择官保任者，即与转迁。其保任之法，应须选择清望有才识之人，即命举之。如此，则是委执政之臣举清望官，委清望官举亲民官。官有缺员，随员数令举，又足以见圣恩急才爱民之意也。至于将帅之任，仍宜久于其职。祖宗任李汉超、郭进、贺惟忠、李谦溥、姚内斌、董遵诲、侯赞、杨延昭等，远或二十年，近犹八九年，假之事权，略其细故，不为间言轻有移易，又不与高官，常令志有所未满，不怠于为善也。今则不然，武臣指边郡谓之边任，借之为发身之地。历边任者，曾无寸劳薄效，不数年径至横行、刺史、防团、廉察，而又移换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军员士伍未及识，吏民土俗未及谙，已复去矣。愿陛下鉴祖宗故事，重爵赏以待功劳，责久任以观能效，亦驭将帅之一节也。』帝览奏惊异，诘旦，更赐手札，问诏所不及者。方平即日复上对曰：『今兹圣心因昨保州、恩州之变，得无常以河北为意者乎？臣曾勘会河朔厢、禁军仅二十万人，禁军五之四，然体问其中疲老不任征役者甚多。若朝廷密谕安抚、部署及转运使、提点刑狱官，此后一切且住招填，令依常例旋行拣放，频作番次，拣选少作人数放停，使由之而不知，无得漏露朝旨。岁年后稍稍团并，据所缺指挥发在京禁军就逐州驻劄，使其势足与土兵相制，庶乎置器于安也。今兹圣心因昨卫士震惊，宫省得无以亲卫为意者乎？国初循周制，置诸班直，备爪牙士属殿前司

，置亲从官属皇城司，然皆游惰无根蒂、莫容其身者乃来应募。前此变故卒生意外，臣恐当有以惩创之。若于诸班直中选其年劳久次者，至于东、西下班殿侍有门阀家业者及诸军中死事者之孤稍有材胜兵者，严立保委之法，选取千人，以充殿内之卫，仍领属皇城司，令枢密院、殿前司立定选补格式、岁月更代之法，岁满则优迁之，愿留者令皇城司保任。委是壮愿谨良，则听留。若其功过之准、教习之法、居处之制、颁给之例，即请自朝廷裁议。臣闻太祖训齐诸军，法制甚严，军人不得衣皂，岂有红紫之服？葱韭不得入营门，岂知鱼肉之味？每请月粮时，营在城西者即于城东支，营在城东者即于城西给，须令自负以劳役之。今则异矣，臣尝入朝，见诸军帅从卒一例新紫罗衫、红罗抱肚、白綾袴、丝鞋，戴青纱帽，拖长绅带，鲜华烂然。计其所受廩给，不足一身之费。若有妻子，争得不饥冻？此军情所以易动也。臣窃惟陛下御极，于今且三十年，甚盛之事，所以感格天地、结洽人心之深者，以其至仁慈厚，好生恶杀，哀矜庶狱，惟刑之恤也。近因贝贼挟妖为乱，州郡承风觉发妖事，蔓延平民，岂无奸人乘便创造疑似，或挟讎怨更相攀引？榜掠之下，何求不获！臣惜陛下三十年甚盛功德亏于一篲，奈何轻用刑狱，以危天下，招致沴气，以速民怨者乎？至于天下大势，臣请为陛下言之：臣观古今治乱之变，不在其他，只在上下之势离合而已。比年以来，朝廷颇引轻险之人布之言路，违道干誉，利口为贤，内则言事官，外则按察官，多发人闺门暧昧、年岁深远、累经赦宥之事，故自将相以下至于卿大夫士，惴惴危恐，莫有泰然而自安者。愿陛下深为留神，务在通上下之情欲，在审于听受而已。』上览奏，益异之，书『文儒』二字以赐方平。翰林侍读学士叶清臣在永兴条对，其言多剴切权贵，且曰：『陛下欲息奔竞，此系中书。若宰相裁抑奔竞之流，则风俗敦厚，人知止足；宰相用俭佞之士，则贪荣冒进，激成浑波。向有职在管库，日趋走时相之门，入则取街谈巷言以资耳目，出则窃庙谟朝论以惊流辈，一旦皆擢职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竞踵此风。出入权要之家，时有「三尸」、「五鬼」之号，乃列馆职，或置省曹。台谏官为天子耳目，今则尽为宰相肘腑，宰相所恶则摭以微瑕，公行击搏；宰相所喜则从而唱和，为之先容。中书政令不平，刑罚不当，则箝口结舌，未尝敢言。人主纤微过差或宫闈小事，则极言过当，用为讦直。宋禧为御史，劝陛下宫中畜犬设棘以为守卫，削弱朝体，取笑夷狄。王逵两为湖南转运使，所至苛虐，诛剥百姓，徙配无辜，特以宰相故旧，不次拔擢。如此，是长奔竞也。』其他所列利害甚众。

夏四月己巳朔，封曩霄子谅祚为夏国主。谅祚生甫三月，诸将未和议者谓可因此时皆以节度使命诸将，使各统所部，可分弱其势，冀绝后患。判延州程琳言：『幸人之丧，非所以示夷狄。不如因而抚之。』或请乘隙举兵，知庆州

孙沔亦言：『伐丧非中国体。』上诺其言，遂趣有司行册礼，然议者颇惜其失机会。参知政事丁度罢为紫宸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给事中、权三司使明镐为参知政事。文彦博自贝州入相，数推镐功，故丁度罢而镐代之。诏：『科场旧条皆先朝所定，宜一切无易。』时礼部贡院言：『祖宗以来，得人不少，考较文艺，固有规程，不须变更，以长浮薄。请并加旧制。』故降是诏。初，诏外州发解到省，差官覆考，寻罢之。盖虑因此或致抑退寒士故也。辛卯，置河北四路安抚使，命知大名、真定府、瀛、定州者领之，韩琦知定州，王拱辰知瀛州，鱼周询知成德军。先是，贾昌朝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抚使矣。初改文明殿学士为紫宸殿学士，御史何郯曰：『紫宸不可为官称。』

五月乙巳，诏改旧延恩殿之名为观文殿，仍改紫宸殿学士为观文殿学士。御史何郯言：『伏见枢密使、平章事夏竦其性邪，其欲侈，其学非而博，其行伪而坚。有纤人善柔之质，无大臣鲠直之望。事君不顾其节，遇下不由其诚。肆己之欺诬谓可以蔽明，任己之侧媚谓可以矫正。犯纪律之所戒而不耻，冒名教之所弃而无疑。聚敛货殖，以逞贪恣，不可格以廉耻之行；比周权幸，以图进取，不可语以忠正之方。近者卫兵为乱，突入宫掖，而竦只缘管皇城司内臣杨怀敏素与交通，曲为掩藏，欲以结纳。主忧于上而不为之恤，民议于下而不知为非。今怀敏既黜而竦独留，中外之心无不愤激。伏望陛下上为社稷之谋，下慰臣庶之望，与众永弃，示人不私，岂不盛哉？岂不快哉？』辛酉，夏竦罢枢密使、判河南府。言者既数论夏竦奸邪，会京师同日无云而震者五，上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学士，俄顷张主【杰按：主，“方”之误。】平至，上谓曰：『夏竦奸邪，以致天变如此。亟草制出之。』方平请撰驳辞，上意遽解。曰：『且以均劳佚命之。』给事中、参知政事宋庠充枢密使。壬戌，枢密副使、左谏议大夫庞籍为参知政事。

六月壬辰，帝语辅臣曰：『春夏久雨，朕日蔬食，夙夜祷于上帝。倘霖淫未止，当去食啜水，冀移灾朕躬。然不欲使外闻之，嫌其近名耳。』宰臣文彦博对曰：『今景气澄晏，实圣德感通也。』参知政事明镐疽发背卒。丙申，司空致仕章得象卒。初，陕西军兴，移用不足，知商州皮仲容始献议采洛南县、虢州青铜，置二监以铸钱。既而陕西都运使张奎、知永兴军范雍请铸大钱，与小钱兼行，大钱一当小钱十。及奎徙河东，又铸大铁钱，亦以一当十，陕西复采仪州黄铜置监铸大钱。朝廷因敕江南铸大铜钱，而江、池、虢、饶州又铸小钱，钱悉辇至关中，数州钱杂行，大约小铜钱三可铸当十大铜钱一，以故民间盗铸者众，钱文大乱，物价翔踊。知并州郑戩请河东铁钱且以二当铜钱一，又以三当一，或以五当一。是月，翰林学士张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杨察与三司使叶清臣先上陕西钱议，请以江南、仪、商州大铜钱一当小钱三，又言：『奸

人所为不铸小铁钱者，以铸大铜钱得利厚而官不禁。若铸大铜钱无利，又将铸小铁钱以乱法。请以小铁钱三当铜钱一。』既而又请河东小铁钱如陕西，亦以三当一，且罢官所置炉。朝廷皆施用其言，自是奸人稍无利。其后诏商州罢铸青黄铜钱，又令陕西大铜钱、大铁钱皆一当二，盗铸乃止。然令数变，兵民耗于资用，类多咨怨，久之始定。

秋七月，诏河北水灾，其令州县募饥民为兵。

冬十月丁亥，屯田员外郎范祥提点陕西路刑狱兼制置解盐。祥先请变两池盐法，故有是命，使自推行之。其法旧禁盐地一切通商，盐入蜀者亦恣不问，罢并边九州军人中刍粟，第令入实钱，以盐偿之，视入钱州军远近及所指东南盐第优其估，东南盐又听入钱。永兴、凤翔、河中岁课入钱总为盐三十七万五千大席，授以要券，即池验券，案数而出，尽弛兵民犂运之役。又以延、环、庆、渭、原、保安、镇戎、德顺地近乌白池，奸人私以青盐入塞，侵利乱法，乃募人入中，池盐予券，优其直，还以池盐偿之，以所入盐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盐之禁。行之数年，猾商贪贾无所侥幸，关内之民得安其业，公私以为便云。己亥，作『皇帝钦崇国祀之宝。』真宗尝为『昭受乾符之宝』，凡斋醮、表章用焉。及大内火，宝焚，命宰相陈执中书，付有司别刻之。

十一月，殿中侍御史何郯为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初，台缺知杂，执政欲进其党。上特用郯，且谕郯曰：『卿不阿权势，故越次用卿。』诏河北水灾，民流离道路、男女不能自存者，听人收养之后，毋得复取其庸雇者，自从私券。壬戌，以畿内物价翔贵，于新城外置十二场，官出来【杰按：来，疑为“余”之误。】，裁其价，以济贫民。时雨潦害稼，坏堤防，两河间尤甚。

十一月乙丑，德音改明年元，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出内藏钱帛赐三司贸粟，以赈河北流民。丙子，诏三司：河北沿边州军，客人入中粮草改行四说之法，每以一百贯为率，在京支钱三十贯，香药象牙十五贯；在外支盐十贯，茶四十贯。初，权发遣盐铁判官董沔言：『端拱、淳化时，祖宗北伐燕蓟，西讨灵夏，以至真宗朝二边未和，用兵数十年，然犹帑藏充实，人民富庶。何以致其然哉？行三说入中之法尔。自西人扰边，国用不足，民力大匱，得非废三说之法邪？请依旧行三说，以救财用困乏之弊。』乃下三司议，因言：『自见钱法行，京师之钱入少出多。庆历七年，榷货务缙钱入百十九万，出二百七十六万，恐无以贍给，请如沔议。』旧法每一百贯支见钱三十贯，香药象牙三十贯，茶引四十贯。至是，加以向南末盐为四说而行之。

[1]邵饰 原作『邵节』，据《长编》卷一四七、《京口耆旧传》卷三《邵饰传》改。

[2]八月 原作『七月』，按，是年七月无甲子日，兹据《长编》卷一五七改。

[3]郭?? 《长编》卷一五七作『郭琮』。

[4]过倍 《长编》卷一五九作『遂倍』。

宋史全文卷九上

宋仁宗五

己丑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辛丑，命翰林学士赵概权知贡举。庚戌，太傅致仕邓国公张士逊卒，车驾临奠。翌日，谓辅臣曰：『昨有言，庚戌是朕本命，不宜临丧。朕以师臣之旧，故不避。』文彦博曰：『唐太宗辰日哭张公谨，陛下过之远矣。』

二月丁卯，彗出虚，晨见东方，西南指，历紫微，至娄，凡一百一十四日而没。诏：『自今月五日不御正殿，其尚食所供常膳亦宜减省，中外臣僚极言当世切务。』权三司使叶清臣乞今后转运使、副得替，差两制臣僚考校，分上、中、下六等。从之。辛未，知青州富弼为礼部侍郎。初，河北大水，流民入京东者不可胜数。弼择所部丰稔者五州劝民出粟，得十五万斛，益以官廩，随所在贮之。择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选老弱病者廩之。及流民将复其业，又各以远近受粮，凡活五十余万人，募而为兵者又万余人。

《讲义》曰：救荒以政，不若救荒以人。一定州之政，足以活数十万之饥民；一青州之策，足以活五十万之饥民。先正诸公纯于为民，故适遇灾变，不啻犹己之饥溺。矫诏开仓，虽罪不恤；出粟贷民，家费不计。邇其用心民瘼，其有不瘳乎？然此固先正爱民之心，亦祖宗之世，郡县常有余蓄，所以易于用力而随见其效也。

诏发京师禁军十指挥赴京东西路驻泊，以备盗贼。户部副使包拯言：『臣闻京师者，乃天下之本也。王畿之内，列营屯聚，此强本之兵也。而国家近年以来，边陲有警，乃一例调发，恐非固宗社、制戎狄之长策。今河北、河东惟有民兵可用，往年尝籍之矣，籍之未甚得策，又从而释之。窃见唐李抱真民兵之制，事颇相近，故当时昭义一军雄视山东。可取抱真之制，约而行之。民兵既壮，禁军留实京师，则内外安矣。』契丹与夏人相攻，聚兵近塞，遣使来告，边候稍警。上御便殿，访群臣以备御之策。权三司使叶清臣对曰：『诏问北使诣阙，以西戎为名，即有邀求，何以答之？臣闻誓书所载，彼此无求。况元昊叛边，累年致讨，契丹岂有毫发之助？今彼国出师，辄求我助，奸盟违约，不亦甚乎！若使辩捷之人判其曲直，契丹虽是蛮夷，久渐礼义，我直彼曲，岂不惮服？诏问辅翊之能、方面之才与夫帅领偏裨当今孰可任此者？臣以为不患无人

，患有人而不能用尔。今辅翊之臣，莫如富弼、范仲淹、夏竦、郑戩；方面人才，莫如韩琦、田况、刘涣、孙沔；至于帅领，王德用、范仲淹、庞籍皆其选也；狄青、范全、将偕、张亢、刘貽孙、王德基，此可补偏裨者也。至若威御绥宁，即竦、戩尤其所长。诏问朔方灾伤，军储缺乏，此则三司失计置，转运使不举职。且如施昌言，方欲竭思虑，办职事，一与贾昌朝违戾，遂被移徙，军储何由不乏？自去秋八月计度市余，而昌朝执异，讫今仲春，而尚未予夺，财赋何缘得丰？诏问战马乏绝，何策可使足用？臣前在三司，尝陈监牧之弊，莫若赋马于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五路，上户一马，中户二户一马，养马者复其一丁。如此，则坐致战马二十万，不为难矣。』

三月庚子，御延和殿，召辅臣观新造浑仪木样。时命日官参用梁令瓚、李淳风旧制改铸浑仪也。先是，户部副使包拯答诏所问御边之策。辛丑，命拯往河北提举计置粮草。乙巳，御崇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丙午，试诸科。癸丑，赐进士冯京等一百七十四人及第、一百六人出身、二百九人同出身于崇政殿。甲寅，赐诸科及第并出身五百五十人于观文殿。

夏四月庚午，命户部副使包拯与河北四路安抚司、转运司议省冗官及汰军士之不任役者以闻。

五月丙午，幸后苑宝岐殿观刈麦。顾谓辅臣曰：『朕新作此殿，不欲植花奔【杰按：奔，疑为“卉”之误。】，而岁以种麦，庶知穡事之不易也。』宰相庞籍言：『殿中丞、馆阁校勘范镇有异才，不汲汲于进取。』特迁直秘阁。

六月乙丑，以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叔韶赐进士及第，寻加文州刺史。叔韶尝献所著文，召试学士院，入优等，特迁之。入谢，命坐赐茶，谓曰：『宗子好学无几，尔独以文章得进士第。朕欲天下知属籍有贤者。宜勿忘所学。』贾昌朝为观文殿大学士、判都省，观文殿置大学士自此始。仍诏自今非尝为宰相毋得除。

秋七月，翰林侍读学士张锡尝讲书禁中，上飞白书『博学』二字赐之，因问治道。锡对曰：『节嗜欲者，治身之本；审刑罚者，治国之本。』时贵妃方宠幸，故锡以此讽。上改容曰：『卿言甚嘉，朕恨用卿晚也！』

八月壬戌，平章事陈执中罢为兵部尚书、知陈州。先是，河北民流，灾异数见，执中无所建明，但延接卜相术士。言者屡攻之，诏从其请。平章事文彦博加昭文馆大学士；枢密使宋庠为平章事；枢密使王貽永兼侍中；参知政事庞籍为枢密使；枢密副使高若讷为参知政事；翰林侍读梁适为枢密副使。甲申，御崇政殿，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殿中丞吴奎。丙戌，御崇政殿，试武举人，得何景略等三十七人。

九月，诏河东、河北经略安抚使司：『契丹举兵讨夏，入其边要之地。选

委将佐，严加备御。』时司天言太阴犯毕宿，主边兵，赵分有忧故也。乙巳，广南西路转运司言广源州蛮寇邕州。诏江南、福建等路发兵备之。广源州在邕州西南，是号邕管西羁縻州，其实服役于交趾。初，有侬全福者知儂犹州，交趾举兵虏全福。其妻阿侬嫁商人，生智高。生十二年，杀其父商人，冒姓侬，据儂犹州，建国曰大历。交趾复拔儂犹州，执智高，释其罪。使知广源州。居四年，遂袭据安德州，僭称南天国，改元景瑞。求内附，未即得，于是始入寇。己未，罢武举。

冬十月，侍御史知杂事何郯言：『臣伏见陕西以诸州新弓手刺面充保捷指挥，其间甚有疲弱不堪征役之人。伏望告谕应系新置保捷兵士，年五十以上，如不愿在军者，许令自陈，减放归农。』

十二月壬戌，诏陕西保捷兵年五十以上及短弱不任役者听归农，凡放归者三万五千余人，皆欢呼反其家。自是岁省缗钱二百四十三万，陕西之民力稍苏。初，枢密使庞籍与宰相文彦博建议省兵，众纷然陈其不可，上亦疑焉。彦博与籍共奏：『今公私困竭，正由养兵太多尔。万一果聚为盗贼，二臣请死之！』上意乃决，于是简汰陕西及河北、河东、京东西等路羸兵无虑八万余人，其六万有余悉放归农，其二万余人各减衣粮之半。户部副使包拯言：『景德、祥符中，文武官总九千七百八十五员。今内外官属，较之先朝，已逾一倍。天下郡县，用吏不过五六千员。今乃三倍其多，而又三岁一开贡举，每放榜仅千人。复有台寺之小吏，府监之杂工、荫序之官、进纳之辈，总而计之，又不止于三倍，则国计民力安得不窘乏哉？臣以谓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欲救其弊，当治其源，治其源者，在乎减冗杂而节用度。方今山泽之利竭矣，征赋之入尽矣。望陛下上体祖宗之成宪，下恤生灵之重困。谓设官太多也，则宜艰杂选举，澄汰冗杂；谓养兵太众也，则宜罢招募，拣斥老弱，土木之功不急者悉罢之，费出无名者并除之。惩禁中奢侈之端，节上下浮枉之费。愿陛下留神省察。』

庚寅皇祐二年春正月。自庆历八年河北行四税法[1]，盐居其一，而并边刍粟皆虚估至数倍，券至京师，反为富贾所抑，盐八百斤[2]，旧售钱十万，至是止六万。商人以贱估券取盐，不复入钱，京师帑藏益乏。于是诏三司详定。王尧臣、王守忠、陈旭请复入钱京师法，视旧入钱数稍增予盐，而并边入中先得券受盐者，河东、陕西入刍粟直钱十万，止给盐直七万，河北又损为六万三千。且令入钱十万于京师，乃得兼给，谓之『对贴』，自是入钱京师稍复矣。先是，宋庠建议，以今年当郊而日至在晦，用建隆故事，宜有所避，因请季秋大享于明堂。

三月戊子朔，诏罢今年冬至亲祠南郊之礼，以九月择日有事于明堂。上谓

辅臣曰：『明堂者，布政之宫，天子路寝，乃大庆殿是也。况明道初，合祀天地于此。』己丑，诏以大庆殿为明堂。戊戌，诏群臣毋得上尊号。文彦博等伏奏至于三四，上固拒之。诏祠明堂宜尽物以遵典礼，自乘舆服御诸物，务令有司裁简之。诏两浙流民男女不能自存者，听人收养后不得复取。丙辰，宋祁上《明堂通议》二篇，祁自序略曰：『上薄三代，旁搜汉、唐，礼之过者折之，说之缪者正之，以合开宝一王之典，聊佐乙夜观书之勤。』

夏四月乙丑，内出手诏：『祖宗以来，三岁一亲郊，即遍祭天地，而百神靡不从祀。今祀明堂，而礼官所定止祭昊天五帝，不及地祇；配坐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制。况比年水旱地震，稼穡不登，移郊为大享，盖亦为民祈福。宜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并配，而五帝、神州亦亲献，日月、河海诸神悉如圜丘从祀。』因谓文彦博曰：『礼非天降地出，缘人情尔。礼官习拘儒之旧传，舍三朝之成法，非朕所以昭孝息民也。』

五月己酉，内出明堂乐曲及二舞名，文舞曰《右文化俗》，武舞曰《成功睿德》。

六月己未，内出御撰明堂乐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属五音，凡二十声为一曲。丁卯，以御撰黄钟五音五曲凡五十七声下太常隶习之。辛巳，屯田员外郎吕公著同判事部南曹。公著，夷简之子也，尝召试馆职，不就，于是上谕曰：『知卿有恬退之节。』因赐五品服。

秋七月戊子，出御选明堂无射宫乐曲谱三，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变七律一曲，饮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亚献彻豆用之。

九月辛亥，大享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从祀如圜丘。大赦。文武职官、致仕官并特与转官，不为永例。诏内降指挥：『百司执奏毋辄行，敢因缘干请者，谏官、御史察举之。』初议肆赦，上谓辅臣曰：『比有贵戚近习寅缘请托，以图内降。可于赦文中严切禁止。』辅臣对曰：『载之赦条，恐未尽圣意。』乃别为手诏，与赦同降。先是，彭思永入为侍御史，极论内降之弊。及祀明堂前一日，有传赦书语百官迁官者。时参知政事缺员，张尧佐朝暮待命，而王守忠亦求为节度使，思永遂奏：『陛下覃此缪恩，无意孤寒，独为尧佐、守忠尔。』且言外戚秉政、宦官用事，皆非宗社之福。疏入，上震怒，诏诘思永安从得此？谏官吴奎言：『御史许风闻。若必穷主名，则后无敢以事告御史者，是朝廷自蔽耳目也。』上寤，不复致诘。思永寻罢侍御史，知宣州，而尧佐、守忠之议遂格。入内都知麦允言卒，赠司徒、武安节度使。又诏允言有军功，特给鹵簿。同知礼院司马光言：『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卫人使之繁缨以朝。孔子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夫爵位尊卑之谓名，车服等威之谓器，二者人主所以保畜其臣而安治其国家，不可忽也。今允言近习之臣，赠以三公之官，给以一品鹵簿，其为繁纓，不亦大乎？』

冬十月，初议覃恩，高若讷谓文彦博曰：『官滥已久，未有以节止，今又启之，何也？』彦博不听。辛未，诏宰臣文彦博、宋庠、参知政事高若讷、史馆检讨王洙编修《大亨明堂记》。十一月乙酉，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赴太乐所，同定钟磬制度。戊子，命中丞郭劝、知谏院包拯放天下欠负。壬辰，赐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金部员外郎许元进士出身。上尝谓执政曰：『发运使总领六路八十八州军之广，宜得其人而久任之。今许元累上章求解，朕思之，不若奖励，以尽其才。』故特有是赐。

闰十一月丙辰，出内藏库缗钱四十万、绸绢六十万下河北便余粮草。先是，河北沿边水灾，朝廷蠲民税几尽。至秋禾稼将登，而镇、定复大水，沿边尤被其害。上忧军储不给，故特出内府钱帛以助之。丁巳，手诏：『宜委中书门下、集贤院及太常礼乐官，将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庙社稷祭享所用登歌、宫县审定声律是非，按古今调谱中和，使经久可用，以发祖宗之功德。』于是中书门下集两制、太常官置局于秘阁，详定太乐。承旨王尧臣等言待制赵师民博通古今，愿令预详定，及乞借参知政事高若讷所校十五等古尺。并从之。己未，三司使、户部侍郎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是日，诏后妃之家无得除二府职位。庚申，又加张尧佐同群牧制置使。辛酉，赐贵妃张氏从弟希甫、及甫并进士出身，尧佐之子也。是夜，秀州地震，有声如雷，自西北起。癸亥，知谏院包拯等言：『陛下即位仅三十年，未有失道败德之事。乃五六年，超擢张尧佐，群臣皆窃议其过皆不在陛下，在女谒、近习及执政大臣也。盖女谒、近习知陛下继嗣未立而有所私，莫不潜有趋向而附结之。执政大臣不思规陛下以大谊，乃从谀顺指，高官要职，惟恐尧佐不满其意。况下制之日，阳精暗塞，氛雾继起。伏望陛下断以大义，稍割爱情，必不得已，宣徽、节度使择与其一。如此则仰合天意，俯顺人情，而重光盛德矣。』初，执政希上旨，一日除尧佐四使，又以王举正重厚寡言，同日授御史中丞。甲子，举正上殿，力言擢用尧佐不当。疏入，不报。戊辰，朝退，举正留百官班廷争，复帅殿中侍御史张择行、唐介及谏官包拯、吴奎、陈旭，吴奎于上前极言，且于殿庑切责宰相。上闻之，遣中使谕旨，百官乃退。己巳，诏：『近台谏官累乞罢张尧佐三司使，及言不可用为执政之臣。若优与官爵，于体差便。遂除宣徽使。兼已指挥，自今后妃之家毋得除两府职任。今台谏官重有章疏，其言反覆，在法当黜。朝廷特示含容。』时上怒未解，枢密副使梁适独进曰：『台谏官盖有言责，然宠尧佐太厚，恐非所以全之。』是日，尧佐亦奏辞宣徽使

、景灵宫使。乃诏学士院贴麻处分。

十二月甲申朔，诏班三品以上家庙之制，凡得立庙者，许嫡子孙袭爵，世降一等。其后终以有庙者之子孙或官微不可以承祭，又朝廷难尽推袭爵之恩，遂不果行。

辛卯皇祐三年春正月丙子，诏分淮南为两路：扬州为东路，庐州为西路。

二月，文彦博等奏上《明堂大享记》三十卷、《纪要》二卷。上为之序。己亥，诏三司：河北入中粮草复行见钱法。时三税、四税二法并行于河北，未几，茶法复坏，刍粟之入，大约虚估居十之八。券至京师，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万，止售钱三千，富人乘时收蓄，转取厚利。三司患之，请行贴买之法，每券直十万，北商售三千，倍为六千，复入钱四万四千，贴为五万，给茶直十万。诏又损钱一万，然亦不足以平其直。北商无利，入中者寡，公私大弊，知定州韩琦及河北都转运司皆以为言，下三司议。三司奏请复见钱法，可之。仍一用景祐三年约束。又惧好事者之横议也，庚子，诏：『自今有依前事为议者，并须究知厥理，审可施用。若其事已上而验问无状者，寘之重罚。』

三月，谏官包拯、吴奎、陈旭言平章事宋庠不戢子弟，在政府无所建明。庚申，罢为刑部尚书，观文殿学士、知河南府刘沆为参知政事。戊辰，迓英阁讲《易》。至『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上曰：『人之情欲皆生于阴阳，而节之在人。』杨安国对曰：『臣以为人有六情：喜、怒、哀、乐、好、恶；天有六气：阴、阳、风、雨、晦、明。故人之生，天命之谓性，而命，人之所禀以生也；性，人之所赋以分也。言情则性之移也，语欲则情之肆也。故六情相滥，则喜生于风，怒生于雨，哀生于晦，乐生于明，好生于阳，恶生于阴。故圣人取损象以惩忿窒欲也。』上然之。庚子，迓英阁讲《易·鼎卦》。上问：『九四之象，施之人事如何？』杨安国对曰：『鼎为烹饪成新之器，上承至尊，下又应初，上承下施，任重非据，故足折而覆餗矣。其犹任得其人，虽重而可胜；非其人，必有颠覆之患。』上曰：『任人不可不谨重也。』

夏四月丁未，御迓英阁，谓讲读官曰：『《易》有精微，朕每以疑难问卿等，得无烦乎？』曾公亮对曰：『臣等幸承明问，惧不能对，岂敢言烦？』上曰：『卿等宿儒转学，多所发明。朕虽知暑，亦未尝倦，但恐卿等劳尔。』丁度复进曰：『自古帝王盛治日久，非内惑声色，则外穷兵黩武。陛下即位三十年，孜孜圣学，虽尧、舜之聪明不是过。』因顿道称谢。刑部郎中、知制诰曾公亮为翰林学士。公亮自为集贤校理，即预经筵，凡十余年，上每厚遇之。及迁学士，管勾三班，公亮尽取前后条目置座侧，案以从事，吏束手无能为，后至者皆莫能易。

五月辛亥，眉州彭山县上瑞麦图，凡一茎五穗者数本。上曰：『朕尝禁四

方献瑞。今麦秀如此，可谓真瑞矣！其赐田夫束帛以劝之。』庚午，宰臣文彦博等言：『臣等尝闻德音，以缙绅之间多务奔竞，若恬退守道者稍加旌擢，躁求者庶几知耻。伏见工部郎中、直史馆张瑰十余年不磨勘；殿中丞王安石进士第四人及第，旧制一任还，进所业，求试馆职，安石凡数任无所陈；大理评事韩维尝预南省高荐，自后五六岁不出仕宦，好古嗜学，并乞特赐甄擢。』诏赐瑰三品服；召安石赴阙，俟试毕，别取旨；维令学士院与试。安石、维并辞不就。

六月丁亥，无为军献芝草三百五十本。上曰：『朕以丰年为瑞，贤臣为宝。至于草木虫鱼之异，焉足尚哉？知军茹孝标特免罪，仍戒天下，自今毋得以闻。』戊子，汝州部署杨景宗求为郡职。上谓辅臣曰：『景宗，章惠太后之弟，朕岂不念之？然性贪虐，老而益甚。今与郡，则一方之民受祸矣！』不许。

秋七月壬子，诏：『太学生旧制二百人。如不能充数，止以百人为限。』丙辰，诏兖州仙源县复以孔氏子孙知县事。丁巳，翰林学士承旨王尧臣等言：『国朝乐宜名《大安》。』诏恭依。乙丑，上谕辅臣曰：『近日职司以长吏不理闻者多矣，中书未尝施行。且长吏者，民之性命，可不重乎？宜择其甚者罢之，小者易之。』文彦博等惭谢而退。于是罢斥、对移者凡十六人。丙子，减湖南郴、永、桂阳监丁身米，凡岁减十余万石。

八月己卯朔，知谏院吴奎言：『近岁以来，水不润下，盗贼横起，皆阴盛所致。夫帝王之美，莫大乎进贤退不肖。今天下之人皆谓之贤，陛下亦知其贤，然不能进；天下之人皆谓之不肖，陛下亦知其不肖，然不能退。重以内宠骄恣，近习回挠，夷狄桀骜，谗邪交伤。阴盛如此，宁不致大异哉？』辛巳，特赠给事中孔道辅为工部侍郎。时龙图阁直学士王素入对，语及道辅。上思其忠，故有是命。癸未，知定州韩琦加观文殿学士再任。初，明镐引诸州兵平恩州，独定兵邀赏赆，出怨语，几欲噪城下。琦至，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横军中尤不可教者，捽首斩军门外。或死攻围，赙赏其家。恤其孤儿，使继衣廩。恩威既信，则效古兵作方、圆、锐三阵。指授偏将日月教习之，由是定兵精劲齐一，号为可用冠河朔。京师发龙猛卒戍保州，在道窃取人衣履，或饭乞不与人直，至定即留不遣，曰：『保州极塞，岂可以骄兵戍之？』易素教者数百人以往，而所留卒未逾月，亦皆就律。岁大歉，为赈之，活饥人数百万，诏书褒美。邻城旁路刺取其政以为法。在北边隐然为雄镇，声动边方。辛卯，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判河阳。诏：『天下长吏未尽得人，其令诸路转运使、提点刑狱除任两府臣僚外，悉类次治状能否以闻。』御史中丞王举正以张尧佐再除宣徽使，三尝论奏，不报。知谏院包拯、陈旭、吴奎相继言。庚子，诏：『自今张尧佐别有迁改，检会此札子进呈执奏。』仍诏除宣徽使自今不得过二员。乙巳

，冯道曾孙舜卿上道官告二十通，乞录用。上谓辅臣曰：『道相四朝而偷生苟禄，无可旌之节。所上官告，其给还之。』

九月乙卯，武宁节度使兼侍中夏竦卒，赐谥文献。知制诰王洙曰：『不当与僖祖同谥。』遂改曰文正。同知礼院司马光言：『谥之美者极于文正，竦何人，乃得此谥？』判考功刘敞言：『竦奸邪，而陛下谥之以正，不应法。』诏为更谥曰文庄。丁丑，诏迩英阁讲读官曰：『讲读者立侍敷对，余皆赐坐。』

冬十月己卯朔，诏三司：解盐听通商，候二年较其增损以闻。初，包拯自陕西还，力主范祥所建通商法。朝廷既从之，已而判磨勘司李徽之又言不便，乃下其事三司，驿召祥，令与徽之及两制共议，而议者皆以祥为是，故有是诏。甲子，大理寺言信州民有劫米而伤主者，法当死。上谓辅臣曰：『饥而劫米则可哀，盗而伤主则难恕。然细民无知，终缘于饥尔。』遂贷之。丙申，京西转运使苏舜元言：『保静节度使、知许州郭承佑才堪将帅，政比龚、黄，请徙判郑州。』上曰：『许、郑皆近甸，何必徙？且承佑庸人，而舜元所举如此，使朝廷何所取信？宜戒敕之。』丁丑，殿中侍御史里行唐介责授春州别驾。初，张尧佐除四使，介与包拯力争，又请王举正留百官班，卒夺尧佐宣徽、景灵二使。顷之复除宣徽使、知河阳。或谓补外不足争，介以为宣徽次二府，不计内外，独争之。上谕介除拟初出中书。介言：『当责执政。』退请全台上殿，不许；自请贬，亦不报，于是劾宰相文彦博知益州日作间金奇锦，因中人入献宫掖，缘此擢为执政，及恩州平贼，幸会明镐成功，遂叨宰相。除张尧佐宣徽、节度，使臣面奉德音，谓是中书进拟。盖彦博显用尧佐，阴结贵妃，外陷陛下有私于后宫之名，内实自为谋身之计。向来求外任，谏官吴奎与彦博相为表里，言彦博有才，未可罢去。自彦博独专大政，威福一出于己，人不敢议其过恶，乞斥罢彦博，以富弼代之。』上怒甚，却奏不视，且言将加贬窜。介徐读毕，曰：『臣忠义愤激，虽鼎镬不避，敢辞贬窜？』上于座急召二府，示以奏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谓彦博因贵妃得执政，此何言也？』枢密副使梁适叱介下殿，召当制舍人即殿庐草制而责之。时上怒不可测，群臣莫敢谏，右正言、同修起居注蔡襄独进言：『介诚狂直，然容受尽言，帝王盛德也。必望矜贷之。』翌日，中丞王举正复言责介太重，上亦中悔，改介英州别驾。复取其奏以入，遣中使护送介至英州，且戒必全之，而介之直声自是闻天下。知制诰胡宿言：『闻专差中使押至贬所，介若死于道路，徒使朝廷负谤于天下。』上曰：『诚不思此。』亟追还中使。庚子，平章事文彦博罢为文殿大学士、知许州。或言张尧封，彦博父客也。彦博知益州，贵妃有力焉，因风彦博织灯笼锦以进。贵妃服之，上惊顾曰：『何从得此？』妃正色曰：『文彦博所织也。彦博与妾父有旧。然妾乌能使之，特以陛下故尔。』及为参知政事，明镐讨王则未克

，上甚忧之，语妃曰：『大臣无一人为国了事者。』妃密令人语彦博。翌日，彦博乞身往破贼，上大喜。贼平，即军中拜相。议者谓彦博得相由妃力也。介既用是深诋彦博，事之有无，卒莫辨云。枢密使庞籍为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参知政事高若讷充枢密使。辛丑，枢密副使梁适为参知政事，翰林学士承旨王尧臣为枢密副使。知谏院吴奎知密州。包拯奏乞留奎，且言：『唐介因弹大臣并以中奎，诬惑天听。』上曰：『介昨言奎、拯皆阴结文彦博，今观此奏，则非诬也。』乙巳，上谓庞籍曰：『谏官、御史必用忠厚淳直通世务明治体者，以革浮薄之弊。』籍既承圣谕，自是中书奉诏举台官，必以上语载敕中。

十一月。初，庞籍为福建转运使，请罢漳、泉、兴化运丁米，有司持不可。于是籍为宰相，遂行之。乙亥，上谓辅臣曰：『江淮连年荒歉，如闻发运、转运司惟务诛剥，以敷额为能。虽名和籴，实抑配尔。其减今年上供米百万石。』因诏停灾伤人户所输盐米。

十二月，翰林天文院新作浑仪成，御撰《运仪总要》十卷。先是，包拯还自陕西，言：『伏见所降敕命，陕西盐法且依范祥擘画通商放行，此诚国家大利。欲望圣慈特许就除祥权本路转运副使，所贵事归一局。易为办集。』又言：『勘会祥新法，自皇祐元年正月至二年十二月，终共收见钱二百八十九万一千贯有零，比较旧法，二年计增钱五十一万六千贯有零。三年春季，又收到见钱七十余万贯，显著成效，可备驱策。欲望允臣前奏。』三司使田况亦请久任祥，使专其事。己亥，范祥为陕西转运副使。益州乡贡进士房庶为试校书郎。宋祁尝上所著《乐书补亡》二卷，既召赴阙，庶自言尝得古本《汉志》，云：『度起于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今文脱「之起积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来，累黍为赤以制律，是律生于赤，赤非起于黄钟也。且《汉志》一为一分者，盖九十分之一。后儒误以一黍为一分，其法非是。当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实管中，黍尽得九十分为黄钟之长。九寸加一以为赤，则律定矣。』直秘阁范镇是之，乃言曰：『李照以纵黍累赤，胡瑗以横黍累赤，是皆以赤生律，不合古法。朝廷久以钟律未正，下诏博访，冀有所获。今庶所言以律生赤，诚众论所不及。请如其法，试造赤律。』乃诏王洙与镇同于修制所，如庶说造律赤龠。律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龠径九分，深一寸；赤起黄钟之长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乐高古乐五律，比律成，才下三律，以为今所用黍非古，所谓一桴二米黍也。赤比横黍所累者长一寸四分。上召辅臣观庶所进律赤龠，又令庶自陈其法，因问律吕旋相为宫事，令撰图以进。时胡瑗等制乐已有定义，特推恩而遣之。镇为论于执政，执政不听。

壬辰皇祐四年春正月辛亥，徙英州别驾唐介为全州团练副使、监郴州酒税。王尧臣、王守忠、陈旭等较庆历、皇祐总四年天下财赋出入，凡金币、丝纩、薪刍之类皆在其数，参相耗登，至皇祐元年，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亡余。为书七卷，丙辰上之。诏送三司，取一岁中数以为定式。

三月丁未，知谏院包拯为龙图阁学士、河北都转运使。拯在谏院逾三年，数论斥大臣权幸，请罢一切内降曲恩，又别上唐魏郑公三疏，请置座右，以为龟鉴。别条七事，多见采纳。拯前尝建议罢河北屯兵，分之河南诸州，遇警即发。如谓戍兵不可遽减，则训练义勇，以壮边备，虽小给糗粮，每岁不当屯兵一月之费，用一州赋，可给义勇十八万。朝廷难之。丙辰，蠲江南东、西路民所贷种粮。壬戌，出内藏库绢十万下三司，以助军费。监郴州税唐介为秘书丞。辛未，诏杂买务自今凡宫禁所市物皆给实直，其非所缺者勿得市。初，上谓辅臣曰：『国朝监唐世宫市之患，特置此务，以防扰人。近岁物非所急者一切收市，其扰人亦甚矣。』故降是诏。

夏四月戊寅，禁内宿臣僚聚会。先是，内出欹器一，陈于迺英阁御座前，谕丁度等曰：『中则正，满则覆，虚则欹，率如《家语》、《淮南》、荀卿之说，其制度精好。』度等列侍观之。帝曰：『日中则昃，月满则亏。朕欲以中正临天下，当与列辟共守此道。』度拜曰：『臣等亦愿无倾满以事陛下。』因言：太宗尝作此器，真宗亦尝著论。庚辰，帝制《后述》以赐度等。初，侂智高贡方物，求内属，朝廷拒之。后复贡金函书以请，亦不报。智高与交趾为仇，且擅广源山泽之利，遂谋入寇，攻破横山寨。五月乙巳朔，破邕州，伪建大南国，僭号仁惠皇帝，改年启历。癸丑，侂智高入横州。丙辰，入贵州。庚申，入龚州。辛酉，入藤州，又入州梧州、封州，并弃城，知封州曹覲死之。壬戌，入康州，知州赵师旦、监押马贵死之。癸亥，入端州。丙寅，围广州。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范仲淹卒，谥文正。既葬，帝篆其碑曰『褒贤之碑』。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好施予，置义庄以贍宗属。为政忠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及其卒也，羌酋数百人为举哀于佛寺，号之如父。斋三日而去。

吕中曰：先儒论本朝人物，以仲淹为第一。观其所学，必忠孝为本。其所志，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有所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此诸葛武侯不计成败利钝之诚心也。观其论上寿之仪，虽晏殊有所不能晓；宽仲约之诛，虽富弼有所不能知。而十事之规模，虽张方平、余靖之诸贤有所不能识。仁宗晚年欲大用之，而范公已即世矣，岂天未欲平治天下欤？

命崇仪使、知韶州陈曙领兵讨侂智高。

六月乙亥，起复前卫尉卿余靖为秘书监、知潭州，前屯田员外郎、直史馆杨畋为广南西路体量安抚、提举经制盗贼，靖改为广南西路安抚使、知桂州。乙酉，祠部员外郎、判南曹范镇上书曰：『陛下制乐三年，有司之论纷然未决，盖由不议其本而争其末也。乐者，和气也；发和气者，声音也。声音生于无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传其法，然后无形之声音得，而和气可道也。有形者，秬黍也，律也，赤也，龠也，黼也，斛也，算数也，权衡也，钟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后为得。今皆相戾而不合，臣固知其无形之声音不可得而和也。请以臣章下有司，问黍之二米与一米孰是？律之空径三分与三分四厘六毫孰是？律之起赤与赤之起律孰是？龠之圆制与方制孰是？黼之方赤圆其外深赤与方赤孰是？斛之方赤圆外庀旁九厘五毫与方赤深赤六十二分孰是？算数之法，圆分与方分孰是？权衡之重，以一米秬黍与一米孰是？钟磬依古法有大小、轻重、长短、薄厚而中律，不依古法而中律孰是孰不是？定然后制龠，合升斗黼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后下诏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后可以为量为钟磬，量与钟磬合于律，然后可以为乐也。』诏送详定所。镇说自谓得古法，然集贤校理司马光数与之论难，以为弗合。世鲜钟律之学，卒莫辨其是非焉。彰化节度使、知延州狄青为枢密副使。御史中丞王举正言：『青出兵伍，为执政，本朝所无。恐四方轻朝廷。』左司谏贾黯言：『国初，武臣宿将，未有起兵伍、登帷幄者。今其不可有五：四夷闻之，有轻中国心，一也；小人无知，翕然向之，撼摇人心，二也；大臣将耻与为伍，三也；不守祖宗之成规，而自比五季衰乱之政，四也；青虽才勇，未闻有破敌功，失驾御之术，五也。』御史韩贄亦以为言，皆不听。

秋七月乙巳，出内藏库钱三十万缗、绢十万疋下河北，助余军粮。丙午，命知桂州余靖经制广南东西路盗贼。广州益修城备，贼知不可拔，围五十七日，壬戌解去，由清远县济江攻贺州。

八月辛卯，改新知秦州孙沔为荆湖南路、江南西路安抚使。沔初入见，上以秦州事勉之。对曰：『秦州不足烦圣虑，当以岭南为忧也。』既而闻张忠死，蒋偕败，上谕执政曰：『南事诚如沔料。』宰相庞籍因奏遣沔行，故有是命。仍许沔便宜从事。沔行至鼎州，复有诏加广南东西路安抚使。

九月戊申，侂智高杀广南钤辖蒋偕于贺州。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贾昌朝乙卯召赴迓英阁讲《乾卦》。上曰：『将相侍讲，天下盛事。』昌朝稽首谢。翌日，手奏曰：『《乾》之上九称「亢龙有悔」。悔者，凶灾之萌。爻在亢极，必有凶灾。不即言凶而言悔者，以悔有可凶可吉之义，若修德则免悔而获吉，故但言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者，圣人用刚健之德，乃可决万务。

当天久盛，柔不可以济。然亢而过刚，又不能久。惟圣人外以刚健决事，内以谦恭应物，不敢自矜为天下首，乃获吉也。』手诏褒答，仍以所陈卦义付史馆。丁巳，命知桂州余靖提举广西东路兵甲、经制贼盗。庚申，侂智高破昭州。辛酉，同修起居注韩绛为右正言。上面谕曰：『卿朕所选用，凡所言事，不宜沽激，当存朝廷事体务可行，毋使朕为不听谏者。』杨畋、曹修经制蛮事既无功，改命孙沔及余靖等，上犹以为忧。宰相庞籍荐枢密副使狄青，青亦上表请行。翌日入对，自言：『臣起行伍，非战伐无以报国。愿得蕃落骑数百，益以禁兵，羈贼首赴阙下。』上壮其言，庚午，改宣徽南院使、荆湖南北路宣抚使、提举广南东西路经制盗贼事。初，欲用入内都知任守忠为青副，谏官李兑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观军容，致主将掣肘，是不足法。』遂罢守忠。

冬十月甲戌，殿中丞胡瑗落致仕，为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同议大乐。狄青言：『骑兵便于乘高履险，步兵力不能抗，故每战必败。愿得西边蕃落兵自从。』或谓南方非骑兵所宜，枢密使高若讷言：『蕃部善射，耐艰苦，上下山如平地。当瘴未发时，疾驰破之，必胜之道也。』青卒用骑兵破贼。丁丑，侂智高入宾州。右正言韩绛言：『狄青武人，不可独任。』上以问庞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为所制，号令不专。不如不遣。』乃诏广南将佐皆禀青节制，若孙沔、余靖分路邀击，亦各听沔等指挥。甲申，侂智高复入邕州。王辰，枢密副使王尧臣言：『请析广西宜、容、邕等州为三路，以融、柳、象隶宜州，白、高、竇、雷、化、郁林、仪、藤、梧、龚、琼隶容州，钦、宾、廉、横、浔、贵隶邕州。其三州并选武臣为安抚都监兼知州事，以统支郡。若蛮人入寇，即三路率支郡并力掩击之。知桂州以两制以上，仍带经略安抚使，以统制三路。』诏狄青详酌。青以为便，遂施行。

十一月壬寅朔，日有食之。甲辰，诏司天监、翰林天文院以唐戊寅、麟德、大衍、五纪、正元、观象、宣明、崇真八历及皇朝应天、乾元、仪天、崇天四历算此月太阴直食及时辰分野，仍命知制诰王洙及编修《唐书》官刘羲叟参定。以司天监言此月十五日太阴当食也。上谓辅臣曰：『朕临御以来，命参知政事多矣。其间忠纯可纪者，蔡齐、鲁宗道、薛奎而已。宰臣如王曾、张知白，皆履行忠信，虽时有小失，而终无大过。李迪之心亦忠朴自守，但言多轻发尔。』复曰：『朕记其大，不记其小，然皆近世名臣也。』

十二月壬申朔，广西钤辖陈曙击侂智高，兵败于金城驿，东头供奉官王承吉、白州长吏徐噩死之。曙素无威令，既与贼遇，士卒犹聚博营中，仓卒被甲以前，遂致覆军。戊子，知桂州余靖言：『交趾乞会兵讨贼，而朝廷久未报。智高交趾叛者，宜听出兵，毋阻其善意。』朝廷从其请。狄青奏：『假兵于外以除内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横蹂二广，力不能讨，乃假蛮夷贪得忘义，因

而启乱，何以御之？愿罢交趾兵勿用。』且檄靖无通交趾使。朝廷卒用青计策，人亦服青有远略云。己丑，雪。初，上以愆亢，责躬减膳，见辅臣则忧形于色。庞籍等愿守散秩避贤路。上曰：『是朕诚不能感天而惠不能及民，非卿等之过也。』是夕，乃得雪。壬辰，两府及侍臣观新乐于紫宸殿。先是，迓央阁讲《尚书·无逸》。上曰：『朕深知享国之君，宜戒逸豫。』杨安国言：『旧有《无逸图》，请列于屏间。』上曰：『朕不欲坐席背圣人之言，当别书置之左方。』因命丁度取《孝经》天子、孝治、圣治、广要道四章对为右图，乃令王洙书《无逸》，知制诰蔡襄书《孝经》，又命翰林学士承旨王拱辰为二图序而襄书之。庚子，谏官韩绛言：『天子之柄不可移，事当间出睿断。』上曰：『朕固不惮自有处分，所虑未中于理，而有司奉行，则其害已加乎人，故每欲先尽大臣之虑而后行之。』绛又言：『林献可遣其子以书抵臣，多斥中外大臣过失。臣不敢不以闻。』上曰：『朕不欲留中，恐开阴讦之路。第持归，焚之。』

癸巳皇祐五年春正月丁未，诏广南西路转运司移文止交趾助兵，从狄青之请也。狄青合孙沔、余靖两将之兵，自桂州次宾州。青以张忠、蒋偕皆轻敌取死，军声大沮，前戒诸将，毋得妄与贼斗，听吾所为。陈曙恐青独有功，乘青未至，以步卒八千犯贼，溃于昆仑关，其下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齐，兵所以败。』己酉晨，会诸将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二十二人，按所以败亡状，驱出军门斩之。沔、靖相顾愕然。靖尝迫曙出战，因离席而拜曰：『曙失律，亦靖节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军旅之责，非所任也。』诸将皆股栗。辛亥，尚书右丞丁度卒。是日旬休，上趣驾临奠。度性纯质，居一室十余年，无姬侍。尝语诸子曰：『王旦为宰相十五年，卒之日，子犹为市衣。汝曹宜自力，吾不复有请矣。』丁巳，会灵观火。贾黯言：『天意所欲废，当罢营缮，赦守卫者罪，以示儆惧修省之意。』狄青既戮陈曙，乃按军不动，更令调十日粮。贼覘者还，以为军未即进也，翌日遂进军。青将前阵，孙沔将次阵，余靖将后阵，夕次昆仑关。黎明，整大将旗鼓，诸将环立帐前，待令乃发，而青已微服与先锋度关，趣诸将会食关外，即归仁铺为阵。戊午，贼列二锐阵以拒官军，及战，前军稍却，贼气锐甚，沔等惧失色。青起，自执白旗，麾蕃落骑兵张左右翼出贼后交击，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复左，左者复右，贼众不知所为，大败走，侬智高复趣邕州。王师追奔五十里，其党黄师宓、侬建中、智忠并伪官属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贼首五百余人。智高夜纵火烧城遁，由合江入大理国。迟明，青按兵入城，得尸五千三百四十一，筑京观于城北隅。时有贼尸衣金龙衣，众以为智高已死，欲具奏。青曰：『安知非诈邪？宁失智高，不敢诬朝廷以贪功也。』智高自起至平几一年，吏民不胜其毒。先是

，谣言：『农家种，余家收。』而智高为青所破，皆如其谣。战于归仁也，张玉为先锋，贾逵将左，孙节将右。既阵，青誓曰：『不待令而举者斩！』及节搏贼死山下，逵私念《兵法》先据高者胜，乃引军疾趋山，立始定而贼至，逵拥众而下，挥剑大呼，断贼阵为二。玉以先锋突出阵前，而青麾蕃落骑兵出贼后，贼遂大溃。逵乃诣青帐前请罪，青抚逵背曰：『违令而胜，权也，何罪之有？』壬戌，知定州韩琦为武康节度使、知并州，徙判并州李昭亮判成德军，宋祁知定州。祁在成德，请弛河东、陕西马禁，听蕃落民间自相卖买，民养马者勿升户等。居三月，徙定州，又上言：『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镇定，以其扼贼冲，为国门户。』又曰：『欲兵之强，莫如多谷与财；欲士训练，莫如善将；欲人乐斗，莫如赏重而罚严；欲贼顾望不敢前，莫如使镇重而定强。』又曰：『天下久平，马益少。臣请多用步兵。夫哄然聚，霍然去，云奔飙驰，抄后掠前，此马之长也。强弩巨槌，长枪利刃，什什相联，伍伍相逢，大呼薄战，此步之长也。臣请损马而益步，我能用步所长，虽契丹多马，无所用之。夫镇、定，一体也，自先帝以来为一道，师专而兵不分，故定搃其胸而镇掎其胁，势自然尔。今判而为二，平时号令文移不能一，贼脱叩营垒，则彼此不相谋，谁肯任责邪？河东马强士习，善弛突，与镇、定若表里，然东下井陘不百里，入镇、定矣。贼若深走，以河东健马佐镇、定兵，掩其惰若归者，万出万全，此一奇也。』又上《御戎论》七篇。

二月癸未，狄青为护国节度使、枢密副使。初，广南捷书至，上大喜，谓宰相庞籍曰：『青破贼，卿执议之力也。』诏太常寺置丞一员，以近上知礼院官兼之。太常有丞自此始。乙酉，右谏议大夫孙沔、知桂州余靖并为给事中，仍诏靖留屯邕州，经制余党，候处置毕，乃还桂州。

三月辛酉，御崇政殿，赐郑獬等二百人及第，一百五十人出身，一百七十人同出身。壬戌，赐诸科五百二十二人及第、出身。甲子，奉安太祖御容于滁州天庆观瑞命殿，太宗于并州资圣院统平殿，真宗于澶州开福院信武殿。

夏四月，命陕西转运使李参专制置解盐。参权庆州，视民缺乏，令自隐度谷麦之入，预贷以官钱，谷麦熟则偿，谓之『青苗钱』，数年兵食常有余。其后青苗法盖取诸此。

吕中曰：青苗法非自安石始也，但其始也，官给以钱而民入以谷，则免和余之扰，合常平之法而不至强民以所难。至荆公，则直取二分之息而督之以势，此所以可行于一邑。而不可行于天下也。

丁酉，迺英阁讲《书·同命》『侍御仆从罔匪正人。』上曰：『君臣之际，必诚意相通而后治道成。』杨安国对曰：『陛下从谏弗拂，如水之走，下视群臣若僚友，自古盛王，未之有也。』上曰：『臣下能进忠言，朕何惜夏禹之

拜?』

五月乙巳[3]，枢密使高若讷罢为同群牧制置使。狄青既平岭南，上欲用为枢密使、同平章事。宰臣庞籍曰：『昔太祖时，慕容延钊将兵一举得荆南、湖南之地，不过迁官、加爵邑、锡金帛；曹彬平江南，太祖赐钱二十万贯。青殄戮凶丑，诚可褒赏，然方于延钊与彬之功，不逮远矣。若遂用为枢密使，则青名位极矣。万一更立大功，欲何官赏之?』上乃从之。后两府进对，上忽谓籍曰：『平南之功，前者赏之太薄。今以狄青为枢密使，孙沔为副。』声色俱厉。籍错愕对曰：『容臣等退至中书商议，明日再奏。』上曰：『勿往中书，只于殿门阁内议之。朕坐于此以俟!』籍乃与同列议于殿门阁内，具奏皆如圣旨，复入奏，上容色乃和。丁未，新知杭州孙沔为枢密副使，知桂州余靖为工部侍郎。戊申，诏：『如闻诸路转运使多掊克于民，以官钱为羨余，入助三司经费，又高估夏秋诸物，抑人户输见钱，并宜禁绝之。』三司尝责诸道羨余，淮南转使张瑰独上金九钱。三司怒，移文诋之甚急，瑰以赋数民贫为对。癸亥，御史中丞王举正为礼部尚书。狄青自枢密副使迁枢密使，举正又力言之。既不能得，因请解言职。上称其得风宪体，遣使就第赐白金三百两，而有是命。翰林学士孙抃为左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抃性笃厚寡言，质略无威仪。虽久处显要，循循罕所建明。及制下，谏官韩绛论奏抃非纠绳才，不可任风宪。抃即手疏曰：『臣观方今士人，趋进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为精神，以能讦人为风采。捷给若嗇夫者谓之有议论，刻深若酷吏者谓之有政事。谏官所谓才者，无乃谓是乎?若然，臣诚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令视事，且命知审官院。抃辞以任言责不当兼事局，乃止。甲子，诏谏官、御史上章论事，毋或朋比，以中伤善良。又诏两制、两省、台谏官、三馆带职、省府推判官等次对言事，凡朝政得失、生民利病、灾异时数，直言无隐。不得朋私挟情，抉撻阴细，无益治道，务在公实。

六月丙戌，新修集禧观成。初，会灵观火，更名曰集禧。壬辰，诏诸路转运使上供斛斗，依时估收市之，毋得抑配人户。仍停考课赏罚之制。先是，三司与发运司谋聚敛，奏诸路转运使上供不足者皆行责降，有余则加升擢，由是贪进者竞为诛剥，民不堪命。上闻之，特降是诏，天下称庆。

秋七月壬寅，诏以冬至有事于南郊。己酉，诏曰：『朕思得贤才，故开荐举之路，虚心纳用，皎然不疑。而比年以来，率多缪滥，不知而言，兹曰蔽；知而言之，兹曰罔。以此事上，予何赖焉?自今所举非其人者，其令御史台弹奏，当寘于法。见任监司以上，毋得论荐。』庚戌，上谓辅臣曰：『昭闻诸州、军常于夏秋之际，先奏时雨沾足，田稼登茂；后或灾伤，遂不敢奏，致使民税不得蠲除，甚非长吏爱民之意。宜申饬之。』辛亥，作镇国神宝。先是，上

谓庞籍曰：『奉宸库有良玉，广尺而厚半之，盖希代之珍也。不欲以为服玩。且天子八玺，其一曰神宝。』遂令参知政事梁适撰宝名而刻之。

闰七月戊辰朔，诏内侍省自今内侍供奉官至黄门，以一百八十人为额。壬申，户部侍郎、平章事庞籍以本官知郢州；判大名府陈执中为吏部尚书、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参知政事梁适为礼部侍郎、平章事。丙子，集贤校理李中师为淮南转运使。中师入辞，上谓曰：『比闻诸路转运使多献余以希进，然遇灾荒，不免暴取于民，此朕所不取也。其戒之！』出内藏库缗钱十万、绸绢二十万、绵十万下河北，助余车储。

八月，兵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赵师民累请补郡，癸卯，除龙图阁直学士、知耀州。师民尝讲《论语》，上问修文德，对曰：『文者，经天纬地之总称。君人之道，抚之以仁，制之以义，接之以礼，讲之以信，皆是也。』上曰：『然其所先者，无若信也。』曰：『信者，天下之大本，仁礼乐皆必由之，此实王道之要。』师民在经筵十余年，甚见器异，盛夏属疾家居，上飞白书团扇为『和平』字以寄意。将行，上自写诗送之，目以儒林旧德。翰林侍读学士吕公绰言：『弟都官员外郎、知单州公著，顷因先臣致仕恩例乞试，蒙候得替取旨。后经三任十年，未曾有所干述。』诏公著充崇文院检讨。庚申[4]，唐介为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御史。介贬斥不二年复召，议者谓天子优容言事之臣，近古未有也。辛酉，御崇政殿，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太常寺太祝赵彦若及试武举人。彦若所对疏阔，下有司考，不中等而罢之。议者谓宰相陈执中不由科第以进，故阴风有司专抑儒士，非彦若实不能也。乙丑，武举五十一人授官有差。前诏罢武举人，今所擢，皆秘阁旧经试者云。

九月庚午，忠州团练使钱晦知河中府。上赐飞白『安民』字，因戒曰：『陕西兵方解，民困久矣。卿为朕爱抚，无纵酒作乐，使人谓为贵戚子弟。』晦顿首谢。乙酉，御崇政殿，召近臣观新乐。先是，钟磬之音未合古法，诏知钟律者考定，其当议者各安所习，久而不决，乃命诸家各作钟律以献，亲临视之。然古者黄钟为万事根本，故尺量权衡皆起于黄钟。至隋用累黍为尺而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陈，得古乐，遂用之。五代之乱，大乐沦散，王朴始用尺定和而声与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声高，特减一律。至是又减半。上虽勤劳制作，未能得其当者，有司失之于以尺生律也。初，贾昌朝侍经筵，上问：『《鼎卦》「圣人亨以享上帝」，今郊何以无鼎？』昌朝不能对，于是诏礼官议，以为郊有亨牲进孰。遂命阮逸、胡瑗铸铜鼎，制鸾刀，上亲书鼎名曰『牛鼎』、『羊鼎』、『豕鼎』，皆署而刻之。鸾刀亦亲书刀名而署之。

冬十月丙申朔，日有食之。知耀州赵师民上疏曰：『太阳食于正朔，此虽是阴阳之事，亦虑是天意欲以感动圣心。臣非瞽史，不知天道，但率愚意言之

：其月在亥，亥为水，水为正阴；其日在丙，丙为火，火为正阳。月掩日，阴侵阳，下蔽上之象也。今圣心慈仁，恭勤俭约，动循典礼如此。自非下蒙上，邪挠正，使主恩不下究而谁之咎欤？望陛下朝夕咨于丞弼心膂之臣，泊左右近侍耳目之官，其忠而纯者，与之遴选内外百执事及州县牧宰，使主恩究于下，不为群邪所蔽塞，则亿兆之幸也。』丁巳，殿中侍御史唐介为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上曰：『闻卿迁谪以来，未尝有私书至京师，可谓不易所守矣。』介顿首谢。后数论得失，因言于上曰：『臣继今言不行，必将固争，争之急，或更坐黜，是臣重累陛下。愿听解言职。』许之。十一月己巳，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十二月，诏南郊赦书第四、第五等户残欠税物并与倚阁，自今须纳七分以上方为残欠，仍著为定式。戊午，诏曰：『转运之职，本以澄清官吏，绥抚人民，岂特事诛求以剥下乎？有能尽岁入以致增盈者，留为本路移用，毋得进羨余。务宽民力，以称朕怀。』庚申，太常博士吴中复为监察御史里行，用中丞孙抃所荐也。中复，兴国军人，尝知犍为县，有善政。抃未始识其面，即奏为台属。或问之，抃曰：『昔人耻为呈身御史，今岂荐识面台官也？』左司谏贾黯建言：『臣尝读《隋史》，见所谓立民社、义仓者，取之以时而藏之于民，下足以备凶灾而上无所利焉。愿仿隋制，诏天下州、军遇年谷丰熟，立法劝课蓄积以备灾。』然当时牵于众论，终不果行。

甲午至和元年春正月壬申，时京师大疫，令太医进方，内出犀牛角二本，析而观之，其一通天犀。内侍请留供帝服御，帝曰：『吾岂贵异物而残百姓哉！』立命碎之。癸巳，都知王守忠为武信留后，他毋得援例。故事，宦官未有真为留后者。守忠疾，复求为节度使，宰相梁适曰：『宦官无除真刺史，况真节度使乎？』既卒，赠太尉、昭德节度使。

二月，枢密副使孙沔数言追册温成于礼不可，力求解职。壬戌，知杭州，三司使田况为枢密副使。

三月，枢密使王贻永数以疾求罢。己巳，罢为景灵宫使，加右仆射兼侍中。判郑州王德用为枢密使。司天监言：日食四月朔。庚辰，德音改元。

夏四月甲午朔，日有食之。是日雷雨至申时，见所食九分之余，丙申，宰相率百官拜表称贺。祥源观火。先是，知制诰胡宿言：『《汉书·天文志》曰：「火，礼也。」陛下明德恤祀，虔恭郊庙，宜蒙福应，乃遭灾旱。古者祭天，神无二主，礼专一配，所以奉天地之尊，明不敢渎。乞依去年八月八日诏书及景祐二年礼官所定太祖定配之典，追寝去年八月二十四日今后每次南郊三圣并侑之诏，告谢天地，以顺火性。』不报。戊午，殿中侍御史里行吴中复对于延和殿，上谓曰：『比上封者多言阴阳不和，盖由大乐未定。且乐之不合于古久矣，朕以谓水旱之来系时政得失，非乐所召也。』殿中侍御史吕景初言：『

圣人在上，不能无灾，而有救灾之术。今百姓困穷，国用虚竭，利源已尽，惟有减用度尔。用度之广，无知养兵。比年招置太多，未加拣汰。祖宗时，四方割据，中国才百余州，民力未完，耕植未广，然用度充足者，兵少故也。望诏中书、枢密院讲，罢招补而汰冗滥。』

五月己丑，客星出天关之东南数寸，嘉祐元年三月乃没。

六月癸丑，殿中侍御史里行吴中复上殿，弹宰相梁适奸邪。上曰：『近马遵亦有弹疏，且言唐室自天宝而后治乱分，何也？』中复对曰：『明皇初任姚崇、宋璟、张九龄为宰相，遂致太平。乃李林甫用事，纪纲大坏，治乱于此分矣。虽威福在于人主，然后乱要在辅臣。』上曰：『朕每进用大臣，未尝不采天下公议所归，顾知人亦未易尔。』甲寅，出内藏库绸绢五十万、缗钱三十万下河北助余军储。

秋七月丁卯，知益州程戡为参知政事。戊辰，礼部侍郎、平章事梁适罢，以本官知郑州。己巳。殿中侍御史马遵知宣州，吕景初通判江宁府，里行吴中复通判虔州。梁适之得政也，中官有力焉。及遵等于上前极陈其过，上左右或言：『御史摺拾宰相，自今谁敢当其任者？』适既罢，左右欲并遵等去之。知制诰蔡襄以三人者无罪，缴还词头，改付他舍人，亦莫敢当者，遂用熟状降敕。戊子，吏部郎中欧阳修知同州。先是，修守南京，以母忧去。服除入见，上惻然怜修发白，问：『在外数年，今年几何？』恩意甚至。命判吏部流内铨。小人恐修复用，乃阴求所以中修，修在铨曹未浹日也。

八月甲午，知制诰贾黯权判吏部流内铨。承平日久，百官职业皆有常宪，度乐于因循，而铨衡徒文书备具而已。黯始欲以风义拯救其弊。益州推官桑泽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后代还，举者甚多。应格当迁，方投牒自陈，人皆知其尝丧父，莫肯为作文书。泽知不可，乃去发丧制服，以不得家问为解。泽既除丧，求磨勘。黯以谓：『泽三年不与其父通问，亦有人子之爱于其亲乎？使泽虽非匿丧，犹为不孝也。』言之于朝，泽坐废归田里，不齿终身。晋州推官李亢故尝入钱得官，已而有私罪，默自引去，匿所得官，以白衣应举及第。积十年当磨勘，乃自首言其初事。黯以为此律所谓罔冒也，奏罢之，夺其劳考。丙申，知谏院范镇言：『陛下每遇水旱之灾，必露立仰天，痛自刻责，尽精竭意，无所不至。盖百吏不称职，使陛下忧勤于上而人民苦愁于下也。夫以国家用调责之三司，三司责之转运使，转运使责之州，州责之县，县责之民。民竭其力以佐公上，而自用不给，则嗟怨之气干戾天地，此水旱之所以作也。愿诏中书、枢密大臣考究祖宗朝建隆、天圣中官吏与所畜兵及天下赋入之数而斟酌裁节之，庶国用有常而民力有余，陛下虽高拱无所事，而天地之和应矣。惟留神采择。』丙午，参知政事刘沆依前官平章事。初，欧阳修罢判流内铨，知谏

院范镇请复修等职任，而宰臣刘沆亦请留修。戊申，命修修《唐书》。戊午，知制造贾黯言：『陛下日御迩英阁，召侍臣讲读经史，其咨访之际，动关政体，而史臣不得预闻，臣切惜之。欲乞令修起居注官入侍阁中，事有可书，随即记录。』从之。

九月，殿中侍御史赵抃弹劾不避权幸，时号『铁面御史』。殿中丞王安石方辞召试，除群牧判官，安石犹力辞。欧阳修谕之，乃就职。馆阁校勘沈康诣宰相陈执中，求为群牧判官。执中曰：『安石辞让召试，故朝廷优与差遣。且朝廷设馆阁以待天下贤才，亦当爵位相先。而乃争夺如此，公视安石，颜何厚也！』康惭沮而去。癸亥，起居舍人，知制造吕溱，工部郎中、知制造兼侍讲、史馆修撰王洙并为翰林学士。故事，翰林学士六员。时杨察、赵概、杨伟、胡宿、欧阳修并为学士，于是察加承旨，溱及洙复同除学士，洙盖第七员也。温成皇后之丧，洙阴与石全彬附会时事。陈执中、刘沆在中书，喜其助己，故员外擢洙，议者非之。甲子，同修起居注吴奎、刘敞并知制造，仍以敞为右正言，陈执中言：『奎、敞修注未一月，不应骤迁。』上不听，曰：『此岂计资日月邪？』谢曰，上面谕以『外间事不便，有闻，当一一语朕也。』己巳，迩英阁讲《周礼》『大荒大札则薄征缓刑』，杨安国曰：『所谓缓刑者，乃过误之民尔。今众持兵往劫粮廩，一切宽之，恐不足以禁奸。』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也。一遇饥馑，州县不能存恤，饿殍所迫，遂致为盗，又捕而杀之，不亦甚乎？』丁丑，诏开封府自今凡决大辟囚，并覆奏之。初，开封府言：『得枢密院札子，军人犯大辟无可疑者，更不以闻。其百姓则未有明文。』上重人命，至是，军人亦令覆奏。冬十月辛卯朔，太白昼见。己亥，范镇言：『臣比尝建议，方今官冗兵多，民力不堪，请诏中书斟酌裁抑。及今累月，不报。夫兵不在众，在练之与将如何尔。依智高寇岭南，前后遣兵不知几万，亡走奔北不可胜纪。陛下亲遣狄青，然而卒能取胜者，蕃落数百骑尔，此兵不在众，近事之效也。陛下何不持此说以诘大臣之欲益兵者？臣愚以谓备契丹莫若宽河北、河东之民，备灵夏莫若宽关陕之民，备云南莫若宽两川、湖岭之民，备天下莫若宽天下之民。民力宽则知自爱，虽有外虞，人人可为兵用。人人自爱之兵以御外虞，何往而不克，何征而不服哉？』

吕中曰：有有形之险，有无形之险。有形，地利是也。无形，人心是也。人心苟固，则忠信可以挾兵甲，道德可以为藩篱，众心成城，何畏乎夷狄哉？不然，钜桥之积虽富，莫遏乎前徒例戈之众，阿房之役未已，随激乎匹夫揭竿之怨。然则欲备契丹，莫若宽河北之民；欲备灵夏，莫若宽关陕之民。范公镇之言，知本之论也。『臣恐朝廷之忧不在四夷，而在冗兵与穷民也。近年以来，地数震动，河不轨道，日月星辰谪见于天，皆民之感也。伏请明敕大臣，求所以

息民之术，以应天地之变，而为宗庙社稷计。臣不胜大愿。』

丙辰，太常少卿周湛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湛入辞，上谓曰：『朝廷遴选此职，不可阴置苞苴于京师。』湛惶恐对曰：『臣蒙圣训，不敢苟附权要，以谋进身。』

十一月辛酉，降同知太常礼院吴充知高邮军，太祝鞠真卿知淮阳军。礼院故事，常预为印状，列署众衔。或非时中旨访问，则自判寺一人书填印状，通进施行。有诏问：『温成皇后应如他庙用乐舞否？』礼直官李亶以事白王洙，洙即填印状奏云：『当用乐舞。』事下礼院，充、真卿怒，即牒送亶于开封府，使按其罪。洙抱案卷以示知府蔡襄曰：『印状行之久矣，礼直官何罪？』襄患之，乃复牒送亶于礼院，礼院吏相率逃去。初，真卿好游台谏之门，殿中侍御史赵抃奏蔡襄不按治礼直官罪，于是执政以为充因教抃上言。礼直官诉于内臣云：『欲送礼直官于开封府者，充与直卿也。』明日，诏礼直官及系检礼生各赎铜八斤，充、真卿俱补外。抃及谏官范镇等皆言充等无罪，不当降黜。不报。乙丑，太常丞、同修起居注冯京落同修起居注。时台谏争言吴充、鞠真卿不当补外，京最后上疏，言愈切。宰相刘沆怒，请出京知濠州。台谏又争言京不当夺职，请复之。不报。壬午，入内押班石全斌为入内副都知。知制诰刘敞封还词头，奏曰：『全斌昨已有制旨，降宫苑使、利州观察使。未能三日，复换此命。朝令夕改，古人所非。臣虽鄙贱，实惜此体，不敢辄撰诰词。』从之。后三月，全彬卒为入内副都知。知制诰刘敞言：『臣昨闻吴充出官，冯京落职，将谓其所行实有过当，所言实有不可，是以触忤圣意，不蒙矜恕。及于延和殿奏事，面奉宣诏，充乃是振职，京意亦无他，中书恶其太直，不与含容。臣窃惊骇，不觉愤咽。前古以来，唯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致窜谪臣下。今陛下慈圣好谏，宽大如此，不知中书何故不务将顺圣德之美，须要排逐言者？』又言：『臣前论吴充、冯京谪官，面蒙宣谕本末，臣言盲：若如此，则是大臣蔽君之明，专君之权而擅作成福也。必恐感动阴阳，有地震日蚀风雾之异。今臣窃闻镇戎军地震一夕三发，去臣所官五日之内尔。又京师雪后昏雾累日，复多风埃，太阳黄浊，此皆灾异之可戒惧者也。』丁未，殿中丞、直秘阁司马光上《古文孝经》。诏送秘阁。

十二月，殿中侍御史赵抃言：『宰相陈执中本家捶挞女奴迎儿致死，一云执中亲行杖，二云嬖妾阿张酷虐殴杀。夫正家而天下定，执中家不克正，陛下倚之而望天下之治定，是犹却行而求前，何可得也？』执中亦自请置狱。已而有诏罢狱，台官皆言不可，逮执中去位，言者乃止。皇祐末，太常博士张述上书曰：『生民之命，系于宗庙社稷之重而以继嗣为之本。陛下春秋四十四，宗庙社稷之寄，未有托焉。此臣所以夙夜彷徨而忧也。谓宜遴选宗亲才而贤者，异

其礼秩，试以职务，俾内外知圣心有所属，则天下大幸。』前后七上疏，最后语尤激切，上终不以为罪。

乙未至和二年春正月丁亥，观文殿大学士、兵部尚书晏殊卒。殊虽早贵，然奉养清俭，善知人，如孔道辅、范仲淹皆出其门，而富弼、杨察皆其婿也。

二月壬辰，汾州团练推官郭固为卫尉寺丞。初，知并州韩琦言：固尝造车阵法。固自赍车式诣阙进呈，既试用之，而有是命。广州司理陈仲约误人入罪死，有司当仲约公罪应赎，上谓知审刑院张揆曰：『死者不可复生，而狱吏虽黜废，他日复得叙官，可不重其罚邪？』癸巳，诏仲约特勤【杰按“勤”，“勒”之误。】停，会赦未许叙用。庚子，殿中侍御史赵抃言宰臣陈执中宜罢免者八事。甲辰，赵抃言：『臣近累次弹奏，乞正宰臣陈执中之罪。风闻同知谏院范镇妄行营救。伏望陛下开日月之明，判忠邪之路，取内外之公议，立朝廷之大法，则天下幸甚！』乙卯，流内铨引对前雍丘县主簿陈琪改京官。上谓判铨贾黯曰：『琪乃庞籍女婿，今保荐多至二十四人，得非专欲谄附大臣故尔邪？且与幕职官知县。』

三月乙丑，迓英阁讲《周礼·视祿》。上谓讲官卢士宗曰：『妖祥之兴，皆由人事。君人者必在修德，以承天意乎！』丁卯，诏修起居注自今每御迓英阁，立于讲读官之次。诏封孔子后为衍圣公。初，太常博士祖无择言：『孔宗愿袭封文宣公，祖谥不可加后嗣。乞诏有司更定美号。』乃下两制定更封宗愿而令世袭焉。己卯，迓英阁讲《周礼·大壘》。王洙曰：『祠天地之器，以质信为本。』上曰：『曹操不事质信而多诈忌，何以事上帝乎？』张揆读《后汉书》应劭议刑，揆曰：『当汉献帝乱世，有司犹能守法。今天下奏狱，或违法出罪，负冤不伸，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上曰：『祖宗以来，多用中典，奏讞者往往贷之，岂欲刑罚之滥乎？』群牧使杨伟等言：『判官王安石文行推高，乞除职名。』诏特授集贤校理，安石又固辞不拜。辛巳，知谏院范镇言：『臣伏见去冬多南风，今春多西北风。乍寒乍暑，欲雨不雨，又有黑气蔽日，此皆人事之感动也。黑气蔽日者，阴侵阳，小人惑君也；欲雨不雨者，政事不决也。陈执中为相，不病而家居者百日矣。陛下以御史之言为是，即乞速退执中，以解天意；以御史之言为非，乞敕执中起视事，无使天意久不决也。乍寒乍暑，不当赏而赏、当罚而不罚也。邓保吉不当为内侍都知，邓宣言不当为内侍押班，而又改官。石全斌不当为观察使，未几而又为内侍副都知，是不当赏而赏也。陛下有旨：不应法律赏罚，即中书、枢密大臣执奏。而中书、枢密大臣不执奏，是当罚而不罚也。冬而多南风，春而多西北风，皆逆气也。风主号令，主思虑。陛下思虑若有为小人所惑，而号令数变易也。天变之发，皆所

以觉悟人君也。』丙戌，迺英阁王洙讲《周官·典瑞》『含玉』，上曰：『若使人用此而骨不朽，岂如功名之不朽哉?』丁亥，知审刑院张揆言：『知虢州周日宣妄言涧水冲注城郭，当坐不实之罪。』上曰：『州郡多奏祥瑞，至水旱之灾，或抑而不闻。今守臣自陈垫坏官私庐舍，意亦在民，当恕罪也。』

夏四月辛亥，罢诸路里正衙前。先是，知并州韩琦言：『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自兵兴以来，残剥尤甚，殊可痛伤。请自今罢差里正衙前，只差乡户衙前，令于一县诸乡中第一等选一户物力最高者为之，以三年一替。』皆谓如琦所议便，知制诰韩绛请行乡户五则之法，乃命韩绛、蔡襄与三司使副判官置司同定夺，凡差诸州军乡户衙前，以产钱与物力从多至少置簿，排定户数，分为五则。遂更著淮南、两浙、荆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颁行之。其法虽逐路小有不同，然大率得免里正衙前之役，民甚便之。知谏院范镇言：『伏见周制：冢宰制国用。唐宰相兼盐铁转运，或判户部，或判度支。今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匱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以救民困者，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也。欲乞使中书、枢密院通知兵民财利大计，与三司量其出入，制为国用，则天下民力庶几少宽。』自天圣以来，上每以经费为虑，命官裁制者数矣，臣下亦屡以为言，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牵于习俗，卒无所建明，议者以为恨焉。

五月。先是，久不雨，上问翰林侍读学士吕公绰何以致雨，公绰曰：『狱久系则旱。』上亲虑狱，已而大雨。御史中丞孙抃与其属言乞正执中之罪，不报。于是抃与知杂事郭申锡、侍御史母湜、范师道、殿中侍御史赵抃同乞上殿，阁门以违近制不许。壬午，诏抃等轮日入对。

六月己丑，翰林学士欧阳修为翰林侍读学士、知蔡州，知制诰贾黯知荆南，皆从所乞也。先是，修奏疏言：『宰臣陈执中自执政以来，不叶人望，累有过恶，招致人言。而执中迁延，尚玷宰府。臣愿陛下尽以御史前后章疏出付外廷，议正执中之过恶，罢其政事。』已而修及黯皆得补外。殿中侍御史赵抃言：『窃见近日以来，所谓正人贤士者纷纷引去，如吕溱知徐州，蔡襄知泉州，吴奎被黜知寿州，韩绛知河阳府。又闻欧阳修乞知蔡州，贾黯乞知荆南府。侍从之贤如修辈无几，今坚欲请郡者非他，盖杰然正色立朝，既不能曲奉权要，而乃日虞中伤，皆欲效溱、襄、奎、绛而去尔。今陛下又从其请而外补之，朝廷万一有缓急事，则陛下何从而询访也?何从而裨益也?何从而谋议也?何从而质正也?伏望陛下勿使修等去职，留为羽翼，以为辅助。』知制诰刘敞亦以为言，修、黯遂复留。戊戌，陈执中罢为镇海节度使、判亳州。孙抃等既入对，极言执中过恶，请罢之。退又交章论列。抃最后乞解宪职补外，以避执中朋

党中伤之祸，于是得请。始，御史因执中杀婢事欲击去之，上未听，而谏官初无论列者，御史并以为言。而赵抃攻范镇尤力，台官皆助之。镇累奏乞与御史辩，不报。及御史入对，又言执中私其女子，伤化不道。执中既罢，上以谕镇，镇复言：『朝廷置御史以防谗慝，非使其为谗慝也。审如御史言，则执中可诛；如其不然，亦当诛御史。』并缴前五奏，乞宣示执政，相与庭辩之，卒不报。镇于是与赵抃有隙。知永兴军文彦博为吏部尚书、平章事，判并州富弼为户部侍郎、平章事。彦博与弼并命，是日宣制，上遣小黄门数辈覘于庭，士大夫相庆得人。后数日，翰林学士欧阳修奏事殿上，帝具以语修，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于梦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岂不贤于梦卜哉？』修顿首称贺。癸卯，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张昇为权御史中丞。上尝谕执政以昇清直可任风宪，故使代孙抃。时富弼初入相，欧阳修复翰林，士大夫咸谓三得人也。甲辰，知郢州庞籍改知并州。籍入对，上新相文彦博、富弼，意甚自得，谓籍曰：『朕用二相何如？』籍曰：『二臣皆朝廷高选，陛下拔之，甚副天下望。』上曰：『诚如卿言。文彦博犹多私，至于富弼，万口一辞，皆曰贤相也。』籍曰：『文彦博，臣顷与之同在中书，实无所私，但恶之者毁之尔。富弼未执大政，朝士大夫未有与之为怨，故交口誉之，冀其进用而已，亦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禄植私恩，则非忠臣，何足贤也？若一以公议概之，则向之誉者将转而谤矣，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贤而用之，用之则当信之坚，任之久，然后可以责成功。若以一人言进之未几，又以一人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卒致也。』上曰：『卿言是也。』乙巳，侬智高母依氏、弟智光、子继宗、继隆伏诛。智高亦自为大理所杀，函其首至京师。

秋七月戊午，新知蔡州、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复为翰林学士，新知制诰贾黯复判流内铨。戊辰，资政殿大学士吴育为宣徽南院使、判延州。育侍读禁中，上因语及臣下毁誉多出爱憎，育曰：『圣言要切，实四海之幸。然知而形之于言，不若察而行之于事。自古人君，皆因信谗邪而致乱，照奸险而致治。至于安危，万端不出「爱憎」二字。盖人主事有不可不密者，有不可不明者。语及军国机微，或干权要，不可不密也；若指人姓名，阴言其罪而事状未见者，此不可不明也。若不明，则谗邪得计，忠正难立。故圣王之行如天地日月，坦然明白，进一人，使天下皆知其善；退一人，使天下皆知其恶，则阴邪不能陷害，至公可以立身，此百王之要道也。』上益重之。数欲大用，而谏官或诬奏育在河南尝贷民出息钱，久之，遂命出师。

八月己酉，契丹主宗真卒，子洪基立，改清宁元年。癸卯，知谏院范镇言：『比者京师及辅郡岁一赦，去岁再赦，今岁三赦，又在京诸军岁再赐缗钱，姑息之政，无甚于此。夫岁一赦者，细民谓之热恩，以其必在五月、六月间

也。猾胥奸盗倚为过恶，指以待免，况再赦而三赦乎？今备塞之人五六十万，使闻京师端坐而受赐者，能不动心哉？请自今罢所谓一赦，以摧奸猾，而使善良得以立也。罢兵士之待赐钱以益内外，而使民得以宽也。』乙未，知谏院范镇言：『先朝以御宝印纸给言事官，使以特奏，上所以知言者得失而殿最之。请据今御史、谏官具员，置章奏簿于禁中，时时观省之，仍以尚书省所置簿具言行否，每季录付史官。』诏中书置台谏官言事簿，令以时检句销注之，仍录与枢密院。

九月辛巳，右谏议大夫李柬之言：『今选举之路未精，补荫之门太广，恩幸之路未塞，因缘之弊未除。』于是中书先请自二府、宣徽、节度使遇南郊仍旧奏二人，而罢每岁乾元节任子，余诏两制、台谏官定义以闻。

冬十月乙未，出内藏库钱一百万下河北市余军储。己亥，礼部贡院上删定贡举条十二卷。丁卯，迓英阁读《史记·龟策传》。上问：『古人动作，必由此乎？』孙抃对曰：『古有大疑，既决于己，又询于众，犹谓不有天命乎？于是命龟以断吉凶，所谓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盖圣人贵诚，不专人谋，默与神契，然后为得也。』上善其对。壬子，迓英阁读《周礼·祭祀》『割羊牲登其首』，王洙曰：『祭阳以其首，首主阳；祭阴以其血，血主阴也。神明不测，故但以类而求之。』上曰：『然。天地简易，非己诚，其能应乎？』又讲《左氏传》『郑人铸刑书』，洙曰：『子产以郑国之法铸之于鼎，故使民知犯某罪，有某罚也。』上曰：『使民知法，为乱不止，不若不知而自化也。』

十一月丙辰，出内藏库绢三十万下并州市余军储。丙寅，迓英阁读《太史公传》。上谓李淑曰：『太史公欲行其道而不果，身未免于祸，深可悲也。顾其是非不缪于圣人，真良史之才矣。』

十二月壬子，新修醴泉观成，即祥源观也。因火更其名。

校勘记

[1]四税 原作『四说』，据《长编》卷一六八改。

[2]八百 原作『百八』，据《长编》卷一六八改。

[3]乙巳 原作『己巳』，按，是月无己巳日，据《长编》卷一七四改。

[4]庚申 原作『庚午』，按，是月无庚午日，据《长编》卷一七五改。

宋史全文卷九下

宋仁宗六

丙申嘉祐元年春正月甲寅朔，上御大庆殿受朝。上暴感风眩，趣行礼而罢。

二月甲辰，御延和殿，上康复。丙午，宰臣率百官拜表称贺。

闰三月癸未朔，枢密副使王尧臣为参知政事，参知政事程戡为枢密副使。以戡与文彦博姻家故也。

夏四月，初，龙图阁直学士李柬之请更定选举补荫之法，知谏院范镇、承旨孙抃等言，遂敕中书、枢密院裁定。自是每岁减入流者无虑三百员。

五月，左千牛卫大将军宗实幼养于宫中，上及皇后鞠视如子。上始得疾，中外忧恐，宰相文彦博、刘沆、富弼劝早立嗣，上许之。上疾有瘳，其事中辍。知谏院范镇上疏曰：『陛下方不豫时，有言曰：「我惟宗庙社稷计以忧劳而成此疾，得非皇嗣未立乎？」祖宗后裔蕃衍盛大，拔其尤贤者，优其礼数，试之以政，以系天下之心，异日诞育皇嗣，复遣还邸。真宗皇帝取宗室子养之宫中，此天下之大虑也。太祖皇帝舍其子而立太宗皇帝者，天下之大公也。陛下观太祖皇帝大公之心，考真宗皇帝时故事，断于圣心，以幸天下，臣不胜大愿。』

六月，殿中侍御史赵抃上疏曰：『上有怪见之文，下有妖言之俗，天其或者岂非以陛下皇嗣未立，人心未有所系，欲陛下深思远图而然也。愿择用宗室贤善子弟，或教育宫闈，或封建任使，左右以良士，辅导以正人，磐石维城，根本深固。惟陛下以至公而财择焉。』通判并州司马光上疏曰：『储贰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未定，则众心未安也。伏望遴选宗室之中聪明刚正、孝友仁慈者，使摄居储贰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亦足以镇安天下之心。』时京师自五月大雨不止，水冒安上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诸路亦奏江河决溢，河北尤甚，民多流亡。令所在赈救之。己卯，诏群臣实封言时政缺失。

秋七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疏曰：『陛下临御三十余年而储副未立，此久缺之典也。近闻臣寮多以此事为言，大臣亦尝进议，陛下圣意久而未决，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体者因以为异事，遂生嫌疑之论，此不思之甚也。伏望陛下出于圣断，择宗室之贤者，依古礼文且以为子，未用立为储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贤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臣又见枢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枢密，始初论者以为不可，今三四年间，外虽未见过失，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且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欲乞且罢青枢务，任以一州，既以保全之，亦为国家消未萌之患。』知制诰吴奎言：『陛下在位三十五年而嗣续未立，今之灾沴，乃天地祖宗感发圣意。在礼，太宗无嗣，则择支子之贤者；以昭穆言之，则太祖、太宗之曾孙；以近亲言之，则太宗之曾孙。陛下所宜建立，用以系四海之心。俟有皇子，则退所为后者，颇优春礼数。愿陛下勿听邪说，以误大事。』殿中侍御史吕景初亦言：『商、周之盛，并建同姓。两汉皇子，多封大国。有唐宗室出为刺史，国朝二宗相继尹京。愿择宗子之贤者，使得

问安侍膳于宫中，以消奸萌。或尹京典郡，为夹辅之势。』己丑，出内藏库绢二十万疋、银十万两赈贷河北水灾州军。是月，有彗出紫微垣，历七星。其色白，光丈余。

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司马光又上疏曰：『切以为国家者，政有大小，事有缓急。当今事大而急者，在于根本未建，众心危疑。不以此时早择宗室之贤，使摄储副之位，内以辅卫圣躬，外以填安百姓，万一有出于意外之事，可不过为之防哉?』癸丑，复知制诰冯拯为刑部郎中、知江宁府，江南东路转运使唐介为户部员外郎。时殿中侍御史吴中复乞召拯、介还朝，宰臣文彦博因言：『介须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间虽有风闻之误，然当时责之太深。请如中复所奏召用之。』故是有命。是日，知谏院范镇言：『近日以来，彗出东方，天意若告陛下将有急兵至，不可晏然复如前日也。陛下以臣言为然，乞以臣前所上章与大臣速定大议，以臣言为不然，乞加臣万死之罪。』乙卯，镇又言：『臣前六奏宗庙社稷大计，四奏进入，两奏奉圣旨送中书。臣两至中书，而中书递相设辞以拒臣，是陛下欲为宗庙社稷计，而大臣不欲为之也。今星变主急兵，万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领顾不保，其为身计亦已疏矣。就使事有中变而死陛下之职，与其死于乱兵，不犹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择死所。』庚申，知谏院范镇为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镇固辞不受。癸亥，枢密使狄青罢枢密使，加同平章事、判陈州。三司使、工部尚书韩琦为枢密使。知益州张方平为三司使。自西鄙用兵，西蜀多所调发。方平还自益州，奏免横赋四十万贯疋，及减兴、嘉、邛州铸钱十余万，蜀人便之。始方平主计京师，有三年粮，而马粟倍之。至是马粟仅足一岁，而粮亦减半，方平遂画漕运十四策。宰相富弼读方平奏上前，昼漏尽十刻，上太息称善。弼曰：『此国计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启施行。退谓方平曰：『自庆历以来，公论食货详矣。朝廷每有所损益，必以公奏议为本。』其后未期年，而京师有五年之蓄。翰林学士胡宿知审刑院，详议官缺，判院者当择人，荐于上，宿与同列得二人，一人者监税河北，以水灾亏课。同列议曰：『亏课小失，不足白上以累才。』宿不可，至上前，悉白之，且曰：『此人小累，才足惜。』上曰：『果得才，小累何恤?』遂除详议官。同列退，谓宿曰：『详议欲得人，公固欲白上，缘是不得，奈何?』宿曰：『彼得与不得，一详议官尔，是固亦有命也。宿以诚事主，今白首矣，不忍毫发欺君，以丧平生节。为之开陈，听主上自择尔。』同列惊曰：『某从公久，乃不知公所存如此。』范镇言：『伏见国家自废祖宗旧乐用新乐以来，及今四五年，日食星变，冬雷秋电，大雨不时，寒暑不节，不和之气，莫甚此者。使乐无所感动则已，乐而有所感动，则众异之至，未必不由是也。去年十二月晦，大雨雪，大风，宫架【■车垂】坏。元日大朝会，乐

作而陛下疾作。臣恐天意以为陛下不应变祖宗旧乐而轻用新乐也。自初议乐时，臣屡论新乐非是，其间书一通，最为详悉。今再具进呈，乞下执政大臣参详臣书，如可采，伏乞且用祖宗旧乐，以俟异时别加制作。』丁丑，诏太常恭谢用旧乐。

九月壬午，司马光又上疏曰：『自古帝王即位则立太子，此不易之道也。欲望陛下察臣区区之心，断而行之，使远近焕然，无复忧疑，自然神灵悦于上而灾异伏，众庶喜于下而奸宄消。』范镇亦乞因恭谢大礼决定大议。辛卯，恭谢天地于大庆殿。大赦，改元。癸卯，侍御史范师道知常州，殿中侍御史赵抃知睦州。先是，宰相刘沆进不以道，深疾言事官，因言：『自庆历后，台谏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无当否，悉论之，必胜而后已。又专务抉人阴私莫辩之事以中伤士大夫，执政畏其言，进擢尤速，遂举行御史迁次之格，满三岁者与知州。』而抃等又尝乞避范镇，请各补外，沆遽引格出之。师道及抃盖尝攻沆之短。中丞张昇等言沆挟私出御史，请留抃及师道。不报。

冬十月丁卯，出内藏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疋、钱一十万贯下河北市余军储。先是，提举余便粮草薛向请罢并边入中粟，自京辇钱帛至河北，专以见钱和余。时杨察为三司使，请用其说，因辇绢四十万疋，当缗钱七十万，又蓄见钱及择上等茶场八，总为缗钱百五十万储之京师，而募商人入钱并边，计其道里远近优增其直，以是偿之，且省辇运之费。唯入中乌豆，计直偿以茶如旧。

十一月，判大名府贾昌朝为枢密使。翰林学士欧阳修言：『昌朝稟性回邪，执心倾险，颇知经术，能缘饰奸言，善为阴谋，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众，皆乐为其用。臣愿速罢昌朝，还其旧任，则天下幸甚！』范镇入对垂拱殿[1]，言：『臣前后上章凡十九次，切虑留中，大臣不尽得见。今录进呈，乞付中书、枢密大臣同共参详。』镇待罪几百日，须发为白，至泣以请。上亦泣曰：『朕知卿言是也，当更俟三二年。』镇由是卒辞言职。朝廷不能夺也。己丑，范镇复为起居舍人，充集贤殿修撰。

十二月壬子，平章事刘沆罢知应天府。范师道、赵抃既出，御史中丞张昇言：『天子耳目之官，进退用舍，必由陛下，奈何以宰相怒斥之？』又请与其属俱出。吴中复指沆治温成丧，天下谓之『刘弯』。俗谓鬻棺者为『弯』。则沆素行可知。昇等益论辩不已，凡上十七章。沆知不胜，乃自请以本官兼一学士守南京，故有是命。昇弹劾无所避，上谓昇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昇曰：『臣朴学愚忠，仰托睿圣，是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禄养交者多，而赤心谋国者少，陛下似孤立也。』上为之感动。权知开封府曾公尧为给事中、参知政事，知江宁府包拯为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拯立朝刚严，闻者皆惮之，贵岁【杰按：岁，应为戚之误。】宦官为之敛手。旧制，凡讼诉，府吏坐门先收

状牒，谓之『牌司』，拯开正门，径使至庭自言曲直，吏民不敢欺。乙卯，天章阁侍讲胡瑗管勾太学。瑗既为学官，其徒益众，太学至不能容，取旁官舍容之。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于是瑗擢经筵，治太学犹如故。

丁酉嘉祐二年春正月癸未，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贡举。先是，进士益相习为奇僻，钩章棘句，浸失浑淳。修深疾之，遂痛加裁抑。时所推誉皆不在选，器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诋斥之，然文体自是亦少变。

吕中曰：唐之文体至韩愈而古，本朝之文至欧阳子而古，谓欧阳子今之韩愈，非溢美矣。然唐文三变，非唐之文变也，乃韩、柳自变于下也，故当时惟韩、柳之徒与之俱变，而天下之文体不为之变，以其变之之权不出于上也。我朝承五季之乱，盖风俗文章屡变之下流，而人心学术一新之都会也。自我太祖、太宗留意文治，而真宗复戒厉词臣之浮靡，仁宗复进好古笃行之士以矫文弊，是其斡旋天下之大势，韩【杰按：韩字疑。】移风俗之要权，益自上始。则文体之变虽在于嘉祐之时，实萌于天圣之初矣。

二月，太子太师致仕杜衍卒。自作遗疏，其略曰：『无以少安而忽边防，无以既富而轻财用。宜早建储嗣，以安人心。』

三月丁亥，赐进士章衡等二百六十二人及第，一百二十六人同出身。是岁，进士与殿试者始皆不落。己丑，赐诸科三百八十九人及第。庚子，陈州言护国节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谥武襄。青为人谨密寡言，其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师行，先正部伍，明赏罚，与士同塞【杰按：塞，寒之误。】饥劳苦，虽敌猝犯之，无一士敢后先者。故其出常有功。喜推其功以与将佐。始与孙沔破贼，谋一出青。贼已平，经制余事，悉以诿沔，退然如不用意者。沔始服其勇，既又服其为人，自以为莫及也。

夏四月丙寅，雄州言北界、幽州地大震。司天监言：『据《崇天历》，己亥年日当食正月朔。乞定戊戌年十二月为闰以避之。』诏不许。

五月庚辰，并代钤辖、管勾麟府军府军事郭恩与夏人战于断道坞[2]，死之。己亥，诏：『审官、三班院文武官旧皆自投文字乞磨勘转官，有妨廉节。自今更不许自陈。其任西川、广南官岁满前五月，余路前两月，令本院预举行之。』

秋七月辛卯，令翰林承旨孙抃、中丞张昇磨勘转运使及提点刑狱课绩，以岁满所上功状分殿最，为上、中、下三等，用唐考功四书之法以稽行实。癸亥，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王彰、材识兼茂明于体用夏噩。彰所对不入等，噩入第四等。

八月丁卯，置天下广惠仓。初，枢密使韩琦请罢鬻诸路户绝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输之课给在城老幼贫乏不能自存者。既建仓，乃诏逐路提点刑狱司

专领之。戊辰，知谏院陈旭言：『比日内降营求恩赏者甚多，请令中书、枢密院推勘，以正干请之罪。』从之。仍榜御史台、阁门。

冬十二月，王洙待迩英阁，讲《周礼》，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赞乡大夫废兴』，上曰：『古者选士如此，今率四五岁一下诏，故士有抑而不得进者。』戊申，诏：『自今间岁贡举，进士、诸科悉解旧额之半。进士增试时务策三条，诸科增试大义十条。又别置明经科。旧置说书举，今罢之。每秋赋，自县令佐察行义保任之上于州，州长贰复审察得失，然后上本道使者类试。已保任而后有缺行，则州县皆坐罪。若省试而文纰缪，坐元考官。』

戊戌嘉祐三年春二月乙巳，太常博士吴及改右正言。及复上疏曰：『同姓者，国家之屏翰；储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根本未立，四方无所系心。请择宗室子以备储副，陛下他日有嫡嗣则厚加恩礼，俾令归邸，于理无嫌，于义为顺。』

三月辛未朔，翰林学士欧阳修兼侍读学士。修言：『侍读最为清近，祖宗时不过一两人。今与经筵者十四人而侍读十人，外议皆云「经筵无坐处矣。」欲乞罢臣此命，不使朝廷遴选之清职，遂同列授之冗员。』诏不许。修固辞不拜。修又言：『切以学士、待制号为侍从之臣，所以承宴间，备顾问，以论思献纳为职。自祖宗以来，尤所精择。其后员数渐多。往时学士、待制至六七十员，近年稍吝除拜，今犹及四十余员。欲乞检详前史及国朝故事，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并各立员数，苟无其人，虚位以待。』己卯，起居舍人范镇知制诰。镇自罢言职，每因事，未尝不以储嗣为言，冀上心感动。及知制诰正谢，又面论之曰：『陛下许臣复三年矣，愿早定大计。』

夏四月乙丑，罢修睦亲宅祖宗神御殿。

五月壬申，管勾国子监吴中复请自今遇科场补试监生，以四百五十人为额。从之。寻又增一百五十人。初，盐铁副使郭申锡受诏行河，与河北都转运使李参议论不相中，讼参遣小吏黄守忠赍河图属宰相文彦博。御史张伯玉亦奏参朋邪结托有状。乃诏推劾，而申锡、伯玉皆不实。伯玉以风闻免劾。乙酉，诏曰：『朕常惠民之好事，而风俗渐靡于薄也，思有以革正之。非吾士大夫躬率以义而导之于善，则何以哉？申锡与参相决河，议论之异，遂成私忿，以至兴狱，置对逾旬。参验所陈，一无实者。士人之行，乃至是乎！使吾细民，何所视效？其降申锡知徐州。』寻改知濠州。

六月丙午，平章事文彦博罢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郭申锡、张伯玉攻彦博虽不胜，彦博亦不自安，数求退。上许之。枢密使、工部尚书韩琦依前官平章事，枢密使贾昌朝罢为景灵宫使，兵部尚书宋庠为枢密使、同平章事，枢密副使田况为枢密使，右谏议、中丞张昇为枢密副使。权知开

封府包拯为权御史中丞。拯言：『东宫虚位日久，天下以为忧。夫万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祸执大焉！』上曰：『卿欲谁立？』拯曰：『臣所以乞预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尔。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无子，非邀后福者。』上喜曰：『徐当议之。』拯又言：『近年内臣禄秩权任优崇稍过，凡事更加裁抑。』又言：『朝廷诏令行之未久，即有改易。乞今后处置事宜、申明制度，更加谨重。』又陈教养宗室之法，请条责诸路监司及御史府自举属官，谏官、御史不避二府荐举者听，两制得至执政私第。事多施行。壬子，上谓三司使张方平曰：『监御厨内臣宝昭齐等宴日擅杀羊羔，且羊羔乃物之未成者，而枉其生理。尝戒使勿杀，今复杀之，不可不惩也。』特冲替。丁卯，交趾贡异兽二，称贡麟。知庆州杜植奏请回降诏书但云『得所进异兽』，足使殊俗不能我欺，又不失朝廷怀远之意。乃诏止称异兽云。

秋七月壬辰，复以度支员外郎范祥制置解盐，从三司使张方平及御史中丞包拯之言也。祥自皇祐五年坐他罪责去。祥始言岁入缗钱可得二百三十万，后不能办，至和元年，止百六十九万，遂以元年入钱为岁课定率，量入计出，可助边费十之八。久之，并边复听入刍粟以当实钱，而虚估之弊滋长，券直亦从而贱，岁损官课无虑百万。祥既受命，请重禁入刍粟者。其券在嘉祐已前，每券别使输钱一千，然后予盐。又言：『商人持券，若鬻盐京师，皆亏失本钱。请置官京师，蓄钱二十万缗，以待商人至者。券若盐估钱，则官为售之。券纸六千，盐席十千，毋辄增损，所以平其市估，使不得为轻重。』诏以都盐院监官兼领之。自是稍复祥旧云。权知开封府欧阳修言：『臣伏见谏官陈旭乞请饶求内降之人，委二府劾奏干请者之罪，蒙朝廷依奏施行。臣自权知开封府，未及两月之间，十次承准内降，虽有司执奏，终许公行。然小人干求，未有约束止绝。臣欲乞根究因缘干求之人，奏摄下府勘劾，重行责罚。』

八月丁未，诏三司：京西比岁旱，屡蠲民租，其以缗钱十万下本路，助余军储。

九月，恭谢天地之岁。始用薛向议，罢并边入中粟，自京辇钱帛至河北，专以见钱和余，唯入中刍豆，则仍计直给茶。行之未久，论者谓辇运科折，烦扰居民，且商人入钱者少。刍豆虚估益高，茶益贱。诏翰林学士韩绛、知谏院陈旭即三司经度。绛等言：『自改法以来，边储有备，商旅颇通，未宜轻变。唯辇运之费，宜从官给。旧输税绢，无得折钱。其入中刍豆，罢勿给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以银、绸、绢三物偿之。』皆从其说。自是茶法不复为边余所倾，而通商之议起矣。初，茶法屡变，岁课日削。至和中，岁售钱并本息

计之才百六十七万二千余缗，官茶所在陈积，县官获利。无几，论者皆谓宜弛禁便。景祐中，叶清臣尝上疏乞弛禁，三司以为不可。至是，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职王嘉麟又皆上书请罢给茶本钱，纵园户留易而官收税租钱，与所在征算，归榷货务，以偿边余之费。淮南转运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为十卷。宰相富弼、韩琦、曾公亮等决意向之，力言于上。癸酉，命绛、旭及知杂御史吕景初即三司置局议之。

冬十月乙巳，出内藏库绸绢十万下河东转运司，助余军储。甲子，提点京东路刑狱王安石为度支判官。安石献书万言，极陈当世之务。其略曰：『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故也。』又曰：『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法先王之政者，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又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

《大事记》曰：安石上书于嘉祐，亦谓方令法度不合先王之政，朝廷欲有所施为变革，一有流俗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遂止而不改为。盖指庆历而言，而安石变法之蕴亦略见于此书，特安石更变之说与仲淹同，而更变之意则与仲淹异耳。呜呼！使庆历之法尽行，则熙、丰之法不变。使仲淹之言得用，则安石之言可塞。今仲淹之志不尽行于庆历，安石之学不用于嘉祐，而乃尽用于熙宁。世道升降之机，识者又于此而三致意焉。

十一月癸丑，命翰林学士韩绛、谏官陈旭、御史吕景初同三司详定省减冗费，于是置省减司于三司，自是多所裁损云。己丑，诏置在京都水监，凡内外河渠之事，悉以委之。

十二月壬子，御崇政殿，召近臣观河南府所进芝草。上曰：『今日嘉雪大滋宿麦，其瑞大胜芝草也。』即赐喜雪宴于中书。上春秋高，未有继嗣，韩宗彦上书，请修胎养令。

己亥嘉祐四年春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遣官祭社。右正言吴及言：『日食者，阴阳之戒。在人事则臣陵君，妻乘【杰按：乘，疑为乖。】夫，四夷侵中国。今大臣无姑息之政，非所谓臣陵君，失在陛下渊嘿临朝，使阴邪未尽屏也。后妃无权幸之家，非所谓妻乘夫，失在左右亲幸骄纵无节也。羌戎顺服，非所谓四夷侵中国，失在将帅非其人，为虏所轻也。』因言孙沔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饮无度，庞籍前在并州，轻动寡谋，辄兴堡寨，屈野之衄，为国深耻。沔卒坐废。甲辰，翰林学士胡宿权知贡举。

二月，始命韩绛、陈旭、吕景初即三司置局，议弛茶禁。其十月，三司言：『宜约至和之后一岁之数，以所得息钱均赋茶户，恣其买卖，所在收算。请

遣官询察利害以闻。』诏遣司封员外郎王靖等分行六路。及还，皆言如三司议便。己巳，诏弛茶禁，因以三司岁课均赋茶户，凡为缗钱六十八万有奇，使岁输县官，比输茶时其出几倍。朝廷难之，为损其半，岁输缗钱三十三万八千有奇，谓之『租钱』，与诸路本钱悉储以待边余。自是唯腊茶禁如旧，余茶肆行天下矣。乙亥，诏三司以天下广惠仓隶司农寺。癸卯，诏：『如闻陕西民间多滥铸大钱，以至市易不通。其以见行当三大铁钱并当小铁钱之二。本路官员已支三月俸者，即计其数贴支。』

三月，御史中丞包拯奏：『张方平身主大计，而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无廉耻，不可处大位。』故命出守，寻改知应天府。以吏部侍郎宋祁为三司使。丁未，御崇政殿，赐进士刘辉等二百三十人及第，三十二人同出身，诸科一百七十六人及第、同出身。己未，新三司使宋祁知郑州，权中丞包拯权三司使。先是，右司谏吴及言：『祁在定州，纵家人贷公使钱数千缗；及在蜀，奢侈过度。』而拯亦言：『祁益部多游宴，且其兄庠方执政，不可任三司。』故命祁出守，而拯代居其位。翰林学士欧阳修言：『拯在台日，常指陈张方平过失，台中相继论列，方平由此罢去，而以宋祁代之。又闻拯亦曾弹奏宋祁过失，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谓蹊田夺牛，岂得无过？非整冠纳履、当避嫌疑者也。』疏奏，拯即家避命，不许。久之，乃就职。有上封者论：『义勇为河北伏兵，有事则集于战阵，无事则散归田里，以时讲习。无所败事，今河北义勇是也。』而议者但以为：『城守之备诚于河北邢、冀二州分东、西两路，命二郡守臣分领义勇。万一犬戎猖狂入寇，即两路义勇之师赴援掩击，如是，河北则二十余所常伏锐兵，群胡何恃而不惧哉？』朝廷下其章河北路帅臣等议。时大名府李昭亮等议曰：『分义勇为两路，置官统领，以张用兵之势，外使敌人疑而生谋，内亦摇动众心，恐非寓兵之术也。姑令在所点集训练，三二年间，武艺稍精，渐习行阵。遇有警，得将臣统驭，制其阵队，示以赏罚，何战而不可哉？』

夏四月，初，著作佐郎何鬲以皇嗣未立，直疏请访唐、周苗裔，备二王后。下礼院议，曰：『唐室世数已远，惟周则我受禅之所自，义不可废。』诏取柴氏诸房中最长一人，令岁时亲奉周祀，给公田十顷，专管勾陵庙。丙子，吏部郎中何郯同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时封驳职废，郯上言：『本朝设此司，实代给事中之职。乞准王曾、王嗣宗故事，凡有诏敕，并由银台司。』从之。癸未，司徒致仕陈执中卒。礼官韩维议其谥曰：『皇祐之末，后宫之丧，执中不能考正仪典，知治丧皇仪非嫔御之礼，追册位号与宫闈有嫌，建庙用乐逾祖宗旧制；闺门之内，礼分不明。谨按《谥法》：「宠禄光大曰荣」，「不勤成名曰灵」。请谥曰荣灵。』判太常寺孙抃等请易名为『恭』，判尚书考功杨南仲覆议，请谥曰「恭襄」。诏谥曰『恭』。维累疏论列、以谓『责难于

君谓之恭。臣之议执中，政以其不恭。』因乞罢礼官，不报。上篆其墓碑曰『褒忠』。

五月戊戌，诏曰：『君臣同德，以成天下之务。而过设禁防，疑以私愿，非朕意也。旧制，臣寮不许诣执政私第，执政尝所荐举不得为御史，其悉除之。』始用包拯议也。

六月戊辰，同判宗正寺赵良规言：『国家乘百年之运，崇七世之灵，虽神主有合食之名，而太祖虚东向之位。伏请讲求定仪，为一代不刊之典。』礼部尚书王举正等议曰：『大袷之祭，所以合昭穆，尊卑必以受命之，祖居东向之位。本朝太祖实为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庙在上，故每遇大袷，止列昭穆而虚东向。魏晋以来，亦用此礼。今亲享之盛，谓宜如旧为便。』诏恭依。己巳，宰臣富弼等请加尊号曰『大仁至治』，诏不许。知谏院范师道言：『比灾异数出而崇尚虚文，非所以答天戒。』知制诰刘敞言：『尊号非古也。陛下不受徽号已二十年，奈何一旦增虚名而损实德!』上曰：『朕意亦谓当如此。』故富弼等奏五上，卒不许。太子中允王陶、大理评事赵彦若、国子博士傅卞、於潜县令孙洙并为馆阁编校书籍官，馆阁编校书籍自此始。三馆、秘阁凡八员。丁丑，诏诸路转运使，凡邻路、邻州灾伤而辄闭棗者，以违制坐之。戊寅，是夕，月食几尽。己卯，放宫人二百四十一人，修阴教以答天变也。秋七月，又放宫人二百三十六人。装御营卒桑达数十人酗酒斗呼，指斥乘舆。皇城使以旨捕送开封府推鞫。案成，达弃市。纠察刑狱刘敞移府问所以不经审讯之由，府报曰：『近例，凡圣旨中书门下、枢密院所鞫狱，皆不虑问。』敞曰：『此岂可行邪?』遂奏请自今一准定格。枢密使以开封府有例，不复论可否，进呈报。敞争之曰：『先帝以京师刑狱最烦，故建纠察一司，此则先帝不敢兼于庶狱，庶谨惟有司之任。又朝廷旧法不许用例破条，今顾于刑狱极谨、人命至重之际而废条用例，此臣所不喻也。』上乃以敞章下开封府，著为令。

八月乙未，御崇政殿，册试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陈舜俞、贤良方正直言极谏钱藻、汪辅之。舜俞、藻所对策并入第四等，辅之亦入等。监察御史里行沈起言其无行，罢之。辅之躁忿，因以书诮让富弼曰：『公为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天下何赖焉?』弼不能答。

九月癸巳朔，御制袷享舞名，文舞曰《化成治定》，武舞曰《崇功昭德》。上自制迎神、送神乐章，诏宰臣富弼等撰《大祚》至《采茨》曲词十八。

冬十月癸酉，袷于太庙。大赦。以益州为成都府，并州为太原府。韩琦之在太原也，乞复并州为节镇，诏两制议之。翰林学士胡宿以为：『商为宋星，参为晋星。国家受命，始于商丘。京师当宋之分野。而并为晋地，参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晋，非国之利也。』上是宿议。及琦秉政，因袷享赦书卒复之。

宿又以为言，不报。

十一月己亥，以河南处士邵雍为将作监主簿，后再命为颍州团练推官，皆辞疾不起。

庚子嘉祐五年春正月，有大星坠西南，光烛地，有声如雷。同知谏院范师道言：『汉、晋《天文志》：「天狗所下为破军杀将，伏尸流血。」《甘氏图》：「天狗坠，大贼起。」今备御盗贼，未见其至，虽有将帅，不老而愚；士卒虽多，劲勇者少。夷狄可保也，如州郡何？州郡可保也，如盗贼何？必有名藏险心，乘间而动者。宜择将帅，练卒伍。』诏天下防其未然。

三月甲午，诏：三司河东路余粮草，旧支一分见钱，三分茶。自今并以见钱给之。岁星昼见。己巳，诏书既弛茶禁，论者犹谓茶户困于输钱，而商贾利薄，贩鬻者少。知制诰刘敞、翰林学士欧阳修颇论其事。时朝廷方排众论而行之，不听。

夏四月己卯，度支判官、直集贤院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安石以入馆才数月，馆中先进甚多，不当赵【杰按：赵，当为“超”之误。】处其右，固辞之。翰林学士承旨孙抃为枢密副使。抃久居侍从，泊如也。人称其长者。及程戡罢，宰臣进拟，例以三司使、御史中丞、知开封府一人补其员。上曰：『朕欲用旧人。』即以命抃。丙戌，命权三司使包拯、右谏议大夫吕居简、户部副使吴中复同详定均税。

五月甲午，观文殿大学士庞籍致仕。籍自定州召还，既入见，诣中书求致仕。执政曰：『公康宁如是，且上意方厚，奈何欲去之坚也？』籍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厌弃然后去，斯不得已尔，岂得为止足哉？』遂归卧于家，前后凡七上表。乃许之。仍诏籍出入如二府仪。丁酉，诏三司置宽恤民力司。

六月乙亥，遣官分行天下。访宽恤民力事。

秋七月甲午，户部员外郎、知谏院唐介知荆南，从介请也。敕过门下。知封驳事何郯封还之，言：『介为谏官，有补朝廷，不当出外。』诏介复知谏院如故。戊戌，翰林学士欧阳修等上所修《唐书》二百五十卷。刊修及编修官皆进秩，或加职。仍赐器币有差。自天圣初下赦书，即诏民流积十年者，其田听人耕。自是每下赦令，辄以招集流亡募人耕垦为言。又诏州县长吏令佐：能劝民垦辟荒田，增税及二十万已上议赏。久之，天下生齿益蕃，田野加辟，独京西唐、邓间尚多旷土，唐州闲田尤多。或请废为县，知州事赵尚宽曰：『土旷可益垦辟，民稀可益招徕，何必废郡也？』乃按图记召信臣遗迹，益发卒复三大陂、一大渠，教民自为支渠，转相浸灌，而四方之民来者云集，比三年，废田尽为膏腴，增户万余。监司上其状，三司使包拯亦以为言。丙午，诏留再任。庚戌，诏曰：『朕乐与士大夫惇德明义，以先天下，而在位殊趣，弗率朕旨

：论事之官搜抉隐微，无忠恕长厚之风，使吾俗靡然陷溺于薄，而望教成治立，其可得哉？中书门下其采端实之士，明进诸朝察辩矫激巧伪者加放讫焉。』时御史中丞赵概言：『比年以来，缙绅之论多险刻，竞浮薄，宜戒敕之。』故有是诏。壬子，命吴奎、吴中复、王安石、王陶同相度牧马利害以闻。

八月甲子，眉州进士苏洵为试校书郎。洵嘉佑初与其二子轼、辙至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其所著权书、衡论、机策，宰相韩琦善之，召试舍人院。再以疾辞，故有是命。壬申，诏中外士庶并许上馆阁缺书，每卷支绢一疋，五百卷与文资官。相度牧马利害所吴奎等上言：『自古国马盛衰，皆以所任得人失人而已。汧、渭之间未尝无牧，而非子独能蕃息于周；汧陇之间未尝无牧，而张万岁独能蕃息于唐，此前世得人之效也。然得人而不久其任，久其任而不使专其事，使得专其事而不临以赏罚，亦不可以有功。』欧阳修言：『今之马政皆因唐制，而今马多少与唐不同者，唐世牧地皆与马性相宜，今或陷没夷狄，或已为民田。请下河东、京西转运司，遣官访草地，有可以兴置监牧，则河北诸监有地不宜马，可行废罢。』乙酉，罢诸路同提点刑狱使臣。置江南东西[3]、荆湖南北、广南东西、福建、成都、梓、利、夔路转运判官。丙申，枢密直学士吕公弼同详定均税。

十一月丁亥，均州防御使李珣为相州观察使，单州团练使刘永平为齐州防御使。知制诰杨畋封还珣、永平词头，因言：『珣等无尺寸裨补之功，特以外戚故除之，臣恐天下谓陛下忽祖宗谨重名器之训，开亲戚侥幸之门，曲缘私息，轻用王爵。』寻诏他舍人草制。范镇言：『朝廷如以杨畋之言为是，当罢珣等所迁官。倘以为非，即乞却令元当制官命词。』内批不许。既而镇复有论列，遂罢之。辛卯，诏勾当御药院内臣如当转出外而特留者，更不许累寄所迁资序。初，中丞赵概言：『有迁官至遥领团练使者，谓之「暗转」。乞限年明与改官。』故条约之。辛丑，枢密使宋庠判郑州。殿中侍御史吕诲等、右司谏赵抃论庠不才，诏从优礼罢之。参知政事曾公亮依前官充枢密使，枢密副使张昇、礼部侍郎孙抃并为参知下事，翰林学士欧阳修、枢密直学士陈旭、御史中丞赵概并为枢密副使。辛亥，度支员外郎司马光、度支判官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光五辞而后受，安石终辞之，最后有旨，令阁门吏赍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随而拜之，安石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安石遣人追还之，朝廷卒不能夺。

十二月戊寅，右谏议大夫吕公弼知成都府。公弼初至，人疑其少威断。会营卒犯法当杖，不肯受，曰：『宁请剑，不能受杖。』公弼再三谕之，不从。乃曰：『杖国法，不可不受；剑汝所请，亦不汝违也。』命杖而复斩之。军中肃然。

辛丑嘉祐六年春三月乙酉，召辅臣观御书『兗州至圣文宣王庙』榜。癸巳，赐进士王俊民等一百三十九人及第，五十四人同出身，诸科一百二人及第，并同出身。己亥，宰臣富弼以母丧去位。庚子，以富弼母丧，罢大燕。时同知礼院晏成裕言：『君臣之义，哀乐所同。请罢春燕，以表优恤大臣之产【杰按：产字疑误。】意。』上亟从其言。

夏四月庚辰，枢密副使陈旭知定州，三司使、给事中包拯为枢密副使，知谏院唐介知洪州，右司谏赵抃知虔州，侍御史知杂事范师道知福州，殿中侍御史吕诲知江州。旭始除枢密副使，或言旭阴结宦者史志聪、王世宁等，故有此命。介等遂交章论列。上以其章示旭，旭奏：『臣前任言职，弹斥内臣，多坐黜逐。今言者乃以此污臣，乞付吏辨劾。』上顾谓辅臣曰：『凡除拜二府，朕岂容内臣预议耶？』而介等言不已，故两罢之。

吕中曰：宦官宫妾，便于小人而不便于君子者也。后世人主除拜大臣不询于外朝而询于内朝，则过矣。故石显者，贡禹、玄成之所倚也；梁冀者，胡广、赵戎之所托也；高力士者，杨国忠之所恃也。此自古小人未尝不与宦官、宫妾、外戚为一者。我朝所以无内朝之患，以外朝之除拜，在内不得而知；内庭之请谒，在外可得而抑之也。

初，诸路敦遣行义文学之士赴京师者二十三人，其至者十六人，皆馆于太学，即舍人院试论策。五月丙戌，赐出身五人。辞不就试，亦以试将作监主簿命之。

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初，司天言：『当食六分之半。』是日未初，从西食四分，而阴云雷电，顷之雨。浑仪所言不为灾。权御史中丞王畴言：『顷岁日食于正阳之月，实亦阴晦。宰臣集班表贺，甚失陛下祇畏奉天之意，恐有司或援近例乞贺班者，臣故得以先事而言也。』同判尚书礼部司马光言：『日之所照，周遍华夷。云之所蔽，至为近狭。虽京师不见，四方必有见者。天意若曰：人君为阴邪所蔽，灾慝甚明。天下皆知其忧危，而朝廷独不知也。食不满分者，乃历官术数之不精，当治其罪，亦非所为贺也。』于是诏百官毋得称贺。甲戌，以富弼为起复礼部尚书，平章事。故事，执政遇丧皆起复。弼以为金革变礼，不可用于平世。上五遣使起之，卒不从命。或言：弼初与韩琦同在二府，左提右挈，图致太平。天下谓之『韩富』，既又同为宰相。琦性果断，弼性审慎。琦质直，语或涉俗。俗谓语多者为『絮』。尝议政事，弼疑难者数四，琦意多不决，曰：『又絮耶？』弼变色曰：『絮是何言欤？』又尝言及宰相起复故事，琦曰：『此非朝廷盛典也。』于是弼力辞起复，二人稍有间云。戊寅，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辞起居注。既得请，又申命之，安石复辞，至七八乃受。于是径迁知制诰，安石遂不复辞官矣。尝有诏：今后舍人院不得申请除改

文字。安石与同列言：『若词头所批事情不尽而不得申请，自非执政大臣欲倾侧而为私，则立法不当如此。陛下举天下之事属之七八大臣，方今大臣之弱者，则不敢为陛下守法以忤谏官、御史，强者恣行所欲，而谏官、御史亦无敢忤其意者。陛下两听其所为而无所问，安有朝廷如此，久而无乱者乎?』安石由是与执政忤。枢密副使欧阳修言：『近见谏官唐介、台官范师道等因言陈旭事得罪。陛下自临御以来，擢用诤臣，开广言路。一旦台谏联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惊疑。臣谓方今言事者规切人主则易，欲言大臣则难。臣自立朝，耳目所记，景佑中范仲淹言宰相吕夷简，贬知饶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彦博，贬春州别驾；至和初吴中复、吕景初、马遵言宰相梁适，皆罢职出外。其后赵抃、范师道言宰相刘沆，亦罢职出外。前年韩绛言富弼，贬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陈旭得罪。斥逐谏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为国家之利。欲望召还介等，置之朝廷，以劝守节敢言之士。』

秋七月甲午，出内藏库绢二十万疋下河北，助余军储。壬寅，同知谏院司马光以三札子上殿。其一论君德，曰：『臣窃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姬煦姑息之谓也，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谊、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也，唯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犹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犹视苗之秽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犹知获而不知种也。三者兼备则国治强，关一则衰，阙二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臣窃见陛下天性慈惠，谨微接下，子育元元，汜爱群生，虽古先圣王之仁，殆无以过。然践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纪纲犹有亏缺，闾里穷民犹有怨叹。意者群臣不肖，不能宣扬圣化，将陛下之于三德万分一亦有所未尽欤?臣伏见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渊默，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复询访利害，尽察得失，一皆可之。诚使陛下左右前后、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实正人，则如此至善矣。或有一奸邪在焉，则岂可不为之寒心哉?伏望陛下以天性之至仁廊日月之融光，奋乾刚之威断，善无微而不录，恶无细而不诛，则唐虞三代之隆何远之有?』其二论御臣。曰：『臣闻致治之道无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国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进秩，循资途而授任。苟日月积久，则不择其人之贤愚而置高位；资途相值，则不问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职。非特如是而已，国家采名不采实，诛文不诛意。夫以名行赏，则天下饰名以求功；以文行罚，则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诚能博选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学者待顾问，有政术者为守长，有勇略者为将帅。有功则增秩加赏而勿徙其官，无功则降黜废黜而更求能者，有罪则流窜刑诛而勿加宽贷。如是而朝廷不尊，万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请伏面欺之

诛。』其三论拣军，言：『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书，其三送枢密院，戒拣军官。

八月庚申，诏三馆、秘阁校宋、齐、梁、陈、后魏、后周、北齐七史书，有不完善者访求之。司马光言：『臣切以赦者害多而利少[4]，非国家之善政也。汉大司马吴汉病笃，光武亲临，问所欲言，对曰：「惟愿陛下无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贼良民之盛者，莫大于数赦。」蜀人称诸葛亮之贤亦曰：「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然则古之明君贤臣，未尝以赦为美也。伏望下中书：今后每岁疏决不过一次[5]，或早或晚。或外人不可预期，或遇亲祀南郊之岁，更不疏决，永为定制，庶几为恶之人不敢指以自宽，有所戒惧。丁卯，司马光进《五规》，一曰《保业》，二曰《惜时》，三曰《远谋》，四曰《重微》，五曰《务实》。

《保业》略曰：『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艰，守之至艰。王者始受天命之时，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与角智力而争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后肯稽颡而为臣。当是之时，有智相偶者别为二，力相参者则为三，愈多而愈分。自非智力首出于世，则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艰乎？及夫群雄已服，众心已定也，人之性皆以为子孙万世如泰山之不可摇也，于是乎骄惰之情生。骄者，玩兵黷武，穷泰极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涣然，四方糜溃，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沈酣宴安，虑不及远，善恶杂揉，是非颠倒，日复一日，至于不振，汉、唐之季是也。斯不亦守之至艰乎？』《惜时》略曰：『《周易》泰极则否，否极则泰。《丰》：「亨，宜日中。」孔子传之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是以圣人当国家隆盛之时，则戒惧弥甚，故能保其令闻，永久无疆也。』《远谋》略曰：『《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繆牖户。」迨天之未阴雨者，国家闲暇，无灾害之时也。彻彼桑土者，求贤于隐微也。绸繆牖户者，修敕其政治也。』《谨微》略曰：『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发奢泰之端；甘言悲辞，启侥幸之除；附耳屏语，开谗贼之门；不惜名器，导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夺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则用力百倍矣。』《务实》略曰：『夫安国家、利百姓，仁之实也。保基绪、传子孙，孝之实也。辨贵贱、立纲纪，礼之实也。和上下、亲远迩，乐之实也。决是非、明好恶，政之实也。诘奸邪、禁暴乱，刑之实也。察言行、试政事，求贤之实也。量材能、课功状，审官之实也。询安危、访治乱，纳谏之实也。速勇果、习战斗，治兵之实也。实之不存，虽文之盛美，无为也。』

丁亥，御崇政殿，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王介、苏轼、苏辙。轼所对入第三等，介第四等，辙第四等次。时辙对语切宜，胡宿力请黜之，上不许，曰

：『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乃收入第四等次。及除官，知制诰王安石疑辙右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为词。韩琦笑曰：『彼策谓宰相不足用，欲得娄师德、郝处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已而谏官杨畋见上曰：『苏辙臣所荐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此盛德事也。乞宜付史馆。』上悦，从之。戊寅，诏自今知州军监、知县县令有清白不扰而实惠及民者，令本路监司保荐再任；政绩尤异，当加奖擢。

闰八月庚子，枢密使曾公亮为吏部侍郎、平章事，参知政事张昇为枢密使。辛丑，枢密副使欧阳修参知政事，翰林学士胡宿为枢密副使。群臣多更张庶事，以革宿币。宿曰：『变法古人所难，不务守祖宗成法，而徒纷纷，无益于治也。』丁未，司马光奏：『臣曾三上章，乞陛下早定继嗣，以遏乱源。伏望取臣所上三章，少加省察。』上时简默不言，虽执政奏事，首肯而已。闻光言，沈思良久，曰：『得非欲选宗室为继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尔。』光曰：『臣自谓必死，不意陛下开纳。』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光以所言付中书。光曰：『不可。愿陛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光诣中书。宰相韩琦问光：『今日复何所言？』光默计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广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庙社稷大计也。』琦喻意，不复言。

九月癸丑，诏三司如闻河北秋稼甚登，其出内藏库缗钱一百万助余军储。壬戌，知谏院杨畋、司马光等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内臣，不过去御座数步，恐漏泄机事。』诏自今止令御药使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备宣唤。余悉屏之。司马光复奏：『臣向者进说，陛下欣然无难。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孙当千亿，何遽为此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卒之际援立所厚善者尔。唐自文宗以后，立嗣皆出于左右之意，至有称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者。』上大感悟，曰：『送中书。』光至中书见琦等，曰：『诸公不及今议，异日夜半禁中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违。』琦等皆唯唯，曰：『敢不尽力！』时知江州吕诲亦上言：『惟陛下思祖宗造宋之艰难，监成安隳汉之基祚，窒奸臣附会之渐，绝后世窥觊之患，早为定断，慰安人心。』

冬十月，知谏院杨畋言：『文臣七迁而内臣始得一磨勘，其法不均。宜如文武官例增其岁考。』畋为言事官，顾以士人比阉寺，议者讥其失职。壬辰，起复前左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为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宰相韩琦等与同列奏事。读光、诲二章。未及有所启，上遽曰：『朕有此意，但未得其人。』因左右顾曰：『宗室中谁可者？』琦曰：『此事非臣不敢言，当出自圣择。』上曰：『宫中尝养子二人，小者甚纯，然不慧。大者可也。』琦请其名，上曰：『名某，今三十许岁矣。』议定将退，琦复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

施行。陛下今夕更思之，来日取旨。』明日又启之，上曰：『决无疑也』。琦曰：『事当有所渐，容臣等商量。』所除官时，皇子犹居父丧，乃议起复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上喜曰：『如此甚好。』琦又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乞从内批。』上曰：『此岂可使妇人知之？只中书行可也。』遂降此语。至和末，上得疾，文彦博、富弼、刘沆与王尧臣勤【杰按：勤，劝之误。】上早立嗣，上既许之，及疾愈，寝其奏。既而言者相继，范镇、司马光所言尤激切，包拯为中丞，又力言之，上未许，言者亦稍息。琦一日取《汉书·孔光传》怀之以进，曰：『汉成帝即位二十三年无嗣，立弟之子定陶王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犹能之，以陛下之圣，何难哉？』于是因光等言，卒成上意。

壬寅嘉祐七年春正月乙亥，诏太常礼院：『自今南郊，以太祖皇帝定配。改温成皇后庙为祠殿，岁时令官臣以常饌致祭。』初，谏官杨畋上言：『二后并侑，欲以致孝也，而适所以渎乎享帝。后宫有庙，欲以广恩也，而适所以渎乎享亲。请如礼官所议。』故降是诏。初，江湖漕盐既杂恶，又官估高，故百姓利食私盐，由是盗贩者众。捕之急则起为盗贼。虔州官余盐岁才及百万斤，朝廷以为患，先是[6]，屯田员外郎蔡挺知南安军，常条奏利害。至是，擢挺权提点江西刑狱，使之制置。挺令民首纳私藏兵械，以给巡捕吏卒，令贩黄鱼笼挟盐不及二十斤、不以甲兵自随者，止论算交纳。淮南既团新纲，又捐余价，岁课视旧额增至三百余万斤，盗贩者稍稍畏缩。朝廷以挺为能，留之江西，积数年乃徙。久之，江西盐皆团纲运，致如虔州焉。权陕西转运副使薛向言：『陕西之兵，厢、禁军凡二十万，其间老弱病患、伎巧占破数乃过半[1]。请下诸路，拣其不任征役者汰之，取占伎巧者论如法。』从之。枢密副使赵概为参知政事，权知开封府吴奎为枢密副使。

夏四月壬申，改命起居舍人、知制诰兼侍讲司马光为天章阁待制。先是，光与吕公著并召试中书。光已试而公著终辞。及除知制诰，光乃自言：『拙于文辞，本当辞召，初疑朝廷不许，故龟勉从命。继闻公著终辞得请，臣始悔恨向者之不辞，而妄意朝廷之不许也。』章九上，卒改他官。

五月丁未朔，命起居舍人司马光仍知谏院。光上疏曰：『窃以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系于习。上行下效谓之风，薰蒸渐渍谓之化，沦胥委靡谓之流，众心安定谓之俗。及夫风化已失，流俗已成，则虽有辩智，弗能谕也。强毅不能制也，重赏不能劝也，严刑不能止也。自非圣人得位而临之，积百年之功莫之能变也。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祸生于无礼也，于是以神武聪明躬勤万几，征伐刑赏断于圣意，然后人主之势重而群臣慑服矣。于是剪削藩镇，齐以法度，择文吏为之佐，以夺其杀生之柄。揽其金谷之富[8]，其麾下精锐之士聚诸京师，以备宿卫。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陆梁，然后天子诸侯之分

明而悖乱之原塞矣。于是节度使之权归于州，镇员之权归于县。又分天下为十余路，各置转运使，以察州县百吏之臧否，复汉部刺史之职，使朝廷之令必行于转运使，转运使之令必行于州，州之令必行于县，县之令必行于吏民，然后上下之叙正而纪纲立矣。自是申明军[9]，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阶级，以相临统，小有违犯，罪皆殊死，然后行伍之政肃而士用命矣。此皆礼之大节也，故能四征弗庭，莫不率服，泛扫九州，以陟禹之迹。至于真宗，重之以明德，继二圣之政，宣布善化，销铄恶俗，以至于今，治平百年，此乃陛下当战战栗栗守而勿失者也。臣窃见陛下有中宗之严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谦逊不决，委之臣下。诚所委之人常得忠贤则可矣，万一有奸邪在焉，岂不危甚矣哉？古人所谓委任而责成功者，择人而授之职业，丛脞之务，不身亲之也。至于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不由己出不可也。威福之柄失于人而习以为常，则不可复收也，此明主之所谨也。自景佑以来，国家怠于久安，乐因循而务省事，执事之臣颇行姑息之政[10]，于是胥吏喧哗而斥逐中丞，鞏官悖慢而废退宰相，卫士凶逆，其狱不穷奸，泽加于旧，军人骂三司使而法官以为非犯阶级。凡此数者，皆非所以习民于上下之分也。于是元帅畏偏裨，偏裨畏将校，将校畏士卒。奸邪怯懦之臣，至有简省教阅使之骄惰，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挠正法使之纵恣，诋訾粟帛使之愤惋。彼既为之，则此效之，下既言之，则上从之，前既行之，则后袭之。苟彼为而此不效，下言而上不从，前行而后不袭，则怒怨聚于其身而祸乱生矣。夫祖宗苦身焦思以变衰唐之俗，陛下高拱熟视以成后魏之风，此臣所以为陛下痛惜也。』又上疏论财利曰：『在随材用人而久任之，在养其本原而徐取之，在减损浮冗而省用之。』己未，知荆南府李参为群牧使。执政初议欲用参为三司使，孙抃独不可，曰：『此人若主计，外台承风刻削，则天下益困弊矣。』乃不果用。

六月癸未，单州团练使刘永年为汝州团练使、知代州。敌人取山木积十余里，辇载相属于路。前守惧生事不敢遏，永年曰：『敌伐木境中而不治，他日将不可复制。』遣人纵火。木尽焚之。上其事，帝称善。敌移文代州捕纵火盗，永年报曰：『盗固有罪，然木在我境，何预汝事？』敌不敢复言。

秋七月，太常礼院言：『皇祐参用南郊百神之位不应祀法，宜如隋、唐旧制，设昊天上帝五方位，以真宗配，而五人帝、五官神从祀，余皆罢。又当时尝停孟冬之荐，今明堂去孟冬祀日尚远，请复荐庙。前者祖宗并侑，今用典礼独配；前者地祇神州并享，今以配天而亦罢，是皆变礼中之大者也。《开元》、《开宝》二礼，五帝无亲献仪。』诏恭依，而五方帝亦行亲献。丁卯，右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辞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不许。八月，韩琦与欧阳修等私议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其为皇子矣。不若遂正其名。』修曰

：『知宗正寺告敕付阁门，得以不受。今立为皇子，止用一诏书，事定矣。』遂入对，乞听宗实辞所除官。上曰：『勿更为他名，便可立为皇子，明堂前速与了当。』琦因请谕枢密院。张昇至，曰：『陛下不疑否？』上曰：『朕欲民心先有所系属。』昇即再拜称贺。琦等乞帝书手札付外施行。丁丑，琦召翰林学士王珪令草诏，珪请对言：『此大事也，后不可悔。』上指心曰：『此决自朕怀，卿何疑焉。』乃再拜退而草诏以进。己卯，诏曰：『右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犹朕之子也。少鞠于宫中，而聪知仁贤，见于夙成。夫立爱之道，自亲者始，固可以厚天下之风而上以严宗庙也。其以为皇子。』乙酉，诏太常寺登歌用祝敌。先是，翰林学士王珪言：郊庙升歌之乐，有金、石、丝、竹、匏、土、革而无木音，宜诏有司考乐之失，而合八音之和。于是下礼官议而增置之。辛丑，皇子以肩舆入内，初让宗正，与记室周孟阳谋之。及立为皇子，犹固称疾。孟阳入见，曰：『太尉称疾坚卧，其义安在？』皇子曰：『非敢徼福，以避祸也。』孟阳曰：『假如得请归藩，遂得燕安无患乎？』皇子抚榻而起曰：『吾虑不及此。』遂入内。良贱不满三十口，行李肃然，有书数厨而已。中外闻之相贺。

九月乙巳朔，以皇子为齐州防御使，进封钜鹿郡公。

《龟鉴》曰：前星未耀，少海尚虚，选四岁宗子养之禁中，是以得储贰之义。时皇祐之四年，上之春秋二十有八也。先是，太常博士张述入疏凡二，语虽激厉，玉音嘉纳。继是吴及言之，赵抃言之，欧阳修言之，文彦博、富弼、刘沆又言之，谏官、御史相率以尽言，而司马虽以并州通守，亦越职而言事。其间如范蜀公自知谏院以至罢言职，前后上章凡十九次。吾观君实与镇书言：『此大事，不言则已，言一出，岂可复反？愿公死争之。』既而蜀公入对，温公召还，前后奏疏，未尝不以国本为虑。蜀公待罪百日，须发为白。其为心至忠切也，上亦泣曰：『朕知卿言是，当更俟三年。』久之，蜀公又曰：『陛下许臣复三年矣，愿早定大计。』温公反覆执奏，且谓：『向者进说，陛下欣然无难。今寂无所闻，此必小人以子孙千亿之言间陛下也。』门生国老之戒，言人之所难言，何切哉。至和元年，各起复，知宗正寺之命始下矣。英宗之为皇子也，封防御使则辞，封钜鹿郡公则辞，封皇子则又辞，凝静谦退，盖得于内学涵养之余。末年韩魏公赞决大计，断以不疑主语，安可中辍之言。自是元良之位正焉，亲受大统。虽我魏公定策之勋，而圣心盖亦先定也，休哉！『此事安可与妇人知』之戒，『决自朕怀，非由大臣』之谕，圣谟洋洋，真可为后代之龟鉴也。

辛亥，大飨明堂，大赦。

冬十月，度支员外郎蔡抗为广东转运使。先是，岑水铜冶大发官市。诸民

止给空文，奸民无所取资，群聚私铸，与江西盐盗合，郡县患之。抗曰：『采铜入官而不畀其直，又从而诛之，岂但民犯法也。』因命铜入即偿直，民尽乐输，私铸遂绝。番禺岁运盐给英、诏二州，道回远，多侵窃杂恶。抗命十舟为一运，使掇官主之，岁终会其课以为殿最。是岁，盐课增十三万缗。乙未，诏天下常平仓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内藏库与三司共支缗钱一百万，下诸路助余之。

十二月丙申，幸龙图、天章阁，召辅臣、近侍、三司使副、台谏官、皇子，宗室、驸马都尉、主兵官观祖宗御书。又幸宝文阁，为飞白书，分赐从臣，下逮馆阁。作《观书诗》，韩琦等属和，遂宴君玉殿。庚子，再会于天章阁观瑞物，复宴群玉殿。上曰：『天下久无事，今日之乐，与卿等共之，宜尽醉勿辞。』又召韩琦至御榻前，别赐酒一卮。从臣沾醉，至莫【杰按：莫，应为暮】而罢。是岁，冬无冰。癸卯嘉祐八年春正月己酉，翰林学士范镇知贡举。二月癸未，上不豫。丙戌，中书、枢密院奏事于福宁殿之西阁，见上所御幄帘裯褥皆质素暗敝，久而不易。上顾韩琦等曰：『朕居宫中，自奉止如此尔。此亦生民之膏血也，可轻费之哉！』

三月甲子，御延和殿，赐进士许将等一百二十七人及第，六十七人同出身，诸科一百四十七人及第、同出身。乙丑，以圣体康复，宰臣拜表称贺。辛未晦，上暴崩于福宁殿。

夏四月壬申朔，辅臣入至寝殿，启皇后召皇子入，使嗣立。皇子惊曰：『某不敢为，某不敢为！』因反走。辅臣共执之。召翰林学士王珪草遗制，韩琦宣遗制。英宗即皇帝位，见百官于东楹。帝欲亮阴三年，命韩琦摄冢宰，辅臣皆言不可，乃止。癸酉，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

吕中曰：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天下安乐，惟仁治而已。唐介以是进言于英宗，则愿其善继仁宗丰功盛德，不可名言而所可见者五事，所以为仁。范祖禹进言于哲宗，则愿以为法，又曰：『我国家之有天下，强不如秦，富不如隋，形势不如汉，土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基之，太宗、真宗培之。至我仁祖四十二年，深仁厚德，渗漉天下，刑以不杀为威，财以不蓄为富，兵以不用为功，人才以不作聪明为贤。』以宽厚待民，以恩礼待士夫，而以至诚待夷狄，故熙宁以后民不敢怨，靖康之时民不忍叛者，皆我仁祖之功，此苏忠公所以谓社稷长达终必赖之者，诚确论也。

乙亥，群臣表请听政，不从。改名部署曰总管。先是，辅臣奏事，上裁决当理，中外皆称明主。是日晚，忽得疾，语言失序。韩琦与同列入白太后下诏：候听政日，请太后权同处分。从之。壬午，辅臣入对于柔仪殿西阁，皇太后御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司马光上皇太后疏曰：『群生无福，大行皇帝奄弃天

下，皇帝继统。往者大行皇帝嗣位之初，章献明肃皇太后保护圣躬，于赵氏实有大功，但以自奉之礼或崇重太过，外亲鄙猥之人或忝污官职，左右谗谄之人或窃弄权柄，此所以负谤于天下。今殿下初摄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纯如张知白，刚正如鲁宗道，质直如薛奎者，殿下当信之用之；鄙猥如马季良，谗谄如郭崇勋者，殿下当疏之远之。若赵氏安则百姓皆安，况于曹氏，必世世长享富贵明矣。赵氏不安则百姓涂地，曹氏虽欲独安，其可得乎？』乙酉，作受命宝，命欧阳修篆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宝。』荧惑自七年八月庚辰夕伏，积二百四十九日，命辅臣祈禳于集英殿。己丑晨，见东方，戊戌，司马光上疏曰：『今者圣体痊平，初临大政，四方之人，拭目而视，倾耳而听，举措云为，不可不审。夫为政之要，在于用人、赏善、罚恶而已，三者之得，则远近翕然向风从化，可以不劳而成，无为而治。三者之失，则流闻四方，莫不解体，纲纪不立，万事隳颓。治乱之原，安危之机，盖在于是。』

五月，右司谏王陶充皇子位伴读，屯田员外郎周孟阳、秘书丞孙思恭充皇子位说书。司马光言：『臣闻三代令主置师、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与之燕居。至于前后左右，侍御仆从之人，皆选孝弟端良之士，逐去邪人，毋得在侧，使之日见正事，闻正言，然后道明而德成，心俞而体安。福被兆民，功流万世，此教之所以为益也。今王陶等虽为皇子官属，若不日日得见，或见而遽退，左右前后，侍御仆从，或有佞邪谗巧之人杂处其间，则亲近易习，积久易迁，谄谀易入，诈伪易惑。如此，则虽有硕儒端士为之师传，终无益也。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属，博选天下有学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在皇子位，与皇子居处燕游，讲论道义，耸善抑恶，辅成懿德。如此，则必进德修业，日就月将，善人益亲，邪人益疏，诚天下之大幸也。』戊辰，皇子仲鍼、仲纠始就东宫听读。

六月癸巳，司马光上太后及帝疏曰：『窃惟今日之事，皇帝非皇太后无以君天下，皇太后非皇帝无以安天下，两宫相恃，犹头目之与心腹也。万一奸人欲有开说，涉于离间者，当立行诛戮，以明示天下。』帝初以忧疑得疾，举措或改常度。其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悦者，乃共为谗间，两宫遂成隙。太后对辅臣尝及之，韩琦因出危言感动太后曰：『臣等只在外，见得官家内中保护，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稳。』太后惊曰：『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琦曰：『太后照管，则众人自然照管矣。』同列为缩颈流汗。或谓琦曰：『不太过否？』琦曰：『不如此不得间。』有传帝在禁中尝失事，众颇惑之。琦曰：『岂有殿上不曾错了一语，而入宫门即得许多错？』琦固不信也，传者亦稍息。

《龟鉴》曰：母子之间，人所难言。自魏公一倡而欧阳修继之，吕海王畴

继之，司马光又数数继之。既以保佑之语勉太后，又以顺承之语勉天子，幸也。慈圣以慈称，英宗以孝闻，非魏公之功而谁功？盖亦伟矣。然魏公虽有其功而不自有其功，他日门人亲客燕坐，从容语及定策事，公正色曰：『此仁宗神德圣断，为天下计，皇太后母道内助之力。朝廷定议久矣，臣子何预焉？』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公之襟量盖可想见。《久旱喜雨》诗曰：『须臾慰满三农望，却敛神功寂若无。』公之口不言功，于此见之矣。

秋八月庚辰，王珪议上大行皇帝谥曰『神文圣武明孝』，庙号仁宗。司马光言：『人君之职，有三而已：量材而授官，一也；度功而加赏，二也；审罪而行罚，三也。材有短长，故官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赏有厚薄；罪有大小，故罚有轻重。此三者，人君所当用心。』

九月辛亥，皇子光国公仲鍼为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淮阳郡王，赐名頊。

冬十月甲午，葬仁宗皇帝于永昭陵。

十一月丙午，祔仁宗神主于太庙，庙乐曰《大仁之舞》。以王曾、吕夷简、曹玮配享庙庭。方帝疾甚时，云为多错，往往触忤太后。韩琦归自陵下，太后遣中使持一封文书付琦。琦启之，则帝所写歌词并宫中过失事。琦即付使者焚毁。及进对帘前，太后呜咽流涕，具言之，且曰：『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琦曰：『此病故尔。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太后不怪。欧阳修继言曰：『昔温成骄恣，太后处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之不间，反不能忍邪？』太后意稍解。他日，琦等见上，上曰：『太后待我无恩。』对曰：『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而独称舜为大孝。惟父母不慈爱而子不失孝，乃可称尔。政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岂有不慈爱者？』上大悟，自是亦不复言太后短矣。

十二月己巳，始御延英阁，召侍读、侍讲讲《论语》，读《史记》。刘敞读《史记》，至『尧授舜以天下』，因陈说曰：『舜至侧微也，尧越四岳禅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其孝友之德光于上下。何谓孝友？善事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辞气明畅。上竦体改容，知其以讽谏也。左右属听者皆动色，太后闻之，亦大喜。庚辰，命翰林学士王珪、贾黯、范宁修《仁宗实录》，集贤校理宋敏求、直秘阁吕夏卿、秘阁校理韩维兼充检讨官。

校勘记

[1]垂拱 原作『重拱』，据《长编》卷一八四改。

[2]断道坞 原作『继道坞』，据《长编》卷一八五、《宋史·仁宗纪四》改。

[3]东西 原作『东北』，据《长编》卷一九二改。

[4]赦者 原作『赦书』，据《长编》卷一九四、《司马公文集》卷十八《论赦

及疏决状》改。

[5]今后 原作「今岁气据《长编》卷一九四、《司马公文集》卷十八《论赦及疏决状》改。

[6]『先是』以下 《长编》卷一九六在本年二月。

[7]占破 『破』字原阙，据《长编》卷一九六补。

[8]揽其 原作『览其』，《长编》卷一九六作『揽其』，是。兹据《长编》《司马公文集》卷二十二《谨习疏》改。

[9]军法 原作『军伍』，据《长编》卷一九六、《司马公文集》卷二十二《谨习疏》改。

[10]颇行 原作『顺行』，据《长编》卷一九六、《司马公文集》卷二十二《谨习疏》改。

宋史全文卷十

宋英宗

甲辰治平元年春正月。景灵宫使宋庠屡请老，上曰：『朕初嗣位，何可遽休大臣？』戊申，命庠知亳州。辛酉，诏以仁宗配享明堂。初，礼院奏：乞与两制同议仁宗当配何祭。翰林学士王珪等议，请循周公严父之道，以仁宗配享明堂。知制诰钱公辅议：『太祖则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则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真宗则周之武王也，虽有配天之功，而无配天之祭。未闻成王以严父之故，废文王而称于武王也。仁宗则周之成王也，虽有配天之业，而亦无配天之祭。亦未闻康王以严父之故，废文王而移于成王也。当仁宗嗣位之初，倘有建是论者，则配天之祭常在乎太祖、太宗矣。』又诏台谏及讲读官与两制、礼院再详定以闻。御史中丞王畴言：『配考之文见于《易》，严父之义著于经，圣法章明，咸足稽按。臣请依王珪等议，奉仁宗皇帝配享明堂。』知谏院司马光、吕诲议：『窃以孝子之心，谁不欲尊其父者？圣人制礼以为之极，不敢逾也。《孝经》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圣人之德，成太平之业，制礼作乐。而文王适其父也，故引之以证圣人之德莫大于孝，答曾子之问而已，非谓凡有天下者皆当以其父配天，然后为孝也。』翰林侍读学士孙抃等奏：『仁宗继体保成，置天下于大安者四十二年，功德于人，可谓极矣。今祔庙之始，遂抑而不得配上帝之享，非所以宣章陛下为后严父之大孝。』诏从抃等议。

三月，司马光言：『臣闻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顺颜色，备尽孝道。凡宫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干之，无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当一如濮王然后可；视天下之政，当一如宫中之事然后可。况濮王之亲以恩，皇太后之亲以义，其奉养之谨，非特有所加，则无以取信也。宫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听

断之勤，非特有所加，则无以致治也。』吕诲言：『陛下孝养之礼，臣不得而知之。安亲之道，诚有未至。何则？累圣成业，靡思经缉；邦国大事，都无裁处；献纳之言，尽决帘帷之下，是陛下自处休佚，而置圣后烦劳，得谓之孝乎？』又言于皇太后曰：『皇帝躬亲治事，勤励如此，在于圣虑，应已慰安。臣愚以谓东殿帘帷宜五七日一御。』

夏四月，司马光言[1]：『前代帝王升遐之后，后宫下陈者尽放之出宫[2]，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费、远嫌疑也。』癸未，放宫人三百二十五人。甲申，御迓英阁。上谕内诗曰：『方日永，讲读官久待对未食，必劳倦。自今视事毕，不俟进食，即御经筵。』故事，讲读毕，拜而退。上命毋拜，后遂以为常。

五月，上既康复，韩琦久欲太后罢东殿垂帘，尝一日取十余事并以禀上，上裁决如流，悉皆允当，于是诣东殿，覆奏上所裁决十余事，太后每事称善。琦遂白太后求退，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宫，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即称：『前代如马、邓之贤，不免贪恋权势。今太后便能复辟，诚马、邓之所不及。未审决取何日撤帘？』太后遽起，即厉声命鸾仪司撤帘。帘既落，犹于御屏后见太后衣也。

吕中曰：当国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无德望以镇之，则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无才智以充之，则未足以办天下之事。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君子人也。韩魏公不动声色，垂绅搢笏而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者，盖自庆历、嘉祐之时[3]，可属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于处事应变，动中事机，胸中才智又足以运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欤？在真宗之初则有吕端，在仁宗之初则有王曾，其皆安国家、定社稷之名臣欤。

辛亥，上问执政：『积弊甚众，何以裁救？』富弼对曰：『恐须以渐厘改。』又问：『宽治如何？』吴奎对曰：『圣人治人固以宽，然不可以无节。《书》曰：「宽而有制，从容以和。」』癸亥，宰臣韩琦等奏，请下有司议濮安懿王合行典礼，详处其当，以时施行。诏须大祥后议之。

闰五月己丑，召枢密直学士，知瀛州唐介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上面谕介曰：『卿在先朝有直声，今出自朕选，非由左右言也。』韩琦言：『群臣邪正，皆陛下所知。至于进退，实系天下利害，惟陛下以此为先，不可不察也。』上然之。

六月己亥，进封皇子淮阳郡王頊为颍王。增置宗室学官讲书四员、教授五员、小学教授十二员，并旧六员为二十七员，以分教之。丁未，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员。初，宗室坐序爵，仍自为宾主，讲官位主席之东隅。于是睦亲宅都

讲吴申不肯坐，且曰：『宗室当以亲族尊卑为序，与讲官分宾主。』再移书大宗正，不能决，因内朝出申二书，上是之。宗室正讲席自申始。作睦亲、广亲北宅于芳林园。知太原府陈升之言母老，请扬、湖、越一州，庶便奉养。上以边臣当久任，难于屡易，不许。上谓宰臣曰：『程戡何如人？』对曰：『戡在廊延已三岁，习边事。』上曰：『延州都监高遵教卒。戡数言其能绩，乞加赠恤。此高琼族子，朕知其为庸人也。戡必以后族故尔。大臣苟若此，朕何所赖焉？』戊午，淮阳郡王府翊善王陶为颍王府翊善。淮阳郡王府记室参军韩维为诸王府记室参军，侍讲孙思恭为诸王府侍讲。颍王性谦虚，眷礼官僚，遇维尤厚。一日侍王坐，近侍以弓样靴进，维进曰：『王安用舞靴？』王亟令毁去。上始疾甚，时出语，颇伤太后。维等极谏曰：『上已失太后欢心，王尽孝恭以弥缝，尤惧不逮，不然，父子俱受祸矣。』王感悟。他日，太后谓辅臣曰：『皇子近日殊有礼，皆卿等善择官僚所致。』

秋八月丙辰，入内都知任守忠蕲州安置。初，上为皇子，令守忠宣召，避不肯行。及上即位，遂交斗两宫间。司马光、吕诲交章劾之。帝纳其言，翌日，遂绌守忠。丁巳，以上供米三万石赈宿、亳州水灾饥民。

九月丁卯，诏复置武举。初，有诏以是日开迓英阁，至重阳节。当罢侍讲。吕公著、司马光言：『先帝时，无事常开讲筵。愿不惜顷刻之间，日御讲筵。』从之。

冬十一月乙亥，命屯田郎中徐亿、职方员外郎李师锡、屯田员外郎钱公纪刺陕西诸州军百姓为义勇。初，宰相韩琦奏：『三代、汉、唐以来，皆籍民为兵。唐置府兵，最为近古。今之义勇，河北几十五万，河东几八万，勇悍纯实。若稍加简练，亦唐之府兵也。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当西北控御之地，事当一体。今若于陕西诸州亦点义勇，止刺手背，则又知不复刺面。可无惊骇。』诏从之，乃命亿等往，除商、虢二州不籍，余悉籍义勇。凡主户家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年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岁以十月番上，阅教一月而罢。得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人。于是知谏院司马光奏曰：『今议者但怪陕西独无义勇，不知陕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若更闻此诏下，必大致惊扰。』又奏：『古者兵出民间，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今既赋敛农民之粟帛以赡正军，又籍农民之身以为兵，是一家独任二家之事也。以臣愚见，河北、河东已刺之民，犹当放遣，况陕西未刺之民乎？』终弗听。光又六奏，及申中书，自劾求去，亦终不许。尝至中书与韩琦辩，琦谓光曰：『君但见庆历间陕西乡兵初刺手背，后皆刺面充正军，忧今复然尔。今已降敕榜与民约，永不充军戍边矣。』光曰：『虽光亦未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无忧此语之不信。』光曰：『光终不敢奉信。非独不敢，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尔。』琦怒

曰：『君何相轻甚耶?』光曰：『相公长在此可也，万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见成之兵遣使运粮戍边，反掌间耳。』琦默然，竟不为止。其后十年，义勇运粮戍边率以为常矣。

吕中曰：庆历之时，诏刺陕西义勇。方平曰不可，韩公曰可。治平之时，诏刺陕西义勇，温公曰不可，韩公曰可。夫以祖宗之至仁，大臣之尽忠，而籍民为兵，犹莫之免，良以费省而用足也。然弓手之刺，率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骄甚，所至为寇，何韩公之虑不及张公邪?义勇之刺，其后运粮戍边，率以为常，何韩公之虑不及司马公邪?曰：『张公、司马公之虑诚是矣，而韩公亦未可深贬也，《石壕》之诗，公盖诵之久矣。彼诚见汉、唐调发之弊，故欲收拾强悍者养以为兵，则良民可以保其相聚之乐。公之虑及此，又安得以一时之见尽非之哉?』

《讲义》曰：刺义勇有议。温公曰：『陕西之民已刺保捷。既敛农民之粟帛以贍军，又籍农民之身以为兵运粮戍边，恐重为民害。』韩公又曰：『唐置府兵，最为近古。今之义勇，即唐府兵。收拾强悍，以养为兵，则良民可以保相聚之乐。』非求异也，亦同以国事为念耳。

屯田员外郎、知襄邑县范纯仁为江东转运判官。襄邑有牧地，卫士纵马暴民田，纯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隶县，有诏劾纯仁，纯仁言：『兵须农以养，恤兵当先恤农。』朝廷是之，释不问，且听牧地隶县，自纯仁始。纯仁，仲淹子也。

十二月丙午，翰林学士王畴为枢密副使。上尝谓辅臣曰：『畴善文章。』欧阳修曰：『其人亦劲正，但不为赫赫之名尔。』一旦晚御小殿，召畴草诏，因从容谈中外事，语移时。上喜曰：『卿清直好学，朕知之久矣，非今日也。』不数日，遂有是命。知制诰钱公辅封还词头，言：『畴望轻资浅，在台素餐，不可大用。』上以初政除两府，而公辅沮格制命不行，丁未，责授滁州团练副使，不签书本州事。内侍省押班王昭明为环庆路驻泊兵马钤辖，供备库副使李若愚为泾原路钤辖，令体量蕃情，治其诉讼公事，及有赏罚，则与其帅议，而大事即以闻。各许岁乘驿奏事。后数日，又以西京左藏库副使梁寔领秦凤内殿承制，韩则顺领鄜延。谏官吕诲言：『自唐以来，举兵不利，未有不由于监军者。我朝因循未革，奈何又增置此员?如走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亦不胜其害。况今钤辖寄重，其实已均安抚使之权矣。欲乞朝廷罢之。』御史傅尧俞、赵瞻皆有论列，讫不从。集贤校理宋敏求、直集贤院韩维同修起居注。初，修起居注缺，中书进敏求及集贤校理杨绘。上问修起居注选何等人，中书对：『近例以制科进士高等与馆职有才望者。绘第二人进士，今以次当补。』上曰：『修起居注即知制诰，岂以次补?』乃命易绘。丁巳，三司修造案勾当公事

张徽权发遣户部判官事，知东明县皮公弼权发遣度支判官事。近岁，三司官以次迁而任不久，凡天下财利盈虚出入，虽能者居之，未及究本末而已用次迁他职，故相习以养资，假途为说而不事其职。至是，中书奏：请择其尤繁要者五员，用资浅人久任。今命徽等，用新制也。

乙巳治平二年春正月丁丑[4]，赐许、蔡州见钱钞十万贯，令和余以救饥民。壬午，命供备库副使孟渊等十九人往开封府界及京东西、淮南路募兵。司马光言：『边臣之请兵无穷，朝廷之募兵无已，仓库之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愿陛下断自圣志，罢招禁军，但选择将帅，训练旧有之兵以备御四夷，不患不足。』

二月辛丑[5]，权发遣户部副使吕公著言：『今京畿诸县及京东西、淮南州军类多饥馑，民有饿莩。凡力役之事，皆宜权罢。』从之。三司使、给事中蔡襄知杭州。初，上自濮邸立为皇子，皇太后垂帘，外人稍稍言襄尝有异议。上数问襄如何人，一日，因其请朝假变色，谓中书曰：『三司掌天下钱谷，事务烦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别用人？』琦等初尚剖解，上意不回，至是，因表请罢。琦遂质于上，上曰：『内中不见文字，然在庆、宁即已闻之。』琦曰：『事出暧昧。若虚实不明，乞更审察。』曾公亮曰：『京师后来喜造谤议，众人传之，便以为实。』欧阳修曰：『疑似之谤，不惟无迹可寻，就令迹状分明，犹须更辨真伪。』上曰：『造谤者因何不及他人？』遂命襄出守。工部侍郎吕公弼权三司使。至和初，公弼为三司使。帝在藩邸，尝得赐马不善，求易之，公弼不许。至是奏事毕，上曰：『朕往在宫中，卿不欲与朕易马，是时朕固已知卿也。』公弼顿首谢。又曰：『卿继蔡襄为使。襄诉讼不以时决，颇多留事。』公弼知上不悦襄，对曰：『襄勤于事，未尝有慢失，恐言者妄尔。』上益以公弼为长者。赐贡院奏合格进士、明经、诸科彭汝砺等三百六十一人及第、出身。翰林学士贾黯对：『天下未尝乏人，顾所用如何尔。』退而上五事：一、知人之明；二、养育以渐；三、才不求备；四、以类荐举；五、择取自代。

三月辛未，新除侍御史知杂事吕诲以尝言中丞贾黯过失辞职。黯奏曰：『谏官、御史本人主耳目，一时公言，非有嫌怨。且诲为人方正谨厚，臣得与之共事，必能叶济。』诏以谕诲，诲遂受命，因言：『朝廷之事，台谏官不得预闻。及其政令行下，方始得知。比正其所失，则曰：「已行之命，难以追改」，是执政之臣常自取胜，耳目之官与不设同矣。又闻近日臣僚建议，以先帝临政信任台谏官，所陈已行之事多有追夺，欲陛下矫先帝之为，凡事坚执，不可易行，一缪令进，一匪人倡，言于外曰：「出自清衷」，人必不敢动摇。果有之，是欲窒塞圣聪，恐非庙社之福也。』

夏四月戊戌，诏礼官及待制以上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以闻。宰臣韩琦等以元年五月奏进呈故也。辛丑，诏：『向命监司、知州荐所部吏岁限定员，本防其滥，不问能否，一切取足，非诏意也。自今务在得人，不必充所限之数。』

五月，资政殿学士陈旭为枢密副使。丙子，权御史中丞贾黯奏：『近者皇子封拜，并除检校太傅。臣按：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是为三公。今皇子以师傅名官，于义弗安。臣愚以为自今皇子及宗室卑者除官，并不可带师傅，改授三公。』诏可。

六月辛卯，江东转运判官范纯仁为殿中侍御史，权发遣盐铁判官吕大防为监察御史里行。近制，御史有缺，则命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知杂事选举二人，而自上择取一人为之。至是缺两员，举者未上，内出纯仁、大防名而命之。

《讲义》曰：此即仁宗言台谏必由申旨，诏毋以辅臣所荐充台谏之意也。盖谏臣乃人主之耳目，出于宰相之进拟，则为宰相之鹰犬。今也皆由内出其名以命之，而非出于左右之所举，此治平台谏主权所以重也，此治平台谏之争所以激也。

初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考之今古，实为宜称。王珪等议：『濮王于仁宗为兄，于皇帝宜称皇伯而不名。』己酉，中书又奏：『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今王珪等议称皇伯，于典礼未见明据。』太后闻之，辛亥，内出手书切责韩琦等以不当议称皇考。甲寅，诏曰：『如闻集议议论不一，宜权罢议，当令有司博求典故，务合礼经以闻。』翰林学士范镇时判太常寺，即率礼官上言：『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则其失非特汉宣、光武之比矣。』因具列《仪礼》及汉儒论议、魏明帝诏为五篇奏之，台官自中丞贾黯以下各有奏，乞纵王珪等议。奏皆留中不行。司马光又言：『王珪等二十余人皆以为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凡两次会议，无一人异辞。而政府之意独欲尊濮王为皇考，巧饰词说，迷惑圣听。政府言《仪礼》本文，《五服年月敕》皆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即出继之子，于本生皆称父母。」臣案：礼法必须指事立文，使人晓解。今欲言「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之服」，若不谓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谓其皆不识文理也。』又曰：『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后，以孙继祖，故尊其父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为祖考，以其与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诛王莽以得天下，名为中兴，其实创业。虽自立七庙，犹非太过，况但称皇考，其谦损甚矣。今陛下亲为仁宗之子以承大业，若复尊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于何地乎？』

秋七月，枢密使富弼累上章以疾求罢，至二十余上，固欲留之，不可。癸亥，罢为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阳。戊寅，亲文殿大学士贾昌朝卒，御

篆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碑』。昌朝在侍从为名臣，及执政，不为善人所与。或以为结宫人、宦官，数为谏官、御史所攻。庚辰，淮南节度使兼侍中文彦博为枢密使。初，彦博自河南入觐，上谓曰：『朕在此位，公之力也。备闻始议，公于朕盖有恩者。』彦博逊避不敢当。枢密使张昇判许州。先是，韩琦、曾公亮欲迁欧阳修为枢密使，将进拟，不以告修。修觉其意，谓两人曰：『今天子谅阴，母后垂帘，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两人服其言，遽止。及张昇去位，上遂欲用修，修又力辞不拜。辛巳，权三司使吕公弼为枢密副使。权知开封府韩绛权三司使，请以川、陕四路田谷输常平仓，而随其事任道里差次给直，以平物价。上叹曰：『众方姑息，卿能独不徇时耶!』诏行之。内诸司吏有干恩泽者，绛执不可。上曰：『朕初不知，当为卿改。』而干者不已，绛执益多，因为上言：『即有飞语，愿得究治。』上曰：『朕在藩邸，颇闻有司以国事为人情。卿所守固善，其毋惮谗。宫中所用财费，悉以合同凭由取之。』绛请有例者悉付有司，于是三司始得会计。

八月庚寅，大雨。辛卯，地涌水，坏官私庐舍，漂杀人民畜产不可胜数。乙未，诏：『中外臣僚并许上实封，言时正阙失及当世利害。执政大臣其协德交修，以辅不逮。』初，学士草诏曰：『执政大臣，其惕思天变。』上书其后曰：『淫雨为灾，专以戒朕不德。』故更曰『协德交修』。司马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来，灾异甚众，日有黑子；淮、江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东南十有余州，庐舍沈于深渊，浮菹栖于木末。老弱流离，捐瘠道路。许、颍之间，积尸成丘。既而历冬无雪，暖气如春，草木早荣，继以黑风。今夏疫疠大作，弥数千里[6]。至秋幸而丰熟，未及收获而暴雨大至，一苗半穗，荡无一遗。都城之内，道路乘桴，官府民居，覆没殆尽，死于压溺者不可胜纪，陛下安得不侧身恐惧，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当陛下初得疾之时，外间传言皇太后于先帝梓宫之前为陛下叩头祈请，额为之伤，岂可谓无慈爱之心?不幸为谗贼之人交相离间，遂使两宫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于陛下，陛下为人之子，安可遂生忿恨乎?先帝擢陛下于众人之中，升为天子，唯以一后、数公主属于陛下。而梓宫在殡，已失皇太后之欢心，长公主数人皆屏居闲宫，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陛下益事谦逊，深自晦匿，凡百奏请，不肯与夺，知人之贤不能举，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从。或非才而骤进，或有罪而见宽，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国家置台谏之官为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陛下当自察其是非。今乃复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为非，而以他人所言为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独取拒谏之名，而大臣坐得专权之利者也。』吕大防言：『雨水为患，此阴胜阳之沴也。』即陈八事，曰主恩不立，臣权太盛，邪议干正，私恩害公，夷狄连谋，盗贼恣行，群情失职，刑罚失

平。知制诰郑獬时知荆南，上疏曰：『陛下诏求忠言，将欲用之邪？将欲因灾异举故事而藻饰之邪？敬欲藻饰之，则固无可议者。必欲用之，则宜选官专掌群臣所上章疏，许两府及近臣番休更直，从容讲贯，其可者则熟究而行之，不可则罢之，有疑焉则广询而后决之。群言得而众事举，此应天之实也。』知制诰宋敏求、韩维同修撰《仁宗实录》。

九月辛酉，编纂礼书成，百卷。诏以《太常因革礼》为名。司马光言：『窃见陛下将有事于南郊，群臣循袭故事，请上尊号。属者暴雨为灾，五稼漂没，陛下正宜深自抑损，伏乞拒而勿受。』吕诲亦言：『陛下思所以应变之实，洪名盛美，抑而弗居。望宣谕辅弼所上第五表批答，宜丁宁训告，以断封章。』上嘉纳之。己巳，策制举人，又策武举人。甲戌，以制科人等著作佐郎范百禄为秘书丞，前和川县令李清臣为著作佐郎。百禄所对策言：『《五行传》曰：「简宗庙，废祭祀，则水不润下。」臣愚请因濮安懿王建国为之立长，以为嗣王。世世奉祀。安懿王永为一国太祖，则神灵享于礼义，人心悦而天意解矣。』清臣，安阳人。欧阳修奇其文，以为似苏轼。及试秘阁，试文至中书未发也，修迎语曰：『考官不置清臣第一则缪矣！』发视，果第一。时同发策者四人，或谓清臣当以《五行传》对所问灾变，当复得第一。清臣曰：『此汉儒说：清臣不能知民间得无疾痛不乐，可上者乎？』因言：『天地之大，譬之于人，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则五官不宁。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辰宿，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异者，不止其异，止民之疾痛不乐者而已。』清臣竟在次等。

冬十月，吕诲言：『台谏者，人主之耳目。天圣、景祐间，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员，而后益衰减，盖执政者不欲主上闻中外之缺失，然犹不下十数员。今御史台缺中丞，御史五员，差出者三人；封章十上，报罢者八九。谏官二员，司马光迁领他职，傅尧俞出使契丹，诤臣近同废置。自古言务壅塞，未知今日之甚也。』

十一月壬申，祀天地于圜丘，以太祖配。大赦。

丙午治平三年春正月壬申，知制诰范镇知陈州。初，镇草韩琦迁官制，称引周公、霍光。谏官吕诲驳之，于是琦表求去位。镇批答曰：『周公不之鲁，欲天下之一乎周。』上以镇不当引圣人比宰相，欲罢镇内职，执政因谕镇令自请外，而有是命。或曰：『镇与欧阳修雅相善，及议濮王追崇事，首忤修意，修乘间为上言镇以周公待琦，则是以孺子待陛下也。』镇坐此出。上于制诰多亲阅，有不中理，必使改之。尝谓执政曰：『此人君谏训，岂可褒贬失实也？』癸酉，契丹改国号曰大辽。辛巳，知徐州张方平为翰林学士承旨。上尝问治道体要，方平以简易诚明为对。上不觉前席曰：『朕昔奉朝请，望侍从大臣

，以谓皆天下选人。今而不然，闻学士之言，始知有人矣。』翰林学士冯京修撰《仁宗实录》。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前后十一奏，乞依王珪等议，早定濮安懿王追崇典礼，皆不报。乞免台职，又不报。是月壬戌，即与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合奏：『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韩琦饰非傅会，曾公亮、赵概苟且依违。伏请下修于理，及正琦等之罪。』戊辰，又奏：『修博识古今，精习文史，明知师丹之议为正，董宏之说为邪，利诱其衷，神夺其鉴。今不正濮王之礼则无以慰众心，不罪首恶之臣则无以清朝政。诲等论列不已，而中书亦以札子自辩于上。愿陛下霈然下诏，明告中外，以皇伯无稽，决不可称。而今所欲定者，正名号尔。庶几群疑可释。』上意不能不向中书，然未即下诏也。执政乃相与密议，欲令皇太后下手书，尊濮安懿王为皇，夫人为后，皇帝称亲。诲等因激纳御史告敕，居家待罪，乞早赐黜责。上以御宝封告敕，遣内侍陈守清趣诲等令赴台供职。诲等以所言不用，虽受告敕，犹居家待罪。

吕中曰：人之言曰：『濮邸有议，当以称亲为非，称伯为是。』愚谓称亲固非矣，称伯亦未安也。程子曰：『为人后者，谓其所后者为父母，而谓其所生者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义；生人之大伦，不可得而废易也。然所生之义至尊至大，虽当专意于正统，岂得尽绝于私恩？是以先王制礼，既降其服以正统绪，然不以正统之亲疏而皆为齐衰，期以别之，则所以明其至重而与诸伯叔不同也。』观程子之言，则欧阳修称亲之义，其失礼固已甚矣，而称伯者又不能推其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礼，乃欲事以高官大爵，但如期亲尊属故事，则亦非至当之论也。要当揆量事体，别立殊称。若称曰皇伯父、某国大王，而使其子孙袭爵奉祀，则于大统无嫌疑之失，而在所生亦极尊崇之道矣。

纯仁又独奏：『皇太后自撤帘之后，未尝预闻朝政，岂当复降诏令，有所建置？盖是政府臣寮苟欲遂非掩过。且三代未尝有母后诏令施于朝廷者，奉汉以来，母后方预少主之政，自此权臣欲为非常之事，则必假母后之诏令以行其志。伏望陛下深察臣言，追寝前诏，凡系濮王典礼，陛下自可采择公议而行，何必用母后之命施于长君之朝也。』韩琦见纯仁奏，谓同列曰：『琦与希文恩如兄弟，视纯仁如子侄，乃忍如此相攻乎？』壬午，诏罢尚书省集议濮安懿王典礼。中书进呈吕诲等所申奏状，上问执政当如何，韩琦对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欧阳修曰：『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以臣等为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臣等为无罪，则取圣旨。』上犹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责之太重也。』诲罢侍御史知杂事、知蕲州，纯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大防落监察御史里行、知休宁县。

二月乙酉朔，白虹贯日。殿中丞苏轼直史馆。上在藩邸，闻轼名，欲以唐

故事召入翰林，便授知制诰。韩琦曰：『苏轼远大之器也，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畏慕降服。今骤用之，适足累之也。且近例当召试。』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试，如轼有不能邪？』琦言不可，乃试而命之。他日，欧阳修具以告轼，轼曰：『韩公所以待轼之意，乃古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也。』

三月己未，彗星晨见于东壁，长七尺许。辛酉，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傅尧俞、侍御史赵鼎、赵瞻自契丹使归。以尝与吕诲言濮王事，家居待罪，而尧俞辞新除侍御史知杂事告牒不受，稽首上前曰：『臣初建言在诲前，今诲等逐而臣独进，不敢就职。』上数谕留尧俞等，尧俞等终求去，乃以尧俞知和州，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司马光言：『陛下至公，初无过厚于私亲之意。今忽闻傅尧俞等三人相继皆出，中外之人无不惊愕。此盖政府欲闭塞来者，使皆不敢言，然后得专秉大权，逞其胸臆。伏望陛下特发宸断，召见尧俞等。下诏更不称亲。』不从。光又奏：『臣与傅尧俞等七人同为台谏官，共论典礼。今尧俞等六人尽已外补，独臣一人尚留阙下，伏望圣慈依臣前奏，早赐降黜。』凡四奏，卒不从。辛巳，彗昏见于昴，如太白，长丈有五尺。壬午，孛于毕，如月。

夏四月辛丑，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于是光奏曰：『纪传之体，文字繁多。窃不自揆，尝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书上下贯穿千余载，固非愚臣所能独修。伏见翁源县令刘恕、将作监主簿赵君锡皆有史学，欲望特差二人，与臣同修。』诏从之。其后君锡父丧不赴，命太常博士刘邠代之。司空致仕宋庠卒。庠自初执政，遇事辄分别是非可否，用是斥退。及再登用，遂浮沈自安。然天资忠厚，尝曰：『逆诈恃明，残人矜才，吾终身弗为也。』殿前都虞侯郭逵同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自逵始。于是知制诰邵必言：『逵武力之士，不可置庙堂。』弗听。或以咎韩琦，琦曰：『故事，西府当用一武臣。上欲命李端愿，吾知端愿倾邪，故以逵当之。』或曰：上本意欲用张方平。琦知方平不附己，猥曰：『西府久不用武臣矣。宜稍复故事。』上督其人，无以应，乃遽用逵。知谏院邵亢、御史吴申、吕景文章论逵『黠佞小才，岂堪大用？』不报。

五月，诏：『在京文臣知杂御史以上、武臣观察使以上每岁举幕职州县官充京朝官二人，今后并罢。』是月，彗行至张而没。彗之未没也，言者多以为忧。或告韩琦，琦曰：『借使复有一星出，欲何为乎？』

六月辛卯，太常博士刘庠为监察御史里行。庠私议濮王事，与执政意合，故命以言职。赠太常礼院编纂礼书苏洵光禄寺丞。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

倾一时，欧阳修亦善之，劝洵与安石游，而安石亦愿交于洵。洵曰：『吾知其人矣。』安石母死，士大夫皆吊，洵独不往，作《辨奸》一篇，略曰：『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夷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之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洵既没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张方平尝论洵曰：『定天下之臧否，一人而已。』

吕中曰：司马温公尝叹先见不如吕献可，然献可疏安石于参政之时，不若吴奎、唐介已见于熙宁初召之日。吴奎、唐介见于熙宁，又不若苏老泉见于嘉祐也。然安石之心，不惟诸公知之，仁祖先知之矣。盖安石之法可以用之一县，而不可行之天下；安石之才可以备侍从献纳之选，而不可以为参政宰相者也。

壬子，改清居殿曰钦明，召直集贤院王广渊书《洪范》于屏，谓广渊曰：『先帝临御四十年，天下承平，得以无为。朕方属大事，岂敢自逸？故改此殿名。』因访广渊先儒论《洪范》得失，广渊对以『张景所得最深』，遂进景论七篇。明日，复召对延和殿，谓广渊曰：『景以三德为驭臣之柄，尤为善论。朕遇臣下常务谦柔，听纳之间，则自以刚断。此屏置之坐右，岂特《无逸》之戒也。』

秋七月甲寅，屯田员外郎吴申为殿中侍御史。自傅卞议濮王事称旨，刘庠及申私论与卞协，故相继并居言职。八月己亥，龙图阁直学士吕公著知蔡州。公著尝言濮安懿王不当称亲，又请追还吕诲等，皆不从，即称疾求补外官，家居者百余日。上遣内侍敦谕，又数令公著兄公弼劝之，公著起就职。才数月，复上章请出，而有是命。

九月，皇城司尝捕销金衣送开封府，推官宝卞上殿请其狱，会有以内庭为言者，上疑之。卞曰：『真宗禁销金自掖庭始。』上曰：『然。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谓此尔。』诏卒如卞请。是月，夏国主谅祚举兵寇大顺城，又寇柔远寨，谅祚中流矢遁去。鄜延经略安抚使陆诜言：『朝廷积习姑息，故虏敢狂悖，不稍加诘责，则国威不立。』即止其岁赐银帛，牒宏州问故，而谅祚果大沮，乃报言言：『边吏擅兴兵，行且诛之。』

冬十月丁亥，诏：『今礼部三岁一贡举，进士以三百人为额，明经、诸科不得过进士之数。』同签书枢密院事郭逵为陕西四路沿边宣抚使兼权判渭州。自吕余庆以参知政事权知成都府，其后见任执政无守藩者，至逵始以同签书枢

密院事出镇。甲午，诏宰臣、参知政事举才行士可试馆职者五人。先是，上谓中书曰：『水潦为灾，言事者多云不进贤，何也？』欧阳修曰：『近年进贤之路太狭。』上曰：『如何？』修曰：『往时入三馆有三路，今塞其二矣。』上曰：『何谓三路？』修曰：『进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荐举，一路也。因差遣例除，一路也。往时进士五人以上及第者，皆得试馆职，第一人及第，有不十年即至辅相者。今第一人两任方得试，而第二人以下无复得试，是高科一路塞矣。往时大臣荐举之即召试，今止令上簿，候馆阁缺人与试，是荐举一路又塞矣。唯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劳老病之人，此臣所谓进贤路太狭也。』上嘉纳之，故有是诏。于是韩琦、曾公亮、欧阳修、赵概等所举蔡延庆、夏倚凡二十人，上皆令召试。

十一月戊午，上不豫，至十二月。先是，上久服药，一日，宰相韩琦等问起居退，颍王出寝门，忧形于色，顾琦曰：『奈何？』琦曰：『愿大王朝夕勿离上左右。』王曰：『此乃人子之职。』琦曰：『非为此也。』王感悟去。上自得疾不能语，凡处分事，皆笔于纸。辛丑，上疾增剧，琦复奏曰：『陛下久不视朝，中外忧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上颔之。琦请上亲笔指挥，上乃书立大大王为皇太子。琦曰：『必颍王也。烦圣躬更亲书之。』上又批于后曰：『颍王頊。』琦即召学士草制，承旨张方平至榻前禀命，上凭几出数语，方平不能辨，因请进笔。上书『来日降制，立某为皇太子』十字，所书名不甚明，方平又进笔请之，上再书『颍王』二字，又书『大大王』三字。方平退而草制。上既用辅臣议立皇太子，因泫然下泪。文彦博退，谓韩琦曰：『见上颜色否？人生至此，虽父子间，亦不能无动也。』

丁未治平四年春正月庚戌朔，大风霾。丁巳，上崩于福宁殿。神宗即位。

二月，龙图阁直学士韩维陈三事，其末又曰：『天下大事不可猝为，人君施設自身有先后。惟加意谨重。』上嘉纳焉。

吕中曰：宽仁之主常失之不为，刚果之君常过于有为。是时安石未召也，而维之言及此矣。观仲淹在庆历之时，独以为事有先后，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况当神宗有锐然必为之志乎！壬辰，手诏曰：『朕尝侍先帝，恭闻德音，以旧制，尚帝女者辄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岂可以富贵之故，屈人伦长幼之序也？可诏有司革之。朕恭承遗旨，敢不遵行？下中书门下议，降诏有司，以发扬先帝盛德。』于是令陈国长公主行见舅姑之礼，王师约更不升行。公主行见舅姑之礼自此始。

三月，枢密直学士、礼部郎中王陶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陶入对便殿，上引《书·咸有一德》谕陶曰：『朕与卿一心，不可转也。』问以时事，陶请谨听纳、明赏罚、斥佞人、任正士。复转对以通下情，省民力以勤农桑

，先俭素以风天下，限年艺以汰冗兵。权知贡举司马光等上言：『所考试合格进士许安世以下三百五人，分四等；明经、诸科二百一十一人，分三等。』诏进士第一、第二、第三等赐及第，第四等同出身，明经、诸科第一、第二等并赐及第，第三等赐同出身。敕下贡院放榜。壬申，参知政事欧阳修为观文殿学士、刑部郎中、知亳州。初，英宗以疾未亲政，太皇太后垂帘。修与二三大臣主国论，每帘前奏事或执政聚议事有未同，修未尝不力争，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请，前此执政多媵阿不明白是非，至修必一二数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诽者益多。英宗尝称修曰性直不避众怨，修亦尝诵王曾之言曰：『恩欲归己，怨使谁当？』既出守，遂连六表乞致仕，不从。修年才六十也。癸酉，枢密使、礼部侍郎吴奎参知政事。奎入谢曰，上尝语以追尊濮王事与汉宣帝异。奎对曰：『然。宣帝大臣所立，岂同仁宗能以义立？先帝追尊事诚牵私恩。』上深然之。又言：『此为欧阳修所误。』奎对曰：『韩琦于此事亦失众心。』他日，奎进言：『帝王所职，惟在别判忠邪，自余庶务，各有司存，但不使小人得害君子，君子常居要近，则自治矣。』

闰三月甲申，夏国主谅祚遣使来献方物，谢罪。诏自今馆职试论一首、策一道。庚子，诏布告内外文武群臣：『若朕知见思虑之所不及，至于朝之缺政，国之要务，边防戎事之得失，郡县民情之利害，各宜直言，抗疏以闻，无有所隐。』工部郎中、知制造王安石既除丧，诏安石赴阙。安石屡引疾乞分司，上语辅臣曰：『安石历先帝一朝，召不起，或为不恭。今召又不起，果病耶？』曾公亮对曰：『安石文学器业，宜膺大用。不敢欺罔。』吴奎曰：『臣尝与安石同领群牧，备见其临事迂阔且护局，万一用之，必紊乱纲纪。公亮荧惑圣听。』癸卯，诏王安石知江宁府。众谓安石必辞，及诏到，即诣府视事。或曰：公亮力荐安石，盖欲以倾韩琦也。庆历中，尝诏宰臣贾昌朝：凡军国机务及沿边兵马事，知州、钤辖宜同枢密使陈执中参议。自后寝废，至是复之。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吕公著并为翰林学士。光累奏固辞曰：『臣不能为四六。』上曰：『如两汉制诏可也。』光曰：『本朝故事不可。』上遣内侍强光受诰，光拜而不受。诏趣光入谢。光入，诏以诰置光怀中。光不得已，乃受。它日，上问王陶曰：『公著及光为学士当否？』陶曰：『二人者，臣尝论荐矣。用人如此，天下何忧不治？』

夏四月，殿中丞唐淑问为监察御史里行。上谕曰：『朕以家世用卿，卿当谨家法。人臣病外交阴附，卿宜自结主知。比言者尚抉剔细故，以为能浊乱人聪明，无益也。论事必务大体，乃为称职。』淑问，介子也。先是，诏陕西沿边宣抚使郭逵赴阙。御史中丞王陶斥逵乃文彦博之走吏，范仲淹之弄儿。上初许罢逵，寻复止之。以手札谕陶等曰：『先朝用逵，今遽罢之，是先帝有任人

之失也。朕为人子，必不可彰父之过。朕宁负暗于知人之责耳。』辛酉，诏内外官所上封事，委翰林学士丞旨张方平、学士司马光详定利害以闻。先是，御史台以状申中书云：『检会《皇祐编敕》，常朝日，轮宰臣一员押班，寻常多据。引替官称宰臣更不过来，窃虑上项编敕仪制别有冲替。伏乞明降指挥。』中书不报。中丞王陶因以状白宰相，又不报。陶遂劾奏韩琦、曾公亮不臣，至引霍光、梁冀专恣等事为谕，其略曰：『忽千官瞻视之庭，蔑如房闼；艰再拜表仪之礼，重若丘山。』

吕中曰：有权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似，其心实异。天下之人恶权臣之专，重臣亦不容其间。夫权臣者天下不可一日有；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无。徒见其外而不察其中，见其皆侵天子之权，而不察其所为不类，亦过矣。国家置台谏以察政府，固所以防权臣。然韩琦之在当时，乃重臣，非权臣也。宰相不押班，其事久矣，王陶遽劾其专权，何哉？

甲子，韩琦、曾公亮再上表待罪，屡请罢，不许。遂在告不出。上命翰林学士司马光为御史中丞，与王陶两易其职。丁卯，光入对曰：『言职人所惮，臣不敢辞。但王陶言宰相不押班，竟不赴，而陶遽罢言职，则中丞不可复为。臣请俟宰相押班然后受诏。』上许之。时光中丞诰已进入，而陶学士之命，中书独持之不下。戊辰，参知政事吴奎、赵概坚请绌陶于外，上不许。请复授群牧使，许之。既而上直批送中书，以陶为翰林学士。时宰相去位，奎即具奏曰：『闰月以来，寒暄不节，暴风屡作。今兹时雨愆亢，螟螣孽生，过不在他，止一王陶而已。今乃挟持旧恩，排抑端良，如韩琦、曾公亮不押班事，盖以久来相承，非是始于二臣。今若又行内批指挥陶翰林学士，乃是由其过恶，更获美迁，天下待陛下为何如主哉？王陶不黜，陛下无以责内外大臣典布四体。臣辄违制旨，亦乞必行典刑。』己巳，奎遂称疾乞罢。上封奎札子以示陶，陶复劾奎附宰相、欺天子六罪。侍御史吴申奏：『故事，御史中丞因言事待罪，朝廷降旨不允，或宣召入台。王陶今日上章，明日除代，未有罢免遄速如此之甚也。乞留陶依旧供职，并劾奎有无君之心。』数其五罪。上以手札赐知制诰、知谏院邵亢，趣进入陶学士诰，亢遂言：『御史中丞职在弹劾，阴阳不和，咎由执政。奎所言颠倒。』庚午，上批付中书：王陶、吴申、吴景过毁大臣。王陶知陈州，吴申、吴景各罚铜二十斤。吴奎位在执政而弹劾中丞，以手诏为内批，三日不下，除知青州。司马光权御史中丞。光复奏：『外议皆以为奎不当去，所以然者，盖由奎之名望素重于陶。臣愚欲陛下且留奎在政府。』上不恚。先是，上封陶疏以示琦，琦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黄门至，则可缚臣以去矣。』上为之动。辛未，公亮入对，恳请留奎，上许之，使复为参知政事。奎既复位，邵亢更以为言。上手札谕亢曰：『此无他，欲起坚卧

者耳。』坚卧者，盖指琦也。初建东宫，英宗命以蔡抗为詹事，琦固荐陶。文彦博私谓琦：『盍止用抗？』琦不从。及琦为陶所攻，彦博谓琦曰：『颇记除詹事时否？』琦大愧，曰：『见事之晚，真宜受捩。』癸酉，司马光始受御史中丞诰。奏疏曰：『臣蒙陛下委以风宪，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国之要为言。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治国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仁宗时，臣初为谏官，首曾敷奏此语。先皇帝时，臣曾进历年图，又以此语载之后序。今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虚心下问之际，臣复以此语为先者，诚以臣平生力学所得，至精至要，尽在于是。愿陛下勿以为迂阔，试加审察。』

五月甲辰，屯田员外郎张唐英为殿中侍御史里行，从翰林学士王珪、范镇之荐也。英宗初立，唐英上《谨始书》言：『为人后者谓之子，恐他日有引定陶故事公惑圣听者，愿杜其渐。』既而台谏官相次黜逐，珪、镇谓唐英有先见之明，故荐之。乙巳，置宝文阁学士、直学士、待制，以翰林学士吕公著兼宝文阁学士，右司郎中邵必为宝文阁直学士。先是，公著与必同編集仁宗御集藏宝文阁，故因授以此职。御史吴申言：『乞自今内外官并令久任，非经三载，不得迁移，以合尧舜考绩之法。』

六月己未，遣官于永泰、景阳、通天、安肃四门赈济河北流民米。司马光言：『如此处置，欲为恤人之名则可矣，其实恐有损无益。』监察御史里行唐淑问亦以为言。乃诏四门给米尽六月止，仍晓谕以河北近得雨，令归本贯，不愿归者勿强。又令河北转运司约束州县，倍加存恤。同知谏院傅卞为宝文阁待制兼侍讲，龙图阁直学士赵抃知谏院，既见，上谓曰：『卿匹马入川，以一龟一琴自随，为政简易称是耶？』人言抃独处室中，惟有一龟对之，效其服气故也。前此自蜀还者多历省府官，大臣以为言，上曰：『用抃为谏官，赖其言尔。倘欲大用，何必省府乎？』抃献疏言任道德、委辅弼、别邪正、去侈心、信号令、平赏罚、谨机密、备不虞、勿数赦、容谏诤十事，又言：『吕海、傅尧俞、范纯仁、吕大防、赵鼎、马默皆骨鲠敢言，久谴不复，无以慰缙绅之望。』复论五费，谓宫掖、宗室、官滥、兵冗、土木之费，多见纳用。辛未，诏逐路转运司遍牒辖下州军：『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宽减者，实封条析以闻。』先是，三司使韩绛言：『害农之弊无甚，差役之法向闻。京东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云：「吾当求死，使汝曹免冻馁也。」遂自经死。又闻江南有嫁母及与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产于官户者。田归不役之家，而役并增于本等户。欲望下哀痛之诏，令中外臣庶悉具差役利害以闻，委侍从、台省官集议，使力役无偏重之害。』役法之议始乎此。陕西转运使薛向言：『知青涧城种谔招西人朱令陵，最为横山得力酋长。已给田十顷、宅一区。乞除一

班行使，夸示诸羌，诱降横山之众。』诏增给田五顷。向在英宗时，尝献《西陲利害》十五篇。去冬，又上疏陈御边五利，一曰任将帅以制其冲，二曰亟攻代以罢其敌，三曰省戍兵以实其力，四曰绝利源以弊其国，五曰惜经费以固其本。疏奏，英宗称善，尝置诸左右。上见而奇之。会边臣多言横山族帐可招纳者，是日召向入对，凡向所陈计策，上皆令勿语两府，自以手诏指挥。知汀州周约进桐板二片，其木成文，有『天下太平』四字。赐奖谕，付史馆。乙亥，御史张纪言：『近岁以来，百司庶务，多禀决于中书。臣谓政府不当侵有司之职，有司亦不当以细务汨政府。』诏中书、枢密院应细务合归有司者条析以闻。后中书具三十一事，枢密院具六十二事，皆归之有司。

秋七月戊寅，御史张唐英言：『河北安抚使陈荐乞留知磁州程珣再任。夫进能退否，使者之职。然不加考察则贤否混淆，臣愿下荐具珣治状而任之，庶不失实。』中书言：『荐曾言珣廉勤而刑狱详平，此为实效。』遂如荐请，令珣再任。庚辰，翰林承旨张方平等言：『本朝典礼循唐之旧，真宗、仁宗皆祀于明堂，以配上帝。今季秋大享明堂，伏请以英宗配。』诏恭依。上初即位，内臣以覃恩升朝者皆罢内职，独勾当御药院高居简等四人留如故。司马光疏言：『居简性资奸回，工谗善佞。久处近职，罪恶甚多。』上曰：『祔庙毕，自当去。』光曰：『闾閻小臣，何系山陵先后？舜去四凶，不为不忠；仁宗贬丁谓，不为不孝。』上从之。癸巳，高居简为供备库使，罢御药。司马光累劾居简，言与居简难两留，求外郡。请对，时光立殿下，上指之曰：『已来矣。』吕公弼曰：『陛下欲留居简，必逐光；欲留光，必逐居简。居简内臣，光中丞，愿择其重者。』光因曰：『凡左右之臣，不须才智，但令谨朴小心不为过，斯可矣。』乙未，三司检法官吕惠卿编校集贤院书籍。惠卿与王安石雅相好，安石荐其才于曾公亮，公亮遂举惠卿馆职。丙午，文州曲水县令宇文之邵上书。之邵为曲水令，岁饥，转运使以轻薄绢高其贾，使县配卖。之邵言：『县有户九千六百，而役于公者二千五百，可耕之田无几，不可以重困之。』拂转运使意。及上书，不报。之邵曰：『吾不可仕宦。』乃以太子中允致仕，退居十五年，卒，年五十五。司马光曰：『吾闻志不行，顾禄位如锱铢；道不同，视富贵如土芥。今于之邵见之。』

八月丁未朔，太白昼见。辛亥，司马光言：『臣窃闻陛下好令内臣采访外事，及问以群臣能否。臣愚，切以为非宜。陛下内有两府、两制、台谏，外有提转、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诚能精择其人，使之各举其职，则天下之事犹一堂之上，陛下何患于不知哉？今深处九重之内，询于近习之臣，采道听途说之言，纳曲躬附耳之奏，不验虚实，即行赏罚。臣恐谗邪得以逞其爱憎，而陛下为之受其讥谤也。』初，张方平、司马光等受诏详定内外所上封事

。既奏，上又令中书参议。光对延和殿言：『封事善者，在陛下决行之。』上曰：『大臣多不欲行。』光曰：『陛下询刍尧以广聪明，斯乃社稷之福，而非大臣之利也。』上曰：『如有言无行何？』光曰：『然不知言无以知人，要面询，仍试以事，则真伪自辨矣。』癸亥，诏：『详定封事所奏，如其中有商量不同或难行者，可召详定官赴中书问难，令述利害以进。』己巳，京师地震。上谓辅臣曰：『地震何祥也？』曾公亮对曰：『天裂阳不足，地震阴有余。』上曰：『谁为阴？』公亮曰：『臣者君之阴，子者父之阴，妇者夫之阴，夷狄者中国之阴，皆宜戒之。』吴奎曰：『但为小人党盛耳。』上不怪。

吕中曰：国家自建隆以至治平，犹一阳之复而渐进于正阳之月也。自熙宁以至靖康，犹一阴之姤而渐进于纯阴之月也。熙宁之初，其阴阳升降之会欤？曾公亮因地震之变而进阴阳之说，愚以为小人之阴、夷狄之阴，皆胚胎于此矣。

癸酉，葬英宗于永厚陵。是月，判河阳富弼上疏曰：『帝王都无职事，惟别君子小人。然千官百职，岂尽烦帝王辨之乎？但精求任天下之事所谓大臣者，不使小人参用于其间，则千官百职，莫不得人矣。陛下勿谓所采既广，便望所得必多。其间当防奸诈小人惑乱圣听。奸谋似正，诈乱似忠，疑似之间，不可不早辨也。』

九月乙酉，祔英宗神主于太庙，庙乐曰《大英之舞》。知制诰、知江宁府王安石为翰林学士。上尝谓吴奎曰：『安石真翰林学士也。』奎曰：『安石文行实高出于人。』上曰：『当事如何？』奎曰：『恐迂阔。』上弗信，于是卒召用之。韩琦数因入对，恳求罢相。辛丑，特授琦守司徒兼侍中、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判相州。上谕琦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上遂泣下，琦亦感激，垂涕称谢。擢琦子忠彦秘阁校理，端彦为光禄寺丞。琦乞令忠彦赴试而命之。吕公弼为枢密使，张方平为参知政事。方平在翰林，上所草诏，上手诏褒之曰：『卿文章典雅，焕然有三代之风，而又善以多为少，意博辞寡，虽《书》训诰，无以加也。』赵抃为参知政事。抃尝密奏：『臣僚有被谤于外，始疑而终释者；有诡说于前，初惑而卒明者。愿陛下察其言，观其行。敢有挟情论奏，怀谗罔上，屏之远方，罪在不赦。』手诏曰：『卿政事之余，能时以经义启沃，苟非博达治理，诚节内固，何以臻此指意？泛远罔究，所谓药非瞑眩，厥疾弗瘳，宜不惮烦，悉陈覩缕。』抃复具奏，上嘉纳之。三司使韩绛、权知开封府邵亢并枢密副使。先是，薛向、种谔言蕃部嵬名山有归附意。壬寅，司马光对延和殿，言：『赵谅祚称臣奉贡，不当诱其叛臣，以兴边事。』上曰：『此外人妄传耳。』光曰：『陛下知薛向之为人否？』上曰：『固非端方士也。但以其知钱谷及边事耳。』光曰：『钱谷诚知之，边事则未知也。』又言张方平文章之外，奸邪贪猥。上曰：『有何实状？』光曰：『请言臣所目见者。』

』上作色曰：『朝廷每有除拜，众言辄纷纷，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尧难之，况陛下新即位。万一用一奸邪，若台谏循默不言，陛下从何知之?』上曰：『吴奎附宰相否?』光曰：『不知也。』上曰：『结宰相与结人主执为贤?』光曰：『结宰相为奸邪，然希意迎合、观人主趣向而顺之者，亦奸邪也。』上曰：『两府孰可留，孰可用?』光曰：『此乃陛下威权所当采择，小臣岂敢与闻?然居易以俟命者，君子也；由迳求进者，小人也。陛下用人当用君子，不当用小人也。』癸卯，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滕甫权御史中丞。光言：『臣昨论张方平参知政事不协众望。臣识浅材下，其言不足采。向者仁宗时，包拯最名公直，与台谏官共言方平奸邪贪猥。乞尽令检取言方平章奏及开封府陈升之两处推勘刘保衡公案，即知臣所言，非一人私论也。所有新命，臣未敢祇受。』光等告敕下通进银台司，吕公著具奏封驳。上手诏谕光曰：『适得卿奏，换卿禁林，复兼劝讲。朕以卿经术行义为世所推，今将开延英之席，得卿朝夕讨论，敷陈治道，以箴遗缺，故命进读《资治通鉴》，此朕之意。吕公著所以封还者，盖不知此意耳。』于是取告敕直付阁门，趣光等令受。公著亦具奏：『朝廷既以臣言不当，当显行黜责。其所降敕告，亦须经由本司。盖臣虽可罪，而此职终不可废。』他日登对，上独留公著，谓曰：『朕以司马光道德学问，欲常在左右，非以其言事也。』又尝谓公著曰：『光方直如迂阔何?』公著曰：『孔子上圣，子路犹谓之迂；孟轲大贤，时人亦谓之迂，况光岂免此名?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矣。愿陛下更察之。』

冬十月甲寅，司马光初读《资治通鉴》。上亲制序，面赐光，令候书成日写入。又赐颖邸旧书二千四百二卷。先是，种谔奏：『谅祚累年用兵，人心离贰。尝欲发横山族帐尽过兴州，族帐皆怀土重迁。以故首领鬼名山者结绥、银州人数万，共谋归顺。』庚申，入绥州。壬戌，入银州。鬼名山所部族帐悉降，谔寻得罪去。权发遣秦州李师中言：『夏人方入贡，徒起衅端，无益于事。』

十一月丁丑，文彦博等曰：『诸路帅臣、转运使职任至重，一道惨舒系焉，所宜审择其人，久于其任。』又曰：『两府堂陛之重，亦当久任，使其下不能倾危，乃可立事。』韩絳曰：『汉王嘉以为二千石尊重，难危乃可使下，况堂陛之势也。』戊寅，诏令御史台每遇起居日，令百僚转对。丙戌，手诏曰：『故事，二府初拜，各举所知者三人。自今宜各言其人才业所长，堪任何事，以副朕为官择人之意。』韩琦判相州。上谕以鬼名山事，欲令琦暂往相州，却来永兴经抚西边。丙戌，改命琦判永兴军，兼陕西路经略安抚使，赐手札，趣令治装。琦即奏曰：『薛向始议招诱横山一带蕃族，已而种谔擅取绥州，环庆李肃之领众七千破荡族帐，泾原蔡挺又欲合环庆兵直赴兴灵。帅臣肆意

妄作，取怨戎狄。臣朝夕引道非难，但须禀朝廷成算，愿召二府大臣早决之。』丁亥，诏：『宜令天下州军各上所辖县令治状优劣，其条约令考课院详定以闻。』乙未，诏令内外两府、两制、文臣三司副使[7]、武臣正任以上、台谏、诸路监司于京朝官、使臣、幕职、州县官内各举所知二人，见任两府三人。或耻于自媒，久淹下位；或偶因微累，遂废周行者，咸以名闻。』己亥，新知澶州向传范改知郢州。谏官杨绘言：『传范后族，不当领安抚使，无以杜外戚侥求之源。』上曰：『谏官如此言甚善，可以止他日妄干请也。』绘又尝言：『宰相不当用其子判鼓院。』上谓滕甫曰：『鼓院传达而已，何与干事？』甫曰：『人有诉宰相者，使其子传达，可乎？且天下见宰相子在是，岂敢复诉事？』上悟，为罢之。上谕枢密院曰：『近有投匭者言：知永宁军魏康用公使钱兴贩收利。』因咨嗟久之，曰：『何以使官尽得人？』文彦博曰：『朝廷择转运使，转运使检察州县吏，则庶几得人也。』邵亢曰：『政治之本，在于得人。若官得人，虽无法，事亦自举；苟非其人，虽法密，无补于事。』上曰：『将帅最难得人。唐三百年中，惟一郭子仪耳。』又曰：『汉元好儒，而史称孝元之业衰焉，何也？』亢曰：『汉元之患，在优游不断，不在好儒也。』

十二月丙寅，手诏曰：『狱者民命之所系也。比闻有司岁考天下之奏，而瘐死者多。其具为令：提点刑狱岁终会死者之数以闻，委中书检察，或死者过多，官吏虽已行罚，当更黜责。』是月，韩琦至长安。初，薛向、贾逵等议欲留绥州，诏琦度其可弃可守以闻。已而西人诱杀杨定等，琦即奏：『贼今若此，绥州不可弃也。』谅祚战数败，国中饥困，将求和而谅祚病死。其子秉常嗣立。琦因奏：『当此变故，尤非弃州之时。』枢密使文彦博、吕公弼耻于中变，督促弃州如初，琦亦条陈不已。上遣入内押班王昭明赍手诏访琦利害，琦复具奏，乃诏绥州如琦议。

校勘记

[1]司马光言 按，此札子奏于嘉祐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见《司马公文集》卷二十七。《长编》卷二〇一『司马光言』前有『先是』二字，是。

[2]后宫 原脱『后』字，据《长编》卷二〇一、《司马公文集》卷二十七《放宫人札子》补。

[3]庆历 原作『庆祐』，据文意改。

[4]丁丑 原作『辛巳』，据《长编》卷二〇四改。

[5]二月辛丑 原脱『二月』，据《长编》卷二〇四补。

[6]千里 原作『十里』，据《长编》卷二〇六、《司马公文集》卷三十四《上皇帝书》改。

[7]文臣 原作『文武』，据文意改。

宋史全文卷十一

宋神宗一

戊申熙宁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诏改元。复命武臣同提点刑狱。壬午，诏州县春首检视暴骸，给钱葬祭之。丙申，权三司使唐介参知政事。执政坐待漏舍，故事，唯宰相省阅所进文书。介谓曾公亮曰：『介备位政府，而文书皆不知，上若顾问，何辞以对？』公亮乃与介同阅视，后遂以为常。诏太学增置外舍生百员。初，太学置内舍生二百员，官为给食。至是，待次而入者盖百余人。谏官以为言，故有是诏。

二月乙卯，孔宗愿子若蒙为新泰县主簿，袭封衍圣公。丙辰，种谔夺四官，随州安置。初，有司奏劾谔擅兴生事，诏系长安狱。谔乃悉焚当路所与简牍，置对无一语罪人，惟自引伏。司马光进读《资治通鉴》，至苏秦约六国从事，上曰：『苏秦、张仪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光对曰：『秦、仪为纵横之术，无益于治。臣所以存其事于书者，欲见当时风俗专以辩说相高，人君委国而听之，此所谓利口覆邦者也。』上曰：『朕闻卿进读，终日忘倦。』上谓文彦博等曰：『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彦博对曰：『譬如琴瑟不调，必改而更张之。』韩绛曰：『为政立事，当有大小先后之序。』上曰：『大抵威克厥爱，乃能有济。』

三月癸酉朔，上谓文彦博等曰：『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大臣共宜留意节用。』又曰：『汉文身衣弋绨，非徒然也，盖亦有为为之耳，数十年间终有成效。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乙酉，上谓文彦博等曰：『任人各以所长，乃可立事。至于有过寡行之人，或可使，但不宜使在左右。』乙未，诏河北转运司预计置赈济饥民。

夏四月壬寅朔，富弼入见。问以治道，弼以上锐于有为，对曰：『人君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窥测则奸人得以傅会其意。陛下当如天之鉴人，随其善恶若自取，然御以诛赏从之，则功罪得其实矣。』上称善。又问北边事，条目甚悉。弼曰：『陛下临御未久，当先布德泽。且二十年未可言用兵，亦不宜重赏边功。干戈一起，所系祸福不细。』上默然良久，又问所先。弼曰：『阜安宇内为先。』上善之。诏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上曰：『方今治当何先？』对曰：『以择术为始。』上问：『唐太宗何如主？』对曰：『陛下每事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所知不远，所为不尽合法度；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士大夫不能通知圣人之道，故常以尧、舜为高而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也。』上曰：『卿可谓责难于君。然朕自视眇然，恐无以副卿此意。卿可悉意辅朕，庶几同济此道，试为朕详言施設之方。』对曰：『愿陛下以讲学为事。讲学既明，则施設之方不

言而自喻。』安石退而上疏，极言累世因循末俗之弊，且谓理财无法。庚申，翰林学士兼侍讲吕公著、王安石等言：『窃寻故事，侍讲者皆赐坐。自乾兴以来，讲者始立而侍者皆坐听。臣等窃以为侍者可使立，而讲者当赐坐。』礼官韩维、刁约、胡宗愈言：『臣等以为宜如天禧旧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龚鼎臣、苏颂、周孟阳、王汾、刘邠、韩忠彦等言：『乾兴以来，侍臣立讲。历仁宗、英宗两朝，行之且五十年，岂可一旦以为有司之失而轻议变更乎？』上问曾公亮，但称『臣侍仁宗书筵亦立。』后安石因讲赐留，上面谕曰：『卿当讲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权判南京留司御史台刘敞卒。庆历前，学者多守注疏之学，至敞力《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后王安石修经义，盖本于敞。癸亥，孙觉为右正言，赴谏院供职。上与觉言：『欲革积弊。』觉对：『弊不可不革，革而当其悔，乃亡。』他日。上语左右曰：『孙觉颇知理。』

五月癸酉，上谓文彦博等曰：『丁谓、王钦若、陈彭年何如人？』彦博等各以所闻对，因言：『当时修建宫殿，皆谓等开之，耗祖宗储积过半，至今府库不复充实。』上曰：『王旦为宰相，不得无过。』韩绛曰：『旦尝谏上不从，求去位，又弗许。』上曰：『事有不便，当极论列，岂可以求去为是也？』国子监言：补试国子监生以九百人为额。从之。

六月癸卯，以同州明法魏道严为本州司士参军，前邠州观察推官狄国宾注拟陇州职官一任。以判永兴军韩琦言道严唐郑国公徵裔孙，国宾梁国公仁杰十二代孙故也。诏诸路与监司访寻州县可兴复水利，如能设法劝诱兴修塘堰圩岸，功利有实，当议旌宠。乙卯，赐知唐州、光禄卿高赋敕书奖谕。赋在唐凡五年，比罢，增户万一千三百八十，增田三万一千三百二十八顷，而山林榛莽之地皆为良田，岁益税二万二千五十七，作陂堰四十有四云。丙寅，命司马光、滕甫同看详裁减国用制度，仍取庆历二年数比见今支费，有不同者，开析以闻。光登对，言：『国家所以用不足者，在于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此五者，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若但欲知庆历二年裁减制度比见今支费数，此止当下三司条析，其同与不同，立可尽见，不必更差官置局。』上深开纳，明日，即罢裁减司。

秋七月乙亥，诏秦州新筑大甘谷口寨曰甘谷城，即筭策城也。丁丑，布衣王安国赐进士及第，仍注初等职官。己卯，群臣表上尊号曰奉元宪道文武仁孝，诏不许。及第三表，司马光入直，因言：『上尊号之礼非先王令典，起于唐武后、中宗之世，遂为故事，因循至今。太祖尊号有一统太平字，太祖以燕、晋未平，却而不受。太宗尊号尽省去，且曰：「以理言之，皇帝二字亦未可兼称。」』诏赐光曰：『朕方以淫雨地震，日虞倾祸。被此洪名，有惭面目。』

遂终不许。新知大名府陈升之知枢密院事，文彦博、吕公著为使，韩绛、邵亢为副使。枢密并置使副及知院自此始。辛巳，孙觉责授太子中允，仍知谏院。先是，陈升之登对，上面许擢置中枢，觉相继登对，上因与言：陈升之宜居宥密。邵亢不才，向欲使守长安，而执政以为无过。时升之已有成命而觉不知，退即上言：宜使亢知永兴，升之为枢密使。上以觉为希旨收恩，且区处大臣非小臣所宜，故责之。觉又言滕甫贪污颇僻，斥其七罪。上不信，悉以觉疏示甫，甫谢曰：『陛下无所疑，臣无愧，足矣。』甲申，京师地震。乙酉，又震。是夜月食，有司言《明天历》不效，当改历。诏司天更造新历。降将作监主簿、助教告敕七十道付河北安抚司募人入粟。戊戌，知谏院钱公辅言：『祠部遇岁饥河决，鬻度牒以佐一时之急。欲乞自今宫禁遇寺节恩赐度牒并裁损，或减半为紫衣，稍去剃度之冗。』从之。卖度牒盖始此年。

八月壬寅，京师地又震。同知谏院孙觉通判越州。觉既降官，累章求出，不许。觉以为：『去岁有罚金御史，今兹有贬秩谏官，未有罚金贬秩而犹居其位者也。』觉遂移牒阁门御史台云：『论邵亢、滕甫奸邪，方待罪，更不入朝及厘务。』阁门以闻。上批出曰：『觉牒与所言事不同，宜与外任差遣。』甲辰，京师地又震。辛亥，迓英进读已，召司马光，问以河北灾变，光对以『饥馑之岁，金帛无所用，惟食不可一日无耳。宜多漕江淮之谷以济之。』上因论治道言：『州县长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择。』对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余州，责其精择诚难，但能择八路监司，使之择所部知州而进退之，知州择所部知县而进退之，得人多矣。』又问：『谏官难得，人谁可者？』对曰：『臣贱官，何敢荐人？』上固问之，对曰：『凡择言事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具此三者，诚亦难材。盐铁副使吕海、侍御史吕景，此两人似堪其选。』癸丑，宰臣曾公亮等言：『伏见故事，南郊礼毕，陪祀官并蒙赐。方今河朔灾沴，调用繁冗。欲望大礼毕，两府臣僚罢赐银绢。』诏送学士院取旨。司马光奏曰：『朝廷宣布惠泽，则宜以在下为先；撙节用度，则宜以在上为始。臣愚以为将来大礼毕，所赐并宜减半，俟他日丰稔，自依旧制。臣知此物未能富国家，因此渐思减其余浮费自今日为始耳。』安石曰：『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穷困，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耶？』安石曰：『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安石争论久之，上曰：『朕亦与司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适会安石当制，遂以上前所言意草批札曰：『方今生齿既蕃，而赋入又为不少，理财之义，殆有可思，此之不图而姑务自损，只伤国体，未协朕心。所乞宜不允。』公亮等遂不敢

复辞。甲子，手诏曰：『昔我艺祖之兴，以天纵之圣再造区夏，大漠伟烈，被诸万世而莫高焉。其令中书门下考太祖之籍，以属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从献于郊庙，世世勿绝。』乙丑，诏复行《崇天历》。盐铁副使吕洵同知谏院，用司马光之言也。诏自今试馆职并试策论，罢诗赋。

九月辛未，泾州观察使从式进封安定郡王。初，韩琦自长安入觐，问曰：『推崇太祖之后，今择一人封王，常从献于郊庙，不知何故及此？自古主鬯从献皆太子事，今忽择一人令郊庙从献，岂不疑骇天下视听乎？』上悟，遂罢从献之旨。甲申，诏自今内批指挥并作奉圣旨施行。戊子，莫州地震，有声如雷。

冬十月壬寅，诏讲筵权罢讲《礼记》。先是，王安石讲《礼记》，数难记者之非是，上以为然。是日，上因留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议论。』上曰：『唐太宗必得魏郑公，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安石对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咎夔稷契；陛下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魏郑公、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

《讲义》曰：三代以来，书生得君，自安石始。其始见神宗也，直以文帝、太宗之不足法者为言，复以魏徵、诸葛亮之不足为者自任，此其智识之卓然，又皆秦汉以来诸儒所未闻者，所谓择术讲学之方，虽孟子告君，殆不是过，人主安得不信其知道哉？神宗诘其设施之方，而再三不肯条对者，盖其所设施之方止于青苗、助役之类，而遽条陈之，则人必不我信，故粗言一二而不肯录进，欲使人主之深听，而后举朝听其所为也。未几，读吴申『谨奉成宪』之疏，于是谓成宪不足道，流俗不足听，劳民非所恤，严刑非所缓；人主当示人以好恶，当惧人以不测。且谓劳民重刑，三代亦然。而安石设施之蕴，理财之法，变法之心尽露矣。

丙午，上问讲读官富民之术，司马光言：『凡富民之本在得人。县令最为亲民，欲知县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转运使。陛下但能择转运，使转运使按知州，使知州按县令，何忧民不富也？』

十一月癸酉，太白昼见。丁亥，合祭天地于南郊，以太祖配。甲午，司马光入辞，因请河阳、晋、绛。上曰：『汲黯在朝，淮南寝谋。卿未可去也。』京师及莫州地震。

十二月壬寅，诏自今内批指挥事，俟次日覆奏行下。癸卯，瀛州地大震。庚戌，赐夏国主嗣子秉常诏，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册，并以绥州给还。所有岁赐，自封册后并依旧例。庚申，命入内副都知张若水进所造神臂弓。初，民李宏献此，其实弩也。诏依样制造，至是以进。

己酉熙宁二年春正月丁亥，上谓辅臣曰：『近见内藏库籍文具而已，财货出入，略无关防。尝闻太宗时，内藏财货每千计，用一牙钱记之。名物不同

，所用钱色亦异，他人莫能晓也。尝匣而置之御阁，以参验帐籍中定数。晚年，尝出其钱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藏内臣皆不晓帐籍关防之法，当更择人领之。」知同州赵尚宽、知唐州高赋、知齐州王广渊条奏置义仓事，知陈留县苏涓亦言：『臣劝谕百姓置义仓，以备水旱。条上措置事。』诏曾公亮曰：『近王广渊于齐州创置义仓，已劝率十万余石，当得人继守其事。可持诏广渊举知州一人。』

二月己亥，富弼除守司空兼侍中。初，以集禧观使召弼赴阙。弼既辞不受，上乃罢集禧之命，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庚子，王安石参知政事。先是，安石见上，论天下事。上曰：『人皆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安石对曰：『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赖焉？』上曰：『卿所施設，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上以为然。丙午，翰林学士司马光登对，乞一州。上不许，曰：『君子小人皆知卿方正。吕公著使契丹，亦问：「有司马光者，其人甚方正。今为何官？」名为夷狄所知，奈何出外？』光初罢御史中丞，辽因问公著以光何不为中丞。公著归，语于上，故上乃知。甲子，命知枢密院陈升之、参知政事王安石取索三司应干条例文字看详，具合行事件闻奏，别为司，名曰同制置三司条例。先是，安石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摧制兼并、均济贫弱、变通天下之财，而使则出于一统者，以有此也。』石因请以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从之。富弼以足疾未能入见。有于上前言灾异皆天数、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闻之，叹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去乱亡无几矣。此必奸臣欲进邪说，故先导上以无所畏，使辅拂谏争之臣无所复施。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疏数千言，杂引《春秋》、《洪范》及古今传记、人情物理，以明其决不然者。

胡安国《春秋传序》曰：《春秋》非五经比也。『洛水警予』与『凤皇来仪』并载于《虞书》，『大木斯拔』与『嘉禾合颖』同垂于周史。《春秋》不书祥瑞而尽书灾异，史外传心之要典也。自安石建议，以《春秋》为『腐烂朝报』，经筵不以进读，科目不以取士。驯至崇、观之间，奸臣用事，一卉一木之异指为嘉瑞，天地灾变，隐而不言。是与《春秋》正相反也。胡氏之论，盖攻安石学术之乱天下也。

三月，上既用富弼为首相，弼犹以足疾在告。是日，弼始入见，曰：『臣闻中外之事渐有更张。此必有小人献说于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动作生事，则其间有所希冀。缘朝政守静，则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也？』上改容听纳，曰：『今日得卿至论，乃沃朕心，可谓金石之言，朕不忘也。』癸未，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先是，辙奏疏曰：『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

，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疏奏，上批付中书，因召对，而有是命。两府同奏事。富弼言：『大臣须和，乃能成务。』又言：『今所进用，或是刻薄小才。小才虽似可喜，然害事坏风俗为甚，恐须进用醇厚敦实之人。』上曰：『大臣正要与朝廷分邪正，邪正分则天下自治。』壬辰，上问安石：『制置条例如何?』安石曰：『已检讨文字，略见伦绪。然今欲理财，则须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未有所及，恐风俗坏，不胜其弊。陛下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上颌之。

夏四月丁酉朔，群臣上尊号，诏答不允。先是，上谓执政曰：『受与否，于人情孰安?』王安石曰：『受与不受，于理皆可也。陛下能深见受与不受无加损之理，则此事皆陛下自择。』上曰：『三尺童子亦知无加损也。』知谏院钱公辅罢知谏院。时上委任政府，责以太平。一日，执政召台谏官至都堂，富弼曰：『上求治如饥渴，正赖同心，以济所愿。』公辅对曰：『所为是邪，天下谁敢不同?非邪，公辅虽欲同之，不可得已!』丙午，同天节，罢上寿。是日雨。富弼言：『愿陛下未以今日雨泽为喜，当以累年灾变为惧。盖修德致雨，其应如此。万一于德有损，其灾应岂有缓邪?』上亲书诏答曰：『敢不置之枕席，铭诸肺腑，终老是戒!更愿公不替今日之志，则天灾不难弭，太平可俟也。』丁未，参知政事唐介卒。上初欲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曾公亮因荐之。介曰：『安石好学而泥古，论议迂阔。若使为政，恐多所变更，必扰天下。』退至中书，谓公亮等曰：『异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必困扰，诸公当自知之耳。』时执政进除目，上久之不决。既数日，乃曰：『朕问王安石，以为然，可即施行。』介曰：『陛下比择大臣，付以天下之事。臣近每闻陛下宜谕：某事问安石，以为可，即施行；某事问安石，以为不可，未得施行。如此，则执政何所用?必以臣为不才，当先罢免。此语传之天下，恐非信任体也。』安石既执政，奏言：『中书处分事用札子，皆言奉圣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不若令中书自出牒，不必称圣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时，寇准用札子迁冯拯等官不当，拯诉之，太宗曰：「前代中书有堂牒指挥事，乃权臣假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赵普为相，堂帖重于敕命，寻令削去。今复置札子，何异堂牒?今安石不欲称圣旨，则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极当。』及安石议谋杀伤人者许首，介数与安石争论于上前，安石强辩，上主其语。介不胜愤闷，居顷之，疽发背而卒。丙辰，诏：『宜令侍从官自今视朕过失与朝廷事之阙，无有巨细，各具章极言无隐。噫!言善而不用，朕有阙咎；道之而弗言，尔为不恭。』王安石之词也。

五月癸未，郑獬知杭州，王拱辰判应天府，钱公辅知江宁府。獬与滕甫相

善，王安石素恶之。故事，两制差除，必宰相当笔。时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西京，王安石遽自当笔。议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御史中丞吕诲即奏曰：『王拱辰不闻有过，迁谪出外；郑獬在三班院，皆称公当，权府亦甚平允，遽然补外；钱公辅先因营救滕甫，遂罢谏院，今又被逐。盖甫与王安石素所不足，今无罪被黜，甚伤公议。』上出诲奏示执政，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但愧不能尽理论情，暴其罪状，使小人知有所惮，不意言者乃更如此。』

吕中曰：安石入朝之初，即劝人主逐谏官，其本意如此，故台谏未有直罢者，自安石始。上罢吴申，复以吴申例罢公辅，自是，人不附己者始挤之矣。

癸巳，枢密院言：『欲检寻本院诸文书，凡关祖宗以来法制所宜施于远者，并删取大旨，编次成册，仍于逐门各留空纸，以备书载将来处置事。』从之。赐名《经武要略》。是月丙戌，王安石以吕诲劾章乞辞位，上即封还其奏，令视事如故。上又谓安石曰：『吕诲言卿每事好为异，多作横议，或要内批以自质证，又诈妄希会朕意。朕与卿相知如高宗、傅说，亦岂须他人为助？』群臣准诏议学校贡举，多欲变改旧法，独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奏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无知人之才，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上得轼议，喜曰：『吾固疑此，得苏轼议，释然矣。』即召见，问：『何以助朕？』轼对曰：『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悚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吕惠卿最为安石所贤，屡荐于上，事无大小，必与之谋。时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上曰：『欲用苏轼修中书条例。』安石曰：『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考课院言：『准诏定到考较知县、县令课法，分为上、中、下三等。内有绩状尤异，出于上等之外，则定为优等。如政事昏缪，出于下等之下者，即定为劣等。』

六月丁巳，诏吕诲落中丞，以本官知邓州。前此，海上疏曰：『臣窃以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唯其用舍，系国休戚。如少正卯之才，言伪而坚，顺非而泽，强记而博，非大圣孰能去之？臣谨按：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今略疏十事，诚恐陛下悦其才辩，久而倚毗，情伪不得知，邪正无复辨。大奸得路，群阴汇进，则贤者渐去，乱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唯务改作，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窃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疏奏，安石亦求去位。上诏视事宜如故。安石既留而诲坐贬。太白入井。壬戌，昼见。

秋七月乙丑朔，司天监言：日食辰巳间，有阴雾遮蔽。所食不及元奏分数

，宰臣富弼等拜表贺。行均输法。癸未，上谓执政曰：『人君岂可怠于政理？朕非乐于劳苦，益思少时精神可惜，欲乘时有为，以安生灵。至于兵，乃是圣人之大权，所以安天下也。但不可轻用，非独杀人心所不忍，诚恐天道不佑。』甲申，日下有五色云。上御资政殿，因语及选任知州未得善法，曰：『朕每思祖宗百战得天下，今以一州生灵付一庸人，常痛心疾首。卿等为如何则可？』彦博奏以：『责在监司，宜得至公之人可任按察。』公弼曰：『朝廷当择诸司长官及十八路监司，无不济矣。』韩琦等新修《仁宗实录》一部二百卷，曾公亮等上《英宗实录》三十卷。

八月丙申，司马光上疏曰：『陛下日出视朝，继以经席，入宫之后，省阅天下奏事，夜御灯火，研味经史。然孜孜求治，于今三年而功业未著者，殆未得其体要故也。』癸卯，侍御史刘琦监处州盐酒税，御史里行钱觐监衢州盐税。初，御史知杂刘述及琦、觐等言：『切见陛下用安石为参知政事，未逾半年，中外人情嚣然不安，盖以其专肆胸臆，轻易宪度而无忌憚之心也。』司马光言：『皮公弼，陛下明知其贪；阎充国，陛下明知其猥。二者皆以知县权发遣三司判官。及得罪而出，皆为知州。今琦、觐止以连犯大臣降监当，然则狂直之罪重于贪猥，得罪大臣甚于得罪陛下也。乞与本[1]。』不报。丙午，诏同修起居注范纯仁罢同知谏院。初，纯仁以言薛向不可为发运使，或致民心别生事变。上曰：『今令发运使兼制置六路财赋，务在均适有无。何由乃致百姓人情怨骇？』纯仁曰：『人生不当言利，但当务农桑节用而已。』纯仁又申中书曰：『参政以文学自负，议论得君，专任己能，不晓时事。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伯富国强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之人，弃公论为流俗之语。曾相公年高不退，廉节已亏，且欲见容，惟务雷同苟且。赵参政心知其非，凡事不能力救，徒闻退有后言。』公亮等以纯仁状进，乃落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庚戌，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乞除一合入差遣。』诏依所乞。上阅辙状，问：『辙与轼如何？观其学问颇相类。』王安石曰：『轼兄弟大抵以飞箝捭阖为事。』上曰：『如此则宜合时事，何以反为异论？』

九月，诏阁门引编校书籍，吕惠卿校勘，王存登对，皆王安石所善也。制置三司条例司言：『诸路常平广惠仓略计千五百万以上，贯石敛散之法未得其宜。今欲以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糶，遇贱量增市价糶。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豫给，令随税纳斛斗。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仍先行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候其有绪，即推之诸路。』从之。戊辰，初开经筵。王安石独奏事，上问曰：『程颢言不可卖祠部度牒作常平本钱，如何？』安石曰：『颢所言自以为王道之正

，臣以为颢所言未达王道之权。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万石，若凶年人贷三石，则可全十五万人性命。卖祠部所剃者三千人头，而所可救活者十五万人性命，若以为不可，是不知权也。』

冬十月丙申，左仆射、平章事富弼罢为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弼初入相，即除司空兼侍中，弼固辞得免。及罢，不复加恩，盖上意不乐其去故也。弼将去，复言于上曰：『比见亲旧，乃知人情大不安。进用多小人，诸处地动灾变。宜且安静。』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为礼部尚书、平章事。上既许富弼辞位，问弼曰：『卿即去，谁可代卿者？』弼荐文彦博。上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默然。改绥州为绥德城。先是，韩缜与夏人议，许令纳安远、塞门二寨，还以绥州。郭逵曰：『此正商于之地六百里也。』时已有诏俾逵焚弃绥州，逵曰：『一州既失，二寨不可得。中国为夏人所卖，安用守臣为？』藏其诏不出，上言绥州宜守，且自劾违诏之罪。诏褒逵曰：『渊谋秘略，悉中事机。有臣如此，朕无西顾之忧矣。』于是诏城绥州，不复以易二寨。己亥，翰林学士司马光对，上问：『近相陈升之外议云何？』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风俗何以得更淳厚？』

《讲义》曰：昔邵康节闻杜鹃声于天津桥上，曰：『朝廷将用南人为相，天下自此多事矣。』夫王钦若当国，亦南人也，岂独自安石始邪？盖天禧、天圣之时，南方之气未盛，所用者钦若一人耳。自安石为相，所引者惠卿之险巧，升之之轻易。宰相、参政皆用南人，此固温公之所虑而康节之所先知也。

上曰：『升之有才智，晓民政。』光曰：『但恐不能临大节而不可夺耳。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人从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又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上曰：『韩琦敢当事，贤于富弼，但木强耳。』光曰：『琦实有忠于国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上因历问群臣，至吕惠卿，光曰：『惠卿险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中外者，皆惠卿所为也。』上曰：『惠卿应对明辩，亦似美才。』光曰：『江充、李训若无才，何以能动人主？』监察御史里行张戢、程颢言：『每有本职公事欲上殿敷奏，必奏候朝旨。既许上殿，伺候班次，动经旬日。台谏之职言责既均，则进见之期理无殊别，何独宪臣隔绝疏异？欲乞推原天禧诏书之意，使依谏官例，牒阁门即许登对。或所言急速，仍乞先次上殿。』诏三院御史及里行有公事，并许直申阁上殿。

十一月，司马光言：『欲据国史、实录所载，旁采异闻，效《汉书》作百官公卿表，以备奏御。』从之。乙丑，命枢密副使韩绛同制置三司条例。初，陈升之既拜相，遂言：『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岂可称司？』他

日又对，升之固以为不可置司。上欲使安石独领，安石以为非便，曰：『陛下本置此司，令中书、密院各差一人。今若韩絳同事，甚便。』上曰：『善。』故有是命。升之深狡多数，为小官时，与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及安石用事，设制置条例司，引升之共事，升之竭力赞助，或时为小异，阳若不与安石皆同者，安石不觉诈，故推升之使先为相。升之既登相位，于条例司事遂不肯关预。安石固以请，升之曰：『兹事盍归之三司，何必揽取为己任也？』安石大怒，二人于是乎始判。蔡延庆、孙觉并同修起居注。上初欲用苏轼，王安石曰：『轼岂是可奖之人？』上曰：『轼有文学，朕见似为人平静。司马光、韩维、王存俱称之。』安石曰：『险邪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状。轼遭父丧，韩琦等送金帛不受，却贩数船苏木入川。司马光言吕惠卿爱钱，反言苏轼平静，斯为厚诬。陛下欲变风俗，息邪说，骤用此人，则士何由知陛下好恶所在？』上乃罢轼不用。丙子，诏自今诸路同提点刑狱复差文臣，于是武臣提点刑狱尽罢。上以武臣罕习吏文，多不足以察举所部人才，故悉罢之，人甚以为便。壬午，御迓英阁。吕惠卿讲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者，则《月令》「季冬飭国典，以待来岁之宜」，而《周礼》「正月始和，布于象魏」是也。有数岁一变者，则尧舜五载修五礼、十二载修法则也。有一世一变者，则「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数十世而改者，则「夏贡、商助、周彻、夏校、商序、周庠」之类是也。有虽百世不变者，「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使能」是也。臣前日见司马光以为「汉惠、文、景三帝皆守萧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乱；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其法而乱。」臣按：何虽约法三章，其后乃以为九章，则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挟书律三族令，文帝除诽谤妖言、除秘祝法，皆萧何法之所有而惠与文除之，景帝又从而因之，则非守萧何之法而治也。』上召光前，谓光曰：『其言如何？』光对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汉惠、文、武、宣、元治乱之体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五岁一变、一世一变，则非也。』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光曰：『朝廷散青苗钱，兹事非便。』吕惠卿曰：『光不知此事。彼富室为之则害民，今县官为之，乃所以利民也。』光曰：『昔太宗平河东，轻民租税而戍兵益众，命和余粮草以给之，民皆乐与官为市。其后人益众，物益贵，而转运司常守旧价，或复支移折变，至今为膏肓之疾。臣恐异日青苗之害，亦如河东之和余也。』惠卿曰：『光所言皆吏不得人，故为民害耳。』光曰：『如惠卿言，乃臣前日所谓有治人、无治法。』吴申曰：『司马光之言可谓至论。』

闰十一月壬寅，张载为崇文殿校书。先是，吕公著荐载，召对，问以治道。载曰：『为政不以三代为法者，终苟道也。』条例司奏差官提举诸路常平广

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从之。时天下常平钱谷见在一千四百万贯石，诸路各置提举。条例司又言：『交子之法用于成都府路，人以为便。今河东公私苦运铁钱劳费，议行交子之法。仍令转运司举官置务。』从之。

十二月乙亥，上问王安石以真宗时边事，安石曰：『臣按实录，当时君臣议论未尝说到底，上下相与，皆灭裂而已，则何以待夷狄？』有中旨下开封府减价买浙灯四千余枝。权推官、殿中丞、直史馆苏轼言：『陛下游心经术，动法尧舜，而岂以灯为悦哉？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且卖灯皆细民，安可贱酬其直？愿亟罢之。』上纳其言。轼因奏书献三言曰：『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书凡七千余言。轼素不为王安石所喜，使权开封府推官，欲以多事困之也。而轼决断精敏，声问益远，论事益不休。

庚戌熙宁三年春正月，诏：『诸路常平广惠仓给散青苗钱，本为惠恤贫乏。今虑官吏不体此意，追呼均配抑勒，翻成搔扰。其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违者禁止，立以名闻。敢沮遏愿请者，案罚亦如之。』先是，翰林学士范镇言：『青苗者，唐衰乱之世所为。苗青在田，贱估其直，收敛未毕而必其偿，是盗跖之法也。』右正言李常、孙觉亦言：『王广渊在河北，第一等给十五贯，第二等十贯，第三等五贯，第四等一贯五百，第五等一贯。民间喧然不以为便。而广渊入奏称民间欢呼鼓舞，歌颂圣德。』言者既交攻之，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诏。

二月壬戌朔，韩琦言：『准转运及提举常平广惠仓司牒给青苗钱，更有余钱，坊郭户有物业抵当愿请钱者，五家为一甲，依青苗例支借。臣窃以诏书务在优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为民，公家无所利其人。今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与初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乡村每保须有物力人为甲头，虽云不得抑勒，而上户必不愿。请官吏防下户不能送纳，岂免差充甲头以备代陪？陛下励精求治，若但躬行节俭以先天下，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言纷纷四出，以致远迹之疑？乞尽罢诸路提举官，依常平旧法施行。』癸亥，上亲袖出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乎？』王安石勃然，进曰：『苟从其所欲，虽坊郭何害？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遗法也。』陈升之曰：『但恐州县避难索之故抑配上户尔。』安石曰：『抑配诚恐有之，然俟其有，严行绌责一二人，则此弊自绝。』上终以韩琦所说为疑。安石曰：『直使州县抑配上户俵十五贯钱，又必令出二分息，则一户所陪止三贯钱。因以广常平储蓄，以待百姓凶荒，则比之前代科百姓出米为义仓，未为不善。况又不令抑配，有何所害？』上曰：『要须尽人言，料文彦博、吕公弼亦以此为不可，但腹诽。韩琦独肯来说，真忠臣也。』翌

日，安石遂称疾不出。丙寅，诏大宗正司置丞二员。兵部员外郎傅尧俞同判流内铨。尧俞始除丧至京师，安石数召之。既见，语及新法，安石谓尧俞曰：『方今纷纷，迟君来久矣。将以宝文阁待制、同知谏院还君。』尧俞谢曰：『新法世不以为便，诚然当力论之。平生未尝欺，敢以实告。』安石不悦，遂有此命。王安石既称疾家居，翰林学士司马光再为批答曰：『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安石大怒，即抗章自辩。上封还其章，手札谕安石曰：『诏中二语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安石固请罢，上固留之，奖慰良久。翰林学士司马光为枢密副使。辛巳，司马光言：『臣先曾上疏言不当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又言散青苗钱不便。臣窃闻先帝尝出内藏一百万缗，助天下常平仓作余本钱。前日天下常平仓钱谷共及一千余万贯石，今无故尽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复欲收聚，何时得及此数乎？臣以为散青苗钱之害犹小，而坏常平法之害尤大也。十年之外，富室既尽，常平已坏，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水旱，加以四夷侵犯边境，当是之时，民之羸者不转死沟壑，壮者不聚为盗贼，将何之矣？陛下诚能昭然觉悟，采纳臣言，罢制置三司及追还使者，臣虽尽纳官爵，但得为太平之民以终余年，其幸多矣。』壬午，安石始出视事。安石之在告也，上谕执政罢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欲即奉诏，赵抃独欲俟安石出。令自罢之。安石既视事，持之益坚，人言不能入矣。司马光谒告之六日，上复趣令入见。光言：『臣近上疏未闻采录，独以何心敢当高位？若臣言果是，乞早赐施行；若臣言果非。乞更不差使臣宣召。早收还枢密副使敕告。』庚寅，诏收还枢密副使告敕。先是，上欲置光西府，王安石曰：『光虽好为异论，然其才岂能害政？但如光者，异论之人倚以为重，今擢在高位，则是为异论之人立赤帜也。光朝夕所与切磋琢磨者，乃刘邠、刘恕、苏轼、苏辙之徒而已。观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安石在告，上乃用光，及安石复视事，因固辞，遂欲罢之。

三月甲午，司马光移书王安石，请罢条例司及常平使者。安石得书大惭，欲怒则不敢，答书但言『道不同』而已。书凡三返，文多不载。条例司奏专疏驳韩琦所言，皆王安石自为之。既而琦又言：『今蒙制置司以臣所言皆为不当，臣详疏驳事件，多删去臣元奏要切之语，曲为沮难，及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文其谬妄，将使无复敢言其非者。须再辨列，欲望亲览群臣言常平章疏。』上怒，悉以付安石。安石复于上曰：『章疏惟韩琦有可辨，余人绝不近理，不足辨也。』上然之。范镇言：『自古以来，未有天子而开课场者。』王安石曰：『镇所言，若非陛下略见《周礼》，天子有此，则岂得不为愧耻？』上又谕安石，令稍修改常平法以合众论。安石曰：『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战无异

，今少自却，即坐为流俗所胜矣。』己亥，御集英殿，策试礼部奏名进士。有曰：『圣人之王天下也，百官得其职，万事得其序。有所不为，为之而无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无不服。田畴辟，沟洫治。富足以备礼，和足以广乐，治足以致刑。方今之政，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后。』王安石之辞也。上遣刘有方谕司马光以依旧供职。是日，光入对曰：『臣自知无力于朝廷，朝廷所行，皆与臣言相反。』上曰：『相反者何事也？』光曰：『臣言条例司不当置，又言不宜多遣使者外挠监司，又言散青苗钱害民，岂非相反？』上曰：『言者皆云法非不善，但所遣非其人耳。』光曰：『以臣观之，法亦不善，所遣亦非其人也。』上曰：『元敕不令抑勒。』光曰：『敕虽不令抑勒，而所遣使者皆讽令抑配，如开封府界十七县，惟陈留姜潜张敕榜县门及四门，听民自来，请自给之，率无一人来请。以此观之，十六县恐皆不免于抑勒也。』上敦谕再三，光再拜固辞。上曰：『当更思之。』范镇罢知通进银台司。初，司马光辞枢密使，上许之。镇封还诏书曰：『臣所陈大抵与光相类，而光追还新命，则臣亦合加罪责。』上令再送镇行下，镇又封还曰：『陛下自除光为枢密副使，士大夫交口相庆，称为得人，至于坊市细民，莫不欢喜。今一旦追还诰敕，非惟诏命反汗，实恐沮光谏论忠计。』上不许，以诏书直付光，不复由银台司行下。镇言：『由臣不才，使陛下废法，有司失职。』遂乞解银台司，许之。壬子，御集英殿，赐进士、明经、诸科叶祖洽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总八百二十九人。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李大临、苏轼编排上官均第一，祖洽第二，陆佃第五。上令宰相陈升之面读均等策，以祖洽为第一。安石即得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轼发策云：『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哱专任子之而灭，事同功异，何也？』安石见之不悦。上谕王安石曰：『闻有三不足之说否？』王安石曰：『不闻。』上曰：『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安石曰：『陛下躬亲庶政，唯恐伤民，此即是惧天变。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唯是之从，岂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义理，则人言何足恤？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变改？今议者以为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试如此，则彼异论者必更纷纷。』

夏四月，诏：『御史中丞吕公著，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使之对，乃诬方镇有除恶之谋，深骇予闻，乖事理之实。可翰林侍读学士、知颖州。』司马光记所闻于赵抃曰：『上谕执政以吕公著上殿言朝廷摧沮韩琦太甚，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王安石怨公著叛己，请明著罪状。』光又云：『公著素谨

，初无此对。』或谓孙觉尝为上言：『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辱，若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者矣。』上误记以为公著也。己卯，参知政事赵抃为资政殿学士、知杭州。枢密副使韩绛间与王安石同奏条例司事，尝赞上曰：『臣见王安石所陈非一，皆至当之论，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前秀州军事判官李定权监察御史里行。定初至，谒李常，常问南方之民以青苗为如何，定言：『皆便之，无不善。』常谓曰：『今朝廷方争此，君见入切勿为此言也。』定即日诣安石，白其事曰：『定惟知据实而言，不知京师不得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甚，密荐于上。上欲用定知谏院，曾公亮、陈升之固争之，乃改命焉。

吕中曰：百官除授，自执政以下，皆付大臣进拟，而中丞、谏官必出于人主之亲擢，所以公其选也。自安石执政，以京官王子韶除御史，又以选人李定除谏官，则台谏皆出于宰相之除矣。

权监察御史里行程颢权发遣京西路同提点刑狱。颢先上疏言：『臣闻天下之理本诸简易，而行之以顺道，则事无不成，舍而之于险阻，则不足以言智矣。况于措置沮废公议。一二小臣实与大计，用贱陵贵，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臣奉职不肖，论议无补，望允前奏，早赐降责。』故罢。淮南转运使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景温雅善安石，又与安石弟安国通姻。先是，安石独对，问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纷纷否？』上曰：『此由朕置台谏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群臣无术，数失事机。别置台谏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纷纷也。』于是专用景温。上批监察御史张戢、王子韶并落职知县。戢屡言青苗不便，最后上疏，乞罢制置司及诸路使者，并言：『王安石专为聚敛，好胜遂非；吕惠卿险薄奸凶，尚留君侧。』既上疏，又诣中书力争，辞气甚厉。公亮俯首不答，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戢怒曰：『参政笑戢，戢亦笑参政。参政所为，岂但戢笑，天下谁不笑者？』陈升之解曰：『察院不须如此。』戢顾曰：『只相公得为无过耶？』退即家居待罪，遂与子韶同黜。甲申，翰林学士司马光读《资治通鉴》。上曰：『舜即谗说殄行，若台谏为谗，安得不黜？』光曰：『臣因进读及之耳。时事臣不敢众论也。』及退，上留光，谓曰：『吕公著言藩镇欲兴晋阳之甲，岂非谗说殄行？』光曰：『公著平居与侪辈言，犹三思而发，何故上前轻发乃尔？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王安石不好官职及自奉养，可谓贤者。』光曰：『安石诚贤，但性不晓事而愎，此其短也。又不当信任吕惠卿，惠卿奸邪，而为安石谋主，安石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安石为奸邪也。』上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光曰：『然。陛下当察其是非，然后守之。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

韩绛、吕惠卿以为是，天下皆以为非也，陛下岂能独与此三人共为天下耶?』司马光读《资治通鉴》张释之论嗇夫利口，光曰：『孔子称恶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盖其人能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人主苟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则邦家之覆，诚不难矣。』时吕惠卿在坐，光所论专指惠卿也。

五月甲辰，诏：『近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本以均通天下财利。今大端已举，惟在悉力应接，以趣成效。其罢归中书。』先是，文彦博等皆请罢制置条例司，上谓彦博曰：『俟群言稍息，当罢之。』不欲亟罢，恐伤王安石意故也。诏欧阳修不合不奏听朝廷指挥，擅止散青苗钱，特放罪。修在青州，尝奏疏条陈三事。中书言：『修擅止给青苗钱，欲特旨问罪。』王安石论修殊不识藩镇体，乃降是诏。先是，上复欲用修执政，安石曰：『修见事多乖理，好有文华人。』安石盖指苏轼辈，而上已默喻。壬子，诏罢入阁仪。王珪等言：『入阁者，乃唐只日紫宸殿受常朝之仪也，非为盛礼，不可遵行。』故罢之。

六月壬戌，驾部郎中朱寿昌者，巽之子也。其母刘氏嫁民间，寿昌行四方访求，不获，饮食罕御酒肉，与人言辄流涕。以浮屠法灼臂烧顶，刺血写佛书，冀遂其志。又弃官入秦，与家人诀：不见母不复还。行次同州，得之，刘氏时年已七十余矣。永兴钱明逸表其孝节，癸亥，诏寿昌赴阙朝见。先是，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丧，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寿昌。寿昌前已再典郡，于是折资通判河中府。宗正寺言：『每岁正月一日，装写《仙源积庆图》、《宗藩庆绪录》各一本，供送龙图、天章、宝文阁，令祖宗非袒免亲，更不赐名。授官一依外官之法，合与不合，修入图册。』诏送礼院详定。礼官言：『亲疏异则恩礼不得不异，世系同则图籍不得不同。二者并行而不相悖，亲亲之义备矣。所有祖宗非袒免亲，欲乞依旧修写入《仙源积庆图》、《宗藩庆绪录》。其在外者，委宗正寺逐年取索附籍。』从之。翰林学士司马光乞差前知龙水县范祖禹同修《资治通鉴》，许之。祖禹，镇从孙也。

秋七月辛卯，诏新判太原府欧阳修罢宣徽南院使、知蔡州。先是，修以病辞宣徽使至五六，因论青苗法，又移书责王安石，安石不答而奏从其请。壬辰，枢密使吕公弼罢为吏部侍郎、知太原府，权御史中丞冯京为枢密副使。癸巳，赐秘书省正字唐垆出身。初，垆为北京监当官，上书言：『青苗不行，宜斩大臣异议者一二人。』王安石谓垆宜在馆阁，故得召对。

八月乙丑，司马光对垂拱殿，乞知许州，或西京留司御史台、国子监。上曰：『卿何得出外?朕欲申卿前命，卿且受之。』光曰：『臣旧职且不能供，况当进用?』上曰：『王安石素与卿善，何自疑?』光曰：『臣素与安石善，但自其执政，违迕甚多。今迕安石者如苏轼辈，皆毁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

削黜，但欲苟全素履。臣善安石，岂如吕公著？安石初举公著，云何后毁之？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后非？必有不信者矣。』上又曰：『青苗已有显效。』光曰：『兹事天下知其非，独安石之党以为是尔。』上曰：『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鲜于侁在远，轼以奏藁传之。韩琦赠银三百两而不受，乃贩盐及苏木、磁器。』光曰：『凡察人当察其情。轼贩鬻之利，岂能及所赠之银乎？安石素恶轼，陛下岂不知？以姻家谢景温为鹰犬，使攻之，臣岂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轼虽不佳，岂不贤于李定？不服母丧，禽兽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为台官。』

九月戊子朔，中书言：请置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一员，每房各置检正公事二员，并以朝官充。乙未，参知政事韩绛为陕西路安抚使。先是，绛奏以夏入寇庆州，陕西用兵，请出使。王安石曰：『臣于边事未尝更历，宜往。』上卒遣绛。曾布同判司农寺，布寻奏改助役为免役，吕惠卿大恨之。己亥，命崔台符、曾布、朱温其考试法官。试法官自此始。庚子，左仆射、平章事曾公亮为集禧观使。公亮初荐王安石可大用，及同执政，知上方向安石，阴助之，而外若不与同者。安石以其助己，深德之。苏轼尝从容责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冯京参知政事，吴充为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乙巳，御崇政殿，策贤良方正，又策试武举人。壬子，太白昼见。手诏：『制科调字号卷，大抵意尚流欲而毁薄时政，援证先王之经而辄失义理，恐不足收录，以惑天下之观听。』而调字号乃孔文仲试卷也，于是文仲竟坐黜。司马光知永兴，言青苗、助役为陕西之患。上曰：『助役唯行京东、两浙耳，雇人充役，越州已行矣。』

冬十月，邓綰为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綰故名维清，累迁宁州通判。上书言：『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钱等法，百姓无不歌舞圣泽。臣以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一路观之，见天下皆然。此诚不世之良法，愿陛下坚守行之，勿移于浮议也。』又与王安石书及颂，安石大喜，白于上，使乘驿诣阙，又累诏趣之。比至召对，上问：『识王安石否？』曰：『不识。』上曰：『今之古人也。』又问：『识吕惠卿否？』曰：『不识。』上曰：『今之贤人也。』綰退见安石，欣然如旧交。綰自至京师，不敢与乡人相见，乡人皆笑骂，綰曰：『笑骂从汝，好官我须为之。』寻又命綰兼编修中书户房条例。

十一月丁未，客星出娄。十二月，诏知杭州赵抃知青州。抃至青州，京东旱蝗。蝗将及境，遇风退飞，堕水而尽，青无害。开封府判官、祠部郎中赵瞻知邓州。瞻因出使，得奏事。上问曰：『卿为监司，久乃知青苗法便也。』瞻对曰：『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扰攘中，掬民财诚便。今陛下欲为长久计，爱百姓，诚不便。』王安石阴使其党俞允绪诱瞻曰：『当以知杂御史奉待。』瞻不

应，由是不得留京师。乙丑，中书言：『司农寺定畿县保甲条例，凡十家为一保，选主户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主户物产最高者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乃选主有行止、材勇为众所伏者二人为都副、保正。凡选一家两丁，以上通主客为之，谓之保丁。除禁兵器外，其余弓箭等许从便自置，习学武艺。每二大保逐夜轮差五人，于保分内往来巡警，遇有贼盗，昼时声鼓，报大保长以下同保人户即时救应追捕。如贼人别保，递相击鼓，应接袭逐。』参知政事王安石为礼部侍郎、平章事，王珪守本官参知政事。

辛亥熙宁四年春正月壬辰，诏鬻天下广惠仓田为三路及京东常平本。其当赈济，即以广惠、常平等仓所贮粟麦给之。

二月丁巳朔，中书言：『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今欲追复古制，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以明经及诸科欲行废罢，取元解明经人数增解进士。今定贡举新制：进士罢诗赋，贴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并大义十道，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次时务策三道、礼部五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殿试策一道，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赐及第，第三等出身，第四等同出身，第五等同学究出身。』从之。知永兴军司马光知许州。光在永兴，宣抚司请增修城壁，光奏罢之。又请添屯军马于长安、河中、邠州，光言：『岁凶，乞罢添屯。』不许。又奏乞灾伤地分所欠青苗钱许重叠倚阁，仍牒所部八州军，未得依司农寺指挥催理。诏提举司催理如司农寺指挥，不得施行光牒。光知言不用，遂乞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不报。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伏望陛下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即乞依范镇例致仕。若罪重于镇，或窜或诛，所不敢逃。』诏光移知许州。光固请留台，久之，乃从其请。光自是绝口不复论新法。甲子，曾布检正五房公事。布每事白王安石，即行之。或谓布尝白两参政，指冯京及王珪也。布曰：『丞相已议定，何问彼为？俟敕出，令押字耳。』

三月丁亥，夔州路转运使孙构、张洸言：『杜安行等讨四夷贼，斥地七百里，获铠甲、器仗。』诏遣著作佐郎章惇乘驿同转运司制置以闻。先是，李承之荐惇于安石，安石曰：『闻惇极无行。』承之曰：『顾惇才可用耳。公诚与语，自当爱之。』安石见惇，惇素辩，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戊子，上召二府，出陕西转运司奏庆州军乱示之。上深以用兵为忧，文彦博曰：『朝廷施为务合人心，凡事当兼采众论，不宜有所偏听。陛下厉精求治而人情未安，盖更张之过也。祖宗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废坠不举之处耳。』冯京曰

：『府界溉淤田，又修差役，作保甲，人极劳弊。』上曰：『询访邻近百姓，皆以免役为喜。盖虽令出钱，而复其身役，无追呼刑责之虞，人自情愿故也。』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安石曰：『法制具在则财用宜足，中国宜强。今皆不然，未可谓之法制具在也。』彦博曰：『务要人推行耳。』庚寅，诏诸路置学官，州给田十顷为学粮，仍置小学教授。条例司言：欲令诸路转运司具属州烦剧县分，主户二万以上，增置丞一员。从之。戊戌，上批：『陈留县见行保甲非朝廷本意，今如此搔扰，可速指挥，令止如元议，团保觉察贼盗，余无得妄施行。』乡民既忧，无钱买弓箭，加之传惑恐徙戍边，是以有父子聚首号泣者，非虚也。王安石进呈，不行。丁未，平章事韩绛罢相，以本官知邓州。上与王安石论保甲事，以为减有斩指者。安石曰：『陕西、河东未尝致变，则人情可知。岂有怕为义勇即造反之理？』上曰：『民合而言之，则圣亦不可不畏。自上制法以使之，虽拂其情，然亦当便于民乃可。』

《国是论》曰：保甲一事，民怨彰灼，虽禁民越诉、捕人匿名，而民之斩趾求免、匿榜伸冤，其达于圣聪，轶于圣虑，安石不能掩其怨，流俗谗说之论至是不能入矣，遂谓人主当为天之所为，任理而无情。又托之祁寒暑雨以为说，则其辞支离穷遁，益不足以欺圣聪。此保甲之事，所以论辩数万言而上终疑之欤，盖其所谓『弊法不足守，人言不足听』者，上犹信而不疑，此可欺以方者也。其所谓『天命不足畏，民怨不足恤』者，上终疑而不信，此难罔以非其道者也。至熙宁再相，其私意伪论浸已彰露，复以祁寒暑雨为言，而上毅然拒之曰：『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而无之邪？』大哉王言。至是圣德日新，邪说不可复入，安石去而终身不再召矣。

夏四月丁卯，邓綰言：『知汝州事富弼责蒙城官吏散常平钱谷，妄迫县吏重笞之，又遣人持小札下诸县，令未得依提举司牒施行。本州签判管勾官徐公衮以书谕诸县使勿奉行。』诏令乞尽理根治，诏送亳州推勘院，其富弼止令案后收坐以闻。富弼言：『臣凡三奏，乞独坐臣重责，特赐矜贷其余官吏。臣今且说青苗一事：天下之人，不论贤不肖，皆知为害愈久愈深。今来本州不散青苗钱斛，并是臣独见，情愿当严谴，虽死无悔。其余徐公衮以下州县官吏，即望圣慈察其情理，别无深切，特与矜恕。』甲戌，试将作监主簿常秩为右正言、管勾国子监。初，秩不肯仕宦，及王安石更定法令，士大夫沸腾，以为不便，秩见所下诏书，独以为是。被召，遂起。及对垂拱殿，上问秩先朝累有除命，何以不起？秩言：『先帝容臣辞免，故臣得以久安里巷。今陛下迫臣不许稽迟诏旨，是以不敢不来。』上嘉之。太常博士李寔、检正中书礼房公事刘摯并为

监察御史里行。

五月丙戌，提举崇福宫吕诲致仕。诲言：『臣本无宿疾，偶值医者用术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虚实，阴阳有逆顺，诊察有标本，治疗有后先，妄投汤剂，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祸延四支，浸成风痺，遂艰行步。非只惮跋戾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盖以身疾喻朝政也。诲病亟，手书属司马光为墓铭。光往省之，至则目且瞑。光呼曰：『更有以见属乎?』诲张目强视曰：『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遂卒。杨绘言：『东明等县百姓千百人诣开封府，诉超升等第出助役钱事。本府不受，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谕云：「此事相府不知。」仍问：「汝等来知县知否?」皆言「不知」，又诣御史。台臣以本台无例收接诉状，谕令散去。退而访问，乃司农寺不依诸县元定户等，却以见管户口量第均定出役钱数付诸县，各令管认，别造簿籍，前农务而毕。臣窃谓凡等第升降，盖视人家产高下，乃得其实。今乃自司农寺先画数，令本县依数定簿，岂得民无争诉哉?今判司农寺乃邓綰、曾布，一为知杂，一为都检正，非臣言之，谁敢言者?』王安石指陈绘言为不然，上诺之。

六月戊午，刘摯言：『今天下有二人之论，有安常习故乐于无事之论，有变古更法喜于敢为之论。臣尝求二者之意，盖皆有所是，亦皆有所非。乐于无事者以谓守祖宗成法以致于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则苟简怠堕便私胶习，而不知变通之权，此其所失也。喜有为者以谓法滥道穷，不大变化，则不足以通物而成务，此其所是也。至凿者则作为聪明，弃理任智，轻肆独用，强民以从事，此其所非也。此以彼为乱常，彼以此为流俗。臣谓此风不可浸长。东汉党锢、有唐朋党之事盖始于斯。』后摯尝面对，上问：『从学王安石耶?安石称卿器识。』摯曰：『臣东北人，少孤独学，不识安石。』甲子，知蔡州欧阳修为太子少师、观文殿学士致仕。修以老病，数上章乞骸骨。冯京固请留之，上曰：『修顷知青州殊不嘉。』安石曰：『如此人，与一州则坏一州，留在朝廷则附流俗坏朝廷。必令留之，何所用?』上以为然。杨绘言：『今旧臣告归或屏于外者悉未老，范镇年六十三，吕诲五十八，欧阳修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而被劾引疾，司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闲散，陛下不可不思其故邪!』甲戌，富弼落使相，以左仆射判汝州，永城等七县徐公袞等十八人皆冲替，坐不行新法、置狱劾治，而有是命。弼赴汝州，仍以老病昏塞，凡新法文字乞免签书，止令通判以下施行。

秋七月，同判司农寺曾布言：『言事官屡以近日所议差役新法不便，考其所陈，皆失利害之实，非今日所以更张之意。陛下方有大有为之心，固将举直错枉，以示天下。而左右耳目之士以利为害，以曲为直，以是为非，以有为无，臣恐有伤陛下之明而害陛下之政也。』王安石以布所言进呈，上问如何，安

石曰：『欲札与绘、摯，令分析。』遂以布所言札与绘、摯。令分析以闻。御史中丞杨绘具录前后论助役法四奏以自辨，御史刘摯又言：『臣近曾上言论助役之法其害有十，陛下以臣言为是邪，则事尽于前奏，可以覆视。陛下以臣言为非邪，则贬黜之而已。虽使臣言之，亦不过所谓十害者，是以不复条陈。』又曰：『以陛下之夙夜厉精而天下未至于安治者，谁致之邪？陛下即位以来，注意责成，倚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为己任得君专政者是也。二三年间，开阖动摇，举天地之内，无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盖自青苗之议起，而天下始有聚敛之疑。青苗之议未允而均输之法行，均输之法方扰而边鄙之谋动，边鄙之祸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兴，其间又求水利也，则劳民而无功；又淤田也，则费大而不效；又省并州县也，则诸路莫不强民以应令；又起东西府也。则大困财力。禁门之侧斧斤不绝者，将一年而未已。其议财也，则商估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则下至于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祖宗累朝之旧臣则镌刻鄙弃，去者殆尽；百年之成法，则划除废革，存者无几。去旧臣则势位无轧己者，而权可保也；去旧法，则曰今所以制御天下者，是己之所为，陛下必将久任，以听其伸缩也。』于是诏绘落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为翰林侍读学士。摯落馆阁校勘、监察御史里行，监衡州盐仓。后两日，以绘知郑州。

八月乙卯，前旌德县尉王雱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雱，安石子也，为人剽悍，无所顾忌。安石与弟安国白首穷经，雱从旁剽闻习熟，而下笔贯穿。未冠。已著书数十万言。年十三时，得秦州卒言洮河事。叹曰：『此可抚而有也。』故安石力主王韶议。雱作策三十余篇，极论天下事，皆安石辅政所施行，有以雱书闻者。于是安石方奉祠。上遽召见，而有是命。安石亦喜雱得亲近能助己，因不复辞。

九月辛卯，大享明堂，以英宗配。大赦天下。庚子，夏国王秉常遣使入贡。表乞绥州城，愿依旧约。诏答曰：『所言绥州，前已降诏，更不令夏国交割塞门、安远二寨，绥州更不给还，今复何议？俟定界毕，别进誓表，回颁誓诏。恩赐如旧。』

冬十月，颁募役法。戊辰，中书言：『近制增广太学，益置生员，除主判官外，直讲以十员为额，每二员共讲一经，委中书选差或主判官奏举。其生员分三等，以初入学生员为外舍，不限员；自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上舍以百员，内舍以二百员为限。壬申，前武昌节度推官王安国为崇文院校书。安国常非其兄安石所为，为西京国子监教授，溺于声色。安石以书戒之曰：『宜放郑声。』安国复书曰：『安国亦愿兄远佞人也。』官满至京师，上以安石故召对，问：『安石秉政，外论谓何？』对曰：『但恨聚敛太急，知人不明耳。』上

默然不悦。安国尝力谏安石以『天下汹汹，不乐新法，皆归咎于兄，恐为家祸。』安石不听。安国哭于影堂曰：『吾家灭门矣!』又尝责曾布以误惑丞相，更变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廷变法，何预足下事?』安国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杀身破家，戮及先人，发掘丘垅，岂得不预我耶!』

《讲义》曰：安石之学尚不能同其弟，况使天下同己乎?雩以父之道光于仲尼，安石以子之贤为崇政殿说书。子圣其父，父贤其子，而谓他人皆为流俗，宜哉。

十一月甲申，诏蠲天下见欠资粮总计米一百六十六万八千五百石有奇，钱十一万七千四百缗有奇。百姓闻诏，莫不称庆。壬申，刘蒙知湖阳县。初行免役法，使者召诸令会议，蒙独以为不便，不肯议。退而条上利害，即投劾去。

校勘记

[1]本资 《司马公文集》卷四十一《论责降刘述等札子》作《本资序》。

宋史全文卷十二上

宋神宗二

壬子熙宁五年春二月癸亥，太白昼见。丙寅，知渭州蔡挺为枢密副使。富弼屡请老，戊戌，复授司空、同平章事、武宁节度使致仕，进封韩国公。

三月丙午，诏曰：『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于京师置市易务，遇有客人物货出卖不行，许至务中投卖，勾行人、牙人与客人平价，据行人所要物数，先支官钱买之。如愿折博官物者，亦听以抵当物力多少，许令均分赊请。相度立一限或两限送纳价钱，若半年纳，即出息一分；一年纳，即出息二分。』

《国是论》曰：与利之中，其罪亦有轻重：青苗、均榆、助役，世以是为安石大罪，犹可恕也。何者?安石之始学在此，而始谋出此也。市易、免行、征利及于锁屑，此皆小人之附安石者为之，而安石亦以为王政将谁欺乎!

群牧使李肃之知永兴军。上戒令绥抚一路。肃之曰：『自是朝廷以常平、助役扰州县耳。』上不悦。户部判官吕嘉问提举在京市易务，仍赐内藏库钱一百万缗为市易本钱。

夏四月。先是，三司启请市易十三条，其一云：『兼并之家，较固取利，有害新法。令市易务觉察，中三司按置以法信j御批减去此条，余悉可之。御史刘孝孙言：『于此见陛下宽仁忧民之至。』王安石曰：『孝孙称颂此事以为圣政，臣愚窃谓此乃是圣政之阙。』上曰：『若但设法倾之，即兼并自不能为害。』安石曰：『若不敢明立法令，但设法相倾，即是纸铺孙家所为。』

陈瓘论曰：臣窃谓神考不欲于律外立较固之条，可谓仁厚爱民之意。刘孝

孙将顺圣美，不为过也。《日录》之内，但为显扬嘉问，故不以御批为是，不以孝孙为然，于是造神考之言曰：『若设法倾之，则兼并不能为害。』又撰对上之言曰：『若不能明立法令，但设法相倾，即是纸铺孙家。』所谓纸铺孙家，为是百姓制，百姓不得，故止如此，岂有为天下主，乃只如纸铺孙家所为？何以谓之人妙？乌乎！『设法相倾』之语谓之不诬，可乎？『纸铺孙家』之语谓之不诋，可乎？神考爱民守法而指为阙政，力主嘉问，遂至于侮薄君父，不亦悖乎？

五月辛巳，诏以石渭寨为通远军[1]。古渭，唐渭州也。自至德中陷于吐蕃，至皇佑中始得其地，因建为寨。上将恢复河湟，故命建军为开拓之渐。辛卯，王安石以王韶书进呈。韶言：已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余万口。上又论人有才，不可置之闲处。因言：『汉武亦能用人才。』王安石曰：『武帝所见下，故所用将帅即止卫、霍辈，至天下户口减半，然亦不能灭匈奴。』上曰：『武帝自为多欲耳。』安石曰：『欲亦不能害政，如齐桓公亦多欲矣，而注厝方略，不失为霸于天下，能用人故也。』上曰：『汉武至不仁，以一马之欲劳师万里，侯者七十余人，视人命若草芥，所以户口减半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岂可如此？』是日，王安石留身，乞东南一郡。上甚怪安石如此，曰：『朕所以用卿，亦岂有他？天生聪明，所以义民，相与尽其道以义民而已，非以为功名也。朕顽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闻道德之说，心稍开悟。卿，朕师臣也，断不许出外。』

陈瓘论曰：熙宁之初，神考以安石为贤。自邓綰黜逐以后，不以安石为贤矣。安石退而著书，愤郁怨望，傲然自圣，于是书托圣训之言曰：『卿，朕师臣也。』又曰：『君臣之义重于朋友。朕既与卿为君臣，宜为朕少屈。』此等不逊之言托于圣训，前后不一。又谓吕惠卿亦师臣也，又谓如常秩者亦当屈己师之。神考尝谓常秩不识去就，安石亲闻此训，书于《日录》，岂有不识去就之人而可以为圣主之师乎？

六月癸亥，知制诰王益柔兼判礼部贡院。试法分四场，除第三、第四场策论如旧，其第一场试本经五道，第二场《论语》、《孟子》各三道。试官每一人，试卷各分一场考校，考毕，众官参定高下去留。己巳，王安石请解机务。上曰：『卿无乃谓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诰知卿，属以天下事。如吕诲比卿少正卯、卢杞，朕不为所惑。』安石曰：『臣平生操行本不为人所疑，若任事久，疑似之迹多，而谗诬之人才或过于吕诲，即臣未敢保陛下无疑也。』上曰：『吕公著与卿交游至相善，然言卿屡矣。卿之所存，虽朋友未必知。至于众人，见朕与卿相知如此，亦皆不知其所以。君臣之义固重于朋友，若朋友与卿要约勤勤如此，卿亦宜为之少屈。朕既与卿为君臣，安得不为朕少屈？』甲戌，王安石

见上曰：『陛下不许臣去，臣不敢固违圣旨，然臣实病，若更龟勉半年，不可强即，须至再烦圣听。』上曰：『卿许朕就职甚善，如何却半年后又乞出？且勿如此。』枢密院言：『仁宗时尝建武学，乞复之。』诏于武成王庙置武学，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

秋七月壬午，诏以榷货务为市易西务下界，市易务为东务上界。辛卯，诏在京商税院、杂卖场、杂买务并隶提举市易务。曾孝宽为史馆修撰兼枢密都承旨。旧用武臣，以文臣兼领，自孝宽始也。编修三司敕条例删定官郭逢原上疏：『陛下固以师臣待安石矣，而使之自五鼓趋朝，仆仆然北面而亟拜，尚守君臣之常分，臣之所未喻也。』又曰：『宰相代天理物，无所不统。臣愚以谓当废去枢府，并归中书，合文武于一道，归将相于一职，复兵农于一民。此尧舜之举也。今王安石居宰辅之重，朝廷有所建置，特牵于枢府而不预，则臣恐陛下任安石者盖不专矣。』疏奏，上甚不悦。他日，谓安石曰：『逢原必轻俊。』安石曰：『人才难得，如逢原亦且晓事，可试用也。』庚戌，遣章惇察访荆湖北路农田水利常平等事。壬子，诏武学生员以百人为额。遇科场前一年，委枢密院降宣，命武臣路分都监及文臣转运判官以上，各奏举堪应武举者一人。其被举人遇生员阙，愿入学者听。诏入内供奉官以下已有养子，更养次子为私身内侍者，当行处斩，不在自首之限。

闰十月，御史张商英言：『判刑部王庭筠立法：应蝗蝻为害，须捕尽乃得闻奏。今大名府、祁、保、邢、莫州、顺安、保安军所奏凡四十九状，而三十九状除捕未尽。进奏院以不应法，不敢通奏。且蝗蝻几遍河朔，而邸吏拘文，封还奏牍，姑俟其扑除尽净，方许以闻，则陛下欲于此时恐惧修省，以上答天戒而下恤民隐亦晚矣。』御批令进奏院遍指挥诸路转运、安抚司并辖下州府军监、县令：后应有灾伤，并仰所在画时闻奏。王安石曰：『条贯已令本州提点刑狱、转运司申奏，安抚司自不须奏。一处蝗虫，陛下阅六七纸奏状，如此劳弊精神翻故纸，只如经略安抚司有何限合经制事，却须要管勾奏灾伤状作甚？』上笑。

吕中曰：司马光言安石有三不足之说，由令观之，实有四不足之说。然神宗之于安石，真以众论为流俗，以旧制为弊法，以人怨为常情，皆勉强从之。而『天变常数』之论，安石竟不能惑，盖圣性严恭，根本于天性，而源流于祖宗，如长江大涛，虽万折，必东也。安石知上之不可惑，故令州县不得奏灾伤以蔽聪明，而早暵、彗星又不可掩，故七年之旱，安石以常数对而上不之信，此安石常数之论不敢发也，遂托言交趾以解之。虽不明言天命不足畏，而微意可观矣。自绍圣至政、宣，奸臣误国之论尽出于安石，而『天命不足畏』之说流祸尤酷。灾异不言而祥瑞辄书，甚者腊月之雷指为瑞雷，三月之雪指为瑞

雪，其视天变若童稚之可侮，痛哉！

先是，内批付王安石：『闻市易买卖极苛细，市人籍籍怨谤，以为官司浸淫，尽收天下之货自作经营。可指挥，令只依魏继宗元擘画施行。』于是王安石留身，白上曰：『必有事实，乞宣示。』上曰：『闻榷货卖冰，致民卖雪，都不售。又闻买梳朴即梳朴贵，买脂麻即脂麻贵。又闻立赏钱捉人，不来市易司买卖。』安石曰：『果有此事，则是臣欲以聚敛误陛下。陛下当知臣素行，若臣不如此，即无缘有此事。』上曰：『卿固不如此，但恐所使令未体朝廷意，更须审察。』安石曰：『此事皆有迹，容臣根究勘会，别具闻奏。』上曰：『如河决坏民产，民不之怨；若人坏之，则怨矣。』安石曰：『陛下正当为天之所为。所谓天之所为者，如河决是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然河决以坏民产而天不恤者，任理而无情故也。故祁寒暑雨，人以为怨而天不为之变。孔子曰：「唯天为大，惟尧则之。」尧使鯀治水，鯀汨陈其五行九载。以陛下忧恤百姓之心，宜其寝食不甘，而尧能待如此之久，此乃能为天之所为也。』甲戌，资政殿学士赵抃为资政殿大学士、知成都府。或言：前执政旧不差知成都。上曰：『今人少欲去，但为职田不多耳，抃清苦，必不为职田。蜀人素爱抃，抃必肯去。』召见，劳之曰：『前此无自政府复知成都者，卿能为朕行乎？』抃曰：『陛宣宣言，即救命也，顾岂有例？』上甚悦。

八月，颍州言观文殿学士致仕欧阳修卒。太常初谥曰文，常秩曰：『修有定策之功，请加以忠。』乃谥文忠。修喜荐士，一时名贤卿士，出修门下者甚众，而荐秩与连席尤力。秩晚仕于朝，君子非之，修自以为失。庶终不出，修自以为得也。己亥，诏以京西路分南、北两路：襄、邓、随、房、金、均、郢、唐八州为南路；西京、许、孟、陈、汝、蔡、颍七州、信阳军为北路。贬太子中允、同知谏院唐垆为潮州别驾。垆初以王安石荐得召见，骤用为谏官。数论事不听，遂因百官起居，越班扣陛请对。上谕止之，垆坚请上殿读疏，论王安石用人变法非是。上怒其诡激，故贬垆，疏留中。其略云：『安石用曾布为腹心，张琥、李定为爪牙，刘孝孙、张商英为鹰犬，元细、陈细为厮役。保甲以农为兵，凶年必致怨叛。免役损下补上。人人怨咨。又置市易司，都人有致饿死者。』以安石比李林甫、卢杞。又言：『王珪奴事安石。』安石曰：『垆素狂，不足深责。』乃改授大理评事、监广州军资库。是月，诏司农以方田、均税条约并式颁之天下。方田之法：以东西南北各十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分地计量，据其方庄帐籍验地。土色分为五等，均定税数。均税法以县祖额租数，毋以旧收蹙零数，均摊于元额外辄增数者禁之。凡田方之角有【■土峯】植，以野之所宜。木有方帐，有庄帐，有甲帖，有户帖，有分烟，析生典卖割，移官给契，县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为正。先自京东

路行之，诸路仿焉。

九月丁未，御史张商英言：『近日典掌诰命多不得其人，如陈绎、王益柔、许将，皆今之所谓辞臣也。然绎之文如款段逐骥，筋力虽劳而学成步骤；益柔之文如野姬织机，虽能成幅而终非锦绣；将之文如哑子吹埙，终日喑鸣而不合律吕。此三人者，恐不足以发挥帝猷，号扬四海。乞精择名臣，俾司诏命。』不报。丁卯，诏以淮南路分东、西两路：扬、亳、宿、楚、泰、泗、滁、真、通九州为东路；寿、庐、蘄、和、舒、濠、光、黄八州、无为军为西路。壬申，权发遣延州赵高为吏部员外郎，赐银绢二百疋两，以高奏根括地万五千九百一十四顷、招汉蕃弓箭手四千九百八十四人骑，团作八指挥故也。

冬十月戊寅，知华州吕大防言：『九月丙寅，少华山前阜头谷山岭摧陷，其下平地东西五里、南北十里溃散坟裂，涌起堆阜，各高数丈，长若堤岸，至陷居民六社凡数百户，林木庐舍亦无存者。』诏赐陷没之家钱有差。

十二月，上曰：『本朝祖宗皆爱惜天物，不肯横费。汉文帝曰：「朕为天下守财耳。」』安石曰：『人主若能以尧舜之政泽天下之民，虽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舆，不为过当。守财之言，非天下正理。然安于俭节，自是盛德，足以率励风俗，此臣所以不敢不体圣心也。』是岁，河北大蝗。

癸丑熙宁六年春正月辛亥，诏奉僖祖为太庙始祖，迁顺祖神主藏夹室。孟夏祀感生帝以僖祖配。始从王安石之议也。枢密使文彦博言：『臣近言市易司遣官监卖果实，有伤国体。凡衣冠之家罔利于市，缙绅清议尚所不容，岂有堂堂大国，皇皇求利而不为物议所非者乎？』不报。先是，王安石以病谒告弥旬，乃求解机务，且入对，上面还其章。安石固求罢，上不许。既而上又召安石子雱再三问劳，又令冯京、王珪谕旨，于是安石复入视事。上谓安石曰：『雱说卿意似不专为病，朕亦为雱说：必为在位久，度朕终不足与有为，故欲去耳。』安石曰：『陛下至仁圣，臣岂有他，但后世风俗皆以势利事君。臣久冒权位，不知避贤，即无以异势利之人。况又病，必恐有旷败，致累陛下知人之明，所以力求罢也。』

三月丁未，熙河路经略司言：二月丙申，克复河州。命知制诰吕惠卿兼修撰国子监经义，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王雱兼同修撰。先是，上谕执政曰：『今岁南省所取多知名举人。士皆趋义理之学，极为美事。』王安石曰：『民未知义则未可用，况士大夫乎？』丙辰，司天监言：四月朔，日当食九分。诏诸路学官并委中书选京官、朝官选人或举充。又诏诸路：择举人最多州军，依五路法各置教授一员。壬戌，御集英殿，赐正奏名进士、明经、诸科余中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同学究出身总五百九十六人，赐新及第进士钱三千缗、诸科七百缗为期集费。癸亥，上谓王安石曰：『宿卫亲事官有击指挥使伤首者，而

主名未立，宿卫法不可不急变革。』安石曰：『臣固尝谕此。此固易变，但要措置有方。』戊辰，置诸路提点刑狱司检法官各一员，从吕惠卿请也。

夏四月，以期集院为律学养生员，置教授四员。戊寅，新知桂州沈起乞自今本路有边事，止申经略司专委处置，及具以闻。从之。安石私记又云：『上令起密经制交趾事，诸公皆不与闻，凡所奏请皆报听。』乙酉，熙河路经略司上河州得功将卒。王安石白上：『士气自此益振。』上曰：『古人谓举事则才自练，此言是也。』安石曰：『举事则才者出，不才者困，此不才者所以不乐举事也。』中太一宫成。

六月丁丑，提举在京市易务奏：『三班借职张吉甫为上界勾当公事，吉甫辞以见为李璋指使，方在降谪，一旦舍去，义所不安。』上叹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吉甫虽小人，陈义甚高，贤于李清臣远矣。可遂其志。』初，韩绛宣抚，清臣从辟，会绛无成功被贬，清臣规自全，多毁绛，故上薄之。辛巳，提举司天监陈绎等言：『本监测验簿气朔差互，而《崇天历》气后天，《明天历》朔后天，其失皆置元不当，未可考正。浮漏、浑仪亦各有舛戾。』诏卫朴别造历，与旧历比较疏密。其浮漏浑仪，令依新样装造，本监别测验以闻。己亥，置军器监，总内外军器之政。军器旧领于三司胄曹，至是始案唐令置监，而废胄曹焉。

秋七月乙巳，诏京西、淮南、两浙、江西、荆湖六路各置一铸铁监，江南、荆湖南路以十五万缗，余以十万缗为额。

八月，翰林学士曾布等言：『今修成义勇保甲及养马条三卷。』诏兵部行之。养马法：凡五路义勇保愿养马者户一匹，有物力养马者户二匹，听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使自市，毋或强予。府界毋过三千匹，五路毋过五千匹。在府界者岁免体量草二百五十束，先给以钱。布在五路者，岁免折变缗纳钱。三等以上十户为一保，四等十户为一社，以待死病补偿者。保甲马即马主独偿之，社户马半使社人偿之。岁一阅其瘠肥，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条。先自府界颁行焉，在五路者，要监司、经略司、州县更度。秘阁考试所言：应制科陈彦古所试六论不识题，及字数皆不足。自是制科亦罢矣。

九月辛亥，御崇政殿，试武举进士。

冬十月辛未，驸马都尉张敦礼乞立春秋学官[2]，不许。上谓王安石曰：『卿尝以《春秋》自鲁史亡，其义不可考，故未置学官。敦礼好学不倦，第未知此意耳。敦礼但读《春秋》而不读传，《春秋》未易可通。』冯京等曰：『汉儒初治《公羊》，后乃治《谷梁》，《左氏》最后出。』上曰：『汉儒亦少有识见者。』戊寅，三班奉职申翊为右班殿直、阁门祇候、武学教授。初，王韶既城河州，独将兵至马练川，降瞎吴叱，进攻宕州，拔之，通洮州路。岷州木

令征以城降，遂入岷州，分兵破青龙，侯于绰罗川，通熙州路。叠州钦令征、洮州郭厮敦皆相继诣军中以城听命，巴毡角亦以其族自归。军行凡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复州五，辟地东西千里，斩首三千余级。是役也，人皆传韶已全师覆没。及奏捷，上乃大喜。王安石谓韶谋中机会，故所至皆捷云。辛巳，宰臣王安石等以修复熙州、洮、岷、叠、宕等州，幅员二千余里，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帐各已降附，上表称贺。上解所服玉带赐安石，安石固辞曰：『陛下拔王韶于疏远之中，恢复一方，臣与二三执政奉承圣旨而已，不敢独当此赐。』上又谕旨曰：『群疑方作，朕亦欲中止。非卿助朕，此功不成。』安石受赐。上初置内教场，旬一御便殿，程其能否而劝沮之，人人奋励。

十二月，上论司马、孙、吴及李靖团力之法，王安石曰：『古论兵无如孙武者，如日有短长、月有死生，五星之变，不可胜听，五色之变，不可胜观，奇正之变，不可胜穷。盖粗见道，故其言有及于此。』上曰：『能知奇正，乃用兵之要。奇者天道也，正者地道也。地道则常，天道则变而无常。至于能用奇正，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则妙而神矣。』安石曰：『诚如此。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能天能地，利用出入，则所谓神也。』

甲寅熙宁七年二月，上与王安石论边事曰：『食哉惟时，虽尧舜以为先务。』安石曰：『虽然，若不悖德允元而难任人，谁为陛下尽力推行食哉惟时之政事？』上忧契丹，安石曰：『岂有万里而畏人者哉？如不免畏人，即必是事尚有可思处。』庚寅，诏国子监许卖九经、子史诸书与高丽国使人。又诏以新郢州左司理参军叶涛等二十三人为诸路教授，国子监言看详涛等所业堪充教授故也。

三月癸卯，诏以旱避正殿，减常膳。乙巳，白虹贯日。诏：『役钱每千别纳头子五文[3]。』

其旧于役人圆融工费修官舍、作什器、夫力犂载之类，并用此钱，不足即用情轻赎铜钱，辄圆融者，以违制论，不以去官赦原。』先是，凡公家之费有敷于民间者，谓之圆融，污吏乘之以为奸，至是始悉禁焉。庚戌，两浙察访沈括言：『两浙上供帛年额九十八万，民间赔甚多。后来发运司以移用财货为名，增两浙预买绸绢十二万。乞罢之以宽民力。』从之。又诏：『闻定州民有拆卖屋木以纳免役钱者，令安抚、转运、提举司体量，具实以闻。』上问安石：『纳免行钱如何？或云提汤瓶人亦令出钱，有之乎？』安石曰：『若有之，必经中书指挥，中书实无此文字。陛下治身比尧舜。实无所愧。至于难任人，疾谗说，即与尧舜实异故也。』上曰：『何故士大夫言不便者甚众？』安石曰：『士大夫或不快朝廷政事，或与近习相为表里。自古未有令近习如此而能兴治功者。』上又患置官多费用，安石曰：『凡创置官，皆须度可以省费兴治乃创置

。』上曰：『即如此，何故财用不足？若言兵多，则今日兵比庆历中为极少。』安石曰：『陛下必欲财用足，须理财。若理财，即须断而不惑，不为左右小人异论所移，乃可以有为。』上曰：『古者什一而税足矣，今取财百端，不可为少。』安石曰：『古非特什一之税而已，市有泉府之官，山林川泽有虞衡之官，有次布、总布、质布、缠布之类甚众。关市有征，而货有不由关者，举其货，买其人。古之取财，亦岂但什一而已？』癸亥，上批：『闻都下米麦踊贵，可令司农寺发寄仓常平米，不计元余，价比在市见卖之直量减钱出糶。』诏司农寺以常平米一十二万斛，三司米百九十万斛置官场出糶，民甚悦之。乙丑，诏中书应中外文武臣僚并许实封言朝政阙失，翰林学士韩维之辞也。先是，维对延和殿，上曰：『久不雨，朕夙夜焦劳，奈何？』维曰：『陛下忧闵旱灾，捐膳避殿，此乃举行故事，恐不足以应天变。愿陛下痛自责己，下诏广求直言，以开壅蔽，大发恩令，有所蠲放，以和人情。』上感悟，即命维草诏。

诏出，人情大悦。

夏四月己巳，上以久旱，忧见容色，欲尽罢保甲、方田等事。王安石曰：『水旱常事，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今旱暵虽远，但当广修人事，以应天灾，不足贻圣虑耳。』上曰：『此岂细事？朕今所以恐惧如此者，正为人事有所未修也。』于是中书条奏，请蠲减賑恤。诏：『州县已差教授处，管下有书院并县学旧有钱粮者，并拨入本学补试生员，选差职掌馆官毋得干预。』从国子监请也。上批：『应灾伤路分方田、保甲，其见编排方量及造五等簿处，可速指挥，并权罢。』是日大雨。先是，监安上门郑侠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今春不雨，皆由中外之臣辅佐陛下不以道，以至于此。伏愿陛下开仓廩以振贫乏，诸有司掎敛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庶几早召和气，上应天心。臣又见南征北伐，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而来，料无一人以天下忧苦。质妻卖女，父子不保，迁移逃走，困顿蓝缕，拆屋伐桑，争贷于市，输官余米，皇皇不给之状为图以献。臣谨以安上门逐日所见绘为一图，百不及一，已可咨嗟涕泣，使人伤心，而况于千万里之外哉？如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自今已往，至于十日不雨，乞斩臣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漫天之罪。如少有所济，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侠，福清人也。于是上出侠疏及图以示辅臣，问王安石：『识侠否？』安石曰：『尝从臣学。』因乞避位。上不许，乃诏开封府劾侠擅发马递之罪。王安石恳求去位，引惠卿执政。上许之。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司马光上疏：『方今朝之阙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广散青苗钱，使民负债日重而县官无所得。二曰免上户之役，敛下户之钱，以养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与细民争利，而实耗散官物。四曰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得少失多。五曰团结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农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

兴水利，劳民费财。若其他琐琐米盐之事，皆不足为陛下道也。』知青州滕甫言：『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一下手诏，应熙宁二年以来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罢，则民气和而天意解矣。』丙戌，平章事、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吏部尚书、知江宁府。知大名府韩绛平章事，翰林学士吕惠卿为参知政事。安石为执政凡六年，会久旱，百姓流离，上忧见颜色，益疑新法不便，欲罢之。安石不悦，屡求去。

上手诏谕安石，欲处之以师傅之官留京师，而安石坚求去，又赐手诏曰：『朕深体卿意，更不欲再三邀卿之留。已除卿知江宁，庶安心休息，以适所欲。朕体卿之诚至矣，卿宜有以报之。手札具存，无或食言，从此浩然长往也。』又赐手诏曰：『韩绛欲得一见卿，意者有所谏议。卿可为朕详语以方今人情政事之所宜急者。』安石荐绛代己，仍以惠卿佐之，于安石所为遵守不变也。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菩神』。

《讲义》曰：仲淹用则仲淹之法行，仲淹去则仲淹之法改。安石之身虽退，而安石之法卒不可变，何耶？盖安石变法之罪小，用小人之罪大。变法之祸止于一时，而引用小人，其祸无穷，惠卿祖安石之意而行之，章惇祖惠卿之意而行之，蔡京又祖章惇之意而行之，其为祸百年不止也。

己丑，诏曰：『朕度时之宜，造为法令。已行之效，固亦可见。吏有不能奉承。虽然，朕终不以吏或违法之故辄为之废法，要当博谋广听，案违法者而深治之。』先是，吕惠卿虑中外因王安石罢相言新法不便，以书遍遗诸路监司、郡守，使陈利害。至是，又白上降此诏申明之。上论及免行利害，且曰：『今日之法，但当使百姓出钱轻如往日，便是良法。至如减定公使钱人犹以为言者，此实除去衙前赔费深弊。且天下贡奉之物所以奉一人者，朕悉已罢。人臣亦当体朕此意。以爱惜百姓为心。』冯京曰：『朝廷立法，本意出于爱民。然措置之间或有未尽，但当开广聪明，尽天下之议，便者行之，有不便者，不吝改作，则天下受赐矣。』诏中书自熙宁以来创立改更法度，令具本末编类进入。

五月戊戌朔，左司郎中、天章阁待制李师中言：『旱既太甚，民将失所。今日之事，非有动民之行，应天下实，臣恐不足以塞天变。伏望陛下诏求方正有道之士，召诸公车对策。如司马光、苏轼辈复置左右，以辅圣德，如此而后，庶几有敢言者。陛下承祖宗之基求治如此，臣愚不肖，亦未忘旧学。陛下欲为富国强兵之事，则有禁暴丰财之武；欲为代工熙载之事，则有利用厚生之道。有臣如是，陛下其舍诸？』上批：『师中敢肆诞谩，辄求大用，可责授和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王安石甚恶师中，及是，吕惠卿请出师中所上疏付外，因摘其语激上怒，遂废斥之。辛亥，中书门下言：『策试、制

举并以经术时务。今进士已罢词赋，所试事业即与制举无异。至于时政阙失，即士庶各许上封言事，其贤良方正等科目，欲乞并行停罢。』从之。丙辰，馆阁校勘吕升卿、国子监直讲沈季长并为崇政殿说书。升卿素无学术，每进讲，多舍经而谈财谷利害等事。上时问以经义，升卿不能对，辄目季长从旁代对。上问难甚苦，季长辞屡屈。上问从谁受此义，对曰：『受之王安石。』上笑曰：『然则宜尔。』季长虽党附安石，而常非王雱、王安礼及吕惠卿所为，以为必累安石。雱等深恶之，故不甚得进用。壬戌，国子监言：『大学生员多而斋舍少，先以期集院为律学，外屋尚百余间，乞尽充学舍。』从之。为屋百楹，学者以千计。

六月，诏监安上门郑侠勒停，编管汀州。始侠上书献流民图，朝廷以为狂，笑而召问。

安石既罢，吕惠卿执政，侠又言安石作新法为民害，惠卿朋党奸邪，壅蔽聪明，独冯京立异，敢与安石校。请黜惠卿，用京为相。惠卿大怒，遂白上重责之。上谓辅臣曰：『天下财用，朝廷若少留意，则所省不可胜计。昨者拨并军营，令会计减军员十将以下三千余人，除二节特支及谦从外，一岁省钱四十五万缗、米四十万石、绸绢二十万疋、布三万端、草二百万束。

若每事如此，及诸路转运使得人，更令久任，使之经画，财其可胜用哉？』辛卯，诏以司天监新制浑仪浮漏于翰林天文院安置，提举司天监沈括、秋官正皇甫愈等各赐银绢有差。上谓辅臣曰：『知州、转运使令久任。』吕惠卿曰：『众议皆以举县令为急，不知列官分职，何处不择人？』上曰：『刺史县令治民为最近，故以择人为急。若县令中明有绩效用，朝廷擢三两人以励庶官，不亦善乎？』冯京曰：『汉宣帝以县令高第者为刺史，刺史有殊绩者入为三公，黄霸是也。』上曰：『如此用人，恐亦非宜，此霸之风采所以不及为郡时也。』

秋七月，司农寺言：『五等丁产簿旧凭书手及户长供通，隐漏不实。唯使民自供手实、许人纠告之法最为详密。』惠卿献议谓：『宜仿手实之意，使人户自占家业。如有隐落，即用隐寄产业赏告之法，庶得其实。』手实法：凡造五等簿，预以式示民，令民依式为状纳县簿讫，第其价高下为五等，乃定书所当输钱示民。两月非用器、田谷而辄隐落者许告。有实三分，以一充赏。于是始行手实法。

八月丙戌，命知制造沈括为河北西路察访使。先是，遣内侍籍民车以备边，人未喻朝廷之意，相摇大搔。又市易司患西蜀井盐不可禁，欲尽实私井，而运解盐以足之。上顾括曰：『卿知籍车之事乎？』括对曰：『知之。』上曰：『卿以为何如？』括对曰：『车战之利见于历世，巫臣教吴子以车战，遂霸中国；李靖用偏厢鹿角，以擒颉利。臣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谓轻重者，兵车也。五

御折旋，利于轻速。今民间輜车重大椎朴，以牛挽之，日不能三十里，少蒙雨雪，则跬步不进，故世谓之太平车，恐兵间不可用耳。』上复喜，曰：『人无如此晓朕者，当更思之。卿又闻西蜀禁盐之利乎？』对曰：『亦粗知之。私井既容其扑卖，则不得无私易。一切实之而运解盐，使一出于官售，此亦省刑罚、笼遗利之一端。然忠、万、戎、泸间夷界小井尤多，不知虏盐又何如止绝？如此后夷界更须列候加警，则恐所得不补所费。』明日，二事俱寝。执政喜，谓括曰：『公有何术，立谈而罢此二事？』括对曰：『圣主可以理夺，不可以言争。若车可用，虏盐可禁，括不敢以为非。』

九月戊戌，上以连日阴雨，喜，谕辅臣曰：『朕宫中令人掘地，及一尺五寸，土犹滋润。

如此必可耕耨。』韩绛等言：『陛下悯忧元元，祷祠备至，精诚上达，旋获感通。臣等比预太一斋祠，窃观执事者逾旬未尝解带，可见圣意虔恭，左右之人亦不敢少怠也。』庚子，与辅臣论河北守备。韩绛等曰：『汉、唐重兵皆在京师，其边戍裁足守备而已。强本弱末，其势亦顺。开元以后，有事四夷，权臣皆节制一方，重兵悉在西北。天宝之乱，由京师空虚，贼臣得以肆志也。』上曰：『边上老人亦谓今之边兵过于昔时，其势如倒装浮图，朕亦每以此为念也。』诏：『日者分两浙为东西路。今有司言供亿钱谷多在浙西计置，及水利事，尽在苏、秀等州，分之必至阙事。其毋复分路。』三司火，自己至戌止，焚屋千八十楹，案牒殆荆乙卯，知制诰章惇权发遣三司使。

十月庚辰，诏三司置会计司，以宰臣韩绛提举。癸巳，工部郎中、新知邢州范纯仁权发遣庆州。纯仁过阙入观，上见之甚喜，曰：『卿父在庆州甚有威名，卿今继之，可谓世职也。

卿兵法必精。』对曰：『臣素儒家，未尝学兵法。』又问：『卿久随侍在陕西，必亦详熟边事。』

对曰：『臣随侍时年幼，并不复记忆。』纯仁度必有以开边之说误上者，因进言：『臣不才，陛下若使完缮城垒，爱养百姓，臣策疲弩，不敢有辞。若使臣开拓封疆，侵攘夷狄，非臣所长，愿别择才帅。』上卒不许。

十一月己未，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以太祖配。赦天下。

十二月乙亥，新知常州吕嘉问提举河北余便粮草，复理提点刑狱资序，以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张谔讼嘉问不应黜降故也。初，王安石既有江宁之命，谔与嘉问持安石而泣，安石劳之曰：『已荐吕惠卿矣。』两人收泪谢安石。

乙卯熙宁八年春正月，谏议大夫冯京守本官知亳州，王安国追毁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汀州编管人郑侠改英州。吕惠卿憾侠，且恶冯京异议，欲籍侠以排去京，并及王安国，乘间白上曰：『侠书言青苗、免役、流民等事，此

众所共知也。若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诟骂，此禁中事，侠安从知？此盖侠前后所言，皆京使安国导之。乞追侠付狱穷治。』诏送御史台，知制诰邓润甫同推究。吕惠卿议当侠大辟，上曰：『侠所言非为身也，岂宜深罪？』始惠卿事安石如父子，安国负气，恶其俭巧，数面折之，惠卿切齿。及安石罢相，引惠卿辅政，惠卿遂欲代安石，恐其复来，乃因侠狱陷安国，亦以沮安石也。安石再入相，安国犹在国门，由是安石与惠卿交恶。吕惠卿为手实法，奉使者至析秋毫，天下病之。是岁十月，卒罢手实法。诏张方平归宣徽院供职。上问方平祖宗御戎之策，方平曰：『近岁边臣建开拓之议，皆行险侥幸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试之一掷，事成则身蒙其利，不成则陛下任其息，不可听也。』丁巳，权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纸飞钱致远，然不积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商、虢铁冶所收极广，苟即冶更铸折二钱，岁除工费外，可得百万缗为交子本。』并上可行十二事。上批：『委公弼总制营办。』

二月，太常寺太祝王安上为右赞善大夫、权发遣度支判官。安上，安石幼弟也。癸酉，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王安石依旧本官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始安石荐韩绛、吕惠卿代己，惠卿既得势，恐安石复入，遂欲逆闭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智。又数与绛忤，绛乘间白上，请复相安石。上从之。惠卿闻命愕然。翌日，上遣勾当御药院刘有方赍诏往江宁召安石，安石不辞，倍道赴阙。差枢密副都承旨张诚一、入内押班李宪等行视宽广处，阅殿前司马步军二千八百人，教李靖营阵法。上谕李宪等曰：『黄帝始置八阵法，败蚩尤于涿鹿。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复平沙之上，晋桓温见之，日常山蛇势。此即九军陈法也。后至隋，韩擒虎以授李靖，靖以时将臣晓其法者颇多，故造六花阵，使世人不能晓之。大抵八阵即九军，九军者，方阵也。六花阵即七军，七军者，圆阵也。盖阵以圆为体，方阵者内圆而外方，圆阵即内外俱圆矣，故以圆物验之，则方以八包一，圆以六包一，此九军、六花之阵大体也。六军者，左右虞候各一军，为二虞军；左右厢各二军，为四厢军，与中军共为七军。八阵者加前后二军，共为九军。本朝祖宗以来，置殿前马步军三帅，即中军、前后军帅之别名，而马步军都虞候，是为二虞候军；天武捧日龙神卫四厢，是为四厢军也。中军帅总制九军，即殿前都虞候专总中军一军之事物，是其名实与古九军及六花阵相符而不少差也。李筌之图乃营法，非阵法也。朕采古之法，酌今之宜，曰营曰阵，本于一法而已。止则曰营，行则曰阵。在奇正言之，则营为正，阵为奇也。』察访使曾孝宽言：『庆历八年，尝诏河北州军坊郭第三等、乡村第二等每户养被甲马一匹[4]，以备非时官买。乞检会施行。』户马法始于此。

夏四月，上与王安石论理财，安石曰：『但审计无为小人所挠，令材士肯

为陛下尽力，则财极有可理之道。』太常礼院言：『已尊僖祖为太庙始祖，孟夏禘祭，当正东向之位。仍请自今禘祫著为定礼。』诏恭依。

闰四月，知制造沈括上《熙宁奉元历》。初，仁宗朝用《崇天历》，至治平初，司天监周琮改撰《明天历》行之，至熙宁元年七月望夜将旦，月食东方，与历不协，乃诏更造新历。括言淮南人卫朴通历法，诏朴改造。神《明天历》朔减二刻。历成行之，至绍圣初，又改历。赐大理寺丞欧阳发进士出身。发，修之子也。上问修所为《五代史》何，王安石曰：『臣方读数册，其文辞多不合义理。』上曰：『责以义理，则修止于如此。每卷后论说皆称「呜呼」，是事事皆可叹嗟。』

五月丙寅，命辅臣祷雨于天地、宗庙、社稷。

六月辛卯朔，上批：『闻淮南旱甚，其令转运司委州军长吏祷名山灵祠。』辛丑，都官员外郎刘师旦言：『今九域图自大中祥符六年修定，至今六十余年。乞选有地理学者重修。』

更赐名曰《九域志》。王安石上《诗》，《书》，《周礼》义序，诏付国子监，置之三经解之首。先是，安石撰《诗序》称颂上德，以文王为比。上曰：『以朕比文王，恐为天下后世笑。卿言当为人法，恐如此非是。』安石言：『称颂上德以为比于文王，诚无所悔。』上曰：『朕岂不自知？须当改之，但言解经之意足矣。』遂改撰以进，上乃颁行之。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韩琦薨。前一夕，大星陨州治，枥马皆惊。上自为碑文载琦大节，又篆其首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谥忠献。

秋八月庚寅朔，司天监言：日当食。云阴微雨，不见。庚戌，韩絳罢知许州。絳居相位，数与吕惠卿异议。王安石复入，论政愈驳。数称疾，固求罢，而有是命。

冬十月，崇政殿说书吕升卿权发遣江南西路转运副使。上既决意罢惠卿政事，故先出升卿。先是，御史蔡承禧奏：『臣累言参知政事吕惠卿奸邪不法。』是日手诏：『参知政事吕惠卿不能以公灭私，为国司直，可守本官知陈州。』庚子，权三司使章惇知湖州。先是，御史中丞邓綰言：『惠卿执政逾年，所立朋党不一。然与惠卿同恶相济，无如章惇。今惠卿虽已斥逐，而尚留惇在朝廷，亦犹病四体而止治其一边，粪除一堂而尚存秽之半也。』于是罢惇三司使，以本官出守。丁未，彗不见。自始出至没凡十二日。丁巳，富弼言：『臣近日忽闻别降手诏，许中外臣寮直言朝政之阙失。洛城士庶欢呼鼓舞，喧于道路。推是而往，则天下之人无不慰悦矣。去年久旱，陛下曾降手诏，许臣寮上封论事。人方喜悦，日俟朝廷施設，而不知何人上累圣德，遽成反汗，于是天下大失所望。臣愿陛下尽取群奏，不遗疏贱，万机之暇，一一亲阅，择其众说所

合者断在不惑，力赐施行，则人心悦服，天道助顺。天人相应，立致太平，岂复有灾眚出见而上骇圣虑哉？』张方平言：『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二可悉。人为天地心，天地之变，人心实为之，故和气不应，灾异荐作，顾其事必有未协于民者矣。法既未协，事须必改。若又惮改，人将不堪，此臣所以为陛下痛心疾首，一夕而九兴也。』

十一月癸未，右谏议大夫宋敏求为知制诰，陈襄为枢密直学士。先是，知制诰邓润甫言：『近者群臣专尚告讦，此非国家之义。宜登用敦厚之人，以变风俗。』上嘉纳之。居数日，敏求及襄有是命。丙戌，先是，王安石以疾居家，上遣中使劳问，又命辅臣即其家议事。

时有不附新法者，安石欲深罪之，上不可，安石争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闻民间亦颇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犹怨咨，此岂足恤也？』上曰：『岂若祁寒暑雨之怨亦无耶？』安石不悦，退而属疾。上遣使慰勉之，乃出。其党为安石谋曰：『今不取门下士，上素所不喜者暴而用之，则权轻，将有窥人间隙者矣。』安石从之。上亦喜安石之出，凡所进拟皆听，安石由是权益重。

十二月辛亥，王安石上再撰《诗，关雎》义解。诏并前改定诸诗序解付国子监镂板施行。

癸丑，诏：『安南世受王爵，而乃攻犯城邑，杀伤吏民，干国之纪，刑兹无赦。已差赵髡充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须时兴师，水陆兼进。天示助顺，既兆布新之祥；人知侮亡，咸怀敌愆之气。』时交趾所破城邑，即为露布揭之衢路，言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济。安石怒，故自草此诏。

丙辰熙宁九年春正月己卯，是日，交贼陷邕州。苏缄曰：『吾义不死贼手。』乃还州廨，阖门，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之于坎。纵火自焚。缄愤沈起、刘彝致寇，彝又坐视城覆不救，乃列起、彝罪榜于市，冀达朝廷。邕人为缄立祠，岁时祷之。

二月丁亥朔，判太原府郭逵为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招讨使兼荆湖广南路宣抚使，改赵髡为副使。始吴充与安石争伐交趾利害，安石言：『必可龋』充谓得之无益。上竟用安石言。广南西路经略司以苏缄死事闻，诏赠缄奉国军节度使，谥忠勇，以其子前桂州司户参军子元为西头供奉官、阁门祇候，赐对便殿。上曰：『昔唐张巡以许远守睢阳，蔽捍江淮。

较之卿父，未为远过也。』

三月甲戌，御集英殿，赐进士王铎以下并明经、诸科及第、出身、同学究出身总五百九十六人。铎，邵武人也。戊寅，赐新及第进士等钱五百千、诸科

钱二百千，造小录等。

夏四月，上与辅臣论营阵法，以谓『为将者少知将兵之理，且如八军、六军皆大将居中。

大将譬夫心也，诸军则四体也。运其心智，以身使臂，使指攻其左则右救，攻其右则左救，前后亦然，则兵何由败也？』

五月丙寅，诏复分两浙为二路。明年五月，复有诏合为一路，盖以财赋不可分故也。

六月，安石既与惠卿交恶，令徐禧、王古等按华亭狱，不得惠卿罪，更使周辅按之。安石子雱切责练亨甫、吕嘉问，亨甫、嘉问共议取邓綰等所条惠卿事，杂他书下制狱。堂吏遽告惠卿于陈，惠卿即自诉，且讼綰及安石。上以示安石，安石归而问雱，雱乃言其情，安石始咎雱，而嘉问等相继得罪。安石由是愧上，数求去。上待安石自是意亦稍衰矣。天章阁待制王雱卒。手诏即其家上雱所撰《论语》、《孟子义》。雱性刻深喜杀，常称商君以为豪杰之士，每劝安石诛不用命大臣，而安石不从也。及与惠卿交恶，使人告发吕氏奸利事，皆自雱发之。

秋七月庚申，上批：『自关以西，秋稼颇有顺成之望。近忽生蝗蝻蚜蚘，可令监司速分定州军往来督趣官吏，打扑净尽以闻。』

八月，宣徽南院使、判应天府张方平言：『司农寺近降新制，应祠庙，许依坊场河渡募人承买，收取净利。管下阙伯庙、微子庙，阙伯主祀太火，火为国家盛德所乘；微子开国于宋，亦本朝受命建号所因。又有双庙，乃唐张巡、许远以孤城死贼。欲乞朝廷不责此三庙，以称国家严恭典礼追尚前烈之意。』上批：『司农寺鬻天下祠庙，辱国黷神，此为甚者。可速令更不施行。』

冬十月丙戌，上批：『体问得前日小雨，于农事亦小有济，宜且择日赛谢。』戊子，上批：『权御史中丞邓綰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可落学士、中丞。以兵部郎中知虢州。』壬辰，诏崇文院校书兼中书户房习学公事练亨甫身备宰属，与言事官交通，罢为漳州军事判官。先是，王安石言：『闻御史中丞邓綰尝为臣子弟营官，及荐臣子婿可用，又为臣求赐第宅。兼綰近举御史二人，寻却乞不施行。闻其一人彭汝励者尝与练亨甫相失，綰听亨甫游说，故乞别举官。綰岂可令执法在论思之地？亨甫亦不当留备宰属。』故有是命。

初，綰以附会安石居言职。及安石与吕惠卿之党相倾，綰皆极力奏劾之。上益厌安石所为，綰惧安石去而失势，屡留之于上。亨甫谄事安石子雱以进。至是乃斥。丙午，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王安石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安石之再入也，多称病求去。及子雱死，力请解机务。上亦

滋厌安石所为，故有是命。枢密使、工部侍郎吴充依前官平章事。充在西府，数乘间言安石政事不便，上以其中立无私，故相之。知成都府冯京为给事中、知枢密院事。先是，吕惠卿悉出安石前后私书手笔奏之，其一云：『勿令齐年知。』齐年者，谓京也，与安石同岁，在中书多异议，故云。又其一云：『勿令上知。』由是上以安石为欺，故复用京。

十二月癸卯，郭逵等次富良江。未至交州三十里，贼大败。乾德惧，奉表诣军门乞降，纳苏、茂、思琅、门谅、广源五州之地，仍归所掠子女。

丁巳熙宁十年春正月辛巳，诏天章阁待制楚建中罚铜三十斤。先是，范纯仁代建中知庆州，擅发常平封桩粟麦收恤流亡，多所全活。会蓬生蔽野如粟，公私取给焉，复为营求耕稼之具，岁以大穰。或言纯仁廩贷过多，遣使按视。民闻之，争先输官，比使者至，则已无欠。邠、宁间有丛冢，使者发冢数骸，劾纯仁全活不实之罪，其地乃建中所封也。朝廷即欲移罪建中。纯仁连奏：『建中方申请措置，而民多饿死。及臣因其措置，偶免流亡，非臣才术能然也。』建中竟不免罚铜。

二月辛卯，日中有黑子如李，至乙巳散。乙未，权御史中丞邓润甫言：『尝有兴利之臣议前代帝王陵寝，许民请射耕垦，而司农可之，缘此唐之诸陵悉见芟刈。』诏唐诸陵除立定禁止顷亩外，其余民已请射地，许依旧耕佃，余并禁止。己亥，枢密副使王韶知洪州。韶凿空开边，以军功至执政，乃专以劝兵费财归曲于朝廷。上不悦，故出之。宝文阁待制常秩卒。

秩起处士，在朝廷碌碌无所发明，问望日损，为时讥笑。

三月辛亥朔，分命辅臣祈雨。

五月庚戌朔，诏：『诸路言蝻虫生，宜申严条约。下当职官除绝之。』监西京抽税竹木务、太子中允程顥改太常丞，以知河南府贾昌衡、京西北路转运副使李南公等言顥博通古今，行谊修洁，改官八年，未尝磨勘故也。戊午，诏修仁宗、英宗两朝正史。庚申，诏以欧阳修《五代史》藏秘阁。癸亥，知越州、资政殿大学士赵抃知杭州。抃知越州，时两浙旱蝗，饿死者十五六。诸州皆禁人增米价，抃独榜衙路，令有米者任增价粜之，于是诸州米商辐凑诣越，米价更贱，民无饿死者。先是，淮浙饥，诏出本界上供米损市价粜，以活饥民，发运副使卢秉言：『价虽贱，贫者终不得米。请偿余本，尽以其余赈恤流民。』诏可。是岁奏计，上问曰：『如闻滁、和民食蝗以济，有之乎？』秉对：『有之。民饥甚，死者相枕籍。』上惨然曰：『独赵抃为朕言与卿合。』前此发运司入奏，多献羨余以希恩，秉独以钱七十万缗偿三司旧负。因言：『发运司但督六路财赋以时上之，本无羨余以进者，率正数也。乞遂禁绝。』上嘉纳之。

秋七月辛未，太常丞、知湖州鞠真卿为太常博士、直秘阁，以宣徽北院使王拱辰、权御史中丞邓润甫并言真卿自改官至登朝三十年，非特恩，未尝陈请磨勘故也。

八月丙戌，诏监察御史里行黄廉为京东路体量安抚。廉尝言都检正俞充结中人侥幸富贵，不宜使佐具瞻之地。上曰：『人才盖无类，顾驾御之如何耳。』廉对曰：『虽然。渐不可长。圣人长驾远馭，故四凶在朝，不废时雍。彼皆才器杰然过人，任使称意，为后世患，故放殛之耳。』上曰：『且置此事。河决曹村，京东尤被其害，今以累卿。』廉既受命，条举百余事，卒全所活饥民三十五万三千口，壮者就功而食，又二万七千人。得七十三万二千工。给当年牛，借种钱八万六千三百缗。归而论荐士夫，后多朝廷所收用云。己丑，秘书监苏颂为辽主生辰国信使，姚麟副之。集贤校理刘奉世为正旦国信使，张世矩副之。故事，使辽者冬至日与辽人交相庆。是岁本朝历先契丹一日，辽人固执其历为是，颂曰：『历家算术小异则迟速不同，谓如亥时节气当交，则犹是今夕；若逾刻，则属子时，为明日矣。或先或后，各从本朝之历可也。』辽人不能屈，遂各以其日为节。使还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难处，卿对得极宜。』甲辰，诏内外待制以上及台谏官、发运转运使、提点刑狱、转运判官各举文臣才行堪升擢官一员，令中书审察，随材试用，毋得举馆职及两府若已之亲。从监察御史黄廉奏请也。应诏者百余人。廉又言：『势孤族寒远迹下僚者既得以名闻于上，愿诏中书审察其能否用之，则急才之诏不虚行于天下。』

九月，赠颍州团练推官邵雍秘书省著作郎。宰相吴充请于上，赐谥曰康节。雍初与常秩同召，雍竟辞不起，士大夫高之。

冬十月乙未，知河阳吕公著提举中太乙宫。公著至京师，对延和殿，劳问周至。公著面奏：『伏睹近诏举才行堪任升擢官。窃详今日诏意，正欲达所未达。然数年以来，天下之士，陛下素知其能，尝试以事而中，就闲外者尚多，恐其间亦有材实忠厚欲为国家宣力者，未必尽出于迂阔缪戾而难用也。』自熙宁初，论新法不附执政者，皆谴逐不复收用，故公著见上首言之。

十二月壬午，诏自明年正月朔旦改元为元丰。司马光以书与吴充言：『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国家之安，苟不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息，征伐之谋，而欲求其成效，是犹恶汤之沸而益薪鼓橐，欲适鄢郢而北辕疾驱也。』充代王安石为相，知天下不便新法，欲有所变更。

尝乞召还光及吕公著、韩维、苏颂，又荐孙觉、李常、程颢等十数人，皆安石所斥退者，故光遗以此书，而充不能用，光亦卒不起。

戊午元丰元年春正月庚戌，诏河北转运司，令所在长吏躬祷名山灵祠，旱故也。戊午，判太常寺陈襄、集贤校理黄履、李清臣、王存详定郊庙奉祀礼文

。权发遣三司使李承之言：『近年朝廷宽假资格稍高之人，为其衰迟或不任事，未欲遽令休退，故置提举、管勾宫观之职，不立员数。而臣僚趋闲贪禄，冒居无耻。或精神未衰，便私避事，亦求此职。乞今后在京宫观毋得过十五员，诸路倍之。如有除授，令依例待阙。』诏自今陈请宫观等差遣人，年六十以上听差，仍毋过两次。

闰正月戊子，权监察御史里行彭汝砺为江南东路转运判官。辞日，复上疏论时事，且言：『不患无将顺之臣，患无谏诤之臣。不患无敢为之臣，患无敢言之臣。』上察其忠，慰谕久之。庚子，日中有黑子如李，自是至戊午凡十九日。

三月壬午，侍读吕公著读《后汉书》毕，上留公著，极论治体，至三皇无为之道、释老虚寂之说。公著问上曰：『此道高远，尧舜能知之乎？』上曰：『尧舜岂不知？』公著曰：『尧舜虽知之，然常以知人安民为难，此所以为尧舜也。』上又论前世帝王曰：『汉高祖、武帝有雄材大略。高祖称「吾不如萧何，吾不如韩信」，至张良，独曰「吾不如子房」。盖以子房道高，尊之故不名。』公著曰：『诚如圣谕。』上又曰：『武帝虽以汲黯，为戇，然不冠则不见。后虽得罪，犹以二千石禄终其身。』公著曰：『武帝之于汲黯，仅能不杀耳。』上又论唐太宗，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王业者，以其能屈己从谏耳。』上临御日久，群臣畏上威严，莫敢进规。

至是闻公著言，竦然敬纳之。御迓英阁，讲官黄履进讲《周礼·八柄》。上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而八柄非太宰所得与，何也？』履曰：『八柄以驭群臣。驭者，主道也，故非太宰所与。』上曰：『善。』庚寅，诏时雨稍愆，遣官祷玄冥五星。辛卯，遣官谢雨。

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甲辰夜，东南有光烛地，大星出匏瓜，裂于内阶，声如雷。

秋七月丁酉，御史黄廉言：『前岁科场逐经发解人数不均，乞自今于逐经内各定取人分数。所贵均收所长，以专士习。』诏自今在京发解并南省考试，《诗》、《易》各取三分，《周礼》、《礼记》通取二分。又言：『国子监生员著述论议，尽得讲官绪余。将来逐官例差考试，切恐去取之际，或未能判然无疑。外方疏远之人偶不相合，遂致黜落。欲乞将来止选近岁新科人为试官，或差近郡教授。』诏候差官日取旨。庚子，初，澶州决水复塞，吕公著奏疏曰：『曹村埽决，圣心惻然，即议闭塞。功未逾时而有成，患不阅岁而寻弭，实由陛下至诚，爱民爱物之心。天相神助，殆非人力。近日数起诏狱，有司酷于锻炼，比至临决，多从未减。昔于公一郡之刺史耳，犹以阴德有报，况于万乘之尊，固宜受福无疆，施于万世。然臣愿陛下亲正士，拒壬人，必有忍以

济事功，推内恕以及人物，于以崇起忠厚，保合太和，则《易》所谓「自天保佑之吉，无不利。」《诗》所谓「干禄百福，子孙千亿」者，盖将以类而应。』是月，公著入对，上迎，谓曰：『览卿所奏，深得人臣尽规之义。』时狄犴浸蕃，而上继嗣未广，公著辞顺而意婉，故上纳焉。

九月乙酉，吕公著、薛向并同知枢密院事。公著奏事毕，独留谢，因言：『自熙宁以来，因朝廷论议不同，端人良士例为小人排格，指为沮坏法度之人，不可复用，此非国家之利也。

愿陛下加意省察。』上曰：『然。当以次收用之。』

十二月辛丑朔，诏提举司天监集历官考算辽、高丽、日本国与本朝《奉元历》同异闻奏。

其后历官赵延庆等言：『辽己未年气朔与《宣明历》合，日本戊午年气朔与辽历相近，高丽戊午年朔与《奉元历》合。其二十四气内，有七气时刻并逐月太阳过宫日数时刻不同。』丙午，是日，月中有黑子如李，凡十三日乃散。先是，上以国初废大理狱非是，于是中书言：请复置大理狱，应三司及监等公事，除本司公人杖笞罪非追究者随处裁决，余并送大理狱结断。

置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专主推鞠。上每愤契丹倔强侵侮，有复幽燕之志，即景福殿库聚金帛为兵费。是年始更库名，御制诗以揭之曰：『五季失国，猥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库。后积羨赢。又揭以诗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

己未元丰二年春正月，京兆府学教授蒋夔言：『春秋释奠，以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

其奠先师肆祭器、实牲体、盥手、灌爵、奠币、读祝与孔子无少异。而九人之像坐于两旁，樽酒豆肉不及。乞下臣议于礼官：荐享祝献，颜子降于孔子，九人降于颜子，以正开元之失礼。』礼官言：『看详孔子、颜子称号，历代各有据依，难辄更改。仪物祝献，亦难隆杀。检会熙宁祀仪，十哲皆为从祀，各设边二、豆二、俎簠簋爵各一，命官分献，一奠而止。乞自今二京及诸州文宣王庙十哲像春秋释奠，并准熙宁祀仪。』从之。

二月甲寅，罢程颢判武学，以御史何正臣言颢学术迂阔，趋向僻异故也。同知枢密院吕公著言：『臣向辄论及判别忠邪之道，大抵小人之害君子，必求要切之语以中之，使之不能自解。陛下颇赐开纳，近日除程颢判武学。命下数日，复因言者而罢去，则知臣前所陈者，其风犹未殄也。况如颢者，其立身行道素有本末，讲学论议久益疏通。使得复见用于圣世，其奋身报国，未必在时辈之后。兼所除武学差遣亦未为仕宦之要津，而小人断断必以为不可者，直欲

深梗正路，广沮善人，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日中有黑子如李，凡十日乃散。

三月癸巳，集英殿赐进士、明经、诸科开封时彦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同学究出身总六百二人。

五月癸酉，奏事垂拱殿。御衣有虫自襟沿至御巾。上既拂之至地，视之，乃行虫，其虫善入人耳。上亟曰：『此飞虫也。』盖虑治及执侍者而掩之，实非飞虫也。戊子，蔡确参知政事。时宰相吴充议变法，确争曰：『曹参与萧何有隙，至代何相汉，遵何约束。且法陛下所建立，一人协相而成之，一人挟怨而坏之，民何措手足乎？』充屡屈，法遂不变。

秋七月，御史舒亶言：『苏轼作为歌诗，颇有讥切时事之言。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知律，致君尧舜终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非以诋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诏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闻。

八月甲辰，同修起居注王存言：『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唐贞观初仗下议政事，起居郎执笔记于前，史官随之。欲望追唐贞观典故，复起居郎、舍人职事。』丙午，诏修起居注官虽不兼谏职，如有史事，宜于崇政殿、延和殿承旨司奏事后直前陈述。从修起居注王存请也。

九月癸酉，以国子监直讲满中行为馆阁校勘。上批：『昨监生虞蕃诉学官上下共为奸赃，而中行所履洁廉，不涉吏议，宜少奖之，以励风俗。』故有是命。

冬十二月乙巳，御史中丞李定等言：『今酌《周官》书考宾兴之意，为太学三舍选察升补之法，上国子监敕式令并学令凡百四十条。』诏行之。太学置斋舍八十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内舍生三百，上舍生百。总二千四百。月一私试，岁一公试，补内舍生间岁一试，补上舍生弥封、誊录如贡举法，而上舍则学官不与考校公试。外舍生人第一、第二等，参以所书行艺，预籍者升内舍。内舍生试入优、平二等，参以行艺升上舍。分三等：俱优为上，一优一平为中，俱平若一优一否为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学正增为五人。

学录增为十人，学录参以学生为之。直史馆苏轼谪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驸马都尉王洙追两官勒停。苏辙监筠州酒税务，正字王巩监宾州酒务。张方平、李清臣、司马光、范镇、钱藻、陈襄、刘邠、李常、孙觉、曾巩、王

汾、刘摯、黄庭坚、戚秉道、吴琯、盛侨、王安上、周攸[5]、杜子方、颜复各罚铜。初，御史台既以轼具狱，上法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于是中丞李定言：『古之议令者，犹有死而无赦，况轼所著文字讪上惑众，岂徒议令之比？乞特行废绝，以释天下之惑。』御史舒亶又言：『驸马都尉王洸收受轼讥讽朝政文字。』又言：『除王洸、王巩、李清臣外，张方平而下凡二十二人，如盛侨，盖皆略能诵说先王之言，辱在公卿士大夫之列，顾可置而不诛乎？』疏奏，轼等皆特责。狱事起，洸尝属辙密报轼，而辙不以告官，亦降黜焉。轼初下狱，方平及镇皆上书救之，不报。轼既下狱，众危之，莫敢正言者。直舍人院王安礼乘间进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按轼文士，本以才自奋，谓爵位可立龋顾录录如此，其中不能无缺望。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愿陛下无庸竟其狱。』

上曰：『朕固不深谴，特欲申言者路耳，行为卿贯之。』其后狱果缓，卒薄其罪。

校勘记

[1]通远军 原作『安军气』，据《长编》卷二三三、《宋史·地理志》三改。

[2]张敦礼 原作『马敦礼』，据《长编》卷二四七改。

[3]五文 《长编》卷二五一作『五钱』。

[4]一匹 原作『一世』，《长编》卷二六〇改。

[5]周攸 《长编》卷三〇一作『周邠』。

宋史全文卷十二下

宋神宗三

庚申元丰三年春正月辛巳，诏改国子监直讲为太学博士，每经二人。癸未，增国子监岁赐钱万五千缗。以国子监言岁费钱三万七千缗，而所入才二万三千缗也。

二月辛丑，命辅臣祈雨。诏改诸王宫侍讲为讲书。

三月乙丑，工部侍郎、平章事吴充罢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西太一宫使。己丑，上以慈圣光献故，大推恩于曹氏，且欲以佾为正中书令。吕公著言：『非所以宠外戚。』上曰：『褒宠外戚，诚非国家美事，顾以慈圣光献有功于宗社，宜优恤其家尔。』公著因言：『自古亡国乱家，不过亲小人、任宦官、通女谒、宠外戚等数事而已。』上深以为然。时王中正、宋用臣等任事，故公著假此以讽上。既退，薛向叹曰：『公乃敢言如此事，使向汗流浹背。』

夏四月乙未，吴充卒。世讥充心正而力不足，知不可而不能勇退云。诏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板行之。戊申，御史台言：『奉诏复置六察，察在京官司。今请以吏部及审官东西院、三班院等隶吏察，户部、三司及司农寺等隶户察，刑部、大理寺、审刑院等隶刑察，兵部、武学等隶兵察，礼、祠部、太常寺等隶礼察，少府、将作等隶工察。』从之。辛酉，增国子监岁赐钱六千缗。

五月乙丑，编修学制所言：『奉旨立势要及国子监生、太学官亲属许不以乡贯就开封应举之法。臣等看详，监以国子为名而无国子教养之实，恐未称朝廷建学育士之意。乞应清要官亲戚并令人监听读，以二百人为额，解发毋过四十人。』从之。

六月戊戌，诏宗室教授并兼大、小两学，广亲、睦亲北宅二员，余各一员。

秋七月癸未，是夜，彗出西北太微垣郎位南，在轸。丙戌，诏以星变。自今月戊子避正殿，减常膳，中外臣寮并许直言朝政阙失。

八月，罢诸路提点刑狱司检法官。戊申，刘几等言：『太常大乐钟磬凡三等，王朴乐一也，李照乐二也。胡瑗、阮逸乐三也。王朴之乐其声太高，此太祖皇帝所尝言。仁宗景祐中命李照定乐，乃下律法以取黄钟之声，是时人习旧听，疑其太重，李照之乐由是不用。至皇祐中，胡瑗、阮逸再定大乐，比王朴乐微下。及铸大钟，或讥其声弇郁，因亦不用，于是郊庙依旧用王朴乐。欲请下王朴乐二律，以定中和之声，就太常钟磬择其可用者，其不可修者别制。』从之。戊午，彗灭。初，七月癸未，彗出于轸，长丈。丙戌，出于翼。戊子，长三尺。是月庚子出于张，三十六日乃没。

九月乙亥，详定官制所上以阶易官寄禄新格：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为开府仪同三司，左右仆射为特进，吏部尚书为金紫光禄大夫，五曹尚书为银青光禄大夫，左右丞为光禄大夫，六曹侍郎为正议大夫，给事中为通议大夫，左右谏议为太中大夫，秘书监为中大夫，光禄卿至少府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农少卿为朝议大夫，六曹郎中为朝请、朝散、朝奉大夫，凡三等，员外郎为朝请、朝散、朝奉郎，凡三等，起居舍人为朝散郎，司谏为朝奉郎，正言、太常、国子博士为承议郎，太常、秘书、殿中丞为奉议郎，太子中允、赞善大夫、中舍、洗马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为宣德郎，光禄、卫尉寺、将作监丞为宣义郎，大理评事为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礼郎为承奉郎，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将作监主簿为承务郎。又言：『开府仪同三司至通议大夫以上无磨勘法，太中大夫至承务郎应磨勘，待制以上六年迁两官，至太中大夫止。承务郎以上四年迁一官，至朝请大夫止，候朝议大夫有阙次补。其朝议大夫以七十员

为额，选人磨勘，并依尚书吏部法。迁京朝官者，依今新定官，其禄令并以职事官俸赐，禄科旧数与令新定官请给对拟定。』并从之。乙酉，舒国公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罢议乐修乐局，其范镇令降敕奖谕。镇初召对，为上言：『定乐当先正律。』上曰：『然。虽有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镇作律尺仑合升豆区龠斛欲图上之，又乞访求真黍以定黄钟，而几即用李照乐加四清声而奏乐成。及是，镇谢曰：『此刘几乐也，臣何与焉？』十一月己丑朔，翰林天文院言：『日食，云阴不见。』又言：『巳时六刻云间见日，不及所食分数二壬子。直龙图阁、勾当三班院曾巩议经费曰：『宋兴承五代之敝二八圣相继，与民休息，故生齿既庶，财用有余。且以景德、皇祐、治平较之，天下岁入，皇祐、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景德官一万余员，皇祐二万余员，治平总二万四千员。景德郊费六百万，皇祐一千二百万，治平一千三百万。以二者校之，官之众、郊之费皆一倍于景德。诚诏有司案寻载籍而讲求其故，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使官之数、郊之费皆同于景德者，省盖半矣。』已而再上议曰：『案国初三班吏员止于三百，或不及之。至天禧之间，乃总四千二百有余。至于今，乃总一万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盖景德员数已十倍于初，而以今考之，殆三倍于景德。岁岁有增，未见其止。臣略考其入官之由，具于别记以闻，议其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臣之所知者，三班也。吏部东、西审官与天下他费尚必有近于此者，惟陛下试加考察，以类求之，使天下岁入亿万，而所省者什三，计三十年之通，当有十五年之蓄。使国家富盛如此，则何为而不成？』上颇嘉纳之。

十二月甲子，诏：『应迁官除授者，并即寄禄官除。大两省待制以上至太中大夫，余官至朝请大夫，并通磨勘，进士八年，余十年一迁。所理年月，自降指挥日为始。』自官制行，以旧少卿、监为朝议大夫，诸卿监为中散大夫，秘书监为中大夫。故事，两制以上转官至前行郎中，即超转谏议大夫。前行郎中于阶官为朝请大夫，谏议大夫于阶官为太中大夫，而两制磨勘者旧不转卿监，即于今制不当转此三阶。又旧制朝议大夫止以七十员为额，余官转至朝请大夫，即须俟有阙方许次补。至是因有司申明，乃降是诏。其大两省待制以上自通直郎至太中大夫磨勘理三年，承务郎以上至朝请大夫理四年，自如旧制。』丁卯，中大夫、集贤院学士苏颂知沧州。颂入辞，因言母老畏寒，须春上道。上曰：『卿母谁氏？』颂曰：『龙图阁直学士陈从易女。』上曰：『天圣间侍从耶？』颂曰：『臣外祖天圣间以直昭文馆知广州，罢还，不市南物，辇俸余钱过岭。仁宗闻之，即日擢知制诰。』上曰：『清过于马援矣。』颂到沧数月，召还，判吏部。

辛酉元丰四年春正月，中书礼房请令进士于本经《论语》、《孟子》大义

、论策之外加律义一道，省试二道；武举止试孙、吴大义及策。从之。

三月甲辰，翰林学士、承议郎张璪为参知政事。先是，王珪尝三荐璪不用，珪曰：『璪果贤，陛下未尝用。以为不贤，谗也。臣恐士弗得进矣。臣为宰相，三荐贤三不用，臣失职请罢。』上喜曰：『宰相当如是，朕姑试卿。卿德不回，朕复何虑？』夏五月戊申，诏河东、河北路转运司寻访程婴、公孙杵臼坟墓所在，以承议郎吴处厚言二人保全赵孤乞加封爵故也。诏婴封成信侯，杵臼封忠智侯。

六月甲子，有上书乞审择守令者。上谓辅臣曰：『天下守令之众至千余人，其才性难以遍知。惟立法于此，使象之于彼。从之则为是，背之则为非。以此进退，方有准的，所谓朝廷有政也。如汉黄霸妄为条教，以干名誉，在所当治，而反增秩赐金。夫家自为政，人自为俗，先王之所必诛。变风变雅，诗人所刺。朝廷惟一好恶，定国是，守令虽众，沙汰数年，自当得人也。』戊辰，诏：『闻河北飞蝗极盛，渐已南来。速令开封府界提举司、京东南西路转运司遣官督捕。』己卯，洪州言知州、观文殿学士王韶卒。韶为人粗犷，用兵颇有方略，然熙河所奏多欺诞，军以首级为功。韶交亲皆楚人，多依韶以求仕。韶分属诸将，诸将畜降羌老弱，或杀与其首以应命。既病疽发，皆洞见五藏，亦其报也。壬午，诏陕西缘边诸路累报夏国大集兵，须至广为之备，以种諠为鄜延路经略安抚副使，应本司事，与经略安抚使沈括从长处置。諠入对，大言曰：『夏国无人，秉常孺子，臣往提其臂而来耳。』上壮之，乃决意西征，命諠副括。上初议西讨，知枢密院孙固曰：『举兵易，解祸难。』前后论之甚切。上意既决，固曰：『然则孰为陛下任此者？』上曰：『吾以属李宪。』固曰：『伐国大事，而使宦者为之，士大夫谁肯为用？』上不悦。他日又对曰：『今五路并进而无大帅，就使成功，兵必为乱。』上谕以其无人。同知枢密院吕公著进曰：『既无其人，不若且已。』固曰：『公著言是也。』

秋七月丁亥，权发遣群牧判官郭茂恂言：『准诏以陕西博买蕃部马并粮草，欲专以茶博买马，以彩帛博买粮谷。及以茶马并为一司，令臣具经久利害。臣窃闻昔时亦是用茶折马价，虽兼用金帛等，亦从其便。近岁始专用银绢及钱钞等。况卖茶买马，事实相须，令提举买马官通管茶场，实为职务相济。』从之。诏斩四方馆使韩存宝于泸州。先是，存宝经制泸州夷贼无功，时方大举伐夏，故诛存宝以令诸将。

八月庚申，史馆修撰曾巩兼同判大常寺，诏巩专典史事，更不预修两朝史。上曰：『修史最为难事，如鲁史，亦止备录国事，待孔子然后笔削。司马迁才足以周物，犹止记君臣善恶之迹为实录而已。』王珪曰：『近修《唐书》，褒贬亦甚无法。』上曰：『唐太宗治僭乱以一天下，如房、魏之徒，宋祁、

欧阳辈尚不能窥其浅深及所以成就功业之实。为史官者才不足以过其一代之人，不若实录事迹。以待贤人去取褒贬尔。』

九月丙申，熙河路都大经制司言：九月乙酉收复兰州。李宪又言：乞建兰州为帅府，以镇洮为列郡。并从之。己亥，宰臣王珪上《国朝会要》二百卷。仁宗时修会要，自建隆至庆历四年一百五十卷。熙宁初，珪请续之，凡十二年乃成。止熙宁十年，通旧增损，成三百卷。

冬十月，种谔破米脂寨援军。捷书至，群臣称贺。辛巳，史馆修撰曾巩言：『臣修定五朝国史要，见宋兴以来名臣良士，或尝有名位，或素在丘园，嘉言善行，历官行事，军国勋劳，或贡献封章，著撰文字，本家碑志、行状、纪述，或他人作为传记之类，今所修国史，须当收采载述。恐旧书访寻之初有所未尽，乞京畿委开封知府及畿县知县，外委逐路监司、州县长吏博加求访，有子孙者延致询问，所有事迹或文字，尽因郡府纳于史局，以备论次。或文字稍多，其家无力缮写，即官为庸写校正。其尝任两府、两制、台谏之家，家至询访，各限一月发送史局。并中书編集累朝文字及枢密院机要文字、并累朝御札诏副本送本局，以备讨论。』从之。

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辛丑，环庆、泾原兵去灵州。初，高遵裕攻围灵州，十有八日不能下，粮道且绝。贼决七级渠以灌我师，溃死者甚众。先是，有诏：『辄班师者族。』城久不下，遵裕曰：『活两路生灵得罪，死无所恨。』遂班师。

十二月，先是，知枢密院孙固乞罢西师，即而既出无功，上谕固曰：『若用卿言，必不至此。』于是固又言：『兵法：期而后至者斩。始议五路入讨会于灵州，李宪独不赴，乃自开兰会欲以弭责，要不可赦，乞诛之。』不从。

壬戌元丰五年春二月，两浙路转运司言知润州鞠真卿侮法专威，上曰：『刺史县令，治民为最近。汉自刺史有入为三公者，盖重其任耳。今之藩郡不过数十，往往多不得人，则县令可知也。自今更宜谨择。』乙亥，分命辅臣祈雨。

三月乙酉，提举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刘谊言：『闻道途汹汹，以卖盐为患。望稍变法以便民。』又上书云：『陛下所立新法本以为民，为民有倍称之息，故与之贷钱；为民有破产之患，故与之免役；为民无联属之任，故教伍保；为民有积货之不售，故设市易，皆良法也。

行之数年，天下讼之，法弊而民病，色色有之。其于役法尤甚。』又言：『蹇周辅元立盐法以救淡食之民，于今民间积盐不售，以致怨嗟。卖既不行，月钱欠负，追呼刑责，将满江西。其势若此，则安居之民转为盗贼，其将奈何？』上批：『刘谊职在奉行法度，既有所见，自合公心陈露。辄敢张皇上书

，特勒停。』司天监言：『四月朔，日当食于寅。』诏自己亥易服避正殿，减常膳。其日百司守职。乙巳，御讎英殿，赐进士、明经、诸科黄裳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五百九十三人。

夏四月壬子朔，云阴，日不见食。知开封府王安礼言三院狱空，揭诸府门。辽使过见叹息，称为异事。上曰：『昔由余聘秦观政，内史廖辈从容俎豆以夺其谋者。秦有人也。安礼留意吏事，能骇动外夷，于古无愧矣。』壬戌，崇文殿校书杨完编类元丰以来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成三十卷以进。癸酉，王珪依前官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依前官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讲义》曰：『建官之制，不惟其名，而惟其实，不惟其官，而惟其人。君子观元丰五年官制之成，左右仆射之名初正也。而以王珪、蔡确为之，则有忝于左右仆射之名矣。观政和三年官名之正，太宰、少宰之名初立也，而以何执中、蔡京为之，则有忝于太宰、少宰之名矣。』

甲戌。诏中书五月朔行官制。知定州章惇守门下侍郎，参知政事张璪守中书侍郎，翰林学士、承议郎蒲宗孟为中大夫，守尚书左丞，翰林学士、朝奉郎王安礼为中大夫，守尚书右丞。翰林学士、承议郎李清臣试吏部尚书，寻诏李清臣特迁朝奉大夫。通直郎、馆阁校勘、检正中书礼房公事王震试右司员外郎，于是开天章阁，初用官制除拜，诏震及雍从辅臣执笔入记圣语，面授以左右司，仍使自书，时论荣之。诏自今更不除余职，见带馆职人依旧，如除职事官，校理以上转一官，校勘减磨勘三年，校书减二年，并罢所带职。丁丑，同知枢密院吕公著为资政殿学士、知定州。始议五路举兵伐夏，公著谏不听，寻上表求罢。上封还其奏。及西师无功，公著言：『外议皆谓王中正宜正典刑。』于是用李宪策将图再举，公著又固谏，上不悦。会章惇自定州召为门下侍郎，公著因乞代惇守边。章继上，乃有是命。又李舜举入奏，上意悟，欲罢西师。公著入辞，上慰劳之曰：『卿不当居外，行且召卿矣。』五月，手诏：『朝廷议更官制，本欲核正吏治，非徒胶古希奇而已。比命官置司[1]，修讲逾年，逮令颁行，尚爽条理。其详定官恐须益得深晓文法之人。御史中丞徐禧可同详定官制。如顷所论体统，令以此意著为式令[2]。盖上尝论苏绰建复官制，上自朝廷，下至州县，悉分为六曹，财赋如一。令先自京师，候推排有序，即监司、州县皆可施行矣。王珪言：『故事，中书进熟进草，唯执政书押。今官制，门下省给事中独许书画黄而不得书草。』舒亶疑之，因以为请。上曰：『造令行令，职分宜别，给事中不当书草。著为令。』三省言：『九寺三监分隶六曹，欲申明行下。』上曰：『不可。一寺一监，职事或分属诸曹，岂可专有所隶？宜曰九寺三监于六曹随事统属。著为令。』上以命令稽缓语辅臣，颇悔改官制。蔡确等虑上意遂欲罢之，乃力陈新官制置禄比旧月省俸钱二万余贯，上意

遽止。诏尚书六曹分隶六察。

上谓辅臣曰：『虽周之盛时，亦以为才难。唯能以道泛观，不拘流品，随才任使，则取人之路广。苟不称职，便可黜逐，不可谓已与之官禄反以系吝而难于用法。如臣下有劳，朝廷见知，虽有过失，亦当宽贷。故律有议贤议劳之法，亦周之八柄诏王之遗意。然有司议罪自当守官，诛宥则系主断，如此，则用人之道无难矣。』

六月甲寅，修两朝正史成一百二十卷。上批：『昨据李宪奏进，置堡障以为驻兵讨贼之地。近李舜举奏财粮未备，朝廷以舜举所言忠实可听信，已罢深入攻取之策。若贼犯边，自当应敌掩击。』先是，舜举退，诣执政，王珪迎劳之曰：『朝廷以边事属押班及李留后，无西顾之忧矣。』舜举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当国而以边事属二内臣，可乎？内臣正宜供禁庭洒扫之职耳，岂可当将帅之任耶？』闻者代珪发惭。诏自今事不以大小，并中书省取旨，门下省覆奏，尚书省施行。三省同得旨事，更不带三省字行出。是日，辅臣有言：『中书省独取旨事体太重。』上曰：『三省体均，中书省拟而议之，门下省审而覆之，尚书省承而行之。苟有不当，自可论奏，不当缘此以乱体统也。』先是，官制所莫能究其分省设官之意，乃厘中书、门下、尚书为三，各得取旨出命。既纷然无统纪，至是，上一言遂定。上临御久，群臣俯伏听命，无能有所论说。时因奏事有被诘责者，王安礼进说曰：『陛下固圣矣，而左右辅弼宜择自好之士有廉隅者居之，则朝廷尊。至于论事，苟取容悦偷为一切之计而已，人主将何便于此？』上善其言。戊午，宰臣王珪言：『天圣中修真宗正史成，别录《三朝宝训》以备省览。今当修仁宗、英宗两朝宝训。』诏秘书省著作局依例修进，差林希、曾巩。诏尚书省得弹奏六察御史失职。壬申，广南西路转运使马默言安化州蛮作过，上曰：『默意欲用兵耳。用兵大事，极须谨重。向者郭逵安南与昨来西师兵夫死伤皆不下二十万。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责不轻，今无罪置数十万人于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天下大事盖常起于至细。』章惇曰：『唐虞君臣相戒，亦曰一日二日万几。』上曰：『知几至难，惟圣贤为能图于未形，所以无智名勇功。其次于其几兆而图之，则易为力。其下事至于著见而谋之，故用力多而见功寡。』章惇又曰：『善师者不陈，盖图之未兆耳。』上曰：『事之将兆，天常见象，但人不能知。彗孛示人事甚直，犹如语言，顾今无深晓天道之人耳。古人能知之，则能消伏。』王珪曰：『天象既如此，必至于用兵，此亦数也。』上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能正厥事，虽必至于用兵，可以无悔矣。』

秋七月，上因论刑，曰：『先王之肉刑盖不可废，至汉文帝罢之，若革秦之敝，欲休养生民则可矣。如格以先王之法，则不得为无失。三代之时，民有

疆井，分别圻域，彰善瘅恶，人重迁徙，故以流为重。后世之民迁徙不常，而流不足治也，故用加役流。又未足惩也，故有刺配，犹未足以待，故又有远近之别。盖先王教化明习俗成，则肉刑不为过也。』戊子，鄜延路计议边事，徐禧等言：『银州故城形势不便，当迁筑于永乐堞上，自永乐堞至长城岭置六寨，自背罔川至布娘堡置六堡。』从之。

八月癸丑，诏三盛枢密院、秘书、殿中、内侍、入内内侍省听御史长官及言事御史弹纠。

先是，置监察，随所隶察盛曹、寺、监，而三省至内侍省无所隶，故以长官言事御史察之。

九月甲申，永乐城成，以兵四千人守之。丙戌，徐禧、李舜举复入永乐城[3]。丁亥，贼三十万众攻城，遂围城。戊戌，永乐城陷，禧及舜举俱死，穰为乱兵所杀，曲珍及王湛、李浦逃归，士卒得免者十无一二。或言禧实不死，有自虏还者尝见之。

冬十月戊申朔，李穰、种谔、沈括奏永乐城陷，汉蕃官二百三十人、兵万二千三百余人皆没。上涕泣悲愤，为之不食。早朝对辅臣恸哭，莫敢仰视。既而叹息曰：『永乐之举，无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进曰：『臣尝言之。』上正色曰：『何尝有言？在内惟吕公著，在外惟赵高尝言用兵不是好事耳。』自是之后，上始知边臣不可信，亦厌兵事，无意西伐矣。壬申，诏户部右曹于京东、淮、浙、江、湖、福建十二路发常平钱八百万缗输元丰库。自熙宁以前，诸道榷酤场率以酬衙前之陪备官费者，至熙宁行役，乃罢收酒场，听民增直以雇取其价，以给衙前。时有坊场钱。至元丰初，法既久，储积赢羨，司农请岁发坊场百万缗输中都，三年，遂于寺南作元丰库贮之，几百楹，凡钱帛之隶诸司、非度支所主输之数益广，欲以待非常之用焉。

十一月戊寅朔，上谓臣曰：『御史分家中都官，事已多矣。又令察举四方，将何以责治办？且于体统非是。可罢御史察诸路官司。如有不职，令言事御史弹奏。著为令。』

癸亥元丰六年春正月甲申，白虹贯日。甲午，诏诸路提点刑狱司各置检法官一员。丙辰，熙河兰会钤辖王文郁知兰州，代李浩。西贼之围兰州，数十万众奄至，文郁曰：『贼众我寡，正当折其锋以安众心，然后可守，此张辽所以全合肥也。』坚请不已，浩许之。乃募死士百余，夜缒而下，持短刀突之，贼众惊溃，争渡河，溺死者甚众。时以文郁方尉迟敬德云。

二月甲子，三省言：『御史台六察案官以二年为一任，欲置簿各书其纠劾之多寡当否为殿最，岁终条具，取旨陞黜，事重者随事取旨。』从之。

夏四月辛亥，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种谔卒。自熙宁初谔首兴边事，后再讨

西夏，皆谩始谋，卒致永乐之败。议者谓谩不死边事不已。给事中韩忠彦等以职事对，上顾谓曰：『法出于道，人能体道，则立法足以尽事。立法而不足以尽事，不可以立法也，盖立法者未善耳。』

又曰：『著法者欲简于立文，详于该事。』壬申，御迓英阁，蔡卞讲《周礼》至《司市》，上谓卞曰：『先王建官治市独如此其详，何也？』卞对曰：『先王建国，前朝而后市。朝以治君子，市以治小人，不可略也。』上曰：『市众之所聚，详于治聚故也。』

五月，于阗贡方物。上问曰：『经涉何国？』曰：『道由黄头回纥、草头达怛、董毡等国。』

问：『达怛有无酋领部落？』曰：『以乏草粟，故经由其地，皆散居也。』癸卯，诏赐资州孝子文渐粟帛。

六月乙巳朔，诏御史台六察案各置御史一员。癸丑，礼部尚书黄履试御史中丞。御史翟思言事，有旨诘所自，履谏曰：『御史以言为职，非有所闻则无以言。今乃究其所自来，则人将惩之，而台谏不复有闻矣。恐失开言路之意。』事遂寝。元丰间，诏大理兼鞫狱，所承内降公事，上下皆曰『是语狱也』，意必傅重。少卿韩晋卿独持平核实，无所观望，人以不冤。

上知其才，凡狱难明及事系权贵者，悉以委晋卿。尚书省建，擢刑部郎中，天下大辟请谳，执政或以为烦，将劾不应谳者。晋卿适白事省中，因曰：『听断求实，朝廷之心也。今谳而获戾，谳不至矣。』议者或引唐覆奏，欲令天下庶狱悉从奏决。晋卿曰：『法在天下，而可疑可矜者上请，此祖宗制也。今四海一家，欲械系待朝命，恐罪人之死于狱多于伏辜者。』朝廷皆从之。兼同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郭茂恂乞并茶尝买马为一司，庶几茶司同任买马之责。

闰六月乙亥朔，夏国主秉常奉表乞修职贡。赐江淮等路发运副使蒋之奇紫章服。发运司岁漕谷六百二十万石，之奇领漕事，以是月至京师，于是入覲。上问劳备至，面赐之，且曰：『朕不复除官，漕事一以委卿。』之奇辞谢，因条画利病三十余事，多见纳用。丙申，守司徒、开府仪同三司致仕韩国公富弼卒。先是，弼上疏论治道之要曰：『臣闻自古致天下治与乱者，大纲不出用谀佞、说直之人二端而已。谀佞者进则人主不闻有过，惟恶是为，所以致乱也。说直者进则人主日有开益，惟善是从，所以致治也。臣自离朝廷，退居林下，时亦仰知朝政所为。大率谀佞者竟进于朝，说直者多处于外，虽有在朝者，盖恐触忤奸佞，亦皆结舌不敢有所开陈。』疏奏，上谓辅臣曰：『富弼有疏来。』章惇曰：『弼言何事？』上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盍令分析，孰为小人？』上曰：『弼三朝老臣，岂可令分析？』王安礼进曰：『弼之言是也。』罢朝，惇责安礼曰：『右丞对上之言失矣。』安礼曰：『吾侪今日曰「

诚如圣谕」，明日曰「圣学非臣所及」，安得不谓之小人?」惇无以对。弼既上疏，又条陈时政之失以待上问，及卒后，乃得其藁，曰：『今日上自辅臣，下及庶士，畏祸图利，习成弊风，忠词谏论，无复上达，致陛下聪明蔽塞。天下祸患已成，尚不知惊惧改悔，创艾补救。日甚一日，殆将无及。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纳说，图任之际，听受失宜，谓能拒绝众人，不使异论得行，然后圣化可运，事功可成。此盖奸人自谋利于苟悦，而柄任之臣欲专权自肆以成己志，遂误陛下放斥忠直，进用邪佞，忠词杜绝，谄誉日闻。去岁朝廷纳边臣妄议，大举戈甲以讨西戎，师徒溃败，两路骚然。当举事之初，执政大臣、台谏侍从苟能犯颜极谏，则圣心自回，祸难自息矣。臣不知是时小大之臣有为陛下力争其不可者乎?西师乃一事也，不幸又有甚于此者。朝廷之事，莫大于用人。夫辅弼之任、论议之职，皆当极天下之眩彼夫贪宠患失、柔从顺媚者，岂可使之?事一出于上，则下莫任其责，小人因得行其奸矣。故事成则下得窃其利，事不成则君独当其咎，岂上下同心君臣一德之谓乎?此乃朝廷之大体也。』又曰：『今上下情意否塞不通，为臣者莫得尽其心，百姓愁怨失所，无由上达，而政令之施行，书诏所晓谕，不闻欢欣信服之意，臣恐非朝廷所以示天下也。』又曰：『宫闈之臣委之统制方面，皆非所宜。在外则挟权估宠，陵轹上下；入侍左右，宠禄既过则骄怨易启，势位相及则猜夺随至，立党生祸。』又曰：『兴利之臣亏损国体，为上敛怨，至若为场以停民货，造舍而蔽旧屋，榷河舟之载，擅路粪之利，急于敛取，道路嗟怨，此非上所以与民之意。』又曰：『圣意以今日之事为无足虑邪?亦以为当深思而救之邪?所信用者皆君子邪?有小人邪?此岂逃圣鉴之明，但无以顺从为悦，则忠邪判矣。』弼早有公辅之望，天下皆称曰富公，名闻夷狄。辽使每至，必问其出处安否。临事周悉，度不万全不发。当其敢言，奋不顾身，忠义之性，老而弥笃。家居一纪，斯须未尝忘朝廷。赠太尉，谥文忠。

秋七月丙辰，以安焘同知枢密院。西边用兵岁久，上益厌之，乃不次用焘。时夏人款塞，焘谓宜遂抚纳，且戒边臣毋为兵端。既又请还疆土，焘言：『当使知吾宥过而罢兵，不应示吾厌兵之意。』

八月己卯，太白昼见。前桐城县尉周谔上书，诏中书省记姓名。上日阅匭函小臣所言利害，无不详览如此。辛卯，诏中大夫、尚书左丞蒲宗孟守本官知汝州。先是，宰执同对，上有无人材之叹，宗孟对曰：『人材半为司马光以邪说坏之。』上不语，正视宗孟久之。宗孟惧甚，无以为容。上复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马光耶?司马光者未论别事，只辞枢密副使。朕自即位以来，唯见此一人。他人则虽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又因泛论古今人物，宗孟盛称扬雄之贤。上作色言：『扬雄《剧秦美新》不佳也。』罢朝，安礼戏宗孟曰：『扬雄为

公坐累!』九月癸卯朔，日有食之。中书舍人赵彦若等言：『六房公事，乞据舍人员数分领，以吏、户、礼、兵、刑、工为次，其年事、班簿、制敕、库房并通领。』从之。戊辰，起居郎蔡京言：『旧修起居注官二员不分左右。故月轮一员修纂。今起居郎、舍人分隶两省，所以备左右。史官则左当书动，右当书言。乞自今起居郎、舍人随左右分记言动。』从之。

冬十月癸酉朔，夏国主秉常遣使奉表复修职贡，仍乞还所侵地，长为外藩。乃赐秉常诏：其地界已令鄜延路移牒宥州施行，岁赐候疆界了日依旧。诏封孟轲为邹国公，以吏部尚书曾孝宽言孟轲未加爵命，故特封之。

十一月丙午，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祖配。始罢合祭天地。还御宣德门，大赦天下。甲寅，判河南府、潞国公文彦博守太师、开府仪同三司致仕。

甲子元丰七年春正月辛酉，责授黄州团练副使苏轼移汝州。轼言汝州无田产，乞居常州。从之。元丰中，轼系御史狱。上本无意深罪之。宰臣王珪言苏轼有不臣意，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上曰：『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珪语塞，遂薄其罪。然上每怜之，一日，语执政曰：『国史大事，朕意欲俾苏轼成之。』执政有难色。上曰：『非轼则用曾巩。』其后巩亦不副上意，上复有旨起轼以本官知江州。中书蔡确、张璪受命，明日，改江州太平观，又明日，命格不下，于是徙轼汝州，有『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之语。前此，京师盛传轼已白日仙去。上对左丞蒲宗孟嗟惜，故轼表有『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之句也。

二月庚午朔，河北转运使、措置河北余储吴雍言：『见管人粮马料总千一百七十六万石。奇赢相补，可支六年。河北十七州边防大计，仓廩充实，虽因藉丰年，实以吏能干职。同措置王子渊在职九年，悉心公家。望考察成效，以劝才吏。』诏赐子渊紫章服。

三月丁巳，大燕集英殿中，皇子延安郡王初侍立于前，宰臣王珪率百僚廷贺。王年未当出阁，上特令侍宴以见群臣。壬戌，诏太学外舍生周邦彦为试太学正。邦彦献《汴都赋》，文采可取，故擢之。邦彦，钱塘人。

五月庚申，诏中书舍人蔡卞往江宁府省视王安石疾玻辛酉，白虹贯日。壬戌，诏自今春秋释奠，以邹国公孟轲配食文宣王，设位于兗国公之次，荀况、扬雄、韩愈以世次从祀于二十一贤之间，并封伯爵。

六月，礼部言：『欧阳修等编《太常因革礼》始自建隆，讫于嘉祐，为百卷。嘉祐之后阙而不录。熙宁以来，礼文制作，足以垂法万世。乞下太常，委

博士接续编纂，以备讨阅。』从之。戊子，集禧观使王安石请以所居江宁府上元县园屋创禅寺，乞赐名额。』从之，以报宁禅院为额。或云：『安石子雱处性险恶，安石在政府，凡所为不近人情者，雱实使之。既死，安石尝恍惚见雱荷铁枷如重囚状，遂请以园屋为僧寺，盖以雱求救于佛也。』

秋七月癸丑，分命辅臣祈晴。

八月癸巳，衢州言太子少保致仕赵汴卒。赠太子少师，谥清献。

冬十月乙亥，给事中韩忠彦为礼部尚书。忠彦入谢，上谕曰：『先令公之勋，朕所不敢忘。卿复尽忠朝廷，此未足以酬卿也。』辛卯，枢密院奏：乞以自来御前批降指挥备载于册，以为枢密府龟鉴。从之。

十一月，夏国主秉常遣谟个咩、迷乙遇赉表入贡。

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降诏奖谕，赐银绢、衣带；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并以修《资治通鉴》书成也。上谕辅臣曰：『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初，元丰五年，将行官制，谓辅臣曰：『官制将行，欲取新旧人两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蔡确进曰：『国是方定，愿少迟之。』王珪亦助确，乃已。及除光第四任提举崇福宫，诏满三十个月，即不候替人，发来赴阙，盖将复用光也。是岁秋宴，上感疾，始有建储意。又谓辅臣曰：『来春建储，其以司马光及吕公著为师保。』蔡确知光必复用，欲自托于光，乃谓职方员外郎邢恕曰：『上以君实为资政殿学士，异礼也。君实好辞官，确晚进，不敢进书。和叔门下士，宜以书言不可辞之故。』恕但与光之子康书致确语，康以白光，光笑而不答，亦再辞而后受之。

乙丑元丰八年春正月戊戌，上不豫。

二月癸巳，上疾甚。王珪言：『去冬尝奉圣旨：皇子延安郡王来春出阁。愿早建东宫。』凡三奏，上三顾，微肯首而已。又乞皇太后权同听政，至于再三，皇太后泣许。先是，蔡确疑上复用吕公著及司马光，则必夺己相，乃与邢恕谋为固位计。恕故与皇太后侄公绘、公纪游，恕密执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损，延安郡王冲幼，宜早定议，雍、曹皆贤主也。』公绘等惧曰：『君欲祸我家！』径去。已而恕反谓雍王顥有觊觎心，与内殿承制致仕王械共造诬谤。是日入问疾退，乃于枢密院南厅共议之，王珪曰：『上自有子，复何议？』翌日，遂立皇太子，确、惇、京、恕邪谋遂不得逞，其踪迹诡秘，亦莫辨请，各自谓有定策功。事久语闻，卒为朝廷大祸，其实本恕发之。

三月甲午朔，皇太后垂帘，皇子立帘外。珪等遂宣制立为皇太子，改名煦。又诏：『应军国事，并皇太后权同处分，候康复日依旧。』戊戌，上崩于福宁殿。宰臣王珪读遗制，哲宗皇帝立。

史臣曰：上聪明英睿，天性孝友，事两宫竭诚尽力，亲爱二弟无纤毫之间，终上之世，乃出居外第。圣学高选，言必据经，深造道德之蕴而详于度数。禁中观书，或至夜分。在东官，素闻王安石有重名，熙宁初擢辅政，虚己以听之。安石更定法令，中外争言不便，上亦疑之，而安石坚持之不肯变，其后天下终以为不便，上亦不专信任，安石不自得，求引去，遂八年不复召，然恩顾不衰。司马光、吕公著虽论议终不合，而极口称其贤。励精求治，如恐不及，总揽万机，小大必亲御殿决事，或日昃不暇食。侍臣有以为言者，上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喜劳恶逸，诚欲以此勤报之也。』将定官制，独处阁中考求沿革，一年而成，人皆不知。

每当用兵，或终夜不寝，边奏络绎，手札处画，号令诸将，丁宁详密，授以成算，故千里外上自节制，机神鉴察，无所遁情。如李宪、张诚一辈虽甚亲用，然未尝一日弛其御策，无不畏上之威明而莫敢肆欲。先取灵夏，灭西羌，乃图北伐，积粟塞上数千万石，多储兵器以待。及永乐陷没，知用兵之难，于是亦息意征伐矣。

谦冲退谨，去华务实，终身不受尊号，此诚帝王之盛德也。

初，司马光不敢赴阙，会神宗崩，闻孙固、韩维皆集阙下。时程颢在洛，亦劝光行，乃从之。卫士见光，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民争拥光马呼曰：『公毋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数千人聚观之。光惧，遂径归洛。

《讲义》曰：『所贵乎大臣者，非以其有过天下之材智也，必其有服天下之德望也。王安石所以变旧法之易者，以其虚名实行，足以取信于人。司马光所以改新法之易者，以其居洛十五年，天下皆期之为宰相也。然安石其权臣，温公其重臣欤。』

太皇太后闻之，诘问主者，遣内侍梁惟简劳光，问所当先者。光乃上疏曰：『近年以来，闾阎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忧勤，宵衣旰食而下无所诉。莫若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之人，应有知朝政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极言。陛下以听政之暇略赐省览，其义理精当者。即施行其言。』

夏四月，诏开封府界、京东路养马指挥并罢。又诏：『京东、京西路保甲、养马法元定年限极宽，民间易以应办，而有司不务循守，期限迫急，遂致搔扰。先帝已尝降手诏诘责约束，至今犹不能奉行。其两路保马，宜令并依元降年限收买，其剩买过数目，并充以次年分之数。』其后诏京东、京西路保马等级分配诸军，余数发赴太仆寺。其格不应支配，即还民户变易，纳所给价钱。又诏在京并京西及泗州所买物货等场并罢。中书省言：『内外人户见欠市易钱

物当议减放。』诏大姓户放七分，小姓户全放。资政殿大学士吕公著兼侍读。公著时知扬州，召用，遵先帝意也。资政殿学士司马光知陈州。辛巳，职方员外郎邢恕为右司员外郎。恕雅善司马光及吕公著。蔡确度光及公著必复用，遂深交恕意，欲因恕以结二人也。然恕倾险，乃更与确阴谋，谓确有定策功，于是骤迁都司。司马光上疏曰：『昔仁宗皇帝擢臣知谏院，臣初上殿，即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赏，曰必罚。英宗皇帝时，臣曾进《历年图》，其后序言人君之道一，其德有三，其志亦犹所以事仁宗也。大行皇帝新即位，擢臣为御史中丞。臣初上殿，言人君修心治国之要，其志亦犹所以事英宗也。今皇帝陛下新承大统，猥蒙访落，谨复以人君修心治国之要为献，其志亦犹所以事大行皇帝也。臣近曾上奏，乞下诏书开言路，伏望圣慈早赐施行。』枢密院言：『府界三路保甲，两丁之家止有病丁并田不及二十田者，听自陈，提举司审验与放免。』诏可。司马光上疏曰：『先帝励精求治，以致太平。不幸所委之人不足以仰副圣志，自谓古今之人皆莫己如，多以己意轻改旧章，谓之新法。其人意所欲为，人主不能夺，天下莫能移，缙绅士大夫望风承流，竞献策画，作青苗、免役、市易、赊贷等法；又有边鄙之臣行险侥幸，轻动干戈，深入敌境，使兵夫数十万暴骸于旷野；又有生事之臣建议置保甲、户马以资武备，变茶盐、铁冶等法，增家业、侵街、商税钱以供军须，非先帝之本志也。先帝升遐，奔丧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访以得失，既而闻有旨罢修城役夫，撤调逻之卒，止御前造作，斥退近习之无状者，戒饬有司奉法失当过为烦扰者，罢物货等场及民所养户马，又宽保马年限，四方之人，无不鼓舞圣德[4]，新法之弊，天下之人无贵贱愚智皆知之[5]，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远近皆相贺也。然尚有病民伤国有害无益者，如保甲、免役钱、将官三事，皆当今之急务，厘革所宜先者。』

五月，诏曰：『盖闻为治之要，纳谏为先。凡内外之臣，有能以正论启沃者，岂特受之而已，固且不爱高爵重禄，以奖其忠。若乃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则观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进，下则炫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然则黜罚之行，是亦不得已也。』

诏新知陈州司马光过阙入见。先是，光上疏言：『谏争之臣，人主之耳目也。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不并置三衙管军臣僚。」水部员外郎王谔乞令依保马元立条限均定逐年合买之数，又乞令太学增置《春秋》博士。朝廷以非其本职而言，各罚铜三十斤。陛下临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获罪，臣恐中外闻之，忠臣解体，直士短气，太平之功尚未可期也。』

于是令光过阙入见。戊戌，诏汝州安置苏轼复朝奉郎、知登州。己亥，诏吕公著乘传赴阙，程顥为宗正寺丞。丙午，酉时地震，即止。诏府界三路弓兵

并依保甲未行以前复置。庚戌，守尚书左仆射王珪卒。珪自辅政至宰相凡十六年，守成而已，时号『三旨宰相』，以其上殿进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讫，又云『领圣旨』，既退，谕禀者云『已得圣旨』故也。丙辰，正奏名进士刘逵等五百七十五人、特奏名八百四十七人并释褐，武举进士三十九人并赐袍笏银带。

戊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守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知枢密院事韩缜守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门下侍郎章惇知枢密院，资政殿学士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初，光以知陈州过阙，未入对，上疏乞下诏广开言路。『及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诏书赐臣看阅。诏书始末之言固尽善矣，中间逆以六事防之。臣以为人臣惟不言，苟上言，则皆可以六事罪之矣。或于群臣有所褒贬，则可以谓之阴有所怀；本职之外微有所涉，则可以谓之犯非其分；陈国家安危大计，则可以谓之扇摇机事之重；或与朝旨暗合，则可以谓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当改，则可以谓之观望朝廷之意；言民间愁苦可闵，则可以谓之炫惑流俗之情。然则天下之事，无复可以言者矣。是诏书始于求谏而终于拒谏也。乞删去中间一节，使天下之人各尽所怀，不忧黜罚，如此，则中外之事、远近之情如指掌矣。』未几，果别下诏令实书其事。

自『上新即位』至『无复忌』三十一字并去之。光既除门下侍郎，又以札子辞免，并请更改新法。于是太皇太后遣中使赐手诏谕令供职，光乃受命。

六月丙寅，罢府界三路保甲不许投军及充弓箭手指挥。诏赐楚州孝子徐积绢三十疋、米三十石。丙子，资政殿学士韩维知陈州。维初赴临阙庭，太皇太后降手诏劳问。维奏：『治天下之道，不必过求高远，止在审人情而已。识人情不难，以己之心推人之情可见矣。大凡人情，贫则思富，苦则思乐，劳困则思息，郁塞则思通。陛下诚能常以利民为本，则人富矣；常以爱人为本，则人乐矣；役事之有妨农务者去之，则劳困息矣；法禁之无益治道者蠲之，则郁塞通矣。』又奏：『臣尝具奏陈陛下深察盗贼所起之原，罢非业之令，宽训练之程，盖为保甲、保马发也。臣非谓国马遂可不养。但官置监牧可矣；非谓民兵遂可不教，但于农隙一时训练可矣。』丁丑，承议郎、新除宗正寺丞程颢卒。颢尝论熙宁初张戡争新法不可行，遂以语触王安石，因曰：『新法之行，乃吾党激成之。当时自愧不能以诚感上心，遂成今日之祸。吾党当与安石分其罪也。』颢深有意经济，方召用，遽死，士大夫识与不识，莫不哀伤。

文彦博采众议，题其墓曰明道先生云。

吕中曰：『道之不明，天实悯之。笃生贤哲，姿禀特异。元气之会，浑然天成，天意固有所属矣。居洛十年，充养备至，人见其词气，肃然不敢即也。而和气充浹，见面盎背，遽色厉辞无有也。人见其接物粹然若可易也，而望之崇深

，截乎规矩准绳，不敢慢也。局度清越，世故若将浼焉，而克勤小物，虽鄙贱猥琐弗惮也。主言洒落，近而易知，扣之则无穷，出之则愈斯也。人随其所见者不一，而不知先生道积于中，固纯乎而弗杂也。尝究极先生所以用力之地，谓心不可以一事留，学不可以一善止。有适有莫，戒非其天地之全；客气未消，防其为义理之胜。去新学之支离，非释氏之不相联属，忌学者先立标准，斥记诵者之玩物丧志。游其门者，如群饮于洛，各充其量，故得先生之教者，如显道之诚笃，公揆之端厚；得先生之和者，如淳夫之安恬，中立之简易，随其所得，固已自足名世矣。元祐群贤悉起散地，先生独有忧色。使之叶济于朝以施调一之功，安有绍圣报复之祸哉？

奉议郎、知定州安喜县事王岩叟为监察御史。癸未，吕公著入见，太皇太后遣中使赐食。公著上奏十事，一曰畏天，二曰爱民，三曰修身，四曰讲学，五曰任贤，六曰纳谏，七曰薄敛，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无逸，皆随事解释，粗成条贯，不为繁辞，以便观览。是日，同上奏曰：『先帝新定官制，设谏议大夫、司谏、正言之官，其员数甚备。伏乞申敕辅弼，选忠厚骨鲠之臣、正直敢言之士遍置左右，使掌谏诤。又御史之官号为天子耳目，而比年以来，专举六察故事，废国家治乱之大计，察官司簿领之过也。伏乞尽罢察案，只置言事御史四人或六人，仍诏谏官、御史并须直言无讳，规主上之过失，举时政之纰缪，指群臣之奸党，陈下民之疾苦。』丁亥，诏曰：『古之王者即政之始，必明目达聪，以防壅蔽。敷谏言以辅不逮，然后物情得以上闻，利泽得以下究。应中外臣寮及民庶，并许实封，直言朝政阙失、民间疾苦，朕将亲览，以考求其中而施行之。』司马光凡三奏乞改前诏，于是始用其言也。吕公著既上十事，太皇太后遣中使谕公著曰：『览卿所奏，深有开益。当此拯民疾苦，更张何者为先？』

庚寅，公著复上奏曰：『自王安石秉政，变易旧法，群臣有论其非便者，指以为沮坏法度，必加废斥，是以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财尽，保甲保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盐之法行而夺民之利悉。若此之类甚众。更张之际，当须有术，不在仓卒。且如青苗之法，但罢逐年比较，则官司既不邀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当少取宽剩之数，度其差雇所宜，无令下户虚有输纳。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农隙教习，仍只委本路监司提按，既不至妨农害民，则众庶稍得安业。至于保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缪。市易之法，先帝尤觉其有害而无利。及福建、江南等路配卖茶盐过多，彼方之民殆不聊生，恐当一切罢去。而南方盐法、三路保甲，尤宜先革者也。陛下必欲更修度政，使不惊物听而实利及民，莫若任人为急。』是日又同上奏：『孙觉方正有学识，可以充谏议大夫。范纯仁刚劲有风力，可以充谏议大夫或户部右曹侍郎

。李常清直有守，可备御史中丞。刘挚资性端厚，可充侍御史。苏辙、王岩叟并有才气，可充谏官或言事御史。』太皇太后封公著札子付司马光，详所陈更张利害、有无兼济之才。直书以闻。光奏：『公著所陈与臣言者正相符合，惟有保甲一事，朝廷既知其为害于民，无益于国，便当一切废罢，更安用教习？』光又言：『陛下推心于臣，俾择多士。

窃见刘挚公忠刚正，赵彦若博学有父风，傅尧俞清立安恬，范纯仁临事明敏，唐淑问行已有耻，范祖禹温良端厚。此六人者，若使之或处台谏，或侍讲读，必有裨益。』知庆州范纯仁言：『郡邑之弊，守令知之；一路之弊，职司知之；茶盐利局、民兵刑法、差役之弊，提其局及受其寄者知之；军政之弊，三帅与将领者知之；边防之弊，守边者知之。伏望陛下特下明诏，各使条陈本职，限一月内闻奏，亦可因其所陈，略知其人之才识，然后审择而行之。』

秋七月甲午，诏诸镇寨市易抵当并罢。丁酉，请大行皇帝尊谥于天，天锡之曰英文烈武圣孝皇帝，庙曰神宗。诏恭依。戊戌，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公著言：『国朝之制，每便殿奏事，止是中书、枢密院两班。昨来先帝修定官制，中书盛门下盛尚书省各为一班，虽有三省同上进呈者，盖亦鲜矣。执政之臣皆是朝廷遴选，正当一心同力，集众人之智以辅惟新之政。』遂诏：『应三省合取旨事及台谏章奏，并进呈施行。』诏府界，三路保甲自来年正月以后并罢团教，仍依义勇旧法，每岁农隙赴县教阅一月。门下侍郎司马光乞尽罢诸处保甲保正长使归农，依旧置耆长壮丁巡捕盗贼，户长催督税赋。其所养保马拣择勾收，太仆寺量给价钱，分配两骐驎院。蔡确等执奏不行，诏保甲依枢密院今月六日指挥，保马别议立法。司马光言：『臣伏见臣僚民庶上言朝政阙失、民间疾苦，奏状必多。乞降付三省，委执政官分取看详，择其可取者，用黄纸签出再进入，或留置左右，或降付有司施行。』从之。

八月丙子，月有食之，既。癸未，谏议大夫孙觉言：『乞依天禧元年手诏言事。左右谏议大夫、左右补阙拾遗，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若贤良之遗滞于下，忠孝之不闻于上，则条其事状而荐言之。』诏依此申明行下。诏府界新置马牧监并提举经度制置牧马司并罢。司马光言：『近降农民诉疾苦实封状王嵩等一百五十道，除所诉重复外，俱已签帖进入。窃惟四民之中，惟农最苦，蚕妇治茧绩麻纺纬，其勤极矣。农蚕者，天下衣食之源，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圣王重之。窃闻太宗尝游金明池，召田妇数十人于殿上，赐席使坐，问以民间疾苦，赐帛遗之。太宗兴于侧微，民间事固无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贵而忘之故也。真宗乳母秦国夫人刘氏，本农家也，喜言农家之事。真宗自幼闻之。及践大位，咸平、景德之治，为有宋隆平之极。景德农田敕，至今称为精当。自非大开言路，使畎亩之民皆得上封事

，则此曹疾苦，何由有万分之一得达于天听哉？』九月己酉，刘摯为侍御史。摯言：『伏见谏官止有大夫一员，御史台自中丞、侍御史、两殿中法得言事外，监察御史六员，专以察治官司公事。欲望圣慈于谏院增置谏官员数，本台六察御史并许言事，其所领察案自不废如故，所贵共尽忠力，交辅圣政。』朝奉郎苏轼为礼部郎中。

戊午，监察御史王岩叟上疏曰：『今民之大害，不过三五事而已，如青苗，实困民之本，须尽罢之。而近日指挥，但令敛散不立额而已；役钱须如旧来复行差法，而近日指挥，但令减宽剩而已；保甲之害，盖由提举一司上下官吏逼之使然，而近日指挥，虽止令冬教，然尚存官司，此皆奸邪遂非饰过，将至深之弊略示更张，以应副陛下圣意而已。』贴黄称：『如执论者以青苗、免役遽罢之恐国用不足，则乞陛下问以治平、嘉祐之前国用何以不阙，愿令讲究而行之。』

冬十月己巳，太皇太后谕辅臣曰：『民间保马宜早罢，见行法有不便于民者改之。』癸酉，诏仿《八典》置谏官，其具所置员以闻。从刘摯之言也。丁丑，诏尚书、侍郎、给舍、谏议、中丞、侍制以上，各举堪充谏官二员以闻。初，中旨除范纯仁为左谏议大夫，唐淑问为左司谏，朱光庭为左正言，苏辙为右司谏，范祖禹为右正言，令三省、枢密院同进呈。太皇太后问此五人何如，章惇曰：『故事，谏官皆令两制以上奏举，然后执政进拟。今除目从中出，臣不知陛下从何知之，得非左右所荐？此门不可轻启。』太皇太后曰：『皆大臣荐，非左右也。』惇曰：『大臣当明扬，何以密荐？』由是吕公著以范祖禹、韩缜，司马光以范纯仁亲嫌为言。惇曰：『台谏所以纠绳执政之不法。故事，执政初除，亲戚及所举之人见为台谏官者皆徙他官。今当循故事，不可违祖宗法。』光曰：『纯仁、祖禹作谏官诚协众望，不可以臣故妨贤者进，臣宁避位。』惇曰：『缜、光、公著必不至有私，万一他日有奸臣执政，援此为例。纯仁、禹请除他官，仍令两制以上各得奏举。』故有是诏。淑问、光庭、辙除命皆如故，纯仁改为天章阁待制，祖禹为著作佐郎。诏监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始用吕公著及刘摯之言也。诏罢义仓，其已纳数，遇歉岁以充赈济。侍御史刘摯言：『州县之政废举得失，其责宜在监司。宜稍复祖宗故事，于三路各置都转运使，用两制臣寮充职，以重其任。自余诸路，亦望推择资任稍高、练达民情、识治体近中道之人，使忠厚安民而不失之宽弛，肃给应务而不失之浅薄。』癸未，赵彦若兼侍读，傅尧俞兼侍讲。先是，侍御史刘摯言：『皇帝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资养，左右前后宜正人与居，语默见闻宜正事是接。伏见兼侍讲陆佃、蔡卞皆新进少年，欲望于内外两制以上官内别选通经术有行义、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任。』于是佃、卞皆罢，而彦若、尧俞有是命。

乙酉，葬神宗英文烈武圣孝皇帝于永裕陵。诏罢方田。诏提举府界、三路保甲官并罢，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点司兼领。王岩叟言：『风闻章惇于帘前问陛下御批除谏官事，曲折再三语涉轻侮，外庭传闻，众所共愤。惇又谓陛下何从而知，是不欲威权在人主，端良入朝廷。侵官犯分，慢上渎尊。国有常宪，乞行显黜。』刘挚言：『神宗皇帝灵驾进发，准敕：前一日，五使、三省执政官宿于两省。窃闻宰臣蔡确独不曾入宿，慢废典礼，有不恭之心。』左正言朱光庭言：『蔡确先帝简拔，位至宰相。灵驾发引，辄先驰去数十里之远，以自便安。为臣不恭，莫大于此。』又言章惇欺罔肆辩，韩缜挟邪冒宠。章数上，其言甚切。

十一月癸巳，鲜于侁为京东转运使。于是司马光语人曰：『今复以子骏为转运使，诚非所宜。然朝廷欲救东土之弊，非子骏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可以为诸路转运使模范矣，安得百子骏布在天下乎！』侁既至，奏罢莱芜、利国两监铁冶，又乞海盐依河北通商，民大悦。丁巳，乡贡进士程颐为汝州团练推官，充西京国子监教授。以司马光、吕公著及西京留守韩绛荐其学行，故有是命。刘挚言：『章惇性资佻薄，素无行检。伏请罢惇政事。』王岩叟言：『昨来初议垂帘仪制之日，章惇尝对众肆言曰：「待与些礼数。」臣子闻之，莫不一意共怒。伏以太皇太后先皇帝之母，陛下之祖母，垂帘听政，又先帝之遗制，国朝以来自有故事，岂以私意辄可重轻，乞付有司治正惇罪。』

十二月，诏：『今月十五日开讲筵，讲论读宝训。讲读官日赴资善堂，以双日讲读，仍轮一员宿直。初讲及更旬，宰相、执政并赴。』罢太学保任同罪法。又罢裁桑法，蠲民所欠罚钱。丙寅，刘挚言：『宰臣蔡确山陵使回，必须引咎自劾。而确不顾廉隅，恐失爵位，无故自留。伏望早发睿断，罢确政事，以明国宪。』先是，王岩叟言：『臣伏睹陛下变保甲月教之法为冬教，人人始得安业。』又言：『乞依义勇旧法免冬教。』于是诏府界、三路保甲第五等两丁之家免冬教。甲戌，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范纯仁、中书舍人王震并为给事中。监察御史王岩叟言：『给事中处门下，当封驳，非他职比，凡政令之乖宜、除授之失当、谏官所未论、御史所未言，皆先得以疏驳而封还之。其于扼天下之要以厉至公而严朝廷，莫先此者。按震出使无廉介之誉，立朝无端亮之称，封驳之任，非震所当处。』寻命震出守。刘挚言：『蔡确无大臣进退之节，与章惇固结朋党。自陛下进用司马光、吕公著以来，意不以为便。今中外以谓确与惇不罢，则善良无由自立，天下终不得被仁厚之泽。』丙子，左正言朱光庭奏：『窃见蔡确先帝简拔，位至宰相。送终殊不尽恭。章惇素来轻易多言，不以朝廷生民为虑。韩缜内行不修，宜令解机任而善去。司马光宜更进之宰辅，以尽猷为。范纯仁公忠正直，愿进之宰辅，俾与司马光协济庶务。韩维天下之贤才

，宜置之宥密。退三奸于外以清百辟，进三贤于内以赞万几，太平之风，自兹始矣。』戊寅，侍御史刘摯言：『蔡确自京官不十年至辅弼，特以累治大狱，锻炼诬陷，缘此以进身，是以任风宪则专以护持苗役法令为公论，居庙堂则专以聚利生灵膏血为相业。排斥忠良，引登党类，与章惇、张璪为党，疑言路或有文字访问逐之，各令亲信于内臣中出入探伺，访求虚实。』起居舍人邢恕权发遣随州。恕尝教高公绘上书乞尊礼太妃，为高氏异日之福。太皇太后呼公绘问曰：『汝不识字，谁为汝作此书？』公绘以恕藁进。既罢恕新命，又绌之。

校勘记

[1]比命官 原作『此命官』，据《长编》卷三二六改。

[2]式令 原作『定令』，据《长编》卷三二六改。

[3]永乐 当作『水洛』，见《宋史*地理志》四。

[4]鼓舞圣德句不通。《司马公文集》卷四十六《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状》作『四方之人，无不鼓舞。圣德传布，一日千里』。

[5]皆知之 原脱『皆』字，据《长编》卷三五五、《司马公文集》卷四十六补。

宋史全文卷十三上

宋哲宗一

丙寅元祐元年春正月庚寅朔，改元。户部言，『准敕，府界诸路耆长壮丁之役，欲乞应府界诸路自来有轮差及轮募役人去处，并乞依元役法。如有合增损事件，亦依役法增损条施行。』从之。甲辰，监察御史王岩叟奏：『自冬不雪，今涉春矣，旱暵为灾，变异甚大。陛下于天下之大害、朝中之大奸，已悟而复疑，将断而又止也。今天下之大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阴困生民，莫如茶盐之法，流毒数路。朝中之大奸，莫如蔡确之阴邪险刻，章惇之谗贼狠戾，陛下反容而留之，此天意之所以未开也。』集贤校理黄廉为户部郎中。廉提举河东路保甲凡六年，虽在团教场，未尝易儒服，故比陕西、河北独不赐战袍。元丰它路保甲拥兵入县镇，贼杀官吏，独河东保甲不为犬吠之盗。司马光闲居，往来陕、洛间，闻河东民言甚美，因熟问治状。吕公著亦言：河东军兴，边民德廉甚厚。故有是除。辛亥，以时雨稍愆，今月二十四日，太皇太后躬诣中太一宫集禧观祈祷。朱光庭言：『蔡确、章惇、韩缜不恭不忠不耻。议论政事之际，章惇则明目张胆，肆为辩说，力行丑诋，以害政事；蔡确则外示不校，中实同欲，阳为尊贤，阴为助邪；韩缜则每当议论，亦不扶正，唯务拱默，为自安计。』癸丑，太皇太后驾出祈雨。丙辰，上幸大相国寺祈雨。侍御史刘摯言：『臣累弹奏宰臣蔡确，乞行罢免，至今未蒙指挥。今再论安危所系之

大体。伏自圣明临御之始，首起司马光，使之执政。光以至诚直道，独行孤立，庙堂同列，略无诚心助光为善者。不惟不助，而又有忌耻嫉害之心。夫嫉光者，乃所以害政利于己也。陛下虽有仁惠之政，为确等所艰难，而不得纯被于民。下则士大夫虽有忠义之节，为确等所胁制，而不得自竭于君。今光病羸已甚，万一不能支持，则陛下之仁政遂不立矣，生民之疾苦遂不复苏矣！』产部言：相度河北盐法所言，乞废罢见行新法，复行旧法通商。从之。司马光以疾谒告，凡十有三旬不能出，然奏疏相属，移书三省曰：『今法度所宜最先更张者，莫如免役钱。光见欲作一文字奏闻，若降至三省望诸公同心协力与赞成。朝廷今欲整治天下苏息疲民，先须十八路各得好监司一两人，忠厚晓事，忧民忘私，使之进贤退不肖，兴利除害。前日所草监司资格及委官荐举文字，愿诸公坚执此格，始为有益也。国家所赖为根本者，莫若农民，农民者衣食之原，国家不可不先存恤也。』又手书与吕公著曰：『比日以来，物论颇讥晦叔谨嘿太过。此际复不廷争，事蹉跌则入彼朋矣。愿勉旃勉旃！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惟国事未有所付，今日属于晦叔矣。』

二月辛酉，诏：『大名府自经水灾，民田多滄浸，耕种未得，人户艰食。可委安抚使韩绛询访赈济』。

《大事记》曰：『此祖宗以仁立国之意，暂息于熙宁而复续于元祐。使元丰、绍圣相传袭，中间无元祐数年之泽，则靖康之祸，岂止如今日之所叹哉！

乙丑，命宰臣蔡确提举修神宗皇帝实录，以邓温伯、陆佃并为修撰官，林希、曾肇并为检讨官。先是，司马光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旧日上户充役，有所陪备，然年满之后，却得休息。今则年年出钱，钱数多于往日陪备者，此其害一也。旧日下户元不充役，今来一例出钱，此其害二也。旧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作公人则曲法受赃；主官物则侵欺盗用，事发则挈家亡去，此其害三也。农民所有，不过谷帛与力。今曰「我不用汝力，输我钱，我自雇人。」若遇凶年，则不免卖庄田、牛具、桑柘以求钱纳官，此其害四也。提举常平仓司惟务多敛役钱，广积宽剩，希求进用，此其害五也。为今之计，莫若降敕，应免役钱并罢，其诸色役钱并依熙宁元年以前旧法定差[1]，惟衙前一役最号艰难，乡有破家产者。朝廷为此始议作助役法，若犹以为衙前户难以独任，即乞依旧于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在屋业者，并令随贫富分等第出助役钱，遇衙前合当艰难差遣，即行支給。』乙丑，三省、枢密院同进呈，得旨依奏。初议役法，蔡确言：『此大事也，当与枢密院共之。』故三省、枢密院同进呈。丙寅，刘摯弹奏蔡确、章惇，章十余上。丁卯，诏内外待诏大中大夫以上，各举曾历一任已上、聪明公正、所至有名堪充监司者二人。若到官之后才识昏愚，职业隳废，荐才按罪，喜怒任情，并举者加惩罚

。韩维言：『范镇往在仁宗朝尝为谏官，率先群臣，首唱大义。择宗室之贤，预建储副，以安国本。凡上章者十九，貽执政书者二。献《大合祭赋》者一，所言忠切，至忘其身。自此大臣始继有论奏，英宗皇帝遂自藩邸入继大统。先帝追录忠言，如文彦博、富弼，皆身被褒宠，赏延其嗣；刘沆、王尧臣虽已歿，犹推恩官其子，而恩赏独不及镇。伏望圣慈察镇先识首议，有劳宗社，特降明诏，褒显厥功，使天下知朝廷之行信赏，虽久而不废，人臣之抱忠计，虽隐而必录，足使为善者劝，上助风化。』司马光以病在告，亦移书三省，趣同列进呈。维疏优与推恩。己巳，以光禄大夫致仕范镇为端明殿学士致仕，仍以镇子平西县令百揆为宣德郎。

二月辛未，刘摯试御史中丞。诏起居舍人依旧制，不分记言动。癸酉，监察御史王岩叟为左司谏。右司谏苏辙始供职。上言：『帝王之治，必先正风俗。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于此。昔真宗奖用正人，孙奭、戚纶、田锡、王禹偁之徒既以谏诤显名，则忠良之士相继而起。其耄期厌事，丁谓乘间将窃国命，而风俗已成，无与同恶。谋未及发，旋即流放。仁宗仁厚，是非之论，一付台谏，孔道辅、范仲淹、欧阳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时执政大臣岂皆尽贤？然畏忌人言，不敢忘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随即屏去，故虽人主宽厚，而朝廷之间无大过失。及先帝嗣位，执政大臣变易祖宗法度，惟有吕海、范镇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台谏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纷然逐去，由是风俗大败。臣愿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渐始于台谏，修其官则听其言，言有不当，随事行遣，使风俗一定，忠言日至，则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甲戌，上御迺英阁。侍读韩维言：『陛下仁孝发于天性，每行见昆虫蝼蚁，辄违而过之，且敕左右勿践履，此亦仁术也。臣愿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则天下幸甚！』司马光言：『复行差役之初，州县不能不小有烦扰。伏望朝廷执之坚如金石，虽有小小利害未备，徐为改更，勿以人言轻坏利民良法。』

《讲义》曰：仲淹主事，所以行之而遽变者，以章得象为相而仲淹为参政也。司马光所以能变新法于数月之顷者，以光为左仆射而其权重也。使天假之年得以尽行其志，则岂有后日之祸哉？

苏辙言：『蔡确憊妄刻深，韩缜识暗行污，章惇虽有应务之才，难以独任。司马光、吕公著虽有忧国之志，而才不迨心。至若张璪、李清臣、安燾，皆斗筲之人。愿早赐罢免，别择大臣负天下之重望、有过人之高才者代之。』先是，知枢密院章惇言：『近奉旨与三省同进呈司马光乞罢免役行差役事札子，臣晓夕反覆看详，方见其间甚多疏略。光初言上户以差役为便，以出免役钱为害。到十七日札子内，却言彼免役钱虽于下户困苦而上户优便。旬日之间两

入札子，而所言上户利害正相反，必是讲求未得审实，率尔而言。以此推之，措置变法之方，必恐未能尽善。」惇又常与同列争曰：『保甲、保马一日不罢，则有一日害。如役法，熙宁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八弊。今复以差代雇，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将益甚矣。』御史中丞刘摯言：『窃虑五日之内，仓猝难了。乞特与展限作一月。』右司谏苏辙言：『窃见州县役钱，所在例有余剩，犹足支数年。欲乞将见在役钱臣依旧雇役，尽今年而止，却于今年之内催督诸处审议差役，令的确可行，更无弊害。』始，司马光奏乞复行差役旧法，知开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两县差一千余人充役，亟诣东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议者谓京但希望风旨，苟欲媚光，非事实也。

《国是论》曰：司马光在元祐改免役法，蔡京知开封府，即日改为差役，光乃不疑其异而称之。杨畏改熙丰而从元祐，吕大防喜其材，苏轼，苏辙亦不疑其事已而荐之，卒之叛元祐者，畏与京也。安石欲人同己而能恶翻悔之人；元祐诸贤善安石之失而反用翻悔之辈，然则欲人同己之言，未可专以责安石也，持天下之衡者难矣哉！

尚书左丞吕公著札于：『勘会司马光近建明役法文字，大意已善，其间不无疏略。今章惇所上文字，大率出于不平之气，专欲求胜。望选差近臣三数人，专切详定闻奏。』是日，诏：『司马光建明役法，尚虑其间未得尽备，宜差韩维、吕大防、孙永、范纯仁专切详定以闻。』初，范纯仁自庆州召入，闻光议复行差役法，纯仁曰：『法固有不便，然亦有不可暴革，盖治道唯去太甚者耳。又况法度乃有司之事，所谓宰相，当为天子搜求贤才，布列庶位，则法度虽有不便于民者，亦无所患。苟不得人，则虽付以良法，失先后施行之次，亦足以为民病矣。』光弗听。纯仁叹曰：『是又一王介甫矣！』复折简遗之曰：『此法但缓行而熟议则事不扰，急行而疏略则扰。今公宁欲扰民而且将疏略之法使谬吏遽行，则其扰民又在公意料之外。以愚思之，不类公之所举。今纯仁画计不改公之法，而止欲先自京西推行，使不扰一人而公法可成。』光亦弗听也。

吕中曰：世率谓吴蜀之民以雇役为便，秦晋之民以差段为便。荆公、温公不能周知四方风俗，故荆公主雇役，温公主差役。然差、雇二役轻重相等，利害相半，非关于风土然也，盖尝推原二法之故矣。夫差役之法行，民虽有供役之劳，亦以为有田则有租，有租则有役，皆吾职当为之事，无所憾也。其所可革者，衙门之重役耳。官物陷失勒之出，宫网费用责之供，农民之所不堪。苟以衙前之役募而不差，农民免任，则民乐于差之法矣。至雇役之法行，民虽出役之直而阖门安坐，可以为生生之计，亦无怨也。其可去者，宽剩之过数耳。

实费之用固所当出，额外之需非所当诛。苟以宽剩之数散而不剑，下户免常，则乐于雇之说矣。因其利而去其害，则二法皆可行也。然士夫进用于熙宁之时以雇为是，进用于元祐之时以差为得。公心不立，随声是非，可叹也。善乎史氏之言曰：『苏、范、温公门下士，以差役为便；章惇、荆公门下士，以雇役为未冬。虽贤否不同，各不私所主。若蔡京则贤如温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耳。』信哉斯言。

闰二月己丑朔，王岩叟尝入对，极言蔡确阴邪巧佞，祖宗遗戒不可用炎人，两汉以来，仗节死义、立功立事，皆中原人。上曰：『为是旧臣。』岩叟曰：『孰非旧臣？』上曰：『近日颇旱。』对曰：『以圣德如此，无致灾变之理，惟是执政间有此人，所以致旱。』上曰：『待便行。』庚寅，蔡确知陈州，从所请也。台谏累有章疏论确，朝廷讫不肯正其罪，世以为恨云。司马光依前官守尚书左仆射。光方以疾再乞宫观，未报而有是命。光固辞，不许。诏已差官详定役法，各递与限两月，体访的确利害闻奏。先是，门下侍郎司马光言：『天下钱谷皆总于三司。自改官制以来，将旧日三司所掌事务散在六曹及诸寺监，户部不得总天下财赋，不能尽知天下钱谷之数，无由量入为出。欲乞令尚书兼领左右曹，诸州钱谷、金帛，须具文帐，申户部、六曹及寺监。欲支用钱物，皆须先关户部，符下支拨。如此，则利权归一。』是日，诏尚书省立法。命宰臣司马光提举编修神宗皇帝实录。司马光言：『天圣中，诸路止各有转运使一员，亦无提点刑狱。王安石欲力就新法，诸路始置提举常平广惠农田水利官，皆得按察官吏；又增转运副使、判官等，皆选年少资浅轻俊之士为之。』诏诸转运使只置使一员，副使或判官一员。其诸路提举官并罢。提点刑狱分两路者合为一，共差文臣两员。本路钱谷财用事，悉委转运使；刑狱、常平、兵甲、贼盗事，悉委提点刑狱司管干。丁酉，王岩叟入对：『求治不可太急，太急则奸人有以迎意进说。』又奏：『乞察贤不贤，去留不可缓。贤者亦留，不贤者亦留，贤者耻而不乐为用。』上曰：『何如得民一归厚？』岩叟曰：『示以厚则民归厚，示之一则民归一，顾在上者何如耳。』又奏：『圣人以无过为美，而以改过为美，不以无谏为美，而以从谏为美。』又奏：『两宫垂帘，杜绝内降。』太皇太后曰：『这个则极是，决然不到得，不消忧也。』刘摯言：『保甲罢团教，臣窃有私忧过计者。夫乡野之民，其性易于转习。今之保甲，衣必华细，食必酒肉，固已变其向者布麻粗粝之习矣。群众而笑喧，奋臂而矜勇，固已移其向者椎鲁劳苦之习矣。臣愚以为宜有法以敛制之，若保甲之技艺强弱高下，州县皆有等籍。今按取优等之人，取其情愿，刺以为本州禁军，自余中下艺等亦召愿充公人者，依近制募以为弓手、手力、耆户长之役。』苏辙言：『愿于元丰库或内藏库乞钱三十万贯，上以为先帝收恩于既往

，下以为社稷消患于未萌。河北之民喜为剿劫，近岁创为保甲，驱之使离南亩，教之使习凶器，今虽已罢，而弓刀之手不可以复锄，酒肉之口不可以复茹蔬。既无所归，势必为盗。故臣愿乞三十万贯为招军例物，选文武臣僚有才干者各一二人分往河北诸路，于保甲中招其强勇精悍者为禁军，随其人才，以定军分。』刘摯言：『知枢密院章惇素无才行。近者差役乃是三省、枢密院同共进呈，惇果有所见，当于是时敷陈讲画。今待敕命宣布，方始退而横议。惇非不知此法之是与非也，盖宁负朝廷而不忍负安石，欲存面目以见安石而已。』甲辰，刘摯言：『臣伏见户部尚书曾布在熙宁初，王安石托以腹心，故其政皆出于布之谋，其法皆造于布之手。臣时为御史，曾以此告之于先皇帝曰：「大臣误朝廷，而大臣所用者误大臣。」盖指布辈也。』朱光庭奏：『今日庙堂之上，司马光未出，只有吕公著一人忠朴可倚，其余皆奸邪。伏望圣慈早进范纯仁，庶得贤者在位。同心一德，以辅圣政。』程颐为校书郎。先是，王岩叟言：『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学极圣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纯粹。早与其兄颢俱以德名显于时。陛下方欲用颢而颢卒，陛下复起颐而用之，四方俊乂莫不翘首乡风，以观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处之者当否。臣愿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礼，择所以处之之方，而使高贤得为陛下尽其用，则所得不独颐一人而已，四海潜光隐德之士，皆将相招而为朝廷出矣。』诏英州编管人郑侠特放逐便，仍除落罪名，尚书吏部先决注旧官与合入差遣，从监察御史孙升、左司谏苏辙所奏也。辛亥，诏正议大夫、知枢密院事章惇宜解机务，可守本官知汝州，与放谢。其制辞曰：『鞅鞅非少主之臣，硠硠无大臣之节。』言者既数劾惇，惇居位如故。及惇与同列于帘前争论喧惇，有『它日安能奉陪吃剑』之语，太皇太后怒其无礼，乃黜之。王岩叟尝入对言：『治天下之道无他事，只在合人心而已。』上曰：『会得。』岩叟曰：『既荷陛下听纳，臣等不敢不极尽忠虑，惟在陛下久而不厌，常赐收采。』上曰：『甚善。』乙卯，同知枢密院事安焘知枢密院，试吏部尚书兼侍讲范纯仁同知枢密院。权给事中王岩叟言：『伏睹画黄，除同知枢密院安焘知枢密院，试吏部尚书范纯仁同知枢密院者。臣谨按：焘资材闾茸，器识暗昧，立朝以来，无一长为人所称。焘之不才，旧位且非所据，况可冠洪枢，颢兵柄？所有画黄谨缴连封进。其范纯仁除命，伏乞分为别敕行下。』岩叟又言：『臣两次论驳除安焘，窃闻已有指挥，门下省更不送给事中书读，令疾速施行。臣位可夺也，而守官之志不可夺也；身可忘也，而爱君之心不可忘也。陛下既重改成命，必欲施行，则愿指挥别差官权给事中，以全孤臣之守。』苏辙言：『安焘自同知枢密院除知院，度越四人，直出其上。不知陛下何以取之而遽至此？』孙觉言：『安焘材能不为士大夫所称，臣以为岩叟封还，稍为举职。』刘摯奏：『焘备位执政以来，未闻有一善见称于人，亦不闻

有一言少补于国。』又同孙升奏：『伏闻除安焘事，因给事中两次封驳，特降指挥，更不送本官书读，直下吏部施行。朝廷命令之出，必由门下书读省审而后行，所以审重防察，示至公于天下也。今陛下除一大臣，因其封驳不当，遂废给事中职业不合书读，则是命大臣而以私矣。私门一开，将何以振肃公道，维持纪纲乎？』丙辰，左司谏王岩叟、右正言朱光庭进对，太皇太后曰：『知卿等公正，朝廷有阙失，一一言来，但安心言事。太皇太后垂帘，官家又年小，不比神宗时。若非台谏公正忠孝及执政得人，一耳目何由得尽天下事？卿驳安焘甚当，但以顾托，不欲尽去。』又曰：『神宗时，执政若一一进言，安得有今日天下许多事？』又曰：『知人为难，尧舜犹病之。』又曰：『民间已苏息未？爱民当如赤子。』丁巳，安焘辞免新命，不允，敕黄付岩叟书读，岩叟又封还。诏：『应内外见监理事易官钱，许以纳过息罚钱充折。如已纳及官本，即便与放免。并坊场净利钱亦依此。或正身并保人孤贫者，权住催理，及今日已前积欠免役钱与减放一半，余分限三年，随夏税带纳。』殿中侍御史吕陶言：『君子小人之分辨则王道有成，邪正杂处于朝则政体不能纯一。太皇太后保佑圣嗣，安养生民，召用一二旧老，与之裁正法度，缉正纪纲，然大臣之异议者，则不能竭诚竭力，以称太皇太后之意。推原其情，盖有三说，一曰先帝之法岂可遽改；二曰国家用度至广，非取于民何以足；三曰司马光老且病，将不能终其事。当熙宁、元丰之际，小人之党棋布于天下，争利者争敛财，急功者争用兵，结民怨，起边祸，皆非先帝之本意，乃大臣无所补报而有以成之。』

三月己未，左司谏王岩叟言：『陛下用范纯仁虽骤，何故无一人有言？盖赏贤也。一进安焘，则谏官御史交章论奏，盖非公望所与也。今进一非才于极高之位，轻朝廷名器，一当论也；告命不由门下书读而行之，损朝廷纪纲，二当论也。』庚申，刘摯言：『安焘、范纯仁告命不由给事中，直付所司，陛下何故自隳典宪？』庚申，详定役法所言：『乞下堵路，除衙前外，诸色役人只依见用人数定，差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出钱助役指挥勿行。』从之。司马光言：『伏睹朝廷改科场制度，凡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文学为后。就文学之中，又当以经术为先，辞采为后。今国家大议科场之法，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经、进士为一科，立《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为九经。令天下学官依注疏讲说，学者博观诸家，自择短长，各从所好。《春秋》止用左氏传，其《公羊》、《谷梁》、陆淳等说并为诸家；《孟子》止为诸子，更不试大义：应举者听自占习三经以上，多少随意，皆须习《孝经》、《论语》。』光以奏蒿示范纯仁，纯仁答光曰：『《孟子》恐不可轻，犹黜六经之《春秋》。纯仁更有一

说：朝廷欲求众人之长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莅众之议。不若清心以俟众论，可者从之，不可更俟众贤议之，如此则逸而易成，有害亦可改，而责议者少矣。[2]光欣纳之。戊辰，苏辙言：『陛下用司马光为相，虽应务之才有所不周，而清德雅望，贤愚同敬。至于韩缜，以屠沽之行使与光同列，以臣度之，不过一年，缜之邪计必行，邪党必胜，光不获罪而去，则必引疾而避矣。去岁辽使入朝，见缜在位，使副相顾，反唇微笑。缜无状，举祖宗七百里之地无故与之。北辽地界之谋出于耶律用正，今以为相。辽以辟国七百里而相用正，而朝廷以蹙国七百里而相填，臣愚所未喻也。』庚午，吏部侍郎李常为户部尚书。常文士，少吏干。或疑其不胜任，以问司马光，光曰：『使此人掌邦计，则天下知朝廷非急于征利，贪吏望风，掙刻之患，庶几少患。』中书舍人胡宗愈为给事中，起居舍人苏轼免试为中书舍人[3]。军器监丞王得君添差监亳州永城县仓。先是，得君上书言：『应臣僚上章与议改法，但许建明事情，不得妄有指斥。』内出手诏曰：『予方开广言路，得君意欲杜塞人言。无状若此，可罢职，与外任监当。』司马光言：『今计论经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略序大要，合为二十卷，名曰《稽古录》。伏望看详，送秘书省正字范祖禹筹令缮写上进，候读祖宗宝训了日，乞取此书进读。』从之。

三月壬申，诏安焘坚辞知枢密院事，特依所乞，依旧同知枢密院事。刘摯、吕陶进对，太皇太后宣谕曰：『近除胡宗愈、苏轼如何？』摯等对：『甚合公议。』又曰：『尽是此中自除，兼苏轼天下知其有文，多年淹滞。』又曰：『每执政来，常说与凡差除须是公正，外人自无言语。』礼部尚书韩忠彦等言：『今参详如有祥瑞边捷，宰臣已下紫宸殿怀贺。』诏刘摯、王觐、刑部郎中杜紘将《元丰敕令格式》重行刊修。先是，摯言：『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削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难犯，放至简至直而足以尽天下之理。后世制法，惟恐有罪者之或尖也，故多张纲目，而民于是无所措其手足矣。世轻世重，惟圣为能变通之。』己卯，司马光言：『圣旨问臣程颐上殿当除以何官职，臣窃惟崇政殿说书足为超擢。』辛巳，程颐为通直郎、崇政殿说书，颐进札子三封，一曰：『皇帝辅养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寺人宫女之时少，则自然气质变化，德器成就。乞朝廷遴选贤德之士以待劝讲，讲读既罢，常留二人直日，夜则一人直宿，以备访问。』其二曰：『三代必有师傅之官，师道之教训，傅傅其德义，保保其身体。臣以为，傅德义者，在乎防见闻之非，节嗜好之过；保身体者，在乎适起居之宜，存畏谨之心。只应宫人内臣并选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须质朴，择内臣十人充经筵祇应，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动息必使经筵官知之。』其三曰：『窃见经筵臣僚，侍者坐而讲者独立，于礼为悖。欲乞今后特令坐讲，以养主上尊儒

重道之心。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为重？』刘挚言：『布衣程颐之逊避不已，而陛下恩命每有加焉。孔子曰：「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今有誉而不试，每辞而加进，臣于是知颐之不敢受也。若颐者，特以迂阔之学邀君索价而已。乞止授以初命之官，既使得以禄养其亲，又使受之有义。廉耻不立于天下也久矣，今幸有一人焉，若授受不当于义，则使天下靡然，益不以廉隅为事，岂不重哉？』颐卒留经筵，挚所言不用。颐每以师道自居，其侍讲色甚庄，言多讽谏。颐闻帝宫中盥而避蚁，因讲毕，请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称善。孙觉言：『韩缜不可用为相，臣所闻所见者凡十有二，实封而上进者八九，登殿而口陈者再，而臣所言犹未效。』王岩叟又言：『韩缜无天下之望。』

夏四月己丑，右仆射韩缜为光禄大夫、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内批：『缜自以为不才，恐妨贤路，故乞出。视矜功要名而去者，缜得进退之体，故有迁官之异。宜于制词中声说此意。』矜功要名，盖指蔡确、章惇也。诏赐守太师致仕文彦博肩舆赴阙，令河南津置行李。先是，司马光除左仆射，固辞以疾，乞召用彦博。及将罢韩缜，太皇太后以御札付光，欲除彦博太师兼侍中，行右仆射事。光奏：『彦博官为太师，年八十一。臣比彦博，乃是后进，而位居其上，非所以正大伦也。』不听。王岩叟奏乞罢三舍法。苏辙言：『礼部欲复诗赋，司马光乞以九经取士，二议并未施行。欲乞先降指挥，明言来年科场一切如旧，但所对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议论，不专用王氏之学。仍罢律义。然后徐议，未为晚也。』从之。御史上官均言：『请令学者各占三经，杂以《论语》、《孟子》，不必专用新义。试策以二，一问历代，一访时务。』后诗赋与经义讫参用云。司马光乞令提点刑狱司指挥逐县令佐专一体量乡村人户有阙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回报，即将本县义仓及常平仓米谷直行赈济，将来夏秋成熟，令随税送纳：一斗只纳一斗，更无利息。逐县令佐有能用心存恤并不流移者，优与酬奖。其全不用心赈贷，致户口多有流移者，取勘闻奏。三省进呈，依奏。癸巳，荆国公王安石卒。司马光手书与吕公著曰：『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宸前力主张更，全仗晦叔也。』三省言：『尚书六曹职事闲剧不等，今欲减定：以主客兼膳部，职方兼库部，都官兼司门，屯田兼虞部，定为三十五员。』从之。

五月丁巳朔[4]，吕公著依前官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先是，执政官每三五日一聚都堂，故为长者得以专决，同列难尽争也。光尝恳确欲数会议，庶各尽所见，而确终不许。公著既秉政，乃日聚都堂，遂为故事。河东节度使、

守太师、开府仪同三司致仕文彦博特授太师、平章军国重事，诏令一月两赴经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与执政商量事。如遇有军国机要事，即不限时日，并令入预参决。韩维守门下侍郎。苏辙言：『国朝旧典，冬至圜丘，必兼享天地，从祀百神。自后或用郑氏说，独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说，独祀昊天上帝。虽于古学各有援据，而考之国朝之旧，则为失当。』诏礼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礼。丁卯，刘摯言：『学校之制，主于教育人材，非行法之地也。欲望罢不许相见之禁，教诲请益，听其在学往还。』戊辰，诏孙觉、顾临、程颐同国子监长贰看详修立国子监太学条制。乙亥，右司谏苏辙言[5]：『吕惠卿怀张汤之辩诈，兼卢杞之奸凶。王安石初任执政，用为心腹。及其权位既均，势力相轧，反眼相噬，化为讎敌。始安石罢相，以执政荐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复用，遂起王安国、李士宁之狱以扼其归，安石觉之，被召即起，迭相攻击，期致死地，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与安石出肺肝，托妻子，平居相结，惟恐不深。一日一争利，遂相抉擿，不遗余力，此犬彘之所不为，而惠卿为之。乞陛下断自圣意，略正典刑，纵未以污斧钺，犹当追削官职。投畀四裔，以御魑魅。』先是，刘摯言：『王安石以道义文学起而辅政，先帝举天下听之。吕晦独以为不然，曰：「安石居庙堂，天下必无安静之理。」又曰：「误天下苍生必此人。」晦坐是贬官于外，后安石变乱祖宗法度。天下被其患者十七八年，皆如晦言。欲望哀其志节，特赐褒赠。』吕大防、范纯仁言：『吕晦忠于先朝，极陈谏论，致忤时宰，谴死外藩。今其家贫甚，诸子仕于常调。』诏晦特赠通议大夫，男由庚与堂除合入差遣。

六月，刘摯言：『吕惠卿公违诏敕，擅出师旅，其罪不可以不治。』王岩叟言：『陛下登极赦书，不得侵扰外界。吕惠卿两次擅发兵入西界，不可不诛也。』苏辙言：『中外士大夫见惠卿独得不诛，皆谓朝廷用法不平，掇拾蜂螳，脱遗鲸鲵。』诏自今科场程试毋得引用《字说》，从林旦言也。吕惠卿落职，降为中散大夫、光禄卿、分司南京，苏州居住。韩川言：『市易之设，虽曰平均物直，不免货交以取利。又所收不补所费。请结绝见在物货，尽日更不收买。』从之。王觐言：『先帝令常平钱斛存留一半，遇斛米价贵，减市价出糶，收成时，添市价收糶，诚务在于平谷价。郡县之吏妄意朝廷之法，惟急于为利，故于青苗新令则竞务力行，于糶糶旧条则仅同虚设。伏望朝廷罢散青苗钱，行旧常平仓法，以成先帝之素志。』丙午，王岩叟、朱光庭、苏辙、王觐等言：『吕惠卿罪恶，责授分司南京。窃以执鲸鲵于漏网，稍正邦刑；蓄虎豹于近郊，终贻后患。臣等岂不知降四官、落一职为分司官，在于常人不为轻典乎？盖以尧之四凶、鲁之少正卯既非常人，不当复用常法治也。』戊申，吏部尚书孙永等议：『神宗辅相之臣，有若文忠、富弼，秉心直亮，操术闳远。历事

三世，计安宗社。以配享神宗皇帝庙廷，实为宜称。』诏从之。初议或欲以王安石，或欲以吴充。太常少卿鲜于侁曰：『勋德第一，惟富弼耳。』辛亥，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佾书公事。从谏官王岩叟等四人所奏也。苏轼草制词曰：『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异论。稍正滔天之罪，永为垂世之规。吕惠卿以斗筭之才，挟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先皇帝求贤若不及，从善如转圜。始以帝尧之心姑试伯鯨，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发其宿奸，谪之辅郡，尚疑改过，稍畀重权。复陈罔上之言，继有殒山之贬，反覆教戒，恶心不悛，躁轻矫诬，德音犹在。始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磨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连起大狱，发其私书，党与交攻，几半天下，奸贼狼籍，横被江东。至其复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变乱旧章，力引狂生之谋，驯致永乐之祸。兴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践祚之初，首发安边之诏，假我号令，成汝诈谋。不图涣汗之交，止为疑贼之具。迷国不道，从古罕闻。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危之窜。国有常典，朕不敢私。』甲寅，诏曰：『先帝讲求法度，爱物仁民，而缙绅之间不能推原本意，或妄生边事，或连起狂狱，久乃知弊，此群宵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惩革也。敕正风俗，修振纪纲，盖不得已。况罪显者已正，恶钜者已斥，则宜荡涤隐疵，阔略细故。应今日以前有涉此事状者，一切不问，言者勿复弹劾，有司毋得施行，各俾自新，同归美俗。』始邓綰责滁州，言者未已，太皇太后因欲下诏慰存反侧，吕公著以为当然，遂从之。或谓公著曰：『今除恶不尽，将贻患它日。』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网漏吞舟。且人才实难，宜使自新，岂宜使自弃耶？』乙卯，崇政殿说书程颐上疏曰：『臣以为今日至大至急、为宗社生灵长久之计，惟是辅养上德而已。周公作立政之书，举常伯至于缀衣，虎贲以为知恤，兹者鲜一篇之中，丁宁重复，惟在此一事而已。《书》又曰：「仆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又曰：「侍御仆从，罔匪正人。」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离正人也。盖所以涵养气质，薰陶德性，故能习与智长，化与心成。古之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学之法，以豫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虽未晓知，且当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习，若固有之，虽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为之不豫，及乎稍长，思虑偏好生于内，众言辩口铄于外，欲其纯全，不可得也。今讲读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职，独臣不领别官，近差修国子监太学条制，是一兼也。乃无一人专职辅导者，执政之意可见也。盖惜人材，不欲使之闲尔。又以为虽兼他职，不妨讲读，此尤不思之甚也。今夫钟，怒而击之则武，悲而击之

则哀，诚意之感然也。告于人亦如是。古人所以斋戒而告君者，何谓也？臣前后两得进讲，未尝敢不宿斋，豫戒潜思存诚，覬感动于上心。若使营于职事，纷纷其思虑，待至上前然后善其辞说，徒以颊舌感人，不亦浅乎？此理非知学者不能晓也。今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罢，且乞免臣修国子监条例，俾臣夙夜精思竭诚，专在辅道。陛下擢臣于草野之中，盖以其读圣人书，闻圣人道，臣敢不以其学上报圣明？窃以圣人之学不传久矣，臣幸得之于遗经，不自度量，以身任道。不虞天幸之至，得备讲说于人主之侧，诚使得以圣人之学上沃圣听，则圣人之道有可行之望，岂特臣之幸哉？』

《讲义》曰：人主之学，非徒涉书史而已，凡起居动作之间，无非学也。讲学之地，非徒曰经筵而已，凡宫闱之中，九重之邃，无非学也。讲学之人，非徒曰师保而已，凡侍御仆从，■衣趣马，无非正人而后可也。是以古先圣王兢兢业业，虽在纷华波荡之中，幽独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如对神明，如临渊谷。虽深居禁密之地，而凛然若立乎宗庙之中，朝廷之上。叶以天子之尊周旋讲读之间，而视若严师父之临乎其前，此学之所以成也。伊川经筵之说，其古今圣贤之端本培根乎？

秋七月丙辰朔，尚书省言：『旧制，中外学官并试补。』诏尚书、侍郎、左右司郎中、学士、待制、两省、御史台官、国子司业各举二员，宜罢试法。苏轼奏论衙前一役，只当招募，不当定差。尝白司马光，光不然之。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光不悦而罢。辛酉，宰臣司马光言：『知人之难，圣贤所重，莫若使在位达官人举所知。欲乞朝廷设十科举士，一曰可为师表科，二曰可备献纳科，三曰可备将帅科，四曰可备监司科，五曰可备讲读科，六曰可备顾问科，七曰可备著述科，八曰善听狱讼科，九曰善治财赋科，十曰能断请谏科。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舍谏议，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职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每岁须得于十科内举三人。』从之。乙丑，夏国主秉常卒。左仆射司马光等言：『欲乞今后凡有诏令降付尚书省者，仆射、左右丞签讫，分付六曹誊印，符下诸司及诸路、诸州施行。其臣民所上文字降付尚书省，仆射、左右丞签讫，亦分付六曹，本曹尚书、侍郎及本厅郎官次第签讫，委本厅郎官讨寻公案，下笔判云「今欲如何施行」，次第通呈侍郎、尚书。非六曹所能专决者，听诣仆射、左右丞咨白，或申都省，或上殿取旨。若本曹显不当即行纠劾。所贵上下相承，各有职分，行遣简径，事务办集。』上官均亦奏：乞尚书省事类分轻重，某事关尚书，某事关二丞，某事关仆射。从之。是月，刘摯言：『乃者朝廷患免役之弊，下诏改复差法，而法至今不能成。朝廷患常平之敝，并用旧制施行，曾未累月，复变为青苗之法。其后又下诏

切责首议之臣，而敛散之事至今行之如初。此二事，大事也，而反覆二三，尚何以使天下信之？且改之易之诚是耶，君子犹以为反令，况改易而未必是，徒以暴过举于天下，则曷若谨之于始乎？』辛卯，司马光札子：『勘会青苗钱利民甚少，害民极多。今欲只令州县依旧法趁时糴糶，其青苗钱更不支依，所有旧欠二分之息尽除放，只一元支本钱随见欠多少，分作料次，随税送纳。』诏从之。初，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以国用不足，建请复散育苗钱。时司马光方以疾在告，不与也。已而台谏共言其非。皆不报，光寻具札子，乞约束州县抑配者，苏轼又缴奏，乞尽罢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朝，于帘前争曰：『不可。是何奸邪劝陛下复行此事？』纯仁失色，却立不敢言，青苗钱遂罢不复散。太皇太后谕辅臣曰：『谏官言：近日除授多有不当。』司马光言：『朝廷近诏臣僚举可任监司者，既令各举所知，必且试用，待其不职，然后罢黜，亦可并坐举者。』吕公著曰：『举官虽是委人，亦须执政审察人材。』光曰：『自来执政只于举到人中取其所善者用之。』韩维曰：『光所言非是，岂可直信举者之言？今不先审察，待其不职而罚之，甚失义理。』公著曰：『近来除用多失，亦由限以资格。』光又曰：『资格岂可少？』维又曰：『资格但可施于叙迁，若升擢人材，岂可拘资格？』司马光以疾作先出都堂，遂竭告，自是不复入朝。

八月己亥，王岩叟、朱光庭入对延和殿，岩叟进札子，论及人材之难。上曰：『只为难得全者，有材者无德，有德者无材。』对以为：『执政大臣须当用材德兼备者，自余各随合用处用之。若当局务之任，则用材可也；若当献纳论思之地，须用德方可。』帘下甚然之。癸卯，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程颐兼权判登闻鼓院。颐再辞之，诏不带职官充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其请俸依职事官例支见钱。颐在讲筵尝质钱使，或疑禄薄，问知，乃自供职后不曾请俸。寻诘户部，户部索前任历子。颐言：『颐起草莱，无前任历子。』其意以为朝廷待士，便当廩入继粟、庖人继肉也。即令户部自为出历子。苏辙言：『上官均上言，极论官冗之弊，已蒙朝旨降付给舍、左右司看详施行。臣伏见今之自文职人流者凡四：进士、补荫与夫纳粟得官、百司胥吏是也。计其才行，可以居官治事者，纳粟、胥吏不如补荫，补荫不如进士、武举。又进士科所谓特奏名者凡五例，其最滥者，但曾一次预荐，仅及三十年即该推恩。臣以为有可罢者，纳粟得官是也。有可以裁抑者，特奏名资荫胥吏是也。』

九月丙辰朔，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卒。光为政逾年而病居其半，每欲以身徇下，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曰：『诸葛孔明二十罚以上皆亲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

吕中曰：天将禄人之国，必先祚其君子。天将以元丰为元祐，则使司马光

获相于初元。天将使元为祐紹圣，则不使司马光愁遗于数岁。当是时，新法已多变夹，然君子未尽用也，小人未尽去也。公薨于今日，而党议已兆于明日。使光尚在，则君子尚有所立，必无朋党之祸，必无报复之事。一身之存亡，二百年治乱之所系也。

太皇太后闻其丧，哭之恸，上亦感涕不已。明堂体毕，皆临奠。赠太师、温国公，谥曰文正。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光在相位，辽人、夏人遣使入朝与吾使至辽中者，辽必问光起居，而辽人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切毋生事开边隙。』及卒，京师之民皆罢市往吊，画其像刻印鬻之，时画工有致富者。及葬，四方来会者盖数万人，哭之如哭其私亲。苏轼尝论光所以感人心、动天地者，而蔽以二言，曰诚，曰一。君子谓轼知言。轼尝载光语晁补之曰：『吾无过人，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耳。』始光当国，悉改熙宁、元丰旧事。或谓光曰：『旧臣章惇、惠卿辈皆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之义间上，则朋党之祸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遂改之不疑。君子谓光之勇，孟轲不如。若曰当参用熙、丰旧臣共变其法以绝异时之祸，实光所不取也。

《大事记》曰：变熙宁之法者，乃神宗末年之悔，太皇初年之盛心，天下人心之公论也。司马光谓『先帝之法善者，叶百世不可改。若安石、惠卿等所建，非先帝意者。改之当如拯焚救溺。』此正孔子三年无改于道之本旨也。然谓太皇以母改子，则它日章、蔡之徒必以子不可改父之说进者，此绍述之论所由起也。当时吕公著之言曰：『保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谬；市易之法，先帝尤觉其有害而无利；福建、江南等路配卖茶盐。俱非朝廷本意。当一切罢去。』则是当变之法，皆出于神宗末年之意。推此意而行之，则无绍述之虑矣。

吕公著又谓：『青苗之法，但罢逐年比较，则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少取宽剩之数，别无下户虚纳之患。保甲之法，只令农隙教习，则不至有妨农之患。更张之际，当须有术，不在仓卒。』此以所谓在所当改而可以未改者耳。推此意而行之，则无反覆之虑矣。故曰：熙、丰之小人不可以不尽去，而熙、丰之法则不可以尽变。去熙、丰之小人不可以不急，而变熙、丰之法则不容以太急。膏苗、均输所可罢，而雇役之法未可以遽罢也。保马、户马所可罢，而保甲之法未可以遽罢也。新经字法可度，而取经义先论策之意不可废也。然司马光之变法如拯焚救溺，四患未除，死不瞑目。至于言朋党之祸，则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此又司马光至诚至公之心质之天地而无愧也。后世闻公之言，可以流涕痛哭矣。

己未，荐享景灵宫。辛酉，大享明堂。丁卯，苏轼为翰林学士，鲜于侁为

左谏议大夫，梁焘为右谏议大夫，苏辙为起居郎，王岩叟为侍御史，朱光庭为左司谏，王觐为右司谏。诏诸路坊郭第五等以上及单丁女户、寺观第三等以上旧纳免役钱，并与减放五分，余并全放。仍自元祐二年为始。傅尧俞言：『资助役人，臣未敢详定。如以差法为非，自可复为雇法，不须无事徒此纷纷。』己卯，中书侍郎张璪为光禄大夫、资政殿学士、知郑州。台谏章交上几十数，璪乃请外，竟从优礼罢去。孙升奏：『祖宗之用人，如赵普、王旦、韩琦，此三人者，文章学问不见于世，然观其德业器识，功烈行治，近世辅相未有其比。而王安石为一代文宗，进居大任，趋近利，无远识，施设之方一出于私智。由是言之，则辅佐经纶之业，不在乎文章学问也。愿陛下选任左右辅弼，必先乎德业器识，无取乎文学声名。』贴黄言：『苏轼文章学问中外所服，然德业器识有所不足。今为翰林学士，可谓极其任矣。若或辅佐经纶，则愿陛下以王安石为戒。』

冬十月丙辰，鸿胪卿孔宗翰奏：『先臣孔子之后世袭封爵一人。欲乞今后不使袭封之人更兼它职。』臣寮言：『孔子庙貌，国家之所常奉。欲厘定典礼，命官以司共用度，立学以训其子孙，则朝廷崇儒尊道之意厚矣。合袭封衍圣公，专主祠事，添助田百亩供祭祀，赐书，置教授一员。改衍圣公为奉圣公，及删定家祭、冕服等制度，颁赐施行。』从之。乙巳，赐范镇诏曰：『夫有德君子以精神折冲，譬之麟凤能服猛鸷。朕虚怀前席以致诸老，非敢必以事诿也。苟得黄发之叟皤然在位，则朝廷尊严，奸宄消伏。卿虽笃老，乃心王室，毋惮数舍之劳，以副中外之望。已降敕落致仕，除兼侍读。诏书到日，可发来赴阙。』戊申，宗正寺丞王巩奏：『宗正寺条例，皇帝玉牒十年一进，修玉牒官并以学士典领。玉牒自范镇等一进之后，神宗玉牒至今未修；《仙源类谱》自张方平庆历年进书之后，仅五十年，并无成书。请别立法：宗正寺修纂寺书，其玉牒官每二年一具草缴进。如会问未足，不得过进期两季。类谱等亦二年一具草，候及十年，类聚修纂成书进呈。』从之。刘摯言：『太学条例独可按据旧条，考其乖戾太甚者删去之。若乃高阔以慕古，新奇以变常，非以无补，而又有害。欲望圣慈指挥罢修学制，所止以其事责在学官、正录以上，将见行条制去留修定，所贵因革不失其当。』摯言：『高阔以慕古，新奇以变常』，盖指程颐也。颐所立条制，辄为礼部疏驳，颐亦自辨理，然朝廷讫不行。

十一月乙卯，礼部言：『将来冬至节，命妇贺坤成宫例改笺为表。』从之。程颐建言：『神宗丧未除，节序变迁，时思方切。恐失居丧之礼，无以风化天下。乞改贺为慰。』不从。

戊午，刘摯为中大夫、尚书右丞，吕大防守中书侍郎，傅尧俞为御史中丞，仍兼侍读。戊寅，起居郎苏辙、起居言舍人曾肇并为中书舍人，肇仍充实录

院修撰。王岩叟言：『肇天资甚陋，人望至卑。早乘其兄布朋附王安石，擅权用事，朝廷美爵，如取于家，故肇因缘得窃馆职，素无吏能而擢领都司，殊昧史材而委修实录。』岩叟凡八上章，皆不听。范镇提举崇福宫，以镇力辞新命也。朝廷起镇，盖欲授以门下侍郎，镇固不欲起。又移书问其从孙祖禹，祖禹亦劝止之，镇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为者，司马君实已为之，何用复出也?』御史中丞傅尧俞初视事，与侍御史王岩叟同入对。上谕尧俞曰：『用卿作中丞不由执政，以卿公正不避权贵。如朝政阙失，卿等但安心言事，太皇太后主张。』三省奏立经义、词赋两科下议。从之。吕陶言：『保甲之法虽已更张，犹有二弊。』诏府界三路保甲人户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亩者，虽三丁以上并免教。从陶请也。

十二月庚子，傅尧俞、王岩叟同入对。太皇太后问曰：『天下政事如何?』尧俞称善。

又曰：『保甲、保马须是先罢，其余闲慢者且休，嫌于更改太猛。』岩叟进曰：『若果是闲慢则可，若于民有害，则亦不可不改也。』应曰：『害民则须改。』岩叟进第一请废葭芦、吴堡二寨札子，尧俞奏曰：『大率昨来新取者城寨皆可废。』太皇太后曰：『此尽是向来小人欺朝廷做底，待令施行。』遂进第二言曾肇札子。上曰：『且安心言事，待这里主张。』岩叟进曰：『若言事省力，则不在陛下主张，只缘有如此之难，所以须赖人主主张耳。』壬寅，朱光庭言：『学士院试馆职策题云：「欲师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人于刻。」又称「汉文宽大长者，不闻有怠废不举之病；宣帝综核名实，不闻有督察过甚之失。臣以谓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为大，汉文不足以过也。』

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测，宣帝不足以过也。」今来学士院考试官不识大体，反以偷刻为议论。乞特奋睿断，正考试官之罪。」策题，苏轼文也。诏特放罪。轼闻而自辩，诏追回放罪指挥。傅尧俞、王岩叟各上疏论轼，吕陶言：『苏轼所撰策题，盖设此问以观其答，非谓仁宗不如汉文，神考不如汉宣也。今士大夫皆曰：「程颐与朱光庭友而亲，苏轼常戏薄程颐，光庭为程颐报怨也。」』又言：『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程颐言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却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曰：「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苏轼遂戏程颐云：「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皆大笑。结怨之端，盖自此始。』

校勘记

[1]役钱 《司马公文集》卷四十九《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作『役人』。

[2]少矣 原脱『少』字，据《长编》卷三七一补。

[3]起居舍人 原作『为起居舍人』，『为』字衍，据《长编》卷三七一删。

[4]五月 原作『丑月』，据《长编》卷三七七改。

[5]右司谏 原作『官司谏』，据《长编》卷三七八改。

宋史全文卷十三下

宋哲宗三

庚午元祐五年春正月乙酉，范祖禹言：『臣闻报国之忠莫如荐贤。今有札子四道，其一曰经筵阙官，宜得老成之人。韩维风节素高，奸邪畏之。若召维以经筵之职，物论必大以为愜。其二曰苏颂近乞致仕。颂博文强识，详练国朝典故。陛下左右宜得殫见洽闻之士以备顾问。其三曰苏轼文章为时所宗，名重海内，忠义许国，遇事敢言。如轼者，岂宜使之久去朝廷？其四曰赵君锡孝行书于英宗皇帝实录，辅导人君，宜莫如孝。给事中郑穆馆阁耆儒，操守纯正；中书舍人郑雍谨静端洁，言行不妄。此三人者，皆宜置左右，备讲读之职。』

二月丁酉，诏：『去冬愆雪，今未得雨，宜权罢修黄河。』从梁焘、朱光庭之言也。初，范纯仁既罢相知颍昌，闻朝廷复议修河，上疏曰：『自王安石轻信小人之言，劝先皇更改法令，而后乘间妄作者纷然。其劝更法令者则曰「君臣千载一遇，时不可失。」及劝兴灵武之师者复曰「将为契丹所并，时不可失」。又见欲回复大河者又曰「河势方更，恐变改不定。」范百禄、赵君锡相度归，陈回河之害甚明。三两月来，却闻复兴回河之役。更望圣慈再下有司，若利多害少，尚覬徐图；苟利少害多，尤宜安静。』疏奏，主河议者不悦，遂寝而不行。后十余日，太皇太后宣谕曰：『前日范纯仁奏何在？』宰臣奏曰：『事体难从，已凿改矣。』太皇太后曰：『纯仁之言有理，宜从其请。』遂又罢河役。壬寅，迺英阁讲毕《无逸》篇，诏详录所讲义以进。今后具讲义，次日别进。癸卯。诏：『时雨稍愆，应五岳、四渎州军令长吏祈祷。』庚戌，潞国公文彦博为守太师、开府仪同三司、护国军山南西道节度使致仕。

三月丙寅朔，同知枢密院事赵瞻卒。壬申，左丞韩忠彦同知枢密院事，苏颂为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丞。己卯，邓伯温为翰林学士承旨。王岩叟封还词头。诏以次舍人郑雍撰词。既而给事中郑穆再封还告命，不听，岩叟竟徙官。范百禄兼侍读。百禄言：『分别邪正，自古所难，唯察言观行，考其事实。如导人主以听纳则为公正，导人主以拒谏则为奸邪；导人主以德义则为公正，导入主以功利则为奸邪；导人主以恭俭则为公正，导人主以骄侈则为奸邪；导入主以息兵则为公正，导入主以用兵则为奸邪；导入主以安民则为公正，导入主以劳民则为奸邪；导人主以进君子则为公正，导人主以近小人则为奸邪。推此事类以观人情，则邪正分而聪明无惑矣。』辛卯，杨畏为监察御史。刘安世、朱光庭言：『御史阙员，屡诏近臣俾举所知。杨畏不系所举之士，未审朝廷何

名除授?』甲午，梁焘言：『窃闻尚书省人吏任永寿等四人连党为私，滥冒恩典。窃以左右司之职掌，付十有二司之事，近者人吏违条冒赏，事由都司而后下，曾无举正，罪熟甚焉?今若置而不问，何以儆饬慢官?窃恐诸司纲纪浸以不举。』又言：『臣近论奏尚书省都司坏陛下之法，废陛下之令，使法制不专于人主，诏令不信于朝廷，罪恶显明，中外愤郁。若不明行典宪，何以肃正纪纲?都司者，所以按核六曹二十四司之稽违，都司废法则六曹废法，六曹废法则百司废法，百司废法则四方郡县不守法。上下如此，何以为国乎?』夏四月甲辰，宰臣吕大防等为时雨不足，乞罢免职任。诏答不允。苏辙言：『去冬无雪，今岁春夏，时雨绝少，二麦不收，秋种不入，旱势阔远，岁事可虑。』诏：『自今月二十三日以后减常膳，不御前殿，及将来五月一日，罢文德殿视朝。朕上奉东朝，深愧常珍之日阙；下临庶政，犹冀嘉言之上闻。』

五月壬申，雨。诏差役法内有未备事，令王岩叟、韩川与刘安世同看详，具利害以闻。

先是，安世言：『治平之前，天下户口一千二百七十余万，而旧法役人五十三万六千余人。元丰之后，户口一千八百三十五万九千有奇，较之治平，已增五百六十余万，而新定役人止差四十二万九千余人，比之旧法，却减十万七千之额。以为轮差不足，亦已过矣。愿陛下特奋乾刚，力主差役，深诏执政，固守初议，毋使轻徇浮言，妄有变易。』庚寅，梁焘权户部尚书，刘安世为中书舍人。焘、安世并以乞罢邓温伯承旨除命，不从，辞所迁官不拜。范祖禹留对，言，『庆历元年七月，出御制《观文鉴古图记》以示辅臣。皇祐元年，召近臣，三馆、台谏官及宗室观《三朝训鉴图》。仁宗皇帝讲学之外，为图鉴古，不忘箴儆，又图写三朝事迹，欲子孙知祖宗之功烈。臣愿陛下以永日观书之暇，间览此图，亦好学不倦之一端也。』

六月丁酉，司马康为左司谏，上官均为殿中侍御史。苏辙言：『臣窃观元佑以来，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群枉，经今五年，中外帖然。惟奸邪失职，窥伺便利，规求复进，动摇贵近。臣愚切深忧之。若陛下不察其实，大臣惑其邪说，杂进于朝，则冰炭同处，必至交争；薰莸共器，久当遗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时宰相吕大防与中书侍郎刘摯建言，欲引用元丰党人以平旧怨，谓之『调停』，太皇太后颇惑之，故辙言此。退，复上疏曰：『若使邪正并进，皆得与闻国事，此治乱之机，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泰》之为象，三阳在内。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为；小人奠居于外，安而无怨。方泰之时，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无失其所，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势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则势将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则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圣人所以诲人者至矣，独未闻以小人在外，忧而不悦，而引之

于内，以自遗患者也。』疏奏，太皇太后命宰执于帘前读之，仍宣谕曰：『苏辙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宰执从而和之。自此，兼用邪正之说始衰。始，中书门下后省准诏同详定六曹条例，元丰所定吏额，主者苟悦群吏，比旧额几数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减，已再上再却。吏有白中孚者告苏辙曰：『更额不难定也，今左选事不加旧而用吏数倍者，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贿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人。今行重法，给重禄，贿赂比旧为少，则不忍人多而幸于少事。今诚抽取逐司两月事，定其分数，若比旧不加多，则吏额多少之限无所逃矣。』辙以中孚之言为然，乃具以白执政，请据实立额，俟吏之年满转出或事故死亡者不补填，及额而止，如此不过十年，自当消荆执政以为然，遂申尚书剩后数月，诸司所供文字皆足，因裁损成书，以申三剩左仆射吕大防得其书大喜，欲此事必由己出，别将详定。任永寿本非三省吏也，为人精悍而猾，尝预知元丰吏额事，独能言其曲折，大防悦之，即于尚书省创立吏额房，使永寿与吏数辈典之，凡奏上行下，皆大防自专，不复经由两剩一日，内降画可二状付中书，其一吏额也。省吏白中书侍郎刘摯，请封送尚书剩永寿见录黄，愕然曰：『两省初不与，乃有此耶？』即禀大防，乞两省各选吏赴局，同领其事。大防具以语摯，摯曰：『中书行录黄，法也，岂有意与吏为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也？』吏额事寻毕，永寿等推恩有差。永寿急于功利，劝大防即以立额日裁损吏员，仍以私所好恶变易诸吏局次，吏被排斥者，纷然诣御史台诉不平，台官因言永寿等冒赏徇私，不可不惩。谏官继以为言。永寿等既逐，而吏诉额禄事终未能决。苏辙时为中丞，具言：『后省所详定皆人情所便，行之甚易，而吏额房所改，皆人情所不便，极难守。且大信不可失，宜速命有司改从其易，以安群吏之志。』大防知众不伏，徐使都司再加详定，大略如辙前议行之。

八月癸巳朔，刘摯之为中书侍郎，初以吏额房事与吕大防议稍不合。士大夫趋利者交斗其间，谓大防与摯因是有隙，于是造为朋党之论。及摯迁右仆射，与大防同列，言事者诋摯，摯寻罢，朋党之论不可破，其本盖自吏额始。癸卯，刘摯言：『昨邓温伯除翰林承旨，人言交兴，以至罢三四台谏。今来温伯久已就职，梁焘等已别与差遣，理合宁帖，然而中外人情依旧未安，盖缘昨来言者说破温伯实王安石党人，故进退之际，朋类甚众。才见温伯就职，便谓朝廷有意动摇政事；见焘等罢言职，便谓疏薄谏诤。温伯虽别无罪状，而其进退之间，所系亦不为校陛下何惜暂辍温伯[1]，选一名郡委任温伯。温伯既动，则众人自安；众人既定，则温伯便可复召，则两皆无嫌，各得安处。』右正言刘唐老言：『伏睹《大学》一篇论人德之序，愿诏经筵之臣训释此书上进，庶于清闻之燕，以备观览。』从之。庚戌，梁焘、朱光庭累乞外任，刘安世乞宫观

。诏以焘知郑州，光庭知同州，安世崇福宫。初除安世中书舍人，安世言：『臣论列温伯至于累章，卒不能回，是为失职。更被褒迁，得罪清议，安世固不受。』于是安世与梁焘、朱光庭同出。焘、光庭所以乞外，皆为邓温伯故也。给事中兼侍讲范祖禹上《帝学》八篇。

九月壬午，御迓英阁，召讲读官读书，讲宝训，召宰臣、执政、讲读、记注官各赐御书诗一首，上亲书姓名于其后。

冬十月癸巳，诏罢都提举修河司。是日，诏导河水入汴。己酉，徐君子、虞策并为监察御史，苏辙、邓温伯荐也。

辛未元祐六年春正月己巳，命翰林学士兼侍讲范百禄权知贡举，顾临、孔武仲同权知贡举。

二月辛卯，刘挚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权知开封府，王岩叟充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癸巳，御史中丞苏辙为中大夫、守尚书右丞，吏部尚书苏轼为翰林学士承旨。寻有诏，复召朱光庭为给事中，刘安世为中书舍人，及除苏轼吏部尚书。丁未，左司谏杨康国奏：『臣累弹苏辙不可为执政，陛下以辙兄弟并有文学，岂不知王安石、章惇、吕惠卿、蔡确亦有文学乎？辙兄弟比王安石则不及，当与章惇、蔡确、吕惠卿相上下，其所为美丽浮侈艳歌小问则并过之，虽辙亦不逮其兄矣。』辛亥，王岩叟奏事罢，留身曲谢。岩叟曰：『陛下听政以来，纳谏从善。凡所改更，务合人心。愿每于用人之际，更加审察。』太皇太后曰：『卿更说与官家。』因少进而西曰：『陛下今日进圣学者，正为要理会邪正两字。正人在朝则朝廷安，人君无过举，天下有平治之理。邪人一进，朝廷便有不安之象。』太皇太后甚然之。又进曰：『或闻曾有以君子小人参用之说以告陛下，果然如此，乃误陛下之言，不可听。君子小人无参用之理。』三月庚申朔，御迓英阁。吕大防奏：『仁宗所书三十六事，请令图写置坐隅。』从之。癸亥，进《神宗皇帝实录》，上东向再拜，然后开编。吕大防于帘前披读未久，帘中恸哭，止读令进。壬午，御集英殿，赐进士马涓以下及第总六百有二人。癸未，赐武举进士贾君文等二十三人。贾易为侍御史，安鼎为监察御史，姚勔为右正言。中书舍人韩川言：『新除黄庭坚所为轻翽浮艳，素无士行。』诏庭坚行著作佐郎。

夏四月辛卯，诏罢今岁幸金明、琼林苑。先是，吕大防请为赏花钓鱼之会，有诏用三月二十六日，而连阴不解，太皇太后谕旨：『天意不顺，宜罢宴。』众皆竦服。壬辰，吕大防、刘挚奏：『危竿论一事在三十六事之前，注释失仁宗旨意。盖圣意以为人君居至高至危之地，须用正直之人，譬如危竿，须用正直之木。古人谓邪蒿人君不可食，食之固无害，以其名不正，况邪佞小人乎？』乙未，诏复置通礼科。辛亥，礼部言：『每岁宴赏，共合用羊乳房约四百五

十余斤。请依羊羔例罢供，以它物代。』从之。癸丑，杨畏为殿中侍御史，从中丞赵君锡举也。王岩叟移简诘刘摯，摯不从。或曰：『畏初善摯，后吕大防亦善之。时大防与摯各有异意，皆欲得畏为助，君锡荐畏，实摯风旨也。』然畏卒助大防击摯云。太皇太后谕三省曰：『五月日食，可降诏罢朝会。』

五月己未朔，太史言食二分，不及元奏分数。

秋七月，侍御史贾易言：『臣窃以天下大势有可畏者有五，而旱干水溢、日星谪见不与焉。一曰上下相蒙而毁誉不以其真，二曰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责，三曰经费不充而生财不得其道，四曰人才废缺而教养不以其方，五曰刑赏失中而人心不知所向。』己巳，苏轼言：『浙西诸郡二年灾伤，而今岁大水，苏、湖、常三郡水通为一，杭州死者五十余万，苏州三十万。贾易等疏论浙西灾伤不实，乞行考验。』诏用其说。范祖禹封还录黄，奏曰：『德宗正元中江淮大水，陆贽请遣使赈恤，帝曰：「闻所损殊少。」贽曰：「所费者财用，所收者人心。」宪宗元和中，南方旱饥，遣使赈恤，帝戒之曰：「朕宫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数，惟赈救百姓则不计费。卿辈当体此意。」七年，又谓宰相曰：「卿辈屡言淮浙去岁水旱，近有御史自彼还，言不至为害。」李绛对曰：「此盖御史欲为奸谏，以悦上意尔。」帝曰：「卿言是也。」命速蠲其租赋。夫奏灾伤分数过实，赈济用物稍广，此乃过之小者，正当阔略不问，以救人命。若因此惩罚一人，则自今官司必以为戒，将坐视百姓之死而不救矣。给散无法，枉费官廩，赈救不及贫弱，出榷反利兼并，此乃监司使者之事，朝廷亦难遥为处画也。今所言，伏乞更不施行。』从之。乙酉，苏轼言：『贾易欲求臣罪，只如浙西水灾。臣累次论奏，蒙采纳施行，而易扇摇安鼎、杨畏，以为回邪之人眩惑朝廷。乞加考验，治其尤者。若非范祖禹、郑雍、姚勔因公论奏，则行下其言，浙中官吏承望风旨，不敢实奏灾伤，则亿万性命流亡，盗贼意外之患何所不至？』贾易言：『苏辙厚貌深情，险于山川；詖言殄行，甚于蛇豕者，因与兄轼诽谤先帝放斥于外，其兄轼既立异以背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领。先帝厌代，轼则作诗自庆曰：「竹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忻然。」后于策题又形讥毁，言者固尝论之。及作吕大防制，尤加悖慢，其辞曰：「民亦劳止，庶臻康靖之期。」识者闻之，为轼股栗。先朝行免役，则以差役为良法。及陛下复行差法，则以免役为便民。其在杭州，务以暴横立威，故决配税户颜章兄弟。累年灾伤不过一二分，轼则张大其言，以甚于熙宁七八年之患。又尝建言，以兴修水利者皆为虚妄无实，而自为奏请浚治西湖，虐使捍江厢卒筑为长堤，于湖中以事游观，于公私并无利害。』易以戊子朔奏疏，又有别疏。宰臣执政进呈，具言易疏前后异同之语，并签贴元疏进入，退，复具奏曰：『臣窃知易乃王安礼所善，安礼以十科荐之。今群失职之人皆在江淮，易实江淮

之士，来自东南。今日之疏，不惟摇动朝廷政事，亦阴以申群怨之愤。』乃诏与易外任。后三日，以本官知寿州。壬辰，苏轼知颍州。先是，御史中丞赵君锡言：『先帝上仙，轼作诗喜幸。乞正典刑。』贾易相继言之。于是苏轼言：『近因弟辙与臣言贾易等论浙西灾伤乞考验虚实，因问弟辙云：「汝既备位执政，因何行此文字？」辙云：「此事众人心知其非，然台官文字自来不敢不行。又王遹亦来见臣，云有少事谒中丞。臣知遹与君锡亲，因令传语君锡，大略云台谏、给事中互论灾伤，公为中丞，坐视一方生灵陷于沟壑，无一言乎？不谓触忤君锡，遂至于此。」』』

八月乙未，赵君锡为吏部侍郎。贾易初论苏轼题诗怨谤，君锡亦相继论轼，太皇太后不悦，谕三省曰：『君锡全无执守。韩忠彦问赵君锡：「贾易罢，岂非为言苏轼否？」曰：「是也。」先帝三月上仙，轼五月题诗，云轼别有意，似此，使人何可当也？』郑雍为御史中丞，右正言姚勔为左正言，监察御史虞策为右正言。甲寅，宰臣吕大防言：『近讲筵官奏，乞修迩英记注如仁宗朝故事。已有旨施行。今史院有迩英、延义二阁记注十余卷，具载仁宗与讲读官议论。欲写一本进入，以备圣览。』上可之，诏别写一本送资善堂。王岩叟言：『秋气已凉，陛下间燕之中，足以留意经史。舜鸡鸣而起，大禹惜寸阴。愿以舜、禹为法。』上曰：『朕在禁中，常观书不废也。』上问岩叟从谁学，对曰：『从河东宁智先生学，后随仕四方，无常师。』上问因甚识韩琦，对曰：『因随侍闲居北门，始识之，遂荐辟学官，又辟幕府，又随之居相三年，至其葬乃去。琦尝教臣以事君之道：前不希宠，后不畏死，左右无所避，中间惟有诚意而已。臣佩以终身。』上称叹久之。又尝因对论取士，对曰：『天下非无材，取之不远，采之不博耳。所迁所擢止于已用者数人而已，故朝廷有乏材之患，缙绅有沉滞之叹。且如天下郡守、县令，最可以见治状。每岁使本道监司举一二性行端良治状优异者，朝廷召而用之，则人思自奋矣。』上曰：『甚好。』上问治道何先，对曰：『在上下之情交通，而无壅蔽之患。上下之情所以通，由举仁者而用之。仁者之心，上不忍欺其君，下不忍欺其民，故君有恩意，推而达于下民；有疾苦，告而达其上，不以一身自便为心。』上曰：『安知仁人而举之？』对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木讷近仁。』上颌之。

九月癸巳，御集英殿，试制科举人。

冬十月丙寅，迩英读宝训，至节费，王岩叟曰：『大凡节用，须每事以节省为意，则积日累月，国用自然有余。』上曰：『然。』庚午，幸国子监，诣至圣文宣王殿行释奠礼，一献，再拜。

幸太学，国子祭酒丰稷讲《尚书·无逸》终篇，遂幸昭烈武成王庙。肃揖礼毕，还内。先是，范百禄转对请视学，故有是举。或谓吕大防曰：『祖宗视学

，非有爵命之赏，则有金帛之赐。』大防曰：『古者天子视学，盖常事也。吾固欲天子时一幸，金爵之賚，后日何可继也?』闻者乃服。癸酉，郑雍、杨畏对甚久，论右仆射刘摯及右丞苏辙也。雍具摯党人姓名王岩叟、刘安世、韩川、朱光庭、赵君锡、梁焘、孙升、王觐、曾肇、贾易、杨康国、安鼎、张舜民、田子谅、叶伸、赵挺之、盛陶、龚原、刘概、杨国宝、杜纯、杜紘、詹适、孙谔、朱京、马传庆、钱世雄、孙路、王子韶、吴立礼凡三十人。姚勔八奏并言摯朋党不公。虞策四奏言摯亲戚赵仁刷王巩犯法施行不当。甲戌，刘摯、苏辙以王巩坐罪，摯与巩为姻家，辙荐巩，皆自劾，乞正典刑。诏答不允。王岩叟奏：『刘摯以人言避位，今朝廷清明，天下安静，一时戮力尽忠之臣，摯居其最。岂可因一二偏词轻示遐弃?安知其间无朋邪挟私而阴与群奸为地者?』不报。太皇太后独遣中使赐苏辙诏，谕令早入省供职。辛巳，上谕吕大防曰：『论刘摯者已十八章，乃邢恕过京师，摯与通简，又延接章惇之子，牢笼为它日计。』初，邢恕赴贬所，舟行过京师。摯与恕故相善，因以简别摯，摯答简，其末云：『为国自爱，以俟休复。』监东排岸官茹东济数有求于摯，弗得，怨之，亟取摯简，录其本送郑雍、杨畏，二人者方弹劾摯，乃解释简语，以休复为复子明辟之复，谓摯劝恕俟太皇太后它日复辟也。又言摯尝馆章惇之子于府第，故太皇太后怒。癸未，王岩叟言：『臣之区区，不为一刘摯、苏辙，为陛下惜腹心之人耳。』宣谕曰：『枢密之言是也。』固亦不深罪摯，为摯垂帘之初有功。岩叟曰：『言事官未必皆忠直。臣闻杨畏乃吕惠卿面上人，但欲去除陛下腹心之人，便是与奸邪开道路耳。』十一月乙酉朔，刘摯为观文殿学士、知郢州。麻制以从摯所乞为辞。壬辰，给事中朱光庭知亳州。初，刘摯罢相麻制光庭封还，言：『摯有功大臣，不当无名而去。言者若指臣为朋党，愿被斥逐不辞。』于是光庭与摯相继俱罢。诏新历以《元祐观天历》为名。辛丑，守中书侍郎傅尧俞卒。太皇太后谓执政曰：『尧俞清直人。』又曰：『金玉人也，可惜不至宰相。』

司马光尝谓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难兼，吾于钦之畏焉。』雍曰：『钦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温，尤为难矣。』时以雍之言为然。己酉，董敦逸、黄庆基并为监察御史。

十二月戊辰，是夕，开封府火。吕大防言：『闻有客星在昴、毕间。』王岩叟曰：『天道远，不可知变见果为何事?但朝廷每事修省，天道自当顺应。』太皇太后曰：『天道安敢忽?更在执政大臣同修政事。』

壬申元祐七年春二月乙丑，诏编修枢密院条例官就编修《经武要略》。

三月甲申朔，侍读顾临读仁宗宝训，至钞法事，吕大防奏曰：『自钞法之行，一则人户无科买之扰，二则商旅无折阅之弊，三则边储无不足之患，四则

物货无般辇之劳，五则运盐减脚乘之费，实于官私为利。』上甚善之。王岩叟奏曰：『陛下宫中何以消日？』上曰：『并无所好，惟是观书。』岩叟曰：『大抵圣学要在专勤，屏去它事，则可谓之专；久而不倦，则可谓之勤。如此，天下幸甚！』丁亥，三省进呈程颐服阙，欲除馆职、判登闻鼓院。太皇太后不许，乃以为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初，颐在经筵归，其问者甚众，而苏轼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党、蜀党之论。二党道不同，互相非毁，颐竟罢去。及进呈除目，苏辙遽曰：『颐入朝恐不肯静。』太皇太后纳其言，故颐不复得召。

《讲义》曰：尝谓自古朋党多矣，未有若元祐之党为难辨也。盖以小人而攻君子，此其党易辨也；以君子而攻小人，此其党亦易辨也。惟以君子而攻君子，则辨之也难。且我朝寇、丁之党，为寇者皆君子，为丁者皆小人；吕、范之党，为范者皆君子，为吕者皆小人，其在一时虽未易辨也，详观而熟察之，亦不难辨也。而元祐之所谓党者何人哉？程曰洛党，苏曰蜀党，而刘曰朔党，彼皆君子也，而互相排轧，此小人得以有辞于君子也。程明道谓『新法之行，吾党有过。』愚谓绍圣之祸，吾党亦有过。然熙宁君子之过小，元祐君子之过大。熙宁之争新法犹出于公，元祐之自为党皆出于私也。

范祖禹言：『臣掌国史，伏睹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丰功盛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见者，其事有五：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听谏。仁宗行此五者于天下，所以为仁也。臣愿陛下深留圣思，法象祖宗。』又言：『臣观仁宗每因事示人好恶，皇祐中，杨安国讲「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仁宗曰：「蘧伯玉信君子矣，然不若史鱼之直。」由是天下知仁宗好直不好佞，此圣人之大德也。如此之类，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上然之。先是，六年十一月辛亥，客星出参宿度中，犯厕。

太史言：主有暴兵，米贵，晋分兵灾。壬子，犯九游星。十二月癸酉，行入奎宿度中。太史言：主边兵动。今年正月，随天运行，入浊不见。至是月辛亥，在奎宿度中稍伏。

夏四月，臣寮上言：『科场限字条制，已得旨：策过二分，更不降等。而赋论、经义未蒙指挥。往时开封举人路授倡为长赋几千言，得张方平摈斥，而其文遽正。嘉祐初，刘几辈善为怪僻句，得欧阳修革去，而其风复雅。但系主司之风化耳。今朝廷立法，不问其文之浇淳，而校其字之多寡。责其不及，犹有劝惩，禁其多文，殊无义理。』诏：『赋论过二分并不降等，其经义文理优长者准此。』范祖禹言：『王存端立厚重，素有人望。苏轼文章为天下第一，但忌嫉者多。赵彦若博学多文，详练故事。郑雍自居言职，风望愈高。今讲

读官有阙，此四人者，实允众论。程颐本末，别具论列。孔武仲学问该洽，讲说明白。吕希哲是司空公著之子，公著尝言「此子不欺暗室」。其人经术履行，识者皆谓可备劝讲。吕大临是大防之弟，修身好学，行如古人。吴师仁自为布衣，以行谊称于士大夫。」又奏：『程颐经术行谊，天下共知。司马光、吕公著与颐相知二十余年，然后举之。此二人者，非为期罔以误圣听也。颐草茅之人，一日入朝，未习朝廷事体，迂疏则固有之。又谓颐欲以故旧倾大臣，以意气役台谏，其言皆诬罔非实。若复召颐劝讲，必有补圣明，臣虽终老在外，无所憾矣。』时祖禹屡请知梓州，执政拟从其请，太皇太后曰：『皇帝未欲令去，且为皇帝留之。』执政谕旨，祖禹乃不敢复请。

五月，董敦逸言：『程颐怨躁轻狂，惑众慢上。』丙戌，诏程颐许辞免直秘阁，差管勾崇福宫，颐表言请归田里，诏不许。既有崇福之命，颐但称疾不拜，假满百日，亟寻医，讫不就职。

丙午，王岩叟为端明殿学士、知郑州，以杨畏言岩叟天资至险，强愎循情，父子豫政，货赂公行。黄庆基言岩叟废法徇私，强狠自用，父苟龙、子横交通货贿，窃弄威福[2]。而岩叟遂称疾，章再上，故有是命。

六月癸丑朔，诏淮南东西、两浙路诸般逋负，不问新旧、有无官本，并特与权住催理一年。从苏轼之言也。辛酉，吕大防为右光禄大夫，苏颂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辙守门下侍郎。韩忠彦知枢密院事，范百禄守中书侍郎，翰林学士梁焘守尚书左丞，御史中丞郑雍为尚书右丞。权户部尚书刘奉世签书枢密院事。戊辰，李之纯为御史中丞，杨畏为侍御史。诏太庙复用牙盘食。壬申，御迓英阁，侍读顾临读宝训，至王沿论引漳水灌溉，王軫以为不可，读毕，上问顾临曰：『沿、軫所论孰长？是何说可行？』临曰：『沿说可行。』它日，右仆射吕大防进曰：『臣侧闻顾临读宝训引漳河灌溉事。臣谓大抵河渠利害最为难明，如本朝黄河，持议者有三说，一曰回河，二曰塞河，三曰分水。本朝有二股河分流水势，粗免河患，后因闭塞一股，并入一股合流，遂至决溢。分水之利，从可知矣。今为四堤二河分减水势，实为大利。』

九月。先是，诏议郊祀典礼，顾临、彭祖禹等八人议，请合祭天地。范纯礼、彭汝砺、曾肇、王觐、丰稷、刘安世、孔武仲、陈轩、欧阳棐、韩治等二十二人议：南郊合祭天地不见于经。太皇太后曰：『宜依仁宗先帝故事。皇帝即位以来，未曾亲祀天地。今且合祭，宜有名者。』大防等曰：『今蒙圣谕，正如众议。欲依此令学士院降诏。』冬十月庚戌朔，环州地再震。戊午，来之邵为监察御史。

十一月癸巳，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以太祖配。礼毕，终日和燠。翼日风寒相属，时雪如期。

十二月辛亥，范祖禹言：『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深厚，结于天下，是以百姓思慕，终古不忘。陛下诚能上顺天意，下顺民心，法仁宗，则垂拱无为，海内晏安，成康之隆，不难致也。臣承乏史官，尝采集仁宗圣政得数百事，欲乞撰录成书上进，少资睿览，监观成宪，皆举而行，以副群生之所愿。』祖禹寻采集仁宗圣政三百七十事编录成书，名曰《仁皇训典》，凡六卷，上之。

癸酉元祐八年春正月甲申，英州别驾、新州安置蔡确卒。丁亥，上御迩英阁，讲《礼记》，读宝训。顾临读至汉武帝籍提封为上林苑，仁宗曰：『山泽之利，当与众共之，何用此也？』丁度对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于忧劝，此盖祖宗家法尔。』读毕，宰臣吕大防等进曰：『祖宗家法甚多，所立最善。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见有时。祖宗以来，事母后皆朝夕见，此事亲之法也。前代大长公主用臣妾之礼，仁宗以侄事姑，此事长之法也。』上曰：『今宫中见行家人礼。』大防等曰：『前代宫闈多不肃，本朝宫禁严密，此治内之法也。』

前代外戚多预政事，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预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宫室多尚华侈，本朝宫殿止用赤白，此尚俭之法也。前代人君虽在宫禁，出舆入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后殿，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简，祖宗以来，燕居必以礼，此尚礼之法也。前代多深于用刑，唯本朝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上甚然之。

二月，崇政殿说书吕希哲为右司谏。希哲固辞之。苏轼戏谓希哲曰：『法筵龙象当观第一义。』希哲笑而不应，退，谓范祖禹曰：『若辞不获命，必以杨畏为首。』时畏方在言路，以险诈自任，故希哲云尔。

三月壬午，诏：『苏颂累乞解机政，可依所请，以大学士留京师。』己丑，黄庆基言：『前日陛下罢黜刘摯、王岩叟、朱光庭、孙升、韩川辈而洛党稍衰，然洛党虽衰，川党复盛矣。』庚寅，范祖禹言：『臣前上《仁皇训典》，愿陛下法则仁宗。臣常以畏天者莫如仁宗，故愿陛下先诚于事天。中春以来，暴风雨雪，寒气过甚，惟陛下戒之重之，侧身修德，以销大异。』辛卯，范百禄充资政殿学士、知河中府。诏：『来年御试，将诗赋举人复试三题，经义举人且令试策，此后全试三题。』

夏四月丁巳，诏今后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

五月癸未，苏轼同吕希哲、吴安诗、丰稷、赵彦若、范祖禹、顾临上言：『臣等备员讲读，伏见唐宰相陆贽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辨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陛下能自得师，莫若近取诸贽。臣等欲取其奏议

，稍加校正，缮写进呈，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辛卯，董敦逸、黄庆基皆罢，坐言尚书苏辙、苏轼不当也。王辰，三省同进呈，于是大防、辙等奏曰：『先帝圣意，本欲富国强兵以鞭挞四夷，而一时群臣将顺太过，故事或失当。及太皇太后与皇帝临御，因民所欲，随事救改，盖事理当然耳。真宗即位，弛逋欠以厚民财；仁宗即位，罢修宫观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时施宜，以补助先朝阙政，亦未闻当时士大夫有以为毁谤先朝者也。近自元祐以来，言事官有所弹击，多以毁谤先帝为词，非唯中伤士人，兼欲摇动朝廷，意极不善。若不禁止，久远不便。』于是得旨：敦逸、庆基并与知军差遣。

六月戊午，左丞梁焘充资政殿学士、同醴泉观使。焘初以议边事不合，即属疾求罢，上皆遣内侍封还，仍问所以必去之理，并访人材。焘曰：『人材可大任者，圣主当自知之，但须识别邪正，公天下之善恶，则天下受福。陛下必欲知可大用之人，无过且图仍旧人有人望者。』寻出知颍昌，临行，宣谕曰：『已用卿言，复相范纯仁矣。』己未，杨畏言：『纯仁方罢帅降官，遽命以为相，赏罚未明，何以诏示天下？』来之邵又言：『纯仁师事程颐，暗狠不才。』皆不听。或曰：『畏与苏辙皆蜀人，前击刘摯，后击苏颂，皆阴为辙道地。』太皇太后觉畏私意，故复自外召范纯仁。畏寻又言辙不可大用云。

吕中曰：群而不党，君子之道也。而主子瞻者攻正叔，主正叔者攻子瞻，非君子之党乎？和而不同者，君子之道也。而差役法行，同己者喜之，异己者斥之。非君子之同乎？矜而不争者，君子之道也。而回河之议，苏轼与大防争；贬确之事，范纯仁又与刘安世争，非君子之争乎？易事而难说，君子之道也。司马光悦于蔡京，苏公悦于杨畏，非君子之说乎？凡是数者，皆以君子无以自别于小人，故始为小人所悦，终为小人所陷，其极至于为小人所污不能自辨矣。人皆谓元祐之失在于分别之太过，惟朱文公谓元祐之失正在于决择之未精，此未亲政之时，小人之势已足以胜君子，况于已亲政乎？

秋七月丙子朔，范纯仁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太皇太后宣谕曰：『公父仲淹在章献明肃垂帘时，唯劝章献明肃尽母道。及仁宗亲政，唯劝仁宗尽子道，可谓忠臣。公必能继绍前人。』纯仁顿首谢。

八月丙午朔。辛酉，太皇太后有疾。丁卯，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郑雍、韩忠彦、刘奉世入崇庆殿后阁，问太皇太后圣体。太皇太后谕大防等曰：『今疾势有加，与相公等必不相见。且善辅佐官家，为朝廷社稷。』初，大防等欲退，太皇太后独留纯仁，意欲有所属也。上令大防以下皆往。大防曰：『近闻圣体向安，乞稍宽圣虑服药。』太皇太后曰：『不然，政欲对官家说破：老身没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乃呼左右，问曾赐出社饭否。因谓大防曰：『公等各去吃一匙社饭，明年

社饭时，思量老身也。』

九月戊寅，太皇太后崩。范祖禹言：『太皇太后登遐，陛下今将总览庶政，延见群臣，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乱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长进退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可不谨哉！今陛下所宜先者，莫如报太皇太后之德也。陛下如欲报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谨守之。太皇太后严正至静，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奸邪，以清朝廷，裁抑侥幸，以肃宫禁，故虽德泽深厚，结于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为少矣。今必有小人进言曰：太皇太后不当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离间之言，不可不察也。初，太皇太后同听政，中外臣民上书者以万计，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与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则非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当逐，陛下与太皇太后亦以众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负先帝、下负万民、天下之所讎疾、众庶所欲同去者也。惟陛下辨察是非，斥远佞人，深拒邪说。有敢以奸言惑圣听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陛下初揽政事，乃小人乘间伺隙之时也，故不可不预防之。此等既上误先帝，今又复误陛下，天下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耶？』初，苏轼与祖禹约皆上章论列，轼章已成，见祖禹章，观毕曰：『轼愿附名，止于臣字下加等字。』后数日，祖禹又言：『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为公，罢王安石、吕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旧政，故社稷危而复安，人心离而复合，乃至契丹主，亦与其宰相议曰：「南朝尊行仁宗皇帝政事，可敕燕京留守，使边吏约束无生事。」陛下观戎狄之情如此，则中国人心可知也。今陛下亲万机，小人必欲有所动摇，而怀利者亦皆观望。臣愿陛下上念祖宗之艰难，先太皇太后之勤劳，痛心疾首，以听用小人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使中外一心，归于至正，则天下幸甚！』

冬十月，吕陶言：『自太皇太后垂帘以来，屏黜凶邪，裁抑侥幸，小人心，不无怨憾。』

万一或有奸邪不正之言上惑圣听，谓太皇太后斥逐旧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亲万机，则某人宜复用，某事宜复行，此乃治乱之端，安危之机，君子小人消长之兆，在陛下察与不察，辨与不辨也。』吕希纯言：『君子小人用心不同，邪正之论不可不察。有昔时自以过恶招致公论坐法沉废者，朝思夜度，唯望乘国家变故、朝廷未宁之时进为险语，以动上心。其说大约不过有三：一者必谓神宗所立法度，陛下所宜修复；二者必谓陛下宜独揽权纲，不宜委信臣下；三者必谓向来迁责者当复收用。三者之言，行将至矣。』

十一月，枢密院出刘瑗以下十人姓名，并换入内供奉官。三省但将有过犯冯景、黄某二人、见持服刘瑗、李穀二人不行外，抽取六人。苏辙奏曰：『陛

下方亲政，中外贤士大夫未曾进用一人，而推恩先及于近习，外议深以为非。』后数日，枢密院复出内批，以刘惟简、随龙除内侍省押班，梁从政内侍省都知，靖方带御器械。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词头。上曰：『只为禁中阙人，兼有近例。』辙曰：『此事非谓无例，盖谓亲政之初先擢内臣，故众心惊疑。』上释然，曰：『除命且留，俟祔庙取旨可也。』即退，大防等知上从善如流，莫不相庆。范祖禹言：『近闻陛下召内臣十人，而李宪之子亦在其中。又召数人，而王中正之子亦在数。中外民庶皆言执政大臣不能固执，置陛下于有过之地。』不报。遂请对，札子言：『熙宁之初，王安石、吕惠卿等造立新法，先言天不足畏，众不足从，祖宗不足法。幸赖先帝圣明觉悟，再罢安石，两逐惠卿，终元丰之世不复召用。而所引小人布满中外，日夜伺候。今日事变，妄意陛下以修改法度为是。如使小人得至朝廷，必进奸言，上以惑误陛下，次以倾害善人，下以胁持群臣。岂惟正人不敢立朝，臣恐宋室自此陵迟不复振矣！』又言：『先帝天资英睿，圣学高明，可谓不世出之主也。而内外为小人所误，外兴师旅，内兴百役，凡不便民之事，皆群小所为，而先帝受天下之谤。臣尝痛之，故不愿陛下复近小人，盖以此也。陛下诚能听臣之言，悉追罢召用内臣指挥，则中外之人称诵圣德，万口一辞。』祖禹既读札子，又面奏章惇等不可用，又奏：『召用中官，不谓陛下有此政事？』上曰：『卿所论朕已晓。』祖禹曰：『臣乞携此章付执政，且诘责之。』上曰：『且留此，朕欲再看。』先是，吕大防欲用杨畏为谏议大夫，纯仁曰：『上新听政，谏官当求正人。畏倾邪不可用。』大防素称畏敢言，且先密约畏助己，竟擢迁畏为礼部侍郎。畏寻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上即召畏登对，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即疏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行义，多加题品，且密奏书万言，具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召章惇为宰相。上皆嘉纳焉。

甲戌绍圣元年正月戊子，邓温伯权知贡举。范祖禹、王觐、虞策同权知贡举。

二月丁未，守户部尚书李清臣守中书侍郎，守兵部尚书邓温伯守尚书左丞。清臣首倡绍述，温伯和之。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丰事激怒上意，清臣尤力。伴送北使张元方还，言相、滑等州饥民众多，仓廩空虚。苏辙见范纯仁、郑雍，议曰：『此事岂可不令上知？』二人皆不欲，辙曰：『昔真宗初即位，李沆作相，每以四方水旱盗贼闻奏。王旦渭沆曰：「不宜以细事挠上听。」沆曰：「人主年少，当令常闻四方艰难，不尔侈心一生，无如之何。吾老不及见此，参政异日忧也」。』纯仁曰：『善。』及对，纯仁具奏。上曰：『为之奈何？』辙曰：『滑州已支山陵余粮万石与之。又京城赈济应用备粮，然省仓军

粮才有二年五个月备。』上曰：『何其寡备至此?』辙曰：『此非一日之故。熙宁初，臣在条例司，窃见是时有九年以下粮。』上曰：『须九年乃可。』辙曰：『九年未易遽置，但陛下尝以为意，重节浮费，令三年间有三五年备，亦渐可也。』

三月壬申朔，日蚀，云雾不辨。癸酉，上批新知陈州蔡卞为中书舍人。乙亥，吕大防为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后二日，改知永兴军。大防当国日久，群怨交归焉。及宣仁始祔庙。神宗所简拔之人章惇、安燾、吕惠卿等以次进用，大防亦自求去位，上亟从之。乙酉，上御集英殿，试进士策曰：『朕之临御几十载矣，复词赋之选而士不加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雇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侵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此其故何也?夫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圣人亦何必焉?』李清臣之词也。丁酉，上御集英殿，赐进士毕渐以下总六百人。时初考官取答策者多主元祐，杨畏覆考，专取主熙宁、元丰者，故渐为之首。苏辙依前官知汝州。先是，辙言：『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欲复熙宁、元丰故事之意。臣愿陛下勿轻事改易，若轻改九年已行之事，擢任曩岁不用之人，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词，则大事去矣。』不报。辙又言：『圣意诚谓先帝旧政有不合改更，自当宣谕臣等，令商量措置。今日宰臣以下未尝略闻此言，而忽因策问进士宣露密旨，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为，子弟有不预知，而与行路谋之，可乎?』上固不悦，李清臣、邓温伯又先媒蘖之，诏以辙为端明殿学士、知汝州。

夏四月甲辰，蔡卞同修国史，翟思为左司谏[3]，上官均为左正言，张商英为右正言。商英前自开封府推官出为河北西路提刑，改江西运副，又徙淮南，逾五年不复召，于是始擢谏官，故商英攻元祐大臣不遗余力。商英尝奏疏论神考发明道德之意，以作成人才，同一风俗，大志未集，神灵在天。宣仁保佑陛下，托心腹于辅弼，寓视听于台谏，而势利之下，是非蜂起，浮言竞作，鄙谚交兴，川洛异党，秦汶分朋[4]。拨而后动谓之天平子，大而无见谓之盲大虫，交通相纽谓之八关，阴私架造谓之五鬼，谁何门户谓之约闹，抱持具足谓之小鬼，舍所亲而去谓之过房，失所合而还谓之归宗，伺察报探谓之灭门瞪、走马瞪，势尽相图谓之徒中反告。臣愚欲乞陛下以臣此章降手诏戒厉，揭之朝堂，风示四方。』乙巳，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绪。上曰：『止用元丰法而减去宽剩钱。百姓何有不便邪?』范纯仁曰：『四方各不同，须因民立法，乃可久也。』上曰：『令户部议之。』庚戌，曾布为翰林学士。布自高阳徙江宁，诏许入覲，言先帝政事当复施行，且乞改元，以顺天意。壬子，虞策言：『吕惠卿等指陈苏轼所作诰词语涉讥讪。』来之邵言：『轼凡作文字讥斥先朝，当原其所犯

，明正典刑。』制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癸丑，御札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范祖禹为龙图阁直学士、知陕州。先是，祖禹屡请补外。上曰：『不须入文字，执政官有缺。』盖上欲以祖禹代苏辙也。既而沮之者甚众，祖禹故求出，乃有是命。诏王安石配享神宗。壬戌，章惇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制词略曰：『方政令出于帘帟，操柄归于廊庙。善政良法，多所纷更，正色危言，不惮强御。』范纯仁充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曾布修神宗正史。朱勃言：『应选人历任通及三考以上，方许奏举改官。』从之。丁卯，中书省言：『推行差役，民间苦于差扰。』诏府界诸路役色依元丰八年见行条约施行。邓温伯言：『旧名润甫，昨避高陈王讳，今请复旧名。』从之。

闰四月辛未朔，监察御史郭知章为殿中侍御史。壬申，陆师闵等二十三人为诸路提举常平等事。井亮采请罢十科举士法，从之。翟思言：『先帝正史，将以传示万世。访闻秉笔之臣多刊落事迹，变乱美实，以外应奸人诬诋之说。今既改命史官，须别起文。请降旨取日历、时政记与今实录参对。』从之。甲申，安焘为门下侍郎。乙酉，吕惠卿知苏州。虞策请复置天下义仓，每亩税一石出米五升，自来年为始，专充赈济。诏苏轼合叙复日未得与叙复。

秦观监处州茶盐酒税。乙未，章惇入见，遂就职。丙申，诏惇提举修神宗皇帝实录、国史。

黄履为御史中丞。

五月甲辰，诏进士罢试诗赋，专治经术。三省勘会：『今来既纯用经术取士，其应用文词，如诏诰、章表、箴铭、赋颂、赦敕、檄书、露布、戒谕之类，在先朝亦尝留意，未及诏科。』诏别立宏词一科，每科场后，许进士登科人经礼部投状乞试。甲寅，郭知章言：『先皇帝辟地进壤，扼西戎之咽喉。元祐初，用事之臣委西塞而弃之，外示以弱，实生戎心。乞检阅议臣名氏，显行黜责。』惇等因开列初议弃地者，自司马光、文彦博而下凡十一人。己未，杨畏为吏部侍郎。初，吕大防既超迁畏，畏知章惇必复用。有张扩者，惇妻之侄也，畏见扩，致意云：『畏度事势轻重，因吕大防、苏辙以逐刘摯，梁焘辈又欲并逐大防及辙，而二人觉之，遽罢畏言职。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宁、元丰，首为公辟路者。』及惇赴召，百官郊迎，畏独请间，语多斥大防。有直省官闻之，叹曰：『杨侍郎前日谄事吕相公，亦如今日见章相公也。』惇信其言，故又迁畏吏部。

六月，吕大防降授右正议大夫、知随州，刘摯特落观文殿学士，降授左朝议大夫、知黄州，苏辙特降授左朝议大夫、知袁州，苏轼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甲申，礼部言：太学博士詹文奏乞除去《字说》之禁。从之。梁焘落资政殿学士，降授左中散大夫、知鄂州，刘安世落宝文阁待制、知南安军

，吴安诗落直集贤院、监光州盐酒税，韩川落龙图阁待制、知坊州[5]，孙升特落集贤院学士、知房州。

陈瓘《尊帝余言》云：臣愿陛下诏张商英而问之曰：『宣仁圣烈皇后，果有不忠之意乎？十有九章上于宣仁者，谁言之也？致往之义，当如之何？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大抵周秩五章，张商英六章，黄履三章。惟思、刘拯、上官均、来之邵、井亮采各一章，八人共十九章也。』

丙戌，诏蔡确特追复观文殿学士，赠特进。辛卯，周秩言事失当，罢监察御史，差权知广德军。是日，三省以周秩所上二章进呈，读至『秩言：向者有御批，欲增隆皇太妃仪物。又如治平中议濮庙事，令吕大防如何住得？所以求去。』上曰：『大防何尝有言？今周秩越次及之，是迎合也。』又进读至『邪说甚行，使天子不得尊其母。』上曰：『此言激怒也。如秩趣操甚狂，若置之言职，朝廷无有安静之理。其罢绌之。』

秋七月，张商英言吕希纯于元祐中尝缴驳词头不当，及附会吕大防、苏辙事。乃夺希纯宝文阁待制，知亳州如故。丁巳，三省言：『范纯仁、韩维朋附司马光，长纵群凶，毁讪先帝，变乱法度。内范纯仁仍首建弃地之议。』诏纯仁特降一官。初，章惇请责纯仁，上曰：『纯仁持议公平，非党也，但不肯为朕留耳。』惇曰：『不肯留即党也。』上勉从惇请。三省言：『前后臣僚上言，论列元祐以来司马光等罪恶未正典刑，及吕大防等罪大罚轻。』诏司马光、吕公著各追所赠官并谥告，及追所赐神道碑额，仍下陕西、郑州，各于逐官坟所拆去官修碑楼，及倒碑，磨毁奉敕所撰碑文讫，奏王岩叟所赠官亦行追夺。知随州吕大防行秘书监、分司南京、郢州居住，知黄州刘摯试光禄卿、分司南京、蕲州居住，知袁州苏辙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梁焘鄂州居住，刘安世南安军居祝戊午，诏：『司马光等各以等第行遣责降讫，其余一切不问，议者亦勿复言。所有见行取会实录修撰官以下及废弃渠阳寨人，自别依敕处分。』来之邵、刘拯等乞复免行钱法。

九月甲辰，黄庆基、董敦逸并为监察御史。庚戌，三省同进呈考试制科张咸、吴侔、陈昉三人中第五等推恩。上曰：『先朝尝罢此科，何时复置？』知章等对曰：『元祐二年复置。』上曰：『进士策，文理有过于此者。』因诏罢制科。吕惠卿知大名府。三盛枢密院同呈除目，韩忠彦、曾布因言：『章惇秉政以来，所引皆鬬茸小人。陛下以天下公论召汝砺而沮格不行；吕升卿于罪谪中致仕，而惇不稟旨，召令再仕；王钦臣谢表语侵御史，而惇欲削职降官；周秩讥切朝廷，而惇多方欲曲庇其罪。陛下不欲与惠卿复职而终须复，不欲除林希经筵而终须除，以是上下畏之，独臣与忠彦曾稍开陈，他人有敢言其非者否？』上曰：『此固当开陈也。』

冬十月庚寅，常安民为监察御史。安民先召对，言：『元祐中，进言者以熙宁、元丰之政为非，而当时为是。今日进言者以元祐之政为非，而熙宁、元丰为是，皆为偏论。愿陛下公听并观，是者行之，非者改之，无问新旧，惟归于当。』上深然之，谓执政曰：『安民议论公正，无所阿附。』国子司业龚原奏：『王安石在先朝时尝进所撰《字说》二十二卷，具书发明至理。欲乞差人就安石家缮写定本，降付国子监雕印，以便学者传习。』诏可。降吕希纯知忻州。

张商英之自右正言迁左司谏也，具奏曰：『愿陛下无忘大臣擅权时，愿章惇无忘在汝州时，愿安焘无忘在许昌时，愿李清臣、曾布无忘在河阳时。』曾布因指陈商英言：『愿陛下无忘，皆臣所不晓。』上曰：『商英言事多如此过当耳。』

十一月，蔡确特迫复观文殿大学士。己丑，常安民言：『北都为河朔重镇，既除吕惠卿为留守，而惠卿辞疾。臣愿陛下振发主断，趣令起发。』因面奏：『惠卿赋性深险，王安石拔引为执政，及得志，遂攻安石。使移此心以事君，其薄可知。惠卿若见陛下，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动陛下，希望留朝廷。』及惠卿过阙请对，既见上，果言先朝事而泣，上正色不答，计卒不得施而去，时论快之。甲午，三省同进呈台谏官前后章疏，言实录院所修先帝实录，类多附会奸言，诋斥熙宁以来政事。乞赐重行窜黜。上曰：『史官敢如此诞慢不恭，须各与安置。』

诏范祖禹责授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赵彦若责授安远军节度副使、泮州安置，黄庭坚责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

乙亥绍圣二年春正月丙午，杨畏为宝文阁待制、知成德军。畏既叛吕大防附章惇，及李清臣、安焘与惇异议，复阴附安、李，而惇亦徐觉其险诈，乃命畏出守。黄履言：『朝廷以赵彦若等修纂先帝实录厚加诬毁，皆已窜逐，惟监修官吕大防独得幸免。』诏吕大防特追夺两官，赵彦若、范祖禹、陆佃、曾肇、林希并追夺一官，黄庭坚特追一官。诏国子监大学、武、律学并依元丰七年终以前见行条制。

二月丁卯朔，日有食之，云阴不辨。

三月丁酉，林希权礼部尚书。常安民言：『希，章惇之党，为惇谋客。』由是惇与其党日毁短安民于上前，谓安民力主元祐，意欲为范祖禹等营解。邢恕为宝文阁待制、知青州。夏四月，恕入对，涕泣曰：『臣不谓今日复得见陛下！』以至泪溅御袍。上不乐，遂令赴青州。

先是，恕请觐，韩忠彦曰：『所言必有以惑圣听。』上曰：『恕自谓有定策功。』曾布曰：『恕尝谓元祐执政言：「恕双手分付与个太平天下，却逐恕

在外」。闻者皆笑之。』上亦笑。布又曰：『此人学识以至尽心公家诚不可得，但多犯分。如欲调一确与司马光，令新旧人协心同力，此岂可得?』上亦笑之。

八月甲申，诏应吕大防等永不得引用期数及赦恩叙复。

九月，范纯仁在陈州，斋戒上奏曰：『窃见吕大防等窜谪江湖，已更年祀，未蒙恩旨，久困拘囚。仰惟陛下每颁赦令，斩绞重囚，髡黥徒隶，咸蒙赦宥；股肱近臣，簪履旧物，肯忘轸侧，常俾流离?在汉有党锢之冤，于唐有牛李之党，后皆沦胥善类，貽患朝廷，数十年间，未能消弭。』癸卯，上批：『范纯仁立异邀名，沮抑朝廷已行之命，可落观文殿大学士、知随州。』上始亦有意从纯仁所奏，章惇力主前议，且谓纯仁同罪未录，遂并责之。辛亥，大亨于明堂。

壬戌，诏：『监察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险，处性颇邪，荐致人言，奸状甚著。异之要路，诚非所宜。可罢监察御史，送吏部与降监当差遣。』初，安民言：『蔡京奸足以惑众，辨足以饰非，巧足以移夺人主之视听，力足以颠倒天下之是非。内结中官，外连台谏。今在朝之臣，京党过半。陛下若不早觉悟逐去之，他日援引群奸，布满中外，变移是非，阴夺人主之权。羽翼已成，就欲去之，嗟无及矣!』又为上言：『今大臣为绍述之说者，其实皆借此名以报复私怨，一时朋附之流从而和之，遂至已甚。张商英在元祐时上吕公著诗求进，其言谀佞无耻，士大夫皆传笑之。及近为谏官，则上疏论司马光、吕公著，乞斫棺鞭尸。陛下察此辈之言，果出于公论乎?朝廷凡事不用元祐例，至王珪家荫孙五人，皆珪身后所生，乃引元祐例许奏荐。近日讲复官制，职事官不带职，寄禄官不带左右，至于权尚书、侍郎，独以林希、李琮之故不复改易。如此等事，谓之公心，可乎?故凡劝陛下绍述先帝者，皆欲托先帝以行奸谋，谓他事难以惑陛下，若闻先帝，则易为感动，故欲快恩讎，陷良善者，须假此以移陛下之意，不可不察。宣仁圣烈皇后甚得人心，前日陛下驾幸秦、楚国夫人第浇奠，及辍朝，并命敕葬诸费从官给，人人无不欢呼。今权臣恣横，朋党满朝，言官未尝一言及之，惟知论元祐旧事，力攻已去臣僚。臣荷陛下奖拔，不敢负恩，摧枯拉朽之事，臣实耻为之。举朝嫉臣，诬陷非一。臣赋性愚直，恐终不能胜朋党之论，愿乞外任以避之。』上开慰而已。上初命与安民知军，惇乃进拟送吏部降监当。明年，董敦逸论瑶华事，上怒，欲贬之，谓执政曰：『依常安民例与知军。』惇救之，乃知上亦初不曾知安民降监当也。

冬十月，右丞郑雍为资政殿学士、知陈州。章惇之贬斥元祐旧臣，皆以白帖子行遣。上疑惇，惇甚恐。雍私语惇曰：『用白帖子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案牍白上，惇遂安。

议者谓雍欲以此结惇也，然雍竟罢绌。甲戌，守吏部尚书许将为尚书左丞，翰林学士蔡卞守尚书右丞。丙子，户部尚书蔡京为翰林学士。

十一月乙未，门下侍郎安焘为观文殿学士、知河南府。焘旧与章惇相好，及同省执政，惇惮且恶之，所以排陷焘者无不至。戊戌，监察御史陈次升为殿中侍御史。苏州自夏迄秋地震。

十二月乙丑，诏御史台六察案复置监察御史三员分领。

丙子绍圣二年春正月庚子，韩忠彦除观文殿学士、知真定府。知成德军杨畏知河中府。

孙谔言：『畏在元丰之间，其议论皆与朝廷合。及元祐之末，大防、辙等用事，则尽变其趋而从之。绍圣之初，陛下躬亲总揽，则又欲变其趋而偷合苟容，天下谓之三变。』诏落宝文阁待制。其后以盛陶言移知虢州。戊午，诏宜罢合祭，自今间因大礼之岁，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于北郊。

二月，诏罢富弼配享神宗庙庭。

三月辛卯朔，内尚书省火。壬辰，诏罢春宴，不御垂拱殿三日。剑南东川地震。丁未蔡鞞守监察御史。

夏五月丙申，孙谔言：『免役者，一代之大法。伏愿陛下博采群言，无以元丰、元祐为■要，以便元元至于无不均不平之患而止，则先帝之烈昭然如日月之光明，岂不盛欤？』蔡卞言：『孙谔言役法，以为元丰多、元祐省，元丰重、元祐轻，则是谔以为元丰之法不若元祐■矣，是欲伸元祐之奸，惑天下之听。臣愚不知谔果何心也？』诏孙谔罢左正言，差知广德军。

给事中蹇序辰言：『先帝在位十有九年，其应世之迹未易周览。请选儒臣著为《神宗宝训》一书，授之读官，以备劝讲之阙。』诏俟正史成书，令史官编修。

秋七月，诏知渭州吕大忠知秦州。大忠自泾原入对，上语大忠曰：『曾得大防信否？有书再三说与且将息忍耐。大防朴，为人所卖，候二三年。可复相见。』大忠拜谢，以告章惇。

惇既闻上语，即萌异意，元祐党人由是再行贬黜。乙卯，国子司业龚原言：将来科场，只令依旧专治一经。从之。

八月，范祖禹特责授昭州别驾、贺州安置，刘安世特责授新州别驾、英州安置，坐四年十二月同上疏论禁中觅乳母事也。

九月，曾布因言：『蔡卞最阴巧而章惇轻率，以相媚说，故多为其所误。凡惇所主张人物多出于卞，至议论之际，惇毅然如自己出而卞噤不启口，外议皆云：「蔡卞心，章惇口。」如此，实于圣政有害。政府虚位甚多，愿早择人，以助正论。』壬子，上批：『皇后孟氏纵欲失德，密造奇邪。躬禀皇太后、

皇太妃圣旨，恭奉玉音，可废居道宫。』其后上颇有悔悟意，尝曰：『章惇坏我名节。』故元符末皇太皇复后位号者，推上遗志而行之也。

冬十月，正字邓洵武为神宗皇帝正史编修官。壬申，西南方有雷声，次大雨雹。

十二月，女真本名朱里真，番语舌音讹为女真。自大中祥符三年以后，绝不与中国通。

有堪布者生，女真之长，帅其孙曰英格称强诸部。英格有子曰阿固达，有大志，契丹寿昌二年，即绍圣三年也，大国舅帐萧哈里四郎君啸聚为盗，有众数千奔女真，结英格为乱，因命英格图之，英格斩哈里，遣阿固达献首级，余悉留不遣。契丹不得已，反进英格父子等官，自是其徒阴怀异志。契丹知其为东方患者必此人也。

丁丑绍圣四年春正月己酉，翰林学士林希权知贡举，给事中徐铎、起居郎沈铢同知贡举。庚戌，中书侍郎李清臣知河南府。

二月，三省言：司马光、吕公著唱为奸谋，同恶相济，亦宜少示惩沮。吕公著可特追贬建武军节度副使，司马光可特追贬清海军节度副使，王岩叟可特追贬雷州别驾，并追夺遗表致仕子孙、亲属所得荫补陈乞恩例。丙寅，给事中叶祖洽言：『近诏中书省书过文字并不回避。臣次睹中书省置中书舍人，以行为职，其不可行则缴之。门下省置给事中，以读为事，其不可读则驳之。盖以庙堂之上，议论施設，或有差误，人主有所不知，则给、舍得以其职上闻。今使中书舍人兼权给事中，又令凡有书过文字并不回避，不惟名实淆乱，而给事中职事遂废。』诏：『除特旨书读不回避外，余令互书。』庚辰，诏罢春秋科。三省言：『司马光等造为奸谋，讹毁先帝，变更法度，各加追贬。谨按：吕大防、刘摯、苏辙、梁焘等为臣不忠，罪与光等无异，虽尝惩责，而罚不称愆。吕大防可责授舒州团练副使、循州安置，刘摯鼎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苏辙化州别驾、雷州安置，梁焘雷州别驾、化州安置，范纯仁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刘奉世分司南京、郴州居住，韩维特授左朝议大夫致仕，王觐分司南京、通州居住，韩川分司南京、随州居住，孙升峡州居住，吕陶衡州居住，范纯礼蔡州居住，赵君锡管勾亳州明道宫、本处居住，马默单州居住，顾临饶州居住，范纯粹均州居住，孔武仲池州居住，王汾依前官致仕，王钦臣信州居住[6]，张耒添差监黄州酒税，吕希哲和州居住，希纯金州居住，希绩依旧光州居住，姚勳濮州团练副使、连州安置，晁补之添差监处州盐酒税，贾易添差监海州酒税务，程颐追毁出身、放归田里、郴州编管，秦观移送横州编管，朱光庭追贬柳州别驾，孙觉追职并两官及遗表恩泽，赵高追职并两官及遗表恩例，李之纯追职及遗表恩例，杜纯追职，李周追贬团练副使。』甲申，制文彦博

特降授太子少保致仕，依前潞国公。

闰二月，上批：『张天说所进书立意狂妄，诋讪之言，往往上及先帝，下及朝廷。送开封府取勘。』后开封府言天说私有《景福应太一集要》及上书诋讪先朝，情不可恕，特处死。丁亥，制韩川特责授岷州团练副使、道州安置，孙升果州团练副使、汀州安置。中书舍人蹇序辰言：『知定州韩忠彦，元祐之初，遽忘大恩，附会奸恶。望早赐黜责。』诏：『上清储祥官御篆碑文苏轼所撰，已令毁弃，宜差蔡京撰文并书。』壬辰，黄隐分司南京、睦州居祝王覲改送袁州居住，孔文仲追贬梅州别驾，鲜于侁追谏议大夫、集贤殿修撰，吴处厚追贬歙州别驾，郑雍特落职知郑州，安焘降授资政。壬寅，曾布知枢密院事，翰林林希为同知枢密院事。惇疑布更引希同知使察之，希寻为布所诱亦背惇，布与惇益不合，卒倾惇，夺其位。左丞许将守中书侍郎，右丞蔡卞守左丞，黄履守尚书右丞。诏苏轼责授琼州别驾，移送昌化军安置；范祖禹移送宾州安置；刘安世移送高州安置。

三月癸亥，御集英殿，赐正奏名进士何昌言并诸科进士等及第、出身、释褐共六百九十人。曾布言：『第二人方天若程文中言：元祐大臣当一切诛杀而不诛杀，子弟当禁锢而不禁锢，资产当籍没而不籍没，古今政事，无此义理。此奸人附会之言，不足龠天若乃蔡京门客，惇每言人臣不可欺罔，如天若欺罔，孰大于此?』上颔之。甲戌，幸金明池，风甚，池浪如山。新作龙舟舫于冰心殿东，不复可登，水嬉等船皆罢。

夏四月乙未，校书郎陈瓘通判沧州。初，太学博士林自用蔡卞之意，倡言于太学曰：『神考知王荆公不尽，尚不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夫皆骇其言，于是瓘谒章惇求外任，因具以告惇，惇大怒，召自而骂之。章、蔡由是不咸。瓘自为小官时即特立敢言，绍圣初，章惇以宰相召，道过山阳，瓘适相遇，随众谒之。惇素闻瓘名，独请登舟，共载而行，访以当世之务。瓘曰：『请以所乘舟为喻，偏重，其可行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明此则可行矣。』惇默然未答。瓘复曰：『上方虚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问将欲施行之序以何事为先?何事为后?谁为君子?谁为小人?』惇曰：『司马光奸邪，所当先辨。』瓘曰：『相公误矣，此犹欲平舟势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将失天下之望矣!』惇厉色视瓘曰：『光辅母后，独宰政柄，不务纂绍先烈，肆意大改成绪。误国如此。非奸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则不为无罪；若遽以为奸邪而欲大改其已行，则误国益甚矣。』乃为之极论熙丰元祐之事，辞辩渊源，议论劲正，惇虽迁意，亦颇惊异，遂有兼取元祐之语，留瓘共饭而别。惇到阙，召瓘为太学博士。瓘闻其与蔡卞方合，知必害于正论，遂以婚嫁为辞，久而赴官，于是三年不迁。卞方议毁《资治通鉴》板，瓘闻之，因策士题，特引

序文，以明神考有训，于是林自骇异而谓瓘曰：『神考少年之文尔。』瓘曰：『圣人之学得于天性，岂有少长之异乎？』林自辞屈愧歉，遽以告卞，乃密令学中置板高阁，不敢议毁矣。

《大事记》曰：国朝石介、祖禹各有《唐鉴》，不若《通鉴》集一千七百年之事为备也。赐名《资治通鉴》，以其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资其益于治道，百代之龟鉴云耳。然人主之所不喜，小人之所不便也。崇宁奸臣请毁《唐鉴》、苏、黄文集，又欲毁及此书，所幸有御制在也。

瓘又尝为别试主文，林自复谓蔡卞曰：『闻陈瓘欲尽取史学，以黜通经之士，意欲沮坏国是而动摇吾荆公之学。』卞既积怒，谋将因此害瓘，唯候瓘所取士，求疵立说而行之。瓘固预料其如此，乃于前五名，悉取谈经及纯用王氏之学者，卞无以发。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瓘尝曰：『当时若无矫譎，则势必相激，史学往往遂废矣。故随时所以救时，不必取快目前也。』己亥，舒州团练副使、循州安置吕大防卒于虔州。

四月辛丑，吕公著特追贬昌化军司户参军，司马光特追贬朱崖军司户参军。诏王珪遗表恩例并行追夺，所赐宅拘收入官。故承议郎高士英特追毁出身以来文字。上宣谕：『王珪当先帝不豫时持两端。』又言：『高士英者诣黄履，问谁当立者。』曾布、林希曰：『天命何可移易？兼宣仁亦必无此心。』上曰：『宣仁乃妇人之尧舜也，外则王珪等，内则梁惟简辈，忘为此纷纷尔。』上之嗣位，邢恕与蔡确等自谓有定策功，既而确死贬所，恕亦斥不用，心恨之。高士京者尝与恕同官，恕一日置酒，从容问曰：『公知元祐间独不与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问有兄弟无，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传王珪语言之人也。当是时王珪为相，欲立徐王，遣公兄士充传道语言于禁中，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诱士京以官爵曰：『公不可言不知，当为公作此事。』因令所亲信王棫为士京作奏上之，珪由是得罪。其后士京恨所得官爵不称，屡欲自陈虚妄，高氏诸族皆恶之，绝不与通。

五月丁巳，降授太子少保、潞国公致仕文彦博卒。朝议大夫致仕韩维以朋附司马光最为尽力，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致仕、筠州居祝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阴翳不见。丙戌，三盛枢密院同班致词贺。上顾三省曰：『卿等更当修政事，以进贤退不肖为意。』曾布曰：『君子、小人有天下公议在，诚不难分别。』惇曰：『若尽要为君子，谁为小人者？』布曰：『臣不敢以小人自处，若无君子之心，何可居此地？』秋七月，诏许吕大防归葬。始大防卒于虔州，上闻之，曰：『大防何以至虔州？』及其家请归葬，即许之。议者由是知痛贬元祐党人皆非本意也。甲子，内中遗火。己巳，诏罢作北郊，俟先罢合祭于圜丘乃行。庚午，太史奏：火人與鬼，主贼在君侧，宜备之。上遣中人召太史诘之，对曰

：『谗慝之人皆贼也。唯亲近正人，修德乃所以备之。』

八月己酉，彗星见氏间，斜指天市垣，光芒约三尺，至九月戊辰没。上顾问：『见彗否？』皆以实对。上曰：『当避朝肆赦，以答天戒。』曾布言：『政事有未安，刑罚有未当，大臣还肯因天变为陛下改更否？正人端士，天下之所欲进，而大臣素所不悦，还肯因天变为陛下收用否？谗邪不正之人置在要路，而大臣素所党与，还肯因天变为陛下斥逐否？臣恐未有以称陛下修省之意也。』上闻之，矍然见于色。布又言：『陛下方下诏求直言，比闻论者已有恐，恐士大夫因天变欲动摇政事，如此则谁敢言者？』是月，上以星变，屡戒大臣以修政事，又下诏求言，曾布因奏事白上：『有识之士，或有所陈，望陛下省览。然其间有奸言，闻林希言方天若上书，更欲诛戮元祐之人，既而闻林自果有此论，而御史邓棐遂以此应。』诏以扫除异意之人，足以应除旧布新之象。棐乃卞党，京所荐也。林希因进曰：『陛下寅畏如此，未知大臣能奉行圣意否？』上遽曰：『不畏言天变，岂非章惇？』

冬十月辛巳朔，御迓英阁。侍读蔡京言：『窃见王安石有《日录》一集，其间皆先帝与安石反覆论天下事及熙宁改更法度之意，本末备具。欲乞略行修纂进读。』上曰：『宫中自有本，朕已详阅数次矣。』边报言羌人以彗星肆赦罢兵，以放散人马。上曰：『羌人犹畏天变，况中国乎？』壬寅，邢恕为御史中丞，章惇实启上也。恕尝谓惇有定策功，而惇每疑元祐人复用，谋诛绝之，知恕肯任此事，故不以序迁改。时惇与卞已不咸，恕即上疏论朋党。

十一月丁丑，诏放归田里人程颐送涪州编管，坐与司马光同恶相济也。先是，上与辅臣语及元祐政事曰：『程颐妄自尊大，至欲于延和讲说令太母同听，在经筵多不逊，可与编管。』颐素与邢恕善，林希意恕必救颐，则因以倾要恕语人曰：『便斩颐万段，恕亦不救。』闻者笑之。

《宋贤年谱》云：谢良佐曰：『是行乃颐族子公孙与邢恕为之。』颐曰：『族子至愚，不足责。』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

十二月，鼎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刘摯卒。先是，蔡京、安惇共治文及甫并尚洙等所告事，将大有所诛戮，彗星变，上怒稍息，然京、惇极力煅练不少置。已而焘先卒于化州，摯亦卒于新州，众皆疑两人不得其死。明年五月，狱乃罢。戊戌，殿中侍御史陈次升为左司谏。

初，章惇、蔡卞欲其排元祐臣寮，次升首论敕榜反覆，又言常立、周植、郑居中，自此惇、卞不说，常令太府少卿林颜致忱悃于次升，次升对曰：『次升知守官而已，不知其它！』甲辰，三省言：『熙宁年兴置市易务，本以通有无，利商贾，平物价，抑兼并。元祐一切罢去。』诏复置市易务。

戊寅元符元年春正月癸酉，邹余为监察御史，邢恕所荐也。

二月，蔡京等根治同文馆狱，卒不得其要领，乃更遣吕升卿、董必使岭外，谋尽杀元祐党人。时刘摯、梁焘已前死，朝廷犹未知也。

三月辛亥，曾布言：『近闻吕升卿、董必察访二广，中外疑骇。祖宗以来，未尝诛杀大臣。升卿兄弟与轼、辙乃切骨仇讎，轼、辙闻其来，万一望风引决，朝廷本无杀之之意，使之至此，岂不有伤仁政？兼升卿凶焰天下所畏，又济之以董必，此人情所以尤惊骇也。』上改容曰：『甚好！』乃诏吕升卿差充广南西路察访指挥更不施行。后三日，董必自东路改使西路。初，章惇、蔡卞恐元祐旧臣一旦复起，日夜与邢恕谋所以排陷之计。既再迫贬吕公著、司马光，又责吕大防、刘摯、梁焘、范祖禹、刘安世等过岭，意犹未慊，仍用黄履疏高士英状追贬王珪，皆诬以图危上躬，其言浸及宣仁，上颇亦惑之，最后起同文馆狱，将悉诛元祐旧臣，专媒彙垂帘时事，建言欲追废宣仁。惇、卞自作诏书，请上诣灵殿宣读施行。皇太后方寝，闻之遽起，不及纳履，号哭谓上曰：『吾日侍崇庆，天日在上，此语曷从出？且上必如此，亦何有于我？』皇太妃同皇太后谏上语极悲切，上感悟，取惇、卞奏就烛焚之，禁中相庆。惇、卞明日再具奏，坚乞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庙乎？』抵其奏于地，宣仁追废之议由是息，而惇、卞终不肯释元祐旧臣，京、惇进呈摯等事目，上曰：『摯等已责遐方，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戮大臣。其释勿治。』蔡京等奏：『定验咸阳县民段义所献玉玺，篆文与秦相李斯篆文合，有鱼龙凤鸟之形，是古之虫篆。』诏令礼部、太常寺按故事详定以闻。诏苏辙移循州安置。

夏四月，化州安置梁焘卒。壬辰，林希罢同知枢密院事、知亳州，邢恕罢御史中丞、知汝州。诏：『五月朔受传国宝，以「天授传国受命之宝」为文。』

五月戊申朔，上御大庆殿受传国宝，行朝会礼。初，章惇谓：『秦玺何足贵？不过藏天章瑞物库而已。』既而京等专达，未尝关由三省，惇等不复敢一言，闻者哂之。丙寅，诏以六月朔改元为元符。曾布以为昔天书降，尝于承天门里作元符观，后以火废，则元符之号亦不甚佳。

秋七月，诏范祖禹移化州安置，刘光世移梅州安置；玉岩叟、范祖禹、刘安世、朱光庭诸子并勒停，永不收叙。韩维卒。壬申夜，云雾蔽天，地震，良久乃止。

九月，诏王珪诸子并勒停，永不收叙。庚戌，横州编管秦观特除名，永不收叙，移送雷州编管，以附会司马光等同恶相济也。壬子，宣德郎邹浩为右正言。三省呈浩元祐间所上疏云：『人才所当急，则云自古不乏才。国用所当忧，则云君子不言利。边备所当修，则云在德不在兵。』皆深中当时议论者之病，遂擢授谏职。诏郑侠追毁出身，除名勒停，依旧送英州编管。

冬十月甲午，化州安置范祖禹卒。中书省言：『元祐元年，邢恕上书言：「熙宁初，王安石、吕惠卿用事，先帝询及二人，臣具道安石之短、惠卿之奸。」又言：「太皇太后躬亲听断，并用忠良，全去弊蠹。」又言：「韩维端谅名德，乃与司马光、吕公著一等。」』诏邢恕特降授承议郎、知南安军。

十一月甲子，冬至，祀昊上帝于圜丘，以太祖配。

十二月，邹浩尝奏论：『章惇擢登相位，于今五年，徇情废理，专务自营，力引所私，分据要路，潜谋密计，妙若鬼神，一有作为，首尾互应，惇虽不动声气，而事已倏然济矣。是以陛下之所欲用者正人也，由此沮格而不得进；陛下之所欲来者忠言也，由此壅阏而不得闻；陛下之所欲推广者仁恩德泽也，由此难于远达而不得均被于元元。是陛下之志愿未获尽伸，而惇之好恶莫不毕遂。惇虽傲然自若，以为人莫能窥，而不知其效已有不可掩者，故论其燮理，则水旱荐臻之变异常；论其表率，则诞慢相习之风弥扇；论其旁招，则非趋附其门者弗用；论其言动，则虽陵侮毁骂而必为；论其横身力荐之人，则以罪窜逐相继；论其尊君畏上之心，则遇灾而处略不引咎。』又尝奏：『臣观执政大臣，不务同心同德，以称陛下登用之意。且其不和之心既已发于声形，动于天地，为水为旱，为民物之灾矣。失今弗图，后必滋甚。抑恐四夷闻之，必有以轻议中国者，此正朝廷所以为今日之急务也。』

己卯元符二年春正月，先是，曾布累乞罢，上不许。既复就职，因言：『章惇作相，举措乖错，不为人所服，自士大夫至闾巷小人，无不昌言慢骂，刑政失当，致天下论议，如元祐之人罪戾深重者悉已贬窜，其间一言之差，一向搜求，有何穷尽？又如看详诉理事，臣亦尝言刑部厘为两司，一则断刑，一则雪罪。熙宁得罪之人，亦有曾于元丰中得雪理者，何独于元祐中一切不许诉雪？事在已往，无可言者，然其绪余尚可阔略，兼趣令结绝。』后数日，遂谕三省，令阔略在下者。而三省批旨但云『公人、军人、百姓更不看详』而已。赐故相王安石宅一区。是月，恩州地震。二月己亥，石豫为监察御史，从中丞安惇荐也。

夏四月丁亥，以时雨稍愆，疏决在京及河南、应天、大名府系囚。己丑，诏新除工部员外郎董必送吏部与小处知州。先是，必按衡州孔平仲梟常平违法，就潭州起狱，致死者三人。

寻又差察访广西，所为多刻保

五月庚申，孔平仲责授惠州别驾、英州安置。戊辰，诏：『朕因阅元祐臣寮所上章疏，得陈次升任监察御史日一二奏，极其奸邪，附会权臣，诋毁先政，可罢职与远小监当差遣。』遂添差监全州盐酒税。次升之为御史也，尝劾章惇，奏入不报。次升自监察御史迁左司谏首尾凡四年，既罢而惇独居相位，迄

元符末乃贬。

六月，蹇序辰落职，降一官知黄州，以奉使辽国进拜不如仪等事故也。序辰凶慝贯盈，人莫敢动摇之者，一旦逐去，众论快之。

秋七月，初，筴波斯结既以讲朱等四地来，邈川诸酋相继以求内附。令孙路驻河州，王瞻将河州军兵为先锋总管，王愍将岷州及熙州军马策应，以抚纳邈川诸部。是月己未，诏下。甲子，师发河州，次安乡城，瞻以先锋自密章渡过河。丙寅，遂克邈川，即日以捷书闻。

孙路怒瞻径上捷书，不复由帅府，谗间自此作矣。

八月，王瞻已收复邈川城。按邈川城系古湟中之地，东北控夏国右厢甘、凉一带，西接宗哥、青唐。

九月庚子朔，夏国遣使谢罪，见于崇政殿。丁未，诏立贤妃刘氏为皇后。先是，内出皇太后手诏曰：『非此人，其谁可当？』其后皇太后临朝，以瑶华无辜被废，迫治元符立后之因。诏蒋之奇进所奉手诏，验其字画，乃刘友端所书。之奇帘前奏曰：当时降制用手诏语皆得旨，不谓皇太后不知也。』时章惇专制，纳结内侍郝随以固权宠，刘友端助之，三人凶狡相济，故长乐手札，惇撰定进入，友端矫制书之宫禁，事秘，人莫得而辨也。赐夏国主乾顺诏。上谓曾布曰：『西人未尝如此逊顺。』布曰：『元祐中固不论，元丰中表章固不逊，未尝如今屈服也。』邹浩上疏曰：『陛下为天下择母，而所立乃贤妃刘氏，一时公议，莫不疑惑，诚以国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盖皇后郭氏与美人尚氏争宠致罪，仁祖既废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则不选于妃嫔，必选于贵族，而立慈圣光献，所以远嫌也。所以为天下万世法也。陛下以罪废孟氏，与废郭氏实无以异。然孟氏之罪未尝付外杂治，若与贤妃争宠以致罪，则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仁祖故事存焉。若不与贤妃争宠以致罪，则不立妃嫔以远嫌，亦有仁祖故事存焉。伏望圣慈追停册礼，别选贤族。』疏奏，诏浩言多狂妄，事实不根，特除名勒停，送新州羁管。浩尝奏论章惇六罪，谓：『惇在元祐初，实与司马光同入文字，抵斥先帝保甲之法以为非是。若以保甲诚不便不可行，即惇在先朝固已为执政矣，何不为先帝言而罢之？安忍先帝陵土未乾而遽诋以为非邪？』闰九月，汀州安置孙升卒。诏以青唐为鄯州，邈川为湟州。

冬十月己亥朔，诏新知河州种朴星夜赴任，计会苗履等过河讨荡，作过蕃部。甲寅，章惇留身奏事甚久。曾布再对，上谕布曰：『章惇以夏人犯邈川，欲因此讨伐，遂灭夏国。』上笑曰：『此何可听？』布曰：『陛下圣明远虑，此天下之福。今青唐用兵，士卒困弊日甚。若更经营诛灭夏国、如此即忧在中国，不在四夷。』上深然之。己未，种朴战没。胡宗回遣河州都监王吉将五

百骑讨阿章，全军没；又遣魏钊讨之，钊亦败死。自种朴之死，熙河将士气夺，无敢复言战者，于是青唐道路复不通。

十二月，叛羌因结连丁零宗羌，间遣人伏于章峡隘险中，肆行剽劫。朝廷竟以道路梗塞，遂弃青唐。

元符三年春正月戊辰朔，不受朝。己卯，上崩于福宁殿。

校勘记

[1]暂辍 原作『一暂昊，《长编》卷四四六作『暂出』。『一』字衍，兹据《长编》删。

[2]窃弄 原本『窃』字墨丁，据《长编》卷四七三补。

[3]翟思 原作『翟恩』，据《长编拾补》卷九改。

[4]秦汶分朋 《长编拾补》卷九作『秦汾分门』。

[5]坊州 原作『防州』，据《长编拾补》卷十改。

[6]王钦臣 原作『王致臣』，据《长编拾补》卷十四改。

宋史全文卷十三中

宋哲宗二

丁卯元祐二年春正月壬戌，王觐言：『朱光庭之论策题，言者既以为因苏轼与光庭之师程颐有隙而发矣，吕陶之言朱光庭，论者又谓陶与苏轼同是蜀人，而遂言光庭也。陛下若置而不问，惟详察策题之是非，而有罪无罪专论苏轼，即党名不起矣。』故夏国主秉常以遗进物遣使来，诏其子乾顺为夏国主，如明道二年元昊除节度使、西平王例。诏：『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以苏轼撰试馆职策题不当，累有章疏。今看详得是非讥讽祖宗，只是论百官有司奉行有过，令执政召逐人面谕，更不须弹奏。』三人者又各上疏。戊辰，诏：『自今举人程试，并许用古今诸儒之说，或出己见，勿引申、韩、释氏之书。考试官于经义论策通定去留，毋于老、列、庄子出题。』庚午，苏轼言：『臣近以试馆职策问为台谏所言，臣所撰策问，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齐、鲁，后世皆不免衰乱者，以明子孙不能奉行，则虽大圣大贤之法，不免于有弊也。后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废、核实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无观望希合之心，则虽文、宣足以无弊也，何尝有毫发疑似议及先朝？臣前岁召还，始见故相司马光。

臣论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掊敛民财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民常在官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二害轻重，盖略相等。光闻之愕然曰：「若君此言，计将安出？」臣谓先帝本意使民户率出钱专力于农，坊场河渡官自出卖，而以其钱雇募衙前。民不知有仓库纲运破家之祸，此万世之利也，决不可变。光闻臣言

，大以为不然。臣又与光言熙宁中尝行给田募役法，光尤以为不可。臣每行监司、守令告词，皆以奉守先帝约束、毋得弛废为戒。由此观之，臣岂谤议先朝者哉？』辛未，傅尧俞、王岩叟入对，论苏轼策题不当。太皇太后曰：『此朱光庭私意，卿等党光庭耳。光庭未言时何故不言？』尧俞与岩叟同奏曰：『臣等蒙谕，谓党附朱光庭，弹奏苏轼，上辜任使，更不敢诣台供职，伏俟谴斥。』丙子，诏：『苏轼所撰策题即无讥讽祖宗之意，又缘自来官司试人亦无将祖宗治体评议者，盖学士院失于检会。札与学士院共知[1]，令苏轼、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各疾速依旧供职。』盖从右仆射吕公著之议也。范纯仁亦言：『苏轼只是临文偶失周虑，本非有罪。』二月，诏左司谏朱光庭乘传诣河北路，与监司一员遍视灾荒，按累降指挥措置赈济。诏赐富弼神道碑以『显忠尚德』为额，仍命翰林学士苏轼撰文。诏吏部选人改官，每岁以百人为额。

三月甲寅，诏辅臣分诣寺观祈雨。执政奏事延和殿，太皇太后谕曰：『性本好静。昨止缘主上冲幼，权同听政，盖非得已。况母后临朝，非国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朝，岂女主所当御？』宰臣吕公著等言：『陛下执谦好礼，冠映古今。加以思虑精深，非臣等所及。』诏内外待制、大中大夫以上岁举第二任通判资序人堪知州者一人。先是，吕陶言：『任官之弊，其轻且滥者，惟郡守为甚。』故有是诏。诏内侍省供奉官以下至黄门以一百人为定额。程颐上疏曰：『臣前言，乞于延和殿讲读。太皇太后时至帘下观讲官进说，讲官有当奏禀，便得上闻。臣今思之，太皇太后双日垂帘听政，只日若更亲临讲读，亦恐劳烦圣躬。欲乞只就垂帘日听政，罢召当日讲官至帘前问。当主上进德，次第讲说所至如何开益。盖辅导之间有当奏知之事，可以陈说，所系甚大。』上疏曰：『臣近言迩英渐热，只乞就崇政、延和殿。闻给事中顾临以延和讲读为不可。臣料临之意，不过谓讲官不可坐于殿上，以尊君为说尔。臣不暇远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讲《易》。真宗令崔颐正讲《尚书》，邢昺讲《春秋》，皆在殿上，当时仍是坐讲，立讲之仪只始于明肃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岂独子孙所当为法，万世帝王所当法也。今世俗之人能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则益尊，若势位，则崇高极矣，尊严至矣，不可复加也。』夏四月丙戌，交趾遣使入贡。诏文彦博十日一赴朝参，因至都堂议事，仍一月一赴经筵。以彦博累章乞致仕，故有是命。庚寅，梁焘奏春夏大旱。辛卯，诏：『可自今月十一日后避正殿，减常膳。公卿大夫，其勉修厥职，共图消复。』甲午，范纯仁言：『旱暵作沴，前代多因灾异求访直言。陛下临御之初，即下诏许人实封言事。伏望圣旨下三盛枢密院、六曹、寺监，将前来封章，并令检寻，择贤明近臣选官看详。其决然可行者，便令执政进拟施行。又尚书诸曹受天下四方牒诉奏请文字，乞降圣旨，并委御史

台、谏官、给事中、左右司郎官分定点检抽索事祖行遣，子细看详定夺。』丁酉，诏差傅尧俞、杜纮、孙升赴吏部，王岩叟、孙览、韩川赴户部，张问、上官均赴礼部，韩宗道、张舜民赴兵部，梁焘、范纯礼、吕陶赴刑部，王觐、张舜民赴工部，点检自去年正月至年终承受到文字抽索事祖行遣，次第子细看详，其间有执文害事不近人情者，并元条删改；其勘当住滞者，促令结绝；其指挥不当及非理问难鹵莽判收者，亦许牒本部再与详究施行。用范纯仁之言也。己亥，内出太皇太后手诏：『早曠为虐，诏诸路监司分督郡县刑狱。』王岩叟同中丞傅尧俞入对延和，尧俞先奏：『早曠由臣等不职。』太皇太后曰：『盖由太皇太后无德，干卿等甚事？』辛丑，雨。壬寅，诏在京职事官岁合举官升陟者，文臣六曹尚书以上各二人，待制以上各四人，左右司郎官以上各二人，军器少监以上各二人；武臣观察使以上各二人，著为令。甲辰，诏张舜民特罢监察御史，依前权判登闻鼓院。先是，舜民言：『夏人政乱，强臣争权，乾顺存亡未可知，朝廷未宜遽加爵命。近差封册使刘奉世等愿勿遣，缘大臣有欲优假奉世者为是过举。』大臣，指文彦博也，故舜民有是责。傅尧俞乞速赐追还，以协《易》不远复之义。王岩叟言：『舜民言果是，则有益于聪明；果非，则何伤于彦博？』

殿中侍御史孙升、监察御史上官均、韩川皆言舜民不当罢。梁焘言：『望还舜民旧职，以尽其效。』王觐亦以为言，俱不报。乙巳，徐州布衣陈师道为亳州司户参军，充徐州州学教授。

先是，苏轼、傅尧俞、孙觉等言师道文词高古，度越流辈，安贫守道，若将终身。苟非其人，义不往见。过壮未仕，实为遗才，故有是命。傅尧俞、王岩叟言：『左丞李清臣窃位日久，资材闾茸，性行险邪，专于为己，有患失之心；苟于随人，无自立之志。人材之能否不知，民事之利病不识。伏望圣慈早赐罢黜。』上官均言清臣不协众论；梁焘言清臣猥暗贪鄙，庸懦倾邪。戊申，李清臣以资政殿学士知河阳。

五月，岩叟、尧俞等又言：『臣等累上封章论张舜民不当罢御史，不蒙开纳，言责难以冒居。伏望降黜，自今更不敢诣台供职。』吕公著虑言者将激怒上意，致朝廷有罪言者之失，乃奏乞稍与优迁，今解言职。丁卯，刘摯为尚书左丞，王存为尚书右丞。戊辰，孔文仲为左谏议大夫，杜纯为侍御史，吕陶为左司谏，贾易为右司谏，王岩叟为起居舍人，朱光庭为左司员外郎，王觐为右司员外郎；孙升差知济州，梁焘为集贤殿修撰、知潞州。先是，焘于省中面诘给事中张问，因诘问贪禄不去，不知世所谓羞耻；而孙升再劾张问，引焘『不知羞耻』等语。于是批旨付三省曰：『石叟、光庭、韩川等久在言路，宜稍迁擢。焘于禁省诘同列，升朋附焘，宜罢。』于是岩叟等皆递迁，而升与焘有是

命。癸酉，胡宗愈为御史中丞。宗愈首进六事，曰端本、正志、知难、加意、守法、畏天。它日奏对便殿，上问朋党之弊，宗愈曰：『君子义之与比，谓小人为奸邪，则小人必指君子为朋党。陛下择中立不倚者用之，则朋党自销。』因进《君子无党论》。

六月辛巳朔。甲申，彭汝砺为起居舍人。执政有问新旧之政者，汝砺曰：『政无彼此之辨，一于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病，未见其可也。』戊子，丁鹭为右正言。鹭自行新法，即不肯为知县，折资监当几二十年，人多称之。赵挺之、方蒙、赵屺并为监察御史。

秋七月乙卯，权开封府推官张商英为提点河东路刑狱。商英先上书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乾，奈何轻议变更？』又尝移简苏轼欲作言事官，或得之以告吕公著，公著不悦，故出之。商英简苏子瞻云：『老僧欲住乌寺呵佛骂祖一巡，如何？』孙林过子瞻，窃得其简，示吕申公之子希纯，希纯白申公，申公不悦。出商英。壬戌，御札付中书省曰：『门下侍郎韩维尝面奏范百禄任刑部侍郎所为不正，辅臣奏劾臣寮当形章疏，明论曲直，岂但口陈，意欲无迹，何异奸谗？可罢门下侍郎，守本官分司南京，仍放辞谢。』吕公著即上疏言：『韩维素有时望，俟其有请，听使去位，以全君臣之大体。』甲子，诏韩维知邓州，然犹用前责辞。中书舍人曾肇封还韩维辞头，不报。乙丑，吕陶为京西转运副使，上官均为比部员外郎。戊辰，吕公著复论责韩维事。辛未，韩维为资政殿大学士、知邓州。

八月辛巳，右司谏贾易知怀州。自苏轼以策题事为台谏官所言，而言者多与程颐善。

轼、颐既交恶，其党迭相攻，易独建言，请并逐二人。又言吕陶党助轼兄弟，而文彦博实主之。语侵彦博及范纯仁。太皇太后欲峻责易。吕公著言：『易所言颇切直。惟诋大臣为太甚，第不可复处谏列尔。』太皇太后曰：『不责易，此亦难作。』公著曰：『不先逐臣，易责命亦不可行。』争久之，乃止罢谏职。既退，吕大防、刘摯、王存私相顾而叹曰：『吕公仁者之勇，乃至于此！』程颐罢经筵，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左谏议大夫孔文仲言：『颐人品纤污，天资险巧，元无乡曲之行，常在公卿之门。臣居京师近二年，颐未尝过门。臣比除台谏官，颐即来访，先谈贾易之贤，又曰：「吕陶补司谏，则贾明叔必不安职矣。」明叔者，指贾易字也。臣曰：「何以言之？」颐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今陶设为司谏，明叔辞去决矣，公能坐观明叔之去乎？」推颐之言，必是与陶有隙，又欲讽臣攻陶助易也。陛下以清明安静为治于上，而颐乃鼓腾利口，间乱群臣，使之相争斗于下。伏望论正颐罪，放还田里，以示典刑。』先是，颐赴讲，上疮疹不坐已累日，退诣宰相问曰：『上不御殿，知否？』曰

：『不知。』曰：『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且上疾而宰相不知，可为寒心。』翼日，吕公著等以颐言奏，遂诣问疾，上不悦，故黜之。丁亥，孔文仲、左正言丁鹭进对，太皇太后宣谕曰：『一心为国，勿为朋比。』戊申，以复洮州俘获鬼章，宰臣率百官表贺于延和殿。

九月辛亥，丰稷为殿中侍御史。庚申，王觐奏：『苏轼、程颐向缘小忿，浸结仇怨，于是颐、轼素相亲善之人更相诋讦，以求胜势。前日颐败，而言者及轼，若欲保全。轼则且勿大用之，庶几使轼不遽及于大悔吝。』又奏：『小人近乃造为飞语，有五鬼、十物、十八奸之说，大既不过取一二公议所共恶者以实其说，而余皆端良之士也。伏望诏榜朝堂，明示以不信谗言之意，以安士大夫之心。』庚午，吕公著言：『十五日，以经筵讲毕《论语》。赐执政及讲官御筵。是日，内出皇帝御书唐贤律诗分赐臣等。次日于帘前谢，蒙太皇太后宣谕：「皇帝好学，在宫中别无所为，惟是留心典籍，天下幸甚。」臣辄于《尚书》、《论语》及《孝经》中节取要语共一百段进呈，庶便于省览。』它日，三省奏事毕，宣谕公著曰：『所进《尚书》、《论语》等要义百篇，皇帝已依所奏，每日书写看览，甚有益于学问，与写诗篇不同也。』

冬十月，知怀州贾易责知广德军。御史交章论易唯谄事程颐，默受教戒，颐指气使，若驱家奴。故有是责。癸卯，刘摯言：『知陈州傅尧俞、知齐州王岩叟、知潞州梁焘、通判虢州张舜民、知广德军贾易皆忠直之臣，守正不挠。陛下试取近来言者章疏密察其意，其间心出于至诚、言出于忠信、忧国如饥渴、谋议知大体，有如尧俞者乎？孤立不惧，弹劾权强，赤心事上，略无私意，有如岩叟者乎？守正坚确，不惮大吏，不党同列，嫉邪指恶，有如舜民、焘及易者乎？臣愿召此数忠正之臣人备任使，以慰公议，以消奸党。』甲辰，泉州增置市船，从户部尚书李常请也。丁未，范祖禹乞于迩英阁复张挂仁宗、王洙、蔡襄所书《无逸》、《孝经》图，从之。

十一月庚申，以鬼章人献于崇政殿，诘犯边之状，谕以听招其子及部属归附以自赎。鬼章服从，释缚。壬戌，李常转对，陈七事，曰崇廉耻、存乡举、别守宰、废贪赃、审疑狱、择儒师、修役法。又言：『差役之法，上户富安，下户空匮。富安则以差为病，空匮则出力为宜。辄采差、助二法，随上下所宜条叙梗概，若便民而可久也。』壬申，诏讲读官遇不开讲日，轮具汉、唐故事有益政体者一一条进入。先是，苏颂言：『国朝典章，大抵袭唐。乞诏史官采《新唐书》中人主所行日进数事。』故有是诏。顷每进可为规戒有补时政者，必述以己意，反复言之。

十二月乙酉，以大寒，赐诸军薪炭钱，再令开封府阅坊市贫民，以钱百万，计口量老少给之。丙午，赵挺之奏：『苏轼轻薄虚诞，有如市井俳优之人。

学术本出《战国策》苏秦、张仪纵横揣摩之说。近日学士院策试廖正一馆职，乃以王莽、袁绍、董卓、曹操篡汉之术为问。使轼得志，将无所不为矣！』

戊辰元祐三年春正月丙辰，诏以春寒，展给卖薪炭，限十有五日。庚申，诏发京西南路阙额禁军谷五十余万斛减市价出粜，至麦熟日止。以雪寒物价翔踊也。王觐奏：『苏轼习为轻浮，贪好权利，不通先王性命道德之意，专纂战国纵横捭阖之术，长于辞华而暗于义理。若使久在朝廷，则必立异妄作。即宜且与一郡，稍为轻浮躁竞之戒。』甲戌，疏决在京及府界系囚，杂犯死罪以下第降一等，至仗释之，以久阴不解也。丙子，御史中丞胡宗愈、侍御史王觐进对，宣谕曰：『久阴不解，雪寒，民不易。』宗愈对曰：『陛下赐钱粜米，分卖刍炭，都民其幸。唯河北、京东灾伤，犹须多方赈济。』曰：『已一一有指挥。』宗愈、觐曰：『闻二圣焦劳，上元禁中不曾用乐，上元不御楼，亦未尝燕会。』

二月，诏：『自今朝散、中散、正议、光禄、金紫光禄大夫并置左右，进士出身及带职转至左朝议、中散二资，余人转至朝议、中散，分左右字为四资。以上各理七年磨勘。其正议至金紫并分左右字为八资，应今官已及此者悉加之。』苏轼言：『差役之法，天下以为未便。近闻疏远小臣张行者力言其弊，而谏官韩川深诋之，至欲重行编窜。臣每见吕公著、安焘、吴大防、范纯仁皆言差役不便，但为已行之令，不欲轻变，兼恐台谏纷争，卒难调和。愿陛下问公著等，令指陈差、雇二法各有若干利害，昔日雇役中等人户岁出钱几何，今者差役岁费钱几何，及几年一次差役？皆可以折长补短，约见其数。以此计算，利害灼然，而况农民在官，贪吏狡胥，百端蚕食，比之雇人。苦乐十倍。』张行者，遂宁人，言：『神宗议纳役钱，盖尝谓之助役矣。』以为『若止于助，则未能尽免，将使后世役亦差，钱亦纳，于是更为免役，其虑深矣。』又言：『臣恐议者以为朝廷有心于改法，无心于便民。』章疏十上，诏监司取戒励以闻，行乃止。己丑，左司谏丰稷为国子司业。扬王颢、荆王颢尝令成都府路走马承受造锦地衣，稷独奏劾，以谓近属奢侈，官吏奉承，宜皆纠正其罪。给事中赵君锡曰：『谏官如是，天下必太平。』不数日，稷徙他官。诏殿试经义、诗赋人并试策一道，从赵挺之请也。知贡举苏轼同孙觉、孔文仲言：『臣等伏见从来天下之患，无过官冗。今日一官之阙，率四五人守之，争夺纷纭，廉耻道荆伏见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县，例皆垂老，别无进望，惟务黩货以为归计，贪冒不职，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几千人矣，何曾见一人能自奋励，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伏乞特奏名举人诏殿试考官精加考较，量取一二十人，委有学问、词理优长者即许出官，其余皆补文学长史之类，不立选限。』刘安世言：『自去岁已后，屡罢言事之官，往往窃议，以谓陛下好贤

之志稍异于初年，纳谏之心渐怠于昔日。』又言：『昔之善观人之国者，不视其势之盛衰，而先察其命之弛张；未论其政之醇疵，而先审其令之繁简。伏睹朝廷命令变易频数，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诏未颁而后令蠲除者，盖由讲议未精，思虑未审，人情有所未尽，事理有所未通。或牵于好恶之私，或溺于迎合之说，故一人言之，而遽为之纷更也。至于法度之废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协访，博极利病，广览详择，务当义理，更其所可更则不嫌于违俗，守其所可守则无惮于袭故。申敕门下，无使徒为烦渎，以应故事。』

三月丁巳，御集英殿试进士。己巳，赐进士李常宁等二十有四人及第，二百九十六人出身，一百八十有八人同出身。诸科、明经七十有三人，各赐本科及第、出身、同出身有差。甲戌，荐赐新释褐进士钱百万、酒五百壶为期集费。

夏四月辛巳，右仆射吕公著为司空、同平章军国事，仍一月三赴经筵，二日一朝，因至都堂议事；吕大防为左仆射，范纯仁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制词，学士苏轼所草也。是夕，轼对于内东门小殿，既承旨。太皇太后忽宣谕轼曰：『内翰何以至此？』轼曰：『遭遇陛下。』曰：『不关老身事，亦不关官家事，此是神宗皇帝之意。当其饮食而停箸看文字，则内人必曰：「此苏轼文字也。」神宗忽时称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学士而上仙尔。』轼哭失声，太皇太后与上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赐茶，曰：『内翰直须尽心事官家，以报先帝知遇。』轼拜而出，撤金莲烛送归院。壬午，孙固守门下侍郎，刘摯守中书侍郎，王存守尚书左丞，安焘为右光禄大夫、依前知枢密院事，胡宗愈为中大夫、守尚书右丞，赵瞻为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甲申，韩川、刘安世进对，太皇太后问：『近日差除如何？』安世等曰：『朝廷用人皆协輿望，惟胡宗愈，公议以为未允耳。』癸丑，范祖禹言：『臣不侍经席已逾两月。昔唐宪宗不对学士两月，李绛奏曰：「为臣等窃禄偷安之计则便矣，其如陛下何？」陛下如好学，则天下之君子皆欣慕，愿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辅助德业而致太平矣。陛下如不好学，则天下之小人皆动其心，欲立于朝，以邪谄事陛下，窃取富贵而专权利矣。』

五月。初，胡宗愈除尚书右丞，王觐疏：『宗愈自为御史中丞，论事建言多出私意，与苏轼、孔文仲各以亲旧相为比周。』内批：『王觐论列不当，落谏议大夫，与外任差遣。』翼日，吕公著言：『今来若止为论列胡宗愈便行责降，必未协众情，未敢行下。』后二日，公著与大防、纯仁再论于帘前，太皇太后意犹未解。纯仁退而上疏曰：『侧闻圣训以谓「朋党甚多，宜早施行，恐于卿等不便。」以臣愚见，朝廷本无朋党，只是善恶邪正各以类分。陛下既用善人，则匪人皆忧难进，遂以善人之相称举者皆指以为朋党，所有先降贬谪王

覲文字，臣未敢签书。』监察御史赵挺之言：『王覲因言执政而罢，朝论以覲任职，皆为覲贺。』杨康国奏：『一二年来，陛下略不优假言路，去年遂张舜民，今岁又罢王覲，皆缘论及执政，而岁岁逐谏官御史。伏望追寝罢覲之命。』

六月，刘安世言：『臣三次论奏胡宗愈操行污下，毁灭廉耻，诚不足以辅佐人主，参预国论。乞特行罢免。』

秋七月庚戌，日至酉初一刻，赤如赭。壬戌，诏：『应大臣奏举馆职，并依条召试除授。』

其朝廷特除，不用此令。』先是，刘安世言：『祖宗定天下，首辟儒馆，以育人材，处于英俊之地，而厉其名节，观以古今之书而开其聪明。近岁以来，浸轻其选，或缘世赏，或以军功，或酬聚敛之能，或徇权贵之荐，未尝较试，遂贴职名。』又言：『今陛下过听臣言，追复旧制，而继云「其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限」，则是名为更张，弊原尚在。欲乞自转运使以上资序特除者得不用此制，度能塞侥幸之门，重馆职之眩』

八月庚子[2]，刘安世言：『臣伏见祖宗以来，执政大臣亲戚、子弟未尝敢授内外华要之职。自王安石秉政以后，尽废累圣之制，专用亲党，务快私意。在位之臣，犹袭故态；子弟亲戚，布满要津，此最当今大患也。愿出此章，遍示三省，俾不废祖宗之法。』中书舍人曾肇言：『七月，内批钱珣特差勾当牛羊司；八月，内批刘言特添差勾当翰林司。臣伏见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杜绝清谒，裁抑恩幸，而近日以来，颇有干求内降特与差遣者。窃恐侥幸之人转相扳援，谨并录上仁宗朝缘内降戒飭诏书事迹凡八条，别为一通。伏乞置之坐右，少助省览。』

九月戊申，苏轼言：『臣今日迺英进读宝训，及太宗皇帝每见时和岁丰、雨雪应时辄喜不自胜，举酒以属群臣；又是日荧惑与日同度，太史奏言当旱，既而雨足岁丰。臣读至此，因进言：水旱虽天意，然人君修德，可以转灾为福。』丁卯，上御集英殿，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谢惊，已赐惊进士出身，除初等职官。刘安世言：『近见惊申尚书省辞免新命状乃云「所有敕命，未敢抵授」。以「祇」为「抵」，以「受」为「授」。昔唐之省中有「伏猎侍郎」，为严挺之所讥而罢。陛下初复制举，岂容有「抵授贤良」乎？』

冬十月，御史翟思等言：『清心莫如省事，省事莫如省官。盖事省则可以省吏，吏省则可以省禄，禄省则可以省费。以今天下之事，其烦简多寡，盖无以异于官制以前。然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之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为六七。愿朝廷参考古制，以救今弊。』

十一月，刘安世言：『屡见近臣连名荐士，多为捷径，容使躁求，人怀覬

觐，何所不至?』

诏自今臣寮特有荐举，毋得列衔闻奏。

十二月甲午，郢州州学教授周穉罢归吏部，用刘安世、苏轼言也。安世言：『伏见周穉上书，乞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穉以疏远微贱之臣，怀奸邪观望之志，陵蔑公议，妄论典礼。伏望重行窜殛，以明好恶。』轼言：『臣忝备侍从，谬于知人。至引此人，以污学校。谨自劾以待罪。』

闰十二月，诏颁《元祐敕令格式》。范镇卒。甲辰，京西北路管押范镇所定铸成律十二编钟、十二铸钟、一尺、一斛、一响石，为编磬十二、特磬一、箫、笛、埙、篪、巢笙、和笙各二，较景祐中李照所定，又下一律有奇，并书及图法上进。诏送太常寺，令尚书礼部、太常寺参定以闻；诏范镇与一子有官人升一任差遣，制造人等第支赐。诏下，镇已卒。产部尚书韩忠彦、侍郎苏辙、韩宗道言：『本部近编成《元祐会计录》。大抵一岁天下所收钱谷金银币帛等物，未足以支一岁之出。臣等愿明敕本部，随事看详，量加裁损。二圣以身率之，大臣以身先之，则谁不信伏?』贴黄：『乞降朝旨，令本部裁减浮费。前后所减三十余事，率皆浮费之小者，已约及二十余万贯。』诏户部取索应干财用，除诸班、诸军料钱衣粮、赏给特支依旧外，其余浮费，并行裁省，节次以闻。御史中丞李常言：『先帝以人吏无禄为不足以责其廉，遂重其罚而禄之。向已命官核实汰冗。请督责成书。』诏门下中书后省疾速立法。甲寅，太皇太后诏曰：『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今后每遇圣节、大礼、生辰，合得亲属恩泽，并四分减一。皇太后、太妃准此。』

己巳元祐四年春正月甲申，左司谏韩川为集贤校理、权发遣棣州，以数言胡宗愈不听故也。己亥，诏罢回河及修减水河。

二月甲辰，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吕公著卒，赠太师、申国公，谥正献。公著识虑深敏，量阔而学粹，苟便于国，不以私利害动其心。与人至诚，不事表襮，其好士乐善出于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为意者，必问其所知，与其所闻相参核，以待上求。神宗尝谓执政曰：『吕公著之于人才，其言不欺，如权衡之称物。』上前议政事竭诚去饰，博取众人之善以为善，至其所当守，毅然不可回夺也。壬戌，御迓英殿，召讲读官讲《尚书》，读宝训。司马康讲《洪范》至『义用三德』，上问曰：『只此三德，为更有德?』康对曰：『皋陶所陈有九德，如柔而立、刚而塞、强而毅之类是也。』先是，上恭默未言，起居舍人王岩叟喜，闻德音，因欲风谏，退而上言：『陛下既能审而问之，必能体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则治，失之则乱，不可须臾去者也。三数虽少，推而广之，足以尽天下之要。陛下诚能用以修己安人，则尧舜三代之盛可坐致也。』己巳，知邓州蔡确为观文殿大学士，余如故。

三月甲戌，苏颂等奏：撰进汉唐故事，分门增修。诏以《迩英要览》为名。刘安世言：『自去年四月以后，凡十八次疏论列胡宗愈罪状，未睹施行。』又以状申三省，乞将所奏请付外施行。己卯，尚书右丞胡宗愈为资政殿学士、知陈州。详定制造水运浑仪所奏：『宋以火德王天下，所造浑仪，其名水运，甚非吉兆。』诏以元祐浑天仪象为名。刘安世言：『去冬迄春，雨雪愆期，夏苗将槁，秋种未布。伏望特罢宴乐，以示闵雨之意。』丁亥，诏罢春宴。苏轼为龙图阁学士、知杭州[3]，从轼请也。既逾月，轼言：『臣近以臂疾坚乞一郡，但谓朝廷哀怜衰疾，许从私便。及出朝参，乃闻近日台官论奏臣罪状甚多，而陛下不肯降出。伏望圣慈尽将台谏官章疏降付有司，今尽理根治，所贵天下晓然知臣有罪无罪，不是陛下屈法庇臣，则虽死无所恨矣。夫君子之所重者，名节也，故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可杀不可辱之语。而爵位利禄，盖古者有志之士所谓鸿毛敝屣也。人臣知此轻重，然后可与事君父。』辛卯午时，有流星出自东北方，向西北方急流，至浊没。

夏四月癸卯，给事中赵君锡奏：『苏轼乞外任，遂除杭州。轼之丈追攀六经，蹈藉班、马，知无不言，故壬人畏惮，为之销缩，公论倚重，隐如长城。使之在朝，用其善言，则天下蒙福；听其谗论，则圣心开益；行其诏令，则四方风动。伏望收还轼所除新命，复留禁林，仍侍经幄。』戊申，诏：『应进士不兼试诗赋人，许依旧法龠应于本经外增治一经，增试一场；《论语》、《孟子》分两场试。』壬子，先是，知汉阳军吴处厚言：『蔡确昨谪安州，不自循省，包蓄怨心，作《夏中登车盖亭绝名》十篇，内二篇讥讪尤甚。其诗云：「矫矫名臣郝甌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右讥讪朝廷，情理切害。按唐郝处俊封甌山公，上元初，高宗多疾，欲逊位武后，处俊谏曰：「昔魏文帝著令，不许皇后临朝。」

今陛下奈何欲身传位天后乎？」由是事沮。臣窃以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蔡确不思于它而思处俊，此其意何也？又云：「喧豧六月浩无津，行见沙洲东两滨。如带溪流何足道，沉沉沧海会扬尘。」言海会有扬尘，时人寿几何，尤非佳语。沧海扬尘事，出葛洪《神仙传》，此乃时运之大变，不知确吟诗托意如何？」诏令蔡确开具因依，实封闻奏，乃令委知州钱景阳缴进蔡确元题诗本。戊午，礼部言：『经义、诗赋，进士听习一经，第一场试本经义二道、《论语》或《孟子》义一道，第二场赋及律诗一首，第三场论一首，第四场子史时务策二道。经义进士并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周易》、《公羊》、《谷梁》、《仪礼》为中经。愿习二大经者听，即不得遍占两中经。其治《左氏春秋》者，不得以《公羊》、《谷梁》为中经。第一场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第二场本经义三道、《孟子》义一道

，余如前。并以四场通定高下去留，不以人数多寡，各取五分，即零分及元额解一人者，听取辞理优长之人。』从之。丙寅，诏兖州至圣文宣王庙置教授一员。

五月辛未，著作郎范祖禹为右谏议大夫兼侍讲。祖禹上言：『古先明王欲治天下，先正其本，在于人君一心而已。天下治乱出于君心，君心一正，则万事无不正。若皇帝圣心晓然，明于邪正是非，它日众说不能惑，小人不能进，则万事定矣。』癸酉，御史中丞李常为兵部尚书，盛陶为太常少卿，中书舍人曾肇为给事中。常与陶皆坐不言蔡确也。右司谏吴安诗论肇教彭汝砺救确而不自言，其奸乃过于汝砺，肇寻亦坐左迁。辛巳，诏蔡确责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禄卿、分司南京。丙戌，蔡确既责，梁焘、吴安诗、刘安世以为责轻，傅尧俞、侍御史朱光庭相继论列。范祖禹言：『确之罪恶，天下不容。伏乞处以典刑，重行窜谪。』独范纯仁、王存以为不可。纯仁上疏云：『陛下临御以来，政化清明如青天白日，无轻氛薄翳；道德纯备如精金美玉，无纤瑕小疵。今以一蔡确之故，烦朝廷行稀阔之刑，天下久安，人所罕见。必生疑骇。』丁亥，诏蔡确责授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吕大防及刘摯等初以确母老，不欲令过岭，太皇太后曰：『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大防等遂不敢言。纯仁退，谓大防曰：『此路荆棘七八十年矣，奈何开之?吾侪政恐亦不免耳。』李常罢新除兵部尚书，出知邓州，坐不言蔡确，为谏官所攻也。彭汝砺依前朝奉郎[4]、知徐州，坐营救蔡确，并不草确与盛陶等责词，故黜之。曾肇为宝文阁待制、知颖州，亦坐谏官有言也。是日，诏丁忧人邢恕候服阙日，落直龙图阁，降授承议郎、添差监永州在城盐仓兼酒税。先是，恕自襄州移河阳，专抵邓州见蔡确，相与谋日者所造定策事。及司马康赴阙，恕特诏康道河阳，因劝康作书称确，为它日全身保家之计。康与恕同年登科，又以恕出其父光门下，信之，作书如恕言。恕本意必得康书者，以谓司马光之子云尔，则确定策事可取信于世。既而梁焘自潞州以左谏议召，恕亦要焘出河阳，既至，恕连日夜论确定策功不休，且以康与确书为证，焘不悦。会吴处厚奏确诗，焘因是遂与刘安世等共请诛确。确既贬窜，恕亦坐责。康初欲从恕招，邵雍之子伯温谓康曰：『公休除丧未见君，不宜先见朋友。』康曰：『已诺之矣。』伯温曰：『恕倾巧，或以事要休公，公休若从之，则必为异日之悔矣。』公休，康字也。及焘等论确、恕罪，亦指康书。诏令康分析，康乃悔之。梁焘言：『范纯仁无爱君报国之诚，有挟邪朋奸之迹。近者蔡确怨望作诗，乃出死力以主张，文奸言以辨解。』刘安世言：『范纯仁略无经国之志，惟有朋奸之心，显助奸慝，极力救解。』吴安诗言：『王存亦尝助纯仁救蔡确。今纯仁理当黜罢，王存亦不可独免。』

六月甲辰，宣制，以范纯仁依前官为观文殿学士、知颖昌府。王存为端明

殿学士、知蔡州。太皇太后曰：『谏官言纯仁党确，则恐不然，但所见偏缪耳。』又曰：『王存殊无执守，前日为范纯仁所目，便留身同救蔡确。』邵伯温论曰：『公卿大夫当知国体，以蔡确奸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尝为宰相，当以宰相待之。范忠宣公有文正公余风，知国体者也，故欲薄确之罪。言即不用，退而行确词命，然后求去，君子长者仁人用心也。确死南荒，岂独有伤国体哉？刘摯、梁焘、王岩叟、刘安世忠直有余，然疾恶已甚，不知国体，以貽后日缙绅之祸，不能无过也。一吴处厚，以前宰相诗为讥谤，非所以厚风俗，罪之可也。蔡确故人臣，不可以愧其心可也。朝廷当治确及其党妄贪定策之功，使诬罔之迹晓然，以诏天下后世，罪其造谋者可也，诗不当罪也。呜呼！绍圣初，亦贤者可以有为之时也，而用章惇之凶暴，蔡卞之奸邪，一时轻躁险薄之徒皆进，使宣仁被谤，哲宗致疑，离间骨肉，祸患几五十年不解，卒致边境之乱，悲夫！』

丙午，翰林学士许将为尚书右丞，户部尚书韩忠彦为尚书左丞，签书枢密院事赵瞻为同知枢密院事。苏辙为吏部侍郎，后三日，改翰林学士。

秋七月乙亥，知枢密院事安焘以母丧去位。著作佐郎兼侍讲司马康言：『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乘今秋熟，令州县广余民食，所余悉归于官。今冬来春令饥民就食，俟乡土丰穰，乃还本土。』刘安世等言：『利民之法，无善于常平。伏望取今日已前应干常平敕令，专委户部删为一书。见在常平钱，乘今秋丰稔之时，令五路余粟。』范祖禹言：『若止以常平钱取余，亦恐未广。祖宗置内藏库，本以备军旅非常之用。仁宗尝出钱一百万以助常平余本。』诏户部指挥诸路提刑司下丰熟州县，依条量添钱广行收余。

八月壬寅，吏部言：『县令罢任，委知州、通判考察课绩，以德义、清谨、公平、勤恪为四善，治事之最、劝课之最、抚养之最分三等，及七事为上，五为中一，余为下，次月申监司类聚。』

每半年一次同行审覆。若有能否尤著者，别为优劣等，知州除太中大夫、观察使以上及二京留守、安抚使、钤辖不考察外，其余并委监司依此考察。』从之。诏郡县考课优等人，令三省考察任使。从梁焘请也。己未，诏辅臣分诣诸宫寺祈晴。

九月辛巳，大飨明堂，大赦天下。刘安世言：『祖宗之朝，所以择监司之意甚谨，严考绩之制甚详。尝考《唐六典》，监察御史之职，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是御史非特纠尚书六司之过失，而亦按治诸路也。欲望以天下诸路分隶六察，间遣巡行，按其功罪。』

冬十月戊申，苏辙奏神宗皇帝御制集九十卷。诏于宝文阁收藏。癸丑，上御迺英阁，召讲读官讲三朝宝训。终，侍读苏颂等奏曰：『陛下勤求治道，仰

法祖宗，臣等不能发明。上资圣鉴。』上遣内臣宣答曰：『祖宗治道，兹有本原。逮此终篇，悉资开发。颂等稽首称谢。』

十一月壬申，给事中范祖禹言[5]：『臣今领工房，伏见朝廷应副修河司须索功费渐大，枉费财力，有害无利。』因具河不可回之理二条，不可回及不必回之事二十条。先是，梁焘、刘安世进对延和殿，太皇太后令具可用臣僚姓名进入，于是焘、安世共奏：『吏部尚书傅尧俞素有德行，众人推服，凝重有守，得大臣体。翰林学士承旨苏颂学问该博，练达典故，神宗朝任知制诰，以不草奸人李定为御史词落职归班，遂有重名。伏望圣慈早赐询考。』癸未，孙固为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刘摯为守门下侍郎，傅尧俞为守中书侍郎。知杭州苏轼言：『浙西艰食无甚，今岁两浙水乡种麦绝少，深恐来年必有饥馑盗贼之忧。转运司上供额斛及补填旧欠共一百六十余万硕，乞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诏许留上供米三之一，由是米不翔贵。复得赐度牒百道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方春，即减半价糴常平米，又作飡粥药剂，活者甚众。杭本江海之地，水泉咸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作六井。及白居易复浚西湖，放水入运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然湖水多葑，至是，湖中葑田积二十五万余丈而水无几，而六井亦几废。轼始至，浚茆山、盐桥二河，以茆山一河专受江潮，以盐桥一河专受湖水，以余力复治六井，民稍获其利。轼曰：『若取葑田积之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乃取救荒之余复请于朝，得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于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之『苏公堤』。

十二月，刘安世言：『臣前月末闻权罢讲筵，意谓将有燕享。今复半月，讲臣久不得望清光。乃者民间喧传禁中见求乳母，乃谓陛下稍疏先王之经典，浸近后庭之女宠。此声流播，实损圣德。』先是，范祖禹上疏：『陛下未建中宫而先近幸左右，好色伐性，伤于太早，有损圣德，不益圣体。』又上疏太皇太后：『外议籍籍，皆谓皇帝已近女色，后宫将有就馆者。有识闻之，无不寒心。今圣心已有所知，虽不能防于未形，犹可以止其将然。俟中宫既建，然后渐广继嗣之路，则陛下亦可以不劳圣虑矣。』它日吕大防奏事，太皇太后诘曰：『刘安世有文字言禁中求乳母事，此非官家所要，乃先帝一二小公主尚须饮乳也。官家常在老身榻前阁内寝处，宜无此。可说与安世，令休入文字。』其后章惇为宰相，上语惇曰：『元祐初，太皇太后遣宫嫔在朕左右者凡二十人，皆年长。一日，觉十人者非素使，令顷之十人至。十人还，复易十人去，其去而还者皆色惨沮，若尝涕泣者，朕甚骇，不敢问。后乃知因刘安世等上疏，太皇太后诘之。』惇与蔡卞谋诬元祐大臣尝有废立议，指安世、祖禹言为根，二人遂得罪几死。

校勘记

[1]共知 原脱『共』字。据《长编》卷三九四补。

[2]庚子 《长编》卷四一三事在本月辛丑。

[3]『苏轼』以下，《长编》卷四二四在本月丁亥。

[4]朝奉郎 原作『朝奏郎』，据文意改。

[5]十一月 原作「十二月气据《长编》卷四三五改。

宋史全文卷十四

宋徽宗

庚辰元符三年正月己卯，夜漏未尽，宰臣、执政会门下省，黎明，诣内东门，宣召入会通门。至福宁殿，皇太后曰：『大行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惇厉声曰：『在礼律，当立同母弟简王。』皇太后曰：『神宗皇帝诸子，申王虽长，缘有目疾。次即端王，当立。』惇又曰：『论长幼则申王为长，论礼律则简王当立。』皇太后曰：『俱是神宗之子，岂容如此分别？于次端王当立。』徽宗乃即皇帝位。诏皇太皇权同处分军国事，诏大行皇帝皇后号元符皇后。

二月，吏部侍郎徐铎知贡举，给事中赵挺之、宝文阁待制何执中、起居郎吴伯举同知贡举。知开封府吴居厚因奏对言：『陛下即政之初，京师有妄议朝政者，当行止绝。乞增置逻者。』上曰：『及朕躬否？』居厚曰：『虽不敢指斥，然传播朝廷升黜将大有更张，其语不根。』上曰：『如及朕躬，容朕修剩。』居厚惭谢而退。曾布因言：『青唐之事，全是章惇力主此议。绍圣以来，措置边事，无不如意。临了作此一事，至今狼狈，了当不得。』壬寅，大行皇帝殡于福宁殿之西阶。甲辰，太后曰：『皇帝年长圣明，本不须同听政，但以再三不得已从所请。比俟殿殡，便欲退处。今至祔庙，亦龟勉也。先丞相最被遇真皇，先一年薨，不及策立仁宗。相公等必知先丞相事业。旧尝见父言慈圣盛德，然还政亦差迟，至今记得此语，以此不遑自安如此，庶几不违父教，不辱先相门风。又欲谚云：「彼杀不如自杀，不成再待他时。」教他人有言语后还政，何如先自处置为善。』众皆称颂。己酉，知南安军邢恕为龙图阁待制、知定州。诏以新除吏部尚书韩忠彦为门下侍郎，新除资政殿学士黄履为尚书右丞。忠彦陈四事以裨新政，其一广仁恩，其二辟言路，其三去疑似，其四谨用兵。诏管勾御药院郝随、刘友端与外任宫观，以近年禁中修造华饰过当故也。癸亥，复范纯仁、刘奉世、吕希纯、王觐、吴安诗、韩川、唐义问并分司南京。纯仁光禄卿，居邓州；奉世少府监，居光州；希纯少府少监，居唐州；觐光禄少卿，居和州；安诗少府少监，居泮州；川少府少监，居随州；义问屯田员外郎，居安州。又诏吕希哲管勾明道观，吕希绩管勾崇福宫，吕陶提举玉局观，苏轼移廉州，苏辙移永州，刘安世移衡州，秦观移英州，程颐移峡州，邹浩监袁

州酒税，黄庭坚添差监鄂州在城酒税。

三月，权发遣洺州龚夬为殿中侍御史[1]，权发遣卫州陈瓘为左正言，添差袁州酒税邹浩为右正言。用曾布、韩忠彦、黄履所荐也。上极称浩，且谓布曰：『浩击章惇文字待降出。』布因言：『言路得人，中外执不鼓舞？唯章惇、蔡卞不乐尔！』庚寅，敕下礼部，放正奏名进士李釜以下五百六十一人，第一、第二等赐及第，第三、第四等赐出身，第五等赐同出身。辛卯，诏：『太史前告天将动威，日有食之，期在正月，变异甚钜，殆不虚生。应中外臣僚以至民庶，各许实封言事；在京于合属处投进，在外于所在州军附递以闻。』丙申，章惇上大行皇帝陵名曰永泰陵。诏恭依。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百官守局。日官言：『辰初食西北四分。』至巳五刻而复。新知太原府蔡京依前翰林学士承旨。是日，曾布再对，力陈：『京、卞怀奸害政，羽翼党援，布满中外，善类义不与之并。若京留，臣等必不可安位。』上慰谕曰：『无他，皇太后但且欲令了史事。以神宗史经元祐毁坏，今更难于易人尔。』曾布独对，上曰：『对事已百余轴，尽言章惇于定策之际罪恶固不待言，蔡卞阴狡害政，绍圣以来，伤害人物，多出于卞，其罪更大于惇。』

布曰：『陛下分别忠邪如此，则臣虽退归山林，死亦瞑目。』至帘前，亦具以此陈之。后三日，上又曰：『言惇、卞者已二三百轴。』庚戌，以皇长子生，辅臣称贺。月犯东咸。丙辰，荧惑犯填。丁巳，诏：『天佑予家，挺生上嗣。国有大庆，赉及多方，解网恤辜，何俟终日？范纯仁下项官与宫观差遣，外州军任便居祝』中丞安惇罢知潭州。先是，陈瓘言：『陛下欲开言路，首还邹浩，取其有既往之善，可谓得已试之才。安惇尚缘往事，论浩罪恶，欲寝已成之命，自明前举之当。其说以为先朝之事，且当遵承，国是所系，不可轻改。岂有事事不改而可以谓之善继，天下皆非而可以执为国是乎？邹浩既来，惇可去矣。』惇闻瓘章已出，亦自请去，故有此命。瓘又言：『国是之说，孙叔敖战国一时之事，然其言曰「夏桀、商纣不定国是」，而以合其取舍者为是，不合其取舍者为非，则是孙叔敖之意，亦不敢以取舍之私而害天下之公，是非也。』因录国是故事上之。

《讲义》曰：国论之无所主，非也；国论之有所主，亦非也。国无定论固不可以为国，然使其主于一说，则人情视此以为向背，人才视此以为去就，人言视此以为是非，上之政令、下之议论皆迁就而趋之，甚矣国是一言之误国也！失国以为是非，即人心之所同是也，又安有众之所非而自以为是，使人皆不得于国是之外者？此特孙叔敖之妄论唐虞三代，孔孟之明训初无是也。秦汉至五代，其言未尝用也。本朝自建隆至治平，其说未尝有也。自熙宁王安石始有是论

。而绍圣之蔡卞、崇宁之蔡京，皆祖述其说而用之。熙宁以通变为国是，则君子为流俗矣；绍圣以绍述为国是，则岭海之间皆逐臣矣。蔡京之国是，又为丰亨豫大之说而已，则立党石，刻党碑，凡所托以害君子者，皆以国是藉口，曰：『此神考之意，安石之说也。』缙绅之祸多历年所，岂非一言可以丧邦乎？陈瓘言：『陛下改用大臣，明示好恶，卞则安坐而不动，惇则备礼以求去。立其私说，变乱名实，为国政之害，大者有三，一则以继述神考为名，违其说者谓之不孝，而实有负诬之心；二则以厚于先帝为名，违其说者谓之至薄，而实有轻欺之意；三则假经义之糟粕，窃安石之绪余，依语而行，蔽惑上下，谋发于蔡卞之心，事成于章惇之手，胁持上下，果断必行。』

此二人者，外示睽间而心不相忘，有急则相应，自然必致之理也。』五月，贬潍州团练使、前知澶州王瞻为诸卫将军、房州安置。姚雄奏称：『青唐邈川始因王瞻贪功生事，招诱羌酋，收复穷远之地，费财劳师，连岁不解。』上疑贬瞻太轻，太后曰：『自此必宁静矣。』癸酉，诏：『近经登极大赦及累降赦宥，中外臣僚无不甄叙，唯瑶华废后未复位号，理所未安。令三盛枢密院同详议闻奏。』乙亥，瑶华以犊车四还禁中，至内东门，皇太后遣人赐以冠服，令易去道衣乃入，中外闻者莫不欢呼。丙子，制：废后孟氏可复为元祐皇后。上谕曾布、蒋之奇曰：『台谏攻蔡卞已十余章，如何得卞知，令自图去就？』皆莫敢对。上曰：『只说与章惇，则卞自知矣。』惇欲召吴伯举往谕之。己卯，共奏遣伯举。上遣伯举谕旨。卞遂草表乞宫观。布又言：『卞之去固已定，然外议皆以京进为忧。』上默然。忠彦翌日留身，具道京不可进。上曰：『本无用之之意，但于帘前更开陈。』太后曰：『相公第安心，必无此。』忠彦退，以语同列，皆相处。己丑，诏追复文彦博等官。辛丑，月犯昴。是日，龚夬论蔡京，诏送三省讫，不行。韩忠彦曰：『上恐人言未已，兼来者必纷纷也。』甲午，陈瓘上殿，再论章惇，又论蔡京罪状。上以为京与卞不同。瓘极陈，乃稍然之。

六月癸卯，月犯荧惑。丁未，制曰：『龙图阁待制邢恕操心倾危，雅意傅会，造为光语，上累宣仁，使光、公著被凶惇之名，蒙窜殛之罪，欺天误国，职尔之由。今朕既申彼之冤，还其爵秩，则尔罪恶，何词以逃？可依前官守少府少监、分司西京，均州居祝』曾布言：『元祐之人愤嫉熙宁、元丰之人，一切屏斥，已失之偏。绍圣用事者又深忿元祐之人，故窜斥废黜，无不过当，其偏则又甚矣。今日陛下欲以大中至正之道调一两党，则但当区别邪正是非，处之各得其所，则天下孰敢以为非者？臣累闻圣谕，及皇太后亦曾宣谕，亦谓是者则用，不是者则不用，更不必分别此时彼时。若人臣皆能体此意，则无不当矣。』

秋七月己巳，荧惑历氏星，犯房星；太白犯角距星。范纯仁为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盖将以为相也。时纯仁在南京已病矣。辛未，荧惑在房、心之间。壬申，以皇太后罢同听政，族属、姻戚迁秩命官者几三十三人。丰稷、陈师锡言：『仁宗问辅臣：「或谓先朝诏令不可轻改，信然乎？王曾曰：「此险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删太宗诏令十存一二，去烦密之文以便于民，何为不可？」仁宗然之。由是观之，朝廷之法，消息盈虚，与时偕行，何常之有？哲宗亲政，召章惇为宰相，惇用群小，合奸谋害元祐忠贤司马光、吕公著等，变乱神考法度谓之不忠，不能绍述谓之不孝，以此激怒先朝，此王曾所谓险人惑上之言也。惇编类臣寮章疏，择其切直不讳之言谓之讪上，谓之指斥。臣观《书》，见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周公戒成王曰：「无若商王纣。」亦可谓之讪上乎？亦可谓之指斥乎？惇又以章疏语言不足为大恶，乃持文及甫、邢恕之私言，辄诬光等谋废立为不轨，无状可按，无迹可寻，一切以意为之。惇当国七年，窃持威柄，祸福天下，勇于害贤，敢于杀人，临大变，订大事，包藏阴谋，发为异议，陛下尚优容之乎？祖宗怒惇久矣，今付陛下震之。上帝怒惇久矣，今命陛下诛之，陛下何惮而不果邪？」』己卯，荧惑自房、心之间上行；月犯天阴。

八月乙未朔，秘书少监邓洵武为国史院编修官，从蔡京之荐也。给事中叶涛、龚原相继驳奏。陈瓘言：『近言山陵使章惇奉使无状，以致哲宗大升举陷泞不前[2]。乞依唐李珣故事，先次行遣。』未蒙施行。丙申，太白犯亢。

九月甲子朔，左仆射章惇上表乞罢政，诏答不允。上谓辅臣曰：『朕不欲用定策事贬惇，但以扈从灵驾不职坐之。余事候有人理会，别议行遣。』韩忠彦曰：『例当放辞谢。』上曰：『不必，尔令庭下辞谢而去可也。』庚辰，诏：『陈瓘轻言皇太后尚预国事，其言虚诞不根，送吏部。』辛巳，添差监扬州粮料院。癸未，月入井。甲申，知江宁府蔡卞落职，提举洞霄宫。龚夬言：『蔡京与卞表里相济，天下共知其恶，播于民谣，云「二蔡二惇，必定沙门。籍没其家，禁锢子孙」。又云「大惇小惇，入地无门。大蔡小蔡，还他命债」。伏望博加采访，以辨忠邪。』丁亥，瓘知无为军。时瓘已出国门，即露章辞免曰：『臣所望者，当以流窜蔡京为急，不当以移臣差遣为先也。』诏不许辞免。太白犯斗杓第二星。

冬十月丙申，蔡京知永兴军。上曰：『陈瓘极不可得。前日遣人送黄金百两，瓘受赐泣下。』新知越州章惇潭州安置。徐勣为制曰：『处心忮忍，赋性阴邪。凡陈开导之言，无非杀伐之事。阴挟仇怨，妄肆中伤。或称谋危上躬，或托谤讪宗庙。摈除禁近，视若孤豚；排斥缙绅，弃如断梗。投之荒裔，肯使生还？杀戮无辜，道路以目。』壬寅，知枢密院事曾布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

郎。戊申，月食毕。先是，曾肇进对，白上：『臣兄传旨令草诏，戒内外以持大中至正之道。』上曰：『只是神宗法度当固守，人材则无彼此，惟是者用之。』肇对：『欲云政无新旧，惟义理是守；人无彼此，惟贤材当用。』又曰：『陛下当先分别君子小人，然后可行大中至正。若君子小人未分别，则中正之道恐未易行。』上颌之而已。

十一月癸亥朔，右正言陈祐言：『知大名府林希以党附权要托意词命，陷害元祐臣僚。』

所草吕大防责词，皆务求合章惇之意，肆言丑诋，不问是非，至有「老奸擅国」之语。』乙丑，诏希落端明殿学士、知扬州。庚午，诏自来年正月一日，改为建中靖国元年。或谓建中乃唐德宗奉天时年号，上曰：『梁末帝禅位，年号太平，太宗不以为嫌也。』陈次升言：『蔡卞备位两府，阴肆奸谋，窃弄赏罚，专报恩讎。人有誉其妻父之美者，极力主张，置之显要。如有议其妻父之短者，指为诽谤宗庙，置之深刑，时人目为「笑面夜叉」。』壬申，蔡卞降中大夫，依前分司，移池州居祝十二月，月犯司怪。

辛巳建中靖国元年春正月癸亥，流星自西南入尾，抵距星，其光烛地。范纯仁卒。遗表言：『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便民。达孝道于精微，扩仁心于广远。深绝朋党之论，详察邪正之归。』又言：『若宣仁诬谤之未明，致保佑之忧勤不显。本权臣务快其私忿，非泰陵实谓之当然。』又言：『臣所重者，陛下上圣之资；臣所爱者，宗社无疆之福。苟斯言之可采，则已死而犹生。』上闻讣痛悼，赐其墓碑曰『世济忠直』。纯仁性夷易宽简，尝曰：『吾平生好学，得之忠恕而已。』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俸赐悉以广义庄。前后任子恩，多先疏族。没之日，幼子、五孙皆未官。曾肇尝曰：『使纯仁之言行于熙宁、元丰时，后必无纷更；尽用于元祐中，必无绍圣大臣讎复之祸云。』任伯雨言：『去年四月朔、今年正月朔莫夜，赤气起于北方，光焰亘天，又有黑气在下，渐冲西方，散而为白。咎证之来，其异如此。伏愿陛下用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殛奸恶，使阴邪小人无得生犯上之心，则变异之起可转为休祥矣。』己巳，月犯星。甲戌，皇太后崩于慈德殿。丁丑，祔葬永裕陵，谥曰钦圣宪肃皇后。赵挺之为御史中丞。任伯雨言：『挺之始因章惇进，既谄事蔡卞。及卞黜责，又谄事曾布，出入门下，殆无虚日，故士论以其观望阴诈，号为「移乡福建子」。伏乞特加审察其言。』是月甲戌，辽国主道宗耶律洪基卒，延禧即位，号天祚。改寿昌七年为乾统元年。

二月己亥，月犯钺。癸卯，月犯轩辕右角。丁巳，诏潭州安置章惇责授雷州司户参军、员外置。先是，左正言任伯雨言：『章惇迷国罔上，毒流缙绅。又风闻敌使言：敌主去年吃食次，闻中国贬黜章惇，敌主不觉放匕箸，跳起曰

：「甚好。甚好！南朝错用此人。」敌使又曰：「何故只如此行遣？」以此观之，悖之奸凶，不独孟子所谓「国人皆曰可杀」，虽四海九州、夷狄蛮貊，莫不以为可杀也。」三月戊寅，知无为军陈瓘为著作佐郎、实录院检讨官，吏部员外郎晁补之为礼部郎中，仍兼检讨官。先是，提举实录院韩忠彦奏陈瓘、晁补之皆有词学，堪备史职，故有是命。陈瓘奏：『伏闻王安石《日录》乃人臣私录之书，非朝廷之典册也。自绍圣以此书降付史院，往往专据此书追议刑赏，夺宗庙之美以归故臣，建掌书之官以修私史。考之往古，并无此例。所有绍圣神宗实录，愿诏史臣别行删修，以成一代不刊之典。』任伯雨居言职仅半岁，所上一百八疏，皆系天下治乱，关宗社宫禁者，细故不论也。曾布方用事，伯雨谋击之，布觉，乃先罢伯雨言职、知虢州。

夏四月辛卯朔，以太史言日当食，是日云阴，太史奏：『不见所食之分。』太常博士江公望为左司谏，为上力陈尧舜之道，且言：『愿陛下不畏多难，而以无难为忧；不矜无过，而以改过为美。』

五月辛酉朔，大雨雹。是夕，填犯氏。

六月壬寅，集禧观灾。甲辰，陈祐通判滁州。翌日，曾布宣押视事，右司谏江公望对，遽曰：『陛下临御以来，易三言官，逐七谏臣，非天下所期望。』先是，祐因进对，上谓曰：『凡有公事，宜与江公望议论了乃来。』祐见公望，公望曰：『榻前一砖之地，是人臣对君父极言天下事去处。惟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则可免戾。人各有知见，不必同，惟不可傅会。』

秋七月辛酉，江公望言：『访闻蔡王府吏相告，有不顺之语浸淫，恐及蔡王。伏望陛下勿以暧昧无根之言而加诸至亲骨肉之间。』诏江公望罢左司谏、知淮阳军。苏轼卒。

八月甲寅，三省进呈右司员外郎陈瓘上曾布书：『瓘闻古之贤未尝无过，尊私史而压宗庙，缘边费而坏先政，此二者，阁下之过也。违神考之志，坏神考之事，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圣主不得闻其说，蒙蔽之患，孰大于此？』诏陈瓘与知州差遣。乙卯，陈瓘知泰州[3]。

十一月庚辰，冬至，合祭天地于圜坛。壬午，曾布独留，进呈内降起居郎邓洵武所进爱莫助之图，其说以为：『陛下方绍述先志，群臣无助之者。』上曰：『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

布云：『洵武所陈既与臣所见不同，自不当议。乞纳下。』明日，遂改付温益，欣然奉行，乞籍记异论之人。于是上决用京矣。

壬午崇宁元年闰六月壬戌，钱通言：『曾布呼吸立成祸福，喜怒遽变炎凉。钩致齐人之谮言，欲破绍圣之信史。』于是布连抗章乞罢。布于元符末，欲以元佑兼绍圣而行，故力排蔡京。崇宁初，知上意有所向，又欲力排韩忠彦。

无何，京为左丞，大与布乖。

《讲义》曰：人皆以建中靖国为更化之时，而不知绍述之诏已下于元符之末，而禁中之意，曾布、蔡京已知之。布在熙宁之时则附会安石、惠卿之议，至绍圣之时，乃诡请荐陈瓘，张庭坚辈，又请毋毁光、公著碑。至建中之时，初知上有消朋党之意，乃排蔡京而主元祐。及知上有绍述之意，则排忠彦而主绍述，甚至蔡京者，其奸又过于布，在熙宁则奉行熙宁之法，在元祐则奉行元祐之法，在绍圣则奉行绍圣之法，国论三变，而蔡京亦与之俱变，此小人不足责，而引用小人，自安石始。然安石之心与章子厚不同，章子厚之心与蔡京诸人不同。盖安石之法犹出于所学，章子厚之法特托安石以报私怨耳。至蔡京，则又托绍述以奉人主之侈心耳。愈变愈下，所以致中原之祸也。

新知越州邹浩为衡州别驾、永州安置。壬午，中书检会李清臣札子，臣寮言：『丰稷辞谏议，其意在讥切先帝。又张舜民辞谢言官，讥谤先朝。』奉圣旨：李清臣追贬武安军节副，丰稷睦州安置，舜民商州安置。

秋七月，陈次升落修撰、知莱州。戊子，左丞蔡京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甲子，诏：『治天下者，以立政训迪为先；笃孝思者，以继志述事为急。损益之间，理宜稽考。宜如熙宁置条例司体例，都省置讲议司，差宰臣蔡京提举，遴选乃僚，共议因革。』

九月丁酉，钱通言：『曾布力引韩忠彦、李清臣、丰稷、曾肇之徒鳞集于朝，忠彦引陈瓘、龚夬，曾布引陈次升、李清臣、丰稷合党缔交，欲变乱当时策立事实，以诬毁哲庙。』布降中大夫分司南京，忠彦崇福宫，清臣追贬雷州司户，肇灵仙观、岳州居住，稷道州别驾、台州居祝瓘、夬并追毁出身已来文字编管，瓘袁州，夬房州，阎守勤舒州安置。

十月甲寅，臣寮言：『任伯雨、陈次升其恶不在瓘、夬之下。哲庙升遐之初，曾布遣子紆、婿吴则礼往来阎守勤、裴彦臣之家密传信息。张庭坚力诋瑶华为非辜，而器邹浩之直。』

诏任伯雨、张庭坚并除名勒停编管，紆、则礼并勒停，永不收叙，次升灵仙观、亳州居祝壬申，钱通、石豫、左肤言：『朝廷行遣韩忠彦、李清臣、黄履为请复元祐皇后事，并后匹嫡，《春秋》议之。』甲戌，元祐皇后孟氏复居瑶华宫，忠彦降授大中大夫、怀州居祝是岁，赐邵武军邵武县唐太守欧阳祐民祠为惠应庙。

癸未崇宁二年春正月乙酉，中书省检会任伯雨、龚夬、陈瓘、陈祐、李涓、丰稷、张庭坚、江公望、张舜民奏。诏伯雨、瓘、夬、浩、涓、祐、庭坚、公望已上并除名勒停编管：伯雨昌化军，瓘廉州，夬象州，浩昭州，涓澧州，祐复州，庭坚鼎州，公望南安军；觐、稷、次升、瓘[4]、舜民并除名勒停居

住：觐临江军，稷建州，次升建昌军，瓘邵武军，舜民房州。

三月癸卯，上御集英殿，赐霍端友以下五百三十八人上舍及上书正等人升甲，上书邪等人奏名黄定等十八人先次黜落。

四月乙亥，毁《东坡文集》、《唐鉴》、《冯子才文集》、《秦学士》、《豫章》、《三苏文集》、《东斋记事》、《豫章书简》、《湘山录》、《眉山集》、《别集》、《坡词》、《刘贡父诗话》、晁、张、黄先生文集、《秦学士文》。戊寅，臣寮言：『致仕程颐学术颇僻，素行谲怪。绍圣中，虽尝明正罪罚，而元符之末，叙复过优。近日以入山著书为名，切虑如野史小说之类，妄及朝政，欺惑后世。』诏颐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其入山著书，本路监司觉察。

九月，邓洵武言：『今吏部选人，自节、察、判以至簿、尉凡七等，造为新名，为承直郎、儒林郎、文林郎、从事郎、通仕郎、登仕郎、将仕郎。』诏从之。

甲申崇宁三年春正月辛巳，诏上书邪等人不许朝见、擅到阙下，仍不得在京居祝见任在京差遣人并放罢。

《讲义》曰：此安石『人言不足恤』之遗患也。夫祖宗所恃以立国者，通下情、伸士气耳，而忍戕其根乎？当元符末年，许人上书矣，未及一年，则籍元符上书班名。当崇宁五年，因彗星而求直言矣，未及一年，则论崇宁五年上书人罪。其迷国误朝。一至于此！韩忠彦以一君子而对众小人，虽柔懦不能大有所为，然观其乞罢编类局，使其志得行，亦不至于召靖康之祸也。

甲午，鸿胪寺丞蔡攸赐进士出身，为校书郎。攸，左仆射京子也。甲辰，魏汉津言：『禹以声为律，以身为度，用左中指三节三寸谓之君指，裁为宫声之管；又用第四指三节三寸谓之臣指，裁为商声之管；又用第五指三节三寸谓之物指，裁为羽声之管；第二指为民，为角；大指为事，为徵。得三指合之为九寸，即黄钟之律定矣。黄钟定，余律从而生焉。今欲乞请圣人三指为法，先铸九鼎，次铸帝座大钟，次铸四韵清声钟，次铸二十四气钟，然后均弦裁管，为一代之乐。』

二月，臣僚上言：『章惇阴怀异志，内挟奥助，其谋诡秘，乃敢肆为同胞之说。』诏：『章惇、王珪为臣不忠，可别为一籍，仍依元祐奸党指挥施行。』始用魏汉津之说铸九鼎。

三月辛丑，大内火。

夏四月甲辰朔，尚书省勘会党人子弟，不问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阙下。

荧惑犯垒壁阵。月犯房上相。

五月己卯，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为守司空、行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封嘉国公。以抚定鄴、廓推赏也。

六月壬寅朔，诏熙宁、元丰功臣图形于显谟阁。癸卯，诏荆国公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庭。

朱胜非曰：陈瓘上疏言：王安石塑像于学殿，方至尊拜谒先圣，本朝功臣坐视拜伏，傲慢不恭。自有天地以来，庠序規制，未有如此。安石自崇宁间配享孔子，列坐孟柯之次。靖康初论其非，自瓘始。

甲辰，诏元符末奸党并通入元祐籍，更不分三等。应系籍奸党，已责降人并各依旧除、今来入籍人数外，余并出籍。今后臣僚更不得弹劾奏陈。令学士院降诏：元佑奸党，文臣曾任宰臣执政官司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刘摯、范纯仁、韩忠彦、曾布、梁焘、王岩叟、苏辙、王存、郑雍、傅尧俞、赵瞻、韩维、孙固、范百禄、胡宗愈、李清臣、刘奉世、范纯礼、安焘、陆佃、黄履、张商英、蒋之奇；曾任待制已上官苏轼、刘安世、范祖禹、朱光庭、姚勗、赵君锡、马默、孔武仲、孔文仲、吴安持、钱勰、李之纯、孙觉、鲜于侁、赵彦若、赵高、王钦臣、孙升、李周、王汾、韩川、顾临、贾易、吕希纯、曾肇、王觐、范纯粹、吕陶、王古、丰稷、张舜民、张问、杨畏、邹浩、陈次升、谢文瓘、岑象求[5]、周鼎、徐勣、路昌衡、董敦逸、上官均、叶涛、郭知章、杨康国、龚原、朱绂[6]，叶祖洽、朱师服；余官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吴安诗、欧阳荣、刘唐老、王巩、吕希哲、杜纯、张保源、孔平仲[7]、汤馘、司马康、宋保国、黄隐[8]、毕仲游、常安民、汪衍、余爽[9]、郑侠、常立、程颐、唐义问、余卞、李格非、陈瓘、任伯雨、张庭坚、马涓、孙谔、陈鄂、朱光裔、苏嘉、龚英、王回、吕希绩、欧阳中立、吴俦、尹材、叶伸、李茂直、吴处厚、李积中、商倚、陈祐、虞防、李祉、李深、李之仪、范正平、曹盖、杨琳、苏晒、葛茂宗、刘谓、柴袞、洪羽、赵天佐、李新、衡钧、兗公适、冯百药、周谊子丫孙琮、范柔中、邓考甫、王察、赵岫、封觉民、胡端修、李杰、李贲、赵令畴、郭执中、石芳、金极、高公应、安信之、张集、黄策、吴安逊、周永徽、高渐、张夙、鲜于绰、吕谅卿、王贯、朱统、吴朋、梁安国、王古、苏迥、檀固、何大受、王箴、鹿敏求、江公望、曾纁、高士育、邓忠臣[11]、种师极，韩洽、都颺、秦希甫、钱景祥、周绰、何大正、吕彦祖、梁宽、沈千、曹兴宗、罗鼎臣、刘勃、王拯、黄安期、陈师锡、于肇、黄迁、莫侠正[12]，许尧辅、杨肱、胡良、梅君俞、寇宗颜、张居、李修、逢纯熙、高遵恪[13]、黄才、曹盥、侯显道[14]、周遵道[15]、林肤、葛辉、宋寿山[16]、王公彦、王交、张溥、许安修、刘吉甫、胡潜、董祥、杨瑰宝、倪直孺、蒋津、王守、邓允中、梁俊民、王阳、张裕、陆表民、叶世英、谢潜、

陈唐、刘经国、扈充[17]、张刷陈并、洪刍、周锷、萧剗、赵越、滕友、江洵、方适、许端卿、李昭圻、向圳、陈察、锺正甫、高茂华、杨彦章、廖正一、李夷行、彭醇、梁士能；武臣张巽、李备、王献可、胡田、马谏、王履、赵希夷、任浚、郭子旆、钱盛、赵希德、王长民、李永、王庭臣、吉师雄、李愚、吴休复、崔昌符、潘滋、高世权、李嘉亮、王琬、刘延肇、姚雄、李基；内臣梁惟简、陈衍、张士良、梁知新、李倬、谭宸、窦钺、赵约、黄卿从、冯说、曾焘、苏舜民、杨偁、梁弼、陈恂、张茂则、张琳、裴彦臣、李偁、阎守勤、王绂、李穆、蔡克民、王化基、王道、邓世昌、郑居简、张祐、王化臣为臣不忠。曾任宰臣王珪故，章惇。

秋七月乙亥，淮西提刑霍汉英言：『应天下苏轼所撰碑刻，乞并令一例除毁。』从之。癸未，月犯建星。甲申，月犯牵牛、火星。戊戌，太白犯积薪。

八月壬寅朔，太白犯积尸气。岁犯亢距星。丙辰，月食于室。

九月丙戌，月犯井。

冬十月辛丑朔，大雨，雹。己酉，诏翰林承旨张康国撰《景钟铭》。景钟者，魏汉津所铸也。庚午，命刑部尚书管师仁重修神宗皇帝玉牒及看详哲宗皇帝玉牒。

十一月，婺州教授叶梦得为议礼武选编修官。蔡京责元祐人分三等定罪，盖梦得及张浚明所建也。月入太微垣。庚寅，太白掩辰。丙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祖皇帝配。

乙酉崇宁四年春正月丙申，知枢密院事蔡卞为资政殿大学士、知河南府。

闰二月，岁犯钩钤。

三月戊辰朔，荧惑犯钺。荧惑犯井矩星。荧惑入井。礼部言：常州进士孙天与言：『伏睹诸路州县学校，春秋上丁释奠，自先圣文宣王至于十哲，其余古今宗公巨儒系享祀者计八十余员，并未预祭。欲乞应诸学校每遇释奠日，就先圣殿西廊随例祭祀。』从之。戊午，蔡京言九鼎告成。诏于中太一宫之南为九殿以奉安，名曰九成宫，中央曰帝鼐，北方曰宝鼎，东北曰牡鼎，东方曰苍鼎，东南曰风鼎，南方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方曰晶鼎，西北曰魁鼎。

夏四月壬辰，月犯亢距星。

五月丙午，月犯氏。汉天师三十代孙继先赐号虚靖先生，与免本户田产租徭。寻召赴阙。又诏信州龙虎山张氏自今相龚为山主，传授法篆者即度为道士，仍赐紫衣师号，著为令。

秋七月丙辰，月入毕。左仆射蔡京等奏：『伏奉圣旨，京畿四面可置辅郡，屏卫京师。

南以颍昌府为南辅，以襄邑县建名辅州为东辅，以郑州为西辅，以澶州为

北辅。』

八月癸酉，月犯建星。庚辰，太白犯罚。叶梦得为祠部员外郎。梦得为编修官才六日，蔡京亟荐之。与同事四人者皆对。梦得见上，论：『自古帝王为治，必先自治其心者。始尧举天下授之舜，不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今国势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才有邪正，民情有休戚。若不先治其心，或诱之以货利，或陷之以声色，则所谓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尝不颠倒易位，而足求其功乎?』上异之。京谓梦得曰：『公言得无意乎?』梦得曰：『此梦得所学也。』

冬十月壬辰，是日，日有黑子。自七月雨，至于是月。

十二月丁巳，是夕，月犯舆鬼。戊寅，月食于柳。

丙戌崇宁五年春正月甲午朔，彗出西方，由奎贯胃、昴，至戊午没。乙巳，诏以星文变见，避正殿，损常膳。中外臣僚等，并许直言朝政阙失。又诏：『应元祐及元符末系籍人等可复仕籍，许其自新。朝堂石刻已令除毁，今后更不许以前事弹纠。』太白昼见。月犯灵台。

太白犯牵牛。戊申，月入太微垣。

二月甲子朔，太白犯垒壁阵。甲戌，太白犯泣星。赵挺之为特进、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上深觉蔡京之奸，由是旬日之间，凡京所为者，一切罢之。

三月丙申，诏：『昨为星变，许直言朝政阙失。今日消伏，可罢收接。』月犯建星。己未，御集英殿，赐合格进士蔡薏以下六百七十六人。

夏四月，右正言詹丕远进对，乞谨天戒。上曰：『星谴可惧，朕夙夜思格王所以正厥事之说。龙骧岂能当天变?』丕远未谕，上曰：『厩马也，一夕无病而卒，或者便谓星变之致。

应天止如是邪?』丕远对：『此语欺甚，不知陛下何从得之?』上作色，徐曰：『蔡京。』丕远对：『蔡京大臣，宜省愆引咎。如此奏对，大非昌言。』读奏至『俭德之共也』，上曰：『慎乃俭德，惟怀未图。圣人垂训明甚。京只为作事无法，于财用上未尝以不足告，力引《周官》惟王不会之说，此何意?』丕远对：『此不过欲悦陛下耳。』上曰：『悦之不以道，不悦也。』

五月，月入氏。诏颁《纪元历》。

六月，填犯建星。右正言詹丕远对[19]。上曰：『闻近日中外有三不可之说，谓法度不可变，刘逵不可用，蔡京不可罢。』丕远对：『京之误国，陛下所知也。』上遽曰：『今日且不要他及，只说国是断合如何?』丕远对：『国是非小事，陛下当与挺之等议之。』乙亥，太史言：『月当食，云阴不见。』

秋七月庚寅朔，太史言：『日当食不食。』诏送秘书剩壬寅，诏改明年元曰大观。

九月戊申，月犯井距星。

冬十月乙丑，荧惑犯昴。岁犯斗。荧惑犯太阴。丁未，月犯长垣。辛亥，月入太微垣。

十二月戊午朔，太史言：『日当食不食。』诏：『刘逵怀奸徇私，挟情害政，可罢中书侍郎，差知亳州。』自星变，上罢蔡京，复相赵挺之，逵擢中书侍郎。后数日，星没，稍悔更张之暴。翰林学士郑居中独知之，遂请对，首言：『今所建立，皆学校礼乐，以文致太平，居养安济等法，以厚下恤民，何所逆天而致谴怒？』上大以为然。礼部侍郎刘正夫继请对，如居中言，上遂外挺之、逵而复向京，于是逵罢。逾百日，挺之亦罢。流星出奎，至天仓没，有声如裂帛。

丁亥大观元年春正月戊子，大赦。己丑，蔡京依前司空，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辛丑，荧惑犯毕。己巳，月入太微垣。丙午，岁犯填。御笔：『自今学生，愿兼他经者听。』太白犯月星。

三月庚寅，太白犯天街。丁酉，特进、尚书右仆射赵挺之为观文殿大学士、佑神观使。

上意复向蔡京，故挺之罢。后五日，卒，赠司徒，官给葬事，谥清宪。翰林学士郑居中为同知枢密院事。贵妃恳陈乞罢之，戊戌，改授中太一宫使兼侍讲。诏：『诸士有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悌，善内亲为睦，善外亲为姻，信于朋友为任，仁于州里为恤，知君臣之义为忠，达义利之分为和。一诸士有孝、悌、睦、姻、任、恤、忠、和八行见于事状，著于乡里者，耆邻保伍以行实申县，县令佐审察，延入县学，考验不虚，保明申州如令。一诸士八行[20]，孝、悌、忠、和为上，睦、姻为中，任、恤为下。士有全备八行，保明如令，不以时随奏贡入大学，免试为太学上舍。司成以下引问考验，较定不诬。申尚书省取旨，释褐命官，优加擢用。』

夏四月戊午，太白入井。癸未，荧惑犯鬼及积尸气。

五月戊戌，月犯东咸。

六月壬戌，荧惑犯轩辕大星。月入氏。

秋七月乙酉朔，荧惑犯灵台。祠部员外郎叶梦得为起居郎。梦得在祠部，久不迁。蔡京既复相，所立法度，已尝罢者皆复行。梦得召对，论：『《周官》太宰以八柄诏王驭群臣。

所谓废置赏罚者，王之事也。太宰得以诏王而不得自专。陛下前日所建立者，出于陛下乎？出于大臣乎？及其罢之，又复从而复之，亦出于陛下乎？出于大臣乎？臣顷见陛下首尝以治心为言，正为是也。今徒见一大臣进以为可作则法度，从而立；一大臣进以为不可作则法度，从而废。无乃陛下有未了然于中而不

出于己者乎?臣愿乘今更张之后推用此道，度其可复者复之，可罢者罢之，无徒以大臣进退为可否，则天下治矣。』上喜，后数日，遂除起居郎。

八月，皇第九子构为检校太尉、定武军节度使、蜀国公。辛未，乾宁军言：『七月丁酉，黄河清；至乙巳，复旧。』甲戌，月入毕。

九月癸巳，月犯垒壁阵。辛亥，大享于明堂，以神宗皇帝配。

冬十月辛酉，苏州地震。太白犯左执法。己巳，大雨、雹。乙亥。月犯长垣。

闰十月丙戌，太白犯亢。臣寮上言：『伏见御史台见勘公事，上书人方轸轻诋尤甚。其父通见任诸王府翊善。』诏方通先罢任，令吏部与监当差遣。蔡京之罢相也，轸奏疏论京睥睨社稷，内怀不道，效王莽自立为司空，效曹操自立为魏国公。视祖宗神灵为无物，玩陛下不啻若婴儿。专以绍述熙、丰之说为自媒之计，上以不孝劫持人主，下以谤讪诋诬恐赫天下。自古为臣之奸，未有如京今日为甚。若设九鼎、铸大钱、置二卫、兴三舍、建乐府，又于国门外祭天地于两郊，如此之类，非徒无益，又且于礼文经意无补。凡妄作，必持两说劫持人主，一曰「此三代之法也」，一曰「熙丰遗意，未及施行」。每有奏请，尽乞作御笔指挥行出，语士大夫曰：「此上意也。」明日或降指挥更不施行，则又语人曰：「京实启之也。」善则称己，过则称君，必欲陛下敛天下怨而后已，是岂宗社之福乎?陛下嗣服之初，忠义之士明目张胆，愿见太平。京欲钳天下之口，塞陛下之耳目，方为邪算，贼虐忠良。奈何陛下以京为忠贯日月，以忠臣义士为谤讪诋诬?或黥配远方，或除名编置，或不许齿仕籍，以言得罪者万人矣，谁可为陛下言哉!』轸竟坐此编管岭南。丙申，太白入氐。丁未，太白犯房。

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置符宝郎四员，二员以内臣充，掌禁中符宝之事；二员以文臣充，掌外庭符宝之事。八宝名镇国神宝、受命之宝、天子之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皇帝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

十二月乙酉，太白犯荧惑。月入井。

戊子大观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受八宝于大庆殿，大赦天下，是日，御制《宣和殿记》，其文实蔡京为之。甲寅，太白犯岁。庚申，蜀国公封广平郡王。月犯井钺。甲子，月犯轩辕。

吏部尚书余深知贡举，给事中蔡薳、中书舍人霍端友同知贡举。

二月壬午朔，荧惑犯岁。癸巳，月入太微垣，犯内屏。

三月甲子，中书舍人叶梦得兼编修神宗官制六典。戊寅，御垂拱殿，赐贡士成都王侯等十三人上舍及第释褐。甲辰，月入羽林军。

五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己未，月入氐。

六月辛卯，荧惑犯天街。癸巳，月犯壁垒阵。

秋七月癸酉，营惑犯司怪。丁丑，太白犯亢。

八月庚寅，荧惑入井。

冬十月丁丑朔，太白昼见。庚辰，岁犯垒壁阵。诏：『太史局令已下，自今后若稍涉漏露应干乾象，凌犯所主休咎者，其所闻并传报。漏泄之人，不分首从，并当行处斩。仍许人陈告。』

十一月丁未朔，太白昼见。辛酉，月犯井。命有司行礼，当追述三代之意，适今之宜，《开元礼》不足为法。赵霆尝行河，得龟两首，蔡京方以祥瑞事媚上，曰：『此齐小白所谓象罔见之而霸者也。』同知枢密院郑居中言：『首岂宜有二？人孰不惊异？而京独私主之意，殆不可测。』上乃出龟弃金明池。壬申，太白犯岁。

十二月戊子，月犯荧惑，癸卯，流星出奎。

己丑大观三年春正月丁未，兵部尚书薛昂知贡举，吏部侍郎慕容彦逢、礼部侍郎李图南、给事中霍端友、中书舍人俞栗、右谏议大夫蔡居厚、侍御史刘安上、符宝郎宇文粹中同知贡举。荧惑犯井。

二月丁丑，韩忠彦复宣奉大夫、仪国公致仕。己丑，月犯内屏。丁酉，中太一宫使、奉宁军节度使、检校司空、提举龙德宫童贯为检校司徒、镇洮军节度使。贯辞不受。

《讲义》曰：上之即位，其始因修造华侈而斥内侍郝随、刘友端，其后则以童贯监制器，以朱勔领花纲。其始因瓘之言，察裴彦臣交通内外之迹以逐蔡京，其后则以童贯而用蔡京，以梁师成而用王黼，则知人君之心未始有不善，而小人蛊惑其心者，其罪多矣。一童贯也，使之任制器之役犹可也，蔡京乃使之领西师，西事未毕而北事复起。既命之使辽以觐其国，适为辽人所觐，又纵之通女真，反为女真所侮，甚至于方腊不能讨，命童贯以讨之，是一童贯可以任内修外攘之责矣。夫宦官者，腹心之患也。夷狄者，手足之患也。宦官者，根本之祸也。夷狄者，枝叶之祸也。当时任伯雨之言曰：『朝廷为阳，宫禁为阴。中国为阳，夷狄为阴。君子为阳，小人为阴。德为阳，兵为阴。』愚谓崇、观以来，阴气甚盛矣。小人、宦官、夷狄同一气类也，此有所感则彼有所应，必然之理也。纵使当时无夷狄之祸，亦有宦官之祸也夫！

癸卯，太白犯壁垒阵。月犯斗。乙丑，御集英殿，赐进士贾安宅等及第、出身、同出身七百三十一人，宦者梁师成与焉，名在第一甲第十一。丙寅，荧惑犯鬼。辛未，太白犯岁。

夏四月，御笔：『礼以别尊卑，明分守。则器用之制，设饰之文、多寡之数、等衰之节，宜各随其品秩，分其贵贱，以立制度。』月犯五诸侯。癸巳

，御制七言诗一章八句，赐贾安宅等。

五月，太白犯太阴。

六月甲戌朔，侍御史毛注言：『蔡京荫补人仕，素不知书。尝形简牍，以「符宝」为「扶宝」，众目为「扶宝侍郎」』。丁丑，太师、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魏国公蔡京为太师、中太一宫使。其请给恩数，并依见任宰相例。先是，石公弼言：『京之奸恶，虽中外愤怨，而畏京之威，人莫敢言。一犯其怒，宗族莫保。每托以绍述神考之政，而京率意，无所畏忌，外则生事于四夷，内则殫竭于民力。托爵禄以广私恩，滥锡予以蠹经费。』趋毛注言：『京位极人臣，爵无可加，擅持威福，震动中外，四方多士，惟知奔走宰相之门，而不知君父之尊；知徇流俗之习，而不知法令之可畏。文昌旧省，一毁而荆远伤元丰之伟绩，近累陛下之述事。谓忠于君，可乎？临平新塔，乃京私域之高原，土木百出，一境骚然。上假朝廷之威力，下便宰相之私计，谓忠于君，可乎？』公弼又言：『京罢相，以三师就第，提举修实录，于京计则得也，为朝廷之谋则未然。京援引小人，邪枉盈庭，奔兢无耻，附下罔上，习以成风，岂可谓正百官也？轻名器以招权，厚廩禄以姑息，内耗国计，外侵民财，帑藏空虚，人心嗟怨，岂可谓安百姓也？欲为己功，生事夷狄，黔南之举，夷夏萧然，边陲凋残，民不堪命，岂可谓镇抚四夷也？』庚辰，月犯平道。辛巳，何执中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太学生张朝老上书曰：『陛下即位，凡五命相矣。有若韩忠彦之庸懦，有若曾布之脏污，有若赵挺之之蠢愚，有若蔡京之跋扈。人主止论一相，陛下除相如此，天下何赖焉？比复相何执中，是犹以蚊负山，不过援引契旧乡间之人布之清列而已。至如蔡京，盗陛下之恩赏，以植私党，以结人心，执中必不敢尔，顾其才术不足以有为。然成命已颁，不可复汗，而右揆尚阙，犹可择人也。』又言：『臣观考蔡京之所为，合而言之，则其事止于十有四：诬上帝，罔君父，结奥援，轻爵禄，广费用，变法度，妄制作，喜导谏，钳台谏，炽亲党，长奔兢，崇释老，穷土木，务远略。散而言之，其事数十万言。愿诏有司给笔札，使臣得尽其胸中之所言，写天下是非之事以告陛下。臣死之日，犹生之年！』

壬辰，太白入井。

秋七月，荧惑犯左执法。庚戌，月犯房。

八月癸未，刘安上为左谏议大夫。甲午，月犯井。

冬十月甲午，月犯次将。乙未，月犯谒者。

十一月，太常寺言：『被旨，天文、算学合奉安先师，并配享从祀。臣等稽之载籍，合之典礼，宜尊黄帝为先师，而以其当时之臣风后、力牧、大鸿、大挠隶首，容成、车区、常仪为配享，又以后世精于数术者商巫咸、周箕子、

周商高、周荣方、晋史苏、秦卜徒父已上七十人拟从祀。』壬子，尚书省言：甘露降左右丞厅，并柳、竹凡百三十本。是岁，江淮大旱，自六月不雨，至于十月。

庚寅大观四年春正月庚子朔，中丞吴执中言：『迩来诸路以八行贡者，臣谓所贵乎士者，为其能学知先王之道，其为行不悖于义而已。以亲病而割股，闾里小民时有能者，官有给赐，悯恤其愚有爱亲之心。而至于毁伤支体，用是以恤之。士而为此，是不知孝之道矣。然顶刺血，非圣人之教；常诵佛书，岂儒者之事哉？救其兄之溺，恤其女之贫，皆不足以为异。伏愿下之太学，俾长贰博士考以道义，别白是非，澄去冒滥。』从之。

丁未，月犯天街。

二月庚午朔，禁然顶、炼臂、刺血、断指者。辛未，新知杭州张商英入对。上语及蔡京乱纪纲事，商英曰：『京自来专恣，无所忌惮。批状便是条贯，入状请宝便是圣旨，安得不乱？』商英言：『祖宗以来，擢用台谏官，或出自宸衷，或采于久次，或下禁从，各举所知，号为不次用人。然自州县选人召对者，不过三四人而已，曾未见近岁多士拔擢之骤也。由庠序不数月作六察，由六察不数月作殿中侍御史，又不数月作侍御史，作中丞，作谏议，作给舍，作执政。问之以政事，则不知也；问之以古今，则不知也；问之以边防，则不知也；问之以钱谷，则不知也，安得有限之名器，而待无穷之进取哉？』辛巳，太白犯岁。己丑，张商英为中书侍郎。辛卯，月犯斗。

三月，陈正汇者，瓘子也。先是，瓘居明州，遣正汇以事如钱塘。正汇素闻其父言蔡京奸邪，将不利于社稷，且闻京尝有倾摇东宫意。及是，又闻蔡宗盛称京后当获福非常，亟诣杭州，告谋反有端。事连陈师锡。时蔡薨帅杭，遂执正汇送京师，下诏狱。瓘自明州赴逮。吏胁瓘使承教正汇妄诉，瓘语吏曰：『正汇安能知京反谋？瓘实知之。愿得笔札，悉以闻。』吏恐惧不敢与。正汇坐所告失实窜海岛，瓘安置通州，师锡亦贬郴州，崇但勒停云。

甲寅，月犯亢。

四月，太白犯井钺。庚辰，太白犯井。辛巳，入井。

五月甲辰，荧惑犯岁。秘书监何志同奏：『庆历间，尝命儒臣集四库秘藏叙次为籍，名之曰《崇文总目》。其书之总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今一馆所藏，善否相揉，号为全本者，不过二万余卷，而脱简断编，亡散阙逸之数亦如之。宜及今有所搜采，视庆历旧录及《总目》之外别有异书，并许借传。』从之。诏改立词学兼茂科。乙卯，彗出奎、娄间。甲子，诏：『蔡京权重位高，人屡告变，全不引避，公议不容。言章屡上，难以屈法。制曰：宜褫师臣之秩，俾参宫保之官。』京西转运使张杲言：『蔡州诸县有瑞麦，一茎两岐至七八

岐者凡十亩。』具图十二本以闻。

六月戊辰朔，通议大夫、申国公章惇追复特进。荧惑犯月星。乙亥，月犯进贤。癸未，岁犯天阴。庚寅，太史局言彗星全消。

秋七月戊申，月犯斗。戊午，月犯岁。辛酉，荧惑入井。

八月甲戌，月犯天江。

闰八月丙午，填犯泣。丙辰，荧惑犯鬼，又犯积尸气。

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张商英表上袁州瑞禾图。

冬十月戊戌，太白昼见。戊午，太白犯氐。

十一月丁卯，祀昊天上帝于圆坛，以太祖配。大赦天下，改明年元曰政和。戊寅，右仆射张商英表：『愿編集熙宁、元丰政事，号曰《皇宋政典》。若陛下增光润色之事，率以类贯其篇。所定篇目凡十七，曰原庙、官制、新省差除、三舍、导洛、断例、回河、保甲、将兵、免役、青苗、吏禄、守具、礼乐、营造、余便、茶马。』是日，诏通州安置人陈瓘与自便。月犯五诸侯。

辛卯政和元年春正月壬午，吏部侍郎郎姚祐知贡举，中书舍人宇文粹中、礼部侍郎潘兖同知贡举。癸巳，诏明州取陈瓘《尊尧集》送编修政典局，从张商英建请也。

二月辛丑，太白犯镇。癸卯，老人星见。乙卯，月犯斗。

三月癸亥朔，御制御书《政和新修五礼序》，议礼局请刻石于太常寺，许之。

《讲义》曰：汉官名礼乐之正，不见于高、文，而见于成、哀之世。唐明堂之制不见于太宗，而见于武后之时。人非复古之人，治非复古之治，徒以窃虚名，饰美观耳。

夏四月丁酉，日左右有青赤珥。

五月壬戌朔，内降札子：『往岁图利之臣妄兴议论，创行鼓铸当十钱，遂致奸猾之民所在盗铸，滥钱益多，今朝廷内外府库，无虑千万缗。议者或谓折阅数多，有一亏邦计。朕念为民父母，倘可以救弊，便安元元，府库之损，又何爱焉？可自今应公私当十钱并改作当三。』

是月，蔡州献瑞麦，一茎两岐，或三五岐至八九岐，近约十亩，远或连野。再下通州，取陈瓘《尊尧集》送编修政典局。

六月己酉，月入羽林军。

秋七月丁亥，秘书监、详定《九域图志》何志同等欲乞申命有司参酌旧制，量户口多寡之数，以为诸县升降之法，使县之名第常与户版相应。不惟有以示太平生齿之富，而烦简剧易，按籍可考。诏可。

八月，诏增崇玉仙圣母显号，行册礼。乙未，太子少师致仕蔡京为太子太

师，依旧致仕。

丙申，月犯心。己亥，老人星见。丁巳，诏张商英罢尚书右仆射，除观文殿学士、知河南府。

九月，诏陈瓘送台州羈管。辛亥，知邓州张商英衡州安置。

十二月乙未，太白犯镇。乙巳，臣僚上言：『旧系党籍人陈瓘所撰《尊尧集》十卷，大纲《榷日录》中书解释成文。按瓘身非史官，名在谪籍，辄以私意偏见去榷日历》，撰成文集。窃恐假真讎伪，变易是非，异时更相传习，眩惑群听，实非细事。乞下瓘家取索藁本，一切焚毁。』

瓘尝自序云：吕惠卿既与王安石反目，乃进安石二手简，又进目录四卷，俱铺陈执政以后归美之迹，自明其忠。安石由是重得罪。安石所著八十卷，乃效惠卿四卷为之也。瓘谓安石此书诋讟宗庙，诬薄神考，盖在锤山怵上热中之时。崇宁中瓘贬康州，乃著《合浦尊尧集》。其后蒙宥北归，谓刘安世曰：『瓘昨在谏省，尝以王安石比于伊尹。』伊尹未尝诋汤，胡可比也？又尝以安石为神考之师。神考尧舜也，用安石亦止九载，何尝终以其人为是乎？瓘之前言可谓过矣。于是复著《四明尊尧》之书，以自明改过之心。会右仆射张商英请编《皇宋政典》，书旨下瓘取索《尊尧集》。瓘以此书之语大违国是，不敢先达外廷，乃具表缴申政典局，乞进入于御前开拆。已而商英罢黜，左仆射何执中请治《尊尧》罪，瓘坐台州羈管。盖辟雍初成之日，执中请开学殿，使都人纵观安石坐像，而瓘于《尊尧集》序表之中尝论及之，以故执中衔瓘，又起迁人石忾知台州。瓘前以上书曾布谪海陵，蔡薺为长，书遗瓘云：『谏疏婉而有理，似陆宣公刚而不挠，似狄梁公词章渊源。发明正道，则韩文公其人也。』明年，薺以对策魁多士，所陈时务顿异前书，于是愧悔，欲杀瓘以灭口。密赞蔡京之党，出力尤甚。瓘意忾必当受薺风旨，且将因事搜检其家，并取得薺书，乃预为封事。具陈所以得罪。于蔡薺、何执中者缴连谢表，封緘于篋，题以『臣瓘谨封』。未几，忾果遣兵官突至所居，大索行李，掇瓘至州。忾垂帘列五木如制勘状。瓘遽问曰：『今日之事被旨耶？』忾曰：『有尚书省札于。』卷帘出示之。瓘曰：『然则取瓘《尊尧集》耳，追瓘何为？』因曰：『君知尊尧可以立名乎？盖以神考为尧，而以主上为舜。助舜尊尧，何谓诋诬？何丞相学术浅陋，名分之义，未甚请求，故为人所劫使，请治《尊尧》之罪，将以结党固宠也。君所以得于彼者几何？乃亦不畏公议干犯名分乎？请以瓘语申朝廷。瓘特显就诛戮，不必以刑狱相怖。』忾屡揖瓘。退，寻语人曰：『不敢引其说尚尔，良可畏也。忾始发薺篋，得其所上封事，见其对题有臣名，不敢开视。』速具以闻。何执中、蔡薺果大怒，寻罢忾台州。

辽主天祚赏刑僭差，虐用其下，视诸蕃属国如奴隶。大海出名鹰，自海东

而来者，谓之『海东青』，小而俊健，辽人酷爱之，必求之女真。至天祚，责海东青、生金、大珠之贡尤苛，女真不胜其扰，于是诸部皆潜附阿固达，谋举兵以拒辽人。

壬辰政和二年春正月丙寅，翰林学士蔡薨知贡举，吏部侍郎慕容彦逢、给事中宇文粹中、起居舍人张滂并同知贡举。

二月戊子朔，诏：『太子太师致仕蔡京两居上宰，辅政八年，首建绍述，勤劳百为。可特复太师，仍旧楚国公致仕，于在京赐第居祝』河南府奏：新安县万岁蟾蜍背生芝草。

三月，岁星犯司怪。己卯，御集英殿，赐莫俦等及第、出身、同出身凡七百一十五人。

六月丙戌朔，御笔手诏：『自今三盛密院、省台寺监与百执事官，非尔所职勿行，非尔所责勿言。毋利以口胥动。敢不遵承，以违御笔论。』

《讲义》曰：祖宗纪纲之所寄大略有四：大臣总之，给舍正之，台谏察内，监司察外。自崇、观奸臣创为御笔之令，凡私意所欲为者，皆请御笔行之，而奸臣之所自为者，又明告天下，违者以违御笔论。于是违纪纲为无罪，违御笔为有刑。台谏不得言，给舍不得缴，监司不得问而纪纲坏矣。昔有劝仁宗揽权者，上曰：『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从中出。』此言真为万世法。

辛亥，荧惑入井。乙卯，白虹贯日。

秋七月乙丑，荧惑犯太白。岁星犯积薪。己酉，老人星见。

九月乙卯朔，流星出斗西南方，有尾迹照地。丙辰，知定州梁子野奏：管下有嘉禾合穗，计六尺三寸，生为一穗。

十月戊子，苏辙卒。壬寅，日左右有青赤珥。御史中丞俞栗言：『今日士风，有观望苟合之弊，有颓靡不振之弊，有阿党之弊，有诞谩之弊，有巧言谰愬之弊，有奔兢请托之弊。凡此六弊，皆起于好进。革好进之心，礼义廉耻为本。』臣僚上言：『梁子野上表进嘉禾，内二科一穗，以胶黏纸缠。前日李諲之黜未逾时也。而子野无所戒惧如此。』诏本州官吏并令本路提刑司取勘。

政和二年，李諲进蟾芝。上曰：『蟾，动物也，安得生芝？』命以盆中渍之，一夕而解，竹钉故楮皆见。于是责諲欺罔，散官安置焉。

十一月甲戌，太白犯天江。

癸巳政和三年春正月甲寅朔，兵部尚书俞栗知贡举，给事中宇文粹中、中书舍人张璪同知贡举。乙亥，荧惑犯太微垣内屏。二月，诏：『太阳自午时后，上有戴气，下有气承戴并现，乃为祥应。送秘书剩』丙午，王黼特封临川伯，从祀庙庭。

三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太史局奏：『太阳当食，至未时七刻，日体圆明

，全不亏食。』壬戌，月犯长垣。癸酉，御崇政殿，赐贡士陈公辅等十九人上舍及第、释褐。戊寅，岁星犯积薪、舆鬼。

夏四月壬午朔，诣玉清和阳宫行奉安礼，太师蔡京为礼仪使。皇帝行体，有祥云回旋，观者莫不称庆。丙申，流星出心向西南方，有尾迹照地。

闰四月壬戌，岁星犯鬼。乙丑，荧惑犯太微垣右执法。

五月庚辰朔，夏至。时北郊有司摄事于旧方丘。有黑气长数丈，出自斋宫，行一里许人坛壝，绕祭所，皆傍人穿灯烛而过，又及坛上。礼将毕，因忽不见。丁酉，月犯壁垒阵。庚子，大盈仓火。

六月，太白入太微垣，犯左执法。

八月辛未，太师、楚国公蔡京等言：『伏睹大晟府以雅乐中声播于燕乐，旧阙徵、角二调，及无土、石、匏三音。今乐并已增入，五声八音，于是始备。按试克谐，颁降天下。上表称赞。』

冬十月，刘恢言：『今月四日，宰执赴学按试两学生所习大晟雅乐，至第二章曲未终，有仙鹤四自南来，盘旋飞舞宫架之上，徘徊欲下，众人欢呼，遂由表北而去。乞宣付史馆。』从之。

《国是论》曰：绍圣之初，奸臣复持王氏之说。祖禹将去朝廷，上疏论日食，因曰：『臣恐邪臣欲宽圣虑，或云日蚀自有定数，又云天遗远而难知，此乃小人误国之言，谨勿听也。』自绍圣至政、宣，奸臣误朝之论，尽本安石『而天命不足畏之』，流祸尤酷。灾异不言而祥瑞辙书，甚者腊月之雷指为瑞雷，三月之雪指为瑞雪，拜表称贺，作诗咏犖，其视天变，曾不若童稚之可侮，痛哉！陈瓘论蔡京之恶曰『不畏上天』，原其情也。

庚戌，手诏：『朕荷天顾諟，锡以元圭。将来冬祀，可缙大圭，执元圭，庶格上天之心，以敷佑于下民。』提举荆湖南路茶盐事范之才奏：『体访得蕲州罗田县山溪中有大鼎，数年前尝见两耳，其穴中可过七八岁小儿，愚民遂塞以土。今其耳犹发露。』诏令宋乔年躬亲前去措置开龕十一月，大雨雪，连十余日不止，都城雪平地八尺几丈，飞鸟多死。九街冰滑，人马不能行。

十二月，河南尹蔡安持部送道士、僧耆、命官、学生赴阙，恭请皇帝登封中岳。甲戌，御崇政殿引见，面赐不允诏书。

甲午政和四年春正月甲辰，兖州命官、学生、道释、耆老及至圣文宣王四十七代孙孔若谷等诣阙进表，请皇帝行登封之礼。拜表引见，并如河南府已得指挥。

二月庚戌，月犯昴。丁巳，御崇政殿，赐贡士张纲等十七人上舍及第释褐。郓、濮二州命官、学生、道释、耆老等八千六百余人并诣阙进表，请车驾登封太山。自是开德、兴仁、颍昌府、郑州、广济军并许诣阙进表。诏止令递表

以闻，优诏不允。

三月辛卯，诏皇长子可以来春出阁，立为皇太子。

夏四月，尚书省言：甘露降刑部侍郎及都官中郎厅。提举延福宫所奏：竹生紫花黄蕊，牡丹双头数朵。蔡攸言：秘阁槐枝连理。

五月丙戌，始祭地于方泽，以太祖配。癸巳，翰林学士王黼为户部尚书。御史中丞蒋猷言：『祖宗时，未尝有内臣建节者。昨童贯首隳旧制，当时士论已不平。』上曰：『有非常之功，则有非常之赏。』猷曰：『事塞其源则人无觖望。若使攀缘展转，人人有意外之得，则所谓非常者反为常矣。』上曰：『官爵得之易则名器卑。诚如卿言，当为卿杜来者。』因诏三盛御史台常遵守弹劾。

八月癸卯朔，太师蔡京言：『蒙赐瑞瓜、双莲、双花、瑞谷，上表称贺。乞付秘书剩』从之。诏：『应奉御笔者，只作御笔行下，余并称圣旨。』诏知湖州章援特除名勒停。援父惇追赠观文殿大学士，援表谢，其言多文饰，故有是命。御笔：『昨日有鹤三万余只盘旋云霄之上，尚书省言：今月二十日，有鹤约数万只蔽空飞鸣，自东北由大内前往西南而去。诏许拜表称贺。建州言：建安等县竹枝生花，结成稻米，民间采取食用及搬入城市巢货，所收约数十万石。诏许拜表称贺，仍令贡百石上京。』己巳，岁星入太微垣。

九月甲戌，诏改宣德郎为宣教郎。

冬十月辛酉，岁星犯左执法。

十二月乙卯，太白入羽林军。相州野蚕成茧。是岁，阿固达遂叛，用尼堪乌舍等为谋主，尼楚赫、伊立罗索、栋摩等帅，攻破宁江州，萧奉先弟嗣先兵溃，数月间尽为女真攻陷，所过千里萧然，丁壮斩戮无遗，应、辽东界熟户女真，阿固达皆降之为用。萧奉先惧其弟嗣先获罪，妄云溃兵惧诛，所至劫掠，若不一赦，将为腹心患。天祚从之。自是出征之兵皆曰：『战则有死而无功，退则有生而无罪。』由是士无斗志，遇敌辄奔。

乙未政和五年春正月乙亥，荧惑犯亢。丁丑，岁星犯左执法。壬辰，月犯心。

二月壬寅，太常寺奏兖州邹县孟子庙，诏以乐正子配享，公孙丑以下从祀。丁未，定王桓言[21]：『蒙圣恩立为皇太子，乞专宫官吏不必备置，诸司庶局皆令兼摄。至于冗卒，亦乞蠲除，务从俭约，清心省事，专精问学，仰称君父教育之意。』从之。甲寅，御大庆殿册皇太子，礼毕，大赦天下。庚申，老人星见。辛酉，岁星入太微垣。

三月辛未朔，太白昼见。御笔：『比览元丰训诏，得故相韩琦、文彦博至和、嘉祐定策之勋，功在社稷。琦可封郡王，彦博可除罪籍，复旧官。』丙戌

，月犯房。癸巳，御集英殿，赐合格进士何栗以下并宗子公惠等及第、出身、文学总六百九十二人。褚咏不对所问，其言狂妄，令开封府押归本贯密州。

夏四月癸卯，天下一万户以上为望，七千户以上为紧，五千户以上为上，三千户以上为中，不满三千户为中下，一千五百户以下为下。从户部员外沈麟奏请也。庚戌，诏秘书省殿以右文为名，及集贤殿修撰为右文殿修撰。太白犯五诸侯。

六月壬子，天狗犯月。

秋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乙亥，升汝州为陆海军。路瓘言：『前知汝州，珍祥屡发，上于御府者：芝草五千余本，码瑙山子一百二十座，绝色丝文并堪造器物又三千四百余斤，瑞谷、瑞禾、瑞萱、甘露，野蚕成茧，其目不一。』故有是命。甲午，武安军奏：『信都县范济家黄牛生异兽，牛首鹿身，色白，有牙爪，遍体皆鳞而无毛，多与图史所载麒麟相类。村民以水浇之祈雨，因而致毙。窃虑即是麒麟。今画到图一本进呈。』诏遍牒诸路州军：今后如有生到似此之类异物，仰如法收养，不得乱有伤害。

八月戊申，诏：『文彦博考其茂勋，著在庙社。除官爵已复外，可特赐谥曰忠烈。』诏陈邦光差提举洞霄宫、池州居祝先是，邦光兼太子詹事。会蔡京献太子以大食国琉璃酒器，罗列宫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闻道义相训，乃持玩好之器荡吾志邪！』命左右击碎之。京闻邦光实激太子，含怒未发，因是遂斥邦光。太史言：火星行心星度，不守不犯。甲寅，是夜，流星出柳宿，急流至浊没。赤黄色，有尾迹照地。占者以为天子宗庙有喜，国家建造宫室之象。宰臣率百官拜表称贺。甲子，蕲州奏：『蕲水县界内遍地生芝草，收采到一万二千六百枝，内一支紫色九干。』乙丑，荧惑犯天江。陈瓘自政和元年九月送台州羈管，凡五年，始降旨特叙承事郎，许自便。瓘初以宣德郎被谪，而叙官乃得承事郎，实镌降也。被命之后，忽得州牒，备坐省札云：『奉御笔批叙复数内，陈瓘合取旨与差遣。』又有省札下通州，令瓘具家状陈乞差遣。人皆贺瓘，以为起废有渐也。瓘曰：『此庙堂欺君玩世之术耳。家状虽当供，而差遣其可乞耶？彼谓吾不堪贫困而因兹乞怜尔。』乃报以家状昨因削籍毁除无凭，供具事果不行。瓘既寓通州，而开封尹盛间与石铖有私隙，取密旨下铖于狱，编置通州，扬言为瓘执仇。瓘闻而叹曰：『此岂盛世之所宜有耶？』遂挈家至九江，因卜居焉。

九月丁卯朔，御制《宴延福宫承平殿记》。

冬十月，蔡京奏：『蒙宣示紫芝二本，一本九叶，穿谷而生；一本两叶，与豆相附。乞宣附史馆，许百官拜表称贺。』从之。武胜军奏：『穰县生瑞谷；安化等县生芝草，都计五万本。内有金芝一本、紫芝一本。』诏送秘书剩

朱胜非云：政和间，汝、蕲等州贡芝草以万计，予每见邸报则疑之。四年春，予为京东学司。行县至密州界，县令、尉、监采芝草，邀予往观，弥漫山谷，皆芝菌也，五色俱有。或附木石，或出平地。有一本数十叶，层叠高大，众色咸备者。至郡，见太守李文仲曰：『已采及三十万本矣。』始知诸郡所贡，未必不实。但过多不可为瑞，适为妖异耳。

蔡京等以汝州玛瑙生发，并芝草及诸州双头莲、连理木、甘露降、仙鹤集、双瓜双头芍药牡丹，凡五千三百种有奇上表称贺。交趾进奉白象。壬辰，太白犯罚。是岁，天祚下诏亲征女真。女真乘契丹未阵，三面急击之。天祚亲临阵，战三合，野皆横尸。军中望天祚御旗西南向，即随之而溃。天祚昼夜驰五百里，退保长春州。

丙申政和六年春闰正月癸卯，月犯司怪。己酉，岁星犯亢。雄州安抚和洗引契丹亡人李良嗣来朝。良嗣燕人，知契丹必亡，归汉，力陈可取之计。赐姓赵。时和洗久以厚赂纳结朔方豪隼，士多归之，以收燕山图来上。又中山守张杲、高阳关安抚吴玠亦献议燕、云可龋三月乙未朔，知吉州程祈言：『州学生扶邦彦家收得异禽，盖凤凰也。及至，乃知其狂妄，札付本州照会。』

四月，提举上清宝箓宫蔡攸奏：今月二日皇帝诣宫，设千道民大会，有羽鹤来翔于始青、天祥两殿之间。

蔡條云：重和元年赦文云云。其后宦官、道士有所不快，必托为帝诰，则莫不如志。又为大会于宝箓宫，既斋，引群臣士庶入殿听林灵素讲，乘輿为设幄其侧。灵素据高坐，使人于下再拜请问。然灵素徒辩给，其所言无殊绝者，时杂滑稽媒语，上下为大哄笑，莫有群臣之礼矣。道士有俸，而斋施动获千万，每一宫观给田亦不下数百十顷，皆外畜妻子，置姬媵，以胶青刷鬢，锦衣玉食者几二万人，一会殆费数万缗。贫下之人多买青布幅巾以赴之，日得一饭餐，而村施钱三百，谓之千道会云。

丙戌，诏监司、守臣不得以进献为名贡花果、海错、什物。

六月癸亥朔，诏赐宣教郎徐积谥曰节孝处士。礼部尚书白时中等奏：『今将崇宁贡举法改修成御试贡士敕令格式总一百五十九卷，乞冠以「政和新修」为名颁降。』诏从之。

秋七月，岁犯亢。校书郎谭世勳为司门员外郎。蔡京得政久，其子攸提举修书，馆中谄事者皆越次升擢，世勳坐直舍，翻书竟日，泊如也。宦者梁师成贵幸，其党有与世勳邻居者，数致师成意，世勳谢绝之。更六年不迁。辛酉，御笔：『走马承受公事可改为廉访使者。』

八月，宗正少卿闾丘??奏：『修纂玉牒属籍，太祖皇帝下以德、惟、从、世、令、子、伯、师，太宗皇帝下以元，宗、仲、士、不、善、汝。魏王下以

德、承、克、叔、之、公、彦，各依昭穆分位，增广秩数。』丁丑，荧惑犯灵台。庚寅，提举崇福宫种师道先是知怀德军，得召见，访以边事，师道曰：『先为不可胜，来则应之。妄动生事，非策也。』童贯欲徙内郡弓箭手以实边，而指为新边所招之数。上问师道何如，师道曰：『臣恐勤远之功未立，而扰近之患先及矣!』

九月癸巳，荧惑入太微垣。癸卯，诏鼎阁奉安鼎。

蔡條曰：『方士王仔昔献议，九鼎宜内之九重。上出御笔曰：「迁移神象大器，可令疾速排办。」鲁公曰：「何不祥邪?」乃奏改曰「定鼎」。初铸九鼎，皆以九州水土内鼎中。及奉安于九成宫，至北方曰宝鼎者。上方焚香再拜，而鼎忽漏，其中水流溢于外。鲁公私怪之，殊不乐。其后终以北方致乱。』

庚戌，太白犯斗。荧惑犯左执法。

冬十月，定鼎礼仪使蔡京奏：『十三日，先定鼎于幄殿，有鹤飞翔其上。至十八日，有白云排列，如卧在鼎上，凝然不散。十九日，奉安之际，有云五色见于日旁。又据太史局申，日、月俱有青赤黄珥。伏乞宣付史馆。』甲申，诏：『诚感殿长生大帝君神像可迁附天章阁西位鼎阁奉安。』

蔡攸《史补》：王老志死，政和六年，又有王仔昔出，赐号通妙先生。时又踵祥符故事，下诏上玉皇后土号，合儒者说，曰昊天玉皇上帝、后土皇地祇，率百官上册于玉清阳和宫焉，二王先生语多在后。仔昔死，政和七年，时有林灵素，温州人也。少从浮屠学，以无行，为所在贬悉，久之，去为道士。左街道录徐知常引之以附会诸阉。又以神霄玉清王者，上旧所诵《大洞经》中语也，始曰神霄玉清王，上帝之长子，主南方，号长生大帝君。既下降于世，乃以其弟主东方。青华命君领神霄之治。天有九霄，而神霄为最高，其治曰府，故青华君亦曰『判府天尊』，而灵素乃其府仙卿，曰『褚惠』，亦下降佐帝君之治。又目一时大臣要人皆仙府卿吏，若鲁公曰『左元仙伯』，郑居中、刘正夫等，若童贯诸巨阉率有名位。王黼时为内相，乃曰『文华吏』，盛章、王革时迭为天府，乃曰『仙狱吏』，伯氏时主进奉，乃曰『园苑宝华吏』，又谓上宠姬刘氏曰九华玉真安妃也。天子心独喜其事，乃赐号通真先生。初，刘虞、二王先生皆为上所礼，然有神怪事，盖出自方士也。及灵素至，乃以其事归之于上，而曰以独佐之而已，每自号小吏佐治，故上下莫可攻其非者。然灵素实无术，徒敢大言。是时上兴道教将十年，独思未有一厌服群下者，数以语近幸，于是神降事起矣。

十一月庚寅朔，太白犯壁垒阵。太师蔡京等言：『伏见六十二处并降甘露，二十处木并皆连理，四处牡丹并皆骈生一萼，二处生芝草，二处芍药双头，二处祥云见，三处并现毫光祥烟。郢州有仙鹤约二百只飞鸣，梅州枯木再生

枝。乞许拜表称贺。』诏依。又言：『冀州黄河澄清。』甲午，诏帝鼎改为隆鼎，正南彤鼎为明鼎，西南阜鼎为顺鼎，正西晶鼎为蕴鼎，西北魁鼎为健鼎，正北宝鼎依旧，东北壮鼎为和鼎，正东苍鼎为育鼎，东南风鼎为洁鼎。鼎阁为圜象徽调之阁。己亥，祀昊天[?杰]帝于圆坛，以太祖皇帝配。

十二月癸亥，荧惑入氏。宣和殿学士盛章详定《九域图志》。制瑞鹤旗。先是，元符二年，武夷君庙有仙鹤迎诏；又政和二年，延福宫燕辅臣，有群鹤自西北来，盘旋于睿谟殿上。

又奏大晟乐而翔鹤屡至，因诏加此旗。是岁，微行始出。

丁酉政和七年春正月壬寅，荧惑犯岁星。两浙道士林灵素至京师。二月，御上清宝箓宫，命通真先生林灵素讲道经及玉清神霄王降生记。有翔鹤数十，飞鸣久之。

夏四月庚申，御笔：『卿等表章，册朕为教主道君皇帝。只可教门章疏用，不可令天下混用。』

六月，都下大雨雹，皆如拳，或如一升器，几两时而止。

秋七月乙未，荧惑犯天江。甲寅，诏季秋大享明堂，登歌并用道士。

八月，月犯牛。老人星见。

十一月庚寅，诏：『蔡京告老乞骸，可五日一朝，次赴都堂治事。』初，童贯附京以进，既显，浸与京异，就疾之。及贯兼宣抚河北，遂欲专北事，京愈不堪。是岁，贯又上其平燕策，京一日留身奏曰：『贯徒有虚名尔。伐国大事，安危系之，陛下何以付贯？』上曰：『前日取青唐，岂非贯之功？』京对曰：『崇宁下青唐，初遣贯行，但若监军尔。藉使臣，当今日亦不能为之，况伐敌国乎？』上意颇沮。京即劾贯前后坏边事，章凡四上，而上乃议下除司空，令致仕而罢所领。贯大惧，因以其城西外圃与京西湖邻墙流水相接为名，邀京子攸及儵、儵同出城相见，议分定界。至，遂为攸置酒厚甚，以二犀带遗攸，会攸力救解之，京议遂格。京实创起北伐事，尝曰：『北事只我了得，他人为之必啗脱。』及与贯争权弗胜，遽有敌国不可伐之言，故上亦不信也。或曰：京未始有此言于上，特其子儵假托以欺世云。甲辰，冬至。后一夕，有大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与月无异。

十二月，诏修神保观。神保观者，俗谓二郎神也，都人素畏之。自春及夏，倾城男女，负土以献，名曰献土。又有饰作鬼神巡门催纳土者，乘輿亦微幸而观之。或谓蔡京曰：『献土纳土，非吉语也。』后数日，有旨禁绝。政和后，上巾裹及衣服独喜同臣庶，实欲为期门之事，而苑囿皆效江浙为白屋，不施五采，多为村居野店。又聚珍禽奇兽麋鹿驾鹤禽鸟动数百千蹄只实囿中。宣和间，都下每秋风夜静，禽兽之音四彻，宛若深山大泽陂野之间，识者以为不祥

。前授宣德郎、管勾太平观陈瓘自江州移南康军居祝戊戌重和元年春正月丁亥，荧惑犯外屏。

二月辛酉。先是，诏造太极飞云洞劫之鼎、苍壶祀天贮醇酒之鼎、山岳五神之鼎、精明洞渊之鼎、天地阴阳之鼎、混沌之鼎、浮光洞天之鼎、灵光晃耀炼神之鼎、苍龟大蛇虫鱼金轮之鼎，至是奉安。

朱胜非云：崇宁三年，用黥徒魏汉津言铸九鼎。至政和八年，又用方士之说作神霄九鼎，遂有十八鼎。呜呼，黄帝鼎成升仙，夏禹以贡金铸鼎，事不见于《诗》、《书》，司马迁好奇，取他说载之《史记》，而后世想慕不已。此皆蔡京相业，敢为怪诞如此。

庚午，遣武义大夫马政同高药师等使女真，讲买马旧好。

三月戊申，御集英殿，赐进士及第、出身、同出身七百八十三人。诏嘉王楷考在第一，不欲令魁多士，以第二人开封王昂为榜首。

夏四月壬戌，御笔：『韩琦弼亮三朝，功在王室。眷其后嗣，宜有宠褒。朝请大夫、鸿胪纯彦力学有文，早登贤科，扬历中外，靖共日著，可特除显谟阁待制、提举醴泉观。』

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广安军草泽安尧臣上书曰：『天生北狄，限以沙塞，自适其俗，不通中国者，狄之常也。今乃遣使乞怜，非畏吾也。盖边境之上，未有可乘之衅。陛下将启燕云之役，异日唇亡齿寒，边境有可乘之隙，狼子野心，安得不蓄其锐而伺吾隙，以逞其所大欲耶？臣又观自古国家之败，未尝不由宦者专政，此曹手执帝爵，口衔天宪，则臣下之死生祸福在焉。请以误国之大者借童贯而论之：贯起自卑微，陛下付以兵柄，汲引群小，易置将吏，以植私党。自兵权归贯，纷更殆尽，赏罚不明，兵气委靡，中外之人，咸谓贯深结蔡京，同纳燕人李良嗣以为谋主，共唱北伐之议。经营之久，国用匱乏，乃始方田以增常税，均余以充军储。茶盐之法，朝行幕改，民不奠居。陛下苟能速革其弊，则赤子膏血不为此曹涸也。』

刘蕡谓：『自古宦者预军政，未有不败国丧师者。史臣亦谓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陛下何苦昵之？』《讲义》曰：当天下太平之日，无以娱悦人主，耸动天下，惟有恢拓一事耳。故用事之久，则必至于用兵生事。蔡确欲固其宠则兴灵武之师，王珪患失其位则赞永洛之役，章子厚之于湟、鄯，蔡京之于青唐、洮河，皆是谋也。然皆求逞于西而未尝开衅于北也。贯、攸何人哉，敢以蚊负山耶？然致靖康之祸，不在于取燕，而在于不能取燕。使契丹政令犹强，社稷犹固，我将伸宿愤，劳累战，虽得燕、蓟而民怨财竭，内溃外叛，若此而谓致靖康之祸在于取燕可也。今天祚地丧于外，位夺于内，窜在夹山，死在朝夕，其国灭矣。因时拯乱，汤武之业也。疆理天下，舜禹之政也。纪律颇

严，将帅颇厉，乘时以取全燕，合汉、唐之遣民，何为不可？然契丹以燕辽全盛之力而灭于女真崛起之兵，我以关陕骁悍之师而败于契丹垂尽之将，遂籍女真，纳贿以巨百万计，所买者，山前六郡之空城耳。是全燕之地吾不能取，彼能取之。吾既不能取，吾又从而取之，此彼之邀索所以无已也。故靖康之祸不在于取燕，而在于取燕之非人，得燕之无道而不能取燕也。

辛亥，太白犯权星。

八月丙辰，月犯房。阿固达称皇帝，改元天辅。以其国产金，故国号大金。即遣使诣天祚议和，所求凡十事。天祚付南、北面大臣议。萧奉先等喜，以为自此无患矣，请许之。

九月庚辰朔，流星自斗魁向东南，有尾迹照地。是月，掖庭大火。

闰九月癸亥，荧惑犯进贤。

冬十月己卯朔，太白昼见。

十一月，御笔：『比缘大臣建议，恢复燕云故地。安尧臣远方书生，能陈历代兴衰之迹，臣僚咸谓毁薄时政，首沮大事，乞重行窜殛。朕以承平日久，言路壅蔽，敢谏之士，议加爵赏。尧臣许用安惇遗表恩泽，令吏部先次补承务郎。』壬申，太白犯天江。

己亥宣和元年春正月，诏改佛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僧称德士，行者称德童而冠服之。但道冠有徽，德冠无徽。又以寺为宫，院为观。寻改女冠为女道，尼为女德。明年，诏复旧。乙卯，月犯填。

二月癸未，老人星见。

三月，安州孝感县获古鼎六，蔡攸验其款识，有云：『「王伐虎方之年始作器」。虎方盖西域也。陛下屡问罪夏人，此鼎历岁三千，一旦自发，比汉汾睢所获诚为超冠。』诏许百官表贺。天祚恶闻女真事，萧奉先揣其意，皆不以闻。明年五月，上京破，和议遂已。后天祚虽复请盟阿固达，皆不报。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丙戌，日有赤黄冠气。

五月乙亥，岁星犯斗。大水高十余丈，犯都城。

蔡條曰：水未作前，雨数日如倾。及霁，开封县前茶肆人家晨起拭床榻，睹若有大犬蹲其旁。质明视之，龙也。其人大叫而倒，遂为作坊兵士众取而食之，不敢奏。都人皆图画传玩，其身仅六七尺，若世所绘龙，其鳞作苍黑色，然驴首而两颊如鱼头，色正绿，顶有角一，极长，于其际始分两歧焉。有声如牛。考诸传记，则实龙矣。后十余日，大水至。又云：既大雨龙降，后一夕五鼓，西北有杀气数十道亘天，犯紫宫北斗。仰视，星皆若隔绛纱。初起时拆裂有声，然后大发。后数夕，又作声益大，格格且久，其发更猛，而赤气自西北数十百道，其中又间以白、黑二气，然赤气尤多自西北，俄及东北，又延及

东南，其声亦不绝，迨晓而止。后复大水。條时切以谓与丙午及北齐末占同。后事验亦甚明。

六月，起居郎李纲奏：『积水暴集，淹浸民居，迫近都城，诚大异也。此诚陛下寅畏天戒，转询众谋之时。《周官》于国危则有大询之礼。伏望特诏在廷之臣各具所见以闻，择其可采者非时赐对，特加驱策施行。』诏：『都城外积水，缘有司失职，堤防不修。即非灾异。

李纲所论不当，罢起居郎。』

八月，老人星见。上既遣使从海上与女真结约，共图契丹、高丽。一旦，忽上奏，以其王病求医。上命择二良医往馆，医甚勤。日久，引医视其用兵布阵御敌之方曰：『闻天子将用兵。辽人实兄弟国，苟存之，犹足为中国抒边。女真乃狼虎，不可交也。不得已，愿二医悉纪布阵御敌之状告诸天子，早为之备。所以求医者，正惧泄，则为小国之患矣。』事既闻，上不乐，命中使谕曰：『命汝为医，乃敢预国家事乎！』

九月癸亥，荧惑犯垒壁阵。

十一月戊辰，遣监察御史周武仲察访淮南。先是，臣僚上言：淮东大旱，下户流离，康衢之间，百钱卖一儿，斗粟易一女。父不能保子，夫不能保妻，而部使者安坐，略不介意。而武仲有此命。大学生邓肃进诗，讽取东南花石。坐屏出学，押归本贯。肃，南剑州人也。放林灵素归温州。先是，京城大水，上遣灵素禳之，不验。灵素又尝冲太子节不避，太子击之，诉于上，上遂厌之，乃逐去。

十二月癸酉朔，刑部尚书宇文粹中进对，如『放欠负一事，自来朝廷黄纸放，监司白纸催』之语，上曰：『白纸催正做得抗敕。待令觉察，编置监司数人，便可止绝，令百姓受实惠。』

是岁，正字曹辅编管郴州。时车驾轻出，朝士大夫寒心，莫敢言者。辅慨然上书奏。上出示宰执，令召赴都堂审问。太宰余深曰：『小臣敢论许大事？』辅曰：『臣有大小，爱君之心一也。』深曰：『如言敌兵起于轸下，无乃太峻否？』少宰王黼曰：『有是事乎？』辅曰：『兹事虽里巷细民无不知者，相公当国，独不知耶？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恶其侵己，以闻。上令与还小监当，既而编管郴州。居郴六年，两遇恩沛，王黼当国，不得移命，辅怡然不以介意。

朱胜非云：上皇自政和以来为微行，每出乘肩舆，并无呵卫，前后数内臣导从，而民间指目为『小轿子』，置行幸局，主供帐、饮膳等。局中人遇出，即称『有排当』。次日不归，即传旨称疮疡不坐朝。阁门等处日有探候，闻有排当，即知必出；闻不坐朝，即知不归，卒以为常。始犹外人未尽知，因蔡京草表

云『轻车小辇，七赐临幸』，邸报传，四方尽知之矣。靖康初，召辅为言官，迁签书枢密院。次年卒于南都。

庚子宣和二年春正月己酉，月犯毕。

二月壬申朔，岁星犯垒壁阵。乙亥，遣赵良嗣、王瑰使金国，仍以买马为名，其实约阿固达夹攻契丹，取燕云旧地。夹攻之约，盖始乎此。辛巳，老人星见。

五月，赵良嗣、王瑰等至蓟州，会阿固达已出，分师三路趋上京，引良嗣观攻城，不旋踵而破。丁巳，祀地于方泽。丁卯，朱梦说坐上书论事，编管池州。

六月丁丑，太白昼见。庚寅，流星出氐，入天市垣。

秋七月辛亥，月犯牛。

九月己酉，日有赤黄戴气。

冬十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己卯，太白、荧惑犯亢。睦州青溪县有洞曰帮源，群不逞往往囊橐其间，方腊者因以妖术诱之，凶党稍集。是月丙子，杀里正，纵火大掠，从之者几万人。

十一月戊戌朔，方腊僭改元永乐，以其月为正月。己亥，少傅、太宰兼门下侍郎余深为镇西军节度使，依前少傅、知福州。癸卯，诏侍御史陈尧臣论事不当，语言狂妄，送吏部与监当差遣。

十二月辛卯，月犯东咸。

辛丑宣和三年春正月丁酉朔，领枢密院事童贯为江浙淮南等路宣抚使。戊申，荧惑犯斗。丙辰，荧惑入斗。

二月壬午，月犯角。庚申，御集英殿，赐何涣等及第、出身、同出身六百三十一人。是春，日有变，忽青黯无光，其中汹汹而动，若钲金而涌沸状。日旁有青黑，正如水波周回旋转，将暮而稍止。是时睦贼方作，人多忧之，以谓祸难必未已也。

夏四月，盗起睦州。中丞陈过庭论『致寇者蔡京，养寇者王黼』，又劾论朱勔父子本刑余小人，罪著贿盈，皆宜正典刑以谢天下。遂夺职知蕲州，未几，散州安置。王禀、辛兴宗、杨惟忠生擒方腊于帮源山东隅石涧中，并其妻孥、兄弟、伪相、侯王三十九人，振旅赴杭州宣抚司。方腊虽就擒，而支党散走浙东，贼势尚识。是月，汝州梁县民邢喜家牛生麒麟。

五月，改睦州建德军为严州遂安军。丙午，锡贡士闻喜宴于琼林苑，赐御制诗。月入氐。童贯奏生擒方十三等，平荡贼洞了毕，上表称贺。

八月癸巳朔，老人星见。己亥，太白犯钩钤。丙辰，方腊伏诛。

壬寅宣和四年春正月壬申，荧惑犯天街。

二月辛丑，太白犯垒壁阵。

三月，金人初以正月癸酉陷中京，天祚奔夹山，李处温谋立燕王淳。淳于天祚为从叔，号天锡皇帝，遂废天祚为湘阴王，辽国自此分矣。

朝廷遂遣童贯勒兵十五万巡边，仍以御笔三策付贯。

五月，贯驻军雄州，种师道屯白沟。癸未，我师败于白沟。上闻师道败，亦甚惧，遂诏班师。

《讲义》曰：世之言宣和之失者曰：『辽不可攻，女真不可通，燕不可取，药师不可任，张觉不可纳。』然皆非根本之论也。盖在庆历、景德之时，辽势之方强，故未有可乘之机。至天祚失道，内外俱叛，而已有可取之衅，则攻辽非失策也。女真固不可遽通，然以方张之势毙垂尽之辽，他日必与我为邻，则通女真亦未为失策也。全燕之地，我太祖百计而不能得，太宗百战而不能克，今也兼弱攻昧，可以收汉、晋之遗黎，可以壮关河之大势，则燕亦在所当取也。郭药师以涿、易来降，则以燕人守燕亦可也。平州乃燕之险，张觉以平州来，则抚之亦可也。不知中国之见轻于夷狄久矣。女真初未知中国之虚实，吾之使者泛海屡至，而遂为其长所辱，则既轻于始矣。及议山后地，尼堪犹曰：『南朝四面被边，若无兵力，安能立国如此强大？』自郭药师已降之后，辽人垂灭之国，亦足以覆官军。观金人告马扩之言曰：『刘延庆一夕而遁，汝观我家用兵，有走者否？』则中国之见轻于敌非一事。使当时不通女真，不攻辽国，不取燕山，不任药师，不纳张觉，其能保全金人不入寇乎？盖当时之患不在外而在内，不在女真而在中国。小人用事，自熙宁至宣和六十年，奸幸之积熟矣。星犯帝座，祸败在目前而不知。寇入而不罢郊祀，恐碍推恩。寇至而不告中外，恐妨恭谢。寇迫而不撒彩山，恐妨行乐，是小人之为祸也。童贯之使辽也，辽人笑曰：『大宋岂乏人，乃使内臣奉使耶？』女真将败盟，朝廷遣使者以童大王为辞，尼堪笑曰：『汝家更有人可使否？』是宦官之为祸也。敌至燕而燕降，至河北而河北之军溃，至河南而河南之戍散，此兵将之为祸也。置花石纲而两浙之盗起，科免大钱而河北、京东之盗起，此盗贼之为祸也。自古未有内无衅隙而外有敌国之祸者。景德之兵、庆历之寇所以不能为深入之谋者，以内无衅隙启之也。宣和之间，在内之衅隙不一，则女真固有所负而至耳。纵使当时无女真之祸，亦必有小人、宦者、兵将、盗贼之祸矣！

是岁四月，贯始出师，白虹贯日，出门而牙旗竿折。至蔡攸再出师，有少保节使与宣抚副使二认旗从后，次日，二认旗皆失之。又出师连数夕，有流星大若杯碗，自紫微、文昌出不一所，或犯天津、河鼓，越天汉、斗牛，亦不一所，皆向南奔曳，光如匹练，每夕数十，流至夜半方渐疏，十余夕皆然。蔡絛密白其父曰：『以此占，惧如西晋象，实令人忧疑。』京亦动色，然太史皆不奏

。又方用兵雄州，地大震，雄之正寝忽玄武见，龟大如钱，朱蛇仅若筋。贯、攸拜之，藏以银合，置于真武庙，明日俱死。又马生两角，长各三寸，及四足皆出距。方以为龙马，贯以进御，独上识而甚不乐也。

秋七月戊辰，月犯建。

八月庚戌，月犯填。

九月丁巳朔，诏宋昭上书狂妄，除名勒停，送广南编管，以为妄议朝政之戒。昭书云：『蕃人之性，不可以信义结。灭一弱敌而与强敌为邻，恐非中国之福，徒为女真之利耳。且北敌虽夷狄，然谨守盟誓不敢妄动者，知信义之不可渝也。本朝与北敌通好百有余年，一旦败之，女真能果信其不渝乎？异日女真决先败盟，为中国患必矣。此理之必然，事之必至，虽使伊、周复生，不能易此议也。』乙丑，契丹易州守高凤等以易州降，契丹都管押常胜军、涿州留守郭药师以涿州降。

十一月丙辰朔，流星出王良，至紫微垣内上辅星，有尾迹照地。癸酉，月犯权星。

十二月丙戌，金人入燕，萧氏出奔。童贯、蔡攸再举取燕不能下，俱无功获罪，密遣王瑰由飞狐路祷金国主令图之。瑰见金国主，具言贯、攸兵已压境，不敢擅入，乞如约夹攻。金国主定议分三道进军。时马扩随军行，国主谓扩曰：『契丹疆土，我得十九矣，止燕京数州之地留与汝家，我以大军三面掩之，令汝家俯拾犹不能收。我初闻南军到卢沟，已有入燕者，我心亦喜。纵令汝家取之，我亦将敛军归国。近却闻刘延庆一夜烧营而遁，何至此耶？汝家似此丧师，从来有何诛责？』扩云：『兵折将死，将折兵死。刘延庆败，虽贵亦诛。』阿固达云：『若不行法，何以使人一两日间到关？汝观我家用兵，有走者否？』是日入居庸关，晡时到燕。萧后闻居庸失守，夜率契丹萧干等车帐出城，行未五十里，金人游骑已及城前，军已登城矣，于是左企弓、宰相等皆迎降，金国主遣马扩归献捷。

癸卯宣和五年夏四月乙巳，童贯等言：『四月十七日，躬领大军入燕山府抚定军民，布宣圣泽。』具表称贺。

五月甲寅，太白犯鬼。己未，御文德殿。以收复燕山府、云中府两路，群臣称贺。赐王黼玉带。是月，金国王阿固达卒，弟乌奇迈立。

秋七月甲子，月犯牛。

八月辛巳朔，太史言：日当食不食。壬午，岁星犯井。是月，燕山府路转运使吕颐浩落职降官。颐浩尝奏燕山一路开边极远，其势难守，虽穷天下之智，尽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财，必无以善其后。又条上河北、燕山路危急五事。诏颐浩所奏意有包藏，情不可贷，御笔令颐浩赴宣抚司出头供伏军令状。

九月癸丑，诏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郭药师同知。药师及燕人终不改其左衽，时人窃比之禄山。己未，荧惑犯司怪。

冬十月乙酉，雨木冰。

十一月丙寅，幸王黼赐第观芝草。

史臣曰：王黼专结梁师成，既为相，蒙赐大第于城西，开便门，与师成宅对街，以相往来。及燕告功，黼益得意，乃妄托言家之屏风生玉芝。上为临幸，睹黼之堂阁张设、宝玩山石，佯拟宫禁，喟然叹曰：『此不快活耶？若太师居处，粪壤坑耳。』太师，谓蔡京也。时上既幸黼第，又设便门过师成，复来黼家驻蹕，因大醉。黼自传旨支赐，命放散侍从百官，于是禁卫诸班直争愿见上，始谢恩不肯散，因大汹汹，师成与谭稹乃扶持上而出，面谕之，上醉不得语矣，复入。夜漏十五刻乃开，过龙德宫复道小墙谓鹿寨门者以还内，宦者十余人执兵，接之而去，三衙卫士无一人得入者。是夜，诸班禁从皆集教场备不虞，几生变。翌日犹不御殿，殆半日，人心始安。祖宗以来临幸，未之有也。

庚午，太白犯房。

十二月己巳，月入氐。是月，京师地震。

甲辰宣和六年春正月甲子，上元节，御楼观灯。帘幕重密，下无由知。众中忽有人跃出，黑色布衣，若僧寺童行状，以手指帘，谓上曰：『汝有何神，而敢破坏吾教！吾今语汝，报将至矣！』上怒甚，命中使传旨治之，于是箠掠乱下，又加炮烙，略不语，亦无痛楚状。因又断其足筋，俄施刀脔，血肉狼籍。上大不怡，为罢一夕之欢。至暮，终不得为何人，付狱尽之。己巳，月入氐。是月，京师地震。

二月辛丑，承事郎、楚州居住陈瓘卒。

史臣曰：范纯仁晚年留意人才。或问其所储蓄人才可为今日用者，答曰：『陈瓘。』又问其次，曰：『陈瓘自好也。』宣和末，或问游酢以当今可以济世之人，酢曰：『陈了翁，其人也。』刘安世亦尝因瓘病，使人勉瓘以医药自辅，云：『天下特有赖于公，当力加保养，以待将用也。』瓘通易数，自谓与邵雍之数合。至如国家中兴之事，往往尝预言之。其弹蔡京之疏云：『绝灭史学，一似王衍，重南轻北，分裂有萌。』验其言于今也，悲夫！

闰三月庚辰，荧惑犯五诸侯。庚子，御集英殿策试进士。

夏四月癸丑，赐沈晦等及第、出身、同出身凡八百五人。

六月辛酉，月犯垒壁阵。

八月乙巳朔，金人怨朝廷纳张穀，遂攻蔚州，绝山后交割意。

九月丙戌，杨时为校书郎。及对，力陈儆戒之言。上首肯之曰：『卿所陈皆尧舜之道，宜在经筵，朝夕辅朕。』即除迺英殿说书。庚寅，手诏以金芝产

于艮岳万寿峰，宜改名寿岳。

朱胜非云：上皇于宫城东北起景龙门复道通禁中，每岁冬至后即放灯，自东华门以北并不禁夜，徙民市行铺夹道以居，纵博群饮，至上元后罢，谓之先赏。又于次东建宝篆宫，宫后累石为山，以其在艮方也，号艮岳，又改称寿岳。运四方花竹奇石，积累二十余年，山林深高，千岩万壑，麋鹿成群，楼观台殿，不可胜计。最后朱勔于太湖取巨石，高广数丈，载以大舟，挽以千夫，凿河断桥，毁堰拆闸，数月方至京师，赐号昭功专庆神运石。是年初得燕地故也。勔缘此授节度使。靖康元年冬，骑虏再犯阙，围闭日久，折屋为薪，凿石为炮，伐竹为箠，惟大石基址存焉。

丁亥，月犯毕。

十一月丙子，太白昼见。

十二月癸亥，蔡京落致仕，领三省事，五日一赴朝请，至都堂治事。

是岁，都城有卖青果男子孕而诞子，蓐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又有酒肆朱氏子，其妻忽生髭，其人可四十余，髭髯长仅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特诏度为女道士。

乙巳宣和七年春正月辛丑，故辽国主天祚为金人所擒，削封海滨王。后逾年而卒。

六月戊午，刘安世卒。

吕本中《杂说》：崇宁间，蔡京每谓人：『如刘安世，使捣碓磨磨，亦只说元祐是也。』京执政久，亦时有长者之言。尝有乞将元祐臣僚编置远恶州郡者，京曰：『元祐人本无大罪，止是不合改先帝法度耳。』

八月，有都城东门外鬻菜夫负担至宣德门下，忽迷罔，释荷担，向门戟手而言曰：『汝坏吾社稷矣！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来道，尚宜速改也。』逻卒捕得，下开封狱，一夕已省，则不知向所云为者。时于狱中尽之。

九月壬辰，荧惑犯鬼。是日，金人以天祚成禽，遣李孝和、王永福来告庆。诏宇文虚中、高世则馆之。其实敌将举兵以觐我也。

秋，有狐由艮岳直入中禁，据御榻而坐。诏毁狐王庙。

冬十月辛丑，土星入太微垣。戊子，有流星，尾迹照地，如盏口大。

十二月，金人陷蓟州，接伴贺正使傅察为所杀。先是，金人未渝盟，朝廷以故事遣察迓使人于蓟州玉田县韩城镇。察至界上，敌愆期不至，斡里雅布拥大兵遽入寇，遂执察等，责令投拜。蒋噩以下罗拜臣服，察独不屈，敌以兵胁之，察亦不顾。金帅曰：『我以南朝天子失德，故来吊伐。』察曰：『主上明若日月，四海拱戴，胡欲败盟？以此为兵端耳！然自古之战，以曲直为胜负。南北敌国，亦安知尔非送死哉？我有死而已，膝不可屈也！』金帅大怒，察死之。

己巳，童贯遁归京师。初，贯得越茹牒，计无所出，托以赴阙稟议，请太原帅张孝纯谕意。孝纯愕曰：『金人渝盟，大王当会诸路将士极力支拄。今去，人心摇，是将河东与贼。河东失，河北亦岂能保耶？愿少留，共图报国。太原地险城坚，人亦习战，未必便能拔也。』贯怒目曰：『贯受命宣抚，非守土臣。必欲留贯，置帅何为？此行至京，当即以兵来援。』孝纯抚掌叹曰：『平时童太师作多少威重，及临事，乃畏怯如此，不思身为大臣，当以死排难，止欲奉头鼠窜，何面目见天下士乎！』贯不听，翌日行，用九日，至京师。郭药师以燕山叛，执安抚蔡靖、运使吕颐浩、副使李与权、提举官沈瑄等。金人既欲犯盟，自秋冬探报甚密，然中外多不知也。蔡靖亦密奏凡百七十余章，至言：『朝廷若以为不实，则乞早赐重行编置。』然终不报。

十一月，斡里雅布之军坏燕山府盐常斡里雅布至燕山，郭药师率军官郊迎之。

初，蔡攸从中力主药师，每以为忠信无比，故终不为之备，于内地略无防御，亦屡有人告变。又沿边巡检杨雍者得其通金人书缴上之，皆不剩初，靖揣药师常胜军之情，故常勉药师以忠义。及知金人点集，将寒盟，屡奏皆不报，无如之何，故因其出师，乃餞于野，对其大军设案，望阙焚香拜舞，始语药师曰：『对诸军在此，今日之事，相公岂可负赵皇恩耶？愿勉旃。』药师亦领略，然无益也。是月壬寅，詹度犹奏：『郭药师瞻视不常，趣向怀异，蜂目鸟喙，怙宠恃功。兼常胜军暴掠燕子女，攘夺民舍，药师纵之，不复弹压。』

诏梁沂、卢宗愿体究，而药师已叛矣。药师既叛，报至京师，上左右不欲人闻知，乃共匿其报，但曰药师被围矣。

金人南犯朔、武之境，朔州守将孙翊者勇而忠，出与之战。战未决，汉儿开门献于金人。

既至武州，汉儿以为内应，遂失朔、武，长驱至代州。守将李嗣本率兵拒守，汉儿又擒嗣本以降，遂陷代州。己酉，知中山府詹度奏金人分道入寇。是日连三奏至京师，朝廷失色。尼雅满引兵围太原，知朔宁府孙翊来救。兵不满二千。与金人战于城下。张孝纯曰：『贼已在近，不敢开门，观察可尽忠报国！』翊曰：『但恨兵少尔。』乃复引战数日，五兵皆尽，为金人所杀。月入太微垣。庚申，上禅位于皇太子，手诏：『皇太子桓可即皇帝位。凡军国庶务，一听裁决，予当以道君号退居旧宫。』丙寅，上道君皇帝尊号曰教主道君太皇帝。

是岁十一月，祀南郊礼毕，降坛而得边报。及上还御郊宫之端诚殿，时天未明，百辟皆贺，忽有鸛正鸣于殿屋之上，与赞拜之声几若，相应和异常，闻者骇之。时已报金人寒盟。元丰之末，尝有物大如席，夜见寝殿上而神庙登遐。至

元符末，又数见，而哲宗厌代。自大观间渐昼见，政和已后遂大作。形广丈余，状仿佛如龟，行动砢砢有声，黑气蒙之。气之所及，腥血四洒，后习为常。宣和末浸少出而乱遂作，此为黑眚。宣和二、三年春夏之际，洛阳府畿间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黑，不能辨眉目。始夜则出掠小儿，伤食之。后虽白昼，因忽在人家，有力者夜必聚，执枪棒而为之卫，如是二岁乃息，甫三年则北征事起，此亦黑眚也。

校勘记

- [1]洺州 原作『洛州』，据《宋史》卷三四六《龚夬传》改。
- [2]大升举义不可通，『举』字疑当作『鞏』。
- [3]泰州 原作『秦州』，误，据《宋史》卷三四五《陈瓘传》、《永乐大典》三一四二改。
- [4]瓘 原作『文瓘』，『文』字衍，据上下文意删。
- [5]岑象求 原作『岑象本』，据《宋史翼》卷四本传改。
- [6]朱紱 原作『朱紃』，据《宋史翼》卷三本传改。
- [7]孔平仲 原脱『仲』字，据《长编拾补》卷二十四补。
- [8]黄隐 原脱『黄』字，据《长编拾补》卷二十四补。
- [9]余爽 《长编拾补》卷二十四作『徐爽』。
- [10]周谊 原作『周诣』，据《长编拾补》卷二十四改。
- [11]邓忠臣 原作『邓中臣』，据《长编拾补》卷一一十四改。
- [12]莫侠正 《长编拾补》卷二十四作『王挟正』。
- [13]高遵恪 《长编拾补》卷二十四作『高遵裕』。
- [14]侯显道 原作『侯顾道』，据《长编拾补》卷二十四改。
- [15]周遵道三字原脱，据《长编拾补》卷二十四改。
- [16]宋寿山 《长编拾补》卷二十四作『宋寿岳』。
- [17]扈充 原作『扈允』，据《长编拾补》卷二十四改。
- [18]锺正甫 原作『王正甫』，据『长编拾补』卷二十四改。
- [19]右正言 原作『左正言』，据上文及《輿地纪胜》卷二十一《信州》改。
- [20]诸士 原脱『士』字，据上下文意补。
- [21]定王 『王』字原为空格，据《长编拾补》卷三十四补。

◎

宋史全文

(中册)

宋史全文卷十五

宋钦宗

丙午靖康元年春正月，诏求言。监察御史余应求先为校书郎，尝上奏，略曰：『献言者皆曰夷狄外侵而边鄙未宁为可虑；百姓久困而财用日急为可虑；兵革未弥而士马不强为可虑。臣以为选将帅以守边、治险阻以固圉，积粟治兵，实之塞下，则边备何患乎不严？罢不急之务，减无名之费，躬节用裕民之德，去蠹国害财之政，用计数之臣，治转运之法，则财何患乎不足？下募兵之令，高买马之直，明赏罚以收人心，严军政以励士气，付之良将，何往不克，则士马何患乎不强？』诏特赐章服。自金人犯边，屡下求言之诏，事稍缓则复沮抑言者，故当时有『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之谚。丁卯，金人犯浚州。内侍梁方平领兵在黄河北岸，敌骑奄至，仓卒奔溃。时南岸守桥者望见敌中旗帜，烧断桥缆，陷没凡数千人，敌因不得济，何灌军亦望风溃散，我师在河南者无一人。初，敌至邯郸，遣郭药师为前驱，付以二千骑。药师疾驰三百里，质明，遂至浚。其言州县无备、邀取金缗、暴宫禁间事者，皆药师之为也。己巳，诏亲征。先是，太学生陈东率在学诸生伏阙上书，略曰：『臣等闻尧之时，有八元、八凯而未暇用，有四凶而未暇去。尧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谓我将倦于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遗之，使大明诛赏，以示天下耳。故《传》曰：舜有大功，二十而为天子。天下诵之，至今不息。臣窃谓在道君皇帝时，非无贤才如八元、八凯而未用者，非无奸臣贼子如四凶而未去者。道君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遗陛下。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贼于内，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从而结怨于二边，败祖宗之盟，失中国之信，创开边隙，使天下势危如丝发。此六贼者，异名同罪。伏愿陛下擒此六贼，肆诸市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至是，黼窜永州。黼卖官取赃无厌，京师为之语曰：『三百贯，且通判。五百索，直秘阁。』黼至雍丘县南固村，吴敏、李纲指燕山之役为黼罪，请诛之，取其首以献。勔削官放归田里，继而羁管循州，寻赐死；彦亦赐死，皆籍其家。上皇如南京。庚午，以兵部侍郎李纲为尚书右丞、东京留守，同知枢密院李昉副之，聂山为随军转运使。时从官以边事求见者，皆非时赐对。纲待班延和殿下，适宰执奏事，议欲奉銮舆出狩襄邓。纲语知东上阁门事朱孝庄曰：『有急切公事，欲与宰执廷辨。』孝庄曰：『旧例未有宰执未退而从官求对者。』纲曰：『此何时，而用例邪！』孝庄即具奏。诏纲立执政之末，因启奏曰：『闻诸道路，宰执欲奉陛下出狩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传位陛下，今舍之而去。可乎？』上默然。白时中曰：『都城岂可以守？』纲曰：『天下城池，岂复有如都城者？且宗庙社稷、百官万民所在，舍此欲何之？若能率励将士，慰安民心，岂有不可守之理！』上顾大臣曰：『策将安出？』皆默然。纲进曰：『今日之计，莫如整厉士马，声言出战，固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上曰：『谁可将者？』

纲曰：『朝廷平日高爵厚禄畜养大臣，将用之于有事之日。今白时中、李邦彦等皆书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貌，抚驭将士，以抗敌锋，乃其职也。』时中厉声曰：『李纲莫能出战?』纲曰：『陛下不以臣为懦，傥使治兵，愿以死报!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镇服士卒。』上即命除纲右丞。内侍王孝竭奏曰：『中宫、国公已行，陛下岂可留此?』上色变曰：『卿等无执，朕将亲往陕西治兵，以复都城，决不可留此。』纲泣拜俯伏以死请，会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为然。上意稍定，即俾中使迫还中宫、国公，顾谓纲曰：『卿留朕，治兵御寇，专以委卿。』纲受命，与棹同出。中夜，上遣中使谕宰执，欲诘旦决行。质明，纲入朝，见禁卫擐甲，乘舆服御皆已陈列。纲厉声曰：『尔等愿以死守宗社乎?愿扈从以巡幸乎?』皆呼曰：『愿以死守!』纲入见，曰：『陛下已许臣留，今复戒行，何也?且六军之情已变，彼父母妻子皆在都城，岂肯舍去?万一至中道散归，陛下孰与为卫?且敌已逼，彼知乘舆之去未远，以健马疾追，何以御之?』上悟，始命辍行。辛未，上御宣德楼宣谕六军将士，于是固守之议始决。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曹曛副之。白时中罢，坐主出奔议也。李邦彦起复为太宰，张邦昌为少宰，仍兼门下、中书侍郎。赵野、王孝迪门下、中书侍郎，蔡懋尚书左丞、签书枢密院，耿南仲同知。壬申，诏每路差近上内侍，一并督帅臣将勤王兵入援。癸酉，斡里雅布至京城西北，屯牟驼冈天驷监，即孳生马监之所，刍豆山积。异时郭药师来朝，得旨打球于其间。金人兵至，径趋其所，药师导之也。自敌骑扣河梁，方平烧桥而遁，敌不得遽渡，取小舟能容数人者以济，凡五日，骑兵方绝，步兵犹未集也。旋济旋行，无复队伍。敌笑曰：『南朝可谓无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辈岂得渡哉?』是夕，金人攻宣泽门。李纲临城募敢死士，斩获百余人，迨旦始定。初治都城四壁守具，凡四日，治具粗毕，而敌抵城下矣。以郑望之充军前计议使，高世则副之。望之即行，少顷，敌亦遣吴孝民至。甲戌，郑望之入奏，引见金使吴孝民，奏曰：『上皇与大金结约海上，复违盟誓，皆已往事。今日少帝陛下与大金别立誓书，结万世欢好可也。向者李邺来议割献三镇事，皇子遣使人代朝见之礼。愿遣亲王、宰执到军前报礼，大金喜礼意之重，前日割地之议往往可罢。』少帝之称自此始。上顾宰执，未有对者。李纲请行，上不许，曰：『卿方治兵，不可。』命同知枢密院事李棨奉使，郑望之、高世则副之。乙亥，敌攻通天、景阳门一带甚急，上命李纲督将士扞御。又攻陈桥、封丘、卫州等门，纲登城督战。自卯至申，杀敌凡数千，乃退。武泰军节度使何灌死之。敌遣游骑四出抄掠畿县，惟东明、太康、雍正、扶沟、鄆陵仅存。敌耻小邑不破，再益骑三千急攻东明，京东将董有邻率众拒之，斩首十余级，最后得金环者，三太子也。李棨、郑望之等在敌营，斡里雅布见之，需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万

匹、衣缎百万疋；割大原、中山、河间三路地，并欲宰相、亲王为质。望之辞以亲王年幼，乞遣郡王。望之再三言之，斡里雅布曰：『遣亲王、郡王各一人，至河即还宰相，候交物了及拨地毕日可还也。』斡里雅布遣萧三宝奴、耶律忠、王訥等来。丙子，诏：『大金所需犒军物数浩瀚，朝廷竭力应副，如供祀宗庙器皿，亦不敢吝。至于亲王、内外百官之家，已行告谕，尽数供助，尚恐未能敷数。忠义之民，理宜体国，将私家所有愿助国用者，限日下于户部尚书聂山等处送纳。』又诏：『蕃衍宅诸王金銀絹帛、道官乐官伎术等官及五司官察视曾经赐带，各家有见在金银，只今纳元丰库。若敢隐庇转藏，并行军法。诸宫观寺庙、奉先普安诸坟、六尚局诸局并开封府公用金银，拘收纳左藏库。』时从王孝迪之议，揭榜立赏，括在京军民官吏金银，违者斩之，都城大扰。限既满，得金二十余万、银四百余万两，而民间藏蓄为之一空。李纲因对，奏曰：『收簇金银限满，民力已竭，复许告讦，恐生内变。外有大敌而民心内变，不可不虑。』上曰：『卿可往收榜，毋得告讦。』纲因巡城，传圣旨收榜，人心稍安。以康王为军前计议使，令张邦昌、高世则副之。上命引王诣殿阁见宰执，李棫云：「大金恐南朝失信，故要亲王送到河，亦无他。」王正色曰：『国家有急，死亦何避！』闻者悚然。丁丑，宰执进呈金人所须之目，李纲力争，以谓：『犒师金币，其数太多，虽竭天下，亦不足充，况都城乎？当量与之。大原、河间、中山国家屏蔽，号为三镇。割之何以立国？又保塞，翼祖、顺祖、信祖陵寝所在，子孙奈何与人？至于遣使，宰相当往，亲王不当往。今日之计，莫若择使与之熟议，道所以可不可者。金币之数，令有司会计，少迟之，大兵四集，彼以孤军入重地，势不能久留，必求速归，然后与之盟，彼且不敢轻中国，其和可久也。』宰执皆谓：『都城患在朝夕，尚何有三镇？而金币之数，又不足较也。』纲因求去。上慰谕曰：『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款我，此徐议也。』朝廷即以誓书往，所求皆与之，以李邺、高世则为送伴使副，纲尚留三镇诏书不遣，几少迟延，以俟勤王兵集，徐为后图也。庚辰，张邦昌从康王诣敌营。壬午，统制官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于顺天门外，乘势击之，杀获甚众。范琼将万骑自京东来。营于马监之侧，王师稍振。丁亥，靖难军节度使、河北河东路制置使种师道、武安军承宣使姚平仲以泾原、秦凤兵至阙下。既入见，上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师道曰：『女真不知兵，岂有孤军深入入境而能善其归乎？』上曰：『业已讲好矣。』对曰：『臣以军旅之事事陛下，余非所敢知也。』李纲言于上曰：『勤王之师渐集。兵家忌分，非节制归一不能济。愿敕两将听臣节制。』上曰：『师道老而知兵，且职位已高，与卿同官，替曹曠可也。』于是别置宣抚司，以师道同知枢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东路宣抚使，以平仲为都统制，应四方勤王兵并隶宣抚司，又拨前后军之在

城外者属之，而行营司所统者，独左、右、中军而已。上屡申饬两司不得侵紊，而节制既分，不相统一，宣抚司所欲行者，往往托以机密，不复关报，自是权始分矣。太学生陈东又言：『梁师成当正典刑。』诏黜为散官，命开封府吏押至八角镇，杀之。癸巳，李纲、李邦彦、吴敏、种师道、姚平仲等是日同对于福宁殿，议所以用兵者。纲奏曰：『金人之兵张大声势，然其实不过六万。吾勤王之师集城下者二十余万，固已数倍之矣。彼此孤军入重地，正犹虎豹自投于槛阱中，当以计取之，不可角一旦之力。为今之策，莫若扼关津，绝粮道，禁抄掠，分兵以复畿北郡邑，俟彼游骑出则击之。以重兵临贼营，坚壁勿战，如周亚夫所以锢七国者。俟其刍粮乏，人马疲，然后以将帅檄取誓书复三镇，纵其归，中渡而后击之，此必胜之计也。』上然之。

二月丁酉夜，都统制姚平仲率步骑万人劫敌寨，以败还。初，种师道以三镇不可弃，城下不可战，朝廷姑坚守和议。俟姚古来，职势益甚，军中共议，自遣使人往谕敌以三镇系国家边面，决不可割，宁其以赋入增作岁币，庶得和好久远。如此三两返，势须逗遛半月，重兵密迹，彼必不敢远去劫掠。粮草渐竭，不免北还，俟过河，以骑兵尾袭至真定、中山两镇，必不肯下，彼腹背受敌，可以得志。会李纲主平仲之谋，师道言卒不用。平仲，古之养子也。上以其骁勇，屡召对，许以成功当授节钺。平仲议欲夜叩敌营，生擒斡里雅布，奉康王以归，而其谋泄，未发数日，行路及敌人皆知之。敌先事设备，故反为所败。李纲会行营左右军将士质明出景阳门，分命诸将解范琼、王师古等围，敌骑出没鏖战，斩获甚众，复犯中军，纲亲率将士，以神臂弓射却之。上初满意平仲必成功，既而失利。宰执、台谏交言西兵勤王之师及亲征行营司兵为所歼，无复存者。上大震惊，有诏不得进兵，遂罢纲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以蔡懋代之，因废行营使司，止以守御使总兵事，盖欲罪纲以谢敌也。辛丑，遣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知东上阁门事王球使斡里雅布军，赍李纲所留割三镇诏书以往，仍就迎康王。太学生陈东率诸生数百入伏宣德门下，上书曰：『在廷之臣，奋勇不顾，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纲是也，所谓社稷之臣也。其庸谬不才，忌嫉贤能，动为身谋，不恤国计者，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棫之徒是也，所谓社稷之贼也。』又曰：『纲起自庶官，独任大事。邦彦等嫉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纲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间投隙，归罪于纲。然一胜一负，兵家常势，小胜固未足为喜，小挫亦岂足为辱？况示怯示弱[1]，奇谋秘计，岂可遽以此倾动任事之臣？』又曰：『窃闻邦彦、时中尽劝陛下他幸，见事有急，各除亲党外任，遣家属随之远去。岂身为大臣，不能一家死社稷之难，其意止欲仓卒之际各保妻孥耳！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群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哄然骚动，弗安其居。若非纲为陛下建言，则乘輿播

越在外，宗庙社稷已为丘墟，生灵已遭鱼肉，陛下将有弃宗庙社稷之名。赖聪明不惑，特从纲请，中外闻之，虽愚夫愚妇，莫不举手加额，仰叹圣德之盛，纲之力岂曰小补之哉？是宜邦彦等谮谤忌嫉，无所不至。』又曰：『若以纲用兵小挫，遂当废罢，则童贯创开边隙，以贻今日之祸，近又引兵数十万以事云中之役，几于匹马只轮无还，朝廷曾不议贯之罪，何纲小挫而加罪乎？一进一退，在纲为甚轻，在朝廷为甚重。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举，幸陛下即反前命，复纲旧职，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师道以阃外之事。』于是军民数万人拥伏阙下，相谓曰：『非见李右丞、种宣抚复用毋得归。』会百官退朝，众指李邦彦，数其罪，欲殴之，邦彦疾驱以免。百姓乃击登闻鼓，山呼震地。开封尹王时雍至，谓诸生曰：『胁天子，可乎？胡不退！』诸生应之曰：『以忠义胁天子，不愈于以奸佞胁之乎？』复欲殴之，时雍逃去。殿帅王宗濬奏于上曰：『事已尔，亡可奈何，当龟勉从之，不然且生变。』于是遣签书枢密院事耿南仲言于众曰：『已得旨宣李纲矣。』内侍朱拱之先得旨，宣谕未到，而后发之使先至，众取拱之，禽而磔之，号于众曰：『此逆贼也！』即矫诏曰：『杀内臣者无罪。』纲惶惧入对，泣拜请死。上即复李纲尚书右丞，充京城四壁守御使而罢蔡懋。纲固辞，上不许，命复节制勤王师，种师道亦归其廨。士庶知二人复用，遂散。时师道实不罢，盖外议流传之妄云。范仲淹追封魏国公，司马光赠太师，张商英赠太保。除党籍学术禁。王孝迪罢，以徐处仁为中书侍郎。壬寅，以沈晦假给事中，从皇弟肃王使斡里雅布军。先是，康王在敌营数月，斡里雅布惮之，不肯留，更请肃王代之。己巳，康王自金营还。丙午，敌退，围京城凡三十三日。既得三镇诏书，及肃王至，不俟金币数足，遣使告辞而去。己酉，李纲言：『澶渊之役，虽与辽人盟约，及其退也，犹遣重兵护送之，盖恐其无所忌惮，肆行虏掠故也。金人之去三日矣，盍遣大兵，用澶渊故事护送之？』上可其请。于是分遣将士，数道并进，且戒诸将：度便利，可击即击之。李邦彦奏：立大旗于河东北。有擅出兵者，依军法。李纲奏备边御敌八事。诏：『自今并遵祖宗旧制，选用大臣，裁抑内侍，不崇饰恩幸，不听用奸人，不轻爵禄，不滥赐予，不夺尔居以营燕游之地，不竭尔力以广浮用之费。凡蠹国害民之事，一切寝罢』。诏河北坚守，仍出奇掩击。时斡里雅布师还，抵中山、河间两镇，兵民固守不肯下，即以矢石及之而退。沿边诸郡亦然。李邦彦罢，以张邦昌为太宰，吴敏为少宰，李纲知枢密院事，耿南仲左丞，李棖右丞。蔡京责授秘书监、分司南京，寻移德安府，衡州安置。正言崔鷗上言：『贼臣蔡京以奸邪之术诳耀人主，收天下之士以为腹心，遂致贼盗蜂起，夷狄乱华，陛下安得而赦之？』遂窜京儋州，寻又窜京子孙三十三人，遇赦不许量移。京行至潭州而死。京患失之心无所不至，根株结盘，牢不可脱，卒以召衅误国，为宗社奇祸。虽以谴

死，而海内以不及正刑诛为恨。蔡攸从道君南下，或云将遂复辟于镇江，寻责永州安置，徙浔、雷二州。又移万安，上复命即所在斩之。蔡偁亦以复辟之谤被诛。童贯初贬池州居住，移郴州，寻下诏数其十罪，追斩于南雄州。贯恶稔衅盈，卒以起戎胎祸，流毒四海，虽醢其躯，不足以谢天下云。杨时兼国子祭酒。敌陷隆德府。先是，太原坚守，尼玛哈攻之不克，遂分兵而南。既逾南北关，仰面叹曰：『关险如此而使我过之，南朝可谓无人矣！』遂至隆德。城中素无备，二日而陷，守臣张确死之。自李纲建议尽遣城下兵追斡里雅布之师，及邢、邵间[2]，相去二十余里，金人惧，其行甚速。至是泽州奏尼玛哈兵次高平，执政惧，密启于上前，以御前金字牌追兵还甚速。纲力争于上前，得旨复遣，而诸将还已数程矣。再进，犹及金人于滹沱河。然将士知朝论二三，悉解体，不复邀击。第遥护之而已。当时行移文字出于密院者则令破贼，出于三省者则令护出境，诸将莫知适从。

三月，张邦昌罢，以徐处仁为太宰，唐恪中书侍郎。靖康之初。首为宰相而因循失措者，吴敏与处仁也；奸巧自营而废国堤防者，恪与聂昌也。诏：『金人要盟，终不可保。今尼玛哈深入，南陷隆德，先败元约。朕夙夜追咎，已黜元主和议之臣，又诏种师道等往助三镇。播告中外，使知朕意。』命李纲迎上皇于南京。

夏四月，上皇至京师。复春秋学官。追复吕公著等官。

五月，罢王安石配享孔子，从杨时之请也。徽猷阁待制谭世勳又言亦不当以安石从祀。不报。

六月丙辰，太白、荧惑、岁、镇四星聚张。壬戌，彗出紫微垣。

秋七月，除元符上书邪等禁。彗出东北，长数丈，北拂帝座，扫文昌。徐处仁、吴敏罢，以唐恪为少宰，何栗中书侍郎，陈过庭尚书右丞。许翰罢同知，以聂昌代之。李回签书枢密院事。

九月，金人陷太原。始，尼玛哈久攻太原不下，乃于城外筑城居之，分兵防守，使内外不通。已而归云中，留银朱大王攻城。至是尼玛哈复至，乘胜急攻。丙寅，城陷，金人尽杀胜捷军。帅臣张孝纯被擒，副总管王禀负原庙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转运韩总、提举单孝忠三十六余人皆被害。太原自去年十二月乙卯受围，凡二百六十日，城中军民饿死十八九，固守不下，至是始破。初，尼玛哈、乌实伊都自太原，斡里雅布、达兰、栋摩自燕山会于山后草地避暑，且议事，及秋乃还。议者谓尼玛哈、乌实、伊都三大帅弃太原去，往返千有余里，而我援兵云集，不能解太原之围，失计甚矣。

冬十月，窜李纲。言者谓纲专主战议，丧师费财。又指言十罪。于是落职宫观，责授节副，建昌军安置。以纲上疏辩论，谓退有后言，以惑众听，再谪宁

江。丁酉。斡里雅布陷真定府。帅臣李邈措置乖谬，本路兵马都钤辖刘靖率众尽夜搏战，城上敌人初攻北壁，靖力拒之，至是伪移攻东城，邈复趣靖往应，力攻两日，一夕潜移攻具还北城，城中不知也。黎明，敌人忽鼓众凭堞而上，城陷，李邈不能死，为敌所擒。靖犹率众巷战，顾其弟曰：『我大将也，其可受贼戮乎！』因策马挺刃，溃围欲出，而诸门皆为金人所守，遂之孙氏园山亭中，解绦绝脰而死。邈被执至燕山，亦不屈，死之。戊戌，斡里雅布、尼玛哈以书来，责问契丹梁王及伊都蜡书并割三镇，差杨天吉、王芮为问罪使，请速令皇叔越王、皇弟郛王并太少宰一员同诣行府，赍书陈谢过咎。命王时雍、曹曦馆之。时雍议尽以三镇所入绢增岁币，并祖宗内府所藏珍玩悉归二帅，且以河东宿师暴露日久，欲厚犒之。天吉、纳颇领其说，先取犒师绢十万疋以行。

先是，斡里雅布军既还，尼玛哈尚留隆德。遣签书路允迪等以和议之书上之。尼玛哈闻斡里雅布获金帛不赀而已无所得，于是遣使数辈求赂。时勤王之师踵至，大臣有轻敌意，猥曰：『吾兵盛如此，当与虏抗。且彼既领肃王过河，吾盍留其使，与之相当。』于是馆其使逾月不遣。有都营赵伦者，燕人，狡狴，惧不得归，乃讐诈以情告馆伴邢侗曰：『金国有伊都者，领契丹精锐甚众。贰于金人，愿归大国，可结之以图二敌。』侗遂以闻，大臣信之，即以诏书授侗，赐伊都纳衣巾中，仍赐伦等绢各千疋、白金千两。伦至尼玛哈所，首以其书献之。尼玛哈大怒，以伦书表闻其主，其主报云：『深入攻讨，委元帅从长措置。』尼玛哈遂复提兵南下。又麟府折可求来献言：『夏国之北，有大辽天祚、梁王与林牙萧太师出榜，称金人不道，与南朝奸臣结约，毁我宗庙。今闻南朝天子逊位，嗣君明圣，如能合击金人，立我宗社，则当修好如初。』吴敏以为然，乃奏上，令致书梁王由河东入麟州，为尼玛哈游兵所得，故敌以为辞云。

尼玛哈陷汾州，知州张克戡坚守以待敌，俄闻朝廷分河东为两路：隆德为东路，平阳为西路，各命守臣救汾。兵未至而城陷，克戡朝服南向，焚香拜舞，乃自引决。其家死于难者凡八人。绍兴中赠忠愍。下哀痛诏，命两河互相救援。雨木冰。壬子，诏太常礼官集议金主尊号，命康王使斡里雅布军。先是，王云奉使军前回，称金人索谢和议礼物，须康王亲到，议乃可成，故有是命。尼玛哈陷平阳府。初，金人犯汾州。议者谓汾州之南有回牛岭，险峻如壁，可以控扼。于是命将以守，朝廷又遣刘琬统众屯平阳，以扞北边。然国用乏竭，仓廩不足，士之守回牛岭者，日给豌豆二升或陈麦而已。士笑曰：『军食如此，而使我战乎！』金人领精锐师寇回牛岭于山下，仰望官军曰：『彼若以矢石自上而下，吾曹病矣。』徘徊未敢进前。俄而官军溃散，遂越岭至平阳。琬领兵遁去，城遂陷，凡官吏皆縋城而出，已而威胜、隆德、泽州皆陷。追王安石所赠王爵。辛酉，种师道薨。上临其丧，哭之甚哀。后谥忠宪。 十一

月甲子，康王入辞，上赐以玉带，抚慰甚厚。王出城北，权留定林院，候冠服礼物成而行。戊辰，云至白军前，言事势中变，欲得三关而止，不然进取汴都。中外大骇。康王复入门。己巳，集百官议三镇于延和殿，各给笔札。文武分列廊庑凡百余人，惟梅执礼、孙傅、吕好问、洪刍、秦桧、陈国材等三十六人言不可与当，范宗尹以下七十人皆欲与之。会李若水归自尼玛哈所，恸哭于庭，必欲从其请。先是，金人遣王云，约以十五日以前告割地书到，不然，以十五日渡河矣。何栗谓唐恪曰：『三镇之地，割之则伤河外之情，不割则太原、真定已失矣。不若任之，但飭守备以待。』恪唯唯。梅执礼建议清野。寻召孙傅及执礼入对，议遂定。癸酉晚，金人至河外，宣抚副使折彦质领兵十二万与之对垒。有罗索大王者曰：『南兵虽多，不足畏之。与之战，则胜负未可知。不若加以虚声，尽取战鼓击之，达旦以观其变。』众以为然。黎明，王师悉溃，遂长驱而南。乙亥，命康王再使斡里雅布，许割三镇，并奉袞冕、辇辂以行，仍尊金国主为皇叔，上尊号十八字。丙子，王及之同金国通和使王洙来云：『军已至西京，不复请三镇，直以画河为言。』陛对殊不逊，有『奸臣辅暗主』之语。上下汹惧，即许之，且以两府二人行。唐恪既书敕，何栗大骇曰：『不奉三镇之诏而从画河之命，何也？』栗不肯书，因请罢，遂断诸路门桥诸军城守。至晚，诏金人已渡河，百官疾速上城。金兵由汜水关渡河，京西提刑许高、河北提刑许亢各统兵防洛口，望风而溃。京师闻之，闭门清野。丁丑，王云、耿延禧、高世则等从康王出城。云白王曰：『京城楼橹，天下所无，然真定城高几一倍。金人使云等坐观，不移时破之。此虽楼橹如画，亦不足恃也。』王不答。庚辰，康王至相州。壬午，康王次磁州，州人杀副使王云。先是，云奉使归，过磁、相，言金人声势非前日比，劝二郡为清野计。二郡从之，撤近城民居，令运积谷入城，磁人以是怨云。王至，恳谒嘉应侯庙，百姓遮马谏曰：『不可北去。肃王已为人误。初言二太子重信义，肃王至河必还，大臣亦保无他。今果如何？』云乘马在后，语百姓曰：『大王谒庙即归，非去也。』或曰：『已有万人守北阙，虽欲行，不可。』耿延禧、高世则谕云勿与辩。云曰：『人言何足恤？』徐进至庙。民心益忿，至厉声指云曰：『清野之人，真奸细也！』祠神毕，云出，遂被害。及王出庙门，父老百姓前拥，言曰：『大王不可北去。今离北门五六十里即有蕃兵。王尚书是细作。适已打叠了。』王遣人谕以不复北行，众乃引退。初，过河之明日，巡警任永为敌骑所掩，问王所在，永不答。后得脱，因请王回相州。会汪伯彦亦以蜡书来，言敌遣五百余骑沿路访问，欲邀袭王。王即回，具奏河北民心不宁，磁人杀王云，不令北去，且闻敌已南渡，故复回相，以俟圣裁。王令韩公裔访得他道，潜师夜起，迟明至相、磁，人无一知者。何栗罢，以陈过庭为中书侍郎、孙傅尚书右丞。遣耿南仲

使斡里雅布军，聂昌使尼玛哈军，许以大河为界，且告和。甲申，初下诏清野，内外惊扰，军民乘时掠财货，焚屋宇。有城东巡检龙清等捕杀三百余人，稍定。未几，罢清野指挥，民间鼓舞，而铁骑已逼城下矣。乙酉，斡里雅布犯京师。初，种师道闻真定、太原皆陷，檄召南道总管司勤王兵及陕西制置司团结兵。时总管张叔夜、制置使钱盖得檄，各统兵赴阙。会师道卒，唐恪、耿南仲专务议和，语聂昌曰：『今百姓困匮，养数十万兵于京城下，何以给之？兼既已议和，使金人知朝廷集兵阙下，宁不激怒？』乃止两道兵令毋得妄动，如已起发，却于元来处分屯。两军遂散，陕西军往秦凤、熙河，南道军住金、房、安、复州。及寇傅城，四方兵无一人至者，城中惟卫士、上四军、中军效勇及东西路弓手七万人分四壁守御。大风拔木。张叔夜帅师入卫。初，上以手札趣叔夜提兵入卫，叔夜即自将中军，二子伯奋、伯熊将前、后军凡三万人，至尉氏遇贼游骑，转斗。己丑，至京城，屯于玉津园。至是，勤王之师无一来者。东道总管胡直孺为敌生得，以示城上，都人益恐。寻擢叔夜签书枢密，以其兵入城，同孙傅措置四壁。

闰月，唐恪罢，以何栗为右仆射。甲午，金人陷怀州，守臣霍安国、通判林渊、钤辖张彭年、都监赵士諲、张谋、张潜、统制沈敦、张行中及部队将五百人皆死之。初，城既陷，尼玛哈问：『不肯降者为谁？』安国曰：『安国是宋朝守臣，率众不降。』又问渊等，同对云：『某等与知州一体，皆不肯降。』于是引令东北望金国拜降，皆不屈。尼玛哈令解衣反缚之，遂害十三人而释其余。安国一门，几无噍类。丙申，陷拱州。尼玛哈犯京师，屯青城。戊戌，殿前副都指挥使王宗楚率牙兵千余下城与敌战，统制官高师旦死之。庚子，金人遣萧庆等来贷粮，且议和。癸卯，张叔夜闻南壁飞石击楼櫓，与范琼分麾下兵袭敌营，欲燔炮架。遥见铁骑，王师不克阵而奔，相蹈藉及溺隍死者以千数。聂昌至绛州，谕令割地。绛人不奉诏，为钤辖赵子清所杀，刳其目，碎切之。昌附南仲至显位。每佐佑其说，以误国论，卒至祸变，天下以此罪之。丙午，遣签书枢密院事曹辅、尚书左丞冯懈、宗室士??诣金营请和，乞罢攻城。斡里雅布复遣使来曰：『南朝约和失信，今欲尽得河东、河北之地，然后罢兵。可先割两路地，次遣不割地大臣过营，再讲和好。』敌以洞子屋负土填壕。戊申，命康王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初，虏攻城日急，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闻康邸奉使至磁、相间，为士民所遏不得进，此天意也。乞就拜大元帅，俾率天下兵入援。』宰臣视奏，犹以『大』字为难，唐老力争曰：『今社稷危矣，仰其拯国，顾惜一「大」字，非计也！』于是募武学生秦仔及张九成、冯朝英、甄邦杰四人赍诏，皆假阁门祇候。惟仔先至，出宸翰云：『檄书到日，康王充兵马大元帅，陈遘充兵马元帅，宗泽、汪伯彦副元帅，速领兵入卫王室。应辟官行事

，并从便宜。」王捧诏呜咽，望阙拜恩，军民感动。王子，复遣曹辅、冯懈及仲温、士??使敌营。癸丑，仲温、士??回，云金人须亲王并何栗至军前。甲寅，大风自北起，俄雪下，铺地数尺，连日夜不暂止。敌于通津门及宣化门东立天桥数座，下瞰城中，炮伤王燮足流血。范琼发兵千人自宣化门出战，气甚锐，迫逐敌众，敌弃而北。士卒贪功渡河，未及北岸十余步间，冰陷裂，卒惊乱，敌众临岸。效死迎敌，没者五百余人，自是士气益挫折。乙卯，大雨雪。彗竟天。丙辰，金人由宣化门拥兵登城，守御人弃甲争走，通津门之南亦破，敌兵下城纵火，杀旁居人殆尽。金帅传令：『杀人者族。』遂止。京城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被围，是日午时陷。上闻城陷，恸哭曰：『朕不用种师道言，以至于此!』初，敌骑之去也，师道尝劝上半渡击之。不从。曰：『异日必为后患!』至是果然。初，敌用云梯薄城，我以撞竿冲仆之，杀敌兵三千人，敌即收瘞。及再攻城，杀我军三百五十余人，经宿犹伏尸城上，破脑贯胸，横卧血中，士卒见之，心惧欲溃。又王宗澣尝许策应军士告身、金碗，卒不与，军士皆怒，出怨言，再召策应，不肯就募。京城阔远，斥候音问不相接，妄传语言相鼓唱，将帅莫有以身先士卒而禁制之，故两日之间，四壁卒皆下。丁巳，先是，李若水出使，留军中久之。及城陷，金人令若水归报，趣何栗来议事。若水入城，见上曰：『金人止欲得两河地，别无他事。』乃遣栗及济王栩为请命使。午后，栗、栩回，同金人四人来议和。御史中丞秦桧、右司员外郎司马朴相继纳款军前。戊午，上御宣德门，赦守御官吏军民之罪，传宣抚谕：『两国已有和议，各令归业。』何栗、郾王楷诣军前请和，金人谓栗、楷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无也。金人所期，在割地而已。』又欲邀上皇出郊。栗回，道金人意。上曰：『上皇惊忧已病，不可出。必欲坚要，朕当亲往。』己未，何栗再往军前，诏曰：『大金坚欲上皇出郊，朕以宗庙生灵之故，义当亲往。咨尔众庶，无致惊疑。』辛酉，车驾诣青城，尚书右仆射何栗、中书侍郎陈过庭、同知枢密院事孙傅等从二酋相见，上与语，惟尼玛哈应答琅然，斡里雅布唯唯而已。

十二月壬戌，车驾留青城。是日，康王开兵马大元帅府于相州。尼玛哈遣萧庆入城，居尚书省，朝廷动静，并先关白。晚有榜云：『奉圣旨，和议已定，止是往来礼数未毕。切虑军民等疑虑，今晓谕，更令知悉。』癸亥，车驾自青城回，父老夹道山呼，拜于路侧。甲子，上御祥曦殿，百官始造朝。车驾诣延福宫朝太上皇帝。金人索金一千万铤、银二千万铤，缣帛如银之数，欲以犒军。朝廷令群臣献金帛，诸王、内侍、帝姬亦如之，又置局买金银，金价至五十千，银至三千五百。命王时雍兼领开封府尹，与徐秉哲分东西厢括金帛，御史监视纳数。敌索京城骡马，诏除见任职事官留马一匹外，并限三日赴开封府纳

, 隐留者全家行军法, 赏钱三千贯。于是自御马而下得七千余匹, 悉归之。甲戌, 金人乞割河中府、解州, 许之。乙亥, 康王至大名府。时敌骑充斥, 摄大名尹张从请王移行府, 以河冰方坚, 自相至大名, 虽涉河而地里不远, 密迹王室, 发勤王之兵为便。先是, 金帅遣使者致书, 且传二帅意云: 『康王已据河北, 恐诸郡不肯交地, 请遣使迎之。』乃命曹辅由京东往。先是辅回, 称不知康王所在。庚寅, 康王如东平府。尚书省火。雨雹。

丁未靖康二年春正月辛卯朔, 车驾诣延福宫朝太上皇帝, 命济王栩、景王杞出贺, 二帅尼玛哈亦遣真珠大王同使臣八人入贺。壬辰, 金人迎康王甚急, 学士院具诏, 敌再三易之, 遣中书舍人张徽行, 以曹辅不见王而还故也。癸巳, 康王次东平府。庚子, 车驾复幸青城。时敌索金银益急, 欲纵兵入城。上以问萧庆, 庆答云: 『须陛下亲见元帅乃可。』何栗、李若水亦欲上亲行。上将从之, 会尼玛哈致书, 以诸国毕集, 加其王徽号, 请再幸营。金使有高尚书者奏云: 『陛下不必亲出, 但遣亲王、大臣以行可也。』上欲无往, 恐敌纵兵残民, 乃以同知枢密院孙傅兼太子少傅、吏部侍郎谢克家兼宾客, 辅皇太子监国, 傅仍为留守, 户部尚书梅执礼副之, 遂出城, 栗以下皆从。至晚, 遣王孝竭归传旨: 『议事未毕, 来日入城。』诏令王若冲、邵成章卫皇太子赴宣德门。自是并称制行事。遣阁门宣赞舍人符彬持诏至北道总管司, 诏曰: 『朕即位以来, 交战不已, 京师再围, 略无外援。比者敌已登城, 按兵议和, 凡所请求, 靡有不从, 终未肯敛兵而去。咨尔河北之民, 各宜奋发忠孝, 更相结集, 自保土疆, 使予中国不失于蕃夷, 天下安平, 与汝等分土共享之。朕言及此, 痛若碎首。』辛丑, 车驾在青城, 留仪卫三百, 命侍卫亲军马副都指挥使郭仲荀统之。减七百余人遣入城。除亲王、宰相、执政、学士院、礼部、太常寺官外, 余并令先归。于是郗王楷而下九人、宰相何栗、执政冯澲曹辅、翰林学士承旨吴开、吏部尚书莫俦、中书舍人孙覿、尚书礼部侍郎谭世勳、太常少卿汪藻皆分居青城斋宫。初, 上幸敌营, 约五日必还。至是, 民以为金银未足, 各竭其家所有献之, 有福田院贫民, 亦纳金二两、银七两, 而敌来索不已, 于是增侍从郎官二十四员再根括, 又分遣搜掘戚里、宗室、内侍、僧道、伎术、倡优之家。丙午, 太学生徐揆诣南薰门, 以书白守门者, 乞达二帅, 请车驾还阙。二帅取揆赴军中诘难, 揆厉声抗论, 为所杀。是日, 通奉大夫刘鞅死于敌营。鞅守真定有威名, 敌人知之, 欲用为尚书仆射, 许以家属行。鞅不可, 手书片纸, 遣人遗其子曰: 『忠臣不事二君, 此予所以必死也。』乃以衣绦自经于城南寿圣院。己酉, 开封府言: 根括得金十三万八千两、银六百万两、衣段一百万疋。诏令权住纳。庚戌, 大风霾。上遣中使还城中。以阴雨, 打球之会未成, 尚须少留。自上再幸青城, 都人日日迎驾, 自内前抵南薰门, 不可胜数, 至有然火于

臂或自烧其指、或望门而拜者，风寒雨雪不减。是日大雪，终日泥淖没膝，人不聊生，于是就相国寺、定力院、保胜院、兴国寺置四场，粟米人三升、银六十二文，都人又各率钱启祝圣回銮，祈晴道场，昼夜不绝。遣鸿胪卿康执权、秘书省校书郎刘才邵、国子博士熊彦诗等押监书及道释经板并馆阁图籍纳敌营。

二月辛酉朔，车驾在青城。乙丑，都人传闻军前已击球，驾即日回，相率迎候者数万人。至晚，云来日入城。时括金帛已申了绝，会军前取过教坊人孟子著、周礼义、内侍蓝折、医官周道隆等，称各有窖藏金银，乞差人搜取。二帅大怒，遣金牙郎君来责云：「少尹称已尽数发绝，何由尚有藏匿？」遂遣人荷锄入城，掘取内侍邓珪及教坊诸工所窖，于是开封府复根括，立赏限陈首，京城大恐。丙寅，敌塹南薰门路。自上出郊，日遣王孝竭入京抚谕，都人亦日候驾，虽风雪不惮。是日孝竭不至，人心大恐。顷之，传监国皇太子令旨：以皇帝出郊，多日未回，太上皇来日往军前乞驾早还。已而吴开、莫俦自敌营持文书至，令依戎主诏，推荐异姓堪为人主者从军前备礼册命，仍邀太上皇帝出城。孙傅等读诏号绝，即以状恳请，不报。次日复申前请，乞立赵氏。敌以非其主本意，却之。丁卯，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同诣青城，郢王以下三十余人、诸王妃公主都尉等皆从。至午，燕王、越王民拥留之，开封尹辅斩为首者一人乃止。初，太上皇迟疑未行，金令范琼邀请，已而徐秉哲以兵卫出南薰门。先是，金取内侍四十五人，各问所掌毕，遣其半还，但索曾管宫阁被任用者。留守司不悟其计，谓欲效禁中所为。及来，邀上皇并取诸王。孙傅欲匿不遣，并示以邓述与管宫阁者所供名字，乃尽发焉。述亦内侍，为真定府走马承受。真定陷，金人置之军中用事云。辛未，皇后、皇太子同诣青城，百官军民奔随号泣，太学诸生拥拜车前，哭声震天。自太上皇出郊，孙傅乞留皇后、皇太子以主国事。至是开、俦来，督胁不已，傅言于众曰：『上蒙尘托孤于傅，岂可自脱？分付与人，请从皇太子往，死生同之。』遂以留守事付王时雍。随至南薰门，范琼以死扞拒不令出，傅留宿门下。初，太子将出，人情汹汹。琼虑变生，以危言鞏卫士，然后益兵拥卫以出。于是召百官会议，相视久之，计无所出。众曰：『今日当勉强应命，举在军前者一人。』时都城先哄传金人已定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都金陵，抑令城中官员、父老、僧道签状推举，若不从，便屠城。尚书左司员外郎宋齐愈适自外至，或问以敌意所主，齐愈写『张邦昌』三字示之。既与所传符合，议遂定。议状云。是日，不书议状者，惟孙傅、张叔夜。壬申，取傅及叔夜往军中。癸酉，吏部尚书王时雍、户部尚书梅执礼行留守事，百官赴秘书省，士庶、僧道赴朵楼，军民赴大晟府集议推戴事。时孙傅、张叔夜已出，独时雍主其事。恐百官不肯书，乃先自书以率之，百官亦随以书。吴开

、莫俦持往敌营，御史中丞秦桧不书，独具单状，云敌人于宗正寺取玉牒簿，指名要南班宗室，自二王宫，以近属官序高者先取。甲戌，开、俦赍敌牒，据文武官申乞，立张相治国事，已申本国，册立为皇帝讫，令取册宝及一行册命礼数。乙亥，金人取秦桧并太学生三十人、博士正录十员，何栗已下随上在军前，并取家属。戊寅，敌遣元随肃王、张邦昌、路允迪三节官吏等归。辛巳，尚书礼部侍郎李若水为敌所杀。若水知敌不可以义动，因历数其失信五事，肆骂不已。尼玛哈大怒，即圜丘下敲杀之，时年三十五。若水将死，奋骂愈切，敌相谓曰：『大辽之破，死义者十数。今南朝，惟李侍郎者一人！』初，若水之出使也，修武郎王履副之。使还，迁观察使，抗敌不回，卒以俱死。履临被害，略无惧色，且歌诗，末章云：『矫首问天今天卒无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人闻而悲之。癸未，城内复以金七万五千八百两、银一百十四万五千两、衣段四万八十四匹纳军前。康王次济州。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唐恪薨。张邦昌摄位，朝士无贵贱，多拱手臣之，独恪先事而死，识者推其节。乙酉，敌以金银不足，遣人来取提举官以下八人受约束，户部尚书梅执礼、尚书礼部侍郎陈知质、尚书刑部侍郎程振、给事中安扶同见，敌责以金银不足。曰：『胡不赋之于民？』四人同辩对曰：『今天子蒙尘，臣民皆愿前死，虽肝脑不计也，于金缗何有哉？顾诚亡以塞责。』敌大怒，问官长安在，欲加以罪而置其余。振恐执礼坐之，遽前曰：『皆长官也。』敌不胜其忿，先取其副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监察御史姚舜明、王俣各杖之百，几死，杀执礼等四人，梟其首。乃下令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银或尚未足，当纵兵自索。』延宁宫火。元祐皇后因废，出居相国寺前之私第。初，上与李若水大更张弊政，乃尊后为元祐皇太后。已草诏书。未及行也，时六宫有位号者皆从二帝，惟后以废得存。戊子夜，白气贯斗。

三月辛卯朔，车驾在青城。金人令御史台报百官诣南薰门外迎邦昌，用申时入城。邦昌与百官交拜于道，以铁骑裹送，及门而返，以付范琼，即入憩幕次，与从官语移时，入居尚书令厅幕。吴革谋起兵，范琼诱杀之。初，革既募兵，后迁居同文馆，附者至数万人。又引太学生吴铕、朱梦说、徐仁等数十人与参谋议。革率卫士杀妻子以图迎二帝，欲奉九庙神主以从军。先诛范琼等数十人。乃命兵突出十八门，期用三月八日举事，与谋者惟兵部尚书吕好问、监察御史马伸、张所、奉议郎致仕吴给等数人。革将起兵，其参谋吴铕等曰：『事急矣，缓则且泄，有不测之祸。』是夜，班直班广等数百人排闥曰：『邦昌以翊日受策，请举事。』革以众不可夺，被甲上马。时已黎明，北行至咸丰门，四面皆琼兵，琼遂与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左言谋给革至帐下议事，遂斩之，其徒百余人并戮河上。革至死，颜色犹不少变。革为人天资忠勇，天文、地理、人事、

兵机无不通。死之日，知与不知，皆为泣下。丁酉，金人奉册宝立邦昌，百官等会于尚书省。邦昌泣，即上马，至西府门，佯为昏愤欲仆，立马少苏，复号恟。导至宣德门西阙下马。入幕次，复恟。金人持御衣、红伞来，设于次外，邦昌出次，步至御街褥位，望金国拜舞跪受。册略曰：『咨尔张邦昌，宜即皇帝位，国号大楚，都金陵。』邦昌御红伞还次，金人揖上马。出门，百官引导如仪。邦昌步入，自宣德门由大庆殿至文德殿前进，辇却弗，御步升殿，于御床西侧别置一椅，坐受官员等贺，文武合班，邦昌乃起立，遣阁门使传云：『本为生灵，非敢窃位。传令勿拜。』王时雍等恳奏，复传旨云：『如不蒙听从，即当归避。』时雍率百官遽拜，邦昌急回身面东，拱手以立。大抵往来议事者，开、侑也；逼逐上皇以下者，时雍、秉哲也；胁惧都人者，范琼也。遂皆擢用。乙巳，邦昌往青城见金帅致谢。既至，迎接殿下，揖而升，致宾主之礼。酒三行，面议七事，其一乞不毁赵氏陵庙；其二乞免取金帛；其三乞存留楼榭；其四乞俟江宁府修缮毕，三年内迁都；其五乞五日班师；其六乞以帝为号，称大楚帝；其七乞借金银犒赏。金皆许之。又请归冯灏、曹辅、路允迪、孙覿、张澄、谭世勤、汪藻、康执权、元当可、沈晦、黄夏卿、邓萧、郭仲荀，太学六局官、秘书省官等，亦从之。先是，敌须六经秀才各五人，至是亦听回，其八人不回，皆平日士流不检者甘心归之。惟何栗、孙傅、张叔夜、秦桧、司马朴等，或以言语，或以废立事不遣回，令举家北迁。丁巳，邦昌率百官诣南薰门五岳观内，望军前遥辞二帝。邦昌恟哭，百官军民皆哭，有号不能起者。道君皇帝北狩，宁德皇后及诸亲王、妃嫔以下皆行。斡里雅布军护送，由滑州路进发。戊午，金人渐下城，令户部尚书邵博提举修缮。是日交割外城。敌既不能下南京，乃自宁陵而上，尽伪置官属，安抚士民，至是率驱而北。己未，敌兵下城尽绝，我兵分四壁屯守。邦昌诣敌营辞，服赭袍，张红盖，所过起居并如常仪。从行者王时雍、徐秉哲、吴开、莫侑。

夏四月庚申朔，大风吹石折木。车驾北狩，皇后、皇太子偕行。尼玛哈军护送，由郑州路进发。辛酉，金营始空。其行甚遽，以四方勤王兵大集故也。营中遗物甚多，令户部拘收，象牙一色至二百担，他不急之物称是。秘阁图书狼籍，泥土中金帛尤多，践之如粪壤。吕中曰：靖康元年正月，因太学生陈东等六贼之论，窜殛王黼、朱勔、李彦等，此举差足以快天下之愤，然敌已至城下矣。寇迫京师，始谋避狄，以李纲一言，而更为城守之策。既已坚守，又以李彦一言，而更为卑辞之请。种师道既至，又以师道一言，而为不和之谋。师道方请坚守不战，以老敌师，未几，以姚平仲一言，而为急击之计。平仲既败，又以李纲为误国而罢之。诸生伏阙，又以李纲为可用而复之。自二月金人退，至十一月复入寇，凡阅十月，宜上下协力，以救旦夕危亡之急。而朝堂方争立党论

，台諫方追论前事。士大夫争法之新旧，辩党之邪正。追复吕公著等官，罢安石配享，除元符上书邪等，禁复《春秋》学官，真所谓『不论炮石，而论安石；不讲防秋，而讲《春秋》』也。敌之退师，非吾德足以感之，吾力足以制之，特以二帅之势未合，恐为吾勤王之师所乘耳。而一退之后，吾之上下，相与称庆，迎上皇于东南，散西兵于关陕。勤王之师尽归诸道，出于密院者则令破贼，出于三省者则令护出境。以种师道一言，诏河北出兵掩击矣。李邦彦又奏立大旗于河东北，不得擅出兵，三镇不可弃，固当外为弃之之辞而阴为援之之实。今也一人言弃之便，则不复念军民死国之忠；一人言不弃便，则下尺寸不可与人之诏。三镇之民固守不下，无一人负朝廷，而朝廷之负其民多矣。自古未有数十万不叛之民而不能守其国者。使其合数十万以为一，谁能克之？所以不能当者，特以权轻兵寡，势孤力分，遂为金人所困耳。朝廷坐视其困，其为弃民弃师大矣，犹可谓之不弃三镇乎？尼雅满已据太原，斡离不已陷真定，两河咽喉已塞，而朝廷犹集议存弃三关地孰便。范宗尹等七十余人欲与之，秦桧等三十六人欲勿与。金人尝谓吾使曰：『待汝家议论定时，我已渡河矣。』大抵上下之心，稍急则恐惧而无谋，稍缓则迟疑而又变其说，此靖康之所以败也。以四海之大，无一人可以系天下之望，而大臣多出蔡京父子、童贯、梁师成、王黼之门。敌既以无人桡中国，天下亦以无人轻朝廷，独李纲以眇然一介放退之余，出负天下山岳万钧之重，首陈至策，而徽宗决内禅之计；继发大论，而钦庙坚城守之心。敌退之后，数陈出师邀击之可以必胜，与其得气再入之不可不忧，则谗间蜂起，远谪遐荒矣。而大臣如李邦彦、张邦昌、吴敏、徐处仁、唐恪、聂昌、耿南仲，终始以割地请和为言，皆堕敌人计中。此小人以和误国，尤甚于敌人之以和误我也。何栗、孙傅犹以为地不可割，谓金人之志不在割地。都城既陷，乃反倾意讲和。夫不信于造谋之始而反信于城陷之后，奉天下之望，成不治之疾，由惑于和议而战守不固也。靖康之祸，视石晋亦无以矣，然契丹三入中国而三败，契丹极力以攻之，而晋人亦极力以御之。若非杜威之降敌，晋未亡也。契丹之取晋以百战之力，而靖康之取燕、取两河、再渡河、再迫京师，未尝有一战之劳，皆小人之夷狄终始实误之也。其始也开衅召祸，其败也，又欲速和以免祸。靖康之卖国降敌，即靖康主和之人也。靖康主和之人，即宣和开衅之人也。误宣和者小人之魁，而误靖康者，小人之积习也。惟张叔夜一人帅师入卫，其后北边卒不入其境，不食其粟。惟吴革一人，欲出兵与之决胜，其后谋起义兵，卒为范琼所杀。惟刘韜与太学生徐揆二人死于敌营，惟李若水骂贼而死，他臣尚忍言哉？呜呼！我祖宗以仁结民心，未尝妄杀一人，以义结士大夫之心，未尝滥诛一贤者。建隆开其源，庆历以后浚其流，此治平丁未以前所以中外无事也。自安石行新法，而祖宗以仁结民心之意失矣。自司马光等凡几追贬，刘安世等凡

几窜逐，而我祖宗以又结士大夫之意失矣。幸子厚则因安石之所未甚者而甚之，京、黼则反因章惇之所未甚者而甚之，此靖康小人所以被祸最惨也。然吾现河东、河北、陕西之民，死不忍忘君父，自宣和间迄于绍兴迨十年，宁不肯降敌。太原孤城，羸兵饥民，尚二百六十日不下。中山一郡，被围岁余而后堕。寿春一有敌，百计死守。凡三受攻而不能拔，朝廷割城与之，而其民闭门以拒之，则吾民之不负吾祖宗之仁者多矣。士大夫受国厚恩，而反忍于降敌，忍于事异姓，忍于背君父，则士大夫负吾祖宗之义者亦多矣。为吾祖宗之民者，犹知有君民之义，而为吾祖宗之臣者，不知有君臣之义，甚矣，其可痛矣哉！

校勘记

[1]示弱 《靖康要录》卷二作『示强』。

[2]邢邵 『邵』字疑误，或当为『祁州』之『祁』。

宋史全文卷十六上

宋高宗一

丁未建炎元年。即靖康二年。上，道君皇帝之第九子也，母曰贤妃韦氏。以大观元年五月乙巳夜生于宫中，红光照室。宣和三年十二月壬子，进封康王。上博涉经史，道君问以古事及应诏制述，率常称旨。尝侍道君习射于郾王府，上挽弓至一石五斗。宣和末，金人入寇，渊圣受禅，敌骑抵城下，遣使请和，欲得亲王、宰相为质。上毅然请行，遂命少宰张邦昌副上使于敌寨。时列兵四绕，上意闲暇如平日，会都统姚平仲以所部兵劫寨，敌以用兵责使者。邦昌惧而泣，上止之曰：『为国家，何爱身耶！』敌由是惮之，不欲上留，更请肃王。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上在相州，与幕府从容语曰：『夜来梦皇帝脱所御袍赐吾，吾解旧衣而服所赐，此何祥也？』顷之，京师使人秦仔赍蜡诏，命上为兵马大元帅，上捧诏呜咽。

二年即建炎元年三月丁酉，金人以张邦昌僭位。夏四月庚申朔，金退。癸亥，邦昌册元祐孟皇后为宋太后，御延福宫，探事人张宗得金人伪诏及邦昌伪赦，并迎立太后。书上，挥涕大恸，期身先士卒，追二圣于河北，诸将固谏乃止。戊辰，邦昌尊太后为元祐太后，入居禁中，恭请垂帘听政，以俟复辟。庚午，元祐皇后御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邦昌以太宰退处资善堂。壬申，副元帅宗泽闻京城反正，为书贻上言：『今日国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与不得其道耳。所谓道者，其说有五，一曰近刚正而远柔邪，二曰纳谏诤而去谄谀，三曰尚恭俭而抑骄奢，四曰体忧勤而忘逸乐，五曰进公实而退私伪。』泽谓所亲曰：『怨结王之左右矣，不恤也。』癸酉，张邦昌率百官上表劝进，太常少卿兼权起居舍人汪藻为表，文曰：『二帝出郊，既蒙尘而未返；九祧乏祀，将摄裸以为名。使生灵相顾以无归，虽沟渎自经而奚益？辄慕周勃安刘之计，庶几程婴存赵之

心。』上不许。甲戌，元祐皇后告天下手书曰：『緬惟艺祖之开基，实自皇穹之眷命。历年二百，人不知兵；传序九君，世无失德。虽举族有北轅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贤王，越居旧服，已徇群臣之请，俾膺神器之归。繇康邸之旧藩，嗣宋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为天意，夫岂人谋？尚期中外之协心，同定安危之至计。』先是，吕好问言：『今日布告之书，当令明白易晓，不必须词臣。』遂命汪藻草书，看详行下。乙亥，金人陷陕州，知州事种广死之，监酒务刘逵战死，都监朱弁、监甘棠驿孙旦悉遇害。丙子，范琼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录京城弹压之功也。戊寅，直龙图阁朱胜非至济州。胜非，邦昌友婿也，械系邦昌，使者以兵来卫。宣总司前军统制韩世忠，肤施人，少年善斗。尝犯法当死，签书彰武军节度判官公事陈豫惜其勇，白经略使释之。始隶延安兵籍，已而为王师部曲，从讨诸盗，屡有战功，是以其军赴京师，遂卫上如南京。庚辰，上发济州，命张焕、孔彦威、刘浩、丁顺等悉以其军从。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刘光世引所部兵来会，上以光世为五军都提举。癸未，上至南京。乙酉，张邦昌见上，伏地恸哭请死。上以客礼见，且慰抚之。忠州防御使屈坚为金人所杀。上皇过河十余日，谓管干龙德宫曹勋曰：『我梦四日并出，此中原争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三衬，自书领中曰：『可便即真，来救父母。』又谕勋曰：『如见康王，第奏有清中原之策，悉举行之，毋以我为念。』又言：『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

五月庚寅朔，上即皇帝位于南京，改元建炎。大赦天下，应中外有文武才略出伦，或淹布衣，或沉下僚，禁从、监司、郡守广行搜访。应误国害民之人见流窜者更不收叙。应民户借贷常平钱谷，并与除放，常平散敛青苗钱谷，亦令住罢。祖宗以来，上供皆有常数，后因奏请增加，当裁损以纾民力。州县受纳税赋，务加概量，以规出剩，可并行禁止。应临难死节、出使军前及没于王事，优与褒赏。应于民间疾苦，并许中外臣庶详具利害陈述。

《龟鉴》曰：群阴翳，大明出。群籁喧，大声发。天下事激之则起，不激则靡。天之开圣人，盖如是也。且我高宗之生，红光荐瑞，盖大观之元年也。是年，金人欲背辽国已三岁矣。以夷事夷，然犹背之，岂能终事我哉？戎心之不臧，天实知之，于是亟生吾圣人以平之。我高宗之封靖康著符，盖宣和之三年也。是时全人倚我为助，又五岁矣。以燕伐燕，虐尤甚焉，安知其不加诸我哉？国事之失图，天实念之，于是大任吾圣人以定之。迨其末年，四郊多垒，敌于我乎请命，我以单车临之，而见者夺气。靖康改元，不虞荐至，敌于我俟命，我又以一身当之，而闻者缩颈。至相而百姓遮道，次济而父老迎谒，人心归矣。渡于河而河冰合，至磁州而神马迎，天心眷矣。开府之初，宗泽自磁至，王麟自潞至

，梁扬祖自信德府至，张俊、杨沂中皆已在麾下。即位之日，刘光世自鄜廷至，路允迪、范宗尹自京师至，则天下豪杰之心归矣。而况赐袍之梦已应，赐带之言已验。劝进之书虽上，而东乡西乡，且谦逊而不受。惟三月丙寅，张邦昌以称臣之意至，越翼日丁卯，谢克家以受命之宝至，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群后咸任，然必俟道君使可即真之札，然后不得已而就南京践天子位焉，此与肃宗即位灵武之事异矣。

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同知枢密院事。元祐皇后在东京，是日撤帘。辛卯，尊靖康皇帝为孝慈渊圣皇帝[1]，元祐皇后为元祐太后。诏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奸臣怀私，诬蔑圣德，著在史册。可令国史院差官摭实刊修，播告天下。

《龟鉴》曰：『罢青苗钱，捐常平谷，裁损上供岁增之数，禁止州县纳租概量、赋敛违法之弊，是所以回建隆至仁之脉。而曩时误国害民如京、贯、黼、勔等子孙更不复叙，又所以惩崇、观不仁之辙。诏改宣仁谤史，追贬确、卞、邢恕，此张敬夫所谓『此拔乱反正之闕纲，古今人心之天理』也。是以天下之人心，皆翕然欣戴于已成中兴之业而垂诸无穷也。』

壬辰，张邦昌对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参决大事。范讷为京城留守。癸巳，立嘉国夫人邢氏为皇后。门下侍郎耿南仲提举杭州洞霄宫。上薄南仲之为人，因其告老，遂有是命。甲午，资政殿学士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趣赴阙。先是，黄潜善、汪伯彦自谓有攀附之劳，虚相位以自拟。上恐其不厌人望，乃外用纲，二人不平，繇此与纲忤。傅亮通判滑州。亮为人劲直不能屈折，上疏曰：『陛下能归东都则臣能守滑，陛下未归则臣不能守也。』执政摘其语，以为悖傲不逊，降通判河阳。权应天府朱胜非召试中书舍人。乙未，宋齐愈试起居郎。齐愈自京城走行在，自言以病在告，不与伪楚事，故擢用之。王时雍提举成都府玉局观。自是受伪命者稍稍引退矣。诏自今天文休咎，并令太史局依经奏闻，如或隐蔽，当从军法。李纲行至太平州，闻上登极，上疏论时事，大略谓：『和不可信，守未易图，而战不可必胜。此三者，臣虑之至熟，非望清光于咫尺之间，未易殫言。』又言：『恭俭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主之全才。继体守文之君，则恭俭足以优于天下。至于兴衰拨乱之主，则非英哲不足以当之。惟其英，故用心刚足以断大事，而不为小故之所摇；惟其哲，故见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为小人之所间。在昔人君体此道者，惟汉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艺祖、太宗。愿陛下以为法。』丙申，尚书右丞吕好问兼门下侍郎。签书枢密院事曹辅薨。始，辅至南都，首陈五事，一曰分屯要害以整兵伍，二曰疆理新都以便公私，三曰甄收人才驾馭用之，四曰经理盗贼恩威并行，五曰裂近边之地为数节镇，以谨防秋。上嘉纳。丁酉，中书侍郎黄潜善兼御

营使，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兼御营副使。自国初以来，殿前侍卫马步司、三衙禁旅合十余万人。靖康末，卫士仅三万人。及城破，所存无几。至是，殿前司以殿班指挥使左言权领，而侍卫二司犹在东京，禁卫寡弱。诸将杨惟忠、王渊、韩世忠以河北兵，刘光世以陕西兵，张俊、苗傅等以帅府及降盗兵，皆在行朝，不相统一，于是始置御营司以总齐军中之政令，因其所部为五军，以真定府路马步军副总管王渊为使司都统制，诸将韩世忠、张俊、苗傅等并为统制官，又命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刘光世提举使司一行事务。中书舍人朱胜非兼权直学士院。时庶事草创，书诏填委而院无几案。胜非常凭败鼓草诏，然辞气严重如平时。戊戌，诏：『故尚书吏部侍郎李若水忘身徇国，知死不惧，可特赠观文殿学士，赐其家银帛五百匹两，官子孙五人。』修职郎王伦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问使。黄潜善、汪伯彦共议改傅雱为祈请使。时潜善等复主义和，因用靖康誓书画河为界。己亥，手诏天下曰：『朕将谨视旧章，不以手笔废朝令，不以内侍典兵权。容受直言，斥去浮靡。非军功无异赏，非戎备无僇工。若群臣狃于故习，导谏讳过，大臣蔽贤，所举非实，台谏纠慝，有言非公，凡此之属，必罚无赦。』李纲诛军贼周德于江宁。德既作乱，会经制司属官鲍贻逊统勤王兵至城下，江淮发运判官方孟卿檄贻逊进兵，逼城，德乃受招，而擐甲乘城，杀掠如故。纲至太平州，遣使谕以勤王，德始受纲节制，然犹桀骜，不以时登舟，欲乘间遁去。纲次江宁，遂与江南东路权安抚司事李弥逊谋大犒群贼于转运司，执德与其徒聂旺，皆磔于市，又诛乱党四十四人。庚子，诏以靖康大臣主和误国，特进李邦彦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安置浚州，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涪州安置吴敏移柳州，责授秘书少监、亳州居住蔡懋移英州。遂责提举南京鸿庆宫李棖于惠州，提举亳州明道宫宇文虚中韶州，提举亳州明道宫郑望之连州，提举杭州洞霄宫李邺贺州，并安置。邦彦、敏靖康初共政，税、文中、望之、邺皆使虏请割地者，故责之。辛丑，诏张邦昌可依文彦博例，一月两赴都堂。先是，御史中丞颜岐言：『邦昌金人所喜，虽已为三公，宜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礼。李纲金人所不喜，虽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罢之。』会邦昌累章求退，故有是命。岐又请罢纲，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乃退。壬寅，江淮等路发运使梁扬祖提领措置东南茶盐公事，尚书工部员外郎杨渊同提领，置司真州。时东北道梗，盐策不通。扬祖言：『真州东南水陆要冲，宜遣官置司，给贾钞引，所有茶盐钱，并充朝廷封桩，诸司毋得移用。』朝廷以为然，故有是命。试开封尹徐秉哲提举江州太平观。延康殿学士赵子崧言：『臣闻京城士人籍籍，谓王时雍、徐秉哲、吴玠、莫俦、范琼、胡思、王绍、王及之、颜博文、余大均皆左右卖国。伏望将此十人付狱鞫治，明正典刑，以为万世臣子之戒。』癸卯，太常寺主簿张浚充枢密院编修官。乙巳，签书

枢密院事张叔夜薨。叔夜既北迁，道中惟时饮汤，义不食其粟。至白沟，御者曰：『过界河矣。』乃仰天大呼，翌日，扼吭死。时上闻叔夜与御史中丞秦桧之忠，遥拜叔夜观文殿学士、醴泉观使，桧落致仕，充资政殿学士、提举醴泉观，而何栗、孙傅辈以误国，故不得录。栗至北边，不食死；傅北迁后，不知所终。丙午，追贬蔡确、蔡卞、邢恕，坐诬谤宣仁后，且自言有定策功也。金人陷河中府，权府事郝仲连死之。

《大事记》曰：吾观元年金之入寇三道也，不惟监司、帅守，如西京之孙昭远、同州之郑骧、潍州之韩浩、颍川府之孙默、秦州之李积、淮宁府之向子褒、相州之赵不试、大名府之郭永、濮州之杨粹中、开宁府之杨隶、晋宁军之徐徽言、长安之唐重、杨宗阅、桑景询、曹谓、郭忠孝皆死于义，虽以通判如郝仲连、郭伯振，县官如陆有常、张侃、丁兴宗、郭赞、一将一校如李政、杜绩、赵叔皎、杨彭年，亦死于义，降者惟刘豫、傅亮等三人耳。彼之所以固守者，以朝廷必不弃而必有援兵也。而元年即位之赦，刑部指挥已不眷报于河之东北、陕之蒲、解，是明弃三路矣。使忠臣义士守孤城以待尽，惜哉！

丁未，曹勋自燕山遁归。宣仁皇后令勋奏上，以再使军前时，有宫人见四金甲神人持弓箭卫上。庚戌，徽猷阁待制宗泽知襄阳府。时黄潜善等不欲泽居中，故有是命。乙卯，监察御史张所按视陵寝还，上疏言：『恭闻行在留南京军民俱怨，道路籍籍，不知谁为此谋者。今亟还京城，诚有五利：奉宗庙，保陵寝，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系四海之望，三也；释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处而一意于边防，五也。一举五利而陛下不为，不知谁为此谋者。臣知其必无长策，曾不过缓急之际，意在南渡，殊不知国家之安危在乎兵之强弱、将相之贤不肖，而不在乎都之迁与不迁也。诚使兵弱而将相不肖，虽云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大河不足恃，则大江不足恃亦明矣。』又条上两河利害。上欲以其事付所，会所复言黄潜善兄弟奸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潜善引去，上谕旨留之，乃罢所言职，寻责凤州团练副使、江州安置。戊午，太常少卿周望充大金通问使，武功大夫赵哲副之。初遣傅雱使敌，未行，朝论欲更遣重臣以取信，乃更命望。是月，皇叔光化军节度使士??知南外宗正事。士??首论大臣误国，故黄潜善斥之。

六月己未朔，新除尚书右仆射李纲至行在。先是，右谏议大夫范宗尹故主议和，乃言纲名浮于实，而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章三上，不报。诏中使王嗣昌趣纲入观。纲至姑熟，中丞颜岐遣人持劾副以遗纲。上闻纲且至，命徽猷阁学士董耘往劳，又命执政燕纲于金果园。纲力辞。上趣召入见于内殿，纲涕泣，上亦感动。纲辞新命，且言：『臣愚蠢，但知有赵氏，不知有金人，固宜为其所恶。然岐之论臣，谓材不足以任宰相则可，谓为金人所恶则不当为相则

不可。且为赵氏之臣而金人喜之，而反可以为相，则自古卖国以与人者，皆为忠臣矣。外廷之论如此，臣岂敢当此任？愿乞身以归田里。至于陛下命相，于金人所喜所恶之间，更望曲留圣虑。』上曰：『朕知卿忠义智略甚久，在靖康时，尝欲言于渊圣，使夷狄畏服，四言安宁，非相卿不可。今朕此志已定，卿其勿辞。』纲顿首谢。新知襄阳府宗泽自卫南分兵屯河上，以数百骑赴南都。是日入对，泽首上三事，其一论人主不可以喜怒为赏罚；其二论人主职在任相，愿于稠人广众中不以亲疏，不以远近，虚心谨择，参以国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而毋使小人参之；其三论谏官人主耳目，臣下有怀奸藏慝、嫉贤蔽善者，当使耳目之官沥心弹纠，毋有所隐，以绝后艰。上纳其言，将留泽，而黄潜善、汪伯彦恶之，乃令之襄阳。庚甲，诏李纲立新班奏事。执政退，纲留身上十议，其一曰议国是，大略谓『今日之事，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窃恐国论犹以和议为然，盖以二圣播迁，非和则所以速二圣之祸。臣窃以为不然。汉高祖与项羽战于荥阳，太公为羽所得，置之俎上者屡矣。高祖不顾，其战弥厉，羽卒不敢害而还太公，然则不顾其亲而战者，乃所以还太公之术也。为今之计，莫若一切罢和议，专务自守之策，建藩镇于要害之地，置帅府于大河及江淮之南，修城壁，治器械，教水军，习车战，使其进无抄掠之得，退有邀击之患，则虽有出没，必不敢深入。三数年间，军政益修，甲车咸备，然后大举以讨之，报不共戴天之仇，雪振古所无之耻。彼知中国自强如此，岂徒不敢肆凶，而二圣有可安之理矣。』二曰议巡幸，大略谓『天下形势，关中为上，襄、邓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四方多故，除四京外，宜以长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宫室，积糗粮，以备巡幸。三都成而天下之势安矣。陛下用臣此策，其利有三，一则籍巡幸之名，使国势不失于太弱；二则不置定都，使夷狄无所窥伺；三则四方望幸，使奸雄无所觊觎。议者或欲留应天，或欲幸建康，臣以为皆非计。夫汴京宗庙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即位之始，岂可不一见宗庙，以安都人之心？愿先降敕榜，以修谒陵寝为名，择日巡幸。计无出于此者。』三曰议赦令。大略谓『恶逆不当赦，选人不当尽循资，罪废之人不当尽复。』四曰议僭逆，大略谓『张邦昌久与机政，擢冠宰司。国破而资之以为利，君辱而攘之以为荣。愿肆诸市朝，以为乱臣贼子之戒。』五曰议伪命。大略谓『国家更大变，士大夫屈膝于伪庭者不可胜数，宜等差定罪，以励士风。』六曰议战，大略谓『军政久废，宜一新纪纲、信赏必罚。』七曰议守，大略谓『沿河及江淮措置抗御，以扼敌冲。』八曰议本政，大略谓『崇、观以来，政出多门，阉宦、女谒皆得以干预朝政。所谓宰相者，保位固宠而不敢言，遂至纪纲紊乱，宜一归之中书。』九曰议责成，大略谓『靖康间进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择人而久任之，以要成功。』十曰议修德，大略谓『上

初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俭之德，以副天下之望。』上与黄潜善等谋之，翌日，出其章付中书，惟僭逆、伪命二章不下。开封尹徐秉哲梅州安置。壬戌，李纲同执政进呈议国是札子，上曰：『今日之事正当如此，可付中书省遵守次。进呈议巡幸札子。』上命促留守司修治京城，只备车驾还阙，款谒宗庙。诏永兴军、襄阳、江宁府增葺城池，量修宫室官府，以备巡幸。执政退，纲留身奏：『张邦昌僭逆及受伪命臣僚二事。皆今日政刑之大者，乞早赐施行。』上曰：『执政中有与卿论不同者，少迟议之。』纲曰：『臣请与之廷辩。』上乃召黄潜善、吕好问、汪伯彦再对。上语之故，潜善犹力主之，纲诘难再三，曰：『邦昌当正典刑，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况其已僭逆，岂可留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与邦昌同列，当以笏击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罢臣勿以为相，无不可者。』伯彦曰：『李纲气直，臣等不及。』上曰：『卿欲如何措置？』纲曰：『邦昌之罪，理当诛夷。陛下以其尝自归，贷其死而远窜之，受伪命者，等第谪降可也。』上乃出纲奏。诏置检、鼓院于行宫便门之外，差官权摄。李纲言：『今日急务，在通下情。』乃置院以达四方章奏。纲又请置看详官二员，臣民封事，佥拟可行者将上取旨。从之。吕颐浩为徽猷阁直学士、知扬州。宣和末，颐浩为燕山府路都转运使。金人入寇，郭药师执之以降，已而得归。至是复用。癸亥，中书侍郎黄潜善为门下侍郎兼权中书侍郎。太傅、同安郡王张邦昌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李纲言伪命臣僚王时雍等四人与金人传导指意，议废赵氏，又受伪命为执政，宜为罪首。上顾吕好问，好问曰：『诚有之。』时徐秉哲已先窜，于是移王时雍、吴玠永州，莫俦全州，并安置。

《龟鉴》曰：公之十议一施，而议僭叛、议受伪命二章独留中而不下。纲曰：『此刑政之大者。』盖为臣之罪莫甚于僭叛，莫甚于从伪，此而不诛，何以正朝廷，何以示百官，何以晓天下，何以惩戒万世之事君者？上之所以未遽行此，以祖宗不忍轻用刑诛，不忍于杀大臣也。顾夫祖宗之所以不忍者，岂不忍于此辈哉？君不忍于其臣，臣反忍于其君。邦昌忍于易姓，忍于负宗社；王时雍之徒忍于覆国，忍于事异姓，苟可以谋身者，皆无所不忍。《传》曰：『人将忍君。』呜呼，此辈非忍君者乎？管、蔡至亲，用公亦忍而诛辟之，不以议亲之法而减也。若使覆宗社而无诛，宗社何罪焉？弃主事伪而无刑，彼尽忠守节者何辜焉？

故知怀州霍安国以死节显著，赠延康殿学士。李纲言：『自崇、观以来，朝廷不复崇尚名节，故士大夫寡廉鲜耻，不知君臣之义。靖康之祸，视两宫播迁如路人，然罕有能仗节死义者。在内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国死节显著，余未有闻。愿诏诸路询访，优加赠恤。』始上知若水之忠，首赐诏书褒赠，至是纲有

请，遂自安国及刘韜已下次第褒录之。李纲留身奏事。上曰：『卿昨日内殿争邦昌事，内侍皆涕泣。卿今可受命矣。』纲因论：『自古创业中兴之主如汉高光、唐太宗，皆有英明之资，宽诚之德，仁厚而有容，果断而不惑，故能戡定祸难，身致太平。』因请以所编《三君行事纪要录》以进，上可之。甲子，李纲兼御营使。时河东北所失才十余郡，余皆为朝廷固守。纲言：『今日中兴，规模有先后之序，当修军政，变士风，裕邦财，宽民力，改敝法，省冗费，诚号令，信赏罚，择帅臣，选监司，使吾政事已修，然后可议兴师。而所急者当先理河北、河东，盖两路国之屏蔽。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东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余皆在。且推其土豪为首，多者数万，少者数千，谓宜于河北置招抚司，河东置经制司，择有才者为使，以宣陛下德意。有能保一郡者，宠以使名，如唐之方镇，俾自为守，则无北顾之忧矣。』上曰：『谁可任此者？』纲请询访其人以奏，上许之。

《大事记》曰：呜呼，建炎之初，肩背初失之时也。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东惟失太原等六郡，其它固在也。天下之势，不进则退，进则当主李纲经理两河之议、宗泽留守之计，则不惟故疆可全，而雠耻亦可复也。退则不惟河北、河东不可保，而河南亦不可保，不惟淮甸不可保，退而渡江，退而航海矣！

知通州胡安国、提举杭州洞霄宫许景衡并试给事中，提举亳州明道宫刘珣试中书舍人。靖康末，三人俱在后省，坐党附李纲斥去，至是并用之。景衡、珣闻命，冒暑赴朝，安国辞不至。乙丑，召张所、傅亮赴行在。初，李纲既建经抚两河之议，欲荐用所，然以其尝言黄潜善之故，颇难之。一日过潜善，从容言曰：『今河北未有人，独一张所可用。公能先国事，后私怨，不亦美乎？』潜善许诺。上悦，乃召用焉。丁卯，手诏河东北郡县谕令坚守。诏略曰：『河东、河北，国之屏蔽也，朝廷岂忍轻弃？方命帅遣师，以为声援。应州县守臣能竭力保有一方，及能力战破贼者，当授以节钺；应移用赋税，辟置将吏，并从便宜。其守臣皆迁官进职。余次第录之。』命诸路询访死节者以闻。尚书祠部员外郎喻汝砺为四川抚谕官。初，汝砺自京师入见，上复命为郎。汝砺因对论迁都利害，以为中原决不可舍，以为兴王之资汴都决不可迁，以陷狄人之计。既对，上命赴都堂与李纲语，纲大奇之。汝砺寻以母老乞归省，遂除抚谕官，且令督输四川漕计羨缗及常平钱物。汝砺入辞，复奏言：『金人决渡河，陛下宜亟为之防，毋以宴安之故而成此鸩毒。』上嘉纳之。戊辰，新知襄阳府宗泽知青州。泽闻黄潜善等复唱和议，上疏言：『河之东北、陕之蒲、解，此三路者，祖宗基命之地，奈何轻听奸邪附贼者张皇之言，遂自分裂？今日之事，正宜与贼弗共戴天，弗与俱生。今四十日矣，未闻有所号令，但见刑部指挥不得誊播赦文于河东、河北、陕之蒲、解，兹非新人耳目也，是欲蹈东晋既迁之覆辙

，裂王者一统之绪为偏霸耳。为是说者，不忠不孝之甚。臣虽弩怯，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上壮之，以泽知青州。初，泽至南都见李纲，与之语国事，泽慷慨流涕。时开封尹缺，纲为上言：『绥集旧都，非泽不可。京师根本之地，新经扰攘，人心未固，不得人以抚之，非独外忧，且有内变。』上许之，使泽知开封府。

《龟鉴》曰：自纲之入为右仆射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修政攘夷为己任。抗忠数疏，中时膏肓。和守之议决而国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气作，幸都之谋定而人心安。他如修军政、变士风、定经制、改弊法，置检鼓院以通下情，置赏功司以伸国法，减上供之弊以宽州县，修茶盐之法以通商贾，划东南官田而募民给佃，仿保甲弓箭手而官为教阅，招兵买马，分布要害，遣张所招抚河北，王夔经制河东，宗泽留守京城。西顾关陕，南葺樊、邓，且将盖据形便，以为必守中原之计，此朱文公谓『李纲入来方成朝廷』者，正谓此也。

辛未，以贤妃潘氏生皇子，赦天下，李纲为上言：『河东、北两路为朝廷坚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谓已弃之，何以慰忠臣义士之心？至于勤王之师虽未尝用，然在道半年，亦已劳矣。恩恤不及，后复有急，何以使人？愿因今赦，并示德意。』上嘉纳。壬申，李纲请降见钱钞三百万缗赐两河市军需，因遣使臣赍夏药遍赐两河守臣、将佐，且命起京东夏税绢于北京，川纲河东，衣绢于永兴军，以待支俵。于是人情翕然，应募者甚众。颁军制二十一条，凡师行卤掠若违节制者死，临阵先奔者族，败军者诛全队，一军危急而他军不救者刑主将。余如将法从事。乙亥，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请两河，京东西增置射士县五百人，从之。以诸路盗贼多，故有此请。宗泽至东京。自敌骑退归，楼橹尽废，诸道之师杂居寺观。盗贼纵横，人情汹惧。泽至京，下令曰：『为盗者，赃无轻重，并从军法。』由是盗贼屏息，人情粗安。一日，有金使牛大监等八人以使伪楚为名直至京师，泽曰：『此觐我也。』即白留守范讷械系之，且以闻于朝廷。戊寅，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进知院事。宣义傅雱特迁宣教郎，充大金通问使。初，黄潜善等既奏遣周望往河北军前通问，而河东独未有人。李纲为上言：『今日之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使国势自强，则二圣不俟迎请而自归。不然，虽冠盖相望，卑辞厚礼，终恐无益。今所遣使，但当奉表两宫，致思慕之意可也。』己卯，李纲请以河北之地建为藩镇，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于沿河、沿淮、沿江置帅府、要郡、次要郡，以备控扼。沿河帅府十一：京东路治青、徐，西路治郟、宋，京西北路治许、洛，南路治襄、邓，永兴军路治京兆，河北东路治魏、沧。沿淮帅府二：治扬、庐。沿江帅府六：治荆南、江宁府、潭、洪、杭、越州。大率自川陕、广南外，总分为十九路，每路文臣为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总一路兵政，许便宜从事，武臣副之。要郡以文臣知州

，领兵马钤辖，次要郡以文臣知州，领兵马都监，许参军事，皆以武臣为之副。如朝廷调发军马，则安抚使措置办集，以授副总管。若帅臣自行，则漕臣一员、随军一员留摄帅事。宪臣文武各一员，弹压本路盗贼。自帅府外，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总为九十六万七千五百人，非要郡不预。又别置水军，帅府两将，要郡一将。纲又请出度牒、盐钞及募民出财，使帅府常有三年之积，要郡二年，次要郡一年。疏奏，悉从之。先遣御营司干办公事杨观复往江淮造舟，余路委宪司措置。京城留守范讷落节钺，淄州居住。秦梓充枢密院编修官。梓，桧兄也，政和中用梁师成荐，经赴御试，除学官，已而废斥。至是，以桧故用之。金右副元帅宗杰卒于燕山。宗杰即斡里雅布也。壬午，户部尚书张恂同知枢密院事。乙酉，知开封府宗泽为延康殿学士、开封尹、东京留守。泽首抗疏请上还京。继闻有金陵之议，复上疏曰：『贱臣张邦昌僭窃，与范琼辈擅行威福，所以乞暂驻蹕南都，以察人心而观天意。臣料今臣僚中唱为异议不欲陛下归京者，不过如邦昌辈，阴与贼虏为地。愿陛下早降敕令，归谒宗庙，垂拱九重，幸甚！』初，京西北路提点刑狱许高、河北西路许亢总师防洛口，望风奔溃，坐流琼州、吉阳军。高、亢至南康，谋为变，知军事李定、通判韩璠以便宜斩之。李纲言：『高、亢大弃其师，朝廷不能正军法。而一军主守停敢诛之，必健吏也。使后日捍贼者知退走而郡县之吏有敢诛之者[2]，其亦少知所戒乎？』乃各进一官。丙戌，李纲留身上三议，一曰募兵，大略谓『熙、丰时，内外禁旅合五十九万人。崇、观以来，阙而不补者几半。今所存无几，何以捍敌？为今之计，莫若取财于东南，募兵于西北。河北之人为金贼所扰，未有所归，而关陕、京东西流而为盗者不知其几。请乘其不能还业，遣使招之，合十万人于要害州军别营屯戍，使之更蕃入卫行在。』二曰买马，大略谓『金人专以铁骑取胜，而吾以步军敌之，宜其溃散。今行在之马不满五千，可披带者无几。权时之宜，非括买不可。请先下令：非品官将校不许乘马，然后令州县籍有马者，以三等价取之。严隐寄之法，重搔扰之禁，则数万之马尚可得也。』又请命川陕茶马司益市马，募商人结揽广右之马以给诸军。三曰募民出财，偿以官告度牒。诏三省以次施行。其募兵陕西、河北各三万人，委经制招抚司；京、西各二万人，委本路提刑司，溃卒、厢军，各许改刺。诏京东西、河北东路、永兴军，江淮、荆湖等路皆置帅府要郡。纲又言：『步不足以胜骑而骑不足以胜车。请以车制颁于京东、西路，使制造而教习之。』因绘图进呈。其法用靖康问统制官张行中所创，两竿双轮，上载弓弩，又设皮籥以捍矢石。下设铁裙以冲人足。长兵御人，短兵御马。傍施铁索，行则布以为阵，止则联以为营。每车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运车，一人登车以发矢，余执军器夹车之两傍。每军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为辎重及卫兵，余当车八十乘即

布方阵，则四面各二十乘，而辎重处其中。诸将皆以为可用，乃命两路宪臣总领。丁亥，张所借通直郎，充河北西路招抚使。初，上皇既北迁龙德宫，器玩悉为都监、带御器械王球所窃。球，燕国长公主子也。及是，内侍陈烈以其余宝器来上，皆遐方异物。李纲谏，上亟命碎之。时纲每留身奏事，多所规益。内侍石如冈素凶悍，渊圣斥之。上尝召如冈，纲谏而止。又论待遇诸将恩数宜均一，上皆嘉纳之。右谏议大夫宋齐愈入对，论招军买马、劝民出财助国非是。尚书虞部员外郎张浚夜过齐愈于省中，见其方执筹布算，问之，齐愈笑曰：『李丞相今上三议。李公素有名誉，今建明乃尔。今西北之马不可得，独江淮之南面马不可履，括民之财，岂可艺极？至于兵数，若郡增二千，则岁责十万缗以养，今詎堪此？齐愈将极论之。』浚曰：『宰相不胜任，论去之，谏官职也，岂有身为相未几上三事，而公尽力驳之，彼独不恚且怨？』齐愈不乐。是日，执政奏事退，齐愈入对出，过省门，执浚手曰：『适上向者之章，上甚喜。』浚摇手曰：『公受祸自此始矣！』

秋七月己丑朔，枢密院都承旨王??为河东经制使，直秘阁傅亮为副使。庚寅，命王渊、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分讨军贼乱兵。自宣和末群盗蜂起，至是招安。赴行在凡十余万人。李纲为上言：『今日盗贼，正当因其力而用之。然不移其部曲则易叛，而徙之则致疑，正当以术致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营司委官分拣隶诸将，由是无叛去者。独淮宁之杜用、山东之李昱、河北之丁顺、王善、杨进皆拥兵数万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驿、单州之鱼台亦有溃卒数千为乱。纲以为专事招安则彼无所畏惮，势难遽平，乃白遣渊等分讨之。光世遣其将乔仲福追击李昱，斩之，既而杜用为渊所杀，余悉殄平，丁顺等皆赴河北招抚司自效，盗益衰。辛卯，右谏议大夫宋齐愈罢。初，齐愈既论李纲之过，会朝廷治从逆者罪，言者论齐愈在皇城司首书张邦昌字以示议臣，由是罢谏议大夫，下台狱。制曰：『所幸探符之未获，奈何援笔以遽书？遗毒至今，造端自汝。』或曰：『齐愈论纲不已，故纲以危法中之。』皇叔贵州团练使士瑛以义兵复洺州。士瑛，岐简献王少子，天资警敏，方童稚，凜然如成人。至是才弱冠也。乙未，京城内都巡检使范琼为御营使司同都统制。己亥。诏省台、省寺监官减学官馆职之半；以常平事归提刑司；市舶事归转运司；罢诸州分曹置掾，县户不满万勿置丞；堂吏磨勘止朝请大夫，出职止为通判；宰执子弟任待制以上者并罢；执政官减奉钱三之一，京官奉祠者亦如之。先是，李纲言：『艰难之际，赋人狭而用度增。当内自朝廷，外至监司州县，皆省冗员。以节浮费。』上命中书省条具，至是行下。辛丑，诏曰：『朕权时之宜，法古巡狩，驻蹕近甸，号召军马，以防金人秋高气寒再来入寇。朕将亲督六军，以援京城及河北、河东诸路，与之决战。己诏迎奉元祐太后，津遣六宫及卫士家属置之东南。

朕与群臣将士独留中原，以为尔京城及万方百姓请命于皇天，庶几天意昭答，中国之势浸强，归宅故都，迎还二圣，以称朕夙夜忧勤之意。应在京屯兵聚粮、修治楼橹器具，并令留守司、京城所、户部疾速措置施行。』时李纲入朝月余，边防军政已略就绪，独车驾行幸，未有定所。纲间为上言：『今纵未能入关，尤当适襄、邓，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而近议纷纭，谓陛下将幸东南。果然，臣恐中原非复我有。』上曰：『但欲奉迎太后及六宫往东南耳。朕当与卿等留中原。』纲再拜贺，因乞降诏。上乃命纲草诏，颁之两京焉。右正言邓肃请窜邦昌伪命之臣，右司谏潘良贵亦言宜分三等定罪。肃言：『叛臣之上者其恶有五，一曰诸侍从而为执政者，王时雍、徐秉哲、吴玠、莫俦、李回是也；其二曰诸庶官及宫观而起为侍从者，胡思、朱宗、周懿文、卢襄、李擢、范宗尹是也；其三曰撰劝进文与撰赦书者，颜博文、王绍是也；其四曰事务官者，讲册立之仪、搜求供奉之物，悉心竭力，无所不至；其五曰因邦昌更名者，何昌言、昌辰是也。已上数等，乞定力叛臣之上，置之岭外。所谓叛臣之次者其恶有三，其一曰诸执政、侍从、台谏称臣于伪楚及拜于庭下者是也，所谓执政者，冯澥、曹辅是也。所谓侍从者，其余已行遣矣，独有李会尚为中书舍人，所谓台谏者，洪刍、黎确等及举台之臣是也。当时台中有为金人根括而被仗者四人以病得免，其余无不在伪楚之庭矣。其二曰以庶官而升擢者，此不可胜数，乞委留守司按籍考之，则无有遗者。其三曰愿为奉使者，黎确、李健、陈戩是也。已上数等，乞定为叛臣之次，于远小处编管。』耿南仲、延禧坐父子主和，并夺职，仍以延禧提举江州太平观。癸卯，腰斩通直郎宋齐愈于都市。齐愈赴狱引伏，法寺当齐愈谋叛斩，该大赦，罚铜十斤，情重取旨。黄潜善等颇营救之，上曰：『使邦昌之事成，置朕何地？』乃诏：『齐愈探金人之情，亲书姓名，谋立异姓，以危宗社，造端在先。其罪非受伪命臣僚之比，可特不原赦。』议者或以为冤。乙巳，手诏：『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为避狄之计。来春还阙。』时执政黄潜善、汪伯彦皆欲奉上幸东南，故有是诏。李纲极论其不可，且言：『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足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之精兵健马皆出于西北。江之险不如河，而南人轻脆，遇敌则奔。南方城壁又非北方之比。陛下必以建康为安，臣窃以为过矣。望乞收还巡幸东南手诏，令纲与执政议之。』丙午，纲与潜善议于上前。纲曰：『今乘舟顺流而适东南，固甚安便。但一去中原，势难复还。夫中原安则东南安，失中原则东南岂能必其无事？一失机会，形势削弱，将士之心离散。变故不测。』上乃许幸南阳。同知枢密院张恂言：『户部财用，惟东南岁运最为大计。自奸臣误国，变祖宗转般仓良法，每岁失陷粮斛不可胜计。望依旧法，责发运司官分认逐季地分，各行检察催促。』从之。丁未，上命京城留守宗

泽移所拘金使于别馆，优加待遇。泽谓：『二圣在外，必欲便行诛戮，恐贻君父忧；若纵之使还，又有伤国体。莫若拘縻于此，俟车驾还阙，登楼肆赦，然后特从宽贷。』及是诏下，泽上奏曰：『臣不意陛下复听奸臣之语，浸渐望和为退走计，营缮金陵，奉元祐太后，仍遣官奉迎太庙木主，弃河东、河西、河北、京东、京西、淮南、陕西七路生灵如粪壤草芥，略不顾惜。又令迁金使别馆，优加待遇。不知二三大臣于金人情款何如是之厚，而于国家计谋何如是之薄也！臣之朴愚，必不敢奉诏，以彰国弱，此我大宋兴衰治乱之机，愿陛下察之。』诏答曰：『卿弹压强梗，保护都城，深所倚仗。但拘留金使，未达朕心。』泽犹不奉诏，又请上回銮。诏赐泽袭衣金带。尚书虞部员外郎张浚为殿中侍御史。上见浚雍容静重，即欲用之，黄潜善又称其贤，遂有是命。癸丑，卫尉少卿卫肤敏言：『今汴都蹂践之余，不可复处。睢阳驻蹕，咸以为宜，但城不高，池不深，封域不广，不足以容千乘万骑，而又逼近河朔，敌易以至。建康实古帝都，外连江淮，内控湖海，负山带海，力东南要会之地。伏望趣下严诏，夙期东幸，别命忠勇大臣总领六师留屯京邑。』时上虽用李纲议营南阳，而朝臣多以为不可，中书舍人刘珪亦言：『南阳城恶不可恃，骑兵敌之长技而不习水战。金陵天险，前据大江，可以固守。东南久安，财力富盛，足以待敌。』于是汪伯彦、黄潜善皆主幸东南，故士大夫率附其议。丙辰，河北招抚使张所、江东经制使王??、副使傅亮辞行。先是，李纲建议遣所、亮措置两河，所、亮既行，两河响应。门下侍郎黄潜善疾纲之谋，建议遣河北经制使马忠节制军马，俾率兵渡河，于是权始分矣。工部员外郎李士观言：『江、池、饶、建州四监岁铸钱百三十二万余缗，淮南等九路十七州岁造上供军器亦百余万件，多未办者。望令发运司委官催督。』从之。

八月戊午朔，洪刍、陈冲、余大均、周懿文、张卿才、李彝、王及之、胡思八人流窜有差。初，刍等坐围城中事属吏，上命殿中侍御史马伸劾之，及是狱成。

《幼老春秋》曰[3]：周懿文、余大均等不死，惟从贬窜，君子以知李纲诸人不能辅佐恢复河东北之境主也，曰失其刑矣。

杭州军乱，纵火[4]，杀士曹参军及副将白均等十二人。己未，元祐太后发京师。都人始望车驾还内，及太后行，莫不垂泣。上初未识太后，比至宫中，爱上如己出，衣服饮食，必亲调制焉。庚申，侍卫亲军马军都虞侯、御营使司都巡检使刘光世为奉国军节度使，御营使司左军统制韩世忠为定国军承宣使，御营使司前军统制张俊落陞官，并赏平贼之劳也。时内侍康履始用事，光世曲意承之。壬戌，尚书右仆射李纲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兼权中书侍郎；黄潜善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先是，纲为上谋以秋末幸南阳，上许之矣

，潜善与知枢密院事汪伯彦力请幸东南，上意中变，于是纲所建白。上多不从。纲曰：『天下大计，在此一举，国之存亡，于此焉分，吾当以去就争之。』纲知潜愬之言其人已深，一日留身奏事，言：『臣近者屡蒙宸翰改正已行事件，又所进机务多未降出，此必有间臣者。』因极论君子小人不可并立之理，且言：『疑则当勿用，用则当勿疑。』上但慰勉之，纲拜谢而退。后数日，遂有并相之命。同知枢密院事张恣兼御营副使。癸亥，命御营使副大阅五军人马，自是执政皆有亲兵。丙寅，京畿转运判官上官悟请悉发诸路坊场钱为行在赡军之费。诏诸路提刑司具见在常平钱物数以闻，其后悉令计置轻赀金帛赴行在。丁卯，三省枢密院奏以诸路民兵为忠义巡社，令宪臣提领。论者以为其法精审而详整，可以久行，前此论民兵者皆莫及也。庚午，名元祐太后所居曰隆祐宫，于是后更称隆祐太后。隆祐本钦圣宪肃皇后宫名，不当用，盖权直学士院王绚、朱胜非失之。壬申，召布衣谯定赴行在。定，涪陵人，学于程颐。靖康中，召为崇政殿说书，定以言不用，辞不受，至是犹在东都。尚书右丞许翰荐于朝，诏宗泽津遣赴行在。自熙、丰间，程颢、程颐以道学为天下倡，其高弟门人有故监察御史建阳游酢、监西京竹木务上蔡谢良佐、今徽猷阁待制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将乐杨时，其后党祸作，屏居伊阙山，学者往从之，而定与尹焞为首。至大观以后，时名望益重，陈瓘、邹浩皆以师礼事时，而胡安国诸人实传其学。宣和末，或说蔡攸以时事必败，乃召时至经筵，渊圣皇帝擢为谏官，以论事不合去。吕好问在政府，首言时之贤于上，复召还朝，未至而又召定。是时给事中许景衡、左司员外郎吴给、殿中侍御史马伸皆号得颐之学，已而传之浸广，好名之士多从之，亦有托以自售于时，而识真者寡矣。诏真州守臣以礼敦遣长芦隐士张自牧赴行在，既至，授从事郎，充御营使司准备差使。癸酉，耿南仲责授单州团练副使、南雄州安置。乙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兼御营使李纲罢。先是，河北招抚使张所才至京师，河北转运副使张益谦附黄潜善意，奏所置司北京不当，又言：『自置招抚司，河北盗贼愈炽，不若罢之，专以其事付帅司。』同知枢密院事张恣素善益谦，每与之相表里。纲言：『所今留京师以招集将佐，故尚未行，不知益谦何以知其搔扰？朝廷以河北民无所归，聚而为盗，故置司招抚，因其力而用之，岂由置司，乃有盗贼？今京东西盗贼公行，亦岂招抚司过耶？益谦小臣，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上乃令益谦分析。所方招来豪杰，以忠翊郎王彦为都统制，效用人岳飞为准备将。彦，河内人，后徙居覃怀。读韬略，习骑射，其父奇之，使诣京师，隶弓马子弟所，稍迁清河尉，能与敌角，所奇其才，故擢为都统制。飞，安阳人，尝为人佣耕，去为市游徼，使酒不检。上之在相州也，飞以效用从军至北京，坐论事罪废，至是投所军中。时河东经制副使傅亮军行才十余日，伯彦等以为逗遛，使即日渡河

。亮言：『今河外皆属金人，而遽使亮以乌合之众渡河，不知何地可为家计，何处可以得根？』纲为之请，且言：『潜善、伯彦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职。臣每念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尝不与潜善、伯彦熟议而后行。不谓二人设心乃如此。如亮事理明白，愿陛下虚心观之。』即而潜善有密启。明日，上批：『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罢经制司赴行在。』纲留御批再上，上曰：『如亮人材，今岂难得？』纲曰：『亮谋略智勇可为大将，今未尝用而遽罢之，古人之用将恐不如此。』因求去。上不语。纲以御批纳上前，曰：『圣意必欲罢亮，乞以御批付潜善施行，臣得乞身归田里。』纲退，闻亮竟罢，乃再章求去。于是殿中侍御史张俊亦论纲，以为纲虽负才气，有时望，然以私意杀侍从典刑不当，有伤新政，不可居相位。又论纲杜绝言路，独擅朝政，士夫侧立不敢仰视，事之大小，随意必行，买马之扰，招军之暴，劝纳之虐，优立赏格，任吏为奸，擅易诏令，窃庇姻亲等十数事。俊素与宋齐愈厚，且潜善客也。上召纲入对，谕曰：『卿所争，细事耳，何为乃尔？』纲曰：『人主之职，在论一相；宰相之职，在荐进人才。方今人才以将帅为急，恐不可以为细事。若以为细，臣以去就争之而圣意不回，臣亦安敢不必去？』因再拜曰：『潜善、伯彦自谓有攀附之功，方虚位以召臣，盖已切齿。及臣至而议论伪楚、建请料理河东北两路、谓车驾宜留中原，皆不与之同，宜其妒嫉，无所不至。臣东南人，岂不愿陛下顺流东下，为安便哉？顾一去中原，后患有不可胜言者，故不敢雷同众说，以误大事。望陛下勿以臣去而其议遂改也。』因泣辞而退，遂上第三表札。客或谓纲曰：『公决于进退，于义得矣，顾谗者不止，将有患祸不测，奈何？』纲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吾知全吾进退之节而已。畏祸患而不去，彼独不能讽言者诋訾而逐之哉？天下自有公议，此不足虑。』翌日，遂罢纲提举杭州洞霄宫。纲在相位凡七十五日。右正言邓肃言：『人主之职，在论一相。陛下初登九五之位，召李纲于贬所，而任以台衡，待之非不专也。然纲学虽正而术疏，谋虽深而机浅。陛下尝顾臣曰：「李纲真以身徇国者。」且两河百姓虽愿效死，而数月间茫然无所适从，及纲措置，不一月而兵民稍集。又伪楚之臣纷纷，皆官于朝，纲先逐邦昌，而叛党稍正其罪。今纲去，则二事将何如哉？两河无兵则夷狄骄，叛臣在朝则政事乖。纲于此，不可谓无一日之长也。』肃寻与郡，而言者极论其罪。上曰：『肃亦何罪？但党耳。』吏部尚书右丞许翰亦言：『纲忠义英发，舍之无以佐中兴。今纲罢而留臣无益。』因力求去。上未许，然潜善等皆怒，有逐之之意矣。初，纲尝请减上供之数以宽州县，修盐茶之法以通商贾，划东南官田募民给佃，仿陕西弓箭刀弩手法养兵于农籍，陕西保甲、京东西弓箭社免支移折变而官为教阅。上命中书省条具，会纲去位，皆不果行，黄潜善、汪伯彦共议，悉奏罢纲所施行者。是日，罢诸路买马

，惟陕西诸州各买百匹，其劝民出财助国指挥勿行。已而傅亮以母病归同州，张所亦以罪贬，招抚经制司皆废矣。

《龟鉴》曰：纲之言虽忠，纲之谤愈多。颜岐，邦昌党人也，于公未至而沮之。宗尹，尝仕邦昌者也。于公已至而沮之。宋齐愈，又尝豫立邦昌议也，及与公议国事，又从而沮之。君子之难进易退也如此！加之藩邸旧人公肆排毁，并相之命下而纲之权已分，经制之司罢而纲之去已决，中山之功未成而谤书盈篋。纲之秉政凡七十五日，而所与共治者，它有人矣。当时挽而留之者，不投之散地，则置之极典。公之去就甚轻，而关于天下之安危者甚重。纲在位则措置两河，民兵相集；纲去则两河无兵而夷狄横矣。纲在位则叛臣伪党稍正典刑，纲去而叛臣在朝而政事乖矣。纲在位则幸襄、邓之策，从宗泽还京之请，纲去则淮阳有警而翠华南渡矣。

庚辰，诏赐杭州黄榜，招谕作过军民。建炎后以黄榜招安叛兵自此始。壬午，斩太学生陈东、抚州进士欧阳澈于都市。先是，上闻东名，召赴行在。东至，上疏言宰执黄潜善、汪伯彦不可用，李纲不可去。且请上还汴，治兵亲征，迎请二帝。其言切直。章凡三上，潜善等憾，欲以伏阙事中东，然未有间也。会澈亦上书，极诋用事者，其间言宫禁燕乐事。上谕辅臣以澈所言不审，潜善乘是密启诛澈，并以及东。皆坐诛。东始未识纲。特以国故，至为之死，行路之人有为之哭者。上甚悔之。乙酉，御史中丞许景衡言：『臣闻议者多指开封尹宗泽过失，未知所指何事？若只拘留金国使人，此诚泽之失也，然原其本心，但激于忠义，未审国家事体耳。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闻泽之力尹，威名政术，卓越然过人，诛锄强梗，抚循善良，都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修守御之备，历历可观。今若较其小疵，便以为罪，不顾其尽忠报国之节，其不怨亦已甚。且开封，宗庙社稷之所在，苟欲罢泽，别选留守，不识今之缙绅，其威名政绩，亦有加于泽者乎？伏望圣慈上为宗社，下为亿万生灵，特赐主盟，厚加任使。』疏入，上大悟，诏朝廷别无行遣，亦无臣僚章疏，仍封景衡奏示泽，由是泽赖以安。』

九月己丑，建州军乱。壬辰，河北经制使马忠贬秩二等，坐逗遛不进也。于是黄潜善、汪伯彦共政，方决策奉上幸东南，无复经制两河之意矣。诏江、池、饶、建州所铸钱，以『建炎通宝』为文。甲午，东京留守宗泽引兵至河北视师，且乞罢讲和，仍修武备。丁酉，诏：『荆襄、关陕、江淮皆备巡幸，并令因陋就简，毋得搔扰，凡所过与所止之处，当使百姓莫不预知。朕饮食取足，以养气体，不事丰美；亭传取足，以庇风雨，不易阜陋。仗器轻便，不求备用，供帐简寡，不求备仪。可赍以行，皆无取于州县。桥梁舟楫，取足济渡，道路毋治，官吏毋出。一切无所追呼。有司百吏敢搔扰者，重置于法。惟是军马

刍粮，必务丰洁，将士寨栅，必令宽爽，官吏毋得少懈。播告渚道，咸使闻知。』庚子，宗泽自河北引兵还京师。壬寅，河北西路招抚司参谋官王圭升招抚判官，代张所也。于是所落直龙图阁、岭南安置，死贬所。起居舍人卫肤敏言：『今二圣北狩，銮舆未复，寰宇痛心，况陛下抱父兄之念，为何如哉？惟陛下至诚克己，处心积虑，不忘报雪之志，处堂陛则思二圣乖温清之宜，御饮食则思二圣失膳羞之节，念土地有所未复，念人民有所未安，日慎一日。深自贬损，卑宫室，菲饮食，恶衣服，减嫔御之数，斥声乐之奉，以至岁时上寿、春秋赐燕，一切罢之，虽享郊庙。亦不用乐。必俟奉迎二圣归复宫庭，然后修礼之常，庶几孝悌之诚，上有以格天，下有以感人，人心得而天意孚，则我之所向，无有不遂矣。』乙巳，东京留守宗泽复上表请车驾还京师。时泽募战士守京城，且造决胜战车千一百乘，每乘用五十有五人，运车者十有一，执器械、辅车者四十有四，回旋曲折，可以应用，又据形胜立二十四壁于城外，驻兵数万，泽往来按试之，周而复始。沿大河鳞次为垒，结连两河山水寨及陕西义士，开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京畿濒河七十二里，命十六县分守之，县各四里有奇，皆开濠，深广丈余，于其南植鹿角，又团结班直诸军及民兵之可用者，乃上表，略曰：『今逆胡尚炽，群盗继兴。比闻远近之警传，已有东南之巡幸，此诚王室安危之所系，天下治乱之所关。虑增四海之疑心，谓置两河于度外，因成解体，未谕圣怀。倘敌人乘之而纵横，则中国将何以制御？』不报。泽又上疏曰：『陛下回銮汴京，是人心之所欲；妄议巡幸，是人心之所恶。』又不报。泽遂抗疏极言：『京师祖宗二百年基业，陛下奈何欲弃之，以遗海陬一狂寇？今陛下一归，王室再造，中兴之业复成。如以臣为狂率，愿延左右之将士试一询之，不独谋之一二大臣，天下幸甚！』泽每疏奏，上以付中书省，黄潜善、汪伯彦皆笑以为狂，张焘独曰：『如泽之忠义，若得数人，天下定矣！』二人语塞。丁未，中书舍人刘珣言：『黄潜厚为户部尚书，潜厚乃潜善之亲兄，祖宗以来，未有弟为宰相、兄为八座而同居一省者，惟蔡京、蔡卞、蔡攸则不然。窃闻潜厚、潜善皆有章疏力辞。潜善身为宰辅，必不肯私其兄以坏祖宗之法；潜厚身为法从，必不敢冒荣进而负天下之公论。从而允之，亦所以全其谦抑守法之美，而不置之于有过之地。』疏入，上遣张焘谕旨，珣言不已，于是潜厚卒改命。戊申，河北招抚司都统制王彦率裨将张翼、白安民、岳飞等以所部渡河与金人战，破之，遂复新兴县。己酉，诏：『谍报金人欲犯江浙，可暂驻蹕淮甸，捍御稍定，即还京阙，不为久计。应合行事件，令三省、枢密院措置施行。』募民入赘授官，自迪功郎以下凡六等。寻命每路以监司一员董其事。庚戌，始通当三大钱于淮浙、荆湖诸路，用张焘请也。焘严明通敏，论钱谷利害，犹指诸掌，文移所至，破奸若神，国用赖以无乏。然中书自作酒肆，议者

或以为苛碎焉。壬子，诏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张邦昌赐死。始，李纲议诛邦昌，黄潜善、汪伯彦皆持不可。及是，闻敌以废邦昌为词复入寇。上将南幸，而邦昌在长沙，乃共议赐邦昌死。乙卯，诏成都、京兆、襄阳、荆南、江宁府、邓、潭州皆备巡幸，帅臣修城垒、治宫室，漕臣积钱粮。京城留守宗泽言：『本朝提封万里，京城号为腹心。今两河虽未救宁，犹一手臂之不伸也。乃欲去而之他，是并心腹而弃之。愿陛下且驻蹕南都，未可轻议。』是时宗庙、宫室、台省，泽皆营缮略备，又以东门乃回銮奉迎之地，特增修之。河北招抚司都统制王彦及金人战于新乡县，败绩，彦奔太行山聚众，准备将岳飞引其部曲去，自为一军。未几彦军复振，岳飞单骑扣壁门请罪，左右劝彦斩之，彦壮其勇而惜其才，赐飞卮酒而罢，自是两人始有隙。

冬十月丁巳朔，上登舟幸淮甸。翌日，发南京。戊午，隆祐太后至扬州。庚申，东京留守宗泽复上疏论其治兵大略，且言：『今年河流不冰，请上还京，消灭敌寇。』又言：『陛下奈何偏听奸邪之语，以巡幸为名，于偏远州军为朝宗之地？』言极切至。始，泽所建明，上多报可，惟经三省、枢密院，则每为黄潜善等沮之。至是，泽条上五事：『臣窃见黄潜善福建人，汪伯彦徽州人。内张慝虽是北人，然无公议，无远见。议论偏颇，皆欲赞陛下南幸。』既而泽见诏书有『俟四方稍定即还京阙』之语，壬戌，泽上表以谢。泽理财有方，凡两河及京西诸郡求军须者，皆辍东京所有与之，不以为间。上遣中使抚问。既而泽闻上已南幸，又上疏请还京，且言：『欲遣阎勅、王彦各统大军，尽平贼垒，望陛下早还京阙，臣之此举，可保万全。或奸谋蔽欺，未即还阙，愿陛下从臣措画，勿使奸臣沮抑，以误社稷大计。陈师鞠旅，尽扫胡尘，然后奉迎銮舆，复还京阙，以塞奸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上优诏答之。癸亥，募群盗能并灭贼众者授以官。甲子，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李纲落职，依旧宫祠。时殿中侍御史张浚论纲罪未已，章再上，乃有是命。丁卯，御营使司都统制王渊为提杀杭州盗贼制置使。有内侍自京赍内府珠玉二囊来上，上投之汴水。翌日，以谕辅臣，黄潜善曰：『可惜！有之不必弃，无之不必求。』上曰：『太古之世，摘玉毁珠，小盗不起，朕甚慕之，庶几求所以息盗耳。』初，太祖少子秦康惠王生英国公惟宪，惟宪生新兴侯从郁，从郁生华阴侯世将，世将生东头供奉官令缙，令缙生子偁，中进士第，至是为嘉兴丞。一夕，其妻张氏梦神人自称崔府君，拥一羊，谓之曰：『以此为识。』已而有娠。戊寅，生子曰琮，是夕赤光满室，如日正中，或闻庭下马嘶剑甲之声。己卯，上次宝应县，御营后军作乱，孙琦者为之首，左正言卢臣中从驾不及，立船舷叱贼，为所逼，坠水死。上命求臣中所在，得之水中，拱立如故。殿中侍御史张浚以为虽在艰难中，岂可废法，乃劾统制官韩世忠师行无纪，士卒为变。诏世忠罚金。中书舍人

刘珣言无以惩后，浚再上章论，且乞擒捕為变者，乃降世忠观察使，上下耸然。始知有国法。李则言：『旧制，闽、广市舶司抽解舶货，以贵细者计纲上京，余本州打套出卖。大观后，始尽令计纲，费多而弊众，望复旧法。』从之。庚辰，命御营使司提举一行事务刘光世讨镇江府叛兵，御营统制官苗傅从光世行。癸未，上至扬州，驻蹕州治。旧制，三衙管军未尝内宿，至是始日轮一员直宿行宫。诏内侍不许与统兵官相见，如违，停官送远恶州编管。时入内侍省押班康履以藩邸旧恩用事，颇忽诸将。诸将多奉之。而台谏无敢言者。两浙制置使王渊率统制官张俊等至镇江府，军贼赵万等不知其猝至，皆解甲就招。渊等给贼以过江勤王，其步兵先行，每一舟至岸，尽杀之，余骑兵戮于市，无得脱者。戊子，提举杭州洞霄宫李纲鄂州居住。时殿中侍御史张浚等论：『纲素有狂悖无上之心，复怀怏怏不平之气，而常州风俗浅薄，知有李纲而已。万一盗贼群起，藉纲力名，臣恐国家之忧不在金人，而在萧墙之内。』故有是命。中书舍人汪藻草制曰：『朋奸罔上，有虞必去于瓘兜；欺世盗名，孔子首诛于正卯。』辛卯，朝奉郎王伦为大金通问使。时河东军前通问使傅雱、副使马识远至汴京，诏趣还，复遣伦与王弁见宗维议事。宗维即尼雅满。未，同知枢密院事张悫守尚书左丞兼提举户部财用，工部尚书颜岐同知枢密院事。乙巳，诏：『自今被受中使传宣者，画时密具所得旨实封以闻。如事有未便者许执奏。』又诏：『凡宣旨及官司奏请事元无条贯者，并中书、枢密院取旨。非经三省、枢密院者，官司毋得受。』复旧典也。丙午，尚书左丞张悫守中书侍郎，兼职如故。戊申，同知枢密院事颜岐守尚书左丞兼权门下侍郎，御史中丞许景衡守尚书右丞，弄部尚书郭三益同知枢密院事。辛亥，中书舍人汪藻言：『军政不修则无以立国，望特诏侍从官以上，各以所见，考古军制可行于今者条具以闻。』从之。金人陷河间府。

十有二月丙辰朔。诏：『朕朝夕延见大臣，咨访庶务。群臣进对，随事尽言。退阅四方奏牍，少空则披览载籍，鉴观前古，独于讲学，久未遑暇念。虽羽檄交驰，巡幸未定，亦不可废。其以侍从四员充讲读官，万几之暇。就内殿讲读。』先是，御史中丞王宾乞开讲筵，上纳其言，故有是旨，诏诸路转运司类省试以待亲策。先是，诸州发解进士，当以今春试礼部，会国难不果。上以道梗难赴，乃命诸路提刑司选官，即转运司所在州类省试。丁巳，诏：『朕罔好游畋，有以鹰犬辄称御前者，流海岛。』辛酉，初命侍从、监司、郡守各举所知一人，至是，悉命赴都堂审察，除应待报人外皆罢之。御营使司都统制王渊入杭州。渊与统制官张俊驰至城下，传呼秀州赵龙图来。贼陈通出不意，遂出迎渊。后三日，渊、俊入州治，命军士分守诸门。通等立于谯门之外，渊召其首三十人至庭下，遽执之，遂执其余党于门外，悉要斩之，凡百八十余人。俊取

杭州甲妓张秣以归。癸亥，金人犯汜水关。初，左副元帅宗维闻上幸维扬，乃约诸帅分道入寇。中原大震。甲子，徽猷阁待制邢焕为光州观察使，用右谏议大夫卫肤敏论也。肤敏上疏论三事，一曰守法度，二曰慎爵赏，一曰正纪纲。『何谓守法度？祖宗之法，后族戚里不得任文资。乃者邢焕除徽猷阁待制，孟忠厚除显谟阁直学士，士大夫莫不惊骇。愿改正焕及忠厚官职，悉从旧法。』疏入，上以隆祐太后故，未忍夺忠厚职名，乃诏邢焕可特换光州观察使。乙丑，谏官卫肤敏言：『比来王义叟除命，旨自中出，用御宝以行下。既不由宰臣之进拟，又不由铨部之差注，议者咸谓因戚里佞幸干请而与之。愿特诏有司，自今除授并行遣有罪之人，并须经由三省及宰执进呈，方得施行。或有干求请托乞御宝以行下者，并重置于法，令御史台觉察以闻，庶几政事之本一出朝廷而天下治。』从之。戊辰，卫肤敏上疏论营缮、工作、内降、锡赆四事，给事中刘珣亦奏疏论内降、营缮二事，上皆嘉纳之。京兆府路经略制置使唐重度敌且入，以书别其父克臣曰：『忠孝不两立，义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报之曰：『汝能以身殉国，吾含笑入地矣！』重闻敌已济河，复移书成都漕臣赵开，属以身后，见者皆义之。庚午，除名勒停人李志道复添差入内内侍省都知。志道，宪养子，靖康末坐典炮失职，有旨远窜，至是复用之。卫肤敏言：『志道在上皇朝弄权估宠，势可炙手，挠法害政，以乱天下，其恶不在童贯、谭稹、梁师成之下，奈何用赦复之？』上亟寝其命。甲戌，罗索犯同州，守臣郑骧死之。丙子，诏侍读官于所读书内，或有所见，许读毕具札子奏陈，用翰林学士朱胜非请也。宣政使容机落致仕，与外任宫观。既草词，卫肤敏言：『自古宦官用事，未有不为国家患者。帝王作兴，当搜求贤佐以自辅，未闻有求阉宦于闲退之中而进用之者。』命遂格。戊寅，言者请以台谏论奏系国之治乱、民之休戚，有裨今日政事。可以为鉴戒者，陈诸黼宸之侧。诏自来年正月为首置簿，令大臣择其已施行者编写进入。庚辰，给事中刘珣试尚书吏部侍郎，右谏议大夫卫肤敏试中书舍人。初，肤敏受命才再旬，言事至十数，黄潜善等忌之。会肤敏论孟忠厚未已，珣言：『宪度者，祖宗所以维持天下，列圣奉之而不敢违者。陛下欲承隆祐太后之意而拂于祖宗之法，臣恐非所以为孝也。忠厚与焕均以外戚而备超擢，均以文资而得法从。今一则易以廉车，一则尚仍旧授，臣恐非所以为公也。』疏入，诏：『忠厚系隆祐太后之亲，宜体朕优奉太后之意。』书读行下，于是潜善等批上意谕珣，珣坚持不可。肤敏奏：『若臣言是，则当罢忠厚法从之职；臣言非，则当正臣妄言之罪。』诏：『朝廷以次迁除，非由论事。』肤敏力辞，遂与珣俱谒告不出。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杨时试尚书工部侍郎[5]。时年七十五矣。时入见，首言：自古圣贤之君未有不以讲学为先务者。上深然之。中书舍人刘观试给事中。观尝言：『今日之患在中国，不在夷狄

；在朝廷，不在边鄙；在士大夫，不在盗贼。臣愿陛下委谏官御史，取崇宁以来饕饕富贵尤亡状之人编为一籍，已死者著其恶，未死者明其罪，且曰：此以开边用兵进者也；此以花石应奉进者也；以此三山河赏进者也；此以刻剥聚敛进者也；此以交结宦官货赂权幸进者也。如此之类，列为数十条，概其罪恶，疏其名氏，有司镂板，播告天下，与众弃之。如此，夷狄闻之莫不畏。盗贼闻之莫不服。』疏奏，上嘉纳，遂命台谏具名以闻，三省、枢密院参酌，省台各录副本，不许堂除及任守令。后不果行。初，温、杭二州上供物寄留镇江，其间椅、卓有以螺钿为之者，守臣钱伯言奏发赴行在，上恶其靡，亟令碎之通衢。诏：『自今服采在职，其各悉心极言，凡言动举措之过差暨军旅财用之阙失、人情之逆顺、政事之否臧、号令不便于民、法制无益于国，若时施設，咸得指陈，切至而有根源，忠鲠而无顾忌，亟当奖擢，昭示劝旌。』

臣留正等曰：忠言之于国，犹脉理之于身也。脉理通而后身安，忠言用而后国治，否则手足不相为用，君臣不能无异意矣。汉高祖、唐太宗俱以能听言而开创大业，武帝奢纵，能容一汲黯；武后淫虐，能容一狄仁杰，而不至于乱亡，言之有益于人之国也如此。太上皇帝导臣使言，委曲开谕，无所不至，三纪之间，博谋兼听见于施設者，不可胜纪。间有逆耳拂意之论，自敌己以下受之所不能堪者，亦欣然听用而不拒，非甚盛德，其何能尔？中兴之功，有光前代，端自是而致。

校勘记

[1]靖康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以下校勘引此书简称《中兴圣政》）卷一作『乾龙』。

[2]一军主 《中兴圣政》卷二作『一军至』，《建炎以来击年要录》（以下校勘引此书简称《要录》）卷六作『一军垒』，《要录》是。

[3]幼老 原作『勤老』，据《中兴圣政》卷三改。

[4]纵火 原作『纵人』，据《中兴圣政》卷三、《要录》卷八改。 [5]工部原作『二部』，据《中兴圣政》卷三、《要录》卷十一改。

宋史全文卷十六下

宋高宗二

戊申建炎二年春正月丙戌朔，上在扬州。戊子，金女真万户银朱陷邓州，转运副使刘汲摄守事，敌大至，汲死之。丁亥，诏略曰：『河东、河北郡县自太原、真定失守之后，皆困攻围，官吏军民，誓以死守。在昔兵火之际，有一城固守不下，则褒载信史，夸耀后世。今数千里之广，亿万之众，无一人忍负国者，忠义之俗，前古未有。访闻失职之吏、失次之军、失业之民渡河东南者未有所归，其令帅臣监司悉心谋置，分布收系。』壬辰，知镇江府钱伯言奏

：已依处分，螺钿椅桌于市中焚毁，万姓观者，莫不悦服。上曰：『朕早来语御史张浚：还淳返朴，须人主以身先之，天下自然向化。』诏并真州榷货务都茶场于扬州，以行在务场为名，以黄潜厚言真州地近行在，而两处积钞非便故也。金人犯东京，至白沙镇，留守宗泽遣兵击却之。癸巳，复置明法科，尝得解或被贡人许就试。乙未，诏：『自今犯枉法自盗赃人，令中书省籍记姓名，罪至徒者，永不叙用。按察官失于举劾者，并取旨科罪，不以去官原免。』时议者以为崇、观以来，赃吏甚众，其害民甚于盗贼，故条约之。戊戌，罗索陷长安，守臣京兆府路经略使唐重死之，陕府西路转运副使桑景询、判官曾谓、京兆府路提点刑狱公事郭忠孝、经略司主管机宜文字王尚及其子建中与马步军副总管杨宗闵皆死，提举军马陈迪犹率余众巷战，呕血誓众，敌大入，死之。忠孝，逵子，尝事程颐，授其《易》与《中庸》学。己亥，河南尹孙昭远力叛兵所杀。叶梦得提举江州太平观，坐守杭州军变故也。庚子，主客员外郎谢亮持诏书赐夏国主乾顺，何泽为大学博士偕行。敌游骑至京城下，见宗泽不之备，疑不敢入。是日，统制官刘衍与敌遇于板桥，败之，追击至滑州，又败之，敌引去。辛丑，入内侍省押班邵成章除名、南雄州编管。时金人攻掠陕西，京东诸郡，而群盗起山东，黄潜善、汪伯彦皆蔽匿不以奏。及张遇焚真州，去行在六十里，上亦不闻。成章上疏条具潜善、伯彦之罪曰：『必误国。』上怒，故有是命也。

臣留正等曰：自古人君求言之路至广也，上自公卿百执，下逮刍蕘庶人，惟宦官、宫女不与焉，岂以其皆无能言者与？直以其非所当言尔。非所当言而言，借曰有益，已非所宜，况其未必有益，而常至于党邪害正者乎！唐明皇时，云南数丧师，边将拥兵太盛，在朝之臣无一敢言，高力士一日独为明皇言之，可谓切矣，而论者犹以为朝廷无贤，百官失职，而至于宦者言天下事，盖深为明皇不取也。邵成章言大臣之失，未必非众人之所难言者，太上皇帝谓祖宗以来所未有，盖以为非所当言而言，故断然窜黜之，可谓深得听言之道矣。且内侍毁大臣，固在所当责，而其辄为之誉者，亦岂免妄言之罪？或毁或誉，俱不由于左右近习，而以至明来天下之公论，不亦善乎？

刘豫，阜城人，世为农，至豫始举进士。中书侍郎张恂与豫有旧，力荐于朝，除知济南府。时山东盗起，豫欲易东南一郡，而执政皆拒之，豫痛憾而去。金人陷郑州，通判州事赵伯振率兵巷战，为流矢所中坠马，敌刳其腹而杀之。癸卯，金人陷潍州。时右副元帅宗辅引兵犯山东，而京东无帅，朝议大夫周中世居潍州，独不肯去，率家人乘城拒守，中弟辛尽散其财以享战士，城陷，中阖门百口皆死，守臣韩浩亦遇害。浩，琦孙也。宗辅又陷青州，知临淄县陆有常率民兵拒守，死于阵，知益都县张侃、知千乘县丞丁兴宗亦死。甲辰，知寿

春府康允之奏丁进解围，上谓辅臣曰：『此郡守得人之效也。卿等六人宜广询人才，若人得二人，则列郡便得十余守称职。然须参议，不可徇私。』寻迁允之直龙图阁。时进既受阁门宣赞舍人，京城外巡之命，遂引所部屯京城。往参留守宗泽。将士疑其非真，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闾勅等请以甲士阴卫，泽曰：『正当披心待之，虽木石可使感动，况人乎？』及进至，泽拊劳甚至，待之如故吏，进等感服，翌日，请泽诣其壁，泽许之不疑，进益怀感畏。后其党有阴谋以乱京师者，进自擒杀之。丁未，诏曰：『凡今日夺攘纵暴之侣，皆异时忠义向方之人，白日照临，明尔迁善之意；皇天覆帔，监予止杀之诚。应盗贼能回心易虑、散归田野或失业不能自还者，令所在官司条具以闻，朕当区处。其日前罪犯，一切不问。』

臣留正等曰：民流散而至于夺攘，皆非其本心苟生，朝夕失计而为之也，从而歼之，不为无罪，要非先有以化诲而使之自斲，圣人不忍遽绝之也。斯诏之颁，勉其迁善之意，谕以止杀之诚，丁宁恳恻，亦云至矣。昔周之于顽民，勿庸杀而姑教之，且曰：『我惟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时同于杀。』盖言民为乱而我不哀恤之，不蠲洁之。虽民以罪致死，与我杀之何异？周之待顽民如此，卒能致其保受威命明德，同于友民忠厚之风，诗人歌之。切读斯诏，岂非所谓忠厚之至？

东京留守宗泽复奉表请上还京师，且曰：『京师乃太祖大一统之本根，薄海内外莫不率俾之地，陛下奈何不念四海生灵切切奚后之意，乃偏听奸邪之言，托为时巡，驻蹕淮甸；不思二帝蒙尘朝夕怀迎取之志，陵寝园庙久缺祭祀。愿陛下以祖宗二百年基业为意，早敕回銮，则天下皆知一人来归，盗贼屏息，夷狄殄谋。』辛亥，诏曰：『近缘臣僚论列，乞以崇宁以来无状之人编为一籍。已降指挥，候谏官、御史具到，令三省、枢密院参酌施行。然念才行难于兼全，一眚不可终废，当宏大度，咸俾图新，除参酌到罪恶深重不可复用人外，并许随材选任。如显有迹效，可以补前行之失者，因事奏陈，特与湔洗，仍许擢用。』两浙制置使王渊招贼张遇，降之，得其军万人隶世忠。壬子，显谟阁学士、提举醴泉观孟忠厚为常德军承宣使，用台谏给舍六章论列也。仍诏后族自今不得任侍从官，著为令。诏以京师乏粮，出榷货务钱五十万缗付留守司，召江淮、两浙商人入中。癸丑，太学生魏祐上书论黄潜善、汪伯彦误国十罪，不报。金人陷颍昌府，守臣孙默为所杀。

二月乙卯朔，言者请令群臣入对，其所得上语，除机密外，关治体者，悉录付史官。从之。丙辰，诏太史局天文自今除报御前外，并不许报诸处。敌再犯东京，宗泽遣统制官李景良、阎中立、统领官郭俊民等领兵万余趋滑、郑，遇敌大战，为敌所乘，中立死之，俊民降敌，景良以无功遁去，泽捕得，谓曰：『胜负兵家之常，不胜而归，罪犹可恕，私自逃遁，是无主将也。』即斩

之。既而俊民与敌将史姓者及燕人何祖仲直抵八角镇，都巡检使丁进与之遇，生获之。敌令俊民持书招泽，泽谓俊民曰：『汝失利就死，尚为忠义鬼。今乃为敌游说，何面目见人邪?』摔而斩之。谓敌将曰：『上屯重兵近甸，我留守也，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战我，而反以儿女语胁我邪?』又斩之。谓祖仲：『本吾宋人，胁从而来，岂出得已?』解缚而纵之。诸将皆服。癸亥，罢在京及诸路市易务，以其钱输左藏库，惟抵当库仍旧。甲子，金人犯滑州，东京留守宗泽闻之，谓诸将曰：『滑冲要必争之地，失之则京城危矣。不欲再劳诸将，我当自行!』果州防御使张撝曰：『愿效死。』泽大喜，即以锐卒五千授之。乙丑，开封府判官范延世奉宗泽表至行在，上谕以旦夕北归之意，泽复上表以谢。丁卯，复延康殿学士为端明殿学士，述古殿直学士为枢密直学士，从旧制也。己巳，张撝至滑州，身率将士与金迎敌，众且十倍。诸将请小避其锋，撝曰：『退而偷生，何面目见宗元帅?』鏖战数合，日暮，敌少却，泽遣统制官王宣以五千骑往援，未至，撝再战死之。后二日，宣至滑州，与敌大战于北门，士卒争奋。敌出不意，退兵河上。宣曰：『敌必夜济。』收兵不追，半济而击之，斩首数百，所伤甚众。泽即命宣权知滑州，且令载撝丧以归，为之服缞，厚加赙恤，仍请于上，赠撝拱卫大夫、明州观察使，录其家四人。敌自是不复犯东京矣。辛未，殿中侍御史张浚试侍御史。时浚方上疏，论秘书省正字胡瑄自托李纲，服童仆之役而出入其寝室，朝夕交结，阴中善良，逮纲遭逐，营为百计，密招群小，鼓唱浮言，陈东之书，瑄实笔削，意欲使布衣草莱之士挟天子进退大臣之权，一时哄然，几致召乱。按瑄罪状，天地不容。愿褫夺官爵，投之荒裔，永为臣子立党不忠之戒。诏自今犯枉法自盗赃抵死者籍其贓。时议者以为赃吏之盛，所在填溢，愿明诏有司，应缘赃得罪及曾经按发，迹状明白，并毋得与堂除及亲民。自今有犯者，仍籍其贓。即监司、守倅失按郡县及监司失按守倅与失于互察者，并科违制之罪，不以去官原免。上酌其言，乃诏赃情俱重者籍没，余从之。秘书监李朴卒[1]。朴举进士，国学、礼部皆第一，操履劲特，自为小官，天下高其名。蔡京将强致之，俾其所厚导意，许以禁从，朴力拒不见，京怒形于色，然终不害也。壬申，中书舍人汪藻、滕康、卫肤敏并罢。或曰：『肤敏等在后省数论事，为黄潜善所恶，故斥之。』癸酉，银朱陷蔡州，知汝阳县丞郭赞朝服骂敌，不肯降而死。甲戌，诏曰：『自来以内侍官一员兼铃辖教坊，朕方日拯忧患，屏绝声乐，近缘内侍官失于检察，仍带前项，可减罢，更不差置。』丙子，金人陷淮宁府，知府事向子韶死之，其弟新知唐州子褒等与阖门皆遇害。子韶，子諲兄也。己卯，胡瑄勒停，送梧州编管，用张浚章疏也。庚辰，礼部请令曾得解及免解武举人就淮南转运司附场类省试，从之。

三月丙戌，先是，执政以山东盗贼踵起，建请敕榜东京，其词有云：『遂

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宗泽恐豪杰解体，是日，上疏言：『自移淮甸，强盗如猬毛而起，正以去朝廷远，无所归，至于此耳。臣谓自京城围闭，天下忠义之士梯山航海，数千里争先勤王者，大臣不能抚而用之，使之饥馑流离，弱者填沟壑，强者为盗贼，此非勤王之人罪，皆一时措置乖谬耳。今河东、河西不随番贼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其几千万人；诸处节义士夫不爱其身而自刺其面，为争先救驾者，亦不知其几。陛下以勤王者为贼，则此二者，岂不失其心邪？此皆词臣失职之过，愿陛下黜代言之臣，更降罪己之诏，许还阙之期，则天下之人尽皆迁善远罪，不犯有司，岂复有为盗者？』不报。时有王策者，本辽旧将，善用兵，敌以千余骑付之，往来河上。泽密遣统制官王师正擒之，释缚解衣，坐之堂上，为言：『契丹本我宋兄弟之国，汝何不悟义协讨，以刷社稷之耻？』策感泣，誓以死报。泽时呼策与语，策具言敌中虚实，泽又益喜，大举之计遂决。尚书工部侍郎杨时兼侍讲。辛卯，金人陷中山府，自靖康末受围，至是三年乃陷。甲午，诏经筵读《资治通鉴》，遂以司马光配享哲宗庙庭。时上初御经筵，侍讲王宾讲《论语》首篇，至『孝悌为仁之本』，因以二圣、母后为言，上感动涕泣。侍读周武仲进读《通鉴》，上掩卷问曰：『司马光何故以纪纲为礼？』武仲敷述其义甚详，因为《通鉴解义》以进，每至安危治乱之机，必旁搜远绍，极其规谏焉。侍读朱胜非尝言：『陛下每称司马光，圣意有恨不同时之叹。陛下亦知光之所以得名者乎？盖神宗皇帝有以成就之也。熙宁间，王安石创行新法，光每事以为非是，神宗独优容，乃更迁擢。其居西洛也，岁时劳问不绝。书成，除资政殿学士，于是四方称美，遂以司马相公呼之。至元祐中，但举行当时之言耳。若方其争论新法之际便行窜黜，谓之立异好胜，谓之沽誉卖直，谓之非上所建立，谓之不能体国，谓之不遵禀处分，言章交攻，命令切责，亦不能成其美矣。』上首肯久之。己亥[2]，东京留守复上疏乞车驾还京。时泽招抚河南群盗聚城下，又募四方义士合百余万，粮支半岁。泽闻两河州县敌兵不过数百，余皆胁使变服[3]，日夜望王师之来，即召诸将约日渡河，诸将皆掩泣听命。泽乃上疏，大略言祖宗基业可惜，又：『陛下父母兄弟蒙尘沙漠，日望救兵，河北、河东、京之东西、陕西、淮甸间，亿万生灵之众陷于涂炭，乃欲南幸湖外，盖奸邪之臣一为金人方便之计，二为奸邪亲属皆已津置在南。为臣不忠，一至于此！』时上遣中使谭璪赍诏书茶药抚谕，泽上表谢，又请上京。庚子，河南统制官翟进复入西京，宗泽言于朝，即以进知河南府，充京西北路安抚制置使。石壕尉李彦仙复陕州，事闻，即以彦仙知陕州兼安抚司事。彦仙以信义治陕，与其下同甘苦，由是人多归之。信王榛既唱起义兵，即遣和州防御使马广赴行在，先以其疏附东京留守宗泽以闻。

夏四月甲寅朔，磁州统制官赵世隆以所部诣宗泽降。世隆本磁州书佐，泽

在磁，以为中军将；泽既去磁，以州事付兵马钤辖李侃。金人围磁州急，州有禁军，有民兵，民兵甚众，禁军恐其势盛，将校郭进乃作乱，世隆与进谋，遂杀侃，以通判赵子节权州事。至是，世隆与其弟世兴将三千人归泽。将士颇疑之，泽曰：『世隆吾一校耳，必无他，有所诉也。』乙卯，世隆入拜，泽面诘之。世隆辞服。泽笑曰：『河北陷没，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没邪？』命引出斩之。时众兵器刃于庭，世兴佩刀侍侧，左右皆惧。泽徐语世兴曰：『汝兄犯法当诛，汝能奋志立功，足以雪耻。』世兴感泣。会滑州报敌骑留屯城下，泽谓世兴曰：『试为我取滑州。』世兴忻然受命。丙辰，诏：『文臣从官至牧守、武臣管军至遥郡，各荐所知二人置为二籍，一留禁中，一付三省、枢密院。遇监司、帅守、将官、钤辖有阙，于所举人内擢用之。犯赃连坐。即罪废及法不当得之人，皆毋得举。』用议者请也。戊午，赵世兴至滑州，掩虏不备，急攻之，斩首数百，得州以归，宗泽复厚赐之。时有降寇赵海者屯板桥，辄堑路以阻行者，管军间勅刍者八人过其垒，海怒而禽之，覘事者以告。泽召之，海以甲士五百自卫而入。泽方对客，海具伏，即械之系狱。客曰：『彼甲士甚众，姑徐之。』泽笑谓其次将曰：『领众还营，明日诛海于市。』闻者股栗。统制官杨进屯城南，王善者有众二千余，皆山东游手之人，先进来降，屯城北。二人气不相下，一日，各率所部千余相拒于天津桥，都人颇恐。泽以片纸谕之曰：『为国之心，固如是邪？当战阵立功，时胜负自见。』二人相视，暂沮而退。己未，诏除京畿、东西、河东、北、陕西路许置巡社外，余路并罢。先是，杭、温二州言已就绪，诏许存留，至是亦罢。宗泽复上表请上还京，略曰：『陛下有奸臣之臆说，凭金人之诡辞，忘周室之中兴，循晋惠之往辙。』时契丹九州人日有归中国者，间有捕获敌众。泽选契丹汉儿引近坐前，推诚与语，谕以期奋忠义，共灭金人，以刷父君之耻。即给资粮遣之，且赐以公凭，俟官军渡河，以为信验，人令持数百本去。又为榜文，散示陷没州县，及为公据，付中国被敌在此之人，因驿疏以闻。泽遂结连诸路义兵、燕赵豪杰，尝谓人曰：『事可举矣！必俟回銮，当以身先之。』故请上归京尤力。庚申，诏御前军器所织战袍工匠发还绫锦院，依限织进。初，命监绫锦院姜焕择良工就御前军器所专织战袍，欲以赐有功将士。中书侍郎张恂等言于上曰：『前日中人因事辄置局，紊乱纪纲，不可不深鉴。今若以织文责绫锦院，而使少府监督其程限，则事归有司，于体为正。』上曰：『甚善。』故有是命。上谕大臣曰：『故事，端午罢讲筵，至中秋开。朕以寡昧，适兹艰难，知学先王之道为有益，方孜孜经史，若讲筵暂辍，则有疑无质，徒费目力，朕欲勿罢，可乎？』大臣皆称善，乃诏勿罢。时上在宫中，内侍有言：『讲读官某人敷陈甚善，臣今拟奖谕诏书以进。』上曰：『此当出自朕意，若降诏书，自有学士，尔等小臣，岂宜不』

安分如此?』

臣留正等曰：阉寺之祸著矣，佞柔侧媚，以狗马声色惑其君，祸之小者也；剽略书传，诵说古今，以才艺自售，则其为祸岂易测哉？建炎之初，天子厉精求治，而宦者投隙肆言犹敢如此，亦可谓奸人之雄矣。非圣武英断，绝其萌芽，则基乱胎祸，将何所不至？呜呼，方其伺颜色，售方艺，能赫然拒绝之，固已难矣，又暴其情状，尽告大臣，岂不甚难哉？至于清心寡欲，屏远声色，皆中兴之本，臣是以论著之特详焉。

乙丑，上谕辅臣曰：『朕每退朝，押班以下奏事，亦正衣冠，再坐而听，未尝与之款昵。又性不喜与妇人久处，多坐殿傍小阁，笔砚外不设长物，静思军国大事，或阅章疏。宫人有来奏事者，亦出阁子外，处分毕而后入，每日如是。』上恭己勤政如此。戊辰，尚书工部侍郎兼侍讲杨时以老疾求去，章四上，既而除龙图阁直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河北招抚司都统制王彦与金人战于太行山，大败之。东京留守宗泽复抗疏请上还京，且言：『丁进有众数十万，愿为陛下守京城，李成愿扈从还阙，即渡河剿绝金寇，杨进等领众百万，亦愿渡河，兹二头项人皆同寅协恭，共济国事。愿陛下速归九重，盗贼戎虏，皆无足畏矣。泽以他日迎奉二圣还京，先修龙德宫，以备道君皇帝临御。』以渊圣皇帝未有宫室，奏修宝篆宫为之。不报。皇弟信王榛为河外兵马都元帅。初，马广至东京见宗泽，至是始赴行在。广既见出，榛奏事，于是广特迁元帅府马步军都总管。广将行，奏四事，上皆从之，又许广过河得便宜从事。时汪伯彦、黄潜善终以为疑，乃以乌合之众付广，且密授朝旨，使几察之。广行，复令听诸路帅臣节制。广知事变，遂以其军屯于大名。

五月甲申朔，宗泽再上表乞还京，且言：『今城壁已增固，楼櫓已修饰，龙潦已开浚，兵械已足备，寨栅已罗列，战阵已习熟，人气已勇锐，蔡河、五丈河皆已通流，陕西、京东、滑台、京洛番贼皆已掩杀。望陛下毋听奸邪之言，以失两河山寨之心，沮万民敌忾之气，而循东晋既覆之辙。』奏未至，会尚书右丞许景衡建请渡江，宰相黄潜善持不可。朝廷既得信王榛奏，或言榛有渡河入京城之谋，乙酉，下诏还京，诏略曰：『朕即位之初，踟蹰近服。李纲上江左之章，继执南阳之议，鳩工葺事，浸失时机，旋为淮甸之行，就弥寇攘之患。守中原而弗远，见朕意之所存。昨稽时措之宜，默办言还之计，设施有序，播告未先。或者不知，尚多有请，可无委积，以谨备虞。宜令发运司尽起淮浙入京物解及军须辎重等物以次发遣赴京师，朕将还阙，躬谒宗庙。』丙戌，诏后举科场，讲元祐诗赋、经术兼收之制。中书省请习诗赋举人不兼经义，习经义人止习一经，解试、省试并计数，各取通定高下。礼部侍郎王绶尝为上言：经义当用古注，不专取王氏说。上以为然，至是申明行下。戊子，翰林学士

朱胜非守尚书左丞。己丑，宗泽再奏：『乞扫洒龙德而改建宝篆宫，使天下知陛下孝于父而悌于兄。乞自御前处分。』不报。泽又上疏言：『今不忠不义之臣但知身谋，谓祖宗基业不足恤，谓宗庙社稷不足顾，谓二圣后妃亲王不足救，谓山陵园寝不足护，谓周室中兴不足效，谓晋惠覆辙不足羞。效巡狩之名，守偏伯之地，储金帛以为敌资，修器械以为敌用。虑勇敢之残敌，则禁守御之招募；虑流移之安业，则掎保甲以助军，凡误国之事，靡不为之。愿陛下以此章揭之朝堂，令朝臣指摘，如臣言涉狂妄，乞明正典刑，不然，乞明告回銮之期，以安天下之听。』上优诏答之。辛卯，陕西、京东诸路及东京、北京留守并奏金人分道渡河。诏遣御营左军统制韩世忠、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闾勍率所部迎敌，命宗泽遣本司统制官杨进等援之。先是，泽闻河北都统制王彦聚兵太行山，即以彦为忠州防御使、制置两河军事。彦所部勇士万数，以其面刺八字，故号『八字军』。彦方缮甲治兵，约日大举，欲趋太原，泽亦与诸将议六月起师，且结诸路山水寨民兵约日进发，上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彦等自滑州渡河，取怀、卫、浚、相等州；遣王再兴等自郑州护西京陵寝；遣马广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杨进、王善、丁进、李贵等各以所领兵分路并进，既渡河，则山寨忠义之民相应者不啻百万，契丹汉儿亦必同心歼殄金人，事方就绪，乞朝廷遣使声言，立契丹天祚之后，讲吾旧好，以携敌情，遣知几辩博之士西使夏，东使高丽，谕以祸福，必出助兵，同加扫荡。如此，则二帝有回銮之期，两河可以安帖矣。愿陛下早下还京之诏，臣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则我宋中兴之业必可立致。若陛下以臣言为不可用，望赐骸骨，放归田里。』疏入，黄潜善等忌泽成功，从中沮之。泽叹曰：『吾志不得伸矣！』因忧郁成疾。泽尹京几岁，修城池，治楼橹，不扰而办，屡出师以挫虏锋。其抗疏请上还京凡二十余上，言极切至，潜善与汪伯彦等虽嫉之深，竟不能易其任也。乙未，诏苏轼立朝履历最为显著，追复端明殿学士，尽还合得恩数。丙申，宇文虚中充大金通问使，武臣杨可辅副之，寻改虚中为祈请使。壬寅，中书侍郎兼御营副使、提举措置户部财用张悫薨。悫立朝谔谔，有大臣节，不可干以私。惟善许景衡，与许翰论事颇合。自为执政，谏诤愈切，无所顾避。时黄潜善当国，专务壅蔽，自汪伯彦而下皆奴事之，不敢少忤其意，惟悫以直道自持，事必力争，虽言不行，而不少屈。秉政未逾岁，遽薨于位，士民皆痛惜之。癸卯，大金通问使王伦始渡河，与其副朱弁至云中见宗维议事，金留不遣。乙巳，提举杭州洞霄宫许景衡薨。景衡罢政而归，至瓜州，得渴疾，及京口，疾甚，端坐自语曰：『陛下宜近端人正士，以二圣苍生为念，陆宣公奏议尽之矣。』景衡博通经史百家书，而其要归于孔孟，尝曰：『孔门自洒扫应对以上皆欲中道。』以故修身行己，虽细必矜。与朋友言，怡怡辞气，及公言廷争，正色

直前，视权幸若无有者。丁未，复置两浙、福建路提举市舶司，其后遂并广司复之。己酉，秀州军乱，诏御营中军统制张俊讨之。庚戌，增天下役钱，以为新法弓手之费。癸丑，罢借诸路职田。自军兴，始有拘借之命，至是，诏圭田士大夫仰以养廉，自今毋得借。

六月乙卯，成都府转运判官靳博文权罢印州铸铁钱，以其岁用本钱二十一万缗，而所铸才十一万缗，得不偿费故也。博文以便宜增印钱引六十二万缗，自后诸大臣相继视师，率增印矣。尚书省言：『检会靖康元年已降指挥，人户愿将金帛钱粮献助者，计价依条补授名目。除河北、河东路已降官告外，余路未曾给降。』诏尚书省度量，给付逐路，如纳及七千贯，补承节郎；六千贯补迪功郎，并不作进纳入；不得抑勒科配。丙辰，建州军再乱，叶浓等进犯福州。戊午，尚书礼部侍郎王绉试御史中丞。黄潜善以绉柔懦无能，故荐为台长。己未，前知通州胡安国已除给事中指挥更不施行。初趣赴行在，安国因于免奏，有言曰：『臣赋性疏拙，全昧事几。前当赞书，积日虽浅，适缘六押兼管兵刑，所降词头，苟有未便，不敢观望，迷误本朝，须至尽忠，逐件论执，遂因缴奏，遍触贵权。貽怒既多，几蹈不测。今陛下拨乱反正，将建中兴，而政事人才，弛张升黜，凡关出纳，动系安危。闻之道途，揆以愚见，尚未合宜，臣切寒心，而况琐闱典司封驳，傥或隐情患失，缄默不言，则负陛下委任之恩，其罪至大。若一一行其职守，事皆违异，必以戆愚妄发，干犯典刑，徒玷清时，无补国事，臣所以不敢上当恩命者也。』疏入，黄潜善大怒，言者因论安国被命经年，托疾不至，要流俗之誉，失人臣之礼。安国遂罢。庚申，侍御史张浚知兴元府。浚好谋，有大志，数招诸将至台，讲论用兵筹策。浚本黄潜善所引，至是，因请汰御营使司官属，又论无谓虏不能来，当汲汲修备治军，常若寇至。潜善始恶之。浚以母在蜀中求去，故有是命。未行，留为尚书礼部侍郎。浚入对，上谕曰：『卿在台中，知无不告，言无不尽，朕将有为，政如欲一飞冲天而无羽翼者。卿为朕留，当专任用。』浚顿首谢。乙丑，御营中军统制张俊引兵入秀州，前知州事赵叔近为所杀，秀卒婴城纵火。翌日浚破关，捕徐明等斩之。丁丑，命京畿、淮甸捕蝗。己卯，言者以东南武备利于水战，宜于大江要害处精练水军，广造战舰，缓急之际，庶几可倚。诏江浙州军措置，限一月毕。以知延安府王庶节制陕西六路军马，泾原经略司统制官曲端充节制司都统制。复置诸州学官四十三员。初，二帝既徙中京，御史中丞秦桧实从，既而闻上中兴，上皇欲作书贻左副元帅宗维，与约和议。上皇草书已，谕驸马都尉蔡鞫曰：『为我示秦桧，更润色之。』桧读书呜咽，即厚遣本路都统达于宗维，宗维有渐色。

秋七月癸未朔，资政殿学士、东京留守、开封尹宗泽薨。泽为黄潜善等所

沮，忧愤成疾，疽作于背，至是疾甚，诸将杨进等排闥入问，泽矍然起曰：「泽固无恙，正以二帝蒙尘之久，忧愤成疾耳。尔等能为我歼灭仇敌，以成主上恢复之志，虽死无恨。」众皆流涕曰：『愿尽死。』诸将出，泽复曰：『吾度不起此疾。古语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遂薨，年七十。是日风雨冥晦，异于常日。泽将没，无一语及家事，但连呼『过河』者三。遗表犹赞上还京，先言己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嘱臣之子记臣之言，力请銮舆亟还京阙，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谏!』泽自奉甚薄，方谪居时，饘粥不继，吟啸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异畴昔，食不兼味，衣敝不易。尝曰：『君父当侧身尝胆，臣于乃安居美食耶?』所得俸赐，遇寒士与亲戚贫困者辄分之，养孤遗几百余人。死之日，都人为之号恸，朝野无贤愚，皆相吊出涕，三学之士千余人作文以哭泽。初，泽既拘留金使，上屡命释之，泽不奉诏。至是，宇文虚中至东京，掇留守事，遂归之，时上已除泽门下侍郎兼御营副使、东京留守，命未下而讣闻，诏赠观文殿学士，进六官，后谥忠简。

《龟鉴》曰：吾深惜夫宗泽抱忠义之志，竟为谗沮，郁而不得少伸也。泽之尹京数月，城筑已增固，楼櫓已修饰，堽濠已开浚，寨栅已罗列，义士已团结，蔡河、五丈河已皆通流，陕西、京东西、河东北盗贼皆已归附。又非靖康战守无备之比。然有张仲孝友主于内，而后吉甫得以专征战于外。汪、黄既主中东南之议，则宗泽还京之请，虽二十疏而何益?百计排沮，忧愤成疾，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盖亦抱无穷之恨。泽死而杜充代之，是何异以渊代逃、以姜维而续孔明之事功也?宗泽在则盗可使为兵，杜充用则兵皆为盗矣。

甲申，叶浓自福州引还建州，命谢向为本路捉杀官，又遣御营统制张俊、两浙提刑赵哲将卒二千人偕性讨捕。丁亥，御笔：『国步多艰，人才为急。如蔡京、王黼当国日久，孰不由其拟授?果贤且才，岂可不用?自今毋得分别。』时宰相黄潜善本王黼门人，故多引黼亲党以进，议者非之。戊子，诏自今士卒有犯，并依军法。毋得过为惨酷。

史臣曰：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此兵法之患也。治军固不可不严，然治之自有常法，若师出以律，孰敢不畏者?而诸将过为惨酷，岂抚军之道哉?

楚州发归朝官至行在。上谕宰执曰：『闻州郡多囚系此辈，甚者至经岁不得释，少涉疑似则杀之。覆帔间皆吾赤子也，朕欲发诸郡拘囚归朝官尽赴行在存抚之，庶几可召和气。』

臣留正等曰：古人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弗为者也。彼奸雄忍酷之言，至曰『宁我负人』。呜呼!人之用心，何止天壤之异哉?方建炎之初，所在盗起如猬，穷

荒绝漠，狼子野心之人错诸郡县，有司为之禁防，或未过也。而太上皇帝推天地覆载之德，视夷夏之民皆吾赤子，惻然哀矜，形于圣训，凛然有三代王者之风，虽汉帝之恢廓大度，不足言也。彼虽夷狄，亦人耳。脱身九死之余，譬彼蛇雀，岂不知所以报哉？

辛丑，诏以春霖夏旱，飞蝗为沴，命监司、郡守条政事之未便于民者。其大水、飞蝗最甚之地，令百姓自陈，量轻重捐其租焉。壬寅，诏京官知县两任已上，实及六考，方许关升诸州通判。旧法不拘考数，至是申明之。甲辰，降充显谟阁待制、北京留守杜充复枢密直学士，充开封尹、东京留守，且命充镇抚军民，尽瘁国事，以继前官之美。遵禀朝廷，深戒妄作，以正前官之失。自宗泽薨数日间，将士去者十五，都人忧之，相与请于朝，言泽子宣教郎颖尝居戎幕，得士卒心，请以继其父任。诏以颖起复，充留守判官。充无意于敌，尽反泽所为，由是泽所结两河豪杰皆不为用。

八月癸丑朔，复诸路常平官，遂命诸路拘催青苗积欠本钱，自崇宁以来皆不得免。甲寅，初铸御宝，一曰『皇帝钦崇国祀之宝』；二曰『天下合同之宝』；三曰『书诏之宝』。戊午，诏行在左藏库湫隘，自今纲运，令户部于江宁、平江府置库。管尚书吕颐浩、侍郎叶梦得请命江湖、二广纲赴江宁，闽浙纲赴平江，惟川陕、京东西、淮南纲赴行在。从之。庚申，殿中侍御史马仲言：『陛下龙飞河朔，近得黄潜善、汪伯彦以为辅相，一意委任，不复致疑。然自大任以来，措置天下事未能惬当物情，遂使敌国日强，盗贼日炽，国步日蹙，威权日削。如吴玠、张浚以言事被逐，邵成章缘上言远窜。今是何时，尚以言为讳？潜善近来自除台谏，仍多亲旧，李处遁、张浚之徒是也。又如张慝、宗泽、许景衡公忠有才智，皆可重任，潜善、伯彦恶之，沮抑至死。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孔子亦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焉用彼相？」二人方且偃然自任，屹然不动。伏望速罢潜善、伯彦政柄，别择贤者，共图大事。』疏留中不出。承议郎赵子砥自燕山遁归，至行在，奏北事甚悉，言：『迩来遣使数辈，皆不得达。刘彦宗云：金国只纳楚使，焉知复有宋？其不可讲和明矣。』赐对嘉奖，以子砥知合州。辛酉，诏江淮六路量添卖酒钱，以为造粮舟之费。己巳，诏试学官并用诗赋，自来年始。辛未，淮南等路制置发运使梁扬祖迁徽猷阁直学士，以措置就绪也。茶法自政如以来，许商人赴官买引，即园户市茶。赴合同场称发。淮浙盐则官给亭户本钱，诸州置仓，令商人买钞算请，每三百斤为一袋，输钞钱十八千，闽广盐则隶本路漕司官般运卖，以助岁计，公私便之。自扬祖即真州置司，岁入钱六百万缗，合东南产盐之州二十二，总为二万七千八百一十六万余斤[4]，通收盐息钱一千七百三十余万缗，茶引钱二百七十余万缗，后增至二千四百万缗，而四川三十州岁产盐约六千四百余万斤，后隶总领

财赋所贍军；成都府路九州、利路二州岁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隶提举茶马司买马，皆不系版曹之经费焉。甲戌，上策诸道正奏名进士于集英殿。殿中侍御史马伸试卫尉少卿。乙亥，策特奏名进士。初，吏部员外郎程昌宇与黄潜善论事不合，出知蔡州。郡已为金人所破，昌宇招集流民，简练师旅，日与群盗战，每战必克，遂为强兵。

九月壬午朔，诏以杭州和买绢偏重，均十二万匹于浙东西诸州。癸未，新除卫尉少卿马伸责监濮州酒务。伸以论事不行，辞不拜，且录其所劾黄潜善、汪伯彦等疏申御史台，乞诛责。诏伸言事不实，趣向不正，日下送吏部与京东监当，促使上道，死中路，天下冤之。甲申，丁进叛，率众犯淮西。进初受宗泽招，泽薨乃去。寻命御营右军副统制刘正彦以所部收进。庚寅，上御集英殿，赐诸路类省试正奏名进士李易等四百五十一人及第、出身、同出身。初，有司欲以上十人所对策进呈，且请以上意定名次。上曰：『朕委主司取士，必不错。』乃悉从所拟，不复更易。

臣留正等曰：恭惟太上皇帝当建炎之初，策士于庭，一委主司，不以一人之好恶为之升黜，天下之至公也。及绍兴中，权臣罔上，假国家之科目以私其子弟亲戚，则圣断赫赫然拔寒畯，抑权贵，亦天下之至公也。惟一出于至公，故静则为天地之度，动则为之断。传曰：『公生明』。太上皇帝实有焉。

壬辰，诏褚宗谔等二十一人并令乘驿赴行在，校书郎富直柔、太学生王觉并令赴都堂审察。先是，黄潜善请用祖宗故事，命近臣各举所知，以俟选择，至是得名。癸巳，金人陷冀州，权知军州事单某自缢死，将官李政屡御退之。敌以计诱其副将使害政，故不能保而城陷。丁酉，赐及第进士钱千七百缗为期集费，自是以为故事。李易等以上忧劳，辞闻喜宴，从之。戊戌，上以所书《资治通鉴》第四册赐黄潜善。时上退朝，日览四方章奏，暇则读经史。尝取孟子论治道之语书之素屏，因为潜善言：『《论》、《孟》乃幼年所习，读之了无凝滞。』后五日，又书《旅獒》篇、《大有》、《大畜》卦以示辅臣。壬寅，统领密州军马杜彦献赤芝，彦言：『草叶纯赤，实符建炎美号。』癸卯，辅臣进呈，上曰：『朕以丰年为瑞，今密为盗区，且彦所献，何足为瑞？其还之。』甲辰，黄潜善等奏谢宣示亲书素屏《易》、《孟子》，有旨勿拜，上曰：『朕自幼习《孟子》书，至成诵在口，不觉写出。如《旅獒》，乃因叶梦得进读《资治通鉴》及之。又欲写《无逸》篇，偶其字多屏狭不能容，见别营度。』上又曰：『如孟子言：用贤与杀，皆察于国人。朕详味斯言，欲谨守之。神交尚友，如与孟子端拜而议。』

冬十月丙辰，河北制置使王彦为阁门宣赞舍人。彦至自东京，赴行在，见黄潜善、汪伯彦，力陈两河忠义民兵引颈以望王师，言辞愤激，大忤潜善、伯彦

之意，遂降旨免对，而有是命。庚申，命江淮制置使刘光世讨李成，时成犯淮西故也。壬戌，诏叶梦得、孙覿、张澄讨论常平法，条具取旨，始用覿奏也。癸亥，初复钞旁定帖钱。先是政和间，陈亨伯始议创经制钱，靖康初废，至是先取定帖钱，命诸路提刑司掌之。经制钱自此始。诏御营平寇左将军韩世忠以所部自彭城至东平，中军统制官张俊自东京至开德，以金人入寇故也。仍命河外元帅府总管马广互相应援，盖未知广已败也。甲子，命常德军承宣使孟忠厚奉隆祐太后幸杭州。癸酉，京西北路安抚制置使、知河南府翟进战死。进与金人夹河而战，屡破之。时东京留守杜充酷而无谋，士心不附，诸将多不安之。马广、王彦既还朝，余稍稍引去。宗颖屡争不从，力请归持服，统制官杨进亦叛，进率其军与杨进战，为贼所害。初，宗泽日缮兵为兴复计，两河豪杰皆保聚形势，期以应泽。未出师而泽卒，竟无远图，由是河北诸屯皆散，而城下兵复去为盗，掠西南州县，数岁不能止，议者咎之。始命有司讨论崇、观以来滥赏。丙子，诏令到部官自陈有无系讨论之人，仍结除名罪。江淮制置使刘光世败李成于新息县，成遁走。御营都统制刘正彦击丁进，降之，分其兵隶诸军。

十有一月癸未，初卖四字师号，每道价二百千。甲申，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李纲责授单州团练使、万安军安置。初，纲既贬，会有旨左降官不得居同郡，而责授忻州团练副使范宗尹在鄂州，乃移纲澧州居住。至是有上书讼纲之冤者，御史中丞王綯因劾纲经年不赴贬所，又论纲靖康中要功劫寨、结众伏阙、覆师太原凡三罪，请投之岭海。疏奏，遂有是命。壬辰，金人陷延安府，通判府事魏彦明死之。先是，虜谍知都统制曲端与经略使王庶不协，遂并兵寇鄜延。时端尽统泾原精兵驻邠州之淳化，庶日移文趣其进，且遣使臣十数辈往说谕端，端不听。端欲荡贼巢穴，遣吴玠攻华州，端与玠会于宁之襄乐。延安城陷，庶无所归，乃自驰至襄乐劳军。欲倚端以自副，端弥不平，谋诛庶而夺其兵，不果，乃夺庶节制使印而遣之。癸巳，赵哲与叶浓战于建州城下，大败之，浓遂降。其后浓至张俊军中复谋为变，俊执而诛之。乙未，金人陷濮州，又犯澶渊，知开德府王棣率军民固守，为军民所害，经略司主管机宜文字郑建古亦为乱兵所杀。时相州围久，守臣赵不试登城，遥谓金人，请开门投拜，乞勿杀，乃具降书，启门而纳其宗属于井中，然后以身赴井。庚子，初，成都府路转运判官赵开言榷茶买马五害，请用嘉祐故事，尽罢榷茶，仍令漕司买马，或未能，然亦当痛减额以苏园户，轻立价以惠行商，如此则私贩衰而盗贼息矣。朝廷然之，擢开同主管川陕茶马。是日，开至成都，遂大更茶法，官买卖茶并罢，仿政和都茶场法印给茶引，使商人即园户市之，茶引钱每斤春七十，夏五十。市例头子在外所过征一钱，住征一钱有半。置合同场以讥其出入，重私商之禁，号合同场，为茶市交易者必由市，而引与茶必相随，违者抵罪。至四年冬

,买马乃逾二万匹,引息钱至一百七十万缗。辛丑,枢密都承旨邢焕为保静军承宣使。焕尝为上言:『马伸言事切当;宗泽忠劳可倚。再上疏言黄潜善、汪伯彦误国,进战退守皆无策可施。壬寅,亲祀上帝于圜丘,配以太祖。诏曰:『朕承祖宗有道之长,赖黎献戴宋之旧,嗣守神器。适岁当郊祇,见于皇天后土,大惧非德,弗获顾歆,乃先事三日,繁阴凝翳,震于朕心,罔烛灵旨,逮祖庙及坛垂象烁炳,夜气晏温,风霭澄霁,迄用成礼。朕既获祇事,弗敢谓幸,矧敢怠康?方恐惧修省,以灵承扶持全安之眷。股肱大臣,其同寅协恭,思艰图易,辅朕不逮,以倡百辟;耳目风宪有言达于予听,必忠必诚,毋夺于私。凡尔有官君子,饬躬谨行,惟职业是修。令部使者暨尔百僚有为有行,其必曰毋伤于民,毋害于国。中国爪牙之臣敌忾戡难,毋貽名节羞;军民战士,咸奋忠力,毋至失业,毋依怙众为暴。』甲辰,金人犯德州,兵马都监赵叔皎死之。陕州安抚司都统制邵兴败金人于绛州曲沃县。金人陷淄州。泾原兵马都监吴玠袭叛贼史斌,斩之。葛进围棣州,守臣姜刚之与战,城破,为所害。初,河北制置使王彦既渡河,其前军准备将岳飞无所属,遂以其众千人降于东京留守杜充。时种师道小校桑仲为溃卒所推,亦降于充,充皆以为将。

十有二月乙卯,隆祐太后至杭州。庚申,金人陷东平府,又攻济南府,守臣刘豫遣其子刑曹掾麟与战。敌围之数匝,通判事张东益兵援之,敌乃去,即遣人啖豫以利,豫因有邪谋,与东偕往投拜。民遮道不从,豫遂缒城诣军前通款。壬戌,言者论:『福建路茶之所自出,祖宗以来,商贩自便。望罢钞法,令都茶场照本路岁额印造茶引,付茶事司,广行招诱客人。入钱请买,计直轻赍赴行在,毋得抑配州县及科率民户、僧寺出买引钱。』从之。甲子,金左副元帅宗维陷北京,河北东路提点刑狱公事郭永死之。金人陷袭庆府,衍圣公孔端友已避寇南去,汉儿将启宣圣墓,左副元帅宗维问其通事高庆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圣人。』宗维曰:『大圣人墓岂可犯?』皆杀之,故阙里得全。乙丑,金人陷虢州。己巳,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黄潜善迁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知枢密院事汪伯彦守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仍并兼御营使。二人入谢,上曰:『潜善作左相,伯彦作右相,朕何患国事不济?宜同心以副朕之意。』皆稽首谢。潜善入相逾年,当上初政,天下望治,潜善独当国柄,专权自恣,而卒不能有所经画。伯彦继相,略与之同,由是胡寇益无所惮。尚书左丞颜岐守门下侍郎,尚书右丞朱胜非守中书侍郎,兵部尚书卢益同知枢密院事。戊寅,礼部侍郎张浚兼御营使司参赞军事。上以边事未宁,诏百官言所见,吏部尚书吕颐浩上备御十策,言收民心、定庙算、料彼己、选将帅、明斥候、训强弩、分兵器、备水战、控浮桥、审形势,其说甚备。殿中侍御史张守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又请诏大臣惟以选将治兵为急,凡细务付之都司、六曹。潜善、伯彦滋不悦

,乃请遣守抚谕京城,至是闻北京陷,议者以为虏骑且来,而庙堂偃然不为备,浚率同列为执政力言之,潜善、伯彦笑且不信,乃命浚参赞军事,与颐浩教习河朔长兵。

校勘记

[1]卒 原作『立』,据《中兴圣政》卷三、《要录》卷十三改。

[2]己亥 原作『己巳』,《中兴圣政》同,均误。兹据《要录》卷十四改。

[3]变服 『变』字原为空阙,据《中兴圣政》卷三补。

[4]总为 原作『盐为』,据《中兴圣政》卷三改。

宋史全文卷十七上

宋高宗三

己酉建炎三年春正月庚辰朔,上在扬州。资政殿学士路允迪签书枢密院事。丁亥,金人陷青州,又陷潍州。辛卯,陕西都统制邵兴及金人战于潼关,败之。乙未,京城留守杜充袭其统制官张用于城南,不克,将官李宝为所执。丙申,张守试起居郎兼权直学士院。守抚谕京师还,面奏:『敌人必来,愿陛下早为之图。』戊戌,京城统制官张用以一骑送李宝归京师。丙午,金左副元帅宗维陷徐州,守臣王复死之。御营左将军韩世忠溃军于沭阳[1],其将张遇死于涟水军之张渠村。宗维入淮阳军,京东转运副使李裖从军,为所杀。己酉,金人犯泗州。先是,礼部尚书王绶闻敌骑且南侵,率从官同对。上命至都堂议,黄潜善、汪伯彦笑曰:『诸公所言,三尺童子皆能及之。』是夕,泗州奏敌且至,上大惊,禁中仓皇,以内帑所有通夕搬挈。

二月庚戌朔,驾御舟泊河岸。上即欲渡江,黄潜善等力请少留俟报,且搬左藏库金帛三分之一,上许之。敌以数百骑奄至天长军,亟遣江淮制置使刘光世将所部迎敌,而士无斗志,未至淮即溃。是日,扬州城内居民争门以出,践死者无数。从官有诣都堂问二相者,黄潜善、汪伯彦皆曰:『已有措置,不必虑。』百官闻此,复自相慰。壬子,金人陷天长军。上遣左右内侍郑询往天长军覘事,知为金人至,遽奔还。上得询报,即介胄走马出门,惟御营都统制王渊、内侍省押班康复五六骑随之。黄潜善、汪伯彦方会都堂,或有问边耗者,犹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呼曰:『驾行矣!』二人乃戎服鞭马南驰,军民争门而出,死者不可胜数。上次扬子桥,一卫士出语不逊,上掣手剑刺杀之。时军民怨黄潜善刻骨,司农卿黄镛至江上,军士呼曰:『黄相公在此!』数之曰:『误国害民,皆汝之罪。』镛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断矣。

《龟筮》曰:敌破北京,张浚历言,汪、黄笑而不答。敌迫扬州,群臣有问者,而汪、黄犹以不畏答之。大驾南幸而都堂会食,犹罔闻知,其雍容待敌,果何所恃而然哉?昔秦军迫淮、淝而安石围棋自如,安石所恃者,指授将帅之规模

素定也。契丹犯澶渊而莱公酣寝不动，莱公所恃者，决亲征之策，胜负已了然于胸中也。若汪、黄之所恃者，宇文虚中之使未回，庶几和议可成耳。和其果足恃哉？

吕颐浩、张浚联马追及上于瓜洲镇，得小舟，即乘以济。

张汇进论曰：尼雅满之犯扬州也，时御营之师必有十万，而尼雅满止有五六千骑，自建炎二年秋九月离云中，下太行，渡黎阳，攻澶、濮，山东诸州郡，以至犯扬州，可见疲劳之甚，此强弩飘风之末，无足畏也。兼是时两河州郡尚有未陷者，山东州郡十陷二三，人心未安，粮道未集，盗贼蜂起而不顾后患，投身深入我境，又可见其无知之甚也。时若我师乘其远来新至，行列未定而击之可也。或则深池坚城，拒而勿战，以挫其锐，以沮其意，且多方出兵邀其出掠者，彼万里孤军，后无委积，忌于相持，利于速战。求战不能，粮道不继，又且野不能掠。以此制之，贼遁必矣。俟其既遁，袭而击之、舍而纵之皆可也。而乃望风之际，车驾渡江，六师自溃，为贼乘之，席卷而去，此失于退一也。是晚，敌游骑至扬州纵火，城内烟焰烛天。上至镇江，宿于府治。癸丑，上召宰执、从官、诸将对宅堂计事，吏部尚书吕颐浩降阶拜伏庭下。上顾潜善问之，颐浩以首叩地曰：『愿且留此为江北声援，不然金人乘势渡江，愈狼狈矣。』二府皆曰：『善。』既而王渊入对，言：『暂驻镇江，止捍得一处。若敌自通川渡，先据姑苏，将若之何？不如钱塘有重江之阻。』诸内侍以为是。禁卫涕泣，语言不逊。上顾中书侍郎朱胜非曰：『卿出问之。』胜非传旨，皆以未见家属为对。胜非谕之曰：『已有旨，分遣舟专载卫士妻孥矣。』众帖然。胜非还奏。上曰：『已晚矣。适议定，不若径往杭州，此中诸事暂留卿处置，事定即来。』即上马行。以颐浩充江浙制置使，刘光世为行在五军制置使，屯镇江，控扼江口。又以主管侍卫马军公事杨惟忠节制江南东路军马，屯江宁府。金人入真州。甲寅，上次常州。御营平寇前将军范琼引兵至寿春，其所部执守臣绍密，杀之。乙卯，上至无锡县。丙辰，上次平江府，始脱甲胄，御黄袍。侍卫者皆有生意。命承信郎甄援往江北招集卫兵。援本太学诸生，靖康中十上疏论利害。及还，迁保义郎。丁巳，卫肤敏入对。肤敏在维扬，数请早幸建康。上思其言，复召。金人犯泰州。戊午，上将发平江，中书侍郎朱胜非自镇江来。初，上以吴江之险可恃，议留大臣镇守。胜非既对，上欲除胜非兼知秀州，辅臣言：『秀非大臣镇守之地。』乃以御札命胜非充平江府秀州控扼使。胜非再留身言：『臣虽备员执政，与诸军无素，更乞从官一员同治事，如吕颐浩、张浚皆兼御营司参赞军事，可用也。』于是上问近臣谁能佐胜非者，浚慷慨愿留，遂命浚同节制控扼等事，仍诏胜非事有奏陈不及者，听便宜施行乞奏。浚受命即出城，决水溉田，以限戎马，列烽燧，募土豪，措置捍御。金人陷沧州。

己未，上次秀州。庚申，御舟次崇德县，江淮制置使吕颐浩从上行，即拜同签书枢密院事、江淮两浙制置使。上谕以：『金人尚留江北，卿可还屯京口。』颐浩即以王渊所部精兵二千人还镇江府，遣御营中军统制张俊以所部八千人往吴江县防捍。时朝廷方以金人渡江为患，故命大将杨惟忠守金陵，刘光世守京口，王渊守姑苏，分授二大臣节度。于是韩世忠在海道未还，而范琼自寿春渡淮，引兵之淮西境上，扈驾者惟苗傅一军而已。壬戌，上至杭州，以州治为行宫。金人陷晋宁军，守臣徐徽言死之，统领孙昂亦不屈而死。癸亥，朝群臣于行宫，降诏罪己，求直言。乙丑，德音：『释诸路囚杂犯死罪以下，士大夫流徙者悉还之，惟责授单州团练副使李纲不以赦徙。』盖黄潜善建陈，犹欲罪纲以谢敌也。

《大事记》曰：汪、黄之所主者，和议而已，故窜马伸，杀陈东、欧阳澈，罢卫肤敏、许景衡以遂其私。方且奏复科举，策进士，行郊祀，定配享，置讲读官，以文其欺。幸而渡江，犹罪李纲以谢敌，冀和议之可成耳。彼其说曰：非和则所以速二圣之祸。然敌与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则其不可和也明矣。祈请使还而两河被兵，通问使遣而维扬入寇，敌岂虚言之所能动哉？

命侍从及寺监长贰、郎官限二日举有才术之士二人。故事，荐士不及郎官，盖特恩也。一日进呈奏状，上曰：『今所荐士不比常时，便当擢用之，命赴都堂审察。』明日，复曰：『不若便令登对，朕当亲自延见之。』出宫人百八十人。宰相黄潜善、汪伯彦再上疏请罪。自上即位以来，二人专持国柄。至是盗贼充斥，宗社播迁，议者皆欲正其误国之罪，而潜善等居位偃然，犹无去意，中外为之切齿焉。置江宁府榷货务都茶场。戊辰，诏：『国步艰难，谋虑之士，咸愿献陈。可令左右司轮官设次看详所陈，纳尚书省。』金人焚扬州，士民皆死，存者才数千人而已。己巳，尚书左仆射黄潜善、尚书右仆射汪伯彦罢。时御史中丞张澄上疏劾潜善、伯彦大罪二十，疏入未报，遂以状申尚书省。潜善、伯彦乃复求去，签书枢密院事路允迪奏曰：『时方艰棘，不宜遽易辅相。乞责以后效。』诏押赴都堂治事，已而皆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潜善知江宁府，伯彦知洪州。

《大事记》曰：方上之在相州也，敌兵未退，此申包胥哭于秦庭之时也。时则当以宗泽进兵京城之请为义，而黄潜善、汪伯彦沮之。迨上之次济州也，敌兵已退，此晋大夫反首芟舍之时也，时则当以宗泽邀敌归路之请为义，而汪、黄又沮之。迨上之即位南京，北肃宗即位灵武二年而复两京之时也，时则当以李纲独留中原之请为义，而汪、黄又沮之。中兴之初，纲在内，泽在外，此天拟二人以开建绍之业者也，而纲为汪、黄所沮，才七十五日而去位，岂非天邪？泽为汪、黄所沮，未及一年而愤死，又岂非天邪？纲罢而汪、黄相于内，泽死而杜充继于

外，天下事一变矣。纲在位则措置两河，兵民稍集、纲去则经制招抚罢而两河无兵矣。纲在位则伪臣叛党稍正典刑，纲去则叛臣在朝而政事乖矣。纲在则泽之志行，纲去则泽之志沮。泽在则盗可为兵，充守则兵皆为盗。泽在则尼雅满遁，充用则敌至维扬矣。内无纲，外无泽，此建炎之失其机，则汪、黄二人为之也。

户部尚书叶梦得守尚书左丞，御史中丞张澄守尚书右丞。辛未，湖州民王永从献钱五万缗，以佐国用，上不纳。或曰：『曩已纳其五万缗矣。乃命并先献者还之，仍诏自今富民毋得辄有陈献。』诏御营使司止管行在五军，其边防措置等事，并归三省、枢密院。壬申，观文殿大学士黄潜善提举南京鸿庆宫，汪伯彦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所除职去『大』字，用言者奏劾也。甲戌，潜善、伯彦落职奉祠。乙亥，诏陈东、欧阳澈并赠承事郎[2]，官有服亲一人，令所居州县存恤其家。降授奉议郎、监濮州酒务马伸除卫尉少卿，赴行在。先是，尚书左丞叶梦得初谢，上谕宰执曰：『始罪东等出于仓卒，终是以言责人，朕甚悔之。今方降诏求言，当令中外皆知此意。』上复曰：『伸前责去亦非罪，可召还。』或奏曰：『伸已死。』又赠直龙图阁。丙子，诏曰：『朕以菲躬，遭时多故，举事失当，知人不明。昨以宰臣非才，任用既久，专执己见，壅塞下情，事出仓皇，匹马南渡，深思厥咎，在予一人。既已悔过责躬，洗心改事，放斥宫嫔，贬损服御，罢黜宰辅，收召俊良。尚虑多方未知朕志，自今政事阙遗、民俗利病，或有关于国体，或有益于边防，并许中外士民直言陈奏，朕当躬览，采择施行，旌擢其人，庸示劝奖。』知婺州苏迟言本州上供罗乞减其半，诏减二万八千匹，著为定制，仍令给以本钱。戊寅，吕颐浩奏：已复扬州。

三月己卯朔，诏：『金人已退，当进幸江宁府，经理中原。』庚辰，中书侍郎朱胜非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兼御营使。金人分兵犯江阴，至夏港，守臣胡纺统制官王焕等拒敌，且谓签书判官厅公事李易曰：『吾曹有死城郭之义，公母宜勉之少避。』易归，告其母蒋氏，蒋氏曰：『我去则汝决不肯坚守，愿与汝同死生。』闻者感泣。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御使马广应诏上书，言：『前日之事，其误有四，其失有六。愿陛下幸巴蜀之地，用陕西之兵，留重臣使镇江南，委健吏以抚淮甸。破金人之计，回天下之心，是为上策。都守武昌，襟带荆湖，控引川广，招集义兵，屯布上流，扼据形势，密约河南诸路豪杰，许以得地世守，用为屏翰，是为中策。驻蹕金陵，备御江口，通达漕运，亟制战舰，精习水军，厚激将士，以幸一胜，观敌事势，预备迁徙，是为下策。若贪顾江湖陂泽之险，纳探报之虚言，缓经营之实绩，倚长江为可恃，幸金人之不来，犹豫迁延，候至秋冬，使金人再举，驱其舟楫，江淮千里，数道并进，方当此时，然后又悔，是为无策。』累数千言，皆切事机。是日，日中有

黑子。辛巳，尚书左丞叶梦得罢。上批：『梦得深晓财赋。可除提举中太乙宫兼侍读、提领户部财用，充车驾巡幸顿递使。』梦得执政凡十四日而罢，辞不拜，遂径归卞山。御营使司都统制王渊同签书枢密院事，仍兼都统制。渊自平江赴行在，既对，遂有是命，诸将多不悦者。渊轻财好义，家无宿储，每曰：『朝廷官人以爵使禄，足代其耕也。若切切事锥刀，我何爱爵禄，不为大贾富商耶？』同签书枢密院事、江淮两浙制置使吕颐浩为江南东路安抚制置使兼知江宁府。御营使司参赞军事张浚请沿江要害州军置强弩营，选州禁兵、县弓手为之，仍专置军器提举官，募公私匠人，以除戎器。乃命诸路宪臣措置制造赴行在。命学士、给舍轮日于禁中看详臣民章奏条上，仍不用内侍轮送，止实封往反。壬午，初，扈从统制苗傅自负世将有劳，以王渊骤得君，颇缺望。起复威州刺史刘正彦尝招降剧盗丁进等，以赏薄怨。始渊既荐正彦，复檄取其所予兵，正彦执不遣，以此怨渊。上在维扬，入内内侍省押班康履颇用事，妄作威福，诸将多疾之。及幸浙西，道经江左右，宦者以射鸭为乐。比至杭州江下观潮，中官供帐赫然遮道。傅等曰：『汝辈使天子颠沛至此，犹敢尔邪！』有中大夫王世修者为傅幕宾，世修尝疾阉宦恣横，为尚书右丞张璪言之，璪不纳。世修退，为刘正彦言之，正彦曰：『君言甚忠，当与君同去此辈。』俄闻渊入右府，傅、正彦以为由宦者所荐，愈不平，遂与世修及其徒王鈞甫、马柔吉、张逵等谋，先斩渊，然后杀内侍。鈞甫、柔吉皆燕人，所将号赤心军。议已定，癸未，制以刘光世为检校太保、殿前都指挥使。百官入听宣制，傅、正彦令世修伏兵城北桥下，俟渊朝退，即猝下马，诬以结宦官谋反，正彦手斩之，遂遣入围康履家，分兵捕内官，凡无须者皆杀。正彦既斩渊，即与傅拥兵至行宫北门外。卫士出刃以指其军，傅、正彦遂陈兵于门下。中军统制吴湛遣人口奏傅、正彦手杀王渊，以兵来内前欲奏事。上大骇愕。朱胜非请往问之。胜非急趋楼上，厉声诘问专杀之由，吴湛引傅所遣使臣入内附奏曰：『苗傅不负国家，止为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见事急，率从官扣内东门求见，请上御楼慰谕军民。日将午，上步自内殿，登阙门，百官皆从。权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元大呼曰：『圣驾来！』傅等见黄盖，犹山呼而拜。上凭栏呼傅、正彦问故，傅厉声曰：『陛下信任中官，赏罚不公。军士有功者不赏，内侍所主者乃得美官。黄潜善、汪伯彦误国至此，犹未远窜；王渊遇贼不战，因交康履，乃除枢密。臣自陛下即位以来，立功不少，顾止作遥郡团练使。臣已将王渊斩首，中官在外者皆诛讫。更乞康履、蓝珪、曾择，斩之以谢三军。』上谕以：『内侍有过，当流海岛。卿可与军士归营。』傅曰：『今日之事尽出臣意，三军无预焉。且天下生灵无辜肝脑涂地，止缘中官擅权。若不斩履、择，归寨未得。』上不得已，命吴湛执履，卫士擒至阙门。履望上呼曰：『何独杀臣！』遂以付傅等。即楼下腰

斩之，梟其首，与渊首相对。上谕傅等归寨，傅等因前，出不逊语，大略谓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上命朱胜非缒出楼下，委曲谕之。傅请隆祐太后同听政及遣使金人议和，上许诺，即下诏书，恭请隆祐太后垂帘，权同听政，傅、正彦闻诏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况道君皇帝已有故事。』上徐谓胜非等曰：『朕当退避，但须禀于太后。』胜非言：『无此理。』颜岐曰：『若得太后自谕之，则无辞矣。』上乃令岐入奏，又命吴湛谕傅等曰：『已令请太后御楼商议。』太后御黑竹舆出，立楼前见傅等，执政皆从之。傅、正彦拜于舆前，曰：『今百姓无主，肝脑涂地，望太后为天下主张。』后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贯起边事，所以招致金人，养成今日之祸，岂关今上皇帝事？况皇帝圣孝初无失德，止为汪伯彦、黄潜善所误。今已窜逐，统制岂不知？』傅曰：『臣等已议定，岂可犹豫？』后曰：『待依所请，太后权同听政。』傅等抗言，必欲立皇子。后曰：『皇子方三岁。太后以妇人之身，帘前抱三岁儿，何以令天下？夷狄闻之，岂不转加轻侮？』傅、正彦号哭固请，后不听。傅等语言益迫。太后还入门，上遣白以事无可奈何，须禅位。上即所御椅子上作诏曰：『朕自即位以来，强敌侵袭，远至淮甸，其意专以朕躬为言。朕恐其兴兵不已，枉害生灵，畏天顺人，退避大位。朕有元子，毓德东宫，可即皇帝位。恭请隆祐太后垂帘，同听政事，庶几消弥天变，慰安人情。敌国闻之，息兵讲好。』上书诏已，遣人持下宣示二凶。胜非至楼下，呼傅幕属将佐问之，王均甫进曰：『二将忠有余而学不足耳。』宣诏毕，傅、正彦麾其军退。胜非又奏：『母后垂帘，须二人同对。臣有独奏事不可形于纸笔者，岂可与他人同之？欲降旨，以时事艰难，许臣僚独对。』太后曰：『彼不疑否？』胜非曰：『乞自苗傅始，仍与其徒日引一人上殿，以弥其疑。』胜非退，太后语上曰：『赖相此人。若汪、黄未退，事已不可收拾矣！』他日，傅等入对，太后劳勉之，傅等皆喜，由是臣僚独见论机事，贼亦不疑矣。是日，上移御显忠寺。甲申，太后与魏国公垂帘，朱胜非称疾不出。太后命执政诣其府，胜非乃出。是日，上徽号曰睿圣仁孝皇帝，以显忠寺为睿圣宫，制曰：『太上睿圣仁孝皇帝以权宜之计，驻蹕吴江。深虑敌人指为衅隙，兴师不已，结祸弥深，滥使无辜肝脑涂地，退避大位，传于眇躬。隆祐太后练达国家之务，深得臣庶之情，恭请垂帘，同听政事，宜霈湛恩，以宥多辟。可大赦天下。』丙戌，赦书至平江府，节制军军马张浚闻有赦，虑时方艰危，事变莫测，谕守臣汤东野，遣亲信官至前路发封以告。少顷，东野驰来，曰：『事变矣。』袖以示浚，浚遂走人入杭州，伺其实。时右司员外郎黄概、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吕揆亦遣进武副尉魏傅赍蜡书遗浚及吕颐浩，言傅等叛逆之详。江东制置使吕颐浩至江宁，舍馆未定，忽奉内禅诏赦，遂会监司议，皆莫敢对。退，谓其属

官李承迈曰：『是必有兵变。』承迈曰：『诏词有「畏天顺人」之语，此恐其出于不得已也。』其子抗侍侧，曰：『主上春秋鼎盛，岂肯遽逊位于冲幼乎？灼知兵变无疑矣。』颐浩即走人入杭伺贼，并寓书于张浚、刘光世，痛述国家艰难之状，别以片纸遗浚曰：『时事如此，吾侪可但已乎？』时有自杭州赍傅等檄文至平江者，浚读之恸哭，乃决策举兵。夜，召两浙路提点刑狱公事赵哲，告以故，令哲尽调浙西射士，以急切防江为名，使汤东野密治财计。戊子，御营前军统制张俊以兵至平江府。俊初屯吴江县，傅等以其兵属赵哲，使俊之凤翔。会统制官辛永宗自杭乘小舟至俊军，具言城中事。将士汹汹，俊谕之曰：『若等无哗，当诣张侍郎求决。侍郎忠孝，必有筹画。』至是，浚至平江，平江人大恐。会俊被省札召赴行在，令将所部人马尽付赵哲。浚披衣起坐，不能支持。顷之，汤东野直入，浚问知其故。浚知上遇俊厚，而俊纯实，可与谋事。谕东野亟开门纳之，一军遂定。浚曰：『太尉知皇帝逊位之由否？此盖苗傅等欲危社稷。』言未讫，泣数行下，俊亦大哭。浚谕以决策起兵问罪，俊泣拜，且曰：『此事须侍郎济以机术，勿令惊动官家。』浚哽咽首肯。移时，辛永宗、赵哲至，浚即同赵哲驰入张俊军抚谕，且厚犒之，人情大悦。浚以蜡书谕吕颐浩、刘光世起兵状，又命俊先遣精兵二千扼吴江。己丑，制以建炎三年三月十一日为明受元年。先是，傅乞改年号，刘正彦乞移蹕。又二日，傅、正彦至都堂申言二事，胜非以移蹕为不可。傅趣遣使，胜非曰：『已议定，朝夕行。』傅曰：『人言炎字是两火，故多盗。乞早改元。』胜非以奏，太后曰：『三事中惟年号稍轻，若全然不从，恐别生事。』节制平江府常秀湖州江阴军军马张浚言：『臣窃以当今外难未宁，内寇并起，正人主忧劳自任、马上求治之时。恐太母以柔静之身，皇帝以幼冲之质，端居深处，责任臣僚，万一强敌侵陵，则二百年宋朝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臣愚不避万死，伏乞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轸宸虑，祈请睿圣，念祖宗委托之重，思二帝属望之勤，不憚勤劳，亲总要务，据形胜之地，求自安之计，抑去徽名，用柔敌国，然后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监国于中，抚静江左。如此，则国家大计似为得之。前密州州学教授邵彪见浚于军中，浚问策安出，彪曰：「以至顺诛大逆，易特反掌，顾公处之何如耳。」浚曰：「张俊指天誓地，愿以死援君父之辱。」韩世忠有仗节死难之志，二人可倚以办事。惟浚士卒单弱，恐不足以任兹事，但吕枢密屯兵江宁，其威望为人所信，向且通亮刚决，能断大事，当为天下倡。刘光世屯军镇江，兵力强悍，谋议沈鸷，可以倚仗。浚皆驰书往矣。』是日，吕摭书至江宁，颐浩执书以泣曰：『果如所料，事不可缓矣。』再发书与张浚及诸大将约会兵。庚寅，提举南京鸿庆宫黄潜善、提举西京嵩山嵩福宫汪伯彦并责秘书少监，潜善衡州，伯彦永州，并居住。置行在都茶场出卖茶引。绍兴二年闰四月，又置务场

于建康。同签书枢密院事、江淮两浙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吕颐浩言：『臣契勘自崇宁以来，内侍童贯、谭稹互掌兵柄二十余年，基祸流毒，遂令徒党为害。近闻将相大臣剿戮内侍，诚可以快天下之心，纾臣民忿怒之气。但方今强敌乘战胜之威，诸盗有蜂起之势，兴衰拨乱，事属艰难，岂容睿圣皇帝退避大位而享安逸？伏望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不憚再三祈请，睿圣皇帝亟复皇帝位，亲总万几，然后驾幸江宁，以图恢复。如此，则宗庙社稷有无疆之休，将相大臣有无穷之福。』先是，张浚欲遣辩士持书说二贼，使无他图，以待诸将之集。念无可遣者，夜分不寐。浚客遂宁冯轡素负气节，闻之，慷慨请行。虏陷鄜州。辛卯，张浚遣冯轡赴行在，浚为咨目，具以请主上亲总万务，事禀朱胜非，及与傅、正彦书，勉以事当改图，不宜固执。壬辰，两浙转运副使王琮言：『本路上供和买绸绢，岁为一百七十万匹有奇，请每匹折纳钱两千，计三百五万缗，省以助国用。』许之。东南折帛钱盖自此始。张浚被旨以所部赴行在。浚奏辞新命，且遗傅等书云：『朝廷屡差官交割张俊人马，所遣官皆畏避生事，不敢任责。浚度将士久从张俊，且又率强悍，舍俊无以弹压。』欲款贼使不致疑。癸巳，初，御营平寇左将军韩世忠既走盐城县收散卒，得数千人。闻上渡江，以海舟还赴难，至是次常熟。张俊闻之，驰见礼部侍郎张浚，喜跃不自持，曰：『世忠之来，此事必办。』浚与俊更相庆慰，即遣使召之。甲午，冯轡再见傅、正彦于军中，从容白之曰：『轡为国家而来，今已再日，未闻将军之命。愿一言而决。』正彦见轡词色不屈，即与王均甫、马柔吉引傅耳语，众谕轡曰：『侍郎欲复辟，此事固善，然须面议。』词语甚逊。翌日，即遣还，遗张浚书，约浚至杭面议。吕颐浩以勤王兵发江宁。先是，张浚三遗刘光世书，谕以勤王，且遣参议军事杨可辅至镇江促之，光世不报。初，保义郎甄援在城中窃录明受诏赦及二凶檄书以出，至余杭门，为逻者所得。苗傅命斩之，援笑曰：『将军方为宗社立功，奈何斩壮士？』傅漫骂，且诘其故，援曰：『今误国奸臣多散处于外，愿赍将军之文，纠忠义之士，诛漏网以报将军耳。』傅意解。正彦曰：『此未可信。』即使人拘之。居数日，防禁少缓，援更衣逾墙而出。至是，见张浚于平江。援诡言尝更服见睿圣皇帝于别宫。上谓曰：『今日张浚、吕颐浩必起兵，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等必竭力相辅，语令早来。』词旨甚切。浚微察其意，不复穷问。即遣诣张俊军。俊与其将士闻之，皆感恻，浚遂令援遍往韩世忠、刘光世诸军宣谕。援明辩善为说词。诸将人人自以为上所倚望，感泣争奋，由是士气甚振。乙未，衡州居住黄潜善再责镇东军节度副使、英州安置。吕颐浩引兵至丹阳，刘光世引部曲来会，金部郎中李迨自镇江驰至偕行。丙申，韩世忠以所部至平江。初，世忠在常熟舟中，闻张浚遣人来，被甲持刃，不肯就岸，取浚及统制官张俊所遗书，遣人读之。世忠乃大哭，举酒酹神曰：『

誓不与此贼共戴天！」舟中士卒皆奋。世忠见浚曰：『今日大事已成，世忠与张俊以身任之，愿公无忧。』世忠欲即进兵，浚谕之曰：『事不可急，投鼠忌器，急则事恐不测。浚已遣冯轡甘言诱贼矣。』丁酉，冯轡至平江。张浚得二贼书，率皆不情之语，其中云：『苟可安社稷，利国家，救生灵，息兵戈，傅等皆听命。』马柔吉、王鈞甫亦同致书，浚得之，即欲携亲兵至杭与贼面决，张俊、韩世忠皆告以『贼知主盟在公，势必加害，愿勿听。』戊戌，韩世忠以所部发平江，张浚大犒世忠及张俊两军。酒五行罢，浚此诸将至府园，屏左右，问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顺？』众皆曰：『我顺彼逆。』浚曰：『若违天悖人，可直取浚头颅归贼。闻以观察使求，即日富贵矣。不然一有退缩。当以军法从事！』众皆诺。世忠发平江。舟行不绝者三十里，甲士尽载其上，军势甚振。浚虑傅等以伪命易置，仍令世忠偏将张世庆搜绝邮传，凡自杭来者，悉投之水中。己亥，张浚复遣冯轡入杭，移书傅等，告以祸福，使之改图。先是，傅又遗浚书云：『朝廷以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之事，非侍郎其孰当之？请速赴行在。』浚报书云：『自古言涉不顺，则谓之指斥乘舆；事涉不顺，则谓之震惊宫阙。至于逊位之说，则必其子若孙，年长以贤，则托以政事，使之利天下而福苍生，不然谓之废立。废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专之，伊尹、霍光之任是也。若不然，则谓之大逆贼矣。凡为人臣者，握兵在手，遂可以责其君之细故而议废立，自古岂有是理也哉？天之所兴，孰能废之？愿二公畏天顺人，无顾一身利害，借使事正而或有不测，犹愈于暴不忠不义之名而得罪于天下后世也。』初，浚发书，及所措置事，皆托他词，未敢诵言诛之。傅等虽闻大集兵，犹未深信，得此书，始悟见讨，奏请诛浚以令天下。辛丑，内降诏书，略曰：『永惟内禅之初，恭奉太上之旨，责躬避位，事理甚明。访闻有侍从掌兵之官，不能晓授受本末，弗计宗社安危，轻易以惑人心，迁延而违诏命。惟尔将帅士民，各宜体悉，期救艰虞。』傅等闻张浚将起兵，乃下是诏。新除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韩世忠为定国军节度使，依前御营使司提举一行事务、都巡检使，新除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张俊为武宁军节度使、知凤翔府，二人皆以深晓内禅诏旨，不受张浚诿误，故有是命。诏所除礼部尚书张浚阴有邪谋，欲危社稷，责黄州团练副使、郴州安置，令平江府差兵级防送，经由行在赴贬所。中书舍人季陵当制，有『轻脱寡谋』之语。时两宫音问几不相通，太母忽遣小黄门至睿圣宫白曰：『张浚早来不得，已郴州安置。』上方啜羹，不觉覆羹于手。初，傅得浚手书，即请绌浚，右仆射朱胜非沮止之，至于五六。及是，傅等至都堂见胜非，具言浚见诋，为逆贼所不能堪。胜非见其悖甚，恐生他变，谓之曰：『罢张兵权而以付吕枢密，必无事矣。』傅意稍解，遂有郴州之命。初，傅、正彦日至都堂议事，御史中丞郑穀奏疏言：『臣访闻朝廷日近差除行遣

，多出御营都副苗傅、刘正彦之意，二人出入都堂，殆无虚日。望戒谕将帅之臣，无以私请干与朝政。』太后出其章示傅、正彦，傅、正彦衔之，及是，又请留吕颐浩守金陵，张浚不当贬。又言：『浚特以私书与傅、正彦往来切磋，而力忠义，今峻责之，是坚天下之疑心，以动四方之兵也。』不报。毅遂遣所亲奉议郎谢向变姓名为贾人至平江，具言城中事，令迟重缓进，使贼自遁，毋致城中之变。浚然之。然韩世忠扼秀州，张俊前军在吴江，贼气夺矣。时节制司参议官辛道宗总舟师，与统领官陈思恭亦自华亭进发，张浚又亲作蜡圆书云：『不得惊动三宫、圣驾。』浚书名，张俊亦书名，募人赍赴。管军左言等八人虑傅等因大军之入或有他变，书皆达。是晚，冯轡至临平，马柔吉见之曰：『君尚敢来耶？昨旦张侍郎有书来，词不委曲，二公大怒，且发兵出杭矣。』轡曰：『张公无他意，太率欲规正，故不得不激切。』柔吉意少解。夜二鼓，柔吉与轡俱缒入城，翌旦，与傅等议于军中。浚缪为书遗轡曰：『浚近发苗都统书，论列睿圣皇帝事，反复数百言。适有客自杭来，知二公于朝廷社稷初无不利之心，甚悔轻易，未识体察否？然浚无他也，欲此忠义大节终归二公，无使他人为之。会见，望致意。』傅等初谓有他谋，发书无异词，遂大喜，轡由是得免。壬寅，吕颐浩军行至平江之北。先是，颐浩以所部万人发江宁府，道募得三千人，与俱至平江之北四十五里，张浚乘轻舟逐之道，遇小舟，得邮筒，屏人发封，乃浚郴州谪命。盖贼以浚限截往来文字，故更遣使臣自湖州转递以来。浚得之，恐将士观望不尽力，呼书吏曰：『朝廷趣赴行在，为我申，即日起发。』浚见颐浩，相与对泣，以大计咨之。颐浩曰：『事不谐，不过赤族。颐浩曩谏开边之失，几死宦官之手。承乏漕挽，几陷穹庐之域。近者仓卒南渡，举室几丧。今日为社稷死，岂不甚快邪！』浚壮其言。颐浩即召其属官李承造于舟中草檄，而浚为润色之。初，苗傅闻韩世忠在秀州，取其妻梁氏及其子保义郎亮于军中以为质。朱胜非闻之，乃好谓傅曰：『今当启太后，招二人慰抚，使报知平江，诸人益安矣。』傅许诺。胜非喜曰：『二凶真无能为矣。』太后召梁氏入见，封为安国夫人，锡予甚渥。后执其手曰：『国家艰难至此，太尉首来救驾，可令速清岩陛。』梁氏驰出都城，遇苗翊于途，告之故，翊色动，手自捩其耳。梁氏觉翊意非善，愈疾驱，一日夜，会世忠于秀州。俄而傅等以麻制授世忠，世忠曰：『吾但知有建炎，岂知有明受？』斩其使，焚其诏。又遣使持麻制授张俊，俊械以送狱。冯轡又说王钧甫曰：『此事若了在他人，公何以赎过？』钧甫颇以为然。癸卯，太后诏：『睿圣皇帝宜称皇太弟，领天下兵马大元帅，复封康王。皇帝称皇太侄，监国。御营都统制苗傅、副都统制刘正彦并赐铁券。』时傅、正彦闻勤王兵大集，意甚惧，呼冯轡议复辟。獬知其可动，即见朱胜非，白云：『今国步艰难，当以马上治之。今日之事，当以渊圣皇帝为

主。睿圣皇帝尝受渊圣诏为大元帅，宜仍旧。少主为皇太侄。太后垂帘。』张逵退谓苗傅曰：『赵氏安矣，苗氏危矣。』进士冯轡特补奉议郎，守尚书兵部员外郎，更名康国。吕颐浩、张浚议进兵，韩世忠为前军，张俊以精兵翼之，刘光世亲以选卒为游击，颐浩、浚总中军，光世分军殿后，遂以勤王所为名。颐浩、浚传檄中外曰：『逆臣苗傅躬犬豕不食之资，取鲸鲵必戮之罪，乃因艰难之际，敢为废立之谋。刘正彦以孺子狂生，同恶相济，自除节钺，专擅杀生。仰惟建炎皇帝忧勤恭俭，志在爱民，闻乱登门，再三慰劳，而傅等陈兵列刃，凶滔弥天，迫胁至尊，仓皇避位，语言狂悖，所不忍闻。大臣和解而不从，兵卫皆至于掩泣。诏书所至，远迩痛心，骇戾人情，孰不愤怒？顾惟率土，何以戴天！况傅等揭榜闾市，自称曰予，祖宗讳名，曾不回避，迹其本意，实有包藏。今者进兵，以讨元恶，师次秀州，四方响应。用祈请建炎皇帝亟复大位，以顺人心。今檄诸路州军官吏军民等各奋忠义，共济多艰，所有朝廷见行文字，并系傅等伪命，及专擅改元，即不得施行，敢有违戾，天下共诛之。』乙巳，制曰：『睿圣仁孝皇帝顷自靖康之初，实总元帅之重。早缘推戴，继遂纂承。比以强敌侵陵，生民荼毒，深自损抑，发于至诚。若止仍太上之称，何以慰天下之望？今恭依太后圣旨，请加上太上睿圣仁孝皇帝、处分兵马重事。』御营前军统制张俊以勤王兵发平江，殿前都指挥使刘光世继之。吕颐浩与张浚饯于门外，登楼阅兵，器甲鲜明，士气锐甚。丙午，吕颐浩、张浚以大军发平江。丁未，宰相朱胜非召苗傅、刘正彦至都堂议复辟事，胜非语之曰：『反正事已定日迎请，朝廷百官皆有章奏，公等可别作一章。』傅面颊发赤，惭恧无语，回顾正彦。正彦起曰：『前日所请，本为和戎，今使命虽不通，未尝更遣，遽请反正。』前后事体相违。胜非责之曰：『和戎之使既无路可通，况事已彰露，州县谁不知之？且勤王之师未来者，使是间自反正耳。前日王渊不当作枢密，人情犹能如此。今日之事，孰为轻重？不然下诏率百官与六军请上还宫，公等六人置身何地？』正彦却立不对，傅长吁曰：『独有死耳。』胜非以二将反覆责世修，世修以言逼傅，傅不能答。胜非乃令堂厨具饭，命世修即庖间草奏，持归军中，自准备将以上皆书名。胜非进呈，太后极喜曰：『吾责塞矣。』时颐浩、浚大军已次吴江，王世修闻之，遣人至军中云：『上已处分兵马重事，止王师屯秀，俾颐浩、浚以单骑入朝。』颐浩奏曰：『臣等所统将士忠义所激，可合不可离。愿提军入覲。』傅等计穷，益惧。是晚，苗傅、刘正彦复至都堂见朱胜非，请诣睿圣宫见上谢过。上乃赐韩世忠手诏曰：『知卿已到秀州，远来不易。朕居此极安宁。苗傅、刘正彦本为宗社，始终可嘉，卿宜知此意，遍谕诸将，务为协和，以安国家。』傅等退，以手加额曰：『乃知圣天子度量如此。』遂遣杭州兵马钤辖张永载持诣世忠。世忠得之，谓永载曰：『主上

即复位，事乃可缓，不然，吾以死决之。』傅等大恐。金人陷京东诸郡。徐州武卫都虞候赵立闻敌北归，鼓率残兵邀击于外，断贼归路，夺舟船、金帛以千计，军声复振。诏立权知徐州事。金左副元帅宗维闻上渡江，徙济南叛臣刘豫知东平府，充京东西淮南等路安抚使，而以其子麟知济南府。自旧河以南，皆豫所统也。

夏四月戊申朔，宰相朱胜非等言：『臣等三月二十九日请召苗傅、刘正彦等到都堂，谕以今国家多事，干戈未弭，当急防秋之计，睿圣皇帝宜还尊位，总揽万几。苗傅等一皆听从。』太后诏曰：『吾近以睿圣皇帝授位元子，请同听政，国家艰难，义不得辞。朝夕不遑，亟欲归政。今览所奏，甚契吾心，可依所请。』胜非乃率百官上第一表，请上还宫，诏不允。百官三表毕，时已巳刻，上始御殿。百官起居，上犹未肯入内。胜非再请，遂就西廊搢笏掖上乘马还行宫，都人夹道焚香，众情大悦。上及太后同御前殿垂帘，下诏曰：『朕顾德弗类，遭时多艰。永惟责躬避位之因，专为讲好息民之计。今露章狎至，复辟为期。朕惟东朝有垂帘保佑之劳，元子有践祚纂承之托，太后宜上尊号曰隆祐皇太后，嗣君宜立为皇太子。』

《龟鉴》曰：方苗、刘之猖獗也，《杜鹃》之诗，闻者伤心，投鼠之举，势不可亟，其事至难处也。在内则有朱胜非、李炳、郑穀以正大之理折其锋，在外则有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勤王之师挫其锐，取日虞渊，洗光咸池。二凶以三月癸未至，四月戊申反正，凡二十六日而平，盖张忠献倡义之功居多焉。

吕颐浩、张浚次秀州，韩世忠以下出郊迓之，具言傅等用意奸回，当益为备。颐浩谓诸将曰：『国家艰危，君父废辱，一行将佐，力图兴复。今幸已反正，而贼犹握兵居内，包藏奸谋，事若不济，必反以恶名加我，诸公勉之。汉翟义、唐徐敬业之事可为戒也。』夜，有刺客至浚所，浚见而问之，客曰：『仆河北人，粗读书，知逆顺，岂为贼用？顾为备不严，恐有后来者。』浚下执其手，问以姓名，不告而去。翌日，浚取郡囚当死者，诡言刺客，斩以徇。己酉，御营使司都统制苗傅为淮西制置使，副都统制刘正彦副之。庚戌，诏复用建炎年号。宰执朱胜非、颜岐、张澄、路允迪皆乞罢，上不许。御笔张浚除知枢密院事。浚时年三十三。国朝执政自寇准以后，未有如浚之年少者。淮西制置使苗傅、副使刘正彦并加检校少保，许以所部行。吕颐浩、张浚次临平，苗翊、马柔吉以重兵负山阻河为阵，于中流植木为鹿角，以梗行舟。翊以旗招引世忠兵出战，世忠率将士当前力战，张浚次之，刘光世又次之。军小却，世忠叱其将马彦溥挥兵以进，途泞，骑不得骋，世忠下马，持矛突前，令其将士曰：『今日各以死报国，若面不带几箭者，必斩之！』颐浩在中军，被甲立水次，出入行伍间督战，翊等败走。傅、正彦遣兵援之，不能进。颐浩等进兵北关

，傅、正彦见之曰：『请设盟誓，两不相害。』上赐金劳遣，傅、正彦退，诣都堂，趣赐铁券。胜非命所属检故事如法制造。是夕，傅、正彦引精兵二千人开涌金门以出，命其徒所在纵火，遂夜遁。尚书省檄诸道捕傅等。世忠、俊、光世驰入城，至行宫门，阖者以闻，上步至宫门，握世忠手恸哭。光世、浚继至，并见于内殿，上嘉劳久之。辛亥，太皇太后撤帘。吕颐浩、张浚引勤王兵入城，都人夹道耸观，咸以手加额。班退，胜非留身乞罢，上曰：『何必坚去？』胜非曰：『国家厄会，君与相当之。以陛下圣德，尚避位二十余日，臣实何人，岂可苟安相职？』上曰：『卿言有理，朕更思之。』胜非顿首谢。颐浩、浚既见上，遂召赵哲、李迨、杨可辅、辛道宗、李承造、王圭等俱对。上特召浚至禁中，谓曰：『隆祐皇太后知卿忠义，欲一识卿面，适垂帘，见卿自庭下过矣。』浚惶恐谢。上欲倚浚为相，浚辞以晚进，不敢当。是日，平寇左将军韩世忠手执工部侍郎王世修，以属吏并拘其妻子。诏制置使刘光世鞫其始谋以闻。苗傅犯富阳县，遣统制官乔仲福追击之。壬子，上初御殿受朝。知枢密院事张浚等言：『逆臣苗傅、刘正彦引兵遁走，乞行下诸州，生擒傅、正彦者，白身除观察使，不愿就者，赏钱十万缗，斩首者依此；捕获王鈞甫、马柔吉、张逵、苗瑀、苗翊，并转七官；其余一行官兵将校并与放罪，一切不问。仍多降黄榜晓諭。』从之。执政奏事毕，朱胜非再留身乞罢，上未许。胜非曰：『臣若不去，人必以为有所壅蔽。臣去之后，公议乃见。』上问可代者，胜非曰：『以时事言之，须吕颐浩、张浚。』上曰：『二人孰优？』胜非曰：『颐浩练事而粗暴，浚喜事而疏浅。』上曰：『俱轻，浚太少年。』胜非曰：『臣向自苏州被召，军旅钱谷悉以付浚。后来勤王，所事力皆出于此，此举浚实主之。』胜非拜辞将退，上曰：『即今更押卿赴都堂，令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等皆参堂，以正朝廷之体。』胜非曰：『臣闻唐李晟平朱泚之乱，奏云：「谨已肃清宫禁，祇奉寝园。」当时寇污宫禁，晟击出之，故云肃清。今陛下还宫已数日，将士直突呼叫，出入殿门，诚为不知理道。』胜非退，见光世已下于都堂，世忠曰：『金人固难敌，若苗傅，但有少许汉儿，何足畏者？』胜非曰：『请太尉速追讨，毋令过江。』于是御史张守亦论胜非等不能思患而预防，致贼猖獗，乞罢政。疏留中不出。癸丑，尚书右仆射朱胜非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洪州。同签书枢密院事吕颐浩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兼御营使。门下侍郎颜岐、尚书右丞张澄并罢，岐提举南京鸿庆宫，澄知江州兼江东湖北制置使。签书枢密院事路允迪提举醴泉观兼侍读。同签书枢密院事李邴守尚书右丞。郑穀进签书枢密院事。监察御史陈戩奉诏审鞫王世修于军中，世修言：『先伏兵斩王渊，继杀内官，然后领兵伏阙，胁天子禅位，此皆始谋实情。』戩以闻，诏斩世修于市。苗傅犯桐庐县。甲寅，殿前都指挥使、御营使司提举一行事务刘光世

为太尉、御营副使。先是，御营副使皆以执政为之，比光世还朝，上议擢光世枢管，既而改命。御营平寇左将军韩世忠充御营左军都统制，御营前军统制张俊充御营右军都统制。斩御营中军统制官吴湛。上以湛佐二叛为逆，谕韩世忠使图之。世忠诣湛与语，手折其中指，遂执以出。诏戮湛于市。以统制官辛永宗为御营中军统制。乙卯，赦天下，举行仁宗法度，录用元祐党籍，即嘉祐法有与元丰不同者，赏格听从重，条约听从宽；系石刻党人，并给還元官职及合得恩泽；应诸路上供木炭、油蜡之类，有困民力非急用之物并罢。丙辰，苗傅至白沙渡，所过焚桥梁以遏王师。刘光世遣其前军统制王德助乔仲福讨之。丁巳，先是，右司员外郎黄概应诏荐朝奉大夫赵鼎，遂以鼎行尚书司勋员外郎。诏：『自崇宁以来，内侍用事，循习至今，理宜痛革。自今内侍不许与主兵官交通、假贷、馈遗及干预朝政。如违，并行军法。』苗傅犯寿昌县，所至虏居人，黥以为军，戊午，通判湖州张焘应诏上疏，大略谓：『人主戡定祸乱。未有不本于至诚而能有济者。陛下践祚以来，号令之发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望，岂非胸中之诚有未修乎？』又言：『天下治乱，在君子小人用舍而已。夫小人之党日胜，则君子之类日退，将何以弭乱而图治乎？』又言：『防守大江，乌合之众，不谙战阵。』又言：『侍从、台谏至国家大事，则坐视而不言。』又言：『巡幸所至，不免营缮，重困民力。』时论以为当。统制官乔仲福追击苗傅至梅岭。与战，败之，傅走乌石山。庚申，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颐浩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兼御营使；尚书右丞李邴改参知政事。时言者复引司马光并三省状请举行之，诏侍从、台谏议。御史中丞张守言：『光之所奏，较然可行。若更集众，徒为纷纷。』既而颐浩召从官九人至都堂，言委可遵行，悉无异论。颐浩乃请以尚书左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门下、中书侍郎并为参知政事，尚书左事丞并减罢。自元丰改官制，肇建三省，凡军国事，中书揆而议之，门下审而复之，尚书承而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长，以左右仆射兼两省侍郎。二相既分班进呈，自是首相不复与朝廷议论。宣仁垂帘，大臣觉其不便，始请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历绍圣至崇宁，皆不能改。议者谓门下既相同进公事，则不应自驳已行之命，是东省之职可废也。及是，上纳颐浩等言，始合三省为一，如祖宗之故，论者韪之。宰相吕颐浩知枢密院事。张浚言：『今天下多事，乞命庶寮各举内外官及布衣、隐士材堪大用之才擢为辅弼，协济大功。』诏行在职事官各举所知以闻。权罢秘书省，绍兴元年二月复置。废翰林天文局，绍兴二年七月复置。并宗正寺归太常，绍兴三年六月复置少卿，五年闰二月复置寺。省太府、司农寺归户部，绍兴三年五月复太府，十一月复司农。鸿臚、光禄寺、国子监归礼部，绍兴三年六月复国子监，二十三年二月复光禄寺，二十五年十月复鸿臚寺。卫尉寺归兵部，太仆寺归驾部，并不复

置。少府、将作、军器监归工部，绍兴三年十一月复将作、军器，惟少府不复。皆用军兴并省也。减尚书六曹吏，自主事至守当官凡六等，定为九百二十人。苗傅犯衢州，守臣胡唐老据城拒之，会大雨雹，城上矢石皆发，不克攻，遂引去。丙寅，苗傅犯常山县。丁卯，上发杭州，留签书枢密院郑榘卫皇太后。御营左军都统制韩世忠请身往讨贼，以世忠为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击之。世忠入辞，白上曰：『臣当扑灭二贼，未审圣意欲生得之耶，或函首以献也？』上曰：『能杀之足矣。』世忠曰：『臣誓生致之，显戮都市，为宗社刷耻。』戊辰，苗傅犯玉山县。庚午，诏天下帅臣、监司、守令采访寓居文武官有智谋及武官武艺精熟者具名以闻，量材录用。辛未，苗傅屯沙溪镇。统制官乔仲福、王德乘间入信州，会统制官巨师古自江东讨贼还，与仲福会。傅未至信州十里，闻官军在，遂还屯于衢、信之间。初，韩世忠喜德之勇鸷，欲使归其麾下，乃令腹心健将陈彦章图之。德与彦章适会于信州，同谒郡将，彦章进揖，德颇倨。彦章怒，拔刃刺德不中，德夺刃杀之。壬申，制以皇子魏国公莛立为皇太子。丙子，初定两省吏额。丁丑，初定尚书省吏额。御营平寇前将军范琼自寿春渡淮，遣骑卒五人之卢州，从安抚使胡舜陟贍军钱帛，舜陟执斩之，遣一骑还报。谕之曰：『将军受命北讨，今弃而南，自为寇，吾岂竭生灵膏血而为汝资？宜急去。』舜陟人檄诸郡勿给其粮，琼遂渡江之洪州屯驻。

五月戊寅朔，上次常州，诏知枢密院事张浚为宣抚处置使，以川陕京西湖南北路为所部。初，上问浚以方今大计，浚请身任陕蜀之事，置司秦州，令吕颐浩扈驾来武昌。上许之。诏英州安置黄潜善降充江州团练副使，永州居住汪伯彦降充宁远军节度副使，并即其州安置。始潜善之斥也，其兄潜厚以分司居道州。潜厚闻命，径归邵武军。朝廷闻之，为降守臣张髦一官，潜厚乃去。庚辰，江浙制置使周望引兵至衢州，而苗傅与其徒犯江山县。傅之军行也，常以王鈞甫、马柔吉将赤心队为先锋，去大军十里而屯。时上命诸将以罪止傅兄弟及刘正彦、鈞甫、柔吉、张逵，余皆罔治。赤心军士闻诏宽大，乃叛，傅、鈞甫遂焚河梁，以断其路，率赤心之众降于望。望使人受降书。未几，其前军统领官张翼等七人谓鈞甫反覆，斩鈞甫及柔吉父子首以降，贼党大惧。诏以翼力翊卫大夫、温州观察使。傅等闻韩世忠且至，遂引兵趋信上。世忠闻之，恐其滋蔓闽广，乃自浦城捷出以邀之。辛巳，上次镇江府。翰林学士滕康请命有司祭陈东之墓，御笔令守臣并张恣致祭。上谕执政以恣古之遗直，东忠谏而死，皆厚恤其家焉。癸未，翰林学士滕康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康既秉政，张浚西行之议遂格。甲申，中书舍人张恣罢，恣初入见，言上即位以来，无纤毫之失。上谓大臣曰：『自古人君不患无过，患不能改过耳。恣谄谀如此，岂可置之从班？』乃落职宫观。乙酉，上至江宁府，驻蹕神霄宫。御笔：『建

康之地，古称名都。其以江宁府为建康府。』起复朝散郎洪皓为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充大金通问使。丁亥，苗傅寇浦城县。时御营副使司前军统制王德既杀陈彦章，欲与韩世忠战。世忠曰：『苗、刘未平，若与之战，乃是更生一敌，不如避之。』夜，世忠将至浦城北四十里，与傅、正彦遇于渔梁驿，正彦屯溪北，傅屯溪南，跨溪据险设伏，相约为应。世忠率诸军力战，骁将李忠信、赵竭节恃勇陷阵，右军统制官马彦溥驰救，死之。贼乘胜至中军，世忠瞋目大呼，挺矛而入。正彦望见，失声曰：『吾以为王德，乃韩将军也！』正彦少却。世忠挥兵以进，正彦坠马，世忠生擒之，尽得其金帛子女。傅弃军遁去。己丑，初，薛庆既据高邮，兵至数万人。知枢密院事张浚闻庆等无所系属，欲归麾下，亲往招之。浚渡江，靳赛以兵降。及是至高邮，入庆垒，从者不满百人。浚出黄榜示以朝廷恩意，庆感服再拜。辛卯，诏太史局天文官许将带学生内中止宿，以备宣问天象。乙未，知枢密院事张浚罢为资政殿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初，薛庆欲求厚赏，乃留浚三日，而外间不知，谓浚为庆所执，浮言胥动。真州守臣以闻。吕颐浩与李邴、滕康共议，罢浚枢管。己亥，都省言：『自兵兴以来，天下多事，四方文移，增倍于前日，宰执精力疲耗于案牍，而边防军政所当急者，反致稽缓。此无他，中书别无属官故也。望用熙宁故事，复置中书门下省检正官二员，分书六房事，省左右司郎官二员。』从之。是日，苗翊率众出降，复用其将孟皋计，欲遁之温、台，裨将江池闻之，杀皋擒翊，降于制置使周望。有举子程妥者，崇安人，时敌在傅军为傅谋，与苗瑀、张逵收余兵入崇安县，统制官乔仲福、王德共追之，尽降其众，傅夜脱身去，变姓名为商人，与其爱将张政亡之建阳县。土豪詹标觉而邀之，留连数日。妥知不免，密告标曰：『此苗傅也。』标执以告南剑州同巡检吕熙，熙以赴福建提点刑狱公事林杞。杞惧政分其功，与熙谋，使护兵杀政崇安境上，自以傅追世忠授之，遂槛赴行在。辛丑，张浚自高邮至行在，复以浚知枢密院事。浚辞曰：『高邮之行，徒仗忠信，虽不至如所传闻，然身为大臣，轻动损威，其罪莫大。』诏不允，遂以庆守高邮军。上亲书御制《中和堂》诗赐浚曰：『愿同越勾践，焦思先吾身。』卒章曰：『高风动君子，属意种蠡臣。』丙午，命诸路漕臣勘磨常平失陷钱物，具数申尚书省，仍桩收以待诏用。丁未，尚书省请以江、池、饶、信州为江州路，建康府、太平、宣徽州、广德军为建康府路，并以守臣充安抚制置使，其江州守臣更不带江东湖北字入衔。从之。京西北路制置使翟兴击叛将杨进，杀之，遂复西京。

六月戊申朔，东京留守杜充兼宣抚处置副使，节制淮南京东西路。己酉，上以久雨不止，虑下有阴谋或人怨所致，以谕辅臣，于是吕颐浩、张浚皆谢罪求去。上曰：『宰执岂可容易去位？来日可召郎官以上赴都堂言阙政。』

臣留正等曰：《周书》言三公燮理阴阳，汉故事，遇灾异则策免三公，盖以燮理爱人而至于致灾，宜其不免于咎。太上皇帝以久阴霖雨不止，宣谕宰执，不及其它，独使召郎官以上言己之过失，而将以收人心，召和气，销天变，此宋景公所以退星舍，而子韦之所以贺延寿也。圣德如此。

御史中丞张守言：『陛下罪己之诏数下矣，而天未悔祸，实有所未至尔。倘能应天以实不以文，则安知谴告警惧，非诱掖陛下以启中兴之业乎？』先是，守为副端，尝进修德之说，疏凡三上，且曰：『愿陛下处宫室之安，则思二帝、母后穹庐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则思二帝、母后膾肉酪浆之味；服细暖之衣，则思二帝、母后穷边绝塞之寒苦；操予夺之柄，则思二帝、母后语言动作受制于人；享嫔御之适，则思二帝、母后谁为之使令；对臣下之朝，则思二帝、母后谁为之尊礼。要如舜之兢业，汤之危惧，大禹之菲恶，文武之忧勤，圣心不倦，盛德日隆，而天之不助顺者，万无是理也。』及是又申言之，且曰：『天时人事，至此极矣。陛下睹今日之势与去年熟愈？而朝廷之措置施設，与前日未始异也。』中书舍人季陵言：『臣者君之阴，妻者夫之阴，夷狄者中国之阴。金人累岁侵軼，生灵涂炭，城邑丘墟，怨气所积，灾异之来，固不足怪。惟先格心正厥事，则在我者，其可忽邪？臣观庙堂之上无擅命之臣，惟将帅之权太盛；宫闈之内无女谒之私，惟宦寺之习未革。且阳为德，阴力刑，常雨常寒，阴道太盛。陛下正当修德以应天，能制将帅，乃德之刚；能抑宦寺，乃德之正。事宗庙以孝，禁盗贼以义，谋国以智，安民以仁。如此行之，则人心悦而天意得矣。』吏部侍郎刘珣言：『北戎强大，阴盛阳微，故阴雨为灾，此群臣所共知也。若乃孝悌通神明，至诚动天地，此陛下所宜知，群臣未尝言也。愿陛下精祷于天，详见于事，揭为台观，以表望思，时遣使人，以伸祈请，则孝悌之道至矣。陛下有仁圣之资，而二三执政专为蔽塞。愿取建炎以来所下诏令参稽而行，则至诚之道著矣。此感人心、销天变、召和气之大者也。』上嘉纳之。司勋员外郎赵鼎言：『自熙宁间王安石用事，肆为纷更，祖宗之法扫地而生民始病。至崇宁初，蔡京托名绍述，尽祖王安石之政，以致大患。今安石犹配享庙庭，而京之党未放，臣谓时政之阙，无大于此，何以收人心而召和气哉？』上纳其言，遂罢安石配享。癸丑，诏诸路帅臣、监司、郡守许招来材武之士，官为给食，仍量材录用。乙卯，诏：『军兴以来，忠义死节之家，令中书省、枢密院籍记姓名，优加存恤，访其子孙，量材录用。』丙辰，苗傅后军部将韩侂胄陷光泽县。傅之败也，侂胄以兵趣邵武军，入城焚掠；趣建昌军，守臣方昭率众守备，贼一夕遁去。进犯抚州，入城纵掠；又攻湖口县，渡江至蕲州。会刘光世驻军江州，遣人招侂胄，侂胄往见光世，因更名世清，号小韩。寻诏世清添差蕲州兵马钤辖。庚申，隆祐皇太后至建康，上率群臣迎于郊外。辛酉，上手诏以四

事自责，一曰昧经邦之远图，二曰昧戡难之大略，三曰无绥人之德，四曰失驭臣之柄。仍命出榜朝堂，遍谕天下，使知朕悔过之意。丙寅，罢江浙荆湖闽广增置射士三分之一，既而言者以为无益，乃罢武尉，不数年而所增射士尽废之。丁卯，右司谏袁植罢。初，植请再贬汪伯彦而诛黄潜善及失守者权邦彦、朱琳等九人。上曰：『渡江之役，朕方念咎责己，岂可尽归罪大臣？植乃朕亲擢，虽敢言，至导朕以杀人，此非美事。』吕颐浩曰：『圣朝弼臣罪虽大，止贬岭外，昭盛德，可以祈天永命。植发此念，已伤和气。』滕康曰：『如植言，伤陛下好生之德矣。』乃下诏，略曰：『朕亲擢袁植，置之谏垣，意其补过拾遗，以救阙失。而植供职以来，忠厚之言未闻，杀戮之事宜戒。可出知池州。』明日，康见上曰：『大哉王言。太祖以来未尝戮大臣，国祚久长，过于两汉者，此也。』未几，潜善卒于梅州，尚书司勋员外郎赵鼎行右司谏，监登闻检院吕祉守右正言。祉上疏论：『致治之要以聪明为本，持养之道，要在有益于聪明者为之，勿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有损于聪明者去之，勿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疏入，上召对，祉复进三策，其一曰：『自古拨乱同于创业之君。』其二曰：『自古得天下，必以人心之同；其失天下，必以人心之异。』其三曰：『乞付诸大将以节制之权。』上悉嘉纳，遂有是命。罢诸州新置州学教授员。癸酉，枢密院言：『自兵兴至今，军政事务倍于平时。欲依祖宗朝，置检详官两员，序位在左、右司之下；编修官四员止存一员，依旧看详条法。』从之。甲戌，上自神霄宫入居建康府行宫。御史中丞张守试尚书礼部侍郎。守尝论吕颐浩不可独任而张浚不宜西去。上不然之。会有旨，以东京粮运不继，复命梁扬祖为发运使，专切措置粮运，以饷中都。权给事中刘宁止言其不可，诏以次官书读行下，遂命起居郎綦崇礼兼权给事中。守言扬祖不可用，请罢之。中书舍人季陵亦封还录黄，论：『扬祖前为发运使，未及半年，而中都之人至于相食，此则扬祖之罪，孰谓扬祖知首尾乎？』守再上疏论列，不报。疏三上，扬祖乃请奉祠。守言：『扬祖以自请得祠，是臣在宪台言无可采。』因乞补外，遂有是命。守力辞不拜，上命吕颐浩召守至政事堂，谕以正士不宜轻去朝廷，守乃受命。中书舍人范宗尹为御史中丞，首言：『设若敌骑深入，当以控扼之事责之将相，陛下姑引而避之。』中书舍人季陵亦言：『建康陛下所当守，亦敌人所必攻。九江上流有建瓴之势，淮南诸郡有唇亡之忧。臣愿陛下为马上之计。』乙亥，金人陷磁州。

秋七月辛巳，韩世忠军还，执苗傅、刘正彦、苗翊诣都堂审验毕，磔于建康市，梟其首。正彦临刑，瞋目骂傅曰：『苗傅匹夫，不用吾言，遂至于此！』癸未，御前左军都统制韩世忠为检校少保、武胜昭庆军节度使，赏平苗、刘之功也。上遣使赐世忠金合，且御书『忠勇』二字表其旗帜，又封其妻梁氏为和

国夫人，制曰：『智略之优，无愧前史。』给内中俸以宠之。将臣兼两镇、功臣妻给俸皆自此始。范琼为御营使司提举一行事务。时琼自南昌入见，故以命之。殿中侍御史王庭秀知筠州，右司谏赵鼎行殿中侍御史。先是，庭秀论吕颐浩除拟不公，故有是命。右正言吕祉奏曰：『朝廷今日缘论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缘论大臣，罢一言官，则后日大臣行事有失，谁敢言者？愿陛下以言章示大臣，使之自省，置身无过之地。如或不悛，黜之何惜？』甲申，诏曰：『朱胜非、颜岐、张澄、路允迪当轴处中，荷国重任而不能身卫社稷，式遏凶邪。方逆臣乱常之日，恣其凌肆，以紊机衡。夫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孔子以为焉用彼相。今二凶既诛，典刑斯正，胜非之徒，盍论其罚。』于是胜非自观文殿大学士、知洪州落职、提举亳州明道宫；岐落资政殿学士，依旧提举南京鸿庆宫；允迪自资政殿学士、淮西制置使落职、提举江州太平观；澄自资政殿学士、江州路制置使坐朋附二凶，责授秘书少监、分司西京、衡州居住。御营左军都统制韩世忠讼王德擅杀其将陈彦章，诏德除名，郴州编管。丙戌，范琼引兵趋阙入见，知枢密院事张浚奏：『琼大逆不道，罪恶贯盈，呼吸群凶，布在列郡，以待窃发。若不乘时显戮，他日必有王敦、苏峻之患。』上许之，遂以张浚兵捆缚付大理，使刘光世出抚其众曰：『所诛范琼耳，若等固天子自将之兵也。』众皆投刃曰：『诺。』遂以八字军还付洮州王彦，余兵分隶御营，顷刻而定。

《大事记》曰：盖自宣和末群盗蜂起，建炎以来，祝靖、薛广、党忠、阎仅、王存之徒虽皆招安，而淮宁、山东、河北之盗皆拥兵数万，拱州之黎驿、单州之渔台，亦有溃卒数千。赵万袭常州，张遇焚真州，丁进犯寿春，桑仲据襄阳，戚方犯镇江，杨勍犯处州，刘超据荆南，王辟犯房州，崔增犯太平州，张用据桂阳军，赵延寿犯德安军，皆随灭随起，甚而范琼召见朝不肯释兵，则天子之兵皆盗矣。所幸事变兴而人才见，保护圣躬，胜非之力居多；倡义勤王，张浚之力居多，故一月而除二凶。而范琼之谋逆，浚又与刘予羽谋之，府中之文字夜成，庑下之黄纸旦出，琼遂就擒。三大奸既除，而内盗始息矣。

元懿太子薨，年三岁。诏辍五日朝。戊子，签书枢密院事郑穀薨于位。穀执政甫百日，上甚悼之，谓大臣曰：『朕丧元子，犹能自排遣。穀讫至，殆不能释也。』己丑，资政殿学士王绉参知政事，试兵部尚书周望同签书枢密院事。庚寅，乡贡进士李时雨上书曰：『臣窃闻皇太子服药不痊，事之既往，夫复何言？而承嗣之道，理不可后。为今之计，欲乞暂择宗室之贤者一人，使视皇太子事，以系属四海，增重朝廷。候陛下皇太子长成，异之东宫，则以一王封，视皇子亦不为嫌也。伏望陛下断以不疑而力行之。』书奏，诏日下押出国门。建炎以来言储嗣者，盖自时雨始。辛卯，诏谏院别置局，不隶后省，许与两省官相见议事。元丰初，用唐制置谏官八员，分左、右隶两省，至是始复之。

，如祖宗之故。升杭州为临安府。壬辰，诏范琼就大理寺赐死。丁酉，铸三省、枢密院银印。庚子，尚书户部侍郎汤东野试工部侍郎兼知建康府。时建康府寓治保宁僧舍，而江浙制置使韩世忠屯蒋山，逐守臣连南夫而夺其治寺。殿中侍御史赵鼎言：『南夫缓不及事固可罪，然世忠躬率使臣，排闥而入，逐天子之京尹，此而可为，孰不可为矣？愿下诏切责世忠而罢南夫，仍治其使臣之先人者，此为两得。』上曰：『唐肃宗兴灵武，诸军草创，得一李勉，然后知朝廷尊。今朕得卿，无愧昔人矣。』乃降南夫知桂州，而以东野知建康府。戍兵故皆群盗，喜攘夺市井，东野峻法绳之不少纵，民恃以安。知枢密院事张浚以精兵千五百人、骑三百发行在，赐度僧牒二万、紫衣师号五千为军费。上赐川陕官吏军民诏曰：『朕嗣承大统，遭时多故，夙夜以思，未知攸济，正赖中外有位悉力自效，共拯倾危。今遣知枢密院事张浚往谕密旨，黜陟之典，得以便宜施行。卿等其念祖宗积累之勤，勉人臣忠义之节，以身徇国，毋貽名教之羞；同德一心，共建隆兴之业。当有茂赏，以答殊勋。』浚辟知秦州刘子羽参议军事，尚书考功员外郎傅雱、兵部员外郎冯康国主管机宜文字，忠州防御使王彦为前军统制。彦将八字军以从，太学博士何洋、阁门祇候甄援等俱从行。康国将行，往辞台谏赵鼎，谓之曰：『元枢新立大功，出当川陕半天下之责，自边事外，悉当奏禀。盖大臣在外，忌权太重也。』壬寅，诏迎奉皇太后，率六宫往豫章，且奉太庙神主、景灵宫祖宗神御以行。以参知政事李邴、签书枢密院事滕康并为资政殿学士，邴权知三省枢密院事，东京留守杜充同知枢密院兼宣抚处置副使，吕颐浩、张浚荐之也。仍命充总兵防淮。

八月戊申，环庆经略使王似言：『方今用兵之际，关陕六路帅乞用武臣。』吕颐浩曰：『臣少识种谔眇小，而为西夏信服。今之武帅类皆斗将，非智将，罕见如谔之比。』杜充曰：『方今艰难，帅臣不得坐运帷幄，当以冒矢石为事。』上曰：『王似未知武臣少能知义理，若文臣中有智勇兼资、练达边事如范仲淹者，岂必亲临矢石，何为多藉武帅？』己酉，移浙西安抚司于镇江。壬子，权知三省枢密院事李邴提举杭州洞霄宫，权知三省枢密院事滕康进权知三省枢密院事，吏部尚书刘珣权同知三省枢密院事，仍许珣缀执政班奏事。丙辰，奏祠部庆牒改用绫纸，仿茶盐钞法，用朱印合同号，仍增绫纸工直钱十缗，通旧为百二十缗。自治平末年始鬻度牒，渡江后军兴费广，用度多仰之。旧以黄纸印造，故伪者易为。至是，户部郎中朱异等以为言，始有是命。辛酉，广州州学教授林勋献《本政书》十三篇。勋以为国朝兵农之政，大抵因唐末之故。今农贫而多失职，兵骄而不可用，地利多遗，财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癸亥，两浙转运副使王琮罢，仍夺职，坐不刊行《资治通鉴》板本也。始范冲刻是书，垂成而去。琮至，遽罢之。言者劾琮指司马光为奸人，谓《通鉴》为邪

说，必欲毁板，恐其流传，故有是命。乙丑，权东京留守判官程景昌宇自京城还蔡州。初，杜充既去，昌宇以无粮不可留，引所部还蔡，副留守郭仲荀亦引余兵归行在，遂以京畿转运副使上官悟权京城留守。自悟权留守后，命令不复能行，留守司名存而已。上谓辅臣曰：『国用匱乏，政以所费处多。』吕颐浩曰：『用兵费财，最号不费，故汉文帝不言兵而天下富。』上曰：『用兵与营造最费国用，深可戒也。』

臣留正等曰：汉武帝外事四夷，内侈宫室，剥民之肤极矣。及盗贼蜂起，乃始封宰相以富民侯，顾奚益哉？太上皇帝以用兵、营造为蠹财之戒，其有鉴于斯乎？然臣尝窃议之：二者为财用之蠹虽均，宫室之奉，所当深戒。师旅之兴，有出于不得已者。文帝惜露台百金之费，而乃讲武于上林，聚兵于广武，岂靳营造而轻于用兵哉？盖应敌之备，不得不然也。太上皇帝在位三纪，台榭苑圃无所营缮，内帑所积甚富。及贼亮南侵，馈饷赏犒之费尽出于此，而民不知。《易》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而后知圣虑无一日不在斯民也。

甲戌，礼部尚书曾柳为翰林学士承旨，礼部侍郎张守为翰林学士。先是，殿中侍御史赵鼎入对，论守无故下迁。上曰：『以其资浅。』鼎曰：『中丞台纲所系，岂计资耶？且言事官无他过，愿陛下毋沮其气。』时上每除言官，即置一簿，考其所言多寡。鼎为台谏三月而言四十事，上皆行之。

闰八月戊寅，知平江府孙覲罢，以言者论覲尝建明王安石常平聚敛之法也。时覲在平江，拘催民间崇宁以来青苗积欠，民苦其扰。上闻，亟下诏除之。乙酉，诏诸路复置提举常子宫指挥勿行，用殿中侍御史赵鼎疏也。己丑，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吕颐浩进左仆射，同知枢密院事杜充守右仆射，并同平章事兼御营使。参知政事王绚兼御营副使。淮东副总管靳赛以所部诣刘光世降，光世因以为将，就统其军，人人皆喜。庚寅，起居郎胡寅上疏曰：『臣伏睹诏书，以敌人侵袭，备御不给，遂有移蹕之意。右顾岳鄂，左趋吴越，安危利害，下访群臣。臣闻孔子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今臣所陈，不免追咎既往者。盖谓建炎以来，有举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复收人心而图存，则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故也。一昨陛下以亲王介弟受渊圣皇帝之命出帅河北，二帝既迁，则当纠合义师，北向迎请，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遥上徽号，建立太子，不复归覲宫阙，展省陵寝。斩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岁月。敌兵深入陕右，远破京西，漫不治军，略无扞御，盗贼横溃，莫之谁何，无辜元元，百万涂地。怨气上格，日昏无光，飞蝗蔽天，动以旬月，方且制造文物，靡费不费，猥于城中，讲行郊报，朝廷动色，相谓中兴，虜骑乘虚，直捣行在，匹马南渡，狼狈不堪，淮甸之间，又复流血。逮及反正宝位，移蹕建康，不为久图，百度颓弛，淮南宣抚，卒不遣行。自画大江，轻失

形势。一向畏缩，惟务远逃，军民怨咨，如出一口，存亡之决，近在目前。凡此节次十余条，皆所谓举措失人心之大者也。为陛下计，当如何？而黄潜善、汪伯彦、颜岐顾以乳妪护赤子之术待陛下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存惟圣体，不可不自重爱也。」曾不知太祖勤劳取天下，列圣兢业嗣守，不敢坠失。今也宗庙为草莽埋之，陵阙为畚鍤惊之，堂堂中华，戎马生之，赫赫帝图，盗贼营之。本初嗣服，既不为迎二帝之策，因循远狩，又不为守中国之谋，以至于今。德义不孚而号令不行，刑罚不威而爵赏不劝，巡幸所至，民以淮甸为戒；驻蹕所在，人以敌至为忧。东南之州郡几何？翠华之省方无已。若不更辙以救危亡，则人心已去，天命难恃，虽欲羁栖山海，跋履崎岖，臣恐非所以为自全之计也。为今之策，愿陛下一切反前失而已，则必下诏曰：「金人以小狄猖獗，薰污中华，逆天乱伦，扶立僭伪，用夷变夏，俾臣作君。朕义不戴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庙荒残，罪乃在予，无所逃责。」以此号召四海，耸动人心，不敢爱身，决意讲武。然后选将训兵，戎衣临阵，按行淮甸，上及荆襄，收其豪英，誓以战伐，天下忠义之士必云合而景从，天下武勇之夫必响应而飙起。臣不自量，每切叹愤，辄为陛下画七策为中兴之术。其一曰罢和议而修战略。盖和之所以可讲者，两地用兵，势力相敌，利害相当故也，非强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议则出于耿南仲，何也？渊圣皇帝在东宫，南仲为东宫官，归依右丞李邦彦。邦彦其时方被宠眷，又阴为他日之计。既而渊圣嗣极而邦彦为次相，金人遽至城下，遂献和议，南仲因附邦彦，而沮种师道击贼之谋，于是覆邦之患滋蔓而起，分朋植党，必欲自胜。主战伐者，李纲、种师道两人而已。机会一去，国论纷然，中原涂炭，至今益甚者，本缘南仲主持邦彦，以报私恩，不为国虑之所致。其朋徒附合，根株胶结，宁误赵氏，不负耿门之所为也。若以为强弱之势绝不相侔，纵使向前万不能抗，则自古徒步奋臂、无尺寸之地而争帝王之图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原，罢绝和议，刻意讲武，以使命之币为养兵之费，断而行之，坚确不变，庶几贪狄知我有含怒必斗之志，沙漠之驾或有还期。所谓乞和，必无可成之理。昔北狄至澶州，王钦若、陈尧佐请幸吴、蜀，惟寇准劝征。及成功之后，钦若等羞恨无以藉口，则惑真宗曰：『当是时，寇准亦岂有好计，但是热血相沃。譬如博钱，以陛下为孤注耳。』使人君不明，则钦若之言为爱君，而寇准之功为幸胜矣。二曰置行台以区别缓急之务。既定义讲武，则其余庶常有日力不暇给者，当置行台以区别之。今百司庶府，其必不可阙者，惟吏部、户部为急。诚使江淮、两浙、湖北并依八路法慎择监司而付之，则吏部铨事亦复减省。户部所以治天下财赋也，今四方供贡久不入于王府，往往为州郡以军兴便宜截用，经常一坏，未易复理。窃观行在支费，每月无虑八十万，惟以榷货盐利为无穷之源耳。故臣谓宜置

行宫，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审择一处，以安太后、六宫、百司，以耆哲谄练大臣总台谏，守成法，从事郎吏而下，不轻移易，量留兵将，以为营卫，命户部计费调度以给之。陛下奉庙社之主，提兵按行，广治军旅，周旋彼此，不为宸居。至于馈饷之权，自宜专责宰相，而选秀发运以佐行于下，如汉委萧何以关中，唐委刘晏以东南。经制得人，加以岁月量入为出，何患无财？三曰务实效，去虚文。夫大乱之后，风俗靡然，躬率而不变之者，则在陛下。夫治兵必精，命将必贤，政事必修，誓戮大憝，不为退计者，乃孝弟之实也。遣使乞和，广捐金币，不耻卑辱，冀幸万一者，为孝弟之虚文也。屈己致诚以来天下之士，博访策略，信而用之，以期成功者，乃求贤之实也。未见贤若不克见，既见则不能由之，或因苟贱求进之人，遂乃例轻天下之士，姑为礼貌，外示美名者，为求贤之虚文也。听受忠鲠，不惮拂逆，非止面从，必将心改，苟利于国，即日行之者，乃纳谏之实也。和颜称善，泛受其说，合意则喜之，不合则置之，官爵所加，人不以劝，或内恶其切直，而用他事迁徙其人者，为纳谏之虚文也。将帅之才，智必能谋，勇必能战，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后待以恩，御以威，结以诚信，有功必赏，有罪必刑者，乃任将之实也。庸奴下才，本无智勇，见敌辄溃，无异于贼。与之亲厚，等威不立，赐予过度，官职逾涯，将以收其心，适足致其慢，听其妄诞张大之语，望其朴实用命之功者，为任将之虚文也。简汰其疲老病弱，升择其壮健骁勇，分屯在所，置营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选众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阶级之制，以变其骄恣悍悖之习，然后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进战获酋虏则厚赏，死则恤其妻孥，退溃则诛其身，降敌则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贷者，乃治军之实也。无所别择，一切安养姑息之，惟恐一夫变色不悦，幸无事则曰：「大幸矣。」教习击刺，有如聚戏，纪律荡然，虽其将帅不敢自保者，为治军之虚文也。慎选部刺史、二千石，必求明惠忠智之人，使久于其官，惩革弊政，痛刈奸赃，以除民害，虽军旅骚动，盗贼未平，必使宽恤之政实被于民，固结百姓将离之心勿致溃叛，乃爱民之实也。诏音出于上，虐吏沮于下，诳以出力自保，则调发其丁夫；诱以犒设贍军，则厚哀其钱谷。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凡干涉军须之具，日日征求，物物取办，因缘奸弊，民已不堪，乃复蠲其税租，载之赦令，实不能免苟以欺之者，为爱民之虚文也。若夫保宗庙，保陵寝，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实者行乎其间，则为天子之实也。陵庙荒圯，土宇日蹙，衣冠黔首，为肉为血，以此六虚者行乎其间，陛下载黄屋，建幄殿，质明辇出房，雉尾金炉，夹侍两陛，仗马卫兵，俨分仪式，赞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卑卑而前，缙笏出奏，司晨唱辰正，则驾人而仗出矣，此则为天子之虚文也。其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今宿卫单弱，国威稍挫。臣尝言乞于诸路

抽拣禁军充御营正兵，厚其月廩，精加训阅，陛下自将之。天子之军既强，则中国之变自弭。则又命福建团结枪仗，各择其土豪，使部督之，以俟兴发，命两浙募水手，并起诸州撩湖捍海等兵尽付水军，江东西、湖南北募弓手，以在官闲田给养，命广西及辰、沅、鼎、靖于见教峒丁中简其精锐，分番起之，屯戍襄汉；以京西、淮南荒废无主之田为屯田，招集两河、山东诸路流徙之人，略依古法均节之，择强壮者训习武艺，使且耕且战，文武臣中有明习营屯之事肯自奋者，因以任使，于是时而兵不强，敌不畏，盗不息，然后可以归之天命，无所复为矣。其五曰定根本。自古图王霸之业者，必定根本之地而固守之，而非建都之谓也。按南渡六朝之遗迹，则舍建康不可。虽然，欲谋进取，则非坚坐不动之所能。臣切谓惟荆襄为胜，诚能屯唐、邓、襄汉之田以养新兵，出广西武陵峒丁并施、黔獠军筑坚垒[1]，列守汉上，阻以水军，经以正军，纬以弓手，民军牵制江、黄，呼吸卢、寿，则进取之基立，然后陕西声气血脉通达，而骑卒可至川广之富，皆犹外府易以拱把。臣愿陛下先命吕颐浩、杜充分部诸将过江，广斥堠，治盗贼，自以精兵二三万为輿卫。陛下提此兵渡江而北，缓轡而上，遣使巡问父老，抚绥挺刃之余民至于荆襄，规模措置为根本之地，犹汉高之于关中，光武之于河内，虽巡历往来，征伐四出，而所固守必争而勿失者，以荆襄为重。诚能坚忍耸厉，坐薪尝胆，悠久为之而不能济，则书传所载周宣王、汉光武之事皆力妄言以欺后世，无足信矣！其六曰选宗室之贤才者封建任使之。帝王为治之道，惇睦宗族，强本弱枝，所以巩固基图，绍延佑命。原其用心，盖以天下为公，而不以为私分也。今宜于同姓中不问亲疏，选择贤才，布之中外，广加任使。其望实杰然出众者，陛下宜留之宿卫，夹辅王室。其有克敌戡难之功者，宜渐为茅土之制，星罗而棋列，以慰祖宗在天之灵，以续国家如线之绪，使讎敌知赵氏之居中国者尚此其众，则其扑炎灾火之横心、立异姓之逆谋庶其少息乎。其七曰存纪纲以立国体。夫创业垂统之君，必立纪纲以遗子孙；继世承序之君，必守纪纲以法祖宗。一君子进，众小人未必退；一小人进，则众君子必退矣。势不两立，而于君子为难。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时见用，然罪著则斥之。君子亦或见废，然忠显则收之，故其成当世之功，贻后人之辅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则不然，斥绝君子，一去而不还；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败当时之政，为后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养之君子，既久且远，日以消亡矣；安石所教之小人，方新而近，其蕃息未艾也。所以误国破家，至毒至烈，不知此时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几何，岂堪此辈大言轻舍，尽输之夷狄耶？夫以贤治不肖，此治平以前陛下之家法；以不肖治贤，此熙宁以后陛下之家戒。矧当今日否塞之气充牣于中原，阴长之滋勃兴于夷狄，非得希世异材，上下外迭任交用，泰何由复而否何由

倾乎?此纲纪国家之一事也。』又曰：『右文左武者，有国不易之道。今儒学衰息，未有巨贤硕德屹乎朝廷，以收运筹指踪之功。陛下所深恃以为心膂爪牙者，惟三四庸将耳。夫此数人者，以近时论之，曾不足以当种师道之厮役，况望古昔名将乎?而偃蹇庞然，当负重寄，使平寇盗，尚或未能，岂敢冀其向敌人发一矢也?自愧无以塞责，则大言诡论以上欺睿听；慢辞倨礼以下视朝士，谓今日祸乱皆文臣所致耳。敌人方强，不可与争锋，必退避自保，乘时而动。又不铃勒其众，动则溃，溃则盗，盗则招，招则官，反覆循环，无有穷已。其为国家之害，岂文臣所敢望哉?臣愿陛下委大臣以腹心，待近臣以礼貌，常使南衙朝士气势重于此曹，天下抱才自爱之人必愿立于左右，缓急之际，必有能为陛下竭忠尽节、不愧古人者矣。故事，宰相坐待漏院，三衙管军于帘外倒杖声喏而过，今见其分庭抗礼矣。推此类非一，日长不已，陛下不为之别异表著，是自削堂陛，无复等威，亦将何所不至哉?此纳纪国家之二事也。治天下者，必取笃实躬行之士，而舍浮华轻薄之人，所以美教化，善风俗。本朝自熙宁以前皆守此道，至王安石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实，绝灭史学，倡说虚无，以同天下之习。其习既同，于今五十年，士以空言相高，而不适于实用。今乃有身为从官而自陈磨勘，乞覃恩转官不以为耻者矣。推而上之，见利必忘义，贪得必患失，遗其亲，后其君，背叛篡夺，便可驯致，此明君之所甚畏而深戒者也。今万化之原本于陛下，苟力行孝弟，则天下之忠顺者来矣。好贤远佞，则天下之名节者出矣。赏清白，则贪污者屏矣。崇行义，则奔竞者息矣。旌能实，则谬诞者惩矣。贵忠厚，则残刻者远矣。至于文辞之丽、言语之工，倒置是非，移易黑白，诚不宜任用，以为浮薄之劝也。靖康二年，著作郎颜博文佞，谀张邦昌则曰：「非汤武之干戈，同尧舜之禅让。」及为邦昌作请罪表，则曰：「仲尼从佛肸之召，本为兴周；纪信乘汉王之车，固将诳楚。」博文，近世所谓能文之士也，其操术反覆如此，故廉耻道消，四维大坏，则社稷随之，陛下何利焉?此纲纪国家之三事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圣人重信至于易死，疑若太过，鄙夫陋儒以智诈谲诡为术者，必忽此言。然真宗澶州与契丹结盟，契丹守之百有二十年不敢先动。宣和宰相王黼一旦败盟举兵，结远夷，伐与国，取景德誓书还之天章阁，天地鬼神所临重誓自我背之，遂使金人得以藉口。夫金人何憾于我哉?皆契丹惹之，假手借兵，报灭国之怨耳。失信之祸乃至于此，孔子之言良不为过。而近日以来，朝廷失信于民尤甚，如所谓「前降指挥更不施行」，如所谓「已差下人别与差遣」，承受既数，奉行实难。不曰略与应破指挥，则谓不晚，必又更改。近在朝廷，尚有此风，远而四方，从可知矣。百姓虽愚，然习于知见，必谓朝廷之令率皆诳我，是心一萌，奸雄得以诱之矣，此纲纪国家之四事也。郡守、县令者，亲民之官；监司者，统临州县之长。既得其

人，必久任之，以考功罪之实而施赏罚焉。近日以来，朝廷移易郡守、监司，无月无之，殆不可胜纪。谓其不才而罢之耶？则曷若考慎于未命之前也？顾恐未必然，特出于用事者之私意耳。民力已困，财用已竭，溃兵剧贼徜徉乎其间，戎务军须交制乎其上下，朝廷忧劳叹息而未能救，尚忍不为择忠信之长、慈惠之师以抚绥之乎？此纲纪国家之五事也。臣夙夜思之，得此七策，于当世之务虽不能尽，亦可见大略矣。惟陛下动心加虑，反覆而考焉。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以为今日难于前日，安知后日不又难于今日乎？往者虽不可复追，不当谓不可为者而遂已也。今年之春，雷电大震，白虹贯日，中有黑子。钱塘之祸，实先示象。乃闰月，金犯大火，芒怒赫然；九月朔旦，日有食之，车驾复有思患预防之行，明堂遂虚，阳德大弱。钱塘受辱之地，岂可再枉六飞？人知陛下无兴复之志，威权日削，无可瞻望，投戈四起，孰能止之？今尼玛哈之强未如秦，其得罪于中国，无人不怨，则有甚于始皇之于六国也。东南形势，控带江山，兼有吴楚之地，坤维岭海，提封自如，非如汤以七十里而起也。而乞怜偷生之势乃甚于楚之为奉役，此臣所以日夜愤懑为陛下痛惜，而伤大臣之过计也。诚欲北向而有为，臣将见锄耰惨于长铍，奋臂威于甲兵，举四海惟陛下之用，惟在陛下断与不断，为与不为耳。五路事宜，张浚已行措置。今能使淮南、荆襄肘臂相应，山东合从，则金人所守者数千里之地，兵分势合，批穴捣虚，攻其不备，多方以误之，以十年为期，陛下必能扫除妖氛，一清天步，修上京之庙貌，拜巩洛之神皋。远迓父兄，归安凤阙，再新仪物，永固皇图。巍然南面，称宋中兴。其与惕息退藏，蹈危负耻，岂不天地相绝哉！』疏入，吕颐浩恶其切直，罢之。辛卯，命尚书右仆射杜充领行营兵守建康，韩世忠守镇江府，刘光世守太平及池州。光世仍受充节度。辛企宗守吴江县，陈思恭守福江口，王琼守常州。壬辰，监都进奏院周元曜自京太庙奉迎艺祖以下神位九室往临安。元曜言升暘宫挂牌降甘露，上谓辅臣曰：『元曜前态未革，谄谀如此，可勿令上殿。』己亥，诏减福建、广南路岁买上供银三分之一，以宽民力。诏诸路制置使惟用兵听从便宜，余悉禁止。庚子，从官以下先行。是夜大雨，上虑禁卫劳苦，焚香祷天。涪朝雨霁。壬寅，上幸浙西。初，太白犯前星，次逼明堂才一舍，上心甚惧。至是稍北，复归黄道。上语宰执曰：『天之爱君，犹父之于子。见其过告戒之，及惧而改。则益爱之。』王绹曰：『今夜必益远。』既而果然。刘光世上书言受杜充节制有不可者六，上怒，趣令过江，且诏毋入光世殿门。光世惶恐受命。光世以便宜复郴州编管人王德充前军统制。时江浙人皆倚充为重，而充日事诛杀，殊无制御之方，识者为之寒心焉。甲辰。上次镇江府。参知政事王绹言：『此陈东乡里。』上命以金赐其家。宣抚处置使张浚自建康至襄阳，留二十日，召帅守、监司令预储蓄，以待上西幸。浚方搜揽豪杰为用，以

新除御营使司提举一行事务曲端在陕西屡与敌角，欲仗其威声，承制拜端威武大将军，充本司都统制。端登坛，将士欢声雷动。刘豫遣人说东京副留守上官悟，令降于金人。悟斩其使。豫乃赂悟之左右乔思恭、宋愿与之同说，悟复斩之。

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所蚀仅四分，未几复退。上谓吕颐浩曰：『太史所奏日蚀早而分深，朕适以油盆观之，食浅而退速。』颐浩曰：『陛下严恭寅畏，感格如此。』壬子，金人降单州，取兴仁府，遂陷南京。癸丑，签书枢密院事周望充两浙荆湖等路宣抚使，总兵守平江府。翰林学士张守同签书枢密院事。丙辰，高丽请入贡，诏不许。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汪藻草诏略曰：『坏晋馆以纳车，庶无后悔；闭玉关而谢质，匪用前规。』上大善之，以藻为得体。

校勘记

[1] 沐阳 原作『沐阳』，《中兴圣政》卷四同，均误。兹据《要录》卷十九改。

[2] 欧阳澈 原作『欧阳彻』，据《宋史》卷四五五《欧阳澈传》及《要录》卷二十改。

[3] 獠军 原作『撩军』，《要录》卷二十七作『诸军』，兹据《中兴圣政》卷六改。

宋史全文卷十七下

宋高宗四

庚戌建炎四年春正月甲辰朔，大风。御舟碇海中。乙巳日午，西风忽起，金兵乘之犯明州，浙东制置使张浚与守臣刘洪道坐城楼上遣兵掩击，杀伤大当，敌奔北，堕田间或坠水。浚急令收兵。夜，敌拔寨去。丙午早，御舟次章安镇。丁未，御史中丞赵鼎自明州还行在，遂与从官同对于舟中。庚戌，金人再犯明州。丙辰，江淮宣抚司右军统制岳飞自广德军移屯宜兴县。杜充之败也，其将士溃去，多行剽掠，独飞严戢所部，不扰居民，士大夫避兵者皆赖以免，故时誉翕然归之。丁巳，娄宿陷陕府，守臣李彦仙死之。彦仙守陕再逾年，大小战二百，及城陷，其属官、通守、职官、县令、将佐五十一人皆与同死，无屈降者。戊午，张浚全军立功人并迁七官，赏明州之捷也。金人再犯余姚县。己未，金人破明州。夜，大雷雨。翌日，上谓大臣曰：『昨雷声颇厉，于占为君弱臣强，边境兵不制所致。朕当与卿等修德以应天。』壬戌晚，雷雨又作。上谓大臣曰：『此与前占无异，惟频发者应速耳。』癸亥，泊青澳门。甲子，泊温州港口。丙寅，移次温州之馆头。先是，金人攻定海县，破之，遂以舟师犯昌国县，欲袭御舟。至碇头，风雨大作，提领海船张公裕引大舶击散之，乃去。丁卯，金人犯潭州。戊辰，权知三省枢密院事滕康提举亳州明道宫

，权同知刘珣提举江州太平观。己巳，尚书户部侍郎叶份请令僧道换给己书，填黄纸度牒，每道输纸墨钱十千。从之。初，赵立既至楚州，朝廷因以立知州事。金左监军昌亲帅数万人围城，相持四十余日，敌不能入，而城中薪粮日竭。辛未，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汪藻言：『金人为患，今已五年。陛下以万乘之尊，而依然未知税驾之所者，由将帅无人，而御之不得其术也。如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王??之徒，身为大将，论其官则兼两镇之重，视执政之班，有韩琦、文彦博所不敢当者；论其家则金帛充盈，锦衣肉食，舆台厮养，皆得以功赏补官，至一军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平时飞扬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驱掇，甚于敌兵，陛下不得而问。正以防秋之时，责其死力耳。张俊明州仅能少抗，奈何敌未退数里间而引兵先遁？是杀明州一城生灵而陛下再有馆头之行者，张俊使之也。臣痛念自去秋以来，陛下为宗社大计，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故杜充守建康，韩世忠守京口，刘光世守九江，而以王??隶杜充，其措置非不善也。而世忠八九月间已归镇江，所储之资尽装海舶，焚其城郭为逃遁之计。洎杜充力战于前，世忠、王??卒不为用，光世亦偃然坐视，不出一兵，方与韩杞朝夕饮宴，贼至数十里间不知，则朝廷失建康、敌犯两浙、乘輿震惊者，韩世忠、王??使之也。失豫章、大母播越、六宫流离者，刘光世使之也。呜呼！诸将已负国家，罪恶如此，而俊自明引军至温，道路一空，居民皆逃奔山谷；世忠逗遛秀州，放军四掠，至执缚县宰以取钱粮，虽陛下亲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来。元夕取民间子女张灯高会，君父在难而不恤也。??自信入闽，所过邀索千计，公然移文曰：「无使枉害生灵。」其意果安在哉？臣观今日诸将，用古法皆当诛，然不可尽诛也。惟王??本隶杜充，充败于前而??不救，此不可赦，当先斩琼，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贬降，使以功赎过。臣愚以为敌退之后，正大明赏罚、再立纪纲之时，莫若择有威望大臣一人尽护诸将，虽陛下亲军亦听其节制，稍稍以法裁之，仍使于偏裨中择人才之可用者，间付以方面之权，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阴为诸将之代，此今日所最急者，惟陛下与大臣熟议，断而行之。』户部侍郎叶份言：『淮盐路梗，妨阻客贩。浙盐数少，积压客钞。望权以福建盐通商，仍稍还买盐本钱，即本路官搬官卖两不相妨。』从之。福建路岁产盐一千一百万斤，政和中，遣左司郎官张察至奉路参定，岁以三分为率，二分归朝廷。许商人输钱，给钞受盐，一分归漕司，许自卖盐，以办岁计。时商贩、官搬二法并行。靖康俶扰，商贩殆绝，故宫悉自鬻，岁入课钱四十万缗。至是，份请行钞法，而奸民乘之，盗贩者甚众。

二月乙亥，御舟至温州江心寺驻蹕。大中大夫卢益权知三省枢密院事，吉州居住李回复端明学士、权同知。金人陷潭州。丙子，金自明州引兵还临安。丙戌，金人自临安退兵。丁亥，金人陷京师，权留守上官悟及副留守赵伦出奔

。悟至唐州，为董平所杀，自是四京皆陷没矣。庚寅，上入温州，驻蹕州治。辛卯，金人陷秀州，权州事邓根留本州兵马都监赵士医乘城拒敌，城陷，士医为流矢所中而死。甲午，尚书省言：『淮盐道路不通，商人皆自京师持钞引至两浙请盐，故温、台州积下引钞至多[1]，有至二三年者。乞令行榷权货务换给新钞，赴闽、广算请，每袋贴纳通货钱三千。』从之。鼎州人锺相作乱，自称楚王，改元天载。自是十九县皆为盗区。乙未，尚书右仆射兼江淮宣抚使杜充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充自真州而北，宗弼遣人说充，许以中原地封之，如张邦昌故事，杜充遂降。丙申，宣抚制置使张浚闻上亲征，亟治兵自秦州入卫，留参议军事刘子羽掌留司事。金游骑至平江，同知枢密院事周望奔太湖，守臣汤东野挈家潜遁，以府印付统制官郭仲威。丁酉，金人大集城下，望及仲威皆遁。戊戌，宗弼入平江。敌之在湖南者是日亦渡江，趋石首县而去。己亥，锺相犯桃源县，知县事钱景出战，为所杀。庚子，吕颐浩奏：『户部侍郎叶汾言：「驾幸浙西，须早除发运使。臣观可任漕计极难得人，间有之，又素行不修」』。上曰：『有德者率淳直，或不能办事；有才者多是小人，如梁扬祖，诚无学术，使为发运使则有余矣。大抵小人不可使在侍从之列，若藉其才任于外，亦何不可？』辛丑，锺相陷澧州，守臣黄琮等十余人皆为所杀，澧阳县丞叶畬战死。

三月癸卯朔，宗弼去平江府。甲辰，初，娄宿既陷陕，遂与其副萨里罕长驱入关。宣抚处置使司都统制曲端闻敌至，遣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吴玠及统制官张忠孚、李彦琪将所部拒之于彭原店，端自拥大兵屯于邠州之宜录，以为声援。敌乘高而阵，娄宿引兵来犯，玠击败之。萨里罕惧而泣，北人因目为『啼哭郎君』。既而北师复振，官军败，端退屯泾州，敌亦引去。端劾玠违节，降武显大夫，罢总管，复知怀德军。宣抚处置使张浚素奇玠，寻擢玠秦凤副总管兼知凤翔府。时当兵火之余，玠劳来安集，民赖以生。始青溪岭之战，玠牙兵皆溃，及是玠治兵秦凤，诸溃卒复出就招。玠问讯再三，搜索非是者五六人斥遣之，余悉斩于远亭下，去秦州十里，军中股栗，自是每战皆效死，无复溃散者矣。

己酉[2]，张浚言：『大食献珠玉，已至熙州。』诏津遣赴行在。右正言吕祉言：『所献真珠、犀牙、乳香、龙涎、珊瑚、梔子、玻璃、非服食器用之物，不当受。』上谕大臣曰：『捐数十万缗易无用珠玉，曷若爱惜其财以养战士？』遂命宣抚司无得受，仍加赐遣之。时浚率步骑数万人入卫，至房州，遇德音，知敌骑退，乃还。壬子，金人入常州。甲寅，先是，上谕吕颐浩曰：『朕初不识隆祐皇太后，自建炎初迎奉至南京，方始识之。爱朕不啻己出，宫中奉养及一年半，朕之衣服饮食，必亲调制。今朕父母兄弟皆在远方，尊长中惟皇太后

，不惟相别数千里外，加之北骑冲突，又兵民不相得。纵火交兵，五六日乃定，复尔惊扰。当早遣大臣领兵迎奉，以称朕朝夕慕念之意。』林杞除名，连州编管，坐提点福建刑狱日，与吕熙共杀张政也。熙配惠州牢城。詹标初手执苗傅[3]，及是，亦坐狱，辞不伏而死。丁巳，金人至镇江府，浙西制置使韩世忠已屯山寺以邀之。降其将铁爪鹰李选选者，江淮宣抚司溃卒也。宗弼遣使通问，世忠亦遣使臣石皋报之，约日会战。世忠谓诸将曰：『是间形势，无如金山龙王庙者。敌必登此，覘我虚实。』仍遣偏将苏德将二百卒伏庙中，又遣二百卒伏庙下，戒之曰：『闻江中鼓声，岸兵先入，庙兵继出。』敌至，果有五骑趋龙王庙，庙中之伏者先鼓而出，五骑振策以驰，仅得其二，有一人红袍玉带，既坠，复跳驰而脱。诘二人者，即宗弼也。既而战数十合，世忠妻和国夫人梁氏在行间，亲执桴鼓，敌终不得济，复使致词，愿还所掠假道，世忠不从。益以名马，又不从。己未，上御舟复还浙西。辛酉，上御舟发温州。晚朝，执政登舟奏事，上曰：『张浚措置陕西极有条理，荐人用士，持心向公。张俊、辛永宗皆言陕西将帅往往服浚谋略。』吕颐浩曰：『陛下虽失之杜充，复得之张浚。』王綯曰：『张守尝语臣：浚好谋，有大志，尝招诸将至台，讲论用兵筹策。今果能行所言，真不易得。』上复言浚用孙渥代辛兴宗、按王择仁等罪，称善者久之。壬戌，御舟次章安镇。故朝请郎张耒赠右文殿修撰，故朝散郎晁补之、朝奉郎黄庭坚、宣德郎秦观皆赠直龙图阁。又诏故右司谏江公望、监察御史常安民各官子孙二人。时方褒录元祐忠贤，以耒等四人为党籍余官之首，而参知政事范宗尹言公望、安民论事劲切，故首及之。乙丑，上次台州松门寨。宰执奏事，吕颐浩因言：『此行未审且驻会稽，为复须到浙右？』上曰：『须由苏、杭往湖州，或如卿所奏往宣州。』颐浩又曰：『将来且在浙右为当，徐谋入蜀[4]。』上曰：『朕倚雍之强，资蜀之富固善，但张浚奏汉中只可备万人粮，恐太少。』颐浩曰：『若第携万兵入蜀，则淮浙、江湖以至闽广将为盗区，皆非国家之有矣！』上曰：『当益进上流，用淮浙榷货盐钱以贍军费，运江浙荆湖之粟以为军食。』王綯曰：『议者多言入蜀便，殊不知自秦用张仪，至本朝遣王继恩下蜀者八矣。取辄得之，不劳再举，则亦未可谓之便也。』范宗尹曰：『臣谓若便入蜀，恐两失之。据江表而徐图关陕之事，则两得之。』上曰：『然。』既而浚复上疏言：『陛下果有意于中兴，非幸关陕不可。』上不许。戊辰，湖北捉杀使孔彦舟击锺相，败之，执相及伪后伊氏、伪太子子昂，并槛送行在。己巳，戚方陷广德军，权通判王侑、判官李唐俊、权司法潘瑀[5]、权知广德县韦绩、权丞蒋夔与权军事皆死。辛未，上次定海县，顾县为金人所焚，惻然曰：『朕为民父母，不能保民，使至如此！』王綯曰：『陛下留杜充提兵四万守建康，留周望提兵二万守平江。不幸充、望不学任使，乃至如此。』吕颐浩因

言：『承平日久，士多文学，而罕有练达兵财可济今日者。』上曰：『前此太平，朝士若乘马驰骋，言者必以为失体。才置良弓利剑，议者将以为谋叛。』绹曰：『大抵文学之士，未必应务，有才者或短于行。自非陛下弃瑕录用，则举世无全人矣。』初，敌陷山东，左监军完颜昌密有许封刘豫之意，会济南有渔得鱣者，豫妄谓神物之应，乃祀之。既而北京顺豫门生禾五穗同本，其党指言豫受命之符，乃使豫子伪知济南府麟賚重宝赂昌求僭立。大同尹高庆裔，左副元帅宗维心腹也，恐为昌所先，乃说宗维曰：『吾君举兵，止欲取两河，故汴京既得，则立张邦昌。后以邦昌废逐，故再有河南之役。方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风俗不更者，可见吾君意非贪土，亦欲循邦昌之故事也。元帅盍建此议，无以恩归他人。』宗维乃令希尹驰白金主晟，晟许之。

夏四月甲戌，上御舟至明州之城外[6]。御史中丞赵鼎言：『吴越介在一隅，非进取中原之势。荆襄左顾川陕，右视湖湘而下瞰京洛，在三国必争之地。宜以公安为行阙，而屯重兵于襄阳，以力屏翰，运江浙之粟，资川陕之兵，经营大业，计无出此。愿诏张浚未可长驱深入，姑令五路各守其地，犄角相援可也。』乙亥，上发明州。癸未，上次越州，驻蹕州治。初，浙西制置使韩世忠与宗弼相持于黄天荡，而贝勒太一围扬州。朝廷恐守臣张绩力不能支，许还屯京口。绩不为动，敌乃趋真州。时太一军于北，宗弼军于南。世忠以海舰进泊金山下，将战，世忠预命工锻铁相连为长纆，贯一大钩，以授士之骁捷者。平旦，敌以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为两道出其背，每纆一纆，则曳一舟而入，敌竟不得济，乃求与世忠语，世忠酬答如响，时于所佩金凤瓶传酒纵饮示之。宗弼见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是不难，但迎还两宫，复旧疆土，归服明主，足相全也。』吕颐浩闻其穷蹙，乃请上幸浙西，且下诏亲征，以为先声，而亟出锐兵策应世忠，庶几必擒乌珠，参知政事王绹亦言宜遣兵与世忠夹击，上纳之。甲申，下诏亲征。乙酉，御史中丞赵鼎为翰林学士。自建炎初置御营使，而宰相兼领之，遂专兵柄，吕颐浩颀恣尤甚，议者数以为言。上自海道还，鼎率其属共论颐浩之过，会鼎复驳亲征之议，颐浩闻之，乃移鼎翰林。鼎引司马光故事，以不习骈俪之文，不肯就职。戚方围宣州。戊子，韩世忠奏捷。上曰：『金人侵犯以来，诸将率望风奔溃。今岁如世忠辈，虽未成大功，皆累获捷。若益训卒缮兵，今冬敌人南来，似有可胜之理。』范宗尹曰：『前此兵将望风奔溃，而今岁皆能力战，此天意似稍回，更愿陛下修德，庶几天意必回，则天下之事不难为矣。』乃出世忠奏，命尚书省以黄榜谕中外。时敌众十余万，而世忠战士才八千。宗弼求登岸会语，世忠以二人从，见之。宗弼语不逊，世忠怒，引弓且射之，亟驰去。诏泾原路第七正将向直械赴宣抚司依法行遣。从统制官秦公楚拒金师，公楚战死，盘遁走行在，故浚以为请焉。

庚寅，御史中丞赵鼎为吏部尚书，鼎不受。辛卯，罢福建钞盐，令转运司官搬官卖，仍岁发钞盐钱二十万缗赴行在榷货务助经费，以淮浙盐场复通故也。乙未，分行在榷货务官吏之半，于临安府置司。丙申，尚书右仆射吕颐浩罢。先是，赵鼎复辞吏部尚书之命，且攻颐浩之过。章十数上，颐浩乃求去。上谕王綯等曰：『颐浩功臣，兼无误国大罪，与李纲、黄潜善不同，朕当眷遇，始终不替。』是夕，遂召汪藻草制，略曰：『占吏员而有亏铨法，专兵柄而几废枢庭。下吴门之诏，则虑失于先时；请浙右之行，则力违于众论。』遂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充醴泉观使。时王綯与颐浩论颇同，乃累章丐免，于是范宗尹摄行相事，遂留会稽，无复进居上流之意矣。诏三省、枢密院同班奏事。是日，韩世忠及宗弼再战于江中，败绩。宗弼既为世忠所扼，欲自建康谋北归，不得去。或献谋于金人曰：『江水方涨，宜于芦场地凿大渠二十余里，上接江口，舟出江背，在世忠之上流矣。』宗弼从之，傍冶城西南隅凿渠，一夜渠成，次日早出舟，世忠大惊。金人悉趋建康，世忠尾击，败之，敌终不得济。先是，宗弼在镇江，世忠以海舟扼于江中，乘风使篷，往来如飞。宗弼谓诸将曰：『使船如使马，何以破之？』乃揭榜募人献所以破海舟之策。有福州人王某侨居建康，教敌人于舟中载土，以平板铺之，穴船板以棹桨，俟风息则出，江有风则勿出。海舟无风不可动也，以火箭射其箬篷，则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月，引舟出江，其疾如风。天霁无风，海舟皆不能动。敌以火箭射其箬篷，火烘日曝，人乱而呼，马惊而嘶，被焚与堕江者不可胜数，所焚之舟蔽江而下。敌轻舟袭追之，统制官孙世询、严永吉皆力战而死，世忠与余军至瓜步，弃舟而陆奔，还镇江聚兵，宗弼乃得绝江遁去。

《大事记》曰：张浚以孤军敢与金战，而有明州城下之捷。陈思恭邀击于吴县，而有太湖之捷。牛皋邀击于荆南，而有宝丰之捷。岳飞邀击于荆南，而有静安之捷。而韩世忠捷于镇江，敌势尤为穷蹙，虽海舟无风，天时未顺，而颐浩固请幸浙西下诏亲征，兵势稍张，而金自是不敢复过江矣。

丁酉，御笔赵鼎依旧御史中丞，鼎即出视事。辛丑，诏：『比年爵赏失实，名器浸轻。自今将帅、监司毋得乞空名告敕，如实有功，保奏推赏。大臣出使亦如之。』金人犯江西者自荆门北归，留守司同都统牛皋潜军于宝丰之宋村，击败之。

五月癸卯，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张汝舟特迁一官。初，上过明州，汝舟应奉简俭，粗能给足。至台州，而守臣晁汝为储峙丰备。论者以为扰民，乞行赏罚，以示好恶。及是进呈。范宗尹曰：『若黜汝为，则虑知原、宋焯皆当贬矣。臣观近岁宰相一罢，则凡经迁擢者悉皆摈斥，目为其党，不复进用，遂分彼此，更相憎嫉。』上曰：『朝廷人才，岂有易相一切进退？第以简俭褒汝舟，则

好恶自明。如汝为辈，不必皆黜。』乃进汝舟一官，其实宗尹阴佑汝为，故有此论。甲辰，参知政事、权枢密院事范宗尹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御营使。时江北荆湖诸路盗益起，大者至数万人，据有州郡，朝廷力不能制。盗所不能至者，则以土豪、溃将或摄官守之，皆羁縻而已。宗尹以为此皆乌合之众，急之则并死力以拒官军，莫若析地以处之。盗有所归，则可以渐制。乃言于上曰：『昔太祖受命，收藩镇之权，天下无事百有五十年，可谓良法。然国家多难，四方帅守事力单寡，束手而莫知所出，此法之弊也。今日救弊之道，当稍复藩镇之法，亦不尽行之天下，且裂河南、江北数十州为之，少与之地而专付以权，择人久任，以屏王室。』群臣多以为不可，宗尹曰：『今诸郡为盗据者以十数，则藩镇之势駸駸成矣。曷若朝廷为之，使恩有所归？』上决意行之，遂以为相。宗尹时年三十三，自汉、唐及国朝宰相，未有如是之年少者。丁未，金左副元帅宗维与诸军分往山后草地避暑。先是，大同尹高庆裔自东平还云中，言推戴刘豫之意，宗维复令庆裔驰至东平问豫可否，豫阳推张孝纯。宗维报曰：『戴尔者河南万姓，推孝纯者独尔一人。难以一人之情而阻万姓之愿。尔当就位，我当以孝纯辅尔』。其议遂决。宗弼自江南还，屯六合县。庚戌，诏二省、枢密院官轮修时政记，以同班奏事故，革旧制也。辛亥，上谓大臣曰：『从班人极少，卿等当共议，务取其实，不厌多也。今乘舆服御悉从简俭，除一省郎，未至甚费，苟得其人，其利溥矣。』范宗尹曰：『用人之法，须择可为执政者方除从官，可为从官者方除省郎，则选精而真材出。』上曰：『善。』统领赤心军马刘晏与戚方战于宜州，死之。壬子，金人焚建康府，掠人民，掳财物，自静安渡宣化而去。时宗弼屯六合县，金之辎重自瓜步口舳舻相衔，至六合不绝。淮南宣抚司右军统制岳飞闻敌去，以所部邀击于静安，胜之。夜，有赤云亘天，其中白气贯之，犯北斗及紫微，由东南而散。殿中侍御史沈与求言：『此天爱陛下，出变以示警也。愿陛下随宜措置，略修宗庙陵寝之祀。又天子所在谓之朝廷，今号令出于四方者多矣，尽假便宜，即同圣旨，然其大者，虔州一朝廷，秦州一朝廷，号令之极，至为诏矣。愿修约便宜事件，度其缓急时罢行之。防守者，国家之大计也，愿采择群臣之议，择其便宜，断自圣心，汲汲行之。论相者，天子之职也，愿以所属意之臣亲制宸翰，禱于天地，占而用之，仍举行开宝故事，使参知政事得与宰相轮日知印。』又论刘光世军名及罢浙西预借苗米、置诸军功罪簿等事，诏三省以次施行。癸丑，同签书枢密院事张守参知政事，御史中丞赵鼎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御营副使。自黄潜善、吕颐浩继相，凡兵政悉隶御营使司。事权既分，又再经大变，文移纷乱。至是，枢密未置长，而同知院事周望在临安。鼎始检故事举行，以正西府之体。甲寅，金人陷定远县，节制淮南军马闾勅为所执，至南京，欲降之

，不可，遂怒，敲杀之。统制官巨师古与戚方战于宣州城下。方三战三败，遂引去。乙卯，参知政事王绹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始宗弼渡江，和州兵马都监宋昌祚权领州事，率军民固守，逮敌北归，击破之，昌祚与权通判唐景、历阳令蹇誉、司户徐兢、历阳尉邵元通皆死。丁巳，宰执拟呈海州东海县李彦先遣人至行在奏闻登、莱积粟颇多，欲就委彦先用海舟转输，以助军食。上曰：『登、莱诸州自道路榛梗不及，今既未能厚加抚恤，乃反责其积粟以输行在，于理未安。』辅臣退，曰：『圣虑高远，非群臣所及。』戊午，诏复置推尚书六曹侍郎如元祐故事，满二年为真，补外者除待制，未滿除修撰。时宰相范宗尹建言：『自崇宁罢权侍郎之后，庶官进用有不可任以给舍者，则正除侍郎，超躐太甚。请复旧制，以待资浅新进之人。』故有是命。初，上在明州，诸班直为乱，既诛其为首者，遂废其班。及还会稽，乃命御前亲军统制辛永宗更选兵三百入直殿檐，然皆乌合之众。至是，赵鼎因奏事，言：『祖宗于兵政最为留意，盖自艺祖践祚，与赵普讲明利害，著为令典，万世守之，不可失也。昨明州班直缘诉事纷乱，非其本谋，乃尽废之，是因咽而废食。今诸路各总重兵，不隶三衙，则兵政已坏，独卫兵彷彿旧制，亦扫荡不存，是祖宗之法废于陛下之后，臣甚惜之。』上悟，寻复旧制。壬戌，诏行在职事官及厘务官子弟并赴国子监别试。癸亥，陈桷提点福建路刑狱公事。桷尝为尚书郎，以学行称。范宗尹奏：『今所除用多儒生，欲兼用才吏，以备缓急使令，故不留桷行在。』上曰：『才吏亦不可无，但勿令太多。前吕颐浩当国，纯用掊克之吏，如变卖度牒、计置钱物，虽有宽恤之名，而实皆掊克也。』

臣留正等曰：甚哉掊克之吏之为斯民害也。盖其处心积虑，惟在于损下益上，凡可以取于民者，虽剥肤槌髓，无所不为，而民之咨怨，初不遑恤之人也，其可加之斯民之上乎？

诏河南北、陕西、淮南流寓士人，许于所在州附试，每二十人解一人，仍召文臣二员委保结，除名罪所保毋得过二人。甲子，诏曰：『周建侯邦，四国有藩垣之助。唐分藩镇，北边五金鼓之虞。永惟凉渺之资，履此艰难之运，远巡南国，久隔中原，盖因豪杰之徒，各奠方隅之守。是用考古之制，权时之宜，断自荆淮，接于畿甸，岂独植藩篱于江表，盖将崇屏翰于京都。欲隆镇抚之名，为辍按廉之使。有民有社，得专制于境中；足食足兵，听专征于阃外。』诏词，直学士院綦崇礼所草也。先是，范宗尹言：『从官集议分镇事宜，请以京畿、淮南、湖北、京东西地分并分为镇，除茶盐之利国计所系，合归朝廷置官提举外，他监司并罢，上供财赋权免三年，余令帅臣移用。管内州县官许辟置，知、通令帅臣具名奏差，朝廷审量除授，遇军兴，听从便宜。其帅臣不因朝廷召擢，更不除代。如能捍御外寇，显有大功，当议特许世袭。』始宗尹等议

即令世袭，上曰：『未须尔。』辅臣奏：『江北残破，若不许世袭，恐不能守。』上曰：『便令世袭恐太重，俟其保守无虞，然后许之。』宗尹曰：『当如圣训，臣等虑所不及。』

《大事记》曰：自范宗尹裂诸路为镇抚使，而李成敢于犯江浙，桑仲敢于窥蜀。绍兴以来，虽李成摧破张用，招安李允文革面，而孔彦舟据鄂，马友据潭，范汝为据建州，杨么据重湖，曹成、李宏在湖南、江西之间，邓庆、龚富剽掠南雄、英、韶诸郡，而内郡之民皆盗矣。

同知枢密院、淮南两浙宣抚使周望以脱身先遁，致换苏、杭，降秘书少监分司、衡州居住。乙丑，知楚州兼管内安抚使赵立为楚泗州涟水军镇抚使兼知楚州。时宗弼自六合归屯于楚州之九里径，欲断立粮道，立大破之。先是，刘豫在东平，遣立故人葛进等赍书诱立令供赋税，立大怒，不撤封斩之。已而又遣沂州举人刘偲持旗榜招立，具言金人大军且至，必屠一城生聚。立令将出就戮，偲大呼曰：『公非吾故人乎？』立曰：『吾知忠义为国，岂问故人耶！』趣令缠以油布，焚死市中，且表其旗榜于朝，由是忠义之声倾天下，远迩向风下之。戊辰，诏诸路帅臣见带制置使及渚州守臣带管内安抚使者并罢。己巳，布衣程康国上书论分镇十事。其一言四邻有警，令即应援。上谓大臣曰：『此意虽出于布衣，若朝廷行之，人岂知其为布衣之言？』张守曰：『使人知其出于布衣之言，乃朝廷美事也。』遂批旨行下。庚午，初，张浚之入蜀也，朝议大夫王庶以失守得罪，即前途迎见之。浚以为参议官，与偕行。庶俄以母丧去。至是，桑仲颇窥兴元而上行，未至，浚度诸将无可用人，乃起庶故宫知兴元府兼利路安抚使。刘超据荆南府，分众犯峡州。兵马钤辖渠成与战，为所杀。超遣彭筠犯复州，欲取鼎、澧以窥湖南、二广。

六月辛未朔，诏侍从、台谏同衙诸军统制并赴都堂集议驻蹕事宜，有未尽者，许实封以闻。癸酉，合江南两路转运为一司。衡州居住周望再责昭化军节度副使、连州安置，望竟卒于贬所。甲戌，以宰相范宗尹兼知枢密院事，罢御营使。议者以为宰相之职无所不统，本朝沿五代之制，政事分为两府，兵权付以枢密。比年又置御营使，是政出于三也。望罢御营司，以兵权归之密院而宰相兼知，庶几可以收兵柄，一赏罚，节财用。于是罢御营使及官属，而以其事归枢密院，为机速房焉。自庆历后，宰相不兼枢密者八十余年，其复兼盖自此始。监察御史万格为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始除检详官也。乙亥，诏六品以上官及初改京官并给告，升朝官以上给敕，初授官人给绫纸。自渡江，惟侍臣给告，至是渐复之。丁丑，戚方犯安吉县，诏浙西江东制置使张俊往捕之，仍命统制官岳飞听俊节制。戊寅，诏御前五军改为神武军，御营五军改为神武副军，其将佐并属枢密院。庚辰，命串臣范宗尹提举详定重修敕令，参知政事张守同提举

。先是，有诏以嘉祐、政和敕令格式对修成书，至是始设官置局，命大理寺及见在敕局官就兼详定、删定等官，仍召人言编敕利害。逾年乃成。锺相之败，其党杨华、杨太等聚众于龙阳。太年幼，楚人谓幼为么，故以么目之。和州进士龚楫率民丁袭金于新塘，为所杀。敌之得历阳也，有士人蒋子春者平日教授乡里，敌见其人物秀整，喜，欲命之以官，子春怒骂，为所杀。辛巳，用宰相范宗尹请，申命有司讨论崇、观以来滥赏，皆厘正之。自越州驻蹕以来已收使人，令吏部拘收付身毁抹。右正言吴表臣论：『近臣不以县令为重，故为令者政多苟简而民受其弊。愿择可用之人，必先使为县令，顾其才诚可用，则必有善政以惠斯民，纵或不能，亦必强勉为善，以期他日之获用矣。夫天下者，积诸县而为之者也。县令皆得其人，天下岂有不治？』辅臣进呈，上曰：『祖宗谨守资格，必两任县令以至守倅，然后内为郎，外为监司，又择其贤者然后为侍从。』范宗尹曰：『大凡进用不必甚骤，久于其职，然后究知利病，而奔竞之风息。』楚州镇抚使赵立引兵攻金人孙村浦寨，不克而还。壬午，执政奏以潘良贵提点荆湖南路刑狱公事。上曰：『良贵顷为谏官，与袁植皆劝朕诛杀。祖宗以来未尝戮近臣，故好生之德信于天下，若此必失人心。』赵鼎曰：『谏诤之职，尤不可以此导人主。』乙酉，诏皇兄忠州防御使安时权主奉益王祭祀。自仁宗以来，诸王后各以一人袭封，至渡江始废。权直学士院汪藻言：『今欲恤民，莫大于去贪残之吏。祖宗时吏犯赃者，无大小皆弃市，故人重犯法，官曹为清。今纵未能举祖宗之典，姑择其一二大者真决黥配，以戒其余。仍令台谏官以上岁举郡守一人，保其终身，如后奸赃，与之同罪，不得以自首原免，而郡守、监司于部内有赃吏不闻朝廷而为他人所劾者，罪亦如之，庶几斯民渐被实惠。』疏奏，诏坐条申明行下，其后卒施行如藻请。丙戌，吕颐浩为建康府路安抚大使兼知池州，刘光世为两浙路安抚大使兼知镇江府，朱胜非为江州路安抚大使兼知江州。戊子，诏遣使抚谕邵青、戚方以所部赴行在。时方引兵犯安吉县之上乡，浙西江东制置使张俊以兵讨之，会统制官岳飞追袭其后，方无路进退，始诣俊乞降。方上兵簿有马六百疋，所献金玉珠珍不可计。诏迁方武翼大夫，以其军六千人隶王??军，俊因以方为裨将。时人为之语曰：『要高官，受招安。』己丑，枢密院进呈刘光世所获金人并签军状，参知政事张守曰：『光世谓签军不宜留，盖知吾山川险易，他日叛亡，恐为敌人乡道。』上曰：『此皆吾民也，不幸陷于敌兵，驱质而来，岂其得已？』守曰：『若分置军伍中，每队留一二人，岂能遽叛？』上以为然。辛卯，大理寺奏魔贼王宗石等款状，上曰：『此皆愚民无知，自抵大戮。朕思贵溪两时间二十万人无辜就死，不胜痛伤。』乃诛宗石等二十六人于越州市，其余皆释之。壬辰，侍御史沈与求言：『今日矫枉太过，尽循资格，贤愚同滞。』辅臣进呈，范宗尹曰：『苟有豪杰之

士，自可不次擢用。若未得其人，不得不谨守资格。』上曰：『使有豪杰之士，虽自布衣擢为辅相可也。前古固多，但本朝未有耳。今士大夫并进，若未能考详其实，不若姑守资格。』中书门下奏行在仰食者众，仓廩不丰，请委诸路漕臣及秋成和籴。诏广东籴十五万斛，并储之漳、泉、福州；浙西以银十万两、钱十万缗籴之，储于华亭县；浙东以银十万两籴，储于越、温、台州。应属郡非茶盐及朝廷寄桩钱，皆许为籴本。诸统兵官非有制书而擅取及所在州擅与之者，皆从军法。置枢密院干办官四员。初，和安大夫致仕王继先以覃恩，特换武功大夫，落致仕。给事中富直柔奏：『继先以伎术杂流而易前班，则自此转行更无拘碍，深恐将帅解体。』上览奏，谕辅臣曰：『朕于言无不从，但顷冒海气，继先诊视，实有奇效。可特令书读。』直柔再奏：『外议谓医官用药有功，自当于本色官迁之。武功大夫，昔之皇城使也，惟有战功、历边任、负材武者乃迁，无是三者，虽入仕日久，不以轻授。伏望陛下思名器不可假人之意，特加爱惜，以塞乱源。』是日进呈，上曰：『继先初未尝有请，出自朕意。直柔能抗论不挠，朕当屈意从之。』议遂寢。

史臣曰：以一人临天下，其势常信。不以一己之私胜天下之公，则其义当屈。圣人不恃其信者而尝畏其当屈者，此所以立于无过之地也。

丁酉，郭仲威犯镇江，诏统制官岳飞以所部击之。己亥，朝散郎江跻为监察御史。跻入见，论天变事甚悉。上以其有史学，他日，谓大臣曰：『今士大夫知史学者几人？此皆王安石以经义设科之弊。』范宗尹曰：『安石学术本不至是，由蔡京兄弟以绍述之说敷衍枝蔓，浸失其意。然自非卓然特立之士，鲜不为误者。』上深以为然。

秋七月癸卯，浙西安抚大使刘光世乞依宣抚处置使司例，合随宜措置事并从便宜。诏除临阵出奇或事干机会许施行外，余并禀朝旨。诏诸州守臣自军兴以来得便宜指挥者并罢。甲辰，命刘洪道趣之池州，权管本州及安抚司事，诸军权听节制。洪道请用便宜指挥，许之。丁巳，申命元祐党人子孙，经所在自陈，尽还应得恩数。庚申，昌州团练使岳飞为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用张俊荐也。丁卯，户部请岁终以诸路上供钱斛比较最多最少处申乞赏罚，庶使官吏有勤惰之戒。从之。金主晟遣西京留守高庆裔、尚书礼部侍郎韩昉册命知东平府、充京东西淮南安抚使、节制河南诸州。刘豫为皇帝，国号大齐，都大名府。册文略曰：『咨尔刘豫，素怀济世之才，夙擅直言之誉。百里虽智，亦奚补于虞亡？三仁至高，或愿从于周仕。宜即始归之地，以昭建业之元。』昉有文学，仕辽为知制诰，金主因而用之，凡大诏令，多昉所草也。己巳，礼部尚书谢克家奏：『故翰林学士范祖禹，当元祐中，终始实在经筵，所著《唐鉴》已进御，又有《仁宗训典》及《帝学》二书，深裨治道。今其子前宗正少卿冲见寓衢州，乞给

札令冲投进。』从之。诏迪功郎王铨权枢密院编修官，纂集祖宗兵制。其后书成，上览之称善。命铨改京官，赐名《枢庭备检》。

八月辛未朔，礼部尚书谢克家参知政事。浙西安抚大使刘光世尝因公事移牒六曹，言者以为今国势浸弱，藩方大臣所宜尊奖王室。若带仪同三司可牒六曹，则亦可以关三省、枢密院矣。光世非敢凌蔑，特不知事体。诏以章示光世。户部侍郎季陵转对，上疏曰：『臣闻宣王承板荡之后，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夫贤以德称，能以才称。贤者必有才，故任之勿疑；能者不必有德，顾所使如何耳。自古以为才难。使人不当求备，纪其功，忘其过，取所长，弃所短，安得乏才之叹乎？前日士大夫名节不立，有愧于古，论事之人，皆喜攻之。瑕疵既彰，不复可用，纵加收拭，攻者踵来，虽君相制命，亦不能为之地矣。自崇、观以来，党助巨奸，交结非类，各由诡道，以饗宠荣，坐此当责者，不知其几何人也。陛下昭德塞违，以照临百官，虽皆赦而不诛，然弄笔墨者至今未容贷，文致其罪，当得恶名，虽知其才，谁敢引荐？当今多难之时，朝廷缓急无可使者，独不闻举魏尚于狱中，卒能却匈奴；起张敞于亡命，卒能弭盗贼？责功补过，自古有之。臣愿陛下明诏宰执，于罪戾之中选择实能，量付以事，勿因一眚废其终身。仍诏台谏为国爱人，许以自效；非误国者，勿复再言，使人人皆得自新，誓死图报，同心协济，以成中兴之业，天下幸甚！』疏奏后二日，范宗尹进呈。诏榜朝堂。壬申，诏自今堂除窠阙内不载去处，并令吏部差注。又诏除知州军及旧格堂除通判外，一切拨还吏部。甲戌，诏日轮侍从官一员，具前代及本朝事关治体者一两事进入，用参知政事谢克家请也。既而蔡崇礼言：『若令从官一例献其所闻，既非旧典，且有越职之嫌。』乃命学士与两省官如前诏。丁丑，起复神武左军统制韩世忠迁检校少师，易镇武成、感德，始录守江之劳也。翌日，上谕大臣曰：『世忠不亲文墨，朕方手写《郭子仪传》，欲付卿等呼诸将读示之。』神武右军都统制张俊为检校少保、宁武昭庆军节使，录扈蹕及平盗之劳也。诏故监察御史常安民、左司谏江公望加赠谏议大夫，各官其家二人。召安民子奉议郎同赴行在。既至，以同知大宗正丞。戊寅，侍御史沈与求、右谏议大夫黎确、右正言吴表臣论季陵转对乞收用近年废黜之人，其言非是，不当榜朝堂。上悟，命撤之。范宗尹请坐三章行出，上曰：『祖宗以来，凡朝廷政事不当，未出则给舍封驳，既行则台谏论列，一体相成，判而为二，则非矣。』宗尹曰：『臣等惟是之从，何敢固执？然议者谓陵所言盖宗尹风旨也。』庚辰，隆祐皇太后至自虔州。承州天长军镇抚使薛庆及金人战于扬州城下，死之。辛巳，侍御史沈与求、尚书户部侍郎季陵并罢。先是，与求尝言宰相范宗尹年少骤进，不更世务，恐误国事。上意方向宗尹，不以为然。会与求再上疏劾季陵，言其承望宰执风旨，有『变朱成黑、指鹿为马』之语。宗尹乃求

去。上遣中使押入衙，批陵降三官奉祠，与求与合人差遣。参知政事张守、谢克家留御批不下，后二日，宗尹入对，极论大臣事君不当怀禄耽宠，使人主疑之而防其为奸，事功决不可立。上宣谕再三，宗尹却立不进。守力请宗尹同奏事，宗尹不得已而前进呈。己卯，御批请陵以本官奉祠，而与求除职出守。上许之，乃诏：『陵身为侍从，疑误朝廷，欲收奸党之恩，遂陈迷国之计。可罢户部侍郎，提举亳州明道宫。与求乞显黜献言者，其论为当。至云指鹿为马，使大臣不敢安位。可除直龙图阁、知台州。』宗尹乃复视事。癸未，宣抚处置使张浚复取永兴军。初，浚之西行也，上命浚三年而后用师进取。及是，金左监军昌与宗弼皆在淮东，约秋高入寇。浚闻宗弼踌躇淮上，度敌必再犯东南，议出师分挠其势，士大夫多以为不可。通判叙州王赏献养威、持重二策，浚弗用，召诸将议出师。都统制曲端曰：『平原广野，贼便于冲突，而我军未尝习战。且金人新造之势，难与争锋。宜训兵秣马，保疆而已。俟十年乃可议战。』秦凤路马步军副总管吴玠曰：『高山峻谷，我师便于驻队，贼虽骁果，甲马厚重，终不能驰突。吾据嵯峨之险，守关辅之地，敌即大至，决不容争此土。』浚皆不听。参议军事刘子羽争之曰：『相公不记临行天语乎？』浚曰：『事有不可拘者，假如万一有前日海道之行，变生不测，吾侪虽欲复归陕西，号令诸将，其可得乎？』浚虽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润，不能无疑，乃遣本司主管机宜文字张彬往渭州，以招填禁军为名，实欲伺察端意。彬至渭见端，问曰：『公尝患诸路兵不得尽合及财用不足以供军，今张公之来，兵已合，用已足，罗索孤军深入吾境，我合诸路，攻之不难。失今不击，万一尼雅满统兵接应，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较彼己，必在计吾不可胜与敌之可胜。万一轻举，脱不如意，虽有智者，无以善其后。又自敌入寇，因粮于我，彼去来自如，而我自救不暇，是以我尝为客而彼常为主。今当反之，精练士卒，按兵据险，使我常有不可胜之势，然后徐出偏师，俾出必有所获，是我为主，彼为客。不一二年，必自困毙，因而乘之，可一举灭矣。』彬以端言复命。先是，玠以彭原之败望端不济师，而端谓玠前军既败，惟长武有险，可捍冲突。二人争不已。浚积前疑，卒用彭原事罢端兵柄，与宫观，再责海州团练副使、万州安置，统制官张中孚、李彦琪诸州羁管。陕西倚端为重，及贬，军情颇不悦，浚遂决策治兵，移檄河东左副元帅宗维问罪。乃以玠权永兴军路经略司公事，遂取永兴军，玠以功升忠州防御使。丙戌，宁远军节度使孟忠厚乞蠲太母所过秋税。范宗尹曰：『顷已免夏税，若复蠲放，恐州郡经费有阙，必致横敛。』上愀然曰：『常赋外，科敛及赃吏害民最宜留意。祖宗虽崇好生之德，而赃吏死徒未尝未减。自今官吏犯赃，虽未欲诛戮，若杖脊、流配，不可贷也。』

臣留正等曰：设官吏以牧民，志不在民而贪黷是闻，民之贼也。艺祖皇帝惩五

季之弊，凡赃吏一切弃市。艺祖岂好刑人者哉？诚以不如是不足以行仁政于天下者也。而况艰难以来，生民之困极矣，抚摩涵养，民犹或病，而贪黷之吏，乃敢剥刻，以肆其无奈之求，如之何民不穷且盗乎？故太上皇帝惻然念常赋之不可免，而欲不贷赃吏之罪。圣上断然举而行之，惩一而百惧，其真得艺祖、太上皇之心坎。

丁亥，楚泗等州镇抚使赵立领徐州观察使。是时张荣在盐城县乘乱鸱张，立亲击破之，并其粮食，将经营京东。行次宝应县，承州报敌复聚兵扬州，立遂归，而完颜昌已薄城下。立慨然曰：『敌终不去，惟有谒节守死此州而已。』展出兵破敌，敌围之。己丑，诏通泰镇抚使岳飞以所部救楚州。时扬、承二镇已陷，楚势亦危，赵立遣人告急，签书枢密院事赵鼎欲遣神武右军都统制张俊往救之，俊曰：『立孤垒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譬徒手搏虎，并亡无益。』鼎见上曰：『江东新造，全藉两淮。若失楚，则大事去矣！若俊惮行，臣愿与之偕往。』俊复力辞，乃命飞与立腹背掩击，仍令刘光世遣兵往援，毋失事机。庚寅，自分榷货务场于临安，而商人不复至行在。诏废越州务场。辛卯，带御器械潘永思罢。永思护六宫东归，卢益颇与之交结，为谏官吴表臣所论。上曰：『朕于戚里，未尝私以恩泽。如邢后之父不复收召，张婕妤兄弟皆小官，卿等所知。卢益观望，阴结永思，非端人也。』癸巳，建州民范汝为作乱，守臣韩珉遣州兵出战，为所败，乃命本路安抚使程迈会兵讨之。甲午，中散大夫韩瑊为其父忠彦请谥，上曰：『吕颐浩尝奏：崇宁党碑，视其姓名，皆贤士大夫，真可惜也。』上篆其神道曰『世济厚德之碑』，谥文定。两浙安抚大使刘光世畏金人之锋，不能援扬、楚，但遣统制官王德、郈琼将轻兵以出。是日渡江，与金游兵遇，击之。

九月乙巳，诏刘光世、岳飞、赵立、王林犄角逼逐北兵渡淮。时完颜昌围楚州已百余日，镇抚使赵立一日拥六骑出城，呼曰：『我镇抚也！首领骁骑，其来接战！』南寨有二骑袭其背，立手奋二枪，贼俱坠地。夺双骑将还，俄北寨中遣五十余骑追立，立瞋目大呼，人马俱辟易。明日，立三帜邀战，立以三骑应之。敌伏发，立中飞矢，奋身突围以出，敌益攻之。戊申，刘豫僭位于北京。初，军民闻豫至，杀金人，闭门以拒豫，豫击而降之，遂即皇帝位，国号大齐，大赦伪境。赦文略曰：『朕风猷寡陋，家世侧微。昔也壮年，久林泉而是乐；今焉晚节，岂轩冕之为心？虽非虞舜之明扬，幸无成汤之惭德。』既立，复还东平。癸丑，言者论：『近世铨衡之官法守不立，自京、黼用事，有诣堂而求吏部阙者，判一取字，虽已注人，亦夺予之。甚至部有佳阙，密献之以自效，为寒远患，逾二十年。望明戒吏部长贰，自今堂中或取部阙者，并须执守，毋得供报。』从之。甲寅，言者论：『近州县之吏，赃贪颇众。欲望应官员犯人已赃，许

人越诉。其监司、守令不即按治，并行黜责，庶使举刺之官不敢坐视。赃吏既去，民皆乐生。』从之。乙卯，罢中书门下省检正官。丙辰，复增左、右司郎官为四员。金左监军昌犯楚州，楚守臣泗州涟水军镇抚使赵立死之。前一日，昌大进攻具临城，翌日填壕将进，立率士卒御之。忽报兵近城矣，立笑曰：『将士不用相随，吾将观其诡计，且令彼众匹马只轮不返!』上城东门未半，敌飞炮碎其首，左右驰救之，立犹曰：『吾终不能与国灭敌矣!』令辇致三圣庙中，声言疾病祈祷，使敌不悟。言终而绝。己未，上曰：『昨韩世忠进一马高五尺一寸，云非人臣所敢乘。朕答以「九重之中未尝出入，何所用之?卿可自留，以为战备。」』辛酉，承州天长军兵马钤辖、主管镇抚司公事王林知承州。代薛庆也。废天长军为县，隶扬州；盱眙军为县，隶泗州。自是诸镇抚使稍因事并废矣。壬戌，御史中丞富直柔请罢新除右司员外郎侯延庆，而用直龙图阁苏迟为都司。范宗尹曰：『都司宰属，如大藩帅臣，犹得自辟置属官，盖资赞画之益。迟虽名德之后，然不可任都司。』上曰：『台谏以拾遗补过为职，不当荐某人为某官。』赵鼎曰：『惟可论荐台属。』张守曰：『亦须得旨乃可荐。』上曰：『然。』癸亥，宣抚处置使张浚以都统制刘锡及金人战于富平县，败绩。初，浚既定议出师，幕客将士皆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上亦以敌萃兵淮上，命浚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捣其虚。时权永兴军路经略使吴玠已得长安，而环庆经略使赵哲收复鄜延诸郡，浚乃檄召熙河经略使刘锡、秦凤经略使孙渥、泾原经略使刘锜各以兵会，合诸路兵四十万人、马七万，以锡为统帅，浚亲往邠州督战。金左副元帅宗维闻之，急调宗弼自京西入关与罗索会。官军行至耀州之富平，金人已屯下邽县，相去八十里，而罗索方在绥德军。众请击之，浚不可，乃约日会战，金人不报。书凡数往，金人许之，至期辄不出兵。浚以罗索为怯，曰：『吾破敌必矣!』诸将议战，玠曰：『兵以利动。今地势不利，将何以战?宜徙据高阜，使兵马冲突，吾足以御之。』秦凤路提点刑狱公事郭浩亦曰：『敌未可争锋，当分地守之，以待其弊。』诸将皆曰：『我师数倍于敌，又前阻苇泽，敌有骑不当施，何用他徙?』将战，命立故将曲端旗以惧之。罗索曰：『彼给我也。』敌遂薄我军。锜身先率士卒御之，自辰至未，胜负未分。敌更薄环庆军，他路军无与援者。会哲擅离所部，将士望见尘起，惊遁，军遂大溃。金人得胜不追，所获军资不可计。丙寅，赐刘光世银帛二万匹两为渡江赏军之费。先是，有言光世将提兵过江而幕客阻之，签书枢密院事赵鼎以书抵光世曰：『参谋诸公久在幕府，必能裨赞聪明，共享富贵，固不可轻举妄动，重贻朝廷之忧，亦安忍坐视不救，滋长敌势，留无穷之患?』上闻之，曰：『谕诸将当如此。』戊辰，金左监军昌急攻楚州，拔之。赵立家属先死于徐，以单骑入楚，得女子习书者，使读军中书记，城陷遂没。立为人木强不知书

，其忠义盖出天性。善骑射，容貌甚壮。不喜声色，财货与士卒同甘苦。每战，擐甲胄先登，众畏服，乐为用。其视北人如仇，每言及，必啮齿而怒。常戒士卒，惟以复国讎为言。自敌犯中国，所过名城大都，多以虚声胁降，如探囊取之，惟冀州坚守逾二年，濮州城破巷战，杀伤略相当，皆为敌所惮，而立威名战多，咸出其上。是役也，敌锐意深入，会张浚出师关陕，宗弼往援之。及立以其军蔽遮江淮，故北师亦困敝而止。议者谓立之功，虽张巡、许远不能过云。

冬十月庚午朔，张浚斩赵哲于邻州，遂责刘锡为海州团练副使，合州安置。初，诸军既败还，浚召锡等计事。浚立堂上，诸将帅立堂下。浚曰：『误国大事，谁当任其咎者？』众皆言环庆兵先走。浚命拥哲斩之，哲不伏，且自言有复辟功。浚亲校以挝击其口，斩于堠下，军士为之丧气。哲已死，诸将听令。浚命各归本路歇泊，令方脱口，诸路之兵已行，俄顷皆尽。浚率帐下退保秦州，于是陕西人情大震。

朱胜非《闲居录》曰：张浚出使陕蜀，便宜除官，至节度使、杂学士，权出人主之右。竭蜀人之膏血，悉陕服之甲兵，凡三十万众与敌角，一战尽覆。用其属刘子羽计，归罪将帅赵哲、曲端，并诛之，由是怨怒俱叛，浚仅以身免，奔还秦州，关陕之陷自此始。至今言败绩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也。

《龟鉴》曰：富平一战，偶为赵哲离部以取败。夫胜负兵家之常，邓禹有关中之败，子仪有相州之败，孔明有街亭之败。而富平之以速战败者，公非不知陕西兵将上下之情未通也，又非不知临行天语三年而后出师也，痛念向者海道之幸已出襄汉。今也兵驻淮甸，有再入吴越之谋，万一犯属车之清尘，纵欲提兵问罪，亦何及矣？此公所以不顾利害，不计胜负而决于一战也。

臣僚上言：『建州军贼作过，将官曹维方到任，继而赵哲招抚，不以军贼叛逆在压奏劾除名。』有旨体究诣实改正，依无过人例。又言：『范琪为衢州开化县令，其邑僻远，叛贼苗、刘所不到，乃结守臣胡唐老作守御有功，改京秩。』有旨体究诣实改正。

臣留正等曰：曹维未尝有罪而被罪，范琪未尝有功而奏功。太上皇帝既得其实，亟加改正，曾不旋踵。若使维之罪不雪而琪终冒其功，在二人固未足道，而于赏罚大柄，无乃终累乎？臣于此二事，有以见太上皇帝之于赏罚，务必核实，以求中也。

己未，王以宁乞下诏幸蜀，俾敌人罔测乘輿所在。上曰：『诏令所以取信于民，自非必行之事，不可降诏，何以取信于民？』秦桧自楚州孙村归于涟水军丁擐水寨，遂泛海赴行在。

朱胜非《闲居录》曰：秦桧随敌北去，为人长达兰任用，至是，与其家俱得归。桧，王氏婿也。王仲山有别业在济南，敌为取千缗贳其行，然全家来归，埤

仆亦无，故人知其非递归。

《林泉记》曰：桧在大金为微宗作书上尼堪以结和议，尼堪喜之，赐钱万贯、绢万匹。建炎四年，大金攻楚州，乃使乘船舰，全家厚载而还，俾结和议为内助。

李心传曰：桧与何栗、孙傅、司马朴同被拘，三人不得归而桧独得归，此可疑一也。自中京至燕千里，自燕至楚州二千五百里，岂无防禁之人，而逾河越海，并无讥察？此可疑二也。桧自谓随军至楚，定计于食顷之间，向使敌人初无归桧之意，第令随军，则质其家属必矣，胡为使王氏偕行？此可疑三也。张邵所奏谓桧衣褐憔悴，盖被执而训童读，而桧自叙乃云刘靖欲杀己以图其囊橐。既有囊橐，岂是奔舟？此可疑四也。夫以桧初归见上之两言、始相建明之二策，与得政所为前后相符，牢不可破，岂非桧在北庭尝倡和议，而达兰纵之使归邪？

癸酉，执政进呈谏官论疏，上览之甚悦，谓范宗尹曰：『近来台谏官无一日无章疏，亦未尝放过一事。』赵鼎曰：『陛下开广言路，奖拔言臣，是以人人得以尽言无隐，此朝廷美事也。』丙子，上谓范宗尹曰：『比阅王竦家所收上皇书画，有御制《鹤鵠赋》，京、卞皆作赋题其后，卞赋盛言继述哲宗之志，屏斥元祐之人而致斯瑞，岂非奸邪？』宗尹曰：『绍圣以来，贼害忠良，皆卞之力也。』己卯，以久雨，放行在、越州公私僦钱十日。自是雨雪则如之。癸未，上谓辅臣曰：『闻城中百物贵踊，将士经此，寒苦可念。太母日馈朕盘餐，问内侍，云一兔至直五六千，鹤鹑亦三数百。朕知之，飭尚食勿进鹑、兔久矣。』范宗尹曰：『陛下恭俭如此，天下幸甚！』乙酉，言者论：『天下三年之通丧，后世有从权夺服之举者，所以移孝为忠，徇国之急也。而比来所起之士，多非金革之故，几习宣政之风。如权邦彦为发运使，姜仲谦为湖北转运使。以至幕职之官亦行起复。又有夤缘请托于权三省、枢密院而图起复者，此何理邪？欲望一切罢去，于以明人伦而厚风俗。』诏邦彦专委催发诸路钱粮，应副行在大军支遣，其余皆罢之。戊子，签书枢密院事赵鼎奏诘刘光世违命不救楚州之罪，有云『逐官但为身谋，不恤国事』，且令追袭金人过淮，以功赎过。翌日，上批语言太峻，令改定进入。及进呈，上曰：『光世当此一面，委任非轻，若责之太峻，恐其心不安，难以立事。』鼎曰：『陛下待诸将可谓无负矣，不知何以为报！』己丑，权同知三省枢密院事李回改同知枢密院事。时敌留淮上未退，一日，宰执奏边事，范宗尹曰：『敌未必能再渡。』赵鼎曰：『勿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也。』乃乞诏州县各为移治自保之计，毋得拘留百姓，及兵至即脱身而遁，使民肝脑涂地。又曰：『三省常为敌不来，而为陛下拔人才、修政事，密院常为敌见侵，而为陛下申军律、治兵甲，即两得之。』上曰：『卿等如此，朕复何忧？』辛卯，虔州进士李敦仁与其弟世雄聚众于罗源

，有兵万余。是日破虔化县，又入石城县。诏江西兵马副都监李山与吉州统制官张忠彦会兵讨之。丙申，马进急攻江州，兵马副钤辖刘绍先统兵迎敌，虽捷而攻城愈急。范宗尹等进呈江东探报孔彦威、李成人马，宗尹曰：『万一移蹠，欲令韩世忠屯饶州，张俊留越州，相为声援。』上曰：『朕日夕念此，未尝忘怀。世忠兵少，与李成相拒，万一决战小有败衄，国威愈挫。朕欲留世忠浙东。此人忠勇，不畏金兵，敢与之战。使张俊以五千精骑策应之，恐能成功。来春事定，朕亲督诸军巡幸江东，虽过淮南，亦所不惮。平此二患，不难也。』赵鼎曰：『臣恐成辈乘间深入，愈难支吾。』上曰：『卿所虑极当，顾力未能及耳。然朕之所说未必皆是，卿等之言亦未必皆非，更呼诸将议之上。』

十一月癸卯，诏曰：『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皆盛德元老，同居庙堂，国势奠安，中外顺服。而遭罹贬斥，久历岁时，尚拘微文，未获昭雪。朕经此时巡之久，益知致治之难。念兹老臣，是宜褒称。三省可检举，速行褒赠。并其余党籍臣僚，下有司责以近限，具名取旨施行。』初，上既数下诏褒丞元祐忠贤，而朝廷多故，有司未暇检举。及是，上收得元祐党碑，即降出令录，所司二契勘褒赠，遂追封公著鲁国公，大防宣国公，谥正愍，纯仁许国公，皆赠太师。甲辰，签书枢密院事赵鼎罢。丙午，秦桧入见。桧自言杀敌之监已奔舟来归，朝士多疑之者，而宰相范宗尹、同知枢密院事李回与桧善，力荐其忠。乃命先见宰执于政事堂。翌日引对，桧言：『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议讲和，且乞上致书左监军昌求好。丁未，试御史中丞富直柔签书枢密院事。试御史中丞致仕秦桧试礼部尚书，赐银帛三百匹两。范宗尹等进呈桧所草国书，上曰：『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盖闻二帝、母后消息，而又得一佳士也。古者兵交，使在其中，第难作国书，姑令刘光世作私书与之。』始朝廷虽数遣使，然但且守且和，而专与北人解仇议和，盖自桧始。壬子，权知湖口县孙咸坐赃抵死。三省拟刺面配连州，上谓大臣曰：『祖宗时赃吏有杖朝堂者，黥面特配，尚为宽典。』乙卯，改枢密院干办官为计议官，序位在太常博士之下。丙辰，金左监军昌陷泰州。己未，金人陷进州。庚申，诏学士、两省讲读官依旧轮日进故事。先是，量留百司而讲筵所不与，上特命留之。量留百司在议巡幸时。辛酉，伪齐刘豫改元阜昌[7]。宣抚处置使张浚自秦州退军兴州。初，我师既溃于富平，慕容洧叛，乃遂引兵而西，于是秦凤路马步军副总管吴玠自凤翔走保大散关之东和尚原，权环庆经略使孙恂由龙关入秦与浚会，金人乃入德顺军。浚闻，遂移师兴州，簿书、辎重悉皆焚弃。浚之自邠南归也，将士皆散，惟亲兵千余人自随。其属官皆惧，有建议而保夔州者。参议官刘子羽曰：『议者可斩也。宣抚司岂可过兴州一步？，系关陕之望，安全蜀之心。』浚以为然，乃劾异议者，遣子羽单骑至秦州，访诸将所在。

时敌骑四出，道阻不通，将士无所归。忽闻子羽在近，宣抚司留蜀口，乃各引所部来会，凡数十万人，军势复振。浚哀死问伤，录善咎己，人心粗安。或谓吴玠宜移屯汉中以保巴蜀，玠曰：『敌不破，我讵敢轻进？吾坚壁重兵，下瞰雍甸，敌惧吾乘虚袭其后，此保蜀良策也。』诸将乃服。时玠在原，军食不继，凤翔之民感其遗惠，相与夜负刍粟输之，玠亦怜其远意，厚偿以银帛，民又益喜。敌怒，遣兵伏渭南邀而杀之，又令保伍相坐，犯者皆死，而民益冒禁输之，数年然后止。己卯，上以太后诞日，置酒宫中，从容语及前朝事。后曰：『吾老矣，幸相聚于此。他时身后，吾复何患？但有一事，当与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圣烈皇后，求之古今，母后之贤，未见其比。因奸臣快其私愤，肆加诬谤，有玷盛德。建炎初虽尝下诏辨明，而史录所载未经删定，岂足传信后世？吾意在天之灵，不无望于官家也。』上闻之惕然。其后史修神宗、哲宗两朝实录，盖张本于此。辛巳，诏监司、守倅并以三年为任。壬戌，同知枢密院事李回进呈诸路盗贼数，上谓曰：『卿意如何？』回曰：『臣意欲治数渠魁，当少戢。』上曰：『卿意甚善。皆吾亦子，岂可一一杀之？第治李晟辈三两人可矣。』乙未，神武右军都统制张俊为江南路招讨使，进解江州之围且平群盗，事急速者许便宜。翰林学士汪藻言：『古者两敌相持，所贵者机会，此胜负存亡之分也。敌师既退，国家非暂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尽得淮南不可。淮南荐经兵马，民去本业，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非朝夕可还。国家欲保淮南，势须屯田，则此田皆可耕垦。臣愚以为正、二月间，可便遣刘光世或吕颐浩率所招安人马过江营建寨栅，使之分地而耕，既固行在藩篱，且清东西群盗，此万世之利也。』疏奏，未克行。中兴后言屯田者，盖自此始。初，徽猷阁待制洪皓与右武大夫龚璿持命至太原，敌令其阳曲县主簿张维馆伴，留几岁，金遇使人礼益削。是岁，始遣皓、璿至云中。时通问使王伦、阁门宣赞舍人朱弁已被拘，伦、皓因以金遗商人陈忠，令密告两宫以本朝遣伦等来通问，于是二帝始知建炎中兴之实。已而左副元帅宗维召皓等遣官伪齐，皓力辞不可。宗维怒，命壮士拥以下，执剑夹承之，皓不为动。傍贵人喟曰：『此忠臣也！』宗维怒少霁，遂流递于冷山。云中至冷山行两月程，相距二千余里，地苦寒，四月草始生，八月而雪。右监军希尹使诲其八子，或二年不给衣食，盛夏至衣棉布。尝久雪薪尽，至乞马屎煨面而食。

校勘记

[1]台州 原作『合州』，据《中兴圣政》卷七改。

[2]己酉 原作『丁酉』，据《要录》卷三十二改。

[3]詹标 原作『詹標』，据《要录》卷三十二改。

[4]徐谋入蜀 《中兴圣政》卷七作「谋入蜀」，《要录》卷三十二作『免谋入

蜀』。

[5]潘瑀 《中兴圣政》卷七阙；《要录》卷三十二作『潘瑀』。

[6]城外 原作『外城』，据《中兴圣政》卷七、《要录》卷三十二乙。

[7]阜昌 原作『会昌』，《中兴圣政》卷八同，均混。兹据《宋史》卷四七五《刘豫传》、《要录》卷三十九改。

宋史全文卷十八上

宋高宗五

辛亥绍兴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改元。复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自绍圣废制科，至是，始因德音，下礼官讲求，然未有应者。金人掠天水县，知县事赵璧等不屈，皆杀之。丁未，言者论大臣用人之际，当惟其贤，不必以尝经堂除为限。先是，吕颐浩当国，患请谒者众，乃揭榜省户曰：『未经堂除者，不得投牒求官。』言者以为如此，则宣、政之间倚权贵之门超取显美者皆在所收，岂无韬晦自重不愿为人所知者？其何以来天下之士而济艰难之业？疏奏，诏三省遵守。戊申，江南路招讨使张俊改江淮招讨使。后数日，俊入辞，颇言李成兵众。上曰：『汝将全军设为朕攻一郡，若何？』俊曰：『臣朝至而夕可入也。』上曰：『成竭力攻九江，两月不能下，则虽众何能为？』俊大以为然。上因谓俊：『今日诸将，独汝未尝立功。』俊曰：『臣何为无功？』上曰：『如韩世忠擒苗傅、刘正彦，则功绩显著，卿殆不加。』俊恐悚承命。尚书省言：『岳、鄂道远，请还隶湖北，复江池路为江东西路，置帅司于江、池；又分荆湖诸司之在江南者为湖南西路，置帅司于鄂、鼎。』马进陷江州，李成闻州已陷，乃渡江入城。己酉，金人寇扬州。辛亥，参知政事谢克家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壬子，诏京官、知县并常一除，内外侍从官限三日各举可任县令者二人，犯赃连坐。又诏不历县令人勿除监司、郎官，不历外任人勿为侍从，著为永法。于是从官有互举其子为县令者，而子又皆贪赃，论者惜之。丙辰，初许百司每旬休沐。宰执因奏事，上曰：『一日休务，不至废事。使一月间措置得十事，虽二十日休务何害？若无所施設，虽穷朝夕，何补也？』戊午，户部侍郎孟庾言：『两浙路夏税及和买绸绢一百六十万余匹，半令输价钱，每匹两千。』从之。庚申，银青光禄大夫李纲提举临安府洞霄宫。诏：『赵普佐命元勋，视汉肃何。宜访其子孙，量才录用。』辛酉，手诏曰：『朕念太祖皇帝创业垂统，德被万世。神祖诏封子孙一人为安定郡王，世世勿绝。乃至宣和之末，以太常、礼部各有所主，依违不决，使安定之封至今不举，朕甚闵之。有司其上合袭封人名，遵依故事施行。』癸亥，诏：『比降德音，宽恤事件，州县自宜悉意奉行，违者监司按劾，御史台察之。』初，顺昌盗余胜等作乱，土兵陈望与射士张袞谋应之，军校范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取活于国，今力不能讨贼，更助为虐

，是无天地也。』凶党怒，剔其目而杀之。旺妻马氏闻之，行且哭，贼胁污之，不从，又杀之，后为立祠，号忠节。

二月庚午，改行宫警卫所为行在皇城司。辛未，同知枢密院事李回言：『士大夫自衢、信来者，皆称张俊军行极整肃。』上曰：『朕亦闻之，犯军律者，已诛六七人矣。』范宗尹曰：『臣已以书奖其美。』上曰：『待亦作诏，勉之立功。俊心忠谨，惟好官职，正当以此使之。』张守曰：『陛下深得御将之术。』己卯，日中有黑子。辛巳，礼部尚书秦桧参知政事，龙图待制孙覿时知临安府，以启贺桧，有曰：『尽室航海，复还中州，四方传闻，感涕交下。汉苏武节旄尽落，止得属图；唐杜甫麻鞋入见，乃拜拾遗。未有如公，独参大政。』桧以为议己，始大怒之。壬子，日中黑子消伏。翌日，范宗尹进呈。因言：『故事当避殿减膳，今人情危惧之际，恐不可以虚文摇动群听。望陛下修德以消弭之。臣等辅政无状，义当罢免。』上曰：『日为太阳，人主之象，岂关卿等？惟在君臣同心，行安民利物实事，庶几天变不至为灾也。』丙戌，复秘书省，仍诏监、少不并置，置丞、郎、著、佐各一员，校书郎、正字各二员。庚寅，张浚奏：『本司都统制曲端自闻吴玠马军倒那，坐拥重兵，更不遣兵策应。已责海州团练副使、万州安置。』诏依已行事理。初，浚自富平败归，始思端及王庶之言可用。庶时持母丧居蜀，乃并召之。庶近地先至，授参议官。浚徐念端与庶必不相容，暨端至半道，但复其官，移恭州。宣抚处置使司主管机宜文字杨斌素与庶厚，知庶怨端深，乃盛言端反有实迹者十，秦凤副总管吴玠亦惧端严明，谮端不已。庶因言于浚曰：『端有反心久矣，盍蚤图之？』会蜀人多上书为端讼冤，浚亦畏其得众心，始有杀端意矣。壬辰，雨雹。癸巳，翰林学士汪藻上馭将三说，一曰示之以法，二曰运之以权，三曰别之以分。大略谓：『诸将过失不可不治。今陛下对大臣不过数刻，而诸将皆得出入禁中。庙堂者具瞻之地，今诸将率骤谒径至，便衣密坐，视大臣如僚友。又遣将出师诏侍从集议者，所以博众人之见，今则诸将在焉。且诸将听命者也，乃使之预谋，则利于公不利于私者，必不以为可行；便于己不便于国者，必不以为可罢，欲其冒锋镝，趋死地，难矣！自今诸将当律以朝仪，毋数燕见。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无使参议论之余，则分既正而可贵其功矣，何难于弭盗？何忧乎遏敌哉？至于理财，则民穷至骨，臣愿陛下毋以生财为言也。今国家所有不过数十州，所谓生者，必生于此，数十州之民何以堪之？惟痛加裁损，庶乎其可尔。外之可捐者，军中之冒请；内之可损者，军中之泛取。』又言：『自古以兵权属人，未有不貽患者。今诸将之骄，枢密院已不能制。宜精择偏裨十余人，各授以兵数千，以渐消诸将之权，此万世计也。』是时诸将中刘光世尤横，故藻有是言。藻书既传，诸将皆忿，有令门下作论以诋文臣者。其略曰：『今日误国者

皆文臣，自蔡京坏乱纪纲，王黼收复燕云之后，执政侍从以下，持节则丧节，守城则弃城。建议者执讲和之论，奉使者持割地之说。提兵勤王则溃散，防河拒险则逃遁。自金人深入中原，蹂践京东西、淮南之地，为王臣而弃地弃民、误国败事者，皆文臣也。间有竭节死难当横溃之冲者，皆武臣也。张邦昌为伪楚，刘豫为伪齐，非文臣谁敢当之？』自此文武两途，若冰炭之不相合矣。丙申，复诏诸路提刑司类省试，于是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始以便宜合川陕举人，即置司州类省试，自是行之至今。宗维既得关中地，遂悉割以予伪齐。关陕之陷也，士大夫守节者甚众。

三月戊戌朔，自驻蹕南京以来，军士日给百钱，比数十日一犒设。前是水军统制官崔增以其众万有千二百人降于吕颐浩，吕颐浩始用旧法，按月支粮及料钱，于是增一军月费钱四万四百缗，米七千五百斛，视五军所给，月省万五千余缗。庚子，宣抚处置使张浚以富平失律，上疏待罪。壬寅，上谓辅臣曰：『浚放罪诏宜早降。』因言：『浚用曲端、赵哲、刘锡，后见其过，即重谴之。浚未有失，安可罢也？』同知枢密院事李回曰：『须得胜浚者乃可易。』上曰：『有才而能办事者固不少，若孜孜为国，无如浚。亦有人言其过，朕皆不听。』浚乃得安。甲辰，福建转运判官鲁詹条具止盗利害，请择令尉，罢免行钱，余米赈济，减残破县分上供银。上谕辅臣曰：『詹所奏切中时病，皆可施行。』上因言：『朕每日五更初，尽览诸处奏报，比明所览略尽，乃出视朝。』盖上勤政如此。丙午，责授定国军节度副使王宗濬复忠州团练使，以赦叙也。上曰：『宗濬自可用，但当时用非所宜，兼戚里不当管军。』张守曰：『祖宗时亦有戚里管军者。』上曰：『要是择才，只今诸戚里，岂能管军？』范宗尹曰：『诚如圣训。』庚戌，江淮招讨使张俊复筠州。初，俊引兵至豫章，而李成在江州，其将马进在筠州，皆不进。俊喜曰：『我已得洪州，破贼必矣。』敛兵若无人者，金鼓不动，令将士登城者斩。居月余，进以大书文牒使来索战，俊复细书答状以骄之，贼谓俊为怯战。俊牒知贼稍怠，乃议行，岳飞请自为先锋，杨沂中由上流径绝生米渡出，贼不意遇其先锋，击破之，乘胜追奔，前一日至筠州。进出军背筠河先守要地，沂中语俊曰：『彼众我寡，当以奇胜。愿以骑见属，公率步兵当其前。』沂中乃将骑数千，与陈思恭分为两道，同出山后。俊严阵以出，鏖战至午，精骑自山驰下，贼骇乱退走，大败之，俊遂复筠州、临江军。马进复还江州与成会，俊整兵追之。壬子，先是，张荣在通州，以地势不利，乃引舟人缩头湖，作水寨以守。金左监军昌以舟师犯荣水寨，荣亦出数十舟载兵迎敌。望金人战舰在前，荣谓其众曰：『无虑也，金人止有数舰在前，余皆小舟。方水退，隔淖不能岸，我舍舟而陆，杀棺材中人耳！』遂弃舟登岸，大呼而杀之。金人不能骋，舟中自乱，溺水陷淖者不可胜计。

昌收余众二千奔楚州。荣获昌子婿盆犇，俘馘甚众。荣闻刘光世在镇江，乃遣人愿听节制，且上其功。光世大喜，以荣知泰州。初榷南恩州阳江县田盐[1]。县有潮水所浸田一顷二十四亩，提举盐茶司募民垦之，置灶六十有七，岁产盐七十八万四千四百斤，收净息钱万九千余缗，遂命官领其事。后二年，又增万二千缗。甲寅，诏罢免行钱，州县官市买方物，如民间之直，违者以自盗论，始用鲁詹之言也。先是，改元德音已减闽中上供银三分之一，是日又减建、剑州银半分，令福建转运司兑余米二万斛充赈济。初，河间府免解进士李季集天文诸书[2]，号《乾象通鉴》。季寓居婺州，乃命本州给札上之。自渡江，国史散佚。至是，衢州布衣何克忠献《太祖实录》、《国朝实训》，后八九年而国书始备。己未，张俊捷奏至，上谕辅臣，欲赦李成军中胁从者。范宗尹因言：『今日之事不可削弱。』上曰：『祖宗基业宏固，偶值戎寇，故刘豫、李成等辈跋扈猖獗。或谓止于淮上作篱落，朕甚不取。要当以次收复，须一统乃已耳。』湖南马步军副总管孔彦舟言：于潭州池中得美玉，可为御宝，乞遣人宣取。诏：『御宝已足备，兼自艰难以来，华靡之物，一无所用。其毋进。』甲子，始下诏罪状李成，募有能斩首及获成者，除节度使，赐银万两、钱万缗，且赦成军中胁从者。初，马进既败，江淮招讨使张俊追之，至奉新楼子庄，贼将商元据草山设伏。俊熟视，见山险路狭，乃遣步兵从间道直趋山顶，杀伏夺险，遂至江州。进拒战不胜，绝江而遁。乙丑，俊复江州。统制官杨沂中、赵密引兵追击，又大败之，成复还蕲州。自是俊军有『铁山』之号。宣抚处置使张浚承制以本司参谋官王庶知兴元府兼利夔两路制置使、节制陕西诸路。留统制官王宗尹、柴斌兵二千，马不满百，使庶守。时虏骑已破福津，蹂同谷，迫武兴，浚遂退保阆州，于是尽失陕西地，但余阶、成、岷、凤、洮五郡及凤翔府之和尚原、陇州之方山原而已。时兴元帅事草创，仓廩乏绝，师旅寡弱。庶募民教之。河东、陕西溃师多旧部曲，往往来归，不数月，有众二万。

夏四月庚午，尚书户部侍郎孟庾请诸路无额钱附经制起发，从之。于是通钞旁定帖及卖糟等钱凡七色。甲戌，诏修日历。丁丑，刑部尚书、权礼部尚书胡直孺等言：『参酌皇祐诏书，将来请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示于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天，庶几礼专事简。』从之。天地复合祭自此始。戊寅，张俊捷奏至。上谓辅臣曰：『兵既精又治器甲，所以成功。以此知军器当留意。朕计五军，见甲已四万。』范宗尹曰：『得十万粗足。』上曰：『可足成之。财固当惜，然于此不宜吝也。』庚辰，隆祐皇太后崩于行宫之西殿。壬午，诏江浙诸路上供绸绢半折见缗三千，仍易轻赍赴行在。辛巳，进呈程俱札子：『《名臣列传》止是节本，合与不合录呈？』上曰：『初止令进累朝实录，盖欲尽见祖宗规模。此是朕家法，要得遵守。』既退，范宗尹已下叹仰者久之。

臣留正等曰：帝王之道虽同，其法则不必同。忠质文异制，同归于治。盖因时制宜，各自为一代之法。夏商周之子孙得以宪于先王，传世数十而长久者也。太上皇帝欲尽见宗祖规模，且曰：『此是朕家法，要得遵守。』则自中兴以来，致治之效，皆由于此。今日尤当率循而不忘也。

癸未，桑仲陷邓州，杀知汝州王俊。丁亥，诏榷货务遵守茶盐见行成法[3]，不得毫发改更，务令上下孚信，入纳增广。宣抚处置使张浚杀曲端于恭州。端既为利夔制置使王庶所讐，知渭州吴玠亦憾之，乃书『曲端谋反』四字于手心，因侍浚，立举以示浚。浚素知端、庶不可并立，且方倚玠为用，恐玠不自安，乃送端恭州狱。有武臣康随者在凤翔，尝以事忤端，鞭其背，有切骨恨。浚以随提点夔州路刑狱。端闻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数声。端有马名铁象，日驰四百里，至是连呼铁象者又数声，乃赴逮。既至，随命狱吏縶之，糊其口，爇之以火，乾渴而死，士大夫莫不惜之，军民亦皆怅恨，西人以是益非浚。然议者谓使端不死，一日得志，逞其废辱之憾，端一摇足，秦蜀非朝廷有，虽杀之可也。

《龟鉴》曰：赵哲之诛，孔明之诛马谡也。曲端之不用，亦孔明之不用魏延也。至于杀之，太过矣。况曲端威望，金人素慑，富平之战，诈立端旗，犹足以惧敌，则端之死为可惜也。然杀曲端而失关陕，浚之过也。用吴玠而保全蜀，浚之功也。

乙未，诏临安府、秀州亭户合纳二税，依皇祐专法计实值价钱折纳盐货。先是，两浙转运司以罢给蚕盐，令输本色。提举茶盐公事梁汝嘉奏：『亭户以煎盐为生，未尝垦田。』于是申明行下。

五月己亥，主管江州太平观李弼孺勒停。初，范宗尹荐弼孺使领营田，遂召赴行在。而右谏议大夫黎确奏弼孺淫污狡妄，媚事朱勳。宗尹曰：『固知弼孺小人，然但欲委之劝耕，故有此命。』上曰：『君子易疏，小人易亲，不知者无如之何，既知弼孺小人，安可不疏？今日知田事者应别有人，可勿召也。』弼孺怒，上疏讼确所言诬诞，故有是命。辛丑，御笔犒赏诸军一次。范宗尹奏：『自犒赏后，已近五旬。』上曰：『朕不欲数犒，凡三月可省一次。今财用止出东南数十郡，不免痛加节省。若更广用，竭民膏血，何以继之？』宗尹等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幸甚！』癸卯，上出大宋中兴之宝及上皇所获元圭以示辅臣，宝上新刻者，其玉明润，视定命宝犹大半分。中书舍人洪拟转对，论帝王之学，中叙董仲舒、王吉之言，末以章句书艺为非帝王之事。上曰：『人欲明道见理，非学问不可。惟能务学，则知古今治乱成败与夫君子小人善恶之迹。善所当为，恶所当戒，正心诚意，率由于此。』秦凤经略使吴玠及金人乌噜舍赫战于知尚原之北，败之。时金主晟之从侄默呼与乌噜舍赫以数万骑分两道入

寇，默呼自凤翔、二将由阶、成，约日会和尚原。玠与其弟统领官璘以散卒数千人驻原上，朝闻隔绝，军储匮乏，人无固志。有谋劫玠兄弟北去者，幕客陈远猷夜入告玠，遽召诸将，厉以忠义，歃血而誓，诸将感泣，为备益力。是日，二将以劲骑先期而至，阵于原北。玠击之，四战皆捷。山谷中路狭而多石，马不能行，虏弃马逐败去。后三日，默呼自犯箭箐关，玠遣别将击之，二寇卒不得合。又五日，敌移寨黄牛岭，会大风雨雹，翌日引去。张浚录其功，承制以玠为明州观察使，璘为康州团练使，擢秦凤路兵马都钤辖，统制和尚原军马。丙午，江东安抚大使司奏捕虔贼李敦仁获捷。时吕颐浩犹在告，参议官李承造以闻。上曰：『颐浩大臣，义当体国。江西盗贼，非张俊未易办，颐浩须少惟之，如廉、蔺相济乃可。可趣令视事。』李回请上亲札，富直柔又乞遣中使抚问，上从之。诏承议郎范同、宣教郎敕令所删定官刘一止、修职郎王洋并召试馆职，初复故事也。郭仲威为刘光世所执。仲威与李成有旧，欲往从之，又谋据淮南以通刘豫。光世遣前军统制王德手擒之。己酉，诏以米价贵，谕积粟之家出粟，三千斛以上补官有差。辛亥，诏以道路未通，诸路死囚应奏讞者，权令降等断遣。郭仲荀权主管殿前司公事。自巡幸以来，三衙实无兵，名存而已。邵青以舟师犯太平州。癸丑，诏斩郭仲威于平江市。先是，仲威焚掠平江，故就诛之。甲寅，赵令愿知南外宗正事。上命令愿往泉南选宗室子育之宫中，故有是命。戊午，权工部侍郎兼详定重修敕令韩肖胄言对修政和、嘉祐敕成。复置太府寺丞，以承奉郎章亿为之。措置印给茶盐钞引。沅州言：『本州自熙宁末为郡，始创营田，招置弓弩手四千人。靖康调发，往往不归。今军食窘急，乞以闲田募民承佃，招捕弓弩手二千人，余助岁计。』从之。先是，鼎、澧、辰、沅、靖诸州以地接蛮徭溪洞，故熙、丰间排置弓弩手，五郡合万三千人，散居边境，教以武艺，无事则耕作自贍，有警则集而用之，最为利便。后全军调发应援河东，或死或亡，其法浸废矣。朝散郎吕安中言：『旧官给钱募户长摧税，近已差甲头。宜桩其雇钱。用助经费。』诏诸路提刑司拘收赴行在。既而言者以差甲头不便者有五，于是甲头不复差，而耆户长役钱因不复给。己未，秘书少监程俱言[4]：『见修日历，乞下诸州搜访建炎元年以后邸报及所被受朝旨文字，仍于中外臣僚先具取会二年事实，应曾任宰执至行在职事官，有日历合载事件，如政事弛张、臣僚黜陟、刑赏征战，凡所见闻，或私自记录，或亲承圣语，及所上章疏并被受诏敕与公案官文书之类，并令诣实抄录回报，以凭修纂。』从之。辛酉，荆南镇抚使解潜言：『所管五州，绝户及官田荒废者甚多，已便宜辟宗纲权屯田使，樊宾副使，募人使耕，分收子利。』诏以纲为镇抚司措置营田官，宾力同措置官。渡江后营田自此始。其后荆州军食多仰给于营田，省县官之半焉。壬戌，范宗尹等以国用不足，奏鬻通直、修武郎已下官

。上曰：『不至人议论否?』张守曰：『祖宗时亦尝有此，第止于斋郎。』李回曰：『此犹愈于科敛百姓。』上曰：『然。大凡施設，须可行于今，可传于后，即善耳。』其后遂止鬻承直郎以下官。邵青受刘光世招安，太平州围解。癸亥，初，马进既为张俊所败，而李成犹在蕲州。至是，俊引兵渡江，至黄梅县，亲与成战。成据石幢坡，凭山以木石投人。俊乃先遣游卒进退，若争险状以误之，俊率众攻险，贼徒奔溃，进为追兵所杀，成遁去，以余众降伪齐。

六月己巳，初鬻承直、修武郎以下官，承直二万五千缗，修武四万五千缗。乙亥，张琪犯宜州。戊寅，言者论：『朝廷暂驻江左，盖非得已，当为攘却恢复之图。顷岁驻蹕扬州，有兵数十万，可以一战。金人奄至，卒以奔走，逾江而东，此宰相黄潜善、汪伯彦之过也。前年移蹕建康，是时兵练将勇。食足财丰，据江上不测之险，当敌人疑惧之秋，可以守矣。金人未至，先已奔走，遵海而南，此吕颐浩之过也。今岁战守之策安所从出?万一事起仓卒，大臣复欲弃土地，遗人民，委府库，脱身奔走，此岂安国家、定社稷之谋乎?臣愚以谓有江海则必资舟楫战守之具，有险阻则必资郡县防守之力，有兵将则必驾驭驯扰。不可力将帅自卫之资；有财赋则必转运搬输，不可为盗贼侵据之用。伏望委任大臣，早赐措画。』诏三省、枢密院措置。辛巳，召越州上虞县丞娄寅亮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计也。寅亮之书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薨，章圣取宗室子育之宫中，此天下之大虑也。仁宗皇帝感悟其说，诏英祖入继大统。恭惟陛下克己忧勤，备尝艰难，春秋鼎盛，自当则百斯男。属者椒寝未繁，前星不耀，孤立无助，识者寒心。欲望陛下于伯字行下，遴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5]视秩亲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处藩服。更加广选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称之人升为南班，以备环列，庶几上慰在天之灵，下系人心之望。』疏入，上读之，大以叹悟。签书枢密院事富直柔从而荐之，遂有是命。壬午，张琪犯徽州。甲申，邵青复叛，引兵移江阴。戊子，上谓辅臣曰：『昨令广选艺祖之后宗室二三岁者，得四五人，资相皆非岐嶷。且令归家，俟其至泉南选之。』右仆射范宗尹曰：『此陛下万世之虑。』上曰：『艺祖以圣武定天下，而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悯。朕若不取法仁祖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同知枢密院事李回曰：『自昔人君，惟尧舜能以天下与贤，其次惟艺祖不以大位私其子，圣明独断，发于至诚。陛下为天下远虑，上合艺祖，实可昭格天命。』参知政事张守曰：『尧舜授受，皆以其子不肖。艺祖诸子不闻失德，而以传序太宗，此过尧舜远甚。』上曰：『此事亦不难行，只是道理所在。朕止令于伯字行中选择，庶昭穆顺序。』签书枢密院事富直柔曰：『陛下圣断度越千古，第恐令慮不足以奉承。』上曰：『且令广求，须自选择。』参知政事秦桧曰：『须择宗室闺门有礼法者。』上曰：『当如此。』

』直柔曰：『宫中有可付托否?』上曰：『朕已得之矣。若不先择宫嫔，则可虑之事更多。』宗尹曰：『陛下睿明审虑如此，宗庙无疆之福。』辛卯，辅臣进呈言者论刘光世军中冗费，上曰：『光世一军搜汰冗杂，约留兵几何可以贍足?』范宗尹曰：『今月给钱十六万缗、米三万斛，若留精兵三万人，且汰其使臣之罢软者，可以足用。』上曰：『俟作手书与之，如家人礼，直示朕意，庶几光世不疑，委曲听命。』翌日，遣睿思殿祗候罗直赐光世手书谕指，仍以玉带赐之。

七月乙未朔，刘光世以枯秸生穗为瑞奏之。上曰：『岁丰人不乏食，朝得贤辅佐、军中有十万铁骑乃可为瑞，此外不足信。朕在潜邸时，梁间有芝草，府官皆欲上闻，朕手自碎之，不欲主此奇怪事。』辅臣叹服。

《龟鉴》曰：其于奉天也，深思政事以尽畏天之诚，静坐内省以求答天之意。彗出井度则深以天下为忧，癸未风雷则深以夷狄为虑。久雨则诏求言，大雪则诏决狱。枯秸之生可称也，吾瑞铁骑而不瑞枯秸；麟凤之献可喜也，吾宝贤能而不宝麟凤。献芝草则斥，献甘露则贬，于是而无喜祥瑞、恶变异之失矣。

庚子，新知澧州吴章为潼川府路转运副使。自置宣抚司后，四川监司以敕除者始此。辛丑，皇伯令话为宁州观察使，封安定郡王。先是，燕、秦二王后争袭封，久不决。礼部员外郎王居正言：『燕王太祖长子，其后当袭封。』议遂定。令话，德昭元孙也。壬寅，申命有司讨论滥赏。复置翰林天文局，太史局学生五十人，天文局十人。甲辰，诏秘书省长贰通修日历。丙午，金左将军昌自宿迁北归。昌过东平，伪齐刘豫不出迎。使人言于昌曰：『豫今为帝矣，若相见，无拜之礼。』昌怒责之，却其献。豫遣伪相张孝纯随而和之，昌卒不解。辛酉，故追复观文殿学士刘摯赠少师，后谥忠肃。吕颐浩督诸将与张琪战于饶州城外，大败之，琪走浮梁县，复还徽州。癸亥，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范宗尹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初，宗尹既建讨论滥赏之议，士大夫侥幸者争排之。上批：『朕不欲归过君父，敛怨士夫。可日下寝罢。』宗尹坚以为可行，即日求去。上曰：『天下事不必坚执。至如人主有过，尚许言者极论，若遽阻遏，只须人不进言，如此则于谁有损?』始宗尹之建议也，桧力赞之。至是见上意坚，反以此挤宗尹，遂召翰林学士汪藻草宗尹免制曰：『日者轻用人言，妄裁官簿。以庙堂之尊，而负天下之谤；以人主之孝，而暴君亲之非。朕方丁宁德意而申命于朝，汝乃废格诏书而持必于下。』于是崇、观以来滥赏悉免讨论，但命吏部审量而已。

八月戊辰，参知政事张守等上《删修嘉祐政和敕令格式》一百二十二卷，看详六百四卷。诏以《绍兴重修敕令格式》为名，自来年颁行。己巳，权尚书工部侍郎韩肖胄以修敕成，落权字。

九月甲午朔，中书言池、江二州地势僻隘，失祖宗分道置帅之意。诏江东、西路帅臣复还建康府、洪州旧治。乙未，宁州观察使韦渊求差遣，上曰：『渊以宣和皇后季弟，义当敦睦。然其人素不循理，故斥远之。朕不敢以公爵示私恩，密院可与一远阙。』恐居官有过，难以行法，已而渊为福建路副总管。戊戌，刑部奏军士黄德等劫杀案目，其从二人倬子岸次，刑寺欲原死，上曰：『强盗不分首从，此何用贷？朕居常不敢食生物，盖惧多杀也。盗于此时，须当杀以止杀。』己亥，诏文臣寄禄官依元祐法分左右字，赃罪人更不带，以示区别，用枢密院编修官杨愿请也。其后选人亦如之。甲辰，礼部言：『自今应贤良方正科，乞并用从官三人荐举，不如所举者坐之。』故事，阁试六题，以五通为合格。及是，侍郎李正民、员外郎王居正言：『今复科之初，使士大夫徒能记诵义疏，亦无补于用。权罢义疏出题外，余如旧制。』诏兼于义疏出题，仍以四通为合格。乙巳，诏百司稽违，许御史台六察官弹奏，以侍御史沈与求援元丰故事有请也。丁未，尚书省请下江浙、福建诸州造甲五千副，两浙之衢、婺、明、湖州、平江府；江西之虔、吉州、抚州各共千五百；福建千二百；饶、信州八百。逐州令通判一员董其事，所费以上供折帛钱支。从之。辛亥，合祭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并配，赦天下。时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席益草赦文，有曰：『上苍怀悔祸之心，群策竭定倾之力。六师奏凯，力扈成功。爰举宗仪，聿修大报。』上以夸大，不悦。癸丑，开府仪同三司吕颐浩拜少保、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甲寅，初，上以席益草赦文夸大，恶之。会益草吕颐浩复相制有曰：『朕中兴圣绪，兼创业守文之难。』上尤不喜，乃出益知温州。戊午，提举临安府洞霄宫范宗尹落职，侍御史沈与求言宗尹十九罪，故有是命。乙未，尚书省言：近给卖新告价直高大，变转不行，乞减修武郎为三万缗，承直郎为万五千缗。从之。庚申，初措置河南诸镇屯田。侍御史沈与求亦言：『今欲因沿江荒闲之田募人屯耕，用为篱落，兼资储饷，此诚计之得者。』乃陈屯田利害，为《古今集议》上下三卷上之。诏付户部，后亦未克行。

冬十月乙丑，诏自今应京、黼门人实有才能者，公举而器使之，庶几人人自竭，以济艰难之运。时吕颐浩为政，喜用材吏，以其多出京、黼之门，恐为言者所指，乃白上下此诏焉。参知政事李回不为吕颐浩所喜，力丐免，罢为江西安抚大使兼知洪州。丙寅，江西安抚大使兼知洪州朱胜非分司南京、江州居住。侍御史沈与求论胜非避事辞难，故贬。己巳，浙西统制官王德以黄榜招安邵青，既而降之。庚午，户部尚书孟庾参知政事。壬申，诏行在置宗正一司，将内外宗司分寓广、潮、泉三郡。上以行在宗子无统属之人，故有是命。甲戌，尚书吏部员外郎廖刚守起居舍人。刚言：『陛下游意翰墨，博览群书，亦可

谓之好学。然帝王之学与文士异。』因援孟子所言天下之本在身与大学之道：『治国平天下，其端在正心诚意。愿去末学之无益，坐进此道，则可以福群生矣。』乙亥，陕西诸路都统制、秦凤路经略使吴玠及金人战于和尚原，大败之。初，宗弼会诸路兵及女真兵合数万人谋入寇，宣抚处置使张浚命玠先据凤翔之和尚原以待之。宗弼造浮梁于宝鸡县，渡渭攻原，玠及其弟璘率统制官雷仲等选劲弓强弩与战，分番迭射，号驻队矢，接发不绝，且繁密如雨。虜稍却，则以奇兵邀击，断其粮道凡三日，是夜大破之，俘馘首领及甲兵以万计，宗弼中流矢二，仅以身免，得其靡。盖自虜入中原，其败衄未尝如此也。于是浚承制以玠为镇西军节度使，璘康州团练使、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宗弼既为玠所败，始自河东还燕山。左副元帅宗维更以陕西副统制萨里罕为陕西经略使，将兵屯凤翔府，与玠相持。壬午，尚书省言：『近分拨神武右军往婺州屯驻，合用钱理须桩办。缘行在至婺州不通水路，难以津搬。契勘便钱之法，自祖宗以来行于诸路，公私为便。比年有司奉行不务经久，致失信于民。今来军兴，调度与寻常事体不同，理当别行措置。』诏户部印押见钱关于降付婺州，召人入中执关于赴杭越榷货务请钱，每千搭十钱为优润。有伪造者，依川钱引抵罪。东南会子法盖张本于此。范汝为人建州，遂据其城。甲申，初，兴元府利夔路制置使王庶籍兴元府、兴、洋州诸邑及三泉县强壮，号曰义士。知县为军正，尉为军副，日阅武一十县，月阅武于州，不半年，有兵数万。其后合、兴、洋、三泉四郡义士至七万人，至今不废。乙酉，同知枢密院事富直柔言：『祖宗时，三衙用边功、戚里、班行各一人，盖有指意。』上曰：『参用戚里，固祖宗法，然窒碍处多，恐不可用。』戊戌，行在越州火，燔民居甚众。己丑，录唐宰相张九龄十二世孙昭为泉州文学。壬辰，录程颐孙易为分宁令[6]，后五月，又官其家一人。

十一月乙未，提举临安府洞霄宫胡安国试中书舍人兼侍讲，秦桧荐之也。丁酉，承事郎王趯充广西经略司于办公事，专功提举左右江峒丁及收买战马。自五路既陷，马极难得。议者谓岭外于西南夷接境有马可市。时已罢买马司，以帅属领其事。工部侍郎韩肖胄言：『战以骑兵为胜，今川陕马纲不通，而广右邻诸番，宜即邕州置官收市，专责成功。』故复置官提举。戊戌，诏以会稽漕运不继，移蹕临安。先是，尚书左仆射吕颐浩言：『今国步多艰，中原隔绝，江淮之地，尚有巨贼。驻蹕之地，最为急务。要当使号令易通于川陕，将兵顺流而可下，漕运不至于艰阻。』至是，遂定移蹕之议。参知政事孟庾为福建江西荆湖宣抚使，神武左军都统制韩世忠副之。己亥，宣教郎娄寅亮守监察御史，以其言宗社大计也。辛丑，太常少卿赵子画请续编《绍兴太常因革礼》，明年乃成，凡八十六篇，为二十七卷。子画又言：『每岁春分日祀高禘，自巡幸

不行。至于祓无子，祝多男，以系四方万里之心，盖不可阙。望自来岁举行。』从之。乙巳，迪功郎陈刚中上书论：『今民力凋瘵，国用匱乏，而冗食之官众，不急之务繁。行在之局务可省并者三分居一，而州县冗食尤可怪骇，以月计之，不知所费缗钱几百万。民之脂膏日以乾涸，邦之财赋日以蠹耗，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愿罢冗食，去虚文，以足邦用。』上召对，改合入官，所陈令三省措置。言者论浙西科敛之害，以为「均买度牒、劝谕官告，下户贫民皆以困乏不支余钱，强令输粟，号曰均余。又别立一名曰借余，复计顷亩，以月科敷，上下相蒙，名曰健吏，若今盗贼，几半天下，岂天下之人皆跖之徒哉？愿诏重科敷之罪，严贪墨之法，庶几人心未叛，天命未改。』诏本路漕司究实。知琼州虞沈言：『近岁州县之吏多贿败者，望自今命官犯入己赃，许人越诉。其监司不即按治者，重行黜责。』从之。磔张琪于越州市。丁未，德安府复州汉阳军镇抚使陈规奏本镇营屯田画一事件。自中原失守，诸重镇多失，惟规与群盗屡战，群盗稍息。规以境内多官田荒田，乃仿古屯田之制，命射士、民兵分地耕垦，其说以兵民不可并耕，故使各处一方。军士所屯之田，皆相其险隘，立为保寨，寇至则保聚捍御，无事则乘时田作。其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少增钱粮，官给牛种，收其租利，有急则权罢之使从军。凡民户所营之田，水田亩赋粳米一斗，陆田赋麦豆各五升，满二年无欠输，给为永业。流民自归者以田还之。凡屯田事，营田司兼行；营田事，府县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条划既具，乃闻于朝。诏嘉奖。明年，下其法于诸镇使行之。庚戌，同知枢密院事富直柔守本官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壬子，手诏曰：『朕仰瞻坐思，雪神人之大耻，不有济济多士置我周行，则不能也。且己虽贤，不若荐之为愈。近得陈襄荐章草，起司马光而下三十三人。审如所荐，斯为盛矣。合宣示百辟卿士，各举尔所知，应内外侍从须三人以上，在外令三省镂板行下诸监司、郡国，郡国各录申牒诸寄居，到限五日，具名同罪保举，缴连以闻。举得其人，当受上赏，毋以先得罪于朝廷及蔡京、王黼门人为嫌。』甲寅，上曰：『周杞任情喜怒，不免滥刑，以故言者纷然。凡当官者，小过失未有害，唯滥刑为当惩。闻杞守常州数滥杀人，岂得不治？朕日听断，若任情杀人，岂不可邪？愿恐非理尔。辅臣将顺圣德退而记之，以垂训万世。』

臣留正等曰：兵刑，一道也。古者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锯，薄刑用鞭朴，凡以禁暴而弭乱也。唐虞之治，不能无蛮夷奸宄之忧，命咎繇作士，刑期无刑而已矣。太上皇帝推不嗜杀人之心于其大者，既敬且戒，则其小者不论可知也。刑一无罪，杀一不辜，岂不伤好生之德乎？此酷吏所以不免也。

乙卯，绍兴府奏百姓路荣失火罪状，上曰：『此灾不细，恐是天戒，不专为荣，罪止杖遣足矣。』丁巳，日南至，命提举万寿观兼侍读王绉祀昊天上帝于

告成观，初复旧理也。辛酉，伪齐秦凤经略使郭振掠白石镇，宣无司选锋将王彦等并兵御之，贼兵大败，振为官军所获，遂复秦州。壬戌，监察御史刘一止言：『伏见尚书六曹下逮百司，凡所用法令，类以入吏省记便为予夺，欺弊何所不有？伏望改差详定一司敕令所立限刊定，镂板颁降，庶几杜绝官吏玩法受赃之弊。』诏如其请。既而广东转运司以元祐吏部法来上，乃命参以七司所省记元丰至绍兴条例参酌修立，再逾年而后成云。

十二月甲子朔，诏直徽猷阁黄叔敖文学吏事皆有可观，恬退之节，士夫推重，可除给事中，令所在以礼敦遣赴行在。乙丑，太常少卿赵子画权尚书礼部侍郎。本朝以公族为从官自子画始。丙寅，诏依祖宗故事，复置枢密都承旨，以两制为之。丁卯，吏部侍郎李光请复东南诸郡浙田，诏户、工部取会闻奏。初，明、越州鉴湖、白马、竹溪、广德等十三湖自唐长庆中创立，湖水高于田，田又高于海，旱涝则递相输放，其利甚博。自宣、政间，楼异守明，王仲濬守越，皆内交权臣，专事应奉，于是悉废二郡陂湖以为田，其租米悉属御前。民失水利而官失省税，不可胜计。光奏请复之。既而上虞县令赵不摇以为便，遂废余姚、上虞二县湖田，而他未及也。辛未夜，行在绍兴府火。壬申，言者论：「今日为百姓甚害，无如科配一事。常赋之外，一岁之闰，至五七次。望今后除依法催科以备军期外，自余非泛科抑，一切停罢。」诏户部勘当。户部侍郎柳约言：『过灾伤及经兵破难以不放逋欠外，若实因军期须索，亦有许收量添酒钱应副。或因军期所需多科其数，别作支用，昨降旨以自盗赃论。望依累降指挥施行。』从之。时议者又言：『朝廷之上，喜徇祖宗爱民之良法，而讳言今日科敛之大害。如早稻未熟而借冬苗，春蚕未毕而催和买，富民鬻田舍，下户质子女。吁天不闻，诚宜嗟闵。伏望明诏大臣，继自今勿以科敛为讳而特加条画，申饬监司，俾不得加数掊克，因事侵渔。』诏申严行下。乙亥，初，诏内外侍从官举县令中书记名以次除授，而言者以为所举多亲旧或罪累碍于铨选之人，乃命吏部参考。其负罪碍格之人并罢，仍坐所举官。丁丑，手诏略曰：『比缘国难，盗起未息者，盖奸赃之吏无恤民意，及烦王师而军须不免，又取于民，因循展转，日甚一日，欲民不为盗，不可得也。可将建炎三年以前积欠，除形势户及公人外一切蠲除。如州县不奉诏及监司迫胁州县，巧作催科者，并除名，令御史台纠察。多出黄榜晓谕。』又诏三省备坐祖宗庙措决赃吏旧制镂板行下。自今有犯，依法行遣，仍籍没家财。上以军兴民困，吏缘为奸，故盗贼蜂起。乃下此诏焉。以岳飞为神武副军都统制，仍以所部屯洪州。时飞遣其甥婿高泽民至绍兴，乃诈为飞状，乞都统制或总管职事。飞惶恐自辩。诏谕以出自上意，仍铸印赐之。曹成据道州。戊寅，以彗出会稽，许臣民实封言事。诏行在职事官人添职钱十千。辛巳，复置广东茶盐司。旧淮南盐息岁收八百万缗，自军

兴，淮南道梗，许通广盐于江湖诸路，而二年半，入纳才七十万缗。至是，江湖盐价每斤为七八百钱，议者以为利厚而冒贩者多，故复置官提举。户部侍郎柳约复请增诸路酒钱，上等每石二千，下等一千，其半令提刑司桩管，余备军费。从之。初，监察御史娄寅亮既陈宗社大计，尚书右仆射秦桧以寅亮富直柔所荐，恶之，使言者论寅亮宣和中父死于贼，匿不举丧。壬午，诏大理寺劾治。甲申，右司谏方孟卿言：『祖宗故事，谏官置局于后省，号为两省官。盖两省，朝廷政令所自出，祖宗以谏官居之，不无深意。今行在谏院许于皇城内建置，未有定处。望令依旧随省置局。』诏谏院许于行在所都堂相近置局。丁亥，言者请赃吏当死者勿贷，上曰：『朕本心欲专尚德化，顾赃吏害民，有不得已者，然亦岂忍遽置缙绅于死地？如前诏，杖遣足矣。』阁门宣赞舍人潘永思追一官，坐为人市恩泽也。先是，大理推治，事连永思，上曰：『永思虽戚里，既有过，安可废法？』乃命罢职就逮。戊子，宣抚处置使张浚奏和尚原剿杀金人。是日，吕颐浩等进呈。浚奏札言为水运以给西军，上曰：『朕料浚必能立功。』秦桧因奏：『去年论浚者纷纷，赖陛下保全，得以安迹。万一有功，实赖陛下知人善任，使不惑浮言之效。』上因备论：『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但害少而利多，皆所可为。若听浮言，则事将俱废。』颐浩、桧出，至省府，未食，捷奏至，上大喜。壬辰，诏自今春试选人及京官初出官人铨试如故事。后不果试，明年秋，乃克行之。赐陈东家钱五十万。诏以冬寒，命有司赈给行在绍兴府居民不能自存者。其后移临安，亦如此例。初命户部降本下江浙、湖南和余米以助军储。南平王李乾德薨，子阳焕立。

壬子绍兴二年春正月癸巳朔，上在绍兴。是日，从官以下先发，以将还浙西也。甲午，诏自今科场复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乙未，诏诸路死囚应谪者，道路已通处依旧法奏按，未通处许酌情减降如旧。上语及禁戢赃吏，吕颐浩曰：『赃吏侵渔，不可不禁。然州县官依条格合得请给，宜按月支与，使之食足，然后可以养廉隅。』上曰：『然。』辅臣因进呈诸路公使库支给外县官供给条格，诏申明行下。丙申，福建江西荆湖安抚副使韩世忠围建州。先是，世忠师至福州，安臣程迈以贼方锐，欲世忠少留，以俟元夕。世忠笑曰：『吾以元夕凯旋见公矣。』辛丑，世忠拔建州。初，范汝为既被围，固守不下。世忠以天桥、对楼、云梯、火炮等急击之，凡六日，贼众稍怠。夜，官军梯而上，城遂破，贼众死者万余，生擒其将张雄等五百余人，汝为窜回原洞中自焚死。其将叶谅以所部犯邵武军，世忠击斩之，余众悉平。初，世忠疑城中人皆附贼，欲尽杀之。资政殿大学士李纲时在福州，见世忠曰：『建州百姓多无辜。』世忠受教。及城破，世忠令军人悉驻城上，毋得下植旗于城之三隅，令士民自相别，农者给牛种使耕，商贾者弛征禁，为贼胁从者汰遣，独取其附贼者诛之，由

是多所全活。及师还，父老请祠之。世忠曰：『活尔曹者，李相公也。』壬寅，上御舟发绍兴，至钱清堰，乘马而行。丙午，上至临安。戊申，武功大夫、荣州团练使苏易乞以奉化县界把截所转一官，于阶官上收使，许之。自政和初改官名，以郎、大夫易正副使，由是武功大夫率径迁横行。至是，横行凡数百千人。中书舍人程俱力论其不可，且谓：『祖宗之制，自阁门副使至内客省使为横行，不系磨勘迁转之列。盖横行恩数多类从官。以元丰二年班簿考之，横行共二十二人，如种谔、韩存宝、刘昌祚、姚麟之徒，皆一时名将。故元丰官制，武臣独依旧，不以寄禄官易之，盖有深意。今文臣之谓庶官者率不过中大夫，而武臣乃迁横行，此何理也？望自今非军功勿迁。』从之。己酉，江淮发运副使宋燁知临安府。丙辰，诏见任郎官以建炎以来未经上殿者，并引对。吏部侍郎李光言：『方艰难之时，朝廷广收人才，兼收议论。郎官最号高选，其间岂无英杰之士可备大用？乃不令一观清光，廉退之士固难于自进。』故有是旨。丁巳，右司谏方孟卿言：『近权户部侍郎柳约请推祖宗限田之制，凡品官、民田数过者，科敷一同编户。今郡县之间，官户田居其半，而占田过数者极少。若以格令免科需，则专取于民，必致重困。臣谓艰难之际，士大夫义当体国，岂可厚享占田之利？望寝前诏勿行。』从之。乙卯，诏：『辅臣以邵青、单德忠、李捧三盗就招，卿等速汰其众，留精锐堪出战之士，万人中不过三千人可留。』宰相吕颐浩、秦桧、都统制张俊被旨拣放。青等有众二万三千，其疲老不任披带者皆释之，所存七千，一如上所料。

臣留正等曰：世传汉高帝预知吴王濞五十年后必反，谓状有反相可知也。至于五十年之说，非通于数者不能，盖不然。且其知三杰，料陈平，期周勃之安刘氏，此岂数之能及哉？大抵帝王之兴，其睿智绝人。太上皇帝料降卒可用之数妙于著龟，其张良所谓沛公殆天授者欤？

戊午，诏自今停藏接引私盐，并与犯人一等科罪。己未，诏修临安府城之颓圯者。辛酉，忠州团练使杨勅以所部四千屯吉州，恣横不法，江西兵马副总管杨惟忠邀勅会饮，伏兵诛之，遂并其兵。勅建炎中为盗，践蹂福建、湖南诸州，至是乃败。

二月丙寅，诏建州权罢鼓铸二年，以监兵避乱散逸故也。丁卯，诏选人七阶并分左右。时用元祐旧制，寄禄官分左右，而赃吏不与焉。言者谓：『祖宗以来，选人皆以州县系衔，故无所分别。今选阶品秩虽卑，岂可无以律贪，而独置之廉耻之外？』乃下吏部，如所请。己巳，诏榷货务依临安府样制造斛斗百只，降之诸路。仓部员外郎成太亨言：『绍兴府斛斗增大，出给之际，例合折阅，兴狱滋多。惟临安斗斛均平，公私两便。』故有是旨。庚午，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李纲为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兼知潭州。前五日，知道州向子恣奏曹成犯道

、贺二州，宰相秦桧请身至湖外，自当一面。上曰：『卿等当居中运才，不可授人以柄。』至是命纲。辛未，上谕辅臣曰：『将来御试举人，止造席棚子讲殿之前，不必更修别殿』。吕颐浩因潜圣德，以为『如此可以示四方士人，使知陛下恭俭如此。』上曰：『朕天性不好华靡，况与承平之主不同。』秦桧曰：『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古人处患难之事，后世以为夸美。』上曰：『卿言极是。』壬申，诏自今巡尉毋得注吏职出身人。乙亥，雨雹。丁丑，给事中黄叔敖兼侍读，权尚书吏部侍郎廖刚兼侍读。始，淮南营田司募民耕荒，须收十五斛。及是，宣谕使傅崧卿言其太重，故百姓归业者少。诏损岁输三之二，俟三年乃徵之。仍赐崧卿钱五万缗，俾贷民为牛种之费。己卯，进呈张浚札子。上曰：『金人既酋领有不免者，当知天意所在。朕当兢谨，以祈天弭祸，庶几其国有瘳乎？』秦桧因奏言：『每见陛下屈己从谏，中外士民无不感悦。』上曰：『如前日百姓揭牌，题以供御绣服。问之，乃十年前京师铺户用其旧牌，已令毁撤。不知者将谓旧习未革。朕所服者多缁素，岂复有绮绣也？』庚辰，诏自今监司不得任本贯，其见在任者皆移之。夜，雷声初发。癸未，上始御讲殿。自巡幸以来，经筵久辍，至是复之。乙酉，上谕辅臣曰：『人主待臣下当以至诚，若知其不可用，不若罢去，疑而留之，无益也。』又曰：『人主之德莫大于仁，仁之字，非尧舜莫能当。』吕颐浩、秦桧曰：『圣学高明，以诚、仁二者治心修身，正家齐天下。有余裕矣。』丙戌，初置著作官二员编次日历。庚子，知抚州高卫落职与宫观。卫言甘露降于州之祥符观，且为图上之。王居正论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时。言者劾卫以『蔡京围田，叨冒改官。顷者抗疏极言讨论之非，实自为地，缙绅号为「流外侍郎。今乃崇饰谄谀，老不知愧，望赐罢黜。』从之。殿中侍御史江跻言：『自古言利之臣，不过椎削细民，移东于西，以欺其上。近闻前知明州吴懋辄有所献逾五万缗，窃恐朝廷受之无名，小人观望，争相效尤，残民以为己利，其患有不可胜言者。』诏委自宪臣勘当以闻。懋守明逾年，时四民承喋血之余，公私扫地。懋以等第贷民钱十万缗，又得榷酤之赢，军用无乏。其后勘当如章，但贬懋二秩而已。己丑，有司以春分日祀高禘礼毕，宫嫔有位号者，以次即宫中饮福受胙如仪。复荆湖东、西为荆湖南、北路。庚寅，监察御史娄寅尧罢。寅亮既为秦桧所挤，按治无所得。至是狱成，坐为族叔郭名田改立官户。刑寺当寅亮私罪，杖，罚铜七斤。诏免所居官，送吏部。未几，寅亮卒。

三月壬辰朔，虔化县凶贼李敦仁补阁门祇候，其徒三十八人皆授官，分隶张俊等军中。淮西招抚使李光执韩世清于宣州。水贼翟进犯汉阳军，杀权军事赵令戮及吏民百余人，以其众归于孔彦舟。甲午，诏两浙市舶就秀州华亭县置司。承直郎施逵除名、婺州编管，坐为范汝为游说辛企宗也。戊戌，罢江淮发

运司，以其钱帛赴行在。始祖宗时，发运司岁漕江湖粟六百万斛，即真、扬、楚、泗州置转般仓纳受，溯流摺运，以贍中都，且因诸路之凶丰而平其余。及是，江湖盗寇多，纲米不继，发运司岁费钱十六七万缗，第职余买而已，故省之。襄阳府邓随郢州镇抚使桑仲先知郢州霍明所杀，囚其从者，而以反阍。上惻然，授其二子昕、维将仕郎。己亥，制授南越王李乾德子阳焕静海军节度使，封交趾郡王，仍赐推诚顺化功臣。自元丰后，大臣功号悉除，独安南如故。庚子，诏自今行军，专委本路漕臣一员通融应副。陕西都统司同统制军马杨政及金人战于方山原，败之。辛丑，铸绍兴经筵印。淮东提点刑狱公掾兼营田副使王实言：『根括到扬州未种水田一万七千顷、陆田一万三千顷，已分给六军趁时耕种。』从之。丙午，复置中书门下省检正官一员。戊申，江东统制军马张俊叙所降一官。俊起于诸盗，所部凡七千余人，至是汰其老弱，仅三千，乃有是命。此即小张俊也。己酉，临安府布衣孙清上疏论事，诏赐束帛。癸丑，诏宽两淮租税。童子朱虎臣七岁能诵七书，排定布射，与其兄端友皆来。上召对，端友以诵经、子书赐束帛，而虎臣为承信郎。甲寅，上策试诸路类诚奏名进士于讲殿。上谓辅臣曰：『朕此举将以作成人才，为异日之用。若其言鲠亮切直，他日必端方不回之士。自崇宁以来。恶人敢言，士气不作，流弊至今，不可不革。』因手诏谕考官：『直言者置之高等，尤谄佞者居下列。』盐官进士张九成对策曰：『祸难之作，天所以开圣人。愿陛下以刚大为心，无遽以惊忧自沮。臣观金人有必亡之势，而中国有必兴之理，特在陛下何如耳。夫好战必亡，失其故俗必亡，人心不服必亡，而金虏皆与有焉。彼刘豫者素无勋德，殊乏声称，天下徒见其背叛于君亲而委身于夷狄耳。点雏经营，有同儿戏。今日之计，当先用越王之法以骄之，使侈心肆意，无所忌惮。天其灭之，将见权臣争强篡夺之祸启矣。臣观滨江郡县，为守令者类无远图，阳羨、惠山之民何其被酷之深也。率敛之名，种类闳大。秋苗之外，又有苗头，苗头未已，又行八折，八折未已，又曰大姓，大姓竭矣。又曰经实，经实均矣，又曰均敷，均敷之外，名字未易数也。流离奔窜，益以无聊。臣窃谓前世中兴之主，大抵以功德为尚，去逸节欲。远佞防奸，皆中兴之本也。今闾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乐，陛下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以金人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温，夏不得清，昏无所于定，晨无所于省，每感时遇物，想惟圣心雷厉，天泪雨流，思欲扫清蛮帐，以迎二圣之车。』又曰：『阍寺闻名，国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闻，此臣之所忧也。贤士大夫宴见有时，宦官女子实居前后。有时者易疏，后者难间。圣情荏苒，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扫洒之役，复门户之司。凡交结往来有禁，干与政事者必疏。陛下日御便殿，亲近儒者，讲《诗》、《书》之指趣，论古今之成败，将见闻阍寺之言，如狐狸夜号而鸱枭昼舞也。』上感其言

，擢九成第一，余杭凌景夏次之。尚书左仆射吕颐浩言景夏之词实胜九成，欲以为第一，上曰：『九成对策，文虽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执事之人无所回避，擢置首选，谁谓不然？』遂赐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九人及第、出身、同出身，而川陕类省试合格进士杨希仲等一百二十人，皆即家赐第。希仲视廷试第五人恩例，余皆同出身。龙图阁直学士致仕杨时遗九成书曰：『廷对自更科以来未之有，非刚大之气不为得丧回屈，不能为也。』金人复自水洛城入寇，统制官杨政等又大败之。丙辰，诏韶州自今所铸新钱毋得灭裂，务令民间不能仿效。上谓吕颐浩曰：『比来苦雨，前日祈晴，雨即止。朕遣人于郊外取麦穗视之，已结秀。若晴霁十数日，二麦必大熟。兹诚上瑞，何必甘露庆云耶？』颐浩奏曰：『太宗皇帝尝命亲近人取禾穗入禁中，又驾幸近郊观稼，皆圣主务农重谷之意。』戊午，诏景灵宫酌献岁用三百五十羊，自今损三之一。诏庆有坑冶去处，令漕司契勘，所得不偿所费者并罢。庚申，初，桑仲之未死也，遣谭宪来告以愿宣力取京师，乞朝廷出兵淮南，以为声援。吕颐浩信之，始大议出师。

夏四月壬戌，进呈殿试升降策，因奏有犯御名者，上曰：『犯御名法当扶出，然使文理可采，亦不可因以失士。』庚午，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翟汝文参知政事。辛未，复置诸州学官四十三员。时言者论：『文武之道不可偏废，须缘议者务减吏员，诸州教授例从镌减。今所在州郡添差管库捕盗官无虑十数，何独于此而吝之？』事下给舍看详，而有是命。壬申，江东兵马副总管杨惟忠讨军贼赵进，降之。乙亥，初命馆职校御府书籍。戊寅，进呈新第正奏名杂犯助教人，乞依特奏名例推恩。上曰：『初降旨令考官以鲠正为上，谀佞居下，此以示朕好恶。凡士人，当须自其初进，别其忠佞，庶可冀其有立。如张九成对，上自朕躬，下逮百职，言之无所回避，擢在首选，其谁曰不宜？』己卯，执政奏事。上谕二相曰：『颐浩专治军旅，桧专理庶务，当如范蠡、大夫种分职。』先是，吕颐浩闻桑仲进兵，乃大议出师，而身自督军北向。及是上谕辅臣，二人唯唯奉诏。

朱胜非《闲居录》曰：吕颐浩、秦桧同秉政，桧谋出吕而专其政，使其党建言周宣内修政事，外攘夷狄，故能中兴。今二相宜分任内外之事。于是除颐浩江淮荆浙都督诸军事，总兵江上；置修正局，议更张法度而桧领之。

庚辰，太学生许焘上书论事，上召对，命为迪功郎。壬午，手诏曰：『比自国步艰难以来，中原士夫隔绝滋久，间有流寓东南者，往往乏媒寡援，姓名不能上达，良可惜也。可诏内外侍从监司、郡守各搜访荐举三两人，以备器使。』夜，临安火。癸未，诏曰：『朕寤寐中兴，累年于兹，任人共政，治效缺然。载加考绩，登庸二相，盖欲其谋断，协济事功，倚毗眷遇，体貌惟均。凡一时启拟荐闻之士，顾朕拔擢任使之间，随其材器，试可乃已，岂有二哉？继自今

小大之臣，其各同心体国，敦尚中和，交修不逮。如或朋比阿附，以害吾政治者，其令台谏论列闻奏，朕当严置典刑，以诛其意。』时吕颐浩、秦桧同秉政，桧知颐浩不为时论所与，乃多引知名之士为助，欲倾颐浩而专朝权。上颇觉之，故下是诏。甲申，中书舍人胡安国上《制国论》，大略谓：『陛下登极六年，谋议纷纭，未有一定。昨尝降诏定都建康，而六飞暂驻杭越，乃以湖北为分镇，恐非设险守邦之意。且朝廷近弃湖北，远流川陕者，谓蜀货可以富国，秦甲可以强兵也。万一有桀黠得之，以守峡江之险，则蜀货不得东；塞武关之阻，则秦甲不得南，犹一身束其腰膂而首尾不相卫矣。臣谓宜必都建康，且不以湖北为分镇，则全据上流。出秦甲，下蜀货而血气周流矣。』又言：『祖宗都汴，其势当自内而制外。今都江左，当自南而制北，与祖宗事虽殊而意则同，此复中原之势也。』乙酉，吕颐浩言：『近至天竺祈晴，今雨少霁，可以少宽圣虑。』上曰：『朕宫中亦自言蚕，此不惟可候岁事，亦欲知女工艰难，事事质俭。』李纲始受湖广宣抚使之命。是日，上遣内侍于盖抚问，令视上道乃还，宾客多往贺纲，有临川陈冲用者独不贺。人问其故，冲用曰：『丞相在靖康末以天下安危自任，人望所归，今虽闲居，其望犹重。若因此成功，尚盖前失；万一又无所成，今日之名扫地矣，何贺之有？』戊子，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吕颐浩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开府镇江。韩忠彦进封魏国公。己丑，诏建州丰国监复铸钱。监旧有役兵五百，岁铸钱二十五万缗。及是，才余役卒数十人，乃减铸额之半。庚寅，伪齐刘豫移都汴京。

闰四月癸巳，高丽国王楷遣崔维清、沈起入贡。衍圣公孔端友既卒，诏以其子玠为右承瑞郎，封衍圣公。甲午，上谕吕颐浩曰：『卿耆艾有劳，今总督之任，以大事委卿，不当复亲细务。』颐浩惶恐奉诏。乙未，诏渚路类试进士赴殿试不及人正奏名与进士同，出身、特奏名与助教调官。以道梗，特优之也。丙申，神武副军都统制岳飞引兵击曹成于贺州境上，大败之。成率余兵屯桂岭县。丁酉，罢后苑作，惟留老工数人作弓铠，以为武备。己亥，吕颐浩进呈枢密院编修官王大智所造战车，上言：『大智知兵法，可用。』因语颐浩：『人才随能器使，皆可就事。卿为宰相，当识拔人物。如大智，宜携以自随，令造水战之具，不当弃能也。』诏移绍兴府榷货务都茶场于临安。辛丑，诏韩世清特处斩。乙巳，宰相奏以大理卿章谊知平江府，上曰：『谊儒者，赖其奏谏平恕，使民不冤，勿令补外。』丙午，神武副军都统制岳飞败曹成于桂岭县，成拔寨遁去。韩世忠遣董敦往招之，成以其众就招。壬子，吕颐浩言：『今岁防秋，当用兵江淮之间。若车驾时巡，则诸将孰敢不尽力？但恐道路玉食不备。』上曰：『朕自艰难以来，奉身至约。昔为元帅，与士卒同甘苦。一日在道绝粮，朕亦终日不食。今居禁中，虽太官上食，间食彘肉一味。若在道路，虽无肉

食，庸何伤乎?』乙卯，诏寺监丞以下并令吏部拟除。时吕颐浩、秦桧言：『祖宗旧制，内外差遣并付审官。士大夫自有调官之路，故请谒奔竞之风息。近世堂除阙多，侵占注拟，士人失职，廉耻道丧。欲外自监司、郡守及旧格堂除通判；内自家官、省郎以上及馆职、书局编修官外，并令吏部依格注拟。』从之。戊午，将仕郎贺廩献书五千卷。诏吏部添差廩监平江府粮料院，仍官其家一人。己未，封汉南昌尉梅福为吏隐真人[7]。初，桑仲既为知郢州霍明所杀，都统制李横、副统制李道共率其兵缟素围郢州。明知事急，乃夜半与其徒数百缒石城下汉江，泛舟顺流而去。横遂并将郢军，留其党李简知郢州。

五月庚申朔，日北至，祀皇地祇于天庆观之望殿，祭始用牲玉。辛酉，兵部尚书权邦彦签书枢密院事。邦彦献十议以图中与，其一谓进图洪业，恢复土宇，勿苟安于江南。其二谓驾御诸将，宜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其三论讲读之官宜取三代、汉唐中兴故事，日陈于前。其四言察忠邪。其五论爱民先爱其力，宽民先节其用；又谓腹已俸以佐国用，当自宰执始；又谓分阃而属大事，必得贤大将而后可；又谓制置一官可省；又谓宗室中杰然有人望可留宿卫者，宜置诸左右；又谓人事尽则天悔祸，不可独归之数。吕颐浩与邦彦善，故荐用之。壬戌，降授中大夫朱胜非复左宣奉大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吕颐浩荐之也。癸亥，吕颐浩出师，以神武后军及御前忠锐将崔增、赵延寿二军从行，百官班送。甲子，诏观察使以上许荐可为将帅者二人，枢密院置籍，以备选用。言者论：『今正右武之时，虽二大将尝立奇功而取富贵矣，窃恐隐约之中尚多奇士。』故有是旨。丁卯，罢两浙转运司回易库。辛未，诏左文林郎赵子偁令赴都堂审察。时知南外宗正事令廩奉诏选宗子伯琮、伯浩入禁中，伯浩丰而泽，伯琮清而癯。上初爱伯浩，忽曰：『更仔细观。』乃令二人并立。有猫过，伯浩以足蹴之，伯琮拱立如故。上曰：『此儿轻易乃尔，安能任重耶?』乃赐白金三百两罢之。后四日，以子偁为左宣教郎。壬申，以霖雨不止，命刑部郎官及诸路宪臣躬督狱讼。丙子，初，朝廷以福建江西荆湖宣抚使孟庾自温州趋湖南，故命湖广宣抚使李纲由汀、道州之镇。至是，纲言：『祖宗朝宣抚使以执政为之，近张浚、孟庾为宣抚，皆见执政。如臣起废典藩，亦冒使名。兼庾已领湖南北，韩世忠副之，今又除臣湖南，借使诸处盗贼，一司欲令招纳，一司欲令讨捕，不知何所适从?诸州钱粮，一司欲令支用，一司欲令桩留，不知如何遵禀?以至节制诸将、辟差官吏、行移措置，皆有所妨。望详酌事宜，明降处分，使有遵守。』纲又言：『自建昌、虔、吉至衡、潭约一月程，自汀、道州三倍。今曹成在连、贺，非重兵不可行。』诏纲先往广东置司捍寇，俟庾、世忠抚定盗贼毕赴潭州。于是曹成已为岳飞所破，遂就韩世忠招安，而朝廷未知也。丁丑，初，吕颐浩总师次常州，其前军将赵延寿所部忠锐军叛，过金坛县

，知县事胡思忠率射士迎敌，为所败，贼逐之至市河，思忠溺死。浙西安抚大使刘光世遣王德追叛兵，及之，尽歼其众。于是颐浩称疾不进。庚辰，临安府火，弥六七里，延烧万余家。时浙部淫雨害稼，御史中丞沈与求因推言灾异，谓：『徽、严水泉暴涌，漂及城郭庐舍；临安火，延居民至万余家。天变异常，同时而见，可畏也。陛下当于行事之际，思其所未至得，加之以诚。夫畏天不以诚，则工祝虽具，近于致渎；爱民不以诚，则诏令虽繁，终于失信；用人不以诚，则谗间日进，将以疑似而远正人；听言不以诚，则阿谀日闻，将以忌讳而恶直士。追祖宗之法而不以诚，则不无背戾；悖骨肉之亲而不以诚，则不无猜嫌；薄宦寺之权而不以诚，则虽名为裁抑，而桀黠之辈不除；正宫闈之化而不以诚，则虽外示朴素，而奢靡之习犹在。愿陛下加意而行，则天地感格，阴阳和平。灾异之生，颇为福耳。』上嘉纳焉。癸未，御史中丞沈与求言：『敌若入寇，当由武昌、建康两路而来。其造海舟，虑为虚声以惧我。议者多欲于明州向头设备，使贼舟得至向头，而已入吾心腹之地矣。臣闻海舟自京东入浙，必由泰州石港、通州料角、陈贴、通明镇等处，次至平江南北洋，次至秀州金山，次至向头。又闻料角水势湍险，一失水道则舟必沦溺，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转料。倘于石港、料角等处拘收水手，优给庸直而存养之，以待缓急之用，彼亦安能冲突？』诏以副都督府。既而吕颐浩言：『料角等处去金陵遥远，缓急恐失事机。乞就委刘光世措置。』从之。三省请于行在别置作院一所，令诸军匠各造器甲，并申朝廷支拨。后以御前军器所为名，仍隶工部。甲申，上临轩疏决系囚，自是遂为故事。户部请诸路上供丝帛并半折钱三千，如两浙例，许之。是时江浙、湖北、夔路岁额绸三十九万匹，江南、川广、湖南、两浙绢二百七十三万匹，东川、两浙、湖南绫罗绝七万匹，成都府、广西路布七十七万匹，成都府锦绮千八百余匹，段皆有奇，江淮、闽广、荆湖折帛钱盖自此始。丙戌，诏置修政局。时尚书左仆射吕颐浩既督军于外，右仆射秦桧乃奏设此局，命桧提举，而参知政事翟汝文同领之，又以尚书户部侍郎黄叔敖为参详官，起居郎胡世将、太常少卿王居正为参议官，尚书右司员外郎吴表臣、屯田员外郎曾统、兵部员外郎楼炤、考功员外郎张觉并为检讨官，置局如讲议司。故事，仍诏侍从、台省寺监官、监司、守令各述所见，言省费裕国强兵息民之策。诏江东、西诸州上供丝帛并于建康府、吉州桩管，非朝旨而擅用者，依军法。丁亥，初，宣抚处置使张浚以淮盐未通，乃通天宁盐于京西、湖北。至是，秦桧闻其事，下堂帖禁之。其后浚复通蜀盐，诏不许。戊子，手诏：『用建隆故事，行在百官日轮一人转对，令极言得失。』先是，诏台省官限半月各述利害，条具以闻。而御史中丞沈与求言：『台谏系言事官，遇有职事，非时入对，不在轮对及条列之限。』乃命厘务官通直郎以上如初诏。朱胜非复观文殿

学士、知绍兴府。初，两浙转运副使徐康国自温州奏发宣和间所制间金、销金屏障等物至行在。御史中丞沈与求奏曰：『陛下勤俭，德侔大禹，汉文帝已下不足道也。康国不识事君之礼，尚习故态，欲以微物累盛德。乞用广陵故事斥而焚之，仍显黜康国，明示好恶，且为小人希旨之戒。』诏屏障令临安府毁弃，康国特降二官。

六月庚寅朔，新知复州李宏引兵入潭州，执湖东招抚使马友，杀之。辛卯，吕抗、吕摭并直秘阁、主管万寿观，吕挺为右承务郎。中兴后，大臣予以恩泽除职名自此始。

朱胜非《闲居录》曰：祖宗旧制，宰执子弟并不堂除。只于铨部注拟，罢改不以罪则推恩迁擢，盖二府号表则之地，不阿其亲，当以身率也。至蔡京作相，不数年，子六人、孙四人为执政侍从。建炎以后子弟得职名者：汪伯彦子召嗣直徽猷阁，吕颐浩二子抗、摭、秦桧兄梓并为直秘阁，张浚兄滉亦直徽猷阁，李纲弟维亦直秘阁。权门复启，盖诸公不为国家计也。

诏进士陈边事可采及自河北、京东远赴行在之人，并充枢密院效士，其后都督行府亦如之。癸巳，颁黄庭坚所书太宗御制《戒石铭》于郡县，命长吏刻之庭石，置之坐右。初，命广西经略司即韶州拨内帑钱三十万缗市战马，至是，经略司言：『比岁不逞之徒多以金银市马鬻于群盗，故马直踊贵。望于大观格递增二分。』许之。旧格人等马高四尺七寸者直四十五千，最下高四尺一寸者直十有三千，其余以是为差。然蛮马尤骏骏者，在其地或博黄金二十两，日行四百里，但官价有定数，故不能致此等马。甲午，上谕辅臣曰：『士有从军该赏者，可第补右选，庶清流品。三年自有科举取士，岂可开此一路？』上又曰：『今历官不精推步，七曜细行，皆不能算，故历差一日。近得《纪元历》，已令参考。自明年当改正。』戊戌，朝廷闻曹成为岳飞所破，乃命孟庾班师，李纲径如潭州，而飞以所部之江州屯驻。己亥，江东安抚大使李光乞行宫比临安增创后殿，仍修盖三省、枢密院、百司及营房等，许之。其后上手诏光，第令具体而微，毋困民力。辅臣进呈，上曰：『但令如州治足矣。若止一殿，虽用数万缗，亦未为过。必事事相称，则土木之侈，伤财害民，何所不至？』壬寅，御笔翟汝文罢参知政事。时四方上奏未决，吏缘为奸，汝文语沽牛右仆射秦桧，宣责都司，考其稽违者峻惩之。汝文尝受词牒，书字用印直送省部，桧不能平。他日因对，汝文乞治堂吏受贿者，桧面劾汝文擅治吏。汝文言：『臣位执政，按吏而为宰臣所劾，无颜居位。』力求去。上意不直汝文，右司諫方孟卿因奏：『汝文不顾大体，岂能共济今日之事？盖防秋在近，规为脱去之计。』上以诏谕留汝文，汝文终不释。孟卿章再上，遂命出守。

朱胜非《闲居录》曰：秦桧作相，力引翟汝文参预，才数月失欢，对按相诟。

秦斥翟曰狂生，翟詈秦曰浊气，左右堂吏至今能言之。唐相郑畋、卢携议备御王仙芝、黄巢，争论不叶，掷砚相击，识者谓唐室衰乱之兆。今方图中兴，岂当尔耶？

蕲黄镇抚使孔彦舟叛降伪齐。乙巳，诏金书枢密院事权邦彦兼权参知政事。戊申，辅臣进呈大理少卿李曦论太祖皇帝明谨狱事，上曰：『此太祖皇帝德泽也，朕敢不遵承？每于庶狱奏谏，未尝不谨慎，亦未尝送下公事，恐狱吏观望，锻炼人罪。』邦彦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上然之。庚戌，御史中丞沈与求言：『祖宗故事，许令馆职兼在京厘务官，所以蓄养人才。自今剧曹郎官并繁冗，局务有阙。乞于馆职、编修、计议、删定官、太常丞、博士、国子监丞内随才选差，亦可试其能否。』从之。自是职事官复权郎矣。癸丑，李健提举江西茶盐公事，初复提举官也。甲寅，诏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吕颐浩令赴行在奏事。初，颐浩甫出师，而其前军叛去。又闻桑仲死，颐浩不能进，遣参谋官傅崧卿以所部之建康，因引疾求罢。上手诏封还所上章。颐浩复乞祠，乃命还朝，以崧卿权主管都督府执事。乙卯，上谓秦桧曰：『周宣内修政事，外攘夷狄。近设修正局，令百官各条具利害甚善，所谓修车马、备器械、外攘夷狄之事，卿更宜讲求。』桧曰：『臣敢不奉诏！』福建江湖宣抚司统制解元、巨振以所部入潭州，执李宏以归。韩世忠即以宏为宣抚司统制。时朝廷始闻马交死，以敕书劳宏，而宏已执矣。丁巳，神武右军都统制张俊请本军自造军器，赴朝廷呈讷，置库桩管，下户部支物料价钱。许之。戊午，诏江浙湖广福建诸路各委漕臣一员出卖官田[8]。

秋七月辛酉，御笔：『福建州县盗贼焚劫之家，悉捐其田税。』先是，德音蠲免，而有司以为著令不得过三分。上欲实惠及民，繇是申命。壬戌，复置湖北提举茶盐司。癸亥，初，令广西经略司以盐博马，其后岁拨钦州盐二百万斤与之。初，江东安抚大使李光奏：『小便臣翟庆、贺仲堪空宣州兵马监押，如有已差人，亦乞从今来所辟施行。』诏并特添差。甲子，殿中侍御史江跻言：『臣尝怪近日帅守、监司辟官，往往不知尊朝廷，必欲直冲吏部已差之人。朝廷既不能夺吏部已行之命，又不能违藩镇辟置之意，则不惜以添差与之。朝廷姑息藩镇，可谓得己而不己。愿罢庆、仲堪，仍下吏部措置。每州县添差不得过若干员，以宽民力。』从之。令修政局措置。罢福建提举市舶司，令宪臣兼领。乙丑，给事中胡安国入对，上曰：『闻卿大名，何为累召不至？』安国再拜辞谢，进曰：『臣闻保国必先定计，定计必先定都，建都择地必先设险，设险分土必先遵制，制国以守必先恤民。夫国之有斯民，犹人之有元气，不可不恤也。除乱贼，选县令，轻赋敛，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之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经，必先核实。核实者，是非毁誉各不乱真，此致理之大要也。是

非核实而后赏罚当，赏罚当而后号令行，人心顺从，惟上所命，以守则固，以战则胜，以攻则服，天下定矣。然致此，顾人主志尚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决事也，养气所以制敌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宽隐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备矣。乞以核实而上十有五篇付宰相参酌施行。』先是，安国为时政论二十篇以献，其《论定计》略曰：『陛下履极六年，以建都则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讨贼则未有必操不变之术，以立政则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则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论建都》谓建康有可都者五，不宜数动，与夷狄逐水草无异。《论设险》谓欲固上流，必保汉、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镇安陆。《论正心》谓在先致其知而诚其意，故人主不可不学。《论养气》谓用兵之胜负、军旅之强弱、将帅之勇怯系人主所养之气曲真如何。愿强于为善，益新厥德，使无曲失，可得指议。《论宏度》谓人主以天下为度，不可以私劳行赏，私怨用刑。《论宽隐》谓创业兴衰之君，柔逊谦屈必施于林壑退藏之士，以砺其节。独以威刑外施暴横之戎，内拂贪残之贼与悍骄不可使之将、谗说殄行之臣，则天下归心而治道成。其大指如此。至是，又申言之。时上欲讲《春秋》，遂以《左氏传》付安国点句。安国言：『今方思济艰难，岂宜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人之经。』上称善。安国因荐司勋员外郎朱震。资政殿学士、新除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张守知福州，从所请也。上曰：『福建盗贼之后，要在拊循凋瘵，用守为宜。』初，伪闽以八州之产分三等之制，膏腴者给僧寺观。中下者给土著流寓。自刘夔守福，始贸易以取货。守与士大夫谋为实封之说，存留上等四十余刹以待高僧，余悉为实封，金多者得之，岁入不下七八万缗，以助军衣，余宽百姓杂科，时实便之。起居郎王居正知婺州。居正素与秦桧善，桧为执政，尝与居正论天下事甚锐。及拜相，所言皆不讎。居正见上曰：『秦桧尝语臣：中国之人，惟当着衣噉饭，共图中兴。臣时心服其言，又自谓使桧为相数月，必惊动天下。今为相施設止是，愿陛下以臣所言问桧所行。』于是桧始恨之。己巳，上谓辅臣曰：『比来台谏论驳多涉细事，意其沽敢言之名。朕谓宣和间言事者少，千百中无一。今朕尽令人言，不问疏远，所以人人敢言。』癸酉，上谕秦桧曰：『内诸司可省者，令修政局条上。』桧曰：『此盛德事也。大观、宣政间屡省冗费，终不能行。今断自渊衷，谁敢不听？』甲戌，给事中胡安国进兼侍读，给事中程瑀、中书舍人陈与义并兼侍读。上令安国兼读《春秋》，仍谕以『随事解释，不必作义，朕将咨询。』

臣留正等曰：《易》之文言曰：『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而下文继之曰：『君德也。』盖人君之德莫大于学问。宽也者，所以居是学问者也。仁也者，所以行是学问者也。学则必有思，思则必有疑，疑而问，问而辨，辨而明，明而广大昭彻，与天地等，得失是非不能为之乱，贤否忠

佞不能为之惑，欲帝而帝，欲王而王，惟所择而用之。无不如意，夫是之谓君德，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汲汲也。仰惟太上皇帝以天纵之圣，当艰难之初，万机之繁，日不暇给，而留神六籍，退托不明，申命讲臣，无为义训，随事解释，用将咨询焉。呜呼！兹君德之盛，所以与尧、舜、禹、汤、文武相望于千百年之上也。

知无为军王彦恢言：『建康古都，乃用武之地。欲保建康，必内以大江为之控扼，外以淮甸为之藩篱，又必措置兵食，以贍国费。然大江以南千里浩渺，决欲控扼，非战舰不可。大江以北万里坦途，欲遏长驱，非战车不可。舒、卢、滁、和良畴百万，欲措置军食，非营田不可。舟车之法，以轻捷为上。彦恢所制飞虎战舰，傍设四轮，每轮八楫，四人旋斡，日行千里。又有神武战车，下安四轮，略同飞虎，顶张布帷，以避矢石，傍斜冲击，其用如神。又有拒马车，一人之力可以转用，比之蒙冲、偏箱、鹿角，此尤至要。淮、泗良畴不可以数计，不须朝廷给本，只以有无相济，并力营田，计其户口，什一养兵，则淮西可以守矣。如许令彦恢招兵教习，只乞那融淮西数州财赋，可足舟车之用；及以数州秋成所得那融营田，可足兵食之费。万一今秋金人长驱入寇及盗贼猖獗，彦恢当以此舟车摧锋陷阵，以此士卒斩将搴旗，以此种蒔飞刍挽粟，保守淮疆，决无疏失。』诏彦恢就本军措置。己卯，吕颐浩自镇江入见。初，韩世忠进师讨刘忠，至岳州之长乐渡，与贼对垒。至是，遣卒疾驰入其中，军贼惊溃，大败遁去。忠据白面山，跨三年，及是乃败，其辎重皆为世忠所得。辛巳，诏吕颐浩日下赴都堂治事，知绍兴府朱胜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颐浩荐胜非，盖以倾秦桧也。丙戌，初，宗正寺所掌四书曰玉牒，曰仙源积庆图，曰宗藩庆系录，曰宗枝属籍。玉牒如帝纪而特详，于国书中最为严重。建炎南渡，举四书而逸于江浒。丁亥，宗正少卿李易请编次玉牒，从之。

八月庚寅，起居舍人张焘言：『自古未有不知敌人之情而能胜者。愿诏大臣诸将，厚爵赏以募可用之人遣往伺贼，抚养家属，以系其心，资之财用，或使为商，或为伎艺，以混其迹。凡敌人动静皆审知之，则战守进退，在我有备。』诏以付都督及沿江诸帅。壬辰，福建等路宣抚使孟庾兼权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观文殿学士朱胜非复知绍兴府。先是，吕颐浩自江上还，欲倾秦桧而未得。其要过平江，守臣席益谓之曰：『目为党可也。然党魁在琐闼，当先去之。』颐浩大喜，乃引胜非为助，故以胜非同都督诸军事。给事中胡安国言胜非与黄潜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缄默附会，驯致渡江，至今人心追恨未泯。乃尊用张邦昌结好金国，许其子孙皆得叙录，沦灭三纲，三下愤郁。及正位冢司，苗、刘肆逆，贪生苟容，辱逮君父。以此三者观之，胜非忠邪贤否，断可见矣。』侍御史江跻亦奏胜非不知兵。癸巳，提点铸钱司言：『江、池残破，远涉大江，乞权

就虔、饶二州并工鼓铸。』许之。旧制,江、池、饶、建四州岁铸钱百三十万缗以贍中都,其后皆不登此数。至是,并广宁监于虔州,永丰监于饶州。是岁铸钱才八万缗。甲午,近岁官吏坐赃抵死之人率皆贷配,故犯法者滋多。至是,钱塘县吏乐振受贿当死,诏论如律,其徒始骇惧。大理寺丞姚焯因请以振刑名颁下诸州[9],从之。乙未,言者论:『比年编伍之民累经蕃寇,识其伎能,往往保社相联,乘间邀击,贼不敢犯。今数路分屯,沿海设备,纵有百万精锐之师,亦不能遍给。倘能激劝土豪,使之训习,数年之后,民兵之势既成,即黥刺之法可以渐变。』诏诸州守臣随乡土之宜措置。丙申,左司谏吴表臣言:『时方艰危,州郡获全者无几,正赖贤守以循抚之。望用艺祖、汉宣帝、唐太宗、明皇故事,应郡守初自行在除授及代归赴阙者,并令引对,一则明示朝廷谨重郡守之意,使之尽心;二则可以揣知其人之贤否与其才之所堪,从而褒黜;三则自外来者,可询其所以为政与民情风俗之所安,而下情上通,不至壅蔽。』辅臣进呈,上曰:『郡守民之帅,帅若不得人,千里受弊。宜从之。』戊戌,朱胜非提举醴泉观兼侍读。是日,吕颐浩进求胜非还任,上曰:『胜非入相三日,值刘、苗作乱,当时调获有力,朕岂不知?可除在京宫观,留侍经筵。』盖颐浩必欲引胜非。故有此命。颐浩恐胡安国持录黄不下,特命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黄龟年书行。安国言:『由臣愚陋,致朝廷过举,侵紊官制,隳坏纪纲。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臣待罪五旬,毫发无补。既失其职,当去甚明。况胜非系臣论列之人,今朝廷乃称其处苗、刘时能调获圣躬,即与向来诏旨责词是非乖异。昔公羊氏以祭仲废君为行权,先儒力排其说。盖权宜废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谨于此。自建炎改元,凡失节者,非特释而不问,又加进擢,习俗既成,大非君父之便。臣蒙眷奖,方俾以《春秋》入侍,而与胜非为列,有违经训。倘贪禄位,不顾旷官,纵臣无耻,公论谓何?』不报。遂卧家不出。诏选人充枢密院计议、编修官到任一年,进士通理四考,余人五考,并与改京官。己亥,给事中兼侍读胡安国言:『自古盛王虽用文德,必有亲兵,专掌宿卫。成王即政,周公指虎贲与常伯同戒于王,欲其知恤。虎贲者,犹今侍卫诸军也。康王初立,太保俾齐侯吕汲以虎贲百人逆于南门。吕汲者,太公望子,自诸侯入典亲兵,犹今殿前马步军都帅也。勋德世门,总司禁旅;虎贲锐士,宿卫王宫,其为国家虑深远矣。本朝鉴观前代,三衙分掌亲军,虽崇宁间,旧规犹在。及至高球得用,军政废弛,遂以陵夷。陛下嗣承宝位,谋国者不思复古,亲兵寡弱,宿卫卑少,岂尊君强本消患预防之计也?伏望考祖宗选择禁旅之法,修明军政,威服四方,上严宸极。』诏三衙措置。辛丑,左司谏吴表臣言:『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润,不过十郡之间,其要紧处不过七渡。上流最紧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

；中流最紫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紧者二：建康之宣化、镇江之瓜洲是也。惟此七渡，当择官兵修器械。其余数十处，或道路迂曲，或水陆不便，非大军往来径捷之处，略为之防足矣。』诏以付沿江守帅[10]。初，命尚书仓部员外郎成大亨等四人催督江浙诸路夏税物帛，而使者以趣办为功，至有五月初已到行在，论者已为扰民，于是前所降州县催督官吏及受纳管押等管推赏指挥并罢。癸卯，上出所书《孝经》以示辅臣。淮东宣抚使刘光世言：『通问使王伦还自金国。』始朝廷遣人使虏，自宇文虚中之后，率募小臣或布衣借官以行，皆为所拘。既而金左副元帅宗维遣都点检乌陵阿思谋至馆中，具言息兵议和之意，俾伦南归，须使人往议。戊申，给事中兼侍读胡安国罢。安国以论朱胜非不从，力求去。胜非惶恐，亦上会稽印走傍郡，乞奉祠。诏曰：『礼义不愆于人言而奚恤？君臣无间于大体以何伤。』章十数上，卒不许。吕颐浩言于上，是日，诏安国可落职、提举建昌军仙都观。右仆射秦桧三上章乞留安国，不报，遂家居不出。己酉，以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黄龟年为殿中侍御史，尚书右司员外郎刘棐行右司谏。吕颐浩用二人，将以逐桧也。是日，给事中兼侍讲程瑀亦罢知信州，自是台省相继出矣。汀州童子万顷年十岁能诵经、子书。上召见于内殿，顷记诵如流。上嘉其敏，命为文林郎，仍赐名严。庚戌，大理少卿张宗臣奏：『风尘未静，寇盗间作。州郡兵器脞削殆尽，作院旬呈之法仅成虚文。漕计阙乏，不复给物料之直，工匠散充他役。今兵器阙少，将使数百疲卒索手临敌，此必不可。宜行下诸路，严责州郡：凡军器物料速给其直，工匠不许他役。监司察其灭裂者。帅司或大军取索，先足本州合用之数，方计给其余。』诏从之。辛亥，侍御史江跻、左司谏吴表臣并罢。壬子，程瑀、胡世将、刘一止、张焘、林待聘、楼炤并落职与宫观，皆坐秦桧党，为吕颐浩所斥也。自是台省一空矣。癸丑，诏职事官轮对已周，复令转对。甲寅，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秦桧罢为提举江州太平观。桧与左仆射吕浩不谐，会边报王伦来归，殿中侍御史黄龟年因劾桧专主和议，沮止国家恢复远图，且植党专权，渐不可长。上乃召兵部侍郎兼直学士院綦崇礼入对，出桧所献二策，大略欲以河北人还金国，中原人还刘豫，如斯而已。上谓崇礼曰：『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又桧言臣为相数月，可使耸动天下。今无闻。』崇礼请御笔付院，上即索纸书付崇礼。崇礼退未至院而麻制已成。翌日，制责桧曰：『自诡得权，而举事当耸动于四方；逮兹居位，以陈谋首建明于二策。罔烛厥理，殊乘素期。』桧既免，上乃谕朝廷终不复用，仍榜朝堂。桧入相凡一年[11]。

校勘记

[1] 榷 原作『摧』，据《中兴圣政》卷九、《要录》卷四十三改。

[2]进士 原作『进事』，据《要录》卷上十三改。

[3]遵守 原作『遵之』，据《中兴圣政》卷九、《要录》卷四十三改。

[4]少监 原作『少盐』，据《要录》卷四十四改。

[5]太祖 《要录》卷四十五作『太宗』。

[6]孙易 『易』字原阙，据《中兴圣政》卷十、《要录》卷四十九补。

[7]梅福 原作『海福』，据《要录》卷五十三改。

[8]漕臣 原作『漕成』，据《中兴圣政》卷十一改。

[9]姚焯 原作『姚悼』，据《要录》卷五十七改。

[10]沿江 原作『松江』，据《要录》卷五十七改。

[11]桧入相凡一年 《要录》卷五十七在绍兴二年八月，《中兴圣政》卷十一同。然《全文》阙本年九月至十二月史事，疑是誊写者误脱。兹据《中兴圣政》卷十一原文补足：

诏珍禽花木毋入临安诸门。夜四更，彗出于胃。上忧之，命大官进素膳。宰执言：『所次分野甚远。』上曰：『今不论齐、鲁、燕、赵之分，天象示谴，朕敢不畏天之威耶？』乙卯，诏防秋居期，建康修大内可罢。丙寅，上以星变，谕辅臣修阙政。九月戊午朔，观文殿学士秦桧落职，告词云：『耸动四方之听，朕志为移；建明二策之谋，尔材可见。』己未，罢修政局，以议者言修政所讲多刻薄之事，失人心，致天变故也。辛酉，以彗星出，赦天下，内外臣庶许直言时政阙失。朝奉郎、大金通问使王伦至行在。癸亥，执政进呈胡安国请益卫兵。上曰：『一卫士所给，可贍三四兵。朕命杨沂中治神武中军，此皆宿卫兵也。卿等可修鞍马，备器械，乃为先务。』初置六部监门一员。乙丑，提举醴泉观兼侍读朱胜非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辛未，诏自今应批降处分，系亲笔付出外者，并依旧作御笔行下。是日，御笔医官樊端彦恃除遥郡刺史。言者谓：『陛下临御以来，深戒侥幸之弊，事有不由朝廷者，皆许覆奏，所以绝群小之求。今奉御笔，恐斜封、墨敕复自此始。』乃寝前命，然用御笔行下如故，盖吕颐浩意也。甲戌夜，彗星没。乙亥，御笔：尚书兵部侍郎兼直学士院綦崇礼为翰林学士。自靖康后，从官以御笔除拜自此始。丙子，诏：『近降御笔处分事，多系宽恤及军期等事，与前此指挥事体不同，并经三省、枢密院，如或不当，自合奏禀，仍许给舍缴驳，台谏论列，有司申审。若奉行违慢，止依违圣旨科罪。』是日进呈，上谓辅臣曰：『今日批降处分虽出朕意，必经由三省、枢密院，与已前不同。』戊寅，罢镇江府织御服罗。上谕辅臣：『方军兴，有司匱乏，岂可以朕服御之物为先？且省十万缗助刘光世军费也。』御笔：『靖康、建炎以来上书授官之人，并令免吏部审量。』时方下诏求言，论者以为：『近岁因上书直言而得官者，乃与宣和以前投赋献颂之人例皆审量，故忠直

之士咸以为耻，未敢尽言。』故有是命。庚辰，诏福建市舶司职事令提举茶盐司兼领，仍移司泉州。辛巳，神武左军都统制韩世忠为江南东西路宣抚使，置司建康府。沿江三大帅刘光世、李回、李光并去所领扬、楚等州宣抚使名，其节制淮南诸州如故，惟荆湖广东宣抚使李纲，止充湖南安抚使，湖北、广东并还所部。自分镇以来，前执政为帅者，例充安抚大使。至是，右司谏刘斐屡言纲跋扈，吕颐浩将罢纲故帅衔，比江东西减『大』字。世忠还建康，乃置背嵬亲随军，皆鸷勇绝伦者。壬午，遣使宣谕江浙、湖广、福建诸路。时盗贼稍息，吕颐浩虑守令弗虔，请分命御史循行郡国。前一日，手诏选强明廉谨不欺之人观问风俗，平反狱讼，宣布德音。权尚书礼部侍郎赵子昼充枢密院都承旨。自改官制后，都承旨除文臣自子昼始。甲申，诏淮、浙盐每袋令商人贴纳通货钱三千，已算请而未售者亦如之，十日不自陈，论如私盐律。应贩私茶盐，虽遇非次赦恩，特不原免。时吕颐浩用提辖榷货务张纯议，峻更盐法，至是画一行下。总领四川财赋赵开初变盐法，尽榷之，仿大观法，置合同场收引税钱，与茶法大抵相类而严密过之。丙戌，知兴元府王似为川陕等路宣抚处置副使，与张浚相见，同治事。浚在关陕，与乡党亲旧之间少所假借，于是士大夫起谤议，朝廷疑之，将召归，先为置副。时似已复还成都，而朝廷未知也。江南东路安抚大使李光落职，提举台州崇道观。婺州编管人施逵移琼州编管。逵中道逸去，复改名宜生，奔伪齐。刘忠为统制解元所破，与其徒遁走北去，遂附于刘豫。

冬十月戊子朔，置孳生马监于饶州，命守臣提领，括神武诸军及郡县官牝马隶之，仍选使臣五人专主其事。己丑，进呈御前给历，遣使五人巡行诸路，仍各赐内帑绢二百匹。曾统等辞免赐绢，上曰：『朕欲出使无扰，不受一切馈遗，若不赐予，何以养廉？闻司马光为相，每询士大夫生计足否。人怪而问光，光曰：「儆衣食不足，安肯为朝廷理会事，轻去就耶？」至今人多诵此语。』辛卯，朝议以坑冶所得不偿所费，悉罢监官，以县令领其事。至是，江东转运副使马承家奏存饶、信二州铜场，许之。二场皆产胆水，浸铁成铜。元祐中，始置饶州兴利场，岁额五万余斤。绍圣三年，又置信州铅山场，岁额三十八万斤。其法：以片铁排胆水槽中，数日而出，三炼成铜。癸巳，直龙图阁胡寅应诏上书，论修政事、备边陲、治军旅、用人才、除盗贼、信赏罚、理财用、核名实、屏佞谀、去奸慝十事。甲午，御笔：起居舍人汪洋面奏不急之务，可降一官。初诏群臣条阙失，而汪洋面奏请官五代九国子孙。上谕辅臣曰：『朕虚己求言，务济时病，如敌国外患及朝廷阙失，可言者非一。汪洋面奏，岂朕所望？诸国在五季时割据，类皆盗贼。汪洋欲封其后，是奖贼也。汪洋盲无取，与降一官。若后来献言之人有补治道，朕当旌赏。』进士周拯、夏康佐、陈康国各上书论时事，诏

拯召见，余赐帛罢之。既而康佐等辞赐帛，上曰：『唐太宗固尝如此，本朝久亦不废，兹乃待士礼意也。其以此谕之。』乙未，诏王庶落职、提举江州太平观、本州居住，用张浚奏也。丙申，初置江浙荆湖广西福建路都转运使。自罢发运司，颇失上供钱物，故吕颐浩以为请。戊戌，吕颐浩言：『建康米斗不及三百，欲于镇江上下积粟三十万斛，以助军用。』上曰：『若选精兵十五万，分为三军，何事不成？祖宗取天下兵数如此。』庚子，御笔右谏议大夫徐俯可赐进士出身。故事，任子不为台谏官，故有是命。丙午，监察御史李藹、傅崧卿、施垆保明秀州余买军粮数足，乞议置赏，而徐康国奏秀州尚有未余之数。诏诘问。崧卿对以其彼善于此，所以特为开陈。诏：『近方选任直臣，廉按诸路，冀有埋轮揽轡之士以副朕意。而傅崧卿初将诏命，公肆诞慢，既列从班，仍加反覆；施垆保明，观望不实，朝廷何所赖焉？崧卿可落待制职，仍降两官，与在外宫祠；施垆降两官，令吏部与远处监当。嘉兴、崇德两县系施垆所具，当职并放罢。』丁未，盗张成入醴陵县，知县事程愿率土兵射士击之，巡尉曹修、郭建皆为所杀，愿中刃不死，贼亦去。己酉，诏帅臣统兵官以公使酒酤卖者取旨论罪。先是，李纲为湖广宣抚使，请于所在州军造酒，许之。及是，吕颐浩因进呈，言：『茶盐榷酤，今日所仰养兵，若三代井田。李唐府兵可复，则此皆可罢，不然，财用舍此何出？』朱胜非曰：『榷酤自汉孝武时因兵兴而有。』上曰：『行之千余年不能改革，可见久长之利。』故有是旨。诏湖北安抚使刘洪道、知鼎州程昌宇并力招捕湖寇杨太。辛亥，左迪功郎孔端朝，宣圣之后也，上召见，特改左承事郎，寻以端朝为秘书省正字，尚书右仆射朱胜非上经营淮北五事，一谓：『逆豫方行什一税法，聚以资敌，今当渡江取彼所积，以实边圉。』二谓：『宜分三军张声势，使逆豫分兵拒守，然后大军直捣宋、亳，豫必成擒。』三：『虑西北并力南侵，不若先破豫兵，去其一助。』四：『大军一出，所得金帛悉以赏军。』五：『淮北有土豪助顺者，就以为守将。』上纳之。

十有一月戊午朔，右谏议大夫徐俯入对，言大臣不可立威，宜与诸将论事。上曰：『朕命大臣与诸将会食共议，卿特未知。』庚申，执政进呈朝堂所受讼牒州郡有未决者，乞付大理。上曰：『宰相进贤退不肖，用治天下，岂可以细事为务？』顾吕颐浩曰：『卿可谕临安守臣宋辉，令尽心狱讼，毋致烦紊朝廷。』辛酉，诏自今住讲日，令经筵官轮进《春秋口义》一篇，至开讲日如旧。初，明州象山、定海、鄞县旁海，有鹵田三十七顷，民史超等四百六十余家刮土淋鹵煎盐，官未尝收其课。至是，浙东提举茶盐公事王然始拘充亭户，尽榷其盐，岁为二百九万余斤，收钞钱十万余缗。事既行，乃言于上。守臣陆长民以是为言。都省勘会，令宪司具的确利害申尚书省，卒推行之。丁卯，左中大夫致仕胡国瑞卒，年五十三。国瑞为郎时，初得任子恩，先官其弟，朝廷许之，因著

令，初遇大礼，有子者听荫补期亲。尚书左仆射吕颐浩屡请因夏月举兵北向，以复中原。且言：『今之战兵，其精锐者皆中原之人，恐久而消磨，异时势必难举。』庚午，诏自今御笔并作圣旨行下。时右谏议大夫徐俯言：『祖宗朝应批降御笔，并作圣旨行下。自宣和以来，所以分御笔、圣旨者，以违慢住滞，科罪轻重不同也。今明诏许缴驳论列，当依祖宗法作圣旨行下。方其批付三省，合称御笔；三省奉而行之，则合称圣旨，然后名正言顺。祖宗御笔不少，王广渊在仁宗朝尝类编成书，以为后法。乞依故事施行。』上从之。礼部尚书洪拟言：『近时吏强官弱，官不足以制吏。官有以财用不给而罢者，有以刑名而罢者，吏未尝过而问也。官有罪，吏告之，有司治之惟恐后；吏有罪，官按之，则相疑曰：「岂宽纵致然耶？」宜其所在奸吏专权擅势，大作威福。』上谓宰执曰：『朕思此一事，要在官得其人，吏不敢舞文为奸。』吕颐浩曰：『缘官不知法，致吏得以欺。』上然之。诏见缙出临安门毋得过十千。辛未，上曰：『朕常思创业、中兴事殊。祖宗创业固难，中兴亦不易。中兴又须顾祖宗已行法度如何，坏者欲振，坠者欲举，然大不容易。此实艰难，朕不敢不勉。』上谕辅臣曰：『自昔中兴，岂有端坐不动于四方者？将来朕抚师江上。朕观周宣王修车马、备器械，其《车攻》《复古》一篇可见。若汉世祖南阳初与寻邑之战，以少击众，大破昆阳。其下如唐肃宗虽不足道，能用郭子仪、李光弼以复王室。朕谓中兴之治，无有不用兵者。卿等与韩世忠曲折议此否？可更召侍从，日轮至都堂，给札条对来上，朕将参酌，以决万全。』诏吉州榷货务见卖广南盐钞，并增贴纳钱如淮、浙例。甲戌，诏淮、浙盐场所出盐以十分为率，四分支今降指挥以后文钞，二分支今年九月甲申已后文钞，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后文钞，用户部尚书黄叔敖请也。先是，吕颐浩以对带法不可用，乃令商人输贴纳钱。至是，复以分数均定，如对带矣。命潭、鼎、荆、鄂帅守李纲等四人约日会兵收捕湖寇。初，纲以湖广宣抚使赴湖南，闻曹成自邵入衡，以趋江西，即驻师衡阳，遣使谕成，使散其众。成至衡，纲召与语，俾率其余众四万诣建康。时马友之将步谅有兵二万，掠衡山。纲亲帅大军自白沙潜涉江，谅不虞其至，遂出降，至是以闻。诏令纲精加拣汰，得七千余人隶诸军。纲寻入潭州，械知醴陵县张觐属吏，权摄官以渐易置，赃吏稍戢。纲延见长老，问民疾苦，皆以盗贼、科须为言。乃檄州县：非使司命而擅科率者，以军法从事，应日前科须之物，并以正赋准折。又遣统制官郝政降溃将王进于湘乡，吴锡擒王俊于邵阳，自是湖南境内溃兵为盗者悉平，惟湖寇杨太据洞庭。纲命统领官李建、马准、吴锡分屯湘阴、益阳桥口以备之。湖南无水军，纲乃拘集沿江鱼网户，得三千人，屯潭州，言于朝，乞合兵讨荡。诏湖北安抚使刘洪道、知鼎州程昌宇、荆南宣抚使解潜遣兵会之，仍权听纲节制。乙亥，赐新除殿中侍御史曾统进士出身。诏江东西宣抚使韩世忠措

置建康营田，募民如陕西弓箭手法。戊寅，闽盗范忠掠龙泉县。范汝为之余党也。己卯，宣谕五使刘大中、胡蒙、朱异、明橐、薛徽言同班入见。上谕曰：『比所下诏令州县徒挂墙壁，皆为虚文。今遣卿等，务令民被实惠。守令民之师帅，县令尤亲于民，奸赃之吏，必须按发；公正奉法之人，必须荐举。如山林不仕贤者，亦当具名以闻。平反狱讼，观风问俗等事，并书于历，朕一一行之。此非寻常遣使比也。』徽言请州县已蠲租赋文簿建炎改元已前者并令焚毁，又乞所至州县，吏无大过而职事不办者，如汉薛宣守冯翊故事，听臣两易其任，不理遗阙。翌日，上谕大臣曰：『近临遣五使，面谕丁宁，非往时遣使之比。朕欲实惠及民，可依所奏焚毁，示民不疑。如有合对移官，具事因申省取旨。』辛巳，上谓辅臣曰：『昨日大理少卿元袞面对，朕戒谕以持法明恕。如宣和间开封尹盛章、王革，可谓惨刻。』吕颐浩曰：『惟明克允，用刑所先也。』壬午，知湖州汪藻言：自太上皇帝、渊圣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余年，并无日历。本朝宰相皆兼史馆，故书榻前议论之辞，则有时政记；柱下见闻之实，则有起居注，类而次之，谓之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所以备记言，垂一代之典也。望许臣編集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间诏旨，缮写进呈，以备修日历官采择。』许之。自军兴，史官记录，靡有存者。藻出守湖而湖州不被寇，元符后所受御笔手诏赏功罚罪等事皆全，藻因以为张本，又访诸故家士大夫以足之，凡六年乃成。诏江浙、福建诸州造甲五千副，每度牒一为钱百二十千，以偿三副之直。甲申，时流民有至行在者，知临安府宋辉请以常平米赈给，从之。虔贼陈容等犯梅州。

十有二月丁亥朔，令申世景、单德中以所部捕闽盗范忠，既而处州复告急，乃命张守忠以精兵会之，贼遂平。黄州布衣吴伸上书曰：『陛下有孝悌之大德，而二帝之问不通，敌国之陵不已，土地之封日削，国用之富不饶，盗贼之锋未戢。』又曰：『复祖宗之故业，则陛下有万世垂统之基。若止如东晋之南据，则不过有百年之世祚，又况自古南北之势，但见以北并南，未闻以南并北者也。』又曰：『刘豫诱陛下之英贤，则谋谟可得而策；诱陛下之士卒，则战斗可得而用；诱陛下之行旅，则国之虚实可得而知矣。』又曰：『自古帝王之兴，兵权未尝重假于人。今陛下亲御之众，不如藩镇之多。近日沿边州军多用武臣为守，或起于卒伍，或招于贼徒，毒心不改，逆谋犹存。莫若以沿边之郡十州之地建一诸侯，以同姓之亲者主之。前言伐齐者，策之上也。不得已而建侯者，策之次也。』疏入，召赴都堂审察，遂以伸为将仕郎。庚寅，广东经略司言海贼柳聪已受招。诏补承信郎。然聪居海中，出没如故，久之乃定。新知江阴军赵详之奏，乞令经筵兼讲诸史。上谕大臣曰：『朕观六经皆论王道，史书多杂霸，又载一时捭阖辩士曲说。』遂不行。癸巳，礼部尚书洪拟请依元祐法，兼用

词赋、经义取士。已而御史曾统以为未须兼经，可且止用词赋。上曰：『古今治乱，多在史书，以经义登科者，类不通史。』吕颐浩言：『均以言取人，第看所得人材如何耳。臣尝见太祖皇帝与赵普论事书数百通，其一有云：「朕与卿平祸乱以取天下，所创法度，子孙若能谨守，虽百世可也。」』上曰：『唐末五季藩镇之乱，普能消于谈笑间，如国初十节度，非普谋，亦孰能制？辅佐太祖，可谓社稷功臣矣。』甲午，御笔申严销金之禁。上因览《韩琦家传》，论戚里多依销金事，且闻都人以为服饰者甚众，故禁之。观文殿学士、知潭州、充湖南安抚使李纲罢，命吏部尚书沈与求为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纲尝言：『荆湖之地，自昔号为用武之国。今朝廷保有东南，制御西北，当于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与四川、襄汉相接，乃有恢复中原之渐。』未及行而纲废。言者论通州岁支盐二十万袋，近浙西安抚大使司统制官乔仲福、王德市私盐，仿官袋，而用旧引货于池州，人不敢问。尚书省言：『茶盐之法，朝廷利柄，自祖宗以来，他司不敢侵紊。』乃诏刘光世诘仲福与德之罪，后有犯者，捕送台狱，重行贬窜。夜，行在临安府火，燔吏、工、刑部、御史台及公私室庐甚众，乙未旦乃灭。丁酉，右谏议大夫徐俯入对。上面谕俯：『有合奏稟事，不拘早晚及假日，并许入。』俯尝劝上熟读《汉光武纪》，上书以赐之曰：『卿近进言，使朕熟看《世祖纪》，以益中兴之治。因思读之十过，未若书一遍之为愈也。先以一卷赐卿，虽字恶甚，无足观者，但欲知朕不废卿之言耳。』戊戌，左宣教郎洪兴祖为秘书省正字。兴祖，拟兄子也，与孔端朝、张炳、周林四人俱召试。上览策，谓大臣曰：『兴祖所论说直，切中时病，当为第一。』遂与端朝并除正字，而炳、林令吏部与诸州学官。江东安抚大使赵鼎始至建康视事。时权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孟庾、江南东西路宣抚使韩世忠皆驻军府中，军中多招安强寇，鼎为二府，素有刚正之风，庾、世忠皆加礼，两军肃然知惧。民既安堵，商贾通行焉。己亥，沈与求力辞湖南之命，乃以折彦质代李纲，与求提举江州太平观。辛丑，高丽国遣洪彝叙等来贡。甲辰，诏张浚罢宣抚处置使，依旧知枢密院事。知夔州卢法原为川陕宣抚处置副使，与王似同治事，令浚与刘子羽、冯康国俱还。上谓大臣曰：『近引对元祐臣僚子弟，多不逮前人，亦一时迁谪，道路失教。元祐人才，皆自仁宗朝涵养，燕及子孙。自行经义取士，往往登科后再须修学，所以人才大坏，不适时用。』乙巳，吕颐浩言：『近遣郎官孙逸督上供米于江西，闻已起三纲，则三十万之数可集矣。』上曰：『所补不细。江西漕臣必待遣官趣之，则失职为可贵。朕面谕都转运使张公济，俾先理常赋。若常赋不入，反务横敛，非朕恤民之意也。』庚戌，诏福建转运司移福州，提刑司移建州。辛亥，司封员外郎郑士彦言：『国以兵故强，兵以教故精。国家承平时，禁军教法甚严，况今艰难，而诸州往往冗占，以将迎为急务，教习

为虚文。望诏有司申严故事，每州选兵官专主，岁终较其精粗而赏罚之。』诏以付诸路帅司。襄阳镇抚使李横败伪齐于杨石店，遂复汝州。甲寅，言者论淮南多闲田，而耕者尚少。今安复镇抚使陈规措置屯营田，深得古者寓兵于农之意。望仿其制下之诸路。诏湖北、江东西、浙西屯田令帅臣刘洪道、韩世忠、李回、刘光世措置，都督府总治。虔贼谢达犯惠州。

宋史全文卷十八下

宋高宗六

癸丑绍兴三年春正月丁巳朔，上在临安。己未，命诸路宪臣兼提举常平司公事，用户部尚书黄叔敖请也。诏婺州年额上供罗并权折价钱。庚申，李横破颍顺军，降伪齐知军事兰和。后二日，败伪齐兵于长葛县。甲子，命户部侍郎姚舜明往建康总领大军钱粮，总领名官自此始。李横复颍昌府，城陷，赵弼巷战不胜，遂遁去。乙丑，手诏曰：『廷尉，天下之平也。曹刿谓「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为忠之属也。可以一战，不其然乎？可布告中外，应为吾士师者，各务仁平，济以哀矜。天高听卑，福善祸淫，莫遂尔情，罚及尔身。置此座右，永以为训。台属宪臣，常加检察。月具所平反刑狱以闻，三省岁终钩考，当议殿最。』金人陷金州。辛未，雨雹而雷。癸酉，初复大火之祭，配以鬯伯，岁以辰戌月祀之，用酒脯。己卯，诏太史局依旧颁降诸路转运司历日，其卖到净利钱赴榷货务。壬午，知桂州许中奉诏市战马，得千四百匹而弱不堪用，上命降中二官。枢密院因请即邕州置买马司，马必四尺二寸以上，每百疋为一纲，令帅臣提举收买，选见任官管押。自是岁得千匹，虽道毙者半，然于治军，亦非小补。乙酉，减民间蚕盐钱。初，祖宗时卖民间蚕盐，政和三年，诏民间不愿请盐者，输盐钱十之六。渡江后，不复予盐而差损其直。至是，又申明之。

二月丁亥朔，升桂州为静江府，以上尝领节度故也。工部尚书兼权吏部尚书席益言：『魏晋而下，甄别人物，专任选曹。至唐而铨法密矣。然不拘以微文，激浊扬清，时出度外，故杜淹表荐四十余人，后多知名。韦思谦坐公事负殿，高公辅遽擢为监察御史。国初犹存旧制，乾德四年诏曰：「自今常调集选人，吏部南曹取历任中多课绩而无阙失、其人材可擢者，具名送中书引验加奖。」则是或尚任人而不专任法也。共后官制厘改，典选者一切不得以意从事，振拔幽滞，无复闻焉。望稽用乾德诏书，凡常调中材行可取者，许长贰具名以闻。』从之。右谏议大夫徐俯进《春秋解义》，至天王所宰渠伯纠来聘，用左氏说：父在，故名。上谓俯曰：『鲁桓公篡立，天王当致讨。既四年不问，乃使其宰往聘，失政刑矣，故书名以贬之。』戊子，俯乞编之记注。己丑，言者论军中虚费四事，一曰冗兵，二曰虚券，三曰广作名目以收使臣，四曰招集游手以充

效用。大略谓：『或有一军不过三二千，而使臣至五六百。又效用之给倍于上；禁军今乃以供杂役。望诏统兵之臣与应副钱粮官同心体国，受惜财用，立定使臣员数，选汰效用。』诏枢密院申严行下。辛卯，初置买马司于宾州，仍命拨本路上供封桩内藏钱合二十七万缗、钦州盐二百万斤为买马费。陕西都统制吴玠与敌遇于真符县之饶风关。先是，知兴元府刘子羽闻金州陷，即遣统制官田晟守饶风关，拒其来路，且弛檄召玠。时宣抚司未有行下，玠曰：『事迫矣！诸将不能办，我当自行。』自河池一日夜驰三百里，中道少止，子羽移书曰：『敌旦夕至饶风岭下，不守此，是无蜀也。公不前，子羽当往。』玠即复驰，与敌遇。玠军才千人，益以洋川义士万三千人。玠先以黄柑遗萨里罕曰：『大军远来，聊奉止渴。今日决战，各忠所事。』萨里罕大惊，以杖击地曰：『吴玠，尔来何速耶！』时金房镇抚使王彦自西乡以八字军来会，诸军见援至，稍弛。玠怒，欲斩壕寨将，而壕寨将走降敌人，告以虚实，且言：『统制官郭仲荀地分虽险[1]，而兵寡弱易败。』乃夜以轻兵袭取之，仲果退走。敌既得山寨，遂乘高下阨饶风，以精兵夹攻王师之背，王师尽却。玠斩之不能止，凡六日，关陷。癸巳，都司检详官奏：『下营田法于诸路行下，悉以陈规条画为主，凡授田五人力甲，别给菜田五亩为庐舍、稻场，初年免田租之半；兵屯以使臣主之，民屯以县令主之，悉以岁课多寡为殿最。』丁酉，饶风关陷，吴玠收余兵趋西县，王彦收余兵奔达州。彦溃兵走通明县，破之，四川大震。己亥，御笔：『临安自兵火后，民地为官司军营所占者，其预买绢皆除之。』翌日，辅臣言：『上户往往已免，下户不能自陈。宜遵诏旨蠲放。』上曰：『文王发政施仁，必先四者，凡施当先及下。彼豪家虽立法抑之，犹能侵细民，不可不察也。』是日，萨里罕入兴元府，经略使刘子羽焚其城而遁。初，饶风关陷，子羽与吴玠谋守定军山，玠惮之，遂西，子羽亦退屯三泉县，从兵不及三百，与士卒同粗粝，至取草木芽蘗食之。遗玠书曰：『子羽誓死于此，与公诀矣！』时玠在兴州之仙人关为守备，得书而泣，其爱将杨政大呼军门曰：『节使不可负刘待制，不然，政辈亦舍节使去！』玠乃从麾下由间道与子羽会于三泉。金游骑甚迫，玠夜视子羽方酣寝，傍无警呵者，曰：『此何时，而简易乃尔！』子羽慨然曰：『吾死，命也，夫何言！』玠泣下，复往守仙人关。子羽约玠共屯三泉，玠曰：『关外蜀之门户，不可轻弃。敌人所以不敢轻入者，恐玠议其后耳。若相与俱下，敌必随入险反守，徐取间道，则吾势日蹙，大事去矣。今经略既下，玠当由兴州河池远出其后褒斜山谷，如行鼠穴。敌见玠远出其后，谓将用奇设伏，邀其归路，势必狼顾。吾然后据险邀击，可使遁去，此所谓善败者不亡者也。』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宽平有水，乃筑墙垒，凡十六日而成，其众稍集。既而统制官王俊又以五千人至，于是军势复振。庚子，诏伯琮特除和

州防御使，赐单名从王，令学士院拟二十字进入，上自择瑗字以名之。辛丑，诏天章阁神御旦望节序帝后生忌应用羊肚者，以他物代之。上以每位当用一羊，故有是旨。且谕大臣曰：『祖宗以仁覆天下，岂欲多杀物命？』壬寅，宗室瑗为贵州防御使。甲辰，诏诸州经总钱并委通判拘收。乙巳，河南镇抚司统制官李吉败伪齐兵于伊阳。丁未，知成都府王似始受川陕宣抚处置副使之命。先是，宣抚处置使张浚见似除书，上疏言都统制吴玠、参议军事刘子羽有功于蜀，不应一旦以似加其上。尚书左仆射吕颐浩与似连姻，闻浚论似非才，不悦。或告右仆射朱胜非以浚起义兵平江时，尝有斩胜非之语，胜非又毁之，浚由是得罪。时浚承制以子羽为宣抚判官，与似同治事，大事多与子羽谋之，似充位而已。虔贼周十隆犯循、梅、汀州。庚戌，卢寿镇抚使胡舜陟改充淮西安抚使，应本路镇抚司并受节制。辛亥，工部尚书兼权吏部尚书席益参知政事，新除翰林学士徐俯签书枢密院事。故事，签枢下执政一等，至是特诏钧礼，又例外赐以金带。壬子，提举浙东茶盐公事王然罢，仍贬秩一等。先是，宣谕官朱异论然置明州三县盐场，将沿海下户一例勾籍，其间有不愿结甲及虽结甲而不愿货本钱，至有忧畏而自缢者，或持杖而逐保正者。言者亦论其扰民，故有是命。甲寅，诏自今守臣到任半年，先具民间利害或边防五事来上，因以察其才能。两浙转运副使徐康国罢任，贬秩二等。先是，康国献羨钱十万缗，上不受。宣谕官朱异、左司谏唐辉论康国抛余民户米麦逾年不偿，故有是命。

三月戊午，诏两浙诸州和买物帛，听以三分折纳见缗。己未，中书舍人赵思诚言：『州县武臣添差甚众，一郡至有三四十人，贪污不法，民受其弊。望自今惟忠义及有功劳于国之子孙，朝廷特加优恤者许添差外，余并禁止。若以员多阙少，当自稍清入仕之门，以息官冗民贫之弊。』诏除宗室外，令吏部开具，申尚书省。淮西安抚使胡舜陟至庐州，溃卒王全与其徒来降。前郡将王亨籍官逋之在民者亡虑数万缗，舜陟尽蠲之。亨又托名贍军，令市贩输金，舜陟亟罢之，流民稍稍自归。舜陟发粟贷民，俾济农事，会岁大穰，所收至倍，公私皆给焉。甲子，知建康赵鼎为江西安抚大使兼知洪州。京西招抚使李横传檄诸军收复东京，朝廷嘉之，特迁右武大夫、忠州观察使。丙寅，诏读书、习射童子求试者九人，惟习射者令召见，余赐帛罢之。上因谓大臣曰：『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盖繇昨尝推恩一二童子，故求试者云集。此虽善事，然可以知人主好恶，不可不谨也。』己巳，颍昌捷奏至，诏李横再进翊卫大夫。癸酉，东流令王鲧坐赃抵死除名，编管新州。自是赃吏罕复黥配矣。甲戌，尚书左司员外郎王庭秀言：『朝廷比来深疾贪吏，然州县之间，岂无兼介自将沈于下僚者？望命五使所至，以廉洁清修可以师表吏民者具名来上，参以公议，不次升擢，以厉士风。』从之。丁丑，初，惠州狱囚黄四等七人，有司以为强盗当死。

推勘公事孟师尹录问，驳正无罪。及是上闻之，特迁右宣教郎。既而有司言师尹尝平反死囚五人，复命迁一秩。知藤州侯彭老猷卖盐羨钱十万，上批其奏付三省曰：『纵有宽剩，自合归之有司，非守臣所当进纳。或恐妄有刻剥，取媚朝廷。特降一官，以惩妄作。所进物退还。』翌日，徐俯又以为言，彭老遂罢。壬午，韩世忠充淮南东路宣抚使，泗州置司。朝廷闻李横进师，议遣大将，以世忠忠勇，故召见而遣之。通判和州贾直清提举淮西茶盐公事。两淮旧为分镇地，至是始命监司。言者论军屯所至发掘冢墓及借取平民首级之弊，诏以付神武诸将。癸未，诏今后赃吏依祖宗旧制断讞，令刑部镂板行下，以兵部员外郎刘景真有请也。大理正刘藻请诸路狱案情犯未真者，除命官外，更不取会，令刑寺悉行两断，委宪司遣官审问，定归一断，事下本寺，本寺奏如所请；其不可定归一断者，即上朝廷酌情处斩施行。从之。

夏四月丁亥，尚书左仆射朱胜非以母鲁国夫人杨氏忧去位。己丑，韩世忠言：『近被旨措置建康府江南北岸荒田为屯田之计，沿江荒田虽多，大半有主，难以如陕西例。乞募民承佃。』都督府奏如世忠议，仍蠲三年租，田主自讼则归之。满五年不言，给佃人为永业。于是诏湖北、浙西、江西皆如之，寻又免科配徭役。驾部员外郎韩膺胄转对，论：『刑罚轻重，国祚短长系之。望追法仁祖旧章，凡狱官失入死罪者，终身废之，虽经赦宥，永不收叙。』上曰：『此仁祖之事也，其仁民详刑如此乎！』乃命有司申严行下。上曰：『县令于民最亲，今多非其人。』吕颐浩言：『汉以九卿为郡守，郎官宰百里。今县令但以资格差注。』上曰：『岂在官资卑崇？惟在得人。』庚寅，安复镇抚使陈规知池州兼沿江安抚使。规守德安七年，贼不能犯。至是召还，入对，首乞罢镇抚使。又言诸将跋扈，请用偏裨以分其势。上皆纳之。以安、复二州隶湖北帅司，自是不复除镇抚使矣。辛卯，刘光世为江东宣抚使，屯镇江。时光世与韩世忠更戍，世忠至镇江城下，而奸细入城焚其府库，光世擒而鞫之，皆云『世忠所遣』。于是诉于上。江东统制官王德请于光世曰：『韩公之来，独与德有隙耳。当身往迎见之。』谒入，世忠大惊，谓德曰：『公诚烈丈夫，曩者小嫌，各勿介意。』因致酒结欢而别。金人去兴元。自敌入梁、洋，蜀中复大震，剑南诸路皆为徙治之计。萨里罕留屯中梁山逾月，始自斜谷去兴元。刘子羽与吴玠谋以兵邀之于武林关，不及。张浚遣统制官王俊复洋州、兴元府。萨里罕既还凤翔，乃遣十余人持书与旗来招子羽、玠，子羽尽斩之，惟留一人使还，曰：『为我语贼，欲来即来，吾有死耳，何可招也！』玠亦遗萨里罕书，以大义责之，萨里罕乃止。壬辰，移都督府于镇江，照应江淮两军机务。于是建康府榷货务都茶场亦移于镇江。浙东宣谕朱异荐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张九成、义乌县令闾丘昕、知龙泉县汪汝则、知瑞安县熊彦诗、知嵊县姜仲开政绩，诏并进一官

。吕颐浩言：『仲开臣之外亲，乞勿赏，恐外议以臣为私。』上曰：『不可，有功必赏，乃所以为公。使有罪，虽卿之亲，亦不当贷。』岳飞以大军次虔州。癸巳，执政奏事，上色不怡久之，曰：『昨夕暴雨，朕通夕不寐，恐于蚕麦有伤。』徐俯曰：『暴雨不害蚕麦，久则为害矣。』上色稍和。诏礼官重别讨论昭慈献烈皇后谥号。时登仕郎邹况上书言其兄浩直谏事，且乞雪昭慈后元符之谤。前二日，上谕辅臣曰：『此哲宗朝事，言之毋伤乎？』徐俯曰：『陛下母事昭慈，追崇极典，天下共知其谤已雪矣。』上曰：『昭慈勋臣之家，当时备礼而纳正后，此本朝盛事。』俯曰：『宣仁圣烈太后尤重家法，欲正后生元子，继万世之统。以哲宗少年，戒之在色不欲其多近嫔媵。小人阴连宫掖，因是得行媒孽，遂致废后。』上曰：『皆当时大臣不谏之罪也。』翌日，诏况引对。上曰：『况，浩之弟，故欲擢之。』俯曰：『浩自有子柄。』上曰：『直臣之子，复擢用之为御史，使言事耸动四方，亦足为国家之光也。』甲午，知严州颜为条上便民事，乞尝得解及应免解人并免丁役，许之。其后大学生亦免。戊戌，湖南安抚使折彦质所遣统领官刘深以兵至鼎州，时鼎寇杨太兵益盛，僭号太圣天王，且用以纪年。己亥，诏复五帝日月之祀，四方帝以四立日，黄帝以季夏之土王，春、秋分朝日夕月，礼如感生帝。湖南宣抚使薛徽言奏郴、道州、桂阳监去年旱，民乏食。诏户部划刷本路诸州米二万斛付提刑司充赈济。命未至，徽言即谕漕臣发衡、永州米赈粜，而以经制银市米偿之，民赖以济。壬寅，尚书右司员外郎刘岑请访四方遗书以实三馆，从之。童子彭兴祖五岁能诵《书》，刘毅五岁能骑射，二人皆神武右军小校子也。都统制张俊以闻，上召见于内殿，以兴祖为右迪功郎，毅为进武校尉，皆赐袍笏。丁未，神武副军都统制岳飞遣统领官张宪、王贵分道击虔寇彭友等，获之。友先据龙泉，至是乃败。戊申，诏诸缘宣谕所按发置狱，除正犯人外并放。上尝谕大臣曰[2]：『向遣五使宣谕，意在利民，至于赃吏，所当深治。然所在多置狱，横及无辜，非朕本意。此后惟谨监司，不必每事遣使。』故有是命，明州观察使高士曈为保宁军承宣使、权管客省四方馆阁门公事。士曈初召见，乞落阶官，上曰：『士曈以宣仁近属，故稍优之。然躐等亦不可高爵厚禄，留待立功将士。朕于外戚，未尝假以恩泽，今后宫之家，官未有过保义郎者。此曹何厌之有，虽与之正任承宣使，又望节钺矣。』诏自今大军所过，并令本州通判充钱粮官，自入境随军，出至境上。邕州进士昌恣特补忠州文学，充广西买马司准备差使。初，提举峒丁李棫既罢，经略司更委通判宾州任彦辉就本州买马，道里迂远，大理马遂不至。及是，朝廷复置司买马，恣上疏请招来之，仍谕诸蕃：中马及三百疋，赐锦袍银带。如有出格之马，依溪洞搭价收买，不可循其旧例。每蕃令提举官以采帛为信。如遣效用入蛮，许借官钱，多市盐采结托山獠及诸蛮，令开拓

道路，庶几诸蕃忻慕，曲尽招马之术。疏入，遂授以官，俾行其说焉。

五月乙卯朔，上谕大臣曰：『朕省阅天下事日有常度，每退朝，阅群臣及四方章奏，稍暇即读书史，至申时而常程皆毕，乃习射。晚则复览投匭封事，日日如是也。』诏诸路宣谕官所荐人才，并俟终更令入对，当不次升擢，以劝能吏。左承奉郎林俨献书二千卷。诏官其家一人，寻以俨监西京中岳庙。丙辰，初，马氏据湖南，始敷郴、道、永州、桂阳监茶陵县丁钱绢米，其后丁有逃亡而不除其数，民极以为患。至是，湖南宣谕薛徽言奏：道州丁米万七千余斛，乞以其半敷之田亩、半取之身丁，事下漕司相度。未几，守臣赵坦亦以为言，乃命田亩敷三分之二。诏博余米斛，以度牒、官告偿其直者，中余数多之家多给官告，数少者给度牒。戊午，大理少卿元袞言：『律令烦多，非明察详审而熟于宪章者，未免有失，故四方请谏比拟，缪误者十常二三。望令刑寺官具法令引用，有可疑者，为之推原法意，申明以颁天下，俾郡县无承用之驳，而奸吏绝因缘之市，以广陛下钦恤之意。』诏刑寺，看详如其请。辛酉，诏筑第百间，以居南班宗室，仍以睦视宅为名。壬戌，应童子举张揉为迪功郎。揉年九岁，能诵《书》，为古风诗、《孙子论》，上亲试而命之。癸亥，吕颐浩奏事，因论祖宗兵制，上曰：『祖宗制度，自朕家法。至于仁宗临御最久，恩泽及人深。朕于政事间，未尝不绎思仁祖，庶几其仿佛也。』乙丑，侍御史辛炳入对，言：『艰危多事之时，冗食之官当减。今福建八州，而添差至八十余员，理宜改正。』诏付吏部。炳又言：『宣谕大臣，自今勿废都堂公见之礼，则必无乏材之叹。』诏三省通知。监察御史郑作肃言：『通判出于帅守之门，则于州事无所执守，视过咎无敢刺举。今藩屏之权已重，于此尤所宜谨。』乃诏诸州通判见任守臣所辟者并罢。丁卯，尚书吏部侍郎韩肖胄同签书枢密院事，充大金通问使，给事中胡松年试工部尚书，充副使。神武中军统制杨沂中以大军至桐庐县，而魔贼缪罗与其徒八人已就招。诏沂中速往招捕余党，沂中捕斩其徒九十有六人。壬申，言者论：『五使所至，讼牒纷起，其间固有久负屈抑不得自伸，至于因缘嫌怨、虚诞不实者，十盖八九。望令有司具申朝廷，特置严宪。』从之。乙亥，天申节，韩世忠进生鹿。上不欲却，谕辅臣曰：『将放之山林，以适物性。』丙子，知永州黄升与其州官文武六人并罢，以湖南宣谕薛徽言劾其赃污不法也。金房镇抚使王彦复金州。丁丑，左中奉大夫王声英州编管，坐权知岳州受贿当绞也。仍以其狱示诸路州县。戊寅，左宣教郎李长民守监察御史，左修职郎程克俊、右迪功郎监明州比较务欧阳兴世、登仕郎邹况并特改京官。先是，四人俱得召对。上问辅臣曰：『长民性行比兄正民如何？』吕颐浩对：『二人皆淹博，文词则长民优。』上曰：『陈襄荐司马光等，朕得其藁以示从臣。而正民以为光等皆不合时宜者，士大夫笑之。』徐俯言：『正民之

父景渊长者，持论平，乃不以元祐为非。』上曰：『顾长民材行何如耳。元佑之人虽贤，其子孙亦不必遍用，余人亦不可偏废，惟贤则用之。』又问况何如人，颐浩等对以浩之弟。上曰：『浩固贤矣，更当议况之贤否尔。』席益曰：『陛下不以正民之过而废长民，虽已知浩之贤而又问况之贤否，可谓至公矣。』上曰：『朕未尝偏有好恶，况用人乎？』既而侍御史辛炳言况本非士类，编评无闻，玷辱名臣之后，望授降等差遣。从之。己卯，湖南宣谕薛徽言上通判永州刘延年、祁阳令张登治状。上问：『延年何如人？』辅臣皆言不识。上曰：『古人求贤如不及，然人故未易知，虽圣人犹难之。大臣既不识，何由知其贤否？通判非如县令之不可数易也。』乃召延年赴行在，登就任增秩。徽言又奏擅发钱米赈巢饥民，乞黜责。上释其罪，因诏：『自今宣谕官合用钱物，并申朝廷，违者重置典宪。』延年尝权兴国军，巨寇李胜以迎奉神御为名，将徒众数千人孥舟入军，延年御之有方，胜屈伏而去，江西人至今称之。辛巳，罢宣抚司便宜黜陟。初，张浚既受黜陟之命，事重者出敕行之。参知政事席益签书枢密院，徐俯大不平，指以为僭。及是浚还行在而王似等代之，故有是旨。

六月甲申朔，徽州童子林国佐九岁能诵《书》，诏免解赐帛，自是遂为故事。乙酉，诏以临安狱多淹滞，命察官一员诣府监视遣决，事大者趣之。婺州进士张志行赐号冲素处士。志行东阳人，以学行为乡里所推。大观中，数举八行不就。浙东宣谕官朱异言于朝，故以命之。志行年几七十矣。丙戌，复置六部架阁库。自崇宁间何执中为吏部，始建议置吏部架阁官，其后诸曹皆置。凡成案留部二年，然后畀而藏之，又八年，则委之金耀门文书库，人以为便。迄宣和再置再省，至是，都官员外郎苏良治奏复之，遂命末厅郎官兼领。丁亥，同签书枢密院事韩肖胄、工部尚书胡松年入辞。肖胄言：『今大臣各徇己见，致和战未有定论，然和议乃权时之宜。今臣等已行，愿毋先渝约，或半年不复命，必别有谋。宜速进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缓之也。』肖胄母文氏闻肖胄当行，为言：『韩氏世为社稷臣，汝当受命即行，勿以老母为念。』上闻之，诏特封荣国太夫人以宠其节。文氏，彦博孙也。庚寅，上谓吕颐浩等曰：『为法不可过有轻重，然后可以必行而人不能犯。太重则法不行，太轻则不禁奸。朕常语徐俯，异时宫中有所禁，切令之曰「必行军法」，而犯者不止。朕深惟其理，但以常法处之，后更无犯者。乃知先王立法贵在中制，所以决可行也。』壬辰，江南东西路宣谕官刘太中言建昌军教授李弥正、玉山县丞张绚清修廉洁，文学过人。诏并进宫赴行在。甲午，神武前军统制王??为荆南府潭鼎澧岳鄂等州制置使。时鼎寇杨么复犯公安、石首二县，湖南安抚使折彦质数请济师，乃命??总舟师以行，凡湖南、北兵并受??节度。已而??请招安金字牌，上曰：『近来盗贼踵起，盖黄潜善等专务招安，而无弭盗之术。高官厚禄以待渠魁，是

赏盗也。么跳梁江湖，罪恶贯盈，故命讨之，何招安为？但令??破贼后，止戮渠魁数人，贷其余可也。』辛丑，进士欧阳凯士特送洪州编管。凯士尝上书论时事，前四日，上谕辅臣曰：『顷上书人间有狂妄者，朕多留中，不欲置罪。今凯士狂妄之甚，若不惩戒，且虑煽惑群听，亦害政之一端也。可以其书付从官议罪来上，仍宣示台谏议上。』故斥之。时方审量滥赏，而以左、右司领之。吕颐浩当国，时有所纵舍，左司员外郎王冈辄持不可，曰：『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何谓也？法者天下公共之法，大臣行法，与众弃之，尚谁怨？前日论甲黜三官，且至乙矣，辄贷不问，今日复论丙如甲。公秉国钧于天下具瞻之地，不平谓何，而怨始有所归矣。』颐浩瞿然。自吕颐浩、朱胜非并相，以军用不足，创取江浙湖南诸路大军月桩钱，以上供经制、系省封桩等窠名充其数，茶盐钱盖不得用。所桩不能给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横赋于民，大为东南之患。今江浙月桩钱，盖自绍兴二年始。丙午，诏内外从臣各举宗室一人，以备器使。先是，知太宗正丞谢伋条上宗室五事，曰举贤才以强本支，更法制以除烦苛，择官师以专训导，继封爵以谨传袭，修图谱以辨亲疏。时已用伋议复置宗正少卿，因有是命，惟袭封不行。丁未，诏即驻蹕所在学置国子监，以学生随驾者三十六人为监生，置博士二员。江东宣抚使刘光世引兵发镇江。时淮南宣抚使韩世忠屯登云门，光世惧其扼己，改途趋白鹭店。世忠遣兵千余袭其后，光世觉之，乃北。既是，光世奏世忠掠其甲士六十余人，且言：『世忠身为大将，当国家多事之时，正宜谨慎，共济大事。而乃不循法度，强夺战兵。若非臣弹压严切，必致两军相挺，上贻圣忧。』枢密院言：『近两军申奏，各互有招过官兵。』诏同都督孟庾体究发遣，如无实迹，行下逐司照会。上寻遣使和解，仍书贾复、寇恂事赐之。壬子，自陕西既陷，买马路久不通。至是，知秦州、节制阶文军马吴玠始以茶采招致小蕃三十八族以马来市。西马复通，盖起于此。

秋七月甲寅朔，宣谕朱异言建州观察推官林安宅清廉守正，尝面折范汝为。诏循二资，令入对。丙辰，吕颐浩言：『役宫北门未成而役又少，欲于忠锐第八将范温麾下，择不堪出战二百人助役，且令温自董之。』上问其故，席益曰：『役夫出入禁闕，非措所抚循，无以弹治。』上曰：『不可，四方闻之，以为使将帅舍甲兵而事营缮，非今日整兵经武之道也。』己未，置博学宏词科，用工部侍郎李擢奏也。其法以制、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十二件为题，古今杂出六题，分三日试，命官除归明、流外、进纳及犯赃人外，愿试者，以所业每题二篇纳礼部，下两制考校，堪召试者，每举附省试院收试，上等改京官、除馆职，中等减三年磨勘，下等减二年，并与堂除。奏补出身人以赐进士及第、出身、同出身为三等之差。著为令。诏太史局每月具

天文、风云、气候、日月交食等事实封报秘书省。初置提举孳生牧马监官，于饶州置司。时益市马于广西，故先择牧地鄱阳，置官提举。甲子，时大旱，上以为民咨怨而伤和气，谕大臣曰：『雨不濡土，当务修政事，以感天意。和买未为良法，重困吾民，其令监司核实，勿为文具也。』丙寅，诏乡贡进士石公儒、李郁并令赴都堂审察。公儒临海人，长于《春秋传》，不事科举；郁光泽人，父深，元祐党人，母陈瓘女兄弟也。郁早从杨时学，时以其子妻之。宣谕朱异言其贤，故召。丁卯，诏录用六朝勋臣自曹彬至蓝元振三百二十人子孙，其后得赵普、赵安仁、范质、钱若水诸孙，皆官之。己巳，诏以久旱，令两浙宪臣行所部虑囚。左司谏唐燿乞令宪臣所至亲自引问，庶使冤枉获伸。从之。庚午，诏无职田选人及亲民小使臣并月给茶汤钱十千，职田少者，通计增给。先是，御笔增选人、小使臣俸以养廉。辅臣进呈，上谕以『今饮食衣帛之直，比宣和不啻三倍。衣食不给而责以廉节，难矣。虽变旧法，亦权一时之宜。』户部尚书黄叔敖言：『文武官料钱各有格法，不可独增选人、小使臣。乞令提刑司内州县职田于一路通融应付，无职田及职田少者增支。』从之。癸酉，宰相吕颐浩、参知政事席益、签书枢密院事徐俯以旱乞罢政，上亲答曰：『与其去位，曷若同寅协恭，交修不逮，思所以克应天心者？』颐浩等乃复视事。乙亥，朱胜非起复旧官，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丙子，诏诸路监司分按州县，亲录囚徒，以察冤滞。以久旱，用工部员外郎朱絳奏也。泉州洪水溢，坏城郭，垫庐舍，凡三日乃平。己卯，进呈左司谏芮燿奏：『讲筵所祇应人以经进书推恩，内门下后省私名慕允中换进义副尉，仍与不作非泛补授，乞追改施行，遵守朝廷约束。』上曰：『此讲筵所奏，御宝批也。既有例，当依例施行。』席益曰：『此事固有前比，当如圣旨施行。然副尉而烦谏官论执，乞陛下从所奏。』上颔之。徐俯曰：『既有例，当如何？』上曰：『然。凡朝廷所行事，既有法有例而行之。因言者论列而改，则是朝廷所行果非也？且此小事，非关大体。』吕颐浩、席益又固请从燿之说，上可之。庚辰，辅臣奏事，吕颐浩言雨足，上曰：『日者亢旱，朕甚忧之，以为穡事无望矣。今沾足如此，殆将有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书「大有年」者才一，书「有年」者再而已。以此知丰登之难得也。』先是，自六月丙午不雨，上命议狱省刑，弛力役，进素膳。及是雨乃足。翌日，上始御玉食焉。

八月丙戌，初，忠锐第八将徐文叛降伪齐，刘豫大喜，命以海舰二十益其军，令犯通、泰州。辛卯，诏诸路州军自去年以后奏案未得断敕者，具月日申报取断。先是，礼部尚书洪拟入对，论诸路狱案凝滞。上谕辅臣曰：『奏案遣决濡滞，刑狱禁系者多，何以召和气？』吕颐浩曰：『奏案法有日限。』上曰：『但不举行耳。可常催趣，务在刑清，庶革久弊。』乃有是旨。甲午，上谓大臣

曰：『兀祐党人固皆贤，然其中亦有不贤者乎？』吕颐浩等曰：『岂能皆贤？』徐俯曰：『若真元祐党人，岂有不贤？但蔡京辈凡己之所恶，欲终身废之者，必名之元祐之党，是以其中不免有小人。』庚子，诏都转运使移司抚州。甲辰，手诏曰：『比者雨畅弗时，几坏苗稼。朕方寅畏怵惕之中，又复地震，苏、湖益甚，朕甚惧焉。盖天之降灾，其应必至，皆朕失德，不能奉顺乾坤、叶序阴阳之故。咨尔在位大小之臣，有能应变弭灾、辅朕不逮者，极言无隐。』时已命诸路宪司起发州郡所负积年禁军阙额钱。是日，上谕辅臣：恐不便于民，速令除放。诏自建炎已来皆蠲之。御史台主簿陈祖礼言：『按，台令有三院御史分诣三省检点之文、六察官轮诣六曹按察之制。望申行之。』诏自下半年为始。提举广南市舶姚焯请得具便民或边防五事如守臣例，许之。自是监司皆得条上。乙巳，诏复置史馆，以从官兼修撰，余官皆直馆检讨。若著作佐郎有阙，依元丰例差郎官兼领。戊申，罢江淮等路转运司。是月，韩肖胄等始至云中见宗维议事。

九月癸丑，尚书左仆射吕颐浩引疾求去。时天象示变，台谏交章论颐浩之罪，上始厌之。秘书少监孙近请命前宰执恭具建炎四年二月以前时政记，仍令修注官补建炎以来起居注，命百司各以朝廷所施行事报进奏院。从之。丙辰，朱胜非言：『近闻泉州水灾，已下本州诘问。』上谓大臣曰：『国朝以来，四方水旱，无不上闻，故修省蠲贷之令随之。近日苏、湖地震，泉州大水，匿不以闻，何也？』既而泉州委其事，乃诏民之被害者除其税，其当济给及营缮者，以度牒二百赐之。

臣留正等曰：《书》曰：『明四目，达四聪。』盖言人君之视听贵于无壅也。《管子》曰：『堂上长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盖言人主之视听易于隔绝也。今欲去隔绝之患而使之无壅，其唯言路乎？四方虽远，有水旱灾异，使之上闻，虽不出户庭而周知天下之疾苦，其视听广矣。能乎是，则天下之事无不闻矣。盖人情喜闻其美而恶言其非所乐闻之事。今也水旱灾异而使得以上闻，则凡可以达一人之听者，果何惮而不言乎？奸佞之肆欺，盗贼之窃发，若是之类，使其无之则已，有则必以实告，得其实而预图之，天下无难事矣。其为益岂小补哉？噫，此祖宗之深意，而太土皇帝所以贵监司守臣也。

权刑部侍郎章谊言：『朝廷比修绍兴敕令，去取之间，不无舛错。望诏监司、郡守与夫承用官司参考祖宗旧典，各摭新书之阙遗条具以闻，然后命官删去讹谬。』从之。戊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吕颐浩罢为提举临安府洞霄宫。颐浩再相凡二年，侍御史辛炳劾其不恭不忠，败坏法度。及颐浩引疾求去，殿中侍御史常同因论其十罪。诏：『诸路水旱等事，令监司、郡守即时闻奏，如敢隐默，当置典宪。』己未，手诏：『以绢计赃者，三千为一疋。』旧法

千三百为一疋，建炎初增为二千。至是，言者欲举祖宗之制，杖脊赃吏于庙堂上，以绢直高，故有是旨。都省言：『近降金银钱帛和余米一百万斛，务欲利国便民。闻前时和余，郡县多将余米留不即支及阻节减克，民户实得无几，致所余数少。今宜革去前弊。』诏有违戾者，当职官吏并徒二年。庚申夜，朝天门外火，燔民居甚众。辛酉，川陕宣抚司统领官吴胜败伪齐兵于黄堆寨。壬戌，吕祉知建康府。建康自南渡后，率以前执政或侍从官为帅，至是特有此授。祉既至，对于内殿，首论治道之要：先自治而后治人。兵家之法，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因条十事。一、形势，二、军政，三、守将，四、屯田，五、通货，六、省费，七、谨赏，八、民兵，九、斥堠，十、间谍。上嘉纳之。癸亥，起居郎曾统言：『记注之官，职司言动，国朝尤重其选，多以谏臣为之，听直前奏事，所以广聪明也。元丰官制，始正起居郎、舍人之名，不复并任谏列，然有史事，亦许直前。顷者权臣用事，言路浸壅，居是官者，既无言责，率以出位力嫌。陛下虽有好问之诚，人臣难有输忠之意，而旧制日隳，莫之或举，诚为可惜。』乃命依元丰旧制。皇后母福国夫人熊氏以邢焕薨故，乞赐皆逾常制。上谕辅臣曰：『祖宗待戚里皆有常宪，朕不敢逾，岂曰后族，故私之邪？』后复以皇后受册乞恩，上曰：『朕于外戚不敢有所私也，况待遇后家，又不敢与宣和家等。今请虽不已，视其援母后为比者亦勿听。』丙寅，江南西路安抚大使赵鼎为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江南布衣朱敦儒特补右迪功郎，敦遣赴行在，以宣谕官明橐言其深达治体，有经世之才，参政席益、直谏院陈与义交称其贤，故有是命。庚午，上谓辅臣曰：『日来稍拔忠锐军隶大将，而江上防守诸将部分悉定，顾今岁防秋，比日前为略具矣。』朱胜非曰：『今岁防秋，诚非前此可及。』上曰：『今有兵仅三十万，当更精择，止得胜兵二十万，器械悉备，训而用之，可以复中原，威夷狄，岂独捍防险阻哉？』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朝廷设官，有当废而置、当存而罢者。自渡江以来，不除寺监之官，岂非欲减冗员、省浮费？然在外诸司属官浸增，旧员以江、湖、荆、浙、闽、广九路约计，无虑百余员，事之倒置如此，今添差一路分都监之类，月俸数百缗，辍一员之费，已可养十寺监丞，况一郡之官有逾百员，而在庭之臣反不及此数，非所以尊王室。臣愚以为当裁减诸路属官之数，复除寺监丞官，一则可以分掌郎曹繁剧之务，二则可以养试人才，以观其功能，而于此选除郎官、监司，三则资浅而可用者不至侥幸而躐迁，其为利便，灼然明甚。』是日进呈，上曰：『郎官高选，前此多历寺监丞乃得之。自渡江以来，首并官曹，序进人材，径至郎官非是。其议复置如同言。』壬申，自军兴以来，机速事皆以白札子径下有司，既报行，然后赴给舍书押降敕。其后拟官断狱皆然，两省之职殆废。至是，中书舍人孙近言：『国家仿唐旧制，分建三省，凡政令之失中、刑赏之非当，其在中书

则舍人得以封还，其在门下则给事得以论驳，盖先其未行而救正其失，则号令无反汗之嫌，政事无过举之迹。今给舍但书押已行之事，虽欲论执而成命已行，非设官本意。望申严旧制，应非军期急速不可待者，并先书读而后行。』诏自今非急速不可待时者并报，应给舍书读，如无封驳，令画时行下。大理少卿张杓言：『亲民之官，莫如县令。比来县令不职，奸赃日闻，岂特为令者之罪，盖在于举之不审，用之不当，任之不久，遇之不厚。臣欲乞每岁监司聚议，举县令治状尤异者一人保明列奏，乞行诛赏，庶几人自奋励，化为循良。吏部注授县令，并用合格之人，不得注初补官子弟及文学衰懦之士。』是日进呈，上曰：『县令尤为近民，须一任有举主及格者乃得为之。比来一切之制行，或初官便得为令，已厘正矣。当谨守之。』乃命以杓所言送吏部，后多施行。甲戌，江南宣谕刘大中言：『知宁国县李椿年练习民事，稽税有条。汤鹏举悉心抚字，人服恩信。』诏并进一官，俟任满赴行在。乙亥，江东宣抚使刘光世为江东淮西宣抚使，置司池州；淮南东路宣抚使韩世忠为建康镇江府淮南东路宣抚使，置司镇江府；神武前军统制王??为荆南府岳鄂潭鼎澧黄州汉阳军制置使，置司鄂州；神武副军都统制岳飞为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置司江州；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郭仲荀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神武中军统制杨沂中兼权殿前司公事。仍诏仲荀以绍兴府、温、台、明州为地分。始诸将虽拥重兵，而无分定路分，故无所任责。朱胜非再相，始议分遣诸帅，各据要会，某帅当某路，一定不复易。

冬十月癸未，起复尚书右仆射朱胜非等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八卷。自渡江以来，官司文集散佚。议者以为铨法最为急务，会广东转运司以所录元丰、元祐吏部法来上，乃命洪拟等以省记旧法及续隆指挥详定。至是成书。丁亥，诏抚州进士邓名世、左承事郎李公懋、左从政郎徐嘉并召赴行在，以宣谕官刘大中荐也。戊子，浙西提点刑狱公事张宗臣罢。宗臣初除大理卿，坐赃去。会婺州以卖盐不法事被劾，宗臣欲逮平民数十人，府官就白，宗臣大怒曰：『此事左相专遣人封来，知之否?』签书镇东节度判官厅公事张九成曰：『九成但知有圣旨，不知有宰相。主上屡下恤刑之诏，惟恐无辜被系。公身为部使者，不能上体圣意，而观望宰相耶?』闻者莫不快意。宗臣大惭。九成因投檄去。殿中侍御史常同奏宗臣夙负，且言其朋附权贵，居五客之一，故罢。庚寅，大理少卿元袞言：『四方之狱，虽非大辟，情法不相当者，皆得奏请裁决。今奏案来上，大率皆引用情重法轻之制，而所谓情轻法重者鲜矣。岂人之犯法而无情轻者乎?欲望申敕，凡遇丽于法而情实可矜者，俾遵守成宪，请献以闻。』诏申严行下。甲午，大理国请入贡，且卖马。上谕大臣曰：『令卖马可也，进奉可勿许。安可利其虚名而劳民乎?第令帅臣、边将偿其马直当价，则马当

继至，庶可增诸将骑兵，不为无益也。』尚书吏部员外郎刘大中宣谕江南路还，入见，以举刺官吏、申明利害、平反狱讼、科拨财赋为八册来上。大中出使仅一岁，所按吏二十人，荐士十六人，所荐士后多知名。乙未，提点浙东刑狱周纲言：『新法弓手皆不逞之徒，乞废武尉一司，将见役人隶于文尉。』事下户部，如所请。丁酉，礼部员外郎兼秘书省著作佐郎舒清国言：『自有边难，盗贼间起，人民离散，户口减少，而守令或不究心抚存凋瘵，谓宜以户口增否立守令考课之法，而优其赏格，庶几守令惠爱及民。』从之。戊戌，手诏略曰：『士大夫趋向，尚多趋附征利，盖奔竞之不息，则朋比之势渐成。可令台谏伺察其微，既行纠劾。』舒清国试起居郎，仍诏以见阙官日下供职。自是职事官除拜，不俟给舍书读，率得堂帖即视事。己亥，伪齐陷邓州。癸卯，诏福建宪、漕置司去处，并依旧制。李横弃襄阳奔荆南，知随州李道亦弃城去。赵鼎遣粮舟至，横遂以所部如洪州。甲辰，荆潭制置使王??率水军至鼎口，与贼遇，接战不利，??为流矢及木老鸦所中，遂趋鼎州。伪齐陷郢州，守将李简弃城去。丁未，手诏曰：『迩来注拟榜阙之际，奸弊百出，货赂公行，塞士困苦，安得如毛玠清公，使天下之士莫不廉洁自厉?三省可行措置，柏台严加纠察。』初，上以吏部注拟多弊，手诏戒饬，略曰：『安得如皇甫湜之流，钐制吏奸，除其弊源?』既而上以湜迎合贡羨，恐臣下有疑，翌日，御笔改用毛玠事。且谕朱胜非曰：『他时诏语朱当，三省便可进呈改定。』徐俯曰：『此所以见盛德。』戊申，诏今后省试并就行在。自诸路置类省试，行之才二举，议者以为奸弊百端，且言：『本朝省试，必于六曹尚书、翰林学士中择知举，诸行侍郎、给事中择同知举，卿、监为参详官，馆职、学官为点检官，又以御史监视，故能至公至当，厌服士心。』诏检累降指挥申严行下，于是遂罢诸路类试。庚戌，复置宗正少卿一员；太府、司农、守军器、将作监各复置丞一员；太府寺大理左断刑，右治狱，各复增丞一员，始用常同请也。辛亥，诏添差官州十县已上勿过十员，三县已上五员，已下二员。县万户已上三员，已下二员，仍并以二年为任。

十有一月丙辰，执政进呈修运河画一，朱胜非曰：『修河似非急务，而馈饷艰难，故不得已。但时方盛寒，役者良苦，居民迁避，皆非所便，恐议者或以为言。』上曰：『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恤，浮言何恤焉?』广西经略司走马承受俞似为诸司所劾罢，自是走马承受遂不复除。丁巳，开封府布衣李汉英上书言：『国家之弊，在用柔太过，故敌得逞。』上曰：『光武治天下以柔，汉室复兴。汉英所言狂易，朕不以为忤，闻罢可也。』庚申，礼部员外郎虞沅请铨试初出官人以经义、诗赋、时义、断案、律义为五场，就试人十分取七，榜首循一资。从之。癸亥，诏诸路上供钱物，令户部岁终举劾稽违侵隐去处，申朝

廷取旨责罚。御前忠锐第一将崔增、统制吴全与湖寇遇于阳武口，死之。甲子，枢密院言韩肖胄、胡松年使还。上即位，遣人入北，六七年未尝报聘，至是，宗维始遣李永寿、王翊等九人与肖胄偕来。乙丑，殿中侍御史常同言：『皇城司以郅王提领而不隶台察，阁门、客省、四方馆以内侍邓文说提领而不隶台察，秘书省以新置而不隶台察。若谓近要之司不当家，则三省、枢密院尚有分家之法，岂有官司在六部之下而不隶台察之理?』时阁门、皇城司皆援靖康诏旨，依祖宗法，隶属中书省。同复奏御史台格，乃诏并隶台察。同又言：『六曹尚书、侍郎拘执绳墨，愿少假以权，使随事裁决。』上曰：『国朝以法令御百执事，故凡有司以奉法为能，而不敢以私意更令。祖宗成宪，朕不敢改也。』

臣留正等曰：『任人固愈于任法，而自秦汉以来，鲜不为法之用，何哉?公道不行，私意交胜，人不足任而法为可守，尔况乎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法，而所谓一代之法者，本非成于一代，其所循持亦远矣，特因时之宜而少为损益尔。遵之可以致治，违之则至于乱，盖已有明效大验于前世，庸可率意而轻之欤?常同之请，知任人任法之说，而未察公道私意于时世也。尚书、侍郎虽未必皆徇私之人，要其所御皆宿奸巨猾。法明如是，彼犹舞而用之，法意一纵，则将何所不至哉?臣谓今日弊正在于不知谨守祖宗之法，而上下因循废弛。倘每事一以祖宗之法御之，何患于不治?太上皇帝谓『祖宗成宪，朕之家法，不敢改也。』是宜保之，以为致治之龟鉴。

诏沿淮诸寨乡兵毋得辄擅侵扰齐国界分。庚午，临安府火。壬申，御笔：『皇城司系专一掌管禁庭出入，祖宗法不隶台察。已降指挥，更不施行。』先是，常同援台格奏陈，而干办皇城司冯益等复言：『本司自祖宗至今，并无隶台察指挥。』辅臣进呈，上曰：『政使皇城司隶台察，何所惮?顾祖宗法不可易，今如易之，后将轻言变祖宗成宪者众，故不可不慎也。』癸酉，诏：『行在民居失火，延烧官屋，数多者取旨依军法。』甲戌，广南宣谕明橐奏广西提点刑狱董弇等十二人治行。诏并进宫一等，俟满秩赴行在。乙亥，诏复司马光十科举士之制，令文武侍从官岁各举三人，用宰相朱胜非请也。丁丑，诏宣谕官所劾赃吏罪至死者，令刑寺责出情理巨蠹之人三两名，令所在留禁俟旨。时议举祖宗杖黥之制，故有是命。初令宾、横、宜、观四州守臣专管买发战马，如邕州例，以提举广西买马李预言逐州并系接连外界，可以招诱故也。己卯，蜀南剑州所负民间献纳钱十六万缗。叶浓之乱，诸司悉取为军费，至是，户部责偿，而侍御史辛炳言：『本州累经残破，今再取于民，其为数百万户之害，岂特十六万缗而已?』乃寝其命。庚辰，诏诸州大辟应奏者，从提刑司具因依缴奏，申旧制也。

十有二月壬午，玉山县丞张绚除正字，用刘大中荐也。初，监察御史刘大

中自江南还，言虔、饶两监二年所铸新钱才二十万缗，而用本钱十二万缗，吏卒之费又二十三万缗，得不偿费，望减并官吏。癸未，从之。乙酉，临安火。后二日，又火，燔民居其众。宰相朱胜非引咎乞罢政，不许。己丑，诏四川诸州犯私茶盐人并不用赦荫原免，自是天下茶盐皆用重法矣。壬辰，诏诸路监司令三省选择差除，自今臣僚差遣，并不得自具阙乞差。时御史建言：『祖宗朝除用监司，必择累任知州、通晓政事、实有政绩，或久任省府推判、练达老成之人，故使按察吏治，发摘奸伏，荐举人材，抚存百姓，无有不宜。若有本路利害，就委措置，无有不当。近年任用太易，以一路耳目之寄，付新进望轻之人，欲使政事修举，奸宄消伏[3]，难矣。望令中书慎简聪明公正之人，参之众论，书之于籍，以待有阙，按籍除授。』疏入，上谕辅臣曰：『今奔竞之风未息，每有一阙，必至干乞。宜明戒谕，毋得具阙乞差，庶修士检。』然循习已久，终不能革也。癸巳，诏修盖殿宇，迎奉祖宗神御赴行在。乙未，诏初磨勘改官人许注外路教官，著为令。宰执进呈差沈昭远催军粮事，上曰：『差官数有言者，盖常赋自有转运司官，苟不职，自当别选能吏，岂可每每差官催督乎？至于因事差官出外，自祖宗时有之，亦不得俱废也。』甲辰，诏南班宗室新第仍旧以睦亲宅为名。丙午，敌使李永寿、王翊至行在。

是岁，宗弼引兵攻和尚原，拔之。海寇黎盛犯潮州，焚民居。盛登开元寺塔，望吴氏故居，问曰：『是非苏内翰藏图书处否？』麾兵救之，民赖免者甚众。王宠既陷伪齐，刘豫令赴京擢用，终不受伪命而去。

校勘记

[1]郭仲荀 原脱『荀』字，据《要录》卷六十三补。

[2]谕 原作『论』，据《要录》卷六十四改。

[3]奸宄 原作『奸究』，据文意改。

宋史全文卷十九上

宋高宗七

甲寅绍兴四年春正月辛朔，上在临安。甲寅，进呈临安府勘武翼郎冯师道言语狂悖事，上曰：『师道本画工，尝令绘佛像为民祈福，已赐缗钱。闻辄覬觐锡带迁秩，此事在承平时犹不可，况于今日，岂有滥赏？官职赉予，当劝有功，朕未尝敢以轻授。』师道以此怨望尔。盖上重惜名器，不以假人，自百工伎艺之流，一资不可妄得，故因论师道罪状，谕无滥赏之意。兹有以见御天下以至公也。

臣留正等曰：『轻用名器，不分流品，此前日召乱之由也。太上皇帝以爵待有德有功者，虽贵近越法求请，未尝予之，况画工乎？此所谓大公至正之道，宜谨守之。』

乙卯，枢密都承旨章谊为大金通问使，给事中孙近副之。敌所议事，朝廷皆不从，乃遣谊等请还两宫及河南地。诏淮、浙盐钞钱每袋增贴纳钱三千，通旧为二十一千。诸州所收贴纳钱，并计纲赴行在。寻命广盐所增亦如之。戊午，诏宣州奏檀偕杀人疑虑狱案，令刑部重别拟断，申尚书省。辅臣进呈，朱胜非言：『疑狱不当奏而辄奏者，法不论罪。』上曰：『今若加罪，则后来州郡实有疑虑者，亦不复奏陈矣。』辛酉，初，知枢密院事张浚既至荆南，上书引咎，乞罢政，诏不许。是日，殿中侍御史常同请对，论：『浚以大臣之贵，当阃外之权、付与之专，几半天下。事功不就，受代而归。今乃闻命逾年，故为留滞，不虔君命，莫甚于斯。』壬戌，诏浚疾速赴行在。自是，言者稍稍论浚矣。戊辰，执政奏事，因及北方事宜，上曰：『人心国之本也，虽有土地，若失人心，亦不可立国。』自张浚召还后，川陕宣抚处置副使王似、卢法原人望素轻，颇不为都统制毛玠所重。上闻之，己巳，赐三人玺书，略曰：『羊枯虽居大府，必任王浚以专征伐之图；李朔虽立殊勋，必礼裴度以正尊卑之分。传闻敌境，尚列兵屯，宜益务于和衷，用力除于外患。』时玠为检校少保，位遇浸隆，故有是诏。癸酉，辅臣进呈张浚奏：『四川自七月以来，霖雨地震。盖名山大川，久阙降香，乞制祝支付下。』上曰：『霖雨地震之灾，岂非重兵久在蜀，调发供馈，椎肤剥体，民怨所致？当修德抚民以应之，又何祷乎！』丁丑，江西制置大使赵鼎赴行在，将以代席益也。鼎守洪都逾再岁，戢吏爱民，盗贼屏息，一方赖之。戊寅夜，临安火。己卯，同签书枢密院事韩肖胄以旧职知温州。肖胄与朱胜非议事不合，力求去，疏三上，乃有是命。后三日，改提举洞霄宫。右迪功郎吴伸上疏讼张浚无罪，大略为：『浚忠有余而智不足，且复辟之功大，失地之罪小。使浚罪去，不知谁可继其忠乎？望陛下痛察之，无使朋党得以快其私，无使敌国得以乘其间，实宗庙社稷之福。』

二月辛巳朔，诏南班宗室自今并赴台参。故事，宗室迁官，或赴或否。至是，用御史常同言，著为令。壬午，诏赃罪至死者方籍其赀。癸未，参知政事席益提举江州太平观。先是，谏官刘大中既奏其罪，殿中侍御史常同复以为言。上曰：『谏官御史所言臣僚过恶未必皆实，然《易》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既审知其小人，自当退之也。』乙酉，签书枢密院事徐俯兼权参知政事。军贼檀成犯长阳县，荆南镇抚使解潜遣统制官胡勉捕斩之。戊子，监察御史明橐宣谕岭南还，入见。橐出使一年三阅月，所按吏二十有七人，荐士二十人。凡五使所案吏总七十有九人，荐士五十有七人。而刘大中所劾多大吏，橐、大中、朱异所举多闻人。又薛徽言锐于有为，而橐、大中数言公私利病，惟胡蒙奉承大臣风旨，此其大略也。乙未，诏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孟庾赴行在。戊戌，诏广西提举买马官移司邕州。己亥，初命三衙管军及将帅观察

使以上举忠勇智略可自代者一人，如文臣之制。辛丑，金左都监宗弼自宝鸡入寇，犯仙人关。先是，敌既得和尚原，利州路制置使吴玠度敌必深入，乃预治垒于关侧，号『弑金平』，严兵以待。玠弟秦凤副都总管璘在阶州移书言：『杀金平之地去原上远，前阵散漫。宜益治第二隘，示必死战，则可取胜。』至是，宗弼果与萨里罕、刘夔率十万骑入寇，进攻铁山，釜崖开道，犯仙人关。既至，敌据高岭为壁，循岭东下，直攻我军。玠自以万人当其前，璘率轻兵由七方关倍道而至，转战凡七日，统制官郭震为宗弼所袭，破其寨，王师屡败。玠斩震以徇。敌复攻之。壬寅，常同为御史不数月，劾罢监司之不才者二十有三人，中外耸然。乙巳，监察御史明橐言：『昨李棫遣人入大理国买马，于边防有所未便，小必失陷害物，大则引惹边衅。臣讲究买马之术有七，深入蛮国诱之，不惜其直，一也；厚有繒采盐货之本，二也；待以恩礼，三也；要约分明，四也；禁止官吏侵欺，五也；信赏必罚以督之，六也；马悉归朝而后付于将帅，七也。望下提刑司根究诸司盐利剩钱应副买马，仍下提举司详前七说施行。』从之。乡贡进士李郁为右迪功郎。郁以布衣入见，所呈皆当世务。上批郁学通世务，议论可采，故有是命。丙午，知枢密院事张浚至行在，殿中侍御史常同、侍御史辛炳皆有论列，不报。浚既见，遂赴枢密院治事。

三月辛亥朔，川陕宣抚司都统制吴玠败敌于仙人关。初，宗弼与玠连战未决，敌遣生兵万余击玠营之左，玠分兵击却之，贼怒拥，众垂乘城，玠遣统制官杨政以刀枪手深入。统制官吴璘以刀画地，谓诸将曰：『死则死此，敢退者斩！』敌分为二阵，宗弼阵于东，将军韩常阵于西。我军苦战久，遂退屯第二隘。政亦言于玠曰：『此地为蜀厄塞，死不可失。当守以强弩，彼不敢舍此而犯关。』玠从之。敌进攻第二隘，人披两铠，铁刃相连，鱼贯而上。璘督士死战，矢下如雨，敌死者复践而登。萨里罕翌日命诸军并力攻营之西北楼，玠遣政与统领官田晟出锐兵，持长刀大斧击其左右。夜布火，四山大震，鼓随之。壬子夜，垒中大出兵，遣右军同统领王喜及王武等诸将分紫白旗入敌营，敌惊溃，将军韩常为官军射损左目。敌不能支，遂引兵宵遁。右军统制张彦劫敌横山寨，斩千余级。玠遣统制官王俊设伏河池，扼其归路，又败之。是举也，敌决意入蜀，自萨里罕已下皆尽室以来。既不得志，遂还凤翔，授甲士田为久留计，自是不复轻动矣。丁巳，右司谏刘大中守秘书少监。上谕朱胜非曰：『大中顷使江西，颇多兴狱，今犹未已。若令为谏官，恐郡县观望。朕于用刑，钦恤明慎，常惧有司行法于意外。今迁大中为少监，盖朕之深虑也。』戊午，江南西路制置大使赵鼎参知政事。时鼎已召而未至也。上命鼎荐人才，鼎即以王居正、吕祉、董弅、林季仲、陈橐、朱震、范同、吕本中上之。乃诏三省公共随器任使。抚州布衣宁子思献白银木刻成千手大悲像，极精工。朱胜非进呈，上

曰：『朕平日未尝佞佛，然亦不敢加誓。顾饰象设以祈福，乃流俗之事，非朕心也。』胜非又言：『抚州有玉尊刻成龙文，疑禁中旧物，未敢进。』上曰：『此尤无谓。异时茶马司常窃市马之直以易玩好，是举山泽之利而投之无用之地矣。其勿受。自今有来献者皆却之。』夜，雨雹。壬戌，孟庾自镇江至行在。时督府诸将既已分戍，遂并其府废之，而以其余兵隶都统制张浚。乙丑，知枢密院事张浚罢为资政殿大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时辛炳、常同论浚不已，上未听，二人因录所上四章申浚。浚惧，即移疾待罪，且以吕颐浩在相位时书进呈，上乃释然。炳又言：『前此人臣未有如浚之跋扈僭拟、专恣误国、欺君慢上者。』同亦论奏如炳言，故浚遂罢。丁卯，张浚落职奉祠。后三日，诏浚福州居住。

《龟鉴》曰：建炎初，潼关告警，羽檄交驰。浚以密院而任川陕宣抚之职，请任西事，分司秦州，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兴元一秦，勇于自任。擢刘子羽于参谋，而弛禁通商，输财济饥，熙如也。用赵开于总领，而民不加赋，军用自足，裕如也。而分画诸将如吴玠，如王彦，如刘锜，如关师古等，莫不属其指授之下，自是而捷于宝鸡，捷于箭箐，捷于和尚原，捷于杀金平，剑阁栈道赖以保全。此虽吴武安玠以下诸将战斗之功，而分画措置，莫非我魏公力也。而议者乃以秘阁崇儒、尚方铸印中伤之，虽圣明天子有『人言其过，朕皆不听』之喻，而还朝以后，言者滋甚，浚不容不落职出居外郡矣。

浚即日如福州，从者皆去。肩輿才两人。浚虽得罪，犹上疏论敌伪暂和，心必未已，当益为备具。大略言：『此敌情状，专以和议误我，亦云久矣。彼势促则言和，势盛则复肆，前后一辙。姑请以近事明之：绍兴二年秋，尼雅满有亲寇蜀之意，先遣王伦还朝，且致勤恳，盖惧朝廷大兵乘彼虚隙，又其为刘豫之计至委曲周悉也。自后九月，余睹作难，前谋遂寝。至十二月伊都之难稍息，则复大集蕃汉之众，径造梁、洋，是时朝廷已遣潘致尧出使矣。次年二月，敌困饶风，进退未皇。先是，朝廷开都督府，议遣韩世忠直抵泗州，敌实畏之，于四月遣致尧还，其词婉顺，欲邀大臣共议，此非无所忌惮而然也。梁、洋之寇未能出竟，至五月而后得归。既狼狈矣，而世忠大兵寻复辍行，敌之气力固已复苏，而叛豫之心亦云纾缓，所以前日使人之来，求请不一，故为难从之事也。窃惟此敌倾我社稷，坏我寝陵，迫我二帝，驱我宗室，百官自谓怨隙至深，其朝夕谋我者不遗余力矣。况刘豫介然处于其中，势不两立，必求援于敌。借使暂和，心必未已。数年之内，指摘他故，岂无用兵之词？而我将士率多中原之人，谓和议已定，不复进取，将解体思归矣。若谓今日不得已而与之通使为陛下之权，敌亦固能用权也。愿陛下蚤夜深思，益为备具，处将士家属于积粟至安之地，使出而战守者无反顾奔散之忧。精择奇才以抚川陕之师，使

积年屯边者无懈堕怀望之意。江淮、川陕互为牵制，斥远和议，用集大业。臣奉使川陕，窃见主兵官除吴玠、王彦、关师古累经拔擢，备见可任外，其余人才尚众，谨开具如左：吴璘、杨政可统大兵，田晟可总一路，王宗尹、王喜、王彦可为统制。』后皆有声，世服其知人。癸酉，知湖州汪藻上所编元符庚辰以来诏旨二百卷，诏送史馆。乙亥，御史中丞辛炳论用人三弊，曰分朋党以立门庭，缘爱憎而有用舍，记小过而掩实行。疏奏，上嘉纳之。诏草泽邓名世引见上殿。名世初以刘大中荐召赴行在，献所著《春秋四谱》、《古今姓氏》。上遂命为迪功郎。

夏四月庚辰朔，制授吴玠川陕宣抚副使。上赐以所御战袍器甲，且赐亲笔曰：『朕恨阻远，不得拊卿之背也。』玠素不为威仪，既除宣抚副使，简易如故，常负手步出，与军士立语。幕客请曰：『今大敌不远，安知无刺客？万一或有意外，则岂不上负朝廷委注之意，下孤军民之望哉？』玠谢曰：『诚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国家不知玠之不肖，使为宣抚。玠欲不出，恐军民之间冤抑而无告者为门吏所隔，无由自达。』幕客乃服。总领四川财赋赵开令再任，用王似等奏也。辛巳，诏兵部申严奏功不实法。时臣僚奏：『军兴以来，陛下不惜爵赏，以旌战功，劝忠节。而所属上功类不核实，有随众从军而曰躬冒矢石，有盗贼自去而曰收复州县，有贼过境上而曰保守无虞，有未尝临敌而曰斩获贼级。似此奸罔，讵可置而不问？』故有是诏。癸未，宣抚处置使司参议官刘子羽责授单州团练副使、白州安置，以谏议大夫唐焯、给事中胡交修、殿中侍御史常同交章论之也。丙戌，吴玠与敌战，败之，复凤、秦、陇州。丁亥，诏衢州布衣江袤召赴都堂审察。守臣谢克家言其才行于朝，故召，遂命为右迪功郎。庚寅，置孳生牧马监于临安府。甲午，罢广西茶盐司，其职事令转运司所管，其后复以广东提举司兼之。庚子，诏江东宣抚使刘光世遣兵巡边。丙午，金书枢密院事徐俯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俯既登宥密，颇骄傲自满。朱胜非、赵鼎同在二府，俯蔑视之，每除一登第者，则曰：『又一经义之士。』尝与论兵，视鼎曰：『公何足以知此？』鼎曰：『鼎不足以知之，岂若师川之读父书邪？』俯大不堪，而无以酬之，卒不安位而去。戊申，罢婺州市御炉炭，令户部讲究，更有似此之类，并行禁止。时两浙转运司檄婺州市炭须胡桃文、鹑鸽色，会守臣王居正入为起居舍人，面奏：『臣顷承漕司牒，开读至此，群吏以目，俄顷之间，道路籍籍。闻之傍郡盖有不胜其扰者。』上曰：『朕平居，衣服饮食犹且未尝问其美恶，隆冬附火止取温暖，岂问炭之纹色也？』及是，辅臣进呈，上蹙然曰：『当艰难之时，岂宜以此扰人？可令速罢。』故有是旨。

五月庚戌朔，先是，朱胜非言：『襄阳上流，襟带吴蜀。今陷于寇，所当先取。』上曰：『就委岳飞，何如？』参知政事赵鼎曰：『知上流利害，无如飞

者。』至是，命飞兼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以飞出师也。癸丑，左朝奉大夫范冲守宗正少卿兼直史馆[1]。前一日，执政进呈，上谕朱胜非等曰：『神宗、哲宗两朝史录事多失实，非所以传信后世，当重别刊定。著《唐鉴》范祖禹有子名冲者，已有召命，可促来令兼史事。』胜非曰：『神宗史缘添王安石《日录》，哲宗史经蔡京、蔡卞之手，议论多不公。今蒙圣谕，命官删修，足以昭彰二帝盛美，天下幸甚！』甲寅，诏淮南帅臣兼营田使，知通、县令衔内兼带『营田』二字。于是大省冗官。且令监司、守臣条画营田利便，限一月闻奏焉。江西制置使岳飞复郢州[2]，遂引兵攻襄阳，军声大振。丁巳，诏监司、郡守常切机察赃吏犯法、巡尉失职，并仰劾奏。如失觉察，取旨重行。时礼部员外郎郭孝友言：『令东南州县无水旱之灾、夷狄之祸，而居无尺椽，爨无盛烟者，赃吏害之、盗贼扰之耳。郡县有赃吏，乃烦朝廷遣使以黜陟之，是按察之官不称职也。乡邑有盗贼，乃烦朝廷命将以招捉之，是讨捕之官不胜任也。愿陛下申命有司，禁贪墨于未发之前，消奸宄于未形之际[3]。』故有是旨，庚申，诏日历所速行条具重修哲宗实录事件闻奏。辛酉，淮东宣抚使韩世忠奏本军统兵官刘光弼乞升差，上谓辅臣曰：『光弼必光世之家，兹事未便，恐光世疑也。』世忠与光世交恶不已，至是，世忠自扬州入朝，殿中侍御史常同言：『二人蒙陛下厚恩，不思叶心报国，一旦有急，其肯相援？望分是非，正典刑，以振纲纪。』上以章示二人。他日，带御器械刘光烈召带御器械韩世良食，世良峻拒之。世忠见上，因及其事，上曰：『世良等内诸司耳，设有不和，罢其一可也。至如大将，国家利害所系。汉寇恂、贾复以私愤几欲交兵，光武一言分之，即结友而去。卿与光世不睦，议者皆谓朝廷失驾驭之术，朕甚愧之。』世忠顿首请罪曰：『敢不奉诏！他日见光世，当负荆以谢。』上以其语谕辅臣，然二臣卒一解。癸亥，日历所乞关内东门司取会禁中应出纳更改事务。先是，内东门司取旨不许供报。至是，史馆修撰蔡崇礼复以为请，乃许之。上因言：『禁中百事皆遵守典故，不惟祖宗家法不敢轻议改更，亦厌纷纷多事也。』甲子，参知政事孟庾兼权枢密院事。时密院全阙官，用故事而有是命。戊辰，罢诸县武尉。壬申，三省条上裁省细务一百十一事，归之六曹。上谕朱胜非曰：『卿等当进退人材，修明法度，助朕图恢复之计。繁文末节，非所以委付大臣者。』胜非顿首谢。癸酉，诏修国史日历所复以史馆为名[4]。甲戌，国子监丞王普上明堂典礼未正者十二事。丁丑，诏秉义郎子彦特转武翼郎、添差温州兵马钤辖。左中大夫、新知泉州令廕特转左大中大夫。初，令廕奉诏选宗室子，至是复得子彦之子伯玖，年五岁。上以其聪慧可爱，命吴才人育之。以中书舍人张纲言，诏令廕转左太中大夫指挥勿行。岳飞引兵复襄阳府。初，伪齐将李成闻郢州失守，乃弃襄阳去。飞进军据守，遂复唐州。

六月壬辰，诏川陕合赴省举人，令宣抚司于置司州置试院，选差监试考试官，务在依公，精加考较，绝请托不公之弊。先是，诏省试并就行在，至是，礼部侍郎陈与义奏：『川陕道远，恐举人不能如期。』故复令类试焉。乙未，诏杨华特补修武郎、添差临安府兵马都监。枢密院奏华已受程昌宇招安，故有是命。金星昼见经天。丙申，新除宗正少卿兼直史馆范冲辞免恩命。朱胜非奏曰：『冲谓史馆专修神宗、哲宗实录，而其父祖禹当元祐中任谏官，后坐章疏议论，责死岭表，而神宗实录又经祖禹之手。今既重修，则凡出京、卜之意及其增修者不无删改，倘使冲预其事，恐其党未能厌服。』上曰：『纷纷浮议，不足恤也。』胜非曰：『冲不得不以此为辞。今圣断不移，冲亦安敢有请？』上复愀然谓胜非曰：『此事岂朕敢私？顷岁昭慈圣献皇后诞辰，因置酒宫中，从容语及前朝事，昭慈谓宣仁圣烈皇后诬谤虽尝下诏辨明，而史录所载未经删改。朕每念及此，惕然于怀，朝夕欲降一诏书，明载昭慈遗旨，庶使中外知朕修史之本意也。』胜非进呈曰：『谕及此，天下幸甚！』诏增置秘书郎、著作郎各一员，校书郎、正字各二员。己亥，诏今后除授馆职，寺监丞、博士、御史台检法官、主簿；在外监司、帅司，并命词给告。承务郎以上差遣给敕令。惟选人止用札子。庚子，吏部员外郎吕聪问上故相吕大防所撰其祖公著神道碑，且言：『臣犹记忆少时亲见大防取索当时诏本、日历、时政记以为案据，撰成此文。由是观之，先皇与子之志，盖已定于一年之前，岂容中间更有异议？其所以召臣祖辅嗣君，欲更革之意亦皆出于神宗皇帝之本心。后来臣祖与司马光乃是推原美意，遵奉初诏，即非辄诋先帝，轻变旧章。当时若使更俟年岁，神宗当自更之，岂特元祐？臣切闻圣诏欲改修二史，所系之大者无出于此，谨以投进。乞宜付三省、史馆录白，以为案底。』从之。壬寅，初置史馆校勘员。惠州牢城人吕熙许自便。熙坐杀苗傅之徒张政抵罪，至是始释之。丙午，执政奏事，上顾谓曰：『岳飞已复襄、郢，尼雅满闻之必怒。况今正是六月下旬，便可讲究防秋。倘敌人尚敢南来，朕当亲率诸军迎敌，使之无遗类，即中原可复也。』江西制置使岳飞复随州[5]。是月，荧惑犯南斗。

秋七月戊申朔，吏部尚书胡松年签书枢密院事。乙卯，祠部员外郎范同言：『师克在和。大抵刚果豪健之士以气相高，始由小嫌，浸成大衅。陛下拔用才杰，礼遇勋贤，备极荣宠，固将冯籍忠力，扫除尘氛，一清寰宇，恢复祖宗之业。而道途窃议，以谓将帅忘辑睦之义，记纤芥之怨，或享高位而忌嫉轧己，或恃勋劳而排抑新进。审如是也，日必有重貽圣虑者。欲望明示至意，使之视《春秋》诸卿以为戒，追汉、唐名将而踵其迹，岂惟社稷是赖，而勋名宠位克享终始，亦陛下保全之德也。』诏札与诸将帅。先是，刘光世、韩世忠久不叶，而岳飞自列校拔起，颇为张浚所忌，故同及之。丙辰，川陕宣抚副使吴玠

为检校少师[6]、奉宁保静军节度使，录仙人关之功也。丁巳，诏左右司岁考郎官功过治状优劣，上省取旨赏罚，复旧制也。辛酉，知湖州汪藻上所编中兴诏旨三十七册，诏送史馆。甲子，岳飞复邓州。己巳，执政进呈内降公事，上谕曰：『近民间又造飞语，多及内侍。此曹何足惜？恐因而生变，不可不止绝之。』朱胜非曰：『恐军中亦有幸变者。更乞谕张浚、杨沂中，使之机察。然内侍辈亦望约束，令省事。』上曰：『何尝假借此曹，兼已戒浚与沂中，但令临安府略加根治可也。』赵鼎进曰：『民言可畏，亦不可不采听。愿陛下思所以致此言之由。』上嘉纳之。诏户部措置钱物二百万缗增数和籩。旧例，朝廷岁降本钱三百六十万缗，约籩米九十万石。至是，中书请增籩焉。庚午，命宰执按阅江东、淮西宣抚使刘光世带到军马。光世自池州入朝，见上言：『今军中钱粮既已不乏，器甲又渐足备。臣官职超逾众人，所愿竭力报国，他日史官纪中兴名将帅，书臣功第一。』上曰：『卿不可徒为空言，当见之行事。』光世懼然受命而去。辛未，枢密院承旨章谊、给事中孙近使金国还，入见。初，谊等至云中，与宗维、希尹论事不少屈，敌谕令亟还。谊等曰：『万里衔命，兼迎两宫，必须得请。』敌乃令萧庆受书。宗维答书又约以淮南毋得屯驻军马，盖欲画江以益刘豫也。谊等还，至睢阳，为豫所留，以计得免。上嘉劳久之。癸酉，初命大理丞、评刊定见行断例。己亥，执政进呈赵详已平建昌叛兵，上曰：『官军既入城，宁免玉石俱焚？』赵鼎进曰：『未必敢肆杀戮，恐须劫掠耳。』上愀然不悦，曰：『斯民无辜，遽遭此祸，其令有司优恤之。』

八月戊寅朔，宗正少卿兼直史馆范冲入见。上云：『以史事召卿，两朝大典皆为奸臣所坏，若此时更不修定，异时何以得本末？』冲对曰：『臣闻万世无弊者，道也；随时损益者，事也。仁宗皇帝之时，祖宗之法诚有弊处，但当补缉，不可变更。当时大臣如吕夷简之徒持之甚坚，范仲淹等初不然之，议论不合，遂攻夷简，仲淹坐此迁谪。及仲淹执政，犹欲伸前志。久之，自知其不可行，遂已。王安石自任己见，非毁前人，尽变祖宗法度，上误神宗皇帝。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此皆非神宗之意。』上曰：『极是。』上又论史事，冲对：『先臣修神宗实录，首尾在院，用功颇多，大意止是尽书王安石过失，以明非神宗之意。其后安石婿蔡卞怨先臣书其妻父事，遂言哲宗皇帝绍述神宗，其实乃蔡卞绍述王安石。惟是直书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哲宗皇帝实录臣未尝见，但闻尽出奸臣私意，未论其他，当先明宣仁圣烈诬谤。』上曰：『正要辨此事。』上又曰：『道君皇帝圣性高明，乃为蔡京等所误。』冲对：『道君皇帝止缘京等以绍述二字劫持，不得已而从之。』上曰：『人君之学不在如此，当以安社稷为孝。』冲对曰：『顷在政和间，尝闻道君皇帝《六鹤》诗。一联云：「网罗今不密，回首不须惊。」宣示蔡京等云：「此两句专

为元祐人设。」以此知道君皇帝非恶元祐臣僚。」上曰：『何如当时便下一诏，用数旧臣，则其事遂正。』冲对曰：『如圣谕，天下无事矣！』上又论王安石之奸曰：『至今犹有说安石是者。近日有人要行安石法度，不知人情何故直至如此？』冲对：『昔程颐尝问臣：「安石为害于天下者何事？」臣对以新法。颐曰：「不然。新法之为害未为甚，有一人能改之即已矣。安石心术不正，为害最大，盖已坏了天下人心术，将不可变。」臣初未以为然，其后乃知安石顺其利欲之心，使人迷其常性，久而不自知。』上曰：『安石至今犹封王，岂可尚存王爵？』庚辰，御札：『参知政事赵鼎知枢密院事，充川陕宜抚处置使。』鼎留身辞以非才，上曰：『行朝之事，朕自主之。宰相苟非其人，自有台谏。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尽以付卿，卿以便宜黜陟，专之可也。』时鼎除命既出，诸名士争愿从之。诏吏部编七司例册。时有旨：六曹细务，令长贰治其事，有条者以条决之，无条者以例决之，无例条者酌情裁决。刑部侍郎兼权吏部侍郎胡交修言：『旋行检例，吏得为奸。乞将应干敕札批状指挥可以为例者各编为册，令法司收掌，以俟检阅。』从之。癸未，知江州陈子卿报岳飞已复邓州。上曰：『朕素闻飞军极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胡松年曰：『惟其有纪律，所以能破贼。若号令不明，士卒不整，方自治不暇，缓急岂能成功耶？』甲申，侍御史魏矼入对，论：『遴选群才，随宜器使，考之金论，拔之已试，毋分朋类，毋徇爱憎。上自庙堂，次及将帅、侍从，下至百司庶府，外至郡守、监司，各因其才而任之，则天下之务粲然举矣。』己酉，辅臣进呈，上曰：『朝廷当为官择人，不可为人择官。矼论随宜器使，正得用人之道。』戊子，赵鼎改都督川陕荆襄诸军事。先是，鼎因奏事，言：『臣今此以与吴玠为同事，或当节制之邪？』上悟。是日，辅臣进呈，孟庾、胡松年言：『鼎使名与王似、卢法原、吴玠相似，请易一使名。』鼎奏：『荆襄乃川陕后门，势须兼领。』上以为然，故有是命。乙未，尚书吏部员外郎魏良臣充大金通问使，阁门宣赞舍人王绘副之。诏以余杭县南上下湖池置孳生牧马监，命临安府守臣兼提举，每马五百匹为一监，牡一而牝四之，岁产驹三分、毙二分以上，皆有赏罚。丙午，诏追王安石舒王告毁抹，从吕聪问之请也。靖康初，已诏追夺安石王爵，至是始毁其告焉。诏江西和买绢折纳钱每匹减作六千，省人户愿输正色者听。戊戌，直史馆范冲条上宣仁圣烈皇后诬谤事，冲奏：『臣亲奉玉音开谕再四，至于议熙、丰之法度，则曰神宗之意初实不然；言绍圣之继述，则曰帝王之孝岂在于是；辨宣仁之诬谤，谓功烈之盛何可不明；思道君之圣明，谓奸臣所误安得不悔。臣愿陛下特出睿断，明诏群臣，以圣意所在示之好恶。』诏付史馆。壬寅，神武后军统制岳飞为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枢密院言：杨太等作过日久，理难容贷。王??出师逾岁，不能成功，致一方受弊。』

乃诏专委飞措画讨捕。飞时年三十二，自中兴后，诸将建节，未有如飞之年少者。川陕宣抚使王似复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抚使，以赵鼎出使故也。权临安府梁汝嘉奏明堂行礼殿成，乞提点官以次推赏。上曰：『朕爱惜名器以待战士，土木之功，岂当转官？但可等第支赏耳。』

九月丁未朔，右奉议郎吕应问贷死除名、化州编管。先是，朝议取宣谕官所劾赃吏择最重者一人，用祖宗故事决之。应问前知华亭县，与池州贵池县丞黄大本皆系狱。刑部言应问犯自盗赃六十三匹，大本犯枉法赃一百四十五匹，比之应问数多，乃令应问先次依法拟断。戊申，诏减淮浙钞盐钱每袋三千，令诸场对支，新旧钞各半，以户部言摧货入纳迟细故也。自渡江至今，盐法五变，而建炎旧钞支发未绝，乃命以资次前后，从上并支焉。壬子，诏赐川陕荆襄都督府度牒二万道、紫衣师号各二千五百道。赵鼎将行，上疏言：『陛下建炎中遣张浚出使川陕，国势百倍于今。浚有补天浴日之功，陛下有山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无二。而终致物议，以被窜逐。夫丧师失地，浚则有之，然未必如言之者甚也。大抵专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权，则小人不安其分，谓爵赏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缺望。是时蜀士至于醵金募人，诣阙讼之，以无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为国立事者。每以浚为戒。且浚有罪，台谏论之可也，人主诛之亦无憾也。今乃下至草泽行伍，凡有求于浚而不得者，人人投牒丑诋，及其母妻，甚者指为跋扈，抑何甚哉！今臣无浚之功，当此重责，去朝廷远，恐好恶是非，行复纷纷于聪明之下矣。』癸丑，吏部员外郎魏良臣、阁门宣赞舍人王绘以使事入对，时金人已定议出兵而朝廷未知也。甲寅，建康镇江府淮南东路宣抚使韩世忠奏遣使议和非计，乞厉兵恢复。上谓大臣曰：『世忠为国之忠甚切，可降诏奖谕。』乙卯，殿中侍御史张致远言：『淮南营田，四五年间，不闻获斗粟之用，是必有不可行者。今江北流寓之人失所者甚众，若委逐处守，令诱之归业。应有照验物产尽数给还，仍根括荒地，许人请佃，随其力之大小量给顷亩，与为永业，十年勿问，兼营田而行之，将见乡聚相望，阡陌相属，鸡犬之声相闻。异时博余甚羸，余亦足以纾急阙而省转饷，愿更诏群臣商榷利便，断而行之。』诏户、工部相度，申尚书省。辛酉，合祀天地于明堂，赦天下。乙丑，伪齐以金兵分道入寇，骑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谋报，举朝震恐，劝上他幸，议散百司，赵鼎独曰：『战而不捷，去未晚也。』上用鼎计。先是，右仆射朱胜非因久雨，乞行策免故事，又以余服为请。章十二上。至是祀明堂毕，胜非复求去，且论当罢者十二事，侍御史魏杞亦疏胜非五罪，由是得请，鼎之为参预也。尝与诸将论防秋大计，独张浚曰：『避将何之？惟向前一步，庶可脱。』鼎曰：『公但坚向前之议足矣！』鼎每日留身，必陈用兵大计。上意已悟，又使浚密为之助，至是决意亲征，留鼎不遣人蜀，已有命相之

意矣。庚午，起复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朱胜非解官持余服。主管江州大平观朱震守尚书祠部员外郎兼川陕荆襄都督府详议官。震言：『荆襄之间，沿汉上下，膏腴之田七百余里，土宜麻麦，古谓之租中。若选良材招集流亡，务农重谷，寇来则御，寇去则耕，不过三年，兵食自足。又给茶盐钞于军中，募人中余，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观衅而动，席卷河南，此以逸待劳之道也。』诏送都督府。时震始入见，上首问以《易》、《春秋》之旨，震以所学对，上大善之。壬申，辅臣进呈，上曰：『宰相有奸恶，台谏当言，朕当施行。若摭以小过，使人无善去者，谁肯作相耶？』赵鼎等对曰[7]：『陛下眷照如此，臣邻幸甚。』金人及伪齐之兵分道渡淮，知楚州樊序弃城去，淮东宣抚使韩世忠自承州退保镇江府。癸酉，知枢密院事赵鼎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初，鼎奏禀朝辞，上曰：『卿岂可远去？当相卿，付以今日大计。』制下，朝士动色相庆。甲戌，吏部尚书兼权翰林学士沈与求为参知政事。

冬十月丙子朔，上谓辅臣曰：『朕为二圣在远，生灵久罹涂炭，屈己请和。而敌复肆侵陵，朕当亲总六军，往临大江，决于一战。』赵鼎曰：『累年退避，敌情益骄。今亲征出于圣断，将士皆奋，决可成功。臣等愿效区区，亦以图报。』上因曰：『伐蔡之功，亦宪宗能断也，故韩愈谓「凡此蔡功，惟断乃成」。』遂诏神武右军都统制张俊以所部往援世忠，又令淮西宣抚使刘光世移军建康，车驾定日起发。丁丑，参知政事孟庾为行宫留守，从权措置百司事。己卯，神武右军都统制张俊为浙西江东宣抚使。淮东宣抚使韩世忠以所部自镇江复如扬州。初，上闻敌骑渡淮，再以御札赐世忠，略曰：『今敌气正锐，又皆小舟轻捷，可以横江径渡浙西，趋行朝无数舍之远，朕甚忧之。建康诸渡旧为贼冲，万一透漏，存亡所系。朕虽不德，无以君国子民，而祖宗德泽犹在人心，所宜深念累世涵养之恩，永垂千载忠谊之烈。』世忠读诏感泣，遂进屯扬州。庚辰，侍御史魏矼、殿中侍御史张致远、右司谏赵霈以急速事乞同班入对，许之。既而矼等与吏部侍郎郑兹等以上亲总六师，皆乞扈从。致远又言：『今此敌敢大入，谓我犹如向来不习战尔。若戎辂亲征，必伐敌谋。』上曰：『此朕志也！』知镇江府沈晦乞促张俊统兵为韩世忠之援，赵鼎等称晦论激昂。上曰：『晦诚可嘉，然朕知其为人，语甚壮，胆志颇怯。』鼎因称：『马广极有才可用，尝因苗傅事得罪。然诸葛亮能用度内人，区区庸蜀，遂致强霸。』上曰：『齐小白能忘射钩之讎而用管仲，朕岂不能用广？可令引见上殿，示以恩信，然后用之，彼必效死力以报朕。』沈与求曰：『陛下驾馭诸将如此，何事不济？』鼎对曰：『陛下开大度用人如此，天下幸甚！』壬午，直史馆范冲奏录曰：『先臣祖禹供职国史院，间日上进，又具到朱墨本去取体式，乞降付史馆

，更凭众议看定修立。』诏依奏并送史馆。癸未，福州居住张浚为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赵鼎言：『浚可当大事，顾今执政，无如浚者。陛下若不终弃，必于此时用之。』故有是命。甲申，大理少卿张杓乞宫观，上曰：『杓为理官，颇有平允之称。迩来有司率多观望锻炼，或至刑狱失当，甚非朕所以钦恤之意。人命至重，岂可忽？择其尤者，当痛加惩艾。大抵刑狱以明恕为先，深戒惨酷。』赵鼎曰：『杓昨久任理官，不畏强御，极有执守。』上曰：『当议升擢，以为理官之劝。』丁亥，和州防御使马广复明州观察使，充枢密副都承旨。广入对，遂有是命。翌日，赵鼎奏：『陛下用人如此，何患不得其死力？』上曰：『广知兵法，有谋略，不止于斗将而已。』戊子，赵鼎闻刘光世、韩世忠异议，恐上意移动，复乘间言：『今日之势，若敌兵渡江，恐其别有措置，不如向时尚有复振之理。战固危道，不犹愈于退而必亡者乎？自诏亲征，士皆鼓勇。陛下养兵十年，正在一日。』由是浮言不能入矣。参知政事沈与求兼权枢密院事。严州进士方行之献家财六十缗助军，户部乞许行献纳，依例补官，从之。自渡江后，许民间献纳补官始此。淮东宣抚使韩世忠邀击金人于大仪镇，败之。初，奉使魏良臣、王绘在镇江被旨趣行，良臣等至扬州东门外，遇选锋军自城中还，问之，云：『相公今往江头把隘。』入城，见世忠坐谯门上。顷之，流星庚牌沓至，世忠出示良臣等，乃得旨令移屯守江。二人出北门，晚宿大仪镇。翌旦，行数里，遇敌骑百十控弦而来。良臣命其徒下马大呼曰：『勿射！此来讲和。』敌乃引骑还天长。问皇帝何在，良臣对曰：『在杭州。』又问韩家何在，有士马几何？绘曰：『在扬州，来时已还镇江矣。』敌曰：『得无用计复还掩我否？』绘曰：『此兵家事，使人安得知？』出城六七里，遇金将聂呼贝勒，同入城。敌问讲和事，且言：『自泗州来，所在州县多见恤刑手诏及戒石铭。皇帝恤民如此。』又问韩家何在，良臣曰：『来时亲见人马出东门，瓜洲去矣。』绘曰：『侍郎未可为此言。用兵、讲和自是二事，虽得旨抽回，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还与未还，使人不可得而知。』初，世忠度良臣去已远，乃上马，令军中曰：『视吾鞭所向。』于是引兵次大仪镇，勒兵为五阵，设伏二十余处，戒之曰：『闻彭声则起而击贼。聂呼贝勒闻世忠退军，喜甚，引骑数百趋江口。距大仪五里，其将托卜嘉拥铁骑过五阵之东，世忠与战不利，统制官呼延通救之得免。世忠传小麾鸣鼓，伏者四起，吾军旗与敌旗杂出，敌军乱，弓刀无所施，而我师迭进，背嵬军各持长斧，上巘人胸，下捎马足，敌全装陷泥淖中，人马俱毙，遂擒托卜嘉。世忠又遣董旻分兵往天长县，遇敌于鸦口桥，擒女真四十余人。是日早朝，辅臣进呈世忠奏已统兵渡江，上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成功。可令户部支银帛万疋两犒赏过江将士，以激其心。』与求曰：『自敌骑蹂践中原，未尝有与之战者。今诸将争先

用命，此成功之秋也。』既而世忠又奏：见在扬州，适霖雨，未能进师，恐朝廷讶成功之迟。上曰：『兵事岂容遥制？』赵鼎曰：『军事不从中覆，古之制也。』乃诏世忠听其临机制变，而捷书已至矣。己丑，金人围濠州。淮东宣抚司前军统制解元与金人战于承州，败之。初，金人至近郊，元逆料金人翌日食时必至城下，乃伏百人于路之要，又伏百人于城之东北岳庙下，自引四百入伏于路之一隅，令曰：『金人以高邮无兵，不知我在高邮，必轻易而进。俟金人过，我当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见我麾旗，则立帜以待。金人进退无路，必取岳庙走矣。果然，则伏者出。』众皆诺。又密使人伏樊良，俟金人过，则决河岸以隔其归路。食时，金人果径趋城下。元密数之，有一百五十骑。乃以伏兵出，麾旗以招伏要路者，伏兵皆立帜以待。金人大惊，踌躇无路，遂向岳庙走。元率兵追之，金人前遇兵，无所施其技，尽被擒，凡得一百四十八人，战马、器械皆为元所得。初，聂呬贝勒既败归，召奉使魏良臣等至天长。聂呬按剑瞋目谓曰：『汝等来讲和，且谓韩家人马已还，乃阴来害我！』良臣等曰：『使人讲和，止为国家。韩世忠既以两使人为饵，安得令知其计？』敌曰：『汝往见元帅。』右副元帅昌遣接伴官萧揭禄、李聿兴来迓，遂以议事迎请二圣之书授之。壬辰，太尉、神武右军都统制张俊乞以明堂恩任子宗元文资，吏部言有碍条法，诏特许之。武臣非使相而以文资禄子孙，自是为例。甲午，初令江浙民悉纳折帛钱，折帛钱自此愈重。遣侍御史魏征往刘光世军、监察御史田如鳌往张俊军前谕事。时光世军马家渡，俊军采石矶。上命促二人往援韩世忠，而光世等军权相敌，且持私隙，莫肯协心。缸至光世军中，谕之曰：『贼众我寡，合力犹惧不支，况军自为心，将何以战？为诸公计，当灭怨隙，不独可以报国，身亦有利。』光世意许，缸因劝之，移书二师，以示无他，使为掎角。已而二师皆复书交致其情，光世遂以书奏于上，于是光世移军太平州。丙申，金人陷濠州，守臣寇宏弃城走，通判州事国凤卿为所杀。戊戌，上登舟发临安府，奉天章阁祖宗神御以行。晚泊临平镇，进呈刘光世乞与韩世忠军一般支钱粮，上曰：『诸将之兵用命，则一其所支钱粮，岂容有异？此皆吕颐浩不公之弊。』沈与求曰：『岂惟钱粮，至于赏罚亦然。惟至公可以服天下。』上曰：『大臣不公，何以服众？』赵鼎曰：『苟为不公，则赏虽厚，人不以为恩；罚虽严，人不以为威。』上曰：『今日朕亲总六师，正当公示赏罚。』诏沿江州县如排办太过，令监司具名以闻，当重行黜责。己亥，上次崇德县。韩世忠遣本司提举一行事务董旻、参议官陈楠以所俘女真一百八人献行在，因言承州阵死人乞厚加赠恤。上蹙然曰：『使人死于锋镝之下，诚为可怜。可令收拾遗骸，于镇江府择地埋殡，令胡松年就镇江府设水陆斋致祭。』沈与求曰：『自建炎已来，将士未尝与金人迎敌一战。今世忠连捷以挫其锋，其功不细。』赵鼎曰：『陛下既

亲总六师，则第功行赏，与他时不同。』上曰：『第优赏之，庶几人知激劝，必有成功。』壬寅，御舟次姑苏馆，上乘马人居平江府行宫。守臣孙佑进御膳，其卓子极弊，上不以为嫌。他日，谓赵鼎曰：『朕念往日艰难，虽居处隘陋，饮食菲薄，亦所甘心。』故赠承事郎陈东、欧阳澈并加赠朝奉郎、秘阁修撰，更与恩泽二资。赐官田十顷。赵鼎进呈韩世忠奏札，因论建炎之初，黄潜善、汪伯彦擅权专杀，置二人于极典。上曰：『朕初即位，昧于治体，听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虽已赠官推恩，犹未足以称朕悔过之意，可更赠官赐田。虽然，死者不可复生，追痛无已!』中书舍人王居正草制曰：『呜呼，古之人愿为良臣，不愿为忠臣，以谓良臣身荷美名，君都显号；忠臣已婴祸诛，君陷昏恶。呜呼，惟尔东尔澈，其始将有意于忠臣乎!繇朕不德，使尔不幸而不为良臣也。虽然，尔即不幸，不失为忠，而顾天下后世独谓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兹，一食三叹而不能自己也。通阶美职，岂足为恩?以塞予哀。以彰予过。』甲辰，金右副元帅昌召通问使魏良臣、王绘相见。乙巳，淮西安抚使仇愈遣兵击金人于寿春府，败之，遂复安丰县。

十有一月戊申，胡松年自江上还，入见。上问控御之计，松年曰：『臣到镇江、建康，备见韩世忠、刘光世军中将士奋励，争欲吞噬金人，必能屏护王室，建立奇勋。』上曰：『数年以来，庙堂玩习虚文而不明实效，侍从、台谏搜剔细务而不知大体，故未能靖祸乱，济艰难，非朕夙夜留心治军旅，备器械，今日敌骑侵軼，何以御之?』己酉，诏故责授江州团练副使黄潜善更不追复，观文殿学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汪伯彦落职，依旧宫观。庚戌，进呈承、楚、泰州各有水寨民社团聚邀击敌马，上曰：『淮甸遗民未能安业，今又遭此敌骑，乃能力奋忠义，不忘国家，实我祖宗涵养之力。凡水寨民兵，并与放十年租税及诸般科配差役，仍支钱采以助之。』赵鼎曰：『陛下德泽如此，人心益以固，国祚益以长矣。』壬子，手诏曰：『朕以两宫万里，一别九年，覬迎銮辂之还，期遂庭闱之奉，故暴虎凭河之怒，敌虽逞于凶残，而投鼠忌器之嫌，朕宁甘于屈辱?是以卑辞遣使，屈己通和，仰怀故国之庙祧，至于贯涕；俯见中原之父老，宁不汗颜?比得强敌之情，稍有休兵之议，而叛臣刘豫惧祸及身，造为事端，间谍和好，信逆雏之狂悖，率群偷而陆梁。警奏既闻，神人共愤，皆愿挺身而效死，不忍与贼以俱生。今朕此行，士气百倍，虽自纂承之后，每乖举措之方，尚念祖宗在天之灵，共刷国家累岁之耻。殪彼逆党，成此隼功。』自豫僭立朝廷，以敌故，至以大齐名之，至是始下。诏声其逆罪焉。川陕宣抚司统制官杨从仪败敌于腊家城。岳飞之取襄阳也，朝廷命宣抚副使吴玠乘机牵制，玠遣从仪以兵入伪地，遇敌，胜之。癸丑，白州安置刘子羽放令逐便。初，吴玠除川陕副使，乃奏辞新命，且言：『屡破金人，岂臣之功?乃子羽知

臣而荐拔之功也。望追还成命,于张浚与子羽少宽典刑。』上曰:『进退大臣,蔽自朕志,岂可由将帅之言?可听子羽自便。』上因言:『台谏论事,虽许风闻,须要审实。如排击人才,岂无好恶?若果务大体,不指摘织瑕细务,强置人于有过,岂惟阴德不浅,亦可销刻薄之风,成忠厚之俗。』赵鼎曰:『圣训广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戊午,金书枢密院事胡松年兼权参知政事,以沈与求按行江上故也。上见士气大振,捷音日闻,欲渡江决战。赵鼎曰:『退不可渡江,非策也。敌兵远来,利于速战,岂可与之争锋?兵家以气为主,三鼓即衰矣。姑守江使不得渡,徐观其势,以决万全。且豫犹不亲临,止遣其子,岂可烦至尊与逆雏决胜负哉?』于是遣与求按行江上。金人陷滁州,于是刘光世移军建康府,韩世忠移军镇江,张俊移军常州。己未,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张浚知枢密院事。浚请遣岳飞渡江入淮西,以牵制敌兵之在淮东者,上从之。及入见,上问鼎:『浚方略如何?』鼎曰:『浚锐于功名而得众心,可以独任。』于是上复用之。辛酉,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李纲言:『今伪齐悉兵南下,其境内必虚。倘命信臣乘此机会,捣颍昌以临畿甸,电发霆击,出其不意,则伪齐必大震惧,呼还丑类以自营救。王师进蹶,必有可胜之理。非惟牵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复中原之光,此上策也。朝廷或以兹事体大,则銮輿驻蹕江上,势须号召上流之兵顺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声势,则敌人虽众,岂敢南渡?仍诏大将率其全师,进屯淮南要害之地,设奇邀击,绝其粮道,敌必退遁,保全东南,徐议攻讨,此中策也。万一有借亲征之名为顺动之计,委一二大将捍敌于后,则臣恐车驾既远,号令不行,敌得乘间深入,州县望风奔溃,其为吾患,有不可胜言者矣,此最下策也。往岁金人南渡,利在侵掠。既得子女玉帛,时方暑则势必还师。今伪齐使之渡江而南,必谋割据,将何以为善后之计哉?』初,张浚之谪福州也,纲亦寓居焉。浚服其忠义,除前隙,更相亲善。及浚召入,纲因以奏疏附之。执政进呈,上曰:『纲去国数年,无一字到朝廷。今有此奏,岂非以朕总师亲临大江,合纲之意乎?所陈亦今日急务,可降诏奖谕。』癸亥,淮西宣抚司统制官王德与敌遇于滁州之桑根,败之。丁卯,上谓执政曰:『朕与大臣论事稍有不合,便轻为去就,何也?』张浚曰:『事有可行,有不可行。陛下一言之漏,言者意其好恶,因有论列,不得不为去就。』上曰:『君臣之间当至诚相与,勿事形迹,庶可同心叶德,以底平治。朕以三四大臣皆当分委,张浚专治军旅,胡松年可专治战舰。』浚曰:『仁祖亦尝委范仲淹、韩琦分事而治,言者数以为辞,不旋踵报罢。』上曰:『今日之事若不专责,无由办集,将来如财用,亦须委一大臣。』己巳夜,淮西宣抚司选锋副统制王师晟、亲军副统制张琦合兵复南寿春府。辛未,起用知岳州程千秋移知鼎州,张佑知岳州。上览除目,问佃才术如何,赵鼎曰:『闻其能辨事。』上曰

：『不须更问某人荐，惟才是用。』胡松年曰：『朝廷用人不可不慎。用一君子则君子进，用一小人则小人进。』上曰：『君子刚正而易疏，小人柔佞而易亲，朕于任用听察之间，不敢少忽也。』右司谏赵霈请命有司条具一岁钱谷出入之数裁节浮费，上曰：『此疏极关治体，过防秋便可施行。』胡松年曰：『使论事之臣每如此，何患不能叶济中兴？正恐贼骑既退，国家暂安，虚文细务，又复出矣。』上曰：『赵鼎记此可为戒。』知枢密院事张浚往镇江视师。时金人于滁上造舟，有渡江之意。主管殿前公事刘锡、神武中军统制杨沂中见赵鼎曰：『探报如此，驾莫须动。』鼎曰：『俟敌已渡江，方遣二君率兵趋常州并力一战，以决存亡，更无他术。』锡曰：『相公可谓大胆。』鼎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二君随驾之亲兵也，缓急正赖为用，岂可先出此言？』锡、中乃退。金左副元帅昌遣通问使魏良臣、王绘归行在。癸酉夜，魏良臣等至常州，见浙西江东宣抚使张俊。甲戌夜，良臣等至许市，遇知枢密院事张浚于舟中。良臣等具告以敌所言，且谓敌有长平之役。浚即曰：『欲同诣行在。』徐思之，恐人疑惑，乃密奏使人为金所诛，切不可以其言而动，又勿令再往军前，恐我之虚实反为所得。浚遂骑马临江，召韩世忠、刘光世与议，且劳其军。将士见浚来，勇气自倍。浚部分诸将，遂留镇江节度之。

十有二月乙亥朔，辅臣奏事。上因论：『祖宗创业艰难，未尝不以躬俭为天下先。盖俭则不妄费，不妄费则征求寡而民心悦，此所以得天下也。宣和以来，世习承乎之久，奢侈极矣。驯致祸乱，可不戒哉！』乙卯，布衣王莘特补右迪功郎。莘候官时寓居吴江，守臣孙佑言其素行高洁，有忧时爱君之心，召对。后四日，赐进士出身，除正字。上谓辅臣曰：『莘起草茅，而议论进止若素宦子。大抵儒者能通世务，乃为有用。』丙戌夜，月犯昴，太史以为敌弱之象。上以谕辅臣，胡松年曰：『天象如此，中兴可期。』上曰：『范蠡有言：天应至矣。人事未尽也。更在朝廷措置如何耳。』初，张浚至江上，令韩世忠募军。民王愈、王德持书抵右都监宗弼所，为言：『张枢密已在镇江。』敌见浚书押，色动，即以右副元帅昌书约日索战。己丑，权淮东安抚司公事赵康直劾泰州兵官任显不伏使令。上曰：『康直既权帅事，自合施行。尝记朕为元帅时，有一部将醉人酒家，坏其盆盎，朕捐白金偿之而斩部将，自此更无一人犯令者。大抵用兵，当以威信为先。』辛卯，上谓辅臣曰：『韩世忠近以鲟鱼鲈来进，朕戒之曰：「朕艰难之际不厌菲食，卿当立功报朕。至于进贡口味，非爱君之实也。」已却之矣。』壬辰，湖北制置司统制官牛皋、徐庆败敌于庐州。乙未，诏陈献兵书进士叶汝舟赐帛二十匹。丙申，淮南东路转运判官郭楫罢。先是，上命漕司以米万石接济水寨民兵，及是五旬，而未有颗粒至者。侍御史魏矼言楫不才慢命。上曰：『今日大敌在前，欲臣下趋事赴功，不可不

大明赏罚。有赏而无罚，是犹有春夏而无秋冬也。万物之生何由成实？』故楫遂罢。丁酉，侍御史魏矼言日食正旦，乞下有司讲求故事。上曰：『日食虽是躔度之交，术家能逆知之。《春秋》日食必书，谨天戒也。矼之言良愜朕意。宜下有司讲求故事，凡可以消变者，悉举行之。』戊戌，责授单州团练副使刘子羽复右朝散大夫、提举江州太平观。时吴玠复辞两镇之节，且言：『子羽累年从军，亦薄有忠勤可录。念其父鞬靖康间死节京城，其母恐子羽斥死岭海，无复自新，非陛下善善及子孙之意。伏望圣慈特许臣纳前件官，少赎子羽之罪。』翌日，诏玠笃于风义，降诏奖谕。士大夫以此多玠之义，而服子羽之知人焉。庚子，金人退师。初，右副元帅元颜昌在泗州，而右都监宗弼屯于竹塾镇，尝以书币遗淮东宣抚使韩世忠约战。世忠方与诸将饮，即席遣伶人张軫、王愈持橘茗为报，报书略曰：『元帅军事良苦，下谕约战，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指挥也？』时敌师既为世忠所扼，会大雨雪，粮道不通，野无所掠，至杀马而食，蕃汉军皆怨愤，金军又为飞书掷于帐前云：『我曹被驱至此，若过江，必擒尔诸帅，以献南朝。』俄闻上亲征，且知金主晟病笃，将军韩常谓宗弼曰：『今士无关志，过江不叛者，独常尔，佗未可保也。惟速归为善。』宗弼然之，夜引还。

9《龟鉴》曰：惟绍兴之四年，赵忠简公鼎实领右揆之命。当时玉音宣谕，谓『朕当亲总六军，临江决战』，鼎即对曰：『亲征出于圣断，将士皆奋，决可成功。』于是移张俊于金陵，进光世于当涂，起世忠于维扬，复起张浚而董其事。自张公之出行边郡也，今年命诸将观机会，明年檄诸将观兵势：今日召诸帅议军事，明日命诸帅分军屯。书押之示，金人动色。号令之下，奔走惟命，不曰『今日之事，有进击而无退保也』，则曰『若诸将渡江，则无淮南，而长江与敌共也。』大仪之役，伏兵四起，贝勒就擒；寿春之胜，展帜示之，敌众奔溃。镇江劳军，韩世忠移书乌珠，有『张枢密在此』之言，诸豪相顾失色，敌于是有雪夜之走。采石徇师之令一下，诸将以死鏖战，我于是有李家湾之捷。呜呼！富平之失，此魏公也；后来江上之胜，亦此魏公也。人无愚智，作之则奋；师无利钝，激之则锐，兹非其验欤？

癸卯，参知政事沈与求兼权枢密院事，以胡松年再往江上故也。金人去滁州，将官卢师迪引兵至竹塾镇，遇敌千余骑，败之。

校勘记

[1]宗正 原作『宗政』，据《要录》卷七十六改。

[2]郢州 原作『逞州』，据《要录》卷七十六改。

[3]奸宄 原作『奸究』，据《要录》卷七十六改。

[4]国史 原脱『史』字，据《中兴圣政》卷十五、《要录》卷七十六补。

[5]随州 原作『隋州』，据《宋史》高宗纪四改。

[6]少师 原作『少司』据《宋史》高宗纪四、《要录》卷七十八改。

[7]赵鼎等 原作『赵鼎曰』，据《中兴圣政》卷十六、《要录》卷八十改。

宋史全文卷十九下

宋高宗十

丙辰绍兴六年春正月己巳朔，上在临安。辛未，上以雪寒，细民艰食，命有司赈之。翌日，谓尚书右仆射张浚曰：『朕居燠室尚觉寒，细民甚可念。若湖南、江西旱灾去处，亦宜早措置赈济。民既困穷，则老弱者转于沟壑，强悍者流为盗贼，朕为民父母，岂得不忧？』浚曰：『陛下推是心以往，则足以感召和气，况实惠乎？』上曰：『朕每以事机难明，专意精思，或达旦不寐。』浚曰：『陛下以多艰之际，两宫幽处，一有差失，存亡所系，虑之诚是也。然杂听则易惑，多畏则易移，以易惑之心行易移之事，终归于无成而已。以陛下聪明，苟大义所在，断以力行，夫何在而不济？臣愿万几之暇保养天和，澄心静气，庶几利害纷至而不能疑，则中兴之业可建矣。』壬申，初置行在和剂局，给卖熟药。甲戌，左承奉郎孙道夫为秘书省正字。道夫召对，上问以方今形势之地，道夫请经营汉中，以为复陕西之基，措置荆南，以为守江左之策。上称善。乙亥，右谏议大夫赵霈言：『比年以来，奔竞日滋，廉耻道丧。指台阁为要津，笑州县为俗吏，侥幸捷径，以图进身，已参选者力求堂除，得外任者谋改京局，故臣僚一遇赐对，则明与升擢差遣；一有过案，则明与外任差遣。人既知朝廷之轻外任，孰不以内任为重乎？愿明诏大臣，凡任台省寺监及二年才可任烦剧者，悉补监司、郡守之职；任监司、郡守及二年才可被升擢者，悉充省台寺监之选。剧邑有阙，择寺监丞有才术者为之宰；寺监有阙，择县令有治绩者为之丞，更出迭入，居中补外，以熄奔竞，以兴廉耻，使士无入而不出之讥，郡守无雅意本朝之望。』疏奏，从之。丙子夜，雷[1]。己卯，诏：『朕以菲德，致兹旱灾，痛念斯人流离穷苦，屡诏诸路常加抚字，尚虑未能深体此怀，奉承弗谨。今仰三省检会累降宽恤事件布告中外，悉力推行，务在实惠及民。』壬午，宗室伯玖赐名璩，除和州防御使。癸未，尚书左仆射兼监修国史赵鼎上《重修神宗实录》，通成二百卷。丙戌，尚书右仆射张浚辞，往荆襄视师。浚以敌势未衰，而刘豫复拒中原，为谋叵测，奏请亲行边塞，部分诸将，以观机会。上许焉。浚即张榜声豫叛逆之罪。丁亥，淮东宣抚司参谋官陈桷、江西宣抚司参谋官李健、江东宣抚司参管机宜文字郗渐对于内殿，上谕以『国家赡养大兵之久，国用既竭，民力已困，切须专意措置屯田，此亦自古已成之效，况军中亦须先立家计，若有机会，方图进取。』后二日，以谕辅臣赵鼎曰：『措置如此，社稷幸甚！』庚寅，殿中侍御史王缙言：『有司申请乞将预借坊场钱先还一半

不便。』上曰：『既预借，当悉还之。朝廷号令，贵于守信而已。倘或失信，何以使民服从？』甲午，以江湖、福建、浙东旱，命监司、帅臣修荒政。辅臣进呈文字，上曰：『岁饥民多流殍，朕心恻然。官为发廩以赈给之，则民受实惠。苟为不然，虽诏令数下，恐徒文具耳。宜申伤有司多方措置米斛，逐路监司行下州县，如奉行有方，别无流亡，当行旌赏。如流亡稍众或聚而为盗，即重行窜责。并令帅臣、监司比较优劣，保明来上，取旨赏罚。』乙未，进呈边顺乞外任札子，赵鼎曰：『祖宗旧制，三衙用边臣、戚里及军班出身各一人，所以示激劝也。』上曰：『戚里未有可以当此任者。然近上戚里既擢用后，或有罪戾，罚之则伤恩，贷之则废法，故不得不审也。唐用宗室，至为宰相。本朝宗室虽有贤才，不过侍从而止，乃所以安全之也。』

臣留正等曰：汉以诸吕，几乱天下，而文帝复使薄昭典兵，岂非以太后故欲恩之耶？昭卒兵法诛死，尚足为恩也哉？魏文帝讥之以舅后之家，但当养育以恩，不当假借以权。亦可谓知言矣。现太上皇帝之语赵鼎，真可为万世法也。

戊戌，都督行府奏，乞将大姓已曾买官人王元名目上升转，文臣迪功郎升任承直郎一万五千缗，特改宣教郎七万缗，通直郎九万缗。武臣进义校尉升补修武郎二万二千缗，保义郎已上带阁门祇候三万缗，武翼郎已上带阁门宣赞舍人十万缗。已有官人特赐金带五万缗，并作军功，不作进纳，仍与见阙差遣，日下起支请给，其家并作官户，差役科敷并免。如将来参部注拟之类，一切并依奏补出身条法施行。从之。

二月己亥朔，尚书金部员外郎陶恺知筠州。前三日，恺因面对，言：『陛下未能建大中至正之道，未能平党与，未能修政，未能用人。』其言颇主绍述之说，故命出守。壬寅，都督行府奏改江淮营田为屯田。张浚出行边，请应事务并申行府措置，俟就绪日归省部，许之。于是官田、逃田并行拘藉，仍民间例召庄客承佃，五家相保，官给牛种，每家资本钱七十千，分二年偿。若收成日愿以斛斗折还者听。癸卯夜，雪。甲辰，置行在交子务。先是，都督行府主管财用张澄请依四川法造交子，与见缗并行，仍造三十万用于江淮矣。至是中书言：『交子、钱引并沿边采买文钞皆系祖宗旧法，便于民间行使。自军兴以来，未尝检举。今商贾虽通，少有回货。已仿旧法，先桩一色见缗印造交子分给诸路，令公私并同。见缗行使期于必信，决五更改。』诏诸路漕司榜谕，遂造百五十万缗充余本，将悉行之东南焉。乙巳，右谏议大夫赵霈言：『去秋旱伤，今春饥馑，赈救之术，不过二说，一则发廩粟减价以济之，二则诱民户赈糶以给之。然豪右闭糶，盖其常态，全在守令多方劝谕上户估定中价，俾以所食之余各行出糶，总计城郭、乡村之户多寡分擘米数，既无所扰，人亦愿从，惠而不费之道也。』从之。己酉，故承议郎邹浩赠宝文阁直学士，谥曰忠。庚戌

，诏诸路监司榜谕人户依限投买乡村户绝并没官及贼徒田舍与江涨沙田、海浪泥田，永为己业。辛亥，诏张浚暂赴行在所奏事。浚遂命京东宣抚使韩世忠自承、楚以图睢阳，命淮西宣抚使刘光世屯合肥以招北军，命江东宣抚使张俊进屯盱眙，又请权主管殿前司公事杨沂中领中军为后翼，命湖北京西招讨使岳飞屯襄阳以图中原，于是国威大振，上自书《裴度传》赐浚。甲寅，都督府参谋军事折彦质金书枢密院事。乙卯，淮东宣抚使韩世忠引兵至宿迁县，执金人之将贝勒牙合。时刘豫聚兵淮阳，世忠欲攻之，引大军进趋城下，命统制官呼延通行，世忠自以一骑随之二十余里，遇金人而止。世忠升高丘以望通军，通驰至阵前请战，金将贝勒牙合大呼曰：『解甲！』通曰：『我乃呼延通也。我祖在祖宗时杀契丹，立大功，誓不与契丹俱生，况尔女真小国，侵犯王略，我肯与尔俱生乎！』即驰刺牙合。牙合与通交锋，转战移时，皆失仗，以手相格，逢坎而坠，牙合刃通之腋，通扼其吭而擒之。既而世忠为贼所围，乃按甲不动，俄麾其众曰：『视吾马首所乡！』奋戈一跃，已溃围而出，不遗一镞。世忠曰：『敌易与耳！』复乘锐掩击，敌败去。澧州慈利县山贼雷进为其徒伍俊等所杀。丙辰，韩世忠围淮阳军。辛酉，韩世忠自淮阳引兵归楚州。世忠既围城，贼坚守不下。刘豫遣使如河涧求援于宗弼。先是，敌伪与其守将约：受围一日则举一烽，每日益之。至是城中举六烽，刘倪与宗弼皆至。世忠之出师也，请援于张俊，俊不从，世忠乃还，道遇敌师，世忠勒阵向敌，遣小校郝彦雄造其军，大呼曰：『锦袍驄马立阵前者，韩相公也！』众咎世忠，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敌。』及敌至，世忠以数骑挑之，杀其引战者二人，诸将乘之，敌败去。壬戌，诏折彦质兼权参知政事。癸亥，参知政事沈与求罢知明州。中书舍人任申先缴还词头，论其罪，改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新江西制置大使李纲见于内殿。前一日，赵鼎奏来日偶是寒食正节，上曰：『朕宫中每日食后略治家事，即观书写字，此外别无他事。来日自可引对。』鼎曰：『陛下清修如此，天下幸甚！』后二日，纲以急切利害再对，因言及张浚。上谕纲曰：『浚自富平败，始练军事。』时纲所上疏凡十六，其论中兴及金人失信[2]、襄阳形势与和战、朋党五事，皆利害之大者。上嘉劳久之。其论金人失信略曰：『自金人起兵以来，不过以失信二字加我，臣请详言之：方宣和间，遣使与金人结约海上，同谋契丹，厚与之赂，而得云燕之地。以为失信于契丹则可，以为失信于金人则不可。其后金人败盟，以犯燕山，遂犯京城。此则金人之失信一也。敌骑犯阙，勤王之师未集，议者一切以不可许者许之。当时所许乃城下之盟，神祇弗听。元约肃王至河而返，不肆侵掠，而金人挟肃王以渡河。劫掠子女玉帛[3]，杀戮尤甚，尼雅满复犯威胜、隆德等州，此则金人之失信二也。朝廷遣使交割三镇，三镇之人守死不从，此特中国之人不愿沦于夷狄耳。渊圣奉书请增岁币以代

三镇租赋。金人挟此，遂有再入之举。朝廷遣执政、郎官分河割地，奉使北边，往往为两河之民所杀，如聂山、王云之流是也。敌骑既破汴都，登城不下，犹假和约已成之说，以款勤王之师，策立逆臣，易姓建号，此则金人失信三也。金人负大失信者三，反以此名加于中国，正犹盗贼劫略主人，恃其凶威，靡所不至，而犹自以为己之直而主之曲也。愿下明诏，详述自宣和、靖康以来失信在彼而不在此，庶几人百其勇，士气自振。』

三月戊辰朔，初收官告绫纸钱。礼部尚书李光兼权刑部尚书。时临安府多火灾，或顷刻爇千百家。右谏议大夫赵霈建言请峻其刑名，庶火初作，众亟扑灭。事下刑部立法，光不奉诏，乃抗疏：『天灾谴告，人君宜修德以厌之，不当滥及无知之民。』朝廷谓刑部有司也，抗疏为非，而谏官之论当略为施行。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董弅白宰执曰：『二者之论俱不过，使两易之，则各为举职矣。』己巳，淮南东路兼镇江府宣抚使韩世忠为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兼节制镇江府，徙镇武宁、安化，楚州置司；湖北京西南路招讨使岳飞为湖北京西宣抚副使，徙镇武胜、定国，襄阳府置司。时朝廷锐意大举，都督张浚于诸将中每称世忠之忠勇、飞之沉鸷，可以倚办大事，故并用之。李纲入辞，退，上疏言：『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略有四，兵贵精不贵多，多而不精，反以为累；阵贵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阵者。愿明诏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非小补也。朝廷近来措置恢复，有未尽善者五，有宜预备者五，有当善后者二。今降官告、给度牒、卖户帖、理积欠，以至折帛博籾、预借和买，名虽不同，其取于民则一，而不能生财节用，核实懋迁，一也。议者欲因粮于敌，而不知官军抄掠甚于寇盗，恐失民心，二也。金人专以铁骑胜中国，而吾不务求以制之者，三也。今朝廷与诸路之兵尽付诸将，外重内轻，四也。兵家之事行诡道，今以韩世忠、岳飞为京东、京西宣抚，未有其实，而以先声临之，五也。且中军既行，宿卫单弱，肘腋之变，不可不虞，则行在当预备。江南、荆湖之众尽出；敌或乘间捣虚，则上流当预备。海道去京东不远，乘风而来，一日千里，而苏、秀、明、越全无水军，则海道当预备。假使异时王师能复京东西也，则当屯以何兵，守以何将？金人来援，何以待之？万一不能保，则两路生灵虚就屠戮，而两河之民绝望于本朝。胜犹如此，当益思善后之计。』纲又言：『今日之事，莫利营田，谓宜令淮南、襄汉宣抚诸使各置招纳司，以招纳京东西、河北流移之民，拨田土，给牛具，贷种粮，使之耕凿；许江、湖诸路于地狭人稠地分自行招诱，而军中兵愿耕者听。初年租课尽畀佃户，方耕种时，仍以钱粮给之，秋成之后，官为籾买，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之后，乃收其半，罢给钱粮。』此其大概也。诏都督、行府措置，其后颇施行之。庚午，诏南剑州学春秋释奠，就祭陈瓘祠堂。用给事中张致远请也。癸酉，诏川陕宣抚司

以礼敦遣和靖处士尹焞赴行在。焞始被命召，自言：『昨于靖康中累被召旨，以疾力辞，误蒙告命，赐之美名，听其退处。兼以所习迂阔之学，施之事功，无一可者。愿赐寝免，以安愚分。』故有是命。乙亥，诏江东宣抚司统制官赵密、巨师古军马并权听殿前司节制。时都督张浚在淮南，谋渡淮北向，惟倚韩世忠为用。世忠辞以兵少，欲摘张俊之将赵密为助。浚以行府檄俊，俊拒之，谓世忠有见吞之意。浚奏乞降圣旨，而俊亦禀于朝，赵鼎白上曰：『浚以宰相督诸军，若号令不行，何以举事？』俊亦不可拒，乃责俊当听行府命，不应尚禀于朝。复下浚一面专行，不必申明，虑失机事。时议者以为得体。至是，浚终以俊不肯分军为患。鼎谓浚曰：『世忠所欲者，赵密耳。今杨沂中武勇不减于密，而所统乃御前军，谁敢觊觎？当令沂中助世忠，却发密入卫，俊尚敢为辞耶？』浚曰：『此上策也，浚不能及。』己卯，新知筠州陶恺送吏部与监当差遣。恺既补外，上谓近臣曰：『恺谕事言皆劫持，虽灼见怀奸，以其议及祖宗，未欲行出。』言者复奏：『恺所言劫持怀奸，诚如睿旨，而迹其情状，有不可贷者。元祐之初，哲宗皇帝即位，是时天下士民言新法不便者以千万计，于是进用司马光、吕公著等，逐蔡确、章惇之徒，除去新法，尽复祖宗之旧。终元祐九年，天下太平。洎绍圣元年殿试，进士李清臣撰策题，其略曰：『共惟神宗皇帝凭几听断十有九年，礼乐法度所以惠遗天下者甚备。朕思述先志。夙夜不忘。』毕渐对策曰：『陛下亦知有神宗皇帝乎？』既唱名，毕渐第一，于是绍述之论始兴，吕大防、苏辙、范纯仁相继引去，章惇、蔡卞始用事，厚诬宣仁欺罔哲宗，以神宗为名劫持上下，尽逐忠良，群小毕进矣。逮太上皇嗣位之初，首召范纯仁，忠义之士流窜而尚存及一时正人公议所属者。悉皆召用。章惇以策立之际独建异议，窜责岭表，蔡卞等亦皆去位。曾未逾时，绍述之论复兴。曾布、蔡京用事，亦以神宗皇帝为名劫持上下，奸人情伪。如出一律。方其召范纯仁等。曾布乃为建中之论，以此改元。盖小人知其当退，遂欲杂用绍圣之臣，兼行绍圣之政，此说既行，则覆出为恶，得以肆其奸，持大中至正之论，以济朋此倾邪之术，卒如其计也。盖自绍圣之后，每为小人所胜，必假神宗皇帝为名，始于建中，终于大乱，此已事之验，可为痛心疾首者也。恭惟陛下聪明稽古，宪章祖宗，洞见是非真伪之实，深究治乱兴衰之源，更修信史，垂示万世。而恺乃以为未能平党与，未能修政，未能用人，是欲以一身为群奸先驱，鼓惑天下之听尝试朝廷，庶几侥幸万一焉。伏望陛下明正典刑，揭示好恶，为小人渐进之戒。』前二日，辅臣进呈，上曰：『所论甚详，自当便与之行遣。』又曰：『久不闻如此议论，忽然闻此，甚可怪。』赵鼎欲送吏部与监当。上曰：『甚好。』鼎因言：『恺乃节夫之子。节夫为蔡京死党，力主绍述之说。』折彦质曰：『小人奸邪，自有源流。』辛巳，诏自今初磨勘改官人不许堂除通判差

遣。癸未，阎旦降二官取勘。旦为成都府路转运副使，怒府吏乔升，以旋风棒击之至死。上曰：『若以军中法而驭吏，则安用三尺？此事虽朕亦不敢。』赵鼎退立曰：『陛下好生之德天下共闻。』甲申，诏命官诸色人捕获凶恶强盗，未经结录已前在狱身死，更不理为推赏人数。先是，惠州获盗四十二人。而狱死者三十四，宪司以为吏受赇锻炼，致胁从之人拘囚至死，遂变换情词，以为正贼。诏惠州元勘狱官贬秩冲替。丙戌，上不视朝。后二日，赵鼎等问圣体，上曰：『前夜已觉目痛，偶探报丛集，又新令范冲校陆贄奏议，有两卷未曾看过，三更方看彻，比晓，目遂肿痛不能出。』鼎曰：『陛下勤于政事如此，天下幸甚。』乙未，王庶知鄂州。初，庶召还，未见，先献论十六篇论时事。

夏四月戊戌朔，史馆上《大元帅府事绩》十卷。上御经筵，给事中兼侍讲朱震留身论四方奏讞、自王安石开按问之法，及曾布增强盗赃钱，遂皆不死。翌日，上以语宰执曰：『此极敝事，若出得一人死罪，虽云阴德，然杀人者不死，亦岂圣人立法之意？』折彦质曰：『此非阴德，乃长奸尔。』上愿赵鼎曰：『遇有奏案，切须详之。』辛丑，兴化军免解进士宋藻上所著《十君论》。上召对，特补右迪功郎。甲辰，伪齐将王威攻唐州，陷之，团练判官扈举臣、推官张从之皆死。乙巳，诏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丁母忧，已择日降制起复。缘见措置进兵渡江不可等待，令飞日下主管军马，措置边事。不得辞免。飞再辞。上不许。诏飞速往措置调发，毋得少失机会。飞奉诏归屯。壬子，时正阴雨，上数问辅臣：『不害麦否？』赵鼎曰：『此正接梅雨，大抵江浙须得梅雨，乃能有秋，是以多不种麦。然更望陛下诚意感格，天必垂佑。』上曰：『善。』殿中侍御史王缙谏上取青碌、玳瑁，上谕赵鼎曰：『中间尝取玳瑁数十两，止造一带鞋衬，余令入药，兼朕雅不爱此物。』又顾鼎问：『朝廷曾令取青碌否？朕宫中未尝辄修一椽屋，须此何用之？』明日进呈缙谏疏，鼎因言：『青碌乃是提举坑冶赵伯瑜起请，令民间从便采取，所得价钱，以充铜本。』上曰：『不若别更处置，必是外间已有所议也。』鼎曰：『缙深得谏臣之体，大抵当防微杜渐。』上曰：『前日已尝再三嘉奖。』甲子，京东淮南东路宣抚处置使韩世忠赐号杨政翼运功臣，加横海、武宁、安化军节度使，赏淮阳之捷也。节度开三镇、大将赐功号皆自此始。丙寅，新除翰林学士范冲改翰林侍读学士，冲再辞新命，上乃令改命。

五月戊辰朔，辅臣进呈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论六部不任责事，上曰：『六部长贰，侍从高选，自当一面裁处，岂有不能决断一部事，而一旦为执政，使能决断天下事耶？』辛未，秘书少监吴表臣言：『亲民之官，莫重县令，除授之间，理宜措置。欲望下诸路监司相度，取邑大而事剧素号难治者，并从朝廷择有风力、自来作邑有声者，三年为任，随其治状高下而宠褒之，不任责者，罚亦

称是。』事下吏部，其后遂以常熟、山阴等为四十大邑。吏部侍郎兼侍讲刘大中言：『祖宗用人，内外一体，或自州县入居台阁，或由侍从出典藩方，因其所长，历试以事，所以缓急之际，多有可用之材。近世以来，廉耻道丧，既得患失，无复虽进易退之规，为人择官，浸成内重外轻之弊。与监司郡守者谓之外小人，挂白简丹书者乃补外任，非唯待士也贱，盖亦视民为轻。若革此风，请自臣始，傥不以臣为不肖，试以一郡俾之自效，庶几稍全臣子进退之节，少革内外轻重之弊。』不许。癸酉，上谓大臣曰：『宫中有金酒器五百余两，俟他时有功将帅至，当举以赐之。近日却令造得少许漆器。大抵物要适用，何必美观？』赵鼎曰：『仁宗皇帝用红漆唾盂、黄绸衾，两府入对内殿，宫人嫌卧衾旧弊，遽取新易之，亦黄绸也。』上曰：『今则绸亦自难得，朕所服皆黄素罗衾褥，自祖宗以来如此。』折彦质曰：『此正陛下之家法也。』新知鄂州、荆湖北路安抚使王庶复显谟阁待制。庶既老，愈通习天下事，前二日入对，首言：『今日之患，莫大于士气之委靡。愿振拔名节士起其气。』又论安危在修己，治乱在立政，成败在用人。上韪其言。庶因请曰：『臣肝胆未尽吐也，愿赐臣间，得时缕数于前。』上乃燕见之，庶言益深，尝跪而问曰：『陛下欲保江南，无所复事。如曰绍复大业，都荆为可。荆州左吴右蜀，尽利南海，前临江汉，可出三川，涉大河以图中原，曹操所以畏关羽者也。』上大异之。癸未，殿中侍御史周秘言：『闻淮南州县皆有收撮课子之例，夏则撮麦，冬则撮谷。又有所谓助军米、借牛租者，名色不一。重敛如此，而乃以爱惜民力为言，使百姓虚被放免之惠。』诏提点司体究改正讫，申尚书省。乙酉，提举临安府洞霄宫秦桧充观文殿学士、知温州。右司谏王缙言：『地震驻蹕之所，岂非天心仁爱，著阴盛之戒？女子小人则远之，奸宄盗贼则备之，是皆阴类也。』戊午，诏两淮、沿江守臣并以三年为任，用都督行府同措置营田王弗请也。辅臣进呈，上曰：『朕昔为元帅时，尝见州县官说及在官者以三年为任，犹且一年立威信，二年守规矩，三年则务收人情，以为去计矣，况今止以二年者乎？虽有葺治之心，盖亦无暇日也。弗所论甚当，当如此施行。』辛酉，军器监丞黄祖舜特引对，乞堂除县令。上谓大臣曰：『祖舜谓郡守，朝廷知所选任矣，独于县令皆付之铨曹，专用资格差注。今若且委之郡守，使得澄汰无状者，亦庶几也。此论有理，共甄擢之。』癸亥，先是，右仆射张浚密遣人至燕山回，知道君不豫，浚遂奏：『臣近得此信，不胜痛愤。愿陛下刚健有为，成败利害，在所不恤。况孝悌可以格天，推此心行之，臣见其福，不见其祸也！』

秋七月壬申，尚书屯田员外郎樊宾行司农少卿、提领营田公事，都督行府同措置营田王弗屯田员外郎、同提举营田公事，并于建康府置司，仍令行府兼行，俟还阙日罢。癸酉，先是，令僧道输钱抵工墨钱，十千换给度牒，既而不

复换，但令输钱批旧度牒焉。丁丑，赐韩世忠、刘光世诏书奖谕。时右司谏王缙言：『近者淮西以麾下将领有欺隐军人之券，淮东以幕中参佐有妄具将士之赏，皆能按劾闻奏。望特降诏奖谕，因使今后凡奏功者必以实，而爵赏足以劝有功。凡勘给者必以实，而钱粮之余足以养战士。』故有是命。庚辰，干办皇城司冯益与在外宫观，日下出门。初，宰相赵鼎见益稍出锋芒，意其未戢，乃言于上前。是日，上谓辅臣曰：『闻益交关外事，浸不可长，宜亟出之。』鼎等再三贺上威断，上曰：『朕待此曹未尝不尽恩意，然才闻过失，亦不少贷也。』甲午，知广德军汤鹏举知饶州，以江东转运使向子諲言其政绩也。已而复诏进鹏举一官再任。上谕大臣曰：『近时士大夫数言县令多有不称其任者，朕再三思之，亦难尽择。莫若慎选监司郡守，以为要道。正如朕深居九重之中，安能尽知百执事之贤否？但当留意宰相耳。』

臣留正等曰：昔唐开元时，有上书言：『按察使徒烦扰公私，请精择刺史、县令，停案使者。』姚崇非之曰：『今止择十使，犹患未尽得人，况天下三百余州，县多数倍，安得刺史、县令皆称其职乎？』至哉斯言也，可谓知宰相之体矣。夫设官分职，上下相维，宰相之所宜择者十使，十使之所宜择者刺史、县令。崇专以择十使为己任，是乃所以精择刺史、县令也。太上皇帝谓县令难尽择，而以选监司、郡守为要道，使当时为相者如姚崇得奉圣训，岂非所谓聚精会神、相得益幸者乎？

监察御史刘长源应诏上书，言当今之弊凡十有二事，一曰节俭之风不行于臣庶，二曰威福之柄渐移于臣下，三曰禁旅太弱，四曰从官轻去，五曰政令有不审，六曰赏罚有失当，七曰将帅失驭，八曰兵籍虚冗，九曰师旅有法不立，十曰赋敛有取无度，十一曰田荒不劝农，十二曰民困不择令。淮西安抚使刘光世克寿春府。

八月己亥，新知绍兴府秦桧入见，命坐赐茶。吉州万安县丞司马宗召添差两浙路转运司干办公事，先是，翰林侍读学士范冲人对，言：『司马光家属，向者伏蒙圣恩，月给钱米，故得存在至今。窃惟光为国宗臣，华夏蛮貊言及之，则以手加额，功在社稷，泽在斯民。今奉祠乏主，行路之人，莫不哀之。宜有以振恤，昭示四方，为忠义之劝。』故有是命。初，光孙植既死，立其再从孙稹为嗣，而稹不肖，其书籍生产皆荡覆之。有得光《记闻》者，上命赵鼎谕冲，令编类进入。冲言：『光平生记录文字甚多，自兵兴以来，所存无几。当时朝廷政事、公卿大夫议论、宾客游从、道路传闻之语莫不记录，有身见者，有得于人者，得于人者注其名字，皆细书连粘，缀集成卷。即未暇照据年月先后、是非虚实，姑记之而已，非成书也。故自光至其子康、其孙植，皆不以示人，诚未可传也。臣既奉诏，即欲略加删修以进，又念此书已散落于世，今士大夫多有

之，删之适足以增疑。臣虽不敢私其能，必人以为无意哉？不若不删之为愈也。辄据所录，疑者传疑，可正者正之；阙者从阙，可补者补之；事虽叠书而文有不同者两存之。』于是冲裒为十册上之。上因览冲奏，谓鼎曰：『光字画端劲，如其为人，朕恨生太晚，不及识其风采耳。』庚子，左司谏陈公辅入对，上奏曰：『臣闻人君所以得天，莫先于孝；所以得民，莫先于诚。中兴根本，不出于此。』疏奏，上大感动，诏公辅论奏深得谏臣之体，令尚书省以其奏疏修写成图进入。饶州童子梁玙赐束帛，免文解一次。玙年十岁，能诵五经及七书，射札六发四中。癸卯，两浙都转运使李迨为四川都转运使、都大提举茶马，自襄郢便道星夜之任。四川都转运使赵开俟迨至，将本司财赋文籍交割讫，赴行在所。甲辰，手诏曰：『乃者强敌乱常，阻兵猾夏，两宫北狩，六驭南巡，霜雪十年，关河万里。朕为人之子，而鸡鸣之问不至；为人之弟，而鹄原之难不闻。眷言臣子之心，谁无父兄之念？而又干戈未息，疆场多虞，遗戍经时，不离甲冑，飞刍越险，久弃室家。尔则致忠，朕宁不愧？是用当馈投匕，未明求衣，弗辞马上之劳，以便军中之务。谅彼同舟之众，知吾发轸之情。咨尔有官，各扬其职。布告中外，悉使闻知。』张浚自江上归，力陈建康之行为不可缓，朝论不同，上独从其计。先是，三大帅既移屯，而湖北京西宣抚副使岳飞亦遣兵入伪地，伪知镇汝军薛亨素号骁勇，飞命统制官牛皋击之，擒亨以献。引兵至蔡州，焚其积聚。眉州布衣师维藩治《春秋》学累举不第，至是走行在，上中兴十策，请车驾视师。上下共议于朝，浚以为可用。会谍报刘豫有南窥之意，赵鼎乃议进幸平江。丁未，新知绍兴府秦桧充醴泉观使兼侍读、行宫留守，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孟庾提举万寿观兼侍读、行宫同留守，权许赴尚书省治事。时桧留行在未去也。癸丑，兼都督行府参议军事郭执中卒。张浚曰：『执中崇宁初以上书邪等禁锢二十年。』上曰：『不知当时入邪等以何事？』赵鼎曰：『凡蔡京、蔡卞所恶者皆入邪等。』折彦质曰：『蔡卞以绍述为说，其所斥已者，尽毁以诬谤先帝。』上愕然曰：『太上皇帝内禅之初，尝遣梁师成宣谕，渊圣皇帝云：「朕闻司马光为前朝名相，今日朝廷诸事，但当以光为法。」然则上皇之意固可知矣。且如朕今所施行，与上皇时岂无修润者？要之一切从百姓安便而已。百姓安便，乃是上皇之意也。』丁巳，诏权罢讲筵，俟过防秋日如旧。己未，监察御史刘长源面对，奏疏曰：『臣谓致治之道莫先于用人，用人之道莫先于核实。不可怀爱憎以为去取，不可徇朋党以忘贤愚，不可信毁誉以为进退。或谓应系元符以前人臣之子孙皆可用，臣恐其失近于官人以世，而其人未必皆贤。夫以房玄龄为贤相，而其子遗爱预叛逆之诛；卢奕为忠臣，而其子杞居奸邪之列，况不逮元龄与奕，而可保其子孙尽贤乎？苟曰尽贤，则不贤者冒滥于其间，而人莫敢言矣。或谓应系崇宁以后人臣之子孙皆不可用，臣恐其失近于罚及其嗣

，而其人未必皆愚。夫以郤芮有谋杀晋文公之罪，而子缺有获白狄之大功；李义府有议立武昭仪之奸，而子湛乃复中原之良佐，况不为芮与义府，而可诬其子孙尽愚乎？苟曰尽愚，则贤者隐晦于其中而人莫敢举矣。至若封伦、裴矩，其奸足以亡隋，而其智反以佐唐。李勣、许敬宗在太宗时则致治，而在高宗时则致乱，是所用之人不易一身，可使为治，可使为乱，其故何在？兹乃人君善持用人之柄，驭得其道，以君子制小人，而莫不为吾之用，则其为治乱，又在人君之操术焉。』庚申，赵鼎进呈刘长源奏札，上曰：『长源昨日多有开陈，至比战国之士，若不用于秦，则归于楚。论议殊可怪。』鼎曰：『陶恺虽邪，论尚不敢至此。』上曰：『然。』张浚曰：『长源不学无识，至如疏中引订事实，皆非所敢闻者。况元符以后人臣子孙，谁为可用而不用者？』折彦质曰：『如蔡京、王黼辈，是乃国家之深仇也，罪通于天，幸逃族诛，今日正使子孙真有可用者，犹不当用。』上曰：『长源之罪过于陶恺，当与远小监当，朝廷明正典刑可也。』于是退而批旨：『长源识趣卑陋，不可置之台列，送吏部与监当差遣。』庚申，诏职事官月给米三斛。自郎官外，旧止有职钱添给，至是始增之。癸亥，左司谏陈公辅请奏荫无出身人，并令铨试经义或诗赋、论策三场，以十分为率，取五分合格。虽累试不中，不许参选，亦不许用恩泽陈乞差选。诏吏部措置。其后吏部请试律外，止益以经义或诗赋一场，年二十五以上累试不中之人，许注残零差遣，余如公辅所奏。从之。诏榷货三务岁收及一千三百万缗许推赏。大率盐钱居十之八，茶居其一，香矾杂收又居其一焉。遂宁府教授程敦厚应诏上书，且献所著《经世十论》，曰畏天、恤民、量敌、核实、正俗、练兵、生财、专任、广听、审虑。乃除通判彭州。

九月丙寅朔，上发临安府，先诣上天竺寺焚香，道遇执黄旗报捷者，乃湖北京西宜抚使岳飞所遣武翼郎李遇。先是，飞遣统制官王贵、郝履、董先引兵攻虢州卢氏县，下之，获粮十五万斛。戊辰，上次崇德县，县令赵涣之入对。上问以民间疾苦，涣之言无之。又问户口几何，涣之不能对。言者论涣之储峙扰民，诏转运副使张汇究实，乃削涣之二资，仍令淮治罪。赵鼎曰：『陛下所以延见守令者，正欲知民间疾苦耳。』上曰：『朕犹恨累日风雨，不能乘马亲往田间问劳父老。』壬申，伪齐故相张孝纯遣其客薛箴间道走行在上书言利害。癸酉，上次平江府。戊寅，诏行在职事官日轮一员面对。庚辰，赵鼎奏：『昨日赵密、巨师古军中苦重腿之疾者，得陛下所赐药，皆一服辄愈。』上曰：『朕于医药尝所留意，每退朝后，即令医者诊脉，才有亏处，便当治之。正如治天下国家，不敢以小害而不速去也。』壬午，翰林侍读学士兼史馆修撰范冲言：『近重修《神宗皇帝实录》，于朱、墨二本中有所刊定，依奉圣旨，别为《考异》一书，明著是非去取之意，以垂天下后世。今来重修《哲宗皇帝实录》，考其

议论多有诬谤，以当日时政记及诸处文字照据甚明，亦乞别为一书，志其事实，欲以《辩诬》为名，每月校勘到卷数，差人吏亲事官送至行在，付冲看详修定，就呈监修相公讫，有合添改去取，却发回史馆，庶几不致妨废。』从之。新除崇政殿说书尹焞发涪州。初，焞固辞新命，夔州路转运副使韩固奉诏即所居敦遣，焞始就道。癸未，武举童子江自昭年十二，能诵兵书及步射，诏赐帛罢之[4]。左司谏王缙入对，以大臣不和为忧，愿戒大臣，俾同心同德，绝猜间之萌，以同济国事。至再三言之。己丑，建州布衣胡宪特赐进士出身，添差建州州学教授。宪，安国从兄子也，有学行，累召不至。庚寅，张浚复往镇江视师。初，刘豫因宗维、高庆裔而得立，故每岁皆有厚赂，而蔑视其他诸酋。至是，豫闻上将亲征，告急于金主亶，求兵为援，且乞先寇江上。亶使诸将相议之，领三省事宗磐言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豫辟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进不能取，又不能守，兵连祸结，愈无休息。从之则豫受其利，败则我受其弊。况前年因豫乞兵，尝不利于江上矣。奈何许之？』金主乃听豫自行，遣宗弼提兵黎阳以观衅，于是豫以其子麟领行台尚书，许清臣权大总管，李邺、冯长宁参行台谋议，李成、孔彦舟、关师古为将，签乡兵三十万，号七十万，分三路入寇。中路由寿春犯合淝，麟统之；东路由紫荆山出涡口犯守远县，趋宣、徽，以侄猊统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彦舟统之。伪诏榜示，指斥銮舆，尤甚于五年淮泗之役。谍报豫挟虏兵来寇，于是分遣诸将，以备要害。时江东宣抚使张俊军盱眙，杨沂中军泗上，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韩世忠在楚，湖北京西宣抚副使岳飞在鄂，声势了不相及，独淮西宣抚使刘光世在当涂，光世遣轻骑据庐，而沿江一带皆无军马，左仆射赵鼎甚忧之。浚乞先往江上视师，至是发行在。壬辰，上谕大臣曰：『《资治通鉴》首论名分，其间去取，有益治道，即知司马光雅有宰相器。若《通鉴》，正可为谏书耳。』

《龟鉴》曰：高宗之崇儒讲学，即太宗身属囊鞬，风洒露沐而锐情经术，开文学馆之时也。况圣训有曰：『朕之务学，欲知治乱成败、君子小人之迹。』而他日之读《通鉴》，且曰：『《通鉴》去取，皆益治道，正可为一谏书耳。』是则帝王务学也，岂徒诵说云乎哉？

冬十月丁酉，先是，刘麟等令乡兵伪敌服于河南诸处，十百为群，人皆疑之，以为敌伪合兵而至。刘光世奏御故事宜，谓庐州难守，且密于赵鼎欲还太平州。张俊方驻军泗州，都督张浚奏：『敌方疲于奔命，决不能悉大众复来，此必皆豫兵。』而边报不一，俊、光世皆请益兵，众情汹惧，议欲移盱眙之屯，退合淝之民，召岳飞尽以兵东下，浚独以为不然，乃以书戒俊及光世曰：『贼豫之兵以逆犯顺，若不剿除，何以立国，平日亦安用养兵为？今日之事，有进击，无退保。』而鼎及签书折彦质皆移书抵浚，欲飞军速下，且拟条画项目

，请上亲书付浚，大略欲退师还江南，为保江之计，不必守前议。于是韩世忠统兵过淮，遇敌骑，与额哩页贝勒等力战，既而亦还楚州。或请上回临安，且追诸将守江防海。浚奏：『若诸将渡江则无淮南，而长江之险与敌共。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贼得淮南，因粮就运，以为家计，江南其可保乎？今淮西之寇，正当合兵掩击，况士气甚振，可保必胜。若一有退意，则大事去矣。又岳飞一动，则襄阳有警，复何所制？愿朝廷勿专制手中，使诸将不敢观望。』上乃手书报浚：『近以边防所疑事咨卿，今览所奏甚明，俾朕释然无忧。非卿识高虑远，出人意表，何以臻此？』吏部侍郎吕祉亦言士气当振，贼锋可挫。上乃命祉驰往光世军中督师。时刘猷至淮东阻世忠，承、楚之兵不敢进，麟乃从淮西系三浮桥而渡，于是贼众十万，已次于濠、寿之间，张俊拒之，即诏并以淮西属俊。杨沂中为俊统领官，浚遣沂中至泗州与俊合，且使谓之曰：『上待统制厚，宜及时立大功，取节钺。或有差跌，浚不敢私。』诸将皆听命。戊戌，沂中及濠州，会刘光世已舍庐州而退，浚甚怪之，即星夜驰至采石，遣人喻光世之众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斩以徇。』且督光世复还庐州。右司谏王缙亦言：『王师有慢令不赴期会者，请奋周世宗、我太祖之英断，以厉其余。』上亲笔付沂中：若不进兵，当行军法。光世不得已，乃驻兵与沂中相应，遣王德、郦琼将精卒，自安丰出谢步，遇贼将崔皋于霍丘，贾泽于正阳，王遇于前羊市，皆败之。是日，贼寿春府寄治芍陂水寨，守臣孙晖夜劫其寨，又退之。辛丑，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荐尝任知县人十三员政绩。时益所荐士颇众，而冯时行、樊汝霖为之最，后皆知名。刘猷以众数万过定远县，欲移宣化，以犯建康。杨沂中与其前锋遇于越家坊，败之。猷孤军深入，恐王师掩其后，欲会麟于合淝。甲辰，沂中至藕塘，与猷遇。贼据山险列阵外向，矢下如雨。沂中曰：『吾兵少，情见则力屈，击之则不可不急。』乃遣摧锋军统制吴锡以劲骑五千突其军，贼兵乱，沂中纵大军乘之，自将精骑统出其背，短兵接，即大呼曰：『破贼矣！』贼方愕视，会江东宣抚司统制张宗颜等率兵俱进，贼众大破。猷以首抵谋主李谔曰：『适见髯将军锐不可当，果杨殿前也？』即以数骑遁去，余党犹万计，皆僵立骇顾。沂中跃马前叱之曰：『尔曹皆赵氏民，何不速降！』皆怖伏请命。官军获李谔与其大将李亨等数十人。麟在顺昌，闻猷败，拔寨遁去，光世遣王德追击之。德与沂中追麟至南寿春而还。是役也，通两路所得，贼舟数百艘、车数千两，器甲、金帛、钱米、伪交钞、告敕、军须之物不可胜计。于是孔彦舟围光州，守臣王萃拒之。彦舟闻猷败，亦引去，北方大恐。丁未，先是，江西制置大使李纲闻上巡幸，遣罗荐可奉表问起居，且请速进兵，又奏陈利害，大略以谓：『窃见间探所报，伪齐乞兵于敌人，头项颇多，未闻有渡淮而南者。其侵犯淮淝及光山、六安等处作过，只是李成、孔彦舟叛将签军。深虑贼

情狡狴，匿重兵于后，而以签军来尝我师，若一胜之后兵骄气惰，则为患有不可胜言者。伏望降诏诸将，益务淬砺，以待大敌。仍命朝廷按图以视诸路，某路固实，当设疑以款贼兵；某路空虚，当增兵以御侵掠，使江淮之间表里相资，首尾相应。』上以纲所陈利害切中事机，赐诏奖谕。戊申，上谓大臣曰：『近日淮西有警，朕常至夜分方寝，奏报到，又辄披衣以起，或至再三。』赵鼎曰：『致陛下忧劳如此，臣等之罪也。』辛亥，杨沂中捷奏至，俘戮甚众。上愀然曰：『此皆朕之赤子，迫于凶虐，勉强南来。既犯兵锋，又不得不杀，念之痛心。』上嘉张浚之功，赐诏略曰：『贼雏犯顺，犯寿及濠。卿帅师徒，临敌益壮，遂使凶渠宵遁，同恶自焚，寤寐忠勤，不忘嘉叹。』新两浙东路提点刑狱公事张九成改除直秘阁。九成以贴职太峻，固辞不受，上不许。九成言：『今日辞免，非矫激要名，第不欲因九成上紊朝廷纪纲。』上察其意，为之改命，仍赐诏奖谕。壬子，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以便宜增印钱引三百万缗市军储。制司增印钱引始此。癸丑，翰林学士朱震、翰林侍读学士范冲各进官一等，以建国公读《孟子》终篇也。庚申，都督行府摧锋军效用易青为广东贼曾衮所执，青不屈，死之。壬戌，日中有黑子。癸亥，张浚遣行府书写机宜文字计有功来奏事。初，赵鼎得政，首引浚共事，其后二人稍有异议。及杨沂中奏捷，鼎即求去位，上不许。鼎因曰：『臣始初与张浚如兄弟，近因吕祉辈离间，遂尔睽异。今同相位，势不两立。陛下志在迎二圣，复故疆，当以兵事为重。今浚成功淮上，其气甚锐，当使展尽底蕴，以副陛下之志。如臣但奉行诏令、经理庶务而已，浚当留，臣当去，其势然也。』上曰：『朕自有所处，卿勿为虑。』鼎曰：『陛下即位以来，命相多矣，未有一人得脱者，岂不累陛下考慎之明乎？』上徐曰：『俟浚归议之。』浚奏：『车驾宜乘时早幸建康。』鼎与折彦质共议回蹕临安，以为守计，上许之。

史臣记曰：建炎元年如扬州，二年幸杭州，此汪、黄为之也。然未几而航海幸越，幸平江，亦汪、黄为之乎？又自绍兴八年定都临安，不复进都[5]，此秦桧为之也，六年浚独相，乃有建康之幸；四年鼎独相，早有驻蹕临安之议，亦桧为之乎？胡寅有言：『陛下父兄在北方，朝夕南望，曰：「吾有子弟为中国帝王，吾之归有日矣。」痛惟愁苦艰危之中发此念，为此言，于今三年，日迫日切。而献谋奉虑之人方欲陛下南狩，日远日忘，遂与复国之心，列求建都之地，臣所谓谕。不得已则如张浚所谓「都建康」，则北望中原，常怀愤惕可也。今乃立心于一隅，何义乎？』

十有一月乙丑朔，玉山进士詹叔霆特免文解一次。叔霆尝投阙上书，且献平定策，故旌录焉。戊辰，左宣奉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张混特迁左光禄大夫，以禄秩成书也。浚请回授其兄混，许之。中兴后，诸臣以进书恩回授亲属自此始

。庚午，诏张浚召还行在所，令学士院降诏。癸酉，湖北京西宣抚副使岳飞奏：『依奉处分往江州屯驻。』上曰：『淮北既无事，飞自不须更来。』赵鼎曰：『此有以见诸将尊朝廷，为可喜也。』丁丑，新敕令所删定官郑刚中引对。刚中言：『陛下临御六年，宽刑罚，省科徭。戒贪赃，恤饥穷，严警备，每一下诏，丁宁恳恻，而德泽未遍者，盖天下有虚文之弊。臣愿为士大夫下厉精之诏，许自今宣布实德，视斯民利害如在其家，不得以虚名文具欺罔朝廷，使惠下之诚意被覆赤子之身，而不在于官府文书之上。』翌日辅臣进呈，上曰：『近所引对，多是人才。朕虽得珠玉珍玩，不足为宝，但翼一岁之间得十数辈人物，乃足为宝也。』又翌日，以其言令学士院降诏，出榜朝堂，遂以刚中充枢密院编修官。戊寅，故左朝议大夫孙谕特赠左中奉大夫。谕为吏廉，湖北诸司请官其曾孙伟，以为天下廉吏之劝，奏可。庚辰，上谕大臣曰：『司马光隶字真似汉人，近时米芾辈所不可彷彿。朕有光隶字五卷，日夕置之座右，每取展玩。又所书乃《中庸》与《家人》卦，皆修身治国之道，不特玩其字而已。』赵鼎曰：『如光所谓动容周旋中礼而无纤毫遗恨者也。』壬午，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上漕运六策，令学士院降诏奖谕。丙戌，起居舍人吕本中兼权中书舍人。时有监阶州仓草场苗亘者以赃获罪，黥之。本中奏曰：『近岁官吏犯赃，多抵黥罪。且既名士人行法之际宜有所避，况四方之远，或有枉滥，何由尽知？若遽施此刑，异时察其非辜，虽欲深悔，亦无所及矣。又此刑既用，臣恐后世不幸奸臣弄权，必且借之以及无罪，使国家此刑不绝，则绍圣以来险人盗柄，缙绅遭此，殆无遗类矣。愿酌处当罚，以称陛下仁厚之意。』疏再上，从之。丁亥，日中黑子没。己丑，故翰林学士王洙之孙楚老献仁宗所赐飞白字及御书。洙在翰林，仁宗问今岁科举内中合要奏告文宣王及诸贤表章。赵鼎奏：『此事不见于他书。』上曰：『祖宗留意人材如此，天下安得不治？』壬辰，上书大成殿榜赐成都府学官。初，刘麟等既败归，金人遣使问刘豫之罪。豫惧，废貌为庶人以谢之，于是金人始有废豫之意矣。

十有二月甲午朔，诏行宫留守秦桧令赴行在所奏事。张浚以桧在靖康中建议立赵氏，不畏死，有力量，可与共天下事，一时仁贤荐桧尤力，遂推引之。赵鼎既与浚不咸，左司谏陈公辅因奏劾鼎[6]，鼎复求去。上愀然不乐曰：『卿只在绍兴，朕他日有用卿处。』是日，临安火，所燔几万家。诏以米一千斛赐被火之家贫乏者。戊戌，右司谏王缙入对，论签书枢密院事折彦质之罪，大略谓：『彦质于贼马南向之时，倡为抽军退保之计，上则几误国事，下则离间宰臣。乞赐放绌。』先是，张浚自江上还平江，随班入见。上曰：『却敌之功，尽出右相之力。』于是赵鼎皇惧复乞去，浚入见之次日，具奏曰：『天下之事，不倡则不起，不为则不成。今四海之心，孰不想恋王室？敌叛相结，胁之以

威，虽有智勇，无由展竭。三岁之间，赖陛下一再进抚，士气从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当示之以形势，庶几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帅者亦不敢怀偷安苟且之心。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以为之先，则被坚执锐、履危犯险者皆有解体之意。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六飞僦还，则大众解体，内外离心，日复一日，终以削弱，异日复欲下巡幸诏书，谁为深信而不疑者？何则？彼知朝廷姑以此为避地之计，实无意于图回天下故也。』上翻然从其计。浚因独对，乞乘胜取河南地，擒刘豫父子。又言刘光世骄惰不战，不可为大将，请罢之。上问：『尝与赵鼎议否？』浚曰：『未也。』浚见鼎，具道其故。鼎曰：『不可。豫，机上肉耳。然豫倚金人为重，不知擒灭刘豫得河南地，可遂使敌不内侵乎？光世将家子，将帅士卒多出其门下，若无故罢之，恐人心不可。』浚不悦。鼎复言：『强弱不敌，宜且自守，未可以进。』黜鼎与彥质俱罢之。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韩世忠引兵攻淮阳军，败之。壬寅，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赵鼎充两浙东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绍兴府。翰林侍读学士兼史馆修撰、资善堂翊善范冲提举江州太平观。冲再疏求去，乃有是命。甲辰，尚书司封员外郎苏符兼资善堂赞读，赴行在，代范冲也。乙巳，上与宰相语唐开元之治曰：『姚崇为相，尝选除郎吏，明皇仰视屋椽，崇惊愕久之。后因力士请问，知帝所以专委之意。人主任相当如此。』张浚曰：『明皇以此得之，亦以此失之。杨、李操柄，事无巨细，一切倚仗，驯致大乱。吁，可戒焉。』上曰：『不然，卿知所以失否？在于相非其人，非专委之过也。』浚曰：『明皇方其忧勤，贤者获进。逮其逸乐，小人遂用，此治乱之所以分。陛下灼见本末，天下幸甚。』赵鼎入辞。鼎既行，上趣令之镇。鼎力辞新命，诏不许。鼎在越，惟以束吏恤民为务，每言：『不束吏，虽善政不能行，盖除害然后可以兴利。《易》之《豫》「利建侯行师」，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谓射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鼎之学得于《易》者如此。至是奸猾屏息，又场务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财赋遂足。丙午，奏桧入见。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折彥质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手诏曰：『朝廷设官分职，本以为民。比年以来，重内轻外，殊失治道之本。自今监司、郡守秩满，考其善状，量与迁擢，治效著闻，即除行在差之。其即官未历民事者，效职通及二年，复加铨择，使之承流于外，仍令中书、御史台籍记姓名，俟到阙日检举引对，参考善否，取旨升黜，庶几天下百姓蒙被实惠，以称朕意。』时张浚专任国政，首言：『比年以来，内重外轻。又官于朝者不历民事，利害不明，诏令之行，职业之举，岂能中理？民多被其害。』遂条具以闻，故有是诏。福建市舶司言：『蕃舶纲首蔡景芳招诱舶货，自建炎初年至绍兴四年，共收息钱九十八万缗。』诏补景芳承信郎。戊申，醴泉观使兼侍读秦桧令赴行在所讲筵供职

，行宫同留守孟庾充行宫留守。己酉，诏目今前宰相到阙，并许张盖，为秦桧故也。庚戌，诏馆职如在职二年以上，知县资序人与除大郡通判，通判资序人除知州军。任满到阙，令阁门见上殿，与参考治状善否，取旨升黜，仍令中书省、御史台籍记姓名。辛亥，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张守自常州入见，即日除参知政事。壬子，诏张守兼权枢密院事。江州进士孙复礼投匭讼德安令黄覲不法，御笔令监司究实。上谕大臣曰：『复礼亦须知管，如体究所诉不实，即痛与惩戒。鼓、检院止许士庶陈献利害，傥挟私怨有所中伤，不惟长告讦之风，亦非求言本意。』乙卯，右司谏王缙言：『风俗颓弊，起于士大夫贪冒无耻。乞明诏大臣，自今除贤能之人，宜擢用者待以不次外，其余并依吏部格法，则各安分守。职业交修，颓风复振，贤才辈出矣。』诏令三省遵守。戊午，诏自今吏部注拟知通、守令，并选择非老病及不曾犯赃与不缘民事被罪之人，仍申中书门下省审察，旨具注拟人脚色关御史住，如非其人，许本台弹奏。用中书请也。既而行官吏部请因民事犯徒已上罪人如今诏。自祖宗以来，以公私赃三等定天下之罪，至是始增民事律焉。己未，左司谏陈公辅言：『自熙、丰以来，王安石之学著为定论，自成一家，使人同己。仰惟陛下天资聪明，圣学高妙，将以痛革积弊，变天下尚同之俗。然在廷之臣不能上体圣明，又复辙以私意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学，相率而从之，是以趋时竞进、饰诈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为大言，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仲尼传之孟轲，轲传之颐，颐死无传焉。狂言怪语，淫说鄙谀，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视阔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师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则为贤士大夫，舍此皆非也。臣谓程颐尚在，能了国家事乎？且圣人之道，凡所以垂训万世，无非中庸，非有甚高难行之说，非有离世异俗之行，在学者允蹈之而已。伏望察群臣中有为此学、相师成风、鼓扇士类者，皆屏绝之，然后明诏天下，以圣人之道著在方册，炳如日星，学者但能参考众说，研穷至理，各以己之所长而折中焉。惟不背圣人之意则道术自明，性理自得，故以此修身，以此事君。以此治天下国家，无乎不可矣。』辅臣进呈，张浚批旨曰：『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时朱震在经筵不能诤，论者非之。辛酉，诏以山阴至长沙四十县并从堂除，浙西之邑十四，浙东九，江东八，江西、福建各四，湖南一。伪齐刘豫密知金人有废己谋，请于金，欲立麟为太子。金主亶曰：『先帝所以立尔者，以尔有德于河南之民也。尔子还有德耶？徐当咨访河南百姓以定之。』

校勘记

[1]雷 原作『雪』，据《要录》卷九十七改。

[2]金人失信 按：此处有错简，『失信』原接『官告线纸钱』，兹据《中兴圣

政》卷十九参《要录》卷九十八改。

[3]劫掠 原作『敌掠』，据《中兴圣政》卷十九改。

[4]罢之 《要录》卷一〇五作『宠之』。

[5]定都临安不复进都 原阙『临安不复进』五字，据《中兴圣政》卷二十补。

[6]陈公辅 原作『陈光辅』，据《要录》卷一〇三、卷一〇六改。

宋史全文卷十九中

宋高宗八

乙卯绍兴五年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上在平江。金人去濠州。丙午，诏户部出钱四十万缗付江西漕司增市军储。丁未，知枢密院事张浚奏敌人潜师遁去，今已绝淮而北，见行措置招集淮南官吏还任、抚存归业人户等事，上曰：『刘豫父子强诱敌人拥众南侵，窥伺江浙，其志不浅。乃今一夕遁去，其所亡失多矣。然贼马方却，而浚已能为朕措置如此，可谓孜孜奉国，知无不为也。大臣和于内，将相和于外，故举措得宜而敌人知畏，此其所以遁去也。』诏诸路州县系官田舍，委守令出榜召人承买，拘催价钱起发。己酉，宰相赵鼎奏：『敌骑遁归，皆自陛下圣画素定。然善后之计，当屈群策。愿诏前宰执各条具所见来上，断自圣意，择而用之。』上曰：『朝廷能采众论则虑无不尽，虽刍蕘之言，倘有可采，犹当用之，况前宰执尝在朕左右，必知朝廷事。』沈与求曰：『国有大议，就问老臣，乃祖宗故事。』于是赐诏书访以攻战之利、备御之宜、措置之方、绥怀之略，令悉条上焉。庚戌，赵鼎曰：『祖宗差役本是良法，王安石但见差衙前一事州县奉行失当，变祖宗旧法，民始不胜其扰。』上曰：『安石行法大抵学商鞅。昔自安石变法，天下纷然，但差役之法行之既久，不可骤变耳。』淮西宣抚司统制官王进薄金人于淮，降其将程师回、张延寿而还。辛亥，上谓辅臣曰：『恢复之图，所宜爱日讲究，要须先求人才，有人才则天下之事无患不举。然用人才在于进君子、去小人。』赵鼎曰：『臣待罪宰相，为陛下分别君子小人而用舍之，乃其职也。敢不奉诏？』淮东宣抚司统制官崔德明败敌于盱眙。乙卯，张浚自江上还，入见。丙辰，上谓赵鼎曰：『大臣朕之股肱，台谏朕之耳目，职任不同而事体均一。或有官非其所当罢黜者，卿等宜亟以告朕，不必专待台谏。』丁巳，诏：『江北贼马已退，应大臣及侍从、职事官，各条具利害闻奏。』诏榷货务每日入纳钱，以其半支给见钱关子。戊午，辅臣进呈曲赦淮南事目，上曰：『敌虽退遁，然南北之民皆吾赤子，当示兼爱并容之意。中原未复，二圣未还，赦又不可夸大，第使实惠加于两淮百姓，乃朕指也。』上又曰：『敌已退遁，须当渐图恢复。若止循故辙为退避之计，何以立国？祖宗德泽在天下二百年，民心不忘，当乘此时大作规摹措置，朕亦安能郁郁久居此乎？』赵鼎曰：『时不可失，诚如圣谕。事所可为者，当谨以

次条画奏禀。』

《龟鉴》曰：圣明天子立志英明，每念复讎，未尝不有比此一洗之意，考之图史，圣心可见。初年与辅臣论恢复之由，首论周宣复古之诗，次论汉光武寻邑、昆阳之胜，又其次论唐肃宗兴复王室之盛，可谓志于规恢矣。又尝语宰执曰：『今当渐图恢复，乘时大作规模，朕安能郁郁久居此？』又谓宰执曰：『今已六月下旬，使可讲防秋事，朕当亲率诸军分头迎敌。若依前远避，何以立国？』不曰『修车马、备器械、外攘夷狄之事更须讲求』，则曰『训卒缮甲，极力措置，今冬虏来，似有可胜之理』。书《车攻》诗、《羊祜传》，造盾琴样以示武备，作金银碗以旌射士，教习舟师，修复马政，措置屯田，精择间谍，其志盖未尝不在钜鹿也。

庚申，诏诸州禁卒日教射艺，守臣旬按，仍令宪臣躬亲按赏，以备朝廷抽取拍试；土兵射士，亦令教习，岁终比较粗精以闻。辛酉，诏：『故殿中侍御史马伸顷因言事，死于贬所，忠直之操，念之爽然。可特赠左谏议大夫，依所赐官与合得致馈遗表恩泽，令诸路州军寻访家属以闻。』伸既以斥死，会赵鼎入相，上记其忠，乃有是命。壬戌，张浚奏：『臣顷者出使川陕，横遭诬谤。蒙陛下特降宸翰辨明之，使臣一旦昭雪，死无所畏。』上曰：『朕方属卿中原之事，不可辄以曩日诬谤过自畏缩。况毁誉之求，当考其实。齐威公所以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毁誉不公，自古所患。孔子曰：「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况于毁乎？』浚曰：『陛下于毁誉之际曲留圣意如此，群臣之幸。』上曰：『使其人诚非才，则言者不可谓之毁也。在于考其实而已。』镇江建康府淮南东路宣抚使韩世忠为少保，充淮南东路宣抚使，镇江府置司。时世忠与刘光世、张俊相计入觐，世忠奏：『敌骑遁去，陛下必喜。』上曰：『此不足喜，若复中原，还二圣，乃可喜耳。然有一事，以卿等将士贾勇争先，非复昔日惧敌之比，所喜盖在此也。』后数日，上以谕辅臣。赵鼎等赞上诚得驭将之道。

臣留正等曰：汉高祖收天下豪杰，颐指气使，如驱群羊，权略固高远矣。韩信假王，不因蹶足以止其怒，几败乃事。大抵以术数御物者，以技有时而穷也。太上皇帝驾馭诸将，出于诚信，虽辞色闲暇，而披靡震惊，不敢桀黠者，专以君臣分义折伏其心故也。刘光世不欲受杜充节制，上怒曰：『岂容跋扈如此！』遣使谕旨，即奉诏过江，复以银合、茶药赐之。张浚入对，论及刘光世解罢军政有登仙之叹，上曰：『卿初见朕时何官？』曰：『修武郎。』上曰：『是时家赀如何？』曰：『贫甚，尝从陛下求战袍以御寒。』上曰：『今日贵极富溢，何所自邪？』曰：『皆陛下所赐。』上曰：『卿既知此，宜思自效，而有羨于光世，何耶？』浚惶恐流涕，誓以死报恩。呜呼！神机妙略，动于事会，与夫游云梦

以缚信，踞床洗以召布，孰为得体乎？

上曰：『楚用子玉，晋文公为之侧席而坐。今敌骑虽退，然尼雅满辈犹在，朕敢忘此忧乎？』癸亥，起复江南东路淮南西路宣抚使刘光世为少保，充淮南西路宣抚使，置司太平州；浙西江东宣抚使张浚开府仪同三司、江南东路宣抚使，置司建康府。甲子，淮西统制官郦琼拔光州，执伪知州许约，遂复光州。戊辰，上谓大臣曰：『刘光世、韩世忠、张浚相继入觐，朕嘉其却敌之功，锡赉甚厚。朕服御物有可予者，亦以予之，皆拜赐涕泣，愿身先士卒，图复中原以报。』赵鼎曰：『此社稷之幸也。』己巳，罢试教官法，其诸州学官并从朝廷选差。自元丰间始立是法，及是，言者以谓欲为人师而先纳所业，求有司以幸中程度，又校计格法以争得之，甚非建学校、立学官之本意，故罢。壬申，刘光世、韩世忠、张浚入辞，尚书右仆射赵鼎、知枢密院事张浚、参知政事沈与求、金书枢密院事胡松年侍上，命光世等升殿，谕曰：『敌人南侵，诸名帅皆在其中，盖有侵噬江浙之意，赖卿等戮力捍敌，卒伐奸谋，使其失利而去，朕甚嘉之。然中原未复，二圣未还，朕心慊然，卿等其勉之。』光世曰：『臣等蒙国厚恩，敢不效死？』鼎曰：『臣闻降敌程师回言：逆臣刘豫给敌人云：「光世、世忠比失欢。」敌至淮甸，异所闻，其气已沮矣。』上曰：『有告朕光世、世忠坐少嫌，意不释然者。烈士当以气义相许，先国家之急而后私讎，小嫌何足校？今日朕为分之，宜释前憾，结欢如初。』光世、世忠感泣再拜曰：『臣等顷过听，尝有违言，至于国事，不敢分彼此，今已相好无他矣。乃烦君父训饬丁宁，臣等皇惧无所容，敢不奉诏！』鼎等顿首贺上曰：『将帅和，社稷之福也。』

《龟鉴》曰：以结友之事谕世忠，而世忠即负荆以谢光世；以灭怨之说勉光世，而光世先致意以约张、韩，此得协和之道也。

是月，金主晟卒，立直为嗣。

二月丙子，诏布衣陈得一就秘书省别造新历，令少监朱震监视。又诏川陕宣抚司寻访眉州精晓历数人，将所降历日委官监视参考，有无差错，申尚书省。丁丑，上御舟发平江府。戊寅，命祠部员外郎张铎奉太庙神主自海道至临安府。壬午，御舟至临安府，行宫留守孟庾率京官小使臣以上迎于五里外，上乘辇还行宫。乙酉，侍御史张致远言：『自昔立国者兵不贵多，贵于有用；财不患乏，患于无节。聚财养兵，皆出民力。且东南土地不加广而日以荒芜，租赋不加饶而日以朘耗。盖缘民以力田为苦，而游手者军伍收之，避役者度牒假之，强悍者盗贼死之，一人耕，百人食，本先瘁矣。今主计者初非因任，复数更易，利源不讲，权柄下移。酒税，利源也，而诸将侵之；茶盐，利源也，而堂吏私之；铜铁，利源也，而工贾擅之；常平，利源也，而宪司忽之。今欲理财

，宜三司精择使副，或以户部官吏依仿三司，任以职事，全计经常，量入为出，先务省节，次及经理，则财用沛然矣。』诏户部限十日讲究条具，申尚书省。丙戌，右仆射赵鼎守左仆射、知枢密院事，张浚守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两制出，浚独以军功及专任边事为言。上既以边事付浚，而政事及进人材专付于鼎矣。

喻樗曰：时张、赵二公相得，人固知且并相，樗独以谓且作枢密使，同心同德，亦何不可？赵退则张继之，说一般话，行一般事，用一般人，如此则泰道长。若同相议论有不合，或当去位，则一番改更，必有参商，是贤者自相戾也。已而其事亦果如此。

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李纲复观文殿大学士，知温州范宗尹复观文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秦桧复资政殿大学士，始用明堂恩也。神武后军统制岳飞为荆湖南北襄阳府路制置使，将所部平湖贼杨么，赐钱十万缗、帛五千匹马犒军之费。丁亥，赵鼎、张浚告谢，命坐赐茶。浚因曲谢，又以储贰为言。上首肯曰：『宫中见养艺祖之后二人，长者年九岁，不久当令就学。』浚复奏：『王者以百姓为心，修德立政，惟务治其在我，则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天下舍我，将安归哉？固不侥幸于近绩也。仰惟陛下躬不世之资，当行王者之事，以大有为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国势既隆，强虏自服，天下自归。』因书王朴《平边策》以献。又奏：『臣昨奉清光，窃见陛下于君子小人之分，圣意拳拳于此，宗社生灵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于武宗曰：「邪正二者势不相容，正人指邪人为邪，邪人亦指正人为邪，人生辨之甚难。」臣以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尝推类而言之，君子小人见矣。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为心，此君子也。谋身之计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顾焉，此小人也。志在于为道，不求名而名自归，此君子也。志在于为利，掠虚美，邀虚誉，此小人也。其言之刚正不挠，无所阿徇，此君子也。词气柔佞，切切焉伺候人主之意于眉目颜色之间，此小人也。乐道人之善，恶称人之恶，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过，则欣喜自得，如获至宝，旁引曲借，必欲开陈于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难进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禄，蔑无廉耻，此小人也。臣尝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乎其可以概见矣。小人在位，则同于己誉之以为君子，异于己排之以为小人。不顾公私，不恤治乱，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观以来以至今日，有异于己者而称其为君子乎？臣以为必无之也。彼其专为进身自营之计，故好恶不公，以至于亡身亡家乱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亲学问，节嗜欲，清明其躬以照临百官，则君子小人情状又何隐焉？』提举建昌军仙都观胡安国复徽猷阁待制、知永州，不许辞免。制曰：『朕惟士君子读圣人之书，学先王之道，岂

独善其身而已哉?治人治己，成己成物，易地则皆然。世俗之儒，名师孔、孟，实蹈扬、墨，可与论中庸者鲜矣。安国学优则仕，行顾于言，通经为儒者之宗，论事识治道之体。顷从时望，召置琐闱，方嘉便于咨询，顾何嫌于封驳?奉身而去，亦既累年。予力思共理之良，尔安得独善于己?零陵虽小，有社有民，竹马欢迎，相望数舍。往读中兴之颂，无忘平日之言。』统制关外军马吴璘、同统制杨政复秦州，金萨里罕集诸道兵来援，政复击败之。己丑，诏临安府修盖瓦屋十间，权充太庙。侍御史张致远言：『中原虽隔绝而陵寝故在，京都虽未复而庙社仅厚。万一四方传播，以为朝廷创建太庙，兹焉定都，人人解体，难以家至户晓，甚失兴复大计。』殿中侍御史张绚亦奏：『人言籍籍，谓陛下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庙，是将以临安府为久居之地，不复有意中原矣。』后二日，有诏梁汝嘉随宜修葺，俟移蹕日，复充本府使用。壬辰，诏张浚暂住江上，措置边防。左司谏赵霈言：『安危治乱之几相为倚伏。臣愿陛下无忘亲征时，臣亦无忘扈从时，则治安可保，恢复可期矣。伏望益轸圣念，载广远图，知晏安不可怀，则前日跋履之劳不可忘也。知恺乐不可极，则前日宵旰之忧不可忘也。知前日仓卒之惊，则备御之策其可忘乎?知前日馈饷之艰，则理财之道其可忘乎?』诏霈论奏深得谏臣之体，可转一官，赐紫章服，仍令尚书省将所奏修写成图进入。

《龟鉴》曰：善乎赵霈之言曰：『愿陛下无忘亲征时，臣亦无忘扈卫时。』此与冯异之勉光武者何异?异时吴芾亦曰：『陛下勿以敌之进退为忧愉，勿以事之缓急为作辍。凡下诏必务责己，引对必令尽言。』此与陆贽之告德宗者又何以异?君臣上下警戒如此，虏其可谓中国无备乎?

丙午，诏遣监察御史一员往江西、闽广诸路体访捕盗。是日，雷声初发。戊戌，宋钱孙以扈从恩特转一官。殿中侍御史张绚言：『钱孙特于遥郡上转行，超躐众人数等。彼身冒锋镝、万死一生者傥或闻之，岂免别生侥覬?望速赐改正，仍乞今后不许阁门以私事径自取旨，并须经由三省，及应干随龙人，亦不得妄有侥求。』上曰：『绚所论极当，可亟令改正。然随龙人偶有一日攀附之旧，辄侥求恩泽不已，朕每抑之。今后有如此者，可令台谏论列。』庚子，命翰林学士孙近、直学士院胡交修编类职事官条具利害章疏进上，用直史馆范冲之请也。辛丑，尚书左仆射赵鼎监修国史。鼎奏：『范冲直史馆，于臣为外姻，愿以授浚。』上曰：『安可以冲故废祖宗故事?况史馆非朝廷政令之地，可无辞。』前二日，冲以史事入对，奏疏曰：『臣窃惟神宗皇帝实录既经删改，议论不一，复虑他日无所质证，辄欲为《考异》一书，明示去取之意。据史馆所用朱墨本，出于臣僚之家，私相传录，书写之际，悉从简便。臣追记绍圣重修实录本，朱字系新修，黄字系删去，墨字系旧文。今所传本，其删去者止用朱抹，又

其上所题字盖当时签贴。今《考异》依重修本书写，每条即著臣所见于后，庶几可考。其《考异》五卷，乞付史馆，更凭众议刊定修立。』从之。诏刘光世妾许氏、宁氏、吴氏并封孺人，用光世请也。中兴后诸大将封妾自此始。癸卯，进呈殿中侍御史张绚言：『宰相用才虽不当以乡闾亲旧为嫌，更宜广访寒畯。』上曰：『朕亦面谕绚，苟如此，则朋党之风自破矣。』张浚曰：『大臣以国家为心，则所用人才必取公论，安有朋党？』赵鼎曰：『用人才所以立国。臣任宰相，岂敢久居？至于立国规模，则不敢不为久远计。』川陕宣抚副使卢法原薨于阆州。伪齐将商元袭信阳军，知军事舒继明被擒，诱以美官，继明骂曰：『吾宁为大宋鬼，岂污逆贼耶！』遂遇害。

闰二月乙巳朔，宗正少卿直史馆范冲[1]，秘书少监朱震并兼侍讲。是日，雨雹。丁未，张浚往江上视师，诏百官出城饯送。时浚既行边，而赵鼎居中总政事，表里相应，鼎于是以政事之先后及人材所当召用者，密条而置诸座右，一一奏禀，以次行之。鼎谦冲待士，犯颜敢谏，权幸请谒，内降差除，一切格止。鼎素重伊川程颐之学，元祐党籍子孙多所擢用，去赃吏，进正人，时号为贤相，翕然有中兴之望。鼎尝入见，见自外移竹栽入内，奏事毕，亟往视之，方兴工于隙地。鼎问孰主其事，曰：『入内高品黄彦节也。』鼎呼彦节，责之曰：『顷岁艮岳花石之扰皆出汝曹，今将复蹈前辙耶？』勒军令状，日下罢役。翌日鼎入对，上改容谢之。签书枢密院事胡松年知宣州，免谢辞。参知政事沈与求兼权枢密院事。新知湖州李光言：『明、越之境地滨江海，水易泄而多旱，故自汉、唐以来，皆有陂湖灌溉之利。大抵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每旱则放湖水溉田，涝则决田水入海，故无水旱之灾、凶荒之岁也。本朝庆历、嘉祐间，民始有盗湖为田者。宣和以来，创为应奉，始废湖为田，自是岁被水旱之患。臣自壬子岁入朝，首论兹害。蒙朝旨，先取会余姚、上虞两邑废置利害，遂蒙独罢两邑湖田。其会稽之鉴湖、鄞之广德湖、萧山之湘湖等处其类尚多，州县官往往利为圭田，顽猾之民侵耕盗种，上下相蒙，未肯尽行废罢。伏望圣慈专委漕臣考究汉、唐之遗利，检举祖宗之成法，应明、越湖田尽行废罢，其诸路如江东西圩田、苏秀围田各有未尽利害，望因此东作之时，遍下诸路监司、守令条具以闻。』诏诸路漕臣躬亲前去相度利害，限半月申尚书省。己酉，诏户部措置撰集《绍兴会计录》，用侍御史张绚奏也。绚言：『国朝有《景德会计录》，又有《皇祐会计录》，至治平、熙宁间皆有此书。其后苏辙又仿其法，作《元祐会计录》，虽书未及上，其大略亦有可观，皆所以总括巨细、纲罗出纳，凡天下赋入之数、养兵之数，条章各立，支费有限，谨视其书，上下遵守，此作会计录之本意也。』故有是旨。其后户部第具去岁收支数以闻而已。辛亥，诏权于濠州等处置市易务以通商货。其后岳州、潭州亦如之。命三衙、

两浙、江、湖、闽、广诸路帅臣依条拣放厢、禁军。壬子，辅臣奏遣中使往温州奉迎太庙神主事，上曰：『朕以宗庙在远，心尝慊然。今奉迎神主至行在，当行朝谒之礼。』乙卯，御笔参知政事孟庾、沈与求并权枢密院事。辅臣进呈，上顾赵鼎曰：『已与卿议定，参知政事并兼权枢密院矣。』鼎曰：『枢密非古也，自五代时以郭崇韬为使，国朝因而不改，故三省、枢密院分为二途。仁宗朝富弼作谏官，时陕西用兵，弼建议乞令宰相兼枢密院事，宰相吕夷简辞之再三，后卒从弼议，宰相兼枢密院，自夷简始也。臣既以宰相兼治院事，而参知政事之臣并令兼权，则事归一体。前人谓枢密院调发军马而三省不知，三省财用已竭而枢密院用兵不止，此诚至论。』上曰：『往时三省、枢密院不同班进呈，是以事多不相关白。然朝廷议论，岂有帷幄二三大臣不与闻者？』手诏曰：『朕惟监司外台耳目，郡守承流宣化，惠养吾民，其委任重矣。间者朝廷辄轻以假人，将何以使吏民耸然听服？朕甚恶焉。继自今其慎选择，勿徇于故常，勿牵于私昵，重以累国。』侍御史张志远乞以安发欺庇为有司殿最，若一县被按于监司则罪一州，一州被按于台谏则罪一路。其有激浊扬清、无所顾避者，亟褒宠之。诏刑部立法申尚书省。诏诸路提刑司申行诸州，禁因病死人，岁终计分断罪之法。丙辰，诏诸路提举常平并入茶盐司，内无茶盐司去处，仍令提刑兼领。尚书兵部侍郎王居正言：『四库书籍多阙，乞下诸州县，将已刊到书板，不以轻、史、子、集、小说、异书，各印三帙赴本省。系民间者，官给纸墨工赁之直。』从之。丁巳，福建路转运司官郑士彦言：『坑冶尽废，物料贵踊，计用钱二千四百而铸千钱，其本路旧额，合发新钱二十八万四千，省本司与提点司岁认其数，不犹愈于鼓铸之折本？欲望详酌，伺边事息日施行。』从之。川陕宣抚司将官牛皓与金人遇于瓦吾谷，死之。承信郎高万户、部将任安、队官秦元、薛琪、张亨皆死于阵。敌顾万户曰：『真健儿也！』丙寅，殿中侍御史张绚乞于经筵读《三朝宝训》。上曰：『可从其请。』诏江东、浙西路各造九车战船十二艘，浙东造十三车战船八艘。时王??自京湖得二巨舰以归，故命仿其制为之。丁卯，诏：『足食足兵，今日先务。户部尚书章谊可专切措置财用，兼参知政事孟庾提领。』资政殿大学士秦桧言：『金人便于弓矢，乞多造强弩神臂弓，以备攻讨。』上曰：『桧虽在宫祠，不忘朝廷。』右司谏赵霈言：『今天下之弊，正患县令之非其人。愿罢去注授格法，尽归堂除。』上曰：『比已降诏，慎择监司、郡守。然县令于民尤亲，亦宜遴选。』赵鼎曰：『莫若令监司、郡守举治状显著者稍加擢用，其尤无良，重置之法，或足以示劝惩。』王??提举江州太平观。初，??既除骑帅，而侍御史张志远、殿中侍御史张绚、右司谏赵霈论奏其罪。琼闻，亦奏辞新命，乞在外宫观。戊辰，敕令所删定官金安节入对。安节上三事，其一请专任理财之臣，其二论行在职事官堂除猥

冗，其三论士风不竞，不恤国事，自为身谋。乃取其第二奏行下。诏江浙、湖广、福建等路各置路分总官一员，于帅府驻扎。己巳，参知政事孟庾言：『准敕差提领措置财用，令乞以总制司为名，专察内外官司隐漏违欠，行移如三省体式。应本司措置事件，依例进呈得旨，关申尚书省，仍铸印以赐诸路。』系省钱出入，旧经制司每千收头子钱二十三，其十上供，其十三州县及漕计支用。庾请增十钱，又请收耆户长顾钱、抵当四分息钱，转运司移用钱、勘合朱墨钱、常平司七分钱、茶盐司袋息等钱，又收人户合零就整二税钱、免役一分宽剩钱，又收官户不减半民户增三分役钱，又收常平司五分头子钱，并令诸州通判、诸路提刑司拘催。其后东南诸路岁收总制钱七百八十余万缗，而四川不与焉。大凡东南诸路经、总二司钱岁收一千四百八十余万缗，四川岁收五百四十余万缗。左承议郎颜为追毁出身以来告敕，除名勒停，展三期叙，坐前守严州，犯自盗赃当徒六年也。经筵开讲。自上视师，暂辍读讲，至是复之。壬申，上谓辅臣曰：『昨范温带来京东民兵，比效用请给，春秋特支衣绢一疋。昨日中军引见，颇有蓝缕者，朕出内帑绢二千疋赐之。』赵鼎等曰：『陛下内帑缣帛之数非承平比，每推以赐将士，此盛德也。』上曰：『朕宫中未尝妄费，虽内帑所有不多，专用以激犒将士而已。』诏六院官、左藏库监官并依旧堂除。诏右承奉郎徐度令中书舍人试策一道，左迪功郎胡理、左朝散郎钱叶、新授太常博士张宦并召试馆职，左朝奉郎新浙东提举江恺、左承议郎通判潭州王棠并与升擢差遣。自诏复十科荐士，而汪藻荐度及棠，叶梦得荐恺及度，葛胜仲荐理、宦、棠，沈与求荐叶，胡交修荐恺，故有是命。中兴后士以十科荐用者自此始。真阳县观音山盗起，攻剽乡落，举人吴琪窜去，琪妻谭氏被执。盗欲妻之，谭诟之曰：『尔辈贼也，官军旦夕且至，将为齑粉。我良家女，何肯为汝妇！』盗强之不已，至于捶击，愈极口肆骂，为所杀。

三月甲戌朔，诏诸路监司、帅守条具被受专法来上，用太府寺丞王良臣请也[2]。丁丑，诏侍讲朱震、范冲专讲《春秋左氏传》，孙近、唐焯仍讲《论语》、《孟子》。郑滋、胡交修读《三朝宝训》。上雅好《左氏春秋》，故择儒臣讲之。诏职事官、监察御史至侍从并馆职正字已上及在外侍从官、监司、帅守各举所知充监司、守令，限半月具奏，用侍御史张致远请也。诏诸路勘合钱每贯收十文足，勘合钱，即所谓钞旁定帖钱旨。辛巳，诏客贩淮浙盐至荆湖州军，如愿般贩往襄阳府路者，听从便京西，旧东北盐地分至是始通焉。甲申，淮东宜抚使韩世忠以大军发镇江。世忠将行。上赐手札曰：『昨因敌退，议者以经理淮甸为言，人多惮行，卿独请以身任其责，朕甚嘉之。』时山阳残弊之余，世忠披荆棘，立军府，与士同力役，其夫人梁氏亲织薄为屋。将士有临敌怯懦者，世忠遗以巾帟，设乐大燕会，俾为妇人妆而耻之。军垒既成，世忠乃抚集流散

，通商惠工，遂为重镇，观文殿大士李纲进省记到《建炎时政记》二册。上谓大臣曰：『朕已看过，皆是实事。纲近日论事非往时之比。』赵鼎曰：『纲才气过人，但自辟属官多少年浮躁之士，致有所累耳。』辛卯，中书门下后省奏：『上殿臣僚，有亲闻圣语者，乞依庆历七年诏旨备录。关修注官如循习故例，隐匿不报，以违制论。』壬辰，左奉议郎李椿年入对，上问以民间利害，椿年曰：『今日法令非不善，财用非不足，而州县每每不治者，在不得人耳。若于二税稍加措置，不至失陷，用度自足。若转运司更将常赋随时转易，通一路之有无，财不可胜用也。』上曰：『今日监司、郡守不相协济，朕在河朔亲所备见。监司所至，不恤州郡有无，尽行划刷，州郡往往藏钱，不令监司知。』椿年奏曰：『诚如圣训。』甲午，赵鼎奏：『近久雨，恐伤苗稼。欲下临安府祈晴。』孟庾、沈与求曰：『以天气久寒，蚕损甚众。』上曰：『朕见令禁中养蚕，使知稼穡艰难。祖宗时于延春阁两壁画农家养蚕织绢甚详，元符间因改山水。』丁酉，复移浙西安抚司于临安府，以驻蹕之地理宜增重事权故也。戊戌，诏道州丁米依旧于田亩上均敷，用本州请也。庚子，罢饶州孳生监，鄱阳地高寒，非马所宜，自置监至今，所蓄牝牡马五百六十二，而毙者三百十有五，驹之成者，二十有七而已，其刍粟又皆赋于民，人不以为便，故罢之。兵部侍郎王居正献《辩学》四十二篇。居正尝入见，请以旧所论著王安石父子平昔之言不合于道者为献，上许之。居正乃厘为七卷，其一曰蔑视君亲，亏损恩义，凡所褒贬，悉害名教；其二曰非圣人，灭天道，诋诬孔孟，宗尚佛老；其三曰深怨言者，恐上有闻；其四曰托儒为奸，以行私意，变乱经旨，厚诬天下；其五曰随境互说，反覆皆违；其六曰排斥先儒，经术自任，务为新奇，不恤义理；其七日三经《字说》，自相抵牾。诏送秘书省崇文观。王安石学益盛，内外校官，非三经义、《字说》不登凡案，居正独非之。至是因事请对，进言曰：『臣闻陛下深恶安石之学久矣，不识圣心灼见弊安在？敢请。』上曰：『安石之学杂以霸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居正对曰：『祸乱之原，诚如圣训。然安石所学得罪于万世者不止此。』因为上陈安石训释经义无父无君者一二事。上作色曰：『是岂不害名教？孟子所谓邪说者，正谓是矣。』居正退，即序上语系于《辩学》书首上之。辛丑，都督行府言：『知泰州邵彪具到营田利害，勘会所陈，委可施行。合关送尚书省指挥。』从之。参知政事孟庾、沈与求见其所关，曰：『三省、枢密院乃奉行行府文书邪？』皆不乐。宰相赵鼎不较，人以为难。癸卯，移镇江榷货务都茶场于真州。初，诏问宰执战守方略，吕颐浩上十事，一论不用兵则中原不可复；二论金将志骄意满，此将亡之兆；三论用兵当用夏月；四论分道进兵，宜以五万人由泗上捣汴京，二万人由海上攻沂、密，又二万人驻濠上为援

，不可深入，惟敕大将不得杀掠。至八月班师，明年复出；五论军粮，海道二万人日食米四百石，合于四明支一月粮计一万二千石附海船以去，至山东则有粮可因，河上军粮由淮可运，此皆不患，惟趋汴京之师合赍十日粮至南京，则粮可以因矣；六论发兵日乞圣驾驻蹕镇江；七论淮南通、泰盐岁一千四五百万贯，而二浙止七八百万，通、泰倍于二浙，尤宜选能吏为守；八论机不可失，兵屡得捷，如吴玠初击退于和尚原，再御退于饶风岭，又大捷于仙人关，去岁贼犯淮甸，亦无所得而遁，若不发兵，终无息肩之期矣。臣考宣和间，户部月支才九十万，而近年月支百一十万。夫养兵二十万，不北向以争天下，则东南民力何以堪；九论海船以闽为上，广次之。温、明又次之，今天以此利赐我，宜用之以扰登、莱。南风而往，北风而归，虏虽铁骑百万，必不能御；十论今、前宰执六人议必不一，是非可否，在陛下独断而已。朱胜非言：『自陛下议明军政，赏罚必当。今内外劲兵三十余万，宜于此时进取，无失机后悔。』遂上四事，一曰进讨僭伪，二曰守御江淮，三曰招抚遗民，四曰审度敌情。以为『陛下勿谓贼马退遁为可喜，而以僭伪未诛、仇敌未报为可虑。勿以保全东南为可安，而以中原未复、赤县神州犹污腥膻为可耻。勿以诸将屡捷为可贺，而以军政未修、士气未振、尚使狂寇得以僭窥为可虞，则中兴之功可指日而俟。守备之宜，则当料理淮甸、荆襄以为藩篱，当于淮南东、西及荆襄置三大帅，屯重兵以临之，东路以扬州，西路以庐州，荆襄以襄阳为帅府。淮东路则以江东路财用给之，荆襄则以湖北路财用给之。徐议营田，使之贍养，假以岁月，则藩篱成守备之宜，莫大于是矣。然后可以议攻战之利。亦当分责于当路大帅，谓如淮东、西之帅则当责以收复京东东、西路，荆襄则当责以收复京西南、北路，川陕之帅则当责以收复陕西五路。若夫措置之方，则臣愿先定驻蹕之所。今銮舆未复旧都，莫如权宜，且于建康驻蹕，控引二浙，襟带江湖，运漕财谷，无不便利。臣昨于建炎初建议推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者，以天下形势言之也。然淮南有藩篱形势之固，然后建康为可都。愿陛下与二三大臣熟计之。绥怀之略，则臣愿先为自治自强之计，使陷溺之民知所依告，益坚戴宋之心。』又曰：『陛下忧勤至矣，而未足以成中兴之业，则群臣误陛下也。大概近年所操之说有二，闲暇则以和议为得计，而以治兵为失策；仓卒则以退避为爱君，而以进御为误国。万口和之，牢不可破。终累年以来冠盖相望，而初不得其要约。翠华蒙犯，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为长久之计。天步益艰，国势益弱。职此之田，大运有开，天启宸衷，超然远览，悟前日和议之失而躬总六师，惩前日退避之非而亲临大敌。逆臣悍虏数十万众饮马江干，虽未能扫荡邀击，尽歼丑类；而天威所临，亦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潜师宵奔，则和议之与治兵，退避之与进御，其效既可睹矣。臣愿陛下反前日之为，勿复为退避

之计，姑罢遣和之使，择所当为者，一切以至诚之意为之，先后本末，各以次第修举，仓廩实，府库充，器用备。士气振，力可有为。方议大举，则虽兵未交，而胜负之势以决矣。抑臣闻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叶也，根本固则枝叶繁。朝廷者，腹心也；将士者，爪牙也，腹心壮则爪牙奋。今国家远有强盛之黠虏，近有僭伪之逆臣，所仰以为捍蔽者在藩方，所资以致攻讨者有将士，然根本腹心则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则是非既明，赏罚必当，自然藩方协力，将士用命，虽有黠寇不足畏，逆臣不足忧，此特在陛下方寸间耳。』具条上六事，一曰信任辅弼，大略谓『今选于众以图任股肱之臣，遂能捍御大敌，可谓得人。愿陛下待以至诚，无事形迹，久任以责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间之。』二曰公选人材，大略谓『陛下临御已来，用人材多矣。世之所许以为正人端士者，往往闲废于无用之地。盖自昔抱不群之材者，常为小人所忌嫉，或中之于黠暗，或措之以党与，或诬之以大恶，或摘以细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则止，虽负重谤，遭深谴，安于义命，不复自辨。夫人主岂能常无爱憎？然必去爱憎，而后能用人以兴邦者，爱憎出于私情，用人必由于公道故也。陛下诚能推至公之道，将见人材辈出，中兴之业，不难致矣。』三曰变革士风，大略谓『近年士风尤薄，不顾国体，惟欲进身，不核事实，惟欲伤人，大骂则大进，小诋则小迁，翕讹成风，此非朝廷之福也。朝廷设耳目之官以广视听，故许之以风闻，至于大故，须当核实，使果如其言，则诛责所加，不宜此从轻典，使言而无实，服谗搜愿，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正刑也。陛下得一张浚，付以西事，浚以忠许国，虽失机会不为无过，而言者绳以大恶，赖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结知，又有大臣为之辨，得以洗濯，不然何以雪哉？愿陛下降诏戒士大夫，使体德意，务从忠厚，则中兴之业，不难致矣。』四曰爱惜日力，大略谓『事粗定之时，朝廷所推行者，皆簿书期会不急之细务，至于攻讨防守之策，军国之大计，皆未尝留意，安得不为敌人之所陵侮？愿诏大臣熟议所以为规模者，画一条具，如立课程，以次施行。』五曰务尽人事，大略谓『天人之道，其实一致。今未尝尽人事，敌至则先自退屈，而欲责功于天，可乎？愿与大臣协心同力，务尽人事，以听天命。』六曰寅畏天戒，大略谓『比年以来，天屡谴告。愿陛下以至诚之意，正厥事以应之。』疏累数千言。时秦桧、汪伯彦、李柄、颜岐、王绚、韩肖胄皆应诏上对，惟纲议割切的当。知福州张守言：『明诏四事，臣以为莫急于措置，措置苟当，则余不足为陛下道矣。臣请为措置之大略：其一，措置军旅，其二，措置粮食。何谓措置军旅？神武中军当专卫行在，而以余军分措三路，一军驻于淮东，一军驻于淮西，一军驻于岳鄂或荆南，择要害以处之，使北至关辅，西抵川陕，血脉相通，号令相闻，有唇齿辅车之势。则自江而南，可以奠枕

而卧也。然今之大将皆握重兵，贵极富溢，前无禄利之望，退无诛罚之忧，故朝廷之势日削，兵将之权日重。而为大将者，万有一称病而赐罢，或卒然不讳，则所统之粟，将安属耶？臣谓宜拔擢麾下之将使为统制，每将不过五千人，棋布四路，朝廷号令，径达其军，分合使令，悉由于朝廷之权以用之，然后可以有为也。何谓措置粮食？诸军既以分屯诸路，则所患者财谷也。然所费多寡，在彼犹在此尔，则所患者转输也。今宜举两浙之粟以饷淮东，江西之粟以饷淮西，荆湖之粟以饷岳鄂、荆南，量所用之数，责漕臣将输，而归其余于行在，钱帛亦然，恐未至于不足也。钱粮既无乏绝之患，然后戒饬诸将，不得侵扰州县，以复业之民户口多寡为诸将殿最，岁遣官覆实而升黜之，则民得以还其乡里，而田野日辟，生齿日滋，江北州县有复业之渐矣。如是措置既定，俟至防秋，复遣大臣为之统督，使诸路之兵首尾相应，绥怀之略，亦在是矣。然究其本原，则在陛下内修德而外修政耳。所谓修德，不过正心诚意，畏天爱民，俭于家，勤于邦，远声色，屏货利，兢兢业业，凡可以累德者，无不去也。所谓修政，不过任贤使能，信赏必罚，抑权幸，裁冗滥，谨法度，兴廉耻，凡可以害治者，无不去也。持久不倦，盛德日新，四海爱戴，何患夷狄之不服？在陛下果断而力行之。』翟汝文言：『朝廷无远略，无定论，无腹心谋议之臣，三者不立，何后之善？自建炎俶扰，今九年矣，天下日苦于兵，而战守之计初未定也，经国规模初未立也，将相大臣每至防秋，则豫谋避地之计，至春则泰然安肆，如无事之日，敌至与众同惧，敌退与众同喜，如斯而已，所谓御敌者，臣不识也。臣愿择大臣有深谋者任之，责其恢复，拔用能将，必以克敌，合天下之英杰相与谋议立国之纲纪，规模先定，然后可为也。』胡安国时在湖南，闻有是诏，以书与其子起居郎寅曰：『比诏问旧宰执，即是国论未定，正要博谋，此机会不可失。若赞得归，是其绩不小，汝勉思之。吾有《时政论》二十篇，虽未详，大纲举矣。诸葛复生。不能易此也。』

夏四月甲辰朔，监察御史田如鳌为尚书祠部员外郎。如鳌尝上书排抵大臣，其言及殿中侍御史张绚。辅臣入对，上因曰：『台臣耳目之官，朕未尝不慎此选。然必试之六察，度其可用，方敢除言事官。』沈与求曰：『台臣与朝廷分持纪纲，要须得沉厚练达之人，则论事不苟。』上曰：『用沉厚练达之人极是，然朝廷与台谏当为一家，不分而为二。若朝廷所行台谏辄诋之，台谏所论朝廷辄沮之，则事何由济？』翌日，如鳌遂罢郎官之命。新除徽猷阁待制、知永州胡安国乞以本官奉祠。诏：『安国经筵旧臣，引疾辞郡，重悯劳之，可从其请，提举江州太平观。今纂修《春秋传》，俟进书进入，以称朕崇儒重道之意。』诏进士王九龄召赴行在，令阁门引见上殿。九龄博极群书，卓越有大志，会日食求言，九龄上书论役法五害，如司马光所言已见于今日，中书门下省奏江

浙沿袭旧例差保正长催科等事，致有破产失业流离之人。前后臣僚论列虽多，惟九龄建陈曲尽利害，已令有司措置立法，故有是命。九龄入见，又上五事，一役法，二屯田，三复武举，四均赋税，五课农桑。上再三称善。赵鼎读九龄奏疏，谓同列曰：『王君论事尽天下之利害，非老生之常谈也。』乃以为太平州当涂县主簿。丙午，右承奉郎黄大本贷死仗脊，刺配南雄州牢城收管。大本为贵池丞，坐赃抵罪，故有是命。既而监文思院于淙、南恩州司户莫害章皆以贿败，遂断配焉。丁未，召荆南镇抚使解潜赴行在，于是诸镇抚使并罪矣。戊申，张铎奉太庙神主自温州至行在。己酉，宗正少卿兼侍讲范冲转对，言：『仁宗皇帝建迺英阁，尝命儒臣蔡襄等写《尚书》无逸篇，并《孝经》天子、孝治、圣治、广要道四章为二图，列于左右。元祐初，臣父祖禹为侍讲，奏乞检寻二图如仁宗故事，哲宗皇帝从之。愿陛下图书《无逸》篇为二图，置于讲殿之壁。』上纳其言，遂书为二图，不崇朝而毕。翌日以谕辅臣，沈与求曰：『愿陛下以是图为元龟，夙夜自儆，则恢复之期可卜矣。』乙卯，进呈殿中侍御史张绚奏严州寿昌县令臧梓治状可称，饶州安仁县令赵涛贪污不法，乞行劝沮。御批：『梓改合人官再任，涛送提刑司取勘。』赵鼎等曰：『两县士民近经都省陈状，已下监司核实。』上曰：『绚所奏亦因两县士民经御史台投状，故有此请。朕思毁誉固未可知，且令监司核实，然后行赏罚，未为晚也。』己未，诏乡村五保为一大保，通选保正，于免役令中去『长』字，始改绍圣法也。庚申，诏韩世忠纪律严明，岳飞治军有法。并令学士院降诏奖谕。时世忠移屯淮甸，军行整肃，秋毫无犯；飞移军潭州，所过不扰，乡民私遗士卒酒食，即时价偿值。上闻之，故有是诏。辛酉，新诸王宫大小学教授钱叶、临安府府学教授周葵并为监察御史。先是，沈与求荐叶节操方正，可备献纳，故二人并命。甲子，太上道君皇帝崩于五国城，年五十四。兵部侍郎司马朴与通问副使朱弁同在燕山，闻之，密议举哀制服。弁欲先请，朴曰：『吾侪为人臣子，闻君父丧，当致其哀，又何请？设不见许，可但已乎？』遂服衰朝夕哭，金人义之而弗问。诏诸路营田司官给种粮者，每一耕牛岁课毋得过十硕，民间自有耕牛者，除输纳税赋外，毋得抑令耕种营田。时言者以为解潜在荆南，民有耕牛，官为给种，纳课或十余硕而租税差科仍旧，是致百姓流移，田业荒芜，故条约焉。丙寅，上就射殿，躬行景灵宫孟夏朝献之礼。龙图阁直学士致仕杨时卒，年八十三。起居郎兼侍讲朱震言：『时学有本原，行无玷缺，进必以正。晚始见知其所撰述，皆有益于学者。』诏有司取时所制《三经义辩》，赐其家银帛二百匹两，后谥曰文靖。

五月庚辰，吏部员外郎周秘面对。上曰：『自令臣僚转对，甚有所辅，由此擢用者亦多，纵有不当，亦不欲责罚，恐人不敢论事。』辛巳，辅臣奏事

，赵鼎曰：『昨日得旨，择日降制，除防御使援为节度使，封国公，出就资善堂听读。臣退而与孟庠、沈与求商量，皆仰赞陛下为宗庙社稷大虑。谨令有司卜，今月二十六日吉，惟陛下裁择。』上曰：『可。』与求曰：『此盛德之事也，而陛下断自圣心，行之不疑，此自古圣贤之所难也。』上曰：『朕年二十九未有子，然国朝自有仁宗皇帝故事，此事甚易行，而前代帝王多以为难。』鼎曰：『自古帝王以为难，陛下行之甚易，此所以莫可跂及也。』上曰：『艺祖创业，肇造王室，其勤至矣。朕取子行下鞠于宫中，复加除拜，庶几仰慰艺祖在天之灵。』庠曰：『陛下念艺祖开创之艰，而圣虑及此，帝王所难能之事也。』初，张浚之未出使也，上尝以语鼎、浚、庠、与求曰：『此子天资特异，在宫中俨如神人。朕亲自教之读书，性极强记。』鼎先得旨，于行宫门内造书院屋一区，欲令就学。至是书院成，上曰：『只以书院便为资善堂，俟除授讫，命儒臣为直讲，翊善悉如资善故事。』给事中廖纲言：『今诸将之兵被于江淮，不知几万，数日待哺于东南之转饷，东南之民已不胜其困矣。可救此患，莫若屯田。朝廷亦尝行于淮南，今阅数秋，未闻有补，岂措画之方、勤相之诚有未至乎？』乃献唐郭子仪、汉力田科、蜀诸葛亮事为屯田三说上之。诏都督行府相度措置。癸未，诏江浙四路兵造五车十桨小船三十，言者以为缓急遇敌，须用轻捷小船相参，乃复为之。甲申，上谕辅臣曰：『昨路允迪奏到所记圣语，见扬州驻蹕时人才凡冗，宜遭变故。今行在人才皆可观。』赵鼎曰：『陛下以人才为意，中兴可复，天下幸甚。』神武中军统制杨沂中遣士卒五十余人运怪石置之太平楼酒肆，殿中侍御史张绚遇诸途，奏言：『今边境多虞，百姓艰食，陛下且卑宫菲食，焦劳于上，一花一石，屏去不顾，奈何军中不能上体圣意，乃敢公然运石，以为酒肆游观之美？岂独训练士卒之时，不当劳以无益之役，而众目所观，传播四方，亦非美事，此风渐不可长。兼臣近见村民多取花株竹栽街市货卖，若不严加止绝，亦有弃本逐末之患。欲望体问今日运石因依，重加行遣。仍乞下临安府，令禁止村民货卖花竹，庶几陛下勤俭之德不待家至户晓，而侈泰之俗一变而为朴素，实艰难之先务。』诏禁止，沂中坐罚金。乙酉，秘书省正字李弥正转对，面奏：『见存西北之兵岁久销减，乞令州郡募东南民兵教习，以壮国威，御盗贼。万一朝廷有警，亦可募以调发。』上曰：『朕自知南兵可用，向有五百人，皆平江人，在张浚军中，往往率先犯阵。其不可用者，但未教习耳。』弥正又因口陈：『大臣进退之易，实害治体。国朝自祖宗体貌大臣。陛下即位以来，恩意尤笃。』上曰：『祖宗体貌大臣恩意甚厚，与庶寮不同，此朕家法，每奉以周旋。如郑文公，虽一国之君，进臣不以礼，退不以道，为诗人所讥。』弥正又陈：『古者创业中兴之主，必有谋臣任专责重，忧勤逸乐，与之终始。今人之才虽不敢远望古人，愿陛下舍短取长，择忠

实可仗者，推腹心以任之，则事功可见就绪。』上曰：『善。若无一二腹心之臣，孰与议谋?』丙戌，新除干办诸司审计司李椿年再得召见，论今日之弊甚大者有三，一曰铨选之弊员多阙少，二曰食货之弊钱轻物重，三曰所司之弊吏强官弱。又口奏度牒事，以为『今一岁所鬻不下万数，是岁失万农也。积而累之，农几尽矣，非生财之道也。』上首肯之，乃下其章，命吏、户部同措置。诏中书舍人胡寅论使事辞旨剴切详明，深得论思之体，令学士院降诏奖谕。时既用尚书右仆射张浚议，遣问安使何薜入云中，寅上疏言：『女真者惊动陵寝，戕毁宗庙，劫质二帝，涂炭祖宗之民，乃陛下之讎也。顷者误国之臣自知其才术不足以戡定祸乱，而又贪慕富贵，是故诗张为幻，遣使求和，以苟岁月，九年于此，其效如何?彼之一身叨切爵位而去曾何足道，而于陛下圣德、国家大计亏丧多矣。所幸陛下智勇日跻，灼然独见于邪言久惑之后，奉将天讨，罪状刘豫，再安国步，渐图兴复，天下忠臣义士闻风兴起，各思自效，以佐丕烈。今乃蹈庸臣之辙，践已失之谋，犯孔子之戒，循鲁庄之事，忘复讎之义，陈自辱之辞，臣切为陛下勿取也。或谓不少有贬屈，其如二帝何?臣应之曰：自建炎丁未至于绍兴甲寅，所谓卑辞厚礼，以问安迎请为名而遣使者，不知几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谁欤?见二帝之面者谁欤?得女真之要领者谁欤?因讲和而能息外兵者谁欤?臣但见丙午而后，通和之使归未息肩，而黄河、长淮、大江相次失险矣。臣但闻去年冬，使者还，言酋豪帖服，国势奠安，形于章奏，传播远近，曾未数月，而刘豫称兵犯顺矣。女真者知中国所重在二帝，知中国所恨在劫质，知中国所畏在用兵，则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匿吾所畏，而中国坐受此饵，既久而后悟也。天下其谓自是改图必矣，陛下可不据孔子之论而决此策乎?苟惟不然，以中国万乘之尊而称臣于仇敌，则宰辅而下皆其陪臣也，借使女真欣然讲解，以一将军、数万众驻兵泗水之上，愿陛下下面相结约，歃血而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陛下试加采择，或合圣意，即以此讎当复，无可通之义，明降指挥，寝罢奉使之命。』疏奏，上嘉纳，命宰相赵鼎召至都堂谕旨，仍赐诏奖谕。寅又上表言：『天下有至公之心，有正直之论。违正论，拂公心，以行其邪说，虽当时不悟，及事以败，世已陵迟，然后悔之，则无及已。姑以近事明之：方王安石得志，托大有为之说。大有为之说者，孟子之言也，岂不美哉?当时元勋旧德皆以祖宗旧法不可变改，安石斥之为流俗，而其说盛行。自今观之，其所谓大有为者，乃所以召乱；其所谓流俗者，皆贤才也。使神祖照之于司马光辞枢密副使之时而退王安石，罢新法，则尚有崇、观之乱乎?及蔡京秉政，托继志述事之说。继志述事之说者，孔子之言也，岂不美哉?当时忠臣义士皆以新法害民，当遵元祐，蔡京名之为谤讟，而其说盛行。自今观之，其所谓继志述事，乃所以遂其私意，其所谓谤讟者，皆忠言也。使上皇照之于陈瓘论列之时而退蔡

京，复元祐，则尚有宣、靖之祸乎？天下之理，一是一非，出于是则人非，出于非则人是，理不并立，人无两存，此人才邪正之所由分，而国家治乱之所由判，自古如此，岂惟今哉？女真入寇以来，和战两议肇于孝慈在位之日，两议不决，驯致北狩。自今观之，外裔之不可与和亦易见也，而和议之说不息，非特通和女真，又欲通和刘豫，和之一字，实怀二心，以国与人，亦所不恤，岂不过甚矣哉！原其所本，起于耿南仲昌言之，正犹王安石大有为之论、蔡京继志述事之说；而尊王庇民，疾讎殄恶不欲和者，亦犹司马光不以王安石为然，陈瓘不以蔡京为是。八年于此，正论不胜，监观前事，识者忧之。尚赖陛下险阻备尝，照知情伪，于和议辈皆已试用，了无功效，此策不足中兴，断自宸衷，舍非从是，遂严降诏旨，数敌过失，声罪致讨，一振国威，岂于女真尚肯通使？适睹何藪之事，恐和说复行，国论倾危，士气沮丧，所系不细，遂具陈奏。陛下曲赐褒谕，以来众言，使天下忠义之士皆知陛下雪耻复讎之意，用贤才，修政事，厉兵选将，駉駉北向，以为迎二帝之实。大计一定，邪说不行，中兴可期，宗社之福，岂独微臣忝切恩诏，以为今日美谈而已？』户部奏诸路残破州县守令劝民垦田及抛荒殿最格，其法：垦田增及一分，郡守升三季，名次累及九分迁一官；亏及一分降三季，名次九分镌一官，县令差减之。县具垦辟实数月申州，州季申监司。增亏十分者取旨赏罚。己丑，参知政事、权枢密院事孟庾进知枢密事。庚寅，赵鼎奏事，因言：『李沆作相时，每奏祥瑞，须杂以水旱螟蝗文字进呈，忧国爱民之心如此。』上曰：『王旦，贤相也，东封时都无一言，如天书降，殆难考验。但朝廷内外得人，四民安业，则为上瑞。』辛卯，严州寿昌县令臧梓特改合入官，令再任，以两浙转运奏其治状有实也。上曰：『若得贤令尹如此，一方皆受惠。』赵鼎曰：『一县生灵十万，县令得人则人人安业。』上曰：『然。朕区择监司、守令，政欲安百姓也。』辛酉，尚书右仆射张浚提举详定一司敕令，参知政事沈与求同提举。初置提举官也。中书舍人胡寅言：『兵兴以来，衣冠转徙失所者众，于是开奏辟之路，置添差之阙，广宫庙之任，增待次之除，所以惠恤之者亦厚矣。而奔竞日昌，不安义命，方在责藉，则乞叙雪，已得叙雪，则乞祠禄，已得祠禄，则乞差遣，已得差遣，则乞改替，已得改替，则乞近阙，已得近阙，则乞见任，已在见任，则乞超擢，士风之弊，莫甚此时。伏见旧法已有「差遣及方在贬谪者，不得辄入国门」，所以杜贪躁、清仕路、存纲纪也。伏望明诏宰执，举行成宪。』从之。寅又言：『近来书命，多出词臣好恶之私，使人主命德讨罪之言，本免玩人丧德之失。』诏以付中书后省。戊戌，岳飞至鼎州之城外，先遣兵马钤辖杨华入贼招安，华未降时为贼魁，以宽厚得众，遂与故部曲潜结杨太党，谋杀太以降。时大旱，湖水涸如深冬，贼益惧。己亥，贵州防御使瑗为保庆军节度使，封建国公。

宗正少卿兼直史馆范冲兼史馆修撰，兼侍讲、资善堂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资善堂赞读。上亲笔付出，制曰：『朕为宗庙社稷大计选于属藉，得艺祖七世孙鞠之宫中。兹择刚辰，出就外傅，宜有端良之士，以充辅导之官。博观在廷，无以易汝。』时张浚在潭州，闻建国公当就傅，亦荐冲、震可备训导。朝论以二人为极天下之选。或谓浚繇此与鼎始有隙。诏以盛暑，命诸路监司分往所部虑囚。前二日，进呈行在疏决，上问：『外路如何？』赵鼎曰：『臣记每年夏热时，令提举司催决狱事。自渡江后，不曾举行。』上曰：『大理等处禁系无几，当行之诸路，令无淹延刑禁，庶暑中不致罪人疾病也。』自是遂为永制。庚子，知虔州韩昭奏周十隆已就招。

六月癸卯朔，赵鼎言：『资善堂极褊隘，恐方暑不便。』上曰：『粗令修葺可也。朕常以营造为戒，居处不敢求安。前日孙近乞罢修学士院，然上漏下湿，若不略与修葺，非朕待遇儒臣之意。』甲辰，洞庭贼杨钦将所部三千人诣岳飞降。初，张浚至长沙，亲临湖以观贼势，疑未可攻。会有急诏召浚还朝，谋防秋之计。岳飞至潭州，出图示攻讨出入之要，且曰：『擒之易耳。』浚曰：『恐防秋之期，俟明年再来讨之，如何？』飞请除往来之程，限八日破贼，请浚曲留以俟。浚然之。飞以统制任士安为贼饵，贼并力拒之，凡三日，飞乃以大兵四合，一战破贼众殆尽，乘其舟以入水寨，钦等迎降。钦在贼中最悍，杨太恃以力强。飞厚待之，贼愈丧气。乙巳，名新历曰《统元》。丙午，上谕辅臣曰：『近令诸郡以箭镞改造甲叶，恐再于民间科敷，密院只令行下，令只于作院打造，毋得科扰百姓。』赵鼎曰：『陛下恤民如此，臣等敢不奉承圣意！』祠部员外郎林季仲尝因面对，乞重县令之选。其言曰：『令非其人，一邑受其弊；守非其人，一郡受其弊；监司非其人，一路受其弊。积诸路而言之，其弊有不可胜言者，将何利于国家而轻是选耶？愿从陛下丐一县令，往以自效。臣承乏郎曹，求为县令，若不情者。然官职轻重，惟陛下如何，以省部为重则重在郎官，以斯民为重则重在县令。汉明帝曰：「郎官出宰百里，苟非其人，人受其殃。」益非以郎官为重，重其出宰百里也。』己酉，上谓辅臣曰：『朕以南班宗室请给至薄，甚有贫窶者，昨日出内帑钱，每人赐二百千，令宗正丞沈禹卿散给。尚有亲贤宅近属，已取会人数，别行给赐。』赵鼎曰：『今宗室凋零无几，陛下熟睦如此，盛德事也。』建国公初出资善堂，上命见翊善范冲、赞读朱震，皆设拜。赵鼎等得旨，依故事谒见冲等，每因笺奏，导国公以仁义之言，辄褰轴藏之，时一展玩。国公尝得李公麟所画《孝经图》，冲书其后略曰：『孝者自然之理，天地之所以大，万物之所以生，人之所以灵，三纲五常之所以立。学然后知之。心不苟虑，必依乎道；足不苟动，必依乎礼。行之以不息，守之以至诚。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及乎习与性成，是谓纯孝，不然

无以立身矣。岂不见夫诸侯车服之美，仪物之盛，尊荣如此？国公以幼学之年，享宠禄之厚，盍思所以保富贵之道乎？故冲以诸侯之事为献，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周之诸侯，其入而居于王所，则皆谓之卿士，故冲又欲以卿大夫之事为献，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国公其勉之。』辛亥，赵鼎进呈以旱乞分命侍从官等遍走群祀祈雨事。上曰：『亢阳如此，朝廷政事阙失更宜讲求。』鼎等曰：『近日蠲除翎毛箭镞及官舟运粮等事，皆是仰承圣意，以宽民力。』沈与求曰：『《云汉》之诗，虽上下奠瘞，靡神不宗，不废祷祈之事，要之以侧身修行为本。陛下勤恤民隐如此，宜蒙佳应。』癸丑，手诏：『访闻诸路久愆雨泽，繇朕不德，致斯亢旱，虽恐惧修省，思所以答谴戒，弭天灾，尚虑州县违戾诏令，重扰吾民，致伤和气。除税租和预买及应副大军之外，应干科敷催驱等事，日下并罢。』荆湖制置使岳飞破湖贼夏诚，杨太赴水死，余党相继皆降。飞入水寨，杀贼众殆尽，惟夏诚寨固守。寨三面临大江，背倚峻山，官军陆攻则入湖，水攻则登岸。至是，飞测其浅处，乃择善骂者二十入夜往骂之，且悉众运草木放之上流。贼闻骂声，争掷瓦石，草木为瓦石所压，一日一填满，飞长驱入寨，遂执诚，湖寇悉平。

《龟鉴》曰：竹签之题，卒误锤相。相既擒矣，么犹相也。然而昌宇致讨而不能平，王??招安而不能伏。及张浚至醴陵，召问谍之囚，释其缚而纵之归，使谕寇，于是么之将杨钦降，卒有胆丧之叹。岳飞至鼎城，取偏裨之慢令者鞭之，以折其气，吏为虏饵，于是么毙而诚擒，果应飞来之讖，此平扬么之功烈也。

《大事记》曰：尝谓宣王中兴，平外夷耳；光武中兴，平内寇耳。而高宗欲攘夷则内寇转迫，欲除盗则外戎复张。然而降张遇等，杀杜用、丁顺等则有王渊，击李昱、平赵方则有刘光世，却丁进则有守臣康允之，破戚方则有守臣周杞，诛叶侏、讨李成则有张俊，平范汝为、平曹成则有韩世忠。而杨么据上流，僭号纪年，尤为心腹之害。岳飞一至，八日而应飞来之讖，湖寇尽平而外寇始息矣。使当时诸盗不作，诸臣得以并力中原，岂不足以建立事功哉？

甲寅，尚书左仆射赵鼎、知枢密院事孟庾、参知政事沈与求奏：『自五月丙子不雨，今越四旬。叨冒近司，辅政无状，致此谴戒。伏乞特降威命，正臣等之罪，早赐黜责。』诏答曰：旱暵逾时，甘泽未应，乃朕菲德，非卿等咎。各安厥位，无得再讲。』丁巳，史馆修撰、资善堂翊善范冲言：『伏见和靖处士尹焞诚明之学实有渊源，直方之行动应规矩，内外淳备，毫发无玷，实为乡间之所尊礼，士夫之所矜式。臣无能彷彿，举以代臣，允惬公议。』诏川陕宣抚司以礼津遣赴行在。焞，程颐高弟也。颐死，聚徒洛中，非吊丧问疾不出户，士大夫尊仰之。靖康初，种师道荐于渊圣，方召至阙，将命之官，力辞而去。建炎兵乱，镇抚使翟兴辟之，不能致。绍兴中避难长安，伪帅赵彬以刘豫命玉帛招

之，焯却币奔蜀，居于涪州。上闻其贤，故召。湖寇既平，张浚乃更易郡县奸赃吏，宣布宽恩。命岳飞进军屯荆襄，以图中原，浚率官属泛洞庭而下。时淮东宣抚使韩世忠、江东宣抚使张俊皆已立功，而飞以列校拔起，世忠、俊不能平。先是，飞皆屈己下之，数通书，俱不答。及飞破杨么，献楼船各一，兵徒战守之械毕备，世忠始大悦，而俊益忌之。戊午，诏福建岁贡龙凤团及京挺茶并权减半[3]。罢湖州岁贡花蕉布。癸亥，赵鼎奏甘泽应祈，乞御常膳。上曰：『朕累日寝食不安者，岂特为国无储蓄，而望岁之心甚切，兼恐岁饥民贫，起而为盗，朝廷不免遣兵讨定，残杀人命，亦天道之所宜悯也。』甲子，诏省试举人程文许用古今诸儒之说，并自出己意，文理优长，并为合格。令试院榜谕。乙丑，张浚奏湖寇尽静，上手书赐浚曰：『非卿孜孜为国，不惮勤劳，谁能宽朕忧顾？奏到之日，万口一辞，以谓上流既定，则川陕、荆襄形势连接，事力增倍，天其以中兴之功付之卿乎！』戊辰，命翰林学士孙近知贡举，给事中廖刚、中书舍人刘大中同知贡举，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吕祉、殿中侍御史张绚等六人为参详官，秘书省正字李弥正等二十二人为点检试卷官，太常少卿陈桷为别试所考试官，司勋员外郎林季仲等四人为点检试卷官。自后率如此例。诏诸路监司：州县非奉朝旨，假作军需名色之类科须者并罢。秘书丞环中知临江军。中尝进《春秋年表》，沈与求奏：『不当先鲁而后周。』上曰：『士大夫著述讹舛容有之。中为人臣，乃不知尊王之义，岂可置之三馆？』庚午，权鄂州江夏县吕大周特改合入官。时湖北提刑司奏大周任内招复增户二千八百七，故优赏之。辛未，皇叔蕲州防御使士瑀为泉州观察使。是月，汴京地震。

秋七月壬申朔，饶州进士朱嘉积言子召虎十岁能诵经史、兵书，步射[4]，乞挑试。诏赐帛二十匹罢归。丁丑，孟秋荐享太庙。自是岁五享如常礼。诏诸路监司、帅守按试武士所能，具职位姓名来上，用李光请也。己卯，知枢密院事孟庾知绍兴府。庾以行府关三省、枢密院事，积不平，因称疾求去。参知政事沈与求权枢密院事，兼权措置财用。庚辰，内侍卢公裔言见系致仕在蜀中，乞赴行在。上曰：『此人极不平稳，不若与在外宫观。况朕宫中小黄门数十辈，备扫除趋走而已，近上者亦有数，未尝假以权也。每观汉、唐之祸及近时之变故，不得不防微杜渐。』赵鼎等曰：『汉、唐《宦官传》有可鉴诫。』上曰：『仇士良劝后辈戒人主不近儒生，不观书可以鉴也。』壬午，赐观文殿大学士李纲亲笔诏书奖谕。纲应诏陈三策，又上六条，故有是赐。癸未，知南剑州沙县丞陈沃、新婺州教授富元衡并充诸王宫大小学教授，绍兴府宗正司供职。渡江后废，赵鼎始创复之，二员居行在，二员居会稽。自是为例。丙戌，知宣州赵不群升直龙图阁再任。上曰：『不群为郡有称，首公奉法，使百姓安其田里。当宠旌之，以为四方之劝。』上又曰：『民穷无聊，起而为盗，多缘守

令不良，扰之使然。若百姓安其田里，其肯为盗乎？朕夙夜以此为怀。卿等复留意，谨择守令，庶几百姓有安居乐业之意。』癸巳，知滁州何洋条上屯田利害。上曰：『淮北之民襁负而至，朕为民父母，岂可使民失所？可赋田予之，更加优恤，恐乍归之人或无居止，当行下提点司，量给官钱赈助之。』沈与求曰：『立国不当为朝夕计。今使就耕之民尽蠲租赋，更赈助之，则五年以后，两淮荒土往往耕辟已多，纵使恢复，亦为朝廷之利。』上曰：『然。』乙未，上曰：『内诸司转官出职，祖宗皆有格法，朕遵守之甚严。但付之有司，依法施行。』

八月甲辰，诏增馆职为十八员。时言者论：『唐太宗当兵戈抢攘之际，置文学馆学士凡十有八人，其后皆为名臣。祖宗辟三馆以储养人材，盖本于此。今国步艰难，时方右武，故馆职犹多阙员，然临事每有乏财之叹，则储养之方，亦不可以兵戈而遽已也。乞如祖宗故事，通以十八人为额。』故有是旨。礼部贡院放榜，考校到合格进士樊光远等二百人，博学宏词科新敕令所删定官王璧、新明州州学教授石延庆二人。丁未，宰相赵鼎乞罢政。先是，殿中侍御史谢祖信奏：『新金书广德军判官赵继之任衢州江山令，赃污狼藉，与判官赵不愚共为好利，表里相济。』诏浙西宪司劾治。其日癸卯，鼎尝以京秩荐此二人，故乞解机务。是日，祖信方候对，上顾鼎曰：『事有轻重。卿荐士之失甚轻，而朕之罢相甚重。知人自古难之，岂可以荐二士之失而罢宰相？』己酉，赵鼎言：『故右奉直大夫邵伯温大贤之后，行义显著。元符末，以上书得罪，书名党藉，坐废者四十年。伏望优加褒赠。』鼎，伯温门人也。诏赠秘阁修撰，官其家一人。丁巳，诏福建收买末茶指挥勿行。己未，诏御笔：『比览元符谏臣任伯雨章疏，论章惇、蔡卞诋诬宣仁圣烈太后，欲追废为庶人。谁无母慈，何忍至此？自朕纂服，是用疾心昭雪党人，刊正国史，虽崇宁而后迷国猥众，推原本始，实自绍圣惇、卞窃位之时。而谗慝未彰，将何以仰慰在天，称朕尊严宗庙之意？可令三省取索议罪来上，当正典刑，布告天下。』丁卯，故特进、中书平章惇追贬昭化军节度副使，故责授宁国军节度副使蔡卞追贬单州团练副使，各人子孙不许除在内职任。用己未诏书也。

史臣曰：理能正于人心，而治不足以达于天下才，未之有也。天下之乱，非自为主也，必有害常丑正者取三纲九法，汨陈而倒行之，以致于乱矣。而人心之不泯者犹在也。举而明之，乱可使治，亦岂其自治哉？理在其心者固先之矣。绍圣二奸为国产乱，以绝天之理，其忍哉？高宗诛奸于既死，其得拔乱世反之正之理乎？

是月，伪齐陷光州。

九月辛未朔，诏总制司近取漕司杂税及常平增收头子钱、钞旁勘合钱、吾

户长雇钱、常平一分宽剩钱、正税零畸剩数等并罢，以久旱，用都省请也。壬申，权川陕宣抚副使邵溥按属郡守赵丞之不法，赵鼎曰：『溥在蜀中极振职。』上曰：『人情多锐于其初，久之往往懈怠。若常如此，甚佳。虽古帝王亦然，唐明皇开元、天宝治乱可见矣。』赵鼎曰：『陛下知此，中兴之功宜不难致，天下幸甚！』乙亥，上御射殿，赐进士汪洋等二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时右修职郎黄中对策言：『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两宫北狩，阙然温清之奉者，十年于此矣。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十年者，岂可多得？陛下思念至此，岂不为之痛心？然臣恐陛下有思念忧惧之言，而未有思念忧惧之诚心也，故凡有是诚者必有是事。臣不识陛下所改作者果何等事邪？今天下之弊极矣，臣愚以为独在于陛下安之以诚，益之以刚健，明诏二三执政大臣，思有所矫拂于世俗，事事刮剝整齐之，必尽去天下之宿弊，而为之一新其耳目，然后治效将有可观，祖宗之烈为可复，父兄之耻为可雪也。』洋策言：『治道之要不在乎他，在反求诸己而已。臣愿陛下帝王之道为可以必至，以圣人之言为可以必信，勤而行之，不自懈怠，以混一区宇为心，使设施注措莫不当理，从谏如转圜，见善如不及，纯而不已，盛德日进，使海内皆有归往之心，然后大举六师，削平蕃伪，所谓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也。惟陛下力行之耳。』详定中书舍人胡寅等定中为首选，辅臣奏：『中系有官人。』上问：『故事如何？』沈与求曰：『臣闻皇祐元年，沈文通考中第一，仁宗曰：「朕不欲以贵胄先天下寒峻。」遂以冯京为第一，文通第二。』上曰：『可用此故事。』遂擢洋为第一。同日，赐特奏名进士汪乔年以下二百七十二人同出身至助教。壬午，张浚奏江上诸军事艺精强，非前日之比。赵鼎曰：『此皆陛下累年葺治之力。』上曰：『此皆卿等协赞。向使朱胜非尚为相，必劝朕退避，今已无江浙矣。』乙酉，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赵鼎上《重修神宗实录》五十卷。旧文以墨，新修以朱，删出以黄。及进呈，上起，诣殿东壁，焚香再拜受书，内侍设案捧书至御坐前，缙笏展书。修撰范冲进读，上起立拱观。礼毕，复御座。降迪功郎告身于浙西诸州博余，每道四千缗，亦不作进纳，与理为官户，仍理选限。己丑，敕赐进士及第汪洋乞避远祖嫌名。上以其与王拱辰同岁，赐名应辰。时言者请赐新进士《儒行》及《中庸》篇，诏正字高闾校正，上将亲书以赐。闾言：『《儒行》词说夸大，类战国纵横之学，盖出于汉儒杂记。望止赐《中庸》，庶使学者知圣学渊源而不惑于杂。』上从之。雅州严道县尉谢惇德特改宣教郎、签书昌州军事判官，以所陈六策议论可采也。惇德六策，一曰正国体，二曰正身，三曰求贤，四曰奉天，五曰爱民，六曰服夷狄。庚寅，上以御书《尚书》一秩赐赵鼎。翌日鼎奏谢，上曰：『《尚书》所载，君臣相戒敕之言，所以赐卿，政欲共由此道，以成治功耳。』壬辰，诏元符上书邪说尤甚范柔中等二

十七人身亡未任子者，并与一子宫。赵鼎进呈，上曰：『此乃蔡卞、蔡京之罪。献言者有可取则施行之，无可取则容纳之，如此则上无拒谏之名，而下有敢言之士，何至立为邪等名目？其误太上皇帝，皆此类也。』国子监丞张戒面对，奏上曰：『臣幸因轮对，辄撰成书一封，宗社大计、军国重事，臣靡不尽言。愿陛下万几之暇，留神省览。』上曰：『甚善。』戒进呈讫，奏曰：『臣所论事既多，必有不合圣心处。』上曰：『朕览天下章奏不如此，朝廷初无拒谏之意。人臣进言，其可行者行之，其不可行者置之，朕未尝加罪。』戒曰：『诚如圣谕。人臣进言若皆合圣心，即是陛下所已知者，又何用言为？』上曰：『不惟已知已施行不须言，若人臣进言必欲合人主之意，即是观望。』戒曰：『陛下明此，天下幸甚！』乙未，赵鼎奏：『昨日蒙降出国子监丞张戒所上书，其言虽有过当，小臣敢尽言如此，亦不易得。』上曰：『戒因面对，携此书来上，几万八千言。朕熟览之，其间固有过当，然其忧国爱君之心，诚有可嘉。戒自言「恐忤圣意，愿陛下容之」。方患朕之过失不得自闻，民之疾苦不得上达，大开言路，以防壅蔽，岂罪言者？朕意自欲赏之。』沈与求曰：『陛下容纳忠言如此，何患不闻尽言？』上曰：『戒言朕有仁宗皇帝守成之德，而不知太祖创业之志，此言良是。朕见仁祖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德洽民心，至今天下诵之，仰慕如尧舜、文武，故当时立政用人之事，朕尝置左右，朝夕以为法。至于太祖以神武创业，朕诚不及也。』丁酉，权户部侍郎张致达奏呈岁计，上曰：『今中外小大之臣罕有任责，若人人体国，以公事同家事，何忧不足？仍须每事省节，积少成多。唯赡军赏功务在激劝，此不可减耳。监司、守令有不经意于常赋、怠慢尸素者，户部宜纠劾之，当议窜责。』是月，淮西宣抚司统制官华旺复光州。

冬十月庚子朔，诏户部镂板下江浙、荆湖旱伤州县，奉行宽恤指挥，御史劾其违者窜责。先是，禁屠以祷晴，而并及鸡鸭，右谏议大夫赵霈奏疏称颂上德，中书舍人胡寅读疏，笑曰：『谏职乃及此乎？闻敌中统兵有号「龙虎大王」者，脱或入寇，当以「鸡鸭谏议」拒之。』壬寅，遣中使，以所书《车攻》诗赐辅臣。翌日，赵鼎奏谢，上曰：『朕观《鸿雁》、《车攻》乃宣王中兴之诗，今境土未复，二圣未还，当与卿等夙夜勉励，以修政事，攘夷狄。』鼎曰：『陛下游神翰墨之间，亦不忘恢复，臣等敢不自勉？』乙巳，诏广东盐以二分即本路通商，余一分官卖充漕计。广东盐旧从官卖，其后许通商于荆南南北及吉州，至是复有此命。寻又增钞钱为二十万缗。戊申，殿中侍御史王缙请严义仓之法以备水旱。赵鼎进呈，因言：『湖南、江西岁旱，田亩灾伤，今秋成之际，民间已阙食，恐至来春大饥。欲令常平司多方广余，以备赈济。』上曰：『朕闻江湖岁歉，夙夜为忧。常平法自汉以来行之，乃是救荒之政。祖宗专用义

仓赈济，最为良法。比年多有失陷。可降指挥，申饬有司稽考之。』庚戌，尚书右仆射张浚入见，浚既平湖寇，遂自鄂岳转淮东西，会诸大将议防秋之宜，直至山阳，伪境震动。上劳浚曰：『卿暑行甚劳。然湖湘群盗既就招抚，以成朕不杀之仁，卿之功也。』浚顿首谢。赵鼎、沈与求曰：『湖湘既平，则川陕血脉通矣。他日遂可渐为恢复之图。』上亲书《周易》否、泰卦赐浚。浚奏：『自古小人倾陷君子，莫不以朋党为言。夫君子引其类而进，志在于天下国家而已，其道同，故其所趋向亦同，曾何朋党之有？惟小人则不然，更相推引，本图利禄，诡诈之从，莫可迹究，故或为小异以弥缝其事，或内外符合以信实其言。人主于此，何所决择而可哉？则亦在夫原其用心而已。臣尝考《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而象以为志在外。盖言其志在天下国家，非为身故也。《否》之「初六」：拔茅茹以其汇征，而象以为志在君，则君子连类而退，盖将以行善道，而未始忘忧国爱君之心焉。观二爻之义而考其心，则朋党之谗，可以不攻而自破矣。臣又观否、泰之理起夫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于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其画为阳，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其画为阴，否自是而起矣。然而《泰》之「上六」阴已尽，复变为阳，则君子在外，而否之所由生焉。《否》之「上九」阳已尽，复变为阴，则小人在外，而泰之所由生焉。当今时适艰难，民坠涂炭，陛下若能日新其德，正厥心于上，臣知其将可以致泰矣。异时天道悔祸，幸而康宁，则愿陛下常思其否焉。』上尝召对便殿，问所宜为，且命以所闻见置策来上，浚承命条列以进，号《中兴备览》，凡四十篇，莫不备具。上深嘉叹，置之坐隅。乙卯，提举西京崇福宫李纲为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初，张浚之谪福州也，纲亦寓居于福，二人相见，除前隙，更相厚善。至是，数于上前言其忠。赵鼎尝为纲辟客，亦为上言纲才器过人，故有是命。纲辞，上手书敦谕，有曰：『朕之用卿审矣，卿宜以安社稷为己任，勿间中外，勉为朕行，不必数有请也。』戊午，布衣陈得一造新历成，赐号通微处士。诏川陕类省试第三人例推恩，余并赐同进士出身。特奏名人，令宣抚司置院差官，试时务策一道，以道远举人赴殿试不及故也。辛酉，吏部侍郎晏敦复请三公、三少，三省长官俸给并依嘉祐禄令修立。从之。乙丑，淮东宣抚使韩世忠奏：『伪签军犯涟水军，遣统制呼延通等引兵击殪之，所脱无几。』上曰：『中原赤子为豫逼胁，死于锋镝，良可怜也。可令收拾遗骸埋瘞，仍出榜晓谕，使彼知朝廷矜恤之意。』丁卯，殿中侍御史王缙言：『初出官人监岳庙理资任，若便许用举主关升及年限磨勘，不惟侥幸太甚，兼恐偷情苟且，习以成性。欲乞应初出官监岳庙人，年未及格，并不理资任。选人候厘务书考，才许荐举。厘务实及三考，无出身通理四考，才许用举主关升。承务郎已上厘务磨勘，一依旧法。自后未经参选人并父祖见任通判以上及宫观通判请

给者，更不差监岳庙。』诏除用恩例陈乞外，更不许差，余依见行条法。是月，祫享太庙，祖宗并为一列，不叙昭穆。新知普州喻樗上书言蜀之可忧者四事，大略谓：昨者北兵深入和尚原，下青泥岭，薄仙人关，赖吴玠等极力拒守，敌遂引去。夫所谓和尚原者，凤之东境，距宝鸡县才两驿，抵凤翔不能百里。我若屯兵其间，则可以下窥秦雍，而于函、洛之路未绝也。所谓仙人关者，青之东境，距利州才七驿，自利抵剑门关百里而羸。今我退守仙人关，则蜀之险要所失过半，敌既到仙人关，习知隘险，必别生计，他日分兵，数道并进，一军自阶、成趋文、政，一军自梁、洋经米仓山入巴、阆，一军自均、房由达州山路入夔、峡，复以一二千人攻仙人关以缀吴玠，势分形散，所备皆急。日者和尚原至仙人关退舍失地凡五百里，不知宣抚司亦复状其实以闻朝廷乎？臣愚于此有二策焉，其一则经理兴元，其二则措置荆襄，使川蜀一军当秦、雍，江陵一军拒襄、邓，可以救援川蜀，覆蔽吴会，出军宛洛，通车三秦矣。』

十有一月庚午朔，初置节度使已下象牙牌，一留禁中，一降付都督府，缓急临敌，果有建立奇勋之人，先次给赐，以为执守。诏诸路州县出卖户帖，仍立式行下。中书门下省奏中书舍人胡寅所言六事，一曰清中书之务，大略谓：『宰相大臣，陛下之所委任，以图中兴之丕烈者也。而兼总六曹有司之事，穷日之功，不得少息，皆细故也，而政事堂与州县无以异矣。望陛下诏宰执大臣选补六部长吏，凡有格法者一切付之，使得各举其职。法之所不载者，事之所不可行者，六部无得为人申请，破坏成法。如是，则大小详要，不相夺伦。中书之务清，有司之事治，庙堂之上，可以志其远者大者，久长之策，恢复之功，庶乎可冀矣。』二曰议学校之制，大略谓：『自军兴以来，布衣韦带之士失其常产，因无常心，弃毛锥而说剑，上封事而觅官，泯泯纷纷，儒风扫地。谓宜稍增教授员阙，慎择老成名士，以充其选。仍诏守臣留意学校，加以岁月，必有可观。』三曰重县令之任，大略谓：『宜籍中外已为台省寺监官，依仿汉制，分宰百里，俟有洽绩，不次升擢，则又增重事权，优假其礼，借以服色，厚给饩廩，凡军马屯驻本县者，许之节制；其经由者，悉用阶级，则又据诸路县分户口、赋入分为三等，上等自朝廷除授，中等则自吏部注拟，下等令帅司、监司同共辟奏，则又用宋元嘉致治之法，以六期为断，革去三年成任、两考成资与堂选数易之弊，则又立四条为三等县考课之法，曰纠正税籍，曰团结民兵，曰劝课农桑，曰敦勉孝悌。俟及三年，考其绩效，已就绪者，就加旌赏；未有伦者，严行程督；皆无善状，则黜汰之。又命从官各举二人之能任者，刺举二人之奸赃者，皆籍于中书，俟考按功实，以次施行。』四曰京官必历亲民，大略谓：『近来由判司簿尉初改官人及亲为京朝官而实不曾历亲民差遣者，例皆不肯参部，便欲直为通判，作威势，黷货贿，为民之害，无所不至。望诏大臣严守格法，不

轻除授，庶几息侥幸之风，励人材之操。』五曰监司、郡守并以三年为任，大略谓：『近岁监司、郡守更易频数，虽使绝人之才居之，号令未及信于民，而已报除代矣。望明诏大臣，凡前宰执、侍从官为州郡，未满三年，不许除代。其庶官知州及转运使、副、判官、提点刑狱，候到任一年，方差替人，其余凡系堂除者，除代一两人而止，仍皆以三年为任。如此，则官有宿业之士，功绪可稽；士息竞夺之风，廉耻可立，乃中兴急务也。』六曰除监司回避户贯之禁：『近年指挥，监司、郡守不得除用土人，非良法也。夫得贤才所临本邦，知利害尤悉，爱百姓尤切；不贤不才者，虽在他方，以非吾土，为害滋甚矣。望明诏大臣，蠲除近禁，尽心选授，惟务得人，有功则赏，有罪则罚。』诏三省措置立法，其在内窠阙，并枢密院差除依此。后颇有所施行，然不尽用也。辛未，赵鼎奏李大有上书言及机权事，上曰：『此涉兵机，不欲付外看详。昔张齐贤上书献收河东之策，太祖怒甚，至裂其奏。及左右既退，徐取其奏，密授太宗曰：「他日取河东，出兵运粮，当用齐贤策。」未几，河东平。沈几如此，当为万世法。』宗正寺上《仙源庆系属籍总要》。诏丞孙纬进秩一等，诸吏赐帛有差。癸酉，川陕宣抚副使吴玠奏：遣其子来奏边事。先一日，玠乞俟防秋毕入对，诏答不许。上谕辅臣曰：『玠比尝请入观，今又遣其子来奏事，可谓得事君之体。玠握兵在外累年，乃能周慎委曲如此，良可嘉也。』诏：『应守令守御，临难不屈，死节昭著，不以官品高下，并令帅司保奏，特与赐谥。』乙亥，和靖处士尹焞充崇政殿说书，令川陕宣抚司加礼敦遣，赴行在所。制曰：『先王之道，具在方册，非得深纯笃厚之士传其师学，敷绎于前，则道固隐而不彰矣。朕博求硕儒，发明治要。闻尔安贫乐道，澹然无求，执德不回，久而益固，是用縻以好爵，列之经阁。勉从弓招，副朕虚伫。』进士颜邵特补右修职郎，卓右迪功郎，彦辉下州文学。初，上闻真卿之后有居温州者，命守臣推择以闻，得邵等三人，而彦辉则真卿十一世孙也。上谓大臣曰：『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在处死为难耳。真卿在唐死节，可为得处矣。况今艰难之际，欲臣下尽节，可量与推恩，以为忠义之劝。』罢吉州榷货务都茶场。癸未，上谓辅臣曰：『邦计匱乏，苟有一毫可以节省，亦当行之。朕宫人仅给使令，然昨日已搜采三十人出之。』赵鼎曰：『节省之道始于宫庭，此陛下盛德也。』甲申，自渡江后，宰辅已减俸三之一。至是，赵等复请于内权减二分，从之。于是行在官吏俸禄皆权减。乙酉，起居舍人任申先试中书舍人，仍兼直史馆。国朝词臣进不繇科第，林摅、彦岐及申先而已。丙戌，议者谓：『梁、洋沃壤数百里，环以崇山，南控蜀，北拒秦，东阻金、房，西拒兴、凤，可以战守。而民未复业，垦辟殊少，多屯兵则粮不足以赡众，少屯兵则势不足以抗敌。』诏邵溥、吴玠择二郡守相度。初，玠于兴元、洋、凤、成、岷五郡治

官庄屯田，又修褒城废堰，民知灌溉可恃，皆愿归业。利路漕臣郭大中言于玠曰：『汉中岁得营田粟万斛而民不敢复业，若使民自为耕，则所得数什百于此矣。』玠用其言，岁入果多。戊子，中书舍人胡寅知邵州。初，寅既论不当遣使，上赐诏书褒谕，而尚书右仆射张浚自江上还，奏使事兵家机权，不用其说，乃遣都督行府准备差使范宁之与问安使何藪偕行。寅复奏疏，言其无益者八、有害者二，大略谓庚戌而后不遣使，敌兵亦不来。及癸丑日遣使，则钩引敌人入国，曾不旋踵。又曰：『去冬下诏罪状刘豫，名其为贼。今豫岂肯宾吾使人达之于敌哉？独有一说使陛下难处者，以二帝为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来，使命屡遣，无一人能知两宫起居之状、警咳之音者，况今岁月益久，虏必重闕，惟惧我知之。今以敌为父兄之仇绝不复通，则名正而事顺，他日或有易闻，在我理直，易为处置。若通使不绝，则敌握重柄，归曲于我，名实俱丧，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见慈颜，宣达陛下孝思之念，虽岁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将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艰梗悠邈，必无可达之理乎？以此揆之，则以二帝为言者，理不难处也。今日大计，只当明复讎之义，用贤才，修政事，息民训兵，以俟北向，更无他策。至于何藪之行，非特无效，决须取辱。臣所见如此，岂得以张浚有言而自抑也？』寅既与浚异论，乃以父病不及迎侍乞湖南小郡，故有是命。甲午，权中书舍人潘良贵缴方州杀人奏案不当。上曰：『杀人者死，此古今不易之法。然情有可悯，许具奏，此祖宗好生之德，第恐州县之吏受赇出入，略加约束可也。』诏江南帅、宪司觉察漕司及州县，毋得重叠催理旱伤民户苗米。诏罢催税户长，复以村疇三十户为一甲，轮差甲头一名催税。江浙荆南福建广南路提点坑冶铸钱赵伯瑜乞减料铸钱，每千重四斤五两，比旧减半斤。许之。时坑冶尽废，伯瑜访得诸监有古碓沦浸入地，渐生矿末，乃淘掘成铜，品合鼓铸焉。

十有二月庚子，诏神武系北齐军号，宜以行营护军为名。神武前军改称中护军，左军称前护军，后军称后护军，刘光世所部称左护军，吴玠右护军，王彦前护副军。言者论：『行在职事官凡有除授，画降指挥，日下供职，此适足以长奔竞之风。除命之出，倘未愜于公论，则御史、谏官得以言，舍人得以缴，给事中得以驳。与其追寝于供职之后，曷若改正于未行之前？伏望特降指挥，除去旧创，亦所以训迪在位，励其风节。』从之。辛丑，赵鼎等奏应都督府军马并拨隶三衙，上曰：『祖宗故事，应军马未有不隶三衙者，今厘正之，甚善。他日差出，即降指挥，听某将节制。其名既出，则军政渐可复旧。』权户部侍郎王俛言：『比年以来，官失其守，废法用例，其弊滋甚。所以恩归于下，怨集于上，人不退听，事益增多。伏望明诏大臣，除刑寺断例合依旧存留照用外，其余委官详定，附入本例。严戒有司，自今悉遵成宪，敢有弗率，必罚毋赦。』诏

左右司、枢密院检详官取索措置，条具申尚书省。赵鼎因请委都司取会前后所行之例约以中制，立为定法，付有司遵守。吏无所肆其奸矣。乙巳，诏以翠羽为服饰者依销金罪赏，并徒三年，赏钱三百千，许人告。丙午，刘子羽知鄂州、主管荆湖北路安抚司公事。张浚既还朝，始议大合兵为北讨计，乃白召子羽，令谕指西师，故有是命。己酉，赵鼎奏谢因足疾蒙赐珍荊。上曰：『药所以攻疾，疾良已则当却药，或者烹炼金石饵之，徒耗真气，非养生之道。岂惟治身，虽国亦然。』张浚曰：『秦以严刑峻法治天下而自速其祸，此可以为戒。』给事中吕祉言：『近制，行在职事官系朝廷擢用，类多疏远，不获一望清光，故特延见访问，所以来贤。审官询事考言，惠至溥也。然侍从官以言语备顾问，朝夕论思，出入献纳，乃其职也，岂可令与庶官轮日面对？愿诏侍从官免轮面对，如有己见，即许依旧请对，勿拘以时，勿限以数。』从之。辛亥，上与赵鼎论人才，因曰：『朝廷用人不分彼此，四方人才，宜参用之。』沈与求曰：『成汤立贤无方，岂限南北？』权户部侍郎王俟言：『兵革未息，屯戍方兴，大计所入，充军须者，十居八九，此国用所以常乏。谨以臣愚见，略陈五事，一曰处冗食之兵，二曰损有余之禄，三曰收隐漏之赋，四曰补销毁之宝，五曰修平准之法。』诏户部勘当，其后颇施行之。甲寅，刑部员外郎杨迈知夔州兼本路安抚使。渡江后，由朝士出为川陕帅臣者始此。庚申，太府少卿沈昭远请久任计臣。上曰：『祖宗时，三司使如陈恕最为久任，号称职。今内外计臣倘能称职，就加爵秩以褒宠之可也，不须数易。』张浚曰：『久任岂独计臣？他官倘有称职者，亦当如此。』辛酉，起居郎潘良贵言：『中台者，出纳王命，赋政四海，喉舌之司也。伏望严饬六曹长贰、郎官，凡朝廷送下勘当事理，并须具格法是非，供报辅臣进呈。』上曰：『祖宗以来，自有格法，有司但能遵守，即为称职。格法既定，谁复有侥幸之心？唯其因事陈请，人思幸得，此法之所以浸废也。可依良贵所请。更切申严。』沈与求曰：『六部乃法守之地，有司徇情，遂至废法而用例，然情岂胜徇耶？侥幸之门塞，则人自安分，天下何患不治？』诏敕令所删定官、监登闻检鼓院官自今并令转对。甲子，诏屯田郎中樊宾候都督府出使日随逐前去江淮措置屯田。时张浚再出江上，欲谋大举，深虑诸将议论不同，赵鼎与之谋曰：『公之此行未便，能举事，莫能兼领也。田而归，不为无补。』于是置官属，画一而去。先是，建言屯田者甚众，至是始为之。丙辰，都督府奏以新知鄂州刘子羽权本府参议军事，与熊彦诗并往川陕抚谕。戊辰夜，雨雹。

校勘记

[1]范冲 原作『范仲』，据《要录》卷八十六改。

[2]王良臣 《中兴圣政》卷十七、《要录》卷八十七作『王良存』。

[3]京挺 《要录》卷九十作『京铤』。

[4]步射 句未尽，《要录》卷九十一作『步射命中』。

宋史全文卷二十上

宋高宗十

丁巳绍兴七年春正月癸亥朔，上在平江，手诏：『将乘春律，往临大江，驻蹕建康，以察天意。』左司建际公辅言：『今日恢复之策，不出攻守二事。攻者，以我攻彼也；守者，防彼攻我也。以我攻彼，其势在我；防彼攻我，其势在彼。攻虽为难，而守之为尤难。攻虽在所急，而守之尤在所急。今将移蹕建康，则其地尤重于淮东矣。臣愚欲乞措置淮西，先选大臣以临之，更增兵将以实之，仍令诸大将缓急相援，首尾相应，则虽虏骑之来，不足畏矣。』置御前军器局于建康府，岁造全装甲五千、矢百万，仍隶枢密院及工部。丙寅，上谕大臣曰：『昨日张俊呈马，因为区别良否优劣及所产之地，皆不差。』张浚曰：『臣闻陛下闻马足声而能知其良否。』上曰：『然。闻步骤之声，虽隔墙垣可辩也。凡物苟得其要，亦不难辩。』浚曰：『物具形色犹或易，惟知人为难。』上曰：『人诚难知。』浚因奏：『人材虽难知，但议论刚正，面目严冷，则其人必不肯为非。阿谀便佞，固宠患失，则其人必不可用。』上亦以为然。丁卯，户部员外郎霍蠡自鄂州军前来奏事，言：『今军事所须而病民最甚者，莫如月桩钱。州县所桩窠名，曾不能给其额之什二三，自余则一切出于州县之吏临时措画，铢铢而积，仅能充数。一月未毕，而后月之期已迫矣。』诏诸州通判开具，申尚书省。龙图阁直学士汪藻再迁一官，以类编元符庚辰以来诏旨成书也。辛未，中书舍人董弅知衢州，免谢辞。先是，有旨禁伊川学，录黄下礼部，吏部员外郎黄次山欲镂板，弅曰：『少俟之。』乃以己见求对。次山即申御史台，谓弅沮格诏令。于是侍御史周秘弹弅，故弅遂罢。新两浙东路提点刑狱张九成罢。先是，左司谏陈公辅论：『九成平日所行无非矫伪，朝廷每每因其辞，辄复廷擢，彼亦何惮而不辞？』诏九成与小郡。九成又辞，乃令主管江州太平观。壬申，进呈李谊论吏部非次阙不当改为集注。上曰：『士大夫羁旅之中，有非次阙不得授，又待集注之期，所以众论以为非尔。闻每赴部授差遣者所费极多，何以责其清廉？』

史臣曰：立国以法者，天下之至公。待人以情者，帝王之全度。太祖杖赃吏于朝堂，以至极刑，无所容贷。而高宗乃悯其赴部之苛费、集注之淹期，惻然有哀矜之心，二者不同，何也？盖祖宗建极之初，立万世之规模，用法不得不尽其严。高宗遭多事之时，士大夫流离困厄者众，故不得不本乎恕。其迹不同，而帝王之度一也。

癸酉，先是，张浚以破贼功迁特进，浚悃辞。上曰：『朕以赏罚治天下，如

卿大臣，固不俟劝。然赏不行，则四方万里无由知卿之功。』浚复固辞以富平败事，受天下之责。上曰：『富平之失，卿以宫祠去位，朕所以示罚也。今日有功，则赏可后乎？卿每有制除则再三辞避，恐于君臣之义有所未安。』浚恐竦奉诏。翰林学士兼侍讲朱震引疾乞在外宫观[1]，不许。先是，董弅免官，震乃白张浚求去，徽猷阁待制胡安国闻之，以书遣其子寅曰：『子发求去晚矣。当公辅之说才上，若据正论力争，则进退之义明。今不发一言，默然而去，岂不负平日所学？惜哉！且复问宰相云：其当去否？既数日，又云：今少定矣。此何等语？遇缓急则是偷生免死计，岂能为国远虑？平生读《易》何为也？』于是安国自上奏曰：『士以孔孟为师，不易之至论。然孔孟之道，失其传久矣。自程颐始发明之，而后其道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徒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夫颐之文，于《易》则因理以明象，而知体用之一原；于《春秋》则见诸行事，而知圣人之大用于诸经；《语》《孟》则发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鄙言怪语，岂其文哉？颐之行则孝悌显于家，忠诚动于乡，非其道义，一介不以取予，则高视阔步，岂其行哉？自嘉祐以来，颐与兄颢及邵雍、张载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莫不荐之。颐有《易》、《春秋》传，雍有《经世书》，载有《正蒙书》，惟颢未及著书。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载在祀典，比于荀、扬之列，仍诏馆阁裒其遗书，以羽翼六经，使邪说不得作而道术定矣。』戊寅，带御器械刘锜权主管马军司并殿前步军司公事。张浚荐锜文武两器，真大将材，故有是命。辛巳，韩世忠奏已还军楚州。上因论：『淮阳取之不难，但未易守。』张浚曰：『淮阳今刘豫要害之地，故守之必坚。』上曰：『取天下须论形势，若先据形势，则余不劳力而自定矣。正如奕棋，布置大势既当，自有必胜之理。』癸未，翰林学士兼侍讲陈与义参知政事，提举醴泉观兼侍讲沈与求同知枢密院事[2]。左修职郎朱倬召对，乞：『申戒有司，勤恤民隐。今西北之民已思见官仪矣，陛下大固其心，勿小小以伤之，天下幸甚！』乙酉，诏：『枢密本兵之地，事权宜重。可依祖宗故事置枢密副使，宰相仍兼枢密使，其知院以下如旧。』吏部侍郎吕祉在建康，闻禁伊川学，上奏曰：『臣窃惟孔子删《诗》，序《书》，系《周易》，作《春秋》，明礼，与门人弟子答问则见于《论语》。凡学孔子，无如子思、孟子。《中庸》与七篇之书具存，自汉至本朝，上所教，下所学，鸿儒硕学、端亮闳伟之士接武于时，何尝不由此道，岂特程颐而后传也？臣窃详程颐之学，大抵宗子思《中庸》篇，以为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之中庸，时中。」程颐之所得也。近世小人见靖康以来其学稍传，其徒杨时辈骤跻要近，名动一时，意欲歆慕之，遂变巾易服，更相汲引，以列于朝，则曰：「此伊川之学也。」其恶直丑正，欲挤排之，则又为之说曰：「此王氏之学，非吾徒也。」号为伊川

之学者，类非有守之士，考其素行，盖小人之所不为。有李处廉者知瑞安县，专事货赂，交结权贵，取程颐文并杂说刊板作帙，遍遗朝士，朋比者交口称誉，谓处廉学伊川。近闻处廉犯入己赃系狱，罪当弃市，远近传笑。此皆子思所谓「小人之中庸而无忌憚」者也。中庸，一也，然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非其学之谬，乃学者之罪也。望将前日圣旨指挥连臣僚所论出榜诸路州县学舍，使学者皆知旧学，而不为近世小人之所习，以补治化。』从之。丙戌，诏以知州军、诸郡通判任六十一阙归吏部[3]，用左右司奏也。于是堂除郡守之阙一百九、通判八十。丁亥，阁门祇候充问安使何蘩、都督行府帐前准备差使范宁之至自金国，得右副元帅宗弼书，报道君皇帝、宁德皇后相继上仙。醴泉观使兼侍读秦桧为枢密使，应干恩数，并依见任宰相条例施行。辛卯，四川都转运使李迨始视事。时茶马司阙官，命迨兼领。熙、丰以来，成都府、秦州皆有权茶司、买马监牧司，至是关陕既失，迨请合为一司，名都大提举茶马司。从之。

二月丙申夜，太平州火。丁酉，镇江府火。己亥，主管台州崇道观王伦充迎奉梓宫使，阁门宣赞舍人高公绘副之。河南京西宣抚副使岳飞赴行在，翌日，内殿引对，飞密奏，请正建国公皇子之位。上谕曰：『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飞色落而退。辛丑，诏以太阳有异，氛气四合，令中外侍从各举能直言极谏之士一人。自复贤良方正科，久未有应者，至是张浚乞因灾异降诏，上从之。壬寅夜，雷声初发。癸卯，命枢密院计议官李棗往江淮讯究营田利害，如有未便于民者，令案与樊宾、王弗商量，先次改正。夜，大雪。甲辰，辅臣奏事，上曰：『朕常日不甚御肉，多食蔬菜，近日颇杂以豆腐为羹，亦可食也。水陆之珍兼陈于前，不过一饱，何所复求？过杀生命，诚为不仁，朕实不忍。』沈与求曰：『陛下举斯心以加诸彼，天下不难治矣！』先是，太阳有异，张浚奏曰：『臣以非才备位宰相，致天象如此，罪无所逃。』上曰：『此乃朕不德所致。』浚因引咎，上曰：『应天以实不以文，惟君臣交修不逮，可以消变。』浚曰：『臣等敢不恭承大训！』丙午，川陕宣抚副使吴玠初置银会子于河池，迄今不改。己酉，上与辅臣论兵器[4]，因曰：『前日岳飞入对，朕问有良马否，飞奏：旧有两马，已而亡之，今所乘，不过驰百余里力便乏，此乃未识马故也。大抵驯而易乘者乃弩马，故不耐骑而易乏。若就鞍之初不可制御，此乃马之逸群者，驰骤既远，则马力始生。』张浚曰：『人材亦犹是也，但当驾御用之耳。』上曰：『人才若只取庸常易悦者，何以济天下之事？』浚曰：『既知其可用，则当不责近效，以待有成。』上曰：『飞今见识极进，论议皆可取。朕尝谕之：国家祸变，惟赖将相协力，以图大业，不可时时规取小利，遂以奏功，从费朝廷爵赏。须各任方面之责，期以恢复中原，乃副朕委寄之意。昨张俊来覲，亦以此戒之。』

史臣曰：上论人材不取庸常易悦者，以其无补也。唐太宗与臣僚论事，有不出其意者，退而有忧色。人主有大功德及于天下者，其志趣不相远类此。

庚戌，吏部尚书孙近等请谥大行太上皇帝曰圣文仁德显孝，庙号徽宗。癸丑，提举广南市舶林保进《中兴龟鉴》。是日，雨雹。丙辰，知果州宇文彬降一官放罢。去岁果州旱，守臣王鹭率民出粟赈贷，会鹭满岁，彬代之，乃与通判州事庞信孺绘禾登九穗图献于朝。上曰：『此不出诞谩，即谄谀尔。去年四川荒旱，黎民艰食，安有瑞禾？政使偶然有之，何足为瑞？往年知抚州高卫进甘露图，朕疾其佞，罢其守符。彬等可降官，仍放罢。』丁巳，湖北京西宣抚副使岳飞为太尉，赏商虢之功。翌日，升宣抚使。飞威名日著，淮西宣抚使张俊益忌之，参谋官薛弼每劝飞调护，而幕中之轻锐者复教飞勿苦降意，于是飞与俊隙始深矣。飞时留行在，遂卫上如建康。己未，上发平江府，以舟载徽宗皇帝、显肃皇后几筵而行。

庚申，淮西宣抚副使刘光世乞在外宫观。先是，议者谓光世昨退保当涂，几误大事，军律不整，士卒恣横。张浚亦言光世沉酣酒色，不恤国事，语以恢复，意气怫然，乞赐罢斥，以警将帅。上然之。光世闻上进发，乃引疾乞祠。上曰：『光世兵比之之韩世忠、张俊之军训练殊不至，一军皆骁锐，但主将不勤耳。月费钱米不费，皆出民之膏血，而不能训练，使之赴功，甚可惜也。大抵将帅不可骄惰，若日沉迷于酒色之人，何以率三军之士？』后三日，乃以亲笔答光世曰：『卿忠贯神明，功存社稷，朕方倚赖，以济多艰。俟至建康，召卿奏事，其余曲折，并俟面言。』平江府进士张宇衢进《历代中兴论》，上读曰：『肃宗以张后、李辅国之故，不能尽子道于明皇，可以谓之仁孝乎？』辛酉，上次常州。赐无锡知县李德邻五吕服。初，上引德邻入对，问以民间疾苦，德邻对：『民户避役，田土悉归兼并之家。近者虽令军丁女户募人充役，然每都不得过一名。欲望均为五人，俾得均济。』诏付户部。上以德邻留心民事，故有是赐焉。

三月癸巳朔，上次丹阳县，韩世忠以亲兵赴行在，遂卫上如建康。甲子，上次镇江府，杨沂中以所部赴行在。诏沂中总领弹压车驾巡幸一行事务。乙巳，上发镇江府，乘马而行。晚次下蜀镇，上谓张浚等曰：『道中晴明，因阅韩世忠背嵬军马极骁健，事艺比往日益更精强。』浚等因论奏：『诸将才能不同，大要在得士心，则人肯用命。』上曰：『天时、地利不如人和。将帅能得士心，则上下和辑，乐为之用矣。』上次建康府，赐百司休沐三日。甲戌，岳飞朝辞。丙子，召提举江州太平观胡安国赴行在。时安国上所纂《春秋传》，翰林学士朱震乞降诏嘉奖。上曰：『安国明于《春秋》之学，比诸儒所得尤邃。向来偶缘留程瑀而出，可令召来。』张浚曰：『若安国乃君子之过，过于

厚耳，小人必须观望求合，岂肯拂旨？』上曰：『安国岂得为小人？俟其来，当置之讲筵。』故有是命。仍用金字递行。安国自言所著《传》事按《左氏》义，取《公羊》、《谷梁》之精者，大纲本《孟子》，而微辞多以程氏之说为据。凡三十年乃成。上甚重之。戊寅，同知枢密院事沈与求进知院事。庚辰，行营前护副都统制王彦知邵州。诏彦军并隶权主管马军司公事刘锜，于是锜始能成军。辛巳，浙西安抚制置使兼知临安吕颐浩兼行宫留守。颐浩至临安，处事甚有绪，豪右莫敢犯禁。淮南西路兼太平州宣抚使刘光世为少保，充万寿观使，奉朝请，封荣国公。时光世入见，再乞罢军，且以所管金谷百万献于朝，乃以其兵属都督府，而有是命。张浚因分光世所部为六军，令听本府参谋军事吕祉节制。诏行在职事官令转对一次。是春，广西大饥，斗米千钱，桃李互实皆可食，凡物多类此。

夏四月癸巳，张浚奏：『雨既沾足，又即晴霁，庶于蚕麦不妨。』上曰：『朕宫中亦养蚕两箔，许欲知民间蚕熟与否。』浚等曰：『陛下敦本忧民如此，天下幸甚。』上又曰：『朕闻祖宗时，禁中有打麦殿。今后圃有水，朕亦令人引水灌畦种稻，不惟务农重谷，示王政所先，亦欲知稼穡之艰难尔。』诏筑太庙于建康，以临安府太庙充本府圣祖殿。甲午，镇江府进士蒋将上书论十事，诏永免文解。乙未，尚书吏部员外郎黄次山为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公事。次山引疾乞补外，曾给事中胡世将举次山自代，张浚因拟次山修注。上曰：『非告讦董其者耶？此风不可长。』遂令补外。浚意甚沮。戊戌，御批郑谔带御器械。翌日，上谕宰臣曰：『谔除命未须行，朕宿思之，昨召用徐俯，外议谓谔所荐。朕何尝容内侍荐人？止缘洪炎进黄庭坚文集，有云徐郎或徐甥者，后因胡直孺荐俯自代，朕问之，始知其人。今谔新命，又恐外间纷纷，不若止与在外宫祠。』张浚等曰：『陛下圣虑如此，敢不奉诏。』庚子，右司谏王缙论江淮营田利害。辅臣进呈，上曰：『营田诚今日大利，如两淮闲田不可数计，但恐招募不行而夺见耕之农，则为民害矣。要须迟以岁月，以渐为之，第使耕种日广，便为大利。』丁未，起复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乞解官持余服。飞与宰相张浚异论，归过江州，上疏自言与宰相议不合，求解帅事，遂弃军而庐墓。上不许。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纲特迁左金紫光禄大夫。时纲遣韩异奉表问上起居，且上疏论时事，略曰：『愿陛下益广圣志，与神为谋，日新苴德，勿以去冬骤胜而自息，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兴之治者无不为之，凡可以害中与之功者无不去。有所规画措置，必以天下为度，必以施于长久可传于后世为法，则中兴不难致矣。夫中兴之于用兵止是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赏罚、明是非、别邪正、招徕人材、鼓作士气、爱惜民力、顺导众心为先，数者既备，则士奋于朝，农安于野，谷粟充盈，财用不匮，将帅辑睦，士卒

乐战，用兵其有不胜者哉?』疏入，诏纲典簿逾年，民安盗息，故有是命。壬子，张浚辞往太平州淮西视师。沈与求奏刘光世尝语人以陶朱公自比，浚等论范蠡之贤人所难及。上曰：『蠡固贤，朕谓于君臣之义，犹有所未尽也。』丙辰，都官员外郎冯康国面对，论蜀中漕运。丁巳，诏送都督府。既而秘书省正字孙道夫转对，上谕曰：『召自远方者，朕必询民间疾苦。至如职事官转对，即以朝廷阙失访之，诚欲追法祖宗，不特举行故事，为文具而已也。卿蜀人，宜知蜀中利害，水运与陆运孰便?』道夫奏曰：『水运迟而省费，陆运速而劳民。』上曰：『水运既便，自当行之。』

五月乙丑，上与辅臣论淮西事，因曰：『兵无不可用，在主将得人耳。赵奢用赵军大破秦军，而赵括将之则大败；乐毅用燕兵攻齐，而骑劫代之，则为田单所败，岂不在主将得人乎?』丁卯，诏江西制置大使李纲趣捕虔、吉诸盗。戊辰，金部员外郎宋棐请诏中外臣僚采访勇力权略之士，不时荐举，以备采择。从之。壬申，诏礼官条具举行文宣、武成王、荧惑、寿星、岳渎、海镇、农蚕、风雷雨师之祀。张浚在庐州，遣计有功赴行在。前二日引对，有功尝献所著《晋鉴》。上曰：『朕乙夜观之，且为艰难之戒。』又面问著《春秋》防微之旨，对曰：『妇笑于齐，六卿分晋，此书之所为作也。』上首肯之。甲戌，胡安国提举万寿观兼侍读，疾速赴行在。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奏：『今以词赋经义取士，而考校者患不能兼通，升黜安能得实?今岁科场，望令诸路转运司取经义、词赋两等，各差考官。』从之。戊寅，上谓秦桧等曰：『治天下须用恩威赏罚并行，若有恩而无威，有赏而无罚，何以为治?朕自即位以来，未尝以私怒降一人官，所以言此者，盖姑息之风不可长也。杨沂中，朕尝日抚绥之，过于子弟。去年淮西有警，朕亲笔戒之：『若不便进，当行军法。』沂中震恐承命，遂以成功二桧曰：『陛下英武如此，中兴不难致矣。』既而给事中兼直学士院胡世将请因北风厉诸将帅，各务究心水利，措置营田。从之。己卯，广西进出格马，上曰：『此几似代北所生。广西亦有此马，则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论：『春秋列国不相通，所用之马皆取于国中而已。申公巫臣使吴，与其射御，教吴乘车，则是虽吴亦自有马。今必于产马之地而求之，则马政不修故也。』诏礼部讨论大火之祀。先是，行在多火灾，言者论：『国家实感炎德，用宋建号。康定间，因古商邱作为坛兆，以阍伯配大火之祭。多事以来，地陷贼境。望诏有司即行在所，每建辰戌出纳之月，设位望祭。』从之。壬午，赐四川都转运使李迨诏书奖谕，以其能裁抑冗滥，以宽民力故也。甲申，诏以时暑，行在所及行宫御史各一员虑谪狱囚，诸路州军令监司分诣。初，命学士院策试效士五十三人，得陈寿昌等十人合格，诏优等授官，平等免文解一次，余皆赐帛罢之。乙酉，手诏：『自今内外臣僚荐士，或不如所举及罪

当并案者，必罚毋赦。』上以荐举法坏，甚者以子弟、姻戚互相荐论，至犯吏议则侥幸首免，故条约焉。尚书省言：『自来立法太重，不能必行。』乃诏自今犯赃私罪者，举主递降二等，其以子弟、亲戚互荐者，令台臣察之。监察御史赵涣乞侍从至职事官不限资序，各举才堪大县者一人，俟二三年之间按其治状，同其赏罚。诏行在所侍从官限一月通举二十人。丁亥，中书省言：『诸路监司除授，依祖宗法，即不避本贯。』诏如故事，仍止避置司州。己丑。张浚奏论史事，因言：『绍圣以旧史不公，故再修，而蔡卞不公又甚，每时以褒贬之语以骋其爱憎。今若不极天下之公。则后人将又不信。』上曰：『谓之实录，但当录其实而褒贬自见。若附以爱憎之语，岂谓之实录?』上又曰：『今日重修两朝大典，不可不慎。』浚曰：『敢不恭承圣训。』庚寅。张浚言：『臣先备员川陕宣抚处置使，切见和静处士尹焯，缘叛臣刘豫父子迫以伪命。焯自长安徒步趋蜀，乞食问路，仅获生全。臣尝延请至司，与之款接，观其所学所养，诚有大过人者。绍兴甲寅春被命还朝，盖尝以焯姓名达之天听。今陛下博采群议，召置经筵，而焯辞免新命。未闻就道。伏望特降睿旨。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遣二初，焯行至九江，会谏官陈公辅请禁伊川学。复辞曰：『学程氏者。焯也。』浚乃显言其学行，请趣召之，焯犹不至。

六月癸巳。左司谏陈公辅人对。面奏兴复之策。因言众论谓南兵不可用。上慨然曰：『赤壁之役，曹操败于周瑜；淝水之战，苻坚败于谢玄，北人岂常胜哉?越王勾践卒败吴王。兵强诸国，亦岂北方士马邪?』乙未，罢江淮营田司，以淮东转运判官蒋璨、淮西转运判官韩昉、江东转运副使俞侯、两浙转运副使汪思温并兼提领本路营田。仍督贵州县当职官接续措置。丙申，御笔：『史馆重修《神宗皇帝实录》，尚有详略失中，去取未尝，恐不可垂信传后，宜令本馆更加研考，逐项贴说进入，以俟亲览二先是。著作郎何抡乞刊正新录纰缪，至是批出。抡所言，张浚意也。戊戌，诏四川制置大使司津遣隐士张大楫赴行在。大楫。龙水人，隐居翠微岩。知天象。尝仿唐制为室?天图》，谓可置之几案及备军幕中候验。因为木式以献。乃诏大楫并赍所藏天文秘书赴行在。壬寅，诏胡安国累上章引疾，可与便郡。以左司速陈公辅等有言也。乃以安国知永州。戊申土《部尚书兼都督府参谋军事吕祉往淮西抚谕诸军。祉初在建康，每有平戎之志，张浚大喜之。浚以刘光世持不战之论，欲罢之，参知政事张守以为不可，浚不从。守曰：『必欲改图，须得有纪律、问望素高、能服诸兵官之心者一人乃可。』浚曰：『正为有其人，故欲易之也工。』时祉亦自谓：若专总一军，当生擒刘豫父子，然后尽复故疆。及光世罢，乃命祉先往淮西。直秘阁詹至闻之。遗浚书曰：『吕尚书之贤，固一时选。然于此军恩威曲折，卵翼成就，恐不得比前人。兼此军今已付之王德。德虽有功，而与郾琼辈故等夷

，恐其下有不能平者。愿更择褊裨素为军中所亲附者使为德副，以通下情。』会祉还朝，而琼与其下八人列状讼德于都督府。且乞回避。都督府谓德直，寝不行，琼等又讼于御史台，德亦言琼之过，乃召德还建康，以所部一军隶都督府，命祉往庐州节制之。祉又辟准备差遣陈克自随。叶梦得与克厚。谓之曰：『吕安老非驭将之才。子高诗人，非国士也。淮西诸军方互有纷纷之论，是行也。危矣哉，』弗听。祉、克皆留其家，乃单骑从军。诏以钦、廉、邕州去岁大水。米踊贵。令本路常子宫蠲赋税。赈饥乏。其公私欠负皆停之。己酉，皇叔同知大宗正司士偁开府仪同三司。士偁尝因对，劝上留意恤民。卜一曰：『朕口干戈未息，不免时取于民。如月桩之类。欲罢未可，一旦得遂休兵。凡取于民者。当悉除之上时建康有积欠左藏库钱帛乞免输，上曰：『建康兵火后遗民无几。朕何忍更取积逋邪？可并除之。』因谓辅臣曰：『朕尝语赵鼎：宣和以前，宰辅非其人，费用无节，诛求无艺，四海之民，困于科敛。不得安业。朕嗣位以来，思与之休息，又以边事未靖，军费之资，取办于诸路者尚多，斯民之灾如此，倘他日兵寝，朕当一切蠲罢，虽租赋之常，亦除二一年。朕之此心，天地鬼神实照临之上张浚等曰：『陛下圣志如此，天必助顺，民之休息，固有期矣。他日更在陛下选用大臣，推行德意二上曰：『然。事亦在朕二秦桧因论及唐太宗不能去封德彝，上曰：『唐太宗用封德彝、宇文士及，朕常以为恨。既知其奸佞，犹信之不疑。』浚曰：『太宗所谓恶恶而不能去也二丙辰，尚书省请申命举人：程文许通用古今诸儒之说及自出己意，但文理优长，即为合格。从之。乙卯，执政进呈左朝奉大夫蒲贄乞驻蹕江陵，上曰：『荆南形胜，自古吴、蜀必争之地。宜谕王庶益浚治城堑，招徕流移，练兵积粟，为悠久之计。』张浚曰：『庶在荆南，颇有治行二上曰：『蜀中多士，几与三吴不殊。近日上殿如李良臣、蒲贄，极不易得。』因论：『士人各随所习。如蜀中之士，多学苏轼父子；江西之士，多学黄庭坚。』浚等曰：『大抵耳目所接，师友渊源，必有所自二贄，闽中人。浚在闽州，引为管机宜文字，后六日，遂以贄行尚书兵部员外郎。丁巳，吏部尚书孙近引疾乞奉祠。张守曰：『闻近信命甚笃，以为自此当有灾咎，亟求去位。』上曰：『君相之命，固不当言命。矧近时日者尤不足信，朕未常闻也。』』

七月乙丑，知虔州张侁条上措置盗贼事件，张浚等言：『侁有才，必有措置。』秦桧曰：『侁向知南剑州，能平贼，甚有功，而言者以为多杀平人。毁誉是非，不公如此。』上曰：『大凡人为血气所使而爱憎移之，所以毁誉是非不公，在上察之耳。』浚曰：『士大夫少学，故如此。孔子许颜回为王佐，盖惟不迁怒，不贰过者，可以为天下国家也。』上曰：『孔子所许，颜回一人而已，可知其难。士大夫少时为血气所使而轻任喜怒，更事既多，若能知悔，则

亦少累。朕为亲王时，或因事轻用喜怒，至今不能忘，常自悔责。』

史臣曰：人君过失与常人不同，天下臣民惟以顺君为义，莫或拂之，而亦莫或回之。惟上圣卓然特立，异于常情，乃能自反尔。故以过为失讳者常千万，文过以自安者常十百，悔过而能自反者，才千一也。

丙寅，秘书郎张戒提举福建路茶事。上因论馆中人材，以为戒好资质而未更事任，可令在外作一任，复召用之。戒闻，请补外。后二日，上谓辅臣曰：『士大夫须更历外任，不必须在朝廷，若既练达而止令在外，则又不尽用材之道。』陈与义进曰：『前日陛下惜张戒人材，除外任以养成之，圣意甚美。』上曰：『中书省可籍记，他日复召用。』丁卯，起复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遣属官王敏求来奏事。初，飞请解官，上命参议官李若虚、统制官王贵诣江州敦请飞依旧管军，如违，并行军法。若虚等至东林寺见飞，具道朝廷之意，飞坚执不肯出。若虚曰：『相公欲反邪？相公河北一农夫耳，受天子之委任，付以兵柄，相公谓可与朝廷相抗乎？公若坚执不从，若虚等受刑而死，何负于公？』凡六日，飞乃受诏赴行在。张浚见飞，具道上所以眷遇之意，且责其不俟报，弃军而庐墓。飞词穷，曰：『奈何？』浚曰：『待罪可也。』飞然之，遂具表待罪。上慰遣之。将行，上谓飞曰：『卿前日奏陈轻率，朕实不怒卿，若怒卿则必有行遣。太祖所谓「犯吾法者，惟有剑耳」，所以复令卿典军，任卿以恢复之事者，可以知朕无怒卿之意也。』飞得上语，意乃安。至是，遣敏求奏事，委曲感恩云：『非官家保全，何以有今日？』翌日，上以其语谕辅臣。秦桧见飞举趾，已有忿忿之意矣。壬申，张浚以旱乞率从官祈雨，又乞弛役、虑囚、算数事，因奏：『如浙西诸郡及宣州、广德军地形下，未觉旱[5]；如镇江、建康地形高，最觉少雨。』上曰：『朕患不知四方水旱之实，宫中种两区稻，其一地下，其一地高。昨日亲阅之，地高者其苗有槁意矣。须精加祈求，庶几数日得雨也。』时方盛暑，浚一日坐东阁，参知政事张守突入，执浚手曰：『守向言秦旧有德声，今与同列徐考其人，似与昔异，晚节不免有患失心，是将为天下深忧。』盖枢密使秦桧。浚以为然。徽猷阁待制邵溥上其父伯温所著《辨诬》三卷。上曰：『事之纷纷，止缘士刑怨耳。数十年来，士大夫相攻诋，几分为国？几分为民？皆由私意托公以遂其事。宣仁之谤今已明白，纷纷之议可止矣。』嗣濮王仲湜薨。仲湜酷好珊瑚，大者一株至数百千。上尝问仲湜：『坠地则何如？』曰：『坠地则碎矣。』上曰：『以民膏血易此无用之物，朕所不忍也。』仲湜无以对。戊寅，史馆校勘张嶠面对。先是，有诏刊修神宗新录讹谬，校勘李弥正、胡理见张浚，辞史职，既而嶠对罢。申后省，以所得圣语云：『范冲、任申先止凭校勘官，便以为是，故实录多舛误。』弥正、理再辞史职，从之。辛巳，张浚等奏祷雨备至，未获感应。上曰：『应天须以实，如恤刑、弛

役之类，当更有实惠可及民者。朕晓夜思之，如积欠一事，为民之害甚大。比因移蹕，所过州县下蠲除之，令民间极喜。可将诸路绍兴五年以前税赋积欠及其他逋负议蠲之，庶几少苏民力。』浚等退而条具，悉施行焉。金晋国王宗维卒。癸未，手诏：『臣民各许实封言事，在外令附驿以闻。』旱故也。宰臣张浚、枢密使秦桧已下引咎乞罢黜，诏曰：『亢阳未雨，忧心如熏。咎在一人，非卿等罪。各安乃位，勿复陈词。夙夜勉旃，以辅台德。』简州教授黄源应诏上书言：『中兴之主，当与创业同。创业当视艺祖，其大计大议取谋于宰相，则赵普等是也；大勋大烈责成于大将，则曹彬等是也。内则讲修政事，为万世计；外则削平僭伪，为一统计。今陛下中兴十有一年，政事则讲修不逮，僭伪则削平不果，何也？无乃隆主势以论一相，威严断以驭大将，作威作福，直与艺祖不同故邪？』因条六事，一曰躬一德以享天心，二曰正东宫以嗣国统，三曰励宗亲以策勋劳，四曰厚禁旅以恐宸极，五曰连秦夏以临三晋，六曰由淮甸以倾全齐。甲申，蠲诸路民户绍兴五年以前欠租，上旨也。坊场净利，五年正月以前所负亦除之。建康府居民贫病者畀之药，死者助其葬。丁亥，诏今后士民陈献利害，令给舍子细看详，其可采者取旨施行。

八月壬辰，张浚奏：『探报伪齐签军自六十以上则减之，十五以上则增之，科调之烦，民不堪命，出军之际，自经于沟渎者，不可胜计。』上蹙然叹息曰：『朕之赤子至于如此，当思有以拯救之。可谕江淮诸郡，凡归附者加意抚纳，厚与调恤，勿令失所，以称朕意。』乙未，江南东路宣抚使张俊为淮南西路宣抚使，盱眙军置司；主管殿前司公事杨沂中为淮南西路制置使，权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刘锜为淮南西路制置副使，并庐州置司。时吕祉至庐州，而郈琼等复讼王德于祉，祉谕之曰：『若以君等为是，则大相诬然。张丞相但喜人向前，傥能立功，虽有大过，彼亦能阔略，况此小嫌疑乎？』于是密奏，乞罢琼及统制官靳赛兵权，乃命二帅往淮西，召琼等还行在。丁酉，左从事郎朱松特改宣教郎，为秘书省校书郎。松，熹之父也，以荐得召见。时已用张浚策，进次建康，指授诸将，计日大举，以复中原。松欲坚上志，即奏言：『陛下当抗志于高明，而辅以睿智日跻之学，垂精延访，早夜汲汲，以求宗庙社稷经远持久之计。申明纪律，崇奖节义，而又以民心为基本，忠良为腹心，则恢复大功，指日可冀矣。』因论：『自古中兴之君，惟汉之光武勤劳不怠，身济大业，可以为法。晋之元帝、唐之肃宗志趣卑近，功烈不终，可以为戒。』又言：『宜鉴既往之失，深以明人伦、励名节为先务，而又博求魁磊骨鲠纯正不回之士置之朝廷，使之乎居无事，正色立朝，则奸萌逆节销伏于冥冥之中，一朝有缓急，则奋不顾身，以抗大难，亦足以御危辱凌暴之侮，庶几乎神器尊严而基祚强固矣。』盖松深病夫士溺于俗学，不明于君臣之大义，是以处于成败之间者

，常有苟生自恕之心，而阙于舍生取义之节，将使三纲沦坠，而有国家者无所恃以为安，而发为是言。上深悦之，谕辅臣曰：『光武固无可议，若元帝，仅能保区区之江左，略无规取中原之心；肃宗惑于张后、李辅国之谗，而亏人子之行，此其可戒也。』四川制置大使席益复与都转运使李迨有违言，交诉于上。诏令学士院赐诏戒谕。戊戌，张浚进呈知荆南府王庶复徽猷阁直学士，上曰：『庶尝云：「今天下不可专用姑息，要当以诛杀为先」。谓朕太慈。闻仁宗皇帝尝云：「宁失之太慈，不可失之太察。」此祖宗之明训也。今百姓犯罪自有常法，何以诛杀为先乎？』浚等曰：『圣人三宝，一曰慈，未闻以慈为戒也。』郈琼叛，执兵部尚书吕祉。祉简倨自处，将士之情不达。淮西转运判官韩璘旧在刘光世幕中，光世待之不以礼，至是诸校或以罪去。祉之乞罢琼与靳赛也，其书吏朱照漏语于琼，琼令人遮置邮，尽得祉所言军兵之罪，琼等大怨怒。前一日，被旨易置分屯，康渊曰：『归事中原则安矣。』诘朝，诸将晨谒，祉坐定，琼袖出文书示中军统制官张景曰：『诸兵官有何罪，张统制乃以如许事闻之朝廷邪？』祉见之大惊，欲退走不及，为琼所执，琼遂以所部四万人渡淮降刘豫。壬寅，张浚见上引咎。上曰：『失三万人，不系国安危，譬犹临阵折伤，亦是常事，卿等不可以此介意，当益镇安人心，激厉士气，以为后图。』浚曰：『臣非才误国，上贻圣虑。今圣志先定，臣复何忧？敢不黽勉，以图报效！』是日，吕祉为郈琼所杀。先一日，琼与其众拥祉次三塔，距淮仅三十里，下马立枣林下，谓曰：『刘豫逆臣，我岂可见之？』众逼祉上马，祉骂曰：『死则死此，尔等过去，亦岂可保也？』军士闻之，有伤感咨嗟者。琼恐摇众心，乃急策马先渡淮，至霍立县，令统领官尚世元杀祉。世元以刃刺祉，且顾统领官王师晟，师晟不肯。祉骂琼不已，遂碎首折齿而死。甲辰，御笔：『两浙东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绍兴府赵鼎充万寿观使兼侍读，疾速赴行在。』是日，张浚留身求去位，上问可代者，浚不对。上曰：『秦桧何如？』浚曰：『近与共事，始知其暗。』上曰：『然则用赵鼎。』遂令浚拟批召鼎。桧谓必荐己，退至都堂就浚语，良久，上遣人趣进所拟文字，桧错愕而出。浚始引桧共政，既同朝，乃觉其包藏顾望，故上问及之。诏新除崇政殿说书尹焞疾速赴行在，以焞再辞除命故也。丁未，张浚论淮西地势险阻，可以固守。陈与义曰：『见王德呈淮西图，道路几不可方轨。』上曰：『地形虽险，亦在将兵者如何耳。李左车谓井陘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韩信卒由井陘口以破赵军。要是险阻不足恃也。』戊申，权礼部侍郎吴表臣言：『比年科举校艺，诗赋稍优，不复计策论之精粗，以致老成实学之士不能无遗落之叹。欲望特降睿旨，今之秋试及将来省闈，其程文并须三场参考，庶几四方学者不徒事于空文，皆有可用之实。』辅臣进呈，上曰：『文学政事自是两科，诗赋止是文词，策论则

须通古今，所贵于学者，修身、齐家、治国以治天下。专取文词，亦复何用？』癸丑，赠吕祉资政殿大学士。时有得祉括发之帛归吴中者，其淑人吴氏持之自尽以徇葬，闻者伤之。甲寅，中书言：『命官犯赃抵死，祖宗之时，间有杖脊刺面，系一时酌情断遣。近来刑部引为常例，甚非朝廷钦恤之意。』诏自今似此案状，令刑部更不坐例，止由朝廷酌情断遣，自是赃吏不复黥配矣。乙卯，御史中丞周秘入对，论：『右仆射张浚轻而无谋，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权，诚不足以用众而专任其数，虽本无疑贰者，皆使有疑贰之心；虽本无怨望者，皆使有怨望之意，故郿琼以此怀疑而叛。愿早正其误国之罪，以为后来之戒。』丙辰，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入对，论张浚罪。是月，诸路大旱，江湖淮浙被害甚广。江西制置大使李纲献言，乞修政事以救今日之弊，大略以谓：『前年江湖闽浙尝苦大旱，陛下亲洒宸翰，劝诱赈济，至诚感天，报以休应，岁大丰穰，民以安乐。自经一稔之后，上下恬嬉，不复勤恤民隐，朝廷百色诛求。上供不以官数而以虚额，和采不以本钱而以关子；丝蚕未生，已督供输，禾谷未秀，已催装发。州县困于转输，文移急于星火，官吏愁叹，闾里怨咨，感动天心，旱灾复作。然则陛下欲销弥灾异，导迎吉祥，不必他求，但如前日之用心，自然感召和气，休应立臻，继旱曷复为丰年矣。今日之患，欲民力宽则军食阙矣，欲军食足则民力乏矣，非有术以权之，使敛不及民而军食足，不可得而均也。惟陛下留神邦本，天下幸甚！』

九月辛酉，申命吏部审量崇、观以来滥赏。初，范宗尹既免相，遂罢讨论。及是复开生二十四项，自是追夺者复众矣。左正言李谊论张浚，望收还政柄，置之闲慢。乙丑，御史中丞周秘入对，言：『近上殿论宰相张浚失谋误国，乞正其罪，未蒙付外施行。臣谨摭所闻，为陛下言其二十罪，虽未足以尽浚之所为，而不达军情、不恤民力、不用善言、不畏公议，所以至于败事者，实皆由此。今犹强颜庙堂之上，以淮西之变为细事，以吕祉之死为奇节，尚欲文饰其过，以欺圣明，此亦可谓无耻矣。望将浚前后罪状明正典刑，以为人臣误国之戒。』浚闻，复求去，自是不复入对矣。丁卯，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韩世忠、淮西宣抚使张俊皆入见，议移屯。秦桧曰：『臣尝语世忠、俊，主上倚两大将譬如两虎，固当各守藩篱，使寇盗不敢近。』上曰：『此谕犹未切，政如左右手，岂可一手不尽力也？』乃命俊将所部自盱眙军移屯庐州。辛未，江西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纲奏疏论淮西兵叛，因劝上以兼听，上深以为然，令学士院赐诏奖谕。时纲疏所陈朝廷措置失当者五，深可叹惜者五，及鉴前失以图将来者五，且言：『天地之变，不足为灾。人不尽言，国之患。侍从者，献纳论思之官也；台谏者，耳目心腹之寄也。今侍从、台谏以言为职，类皆毛举细故以塞责，至于国家大计系社稷之安危、生灵之休戚者，初未尝闻有一言及之。』

陛下试察，如淮西之变，侍从、台谏之臣，亦有见危纳忠为陛下言之者乎？大臣怀禄而不敢谏，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最今日之可忧者。』又以书遗张浚言：『自今春阁下专任大政以来，荐进人才，调护将帅，措置边防，均理财用，皆未卓卓然有以慰天下之心者。声誉损于前时，规模爽于旧说，中兴气象，邈未有期，不知何为而然也？且以近日淮西叛将事观之，官吏军民二十余万相率而北去，将佐遇害者甚众，阁下平日信任以为可属大事如吕祉者，被执以往，挫威辱国，中外震惊，于谁责而可乎？今有人力足以举百钧，而益之以万钧，则力必不胜矣。然有可任之理者，与人共之也。今阁下以一人兼将相之权，总中外之任，而无与人共功名之心，软美者进，鲠谅者疏，逆耳苦口之言不闻，曲突徙薪之谋不至，变生所忽，不足怪也。若因淮西之变痛自惩创，辑睦将帅，博询众谋，惟其是之为从，幡然改图，则未必不转祸而为福也。安危休戚，与国家及阁下同之。』和靖处士尹焞言：『误蒙召命，已及国门。癯老废疾，委实可矜。伏望敷奏，许之自便。』辅臣进呈，上曰：『尹焞可谓恬退矣，辞免之奏至十数上而未止。可降旨不允。』初，以旱故求直言，而太学生有应诏上书论兵事者，且言：『以淮西事论之，去岁刘豫力攻淮西，刘光世遂欲南渡，为退保之计。光世之罪，天下共欲诛之。郟琼等兵马平日骄堕，终不为用，天下之事，有大于此者乎？古中兴之世，则必有中兴之臣。臣观张浚区区之心，实有是念，惜乎才力有限，与非其人。浚之孤立，无一介为助者，为陛下自任以天下之责，此亦今日之所难矣。臣愿陛下召诸大臣尽赴行在，拜张浚为大都督，陛下亲御战马往来问劳，庶使蕃伪之情不能探伺。臣闻张浚一军号曰「自在军」，平居无事，未尝阅习，惟韩世忠、岳飞两军人马整肃。愿陛下速置诸路都督，以通上下之情，无使诸军复有淮西之祸也。』壬申，特进、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监修国史张浚罢为提举江州太平观。浚为相凡三年。给事中、直学士院胡世将试尚书兵部侍郎。先是，赵鼎言：『臣蒙恩召还经帷，方再辞而复遣使宣押，臣无地措足。然先事言之，则不敢殊。盖进退人才，乃其职分。今之清议所与如刘大中、胡寅、吕本中、常同、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妒贤党恶如赵霈、胡世将、周秘、陈公辅，陛下能去之乎？陛下于此或难，则臣何敢措其手也？』疏入，上为徙世将。于是公辅等相继补外。癸酉，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言：『近传淮西军马溃叛，于国计未有所损，不足上轸渊衷。臣愿提全军进屯淮甸，万一蕃伪窥伺，臣当竭力奋击，期于破灭。』诏奖之。右司谏王缙请对，乞留张浚，不从。甲戌，张浚落职，依旧宫观。浚既罢相，而御史中丞周秘复论浚，望削夺官职，重赐窜责，以为大臣专权误国之戒。殿中侍御史石公揆亦论浚罪，请投之远方，故有是命。乙亥，大理少卿薛仁辅乞天下狱有半年未决者，委提点刑狱亲问

；一年未决者，具因依申省。张守等奏：『累降旨催诸路决狱，不得淹系。若如仁辅所奏，则许及半年或一年矣。』上以为然，且曰：『狱，重事也。朕自即位以来，未尝送一人入狱。』淮西宣抚使张俊言军中营寨未办，张守乞增支钱。上因论：『财用皆出民力，若如此之费，实不可已，苟可已者，须极爱惜。张俊尝奏：「军中费却陛下无限钱粮。」朕语之：「朕何尝有一钱与卿，此皆百姓膏血也。卿知百姓膏血不可穷竭，务与朝廷为一体，则中兴之功不难致矣。」』丙子，万寿观使兼侍读赵鼎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前一日，鼎至行在，上召对于内殿，首论淮西事。鼎曰：『臣愚虑不在淮西，恐诸将窃议，因谓罢刘光世不当，遂有斯变。自此骄纵，益难号令。朝廷不可自沮，为人所窥。』上以为然。丁丑，上问赵鼎防秋大计，鼎曰：『淮西虽空阙，当以壮根本为先务。』又问去留如何。鼎曰：『来已失之，遽去不可复尔。今国威少挫，须勉强自振。』上以为然，且曰：『初闻淮西之报，未尝辄动，执政奏事皆皇惧失措，反求以安慰之。』鼎曰：『正须如此。见诸将尤须安靖，使之罔测，不然，益增其骄蹇之心矣。仍以控制之事专责之二将曰：「光世之兵，本不为用。我之所赖，惟汝二人。」彼必感陛下倚任之重，且不敢以朝廷为弱也。前此大臣曾以此启否?』上曰：『彼皆仓皇无地措足，何暇及此?』戊寅，御书《羊祜传》赐枢密使秦桧。辛巳，合祀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并配。张俊至行在，特诏俊赴大礼侍祠。召刘光世、高世则赴行在。权礼部侍郎陈公辅言：『光世之召，乃因大将之言。如是，则朝廷威令可否，皆在诸将。今后大将有过，何以处之?张浚之罢，几于助将帅而罢宰相，何倒置之甚耶?』乙酉，张子仪监登闻鼓院，未上，改军器监丞。大将子孙除职事官始此。交趾郡王李阳焕薨，子天祚立。丙戌，李处廉除名、新州编管。处廉知永嘉县，坐以官钱雕《伊川集》板及印造与人，并他赃当绞。贷死，籍其赀，自是以为例。丁亥，中书言川陕宣抚副使吴玠于梁、洋劝诱军民营田，今夏二麦并约秋成所收近二十万石，可省馈饷。诏奖之。戊子，权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刘铸知庐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抚司公事，仍兼制置副使。张俊既还行在，朝议复遣之，赵鼎显言于众曰：『今行朝握精兵十余万，何至自扰扰如此?倘有他虞，吾当身任其责。俊军还未阅月，乃遽使之复出，不保其无溃乱也。』起居舍人勾涛因荐锜以所部屯合淝，上从之。时淮西制置副使杨沂中亦已还行在，在淮西者，锜一军而已。刘豫使乞兵于金主亶，且请用酈琼为乡导，并力南下。亶阳许之，遣使驰诣汴京，以防琼诈降力名立散其众。先是，王伦奉使，至归德府，豫迟之不遣。弥旬，迓使至，伦始渡河见鲁王昌、沈王宗弼于涿州，具言刘齐营私、民怨之状。时金人已定议废豫，颇纳其言。

冬十月庚寅，上谓大臣曰：『向缘亢旱，诏求直言，自是上书者甚多，虽

经亲览，犹恐未能详究利病。可令后省官子细看详，有可采者，中书条上，取旨行之，庶诏令不为虚文。』诏依旧间日一开讲筵，用右正言李谊奏也。先是，陈公辅建议，以为上日临讲筵，有妨退朝居丧之制，乞令讲读官供进口义。谊奏：『真宗嗣位，首命崔颐正讲《尚书》。英宗嗣位，司马光首请开讲筵，是祖宗三年之制未尝废学也。』从之。壬辰，周秘入对[6]，论张浚罪，乞更赐贬责。丁酉，新知永州胡安国提举江州太平观，从所请也。赵鼎进呈，因言：『安国昨进《春秋解》必尝经圣览?』上曰：『安国所解，朕置之座右，虽间用传注，颇能发明经旨。朕喜《春秋》之学，率二十四日读一过，居常禁中亦自有日课，早朝退省，阅臣僚上殿章疏，食后读《春秋》、《史记》，晚食后阅内外章奏，夜读《尚书》，率以二鼓罢。』鼎曰：『陛下圣学如此，非异代帝王所及。』上曰：『顷陈公辅尝谏朕学书，谓字画不必甚留意。朕以谓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猎，或嗜酒色，以至其他玩好，皆足以蛊惑性情，废时乱日。朕自以学书贤于他好，然亦不至废事也。』戊戌，提举江州太平观张浚责授秘书少监、分司南京、永州居住。先是，赵鼎奏欲降一诏，以安淮西军民。上曰：『当以罪己之意播告天下，俟行遣张浚毕降诏。』鼎曰：『浚已落职。』上曰：『浚误朕极多，理宜远窜。』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大功。』上曰：『勤王固已赏之，为相也功过自不相掩。』于是台谏周秘等论浚罪未已，石公揆、李谊相继论列。秘对后四日夜，降秘书等各两章，后批：『浚散官，安置岭表。』至是鼎封起未即行。翌日至漏舍，约诸人救解，鼎奏曰：『外颇传播，以谓浚之出皆诸将之意。今又如此行，外间益疑矣。』上曰：『若宰相出入由于诸将，即唐末五代之风。今幸未至此!』鼎曰：『今谪浚虽非诸将之言，亦少快诸将之意矣。』上曰：『此不恤也。』枢密使秦桧奏曰：『臣等前日不敢言，今日却当言。』参知政事张守曰：『浚为陛下捍两淮，宣力勤劳。前此罢刘光世，正以其众乌合不为用，今其验矣。群臣从而媒孽其短。臣恐后之继者，必指浚为鉴，执肯身任陛下事乎?』上顾而不答。鼎又曰：『浚有老母，今过岭，必不能将母，陛下忍使其子母为死别乎?』上犹未解。鼎又留身再恳曰：『浚之罪，不过失策耳。凡人计谋欲施之，岂不思虑?亦安能保其万全?倘因其一失便置之死地，后虽有奇谋妙算，谁敢献之?此事利害自关朝廷，非独私浚也。』上意解。鼎朝退，召勾龙如渊、冯康国、冯楫至都堂，曰：『上怜德远母老，有复辟功，决不远谪，无过岭之患。诸君速以书报上意。』三人退，鼎又目之曰：『鼎不负德远，德远负鼎。』又翊日，乃有是命。鼎之初相也，上谓曰：『卿既还相位，见任执政去留惟卿。』鼎曰：『秦桧不可令去。』浚既贬，张守、陈与义乞罢，上皆许之。桧亦留身求解机务，上曰：『赵鼎与卿相知，可以少安。』桧退至殿庐，起身向鼎，谓曰：『桧得相公如此，更

不敢言去。』江西制置大使李纲上疏言：『臣切见张浚罢相，言者引汉武诛王壅事以为比。臣恐智谋之士卷舌而不敢谈兵，忠义之士扼腕而无所发愤，将士解体而不用命，州郡望风而无坚城，陛下将谁与立国哉？夫张浚措置失当，诚有罪矣，然其区区徇国之心有可矜者。愿少宽假，以责来效。』庚子，都官员外郎冯康国乞补外。赵鼎奏：『自张浚罢黜，蜀中士大夫皆不自安，今留行在所几十余人，往往一时遴选。臣恐台谏以浚里党或有论列，望陛下垂察。』上曰：『朝廷用人，止当论才不才。顷台谏好以朋党罪士大夫，如罢一宰相，则凡所荐引，不问才否，一时罢黜，此乃朝廷使之为朋党，非所以爱惜人才而厚风俗也。』鼎等顿首谢。壬寅，秘书省正字胡理、李弥正复兼史馆校勘。赵鼎因奏事，议及改修《神宗实录》，上曰：『止修讹谬，非有所改也。』鼎曰：『所降御笔如此。』上曰：『乃宰相拟定者。』鼎曰：『起居记载著作郎张嶠所得圣语亦然。』上骇曰：『安得有此？』即诏嶠所记勿存留。鼎乃知是事本非上意。鼎又曰：『臣去国半载，今观圣意稍异前日。』上曰：『寻常造膝，每以孝悌之说相摇撼，其实绍述之谋也。』鼎曰：『秦桧莫有此论？』上曰：『无之。自卿去，惟朱震不改其旧。』鼎曰：『臣观持中论者皆惑圣聪，乃是沮善之术，故以为不可太分。当兼收并用，则得人之路广。臣谓君子小人并进，何以为治？与其多得小人，宁若少得君子之为愈也？盖分善恶惟恐不严，稍宽则落其奸。便君子于小人常怨，小人于君子不怨也。』上复以为然，乃诏：『昨令史馆官再加研考新修《神宗实录》，止缘曾统所进本脱落不全，又九卷不载旧史，理宜修整，别无同异之嫌。元校勘官胡理、李弥正可依旧校勘。』癸卯，上曰：『昨布衣赖好古上书论虔贼事颇有理。』赵鼎奏：『大意以招安为非。』陈与义曰：『招安讨杀，不可偏废。』上曰：『用兵则不免害及良民，止当诛其首恶，余悉纵之，乃善。』初，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韩世忠遣亲校温济来奏事，且图上淮阳形势，言贼并淮阳增筑保障，欲遣偏师平之。上戒济曰：『归语汝帅，当出万全，不宜轻动，以貽后悔。』济既禀命，复要他日将士之赏。上曰：『有功须要赏，但须核实，然后有功者劝。世忠既以状来上，则朝廷不欲违其意，但攻淮阳赏一万七千余人，人不以为当也。』济恐悚奉诏。辛亥，权主管殿前司公事杨沂中乞以诸路所起禁军弓弩手拣刺上四军。赵鼎等因论及南兵可教，张守曰：『止是格尺不及耳。』上曰：『人犹马也。人之有力，马之能行，皆不在躯干之大小，故兵无南北，顾所以用之如何耳。自春秋之时，申公巫臣通吴于上国，遂霸诸侯。项羽以江东子弟八千横行天下，以至周瑜之败曹操、谢玄之破苻坚，皆南兵也。』甲寅，直秘阁詹大和知江州，仍趣之任。赵鼎进呈除目，因言：『士人有不可为郡守而必欲得之者，往往不肯就宫祠。』上曰：『尔则不肯，其如一方赤子何？』鼎对而叹曰：『大哉，帝王之

言也!』乙卯，上曰：『昨降出刘瑜书论十事，皆民间疾苦，可择其当行者行之。』赵鼎等曰：『所论皆善，然法令已详密，当申严行下。』上曰：『若申严未必济事，须去其不便于民者，谓如向来浙右困于水脚钱，其后造成纲船，遂免此患。』瑜以布衣应诏言事，上纳用之。丁巳，诏遇六参日，轮行在百官一员转对。右正言李谊奏：『昨扈从臣僚不多，止令轮对一次。今已轮遍数月矣。望准建隆、天圣故事日轮一员，俟百官俱集，则依旧制。』故有是旨。

闰十月辛酉，知广州连南夫条上市舶之弊，上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耳。』癸亥，左正言辛次膺论士大夫营私不任事之弊，诏榜朝堂。时赵鼎再相已逾月，未有所施設，朝士或以此责之。鼎曰：『今日事如久病虚弱之人，再有所伤，元气必耗，惟当静以镇之。若作措置，焕然一新，此起死之术也。张德远非不欲有为，而其效如此，亦足以戒矣。』赵鼎奏张俊措置河道事，上曰：『俊每事必亲临，所以有济。』上因言：『朕每论将帅，须责其挽弓骑马，人未知朕意，必谓古有文能附众、武能威敌，不在弓马之间，抑不知不能弓马，何以亲临行阵而率三军使之赴难?况今时艰，将帅宜先士卒，此朕之深意也。』乙丑，上谕大臣曰：『川陕茶当专以博马。闻吴璘军前尚或以博马价珠及红发之属，艰难之际，战马为急，可札下约束。』丙寅，左宣教郎尹焞为秘书郎兼崇政殿说书。焞及国门，称疾未已，上趣起之。既而焞入见，遂就职。焞每当讲前夕，必斋戒沐浴。或问之，曰：『欲以所言感悟人君，安得不敬?』焞时年六十七矣。焞既经筵数日，即乞致仕。翌日，赵鼎言：『焞有山林志，不乐居此。愿陛下以礼留之。』因加赐赆，焞乃止。其后有言于上者，乃谓其徒相与造谋，欲朝廷见留以为高云。己巳，上谓大臣曰：『朕思今日安民之要，无过择监司、郡守而已。其间或不材之人，奈一方赤子何?可降旨，令侍从官不限员数，举可以为监司、郡守者，中书置籍，遇有阙，卿等共议差填，朕亦当书之屏风，置诸左右，以时揭贴。见在已差人不任职而无他过与自陈宫观，公议亦必以为是。』上又曰：『谬吏之害民甚于赃吏，赃吏一身取钱尔，谬吏为州则一州之胥吏皆取钱；为县则一县之胥吏皆取钱，其害民岂不甚于赃吏也?』秦桧曰：『向令内外侍从举知县，而有互举其子者，其子又皆贪赃。』上曰：『侍从官，朕之所取信也，而其任私欺漫如此，朕当时不知，若知之，当窜之岭表!』庚午，诏侍从官各选可为监司、郡守之人不限员数，具名以闻，务令实惠及民，不为文具。辛未，诏堂除吏部窠阙，并依去年十二月丙午指挥已前旧制施行。自张浚独相，欲革内重外轻之弊，乃诏郎官、馆职二年并补外，又取寺、监丞以下至外州，学官送部者百，阙而取知县堂除者四十处。未几，郎曹、馆职请外者众，终不克行，至是又复其故焉。诏史馆见修徽宗皇帝日

历以《实录》为名，庚辰，韩世忠乞统制官许世安功赏，上曰：『世安虽勇果不及呼延通等，而平稳晓事过之，平居议论，多有补于世忠。』上于诸将偏裨，其才性短长，亦照临无遗如此。辛巳，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纲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时赵鼎奏桧已协议回蹕临安，纲闻之，上疏谏，大略谓：『自昔用兵以成大业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气，据地利而不肯先退，尽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汉相距于荥阳成皋间，高祖虽屡败，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鸿沟，羽引而东，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绍战于官渡，操虽兵弱粮乏，苟或止其退师，既焚绍辎重，绍引而归，遂丧河北。由是观之，今日之事，岂可因一叛将之故望风怯敌，遽自退屈？果出此谋，恐六飞回驭之后，人情动摇，莫有固志，士气销缩，莫有斗心。我退彼进，使贼马南渡，得一邑则守一邑，得一州则守一州，得一路则守一路，乱臣贼子、黠吏奸氓从而附之，虎踞鸱张，虽欲如前日返驾还辕，复立朝廷于荆棘瓦砾之中，不可得也。』既而具防冬画一事件言之，遂忤当路意。时江西大旱，而纲课民修城，民不以为便，侍御史石公揆因劾纲妄自尊大，肆行烦扰；殿中侍御史金安节、左正言李谊、右正言辛次膺亦论纲困苦士民，毒流一路，乞赐黜责。三省乃检会纲累乞宫祠奏章行下，未有代者。纲惩靖康之谤，乃且以本司积蓄钱谷之数闻于朝，自是不复出矣。壬午，赵鼎等奏榷货务出卖度牒，而远方不能就买，欲量付诸路。上曰：『如此，则州县将科敷于百姓矣。』鼎等奏：『不责以限数，则无科敷之弊。』上曰：『宜严为约束，毋使民受其患。』户部侍郎王伋乞令从官所举监司、郡守必取曾经治县声绩显著之人。从之。戊子，诏：『应淮西脱归使臣，不候整会去失，并先次支破本等请给，如有冒滥，即坐如法。』初，淮西军中诸使臣为郾琼劫去，至是复归者甚众。有司以文券不明，例降所给。赵鼎密自于上曰：『此曹去伪归正，当优假之。今乃降其所请，反使栖栖有不足之叹。』上即批出，各还其本等。于是人心欣然，来者相继。

十有一月甲午，用户部尚书章谊请，置赡军酒库于行在，其后岁收息钱五十万缗。淮西宣抚使张俊入见，为上言刘光世罢军政闲居，自有登仙之叹。上不乐，谓俊曰：『卿初见朕何官？』曰：『副使。』『时家费如何？』曰：『贫甚。从陛下求战袍以御寒。』上曰：『今日贵极富溢，何所自耶？』曰：『皆陛下所赐。』上曰：『然则卿宜思所以自效，而有羨于光世，何耶？』俊惶恐谢。丙申[7]，川陕宣抚副使吴玠遣使臣吕政求犒军物。上召政，谕之曰：『归语吴玠，玠自小官拔擢至此，皆出于朕，非由张浚也。大丈夫当自结主知，何必附托大臣而后进？所须犒军物，已支百五十万缗，非因浚进退有所厚薄也。宜以此谕之。』丁酉，执政拟临安火禁条约：凡纵火者从军法，遗火延烧数多者，罪亦如之。上曰：『遗火岂可与纵火同罪？且立法太重，往往不能行。』赵鼎

曰：『遗火数多者，取旨可也。』上曰：『止于徒足矣。庶可以必行。兼刑罚太重，亦非朝廷美事。』戊戌，江东宣抚司干办公事王濬上《八朝进取事类》，诏与升擢差遣。庚子，四川安抚制置大使席益以母朱氏忧去官。壬寅，上谓大臣曰：『张俊事上御下，虑事临敌，皆不易得。独好广邸地，营土木，朕数镌谕，莫能改也。比因其入对，面谕以「朕来建康，行宫皆因张浚所修，朕不允葺。数间小屋为燕居及宫人寝处之地，当与卿观之，初不施丹雘，盖不欲劳人费财也」。俊曰：「略加粉饰，不过二三千缗。」朕语以「国用艰窘之时，以二三千缗崇土木之饰，亦所不忍也」。俊感叹而去。』乙巳，金右副元帅宗弼执伪齐尚书左丞相刘麟于武城。于是尚书省上豫治国无状。金主亶下诏责数之，略曰：『建尔一邦，逮兹八稔，尚勤吾戍，安用国为？宁负而君，无滋民患。』丙午，诏浚州编管内侍李纲留滞衢、抚州，逾年不去，令两路宪臣体访，押赴贬所。赵鼎曰：『陛下于近习不少假贷如此。』上曰：『小事便须绳治，无使滋长。童贯、梁师成岂是一日至此？要在不可假以事权尔。』是日，金人废刘豫为蜀王，囚于金明池。

《龟鉴》曰：方逆豫之陆梁也，群盗纵横，蹂践京汴，凶雏狂悖。子麟、侄猊扰动江淮，其锋不易当也。李横之谋复东京，而豫之气已折；岳飞之收复襄阳，而豫之锋已摧。内有赵鼎赞亲征之谋，外有张浚董督师之事，张、韩、刘、岳又从而诸道进兵，自是而凶酋授首，强敌悔祸，六年而废豫之谋定。金人废豫，自麟、猊败之后，废豫为庶人。而豫建炎四年僭伪，至绍兴七年败走，凡八年而后平云。

己酉，殿中侍御史金安节言诸路和籾米收耗太多。上曰：『郡守当痛与惩戒。』赵鼎等奏：『江东郡守，有掊敛不恤民者。』上曰：『郡守以字民为职，掊敛不恤，朕何赖焉？当悉罢与宫观，选除循吏如周纲、陈橐之流，使罢者不失宫观之禄，而民被实惠，实为两得。』上论诸军使臣猥多，岁增俸廩，因曰：『大将奏功，率以所爱褊裨多转官资，而出战士卒往往不及，不惟无以劝有功，兼亦蠹国用。朕尝谓行赏当先自下，行罚当先自上。』鼎曰：『圣虑高远，岂诸将可及？』庚戌，初，修武郎朱弁既为金人所拘，遣李发归报尼堪等相继死亡。上曰：『艺祖皇帝兵不血刃而得天下，故福祚悠远。自古帝王，未闻穷兵黩武而能长久者。金人连破大国而兵弗戢，不亡何待？来春当极力经理中原。』辛亥，右迪功郎李时雨献《玉垒忠书》三十篇，诏特徇二资。壬子，枢密院计议官吕稽中、司农寺丞盖谅并罢，二人皆为都督府官属，故侍御史石公揆论之。赵鼎等开陈稽中、谅之为。上曰：『用人不须太速，须使名实加于上下，然后无异论。贤士大夫众所未知，骤加拔擢，一遭点污，则为终身之累，非所以爱惜人才也。』丙辰，上与大臣言嗣濮王仲湜酷好珊瑚，赵鼎因言：『顷

到蔡行家，见其奢丽可骇，如卧榻，亦以滴粉销金等为饰。』上曰：『朕顷在藩邸，犹用黑漆床。渡江以来，止用白木上施蒲荐，素黄罗为褥，素黄罗被三条而已，睡后岂复知有华好也?』新知台州秦梓主管台州崇道观。先是，殿中侍御史金安节论梓人品凡下，附丽匪人，讨论之法，独不行于梓。郡守民之师帅，风化所系，而梓之所履如此，难以望其化民成俗矣。』疏入，不报。安节又言：『近降圣旨，欲实惠及民，不为文具。臣之区区，必欲罢梓所授者，盖欲使郡守之选自此加重，以称陛下及民之意也。』梓闻，乞官观，乃有是命。枢密使秦桧深恨之。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司干办公事胡钐充枢密院编修官。

十有二月庚申，礼部尚书刘大中言：『浙东之民有不举子者。臣尝承乏外郡，每见百姓诉丁盐、绸绢最为疾苦，盖为其子成丁，则出绸绢，终其身不可免。愚民宁杀子，不欲输绸绢。又资财嫁遣，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举，诚由赋役烦重，人不聊生所致也。』赵鼎进呈，上曰：『可严行禁止。朝廷法令备具，往往不能奉行，如销金铺翠，立法甚严，禁中有犯，罚俸三月，无一人敢犯者。而闻士民之家尚有铺翠一事，非特长奢侈之风，而残害物命，不知其数。且行下广南、福建，禁采捕者。』鼎退而批旨，以大中所言送吏部措置。癸亥，礼部侍郎常同奏奉诏举可为监司、郡守之人。辅臣进呈，上曰：『朕已令书于屏。今后监司、郡守有阙，有已差人不足任，皆当用所荐人填阙。虽不满一人所欲，而千里之民休戚所系，当权轻重而处之。』庚午，枢密院进呈：先得旨，令京东宣抚处置使韩世忠移司镇江府，留兵以守楚州。世忠上奏，极论敌情叵测，其将以计缓我师，乞独留此军遮蔽江淮，誓与敌人决于一战。上赐札曰：『朕得所奏，益见忠诚，虽古名将，亦何以过?古人有言：阃外之事，将军制之。今既营屯安便，控制得宜，卿当施置自便，勿复拘执。至于军饷等事，已令三省施行。』乙亥，上谓宰执曰：『闻三省文书极繁，卿等省阅，日不暇给，皆由六部官不任责，事事申明故也。岂有为尚书不能任一部之事?朕若擢为执政，便可裁天下之务。』赵鼎曰：『承平时，朝廷尊严，上下有分。昨一小使臣马前喧呼，臣恐其诉冤，乃求差遣尔，政由臣等不才，致朝廷之势陵夷。』上曰：『此须与行遣。天下事，赏罚而已。若有罪不罚，渐成姑息之风，诚为不便。』乃命六部措置，条具申省。金人徙刘豫于上京，后封曹王。乙亥，户部尚书章谊入对，上谕曰：『天下苗禾须与措置，其不熟处除检于外，止令输钱，仍运钱于丰熟之地余米，如此则公私两利矣。』癸未，有司奉九庙神主还浙西。徽猷阁待制王伦、右朝请郎高公绘还自金国。初，刘豫废，左副元帅昌乃送伦等归曰：『好报江南，既道途无恢，和议自此平达。』伦言金人许还梓宫及皇太后，又许还河南诸州。上大喜，赐予特异。初，知泗州刘纲乞调滁州千夫修城，有旨从之。言者以为非是。甲申，上谓宰执曰：『百

姓诚不可劳，但边城利害至重，天下之事，亦权轻重，而朕爱民力，一毫不敢动，惟此役不得已也。』赵鼎曰：『昨得旨，已令优给钱米矣。』以王伦为徽猷阁直学士，充奉迎梓宫使；高公绘为右朝奉大夫，充副使。

校勘记

[1]侍讲 《要录》卷一〇八作『侍读』。

[2]侍讲 《要录》卷一〇八作『侍读』。

[3]任 原作『各』，据《要录》卷一〇八改。

[4]兵器 原作『共器』，据《要录》卷一〇九改。

[5]未觉 原作『禾觉』，据《要录》卷一一二改。

[6]周秘 原作『周禧』，据《要录》卷一一五、《会要》礼五九之一七改。

[7]丙申 原作『甲申』，据《要录》卷一一七改。

宋史全文卷二十下

宋高宗十二

己未绍兴九年春正月乙酉，新监昭州盐仓胡铨签书威武军节度判官听公事。宰相秦桧、参知政事孙近言：『铨昨上书，专诋臣等。若不陈乞，稍加甄叙，则是臣等身为辅弼，区区与小官校曲直，失大臣体。』故有是命。丙戌，以金人来和，大赦天下。赦文曰：『乃上穹开悔祸之期，而大金报许和之约。割河南之境土归我舆图，戢宇内之干戈用全民命。』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徐俯上表贺曰：『祸福倚伏，情伪多端。恐未尽于事机，当复劳于圣虑。』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表曰：『救暂急而解倒垂，犹之可也；欲长虑而尊中国，岂其然乎？』又曰：『谓无事而请和者谋，恐毕辞而益币者进。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雠而报国。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称藩。』飞幕客张节夫之文也。秦桧读之大怒。提举醴泉观王伦赐同进士出身，除同签书枢密院事，充迎奉梓宫、奉还两宫、交割地界使，知阁门事蓝公佐副之。许岁贡银、绢共五十万匹两。戊子，先是，秘书省正字范如圭转对，言：『两京版图既入，则九庙八陵相望咫尺，而朝修之使未遣，何以仰慰神灵，下遂民志？』上凄然曰：『非卿不闻此言。』遂命遣使。秦桧以如圭不先白己，始怒之。知广州连南夫上封事曰：『臣窃惟大金素行凶诈，比年以来，两国皆堕其术中。大概彼以和议成之，此以和议失之。今陛下果推赤心信之，以其割河南之地遂恩之乎？陛下于太上有终天之别，于金人有不戴天之雠，方且许还河南之地，彼其计，实老子所谓「将欲取之，必固予之」，兵法所谓「不战而屈人兵」之术也，谁不怒发冲冠，握拳嚼齿而痛愤哉！陛下方感其恩，遂无赫怒整旅之志。盖用心不刚则四肢委靡，将士欲断发请战，有不可得，谁为陛下守四方者？是陛下

十有余年宠将养兵，殫财曲意之计，一旦积于空虚不用之地，倒持太阿，交手而付之矣。臣伏读正月五日赦文曰：「戢宇内之干戈，」又奉圣旨，不得诋斥大金。如此，直堕其术中，使忠义之士结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将缩手而不为用。臣恐将士解体，鱼溃兽散，如张良所谓谁与取天下者。陛下遣侍从、宗臣祇谒宫庙陵寝，将亲见宫室之禾黍，陵寝之盗掘，此政诗人彷徨不忍去之忧也。恐有扶老携幼感泣而听语者，少者之哭，哭其父与兄也；老者之哭，哭其子也。陛下追悼，其因是谁之过欤？河南之民何啻百万，昔日乐生，今日效死。因民之欲，北向为百姓请命，而以王师甲兵之众随之，河北之人必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此臣所以愿陛下因而图之也。』南夫又为表贺曰：『虽虞舜之十二州，昔皆吾有；然商于之六百里，当念尔欺。』秦桧大恶之。己丑，北使张通古与韩肖胄先行。韩世忠伏兵洪泽镇，诈令为红巾，俟通古过则劫之，以坏和议。世忠将郝抃密告其事，故通古自真、和由淮西以去。通古性聪敏，秦桧以胡铨封事示之，通古一览即能诵。庚寅，责授秘书少监、永州居住张浚复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浚上疏言：『燕云之举，其鉴不远。敌自宣和以来挟诈反覆，倾我国家，盖非可结以恩信，事以仁义者。盖自尧舜以来，人主奄有天下，非兵无以立国，未闻委质夷狄可以削平祸难，远而石晋，近而叛豫，著人耳目，历历可想。战国之时，楚怀王入覲于秦，一往不返，逮今千载之下为之痛心，由辨之不早也。』新除权尚书礼部侍郎兼侍讲尹焞为徽猷阁待制、提举万寿观兼侍讲。焞以议和不合，力辞新命，章十上，乃有是旨。焞五辞不拜。乙未，监明州比较务杨炜献书于参知政事李光，论和戎事，大略以谓：『属者金人求和，乃遣诏谕使，至以无礼臣我，举国喧哗，议论不一。阁下召来造朝，遽复合为一党，寂然无声，有识者谓阁下非不知利害之晓然，所以然者，卖谄取执政尔。金人割中原为一大饵，以钓江南。今欲竭一方求实中原，不知空空之地，孱老孤寡既不可赋，所谓按月所支、一切调度，何从出乎？加之供奉礼物动计百万，异时以有限之财充无厌之敌，是以江海实漏卮尔。日者乃始揭榜都城，有曰「敌人并无须求」，炜所不识也。诸公蒙蔽天听，是何异掩耳窃钟也哉？丞相秦公专误国之谋，倾心黠敌；参政孙公平生齷齪谨畏，天下初不以此责之。如阁下，姑欲爱惜名位，随群而入，逐队而趋，亦以谓敌必可信，和必可讲，则请直以此书上之天子，置以典宪，炜所不辞。』丙申，金右副元帅宗弼始以割地诏下宿州。丁酉，诏发运经制司去『发运』二字，以户部长贰一员兼领。戊戌，同签书枢密院事王伦为东京留守兼权开封尹，提举醴泉观郭仲荀副留守。己亥，万寿观使、雍国公刘光世为陕西宣抚使，川陕宣抚副使吴玠为四川宣抚使，内陕西路阶、成等州听节制如旧。上谕辅臣曰：『河南新复境土，所命守臣，专在拊循遗民，劝课农桑，各使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东

南之财力，虚内以事外也。』秘书省正字汪应辰上疏言：『和议既谐，则因循无备之可畏。臣愿陛下痛心尝胆，以图中兴，勿谓和好之可以无虞，而思患预防，常若敌人之至也。何至以中国之大而下为讎人役哉!』辛丑，诏内侍省副都知蓝安石赐赠保宁军节度使，可特与赐谥。渡江后宦者赐谥始此。夏国主乾顺以李世辅为鄜延岐雍等路经略安抚使。

二月癸丑，京城副留守郭仲荀乞兵与粮，上曰：『朕今日和议盖欲消兵，使百姓安业。留司岂用多兵，但得二三千人弹压内寇足矣。至如钱粮，亦只据所人课利赡养官兵，他日置榷场，不患无钱，岂可虚内以事外耶?』新除左通直郎尹焞固辞待制、侍讲之命，且言：『臣职在劝讲，蔑有发明，期月之间，病告相继，坐窃厚禄，无补圣聪。比尝不量分守，辄及国事，识见迂陋，已验于今。迹其庸愚，岂堪时用?伏望检会累奏，放归田里。』诏焞日下供职。秦桧读焞奏，见『时用』二字，深衔之。戊午，新除太常少卿谢祖信复为殿中侍御史。前一日，上谕秦桧曰：『朕欲用祖信为台官，恐祖信不知朝廷今日事机。卿等可召赴都堂，与之议论。』桧奏：『台谏乃天子耳目，朝廷阙失，所当论列。恐呼召至庙堂然后除授，不能无嫌。』上曰：『大臣朕股肱，台谏朕耳目，本是一体。若使台谏几察大臣，岂朕责任之意耶?』然桧卒不召。己未，尚书右仆射秦桧上徽宗皇帝陵名曰永固，诏恭依。主管台州崇道观王铨言：『后周叱奴皇后陵实以为名，不可犯。且叱奴皇后，夷狄也，尤当避。』桧大怒。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李纲知潭州，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张浚知福州。时浚未闻命，又上疏言：『窃惟今日事势，处古今之至难。一言以断之，在陛下勉强图事而已。』又具札子曰：『自陛下回驻临安，甫阅岁时，圣心之所经营，朝论之所商确，专意和议，莫不幸其将成矣。臣意敌力弱未瑕，姑借和以息我之心；势盛有余，将求故以乘吾之隙。理既甚明，事又易见。料敌上策，还梓宫、复母后，舆地来归，不失前约，结欢笃好，以息我师，迟迟数年，兵无战意，然后遣一介之使，持意外之诏，假如变置大臣，更立后妃，将何以塞请?敌出中策，则必重邀，求责微礼，失约爽信，近在期年，中原之地，将有所付。敌出下策，怒而兴师，直临江表，势似可愕，而天下之乱，或从此而定矣。』新除徽猷阁待制尹焞固辞新命，且言：『臣前所陈述，乃事君之大义，人臣之常分，尽出诚实，非为矫伪。』上察其诚，以焞提举江州太平观。焞又请追还职名，不许。壬戌，新知福州张浚复资政殿大学士，充福建路安抚大使兼知福州。癸亥，御史中丞勾龙如渊、起居郎施庭臣并罢。其后秦桧拟如渊知遂宁府，上曰：『此人用心不端。』遂已。己巳，判大宗正事士??、兵部侍郎张焘辞往西京朝谒陵寝。壬申，醴泉观使赵鼎知泉州。鼎寓居会稽，秦桧犹忌其逼，乃以远郡处之。己卯，临安府火。庚辰，日中见黑子，月余乃没。吉州名解

进士周南仲上书言：『臣于去年奏陈十事，陛下既赐召命，又取十事而行其一二矣。臣不避斧钺，采取天下舆论有五不可、三急务，以为今日献。所谓五不可者：欲雪前羞不可主和议；欲务万全不可失机会；欲复中原不可居东南；欲驭诸军不可不将将；欲得贤才不可废公论。所谓三急务者：一曰重国柄；二曰蓄边略；三曰择守令。』

三月丙申，知漳州廖刚试御史中丞。刚首奏：『臣职在搏击奸邪，当思大体。若乃摭摭细故，矜一得于狐兔之微，则非本心。』他日入对，又言：『今经费不支，盗贼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骄官冗之弊盖不一。其原则在于人主之一身。若意诚心正，以照临百官，则是非不紊，奸邪洞见，天下之弊，可次第革矣。』中书言：『昨修《执政拜罢录》详略失中，本末差舛。』诏史馆重行编修。秦桧之初免相也，上以御札斥其罪，而一时制诏，《拜罢录》具焉。桧欲灭其迹，故有是请。丁亥，和州防御使璩为保大节度使，封崇国公。甲午，诏璩赴资善堂听读，禄赐如建国公例。

四月己未，新荆南路安抚大使李纲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初，纲奏辞新命，又上疏言：『臣迂疏无周身之术，动致烦言，亟奋亟蹶，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实有关于国体。』故有是命。甲子，孟庾为河南府路安抚使，兼知河南府，充西京留守。路允迪为应天府路安抚使，兼知应天府，充南京留守。戊辰，上谓大臣曰：『韩世忠欲献骏马，朕命留以备用。世忠曰：「今和议已定，岂复有战阵事？」朕曰：「不然，敌虽讲和，战守之备，何可少弛？朕方复置茶马司，若更得西马数万匹分拨诸将，乘此间暇广武备，以戒不虞，足以待强敌矣。和议岂足深恃乎？」』庚午，上谓秦桧曰：『陕西诸将既叛复来，缓急金人败盟，难以责任。朕谓中原尚可从容图治，至如陕西五路，劲兵良将所出，他时当用腹心之臣可也。』乙亥^[1]，诏韩世忠、张俊及随行将佐并赐燕临安府治。上以世忠持身廉，特赐建康永丰圩田千顷。世忠辞不受。司农卿莫将论财用五说，曰冗官滥费，榷法虚文，名色轻隐，钱币轻荒，储积不固。诏权户部尚书梁汝嘉与将同措置。

五月甲申，太常少卿周葵守殿中侍御史。赵鼎之始相也，葵在台中，尝连章极论赵子洎不可用，语侵鼎，坐是不得其言而去。逮秦桧独相，意葵必憾鼎，再引入台。一日，内降差除四人，葵言：『愿陛下以仁祖为法，大臣以杜衍为法。』桧始不乐。戊子，判大宗正事士??、兵部侍郎张焘朝谒永安诸陵。前二日，士??等至河南，民夹道欢迎，皆言久隔王化，不图今日复得为宋民。有感泣者。陵下石涧水自兵兴以来久涸，二使到，水即日大至，父老惊叹，以为中兴之祥。甲午，尚书都官员外郎丁则知道州，秘书省正字汪应辰通判建州，枢密院编修官赵雍通判泸州，皆以论事忤秦桧，故出之。枢密院计议官曾?提

举淮南东路茶盐公事。自淮南复置监司，而盐事以漕臣兼领，至是复置官提举。壬寅，诏自今百官并久任，有如饶冒陈乞之人，取旨黜责。时殿中侍御史周葵论：『自顷大臣市恩而不任怨，爵赏轻而人有奔竞之心，刑罚弛而下无畏服之意，风俗不靖，职此之由。』左迪功郎张行成献《询尧书》二十篇，其首曰定谋，次曰审势，次曰议都三篇，次曰议地二篇，次曰议蜀二篇，次曰立志，次曰遣使，次曰任相，次曰蓄力，次曰建亲，次曰搜奇，次曰省官，次曰惜谷，次曰实内二篇。

六月辛酉，权吏部侍郎谢祖信知潭州。祖信既力论赵鼎落职，于是章氏诸孙咸集阙下，再谋理诉，并及史事。上偶知之，谓执政曰：『闻章惇家有人欲陈诉，以赵鼎去，便谓事有更变。此事乃出朕意，鼎何豫闻？有从官为之主义者。』执政奏：『谢祖信，章氏子婿也。』遂命出守。宰臣秦桧乞以上所赐御书真草《孝经》刻之金石，以传示后世。上曰：『十八章，世人以为童蒙之书，不知圣人精微之学，不出乎此也。朕宫中无事，因学草圣，遂以赐卿，岂足传后？』桧请再三，乃从之。甲子，提举江州太平观胡交修兼翰林学士。中兴后学士三人者自此始。己巳，士??、张焘自西京朝陵还，入见。焘奏疏言：『夷虏之祸，上及山陵，瞻望柏城，至于恸哭。虽诛讨殄灭之，未足以雪此耻而复此讎也。祖宗在天之灵震怒既久，岂容但已？异时躬行天罚，得无望于陛下乎？伏望益修武备，以俟衅隙，起而应之，电扫风驱，云彻席卷，尽俘丑类，告功诸陵。如是然后尽天子之孝，而为人子孙责塞矣。』上问诸陵寝如何，焘不对，惟言：『万世不可忘此贼！』上黯然。

《龟鉴》曰：痛哉张焘之谒陵寝也！上问如何，焘不对，惟言：『万世不可忘此贼！』石涧水至之祥，父老惊叹，而西京遗民夹道欢迎，皆言久隔王化，不图今日复得为宋民者，乘此机也抚定遗民，汜扫旧物，修车备器，以修宣王东都之会，庶几可也。夫何敌去而舞，上恬下偷，惟曰韩肖胄等充报谢使而已，秦桧加少保、加国公而已。大赦天下，夸示奇功，而长安咫尺，王曰遄归，故老含涕而绝望，黄河呜咽以流悲。桧之肉，其可食乎！此绍兴八年、九年之间虚老岁月，坐失机会，秦桧主和之议沮之也。

焘又言：『顷刘豫初废，人情汹汹，而我斥堠不明，坐失机会。今又闻敌于淮扬作筏，及造绳索甚多。诸将以朝廷尝有不得遣间探指挥，遂不复遣。敌人奸猾，广置耳目，我之动息，彼无不知。敌之情状，我则漠然不闻。臣又见黄河船尽拘北岸，悉为敌用，往来自若，此无一人敢北渡者。』又言：『郾琼部伍皆西陲劲兵，今在河南，尚可收用。新疆赋租已蠲，而使命络绎，推恩支费，犹用兵兴时例。愿加裁损，非甚不得已勿遣使，以宽民力。』又论陕西诸帅皆不相下，动辄喧争，请置一大帅使之节制。焘所言皆切中时务，而秦桧方

主义和，惟恐少忤敌意，故事皆不行。四川宣抚使吴玠薨于仙人关治所，年四十七。讣闻，诏辍朝二日，赠少师，赙帛千疋。玠御下严而有恩，故士乐为之死。其后制置使胡世将问玠所以胜于其弟璘，璘曰：『敌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然其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吾常以长技洞重甲于数百步外。又据其形便，争出锐卒，与之为无穷，以沮其坚忍之势。至于决机两阵之间，则璘有不能言。』玠后谥武安。初，富平既失律，蜀口屡危，金人必欲以全取胜，独赖玠以为固，由是蜀人至今思之。壬申，签书枢密院事楼炤至长安，留十余日，李世辅因遂说夏人南归。夏人多怀土，独与愿从者二千人来。炤闻之，因与宣谕使周聿皆以书招世辅归朝。癸酉，澧州军事推官韩絅除名勒停，送循州编管，坐倾险怀奸、动摇国计也。时絅上书论议和非计，故窜之。乙亥，王伦自京城赴金国议事。初，右副元帅宗弼密言于金主亶曰：『河南之地，本达兰、宗磐主谋割与南宋，二人必阴结彼国。今使已至汴京，未可令过界。』伦有云中旧吏隶宗弼帐下，密来谒伦，告以宗弼诛达兰。伦具言于朝，乞早为之备。而秦桧但奏趣伦过界。伦将使指北行。时宗磐等谋为变，遂命中山府拘伦，且会本路签军，以复取河南为名，将作乱。丁丑，夏国主乾顺薨。

秋七月己卯朔，金主亶执其领三省事宋国王宗磐、充国王宗隼、滕王宗英、虞王宗伟。先是，金人吴矢者谋反，下大理狱，事连宗磐等。辛巳，皆坐诛。丁亥，秦桧留身论治道，上曰：『御众以宽，朕于宫中，未尝轻用鞭扑，往者刘豫苛虐，闻此间仁政，即以为笑。赵鼎屡劝朕励威，朕不谓然。今得失之效何如哉？』桧言：『陛下与豫势异，豫之叛逆，人所不与，非劫以威，不能苟延岁月。陛下承祖宗之德，惟仁政可怀远尔。』上因历述古今帝王治迹，专以仁祖为法。是日，王伦至中山府，为金人所拘。甲午，诏三省催促刑部，将今赦未检举人速其事因，申省取旨。以久旱，用言者请也。丁酉，命四川制置使胡世将兼权主管四川宣抚使司职事。世将自成都驰赴河池。己亥，秦桧言：『陛下斋居蔬食，以祈天雨泽。考之典礼，惟当损太官常膳。』上曰：『虽损膳，岂免日杀一羊？天意好生，朕实不忍。』既而雨应。庚子^[2]，王伦在中山府，始闻金国内变，俄传都元帅宗弼昨夜抵城外，已还祁州矣。少顷，引接者令伦等赴元帅府。辛丑，临安府火。

八月己酉，复淮南诸州学官员。签书枢密院事楼炤自凤翔东归。甲寅，新夔州路提点刑狱喻汝砺行驾部员外郎。汝砺始以勾龙如渊荐，故得召，及对，首论：『愿革近时文章骯骯之习，以还西京典雅鸿奥之风，起中兴博大混一之气。』又论：『蜀中之力何以屈？非兵屈之，官之冗者屈之也。非官之冗者屈之，士大夫之滥赏者屈之也。官之冗，赏之滥，滥与冗偕，焉取人之父兄子弟所以相养活之具？而溃败磔犁之，吾国几何而不屈乎？吾国屈矣，于何而可以伐

人之国乎?』上甚嘉纳，且面谕曰：『不见卿久矣，英论如昔。』遂下所奏之疏付中书。秦桧使人谕以『上将用君，君宜与时高下，毋妄言。』汝砺不答。翌日，遂有是命。戊午，金都元帅宗弼杀鲁国王昌于祁州。昌临刑，谓宗弼曰：『我死之后，祸必及尔，宜早图之。』辛酉，吏部员外郎徐度言：『新复州县遗民久罹暴虐，如州之僚属、县之令佐，最为近民，尤当谨择。』上曰：『度所论极当。新疆百姓久被虐政，若州县官非其人，朕之德意何以自达?』乙亥，初，金人欲得王威、赵荣，已遣还之。韩世忠遗秦桧书曰：『荣、威不忘本朝，以身归顺，父母妻子，悉遭屠灭，相公尚忍遣之，无复中原望耶?』桧渐，乃令荣、威自六合赵淮西而去。丙子，命常州津遣通微处士陈得一赴史馆，补修《奉元历》。

九月戊寅朔[3]，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李世辅言：『初归朝日，有父母兄弟之讎，臣曾报复，乞待罪。』诏世辅有功郤延，特放罪。后四日引对便殿，上谕曰：『卿忠义归朝，立功显著。』乃起复故官，赐名忠辅，除枢密院都统制。俄又赐名显忠。癸未，楼炤言：『川陕既分屯人马，已将自兵兴以来创生科敷悉行蠲免，凡八十余万贯石。』上曰：『四川久屯大兵，不无科须。今故地归复，兵各分遣，得以减罢，遂可爱养民力矣。』上欣然，喜见于色。胡世将为川陕宣抚副使，置司河池，诸路并听节制。世将精神明悟，闲习吏治。其守成都，甚有政绩，至是就用之。世将既除宣副，诸将皆贺。世将语之曰：『世将不能骑射，不知敌情，不谙边事。朝廷所以遣来者，袭国朝之故事，以文臣为制将尔。自今以往，军中事务，皆不改吴宣抚之规摹。世将有所未达，诸公明以指示。或诸公有所未达者，亦当奉闻，各推诚心，勿相疑忌，共济国事可也。』诸将皆拜谢。初，资政殿大学士张守帅江西，以郡县供亿科扰烦重。上疏请蠲积欠，损和买，罢和籴，及裁减军器物料。上欲行之，时秦桧方损度支为月进，且日虞四方财用之不至也，览疏怒，谓人曰：『张帅何损国如是?』守闻之，叹曰：『彼谓损国，乃益国也。』至是，成都阙帅，桧遂拟以守代胡世将。上曰：『张守素弱，岂堪远道?江西盗贼宁息，人方安之，无庸易也。』桧乃止。庚寅，罢经制司，其诸路常平事令提刑兼领，用曾统奏也。常平法起于西汉，岁丰则敛，歉则散，后世讲之尤详。秋成则敛，春饥则散，可以平物价，抑兼并，人有接食，官无折阅，法至良也。辛卯，楼炤奏以阁门祗候、知同州郝抃知陕州。上问秦桧曰：『陕州合差是何臣寮?』桧曰：『旧系差文人。』上曰：『武臣作郡，往往不晓民事，又多恣横。今日所还州郡久陷夷伪，尤须守臣得人，使之爱养百姓，武臣非所任也。可自今只差文臣，庶能宣布德泽，亦以收还威柄。』

冬十月辛亥，诏侍从各荐士二人。时言者请遵祖宗故事，诏中外各举所知

，特加亲擢。如此，则庶僚无附下之嫌，大臣免招权之谤。上亦以中原隔绝，遗才必多，故有是命。同签书枢密院事王伦始见金主亶于御林子。伦致上命，亶悉无所答，令其翰林待制耶律绍文为宣勘官，问伦：『还知元帅罪否？』伦对：『不知。』又问：『无一言及岁币，却要割地。但知有元帅，岂知有上国？』伦曰：『昨者签宣萧哲以国书来，许割河南，归梓宫、太后，天下皆知上国寻海上旧盟，与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两国耳。』癸丑，权吏部尚书兼史馆修撰张焘知成都府兼本路宣抚使、四川制置司，限二月结局。初，成都谋帅，上谕秦桧曰：『张焘可付以便宜，使治成都。第道远，恐其惮行。』桧退，召焘谕旨。焘曰：『君命也，焘其敢辞？』上大喜，遂有是命。上谕桧曰：『焘虽安抚一路，如四川前日无名横敛、不急冗费，可令蠲减，以宽民力。』以成都帅臣而得行四川民事自焘始。庚午，诏新成都府路安抚使张焘令引对。焘奏：『蜀自军兴以来，困于征繇，民力凋弊。官吏既不加恤，又从而诛剥之。去朝廷远，无所赴诉。臣俟至部，首宣陛下德意，俾一路之民咸沾惠泽。』上曰：『岂惟一路，应四川宽恤事件，悉委卿措置。』焘因奏：『臣入界即行询访民间，一利一害，先次罢行；官吏有贪冒惨酷为民之蠹者，臣先次放罢，续行按发，庶几远民速沾实惠。』上皆可之。焘又言：『今兹和议甫定，征战暂息，亦可谓闲暇之时矣。况来年岁在庚申，乃艺祖开基之载，得非陛下中兴之时乎？时不可失，愿陛下鉴诗人闲暇之语，稽孔孟发明之意，汲汲专以治政刑为务。』上曰：『朕当书此语置之座右。』乙亥，签书枢密院事楼炤乞赐告省侍于明州。上谓宰执曰：『群臣之有亲者，朕未尝夺其情。昨萧振以亲为言，亦令奉亲而来，庶使不失为臣为子之道。今炤可给假迎侍。』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来朝。初，乘氏人李宝少无赖，尚节气，乡人号为泼李三。飞入朝，宝愿归军中，飞以为马军，未之奇也。宝怏怏，与其徒谋北归。事露，飞尽斩之。宝抗言：『欲归者宝也，众皆不豫。』飞奇而释之。宝愿归山东，会合忠义人立功。飞许之。宝募得八百人赴飞军，飞乃以宝统领军马，屯龚城。金主亶复遣耶律绍文至驿，谕奉使王伦言：『卿留云中无还期，及贷之还，曾无以报反间，贰我君臣。』乃遣副使蓝公佐先归，论岁贡、正朔、誓表、册命等事，而拘伦以俟报，已而迁之河间，遂不复遣。

十一月己丑，故追复左通直郎、直龙图阁张所特与一子官，仍赐其家银、绢百匹两。先是，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言所忠义。上命复旧官。飞又言：『好生恶死，人之常情。所以忠许国，义不顾身，虽斧钺在前，凛然不易其色。乞与旌加褒异，使天下忠义之士皆知所劝。』故有是命。户部侍郎周聿言：『陕西士人学术各荒，拙于为文。若与四川类试，必不能中程。乞别立字号。』上曰：『陕西久陷伪境，朕欲加惠远方，可令礼部措置。』川、陕分类试额自

此始。庚寅，右正言陈渊入对，论：『比年以来，恩惠太泛，赏给太厚，匪颁赐予之费太过。府库空虚而发之不己，财赋匱竭而取之益详。陵寢未成，郊祀不远，内有诸将之馈，外有邻境之好，所用既众而所入实寡，此臣所甚惧也。臣愿陛下凡有锡赉，法之所无而于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议，户部得以执奏，有司得以献其疑，台谏得以论其失，一有失当，即行改正，时前日之弊，庶几可息矣。』翌日进呈，上谓宰执曰：『朕未尝有一毫之妄费。』秦桧曰：『渊初除谏垣，职在规正故耳。』上曰：『渊老成有学，乃杨时之婿。闻尝讲《论语》、《中庸》。可令其子适进来上。』因论：『极高明而道中庸，此不可分作二事。』桧等曰：『陛下之学，深造圣域，非臣下所及。』

十二月辛酉，参知政事李光罢。光与右仆射秦桧议事不合，于上前纷争，且言桧之短，殿中侍御史何铸因劾光狂悖失礼。光引疾求去，上命以资政殿学士出守。言者又击之，后三日，以光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宗正丞郑鬲乞以常平钱于民输赋未毕之时悉数和余，从之。上谓宰执曰：『常平法不许他用，惟时赈荒恤饥，取于民者，还以予民也。』己巳，给事中兼侍讲刘一止、起居郎周葵并罢。初，一止、葵皆以言事忤秦桧，二人应诏举左宣教郎吕广问，广问尝为李光属官，光欲除馆职，桧不许，殿中侍御史何铸即奏二人非知广问，特迫于光之囑而举之，是欺陛下也。诏一止、葵落职与宫祠。新陕西转运副使李唐孺为四川转运副使。女真万户呼沙呼北攻蒙兀部，粮尽而还，蒙古追袭之，至上京之西北，大败其众于海岭。金主亶以其叔呼勒玛为招讨使，提点夏国、鞑靼两国市场。鞑靼者在金国之西北，其近汉地谓之熟鞑靼，食有粳稻；其远者谓之生鞑靼，止以射猎为生。性勇悍，然地不产铁，故矢镞但以骨为之。辽人初置市场与之回易，而铁禁甚严，至金人始弛其禁。又刘豫不用铁钱，繇是河东、陕西铁钱率自云中货于鞑靼，鞑靼得之，遂大作军器焉。

庚申绍兴十年春正月辛巳，先是，金人遣奉使官知阁门事蓝公佐南归，议岁贡、誓表、正朔、册命等事，且索河东北士民之在南者。癸未，右正言陈渊入对，言：『自公佐之归，闻金人尽诛前日主议之人，且悔前约，以此重有要素。臣谓和战二策不可偏执。』上语渊曰：『今日之和，不惟不可偏执，自当以战为主。』秦桧奏曰：『臣度近日上封言臣等罪，陛下掩蔽者多矣。』上曰：『凡上书朕无不览，若言卿等过咎，岂可不令卿等知，却令积成大过耶？』乙酉，李谊假资政殿学士，充迎护梓宫、奉迎两宫使，京畿都转运使莫将副之。谊不受命，乃以将充迎护使，知阁门事韩恕副之。戊子，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李纲薨于福州[4]。纲之弟校书经早卒，纲悼恨不已，会上元节，纲临其丧，哭之恸，暴得疾，即日薨，年五十八。甲午，诏作忠烈庙于仙人关，以祠吴玠。丁酉[5]，提举江州太平观尹焞迁一官致仕，以焞引年告老故也。己亥[8]，右正

言陈渊言：『伏见近者所命之使有所升黜，且趣其行。今急于遣使而不及其他，则知虏不能无求，然我有不可许者，如取河北之民，则失人心；用彼之正朔，则乱国政。至于岁币之数，多未必喜，寡未必怒，与多不若寡之为愈。盖和、战两途，彼之意常欲战，不得已而后和；我之意常欲和，不得已而后战。或者必欲多与之币，以幸其久而不变，则无是理。愿训所遣之使，俾无轻许，以误大计。』癸卯，上谓大臣曰：『莫将奉使金国，凡所议者，可一一录付。恐将妄有许可，他日必不能守。』乙巳，布衣欧阳安永献《祖宗龟鉴》。诏户部赐束帛。

二月辛亥，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刘锜为东京副留守，仍兼节制军马。癸丑，诏曰：『永惟三岁兴贤之制，肇自治平，爰暨累朝，遵用彝典。顷缘多事，荐展试期，致取士之年，属当宗祀。宜从革正，用复故常。可除科场于绍兴十年仰诸州依条发解外，将省、殿试更展一年，于绍兴十二年正月锁院省试，三月择日殿试。其向后科场，仍自绍兴十二年省试为准，于绍兴十四年令诸州依条发解。』用御史中丞廖刚之言也。丁巳，喻汝砺知遂宁府。汝砺本勾龙如渊所荐，又与李光相知。光罢，因求去，改除潼州府路转运副使。汝砺至官，以表谢上，略曰：『顾臣何知，立节有素。方延和廷议，既不能割地以赂戎，暨伪楚滔天，又不忍联名而卖国。』时人称之。张鼎特改合入官。鼎为太湖令，以荐者得召见。上谕大臣，令改秩堂除剧县，且曰：『此因能以任之也。若一县得良令，则百姓皆受其赐矣。』庚申，御史中丞廖刚试工部尚书。刚每因奏事，论君子小人朋党之辨，反覆切至；又论：『人君之患，莫大于好人从己，若大臣唯一人之从，群臣惟大臣之从，则天下事可忧。』刚本秦桧所荐，至是滋不悦。他日因对，又请起旧相有人望者处之近藩重镇。桧闻之曰：『是欲置我何地耶？』既积忤桧，遂出台，而刚之名闻天下。西京留守孟庾为东京留守兼权知开封府。庚午，上与秦桧论川陕财赋。上曰：『将帅、漕臣皆当体国为一家，士卒固欲拊循，民力亦须爱惜，岂可妄费也？』癸酉，御史中丞王次翁言：『吏部审量滥赏，皆显然暴扬前日之过举，盖害陛下之孝治。望悉罢累降指挥。』从之。先是，新知太平州秦梓、知泰州王唤皆以恩幸得官。及是，次翁希桧旨以为之地，繇是二人骤进。

三月丙戌，成都府路安抚使张焘始至成都。初，焘自京洛入潼关，已闻金人有败盟意。逮至长安，所闻益急。焘遽行，见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为言：『和尚原最为要冲，自原以南，则入州路，散失此原，是无蜀也。』世将曰：『蜀口旧戍皆精锐，最号严整。自朝旨撤戍之后，关隘撤备。世将虽屡申请，未见行下。公其为我筹之。』焘遂为世将草奏，具言事势危急，乞速徙右护军之戍陕西者还屯蜀口；又请赐料外钱五百万缗，以备缓急。辛卯，尚书吏部

员外郎朱松知饶州，以右谏议何铸奏其怀异自贤也。丙申，大金贺正旦使苏符自东京归。初，洪皓既拘冷山，希尹问以所议十事，皓折之。希尹曰：『汝性直，吾与汝如燕，遣汝归。』议遂行，会莫将继续来，议不合，囚之涿州，事复变。符至东京，虏人不纳，乃还。

夏四月丁未，知建康府漂水县李朝正召赴行在。先是，江东制置大使叶梦得言：『朝正到官二年，招集归业人户万余，磨出隐漏税赋四万贯石匹两，委有显效，乞稍加试用，以风能吏。』上召对，既而谓秦桧曰：『近时县令以政绩被荐，往往别除差遣。不若与之进秩还任，庶久则民安其政。』乃迁一官，赐五品服遣还。癸丑，右承议郎范振上书论雇募耆户长等十事。乙卯，上谓辅臣曰：『朕昨夕阅振书，所论皆民间利病，其言多可采。』遂以振知南安军。振，建阳人也。壬戌，东京副留守刘锜入辞。上命锜以所部骑司之军往戍，又益以殿前司兵三千人。诸军家属皆留顺昌就粮，惟精兵分戍陈、汴。乙丑，淮西宣抚使张俊乞免其家岁输和买绢，三省拟每岁特赐俊绢五千匹，庶免起例。上以示俊，因谕之曰：『诸将皆无此，独汝欲开例，朕固不惜，但恐公议不可。汝自小官，朕拔擢至此，须当自饬如作小官时，乃能长保富贵，为子孙之福。』俊皇悚，力辞赐绢。俊喜殖产，其罢兵而归也，岁收租米六十万斛。庚午，诏复置四川诸州学官员。壬申，签书枢密院事韩肖胄知绍兴府。

五月甲申，诏徽宗皇帝御制阁以敷文为名。丙戌，金都元帅宗弼入东京，留守孟庾以城降。初，左副元帅、鲁国王昌既废，伪齐乃言：不如因以河南地锡与大宋。宗弼力不能争。及昌诛，宗弼始得政，以归地非其本计，决欲败盟，遂分四道入寇，命聂嘒贝勒出山东；萨里罕寇陕西；李成寇河南，而宗弼自将精兵十余万人，与孔彦舟、郾琼、赵荣抵汴。至是犯东京，遂命使持诏，遍抵诸郡。知兴仁府李师雄、知淮宁府李正民皆束身归命，自是，河南诸郡望风纳款矣。金人陷拱州，守臣王慥死之。敌萨里罕趋永兴军，陕西州县伪官所至迎降，远近震恐。丁亥，东京副留守刘锜至顺昌府。金人陷南京，葛王褒以数千骑至宋王台，留守路允迪朝服出城见之，遂送允迪于汴京。或曰：允迪至汴京七日，不食死。戊子，四川宣抚副使胡世将在河池，知同州张恂遣人告急。权知永兴军郝远开长安城门纳金人，长安陷，关中震动。知陕府吴琦城守以拒金人，郝远遣人持金国檄书至宣抚司，语不逊，不可闻，世将焚之，斩其使。己丑，直龙图阁陈桷守太常少卿。时上将用桷，问其所在，秦桧不乐之，缪以同姓名者为对，曰：『见从韩世忠军为参谋。』上笑曰：『非也。桷佳士，岂肯从军耶？』遂召用。金人陷西京，权留守李利用弃城遁。庚寅，知顺昌府陈规得报：敌骑入东京。时新东京副留守刘锜方送客，规以报示锜，锜曰：『吾军有万八千人，而辎重居半，且远来，力不可支。』乃见规，问曰：『

事急矣。城中有粮，则能与君共守。』规曰：『有米数万斛。』倚曰：『可矣。』规亦力留锜共守。锜又见刘豫时所蓄毒药犹在，足以待敌，其所部选锋、游奕二军及老幼辎重夜四鼓才至城下。旦得报，敌骑入陈，距顺昌三百里。阖城惶惑。锜遣官属与规议敛兵入城为捍御计，人心稍定。辛卯，诏以镇江府所籍酃琼水陆田四十三顷赐李显忠。四川宣抚副使胡世将自河池遣泾原经略使田晟以兵三千人迎敌。始金人之渡河也，惟孙渥、吴璘随胡世将在河池，世将仓卒召诸帅议出师，杨政及晟先至，渥进曰：『河池地平无险阻，愿公去此，治兵仙人原。元戎身处危地，而欲号令将帅使用命赴敌，渥不识也。』吴璘抗声言曰：『和尚原杀金子之战，方璘兄弟出万死破敌，时承宣在何许？今出此懦语沮军，可斩！』璘请以百口保破敌，世将壮之，指所坐帐曰：『世将誓死于此矣。』官属韩诏等进曰：『渥实失言，不宜居幕下。』遂先遣晟还泾原，渥赴熙河。渥恐惧汗落，单马趋出。是日，统领军马李宝与金人战于兴仁府境上，杀数百人，获其马甚众。宝，岳飞所遣也。壬辰，刘锜召诸将计事。有欲就便舟顺流而下者。或曰：『去则敌人邀我归路，其败必矣。莫若守城，徐为之计。』锜曰：『锜本赴官留司。今东京既陷，幸全军至此，有城池可守。机不可失，当同心力，以死报国家。』众议始定。即凿舟沉之，示无去意。锜与属官等登城区处，城外有居民数千家，恐为贼巢，悉焚之。分命诸统制官许青守东门，贺辉守西门，锤彦守南门，杜杞守北门，且明斥埃及募土人作乡导间探，于是军人皆奋曰：『早时人欺我八字军，今日当为国家立功！』锜亲于城上督工设战具，修壁垒。时守备全缺，锜取伪齐所作蚩车，以轮辕埋城上，又撤民家屋扉以代箠篱笆，凡六日粗毕，而金人游骑已渡河至城外矣。丙申，胡世将命右护军都统制吴璘将二万人自河池赴宝鸡、河南以捍寇，遣杨政、郭浩为之声援。先是，世将屡奏乞速徙右护军之屯陕右者还屯蜀口，不报。丁酉，始诏世将日下抽回。己亥，万寿观使、雍国公刘光世为三京招抚处置使以援刘锜，以统制官李贵、步谅之军隶之。庚子，诏右护军都统制吴璘同节制陕西诸路军马，以金人犯陕西故也。又诏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军事合行黜陟，许依张俊所得指挥。辛丑，提举醴泉观郑亿年乞在外宫观，改提举亳州明道宫。初，边报至行在，从官会于都堂。工部尚书廖刚谓亿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讲和，今已背约，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亿年气塞。秦桧以为讥己也，乃曰：『尚书晓人，不当如是。』亿年惧，求去，乃有是命。是日，金人犯凤翔府之石壁寨，吴璘遣统制官姚仲等拒之。仲自奋身督战，舍赫贝勒中伤，退屯武功。时杨政母病方死，亦不顾家，径至河南，与璘协力捍敌。已而诸军家属悉归内地。人心既定，踊跃自奋，不复惧敌矣。先是，金人之别将又围耀州，节制陕西军马郭浩遣兵救之，敌解去。壬寅，金人围顺昌府。先是，刘锜于城下设伏，敌游骑

至，擒其千户阿哈萨等二人，诘之，云：『韩将军在白龙涡下寨，距城三十里。』锜夜遣千余兵击之，颇杀敌众。既而三路都统葛王褒及龙虎大王军并城下，凡三万余人。锜以神臂弓及强弩射之，稍引去，复以步兵邀击，溺于河者甚众，夺其器甲，及生获女真、汉儿，皆谓敌已遣银牌使驰诣东京，告急于都元帅宗弼矣。

六月甲辰，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韩世忠为太保，封英国公；淮西宣抚使张俊为少师，封济国公；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为少保，并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枢密院降檄书下诸路宣抚司，罪状乌珠、萨里罕，令颁之河南、陕西：『应南北官员军民，如能识运乘机，奋谋倡义，生擒乌珠或斩首来归者，大则命以使相，次则授以节钺，各赐银绢五万匹两、良田百顷、第宅一区。至如萨里罕资性贪愚，同恶相济，昨在同州，已为李世辅擒缚，博颊求哀，仅脱微命，尚敢驱率其众，复犯关陕，有能并杀擒献者，推赏一如前约。』丙午，给事中兼侍讲冯楫提举亳州明道宫。金人叛盟，秦桧以其言不讎，甚惧。一日，谓楫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虑，独君乡衮，未测上意，君其为我探之。』明日，楫入见，曰：『金人长驱犯顺，势须兴师。如张浚者，且须以戎机付之。』上正色曰：『宁至覆国，不用此人！』桧闻之喜。楫云：『适观天意，楫必被逐。』即引疾求去，乃有是命。戊申，东京副留守刘锜为枢密院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时敌众围顺昌已四日，乃移寨于城东号李村，距城二十里。锜遣骁将闾充以锐卒五百募土人前导，夜劫其寨。至军中，毡帐数重，朱漆奚车，有一将遽被甲呼曰：『留得我即太平。』不听，竟杀之。是夕天欲雨，电光所烛，见辮者歼之甚众。既而报金都元帅宗弼亲拥兵至。先是，宗弼得告急之报，即索靴上马，麾其众出京，顷刻而集。适淮宁留一宿，治战具，备糗粮，自东京往复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锜闻宗弼至近境，乃登城，会诸将于东门，问策将安出。或谓今已屡捷，宜乘此势具舟，全军而归。锜曰：『朝廷养兵十五年，正欲为缓急之用。况已挫敌锋，军稍振，虽多寡不侔，然有进无退。兼敌营近在三十里，而四太子又来援，吾军一动，被敌追及，老小先乱，必至狼狈，不惟前功俱废，致敌遂侵两淮，震动江浙，则平生报国之志反为误国之罪。不如背城一战，于死中求生可也。』众以为然，求欲效命。己酉，四川宣抚副使胡世将命都统制吴玠、杨政以书遗萨里罕，约日合战，其略曰：『玠等闻之：师出无名，古之所戒。大金皇帝与本朝和好，复归河南之地。朝廷戒飭诸路安静边界，不得生事。诸路遵禀朝廷约束，不敢毫发有违。今监军忽举偏师，侵暴疆场，人神共愤，莫知其故。玠等身任将帅，义当竭诚报国，保捍生灵。已集大军，约日与监军一战。』萨里罕于是遣鹞眼郎君以三千骑直冲我军，都统制李师颜以骁骑击走之，鹞眼入扶风县

城守。萨里罕别遣军策应，不能胜而退。师颜等攻扶风，拔之，生擒金敌一百十七人，首领三人。别遣裨将击凤翔西城外敌寨。萨里罕怒，自战于百通坊，列阵二十余里。统领姚仲等力战，破之，杀获尤多。庚戌，工部尚书廖刚与外任。刚以事积忤秦桧，右谏议大夫何铸等即共劾刚幸朝廷之有警复肆讠讠，以惑缙绅，故有是命。寻以刚提举亳州明道观。壬子，金都元帅宗弼攻顺昌府。先是，宗弼至城外，责诸将用兵之失。众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国王临城自见。』宗弼见其城陋，谓诸将曰：『彼可以靴尖趯倒耳！』即下令：『来早府治会食。』平明，敌并兵攻城，凡十余万。府城惟东、西两门受敌。铸所部不满二万，而可出战者仅五千。贼先攻东门，铸出兵应之，贼败退。乌珠自将牙兵三千往来为援，皆带重甲，五人为伍，贯韦索，号铁浮屠，每进一步，即用拒马子遮其后，示无反顾。复以铁骑马左右翼，号拐子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所难下之城并用此军，故又名长胜军。时敌诸将各居一部，众欲击韩将军，铸曰：『击韩虽退，乌珠精兵尚不可当也。法当先击乌珠，乌珠一动，则余军无能为矣。』时叛将孔彦舟、郈琼、赵荣辈骑列于阵外，有河北签军告官军曰：『我辈元是左护军，本无斗志，惟两拐子马可杀。』故官军皆愤。时方剧暑，我居逸而彼暴露，早凉则不与战，逮未申时，彼力疲而气索，铸忽遣数百人出西门。敌方来接战，俄以数千人出南门，戒令勿喊，但以短兵极力与战。统制官赵樽、韩直皆被数矢，战不肯已，铸遣属扶归。士殊死斗，入敌阵中，斫以刃斧，至有奋手摔之与俱坠于濠者。敌大败，杀其众五千，横尸盈野。乌珠乃移寨于城西，掘堑以自卫，欲为坐困官军之计。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余，铸遣兵劫之，上下皆不宁处。乙卯，顺昌围解。宗弼之未败也，秦桧奏俾铸择利班师，铸得诏不动。至是宗弼不能支，乃作筏系桥而去。宗弼至泰和县，卧两日，至陈州，数诸将之罪，自将军韩常以下皆鞭之，于是复以葛王褒守归德府，常守许州，翟将军守陈州，宗弼自拥其众还汴京，自是不复出矣。丙辰，湖北、京西宣抚司统制官牛皋及金人战于京西，败之。戊午，右承事郎陈鼎降一官。鼎上书言敌败盟，秦桧怒，言者因论鼎，故有是命。俄又送吏部，以鼎知德兴县。己未，枢密院都统制郭浩遣统制官郑建充等集鄜延、环庆之兵攻金人于醴州，败之，复醴州。壬戌，签书枢密院事楼炤以父居明卒去位。甲子，权主管鄜延经略司公事王彦拒金人于青溪岭，却之。初，萨里罕既破凤翔，与都统制吴玠、杨政夹渭河而阵。玠驻兵大虫岭，萨里罕自登西平原觐之，曰：『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此难与争。』乃引去，自泾原路欲走邠州。于是枢密院都统制郭浩在邠州三水县，泾原经略使田晟遣统制官曲汲、秦弼拒敌于青溪岭。宣抚副使胡世将谓浩素非临行阵之人，难以责成，即遣彦及统制官杨从仪、程俊、向起、郑师正、曹成等分道而出，与虜战蒿谷吴头麻务屯之

间，金人屡败，留千户五人守凤翔，萨里罕自将锐兵攻青溪。汲、弼战败，弃青溪走。世将命晟召汲、弼，斩于军前以徇。彦率兵迎金人战盘垓、兔耳，败之，金人去，复还屯凤翔。乙丑，荆湖北路提点刑狱公事向子恣罢。先是，江西漕司负月桩钱，诏总领官曾慥劾罪。子恣行部，取漕吏释之。慥言于朝，故罢子恣。再使湖北，先声入境，奸吏望风解印绶者数十人。湖北营田旧以抑配百姓，人不聊生，有破产不能偿者，日号诉于马前。子恣为询究其便利可行者使遵守之，罢一切抑配者，远近鼓舞。时岳飞兼营田大使，无敢忤其意者。至是飞亦喜，以为当然。子恣按部所至，立大榜于前云：『久负抑州县不理者立其下。』于是积年无告之冤咸得伸雪。平生好论人物，无所忌讳。尝与胡安国谈当世士，安国颇称秦桧靖康时事，子恣曰：『与桧同时被执军前鲜有生者，独桧数年之后，尽室航海以归，非大奸，能若是乎？』安国子寅初以为过，后乃信服。子恣再以毁去，自是闲居十九年。初，命司农少卿李若虚往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军前计事，至是，若虚见飞于德安府，谕以面上旨：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飞不听。若虚曰：『事既尔，势不可还。矫诏之罪，若虚当任之。』飞许诺，遂进兵。丙寅，湖北、京西宣抚司统领官孙显及金人战于陈、蔡之间，败之。上谓大臣曰：『朕躬履艰难，久于兵事，至于器械，亦精思熟讲。昨造大镞箭，诸军皆谓头太重，不可及远。又造锐首小枪，初亦未以为然，其后用以破敌，始服其精利。今刘锜军于顺昌城下，破敌正为此枪也。』戊辰，川陕宣抚司左统领官曹成自沂阳袭金人于天兴县，败之。庚午，枢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刘锜为武泰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前一日，上谕大臣曰：『用兵之际，赏罚欲明。锜以孤军挫贼锋，乌珠遁去，其功卓然，当便除节钺。』即日降制。既又遣中使抚问，上赐札有曰：『卿之伟绩，朕所不忘。』京东、淮东宣抚使韩世忠遣统制官王胜率背嵬将成闵北伐，遇金人于淮阳军南二十里，水陆转战，掩金人于沂河，死者甚众，夺其舟二百。福建路宣抚大使张浚言：『臣窃念自群下决回銮之计，国势不振。事机之会，失者再三。向使敌出上策，还梓宫，归两殿，供须一无所请，宗族随而尽南，则我德敌，必深和议不拔。人心懈怠，国势浸微，异时衅端卒发，何以支持？臣知天下非陛下之有矣。今幸上天警悟，敌怀反复，士气尚可作，人心尚可回。愿因权制变，转祸为福，用天下之英才，据天下之要势，夺敌之心，振我之气，措置一定，大勋可集。』继闻淮上有警，连以边计奏知，又条画海道舟舡利害。上嘉浚之忠，遣中使奖谕。浚时大治海舟至千艘，为直指山东之计，以俟朝命。

闰六月丙子，诏三衙管军及观察使以上各举智勇猛略才堪将帅者二人。戊寅，上曰：『狂敌犯境，诸军不免调发。盛夏剧暑，朕荫大厦，御絺绤，犹不

能胜其热。将士乘边暴烈日，被甲胄。每念薰灼之苦，如切朕躬。可降诏抚问慰劳之。』辛巳，泾原经略使田晟及金人战于泾州，败之。初，萨里罕既为王彦所却，遂自凤翔悉兵攻泾州。晟据山为阵，乘敌壁垒未定，奋兵掩杀，自己至申，连战皆捷，夺其战马、兵械甚众。金人败走。甲申，上曰：『诸将进兵，所在克捷。正恐狃于屡胜，士浸以骄。可下诏饬其严整行伍，明远斥堠，蓄力养威，以俟大举。勿争尺寸之利，期以殄灭金帅而已。』上又曰：『金人虽讎敌，苟知效顺，何以多杀为？』马钦等初归，朕贷而不杀，刘光世屡以为言。既而女真、契丹、燕人来归者益众，光世方悟朕意。至今诸军往往收以为用。今交兵之际，正宜多方抚纳，使知内向。』是日，田晟及金人再战于泾州，败绩。金人虽幸胜，晟亦杀伤过当而还，自是归凤翔，不复战，以兵攻陕西诸郡城守未下者。河南粮食垂尽，世将亦离河池，登仙人原山寨为防秋之计，保险以自固矣。丙戌，淮西宣抚司都统制王德复宿州，降其守阁门宣赞舍人马秦。壬辰，湖北京西宣抚司统制官张宪、傅选及金将韩常战于颍昌府，败之，复颍昌。丙申，张宪复淮宁府。先是，韩常既败走，宣抚使岳飞遣统制官牛皋、徐庆等与宪会，宪等与常战于淮宁府，又败之，常引去。飞以胜捷军统制赵秉渊知府事。丁酉，提举临安府洞霄宫赵鼎责授秘书少监、分司西京，兴化军居住。初，鼎罢君还绍兴[7]，上书言时政。秦桧忌鼎复用，乃令御史中丞王次翁劾鼎，右谏议大夫何铸亦再疏论之，乃有是命。湖北京西宣抚司统制官郝晟、张应、韩清克郑州。京东淮东宣抚司统制官王胜克海州，生执守将王山。韩世忠每出军，必戒以秋毫无犯，军之所过，耕夫皆荷锄而观。戊戌，淮西宣抚使张俊克亳州。初，三京招抚使刘光世闻酈琼在亳州，遣使臣赵立、南京进士蔡辅世同往招之。琼不启书而焚之，械送狱，既而纵之。至是光世引军还太平州，而俊以大军至城父。都统制王德已下宿州，即乘胜趋亳州与俊会，琼闻之，谓葛王褒曰：『夜叉公来矣，其锋未易当，请避之。』遂率众遁去。时俊军戍甚盛，而智谋勇敢，赖德为多。德亦先计后战，故未尝败。己亥，知顺昌府陈规知庐州，沿淮制置使刘锜兼权知顺昌府。时秦桧将班师，故命规易镇淮右。先是，上赐锜空名告身千五百，命书填将帅之有功者，锜复缴上，谓不若自朝廷给之为荣。至是，始具功状以闻。以犒军银帛十四万匹两均给将士，军无私焉。于是锜方进兵乘敌虚，而桧召馈还。徽猷阁待制洪皓时在燕山，密奏顺昌之役，敌震惧丧魄，燕之珍宝悉取而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王师亟还，自失机会；可惜也。

《龟鉴》曰：敌至宿、亳，王德得以破其营。敌至颍昌，岳飞得以杀其将。或捷于凤翔，或捷于宝鸡，或捷于扶风，又皆昊璘、杨政保蜀守蜀之功。而敌之回军直趋濠州，我诸将得以联兵制之。当是时也，无一人不勇，无一战不胜

，盖不止有一月三捷之告。非敌前此不善战也，直以我师正锐，所向无前。吾观金将告乌珠曰：『今者南兵非昔日比。』而敌兵望见王师，且曰：『此顺昌旗帜也，亟爱避之。』除凶雪耻，此盖可乘之机也。抚机不发，何为也耶！

庚子，赵鼎再责清远军节度副使、潮州安置。右谏议大夫何铸章再上，遂有是命。制略曰：『朋奸罔上，恶殆并于共、兜；专利擅权，罪实侔于杨、李。』

秋七月癸卯，湖北、京西宣抚使司将官张应、韩清入西京。初，河南府兵马铃辖李兴既聚兵先复伊阳等八县，又复汝州，伪河南尹李成弃城遁走河阳。宣抚使岳飞遣应、清与之会，遂复永安军。丙午，御史中丞王次翁为参知政事。戊午，上曰：『朕常与诸将论兵，诸将皆谓敌人铁骑驰突，若在平原，势不可当，须据险以扼之。朕谓不然。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兵之胜负，顾人心如何耳。苟人心协和，则彼虽在平原，亦可取胜。诸将皆不以为然。今诸将奏捷皆在平原，以步兵胜铁骑，乃信朕前日之语。』己酉，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与宗弼战于郾城县，败之，杀其裨将。是役也，统制官杨再兴单骑入敌阵，欲擒宗弼不获，被数十创，犹杀数百人而退。庚戌，永兴军路经略副使王俊遣统领官辛镇与金人战于长安城下，败之。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遣兵千人，具舟百艘，载柴草、膏油自丹州顺流而下，至河中府，焚毁金人所系浮桥，及选万人由斜谷出潼关，皆以绝敌归路。壬子，进士张本特补右迪功郎，以其献《佑政编》可采也。乙卯，湖北、京西宣抚司都统制王贵、统制官姚政及金人战于颍川府，败之。壬戌，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郾城班师。飞既得京西诸郡，会诏书不许深入，始传令回军。军士应时皆南向，旗靡辙乱。飞望之，口喏而不能合，良久，曰：『岂非天乎！』飞以亲兵二千自顺昌渡淮赴行在，于是颍昌、淮宁、蔡、郑诸州皆复为金人所取，议者惜之。甲子，复释奠文宣王为大祀，用太常博士王普请也。于是祀前受誓戒，加笾豆十有二，其礼如社稷。

八月壬申，降诏提举江州太平观张九成与知州军差遣。喻樗、陈刚中令吏部与合入差遣，凌景夏、樊光远与外任差遣，毛叔度与对移一般差遣。先是，九成等皆言和议非计，及是，秦桧将罢兵，而九成家临安之外邑，故斥远之。寻以九成知邵州，刚中知安远县，景夏知辰州，光远为闾州州学教授，叔度为嘉州司户参军。刚中寻卒于贬所。乙亥，韩世忠围淮阳军，命诸将齐攻之。帐前亲随成闵从统制官许世安夺门而入，大战于门之外。闵身被三十余创，世安亦脰中四矢，力战，夺门复出，闵气绝而复苏者屡矣。世忠大赏之。别将解元掩击金人于沂州谭城县，敌溺死者甚众。丙子，刘昉为荆湖南路转运副使。昉为秦桧所喜，故旋用之。戊寅，知陕州吴玠遣统制官侯信渡河，劫金人中条

山寨，败之，获马二十匹。朔日，又战于解州境上，败之，杀其将毛罕。庚辰，金人自滕阳来救淮阳军，韩世忠逆击于泃口镇，败之。是日，世忠所遣统制官刘宝、郭宗仪、许世安以舟师至千秋湖陵，遇金人所遣郾琼叛卒数千人。宝等与战，大捷，获战船二百。壬午，李成自河阳以五千骑犯西京，知河南府李兴命开城门以待之。成疑不进，兴遣锐士自他门出击之，成败走。癸未，上与宰执论战守之计。上曰：『战守本是一事，可进则战，可退则守，非谓战则为强、守则为弱，但当临机应变而已。』丙戌，秘阁修撰、新知邵州张九成落职，以御史中丞何铸言其矫伪欺俗，故有是命。九成以家艰不赴。丁亥，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溃军于宿州。壬辰，永兴军路经略副使王俊击金人于盩厔县东，败之。甲午，川陕宣抚司同统制邵俊、统领王喜遇金人于陇州涇阳县牧羊岭，败之。

九月壬寅朔，遣起居舍人李易赴韩世忠军前议事。宰相秦桧主罢兵，召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赴行在，遂命易见世忠谕旨。时淮西宣抚副使杨沂中还师镇江府，三京招抚处置使刘光世还池州，淮北宣抚判官刘锜还太平州，自是不复出师矣。丁未，杨政军同统领杨从仪劫金人于凤翔府城南寨[8]，获战马数百。戊申，金人复入西京。先是，李成数为河南府李兴所败，乞师于宗弼，得蕃、汉军数万。兴度众寡不敌，弃城去，寓治于永宁之白马山。己酉，上谕大臣曰：『朕昨面谕岳飞：凡为大将者，当以天下安危自任，不当较功赏。彼以功赏存心者，乃士卒所为。至于朝廷待大将，亦自有礼。如前日边报之初除诸将，便加师、保，岂必待有功乎？』时飞已至行在，故上训及之。庚戌，合祀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并配。赦天下。癸丑，杨政军统制官杨从仪、邵俊、统领王喜败金人于涇阳。辛酉，临安府火，延烧省部仓库。

冬十月丙戌，河北路统制李宝至楚州。时韩世忠在楚州，宝与其徒归之，世忠大悦。己亥，龙图阁直学士范冲、徽猷阁待制王居正并落职，依旧提举江州太平观。御史中丞何铸论二人之罪，故有是命。庚子，熙河经略司将领惠逢与虜遇于野龙河，败之。

十一月戊申，金将哈希自潼关出犯陕州，守臣吴琦击却之。哈希，罗索孙也。凤翔府同统制杨从仪败金人于宝鸡县。己酉，上曰：『自古为天下者必先得人心，未有专事杀伐残忍而可为者。乌珠虽强，专以杀伐残忍为事，不顾人心之失，朕知其无能为者。』福建安抚大使张浚等奏，乞措置赈济事。上曰：『赈济本为贫民，近世止及城郭，而乡村之民未尝及之。须令州县，虽僻处亦分委官吏，必躬必亲，则下户皆沾实惠矣。』乙卯，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奏已遣兵解庆阳之围。先是，庆阳围急，帅臣宋万年乘城拒守，会世将招河东经略使王忠植以所部赴陕西会合，行至延安，叛将赵惟清执忠植，使拜诏。忠植

曰：『若本朝诏书则受，金国诏书，则不拜也。』惟清执之以诣敌营，敌使甲士引诣庆阳城下，谕使出降，忠植大呼曰：『我河东步佛山忠义人也，为敌所执，使来招降。愿将士勿负朝廷，坚守城壁可也！』忠植遂遇害。戊午，上曰：『用兵惟视谋之臧否，不可问力之强弱。苟谋之不臧，惟知恃力，虽或胜，亦不足以成功。』

十二月乙未，言者请令诸大帅各荐偏裨之可任者。上曰：『诸校智愚勇怯，朕皆熟知之。倘有使令，便可抽摘，何用荐举耶？』兵部侍郎张宗元乞命有司以续降朝旨，使人合理者，裒为一书以进，许之。后九年乃成，凡四百三十五卷。初，李兴既屯白马山寨，李成以蕃汉数万众围之。时兴妻周氏与其子居襄阳，惟幼子在侧。敌围益急，士心颇摇。兴闻，谓诸将曰：『兴与诸君当以死守，毋有二志。苟或不敌，吾岂为敌污者？当抱是儿南向投崖，以谢天子！』诸将皆感泣，由是守益坚。虏遣使赍黄榜，招兴以奉国上将军、河南尹。兴得檄不启，立斩其使，以檄闻于朝。白马受围久，方冬泉涸，军民乏绝。兴焚香默祷，一夕大雪，泉源皆溢。成知兴不可屈，乃积山下屯兵积粮为久居之计。兴潜遣将士夜焚之，成大挫，径归西京。

校勘记

[1]乙亥 原作『己亥』，据《要录》卷二一八改。

[2]庚子 原作『庚午』，据《要录》卷三一〇改。

[3]戊寅 原作『庚寅』，据《要录》卷一三二改。

[4]李纲薨于福州 《要录》卷一三四此事在本月辛卯日，非戊子日。

[5]丁酉 原作『丁丑』，据《要录》卷一三四改。

[6]己亥 二字原脱，据《要录》卷一三四补。

[7]绍兴 原作『邵兴』，据《要录》卷一三六改。[8]杨从仪 《要录》卷一三七作『杨从义』。

宋史全文卷二十中

宋高宗十一

戊午绍兴八年春正月戊子朔，上在建康。癸巳，言者请今后从官作守，不许冲见任人。赵鼎曰：『祖宗以来如此。』上曰：『若遇从官无异庶官，宰执无异从官，则非朝廷之体。』丙申，御史中丞常同言：『自大臣用事以来，沮抑言路，喜怒好恶，一出私意，台谏章疏，多不报行，或加节贴，文理不通，殆非所以明是非、公赏罚、肃纪纲、广言路也。道揆法守，不宜分彼此之嫌；进贤黜奸，当共守至公之道。言章若实，使天下知朝廷议罪之当；若其不实，亦使被罪者异时得以自明。欲望特降处分，随事札下报行，以称陛下无偏无党之意。』从之。戊戌，参知政事张守知婺州。初，上将还临安，而守谓建康自六朝

为帝王都，江流险阔，气象雄伟，且据会要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可为别都，以图恢复。每对，必为上言之。及将下诏东归，守与赵鼎议于都省不合，又谋诸朝。上顾守曰：『何如？』守曰：『昨日都省已与赵鼎言之，陛下至建康席未及缓，今又巡幸，百司、六军有勤动之苦，民力邦用有烦费之忧。愿少安于此，以系中原民心。』鼎不可，守引疾求去，故有是命。乙巳，赵鼎言：『士大夫多谓中原有可复之势。宜便进兵。乞召诸大将问计。』上曰：『不须恤此。今日梓宫、太后、渊圣皇帝皆未还，不和则无可还之理。』丙午，左正言辛次膺提点荆湖南路刑狱公事。次膺尝论王仲疑不当复官。二人，枢密使秦桧妻党也。桧力营救，次膺乃并劾之曰：『是将有蔽朝之渐。』时桧议复遣王伦使北请和，次膺力言国耻未雪，义难请好，面陈及上疏者六七，不从，乃以母疾求去，故有是命。丁未，召新知眉州邵溥赴行在。上谓赵鼎曰：『朕于知名士大夫皆欲识之，独未识溥。』宰执大阅张俊军马于城西。翌日，赵鼎奏：『器甲精明，照耀广川。军马之盛，至于如此，皆陛下留意所致。』上曰：『前日俊来奏事，具言近来军中制造兵器已无遗功，朕因谕之：国家之力，亦尽于此矣，但欠一事尔。俊曰：不知欠何事？朕曰：所欠力战而已。俊悚息对曰：他日若遇敌，臣当尽死以报国家。』戊申，尚书兵部侍郎胡世将

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二月戊午，知庐州、主管淮西安抚司公事刘锜对于内殿。锜言：『淮北兵归正者不绝，今岁合淝度可得四五万众。』翌日，上谓赵鼎等曰：『朕每虑江上诸将控扼之势未备，若上流有警，岳飞不可下，则江、池数百里边面空虚。得锜一军，遂可补此门矣！』鼎曰：『更须措置荆南事。若就绪，则沿流上下形势相接，不同前日。』上曰：『如此经营，人事既成。若功有不成，则天也。』夔州教授李昌言应诏撰成《中兴要鉴》十篇。诏本州取索，实封投进。壬戌，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乞增兵。上曰：『上流地分诚阔远，宁与减地分，不可添兵。今日诸将之兵，已患难于分合。与其添与大将，不若别置数项军马，庶几缓急之际，易为分合也。』飞又奏为湖北转运判官夏珙等升职进官。上曰：『可作直旨行下监司、守臣，朝廷所用不当，令尽归大将。』上召淮西宣抚使张俊至宫中，从容与论边事。俊曰：『臣当与岳飞、杨沂中大合军势，期于破敌，以报国家。』上谕之曰：『卿能如此，甚副朕意。朕更有一二事戒卿：卿在此，毋与民争利，勿兴土木之功。』俊悚息承命。俊见地无砖面，再三叹息。上曰：『朕为人主，虽以金玉为饰，亦无不可。若如此，非特一时士大夫之论不以力然，后世以朕为何如人主也？』癸亥，上发建康府。甲子，殿中侍御史张绚乞车驾所过州县量免租税，上曰：『自古人主所过皆有蠲复，当议使实惠及之。』绚又乞疏决，上曰：『此事则不须。父老望幸之意，不可不有以

慰之。若罪人有罪，无可恤也。』丙寅，提举江州太平观胡安国充宝文阁直学士，赐银帛三百匹两。安国以衰疾乞致仕，上将许之，乃诏以安国解释《春秋》成书，进职加赐。翌日，诏安国进一官致仕。命未下而安国卒矣。安国风度凝远，言必有教，动必有法。燕居独处，未尝有怠慢，而与人谈论，气恬词简，若中无所有。性本刚急，晚更冲澹。年浸高，加以疾病，而谨礼无异乎平时。家居食不过兼味，病中值岁大旱，所居岑寂，膳羞不可致，子弟或请稍近城郭便药饵，安国曰：『死生有命，岂以口体移不贵之躯哉?』虽转徙屡空，取舍一介，必度于义。少从游酢、谢良佐、邹浩游，与向子韶、曾开、唐恕、朱震情义最笃。震被命召问出处之宜，安国曰：『世间惟讲学论政，则当切切询究。若夫行己，大致去就语默之机，必自斟酌，不可决诸人，亦非人所能决也。』由中兴以来，诸儒之进退最合于谊者，安国与尹焞而已。乙亥，四川都转运使李迨罢，用宣抚副使吴玠奏也。时宣抚司参议官陈远猷已兼转运副使，乃命主管茶马张深兼权副使，与远猷共事。戊寅，上至临安府。壬午，秘书郎尹焞试秘书少监，仍兼崇政殿说书。

三月己丑，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林季仲主管洪州玉隆观，以御史中丞常同言其贪琳邪佞故也。季仲尝因对上奏曰：『臣闻古语有曰：『乳彘搏虎，伏鸡搏狸。』夫彘非虎之敌，鸡非狸之敌，其能搏之者，发于感愤之诚也。金人肆为贪虐，以吞噬中夏，自今观之，诚强矣。然中原之地尚数千里，带甲之士无虑百万，亦何至如是之弱哉?尝试号于众曰：『金人杀而父兄，系而妻子，燔而庐舍，夺而财宝，是为不共戴天之讎，必思有以报之。』则俯仰之间，气必百倍。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今世之说者不然，曰天命如此，其如彼何?而释老报应之说又从而蛊之，缙绅士大夫率以为然，往往束手受囚，引颈待刃，为之甘心焉。呜呼!能洗是耻，犹有余耻;能雪是冤，犹有余冤。若归之命而听其自尔，可谓善自宽矣。且人事尽而后可以言命，四夷交侵，必因小雅之废，小雅之废，命耶?人耶?外攘夷狄，必由政事之修，政事之修，命耶?人耶?如以命而已矣，则贤才不必求，政刑不必用，将帅士卒不必选练，车马器械不必修备，以待命之将兴斯可也。故李泌以谓君相不可言命，惟当修人事而已矣。区区吴越，激于感愤，犹能以危为安，以亡为存，况以天下之大，亿兆之众，乘其怒心而为之，何遽不为福乎?克复宗社，取旧物以还中原，夫亦何难之有?』既而同又请黜季仲职名，以戒作伪之士，季仲坐夺职。庚寅，礼部尚书刘大中参知政事。兵部尚书王庶充枢密副使。庶为尚书时，尝论：『制夷狄之道，在于爱民。兵书无不本于爱民者。今缙绅无一言及民，何也?古之已衰而兴者，未有不由于威令行、纪纲立;既盛而衰者，未有不由于威令不行、纪纲不立。群臣有言，虑合圣心者，愿略烦文为简易，与反复图成败。』上叹曰：『大

臣才也!』遂有是除。庶私念军不可专，专则难制；兵不可骄，骄则不用命。赏罚不可不公，不公则人不服。今世可为乎？我于爵赏不滥，人多以我为吝；于罪无所贷，人多以我为刻。今此可行乎？辞其位者三，不听。遂论：『江西、淮南、广东盗发四十余辈，出于冻饥。宜蠲平赋役，治部使者、守令贪虐，以慰安其心。』且曰：『负陛下恩德、坏陛下天下者，彼则去矣，陛下为宗庙社稷主，何所之乎？』其言激切类此。壬辰，枢密使秦桧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前一日，赵鼎留身奏事。上曰：『秦桧久在枢府，得无怨望否？』鼎曰：『桧大臣，必不尔，然用之在陛下尔。』是夕锁院。制下，朝士皆相贺，惟吏部侍郎晏敦复退而有忧色，曰：『奸人相矣！』给事中张致远、秘阁修撰闻之，皆以敦复言为过，其后乃服。甲午，参知政事陈与义知湖州。己亥，制授故南平王李阳焕嗣子天祚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1]，封交趾郡王，如阳焕初封故事。壬寅，诏故相韩忠彦配享徽宗皇帝庙庭，用从官议也。丙午，赵鼎奏：『近积雨恐伤蚕麦，欲诣天竺寺祈晴。』上曰：『朕于宫中亦养蚕一箔，要知农桑之候。久雨叶湿，岂有不损也？』戊申，王次翁为吏部员外郎，秦桧所引也。

四月庚申，初置户部和采场于临安，其后又增于平江，岁采米六十万石。壬戌，命枢密副使王庶暂往松江及淮南等处措置边防。上戒以『张浚待诸将多用数，且狎昵，自取轻侮。吕祉以傲肆自大取败，皆可为戒。』上因论：『王伯之道，不可兼行，当以三王为法。今之诸将不能恢复疆守，他日朕须亲行，不杀一人，庶几天下可定。』自郾琼叛，张俊擅弃盱眙而归，诸将稍肆。庶素有威严，临发，劳师于都教场，军容严整。庶便服坐坛上，白杨沂中而下，悉以戎服，步由辕门，庭趋受命，拜赐而出，莫敢仰视。自多事以来所未有。庚午，徽州布衣工悻献《孝经解义》。诏赐帛三十匹。壬申，秘书少监兼崇政殿说书尹焞留身求去。时已诏焞免兼史事。四月甲子，上曰：『待与卿在京宫观。』焞力辞，且云：『士人若不理会进退，安用所学？』翌日，上以谕辅臣。参知政事刘大中曰：『焞未问所学渊源，足为后进矜式。班列中若得老成人之为领袖，亦是朝廷气象。』乃以焞直徽猷阁、主管万寿观，留侍经筵。戊寅，诏尹焞解《论语》书成，特赐六品服。壬午，命翰林学士朱震知贡举。是岁，增参详官二员。是日，王伦见金左副元帅昌于祁州。

五月丙戌，何铸行秘书郎，秦桧荐之也。戊子，监察御史张戒入对，因言诸将权太重。上曰：『若言跋扈则无迹。兵虽多，然聚则强，分则弱，虽欲分，未可也。』戒曰：『去岁罢刘光世，致淮西之变。今虽有善为计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须有术。』上曰：『朕今有术，惟抚循偏裨耳。』戒曰：『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则大将之势分。』上曰：『一二年自可了。』戒曰：『陛

下既留意，臣言赘矣。』庚寅，诏衢州布衣柴宗愈与免文解一次。宗愈献《中兴圣统》，大略谓夏少康、汉光武可为标准；周宣王、汉宣帝、唐玄宗、宪宗可为鉴戒。故有是命。丙申，诏：『韩愈《昌黎集》中有佐佑六经，不抵牾于圣人之道者，许依《白虎通》、《说文》例出题以取士。』用翰林学士、知贡举朱震等请也。丁酉，御史中丞常同言刘子羽十罪，诏落职。戊戌，知庐州刘锜奏：『使臣张括等三人自言在西京关师古手下，师古遣来申奏朝廷。乞赦其罪，自效来归。』上曰：『昨背叛从伪之人，若能束身自归，无功者，朕以不死待之；若能立功自效，即随高下推赏。』赵鼎、秦桧退而叹曰：『大哉王言，此汉光武之略也。』庚子，诏州县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贫乏之家生男女而不能养赡者，每人支免役宽剩钱四千。守令满替，并以生处增减为殿最之首。用刘大中请也。辛丑，提举江州太平观胡安国上遗表，谥文定。后数月，诏曰：『安国所进《春秋解义》，著王之大法，朕朝夕省览，以考治道。方欲擢用，遽闻沦亡。可拨赐银帛三百匹两，令湖南监司应副葬事。赐田十顷，以给其孤。』壬寅，提举台州崇道观张焘试尚书兵部侍郎。焘召还，引对，上慰劳久之，因问：『朕图治一纪于兹，而收效蔑然，其弊安在？』焘曰：『自昔有为之君，未有不先定其规模而能收效者。臣绍兴初始蒙召对，首以治道当先定其规模为言。臣窃观方今朝廷施設之言，朝令夕改，其事大体重，不可轻举者，莫如六飞之顺动。往者前临大江，继又退守吴会，曾未期月而或进或却，岂不为骁敌所窥乎？此无他，规模不素定故也。陛下之所朝夕相与断国论者，二三大臣而已，而一纪之间，命相之制凡十有四下，执政递迁者亦无虑二十余人，非规模不定、任之不一、责之不专致此纷纷乎？日月逝矣，大计不容复误。愿陛下以先定规模为急，规模既定，未有治效不著。』上叹息曰：『此诚方今急务，朕非不欲立定规模，缘宰辅数易，未有定论尔。』提举江州太平观刘子羽责授单州团练副使、漳州安置。御史中丞常同以十事论子羽故也。丁未，先是，王伦既见鲁国王昌，昌遣使偕伦见金主亶，首谢废豫，然后致上旨，金主始密与群臣定议许和。至是遣伦还，且命乌凌阿思谋、石庆充来议事。枢密副使王庶条上淮南耕种等事。上曰：『淮南利源甚博，平时一路上供内藏细绢九十余万，其他可知。以此知淮甸不可不措置茸理。』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闻庶行边，遗庶书曰：『今岁若不出师，当纳节请闲。』庶称其壮节。戊申，命刑部员外郎李弥逊驰劳北使于平江。翌日，上谓辅臣曰：『馆待之体，宜稍优厚。若事有商量，早遂休兵，得免赤子肝脑涂地，此朕之本意也。』赵鼎曰：『若用兵，不知所费多少。比之馆待之费，殊不侔矣。』上慨然叹曰：『当时若元军旅之事，使朕专意保民，十数年间，岂不见效？』鼎与秦桧同对曰：『陛下为此言，神明感格，必有平定之期矣！』辛亥，改命王伦充馆伴使。初命权吏

部侍郎魏瓘馆伴，顷言：『顷任御史，尝论和议之非，今难以专对。』秦桧招瓘至都堂，问其所以不主和议之意。瓘具陈敌情难保。桧谓之曰：『公以智料敌，桧以诚待敌。』瓘曰：『相公固以诚待敌，第恐敌人不以诚待相公耳。』桧不能屈，乃改命焉。既而又辞，遂命给事中吴表臣，而伦、充来馆中计事。时左宣议郎王之道亦遗瓘书言：『国家自靖康以来失于议和，致两宫北狩，万乘东巡，百姓堕于涂炭，迨今十有四年，尚未觉误，复纵王伦卖国，引贼人家。顷年章谊、孙近使敌，余人尽留南京，惟谊与近得至军前禀议。今敌使之来，自合用此例，留余人于韩世忠军中，令其使、副造朝，不惟有以褫鸟兽之魄而夺之气，亦足计示朝廷之尊。乃若和议，则有九不可而一可。所谓一可者，今敌诚欲还二帝、六宫与祖宗之故地，为德于我而无所事贿，夫谁曰不可？为今日计，当以此明告使者而俾复命焉。苟惟不从，是敌无意于盟，我何罪也？』

六月乙卯朔，知信州程迈为江淮、荆浙、闽广等路经制发运使，专掌余事。礼部贡院奏试博学宏词合格中等詹叔义、陈岩肖；下等王大方。诏叔义、大方并与堂除，岩肖赐同进士出身。敕令所请福建路人户以子孙或同居缙麻以上亲与人，虽异姓及不因饥贫，并听收养。即从其姓，不在取认之限。著为本路令。其江浙、湖广州县有不举子风俗处，令宪臣体究申明，依此立法。从之。壬戌，衍圣公孔玠避乱寓衢州，诏即赐田五顷。癸亥，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赵鼎，史馆修撰勾涛，秘书少监尹焞，著作郎兼校勘张嶠，佐郎胡瑄，校勘邓名世、朱松、李弥正、高闾、范如圭等上《重修哲宗皇帝实录》。九月，书成，凡百五十卷。乙丑，御史中丞常同言：『近关报，曾惇进曾祖曾布著《三朝正论》真迹，转右承议郎。臣闻昔者神宗皇帝切于求治，锐然更化，付王安石以政事。安石孤负委任，创为新法，布于是时，实为腹心，其政皆出于布之谋，其法皆成于布之手，故自海州怀仁县令，一年半间，十三迁而至知制诰。安石尝语人曰：「终始言新法不便者，司马光也；终始言便者，曾布也。其余出入而已。」逮绍圣初，布与章惇、蔡卞同秉大政，元祐之法度委如弁髦，元祐之人才弃如断梗。布内愧于私心，外迫于清议，乃间出一善言，引一善士，以求自异于众。既欲取高位于当年，又欲掠美名于后世，首鼠两端，驯致建中之事，遂致蔡京得以乘间而入，貽祸邦家。而朝廷尚尊其说，颁其书于史官，号曰「正论」，臣窃惑焉。臣愿宣谕史官：笔削之际，毋惑其说，以至乱真，庶几一代之典，足以垂信后世。』诏付史馆。戊辰，接伴官范同言：『敌使已至常州。』王庶时在合淝，上疏有曰：『彼之议和割地，不过以画河、画淮二者而已。若曰画淮，则我之固有，而淮之外亦有，见今州县所治如泗州、涟水军是也。既为我有，安用和为？若曰画河，则东南数千里荆棘无人之地，倘欲宿兵守之，财赋与所从出，彼必厚索岁币，以重困我矣。不如拘其使而怒之。』疏

入，不报。辛未，监察御史张戒言：『今日议和，理有可得者，有必不可得者。画大河为界、复中原、还梓宫、归渊圣，此必不可得者也；各务休兵、音问往复、或归吾太后，此或可得者也。复中原、还梓宫、归渊圣，臣子之心孰不愿？然以兵取之则可，以货取之则不可，非惟不可，亦必不得。设或得之，不过如童贯买燕云之地，敌人暂去复来，财与地卒两失之尔。自古岂有兵不能胜而货财可以却敌复国者？』壬申，上特御射殿，引见礼部合格举人黄公度以下，遂以南省及四州类试合格举人黄贡等共三百九十五人参定为五等，赐及第、出身、同出身，奏名林恪以下出身至助教。癸酉，枢密副使王庶自淮西还行在。先是，庶将还朝，未至，复上疏言：『商之高宗，三年不言。其在谅暗，言犹不出。其可以见外夷之使乎？先帝北征而不复，天地鬼神为之愤怒，能言之类孰不痛心？陛下抱负无穷之悲，将见不共戴天之讎，其将何以为心？又将何以为容？又将何以为说？』又言：『臣蒙陛下亲擢，备位兵本，国之大事，不敢隐默，故重为陛下陈其三策：上策莫如拘其使者，彼怒必加兵，我则应之，所谓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者是也。敌人强大自居，一日或拘其使，出于意表，气先夺矣。负败可立而待。其次愿陛下念不共戴天之讎，坚谢使人，勿与相见，一切使指，令对大臣商议，然后徐观所向，随事酬应。最其次姑示怯弱，待以厚礼，俟其出界，精兵蹶之，所谓掩其不备，破之必矣。』丙子，初，行朝闻思谋之来，物议大汹，群臣登对，率以不可深信为言。上意坚甚，往往峻拒之，或至震怒。赵鼎因请问，密启上曰：『陛下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乃屈体请和，诚非美事。然陛下不憚为之者，凡以为梓宫及母兄耳。群臣愤懣之辞，出于爱君，非有他意，不必以为深罪。群臣以陛下孝诚如此，必能相亮。』上以为然，群议遂息。丁丑，金使乌陵思谋、石庆充入见。翰林学士兼侍读翊善朱震疾亟，上奏乞致仕，且荐尹焞代为翊善。夜，震卒，年六十七。中夕奏至，上达旦不寐。戊寅，辅臣奏事，上惨然曰：『杨时既物故，胡安国与震又亡。同学之人，今无存者，朕痛惜之！』赵鼎曰：『尹焞学问渊源可以继震。』上指奏牒曰：『震亦荐焞代资善之职。但焞微聩，恐教儿童费力，俟国公稍长则用之。』乃诏国公往奠，赐其家银帛二百匹两，例外官子孙一人。癸未，户部侍郎向子諲入见，因论京都旧事，其言颇及珍玩。中书舍人潘良贵故善向子諲，至是摄起居郎，立殿上，闻其言甚怒。既而子諲反复良久，良贵不闻其余语，怒甚，径至榻前，厉声曰：『向子諲以无益之言久劳圣听。』上语未竟，子諲不为止，良贵叱之退者再焉。上惊而怒，欲抵良贵罪。甲申，子諲请致仕，右正言李谊亦奏良贵罪；御史中丞常同奏良贵疾子諲曼词，众以为直，不可罪之，愿许子諲补外。上诘问曰：『子諲之貳版曹乃卿所荐，今良贵犯分沽激，复上章称述，何也？』于是上欲并逐同，权礼部侍郎张九成为上言，上意稍解。九

成因曰：『近朱震死，陛下命国公往奠，又命子諲治其丧，尊师重道，天下叹仰。且士大夫所以嘉子諲者，以其能眷眷于善类也。今以子諲之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以爱子諲也。』上批谕同，同言不已，于是二人卒俱罢。

秋七月乙酉朔，诏王伦假端明殿学士，为奉迎梓宫使；陈括假徽猷阁待制副之。殿中侍御史张戒复上疏：请外则姑示通和之名，内则不忘决战之意，而实则严兵据险以守。又曰：『自古能守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战不能守而能和者也。使真宗无达兰之捷，仁宗非庆历之盛，虽有百曹利用、百富弼，岂能和哉？』又曰：『苟不能战不能守，区区信誓，岂足恃也？』丁亥，知阁门事蓝公佐假庆远军承宣使，充奉迎梓宫副使，代陈括也。枢密副使王庶言：『陛下当北狩之役，龙飞睢阳，匹马渡江，扁舟航海，以至苗、刘之变，艰难万状，终无所伤。天之相陛下厚矣！至今虽未克复故疆，銮舆顺动而大将互列，官军云屯，百度修举，较前之日，可谓小康，何苦不念父母之讎，不思宗庙之耻，不痛宫闈之辱，不恤百姓之冤，逆天违人，以事夷狄乎？』戊子，王庶因留身论事，上宣谕曰：『朕历览前古治道，三五恐未易及，如汉文景、唐太宗当力行之，或可庶几。』奏曰：『以陛下圣学高妙，兼睿断如此，天下安得不治？』丁酉，北使入辞。进士及第黄公度为左承事郎、签书平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礼部言：『祖宗故事，不策试则榜首补两使职官。』上特命受京官，自是以为例。戊戌，王伦辞行。伦至都堂，禀所授指二十余事，一、议和后礼数，赵鼎答以『上登极既久，四见上帝。君臣之分已定，岂可更议礼数？』二、割地远近，鼎答以『大河为界，乃渊圣旧约，非出今日。宜以旧河为大河。二事最切，或不从，即此议当绝。』伦受之而去。辛亥，诏殿前司策选锋军统制吴锡还行在。上曰：『锡有胆勇心计，然不可独用，可趣归令杨沂中别遣军代之。』赵鼎等退而语，咸服上知人善将将之明焉。

八月乙丑，江淮、荆浙等路经制发运使程迈入见，言：『刘晏为九使，财赋悉归于一。国朝始分为二，而三司使居中，发运使居外，相为表里。今租庸分于转运司，常平分于提举司，盐钱分于茶盐司，鼓铸则有坑冶司，平准则有市易司，总之以户部，而发运使徒有其名。臣恐未及施为而议论蜂起，上溷圣听。』上乃督迈使亟行，且谕以置场和籴，无甚贱伤农。迈曰：『臣敢不遵圣意！』于是降本钱四百万缗，令于六路丰熟之地置场和籴焉。丙寅，诏侍读曾开读《三朝宝训》，侍讲吴表臣讲《孟子》，张九成讲《春秋》，吕本中讲《左氏传》，崇宁殿说书尹焞讲《尚书》。既而本中辞兼局，乃命中书舍人勾龙如渊兼侍讲。九成在经筵，一日，论日食，奏曰：『日食之变，本于恶气。恶气之萌，本于恶念。不芟夷蕴崇之，绝其根本，将奔腾四达，上触乎天，则日月薄蚀，五星失序；下触乎地，则灾及五谷，怪妖迭见；中触乎人，则为兵为

火，札瘥备至。则恶念之起，可不应时扑灭乎？』上耸然曰：『诚在朕念虑间，当为卿戒之。』九成进讲毕，上尝论王道曰：『易牛，微事耳，孟子遽谓是心足以王。朕窃疑之。』九成曰：『陛下不必疑，疑则心与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见，此则王道之端倪。推此心以往，则华夏蛮貊、根菱鳞介，举天下万物，皆在陛下仁政中，岂非王道乎？』他日，上谓近臣曰：『朕于张九成所得甚多。』丁卯，知临安府张澄升徽猷阁待制。时临安守臣任同京邑，而澄有治剧之才，甚得时誉。己卯，进拟柳州、南雄州知州。上曰：『广南去朝廷远，守臣尤得遴择。前日连南夫奏广南盗贼杀戮过多，要降诏。朕以谓盗贼固当杀戮，只恐害及平人，有伤和气。若得守令平日存抚，使不为盗，乃上策也。如江西州县长吏，或昏缪不职，或贪赃害民，岂可不问？』壬午，秘书省著作郎何抡罢。殿中侍御史张戒言：『张浚欲窜易旧史，抡首附其意，凡所签贴，白云改字舛讹，然颇主异议。浚罢，抡不自安，遂撤去前日笺贴焚之。』乃出抡知邛州。御笔和州防御使璩除节钺，封国公。执政聚议，枢密副使王庶大言曰：『并后匹嫡，古以为戒，此岂可行？』左仆射赵鼎谓右仆射秦桧曰：『鼎前日负暧昧之谤，今不敢奏，须公开陈。』桧无语。翌日进呈，鼎奏曰：『今建国在上，名虽未正，恩数宜小异。』又曰：『建国名虽未正，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有子矣。以前后恩数并同皇子。又昨幸平江及谒太庙，两令建国扈蹕，国人见者恣嗟太息，此社稷大计，苍生之福也。在今日，礼数不得不异，盖以系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后数日，参知政事刘大中奏事，亦以为言，命遂寝。权礼部侍郎兼侍讲张九成兼权刑部侍郎。先是，刑部吏断天下死囚不以情。自九成莅职，有情轻免死甚众。一日，法寺以成案上大辟，九成阅始末，得其情，因请覆实，因果诬服者也，奏黜之。时法官抵罪，而朝论欲以平反为赏，九成辞曰：『职在详刑，而卖众以邀赏，可乎？』

九月丁亥，侍御史萧振劾参知政事刘大中身为大臣，而不以孝闻于中外，乞赐罢斥。振本赵鼎所荐，后以秦桧引入台，其劾大中，盖以摇鼎也。甲午，史馆上《续修哲宗实录》。乙巳，上谕大臣曰：『近张戒有章疏，论备边当以和为表，以备为衷，以战为不得已。此极至之论也。』李心传曰：戒本鼎客，故主守。

丁未，尚书左仆射赵鼎迁特进，以《哲宗实录》成书也。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吕本中草制，有曰：『谓合晋、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贱霸；谓散牛、李之党，未如明是而去非。惟尔一心，与予同德。』右仆射秦桧深恨之。戊申，宰执言：『自时多艰，朝廷思屈群策，以济庶务，缘此法度多有改易。』上因曰：『经久之制，不可轻议。古者利不百年变法。卿等以萧规曹随为心，何忧不治？』壬子，上谕辅臣曰：『昨日浙东漕梁泽民奏今秋余买事，朕尝谕以钱给之

于民，宜戒减克；谷输之于仓，无取羨余，则公私两便。』

冬十月丙辰，主管太极观邵博赐同进士出身[2]，除秘书省校书郎。诏博祖父雍道德学术为万世师，父伯温经明行洁，博趣操文词，不忝祖父，故有是命。丁巳，参知政事刘大中知处州。辛未，上谕大臣曰：『江西盗贼，在朝廷可治者三，一、择帅臣以压服其心；二、任守令以劝课其业；三、蠲科役以优给其力。如此尚或为盗，朕未之闻也。』甲戌，特进、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赵鼎罢为两浙东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绍兴府。时桧力劝上屈己议和，鼎持不可，繇是卒罢。鼎入辞，从容奏曰：『臣昨罢相半年，蒙恩召还，已见宸衷所以与乡来稍异。臣今再辞之后，人必有以孝悌之说胁制陛下矣。臣谓凡人中无所主而听易惑，故进言者得乘其隙而惑之。陛下圣质英迈，洞见天下是非善恶，谓宜议论一定，不复二三。然臣甫去国，已稍更改，如修史本出圣意，非群臣敢建言，而未几复修，此可为惜。臣窃观陛下未尝容心，特既命为相，不复重违其意，故议论取舍之间，有不得已而从者。如此，乃宰相政事，非陛下政事也。』鼎行，桧奏乞同执政往钱，枢密副使王庶谓鼎曰：『公欲去，早为庶言。』鼎曰：『去就在枢密，鼎岂敢与？』桧至，鼎一揖而去，自是桧益憾之。

《大事记》曰：惜乎！伪齐入寇之时，鼎独建保江之计而与浚不合。浚自出师以来，独主幸建康之议而与鼎不合，故沂中捷至，鼎即求去，且曰：『陛下以兵事为重，令浚成功，浚当留，臣当去。』虽上有『卿且在绍兴，朕自有用卿』之谕，而浚为桧所欺，遂引之为副使矣。虽浚与桧共事始知其暗，去位之时，力荐鼎相，而桧之憾已深矣。虽鼎再相力能护浚，而桧党百计摇撼，鼎已不自安矣。中兴之功所以垂成者，张、赵之势合也。中兴之功所以随坏者，张、赵之隙开也。君子之隙既开，小人之势遂合，故八年十月鼎罢，而桧之和议遂成，天下之事变矣。惜哉！

丁丑，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韩世忠乞赴行在奏事。先是，王伦既与乌凌阿思谋至敌庭，金主直复遣萧哲等为江南诏谕使，使来计事。世忠闻之，上疏曰：『金人遣使前来，有诏谕之名，事势颇大。深恐贼情继发，重兵压境，逼胁陛下，别致礼数。今当熟计，不可轻易许诺。其终不过举兵决胜。但以兵势最重去处，臣请当之。』因乞赴行在奏事，驰驿以闻。上不许。戊寅，枢密副使王庶言：『间者敌使之来，臣忠愤所激，屡奏封章，力请谢绝，专图恢复。臣谋不逮远，知昧通方。伏望速赐降黜，或以适此执政阙员，未便斥去，即乞特降处分，遇有和议文字，许免签书，庶逃前后反覆，有失立朝之节。』己卯，诏不许。庶复上言：『臣生于陕西，其风气渐染耳目，所闻见者，莫非兵事。祸乱以来，常欲以气吞强敌，则所谓讲和者，非臣之所能也。』又言：『臣

备数枢庭，自合辞职，不合辞事。乞除臣一近边州郡，愿效尺寸。』不许。辛巳，秦桧奏北使约中冬上旬至泗州。上曰：『所议殊未可解，但可和即和，不可和即否，兵备不容少弛。可遍谕诸将，以为之备。』中书舍人兼直院吕本中罢，用侍御史萧振奏也。

十一月甲申，翰林学士孙近参知政事。殿中侍御史张戒面对，言：『王伦遽回，北使遂有江南诏谕使及明威将军之号。不云国而直云江南，是以我太祖待李氏晚年之礼也，曾不得为孙权乎！一则诏谕，一则明威，此二者何意？敌云诏谕，臣不知所谕何事！』又曰：『臣谓为国只当自勉，不可侥幸偷安。果得偷安尚可，但恐屈辱已甚，而偷安亦不得耳。』疏入，秦桧怒，愈有逐戒之意矣。丙戌，权尚书礼部侍郎兼侍读张九成罢。初，赵鼎之未去也，九成谓鼎曰：『敌失信数矣，盟墨未干，以无名之师掩我不备。今实厌兵而张虚声，以撼中国。彼诚能从吾所言十事，则与之和，当使权在朝廷可也。』鼎既免，秦桧谓九成曰：『且同桧成此事，如何？』九成曰：『事宜所可，九成胡为异议？时不可轻易以苟安耳。』他日，与吕本中同见桧。桧曰：『大抵立朝，须优游委曲，乃能有济。』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正人。』桧为之变色。会桧闻九成在经筵讲书，因及西汉灾异事，大恶之。既而九成再章求去，上命以次对出守。桧必欲废置之，奏除提举江州太平观，免谢辞。戊子，殿中侍御史张戒为司农少卿。己丑，诏张戒为耳目之官，附下罔上，可与外任。坐前奏疏乞留赵鼎也。庚寅，上谓大臣曰：『王伦使回，金人颇有善意。若上天悔祸，敌肯革心，休兵之后，一切从节省，虽常赋亦蠲减，以宽百姓。』丙申，王伦至行在，令日下赴内殿奏事。戊戌，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说书尹焞称疾在告，遂卧家不出。己亥，王伦充国信计议使，苏符充副使。符称疾不受。庚子，参知政事孙近兼权同知枢密院事，以枢密副使王庶累章求去故也。辛丑，诏：『大金遣使至境，朕以梓宫未还，母后在远，陵寝、宫阙久稽汜扫，兄弟、宗族未闻会聚，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欲屈己就和。在廷侍从、台谏之臣，其详思所宜，条奏来上，限一日进入。』先是，礼部侍郎兼侍读曾开上疏言：『女真和议，稽诸前古为可忧，考之今事为难信。而朝廷不思有以伐其谋，方且忘大辱，甘臣服，贬称号，捐金帛，以难得之时为无益之事，可不为痛哭流涕哉？伏望陛下无忘大耻，无惑和议，坚心定志，一于自治，使政事修于内，兵将强于外，则将不求而自和矣。臣窃谓敌使之来，所系甚大，内外臣寮章疏，愿陛下使大臣集从官豫加熟议，庶无后悔。』权吏部尚书张焘亦请问可否于众，桧乃白上下此诏焉。京东、淮西宣抚处置使韩世忠言：『伏读宸翰，邻邦许和。臣愚思之，若王伦、蓝公佐所议讲和割地、休兵息民事迹有实，别无扶合外国、诳赚本朝之意，二人之功，虽国家以王爵处之，未为过当。欲望圣慈各令逐人先

次供具，委无反覆文状于朝，以为后证。』先是，世忠数上疏论不当议和，上赐以手札。世忠既而受诏，乃复上此奏，词意剴切，由是秦桧恶之。壬寅，兵部侍郎兼权吏部尚书张焘言：『传曰：「天将与之，谁能废之？」臣请考人事以验天意。陛下飞龙济州，天所命也；敌骑屡犯行阙，卒以无虞，天所保也；岁在甲寅，一战而败敌师，天所赞也；岁在丙辰，再战而却刘豫，亦天所赞也；岁在丁巳，酈琼虽叛，乃为伪齐废灭之资，亦天所赞也。是盖陛下躬履艰难，侧身修行，布德立政，上当天意而天佑之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祸，盖有日矣。中兴之期，亦不远矣！伏愿陛下益务自治，益务自强，以享天心，以听天命，以俟天时。时之既至，吉无不利，则何战不胜，何攻不克，何为不成，何功不立？梓宫何患乎不还？渊圣何患乎不返？母后何患乎不归？宗族何患乎不复？宗庙陵寝何患乎不能缮修？南北之民何患乎不能混一？今此和议，姑为听之，而无必信可也。伏愿陛下毋取必于敌而取必于天。若乃略国家之大耻，置宗社之深讎，躬率臣民，屈膝夷敌，北面而臣事之，以是而觐和议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览奏，愀然变色曰：『卿言可谓尽忠。然朕必不至为敌人所给。方且熟议，必非诈伪，然后可从。如其不然，当再遣使审问虚实，而拘留其使人。』焘顿首谢。吏部侍郎晏敦复言：『今所遣使以诏谕为名，傥欲陛下易服而拜受，还可从乎？又欲与陛下分庭而抗礼，还可从乎？设或如此等事从其一二，则与上下之分已大定矣，自此之后，可以号令我矣。彼或又行诏令，授陛下一两镇节钺，封陛下一王号，还可从乎？又或下令，将本朝大臣、诸将尽行封拜，还可从乎？又或下令因彼年号正朔，还可从乎？又或下令尽遣西北人归乡里，还可从乎？姑略举此数事，则过此以往，可推而知也。陛下欲屈己就和，愿周思而熟虑之，谨择而善处之。若已屈之后，必不致有如臣前所陈之祸患，陛下小屈以就大事可也。』权吏部侍郎魏矼言：『臣素不熟敌情，不知使人所须者何礼？陛下所谓屈己者何事？方今宗庙社稷惟陛下是依，天下生灵惟陛下是赖，陛下既欲为亲少屈，更愿审思宗社安危之机与夫天下治乱之所系，考之古谊，酌之群情，择其经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从者，以国人之意拒之，庶几军民之心不至怀愤，且无噬脐之悔也。』癸丑，知平江府向子諲致仕。时金人所遣诏谕使将入境，子諲不肯拜敌诏，乃上章乞致仕，秦桧许之。甲辰，枢密副使王庶知潭州。庶论敌不可和，于道上疏者七，见帝言者六。秦桧方挟敌自重以为功，绌其说。庶语桧曰：『公不思东都抗节存赵时，而忘此敌耶？』桧大恨。庶又抗章求去，乃有是命。桧进呈，上因曰[3]：『近日士大夫好作不靖，胥动浮言，以无为有。风俗如此，罪在朕躬。卿等大臣，亦与有罪。』桧曰：『臣等实任其责。』孙近曰：『他时疆事稍定，当须明政刑以示劝惩，庶几丕变。』中书舍人兼直院勾龙如渊试御史中丞。时秦桧方主议和，力赞屈己之说

，而外论群起。如渊言于桧曰：『何不择人为台官，使尽击去，则相公之事遂矣。』桧大悟，遂擢如渊中司。人皆骇愕。魏良臣行尚书吏部员外郎。

朱胜非《闲居录》曰：达兰统兵犯淮甸，朝廷遣魏良臣奉使。数问秦桧，仍称其贤。乃知桧初相时所陈二策出于虏意也。逮其再相，力荐良臣入为都司，继除从官，欲弭其言耳。

丁未，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疏曰：『臣谨按：王伦本一狹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敌。专务诈诞，欺罔天听，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唾骂。今者无故诱致敌使，以诏谕江南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刘豫我也。刘豫臣事金人，南面称王，自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不拔之业。一旦豺狼改虑，猝而缚之，父子为敌。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仇敌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仇敌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草莱，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朝廷宰执尽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变为异服。异时称其无厌之求，安知不加我以无礼如刘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讎敌而使之拜，则怫然怒。今金人则讎敌也，堂堂大朝，相率而拜讎敌，曾无童稚之羞，而陛下忍为之邪？伦之议乃曰：「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可归，中原可得。」呜呼！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然而卒无一验，则敌之情伪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讎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敌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也？况丑类变诈百出，而伦又以奸邪济之，则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渊圣决不可归，中原决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矣！向者陛下间关海道，危如累卵。当时尚不忍北面臣敌，况今国势稍张，诸将尽锐，士卒思奋。只如顷者北敌陆梁，伪豫入寇，固尝败之于襄阳，败之于淮上，败之于涡口，败之于淮阴。校之前日蹈海之危，已万万不侔。傥不得已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敌人下哉？今无故而反臣之，欲屈万乘之尊，下穹庐之拜，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已索，此鲁仲连所以义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虚名，惜夫天下大势有所不可也。今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万口一谈，皆欲食伦之肉。谤议汹汹，陛下不闻，正恐一旦变诈，祸且不测。臣切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腹心大臣而亦为之。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为石晋。近者礼部侍郎曾开等引古谊以折之，桧乃厉声责曰：「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则桧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见。而乃建白，令台谏、侍臣签议可否，是益畏天下议己，而令台谏、侍臣共分谤尔。有识之士皆以为朝廷无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

佐耳，尚能变左衽之区而为衣裳之会。秦桧，大国之相也，反驱衣冠之俗而归左衽之乡，则桧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实管仲之罪人矣。孙近传会桧议，遂得参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饥渴，而近伴食中书，漫不敢可否事。桧曰「敌可讲和」，近亦曰「可和」；桧曰「天子当拜」，近亦曰「当拜」。臣尝至政事堂，三发问而近不答，但曰：「已令台谏侍从议之矣」。呜呼！参赞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敌骑长驱，尚能折冲御侮耶？臣切谓秦桧、孙近亦可斩也。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敌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辛亥，秘书省正字范如圭献书于秦桧曰：『《礼》经有曰：「父母之讎，不与共戴天，寝苫枕干，誓死以报。」《春秋》之法，讎不复，贼不讨，则不书葬。葬者，臣子之事也。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天下之痛，莫甚于不得其死，君亲不得其死而不复讎，不讨贼，虽得梓宫而葬之，于臣子之心，能安否乎？古之人有命将出师、誓灭鲸鲵，以迎梓宫者矣。虽其力小势穷，不能有济，而名正言顺，亦可以无愧于天下后世，未闻发帑遣使，祈哀请命，以求梓宫于寇讎之手者也。女真用是知我无复讎之心，可以肆为玩侮，乃示欲和之意，使伦归报，交使往来，至于再，至于三，其谋益深，言益甘，我之信彼益笃，礼益恭，堕其计中，不自知觉，虽三尺童子，皆为朝廷危之。《春秋》之法，凡中国诸侯与夷狄盟会者，必谨志而深讥之。女真自海上结盟，借助于我以灭契丹，存丹既灭，遂犯汴梁，其不可信一也；既为城下之盟，讲解而退矣，曾不旋踵，复围太原，其不可信二也；自时厥后，和使项背相望，而侵犯之兵无岁不有，其不可信三也；既破京城，乃始敛兵议和，诱我二帝出郊，劫之而去，其不可信四也；刘豫其所立也，事之无所不至，一旦执之，如探囊中物，其不可信五也。彼包藏奸诡，不可测度如此，何为一旦与我如此之厚哉？闻其使称诏谕，挟策命而来，要主上以下拜之礼，果有之乎？其无之也，果可从乎？其不可从也。反面事讎，匹夫犹不肯为，忍以堂堂之宋，君臣相率而拜不共戴天之人哉？主上哀疚在躬，考友天至，必曰：「吾为梓宫屈，为皇太后屈，为渊圣皇帝屈，何不可之有？使子弟之情获伸于一日，志愿足矣，遑恤其他？」相公何不以必然之理开陈于咫尺之前乎？诚使一旦拜受女真之诏册，则将行女真之命令，颁女真之正朔，普天之下，莫非女真之土，率土之滨，莫非女真之臣。我宋君臣上下，虽欲求措身之所，且不可得，无乃违主上圣孝之心，失相公大忠之节乎？昔汉高祖责数项羽，兵不少解，卒免太公于俎上。晋大夫征绩以辅孺子，使恶我者惧，卒能归惠公于强秦。此古人已试之明验也。相公不用此策以慰我主上孝弟之念，奈何欲误主上举祖宗二百年之天下委而弃之哉？设若敌拥梓宫、母后、渊圣于大江之外，下一纸诏，召吾君相以下来迎

于境，我若从之，立有祸变，如其不从，彼将责我曰：「吾归而父母之丧，归而亲，归而兄，有大造于而国，乃违我之命不肯来迎，是不孝于父母，不恭于兄，不忠于我也。」声罪来寇，将何以待之？主上南面而君天下十有二年矣，其即位也，由天下军民推戴所迫，不得已而从之，至于今日，天下军民，岂肯听吾君北面而为仇贼之臣哉？主上以思念君父母兄之故，不惮于屈己，天下军民以爱君之故，不肯听主上之辱身，用此拒敌，不为无辞者。若其举兵而来，适足以激怒吾众，我以大义明诏天下，率励疮痍之余，共雪父兄之耻，乃不可失之机会也。相公若必欲拂天下之情，赞成主上受此屈辱，有如奸雄，因众心之愤，拥数十万之众，仗大义以问相公之罪，则将何辞以对？相公尝自谓我欲济国事，死且不恤，宁避谤怨？相公之心则忠矣。使杀身而有益于君，志士仁人之所愿为也。若犯众怒陷吾君于不义，政恐不惟怨谤而已，将丧身及国，毒流天下，遗臭万世。苟非至愚无知，自暴自弃，天夺其魄，心风发狂者，孰肯为此？若曰圣意坠确，臣下莫之能回，此非所望于相公也。」

秦桧不答。是日，枢密院编修官胡铨昭州编管。铨之上书也，都人喧腾，数日不定。上语秦桧曰：『朕本无黄屋心，今横议若此，据朕本心，惟应养母耳。』于是秦桧等乃拟昭州编管。时铨妾孕临月，遂寓湖上僧舍，欲少迟行，而临安已遣人械送贬所。秘书省正字范如圭与敕令所删定官方畴同见吏侍晏敦复为铨求援，敦复曰：『顷尝言秦桧之奸，诸公不以为然。今方专国，便敢如此，此人得君，何所不为？』敦复即往见守臣张澄，语之曰：『论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朝言事官被谪，开封府必不如是。』澄愧谢曰：『即追还矣。』壬子，胡铨送吏部与广南监当。铨既窜斥，秦桧、孙近又奏：『铨所上封章言及臣等，若重加窜责，于臣等分谊有所不安。』台谏勾龙如渊、李谊、郑刚中亦共救解之，乃以铨监昭州盐仓。铨之行也，监登闻鼓院陈刚中以启送之曰：『屈膝请和，知庙堂御侮之无策；张胆论事，喜枢庭谋远之有人。身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曰：『知无不言，愿借上方之剑；不遇故去，聊乘下泽之车。』秦桧大恨之，寻贬刚中令安远，死焉。

十二月丙辰，秦桧恐言者不已，白上下诏，以铨上书狂悖戒谕中外。戊午，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李纲言：『臣窃见朝廷遣王伦使金国奉迎梓宫，往返屡矣。今伦之归，与敌使偕，乃以诏谕江南为名，不著国号，而曰江南，不云通问，而曰诏谕，此何礼也？以愚意料之，敌为此名以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诏书欲陛下屈体降礼以听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颁示郡县，二也；必立约束欲陛下奉藩称臣，禀其号令，三也；必求我赂，广其数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为界，淮南、荆襄、四川尽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从其一，则大事去矣。金人变诈不测，贪恠无厌，纵使听其诏令，奉藩

称臣，其志犹未已，必继有号召，或使亲迎梓宫，或使单车入觐，或使移易将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赋税，或腴削土宇，从之则无有纪极，一不从则前功尽废，反为兵端。以谓权时之宜听其邀求可以无后悔者，非愚则诬也。』试礼部侍郎曾开和婺州。先是，秦桧尝因语和议事曰：『此言大系安危。』开于座中抗声曰：『丞相今日不当说安危，止合论存亡尔。』桧瞿然警其言而罢，遂命出守。开辞，改提举江州太平观。己未，吏部尚书李光参知政事。秦桧与光初不相知，特以和议初成，将揭榜，欲藉光名以镇压耳。乙丑，诏绍兴府南班不带遥郡；宗室十八员，岁拨上供米五百斛。以同判太宗正事士侗言宗室俸薄，不足于余故也。丙寅，新知潭州王庶落职，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以中丞勾龙如渊论其罪故也。诏秘书省校书郎许忻入对，秦疏言：『金人始入寇也，固尝云讲和矣。靖康之初，约肃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挟之北行，讫无音耗。河朔千里，焚掠无遗，复破威胜、隆德等州。渊圣尝降诏书，谓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是岁又复深入，朝廷措置失宜，都城遂陷。敌情狡甚，惧我百万之众必以死争也，止我诸道勤王之师，则又曰讲和矣。乃邀渊圣出郊，次邀徽宗继往，追取宗族，殆无虚日，倾竭府库，靡有孑遗，公卿大臣，类皆拘执，然后伪立张邦昌而去。则是金人所谓讲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祸，陛下所亲见。今徒以王伦缪悠之说诱致敌人，责我以必不可行之礼，而陛下遂以屈己从之，臣是以不觉涕泗之横流也。』枢密院编修官赵雍上书，略曰：『天子之孝与臣庶不同，报难报之恨，雪难雪之耻，精变天地，诚动金石，震国威，立法制，为匹夫匹妇复讎，而朝四夷于明堂，此陛下之职，而群公所当尽心也。为今日之计，当以讲和为中国一事，不必张皇，委宰相平见使者，遣使臣再议，直俟梓官已还，母兄相见，然后徐议称号，折中典礼，南北兄弟，自有故事。愿陛下少抑一身孝爱之情，俯徇天下至正之论。』丁卯，王扬英为太常博士。扬英献所著《黼宸箴》十二篇，上召对，而有是命。戊辰，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乞差胡邦用知靖州。上曰：『郡守牧民之官，亦藩屏所寄，当自朝廷选差。若皆由将帅辟置，非臂指之势也。』庚午，殿中侍御史郑刚中言：『今日之势，尤急于边郡，如楚、泗、通、泰、滁、濠、江、鄂以至荆襄、关陕之地，不过二十余郡。愿诏大臣精选二十余辈分而布之，使其招徕牧养，朝廷又时遣使按行，无状者易之，处处得人，则须以持久，增秩、赐金之事可行矣。』从之。辛未，参知政事李光言月桩之害、常平之利。上曰：『月桩事，朕数为赵鼎言之，不以为意。常平司当复置，三省可条具取旨。』癸酉，秘书省著作郎胡理、尚书司勋员外郎朱松、秘书省著作佐郎张广、凌景夏、秘书省正字常盟、范如圭上书曰：『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前者上皇讣闻，陛下方宅大忧，天下受其辱矣。今者闻诸道路，口语籍籍。审如是，将辱在陛下之身，臣等

得其死为有名之时也。人谁无死?为君父死之，为有宋宗社死之，为古今臣子忠孝大训死之，岂为无名乎?敌人方据中原，吞噬未厌，何忧何惧，而一旦幡然与我和哉?盖其狃于荐食之威，动辄得志，而我甚易恐，故常喜于和之说以侮我。又虑我训兵积粟，蓄锐俟时而事有不可测知者，故不得不为和之说以挠我耳。盖敌之和使即秦之衡人，兵家用之，百胜之术也。六国不悟衡人割地之无覆以亡其国，今国家不悟敌使请和之得策，其祸亦岂可胜言哉?彼以和之一字得志于我，十有二年矣，以覆我王室，以弛我边备，以竭我国力，以解体我将帅，以懈缓我不共戴天之讎，以绝望我中国讴吟思汉之赤子，奈何至今而犹未悟也?信如道路之言，则敌人之要我至不逊也，至无稽也，是坐而约降我也。艰难以来，彼苟可以毒我者，无遗力矣，独欠约降一事尔。陛下奈何不顾祖宗社稷二百年付托之重，将不虑而从之，以万乘之尊冒险而侥幸。彼敌国者，苟获其不逊无稽之谋而藉躡以逞，将焉避之哉?』如圭又言：『今女真之使，以诏谕江南为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礼，自公卿大夫以至六军万姓，莫不扼腕忿怒，岂肯听陛下北面而为仇贼之臣哉?岂如今日痛愤肝胆之际，明谕敌使而谢遣之，然后诏在廷之臣与守边之将，讲明战守之策，日夜饬厉，常若临敌，表里江淮，必足以防侵轶之患。愿陛下枕戈尝胆，深思此策而力图之，则梓宫终有山陵之期，母后终有东朝之养，渊圣终免鹄原之难，陛下终得遂孝悌之心，而天下臣子亦得伸眉吐气，食息世间，俯仰无所愧怍。与夫忍耻事讎，荣辱祸福，相去万万矣。』时士大夫皆以和为不可，而如圭与王庶、曾开、户部侍郎李弥逊、监察御史方庭实言之尤力。庭实疏言：『臣自靖康以至今日，每论议和之无益，徒竭民膏血，坐困中国，沮将士之气，启奸雄之谋，此臣愚陋，自守所见而不敢附会其说以欺陛下。今使人以江南诏谕为名，或传陛下欲屈膝受诏，则臣不知所谓也。呜呼!谁为陛下谋此也?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陛下躬聪明勇智之资，传嗣正统，有祖宗积累之基，有长江之险，有甲兵之众，群臣万姓三军皆一心欣戴陛下，如子弟之从父兄，手足之扞头目。陛下纵未能率励诸将克复神州，尚可保守江左，何遽欲屈膝于敌乎?陛下纵忍为此，其如中国何?其如先王之礼何?其如天下之心何?』甲戌，提举万寿观韩肖胄签书枢密院事。乙亥，以肖胄为大金奉表报谢使，枢密副都承旨钱恂副之。丙子，金国诏谕使张通古、签书宣徽院事萧哲至行在，言先归河南地，徐议余事。以左仆射府馆之。监察御史施庭臣为侍御史。庭臣抗章力赞和议，故有是除。命下，中外骇愕。丁丑，起居郎刘一止试中书舍人，司农寺丞莫将赐同进士出身，除起居郎。都省翻黄下吏部，兼权吏部尚书张焘、试吏部侍郎晏敦复言：『仰惟陛下圣孝天至，痛梓宫之未还，念两宫之未复，不惮屈己，与敌议和，夙夜焦劳恳切，孜孜汲汲，惟恐后时，特以众论未同

，故未敢轻屈尔。幸而日者上自朝廷，下逮百执事之臣，小大一心，无复异议，朝夕进退，从容献纳，庶几天听为回，卒不致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庭臣乃务迎合，辄敢抗章力赞此议，姑为一身进取之资，不恤君父屈辱之耻，核实定罪，殆不容诛。乃由察官超擢御史！夫御史府，朝廷纪纲之地，而陛下耳目之司也。前日勾龙如渊以附会此议而得中丞，众论固已嗤鄙之矣。今庭臣又以此而跻横榻，一台之中，长贰皆然，既同乡曲，又同腹心，惟相阿附，变乱是非，岂不紊国家之纪纲，蔽陛下之耳目乎？众论沸腾，方且切齿，而莫将者又以此议，由寺丞而擢左史。如渊、庭臣，庸人也，初无所长，但知观望。而将，奸人也，考其平昔，奚所不为？陛下奈何遽与此辈断国论乎！至于议和，则王伦实为谋主，彼往来敌中，至再四矣。今其为言自己一二，事之倪端，盖亦可见。自朝廷有屈己之议，上下皆已解体，傥成屈己之事，则上下必至离心，人心既离，何以立国？伏愿陛下戒之重之，所有施庭臣、莫将除命，更合取自圣旨指挥。』于是将、庭臣皆不敢拜。时张焘既力诋拜诏之议，秦桧患之。焘亦自知言切，恐得罪，遂托疾在告。桧使楼炤谕之曰：『北扉阙人，上欲以公为直院，然亦假途耳。公疾平，宜早出。』焘大骇曰：『果有是言，愈不敢出。焘乃不主和议者，若使中草国书，岂能曲循意旨哉？焘尝思之，不过一去。今日之事，其去在我，一受迁官，他日以罪去，则事由人矣。』桧不能夺，遂止。己卯，吏部侍郎晏敦复、户部侍郎李弥逊、梁汝嘉、权吏部尚书张焘、给事中兼直院楼炤、中书舍人兼翊善苏符、权工部侍郎萧振、起居舍人薛徽言同班入对，上奏曰：『臣闻与众同欲，是以济事。自古人君施設注措，未有不以从众而成、违众而败者。伏见今日屈己之事陛下以为可，士大夫不以为可，民庶不以为可，学士不以为可。如是而求成，臣等窃惑之。臣等窃闻敌使入境，伴使北向再拜，问金帅起居，此故事也。然军民见者，或至流涕。夫人心戴宋如此，虽使者一屈，犹为之不平，况肯使陛下不顾群议，断而行之？万一众情不胜其忿，而王云、刘晏之事或见于今日，陛下始有追悔之心，恐亦晚矣。传曰：「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合二难以安国，危之道也。臣等职在论思，窃闻舆议，不敢缄默。伏望圣慈俯同众情，毋遂致屈而缓图之。不胜幸甚！』奏，焘所草也。新除权礼部侍郎兼侍讲尹焞言：『伏见本朝戎敌之祸亘古未闻。中国无人，致其乱，乃再启和议于今日，意欲僭图混一，臣妾中国，使人之来，以诏谕为名，以割地为要，欲与陛下抗礼于庭，复使陛下北面其君，则降也，非是和也。今以不共戴天之讎与之和且犹不可，况实降乎？』时近臣皆入，焞以疾固辞新命，乃上此疏。又移书秦桧，言及：『敌使在庭，天下忧愤。若和议一成，彼日益强，我日益怠，则中国号令皆从敌出，国事废置皆从敌命，侵寻腴削，天下有被发左衽之忧；谗间疑贰，将帅有诛戮夺权之害。奸宄生心，大势奈

何?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内则进君子而远小人，外则赏当功而罚当罪，使主上之孝悌通于神明，主上之道德成于安强，勿以小智子义而图大功，不胜幸甚。』桧得其书已不乐，读至『小智子义』之语，大怒之。庚辰，尚书右仆射秦桧见金国使人于其馆，受国书以归。前一日，从官既对，上乃召王伦，责其取书事。伦见北使张通古，以一二策动之，通古亦恐，遂请用明日。或曰：时欲行此礼，桧未有以处，因问给事中楼炤。炤举《书》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之句以对，桧悟，于是上不出，而桧摄冢宰受书。通古犹索百官备礼迎其书，桧乃命三省、枢密院吏朝服乘马导从。时上特以皇太皇故俯从敌约，而桧必欲屈己，天下咎之。

《人事记》曰：建炎之初，内有纲，外有泽，此可为之一机也，而汪、黄以主和失之。绍兴之间，内有鼎，外有浚，此又有为之一机也，而秦桧以主和失之。失此二机，天地之大义不立，使我高宗抱终天之痛，可深惜哉！盖当时大臣任事者张、赵、朱、吕数人，惟浚在外，鼎在内，至公血诚，相与扶持此议，然浚终始主战，鼎始主战，终主守，则鼎之规模已与浚少异。若颐浩、胜非，虽内有平贼之功，而外但为避狄主谋，则皆不知此义者也。大将用命者张、赵、韩、岳数人，张浚谓诸六将，惟飞、世忠可倚大事，而二人必欲扫强敌，坏和议，则真知此义。若光世之沈酣酒色，不喜恢复，每每退屯，而浚不受行府之命，不与刘锜共功，不与世忠同谋，但与沂中为腹心，以附秦桧之和议而已，则皆不知此义者也。是则诸臣之不知义者多矣。而南渡百年，公论独切齿于一榜者何也？盖汪、黄坏之于事势未定之时，而桧坏之于事机垂成之日，为可恨也。诸公之言和者依违于其间，而桧独断然为南自南、北自北之说也。他相或一年，或二年，或不数月，而桧独相二十年之久也。方其入相之初，朝士皆动色相贺，惟晏敦复目之为奸人。然向子忞于绍兴之初与胡安国论曰：『与桧同时被执军前，鲜有生者，独桧尽室而归，非大奸，能如是乎？』当时安国犹以为忠，其子寅犹以子忞之言为过，则桧之奸可以欺贤人君子也如此。方桧之初主和，曰：『我有二策，可以耸动天下。今无相，不可行。』及再主和也，曰：『臣恐亦有未便，欲望更思虑三日。』又三日，曰：『臣恐别有未便。』知上意坚确不移，乃乞决和议，不许臣下干预。则桧之奸，足以欺圣主也如此。桧虽以和议断自圣衷，而人心公议终不可遏，争之者，台谏则张戒、常同、方庭实、辛次膺，侍从则梁汝嘉、苏符、楼炤、张九成、曾开、张焘、晏敦复、魏矼、李弥逊，郎官则胡瑄、朱松、张广、凌景夏，宰执则赵鼎、刘大中、王庶，旧宰执则李纲、张浚，其他如林季仲、范如圭、常明、许沂、潘良贵、薛徽言、尹焞、赵雍、王时行、连南夫、汪应辰、樊光远交言其不可，大将岳飞、韩世忠亦深言其非计，而胡铨乞斩王伦、秦桧、孙近一疏，都人喧腾

，数日不定，人心亦可知矣。诸公之议愤激恳切，而终不足以折桧者，则有说矣。谓梓宫不可还，今还矣；谓太后不可复，今复矣；谓陕西、河南之地不可得，今可得矣；谓敌不可信，今可信矣。此桧之所以能排众议也。然不能复讎雪耻，而使吾君抱终天之痛以为孝悌；不能自复土宇，而乃乞丐于仇讎之戎狄以立国家，此如圭所谓『相臣以为忠，而不知身陷于大不忠；主上以为孝，而不知身陷于大不孝』，樊光远所谓『金人诡诈不足忧，而信实深可惧；其可信愈甚，则其可惧愈甚』，皆至论也。一人之私不能以胜千万人之公，虽桧亦未如之何也。

初，郾延既陷[4]，第六将李世辅为宗弼所喜，累迁知同州。及敌废伪齐，世辅乃与其徒王世忠、顿遇等潜谋，遣使臣白彦忠等持书抵川陕宣抚副使吴玠，使出兵为外应。是冬，左监军萨里罕自大同之陕西，见左都监拔束议割地事。比过同州，世辅乃伪称足疾，伏兵州廨，因犒其从者，醉而悉杀之，遂缚萨里罕上马，欲以南归。敌骑追及之，世辅等数十人决围而出，且战且前，至五丈原，追骑益众。世辅度众寡不敌，乃解萨里罕缚，折箭为誓，纵之使去。洛水溢，世辅无舟不得渡，敌人又会兵断其归路，世辅遂奔夏州，其家皆为敌所杀。

校勘记

[1]安南 原脱『南』字，据《要录》卷一一八补。

[2]主管 原作『主观』，据《要录》卷一二二改。

[3]曰 原脱此字，据文意补。

[4]郾延 原作『郾延』，据文意改。

宋史全文卷二十一上

宋高宗十三

辛酉绍兴十一年春正月壬寅，提举江州太平观赵开卒。自金人犯陕、蜀，开职饷者十年，军用得以毋乏。开既黜，主计之臣率三四易，于开条画，毫发无敢变更者。然议者咎开竭泽而渔，使后来者无所施其智巧，凡茶盐榷酤激赏零畸绢布之征，遂为四蜀常赋，故虽累经减放，而害终不去焉。癸卯，凤翔府同统制军马杨从仪败金人于渭南。庚戌，淮南宣抚使张俊入见。上问：『曾读《郭子仪传》否？』俊对以未晓。上谕云：『子仪时方多虞，虽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无纤介顾望，故身享厚福，子孙庆流无穷。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先是，宗弼自顺昌战败而归，遂保汴京，留屯宋、亳，出入许、郑之间，复签两河军与蕃部凡十余万，以谋再举。上亦逆知敌情必不一挫便已，乃诏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俊自建康来朝，故有是谕也。辛亥，上谕大臣曰：『李

左车言：「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敌若犯淮，其势粮必在后。但戒诸将持重以待之。至粮尽欲归，因其怠而击，则无不胜矣。」又曰：『听言必考其实。近有言刘锜之过，朕徐考之，皆无实迹，谗者遂息。』孙近曰：『锜当何以报圣恩也!』己未，淮北宣抚判官刘锜自太平州渡江，以援淮西。金人陷寿春，杀守兵千余人，系桥淮岸，以渡其众。甲子，上曰：『《木瓜》美齐威公而载之卫国风，何也?』秦桧等方思所以为对，上曰：『自卫观之，威公继绝诚可美；自齐观之，威公专封亦可罪。仲尼成人之美而掩其罪，故不载之齐国风而载之卫国风也。』桧等对曰：『仰见圣学高明，深得仲尼删诗之意，非诸儒之所能及!』

臣留正等曰：孔子遏恶扬善之意，见于六经者多矣。人主政治本原，出于经术，是以见臣下过失不幸而出于不得已者，则以孔子之心恕之，此之谓帝学。

乙丑，刘锜至庐州，驻兵城外。时知庐州陈规病卒，城中无守臣，备御之具皆缺。锜巡其城一匝，曰：『在不足守也。』乃冒雨与关师古率众而南。丙寅，金人大军入庐州，遣轻骑追锜，相及于西山口。锜自以精兵为殿，复戈西向，列阵以待。追骑望见锜旌旗，逡巡不敢逼，日莫各解去。丁卯，锜结阵徐行，号令诸军占择地利，共趋东关，依水据山，以遏金人之冲。锜既得东关之险，稍休士卒，兵力复振。金人大兵据庐州，虽时遣兵入无为军、和州境内剽掠而不敢举兵逼江者，盖惧锜之乘其后也，江南由是少安。戊辰，金人陷商州，守臣邵隆焚仓库、毁庐舍而遁。乃入城据之。

二月癸酉，淮西宣抚司都统制王德渡江，屯和州。敌退屯昭关。知商州邵隆复入商州。初，隆既遁去，乃屯兵山岭，间道出州西芍药口，谓避地者曰：『汝皆王民，毋忘本朝!』众感泣，携老幼来归。隆遣其子继春出商州之北以张其势，而移军洪门。金人以精骑来攻，隆设三伏以待，鏖战两时许，大破之，擒其将；继春亦破之于洛南县。金人乃去。丙子，上谓大臣曰：『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兵皆退保东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彼得以乘间猖獗。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彼窥江则我兵乘其后。今虽虚镇江一路，以檄呼彼渡江，亦不敢来。』其后卒如上所料。都统制王德遇金人韩常于含山县东，败之。丁丑，上谓大臣曰：『朕于诸帅，听其言则知其用心，观其所为则知其才。人皆言刘锜善战，朕谓顺昌之胜，所谓置之死地然后生，未为善战也。锜之所长，在于循分守节，危疑之中，能自立不变，此为可取。』己卯，淮西宣抚司统制官关师古、李横复取巢县。壬午，淮西宣抚司将官张守忠遇金人于全椒县，败之。癸未，淮西宣抚使张俊言已复巢县，又言：『俊已在和州竭力措置，决与敌战，必须取胜，可保无虞。』上大喜。刘锜自东

关引兵出清溪邀击金人，张俊、杨沂中亦遣统制官王德、张子盖等会兵取含山县，复夺昭关。甲申，三京招抚处置使司统制官崔皋遇金人于舒城县，败之。丁亥，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判官刘锜、淮西宣抚司都统制王德、统制官田师中、张子盖及金人战于柘皋镇，败之。前一日，锜行至柘皋，与金人遇，夹河而军。初，金人之退兵也，日行甚缓。至尉子桥，天大雨，次石梁河，河流湍暴，乃断桥以自固，列营柘皋。柘皋地平，金人以为骑兵之利，且见锜兵少，意甚易之。河东巢湖阔二丈余，锜命军士曳薪叠桥，须臾而成，遣甲军数队过桥，皆卧枪而坐。会沂中、德、师中、子盖之军俱至，翌日，金将那王与韩常等以铁骑十余万分为两隅，夹道而阵。沂中自上流涉浅径进，官军不利。德曰：『贼右隅皆劲骑，吾将先破之。』乃与师中麾兵渡桥，薄其右隅，见阵动，有一将被甲跃马，指画阵队。德引弓一发，将应弦坠马。德乘势大呼驰击，诸军皆鼓噪。金人以拐子马两翼而进，德率兵鏖战，沂中令万兵各持长斧堵而前，奋锐击之，金人大败，退屯紫金山。德等尾击之，捕获数百人、马馱数百。锜谓德曰：『昔闻公威略如神，今果见之。请以兄礼事公。』张俊之爱妾章氏，即杭妓张秭也，颇知书。柘皋之役，俊贻书嘱以家事，章答书引霍去病、赵云不问家事为言，令勉思报国。俊以其书进，上大喜，亲书奖谕赐之。庚寅，上谓宰执曰：『自敌犯边报至，人言非一。朕惟静坐一室中，思所以应敌之方，自然利害皆见。盖人情方扰，惟当镇之以静。若随物所转，胸中不定，则何以应变也？』乙未，赐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杨沂中、刘锜诏书，以『捷书累至，军声大张。盖自军兴以来，未有今日之盛』，仍戒以『尚思困兽之斗，务保全功』。丙申，江东制置大使叶梦得上奏称贺，诏嘉奖。初，建康屯重兵，岁费钱八百万缗、米八十万斛，榷货务所入不足以贍。至是，禁旅与诸道之师皆至，梦得被命兼总四路漕计，以给馈饷，军用不乏，故诸将得悉力以战，由是朝廷益嘉之。己亥，上曰：『虏退，便当措置淮南，如移隶州县、并省官吏、修筑城壁。要当事事有备，常为寇至之防也。』三月庚子朔，福建路安抚大使、知福州张浚言：『朝廷调拨大军，用度至广。臣本州措置出卖官田及劝诱寺院变易度牒，共得六十三万缗。节次起发，少助国用。』诏浚一意体国，识大臣体，令学士院降诏奖谕。癸卯，张浚复特进。金人围濠州。初，金人自柘皋退军于紫金山也，濠州守臣王进发书告急。甲辰，淮西宣抚使张俊、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判官刘锜会议班师。俊与沂中为腹心，而与锜有隙，故柘皋之战奏赏诸军，锜独不预。时朝廷虽命三帅合军，不相节制，然诸军进退多出于俊，而锜以顺昌之功骤贵，诸将亦颇嫉之。乙巳，知邵武军王洋乞乡村之人，无问贫富，凡孕妇五月，即经保申县，专委县丞注籍，其夫免杂色差役一年；候生子日，无问男女，第三等已下给义仓米一斛

，县丞月给食钱十千。上览奏曰：『愚民无知，迫于贫困不能育，故生子而杀之。官给钱物，使之有以育，则不忍杀矣。朕为父母，但欲民蕃衍，岂惜小费也！』乃诏户部措置。丙午，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韩世忠舟师至招信县。夜，世忠以骑兵遇金人于闻贤驿，败之。丁未，金人陷濠州，知州事王进为所执，兵马钤辖邵青巷战，死之。戊申，张俊、杨沂中、刘锜至黄连埠，去濠州六十里而闻城陷，俊乃召锜、沂中谋之。沂中曰：『厮杀耳！』倚曰：『有制之兵无能之将可御，有利害之兵有能之将，不可御也。今我军虽锐，未为有制，不若据险下寨，然后出兵袭之。』诸将皆曰善。于是鼎足以为营。俊遣斥堠数辈还，俱言濠州无金人。俊遣将官王某谓锜曰：『已不须太尉入去。』锜乃不行，惟沂中与王德领二千余骑而往，以两军所选精锐策应之。四更起黄连，午时，骑兵先至濠州城西岭上。列阵未定，有金人伏甲骑万余于城两边，须臾烟举于城上，伏骑分两翼而出。沂中皇遽，以策麾其军曰：『那回？』诸军闻之，以为令其走尔，散乱南奔，无复纪律，其步人见骑军走，谓其已败，皆散。金人追及，步人多不得脱，杀伤甚众。庚戌，秦桧奏：『近报韩世忠、张俊等至濠州，岳飞已渡江去会师矣。』上曰：『首祸者惟乌珠。戒诸将无务多杀，惟取乌珠可也。澶渊之役，达兰既死，真宗诏诸将按兵纵契丹，勿邀其归路，此朕家法也。朕兼爱南北之民，岂忍以多杀为意乎？』初，金之入寇也，上命飞以兵来援。飞念前此每胜，复被诏还，乃以乏粮为词。最后上御札付飞云：『社稷存亡，在卿此举！』飞奉诏移兵三十里而止。及濠州已破，飞始以兵至舒、蕲境上，故张俊与秦桧皆恨之。辛亥，杨沂中渡江归行在。壬子，金人自涡口渡淮北归。癸丑，张俊渡江归建康府。丁巳，刘锜自和州引兵渡江归太平州。杨沂中之败于濠梁也，张俊自黄连拔寨径去，锜乃按部伍、整旌旗，最后徐行，金人亦不复追。锜至历阳驻军，具奏听旨，然后班师，由是俊与沂中皆恨之。

夏四月丙子，诏诸州县量收免行钱。自宣和间始复熙宁旧法，罢行户而令输钱。至靖康初又罢。绍兴初，虽令见任官市买方物悉如民间之价，而污吏犹亏其直，议者以为不便。会军兴用乏，遂复令免行，仍诏公私和买物色，并依市直，违者以自盗论。己卯，参知政事兼权同知枢密院事孙近提举临安府洞霄宫。金人之犯淮西也，近请召张浚都督诸军，秦桧大恶之。及兵退，御史中丞何铸乃论近本无体国之忠，但有谋身之计，乞行罢黜。殿中侍御史罗汝楫因交章论近，乃有是命。庚寅，复置将作、军器监长贰各一员；罢枢密院计议官。辛卯，诏给事中范同令入对。初，张浚在相位，以诸大将久握重兵难制，欲渐取其兵属督府，而以儒臣将之。会淮西军叛，浚坐谪去。赵鼎继相，王庶在枢府，复议用偏裨以分其势。张浚觉之，然亦终不能得其柄。至是，同献计于秦

桧，请皆除枢府而罢其兵权。桧纳之，乃密奏于上。以柘皋之捷召韩世忠、张俊、岳飞并赴行在论功行赏。壬辰，太保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英国公韩世忠、少师淮南西路宣抚使济国公张俊并为枢密使，少保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并宣押赴本院治事。世忠既拜，乃制一字巾，入都堂则裹之，出则以亲兵自卫，桧颇不喜。飞披襟作雍容状，桧亦忌之。

《龟鉴》曰：谬哉范同之为桧画计也。同之议曰：『诸将俱握重兵，必甚难制。莫若皆除枢密而罢其兵权。』此范同但求以劝和议而然也。桧乃用之，诏罢宣抚兵隶枢院，附和则保富贵。是故张俊先至则除美官，韩世忠、刘锜不言宣则伤谗，岳飞最后至，被祸最惨矣！

乙未，枢密使张俊言：『臣已到院治事。见管军马，伏望拨入御前使唤。』时俊与秦桧意合，故力赞议和。且觉朝廷欲罢兵权，即首纳所统兵。上从其请，复诏范同入对，命林待聘草诏书奖谕。上谓韩世忠、张俊、岳飞曰：『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抚之权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府本兵之权甚大。卿等宜各为一心，勿分彼此，则兵力全而莫之能御。顾如乌珠，何足扫除乎！』礼部侍郎郑刚中言于秦桧曰：『前日所共忧者，一旦变为安平之道。』因为桧陈善后之策凡七事。

五月辛丑，淮东转运副使胡纺总领淮东军马钱粮，置司楚州；尚书度支员外郎吴彦璋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置司建康府；太府少卿曾慥总领京湖军马钱粮，置司鄂州。盖使之与闻军事，不独馈饭饷云。总领官正名自此始。丁未，诏韩世忠听候御前委用，张俊、岳飞带本职前去按阅御前军马，专一措置战守。时秦桧将议和，故遣俊、飞往楚州，总淮东一全军还驻镇江府。壬子，上谓宰执曰：『士大夫言恢复者，皆虚辞，非实用也。用兵自有次第。朕比遣二枢使按阅军马，措置战守，盖按阅于先则兵皆可战，兵既可战则能守矣。待彼有衅，然后可进讨，以图恢复，此用兵之序也。』辛酉，布衣虞宰献乐曲诗。上谓大臣曰：『士大夫所进文字，朕详览熟思，盖欲知民之利病、政之臧否、朕躬之失耳。若溢美之言，实不欲闻。可令还之。』乃诏检、鼓院自今献无益之言、不干政体者勿受。癸亥，饶州童子江安国九岁、其弟定国七岁，皆能诵经、子书。诏免文解一次。

六月戊辰朔，责授单州团练副使刘子羽复右朝请大夫、知镇江府兼沿江安抚使。初，枢密使张俊尝为子羽之父鞬部曲，鞬器之。俊荐其才，故复用。俊晚年主和议，与秦桧意合，上眷之厚，凡所言，朝廷无不从。荐人为监司、郡守带职名者甚众。辛未，上谓大臣曰：『外域不可责以中国之礼。朕观三代以后，惟汉文帝待匈奴最为得体：彼书辞倨傲，则受而弗较；彼军旅侵犯，则御而弗逐。谨守吾中国之礼而不以责外域，此最为得体也。』壬申，户部奏赎刑

文字。上曰：『朕谓凡为政之本，必抑强扶弱，民乃能立。今使富者犯死，法得以金自赎，则贫者无金，岂能独立乎？赎刑既非祖宗法，似未可用也。』总领曾慥提举洪州玉隆观，以疾自请也。左朝请郎林大声总领湖北京西军马钱粮。大声初为永嘉丞，秦桧寓居永嘉，与之厚，遂骤用之。癸酉，分行在省仓为三界百五十万斛，凡民户白苗米，南仓受之，以廩宗室、百官为上界；次苗米北仓受之，以给卫士及五军为中界；糙米东仓受之，以备诸军月粮为下界。甲戌，上谓宰执曰：『中兴自有天命。光武以数千破寻邑百万，岂人力所能乎？朕在宫中，声色之奉，未尝经心，只是静坐内省，求所以答天意也。』乙亥，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秦桧为特进、尚书左仆射，封庆国公。诏有司造克敌弓，韩世忠所献也。上谓宰执曰：『世忠宣抚淮东，日与金战，常以此弓胜之。今朕取观之，诚工巧，然犹未尽善。朕筹累日，乃少更之，遂增二石之力，而减数斤之重，今方尽善。后虽有作者，无以加矣。』辛巳，赵庆孙等六人并停官。或曰：庆孙尝为赵鼎所荐，故秦桧斥之。壬午，布衣吴曾特补右迪功郎。曾献所著《左氏发挥》，而有是命。癸未，张俊、岳飞至楚州。飞视兵籍，始知韩世忠止有众三万，而在楚州十余年，金人不敢犯，犹有余力以侵山东，可谓奇特之士也。俊以海州在淮北，恐为金人所得，因命毁其城，迁其民于镇江府，俊遂总世忠之军还镇江府，惟背嵬一军赴行在。甲申，知河南府李兴以所部至鄂州。兴据白马山，与李成相扼凡数月，朝廷命班师，以兴为左军同统制。壬辰，太保、三京等路招抚处置使刘光世罢为万寿观使。三大将既罢，光世入朝，因引疾丐祠。上谓大臣曰：『光世勋臣，朕未尝忘。闻其疾中无聊，昨日以玩好物数种赐之，光世大喜，秉烛夜观，几至四更。朕于宫中，凡玩好之物，未尝经目，止须赐勋旧贤劳耳。』光世既罢，遂寓居永嘉焉。

秋七月庚子，上以临安旱，蔬食请祷，决滞狱，出系囚。后二十四日，大雨。翰林学士范同为参知政事。辛丑，司农少卿高颖罢。自此，诸大将之客稍稍被罪矣。壬寅，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刘锜乞宫观，诏锜疾速赴行在奏事。甲辰，提举川陕茶马冯康国奏：『近闻敌在长安，三月二十三日昼晦，油、酒变色皆白，兵刃有光焰，泾州雨沙。旱灾相仍，赤地千里。』上曰：『景象异甚。天变示人，殆不虚也。自古无文德而有武功，往往非国家之福。而敌好兵嗜杀，肆为无道，不畏天，不恤人，其能久乎？朕当修人事以待之耳。』丁未，秦桧以进书恩迁少保，封冀国公。壬子，右谏议大夫万俟卨言：『伏见枢密副使岳飞爵高禄厚，志满意得，平昔功名之念日以颓堕。今春敌寇大入，疆场骚然，陛下趣飞出师以为犄角，玺书络绎，使者相继于道，而乃稽违诏旨，不以时发，久之不至舒、蕲，忽卒复还。比与同列按兵淮上，公对将佐谓山阳为不可

守，沮丧士气，动摇民心。伏望免飞副枢职事，出之于外，以伸邦宪。』先是，飞数言和议非计，秦桧大恶之。及是飞自楚州归，乃令高论其罪，始有杀飞意矣。甲寅，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刘锜知荆南府，罢其兵。张浚深忌锜与岳飞，每言飞赴援迟而锜战不力也。飞请留锜掌兵，不许。时有处士孙元济者，闻除锜荆南，窃谓比之奕棋，此最高着也。人问其故，元济曰：『陕、蜀诸军但知吴氏，襄、汉诸军尚思岳家。江陵在蜀、汉之间，而锜有威名，为诸将所服。且闻有诏：或遇缓急，旁郡之兵许之调发，销患未形。此庙算也，非吾君大圣，其孰能与此？』己未，枢密使张俊为太傅，进封广国公，赐玉带，以俊首抗封章请归部曲也。俊请离军将佐并与添差差遣，从之。其后大为州郡之患。庚申，诏文武官陈乞致仕，身亡虽在给敕之前，并听荫补。用考功员外郎游损请也。上谓大臣曰：『士风陵夷，以一官之故，父死，匿丧以俟命，盖立法有未尽也。朕谓滥与人官，虽害法，其体犹轻。若风教不立，使人饰诈苟得，弃灭天理，其害甚大，况在法所当得乎！』损，酢子也。癸亥，大雨。翌日，辅臣称贺。上曰：『朕日来卧不安席，夜半犹未交睫，惧德不类，或政有阙失。每事循省殆遍，恐旱灾必有致之之由。若乃祈祷之礼，但具文耳。』是月，枢密使张俊复往镇江措置事务。副使岳飞留行在，以二人议事不协故也。俊因奏事，乞促淮西之赏。上曰：『功赏后时，在将帅不在朝廷。』俊问所以然，上曰：『军士有出者，有辎重及守营者。凡所谓战功，皆战士也。今更不分，全军皆要推赏，动数万人，朝廷何以行之？』俊曰：『臣今蒙专任，当戒诸统制官只保明实出战者，庶可渐革前弊。』

八月辛未，尚书吏部郎中李鞬试将作监，吏部员外郎刘才邵守军器监，始除也。上览除目，曰：『凡事必谨始，馆职、寺监丞，乃郎官卿监之选也；郎官卿监，乃侍从之选也。凡除馆职寺监丞，必择他日可补郎官卿监之阙者；凡除卿监郎官，必择他日可补侍从之阙者，如此则士安分守，而奔竞之风息矣。若不谨始，用非其才，久而不迁，则士有留滞之叹。以序迁之，又有不称职之诮，不可不谨。』甲戌，枢密副使岳飞充万寿观使。右谏议大夫万俟卨既劾飞罪，未报，御史中丞何铸、殿中侍御史罗汝楫复交疏论之。高章四上，又录其副示飞，乃丐免，故有是命。甲申，上曰：『水旱有数，虽尧、汤不能免。艰难以来，十余年间，未尝无岁，此天佑也。然不可恃此不为之备。祖宗置义仓以备水旱，最为良法，而州县奉行不虔，妄有支用，浸失本意。或遇水旱，何以赈之？可令监司视其实数，或有侵失，严责补还。义仓充实，则虽遇水旱，民无饥病矣。』癸巳，上谓宰执曰：『监司郡守，朝廷委任之意，未尝有异。而近来妄分彼此，莫相协和，州郡或有阙乏，监司不肯移那；监司或有措置，州郡不肯应副。如此，何以济国乎？可令御史台察其尤者措置行遣，庶几协和，共

济国事也。』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特起复。世将方与诸将议出师进讨，而其母秦国太夫人康氏卒于晋陵。上闻之，诏军旅事重，不拘常制，目下供给，不许辞避。甲午，上曰：『省刑罚，薄税敛，王道之本。国步艰难，未能弭兵，斯民税敛，无术可以薄之，朕心实不足。至于刑罚，岂可不省？而狱系淹延，或至逾岁，何也？可令提刑司觉察州县。提刑失职，令御史台弹奏，务要讼平刑清，以副朕意。』

九月癸卯，命军器少监鲍琚往鄂州根括宣抚司钱物。先是，湖北转运使官汪叔詹以书白秦桧言：岳飞顷于鄂渚置酒库，日售数百缗；襄阳置通货场，利复不费。自飞罢，未有所付，乞令副都统制张宪主之，庶杜欺弊。前二日，诏都统制王贵与宪同掌。上谓桧曰：『闻飞军中有钱二千万缗，昨遣人问之，飞对所有之数盖十之九，人言固不妄也。今遣琚往，纵不能尽，若得其半，亦不少矣。又岁计所入，供军之余，小约亦数百万缗，比之头会箕敛，不知几户民力可以办此。』鄂州前军副统制王俊诣都统制王贵，告副都统制张宪谋据襄阳为变。先是，朝廷命诸将更朝行在，宪惧不得还，乃妄申金人侵犯上流，冀朝廷还岳飞复掌兵而已为之副。会宪诣枢密行府白事，俊具所谋告之，以统制官傅选为证，贵即以闻。张俊在行府闻之，遂收宪属吏。戊申，泗州言奉使官莫将、韩恕归至本州。上谕大臣曰：『此殆上天悔祸，彼有休兵之意尔。朕每欲与讲和，非惮之也，重念祖宗有天下二百年，爱养生灵，惟恐伤之。而日寻干戈，使南北之民肝脑涂地。所愿天心矜侧，消弭用兵之祸耳。』先是，将、恕至涿州，为金人所执。至是，宗弼将与本朝议和，故纵之归报焉。既而宗弼引兵犯泗州，破之，淮南大震。甲寅，建康府火。乙卯，诏忠州团练使刘光远赴行在奏事。时金国宗弼以书来，朝议遣光远往聘，而光远方以赃罪为监司所按，故趣召之。翌日，光远至行在，上面谕以前罪一切不问，遂以为利州观察使，而吉州刺史曹勋亦迁忠州防御使，令与光远偕行。丙辰，右护军都统制吴璘及金国统军胡盏战于剡家湾，败之。初，胡盏与习不祝合军刘家圈。胡盏善战，习不祝善谋，且据险自固，前临峻岭，后控腊家城。谓我军必不敢轻犯。璘揣知其情，先一日，召诸将问何以必胜。统制官姚仲曰：『战于原下则败，原上则胜。』璘以为然。既相视其地，乃遣人告金曰：明日请战。金闻之皆笑，愈益不疑。夜半，璘遣仲与郾延经略使王彦率所部衔枚直进，渡河陟峻岭，截坡上，出其不意，约与敌对栅，然后发火，又遣将张士廉等取间道，以兵控腊家城，戒曰：『敌根本在此，若败，必趋入城。汝等截门，勿纵一骑入。』二将所部军行，寂无人声，又天大阴雾。既上岭列栅，乃发火，敌大骇，仓猝备战。我军已毕列，游骑有闻渠帅以马挝敲镫者曰：『吾事败矣！』我军气益振。璘犹策习不祝有谋，必谓我趣战欲速，不肯径出，胡盏恃其百战百胜，与

习不祝异议，宜可挑取。已而遣轻兵尝之，果胡盍勒兵已出，与我军合，鏖击数十。璘轻裘驻马阵前，麾军亟战，我师皆殊死斗，金人大败遁去，骑兵袭后，斩首六百三十，生擒七百人。骁将马广者所部号八字军，察敌将溃，越阵挑逐，既而大靡，俘馘人马数千，伪军降者万余人，璘悉释之，听其自便。金残兵果趋城走。张士廉违节制后期，二将仅以身入城，率余兵拒守，璘围之。戊午，刘光远、曹勋辞于内殿，遂命持敌帅报书以行。癸亥，言者乞令有官人铨试并兼习两场。故事，铨试有官人分五场，曰经义，曰诗赋，曰时义，曰断案，曰律义。愿试一场者听。议者谓试之以经义、诗赋、时义者，欲使之通古今；试之以《刑统》义、断案者，欲使之明法令。二者各兼一场，庶使人人通古今、明法令，而无一偏之失。事下吏部，乃命任子如所请。右护军都统制吴璘自腊家城班师。初，金统军胡盍在城中，璘急攻之。城且破，朝廷以驿书命璘撤戍，璘遂归。宣抚副使胡世将闻之，叹曰：『何不降金字牌，且来世将处耶！』世将以金人之俘三千人献于行在，命利路转运判官郭游卿就俘获中以声音形貌验得真女真四百五十人，同日斩于嘉陵江上，敛其尸，以为京观，余皆涅其面于界上放还，敌气大沮。

冬十月丙寅朔，上谓大臣曰：『人主之权，在乎独断。金国之主幼而无断，权归臣下。往年之和，出于达兰；今年之战，出于乌珠。或和或战，国之大事，而皆不出于人主。无断如此，何以立国？知不足畏矣！』戊辰，川陕宣抚司都统制杨政及金国万户通检战于宝鸡县，败之。是日黎明，通检将精兵万众出战，政贾勇士鏖战县旁，至日脯，政遣裨将将骑突出阵后山上，执旗以招，敌望见，大呼曰：『伏兵发矣！』乃惊而溃。政乘胜掩杀，通检至城门而桥已绝，乃擒之。己巳，刘光远等至虜军。庚午，秦桧奏上流守备。上曰：『艰难以来，将士分隶主帅，岁久未尝迁动，使植根深固，岂是长策？当今互易如臂指，可以运掉。才过防秋，便当为此，则人人可以指踪号令矣。』乙亥，金国都元帅宗弼遣刘光远等还，大略言：当遣尊官右职名望夙著者持节而来。盖敌欲亟和故也。少保、醴泉观使岳飞下大理寺。先是，枢密使张浚言张宪供通为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行府已有供到文状。秦桧乘此欲诛飞，乃送飞父子于大理狱，命御史中丞何铸、大理卿周三畏鞠之。己卯，上曰：『凡事必谨于微，若事已成则难改，故《书》言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荆襄守臣辟差者，勿令久任，以渐易之，非特谨微，亦所以保全之也。』壬午，权尚书吏部侍郎魏良臣落权字，充大金军前通问使，知阁门事士公亮为福州观察使副之。国书但使之敛兵，徐议余事。癸巳，枢密使韩世忠罢，充醴泉观使，进封福国公。世忠既不以和议为然，由是为秦桧所抑，至是，魏良臣等复行，世忠乃谏，以为中原士民迫不得已沦于敌国，其间豪杰，莫不延颈以俟吊伐。若自此与

和，日月侵寻，人情销弱，国势委靡，谁复振之？又再上章力陈秦桧误国，词意剀切，桧由是深怨世忠，言者因奏其罪。上留章不出。世忠又惧桧阴谋，乃力求闲退，遂有是命。世忠自此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乐，平时将佐亦罕见其面云。金人陷濠州。商州安抚使邵隆及金知陕州郑赋战，克之，复陕州。起复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图上吴璘剡湾克捷之状，且言：『臣询客，众论皆谓璘之此战，比和尚原杀金平论，以主客之势、险易之形，功力数倍。据捉到蕃人供通，金人称璘有「勇似其兄」之语。璘等为国宣力，川陕用兵以来，未有如此之胜。伏望圣慈察璘智勇冠军，优与迁擢，以为尽忠许国之劝。』又奏：本司都统制杨政、枢密院都统制郭浩，并乞优异推恩。乃赐璘等诏书奖谕，密赐世将黄金二百两、茶药有差。初，三将之并出也，璘复捷剡湾，政下陇州，破岐下诸屯，浩取华、虢二州，入陕府，有破竹之势，世将亦遣要约陕西、河东忠义首领数十愿为内应，而金虏约和于朝廷，秦、晋之人殊惜之。

十一月丙申，提举江州太平观李迨知洪州。上览除目曰：『迨能吏，肯以身任怨，不恤人毁誉，朕深知之。但此州寄居多有造谤者，不可不察也。治道无他，但不以毁誉为贤否，常核实以行赏罚，则治道成矣。齐威王封即墨而烹阿，齐国大治。盖知核实以为政，而不徇毁誉空言也。』丁酉，上曰：『唐太宗除乱比汤武，致治几成康，可谓贤君矣。然夸大而好名，虽听言纳谏，然不若汉文帝之至诚也。人君至诚临下。何患治道之不成哉？』戊戌，言者请补试州县小吏，仍许告吏罪，使补其阙，以惩吏强官弱之弊。上谓宰执曰：『此说若用，则相告讦，而州县扰矣。治天下当以清静镇之，若妄作生事，乃乱天下，非治天下也。昔人有言：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朕常躬行此语。』新通判利州程敦厚召试馆职[1]，以其上书言事故也。敦厚又遗秦桧书，言桧见几似颜子，任重似伊尹。桧大善之，令赴都堂审察，遂召试，以为秘书省校书郎。己亥，参知政事范同罢。同始赞和议，为秦桧所引。及在政府，或自奏事，桧忌之，右谏议大夫万俟卨因论：近朝廷收下兵柄归之宥密，而同辄于稠人之中，贪天之功，以为己有，望罢其机务。诏同以本官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李光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藤州安置。言者论：乃者二使之还，敌示欲和之意，于国体无损。而光乃阴怀怨望，鼓唱万端，乘时诽谤，罪不可赦。秦桧进呈，上曰：『司马光言：政之大本，在于刑赏。朕于光辈，闻其虚名而用之，见其不才而罢之，逮其有罪而责之，皆彼自取，朕未尝有心也。若用虚名而不治其罪，则有赏无刑，政何以成？譬之四时，有阳无阴，岂能成岁乎？』金国都元帅宗弼遣魏良臣等还，许以淮水为界，岁币银、帛各二十五万匹、两，又欲割唐、邓二州。因遣其行台户部侍郎萧毅、翰林待制邢具瞻审定

可否。乙巳，诏吏部侍郎魏良臣就充接伴使，以中书言金使萧毅已过界也。毅等过江，揭旗于舟，大书『江南抚谕』。知镇江府刘子羽见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良臣见旗有异，大惧，力索之，且以语胁子羽。子羽曰：『吾为守臣，朝论无所预。然欲揭此于吾之境，则吾有死而已！』出境乃还之。丁未，判大宗正事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士??数言事，秦桧患之。岳飞之下吏也，士??草奏欲救之，语泄，桧乃使言者论之，故有是命。壬子，金国审议使萧毅、邢具瞻等入见。乙卯，御史中丞何铸签书枢密院事，充大金报谢使。戊午，萧毅等辞行。时朝廷许割唐、邓二州，余以淮水中流为界。毅辞，上谕曰：『若今岁太后果还，自当谨守誓约。如今岁未也，则誓文为虚设。』辛酉，福建安抚大使兼知福州张浚为检校少傅、崇信军节度使，充万寿观使。秦桧将议和，遣工部员外郎盖谅因事至闽中，风浚使附其议，当引为枢密使。浚答书言：虏不可纵，和不可成。桧不悦。会浚以母老乞祠，乃有是命。先是，责授清远军节度副使赵鼎在会稽，尝语其客方畴曰：『张德远建炎复辟之功岂可忘也？上待臣下有恩，想必讲求矣。』畴曰：『今日担子极重，秦相欲独负之，恐难也，不知故相中谁可办者？』时李纲、朱胜非皆在，鼎曰：『伯纪、藏一皆不济事，惟德远可尔。第恐不容复来。』至是，卒如所料。

十二月乙丑朔，上谓秦桧曰：『和议已成，军备尤不可弛。宜于沿江筑堡驻兵，令军中自为营田，则敛不及民，而军食常足，可以久也。』仍修建康为定都之计，先宗庙，次太学而后宫室。丙寅，上谓大臣曰：『三代之世，士大夫尽心礼法，鲜有异端之感。自汉明帝金人之梦，佛法流入中国，士大夫靡然从之。其上者惑于清静之说，而下者惑于祸福之报。殊不知六经广大，靡不周尽，如《易》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与《礼》正心诚意者，佛氏清静之说，果有以胜之乎？至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与夫「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者，即佛氏祸福之报也。士大夫不师六经而尽心佛法，殊为可笑。』壬申，上谓宰执曰：『晋平吴之后，天下混一，武帝又勤于政事，宜若可见太平而旋致祸乱，天下分裂，何也？』秦桧等方思所以对，上曰：『礼可以立国，君臣上下，如天地定位，不可少乱。武帝字呼群臣，又以珊瑚株助臣下，以侈靡相胜。废礼如此，其能国乎？』癸酉，秦桧言：『考之经传，人君莫难于听纳。』上曰：『朕观自古人君不肯听纳者，皆因有心，或好大喜功，或穷奢极欲。一实其衷，则凡拂心之言，皆不能入矣。若清心寡欲，岂有不听纳乎？朕于宫中，观书写字之外，并无嗜好，凡事无心，故群臣之言，是则从，非则否，未尝惑也。』己亥，何铸等至军前。宗弼以书来索北人之在南者，因趣割陕西余地。癸巳，岳飞赐死于大理寺。飞既属吏何铸以中执法与大理卿周三畏同鞠之，飞久不伏，因不食求死。至是，万俟卨

入台月余，狱遂上，于是飞以众证，坐尝自言已与太祖俱以三十岁除节度使为指斥乘舆，情理切害，及金犯淮西，前后受亲札十三次，不即策应，为拥兵逗遛，当斩。御前前军统制张宪坐收飞子云书，谋以襄阳叛，当绞。飞长子云坐与宪书称，可与得心腹兵官商议为传报朝廷机密事，当追一官罚金。诏飞赐死，命杨沂中莅其刑；诛宪、云于都市；参议官于鹏除名，送万安军；孙董送浚州，并编管，仍籍其赀，流家属于岭南，天下冤之。飞死年三十九。初，狱之成也，太傅、醴泉观使韩世忠不能平，以问秦桧，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飞知书而待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皆安堵，不知有军，至今号为贤将。

《龟鉴》曰：岳飞之将略，亦尝闻其大略乎。飞起于效用者也，平居忧国，无所不为。征讨出师，慷慨勇往。隆冬按边，上有『非我忠臣，莫翊大趾』之谕，盛夏出师，上有『暑行劳勤，朕念之不忘』之语；东下赴援，而上有『委身徇国，竭节事君』之叹，力疾先驰，而上有『国尔亡身，谁如卿者』之褒。帅襄阳而克复襄阳，镇湖北而坐制湖湘，焚蔡州之积，夺虢州之粮，而又倡率三军，指授方略。自李宝曹州之战，以至张宪临颖之战，凡十五战，每战必捷。金帅相告，谓『撼山易，撼岳飞兵难』。吁！当时有如飞者数十辈布置边面，是真所谓万里长城者。而桧乃屏弃之，曾不甚惜，何耶？纶音趣覲，彼之所以逗遛不进者，盖亦以事机垂成为可闵也。『莫须有』三字，强以傅会，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千载而下，每念岳武穆之冤，直欲吁天而无从也！『鸢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此为不能保全功臣者说也，况鸢鸟犹未尽而狡兔犹未死者也！

《大事纪》曰：飞之死尤不厌众心。飞忠孝出于天性，自结发从戎，凡历数百战，内平剧盗，外抗强胡。其用兵也，尤善以寡胜众。其从杜充也，以八百人破群盗五十万众于南薰门外；其攻曹成也，以八千人破其十万众于桂岭；其战乌珠也，于颍昌则以背嵬八百，于朱仙镇则以背嵬五百，皆破其众十余万。金人所畏服，不敢以名称，至以父呼之。自乌珠有『必杀飞而后和』之言，桧之心与金合，而张俊之心又与桧合，媒孽横生，不置之死地不止。万俟卨以愿备锻炼，自谏议而得中丞；王俊以希旨诬告，自御防而得辅车；姚政、庞术、傅选之徒，亦以阿附，并沐累迁之宠，附会其事，无所不至，而『莫须有』三字，世忠终以为无以服天下。飞死，世忠罢，中外大权尽归于桧，于是尽逐君子，尽用小人矣！

徽猷阁待制洪皓在燕山，是冬，密奏：『金已厌兵，势不能久，异时以妇随军，今不敢携矣。朝廷不知虚实，卑词厚币。未有成约，不若乘胜进击，再

造犹反掌耳。所取投附人只欲守江南，归之可也，独不监侯景之祸乎？若欲复故疆，报世讎，则不宜与。胡铨封事，此或有之，彼知中国有人，益生惧心。张浚名动殊方，可惜置之散地。』并问李纲、赵鼎安否。广西买马增数。

壬戌绍兴十二年春正月壬寅，诏建国公出外第，可依亲贤宅差提点官并都监。癸卯，上谓大臣曰：『朕于宫中无嗜好，惟好观书，考古人行事以施于政。凡学必自得乃可用，第与古人点姓名，何所益也？』

史臣曰：稽经以出治，犹按医以治病也，造之不深，则医或至于杀人，而治或至于害天下。帝王之学，贵于自得深造之，则默然而识矣。左右逢原，则神明生焉。

戊申，御史中丞万俟卨、大理卿周三畏同班入对，以鞠岳飞狱毕故也。尚书省乞以飞狱案令刑部镌板，遍牒诸路。有进士知浹者好直言，飞以宾客待之。飞初下吏，浹上书讼其冤。秦桧怒，并送大理。狱成，浹坐决杖，送袁州编管云。先是，提举洪州玉隆观薛弼为飞参谋官，与飞厚。秦桧之闲居永嘉也，弼旧游其门，万俟卨又善之，繇是无一辞累及。飞之在鄂也，有王辅者尝知彭山县，以赃败，遂依飞军中，飞亦厚待之。至是，辅遣其子孝忠上书指飞为奸凶，阴合桧意，桧喜，由是脱罪籍，寻擢知普州。辛亥，增福建盐钞钱十万缗，以鬻盐增羨故也。

二月己巳，上谓大臣曰：『征战之事，各有地利。北狄骑兵，虽中国所不能及，若要驰骋于江淮，恐未易得志。孙权偏霸一方，而曹魏竭天下之力，终不能渡江。晋室微弱，而苻坚百万之众败于淝水。拓跋魏雄据中原，而历六朝衰乱，终不能奄有江表。自非大无道如孙皓者，岂能致北兵之得志乎？今但修政事，严武备，北兵虽强，不足畏也。』辛未，上谓大臣曰：『《诗》、《书》所载二帝三王之治，皆有其意而不见其施設之详。太祖以英武定天下，仁宗以兼爱结天下，此朕家法，其施設之详，可见于世者也。朕当守家法而求二帝三王之意，则治道成矣。』丁丑，保庆军节度使、建国公瑗为检校少保，进封普安郡王，时年十六。王天性忠孝，自幼育宫闈，起居饮食，未尝离膝下，上尤所钟爱。制下，日者尤若讷私谓秘书省正字张阐曰：『普乃并、日二字有合乎？《易》所谓「明两作，离之象」，殆天授也。』己卯，殿前都指挥使杨沂中赐名存中。壬午，辅臣进殿中侍御史胡汝明论监司不按吏。上曰：『朝廷分道置使，正欲讥察州县。可申严行下，若州县赃污不法而监司不能按，致台谏论列者，当并绌之。』丙戌，上曰：『学校风化之原，不可缓也。』上又曰：『福建所买牛第二纲可发来临安，借与人户。朕闻民间乏牛，皆以人耕田，其劳可悯。朕尝画以人耕田之象置于左右，庶不忘稼穡之艰难。汉文帝每下诏，必曰「农者天下之本」。若文帝，可谓知民事之本矣。』丁亥，言者请自今鞠狱必

差经任人。上曰：『文学、政事，在孔门中自是两科。今士方离科举，未亲民事，遽使之鞫狱，安能尽善也？其从之。』戊子，金主亶大赦，自来亡命投在江南人见行理索，候到，并行释罪。其职官、百姓、军人，并许复故。先是，何铸、曹勋至金国，见亶于春水开先殿，具陈上意。金主命早来使人上殿所请宜允，仍出回书示之，许还梓宫、太后，且遣铸等还。辛卯，给事中、知贡举程克俊等言博学宏词右承务郎洪遵、敕赐进士出身沈介、右从政郎洪适并合格。遵，适弟也。秦桧以所试制辞进读，上曰：『是洪皓子耶？父在远，能自立，此忠义报也。可与升擢差遣。』上又言：『遵之文于三人中最胜。』既遂以遵为秘书省正字，介、适并为敕令所删定官。自中兴以来，词科入选即入馆，自遵始。是日，镇江府城外火延入城中，遂及大军仓，燔米麦四万斛、刍六万束，公私室庐被焚者甚众。守臣刘子明坐贬秩。时太平州、池州芜湖县亦皆大火，市井一空。

三月壬寅，普安郡王出阁就外第，命行在宗室正任已上悉送之。辛亥，上谓大臣曰：『朕兼爱南北之民，屈己讲和。今通好休兵，其利博矣。士大夫狃于偏见，以讲和为弱，以用兵为强，非通论也。』乙卯，上御射殿，引南省举人何溥已下。是举，两浙转运司秋试举人凡解二百八人，而温州所得四十有二，宰执子侄皆预焉。溥，永嘉人也。

朱胜非《闲居录》曰：秦桧居永嘉，引用州人，以为党助。吴表臣、林待聘号党魁，召为从官，实操国柄。凡乡士具耳目口鼻者，皆登要途，更相攀援，其势炎炎，日迁月擢，无复程度。是年，有司观望所解乡士四十二名，桧与参政王次翁子侄与选者数人。前辈诗云：『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今不然矣。

丙辰，起复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薨于仙人关。辛酉，秦桧等贺上，以皇太后有来期。先是，洪皓在燕，先报太后归。上谓桧曰：『皓身陷异区，乃心王室，忠孝之节，久而不渝，诚可嘉尚。皓之二子并中词科，亦其忠义之报也。士大夫苟能崇尚节义，天必佑之。』

夏四月庚午，上御射殿，引正奏名进士唱名。主管台州崇道观秦熈对策言[2]：『天子建国，右社稷，左宗庙，是故社稷不可无所依。今神州未归职方氏，则考卜相攸，莫如建康。谓宜申饬有司，早立宗社，权为定都之制。』举人陈诚之策言：『圣人以一身之微，临天下之大，惟度量廓然，举天下之大纳之胸中，而成败得丧，不能为之芥蒂，斯绰绰有余裕矣。成汤不爱牺牲粢盛以事葛伯，文王不爱皮币犬马以事昆夷，汉高祖解平城而归，饬女子以配单于，终其身而无报复之心，故韩安国称之曰「圣人以天下为度」。光武卑辞厚币以礼匈奴之使，故马援称之曰「恢廓大度，同符高祖」。盖帝王之度量，兼爱夷夏

之民，不忍争寻常以毙吾之赤子也。』杨邦弼策言：『陛下躬信顺以待天下，又得贤相相与图治。中兴之功，日月可冀。』又论吴越之事，以为『使越王与大夫种、范蠡不量力度时，轻死而直犯之，是特匹夫之勇，而非贤君相所宜为也。』有司定燔第一，诚之次之，邦弼又次之。桧引故事，辞而降为第二人，特迁左朝奉郎、通判临安府，赐五品服。自诚之已下，赐第者二百五十三人，新科明法，得黄子淳一人而已。辛未，上御射殿，放合格特奏名进士朝鼎才等二百四十八人、武举正奏名陈鹞等五人、特奏潘璋等二人。是岁，始依在京旧制，分两日唱名，自是以为例。辛巳，江南东路转运副使王?等献本司钱十万缗、银五万两，以助奉迎两宫之费。诏令户部桩收，专充迎奉支用。上曰：『若常赋之外不取于民，庶几副朕爱民之意。朕在宫中，服食器用，惟务节俭，不敢分毫妄费。常戒左右曰：此中视钱物不知艰难，民虽一钱，亦不易出。周公作《无逸》戒成王，惟在知小民之艰难，朕不敢忘也。』自是四方率皆献助矣。丙戌，通判湖州秦棣直秘阁[3]。棣，桧弟，以其侄?、逊所得职名为之请也。

五月甲午，川陕宣谕使郑刚中为川陕宣抚副使。甲辰，诏诸州军无教官处，令尚书省选差。既而礼部立到试教官法，上谓宰相曰：『士大夫不可不学，惟学，故能考前世兴衰治乱，以为龟鉴，则事无过举，而政皆适当矣。朕在宫中，未尝一日废也。』乙巳，军器监主簿沈该知盱眙军，措置榷场。凡榷场之法，商人货百千以下者，十人为保，留其货之半在场，以其半赴泗州榷场博易，俟得北货，复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待北贾之来。两边商人各处一廊，以货呈主管官，牙人往来评议，毋得相见。每交易千钱，各收五厘息钱入官。其后又置场于光州、枣阳、安丰军花廛镇，而金人亦于诸州置场。辛亥，潢州布衣陈靖特补右迪功郎。靖献《中兴统论》于朝，给事中程克俊等五人共荐之，乃有是命。乙卯，诏礼部依旧制，试教官仍先纳所业经义、诗赋各三首会刑部，无过，下国子监看详，礼部覆考，然后许试。附省试院分两场。非取士之岁，附吏部铨。试院不限人数，以文理优长为合格。

六月乙丑，上谓大臣曰：『近日雨泽沾足，岁事有望，诚可喜者。』秦桧曰：『此乃圣德感召和气所致。』上曰：『天人相因。朕于人事虽不敢怠，至岁事，则当归功于天也。』镇西军节度使吴玠来朝，召之也。既对，命坐赐茶。上问玠前此所以胜敌之方，玠曰：『先令弱者出战，强者继之。』他日，上以语辅臣，且曰：『玠善用兵，此正孙臆三驷之说，一败而二胜者也。』己巳，提举亳州明道宫郑亿年提举醴泉观兼侍读。时朝廷答金人书，许以所索陕西、河南人次第而遣，惟亿年得留焉。辛未，提举临安府洞霄宫王庶责授高德军节度副使、道州安置。乙亥，言者乞禁止父母在别籍异财之事。上曰：『此固

当禁，然恐行法有弊。州县之吏科率不均，民畏户口大而科率重，不得已而为，诚可怜者。宜并申严科率之条乃善。』己卯，尚书省言：金人使明威将军高居安扈从皇太后一行前来。诏知阁门事曹勋充接伴使。壬午，言者乞稍宽私盐之律，以谓州县之间，惨酷冤滥，不知几何，欲望少加裁损。辅臣进呈，上曰：『古今异事，今国用仰给，煮盐者十之八九，其可捐以与人散利？虽王者之政，然使人专利，亦非政之善也。吴王濞之乱，汉实使之。使濞不专煮海之利，虽欲为乱，得乎？』癸未，有举子上书，乞用王安石三经新义，为言者所论。上曰：『六经所以经世务者，以其言皆天下之公也。若以私意妄说，岂能经世乎？王安石学虽博，而多穿凿以私意，不可用。』

秋七月癸丑，右谏议大夫罗汝楫言：『签书威武军节度判官厅公事胡铨文过饰非，益唱狂妄之说，横议纷纷，流布遐迩。若不惩艾，殆有甚焉者矣。伏望陛下重行窜逐，以伸邦宪。』诏铨除名，新州编管。戊午，诏忠训郎吴援令川陕宣抚司召试，策一道保明取旨，与换文资。援，璘子也。璘以初除团练承宣使恩例为之请，上许之。起居郎、权中书舍人张广持不可。上览奏，谓大臣曰：『武臣换文资，恐将帅之才，后难得矣。』枢密使张俊曰：『试而后换可也。』上大以为然。戊午，新潼川府路提点刑狱公事宇文刚言湖外米平，乞行收籴。上谕大臣曰：『水旱，尧、汤所不能免，惟有以备之，则民免流亡之患。其即行之。』

八月辛酉朔，金国都元帅宗弼以书来，求商州及和尚、方山原地。于是川陕宣抚副使郑刚中亦言：和尚原自绍兴四年后便系刘豫管守，不系吴玠地分，合割还大金。从之。丙寅，皇太后渡淮。时上遣后弟韦渊往迓，遂扈从以归。签书枢密院事何铸提举江州太平观。御史中丞万俟卨、右谏议大夫罗汝楫交章论铸之罪，故有是命。丁卯，上谓宰执论经术，因曰：『朕每读书未尝苟，必思圣人所以立言之意。』秦桧曰：『孟子云：「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上曰：『圣人以所自得者垂法后世，又焉用欺？』秦桧曰：『陛下以通经，得五帝三王心传之妙，人臣何幸！自古不遇治世之主，则为人臣，诚有难处。今陛下以经术出治，人臣因以托日月之光，传诸不朽，岂非幸会！』上曰：『读书不适用，则不若愚人，愚人犹无过，读书不适用，为患更甚。』桧曰：『陛下持此心揆天下之事，无不灼见底蕴矣。』庚午，责授向德军节度副使王庶卒于道州，许归葬。其子之荀、之奇抚柩而哭曰：『秦桧，秦桧！此讎必报！』亲旧皆掩其口曰：『祸未已也！』甲戌，御史中丞万俟卨为参知政事，充大金报谢使。上顾卨曰：『勉为朕行。』高顿首谢。上谕大臣曰：『和议既定，内治可兴。』秦桧对曰：『以陛下圣德，汉文帝之治不难致。』上曰：『朕素有此志，但寡昧不敢望前王。』桧曰：『汉文帝文不胜质，唐太宗质不胜文』

，陛下兼有之。』上曰：『唐太宗不敢望文帝，其从谏多出矫伪。』桧曰：『文帝能容申屠嘉，而太宗终恨魏徵[4]，其为真伪可见。』上曰：『朕谓专以至诚为上。太宗英明有余，诚有所未至也。』桧曰：『太宗之用智诚，不及文帝之性仁也。』上曰：『然。』丙子，上谕大臣曰：『闻大金内侍有用事者。今内侍中，寄资有犯虽降官，然俸物不减，何以劝惩？今小者有犯，可恕即恕，不可恕即挞之，庶使知惧。』且云：『唐末内侍如田令孜辈群唱为乱者，良由天子纵之所致。朕今在宫中，都知、押班、御药，素号最亲密者，非时未尝见，见未尝不正色。』己卯，上谓大臣曰：『比闻大金中宫颇恣，权不归其主。今所须者，无非买珠鞞鞮之类，此朕所不顾而彼皆欲之，则侈靡之意可见矣。宜令有司悉与，以广其欲。彼侈心一开，则吾事济矣。』时金人又须白面猢猻及鸚鵡、孔雀、狮子、猫儿，上亦令搜访与之。上曰：『敌使万里远来，其所须如此，朕何忧哉！』辛巳，上奉迎皇太后于临平镇，初，后既渡淮，上命奉鲁国大长公主、吴国长公主逆于道。至是，自至临平奉迎，用黄麾、半仗二千四百八十三人，普安郡王从。上初见后，喜极而泣，军卫欢呼，声振天地。壬午，皇太后还慈宁宫。后聪明有远虑，上因夜侍慈宁，语久，冀以顺后意。后令上卧，且曰：『听朝宜早起，不然恐妨万几。』上不欲遽离左右，后遂示以倦意，上不得已，恭揖而退。太后复坐，凝然不语，虽解衣登榻，交足而坐，至三四鼓而后就枕。尝谓上给使者不必分，宜通用之，盖分则自为彼我，其间佞人希旨，必肆间言。自古两宫失欢，未有不由此者。

《龟鉴》曰：『太后之未归也，则谕以至诚；太后之将归也，则示以喜色。临平奉迎，瞻慈容而感泣；慈宁居养，侍乙夜而忘疲。寿庆启燕，称觞举仪，雍雍乎其和也。意有所向，竭力供应，肃肃乎其敬也。当时父老童稚且叹曰：不图今日圣神，母子重欢如此。是其孝于事亲何如也。』

庚子，上服黄袍，乘辇诣临平奉迎梓宫登舟，易总服，百官皆如之。辛丑，徽宗皇帝、显肃皇后及烈节皇后梓宫皆至行在。是月，朝廷答金国都元帅宗弼书，许以陕西地界。金人遣知彰化军节度使事贺景仁来分画，乃割商、秦之半，存上津、丰阳、天水三邑及陇西成纪余地，弃和尚、方山原，以大散为界，于关内得兴赵原为控扼之所。

《大事记》曰：绍兴十年，金人渝盟，军民皆归咎于秦桧，而桧傲然不动。顺昌既捷之后，先窜赵鼎，而人无敢言矣。柘皋既捷之后，尽罢诸将，而兵隶御前矣。向者战败而求和，今则战胜而求和矣。向者战败而弃地，今则战胜而弃地矣。向者使命之费犹有限，今岁币银帛各三十五万匹两，而贺礼又有金器千两、银器万两、锦绮千匹矣。岳飞复唐、邓，张俊、吴玠复商、秦、吴玠复方山、和尚原，皆间关百战而后得，今吾不能有其地，反尽割入于金，听其分画

矣。世忠田金陵，岳飞田鄂土，之奇田两淮，吴玠田梁洋，樊宾宗纲田荆州，皆累田经理而后成，今吾不能屯田，反使金创屯田军于河南矣。吾国之民不肯入金，杀之犹不从，而朝廷必以与金，使遗黎饮泣内恨，而中原之人心失矣。李世辅不顾其亲来归，乌珠畏避其忠勇，乃置之谪籍，而中原豪杰之心失矣。士大夫陷没金中，家属有在中国者，洵金人之情而悉还之，方其去时，如赴并所，而吾国衣冠之气沮矣。张俊深忌刘锜、岳飞，每言飞赴援迟而锜战不力，遂与桧谋，斥锜而杀飞，而天下忠愤之气皆沮矣。

九月乙未，信安郡王孟忠厚为枢密使。壬寅，大赦天下。乙巳，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秦桧为太师，封魏国公。是日桧入朝，至殿门外，上遣干办御药院江谿赐以玉带，使服之而入。桧辞，上曰：『梓宫归葬，慈宁就养，皆卿之功也。此未报百分之一，不必辞。』

冬十月乙亥，翰林学士兼侍讲、翊善程克俊金书枢密院事。秦桧之除太师也，克俊草其制词，有曰：『庙算无遗，固众人之所不识。征车远狩，惟君子以为必归。』桧大喜之。丁丑，太师、尚书左仆射、魏国公秦桧进封秦、魏国公，用蔡京故事也。桧辞不拜。太傅、枢密使、广国公张俊进封益国公。壬午，太傅、醴泉观使、福国公韩世忠进封潭国公，太保、万寿观使、雍国公刘光世改封扬国公。丁亥，诏福建专置提举茶事官一员，置司建州。先是，建州岁贡片茶二十余万斤，叶浓之乱，园丁亡散，遂罢之，以市舶官兼茶事。上祀明堂于临安。始命市五万斤为大礼赏，已而都督府请如旧额发赴建康，召商人持往淮北。既而官给长引，许商贩渡淮及兴榷场，遂取腊茶为榷茶本。寻禁私贩，官尽榷之。上京之余，许通商，官收息三倍。及是，将鬻建茶于临安，始别置提举官专一发卖。

十一月壬辰，左朝散郎黄达如言：『太后回銮，梓宫还阙，兹为盛事。望宣付史馆，然后褒功罚罪。大明黜陟，将前日异论沮谋者明正典刑，其力主和议者重加旌赏，庶上慰徽宗、二后在天之灵，少纾太母留滞抑郁不平之气。』诏礼部侍郎兼实录修撰王赏编修付史馆。达如，建阳人，尝知南雍州，以赃罪，为提点坑冶官韩球所按，代还奏事，乃上此奏焉。癸巳，枢密使张俊为镇洮、宁武、奉宁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奉朝请，封清河郡王。初，太师秦桧与俊同主和议，约尽罢诸将，独以兵权归俊，故俊力助其谋。及诸将已罢，而俊居位岁余，无请去之意，桧乃令殿中侍御史江邈论其罪。邈言：俊据清河坊以应讖兆，占承天寺以为宅基；大男杨存中握兵于行在，小男田师中拥兵于上流。他日变生，祸不可测。上曰：『俊有复辟功，无谋反之事，皆不可言。』会枢密使孟忠厚竣事还朝，而邈又言俊之过，俊乃求去位，遂有是命。左司员外郎李椿年言经界不正十害：一侵耕失税，二推割不行，三衙前及坊场户虚供抵

当，四乡司走弄税名，五诡名寄产，六兵火后税籍不信争讼日起，七倚阁不实，八州县隐赋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户自陈税籍不实，十逃田税偏重故税不行。且言：『臣闻平江岁入昔七十万斛有奇，今按其籍，虽三十九万余，然实人才二十万耳。询之士人，其余皆欺隐也。望考按核实，自平江始，然后之天下，则经界正而仁政行矣。』上谓宰执曰：『椿年之论颇有条理。』乃诏专委椿年措置。椿年请先往平江诸县，俟其就绪，即往诸州，要在均平，为民除害，更不增税额。从之。乙未，检校少保兼领殿前都指挥使职事杨存中为少保。国朝故事，未有以保、傅为管军者，论者惜之。己亥，诏太学养士，权于临安府学措置增展。先是，言者屡请复太学以养人才。上以戎事未暇，至是，谓宰执曰：『太学教化之原，宜复祖宗旧法。』程克俊曰：『东晋设学于鼎沸之中。今兵息矣，兴学正其时也。』秦桧曰：『久有此议，今当举行之。』乃命礼部讨论取旨。辛丑，言者论：『陛下斥远奸邪，与腹心之臣一德，以定大计。大功巍巍，超冠古昔。臣愚虑前日不得志之徒未即丕变，作为不靖，有害治功。伏望屏置远方，终身不齿。』诏榜朝堂。知镇江府刘子羽提举江州太平观，以右谏议大夫罗汝楫论其专任私意，变乱是非也。先是，子羽言和好本非久远计，宜及闲暇时修城垒，厉器械，备舟楫，以俟时变。秦桧始以复职非己出，己不悦，至是益怒，讽汝楫论其罪，遂罢归。和众辅国功臣、太保、护国镇安安静军节度使、充万寿观使、杨国公刘光世薨于行在，年五十四。诏赠太师。光世蚤贵，其为大将，御军姑息，无克复志，论者以此咎之。丙午，诏责授清远军节度副使赵鼎、责授向德军节度副使王庶今赦更不检举。宝文阁待制曾开、徽猷阁直学士李弥逊并落职，权中书舍人程敦厚草制曰：『方同恶而相济，肯信君子以为必归？逮宁亲而解忧，是宜国人皆曰可杀。』时庶已死而秦桧未知也。徽猷阁待制致仕尹熺卒于绍兴府，年七十二。上知其贫，特赐钱三百缗。庚戌，枢密使、信安郡王孟忠厚罢判福州。左承事郎张戒特勒停。

十二月辛酉，童子张岩叟九岁，其弟岩卿七岁，能诵书。诏并免文解一次，仍以束帛赐之。庚午，礼部乞太学养士，权以三百人为额。上曰：『太学师儒之官，虽选经术，当先德行。要使士子化之以厚风俗。』又曰：『朕以天下财赋养天下士大夫，以天下公器处天下士大夫。要使人人尽心职业，朕何爱爵禄哉？』丙子，主管台州崇道观熊彦诗知永州。彦诗坐赵鼎客，闲废累年。及是，秦桧除太师，彦诗以启贺之，有曰：『大风动地，不移存赵之心；白刃在前，独奋安刘之略。』桧喜，繇是稍复录用。庚辰，高闾守国子司业，关注为太学正。始除学官也。上览除目，曰：『朕无一所好，惟阅书作字，自然无倦。《尚书》、《史记》、《孟子》俱写毕，《尚书》写两过，《左传》亦节一本。』癸未，以太师秦桧生辰，锡宴于其第，自是岁为例。初，陕西连岁不雨。

至是，泾、渭、灞、沪皆竭，五谷焦槁。秦民无以食，争西入蜀。川陕宣抚使郑刚中以誓书所禁不敢纳，皆散去饿死，其壮者北人多买为奴婢，郡邑荡然矣。

校勘记

[1]程敦厚 原作『陈敦厚』，据《要录》卷一四二改。

[2]台州 原作『合州』，据《要录》卷一四五改。

[3]直秘阁 原作『自秘阁』，据《要录》卷一四五改。

[4]魏徵 原作『魏证』，据《要录》卷一四六改。

宋史全文卷二十一下

宋高宗十五

丙寅绍兴十六年春正月戊寅，上谓大臣曰：『将来藉田，降诏须语简意足，使人晓然知敦本之意。汉文帝劝农之诏频年有之，不过数十语，当时民知务农，遂致富庶。』辛卯，上斋于内殿。壬辰，上亲飨先农于东郊，配以后稷，诣亲耕位，上亲九推乃止，命宰执、使相、侍从、两省、台谏行五推九推之礼，庶人终千亩焉。

二月辛丑，提举佑神观韩公裔提举洪州玉隆观，在外州军任便居住。公裔，上康邸内知客也。桧欲赏公裔橘，使来请，会有诏除公裔承宣。桧疑其舍己而有求于上，右谏议大夫汪勃乃劾公裔出入公卿之门，阴有窥伺，故有是诏。癸丑，诏太师秦桧合盖家庙，令临安府应副，务要如法。知宣州秦梓移知湖州，未上，卒于建康。辛酉，除资政殿大学士致仕，恩数视参知政事。壬戌，上曰：『县令之职，本欲抚育百姓，乃掊敛以待过往，科率以奉权贵，害及一方，殊失张官为民之意。宜令有司措画以闻。』甲子，殿前司乞起复李邦光充正将。上曰：『从军起复，一时权宜，然不能无弊。若元在本军则可，或在外，请嘱宜禁止之。』寻诏自今规求起复之人重行黜责，令御史台觉察弹奏。

三月庚午朔，诏有司建武学。先是，士人上书者多以为言，上数谕大臣以文武之道不可偏废，祖宗自有故事。至是乃考上焉。戊寅，左宣教郎郑邦哲进《左氏韵类》，诏特迁一官。辛卯，经筵讲《孟子》彻章。翌日，赐宰执、讲读、修注官燕于皇城司，初复故事也。诏礼器局造太师秦桧家庙祭器。己亥，工部奏立淮东、江东、两浙、湖北诸县岁较营田赏罚格，其法以绍兴七年至十三年所收课利最多酌中者为额，每路县令以十分为率，取二分赏之。岁收增三分至一分以上。并减磨勘年，仍以最亏一县为罚。

夏四月癸卯，用前荆湖等路抚谕司干办公事胡骏请，立祚德庙于临安府，寻加封程婴为安节成信侯，公孙杵臼为通勇忠智侯，韩厥为忠定义成侯。乙巳[1]，普安郡王免丧，还故官。司封员外郎边知白面对，乞令郡邑以藉田手诏

刊石，置于听事。上曰：『凡治天下，惟赏与罚。有赏而无罚，虽尧舜不能治天下。守令有劝农之责，若不能奉行朝廷德意，当痛黜之。』知道州李佾条上便民事件，请以真宗御制文臣七条，凡守令朝辞之日，悉令拜赐。权吏部侍郎王循友等言：守令多外除，恐不周遍。欲令镂板于厅事揭示。己酉，从之。庚戌，上曰：『近日全无事。前此文字极多，朕有至夜分不寐。顿如此减省，岂非议和之效乎？』丙辰，新通判成州郭伸献《易解》。上曰：『易象深微，极难穷究，须自有得，仍不穿凿，始可谓之通经。伸议论亦粗通，可略加旌擢。』于是进伸一官。戊午，兵部上武士弓马及选试去留格：初补入学，步射弓一石；若公试，试步骑射，不中即不许试程文。其才格自一石五斗以下至九斗，凡五等。上可其奏，因谕辅臣曰：『国家武选，所系非轻。今诸将子弟皆耻弓马，来换文资，数年之后，将无人习武矣，岂可不劝诱之？』

五月壬申，命诸路漕臣兼提举学事。如本司官俱无出身，即从上一员兼领。诏浚临安府运河。时北关门外河道堙塞，乃谕大臣，令开撩之。丙子[2]，诏：『学校科举取士，如经义、诗赋人数不等，即以文理优长通融收补，不得过三分。』庚辰，左朝请大夫周绶为淮南转运判官。上览除目，曰：『监司，朝廷耳目之官。今天下安静，恤民为先，得人则一路安，否则烦扰百出，岂可不慎择？』辛巳，命权吏部侍郎王循友、权户部侍郎李朝正编类诸路监司郡守条上裕民事件，俟成书颁之。癸未，初作太庙柝室于室之西墙，金钉、朱户、黑漆，趺坐如承平之制。甲申，德兴县士民仇取新等请知县陈鼎再任。鼎尝权监进奏院，以上书请备边忤秦桧，故逐。至是桧进呈，上曰：『德政果及于民则固可留，然其间不能无计囑，须加核实。』御史中丞何若即奏鼎朋附廖刚，鼎坐免去。鼎为邑有惠爱，至今人思之。丙戌，诏作景钟。钟高九尺，天子亲祠上帝则用之，以皇祐黍尺为准。既成，命秦桧铭之曰：『德纯懿兮舜文继，跻寿域兮敦内外。荐上帝兮伟兹器，声气应兮同久视，贻子孙兮弥万世。』上大悦。甲午，知泸州冯楫奏天雨豆、甘露降于郡园。右承务郎康与之监尚书六部门。与之，倬子也。上之以星变求言也，倬以选人上书，言彗不足畏。秦桧大喜，遂特改京官。

六月己亥朔，知信阳军冯荣叔代还[3]，言京西、淮南民之归业者尚少，望诏有司止收半税，以勤耕垦。上谕大臣曰：『若荒田耕垦得遍，大为国家之利。今边境宁静，人思归业，然所在尚有占留之弊。可令户部措置。』

秋七月己巳，上谓大臣曰：『今旱雨甚沾足，方欲祈祷，遂得之，岁事有望。闻米麦甚贱，小民易活，亦可庆也。』时岭南州县多不雨，而广之清远、韶之翁源、英之真阳三邑尤苦鼠害，虽鱼、鸟、蛇皆化为鼠，数十为群，禾稼为之一空焉。壬申，检校少傅、和国公张浚依旧特进、提举江州太平观、连州

居住。先是，浚因星变，欲力论时事，以悟上意。以其母太夫人计氏年高，言之必被祸，恐不能堪。计氏见其形瘠，浚具言所以。计氏诵其父咸绍圣初举制科策曰：『臣宁言而死于斧钺，不忍不言而负陛下。』浚意遂决，即上疏言：『当今事势，如养大疽于头目心腹之间，不决不止，决迟则祸大而难测，决疾则祸轻而易治。惟陛下谋之于心，断之以独，谨察情伪，豫备仓卒，庶几社稷有安全之理。不然日复一日，后将噬脐。异时以国与敌者反归罪正议，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一夕不能安也。』于是秦桧以谓时已太平，日兴弥文，讳言兵事，见之大怒。御史中丞何若即奏浚居常怨恨，以和议非便，惟欲四方多事，侥幸再进，包藏祸心，为害实大。故有是命。戊寅，国子监言：今年秋试额外补中之人，乞令待阙，至科场年许赴监，依不满年人例取应，仍自来春住补，俟科场了毕有阙日检举施行。先是，四方就补者益多，乃分场引试，士有更名冒试至于再三者。御史中丞何若尝以为言，上曰：『士人进取之弊一至于此，不可不革。今日之所养，则他日之所为可见矣。』于是学官以为言，乃改用三岁之法焉。丙申，江东转运司建康府言：本府民户所欠官钱六万余缗，委是贫乏，无可催理，乞特授蠲免；权户部侍郎李朝正乞令总领所审实蠲放，从之。

八月戊戌朔，尚书吏部员外郎周执羔守右司员外郎。上览除目，曰：『人才须广访而选用之，所荐者君子，其人自君子；所荐者小人，其人自小人。观所荐者，其人可知矣。』辛丑，筑高禘坛。初，监察御史王铤以上继嗣未立，请行亲祠高禘之礼。礼官言：自祖宗以来，惟两制侍祠，乞命执政侍祠。乃改筑于圜丘之东。庚戌，秦桧奏：『臣昨准玉牒所取臣向者围城中推戴赵氏事迹，乞经圣览，降付本所。』上曰：『忠义之节，书之信史，万世不朽。』辛酉，监察御史王铤献《戚里元龟》三卷，诏迁一官。铤初为皇后宅教授，上命采历代戚里故事可为法则及鉴戒者论次成帙，至是上之。金人遣萧保寿奴与蒙国议和，蒙人不肯。

九月己巳，抚州布衣吴澥进《宇内辨历代疆域志》，吴沆进《易璇玑》、《三坟训义》。太学博士王之望言：『《三坟》书无所传授，疑近世好事者所为。』诏澥永免文解，沆以书犯庙讳，故赏不及焉。己丑，进呈戚方已到供职。上曰：『自今诸将出入，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无不如意，兹为可喜。』丙申，诏武成王庙从祀诸将升赵充国于堂，降韩信于庑下，用权国子司业陈诚之请也。是月，左朝奉郎陈刚充荆湖北路提举常平司干办公事。刚投匭上书论恢复事，大略谓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疏入，上谕秦桧，令除郎官。桧不乐，乃言刚资历未深，遂有是命。刚秩满代归，遂不复仕，后数岁，卒于家。刚为人强直，登第三十年，莅官才九考，所至皆有可称。

冬十月，新礼器成。戊戌，上观于射殿，宰执、侍从、台谏、南班宗室、礼官、正刺史以上皆与观景钟奏新乐，用皇祐故事也。己酉，上曰：『今天下无事，民事最急。监司、郡守须是择人。监司得人，为县者自不作过。盖县官皆铨注，难别贤否，全在考察。昏缪不任者别与差遣，清强有才则宜擢用之。』庚戌，知临安府沈该乞展两淮起税之限。上谓宰执曰：『财赋须知取予之道，如知取之为取，不知予之为取，非久利也。淮南民若尽归业，则其利甚广矣。』

十一月庚午，言者奏：『近来诗赋、经术各以就试人数分取，大抵习诗赋者多，故取人常广；治经术者鲜，故取人常少，恐浸废经术之学矣。欲望命有司再加讨论。』上曰：『当日行诗赋，为士人不读史。今若专用诗赋，士人不读经。大抵读书当以经义为先，所论宜令礼部看详以闻。』丙子，合祀天地于南郊，始命普安郡王亚献、恩平郡王璩终献。是岁，备祭器、设八宝，如政和之仪。太史局令胡平言三台星见，上谓秦桧曰：『此国家大典礼，及期而晴，诚可庆也。非卿等协赞，何以致此？』辛卯，上曰：『爵禄所以励世，如有可与，则文臣便至于侍从，武臣便至于建节；如其不可，虽一命亦不容轻授。』

十二月，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奏减两川米脚钱三十二万缗、激赏绢二万匹，免创增酒钱三万四千缗。许之。戊戌，诏以四川总制钱五十万缗备边费。夜，彗星出西南方。己亥，诏避殿减膳。乙巳，彗星灭。辛亥，进士章公奎上书言预借之弊。上曰：『此事有否？朕与邻国通和，止为百姓。若预借以扰民，失朕本意。』乃诏户部取索措置。

丁卯绍兴十七年春正月乙卯，手诏曰：『朕惟军兴二十余年，黎元骚动，故力图罢兵，以冀休息。今疆场无虞，流徙有归，四境之内，举获安堵，朕心庶几焉，尚虑监司、郡守不能深体朕意，致或刻削苛细，进献羨余，失朕爱民本旨。自今敢有违戾，仰御史台弹劾。监司各许互察部内，犯而失按，必与并坐。布告中外，咸体朕意。』左朝议大夫李椿年权尚书户部侍郎，专一措置经界。椿年以忧去，有司因稍罢其所施行者。及是椿年免丧还朝，复言：『两浙经界已毕者四十县，其未行处，若止令人户结甲，虑形势之家尚有欺隐。乞且依旧图造簿，本所差官核实，若先了而民无争讼，则申朝廷推赏；如守令慢而不职，奏劾取旨。』从之。己丑，诏近免税米，而所过尚攸力胜钱，其除之，其余税则并与裁减。上因言：『薪面亦宜免税。商旅既通，更平物价，则小民不致失所矣。』辛卯，左迪功郎陈介言：国家颁降乡饮酒仪式，而州郡所行疏数不同。望令三岁科举之年，行之于庠序。国子监言：欲依介所请。如愿每岁举行者，听从其便。从之。壬辰，签书枢密院事李若谷参知政事，御史中丞何若签书枢密院事。

二月辛丑，进呈临安府减定官私房缗。上曰：『公私须令均一。天下事皆当如此。』乙巳，上亲祠青帝于东郊，以伏羲、高辛配。普安郡王亚献，恩平郡王终献。又祀简狄、姜嫄于坛下，乐舞如南郊之制。辛酉，参知政事李若谷提举江州太平观，以御史中丞汪勃论其不忠不孝也。

三月丁卯，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御前左军统制牛皋卒。前一日，都统制田师中大会诸将，皋遇毒而归，至是卒。或谓秦桧密令师中毒之，闻者莫不叹恨。己巳，上谓秦桧曰：『人材难得，惟在赏罚劝沮。卿可選用所知，若协济国事，得三五人，即庶僚胥化。其不靖害治者，显黜勿贷，庶知惩戒。』乙亥，签书枢密院事何若引疾，罢提举江州太平观。丁丑，知光州郑绍代还，乞令国子监哀集上即位以来惠民爱物手诏，编类刊印成书，守、令陛辞门谢日，人赐一秩。从之。己卯，翰林学士段拂参知政事。乙酉，太师、尚书左仆射、魏国公秦桧以郊恩徙封益国公。戊子，太傅、醴泉观使、清河郡王张俊移节靖江宁武靖海军，太傅、醴泉观使、咸安郡王韩世忠移节镇南武安宁国军。辛卯，上曰：『士大夫有专于为己而不肯任事者，但当与之禄食，使不失所而已。』金人与蒙国始和，岁遗牛羊米豆绵绢之属甚厚，于是蒙王熬罗孛极烈自称祖元皇帝，改元天兴。

夏四月丙申，减诸路免行钱三分之一。己亥，御史中丞汪勃签书枢密院事。辛丑，右正言巫伋兼崇政殿说书。自秦熺兼侍读，每除言路，必与经筵，朝廷动息，台谏常与之相表里焉。庚戌，上谓秦桧曰：『近览吴适所进《大衍图》，辨证《易》中差误。卿当审询其人，当处以庠序之职。』丙辰，制造御前军器所监造官马元益特勒停，送桂阳监编管。元益上疏乞出兵，秦桧奏其语言狂妄，拟编置。上曰：『真宗皇帝澶渊之盟，虏人百年不犯边塞。今者和议，人多异论，朕不晓所谓，止是不恤国事耳。若无赏罚，望其为国实难。自今用人，宜求靖共之操，如其不然，在朝廷者与之外任，外任者置之闲散，闲散而又不靖者，加以责罚，庶几劝惩不至专力身计。赏罚既行数年后，可望风俗丕变矣。』己未，诏责授清远军节度副使、吉阳军安置赵鼎遇赦，永不检举。

五月乙丑，雨雹。己巳，提举江州太平观洪皓责授濠州团练使、英州安置。

六月丙申，上谓秦桧曰：『雨泽稍频，细民不易。』桧曰：『前日蒙宣问常、润、江南阙雨，臣弟棣赴宜州新任，近得本州申报，雨已沾足。』上曰：『此时多雨，陂塘有所猪蓄，秋或旱乾，可备灌溉，农夫有丰稔之望，甚可喜也。』戊申，太学博士王之望面对：『举人程文所纯用本朝人文集数百言，或作歌颂，及用佛书全句，旧式皆不考，建炎悉从删去，故多犯者。望申严行下。』从之。乙卯，宰执进呈殿前司游奕军统制成闵招降到福建贼徒等第补

官。上曰：『销弭盗贼，当为远虑。若但招安补授，恐此辈以啸聚为得计，是启其力寇之心。今已招到，且依所乞。可札下诸路，日后不许招安。』戊午，普安郡王瑗徙常德军节度使，恩平郡王璩徙武康军节度使。

秋七月戊辰，添差通判远州刘伯英提举荆湖南路常平茶盐公事。伯英为桧所善，在湖南创造宅堂，至饰以涂金，衙前盗用官课者，皆纳其女而释之，人不敢问。己巳，大府少卿赵不弃自蜀中还，入对。上谓秦桧曰：『不弃必深知四川财赋，计今调度给足，则军兴以来，凡所科敷，并可蠲罢。朕所以休兵讲和，盖为苏民力耳。如其不然，殊失本意。』壬申，知荆南府刘锜提举江州太平观。锜镇江陵凡六年。癸酉，敕令所奏诸遭丧应解官而临时窜名军中规免执丧者徒三年，所属知情而为申请起复者减二等。先是，上数谕大臣，以为有伤风教。至是立法。徽猷直学士、左奉议郎胡寅引疾告老，诏迁一官，仍旧职致仕。庚辰，诏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令赴行在奏事，知成都府李璆权四川宣抚司职事。秦桧不乐刚中，刚中颇觉之，私谓人曰：『孤危之迹，独赖上知之耳。』桧闻愈怒。刚中在蜀六年，事或专行，其服用往往逾制。赵不弃还朝，颇文致其事，故刚中遽罢。癸未，诏李璆、符行中同共参酌措置减放四川科敷钱物。乙酉，李观民知濠州代还入见，言：『陛下信任一德之臣，修讲邻好，力偃戎兵，而民免于涂炭者，七年于兹。频岁有秋，人皆乐业。伏愿戒伤边臣，毋致少有生事，庶几仰承德意之万一。』从之。丙戌，秦桧奏以谢寻知潮州，上曰：『凡除郡守，莫须到堂否？』桧曰：『例须参辞。』上曰：『今既休兵，正以民事为急。卿宜更加询审，如昏耄无取者，不若只与宫祠。』

八月癸卯，责授清远军节度副使赵鼎卒。鼎在吉阳三年，故吏门人皆不敢通问。广西经略使张宗元时遣使渡海，以醪米馈之。太师秦桧令本军月具鼎存亡申尚书省，鼎知之，遣人呼其子汾，谓之曰：『桧必欲杀我。我死，汝曹无患，不尔，诛及一家矣。』乃不食而卒，年六十三。四方人闻之，有泣下者。丙辰，诏自今百官应转运而以病告者，并俟疾愈日上殿。时秦桧恶闻人言，百官当面对者，多称疾不入。上怪之，故有是命。丁巳，秦桧因论及月桩钱。上曰：『卿未还朝时，朱胜非创起月桩，朕每以为非理，屡与宰执言，终未能大有所蠲减。卿可从长措置，庶宽民力。』乃诏诸路监司、郡守将宽剩钱物桩管，每季具数申省，听候拨充月桩。

九月己巳^[4]，减四川科敷虚额钱岁二百八十五万缗，用宣抚副使郑刚中、总领官符行中奏也。于是减四川市估钱五分之一、夔路盐钱六分之一、坊场河渡净利抽贯税钱十分之四，又减两川米脚钱四十二万缗。时行中得宣抚司降赐库见桩米一百万石，乃命行中酌度对余，分数均减。甲戌，直秘阁吕摭除名、梧州编管。秦桧追恨颐浩不已，使台州守臣曾惇求其家阴事，送狱穷治。摭惧

罪阳暗，乃以众证定罪，于是一家破矣。己亥，户部具到江东西诸州月桩钱二十二万七千余缗。上曰：『科敷之类，富者犹不能堪，下户何所从出？若计诸州羨余以减月桩，诚宽民力。朕备尝艰难，知细民阙乏，虽百钱亦不易得，故不欲妄费。或有余财，即命桩留，以待缓急，庶几临时不至失措。』丙子，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罢，仍令于鄂州听旨。癸未，执政进呈大理正章焘面对，乞命监司、郡守察县令之贤否。上曰：『令最亲民，不能一一铨择。不职而后治之，百里已受其弊。有治状者，当议擢之，庶其知劝，实惠及民矣。』丙戌，诏：『江浙见输折帛钱太高，虑民难出，今绸帛各减价，每匹江南六千、两浙七千，和买六千五百；绵每两江南三百、两浙四百。自明年始。』先一日，秦桧进呈诸路监司、守臣自今所部县令治状，显著者保明闻奏。上曰：『当今正以惠养百姓为先务。』桧曰：『如民间折帛钱太重，理宜蠲减。』上曰：『朕久有此志。祖宗时，每缣价直八百，官司乃以一千和买。民间既免举债出息，及丝蚕收成之后，并皆乐输。赵鼎、张浚为相时，乃创折帛之请，令人户折纳见钱，殊为非理。若随逐路色额减纳钱数，非唯可苏民力，且使知朕所以休兵之意。』至是行下。

冬十月辛卯，日有食之，阴云不见。癸卯，诏建太一宫于行在。右正言巫伋论州县奉行诏条违戾，不称陛下爱养元元之意，望令以前后诏书编次成册，置之厅事，常切遵守。翌日，上谓大臣曰：『朕屡降宽恤指挥，而守令不能奉承，安得惠及百姓？可如伋奏，仍令监司按劾，以警慢吏。』己未，钱塘县言龙山院降甘露。诏付史馆。

十一月壬戌，上谕大臣曰：『诸郡炎伤，宜令留意检放，不可苟取一时租税，致民逃移，难以复业。』丙寅，太师、尚书左仆射、提举详定一司敕令秦桧上《绍兴常平免役敕令格式》四百九十九卷。诏镂板颁之。丁卯，权礼部侍郎周执羔请复赐新及第进士闻喜宴于礼部贡院，从之。自军兴废此礼，至是乃复。丁丑，右正言巫伋言：『选人改官，铨法注知县，盖举词皆云「堪充亲民任使」。祖宗立法之意，止要为民择官。而比来改秩，无意作县，多于堂除，则是与举词已相戾矣。望令吏部并注知县，不惟亲民之官得人，亦可革奔竞之风。』上曰：『铨曹自有成法，可令遵守。』左奉议郎洪适、右朝散郎通判濠州曾恬并罢。适通判台州，与守臣曾惇不相能；恬少尝尊事杨时、谢良佐、刘安世、陈瓘，得存心养性之学，及为大宗正丞，秦桧专政，士方求媚，以取要官，而恬自守无所诎。殿中侍御史余尧弼论适奸险强暴得自家传。恬自谓赵鼎门人，常怀怨望，遂绌之。既而恬又坐擅兴工役贬秩。

十二月丙申，初赐百官喜雪御筵于秦桧第。右承议郎刘子晕卒。子晕既奉祠，尽弃人事，独居一室，意有所得，则笔之于书，四方学者多从之。至是微

疾，即入谒家庙，泣别其母，遍以书告决素所与往来者。召其兄子珙，付以家事，指示葬处。与学者讲说修身求道之要，作训戒数百言，弹瑟赋诗，澹然如平日，居两日而没。其所著作《圣传十论》等书，皆行于世。癸卯，婺州进士施锺进《中兴颂》、《行都赋》各一首、《绍兴雅》十篇，诏永免文解。庚戌，都大提举川秦茶马监收公事韩球始至成都。自赵开以来，每茶百斤，除其十勿算。球至官，遂尽取园户加饶之茶增为正额，有一场而增至二十万斤者。民知输官不补所得，于是起为私贩。球又榷忠、达州茶，即渠、合、广安军置场卖引，岁以八万斤为额，然商人以利薄不通，第以引钱敷民间耳，民甚苦之。甲寅，资政殿学士郑刚中落职，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桂阳监居住。先是，殿中侍御史余尧弼再论刚中抗命偃蹇，迟留不行，右正言巫伋复论刚中四罪，故有是命。言者论会稽士大夫家藏野史以谤时政，于是李光家书万余卷，其家皆焚之。

戊辰绍兴十八年春正月戊辰，诸王宫大小学教授林大鼐为太常寺主簿，仍兼秘书省校勘书籍。大鼐初为举子，尝答策言秦桧靖康忠义之节。桧时闲居永嘉，见其文，默识之，至是稍获荐用。丁丑，太常博士骆庭芝罢。先是，参知政事段拂闻赵鼎死于海南，为之叹息。秦桧怒，殿中侍御史余尧弼将按拂罪，先奏庭芝密与执政私交，漏泄机事，遂罢之。自是拂不安于位矣。左承议郎张闳添差通判泉州。自秦桧专国，朝士为所忌者，终身以添倅或帅幕处之，未尝有为郡者。辛巳，命权工部侍郎李椿年同看详诸路监司郡守条具裕民文字。壬午，殿中侍御史余尧弼入对，论参知政事段拂灭弃人伦。戊子，辅臣进呈。上语及人材，因谓秦桧曰：『士专谋身，国家何赖？励世磨钝，惟在进贤退不肖。』桧曰：『此乃致治之要。』上曰：『但审其贤否而进退之，则人自知劝沮矣。』

二月癸巳，上谕大臣曰：『两浙漕司举人，闻有势之家行赂假手，滥占解名，甚喧士论。今贡举锁院在近，可令礼部立赏，许人告捕。』甲午，诏假手者许就试举人告获，取旨补官，仍赐出身。乙未，参知政事段拂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寻落职、兴国军居住。签书枢密院事汪勃兼权参知政事。

三月壬戌，诏政和八年已前实得两解贡人，不限年，并特与奏名，许就殿试，到省一举。见年五十五以上者，令本贯保明申部，内开封府、国子监举人，召见任京朝官二员保奏，并结除名罪，当议特与推恩。

《挥麈录》曰：靖康之乱，文字散失。南渡之后，礼部老吏刘士祥者大为奸利，士子之桀黠者相与表里，云某岁曾经省试，不合该年免。既下部，则士祥但云『省记到』，因而侥幸遂获推恩者不知其数。

壬申，名行宫之南门曰『丽正』，北门曰『和宁』。庚辰，上初诣太一宫

，以宫成故。凡一百七十楹。既而礼部侍郎沈该等言：『銮舆诣宫，皎日晴霁。车驾还内，雨泽复作。有此祥应，望宣付史馆。』从之。壬午，提举万寿观兼侍读秦熺知枢密院事。一日，太师秦桧问敕令所删定官胡宁曰：『儿子近除，外议如何？』宁曰：『外议以为公相必不袭蔡京之迹。』宁，寅弟也。

《讲义》曰：桧以其子熺为枢密，欲以代居相位，两府合为一矣。

甲申，浙西副都总管王安道落阶官，为宣州观察使。时安道之父继先有宠，秦桧使其夫人王氏与之叙拜为兄弟，往来甚密。贡院言博学宏词科武进尉周麟之、婺州州学教授季南寿合格。诏并与堂除，自是恩始杀矣。

夏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阴云不见。诏付史馆。庚寅，上策试正奏名进士于射殿。先是，权吏部侍郎、知贡举边知白上合格举人徐履等，上问以『欲起晋、唐之陵夷，接东汉之轨迹』及『柔道所理当有品章条贯』，右迪功郎董德元策言：『晋之失不在于虚无，失于用兵故耳。唐之失不在于词章，亦失于用兵故耳。东汉固无如是之失也。』陈孺策言：『今日中兴之盛，以言乎内治，则大臣法，小臣廉，百姓遂其衣食，万物蒙其丰美。以言乎外治，则讲信修睦，夷夏交欢，边鄙无虞，五兵不试。东汉之事，不足慕也。愿申饬边郡守臣，使两相抚辑，庶几边隙不生，远人益服。』举人王佐策言：『王羲之言：隆中兴之业，政以道胜，宽和为本。盖讥当时不务息民保国，而欲以兵取胜也。杜牧有言：上策莫如自治。益识当时不计地势、不审攻守，而徒务为浪战也。况陛下今日任用真儒，修明治具，足以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绩。前光武之治，不足深羨。』权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沈该初考，权户部侍郎李朝正覆考，工部尚书詹大方详定，乃奏德元第一，孺次之，佐又次之。既而以故事递降，遂擢佐为首。赐佐以下三百三十人及第、出身。庚子，知枢密院事秦熺提举万寿观兼侍读、提举秘书省。熺言父子共政，理当避嫌，故有是命。仍诏熺应干恩数请给等，并依见任宰臣例[5]。乙巳，特奏名进士俞舜凯等四百五十七人、武举进士柯熙等七人、特奏名一人赐第、授官有差[6]。癸丑，知建康府晁谦之罢。先是，方云翼自礼官罢归，后起为江东安抚司参议官。桧念之，荐于谦之，云翼干扰不已，谦之怒其无厌，以书白之。会云翼代还，桧以问云翼，云翼愕然曰：『王庶之子比过金陵，晁馆之于宅堂者四日。』云翼尝劝晁不当留，晁即日津发前去，不料其阴憾云翼至于此也。桧默然，即谕殿中侍御史余尧弼，乃奏谦之朋奸稔恶，日怀怨望，志在动摇国是，故有是命。丙辰，知平江府郑滋知建康府。滋再守平江，政事多弛，两浙转运判官汤鹏举直言欲按之。始秦桧举进士，滋为两省参详官。至是，桧因鹏举应办北使，寓书于滋，称门生，鹏举见之幡然，更奏其治状，遂有是命。

五月辛酉，权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沈该言：『国家乘火德之建以王天下

，望用故事，即道宫别立一殿，专奉火德，配以阍伯而祀以夏至。』从之。后建殿于太一宫，名明离。甲子，命有司绘配飨功臣像于景灵宫廷之壁。癸未，添差两浙东路马步军副都总管李显忠降授平海军承宣使、提举台州崇道观、本州居住。先是，虏使尝言显忠私遣人过界，诏令分析，会显忠上恢复之策于朝，秦桧怒，乃奏显忠不遵稟闻奏，止用申状，故有是命。甲申，罢四川宣抚司。

六月癸巳，右朝奉郎郑霭为夔州路转运判官。秦桧与之亲厚，故超用之。甲辰，用林大鼐议，始筑九贵神坛于东郊，祀礼如感生帝。戊申，士民曹溥等千三百人进表请上尊号，上不许。乙卯，新知江州吴秉信罢。秦桧怒郑刚中不已，遣太府寺丞宋仲堪即江州置司，究其阴事。殿中侍御史余尧弼奏秉信乃刚中心腹之人，故秉信遂罢。

秋七月乙丑，新江西转运判官贾直清乞于县宫中选有出身人兼县学教导，上谓大臣曰：『州县选官教导，乃教化本原。将来三年科场，亦有人材可备采择。』乃令礼部参酌，如所请。癸未，提举太平兴国宫张嶠献《绍兴中兴复古诗》，诏嘉奖。

八月癸巳，权礼部侍郎沈该乞四川类省试合格不赴殿试人，第一等并赐进士出身，余人同出身，从之。自行在、吴中蜀士不就廷试，榜首率依第三人推恩，讲和后稍稍来奉大对。是举类试策问古今蜀人材盛衰之故，而德阳何耕对策，极论蜀士徇道守节，无心于世，引楚相子文三仕三已之说为证。又言：『李固无大雅之明哲，卒犯于跋扈将军之手，议者固已少之。若相如作《封禅书》，盖孟子所谓逢君之恶。扬子云作《美新》以媚贼，又蜀人所羞道。』有司定为榜首。秦桧见其州里，大恶之，曰：『是敢与张德远为地邪！』丙申，签书枢密院事汪勃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丁酉，工部尚书詹大方签书枢密院事，寻权参知政事。戊戌，知郢州赵叔法代还，言：『陛下登用耆德，专任一相，坐致丕平。望以今日得人专任之效宣付史馆。』癸丑，进呈。上顾秦桧曰：『此卿之功也。朕记卿初自敌中归，尝对朕言：「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遂首建讲和之议，朕心固已判然，而梗于众论，久而方决。今南北罢兵六年矣，天下无事，果如卿言。』

闰八月庚申，秦桧奏：『两国通和，农民安业，垦田渐广。乞免江浙、湖南今年和余。』上大喜，曰：『朕向在河朔，见民以为苦。朝廷所降本钱，州县往往移用，不以时给，纵有给处，又为吏更多端乞取，十不得一二。今幸时和岁丰，军储粗足，朕岂得已而不已也？』戊辰，权礼部侍郎陈诚之请太学生入学五年不与荐及公试不入等者除其籍。从之。改行在熟药所为太平惠民局。丙子，知福州薛弼言：『本州亢旱，既而大雨。忽传候官县有竹实如米，老稚采取

，所得几万斛，饥者赖以济。此盖明天子圣德所感，上相燮理之效，实为中兴上瑞。伏乞详酌施行。』诏付史馆。癸未，执政进呈监察御史陈夔论州郡岁以常平米廩给贫民，今多移用，乞令监司觉察。上曰：『此诚仁政所先。比年州县奉法不虔，或侵支盗用，而监司失于检察；或赈济无术，而僻远穷困之民不得均被其惠，非所以称朕矜恤元元之意。宜令户部措置。』乙酉，初，福建路自创奇兵，而草寇悉平。诏以巡检陈敏所部奇兵四百及汀、潭戍兵之在闽者并为殿前司左翼军，留戍其地。时江海之间盗贼间作，乃分置诸军以控制之，如泉之左翼、赣之右翼、循之摧锋、明之水军，皆隶本司，由是殿前司兵籍为天下冠。

九月丙午，签书枢密院事詹大方薨。

冬十月丙辰，御史中丞余尧弼为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庚午，上曰：『知县乃铨注，员多难辨真否，但治行者优擢，罪恶者重责，则咸知劝惩，因此可以得人才矣。』

十一月己亥，新州编管人胡铨移吉阳军编管。先是，太师秦桧尝于一德格天阁下书赵鼎、李光、胡铨三人姓名。时鼎、光皆在海南，广东经略使王锜问知新州张棣曰：『胡铨何故未过海？』铨尝赋词云：『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棣即奏铨毁谤当途，语言不逊，于是送海南编管。命下，棣选使臣游崇部送，封小项筒过海，铨徒步赴贬，人皆怜之。至雷州，守臣王赳廉得崇以私茗自随，械送狱，且厚饷铨。壬寅，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桂阳监居住郑刚中再责濠州练团副使、复州安置。

十二月乙卯朔，上谓大臣曰：『闻绍兴饥民有渡江者，可令临安优给路费遣还。』时明、越、秀、润、徽、婺、饶、信州皆旱，民多流散。上命有司发粟减赋。至是，复令常正官亲往赈给之，毋致失所。庚申，知宣州秦棣卒，官给葬事。棣在宣城，州之何村有富民酿酒，棣遣巡检将吏士捕之，夜半围其家，民疑其强盗也，即手鼓聚邻里共执之，走诉诸棣，棣怒，取民及其子孙三人，用麻绳通缠其体，自肩至足，然后各杖之百，及解缚，三人皆死。其惨毒如此。丙寅，诏提举常平官分遣属吏赈恤流民，且贷其春耕之费。尚书省批状：四川营田，就委都统制检察措置耕种，将每年所收斛斗，除分给官兵并桩留次年种子外，尽数报总领所拘收，充减免成都府路对余米十二万石之数。旧营田事隶宣抚司，及司废，乃有是命。戊辰，饶州进士张闳上书，乞将四等、五等下户绍兴十七年已前拖欠冬苗及诸色官物，已倚阁者即与蠲放，未倚阁者，即权倚阁。上谓大臣曰：『如实无可纳，徒有追人，亦足矜也。』乃付户部。既而户部乞诸路灾伤及五分处，下户欠十六年租税除形势外，并与蠲放；十七年分倚阁。如违，当职官重行黜责，仍令宪臣觉察。从之。壬申，宰执进呈

经界事讫，上曰：『诸州月桩钱昨已例减，要当尽行除罢。』秦桧即谕户部侍郎李椿年、宋颢，以经总钱措置贍军。

己巳绍兴十九年春正月丁亥，诏绍兴府第四、第五等户去年未纳租税并权与倚阁，以旱伤最甚，用提举常平官秦昌时请也。甲午，将作监丞黄敏行面对，乞戒州县谨务限之制，毋得夤缘追呼，以妨东作。诏申严行下。

二月丁卯，左奉议郎范如圭添差权通判邵州。如圭为校书郎，以论讲和事去国，闲居凡十年。乙亥，诏自今监司、守臣代还入见，并令以民事奏陈。先是，上谕大臣曰：『监司、郡守得替上殿，本欲知民间利病。近来所奏，姑应文书，多不及民事。宜行告谕。』故有是旨。辛巳，诏临安府日下给米赈济流民。时浙东大饥，其小民行乞都市，有饿死者。上闻闵焉，故有是命。

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阴云不见。上不视事，百官守职，过时乃罢。庚寅，宰执进呈普安、恩平二王得旨令温习旧书。上曰：『《春秋》乃旧所习读，尝问以经中数事，欲其通解，盖其义渊奥，须能识圣人之用心，方有自得处。若泥诸儒之说，拘而不通，失经旨矣。』时普安郡王在藩邸，绝意声色，常以经史自娱，凡六籍之文，悉加讲读，夜则观古人文集，暇则握笔赋诗、鼓琴习射而已。丙申，上语秦桧：『闻诸郡奏狱空，例皆以禁囚于县狱，或厢界寄藏，此风不可滋长。自今有奏狱空者，当令监司验实，如有妄诞，即行按治，仍命御史台察之。若不惩戒，则奏甘露、芝草之类，崇饰虚诞，无所不至矣。』庚子，上谕大臣曰：『淮甸久平，宜加经理。民复业者，令守令多方恤之，使尽力田亩，数午后方可起税。』甲辰，诏责授团练副使、复州安置郑刚中许用议减特免禁锢，移封州安置。初，秦桧怒刚中不已，捕其子良嗣与将吏宾客，即江州同系，掠治无全肤。狱成，特有是命。良嗣贷死，送柳州。刚中至贬所，守臣赵成之希桧意，每窘辱之，刚中竟卒于贬所。

《讲义》曰：秦桧之取三大将兵权也，刚中阿于桧曰：『前所共忧者，一日变为安平之道。庙堂不动声色，而三大将惟恐奉上兵籍之不先。彼曲士不通世务挟口以议败者，亦皆言塞意顺。』谓此非常之举，因为桧陈善后之策凡七事，非不忠于桧也。一旦积怒，贬死遐荒，将吏宾客无得免者，则世之附丽非人、以媒进取者，亦可以为商鉴矣。

戊申，知普州王辅代还，言：『仁政必自经界始，尚恐蜀远，未闲指画。或有谬误，乞诫敕有司刻意奉行。』上曰：『四川道远，倘如辅所陈，则税愈不实矣。可令措置经界官觉察奏劾。』己酉进呈，上曰：『州县官奉行如法，其推恩勿限员数，庶人人知劝。正经界、均税赋极为便民，推行之初，臣僚有肆异议图沮坏者。暨平江均税毕，纷纷之议始息。』

夏四月己未，上曰：『治道民事为急，数十年来，吏习苟简，民受其弊。

必令监司、守臣遵奉诏条，留意拊循，使民乐其生。』秦桧曰：『保正耆户长元立法，止令管烟火桥道。今承文书市物雇夫，以至县官之所私用，种种责办，革而去之，其利不减于经界。』上曰：『朕顷在河朔，亲见其弊。若县令不得人，民一充役即破产。能去此弊，极为便民。』庚申，诏御史、监司、守臣如前旨。丙寅，主管台州崇道观张邵言：『师臣桧有阴功隐德，世所未及知者。臣被旨出使敌军，有荣州团练使李子厚言：秦公曾为徽宗皇帝撰长书抵金帅尼雅满，引大义以譬晓谯责之，黏罕有惭色。桧耻自炫，不欲言于人，是以世不得知之。伏望宣付史馆。』上曰：『得此书，庶几不致暧昧。可付史馆。』戊辰，秦桧奏：『昨日蒙御前降到曹勋所藏臣向在北廷代徽宗作书藁，书中开陈，与今日事无一不合，因知讲和本出徽宗圣意。』上曰：『自顷用兵，朕知其必至于讲和。而后止在元帅府时，朕不知有身，但知有民，故惟和好是念。』桧曰：『此所以诞受天命。』上曰：『用兵盖不得已，岂可乐攻战？中国之有夷狄，犹阳之有阴，自古无殄灭之理。使可殄灭，秦皇、汉武为之矣。本朝真宗与契丹通和百有余年，民不知兵；神宗虽讲武练兵，实未尝用。朕自始至今，惟以和好为念，盖兼爱南北之民，以柔道御之也。』是日，日左右生青赤黄珥。太史局言：系是祥应，乞付史馆。从之。庚寅，张邵充敷文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制词略曰：『惟时秉节之臣，亲见特书之事。诵说贤宰，彭明尤切。』邵自北方还即被逐，闲居凡七年，乃上此奏焉。建康府言甘露降。是月，太白蚀月。

五月壬午朔，诏汀、漳、泉三州且据见今耕种田土纽计顷亩，收纳二税，其未耕种田段，二税权行倚阁。时初行经界法于诸路，而剧盗何白旗扰汀、漳、泉三州，故有是旨。乙酉，户部员外郎周庄仲面对，请复蜡祭之礼。其礼东西方百神视感生帝，南北方视岳渎，皆以腊前一日祭之。丁未，王大宝知连州代还，言：『连、英、循、惠、新、恩六州，居民才数百，非商贩之地。月输免行钱，望更审量裁减。』上谓大臣曰：『守臣上殿，令以民事奏陈，遂得民间疾苦。所陈五六，得一可行，为利不细。』乃命本路漕司具合减数申省。

六月丁巳，左迪功郎王庭珪特勒停，送辰州编管。胡铨之贬也，庭珪为衡州茶陵县丞，以诗送之，有曰：『疾儿不了公家事，男子要为天下奇。』铨乡人欧阳安永告之，以为谤讪朝政，庭珪遂坐贬。戊午，太师、尚书左仆射兼提举详定一司敕令秦桧上《吏部续降七司通用法》四百三十五卷。丙子，王普添差通判邵州，代范如圭也。二人尝官馆学，为秦桧所怒，终其身以郡倅处之。

秋七月辛巳，杨惇知舒州代还，乞减监司、守臣修水利。诏付户部。上曰：『平江堤堰不修，岁输米比旧亏十万斛。临安西湖，民间灌溉所资，其利不细，岁久亦填淤，宜悉令修治。』辛卯，秦桧以甘雨应祈，乞拜表称贺。上曰

：『更五日不雨则伤稼，如浙东田高，得此雨极济，秋成可必。』主管台州崇道观许忻知邵州。忻以论事忤秦桧意，屏居临川，闲居少所宾接。学人陆九龄年尚少，忻一见，亟折辈行与深语，至是遂与之俱。九龄，金溪人。陆入郡学时，场屋无道程氏学者，九龄从故编得其说，独委心焉，因结茅舍旁讲习，兼晨夜不怠。如此者十余年。壬寅，右谏议大夫巫伋论镇江府见于民间科借苗米，追呼捶挞，不胜其扰，乞禁止其官吏，重赐黜责。癸卯，秦桧奏事毕，上曰：『巫伋言镇江预借事，不知何故，阙乏乃尔。可令监司经理，其守臣先罢。』时曾惇为秦桧所厚，骤用知镇江，至是才数月也。

八月辛亥，敕令所言臣僚札子，乞详议民事一罪，欲乞并依见行条法施行。从之。自张浚当国，始议州县官缘民事致罪者，终身不许治民。行之数岁，论者数以不便为言，然终不能改。辛酉，宗正寺丞王葆面对，论役法。上令户部详其的确利害。本部乞女户无子及得解举人、太学生单丁，并免身役，即特旨及因恩免解人，听募人充役，官司毋得追正身。从之。

九月癸巳，诏新通判汀州李璫特放罢，坐尝与新州编置人胡铨交结，为守臣张棣所劾也。戊申，上命绘秦桧像，自为赞曰：『维师益公，识量渊冲。尽辟异议，决策和戎。长乐温清，寰宇阜丰。永永相予，凌烟元功。』因出示群臣，藏于秘阁。

冬十月癸丑，提举万寿观秦熺为郊祀礼奉使。渡江后，五使以祠官为之，盖自此始。己未，干办行在诸军粮料院王珣提举两浙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先是，秀州岁以钱给亭民煮盐，至十五年，积十九万七千余缗不给，亭民无以煮盐，诉于朝。上曰：『亭户宜恤，不则逃去，其害非细。可令户部究实。』于是用珣。珣至官逾年，尽偿所负，又开华亭、海盐河二百余里，盐滋得通流，其溢以溉田。经界之法行，甚害者三百六十九事，其七千二百二十七户尤为病，珣奏除之。珣，安石曾孙也。知新州张棣提举荆湖北路常平茶盐公事，以其再劾胡铨也。棣至官一日卒。时责授濠州团练使洪皓在英州，闽人祝斿为守。斿老矣，闻棣以巧中迁客取使节，欲效之，即捕皓家奴置狱中，酿成其罪。未及发而斿死，事乃解。降授文州刺史辛永宗特勒停，送肇庆府编管。永宗已尝立军功，给真俸。守臣吕稽中知永宗为秦桧所恶，劾其冒请全俸，当计以赃。稽中先以计取永宗所受御札送桧矣，永宗由是不能自明。诏支过请给，令稽中依条追理。稽中选郡僚之苛刻者，籍其家以偿欠，一簪不得留。庚午，知平江府王晌直秘阁、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司公事[7]。建康自置留守后以庶官为之，盖自晌始。

十一月癸未，秘书省著作佐郎刘章面对，言：『元丰尝编郊庙奉祀礼文，乞命官为绍兴郊庙奉祀礼文，以续元丰之书。』上嘉纳之。壬辰，合祀天地

于南郊。太史局令胡平奏帝座及三台星体明耀。礼毕，还御丽正门，建金鸡，赦天下。辛丑，尚书户部侍郎李椿年罢。椿年首陈经界之议，及是始毕。甲辰，诏诸郡行乡饮酒之礼以取士。先是，司农卿汤鹏举请对，论举人多冒贯求试。乞于未下科诏前，令州县籍定来岁当应举人名，预先引保，委无伪冒，然后许赴乡饮酒。若临时投状射保者，并不收试。事下礼部，至是乃颁行焉。丙午，上谓秦桧曰：『经界人户多诉不均，当与受理。若不受重税，将无以输纳。』

十二月壬子，秘书省著作佐郎林机面对，言：『访闻有异意之人匿迹近地，窥伺朝廷，作为私史，以售其邪谋伪说。欲望密加搜索，严为禁绝。』甲寅，上谓秦桧曰：『此事不应有，宜行禁止，许人陈告，仍令州县觉察，监司按劾，御史台弹奏，并取旨优加赏罚。』于是李光之狱遂起。丁巳，金人杀其主亶，金主亮即位。戊午，知潭州刘昉乞更名旦，从之。丁丑，祠部员外郎胡宁、秘书省著作佐郎刘章并罢。章有士望，秦桧疑其不附己；而宁本因其父兄与桧厚，故召用之。至是，桧知宁兄致仕寅之贫，因其往建州省覲世母，遗以白金。寅报书曰：『愿公修政任贤，勿替初志，尊王攘狄，以开后功。』桧以为讥己，始怒之。寅尝游岳麓寺，大书壁间云：『是何南海之鳄鱼，来作长沙之鹏鸟。』于是帅臣刘旦方欲摭摭张浚诸人之罪，而且潮阳人也，亦大怒，复讼寅于桧。侍御史曹筠即奏宁兄弟阿附赵鼎。章居衢州，与鼎宾客交通，私相朋比。乃以章通判均州，而宁充夔州路安抚司参议。责授濠州团练副使解潜居南安军，至是疾剧。张九成往省之，谓曰：『太尉平日所怀，亦有不足者否？』潜泣曰：『平生惟仗忠义，誓与敌死，以雪国耻，而不肯议和，遂为秦公所斥。此心惟天知之！』九成曰：『无愧此心足矣，何必令人知？』潜曰：『闻此言，心中豁然矣。』即逝。九成壮之。时秦桧犹怒潜，故丧不得归，逮桧薨，乃听之。

庚午绍兴二十年春正月丁亥，太师、尚书左仆射秦桧趋朝，有挟刃于道者，遮桧肩舆欲害之，伤大程官数人。一军校奋而前，与之敌，众夺其刃，遂擒送大理寺验治，则殿前司后军使臣施全也。自罢兵后，凡武臣陈乞差除恩赏，桧皆格之，积百千员，无一得者。客行朝饿且死者，岁不下数十。至是，全以所给微而累众，每牧马及招军，劳而有费，以此怨忿，遂潜携刃作过。壬辰，磔于市。自是，桧每出，则列五十兵，持长挺以自卫。甲午，普安郡王第三子惇为内率府副率。丙午，两浙转运判官曹泳言：『左承务郎李孟坚省记父光所作小史，语涉讥谤。』诏送大理寺。初，光在贬所，尝作私史，孟坚间为所亲新诸王宫大小学教授陆升之言之。升之诿其事，命泳究实申省，及是进呈。

二月庚戌，军器监丞齐旦面对，乞春月禁民采捕。秦桧曰：『正为孳言之

时。』上曰：『此系利害。』乃下之刑部。既而本部言：『春月在法不许采捕。若止科违令之罪，恐难禁止。今欲犯者杖八十。』从之。初，右朝请大夫路彬提点广西刑狱公事代还，言静江府、昭州夏税折帛钱最重于诸州。上令户部看详裁减。户部言：『二郡岁拨上供布九万二百八十一疋，欲于见纳价上三分减一，每疋折纳钱一千。』从之。上又曰：『昨令监司、守臣任满，并以民事奏。陈彬可除职名，与见阙监司，以示激劝。』丙辰，初作玉牒所。

三月癸未，签书枢密院余尧辅参知政事。给事中、权直学士院巫伋签书枢密院事。戊子，观文殿学士、提举万寿观秦熈为特进，加大学士，充观使。丙申，诏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昌化军安置李光永不检举，右丞务郎李孟坚特除名，峡州编管。先是，孟坚以小史事系狱，至是狱成，故有是命。于是前后从官及朝士连坐者八人，徽猷阁直学士致仕胡寅坐与光通书，朋附交结，特落职。戊戌，上谓大臣曰：『近有人上书陈农田利害。农者天下之大本，可即施行。』是日，内降诏曰：『昨李椿年乞行经界，初欲去民十害，遂从其请。今闻浸失本意，可令户部逐路选委监司一员，逐一看详，应便于民者，依已经界施行；其乘谬反为民害事目，并日下改正，具申省部，日后以当否取旨黜陟，间遣御史前去察访。』庚子，诏巫伋兼权参知政事。壬寅，右正言章厦奏：『左承议郎致仕胡寅天资凶勃，敢为不义。寅非胡安国之子，不肯为亲母持服，此其不孝之大罪也。寅初傅会李纲，后又从赵鼎建明不通邻国之问。其视两宫播迁，如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后来梓宫即还，皇太后获就孝养，寅乃阴结异意之人，作为文记，以为今日仕进之人将赤族而不悟，此其不忠之大罪也。』诏寅责授果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乙巳，上书秦桧父故玉山县令敏学墓碑首曰『清德启庆之碑。』

夏四月己未，起居舍人兼玉牒所检讨官王曦言：『本所见修玉牒，窃见靖康二年太师秦桧入状军前，乞存赵氏社稷，兼在军前与莫俦争辨，以全家保天族，并在中京代上皇作书，与国相建明和议，并已修入玉牒外，所有元降下推戴事迹，乞备录全文，关送国史日历所照应施行。』从之。洋州言真符县民宋仲昌妻一产三子[8]，本人姓符国号，生子之日，适值天申节，实皇帝绍隆景命、子孙众多之祥。诏付史馆。

九月甲戌朔，上因言宣州米脚钱事，谓大臣曰：『此盖州县并缘为奸，不恤百姓。朕今日所以休兵讲好者，正以为民耳。若州县不知恤民，殊失朕意。』上又曰：『国家设常平仓，正为储蓄，以待水旱赈济。宜令有司以陈易新，不得妄有侵移。若临时措画，假贷积谷之家，徒为虚文，无实效也。』甲申，福建路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吴元美除名、容州编管。元美尝作《夏二子传》，其略云：『天以商代夏，是以伊尹相汤伐桀，而声其割剥之罪。当是时，清

商飏起，义气播扬，劲风四扫，宇宙清廓。夏告终于鸣条，二子之族与小大少长，皆望风陨灭，殆无遗类，天下之民，始得安食酣寝，而鼓舞于清世矣。』夏二子，谓蝇、蚊也。其乡人进士郑炜得之，特以告本路提点刑狱公事、权福州孙汝翼。汝翼恶之，抵炜罪。炜怒，走行在，诉元美讥毁大臣秦桧，从尚书省下其章。元美家有潜光亭、商隐堂。炜上桧启曰：『亭号潜光，盖有心于党李；堂名商隐，实无意于事秦。』他皆类此。桧进呈，上曰：『元美撰造谤讟，至引伊尹相商伐桀事，其悖逆不道甚矣。可令有司究实取旨。』至是，法寺言元美指斥国家，讥毁大臣，法当死。上特宥之。汝翼已移知荆南府，亦降二官。元美竟卒于贬所。

冬十月庚午，参知政事余尧弼、签书枢密院事巫伋请自今朝参退，依典故权赴太师秦桧府第聚议。从之。时桧以疾在告故也。

十二月甲子，秦桧始朝，肩輿至宫门，命二孙直宝文阁坝、直显谟阁堪掖以升，且命毋拜。上甚喜，曰：『且得与卿相见。』桧顿首谢。

校勘记

[1]乙巳 二字原阙，据《要录》卷一五五补。

[2]丙子 原作『丙午』，据《要录》卷一五五改。

[3]冯荣叔 原作『冯叔荣』，据《要录》卷一五五、卷一九八、卷一九九改。

[4]九月 原作『六月』，据《要录》卷一五五改。

[5]宰臣例 原作『宰臣列』，据《要录》卷一五七改。

[6]特奏名 凡二处，原均作『侍奏名』，据《要录》卷一五七改。

[7]留守 原作『逐守』，据《要录》卷一六〇改。

[8]『洋州言』句，《要录》在卷一六一绍兴二十年八月癸酉下。此处疑脱五、六、七、八四月之事。

宋史全文卷二十一中

宋高宗十四

癸亥绍兴十三年春正月癸巳，醴泉观使韩世忠请以其私产及上所赐田纽计从来未输之税并归之官，从之，仍赐诏奖谕。庚子，遣太师秦桧册加徽宗谥曰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辛丑，立春节，学士院始进帖子词，百官赐春幡胜。自建炎以来久废，至是始复之。癸卯，诏以钱塘县西岳飞宅为国子监太学。旧太学七十七斋，今为斋十有二，曰提身、伏膺、守约、习是、允蹈、存心、持正、养志、诚意、率履、循理、时中。丁未，安吉县布衣谈庚言：本邑去秋有圆瓜并蒂，合而为一，此实皇帝孝治天下，故见祥瑞，以昭天意。诏勿受，自今有似此投献者皆却之。己酉，上谓宰执曰：『朕不畏多事，事若多，必入思虑。大抵无事则怠忽易生，不可不戒。』诏大理寺丞袁楠、

燕仰之往静江府推劾提举江州太平观胡舜陟不法事以闻。先是，舜陟帅广西，因奉诏讨郴贼骆科余党，以馈饷不继，与转运副使吕源有隙，源即奏舜陟因生日受知邕州俞僖百金，又盗官马八百余匹，赃污僭拟，傲慢不恭；又以书抵秦桧言舜陟非笑朝政。桧素恶舜陟，入其说，遂奏遣楠等杂治。戊午，右迪功郎毕良史献《春秋正辞》二十卷，遂特改京官。

赵性之曰：良史初补文学，既得三京地，东京留守司俾权知东明县。良史乃搜求京城乱后遗弃古器、书画。金人败盟，良史乃教学讲《春秋》。及复得还归，乃尽载所有骨董而至行在。上大喜，于是以解《春秋》改京秩。自此人号良史为『毕骨董』。

二月乙丑，殿中侍御史李文会入对。文会以朝廷方守和议不言兵，乃奏仁义之说曰：『陛下至孝格天，文德来远，慈宁以宁亲，永固以宁神，偃兵息民，天下大安，则其仁固大矣。曩者金人犯阙，陛下毅然请行，志存社稷。及登大宝，力图恢复，任贤去邪，断自宸衷，而宗社再安，则其义固大矣。臣以是知陛下足以大有为。愿慎守此道而力行之，太平之基实在于此。』后五日，上谓秦桧曰：『文会力陈仁义甚善，朕令录一本置之几案，欲常观鉴。』丙寅，上曰：『为君不知《春秋》，昧为君之道。为臣不知《春秋》，昧为臣之道。此书褒贬甚严，真万世之法。』上又曰：『为政之要，在辨忠邪，此治乱所由分也。』秦桧曰：『书生喜论王霸。臣谓推诚任德，是为儒学；施于有政，是为王道。挟术任数，是为杂学；施于有政，是为霸道。』上以为然。太傅、醴泉观使、潭国公韩世忠进封咸安郡王。张俊勋誉在世忠左，特以主和议，故为秦桧所厚，顾先得王。至是，世忠愿输积年租赋于官，乃有是命。己巳，上谓大臣曰：『古人琴制不同。朕今出意作盾样，以示不忘武备之意。』乙亥，蠲雷、化、高、融、宜、廉、邕、钦、贺、贵十州免行钱，用去年七月诏旨也。己卯[1]，国子司业高阅言：『太学者，教化之本，而最所当先者，经术是也。自汉以来，多置博士。而后世所得诗赋论策，皆经术之余耳。太学旧法：每旬有课，月一周之；每月有试，季一周之，亦皆以经义为主，而兼习论策为三场，苟加一场，则旬课季考之法遂不可行。臣今参合条具太学课试及课举三场事件，第一场大经义三道、《论语》、《孟子》义各一道，第二场欲以诗赋，第三场以子史论一首并时务策一道，永为定式。』阅又言：『今比岁郡国虽有学，而与选举不相关。今参取祖宗旧制，通以当今之宜补太学生，以诸路住本贯、学满一年、三试中选、不曾犯第三等以上罚，或虽不住学而曾经发解、委有士行之人，教授保委申州，给公据赴国子监补试。诸路举人，以住本贯学半年，或虽不住学而两预释奠及齿于乡饮酒礼者，本学次第委保教授审实，州县取应，仍自绍兴十四年为始。』皆从之。

《龟鉴》曰：或者乃曰：『敌势如焚，国势如线，弥文縟典，何暇搜举，得无蹈宣靖之覆辙乎？』愚应之曰：『不然。科举固所以沮天下豪杰之气，亦所以收天下豪杰之心。当是之时，苟无科举以取之，学校以养之，则士之不知爱重者，不入于敌，则入于盗矣。张九成之策、李时雨之书何由而来哉？』

辛巳，秘书省著作郎王扬英、周执羔并为尚书吏部员外郎[2]。先是，历所修书目，建炎元年至去年，成五百九十卷。秘书少监秦熺因与扬英等书皇太后回盃本末上之。壬午，诏熺、扬英、执羔各进官一等。自秦桧再相，取其罢相以来一时诏旨与夫斥逐其门人章疏或奏对之语稍及于己者，悉皆更易焚弃，由是日历、时政记亡失极多，不复可以稽考。逮其擅政以来，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矣。真州州学教授杨邦弼、左迪功郎陈鹏飞并为太学博士，初除博士员也。诏令临安府景灵宫创于新庄桥之西，以刘光世赐第为之。筑三殿：圣祖居前，宣祖至徽宗居中，昭宪而下二十一后居后。

《大事记》曰：秦桧始则倡和议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终则饰虚文以为中兴，使一世酣豢于利欲之中。奉贼称臣而不以为耻，忘讎事虏而不以为怪，用夏变夷而不以为非，其弊可胜言哉！国家靖康之祸，乃二晋之所未有。中国衣冠礼乐之地，宗庙、陵寝、郊社之所尽弃之虏，礼器、乐器、牺牲、彝鼎、驾辂、服冕、鹵簿、仪仗之物尽入于虏。渡江以来，庶事草创，皆至桧而后定。然耕籍、朝觐、祀明堂、养老更，武王克商后事也；辟雍、灵台、明堂、籍田，光武平陇蜀后事也。令果偃武修文时耶？果息马论道时耶？宫室虽备，而忘前日巡幸之惧矣。郊庙虽具，而忘前日宵旰之忧矣。朝仪虽肃，而忘前日扈从之劳矣。文物虽新，而忘前日根括之惨矣。赵霈告高宗曰：『愿陛下毋忘亲征时。』王庶谓秦桧曰：『公不思东都杭节存赵时而忘此虏乎？』洪皓曰：『钱塘暂居，而太庙、景灵宫皆极土木之华，岂非示无中原意乎？』

三月辛卯，诏宴殿陈设止用绯、黄二色，勿以文绣。上以祖宗朝殿帷但用纯采，后来寝多文绣，故屏去之也。国子司业高闾请在学人依徽宗御笔，复立三年归省之限，以彰孝治。上曰：『旧有九年之法，至徽庙方改作三年。岂有士人九年而不省其亲者乎？其从之。』乙未，诏文宣王庙门立戟二十四。乙巳，诏临安府建太社、太稷。丙午，诏临安府同殿前司修筑圜丘于龙华寺之西。辛亥，湖州言：自废广德湖田，岁失官租三千余斛。请复以为田。从之。

夏四月壬戌，知严州淳化县孔括为右宣义郎。先是，浙西提点刑狱公事王鈇言括治状，辅臣进呈。上曰：『可与转一官，令再任。任满，使与陞擢。县令最亲民而员最多，难于一一选择，但有治状者进用之，有过恶者黜责之，使知所劝惩，则人自励而不害吾民矣。』癸亥，诏礼部以乡饮酒仪制镂板，遍行郡国。庚辰，两浙转运副使张叔献等乞依元祐古迹，于华亭置闸，以捍碱潮。

上曰：『今边事息，当于民事为急。民事当以农为先。朕观汉文帝诏书，多为农而下，以农者天下之本。置闸其利久远，不可惮一时之劳也。』乃令叔献措置。殿中侍御史李文会论寄居士大夫干扰州县，又监司郡守类皆亲故，莫敢谁何。望严加戒约，倘或不悛，令监司郡守密具姓名闻奏，重置典宪，不以赦原。从之。时士大夫与秦桧异论者多，奉祠里居或侨寄他郡，自是以次被罪矣。丁亥，国子司业高阅言：『举人《春秋》欲依旧制，止以正经出题。』从之。先是，有旨许于三传解处出题，阅谓如此则是三家者与六经并行，以《春秋》之法绳之，三家者当被僭圣作经之罪。乃下礼部，如所请。是日，蒙国复叛，金主亶命将讨之。

闰四月戊子朔，上曰：『祖宗时殿宇皆用赤土刷染，饰以桐油，盖以国家上火德故也。所以只用赤土桐油者，敝则更以更修。后来多用朱红漆，不惟所费不赀，且难以修整。』桧等曰：『此有以见陛下追述祖宗之俭德也。』己丑，立贵妃吴氏为皇后。丁酉，提点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坑冶铸钱韩球请籍坑场户姓名，约定卖纳铜数，许之。时郡邑或毁钱为铜，以应其命，民大以为扰。其后岁收铜二十万斤、铁二十八万斤、铅十九万斤、锡二万斤，皆不登租额。戊戌，殿中侍御史李文会论前知闽县李汝明赃污。上谓大臣曰：『县令最众，安得人人而知之？若一一待台谏论列，何用监司？今后赃污人为台谏所论而监司失按发者，量与降官，庶知所惩。行之数年，赃吏自然少矣。』时本路提、转黄积厚、陈桷、贺允中[3]、余应求已代去，皆贬秩焉。己亥，诏绍兴府守臣即直秘阁陆宣家录所藏书，以实三馆。壬寅，诏人户应管田产，虽有契书而今来不上砧基簿者，并拘没入官。用两浙转运副使措置经界李椿年请也。时椿年行经界法，量田不实者，罪至徒流。江山尉汪大猷覆视龙游县，白椿年曰：『法峻民未喻，固有田少而供多者。愿许首复改正。』又谓：『每保各图顷亩林塘，十保合一大图，用纸二百番，安所展视？』椿年听其言，轻刑省费甚众。甲寅，上谕大臣曰：『昨日上殿，杨大任其人昏老，难当郡寄，可处以宫祠。似此等人作郡，台谏欲论，又无显过，但千里之民阴被其害。今后郡守，卿等宜审择之。』乙卯，参知政事王次翁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五月甲子[4]，诏奉议郎张九成昨与宫观[5]，今令南安军居住。九成既免丧，秦桧取旨，上曰：『可与宫观。此人最是交结赵鼎之甚者。自古朋党，惟畏人主知之，此人独无所畏。』桧曰：『陛下知人之明如此，诚帝王之大德也。』既而右司谏詹大方言：『顷者鼓唱浮言，九成实为之首，径山僧宗果从而和之。今宗果已远窜，为之首者，岂可置而不问？望罢九成宫观，投之远方，以为倾邪者之戒。』故有是命。乙丑，川陕宣抚副使郑刚中节制诸将极其尊严，三都统每入谒，必先庭揖。然后就坐。及右护军都统制吴璘升检校少师来谢

，语主阍吏，乞讲钧敌之礼。刚中曰：『少师虽尊，犹都统制耳。傥变常礼，是废军容。』璘皇恐听命。丁卯，右迪功郎何甫献《中兴龟鉴》十卷。诏迁一官。辛未，诏左从事郎郑厚自今不得差充试官及堂除。厚尝著书号《艺圃折衷》，其言有诋孟轲者。驾部员外郎王言恭言于朝，诏建州毁板，其已传播者皆焚之。壬申，诏国子监置博士、正、录各一员，学生权以八十人为额。丁丑，天申节，宰臣率百官上寿，京官任寺、监簿已上及行在升朝官并赴，始用乐。近臣进金酒器、银香合、马。郡县锡宴如承平时。壬午，上谕大臣曰：『太后未与皇后相识，今此一见便相喜，如太后饮食、衣服，皆皇后亲自供承，太后未尝有所需求，每云饮食、衣服只取饱暖，不欲以细故扰思虑。自太后归，朕于宫中事更不费力，遂得专意外治。』

六月戊子，仓部员外郎王循友言：『国家平昔漕发江淮荆浙六路之粟六百二十余万，和籴之数又在其外。而近岁上供之数才二百八十余万，除淮南、湖北凋残最甚，蠲放之外，两浙号为膏腴沃衍，粒米充羨，初无不耕之土，而较之旧额，亦亏五十万石。此盖税籍欺隐，豪强巨室，诡名挟户多端以害之也。比者两浙漕臣建议欲正经界，朝廷从而行之。若使尽究隐田，庶几供输，可足旧额。欲望训敕诸路漕臣，各令根检税籍之失。』上谓辅臣曰：『所论可行。盖农桑衣食之本，然须有所劝惩，勿为文具。』壬辰，殿中侍御史李文会论签书江阴军判官厅公事蔡焱不法勒停。上曰：『不按发，监司须当行遣。天下事必待台谏论列，台谏岂能尽知之？监司乃朝廷耳目，岂可坐视不举？』于是提、转王鈇、李椿年、张叔献皆坐降官。癸巳，寿星院乞拨放度牒。上曰：『朕观昔人有恶释氏者，即非毁其教；有好释氏者，即崇尚其徒。二者皆不得中。朕于释氏，但不使其太盛耳。言者皆欲多鬻度牒，以资国用。朕谓不然。一度牒所得，不过一二百千，而一夫不耕，其所失岂止一度牒之利？若住拨十数年，其徒当自少矣。』戊戌，辅臣准呈钧容直乞推赏。上曰：『乐人无出官法，可与支赐及转资。昔有教坊官求为郡者，太祖以唐庄宗为监[6]，不与之，止令于乐部迁转。此祖宗之良法也。』吏部员外郎周执羔转对，乞戒诸路监司检视簿书无主簿书押者，又乞广行搜访徽宗御制。皆从之。辛丑，温州进士蔡大中上书献《太平十慎论》。诏与永免文解。壬寅，签书枢密院事程克俊提举临安府洞霄宫。甲辰，全州文学师维藩权国子监。国子司业高闾等言：『维藩博通古今，士人推服。建学之初，宜得老成，诱掖后进。』辅臣进呈，上曰：『师儒之任，尤当遴选，须心术正者为之，将以经旨谕后进。一有邪说，学者从而化之，为害不小。』庚戌，金人遣通问使洪皓、张邵、朱弁还行在。中兴奉使几三十人，生还者三人而已。癸丑，上谓辅臣曰：『近观诸郡所奏便民五事固有法，已该载。亦有一方之便，朝廷未知者，宜委都司看详，其便民者，即与于行

，无事虚文也。』是月，提举江州太平观胡舜陟死于静江狱。初，大理寺丞燕仰之、袁楠至静江，遂以舜陟属吏，居两旬，辞不服而死。舜陟再守静江，有惠爱，邦人闻其死，皆为之哭，丐者亦敛数十千致祭。既而舜陟妻汪氏诉于朝，诏左朝奉郎、通判德庆府洪元英究实。元英言舜陟受金事涉暧昧，其得人心，虽古循吏无以过。上谓秦桧曰：『舜陟从官，兼罪不至死。勘官不可不惩。』于是仰之、楠皆送吏部。

秋七月戊午，上谓大臣曰：『昨访遗书，今犹未有至者。朕观本朝承五代之后，文籍散逸。太宗留意于此，又得孟昶、李煜两处所储益之，一时始备。南渡以来，御府旧藏皆失。宜下诸州搜访，其献书者，或宠以官，或酬以帛，盖教化之本，莫先于此也。』己未，复置国子监书库官一员。甲子，诏求遗书。丙寅，上谓秦桧曰：『朕尝与卿言：候国用足，日蠲赋以宽民力。若一概除之，又恐用或不足。浙西驻蹕之久，民供不易，临安尤甚。本路三等下户与蠲一料，庶贫民被实赐也。』壬申，诏两浙民户丁盐钱多欠负者，其除之。上曰：『民间所以不举子者，正以是也。朝廷法禁非不严，终不能绝其本，乃在于此。』是日，雨雹。初，命国子司业高闾等补试生员，四方来者甚众。丙子，有司上合格三百人，以徐骤为首。癸未，奉安至圣文宣王于国子监大成殿，命太师秦桧行礼。时监学初成，上自题赐书阁，榜曰『首善』。

八月丙戌，遣权吏部侍郎江邈奉迎景灵宫万寿观祖宗神御于温州，自海道至行在。丁亥，有司言：『将来郊礼，合用珠子坐褥。』上曰：『事天以诚为主，如器用陶匏之类，贵其质也。若惟事华丽，恐非事天之本意。』乙未，国子司业、崇政殿说书高闾乞率诸生上表请车驾临幸太学。上曰：『太宗幸学，尝令学官讲经，及各有恩例，其令有司检故事来上。』既而闾侍经筵。讲毕，奏曰：『国学落成，臣奉诏试补诸生几六千人。自中兴以来，虽三年省闈，亦未有如此之盛。』上曰：『乍脱干戈，人皆向学，此诚可喜。』闾曰：『臣待罪学官，见此美事，诸生以谓陛下方偃武修文，与太祖初定天下之时同符，宜举建隆故事。愿陛下讲临雍之礼。』言未毕，上曰：『已令讨论矣。』戊戌，徽猷阁待制洪皓至自金国。上即日引见内殿，谕皓曰：『卿志不忘君，虽苏武不能过。』赐内库金币、鞍马，黄金三百两、帛五百匹，象齿、香绵、酒茗甚众。翊日，见于慈宁殿。帘人设帘，后曰：『吾故识尚书矣。』命撤之。皓退，见秦桧，语连日不止，曰：『张和公敌所惮，乃不得用，钱塘暂居。而景灵宫、太庙皆极土木之华，岂非示无中原意？』桧不悦，谓其子秘书省正字适曰：『尊公信有忠节，得上眷，但官职如读书，速则易终而无味，须要知黄钟大吕乃可。』壬寅，左朝散大夫宋宙知兴州还，入见，乞诸路州学已尝治者并置教授员，又请罢诸县武令。上曰：『学官须逐州置，昨已降旨，宜择通经、

心术正者为之。武官安能治民?然亦难顿罢，第令宣抚司以渐易置可矣。』丁未，湖南安抚司参议官王铨献《太玄经解义》，赐白金三百两。己酉，上与宰执论余买事，因曰：『今漕司各管一路有无，不能相通。宜仿旧来发运，置都转运使一员，通管诸路，米贱处余，米贵处粿。如此则有济，公私皆利。可于从官中选通晓钱谷者付之。』秦桧言：『刘晏罢权，万货低昂，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上曰：『汉、唐以来所可称者，晏一人而已。自来人多耻言财利，不知国家之所急。孟子言：无政事则财用不足。此岂小事也?』庚戌，诏诸路监司、守臣讲究宽恤民力事件。壬子，初，钱塘江有石堤以捍水，故无水患。岁久堤且圯，乃置捍江兵二千人，专令采石修堤，人以为便。

九月甲子，权直学士院洪皓出知饶州。时金人来取赵彬辈二十人家属，诏归之。皓曰：『昔韩起谒环于郑。郑，小国也，能引谊不与敌。既限淮，官属皆吴人，留不遣，盖虑知其虚实也。彼方困于蒙古，姑恃强以尝中国。若遽从之，彼将谓秦无人而轻我矣。若恐以不与之故致渝盟，宜谓之曰：俟渊圣皇帝及皇族归，乃遣。』秦桧大怒。皓又言：『王伦辈以身徇国，弃之不取，缓急何以使人?』初，桧在完颜昌军中，昌攻楚州久不下，欲桧草檄谕降。有室燃者在军，知状。皓与桧语及金事，因曰：『忆室燃否?别时托寄声。』桧色变而罢。翌日，侍御史李文会即奏皓贪变显烈，不求省母，若久在朝，必生事端，望与外任。桧进呈，因及宇文虚中事。上曰：『人臣之事君，不可有二心。为人臣而有二心，在《春秋》之法，皆所不赦。』乃命出皓。尚书吏部侍郎魏良臣、户部侍郎沈昭远并罢。良臣与秦桧里旧，一日，言于桧曰：『昨日不寐，偶思得一事：昨晚郊祀，如迁客之久在遐方者，可因赦内徙，以召和气。』桧曰：『足下今为何官?』良臣曰：『备员吏部侍郎。』桧曰：『且管铨曹职事，不须胡思乱量。』侍御史李文会即奏良臣卑凡，昭远朋附。乃以良臣知池州，昭远知袁州。丁卯，左司谏詹大方论张邵奉使辱命，乃以邵主管台州崇道观。已而邵又遗秦桧书，言金有归渊圣及宗室诸王意，劝其遣使迎请，于是桧浸怒之。戊辰，上谓大臣曰：『诸处有癯老废疾之人，依临安例，令官司养济。穷民无告，王政之所先也。』壬申，尚书右司郎中梁弁称疾乞奉祠。上曰：『士大夫有操守、安分而以疾乞去者甚可惜，不比奔竞之人。朕尝观《宝训》，太宗朝，士人有奔竞躁进者，必痛抑之。抑奔竞则廉耻之道兴。』乃除直龙图阁、主管洪州玉隆观。癸酉，左朝奉郎、知建昌军李长民言：『宣和以前，应知、通、令、佐阶衔并带主管学事。自军兴以来，学校之教中辍。今和议既成，儒风复振，谓宜依旧结衔，以示圣朝偃武修文之意。』从之。丁丑，知成都府张焘依所乞提举江州太平观。初，焘开府，适当岁旱。大发积粟以振饥民，抚存黎、雅蕃部，禁戢贪吏，开修渠堰，蠲落江田税，决遣狱讼，修文翁旧学，时

与诸生讲论经旨，政无不举，蜀人大悦。

冬十月己丑，太师、尚书左仆射、提举详定一司敕令秦桧等上《国子监太学武学律学小学敕令格式》二十五卷。戊戌，诏川、陕诸州秋试举人，并用六月前锁院。先是，成都府路安抚使张焘乞春月发解，庶使得解举人可赴行在省试。礼部言：自来发解年系三月降诏。故改用夏季焉。己亥，上谕大臣曰：『自今宗子许于所在入学，令与寒士同处，第别作斋。仍选士人为长谕，庶尽变积习文行，皆可取也。』

十一月庚申，日南至。合祀天地于圜丘，太祖、太宗并配。

《龟鉴》曰：过宗庙则必有敬心，见墟基则必有衷心。桐宫为自怨自艾之地，郊祀见基命宥密之意。令景灵之轮奂一新，圜丘之规制一定，风景虽殊，山河顿异，固不能不起秋风黍离、春日蒲柳之叹。然天子建国，宗庙为先：祭祀之典，天地为重。鸣条之师，正可告于皇天；孟津之举，亦尝类于上帝，则郊祀之举，亦未害也。

丁卯，秦桧奏：『前日蒙付出御书《尚书》，来日欲宣示侍从官，不惟观陛下书法之妙，又令知陛下圣学不倦如此。』上曰：『朕之性与人异，无事惟静坐观书，所得甚多。』又曰：『朕观古之人君有嗜杀人者，盖不能养性，故多恣暴。大率知足更无事。贵为天子，谁能制之？若不知足，更为侈靡，未有不乱，如唐明皇是也。』时上所写六经与《论语》、《孟子》之书皆毕，桧因请刊石于国子监，仍颁墨本赐诸路州学。诏可。己巳，福建转运司进锦样。上谕辅臣曰：『傥可备礼物之用，亦无庸远取，第须令官给其直，毋使及民，恐闽中又生此一扰也。』戊寅，上因说及梁师成：『苏轼文字，首尾都记得。此人虽是内侍，却读书，只是不合干预朝廷，如荐引士大夫，皆非所当为。内侍引用人才，最害政之大者。此等人便当重置于刑。历观诸古内侍荐引人才，未有不至于乱者。』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诏避殿减膳。是日阴云不见，太师秦桧率百官上表称贺。自是率如之，逮桧薨乃止。庚寅，太师秦桧以瑞雪应时，率百官诣文德殿拜表称贺。自是岁如之，迄今不改。辛卯，诏民间所铸当二毛钱悉毁之，违者抵罪。自不及百钱已上，并许告赏。癸巳，诏试中监学生依嘉祐故事给绫纸，用新知永州熊彦诗请也。彦诗言：『主上登用真儒，载兴太学，监贴之制，似可复行。』秦桧进呈，上曰：『学校者，人才所自出。人才须素养。太宗皇帝置三馆养天下士。至仁庙朝，人才辈出，为朝廷用。』桧曰：『国朝崇儒重道，变故以来，士人虽陷金者，往往能守节义，乃教育之效也。』上曰：『然。三代之季，学校不修，故当时士人多无名节。今日若不兴崇学校，将来安得人才可用耶？』秘书丞严抑言：『本省藏祖宗国史、历代图籍，旧有右文

殿、秘阁、石渠及三馆四库。自渡江后，权寓法慧寺，与居民相接，深虑风火不虞。欲望重建，仰副右文之意。』于是建省于天井卷之东，以故殿前司基为之，上自书『右文殿』、『秘阁』二榜，命将作监米友仁书『道山堂』榜，且令有司即直秘阁陆宰家录所藏书来上。是日，赐喜雪御筵于尚书省，初复故事也。癸卯，有司进呈赐北使弓矢。上以其不精工，命出内库所造者赐之。翌日，谕大臣曰：『此朕自指教，虽军人，亦未必能之。赐予使人，不惟观美，兼器械之良，亦可使远人知所畏服。』乙巳，太师秦桧辞生日赐宴。诏曰：『以不世之英，值难逢之会，其始生之日，可不为天下庆乎？宜服异恩，无守冲节。』桧每生日，四方献寿者，金玉为不足，至于搜尽世间之希奇以为有。锡资踵至，赐教方乐佐酒。一日，伶人作杂剧之戏，嬉笑言微高，桧目之不语，少顷，桧起更衣而不出。其夫人王氏使人候之，乃在一室中默坐。论者谓桧叹其子不足以相副也。呜呼深哉！

史臣曰：子之贤不肖，皆天也。虽然，亦前人积累之报。如洪皓忠义，则二子皆中词科。秦桧平生所为，既不忠于事君，又以残忍而害贤士大夫，其报可知矣。犹且叹其子嬉不足以相副，至于当宴而罢权，默坐以怀怨，是亦不能反思之甚也。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易经》之训明甚。以不善之积而责其余庆之应，诚恐余殃踵至矣，何庆之有哉？为人父者盍思夫！

己酉，大金贺正旦使完颜晔、马谔见于紫宸殿。上谓秦桧曰：『今次使人来，大体皆正，其他小节不足较。观金人之意，和议必须坚久。非卿学识过人，坚主和议，安得如此？』初，申严淮海铜钱出界之禁，而闽、广诸郡多不举行，于是泉州商人夜以小舟载铜钱十余万缗入洋。舟重风急，遂沈于海，官司知而不敢问。关外初行营田。

甲子绍兴十四年春正月丁卯，提举江州太平观黄龟年落职，令本贯福州居住。龟年为御史，尝论秦桧之罪故也。丁丑，诏四川路内藏钱帛，并易轻赍赴行在，惟绢以本色。戊寅，内出镇圭付国子监，以奉文宣王。

二月癸未，宰执奏榷货务茶盐推赏事，上因论：『祖宗茶盐之法，纳粟于边，请钞于京，公私皆便，不惟边面可实，而又免转输之劳。朕尝思祖宗立法无不善者，岂可轻议变易？』上又曰：『朕因前日敌使须要射，以谓武备不可一日弛，深虑边事宁息，诸军稍怠。朕见造金银碗，将因暇日亲阅，用此旌赏，以劝激之。』潼川府路转运判官杨椿改本路提点刑狱公事。时诸路漕臣多献羨余，独椿无所献，常曰：『今疮痍未瘳，愧不能裕民力，其肯掎克，以资进身耶！』戊子，国子司业高闾等率诸生上表请视学。手诏宜允。己丑，福建安抚使叶梦得乞将见拘留海船与不系籍船户轮流差使。上曰：『不惟海船一事，民间积欠亦可放。』因言：『朕顷在山东、河北，备见民间利病，如官司胥吏下

乡催科，此适足资其为奸耳。』乃诏江浙等路绍兴八年以前拖欠并与蠲之。辛卯，复置教坊，凡乐工四百十有六人，以内侍充。甲午，上谕大臣曰：『昨尝降旨：诸军拣汰人数，令便招填。可严切行下，不然暗损军额，不可不虑，恐缓急误事。』时皇太后筑外第，有迁徙居民处，上命临安倍支般挈之费，仍对拨官屋居之，毋令失所。丙申，上谓大臣曰：『近见郑刚中秦减民间科须数目不少，朕闻之颇喜。自是四川之民当少苏矣。』丙午，参知政事万俟卨提举江州太平观。先是，卨使金还，太师秦桧假金人誉己数十言嘱卨奏于上，卨不可。他日奏事退，桧坐殿庐中批上旨，辄除所厚官吏钤纸尾进。卨拱手曰：『偶不闻圣语，却不视。』桧大怒，自是不交一语。御史中丞李文会、右谏议大夫詹大方闻之，即奏卨黷货营私，窥探国是。卨再章求去，上命以资政殿学士出守。及入谢，上问劳甚悉。桧愈怒，给事中杨愿因封还录黄，乃有是命。同知大宗正事士?请宗学生以百员为额，大学生五十，小学生四十，职事人各五人。从之。己酉，新知绍兴府楼炤过阙入见，即日除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

三月壬子朔，上谓大臣曰：『闻临安府官地民间见佃者，近日颇力豪强所夺，至毁其屋宇。此事在民利害甚大，宜令禁止，仍旧给与小民。』癸丑，秦桧等奏选除武冈军守臣。上曰：『獠人当安不可扰。烟瘴之地，遣兵讨伐，视他处尤难，不可不慎。』乙卯，辅臣进呈诸路未发上供钱粮数。上曰：『江浙京湖积年拖欠皆虚数。绍兴十年以前，除形势及第二等以上户外，悉蠲除之。』乃出榜晓示官吏，故违，许之越诉于朝。庚申，户部尚书张澄乞诸路坑冶委的有名无实去处，令宪、漕司别立酌中课额，仍觉察，无令有力之家计嘱幸免，致下户受弊。上曰：『宁于国计有损，不可有害于民。若富藏于民，犹国外府，不然民贫为盗，常赋且将失之，此有若所谓「百姓足，君执与不足」者也。』己巳，上幸太学祇谒先圣，止辇于大成殿门外，步趋升降。退，御敦化堂，命礼部侍郎秦熺执经，国子司业高阅讲《易》之泰卦，权侍郎、正刺史已上并与坐。讲毕，赐诸生席于庑下，啜茶而退，遂幸养正、持志二斋，观诸生肄业之所。赐阅三品服，熺与学官皆迁官，诸生授官、免解、赐帛如故事。壬寅，太师秦桧言：『陛下文德诞敷，干戈载戢。乃者祇谒先圣，遂幸太学，躬行之化，乃在斯举，臣不胜庆幸。乞宣付史馆，仍许拜表称贺。』上曰：『非卿力主和戎之议，兵革休息，则学校何由兴?所请宜依故事。』国子司业高阅权尚书礼部侍郎。徽猷阁直学士胡寅闻之，移书责阅曰：『太学者，明人伦之所在也。阁下召自闲废，有成均之命，窃自计曰：今天下方无三纲，斯人之所以来乎?及见请幸太学之表，寅心惕然，不意阁下有斯请而有斯言也。昔秦、楚敌国，怀王不还，楚人怜之，如悲亲戚，盖忿秦之以强力奸诈加于其君，使不得其死，其惨胜于加之刃也。太上皇帝，我中原受命之主，受制金人，生往死归

，此臣子痛心切骨，坐薪尝胆，宜思所以必报者也。而柄臣者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为大恩乎！昔宋公为楚所执，楚子释之。孔子笔削《春秋》，乃曰：诸侯盟于薄，释宋公。不许四裔之人得制中国之命也。大母，天下之母，其纵释，乃在敌国之君，此中华大辱，臣子所不忍言者也。而柄臣者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为大恩乎！大宋基业封疆，皆太祖、太宗收用英俊、勤恤民隐、躬擐甲胄，与天下大夫劳苦以得之，又累圣严恭寅畏不敢荒宁而守之者也。今关河重地，悉为彼疆，园陵暴露，不得瞻守，宗族拘隔，不得相见，土地分裂，人民困苦，不得鳩集冤恨之气。外薄四海，不得伸雪。而柄臣者方且施施然厚诬天下，自以为有大功乎！阁下受其知遇，何不勤勤恳恳而为之言乎？言而或听，天下国家实幸也。晋朝废太后，董养游太学，升堂叹曰：「天人之理既灭，大乱将作矣！」则远引而去。今阁下日睹忘讎逆理，北面事故，以苟晏安之事，犹偃然为天下师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论，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谀柄臣，希合风旨，求举太平文具之典，又为之词曰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是党其恶也。人皆谓阁下平生志业扫地尽矣，数十年积之而一朝毁之乎！《春秋》之义，诛国贼者，必先诛其党。历观往古人君，以无道行者犹不能终，况人臣而敢肆然以无道行之乎？一旦明天子监乱亡之祸，赫然震怒，以咎任事者，呜呼危哉，岂不与董养异哉？阁下不及今翻然改图，则必与之俱矣！」御史中丞李文会言：提举江州太平观解潜本赵鼎之客，不附和议。诏责濠州团练副使、南安军安置。癸酉，秦桧进呈讲筵阙官，因言：『陛下圣学日跻，实难其人。』上曰：『朕学问岂敢望士大夫，但性好读书。』桧曰：『士人读书固多，但少适用。若不适用，或托以为奸，则不若不读之为愈。』上又曰：『王安石、程颐之学各有所长，学者当取其所长，不执于一偏，乃为善学。』乙亥，上出《文宣王赞》，刻石赐学官。高阅言：『陛下赞文形容先圣盛德，无愧于古。』上曰：『唐明皇作赞文，乃斥先圣先师之名，非尊儒重道之意。』阅曰：『此尤见圣学高出前代帝王之上。』其后上又悉赞七十二子。戊寅，新湖南安抚司参议官王铨献《祖宗八朝圣学通纪论》，诏迁一官。己卯，新利州路提点刑狱公事李志行乞戒饬诸路帅臣、监司，将前后所承宽恤民力及恤刑诏书恪意奉行，违者重置典宪。上曰：『二事皆切中时病。方今兵革既息，惟宽恤民力、钦慎庶狱，是为急务。可令有司申严，立法行下。』

夏四月庚辰，诏诸州军应有刻板书籍，并用黄纸印一秩送秘书省。甲申，诏刑部将半年以上未结绝公事，行在委本部，外路委监司责限结绝。内日月稍远者，取问因依申奏，以都省言四方多滞狱也。丙戌，命太师秦桧提举制造浑仪。诏有司求苏颂遗法来上。上谓桧曰：『宫中已制成小范，可以窥测，日以晷度、夜以枢星为则。盖枢星，中星也，非久降出用以为式，但广其尺寸尔

。』将作监苏籀面对，乞取近世儒臣所著经说集而成编，以补唐之《正义》遗阙。上谕秦桧曰：『此论甚当。若取其说之善者颁诸学官，使学者有所宗一，则师王安石、程颐之说者，不至纷纭矣。』丁亥，知虔州薛弼言：『江东镇民居木柱内有「天下太平年」五字，适符上元甲子之岁。此殆天启，其祥非人力所能为。』诏侍从同观，仍送史馆。

五月丙辰，饶州言右迪功郎姜楼等献钱十万缗，以助国用。上曰：『国用有常，自不至阙，不然，虽多亦有不足之患。其还之。』诏四川宣抚司募兵赴行在。先是，右护军都统制吴玠言西边可募卫兵，上谕辅臣曰：『诸军招填阙额类是。南人恐西北浸损，数年之后，始见其弊。兼诸路军器物料，近多不到，方闲暇时，尤宜整治。』甲子，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楼昺罢。乙丑，御史中丞兼侍读李文会言：『权尚书礼部侍郎高闾、权工部侍郎王师心、起居舍人吴秉信，此三人者，若久在朝，必害至治。』诏以闾知筠州，师心知袁州，秉信知江州。先是，上在经筵，尝谓闾曰：『向来张九成尝问朕：《左氏传》载一事或千余言，《春秋》只一句书之，此何也？朕答之云：圣言有造化，所以寓无穷之意。若无造化，即容易知，乃常人言耳。』闾曰：『说《春秋》者虽多，终不能发明，正如窥造化也。』上曰：『九成所问极是。』闾曰：『陛下所答亦极是。』上因问九成安否。翌日，谓秦桧曰：『张九成今在何处？』桧曰：『九成顷以唱异惑众，为台臣所论。既与郡，乃乞祠。观其意，终不为陛下用。』上曰：『九成清贫，不可无禄。』桧疑闾荐之，呼给事中杨愿询其事，文会即劾闾。是日，拜文会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自是执政免，即以言者代之。戊辰，尚书吏部员外郎黄达如降一官放罢，坐前知南雍州日私役禁军、贩易物货故也。达如为提点坑冶司所案，赃污钜万。狱既上，虽秦桧亦不能掩，仅止罢黜，人亦快之。甲戌，初，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置经界局于平江府，守臣周葵问之曰：『公今欲均税耶？或遂增税也？』椿年曰：『何敢增税。』葵曰：『苟不欲增，胡为言本州七十万斛？』椿年曰：『若然，当用图经三十万数为准。』时秦桧怒葵不已，椿年因奏葵在郡锡宴北使，饮食臭腐，致行人有词。葵坐落职，主管台州崇道观。自是投闲十一年。丁丑，王之望行太学录。之望初举进士，考官孙道夫异其文，知贡举朱震持以示人曰：『此小东坡也！』

六月辛巳朔，右朝奉郎曾惇知台州。惇尝献秦桧诗，称为圣相，故以郡守处之。自桧擅权，凡投书启者，以皋、夔、稷、高为不足比拟，必曰：『圣』，或曰『圣相』。甲申，诏江浙等路州县酒税欠折、坊场废坏、纲运沈失、仓库漏底，委非侵盗者，皆蠲之。乙未，上谓大臣曰：『浙东、福建被水灾处，可令监司躬任，悉力赈济，务使实惠及民，毋为文具。』时江浙、福建同日

大水，建州水冒城而入，俄顷深数丈，公私庐舍尽坏，溺死数千人；严州水暴至城，不没者数板，通判州事洪光祖集舟以援民，且区处山阜给之薪粥，卒无溺者。衢、信、处、婺等州民之死者甚众。丙申，华州观察使、提举佑神观白锔特刺面配万安军。时闽、浙大水，锔乃自北方从太后归者，宣言燮理乘缪，洪皓名闻华夷，顾不用。太师秦桧闻之，奏系锔大理寺。锔馆客张伯麟尝题太学壁曰：『夫差，尔忘越王之杀而父乎！』伯麟亦下狱。狱具，锔坐出言指斥，乃有是命。伯麟亦杖脊、刺配吉阳军。御史中丞詹大方即奏皓与锔为刎颈交，更相称誉，诬惑众听。丁酉，诏皓提举江州太平观。甲辰，淮东转运判官汤鹏举言：五月乙亥，楚州盐城县海水一概澄清。秦桧率百官入贺，上曰：『自太祖平定天下，太宗时干戈偃息，真宗时祥瑞甚多。祖宗圣语，止以丰年为瑞。第可付史馆，不必受贺。』乙巳，诏国子监置小学。

秋七月壬子，诏藤州安置李光俟牵复日特降三官，坐前为江东大帅，擅用上供钱帛也。戊午，同签书枢密院事王伦为金人所杀。伦留居河间者六年，至是，金人欲以为河间、平、栾三路都转运使，伦曰：『伦奉使而来，非降也。大宋之臣，岂受大金爵禄耶？』金遣使来趣，伦又不受。金人杖其使，俾缢杀之。伦厚赉使人，冠带南向，再拜恸哭，乃就死，于是河间地震，雨雹三日不止，人皆怜之。辛未，诏诸州以御书《孝经》刊石赐见任官及系籍学生。时已颁《孝经》于郡庠，而殿中侍御史汪勃言：『陛下独擅圣人之德，上天昭鉴，果定和议于众论鼎沸之中，极天下之至养。望降明诏，令募工摹刻，使家至户晓，以彰圣孝。』故有是命。丙子，上幸秘书省，遂幸秘阁，召群臣观晋、唐书画，三代古器。还，御右文殿，赐群臣茗饮。省官及吏官皆迁官。戊寅，上曰：『秘府书籍尚少，宜广求访。』桧曰：『陛下崇儒尚文，翕然向化。』李文会曰：『若非干戈偃息，此事亦未易举。』

八月庚辰朔，判绍兴府孟忠厚特放罪。忠厚以郊赦加恩，令所亲吴棫为表，其间有『本无时才，出为世用』之语，乃有是命。秦桧寻物色，知棫所代，由是废斥以终。甲申，右正言何若为国子监发解所监试，秘书少监游操等三人充考试官，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骆庭芝等六人为点校试卷官，尚书刑部员外郎吴栗考别试，驾部员外郎叶廷珪等二人为点检试卷官。监学降敕差试官自此始。辛卯，上谓大臣曰：『言者多乞选县令，盖令非其人，则为民害。可令吏部长贰审察注拟。或老病，则更授他职，庶得人而民受其惠。』后二日，都省请申严近制：因民事被罪及老病之人，不得注守倅、县令。从之。庚子，上谓秦桧曰：『朕于《晋书》，取《王羲之传》，凡诵五十余过。其《与商皓书》及《会稽王笺》所谓「自长江以外，羈縻而已」，其论用兵，诚有理也。』癸卯，殿中侍御史汪勃言：『陛下兼爱南北之民，力定和议，与天下更始。崇

儒重道，同符祖宗。臣愚以为今年科场当国学初建，万方多士将拭目以观取舍，为之趋向。欲望戒敕攸司，苟专师孔、孟而议论粹然、一出于正者，在所必取。其或采摭专门曲说、流入迂怪者，在所必去。』甲辰进呈，上曰：『勃论甚善。曲学臆说，诚害经旨，当抑之，使不得作，则人之心术自正矣。可如所奏。』

九月庚戌，礼部员外郎陈鹏飞面对，言：『凡有献利害者，乞加讨论，必合于祖宗之旧。如已试无成，必加黜责。』上谓大臣曰：『祖宗之法，思虑已精审，讲究已详备，不必改作，天下自治。』秦桧曰：『天下本无事，宜遵成宪为善。』上曰：『小人喜更法，往往谓朝廷无所建明，不知本无事，然法至于弊，乃不得已而更之耳。』辛酉，诏分利州为东、西两路，用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请也。刚中请以兴元府、利、阆、洋、巴、剑州、大安军七郡为东路，治兴元府；兴、阶、成、西和、文、龙、凤七州为西路，治兴州。从之。时和议方坚，而吴玠独严备，日为敌至之虞，故西路兵为天下最。上览刚中奏，谓秦桧曰：『川、陕地远，为将尤难得人。如玠统兵有法，肯为朝廷出死力，诸将所不及也。』壬戌，宰执奏大理寺词诉事。上曰：『皆官吏弛慢所致。可委长吏亲察之。如非其人，即与沙汰。又狱吏但以诸州吏充，逐时更替，漏泄狱情，非便。宜令吏久于其职，不可替也。』甲子，诏守臣终更入见，各举所部县令一员。所举称职，特与推赏；不当，坐缪举之罚。辛未，御史中丞詹大方奏：『责授清远军节度副使、潮州安置赵鼎辅政累年，不顾国事，邪谋密计，深不可测，与范仲辈咸怀异意，以徼无妄之福。用心如此，不忠孰甚焉！』壬申，秦桧进呈。上曰：『可迁之远地，使其门生故吏知不复用，庶无窥伺之谋。』于是移吉阳军安置。癸酉，诏临安府根刷蔡攸家属，押赴元贬所取收管。状奏时，攸之妻子渐至行都。殿中侍御史汪勃论靖康之变，由于京辅，望令密切搜索，特加处分，故有是旨。仍命京子孙二十三人永不量移如初诏。丙子，秘书郎张闡罢。时秦桧用事久，每除台谏，必以其耳目。知闡久次，喜论事，一日，微讽闡谓当入台。闡曰：『丞相苟见知，老死秘书足矣。』桧默然。殿中侍御史汪勃因劾闡，由是罢去。

冬十月甲午，右正言何若言：『自赵鼎唱为伊川之学，高闡之徒从而和之，乃有横渠正蒙书《圣传十论》，大率务为好奇立异，而流人于乖僻之域。顷缘闡为国子司业，学者争投所好，于是曲学遂行。伏望申戒内外，师儒之官，有为乖僻之论者，悉显黜之。如此，则专门曲学，不攻自破矣。』辅臣进呈，上曰：『若所论甚当。程颐当哲庙之初，在经筵奏曰：「陛下记得臣说否？如记得，明日可对臣说过。」是时宣仁圣烈皇后闻之大怒，曰：「皇帝虽年少，然宫中自不废学，措大家不识事体如此！」』己亥，御笔除永、道、郴州、桂

阳监茶陵县民丁身钱绢禾麦。自马氏据湖南、四川，始增丁赋。上谓大臣曰：『天德好生。今民为身丁钱，至生子不举，诚可悯也。若更循马氏旧法，非所以上当天意。』庚子，诏州县文臣初至官，诣学祇谒先圣，乃许视事。用左奉议郎罗长源请也。长源言：『士大夫皆学夫子之道以从政，而不知所自。望令先诣学宫，以彰风化之本。』后遂著为令。

十一月癸丑，吏部员外郎严抑面对，乞《春秋》三传释经处，许出题以取士。上谓大臣曰：『为人君、为人臣，皆不可不知《春秋》。往者建言之臣欲罢读《春秋》，盖不思之甚矣。如不可读，则圣人不修此经也。』甲子，上即宫中阅试殿前马步诸军将士，艺精者锡赉有差。自是岁以冬月行之，号『内教』。乙丑，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朱胜非薨。胜非与秦桧有隙，奉祠八年。壬申，上曰：『宗室中之贤者，如尝中科第及不生是非之人，可收置行在，如寺、监、秘书省，皆可以处之。祖宗以来，不用宗室作宰相，其虑其远。可用至侍从而止。』秦桧奏乞依旧置宗学教育宗子，上可之。御史中丞杨愿言：『数十年来，士风浇浮，议论蜂起，多饰虚名，不恤国计。沮讲和之议者，意在避出疆之行；腾用兵之说者，止欲收流俗之誉。甚者私伊川元祐之说，以为就利避害之计，窥摇国论，诳误后生。此风不革，臣所甚忧也。愿下臣章，独示朝堂，裨中外洗心自新，以复祖宗之盛。』从之。癸酉，杨愿言藤州安置李光之罪。先是，知藤州周某者诱光唱和，其间言及秦桧和议。有讽刺者积得数篇，密献于桧。桧怒，令言者论之，乃移光琼州安置。甲戌，户部员外郎李朝正言[7]：『今岁浙右间有水灾，而江西、湖南粒米狼戾。望严遏余之禁。』上曰：『所论甚当。如有遏余，州县可许邻郡越诉，仍责监司按劾。』

十二月丁丑朔，潼川府路转运判官宋苍舒献嘉禾一茎九穗者一。上曰：『凡赤乌、白雉之类，止可一观而已，不足为瑞。惟五谷丰稔，乃上瑞耳。』戊寅，上曰：『县令有清廉爱民者，令监司每路各举数人；其老耄不任事者，并令按劾。县令得人，则民受实惠矣。』戊子，雪，百官入贺。上谕宰执曰：『天下穷民宜加养济，孟子所谓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于是诏诸路常平官以时散米，务令实惠及民。己丑，知资州杨朴献《礼部韵括遗》，诏迁一官。丁酉，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李文会罢。御史中丞杨愿等疏六上，诏文会落职、提举江州太平观。愿等又攻之，诏文会筠州居住。自秦桧再居相位，每荐执政，必选世无名誉、柔佞易制者，不使预事，备员书姓名而已。百官不敢谒执政，州县亦不敢通书问，如孙近、楼炤、万俟卨、范同、程克俊及文会等，不一年或半年，必以罪罢。尚疑复用，多使居千里外州军，且使人伺察之。庚子，御史中丞杨愿充签书枢密事。辛丑，诏愿兼权参知政事。

乙丑绍兴十五年春正月丁未朔，初行大朝会礼于大庆殿。戊申，泸南安抚

使冯楫献嘉禾九穗。上曰：『近日州郡所奏嘉禾甚多，大有年之庆，庶几可望也。』壬子，秦桧因论士大夫之弊曰：『军兴以来，士大夫无肯为国出力者，所以不能胜敌。臣尝谓敌之所以胜我者，以其用心朴实故也。』上曰：『朕观太祖、太宗以来，多用朴实之人，所以风俗忠厚。卿等尝出使，见彼北人，虽使蹈河赴海，皆所不辞也。』己未，分经义、诗赋为二科以取士。辛酉，初籍千亩，用司封郎中李洵请也。丁卯，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乞减成都府路对余米三分之一、本司激赏钱二十万缗。时刚中于阶、成二州营田，抵秦州界，凡三千余顷，岁取十八万斛，而宣抚司激赏钱已减为一百万缗，至此复有此请。上谓秦桧曰：『累年民力少宽，此休兵之效也，其从之。』戊辰，命权户部侍郎王鈇措置两浙经界。李椿年既以忧去，秦桧请用鈇。上因言：『经界之法，细民多以为便。』桧曰：『不如此则差役不行，赋税不均。积弊之久，今已尽革。去年陛下放免积欠，天下复觉少苏。』己巳，左谏议大夫何苦知贡举，权吏部侍郎陈康伯、秘书少监游操同知贡举。若、操尝为发解所试官，及是再命之，非故事也。庚午，知抚州晁谦之知建康府。谦之尝言崇仁县民妇产三男，足验生齿蕃息之盛；又言临川县禾登九穗，足为瑞应，皆乞宣付史馆。秦桧喜，故擢用之。辛未，初命诸路僧、道士纳免丁钱。乙亥，主管台州崇道观向子恣特降三官。子恣寓居衡山，帅臣刘昉希秦桧意，劾其强横虐民，故有是命。

二月戊寅，上曰：『朕观史册，见古之养士有至二三千人，亦朝廷一盛事。』于是增国学弟子员百人，通旧以七百人为额。寻命置上舍三十人、内舍百人。福建运判徐琛为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

《挥麈录》曰：徐献之琛与秦会之为中表，而师川之族弟也。会之知高宗眷念师川不替，一日奏事，启上云：『徐俯身后伶俜可怜，有弟琛能承兄之业，愿陛下擢用之。』上从其请。其后献之为贰卿，会之并缘罔上，率皆类此。

己亥，崇国公璩进封恩平郡王，以将出阁故也。

夏四月丙子朔，赐太师秦桧甲第一区。戊寅，桧迁居赐第，命内侍东头供奉官王晋锡押教坊乐导之。赐桧银绢、缗钱各万，采千匹，金银器皿、锦绮帐褥六百八事，花千四百枝。是夜，彗出东方。癸未，赐正奏名进士刘章等三百人及第、出身、同出身，正奏名张铤新科明法及第。甲申，特奏名林洵美等二百四十七人、武举正奏名应裒然等、特奏名三人授官有差。丁亥，赦天下。前四日，上谓秦桧曰：『彗星见，朕甚惧焉。卿等可图所以消弭之道。』桧奏太宗、真宗朝，尝缘彗星疏决狱囚等事。上曰：『且降诏，以四事为主：避殿、减膳、宽民力、出滞狱。』于是手诏监司、郡守条具便民事目，宪臣巡行，亲决狱事。至是肆赦。庚寅，知叙州邵隆卒。隆在金州，数以兵出北境，秦桧恨

之。至是因饮酒暴卒。或谓桧密使人鸩杀之。叙人皆悲哭，为之罢市。甲午，上谕大臣曰：『比遣将捕盗，闽中第令歼其渠魁，胁从者皆释。若措置得宜，优与推恩，不然，罚亦随之。』庚子，省四川都转运司，以其事归宣抚司。辛丑，新和政县令汤思退、行太府寺主簿王曦并为秘书省正字，左承务郎洪迈为敕令所删定官。迈，皓子也。三人皆以博学宏词合格赐第，故有是除。既而言官汪勃论迈其父不靖之谋，同恶相济，乃以为福州州学教授。

五月丙辰，诏减东南和预买绢一千匹，以宽民力。戊子，诏贫民产子者，予义仓米一斛。以大理寺丞周楙转对有请也。壬戌，复置六部架阁官四员。

六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丁丑，上幸秦桧新第。戊戌，秦桧为上言：『士大夫多横议，无益国事。』上曰：『靖康之事是也。朕见当时士大夫奏状，多是李纲、耿南仲等纷纷争议，无肯以国事为虑者。』桧曰：『靖康之初，诚有人肯任国事，则大计久已定矣。』上曰：『后来生灵涂炭之甚，皆由于此。所以国家大事，须在得人肯任。』辛丑，江东转运判官赵不弃乞令监司察部内县令老病不职者与岳祠。上曰：『朕尝谓县令最为亲民，又非郡守之比。赃吏固不可，而庸缪之人，尤害百姓，盖因其庸缪，则吏计得行。若十吏用事，是有十县令矣。』

秋七月乙巳朔，罢夔路军兴以来所置酒店，以宽民力。用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奏也。夔路旧无酒禁，为场店者，百四十余所而已。建炎末增至六百余，然土荒民少，人不以为便。刚中既以本司钱四万余缗代拨赡军，遂弛其禁。丙午，新添差浙东安抚司干办公事司马伋言：『建州近刊行一书，曰《司马温公记闻》，其间颇关前朝政事。缘曾祖平日论著，即无上件文字，显是妄借名字，售其私说。伏望降旨禁绝。』诏委建州守臣将不合开板文字尽行毁弃，伋特迁一官。初，范冲在史馆，上出光《记闻》，命冲编类进入。冲乃缮写成十册上之。至是秦桧数请禁野史，伋惧罪，遂讳其书，然后其书卒行于世。辛亥，执政进呈处州守臣徐度准诏条上便民事件。上曰：『因此亦可以观人才，如议论平正，留心国事，其说自然可见。不然，矫讦迂阔者亦可见也。』戊午，诏庐、光州上供钱米展一年，用转运司请也。上曰：『人皆知取之为取，而不知予之为取。若稍与展免，俟其家给人足，税敛自然易办。』己巳，秦桧进呈放免四川转运司因赡军借用常平钱十三万缗。上曰：『休兵以来，上下渐觉富实。大抵治道贵清静，人君不生事，则天下自然受福。』

八月丙子，上与大臣论事，因曰：『朕谓进用士大夫，一相之责也。一相既贤，则所荐皆贤矣。』上因论史事，秦桧曰：『围城中失节者相与作私史，反害正道。』上曰：『卿是时独不推戴异姓，围城中人自然不容。』杨愿曰：『桧非独是时不肯雷同，宣和间耿延禧为太学官，以其父在东宫，士皆靡然

从之，独桧守正，不为易节。』桧曰：『臣尝闻范仲淹与其友书云：「致意某官，为渠作东宫官，不敢通书」。圣主于忠义之臣与夫失节之徒灼然如此，诚立国之本也。』

李心传曰：臣谨按，范仲淹祥符末登第，终真宗之世为小官。自为陈州通判以至执政而薨，仁宗未有子，安得有东宫官？桧之诞妄无稽，皆此类也。

丁亥，国子监丞文浩面对，乞自今试教授，并于六经中临时取二经，各出两题，不拘义式，以贯穿该贍为合格。戊子，诏礼部看详行之。己亥，权户部侍郎王鈇言：『常平之法，本以抑兼并、备水旱。科条实繁，其利不一，有义仓和籴之储，坊场河渡之入，以产制役，欲使平均，以陈易新，俾无红腐。一有饥馑，则开发仓廩，以济艰食，岂一主管官能胜其任哉？望复置提举官，庶良法美意，不为虚文。』乃命诸路茶盐官改充提举常平茶盐公事，惟四川、广西以宪臣，淮西、京西以漕臣兼领，仍令检察所部州，有擅用常平钱物者，按劾以闻。辛丑，增太学弟子员二百人，以国子司业严抑有请也。

九月壬子，金主亶祀天于郊。先是，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既为金人所用，虚中知东北之士愤为左衽，密以信义感发之，从者如响。乃与其翰林学士高士谭等同谋，欲因亶郊天，就劫杀之。先期以蜡书来告于朝，欲为之外应。秦桧拒不纳。会事亦觉，虚中与其子师瑗皆坐诛，阖门无噍类。丙辰，诏诸路安抚使见带待制以上者，所举京官状理为职司。甲子夜，太庙旁居民遗火。上令于左右各撤屋二十间，以备不虞。

冬十月乙亥，上书秦桧第，赐书阁曰『一德格天之阁』，遣中使就第锡宴，仍赐桧青罗盖、涂金从物，如蔡京、王黼例。

《大事记》曰：我高宗之待桧，既赐之相第，又赐之家庙祭器；既赐之画像赞，又赐之『一德格天之阁』六字。而孙二人尚在襁保，并赐之三品服，果何负于其臣，而桧忍于负其君如此，此桧之罪所为上通于天，万死而不可赎也。

丙子，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杨愿提举江州太平观。癸未，枢密都承旨兼侍读李若谷签书枢密院事，寻兼权参知政事。戊子，提举亳州明道宫晏敦复力诋屈己之非。秦桧患其不附己，使腹心之人啖敦复以利曰：『公若曲从，两地旦夕可至。』敦复曰：『吾终不以身计而误国家。况吾姜桂之性，到老愈辣，请勿言！』桧卒不能屈。上尝面谕曰：『卿鲠峭敢言，无所间避，可谓无忝尔祖矣。』甲午，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折彦质郴州居住。彦质方居信州，侍御史汪勃希秦桧意，奏彦质与守臣吴说私相议论，妄及朝政。说坐免官，而彦质有是命。庚子，诏置四川宣抚司总领钱粮官。金都元帅、梁国王宗弼卒。宗弼且死，语其徒以『宋朝军势强盛，宜益加和好，俟十余年后南军衰老，然后可为寇江之计』云。

十一月癸卯朔，饶州童子戴松十岁，其弟槐九岁，皆能诵书。诏免文解一次。癸亥，宰执奏新制祀享礼器事。上曰：『今天下无事，郊祀庙享，礼莫大焉，不可不留意。』庚申，江南东路转运判官赵不弃充四川宣抚司总领官。时秦桧既疑郑刚中，乃荐不弃而命之。兵部言秦州旧买马二万匹，今仅发五十八纲，乞省押马使臣。许之。自绍兴后，秦州茶马司岁市马九千八百有奇，成都、潼川府、利州路漕司岁应副博马绸绢十余万匹，成都、利州路二十三茶场岁产茶二千一百余万斤，而茶马司岁输总领所钱四十万缗，此其大略也。

闰十一月戊寅[8]，提举秘书省秦熺言秘府多阙书。诏本省即诸路藏书之家借书录本，且访先贤墨迹。己卯，诏罢新科明法。癸未，权尚书兵部侍郎米友仁充敷文阁待制、提举佑神观、奉朝请。上好米芾书，友仁能世其业，上眷待甚厚。甲申，司农寺主簿宋敦朴面对，言：『望诏守令以来春耕藉之后出郊劝农，谕以天子亲耕，使四方晓然知陛下德意，仍自今每春行之。』上曰：『农者天下之本，守令有劝农之名，无劝农之实，徒为文具，何益于事？』乃诏从之。丁酉，进呈太学博士王之望面对，乞仿端拱、咸平故事，悉取近郡所开《群经义疏》及《经典释文》，令国子监印千百秩，俾郡县各市一本，置之于学。上曰：『古人读书，须亲师友，虽未必尽得圣经妙旨，然亦有渊源。今士大夫未有自得处，便为注说，以为人师，此何理也？』

十二月戊申，上谓大臣曰：『今虽无事，诸军教阅亦不可少废，宜丁宁戒饬之。』丁巳，孙道夫知蜀州。道夫入对，上谕曰：『军兴以来，蜀民应副不易。朕将诏郑刚中条具，尽与蠲减。止存经赋而已。』甲子，诏右司员外郎李朝正仍旧同措置经界。戊辰，诏诸路提举常平官复为监司，岁举属吏五人改京官。

校勘记

[1]己卯 原作『乙卯』，据《要录》卷一四八改。

[2]秘书省 原脱『省』字，据《要录》卷一四八补。

[3]贺允中 原作『质允中』，据《要录》卷一四八改。

[4]甲子 二字原阙，据《要录》卷一四九补。

[5]昨与 原作『作与』，《要录》、《中兴圣政》同，均误。兹据文意改正。

[6]为监当作『为鉴』。

[7]李朝正 原作『字朝正』，据《要录》卷一五二、卷一五四改。

[8]十一月 原作『十二月』。按：本年无闰十二月，兹据《要录》卷一五四改正。

宋史全文卷二十二上

宋高宗十六

辛未绍兴二十一年春正月丁酉，诏翰林局医生并奏试人并令试经义十二道，以六通为合格，与补翰林医学。

二月丁未，诏知郢州乔大观、州学教授徐维并冲替，自今不得与堂除。上谓秦桧曰：『赵鼎所引用多非其人。』桧曰：『范冲中间修《哲宗皇帝实录》委有妨嫌。』上曰：『祖宗时不委当时迁谪官修史，恐有谤言，以欺后世也。』广南西路转运判官陈璘知静江府。初，朝廷命广西帅臣即横山寨市马于罗殿、白杞、大理诸蛮，岁损黄金五镒、白金三百斤、锦二百、絁四千。廉州盐二百万斤，而得马千有五百匹。良马高五尺，率直中金五镒，他以是为差。每五十匹为纲，选使臣部送至行在，不颠毙于道则有赏。璘始令官支脚钱，选使臣运盐，若及十万斤，即与部良马一纲至行在。甲寅夜，雨雹。乙卯，诏诸州各置惠民局。壬戌，签书枢密院事巫伋充大金祈请使，请归皇族等事。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魏矼卒于衢州[1]。自秦桧用事，士大夫平日少失其意，祸辄不测。当始议和时，矼与桧异论。桧尝欲除近郡，矼逊辞不就，奉祠十余年。寓居常山僧舍，一室萧然，卒免于祸焉。初，赵鼎既谪居，尝谓其客方畴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所引从官如常同、胡寅、张致远、张九成、潘良贵、吕本中、魏矼，皆有士望，异日决可保其无他。』其后诸人流落之久，虽死不变，畴乃信服。

三月丁亥，上曰：『州县多催理积欠，民间重困。朕顷在京东，亲睹其害。可令户部照年分蠲放。』

夏四月庚戌，礼部侍郎、知贡举陈诚之等言：『考到博学宏词科合格人，下等监潭州南岳庙莫中、临安府钱塘县主簿叶谦。』诏并与堂除。

闰四月甲戌，王扬英知泰州。扬英自尚书郎斥去，意望还朝，会秦桧父病，乃上书荐熿为相，于是桧以郡处之。丙子，上策试南省举头郑闻已下于射殿，制策曰：『朕承中兴之运，任拨乱之责，所赖于有官君子者，为至切矣。顾狃于闻见，小慧相先，谓了官事为痴，谓履忠信为拙；以括囊为深计，以首鼠为圆机。何洒濯可以革旧俗？何陶染可以成美化？』举人赵逵对策略曰：『盖自艺祖即位，尊礼赵普，以为社稷臣，重其权，信其人，虽一时举职如雷骧不能间也。显然示天下以好恶之所在，磨以岁月，使天下之士洗濯自新，风俗一变。』又曰：『廊庙大臣有质正不挠者，出身捍难，作多士之气，以摧折仓卒之变，维持至今，此道不坠。今陛下已尊任其人矣，是宜明谕天下以好恶所在，而又有以振厉之。每进一人，惟其痴，惟其拙；每退一人，惟其深计，惟其圆机，则天下之士，庶几稍知向方。然臣尚有私忧过计者，虑陛下尊所闻之不坚，异时或有言今之痴者为真痴，今之拙者为真拙，今之深计者为有德，今之圆机者为有谋，而陛下疑，虽圣主在上，贤臣辅相，臣不敢谓安静之福如今日

。』详定官拟逵第五，上览策，谓有古文气，乃擢为第一，遂赐逵等四百四人及第、出身。先是，潼川府路提点刑狱公事杨椿被檄考四川类省试，策问『方今君臣同德之懿』，因论汉文帝不任贾谊为公卿等事。举人张震答策言：『文帝屈己和亲，而谊欲以表饵系单于，此不适时之论。』又言：『主上渊默思道，上天眷佑，为生贤佐一德之诚，克享天心。』椿定为榜首，桧大善之。及唱名，震居第四。戊子，特奏名进士昌永等五百三十一人、武举进士汤鸞等六人授官有差。

五月乙丑，秦桧奏欲令国子监复刻五经、三史。上曰：『其他阙书，亦令次第雕板。虽重有所费，亦不惜也。』

六月癸酉，上曰：『近有进《易说》者，以为《易》非卜筮之书。自古以《易》筮，《春秋》多载其事。《易》有圣人之道四，卜筮乃其一，岂可以《易》占为非？』

秋七月壬寅，都大主管成都等路茶马监牧公事符行中总领四川财赋军马钱粮。行中尝欲增简州盐策，以其事属雅州军事推官李焘，焘力拒之，张浚谓有台諫风。焘，丹陵人，初第进士，调华阳簿，未上，读书龙鹤山之巽岩。会诏举贤良，张焘见其所著五十策，善之，然不果荐。丁巳，宰执奏茶盐法成书。上曰：『法已定，当令久远遵守。往时随事变更，虽可趣办目前，日后人纳稀少，非善计也。』遂宁府言：自绍兴十七年至二十年，嘉禾、瑞麦岁不绝，凡一百有六。辛未，提举详定一司敕令秦桧等上《重修京湖淮浙京西路茶盐敕令格式》二百六十卷。

八月壬申，扬武翊运功臣、太傅、镇南武安国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咸安郡王韩世忠为太师致仕。是日，世忠薨于赐第，年六十三。始世忠得疾，将吏问疾卧内，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战，致位公王，赖天之灵，得全首领，卧家而没，诸君尚哀其死耶？』世忠少时为省仓负米之役，慄悍绝人，不用鞭箠，能骑生马驹。家贫无生业，嗜酒豪纵，不拘绳检，人呼为『泼韩五』。有日者席某尝言世忠当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己，痛殴之。年十八，始隶军籍，挽强驰射，勇冠军中。其制兵器，凡今跳涧以习骑，洞贯以习射，狻猊之鍪、连锁之甲，斧之有掠阵，弓之有克敌，皆世忠遗法。尝中毒矢洞骨，则以强弩拔之，十指仅全，四不能动，身被金疮如刻画。晚以公王奉朝请，绝口不言功名。自罢政居都城，高卧十年，若未尝有权位者，而偏裨部曲往往致身通显，节钺相望，岁时造门，类皆谢遣。独好浮图法，自号清凉居士。于时举朝惮秦桧权力，皆附丽为自全计，世忠于班列，一揖之外，不复与亲。逮薨，有诏选日临奠，桧遣中书吏韩斌以危语胁其家，于是其家辞而止。追封通义郡王。其子直敷文阁彦直、直秘阁彦朴、彦质、彦古皆进职二等，孙右承奉郎挺、状并秘

阁，赐五品服。

九月戊戌朔，大理寺主簿丁仲京面对，论贍学公田多为形势之家侵占请佃，望诏提举官觉察，上谓大臣曰：『缘不度僧常住，多有绝产。其令户部并拨以贍学。』既而本部乞令提举司置籍拘管，其无敕额庵院亦依此施行。从之。辛丑夜，雷。丁巳，增筑景灵官，用韩世忠赐第为之。签书枢密院事巫伋自金国使还。

赵性之曰：巫伋作祈请使而无祈请之词，投书而已。议者谓不识字之承局可优为也。

冬十月甲戌，上幸清河郡王张俊第。壬午，制拜俊太师。癸未，秦桧奏临安给勾者钱米，自岁十一月为始。上曰：『此事所济甚大。苦寒之时，贫者遂得以活也。』普安郡王时在藩邸，每遇天寒雨雪淹久，都下居民有甚贫而无所得食者，必命辍俸米以赈之，岁以为常。甲午，王伯淮知临江军代还，言：『清江县有苗税钱四十余贯、苗米四百余硕，人烟田产并在筠州高安县上。顷苗税在经界法谓之鸾佃，在乡村谓之包套。未经界之前尚可追理，经界既定，两县名随产经量，承认本乡元额税苗，则清江有税无田，高安有田无税。又两县一时结局，清江不免以无田之税增均于元额之田，高安即以无税之田减均于元额之税，是高安得偏轻之利，清江得偏重之害矣。望下诸路究实改正。』诏委本路转运判官卢奎。先是，淳化中，建筠州之潇滩镇为郡，割高安之两乡以隶之，繇是有交乡鸾佃之弊。左中奉大夫王居正卒。秦桧之初相也，居正时为修注，尝白上以桧作相前所言皆不讎，桧憾之。及桧专国，居正畏祸，屏居常州，时事一不挂口。桧犹夺其职，奉祠十余年。

十一月戊戌，主管台州崇道观程敦厚直徽猷阁。敦厚献《绍兴圣德诗》，极言和戎之效。又献秦桧诗，有『诞生圣相扶王室』之语，乃有是命。庚戌，参知政事余尧弼罢。壬子，诏诸路公私房廊白地钱并减半。乙卯，黄子游知池州还，言农田水利。上谓大臣曰：『闻陂田多为人侵占，可令有司措置，毋妨众用。』翌日进呈，上曰：『须常平官得人。若监司得人，事无不济。近时监司多端坐不出。提点刑狱职在平反，尤当遍临所部。宜戒饬之。』

十二月，尚书司封员外郎王葆言民间多销铜钱为器，利率五倍。乞禁约。诏申严行下。壬申夜，雷。庚辰，雪。时上以雪未应期，遣人祷太一祠，雪遂作。癸未，户部员外郎李涛面对，论：『近置诸州惠民局，虑四方药方差误，望以监本方书印给。』从之。

轮官面对，正欲闻朝廷之利害，天下之体戚。今以权奸在位，不言其当春禁樵捕，则言惠民局药方差误，所言仅及此，而稍涉时政，则禁不敢发口，是则果何取于轮对哉？人言不通国事，从可知矣。

壬申绍兴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亥，雷。

二月壬午，诏建祚德庙于临安府，寻进封程婴为强济公，公孙杵臼为英略公，韩厥为启佑公，升为中祀。

三月丁酉，右承务郎王之奇、之荀并特除名，之奇送梅州，之荀追所有官，送容州，并编管。二人皆庶之子。上因言庶为人凶悖，深沮休兵之议，几误国事。壬寅，提举台州崇道观叶三省落职、筠州居住，监临安府作院王远除名、高州编管。先是，三省尝与赵鼎、王庶通书，力诋休兵之议。明州进士陈焘得其真迹并远遗三省犹子书上之。诏送大理。上曰：『此不可不惩，庶后来者知畏。』乃有是命。己酉，秦桧曰：『今内外无事，所乏者循吏尔。』上曰：『然。守令非人，不可不治。若置而不问，则全无忌惮矣。』上又曰：『钱谷大计，亦要户部得人。朕观徽宗朝，户部之职，多自发运、转运使擢用，盖以经历民事，谙练财赋故也。』癸亥，宰执进呈大理寺主簿丁仲京面对札子，论远方州县预借人户税租，有借及一二年者，其间复以本色纽折见钱，价又倍之。输纳稍缓，加以严刑。上曰：『此多是州郡妄用，若撙节，不至如此。可申严行下。如违，令监司按劾，御史台弹奏。』

夏四月己巳，司农寺主簿盛师文面对，论顷尝指挥州县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赡养者，每人支钱四千，后改支义仓米一硕。然近如临安市井穷民，未闻有得斗米千钱者，况于乡村与夫穷僻镇聚？望申严旧令，戒以举行。从之。丙子，签书枢密院事巫伋罢。伋与秦桧居同乡，一日，桧在都堂偶问伋云：『里中有何新事？』伋不敢对，徐云：『近有一术士自乡里来，颇能论命。』桧色变，谓及曰：『是人言公何日拜相？』伋惶恐而罢。章厦闻之，即劾伋阴怀异意，以摇国是。林大鼐亦奏伋黷货营私，于是并迁二人，而伋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辛巳，拜厦为签书枢密院事。

《讲义》曰：巫伋术士之对，盖恐辄及时事，以触桧之怒，故举泛然不切之事，聊以塞责云尔。而桧勃然变色，遽嗾使言路逐之，惟恐他人攘己之位。虽桧之猜狠忌克不近人情，然亦可以为依阿取容、谄事权贵者之戒矣。

五月辛丑，右谏议大夫林大鼐言：『比来遐方多有健讼之人，州县、漕宪未结绝，则伸冤于部、于台、于省，官司必与之移送重定，外方往往观望，为之变易曲直。欲今后所讼，曾经结绝官司，须具情与法叙述，定夺因依，谓之断由，人给一本。厥有番异，仰缴所给断由于状首，不然不受理，使官司得以参照批判。将来事符前断，即痛与惩治，亦无讼之一策也。』从之。襄阳大水，平地丈五尺。汉水冒城而入，知府事荣蕤乘桴得免。容州奏野蚕成茧。

六月戊子，上谓大臣曰：『检、鼓两院近日绝少论利害文字，恐有阻节。可下所属检察。』尚书礼部侍郎陈诚之以母忧去。先是，秦桧尝谕诚之曰：『

事有所闻，可以片纸见谕。』盖桧方用告讦以擢人材。诚之不领其意，以此颇忤桧。左朝散郎张九成时谪居南安军，或问九成曰：『近日士大夫气殊不振，曾无一言及天下事者，岂皆无人材邪？』九成曰：『大抵人才，在上之人作成。若摧折之，则此气亦索。有道之士不任其事，安肯自辱哉？秦公方斥异己，大起告讦，此其势欲杀贤者，然未必不反激人之言，子姑俟之。』知泸州冯楫卒，楫以傅会和议，故为秦桧所厚，帅本路者凡八年。

秋七月甲辰，将作监主簿孙祖寿面对，言：『祖宗格法，尤重亲民之官。近岁格应荐举者，既未必能一一知人，而生弊日滋，遂有逾越举员之数，重发奏牍，以掠虚惠。其被举者，往往争先到部，密赂胥吏，放散举主，以绝后至。甚至于昧其所知，公纳厚贿，使守节寒士甘心遐遗，其违圣化、败士风也明矣。欲望申饬有司，增重法令，有犯必行。』诏刑部申严行其受赂一节，立法申尚书省。其后本部请以受所监临财物论，著为令。从之。

八月丁亥，提举台州崇道观赵子彦卒，于是恩平郡王璩以忧去官。

九月丁卯，左朝奉郎周楙言：『前任知蕲州，从士民之请修复河堤，以捍水势。工费已具，望委州县就农隙兴役。』上可其请，因谓大臣曰：『不独蕲州，凡沿淮有当备水患去处，悉令漕臣同守臣措置[2]。』己酉，殿中侍御史兼崇政殿说书宋朴为侍御史。朴甫受命，即劾签书枢密院事章厦。诏厦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乙卯，致仕刘一止上《中兴圣德诗》，擢敷文阁待制。

冬十月甲戌，御史中丞宋朴签书枢密院事。朴自抚州学官召还，甫逾年而执政。庚辰，诏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昌化军安置李光依已降指挥，永不检举；知台州萧振池州居住；从政郎杨炜特贷命，追毁出身，送万安军编管。初，光既参大政，炜以朝廷和议为非，作书欲献光。先见振，言其意，光不答。及是振知台州，炜为黄岩令，政颇有声，振遂荐炜改秩，又移书浙东提刑秦昌时同荐之。昌时，桧犹子也，不许。炜在官，锄治凶恶无所贷。俄县吏得炜书有诋桧语，昌时闻于朝，诏送大理寺，仍大索炜家，得所草万言书，语益切。炜具伏。刑寺奏炜当死。上特宥之。

十一月辛丑，知常州钱周材献《绍兴圣德诗》。诏周材充集英殿修撰。癸卯，左朝奉郎凌景夏知筠州。景夏在馆士，与秦桧异论，闲居凡十余年。戊申，合祀天地于南郊，赦天下。丁巳，太府卿兼权户部侍郎徐宗说权尚书户部侍郎。宗说颇有计，吏不能欺。然附秦桧，以至从官。常为桧营田产，时人目宗说为庄客。戊午，知建康府杨愿薨。先是，愿守宣城，其表弟王炎调蕲水令，往见之。醉中偶谓愿曰：『昔尝于吕丞相处得公顷岁所通书，其间颇及秦丞相之短，尚记忆否？』愿闻之，色如死灰，自是留炎不得去，始患之。会愿移守金陵，燕监司大合乐，守卒皆息，炎即青溪得客舟而去。愿觉，既失炎，忧挠

成疾，至是薨。

十二月，福州旧法：民岁输钱而受盐于官。其后不得盐而输钱如故，民多私鬻而官亦不问。至是，张宗元知州事，始再榷盐，犯法者滋多，人不以为便。安抚司属官胡宪上书于宗元，告以为政大体。宗元不悦。久之，宪请岳祠而去。

癸酉绍兴二十三年春正月己亥，致仕高闾卒。闾退居明州，秦桧欲卜其向背，因其乡人姚孚者达意于闾，欲以弟之女子予其子，闾辞之，遂致其仕，绝口不言时政，杜门观书，卒免于祸云。戊午，知镇江府王循友移知建康府。

赵性之曰：王循友乞加秦桧九锡，虽不行，俄自知镇江迁知建康府，识者不敢言，惟以目相视而已。

二月辛未，改虔州为赣州。贡水至城东北与章水合，故名焉。

三月癸卯，知南外宗正事士语言：『宗子善轸在学实及二年，文艺卓然，众所推誉。乞免文解一次。』上曰：『近日宗子多读书，诚可喜也。』戊申，左朝请郎范彦辉追毁出身，除名勒停，送荆门军编管。初，彦辉为太府寺丞，尝作《夏日久阴》诗云：『何当日月明，痛洗苍生病。』殿中侍御史魏师逊奏彦辉阴怀异意，谤讪朝廷。法寺鞫实，故有是命。癸丑，江南西路转运司主管文字王历候今任成资日，优与升擢差遣。历居抚州，恃秦桧之势，凌夺百姓田宅甚于寇盗，江西人苦之。

夏四月辛巳，诏：『诸州编管、羁管人，闻比来囚禁锁闭，甚于配隶，可令遵守成宪。』乙酉，诏利州岁铸钱以九万缗为额，视旧额减五分之二，仍并铸折二钱。

六月己未，王之道通判安丰军。之道以上疏言兵，故坐黜者十四年。辛酉，上谓大臣曰：『近日霖雨，所在民田有被水患者，可下州县，遣官检放苗税二壬戌，国子监丞吴武陵面对，乞申严荆湖、福建士民不举子之禁，令保伍更相觉察，月上娠产之数于官，兼申给钱之令。诏监司丁宁州县悉意奉行，其有显绩去处，保明申奏推赏。己卯，潼川大水，涪江涨。庚辰，玄武江涨，水四面怀城奄至，人方惶骇，争保城西牛头山寺，山趾大溪桥坏，水大至，平地丈五尺。死者甚众。』

秋七月辛卯，诸王宫大小学教授王纶面对，乞委有司将先圣从祀之士详加搜括，自国子监为始，重行彩绘，以其式镂板，遍下诸郡县。诏送礼部。庚戌，右谏议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广，而平时无甚害之忧者，太湖之利也。数年以来，濒海之地，多为军下兵卒侵据为田，队伍既众，易于施工，累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旱则据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水则远近泛滥，不得入于湖，而民田尽没矣。欲望委本路监司躬行究治，尽复太湖旧迹，使

军民各安其职，田畴尽蒙其利。』从之。

八月己酉，郑康佐知惠州代还，言：『陛下临御以来，诏令为民而下者十常八九，所以天佑一德，民怀有仁。然亲民莫如守令，按察莫如监司。若监司巡历或不周遍，则遐方僻壤，郡邑官吏循习弛怠，奉行必有不谨者。望申饬攸司，自中兴以来，省刑罚、薄税敛，凡恤民宽厚之诏，令编类成书，以赐守令。仍令监司岁内分巡所部，要务周备，以察奉行诏令之当否、官吏之勤惰，庶几咸思振举庶职，惠养黎元，以称励精求治之意。』诏令敕令所编类。丙戌，薛仲邕为大理司直。仲邕，曹泳之甥，故秦桧用之。是月，诸路发解举人，而右文殿修撰秦垞当就两浙转运司取应。桧亲党或谓平江府观察推官萧燧曰：『秋试必主文漕台。』燧诘其故，曰：『丞相有孙就举，将以属君。』燧谢曰：『燧初仕，敢欺心耶？』漕檄下，乃秀州也。至则溢员，就院易一张教授者去，垞果前列。燧，清江人，进士甲科。既为桧所怒，自是浮湛州县者十年。

九月丁亥，王之望提举湖南常平茶盐公事。之望自荆门代归，献启于秦桧，历叙劳绩，每句疏解。其下又上秦熺书，颂其德合于坤之六二，遂有是命。甲午，上谕大臣曰：『闻潼川路水灾，可令转运、常平司将被灾州县检放赈济。』庚子，敕令所删定官吴增面对，乞上禁捕鹿胎为饰，因举真宗皇帝不杀羊羔事，以为自澶渊讲好之后十有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庶者，其源盖出于此。诏刑部申严施行。辛亥，宰执进呈知静江府陈璘奏广西和余事。上曰：『璘善治郡，与除直秘阁、知潭州。其他有昏毫不任事之人。令自陈宫观。』时秦桧当国，凡谪官在岭外者，虽其亲旧，不敢相闻，盖倾险急进者或窥伺中伤，以为奇货。璘颇能调护迁客，通判静江府汪应辰，桧之所不乐者，璘独与之相善。于是桧荐璘有材，召赴行在，至则复以长沙命之，上亦莫测其故也。

冬十月戊辰，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宋朴罢。壬申，右谏议大夫史才签书枢密院事。先是，临安府守臣曹泳荐监激赏酒库龚釜于秦桧，使掌平江府、秀州庄屋。釜既改秩，令权监六部门。釜因遍诣田所相视，有瘠薄者，即追售田之人勒偿元直，民甚苦之。壬午，监察御史郑仲熊守右正言。前四日，仲熊与监察御史王纶俱被引对，而仲熊有是命。时秦桧秉政久，而张俊、杨存中为桧所厚，于是仲熊首论定国是、久任用，与推诚于有功之宿将，其言率多阿附，时论鄙之。

十一月壬辰，经筵讲《尚书》彻章，赐秦桧玉带、名马。癸巳，宰执奏呈。上顾谓桧曰：『朕记此书自说书官尹焞始。观焞进讲，皆其师程颐之说，余无所取。』桧曰：『程氏之徒，祖宗之讳不避，而讳其师之名甚严，事君事师之道，恐不当有厚薄。兼已受官，乃更欲廩人继粟，庖人继肉，曾不思孟子处宾师之位，仕而不受禄，则有此礼。』先是，胡安国奉诏修《春秋传》，于诸

经正文不讳，故桧及之。然程颐元祐中实未尝言禄也。甲午，右正言郑仲熊言：『工部员外郎杨迥、监察御史胡襄心向胡寅之门，有识之士为之切齿。盖自赵鼎妄立专门，互相标榜，大开交结，诡计固密。有司附会，不论才与不才，有是说必置之高等，士子扼腕，二十年于兹。今襄又为之唱，欲使人人尽归于赵鼎、胡寅之门而后止。』于是迥、襄并罢。

闰十二月乙酉，雪。上曰：『适当腊中，来岁农事可喜也。』

甲戌绍兴二十四年春正月癸酉，初，诏郡国同以中秋日试举人。旧诸州皆自选日举士，故士子或有就数州取解者，至是始禁之。戊寅，地震。

二月乙未，贡院言应博学宏词科新平江府录事参军莫济、监潭州南岳庙王端朝合格，并循资，与堂除。

三月丁巳，尚书司勋员外郎兼权中书舍人孙仲鳌罢，以右正言郑仲熊论仲鳌摄职成均，力主专门，以私党与故也。仲鳌尝为李光客，故仲熊劾之。辛酉，上御射殿策试正奏名进士。先是，秦桧奏以御史中丞魏师逊、权礼部侍郎汤思退、右正言郑仲熊同知贡举，而吏部郎中沈虚中及监察御史董德元、张士襄等为参详官。师逊等议以敷文阁待制秦垞为榜首，德元从誊录所取号而得之，喜曰：『吾曹可以富贵矣。』遂定为第一。榜未揭，虚中遣吏逾墙以白秦燿。及廷试，桧奏以士襄为初考官，仲熊覆考，思退编排而师逊详定。虚中又密奏，乞许有官人为第一。至是策问诸生以『师友之渊源，志念所欣慕，何修而无伪心，何治而克诚』。垞对策曰：『自三代而下，俗儒皆以人为胜天、理而专门为甚，言正心而心未尝正，言诚意而意未尝诚，言治国平天下而于天下国家曾不经意，顽顿亡节，实繁有徒。虑亡不怀谗而嗜利自营者，比而不黜。顾欲士行之无伪，譬犹立曲木而求直影也。』举人张孝祥策曰：『往者数厄阳九，国步艰棘。陛下宵衣旰食，思欲底定，上天佑之，畀以一德元老，志同气合，不动声色，致兹升平，四方协和，百度具举，虽尧舜三代，无以过之矣。』又曰：『今朝廷之上，盖有大风动地，不移存赵之心；白刃在前，独奋安刘之略。忠义凛凛，易危为安者，固已论道经邦，燮和天下矣。臣辈委质事君，愿视此为标准，志念所欣慕者此也。』曹冠策曰：『自伊川唱为专门之学，蔽于一曲，不该不遍，述正道而稍邪哆，好夸大而无实用。习其学者，尤为迂诞。为师者不传旨要而使之默会，为友者不务责善而更相比周，故凡为伊川之学者，皆德之贼也。』于是师逊等定垞为首，孝祥次之，冠又次之。上读垞策，皆桧、燿语，遂进孝祥为第一，而垞为第三。赐孝祥以下三百五十六人及第至同出身。时桧之亲党周夔唱名第四，仲熊兄子右迪功郎时中第五，秦棣子右承务郎焯、杨存中子右承事郎倓并在甲乙科，而仲熊之兄孙缜、赵密之子成忠郎邕、秦梓之子右承事郎焞、德元之子克正、曹泳之兄子纬、桧之姻党登仕郎沈兴

杰皆中第，天下为之切齿。冠，桧馆客也。

《龟鉴》曰：伦魁所以待天下士也，既私其子焞，又私其孙，父子亲党，环列要津，虽霍光之根据，亦不是过云。

《大事记》曰：桧子焞既尝为举首，又以其孙埴为举首。上觉之，遂居第三。进士榜中，悉以其亲党居之，天下为之切齿，而士子无复天子之臣矣。

丁卯，签书剑南东川节度判官厅公事赵逵为秘书省校书郎。先是，总领四川财赋符行中有子预荐，意逵必为类试考官，密以文属之，逵不启缄。既试，符子氏不预奏名。行中怒，因事捃摭，逵甚峻然，不能害也。丙子，特奏名进士吕克成以下四百三十四人、武举进士郑砮等十六人、特奏名二人授官有差。庚辰，提举台州崇道观朱觐知建康府。先是，王循友守建康，因事忤秦桧，故罢去，而用觐代之。

夏四月乙巳，进士孔绍袭封衍圣公。先是，绍之父衍圣公玠卒于衢州，守臣以闻，故有是命。

五月癸丑朔，日有食之。癸亥，监察御史王纶罢。纶本中丞魏师逊所举，至是，纶以论事忤秦桧意，师逊惧，即自言智识浅昧，于纶不得其详。望将纶罢黜，庶使臣有改过之实云。六月癸未朔，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汪藻卒。藻黜居八年，累赦不宥，请还政，不许，至是卒。藻工于俚语，其所为制词，人多传诵。癸巳，签书枢密院事史才罢。甲午，御史中丞魏师逊签书枢密院事，寻兼权参知政事。辛丑，前知建康府王循友特贷死，免籍没家财，送藤州安置。男前江南东路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浚追两官，弟新奉国军节度推官循训追四官，送雷州编管；新添差通判饶州韩参追两官，送德安府编管，并勒停除名。初，循友在任，尝刺配秦桧族人。桧衔之，遂兴此狱。己酉，大理评事刘敏求面对，言：『比年监司、郡守有以一章而举二人，甚至于三四人。前所举者未用，后来求者复举之，名曰改举。黷害风教，莫此为最。望申严法禁，无故而改，重置以法。』从之。

秋七月癸丑，右正言郑仲熊言：『前知雷州王赳顷在任日，每有被罪南甯者，则厚赂津置，为之橐囊，结成死党。今闻在全州，遂与海外罪人为地。或谓擅离受责之地逃匿赳家。欲望特降眷旨，押王超前来大理寺究治，仍令日下押還元责地分。』诏依所请。先是，李光谪居昌化军，因赳寓书秦桧以求内徙。桧见书，疑光擅离贬所，大怒，故有是命。安民静难功臣、太师、静江宁武靖海军节度使、醴泉观使、清河郡王张俊薨于行在，年六十九。翌日。辅臣进呈。上曰：『张俊遽亡。曩者张通古来，俊极宣力，与韩世忠等不同。恩数宜从优厚。』俊晚年主和议，与秦桧意合，上厚眷之。其麾下将佐若杨存中、田师中、王德、赵密、刘宝皆建节钺，或至公师，幕府诸僚为侍从、帅守者甚众

。壬戌，诏四川制置、总领司许于茶马司宽剩钱内拨取，以宽民力。时茶既贵售，诸场大段溢额，而买马之数复不加多，茶马之富甲于天下，率以岁剩上供。至是，诏捐以予民，蜀人稍苏矣。主管台州崇道观程敦厚靖州居住。先是，敦厚既斥归，久不用，乃上疏曰：『臣切惟陛下当抢攘蹙迫之中，爰立同德，付以魁柄，任天下所不敢任之责，而成天下所不能成之功。今国是大定，邻好胥穆，犹泰山而四维之，尚何忧何虑？而臣切有不能自己者，盖昔之估乱害成之流鼠伏狙伺，尤为可畏。愿陛下力遏朋邪之萌，以幸海内。』然秦桧薄其为人，卒谪之。甲子，右正言郑仲熊言：『知成都府萧振曩缘赵鼎用事，倡为专门之说。振阿附之，自谓其曲学出于程颐，殊不知颐在先朝，固尝见诋于识者，如苏轼尤嫉其奸。振亦何知？乃藉为仕进之梯。』诏振落职放罢，依旧宫观，池州居住。乙丑，总领四川财赋军马钱粮符行中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成都府路提点刑狱公事郑霭总领四川财赋军马钱粮。霭与行中在蜀中，馈遗秦桧不可计，虽岁时寒暄之问，亦必用金狮子二枚坐书焉。

八月丙戌，郑作肃知吉州还，入见，奏：『本州自兵火后，每岁桩办黄河竹索钱六千六百余缗，见拖欠四万余缗，重困民力。望并赐蠲放。』上可其奏。秦桧怒，后旬日，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即奏作肃朋附席益，中伤善类，及知常州，张浚主兵，行横敛之法，作肃极力率先督办；比守吉州，多敛军需，贱市官米，又贾贩油布之属以规厚利。诏令本路提刑司取会具案闻奏。丁亥，遗户部员外郎钟世明同四川总领措置裕民。自讲和后，岁减川钱四百六十万缗有奇，朝廷犹以为重于江淮，故有是命。壬辰，上谕秦桧曰：『近轮对者多谒告避免。百官轮对，正欲闻所未闻。可令检举已降指挥约束施行。』于是申严行下。丙午，礼部拟定故太师、清河郡王张俊赠典乞依韩世忠例。先是，上谕秦桧曰：『武臣中无如张俊者，比韩世忠相去万万。赠典宜从优厚。』及是进呈，上曰：『可与赠小国一字王。』于是特封循王。国朝淳化以后，异姓不封真王，其追封盖自俊始。后谥忠烈。

史臣曰：上之于世忠，待遇赐予视诸将最厚。与张俊语，多摧折告戒之辞。俊之立功，盖有所激。及俊死，称之为美如此，抑扬予夺，有深旨哉。

九月己巳，太师、左仆射秦桧等进呈《徽宗皇帝御集》凡百卷，上自序之，权奉安于天章阁。壬申，安奉御集礼仪使秦熺言：『伏睹进呈御集前夕，密云阁雨。翌日迎奉，出秘书省，天宇廓清，皎月如画，仰见圣孝感格。伏望宣付史馆。』从之。

冬十月壬午，秦桧奏诸路州今岁丰熟，间有高田旱伤去处。上曰：『可令依条检放公私欠负，仍住催理。其系官岁深远者，委户部开具取旨除放，仍令常平司措置通融糴余，务令兼济，毋致失所。』权吏部侍郎施钜言：『属者误

蒙圣选，衔命出疆。礼备将还，而邻国之君尝问陛下师臣所兼何职，又问今年有几臣，皆以实对。兹有以见陛下圣明，登崇贤哲，朝廷尊荣，故宝邻信而仰重之也。伏望宣付史馆，昭示万世。』从之。

十一月庚戌朔，新建龙图等六阁成。甲寅，知临安府曹泳权户部侍郎兼权知临安府。时徐宗说久病，故以泳代之。泳倚势妄作又甚于宗说。时秦桧晚年，怒不可测，而泳其亲党，凶焰炽然。乙丑，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魏师逊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丙寅，恩平郡王璩从吉，还旧官。丁卯，权尚书吏部侍郎施钜参知政事，权尚书吏部侍郎郑仲熊签书枢密院事。自秦桧专国，士大夫之有名望者悉屏之远方，凡齷齪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率由庶寮一二年登政府，仍止除一厅，谓之『伴拜』，稍出一语，斥而去之，不异奴隶，皆褫其职名，阁其恩数，犹庶官云。故自万俟卨罢至此十年，参预政事之臣，才四人而已。戊辰。少保、观文殿大学士、充万寿观使兼侍读、提举秘书省秦熺加恩迁少傅，封嘉国公。左奉议郎、通判武冈军方畴除名，永州编管。畴坐与流人胡铨通书，为守臣李若朴所告。

十二月辛巳，左朝奉郎、知蜀州孙道夫主管台州崇道观，从所请也。道夫在郡九年，遇事明了，州人目之为『水日灯笼』。丙戌。魏安行送钦州编管，主管台州崇道观洪兴祖送昭州编管。先是，右正言正言王珉言：『程瑀昨在闲废，辄取先圣之书，肆为臆说，洪兴祖则为文以冠其首，魏安行则镂板以广其传，朋比之恶，盖极于此。望将见今镂板速行毁弃，重赐施行。』故有是命。丁亥，勒停人王赳追三官，送辰州编管。先是，诏湖南、广西宪臣亲往捕李光，押還元责地分，仍速赳赴大理狱。既而事皆虚，特有是命。

乙亥绍兴二十五年春二月壬寅，左朝议郎沈长卿追两官[3]，送化州；左从政郎芮焯追一官，送武冈军，并勒停、除名编管。长卿旧尝与李光启曰：『缙绅守和亲，甘出娄钦之下策；夷狄难信结，熟虑吐蕃之劫盟？与其竭四海奉豺狼之欢，何至屈万乘下穹庐之拜。』秦桧已恶之。至是，与焯同赋牡丹诗，焯诗有『今作尘埃奔走人』之句，为邻舍人所告，以为讥议，送大理寺。乃有是命。是日，宰执进呈，郑仲熊默无一语。罢朝，秦桧颇咎之。

三月己酉，诏尚书左司郎中张士襄奉使不肃，可罢见任。士襄使金还，入对，奏事欺罔，上怒。秦桧与士襄里党，止以其不肃罢之。辛酉，诏知静江府吕愿中令赴行在奏事。先是，静江府有驿名秦城，愿中约宾寮共赋《秦城王气诗》以侈其事。众人皆赋，其不赋者，唯监潭州南岳庙刘芮、常平司干官李??、本府观察支使罗博文三人而已。秦桧喜，乃奏愿中招降南丹有劳，进其职。至是召。

《龟鉴》曰：『圣臣元圣之称，九锡副车之请，秦城王气之献，彼固欲以媚桧

也，桧乃欣而受之，其将何为也耶？桧而不死，则中兴事业未可知也。他相或一年，或二年，或不数月，而桧乃藉权专宠至十八年。桧之罪，所谓上通于天，万死不足赎也。

庚戌，知肇庆府章元振提举广南东路常平茶事兼东西路盐事。时秦桧除吏多亲故，间亦用同乡、同榜之士，然必其人自叙且力祷，然后得之。元振与桧同登第，甘于远宦，未尝以私书干桧。前知潮州，监司荐其治绩，但籍记中书而已。至是稍录之。丙子，百官以国忌诣景灵宫。参知政事施钜拥盖入棂星门，众论大喧，钜始送其卒于有司，亦不待罪。时台谏方共摘其罪，钜自是不安于位矣。

夏四月己卯，万寿观使秦熺自建康还。入见。时秦氏权震天下，熺过平江，守臣汤鹏举伺候迎送甚谨。至建康，游茅山，因留诗华阳观，有『家山福地古云魁，一日三峰胜气回』之句。留守宋夙即镌板揭于梁间。熺再来，见牌侧有白字隐然，提梯视之，乃曰：『富贵而骄是罪魁，朱颜绿鬓几时回。』诘其所自，了不可得。夙与道流皆惧，而熺不怿。乙酉，参知政事施钜罢。己丑，江南西路安抚司参议官张瑜知秀州。秦熺之过秀也，瑜摄守事，作袞绣堂，绘桧、熺像于中，故有是命。台州阙守，州人诣御史台，举通判州事管镐。侍御史董德元奏：『罪人李光之子名孟津者，其继母乃镐之妹，故鼓率士民举镐为知州。望将镐先次放罢，以破其奸计，并议孟津鼓唱之罪。』辛卯，诏镐放罢，孟津令绍兴府羁管。李光之得罪也，其弟宽亦被罗织，除名勒停。长子孟传、中子孟醇皆侍行，死贬所。仲子孟坚以私史事对狱，掠治百余日，除名编管。孟津其季子也，至是亦抵罪，田园居第悉皆籍没，一家残破矣。甲午，添差通判信州吕忱中提举江南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忱中，稽中族兄弟也，讦守臣林机阴事以告秦桧，故就用之。癸卯，黄兑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兑娶秦桧兄女，曹泳荐用之。

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阴云不见。时太庙仁宗室柱生芝草九茎，左迪功郎沈中立为颂以献。戊申，上谕大臣曰：『朕每以岁丰为上瑞，虽灵芝朱草，固未尝以为意。至于宗庙产芝，则非他比。有沈中立进颂，俟降出，可观之。』诏中立循一资。勾龙廉献《圣孝金芝颂》，诏进秩一等。户部侍郎曹泳言：『诸路免行钱，欲乞截日并行住罢，仍令百官不得下行买物，庶几少宽民力。』从之。癸丑，侍御史董德元言：『左朝散大夫赵令衿诈伪不情，专事狂悖，交结罪人，伺探国事。』诏令衿汀州居住。先是，令衿自泉州代还，寓居衢州，尝召客观月。令衿因观秦桧家庙记文，口诵『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之句，右通判州事汪召锡、州学教授莫汲皆于坐间闻之。召锡娶桧兄女，遂令汲告令衿评论日月无光、谤讪朝政。德元闻而劾之，故有是命。壬戌，诸王宫大小

学教授兼权中书舍人刘珙罢。时秦桧微示风旨，欲为父作谥，以珙不即奉行也，怒，风言者论之。侍御史董德元即奏珙每见词头稍多，辄有惮烦之意。乃罢之。知信州林机移知邵州。机尝奏秦桧父祠堂生芝草，又为桧搜求水精，民极以为扰。至是，为吕忱中所托，桧始咎之。

六月庚辰，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郑仲熊罢。尚书礼部侍郎汤思退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洪遵复为秘书省正字，汤思退荐之也。既而遵之父英州安置皓亦主管台州崇道观、袁州居住。诏改岳州为纯州，岳阳军为华容军。先是，左朝散郎姚岳献言秦桧，谓岳飞躬为叛乱，以干天诛，湖湘汉沔，皆其生时提封之内，而巴陵郡犹为岳州，以叛臣故地，又与其姓同，顾莫之或改。事下本路诸司，于是知荆南府孙汝翼等言：『按《水经》：汨水与纯水合罗渊，即今巴陵郡是也。纯之为字，有纯臣之义焉。其言纯粹、纯白、纯常，皆静一不杂之义，足以洗叛臣之污。』故有是命。岳尝为飞幕属，至是，自谓非飞之客，且乞改州名，士论鄙之。

秋七月戊申，宰执进呈疏决文字。上曰：『行在刑狱皆已审克，外路须令宪臣躬诣州县。庶无冤滥。』己酉，秦桧奏曰：『陛下钦恤庶狱，异境所推。今欲令大理正一员往决浙西滞狱，以称德意。』上可之。戊午，添差通判衢州汪召嗣提举荆湖南路常平茶盐公事。秦桧赏其讦赵令衿，且令图张浚，乃奏：『昨得旨，汪召嗣已死，欲与其弟召锡推恩。』诏令除职。甲戌，交趾郡王李天祚进封南平王。天祚遣使入贡，故有是命。

八月辛巳，秦桧进呈看详守臣到任所陈裕民五事。上曰：『守臣陈献利害，当令国与民皆足，乃为称职。如建炎间，时方艰难，财用匮乏，翟汝文知越州，乃尽放散和预买及鉴湖，官不恤国计而专欲盗名，如此等人，国家何赖焉？』丙戌，尚书吏部侍郎董德元参知政事。德元登第七年而执政，自吕蒙正以后所未有。壬辰，权尚书刑部侍郎张柄知潭州。柄，秦桧死党也。时张浚谪居永州，桧犹忌浚，故使柄与汪召锡共察之。癸巳，昭州编管洪兴祖卒。初，赵鼎罢相居会稽，其门人方畴为秦桧答张九成，有『立朝须优游委曲』之语，因曰：『秦桧亦今之贤者，安得有此怪论？』鼎曰：『此南方之所谓贤者，北方之贤者必不尔也。』畴曰：『公既知之，安得荐之于上乎？』鼎曰：『张德远罢相之后，鼎再相，上曰：卿既还朝，见在政府，去留惟卿意。鼎曰：秦桧不可令去一日。』桧留身下殿，有喜色，谓鼎曰：『桧适求去，上云公自知桧，令桧与公商量。』鼎握桧手曰：『吾辈当以国事为心也。』桧由是安迹，盖行止非人所能也。至是，畴默数桧再专国柄十有八年，士大夫死于其手者甚多，则鼎言非人所能为信哉。甲午，两浙转运副使钟世明乞四川诸路应系大铁钱，并依利州路作三文使用，官司不得括责拘收。从之。

蜀自汉以来用铜钱，至公孙述据蜀，始更造铁钱，历代仍用铜钱，孟氏广政初复铸铁钱，与铜钱互用。固朝平蜀后，吕余庆镇蜀日，首与沈义伦奏，乞拣出铜钱，计纲发充上供。其川界止行用铁钱。后以为非便，淳化间，仍令两川铜铁钱兼用。先是，益、邛、嘉、眉州皆铸铁钱，每岁五十余万缗。后因李顺之乱罢铸。久之，民间铁钱始用私行交子，因而弊端百出。景德三年，张咏上言：『受诏与转运使黄观同裁度嘉、邛二州所铸钱，每铜钱一、小铁钱十相并行，自后人多盗镕。大中祥符七年，凌策又请铸大钱，以一当十，嘉州监名丰远，邛州钱监名惠民，止于两州置炉鼓铸。嘉祐四年，赵汴为转运使，奏以蜀中铁钱甚多，乞罢铸十年，以宽民力。熙宁间，转运司复言：罢铸累年，民间见钱阙少，立行下三司详度，减半铸钱，与交子相权。诏从之。后废嘉州丰远监。至建炎二年，邛州复罢铸。绍兴十五年，郑刚中始复利州绍兴监铸大小钱，岁各五万。施州广积监者起于绍圣三年，岁铸万缗，南平军广惠监万五千缗，皆供本州省计而已。

丁酉，秀州州学教授陈岩肖为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岩肖在秀州，为秦桧立祠堂于学舍。燬归，稍荐用之。俄兼权考功郎官。己亥，知洪州张宗元罢。时秦桧忌张浚尤甚，每台谏官劾疏，必使及之。殿中侍御史徐嘉即言宗瑁天资阴狡，顷在川陕，与浚大误国事；今书问往来，健步络绎，无一日无之。宗元遂罢。

九月，宰执奏事，上因问：『今天下一岁茶利所入几何？』秦桧曰：『都茶场等三处，一岁共得卖茶钞钱二百七十余万贯。』上曰：『比承平时少。陕西诸路故其数止此。』辛亥，直秘阁杨揆特降一官，仍落职。揆尝以事为秦桧所憾，屏居台州，不敢出者将二十年。桧怒不已，守臣刘景即奏揆有田在黄岩县，不依上户输纳科敷。虽会赦，犹有是命。

九月丁巳[4]，尚书左仆射、提举详定一司敕令秦桧等进呈《绍兴宽恤诏令》二百卷。自郑康佐建请，至是再逾年乃成，凡五十门。诏镂板颁降。

冬十月丙子，新知无为军张永年直秘阁。永年与秦桧连姻。至是。献其父文集于朝，故有是命。庚辰，右朝散郎朱敦儒特引对。秦桧喜敦儒之才，欲为其子孙模楷。敦儒已告老，强起之。既至，落致仕，仍诏陈乞过恩泽，免追夺，日后致仕，更不推恩。比对，即除鸿臚少卿，人始少其节。建炎中废鸿臚寺，及是复置。癸未，右正言张扶言：『右通直郎陈祖安本李光庶婢之子，其天资凶险，实酷似之。光为朝廷擢用之时，祖安出入其门，助为傲虐。望将祖安勒归建州本贯，令官司常切觉察，月具其在申尚书省。』从之。添差衢州周麟之言：『近太庙生灵芝，九茎连叶，此尤瑞应之大，卓绝而创见者。宜令有司考故事，特制华旗，绘灵芝之形于其上，以彰一代之伟绩。』诏令所属制造。

既而礼部侍郎王珉、秦垞、权员外郎赵逵等乞以诸处申到瑞木、嘉禾、瑞瓜、双莲等并绘为旗。从之。甲申，国子正莫汲、大理评事莫濛并罢。殿中侍御史徐嘉言：『赵令衿与汲评论日月无光，若非平日交结之深，岂肯披露心腹，遽发是言？今赵汾已送狱，而汲在朝列，濛为寺官，若不区处，则狱吏观望，不尽实情。』故有是命。乙酉，右正言张扶言：『右承议郎张祁缘其兄邵奉使，遂叨一命，乃私犯其嫂，以致有娠，于蓐中阴杀以灭口，胡寅从而庇之。且寅之为人凶悖险诈，专事胁持，范宗尹、赵鼎之徒畏之如鬼。伏望付于有司，正其罪，以快天下公论。』诏大理寺根治。辛卯，太师、尚书左仆射秦桧言：『衰病交侵，日就危惓。伏望许臣同男熺致仕，二孙垞、堪改差在外宫观。』上赐诏曰：『卿比失调获，日冀勿药之喜。遽览封奏，深骇听闻。其专意保摄，以遂平复，副朕所望。』桧秉政十八年，富贵且极，老病日侵，将除异己者，故使徐嘉、张扶论赵汾、张祁交结事，先捕汾下大理寺，拷掠无全肤，令汾自诬与永州居住张浚、昌化军安置李光、新州安置胡寅谋大逆，凡一时贤士五十三人桧所恶者皆与，狱上，而桧已病不能书矣。

《大事记》曰：甚矣桧之忍也！不惟王庶、胡铨、赵鼎、张浚、李光、张九成、洪皓、李显忠、辛企宗之徒相继贬窜，而吕颐浩之子摭、赵鼎之子汾、王庶之子之荀、之奇皆不免焉。盖桧之心大狠愎，尤甚于章、蔡，窜赵鼎而必置之死，杀张浚而犹及其家，甚至萧振以附释氏之学而得祸，洪兴祖以序冯禹《论语注》而得祸。末年欲杀张浚、胡寅等五十三人，而桧已病不能书，可畏哉！

壬辰，少傅、观文愉学士秦熺言：『父以久病未安，乞谢事纳禄。伏望许臣守本官致仕，庶几父子俱退，追迹汉疏。』上优诏不允。乙未，上幸秦桧第问疾。桧朝服拖绅，无一语，惟流涕淋漓，上亦为之挥涕。熺奏请代居宰相者为谁，上曰：『此事卿不当与。』已刻还内，是夕，召权兵部侍郎兼权直学士院沈虚中草桧父子致仕制。夜，熺遣其子礼部侍郎垞与其党右司员外郎林一飞、宗正丞郑楠等见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张扶，谋奏请除熺为宰相。是日，主管台州崇道观洪皓卒于南雄州。丙申，太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益国公秦桧进封建康郡王，少傅、观文殿大学士、充万寿观使兼侍读、提举秘书省秦熺为少师，并致仕。其孙试尚书礼部侍郎兼实录院修撰垞、提举佑神观堪并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初，桧病笃，招参知政事董德元、签书枢密院事汤思退至卧内，以后事嘱之，且赠黄金各千两。德元以为若不受，则他时病愈。疑我二心矣，乃受之。思退以为桧多疑心，他时病愈，必曰：『我以金试之，便待我以必死邪？』乃不敢受。上闻之，以思退为非桧之党，是日，以思退兼权参知政事。夜，桧薨，年六十六。遗表略曰：『愿陛下益坚邻国之欢盟，深思宗社之大计。谨国是之摇动，杜邪党之窥觊。』初，靖康

末，桧在中司，以抗议请存赵氏，为金所执而去，天下高之。及归，骤用为相。桧力引一时仁贤如胡安国、程瑀、张焘之徒布在台省，士大夫亟称之。未几，为吕颐浩、朱胜非所排，遂不复用。会张浚与赵鼎有隙，因荐为枢密使。浚罢，鼎复相，诸执政尽逐而桧独留，既而与鼎并居宰席，卒倾鼎去之。金人渝盟，军民皆归咎于桧，桧傲然不肯退，又使王次翁奏留之。韩世忠、张俊、岳飞方提兵。桧与俊密约议和，而以兵权归俊。飞既诛，世忠亦罢，俊居位不去，桧乃使江邈论罢之，由是中外大权尽归于桧，非桧亲党及昏庸谀佞者，则不得仕宦。上见江左小安，以为桧力，任之不疑。桧阴结内侍及医师王继先窥微旨[5]，动静必具知之。日进珍宝珠玉书画奇玩羨余，帝宠眷无比，命中使陈腆、续瑾赐珍玩酒食无虚日。两居相位凡十九年，荐执政必选世无名誉、柔佞易制者，不使预事，备员书姓名而已。其任将帅，必选奴才。初见财用不足，密谕江浙监司暗增民税十八，故民力重困，饿死者众。又命察事卒数百游市间，闻言其奸者，即捕送大理寺狱杀之。上书言朝政者，例贬万里外，日使士人歌颂太平中兴盛治之美，故言路绝矣。士人稍有政声名誉者，必斥逐之。固宠市权，谏官匪人，略无敢言其非者。性阴险如崖阱深阻。世不可测。喜脏吏，恶廉士，略不用祖宗法，每入省，已漏即出，文案壅滞，皆不省。贪墨无厌，监司、帅守至阙，例要珍宝，必数万贯，乃得差遣。及其赃污不法为民所讼，桧复力保之，故脏吏恣横，百姓愈困。腊月生日，州县献香送物为寿，岁数十万，其家富于左藏数倍。士大夫投书启者，皋、夔、稷、契为不足，比必曰：『元圣』，或曰『圣相』，至有请加九锡及置益国官属者。至于忘讎逆理，陷害忠良，阴沮宗资之议，又其罪之大者。上久知桧跋扈，秘之未发。至是，首勒熹致仕，余党以次窜逐，天下咸仰英断焉。丁酉，执政奏事。上曰：『秦桧力赞和议，天下安宁。自中兴以来，百度废而复备，皆其辅相之力，诚有功于国。』伤怛久之。权尚书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曹泳特勒停，新州安置。守鸿臚少卿朱敦儒令依旧致仕，枢密院编修官兼权检详文字薛仲邕、江淮等路提点坑冶铸钱王彦博、提举两浙西路常平茶盐公事杜师旦并罢，日下押出门。庚子，殿中侍御史徐嘉权尚书吏部侍郎。诏敷文阁直学士陈诚之、魏良臣、敷文阁待制沈该、直龙图阁汤鹏举并召赴行在。令疾速起发。辛丑，右正言张扶试国子祭酒。上既亲政，首易言事官。

十一月乙巳朔，诏秦桧追封申王。戊申，左承事郎赵汾特降二官。己酉，诏秦桧神道碑以『决策元功精忠全德』八字为额。壬子，魏良臣参知政事。执政进呈赦书副本，上曰：『依前郊体例，还有增改否？民间利害，宜讲究详备，务在宽恤，无使冤滥。』丁巳，太常博士兼权检正曹冠、司农寺主簿林一鸣、监文思院上界门林一鹗并罢。先是，殿中侍御史汤鹏举奏一鸣、一鹗乃一飞

之兄弟，恃权挟势，辄得进用。冠，秦桧之馆客也，试官观望，叨冒登科。望将一鸣、一鶚及冠特赐罢黜。是日。执政进呈毕。新除右正言张修亦论宗正寺丞郑楠、曹冠二人朝夕出入大臣之门，复交结曹泳。上面谕修以开广言路之意。时冠已用鹏举章先斥，于是楠相继亦罢。戊午，执政进呈激赏库所卖锦三千余匹系曹泳下江浙变卖，已依圣旨拘收。上曰：『自古帝王多事土木台观、游燕田猎，朕皆不好，正恐有害吾民。如数出许多锦帛，决致科扰，岂可不禁？朕深居九重，百姓愁叹之苦，朕安得知乎？』癸亥，冬至日，合祀天地于南郊，赦天下应命官，缘事河放累、该赦宥未曾施行，令刑部开具元犯因依，中尚书省取旨。乙丑，主管台州崇道观、袁州居住洪皓复敷文阁直学士。皓谪居九年，至是已卒。魏良臣等言：『皓在贬所病甚，欲复旧职宫观任便居住。』上曰：『皓顷在敌中，屡有文字到朝廷，甚忠于国。中间以语言得罪，事理暧昧。可依所奏。』上因语及：『大理寺多是观望。廷尉天下之平，如此，朕何所赖？赵令衿、赵汾被罪，事起莫汲、汪召锡，如近日张祁坐狱，皆是曹泳以私憾诬致其罪，卿等可速治之。』庚午，手诏：『近岁以来，士风浇薄，持告讦为进取之计，致莫敢耳语族谈，深害风教。可戒饬在位及内外之臣，咸悉此意。有不悛者，令御史台弹奏，当重置于法。』参知政事董德元、魏良臣、签书枢密院事汤思退言：『天下之事，皆人主总揽，人臣不过奉行而已。近来诸路监司、郡守以事达朝廷，止云申尚书省取指挥，殊失经意。欲自今以后，事无巨细，皆须奏闻，示权柄悉归于君上，非臣下所敢专也。』上曰：『此乃大臣任意所为，不欲朕知天下事。此奏可即行下。』辛未，三省、枢密院言：『顷者轻儆之子，辄发亲戚箱篋私书讼于朝廷，遂兴大狱，因得美官。缘是之后，相习成风，虽朋旧骨肉，亦相倾陷，收简牍于往来之间，录戏语于醉饱之后。况其间固有暧昧而傅致其罪者。薄恶之风，莫此为甚。臣等愿令刑部开具前后告讦姓名，议加黜罚，庶几士风丕变，人知循省。』诏刑部开具，申省取旨。新知建康府王会罢。殿中侍御史汤鹏举言：『窃见秦熺父薨之后，陈乞数事，止有营私之心，初无忧惨之意。且如乞王会知建康，共办父之葬可也，乃云「庶得相聚，照顾家属」。建康屯驻大兵，为守臣者，一路军民所寄，事体非轻，若止为私家相聚，朝廷何赖焉？伏乞差会自陈宫观，与熺共集桧之葬事。臣更乞睿慈将臣之论列报行中外，使臣下咸知尊君亲上，精白以承休德，则浮言自息，公道自行。』故有是命。壬申，秘书省校书郎、益吴王府教授兼权礼部员外郎赵逵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及引对，上曰：『卿乃朕自擢，秦桧日荐士，曾无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权贵，真天子门生也。』又曰：『两王方学诗，冀有以切磋之。』逵因奏：『言路久壅，愿陛下广览兼听，勿以贱微为间，庶养成敢言之气。』上嘉纳之。右正言张修奏：『福建路提举常平茶事王淪

、添差通判广德军郑时中以大臣之亲，骤加进用；知邵州林机以宰相姻娅，进躐清显，附下罔上，妄立异议。』诏并罢。修又言：『两浙东路提举常平茶盐公事黄兑以大臣之侄婿，累冒差除，惟知谄事曹泳，望赐罢黜，以协中外之望。』从之。

十二月甲戌朔，上谓辅臣曰：『顷委官看详监司、郡守所条裕民事，行之已数年，而未尝进呈，必是取宰相意旨，不欲令朕见也。又所条止于民事，自今有已见利害，并许敷奏。』于是降旨行下。手诏曰：『台谏风宪之地，年来用人非据，与大臣为党而济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朕今亲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继此者宜尽心乃职，惟结主知，毋更合党缔交，败乱成法。』光禄寺丞秦烜与外任。殿中侍御史汤鹏举言：『秦熺乞留烜守家庙，不过使之探伺朝廷之施設，稽察百官之向背。况熺身在草土，不当数有陈乞。望与烜在外差遣，将带桧家庙归建康。』上从之。右正言张修言：『郑亿年以宰相子，身为近臣，不能捐躯报国，乃甘事逆臣刘豫。既还朝，大臣力为之地，高爵厚禄，坐享累年。郑仲熊与大臣连姻[6]，不一二年，致身右府，贿赂狼藉。』诏并落职，亿年南安军安置[7]，仲熊依旧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永州居住张浚、郴州居住折彦质、沅州居住万俟卨、南康军居住段拂并令任便居住。昌化军安置李光移郴州安置。乙亥，主管台州崇道观张士襄责监南康军酒务。上曰：『士襄去岁奏事，欺罔宰相，止以奉使不肃罢。可与远小监当，以为后来之戒。』殿中侍御史汤鹏举言：『徐宗说为时相管庄，自为苟贱。曹筠因秦桧荐为台臣，凡有奏陈，尽出于桧。』右正言张修言徐琛贪污叨窃。诏并夺职罢祠。提举台州崇道观蒋璨为淮南路转运副使。璨不为秦桧所喜，自镇江罢去，为祠官者十二年。丙子，张孝祥为正字。先是，秦桧以孝祥父祁为胡寅所厚，命有司按以反谋，系诏狱。魏良臣密启释出之，因有是命。丁丑，敷文阁直学士宋觐落职，以右正言张修论觐天资刻薄，恃大臣之知己，恣为不法故也。己卯，知绍兴府赵士?、知温州高百之并罢。殿中侍御史汤鹏举论：『士?为时相家作媒毕婚嫁，故连作帅臣，进升秘职。百之与秦垞为姻家，故骤为提举，继守乡郡，公论谓何?』乃罢之。庚辰，安丰军进咸鲋白鱼。御笔：『朕不欲以口腹劳人。可下本军：自今免进。』翌日，执政进呈，上曰：『温州柑橘、福建荔枝，去年皆令罢进，独咸鲋淮白，皆祖宗岁贡之物。朕恐劳百姓，所以再降指挥住罢。』辛巳，左朝散郎金安节知严州。安节为御史，再疏论秦梓罢之，由是久废，至是复起。壬午，执政进呈刑部状，开具到前后告讦人：张常先任江西运判，告讦知洪州张宗元与张浚书并寿诗；汪召锡、莫汲并告讦衢州寄居赵令衿有谤讪语言；范洵告讦和州教授卢傅霖作雪诗，称是怨望；陆升之告讦亲戚李孟坚将父光所作文籍告人及有讥谤语言；王洧任两浙转运司催纲日，告讦知常州

黄敏行不法等事；王肇诬告程纬慢上无人臣之礼等语言，致兴大狱，并是虚妄。雍端行前任监潭州湘潭县酒税，告讦本县丞郑玘、主簿贾子辰因筵会酒后有嘲讪语言，致兴大狱；郑炜告讦吴元美讥谤等事。上曰：『此等须痛与惩艾。近日如此行遣，想见人情欢悦，感召和气。』于是并除名勒停、编管。诏除名勒停荆门军编管人范彦辉、坐作《夏日久阴》诗。辰州编管人王趯、坐与李光通书及借人。夔州编管人元不伐、坐撰造行在言语。徽州编管人苏师德、坐其子撰常同祭文称奸人在位。峡州编管人李孟坚、坐父光将撰小史皆非事实。绍兴府羁管人李孟津、坐鼓唱台州人乞管镐为知州。梅州编管人王之奇、容州编管人王之荀、坐怨望谤讪。鼎州编管人阎大钧坐依随郑刚中。并放令逐便。诏处州编管人邵大受、坐朋附范同，浮言无稽。武冈军编管人芮晔、坐赋《牡丹花》诗怨望。万安军编管人杨炜、坐上李光书诋和议。辰州编管人郑玘、肇庆府编管人贾子辰坐酒后有嘲讪语。并放令逐便，仍与复元官。甲申，御笔醴泉观使孟忠厚令行在居住、奉朝请。翌日，参知政事魏良臣奏曰：『忠厚在戚里最号贤者。』上曰：『向来徽宗梓宫须宰相护送，秦桧辞不肯行，遂差忠厚以枢密使护送。朕深不欲以国戚任军旅及朝廷之事，万一有过，治之则伤恩，释之则废法。如太后家子弟，但加以爵禄奉祠而已。』良臣曰：『陛下圣明，深得所以待国戚之体。』诏：『命官犯罪，勘鞫已成，具案奏裁，比年以来，多是大臣便作，已奉特旨一面施行。自今后，三省将上取旨。』周葵复直秘阁、知绍兴府。乙酉，参知政事董德元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先是，殿中侍御史汤鹏举言：『德元徒以巧言令色取媚权贵，叨窃进取。既参大政，又以承乏得权宰执，是真伴食备员者也。』右正言张修言：『德元以猥琐之才，偶中巍科。大臣当轴，欲其附会，遂啖以要官。至如台谏，人主耳目之寄，尤非他官比。而德元为侍御史，与之交通，令险人往来传道密意，所喜者即骤进之，所怒者即挤排之。群小得计，相为党与，善类惴栗，若无所容。』鹏举又奏：『去岁省闱，德元为参详官，偶于誊录处取号，而得秦垞卷子，对众曰：「吾曹可以富贵矣！」今房中已得垞之试卷，更相自庆，而德元复对众又曰：「此卷子高妙，魁等有余。」伏乞早赐罢黜，以为谄奉权贵、妄意进用之戒。』诏德元落职，制略曰：『不思临轩之恩，遂决媚灶之策。间不一岁。来参万机。』通判明州凌哲、添差通判严州何溥并为监察御史。汤鹏举荐之也。溥入见，首论：『天子之耳目，所恃以周知天下之故者，内则寄之台谏，外则寄之监司。臣愚以谓州县之贪吏，郡守不治而监司得以按之，则郡守当坐纵容之罪；监司不按而台谏得以劾之，则监司当受失察之罚，而又每岁校其所按之多寡以为殿最之课，如是则匪惟监司不容于匿奸，而贪吏亦将敛迹而不敢犯矣。』从之。丙戌，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刘锜知潭州。是日，执政奏事，魏良臣言：『锜一时

名将，久闲。』上曰：『朕闻其贫甚，昨赐田百顷，仍官给牛种。』良臣言：『锜有申状到朝廷，称官田并拨入常平司，止得荒田数顷。臣已下本州，只就常平田拨赐。』上曰：『甚善。』江东转运副使周石罢，以右正言张修论石缘大臣有父执之旧，滥被任使，贪污不法也。辛卯，执政进呈监察御史王葆自劾徐嘉曾与臣议除秦熿事。上曰：『王葆、徐嘉、王复，言官所荐，皆出秦桧意。想其不自安，须与外任。』于是次第罢之。通判绍兴府黄中为秘书省校书郎。中进士廷试第一，官州县近二十年，至是始召。癸巳，责授果州团练副使致仕胡寅复徽猷阁直学士致仕。甲午，沈该参知政事。时上复亲庶政，躬揽权纲，首召该及万俟卨还朝。已而二人共政，无所建明，盖不厌天下望云。乙未，上谓魏良臣、沈该、汤思退曰：『两国和议，秦桧中间主之甚坚，卿等皆与有力。今日尤宜协心一意，休兵息民。』良臣等唯唯奉诏。右朝奉大夫王会特勒停，送循州编管。殿中侍御史汤鹏举言：『会初无履历，恃桧与熿之亲党，致身禁从，出守便郡，置田产于湖、秀，造大宅于平江。』右正言凌哲言：『会专恃权势，肆为贪酷。』上谓魏良臣等曰：『会所至狼籍，止缘恃秦桧之势，乃敢如此。可与广南编置。』故有是命。丙申，执政进呈诸处申到祥瑞，乞宜付史馆。上曰：『此等极有不足纪者，卿等宜斟酌，不中理者删去之。』

史臣曰：中兴以来，言祥瑞者类多贬秩罢官。红光有火德之祥，赤芝应建炎之号。禾穉生于枯秸，甘露降於潜邸，此其尤怪诞者。圣谕及此，欲屏绝之也。

上曰：『近日叶义问札子，极言州县添差官之弊，所给俸禄皆生灵膏血，岂得不为民害？祖宗旧法，止是宗室戚里添差差遣，及比年，因军中立功人、离军将校例与添差，除此外当尽罢去。虽士人不无怨嗟，然爱惜民力，要当如此。』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萧振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时上既蠲蜀民旧逋，而知成都府符行中督责甚峻，蜀人怨之。朝廷知其不可任，乃召行中还而复用振。降授右承务郎赵汾复右承事郎，特与改正过名。汾还家而卒。吉阳军编管人胡铨量移衡州，从刑部检举也。提举淮南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齐旦、添差通判平江府王伯庠并落职放罢。殿中侍御史汤鹏举论旦奴事权臣，减克盐本钱，以资妄用；伯庠以王会亲戚，寡廉鲜耻，违法贪饕，故皆绌之。鹏举又奏福建路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康与之赃滥尤甚；江西路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徐樗初受秦桧奏补，即在行在守官，撰造言语，桧酷信之。尝中害张宗元、范彦辉。诏并除名勒停、编管。丁酉，特追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和国公张浚复观文殿大学士。右通直郎、知真州陈正同为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上览除目，曰：『今此差除，皆合公议。想见外议，皆以为当。朕未尝容纤毫之私于其间。若行公道不变，天下何忧不治？』己亥，上曰：『朕平时未尝毫未有取于民，如

日用纸，亦不委临安府，只自令人买于市肆，更得佳者。』金主亮阴有南侵之意，乃谋迁居南京。

校勘记

[1]『提举江州』句，《要录》卷一六三在绍兴二十一年二月庚午。

[2]漕臣 原作『曹臣』，据《要录》卷一六三改。

[3]朝议郎 《要录》卷一六八作『奉议郎』。

[4]九月 二字原阙，据《要录》卷一六九补。

[5]窥微旨 原作『闯微旨』，据《要录》卷一六九改。

[6]与大臣 原作『为大臣』，据《要录》卷一七〇改。

[7]忆年 原作『忆守』，据《要录》卷一七〇改。

宋史全文卷二十二下

宋高宗十七

庚子绍兴二十六年春正月丁未，知信州黄仁荣为江南东路转运判官。上曰：『信州亦须择人。昨宰臣搜水晶极扰人，如林机尤无状。』魏良臣等曰：『绍兴初，徐康国为浙漕，进台州螺钿椅卓，陛下即命焚之，至今四方叹诵圣德。』上指御座曰：『如一椅子，只黑漆便可用，何必螺钿？』上又曰：『往日宫殿幕帘皆文绣，朕今并不用。土木被文绣，非帝王美事。』良臣等曰：『汉文帝所以称贤君，正由节俭也。』戊申，张九成复秘阁修撰、知温州，新知广州陈璘知湖州。九成谪居十四年，谈经自乐，学者尊之。上览除目，曰：『九成昨在经筵讲书，及西汉灾异事，秦桧不乐，以此遂去。璘本桧所荐，后自桂州召来，不旬日遣去，不晓其意。』时温民久困重敛，斛米匹绢，输者率倍其入。九成曰：『重敛以疲民，二千石责也。』斗、尺皆立定例，民大悦。己酉，樊光远为秘书丞。光远以论事忤秦桧，去国十六年。上欲用为台官，故召。辛亥，尚书礼部侍郎兼侍讲王珉、权吏部侍郎徐嘉罢。时珉等使北未还，而殿中侍御史汤鹏举论二人皆以谄事秦桧，故骤为台谏，无一言弹击奸邪，无一事裨补时政，故有是命。殿中侍御史汤鹏举言：『今科举之法名存实亡，或先期以出题目，或临时以取封号，或假名以入试场，或多金以结代笔，故孤寒远方士子不得预高甲，而富贵之家子弟常窃巍科。又况时相预差试官，以通私计。前榜省闈、殿试，秦桧门客、孙儿、亲旧得占科甲，而知举考试官皆登贵显，天下士子归怨国家。伏乞申严有司，革去近弊。如知举、参详、考试官，乞临期御笔点差，以复祖宗科举之法。』从之。癸丑，翰林学士陈诚之兼侍读，尚书吏部侍郎张纲兼侍讲，起居舍人王纶兼崇政殿说书。自秦熺侍经席，讲读说书，多以台谏兼之。至是悉命从官，如旧制。丙辰，执政进呈新除观文殿大学士、判洪州张浚丁内艰[1]。上曰：『士大夫起复非美事，所以敦孝行、厚风俗

，惟军中人才乃可耳。』左朝奉大夫王葆知广德军，左奉议郎王复知临江军。二人皆秦桧时为御史，至是出之。杨朴为夔州路提点刑狱公事。是日，沈该进呈蜀中人才，上曰：『蜀人多能文，然士人当以德行为先，文章乃是余事。』庚申夜，雷。癸亥[2]，权尚书工部侍郎丁娄明罢，以侍御史汤鹏举奏娄明徒以秦烜之妻父，遂踏清要，四方不服故也。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黄唐傅复徽猷阁待制。唐傅为吕颐浩所喜，故秦桧久抑之。甲子，故责授清远军节度使赵鼎追复观文殿大学士，故责授秘书少监、分司南京、赣州居住孙近、故责授濠州团练使郑刚中并追复资政殿学士。故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永州居住汪藻追复显谟阁学士。宰执以刑部状进呈，上曰：『迁谪之人，自郊祀赦降及节次检举尽行牵复，士大夫翕然称快。』魏良臣曰：『陛下深仁厚泽，昭及漏泉，天下幸甚！』上谕魏良臣等曰：『士大夫往往轻外重内，亲民之任，莫如县令。若取其有治状者升擢之，则人皆尽心。』良臣等曰：『祖宗故事，不曾历三任转运不得除三司，正欲其历练。』上曰：『如从官，须是曾历外任，宰执皆自此选。若练达国事、通晓民情，则事事便可裁决。』新通判嘉州黄贡改知绵州。贡举进士，为四川类省试榜首，用鼎甲恩授职。官终更例当改秩，时秦桧当国，或劝以姓名自通。贡曰：『进退有命，枉道何益？』径从外铨调嘉州州学教授，用举主考第改官，从官二十年，始得郡倅。及是，沈该以其名闻，乃有是命，而贡已卒矣。新通判彭州虞允文改知渠州[3]。丙寅，知泰州海陵县冯舜韶为监察御史。上鉴秦桧擅权之弊，遂增置言事官。时何溥、王珪、沈大廉与舜韶并为察官，而汤鹏举、周方崇、凌哲为台谏。察官具员，近世所未有。新州编管人曹泳移吉阳军编管。戊辰，执政进呈诸州除免黄河竹索钱，因及郑作肃昨因乞蠲免竹索钱，宰臣见怒，致台臣论列取勘。上曰：『君相之职，本以为民，民间利病，岂可不理？』又进呈户部供具到诸路拖欠绍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钱物欲行除放，上曰：『若只倚阁，州县夤缘为好，又复催理扰人。即与除放，甚善。』己巳，诏江浙、荆湖诸路绍兴二十二年已前未起诸色钱物租税等，其形势并第二等已上有物力之家见欠数因并与除放，如巧作名目催理者，监司按劾取旨，重作施行。庚午，进呈：『近来士风委靡，谄谀奔竞，至有已得差遣而累求换易、不量资序而超躐干请者。』上曰：『风俗人才正当今急务，似此之人，可具名闻奏，当议黜责。』

二月甲戌，权尚书兵部侍郎兼权直学士院沈虚中罢，以侍御史汤鹏举论其为省试参详官，私取秦垞，且素无廉声、巧贪富贵故也。乙亥，上曰：『近荣州守臣费庭论蜀中隔槽酒甚扰民，当是时，张浚、赵开以军兴窘于财用[4]，济一时之急耳。今休兵既久，内外无事，自合更也。』魏良臣曰：『已令钟世明详之矣。』上曰：『须下本路漕臣，方能尽其利害。』上又曰：『四川交子亦有弊

，如沈该称提之说。但宫中常有百万缗，遇交子减价自买之，即无弊矣。』己卯，诏诸路州军以前举解试流寓终场人数，纽计及土著合取放一人之数，即与添解额一人，或更分及流寓人少，以土著所解人十分为率，及三分，亦解一人，并通立为额。己后人多，不得过今举所取之数。庚辰，上曰：『朕闻蜀中银比江浙间过一倍，如刘晏掌邦计，懋迁有无，低昂适中，方是理财之术。可令有司措置，毋致枉费。』甲申，执政进呈权刑部尚书韩仲通看详知郁林州赵不易便民五事，内雷、化等州民间纳苗，多令折银，扰民为甚。欲令并纳正色。上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之财，乃国家之外府，安可尽取？但藏之于民，缓急可以资国用。』乙酉，诏林一飞送吏部，与远小监当差遣。一飞既罢，乃使其族人进士东投匭上书，论进退大臣当以礼。侍御史汤鹏举面奏：『礼为忠贤设，使其奸诈如李林甫、卢杞之徒，自当明示典刑，为天下后世之戒。』上谓大臣曰：『朕每览封章，若其言可行即行之，若其言非，虽涉狂妄，亦不欲罪其人，盖所以来天下之言也。今东书用意如此。言路既有论列，亦岂免行遣？』乃责一飞监高州盐税，东英州编管。丁亥，以监司多阙，命侍从、台谏各举尝任知通、治状显著者二人，仍保任终身，犯赃与不职者与同罪。庚寅，参知政事魏良臣罢知绍兴府。甲子，国子司业王大宝乞委诸路监司核实月桩名色，立为定额，及折帛钱量与裁减，以恤下户。上令户部看详，因言：『大宝近又请放度牒，殊未晓朕意。人多以鬻度牒为利，亦以延人主寿为言。朕谓人主当事合天心而仁及生民，自然享国长久。如高齐、萧梁奉佛，皆无益也。僧徒不耕而食，不蚕而衣，无父子君臣之礼，以死生祸福恐无知之民，竭民力以兴建塔庙，蠹民伤教，莫此为甚，岂宜广也？』辅臣皆称善。直秘阁辛次膺知婺州。北使之议和也，次膺上疏不报，即请奉祠。岁满，不复再请。阅十二年，忍穷如铁石。上始亲政，即除知绍兴府，未上，会魏良臣出镇，于是改命。丙申，侍御史汤鹏举言：『新添差通判秀州王曦寄居抚州，恃势作威，郡守、监司听其使令，如役仆隶，毒流一州。』上曰：『此不可不痛治。在祖宗朝，革去五代苛法，专以仁恕为本，未尝真决一士大夫，惟犯赃者不贷。可令刑部约法，重作行遣。』庚子，王曦送建昌军居住，吕愿中封州安置。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论曦以宰辅亲党妄作，而愿中知复州日，强买部民玩好古器纳于大臣，遂得进擢，故并谪之。

三月壬子，三省言：『太学生系二千人为额，闻在学不及三百人，欲令礼部措置。』上曰：『学校人才所自出，元祐中名臣最多，实由仁宗养育之有素也。近来学校虽设，教育有所不至，每患人才难得。可如所奏。』甲寅，诏：『比缘军兴，令宰相兼枢密使典掌机务。今边事已定，可依祖宗故事，宰相更不兼领。』乙卯，侍御史汤鹏举论：『江东安抚司参议官王历，桧之妻弟也。寄居

临川，役使守令，聚敛货赂，公私被害。江西安抚司参议官王墨卿，熺之先生也。摇唇鼓舌，诳惑众听，招恩市权。』诏并罢之。丙辰，诏：『诸路转运司所差发解试官，务在尽公，精加选择。如所差徇私及庸缪不当，仰提刑司按劾，御史台、礼部觉察闻奏。』新通判湖州余佐、主管台州崇道观龚釜并罢。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论二人因交结王会，与秦桧管庄，苟贱无耻，故皆黜之。丁巳，诏淮南边州有未可起税处，令漕臣保明，与放十年。时诸州民户全未归业，每岁旋乞展免起税。朝廷虑其农种不时，故特蠲之。己未，提举万寿观兼侍读万俟卨参知政事。庚申，执政奏铨试院获到怀挟者三人。上曰：『铨试乃出仕之始，将来宦显，皆自此擢，岂容冒滥？当依法行。以戒后来。』上又曰：『自来士人许带《韵略》，多缘此杂以他书。』乃诏今后《韵略》及《刑统》、律文等，并从官给。时试院吏卒于交卷启关，公然作弊。后三日，执政复以奏。上曰：『此岂可不治？近闻试院整肃，士人极喜，自此实学者进而寒峻之士伸，伪滥者革而侥幸之风息矣。』癸亥，侍御史汤鹏举言：『尚书右司郎中兼权户部侍郎钟世明便僻侧媚，见李椿年为经界，遂投名为干官；见徐宗说与秦桧管庄，遂谄奉宗说，得尚书郎；见丁禛往大平州修圩，遂交结丁禛，与之同往，既归，乃奉使四川；还为浙漕，又事曹泳；泳败，附魏良臣，复除都司兼权侍郎。良臣既罢，世明慢骂萋菲，略无操守。祠部员外郎兼权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陈岩肖尝任秀州学舍[5]，为秦桧父立祠堂、作记献颂，叨求进取。』于是二人皆罢。甲子，三省奏内外阙官。上曰：『既阙官，卿等可略举所知。自来多以亲故为嫌，止不当如秦桧。若非亲故，何由悉知其所为？但无私心可也。』遂诏除侍从、两省各举所知。乙丑，诏：『近年士风浸薄，儒户挟书代笔传义，靡所不为，负国家选举之意，岂所望哉？自今委监司觉察，重置于法，务在必行。』东平府进士梁勋特送千里外州军编管。勋伏阙上书，论北事甚详，且言金人必举兵，宜为之备。尚书省勘会前后累降指挥，禁止不许伏阙。今勋不遵约束，故有违犯，辄妄议边事，理当惩戒。故有是命。丙寅，诏：『讲和之策，断自朕志，故相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渝定议耶？』自秦桧死，金国颇疑前盟不坚，会荆、鄂间有妄传召张浚者，其情益疑。参知政事沈该乞特降诏书，具宣此意。万俟卨、汤思退皆与该同，乃下是诏。

《大事记》曰：秦桧以十八年之久，呼俦引类，盘据中外。一桧虽死，百桧尚存。安石虽退居钟山，而所任王珪、蔡确即安石之党；章惇虽去位，而所任曾布、李清臣之徒即惇之党也。上虽亲政，而所任沈该、万俟卨、汤思退、魏良臣，即桧之党也。沈该、万俟卨本桧之鹰犬也。思退本桧之客，以文衡私取桧之子孙者也。良臣即桧往来于金、定和议者也。桧之身虽死，而桧之心未尝不存。张、赵所引之君子日少，而桧所教之小人日多，故自桧死后，金颇疑前盟

不坚，为之禁妄议和好，以信金为之重审。张浚以悦金，何异于桧之为也？

夏四月己卯，上曰：『昨诣景灵宫朝献，见武学颓弊。亦全无士人文武一道。今太学养士已见就绪，而武学几废，恐有遗才。祖宗以来，武学养士自有成法，可令礼、兵部速条具以闻。』丙戌，诏秘书少监杨椿、著作佐郎赵逵、周麟之同共编修神宗皇帝一朝宝训。戊子，先是，尚书省言：诸郡解额多寡不均。诏礼部参酌，均定申省取旨。及是进呈，上曰：『解额窄处，自当量与增添；宽处却不可减，皆欲优之也。』庚寅，诏京西、淮南贩卖耕牛，与免税三年。用三省请也。上曰：『关市之征，本以抑商贾。如米面民间日用之物，岂可收税？今耕牛亦犹是也。』癸巳，诏武学学生以八十人为额：上舍十五人，内舍二十五人，外舍四十人。置博士、学谕各一员。未几，诏学生以百员为额。甲午，诏诸路州军自今不得奏祥瑞。前一日，执政奏事，上曰：『前大理寺狱空，不许上表称贺，甚为得体。比年四方奏祥瑞，皆饰空文，取悦一时。如信州林机奏秦桧父祠堂生芝草，其佞尤甚。莲之双头，处处有之，亦何足为瑞？麟、凤瑞之大者，然非上有明君，下有贤臣、麟、凤之生，亦何所取？朕以谓惟年谷登可以为瑞，得真贤实能可以为宝。汉武作《芝房》、《宝鼎》之歌奏之郊庙，非为不美，然何益于事？』丁酉，上谓执政曰：『卿等接宾客，有利害可行及人才可用者，一一奏闻，庶尽知民间利病，因亦可得人才。』戊戌，置六科以举士，一曰文章典雅可备制诰，二曰节操公正可备台谏，三曰法理该通可备刑谏，四曰节用爱民可备理财，五曰刚方岂弟劳绩著闻可备监司郡守，六曰机智变智勇绝伦可备将帅。命侍从岁举之，如元祐中司马光所请。先是，侍御史汤鹏举言：『今明诏侍从各举所知，臣辄条具六科，以备采择。乞俾荐者随其才而举之，后有改节，愿坐缪举之罪。』诏吏、礼部讨论，至是行下。右正言凌哲言：『臣闻昔汉高祖入关，悉除秦法，与民约法三章耳，所谓「杀人者死」，实居其首焉。司马光有言：杀人者不死，虽尧舜不能致治。斯言可谓至当矣！臣窃见诸路州军勘到大辟，虽刑法相当者，类以为可悯，奏裁，遂获贷配，无他，居官者无失入坐累之虞，为吏者有放意鬻狱之幸。贷死愈众，杀人愈多，殆非辟以止辟之道也。欲望特降睿旨，应今后诸州大辟，若情犯委实疑虑，方得具奏；其情法相当实无可悯者，自合依法申本路宪司详覆施行，不得一例奏裁。』从之。户部尚书韩仲通言：『今斗米为钱不满二百，正宜积谷之时。若别置仓廩贮积，以一百万硕为额，遇有水旱，助给军食，减价出粜，实为经久之利。』从之。仍以丰积为名。礼部言：『今科科举，欲并依旧法，其乡饮酒礼愿行于里社者，听从其便。』从之。

五月壬寅，参知政事沈该为尚书左仆射，万俟卨为尚书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婺州辛次膺升秘阁修撰。上因曰：『用人当尽公道，若以私意

喜怒取人，则真材实能，何由得进邪?』甲辰，签书枢密院汤思退知枢密院事。丙午，起居郎吴秉信、舍人王纶并试中书舍人。中书不除舍人者近十年，至是，二人始有此授。戊申，诏故追复观文殿大学士赵鼎特与致仕，恩泽四名。辛亥，言者论：『近年以来，朝廷节取，放免米麦、菽豆、柴薪、耕牛、力胜等税钱，而不曾与减退税务课额。欲将税务年额量与减免却，重行裁减收税则例。』上曰：『此说极有理，如米麦之属，民所日用者，既与放免。若不量减年额，则巧作名目，重敛以求敷数，反为民害。可依所乞，令户部措置立法。』甲寅，右朝请大夫李邦献为荆湖南路转运判官。邦献知抚州还，入对，言：『近年用事之臣险愎狠忌，凡登对臣僚奏陈稍久，或圣语有所询访，阴即中伤，是致臣下所陈，类皆不切之务。畏祸甚者，至托疾在告。望申饬臣僚：凡有所闻，尽言无隐。』从之，遂有是命。上览除目，因谓大臣曰：『近缘遴选监司，诸路稍稍有按发官吏不职者。罚不患乎不行，但赏典亦不可无。今后郡守有治状显著者，令诸司共奏，当议褒奖，如增秩、赐金之类，或与升擢。有赏有罚，则善恶知所劝沮矣。』丙辰，尚书左仆射沈该监修国史，右仆射万俟卨兼提举实录院。先是，秦桧以监修兼提举。自该、卨并相，始分监修及提举为二，至今因之。该谓桧专政以来，所书圣语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训，乃奏删之，而取上即位至今通三十年，纂为《中兴圣语》六十卷上之。甲子，御史中丞汤鹏举乞申严福建、广东沿海铜钱出界之禁。从之。己巳，前特进张浚度金人必败盟，是月，上疏曰：『今日事势极矣，陛下将拱手而听其自然乎?抑将外存其名而博谋密计，求所以为长久欤?臣诚过虑，以为自此数年之后，民力益竭，财用益乏，士卒益老，人心益离。忠臣烈士沦亡殆尽，内忧外患相仍而起，陛下将何以为策?今天下譬如中人之家，盗据其堂，安眠饱食其间，而阴伺其隙，一日有间，其舍我乎?』书奏，执政不省。

六月癸酉，御史中丞汤鹏举言：『陛下总揽权纲，慎择郡守。臣愚拟令郡守久任，责以治效，正当今之先务。』辅臣进呈，上曰：『此在慎择监司。监司得人举刺公，则郡守之职自振矣。由汉以来，郡守有善政者，多增秩赐金，正不欲数易。久任亦不可为定制。』沈该等曰：『欲令监司、帅臣同共考察课绩，列衔保举再任，仍令尚书省置籍。』上曰：『如此甚善。』甲戌，宰执进呈秘书省校书郎黄中面对札子，言：『自顷大臣用事，屏弃忠良，私昵险人，布在郡县，不复以民为意。自陛下一新百度，监司、郡守出于亲擢，谓宜取法祖宗，精选公忠明敏之臣。每道分遣一人，令遍历郡县，凡百姓之疾苦、狱刑之冤滥、财用之蠹耗、官吏之贪污苟且，与夫利之未兴、害之未除者，皆得条具以闻。』上纳之。乃诏诸路监司躬历所部，询访廉察，条具以闻，当议黜陟。御史台言：『因言章及告讦编置居住人曹泳等未见申到贬所，乞令所在押

发，稽留者抵罪二从之。丁丑，新知湖州程克俊参知政事。戊寅，沈该等奏：『今次科举，臣等子弟、亲戚并令归本贯就试。』因进：『早检会到祖宗典故：乾德六年，陶邴中第。邴乃翰林学士承旨谷之子，遽命中书覆试。』上曰：『往时秦垧中甲科，所对策、叙事皆桧、熺语，朕抑之，置在第三，不使与寒士争先。祖宗故事，今可举行。』遂诏贡院遵依咸平二年三月诏旨，所试合格举人内有权要亲族者，具名以闻。

史臣曰：建炎初策士一委有司，不以一人好恶为之升黜，天下之至公也。绍兴中，权臣罔上，假国家科目以私其子弟、亲戚，则圣断赫然，拔寒峻，抑权贵，亦天下之至公也。

壬午，诏故追复资政殿学士郑刚中特与致仕，恩泽二名。乙酉，秘书省正字兼实录院检讨官叶谦亨面对，言：『陛下留意场屋之制，规矩一新。然臣犹有虑者：学术粹驳，系于有司去取之间，天理之所在。惟其是而已。取其合于孔、孟者，去其不合于孔、孟者，可以为学矣。愿诏有司精择而博取，不拘一家之说。』上曰：『赵鼎取程颐，秦桧尚安石，诚为偏曲。卿所言极当。』于是降旨行下。丁亥，流星昼陨。戊子，新湖南路转运判官李邦献入辞，言：『监司以互察为名，取索他司职事，因而骚扰。乞戒飭。』上可其奏，因曰：『边方正要卿发摘奸赃，选举循吏。凡有便民事，可直奏来。』丙午，皇后宅教授林同言：『太学养士千余人，而月试人数，或不及五之二，良由知以科举为优，不知以舍选为重。如此，则与方州取士何异？恐非国家立学校之本意也。欲望特降指挥：诸州教官，惟许上舍登科人注拟，庶几士子有所歆慕，以舍选为荣。』诏吏部看详申省。

秋七月壬寅，御笔蠲放民间一年丁绢之数计二十四万匹，内十二万匹令内库支给本色，以惠细民。沈该等言：『昨降指挥，止为免丁钱。今陛下欲并与丁绢及绵全行蠲放，圣恩宽大，百姓蒙被实惠。』上曰：『不惟宽民力，且不失信于民。』上又曰：『近得一雨，甚可喜。』该曰：『只如今日蠲放民间丁绢，便可召和气、致甘泽。』丁未夜，彗出井宿间。戊申，宰执进呈次，上曰：『朕当避殿损膳，以答天戒。深虑朝政尚多阙失，或民情疾苦无由上达。可降诏述此意，许士庶实封言务，尽应天之实。』诏今后选人初改官，令吏部依法注知县、县丞差遣，奏补承务已上人，并须实历亲民知县、县丞二任，方许关升通判。言者论贵游子弟干求堂除，便用堂官差遣，理当亲民故也。庚戌，尚书左仆射沈该属以星变引咎。上曰：『天象亦有常数，此亦无益，但思所以应天实德，以消天变可也。』该曰：『臣等当协心讲求阙失、民间利害，圣虑所及，亦乞宣谕臣等奉行。』上又曰：『据所临分野，当在秦、晋间。然朕以天下为忧，岂间远近耶？』御史台主簿李庚言：『国家立荐举之法，将以搜罗

人才，激劝士类。尝闻谢泌居官，每发荐牒，必焚香望阙再拜曰：「今日老臣又为陛下得一士矣。」其不负君上如此。比年以来，士大夫经年不劾一奏，以待权臣不时之须。阁部不举一人，以为子孙换易之地，甚至关升改秩，各有定价，交相贸易，如市贾然。是以廉隅之吏绝意于荣途，而奸赃不逞之辈侵渔公上，掙敛百姓，日营包苴之计，其弊有不可胜言者。欲望明立法禁，应买卖举状之人，取者予者，各坐赃论。」诏令有司立法。其后刑部乞依荐举受财法施行，从之。癸丑，诏：「臣民封事及监司、守臣条具便民事件、言刑狱财计者，各委本部看详，余并委中书舍人吴秉信、王纶、权给事中凌景夏、仍添差权礼部侍郎贺允中分轮看详，务要详尽。」乙卯，沈该等言：「夜来星象全然退减，陛下尚未御正殿，臣子之心实不自遑。」上曰：「虽渐次消弭，朕方忧惧，恐未须如此，当与卿等交修不逮，上答天戒耳。」上又曰：「往时士子或因上书忤秦桧意，押往本贯或他处听读，不曾检举施行。」该曰：「圣虑及此，寒士之幸也！」诏故赠右谏议大夫陈瓘特赐谥忠肃。先是，上谓辅臣曰：「近览瓘所著《尊尧集》，无非明君臣之大分，深有足嘉。《易》首乾、坤，孔子作《系辞》，亦首言天尊地卑。《春秋》之法，无非尊王。王安石号通经术，而其言乃谓「道隆德骏者，天子当北面而问焉」，背经悖理甚矣。瓘宜赐谥以表之。」丙辰夜，彗星没。丁巳，宰相沈该率百官拜表请御正殿，复常膳。诏不允。表三上，许之。戊午，诏：「近令诸路监司、守臣条具便民合行宽恤事件，提点刑狱官亲行决狱。缘四川去朝廷远，尚虑奉行灭裂，致实德不能及民。可令制置使萧振、总领财赋汤允恭催督。如奉行弗虔，按劾以闻，当重置典宪。」辛酉夜，天雨水银。

八月壬申，宰执进呈大理寺主簿郭倬转对论差役事。上曰：「自有成法，不须更改。今朝廷法令无不具备，但当遵守。比来轮对及之官得替上殿官，多是无可奏陈，致有率意欲轻变成法。有司看详，尤宜详审。朕观汉史，曹参遵萧何画一之法而汉大治。盖何所定律令既已大备，若徒为纷更，岂所谓治道贵清静耶？」癸酉，程昌时知桂阳军代还，论州县科配被于细民而不及于豪右。上谓大臣曰：「科敷不均，最为民害。出榜之说，朝廷累有指挥，唯是官吏为奸，恐民间尽知数目不得而欺隐，所以不肯出榜耳。」上又曰：「临安民有纳本户绢一匹被退，因询之，云：官中以不经揽，户不肯交。朕令人用钱五千五百买之，乃好衣绢，已令韩仲通根治。近在鞞毂尚尔，外方想不胜其弊也。」乙亥，右正言凌哲论改官之弊：「险巧之徒，多行贿赂，荐章一纸，阴求先容，有费及五六百千者。欲革而正之，以增考第、减举员为救弊之术。」上谓大臣曰：「祖宗旧法未易轻改。在祖宗朝，凡事悉本仁恕，未尝真决一士大夫，惟于赃罪则不贷，盖以赃罪害及众，不可不治，故在法：所举之人犯赃，举

主当与同罪。然自来不曾举行，故人不知所畏。但严举官之令，有犯者必与施行，则人自知畏，前弊自可革。』沈该等曰：『陛下察见弊源如此，臣等谨当遵禀。』诏秦垞、郑时中、秦焯、秦焯、沈兴等所带阶官并易右字，曹冠、周寅、郑绩并驳放。先是，淮东提举朱冠卿应诏上书，论：『故相当权，私于子孙，私于族里、亲戚，私于门下险人秽夫，滥窃儒科，复占省额。乞于曹冠等八人阶官以右易左，俾正流品，却将向来侵取人数复还今举额。』诏侍从、台谏看详。中丞汤鹏举言：『冠卿所请，委得允当，但以有官人赴试者合带右字，如无官人赴试者，合行驳放，庶协公论。』故有是旨。其后又驳放曹纬一名。辛巳，新荆湖南路转运判官李邦宪直秘阁，新知秀州张偁为两浙路转运判官。壬午，上谕大臣曰：『新除二漕臣，卿等可召至堂中，面谕与近屡降宽恤事件，令遍诣所部，税赋之足否、财用之多寡、民情之休戚、官吏之勤惰，悉加访闻。如有奉行弗虔、职事不举者，并按劾以闻，庶几可以警动诸路，使皆知所视仿。』癸未，宰执进呈淮南漕司具到米价最贱处，每斗一百二三十文。上曰：『昨闻淮南米贱，朕恐伤农，故欲乘时收籴以惠民。今米价如是，则未须急，候价减，每石亦不下一千。至时若户部无钱，朕当自支一百万缗令收籴也。』甲申，言者乞令侍从官考察县令政绩。上曰：『此不须行。侍从何缘遍知县令能否？兼已委逐路监司考察闻奏矣。』上又曰：『大率赏罚须当并行，政治显著者即与升擢，无状者即与降黜，则善恶知所劝沮。』乙酉，沈该等奏：『今岁科举极整肃，有传义挟书者扶出。』上曰：『朕于此事极留意，异时宰执、侍从皆由此途出，若容冒滥，所谓拔本塞源也。』己丑，诏蠲建康府绍兴二年以后至二十年终积欠内库折帛钱二百三十三万余缗、绢二十万七千余匹，以守臣张焘建言累政以来，积年拖欠，岁久无所从出，上特恩也。辛卯，参知政事程克俊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左朝散大夫景箴言四川虚估之数，诏户部看详来上。后二日，宰执进呈次，上曰：『景箴所论，须量与减损。若令看详，虽行下数十次，何益？莫若便令总领所契勘，合蠲减数目具申朝廷，庶几民受实惠。朕自即位以来，如土木玩好、边事锡予，未尝一有妄用，凡以为民而已。』甲午，尚书吏部侍郎兼权尚书张纲参知政事。丁酉，宰执进呈右正言凌哲论上饶知县李维柅不法，上令放罢取勘。上又曰：『近监司殊不举职，州县官有犯，台谏论列得实，监司亦不加罪。自今有犯，监司若不按发，并当行遣，或降官，或罢任，使之知畏。诸路行遣三两人，即无不举矣。』

九月庚子朔，奉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吴璘领御前诸军都统制职事、判兴州。自建炎以来，未尝有使相为都统制者，故改命之。璘尝自著书，号《兵要大略》，谓金人有四长，我有四短。当反我之短以制彼之长。盖彼之所长曰骑兵，曰坚忍，曰甲重，曰弓矢。吾当集蕃、汉所长而用之，故以分队制其

骑兵，以番休迭战制其坚忍，制其甲重则劲弓强弩，制其弓矢则曰以远克近、以强制弱。其说甚备。至于阵法，有图而无书焉。诏自今州县官赃私不法，监司失按察者，令刑部具名取旨。辛丑，沈该等奏：『安南人欲买撚金线段。此服华侈，非所以示四方。』上曰：『华侈之服如销金之类，不可不禁。近时金绝少，由小人贪利，销而为泥，甚可惜。天下产金处极难得，计其所出，不足以供销毁之费。虽屡降指挥，而奢侈之风终未能绝，须申严行之。』诏增置太学正、录各一员。乙巳，翰林学士兼侍读陈诚之同知枢密院事。己酉，初。潼川府转运判官王之望被朝命措置铜山县铜事，乃籍匠户置场烹炼，仅得五百斤。之望乃请岁以六千斤为额，遇闰增五百斤。从之。壬子，诏诸路监司、守臣条具到裕民事，令给、舍看详以闻。癸丑，右朝奉郎邹栩追毁出身，除名勒停，送吉州编管。栩知处州犯人己赃，为右正言凌哲所按。法寺当流三千里，宰执以狱上，上曰：『是入己赃否?』沈该曰：『据按是入己。』栩乃浩子，上曰：『浩元祐间有声称，其子乃尔!』遂蹙额久之，曰：『既犯赃，法不当赦。可特免真决，仍永不收叙。』上又曰：『朕观祖宗时赃吏多真决。迩来殊不知畏。卿等可令有司检坐祖宗朝行遣赃吏条法，下诸路先行戒谕，使之晓然皆知祖宗立法之严。自后有犯，当依此施行，必无少贷。』甲寅，尚书省检会天圣、绍兴真决赃吏指挥。诏刑部镂板行下。戊午，诏：『自今用举士改官关升人，令吏部置籍。被举人犯赃，其举官具名取旨施行。如已被人论讼及他司按发、台谏论列，即不许旋行首举。』上以吏徇私受赇妄举者众，故条约之。庚申，知临安府蔡疑请对。上谓大臣曰：『朕当谕以束吏奸、即还商贾物货及木植价钱，勿留民讼，如见得曲直，即当面裁决。其他如御膳之属，近来未尝取办，虽用片纸，亦不责其供应。』沈该曰：『今日天府之弊，莫大于此三者。陛下爱民如此，天下幸甚!』甲子，知枢密院事汤思退言：『祖宗旧制：枢密院奉圣语，则副使录之。比岁不举行。欲依旧制，闻语恭即书记，同时政记上进，降付史馆。』从之。丙寅，上谓沈该等曰：『大理寺人命所系。近闻吏多受赇，最为不便。不知请给比京师如何?若禄薄，须量增，然后可责其守法。』己而户部言：『欲据见请十分为率，量增三分。』上可之。戊辰，御史中丞汤鹏举言：『法者，天下之所通用。例之所传，乃老奸宿赃秘而藏之，以舞文玩法、贪饕货赂而已。不用法而用例，古未之闻也。若刑部之所以断罪，吏部之所以驭吏，最为剧曹。此正猾吏可以上下其手而轻重其心者。伏望明诏吏、刑部条具合用之例，修入见行之法，以为中兴之成宪。』从之。后四年乃成。

冬十月辛未，沈该等奏：『近以内教有司依年例供进赏赉物帛，有旨退还者半，仰见陛下俭德。』上曰：『赏赉何必许数?如此撙节，岁中自可省数百万缗。』该曰：『陛下每事节约，以宽财赋，天下幸甚!』癸酉，知随州田孝孙

直秘阁，以京西诸司言其公廉俭素，流移安业也。是日，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陈正同入对，言：『县令之职最为近民，惩戒既严而不旌异循良，恐亦有所未至。望令诸路监司采访，拔擢一二，不次用之，庶几威惠兼行，人知劝沮。』上曰：『卿言正合朕意。早方有一郡守为监司所荐，已令除职因任，仍俟更终升擢之矣。』乙亥，诏以蜀去朝廷远，郡守尤须得人，令监司、帅臣各举知县资序以上堪充郡守者二人，制置、总领、提举茶马各举三人。犯赃及不职与同罪。令尚书省置籍。甲申，沈该等奏：『昨日进安奉皇太后回銮事实礼物，陛下悉退出不受。皇太后圣性节俭，而陛下仰能承顺太后之美，天下幸甚！』上曰：『宫中别无使用，自不须许多礼物。皇太后今年七十七岁，而步履康健如五六十岁人，自古帝后无有也。』

臣留正等曰：显仁皇后躬俭节用，出于天性，中外之人，莫不闻之。如有司进金唾壶，则曰：『宜易以涂金。』宫中燕饮用伶官才三两人，所予缗钱无几，岁进金帛帑积已充牣，而一铢一楼不妄用，此自古母后所未有之盛德也。而我太上皇帝且能曲意以顺承之，虽以朝廷大庆，奉慈宁万年觞，而有司礼物皆却而弗受。噫，两宫之间，慈孝相承，而加之以恭俭，宜乎天人叶相而享天下之盛福也。

丙申，宰执进呈秀州守臣邓根按崇德知县林善问不法科借折帛钱事。诏罢善问，仍取勘。上曰：『科借钱若一一在官犹可，恐因而入己。大抵赃吏最为民害，今后须尽追赃物，不然自谓虽得罪，犹不失为富人，无所惮也。』丁酉，诏前特进张浚依旧令永州居住，俟服阕取旨。先是，浚奉母丧归葬于蜀，行至江陵，会以星变诏求直言。浚虑金数年间势决求衅用兵，而吾方溺于宴安，谓敌可信，荡然莫之为备。沈该、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厌天下望，朝廷益轻，虽在苦块，不得不为上终言之，乃复上奏，大略言：『向者讲和之事，陛下以太母为重耳。幸而徽宗梓宫亟还，此和之权也。不幸用事之臣肆意利欲，乃欲翦除忠良以听命于敌，坐失事机二十余年，有识痛心。臣愿陛下深思大计，复人心，张国势，立政事以观机会，未绝其和，而遣一介之使与之分别曲直、逆顺之理。』万俟卨、汤思退见之大恐，以为敌未有衅，而浚所奏，乃若祸在年岁间。惑笑以为狂，御史中丞汤鹏举即奏：『自在草土，名系罪籍，要誉而论边事，不恭而违诏书。岂复能为国家长虑却顾？徒以闲居日久，惟几复用耳。』故有是命。

闰十月丙午，诏：『廉州岁贡珠子，虽祖宗旧制，闻取之颇艰，或伤人命。目今可罢贡，蠶丁纵其自便。』翌日，上谓宰执曰：『朕尝读《太祖实录》，见刘鋹进珠子马鞍。太祖知鋹所采珠子甚多，日役鋹丁数千人，死者不少。朕以谓珠子非急用之物，既是难得，且伤人命，故特令罢贡，以为一方无穷之

利。』己酉，刘伯英特勒停，送连州编管。以右正言凌哲论其谄附秦桧，在江西、湖南赃淫僭侈也。辛亥，尚书省请以去年十月二十二日以后朝廷所行宽恤事件编类成册，镂板颁降。从之。壬子，徽猷阁直学士致仕胡寅卒于衡州。寅既退居，乃著《读史管见》三十卷，论周、秦至五代得失。其论甚正。盖以蔡京、秦桧之事数寄意焉。其书今行于世。甲子，尚书吏部郎中孙道夫试太常少卿。道夫入对，论蜀中税绢之外，有和买，有预俵，又有激赏，而蜀民尤以激赏绢为苦。税米之外，有远仓，有和余，又有对余，而蜀民尤以对余米为患。以至碱泉退缩，盐额顿亏，酒徒零落，课息欠少，破产失业，比比皆是。有司务增茶额以求羨余，禁系山氓使输虚息。欲革其弊，虽救焚拯溺，不足以喻其急也。』上感其言，诏制置使司相度闻奏，而道夫有是命。

十一月甲戌，权礼部侍郎辛次膺言：『今诸路岁入数目实多，使有以理财而其入无欠，有以节财而其出有节，则岂特财用充足，盖将储蓄沛然有余矣。愿诏左、右司同户部取朝廷一岁中出入之数，其入数拖欠失陷者严立谴罚，其出数则更加裁酌，立为之数，不得增添。』上曰：『此诚今日急务。然止有三说：生财、理财、节财是也。比年生财之道讲求略尽，唯理财多因官司失职，致有拖欠，使州县得人，必不至此。若节财，则用莫大于给军。既有定额，无从裁省。今便当撙节，不可妄费。』遂令吏部侍郎陈康伯、户部侍郎王侁、大理少卿陈章同措置。壬午，上谓大臣曰：『近太学试补弟子员，中程者诗赋多而经义少，数年后，恐经义科废矣。宜令兼习经义。』沈该等请俟省试毕，上可之。丙戌，尚书省言：『被旨裁减吏额，法行当自近始。乞裁定三省、枢密院近来所添名额。』于是六曹、寺监、百司各以旧额及新置人数来上，朝廷悉加裁损焉。癸巳，吏部员外郎王晞亮言[6]：『国家取士，词赋之科与经义并行。比学者去难就易，竞习词赋，罕有治经。至于《周礼》一经，乃绝无有。望自今经义文理优长合格人有余，许将诗赋人材不足之数通融优取，仍以十分为率，不得过三分。』从之。

十二月癸丑，尚书右仆射万俟卨上《重修贡举敕令格式》五十卷，《看详法意》四百八十七卷。甲寅，罢江淮等路提点坑冶铸钱司，以其事付转运司。己未，宰执闻进呈殿中侍御史周方崇论陈惇、赵迪之贪暴无耻。上曰：『朕见人才难得，未尝不留意爱惜，每谕台谏以风闻言事，不可容易，须再三询访。朕惟言者之听，岂可不审？』庚申，上谓大臣曰：『昨下诏求言，四方之士陈献甚多，朕一一披览，所言利害，极有可取。宜择其议论尤切当者量与擢恩，庶几有以劝之。』时应诏者甚众，而后省以敕令所删定官杜莘老、新黄州州学教授潘慈明为首，乃各循一资。秘书省著作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黄中言：『恩平郡王讲《礼记》终篇。』诏令讲《易》。时王府官龙渊已亲幸，他教

授或与之过从觞咏，中独未尝与之坐朝夕，见则揖而退。其后他教授多蒙其力，而中独不徙官。

辛丑绍兴二十七年春正月戊子，诏侍从各举宗室京朝官材识干治者二人，特与召对。初，朝廷岁于江浙、湖南、福建诸州市军器物料，而州县以无本钱，率于人户物力钱上敷纳，民甚苦之。甲午，诏皆以县官钱偿其直。乙未，诏两省、台谏、侍从有服亲省试合格者，令礼部具名以闻。自是遂为故事。

二月丁酉朔，诏自今国学及科举取士，并令兼习经义、诗赋。内第一场大小经各一道。永为定制。壬寅，江南东路提点刑狱公事徐天民劾信州守臣周葵不恤郡政。上谓宰执曰：『大抵元历知县、谙政事，然后付之一郡，必优为之。今周葵止因昨在言路好论事，遂得虚名，魏良臣力荐之，及治郡，乃不职。与宫观，宜矣。』甲辰，诏试中武学生依监学例给绫纸。丁未，权尚书礼部侍郎辛次膺试给事中。自巫伋迁后，给事中不除者七年。张子华除名勒停，送万安军编管，仍籍没家财。子华尝提举广南市舶，言者奏其赃污不法，遣大理寺丞莫濛即广州鞫之。法当绞，故有是命。礼部贡院奏：应博学宏词科左迪功郎周必大合格。诏堂除建康府府学教授。普安郡王见其所试，以为有掌诰才，大善之。壬子，宰臣沈该等言：『太庙仁宗、英宗两室前柱生芝草。』欲率百官拜表称贺，许之。戊午，御史中丞汤鹏举参知政事。鹏举为台官凡一年有半，所论皆秦桧余党，他未尝及之。

三月己巳，侍御史周方崇请京局改官并先注知县。上以问宰执，沈该曰：『选人改官后涉历亲民，实为良法。』上曰：『徽宗尝言：仁宗朝每除执政大臣，必先问曾历亲民否。盖亲民则龙通世务，置之廊庙，天下利病知过半矣。此朕昔年恭侍，亲闻玉音，诚可谓万世法也。』遂从之。丙子，宰执进呈从官所举人材。诏并赴行在。诏两省官依侍从荐所知。丙戌，上御射殿，引正奏名进士唱名。先是，御笔宣示考试官曰：『对策中有鲠亮切直者，并置上列，以称朕取士之意。』时王十朋首以法天揽权为对，阎安中策言：『太子天下本，臣愿陛下断自宸衷，蚤正储位，以系中外之望。』详定官定十朋为第九，编排官孙道夫奏其词语鲠切，上览之。前三日，谓大臣曰：『今次举人程文议论纯正，尤多切直，自此人才极有可用。』翌日，又谓大臣曰：『昨览进士试卷，其间极有切直者。如论理财，则欲省修造。朕虽无崇台榭之事，然喜其言直。至论销金铺翠，朕累年禁止，尚未尽革，自此当立法，必禁之。去年交趾献翠毛五百尾，朕未尝用，当焚于通衢。』汤思退进曰：『陛下旌直言以冠多士，焚翠羽以革侈靡，皆盛德事。』时上临御久，主器未定，大臣无敢启其端者。安中对策，独以储贰为请。上感其言，擢安中第二，遂赐王十朋等四百二十六人及第、出身。始蜀人之未集也，上数有展日之命。沈该奏：『天时向

暄，恐陛下临轩不无少劳。乞一面引试，后有至者，臣等策之，中书定其高下。』上不许，曰：『三年取士，朕岂惮一日之劳耶？』及唱名，至安中及第三人双流梁介，上连举首，谓该曰：『如何？』该大惭悚。丁亥，特奏名进士李三英等三百九十二人、武举进士赵应熊等十五人、特奏名一人授官有差。应熊武艺绝伦，且试南省为第一人。上谓大臣曰：『今次魁选，文武皆得人。应熊弓马甚精，文字亦可采。朕乐于得士，虽终日临轩，不觉倦也。』诏自今宫人以销金铺翠为服饰者，令会通门讥察犯人，追赏钱千缗、经手转入皇院子等，并从徒二年科罪。用王十朋之言也。己丑，诏减三川对余米十六万九千余硕、夔路激赏绢五万匹、两川绢估钱二十八万有奇，又减茶引钱九十五万余缗。上谓宰执曰：『前日下有司详其事，正欲知向后兵食无阙，使民被实惠。若无以善后，恐又别有改更，非所以裕民。初讲利害，想四川之民日望蠲免，今此足以慰其心矣。』辛卯，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万俟卨薨。甲午，除民间买卖耕牛之税。

夏四月庚戌，宰执进呈赵逵所荐士。上曰：『三吴才行之士，往往知其姓名。惟蜀中道远，其间文学行义有可用者，不由论荐，无由得知。前此数年，蜀中仕宦者例多隔绝，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也。』自秦桧专权，深抑蜀士，故上语及之。沈该曰：『近日蜀中士大夫多被荐举，已得旨随材召用。』上曰：『甚善。』壬子，权尚书刑部侍郎张洵降一官放罢。先是，洵奉诏荐主管官告院鲍誉召对，而人才凡下。上谕大臣曰：『朕不能尽识天下多士，故令侍从、台谏各举所知。若不精审，非朕求才之意。』乃罢之。己未，玉牒所进呈太祖、太宗、魏悼王三祖下仙源类谱。壬戌，进呈阁门祇候赵应熊拟江南东路安抚司准备差遣。上宣谕曰：『朕观应熊所试，弓马、文字皆有可采，可谓有用之才。』汤思退曰：『应熊初入仕，且以帅司准备将处之，以养资望。』上曰：『善。』

五月丙寅，敷文阁直学士、左承议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萧振特转左朝奉大夫，落直字。上以振治蜀有声，执政请进一职、迁四官。上曰：『四川善政，前有胡世将，今有萧振。振蠲减重赋，蜀人安之。近荐武帅，又皆得人。可除直学士。』戊辰，上谓辅臣曰：『今四方无事。当以民事为意。监司、郡守不可不得其人。』辅臣进呈湖南转运司奏知长沙县常禋名臣之后，修洁自持，束吏爱民，众所称誉。诏进禋一官，俟任满与升擢。壬申，上谓沈该曰：『顷蜀中岁贡锦绣帘幕，虽民之幼女，亦迫以供役作。其扰如此，朕令止之，蜀人极喜。近又减四川民输至一百二十余万，民力必稍宽矣。』癸酉，兴化军免解进士彭与进所著《周易解义》及《神授图》、《太极歌》，诏特补下州文学。己卯，新明州州学教授郑次云入见，奏请守令阙则择清望官，台谏阙则

择郡邑循吏为之。上谓大臣曰：『朕用人，正欲内外适平，如监司、守令治状显著，不必一一召来，当赐秩赐金，且令久任。』遂以次云行国子录。

六月戊戌，西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萧振卒。振再守蜀凡二年，时利州旧宣抚司有积缗二百万，守者密献之朝，下制置司取拨。振曰：『此所以备水旱军旅也，一旦有急，是又将取于民。』请于朝，留其半。比卒，蜀人思之。甲辰，宰执进呈秘书省著作佐郎黄中转对，言：『仰惟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厉精求治，常虑万事之几不能遍烛，首举旧章。每遇起居日，俾百寮转对。陛下厉精庶政，无异于神宗之用心，故百寮转对，至今行之，未尝废也。然而二十年间，大臣专恣，好佞恶直，一时习尚，往往以言为讳。凡所建明，不过毛举细故以塞责而已。如神宗皇帝所以诏告丁宁，盖未之有也。臣谓陛下宜追述神祖之意，特降诏书申饬在位：自今以往，应转对之官有所开陈，要在竭诚尽忠，切于治道，毋得蹈常袭旧，排摭细微，以应故事。然后陛下观其人，择其言，而为之虚心访问，俾得以尽其情实。积日累月，庶几有补于万一，则旧章不为虚设矣。』上览疏，曰：『中所论极当，大抵转对之法，恐朝政阙失、民间利病有不得上闻者，皆当论奏。自秦桧当国，转对之名虽不废，而所轮者，不过大理寺官数人，摭摭细微，姑应故事而已，初无鲠切有及于时事者。如此则缪悠之谈，何补于国？今中所言颇合朕意，可令士大夫知之。』戊申，知枢密院事汤思退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壬戌，秘书丞杨邦弼、校书郎陈俊卿并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俊卿为学官，多所裨益。一日，普安郡王习球鞠，俊卿微诵韩愈《谏张建封书》以讽，王即诵全文，不遗一字。俊卿退而喜曰：『王聪明而乐从谏，社稷之福也。』

秋七月庚午，王师心言：『鼎、澧、归、峡产茶民私贩入北境，利数倍。自知戾法不顾，因去为盗，由引钱太重，贫不能输，故抵此。望别创凭由，轻立引价，既开其衣食之门，民必悔过改业而盗自弭矣。』上览疏，谓宰执曰：『茶盐禁榷，本为国用所需。若财赋有余，则摘山煮海之利，朕当与百姓共之。姑遵旧制可也。』户部侍郎林觉言：『国朝庆历以来，岁铸钱一百八十余万缗，其后亦不下百万，如前年犹得十四万缗，去年犹得二十二万缗。而提点司官吏徒糜禄廩，朝廷罢之，但付之漕司。议者以为诸路物料有无不等，运司不相统辖，无以通融鼓铸。欲出户部钱八万缗为饶、赣、韶三州铸本，委各州通判、主管漕臣往来措置。今岁权以二十三万缗为额，即不得复以旧钱代发。』从之。江南西路转运判官黄仁荣知衢州，荆湖北路转运判官杨沂移江西路。上览除目，曰：『监司守臣席未及暖，已辄更易。不惟迎送劳费，而官吏军民于刑教狱讼，亦莫知所适从。自今悉令久任。』辛未，下诏戒敕污吏。癸酉，下诏戒饬监司、郡守：『举劾守令，毋得观望当路，狹情徇私。有赏有罚

，朕当信而必之。』丙戌，御药院言：『永佑、昭慈等攒宫，帝后生辰酌献，所用铺翠镂金花。乞以药玉叶漆金纸代充。』从之。时上禁销金铺翠甚严，自禁中始。

八月甲午，三省拟京西转运副使霍蠡知潭州。同知枢密院事陈诚之言：『蠡有风力，必能为陛下办事。但京西难得其人。闻知鄂州熊彦诗久谙军中事，可以除代。』上曰：『蠡历官多年，在京西尤镇静。彦诗累任郡守，此二人皆可用。朕思今天下无事，惟在留意监司、郡守。卿等皆持公心，商确人才。朕谓虽未尽得人，将见十得七八矣。』诚之曰：『臣获与庙堂末议，虽迂愚无取，至于进拟人才，实不敢萌私意。』上曰：『朕用卿为执政已及一年，卿见朕听断之际，曾有一毫私意否？』诚之曰：『陛下无私如天地，臣夙夜奉承，实千载之遇也。』乙未，参知政事汤鹏举知枢密院事。丁酉，诏重修宗学，用宗丞吴景偁请也。辛亥，诏诸路换给不尽僧道度牒并纳礼部，用三省请也。上曰：『昨权礼部侍郎贺允中上殿，朕问即今僧道之数。允中言：有僧二十万，道士才万人。朕见士大夫奉佛，其间议论多有及度牒者。朕谓目今田业多荒，不耕而食犹有二十万人，若更给度牒，是驱农为僧。且一夫受田百亩，一夫为僧，即百亩之田不耕矣。佛法自东汉明帝时流入中国，终不可废，朕亦非有意绝之，正恐僧徒多则不耕者众矣。』己未，汤鹏举奏：『前日罢坑冶铸钱司归诸路转运司，必能就绪。』上宣谕曰：『此一事，朕询之士大夫，亦无他说，独王珪再有章疏。朕谓凡有建立，人各以所见相可否，归之至当而后可。若一人唱之，百人和之，事或未当，朕则何取？』庚子，诏置提领诸路铸钱官于行在，命侍从或卿监一员，置官属二员。

九月癸酉，参知政事张纲罢知婺州。吏部尚书兼侍读陈康伯参知政事。戊寅，诏：『淮南、京西、湖北路州军自绍兴十四年至二十七年合起内藏军绸绢钱帛可并与蠲免。日后合起发数目，令逐路提刑、转运司官亲巡所部，度量事力，开具的实合发纳分数以闻。自来年始。』先是，诸路久逋内藏库绍兴甲子以后合发上供钱帛，上欲悉与蠲之，以谕宰执沈该曰：『昔唐玄宗有云：「朕虽瘠，天下肥矣」。大哉王言，此所以致开元之治也，朕有取焉。朕约于奉己，内帑未尝妄费一金。边郡所欠故多，然户口未复，责输实难，可悉与蠲免。』癸未夜，雷。乙酉，新知汉州于霖入辞。上曰：『蜀中地远，卿至官，有民间疾苦利病，一一奏来。仍须速行，不宜缓也。』丁亥，秘书省校书郎叶谦亨言：『祀典散佚，望酌景德故事，命礼官及秘书省取祭祀之式勒成一书，目曰《绍兴正辞录》，以为彝制。』从之。

冬十月丙申，上曰：『朕在京师时，惟开封府颇类外官，官司如大理寺、御史台，法令严密，官吏谨畏，无敢于以私者。自渡江以来，大理寺治狱官吏

极有奸弊，至于容情请托，贿赂公行。玩习既久，理宜惩革。』乙巳，以讲筵读《三朝宝训》彻章燕儒臣，始用化成殿乐。侍读王师心因讲毕，奏曰：『祖宗创业垂统，所以长虑却顾，为万世子孙之计甚备。熙宁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今，不可不监。』又言：『帝王之于史，其要在于观得失、究治乱。今进读《汉书》，愿摘切于治体者读之。』己未，上谓宰执曰：『近臣僚献利害，往往各述己见，未必知有无见在之法。自今宜令有司讲究详审，无轻改祖宗成宪。』汤思退等曰：『臣僚奏请，不惟未详条具，固有便于一方而不可行于天下，岂容轻议改法？当依圣训行之。』辛酉，诏四川制置司、总领所、转运、常平司各具所部州县有无旱伤闻奏。如有旱伤，即行减放，仍以旧宣抚司桩积钱米赈济之。

十一月癸亥朔，诏减福建路转运司钞盐钱每年八万缗。初，提举常平茶盐事张汝楫乞行钞法，上问同知枢密院事陈诚之如何，诚之曰：『闽中山溪之险，细民冒法私贩，虽官卖盐，犹不能绝。若百姓卖盐，岂无私贩之弊？第恐不尽请钞，则有亏额。』上曰：『中间福建曾用钞法，未几复罢。若可行，祖宗已行之，不待今日。正如万户酒，前日欲榷者甚多，然竟不可行。大抵法贵从俗，不然不可经久。』时福建岁认钞钱三十万缗，乃诏减八万。自此漕司及州县稍舒，不复抑售于民矣。乙丑，太常少卿充贺金国正旦使孙道夫、阁门宣赞舍人充副使郑朋辞行。道夫既至敌廷，金主亮诘以关辅买马非约，始欲败盟。己卯，刑部奏百姓张璘等用药杀人，劫取官纲公事。上曰：『此罪当死。古者用刑，贵情法相当。祖宗以来，好生之德，间有用例贷死刑者，然不可为常。苟当死而不死，无以禁暴戢奸，恐杀人愈多，非爱民之道也。』辛巳，右正言何溥请特召大臣毋庸数易郡守。上谓宰执曰：『此论切中时病，近亦有因事移易者。今非甚不得已，且令成资。』汤思退曰：『岂惟郡守，监司亦然。昨因近臣荐除监司，至春间往往当替，欲于卿监、郎官中择资浅者，令中外更代，皆至成资而罢。』上曰：『如此，不惟免迎送之扰，亦可革内重外轻之弊矣。』丙戌，进呈给事中贺允中封驳吴国长公主女夫直秘阁郑珙陈乞转官添差浙东帅司参议官事。上曰：『命下逾两旬，郑珙已被受差遣敕矣。』宰执退，召允中至堂，面谕圣旨。允中申执所见，不欲中易。翌日再进呈，上曰：『虽稍后时，所论极有理，当曲从之。所降转两官指挥更不施行。』丁亥。知枢密院事汤鹏举罢为资政殿学士、提举在外宫观，免辞谢。以殿中侍御史叶义问累疏论其罪，寻诏落职。己丑，宰执进呈次，雪大作。沈该等称贺。上曰：『前此久雨，深以为虑，幸而谷价不至腾踊。今得此雪，来年二麦必大丰稔也。』

十二月乙未，权吏部侍郎凌哲以汤鹏举所荐不自安，乞守小郡。上曰：『朕尝与台谏论大臣出处，或以罪去，但及其身足矣。至所荐引，当观其人。若

不问贤否，一切斥逐，是使之为朋党，非公正之道也。』

臣留正等曰：元祐相司马光尽取熙、丰之政与其人而更新之，天下至为相贺，而程颢独有忧色。蔡确新州之窜，一时大臣有名望如文彦博、吕大防；台谏知大体如刘安世、范祖禹，皆以为当然，而范纯仁独为之慨然曰：『缙绅之祸，自此始矣。』夫成败兴废，天也。君子能为其可为者。至其不可为，则安之以俟命而已，固奚暇他顾？然独不观诸水乎，顺而导之则行，激而怒之则搏。今以其泛滥无畔际也，堤而障之，曰：『吾以止水也。』激而不已，奔怒四出，臣见决堤破岸，伤物转甚耳，恶乎止？大哉太上皇帝之言也，其殆知消息盈虚者乎。夫渐而察之则不遽，择其已甚而去之则不苛，薄其法以待其改则不怨。使元祐大臣家存斯言，则士君子之纷纷窜逐，奚至如绍圣之甚哉？纵使有之，必不至空天下君子党而籍之，更历再世，以至于危乱而不悟也。虽然，天下之更相是非，岂有既哉？太上皇帝之言，臣愿圣子神孙万世宝之。

诏诸路帅臣、监司于本路武臣大使臣已上及见任寄居历任有劳效之人，每岁各举二员，以备量才任使。两浙转运副使赵子浦言：『被旨措置镇江府沙田，欲选官打量，随地肥瘠，轻立租课，就令佃人耕种，所有已前收过租利不少，依条合尽行追纳入官。』诏人户冒佃积年、收过租课时免追纳其田，疾速拘收措置。甲辰，上谓宰执曰：『监司、郡守固当久任，然其间老病之人，难以使之在职。盖移易不过有迎送之扰，而废弛则贻患于一路一州，利害孰为轻重？今后有如此等，可与宫观，理作自陈。』

壬寅绍兴二十八年春正月壬午，罢广南十州岁科黄河红藤钱二千九百余缗。是日，雷。甲申，上谕大臣曰：『比既诏监司刺举守令，而监司贤否勤惰，将使谁察之？宜为立法。』乃诏监司贪堕不法，台谏自当弹奏。其治状显著之人，令台谏、侍从三人以上公共推荐，三省考察取旨。丙戌，太府寺丞郑知刚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知刚入辞，上以其老病增剧，谕大臣曰：『监司非养痍之地，可改授一差遣。』遂以为江南东路安抚司参议官。庚寅，上谓辅臣曰：『闻闽中民户输纳苗米，每斛为钱八千，有诸？』同知枢密院事陈诚之曰：『近岁有之。』上曰：『闽中米斛几何？』诚之曰：『三千。』上曰：『使此钱悉以助国，犹恐有伤于民，况资州县妄费乎？其令以实直取之。』

二月丙申，同知枢密院事陈诚之为知枢密院事。先是，诚之因奏事，上曰：『卿文人，读书乃知兵务如此之熟。』遂进用之。乙巳，尚书工部侍郎王纶同知枢密院事。

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阴云不见。宰相欲率百僚称贺，御笔：『日月薄蚀，乃上穹垂戒。而有司以阴云不见，欲集班拜表称贺，殊非朕寅畏天威之意。』令毋得称贺。翌日，宰执共赞所降诏语。上曰：『朕德薄不足以格天，阴

云蔽日，盖偶然耳。至于时雨滂霈，此乃可喜也。』甲子，福州童子庄大成十岁能诵经史书。上谓辅臣曰：『朕即位以来，童子以诵书推恩者多矣，未闻有登科名显者，何也?』诏免解罢之。丙寅，雷。丁卯，玉牒所上三祖下仙源积庆图。秘书少监曾几等上《神宗宝训》一百卷。丙子，宰执进呈殿中侍御史叶义问言『宰执、侍从荐引人才，须先赴都堂审察，乃令上殿。』上曰：『天下人才若非宰执、侍从荐引，朕亦何缘尽识?俟召到，并令引对，不须审察，但临时除授足矣。近来士大夫以内任为荣，以朕观之，正当以民事为重。或监司、郡守有阙，可择行在官更迭补外。其外官有奉法循理、实惠及民者，亦须召擢，庶几内重外轻之弊可以渐革。』乃诏今后侍从以上荐引人才，并须文行相副，治绩昭著，务得实才，以详延之意。戊寅，诏曰：『朕式稽古训，为官择人，均治内外。可今后侍从有阙，通选帅臣及第二任提刑资序曾任郎官以上者；卿监、郎官阙，选监司、郡守之有政绩者，并须治状昭著及有誉望之人。卿监、郎官未历监司、郡守者，令更迭补外。在内官除词臣、台谏系朕亲擢，余并须在职二年，方许迁除，庶内外适均，无轻重之偏，职业修举，有久任之效，以副朕重民事之意。』甲申，内藏库言：『湖、婺州所起绫罗率纒薄不堪，三省拟欲退换。』上曰：『此皆民所输纳，若却回其物，未必及民，必致重扰。朕不欲如此，第令薄惩两州受纳官可矣。』

夏四月丙申，诏文臣中大夫至朝奉郎、武臣武功大夫至武翼大夫陈乞致仕、亡歿在出敕前而不曾犯人已赃及私罪徒者，许荫补；即亡歿在致仕后，或已致仕而未亡歿之人，但不犯入己赃，即许荫补。用权吏部尚书王师心请也。自是犯私罪徒之人，皆得以遗恩任子矣。甲辰，福建转运判官赵不溢奏南剑州禁军作闹。上曰：『治军与治民不同。又事有虽大而可阔略、虽小而不可贷者，顾其情如何耳。此岂可姑息?自今有犯，但当行法。更当精择守臣，使任其责。』

五月癸亥，严州遂安民江大明等作乱，犯衢州。官军获之，是日以闻。上曰：『既已获贼，赏宜速行。若稍缓，即失信于人，无以示劝。』既又奏赏事，上曰：『土豪赏太轻，宜加一等。朕于赏典，必务从厚，不然无以劝功。又不可滥，若厚赏而复滥，尤非劝功之道也。』庚午，权户部侍郎徐林奏版漕调度阙乏。上谓大臣曰：『祖宗以来，所用亦广，未闻不足。今朝廷无他浮费，于经费中又务从约，而有司每告乏，何也?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藏之于民，犹外府也。」为今之计，但当裁节，不可取之于民。』甲戌，宗正少卿杨偁乞将取应宗子比府监进士理年免举。上曰：『此自有成法，遵守可也。祖宗以来，若可行，不至今日矣。』丁丑，起居舍人洪遵请以经筵官除罢及封章、进对、燕会锡予、讲读问答等事悉行编录，以《迩英记注》为名。从之

。自是年秋讲始。是月，金主亮谋欲再修汴京而徙居之，为南侵之衅。

六月壬辰，入内修武郎蒋尧辅除名，不刺面，配新州牢城。尧辅为永佑陵都监，以不法属吏当死，上因谓辅臣曰：『朕待内侍加严，故比前犯法者少，以此知人主之于臣下以严御之者，乃所以爱而全之也。』癸巳，礼部言：『目今诸州保明到童子乞试者，欲依祖宗典故，并送国子监；试验讫，如合格者，送中书，宰执聚厅，舍人挑试；又合格者，取旨推恩。』从之。是日，流星昼陨。丙申，诏以盛暑，遣翰林医官四员遍诣临安府城内外诊视居民。合用药，于和剂局应副，俟秋凉罢。是日，嘉陵江水溢入兴州城，坏栈道。利州、大安军皆被水。甲辰，枢密院都承旨陈正同言：『诸路奏讞死囚，例多降配，非是。』上曰：『刑罚非务刻深，欲当其罪。若专事姑息，废法用例，则人不知畏，非所以禁暴戢奸。卿等可谕刑部，常令遵守成宪。』

史臣曰：言刑以不杀为仁，言法以抚摩苟安为得策。世言俗士，信哉！南剑言兵变，上曰：『此但可行法。』福州请宽海盗死，上曰：『此姑息耳。』不惟是也，以招安为非弭盗之法，以首身为非御军之法，明乎哉圣人之虑也。

秋七月辛未，右正言何溥言：『近期廷择取教授、通判之阙于部，以为堂除。臣独惜夫士大夫之才有长于为邑者，而置之无用之地，使百里之民不见由、求、卓、鲁之为政，甚可叹也。望用建隆、天圣故事，择大县阙为堂除。』上谓沈该曰：『朕谓天下事，治其末者不若治其本。县令，末也；监司、郡守，本也。若监司、郡守尽得人，则县何患不得人？卿等为朕择监司、郡守足矣。』既而吏部请依故事，遇堂除知县，下本部取阙供给，视诸州签判，余如溥所请。从之。戊寅，起居舍人洪遵面对，论铸钱利害，大略谓：『今钱宝不惟销毁作器用，而南过海、北度淮，所失至多。自罢提点官，复置属官二员，无异监司，而铸钱殊未及额。亦宜多方措置。』上谕大臣曰：『遵论颇有可采。前后铜禁，行之不严，殆成虚用。铜器虽民间所常用，然亦可以他物代之。今若自公卿贵戚之家以身率之，一切不用，然后申严法禁，宜无不戢者。』己卯，上出御府铜器千五百事送铸钱司，遂大敛民间铜器，其道、佛像及寺观钟磬之属，并置籍，每斤收其算二十文。民间所用照子、带鑿之类，则官鬻之。凡民间铜器，限一月输官。限满不纳，十斤已上徒二年。赏钱三百千许人告。自后犯者，私匠配钱监重役。其后得铜二百万斤。庚辰，上出御制郊祀天地宗庙乐章十三首示辅臣。甲申，给事中贺允中权吏部尚书。允中在黄门，多所驳正。尝因对论君子小人之异，允中言：『君子志在尊君，则不能无忤；小人志在悦君，故第为诡异，此不可不辨也。』上称美久之。允中又言：『闻陛下欲辟御苑以近某人园，果乎？』上曰：『谁为此言？』允中曰：『臣既有闻，不得不奏也。』上曰：『卿言甚忠。继有所闻，宜悉以奏。』尚书司封员外郎黄中守

国子司业。乙酉，诏诸路没官田并令出卖。知复州何渠言：『湖北路所卖茶引岁有常额，其间户口繁庶去处年额不多，是致小商私贩以规利。兼有人烟户口未及前时，而引数颇多，科及保正，甚者不问贫富，以丁口一例科抑。』诏提举司参酌人户多寡通融措置，毋得科敷。

八月戊子朔，诏置国史院，修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己丑，诏诸路风水灾伤州县，并令提举官检放苗税，而赈贷其不给者。用监察御史任古请也。戊戌，尚书右仆射、提举实录院汤思退等上《徽宗实录》一百五十卷。实录自八年秋开院，至是逾二十年乃成。旧秦桧所进，自元符三年至大观四年，至是再加增润，然犹多疏略云。上御垂拱殿，进呈讫，奉安于天章阁，又以小本进入禁中。壬寅，尚书省勘会张浚已服阙。诏落职、提举江州兴国宫，依旧永州居住。甲寅夜，地震。

九月己巳，初，环周以大理寺丞面对，论太湖地低，杭、秀、苏、湖四州民田多为水浸，请复导诸浦，分注诸江。诏两浙漕臣按视。至是，转运副使赵子浦等言：『总计用工三百三十余万，钱三十三万余贯，米十余万石。乃诏监察御史任古、提点刑狱徐康覆视，遂出御前激赏库钱、平江府上供米如其数，用正月庚申兴工。戊寅，领御前都指挥使职事杨存中言：『本司见造战船，乞置虎翼水军一千人驾放。』从之。庚辰，中书舍人王刚中充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先是，权礼部侍郎孙道夫言：『中外藉藉，皆谓金人有窥江淮意，不知达圣听否？』上曰：『朕待之甚厚，彼以何名为兵端？』道夫曰：『夷狄难测也。彼身杀其兄而夺其位。兴兵岂问有名？愿陛下预为之图。』又言：『成都帅，陛下不可不择。宜求才可以制置四川者三二人，常置之圣度二上云：『当储人以待缓急之用。』刚中亦言：『御戎最今日先务之急。夷狄之情，强则犯边，弱则请盟。今勿计夷狄之强弱，盖先自择将帅、搜士卒、实边储、备器械，加我数年国势富强，彼请盟则为汉文帝，犯边则为唐太宗。』上壮其言。会西蜀谋帅，上曰：『无逾王刚中矣。』遂有是命。又令道夫以蜀中利害语之。时太常博士杜莘老因转对，亦论金将败盟，宜饬边备。且曰：『勿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上称善再三。癸未，三省言：『平江、绍兴府、湖、秀州被水，欲除下户积欠，恐侵岁计。乞令户部开具。』上曰：『止令具数，便于内库拨还。朕平时无妄费内库所积，正欲备水旱耳。本是民间钱，却为民间用，复何所惜耶？』甲申，起居郎洪遵言：『臣幸得以记注，陪侍经幄，每先朝书，历经筵官讲读毕，许留身奏事，而记注官未尝有奏事者，皆云近例如此。且联名一历，不应别为二体。望许依讲读官奏事。』遵又言：『自绍兴九年至今，起居注未修者殆十五年。乞令两制除见修按月进入外，余未毕者，每月带修两月。』皆从之。乙酉，权户部侍郎赵令詵言：『州县义仓米积久陈腐

，欲行出糶。及水旱灾伤检放不及七分去处，亦许賑济。』上曰：『义仓岁以三之一出陈易新，何至侵损？土田自有高下，必俟通及七分，则当賑济处绝少矣，饥民何由得食？卿等可别行措置。』

冬十月戊子，虞允文为秘书丞。允文知渠州，地硗民贫，而常赋之外，又行加敛，流江一邑尤甚。允文奏罢之，凡六万五千余缗。沈该荐其才，召对，允文献言谓君道有三，曰畏天，曰安民，曰法祖宗。时论黜之。又论州县科需，寻诏监司约束。初，上作损斋，屏去玩好，置经史古书于中，以为燕坐之所，且为之记。权吏部尚书贺允中请以赐群臣。庚寅，上谓宰执曰：『允中尝于经筵问朕好道之意，朕谓之曰：「朕之所好，非世俗之所谓道也。若果能飞升，则秦皇汉武当得之；若果能长生，则二君至今不死。朕惟治道贵清静，故恬淡寡欲，清心省事，所谓为道日损，期与一世之民同跻仁寿，如斯而已。」』当降出碑本，以赐卿等。』

史臣曰：在《易》之《损》，六五，君位也，其辞曰：『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履尊以损，则益之者众，所以元吉也。然则自损之道，祇其所以为益欤。

十一月丁巳朔，出内库钱三万九千余缗付户部，代平江府、常、湖州水灾下户积欠租税。辛酉，诏大礼金银钱帛并减半供进。翌日，沈该等言：『近蒙圣恩，捐内库钱代三郡积欠，以宽民力。今所进又减半，深恐锡赉之际，或不足用。』上曰：『大礼支费，朕半年前预立定格，无分毫滥。比之前郊，才及十之五。』该曰：『陛下恭俭出于天性，岂前代帝王所可跂及？』己卯，冬日至，合祀天地于南郊，赦天下。故事，每遇大礼，则命近臣看详编置罪人所犯，或放或徙。秦桧用事，士大夫贬责者虽屡赦不移。至是用何溥言。壬午，命权吏部尚书贺允中、刑部侍郎杨揆俭举，因是遂为永制。

十二月辛丑，上谓大臣曰：『近州县官吏曾经臣僚论列而监司、都守失于按发，虽已行遣一二，其余待罪者皆放，恐公然容庇，奸赃之吏无所忌惮。』壬寅，诏自今量其轻重，必行责罚，不许待罪。是岁，赐道人黄元道号达真先生，御制赞赐之。上召对蜀人皇甫坦，问何以治身。坦曰：『心无为则身安，人主无为则天下治。』复问长生久视之术，坦曰：『先屏诸欲，莫令放逸。丹经万卷，不如守一。』上叹曰：『真人也。』为书『清虚』二字以名其庵，且绘其象于禁中焉。

己卯绍兴二十九年春正月庚辰，左正言何溥请禁诸州科卖仓盐[7]。上曰：『盐虽民间常用之物，不可一日阙，至于科卖，则为大害。朕顷在京东，目击此事。州县抑民均买，谓之计口食盐，其后盗繇此起。今当严禁止之。』史臣曰：榷，弊法也，而又计口抑配，以虐取之，民将何堪？此后世一切之政

，徒谓其食用所须，官有必鬻之令，莫我违者，敢为不恤以欺吾君也。民知其不吾恤，亦轻于为盗，此固圣君之所动心也。其后福建盐纲有岁鬻名额，以率价于民者，亟争革之，君之仁至矣。

二月丁亥，初，诸州铸钱监自绍兴以来，或省或并，其存者所铸亦希，故兵匠有阙不补，视旧数损十之三。积其衣粮，号三分阙额钱，饶、池、江、建、严、韶、信、衡、南雄、南安诸郡皆有之。提点坑冶司之未废也，朝廷三次降铜本钱凡三十六万缗。至是，权户部侍郎、提领铸钱赵令詵言：『诸州三分阙额钱已积下六载，今欲拨付诸监充铜本。』从之。是后不复降本，第收诸州所桩，以资鼓铸之用。辛卯，诏信州上清正一宫道士张守真特封正应先生。守真，道陵三十二世孙也。丁酉，诏蠲四川折估余本积欠钱三百四十万缗。戊戌，雪，又雨雹。壬寅，上谕大臣曰：『近户部会卖田数，数颇多，须桩管。近时士大夫持论，多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见公家稍宽，遽欲免民常赋。不知缓急阙用，取之甚难。非时而科，是谓横敛。苟徒知施惠之虚名，而不恤横敛之实害，岂爱民之道也？』己酉，上谓大臣曰：『闻江西境内有群聚而掠人于道者，凡灾伤处，悉令赈济，蠲欠已及二十七年，不知州县奉行如何？轻徭薄赋，自无盗贼，故唐太宗用魏徵之言行仁义。既效，且曰：「惜不令封德彝见之。」然德彝与虞世基辈皆隋朝佞臣，误炀帝者。太宗受命，自当斩之，以为奸佞之戒。』秘书省校书郎汪澈言：『立国惟文武二道，而人才尤不可偏。要当求于无事之时。陛下亲政以来，除召四出，滞者奋，屈者伸，然武臣中未闻有荐者。望诏帅臣、监司于本路大小使臣举智谋可充将帅、勇鸷可率士卒者，其侍从、台谏官如有所知，亦许论荐。』自孙道夫使还，言金主亮诘以关陕买马非约，恐将来衅于我。士之有识者默为此虑，而未敢显言为备，澈因转对，首有是请。上从之。

三月丙辰朔，诏今后四川类试，用九月十五日锁院。癸亥夜，雷声初作。丙子，诏诸路州县绍兴二十七年以前积欠官钱三百九十七万余缗及四等以下户系官所欠皆除之。宰执奏拟诏意，上曰：『轻徭薄赋，所以息盗。岁之水旱所不能免，倘不宽恤而惟务催科，有司又从而加以刑罚，岂使民不为盗之意？故治天下，当以爱民为本。』丁丑，诏帅臣、监司、侍从、台谏岁举可任将帅者二员，具材略所长及曾立功效闻奏。大理评事赵善养言：『古者制民之产皆有定法，比年以来，为害甚者，无如差役。今官户田多，差役并免。其所差役，无非物力。低小贫下之民，州县稍不加恤，求其安裕乐业，不可望也。望命有司立限田之制，以抑豪势无厌之欲。』户部奏：『品官之家所置民产，依条格合得顷亩，已过数者，乞免追改。将格外之数袞同编户，募民差役。』诏给、舍同户部措置。其后给事中周麟之等请品官子孙名田减父祖之半，其诡名寄产皆

并之。满三月不陈，许人告，以其田之半归官，余给告者。其募人充役，并募本县土著有行止人充。从之。

夏四月壬辰，国子司业黄中贺金主生辰还。时金主亮再修汴京，以图南牧。沈介为贺正旦使，先还不敢言。中归，为上言：『彼国治汴京，役夫万计，此必欲徙居以见迫，不可不早自为计。』时约和久，中外解弛，无战守备。上闻，矍然曰：『但恐为离宫也。』中曰：『臣见其所营悉备，此不止为离宫。若南徙居汴，则壮士健马，不数月可至淮上。惟陛下深图之。』宰相沈该、汤思退闻之，诘中曰：『沈少监之归属耳，不闻此言，公安得为此也？』居数日，复往白，请以妄言即罪。思退怒，至以语侵中。时中书舍人洪遵亦请密为边备，该等不听。己亥，镇江府火。辛丑，诏修临安府至镇江运河堰闸。壬寅，国子司业黄中守秘书少监。近例：使北还者，率得从官。宰相以中言敌有南牧意，恶之，故沈介迁吏部侍郎，而以中补其处。先是，武成王庙生芝草，武学博士朱熙载密为图以献。熙载，汤思退所荐也。于是宰相召长贰赴都堂，责之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祭酒周绾未及言，中指其图谓曰：『治世何用此为？』绾退而叹曰：『惜不使通老为谏诤官也。』辛亥，宰执进呈秘书省正字王端朝请选县令。先是，累诏监司、帅守举按县令功罪，虽间有发摘，而未闻特荐一二人者，盖务专行法而无旌赏，使人歆艳，恐非劝功之道。乃诏县令有政绩者，委诸司同荐，不次升擢，以风励之。

五月己未，上与宰执论储蓄事。上曰：『比缘河流浅涩，纲运稽缓，已支内帑钱五百万缗以佐调度。朕自息兵讲好二十年，所积岂以自奉？盖欲备不时之须，免临时科取，重扰民耳。可令户部计每岁经常之费，量入为出而善藏其余。自非饥馑师旅，勿得妄动。』辛酉，诏官员豪富之家计嘱诸军部辖人放债与军人厚取利息，于请受内克还，有害军政，令内外诸帅几察禁止。其有债负，日下除放，即理索及还之者，皆抵罪。自今有犯，命官取旨。己巳，宰相沈该、汤思退言：『近旨令监司、守臣按察所部官属，其治绩显著者保举升擢，缘未有定立条目，致举刺皆未能当。窃见元祐间司马光陈请举按官吏八条，委是详密，于今可见。臣等今重行修立举荐四条，曰仁惠、谓安民利物，众所畏爱，非疲软不立曲取人情者。公直、谓心无适莫，事不吐茹，非内私外公实佞诈直者。明敏、谓深察情理，应机辨事，非饬诈掠美利口矜功者。廉谨；谓安贫守分，动遵法度，非诈情钓名偷安避事者。按察四条，曰苛酷、谓用刑繁苛，残虐逾法。狡佞、谓倾险巧诈，危人自安。昏懦、谓不晓物情，依阿无守。贪纵、谓饕餮无厌，任情不法。凡应荐举者，州举之部使者，部使者举之朝廷。皆籍记姓名，随材任使。庚午，诏武举人依府监年数与免解。

六月甲申朔，同知枢密院事王纶为大金奉表称谢使，知阁门事曹勋副之。

时士大夫数言敌情难信，请饬边备，沈该等不以为然，奏遣大臣往探敌意，且寻盟焉。乙酉，诏减荆南府路经总制钱四千七百缗，以通判府事张震言民力未复，无可收趁也。丁亥，权尚书礼部侍郎孙道夫罢知绵州。道夫数言武事，沈该虑其引用张浚，故出之。己丑[8]，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张九成卒[9]，年六十八。九成既以病风废，且丧明，前五日，两疾顿除，其亲旧皆喜。至是，偶与诸生读江少虞所集《皇朝类苑》，至章圣东封、丁谓取玉带事，忽怒曰：『丁谓奸邪，虽人主物，亦以术取。』因不怿，废卷而入，疾复作，不能言，一夕卒。癸巳，殿前司选锋军统制李显忠升都统制。杨存中为上言：『显忠才气，岂宜处之褊裨？』故有是命。丙申，知枢密院事陈诚之知泉州，寻与宫观，夺职。丁酉，诏：『累禁不得以包苴交结，而迩来尚或有之。在州县则科取于民，在军旅则掎克卒伍。夫居上位者必有所欲，而后人得因其所欲以济请托之私。宜中戒饬。有犯，重置于法，仍令台谏纠弹，在外令监司按劾。』己亥，参知政事陈康伯兼权枢密院事，以西府全阙故也。辛丑，左朝奉大夫李光守本官致仕。光既许便居，行至江州而卒，年八十二。丁未，中书舍人兼枢密都承旨洪遵每边防民隐，必为上言之。北兵索郭小的、刘孝恭等二百家，遵执不可。军器利敝，命遵科简，遵区别良窳，众谓熟于军旅者所不及，由是上益向意用之。己酉，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沈该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庚戌，诏该致仕。以言者弹击未已，上疏力辞职名，乃有是命。

闰六月癸丑朔，太尉、知荆南府刘锜请益戍。甲寅，诏马军司选兵千人、骑二百戍之。

秋七月壬午朔，淮东安抚司言：『北边蝗虫为风所吹，有至盱眙军、楚州境上者，然不食稼，比复飞过淮北，皆已静尽。』癸未，上谓大臣曰：『此事甚异，可以为喜。仰见上天垂佑之意。』陈康伯曰：『皆由圣德所感。邻境闻之，当自慑伏。』上曰：『然，使其闻之，必不敢妄作矣。』

史臣曰：古者以灾异多兴国谓其成于畏也，成于畏则君德彰矣。朝桑，所以彰太戊也；鼎雉，所以彰高宗也；荧惑，所以彰景公也成矣。今夫蝗之来，不可祝而去。蝗之生，惟苗是食。其去而不食，果何以致之也！德闻于天，天且眷之矣，虜安得而不服？臣以谓非诚于畏者不能也。

乙酉，诏：『自今功臣子孙叙迁当至侍从，并令久任在京宫观，庶几恩义两得，永为定法。』给事中杨椿封还之，曰：『爵秩天下公器，陛下纵私之，奈清议何？』上面谕椿：『朕欲以虚名奖用勋臣子孙。』椿曰：『名器不可假人，恐幸门一开，援例者众。』丁亥，权吏部尚书贺允中参知政事。癸巳，中书舍人洪遵言：『近奉指挥，自今功臣子孙叙迁至侍从，并令久任在京宫观，永为定法。臣窃计内外将家子孙，亡虑二千人，若以叙迁，不出十年，西清

次对之班皆可坐致。恭惟太祖皇之世，所与开国创业及南征西伐诸大功臣，其子若孙，不过诸司使，惟曹彬之子琮、玮以功名自奋，王承衍、石保吉以联姻帝室，皆为节度使，初不闻递迁侍从之例。今指挥一出，使十年之间，清穆敞闲之地类皆将种，非所以示天下之美观。望收还前诏。』从之。戊戌，翰林学士、修国史周麟之言：『知双流县李焘尝著《续皇朝公卿百官表》九十卷。』诏给札录，付史馆。焘博学刚正，张浚、张焘咸器重之。秦桧盛时，尝遣人谕意，欲得焘一通问，即召用之。焘恶其误国擅权，迄不与，坐此偃蹇州县垂二十年。四川安抚制置使王刚中闻其名，奏以为干办公事。初，焘以司马光《百官表》未有继者，乃遍求正文实录，傍采家集野史，增广门类，起建隆，迄靖康，合新旧官制踵而成书。其后《续资治通鉴长编》盖始于此。庚子，江南东路转运判官李稹为江淮等路提点铸钱公事，填复置阙。上谕宰执曰：『泉司利害大概有四，坑户、铜本、人工、木炭是也。卿等宜谕稹讲究利害，令鼓铸复额，以称朕意。』乙巳，右仆射汤思退等乞以上亲书近降戒骄惰、禁赂遗三诏立石于尚书省，以墨本颁于中外。从之。思退因赞云章奎画超冠古今，上曰：『朕自少时留心翰墨，至今不倦，然迄不能臻其妙。在唐惟太宗好二王书，一时翕然相尚，欧、虞、褚、薛，皆有可观。朕有旧藏文皇数帖，其间有「好谦自牧」、「上畏天下畏群臣」等语，不惟字画可喜，其用心实后世所矜式也。』

八月丁巳，执政以皇后生日，用例从激赏库进银三万两充礼物。诏：『今自除皇太后生辰内教犒赏将士外，朕生日、皇后生日、冬年寒食节并减半，余并免。』宰执奏：『仰见陛下约己便民，恭俭之德，度越前代远甚。』上曰：『前后所进尚有余，若留之，不过桩管，以备不时之须耳。』庚申，诏四川等处见在行在进士归乡赴试，可特令就两浙转运司附试一次。其后试者七百五十人，诏令发解十五人。甲子，诏两浙东路提刑徐度、两浙西路提刑吕广问、左迪功郎朱熹并召赴行在，知建州建安县韩元吉令任满日赴行在，皆用辅臣荐也。熹，松子，少孤，从延平李侗学，弱冠中进士第，调泉州同安簿。官满，当路尊敬，不敢以属吏相待。同安之民不忍其去，五年而后罢，于是慨然有不仕之志，筑室武夷山中，四方游学之士，从之者如市。上闻其贤，故召之。熹卒不至。

九月壬午，诏委官详定闽、浙、广三路舶司条法，用御史台主簿张阐请也。旧番商之以香药至者，十取其四；即贵细者，十取其一。阐前提举两浙市舶，还朝，为上言：『三舶司岁抽入和买约可得三百万缗。』上谓辅臣曰：『此皆在常赋之外，未知户部如何收支？可取见实数以闻。』殿中侍御史汪澈言知英州吴名世所为贪酷，诏放罢，令提刑司取勘。其后法寺言名世赃罪绞，诏贷死

除名、藤州编管，仍籍没家财。是夜，雷。乙酉，奉使大金称谢使王纶、副使曹勋等还朝入见，言邻国恭顺和好无他。丙戌，宰相汤思退等皆再拜贺。上曰：『盖前此中外纷纭之论，皆欲沿边屯戍军马，移易将帅，及储积军粮之类，便为进取之计。万一遂成轻举，则兵孥祸结，何时而已？今而后宜安边息民，以图久长。』思退曰：『遣使寻盟，和好益坚，皆陛下威德所致。』然金主亮已定寇江之计，纶所言盖妄也。甲午，尚书右仆射汤思退迁左仆射，参知政事陈康伯守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谓康伯曰：『卿静重明敏，一语不妄发，真宰相也。今与思退共政，如有可否，不惮商量。』康伯曰：『大臣论国事、进退人材，自当尽心。若媵媚取容，植党以自固，臣不敢也。』庚子，皇太后韦氏崩于慈宁宫。辛丑，百官班慈宁殿宣遗诰。时百官入临皆吉服，吏部员外郎虞允文独易服。有非之者，允文不改，俄召百官易服。甲辰，有司以辰日罢朝，夕哭。起居郎、权中书舍人黄中争之曰：『此非经。且唐太宗犹以是日哭其臣，况臣子于君母乎？』

冬十月癸丑，皇太后殿攒。有司以权制已讫，请百官以吉服行事，黄中复曰：『唐制，启攒虽在易月之外，犹曰各服其初服。今以易月故而遂吉服以殓，非礼也。』朝廷用之，于是百官常服，黑带入朝，衰服行事。辛未，雨。同知枢密院事王纶因奏事，言梓宫进发河道无浅涸之患。上因论沟洫利害云：『往年宰臣曾欲尽干鉴湖，云岁可得米十万硕。朕答云：「若遇岁旱，无湖水引灌，即所损未必不过之。」凡虑事，须及久远也。』癸酉，同知枢密院事王纶言：『密院大事，每与三省同议。』上曰：『枢庭虽五代之制，疑太祖、太宗曾入思虑，五代弊法，祖宗扫除略尽，惟存此一二大者，必有深意。』上又曰：『大臣固不当疑，虽人告其不轨，朕亦不信。若有奸邪，即罢之，不当任而疑也。』纶曰：『自古帝王用人之道，无越于此矣！』

十一月甲申，日南至。命尚书工部侍郎王晞亮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以辅臣皆奉册宝不克斋故也。

十二月甲寅，谍报北界揭榜禁妄传起兵事。上曰：『此事有无固不必问，朕亲其科扰劳役，民不聊生，岂是久长之道？朝廷但当精择牧守，务为自治，安边息民，静以待之耳。』庚申，金国贺正旦使施宜生等入境。先是，宜生坐范汝为事远窜，遂奔伪齐，齐废，复为敌用。累迁礼部尚书。至是，以翰林侍讲学士来贺来年正旦，侍卫亲军马耶律翼副之。接伴使宗正少卿金安节、带御器械韩侂迓之于淮岸口。安节等发舟至中流，互问圣躬已，宜生遣人谓安节：『此持贺礼而来，迓使安得服黑带？』安国答曰：『太后上仙未远，若纯吉服，恐成失礼。』北人曰：『既以日易月，岂得至今未除？』安节曰：『以日易月，乃太皇遗诰耳。主上至孝，以未卒哭，尚衣素服，朝廷百官，皆是黑带。』

北人曰：『顷者哀谢使之来，朝廷以宋国有丧，尚令止乐。今宜生等持贺礼而行，迓使当以吉礼相待。』安节曰：『往者哀谢使虽在制中，不敢易服，尊上国也。今在境内，自当如礼。』久之，宜生遣人来云：『请使、副自便。』安节疑其语不诚，即召其引接宋国赵选，谕之云：『此事上有朝廷，非使、副所专。日已向暮，幸速赴宴。』有顷，宜生等答曰：『且从所谕。』相距逾两时，乃至岸。丙寅，提举万寿观兼持读张焘试吏部尚书。初，上知普安郡王之贤，欲建为嗣，而恐显仁皇后意所未欲，故迟回久之。显仁崩，上问焘以方今大计所在，焘曰：『储贰者，国之本也，天下大计，无逾于此。今两郡名分宜早定。』上喜曰：『朕怀此久矣，卿言适契朕心。开春当议典礼。』焘顿首谢。时风俗侈靡，财用匮乏，焘劝上止北货之贸易，省非时之赐予，罢土木，减冗吏，躬行节俭，民自富足。上嘉奖再三。辛未，同知枢密院事王纶进知院事。丙子，金国贺正旦使施宜生、副使耶律翼见于垂拱殿。时吏部尚书张焘奉诏馆客，宜生素闻其名，畏慕之，一见，顾翼曰：『是使南朝不拜诏者也。』宜生闽人，焘以首丘、桑梓语之。宜生敬焘，颇漏敌情。焘密奏之，且言宜为之备。上深然其说。亮又隐画工于中，即使密写临安之湖山城郭以归，既则绘为屏而图己之像，策马于吴山绝顶，后题以诗，有『立马吴山第一峰』之句，盖亮所赋也。

校勘记

[1]丁内艰 原作『于内艰』，据《要录》卷一七一改。

[2]癸亥 原作『癸未』，据《要录》卷一七一改。

[3]彭州 原作『彭用』，据《要录》卷一七一改。

[4]赵开 原作『赵闻』，据《要录》卷一七一改。

[5]陈岩肖 原作『陈岩霄』，据《要录》卷一七二改。

[6]王晞亮 原作『王希亮』，据《要录》卷一七五、卷一七七改。

[7]卖仓盐 原作『责仓盐』，据《要录》卷一八一改。

[8]己丑 原作『己亥』，据《要录》卷一八二改。

[9]提举 原作『提学』，据《要录》卷一八二改。

宋史全文卷二十三上

宋高宗十八

庚辰绍兴三十年春正月戊子，吏部员外郎虞允文面对，论：『敌决败盟，异时为南牧之计，必为五道：出蜀口、出荆襄，止以兵相持；淮东沮洳，非用骑之地；他日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为之备。』上颇纳其言。癸巳，诏诸州守臣阙员，可令六曹尚书、侍郎、翰林学士、台谏官正言已上，各举曾任通判资序、公勤廉明、治状显著、可充郡守者二人。尚书司封员外郎鲍彪引年

告老，吏部郎官杨朴、虞允文、叶谦亨、胡沂、洪迈、司勋郎官陈俊卿、考功郎官陈棠等言：『彪笃学守道，安于静退。甲科及第，处选调二十年，了无遗佚厄穷之叹。其博物洽闻，可以备议论；清介端悫，可以表缙绅。春秋虽多，不见老人衰惫之态。而勇退戒得，陈义甚高。望表而出之，以励士大夫之节。』制曰：『尔以经明行修，早擢上第。壅阨不试，几二十年，庞眉郎潜，垂上清近。今才七十耳，幡然上归老之章，尔之志决矣，朕何忍闵劳以官职之事乎？褒进文阶，华以命服。』且诏有司上其子若孙一人。『大夫其修身守道，以昌高年，优游里闾，以须三老五更之召。可特授左奉议郎、守尚书司封员外郎、赐绯鱼袋致仕。』甲午，雷作非时。丙申，尚书吏部侍郎叶义问同知枢密院事。丁酉，上曰：『昨见河朔有步担米专栏，犹于十里外收税，况舟船之多，其扰可知。当严禁止之。』罢军容班，本殿前司乐工也。先是，御前置甲库，凡乘輿所须图画、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取于甲库，故百工技艺之精巧者皆聚于其间，日费亡虑数百千。禁中既有内酒库，而甲库所酿尤胜，以其余酤卖，颇侵户部赡军诸库课额，以此军储常不足。前一日，吏部尚书张焘因对，论：『甲库萃工巧以荡上心，酤良酝以夺官课。教坊乐工，员数日增，俸给赐赆，耗费不貲。皆可罢。』上曰：『卿可谓责难于君。明日罢甲库诸局，以酒库归有司，减乐工数百人。』焘之从容补益，皆此类也。

二月乙卯，雪。丁巳，监察御史任文荐罢。先是，文荐为别试所监试，有告举人刘侯度、吴渐传义者，文荐不依条扶出，而移之帘前，且以状申都省。诏给事中王晞亮密究其事，二人皆避。知举官御史中丞朱倬亲，而文荐里人也。于是诏与文荐外任。甲子，宰相汤思退、陈康伯奏事毕，枢密院官将退，上留王纶、叶义问，同谕之曰：『朕有一事所当施行，似不可缓。普安郡王甚贤，欲与差别。卿等可议除少保使相，仍封真王。』众皆前贺。纶、义问退，上曰：『朕久有此意，深惟载籍之传，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朕岂不知此？第恐显仁皇后意所未欲，故迟迟至今。』思退曰：『陛下春秋鼎盛，上天鉴临，必生圣子。为此以系人心，不可无也。』上复曰：『此事出于朕意，非因臣下建明。』宰执退，思退留身言：『适奉圣训，非古帝王所及。』上曰：『朕览唐宣宗事，群臣有议及嗣储者，辄怒斥去，可谓不达理矣。』于是普安郡王自育宫中，至是已三十年，而王天资英明，豁达大度，左右未尝见喜愠之色。趋朝就列，进止皆有常度。骑乘未尝妄视，平居服御俭约，每以经史自适。尝语府僚曰：『声色之事，未尝略以经意。至于珠宝瑰异之物，心所不好，亦未尝蓄之。』骑射、翰墨皆绝人。上尝谓近臣曰：『卿亦见普安乎？近来骨相一变，非常人比也。』丁卯，吏部尚书张焘充资政殿学士致仕。时上欲用焘，而焘以病疾力辞，且言：『臣年齿已暮，气力已衰，是用抗章，乞赐骸骨。』

今言愈切而宠弥厚，恳愈力而位益崇。佯恃鸿私，不知退避，高爵厚禄，处之自如，则是前后告老之辞，悉皆僥僥进取之计，要君罔上，欺世盗名，公议沸腾，臣节扫地。』疏入，上察其诚，乃有是命。戊辰，三省、枢密院进呈普安郡王加官移镇、进封国名及宣制吉日。上曰：『可便以为皇子。此事朕志素定，已九年矣，顾外庭未知尔。』陈康伯曰：『圣虑高远，岂前代帝王所可跂及？臣敢为天下贺。』上曰：『如恩平郡王璩，亦与少恩礼，令判大宗正事，置司绍兴府。』思退言：『立皇子，当降诏及遣官告郊庙。』王可之。甲戌，内出手诏曰：『朕荷天佑，序承列圣之丕基，思所以垂裕于后，夙夜不敢康。永惟本支之重，强固王室，亲亲尚贤，厥有古义。普安郡王瑗，艺祖皇帝七世孙也。自幼鞠于宫闈，嶷然不群，聪哲端重，阅义有立，亢于宗藩，历年滋多，厥德用茂。望实之懿，中外所闻。朕尝考礼正名，昭示天下，夫立爱之道，始于家邦。自古帝王，以此明人伦而厚风俗者也。稽若前宪，非朕敢私。其以瑗为皇子，仍改赐名玮。』丙子，制以皇子为宁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进封建王。制既出，朝士动色相庆，中外大悦。丁丑，宰执入贺。上曰：『昨日宣诏，想见人心喜悦。』汤思退曰：『岂惟士夫，虽闾巷细民，无不鼓舞。仰见睿谟英断，合天人之心如此。』上又与王纶等论淮上盗贼，因曰：『自古销盗贼之术，无如轻徭薄赋。』纶曰：『陛下一语尽之矣。昨罢榷场，南北之商，弃物而逃，困于道路，无所得食，渐至抄掠。是时皆劝陛下严责州县捕之，陛下非惟不杀，且给之裹粮，使各归业，不久遂定。』上曰：『知此道者，惟唐太宗。』纶曰：『贞观之治，庶几三代者，岂虚乎哉？』己卯，诏滁州上供钱依濠州、盱眙军例，更展免一年。』上优假淮民，自休兵至今，未尝起税也。

三月辛巳，诏自今除授馆职，并先召试学官，依格选除。议者言：『儒林册府之官，祖宗以来，必试可而后授。比年召用人才，故事浸废，使州县小吏，皆有僥幸超躐之心。望特命大臣举行召试之典。』事下吏、礼部议，故有是旨。戊子，上策试礼部举人，既而得右迪功郎许克昌。克昌用故事降为第二，遂赐梁克家等四百十二人及第、出身、同出身。癸巳，上谓大臣曰：『监司、郡守，所寄非轻，须平日选择有人望者，以待有阙，便可除用。』乙未，枢密院进呈：『有刘颖者上书，陈广中利便五事。』上曰：『所言有益于公私者，皆即行之。惟结好南蛮，其意不过欲诱说蕃商，利其宝货。朕于此等物，举无所好，何苦自扰？假令设十觥饮酒，酒味则一，一觥足矣，余安用哉？』王纶曰：『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陛下了然与六经合，故能托物指谕，以晓臣下。』上亦诵『不宝远物则远人格，所宝惟贤则迩人安』，至再三而止。丙午，恩平郡王璩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宗正事，置司绍兴府，始称皇侄。丁未

，上谓知枢密院事王纶曰：『璩昨日之除如何?』纶曰：『陛下春秋鼎盛，已为宗社无穷之计。今日谈笑裁决，略无难色。』上曰：『朕决此计已九年。建王所佩玉鱼，乃置榷场之初，令买此玉，以备今日之用。举此即可知矣。』

夏四月乙卯，秘书省校书郎兼权建王府教授史浩兼直讲，秘书省校书郎兼建王府教授魏志兼赞读。一日，浩讲《周礼》，至《酒正》，因言：『膳夫掌膳羞之事，岁终则会，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会。至酒正，所掌饮酒之事，岁终则会，惟王及后之饮酒不会，而世子不与焉。以是知世子之膳羞可以不会，而世子之饮酒不可以无节也。』王作而谢曰：『敢不佩服斯训!』丙辰，参知政事贺允中兼同知枢密院事，以叶义问使北也。乙丑，秘书省校书郎王十朋兼建王府小学教授。先是，教授入讲堂，则与皇孙叙宾主，而教授居宾位。十朋不可，王特为之加礼，而位教授于中。

五月辛巳，上书『玉堂』二字赐翰林学士周麟之。麟之奏依淳化故事，就都堂宣示宰执，仍以石本分赐侍从、馆阁官。从之。太尉、知荆南府刘锜兼本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先是，领御前都指挥使职事杨存中建言：『诸重地如四川、鄂渚、池阳、建康、京口，皆已宿兵严守，独荆南历代用武之地，今为重镇，而九江上流要害之地，缓急不相应援。请各置都统制，以广屯备。』朝廷从之。荆南府、江州创军自此始。丙戌，出内库银十万两下两浙转运司，余马料大麦。戊子，赐江东转运司银七万两，余大麦二十万斛。辛卯，参知政事贺允中免兼同知枢密院事，以同知枢密院事叶义问将及境也。初，义问入北境，见敌已聚兵，有入寇意。及还，密奏：『敌人以克剥不恤为能，以杀戮不恕为威。今欲迁汴京，且造战船，敌人皆有深意。以臣度之，若果迁都，则在彼已失巢穴。今江淮既有师屯，独海道宜备。臣谓土豪、官军不可杂处，今欲于江海要处分寨[1]，以土豪为寨主，令随其便，使土豪挠于舟楫之间，官兵扼于塘岸之口，则官无虚费，民无横扰，此策之上者也。』兵部尚书杨椿言于右仆射陈康伯曰：『逆敌败盟，其兆已见。今不先事为备，悔将何及?』因与康伯策所以防虑之术。康伯见上，言：『敌谓我和好滋久而兵备弛，其南牧无疑。』因条上两淮守御之计，上嘉纳之。殿中侍御史汪澈亦条陈利害曰：『虑之有素，则事至而安静；虑之无素，则事至而仓卒。靖康之变。可为龟鉴。』

《龟鉴》曰：安石既去，而珪、确之行新法自若也。子厚既去，而曾布、李清臣之绍述自若也。主和误国固桧之罪，今桧往矣，改图可也，而当国者执政如初，是一桧死而一桧复生也。绍兴末年，逆亮新立，营汴久矣。汤思退、沈该之徒，岂不知敌将有叛盟之志?特恐和议败，则张浚之徒进而已复退，此其用心，是即秦桧之用心也。张浚因星变求言，而谓敌决于数年间求衅用兵，当为之备，是见几之论也。而二相笑以为狂，且加窜斥。至绍兴二十九年，孙道夫使

敌回，言敌将求衅于我；未几，黄中再使回，又言敌治汴兵矣，不数日可至淮上。而时宰且诘之曰：『沈少监归，不闻此言，公安得为此？』而不之信。王纶阿附，妄言邻国恭顺，和好无他，而汤思退遽尔称贺，此正赵子砥所谓『金人讲和以用兵，我国敛兵以待和』也。及至叶义问使还，见敌已聚兵，有入寇意，于是右仆射陈康伯言：『敌谓我和滋久，兵备弛，其南牧无疑。』因条上两淮守御之策，而遣将命帅，始皇皇焉。吁！二十年讲和之久，张浚、岳飞往矣，解潜、吴玠死不复生，刘锜、显忠摈不复用。意其颓败废弃之余，无复英悦果敢之气。而一日分屯列戍，四川则有王刚中，襄阳则有吴拱，江淮则有刘锜，海道则有李宝，蜀则有吴璘、姚仲、王彦，江则有戚方、王权、李冠忠，云合响应，气势翕张，则知人心忠义，虽更秦桧销铄之余，而亦不能使之泯没也。

是日，大雨。於潜、临安二邑山水暴至。夜，安吉县洪水作，居民屋庐多坏，人死者甚众。后四日，诏转运司赈恤之，其田决为溪者蠲其税。丙申，金国贺生辰使萧荣、副使张忠辅入见，置酒垂拱殿。时建王侍燕，荣等望见，耸然曰：『此为建王耶？』竟夕不敢仰视。

六月戊申，宰执奏：『殿前司申明州水军内，福建秋庐、延祥两寨效用军二年一替，令到军年余，方知纪律。欲候满日，更留一年。』上曰：『瓜时而往，及瓜而代。二年一替，军人望之久矣。今将及期而改，是上失信而下失望也。』遂令更戍如期。壬戌，三司申明逃亡军人首身之限。上谓宰执曰：『朕始见此法，未深晓其意。使出人主一时恩宥，人犹不测，著为定法，是教之逃也。』因顾王纶曰：『卿解之否？盖不如此，即此曹聚而为盗。始知祖宗用意深远。』丙寅[2]，上谓宰执曰：『岁方六月，禾稼未登，闻已催民间积欠。可令诸处布案司遍下州县，候秋成月催理，庶几民不告乏。』处州丽水县童子杨富老七岁丧父，哀慕不已，夜则露卧坟前，不避雨雪。州上其事于朝，诏赐束帛。庚午，知枢密院事王纶知福州。

秋七月乙未，翰林学士周麟之言：『臣闻传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议礼，不考文。」切见吏部续降申明条册，乃有顷年都省批状指挥参于其间，今遂与成法并行。望令诸选具绍兴二十五年以前指挥，令敕令所看详，可削则削，毋令与三尺混淆。』从之。戊戌，同知枢密院事叶义问进知枢密院事。于是义问奏应变、持久二说。御史中丞朱倬参知政事。翰林学士周麟之同知枢密院事。庚子，权工部侍郎黄中言：『御前军器所隶属中人，其调度程品，工部、军器监有不得而闻者，非祖宗正名建官之意。请得隶属稽考之。』诏工部每季轮差官一员检察。辛丑，浙西诸司言：『知盐官县胡坚常治状为一路之最。』诏特转一官，俟任满日取旨升擢。癸卯，诏以郡守多阙，令侍从、两省、台谏

各举尝任通判治状显著者二人，又趣郎官以上依新制举县令。甲辰，诏产部科降银钱一百二十五万缗，令两浙、江湖六路转运司置场市军储，通去年已余之数，凑为三百万硕。

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庚戌，言者论诸州拣汰多不实。上以问宰执，朱倬曰：『近来指挥招填，故拣汰甚易。』上曰：『老病不堪带甲，在军蚕食，则拣汰之。今皆缘请托以求脱去，员数猥多，坐食诸郡，无以贍之。其间又有尚堪用者，亦可惜。』乃诏委总领所保明、枢密院审实之。壬子，诏自今州县官犯人已赃及用刑惨酷，令刑部具失按察官姓名，申尚书省取旨，即有隐蔽，令御史劾之。癸丑，参知政事贺允中特转一官致仕。允中使北还，言敌势必背盟，宜为之备。上疑未决，允中因告老，乃有是命。丙辰，上谕宰执曰：『近有献用车战者，朕以用在人不在车，南北异宜，木性亦异，如大舟以荔枝为棹，北方绝无。而造车多用榆木，南方亦少。况江湖沮洳之地，虽有车骑，何所用？卿更宜精思。』汤思退曰：『谨遵圣训。』提举两浙西路常平茶盐公事杨倓乞以私贩败获之人配隶诸军，无使放纵。上曰：『私贩之禁，非不严备，第官司奉行失信耳。朕闻私贩多以大风雨夜，用小舟破巨浪，潜行般置。巡尉素不谙熟，岂肯冒不测之渊，以冀赏给哉？使所捕者皆此等辈，当赏不逾时，以示之信。若其图升合之利以为活，亦可恕也。』户部乞申严徒配旧法行下，上从之。尚书右仆射、提举详定一司敕令陈康伯上《参附吏部敕令格式》七十卷、《刑名疑难断例》二十二卷。翌日，上谓辅臣曰：『顷未立法，加以续降太繁，吏部无所遵承。今当一切以三尺从事，不可复令引例。若更精择长贰，铨曹其清矣。』己未，言者奏：『国家因陈亨伯建议，始立经总制钱，多出于酒税、头子、牙契钱。自绍兴十六年，因李朝正上言，专委通判拘收。无何，议者妄有申请，始命知、通同掌。通判压于长官之势，恣其侵用，迄今九载，岁亏二百余万缗。望复委通判拘督。』从之。甲子，初，资政殿学士张焘为吏部尚书，奉诏举两浙西路兵马都监武钜可充将帅，至是进呈。上问：『钜知书否？』汤思退曰：『钜议论过人，深达文义。』上曰：『武臣若知书，方晓民事。可令籍记，俟边郡有阙则命之。』壬申，淮南东路马步军副都总管许世安得谋报，金主已至汴京，重兵皆屯宿、泗，亦有至清河口者。乃遣通判州事刘祖礼告急于朝廷。

九月丁亥，诏申严销金铜器之禁。时行在之人复有鬻二物于市者，论者以为贵近导之，乃令官司严切觉察。己丑，新淮南西路马步军副都总管兼知黄州李宝改添差两浙西路副都总管、平江府驻扎兼副提督海船。时浙西及通州皆有海舟，兵稍合万人，诏平江守臣朱翌提督。言者请择武臣有勇略知海道者副之，乃有是命。宝乞于沿江州县招水军效用千人，诏许三百。又请器甲弓矢及乞镇江

军中官兵曹洋等五十人自隶，皆从之。壬寅，太学录周必大、太学正程大昌并为秘书省正字，以学士院召试合格也。馆职复故事召试自此始。上览必大策，大善之，谕辅臣：『他日当令掌制。』秘书省校书郎王十朋面对，言：『臣闻道路汹汹，咸谓敌情叵测，有巢穴汴都、窥伺江淮意。庙堂之上，帷幄之臣，必有料敌制胜之策。然议者谓边奏有警则群臣失色，相顾传闻，稍息则恬然便以为安。且谓敌有内难，势必不来。夫不恃我之有备，而幸敌之有难，谋国之术，亦疏且殆矣。今日御戎之策，莫急于用人，用人之要，莫先乎人望。今内外士夫军民口无异词，咸谓有天资忠义、材兼文武、可为将相者，有长于用兵、士卒乐为之用者，今反投闲置散，无地自效，或老于为郡，以泯没其身，内为谗邪之所妒疾，外为蛮夷之所窃笑，天下舆清，愤闷抑郁。臣愿陛下断然为社稷计，起而用之，以从人望，可以作士气，可以慰人心，可以寝敌人之谋，可以图恢复之计。御戎之策，莫大于此。』又言：『陛下比惩大臣之盗权，收还威福之柄，朝廷清明。迺者众口籍籍，谓权虽归于陛下，政复出于多门，是一秦桧死，百秦桧生也。其间最重者，如三衙管军辈，与北司深交固结，盗陛下之大权，养成跋扈之势。今祸胎于内，乱形于外，臣窃忧之。夫权之大者，莫如名器与财与兵。今以管军而位居三公，是盗名器之极，古之时无有也，祖宗之时无有也。夫枢密号本兵之地，号令节制天下之诸将。今殿陛立班管军傲然居前，枢密甘心其后，倒置如此，其不奉行其意旨者几希，其能节制号令之耶？今台谏言及侍从大臣，随即罢斥，而风宪独不行于管军之门，其何以为国耶？至若清资横加于佞伍，高爵滥及于医门，诸军置承受，福威自恣，不减唐之监军；皇城置逻卒，旁午察事，甚于周之监谤。内外将帅，剥下赂上，结怨于三军；道路之间，捕人为卒，结怨于百姓，皆非治世事。臣愿陛下慨然发愤，断自宸衷，杜邪枉之门，塞侥幸之路，不惟尊严朝廷，亦所以保全此类。』自秦桧扼塞言路，士风浸衰。及上总揽万机，激厉忠谏，而余习犹未殄，朝士多务缄默。至是，十朋与校书郎冯方、正字胡宪、王籥、太常寺主簿李浩始因转对，相继有所开陈，闻者兴起，太学之士为《五贤诗》以述其事焉。吏部侍郎沈介上封事曰：『臣切惟今日之虑，莫若备敌之策为急。顾今大患有二，一曰国论不定，二曰威令不行。二患既除，而后守之之策可得而言也。守之之策，其要有四，一曰御将，二曰训兵，三曰先声以夺敌人之心，四曰弃瑕以用度外之士。四策既行，勿夺于群臣，勿移于左右，则社稷之危庶乎可安矣。』

冬十月丁未，起居舍人虞允文为贺大金正旦使，知阁门事孟思恭副之。允文至北庭，与馆客者偕射，一发中的，君臣惊异。监察御史刘珙守尚书吏部员外郎。珙前在铨曹时，苦吏为奸，思有以制之。一日，命张幕设案于庭，置令

式，其中便选集者，得出入翻阅与吏辨，吏无得藏其巧，人甚便之。间摄侍郎，引选人改官班占对详敏，上悦焉。庚戌夜，雷作非时。辛酉，殿中侍御史陈俊卿言：『任用人材，乞略小过。』上谓大臣曰：『中间有显过者若复进用，却恐人言纷纷。』上又言：『赃污之吏不可复用，盖其天性贪墨，使在州县，必难变革。』壬戌，知荆南府刘锜充镇江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代刘宝也。癸亥，日方中天，无云而有雷。时侍御史汪澈等欲论左仆射汤思退，殿中侍御史陈俊卿曰：『为相无物望而天灾亟至，此固当罢，何以他为?』于是澈等相继论之。

十一月庚辰，殿中侍御史陈俊卿言：『比年江西、湖广米斗才数十钱，而职田米乃令折价至三四千。监司、守倖利其丰于己而莫敢问。如永之祁阳，乃监司职田之所聚，为县令者，惟于诸司职租不乏则荐削可盈，不知斯民何辜，而取其膏血以自媒也。按令职田折钱而增直者计赃，望今后只令纳本色。』从之。丙申，福建路转运副使王时升言：『到官才一考，撙节到浮费三十万缗。乞以其半代民输旧欠钞盐钱。』执政言：『恐合旌赏。』上曰：『漕臣能节约妄用而代民输，理宜褒录，第恐他路闻之，妄认以为羨余，侵渔百姓。可俟其政绩有闻，与升职名。』后旬日，乃徙时升两浙转运副使。丁酉，池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李显忠请令诸军屯田。上谓大臣曰：『此事可行，然须先立规模，如括田、市牛、立庐舍、给粮种、置农具之类，悉有条理，乃可施行。两三年间，且尽与地利，使之岁人有得，则不劝而耕矣。』

十二月乙巳朔，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汤思退罢为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寻落职。初，命临安府印造会子，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至是，权户部侍郎兼知府事钱端礼乞令左藏库应支见钱，并以会子分数品搭应副，从之。东南用会子自此始。戊申，知严州樊光远奏：『三衙诱略近郡平民为军，乞自今军丁不许取近。遇有阙额，均下诸州招填。』枢密院亦奏其弊，且言：『三衙见管兵增过绍兴二十六年元奏人数。』宰执进呈，上曰：『兵不贵多，当有限制。今天下财赋，十分之八耗于养兵。朕躬行节俭，未尝一缗妄费，而诸军冗费，岂可增添不已?自今三衙令以见管兵帐为额，在外诸军亦与立为定额，日下住罢。』上谓大臣曰：『朕顷见秦桧论除授，必曰「臣未知其心术如何，恐招物议」。似未为确论。朕谓果知其贤，固当用之，不然采之公论。国人皆曰贤，如何不用?借使缪滥，旋行罢黜，亦惟公论，但不容私意，无不可也。』

史臣曰：爵位，公器也；是非贤不肖，公论也。采之公论而任以公器，设有不如所任，又从而去之，在我无容心焉，此宰相代天之义也。奈何徇一己之私见，以未知其心术而遽弃焉?尝观赵鼎荐用臣僚，后乃奏罢，而上谓鼎非护短，益

以重之。人曰张俊用赵哲、曲端、刘锡，见其有过，即加重谴。其措置未为有失，何得轻用言者以罪浚？呜呼！桧之罔上而上察之，鼎之尽公、浚之无罪而上知之，所谓明矣。

夜，白气如带，道东西亘天。己酉，太学博士郑闻言：『太学补试弟子员至五六千人，望自今以举人居本州县、学满一年、三试中选及不犯罚者，州县保明给据，听赴补试。』从之。乙卯，宰执奏：『累有臣僚论知县庸懦不职。』上曰：『知县若非赃私惨酷，依祖宗朗与两易其任，不理违阙，此良法也。』丙辰，初，直显谟阁续鬻以带职故，乞磨勘中奉大夫。既许之矣，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杨邦弼言其非旧制，封还录黄。丁巳，进呈陈康伯奏：『此由秦桧放行王晌等三人，致援例者众，实违令甲。』上曰：『桧不独此一事放行，且如禁军换易，亦改动祖宗格法。朕无一事敢违旧章。』康伯曰：『当以邦弼所奏报行，庶绝后来援例之弊。』上曰：『善。』庚申，诏《春秋》三传非系释经处，毋得出题以取士。用右正言王进奏也。丙寅，上谓宰执曰：『比屡谕卿等逆田事，须先立规摹。如一夫受田，多少以括到荒闲田充佃，耕牛取于何地，下至农具、粮种、庐舍之类，当悉有条理，方可行下。兹大事也，经始勿亟，庶后来无更改之弊，不可以一夫献言，遽即行之，当博采物议而详审之也。』庚午，安南进驯象，边吏以闻。上谓大臣曰：『蛮夷贡方物乃其职，但朕不欲以异兽劳远人，可令帅臣详谕，今后不必以驯象入献。』辛未，右承务郎、袭封衍圣公孔缙为右承奉郎。缙年十九，法未当磨勘，吏部奏缙先圣之后，特迁之。是冬，孝慈渊圣皇帝崩于朔庭，年六十一。

辛巳绍兴三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上不受朝，命权吏部侍郎李洵用牲于太社，百司守职。既而太史局言当交不亏，诏勿贺。丁丑，雷发非时。丁亥夜，风雷雨雪交作，人疑其异，既而侍御史汪澈言：『《春秋》鲁隐公大雷震电，继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间再有大变」谨而书之。今一夕之间，二异交至，此阴盛也。今臣下无奸萌，戚属无乖刺，而又无女谒之私，意者殆为夷狄乎？愿陛下饬大臣常谨于备边也。』殿中侍御史陈俊卿言：『震雷，阳也；雨雪，阴也。意者阳不能制阴，故阴出而为害。以类推之，是夷狄包藏，窥伺中国，臣下骄恣，玩习威权之象也。可不惧乎？』庚寅，上问宰执：『三朝国史何日可进？』陈康伯曰：『帝纪已成，列传未就。』上曰：『史官才难，刘知几谓「必具才学识」。卿宜谨择之。』上又曰：『顷有乞撰会要者，汤思退不曾行会要，乃祖宗故事之总辖，不可阙也。但自元丰后续为之。盖旧书分门极有法，似不须革。』康伯曰：『谨遵圣训。』甲午，上与宰执论给、舍缴驳事，因曰：『祖宗所以置给、舍，正欲其拾遗补阙。若缄默不言，岂设官之意？然或探人主意及阿附大臣，甚者至于不论臧否，沽激取名，此正仁庙裕陵

之所戒也。』丙申，大雨雪。诏出内府钱赐三衙卫士凡九万五千缗，日予贫民之不能自存者三万九千余人，又以内藏钱帛市薪炭赐之辅郡细民，命常平官赈给诸路，委监司决狱事。

史臣曰：天人之应，甚不远也。天大雨雪，而上以仁民爱物为心，不旋踵间，其应如响。是年冬，虜尝窥江，欲禁出关潜遁者，上恻然不许，曰：『朕思维扬之扰，至今追恨。』大哉帝王爱民之言，天实临之矣。未几，逆亮以自毙闻。噫，诚于民而不违于天，惟圣人能之。

己亥，诏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张浚令湖南路任便居住。时浚尚责居永州，殿中侍御史陈俊卿间为上言：『浚忠义，且兼资文武。可付以阃外。臣素不识浚，虽闻其尝失陕服，散淮师，而许国之心，白首不渝。今杜门念咎，老而练事，非前日浚也。愿陛下勿惑谗谤，虽未付以大柄，且与近郡，以系人心，庶缓急可以相及。』上纳其言。诏衡州编管人胡铨与放逐便。庚子，诏浚运河，命总领淮东钱粮朱夏卿、两浙漕臣林安宅董视之。壬寅，诏馆职续编元丰以来会要。左正言王淮论魏安行抑卖官田，诏安行罢江南东路转运副使。安行在江东，急于受赏，督迫州县鬻田甚峻，属邑一切望风。知徽州洪适甫至官，民竞赴诉。适曰：『赏可慕，民独不可爱耶?』乃戒属邑：有虐吾民者必劾。已而安行罢去，民卒得宽。

是月，金主亮令诸处统军择其精于射者，得五千人，分作五军，皆用茸丝联甲，紫茸为上，黄茸、青茸次之，号硬军，亦曰细军。亮每自诧曰：『取江南，此五千人足矣。』

二月丙午，宰执进呈：『昨得旨，问仪鸾司换旧陈设有无收支。』上曰：『陈设不过享庙及大使至时用之，何至一岁五易?朕已令以新易旧，仍据数收支矣。』上又曰：『朕宫中未尝用此，惟以俭为尚。』乃诏自今非破损勿易。军器监主簿杨民望言监司三弊，一曰按吏徇其好恶，以示威福；二曰巡按以察州县，而一县所费，或至千缗；三曰公使互送，过于供给。戊申，诏邛州复置惠民监，岁铸铁钱二万为额，内大小钱各半。甲寅，领殿前都指挥使职事杨存中为充醴泉观使，进封同安郡王，奉朝请。存中领殿岩几三十年，至是，王十朋、陈俊卿、李浩相继诵言存中之过，上感其言。存中闻北事有萌，乃上疏言：『敌人年来规划有异，虽信好未渝，而蛇豕荐食之心已露。宜及未然，于沿边冲要之地置堡列戍，峙粮聚财；滨海沿江，预具斗舰。』至于选将帅、缮甲兵、谨关梁、固疆塞、明斥堠、训郡县之卒、募乡间之勇、申戒吏士、指授方略，条为十事以献。会赵密谋夺其权，因指为喜功生事。存中闻其议，乃累章丐免。丙辰，置行在会子务，后隶都茶场，悉视川钱法行之。东南诸路凡上供军需，并同见钱，仍分一千、二千，三千凡三等。盖权户部侍郎钱端礼主行之

，仍赐左帑钱十万缗为本。初命徽州造会子纸，其后造于成都。辛酉，诏侍从、台谏荐士各二人，帅臣、监司各一人。癸亥，封建王府夏氏为齐安郡夫人，翟氏为咸安郡夫人，给内中俸。时王在藩邸，左右嫔御不过数十人，仅足以备使令。一日出十余人，厚其资而遣之。有一年少而俊丽者，王虽奇之，而亦竟不留。常语官僚曰：『声色之事，未尝略以经意。至于宝贝珠玉、侈靡奇异之物，平生心所不好，亦未尝蓄之。』甲子，上与宰执论荐举人才，因曰：『人才当用实可济事者，若高谈阔论，虽可观，然徒欲近名，譬犹画饼，终不可食，何益于事？卿等宜审度之。』乙丑，诏经义、诗赋依旧分为两科以取士。先是，议者愿复经义、诗赋分科之旧，诏礼部、国子监、太学官看详，经久可行，申尚书省。至是，权礼部侍郎金安节等奏依旧为两科，诗赋不得侵取经义分数，若经义文理优长、合格人有余，许将诗赋人才不足之数听通融优取，仍以十分为率，毋得过三分[3]。自今年太学公补试为始。于是行之至今。中书言：『昨以僧徒冗滥，令礼部权行住给度牒，已经二十余年。望量行制造度牒，立定价数，分降诸路州军。』诏户、礼部措置[4]。户部乞每料给降二千道，每道价钱五百千、绫纸钱十千，皆省陌。两浙州军输左藏库，江淮、荆湖、京西输三总领所，江西、湖南、闽广委逐路提刑司，仍输左藏。愿以金银计直者听。』从之。

是月，观文殿大学士致仕、嘉国公秦熈薨于建康府。诏赠太傅。

三月己卯，右谏议大夫何溥为翰林学士兼权吏部尚书，仍兼侍讲。先是，溥尝言君子小人和同比周之弊，有曰：『同近于和而和实非同，比近于周而周终不比。世人之假同以为和，托比以为周，求济于小己之私，而卒贻天下之患，臣须辨之于其早，制之于其微，使同与比之迹不形，而和与周之实常著，则朝廷正而百官正矣。』又言军政之弊曰：『为将帅者不治兵而治财，刻剥之政行而拊摩之恩绝，市井之习成，训练之法坏。二十年间，被坚执锐之士，化为行商坐贾者[5]，不知其几。』又言：『为备于无事之时，择才于自代之举，置总帅以护诸将，则势同臂指；募民兵以捍两淮，则可固藩篱，皆当今急务。』上察其忠，乃有是命。壬午，兵部尚书杨椿参知政事。丁亥，给事中黄祖舜言：『契勘故相秦桧当政，擅作成福，不知有上，陷害忠良，为国敛怨。其子熈实与谋议。及其亡也，陛下保全其家，俾熈休致而归，不置之罪，恩亦至矣。今乃赠以帝傅之秩，又与之遗表恩。宠命横加，深骇物听。』诏前降指挥更不施行。庚寅，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陈康伯迁左仆射，参知政事朱倬守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夏四月甲辰，诏利州西路驻扎御前中军都统制、新知襄阳府吴拱以西兵三千人戍襄阳。朝廷闻金人决欲败盟，乃令两淮诸将各画界分，使自为守，措置

民社，增壁积粮。是时御前诸军都统制吴璘戍武兴，姚仲戍兴元，王彦戍汉阴，李道戍荆南，田师中戍鄂渚，戚方戍九江，李显忠戍池阳，王权戍建康，刘锜戍镇江，壁垒相望，而襄阳独未有备，故命拱以所部戍之。其阙额令吴璘招填，限一季。丁巳，御批：『比来久雨，有伤蚕麦及盗贼间发，虽已措置，未至详尽。可令侍从、台谏条具消弭灾异之术、防守盗贼之策，各以已见实封闻奏。』时久雨，故殿中侍御史陈俊卿上疏请之。上谓宰执曰：『应天以实不以文，可令侍从、台谏各具时政之阙，有不便者，即与改正。』宰臣陈康伯、朱倬皆待罪，上曰：『罪在朕躬，岂可移过大臣？』翰林学士何溥言：『夷狄为中国之阴。天意若曰夷狄将有不测之变，故出灾异以警戒之。臣谓安边之图虽在择将帅，而立国之本要在得人心。推原天人相与之际，莫如自治之急。』俊卿又言：『今虏居汴京，已逼吾境，而武昌、荆阳、荆南各相去数百里，宜择威望重臣以兼制之，使首尾相应。』权礼部侍郎金安节言：『为今之谋，要使规模不失和好之形，而实有备豫之策。其策有三，一曰厉将帅，二曰择地形，三曰明觐候。』己未，上曰：『朕思州县逋欠，若民果贫困，自合蠲放；若已输纳而官吏侵用，则亦不可不与核实，明示罪责。治道贵信赏必罚，漫不经理，则是姑息。姑息虽尧舜不能治。』是日，遂进呈四川总领王之望催驱殿最事目，上曰：『依所乞，并令诸路亦如此施行。』

五月甲戌，国子司业陈棠言：『自兴学至今二十年，六经博士未尝备员。望加惠学者，俾六经各置博士，每经择经明行修二人充选，庶几经各有师，得以轮递讲说。』诏博士阙员，许令正、录兼讲。丙子，金国贺生辰使高景山、副使王全始入境，用故事，遣中使黄述赐扇帕于洪泽镇。景山等举趾倨傲，述与之对揖，略不加礼。又遣人量闸面阔狭，沿淮顾盼，意若相视水面者，识者知其有败盟之意。甲申，诏诸路监司失按属吏一岁及四人以上者，令御史台检举，申朝廷议罚。用殿中侍御史陈俊卿请也。大理寺言狱空。上谓宰执曰：『大理寺、临安府在阙下，虽未敢谓刑措，然狱讼清简，冤抑得伸，亦庶几焉。惟是诸路宪臣或不得人，则吏强官弱，民无所措。卿等宜思革此弊。』辛卯，大金国贺生辰使高景山、副使王全见于紫宸殿。景山当奏事，自称语讷，不能敷奏，乞令副使王全代奏，上许之。景山招全，全乃升殿之东壁，面北厉声奏，奏讫降殿，驾兴，全在殿下扬言曰：『我来理会者两国事。』讪讪不已。带御器械李横约全曰：『不得无礼，有事朝廷理会！』时百官班未退，带御器械刘炎白陈康伯曰：『使人在廷有茶酒之礼，宜奏免之。』康伯曰：『君自奏闻。』炎遂转屏风而入，见上哭泣。炎奏其事，上然之。炎出，传旨曰：『今为闻渊圣皇帝讣音，忽觉亲躬不安，阁门赐茶酒宜免，使人且退班。』遂退。宰执聚殿庐议举哀之故，或谓上不可以凶服见使者，欲俟其去，乃发丧。权工

部侍郎黄中闻之，驰白康伯曰：『此国家大事，臣子至痛之节一有失礼，谓天下后世何？且使人问焉，将何以对？』于是始议行礼及调兵守江淮之策。壬辰，宰执内殿奏事，同知枢密院事周麟之言：『金人意可卜，宜练甲申傲，静以观变，使不当遣。』上曰：『卿言是也。彼欲割地，今何以应之？』麟之曰：『讲信之始，分画封圻，故应有载书存，愿出以示使者，厥请将自塞矣。』甲午，宰执召三衙帅赵密、成闵、李捧及醴泉观使杨存中至都堂议举兵。既又请侍从、台谏集议。陈康伯传上旨云：『今日更不尚和与守，直问战当如何。』执政欲遣闵等将禁卫兵御襄汉上流，虞允文言：『敌必不从上流而下，恐发禁卫，则兵益少。朝廷内虚，异时无兵可为两淮之用。』执政不听。日午，下诏发表。时朝论汹汹，入内侍省都都知张去为阴沮用兵之议，且陈退避之策。或因妄传有幸闽、蜀之计，人情皇惑。上意雅欲视师，陈康伯奏曰：『敌国败盟，天人共愤。今日之事，有进无退！若圣意坚决，则将士之气自倍。愿分三衙禁旅助襄汉兵力，待其先发，然后应之。』权工部侍郎黄中自使还，每进见，未尝不以边事为言。至是，又率同列请对，论决策用兵，莫有同者，中乃独奏曰：『朝廷与金人通好二十余年，我未尝一日言战，彼未尝一日忘战。取我岁币，啖彼士卒，我日益削，彼日益强。今幸天褫其魄，使先坠言以警陛下，惟亟留圣心焉。』乙未，领御前诸军都统制职事、判兴州吴玠为四川宣抚使，仍命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王刚中同措置应干事务。时有诏夔路遣兵五百人往峡州屯驻，俟荆南有警，则令夔路安抚李师颜亲往援之。侍御史汪澈言：『天下之势，强弱无定形，在吾所以用之。陛下屈己和戎，厚遗金缯，而彼辄出恶言以撼吾国，若将唾掌而取。三尺之童，无不痛愤。愿陛下赫然睿断，置师江上而专付阃外之任，益兵上流而增重荆襄之势，渡师淮甸以守其要害，严备海道以遏其牵制，然后以不戴天之讎、在原之威，下诏以告中外，将见上下一心，其气百倍。机会之来，间不容发，在陛下断之而已。』丙申，起居郎杨邦弼、起居舍人虞允文并试中书舍人。允文自贺金王正旦还，首言敌已授甲造舟，必为南渡之计。至是，遂擢用之。起复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成闵对于内殿。朝议以上流重地，边面阔远而兵力分，宜遣大将。上乃面谕闵，俾以所部三万人往武昌控扼。戊戌，太学生程宏图等上书言：『今日之事，国家所以应之者，其先务有四，一曰留使者以款敌人之谋，二曰下诏书以感南北之士，三曰先举事以决进取之策，四曰用人望以激忠义之心。』

六月壬寅，殿中侍御史陈俊卿权尚书兵部侍郎。先是，俊卿复言张浚可用，上曰：『卿欲用浚为何官？』俊卿曰：『此在陛下。』上曰：『浚才疏，使之帅一路，或有可观。若再督诸军，必败事。』俊卿曰：『人皆以浚为可用，陛下何惜不一试之？』上首肯。俊卿又言：『张去为窃威权，挠成算，乞斩之以作

士气。』上曰：『卿可谓仁者之勇。』至是，宰执奏事，上曰：『陈俊卿敢言，朕将赏之。』陈康伯言：『俊卿在台振职。』乃有是命。己酉，监察御史杜莘老守殿中侍御史。莘老入见，上曰：『知卿不畏强御，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时陈俊卿既出台，求去甚力，莘老因奏事，从容曰：『人材实难，况多事之际，令俊卿辈在论思之地，必有补益。』上以为然，俊卿乃复留。同知枢密院事、充大金起居称贺使周麟之上疏曰：『臣闻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固不待上智而后知。昔日之和戎，今日之渝平，是已累日以来，侧听圣训，仰见庙谟雄断，不惑群策。唯是遣使一事，迟回至今，晓夕深思，盖有不可者七，若夫彼有速亡之形，我有恢复之冀，有血气者，类能言之，陛下审处而应之尔。臣当竭智毕力，协赞事机。倘使摇尾乞怜，复下穷庐之拜，臣窃耻之。』疏入，上大怒。左仆射陈康伯见麟之，以国事勉之，麟之语侵康伯。康伯曰：『上若遣康伯，闻命即行。大臣同国休戚，虽死安避！』麟之卒辞之。乙卯，御前诸军都统制刘锜为淮南江南浙西制置使。锜自顺昌之胜，金人畏之，下令有敢言其姓名者，罪不赦。上亦知其能，故有是命。丙辰，浙西马步军副总管李宝入奏事。翌日，上谓辅臣曰：『宝非惟骁勇，兼其心术可以倚仗。朕素识其人，观之久矣，他日未易量。』先是，宝言：『连江接海、便于发舶，无若江阴。臣请徒守，万有一不任，甘死无赦。』上从之。宝即遣其子公佐与将官边士宁潜入敌境伺动静。至是敌谋益泄，复召至阙庭问方略。宝奏以：『海道无险要可守，万一敌舰散入诸洋，则难以荡灭。臣止有一策出万全。』上问何如，对曰：『凡用兵之道，自战其地与战人之地不同。自战其地者，必生之兵也。战人之地者，必死之兵也。必生者易破，而必死者难却。今敌未离巢穴，臣仰凭天威，掩出不意，因其惊扰而疾击之，可以得志。』上曰：『善。』问所总舟几何，曰：『坚全可涉风涛者得百二十，皆旧例所用防秋者。』『所总人几何？』曰：『仅三千，止是二浙、福建五分弓弩守，非正兵也。旗帜器甲亦已粗备。事急矣，臣愿亟发。』陞辞，赐宝带、鞍马、尚方弓刀戈甲之属。庚申夜，彗出于角。壬戌，右司员外郎、充送伴使吕广问等还行在，奏：『臣等到盱眙军，有金牌郎君到来，令臣等跪受大金皇帝圣旨，云六月二十三日来南京。』癸亥，中官正、判太史局李继宗等各降一官，坐奏星文不实故也。丁卯，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善御天下者，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无事深忧，所以预备；有事不惧，所以济功。令彼欺天背盟，政陛下待以不惧之时。愿继自今益以刚大为心，勿以小利钝为异议所摇，谀言所惰，则人心有所恃而士气振矣。』因上四事，一、用建炎诏书，不限早暮，延见大臣及侍从谋议国事；二、申敕侍从、台谏、监司、守臣，速举可用之才；三、敌情虽叵测，然趁我使期，宜以时遣，使曲在彼；四、车驾既谋顺动，则留钥所付，宜须择重臣

。皆从之。

秋七月丁酉，御史中丞充湖北京西宣谕使汪澈入辞，上命凡吏之能否、民之利病，悉以上闻。澈受诏而去。癸未，宰相陈康伯率百官为孝慈渊圣皇帝请谥于南郊，谥曰恭文顺德仁孝，庙号钦宗。乙酉，左司谏梁仲敏请初官有出身人满三考、无出身人满四考，方许监司、郡守荐以京剡，庶抑趋竞而惠孤寒。诏吏部看详，寻从之。戊子，同知枢密院事周麟之与在外宫观，放谢辞。宰执进呈台谏章疏，上曰：『为大臣临事辞难，何以率百僚？』乃有是命。庚寅，麟之责授秘书少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

臣留正等曰：人君设高爵厚禄，加体貌以待二三大臣，非私之也，以其能为人之所难为，而任人之所不能任者也。当无事时，居高食厚，被顾遇而不辞，遇事之难辄辞焉，彼固未尝以身许国，与所期者甚异。此而不惩，何以厉臣节？太上皇帝罢麟之本兵之柄，为避事者之戒，善乎其有以劝百哉。

初，上命池州诸军都统制李显忠择淮西地利为固守之计，至是，显忠言：『江北平夷，别无险阻，惟縱扬镇北二十五里中坊净严寺依峡山口一带地利冲要，可以屯驻。乞于八月初分遣半军过江屯驻，显忠躬亲往来，伺其动息，即全军渡江，观敌所向，随机决战。』从之。壬辰，枢密都承旨、充大起居称贺使徐嘉等至盱眙军，金主已遣翰林侍讲学士韩汝嘉至泗州待之。汝嘉既渡淮，嘉欲就岸口亭子相见，汝嘉即与其徒八人驰马径入宴馆，嘉与副使知阁门事张抡皆大惊，朝服以待。汝嘉入馆，阖其扉，守臣周综即馆外穴壁以窥。汝嘉令嘉、抡跪于庭下，抗声称有敕。言毕升堂，分宾主而坐。嘉战灼无语，抡乃稍进而问曰：『萌子小邦，何烦皇帝亲行？』汝嘉不能对。抡曰：『侍讲往来，口言有敕，本国君相，何以为凭？乞书于纸，以俟闻奏。』汝嘉即索纸笔，书毕而去。甲午，上谓宰执曰：『夜来小雨应候，可喜，属有边事。今乃得雨，天相国家，使不阙食。』康伯曰：『诚如圣谕。』知通化军莫濛言：『江淮荆楚之间年谷屡丰，粒米狼戾。望令屯营去处兑拨合解官钱，令州县从便和余。』从之。乙未，诏新造会子许于淮、浙、湖北、京西路州军行使，除亭户盐本钱并支见钱外，其不通水路州军上供等钱，许尽用会子解发。沿流诸州军钱、会各半。其诸军起发等钱，并以会子品搭支給。用户部请也。

是月，金主亮徙汴京。亮及门而雨暴至，仪从皆不克举。亮入内至承天门，迅雷大风作。天变如此，亮不知惧也。一日，亮坐正隆殿，召其大臣问曰：『许多宰执，孰有能为统军者？』尚书右丞刘萼曰：『臣请为之。』亮喜，即拜萼为汉南道行营统军，将二万众，历唐、邓以瞰荆、襄，又以张忠彦为西蜀道统军，王彦章副之，将五万众据秦凤，以窥巴蜀；苏保衡统水军，完颜郑家奴副之，由海道将趋二浙，余兵亮自将焉。

八月辛丑朔，忠义人魏胜复海州。胜，北神人，素无赖，私渡淮为商。至是，率其徒数百人至海州，自称制置司前军，大兵且继至，海州遂降。甲辰，左朝请郎冯时行知彭州。初，时行守黎州，上记其名，召赴行在。时行至建康，以疾不进，上疏言：『敌决败盟，望移蹕进幸建康，下罪己之诏感动中外，愿与社稷俱为存亡。自古未有人主退而能使天下进，人主怯而能使天下勇。臣绍兴初蒙陛下召对，时金适请和，臣以为疑，至烦圣训以为亲屈己之意。然和议既成，无以善其后。臣之愚言，犹有验于今日。今金既败盟，臣又以其狂愚冒渎圣听，望陛下特垂圣览，采而用之，无使狂瞽之言又验于他日也。』疏奏，乃有是命。辛亥，诏昭庆军承宣使致仕王继先令于福州居住，用殿中侍御史杜莘老奏劾也。继先怙宠干法，富埒公室，子弟直延阁，通朝籍，姻戚党友，莫非贵游，数十年间，未有敢摇之者。自闻边警，日辇重宝之吴兴，为避贼计。莘老入见，面奏继先十罪。上作而曰：『有恩无威，有赏无罚，虽尧舜不能治天下。』乃诏继先福州居住，凡继先掠良家子为奴婢者百数，悉还其家，籍其贖以千万计。壬子，诏鬻继先田园及金银，并隶御前激赏库，专以赏将士，其海河付李宝，天下称快焉。进呈后省缴驳刘尧臣、韩彦直进职事。先是，给事中黄祖舜、中书舍人杨邦弼同状乞刘尧臣仍旧秘阁修撰，韩彦直依旧直显谟阁赴任，候有治效，因以加之，庶几幸门不开。上曰：『依奏。』癸丑，两浙转运司献鬻积钱二万缗，临安府献五万缗。上谓大臣曰：『可桩留外府。若下诸路，切戒毋得科敷。如昔时羨余，适资赃吏而扰吾民也。』是日，金主亮弑其母太后于宫中。初，其母病，亮往视之，问以所苦。母曰：『吾无他疾，以皇帝用兵不止，远征江南，是吾病也。』亮大怒，曰：『非朕母，乃梁宋国王之小妻也！』遂命护国将军持嘉彦忠弑之，以威言者。甲寅，浙东马步军副总管李宝以舟师三千人发江阴。先是，宝自行在还，即谋进发。军士汹汹，争言西北风力尚劲，迎之非利。宝下令：『大计已定，不可摇。敢有再出一语者，斩！』遂进发。知平江府洪遵竭资粮器械济之，放苏州大洋，行三日，风果怒甚，舟散漫不能收。宝慷慨顾左右曰：『天欲以试李宝耶？此心如铁石不变矣！』即酹酒自誓，风亦随止。退泊明州关澳，追集散舟，不浹旬复故，而裨将边士宁自密州还，言魏胜已得海州矣。宝大喜，促其下乘机速发，而大风复作，波涛如山者，经月未得进。乙卯，江淮制置使刘锜引兵屯扬州。锜将渡江，以军礼久不讲，乃建大将旗鼓以行，军容整肃，江浙人所未见也。时锜方病，不能乘马，乃以皮穿竹为肩舆。镇江城中香烟如云雾，观者填拥。丙辰，金主亮杀其翰林直学士韩汝嘉。汝嘉自盱眙归，谏亮寝兵议和。亮曰：『汝与南宋为游说邪？』遂赐死。壬戌，资政殿学士张焘落致仕，复知建康府。金人既却二使还，复求遣，仍令九月中旬至汴京。朝廷报以『三节人从悉已放散

，若再行收合，恐趁期不及，俟非久贺正，当令嘉、抡充副使一就奏禀。』亮不意朝廷与之绝，大怒。戊辰，忠义人魏胜补武翼郎，统制忠州军马。

九月庚午朔，命辅臣朝飧太庙。辛未，宗祀徽宗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甲戌，金人犯凤州之黄牛堡。先是，统军张忠彦与其陕西都统完颜合喜将五千余骑，自凤翔大散关入川界三十里，分为三寨。至是，游骑攻黄牛堡，守将李彦仙来告急，四川宣抚使吴玠即肩輿上杀金平，彦仙督官军用神臂弓射敌，却之。玠遣将官高松为之援，仍与本堡管队官张操同力拒敌，敌遂扼大散关，深沟高垒以自固。玠驻青野原，顾谓其下曰：『敌自守之兵，不足虑也。』益调内郡兵分道而进，面授诸将方略。庚辰，给事中黄祖舜同知枢密院事。辛巳，上谓宰执曰：『近臣僚多上封事，朕常亲阅，往往至夜分，诚恐其间不无利害。』又曰：『方兹多事，朕于宫中，所在常令以笔砚自随，每思得一事即札记，付外行之。』乙酉，诏刘锜、王权、李显忠、戚方各随地分措置沿淮三处河口，严为堤备。先是，锜亦檄权引兵迎敌，权受檄，与其姬妾泣别而行，又声言犒军，悉以舟载其家金币泊新河，为遁计策，和州城居之。锜再檄权往寿春，权不听命，以威胁总领财赋都洁。江东转运判官李若川固请于朝，乞留权守和州江面。锜又督行，权不得已，每三日遣一军往庐州屯戍。丁亥，四川宣抚使吴玠遣将彭清直至宝鸡渭河，夜劫桥头寨，胜之。壬辰，浙西马步军副总管李宝以舟师发明州关澳。癸巳，金人犯通化军，权军事张超率邦人巷战，金人死者数十，乃引去。甲午，盱眙军奏夏俊已复泗州。兴州驻扎御前前军统领刘海复秦州。乙未，金人寇信阳军，统制赵樽自将所部骑赴之，敌驰径去，侵蒋州。丙申，四川宣抚使吴玠所遣将官曹?复洮州。戊戌，诏：『金人无厌，背盟失信。军马已犯川界，令率精兵百万，躬行天讨。有措置招谕事件，令三省、枢密院降榜晓谕。』江淮浙西制置使刘锜发扬州。锜在扬州病，上遣中使谭某将医往视，锜曰：『锜本无疾，但边事如此，至今犹未决用兵，俟敌人侵犯，然后使锜当之，既失制敌之机，何以善后?此锜所以病也。』中使以奏，锜遂行，日发一军。时锜已病不能食，但啜粥而已。己亥，兴州都统司后军正将彭清、副将张德破陇州。

是月，金主亮以其尚书右丞李通为大都督，而将军聂赫与安春副之，令先造浮梁于淮水之上，亮遂自将入寇。时亮衣橘红袍，所乘马金甲，自宋门出兵，号百万，毡帐相望、钲鼓之声不绝，远近大震。

冬十月庚子朔，手诏曰：『云云属强，敌之无厌。曾信盟之弗顾，怙其篡夺之恶，济以贪残之凶，流毒遍于华夷，视民几于草芥。赤地千里，谓暴虐为无伤；苍天九重，以高明为可侮。辄因贺使，公肆慢言。指求将相之臣，坐索汉淮之壤。吠尧之犬，谓秦无人。朕姑务于含容，彼尚饰其奸诈。嗚呼丑类

，驱吾善良。妖氛浸结于中原，烽火遂交于近甸。皆朕威不足以震叠，德不足以绥怀。负尔万邦，于今三纪。抚心自悼，流涕无从。方将躬缟素以启行，率貔貅而薄伐。取细柳劳军之制，考澶渊却狄之规。诏旨未颁，欢声四起。岁星临于吴分，冀成淝水之勋；斗士倍于晋师，当决韩原之胜。尚赖股肱爪牙之士，文武小大之臣，戮力一心，捐躯报国，共雪侵陵之耻，各坚恢复之图。播告迩遐，明知朕意。』四川宣抚使吴玠檄告契丹、西夏、高丽、渤海、鞑靼诸国及我河北、河东、陕西、京东、河南等路官吏军民等曰：『盖闻惟天无亲，作不善者神弗赦；得道多助，仗大义者众必归。敢摅一切之诚，用谗万方之听。我国家功高上古，泽润中区。列圣重光，方启中兴之运；斯民不幸，适丁板荡之灾。蠢兹女真之微，首覆契丹之祀，恃其新造，间我不虞，妖氛既陷于神都，虐焰殆弥于宇县。凡居率土，谊不戴天。主上绍开中兴，宏济大业，望山河而陨涕，瞻陵庙以伤心。盖卧薪尝胆之是图，宁拯溺救焚之敢缓？然人命至重，佳兵不祥。靡辞屈己以事讎，姑欲安民而和众。岂谓冥顽之寇，狃于篡逆之资，以至不仁，行大无道，殴我中原之老稚，翦为异类之囚俘。乃轻弃于穴巢，辄坐张于畿甸。自谓富强之莫敌，公然反覆以见欺。指挥而取将相之臣，谈笑以求淮汉之地。九州四海，闻之怒发以冲冠；百将三军，谁不搴旗而抵掌！幕府滥膺斋钺，尽护戎旂，冀凭宗社之威灵，一洗穹庐之秽孽。待时而动，历岁于兹。天亡此胡，使委身而致死；人自为战，不与贼以俱生。帝尊一临，士气百倍。刘制置悉南徐之甲，成马军兴侍卫之师；李四厢虎视于青徐，王太尉鹰扬于颍寿。鄂帅捣崤函之险，步军冲伊洛之郊。前无坚锋，勇有余愤。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惟彼诸蕃之大国，久为钜宋之欢邻。玉帛交驰，尚忆百年之信誓；封疆迥隔，顿疏两地之音邮。愿敦继好之规，共作侮亡之举。至于晋秦奇士，齐赵隽才，抱节义之良谟，志功名之嘉会。为刘氏左袒，饱闻思汉之忠；傒汤后东征，必慰戴商之望。抗旌云合，投袂风从。或据郡以迎降，或聚徒而特起。乘吾破竹之势，立尔前茅之勋。侯王宁有种乎？人皆可致；富贵是所欲也，时不再来。更期父老之诲言，深念祖宗之德化。勿忘旧主，重建丕基，檄到如章，书不尽意。』檄枢密院所降本也。江淮制置使刘锜至盱眙军，会诸将议事。是日，浙西副总管李宝以舟师至东海县。先是，魏胜既得海州，久之官军不至，城中之人始知为所给。然业已背敌，不敢有贰心。胜惧，乃推宝之子公佐领州事，自出募兵。得数千人，往攻沂州。有女真万户之妻王夫人者阳引兵避之，胜入城遇伏兵，与战大败，仅以身免。胜复还海州，敌兵围之。宝闻，麾兵登岸，以剑划地曰：『此金界，非复吾境，当力战。』因握槊前行，接敌奋击，士无不一当十。敌惊出意外，亟引去，于是胜出城迎宝。宝维舟犒士，遣辩者四出，招纳降附。辛丑，金人自涡口

系桥渡淮。先是，池州都统制李显忠提兵在寿春、安丰之间，欲回军卢州，徐观其变。俄闻敌大至，遂自峡山路渡大江以归。癸卯，统制忠义军马魏胜知海州。金主亮至安丰军，又破将州。甲辰，吴璘奏劫金人桥头寨获捷。上谓宰执曰：『散关小捷，岂非信顺之助？而况篡弑君亲，诛戮残忍，天地所不盖载，禽兽所不肯为。神怒人怨，灭亡无日，今二道出师，置帅招讨，审彼己，量虚实，抚定我城邑，招集我人民，收复我寝庙。毋焚烧，毋敌掠，毋杀伤，以图万全之举。高爵醲赏，朕所不吝。卿等赞朕成算，协以众谋，庶几恢复神州，以雪两朝之耻。』丁巳，刘锜自盱眙军引兵次淮阴县，留中军统制刘汜、左军统制员琦守盱眙。丁未，金人立其东京留守葛王裒为皇帝，改元大定。戊申，上谓大臣曰：『朕曩于内帑储钱备边，士大夫不谕朕意，甚者至指为琼林、大盈之比。顾朕虽积此，亦何尝妄费一钱？向拨百万缗付公府，而近日遣军及诸处犒赐，皆于是乎出，岂不正资今日之用？况方用兵，国赋亦须得人经理。士大夫耻言利，多事之时，艰于选任，亦今时之一病也。』是日夜漏下二鼓，王权自庐州引兵遁，屯昭关。初，金主亮在寿春，欲渡淮，系浮桥已成，逻者获权军摆铺数人，中有一曹司。亮见之，问权所在。曹司曰：『在庐州。』又问有兵几何，曰：『有兵五万。』亮曰：『是也，吾知之矣。』乃以金千余两遗曹司，且令附书与权。权闻亮已渡淮，遂自庐州退兵，沿路作虚寨以相疑。既又退保和州，令破敌军收后。辛亥，金人陷滁州。初，金主亮既渡淮，令万户萧琦以十万骑自花廩镇由定远县取滁阳，路至扬州。琦之深入也，每过险阻，必忧吾有备，至则全无守御，如蹈无人之境，敌甚笑我之失计焉。壬子，四川宣抚使吴璘等奏已复秦州。上曰：『金人无故败盟，数路出师，朕之应兵，良不得已。今日之捷，虽由祖宗德泽，然亦天人信顺之助。』江淮制置使刘锜得金字牌递报，淮西敌势甚盛，令锜退军备江。时锜在淮阴，与金人隔淮相持已数日。至是，清河口有一小舟顺流而下，锜使人邀取之，有粟数囊而已。锜曰：『此探水势者也。』俄顷，金人各抱草一束作马头以过舟，舟约数百艘，有载粮过濠州者，有载激犒之楚、扬州者。锜募善没者凿舟沉之，敌大惊。癸丑，户部侍郎刘岑等乞借江浙荆湖等路坊场净利钱一界，计钱三百八十万缗，以备赏军，限半月足。许之。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以为极盛，两倍于唐室矣。其后月增岁广，至熙、丰间，合苗役、市易等钱，所入乃至五千余万。渡江之初，东南岁入犹不满千万，上供才二百万缗，此祖宗正赋也。吕颐浩在户部，始创经制钱六百六十余万缗。孟庾为执政，又增总制钱七百八十余万缗。朱胜非当国，又增月桩钱四百余万缗。绍兴末年，合茶盐酒算、坑冶榷货、余本和买之入，凡六千余万缗，而半归内藏。昔时中都吏禄、兵廩之费，全岁不过百五十万缗，元丰间月支三十六万，宣和崇侈，然后支百二

万。渡江之初，连年用兵，月支犹不过八十万。其后休兵浸久，用度滋益多，户部常患无余。及军兴，遂有此请。是日，金人围庐州。甲寅，金主亮以大军至庐州城北之五里，筑土城居之。金人寇樊城，副将翟贵、部将王进引兵出战，二将俱死，士卒半掩入江中。是役也以大捷闻，张平未尝出战，亦迁中卫大夫，军中谓之『樊城功赏』。乙卯，江淮制置使刘锜闻王权败，乃自淮阴引兵归扬州。淮甸之人初恃锜以为安，及闻军退，仓卒流离于道，死者十六七。丙辰，金主亮入庐州。建康府驻扎御前破敌军姚兴与金人战于尉子桥，死之。先是，王权既屯昭关，将士犹有欲战之心。权引兵先遁，金人以铁骑追及尉子桥，兴以所部三千人力战，权置酒仙宗山上，以刀斧自卫，殊不援兴。自辰至申，兴出入三四，杀敌数百。统领官戴皋下道避敌，敌遂假立权帜以误兴，兴奔入，与其徒郑通等五十人俱陷，死之。中书舍人、权直学士院虞允文闻王权至濡需，知事急，度权与刘锜必退回，遂率侍从数人同见辅臣，言权退师，已临江口，必败国事。尚书右仆射朱倬、参知政事杨椿皆曰：权自言退师，以导敌深入，身当其冲，令步军司左军统制邵宏渊出其右，池州都统制李显忠出其左夹攻之。允文等力辨其不然，且言此权必为走计，倬等犹不以为然。丁巳，得报：王权果败归。中外大震。上召和义郡王杨存中同宰执对于内殿，上谕以欲散百官，浮海避狄。左仆射陈康伯曰：『不可。』存中言：『敌空国远来，已犯淮甸，此正贤智驰骛不足之时。臣愿率先将士，北首死敌。』上喜，遂定亲征之议。时有欲遣使诣敌以缓师者，敷文阁待制曾几闻之，上疏曰：『遣使请和，增币献城，终无小益，而有大害。为朝廷计，当尝胆枕戈，专务节俭，整军经武之外，一切置之。如是，虽北取中原可也。且前陛下降诏诸将，传檄数金人君臣，如骂奴尔，何辞复与和耶？』是日，官军复邓州。戊午，知枢密院事叶义问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参谋军事，枢密院检详洪迈、秘书省校书郎冯方并参议军事。侍卫步军司左军统制邵宏渊及金国统军萧骑战于真州胥浦桥，宏渊退屯于杨子桥，真州遂陷。敌得城不入，径自山路犯扬州。江淮制置使刘锜军还至邵伯埭，闻敌犯真州，疑扬州已不守，未敢发。会探者报扬州城上旗帜犹是官军，锜曰：『虽失真州，而扬州犹为国家守，当速进。』乃自北门入，见安抚使刘泽，泽以城不可守，劝锜退屯瓜洲。己未，侍卫马军司中军统制赵樽引兵渡淮攻蔡州。樽在信阳军，闻敌已寇淮右，曰：『此可以进兵捣其虚矣。』遂行。是日，金州统制官任天锡等复商州。庚申，叶义问入辞，乞犒军金帛。上命出内帑钱九百万缗予之。参谋军事虞允文继对，上谕曰：『卿儒臣，不当遣。以卿洞达军事，勉为朕行。』允文曰：『臣敢不尽死力！』赵樽破褒信县。建康府都统制王权自和州遁归。权闻敌且至，给其众曰：『已得旨弃城守江矣。』遂引兵登车船渡江，屯于东采石。辛酉，金人入和

州。初，敌兵至近郊，犹未知王权弃军而归也。后军统制韩霖最后出城，乃纵火，城中喧乱。金人闻之，曰：『南兵遁矣。』遂进兵入城，城中糗粮、器械尽委于贼。虏乘势奔突，军民自相蹂践及争渡溺死者，莫知其数。将士愤怒号呼，指船诋骂，皆以权不战误国为言。溃兵往往弃甲，抱芦苇浮江而渡，得生者十四五。壬戌，知建康府张焘始至本府视事。先是，建康居民惊移而去者十五六，及焘至，人情粗安。侍卫马军司中军统制赵樽至新蔡县金人所，命令佐率迎，赵樽一鼓破之。是日，江淮浙西等路制置使刘锜退军瓜洲镇，敌陷扬州。始，有司办严用绍兴七年故事，杜莘老为上言：『今亲征，与曩日事异，宜皆从简以幸所过郡县。』上曰：『此行中官及内人不往，止与建王行，欲令遍识诸将耳。』乃命王府直讲史浩从行。自金人窥伺江淮，一时宿将莫不震怖惕息，独王处之恬然不惧。廷臣有奏请王为元帅者，及扈行，边遽日至，王预料某所可守，某所可攻，某人可用，后率如所言。王权自采石夜还建康，既而复如采石。时金主亮率大军临西采石杨林渡已数日，权与知太平州王传犹庇匿不以闻，州学谕汪余庆与教授蒋继周同往见传，责之，传气夺，一日发八奏。甲子，特进、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和国公张浚复观文殿大学士、判潭州。赵樽下兴平县。忠义统领柳万克伏羌城。兴州前军统制吴挺、知文州节制军马向起败金人于德顺军之治平寨。乙丑，镇江府左军统领员琦及金人战于扬州皂角林，败之，斩统军高景山，俘数百人。时诸处以报捷旗趋行在者络绎于道路，市人为之语曰：『虽日闻捷报可喜，但一报近如一报亦可忧。』督视军马叶义问读琦捷报至『金人又添生兵』，顾谓侍吏曰：『生兵是何物？』闻者皆笑。当时谓之『兔园枢密』。丙寅，浙西马步军副总管李宝与金人舟师遇于密州胶西县陈家岛，大败之。初，金主亮用降人倪询、商简、梁三儿等计造战船数百，使工部尚书苏保衡等统之，约以十月十八日至海门山。入钱塘江，干事毕令雄、州刺史阿尔威来江上迎，报敌舟泊唐家岛，宝舟泊石白山，相距三十余里，而北风日起，宝忧之。有大汉军水手数百来降。大汉军签起，上等户也。宝问之，颇得北军事实。裨将曹洋请逆战，知胸山县高敞曰：『不可。彼众我寡，宜避之。』洋曰：『彼虽众，皆不谙海道。且降人云：女真在船中，惟匍匐而睡，略不能动，虽众何为？』宝伺敌未觉，遣洋与裨将黄瑞祷于石臼神，祈风助顺。夜漏将尽，起碇进船，风犹未顺，众有难色。良久南风渐应，众喜争奋，引帆握刃。俄顷过山薄敌，鼓声震叠，敌惊失措。敌帆皆以油缬为之，舒张如锦绣，绵亘数里，忽为波涛卷聚一隅，窘蹙摇兀，无复行次。会火头船有火起者，宝命以火箭射之，着其油帆，烟焰随发，延烧数百，火不及者犹欲前拒，宝命健士跃登其舟，以短兵击刺，殪之舟中，其余签军皆中原旧民，脱甲而降者三于余人，获其副都统完颜郑蒙奴等五人，斩之。阿尔威为官军所杀，保衡舟

未发，亟引去。得倪询等三人及敌诏书、印记、征南行程历与器甲、粮斛以万计。江淮制置使刘锜还镇江府。锜在瓜洲四日，无日不战，至是，有诏令锜专防江上。会锜病已剧，遂肩舆渡江，留中军统制官刘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渡。知均州武钜遣将与忠义军复卢氏县。是日，侍卫马军司中军统制赵樽引兵攻蔡州，距城二十里，金人出兵，背城而战。方成列，樽出其不意，命官军于宿草间乘风纵火，鼓噪而进，敌众披靡。樽率亲兵冲击，斩其总管杨寓，遂整众入城，秋毫无犯。丁卯，知枢密院事叶义问至镇江，权立行府。中书舍人兼参谋军事虞允文见太尉刘锜，问兵败状，锜曰：『兵，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允文曰：『敌席卷两淮，直窥江表，今日用兵，为不得已乎？』锜曰：『锜非好官职者，今当上还制置、招讨二印耳。』允文曰：『国事如此，九重方有蒙尘之惧。公持是印，欲安所归乎？』锜惭不能答。是日，金州统制官任天锡自商州遣兵，会虢州忠义章傅等取朱阳县。戊辰，初，金新主哀既立，遣通事萧恭持赦诏抚定州县。于是自黄河以北皆下之。左丞张浩自汴京录哀赦。驰以报金主亮。亮叹曰：『朕欲俟江南平后，取一戎大定之义以纪元。是子乃先我乎？』命取书一帙示其下，果预识改元事。

十一月己巳朔，监察御史吴芾行殿中侍御史。先是，芾建言：『陛下当修德以服虏人。虏以其力，我以其德，虽强弱之势不侔，而胜负之形已见。』又言：『陛下勿以敌之进退为忧愉，勿以事之缓急为作辍，凡下诏必务责己，引对必令尽言，使隐之于心，有合于天地；发之于政，无愧于祖宗。』上韪其言，故有是命。芾又言：『今日之事，有进无退。若为蓄缩之计，则大事去矣。』江州都统制戚方奏已复蒋州。金州统制官任天锡引兵入虢州。庚午，刘锜捷奏至，上曰：『刘锜在淮东屡捷，可谓与国家宣力。』遂遣使以金五百两、银七万两遍劳有功将士。上又曰：『使人人如此立功，将来凯还，王爵亦所不吝。』金人犯瓜洲渡，中军统制官刘汜用克敌弓射，却之。辛未，知枢密院事叶义问在镇江，得知建康府张焘公状言：『金人侵犯采石为渡江之计，其势甚危，乞日下火急发来前保守江渡。』义问乘大舟，以二校执器械，立马门左右，见者无不笑。义问至镇江，闻瓜洲官军与金人相持，已遑遽失措。行府有统制官辅逵、米忠信数人，或问：『金人近在江北，何以却之？』逵曰：『国家势弱，无法可以却敌。』闻者皆掩鼻。时江水低浅，沙洲皆露，义问役民夫掘沙为沟，可深尺许，沿沟栽木枝，为鹿角数重，曰：『金人若渡江，姑以此障之。』乡民执役，且笑曰：『枢密肉食者，其识见乃不逮我辈食糠粃人。』一夜潮生，沙沟悉平，木枝皆流去矣。会建康告急，义问乃遵逵而进。壬申，新知潭州张浚改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知建康府张焘赴行在。镇江府中军统制刘汜及金人战于瓜洲镇，败绩。时金人以重兵直捣瓜洲，权都统制李横引诸军迎敌

，叶义问督镇江驻扎后军渡江，众皆以为不可，义问强之。未着北岸，义问惧怯之状见于颜色，即向西去，曰：『欲往建康府催诸军起发耳。』市人皆媒骂之。汜性骄傲，不习军事，至是卒败。癸酉，淮宁人陈亨祖执金人所命同知陈州完颜耶鲁[6]，以其城来归。事闻，命亨祖知淮宁府。是日，赵樽去蔡州以援成闵，于是金人所命刺史萧德懋复入城据之。甲戌，叶义问至建康，夜，被命罢王权，赴行在，以李显忠代之。督府诈以檄召权来府议事，命中书舍人参谋军事虞允文往芜湖趣显忠交权得[7]，且犒师采石，盖权军采石未散也。时知建康府张焘至府才十余日，夜漏下二鼓，焘方就寝，允文扣门求见甚急，曰：『此何等时，而公欲安寝乎！』焘曰：『日来人情汹汹，视太守动息而去留，倘不镇之以静，必不安。虽然，舍人何以见教？』允文曰：『闻谍者言，敌以明日渡江，约晨炊玉麟堂，公何以为策？』曰：『焘当以死守留钥，皇恤其他！舍人平日以名节自任，正当建奇功以安社稷。』允文曰：『此允文之素志，特决公一言耳！』乙亥，金主亮临江筑坛，刑白、黑马各一以祭天，期用翌日南渡。丙子，中书舍人虞允文督舟师拒金主亮于东采石，却之。允文未至采石十余里，闻鼓声震野，允文见官军十十五五坐路旁者，问之，众曰：『王节使在淮西，声金不声鼓，我曹皆骑马，节使命弃马过江，今已无马。我曹不解步战。』从者皆劝允文还建康，曰：『事势如此，皆为他人坏之。且督府但委公犒师耳，非委督战也，奈何代人任责？』允文不听，策马至采石，趋水滨，望江北敌营，不见其后，而拥余兵才万八千人，马数百而已。金主亮登高台，张黄盖，被金甲，据胡床而坐。诸将已为遁计[8]，允文召其统制张振、王琪、时俊、戴皋、盛新等与语，问之曰：『敌万一得济，汝辈走以何之？今前控大江，地利在我，孰若死中求生？且朝廷养汝辈三十年，顾不能一战报国！』众曰：『岂不欲战？谁主张者？』允文曰：『汝辈止坐王权之谬至此。今朝廷已别选将将此军矣。』众愕立，曰：『谁也？』允文曰：『李显忠。』众皆曰：『得人矣！』允文曰：『今显忠未至，而敌以来日过江，我当身先进死，与诸君戮力决一战。且朝廷出内帑金帛九百万缗，给节使、承宣、观察使告身。』时新除都统制李显忠适自芜湖至，谓允文曰：『虽如此，亦当以朝廷已罪王权之事答之，庶绝其冀望。』允文以为然，遂作檄曰：『昨王权望风退舍，使汝鸱张。至此朝廷已将权重置典宪，今统兵乃李世辅也，汝岂不知其名？若往瓜洲渡江，我固有以相待，无虚言见怵，但备一战，以决雌雄可也。』遣所获女真二人赍往。亮得书大怒，遂焚宫人所乘龙凤车，斩刘汉臣及造舟者二人，于是始有瓜洲之议。庚辰，醴泉观使汤思退为行宫留守。是日，金主亮以大军趋淮东。癸未，四川宣抚使吴玠自仙人原还兴州。初，金主亮既往淮东，中书舍人虞允文谓建康都统制李显忠曰：『京口无备，我今欲往，公能分兵见助否？』显忠曰：『惟命！』即

分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李捧军一万六千人及戈船来会京口。允文至建康，留守张焘谓曰：『亮约八日来此会食，使焘安往？』众议可以往镇江者，皆有难色。焘曰：『虞舍人已立大功，可任此责。』允文欣然从之，至镇江，谒招讨使刘锜问疾。锜执允文手曰：『疾何必问？朝廷养兵三十年，我辈一技不施，今日大功，乃出于一儒者，我辈愧死矣！』甲申，金主亮至扬州。乙酉，镇江府驻扎御前中军统制刘汜特贷命除名，英州编管。王权及汜既败军，乃先罢权为在外宫观。及吴芾奏权罪，请正典刑，上怒甚，将按诛权以厉诸将，同知枢密院事黄祖舜密言于上曰：『权罪当诛，然权诛则汜不当贷，若贷汜而诛权，是谓罪同罚异，顾刘锜有大功，今闻其病已殆，汜诛，锜必愧忿以死，是国家一败而自杀三大将，得毋为敌所快乎？』上纳其言，二人得不死。江州都统制戚方言本军统制官李贵及忠义孟俊取顺昌府。知均州武钜奏已复卢氏县。丙戌，权礼部侍郎黄中言：『本朝仿唐之制创为九庙，今日宗庙自僖、宣二祖以及祖宗凡九世而十一室。望遵已行典故，迁翼祖神主而祔钦宗。』诏恭依。丁亥，太尉刘锜提举万寿观，以疾自请也。戊子，四川宣抚使吴玠复力疾上仙人原。有客诣叶义问上书云：『以太一局考之，敌人不烦资斧，当以冬至前有萧墙之变。』阖府皆未以为然。己丑，胶西捷奏至，上大喜，即日召所遣承节郎曹洋对于内殿，曰：『朕独用李宝，果立功，为天下倡矣。』即赐诏书奖谕，命干办御药院贾竑押赐金合茶药、金酒器数十事，且书『忠勇李宝』四字表其旗帜。清远军节度使王权特贷命，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琼州编管。庚寅，金主亮在瓜洲镇，御营宿卫使杨存中、中书舍人督视府参谋军事虞允文以贼骑瞰江，恐车船临期不堪驾用，乃与淮东总领朱夏卿、镇江守臣赵公称相与临江拽试，命战士踏车船径趋瓜洲，将迫岸，复回，金兵皆持满以待。其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转如飞，敌众骇愕，亟遣人报亮。亮至，见之，笑曰：『此纸船耳。』因列坐诸酋，一酋前跪曰：『南军有备，未可轻。且采石渡方此甚狭，而我军犹不利。愿驻于扬州，力农训兵，徐图进取。』亮震怒，拔剑数其罪，命斩之。哀谢良久，乃杖半百而释之。辛卯，吏部员外郎曾注上言[9]，乞信赏必罚。上谓大臣曰：『赏罚人主之大权。昨王权临阵退衄，朕已远窜。今三大帅招讨、制置之命，宜批旨便除，以示惩劝。』上有言，盖指成闵、吴拱、李显忠也。甲午，金人分兵犯泰州。初，金主亮在瓜洲，闻李宝由海道入胶西，焚其战舰，而成闵诸军方顺流而下，亮愈忿，乃还扬州，召诸将，约三日毕济，过期尽杀之。诸将谋曰：『南军有备，如此进有渰杀之祸，退有敲杀之忧，奈何？』其中一将曰：『等死，死中求生，可乎？』众皆曰：『愿闻教。』有总管方戴者曰：『杀郎主，却与南宋通和归乡，则生矣。』众口一词曰：『诺。』平旦，诸将大怀忠、萧扎巴诣御寨奏事，亮醉卧未起，怀忠问宿直将军乐

嘉努曰：『郎主夜来有何圣旨？』嘉努曰：『昨夕与后妃饮，言三日渡江不得，将大臣尽行处斩。』诸将闻之益惧。亮有紫茸等细军不肯临敌，专以自卫，众患之。扎巴曰：『晚朝奏遣细军东取海陵，仍请乐将军谕以祸福，则可济矣。』乃谓细军曰：『淮东子女金帛皆逃在泰州，我辈急渡江，汝辈何不白郎主往取之？』细军欣然共请，亮许之，于是细军去者过半。亮妹婿唐括安礼能文知兵，掌黄头女真。亮闻新主哀立，遣安礼以本部兵归，故诸将益无所惮。乙未，金人弑其主亮于龟山寺。诸将既定议，夜漏未尽二鼓，率兵万余人，控弦直入亮寝帐。阖曰：『何为者？』曰：『欲奏事。』将军乐嘉努入告以南人劫寨，亮惊起，求剑甲不得，左右亲兵皆散走，诸将射帐中，矢下如雨，遂连射殪亮，并及其帐中妃五人，参知政事李通、兵部尚书郭安国、左辅阙马钦皆死。亮在位十二年，年四十。金人陷泰州。是日，天重阴。有枢密行府使臣胡斌者能知天文，谓枢密院检详洪迈曰：『昨夕四鼓，浓云塞空欲雪，而东北忽穿漏，一大星坠，盖金主死祥也。』未几，虢州签军雷政渡江，报亮已被杀。

《大事记》曰：二十八年，敌将叛盟，孙道夫既言之，杜莘老又言之，而朝廷不之信。二十九年，黄中使回，言敌已治汴京，而二相犹诘之以为妄。敌已定寇江之计，王纶使还，妄言和好无他，而汤思退遽尔称贺，秦桧之余孽遗毒，可胜道哉！惟黄中以为庙廷与敌通好，我未尝一日言战，彼未尝一日忘战；惟陈康伯以为今日之事，有进无退。故三十一年九月，逆亮入寇，百官尽为避狄之计，惟康伯与黄中家属在城中而已。二公既决亲征之议，于是金将喀齐喀至渭河，吴璘败之；属将刘谔犯襄阳，刘珙败之。史俊败之于茨湖，李显忠败之于全椒。李宝败之于胶西，引舟师至石臼岛，而锦纛帆为之一烬：刘锜败之于皂角林，至瓜洲渡四日，无日不战，而敌师不得济。惟刘锜、李横不利，王权逗遛不进，叶义问督视无功，亮得以至采石。而虞允文海鳅船一出，败之于杨家渡。亮又趋瓜洲，允文踏车船一出，回转如飞，敌退扬州而自倒伐矣。以讲和之久，兵将骄怠者二十牟，意其气必衰，心必怯矣。今也兵无不战，战无不胜，桧之邪说虽炽，而张、赵、韩、岳屡胜之威犹在也。韩常于绍兴之初已曰：『昔我强彼弱，今彼勇我怯。』然彼以力论尔。要之，中原非腥膻之可污，正统非丑类之可干。佛狸饮江而死，苻坚渡淮而灭，耶律德光入晋而亡。女真虽横，而罗索死于兵，尼堪死于谗，达兰、乌实、萨拉噶之徒相继诛夷。亶方被弑，亮又送死，而阿固达之子孙殆尽，是人不能报中国之讎而天能报之也。

《龟鉴》曰：考之太乙局，而谓有敌人不烦资斧之讖，验之浓云星坠，而谓有敌亡之祥，吁！此固上天悔祸，符应如是，而举国尽付之天，则未为至论也。我高宗有曰：『治乱安危，固有关天命，亦必修人事以应之。若修人事不至而专听

天命，固无是理。』大哉王言，其知以人事而应天理者乎！且帝自即位以来，天之告符者数数矣，岁星当焯，兴宋有兆，则先讲御戎自治之策。金星犯毕，赵地有之，则令诸将谨守边之戒。敬观『朕当兢业以祈天弭祸』之言，『当修人事以答天意』之语，则高宗未尝不以人而应天也。今兹胜捷，虽曰天数，盖亦人谋。使无江淮诸将相勉忠义，风鹤草木能自为晋战乎？

戊戌，金国都督府遣人持檄来镇江军中议和。

十二月己亥朔，侍卫马军司中军统制赵樽复蔡州。庚子，黄旗奏报已杀金帅完颜亮讫，朝野相贺。上曰：『此敌篡君弑母，背盟兴戎。自采石与海道败后，知本国已为人所据，乃欲力决一战。今遽灭亡，是天赐朕也。朕当择日进临大江，洒扫陵寝，肃清京都。但戒诸将无杀掠，此朕志也。』初，敌骑阞江，朝臣震怖，争遣家逃匿。权礼部侍郎黄中独谓其家人曰：『天子六宫在是，吾为侍臣，若等欲安适耶？』北兵退，独中与左仆射陈康伯家属在城中，众皆惭服。时杨存中与虞允文共议偕至江北岸以察敌情，诸将惮行，允文、存中独以轻舟绝江而北。上尝谓康伯及留守汤思退曰：『杨存中忠无与二，朕之郭子仪也！』金人以舟师泛茨湖，官军击却之。辛丑，总领四川财赋王之望言：『吴璘疾病，乞还吴拱于蜀，使璘腹心有助。』之望恐璘不起，朝廷以姚仲代璘，故预有此请。凡五遗大臣书言之。是日，金国统军刘萼班师，细军之在泰州者亦弃城而去。癸卯，诏：『逆亮渝盟，侵犯王略。属兹进发，躬往视师，文武群臣，各扬厥职，辑宁中外，共济大功。』甲辰，进呈金国都督府牒。上曰：『金帅既已诛夷，余皆南北之民驱迫而来，彼复何罪？今即日袭逐，固可使只轮不返，然多杀何为？』左仆射陈康伯请率百僚称贺，上曰：『未须尔，俟到汴京，与群臣共庆！』中书舍人兼权直学士院虞允文自镇江还，入见，上慰藉甚渥。司农少卿杜莘老知遂宁府，从所请也。莘老为御史，极言无隐，取众素所指目如王继先、张去为辈，悉击去之。及罢，朝士祖道都门，以诗文称述者百余人，都人至今以为美谈，虽宿卫武夫、府寺贱隶，诵说前朝骨鲠敢言之臣，必曰『杜殿院』云。是日，均州忠义统领晷朝等复据邓州。乙丑，淮西制置使李显忠自茨湖引兵渡江。时金兵尚屯鸡笼山，而显忠兵在沙上，判建康府张浚自长沙闻命，即日登途过池阳往劳，以建康激赏犒之。一军见浚，以为从天而下。浚谕显忠曰：『圣驾将巡幸至此，而敌未退，得无虑乎？』显忠乃以大军济江，去和州三十里与之相持。然贼亦未退。金人游骑焚真州报恩寺塔，径往天长。丙午，淮东制置司统制官王选等复楚州。丁未，吴拱遣训练官牛宏、王彦忠等人汝州。均州乡兵总辖杜隐等入河南府。戊申，上发临安府。庚戌，上次秀州，守臣俞召虎、知嘉兴县杜易见于幄殿。自是，所过监司、守令皆引对。是日，金人大军自盱眙渡淮尽绝。癸丑，鄂州水军统制杨钦以舟师追金人至洪泽

镇，败之。夜，镇江府统制官吴超遣部将段温等追金人至淮阴县，又败之，获其舟船、粮食甚众。是夜，淮东制置司统制官刘锐、陈敏等引兵入泗州。甲寅，李显忠与金人战于杨林渡，却之。朔日，敌乃去。乙卯，金人破汝州，杀戮殆尽。丁巳，淮东制置使李显忠遣统制官张荣逐敌至全椒县，败之，得敌所获老弱万余口。日暮，显忠入和州。是日，判建康府张浚始至本府视事。浚首奏乞车驾早幸建康，闻已进发，乃督官属治具，不半月而办。戊午，上至镇江府，未就舍，先乘马幸江下观戈船，浙西沿海制置使李宝从上行，因陈俘获与所得百尺舟，上奖谕甚至，因叹曰：『始朕用宝，谤书满篋，至谓必复从伪，今竟如何？』壬戌，曲赦新复州军。先是，宰执进呈赦书事目，上曰：『向已下哀痛之诏，今日恩宥，不必更扬完颜亮过恶，但专罪己而已。』起居舍人、权直学士院刘珙草制，略曰：『兹金帅之干诛，幸上天之悔祸，爰整濯征之旅，坐扬耆定之功，元恶就屠，余党悉溃。重念中原之众，久沦左衽之风，头颅难保于淫刑，闾里悉空于重敛。宣推在宥，咸与惟新。』自江上用兵，珙独在禁林，一时诏檄，多出其手，词气激烈，读者感厉。癸亥，张浚言金兵已退，两淮皆定。初，金歧王亮既为其下所杀，参知政事敬嗣晖欲立其太子光瑛于南京，左丞相张浩不可，乃并亮后徒单氏杀之。亮所遣先锋将郭瑞孙至滑州，闻变，留不进。金主哀知亮已死，乃与其子允升、允迪拥万骑趋中都。

校勘记

[1]要处 原作『两处』，据《要录》卷一八五改。

[2]丙寅 二字原阙，据《要录》卷一八五补。

[3]三分 原作『主分』，据《要录》卷一八八改。

[4]户礼部 原作『礼部部』，据《要录》卷一八八改。

[5]『行商坐贾者』，此下错简，原接『用故事遣中使黄述赐扇帕于洪泽镇』。兹据《要录》卷一八九改回。

[6]所命 原作『所因』，据《要录》卷一九四改。

[7]参谋 原作『参讲』，据《要录》卷一九四改。

[8]遁计 原作『道计』，据《要录》卷一九四改。

[9]曾注 疑当作『曾汪』。《永乐大典》卷六六五引《南雄府志》、《万历福州府志》卷十六载其知南雄州、知福州均作『曾汪』。

宋史全文卷二十三下

宋高宗十九

壬午绍兴三十二年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上在镇江。己巳，金人犯寿春府。壬申，上至建康府，判府事张浚迎谒道左。卫士见浚复用，至以手加额。浚见上，谢曰：『秦桧盛时，非陛下保全，无此身矣！』上惨然曰：『桧为

人既忌且妒。』浚起于废绌二十年之后，复当重寄，风采隐然，军民恃以为重焉。戊寅，张浚入对，上问劳甚渥。己卯，诏侍从、台谏各举可为监司者一员、郡守二员，有不称职，当坐缪举之罚。庚辰，言者论监司不按吏，望令郡守每半岁各疏属县知县治状之得失，具申监司，监司覆实，并与属郡太守治状以闻。仍下御史台考核，有不如言，论奏殿罚，庶几郡邑勉励，而监司之职不至旷废。从之。诏郡守年七十之人，令吏部并与自陈宫观。著为令。壬午，金人寇蔡州，侍卫马军司统制赵樽率诸军巷战，金人败，乃去。丁亥，给事中金安节等言：『准尚书省备到白札子，奉圣旨，令臣等同议闻奏事。臣切惟建康江山险固，从昔以为帝王之都。盖以南控楚越，西连巴蜀，北接中原，最为形胜，实东南之要会也。今将图回经略，指挥号令，固宜驻蹕于此。中原之地，久叹沦胥，民思拯援，如在焚溺。比闻大驾进临江表，方徯来苏，至于淮壖疮痍之人甫遂归业，亦赖声势，以幸安堵。一旦闻戎轂还轸，恐乖始望。』先是，殿中侍御史吴芾言大驾宜留建康，以系中原之望。会有陈驻蹕利害者，宰相陈康伯不能决。上命侍从、台谏同赴都堂集议，芾谓：『建康可以控带襄汉，经理淮甸。若还临安，则西北之势不能相接。』众不从，遂定回銮之议。戊子，诏曰：『比者视师江上，敌骑遁去，两淮无警。已委重臣统护诸将，一面经画进讨。今暂还临安，重惟建康形势之胜，宜令有司增修百官吏舍、诸军营寨，以备往来巡幸。可择日进发。』

《龟鉴》曰：惜夫视师之寄不属之魏公而属之叶义问。使魏公亟趋而任其责，则观其战功，又岂止如是而已耶？魏公者兼资文武，出入将相几三十年，武夫健将，言者叹息，儿童妇女，知有都督，其德为如何？加之许国之心，白首不渝，杜门念咎，老而练事。今日之浚，非前日之浚。建府迎谒，卫士欢呼。浚之措置经纶，曾未设施而局面又一变。成闵等领三衙，而招讨散局矣；吴璘班师，而宣抚结局矣。金陵王者之宅席，我师之属捷，为驻蹕之弘规可也。未及一月，遽尔反旆，何耶？意者天道厌于西北，而黄旗紫盖盖应于东南耶[1]？否则圣心倦勤，而恢复之义将有待于后人耶？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钱塘之形势，此其地矣。噫，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而祀夏配天，开拓若是，亦可以为难矣。

给事中金安节等言：『当今之计，其大要有三：一曰进取，二曰招纳，三曰备守。』金主哀遣高忠建、张景仁来告登位，尚书左司员外郎洪迈充接伴使，知阁门事张抡副之。庚寅，宰执奏北使二月渡淮。上曰：『今若拒之，则未测来意，有碍交好；受之，则当遣接伴使副于境上，先与商量，愿闻名称以何为正？疆土以何为准？与夫朝见之仪、岁币之数所宜先定，不然则不敢受也。』壬辰，洪迈、张抡入对。上谓宰执曰：『朕料此事终归于和，卿等欲首议名分

，而土地次之。盖卿辈事朕，不得不如此言。在朕所见，当以土地、人民为上。若名分，则非所先也。何者？若得复旧疆，则陵寝在其中，使两国生灵不残于兵革，此岂细事？』乙未，洪迈、张抡辞行。上顾抡曰：『洪皓三子，其才皆可用。』丙申，和义郡王杨存中为江淮荆襄路宣抚使，中书舍人虞允文充副使。上将还临安，军务未有所付。张浚判建康府，众望属之，及除存中宣抚使，中外大失望。给事中金安节、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刘珙言：『比者金人渝盟，干犯王略。今陛下亲御六飞，视师江浒，大明黜陟，号令一新。天下方注目以观，倾耳以听，凡所擢用，悉宜得人。存中已试之效，不待臣等具陈。顷以权势太盛，人言藉藉，陛下曲示保全，俾解军职。今复授以兹任，事权益隆，岂惟无以慰海宇之情，亦恐非所以保全存中也。倘圣意以允文资历未深，未可专付，宜别择重臣，以副盛举。』疏入，上怒，谓辅臣曰：『珙之父为张浚所知，其为此奏，意专为浚地耳。』宰相陈康伯、朱倬召珙谕上旨，且曰：『再缴累及张公。』珙曰：『珙为国家计，故不暇为张公计。若为张公谋，则不为是以累之矣。』命再下，珙执奏如初，乃止。于是允文改使川陕，存中措置两淮而已。湖北京西宣谕使汪澈言已复光化、信阳军，上流事势稍定。

二月戊戌朔，中书舍人虞允文充川陕宣谕使，措置招军买马，且与吴璘相见议事。庚子，张浚、虞允文入对。时浚乞偕执政奏事，上不许。诏浚罢相后有合得特进恩数，皆还之。兴州前军同统领惠逢复河州。壬寅，金人犯汝州，守将王宣率亲兵迎战。天大雨，虏大败遁去。癸卯，上发建康府。惠逢遣兵复积石军。乙巳夜，雷。丁未，太尉、威武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刘锜薨于临安府。壬子，王宣自汝州班师。乙卯，上至临安府，乘马还大内。丙辰，金人犯蔡州，侍卫马军司统制赵樽击却之。辛酉，右正言刘度入对，言：『今者视师回銮，愿止取亲临行阵、折馘执俘、有军功者方得推恩外，一切赏典，所宜谨惜，以革侥幸之门。』翌日进呈，上曰：『朕尝谕度：朕此行不滥与一人官爵及滥减一年磨勘，卿等所共见也。』壬戌，雪。乙丑，御前中军统制王宣败金人于蔡州确山县，于是赵樽自信阳归德安，而宣亦还屯襄阳府。丙寅，瘞钦宗重于招贤寺，立虞主，上亲遣奠。执政议上宜服袍履，权礼部侍郎黄中言曰：『三年天下之通丧，尧舜三代之所共也。后世以日易月，已有愧于古矣，然犹于二十七日释服之后，因事则服之，庶几反正。本朝典故，大葬启攒，必服其初服是也。若曰今十月而葬，不可复服，则真宗九月而葬，何为亦服其初服乎？以故事考之，衰服为当。』前二日，左仆射陈康伯等进呈，上览奏，曰：『朕为人子，岂可使事兄之礼过于事父？』中至都堂，右仆射朱倬谓中曰：『徽考大行有故事矣。』中曰：『此前日之误，今所当改，奈何复因之？』倬因谓：『上意实然，臣子务为恭顺可也。』中曰：『责难于君，乃为恭也。』金人复取蔡州

。 闰二月癸酉，金人破河州。癸未，御前右军统制杨从仪率诸将攻大散关，拔之。己丑，广东转运判官林孝泽献助军钱十五万缗，湖南转运判官黄绩、何侗献四万缗。诏激赏库收。辛卯，参知政事杨椿提举在外宫观。椿为台谏所系，四上疏丐免，乃有是命。癸巳，枢密都承旨徐嘉充馆伴大金国信使，权知阁门事孟思恭副之。先是，北使高忠建等将入境，责臣礼及新复诸郡接伴使。洪迈移书曰：『自古邻邦往来，并用敌礼。向者本朝皇帝上为先帝、下为生灵，勉抑尊称，以就和好，而岐国无故兴师背盟，自取夷灭。窃闻大金新皇帝有仁厚爱民之心，本朝亟谕将帅，止令收复外，不许追袭。乃蒙贵朝首遣信使，但一切之礼，难以复仍旧贯。当至临淮上谒，更俟惠顾，曲折面闻。』乙未，知盱眙军周淙言：『富察图们奴婢齐玛自燕来，报契丹侵扰金国等事。』上谓大臣曰：『上天悔祸，夷狄相攻。今先遣使请和，则其国中可卜。倘旧疆复还，得奉祖宗陵寝，尤见天意眷顾，诚国家之福也。』

三月甲辰，总领湖广江西财赋向伯奋守司农卿[2]，总领四川财赋王之望试太府卿，以二人饷军无阙故也。丁未，金国报登位使高忠建等入国门。始，忠建责臣礼及新复诸郡接伴使，洪迈以闻，且曰：『土疆实利，不可与；礼际虚名，不足惜也。』礼部侍郎黄中闻之，亟奏曰：『名定实随，百世不易，不可谓虚。土疆得失，一彼一此，不可谓实。』议者或又言：『土地，实也；君臣，名也。趣今之宜，当先实而后名，乃我之利。』权兵部侍郎陈俊卿曰：『今力未可守，虽得河南，不免为虚名。臣谓不若先正名分，名分正则国威张，而岁币亦可损矣。』戊申，录文宣王四十九世孙孔瑄为右迪功郎。四川宣抚使吴玠复德顺军。玠初至城下，自将数十骑绕城，守陴者闻呼相公来，观望咨嗟，矢不忍发，敌气索。于是玠按行诸屯，预治夹河战地。前一日，当阵斩一将，数其罪以肃军，诸将股栗。乃先以数百骑尝敌，敌一鸣鼓，锐士跃出突我军，遂空壁来战。我军得先治地，无不一当十，逮苦战久，日且暮[3]，吴玠忽传呼：『某将战不力。』其人即诛死斗，敌大败，遂遁入壁。质明，我再用兵，敌坚壁不战。会天大风雪，敌引众夜遁。玠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拥马迎拜，几不得行。壬子，金国报登位使高忠建、副使张景仁见于紫宸殿，诏馆伴使徐嘉等以所定礼示之。忠建固执，上特许殿上进书。及升阶，犹执旧礼。尚书左仆射陈康伯以谊折之，忠建语塞，乃请宰相受书。康伯奏曰：『臣为宰相，难以下行阁门之职。』忠建奉书，跪不肯起。康伯呼嘉至榻前，厉声曰：『馆伴在馆，所议何事？』嘉径前掣其书以进，敌气沮。上嘉叹之。癸卯，金人围淮宁府。甲寅，金人犯镇戎军。丁巳，言者请仿汉武故事，诏侍从、台谏各举内外之臣可备使命者，以为缓急之用。诏各举一员。戊午，金人陷淮宁府。金

之叛盟也，淮、襄诸军复得海、泗、唐、邓、陈、蔡、许、汝、嵩、寿等十州，自是但余四州而已。己未，上始御经筵。自去秋以用兵，权罢讲读，至是复之。权刑部侍郎黄祖舜进《论语解义》，乃令国子监板行，仍赐诏书奖谕。辛酉，上谕宰执曰：『近传到敌中赏格，卿等见否？』陈康伯曰：『见之。』上曰：『其意何如？』康伯曰：『边衅既生，未底宁息，恐是京师总兵蕃官所请，欲复取所失州县耳。』上曰：『朕熟金国用兵始末，自尼雅满、斡里雅布等在时，军政极严，不用赏典，止用威胁其下而人自畏服。今赏格如此之重，必是人不用命也。』康伯等曰：『圣识高远，非臣等所及。』川陕宣谕使虞允文至西县之东，总领四川财赋王之望自利州往会之。允文之出使也，与京西制置使吴玠、荆南都统制李道会于襄阳，至是，又与四川宣抚使吴玠会于河池，前后博议经略中原之策，令董庠守淮东，郭振守淮西，赵樽守信阳，李道进新野，吴玠与王彦合军于商州，吴玠、姚仲以大军出关辅，因长安之粮以取河南，因河南之粮而会诸军以取汴，则兵力全而粮道省，至如两河，可传檄而定。遂驿疏以闻。先是，王之望数以军兴费广为言，朝廷令劝谕民户献纳，王之望因是亲至梁、洋，谕豪民，使之输财焉。壬戌，上谓辅臣曰：『近大将入觐，有以宝货、鞍马为献者。惟马不可阙，余皆却之。盖虑以进奉为名，公肆掊克，有害军政耳。』时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成闵自淮东赴行在，故上语及之。上因言：『宫中平时服食器用，无非俭素，如彘肩、豆腐，间以供膳。器皿之属，亦无棱道，今御厨所用是也。』朱倬曰：『当书之为后世法。』上曰：『此何足为后世法！』陈康伯曰：『此盛德事，外间有未知者，岂可不书？』是春，淮水暴涨，中有如白雾，其阔可里所，其长亘淮南北；又有赤气浮于淮南，自高邮军至兴化县，若血凝而成者。

夏四月己巳，殿中侍御史吴芾言：『大农之财，一岁所入，几五千万，而内藏、激赏不与焉。会其多寡，比景德全盛时十增其四。地不足而赋加多，则取于民者已尽，不可以复求矣。惟当痛节浮费。盖今天下之兵，内外何翅三十万？大农每岁养兵之费，几十之九，若更加募。何以贍之？今欲兵之足，莫如核实，不得令虚张人数；拣其锐骁，汰其疲弱，使人皆可用，则官无费财，是一举而两得之也。』时将士陈亡者众，军多虚籍，故芾言及之。礼部侍郎黄中言：『足食之计，在于量入为出。今天下财赋半入内帑，有司莫能计其虚盈。请悉以归左藏。』且引唐杨炎告德宗语曰：『陛下仁圣，岂不能如德宗之为哉？』上善之。辛未，诏淮南新复州军举人，许于近便州军一处并试，每终场，十三人解一人。上宣谕宰臣陈康伯等曰：『卿等曾询访今岁民间蚕麦何如，向虽多雨，二麦稍黄，今已登场而价不闻翔踊。朕已令外市茧，以知其直。二者约度虽小，有所伤而成熟，亦不减七八分矣。』

臣留正等曰：君人者，养人者也，食则忧天下之饥，衣则忧天下之寒。《书》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则田功云者，知小民稼穡之艰难，不遑暇逸，以就天下养民之功云尔，此文王之所以造周也。太上皇帝当蚕麦既成，乃潜遣市于外，因物之贵贱以察知岁之丰俭，惟虑天下之民不得其所养。如是，则虽处九重之深，而民之利病，何患乎不知？忧勤之心，文王无以过之。中兴之业，盖有所本矣。

壬申，和义郡王杨存中还行在，乃罢存中措置两淮，而以判建康府张浚兼之。浚出入将相三十年，素为士卒所畏爱，至是复总军政，皆乐为用。癸酉，蠲淮东残破州军上供银绢、米麦、经总制钱一年。甲戌，宰执论淮上屯田事。上曰：『士大夫言此者甚众，然须先有定论，用诸民乎？用诸军乎？若论既定，当先为治城垒庐舍，使老少有所归，蓄积有所藏，然后可为。』上又曰：『卿等用人，当取恣实为上。若好名沽激，如画饼然，终不可食耳。』戊寅，御史中丞汪澈参知政事。辛巳，总领四川财赋王之望得虞允文檄，论对拨余本事。之望尝为允文所荐，及议军储，二人始有隙。甲申，殿中侍御史吴芾言军器监陈洪持禄苟容，驾部员外郎赵邕假手登第，不当居天下清选。上曰：『武臣子孙只宜为武官，清望须还白屋。今以将家居之，则公议自然藉藉。』乃罢邕。壬辰，起居郎吕广问权尚书礼部侍郎。翌日，上谓大臣曰：『广问老成不沽激，往时荐之者多。』因曰：『朕有一人材簿，每临朝，臣下有荐扬人材者，退则记姓名于簿，遇有选用，披而寻之，无不适当。』陈康伯又论备边当择良将，上曰：『偏裨中有骁勇者，卿等可以所闻见，随其高下，具名以闻。俟于诸军汰去怯懦，次第代之。』是月，大雨，淮水溢数百里，漂溺庐舍、人畜，死者甚众。初，金国为契丹耶律所扰，威乌克众数万渐逼居庸关，金主哀大惧，与其下谋，谓：『威乌克兵势如此，若南宋乘虚袭我，国其危矣。设有所求，当割河南与之。』既威乌克之众内叛，金国得威乌克戮之，契丹之患息，其割地归本朝之意亦寢矣。

五月庚子，秘书省正字周必大守监察御史。壬寅，兴元都统制姚仲以大军至原州之北岭，与金人合战，官军大败。甲辰，宰执奏：『近探报皆言，黄河南北蝗虫为灾，今已数年。天意可见。而江淮之间蚕麦大稔，此实圣德所召。』上愀然曰：『去岁完颜亮兴师无名，彼曲我直，岂无天理？朕德不足以动天，祖宗仁泽所致，今幸蚕麦告登，更望有秋。设或边事未息，必可枝梧。』戊申，御营宿卫使杨存中复为醴泉观使，御营宿卫司限五日结局。辛亥，镇江都统制张子盖与金人遇于石湫堰，败之。甲寅，权户部侍郎吴芾入对，上因论财赋在得人，遂言：『川陕用兵，全得一王之望之力，大军大数万众，数月与虏角敌而蜀人不知，他人安能办此？之望在蜀，几如萧何之在关中。』芾曰：『之

望与臣有连，其人为政尚严，平日在蜀，令行禁止，故于财赋，亦不督而办。』上曰：『朕初不知与卿有连，见大臣言之望婚嫁未毕，亦欲令归，但蜀中不可无之望，姑令在彼，候事稍定，朕当大用之。』癸亥，上谓大臣曰：『自去年完颜亮犯顺之后，中原士民不忘祖宗之德，归正者不绝。朕恐士大夫分南北彼此，浸失招徕之意。卿等可审处，如有官能办事者，与沿边差遣。士人从便入学及令应举，其余随宜收恤。如此，则非惟已来者得安，未来者闻之，必欣慕而至。』于是陈康伯等次第行之。判建康府张浚言：『军籍日益凋寡，补集将士，必资西北之人，能战忍苦，方为可仗。臣体访得东北今岁蝗虫大作，米价踊贵，中原之人，极难于食。欲乞朝廷多拨米斛或钱物，付臣措置招徕。吾人人心既归，敌势自屈。』诏以米万石予之，浚以为淮楚之人自古可用，乘其困扰之后，当收以为兵，乃奏置御前万弩营，募民强壮堪充弩手之人，以御前效用为名，于建康府置营寨安泊。诏旨从请。于是两淮之人欣然愿就，率皆强勇可用。浚亲训抚之。誅奏差陈敏为统制。敏起微贱，声迹未振，浚擢于困废中，敏感激，尽力图报，未几成军。浚谓：『敌长于骑，我长于步。制骑莫如弩，卫弩莫如车。』乃令专制弩治车。甲子，内降诏曰：『朕以不德，躬履艰难。荷天地祖宗垂裕之休，获安大位三十有六年。忧劳万机，宵旰靡怠，属时多故，未能雍容释负，退养寿康。今边鄙粗宁，可遂如志。皇子瑗毓德允成，神器有托，朕心庶几焉。可立为皇太子，仍改名昀。所司择日备礼册命。』四川宣抚使吴玠遣将攻熙州，是月拔之，获其都总管刘嗣初。三大将之出也，兴州路得秦、陇、环、原、熙、河，兰、会、洮州、积石、镇戎、德顺军，凡十二郡；金州路得商、虢、陕、华州，凡四郡。独敌以重兵扼凤翔，故散关之兵未得进。

六月戊辰，名望仙桥东新宫曰德寿。己巳，宗正少卿史浩守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将作监张阐为宗正少卿兼太子右谕德。故事，官僚进见当拜。奏事当称姓名，侍立不坐。太子悉命复故。庚午，以复与金国连和，三招讨并除管军而结局。

《大事记》曰：是时北方人乱，内有耶律之变，而我师之出，兴州路得十二郡，金州路得四郡。吴玠复大散关，入德顺军，父老拥拜，几不可行。命张浚判建康，措置两淮。浚出入将相三十年，卫士见之，以手加额，士卒闻之，皆乐为用，于是屯盱眙、楚、泗以扼涡、颍，又募海舟，由海窥东莱，由清泗窥淮阳，而海州之役，浚勉张子盖以功名，子盖率精锐先入，敌大败于石湫堰，国势非复前日矣，奈何敌欲和则与之和，欲地则与之地？成闵、吴拱、李显忠领三衙而三招讨局矣，王之望奏吴玠回兴州，而宣抚限五日结局矣。意者圣心倦勤，复仇之义，将有待于后耶？

甲戌，殿中侍御史张震、右正言袁孚同班入见，论宰相朱倬之罪。倬闻，亦丐免。乙亥，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朱倬罢为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制曰：『君子邦家之基，曾未闻于成效；元良天下之本，乃欲覬于畴庸。』翰林学士洪迈之词也。上出御札曰：『朕宅帝位三十有六载，荷天之灵，宗庙之福，边事浸宁，国威益振。惟祖宗传序之重，兢兢焉惧不克任，忧勤万机，弗遑暇佚，思欲释去重负，以介寿臧。蔽自朕心，亟决大计。皇太子贤圣仁孝，闻于天下，周知世故，久系民心。其从东宫，付以社稷，惟天所相，非朕敢私。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帝，退处德寿宫；皇后称太上皇后，应军国事，并听嗣君处分。朕以澹泊为心，颐神养志，岂不乐哉？尚赖文武忠良，同德合谋，求底于治。』诏，洪遵所草也。

臣留正等曰：尧以天下禅舜，舜以天下禅禹，揖逊相继，可谓盛矣。然其传也非父子，至于成周，自文王传之武王，武王传之成王，父作子述，亦云美矣。然而未尝亲授受也。故夫以父子之亲，行揖逊之道，其惟我国家乎？仰惟高宗以知子之明，顺承天意，浚发神断，全以所■畀之寿皇，而我寿皇荷付托之重，十闰之间，兢兢业业，终始如一，用能增光大业，驯致丕平。及夫倦勤万机，则又复举神器，授之圣子。三圣矩叠规重，盖自开辟以来，所未有也，于皇体哉！

《龟鉴》曰：或谓扬子云五百岁而圣人出，有诸？子曰：『尧舜，君臣也，而并；文武，父子也，而处。因往而推来，虽千世亦可知也。』吁！世之相去，如彼其久也；圣人继作，如此其少也。尧舜、文武之盛，其可以数数见之乎？我朝自建隆至绍兴，相去才二百年，太祖、太宗以兄弟相禅，高宗、孝宗以父子相传，载之琬琰，蔚为首称。留卫公正赞之曰：『尧舜揖逊盛矣，然其传也非父子；文武述作美矣，然其授受也不亲。』以父子之亲行揖逊之礼，是高、孝之美，又将有关于尧舜、文武矣，顾不伟欤？

丙子，上行内禅之礼，有司设仗紫宸殿下。先是，上尝谕太子以传禅意，太子流涕固辞。至是，遣中使召太子入禁中，复加面谕。太子推逊不受，即趋殿侧便门，欲还东宫。上勉谕再三乃止。于是上御紫宸殿，百官起居毕，尚书左仆射陈康伯、知枢密院事叶义问、参知政事汪澈、同知枢密院事黄祖舜升殿，康伯奏言：『臣等辅政累年，罪戾山积，圣恩宽贷不诛。今陛下超然高蹈，有尧舜之举，臣等不胜欣赞。但自此不获日望清光，犬马之情，无任依恋。』因再拜泣下，上亦为之挥涕，曰：『朕在位三十六年，今老且病，久欲闲退。此事断在朕意，非由臣下开陈也。卿等宜悉力以辅嗣君。』康伯等复奏曰：『皇太子贤圣仁孝，天下共知。似闻谦逊太过，未肯即御正殿。』上曰：『朕已再三邀留，今在殿后矣。』上即入宫，百官移班殿门外，宣诏毕，复入班

殿庭。顷之，皇太子服袍履，内侍扶掖至御榻前，拱手侧立不坐。应奉官以次称贺，内侍扶掖至于七八，乃略就坐。宰相率百僚称贺，上遽兴。康伯等升殿奏言：『愿陛下即御座，正南面，以副太上皇帝付托之意。』天颜愀然曰：『君父之命，出于独断。此大位，惧不敢当，尚容辞避。』

臣留正等曰：尧命舜以位，舜逊于德弗嗣。非独谦德之美如此，盖以天下重任授之者且不敢轻，受之者其可以易乎？臣窃观寿皇之初受禅也，压于慈训，不得已而践尊位，侧立拱手于黼宸之侧，已坐复兴，不敢遽即南面。迨夫辅臣恳请再三，犹有『此大位惧不敢当』之语，真可与舜匹休矣。彼汉文帝之即位也，东乡逊者三，南乡逊者再，而其臣袁盎者犹且以高世之行推之，况于谦畏之心出于真诚者乎？是宜大书特书，以垂示万世者也。

班退，太上皇帝即日驾之德寿宫。上服赭袍玉带，步出祥曦殿门，冒两掖辇以行。及宫门，弗肯止。上皇麾谢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还，顾谓曰：『吾付托得人，斯无憾矣！』左右称万岁。百官扈从上皇至德寿宫。

《大事记》曰：历观高宗之所以立孝宗者，虽出于范宗尹之造膝，岳飞之密疏，张浚之建请，赵鼎之赞决，然以艺祖之后为嗣，必本于选人。娄寅亮之一言，适有以契乎高宗之心。艺祖在天之灵可以慰矣。自六岁育于宫中，起居饮食，未尝离膝下，则其保之也至矣。九岁封建国公，置资善堂，范冲为翊善，朱震为赞读，令建国公，见翊善赞读必拜，则其教之也严矣。年十六封普安郡王，时绍兴十三年也。秦桧虽有动摇国本之心，而孝宗之圣德著明，高宗之圣心坚定，非桧所得容其私。三十年立为皇子，上曰：『朕志素定，已九年矣。』三十二年立为太子，未几，是月丙子，上遂内禅，皇太子即皇帝位。太上皇帝居德寿宫，又曰：『此事断自朕意，非由臣下开陈。』呜呼盛哉！太祖、太宗兄弟相传，以开创业之基；高宗、孝宗父子相禅，以植中兴之业。创之于先，固所以为二百年太平之治；兴之于后，又所以遗万世无疆之休也。

丁丑，车驾诣德寿宫起居。戊寅，有旨：『朕欲每日一朝德寿宫，以修晨昏之礼。昨日面奉太上皇帝圣旨，谓恐废万机，劳烦群下，不蒙赐许。可委礼官重定其期。』礼部侍郎黄中奏：『谨按：汉高皇帝五日一朝太上皇。今欲乞依前项故事。』诏从之。大赦，制曰：『顾睿训之博临，惧眇躬之弗称。凡今者发政施仁之目，皆得之间安侍膳之余。爰举旧章，用覃旷泽。』

《龟鉴》曰：凡今者发政施仁之目，皆得之问安视膳之余，此非即位之诏乎？进而得之谆谆之训，退而得之浑浑之书，此非圣政之序乎？炎兴诏令，命官哀集，必欲恪意奉承，是一政一事无不遵之也。稽山宸翰，分赐宰执，目使奉以周旋，是一字一画无不敬之也。侍从、台谏条陈事务，重言责也，亦检举绍兴之制而行之也。卿监、百执事日轮面对，广言路也，亦举行绍兴之典而用之，述

太上之意以责守臣、令长，承太上之问而择监司、郡守。知光尧之念岳飞，则亟复元官；闻光尧之召尹焞，则亟访岩穴。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吾于孝宗其见之。

又曰：『祖宗朝尊礼旧弼，优待故老，有任在京宫观及入侍经筵者甚众。至于过阙入覲、郊祀陪位，并归第就医之类，所以示眷礼、便询访者，惟恐不至，故一时人臣立朝之节雍容可观，宜令国史院检讨闻奏，当议遵用。』又曰：『应诸路出产时新口味果实之类，所在州军因缘贡奉烦扰，致使所在居民以出产之物为苦，不唯因口腹之故广害物命，亦使斯民冒犯险阻，或至丧失躯命，岂不甚痛？太上皇帝已降诏禁约，切虑岁久未能遵奉，自今一切并罢。如州县奉行灭裂，因缘多取，以违制论。』又曰：『国家爱养士卒，非不优厚。访闻军中管辖人等，或使资陪工价，或令科买物色，多方克剥，比至请钱，除减几尽。自今主帅仰各体国，务加优恤，以养士气。如尚不悛，当议显戮，以励诸军。』又曰：『昔太祖皇帝创业之初，亲制军政，以遗后世。如南北仓请粮之制，平时固欲习其筋力，以戒骄惰，然禁约私役，至为严切。自今不许私役战士盖造私第，营葺房廊，修筑园圃及兴贩工作等，如敢更有违犯，委御史台弹奏，当重置典宪。』癸未，宰臣奏事，陈康伯因奏：『臣等以前二日朝德寿宫，太上皇帝宣谕：车驾每至宫，必于门外降辇。已再三谕之，既以家人之礼相见，自宜至殿上降辇。令臣等奏禀此意。』上曰：『夜来太上皇帝有旨，令朕只朝朔望。朕于子道，问寝侍膳，尤宜勤恪。卿等可详议以闻。如宫门降辇，在臣子于君父，礼所当然。太上皇帝虽曲谕，朕端不敢。』甲申，诏：『朕躬有过失，朝政有阙遗，斯民有戚休，四海有利病，凡可以佐吾元元、辅朕不逮者，皆朕所乐闻。言而可行，赏将汝劝；弗协于理，罪不汝加。』监潭州南岳庙朱熹上封事言：『圣躬虽未有过失，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朝政虽未有阙遗，而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虽不可遍以疏举，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又曰：『今日之计，不过修政事、攘夷狄。然计不时定者，讲和之说疑之也。』又曰：『四海利病，系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系守令之贤否。监司者守令之纲，朝廷者监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丁亥，诏曰：『朕惟太上皇帝临御三纪，法令典章，粲然具备。其议设官，裒集建炎、绍兴以来所下诏旨，条列以闻，朕当与卿等恪意奉承，以对扬慈训。』诏胡铨复元官，差知饶州。礼部侍郎黄中等札子：『奉圣旨：「太上皇帝有诏，却五日之朝。朕心未安。有司宜详议以闻。」臣等今详议，除旦、望皇帝诣德寿宫朝见外，欲乞于每月初八并二十二日朝见，并如宫中之仪。』诏从之。司农少卿朱夏卿奏：『今来德寿宫合支供米炭，未承

所属报到数目。』诏札与提举官，据每月合用米炭前期报所属，依数支供，付户部施行。壬辰，殿中侍御史张震奏：『窃见绍兴二年诏书略曰：「昔我太祖皇帝尝令百官轮次面对。自今后，行在百官日轮一员而对，朕当虚位以听其言，且观其行。」陛下初承圣绪，欲望举行旧典，特降诏旨，许令百官日以序进，则数月之闻，议论毕陈，而贤愚可以概见。俟其既周，即复依旧五日轮对，亦不为烦。』诏从之。

《大事记》曰：自即位初年，诏百官五日一轮对，自是引见一班，或三四班，而视其所由，退而致察所行，故王藺以朝见而除郎官，王藺以陛辞而除御史，郑闻、沈度以归自辅藩而除枢椽宰属。贾光祖论州郡不当献羨的，则曰：议论人物，有似扬辅。近臣问郡守得对者孰为称旨，则曰：潘慈明气寒，周颀又下慈明一等。或内召小臣，或特引布衣，如朔，如光朝，如揆之，皆以议论割切，即蒙擢用。其后生气骄，言论卑鄙，一经奏对，悉了其为人，故有晨奏事而暮批除，夕引见而朝放辞者。而碌碌者颇以轮对为忧，此百官陛对之制，而天日照临，贤否毕见也如此。

是月，札下工部长贰，先将军器所私役占破借使工匠尽令改正，专一造作军器，务要精致。如敢依前违戾，监官取旨黜责，合干人重行决配。委御史台觉察。上手书召判建康府张浚。既见，上改容曰：『久闻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浚言：『人主以务学为先。人主之学，以一心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济？所谓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业自持，使清明在躬，则赏罚举措，无一不当，人心自归，丑虏自服。』上竦然曰：『当不忘公言。』浚见上天锡英武，力陈和议之非，劝上坚意以图事功。于是加浚少傅，进封魏国公，除江淮宣抚使、节制屯驻军马。右正言袁孚言：『乃六月中旬，霖雨累日，浙西州郡，以山水发洪，坏庐屋舟楫，而人被其害。近又闻江浙之间，飞蝗为害。此二者同出于一月之内，天其或者仁爱陛下之深，警戒陛下之切，欲陛下修德以应之乎？』

秋七月壬寅，诏曰：『永惟邦本，实在斯民。民之休戚，实系守令。太上皇帝精择循良，留神惠养，垂及眇躬，其敢怠忽？咨尔分土之臣，毋滋狱讼，毋纵吏奸，毋夺民时以事土木，毋掊民财以资饷遗。有一于此，必罚无赦。至于俾民安其田里，愁叹不生，增秩赐金，若古令典。』

臣留正等曰：舜之承尧，咨十二牧在命九官之前。盖民者邦之本，牧民者政之本也。尧之时，黎民既已时雍，天下既已无穷人矣。及其咨舜，犹首及于困穷之民，此舜之咨牧所以必首之以食哉。推时也，寿主临御之初，首述太上之意，戒守令以四事，严之以必罚而劝之以厚赏，圣圣相承，事务惠养，真尧舜之用心，而有宋之家法也。

丁未，赐知临安府赵子浦御札，罢京尹供馈营办。上曰：『更宜子细求访，应有扰民之事，一一具闻奏。如今次停罢供馈等所省钱二万余贯，可以尽与民间，除去科扰。』戊申，诏追复岳飞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是日，地震，大风拔木。癸丑，诏御前激赏库并拨归左藏库，今后诸路发到纲运准此。己未，诏职田米自今辄敢折纳见钱，并计赃坐罪。

臣留正等曰：兴廉黜贪，帝王所以善俗也。古者卿以下有圭田，以圭名取于纯洁，欲其食之以养廉，令之职田是也。月奉之外有此，岁入可以自养，然犹未满其欲，而高其直以取钱，将以劝廉而反以资贪，可谓背戾之甚，此宜明圣所以加诛也。

辛酉，诏进士李珂议论可采[4]，召赴都堂审察。又诏今后直言上书，并付中书门下后省看详，有可采者，申尚书省取旨。壬戌，诏：『将来圣节，诸路监司、州军应合进金银钱绢等，缘天申圣节已行进奉合进之数，权与蠲免。』判建康府张浚奏：『臣面奉圣训，令措置收余米斛。今来江浙丰稔，宜趁时措置其余本。乞从御前支降。』诏内库支降银三十万两。癸亥，殿中侍御史张震奏：『四川有名无实之钱递相积压，州县各据本年分所收钱物贝钞赴总领所送纳，而总领所即据其已前年分所欠之数批改钞旁，理作旧欠，则旧欠虽足而新欠仍在。恭睹登极赦文，积年未纳之钱，截自绍兴三十年以前并与除放，甚大惠也。应州县纳总领所钞旁，若已改批作三十年以前所欠，并听执用元钞作本年分改正豁除。』诏从之。先是，敌遣仆散忠义及纥石烈志宁经略四州地，为我师所败，于是以檄至盱眙军，云：『既有通和之意，自宜各守元立封疆。』边臣以闻，乃下诏曰：『敌人来索故礼，从之则不忍屈辱，不从则边患未已。中原归正人源源不绝，纳之则东南方不能给，否则绝向化之心。宰执、侍从、台谏各宜指陈定论以闻。』群臣继有论列，而宰执独无奏章。上以问参知政事史浩，浩奏略云：『先为备守，是谓良规。若夫议战与和，则亦在彼不在此，彼战则战，彼和则和。和不忘战，姑为雪耻之后图；战不忘和，乃欲缓师而自治。』又曰：『第当坚壁，力御攻冲、谨俟乘机，以图恢复。』先是，史浩议欲城瓜洲采石[5]，下张浚议。浚谓：『如此，是示敌以削弱之形。不若先城泗州。』浩既参知政事，浚所规画，浩必沮挠，如不赏海州之功、沮死骁将张子盖、散遣东海舟师，皆浩之为也。命参知政事汪澈视师湖北、京西。是月，刘琪使金，不至而复。先是，洪迈、张抡使回，见张浚，具言敌不礼我使状，且令称陪臣。浚谓不当复遣使，而史浩议遣使报金以登宝位，竟遣。琪行至境，金责旧礼，不纳而还。

八月乙丑朔，诏知阁门事孟思恭奉使受赂，可罢见任。丙寅，诏曰：『永惟民之戚体系于牧守，咨尔部使者，其悉乃心，察列城之政，举循良，劾贪暴

及疏怠旷职者，以听升黜。至于任非所长，无他大过者，亦条列以闻，朕当命以他官。其令诸路帅臣、监司，限两月悉具部内知州治行臧否，连衔闻奏。』丁卯，诏：『祖宗格法，差破禁军，自有定数。比年三省、枢密院诸房及百司例作名目差占，抽强壮披带之人以充担擎，看管杂役，实为蠹兵之弊。仰诸房百司除依数目差破，余令拘收。如敢影占，重置典宪。』辛未，谏议大夫任古奏：『孟思恭奉使受赂，而朝廷不能正其典刑。夫人之有过而不能治，在国法为可废；国之有法而不能施，在朝廷为可羞。愿陛下澄源塞流，使斯辈贪利败国之心潜销于冥冥之中，则专对于外，可以无辱命之忧。』乃降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戊寅，上诣德寿宫，奉上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寿圣太上皇后尊号册宝行礼。追册皇后郭氏。初，后归於潜邸，愔、愷、惇，皆其所生云。

九月丁酉，诏：『朕仰稽祖宗故事开讲。其日可召辅臣观讲。』戊戌，诏：『比下求言之诏，欲急闻过失。四方有献言者，并付后省看详。今已逾月，未闻推择来上。可令催促。』诏：『蜀去行都万里，人材豫当储蓄，以备缓急。欲举一忠亮明敏之士周知蜀利害者为都转运使，可令集侍从、台谏，各举所知，以俟采择。』甲辰，侍读洪遵进读三朝宝训，至太宗问『君子少小人多何也』、吕蒙正曰：『此系时运盛衰。』上曰：『朕以为不然，正在人君如何。』

臣留正等曰：大哉寿皇斯言，真可为万世法也。人君一心之取舍，君子小人消长之机也。何则？君子所向者为公正，为忠直；小人所向者为私邪，为佞柔。君子所守者一定而不可移；小人则观望希合，随时上下，而无所主。是以君子之道常直而难合，小人之言常逊而易从。自非圣智不惑之君，未有不屈彼而伸此者。昔者舜、禹、共、兜杂处尧朝，尧能贤舜、禹而退共、兜，故大治。孔子与季孟皆仕于鲁，鲁公贤季孟而退孔子，故大乱。由是观之，君子小人之消长，果何系乎时运盛衰哉？特在人主取舍何如耳。

壬子，户侍周葵等言：『臣僚于合得请给数外陈乞援例增添，今后并从本部稽察。虽有旧降指挥许执奏，不行。』诏从之。甲寅，诏胡铨、王十朋并召赴行在，周操除右正言。

臣留正等曰：舜、汤选举，不仁者远。人君即政之初，天下特观其一举措之间，足以逆覩其治象之为何如也。寿皇嗣登大宝，妙束人材，如铨，如十朋，如操者，顾未可亟以皋陶、伊尹之事业闻之，然其砥节励行，实当时海内之所倾心者也。乃于一日之顷，或赐之命召，或擢之谏垣，使朝廷凡所召用，类皆如此，岂不足以大慰天下之望哉！舜、汤得其一，寿皇有其三，其光明盛大之举，不止加前哲一等矣。《易》曰：『圣人作而万物睹。』万物之睹，睹此而已，顾不休哉？

《龟鉴》曰：敬观高宗尊号之上，名曰光尧，是以免尊其父而以舜处其子也。重华叶帝之事，亦尝讲闻其大略乎？《舜典》一篇，乃舜即位初年之事。而绍兴已受禅之后，隆兴未改元之前，孝宗初政。即此而论之，真可同日语。是故戊寅大赦，其与眚灾肆敌同一心。丁亥宽恤，其与钦哉惟恤同一意。时政有阙，许令直言，其朋四目、达四聪之义欤？『咨尔分土之臣，明示朕意』，其咨四岳、咨十二牧之举欤？循良贪暴，升黜有诏，是何异三考之黜陟？贪利受赂，明正典刑，是何异四凶之诛殛？尊礼旧弼，如勉留康伯，再相魏公，即因尧辅佐之遗意也。收召善类，如起胡铨，叙王十朋，擢周操，即十六子尧不能举而舜举之也。瑟之方弦，玉之始琢，耸人观听，表表若是。以即位之一年考之，则二十八年之圣政，皆可自是而推矣。

庚申，给事中金安节等奏：『奉圣旨，福州居住致仕王继先已经大赦，可令任便居住。臣窃以王继先罪恶稔积，群情久愤，太上皇帝用公议逐之，天下称快。欲乞寝罢令任便居住指挥。』诏王继先依赦任便居住，不得辄至行在。壬戌，诏：『吴侔、刘藻、黄开、陈骥、陈岩肖、周允闻、沈尧闻、沈尧咨、汪必明、褚观、刘祖礼上书，皆已亲览，有补治道。京朝官可减二年磨勘，选人与循一资，布衣进士与免将来文解一次。』是月，封皇子懋为邓王，愷为庆王，惇为恭王。

冬十月丙寅，侍读洪遵读三朝宝训，至真宗论政理，谓宰相曰『朝廷但守清静之理，凡事务详酌而行，勿使庸人扰之』，上曰：『天下本无事。』遵对曰：『诚如圣谕。』诏侍从、两省、台谏、卿监各举可任监司、郡守之人，分为二等，一见今可用，一将来可用。限一月闻奏。如所举增秩赐金，举主同之；不如所举，罚亦同之。及见任监司、郡守才与不才，亦限一月内逐一具姓名臧否品目来上。左仆射陈康伯乞解机政，御笔曰：『太上皇帝储卿以佐朕，卿遽力请，岂朕凉菲不足与为治？况今边陲未为无事，卿纵欲舍朕而去，宁忍违太上皇帝之意耶？太上御笔曰皇帝来奏，卿上章力乞解罢，欲吾亲笔谕卿？皇帝以卿元老耆旧，方委任机务，留卿之意甚坚，卿可体至意，不得再有陈请。』丁卯，大理少卿李洪引见奏事，上曰：『陆廉公事，候将来结案日，更来奏知。』江淮宣抚使张浚札子奏：『臣近措置招集御前万弩手，其所招人多是庄农间，有稍稍出众之人，耻与为伍。臣昨乞别置武骑毅士三百员，以待谋虑过人勇敢绝众者，至今未蒙指挥。臣续体访得淮北归正忠义及见今将佐之家，往往有武勇壮健、曾习弓马者甚多，以所请既薄，不愿前来。契勘诸军见招武勇效用，每月食钱九贯、米九斗，皆是旋刺南兵，艰于教习。今来大约可将武勇效用三人请受以给毅士二名。』诏从之。庚午，侍读洪遵进读宝训，至『太祖尝视朝罢，坐便殿，俯首不语者久之。内侍王继恩请其故，太祖曰：「尔谓帝王可

容易行事乎?朕早来乘快指挥一事,史官必书于简册,故不乐也。」』上曰:『若朽索之驭六马,何敢轻忽?』又曰:『为人上者,奈何不钦?』又读宝训至『太平兴国九年,太宗谓宰相曰:「朕每日所为,自有常节。行之已久,甚觉得力。凡人食饱,无不昏浊。俛四肢无所运用,更复就枕,血脉凝滞,诸疾自生,欲其清爽,其可得乎?』』上曰:『祖宗不特明治道,又达养生之理,所以治道清静。』又读至『绫锦使王赞上织锦匠凶滥之罪,上令引对,反言赞私役工庸,鞫之皆实。特诏杖赞降秩,赐织匠采帛。』上曰:『祖宗精于治道如此。』遵奏云:『愿陛下以祖宗为法,天下幸甚!』右正言周操奏:『国家内设百官,必资久任,以责成效。今则不然,自丞簿不数月望为郎,自郎不数月望为卿监。利于速化,人则幸矣,职业不修,国家何赖?若乃监司、郡守之数易,则其害又有大于此者。监司一易则扰一路,郡守一易则扰一州。臣愿陛下面谕大臣:自今内外除授之际,恻意精选,务在久任。』诏令三省遵守。编类圣政所详定官徐度札子,讨论庆历至建中靖国所载勋臣名次,或有未尽,悉令添人。元祐、靖康、建炎以后,有合籍记者,已降指挥,令圣政所接续编纂。今申请乞下吏部尽数抄录,并移文诸路,搜访勋劳实迹缴申朝廷。诏从之。壬申,右正言周操言:『三省有六房,其属为六部,而御史台有六察,所以相为表里也。祖宗之意,正欲御史纠六房六部之稽违者。今之六房六部人吏积习玩侮,情弊百出。欲望申严行下:六察官每月纠察所隶官司,亲加询究,小事具奏,大事随长贰上殿,■■察官各举本职。』诏令检举见行条令施行。甲戌,诏:『诸路州县老疾贫乏乞丐之人,在法以常平米斛养济。自十一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三月终。令户部检坐条法指挥,申严行下,务行实惠。』丁丑,殿侍张震奏:『两宫册宝执事者例蒙庆赐,奉承于两宫者皆已拜官爵,而吏胥无知,舞文巧请,尚书省人吏,大者干官与减二年磨勘,小者减半,而太常寺等处人吏又不与焉,此何为者?愿明降指挥,并行追寝。』诏从之。戊寅,殿中侍御史张震奏:『切见去年李显忠所保明犷涧山赏并采石赏,与吴璘保明方山原赏、陇州赏厚薄不侔。如臣愚见,欲立为功赏格式,颁下诸将。如拔某城、斩某将、破某众者,谓之奇功,其次为第一、第二、第三等,各当转若干官,并须各有实状,就其军中以次保明推恩。』诏令检正左右司同共看详,立格闻奏。右正言周操奏:『去冬敌骑退归,诸将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节次奏功,数日浩瀚,略无限节。欲乞下张浚、陈俊卿公共商议如何措置,以杜侥幸。』诏令张浚、陈俊卿核实闻奏。是月,以王之望为川陕宣谕使。时敌将合喜方与吴璘争德顺军,或生弃三路之议。宣谕使虞允文力请勿弃,章十余上,乃罢允文而命王之望,诏璘审度事势,从长置,务要保护川蜀,盖示以弃地之意也。寻诏允文往璘军前计事毕,赴行在。赐枢密院编修官陆游、尹穡进士出身,以权知院史浩、

同知黄祖舜之荐也。

十一月甲午，殿中侍御史张震奏论国子监已减正录二员，不宜复置。上曰：『馆职、学官，祖宗设此，储养人材。朕欲待方来之秀，不可定员。』丙午，臣僚言：『近日于淮东西总领司各桩苗米一百万石，备宣抚司移屯支用。内拨浙西常平米一十三万二千余石往淮东，江东常平米三十七万四千余石往淮西。切惟常平一司，盖备水旱盗贼缓急之用，积年陈腐，及移易借兑，殆居其半。一旦三分取一，两路所积，几无余矣。间遇水旱盗贼之变，将何以为备乎？』诏户部看详。户部申乞于两浙漕司和籴米拨一十三万二千余石赴淮东，江东西漕司和籴米并江西上供米建康中纳米九千石共三十七万四千余石往淮西，其江浙常平米更不取拨。从之。庚戌，进呈方滋论沙田疏，上问：『沙田事，或以为可取，或以为可捐。』陈康伯等奏曰：『君子小人，各从其类。小人乐于生事，不惜为国敛怨；君子务存大体，惟恐有伤仁政，此所以不同。』上曰：『然。』乃诏措置沙田芦场指挥更不施行。甲寅，殿中侍御史张震言：『窃见乾德四年诏曰：「自今内臣年及三十以上兼见在朝廷系职，方许养一子。」至皇祐五年，诏内侍以一百八十人为额。嘉祐中，韩绛奏内臣员多，请住养子。至治平以后，始复许奏荐。而熙宁中，神宗谕辅臣曰：「方今宦者数已多，而隶前省官又入内空，绝人之世，仁政所不取，且独不可用三班使臣代其职事乎？」吴充对曰：「此盛德事，臣等敢不奉行？」至于自来条例，又须限以年甲，试以诗书，籍定姓名，遇阙拨填。宜立为定制。』诏令内侍省开具见在人数闻奏，今年会庆节权免进子。乙卯，臣僚言：『祖宗时，赃罪削籍配流者虽会赦，不许放还叙用。近睹登极，赦应命官除名、追降官资及勒停并永不取叙人，并与叙元官，甚失祖宗痛绳赃吏之意。乞自今官吏尝经勘断犯入己赃，并不许收叙。如有已放行收叙者，即为改正。』从之。辛酉，御史中丞辛次膺奏：『臣恭奉诏书，除常朝便殿引对外，应行事陪位、立班从驾及非泛朝谒并诸请假，并已降指挥，殿下令阁门人扶掖。今后如遇德寿宫起居，臣欲乞赶赴立班，许臣就用本台知班二人扶掖。』从之。又诏张焘朝谒礼数，并依辛次膺已得指挥，仍许乘轿入出皇城门，至宫门内上下马处。参知政事、督视湖北京西军马汪澈言：『荆、鄂两军屯守襄、汉，粮斛浩瀚，悉溯汉江。霜降水落，舟胶不进，舟人逃遁，官物耗散，而军食又不继。臣今者相视，得襄阳古有二渠，长渠溉田七千顷，木渠溉田千顷。自兵火后，悉已湮废。臣今先筑堰开渠，并合用牛具种粮，或募民之在边者，或取军中之老弱者杂耕其中，来秋谷熟，量度收租，以充军储。既省馈运，又可安集流亡。乞以措置京西营田司为名，令姚岳兼领。』从之。

十二月戊辰，诏今日早朝，集侍从、台谏赴都堂条具方今时务，仍听诏旨。诏

曰：『朕览张焘所奏，犁然有契于衷。已令侍从、台谏集于都堂。今赐卿等笔札，宜取当今弊事，悉意以闻。退各于听治之所，尽率其属，谕以朕旨，使极言之，毋得隐讳，朕将有考焉。』初，张焘以故老召除知枢密院事。上问为治之要，焘因奏言：『太上皇帝绍兴初，尝举行祖宗故事，诏百官赴都堂，令条具当今弊政与夫救之之宜。乞检举行之。』故有是诏。癸酉，给事中金安节言：『承指挥，成彦忠皇城司任满赏并两任，翰林司满赏，特与遥郡上转行两官。按尚书省右选令：诸武功大夫实历边任，有五人保举，磨勘转遥郡刺史。已后并理十年，转遥郡团练使，至遥郡防御使止。祖宗之法，不轻以授人如此。彦忠今年五月方转遥郡刺史，今来半年，于刺史上转行两官，则是二十年磨勘，五月之内一旦得之，于考绩之法，无乃戾乎？欲望付有司依格施行。』诏从之。给事中金安节核驳刘允升皇城司滥赏曰：『凡外之将帅，效命边庭，亦必有功而后加爵，岂可以侥幸一时微赏，而反过于亲临行阵、出入万死一生者乎？今刘允升干办皇城任满，比之去年立军功者劳逸异矣。遽以一官转承宣使，其以承宣为皇城任满，遂将转节度使乎？窃恐行之，则将士解体。望爱惜名器，以待勋劳。』从之。庚辰，臣僚言：『国朝检校官一十九员，上者曰太师、太尉、太傅、太保、司徒、司空，而除授则自司徒迁太保，各以序进。陛下方讲修圣政，宜下有司讨论，立为定式。』给事中黄祖舜等言：『看详臣僚所陈六事，其一曰六等，检校官，旧制也。今则皆无句，而自节度径除太尉，历开府仪同三司以至少保。其二曰节度，以移镇为恩宠，旧制也。今则一定而不易。其三曰承宣分大、中、小镇；观察分大、小州，旧制也。今则皆径作一官矣。其四曰横行，自右武大夫以至通侍为十三等，以待年劳及泛恩者，非有功致显著不带遥郡，旧制也。今则自右武大夫当迁官者，率于遥郡改转，才五迁即至遥郡承宣，一落阶遂为正任承宣使。其五曰武功大夫实历十年，用七季正始转行，旧制也。今或自小使臣为宣赞舍人，才迁一官，径至右武郎。其六曰总管、钤辖、都监分去等差遣，非正任观察使及管军不以为总管，旧制也。今降此而得之者纷纷皆是。逐项所陈，委得允当，欲乞施行，自降指挥日为始。』诏并从之。辛巳，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周必大奏：『皇叔蕲州防御使士彖奏用恩平郡王璩减年磨勘转官。窃见南班正任，十年一转，初无回授之法。又宗室岁得减年，依条许与子孙遥郡刺史以下收使。今士彖于恩平郡王璩实为叔祖，乃用侄孙减年，于法为不合，于体为不顺，一也；法许用之于郡刺史以下，今乃施之于正任防御使以上，相去辽远，二也。欲望追寝前命。』从之。上曰：『昨闻臣僚言，秦桧诬岳飞，举世莫敢言。李若朴为狱官，独白其非罪。吕忱中发王晌，所司皆迎合，林待问为勘官，独直其冤状。卓杰捕赵鼎送葬酒，又搜其家私书，欲傅致士大夫之罪，翁蒙之为县尉，毅然拒之。沈昭远为王铁家治盗

，欲锻炼富民，多取其陪偿，王正己为司理，卒平反之。此皆不畏强御，节概可称。三省详加访问，其人如在，可与甄录。』丁亥，内降付下宽恤事十八条，内一项：『访闻诸路乡村恶少无赖，以贩鬻私茶盐为业，良善之民多被强卖，稍不听从，日后犯败，必行供指，逮得贿赂，乃与除免。自今应犯贩私茶盐，不得信凭供指、妄有追呼，违者许越诉承勘，官吏宜重置于法。』又一项：『访闻州县捉获盗贼，狱吏辄教令广引豪富之人指为窝藏，至有一家被盗，邻里富室为之骚然，贼情未得，而胥吏之家贿赂充取。平居，富民或与吏辈小有毗睚，一得贼徒，使之通注，其祸尤酷。自今除紧切干证外，不得泛滥追呼，如违，许越诉别移所司推勘，指教举节，吏人反坐，官员重作施行。』臣留正等曰：昔史臣论汉宣帝兴于民间，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及亲疏，孜孜民事，选良二千石与之共理。诏旨惻怛，为民而下者大半，卒之吏称民安，为汉中兴之主。寿皇即位未三月，内出宽恤十八事，凡民情之疾苦，纤悉委曲，无不周知，如州县秋苗，官吏规取滥数以济贪暴，如豪右兼并图免过割，致贫民产去税存之害，与夫一时抢攘甫定之际，所以劳来安集之策，未易以概举。至于治私贩、鞫盗贼，有司并缘为奸，尤切致意，可谓忧民之忧矣。二十八年之间，抚摩爱养，民安闾里，道洽政治，岂非知所先务哉？今二者之弊，州县积习，民犹以为病，申敕之可也。故特详著焉。

《龟鉴》曰：读宽恤十八事之语，真见其有勤求民瘼之心。读毋纵吏奸、毋弃民时之语，真见其有勤恤民隐之心。闻林机之论，则责以不体朕意：闻王大宝之对，则谕以不可扰民。江东之和余既免，福建之上供复蠲，官司之贴换才除，而刍藁之桩积继罢。出内帑银绢以输民租，出爵募民以激富室。或赐僧牒，或赐米斛，以恤饥荒；或置社仓，或置屯田，以备水旱。江东得刘恭父而民不饥，浙右遣朱文公而民得饱。矜怜惻怛，是其仁民之实者，然也。

又宣恤事，内令：『省部系政令之原。人吏他日出职，当在民上，所宜廉谨，以立基本。访闻积习成弊，官员士庶理诉公事，贿赂未至，则行遣间回，问难不已。所求如欲，则虽不可行，亦必舞法，以遂其请。有此等被抑之人，许诣登闻鼓院陈诉，当议重置于法。』是月，命宰相陈康伯兼枢密使。诏吴璘班师。诏下，寮属交谏曰：『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此举所系甚重，奈何退师？』璘知朝论主和，于是弃德顺军，仓卒引退。敌乘其后，正兵三万，得还者仅七千人，偏裨将佐所存无几。上寻悔之。

是冬，上召陈俊卿及张浚子栻赴行在所。浚请临幸建康，以动中原之心；用师淮壖，进舟山东，以遥为吴璘之援。上见俊卿等，问浚动静饮食颜貌曰：『朕倚魏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时敌以十万屯河南，声言窥两淮。浚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庐，敌不敢动，第移文索海、泗、唐、邓、商州及岁

币。浚言：『敌诈不当为动。』卒以无事。栻之见上也，即进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耻，下闵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谓此心之发，即天理也。愿益加省察，而稽古亲贤以自辅，毋使其少息，则今日之功，可以立成。』上大异之。

校勘记

- [1]东南耶 原作『东南郡』，据文意改。
[2]向伯奋 原作『句伯奋』，据《要录》卷一九八改。
[3]日且暮 原脱『暮』字，据《要录》卷一九八补。
[4]诏进士 原作『招进士』，据《要录》卷二〇〇改。
[5]欲城 原作『欲灭』，据《要录》卷二〇〇改。

◎

宋史全文

(下)

宋史全文卷二十四上

宋孝宗一

癸未隆兴元年春正月壬辰朔，诏改元。诏：『观察使以上各举所知之士三人，三省、枢密院详议，立定荐举格式，谋略沈雄可任大事、宽猛适宜可使御众、临阵骁勇可鼓士气、威信有闻可守边郡、思智精巧可治器械，已上五等，令曾立军功观察使以上荐举。通习典章可掌朝仪、练达民事可任郡寄、谙晓财计可裕民力、持身廉洁可律贪鄙、词辨不屈可备奉使，已上五等，令非军功观察使以上荐举。如被举之人成立功效，其举官取旨推赏；如或败事，亦加责罚。』是月，参知政事史浩为右仆射、同平章事兼枢密使。判建康府张浚为枢密使，仍都督江淮军焉。时敌将万户蒲察徒穆及伪知泗州大周仁屯虹县，都统萧琦屯灵壁。浚谓至秋必为边患，当及时扫荡。诏：『吴璘可进可退，当从便宜。』新知永州陆廉特贷命，不刺面，配韶州，仍籍没家财，以前知滁州，在任赃污不法也。刑部侍郎路彬言：『官吏有虽犯赃，不至永不收叙者，及未尝经勘断止是约作赃罪者，乞依赦与叙元官。』诏刑部：『将犯赃罪入第一等人不许叙复，余依常法也。』

二月丙寅，臣僚言：『欲清人仕之源，莫若减任子之法。』诏：『臣僚任子，见遵祖宗法度，理难遽改。可令吏部严铨试之法。自今初官不许用恩例免铨试，呈试并候一任回，方许收使，虽宰执，亦不许用恩例陈乞回授初官免词。』庚辰，诏曰：『朝廷先降本钱付诸军回易，正欲贍给军用。应将帅当召募干人经营回易。访闻诸军尽将官兵强给本柄，营私图利，百端抑勒。自今后如敢仍前。必重置典宪。』

臣留正等曰：养兵以待用，平居之日，贍之必周，然后有用之际，可以尽其死力。李牧之守边，军市租尽以给士卒，诸军回易，为此设也。后之将帅，未能以市租贍士，反以回易之贷抑逼之，拘其廩给，痛刻削以自半，其可容哉？寿皇初元，首下明诏，如日之明，如霆之震，养兵御将，诚得其道也。

壬午，诏：『已降指挥，今举诸科进士，务取学术深淳、文词剴切、策画优长之人。可令礼部即将今来省试上十名策场卷子编类缮写成册投进，以备亲览。如有可行事件，当下三省取旨施行。』

三月丙申，诏：『祖宗尝御便殿亲阅卫士，盖以严宿卫之重，练爪牙之士，以备征讨。应诸班直、殿前马步军司旧管禁军，可自今特选强壮披带教阅，其管军合各条具训练格法，申密院取旨。』乙巳，臣僚轮对，奏言：『国家设科取士，犹虑其有未尽，又于隐逸，必欲罗而致之。真宗起种放于华山，哲宗起程颐于伊洛，光尧起尹焞于川蜀，欲望盛时博访遗逸。』从之。诏略曰：『朕嗣位之初，驿召旁午，凡缙绅之老、儒林之秀，莫不明扬显擢，布列中外。尚念山林之际、渔钓之间，岂无荷纂濯纓之伦，饭牛版筑之士？或自晦于卜祝，或沉痼于烟霞。部刺史、二千石为朕搜罗，其有怀瑾握瑜，埋光铲采，迹其行实，咸以名闻，朕将厚礼特招，虚怀延纳。』癸丑，吏部言：『欲依白札子所乞，将诸县分繁简难易，令本州长吏依监司法家令之能否，随宜对换。其在州并管下县见任官，若有才能堪充知县者，亦依此对换。以上各不理遗阙，如对换不实或辄徇私意，或有才不称职之人，仰所属监司将长吏按劾。』从之。甲寅，殿中侍御史胡沂上言：『陛下注意将臣，定为十等，令观察使以上及统制官各举所知。然武举唱第名在一二者，固蒙褒擢。余皆授以榷酤、征商之事。臣观唐之郭子仪，以武举异等，初补左卫长史，历为振远、横塞、天德军使。祖宗时试中武艺人，并赴陕西任使。又武举中选人，或除京东捉贼，或边上任使，或三路沿边，试其效用；或经略司教押军队，准备差使。乞取近岁应中武举之人，分差沿边屯驻，将下准备差使等诏。』从之。乙卯，诏略曰：『朕自践位，首行旷泽，续降宽恤十八事。而郡县之间，不为布宣。继自今其各洗心涤虑，恭尔有官，俾予一人，实惠孚于百姓。』庚申，诏：『霖雨为沴，虽侧身修行，尚恐诚意未孚。可令诸路监司、守令应遇灾伤去处，常切赈恤困穷，纠察刑禁。』是月，雨雹。召都督江淮军马张浚赴行在。浚中道上疏，谓：『庙胜之道，在人君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今德政未洽，宿弊未革。愿发乾刚，尽循太祖、太宗之法。』上诏：『浚当先图两城。边患既纾，弊以次革。』

夏四月乙亥，诏：『军兴以来，应朝廷科降并督视行府、两淮节制司、江淮宣抚司、都督府收买军须、盖造营寮之类，并系科拨经总制及支降激赏钱银。于

州县和买计置，尚虑官吏因缘掊敛，不即还直。许令人户越诉，仰所属监司按治以闻。』己卯，诏：『应客贩耕牛过江往淮南州县，仰经所属，自陈给据，与免本处投契及沿路并所至收税，并免收船渡钱。有违戾去处，监司按劾。』壬午。右正言周操奏：『臣近奏：方今强国在强兵，强兵在丰财，丰财在节用。乞陛下躬行于上，以身先之。圣意俞允，令臣详具合行裁减之数以闻。欲乞依仿宝元、庆历故事，特降指挥，委差户部长贰及台谏同共往来详议条画，应宫掖用度，许行取会，斟酌裁减，庶几内外一体，人无异辞。』诏从之。都督江淮军马张浚奏：『楚州并涟水军接海州界，多有淮北及山东庄农将带老幼或牛具散在沿淮，欲从朝廷。委自两淮帅臣行下所部州军，责令知县、县令多方措置，招诱耕作。若能招及三百户，知县、县令除到任任满赏外，与转一官，知、通减半。若过此数，并与满赏。』诏从之。丁亥[1]，给事中金安节奏事。上曰：『近日都不见缴驳有所见。但缴驳来，朕无不听。』诏：『有司所行事件，并遵依祖宗条法及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指挥，更不得引例及称疑似取自朝廷指挥。如敢违戾官吏，重作施行。』丁亥，吏侍凌景夏等言：『看详到百官应诏可行事件数，内一考课，所以别能否也。祖宗鉴月限迁叙之弊，非有劳者，未尝进秩，故当时任作坊副使，有十余年者。任右补阙，有十六年者。任御史中丞，有十二年者。比年以来，仕于朝，或季一迁，或月一改居官，而书考者鲜矣。况三考乎？外之监司、郡守，小州换大州，西路易东路，送往迎来，祇益扰攘。臣愿用祖宗久任之法，则能否可以悉得矣。』诏三省、密院检坐绍兴二十八年手诏行下。是年十一月庚戌降诏。己丑，侍臣看详到百官应诏旨言事：『侍从、卿监所举县令不公，欲令岁考县令之课，以上之考不以实，令御史纠劾；其县令有治绩与不任职者，不特赏罚其人，并与其举者而赏罚之，庶几举者不敢徇私，而被举者无不竭力。』诏从之。是月，始限选人改官。每岁八十员，寻又增二十员。赐进士第，自木待问已下五百余人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甲午，诏：『自今以荐举上书登对，真材实能无吝褒权，其余令籍记姓名，以俟选择。无状者罢之，仍追坐缪举。』从中书门下检正余时请也。以王十朋为侍御史。十朋奏疏略曰：『圣人之德，无以加孝。而天子之孝，莫大乎光祖宗而安社稷。历代帝王守成中兴、雪耻复讎之迹，不同其功，光祖宗孝、安社稷则一而已。靖康之祸，臣子有不忍言者。恭惟陛下天资英武，慨然以兴复为念。窃闻每对群臣论天下事，则曰「当如创业时」，又曰「当以马上治之」，又曰「某事当俟恢复后为之」。臣比因宣召，语及祖宗陵寝，圣容惨然。三四年矣，臣仰知陛下之心，真夏少康、商高宗、周宣王、汉光武之心也，奈何在位之臣不知忠孝大节，复欲蹈昔日奸臣之覆辙，屈主以和夙世之仇讎，指

祖宗中原之土为敌人之土，谓不当取；指祖宗中原之人民为敌之人民，谓不当纳；又取秦陇已复之地无故而弃之，以资寇讎，以绝生灵归附之望？臣愿陛下推诚尽孝，终始如一，言动之间，不忘社稷，食息之顷，必念祖宗。侧身修行，上以承天意；兴衰拨乱，下以慰人心。任贤勿贰，去邪勿疑，以革前日图任之失；有善必赏，有恶必罚，以振今日纪纲之弊。仍下诏音，戒敕有位。陛下既率之以孝，群臣咸应之以忠。如是，则可以动天地，可以通神明，可以慰祖宗在天之灵，可以无负太上皇帝付托之意矣。中原何患乎不复？中兴何待乎以日月冀耶！』辛丑，起居郎胡铨直前奏事，云：『臣罪废二十六年，陛下登极，首蒙召除，曾未旬浹，又擢左史。』上曰：『卿被罪许时，可谓无辜。朕自知卿与王十朋。』铨曰：『臣与十朋不同，十朋陛下潜邸之旧，且其材可用。』上曰：『潜邸亦有不当用者。如十朋，非朕私之，其人实可用也。近日除台官，外议如何？』铨曰：『外人鼓舞，谓陛下得人。』上曰：『卿与十朋，皆朕亲擢也。』

臣留正等曰：人主以知人为明，人臣以亲擢为重。夫援之于常流而置之通显，不由进拟，不自抡荐，非知之实深而其人足以大厌人望，能免人之议其私乎？太宗皇帝尝书向敏中、张咏二名付中书曰：『此二人名臣，朕将用之。』其后皆卓然为时伟望。太宗知人之明，至今诵之。隆兴之初，起胡铨于左史，擢王十朋于台端，中外竦动，咸服圣明之鉴。正人登用，朝廷益尊，具得祖宗用人之意矣。铨奏：『今之文职，废坏其尤甚者有四，一曰进史不当，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侍立，四曰奏不直前。』有旨：『前殿依后殿，轮左右史侍立。余依旧制。』

壬寅，新授两浙提举市舶王端朝进对，论中兴创业守文。上曰：『三者虽异，其实一道。人君不可骄纵，若骄纵，则一事不成。』己酉，四川安抚制置使沈介言：『四川宿兵三十年矣，民力凋弊，殆将不支。欲望因钱引之换界，究灭亡之总数，勿以他补，专用蠲四川征敛之尤甚者。辅以度牒称提之，则岁可减百万之敛。乞委臣措置，然后条具其合蠲之实琐科奏闻。』诏从之。辛亥，天申节。上率群臣诣德寿宫上寿，自是岁如之。议者以钦宗服除当举乐，礼部侍郎黄中曰：『臣事君，犹子事父。《礼》：亲丧未葬，不除服。《春秋》：君弑贼不讨，则虽葬不书，以明臣子之罪。况今钦宗实未葬也，而可遽作乐乎？』又曰：『宰相曰：太上皇帝于钦宗亲弟昆，且尝北面事之，有君臣之义，尤恐非所安也。』事遂寝。乙卯。诏曰：『永惟国步之艰，越在海隅之阻。间者亟驰于使驿，庶几少戢于兵锋。而边候屡惊，敌情未革。既摇荡于秦陇，复窥伺于荆襄。爰奋厉于诸军，以肃清于旧壤。靡待前茅之警备，将临细柳以劳师。副上皇与子之心，摅列圣在天之愤。事讫龟筮，躬御戎车。眷言清蹕

之初，申饬攸司之众，各扬乃职，明听朕言。毋徭役以烦民，毋诛求以剥下。伫成嘉绩，迄底丕平。』是月，申禁销金铺翠及祠神僭拟逾制等事。右仆射史浩罢知绍兴府，寻奉祠。浩以不与出师之议，力丐免，侍御史王十朋亦有言也。命张浚兼都督荆襄，汪澈召赴行在。侍御史王十朋论太府丞史正志之罪，诏罢之。时张浚欲命李显忠、邵宏渊引兵进取，而史浩数从中止之，因城瓜洲，白遣正志以太府丞视之[2]。正志合两淮帅守、监司，备谕以庙堂指意。正志有口辨，既见浚，亦云云，而浚之意不回。浩亦数因书为言兵少而不精。二将未可恃，浚不听。时上意方向浚，故浩拜右仆射，而浚亦有枢使都督之除。会上将之进取，命从中出，三省、枢院不预，浩遂丐去，而正志亦罢斥云。复灵壁、虹县及宿州。时张浚命李显忠出濠州以趋灵壁，邵宏渊出泗州趋虹县，浚自往临之。显忠至灵壁，败其都统萧琦；宏渊围虹县，降其统军富察图们及同知大周仁，乘胜进克宿州。浚恐盛夏人疲，急召显忠等还师，而上亦戒诸将以持重，皆未达。伪副元帅赫舍哩志宁率兵至，显忠与战，连日未决。谍报敌大兴河南之兵将至，会宏渊与显忠又私其金帛，不以犒士，士愤怨渐溃，遂引而归，虏亦解去。浚时在盱眙，去宿州不四百里。传云敌且至，浚亟北渡淮入泗州，抚将士，已乃还维扬，上疏待罪。

《龟鉴》曰：寿皇即政之初，即曰张浚入对，遂除江淮宣抚使。上劳之曰：『久闻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而浚见上英武，力陈和议之非，此与高宗诏用李纲同一义。然纲一出而为汪、黄所沮。浚一出而为史浩所沮。惜乎！隆兴元年，张浚召赴行在，及时扫荡，壮哉斯言，下诏亲征，不惑群议。命李显忠趋灵壁，一鼓而伪都督败；命邵宏渊屯虹县，再鼓而伪将降。建炎以来十四处战功，皆未有今日符离之一举者。盖向者因其来而后与之战，今则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往而征之，《传》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心』，非不得已而后战也。孝宗谓数十年无此克捷，胡铨谓四十年未有此举。虏人缘此震慑，知吾君有大有为之志，知庙谟有出不意之奇，知边鄙有折冲敌忾之将。王十朋又『为陛下用兵为祖宗陵寝暴露而举，为徽宗、钦宗复讎而举，为二百年境土而举，为中原吊伐而举』，此岂尝试侥幸者之为哉？

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侍御史王十朋为吏部侍郎。先是，十朋言：『天资愚戆，不达时宜。独抱孤忠，每怀忧愤。自从总角，身在草茅，闻金人长驱，中原陷没，未尝不痛心疾首，与之有不共戴天之讎。及闻秦桧用事，辱国议和，尝思食其肉，以快天地神人之愤。臣素不识张浚，闻浚天资忠义，誓不与敌俱生，臣实敬之慕之。前年备员馆职，尝因轮对，首言金必败盟，乞用浚等。金果南牧。太上皇亲征，起浚知建康府。陛下嗣位，以江淮都督之任委之，天下皆以为当，惟史浩之徒不悦。臣去年十一月被召至阙，首以恢复大计

，仰赞圣断，又乞陛下委浚，以图成功。陛下不以臣言为非，每蒙听纳。浚遣二将取灵壁、虹县及取宿州，降三大将，一月三捷，议者皆服陛下英断，任浚为难。及闻王师不利而还，幸灾乐祸者横议蜂起，臣又言：陛下用兵，为祖宗陵寝暴露而举，为徽宗、钦宗复讎而举，为二百年境土而举，为中原吊民伐罪而举，与古帝王好大喜功开边生事者不同。投机而进，知难而退，固不以一衄为群议所摇。然异论纷纷，不肯置浚。臣不合妄赞恢复，又不合乞委任张浚，乞正臣妄言之罪，罢御史职事，仍赐窜殛，以塞群议。』又言：『闻近日陛下欲遣龙大渊抚谕淮南，信否？』上曰：『无之。』十朋奏：『唐以中官监军。卒为乱阶。』上曰：『未尝有此。』十朋又奏：『近又闻欲以杨存中充御营使。』上默然，遂有是除，寻出知饶州。下罪己诏，以宿州之师失利也。张浚降特进，改宣抚使，参赞陈俊卿、唐文若以下各降两官，邵宏渊、李显忠以下降罚有差。浚留维扬，大饬两淮守备。上复命栻奏事。浚因乞骸骨。上见奏，谓栻曰：『虽乞去之章日上，朕决不许。朕待魏公有加，不为浮议所惑。』上对近臣，未尝名浚，独曰『魏公』。壬申，胡铨奏事，读札子至半，上曰：『秦穆公殺之败，匹马只轮无返者，尚能一战而霸。』读至『晋武平吴，何曾知其将乱？隋文平陈，房、乔知其必亡。』上曰：『二君皆恃安平，骄淫至此。』丁丑，进呈军人襄阳屯田。上曰：『此可罢。』陈康伯奏曰：『汪澈措置屯田颇就绪，但不当役战士。』洪遵奏：『正合募人愿耕者。』上曰：『指挥更添人「不得抑勒秋成所得」，依旧与之。』己卯。张浚言：『官兵因战斗，重伤废疾不堪披带之人，望许令子弟亲戚承袭。』从之。丁亥。诏：『守令、监司出入阡陌，劝课农桑，以殖财阜民，则赏不汝遗；厥或怠惰，邦有常刑，必罚无赦。』

秋七月庚寅朔，以虞允文为湖北京西制置使。允文寻上疏言：『臣切惟艺祖皇帝创业之初。削平诸国，首会襄阳之兵以取荆南。盖天下胜势所在，先得之则雄视吴蜀。一统之初。实始于此。自古以来，蜀以重山为险，吴以长江为险。而荆襄之地，平原广袤，以兵为险。道路错出，不以数计，而其大者有六：自陕、虢出卢氏，可以直抵归州；自光化出茨湖，可以直抵夷陵；自汝州出新野，可以直抵襄阳；自唐州出枣阳，可以直抵郢州；自蔡州出信阳之三关，可以直抵德安府；自陈州出宛丘、新息，可以直抵光、黄，皆当以兵为险之地也。而今之备兵，反薄于守吴、守蜀之数，一失枝梧，虏势横溃，吴、蜀之形，厘而为二，屯兵虽多，首尾莫应。伏愿陛下下臣之章于腹心大臣，议所以益兵之策，庶几不失艺祖所以先重荆襄之意，为陛下恢复之基。天下幸甚！』以汤思退为右仆射、同平章事兼枢密使。以旱蝗、星变，诏近臣条上阙政。起居郎胡铨请勿徼福佛老，躬行周宣政事，罚监司、守令之贪残者。中书舍人、直学士院

刘珙疏言：『当信赏必罚，以肃将帅之心；痛惩刻剥，以固士卒之志。节浮冗，练军实，粗择郡守，诛锄赃吏，以厚吾民之生。而是数者之得失，则又系入主之心诚与不诚耳。陛下诚能广恭俭日新之德，屏驰聘无益之戏，登崇俊良，斥远邪佞，使日用之间，有以养吾之诚而无害焉，则夫数者固将有所依而立，而灾异之变，庶乎其可销矣。』甲寅，户部言：『内外不住添屯军马，合用粮料比旧增广，其数浩瀚。今秋成不远，理宜措置收籴，添助支用。今且以每石作二贯文，除湖北、京西路就去岁已降本钱外，欲科降去年和籴米支使不尽本钱并支度牒见钱关于等，令逐路运司拘收照应，市价贱处，尽本通融收籴。』从之。

八月丙寅，诏：『朕惟共理，允赖守臣，比年以来，迁易靡定。欲使宣化承流，民安田里，难矣！载严成法，毋徇私恩，今后郡守，须到任二年，方许差除。』丙子，诏：『昨议臣权借职田，添助国用，深虑吏无圭租。何以养廉？前降指挥，更不施行。』戊寅，臣僚言：『检放灾伤，守令未尝加意。乞再展限一月，州县晓示，许人户从实陈诉，委县令同所差州官验视检放，知州觉察诸县，监司觉察诸州。如有不行觉察，御史台弹劾。』从之。以灾伤避殿减膳，降诏略云：『比日飞蝗益多，又闻诸路州县风水为灾。朕避正殿，减常膳，二三大臣，其尽忠省过，监司、郡守，各务身率，戢奸禁暴，平冤察狱，所在灾伤，依条振恤检放。师徒未息，科调繁兴，江淮襄蜀，尤极劳扰，疆场之吏，宜加安辑，蠲其苛敛，以称德意。』癸未，起居郎胡铨奏曰：『陛下忧灾，避殿减膳，蝗虫顿息。天理去人不远。』上曰：『朕逐日祷天，蝗虫逐减，安可不至诚？』铨奏曰：『陛下行之不息，岂特减蝗，虏亦不足虑。』铨又奏：『侧闻道路之言，近日台谏论事，陛下谓为卖直。』上曰：『非也，朕近谓台谏论事，要当辨曲直，故近日与张闳说此语，非卖直也。然非卿不闻此言。』铨奏云：『臣事君犹子事父，若于君有隐，则于父亦有隐，非忠孝也。』上曰：『卿言甚善。』铨又奏：『德宗谓姜公辅为卖直。』上曰：『朕尝论德宗此言甚失，不足法。』铨奏：『天语诚然，宗社之福也。』初，张浚以符离之役，诏改都督为宣抚。至是，参赞军事陈俊卿奏云：『改都督府为宣抚司，恐使人情观望，号令不行。』殿中侍御史周操亦以为请，遂诏复都督参赞军事唐文若知鼎州，以户部侍郎王之望代之。监惠民局刘汶罢。言者论：『汶近因太白昼见，陛下诏侍从以下条对得失，汶乃公肆谗言，遍投台谏，乞行远窜。』故有是命。以龙大渊、曾觐知阁门事。二人皆上潜邸旧人，上之初即位也，以大渊为枢密副都承旨，觐带御器械。去冬，刘度除右谏议大夫，首论待小人不可无节，潜邸旧僚，宣召当有时。盖指二人也。是年三月，度复上疏劾大渊轻儇浮浅，凭恃恩宠，入则侍帷幄之谋，出则陪庙堂之论，摇唇鼓舌，更变是非，反复

数百言，尤为切至。乃诏大渊除知阁门事。覲权知阁门事。度复奏云：『臣欲抑之而陛下扬之，臣欲退之而陛下进之，臣欲使之畏戢而陛下示之以无所忌惮，是臣所言皆为期罔。』因求贬黜，不报。而中书舍人张震亦缴其命。至再除震次对，出知绍兴府。震力辞不许。殿中侍御史胡沂亦论二人市权，不报。给、舍金安节、周必大亦再封还录黄。有旨：『龙大渊见在假，候假满日，别与差遣。曾覲依旧带御器械。』度寻改权工部侍郎，以所言过实也。震力辞职名，遂与外祠。度辞新命，改知建宁府。诏大渊、覲依旧知阁门事，必大又格除命不下，必大寻奉祠，而二人之命亦寝。未几，沂亦奉祠，安节除兵部侍郎。至是复申前命。书行者，中书舍人钱周材、给事中、工部侍郎陈之渊也。禁士庶服饰侈异及归正人胡服。

九月己亥，诏自今后，内外主兵官进奉会庆圣节香疏、香合并沉香，并不得过二十两，马不得过四匹，余物并不得投进。辛卯，御史周操奏：『建立长秋，费用不贲。方今军旅未宁，岁事荒歉。望应奉繁文、内外锡赐，痛行裁节。』上曰：『朕宫中已痛加节省，卿等更一切略去浮费。』癸卯，诏已付张浚、王彦，令兵将官奏报文字及有陈乞，并不得倚托近侍进达，可径赴行在通进司投进。癸丑，起居郎胡铨奏事，上曰：『朕在藩邸时，养得性定。今或饮酒过度，未尝不悔。』铨奏：『外人皆知陛下无酒色之过，然犹谨畏如此。』乙卯进呈。手诏：『颇闻中外士大夫不安义分，希进苟求，多事造请执政大臣。宜谕此意：公事公言之，勿受私谒等事。』上曰：『宾客固不可全不见，但不当以此废事。有干求者，卿等宜有以戒之。』起居郎胡铨言：『蒙差权中书舍人，臣与起居舍人马骥同僚，其人详练，乞改差骥。』上曰：『难以易卿。』铨奏：『臣与刘珙分上下房，刘珙得上房，臣得下房。下房多出内降，如刘珙近日缴田师中表陈乞恩例，冒渎圣听。况臣绵薄，决不能胜任。』上曰：『刘珙缴得极是，朕初疑其稽迟耳。缴驳贵于当理，如卿名望，不必固辞。』先是，北人移书云：『故疆岁币如旧约，即止兵。』上付督府，答书命卢仲贤携往，上戒勿许四州，而执政命许之无伤。仲贤至宿州，北人惧之以威。乃言：『归当禀命，许四郡。』遂以北人遗三省、枢密院书来，凡画定四事，一、叔侄通书之式，二、唐邓海泗之地，三、岁币银绢之数，四、叛亡俘虏之人。是秋，诏秘书省除少监、秘丞外，以七员为额。

冬十月[3]，地震。

十一月壬辰，诏曰：『近来环卫久不除授，非所以储材而均任也。可依旧制，应以材略闻，堪任将帅及久勤军事、暂归休佚之人，并为环卫官，更不换授，止令兼领。其朝参职事、俸给人从，并令有司日下条具取旨。』既而环卫官共以十员为额。癸巳，宰执言：『军旅之际，间谍居多，巧为诋诬，阴扰国

政。兼近世风俗之弊，毁誉不公，有害于治。』诏令宰执、侍从、台谏谨察妄有荐毁、专事欺罔者，具以闻奏，当议重置于罚，以靖风俗。上曰：『此弊已七八十年，罚责必行，正在君相。朕与卿等行之。汤思退奏毁誉不公久矣，毁者当察之，誉者当试之。』诏曰：『朕累降诏旨优恤军民，其令尚书省下诸路帅守、监司及诸军统兵官，各开具己见，如何施行，务使实惠及人，无或失信。』甲午，诏学士院经筵官自今月七日轮二员宿直于学士院。己酉，侍御史周操内宿，召对问遣使事，久之，上曰：『朕在宫中，并无他用心，只是看经史并骑射耳。』

《大事记》曰：自隆兴元年，令学士院及经筵官日轮二员宿直于本院，以备咨访，或问经史，或谈时事，或访人才。及执事所奏，从容造膝，过于南衙。面陈先事献言，加于路朝显谏，故宇文价论夔路赈济推赏，此尚书夜对之言也。陈骙论治赃吏当用祖宗法，此中书夜对之言也。倪思乞养皇孙国公德性，此直学士夜对之言也。金安节、马琪论谏官言事失当不宜深罪，此侍讲夜对之言也。周操以侍御史内宿召对，论遣使事，王藺在讲筵夜对，论临安府王佐贪污事，此禁臣夜直之雍容论奏也如此。诏福建提举司具到本路见在常平米九万九千二百余石，义仓米二十九万五千六百余石，令本司契勘，如无陈腐，不须更行收余。从中书门下省请也。

己酉，给事中钱周材等看详抚州敕赐同进士出身吴灏上书，缴进《罪言》三册，所陈治道、革弊、兵制、理财、取中原五事。论议详明，言皆可行。诏与堂除升擢差遣。诏命侍从、台谏集议讲和，群臣相继论列，而监察御史阎安中议曰：『敌人奸谋诡计，以和而陷我于机阱者屡矣。靖康之变，其痛不可胜言也。自翠华南渡以来，绝江航海以掩我不备者，不遗余力矣，其心岂欲与我和哉？彼见吾吴、岳、张、韩之军士气少舒，兵威稍振，川陕屡胜，顺昌大捷，国势駸駸乎强矣，彼其时亦有蒙国之难焉，恐吾积怨发愤而遂夹攻之也。比我师有灵壁之捷，有虹县之捷，有符离之捷，虏人死亡者过半，虽我之主帅失于绥御，众散而归，不能以一镞一骑尾从吾后，臣知其无能为矣。彼见吾用孟明氏，恐其济河焚舟，复有后日之举也，于是虚声恐喝，又以和议而疑我焉。一则以威彼背叛之国，安反侧之心，二则以沮我壮士之气，缓攻取之计，三则以疑我归正萧琦等辈，四则以摇撼我唐、邓、海、泗等州，五则以杜绝我讴吟思归之人，使不得以乘衅而生变也。四州之地决不可弃，当以和好为权宜，用兵为实致。』起居郎胡铨议曰：『臣窃惟国家自绍兴初与金人讲和，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讎而不报，上下偷生，苟安岁月，以为盟好可恃，荡然决去藩维之守。一日完颜亮变生肘腋，宗庙社稷几不血食，天下寒心。陛下即位以来，乾刚独断，奋然图任，二三大臣，力谋恢复。符离之师，兵不血刃而故疆复得。

使李显忠尽忠于国，不贪小利，以成大举之功，则中原响应，势如破竹，兴复之期，可指日以俟矣。虽然，功虽不成，自京都播迁之后，垂四十年，未有如符离之举也。金人缘此震慑，知陛下有大有为之志，知庙谟有出不意之奇，知边鄙有折冲敌愆之将，知台谏有明目张胆之人，知朝廷有面折廷诤之士，以为中国有人，遂有乞食之意。《兵法》曰：无故而求和者，谋也。昨来京都失守，本于大臣耿南仲主和；二圣劫迁，本于宰相何栗主和；维扬失守，本于宰相汪伯彦、黄潜善主和；完颜亮之变，本于秦桧主和。自汴京板荡以来，四十年间，金人为封豕长蛇，荐食上国，何尝不以和哉？暴蔑我二圣，污践我两宫，残毁我宗庙，陵夷我社稷，发掘我陵寝。今欲与不戴天之讎讲信修睦，三纲五常扫地尽矣！就令和好或成，其言可信，决不叛盟，孝子顺孙，宁忍为之？况万万无可信之理乎！前车覆，后车戒。陛下若不深思远虑，力修政事，力敕守备，力任将相，力图恢复，而苟目前之安，臣恐后车又将覆也。议者乃曰：「姑与之和而阴为之备，外虽和而内不忘战。」此向来权臣误国之言，陛下闻之熟矣。呜呼！燕安鸠毒，不可怀也。一溺于和，则上下偷安，将士解体，终身不能自振，尚又安能战乎？其为鸠毒。可胜寒心！」张浚累疏争之，至曰：『自昔议和之臣，始以怯懦误国，全身保家，其终不至于降。盖有草降表以待用而阴图其富贵者矣！不可不察。』壬子，陈康伯、汤思退、周葵、洪遵札子奏：『近因北副元帅书来，有意求和。陛下天资英武，痛祖宗未雪之讎，日思恢复，而一闻彼言，喜见颜色，正欲休兵息民，以答天戒，因为自治之计，以待天下之变而图之。』群臣纷纷，乃谓：『臣等意欲讲和，以苟目前之安。今窃以谓自今以往，尤当信赏必罚以作成人材，选将励兵以激昂士气，务农重谷，均财节用，以爱惜公私之力。庶几今日之和，乃所以成他日之恢复。惟今陛下无忘今日之纷纷，而力行其所未至，使臣等得效其区区之愚，不专为苟安之事，以实议者之言。』上曰：『彼能以太上为兄，朕所喜者。朕意已定，正当因此兴起治功。』初，张浚累疏言：『敌强则来，弱则止，不在和与不和。』执政急于求和，遂遣卢仲贤持书报敌。浚复言仲贤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贤果以许四州辱命，朝廷乃遣王之望、龙大渊为通命使、副，而召浚赴行在。浚沿途复上疏争之，且曰：『自秦桧主和，阴怀他志，卒成逆亮之祸。桧之大罪未正于朝，致使其党复出为恶。臣闻立大事者，以人心为本。今内外之事未决，而遣使之诏已下，失中原之心，失将士之心，失四海倾慕陛下之心，他日谁为陛下出力用命哉？今议者不务力为自强之计，因敌帅一再移书，复将裒吾民之膏血以奉讎人，欺陛下以款之名而共为和之实，其说固曰：‘吾将款之而后修吾兵政。’不知使命一遣，岁币一出，国书一正，将士褫气，忠义解体，人心愤怒，何兵政之可修？又不过曰：‘吾将款之而理吾财用。’不知今虽遣使，而兵不

可省，备不可撤，重之以岁币之费，敌使之来，复有他须，何财用之可理？此可见其欺陛下以款之名，而实欲行其宿志。彼方惟党与之是立，惟富贵之是贪，岂复以国事为心哉？』及入见，又力陈和议之失。上为止誓书，留使人，而令通书官胡防先往谕敌以四州不可割之意。于是之望、大渊待命境上。时廷臣多言可以与之议和，而四州之地不可轻弃。而湖北京西制置使虞允文乃陈不可与和、四州之地与和尚原商于一带之险不可以轻弃，累疏争之。未几，敌羈胡昉等。上闻之，谓浚曰：『和议之不成，天也。自此事归一矣。』

十二月丁卯，上曰：『殿司尚循旧弊，如印马多是病马，便印每匹数百千，只缘人情应副。又如私差人兵借事，朕已说与王琪，可作约束施行。』左仆射陈康伯罢，出知信州，寻奉祠，从所请也。以汤思退为左仆射，张浚右仆射。浚仍兼都督，上书《圣主得贤臣颂》以赐之。庚辰，上曰：『广帅尚未除人。』宰臣汤思退等奏：『三广去朝廷远，犀象珠珍所出，帅守须以廉吏为先。』上曰：『古谓贪泉使夷齐饮，不失其廉也。』诏：『诸路州军岁起上供钱物例有拖欠，监司、郡守却以羨余进献，侥冒赏典。今后上供钱物，须管依限起发数足。如辄行率敛进献，仰本部按劾以闻。』是岁，广东提刑司献缙钱十五万。有旨令就便拨赐广西所司，充本路今年上供钱。朱熹入对三奏，其一言《大学》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其二言君父之讎不可共戴天，非战无以复讎，非守无以制胜；其三言圣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乎德业，其任不在乎边境，乃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纪纲。知荆南府张孝祥荐峡州布农郭雍行义。召不至，赐号冲晦处士，淳熙间再封颐正先生。总司创造湖北会子七百万，谓之直候会子。

甲申隆兴二年春正月丁亥朔，诏曰：『朕恭览乾德元年郊祀诏书，有云「务从省约，无至劳烦」。仰见事天之诚，爱民之仁。朕祇膺慈诏，嗣守丕祚。今岁冬日至，当郊见上帝，可令有司除事神仪物、诸军赏给依旧制外，其乘舆服御及中外支赏，并从省约。』癸巳，上曰：『近日士大夫奔竞之风少息否？』宰相汤思退等奏：『方欲措置。』上曰：『卿等近日极留意政事，要当立纪纲，正法度，不可困于文书。』甲申，知潭州黄祖舜言：『江湖之间私铸轻薄沙钱，市井铺户每以好钱五百傅换一贯，混杂贯百与乡民卖置。欲申严私铸之刑。』户部契勘私铸毛钱及磨错剪凿，并博易私钱行使，各有立定条法。乞检坐指挥，下诸路提刑司行下所部，切严约束。从之。壬寅。户部言：『诸路节次承降指挥：和余先抛降下未余见钱银，并两浙运司合桩今年岁额，余本移用钱及诸路常平剩下余本等钱共二百万贯，令行在并隆兴、建康、镇江府、衡、鼎州置场，收余米斛共一百万硕，依旧作常平桩管。缘逐路提举司循习住滞，不催督钱数起发。深虑用而过时，有误收余，欲将所科余钱数札下逐路提举常平

官、两浙运司日下计置，尽数赴逐处彙场交纳，仍各具已催起钱数申尚书省。』从之。是月，都督府言：『会子流转行便已是通快。若广行桩垛本钱，即日支遣，则客旅不至沮滞。欲乞令礼部降空名度牒一万道，分下诸路出卖，于建康府置务，桩垛见钱，专充会子本钱。』从之。诏诸路监司、帅守及统兵官条上优恤军民事宜。

二月己未，幸玉津园宴射。癸亥，进呈张浚视师及措置边事指挥。上曰：『暂往措置边防，待朕批去，有警即行，不须择日。』先是，张浚奏：『敌势未能动，长驱江淮，决无是事。但三月间春草生，须防冲突。乞明降指挥，令臣往淮上视师，无事则不须行。』又奏：『近日外间往往谓臣与宰执议论不和，便欲陛下用兵。今日若能保守江淮，已为尽善，万一机会之来，王师得胜，敌众溃散，不得不为进取之计。是时陛下须幸建康，亦望宰执协力。』汤思退奏：『敌人变诈无穷，朝廷规模要先定。』周葵、洪遵奏：『今日之举，当量度国力。』上曰：『浪战不可，须是机会，不可强为。卿等同心，事无不立。』戊辰，进呈拟韩彦直知舒州。上曰：『亲民之官不可轻授。』汤思退奏：『彦直尝为郎官，张浚又尝以为成闵随军漕。』上曰：『更且试之以事，他日可以亲民，付之州郡未晚。』宰执退曰：『上于州郡如此不轻，可以知愿治之意也。』彦直，世忠子也。丙子，上宣谕：『臣僚论列，间有将臣刻剥士卒，以充馈赂。可令学士院降诏戒谕。』

臣留正等曰：自昔将帅之以贿赂进，未尝不由于左右招权纳贿者为之也。小人之在君侧，乘间伺便，窃行其荐毁之说，而贿赂之计得矣。不思将帅之贿赂，皆椎肌剥髓而得之也。士卒困于椎剥，沦于饥寒，利入于权门，怨归于公上，一旦有警，驱之万死一生之地，孰肯为国用命者？其始出于纵己欲，而终至于误国事，可不戒其渐乎！寿皇因臣僚论列，巫发明诏，丁宁戒谕，而敕厉权贵之词尤严，其弗祇若明训诫，可以必罚无赦矣。高宗绍兴申尝有诏曰：『居上位者必有所欲，而后人得以因其所好，以济请托之私。凡我在位，若皆清白，及侍御仆从，罔匪正人，苞苴何所自入哉？』此可谓得其情矣。

丁丑，诏司农少卿陈良弼往浙东点检常平等仓。辛巳，良弼言：『比点检七州常平仓，其间失陷、借支、坏烂、失收米麦共二十七万六千二十余硕，并常平钱一万四千四十余贯。乞委提举官遍诣所属，划刷系省钱米偿纳。如所偿未足，候收纳秋苗日尽偿。』从之。是月，雨雹。

三月丁亥，臣僚言：『今入仕之数日以多，故注官之阙日以远。吏公然受赇，无所忌惮，人亦公然赇吏，无所吝惜。其弊有三，一曰隐匿阙次，二曰引例异同，三曰捃摭小节。臣谓凡今铨曹随事生弊，盖不止此。欲乞令本部长贰、郎官更行条具，务令详尽。』从之。丙申，进呈监察御史袁综奏，以病甚、母

老、子幼，身后狼狽。汤思退等奏：『前此右正言都民望死，曾支赐银绢。』上曰：『恐自此为例。』思退等奏：『前此朝士有死者，堂中亦有例送钱物。欲送三百千与之。』上曰：『甚好。』思退等退，相与言曰：『上虽些小支赐亦不肯为例，可谓节俭之至也。』己亥，淮东总领措置营田王莛言：『绍兴五六年间，置营田司，臣尝同领江淮营田。经营二年，初年官收五分，庄户六分；次年官与庄户各五分，绍兴六年，官收约七十四万硕，庄户所分一同。继被旨结局，分隶诸路漕司提领，遂致人情观望，田政日削，牛死不补，客去不追。今虽有存者，所得无几。欲乞先于侧近军分与主帅商议，拣次等不堪出战及知农务之人，每军以十分为率，差拨一二分列屯耕作。其置庄、买牛、造农器、分课子，并依昨差提领营田司已降指挥施行。假之岁月，以渐增广。』从之。丙午，宰相汤思退奏：『广西遭寇数年，乞降德音宽恤。』上曰：『其租税收得多少，不要文具，务行实惠。』戊申，臣僚上言：『内外官司，以贯来上者，几无虚日，而吏部以磨勘转官者，其减年之数多于实历之人。乞令吏部今后遇以减年磨勘转官者，须将实历过年政对，用谓如一年实历，用一年减年。如此，亦是合四年转官者以二年转也。』诏从之。是月，内批刘度罢建宁府。给、舍黄中、马骥言：『度与郡且一岁矣，今被旨放罢，莫知其故。』上批：『刘度党附，敢为欺罔，尚除大藩，可依已降放罢指挥。』未几，中及骥亦以言去。盖龙大渊等初用事时，诸贤攻之甚力，故上意有朋党之疑也。张浚复如淮视师，始议以四月进幸建康。浚又言当诏王之望等还，上从之。幸建康之议，汤思退初不与闻，乃与其党密谋为陷浚计。诏浚行视江淮。自浚受任督府，且将三年，讲论军务，不遑寝食，所招来山东、淮北忠义之士，以实建康、镇江两军几万二千余人，万弩营所招淮南壮士及江西群盗又万余人，要害之地，城壁皆筑，其可因水为险者，皆积水为堰。置江淮战舰，诸军弓矢、器械悉备两年。冬，敌屯重兵十万于河南，为虚声胁和，有刻日决战之语。将士望敌至成大功，而敌亦知吾有备，卒不敢动。至是，浚又以宰相来抚诸军，将士踊跃思奋。敌闻浚来，亦檄宿州之兵归南京，沿边清野以俟，淮北来归者日不绝，山东豪杰悉领受节度。浚又以萧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谋，欲令琦尽统契丹降人，且以檄谕契丹，敌益惧。初，给度牒二万道付诸路出鬻，每道收钱三百贯。侍御史周操言：『今来正是起催折帛夏税之时，若添此一项，愈见窘急。每道乞量降五十千。』续有旨：『先次给降一万道，俟均卖尽日，别取指挥。』后上谓辅臣曰：『闻临安所科已自纷扰，不如且已之。』

夏四月，召张浚。先是，右正言尹穉论浚跋扈，乃议罢督阶，而以户部侍郎钱端礼、吏部侍郎王之望为淮东、西宣谕使以代之。之望未行，又拜左谏议大夫，盖欲使议论归一也。至是诏罢督府，应干钱物，委端礼、之望及淮东总领拘

收。时汤思退令王之望盛毁守备以为不可恃，又令尹穉论罢督府官属冯方，又论浚费国用不赀，又论乞罢浚都督。浚亦请解督府，诏如其请。言者诋浚愈力。浚留平江，上章乞致仕者八，上许之。直学士院洪适当制，有『棘门如儿戏耳』之句，盖适自淮东总领召归，附思退意，言浚边备如儿戏，故又形之制词也。上察浚之忠，欲全其去，制除少师、判福州，陈浚卿知泉州，寻奉祠。

《龟鉴》曰：王师偶失小利，而幸灾乐祸者纵横纷起矣。且符离之役，李显忠、邵宏渊进兵淮北，藉令溃散，不过失其所下之城邑，何至张皇如是耶？嗟夫！宣、靖以来，为敌所欺、为和所误、为奸臣所罔，曾不一悔，而一欲用兵，少有丧败，上下翕翕以为危亡之必至，不独为之罢大臣、咎论者，朝廷之议，又为之一变矣。甚矣人臣任责之难也！

五月壬辰，宣谕以十七日幸候潮门外大教场进早膳次，幸白石教场阅兵。癸卯，进呈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奏神勇军权统领官刘洪近已致仕，乞改差左军统领王明填阙。上曰：『王明病目，不可用。』仍戒谕王琪：『近所差刘洪年老软弱，今果死，止是主帅作人情。』汤思退退而叹曰：『陛下留意军政，下至偏裨，皆知其能否，真大有为之君也。』壬子，臣僚言：『盱眙并楚州界客人装载货物，私相博换钱宝。乞禁止。』诏令宋肇、严凝、刘绎依认地分昼夜缉捕，用心捉获，格外优异推恩。

六月甲寅朔[4]，日有食之。丁巳，淮西宣谕使王之望奏：同诸将分定把截关隘、战守屯泊去处。上曰：『可分明札下王彦、王之望等，虽地分各有所管。然兵不可太分。如要逐处控扼，使虏人不过，兵家无此理，却要逐人回奏。须用持大兵于重害之地。』又曰：『使诸将各认地分则可，若有缓急，岂宜如此将兵力分在数处？』汤思退等奏：『圣鉴如此，兵见机要。』己巳，诏：『夷陵之地，今日为次边，利害下湖北京西路制置使司相度有无利便。又见屯夔路兵听邻州差拨。于夔州有无妨碍，下湖北路并夔州路安抚司同共相度经久利便，申取朝廷指挥。』

秋七月丙戌。诸王宫大小学教授詹叔善札子：见年七十，于条合该致仕。诏：『詹叔善引年，知止足，励士风，依条致仕。特与一子上州文学。』丁亥，臣僚言：『昨因诸路纲运迟滞，遂降指挥，令寄居待阙等官部押。优立赏格，以为激劝。积久弊生，其弊不一，其一请托之弊，其二侵害之弊，其三夹带之弊。共四饶冒之弊。凡此四弊，皆归于权势有力之人，贿赂请求，奸巧争夺。乞将州郡纲运，只差见任官管押，若不及全纲，自有本州准备差使，使臣据其多少贴差，军员亦可前去。』诏令户部措置。既而本部言：『欲下诸路监司，一依今来臣僚所请事理施行。』从之。辛卯，诏：『昨来奉上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号礼毕，除修制册宝行礼部大所一行官吏等已推恩了当，所

有本宫官吏诸色人未推恩。可令有司讨论施行。』臣僚言：『德寿宫官吏到宫，先转一官，及受册宝文已推恩。今若又复泛及，似太重叠。伏望圣断特赐寝罢。』诏从之。戊申，臣僚言：『熙宁初创立市舶一司，所以来远人，通物货也。迩来州郡官吏趣办抽解之外，猥多名色，兼迫其输纳，货滞则减价求售，所得无几。恐商旅自此不行。』继而户部欲行下广南、福建、两浙转运市舶司铃束所属州县场务，遵守见行条法施行，毋致违戾。是月，江东、浙西水，雨雹。诏：『灾异数见，江淮水涝。避殿减膳，令侍从、台谏、卿监、郎官、馆职疏陈阙失及当今急务，毋有所隐。』兵部侍郎胡铨言：『当今急务，莫大于备边。今与敌和议，有可痛哭者十：今日之患，兵费太广，养兵之外，又增岁币，民力益困，一也；唐、邓、海、泗之人不下数十百万，一旦与之，是置之死地，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篱咽喉也，失则两淮不可保，大江不可守，而江浙不安，三也；绝中原之望，四也；自秦桧竭民膏血以奉金，民愁盗起，齐述一变，杀数万人。郡国二十四，时时大水。今和议虽未必成，皆曰又将竭吾膏血，以润敌人。今两淮之人嗷嗷然，皆曰又将如前日疲于敌使之往来而再命之不暇，五也；秦桧力排不附和议之士九十余人，贤士大夫、国之元老相踵引去。桧末年，遣张常先、汪君锡网罗张浚、胡寅等三十七人，欲窜海岛。赖上天悔祸，桧即殒命，而三十七人幸脱虎口，然赵鼎、王庶、李光、郑刚中、曾开、李弥逊、魏矼、高登、吴元美、杨辉、吴师古等皆死岭海，或死罪籍，怨愤之气彻天。今日和议或成，则不附时议之士，或蹈前日之祸必矣，六也；绍兴戊午，和议既成，桧建议遣路允迪等二三大臣往南京等州交割归地。虏一旦叛盟，劫执允迪等，遂下亲征之诏，敌复请和。其反覆如此，桧不悟，卒有逆亮之变，覆辙不远，七也；顷者敌人移书尽取归正人，桧一切还之，如江南程师回、赵良嗣等，聚族数百人，几谋变。今敌必复如前日，尽索归正之人，与之必反侧生变，不与则敌决不肯但已，八也；自秦桧当国二十年，空竭国力，海内乾耗。今府库无旬月之储，自此复和，蠹国害民，殆有甚焉。九也；真宗朝，宰相李文靖公沆，贤相也，尝谓王旦云：「我死，公必相，切莫与敌讲和。自此必多事矣。」旦殊不以为然，既而遂和，十余年间，祥瑞天书、土木之役不息，东封西祀，饥谨荐臻。旦始悔不用李文靖之言。夫祖宗盛时，尚以和议为不可，况今国势委靡如此，而复唱和议，使上下解体，士气惰怯，溺于宴安之鸩毒。国之元老如张浚、王大宝、王十朋、金安节、黄中、陈良翰，相继黜逐。《诗》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韩愈云：「吾老成重于典刑。是何可轻哉？」十也。愿陛下坚守和不可成之论，力行其志，自强不息，则强敌何足患哉？天变水灾。亦当销缩，不劳圣虑而灭矣。』监察御史龚茂良疏略曰：『夫水，至阴也。其占为女宠，为嬖佞，为小人专制，为夷狄乱华

，而其间因权幸以致者，盖十七八焉。今左右近习不过数人，众所指目，形于谣诵。以陛下英明果断，固不至容其为婚为恟。第一二年来，进退一人材，施行一政事，命由中出，人言哗然，指为此辈，甚者亲狎之语流闻中外，贤酬之作传播迹遐。陛下深居九重，何由知？』此时内侍押班梁珂及龙大渊、曾觐皆用事。茂良疏盖指此也。会言者论珂罪，诏与外任宫观。茂良寻迁右正言，入对。首论：『积阴弗解，淫雨益甚，灾惑人斗，正当吴分，天意若有所愠怒而未释者。二人害政，甚珂百倍。』上谕以：『二人皆宫邸旧僚，且俱有文学，敢谏诤，未尝预外事。』茂良再上疏言：『德宗谓李泌：「人言卢杞奸邪，朕独不知。」此其所以为奸邪也。今大渊、觐所为，行道之人，类能言之，而陛下尚未之觉，更颂其贤，此臣所以深忧屡叹，百倍于未言之前也。』疏入，不报，即家居待罪。及王之望参政，茂良以其尝荐己，乞回避。诏除太常少卿。茂良力求去，乃命知建宁府。

八月戊辰，诏通判横州贾成之特令再任，从广西诸司言佐郡有方、为政不扰也。丙子，臣僚言：『大理寺勘到左军统制魏尚令人赍金银来行在托相识寻访关节，求带阁职。必曾闻有如此而得者，是以效之。欲望将魏尚重作行遣，别降指挥，戒谕中外，今后敢有受财赃满者。当以军法从事。』诏从之。诏：『江浙水利久不讲修，积雨无所锺泄，重为秋稼之害。可令逐州守臣考按古迹及今堙塞去处，条具措置奏闻。』是月，魏杞使金。先是，上命汤思退作书，与敌约许割四郡，且求减岁币之半。寻又命杞以宗正少卿充通问使。杞及疆，敌以书不如式，不受，又求割商秦地及归正人，且求岁币二十万。杞以闻，上命尽依初式再易书，岁币亦如其数。魏国公张浚薨。浚行次余干，以家事付两子栻、杓曰：『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尽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疾革，呼栻等于前，问：『国家得无弃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而薨。后五年，上追思浚忠烈，加赠太师，赐谥忠景。浚自幼即有济时志，在京城，亲见二帝北狩，皇族系掠，生民涂炭，誓不与敌俱存，故终身不主和戎之义。功虽不就，人称其忠。论事上前，必以人君当正心、务学、修德、畏天、至诚、无倦为先。又以储副为天下本。自在川陕，即上疏乞选养宗室之贤。及为相，复陈宗庙大计。资善堂建，皇子出就傅，又荐朱震、范冲训导之选。每以东南形势莫重建康，若居钱塘，易以安肆，故自绍兴至隆兴，屡以迁幸为言。禀性至公，尝劾李纲以私意杀从臣宋齐愈，罢其政。大赦，纲贬海外独不原，浚为请，得内徙。韩世忠军士剽掠，浚尝奏夺其观察使。及视师淮上，独称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其辅政以人才为急，与赵鼎掌国，多所引擢，后臣朝列，皆一时之望，人号为『小元祐』。至隆兴初，首荐论事切直、折挫不挠者数十人。及再相，又荐虞允文、汪应辰、王十朋、刘珙等

，皆一时名士。尤善于抚御将帅而知其才，始在关陕，吴璘、吴玠由行间识擢，卒有大功于蜀。刘铸晚出，浚一见奇之，即付以事任，归荐于朝，卒成顺昌之奇功。其他若杨政、田晟、王宗尹、王彦，后皆为名将。事母至孝，母丧，浚逾六十，哀毁不自胜。事兄滉，友弟尤至，教养其子如己子，置义庄以贍宗族。其子栻甫毕襄事，即草土拜疏言：『吾与敌，乃不共戴天之讎。异时朝廷虽兴縞素之师，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至诚惻怛之心，无以交格乎天人之际，此所以事屡败而功不成也。今虽重为群邪所误，以至于此，然能以是为监而深察之，使吾胸中了然，无纤芥之惑，然后明诏中外，公行赏罚，以快军民之愤，则人心悦，元气充，而敌不难却矣。』

朱文公曰：南渡以来，士大夫唱为和议，其贤分则不过为保守江南之计，莫有知其为人变者，独公欲正人心、雪讎耻、复土宇、镇遗黎。晚复际遇，主议益坚，虽天嗇其功，使公困于谗忌之口，不得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纪，使天下晓然于中外之辨，其功盛哉！惜子浚之功未遂而桧之毒愈深，后来者遂以东南为正统之地，以忍耻事仇为义礼之当然，称叔侄之国，减岁帑五万，则朝廷动色相贺。而自壬午至丙寅四十五年之间，所争者受书之仪而已，可深叹哉！

九月丙戌，诏：『初除阁职供职人，先令取索脚色，委簿书官审人物不致骄骏鄙俗，须历任无员阙，具诣实状申阁门，方许供职。如未历差遣人，候经任讫，照验印纸，与理额外元名次拨填员阙，虽有专降指挥，并许执奏。』甲午，诏江东、浙西监司、郡守：『比缘江东、浙右俱被水灾，卿等既分外台之寄，能于所部讲明田事，预为陂塘渠堰，防患未然，使显效著于将来者，朕当不次亲擢。其或但为文具，国有典刑，朕必不赦！』臣僚言：『建炎间，凡除郎官，即于所降指挥便带。如未经上殿，令阁门引见上殿，此盖祖宗旧制，不知于何年月始不带行知、有先次供职之文。欲望今后应除郎官，依建炎指挥，仍令其先次上殿，然后供职，见其稍有不称，即令外任，或与祠禄。』诏从之。是月，以王之望参知政事。之望陈和战三策，又言：『今日无横身任事之臣。』上大喜，即军中拜之。敌分兵入寇。交趾来贡。诏：『今后命官犯自盗枉法赃罪，抵死除籍、没家财外，取旨遵依祖宗旧制决配。』仍捡坐天圣故事，令学士院降诏。出内帑白金四十万两和余赈济。寻诏发江西义仓米二十万石赈济。命汤思退督师江淮，杨存中同都督，钱端礼、吴芾并为参赞军事。初，兵部侍郎胡铨因转对，为上言：『与敌和，可吊者十。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称臣，称臣不已，必至请降，请降不已，必至纳土，纳土不已，必至舆榘，舆榘不已，必至如晋帝青衣行酒而后为快。倘乾刚独断，追回使者，绝请和之议以鼓战士，下哀痛之诏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为矣。如此则省数千亿之岁币，专

意武备，足兵足食，无书名之耻，无去大之辱，无再拜之屈。去十吊而就十贺，利害较然矣。《诗》云：「毋用妇人之言。」今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敌既得四郡，专事杀戮。』上意中悔。思退惧，密谕敌以重兵胁和。上闻有敌师，乃命建康都督王彦屯昭关，而三衙、江、池诸军相继皆出。又命思退督师，思退辞不行。

《龟鉴》曰：魏公受任督府，招徕山东、淮北忠义之士几万二千余人，招淮东壮士及江西群盗又万余人。规模措置，方有次序。汤思退庸劣寡谋，大唱和议，虽张浚力言之，何益？彼思退者，乃桧之死党，其为计画，大略似桧，然桧之主和虽阴与敌约，亦未至密谕敌以兵而胁和也。与桧异议者虽加贬窜，亦未至兴大狱、劾二十人不主和之罪以成其议也。是则思退之罪，又浮于桧矣。先是，思退与王之望坚主和议，罢张浚兵柄。铨争之尤力。于是大臣皆不悦，遂命铨以本职措置浙西淮东海道，命下即趣行。时金寇将西，淮东郡邑皆望风退避，高邮守陈敏拒之射阳湖[5]，而大将李宝驻师江阴，不肯援敏。铨檄宝出师，宝先取密诏为自安计，铨劾奏曰：『臣受诏令范荣备淮，李宝备江。今宝逗遛，视敏弗救，若射阳失守，大势去矣。』宝惧，与敏犄角退敌兵。时大雪河冻，铨亲持铁椎斫冰，士皆奋发。铨与尹穉同出使，穉使浙东，置家于安；铨使江淮，盖受敌之地，携孥北行。言者并指为罪，与穉俱罢。

冬十月乙亥，诏都督江淮军马杨存中与王琪、郭振共议真阳、六合一带占据形势险要去处措置捍御。诏：『朕每听朝议政，顷刻之际，意有未尽。自今执政大臣或有奏陈，宜于申未间入对便殿，庶可坐论，得尽所闻，期跻于治。』

十有一月丙戌，诏举义兵，略曰：『朕为人之后而不能报上世之愤，为人之君而不能拯斯民之厄，故食不知味，寝不安枕，未尝以尊位为乐也。』又曰：『朕以兵隙难开，隐忍自屈，仍遣魏杞衔命复行，不较礼文，书辞屡易，不爱四郡，割以奉之。乃渝元约，又求商州，且索临陈系虏之人，是其更变无厌。必欲寻衅，初无休兵结欢之意。朕重违太上圣意，已尽初式，再换国书，岁币成数，亦如其议。若彼坚欲商秦之地，俘降之人，则朕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倘或不谐前好，至于交兵，天实临之，非朕得已。况我将校六师，受国家爵禄之久，忠义所激，自应奋勇捐躯，为国雪耻。』甲午，诏魏胜忠勇力战阵亡，可与赠正任承宣使，仍赐其家银绢一千匹两，其子厚与恩泽。郭淑在盱眙望风逃遁，孔福在濠州坐视敌兵缚桥过淮，略不措置。未欲便加军法，郭淑可勒停[6]，送静江府编管；孔福可削夺官职，白身自效。

臣留正等曰：庆赏刑威，人主所操，以为砺世磨钝之具也，惟在夫用之以明，守之以信而已。故有功而赏，赏之无所顾吝；有罪而刑，刑之无所姑息。赏

一人而千万人劝，刑一人而千万人惩，而况于行军用师之际，将以求尽人之死力，其可不知出此哉？观寿皇所以厚魏胜阵亡之赏，而严郭淑、孔福逃遁苟偷之刑，臣知忠臣义士益思所以奋厉，而全躯保妻子之臣有靦面颜矣。

是月，杨存中升都督。先是，汤思退既不行，乃命存中同都督军马，及事急，复以王之望为督视。王之望力辞，乃升存中为都督。诏谕归正官民云：『朕遣使约和，首尾三载。北师好战，要执不回。朕志在好生，宁甘屈己，书币土地，一一曲从。唯念名将贵臣，皆北方之豪杰，慕中国之仁义，削去旧俗，投戈来归，与夫中土人民厌厥故乡，喜我乐土。朕知其设意，欲得甘心，断之于中，决不复遣。尔等当思交兵衅隙，职此之由，视之如讎，共图扫荡。』汤思退除职奉祠。言者论其急于和议之成，自坏边备，罢筑寿春城，散万弩营兵，辍修海舡，毁拆水柜，不推军功赏典，及撤海、泗、唐、邓之戍。诏责居永州，行至信州。忧悸而死。

《大事记》曰：思退大唱和议，密谕敌以重兵胁和。欲兴大功，劾二十人不主和之罪，则皆因桡之心而甚之也。思退虽以此获罪。而周葵、王之望、尹穡、洪遵之徒为桡者多矣，一浚岂足以胜百桡哉？虽太学张观、宋鼎、葛用中等七十人论汤思退、王之望、尹穡钩致敌人之罪，而和议不可破矣！时参知政事周葵实行相事，闻诸生有欲相率伏阙者，奏以黄榜禁之，略云：『靖康军兴，有不逞之徒鼓唱诸生伏阙上书，几至生变。若蹈前辙，为首者重置典宪，余人编配。』黄榜出，物论哗然，于是太学生张观、宋鼎、葛用中等七十余人上书言汤思退、王之望、尹穡钩致敌人，宜斩之以谢天下。书略曰：『逆亮授首之后，朝廷擢用张浚都督江淮，敌人不敢犯塞，盖由张浚备御有方，是以寢敌人之谋，故陛下无北顾之忧矣。自汤思退首唱和议，之望、尹穡附之，极力挤排，遂致张观罢去，边备废弛，堕敌人计中，天下为之寒心，而思退辈方以为得计。今敌人长驱，直至淮甸，皆思退等三人怀奸误国，岂可置之不问哉？此三人之罪，皆可斩也。臣愿陛下先正三贼之罪，以明示天下，仍窜其党洪适、晁公武，而用陈康伯、胡铨为腹心，召金安节、虞允文、王大宝、陈俊卿、王十朋、陈良翰、黄中、龚茂良、刘夙、张栻、查籥协谋同心，以济大计。』上怒，欲加重辟。晁公武及右正言龚茂良同入对[7]，上怒稍霁，之望亦为之救解，乃止。先是，侍御史尹穡乞置狱，取不肯撤备及弃地者劾其罪，庶和议决成，所指凡二十余人。由是擢穡为左宣义大夫，而公武亦自殿中侍御史迁侍御史，洪适时以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王抃使敌军，并割商秦地、归被俘人，惟叛亡者不与，余誓目略同绍兴，世为叔侄之国，减银绢五万，易岁贡为岁币而已。敌皆听许。

朱熹封事曰：今日讲和之说不罢，则陛下之励志必浅，大臣之任责必轻，将士

之赴功必缓，百官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彼以从容制和，而其机术常行乎和之外；我以汲汲欲和，而其志虑常陷于和之中。前日之遣使报聘，已失之矣，及陛下嗣位，天下之望，曰庶几乎？而方且禁敕诸将，申遣使介，亦若有意于和议之必成者。又曰：太上皇帝念此，惭之未报，虽享天位而不以为乐，一旦举而付之陛下者，以陛下聪明智勇，必能成此志也。今释怨而讲和，非利己也，乃逆理也。己可屈也，理可屈乎？逆理之祸，将使三纲沦，九法斲，子焉而不知有父，臣焉而不知其君。人心辟违，天地闭塞，是力举南北之人而弃之，岂曰爱之谓哉？且不曰爱其君父，而曰兼爱南北之民，其于轻重之伦、缓急之叙，亦可谓舛矣。诏择日亲征。以陈康伯为左仆射。钱端礼赐出身，签书枢密院事，而兼权参知政事。

闰十一月辛未，诏内藏库支借银一十万两，应副户部支遣，日后令本部收簇拨还。是月，诏：『馆阁储才之地。依祖宗旧法，更不立额。』崔皋败敌于六合。

十二月甲申，权尚书工部侍郎何備进对，因及用人才事。上曰：『近日士大夫议论好恶，多不公心。卿每论事，皆可施行。如卿所谓‘其言若善，虽仇怨在所当用；如其不善，虽亲故不可曲从。’此意甚好。』庚子，诏：『方今多事，理宜博谋。侍从、两省官每日一到都堂遇合，关台谏者，亦许会议。』是月，拨户部鬻僧牒缗钱三百万充会子本钱。赦沿边诸州，诏略曰：『正皇帝之称为叔侄之国，岁币减十万之数，地界如绍兴之时。怜彼此之无辜，约叛亡之不遣。可使归正之士，咸起宁居之心。』洪适所草也。论者谓前日之所贬损，四方盖未闻知。今著之赦文，失国体矣。

《龟鉴》曰：壬午之议，和之未成者也，癸未之议，和之已成者也。和议之未成，则诸臣当论和与不和之是非，而当时洪遵、金安节、唐文若、周必大共为一议，言和者多，言不和者少，惟张震、张阐之论稍近正，而宰执独无奏章，姑以听和议之自成耳，是则前日之失也。今兹和议既成，所以集议者，但论岁币之增不增、地之割不割、归正人之遣不遣、边戍之撤不撤耳，而诸臣犹有许之增币、许之割地、许之还归正人者。其曰：世讎不可忘者，亦仅有张阐、胡铨二人而已。向者康伯犹不主和议，今则康伯亦附会而言和矣。盖靖康之祸日远月忘，秦桧之毒日久月深，后生晚辈不念前猷，遂以东南为正统之地，以忍耻事讎为理义之当然。呜呼！平王东迁四十九年，忘复讎之义，此《春秋》之所由作也。二圣之痛，今四十年矣，而当时朝论称叔侄之国，则朝廷动色相庆。而自壬午至丙寅四十五年之间，所争者受书之仪而已，虚文何益哉？此胡铨所谓举朝皆妇人也，其亦有感于斯乎？然而考之当时端人正士如黄通老、刘恭父、张南轩、朱文公，最号持大义者，而黄通老入对，则谓『内修政事而外

观时变』而已，刘恭父自枢府入奏，则谓『复讎大计，不可浅谋轻举，以幸其成』。文公自福宫上封章，则谓『东南未治，不敢苟为大言，以迎上意』。南轩自严陵召对，则金人之事所不敢知，境内之事则知之详矣。是数公者，岂遽忘国耻者哉？实以乾、淳之时与绍兴之时不同：绍兴之时，仗义而行可也；今再衰三竭之余，风气沉酣，人心习玩，必吾之事力十倍于绍兴而后可，不然轻举妄动，开边启衅，恐不至迟之开禧而后见也。

校勘记

[1]丁亥 按：此干支与下一『丁亥』相重。以理推之，下一『丁亥』无误，此『丁亥』当为『丁丑』。

[2]白遣 原作「白遗」，据文意改。

[3]冬十月地震 按：《宋史·孝宗纪一》地震在是年冬十月丁丑。疑此处脱『丁丑』二字。[4]六月 原作『八月』，据《宋史·孝宗纪一》改。

[5]射阳湖 原作『谢阳湖』，据《元丰九域志》卷五改。

[6]勒停 原作『勘停』，据文意改。

[7]龚茂良 原作『龙茂良』，据《宋史》卷三八五本传改。

宋史全文卷二十四下

宋孝宗二

乙酉乾道元年春正月辛亥朔，车驾诣圆坛行礼，端诚殿受贺毕，参知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钱端礼等同班奏事于后幄。上宣谕曰：『宿斋日大雪，及飨京灵、太庙、圜丘，幸得晴霁礼成。』端礼等奏曰：『斯实陛下诚意格天。』端礼等退，具奏讫宣付史馆，从之。去岁，有司请：『国朝郊祀，多用冬至，乾德元年，艺祖初郊，是年冬至，适近晦日，遂改用十六日甲子。至道元年，李继迁叛，遂改用次年正月。所有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郊祀，可遵艺祖近晦之义，太宗改卜之典。』诏以来年正阳之月零祀之辰，寻又遵至道典故，用献岁上辛。丁卯，起居舍人王稽中奏：『臣每念国朝罕有世家，惟将家子有能世其家，如曹彬之子璨、种世衡之子諤、諤之子师道，皆世为良将。近日将臣子弟皆以武弁为耻。』上曰：『卿此言甚当，及至作文官，又皆了不得。』稽中奏：『今国家闲暇，正当选将，万一用武，仓卒不可得之。』上又曰：『卿言甚当。』乃奏：『乞于大将之家，选武勇能世其家者尊显之，万一用武，不至无将可用。若其无虞，不妨阴壮国势。』上曰：『卿此论极当，深得今日之切务。』王稽中又奏曰：『陛下留意北人，然北人皆负陛下。如贺允中老不知退，遭白简罢；王之望谋国，前后反覆异词；尹穡奸邪，与汤思退阴结死党，使季南寿往来传递言语，士大夫目之为「肉简牌」，共为期君误国，弛去边备，钩致北人渡淮，几危社稷。』上曰：『如尹穡犹可罪。朕初以腹心待之，乃

奸邪至于如此。』稽中又奏曰：『如王逖，虽未甚有施設，然多与尹穡屏人切切细语，士大夫皆谓之奸邪，赖陛下先知其奸，乃并逐之，士大夫犹服圣聪。』庚午，诏馆职：『朕所以招延天下之英俊，以待显擢。苟不亲吏事、知民情，则将来何以备公卿之任？可今后更迭补外，历试而出，以称朕乐育真材之意。』乙亥，进呈大理寺勘到韩璉、顿遇、孔福案节目。上曰：『韩璉亦合从重。』钱端礼等奏：『昨初得指挥，欲令永州居住，续奉处分，合贺州编管。』上曰：『可令临安府差人押赴贬所。』再呈顿遇案节，上曰：『北人未过淮，首先望风逃避。且与贷死，免真决，刺配海外。』又奏：『孔福亦望少赐宽贷。』上曰：『孔福统三千余人，见北兵系桥，更不迎敌。及至横涧山寨，又弃兵民先走，使尽被害，罪不可恕，当依军法。』翌日，诏：『孔福、顿遇屯戍守边郡，金人未至，弃城逃避。内孔福又弃横涧山寨，致本处人民尽遭杀戮，情犯犹重。孔福特依军法施行，顿遇特贷命，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免真决，可刺面，配吉阳军牢城收管。』

二月癸卯，进呈有司以久雨引比岁例，分遣郡县吏祷于山川神祇。上曰：『应天当以实，此不必也。两浙以岁涝，饥民流徙未复业。比闻两路身丁钱绢皆取于五等下户，其议蠲除之。朕出内库金币归其数于有司，凡可赈赡以便万姓者，条具以闻。小大之狱，岂无冤滞？其令御史虑囚，朕将避殿减膳，以答天谴。』诏：『两淮合行屯田，以便军实。昨来郭振于六合指置，已见就绪。今来已除镇江府都统制，所有淮南东路屯田理合委官，令郭振同王弗、周综疾速措置。其合用种粮农具、牛畜等，一就条具闻奏。』寻命镇江、建康、鄂州、荆南都统并兼提举措置屯田，两淮、湖广总领、淮南、湖北二路西帅漕兼提举措置屯田，守臣兼管内屯田事。是月，尚书左仆射陈康伯薨。初，高宗倦勤，有与子之意。康伯密赞大议。及行内禅礼，以康伯奉册。上即位，礼遇优渥，但呼丞相而不名。及是薨，御书『旌忠显德之碑』，表其墓。庆元初，配享孝宗庙廷。上谓辅臣曰：『陈康伯有器量，朕扈从太上在金陵，其从容不迫，可比晋谢安。临终奏事，无一语差缪。出至殿庐而疾作，輿至第薨。』

三月丙寅，刑部侍郎王芾进楚庄王定国是故事。上曰：『王芾进议，诚有国之大戒，今日之先务也。朕当与执政大臣、凡百官僚思其未至。以归于是，期共守之。』时钱端礼起戚里为首参，窥相位甚急，馆阁之士相与上疏斥之，皆为端礼所逐。芾阴附端礼，建为国是之说，以助其势。于是吏部侍郎陈俊卿抗疏力诋其非，且为上言：『本朝无以戚属为相，此惧不可为子孙法。』及进读宝训，适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与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上纳其言。端礼憾之，讽使求去。是秋，出俊卿知建宁府，而端礼亦卒不相。是月，诏举制科。

夏四月丙申，诏庐州兵马都监郭璘特令再任，以金人渡淮，保守焦湖舟船无虞也。是月，金使来上国书，始谓上为宋皇帝云。吴璘来朝。寻进封新安郡王、判兴元府。明年，改判兴州。

五月己酉朔，上谕辅臣曰：『今边塞少宁，卿等当为朕留意人材。』钱端礼奏：『人主之职，惟当辨君子小人。若朝廷所任纯朴厚重之士，则浮伪自革，实效可成。』上曰：『固知如此。君臣之间，须相警戒。』庚戌，中书舍人洪适进对。上曰：『卿所缴秦垧差遣甚当。向后有合缴事，不须札子，但批敕将来。』又曰：『如有出自朕意事不可行者，卿但缴来。』初，秦垧陈乞宫观，适缴奏秦垧藏奸稔恶、金珠充牣其家。垧乃其不肖之孙，华屋厚藏，辄称累重仰禄，公然欺世，玩侮朝廷故也。辛亥，上谕钱端礼等曰：『早朝与卿等每不从容，今后晚间少暇时，当召卿等款曲论治道。』端礼等既退，又遣中使传旨：『每遇晚，召公于东华门入，诣选德殿奏事。』

《大事记》曰：自隆兴二年，诏：『朕每听朝议政，顷刻之间，意有未尽。自今执政或有奏陈，宣于申未间入对便殿。』又明年，谕近臣曰：『早朝每不从容，今后晚间少暇，当召卿等款曲论治道。』故召于选德，见于祥曦，引于水殿，宴于观堂，从容坐席之间，略同宾友，军国大政，古今理乱，有事当商确者，不妨敷奏。有疑当阙决者，随即彻闻。故洪适于晚对面见御屏列监国郡守姓名，周必大、施师点于榻前而论辨可否，如其事未施行，则以不肯任事责魏杞；如某除未分，当则以徇情废法责允文。至谓『朕有阙失，卿亦不可不极言。』此宰执晚召之更相儆戒也如此。

甲寅，臣僚言：『唐任刘晏二十载。今之户部，始用也未必择之精，既用也未必任之久，多不一岁，少或半岁，已徙职而去矣，孰能为国家周虚实、究源流而图善后之计哉？伏望陛下略依唐故事，博选中外之臣其材之可用者，而试以财计之任，又观其稍有所成，而付之版曹之职。苟称其职，虽数迁而至乎二府职，固不徙也。勿夺其权，使之得以号令州县而趣督倚办焉；勿拘其制，使之得以权衡低昂而通融流转焉。夫然后国之有无、军之裕乏、民之利害，皆得而责之。彼亦将朝思夕计，毕精竭虑，自任其责而不辞矣。』从之。辛酉，中书舍人洪适进仁宗久任许元故事，上曰：『洪适所进故事，切当今日之弊。今后非因昏懦不职，不得遽有迁易。其兴利除害，绩用修举，并依故事，优加旌擢，显用施行。』壬申，诏：『法令禁奸，理宜画一。比年以来，旁缘出入，引例为弊，殊失刑政之中。应今后犯罪者，有司并据情款，直引条法定断，更不奏裁。内刑名有疑，令刑部、大理寺看详指定闻奏，永为常法。仍行下诸路施行。其刑部、大理寺见引用例册，令封锁架阁，更不引用。』是月，宗正丞林邵言：『祖宗玉牒，昨缘南渡，散失不存。前后修纂，惟太祖一朝事迹已经安

奉。太宗玉牒虽已成书，尚未进入。太上、今上玉牒目今见修。自真宗至钦宗凡七世并未下笔，缘近来体例，每修一朝玉牒，必取旨开局，方始修纂，十年方许一进，则是列圣之书，虽百年而未备。臣今自修真宗玉牒，十年计四十卷，望令本所日下缮写，同《仙源积庆图》进呈，降下玉牒殿安奉。』从之。六月壬辰，进呈右正言程叔达章论：『庐州申蝗虫遗种生发，遍满田野，损伤苗稼。淮南运判姚岳却行申奏：「蝗自淮北飞渡前来，皆抱草木自死，仍封死蝗以进。」』上曰：『岳敢以为嘉祥，更欲录付史馆。可降一官放罢，为中外佞邪之戒。』丙午，臣僚言：『科举之制，州郡解额狭而举子多。漕司解其数颇宽，士取应者，往往舍乡贯而图漕牒，至于冒亲戚、诈户籍而不之恤。且牒试之法，川、广之士用此可也，而福建则密迩王都，亦复漕试，见任官用此可也，而待阙得替官一年内亦许牒试；本宗有服亲用此可也，而中表缌麻之亲亦许牒试。或宛转请求，或通问嘱托，至有待阙得替、官一人而牒十余名者。欲乞申严诈冒之禁，其见行条法，候今举既毕，付之有司，重详损益，立为中制。』从之。又言：『国家三岁科举，集草茅之士亲策于庭，其间岂无一事之可行？然有司考试，多以文采为尚，考在前列者始经御览。其间有言及诸郡军民利害实迹、偶文辞不称，置之下列，往往壅于上闻，诚为可惜。乞自今有论及州郡军民利害事实，令初考、覆考详定所各节录紧要处，候唱名日，各类聚以闻。』从之。

秋七月庚戌，知池州鲁訢声称本州管下竹生穗实如米，饥民采食之。仍图竹实之状，緘囊其物以献。臣僚论：『歉岁饥民食其不当食之物，诚出于饥饿迫切而已。今池之民采竹实而食，其亦迫切甚矣。訢任在牧民，顾以为美事，不谓之奸谀不可也。较其罪，与姚岳同科。欲望圣断将訢罢黜施行。』诏从之。辛亥，进呈王大宝札子，奏：『理财宜务本抑末，农者天下之本也，而商贾逐末，竞利日繁，宜抑之以助农。如前日免行之令，偶因曹泳建言废罢。欲乞讲明损益，以复前制。』上曰：『曹泳所行，唯免行一事，至今人以为是。民不可扰，难以施行。』臣僚言：『守臣之弊，重内轻外，革之宜更出迭人。若未历州县，不得居清要；未任监司，不得居郎曹。外有治效，擢之内职；内有实绩，擢之外任，庶几官宿其业，人效其职，无因循苟简之意矣。』诏令中书省置籍。癸丑晚。御选德殿。御坐后有金漆大屏，分画诸道，各列监司、郡守为两行，以黄签标识居官省职位、姓名。上指示洪适等曰：『朕新作此屏，其皆是华夷图，甚便观览。卿等于都堂，亦可依此。』钱端礼等奏：『三省、密院吏恐有额外人数，乞降指挥，不得存留。』上云：『此等事正在卿等行之，已有指挥，何待再行约束？卿等若不能制吏，何以纠察官僚？』乙丑，进呈临安府结断铺翠销金玉三八等事，上曰：『闻外间翠羽甚多，若申严指挥，未

必禁得。治一件，足以警众。』钱端礼奏：『今宫禁既不用，自然外间可革。』是月，诏：『诸路监司、帅臣将见任老疾守臣。限一月公共铨量闻奏。知县委守臣体访，申取朝廷指挥。如监司、守臣互为容隐，御史台觉察以闻。』铸当二钱，以工部言小平钱工料委与当二钱一体，遂诏从之。未几，从户部之请，给会二千万，仍将川蜀昨来发到铁钱十五万贯与会子品搭钱银及公据，于两淮州军相易，其铜钱仰赴所在官司交纳，每七百文，偿以会子一贯。寻以难行而止。

八月己卯，进呈营屯田文字。上曰：『永丰圩见隶建康行宫，岁收米三万余硕。朕欲拨付建康军中以助军食，亦以示至公之意。卿等便可批旨施行。』进呈减罢寓宣房额外人，钱端礼等因奏：『前日面得指挥，减省权摄使臣及额外人吏，次日刷具，尽皆减罢。九日到漏舍，有承旨司谢褒再三执覆，须要存留王兴祖等四人，盖有谢梓是其子。』上曰：『人吏何敢如此？可重作行遣。』乃诏谢褒罢枢密院令史，送处州编管，令临安府日下差人管押前去。庚寅，诏：『应今后文武知州军、诸路厘务总管、副总管、钤辖、都监见辞，并令上殿，批人料钱文历。如托避免对，并不得差除赴任。委台谏、监司常切按察，以违制论。』癸巳，臣僚言：『去岁江西、湖外和籴，其弊非一，不问家之有无，例以税钱均敷，此一弊也。州县各以水脚耗折为名，收耗米什之二三，此二弊也。公吏斗脚，百方乞觅，量米则有使用，请钱则有糜费，此三弊也。以关会偿价，许之还以输官，然所在往往折价，至输官则不肯受，此四也。』诏逐路委漕臣并提举往来巡按，务尽和籴之意，以革四弊。如安坐不恤，奉行简慢，必罚无赦。甲辰，洪适等奏：『昨日张说传旨询问医官换授事，吏部供并五条法，惟有王继先以特恩换授。』上曰：『伎术官自是不许换授，旧无条法之事，岂可创？卿等亦当如此。』乙巳，洪适等奏：近来士风奔竞，争图换易。旧有指挥，已有差遣人不许入国门，新授差遣人限半月出门。今乞降指挥，宰执不许接见已有差遣之人。』上曰：『如此则失之隘，但在卿等力行。』是月，立皇长子愔为皇太子，大赦。洪适奏：『浙东监司久阙官，乞令宋藻不候告前去。』上曰：『卿等曾谕宋藻支还亭户钱否？闻监司所至，又要倍敛钱物送胥吏，至有六七百千。首须丁宁钤束。』

九月丁巳，进呈付出严别札子。洪适等奏：『后省已曾看详，只是编类之书，举子所用，但以其笔札之费，欲与免一解。』叶颐奏：『献言者大率只要侥幸。』上曰：『亦不奈何。若不采纳，便是塞献言之路。』癸酉，洪适等奏：『近有湖南漕臣任诏、均州守臣戴之邵皆自请讨贼。之邵臣等不识之，须尝上殿，特与改官，不知何如人，陛下尚省记否？』上曰：『其人亦诞妄，今不须留在极边，可召赴行在，别与一近里闲慢差遣。』

冬十月甲申，臣僚言：『私盐之不可禁者，其弊三，亭户煎盐入官，官不以时给直，往往寄居为之干请而后予之，至有分其大半者，一也；煎炼之初，必须假贷于人，而监司类多乘时放债，以要其倍称之息，及就场给直，往往先已克除其半，而钱入于亭户之手者无几，二也；监司及诸场人吏类多积私盐以规厚利，亭户非不畏法，以有滑吏共为表里，互相蒙庇，三也。伏望申严禁戢。』从之。乙酉，执政内务进对，洪适等奏：『连日祠事，恐圣躬少劳。又蒙宣召，不知有何处分？』上曰：『亦别无事，只为卿等两日不曾奏事，明日又是旬假，恐事有积压。』适奏：『陛下勤政如此！』

臣留正等曰：天下万机之务无穷，而人主应之亦无穷，此古之圣人所以常有兢业之念，而无怠荒之志也。是故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一日之间，斯须有不敢懈者。禹之功万世永赖，犹曰克勤于邦；文王日昃不暇食，以咸和万民，皆用此道，以诏方来。寿皇勤于听政，日对大臣，讲求治理。于时两日不奏事，则有宣对之言，且虑休浣相连，庶政或有留滞，所以为法于天下而可传于后世者，其远矣哉。

十有一月丙午，上曰：『张师颜有一道之寄，却公然以鱼蠹来此作苞苴，可特降一官。如或不悛，重置典宪。便今报行。』己未，诏后省旋次抽摘，取上书可采者，撮其枢要，断章取义，立为篇目，缮写进呈。从起舍赵师训之请也。执政晚对，上出牙牌一面，镌吏、户、礼、兵、刑、工赃吏字，疏事目于下方。上曰：『朕已令制造数副，记朝廷事。卿等亦当依此，以备遗忘。』

十二月己丑，进呈刑寺拟断广州新会县令卢晏庆案，为受周浩关节，收禁梁栋等致死，拟断徒二年，私罪该赦书原。上曰：『国家法令多宽，官员犯罪，遇赦皆原，只亏得以下人。可特与勒停。』丙申，进呈刑寺拟断陆知刚等诈官案，大理寺并引赦赎铜，刑部拟特旨：陆知刚、陆知微、陆知茂各决杖编管。上曰：『所犯情重，可并决配广南。孙大雅发陆知刚亦不易，可特与职名。』是日降御笔：『近勘陆知微等诈官冒请事，情法两重。刑寺约法断刑，并皆不当。王莠可放罢，陈良翰可降一官放罢，当职官吏议罚。』将上，既而潘景珪、元徽之、吴交如、刘敏求各特降一官，人吏并杖一百勒停。以洪适为仆射兼枢密使。知枢密院事汪澈为枢密使。是冬，令监司、郡守阙到即奏事讫之任。如本贯川广、见在本乡居住之人，即仰知、通结罪保明取旨。是岁，和义郡王杨存中薨，追封和王，谥武恭。其祖宗闵为永兴军路总管，陈歿，父震知麟州建宁寨，亦死于敌难。存中天资忠孝，慷慨有大节，从戎河朔，高宗一见，遂授以心膂之寄。前后转斗，大小二百余战，金创被体，终始宿卫四十余年。上以旧臣，尤礼异之，呼郡王而不名。存中父子相继死难，母张氏见震不屈

，亦引脰而死。宗闵遇害，祖母刘氏流落陇蜀，存中日夜祷祠访问，问关数千里，卒迎以归。李显忠以罪斥，存中保任之，卒为名将。御军宽而有纪律，所用将士，不私部曲之旧。轻财重义，施不少吝。所居建阁，以藏御书，上为题曰『风云庆会之阁』。起居郎、权中书舍人蒋芾直前奏云：『窃惟中书政本之地，舍人之职，不特掌行词命而已。故事亦许缴驳。臣虽时暂兼摄，亦不敢以承乏而怠于职事。倘政令之有过举，除授之有失当，不免时犯天听，尚赖陛下容纳。』上曰：『正欲卿如此，不特政事与除授之间，虽人主有过失，亦可论奏。』

丙戌乾道二年春正月丙辰，进呈郭振申董超等升差，上曰：『年皆及否？』洪适等奏：『年皆已及。』上曰：『立定年限，方可杜其私意。』壬戌，进呈建康都统刘源缴纳到逃亡事故，横行拱卫大夫至副尉、军兵将校都虞候至押官付身二万一千六百八十二件。上曰：『付身还有许多否？』洪适等奏：『果有此数，见今委都司毁抹。』上曰：『此事甚不可得。』于是诏武略大夫、忠州团练使刘源特转武显大夫、高州防御使。甲子，进呈汪应辰乞优恤利州路运粮百姓，而漕臣亦具奏，乞运粮二硕，人支钱引三道，计合降度牒八百余道。上曰：『中间亦曾免了一处？』洪适等奏：『成、和等四州已尝免夏秋二税一年，京西路诸州亦免二税一半。』上曰：『利路运粮，每硕与二千，可纽计度牒支降。』

二月丙子，诏：『宰臣奏乞令侍从、台谏、两省官举监司、郡守可依荐举旧法，如犯人已赃，当同罪，余皆略之，庶多荐引，以副任使。』庚辰，进呈临安府勘到殿前司军兵裴义等三名盗取骆昂钱物，内有萧郁、吕宣未获。洪适等奏：『训练队将，专管一队事务，不为无罪。』上曰：『统制官如何休得？须各与降一官。』适等奏：『统制乃王公述，兼带御器械。陛下行罚，虽亲近不免，天下安得不畏服耶？』丙戌，进呈戚方申审升差统领官孟俊充统制副将、董苑充统领。洪适等奏：『孟俊今年九月方及三年，董苑充统领系升二等。』上曰：『孟俊可依差。董苑升二等，恐后援以为例，且已之。』上又曰：『立定年限，省多少事，亦是良法。』壬辰，进呈户部措置每月官兵俸料减支见钱分数，月中可省二十万缗。上曰：『不若且依旧例。事稍动众，不可轻改。』是月，遣使赈两浙、江东饥。

三月甲辰，进呈吏部申安穆皇后堂侄女夫沈巘补官，方十二岁，年未及格。又赵氏乞收使故夫郭斌恩数与康汝济等岳庙差遣。上曰：『补官只争三年，无甚利害。可待年及恩例。既不合换岳庙，只可依条。』洪适等奏：『陛下以至公存心，虽懿亲不为少回，况臣等，岂得用私意邪？』壬子，内降诏曰：『比年以来，治狱之吏，大率巧持多端，随意援引，而重轻之故，有罪者与除而

不乖者罹酷，朕甚患焉。卿等其革玩习之弊，明审克之公，使奸不容情，罚必当罪，用迪于刑之中。』丁巳，进呈殿前司升差将副等[1]。洪适等奏：『升差但以年限，殊不较量能否。合亦呈试事艺。』上曰：『拘以年限，自是国家法令。今后遇有陞差，卿等可间点三二名就堂下审验，与之语言，能否自可见矣。』庚申，进呈吏部长贰措置到选人改官引见令立班移近轩陛，逐一宣名。其间圣意或有所疑之人，即乞指名宣谕吏部侍郎，令同到都堂审验，如不中选，即取旨别作施行。上曰：『如此施行，全在卿等尽公，方得其实。』甲子，给事中魏杞等札子：『今来皇太子已讲授《孟子》彻章。』上曰：『可令讲《尚书》，治国之道，莫先于此。君臣更相警戒，无非日所行事。朕每无事，必看数篇。』

臣留正等曰：仰惟寿皇天纵英明，圣学高妙，见于政治之迹，莫非咸五登三之隆。盖其垂精载籍，深有得于上古之书。谓『每无事，必看数篇』，劝讲诸官，亦以是书，猗与盛哉！臣等窃惟治国之道，无出于畏天、法祖、恤民；用人之大端而《书》实具之，其君臣更相警戒，若禹之告舜：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益之戒舜：罔游于逸，罔淫于乐。傅说之告高宗：无启宠纳侮，无耻过作非。周公之告成王：无若商王受之迷乱，荒于酒德。此其警戒之深功著明者。《无逸》立政，犹拳拳焉，此固万世帝王之龟鉴也。

辛未，进呈李信父上书，大略谓守令不得人，且举其所见闽之一方者言之：『如蚕未成丝，已催夏税；禾未登场，已催冬苗，陛下固申加禁止矣。今盖有今年而追来年之租，谓之预借者。荒郡僻邑，有先二年而使之输者，如编户差役，官吏全不究实，陛下固申警有司矣。今则受财鬻法，以合差役者隐焉，其不应役之家，则自甲至癸，以次相及，使致贿以求免。如节次减免租负，何尝不巧作追呼也？如粳稻不得收税，而今之收税者自若也。如过犯不得人役，今之人役者自若也。常赋之外，泛科名色，容或循习讼牒，不问大小轻重，或罚使输金，或抑使买盐。顷岁小不登，乡曲小民十百为群，持仗剽夺，借艰食之名以逞其私憾，倒廩烦困，所在皆然，官不能禁也。』上曰：『李信父书词理甚可取，此五事合如何施行？』汪澈等奏：『守令得人，即无此弊。』上曰：『可行约束。已降指挥，召赴都堂审察，卿等更看其人如何。』于是诏户、刑部检坐见行条法指挥，申严约束行下，如有违戾去处，卿监司觉察，按劾闻奏。是月，亲试举人，赐萧国梁以下及第、出身有差。榜首本赵汝愚，以故事降居第二。洪适罢相奉祠，以臣僚交章论之也。

夏四月甲戌朔，进呈刘珙等以措置李金贼徒了毕推赏。上曰：『朕已批与刘珙，近时儒者多高谈，无实用，卿则不然，能为朝廷了事，诚可赏也。』丁丑，上谕执政：『卿等当谨法令，无创例以害法，如胥辈廉局之类，切不可放

行。』戊寅，诏淫雨为沴，害及禾麦，可令侍从、台谏讲所宜以闻。其临安府并诸路郡县见禁刑狱立限结绝，委官分诣检察。乙酉，臣僚言：『访闻昨御营司招收弓手，所管三千三百人见在殿司，以殿司而有弓手之名，色目不类。又闻王琪招收百姓一千四百人，专充养马并辘重突头，大率游手，不妨在外营趁。又闻马司逐月勘支效用军兵一万六千三百余人，似与密院兵籍房数目不同，望付密院审实，销落虚数，所有弓手并养为军兵并行拣阅，将强壮堪披带之人收附以充战士，尪羸老弱并行拣汰。』诏委都承、检详拣阅，仍取会不同，因依申密院。于是检详晁公武取会殿前马步三司、在外诸统帅之兵，各开具置籍闻奏。上曰：『朕令殿帅王琪措置三军，有堂记子，将各人武艺注于其下，甚易见。』丁酉，进呈莫濛、程迥、司马倬等奏知荆南李道所为乖谬，政出胥吏，妄用经费，专意营私，盗贼群起，不即擒捕。上曰：『李道辄恃戚里，敢尔妄作，可与放罢。』叶颙等奏：『陛下行法不问戚里，天下闻之，孰不畏服耶？』己亥，臣僚言：『祖宗留意考课之法，王安石始罢之。欲望遵用太宗故事，应监司、郡守朝辞日，别给御前印纸历子。至于兴某利，除某害，各为条目。每考令当职官吏从实批书，任满精核。』诏经筵官参祖宗法与见行条制，务要适中，可以久行。是月，除浙西围田，以其壅水害民田故也。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叶颙罢，以臣僚论列也。仍将纳赂求差遣人林懋能、周良臣送大理寺。

五月甲辰，进呈饶州阙守臣。叶颙等拟俞翊，且言其作邑有声，鄱阳大郡，但此人履历未深。上曰：『选材治剧，亦不须较资格也。可依拟差。』丁巳，上宣谕宰执曰：『近日臣僚札子多言大臣不任事，卿等更宜勉力。如朕有所不至处，卿等须来理会。或事有不可任，但来执奏。』庚申，御笔：『不曾任守臣，不得除郎官。』魏杞奏：『其间却有任监司人，未审令与不合除授？』上曰：『监司察州县者也，事同一体。』颙丙寅，诏今后看详四方投献书札文字，拟定等第将上。丁卯，诏行下诸路监司、守臣，察今秋有田禾不熟之处，预先讲求救荒之政。如将来水旱去处却致无备，必置于罚。如备预有方，当议推赏。

六月壬午，林安宅、蒋芾奏：『臣等备员宥地，所职在于兵将。如二三大将陛下之所深知，偏裨之间，有才者亦多，但臣等素不相识，无以知其才否。欲自此与之相见。』上曰：『卿等于审察，或升差之榷货务，如两淮人过江南，许将交子于务场换易会子。江南人过两淮，亦听用见钱或会子，就务场对换交子行使。』

九月丙午，知鄂州汪澈札子：『臣顷任御史，尝举选人李允升，以赃污送大理寺，所有臣缪举之罪，望有司施行。』诏特降两官。甲子，诏：『今后台

諫、侍从章奏各置一簿，随所上录之，一以留禁中，时备观览；一以授大臣，使之详阅。有事已行而辄废，或行而以法有碍于民未便，及监司、郡守言与事违者，各以时纠之。』从秘书少监汪大猷请也。是月，温州水灾，遣使赈之。地震。知上元县李允升坐赃贷死，决配，建康帅守王佐坐容纵允升寻医离任，追两官勒停、建昌军居住，提刑袁孚以失按降一官。礼部员外郎莫济为司农少卿。魏杞奏曰：『济尝中词科，且掌南宫笺奏，但恐议者以为蹊径未是。』上曰：『中都官初不清浊，如司农责任亦甚重，以士人除授，亦无害也。』济寻奏言：『为治在于任人，任人在于责实。任人而不能久，则贤而能者无以见其长，恶而不肖者得以逃其罪，虽有责实之政，将安所施？今辅相大臣或数月而已罢，寺监丞簿、郎曹、卿监不逾岁而辄迁，恐进退人才似乎稍骤也。』诏：『所论甚当，凡百执事，各勤乃职，期底于治。』汪大猷奏：『乞令诸帅不拘部曲，各精择三两人，必实言其或智或勇，或知其有某材可用，或举其任某事可取，悉以名闻，分命文武禁近之臣更迭接见，与之谈论兵家之务，然后赐对便殿，略其言语仪矩之失，取其材力谋略，审其可用，试之以事，立功则举者同赏，败事则罚亦如之。』诏从之。

冬十月乙亥[2]，吏部尚书陈俊卿进对，奏：『臣典选事，但当谨守三尺，检柅吏奸。至于愚暗，所见或未到，亦望圣慈宣谕，时时训敕之。君臣之分虽严，而上下之情不可不通。』上曰：『卿言是也。朕或有过，卿亦宜尽言。』俊卿奏：『自古惟唐太宗能导人使谏，所以致贞观之治。』上曰：『每读太宗事，未尝不慕之。若德宗之忌克，不乐人言，未尝不鄙之。』上退御讲筵。讲罢，上曰：『朕虽无大过，岂无小失？卿等不闻有所规谏，恐思虑有所未至，赖卿等补益。』周执羔等奏曰：『陛下圣明，事无过举。』上曰：『卿等若只备位，非所望于卿等。』梁克家奏：『容臣等退思，苟有阙失，不敢不尽言。』周执羔尝进对，上曰：『卿有所言，朕未尝不行。朕有过失，卿当直言。有司之过失，亦当言之。』进呈知温州刘孝黻札子，以本州大水之后，乞降度牒应副修塘棣事。上因言：『朕近日览《神宗纪》，见是时灾异甚多，何故？』魏杞等奏：『天出灾异，谴告人君，正如父母训饬为人子者，不必问自己有过无过，但常恐惧修省而已。』上曰：『卿之言甚善。若不恐惧修省，自取灭亡之道也。』己丑，臣僚言：『役法科扰，大略有弓兵月巡之扰，有透漏禁物之责，有捕获出限之罚，有将迎担擎之差，有催科捐代之费，有应副按检之用，有承判追呼之劳。凡此之类，皆役法之所深惧。若蒙朝廷约束，无复如前科扰，天下幸甚。』诏监司常切觉察。先是，饶州岁贡金一千两。诏减十分之七。雨雹。

十一月辛亥，执政进呈次，上出吴盖妻赵氏乞故夫遗表恩泽奏异姓，上曰：『

不知前此有无体例，可以行否？』魏杞等奏：『容检照旧例。』上曰：『今后有文字更不批出，只与卿等理会，庶几不错。』杞等奏：『若无例，臣等亦不敢行。陛下欲只与臣等理会，如此，政令岂有过举者？』乙卯，诏：『执政私第接见宾客，除侍从禀议职事外，其余呼召取覆官，止许各接见一次。』丁巳，殿中侍御史单时言：『伏睹制旨，监司于所部保明郡守，郡守于所属保明知县。县令治状显著，令中书门下省籍记，取旨甄擢。然人之才术各有分量，吏之治迹未易稽考。臣愿训敕监司、郡守，列其所举之人、治状之目，详著于荐书，然后大明赏罚，举得其实则受上赏，举失其实则置重宪，庶几选举之法得矣。』从之。甲子，车驾幸候潮门外大教场，次幸白石教场，抽摘进呈三司军马，有旨慰劳，锡赆诸将鞍马、金带，以及士卒，赏皆有差。时久阴噎，暨皇帝出郊，云雾解驳，风日开霁。是月，起居舍人洪迈直前，奏：『臣幸得以文字薄伎待罪属车间，每侍清闲之燕，获闻玉音，凡所摘谕，莫非中的，徽言善道，可为世法。退而执笔，欲行编次，而考诸起居注，皆据诸处关报，始加修纂，虽有日历、时政记，亦莫得书，故使洋洋圣谟无所传信。臣伏睹今月五日给事中王曦进讲春秋莒人伐杞，言周室中微，诸侯以强凌弱，擅相攻讨，殊失先王征伐之意。』上曰：『春秋无义战。』周执羔进读《三朝宝训》，论文章之弊，上又曰：『文章以理为主。』陈岩叟等奏刑部事，上曰：『宽则容奸，急则人无所措手足，此数端，皆承学之臣日夜探讨，累数百语，所不能尽，而陛下蔽以一言。至明至当。然记言动之臣弗能宣究，恐非所以命侍立本意。欲望圣慈令讲读官自今各以日得圣语关送修注官，仍乞因今所御殿，名曰《祥曦记注》，庶几百世之下，咸仰圣学，以迹聪明文思之懿。』从之。步帅陈敏言：『本司所管官兵二万余人，今汰去老弱二千余人，以所请钱米论之，岁费四十八万贯。推究诸处，共约有三十万余人。以十分为率，汰去一分老弱计三万人，每岁可省七百二十万贯。如是，则费用省而国自富，老弱去而兵自强矣。』从之。

十二庚寅，左司谏陈良佑奏：『今之言利者多要生财，生财乃所以病民，国用愈见不足。愿取见一岁赋入之数，其取于民者已过，则从而蠲免之，以宽民力。取见所养官吏与兵之数，其可省者从而省之。常令财用十分以七分养兵与官吏，三分以备非常，如此则上下兼足。』上曰：『朕常有志放免和买及折帛等钱，以宽民力，但如今未暇。』良佑奏：『旧来本无此等钱，皆是军兴时科取，讲和之后，依旧不除。今取于民者竭矣。若制节国用，令出入有度，稍有蓄储，即可行陛下之志矣。』上曰：『因卿之言，当定经制。』辛卯，诏：『朕惟理国之要，裕财为重。夫百姓既足，君孰与不足？量入为出，可不念哉？自今宰相可带兼制国用使，参政可同知国用事，庶几上下同德，永底阜康。』丁酉

，起居舍人洪迈奏：『天下万务，出命于中书，审于门下，行于尚书，所以敬重政令，期于至当而已，初无文武二柄、东西二府之别也。今三省所行，事无巨细，必先经中书画黄，宰执书押既完，当制舍人书行，然后过门下而给事中书读，如给舍有所建明，则封黄具奏，以听上旨。惟枢密院，既得旨即画黄过门下，而中书不预，则封缴之职微有所偏。况今日宰相、枢臣两下兼领，因而厘正，不为有嫌。欲望诏枢密院自今已往，凡已被旨文书，并关中书门下，依三省式画黄书读，以示钦重出命之意。』诏从之。然枢院机速事则不由中书，直关门下省，谓之密白。是月，以叶颉、魏杞为左右仆射，签书蒋芾兼参知政事，陈俊卿同知，兼权参政。先是，上犹未能屏鞠戏，又将游猎白石。俊卿时为吏书，上疏力谏，后数日入对，上迎谓曰：『前日之奏，备见忠谏，朕决意用卿矣。』俊卿再拜谢。上曰：『朕在藩邸，已知卿力忠臣矣。』兵侍陈岩肖因对，奏：『近都宣麻，并拜左右二相，同日除参枢二执政，中外相庆，以为得人。然臣以为大臣当稍付之以权，使之任天下之责。』上深嘉纳。曾觌、龙大渊以旧恩窃宠，士大夫颇出其门，言事者语或及之，往往获罪。时陈俊卿受诏馆北使，大渊为副，公见外，未尝与交一言。大渊造门纳谒，亦谢不见。一日，中书舍人洪迈见俊卿，曰：『人言郑闻当除右史，某当除某官，信乎？』俊卿曰：『不知也。』诘语所从，迈以大渊对。俊卿他日入对毕，具以迈语质于上前曰：『臣不知此等除目，两人实与闻乎？抑其密伺而播之于外，以窃弄陛下之威权也？』上曰：『朕何尝谋及此辈？必窃听而得之。卿言甚忠，当为卿逐之。』俊卿再拜谢退，遂出二人于外，中外快之。北使来庭，俊卿以故事押宴。使者致私觐其状，花书而不名，俊卿却之。掌仪惧，白俊卿恐生事。俊卿使语之曰：『今日岂当用辛巳前故事耶？』使者词屈，乃问俊卿爵里甚悉，而易状书名以遣，曰：『特为陈公屈耳。』自是遂为例。

丁亥乾道三年正月甲辰，内降诏曰：『狱，重事也，稽者有律，当者有比，疑者有谳，持巧心设贰端者有禁。朕选任廷尉、理官，以法付之。而比年以来，顾以狱情白于执政，探取旨意，以为轻重，甚亡谓也。夫人臣举要，有司致详，阅实之初，五听参具，在彼有情，在我有法，相当而已，而又何咨焉？继自今其祇乃心，敬于刑，惟当为贵，毋习前非。不如吾诏，吾将大置于罚，罔有攸赦。』癸丑，何逢原除金部郎官。上曰：『恐儒者不肯留意金谷事，如吕缙，问簿籍，都不知。卿等可面谕何逢原，令留意职事。』

臣留正等曰：户部理天下财谷，即位其间共有五，而司珍之责莫重焉。为郎于此，而恬不以事为意，则均节邦之财物，考其簿正，奠其地守，以制盈虚之柄者，将孰任其责也？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夫委积刍牧之微，虽圣人未尝有不屑为之心也

，而况司珍之事，又有大于委积刍牧者乎？寿皇圣训，与夫子若符节。

是月，度支郎唐瑑言[3]：『自绍兴三十一年即造会子，至乾道二年七月，共印造二千八百余万贯。在乾道三年正月六日以前措置收换外，尚有八百余万贯在民间未收。今来诸路纲运依近降指挥，并要十分见钱，故州县不许民户输纳会子，致流转不行。商贾低价收买，辐凑行在，所以六务支取，拥并喧哄。今欲给降度牒及诸州助教帖各五千道付榷货务，召人依见立价例，全以会子进纳，庶几少息拥并之弊，而会子在民间，亦不过数月，便可收尽。』诏先次给降度牒并助教帖各五百道，候出卖将尽，取旨接续给降。中书门下省言：『昨来支降交子付两淮行使，缘所降数目过多，及铜钱并会子不许过江，是致民旅未便。今措置令铜钱、会子依旧任便行使，应官司见在未支交子，令差人管押，赴左藏库交纳。』

二月壬申，上曰：『朕已草得一指挥，理会财用，少须降出。』御笔云：『自后宫禁内人并百官将校军兵诸司人，每月初五日，国用房开具前月支过。已上五项请给数目并非泛支用，造册进呈，便从此月为始。外路军马，可降式样付诸路总领逐月开具。自此遂为定式。』上谓辅臣曰：『蒋参政理会财用已寻见根源。』初，芾因谢新除，留身奏云：『方今费财最甚者无如养兵。近见陈敏拣汰二千人，戚方拣汰四千人。夫汰兵固良法，然今日之施，多是有官人与之。外任依旧请券钱，又添供给，虽减之于内，添之于外，亦未见其益。既减六千人，必又招六千人填额，则是添六千人耗蠹财用矣。契勘在内诸军每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若权住招一年半内，可省三百八十万贯，俟财用稍足，可逐旋招收强壮，训练而用之，不惟省费，又可兵精。』因奏绍兴以来初分五军并内外诸军分合添减之数。上以为然，故有此宣谕。乙亥，架阁卫博论用人宜缘所长，弃所短。上曰：『卿言极是。用人不当求备，知礼者必不知乐，知乐者必不知刑。若得其人，不当数易，宜久任以责成功。』丁丑。上言：『敌主葛王禽荒，日事田猎，修造宫室，土木之工不止，后宫亦多，其侈靡又过于颜亮，大与初即位时不同。要之人主侈心一生，其弊至此。朕每以自儆戒，卿等见朕有过，亦当规正。』将芾奏：『臣近朝德寿宫，恭闻太上皇帝玉音云：主上勤俭过于古帝王。』上曰：『朕亦自以为勤俭无愧唐太宗，惟是功业远不逮太宗。』芾奏：『功崇惟志。陛下既有此志，守之以不怠，何患功业之不成？』壬午，起居舍人洪迈奏：『两省每日行遣录黄文书盈于几阁，多有常程细故不足以烦朝廷专出命者，使中书之务不清，无甚于此。』上曰：『朕尝见《通鉴》载唐太宗谓宰相：听受辞讼，萦于簿书，日不暇给。因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4]。朕见欲理会，卿所论，可谓至当。』宣谕叶颙曰：『今日可进入武臣荐举兵将官册子，朕欲周知其人。』颙奏：『宜于无事询访，以备缓急。』

』陈俊卿奏：『陛下曾记得王存否？其人似尚可用。』上曰：『朕识之，粗暴之一人，老矣，智力皆无所用也。』乙酉，诏降下《武经》、《龟鉴》、《孙子》，令密院委使臣一员给赐镇江都统戚方、建康都统刘源，仍令选择兵官，各赐一本。乙未，进呈环卫官元有指挥不许差戚里，前日得旨差潘才卿，有碍元降指挥。上曰：『卿等如此理会甚好，可别理会。』戊戌，谏议陈天麟言：『近探报，敌聚粮增戍，以其太子为元帅居汴。宜择将帅预讲御备之策。』上曰：『此今日急务。昨王琪请筑扬州城，卿等见文字否？』叶颙奏：『琪至都堂，议论尚未定。』魏杞奏：『淮东之备，宜先措置清河、楚州、高邮一带，庶可遏敌粮道。』上曰：『若把定高邮，不放粮船过来，则敌不能举留淮上，自当引去也。』

三月庚子，宰臣叶颙乞抽回江州兵马。上曰：『此岂得已？亦要熟商量。近来招兵练兵皆容易，惟养兵最难，此岂有定论？他时财赋有余，自可增招。』颙又奏：『昨日陈敏对，陛下必已分付六合事。』上曰：『亦说却欲带步司人去。』颙奏：『陈敏甚晓地利，且有志立功名。』上曰：『若陈敏镇守高邮甚好，却别择一步帅，亦难得人。』是月，宜押殿前可选锋军九百人骑入内射。

夏四月丙子，宜殿前司选锋等军五百八十二人、车二十四两入内教。庚寅，右军统制张平奏事，上曰：『兵谋务要决胜，不得轻动。有功者虽讎与赏，有罪者虽亲与罚。』是月，并利州东、西为一路，以吴璘为安抚使兼四川宣抚，兼知兴元府。璘寻薨。初，璘病，呼幕客草遗表，命直书其事，曰：『愿陛下无弃四川，无轻出兵。颙不及家事，人称其忠。璘为人刚毅靖深，喜大节，略苛细。读史传，晓大义。其御军恩威兼济，士卒乐为之用。每出师，指麾诸将，风采凛然，无敢犯令者，故所向多捷。玠死，璘为大将，守蜀捍敌余二十年，隐然为方面之重，其威名亚于玠，其选诸将多以功。有告以荐材者，璘曰：『兵官非尝试难知其才，今以小善进之，则侥幸者获志，而边人宿将之心怠矣。』故所用后多知名。尝著兵法二篇。追封信王，谥武顺。

五月戊申，上曰：『昨批韩晓奏状，知随州林嶷放罢。如此处置莫是。』叶颙奏：『臣昨见言者论罢韩晓。臣知林嶷阴遣其家属套行在纳短卷于台谏，臣方欲再开陈，令陛下批下，可谓明见万里之外。』陈俊卿奏：『近日此风颇盛，是使监司不敢按郡守，郡守不敢按县官。』上曰：『此风诚不可长，朕方欲手诏戒谕台谏。』辛酉，王炎奏：『近来士大夫议论太拘畏，且如近诏王琪至淮上相度城壁，朝士皆纷然以为不宜。』上曰：『此何害？儒生之论，真不达时变。昔徐庶言：通世务者在乎俊杰。朕与卿等当守此议论，他不足恤。』是月，振泉州水灾。安奉太宗、真宗玉牒及三祖下仙源积庆图、哲宗宝训。

六月癸酉，上曰：『朕欲依祖宗故事，先令有司具囚情款，前数日进入

，朕亲阅之，可释者释之，可罪者罪之，庶不为虚文。可降指挥，今后并依祖宗典故。』丁亥，度支赵不敏言：『将帅未必知兵，徒务声势。今日添使臣，明日招效用，但资冗随，未见精雄。』上曰：『此正中今日将帅膏肓。』是月，命知院虞允文宣抚四川，代吴玠也。允文寻言：『房州义士、金州保胜军见管七千余人，皆建炎、绍兴之初自相结集，固守乡闾，最为忠义。而州县全不加恤，分占白直，应副往来，又有都统司差役科扰。欲乞差皇甫倬为利州东路总管、金州驻扎，令专一主管，于农务隙时往来教阅，或缓急有警，可责令分守诸关。』从之。

秋七月辛亥，臣僚言：『户部申请诸路，并限一季出卖官产，拘钱发纳。且以江东、西、二广论之，村疇之间，人户凋疏，弥望皆黄茅白苇，膏腴之田耕犹不遍，岂有余力可买官产？今州县迫于期限，且冀有厚赏，不免监锢保长，抑勒田邻。乞宽以一年之限，戒约州县不得抑勒，如有违戾，重置典宪。』从之。癸丑，谏议陈良佑奏：『民间传边事，多是两下说成为备，虽不得已，要不可招敌人之疑。如近日修扬州城，众论以为无益。』上曰：『正欲为备，如何无益？』良佑奏：『万一敌人冲突，兵不能守，则是为敌人筑也。今遣二三万人过江，敌人探知，却恐便成衅隙。』上曰：『若临淮则不可，在内地亦何害？』良佑奏：『更愿审思。今日为备之要者，无过选择将帅，收蓄钱粮，爱民养士。』上曰：『卿言甚是。』甲寅，上曰：『淮东备御事，此须责在陈敏，万一有警，却恐推避误事。卿等宜熟与之谋。』魏杞奏：『臣等昨为陈敏约，敏亦自任此事。今朝廷但当稍稍应副之而已。』上曰：『是。』是月，以皇太子惜疾，大赦天下，寻薨。

闰七月丙寅朔，宣谕曰：『朕欲江上诸军各置副都统一员，令兼领军事，岂惟储他日统帅，亦使主将有顾忌，不敢专擅作过。』戊寅，郭刚除镇江副都统。上曰：『郭刚之除，闻镇江军中甚喜。』叶颙奏：『郭刚甚廉，军中素所推服。』庚辰，上论理检院故事，因谓叶颙等曰：『朕常思祖宗创立法度以贻后人，后世子孙不能保守，极可惜。』上又曰：『创之甚难，坏之甚易。』蒋芾曰：『臣尝记元祐三年进士第一人李常宁廷试策破题四句云：‘天下至大，宗庙社稷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坏之而有余。’』上曰：『诚为明言。』芾奏：『所谓坏者，非一日遽能坏也。人主一念虑之间，不以祖宗基业为意，则事事放倒，驯致败坏，故人主每欲自警戒，常恐一念虑之失。』上曰：『朕非独自警戒而已，且忧后世子孙不能保守为可惜也。』癸未，臣僚言：『闽中盐策之弊有五，官余浩瀚而本钱积压不支，间或支俵，而官吏克减，计会麻费，贫民下户皆不乐供官，而大半梟于私贩，一也；纲运之人，非巨室则官吏，载县官之舟，藉县官之重，影带私盐出梟，二也；州县斥卖多置坊

局，付之胥辈，其权秤之减克；泥沙之杂和，官皆不之问。私价轻而官价重，官盐杂而私盐真，乡村之民大半食私盐，故官榷不行，三也；巡尉未尝警捕，但日具巡历申于官长，月书所到置于驿壁，私贩猾商，莫之谁何，四也；今之邑敷卖官食盐与夫借盐本钱者，多是给虚券，约纲到数日，支給甚至，抛敷卖之数付之耆保，摊及侨户，其见在盐却封桩不得支出，谓之长生盐。若人户不愿请盐，只纳敷数之半以贴陪官，将官盐贮之别所，以添后日之数，谓之还魂盐。猾吏揽扑民户贴陪钱请盐，出卖出息则与邑均分，谓之请钞盐，五也。况闽中崇冈峻岭，浅滩恶濑，商旅兴贩，流转实难，故钞盐之法不可行。乞讲究利害，尽革前弊，明年二月施行。』癸巳，刘珙自湖南召还。初入见，首论：『独断虽英主之能事，然必合众智而质之以至公，然后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无不成。若弃金谋，徇私见而有独御区宇之心焉，则适所以蔽其四达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将有弃之以干天下之公议者矣。』又论羨余之弊曰：『州县赋入有常，大郡仅足支遣，小郡往往匮乏。而近者四方尚有以赢余献者，不过重折苗米，或倍税商人，至有取新赋以积余钱，损积逋以与州郡，州郡无以自给，不过重取于民，此民之所未便一也。和余之弊，湖南、江西为尤甚，朝廷常下蠲免之令，远方之民举手相贺。曾未数月，又复分抛。州县既乏缗钱，将何置场收余？民间关引无用，则与白著一同。倘有以革纲运之弊，自可减和余之数，此民之所以未便二也。望诏止之。』上嘉纳，寻以珙为翰林学士。珙尝从容言于上曰：『世儒多病汉高帝不悦学，轻儒生。臣窃以为高帝之聪明英伟，其所不悦，特腐儒之俗学耳。诚使当世之士有以圣王之学告之，臣知其必将竦然敬信，而其功烈之所就，不止于是而已矣。盖天下之事无穷，而应事之纲在我。惟其移于耳目，动于意气而私欲萌焉，则其纲必弛而无以应夫事物之变。是以古之圣王无不学，而其学也必求多闻，必师古训，盖将以明理正心而立万事之纲也。此既立，则虽事物之纷来千变万化，而在我常整整而不紊矣。惜乎当是之时学绝道丧。未有以是告高帝者。』上亟称善。

八月乙未朔。是月，禁兵官交结内侍。时镇江军帅戚方刻剥役使。军士嗟怨，言者及之。陈俊卿奏：『外议内臣中有主方者。』上曰：『朕亦闻之。方罪固不可贷，亦当并治左右素主方者，以警其余。』即诏罢方，而以内侍陈瑶、李宗回付大理，究其贿状。狱成，陈瑶决配循州，李宗回等降罚有差。于是诏戒兵将官交纳内侍，公行苞苴，自今有违戾，必罚无赦。上又谕辅臣以『建康刘源亦尝有贿于近习，方思有以易之。今欲且遣王汴至彼检察奸弊，留数月而后归，庶新帅之来，不至循习。』俊卿又奏曰：『今但遴选主将，则宿弊当自革矣。』上曰：『政患未得其人耳。』俊卿曰：『苟未得人，更宜精择。既已委之，则当信任。今未得其人已先疑之，似非朝廷所以待将帅之体。且军中

财赋所以激劝将士，但主帅不以自私，则其他当一听之。检柅苛细，动有拘碍，则谁复敢出意绳墨之外，为国家立大事乎！况朝廷所以待将帅者如此，使有气节者为之，心必不服，其势必将复得奸猾之徒，则其巧思百出，弊随日滋，又安得而尽革耶？今不虑此而欲独任一介单车之使以察之。政使得人，犹失任而无益，况不得人，则其弊又将不在将帅而在此人矣！』上纳其言，罢拊不遣[5]。大霖雨[6]，宰执求罢，不允。诏内外察狱。令太官早晚并进素膳。戊午，虑囚。

九月丁丑，翰学刘珙进读《三朝宝训》，至淳化五年，太宗谓近臣曰：『《太祖实录》或云多有漏落，当命官重修。』因叹史官才难。苏易简曰：『大凡史官，宜去爱憎。近者扈蒙修史，蒙为人怯懦多疑忌，故其史传多有脱落。』上曰：『善恶无遗，史臣之职。』珙奏云：『史官以学识为先，文采次之。苟史官有学识，安得爱憎怯懦疑忌？』上曰：『史官要识，要学，要才，三者兼之。』臣僚言：『检视灾伤官司未尝遵承，每差州县官到，随行征求，皆有定例，然后择村疇中近年瘠薄之田先往视之，名曰应破；又择今岁偶熟之处再往视之，责以妄许，名曰伏熟。重为民困。望诏守臣选差练晓清强官公心考核，申饬监司，严行按举所差官污廉勤惰、公正诬罔，悉以上闻。』从之。是月，陈良翰言：『昨立住卖度牒二十余年，人民生聚不为无益。辛巳春边事既作，用度浸广，乃始放行。令下之初，往往争买，其价则五百千，其限则三个月，其数不过万道，未足以病民。今则减价作三百千，展限已三十余次，总数计十万三千余道，民甚病之。且唐人有言：十户不能养一僧。今放行者与旧所度者无虑三四十万，是三四百万户不得休息也。不知国之所利者能几何，而令三四百万户不得息肩？且又暗损户口，侵扰齐民，奚止千万？此其为害，岂浅浅哉！』是秋，申严献羨余之禁。从刘珙奏也。

冬十月壬寅，上曰：『昨日有从官奏云：边事规举未定[7]。』叶颙奏[8]：『臣等日夕讲究，亦且徐徐措置。』上曰：『维扬筑城已毕，更得来年一冬无事。足可经略。』陈俊卿奏：『淮上规摹，须久任守臣。迟责其效，其不职者，早宜易之。』上曰：『极是。』壬子，三省进呈毕，上曰：『朝廷更有何事合理会？须是畜其远者大者，勿徒事于簿书苛细。朕寻常或过饮一两杯酒，便觉忘事。以此观之，须是清虑。』是月，成都府路旱，诏降僧牒四百道充余本。措置賑济。

十一月丙寅，郊，雷雨。望祭于斋宫。时北使来贺会庆节上寿，在郊礼。散已之内不当用乐。陈俊卿请令馆伴以礼谕之[9]，而议者虑其生事，多请权用乐者。俊卿又奏：『请必不得已[10]，则上寿之日设乐而宣旨罢之，及宴使客。然后复用，庶几事天之诚得以自伸。而所以礼使人者亦不为失。』上可其奏

，且曰：『宴设虽进御酒，亦毋用乐，惟于使人，乃用之耳。』议者顾以为紫宸上寿乃使客之礼。固执前议。俊卿又不可。独奏言：『适奉诏旨，有以见圣学高明。过古帝王远甚。臣敢不奉诏？然犹窃谓更当先令馆伴以初议喻使人，再三不从，乃用今诏，则于礼为尽，而彼亦无词，不可遽鄙夷之，而遂自为失礼以徇之也。』蒋芾犹守前说。俊卿退。复为奏曰：『彼初未尝必欲用乐，我乃望风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笑我以敌国之臣而亏事天之礼，他时轻侮，何所不至[11]？此犹不可不留圣虑。』上嘉纳之。叶颙、魏杞罢相奉祠，以郊祀雷变故也。诏戒士大夫因循苟且诞谩奔竞之弊。命台谏、侍从、两省官指陈时政阙失，以陈俊卿参知政事，刘珙同知枢密院。俊卿言于上曰：『执政之臣，惟当为陛下进贤退不肖，使百官各任其职。至于细务，宜归有司，庶几中书之务稍清，而臣等得以悉力于其当务之急。』上甚然之。一日，审察吏部所注知县有老不任事者，俊卿判令吏部改注，吏白例当奏知。俊卿曰：『此岂足以劳圣德？明日取旨，自今此等请勿以问。』一日，上顾辅臣图议恢复，刘珙奏曰：『复讎雪耻，诚今日之先务。然非内修政事，有十年之功，臣恐未可轻动也。』同列有进而言者曰：『汉之高、光，皆起匹夫，不数年而取天下，又安得所谓十年修政之功哉！』珙曰：『高、光初起匹夫也，故以其身蹈不测之危而无所顾。陛下躬受太上皇帝祖宗二百年宗社之寄。其轻重之寄，岂两君比哉？臣窃以为自古中兴之君，陛下所当法者，惟周宣王而已。宣王之事，见于《诗》者，始则侧身修行，以格天心；中则任贤使能，以修政事而已。其终至于外攘夷狄，以复文武之境，则其积累之功至此，自有不能已者。非一旦率然侥幸之所为也。』上深然之。

十二月甲寅，诏诸路训练兵官，将逐州拣中见教阅禁军内，事艺取高强身貌强壮为上等，事艺高强身貌瘦怯为中等，余并为下等。限一月置册开具，申密院。是月，诏：『今后已降指挥合待报事，令诸房置簿。随日抄上，时行检举拘催。仍令左右司勾销结甲。如有违慢去处，三省开具取旨。』是岁，定改官以一百人、恤赏以二人；四川换、改官以二十人为额。广东提举茶盐石敦义坐盗盐脚钱人已，贷死，刺配柳州。

校勘记

[1]升差 原作『陆差』，据下文改。

[2]冬十月 原作『各十月』，据《宋史·孝宗纪一》改。

[3]唐瑑 原作『唐掾』，据《中兴圣政》卷四十六改。

[4]左右丞 原作『左右承』，据《中兴圣政》卷四十六改。

[5]罢拊 原作『罢林』，据《中兴圣政》卷四十六改。

[6]霖雨 原作『霖面』，据《中兴圣政》卷四十六改。

[7]边事 原作『边室』，据《中兴圣政》卷四十六改。

[8]叶颙 原作『华颙』，据《中兴圣政》卷四十六《宋史?宰辅表》改。

[9]请令 原作『读令』，据《中兴圣政》卷四十六改。

[10]得己 原作『密己』，据《中兴圣政》卷四十六改。

[11]何所 原作『何祈』，据《中兴圣政》卷四十六改。

宋史全文卷二十五上

宋孝宗三

戊子乾道四年春正月甲子朔。是月，籍荆南义勇民兵。先是，前知荆南府王炎奏：『荆南七县，主客佃户共四万有奇。丁口一十余万。臣依旧籍，双丁以下及除官户并当差产人外，净得八千四百有奇。每岁于农隙，只教阅一月，若比以赡养官军八千四百人，岁当钱四十万贯、米一十一万石、绸绢布四万余疋，今才岁费一万四千石、钱二万缗。获此一军之助，利害岂不较然易见？』

二月甲午朔。是月，诏福建路建、剑、汀、邵武四州军种卖官盐骚扰民户，可将本路钞盐一项尽行住罢，转运司每岁合抱发钞盐钱二十二万贯并与蠲免，却令本司于八州军增盐钱，并将桩留五分盐本钱抱认七万贯充上供起发，今后州县不得更以卖钞盐为名，依前科敷骚扰。初，臣僚极言其弊，诏令前漕臣沈度、陈弥作看详来上，遂有是命。未几，沈度奏事。上曰：『前日观卿所奏盐事，已尽蠲十五万缗，以宽民力。』且曰：『朕意欲使天下尽蠲无名之赋，悉还祖宗之旧，以养兵之费，未能如朕志。』又言：『四川有钞盐纲，有岁计盐纲。钞盐纲者，为抱纲钞盐钱窠名；岁计盐纲者，每斤除分隶增盐钱、盐本等钱外，其余系州县所行市利钱，即以充纳上供银钱等用。今钞盐窠名已尽行除放，州县只是搬卖一色。岁计纲须令置场出卖，不得科抑于民。』给僧牒一千道、紫衣师号五百道助四川总司。以蒋芾为右仆射，王炎赐出身、签书枢密院事。雨雹，大雪。

三月癸亥朔，诏举制科。

夏四月壬辰朔。是月，赈绵、汉等州饥，寻以饶、信及建宁府等州饥，遣司农寺丞马希言同提举常平官赈济，降僧牒一百道付建宁府；户部降米五千石赈衢州饥；荆南府僧牒二百道，衢州一百道，饶、信米各三万石。雷州水，赐十道。进呈《钦宗实录》并帝纪。礼部员外郎李焘奏：『修史先进呈帝纪自淳化始，凡所以先进呈者，群臣笔削，或有失当，因取决于圣裁。故号为进呈记草。』李焘上《续资治通鉴长编》，自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闰二月。

五月壬戌朔，令常平官岁按仓储。

六月甲午，上曰：『昨日汪涓对云：去秋江西水，数州之民，至有无藁枯

喂牛者，朕都不知。』陈俊卿奏：『去秋沈枢亦申来言水灾，陛下所以预令理会和余。』上曰：『卿等更别措置。今后水旱，须令实申来。』蒋芾奏曰：『州县所以不敢申，恐朝廷或不乐闻。今陛下询访民间疾苦，焦劳形于五色，谁敢隐?』上曰：『朕正欲闻之，庶几朝廷处置赈济。』寻诏诸路漕司以水旱之实闻，州县隐蔽者，并置于法。辛亥，度支赵不敏言：『方今一岁内外支用之数，大概五千五百万缗有奇。又以一岁所入计之，若使诸路供亿以时，别无蠲减拖欠，场务入纳无亏，则足以支一岁之用不阙。然赋入之科名猥多，分隶于户部之五司，如僧道免丁，常平免役，坊场酒课之类，则左右曹掌之，如上供折帛、经总无额。茶盐香矾之类，则金部掌之。度支则督月桩，仓部则专余本，催理虽散于五司，悉经于度支。藉之古人量入为出之义，则度支一司，安可以不周知其所入之数也哉?臣因置为都藉会稽窠名，总为揭贴。事虽方行，簿书草具而条目详备，固已粲然易考。欲望付之本曹，自兹为始，岁一易之，庶几有司得以久远遵行，不惟财赋易以稽考，抑使胥吏无所容奸。』从之。丙辰，诏守臣罪状显著或职事不举，而按司不即按劾，却因他事发觉，三省具姓名取旨。守臣不按知县亦如之。

秋七月壬戌。臣僚言：『临安府风俗，自十数年，服饰乱常，习为奢华，声音之娱，以郑乱雅，臣窃伤悼。中原士民沦溺日甚，延首企踵，欲自致于醇朴之化者三四十年，却不可得，而东南礼义之民，乃反堕于妖媚之习不自知，甚可痛也。今都人静夜十百为群，吹鹪鸪，拨琵琶，使一人彩衣而舞，众人拍手和之，伤风败俗，不可不惩。伏望戒敕守臣，检坐绍兴三十年指挥严行禁止。』诏从之。甲申，诏诸路运司行下所属，将灾伤处各选清强官遍诣地头，尽与检放，或不实不尽，有亏公私，被差官并所差不当官司并重作行遣。其被水甚处，令监司、守臣条具合措置存恤事件闻奏。』是月，亲录系囚。先是，诏：『以疏决并为文具，令有司具祖宗典故，朕当亲阅。』至是后殿临轩，决遣罪人。右仆射蒋芾以母丧去位。陈俊卿兼知枢密院事，言于上曰：『臣自叨执政之列，每见三省、密院被内降指挥，苟有愚见，必皆密奏，多蒙开纳，为之中止。然比及如此，已为后时。今以参预首员，奏行政令，欲乞自今内降恩泽有未允公议者，容臣卷藏，不示同列，即时缴奏或次日面纳。』上曰：『卿能如此，朕复何忧?』俊卿每劝上亲忠直，纳谏诤，抑侥幸，肃纪纲，讲明军政，宽恤民力。异时统兵官不见执政，俊卿曰：『召三五人从容与语，察其材智所堪而密记之，以备选用。』于是上嘉俊卿之言，多所听从，大抵政事复归中书矣。龙大渊既死，上怜曾觐，诏召之。陈俊卿曰：『自陛下出此两人，中外无不称诵圣德。今欲召还，恐大失天下望。臣愿先罢去。』上感其言，遂止不召。赠王悦官。悦知衢州，死之日百姓巷哭，即为立祠于徐偃王庙。

其丧出城，百姓号恸，声振原野。悦恺悌慈祥，视民如子。是春乏食，悦发廩劝分，使百姓不至失所。自中夏阙雨，悦竭诚祈祷，绝不茹荤。早晚一粥几月余。日题之壁间，有『乞为三日之霖，愿减十年之寿』之语，竟以是卒。诏赠直龙图阁，仍宣付史馆。

八月乙巳，度支郎官刘师尹论：『顷年因军须，额外创添赋入，欲乞渐次裁减，以宽民力。』上曰：『朕未尝妄用一毫，只为百姓。』又论汉宣帝时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上曰：『宣帝中兴，只此数语。今吏不称职，所以民未受实惠。』癸丑，知温州胡与可以支常平钱五百贯并系省钱五百贯赈给水人户自劾，上曰：『国家积常平米，政为此也。可放罪。』是月，行《乾道历》。初，将《统元》、《纪元历》与刘孝荣所献新历委官测验，互有疏密，遂令太史局参照新旧行用。寻礼部侍郎程大昌言：『新除历官互有异同，难以参照。而新历，比旧历则为稍密。』遂诏令太史局施行新历，以《乾道历》为名。未几，礼部郎李焘言：『历久必差，自当改法。恭惟列圣临御，未有不更历者，独靖康偶不及此。今《统元历》行之既久，其与天文不合固宜。况历家皆以为虽名《统元》，其实《纪元》。若《纪元》，又多历年所矣。历术精微，莫如《大衍》，《大衍》用于世，亦不过三十四年。后学肤浅，其能行远乎？随时改历，此道诚不可废。抑尝闻历不差不改，不验不用。未差无以知其失，未验无以知其是。失然后改之，是然后用之，此刘洪要言至论也。旧历差失甚多，不容不改，而新历亦未有明效大验，但比旧历稍密耳。厥初最密，后犹渐差，初已小差，后将若何？故改历不可不重也。谨按：仁宗用《崇天历》，自天圣至皇祐，其四年十一月月食，历家言历不效，诏以唐八历及本朝四历参定。历家皆以景福为密，遂欲改历，而刘羲叟独谓《崇天历》颁行逾三十年，方将施之无穷，兼所差无几，不可偶缘天变，轻议改移。又谓古圣人历象之意，止于敬授人时，虽则预考交会，不必吻合辰刻，辰刻或有迟速，未必独是历差。仁宗从羲叟言，诏复用《崇天历》。羲叟学为本朝第一，欧阳修、司马光辈皆遵承之。《崇天历》既复用，又十三年，至治平三年，始改用《明天历》。历官同琮等皆迁官。后三年，《明天历》课熙宁三年七月月食又不效，又诏复用《崇天历》，琮等皆夺所迁官。《崇天历》复用至熙宁八年，始更用《奉元历》《奉元历》（原文如此。虚和按）。《奉元历》议，沈括实主之。明年正月良，遽不效，诏问修历相恩人姓名，括具奏辨，故历得不废。先儒盖谓括强解，不深许其知历也。然后知羲叟所称「止于敬授人时，不必轻议改移」者，不亦至言要论乎？欲乞朝廷察二刘所陈及《崇天》、《明天》之兴废，申飭历官加意精思。勿执今是，益募能者熟复讨论，更造密度，使与天合，庶几善后之策也。』诏送太史局，仍令诸路求访精通历书之人。

九月壬申，礼部员外郎李焘论对，论科举等事。上曰：『科举之文，不可用老庄及佛语。若自修于山林何害？傥入科场，必坏政事。』甲戌，户部郎官曾逮奏：『任贤使能，周室中兴。于贤曰任，于能曰使，则贤能之任使固不同。今以刀笔之小才，奔走之俗吏，谓之使能，此不可不辨。』上曰：『论得甚好。』癸未，新差权发遣衢州刘夙奏对[1]，论朝廷不当颛以才取人。上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小人而有才，虎而翼者也。人主之要，在于辨邪正。』冬十月辛卯，前四川制置使汪应辰面对，读札子至『畏天爱民』，上曰：『人心易怠，鲜克有终，当以为戒。』上又曰：『朕日读《尚书》，于畏天之心尤切。』应辰奏：『尧、舜、禹、汤、文、武皆圣人，然一部《尚书》中，君臣更相警戒，言语虽多，要皆不出此道。圣训及此，实天下之福。』是月，蒋芾起复左仆射，陈俊卿右仆射。芾辞乞终丧，诏从之。先是，殿前指挥使王琪被旨按视两淮城壁还，荐和州教授某人，上命召之。俊卿与同列请其所自，上曰：『王琪称其有才。』俊卿曰：『琪荐兵将官乃其职，教官有才，何预琪事？』上曰：『卿等可召问之。』俊卿召琪责之，琪惶恐不知所对。会扬州奏昨琪传旨增筑州城，今已讫事。俊卿请于上，则初未尝有是命也。俊卿曰：『若尔，即琪为诈传圣旨，此非小利害也。容臣等熟议以闻。』退至殿庐，遣吏召琪诘之，琪叩头汗下。俊卿亟草奏，言曰：『王琪妄传圣旨，移檄边臣，增修城壁，此事系国家大利害，朝廷大纪纲，而陛下之大号令也。人主所恃者，纪纲、号令、赏罚耳。今琪所犯如此，此而不诛，则亦何所不为也哉？谨按律文：诈为制书者绞。惟陛下奋发英断，早赐处分。』于是有旨，削琪官而罢之。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诸军者，朝廷多不与闻。有某官张方者因某事发觉，俊卿方与同列奏请：『自今百司丞受御笔处分事宜，并须申朝廷奏审，方得施行之报。』至是因琪事复以为言，上乃悦而从之。事下两日，则又有旨收还前命。俊卿语同列曰：『反汗如此，必关牒至内，诸司有不乐者相敬为之耳。』即具奏曰：『三省、察院，所以行陛下诏命也。百司庶府，所以行朝廷号令也。诏命一出于陛下，号令必由于朝廷，所以谨出纳而杜奸欺也。祖宗成宪，著在令甲，比年以来，渐至隳紊。臣等昨以张方之事辄有奏闻，及此逾月，又因王琪奸妄之故，陛下赫然震怒，然后降出，圣虑亦已审矣，圣断亦已明矣。中外传闻，莫不叹服。而昨日陛下谕臣等曰：『禁中欲取一饮一食，必得申审，岂不留滞？』而又有此指挥。夫臣等所虑者，命令之大，如令三衙发兵，则密院不可不知；令户部取财，则三省不可不知耳，岂为此宫禁细微之事哉？况朝廷乃陛下之朝廷，臣等偶得备数其间，出内陛下之命令耳。凡事奏审，乃欲取决于陛下，臣等非敢欲专之也。况此特申严旧制，亦非创立新条，而已行复收，中外惶惑，且将因循观望，并旧法而废之，为后日无穷之害，则臣等之罪大矣。或恐

小人因此疑似，阴以微言上激雷霆之怒。更望圣明深赐体察。』翌日面奏，上色甚温，顾谓俊卿曰：『朕岂以小人之言而疑卿等耶？』先是，刘珙进对语切，遂忤上意。既退，御笔除珙端明殿学士、在外宫观。俊卿即藏去，密具奏言：『前日奏札，臣实草定，珙与王炎略更一两字，即以投进。以为有罪，则臣当先罢。若幸宽之，则珙之除命，臣未敢奉诏也。』明日复前申请，且曰：『陛下即位以来，容纳谏诤，体貌大臣，皆盛德事。今珙乃以小事忤旨，而获罪如此，臣恐自此大臣皆以阿谀顺旨为持禄固位之计，非国之福也。』上色悔久之。又奏言：『珙正直有才略，肯任怨，臣所不及。愿且留之。』上曰：『业已行之，不欲改也。』俊卿曰：『珙无罪而去，当与大藩。以全进退之礼。』上然之，乃以珙为江西帅。俊卿退，又自劾草奏抵突、被命稽留之罪，上手札留之。俊卿请益坚，上不许，且曰：『卿虽百请，朕必不从。』上于是有意相俊卿矣，不数日而有是命。大阅于茅滩，上亲御甲胄，指授方略，命三司合教为三阵。戈甲耀日，旌旗蔽天，六师欢呼，犒赏有加焉。

十二月戊子朔。是月，召魏掞之。以诸司荐其行高识远，学术该通，孝于亲，友于弟，召赴行在。至是入对，上曰：『治道以何者为要？』掞之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为要。』诏掞之议论可采，赐同进士出身，除太学录。将释奠孔子祠，职当分献先贤之从祀者，掞之先事白宰相曰：『王安石父子以邪说惑主听，溺人心，驯致祸乱，不应祀典。而河南程氏兄弟唱明经学，以幸来今，其功为大。请言于上，废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从食。』不听。又言：『太学之教，宜以德行为先，其次尤当使之通习世务，以备官使。今台以空言浮说取人非是。』其它政事有系安危治乱之机者，亦无不抗疏尽言以谏，至三四上，皆不见省，则移书杜门，以书质责宰相，语尤切。掞之前已数数求去，遂以迎亲予告归。行数日，罢为台州州学教授。掞之自少有志于当世，晚而遇主，谓可以行其学，然其仕不能半岁而不合以归，寻以病卒，闻者惜之。掞之已见绍兴二十一年。先是，福建诸司荐兴化军仙游林彖行义，召不至。诸司又荐彖行义，授迪功郎、添差本军教授。是岁，蠲广德军月桩钱。湖广总司申江、鄂、荆襄三处军马岁约用凡百八万四千余贯。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奏：『兴、洋之间，绍兴初义士系籍者以七万计，今所籍兴元、洋州、大安军共二万三千人有奇，其金、房等州虽未申到，约亦可得三万人，则西师之势壮矣。岁可免六七百万之费，而获四五万人之用，其为利便甚明。』有以四明银矿献者，上命守臣询究，且将召冶工即禁中锻之。陈俊卿奏曰：『陛下留神庶务，克勤小物，然不务帝王之大，而屑屑乎有司之细，臣怨有识之士有以窥陛下也。况彼惧其言之不副，则其凿山愈深，役民愈众，而百姓将有受其害者。夫天地之产，其出无穷。若爱惜撙节，常如今日，则数年之后，自当沛然。但愿

民安岁稔。国家所少者，岂财之谓哉？请直以其事付之明州，使收其赢余，以佐国用，则亦不至于扰民矣。』此事当是俊卿为参政时，然不得其月日，姑付此年之末。

己丑乾道五年春正月戊午朔。是月，徐子寅新知无为军[2]，陈献屯田利害。上以其可采，遂除大理正，充措置两淮屯田官。

二月辛亥，中书舍人汪涓奏：『而给事中又于制敕有误，许其论奏。而给事中又所以驳正中书违失，各尽所见，同归于是。近年已来，间有驳正，或中书舍人、给事中列衔同奏，则是中书、门下混而为一，非神宗官制所以明职分、正纪纲、防阙失之意。』壬子，又言：『诏令之出，始于中书，又经门下审覆，然后付分，谓之成命。近年以来，往往书读未定，即已行下所属，或传报于外。』诏制敕未经两省书读未行。是月，雨雹。罢制国用司，以其事并归三省户房。

三月戊午，明州州学教授郑耕道进对，奏：『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对曰：「道理最大。」太祖皇帝屡称善。夫知道理为大，则必不以私意而失公中。』上曰：『固不当任私意。』臣留正等曰：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得以私于其亲与故者。若不顺道理，则曰：『予无乐乎为君，惟予言而莫予违也，私意又安得不肆？』寿皇圣帝因臣下论道理最大，乃以一言蔽之曰：『固不当任私意。』呜呼，尽之矣，壬午，淮西副总管王公述进对，上曰：『到任应有事，与郭垠同共深切议论。淮甸义兵可依时教阅，不可久劳，有妨种耕。如城修了当，可因往逐州军按阅厢、禁军。或见淮甸有大利便，可具奏来。』癸未，臣僚言：『国家置武学养士，皆月书季考，以作成之。而武臣登第，止许参选人监当钱谷之任，铨部积压猥多，差遣艰得，后虽许通注沿边亲民巡尉，往往皆远恶去处，多不愿受，是致武臣及第之后，所用非所养，甚非朝廷教育作成之意。欲望睿旨，将前后武举及第之人，其间有兵机练远、武艺绝伦、可为将佐者，许侍从荐举，乞赐召对，量材擢用，或令注授屯驻诸军机幕干办。参赞军谋，庶几有以激劝信？』诏令监司、帅臣、管军、侍从已上荐举。是月，亲试举人，赐郑侨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命参政王炎宣抚四川，仍旧参知政事。

夏四月辛卯，左祐札子：『契勘楚州系极边重地，路当冲要。本州之东地名鳧鱼沟、北沙一带。抵接淮海，与山东沿海相对。乞将本州兵马钤辖羊滋移往前去，置廨舍，警察奸盗，缘元管海船二百余只搬运海州军粮，间探之类，甚为济用。其一带正濒淮海，与射阳湖通济地分阔远，诚恐本官出巡。临时阙官拘辖。今欲创置使臣二员，专充管辖海船、机察淮海盗贼，听羊滋使唤。』从之。是月，诏去岁灾伤州郡流移人，令常平司所在收恤赈给。

五月癸亥，刑侍汪大猷言：『国家立保正之法，缘法中许愿兼耆长者听，故数十年来，承役之初，县道必抑使兼充。盖保正一乡之豪，官吏百须，可以仰给，故乐于并缘以为己利，凡有差募，互相对纠。乞令诸路常平司相度，或别有所见可行者，限一月条具来上，俟到，令本部参以见行条法，立为定制。』从之。诏后省官置言事籍，看详臣僚士庶言事，详择其可行者条上。是月，诏有司议狱以法，不得作情重奏裁。

六月戊戌，上御便殿。初，上御弧矢，有弦激之虞，以致目眚，至是康复。陈俊卿密疏曰：『陛下经月不御外朝，口语籍籍，由臣辅相无状，不能先事开陈，以致惊动圣躬，亏损盛德，非细事也。臣闻自昔人主处富贵崇高之极，志得意满，道不足以制欲，则游畋、声色、车服、宫室不能无所偏溺，而不得为全德之君。陛下忧勤恭俭，清净寡欲，凡前世英主所不得免者一切屏绝，顾于骑射之末，犹有未能忘者。臣知陛下非有所乐乎此，盖神武之略志图恢复。故俯而从事于此，以阅武备，激士气耳。陛下诚能任智谋之士以为腹心，仗武猛之材以为爪牙，明赏罚以鼓士气，恢信义以怀归附。则英声义烈，不出樽俎之间，而敌人固已逡巡震叠于千万里之远，尚何待区区驰射于百步之间哉？』又曰：『古之命大臣，使之朝夕纳诲以辅德，绳愆纠缪以格非，欲其有以正君之过于未形。唐太宗臂鹰将猎，见魏徵而遽止；宪宗蓬莱之游，惮李绛而不行。臣人微望轻，无二子骨鲠强谏之节，致陛下过举彰闻于外。今诛将及身，而后乃言，亦何补于既往之咎哉？』又曰：『弓矢之技，人所常习而易精，然犹不免今日之患，况球鞠之戏，本无益于用武，而激射之虞、衔橛之变，又有甚于弓矢者。间者陛下颇亦好之，臣屡献言，未蒙省录。今兹之失，盖天之仁爱陛下，示以警惧，使因其小而戒其大也。陛下试以弦断之变思之，则向之盛气驰骋于奔堤击逐之间无所蹉跌，盖亦幸矣。岂不为之寒心哉？太祖皇帝尝以坠马之故而罢猎，又以乘醉之误而戒饮，迁善改过，不俟旋踵，此子孙帝王万世之大训也。臣愿陛下克己厉行，一以太祖为法，则盛德光辉将日新于天下，而前日之过，何伤日月之明哉？』右谏议大夫单时亦上疏谏，上面谕曰：『卿言可谓爱朕。』前此时为侍御史，尝上封事言饮酒、击球二事，上大喜之，诏辅臣曰：『击球朕放下多时，饮酒朕自尝戒。』赐孔璨官。宣圣四十九世孙也。

秋七月丙寅，宰执言：『近日上书论边事者，悉送两编修官，择其可行者与可去者或可留存者，各以其类相从，置簿抄上，以备他日采择之用。』

八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乙未，中书门下省奏：白札子、寺札、丞簿、学官、大理司直、密院编修之类，谓之职事官，朝廷所以储用人才。比年以来，往往差下待阙数政，除授猥滥[3]。贤否混淆，何以清流品？何以厚风俗？欲望特降指挥。今后职事官须见阙方得除人，其已差人却恐待次之久，无阙可授

，乞朝廷稍复诸州添差，厘定通判、签判、教授、属官等阙以处之，他时职事官有阙，却从朝廷于曾差下人内选择召用，庶几内外之职稍均。朝廷纪纲稍正。』诏：『已差下人如应赴任，半年内许令赴上，在半年外人，各以资序高下除授一次其所复添差等阙。今后更不作阙，三省常切遵守。』是月，以陈俊卿、虞允文为左、右仆射。

九月丁巳，中书门下省勘会诸路监司近来多不巡按，官吏贪惰，无所畏惮。间有出巡去处，又多容纵随行公吏等，乞觅骚扰，理宜约束。』诏诸路监司今后分上、下半年依条巡按，询访民间疾苦，纠察贪惰不职官吏，仍具诣实以闻，如敢依前容纵公吏等乞觅骚扰，当议重置典宪。』己未，新江东运副程大昌朝辞。上宣谕曰：『近来监司多不巡历。卿为朕遍行诸州，察守令臧否、民情冤抑，悉以闻奏。』丙寅，起居郎林机论诸郡守臣欲郡计辨集，而不恤县道之匮乏，致使横敛及民。上曰：『甚不体朕宽恤之意。且如税赋太重，朕欲除减，但有所未及。当次第为之。』机又奏曰：『诸处有羨余之献，皆移东易西，以求恩幸。』上曰：『今之财赋岂得有余？今后若有献，朕当却之。』壬申，诏三衙诸军应有违军律弊事，统兵官特与放罪。差主帅措置，日下尽行除革。其军校有因教阅损坏军器，官为给钱修补。军身火饭，务令饱足，不得多敛钱米，却行减克，借差军兵战马，多破白直，诸处窠役回易私占。官兵悉行拘收入队教阅，务要军政整肃。诸处送到官员月给并应副索客及诸般名色、掙敛减克陪填羸落以为私用等钱物，亟计赃论罪。私借人马，亦计庸科，断其违戾，统制、统领、将佐，从主帅按劾以闻，当议重置典宪；主帅失于纠举，亦重作行遣。』先是，枢密院奏：『国家抚养战士，全藉主兵官督责教阅，以备缓急使唤。近来三衙诸军统兵官循习私意，恣为不恭，显是有害军政。』遂条具十一事乞行惩革，故有是诏。是月，复监司避本贯法。是秋，令监司、帅臣臧否守令。太常少卿林栗等言：『窃惟祀于郊在国之南，就阳位也。国家举行典礼，岁中祀上帝者四，春祈夏雩，秋享冬报。其二在南郊圆坛，其二在城西惠照院。望祭斋宫，盖缘在京日。孟夏大雩别建雩坛于郊丘之左，季秋大享，有司摄事，就南郊斋宫端诚殿。今城西望祭斋宫，于就阳之义无所依据。欲望详酌，除三岁亲祠自有典故外，其有司摄事，岁中四祭并即圆坛，以遵旧制。』从之。续礼部侍郎郑闻等言：『国初沿袭唐制，一岁四祭昊天上帝于郊丘，谓祈谷、大雩、享明堂、祀圜丘也。惟是明堂当从屋祭。元祐六年，从太常博士赵睿之请，有司摄事，乃就斋宫行礼。至元符元年，又寓于斋宫端诚殿。窃见今郊丘之隅有净明寺，欲乞遇明堂亲飨，则遵依高宗皇帝绍兴三十一年已行典礼；如常岁有司摄事。则当依元祐臣僚所陈，权寓净明寺行礼，庶合明堂之义。』从之。

冬十月庚子，臣僚言：『陛下临御之初，约束州县受纳苗米，多收加耗，法禁严甚。而近年以来，所收增多。逮朝廷抛降和余，却以出剩之数虚作余到所得价钱，尽资妄用。乞申戒州县，杜绝弊幸。庶宽民力。』从之。是月，賑温、台州水灾。守臣不以闻，各降官落职放罢，监司各降一官。

十一月甲寅，守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林机论：『司马光有言：「君子以德胜才，小人以才胜德。」才德之辨，愿陛下察之。』上曰：『朕于此未尝不加察，但恐有所未尽。汉高祖名知人，谓陈平智有余难任，周勃重厚，可属大事，盖得此道。』丁巳，御书御制《用人论》赐宰臣陈俊卿等。己未，林机奏：『本朝庆历三年，欧阳修建言臣僚奏事，退令少留殿门，候修注官出，面录圣语。至七年，王贄始请只令备录开报，遂为定制。是以仁宗皇帝之朝，道德教化之源，礼义刑政之具载在国史，最为详悉，由史官之职也。近世以来。臣僚奏事，例以不得圣语为报。伏在京通用令，诸进对臣僚有亲闻圣语应记注者，限一日亲录实封，报门下中书后省；事干机密难于录报者，止具因依申知。又敕应记注事不报门下中书后省者，以违制论，次乞睿旨降付两省，检举前件条令，庶几得以特书大书，垂信万世。』诏检坐见行条法申严行下。辛未，给事中兼侍读胡沂进对，论朝廷命令当谨之于造命之初。上曰：『三代盛时如此。卿职当缴驳，事有当言，勿谓拂主上、拂宰相而不言。』是月，令节臣毋得荐举通判，有履行著闻、职事修举者，许监司列衔保奏。严监司、郡守选，令侍从、台谏、两省官各举京朝官以上三人，保任终身，限五日闻奏。见任郎官不在荐举之数。

十二月甲辰，秘书监兼史院编修李焘言：『臣窃见太平兴国三年初修《太祖实录》，命李昉等同修，而沈伦监修。五年成书。及咸平元年，真宗谓伦所修事多漏略，乃诏钱若水等重加刊修，吕端及李沆监修。二年书成，视前录为稍详，而真宗犹谓未备。大中祥符九年，复诏赵安仁等同修，王旦监修。明年书成。《太宗实录》初修于至道，再修于大中祥符九年；《神宗实录》三次重修，《哲宗实录》亦两次重修，神宗、哲宗两朝所以屡修，则与太祖、太宗异。盖不独于事实有所漏略而已，又辄以私意变乱是非，绍兴初不得不为辨白也。诬谤虽则辨白而漏略固在，然犹愈乎？近所修《徽宗实录》，盖《徽宗实录》疏舛特甚，史院已得修旨《四朝正史》，窃缘修正史当据实录，实录傥差误不可据，则史官无以准凭下笔。乞用太祖、太宗故事，将《徽宗实录》重加刊修，更不别置司局，只委史院官取前所修实录子细看详，是则存之，非则去之，阙则补之，误则改之。实最先具，正史便当趋成。』又言：『臣近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自建隆迄治平，自合依诏旨接续修进。乞许臣专意讨论徽宗一朝事迹，纂述长编既具，即可助成正史。是月，张栻新除严州入见。时宰相虞

允文以恢复自任，且谓棊素论当与己合，数遣人致意，棊不答。见上，首言曰：『先王所以建功立事无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诚，足以感格天人之心也。陛下试深察之，日用之间念虑云为之际，亦有私意之发，以害吾胸中之诚者乎？有则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无所间杂，则见理必精，守义必固，天人之应，将不待求而得矣。且欲复中原之土，必先收中原百姓之心；欲得中原百姓之心，当先有以得吾境内百姓之心。求所以得吾境内百姓之心者无他，不尽其力，不伤其财而已。若中原之内闻吾君爱惜百姓如此，又闻百姓安乐如此，则其归孰御？』上曰：『诚当如此。况中原之人本吾赤子，必襁负其子而至矣。』棊又奏：『今日诞谩之风不可长。至如边事，须委忠实不欺之臣，不然或有诞谩，岂不误陛下倚任？』上曰：『若诞谩，必至误国事。』棊又奏：『先听其言，却考其实，此所谓敷奏以言，明庶以功。』棊至郡，问民疾苦，首以丁盐绢钱太重为请。诏蠲其半。降会子二十万贯行两淮漕司收换铜钱，两淮州郡并以铁钱及会子付使。是冬，措置两淮陈子实言：『淮指挥复置万弩营，令乞以神劲军为名。合行事件，乞并隶属官田所。兼乞下淮东漕司，就真州计置营寨。又遇招到万弩手，以本军忠勇使效为名文给例物，并免户下科敷。差役及三百亩，税赋并从之。』

庚寅乾道六年春正月壬子朔。是月，黄中入对。初，中兼给事中。内侍迁官不应法，谏官刘度坐论近习龙大渊忤旨补郡，已复罢之，中皆不书读。安穆皇后家当赐田，而夺殿前军所买田以自入，军士以为言。事下户部，尚书韩仲通不可，而侍郎钱端礼奏予之，中复封上，群小因是媒孽，中遂罢去。谏官尹穉诋中为张浚党，乾道改元，中年适七十，即告老。至是，上思中老儒，召赴阙，引对，中因复以前奏正心诚意、致知格物者为上精言之，又言：『比年以来，言和者忘不共戴天之讎，固非久安之计；言战者复为无顾忌大言，又无必胜之策必也。暂与之和而亟为之备，内修政理而外观时变，则庶乎其可。』上皆听纳，除兵部尚书兼侍读。中知无不言，其大者则迎请钦庙梓宫、罢天申锡宴也。中前在礼部，论止作乐事，中去逾年，卒用之。是年又将锡宴，中奏中前说，且曰：『三纲五常，圣人所以维持天下之要道，不可一日无。钦宗梓宫远在沙漠，臣子未尝一言及之，独不锡宴一事仅存，如鲁告朔之饩羊耳。今又废之，则三纲五常扫地而尽，陛下将何以责天下臣子之不尽忠孝于君亲哉？』中未满岁，即乞告老，且陈十要道之说以献，且曰：『用人而不自用者，治天下之要道也。以公议进退人才者，用人之要道也。察其正直纳忠、阿谀顺旨者，辨君子小人之要道也。广开言路者，防壅蔽之要道也。考核事实者，听言之要道也。量入为出者，理财之要道也。精选监司者，理郡邑之要道也。痛惩赃吏者，恤民之要道也。求文武之臣面陈方略者，选将帅之要道也。稽考兵籍者

，省财之要道也。』甲子，诏：『真州六合县遗火，延烧居民寨屋，统制官钱卓并不用心救扑，显是弛慢不职。可降三官。』丙子，建康都统制郭振言：『已降指挥，令振同淮西总领相度，拣选屯田堪披带人充入队带甲，不堪披带人且令依旧屯田，于所得子利内约度支給养贍。契勘屯田官兵共约三千余人，其每年所收物斛大，段数少，若将不堪披带官兵止于所得子利内支給养贍，委是不给。乞将屯田诸庄内，除巢县界拓皋庄各召归正人耕作外，其和州界屯田并行废罢，将见占官兵拘收归军。』诏其田令和州召人租田[4]，如无人，即估价召人承买。是月，户部言：『自放行度牒，已卖一十二万余道。今考递年所纳免丁钱，止增三五万贯，显是州县侵隐。望行下诸路提刑司检察括责，尽数人经总制帐，每季起发。』从之。

二月壬午朔。是月，诏均役限田，略曰：『朕深惟治不加进，夙夜兴怀，思有以正其本者。今欲均役法，严限田，抑游手，务农桑。凡是数者，卿等二三大臣深思熟计，为朕任此而力行之。其交修一心，毋轻怀去留，以负委托。』

三月壬子朔，户部侍郎叶衡言：『三务场每岁所收入纳茶盐等钱依指挥比较，如有增羨方推赏。窃虑将别色应数，欲乞立定岁额：行在八百万贯，建康一千二百万贯，镇江四百万贯。收纳及额，方得推赏。』是月，省诸司吏员。罢淮东总领所并归淮西，仍以总领两淮浙西江东财赋军马钱粮为名。诏复都大发运使，以史正志为户部侍郎、江浙京湖淮广福建等路都大发运使，江州置司。寻降缗钱三百万充余本，户部一百四十万，左藏南库一百六十万。寻命总领并兼发运使，罢铸钱司，以其事归转运司。罢四川安抚制置司并归宣抚司。

夏四月乙未，校书郎刘焯奏：『蜀中毁钱以为铜，而乃欲榷其铜以铸钱。』上问：『蜀中有出处否？』焯对：『蜀中铜山，但有名耳。祖宗时尝榷其铜，额不过三百六七十斤。』上曰：『原来所出只如此。』焯奏：『不但止如此，亦自元无之，沈该尝作相，建议令榷铜山之铜。时王之望为转运使，风采震动一路，然竟不能榷，后但科敷民间，以应朝廷之令而已。』上曰：『如此岂可？』刘焯又奏卫文公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事，上问：『卫文公能致富，莫只是节俭，所谓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否？』焯奏：『作传者但记其恭俭之事，至于文公操心，自别有道，所谓秉心塞渊是也。若如此沈审，即无轻发之事，自不枉过岁月，所以如期致富也。』上曰：『极是极是。』焯又奏论崇、观以后政事多不要其终，曰引法，曰钞法，曰方田水利，曰官田，曰水运，曰开边。上曰：『此皆崇、观创为之否？』焯奏：『崇、观皆以绍述为名建立政事，人多乘时献言，故多所更张。』上曰：『献言者固是迎合，朝廷听之亦太不审。』焯奏治平以来君子小人消长事，上曰：『朕每痛念，自治平以前都无事

，皆自王安石唱之。其后章子厚、蔡卞继之。至靖康间，大臣犹庸缪无状，更不曾画一策，以至败乱。』焯奏：『大抵君子消之几尽，小人既去，则不免用庸人。』上曰：『极是。朕每以此为戒。』上又曰：『大抵小人之进，多因迎合。朕每诵两句云：「不察察以为明，不穆穆以为恭。」小人察之，亦岂胜察？但令无可迎合足矣。』令淮东万弩手候秋成日，依淮西路一体教阅施行。时陈俊卿为相，奏于扬州、和州各屯三万人，预为家计，仍借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为义兵，授之弓弩，教以战阵，农隙之日，聚而教之。沿江诸郡亦用其法。要使大兵屯要害必争之地，待敌至而决战，所民兵合首其城，相为犄角，以壮声势。而又言于上曰：『国家养兵甚费，募兵甚杂，惟有此策，可守方面，可壮军势，而乐因循惮改作之人皆以扰民为词。天下之事，欲成其大，安能无小忧？但守臣得人，公心体国，自不至大扰矣。』上意亦以为然，诏即行之，然竟为众论所持，俊卿寻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五月癸丑，臣僚奏：『每遇大礼，凡所须之物，动以千万计，有司但依例抛降近处州郡收买，州郡则责办于属邑，属邑则取足于平民，并不支还价值，又辇运所费不貲，交纳之际，老奸宿赃邀阻乞取，人受其弊，无不怨嗟。臣谓三岁一举希润之典，岂不能捐十数万缗钱，选清强官于近便去处置场和买？或许客旅贩卖依时价交易，严立赏罚，绝去奸弊，变怨嗟为讴歌。如此则人心悦而天意得，和气不召而自至矣。』诏从之。辛酉，校书郎萧国梁论：『汉武帝承富庶之后，而有虚耗之弊，盖用之者多不止为征代也。』上曰：『不独汉武帝为然，自古人君当艰难之运，未有不节俭；当承平之后，未有不奢侈。朕他无所为，止得节俭。』又论盐铁、商车、缗钱等事皆取民无艺。上曰：『正不必如此。』又论今日坑冶不必搜，茶盐不必外为之法，上曰：『祖宗茶法已尽，是诚不必更变。』臣留正等曰：古之为国家者，类皆成于节俭而败于奢侈，故卑宫室，恶衣服，禹所以兴，至桀则瑶台琼室而亡矣。不迳声色，不殖货利，汤所以兴，至纣则以酒池肉林而亡矣。自三代以至汉唐，靡不然者。寿皇闻萧国梁用财之说，反复论议，深惩汉武之失，至谓『他无所为，止得节俭。』此与禹、汤之意若合符节，诚百王之轨范也。甲子，前知广州龚茂良进对。上曰：『广南在祖宗朝，多以重臣分镇。后来士大夫乃以人南为惮。南方农事近来如何？』茂良奏：『岭外土旷人稀，亦多不耕之田。盖缘顷岁湖寇侵扰广东，人户流移。今渐次复旧。』因论奏听纳之道当以功效成否责言者，若未见功效而遽赏之，恐好言利害之人纷然竞进。上曰：『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服以庸。岂可未见效便赏言者？』茂良奏：『其下文明言「帝不时敷，同日奏罔功」。盖恐反此，复为预防之说以告舜。』上曰：『正是如此。』庚午，户部状：『已降指挥，自行在至建康府沿路征税颇繁，可省者省之。今措置临安府自

北郭税务至镇江府沿路一带税场内，地里接近、收税繁并去处合行省罢，庶几少宽商贾。』诏从之。癸酉，新知泉州胡铨进对，读札子至『臣尝恭闻圣训，有「及于唯礼不可以已」之说，如不欲平治天下则已，如欲平治天下，舍礼何以哉?』上曰：『朕记得曾与卿说礼之用甚大。』于是诏胡铨可与在京宫观兼侍讲。甲戌，诏曰：『朕嗣承大业，所赖荐绅大夫明宪度，总方略，率作兴事，以规恢远图。属者训告在位，申饬检押，使各崇尚名节，恪守官常。而百执事之间玩岁愒日，苟且之俗犹在，诞谩之习尚滋；便文自营以为智，模棱不决以为能；以拱默为忠纯，以缪悠为宽厚；隆虚名以相尚，务空谈以相高；见趋事赴功之人则舞笔奋辞以沮之，遇矫情沽誉之士则合从缔交以附之。甚者贵之事则身偷，激之言则气索，曾微特立独行之操，安得仗节死义之风?岂廉耻道丧之日久，而浸渍所入者深欤?抑告戒恳侧，未能孚于众也?继自今其洒心易虑，激昂砥砺，毋蹈故常，朕则尔嘉，或不从朕言，罚及尔身，弗可悔。』乙亥，臣僚言：『保正之役为良民之害，愿行耆长之法，募民之有产者为之，罢去保正之役。』台谏、户部看详，言：『检会元丰八年十月指挥，耆户长壮丁之役皆募充，其保正、甲头、承帖人并罢。欲下两淮路，权依此给催，直募耆户壮丁。』从之。戊寅，诏：『旧设两省言路之臣，所以指陈政令得失，给、舍则正于未然之前，台谏则敕于已然之后，故天下事无不理。今任是官者，往往以封驳章疏太频惮于论列，深未尽善。今后给舍、台谏凡封驳章疏之外，虽是事之至微，亦无致忽，少有未当，可更随时详具奏闻，务正天下之事。』左仆射陈俊卿罢。虞允文之始相也，建议遣使金人以陵寝为请，俊卿面陈，以为未可，复手疏言之，事得少缓。允文至是复申前议。一日，上以手札谕俊卿曰：『朕痛念祖宗陵寝沦于北地者四十余年，今欲遣使往请，卿意以为如何?』俊卿奏曰：『陛下痛念陵寝，思复故疆，臣虽疲弩，岂不知激昂愤切?仰赞圣谟，庶雪国耻。然性质顽滞，于国家大事每欲计其万全，不敢轻为尝试之举，是以前日留班面奏，欲俟一二年间，彼之疑心稍息，吾之事力稍充，乃可遣使。往返之间，又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兵临我，然后徐起而应之，以逸待劳，此古人所谓应兵不胜，十可六七。兹又仰承圣问，臣之所见不过如此，不敢改词以迎合意指，不敢依违以规免罪戾，不敢侥幸以上误国事，惟陛下察之。』继即杜门上疏，以必去为请。三上，乃许出知福州。陛辞，犹劝上远佞亲贤，修政事以安边陲，泛使未可轻遣。允文遂遣使，竟不获其要领。初，吏部尚书汪应辰举李廌应制科，旨召试。权中书舍人林机言：『廌词业未经后省平奏，且独试非故事。』俊卿奏：『元祐中，谢琮亦独试。机盖为人所使耳。』上诏俊卿诘之，乃机与谏官施元之密谋，以是沮应辰，而对上又不以实，二人因此遂罢，应辰竟以与右相论事不合求去。俊卿奏应辰刚毅正直，乞留之，因数荐应辰

可为执政。上初然之，而后竟出应辰守平江，自是上意盖向允文，而俊卿亦数求去矣。俊卿在相位，曾觐官满当代，度其必将复入，预请以浙东总管处之。上曰：『觐意似不欲为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出觐及大渊，中外无不叹仰盛德。今外间窃议，以谓觐必复来。愿陛下捐私恩以伸公议。』上称善久之。俊卿既去，觐亦召还，遂建节旄，历使相，以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有敢言者矣。

闰五月壬午，诏广东运判刘凯特降两官，以凯尝奏曾造之最，至是造犯赃，凯以失举坐罪故也。造前知潮州，以赃败，除名勒停，编管南雄州[5]，仍籍没家财。又前知梧州皇甫谨以侵盗官物入己，特贷命，刺配梧州。甲申，刑部状：『据建康府司法参军赵善寅申，准敕节文，今后权将敕律内应以绢定罪之法更递增一贯，通四贯足断罪外，有敕内以钱数定罪，拟欲一例递增一贯。乞备申朝廷。』又刑部状：『据太平州申，亦为上件事，并送部看详。本部乞将应以绢定罪更增一贯，通作四贯，其以钱定罪者，亦合一体更与递增一贯。』诏从之。壬辰，镇江府金坛县布衣陈士英上书：『秀州有大辟公事送鞫于常州，勘官郑次云、行司张涛临鞫结案，某人枉就死地，后致正杀人者出官首身，秀州取元行案张涛本县隐蔽。夫前冤枉之狱既如此，后容吏之罪又如此，有公道乎？体上意乎？刑狱之大者尚如此，矧其小者？灼见其玩法矣。』诏令吕正己体究，申尚书省。己亥，臣僚言：『方今重征之弊，莫甚于沿江，如蕲之江口、池之雁自昔号为大小法场，言其征取酷如杀人。比年不止两处，凡舁流而上，至于荆峡，虚舟往来，谓之力胜；舟中本无重货，谓之虚唱；宜征百金，先抛千金之数，谓之花数。骚扰不一。欲乞行下沿江诸路监司严行禁革，及刷沿江置场系并处取旨废罢。』从之。壬寅，诏：『江东诸郡多有被水去处，漕臣黄石不即躬亲按视，止差县官前去，显是弛慢，可降两官。』癸卯，诏江东运司将建康府、太平州被水分县四等、五等人户今年身丁钱并与放免一年，不得巧作名色，依旧科取。如有违戾，令监司按劾，许人户越诉。丁未，诏入内侍省东头供养官徐考叔为不合请求去。法特降一官，送吏部与远小监当。是月，诏诸州人纳解发并用钱会中半。范成大为祈请使，为陵寝、受书二事也。敌复书略云：『和约再成，界山河而如旧；緘音遽至，指巩、洛以为言。援曩时无用之文，读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废祀，欲伸追远之怀；止可奉迁，即俟刻期之报。至若未归于旅柩，亦当并发于行途。抑闻附请之词，欲变受书之礼，出于率易，要以必从，于尊卑之分何如，顾信誓之诚安在？』自绍兴讲和后，定受书之礼。及乾道再和，循旧例，降榻受书毕，复御座，上颇悔之。先年因其报问使还，及其年遣李若川贺敌尊号，悉命口陈，祈削旧礼，不报。至是，虞允文议遣使。上问：『谁可使者？』允文荐李焘及成大。退以语焘，焘曰：『今往

，彼必不从，不从则以死争之，是丞相杀煮也。』更召成大告之，成大即承命。兵部尚书黄中尝从容奏曰：『陛下圣孝及此，天下幸甚。然今钦庙梓宫未返，朝廷置而不问，则有所未尽于人心，且使敌国之日强，或以是而窥我矣。』上异其言。比成大致书，敌果以为词云。诏：『遣使本为祈请祖宗陵寝，而臣下妄兴异论，可见不忠不孝。吏部尚书陈良佑可放罢、筠州居住。』时议遣泛使往请陵寝，良佑上疏争之故也。置舒州铁钱监，从发运使史正志之请也。每岁以五十万贯为额。

六月辛亥，诏：『诸路监司责任非，。近来多有阙官去处，可检照累降卿监、郎官更迭补外指挥施行。』壬子，内抛降郊祀诏曰：『要当一纯二精，务尽吉蠲之飨。盖为群黎百姓，匪专服御之华。』丙辰，权盱眙龚鋈奏：『本军去秋旱，申告朝廷，于高邮军拨米二千石赈贷。今二麦收成见在，总所牒催还，已一面告报人户，情愿具到收成熟田，每亩送纳课子小麦三升补助支遣。』勘会龚鋈所陈，止缘总所拘催，先借拨过高邮军桩管米二千石，致上件申请。特与除放。癸亥，军头司引见临安府疏决罪人。

臣留正等曰：恭闻真宗皇帝咸平之四年，尝敕三司引逋负官之人于崇政殿，上亲临问，释二千六百余人，除二百六十余万缗。越明年，又阅逋负名籍。释系囚一千二百六十，蠲物八万三千。信史书之，天下诵之，以谓尧舜、三代之仁政不能加毫末于此。今寿皇圣帝哀矜庶狱。搜讲旧约。厘厘当暑，引见系囚，手降赦书，悉从末减。仁哉寿皇圣帝之心，真宗皇帝之心也。

丁卯，新除尚书吏部员外郎张栻进对。奏：『近日陛下治徐考叔请托之罪，并及徐伸罢之，英断赫然。臣为诸臣言陛下惩奸不私于近，有君如此，何以负之！』上曰：『朕意正欲群臣言事，如其不言，是负朕也。』又奏：『谋国当先立一定之规，周密备具，按而行之。若农服田力穡，以底于成。』上曰：『奕者举棋不定犹且不可，况谋国而无定规乎？』辛未，臣僚言：『窃见敕令所书成欲进，愚谓所书盖君子所尽心者，金科玉条，不容有改。况其利害祸福，所系非轻。欲望朝廷曲加参订，所贵永有成法，天下幸甚。』诏委两省侍从审覆讫，取旨进呈。甲戌，权发遣静江府李浩朝辞进对，上谕监事曰：『相度以闻官吏贪虐庸懦不任职奏来。』乙亥。赵廓权发遣江南东路兵马钤辖回，朝见进对，论治军务要严整，又论州兵须以正兵夹习。上曰：『严整乃治军之要，州兵当兼正兵同赴功。』廓奏：『臣所陈皆今日军政之弊。』时宰臣谓敌衰可图，建遣泛使往请陵寝，士大夫有指其非是者辄斥去之。是月，吏部郎中兼权起居郎张栻奏疏曰：『臣窃谓陵寝隔绝，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辞以讨之，又不能正言以绝之，乃欲卑词厚礼以求于彼，则于大义为已乖，而度之事势，我亦未有必胜之形。夫必胜之形，当在于蚤正素定之时，而不在于两阵决战之日。

今日但当下哀痛之诏，明复讎之义，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以内修外攘、进战退守之事通而为一，且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则必胜之形隐然可见矣。』于是栻见上，上曰：『卿知边境事乎？』对曰：『不知也。』上曰：『边境饥馑，连年盗贼日起。』栻曰：『边境之事臣虽不知，然境中之事则知之详矣。』上曰：『何事？』栻曰：『比年诸道岁饥民贫，而国家兵弱财匱，小大之臣又皆诞漫，不足倚伏，正使彼实可图，臣惧我之未足以图彼也。』为之默然。久之，栻因出所奏疏。

秋七月癸巳，诏鄂州建岳飞祠宇，以『忠烈』为额，从州人之请也。甲午，臣僚奏：『窃以省官不如省事，古之格言也。国家循袭。近世文弊之极，上下苦之。宜及中外正无事时，蚤计所以更革，省去繁文，渐就简质。欲望陛下委自朝廷博访官司，凡有行遣迂回者，各令日下条具，蚤为更革。事既渐简，日多闲暇，而以图回万务，有余裕矣。』诏从之。丙午，权户侍王佐言：『今之户部，即祖宗时三司之职，国之会计出纳，无所不统。比年朝廷创立南库，本以丰储蓄、备缓急，而不知者以为割户部经常之费为别库桩积之资，殊不知财之在南库与户部则一也。今欲将户部所入根考括责，造成簿籍，勾稽驱磨，俾无渗漏，月终以实收支之数申奏，岁终会计其盈虚，或经常用度之余有馥积剩数，除量留一月约支外，尽以归之朝廷。或朝廷有非泛支用，亦合听户部开具，申陈取拨，不惟事切一体，形迹不存，亦使有无相通，不误缓急。』诏专委王佐馥造簿籍，令陆之望同措置。

八月己酉，新权发遣衢州胡坚常进对[6]，奏广余常平。上曰：『若一州得二十万石常平米，虽有水旱，不足忧矣。卿所奏甚好。』新福建转运副使沈枢进对，奏州郡水旱去处，乞留转运司和余米接绩，常平赈糶。上曰：『即为施行。』戊午，新权和筠州葛祺进对，论恢复大计。上曰：『盛衰礼之必然。』又论东南之兵可用，上曰：『会稽八千人破秦，在用之如何耳。』又论建康战船，乞修葺添造，月具数目申奏。上曰：『甚好。已令修葺。』新知饶州江缪进对。上曰：『卿向来所陈盐利甚好。广南田可耕否？何不劝诱？鄱阳近地大郡，卿宜加意治之如二广。』上又曰：『鄱阳所出瘠薄，卿宜有以抚恤之。』丙寅，新知真州常裡进对，奏宽民力事。上曰：『不可扰及百姓民兵，切留意。』臣僚言：『比年监司、郡守近朝廷者，固已极一时之选，而地远者未能悉称陛下束求之意。今畿甸之民，州县一不得其情，则之台之省，以至挝鼓，必彻而后已。远方之民，县不见省则诉之州，州不见省则诉之监司，监司又不见省则死且无告矣。欲望陛下益加宸虑，如除授远地监司、郡守。比近地为加审，委台谏访问纠劾，比近地为加严。』诏从之。癸酉，太学正薛元鼎进对，论周之名将南仲为武成王同时之将，乞改配食武成王。上喜，以谓南仲之孙皇父

犹为宣王中兴之将，便可施行。又奏：『太学释奠，轮差南班宗室陪位观礼。今差武举从祀已定，乞令三衙管军及环卫官轮陪位观礼。』上曰：『亦使之知。』知宁国府姜诜札子：『今来合于十月内措置修圩，济养圩户饥民。除以委官前去相视料度工役续具申闻外，今采访得今来所坏圩岸，比之绍兴年内所费多所减省，兼有合行门、决除废去处见行相度，亦当具申朝廷。』诏其余州军有圩岸损坏去处，令守臣依此措置修整，仍具工役去处申尚书省。甲戌，右朝请大夫吕游问进对，论祖宗成法。上曰：『言事者未必尽知利害，便与更张。』是月，复敕令所。

九月壬寅，新权发遣衢州施元之进对，进用人责小过太详。上曰：『今日之弊正在此。』臣留正等曰：用人之道，取其长者，必护其短。其大节苟可称，则其细故虽略焉可也。汉高祖不以小行而废除平，唐太宗不以怨仇而废魏徵[6]，卒之谋谏谏诤，皆为名臣，其理盖昭昭也。现守臣论用人责小过之失，而寿皇灼知为今日之弊。圣谟洋洋，如天覆物，人才之在天下，孰非可用者平？是月，诏役法为下三等户之害，并以官民户通差。池州都统吴总朝辞。上曰：『将帅难得人，故文臣中择卿。将帅须先民事，后统军。』

冬十月戊申，权发遣兴元府王之奇奏：『伏睹归正官承信郎刘湛、右迪功郎刘思颜父子等保护陵寝，忠义事节。湛子师荀、师颜与其亲党几五十人，深念祖宗德泽，不顾敌国骄横，谓圣朝陵寝不可犯，谓臣子节义不可失，共甘一死，以支强弱之形势，连年系狱，子死妇亡，众人闻此，为之骨惊，而湛父子含笑受之，非天资忠义，何以至此？』诏承信郎刘湛特转两官，刘思颜改右承务郎升擢差遣，秦世辅特转一官，升充正将。仍宣付史馆。癸丑，湖南转运副使黄钧进对，论士大夫风俗不振。上曰：『君相不当言命，士大夫不当言风俗。士大夫，风俗之本也。』又论水旱，上曰：『当早为之备。』丙辰，知信州林机进对，因论：『昔曹彬下江南，太祖皇帝靳一节度使不予。近世为将者，未尝有戡难破敌之功，爵赏过厚，至于极人臣之位。愿陛下鉴是为驾驭之术，庶可责效于异日。』上曰：『此实人主砺世之术也。』丁巳，权知襄阳府司马倬奏：『父故试兵部侍郎朴乞赐谥，得旨特与赠谥。太常寺欲拟谥曰忠肃，危身奉上曰忠，执心决断曰肃。』诏司马朴赐谥忠洁。甲子，礼部尚书刘章进对，奏：『臣闻李德林在隋开皇初与修敕令，请于朝，谓欲有更张者，当以军法从事。夫法之弊也故修之，修之而未必皆当，与众共议之可也。乃欲胁之以军法，其亦不仁甚矣。仰惟陛下清明远览，命官取新旧法并前后敕旨缉而修之，越旧书成，乃以奏御，而丙夜之观，尤为详悉。其间有未便于人情、未安于圣心者，莫不朱黄识之，稍或可疑，必加改定，然后颁行。欲望播告中外，惟新书是遵。』上曰：『朕已看一遍，亦异乎隋高祖之事矣。』诏从之。癸酉

，新江西转运判官芮焯进对。上曰：『卿当先正士大夫风俗，次则民间讼牒早与裁决，其次则漕运。卿所陈甚好。在合理会奏来。』是月，复武提刑。先是，陈俊卿在相位日，御札依祖宗旧制，复置武提刑。俊卿言：『此职自景德以来，置复不常。今用文臣一员，亦无阙事。员外增置，徒为烦扰。』乃止。至是，卒置之。造《会计录》，从都大发运使史正志之请也。

十一月丁丑朔，诏：『淮南转运司今后使人往来应副舟船，并责令篙梢结罪，如敢船载钱宝一文以上过界流配，一贯以上及凭恃贵势抑勒装载，并依军法施行。若篙梢隐匿，与犯人一等断罪，仍许人陈首，若钱数多，取旨升擢；漕臣不行觉察，重行黜责。』壬午，郊。乙酉，大礼庆成。臣僚札子：『伏见郊祀，阴雨连日，自圣帝致斋，酌献景灵宫，天宇澄霁，祥烟瑞雾，环绕殿楹。回銮太庙，又雨；至夜漏四刻，阴雨顿开。星斗灿然，行朝飨之礼焉。明日驾如青城亦晴，道旁观瞻甚盛，霏微冻雨还作。将祭之夜，驾幸大次更衣，数星烨然，现于云表。及登坛乐作，四郊云阴尚盛，独岁星中天，灵光下烛，终礼成不雨。行礼之次，差官巡杖，至城门，雨大霿，独泰坛无有，此皆圣上寅畏格于上天，天意昭答。乞宣付史馆，以彰圣德。』诏宣付史馆。张栻札子略曰：『陛下之心，即天心也。陛下之心欲定未定，故上天之应乍阴乍晴。天人一体，象类无间，深切著明，有如此者。臣愿陛下毋以此为祥瑞之事，而如此存敬戒之心。试思夫次日御楼肆赦之际，日光皎然，四无纤翳，天其或者何不早撤云阴于行事之时，使圣怀坦然无复忧虑，而必示其疑以为悚动？然则丁宁爱陛下之意深矣。天意若曰：今日君子小人之消长治乱之势、中外之形皆有所未定，特在陛下之心何如耳。若陛下之心严恭兢畏，常如奉祠之际，则君子小人终可治，治道终可成，国耻终可灭。当如祀事，终得成礼。惟陛下常存是心，实天下幸甚。』己丑，国子录姚崇之轮对，论：『大将而下有偏裨、准备将之属，岂无人才可膺王佐之任？乞骤加拔擢，如古人拔卒为将。』上曰：『苟得其人，不拘等级。』权通判建康府许克昌进对，乞命两省侍从更宿禁中，赐以燕问从容，以尽天下之事。上首肯如是，诏许克昌与知州军差遣。又乞命郡守以治兵为殿最，武臣提刑按阅郡兵。上曰：『正是如此。』又论拣汰使臣及归正人，州郡拊之不至。上曰：『卿如今典郡，正要如此。』又论禁流言，上曰：『流言为害。』又论弭盗贼，上曰：『甚好。』庚寅，臣僚札子：『伏睹已降指挥，加上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寿圣太上皇后尊号。谨按：太唐诏令，凡上太上皇尊号，系人主率百官上表陈请，谓宜参用唐制，以称主上事亲尽敬之意。』诏从之。

十二月丙辰，监左藏西库周权进对，奏增减伪会罪赏。上曰：『期于必行。』又奏行赏罚，上曰：『当先赏而后罚。』戊午，太学录袁枢轮对，因论

：『今日图恢复，当审察至计，以图万全之举。』上曰：『卿言极是，当如此。』己未，工部侍郎胡铨奏：『于隆兴之初，仰蒙圣训，令臣搜访诗人。臣已物色得数人。』上曰：『可具姓名来。』庚申，礼部尚书刘章进对，奏：『当今县邑之政出于苟且，为令者惟知以官钱为急。月解无欠，则守臣、监司必喜之而民讼不理，皆置不问。』上曰：『岂可取其办钱而不察其政？』癸酉，诏史正志职专发运，奏课诞漫，广立虚名，徒扰州郡，责授楚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其发运司可立近限结局。复置淮东总领所。大阅于白石。

校勘记

[1]刘夙 原作『刘风』，据《中兴圣政》卷四十七、《水心文集》卷十六《刘公墓志铭》改。

[2]徐子寅 原作『徐子实』，据《会要·兵》一五之一九改。

[3]猥滥 原作『猥监』，据《中兴圣政》卷四十七改。

[4]和州 原作『和川』，据《中兴圣政》卷四十八改。

[5]南雄州 原作『两雄州』，据《中兴圣政》卷四十八改。

[6]胡坚常 原作『朝坚常』，据《中兴圣政》卷四十九改。

[7]魏徵 原作『魏证』，据文意改。

宋史全文卷二十五下

宋孝宗四

辛卯乾道七年春正月丙子朔，加上太上皇帝尊号曰光尧寿圣宪天体道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号曰寿圣明慈太上皇后。癸未，上谕辅臣曰：『前日奉上册宝，太上圣意甚悦。翌日过宫侍宴，邦家非常之庆，汉、唐所无也。』又曰：『本朝家法，远过汉、唐，惟用兵一事未及。朕以敌讎未复，日不皇暇，如宫中台殿，皆太上时为之，朕未尝敢增益。太上到宫徘徊周览，为之兴叹，颇讶其不雅饬也。』上又指殿东楼曰：『去此楼无数步，遇花时亦不曾往，或令人拗数枝来观耳。』辅臣奏：『陛下不以万乘为乐，而以中原为忧，早朝宴罢，焦诚如此，诚古帝王所不及。』上曰：『朕无他嗜好，或得暇，惟书字为娱耳。』虞允文等奏曰：『臣等见石墀上皆陛下草圣，笔力天纵，有飞动之状。』上曰：『戏书不足观。朕近写得一轴。』因顾内侍取示允文等，乃郭熙秋山平远诗。因以赐允文。又曰：『太上真、草皆极古今之妙，来日与卿等觅来。』允文等顿首谢。己亥，上曰：『元日上册宝，天色开霁，两宫欣豫，人情和悦，薄晚方雨。天意昭昭如此。』上又曰：『《无逸》一篇，享国久长，皆本于寅畏。朕近日取《尚书》中所载天事编为两图，朝夕观览，以自儆省，名之曰《敬天图》。』允文奏：『古人作《无逸图》犹夸大其事，陛下尽图书中所载敬天事，又远过之。惟圣人尽躬行之实，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验。』上曰

：『卿言诚然。』是月，进呈泉州左翼军统制赵渥招到军兵一千人，并不支廩库中例物。上曰：『赵渥当与旌赏。』虞允文奏：『且与一遥郡？』上曰：『赏宜从重。设使职事有阙，罚亦不轻。可与遥郡团练使。』庚子，进呈郎曹多阙员。上曰：『昨召数人皆未到，可且令寺监丞兼权。数日前，有人说近来自郡守为郎，间有不曾历职事官者，却似太骤。此言甚有理。』虞允文奏：『近来馆学、寺监拘碍资格，迁除不行，故有自县便为郡、自郡便为郎者，是馆学、寺监反不如州县之捷也。』上又曰：『此又失之外重矣。』梁克家奏：『元立资格，所以重郎选。及无履历者一旦得之，郎选却轻矣。』上曰：『然。今后除授，正不可令超躐。在外更有甚人才，卿等可选五六人召来。』癸卯，进呈三衙旧司禁军人数。上曰：『祖宗时上四军分止是支数百料钱。』梁克家奏：『秘阁中有太祖御札禁军券钱，至亲笔裁减一二百者。』上曰：『虽一麻鞋之微，亦经区处。祖宗爱惜用度如此。』克家奏：『非泛赐予，尤不可轻。韩昭侯非靳一敝袴也，不以予无功之人。』上曰：『予及无功，则人不知劝。』克家奏：『岂惟无功者不劝，有功者且解体矣。』上曰：『然。』因顾虞允文曰：『昨遣内侍往江上，欲就令抚问，以卿言而止，正为此也。』允文奏：『郭子仪所得上赐，甘蔗几条、柑子几颗。人主以此示恩意耳。今诸将受陛下厚恩，未有以报。』上曰：『郭子仪有大功于唐，今诸将孰有子仪功？赐予诚是不可轻也。』是月，复置铸钱司。

二月丙午朔，宣步军司将弓箭手于初四日入内射铁帘，弓箭手旧管合格一千七百四十九人，新招未合格四百四人。戊申，新知泰州李东朝辞进对，上曰：『卿到任，须多买耕牛，劝课农桑。』

臣留正等曰：『农桑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妇不织，或受之寒。昔人垂训，昭然明甚。汉之文、景务在养民，当时诏旨之盼为农桑而下者，不一而足，遂致海内盛富，兴于礼义，其效验盖非浅浅者。近世为吏者罕知此理，寿皇戒之，其将以警俗吏，使知朝廷养民之至意与。』

丙辰，左司员外郎兼侍讲张栻言：『本朝治体，以忠厚仁信为本。』因及熙丰、元符用事大臣。上曰：『祖宗法度乃是家法，熙、丰之后不合改变耳。』丁巳，上宣谕曰：『祖宗时数召近臣为赏花钓鱼宴，朕亦欲暇日命卿等射弓，饮一两盅。』虞允文等奏：『陛下昭示恩意，得瞻近威颜。从容献纳，亦臣等幸也。』上曰：『君臣不相亲则情不通。早朝奏事止顷刻间，岂暇详论治道？故思欲卿等从容耳。』庚申，上宣谕：『近世废弛之弊，宜且纠之以猛。他日风俗变易，却用宽政。譬之立表，倾则扶之，过则正之，使之适中而后已。』虞允文奏：『古人得众在宽，救宽以猛，天地之心，生生不穷，故阴极于剥则复。』上曰：『天地若无肃杀，何以能发生？』梁克家奏：『杀之乃所以生之

，天地之心，归于仁而已。』上曰：『然。』壬戌，上曰：『晴色甚好。去秋水涝，朕甚以百姓之食为忧，今却无流移之人。』虞允文奏：『监司、守臣类能究心荒政，故米不翔贵。』上曰：『亦大段支了官中米斛。』梁克家奏：『陛下自数年来，常平桩积，极留圣意。不然，今日岂有米斛可以那拨？』上曰：『如此理会，尚且董董不足。』允文等因奏：『诸郡守臣若得人，遇岁水旱，宁至上勤圣虑？』上曰：『当择其有显效者旌之。更有修圩一事，卿等记之，他日当行赏也。』己巳，上又曰：『今春雨畅甚调，二麦必好。』允文奏：『米价极平。』上曰：『此岂州县劝糴之效欤？』克家奏：『水旱惟先事措置，则用力少而为惠博。』上曰：『今岁却是措置得早，使赤子不至流离，卿等力也。』是月，立皇第三子恭王惇为皇太子，大赦。寻以王十朋、陈良翰为太子詹事，刘焯国子司业兼太子侍读。先是，上谓辅臣曰：『古人以教子为重，其事备见于《文王世子》。须当多置僚属，博选忠良，使左右前后罔匪正人，不然一薛居州，亦无益也。』又曰：『旧来官属几人？』虞允文等奏：『詹事二人，庶子、谕德兼讲读者二人。』上曰：『宜增二员。谁可当此选者？』允文等奏：『恭邸讲读官有李彦颖、刘焯二人。』上曰：『焯有学问，彦颖有操履，两人皆好。卿等更选取数人。』及进呈，上览之曰：『王十朋、陈良翰，此二人皆好。十朋旧为小学教授，性极疏快，但临事坚执耳。』允文奏：『宾僚无他事，惟以文学议论为职，不嫌于坚执也。』上曰：『十朋、良翰诚是忠蹇，可并除詹事。』上又曰：『刘焯兼侍读，李彦颖却兼侍讲，何也？』允文等奏：『李彦颖既兼左谕德，以待讲无人，并令兼之。』上曰：『侍读可别选人。』乃命焯为司业兼侍读。工部侍郎胡铨亦请飭太子宾僚朝夕劝讲，上曰：『三代长且久者，由辅导太子得人所致。末世国祚不永，皆由辅导不得其人。』铨自五年冬，因除知泉州，趣令入对，遂留侍经筵，寻有是除。或忌铨敢言，指细故，杂他朝士并言之，冀不得独留。铨以年逾七十，力求致仕，除待制，与外祠。未数日，复留侍讲筵。未几，以举官失当，贬秩二等。铨力求去，除直学士奉祠，淳熙六年致仕，明年卒。以皇子恺判宁国府，进封魏王。尚书左司郎中兼侍讲张栻讲《诗·葛覃》，进说曰：『治生于敬畏，乱起于骄淫。使为国者每念稼穡之劳，而其后妃不忘织纫之事，则心之不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俭如此，而其后世犹有休蚕织而为厉阶者。兴亡之效，如此可见。』因推广其事，上陈祖宗自家刑国之懿，下斥今日兴利扰民之害。上叹曰：『此王安石所谓「人言不足恤」者所以误国。』时知阁门事张说除签书枢密院事，栻夜草手疏，极言其不可，且诣宰相质责之，语甚切，宰相惭愤不堪，而上独不以为忤，亲札疏尾付宰相，使谕旨。栻复奏曰：『文武诚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上

感悟，命得中寝，然宰相实阴主说，明年，乃出棫知袁州而申说前命，说后竟谪死云。

三月乙亥朔，上出冯堪《海道画一》以示宰臣虞允文，曰：『冯堪所陈，不可行者一，可行者二。其言淮中一带置铺举烽火，此不须行。明州神前山差人船卓望、黄鱼垛分官兵往来巡绰，此两事可令冯堪与赵伯圭同共措置。』辛巳，上曰：『户部所借南库四百万缗，屡以谕曾怀，不知有甚指准拨还？』虞允文奏：『不过指准折帛耳。』梁克家奏：『今左帑无两月之储，大段急阙，不可枝梧。』上曰：『户部有擘画否？』允文奏：『有两事众论未以为然，其一给典帖，其二卖钞纸。』上曰：『此两事既病民，且伤国体，俱不可行。更令别议以闻。』丁酉，宣谕步军司：未经内教弩手，于二十五日绝早赴水门祇候，宣押内教射铁帘弩手一千六百七人。戊戌，虞允文奏：『胡铨蚤岁一节甚高，今纵有小小过失，不宜令遽去朝廷。』上曰：『朕昨览台章，踌躇两日，意甚念之。但以四人同时论列，不欲令铨独留。』梁克家奏：『铨流落海上二十余年，人所甚难。』上曰：『铨固非他人比，宜且除在京宫观，留侍经筵。』庚子，进呈胡沂具到彭德等盗马因依。虞允文奏：『曾昭诱山寨人盗马，已而杀其人，人情甚不安，至有逃入山中不敢出者。』上曰：『昭欲自掩其过，乃乖谬至此。须重作行遣，可追三官放罢。』梁克家奏：『邀功生事，边臣不可轻贷。且如知沅州孙叔杰以兵攻徭人，引惹王再彤等聚众作过，惊扰边民，几成大患，前日得旨放罢，行遣太轻。』上曰：『可更降两官。』是月，复将作监。申严闭余禁。

夏四月乙巳朔，诏春季拍试事艺最高强人名，待与补转两资。虞允文奏：『外尚有增加斗力四千余人，须将本司兵官略与推恩。』上曰：『军中既有激赏，人人肯学事艺，何患军政不修？若更本官亦复推赏，尤见激厉。』庚戌，宰执进呈讫，上因及近日移戍点军，虞允文又奏：『或以为扰。』上曰：『近有两三人亦如此说。昨日讲筵，又有及前日差除者。朕于听言之际，是则从之，非则违之，初无容心其间。』梁克家奏：『天下事惟其是而已，是者，当于理之谓也。』上曰：『然。太祖问赵普云：「天下何者最大？」普曰：「惟道理最大。」朕尝三复斯言，以为祖宗时每事必问道理，夫焉得不治？』己未，宣押殿前司选锋、策锋两军弓箭手各七百人入内射。庚午，进呈有告统兵官掙克不法者。上令付大理寺治之。虞允文奏：『恩威相须乃济。』上曰：『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苏轼乃谓尧舜务以爱胜威，朕谓轼之言未然。』梁克家奏：『先儒立论，不可指为一定之说。如崔寔著《政论》，务劝世主驭下以严。大抵救弊之言，各因其时耳。』上曰：『昔人以严致平，非谓深文峻法也。纪纲严整，使人不敢犯耳。譬如人家父子兄弟，森然法度之中，不必须用

鞭扑，然后谓之严也。』辛未，宣押选锋、策锋两军弩手一千六百一十一人入内射。是月，诏：『今岁科场，其令尚书、侍郎、两省、谏议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学士、待制各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一人，守臣、监司亦许解送，仍具词业缴进以闻。』楚州饥，赐米五千石赈之。刘珙起复同知枢密院、宣抚荆襄。珙凡六疏辞之，引经据礼，词甚切至，最后言曰：『三年通丧，先王因人情而节文之。至于汉儒，乃有金革无避之说，此固以为行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谏者，则曰：「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今以陛下威灵边陲，幸无犬吠之警，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禄之实，不亦又为汉儒之罪人乎？抑陛下之诏，臣则有曰：义当体国者矣，其敢噤无一言，以塞明诏哉？』乃手疏别奏，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实而不露其形者，无所为而不成；无其实而先示其形者，无所为而不败。今德未加修，贤不得用，赋敛日重，民不聊生，将帅方割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饥寒穷苦而生怨谤，凡吾所以自治而为恢复之实者，大抵阔略如此，而乃外招归正之人，内务禁卫之卒，规算未立，手足先露，其势适足以速祸而致寇，臣不知其为此议者，将何以待之也？且荆襄，四支也；朝廷，腹心元气也。诚使朝廷施設得宜，元气充实，则犁庭扫穴，在反掌间耳，何荆襄之足虑？如其不然，则荆襄虽得臣辈百人悉心经理，顾亦何足恃哉？以今而虑，臣恐恢复之功未易可图，而意外立至之忧将有不可胜言者，惟陛下图之。』上纳其言，为寝前诏。以皇太子尹临安府，寻以晁公武为少尹，李彦颖、刘焯兼判官，陆之望、马希言为推官。

五月戊寅，宰执奏王朴荆鄂点军事，梁克家奏，『近诸将御下太宽。今统制官有敢鞭统领官以下者否？太祖皇帝设为阶级之法，万世不可易也。』上曰：『二百年来军中不变乱，盖出于此。』虞允文奏：『法固当守，主兵官亦要以律己为先。』曰：『诚然。前日一二主兵官不能制其下，反为下所告者，端以不能律己故耳。』壬辰，上曰：『近日雨暘尤好，麦已登场，称田亦下种矣。』虞允文奏：『农人得两种稻，得晴刈麦，两不阙事。』上曰：『朕心惟望百姓富实，国计又其次也。』辛丑，上语及临安事，因曰：『韩彦古在任时，盗贼屏迹。此其罢也，群盗如相呼而来。以此知治盗亦不可不严。惜乎彦古所以治民者，亦用治盗之术。治盗当严，治民当宽，难以一律。』

六月壬子，右正言许克昌奏：『日者命台谏、两省以上以四条荐士，宜皆尽心公选。访闻刘之柄顷为京局，以侵盗官钱擒付棘寺，尽偿所盗，镌官放罢。李拨顷为靖州[1]，迫于七十，辄自申部擅减十年，意欲挠冒关升磨勘。吏部以其无廉耻欺罔劾奏之，降两官，勒令致仕。二人皆污荐墨闻者窃笑。又闻二人皆胡铨所荐，而之柄与之衡又刘章子也。章身为从官，奉诏荐士，而乃徇私罔上，乌得无罪？望下三省，公议举者之罪。』诏依，胡铨可降授左通直郎，刘

章可授以左中奉大夫。乙卯，进呈张权札子：淮西麦熟，米价平，秋成可望。上曰：『时和岁丰，卿等协赞之力。朕当与卿等讲求其未至者，以答天休。』虞允文奏：『圣德无阙，动合天心。』上曰：『君臣之间，正要更相儆戒。朕有过，卿等悉言之。卿等有未至者，朕亦无隐，庶几君臣交修，以答天贶。』丙辰，太常寺丞萧燧论：『人君听言，必察其可用之实，所言与所行相副，然后可信。』上曰：『所论甚当。人谁不能言？但徒能言之而已。要当观其所行。《书》所谓「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是也。』乙丑，宗正寺丞戴几先轮对，因论人才当以核实为先。上曰：『尧舜用人，敷纳以言，明试以功，此责实之政。』丁卯，上曰：『侍从或除人，卿监必有阙员，宜择其可为者。卿等可选数人将上。』

秋七月乙未，梁克家奏：『近时有两事，皆前世不及，太上禅位、陛下逮储，皆出于独断。』上曰：『此事诚汉唐所无。朕常恨功业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及汉文、景耳。』虞允文奏：『陛下以俭为宝，积以岁月，何患不及文、景？如太宗功业，则在陛下日夜勉之而已。』上曰：『朕于创业守成、中兴二者皆兼之，蚤夜孜孜，不敢怠遑，每日昃时，已无一事，则自思曰：岂有未至者乎？则求三两事反覆思虑，惟恐有失。』上曰：『朕近于几上书一「将」字，往来寻绎，未得择将之道。卿等更思之。』虞允文奏：『人才临事方见。』上曰：『极是。唐太宗安市之战，始得薛仁贵。』是月，赈湖南、江西饥。中书舍人范成大言：『夫赈济、赈糶，其要不过两言，莫不便于聚人，莫良便于散给。』诏免两淮民户丁钱、两浙丁盐绢。上谕辅臣曰：『范成大言处州丁钱太重，遂有不举子之风，有一家数丁者，当重与减免。卿等更详议来。』寻又蠲旱伤路流民户税。

八月己巳，上语黎州边事，令宰执以书渝胡元质、吴总等：如蛮人以市马要我，则且往一两年，使权常在我，彼无能为，自然安帖畏服。丙午，殿司左军劫马军司使臣家被获。上曰：『不当以治百姓之治治之。』虞允文奏：『强盗已不可贷，况军人乎？』己未，进呈两浙漕臣余桩积米，上因宜谕曰：『《洪范》八政，以食为先，而世儒乃不言财谷。邦之有储蓄，如人之有家计，欲不预办得乎？』戊辰，赵樽乞升差孟俊、阎大亨，上曰：『孟俊可依。阎大亨系使酒犯阶级，虽阅二年，事干军政，此未可也。』庚午，上谓宰执曰：『朕近日宫中觉得无事，卿等想甚勤劳。』又曰：『卿等凡所谋猷，无不曲尽，每深嘉叹。朕近日无事，又时过德寿宫，太上颐养愈胜，天颜悦好，朕退辄喜不自胜。』虞允文奏：『神器之重，得所付托，圣怀无事，自应如此。尧独高五帝之寿者以此。』上曰：『诚然。』

九月壬申朔，上曰：『江西、湖南旱歉，恐可募兵。两路各且募千人。』

梁克家奏：『外路募兵多惮所费。』虞允文奏曰：『拨截上供亦可。』上曰：『然。所募之人发赴三衙，切恐太远，当与分拨。』允文奏：『江西去江、池为近，湖南去鄂渚为近。』上曰：『可便降指挥，仍与分拨行下。』戊寅，上曰：『汉高帝初年专意马上之事；世祖增广郊祀亦在陇蜀。既平之后，昔人规恢远略，罔不在专繁文末节，盖未暇问。』梁克家奏：『高帝创业，世祖中兴，今日之事，乃兼守成。祖宗二百年来典礼毕备，当以时举。』上曰：『典礼何可尽废？抑其浮华而已。自今已往，卿等每事当先务实，稍涉浮文，必议蠲省。』壬午，湖北京西总领兼措置屯田吕游问言：『本所所管营田、屯田内官兵阙人耕种之处，乞依旧顷亩出榜，召百姓依元额承佃。』从之。租课令本所拘管。丁亥，进呈吕游问得旨令措置襄阳寨屋。梁克家奏：『将徙荆南之屯否？』上曰：『欲令移去，如何？』虞允文奏曰：『荆南之人岁岁更戍，自此可免道途往返之劳。然有二不便。』上曰：『襄阳极边，骤添人马，对境必致惊疑。』允文奏：『此正是一不便。又自荆南至襄阳，水运千余里，河道浅狭，难于馈粮，此二不便。以臣愚见，不如先移军马，余续议之。』上曰：『甚善。可谕此意，令吕游问同秦琪措置。』是月，进呈六部长贰岁举改官人，皆是后来许依职司收使，今合依旧法。上曰：『甚好。』梁克家奏：『在京选人无外路监司荐举，若六部长贰又不许作职司，必不得改官。』上曰：『旧法既然，当使人从法，不可以法从人也。』虞允文奏：『旧法京局不以选人为之，故六部长贰不作职司亦可。今皆用选人，后来磨勘不行，必重申请，却须更改。』上曰：『此事续议施行。』

冬十月甲辰，虞允文奏：『两司增加斗力事艺，升进者千余人，费不过楮千余贯。昨有锡金碗者，军中欢呼，无不歆艳。』上曰：『闻其戴碗乘马而归，道路聚观。如此，见者必劝矣。』是月，赈饶州饥。上因览知州王柅赈济画一，曰：『饥岁民多遗弃小儿，已付诸路收养，如钱物不足，可具奏来，于内藏支降。』罢绍兴府宗正行司，以其事归大宗正司。本朝宗室皆聚于京师，熙、丰间始许居于外，崇宁间始即河南、应天置西、南二敦宗院。靖康之祸，在京宗室无得免者，而睢、洛二都得全。建炎初将南幸，于是大宗正司移江宁，而西、南外初寓于扬州及镇江，卒又移于泉、福二州，而居会稽者，乃绍兴初以行在未有居第，权分宗室居之。及恩平郡王璩出居会稽，遂以为判大宗正司，至是省之。

十有一月丁亥，进呈乞改和州西路花装队。上曰：『三衙旧亦结花装队，昨已更改。与其临敌旋行抽摘，不若逐色团结之有素也。』甲午，虞允文奏：『旧法，黄甲不曾到部人，在铨试下等人之上。』上曰：『可依旧法。』又曰：『改法不当，终有窒碍，不如加详审于初，则免改更于后也。』是月，策

制科，眉山布衣李焘入第四等，赐制科出身。

十有二月戊午，进呈外路收捉八厢指挥。先是，军人王俊自称八厢，诈取军中钱物，配广南。上曰：『御前从来无八厢差出，可拟指挥行下诸路，如有自称八厢之人，即行收捉根勘。』至是进呈，上顾虞允文曰：『卿昨所言，若真八厢对人自称，亦所当罪。此言甚当。』丙寅，诏：『都统制岁举所知二人，统制岁举一人，以智勇俱全为上，以善抚士卒为次，以专有胆勇又为次。将校士卒，惟其所举。』从臣僚之请也。是月，令阁门官依文臣馆职轮对。是岁，移马军司屯于建康府。四川总领所奏：『昨缘本路措置备边桩积，遂申朝廷，乞降空名度牒，仍拘收四川事故僧道度牒缴纳讫，欲乞将已卖过四千五百道作第一料，所有去年十二月内已降二千道，今更乞贴降二千五百道，凑作第二料，下本所出卖，拘收价钱搬赴宣抚司，专充备边桩积，非遇缓急，分文不敢支用。』从之。赵鼎使北，附国书，复请陵寝及受书之礼。及雄入辞北使，其臣宣谕云：『传语宋皇帝，向来初讲和日，宋朝来祈请徽宗皇帝灵柩，已送还了。今再讲和，宋国自当来祈请钦宗灵柩，父子同葬，以时奉祀。去年使来，却妄请巩、洛山陵，上国止许奉迁，并许一就发还钦宗皇帝灵柩。上国已令搬取在此，俟来报闻。今宋国既不欲请上国，却当就巩、洛山陵祔葬。』无一语及受书事。雄归，奏：『金主，庸人耳，于陛下无能为役。中原遗黎日望王师，必有箪食之迎，倒戈之举。』上甚悦。

壬辰乾道八年春正月辛未，礼部、大理寺状：臣僚言乞置太医局及医生试补之法。得旨更不致局，依旧存留医学科，遂举许令赴试。戊寅，太常博士杨万里轮对，论及人材。上曰：『人材要辨实伪，要分邪正。』又曰：『最不可以言取人。孔子大圣，犹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故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乙酉，太常少卿黄钧奏：『切谓国莫重于礼，礼莫严于分。伏见四孟月景灵宫朝献，皇帝与群臣俱拜于庭。心切疑之。退而求之礼经，考之仪注，有所不合。问之掌故，则渡江之后，群吏省记者失之也。《曲礼》曰：「君践阼，临祭祀。」《礼器》曰：「庙堂之上，壘樽在阼。」又曰：「君在阼」。正义曰：「阼，主人阶也。天子祭祀，升阶而行可也。」神宗元丰间详定郊庙礼文，明堂、太庙、景灵宫行礼，兼设皇帝版位于东阶之上。今亲郊之岁，朝献景灵宫，朝飧太庙，皇帝拜上，群臣拜下矣。独四孟朝献，设褥位于阼阶之下，则是以天子之尊，而用之大夫士临祭之位，非所以正礼而明分也。欲遵元丰之制，每遇皇帝孟月朝献，设褥于东阶之上，西向，以礼则合，以分则正。』礼部、太常寺同共讨论，欲依所乞，及乞于见今仪注内修定施行。』诏从之。丙戌，宰执乞讨论上丁释奠、皇太子入学之仪。上曰：『《礼记·文王世子》篇载太子入学事甚详。』梁克家

奏：『入学以齿，则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古人所以教世子如此。』虞允文奏：『此事备于礼经，后世罕有举行者。』上曰：『可令有司讨论以闻。』

二月乙巳，诏曰：『朕惟帝王之世，辅弼之臣，其名虽殊，而相之实一也。厥后位号定于汉而称谓泊于唐，以仆臣而长百僚，朕所不取。且丞相者，道揆之任也。三省者，法守所自出也。今舍其大而举其细，岂责实之议乎？肆朕稽古，厘而正之。盖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为政之先务也。其改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右丞相。』虞允文为左丞相，梁克家为右丞相，曾怀参知政事，张说、王之奇并签书枢密院事。怀、之奇仍赐出身。寻诏：『已正丞相之名，其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尚存虚名杂压，可删去，以左右丞相充其位。』张说者，父故省吏也。说以父任为右职，妻宪圣皇后女弟，由是累迁知阁门事。隆兴初，兼枢密副都承旨。乾道初，落副字。七年春，除签书。左司员外郎张栻侍讲席，因谏止之，遂以观察使升节度奉祠。至是，乃复申前命。起居郎莫济不书录黄，直学士院周必大不草说答诏，于是二人皆与外祠，乃令姚宪权给事中。书读行下，赵汝愚时为著作佐郎，不往见说，率同列并请祠，不报。会其祖母卒，不俟报，即日归省，父因自劾。上不加罪，就除知信州。己酉，诏：『随龙判太史局李继宗两该德寿宫应奉，转三官，许回授。可将与男安国补太史局堡草正，充历算科。』臣僚言：『保章从八品，与宣义、成忠郎等耳。使其精于历算，虽特命之可也。用其父之回授，则恐不可开此例耳。虽曰三官以易一命，若使异时群臣近习有不知事体、不顾廉耻，皆乞用此例，陛下何以拒之？更加圣虑而寢其命。』诏从之。丙辰，御史台状：『得旨，令开具六察所隶觉察弹劾事，伏并见今监察御史职事以闻。本台契勘觉察弹劾，目前并系殿中举长贰通行。风闻弹劾即不属六察，其六察管取索所隶百司簿书，分案点检稽违差失、行遣不当等事。合依应指挥，并分隶六察。』虞允文等奏：『祖宗时，监察御史却许言事。』上曰：『今既分隶六察，可许随事弹奏。自此台谏肃清矣。』

三月己巳，马军司李显忠乞兑换民田充都教场，有司申明间不愿，欲每亩支钱五贯文收买。上曰：『马司诸军皆未有教场否？』虞允文奏：『虽有之，但未有都教场以备合教。』上曰：『建康管军马自有大教场，每遇合教，可以时暂教阅。』允文奏：『岂非圣意不欲取民阻否？』上曰：『然。』壬午，上泛论人材，顾谓虞允文等曰：『士大夫难得任事之人，盖为风俗未醇。今虽稍有，只是未多。』允文奏：『承平时，前辈名臣如范仲淹、韩琦等在边，尚犹难之。』上曰：『当时往往亦多失利，盖由未甚知兵。』允文奏：『非不知兵，但不教之兵难以御敌。』上曰：『西夏小夷，当时亦自枝梧不行，所以驯致丙午之耻。朕今孜孜不倦，期与卿等共雪之。今闻敌人上骄下情，朕所以日夕磨厉，必

欲今日我之师徒如昔日敌人之兵势，盖思反之也。』庚寅，殿前司奏，乞令董世英等总辖军兵于扬州牧马。上曰：『向来闻董世英及张唐臣使酒，朕尝戒之，张唐臣已遵约束悛改，朕以二金碗赐之。董世英闻尚未悛，岂宜差去？可别差人，仍令本军戒谕。』壬辰，宰执进呈乞点检诸军战船。上曰：『舟楫正是我之所长，岂可置而不问？鄂州、荆南、江州可差姜诜前去，池州以下，委叶衡具数奏闻，仍令逐军日下修整。』丙申，详定一司敕令所奏修正三公三少法：诸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左右丞相为宰相，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少。诏从之。是月，殿试举人，赐黄定以下及第、出身有差，仍赐御书《益稷》篇。武举正奏绝伦、特奏并依文举例，唱名日给黄牒，赐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丙午，进呈宰臣制国用事，上曰：『官制已定，丞相事无不统，所有兼制国用更不入衔。』知化州黄克仁朝辞进对。上曰：『远方小民，政赖郡守抚摩，劝课农桑。』甲寅，户侍杨倓奏：『义仓在法，夏、秋正税，每一斗别纳五合，即正税，不及一斗免纳。应丰熟一县，九分已上即纳一升，惟充赈给，不许他用。今诸路州县常平义仓米斛不少，年来虽间有灾伤去处，支給不多，访闻皆是擅行侵用，从来未曾稽考。乞下诸路常平官，限半月，委逐州主管官取索五年的实收支数目。仍开说逐年有无灾伤检放及取给过若干，并见在之数实计若干，目今在甚处桩管，结罪保明，文帐申部稽考施行。』从之。乙未，虞允文等奏[2]：『蒙宣示赐新进士御书《益稷》篇，不胜荣幸。』梁克家奏：『《益稷》首载治水，播奏艰食，末载君臣更相训敕之意。学者因宸翰以味经旨，必知古人用心矣。』上曰：『如所载，无若『丹朱傲』等语，见古者君臣儆戒之深。』允文奏：『舜与皋陶赓歌之辞，舜则曰：“股肱喜，元首起。”皋陶则曰：“元首明，股肱良。”又继以“元首业脞股肱惰”之语，君臣之间相称誉。相儆戒，自有次序如此，所以能致无为之治。』上曰：『然。此篇实以民之粒食，则知务农为治之本。至于告臣邻之言，则曰“庶顽谗说，若不在时，侯以明之，挾以记之”，又曰“格则承之庸之，否则威之”，是古之圣人待天下之人，未尝不先之以教。及其不格，则必以刑威之。今为书生者，多事威文而忽兹二事，是未究古圣人之用心也。因欲使知之。』辛酉，上御射殿，引诸班直呈射。上顾虞允文等曰：『排立行门东边第三人于江极能射，弓直射到三硕斗力，亦愿从军。』允文奏：『似此武艺之人难得，皆陛下戒约阅习，以至于此。』上曰：『然。』癸亥，臣僚言：『役法之均，其法莫若限民田，自十顷以上至于二十顷则为下农，自二十一顷以上至于四十顷则为中农，自四十一顷以上至于六十顷则为上农，然后可使上农三役，中农二役，下农一役。其尝有万顷者，则使其子孙分析之时，必以三农之数为限。其或诡名挟户而在三农限田之外者，则许人首告而没田于官。磨以岁月，不惟天下无不均之役

，亦且无不均之民矣。』诏户部看详。

五月己巳，新江东提点刑狱公事萧之敏乞宫祠，上不允。虞允文奏：『前日之敏言：臣虽不知其所论奏，窃自揣度其罪如章，无可疑者。既蒙圣恩，复令暂留。如萧之望端方，愿召归旧班，以辟敢言之路。』上曰：『今以监司处之，亦自甚优。』顾曾怀曰：『丞相之言甚宽厚，可书之时政记。』乙未，上曰：『吏职武臣迁转泛滥太甚，尝令吏部侍郎张津条具以闻。据奏到六部等处出职武臣，自来袞同军人战功及奏补出身人，并至武功大夫，方不许磨勘。』上曰：『止依左选立定正法，又条具一项。如至正法该遇恩赏，非系特旨，不许转行。』上曰：『可除去特旨转行一项，不欲更开此路，以启侥幸之心，庶清流品，不至泛滥。』是月，福建盐行钞法，从转运陈岷之请也。仍支借一十万贯作本。陈俊卿时帅闽，移书宰执曰：『福建盐法与淮浙不同，盖淮浙之盐行八九路八十余州，地广数千里，故其利甚博。福建八州，惟汀、邵、剑、建四州可售，而地狭人贫，土无重货，非可以他路比也。今欲改行钞法，已夺州县岁计，又欲严禁私贩，必亏税务常额。而贫民无业，又将起而为盗。夫州县阙用，则必横敛农民，税务既亏常额，则必重征商旅。盗贼既起，则未知所增三十万缗之人，其足以偿调兵之费否也？将来官钞或滞不行，则必科下州县，州县无策，必至抑配民户，本以利民，而反扰之，此恐皆非变法之本意也。』当时诸公不能用，然钞法果不行。立宗室铨试法。

六月辛丑，上曰：『连数日雨止，天气清明，岁事有望。』虞允文奏曰：『麦已食新，米价日减。』上曰：『今岁再得一稔，想见粒米狼戾。更积得二年，经常米便有三年之蓄，前此未尝如此。仍须严切戒约，只置场和籴，使百姓情愿人中，不得纤毫科扰。』壬寅，新江西运判刘焯朝辞进对，论今日州县穷空无备及当今利害。上曰：『江西旱荒之余，极有合理会事，故辍卿往。』又曰：『州县直是无备，亦多由官吏非其人。』丙午，傅自强札子：父察遇害于燕山，乞赐谥。得旨，赐谥忠肃。己未，新知广德军富杞朝辞，上曰：『广德小垒，地多水旱，卿到任或有水旱奏来。』是月，江西水灾，命赈之。叶衡乞落杨展统制权字。上曰：『展于职事之官留意，可作职事修举特与升差。』

秋七月己巳，臣僚言：『祖宗马政、茶马司并专用茶、锦绢博易。蕃汉皆便。近茶马司专用银币，甚非立法之意。况茶为外界必用之物，银宝多出外界，甚非中国之利。』诏四川宣抚司参旧法措置。庚寅，知光州滕瑞奏：『遇天申圣节，臣自书“圣寿万岁”四字约二丈余，兼造山棚，高三丈余，凡用绢五十疋，褙背投进。』上曰：『滕瑞不修郡政，以此献谀，特降一官。』是月，知庐州赵善俊言：『朝廷顷者分兵屯田，其不可者有三。臣谓罢屯田有三利，习熟

战阵之兵得归行伍，日从事于教阅，一利也；无张官置吏坐以糜稍，无买牛散种以费官物，二利也；屯田之田悉皆膏腴，牛具屋庐无一不具，以资归正人使之安居，三利也。』诏庐州见屯田官兵并行废罢，其田亩牛具，令赵善俊尽数拘收，给付归正人请佃及募人租种。

八月庚子，新度支朱儋言：『经总制钱，顷自诸州通判专一拘收，岁入至一千七百二十五万缗。继命知、通同掌，而岁亏二百三十万缗。故曩者版曹奏陈專屬通判，其后又因臣僚札子乞委守臣，于是有知、通同共拘催分授酬赏之制。夫州郡钱物，常患为守者侵欺经制钱分隶之数，而多收系省，以供妄费。今使知、通同掌，则通判愈不得而谁何。乞仍旧委之通判，而守臣不预。』从之。既而户书杨倓言：『若令通判拘催，切恐守臣不能协力。乞照乾道二年指挥，令知、通同共任责分赏。』从之。辛丑，臣僚言：『州县被差执役者率中下之户，产业微薄，一为保正，鲜不破家坏产。昔之所管者，不过烟火盗贼而已，今乃至于承文引督租赋焉。昔之所劳者，不过桥梁道路而已，今乃至于备修造、供役使焉。方其始参也，馈诸吏则谓之辞役钱，知县迎送僦夫脚则谓之地理钱，节朔参贺则谓之节料钱，官员下乡则谓之过都钱，月认醋额则谓之醋息钱。复有所谓承差人，专一承受差使，又有所谓传帖人，各在诸厅白直，实不曾承传文帖，亦令就例而占破。伏望申严州县，今后如敢令保正副出备上件名色钱物官员，坐以赃私公吏，重行决配。如充役之家不愿亲身祇应，止许雇承差人一名，余所谓传帖之类，并行住罢。』从之。壬子，浙东提举郑良嗣言：『收余常平，尚少钱五万三千二十余贯。』诏礼部纽计度牒给降。乙卯，上谓辅臣曰：『昨因检《唐书·李吉甫传》，见栖筠为常州刺史，适值荐饥，俊渠厮江流境内，遂丰稔。不知江流远近，可令浙漕及常州考求古迹以闻。』癸亥，兵部侍郎黄钧论：『知人善任使，当察其人而取之，量其材而用之。』上曰：『朕以无心处之，无心则明，无心则不偏，无心则不私。』甲子，著作佐郎丁时发奏：『人君须平时奉天，得天助然后可以立大事。』上曰：『朕晓夕念此，所谓丘之祷久矣。』时发奏：『近来多竭民力以事不急，陛下当恤民以固本。』上曰：『朕非特要建功业如汉文、景，蠲天下租赋事，亦将次第施行。』是月，四川水灾，命赈之。

九月庚午，上曰：『自秋以来多阴雨，今已十日晴矣，正当收获。岁事可保。朕蚤莫精心祈晴，天意可见。』壬申。上曰：『近时民俗多尚奢侈，才遇丰年，稍遂从容，则华饰门户，鲜丽衣服，促婚嫁，厚装奩，惟恐奢华之不至，甚非所宜。今年远近丰登，趁此秋成，欲使民间各务储积，以为优久之计。将来宜降诏戒谕，仍趁时广种二麦，以备水旱之用。』是月，定江西四监铁钱额，每岁共铸三十万贯，江州广宁监、兴国军富民监各一十万贯，临江军丰余监

、抚州裕国监各五万贯。命虞允文宣抚四川，授少保、武安军节度使，仍降度牒三千道及银、会中半一百万贯付本司。上用李纲故事，御正衙，亲酌卮酒赐之，俾即殿门乘马持节而出，都人以为荣，始期以某日会于河南，既而上密诏趣师期。允文奏军须未备，上浸不乐。明年，上遣二介持御札赐之，戒以面付。介至，而允文薨数日矣。其子不敢启，不知何言也。

冬十一月丙寅朔。是月，诏官田除两淮、京西路不行出卖，应诸路没官田产、屋宇并营田并措置出卖，以户部左曹郎官主之，诸路委常平司，其钱赴左藏南库，令置库眼桩管。臣僚言：『在法，光禄大夫、节度使已上即合定谥，议于太常，覆于考功。苟其人行应谥法而下无异词，则以上于朝廷而行焉。绍兴间，以守臣悍御，临难不屈，死节昭著而其官品或未该定谥，于是有特许赐谥指挥，故以定谥者给敕，而以赐谥者给告。近来请谥之家却有官品合该定谥，并缘绍兴指挥，辄经朝廷陈乞赐谥，不议于太常，不覆于考功，独舍人命词行下，是太常、考功二职俱废，而美谥乃可以幸得也。此则法令之相戾者也。大凡命词给告，皆三省官奉制宣行，列名于其后。今特恩赐谥，礼命优重，冠王言于其首，而宰相、参政、给舍并不入衔，独吏部长贰、考功郎官于后押字，殊不类告，甚非所以尊王命、严国家也。况舍人掌词命之官，犹不入衔，而赐谥初不议于考功，乃亦押字，理有未安，此则制度之可疑者也。望今后定谥赐谥，一遵旧典。至于告命之制，亦乞令礼官、词臣考寻旧章详议。』续中书后省、礼部、太常寺议上：『今后若有官品合该定谥，即仰其家经朝廷陈乞，下有司遵依定谥条法议谥给敕施行。如系守臣守御，临难不屈，死节昭著，并应得蕴德丘园声闻显著条法指挥。陈乞赐谥之人或奉特旨赐谥者，即依绍兴三年指挥命词给告施行。』从之。

十有二月戊申，诏：『诸路职田已降指挥，与免拘借，尚虑循习，额外收敛。自今正理正色，仍不得过数多取，违戾令提刑按劾。』从臣僚之请也。是冬，莫濛充贺正使。正月三日，敌廷锡宴，前后循例无违者，濛独毅然以本朝国忌不敢簪花听乐为辞，争辨久之。伴使为见，濛坚执不回，遂为白金主。午后始从其请，就馆赐食。是岁，刘珙免丧，复除湖南，过阙见上，言曰：『人君能得天下之心，然后可以立天下之事；能循天下之理，然后可以得天下之心。然非至诚虚己，兼听并观，在我者空洞清明而无一毫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者也。』因引其意以傅进事，言甚切至，上加劳再三。

癸巳乾道九年春正月壬午，诏曰：『夫部刺史之官，所以周行郡国，班宣风化，总方略而一统类者也。今则不然，守土之官出于其部，时尔监司之任，最为近而易察者也。而求其凌厉风节、建立事功、疾恶如讎、奉公不挠者，盖堇堇而有焉。甚则朋比苟且，讫无举奏，民瘼不闻于上，上意不孚于下

，朕何望焉？继自今其悉乃心，毋冒于宪，凡在厥位，明体朕怀。』是月，以王之奇知扬州兼淮南安抚使。中书门下言：『福建盐货，自来止是州军分立纲数，自行般运出卖，以办岁计。近改为钞法，听从客贩。访闻州郡缘住般卖，却致支用不足。切虑敷扰，以为民害。』诏罢钞法，诸州军纲盐并依旧分拨，官般官卖，所有本司元借本钱一十万贯，并已卖到钞面钱一十九万贯并续卖钞面钱，并拘收赴左藏库交纳。起居舍人留正言：『所修记注，自绍兴十五年以后至目，即多有未修月分，久之文字散失，所得疏略，愈见难以修纂。乞令二史将即日承受诸处关牒、施行政事并臣下所得圣语随月编纂，仍将绍兴十五年以后未修月分并修一月，并于次月上旬送付史官，随具已修月分奏闻。』从之。

闰正月丁酉，进呈鄂州都统制吴挺奏：前任人秦琪既改空印白纸五十幅以行。上曰：『恐异时妄有所用，可便追取。』挺又奏琪冒请合开落马四百余匹草料，及朝廷降钱修造军器，皆不坚利，所降钱琪辄营运自私，今已立式制造。上曰：『军器不葺，钱乃自私，秦琪不可不治。』并行下吴挺，勒合干人仔细开具着落闻奏，正名定罪，庶彼无词。己亥，进呈马军司升差统领官张遇为统制。梁克家等奏：『比张遇赴都堂审察，见其人衰老庸谬。』上曰：『统制官不敢苟任，异时大帅皆于此乎选，使其有谋，老固无妨；老且谬，则无所用。』庚子，进呈诸州军拣发禁兵分番赴忠锐军教阅，其至者虽有衣甲军器，而归者往往无有。乞行下州军修葺增添。梁克家奏：『非特诸州为然，近吴挺所申鄂州军亦如此。恐三衙、江上诸军亦有军器损坏不葺处，理合点检。』上曰：『须不测差人诸军亲阅，则无得而隐。此事诚不细。』克家奏：『步司统制官王世雄交割之初，见甲皮多断烂，弓弩箭脱坏，恐出入有误使用，亦尝与臣等言之。』上曰：『世雄乃能留意职事，亦可喜。』庚戌，宰执进呈：『先得旨，临安府既有路分都监一员，而平江府又有一员，何也？可并路分钤辖员数，契勘创始之由。』至是，梁克家奏：『初皆因特添差，后遂因仍作阙。』上曰：『可尽刷诸路所增数，见任人许终满，后不再差。』丁巳，进呈敕令所条目，内一项正月一日皇帝御大庆殿受文武百僚朝贺，内奏祥瑞表并读表一员差执政官；又一项奏云物祥瑞，请付史馆，太史令一员差本职官。上曰：『此等事皆文具，不须立法，可尽删去。』梁克家奏：『圣训如此，使后世知圣时不言祥瑞，岂非盛德之事哉？』戊午，太子詹事李彦颖札子奏：『窃以皇太子在东宫，唯讲学一事，足以增益见闻，养成道德。臣自庚寅岁人侍王邸，以及升储，既更四载，才讲《尚书》终篇。今进讲《周易》始三之一，大抵非三四年不能竟一经。恭闻真宗皇帝在东宫日，讲《尚书》至七八遍，《礼记》等书亦皆数四。祖宗之圣虽得于生知，亦讲学不倦，是以圣而益圣，巍巍如此。今官僚粗备，得遇上堂，除讲读官外，余官不过陪侍坐席，须臾而退，故臣欲以庶子

或谕德一员兼讲官，于《春秋》、二《礼》令添讲一经。』诏令庶子、谕德轮讲《礼记》。辛酉，幸王津园归射。

二月己巳，上曰：『前日内阅忠锐军射艺甚可观，此本渚州乌合士卒，训练有方，遂成纪律，诚为难事。主兵官当议推赏。』辛未，勘会已降指挥，令诸路监司各限十日，条具不便于民事件奏来，所有奏到文状，诏令左右看详。戊寅，宰执内殿奏事，因论及古之朋党，上曰：『朕尝思之，朋党不难破，不必问其人，但是是非非，惟理之所在而已。』梁克家奏：『实如圣训。』

三月乙巳，侍御史苏峤奏：『伏睹关报，广南提举官廖颀札子：广州都盐仓有积下支不尽盐本银计钱十一万一千四百五十四贯文，又点检得本路诸州府逐年拘催常平诸色窠名钱物，内有见在宽剩钱五万贯，欲行起发，少助朝廷经费。奉旨依，并令赴南库送纳者。臣窃谓陛下即位以来，屡却羨余之献，故近年监司、州县稍知遵守，此盛德之事。而小人急于自进。时以一二尝试朝廷。只缘乾道七年提举官章潭献钱二十万贯，以此特转一官，不及期年，擢为广西运判。廖颀实继其后，故到官未几，便为此举。其为愚弄朝廷，莫此为甚。访闻此钱并系盐本钱，潭到任时，尚有三四十万缗，皆是前官累政储积，不敢妄用。潭取其半以献。今颀所献止十一万缗，已是竭泽，所余无几，后人何以为继？异时课额不登，谁将任其咎者？欲望特降睿旨，却而不受，即以此钱付之本司，依旧充盐本。内常平宽剩钱，亦乞桩留本路，为水旱赈贷之备。』诏从之。

臣留正等曰：羨余之弊，上欺人主，下蠹生民，非难知者。而小人屡敢以是进，岂非谓利之可动人乎？《记》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孟轲曰：『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陆贽曰：『理天下者，以义为本，以利为末，以人为本，以财为末。』诚使义利之说明于上，则奸罔之徒何自乘间耶？寿皇谕臣僚捐利之请，却桩积宽剩之献而不受，所以正君德，清化原而警吏治者全矣。

丙辰，给事中林机经筵讲《禹贡》毕，奏云：『臣观孔子谓：「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言其克勤于邦，克俭于家者如此。观《禹贡》立力经常之制，亦其勤俭之德有以先之，故此篇之末言：「咸则三壤，成赋中邦。」而继之以「祇台德先，不距朕行」。盖有深意。后世之君穷奢极侈，若汉武帝常赋之外，至于算及缗钱舟车，所宜深戒。常以大禹勤俭之德为怀，治效不难到也。』上曰：『人主苟有贪心，何所不至？』是春，以王楫、李大正并为提点坑冶铸钱，饶、赣州置司，江东、淮南、两浙、潼川、利州路分饶州司，江西、湖广、福建分隶赣州司。除潼川府隶路坑冶铜宝系逐路转运司拘催发纳铸钱司外，依旧以江淮荆

浙福建广南路提点坑冶铸钱司为名。两司行移，连衔按察。

夏四月庚午，上宣谕曰：『忠武军已内教，人材少壮，不减殿前司，诸军武艺亦习熟。』梁克家曰：『人无南北，惟教习而用之如何耳。』上曰：『然。』乙亥，枢密院勘会已降指挥，乞回两浙路禁军、土军弓手。窃虑州县循习旧弊，差使诸般窠役，遂致武艺因而废惰，理宜措置。已降指挥：禁军令帅司，土军弓手令提刑司，行下诸州军将，发回并见在人，禁军责守臣并本路训练；兵官、土军、弓手令守臣各籍定人数姓名[3]，不得乱有差使窠名。禁军仍许逐州谙晓军务兵将官一员，土军弓手仍委巡尉，并专一训练教阅，以备不测。差官前去按阅，如武艺精强，即与升擢。弛慢不职，当职官并取旨重作施行。己丑，起居舍人赵粹中札子，奏：『窃见祖宗盛时，储养边帅之才，所以料敌制胜，罕有败阙。欲望圣慈诏宰执、侍从岁举可充帅任者各一人，其被举者令赴都堂审察，如委可任，籍定姓名闻奏，差充边方帅司及都统司属官或倅贰，以储其材，俟任满日，或升之机幕谋议，入为寺监郎曹，出为监司边郡，俾之习熟边圉利害，他时边帅有阙，即于数内选擢。其资历稍高，入为卿监侍坐，遇有边事，以备询访，如祖宗时。仍乞严诏丁宁，详择其人，勿询私请。如有显效，亦当推荐贤之赏，如此十年之后，帅臣不胜用矣。』上曰：『帅才自是难得，卿此论甚好，若然，则不待十年，得人多矣。』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癸巳，进呈龚茂良奏马驿利害并及买象事，梁克家等奏：『枢密院见差使臣赵璧往邕州催买。』上曰：『郊祀大礼初不系此，有亦可，无亦可，其差去使臣可令唤回。』己未，进呈左迪功郎朱熹辞免召命，乞差岳庙一次。梁克家奏：『朱熹博学有守而安于静退，屡召不起，执政俱称之。或曰熹学问淹该，但泥于所守，差少通耳。』上曰：『士夫虽该博，然亦须谙练疏通。如朕在潜邸，但知读书为文，及即位以来，今十余年，谙历物情世故，岂止读书为文所能该贯？虽博学，要须为有用乃可。朱熹今以疾辞，然安贫乐道，廉退可嘉，可特与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观。』是月，皇太子免尹临安。洪、吉、饶、信等五郡水灾，命赈之。

六月己巳，臣僚上言：『近年州郡例皆穷匮，不能支吾。原其凋敝之因，有拣汰之军士，有添差之冗员，有指价和籴米之备偿，有纲运水脚钱之糜费，有打造岁计之铁甲，有抛买非泛之军器，有建造寨屋之陪贴，有收买竹木之科敷，有起发拣中厢禁土军弓手之用度，有教阅民兵保甲之支费。邮传交驰，使者旁午。是数十者，皆州郡之蠹，所以致阙乏之繇也。陛下灼见其弊，十已除去七八，惟是拣汰军人并离军人及归正添差不厘务，州郡甚以为苦，日增月添，无有穷已，则赋所人有限，而增添之费无穷。欲望特降指挥下吏，兵部、三衙、在外诸军都统总领司，凡拣汰军人并离军使臣、诸色添差不厘务人

，各相照应，自来立定人数负阙，不得过数差注分拨，令共理之臣得以留意收养。』诏从之。诏令诸路监司、郡守不得非法聚敛，并缘申请妄进羨，违者重置典宪，令御史台觉察。是月，置蕲州蕲春铁钱监，岁以十万贯为额，仍减舒州同安监岁额一十万贯。

秋七月庚子，进呈江西转运司申到一路州县自六月十二日至十九日连日大雨，早禾径可成熟。又奏淮南路申雨泽沾足。上曰：『朕与卿等尤当上下交修，以答天贶。』又进呈郭刚、元居实报敌境旱久，大无麦禾，泗州、东平府、雄州蝗生，河以北饥馑流徙尤甚。是日，浙东、江西、两淮等路申雨泽沾洽，秋成可必。上曰：『淮水一苇可航，而南北之异如此。』梁克家奏：『修德为暴之应昭昭不诬。』上曰：『朕与卿益当交修庶政，以答天意。』是月，护圣步军统制王世雄改除。上曰：『此军统制官，乃储大帅之地，不可不遴选其人。』

八月癸酉，内批龙云、陈师亮添差。梁克家等奏：『于指挥有碍。』上曰：『卿等如此守法极好。』上又曰：『侥幸之门，盖在上者多自启之，故人生覬覦心。汉画一之法贵在能守。』是月，诏兴水利。

九月辛卯朔。是月，进呈《中兴会要》、太上、今上玉牒。台州饥，命赈之。

冬十月甲子，臣僚言：『伏见浙东诸郡今岁例有旱伤，如温、台二州，自来每遇不稔，全藉转海般运浙西米斛，粗能赡给。访闻浙西平江、秀州管下边海诸县，自来凡有他郡客人般运米斛，例不放令出海前去，是以余贩者稀少，荒歉之处，为害甚大。欲望特降指挥下两浙转运司并平江府、秀州严行禁戢，仍令重立赏榜，许人陈告，如有违犯，将官员奏劾，公吏断配施行。若其他有似此遏余去处，亦乞令转运司行下禁戢。』诏从之。乙酉，臣僚上言：『臣闻救灾者，圣王之所不免；责实者，荒政之所尤急。伏见今夏以来，浙东诸郡告旱者众，至于江西，间有荒歉，田野之间，稍以艰食为虑。陛下深轸渊衷，举行荒政，仁惠之德，罔不是孚。然臣每见自来州郡或水旱，往往有所讳言，虽有奏陈，亦未必能尽其实，遂至下之疾苦壅于上闻，上之德意抑于下究，此大患也。盖讳言水旱者，虑朝廷之罪其失政也；不尽其实者，虑州用之缺而不继也。属县申请，至于取问者有之，必欲其不问而后已；民间告诉，抑令伏熟者有之，必欲其无所陈而后已。欺天罔上，其罪可胜言哉？欲乞圣慈申严行下，凡有旱伤去处，必须从实检放，不得乱有沮抑，致干和气。仍乞令逐路常平提举官躬亲巡历，同帅、漕之臣觉察，按劾以闻，庶几民被实惠。』诏从之。是月，梁克家罢相出知建宁府，从所请也。以曾怀为左丞相，张说知枢密院事，郑闻参知政事，沈夏卿同知枢密院事。寻以姚宪签书枢密院事。

十有一月庚寅朔，日有食之。陈升卿赐出身，除监察御史。戊戌，郊。诏以明年正月朔为淳熙元年。初诏改元纯熙，寻以取法淳化、雍熙为义，改元淳熙。辛亥，臣僚言：『访闻今岁旱伤，非特浙东被害，如江西诸州例皆阙雨，禾稻不收，而赣、吉二州尤甚。江东之太平、广德、淮西之无为军、和州，多是先被水患，继之以旱。自今民以艰食，其间州郡，或有讳言境内灾伤，不即申陈，致失检放条限；或有虽曾申闻措置赈济事件，朝廷未与行下。切缘救荒之政譬如拯溺救焚，势不可缓。今欲从朝廷专委逐路提举官自行巡历灾伤去处，如委系失收不曾检放或减放不实者，仰将今年苗米依合减分数权行倚阁，令候来年秋熟带纳。其有和籴米斛、抛降马料及诸色科买，并权与住罢一年，应合赈糴济去处，许提举官将一路见管常平义仓米通融拨借应副。其有诸州已条画到措置赈济事件，朝廷速降指挥，庶几官吏便可奉行，百姓早被实惠。』诏从之。汉州什邡县杨村进士陈敏政家特赐旌表门闾。自敏政高祖母王氏遗训，至今五世同居，并以孝友信义著闻。本州以其事来上，故有是命。王氏年十八归于陈，岁余夫卒，守志不嫁，在家事舅姑尽孝，教子及孙，皆笃学有闻，节操行义，著于宗族，乡闾乡人不敢以其氏呼之，皆呼之曰『堂前』，犹私家呼其母。张商英为之传云。

十有二月庚午，先是十一月庚子，曾怀等奏：『郊祀礼成，普天同庆。自原庙行礼，阴云阁雨，既谒清庙，瑞雪应期，未明而霁，以至青城宿斋，圆丘蒞事，天气澄爽，此皆圣德昭著，故高穹降格，灵贶如此。』上曰：『如卿等所言。然君臣之间，正当修饬，以答天贶可也。』是日进呈次，上曰：『腊雪应期，二麦正仰此。』曾怀奏：『近得四方书问，皆云冬至郊祀礼成，瑞雪应期，以为殊庆，可见四方气候皆同。今又得雪，此乃陛下勤政。愿治圣虑，顷刻未尝不在民，天地报贶，盖有自也。』上曰：『丘之祷久矣，圣人之意以谓修己贵有常，固非临时所能祈祷也。』乙亥，新知钦州郑人杰欲乞于所在差兵级二十人逐州交替起发，前去之任。上曰：『此虽小事，恐其他援例。』不许。

臣留正等曰：天下之事，皆当谨其微也，况赐予者，人情争趋之，始以为小而轻予，其一牵援不已，侥幸必多。兵级二十人，事甚小也，寿皇恐其他援例却之。防微杜渐若是其严，则夫禄秩爵命有大于此而法令所不许者，宁复启之乎？此其为后世训也至矣。

是月，广西盐复官卖法，从帅臣范成大之请也。二广盐法自靖康间行官般官卖法，至绍兴八年后，因臣僚言其为利甚博，遂改行钞法，节次更废不一。至乾道六年，逐司互有申陈，遂自八年，诏令两路通贩官钞九十万贯同认岁额，然实于西路岁计不便，遂诏广西盐住行钞法，拨还运司，均与诸州官般官卖

，以充岁计。是岁，减绍兴府、严、处州丁绢额。黎州蛮犯边。

校勘记

[1]李发 原作『李拨』，据《中兴圣政》卷五十、《湖北通志》卷一一一郡守题名改。

[2]等奏 原脱『奏』字，据文意补。

[3]各籍 原作『名籍』，据《中兴圣政》卷五十二改。

宋史全文卷二十六上

宋孝宗五

甲午淳熙元年春正月庚子，上宣示文字一纸云：蔡洸具到衢州守臣并本路监司措置会子，申缴文历比他州稽缓。守臣可恕，所专责者监司，其提刑赵彦端特降两官[1]。曾怀奏：『赏信罚必，要当如此。』上曰：『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虞犹不能化天下也。』己酉，诏：『已降指挥，令殿前司主帅于二月内就茅滩合教诸军。访闻旧来每遇大阅，主帅例设酒食如待客之礼。可专札下王友直，毋得循习，务令军容整肃。』庚戌，进呈安南事。上曰：『安南入贡，礼意可嘉。可令有司讨论赐国名典故以闻。』

二月戊午朔，进呈江西安抚司申检准绍兴三十年七月九日指挥，将诸路禁军以十分为率，取五分专一教习弓弩手，帅司每岁春秋选差将官前去诸州教阅，缘乾道新法按阅条内不曾修立。诏令诸路帅司遵依元降指挥施行，仍令敕令所修立成法。上曰：『诸路拣中禁军、土军弓手，须常令教阅，责在守臣，如有违戾，当坐其罪。』辛酉，诏平江府将魏寿卿见存家产抄估，补填所侵盗官钱。以臣僚言寿卿知无为军巢县，移易大军钱二万二千余贯入己，故有是命。庚午，进呈差曹冠充沿海制置司干官。时冠差遣屡经缴驳，上颇怜之。朝廷欲以沿海制置司干当使臣阙一员，改作文臣干办公事处冠。上曰：『此却不可。古者为官择人，未尝为人择官。今乃因冠而改窠阙，近于为人择官也。可别寻阙次处之。』庚辰，诏：『州郡循习旧弊，巧作名色馈送，及虚破兵卒，以接送为名，多借请受，并假官权摄支请供给之类。又闻诸司与列郡胥吏、牙校月有借请，蠹财困民，致令归正拣汰之人拖下请给。仰诸路监司、帅臣觉察。』是月，赐交趾国名安南，李天祚加封南平国王。

三月辛卯，召步军司中军弩手射，射铁堞帘，赴内教。庚戌，臣僚言：『用人之弊，一曰上下之分未严，二曰义利之说未明。何谓上下之分未严？夫任贤使能，人主之柄。助人主进贤退不肖，大臣之职。近世一官或阙，自炫者纷至，始则悉力以求之，不则设计以取之，示以好恶而莫肯退听，限以资格而取求不已，未闻朝廷有所惩戒也。何谓义利之说未明？居官司职，义也；背公营私，利也。今中外求官者，惟计职务之繁简、廩稍之厚薄，既得之，则指日而望迁，援

例而欲速，公家之事，未尝为旬月计也。愿明诏大臣，深思致弊之由，共图革弊之术，使士风稍振，百官奉职。』从之。是月，进呈浙西帅、宪司保明进士施浦等各出米五千石赈济，欲遵格补官。上曰：『朕不鬻爵，以清入仕之源。今以赈济补官，却是为百姓。』初，祖宗因唐旧分别流品，不相混淆，故有出身、无出身及进士上三名、贤良方正曾任馆阁省府之类，迁转皆不同。犯赃及流外纳粟，尤不使污士流，盖不待分左右也。元丰官制行，始一之，然犹有一官而分左右者，徒以少优进士出身而已。至元祐中，遂自金紫光禄大夫至承务郎，皆以有出身、无出身分左右，至犯赃，则并去左右字，论者尤以为当。绍圣以后复去之。绍兴初，方务行元祐故事，故左右之制亦复行。至是，有赵善俊者建言，以为本范纯仁偏蔽之论，请复省去。从之。是春，言者论淮南安抚使王之奇好为大言，备位无补，欲为脱身之计，遂请分阃之行。淮上荒残之余，首建招诱耕凿荒田，多请官钱，空名绫纸，而去所招之人，间以妄包已垦熟田计为顷亩以补官者。遂罢之。之奇既罢，淮南复分为东、西路。

夏四月，宗正寺请训宗室名，翼祖下『广』字子连『继』字，太祖下『与』字子连『孟』字，太宗下『必』字子连『良』字，亲贤宅『多』字子下连『自』字，棣华宅『茂』字子连『中』字，魏王下『时』字子连『若』字。诏举制科，略曰：『昔我仁祖临御，亲选天下十有五人，崇论宏议，载在方册。庆历、嘉祐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

五月丙申，进呈臣僚札子陈请：『伏见六部及诸寺监官同共计论勘当文字，多是不曾聚议，取办临时，遂致考究未尽，供报稽缓。乞今后令所辖所隶官司会议供申。』上曰：『此用西汉故事甚为得体，便可施行。』己亥，签书叶衡言：『兵权系于将帅，民命宅于牧守，二者之患，每在数易。望自今精加选择，使材称其职，然后力行守久任之说，以破数易之害。』从之。甲寅，著作郎木待问奏：『士大夫气节不立，惟在陛下涵养作成。如奔竞之习，最坏气节，不可不革。』上曰：『当如卿言，必见之赏罚，使之惩戒。』

六月丙辰朔，诏：『王友直、吴挺持身甚廉，治军有律，凡所统驭，宿弊顿除，可并与建节钺。武功大夫、荣州刺史、提举台州崇道观秦琪身任帅臣，蠹坏军政，专事阿附，贪墨无厌，可责授舒州团练副使、漳州安置。』戊午，诏：『累降指挥，已有差遣人不得干求换易。比来约束浸弛，日益奔竞。今后似此之人，可依已降指挥，三省具名闻奏，当议降黜。其已授差遣入朝辞讫，限半月出门。』己卯，诏知汉州王沂、主管崇道观晁公退各降一官，新州编管张松移南恩州。沂等荐举夔路钤辖陈彦充将帅任使，至是，密院审察彦别无采故也。是月，诏议祫飨东向之位。初，吏部侍郎赵粹中言：『谨考前代七庙异宫祫享，则太祖东向。乃者绍兴五年，董弅建议，乞正艺祖东向之尊，谓

太庙世数已备，而艺祖犹居第四室，乞遵典礼，正庙制，遇祫飨则东向。得旨下侍从台谏集议，既而王普复有请。当时集议如孙近、李光、折彦质、刘大中、廖刚、晏敦复、王伋、刘宁止、胡交修、梁汝嘉、张致远、朱震、任申先、何慝、杨晨、庄必强、李弼直，皆以其议悉合于礼。时臣叔父涣任将作监丞，因陛对，奏陈甚力，据引《诗》《礼》正文，乞酌汉太公立庙万年、南顿君立庙章陵故事别建一庙，安奉僖、顺、翼、宣四祖，禘祫燕尝并行特祀，而太祖皇帝神主自宜正位东向，则受命之主不屈其尊，远祖神灵永有常祀。光尧皇帝深以为然，即擢董弅为侍从，叔父涣为御史。是时赵霈为谏议大夫，以议不已出，倡邪说以害正论，而欲祫飨虚东向。今若稽之六经典礼三代之制度，定艺祖为受命之祖，则三年一祫，当奉艺祖东向，始尊开基创业之祖。其太庙常飨，则奉艺祖居第一室，永为不祧之祖若汉之高祖；其次奉太宗居第二室，永为不祧之宗若周之武王。若僖、顺、翼、宣，亲尽而祧，别议迁祔之所，则臣亦尝考之，祔于德明兴圣之庙，唐制也；立太公南顿君别庙，汉制也。前日王普既用德明兴圣之说，而欲祔于景灵宫天兴殿，朱震亦乞藏于夹室。今若别建一庙为四祖之庙，或祔天兴殿，或只藏太庙西夹室，每遇祫飨，则四祖就夹室之前别设一幄，而太祖东向，皆不相妨，庶得圣朝庙制尽合典礼。』诏礼部、太常寺讨论。右丞相曾怀罢。

秋七月，内降诏曰：『朕惟天下治乱，系乎风俗之微恶；风俗微恶，系乎士夫之好尚。盖士夫者，风俗之表，而天下所赖以治者也，故上有礼义廉耻之风，则下有忠厚纯一之行；上有险怪偷薄之习，则下有乖争陵犯之变。朕尝戢奸贪，黜浮靡，躬节俭以示天下，而历纪逾久，治效未进，意在位者未能率德改行，以厚风俗，故廉士失职，贪夫长利，将何以助朕兴化致理、无愧于古乎？部使者、郡守，其为朕察郡邑廉吏来上，朕将甄奖，待以不次。其或持禄养交，崇饰虚誉，应诏不以实，使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时汝之辜，必罚无贷。』甲午，进呈检放过乾道九年灾伤倚阁钱物，浙东路自淳熙元年为始，作三年带纳，江东路候丰熟，作两年带纳，江西路即不曾据州军报到灾伤数。上曰：『既是灾伤，若与倚阁，税赋亦无从出。可并与蠲放，如有已纳数目，与理充一年合纳之数。』丁酉，诏诸路州县市令司日下并罢，官司及在任官收买物色，并依民间市价支钱，不得科抑减克，如违，以违制论，许民户越诉。癸卯，中书门下省奏：关外四川沿边诸路及金州上津皆有归正等人。诏令四川抚制置司行下都统司，将上件归正等人常切存抚，毋令失所。甲辰，诏沿江被水之家，令守臣胡与可躬亲巡门相视。既而相视到被水贫乏之家六百三十有八，诏令左藏南库每家支钱五贯文，仍许于沿江白地二百亩内，依元来丈尺指射盖屋居止，量入白地租钱。戊申，江东提举潘甸言：『被旨，所部州县措置修筑浚

治陂塘，今已毕工，计九州军四十三县，共修治陂塘沟堰凡二万二千四百五十一所，可灌溉田四万四千二百四十二顷有奇。』诏札下诸路，依此逐一开具以闻。是月，曾怀复相。先是，台臣詹亢宗、李棠论李杓、王宗己因中怀，怀遂求退，且乞辨明诬谤。续棘寺根究无实，乃贬责亢宗及棠而复相怀。续言者又论参政姚宪与亢宗等通谋陷怀，以求倾夺其相位，用罢宪，寻责南康军居住。

八月庚辰，上曰：『密院差除切须公当，如亲旧有乞差遣者，须分明具出资格合人差遣将上，待朕处置，庶免人言。』壬午，上谕宰执曰：『朕进用人才，初不因其荐引之人而为之去留，惟其当而已。若荐者偶以罪去，被荐者相与为奸，则当并逐。若初不阿附而有才能，当依旧用之。』杨伋奏：『陛下圣训诚为至当。』上又曰：『鯨之为入，初不害禹之成功。』俠又奏：『陛下圣训及此，诚尧舜之用心矣。』

臣留正等曰：圣主之用人也，犹工师之用木，长短大小，各随其才而器之，惟至于朽折败腐者，而后置之不可用之域。其人果贤也吾用之，果非贤也吾去之，是用人之道也。不观其人之贤否，而视其荐者之去留，是教天下之士使为党也。瓘兜之荐共工，皆斥之可也。四岳之荐鯨，四岳岂鯨之党哉？君子以道相同，众人以利相从，然则其有党者，必非君子也。然世之病君子者，必为党之一说，何者？不如是不足以感人主而尽逐天下之异己故也。圣训及此，固已深烛君子小人之情伪，天下之福，孰大于是？

九月戊子，宰执奏事毕，上顾谓曾怀等曰：『前日诣德寿宫，太上饮酒乐甚。太上年将七十，而步履饮食如壮年时。每侍太上行苑囿间，登降皆不假扶掖。朕见太上寿康如此，喜固不可言。及回顾皇太子侍侧，时和岁丰，中外无事，人情熙熙，三世同此安荣，其乐有不可形容者。』怀等奏：『此皆陛下圣德圣孝昭格天地有以致之。』庚寅，诏行其职事厘务官自今任满，非擢用者，并依资格更迭补外。壬辰，诏江西、湖南路累经灾伤，所有上供米斛逐年已行减放外，今年虽是丰熟，尚虑民力未苏，所有第四、第五等人户合纳淳熙元年秋苗特与蠲放一半。如州县辄敢违戾拘催，许人户越诉，及不得容纵人吏作弊，将第三等以上、称第四等以下人户减免，并令监司觉察，按劾闻奏。乙未，进呈淮东安抚司申商进等私揽戚三等银过淮北，分与北榷场牙家，事发，有银牌天使走马到泗州，径入狱审问，陈二及摄同知赵德温并一管军千户对问。上曰：『彼能如此，甚是。』杨伋奏：『金主本无他，但其臣下有妄生事。』上曰：『然。切不可以此为喜。于理固当安静，然非我君臣之志也。可以此意宜谕三省。』

臣留正等曰：战国之时，齐居山东，事秦最谨，不见兵革之祸，然而不免于亡者，侍秦之不我病也。诸葛亮之在蜀，无一岁而不出师，所以保国之道其在于

斯，故夫有急则坐薪尝胆以为忧，无事则玩细娱而忘天下之大患，为国远虑者，岂如是乎？昔者庆历盛时，契丹既守和好，夏国亦受封册，韩琦建言，谓当此之时使谓太平无事，则后必有大忧。又况大统之未一，大耻之未雪，其可一日而少忘于此欤？然则不以夷狄之怀为安，而常虑天下之危。圣谟洋洋，非天下之至明，其孰能与于此哉？新知随州蔡戡奏论唐太宗《贞观谏录》。上曰：『从谏正是太宗所长。此书置之座右，可为规鉴。』

丁未，诏张荐不合辄受贿赂，追三官勒停、郴州居住；右武大夫、果州团练使李川不合私通馈遗，降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右武大夫、楚州团练使王公述辄以财请求军职，降授武功大夫、贵州刺史放罢；左武大夫、贵州刺史宋受降授右武大夫；修武郎、阁门祇候刘士良降授保义郎，并放罢。内张荐系武经大夫、文州刺史，特于遥郡阶官上追三官。是月，曾觐开府仪同三司。幸玉津园宴射。

冬十月壬戌，诏：『自今违法卖易恩泽及荐举授赂之人因事败露，有司定罪外，更取特旨，重作行遣。』戊辰，诏绍兴府今年合起发上供苗米四万三千五百石特与蠲放，以守臣张宗元言诸县旱伤故也。

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丙戌，签书枢密院事杨偁札子奏：『近因奏事论及时政，伏蒙宣谕：「朕尝训戒士大夫曰：待敌当用诡道，在朝当用诚实。百余年来，尝患戎狄强而中国弱，正缘反是。待敌既无奇策，动则为虏所窥，在朝以术数相倾，以躁竞取进，风俗之弊，当救正之。」仰惟圣谟嘉言切中时宜，臣备位枢臣，躬受玉音，欲望宣付史馆。』诏从之。甲辰，以龚茂良参知政事。因奏事毕，赐坐。上顾叶衡及茂良曰：『两参政皆公议所与。』衡等起谢。上从容曰：『自今诸事不可徇私，若乡曲亲戚，且未须援引。朕每存公道，设有未是处，卿等宜力争。君臣之间，不可事形迹。房、杜传无可书之事，盖辅赞弥缝不见于外，所以能然。』衡曰：『皋、夔、稷、契在唐虞之朝，其见于后世者，都、俞、吁、咈数语而已。』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当启沃，岂容使迹见于外？』曾怀罢相，除职奉祠。怀以疾自请也。以叶衡为右丞相。己酉，著作佐郎郑侨札子论：『祖宗朝每日召见讲读官，至仁宗朝，始有间日一讲之制。』上曰：『自太宗、真宗始置侍读讲官，于圣学尤为留意。』壬子，进呈江西漕臣钱佃等奏：『兴国军以公使庠酸败酒散下通山等三县，抑勒百姓高价收买。臣等虽已禁止，乞严行禁约事。』上谕叶衡、龚茂良曰：『奉行法令，在下不可不严。事既上闻，却当从宽，然后各得其宜。今属郡违戾，监司已置不问，而乞朝廷严行禁约，事体不顺。』遂诏令本路监司开具散酒当职官吏姓名申尚书省。

十二月甲子，诏临安府盐官县三乡旱伤，可减放苗租等六千三百八十石。

先是，本乡人告旱伤，本府差察推方杰减放，止一千六百一十石。漕司委准备差遣方伯达同本府粮料院钱闾、知县李宗文再同检视，合放上件。诏方杰展二年磨勘。丁卯，诏前军与中军各带甲射争赏，内弓箭手以六十步，每人射八箭，要及五分；亲弩手以一百步，每人射六箭。前军以十三日，中军以十四日，并射射铁垛帘赴内教。是月，修吏部七司法。参政龚茂良言：『官人之道，在朝廷则当量人才以擢用，在铨部则宜守成法以差注。盖法者一定不易，如规矩权衡，不可私以方圆轻重也。夫法本无弊，而例实败之。法者，公天下而为之者也；例则因人而立，以坏天下之公者也。昔者之患，在于用例破法；而比者之患，在于因例立法。今吏部七司法者，自晏敦复裁定，有司守之以从事，可以无弊。缘臣僚申明冲改，前后不一，率多出私意，徇人情。向者陛下深知其弊，尝加戒敕，毋得用例破条，然有司巧于傅会，多作条目，于是率修立成法矣。臣谓用例破法者其害浅，因例立法者其害大。宜诏有司讲求本末，将新旧法相与参考，旧法非大有所抵牾者弗可轻去，新立条制凡涉宽纵，于旧法有违者，一切刊正，庶几国家成法简易明白，可以遵守。』从之。是岁，淮南复分为东、西路。皇子判宁国府魏王恺徙判明州，治二十岁，有惠爱。

己未淳熙二年春正月甲申朔。

二月癸亥，诏：『泉州左翼军去朝廷二千里，每事必申密院殿司，恐致失机。自今遇有盗贼窃发一时，听安抚节制。』

三月己丑，进呈何澹试馆职，策有御笔勾处，奏审取旨。上出文字一纸，乃录其策中所言『堂阙归部，亦有未便。旧法，吏部长贰得以铨量年老不堪厘务之人，今不复有所进退。近来引见选人改官，未闻有不许改官者』。上曰：『恐所言有可采者，不欲遗之。』后五日，检照条例将上，申严旧法，令吏部从实铨量，并引见选人改官，于进卷内具出举主所荐事状，如系捕盗人，即详具所得功赏之因。从之。是月，亲试举人，赐詹曩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寻特御射殿，引正奏、特奏名按射，推赏有差。后遂为例。蜀人杨甲对策言恢复之志不坚者二事，其一谓『妃嫔满前，圣意几于惑溺』，其一谓『策士之始，其及兵者不过一言而已，是以谈兵革为讳，论兵革为迂也』。上览对不悦，置之第五。是春，降会子五十万贯付两淮收换铜钱。

夏四月壬子朔，内殿进呈淮东、西两总领各乞以金银兑换会子支遣。上曰：『纲运既以会子中半入纳，何故乃尔阙少？』叶衡、龚茂良奏：『缘朝廷以金银换收会子，桩管不用，金银价低。军人支请折阅，所以思用会子。』上曰：『何幸得会子重，但更思所以阙用之因。』三日，复宣问及此，衡奏：『户部岁入一千二百万，其半为会子，而南库以金银换收者四百余万，流行于外者才二百万，安得不少？』上曰：『此是户部之数，不知两总领所分数人纳如何

？两处且各以三十万与之兑换金银。』及钱良臣申到民间人纳阙少会子，并两淮取换铜钱，已支绝会子，乞再给降。上曰：『会子直如此少？』茂良奏：『闻得商旅往来贸易，竞用会子，一为免商税，二为省脚乘，三为不复折阅。以此观之，大段流通。』上令应副，因宣谕曰：『卿等于细讲究本末，思所以为善后之计。』乙卯，进呈江西、湖南昨得旨，以频年旱伤，第四、第五等人户合纳秋苗特蠲一半，切恐诸郡支遣不足，缘此敷扰及民。上曰：『此是特恩，又所争止十七八九万斛，可并于上供数内除豁，仍禁戢不得辄有敷扰，许人户越诉，将违戾官吏重作施行。』戊辰，兴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吴挺札子：『切见四川诸军近年以来，兵将官差除废罢，虽名为出自宣抚司，其实多自诸司官属及州县官造作毁誉，推荐中害，往往罪赏不当，因此兵将官不以职事为意，专务奔竞交结。乞指挥严行戒飭。』诏令宣抚司常加觉察，如有违戾，具名申奏，重作施行。

五月己丑，诏知县并以三年为任，从知饶州王师愈奏也。

臣留正等曰：古者吏与民相亲，官吏布于六卿之中，又何尝有迁徙更易之劳哉？故夫言焉而民听之，令焉而民从之。后世既异于古，而又不使之久任，以千万人之情伪，而听于一令之耳目，虽得贤者为之，犹恐难乎其为力也。三年为任，则官修其业，民习其教，古之意为近之矣。

辛卯，宴宰执于澄碧。上曰：『今岁雨暘时若，蚕事已毕，问诸处麦已登场，米价低平，百物俱廉，可喜。』遂凡问中外事，叶衡等各以所闻对，上曰：『自三代而下至于汉、唐，治日常少，乱日常多，何故？』衡奏：『正为圣君不常有。如周之八百年，所称极治者，成、康而已。』上曰：『然。朕尝观《无逸》篇，见周公为成王历数商周之君享国久远，真后世龟鉴，未尝不以此为戒。』衡等同奏：『陛下能以《无逸》为龟鉴，诚宗庙社稷无穷之福也。』上又语及君臣相遇之难曰：『如陆贽之于唐德宗，不为不遇。朕尝览奏议，喜其忠直，次第见于施行。』龚茂良奏：『苏轼在经筵，缴奏陆贽奏议，其表云：「人臣献言，正如医者用药，药须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陆贽不遇德宗，今陛下深喜其书，欲推行之，是亦遇也。』上又泛论用人不可分别党与，须当尽公。又曰：『朝廷所用，止论其人贤否如何，不可有党。如唐之牛、李，其党相攻四十余年不解，皆缘主听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朕尝笑之。为人主但公是公非，何缘为党？』衡等同奏：『文宗优柔不断，故有此语。陛下圣明英武，诚非难事。』上曰：『此所谓坐而论道，岂不胜如丝竹管弦？』皆起谢。上又曰：『朝廷所行事，或是或非，自有公议。近来士大夫又好唱为清议之说，此语一出，切恐相师成风，便以趋事赴功者为猥俗，以矫激沽誉者为清高，駸駸不已。如东汉激成党锢之风

，殆皆由此，深害治体，岂可不痛为之戒？卿等可书诸绅。』茂良奏曰：『唐末白马之祸害及缙绅，至有清流、浊流之说。然惟大中至正之道可以常行。』上曰：『朕常日所行，乃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衡等同奏：『舜之所以治天下者，其要在此。』

六月癸亥，进呈内降李显忠奏陈乞女夫添差东南第四副将赵鼎差遣，奉御笔再与前任差遣，缘无添差恩例，有碍近降指挥。上曰：『卿等合如此理会，既碍指挥则已。大凡法度。须是上下坚守二乙亥，臣寮言：『用人之道，未有不以久任为说，诸路则监司、帅守，诸军则都统、统制，此尤不可不久。望诏大臣求材预备，待其或阙，则取而用之，如此则用得其人，可久于其任。』从之。是月，定补外带职格，从左司、谏议、签书之请也。邦彦言：『陛下忧勤万务，规恢事功。然而国势未强，兵威未振，民力未裕，财用未丰，其故何耶？由群臣不力故也。望自今而后，中外士夫，无功不赏，而以侍从恩数待有功之侍从，以宰臣恩数待有功之宰相。任侍从、宰相无功而退者，并以旧官归班。惟能强国治兵裕民丰财者，则赏随之，而又视其轻重而为差等。任侍从而功大，与之宰执恩数可也。任宰相而功小，与之侍从恩数可也。其在外者，虽不曾任侍从、宰执，而其所立之功可以得侍从或宰相恩数者，亦视其功而与之，则天下之士变求进之心为立事之心，而陛下之志遂矣。』上深然之，遂诏自今宰臣、侍从除外任者，非有功绩，并不除职。在朝久者，特与转官。其外任人非有劳效，亦不除授。于是曾逮以权王侍出知秀州，不带职，用新制也。罢四川宣抚，复制置使。汤邦彦又论：『四蜀复置宣抚，而以应于旧属场务悉还军中，又除统制司赴宣司审察外，其余皆俾都统自差，是与其名而夺其实。与其名则前日体貌如故，夺其实则前日事势不存。以不存之事势，为如故之体貌，是必上下交恶，军帅不睦，不惟无益，而又害之矣。』上亦纳其言，于是召沈夏还朝，而宣抚司遂罢矣。窜蒋芾、王炎、张说，芾、炎落职，说降观使，建昌、袁、抚州居住。以言者论三臣其始皆言誓死效力以报君父，及得权位，怀奸失职，深负使令也。

秋七月乙未，宰臣进呈讫，上曰：『今中外无事，近日时时得雨，丰稔可待。会子通行，民间铜钱日多，甚可喜。』叶衡奏：『今诸处会子甚难得，谓宜量行支降行使。』上曰：『未可。向来正缘所出数多，致有前日之弊。今须少待，徐议施行。』丁未，上宣谕叶衡等：『贾和仲，朕本欲行军法，然其罪在轻率进兵。朕观汉、唐以来将帅被诛，皆以逗遛不进或不肯用命。今和仲正缘轻敌冒进，诛之却恐将士临敌退缩。俟勘到情犯，别议施行。』先是，上宣谕衡等：『贾和仲与茶贼战失利，当治其罪。此须商量，要归于当。朕非固欲诛之。和仲当一小寇乃失律如此，设有大敌，当如何？不诛恐无以警将，然诛一

人，须要是卿等更熟议。』是月，彗出西方。

八月甲戌，广西经略张栻言：『诸郡赋入甚寡，用度不足。近年复行般卖盐，此诚良法，然官般之法虽行，而诸郡之窘犹故，盖以此路诸州全仰于漕司，漕司发盐，使之自运，除本脚之外，其息固有限，而就其息之中以十分为率，漕收其八，诸州仅得其二。逐州所得既微，是致无力尽行般运，而漕司据已拨之数，责八分之息以为寄桩，则其穷匮，何时而已？幸有仅能般到者，高价抑买，岂保其无欲？乞委本司及提刑郑丙、漕臣赵善政公共将一路财赋通融斟酌，为久远之计，既于漕计不乏，又使一路州郡有以支吾，见行盐法，不致弊坏。』从之。是月，汤邦彦使北，请河南陵寝之地也。

九月辛卯，诏扬、庐、荆南、襄、兴元、金、兴州依旧分为七路，每路文臣一人充安抚使以治民，武臣一人充都总管以治兵。丁酉，知荆门军黄茂材言：『唐李靖六花阵法出于武侯，尝因陛对，画图以进。比帅司奉诏，令州军见管民兵以七十五人为一队，正合李靖兵法，遂将本军义勇民兵分为七军，每军旗帜各别色号，置造兵器，俟今冬躬自教习，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隅落钩连，曲折相对，可以成六花阵。今来荆南府差将官前来本军教阅，恐只沿习军中之法。乞将本军民兵自教两月，却差荆南将官一员阅视。』从之。己亥，龚茂良、李彦颖奏：『省院各止独员，臣等于拟除批旨等事皆不便。』上曰：『朕深入思虑，以未得其人，故尔迟迟。』因泛论中外臣僚，上曰：『为宰臣，须胸次大，乃能容物。』茂良奏：『诚如圣谕。《坤》之六二乃大臣爻，其辞云：『直方大，不习无不利。』直方之德须大，乃能有容。』上曰：『居此位，安可不大？』彦颖奏：『后之为辅臣者，往往先有忌克之心，以故不能容。』上曰：『士大夫更历外职任，未见其短，才居政路，便觉有此等病。』茂良奏：『《书》之《泰誓》曰：如有一个臣，断断猗无他技云云。苏轼为之训传，谓前一人似房玄龄，后一人似李林甫。』上曰：『此说极当。』次日内殿奏事毕，茂良等谢昨日圣训，上曰：『今士大夫能文者多，知道者少，故平时读书不见于用。』庚子，诏：『阶、成、西和、凤州当职官以下，令本路帅、漕司于四路在部官同共选辟，并体量见任人，委实癯老及不堪倚仗者，并申制置司躬亲审量保明，申取朝廷指挥。其所辟官不许辞避。所有边赏一节，令吏部看详，申尚书省。』以知成都府、权四川制置使范成大所奏也。甲辰，制置范成大言：『相度乞下兴州都统司，如凤州不测，缓急所有应缓一节，一面应机将附近军马遣发前去，却申制司照会。』从之。是月，叶衡罢相，以谏官汤邦彦论其奋身寒微，致位通显，未闻少有裨益，惟务险愎，以为身谋也。初命知建宁府，言者不已，遂罢之。

闰九月庚戌，诏：『诸路常平司每岁于秋成之际，取见所部郡县丰歉各及

几分，如有合赈米，赈给去处即仰纳[2]，度所用及见管米斛若干，或有阙少，合如何措置移运，并预期审度施行，仍须管于九月初旬条具闻奏。辛酉，浙宪徐本中言：『近者州郡率用私意更易官吏，不申省部，不报监司，移郡之邑，移邑之郡，或以他官而兼摄，或以卑官而任重，往往辞繁就简，舍薄从厚，请求饶覬，惟利是趋，易置纷然，浸乱旧制，理宜戒飭。』从之。壬戌，诏浙东提举盐司体访浙西提举薛元鼎措置印给亭户纳盐手历式样，将合支本钱尽数秤下支給，毋致积压拖欠。先是，元鼎印给手历遍给亭户，令赍历就秤下支钱，至是，复令浙东行之。丁卯，诏浙东今岁间有旱伤州军，仰转运、提举日下委官兴修水利，召募本处阙食人支給钱米，因此存济，趁时修筑，不得因而科扰。辛未，进呈淮南转运司申濠州钟离、定远县巡检耿成令再任[3]，上曰：『祖宗成法，惟监司及沿边郡守方许再任。耿成虽有劳效，已经再任，不欲以小官差遣坏祖宗成法。』因论及：『国家承平二百年，法令明备，讲若画一。倘能守之，自足为治。盖天下本无事，庸人扰之耳。』是月，赈两淮饥。

冬十月戊寅朔，诏浙东合纳内藏库坊场钱，可依自来立定租额。庚辰，诏昨令诸路兴修水利，以备旱干。今岁旱伤，江东、淮东为甚，未委当来如何兴修，元兴修官具析以闻。从门下省请也。丁酉，进呈御笔将上臣僚奏具，盖王府『多』字号宗子系英宗四世孙，祖免亲乞升等换官，并每月添支钱米及雇募人等。上曰：『此事须当讨论恩数即可与，如服属，岂容辄有升降？』壬寅，上谕执政曰：『李川按劾统制官解彦详等不能平贼，此甚可喜。风俗委靡，务为姑息，以徇人情，此弊非一日。朕每见有能举职者，须与激励。李川昨曾降官，今可与复元官，更转一官。』

十一月戊申朔，日南至。加太上帝、后尊号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太上皇帝，寿圣齐明广慈太上皇后。戊午，进呈提点坑冶王楫奏：『刷到本司宽剩钱十万贯，欲乞进入，以裨庆赏之万一。』上曰：『此不可受，亦不须却，宜令就本处桩管，充制造军器使用。』龚茂良奏：『是举不惟可遏献羨余之原，亦使中外耸然，莫测圣意所在。』癸亥，臣僚言：『祖宗时有会计录，备载天下财赋，出入有帐，一州以司法掌之，一路以漕属掌之。绍兴七年，臣僚有请，仿本朝三司之制，专举提举帐司总天下帐状，以户部左曹郎官兼之。积习既久，视为文具。乞诏户部条画，申严措置，俾天下财赋有所稽考，不致失陷。』从之。戊辰，进呈知静江府张栻奏：『保伍之设，诚戢盗之良法。臣自到官以来，讲究措置，施行于静江境内，颇得其效。近复以推于一路。乞下有司考订斟酌，申严而行之。』上曰：『张栻颇留意职事，可委诸路州军守臣详广西已行事理措置施行，帅、宪司常切觉察，毋致稽慢。』栻寻又奏：『本路备边之郡九，而邕管为最重。邕之所管，辐员数千里，而左右两江为

最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大理、罗甸，自杞而西南，有白衣、九道、安南诸国，皆其所当备者。然邕之戍兵不满千人，所恃以为篱落者，惟左右两江溪洞共八十余处，民兵不下十万，首领世袭，人自为战，如古诸侯民兵之制。其去邕管近者余三百里，远者近千里，所恃以维持抚驭之者，惟提举盗贼、都巡检使四人，各以戍兵百余为溪洞纲领，其职任可谓不轻矣，可不遴选其人，谨护其土，以为南方久远之蔽？乞依大观指挥，许本司奏辟。』从之。己巳，进呈提举江东潘甸、提举淮东叶翥、权发遣平江府陈岷具析到修治陂塘事，上曰：『昨委诸路兴修水利，以备旱干。今岁灾伤，乃不见有灌溉之利。若非当来修筑灭裂，即是元申失实。内江东已修去处最多，彼伤分数尤甚。于是潘甸特降一官落职，叶翥特降两官，陈岷特降一官。甲戌，诏：『大臣日见宾客，有妨治事。累有指挥，如侍从、两省官、三省枢密院属官有职事，于聚堂取廩；私第除侍从外，其余呼召、取覆等官每日各止许接见一次，出榜私第。可常切遵守施行。』

十二月丁亥，诏：『近来赴朝，臣僚于殿门内辄行私礼，朝仪不肃，有违条法，令阁门觉察弹劾。』甲午，行上皇庆寿礼，以太上皇帝来年圣寿七十，预于立春日诣德寿宫行庆寿礼，大赦。是月，更定强盗赃法，诏比旧法增一倍定罪。并左藏南库、封桩库，提领左藏封桩库颜度言：『今相度欲将南上下库及封桩上下四库并为二库，以左藏南库、左藏封桩库为名，将两处钱物乞从朝廷各行就便对兑，并不用上下二字，不须添置官吏，就用各库官吏合干人等。』从之，遂以左藏南上库充左藏封桩库对兑。时内旨取拨南库缗钱色目浸广，龚茂良奏：『朝奏所急者财用，数十年来讲究措置，靡有遗余，而有司乃以窘匮不给为言。臣因取其籍，披寻本末源流，具见积年出入之概。大抵支费日广，所入不足以当所出之数。至绍兴十七年，所积尽绝，每岁告阙不过二百万缗。至二十四年以后，阙至三百万缗，而乾道元年、二年阙六百多万缗。尔后却有增收鹺钱色目粗可支吾。有司失职，无以为计，专旨南库兑贷给遣。臣复讲求南库起置之因，其间经常赋人盖亦无几，而属者支费浩瀚，约计仅可备二三年之用。若继自今撙节调度，可无仓卒不给之患。』因条具以闻。上感悟。是岁，江西转运副使李焘上神、哲两朝《续资治通鉴长编》，自治平四年三月尽元符三年正月。以王揖为都大提点坑冶，其合差官令揖奏辟。寻移司饶州，岁铸以十五万为额。

丙申淳熙三年春正月戊申朔。

二月辛巳，上御便殿，阅两浙、福建土兵。上曰：『军士皆好身手，教阅甫三数月，事艺已精熟，弓弩手自可比殿司之数。』因谕辅臣曰：『向来乌珠南侵，陈思恭邀截于平江，官军乃用长枪，不能及敌，乌珠遂以轻舸遁。韩世

忠江上之战亦然。若用弓弩，乌珠必成擒矣。今次州郡起发禁军、土军极整肃，兹又及时遣归，更加激犒，他时调发。必易集也。』

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阴云不见。进呈上皇日历。

夏四月戊寅，进呈四川总领所乞再借四路职田租课十年，岁为钱十二万贯，充拣汰人请给。上曰：『昨借诸路职田寻已给还，四川自当一体，岂可再借？』龚茂良、李彦颖奏：『圭田所以养廉，诚不当借。』上曰：『卿等可契勘，别拨钱作拣汰人请给职田，自今岁便与给还。』龚茂良等奏：『昨已缴进，令侍从、台谏、两省官荐举监司、郡守指挥，未审曾经睿览否？』上曰：『荐举本欲得人，又恐干求请托，却长奔竞之风。』茂良等奏：『天下事未有无弊，虽三代良法，久亦不免于弊。今陛下既欲精选监司、郡守，非荐举何由知之？』上曰：『若令杂举，则须众论金允，庶几近公，况又经中书考察，而后除授，亦足以见朕于人材博采遴选如此，非苟然也。』乃诏侍从、台谏、两省官参照资格，不以内外杂举；监司、郡守岁各五人，中书省置籍，三省更加考察取旨。辛巳，进呈两浙运判吴渊奏，乞将诸路州郡输纳秋苗加耗不得过三分。御笔将上，龚茂良李彦颖奏：『近年州县纳苗加耗太重，甚者至两石以上，方可纳一石。』上曰：『如此，则民力安得不困？吴渊既为漕臣，自当觉察。若有似此去处，可令奏劾，重作行遣。诸路依此施行。』是月，雨雹。叶衡责居郴州，以其昨任宰辅，不能正身竭诚，日惟沈湎于酒，徇私背公也。初，汤邦彦敢为大言，虞允文深器之。允文出为四川宣抚也，辟邦彦以行。允文没，邦彦还朝为右司谏，奉诏充审议使，使敌求陵寝地。邦彦至燕，敌人拒不纳，既旬余，乃命引见，夹道皆控弦露刃之士，邦彦大怖，不能措一词而出。上大怒，诏流新州。上谕辅臣：『敌既不受本朝礼物，邦彦乃受敌中所赐，辞受之际，理亦易晓只乃不顾名节，辱命如此！』邦彦既一斥不复，自是河南之议始息，不复遣泛使矣。

《大事记》曰：恢复之机既失，虽虞允文始相，建议遣使，以陵寝故地为请，然识者以为当争之于未讲和之初，而不当争于和议已定数年之后。彼虽仁义不足而凶狡有余，反以大义责我，故当时端人正士如张栻、黄中、刘珙、朱熹、吕祖谦最为持大义者也。而乾道五年张栻入对，则谓『欲复中原之地，必先收中原百姓之心；欲得中原百姓之心，必先固吾境内百姓之心。』六年黄中入对，则谓『言和者忘不共载天之讎，固非久安之计；言战者复为无顾忌之大言，无必胜之术，内修政理、外观时变而已。』张栻再入对，亦谓『敌中之事臣虽不知，而境内之事知之详矣。比年诸道岁饥民贫，国家兵弱财匱，正使彼实可图，臣惧我之未足以图彼也』。七年刘珙手疏，则谓『我所以自治者大抵阔略，而乃外招归正之人，内移警卫之卒，手足先露，吾恐恢复之功未易可图

，而意外兵至之忧将有不可胜言者』。吕祖谦轮对，则谓『恢复，大事也，规模当定，方略当审，始终本末当具举，缓急难易当预议』。而朱熹戊申封事亦曰：『此事之失，已在隆兴之初，不合遽然罢兵讲和，遂使宴安鸩毒之害日滋月长，坐薪尝胆之志日远月忘。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图乎？盖炎兴之敌，奉辞以讨之可也；隆兴之敌，正名以绝之可也；乾道之敌，积实以图之可也。』惟隆兴有恢复之志而无恢复之机，此孝宗之志所以未尽遂也。

五月丙午，龚茂良、李彦颖奏：『农事正是时，民间以久不得雨为虑。适连夜滂霖，极可庆。』上喜甚，曰：『朕日夕以此为忧，早上方宫中焚香，拜谢天地，更乞终惠，成此丰年，以宽焦劳之念。不知江东、淮南何如？可令逐路漕臣具得雨日分及布种次第申尚书省。』戊申，进呈权知隆兴府吕企中奏：本路钤辖钱卓初到官，权借印记，愠怒形于公移。上问：『如何？』龚茂良、李彦颖奏：『祖宗朝分道置帅，以任一面之寄，事权至重，平时分守，严则缓急号令，得行一路。兵官于帅臣自有阶级，岂容如此？』上曰：『祖宗立法有深意。钱卓可降一官。』癸亥，王淮进呈步军司相度牧马去处。上曰：『前日牧马官辞，朕戒以爱护马当如爱护己身，饥饱劳佚，各随时调节。若己身所不能堪者，马亦不能堪之，但马不能言，告诉不得耳。』龚茂良等奏云：『陛下留神马政，曲尽物情。圣言及此，其仁葦不可胜用矣。』诏以张默为国子监书库官。先一日，中使传旨：『有张默者，乃秀王夫人亲堂侄，欲与一添差监当，于法不碍否？』龚茂良奏：『近制，惟宗室、戚里及归正人方得添差。在法称戚里者，谓三后四妃之家。』至是奏审，上曰：『朕正不欲先自废法，可勿行。』遂同奏乞除正阙书库官，诏从之。是月，以柴瑾为殿中侍御史。瑾入对，上曰：『惟卿不求进，所以有此除。』

六月乙酉，四川制置范成大奏四川酒课折估虚额钱四十七万余缗，乞自淳熙三年为始减放。诏以湖广总领所上供钱内拨还。丙戌，进呈敕令所修到寺监长贰杂压在中散大夫之上致仕恩泽外，更与遗表荫补条法。上问：『旧法如何？』龚茂良等奏：『旧法已与致仕荫补，即无遗表恩泽。』上曰：『名器之滥，皆由如此放开。莫若只依旧法。』甲午，龚茂良奏：『近奉诏旨，欲奖用廉退之士。有朱熹者，操行耿介，屡召不起，宜蒙录用。』上问：『曾为何官？』李彦颖奏：『闻曾历州县官一任，后以审院编修、武举博士召，皆不起。近岁陛下特与改官，见任宫观。』上曰：『记得其人屡辞官，此亦人所共知。今可与除一官。』于是诏除秘书郎。

臣留正等曰：东汉之兴，人谋咸赞，既不乏人矣。既定之后，建三雍，讲六艺，东都诸人皆足以辨之，虽不待于侧席幽人可也。光武独拳拳于羊裘之故人，何哉？西都之俗，事利禄，乏节操，习俗既成，国随之而不振，光武固有鉴于

兹矣。自严陵之高尚，百世之下，闻者兴起，清问所宣，独有取于廉退之士，其以是夫。熹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顾乃冒进擢之宠，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乃力辞。会有言虚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辞，即命主管冲佑观。上谓执政曰：『有魏掞之，今安在？』龚茂良等奏：『已物故。』上曰：『其人直谏，方欲稍加擢用，不谓已死。朝廷不可无直谅之士。近有郑鉴，议论亦甚切直，观其所言，似出于肝胆，非矫伪为之者。因看郑鉴札子，颇思魏掞之。』鉴时为太学正，遂命召试馆职。又曰：『掞之虽死，欲少加旌别，可赠宣教郎、直秘阁。』

秋七月乙巳，宣谕：『湖、秀两州积欠最多，赵师夔虽已去官，可并将上取旨。』龚茂良、李彦颖奏：『陛下之于群臣，了无亲疏之间。』上曰：『此安可少偏？』茂良等同奏：『圣心如天地之公，本无分别。』是月，以郑鉴为校书郎。上语执政曰：『郑鉴所试馆职策议论切直，甚可取。』因问：『今合除何官？』龚茂良等对曰：『前此学官召试，往往止除正字。』上曰：『可除校书郎，赏其尽言。』因曰：『策中所言，或是或非，大率剴切不易。』诏奖刘珙。珙时知建康府，以江东荒歉，珙赈济有方也。

八月庚辰，两浙西路提点刑狱陈举善进对，论仁义功利之辨。上曰：『仁义既行，功利自在其中。』先是，诏御史台六察许随事弹奏。至是，诏：『近日纠察，各扬乃职，台纲益振，可各特迁两官。』

九月癸亥，侍读周必大进读《三朝宝训》，真宗皇帝尝择广南转运使，因谓左右曰：『交广之民去朝廷远，当选操心平允能安远人者任之。自今凡命远官，尤须谨择。』上曰：『于所不闻知处尤当留意。』是月，参政龚茂良、李彦颖等谢外日宣示中宫纬衣。上云：『珠玉之属，乃就用禁中旧物，所费不及五万缗。』茂良等奏云：『若不因宣谕，无由得知支用如此不多。』上云：『朕安肯于此妄有所费？』上因宣谕：『近来风俗如何？莫大段奢侈否？』奏云：『辇毂之下，近似稍侈，皆由贵近之家仿效宫禁，以故流传民间。彼若知圣意崇朴，亦必观感而化。』上云：『若要革弊，当白宫禁始。』茂良等奏：『仁宗尝以南海没入大珠赐温成皇后，后时为贵妃，以充首饰。戚里靡然效之，京城珠价至数十倍。仁宗禁中内宴，望见贵妃首饰，不复回顾，曰：「满头白纷纷，岂无忌讳？」贵妃惶恐易去之，仁宗大喜，命剪牡丹，遍赐妃嫔。不数日间，京城珠价顿减。』上喜云：『此事诚当始于宫禁。』茂良奏：『中宫又以俭德闻，何患不革？』上曰：『然。』初，钱良臣以太府少卿为淮东总领，龚茂良秉政，闻户部岁拨淮东钱六百九十万缗，而本所岁用六百十五万缗而已，因奏遣户部员外郎马大同、著作佐郎何万、军器少监耿延年分往升、润、鄂三总司点磨钱物。会良臣以岁用不足请于朝，茂良奏令所委官一就驱磨，而近

习恐贿赂事觉，极力救之，茂良不顾。十二月，万奏总所侵盗大军钱粮累数十万。茂良奏下其事于有司，次日，御批令具析，既又改为契勘。俄中旨召良臣赴阙，張骏柄用。其后茂良之贬，良臣与有力焉。延年亦言湖广总所有别库别历所收，已行改正，故二人并迁官，卒坐茂良党罢云。大同独无所举觉，翱翔朝路累年，然后补外。盖三总司苞苴贿赂，根株盘结，其来已久，非但一日也。是秋，彭州奏：『奉诏拨上供钱对减本州三县须课额，民间作佛老会以报上恩。乞以功德疏随会庆节表疏同进上。』弗许，令守臣谕以国家裕民之意，并谕执政曰：『前日蠲减蜀中折估钱，人情欢感已如此。若异时兵革偃息，数十年来额外横赋尽蠲除之，民间喜可知也。』龚茂良奏：『陛下躬行节俭，视民如伤，所不获已者，养兵之费，势未能去尔。』上曰：『自渡江后，所增税赋比旧如何？』茂良奏：『如茶盐榷酤，皆数倍元额。其最可念者，折帛、月桩等钱，为江浙数路之害。陛下念念不忘，若一旦恢复旧疆，则轻徭薄赋，且有日矣。』上曰：『然。』台、婺等州水。

冬十月甲戌，初，上以雨过多，恐妨收刈，御笔欲行下诸路决遣狱囚，于是拟进指挥。上曰：『朕以久阴，祈求未应，独未曾决狱。昨日欲批出，方下笔而风急起，云阴顷刻吹散，至晚已开晴。一念之诚，随即感应。』龚茂良等奏：『天人之际，其应如响。陛下此心与天通，宜其报应之速如此。』翌日，付下张抡奏札，乞宣付史馆。上曰：『朕初不欲言，偶宣谕及此。如此，则是朕自矜也。可寝其奏。』己卯，龚茂良、李彦颖奏：『昨日王淮、赵雄为臣等言玉音尝及中宫辞受合得恩数，并及平居常服浣濯之衣等，宣谕臣等。切谓中宫天资恭俭，诚为盛德，且有以见陛下齐家之效。』上曰：『家道如此，深以为喜。本朝文物家法，远过汉、唐，独用兵差为不及。』茂良等奏：『国家自艺祖开基，首以文德化天下，列圣相承，深仁厚泽，有以固结天下之心。盖治体似成周，虽似失之弱，然国祚绵远，亦由于此。汉、唐之乱，或以母后专制，或以权臣擅命，或以诸侯强大，藩镇跋扈。本朝皆无此等，可以见祖宗家法，足以维持万世。』上曰：『然。大抵治体不可有所偏，正如四时，春生秋杀，乃可以成岁功。若一于肃杀，则物有受其害者。亦犹治天下者，文武并用，则为长久之术，不可专于一也。』乙酉，进呈禁止奢侈指挥。上曰：『今日习为奢侈者在民间绝少，多是戚里中官之家。指挥内须添入「有官者违犯，取旨重作施行」。』进呈太史局官制，上曰：『古者日官居卿以底日，今太史局官制太轻，且如医官，有大夫数阶，太史独无之。可创大夫阶，如医官保安、和安之类，庶几稍重其事。医官昨来多有转行遥郡者，既名伎术官，却带遥郡，轻重不伦，自后宜罢之。』诏：『今后监司被受三省六曹委送民讼事件，并仰躬亲依公子决，疾速回报。若事干人众，或涉远路，须合委官定夺，亦仰立

限催促。仍令所属曹部置籍稽考，如有违戾注滞，申尚书省，将所委监司取旨施行。』

臣留正等曰：民讼之淹，其为民之害，盖甚于水旱之变，以夫民之讼而至于有司也。贫者兼旬而屈，富者虽累岁而无伤，王符爱日之言，叹农民之废业，则盗贼何从而销，太平何从而作者，盖为是也。圣诏丁宁，首及于此，不出户庭而周知天下之情，虽尧舜之用心，亦何以过于此哉？

庚寅，御笔曰：『鬻爵，非古制也。夫理财有道，均节出入足矣，安用轻官爵以益货财？朕甚不取。自今除歉岁民愿入粟赈饥，有裕于众，听取旨补官，其余一切住罢。』丁酉，进呈漕臣吴渊具到秀州十年收支钱数多寡不同，上曰：『此系累政守臣任内事，不欲深究。可令吕正己今后痛加撙节。大抵州郡用度不节，必至掙敛，惟先能节用即年例，违法妄取之数可以蠲减，少宽民力。』龚茂良、李彦颖奏：『圣训及此，天下之幸也。』庚子，上曰：『出令不可不审。《书》云：「屡省乃成，钦哉。」事至于屡省，何患不成？凡天下事，朕与卿等立谈之间，岂能周尽事情？须是再三详熟思虑，方为尽善。前此正缘不审，故出令多反汗，无以取信于天下，比来甚误此。』龚茂良、李彦颖奏：『臣等生长闾阎，更历州县，见闻不为不多，然犹思虑有所不及。陛下深居九重，处事无不曲当，非圣智绝人，不能及此。』上曰：『亦赖卿等佐佑，自今当勉之。』

十一月戊申，权四川制置使范成大奏：『陛下俯念四蜀酒课虚额之弊，乃六月十二日诏书，各与次第蠲减，岁蠲上供缗钱四十七万，为蜀民代补贍军折估之数。令下之日，百万生灵鼓舞欢呼，如脱沟壑。寰区四路州县节次申到，自今年七月十五日以后，各于寺观启建感恩祝圣道场。臣谨按：庆历六年，三司使王拱辰建议榷河北沧、滨两州盐，仁宗皇帝曰：「使人顿食贵盐，岂朕意哉？」下诏弗许，河朔父老相率拜迎于澶州，为佛老会报上恩。今举四属之广，民心爱戴，不谋同辞，宜与河朔故事俱传不朽。伏望宣付史馆。』诏从之。癸丑，郊。是日，进呈建康都统制郭刚奏：『本司车船战损已补填，依海船样造多桨飞江船。』上曰：『车船古之朦冲，辛巳用以取胜，岂用改造？可令郭刚具析，并约束沿流诸军，遇有损坏，随即修葺，不得擅有更易。其多桨船止许逐军自行创造，并不得充新管车船数。』御笔诏三省、枢密院：『诸州军守臣惟才是用，今后不拘远近州军，并听于文武臣内选差。』

十二月乙酉，龚茂良等奏：『昨者恭睹中宫奏札，检照皇后亲属恩泽裁减外，尚余一十八人，欲望圣慈更赐裁减。奉旨更裁减八人。臣等仰惟绍兴三年指挥，皇后受册，亲属与恩泽三十名；十三年与二十五人。近制减作十八人，比旧例几镌其半，皇后犹且谦冲退托，力具辞免，陛下遂赐俞允。今以中宫

之贵而犹务节约，则为臣下者当如何？欲望陛下明诏有司，申严法禁，凡侥幸冒滥者，务必革去。又诏侍从近臣各思所以清人仕之源。』诏从之。是月，以袁枢所编《通鉴纪事》赐东宫，令与陆贄奏议熟读，曰：『治道尽于此矣。』禁监司交遗及因行部辄受诸郡折送，计所受，悉以赃论。是冬，赐蕲州黄梅县方甫旌表门闾，以三世同居，孝行显著，本路漕臣以其事来上也。减徽州税绢额。是岁，诏今后法应得谥及特命谥者，并先经有司议定，申中书门下省具奏取旨，依旧制更不命词，止备坐所议给敕吏部牒，本家照会。罢鬻官田。诏知兴元府右军统制兼知阶州田世雄、前军统制兼知凤州傅钧各与转一官，任满日并与再任，从制置司请也。安南李天祚死，子龙翰嗣。

丁酉淳熙四年春正月庚申，枢密院进呈马帅吴拱按正将马彦恭辄役人船，船载马草，已降充副将。上曰：『吴拱初到，所按劾须与行遣。』王淮等奏：『其事虽轻，然违主帅约束，岂为无罪？』上曰：『只依所申，降充副将。』丙寅，进呈绍兴十四年幸学诏。上曰：『今所降诏，大意欲以崇尚风化，劝厉诸生，使知所趋向。朕得诏中两语「当为君子之儒，毋慕人爵之得」。』龚茂良等奏：『当以圣语谕学士，令载之诏书。』上曰：『可。』是月，行淳熙历。秘书省申：『昨为《纪元》、《统元》、《乾道》三历，交食不密。得旨令太史局别造新历，已行进呈。今来测验新历稍密。』上曰：『自古以来，历未有不差者。况近世此学不传，士大夫无习之者，访求草泽，又难得其人。新历比旧所谓彼善于此，不须别命名，只以淳熙为名。』户部侍郎韩彦古言：『今国家大政，如两税之入，民间合输一石不止两石，纳一疋不止两疋，自正数之外，大率增倍，然则是欺而取之也。谓宜取州县大都所入，稍仿唐制，分为三等，视其用度多寡而为之制，自上供为始，上供所余则均之留州，留州所余则均之送使，送使所余则派分递减，悉蠲于民，朝廷不利其赢焉。然则自朝廷至于郡县，取于民者皆有成数，不可得而容私于其间，然后整齐天下之帐目，外而责在转运使，内而责在户部，量入以为出，岁考能否而为之殿最，州县不得多取于民，朝廷亦不多取于州县，上下相恤，有无相通，无废事，无伤财，贡籍之成，太平之基立矣。』奉御笔：『韩彦古所陈周知民隐，可择一才力通敏者，先次施行一郡，俟已就绪，当颁降诸路，仿而行之。』寻诏令吏部郎官薛元鼎前去秀州，依此将钱绢、米斛等数具帐闻奏。其后元鼎奏：『驱磨本州财赋惟凭赤历，难以稽考。望委户部行下本州，将州县应干仓库场务，每处止置都历一道，应有收到钱物，并条具上供州用实数，各立项目抄转，仍从户部每岁委转运司差官，遇半年一次索历检照，如有虚支妄用，许本司按劾取旨。其他州郡，亦乞依此施行。』从之。雨雹。

二月，臣寮奏：『祖宗朝幸学，皆命儒臣讲经。』上曰：『《易》、《诗

》、《书》累朝皆曾讲，如《礼记·中庸》篇，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一段最关治道，前来却不曾讲。』茂良等奏：『此于治道包括无遗。陛下圣学高明，深得其要。』太宗正丞刘溥奏：『近年诸郡违法预催夏税，民间苦之。』龚茂良、李彦颖奏：『往年谏官曾论此事，方施行间，户部长贰执奏不行。至去年春，言者又及此，版曹复申前说，拘回录黄。其说谓递年四月五月，合到行在折帛钱共六十一万贯指拟支遣，若不预催，恐至期关误。』上曰：『既是违法病民，朝廷须别作措置，安可置而不问？』茂良等次日同奏：『户部每年八月于南库借六十万缗应副支遣，次年正月至三月拨还[4]。今若移此六十万缗于四月五月支借，则户部自无阙用，可以禁止预催之弊。』上喜曰：『如此措置，不过移后就前，却得民力少宽，于公私俱便。』于是诏令诸路转运司行下所部州县：『今后须管依条限催理，如有违戾去处，仰监司觉察按劾。』

臣留正等曰：自昔细民之困，二月而卖新丝，五月而粿新谷。夫前期而督之输，其弊必至于此也。蚤恩加惠斯民，以内帑之储假版曹之用，不过迟速先后之间，而民得免艰难迫促之苦，与其有积于公而未用之财，曷若以宽其民于不足之时？盖闻损上以益下，未闻财散而人不聚也。申严是法而行之，则民之受赐，夫岂有纪极哉？

甲申，臣僚言：『今日之郡守为民害者，掊克惨酷是也。赋税有定制，而掊克之吏专意聚敛，下车之初，未问民事，先请属邑知县均认财赋，且多为之数，督责峻急。国家法令之设，所以与天下公共者也，而惨酷之吏非理用刑者，或残人之肢体，或坏人之手足，或因其微罪而陨其性命，或罹非辜而破其家业。乞明诏守臣丁宁戒饬，其取民有定制，毋得掊克，以竭民之力。犯法者自有常刑，毋得惨酷以残民之生。』从之。乙酉，幸太学，释菜于先圣。命国子祭酒林光朝讲经，赐光朝三品服。幸武学。著作郎傅伯寿寻上言：『武臣之庙所从祀者，出于唐开元间一时铨次，失于太杂。太祖皇帝尝见白起之像，恶其诈杀已降，以杖画而去之。神武不杀之仁，垂训深矣。太上绍兴间，亦以议者之请，黜韩信而升赵充国，黜李勣而升李晟，去取之间，皆所以示臣子之大节也。然王翦佐秦鄂狙诈之兵，盖无异白起。而彭越之臣节不终，亦同韩信。至于王僧辩，虽能平侯景，然反连和于齐；吴明彻虽能因北齐之乱以取淮南，然败于吕梁，为周所俘，不能死节；韦孝宽拒尉迟之义兵，杨素开隋室之祸败，慕容恪、长孙嵩、慕容绍宗、宇文宪、王猛、斛律光、于谨，或本生夷狄之裔，或屈节僭伪之邦，纵其有功，岂足多录？若夫尹吉甫之伐俨狁，召虎之平淮夷，皆为有周中兴之名将；陈汤之斩单于，傅介子之刺楼兰，冯奉世之平莎车，班超之定西域，皆为有汉之隼功。在晋则谢安宴衍以靖胡寇，祖逖击楫暂清中原；在唐则王忠嗣之抚众守边，张巡之百战死敌，忠义谋略，卓然冠于一时

而垂于后代，阙而不录，似有所遗。臣窃谓宜并诏有司讨论历代诸将为之去取，然后与本朝名将绘于殿庑，皆晓然知朝廷激义勇而尚忠烈，且知夫贬夷狄之类者，所以尊中国；黜不终之节者，所以正君臣；去嗜杀之暴者，所以尚仁义，其为劝沮者大矣。』起居郎钱良臣亦请收建隆、建炎以来功烈显著者参陪庙祀。是年七月己酉施行。幸秘书省，赐省官燕，上赋七言律诗，坐者皆属和。丁亥，龚茂良等奏：『近日雨暘顺序，物情熙熙，米价甚平，可以少宽圣念。』上曰：『朕终岁忧念百姓，自初布种以至收成，其间少有早涝，未尝不惕然念之。每岁常到十月以后农事一切了毕，方始放心。』己丑，进呈知临安府赵磻老具到两学修造图本[5]，西北隅建阁，安顿太上皇帝御书、石经。上云：『碑石可置之阁下，其上奉安墨本，以光尧御书「石经之阁」为名，朕当亲写。』茂良等同奏：『自古帝王，未有亲书诸经及传至数千万言者，不惟宸章奎画照耀万世，其所以崇儒重道，可谓至矣。』上曰：『太上于字画盖出天纵，朕尝谓钟繇字最工，犹带隶体。如太上宸翰，冠绝古今。』茂良等奏：『诚如圣训。』进呈国子祭酒林光朝札子：『今月十五日，恭遇车驾临幸太学，御崇化堂，赐诸生诏书。宜刻之琬琰，以风动四方。』上可其奏，宣谕云：『前日讲义甚好，如训释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乃《中庸》，此说深得圣人之旨，盖先儒未及。』壬辰，太常少卿颜度言：『藉田合得千亩。自绍兴十五年给到五百七十余亩，以备亲耕，续因玉津园等处占拨，目即只二百余亩。今又踏逐御路，将来或举行典礼，委是窄狭。』上曰：『御路止是时暂经由，可将见管步亩专充藉田，他司不得侵占。』其后藉田令赵监言：『御路系在二百一十亩之内，乞依旧令人户管佃租种，拘收花利，应办岁中祠祭礼料。』从之。癸巳，进呈知福州陈俊卿乞宫观。上曰：『前宰执治郡，旧来往不以职事为念。如俊卿在福州、刘珙在建康，于职事间极留意，治状著闻，未可换易。可令学士院降诏不允。』是月，进呈《徽宗实录》及仁宗、今上玉牒。四川总领所乞降度牒二千五百道措置备边。龚茂良奏：『四川逐料降换亡僧度牒，自乾道四年至淳熙元年，降过一万一千道，不惟走失丁口为异时患，官卖不行，必至抑配与折估之害，名异实同。乞不须更降度牒，重失丁口。』是岁八月，又给二千道。时多以度牒赐诸总所贴助经费，后不尽录。

三月丙午，进呈范成大奏：『关外麦熟倍于常年，缘去岁朝廷免和籴一年，民力稍纾，得以从事于耕作，故其效如此。』上曰：『免和籴一年，民间便已如此，乃知民力不可以重困也。』王淮奏：『去岁止免关外，今从李繫之请，尽免蜀中和籴一年，为惠尤广。』辛酉，进呈楚州捕贼推赏，内随从捕获人欲支钱三十贯，上曰：『与五十贯如何？』王淮等奏：『凡支折资钱，每一资折三十贯。今随从获未该一资，若支五十贯，恐太多。』上曰：『是。』王淮等

奏：『与五十贯亦不足惜，但欢喜者不过被赏数厚，而不平者千万人也。』上曰：『此论甚善，亦如朝廷与人官爵，尽归至公，人谁敢怨？若循私轻与，得者固喜而怨者必多。惟至公可以无怨。朕与卿等交修，当谨守此法。密院事少，三省事多，卿等见三省，宜以此意宣谕。』戊辰，进呈户部岁用经常及用度之数，龚茂良奏：『其间有合节省者，欲仿宝元、庆历故事，命台谏司户部详定。』上曰：『今日用度，多费于养兵。如禁中大段节省，外庭浮费绝少。朕尝览户部所具支费。三二十项内，不过一二项可议裁节，然不过数千缗。若令台谏论议，又却难处。如果有合节省件目，卿等可自奏陈。』先是，谏官萧燧论节浮费，诏户部条具，至是进呈。是月，以史浩为醴泉观使兼侍读。幸玉津园宴射。是春，阁门舍人应材言：『台谏之官，在于言天下之大利害，不在于摭摭细故，区区止于言人之短长也。大奸大恶，固不可不为天下国家诛锄之。若大有用之才，岂可以细故而轻坏之？苟一陷讥议，遂为废人，急缓之际，欲人为用，无复有矣。程颢为御史，神宗召对，颢曰：「使臣拾遗补阙，裨赞朝廷则可；使臣掇臣下短长以沽直名则不能。」神宗叹赏，以为得御史体。刘安世作台谏官，尝言祖宗之时，于人才长养成就之甚勤也，故其在台谏，未尝以细故而轻坏人材。乞降睿旨，刻之御史台、谏院，永为台谏官之戒。』上深然之。

夏四月壬午[6]，进呈湖广总领刘邦翰等审验到鄂州水军统领谢贵虽是年及，委无残疾，气血未衰。若蒙依旧存留在军，尚堪使令。』王淮等奏：『谢贵出戍长沙，守臣王佐谓有目疾，职事不举。主帅李川申其人无疾患，得旨委刘邦翰审验得尚堪使令。』上曰：『谢贵依旧存留在军，管干职事。』

五月癸卯，进呈利州提刑、权金州史侯奏金州都统司例私贩茶盐，月科与军人，每名三斤，高立价直，于请粮处克除。上曰：『蜀中军人贫甚，岂宜更有克剥？可令李思齐契勘起置月日因依，申枢密院。』王淮等奏：『欲并约束诸军。』上曰：『俟李思齐奏来，却与约束。』己酉，宗正少卿程叔达进对，言：『臣昨蒙玉音，许赐宣示敬天图，愿得稽首拜观。』上顾左右取图，图至，叔达整衿肃容进观，上亦相与诵读，每至前代王者或不能敬畏修省，则曰：『此图美恶并著，亦欲以之儆戒。』又至《无逸》篇，则曰：『《无逸》一篇，言人君所以享国久长，皆由严恭畏敬所致，尤当以为法。』叔达因言：『陛下于敬天之事既知所以为戒，又知所以为法，宜乎圣德日新，天之相之，有隆而罔替也。』甲子，进呈盱眙军报：『淮北岸多有蝗虫，此间却仍岁丰稔，修德与不德之验昭著如此。』上曰：『今夏蚕麦甚熟，丝价、米价极贱，此甚可喜。』上又曰：『近世士大夫多耻言农事。农事乃国之根本，士大夫好为高论而不务实，却耻言之。』王淮等奏：『士大夫好高，岂能过孟子？孟子之论

，必曰「五亩之宅，植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所见诸侯，未尝离此数语。」上曰：『今士大夫微有西晋风，作王衍「阿堵」等语，岂知《周礼》言理财，《易》言理财，周公、孔子未尝不以理财为务。』淮等奏：『曩时虚名之俗诚是太胜，自陛下总核名实之政，身化臣下，顷年以来，士风为之一变，此圣主责实之效。』上曰：『然。近年亦稍变，然犹未尽。且不独此耳，士大夫讳言恢复，不知其家有田百亩，内五六十亩为人所强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于家事则人人甚理会得，至于国事，则讳言之。卿等见士大夫，可与道朕此语。』淮等：『敢不揄扬尧言！』丁卯，密院进呈殿、步司今来分拣汰官兵三百八十余人宣命札子及旧付身合千余道，已于昨日令承旨司尽数当官给发。上曰：『旧付身如何？』王淮奏：『昨取旧付身批凿离军因依，令仍给还。』上曰：『顷岁逃亡事故。有家属者将付身批凿，革弊甚多。前此冒名承代者不胜众，今用批凿之法已十年，所革冒滥，不知其几矣。』是月，福州、建、剑水、命赈之。谢廓然赐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廓然之命自中出，中书舍人林光朝不肯书黄，光朝寻改权工部侍郎，力求去，除知婺州。龚茂良罢相，出知建康府，以谢廓然论列，而茂良亦自引疾乞罢故也。诏自今三省、枢密院进呈文字所得之旨，朝退即具奏审，再承画降，方可施行。自是，每奏目复用黄纸贴云『得旨』云云，朝退封人，或有改易，遂为故事。时言者指龚茂良矫传敕旨，断遣曾觌之直省官故也。

六月辛未，王淮等奏：『比来积雨，陛下恐妨农稼，初二日禁屠宰，却常膳不御，斋心祈祷，圣德动天，连日开霁，天人相与之理于此可占。虽然，陛下寅畏奉天，固非一日，一念虑之间应答如响，夫岂偶然者？』上曰：『所谓丘之祷久矣。』己卯，殿侍谢廓然言：『陛下临御以来，动鉴家法，而治效犹未进，岂朋比之习容有未革？望敕臣下合谋辅治，毋党同以伐异，毋阿比以害公，使忠良蹇谔之士尽言而不疑，好险倾巧之徒知退而有惧。如此，则治效可驯致矣。』从之。壬辰，进呈礼部、太常寺看详到太、武学神像合依《五礼新仪》制度用金装饰。上曰：『禁销金指挥甚严，令用漆金可也。宜依礼部、太常寺看详事理施行。』是夏，东宫官请：『皇太子近因读范祖禹《唐鉴》，见其学问醇正，议论精确，欲遇讲日添读此书。』从之。

秋七月庚子，右正言葛邲乞令二广帅臣、监司将见任郡守每岁精加考察，守倅见阙去处，元系堂除或部阙，亦乞早赐差注。或人所不愿，就令广南诸司公共辟差一次，其已差未到者催促之任。』上曰：『郡守不得其人则千里被害。可令二广帅臣、监司限两月体访所部守臣臧否以闻。』壬寅，诏六院官依旧制不入杂压已降指挥更不施行，林虑封赠改正。丙午，进呈：『昨得旨，阁门舍人黄夷行可与郡。臣退而考之，则资历尚浅，在外止数月，到阁门才二年。陛下

用人虽不当问资历，然近方立阁门舍人格目。』上曰：『若不用资，则他人皆有词，须得用资历也。阁门舍人几年当得郡？』赵雄奏：『近降指挥，须关升后更历二年，补外者与郡，则有出身人六年，无出身人八年方可。今夷行才历二年半。』上曰：『夷行又是阁门祇候，非舍人，自难为行，不若且待。』己酉，诏文宣王从祀去王男画像，武成王庙升李晟于堂上，降李勣于李晟位次，仍以曹彬从祀。辛亥，进呈内批：添差浙西准备将王守忠任满日特与再任。赵雄奏：『守忠系潜邸祇应，即非随龙，依指挥不应添差。』上曰：『如此，则难为。』雄奏：『圣意欲与之，特令依随龙人例可也。』上曰：『既碍指挥，不若且已。』雄奏：『圣德诚不可及潜邸旧恩，不肯假以一添差，臣下何敢用私意也？』上曰：『不如此则法不行。』甲寅，进呈郭刚申权统领陈镗乞落权字。赵雄奏：『在外诸军统领却无密院审察法，须从统领拣选，则统制何忧不得人？』上曰：『如此则尤好。』雄奏：『昨见王友直说，须从训练官处不轻授，则准备将至统制官，方是一一得人。臣答之云：惟将帅体国者乃肯如此，使人人似殿帅之言，则军中何患无人？』上曰：『此方是澄其源，然非体国者不能也。』乙卯，进呈吏部申内侍李裕文合转归吏部。上曰：『昨与在京宫观，元不曾降转归吏部指挥。』赵雄奏：『从来内侍寄资官罢内侍差遣，须转归吏部。』上然之。戊午，进呈毕，赵雄奏：『蜀中五月得雨，遐迩皆足，今岁又有大有年之望。』上曰：『如此则甚好。江浙间已大熟。昨闻蜀中未得雨，今已报得雨耶？』雄奏：『丰年须溥遍乃佳。今吴、蜀皆稔，此诚可庆。』上曰：『世以凤凰芝草、甘露醴泉为佳瑞，是皆虚文，不若使年谷屡丰，公私给足，此真瑞也。』丙寅，礼部状少保史浩奏：『恭睹邸报臣僚论科场之弊，得旨申严行之。臣守福州，尝为规画数十事。宿弊既去，场屋整齐，试者二万人，无一喧哗。臣当时措置晓示编类成书，似与今来指挥符合，谨以上进礼部、国子监看详。乞下临安府雕板印造成册，遍给诸州。』诏从之。尚书省言：『信州常平义仓米，元申帐状管九万三千余石。今以提举司申有六万八千余石，及至盘量，止得一万二千九百余石，其余皆是虚数。提举官李庚到任已及二年，并不检察，是致阙米，有误赈济。知州赵师严、通判李桐系乾道三年在任之人，所申帐状隐庇虚妄。』诏李庚特降两官放罢，赵师严、李桐各降两官，不得与堂除。是月，吏部郎阎苍舒言：『马政之弊，不可悉数。今欲大去其弊，独有贵茶。盖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祖宗时，一驮茶易一上驷，陕西诸州岁市马二万匹，故于名山岁运二万驮。今陕西未归版图，西和一郡，岁市马三千匹尔，而并用陕西诸郡二万驮之茶，其价已十倍，又不足，而以银绢绸及纸币附益之。其茶既多，则夷人遂贱茶而贵银绢绸，而茶司之权遂行于他司。今宕昌四尺四寸下驷一匹，共价率用十驮茶，苦其上驷，则非银绢不可得。祖宗时禁边地卖

茶极严，自张松大弛永康茶之禁，因此诸蕃尽食永康细茶，而宕昌之茶贱如泥土。且茶愈贱则得马愈少，犹未足道，而因此利源遂令洮、岷、叠、宕之土蕃深至吾腹心内郡[7]，此路一开，其忧无穷。今后欲必支精好茶而渐损其数，又严入蕃茶之禁，则马政渐举，而边境亦渐安矣。』诏令朱佺严行禁止。立待补太学试法，每正解一名，取待补五名。甯龚茂良。先是，茂良退朝，开府曾覲当道不避。茂良奏白上前曰：『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体。』上遣中使谕覲诣政府谢，茂良取其直省官搥之。御笔宣问施行太遽。会柴瑾论奏不行，得旨补外，或指瑾为茂良同年。未几，谢廓然除殿中侍御史，中书舍人林光朝缴还词头，忤上旨，改除工部侍郎。光朝乃茂良同里，茂良求去益力。六月，内批除职与郡，令内殿奏事。手疏六事，论恢复之具，曰天意，曰人事，曰财赋，曰将帅，而所以用之者曰谋，曰时。既退，臣僚论茂良擅权植党。上亲洒宸翰，谕以体貌大臣之意。章再上，落职罢。臣僚复论茂良四罪，言：『茂良行丞相事首尾三年，臣僚奏对有及备边利害，必遭讥骂。陛辞之日，方有所论凡数百言，此可诛一也；陛下孝诚笃至，率群臣同上万年之觞，与册正中宫、驾幸二学，亦皆断自圣心，举行巨典。茂良乃自谓皆出其建明。诞慢如此，可诛二也；以己所言驾为天语，以陛下圣训掠为己恩，其可诛三也；其荐察官，则私以妻党林虑为首，拟除后省则特以乡人林光朝为首，其可诛四也。』寻责宁远节副、英州安置。明年，卒于贬所。

八月辛未，诏：『今后职事、厘务并见阙，方许差除。其乾道九年十二月五日已降指挥更不施行。』壬申，进呈前来教阅民兵，两淮、荆、襄总费为缗钱三十六万有奇，米三万石有奇。上曰：『此谓逐路追集教阅耶？谓逐州教阅耶？』赵雄奏：『两淮各就漕司逐路教阅，江陵、襄阳、荆门各就逐州。』上曰：『如此，则可与降指归，候农隙日，令守臣教阅一月。』枢密院奏：『已降指挥，令诸州军有御前屯驻或分屯军马去处，将见教阅禁军差官部辖，附大军一就教阅，所有不系驻扎并分屯军马州军，其禁军自合逐州教阅。切虑因而废弛，理宜申饬。』诏：『今诸路帅司行下所部州军守臣，严行责委兵官，将见管禁军精加教阅，不测差官前去迫试，如有武艺退惰，具当职官姓名按劾施行。』癸未，进呈程大昌奏士鞅陈乞恩数，乞依执政转厅减半。上曰：『士鞅自言保转少傅，可依转厅条格给之。』又宣谕：『旧法迁官，却依初除试为大滥。大昌所陈，自有见行条法，无可议者。』李彦颖奏：『大昌言宰执转厅失于审勘，便同除授，全给减年，合行厘正。』上曰：『可令有司遵守见行条法。』甲申，进呈大理寺狱案。上曰：『宋资成盗用过七千余缗，虽士大夫犹不可恕，况小使臣乎？可依拟定特旨施行，乃刺配，籍没其家资。』进呈镇江府副都统制岳建寿申权统制杜俊乞落权字，给降宣命都堂审察，杜俊筋力精神衰乏

，乃诏特与罢从军，岳建寿具折申。上曰：『身为主帅，既是统制官非才，自合审验申明。今乃因循津发，岂得无罪？可降一官。』

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己酉，御经筵，侍读史浩读《三朝宝训》『真宗谓近臣曰：『诸路提点刑狱官，昨已令察官吏逾违不理，而廉干之士未令称举，四海闻之，谓朝廷惟求人过，又虑不识治体之人因而生事，当降诏，若有能吏，听其奏荐。』』浩曰：『本朝祖宗忠厚如此。』上曰：『本朝仁厚可比于周。』又读『秘书丞邓余庆坐祠祭不至，私罪当劾所荐之主。上曰：「连坐举官，诚亦不易。如此公坐，犹尚可矜，其有本不谙知，勉徇请托，及乎败累，何以逃责？」王旦曰：「荐才诚难，亦有中道改节者。」上曰：「然。拔十得五，纵使徇私，朝廷由此得人亦不少矣。」旦曰：「求人之际，但信其言而用之，有所旷败，亦以所言而坐之。』』浩曰：『圣人之言远如天，贤人之言近如地。观真宗与王旦之言，可以见圣贤之远近也。王旦为相，欲坐缪举者之罪，此贤人之言也。真宗以为拔十得五，纵使徇私，然朝廷由此得人亦不少矣，此圣人之言也。其言包含广大，岂不如天之远耶？』上曰：『孟子之言最为辩，其视孔子之言，则气象大不相侔。盖孔子之言约而尽，且如庄、列之言，自不如老子之约，此乃圣贤之分也。』〔虚和按：此段原李之亮标点有错，已改正。〕是月，阅蹴球于选德殿。绍兴府水。

冬十月戊辰，执政进呈金州副都统制李思齐申请军官择有才略智勇人不次升擢，上曰：『专用年限资历，刚才者无以自见。若许踏次升差，则兵官得人矣。』诏许躐等升差，发付枢密院审察取旨，给付身。丙子，诏阴雨多日，大理寺、临安府并属县及两浙西路诸州县见禁罪人，在内委台官，在外委提刑，即时躬身前去检察决遣，如路远去处，分委通判。杖罪已下并干系等人，日下并行疏放。仍将已断放过名件逐一开具闻奏。己卯，执政进呈江州置驻扎军因依。赵雄奏：『昨准宣谕，卖度牒非佳事。今湖广总领所岁有给降度牒定数，不知绍兴年间不曾给降，亦自足用，岂绍兴三十年创置以万人为额之前，度牒初未行也。』上曰：『待以示三省，朕甚不欲给降度牒，当渐革之。』

臣留正等曰：刺民为兵，鬻民为僧，皆非古也。世变之极，兵民分为二致，兵固已病民矣，又因兵而财用不足，籍度牒以给之。一人为兵，供之者十人，既未能革养兵之弊，又改民以弃南亩，游手日众，农民日削，可不念哉？圣语首及于此，其意深矣。

庚辰，诏幸滩上抽摘诸军人马按教，宰职、管军、知阁、御带、环卫官自祥曦殿戎服起居从驾，余免。

十一月己亥，枢密院进呈金州管内安抚司申本州管保胜军二千三百余人，见阙衣甲千八百余副。上曰：『衣甲亦不可不理。旧来主帅见说尽令义士

赤肉当敌，此何理也！』赵雄奏：『陛下兴言及此，义士何得不以死报。近江路安抚司乞再置作院，专一打造义士衣甲。今欲行下，逐旋均拨应副，并旧宣抚司亦未有衣甲，已令周嗣武点检，俟申到定数，亦当分给义士也。』庚子，枢密院进呈内外诸军申缴逃亡事故付身，上曰：『近来军中之弊，不知革去多少，只如逃亡事故付身，有家累者批凿，无家累者焚毁，数年之间，免冒滥者多矣。』赵雄奏：『且如军中升差与拣汰离军之人，令赴密院审察，皆有去取，此事亦奇。』上曰：『行之稍久，主帅自不敢用私喜怒有所升黜也。』甲辰，枢密院进呈魏王奏武德郎郑亘古乞改添差明州都监。赵雄奏：『亘古无添差恩例，若欲从之，须降特旨。』上曰：『既无添差恩例，自是难行。』雄奏：『如此，则令具正阙奏辟。』上曰：『甚好。』雄奏：『一使臣差遣小不应格，虽魏王奏请，陛下亦不从，群臣谁敢不遵守格法也？』丙午，枢密院进呈李川申：『近旨，不许管军官接见宾客。川自准圣训，不敢妄见一人，遂敛众怨，动生谤议。』赵雄奏：『欲申严指挥行下。』上曰：『李川能如此遵守，诚不易得。可与再行约束，仍奖谕李川。将帅能如此执守，甚副朕意。宗监坚此意，勿恤众怨，谤议虽起，不足虑也。』丁未，乃诏：『江上并四川诸军遵依已降指挥，如有违戾，重作施行。干求乞贷，若借舟船、人马之类，并以赃论。』戊申，枢密院进呈郭钧申乞将右军统制田世雄改充中军统制，缘止系改移，即非创行升差，乞免赴枢密院审察。上曰：『初除统制时，曾经审察乎？』赵雄奏：『旧来止是宣抚司升差，未经审察。』上曰：『审察之法，岂可辄废？若以为正当防秋，可令至来年中春津发赴枢密院审察，给降付身。』

十二月甲戌，臣僚言：『农田之有务假，始于中春之初，终于季秋之晦，法所明载。州县不知守法，农夫当耕耘之时，而罹追逮之扰，此其害农一也。公事之迫邻保，止及近邻足矣，今每遇乡村一事，追呼干连，多至数十人，动经旬月，吏不得其所欲则未肯释放，此其害农二也。丁夫工伎，止宜先及游手，古者所谓夫家之征是也。今则凡有科差，州下之县，县下之胥，里胥所能令者，农夫而已。修桥道、造馆舍则驱农为之工役，达官经由、监司巡历，则驱农为之丁夫，此其害农三也。有田者不耕而耕者无田，农夫之所以甘心焉者，犹曰赋敛不及也。其如富民之无赖者不肯输纳，有司均其数于租户，胥吏喜于舍强就弱，又从而攘肌及骨，此其害农四也。巡尉捕盗，胥吏催科，所至村疃，鸡犬为空，农夫坐视而不敢较，此其害农五也。』诏令州县长吏常切加意，毋致有妨农务。乙亥，大阅殿、步两司诸军于茅滩，皇帝登台，殿帅王友直、步帅田世卿奏人马成列，举黄旗，诸军统制已下呼拜者乃奏发严，举白旗，声四鼓，变方阵，次变四头八尾阵为御敌之形，次变大方阵，次举黄旗，声五鼓，变圆阵，次举皂旗，声一鼓，变曲陈，次举青旗，声三鼓，变直阵，次

举绯旗，声二鼓，变锐阵。管军奏五阵教毕，放教。是日，天气晴爽无纤云，器甲精明，光耀原野，士气锐，天颜甚悦。上宣谕友直等曰：『器甲鲜明，纪律严整，皆卿等留心军政，深可嘉尚。』犒赐将士有差。戊寅，前浙东提举何愒言：『本路措置水利，创建河浦、塘埭斗门二十处，增修开浚浅泆、碛间、溪浦、河堰、沸潭、湖埂六十三处，计灌溉民田二十四万九千二百六十六亩。』诏浙东提举姚宗之核实，开具闻奏。是岁，知遂宁府杜莘老举布衣雍山行义，召不至，赐出身，添差本府教授，寻乞致仕。乾道初，定节度使至正任刺史除上将军，横行、遥郡除大将军，正使除将军，副使除中郎将，使臣以下除左右郎将。正任，谓承宣使至刺史也；遥郡，谓以阶官领刺史至承宣使也；正使，谓武翼大夫以上也；副使，谓武翼郎以上也；使臣以下，谓训武郎以下也。至是年，诏今后环卫官：节度使除左右金吾卫上将军，左右卫上将军、承宣使观察使为诸卫上将军，防御使至刺史、通侍大夫至右武大夫为诸卫大将军，武功大夫至武翼大夫为诸卫将军，正侍郎至右武郎、武功郎至武翼郎为中郎将，宣赞舍人、敦武郎以下为左右郎将。差度支郎周嗣武点磨四川总所，嗣武寻奏：『蜀为根本之地，自屯兵蜀口五十年间，竭全蜀之力，仅足以供给军费。目今历尾，虽管钱引八百万道，乞存留在蜀，以备非常急阙之需。』从之。四川制置使胡元质奏云：『为蜀民之病者，惟茶、盐、酒三事为最。酒课之弊，近已损减。蜀茶祖宗时并许通商，熙宁以后，始从官榷，当时课息岁不过四十万。建炎军兴，改法卖引，比之熙宁，已增五倍。绍兴十七年，主管茶事官增立重额，逮至二十五年，台谏论列，始蒙蠲减。当时郑霭为都大提举，奉行不虔，略减都额，而实不与民间，尽蠲前官所增，逐户纳数。又越二十余年，其间有产去额存者，有实无茶园、止因卖零茶，官司抑令承额而不得脱者。似此之类不一，逐岁多是预俵茶引于合同官场，逐月督取。张松为都大提举日，又计兴、洋诸场一岁茶额，直将茶引俵与园户，不问茶园盛衰，不计茶货有无，止计所俵引数，按月追取息钱，以致茶园百姓愈更穷困。欲行下茶马司，将无茶之家并行倚阁，茶少额多之家即与减额。』得旨，令元质与茶马司及总领司措置。六年九月丙子奉减虚额。元质又云：『盐之为害，尤甚于酒。蜀盐取之于井，山谷之民，相地凿井，深至六七十丈，幸而果得咸泉，然后募工，以石甃砌，以牛革为囊，数十人牵大绳以汲取之，自子至午，则泉脉渐竭，乃缒人于绳，令下以手汲取，投之于囊，然后引绳而上，得水入灶，以柴茅煎煮，乃得成盐。又有小井谓之卓筒，大不过数寸，深亦数十丈，以竹筒设机抽泉，尽日之力，所得无几。又有凿地不得咸泉，或得泉而水味淡薄，煎数斛之泉，不能得斤两之盐。其间或有开凿既久，井老泉枯，旧额犹在，无由蠲减；或有大井损坏，无力修葺，数十年间，空抱重课；或井筒剥落，土石堙塞

，弥旬累月，计不得取；或夏冬涨潦，淡水入井，不可烧煎；或贫乏无力，柴茅不继，虚失泉利；或假贷资财，以为盐本，费多利少，官课未偿，私债已重。如此之类，不可胜计。臣欲择能吏前往，逐州考核盐井的实盈亏之数，先与推排等第，随其盈亏多寡而增损之，必使上不至于重亏国计，下实可以少纾民力，方可施行。』诏令元质与李繁同共相度措置，条具闻奏。元质续奏：『盐井重额沈痼百姓，垂五六十年矣，号呼吁天而天不闻。陛下亟出所储，略无爱嗇，俾不逾时，出穷民于水火之中，诚若有所不及，臣亲闻歌颂之声，目睹和平之象，实千载希阔难逢之嘉会。乞宣付史馆。』从之。元质又言：『简州最为盐额重大，近蒙蠲减折估钱五万四千余缗，但官司一时逐井除减，使实惠未及下户。富厚之家动煎数十井，有每岁减七千缗者，下等之家不过一二十井，货则无人承当，额徒虚欠，官司督责不免。望委制置司再将向来已减之数重行均减，其上户至多者，每岁不得减过二千贯，其余类推，均及下户。』

校勘记

[1]赵彦端 《会稽续志》卷二浙东提刑题名同。《中兴圣政》卷五十三作『赵彦瑞』。

[2]仰纳 《中兴圣政》卷五十四作『仰约』。

[3]定远 原脱『远』字，据《宋史·地理志》四补。

[4]拨还 按：原本此下衍『今若移此六十应副支遣次年正月至三月拨还』十九字，据《中兴圣政》卷五十五删。

[5]赵礻老 原作『赵潘老』，据《中兴圣政》卷五十五、《咸淳临安志》卷四十七改。

[6]夏四月 『夏』字上原衍『睿』字，据《中兴圣政》卷五十五删。

[7]叠宕 原作『叠岩』，据《宋史·地理志》三改。

宋史全文卷二十六下

宋孝宗六

戊戌淳熙五年春二月戊辰，臣僚言：『郡县之政，最害民者，莫甚于预借。盖一年税赋，支遣不足，而又预借于明年。是名曰借而终无还期。前官既借，后官必不肯承。望严戒州县，如有违戾，监司常切觉察。』从之。己巳，臣僚言丁税二弊：『一丁之税，人输绢七尺，此唐租庸调之所自出也。二十岁以上则输，六十则止。残疾者以病丁而免，二十以下者以幼丁而免，此祖宗之法也。比年乡司为奸，托以三年一推排，方始除附。乃使久年系籍与疾病之丁无时销落，前添之丁隐而不籍，皆私纠而窃取之，致令实纳之人无几，而官司所人大有侵弊，此阴附之弊也。若其输纳，则六丁之税方凑成绢一疋，官司纽于久例，利其重价及头子勘合、市例糜费之属，必欲单名独钞，其已纳者，又不即与

销簿，重叠追呼，此输纳之弊也。今欲县委丞，置丁税一司，遇岁终，许民庶之家长或次丁立罪赏，自陈其家实管丁若干，老病少壮悉开列于状，将旧簿照，年实及六十与病废者悉除之，壮而及令者重行收附。如隐年者，许人告首。每岁纳足，即与销簿给钞，许钱绢从便送纳。』从之。是月，雨土。

三月辛酉，四川制置胡元质言：『蜀折科之额，视东南为最重。如夏秋税绢，以田亩所定税钱为率，凡税钱仅及三百，则科绢一匹；不及三百者，谓之畸零。其所输纳乃理估钱，则准时直，当承平时，每缣不过二贯，兵兴以来，每缣乃至十贯，是一缣而取三倍也。陛下軫念远民重困，每缣裁定作七贯五百，蜀民欢呼鼓舞，然独成郡自淳熙五年为额减放讫，其它州县，尚有应昨来指挥去处。乞行下约束，诏四川总领所同逐路转运司取见诸州军未尽数减放因依，更相度与裁减。若以岁计却有妨阙，仰公共措置，将诸州财赋通融相补，开具以闻。』是月，以史浩为右丞相。亲试举人，赐姚颖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先是，侍御史谢廓然言：『近来掌文衡者，主王氏之说，则专尚穿凿；主程氏之说，则务为虚诞。夫虚诞之说行则日入于险怪，穿凿之说兴则日趋于破碎。今省闈引试，乞诏有司公心考校，毋得徇私，专尚程、王之末习。』从之。是春，诏会子以一千万缗为一界，寻又诏如川钱引例，两界相沓行。

夏四月辛未，知绍兴府张津奏：『本府支用剩钱四十万贯，起发应副御前激赏支用。』诏令绍兴府将张津所献钱为人户代纳今年和买身丁之半，仍令本府印给文榜，遍下诸县乡村晓谕通知。如人户今年已多纳折帛钱与理充来年应输之数，即不得因而重叠催扰。如稍有违戾，许人户径诣尚书省陈诉。丁亥，诏：『令今后差给事中一员立一司，专一看详天下言利病奏状札子及经朝廷陈乞敷奏者，如有利国便民事，虽其言可采，并先参订祖宗法，委无违戾，方许上籍，一供省览，一留三省，以备举行。如涉兵机，即关密院。』是月，雨土。

五月甲午朔，诏知静江府张栻除秘撰，令再任。以栻久任阍帅，绩效有闻也。庚子，右丞相史浩奏：『臣蒙恩俾再辅政，唯尽公道，庶无朋党之弊。』上曰：『宰相岂当有朋党？人主亦不当以朋党名臣下。既已名其为党，彼安得不结为朋党？朕但取贤者用之，否则去之。且如叶衡既去，人以王正己为其党，朕固留之，以王正己虽衡所引，其人自贤，则知朕不以朋党待臣下也。』浩奏：『陛下此心如止水，如明镜，贤否皆不得遁，故奸邪不敢名正人以朋党。汉党锢、唐白马之祸，皆人君不明，为群邪所惑，遂致如此。』甲辰，进呈庚子宣谕圣语论朋党事，上曰：『唐文宗有言：『去河北贼易，去朋党难。』朕常嗤其言，何至于此？朋党本不难去，若人主灼知贤否所在，惟贤是进，不肖是退，弗问其他，则党论自消。汉、唐末世，朋党皆数十年不能解，以至祸乱，朕

常叹之，其患尽在人君之无学，所以听纳之不明也。若能公是公非，惟理适从，何朋党之有哉？使胸中有《诗》《书》，有古今，则党论何从而起？』浩奏：『用人惟论贤否，则自无朋党。只如唐牛李之事，后世之论者谓德裕之党多君子，宗闵之党多小人。然德裕之党，岂无白敏中之倾险？宗闵之党，岂无周墀之直谅？但于两党中用贤者，黜不肖者，则其党自破。』范成大奏：『陛下学力高妙，鉴自圣心，汉、唐史策，所载无此气象。当于前日圣语中增入，以诏万世。』上曰：『汉、唐朋党之论，大抵皆由主听不明，而其原始于时君不知学。』浩奏：『《说命》三篇，专论圣学，如『终始典于学』，如『学于古训』之类。帝王要道。无先于此。』上曰：『善。』辛亥，进呈庚子、甲辰两日圣语，上曰：『前世朋党之兴，尽由人主偏听，及党论既成，亦堕其中，混而为一。朕故推究源流，以立此论。卿等记录详矣。朕观汉、唐之末，时君心术不明，又偏听是非，故奸臣得投其隙，以立党与，遂成祸乱，甚可怜也。每读前代史书，至可喜处则欣慕之，至有不忍观者，则为之掩卷太息。』上又曰：『君子群而不党，和而不同。贤者自然以类聚，虽曰群曰和，然自有不党不同之处，岂皆可指以为朋党邪？』浩奏：『尧舜在位，九官相逊，文武传国，十乱同心，谓之朋党，可乎？』赵雄奏：『人主之听佞有所偏，即所偏之处，臣下必从而趋附之，则党与遂成。今陛下谓朋党尽由偏听，可谓深切著明。』范成大奏：『陛下圣谟正大，可以颁示臣庶，使皆知天子不以朋党待天下之士，则孰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上曰：『朋党之论不立，则士大夫可以安心营职，无他顾虑。至于治乱祸福，又有不可尽言者。盖国之将兴，则有所谓天诱其衷，否则有所谓天夺其魄。天人之际，甚可畏也。』是月，诏诸路州县创立场务者皆罢之。

六月庚午，新知南剑州曾植言：『近日公正之道微，请托之风盛。省部之理诉、仓库之出纳、刑狱之决讞、州县之争讼，无一不用关节，欲望百司举职，难矣。乞戒饬百官：若内外皆行公道，毋循私情，其有不悛，行法自近始，庶几百官各扬乃职。』从之。甲申，诏：『可令翰林学士、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各举堪任监察御史二人，以备擢用。遵用祖宗故事施行。』壬辰，诏侍御史亦令荐举。

闰六月丁酉，湖广总领周嗣武奏：『蜀为今日根本之地，自屯兵蜀口五十年间，竭全蜀之力，仅足以供给军费。目今历尾，虽管钱月八百万道，欲望轸念蜀民之力已疲，乞存留在蜀，以备经常急阙之须，是亦富藏天下，维持根本之义。』上曰：『甚善。』又奏：『蜀中钱引自天圣间创始，每界初只一百二十五万余道。至建炎间，依元符之数添印至三百七十余万道，尚未为多。目今见行两界通共四千五百余万道，较之天圣之初，何啻数十倍？今四川总领所又有

别造钱银会子接济民间贸易，比折成贯钱引，自是六十三万道。傥岁岁添印，一旦价例减落，则于四川钱引所系非轻。』上曰：『蜀中钱引已多，岂可更有增添?』并从之。大理卿吴交如等札子：『本寺公事勘断尽绝，并无收犯罪人。见今狱空，欲依故事上表称贺。』诏免上表，令降诏奖谕。丙辰，淮东总领言：『高邮宝应田岁被水涝，昔元祐间，发运张纶兴筑长堤二百余里，为涵管一百八所、石堰斗门三十六座，以时疏泄，下注射阳湖，流入于海，故年谷屡登。自残扰之后，尽皆废坏，湖水漫流。今乞专委官同守令于农隙之际，官给米募夫，择湖水冲要去处，建石堰、斗门、涵管，察堤岸之缺损修筑填补，庶几公私利便。』从之。明年四月三日毕工，诏淮东总领叶翥核实以闻。是月，兴州都统吴挺言：『令阶、成、西和、凤州并长兴县营田，以三年计之，所得才四万九千余缗，而所费乃一十七万缗。乞令州县召民户请佃，将军兵抽还教阅。』从之。强霓、强震并赠观察使，仍于西和州立庙，赐额旌忠，以知兴州吴挺言霓守环州、震为兵官，并死节，不屈于敌也。利州路复分东、西，以吴挺帅西路兼知兴州，知兴元府程价充东路安抚。

秋八月甲午，内降御笔。诏略曰：『比年以来，五谷屡登，蚕丝盈箱，嘉兴海内，共享阜康之乐。尚念耕夫蚕妇终岁勤动，贾贱不足以偿其劳，而郡邑或弗加恤，使倍蓰以输其直，甚亡谓也。其令诸路监司严戒所部，应民间两税，除折帛、折变自有常制外，当输本色者，毋以重贾强之折钱，若有故违，按劾以闻，重置于法。可令临安府刻石，遍赐诸路监司、帅臣、郡守。』国子博士钱闻诗札子，论：『今日登用武臣，不过于武臣中选用有文采者，欲以此激励武勇，恐反怠其习，将见将帅子弟必有事文墨、弄琴书、趋时好尚以幸进用者。』上曰：『若如此时，朕安得人使?』

九月壬申，幸秘书省，御制诗一首赐史浩以下，赐秘书监陈骏、少监郑丙紫章服。是月，陈俊卿入对。时曾觐以使相领京祠，王抃知阁门事，枢密都承旨甘昇为入内押班。三人相与盘结，士大夫无耻者争附之，于是郑鉴为馆职，袁枢为宗正簿，因转对，数为上言之。俊卿判建康，因过阙入对，宣出赐茶，论觐、抃招权纳赂，荐进人材而皆以中批行之，此非宗社之福。且曰：『陛下信任此曹，坏朝廷之纲纪，废有司之法令，败天下之风俗，累陛下之圣德。』上感其言，因是稍疏觐，于是觐亦觉为上所疏，七年，疽发背死。八年，赵汝愚为吏部侍郎，上章力抵王抃之罪，会抃擅许北使以起立问起居，上悔悟。汝愚因请对论抃，逐之。抃去，独有昇在。朱熹尝因过阙奏事，力为上言之。上曰：『昇乃德寿所荐，谓有材行。』熹曰：『好人若无材，何以动人主?』其后上察其奸，竟抵昇罪。

《大事记》曰：曾觐、龙大渊、王抃、甘昇四人，凭恃恩宠，招权纳贿。

然四凶之寡，不能以胜元、凯之众，故曾觐、龙大渊之始用事，虽刘度、张震、胡沂、周必大、金安节诸公争之而未胜，而终以陈应求一言而去。曾觐再至，与王抃、甘昇为奸，虽刘珙、张栻、龚茂良、郑鉴、袁枢争之未胜，而曾觐复以俊卿一言而去，王抃以赵汝愚一言而去，甘昇以朱熹一言而去，于此见孝宗之英明，尘翳终不能以滓太清也。于此见乾、淳君子之多，稂莠终不能以害嘉禾也。俊卿之在建康也，是时御前多行白札子，率用左右私人赉送，俊卿因上奏曰：『号令出于人主，行于朝廷，布于中外，古今之所同也。间有军国几密文字或御前批降，则用宝行下，此所以示信防伪也。今乃直以白札传旨，处分事宜于数百里之外，其间亦有初非甚密之事，自可付之省部。今白札既信于天下，则他时缓急，或有支降钱物、调发军马、处置边防，于国家大利害事，其间岂能保其无伪？若严重知体之人必须奏审，则往来之间或失事机。若庸懦无识之人即便施行，则真伪不分，岂不误事？况祇禀文字，只付差来人，或令回申元承受处，到之与否，不可得知，此于事体，尤为非便。』上降手札奖谕，愧谢之言。是秋，进呈三祖下第六世仙源类谱、仁宗皇帝玉牒。

冬十月。先是，历官推九月庚寅晦。既颁历矣，而北使来贺生辰者乃以为己丑晦，盖小尽也。于是会庆节差一日。接伴检详丘密调护久之，北使乃肯用正节日上寿。盖历官荆大声妄改甲午年十二月为大尽，故后天一日也。

十一月庚申，右丞相史浩奏：『陛下事亲之懿，二典所载，诚有所不能及者。如朔望驾朝德寿宫，与夫圣节、冬至、正旦上寿，或留侍终日，或恭请宴游，凡所以尽子之道以天下养者，皆极其至，自宜大书于策，以为万世父子之法。然自陛下登位以来，至是凡十有七年，其间岂无亲闻太上皇帝圣训与夫陛下问对玉音，外庭不得而知、史官不得而书？诚今日之阙典也。欲望陛下以前所闻及自今以后所得太上皇帝圣训、陛下问对玉音，许令辅臣随时奏请，俾之登载日历或宣付史馆，别为一书，则圣子神孙，得以遵承家法，而天下后世，知圣朝慈孝之德之盛。』诏从之。庚午，秘书监郑丙等奏：『所书太上皇帝圣训、皇帝问对玉旨及尊号诏册、仪注之类，乞先载日历外，仍别为一书，自朝廷之为书名颁降。』寻诏其书以《光尧慈训》为名。丁丑，进呈王希吕缴奏：『浙间州县推排物力，至于牛畜，亦或不遗。旧法即无将舍屋、耕牛纽充作家业等第之文，送敕令所看详。人户租赁牛畜，虽系营运取利，缘亦便于贫民。欲依所奏，将应民户耕牛、租牛，依绍兴三年五月六日指挥，并与免充家力，行下诸路州县遵守施行。』上曰：『国以农为本，农以牛为命。牛多则耕垦者广，岂可指为家力，因而科扰？可令检坐绍兴指挥，申严行下，监司常切觉察，如有违戾，按劾闻奏。』戊寅，上宣谕宰臣曰：『卿等皆朕亲擢，凡事尽心，当官而行，勿有所畏。朕既深知卿等，则谗毁之言无自而入。朕观魏徵、王珪之

事，唐太宗凡有所言，亦未尝每事皆从。彼皆终其身事太宗。卿等当以魏徵、王珪为法，不得轻为去就。』诏成都一路十六州，除成都自有飞山军及威、茂、黎、雅、嘉州、石泉军系沿边去处，兵备不可抽摘外，自余诸州各选兵官前去，逐州按试勇壮有武艺人抽摘团结，共取一千人作二队，如李德裕雄边子弟。以雄边军为名。从知成都胡元质请也。是月，史浩罢相，授少傅、保宁节度、醴泉观使兼侍读。以赵雄为右丞相，王淮为枢密使，钱良臣参知政事。

十二月辛卯，进呈监司郡守除目。上曰：『郡守得人则千里蒙福，监司得人则一路蒙福。卿等遴选其人，不可轻授。』壬辰，进呈赵彦逾札子，乞将南康军诸处鱼池为放生池，不许租与民户。上曰：『闻沿江之民以鱼为生，今而禁之，恐妨细民。』乙卯，进呈知临安府吴渊札子，乞复置西溪等两处发引栏税。上曰：『关市讥而不征，去城五十里之外，岂可复置栏税？』臣僚言：『昔大观中，尝患内外官司奏辟员阙，差遣多是权要子弟，及易举亲戚，升养资任，非任能责成之意，尝下诏，凡奏辟官，于奏状前，用贴黄具所辟官在朝亲属职位姓名以闻。欲望检举大观已行之诏，应自今有合奏辟官属，必于贴黄前说不系权要子弟、亲戚，庶几公道稍伸，私情尽革，以仰副清朝综核名实之意。』诏从之。是岁，前知雷州李茆奏：『广西盐法，见于已行者日钞，商兴贩也；曰官，自搬卖也。然二者利害不可不究。且官自搬卖，旧系本路转运司主其事，行之既便，岁课自充，诸州亦无阙乏之患。爰自绍兴八年改行钞法，转运司所得仅二分，不能给诸州岁计，至于高折秋苗，民被其害，逐年卖钞，所亏之数甚多。陛下灼见其弊，仍旧拨还转运司，均与诸州，官搬官卖，尽罢折米、招余之为民害者，止令转运司岁认息钱三十一万贯，其为计甚善，自当确守此法，必为永久之利。臣恭闻光尧太上皇帝在御之日，尝诏诸路提举盐事司不得妄有申请变更盐法。乞申严行下，勿使朝廷良法为妄议者纷更，实一路幸甚。』诏令户部将广西官搬官卖盐法申严行下，常切遵守。刘珙以属疾请奉祠，未报，请致仕。上以珙病亟，遣中使挟侍医以来。珙知疾不可为，亟上遗表，首引恭显佞文，以为近习用事之戒。且言：『今以腹心耳目寄此曹，故士夫倚之以媒其身，将帅倚之以饥其军，牧守倚之以贼其民。朝纲以紊，士气以索，民心以离，咎皆在是。愿亟加摈退，以幸天下。』后谥忠肃。珙，鞏之孙、子羽之子也。知庐州舒城县余永锡坐赃，特贷命，编管封州，仍籍没家财。

己亥淳熙六年春正月庚午，进呈门下后省看详司状太社令叶大廉札子，奏：『乞诏内侍省，遇有取索库务物，依旧法给合同凭由二本，一本付传宣使臣取索，一本令本省画时实封，差人置历付所，取库务官勘验支供，仍将合同缴奏降下户部除破，如南库、封桩库各下提领所，其他仓库理合一同，所贵杜绝奸弊，本司看详。欲依所陈，自合遵依祖宗旧制，应在内官司，遇有宣索之物

，并先次经由合同凭由司。』上曰：『此良法也，可依。』癸未，赵雄等奏：『光州复置中渡榷场官，御前恐有曾经在榷场干事之人，可以差充监官，庶可检察禁物，不令过界。』上曰：『御前自来不曾差人在淮上买物，如淮白、北果之属，毫发不曾买，宫中并无，唯遇太上皇帝赐来，则有之。向来刘度守盱眙，尝献淮白，却而不受。近蒙太上皇帝赐得数尾，每进膳，即食一小段，可食半月。记得元居实知盱眙军，初之任日，朕虑其在任辄献北物，再三戒敕，令供责文状，不得买物以献。其状留尚书省，卿等可取以观之。』雄等奏：『陛下岂独奉养俭素，只如珠玉、图画之珍，皆不得其门而入。』上曰：『太上皇帝留得图画一百余轴，皆名笔也，亦未尝挂。盖天性不好。』雄等奏：『此暗消磨多少事。人主一有所好，则众弊生焉。陛下一意于天下事，无他嗜好，真尧舜主也。』

臣留正等曰：人主惟有一心，而人人皆欲伺其所好以投之。所好一形于外，则来者纷然，皆得以乘间而入矣。武王，圣人也，受一葵之献，而召公有忧之，作书累数百言，其防微之意深矣。汉文帝即位之初，有以千里马试帝意者，帝曰：『吉行日五十里，师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马，独先安之？』自是守恭俭清静之治者二十余年，实由此其基也。切惟寿皇圣帝于北物无所取，于滋味无所嗜，于图画无所好，岂特天性恬淡，不为外慕，亦由圣见高明，诚足以知其为有损而无益耳。移其玩物之志于万几兢业之间，此所以勤政务学，独出于百王之上，而小人终无所投其隙也与！

甲申，内批登仕郎张闻礼系太上皇后侄女婿，特添差浙东安抚司干办公事。赵雄等奏：『在法，虽戚里，文臣未经铨试，武臣未经呈试，并不许陈乞添差。』上曰：『岂可以戚里而废公法？卿等理会得是。可留下文字，今后有似此等事，切须执奏。』四川制置胡元质、夔路运判韩?奏[1]：『夔路之民为最穷，而诸州科买上供金银绢三色，民力重困，所有大宁监盐课委有增羨。臣今与总领所及本路转运司公共措置，已将盐课趲刺之钱买金银，发纳总领所及茶马司，尽蠲免九州民间岁买之弊外，有余剩钱若干，可以尽免今年夔路诸州一年金、科民间买绢之数，余钱又可与民间每岁贴助之费，民力可以少苏。』上曰：『监司郡守兴利除害，实惠及民，要当如此。』并从之。赵雄奏：『夔路之民最贫。韩映为漕臣，措置此钱，以免科扰，宣力甚多。』上曰：『不可不旌赏。』寻加映直秘阁。雨雹。

二月己丑朔，幸佑圣观，即上储宫也。皇太子从，召史浩、曾觐入侍。上御讲宫，顾瞻栋宇，初无改造，俨然如新，喜而念旧舆，至明远楼下，上顾谓皇太子曰：『近日《资治通鉴》已熟，别读何书？』对曰：『经史并读。』上曰：『先以经为主，史亦不可废。』庚寅，参政钱良臣以失举茹骧，改官自劾。

诏：『良臣所奏，乃欲以身行法。国有常宪，朕不敢私。可镌三官。』癸巳，诏户部侍郎陈峴、待制张宗元、新知秀州徐本中、饶州居住赵礪老各降三官，以保举茹骧，坐失举也。先是，骧知湖州长兴县，侵盗官钱入己。事发，免真决，台州编管，籍没家财。故有是命。甲午，太学博士高文虎论前宰执、侍从带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在外者，皆有论思献纳之责。上曰：『卿此奏尤为得体，朕亦有听纳之益，且知州郡间民情。』丙申，诏前宰执、侍从带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及太中大夫以上守郡奉祠之人，今后如有己见利便，听非时闻达，即不得辄陈乞恩泽、自述劳绩之类。其责降官不在此限。丁酉，殿副都指挥使郭棣奏：『每遇宣押打球或蒙赐酒，其诸军正额额外统制官内，有于马上率尔奏事者。及赐酒之际，无宣唤辄诣榻前紊烦奏事，甚失臣子事君之礼。乞自今后遇有宣押，从本司约束。』诏从之。

臣留正等曰：朝不失礼，燕不失恭，然后法度正而堂陛之分严。若燕私之际，武夫兵将辄恃恩昵，干求奏请，轻渎主威，则亦几于褻矣。寿皇圣帝所以亟从郭棣之请，盖肃威严，谨名分，防狎慢之意于是乎在，此万世子孙所当遵守也。

癸卯，进呈《淳熙海行新法》。上曰：『朕欲将见行条法令敕令所分门编类，如律与刑统、敕令格式及续降指挥，每事皆聚载于一处，开卷则尽见之，庶使胥吏不得舞文。』赵雄等奏：『士大夫少有精于法者，临时检阅，多为吏辈所欺。今若分门编类，则遇事悉见，吏不能欺。陛下智周万物，俯念及此，创为一书，所补非小。』乃诏敕令所将见行敕令格式申明，体仿《吏部七司条法总类》，随事分门修纂，别为一书。若数事共条，即随门厘入，仍冠以《淳熙条法事类》为名。

三月庚午，进呈知镇江司马伋言：『用石修砌湖闸门，浚海鲜河，使舟船有舣泊之所。』上曰：『司马伋浚河修闸，惠利甚广，可除宝文阁待制。』丁丑，宰执奏事，上曰：『诸路漕臣职当计度，欲其计一道盈虚而经度之也。今则不然，于所部州郡，有余者取之，不足者听之。逮其乏事，从而劾之，吾民已被其扰矣。朕今以手诏戒谕之，俾深思古谊，视所部为一家，周知其经费而通融其有无，廉察其能否而裁抑其耗蠹，庶乎郡邑宽而民力裕也。』赵雄等奏：『责任漕臣，尽于此矣。陛下厉精图治，加惠元元，軫念及此，天下之幸也。』于是出御笔手诏，以戒诸道转运。诏略曰：『分道置台，寄耳目于尔漕臣，职在计度，欲其计一道盈虚而经度之也。职在按察，欲其蚤正素治，毋使至于病民。厥或异此，朕何赖焉？汝等得不视所部为一家，周知其经费而通融其有无，廉察其能否而裁抑其耗蠹？』令两浙转运司刻石，遍赐诸路漕臣。乙酉，进呈除目，李峯欲除太府寺丞，去年七月三日在籍。上曰：『前钱良臣奏『李峯

乃李如冈之子，臣李如冈之婿。今臣备数政路，恐外人疑臣私于亲戚，欲乞与外补。』上曰：『李峰以论荐升擢，不因卿进。然卿既以亲嫌为辞，可与近见阙知军州差遣。』是月，高邮军、通、泰等去年以田鼠为灾，田谷绝收，命赈之。雨雹。

夏四月丙申，上曰：『伯昌近自太府寺丞除提举淮东常平茶盐，其家却恳请德寿宫，欲改除少监。朕思朝廷卿监又非阁门御带之比，尤不可轻授。』赵雄等奏：『陛下至公无私，爱惜名器，虽宗室近属、戚里近亲，除授之际，一毫不以妄与，此可为万世之法。』丁酉，上曰：『州郡间近日添差员数颇多，今后宗室戚里、归正官等添差通判职官等，每州各不得过一员，帅司参议官、诸司属官准此。』

五月甲子，进呈提领封桩库阎苍舒状：『封桩库共管见钱五百三十万余贯，年深有断烂之数。乞拘收西库纲运见钱对兑支遣，其断烂钱贯给工索之费。』上曰：『钱积之久，必致贯朽。』赵雄等奏：『陛下俭德冠古帝王，未尝一毫妄取于民，而府库充足。』上曰：『朕不敢毫发妄用，所以有此，以待缓急之用，实前此所无。』戊辰，进呈秘书省状，以太史局申明堂大礼，合差礼毕奏祥瑞官一员。上曰：『朕以丰年为上瑞，不必差官奏祥瑞也。』丙戌，上曰：『王佐以帅臣亲人贼峒擒捕诛剿，与向来捕贼不同。书生亦不易得。』赵雄等奏乞旌赏，因曰：『今日成功皆出宸算。盖王佐初时奏事，已云束手无策，止日夜俟荆鄂大军三千人至。陛下亟降宸翰，令将本路将兵禁军、义丁土豪无虑四五千，自足破贼。』宸翰又云：『诸路养兵皆出民力，小寇不用，蓄兵何为？卿为帅臣，焉不知此？』王佐得此训戒，方知惊惧，遂专用本路乡兵等，不复指准大军。今日擒陈峒等，皆乡丁，非大军也。宸翰所料明矣。非陛下明见万里，则王佐成功必不如此之速。陛下必欲旌赏之，宜俟王佐保明立功之人来，先自下推赏，然后及王佐也。』是月，臣僚言：『诸路州郡截用上供钱物，初令度支点对驱磨，既而复令关帐司驱磨。然而关防渗漏之弊终不能革者，缘其间窠目不一，失于参照。且有以某事许截经总制折帛钱，又有不以有无拘碍盖许拘截者，缘所截窠名不一，州郡得以容奸，重叠申部，而逐部只是照应大案合催名色径行销豁，各部各案既不关会，何以稽考？今欲令度支每岁专置截使簿一面，如遇承降指挥截使名色钱物之数，即时抄其所隶部分，候诸州申到帐状，即关会度支回报，方许关帐司驱磨销豁。』从之。

六月戊戌，进呈临安府勘到李显忠诸子师说等无礼于继母王氏，令其子师古行财，倾陷异母兄弟等事。上曰：『师说兄弟呼母为侍婢，可谓悖礼。其母多出货财以倾之，岂为母之道耶？母子皆当抵重罪。朕念显忠昔日归朝，颇著劳效，今歿未久，不忍见其家门零落。朕欲来日批出，悉赦其罪，听其自新，庶

几仍有母子之情。自今专务协和，如或不悛，即置典宪未晚。』赵雄等奏：『陛下圣虑及此，不唯有补风教，抑可以感激诸将忠义之心。』己亥，诏：『有司一无所问，仰临安府追集师说等奉宣恩旨，副朕保全显忠门户之意。』既而王氏母子感泣谢恩，旁人见者亦以手加额。上曰：『如此施行，非独可以保显忠门户，亦有补于风教。』是月，求四川遗书，以其不经兵火，所藏官书最多也。

秋七月癸亥，进呈荆鄂副都统郭杲奏：『唐、邓诸处自来积谷不多，襄阳自汉江以北，四向美田，民间多有蓄积。欲密行措置，于秋收之际收储，以备缓急。』上曰：『令周嗣武同刘邦翰详所奏事理，于秋成之际广行收余，其合用仓敖及收贮去处，仰公共相度措置申口。』[2]甲子，赵雄等谢昨日蒙恩赐新荔子、流香酒。上曰：『朕却献方物，所以四方珍味嘉果俱不曾有。昨日新荔子，蒙太上皇帝赐到，所以分赐卿等。朕昨日食素，亦未曾尝。朕闻旧日京师谓之献时新，远方新珍之物奔走争先，劳人动众，害物甚多。朕欲痛革此事，最不喜时新之物。盖世俗既竞时新，则不待物性成就而争先采摘，甚可惜也。』癸酉，进呈知临安府吴渊状修造后殿毕工。上曰：『朕本不欲修，群臣皆言此殿朽损，不得已修之。』赵雄等奏[3]：『此殿乃听朝听政之所，及将来大礼，陛下于此宿斋，而朽蠹不葺，臣子之心安乎？此臣等所以再三恳请，必欲修葺，然制度亦不至壮丽，殊无劳费也。』中书舍人郑丙言：『近来卿监丞簿悉除史官、馆职，学官、书局员数颇多，监司、郡守差至三政，参议、通判添差相踵，归正使臣、养老将校填满诸郡。东宫彻章，秘书省进书讲官官僚及预修官吏赏之可也，下至杂流厮役、监门逻卒，亦皆沾赏，曰就龙日久，曰应奉有劳。开一河道，修一闸堰，横被醴赏。欲行裁抑。』诏曰：『赏功迁职，不以滥予，丙之言是也。而掌行书读每有除授，可否不即以闻，积累既多，徒有所论，不能济于未然之前，岂所望于忠益耶？可札付给、舍。』给事中王希吕、兼权中书舍人李木等皆以失职待罪，上曰：『谓之无罪可待则不可，谓之放罪，则丙等不自安。只令依旧供职。』甲申，臣僚奏：『切见旧制，章奏凡内外官登对者，许用札子，其余则前宰执、大两省官以上许用札子，以下并用奏状。近年因臣僚奏请，凡沿边守臣与帅、漕臣并主兵官许用札子，自后他司、内郡应用奏状者，或以札子上尘乙览，并其间往往抵诋前政，陈说己能，不知大体，紊烦天听。欲望申严有司，应帅、漕、郡守、主兵官如事涉兵机，许用札子，其余若不如式，则令所属退还，并乞令朝廷稽考臣僚章奏，如于公事之外，辄以私事上渎天听者，略赐施行，则人知警畏，各安其分。』诏从之。是月，进呈今上会要一百五十卷。沿海制置司参议官王日休进《九丘总要》三百四十卷，送秘书省看详，言其间郡邑之废置、地理之远近、人物所聚、古迹所在

、物产所宜，莫不该载详备，实有可采。诏特迁一官。

八月戊子，进呈敕令所重修淳熙法册，御笔圈记户令内驴、驼、马、舟船契书收税，上曰：『凡有此条，并令删去，恐后世有算及舟车之言。』壬辰，上宣谕：『近建康行宫主管匙钥内侍将到江东诸州稻禾色样，皆十分结实，今岁远近皆丰熟，可谓屡丰年也，朕殊以为喜。』赵雄等奏：『陛下圣德日新，故天报以屡丰年之祥。』上曰：『《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朕当益务修德，仰承天佑。』上宣谕宰执：『批答辛弃疾文字，可札下诸路监司、帅臣遵守施行。』先是，湖南漕臣辛弃疾奏官吏贪求，民去为盗，乞先申饬，续具按奏。御笔付辛弃疾：『卿所言在已病之后，而不能防于未然之前，其原盖有三焉：官吏贪求而帅臣、监司不能按察，一也；方盗贼窃发，其初甚微，而帅臣、监司漫不如之，坐待猖獗，二也；当无事时，武备不修，务为因循，将兵不练，例皆占破，才闻啸聚，而帅臣、监司仓皇失措，三也。夫国家张官置吏，当如是乎？且官吏贪求，自有常宪，无贤不肖，皆共知之，亦岂待喋喋申谕之耶？今已除卿帅湖南，宜体此意，行其所知，无惮豪强之吏，当具以闻。朕言不再，第有诛赏而已。』上又曰：『亦欲少警诸路监司、郡守也。』辛丑，进呈户令内有户绝之家，继绝者以其家财物许给三千贯，如及二万贯奏裁。上曰：『国家财赋取于民有制，今若立法于继绝之家，其财产及二万贯者奏裁，则是有心利其财物也。』赵雄等奏：『有似此，欲悉删去？』上曰：『可悉令删去。』壬寅，诏：『浙东提举樊仁远于盗贼将发之际辄荐雷汰自代，外托逊能，内实避事。又所荐雷汰显属谬举，可罢新任。』

九月戊午，赵雄奏：『前日已降指挥，免奏祥瑞。』上曰：『朕自有真祥瑞，丰年是也。百姓家给人足，瑞莫大焉。』庚申，进呈徐存札子陈乞宫观。上曰：『徐存胸中狭隘，不耐官职。向因轮对，尝识其人，可与宫观。』赵雄等奏曰：『陛下知人之明过于尧舜，臣下凡一经奏对者辄知其为人，以一字褒贬，无不曲尽。』上曰：『立功业，耐官职，须有才德福厚者能之。荀卿曰：『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朕每于臣下，观其形以知其命，听其言以察其心，相形论心，盖兼用之。』丙寅，进呈捕亡令：诸捕盗公人不获盗，应决而愿罚钱者听。上曰：『公人捕盗不获，许令罚钱而不加之罪，是使之纵盗受财也。此等条令可令删去。』丁卯，进呈赏格，内有监司及知通纳无额上供钱赏格，上曰：『祖宗时取于民，止二税而已。今有和买及经总制等钱，又有无额上供钱，既无名额，则是白取于民也，又立赏以诱之，使之多取于民，朕诚不忍也。可悉删去。』上又曰：『朕不忘恢复者，欲混一四海，效唐太宗为府兵之制。国用既省，则科敛民间诸色钱物，可悉蠲免，上收二税，以宽民力耳。』雄等奏：『陛下圣念及此，天地鬼神实临之，必有阴相，以济大

业。』辛未，大飨明堂，复合祭，奉太祖、太宗配。自乾道以后，议者以德寿宫为嫌，止行郊礼。至是，用李焘等议，复行明堂之祭，遂合祭并侑焉。从祀百神，并依南郊礼例。先是，礼部奏：『前礼部侍郎李焘奏，乞行明堂并录连典故。一、神宗圣语：熙宁五年，神宗问王安石曰：『宗祀明堂如何?』安石曰：『以古言之，太宗当宗祀。今太祖、太宗共一世，若迭配明堂，亦于事体为当。』神宗曰：『今明堂乃配英宗，如何?』安石曰：『此乃误引严父之道故也。若言宗祀，则自前代已有此理。』神宗曰：『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为祖，则明堂非以考配明矣。』一、治平元年，知制诰钱公辅、知谏院司马光、吕诲之议曰：『《孝经》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圣人之德，成太平之业，制礼作乐，而文王适其父也，故引以证圣人之德莫大于孝，答曾子之问而已，非谓夫凡为天子，皆当以其父配天，然后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误认《孝经》之意而违先王之礼，不可为法也。』一、天章阁待制兼侍读李受、天章阁待讲傅卞言：『臣等窃以为严父者，非专谓考也，故《孝经》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下乃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夫所谓天者，谓郊祀配天也。夫所谓帝者，谓五帝之神也。故上云严父配天，下乃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则父者，专谓后稷也。且先儒谓祖为王父，则知父天者，不专谓乎考也。』一、乾道六年，李焘为秘书少监兼权侍立官，奏：『昊天四祭，在春曰祈谷，在夏曰大雩，在秋曰明堂，在冬曰圜丘，名虽不同，其实一也。太祖当行大雩之礼于开宝，太宗再行祈谷之礼于淳化、至道，其礼并如圜丘。独明堂之礼，皇祐二年，仁宗始创行之，嘉祐、熙宁、元丰、元祐、绍圣、大观、政和又继行之。太上皇帝建炎二年既祀圜丘，绍兴元年即祀明堂，以太祖、太宗并配天地，神祇飨答，福祚绵永。陛下临御之三年，既亲祈谷，七年，又祀圜丘。窃谓明堂之礼合宜复行，远稽祖宗故事，近遵太上皇帝慈训，实为当务之急。』淳熙三年三月，焘因转对，又申前请。』是岁，遂诏令礼官、太常寺详议而举行之。丙子，四川安抚制置使、知成都府胡元质奏：『川蜀产茶，自熙宁以后，一从官权。军兴以来，聚敛之臣增立重额，产日益去，额日益增，民日益困。于是条其状以闻，乞同茶马司公共措置。旋被隆旨，俾之措画，臣遂与提举茶马官置局，委官推核增亏之数，所合减放虚额凡一百四万三百斤有奇，其引息及土产税钱共计十五万二千九百九十四贯有奇，系每岁合纳之数。遂具以闻，奉旨除放，远民交庆。欲望圣慈宣付史馆，以传无穷。』诏从之。冬十月，安南李龙翰加食邑，封功臣号。初封制词，实录不载。

十一月乙卯朔，宰臣赵雄等乞宣示御制用人论。上曰：『此论欲戒饬臣下趋事赴功而已，岂为卿等设邪?迩来年谷屡丰，雨暘时若，中外晏然，皆卿等赞

襄之力。』癸卯，上曰：『义仓米专备水旱以济民，今连岁丰稔，常平米正当趁时收余。可严行以先降旨挥催诸路，以常平钱尽数余米。』时诸路未有申到处故也。癸酉，上宣谕曰：『近蒙太上皇帝赐到倭松，真如象齿，已于选德殿侧盖成一堂。』赵雄等奏：『陛下不因太上皇帝赐到良材，亦未必建此堂也。』上曰：『朕岂能办此木植？乃太上之赐。近尝谢太上皇帝，因奏来春和暖，欲邀请过此堂，奉万年之觞。太上皇帝已许临幸。』雄等奏：『陛下平时一椽一瓦未尝兴作，可谓俭德矣。及蒙太上皇帝赐到木植，即建此堂，可谓孝德矣。孝俭之德，尧舜事也。』上曰：『此堂并无所费，不施丹雘，数日间当与卿等观之。』戊寅，进呈右正言黄洽札子，奏赏罚必欲当。上曰：『赏罚自是欲当，然朕有一言，昨亦尝宣谕黄洽。夫矫枉而过直，则复归于枉矣，故矫枉至于直可也，过于直不可也。猛本所以济宽，然过于猛则尤不可，盖过于猛则人无所措手足。济宽而过于猛，犹矫枉而过其直也。惟立表亦然，所立正则其影直，所立过中则影亦随之。朕守此甚久，一赏一罚，决不使之至于过。』赵雄等奏：『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此舜事也。』上曰：『中者，朕朝夕所常行。至官使人才，譬之置器，须置得适当，乃合于中，若置之失宜，则非中矣。朕之于臣下，初无喜怒好恶。尝于禁中宣谕左右曰：朕本自无赏罚，当随事而应，不得不赏罚耳，初无毫发之私也。又常守两语：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故虽平日所甚亲信，苟有过失，必面戒之，而疏远小臣或有小善寸长，则称奖不一。』雄等奏：『大哉王言，此之谓无心。孔子论古帝王，独以尧为大者，以其无心故也，故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夫雨露之所生成，雪霜之所肃杀，天岂有心于其间哉？今陛下如天之无心，得尧之大，得舜之中，所以圣德日新，治效日著，盖本诸此。』是月，雨土。

十二月戊子，进呈柴瑾具析到荐举王璞因依。上曰：『曰今岁免发海船，而瑾乃以发海船荐举王璞，可谓欺诞矣。特落职，以为荐举者之戒。』甲午，进呈士辑乞将异姓恩泽与侄女婿张元质。赵雄等奏：『在法，异姓恩泽合奏有服亲。太常寺供到侄女婿无服。』上曰：『既于法有碍，今一放行，遂为无穷之例，攀援不已，断不可开。』己亥，刑部尚书谢廓然奏：『切见二广缘去朝廷既远，旧多烟瘴去处。又见摄官定差之文，县或有阙，监司、守臣辄差校、副、尉摄，参军、助教权摄。』上曰：『远方用此曹权县，细民何负？可令二广帅、漕、宪司将似此名色并日下解罢。今后州郡违戾，仰按劾施行。如诸司违戾，许互察以闻。』辛亥，进呈知舒州赵子濛奏本州支使邹如愚、司理赵善劬荒废职事。上曰：『官无高卑，皆当勤于职事。』又曰：『朕于机务之外，犹有暇时，只好读书。唯读书则开发智虑，物来能明，事至不惑。观前古之兴衰，考当时之得失，善者从之，不善者以为戒。每见叔世之君，使人汗下

，几代其羞。且如唐季诸君，以破朋党、去宦官为难。以朕思之，殊不难也。凡事只举偏补弊，防微杜渐，销患于冥冥。若必待显著而后治之，则费力矣。朕又每守两句：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朕每于臣下，未尝有一毫轻侮之心，皆待以礼。至于玩好之物，有来献者，未尝受之，即谕以『此物是卿所玩好者』，一切不留。此皆读书有得。』雄等奏：『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陛下躬行如此，圣学高矣！』是月，臣僚请会计财用之数为《会计录》。上曰：『向者欲为此录，缘户部取于州县为经总制钱者色目太多，取民太重，若遽蠲则妨经费，须他日恢复之后，使民间只输二税，其余名色乃可尽除之。』潼川府路言马补行义文学。召不至，赐出身，补本府教授。旌表潼川府中江县孝廉里进士杨榆家门闾，以本府上其嫡母贾氏夫死不嫁，事舅姑以孝闻，舅姑皆年九十，无疾而终，贾氏追悼，丧葬尽礼，至有芝草生于墓侧。杨榆事其母复能尽孝道，时贾氏年八十四而康健不衰，皆由杨榆孝感所致也。

庚子淳熙七年春正月甲寅朔，进呈临安府城内外及诸县放免收税一年为缗钱百二万有奇，及用内帑等钱对补之数。上曰：『朕于内帑无毫发妄用，苟利百姓，则不惜也。』赵雄等奏：『昨黄榜既揭，都城欢呼，盖古今绝无而仅有。』又奏：『太史局申前月二十八日日有戴气，言人君德至于天，为万民所爱戴，则有是瑞。』上曰：『二十八日，恰是议放税时。朕之本心只欲连岁丰稔，物价低平，百姓家给人足，兹为上瑞。』

臣留正等曰：汉文帝诏天下三十而税一，又诏免田租之半，又诏天下田租尽除之，此盖史册未有之事，而文帝何独能行之？揆厥所繇，盖恭俭之积也。寿皇圣帝爱惜财赋，不肯一毫妄费，而蠲减之令，史不绝书，至是乃放免临安府城内外及诸县一年之征，又尽出内帑以补之，捐利予民，虽出圣神之本心，然俭德之效，实见于此。孔子曰：『节用而爱人，自古及今，未有用之不节而能爱人者也。』臣于文帝之事有感焉，故并取以为俭德之证云。

二月癸未朔，知镇江府曾逮言：本府开凿海鲜河及新河等，以便舟船。上曰：『扬子江天下至险，不可舫舟。』赵雄等奏：『镇江舟船辐凑，前此纲运客船漂溺不少。』上曰：『若多开河道以便舟船，甚好。』壬辰，赵雄等奏魏王薨，皆乞宽慈抱。上拭泪曰：『朕向来躡次建储者，正见此子福气颇薄耳，然亦不料其如此之夭也。』赵雄对：『于昔建储之初，天下犹未能尽识圣意，乃今方是晓然。』上曰：『朕以宗庙社稷之重断然行之。』己酉，进呈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陈岩肖上表，进《淳熙中兴圣德颂》。上曰：『可令宣付史馆。』因曰：『陈岩肖笔力不衰，尝为侍从，惜其老矣，欲与进职，又别无名，不欲因进颂也。』丙午，上曰：『朕令察官察事甚好，迩来所察，甚有补于事。』赵雄奏：『事之大者言者论之，小者察官察之，则吏治毕举，官邪悉去

矣。』是月，进仁宗玉牒庆历三年至皇祐三年凡十年及哲宗玉牒。颁释奠仪。张栻卒。栻在朝，未期岁而召对六七。栻所言大抵皆修身务学、畏天恤民、抑侥幸、屏谗谀，故不悦者众，坐是而出。居三年，上复念栻，除知静江府，增秩再任，凡五年。广西诸州运盐漕司取其八分之息，公私两病。栻奏以盐息什三予诸郡。又因兼漕事，出其所积缗钱四十万而中分之，一为诸仓煮盐之本，一为诸州运盐之费。所统州二十有五，荒残多盗，栻乃简阅州兵，汰冗补阙，籍诸州黥卒伉健者为效用，斥漕司盐本羨钱，以佐诸州兵食之不足者，严保伍之令而信其赏罚。知流人沙世坚才勇，喻以讨贼自效，所捕斩前后以十百数。传令溪洞酋豪，喻以弭怨睦邻，毋相杀掠，示之恩信，谨其禁防，由是内宁外服。革横山买马之宿弊，诸蛮感悦，争以其善马至。改知江陵府。湖北尤多盗，栻入境，首劾罢大吏之纵贼者，捕斩奸民之舍贼者，群盗遁去，又益为教条喻其党与，得相捕告以除罪。郡濒边，屯军主将每与帅守不相下。栻既以礼遇诸将，得其欢心，又加恤士伍，每按亲兵，必使与大军杂试均犒，以相激厉。修义勇法，使从县道阶级农隙讲武，大阅于府。有言于朝请尽籍客户为义勇者，栻虑其扰，亟阅民籍家三人者，乃籍其一为义勇副军，别置总首，人给一弩，俾家习之，三岁一遣官就按。辰、沅诸州自政和间，夺民田以募游惰，号万弩手，栻为奏去其病民罔上者数条，并准奸民出塞为盗法，皆抵死罪。时置而弗治，至是捕到数人，仍有金人在党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讨敌，疆场之事，毋曲在我。』命斩之以徇于境，而缚其亡奴归之。北人叹其理直，且曰：『南朝有人！』信阳守刘大辨怙势希赏，广招流民，而夺见户熟田以与之，请于朝，以熟为荒，乞授流民。事下本道施行如章。栻劾大辨诈谖凶虐，所招不满百数而虚奏十倍，请论其罪，不报。章累上，大辨易他郡，盖宰相忌栻者沮之云。栻自以不得其职，数求去，寻以病请祠。病且死，自作遗表来上，略曰：『再世蒙恩，一心报国。大命至此，厥路无由。犹有微诚，不能自己。伏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永清四海，克巩丕图。』邸吏以庶僚不得上遗表却之，上迄不见也。栻初以父任右承奉郎，平生未尝乞磨勘，上知之。其在静江，特进二秩为承事郎。栻之言曰：『学莫先于义利之辨。义者，本心之所当也。』栻尝从胡宏讲学，宏告以孔门论仁之旨，栻默然若有得者。宏称之曰：『圣门有人矣！』

三月丙辰，兵部措置武官举补官差注格法，上曰：『武举本欲取将帅之才，今前名皆令从军，以七年为限，则久在军中，谙练军政，将来因军功擢为将帅，庶几得人。』壬戌，诏举贤良。内降制略曰：『永惟通儒明于古今王事之体，朕所嘉尚。乃即位以来，诏书三岁一下，而应是选者未能尽当朕意，岂询求之路未广，而考择之法或严耶？将朕诚意未孚，而真贤实能莫为时出也？中外

侍臣若部使者、郡守，其各悉心搜选俊异有名来上，名儒茂才有能称吾诏者，当崇显焉。今岁科场，其令尚书、侍郎、两省、谏议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学士、待制各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一人，守臣、监司亦许解送。』庚午，车驾诣德寿宫起居，恭请太上皇帝、寿圣皇后至大内，开宴于凌虚阁下。上巾裹赭袍赴太上、寿圣榻前，各再拜起，捧觞上千万岁寿酒，三行，太上、寿圣联步辇以行，上亦步辇从至翠寒堂，栋宇显敞，不加丹雘。上曰：『凡此钜材，一椽已上，皆太上皇帝所赐。且莹洁无节目。所以更不采饰。』酒复数行，至堂中路石桥少憩。上捧觞劝太上，次劝寿圣，皆酌饮，上亦满引，更相劝酬者再三。上奏太上曰：『苑囿池沼久已成趣，皆太上皇帝积累之勤。臣蒙成坐享，何德以堪之？』太上皇帝曰：『吾儿圣孝感通神明，海内无事垂二十年，安得为无功？』于是曾觐退而纪实以进，诏宣付史馆。

臣留正等曰：汉高祖置酒前殿，奉玉卮为太上皇寿，有『臣业所就，孰与仲多』之语。唐太宗从上皇置酒未央宫，上皇谓胡越一家，自古未有，而太宗有『皆陛下教诲，非臣智力所及』之语。此皆一时宫中燕乐之语，而史笔大书，以为汉、唐盛事。然自后世视之，却行之恭，内禅之议，亦不容无讥焉。今观寿皇圣帝所以悦其亲者，二十八年之间，父慈子孝，始终无间，夫岂汉、唐所可几及？觐之所纪，特其一事耳。呜呼盛哉！

《龟鉴》曰：孝宗之嗣承大宝也，史臣以孝溢之，信非溢美。冒雨扶驾，其礼勤也；入宫降辇，其情真也；五日一朝，其见数也。或留侍终日，或恭清燕游，其所以尽孝子之道又极其至也。见天颜悦好而喜不自胜，步履寿康而喜不可言。淳熙三年行七秩礼，议所御之服曰：『此古人斑衣意也，非常之庆与天下共之。』而圣孝达乎天下矣。淳熙之十三年行八秩礼，御所赐之服曰：『此正昔人斑衣也。』罕有之典，敌使起服，而圣孝达乎夷狄矣。冷泉之游，杯酒相属，太上欣然曰：『挹山光而听泉流，濯喧埃而发清兴，其至和真乐，可胜既哉？』翠寒之游，步辇以从，天子悚然曰：『一椽以上，皆太上所赐。』又曰：『苑囿成趣，皆太上积累之功。』其克念厥绍，又何如哉？

癸酉，臣僚言：『今京西路均、房州水陆入川商旅、军兵附带铜钱入金州、利州甚多。金州为川口，与商州接境，旧止用交子、铁钱，今乃兼用铜钱，深恐泄入它界，及四川毁钱为器之弊。乞下四川总所，委利路漕臣置场于金州，给以交子，兑换官私铜钱，发赴湖广总所桩管。』从之。己卯，上曰：『进读《三朝宝训》几时终篇？』史浩、周必大等奏：『陛下日御前后殿，大率日旰方罢朝。只日又御讲筵，过是恐劳圣躬。』上曰：『朕乐闻祖宗谏训，日尽一卷，亦未为多。虽双日及休假，亦当特坐。』自是每讲读，上必注目倾耳，或随事咨询，率漏下十刻而无倦。

夏四月癸卯，知南康军朱熹上疏言：『天下之大务莫大于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今民贫赋重，若不讨理军实，去其浮冗，则民力决不可宽。惟有选将吏，核兵籍，可以节军费；开广屯田，可以实军储；练习民兵，可以益边备。今日将率之选，率皆膏粱子弟、厮役九流，所得差遣，为费已是不费，到军之日，惟望哀敛刻剥，以偿债负。总馈饷之任者，亦皆倚负幽阴，交通货赂，其所驱催东南数十州之脂膏骨髓，名为供军，而辇载以输权幸之门者，不可以数计。然则欲讨军实以纾民力，必尽反前之所为然后可革也。军籍既核，屯田既成，民兵既练，州县事力既纾，然后可以禁其苛敛，责其宽恤，庶几穷困之民得保生业，无复流移漂荡之患矣。所谓其本在于正心术以立纪纲者，盖天下之纪纲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纪纲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今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而陛下所与亲密谋议者，不过一二近习之臣，此一二小臣者，上则蛊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说于功利之卑说，不乐庄士之谎言，而安于私褻之鄙态；下则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所喜则阴为引援，擢置清显，所恶则密行訾毁，公肆挤排。交通货赂，则所窃者皆陛下之财；命卿置将，则所窃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谓宰相、师傅、宾友、谏诤之臣，或反出入其门墙，承望其风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过齷齪自守，而未尝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议者，乃略能惊逐其徒党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伤，而终亦不敢明言，以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势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号令黜陟不复出于朝廷，而出于此一二人之门，名为陛下之独断，而实此一二人者阴执其柄，盖其所坏，非独坏陛下之纪纲，乃并与陛下所以立纪纲者而坏之，则民又安可得而恤？财又安可得而理？军政何自而复？宗庙之雝又何时而可雪邪？』己酉，进呈芮辉奏：『窃见吏部选法，小使臣遭丧不解官，给式假百日。欲除缘边职任及见从军与归正归朝拣汰指使等官并军功补授杂流出身人，依旧以百日为限。此外小使臣如荫补子弟，宜守家法，取应宗室、武举出身之类，皆自科举中来，自合悉遵三年之制。』上曰：『小使臣多是从军或杂流出身及沿边职任，所以不以礼法责之。其荫补子弟、取应宗室、武举人，岂可不遵三年之制？可依奏。』

五月壬子朔，赵雄等奏谢：『昨日观堂奏事，蒙恩锡燕，又蒙颂赐宸翰且终日，获闻道德仁义之言，古今治乱之要，躬行恭俭之懿，可谓醉酒饱德。』上曰：『昨日少款，终日论道，绝与听丝竹不同。又不设果桌，不具珍饌，而醉饱自有余。居常燕设，亦不过如此。醉饱之外，虽八珍罗列，亦何用？徒暴殄妄费耳。』雄等奏：『陛下俭德，中外所共知，无不钦仰赞叹。』上曰：『近

颇乏雨，昨晚方欲祈祷，半夜遂得雨，可喜。』赵雄等奏：『陛下修德修政，格于皇天，故欲雨即雨。』上曰：『滂霈如此，皆是黍稷稻粱，过如雨珠玉矣，真大祥瑞也。』上又曰：『连岁丰稔，米虽至贱。雨既愆期，朕不敢忽。』是时雨正滂霈，上观雨，笑曰：『此雨从何处来?』雄等奏：『从陛下方寸中来。人主一念克诚，天实临之。陛下诚心爱民，宜其感格如此。』乙卯，史浩等奏：『进读《三朝宝训》终篇，臣等窃惟学于古训，监于成宪，传说所以告高宗也。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群臣所以戒成王也。二君当即位之初，故其臣以是人告。今陛下久临大宝，历年方永，不待进言，益勤典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陛下其得之矣。欲望宜付史馆。』诏从之。进呈广南路经略、转运、提刑司状：『准指挥，以本路奏请，乞将湖南宜章、临武两县割属广东连州，再委官询访审究，二县委不可割。』上曰：『不若仍旧，岂可轻更易?朕向来见有陈献利害，听其一时之言似乎可行，轻欲更改。迩年以来，惟务详审，未尝轻变一法。盖天下之言，来之欲广而听之在审。』甲子，上曰：『昨日日间虽小雨，至夜滂霈。朕每日修省，惟恐不逮，孳孳为民，未尝敢忽，庶几天心昭格，雨暘以时。』赵雄奏：『圣德之修固有素矣，非若周宣王因惧而修也。』上曰：『成汤祷旱之辞，每疑好事者增益之。且汤之不迹声色，自无女谒，何至于盛?今日女谒盛邪，则是尝果有此事矣。』己卯，进呈毕，上宣谕曰：『历观自古人臣功业之成否，全系其当时人君如何耳。且如裴度遇宪宗，则能成功，其后在敬宗、文宗时则无闻。』赵雄等奏：『有尧舜之君，然后有皋、夔之臣；有汤武之君，然后有伊、吕之臣。皋、夔、伊、吕若遇敬宗、文宗，亦无能为，而况裴度乎?史臣赞裴度以为『非前智后愚，用不用势当然』，盖知言也。』上曰：『然。』是月，颁《淳熙新书》。

六月丙戌，上问周必大曰：『顷以金人丛桂集示卿，曾细看否?』必大奏：『已曾细看，语多粗率。』上曰：『北方之文豪放，其弊也粗；南方之文缜密，其弊也弱。』甲午，诏：『监司、郡守所属官，或身有显过而政害于民者，即依公按刺；或才不胜任而民受其弊者，亦详其不能之状，俾改祠禄，不得务从姑息，致有民讼，方行按刺。若廉察素明而的知其兴讼不当者，则当为别白其是否，以明正其妄诉之罪，不得一例文具举觉。』从太府丞钱象祖请也。乙未，赵雄等奏：『近日雨颇沾足，皆圣德所致。』上曰：『朕何德?惟赖二三大臣扶持公道，上承天心。盖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彼小民暑雨祈寒，皆未免于怨咨，上之人苟能思其艰，图其易，斯尽善矣。』雄等奏：『居常以尽公相告戒，若曲循亲旧之情，不过得其面誉，安能胜众人之毁也?』上曰：『曲意徇人，所悦者寡，不悦者众。及招人言，亲旧谁能致力?不惟无益于国，亦殊不利于身，岂若一意奉公，保无后患，较其利害，孰得孰失耶?』壬寅，进呈秘书郎

李嶽奏：『窃观国朝太平兴国元年，诏学究兼习律令而废明法科。至雍熙二年，复设明法科，以三小经附，则知祖宗之意，未尝不使经生明法，亦未尝不使法吏通经也。谓宜略仿祖宗旧制，使试大法者兼习一经，及小经义共三道为一场。』上曰：『古之儒者以经术决疑狱，若以俗吏，必流于深刻。宜如所奏。然刑与礼实相为用，且事涉科举，可专令礼部条具来上。』既而礼部条具，欲从臣僚所请，第四场经义，大经一、小经二。诏从之。丁未，三省奏：『去岁丰稔，今岁米贱，所在和籴告办，仓廩盈溢。其江东路诸郡上供米，初令就近赴金陵、镇江仓，今两处守臣皆云无可盛贮。乞依旧发赴行在丰储西仓。』上曰：『朕常思何以堪上穹之佑，惟当增修德政耳。』是月，秘书郎赵彦中疏略云：『士风之盛衰，风俗之枢机系焉。且以科举之文言之，儒宗文师，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说，以浮言游词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经圣贤为师可矣，今乃别为洛学，饰怪惊愚，外假诚敬之名，内济虚伪之实，士风日弊，人材日偷。望诏执事，使明知圣朝好恶所在，以变士风。』从之。

秋七月甲戌，进呈杜民表札子，乞住罢总领、漕司营运。上曰：『朕欲罢此久矣，内外诸军添给累重之人，每岁共不过三十余万缗，别作措置支給。』于是降诏：『两淮、湖广、四川总领所、两浙、四川转运司营运并日下住罢，仰逐司将截日终见管本息钱物实数逐一开具，申尚书省。』乙亥，进呈伯圭札子，将门客不理选限登仕郎恩泽再奏，乞理选限。上曰：『于法如何？』赵雄等奏：『在法不许。』上曰：『朕每自守法，不敢放开。若违常法，以开幸门，则援例干请不已，将何以阻之？』丁丑，进呈检会六年诏，应诸军有家累，因差出身故请过券食钱米，并特与除破；其无家累并在本身故人，即未该载，理合一体。上曰：『合与销破。近来优恤诸军事件无不悉备，平居无事，须精加训练，不可使之太骄，太骄则临敌遇战，谁肯效命？』

八月，进呈梁季珩乞宫观。上曰：『此人不正，近尝贻书内侍，啗之以利。内侍以其书缴进。』赵雄等奏：『陛下化行中外，虽执御之臣，皆知精白不敢私，真盛德事也。』己丑，臣僚言：『沿边人盗贩解盐私入川界，侵射盐利。』诏兴州、兴元府都统司开具已措置禁止事件以闻。既而吴挺言：『本司已立赏钱五百贯，出榜行下沿边屯戍统兵官广布耳目，严行缉捕。』从之。辛卯，臣僚奏：『执政、台谏之臣身居要地，而子孙从宦远方，监司、郡守趋承，从风而靡，于四方观瞻所损甚大。欲乞今后见任执政、台谏子孙并与祠庙差遣，特许理为考任。』诏从之。己亥，上谓辅臣曰：『漕河犹未通舟，闻平江府月供阙米，皆雇夫陆运。当此秋旱，深恐劳民。可权于百官米内支供，虽糙无害，它时水生，却令并输。』辛丑，进呈台州自淳熙元年至三年欠内库钱万余缗，本州引赦乞除放，内库执以无例。上曰：『赦书所放，内外一体。其除

之。』是月，置湖南飞虎军，帅臣辛弃疾所创也。寻诏拨隶步军司，遇盗贼窃发，专听帅司节制，仍以一千五百人为额。旱。

九月癸亥，上宣谕曰：『每日常朝可同后殿之仪，不必称丞相名。』赵雄奏：『君前臣名，礼也，臣岂敢当此？』上曰：『记得苏洵亦尝论此，谓名呼而进退之，非体貌大臣，丞相不须多辞。』于是诏今后垂拱殿日参，宰臣特免宣名。续又诏：除朝贺，六参并大使在庭依仪，其余并免宣名，内枢密使日参，如遇押班，亦免宣名。诏印会子百万缗，均给江浙，代纳旱伤州县月桩钱。是岁，二浙、江东西、湖北、淮西伤旱，检放并赈济计之合二百万缗斛。先是，上谕宰执曰：『近来会子与见钱等？』赵雄等奏：『曩时会子轻矣，圣虑深远，不复增印，民间艰得之，自然贵重。又缘金银有税钱，费担擎，民间尤以会子为便，却重于见钱也。』上曰：『朕若不爱惜会子，散出过多，岂能如今日之重邪？』

冬十月丙戌，姚述尧进对，因论今岁旱伤赈恤之政当务宽大。上曰：『国家储蓄，本备凶岁，捐以予民，朕所不惜。』是月，进呈降授明州观察使张说遗表，拟赠承宣使，与恩泽。上曰：『前日给事陈岷驳其致仕转官，今得毋再致人言乎？』赵雄奏：『朝廷行事与台谏不同，朝廷须稍从宽，台谏当截然守法，不可放过，乃为称职。』上以为然。乙未，赵雄等奏：『胡元质申黎州五部落蛮纳降，昨降旨，谕以彼如未屈伏，毋汲汲市马，使权常在我，自无能为。所谓明见万里。』上曰：『蛮人欲进马三百匹并献珊瑚等乞盟，朕已令密院发金字牌却其献，止许其互市。』赵雄等皆赞美圣德。

十一月己未，知隆兴府张子颜言：『曩乾道之旱，江西安抚龚茂良有请，欲明谕州县，于赈济毕日按籍比较，稽其登耗，而为守令赏罚，以此流移者少。今岁旱伤，欲乞许臣依茂良所请，以议守令赏罚。』从之。壬申，进呈知南康军朱熹乞将今年苗米除检放外，有合纳苗米九千九百石，乞拨充军粮。上曰：『南康旱伤，已支拨米与赈糶赈济矣，可更依所乞。』雄等奏：『陛下圣德简俭，苟不当用，一钱不与；徇利百姓，则虽百万不惜。』上曰：『朕于内帑，未尝毫发妄用，上以奉二亲，下则犒军而已。至于奉养口体，每戒后苑毋妄杀，如鹤鹑，并不令供。』又曰：『御马院所养胡羊，每遇断屠，则以一口奉太上，一口奉寿圣，朕未尝杀。』雄等奏：『史称唐太宗天姿仁恕，陛下盖无愧矣！』

十二月，黎州五部落蛮寇边。是冬，进呈《四朝国史志》。户部郎赵师翼言：『绍兴以来，赋入纲目浸多，中间虽将头子等窠名五十二项并入经总制起发，造帐供申，其后复添坊场宽剩、增添净利等窠名钱一十三项，又皆随事分隶户部五司。其为财赋则一而所隶者五，莫相参照。乞于本部置总计司，以五司

所隶钱物并归一处。』赵雄等寻奏：『户部见有催辖司。』上曰：『五司分治而长贰总之，既有催辖司，若更立总计之名，徒重复无益也。』

校勘记

[1]韩? 《会要?职官》六二之二淳熙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淳熙六年正月十九日凡二处，均作『韩映』。

[2]申□ 《中兴圣政》卷五十七亦脱一字，疑当作『申省』。

[3]赵雄原脱『雄』字，据文意补。

宋史全文卷二十七上

宋孝宗七

辛丑淳熙八年春正月癸丑，权给事中赵汝愚奏中书门下省录黄陈源转官差遣：『臣窃惟陈源系内待，而得参预一路军政，事体重大，渐不可长。臣尝读建炎三年诏书，自崇宁以来，内待用事，循习至今，理宜痛革。自今内待不许与主管兵官交通，假贷馈遗，借役禁兵。当是时，内待与兵官交通、借役禁兵且犹不可，今乃假以一路总戎之任，臣恐非太上所以防微杜渐之意也。』甲寅，上宣谕曰：『陈源旧带添差浙西副总管，近奉太上皇帝圣旨，为应奉有劳，特转两官。赵汝愚因论内待不可干预军事，其言极当，甚不易得。』丙辰，又宣谕曰：『陈源可与在内宫观，免奉朝请。密院更具应内侍见带兵官者，可并降指挥，与在内宫观。永为定制。』

臣留正等曰：齐寺人貂漏师于多鱼，左氏谨而志之。夙沙卫殿齐师，殖绰、郭最曰：『予殿国师，齐之辱也。』宦者干预军政，自古忌之矣。败国丧师，莫不由此。盖至唐世宫掖之变，本朝夷狄之衅，则又其权之尤炽而祸之尤甚者也。寿皇嘉赏赵汝愚之奏至于再三，即罢陈源军职，又诏内侍见带兵官者并与在内宫现，永为定制，其防微杜渐，所以为后世虑者远矣。此系国家安危治乱之大者，臣故详而著之。

戊辰，宰执进呈诸军犒设钱数，上曰：『此内外诸军射射精熟，人事也。向来诸军只习右手射，近又教习左手射，颇精，各支犒设，以示激劝。』庚午，知台州唐仲友言：『鰥寡孤独老幼疾病之人，乞依乾道九年例，取拨常平义仓赈给。』上曰：『常平米令低价出粜，若义仓米，则本是民间寄纳在官，以备水旱，既遇荒岁，自合还以与民。况台州自有义仓米，可令赈济。』乙亥，起居郎兼太子左谕德木待问奏事[1]，上曰：『春间一雪可喜。』待问奏：『近官僚对皇太子贺雪语及此，皇太子曰：『大率芝草珍异之物皆不足为瑞，惟年谷丰，民间安业，乃国之上瑞。』』上曰：『东宫见识高远。』待问奏：『近者因讲《周礼?太府》一节，论国家用度当与百姓同其丰歉，皇太子曰：『人君但当以节俭为本。』此乃言外之意，非人思虑所及者。又尝对官僚称王佐天

府之政云：『惟不畏强御，则可以立事，不侮鳏寡，则可以爱民。为政要不出此两事耳。』上曰：『学问过人如此，诚社稷之福。』待问奏：『皆此自陛下家学中来。』上曰：『东宫亦自俭约，宫中受用凡百技间，无他嗜好，又谦和慈祥。朕常语之曰：『德性自己温粹，须是广读书，济之以英气，则为尽善。』』上又曰：『朕平日用之。古人谓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皆当践履。』

二月庚辰，进呈知福州梁克家乞宫祠。上曰：『与复观文殿学士。』雄等奏欲令再任，上曰：『难云再任，可降指挥，依旧知福州。』壬午，宰执进呈，未及展读，上喜见颜色，宣谕云：『内侍赐北使宴自淮上回，言麦正缺雨，先得一雨，后得三尺雪。』雄等奏：『陛下无一念不在斯民，去年虽旱，先事措置，米价不增，民无流殍。』上曰：『亦赖卿等处置精审。』雄等奏：『今虽米贱，犹虑其无钱可籴。欲行下去年旱伤州县，于义仓米内支給，至三月终。』上曰：『正合朕意。』于是诏：『去年江浙、湖北、淮西路郡县间有旱伤去处，已令多出桩积等米广行赈糴。今虽闻诸路米价低平，其间鳏寡孤独贫乏不能自存之人无钱收籴，深所矜悯。可令州县镇寨乡村抄籍姓名，将义仓米赈济，务要实惠及民。如州县奉行不虔，仰本路漕臣及提举常平官觉察以闻，重置典宪。』己亥，进呈太府卿苏峴拟除闽漕，上曰：『师揆来乞此阙，乃是师垂为淮东提举，坏官钱二十余万缗，兼闻其下尚有三弟，他日皆作郡，则近地州府都占了。莫若以高爵厚禄使之就闲，卿等更议之。』既而雄等奏：『陛下方务广恩，即难批出，臣等日侍左右，若作勘会，亦涉商量。须因人言，乃可议此。』上曰：『如此，则且令师揆依旧淮西运判，却别以一缺与师垂，使避其兄，庶几事体顺。』乃除师垂闽漕。

三月己巳，上御集英殿策进士，有曰：『司寇园土[2]，古之刑也。近世杀越人于货，徒流而已，覆出为盗，将何以惩？圆土之制[3]，今可议乎？』是日，执宰先赴奏事宣宗御试题，圣谕云：『成周园土之法乃以处奸恶。今配隶盗贼甚多，欲举行其法，故以此发问，观其对如何。』是月，赐黄由等及第、出身有差。诏应临安府及诸路官私房僦不限贯百，十分减三。 闰三月辛巳，诏诸路监司帅臣岁终各以所部郡守分三等，治效显著者为臧，贪刻庸缪者为否，无功无过者为平，详加考察，具名来上。内臧、否各著事过。如考察不公，令御史台弹劾。

夏四月癸丑，宰执奏事毕，上宣谕曰：『昨日临安取到诸县茧亦薄，已令宫中繰丝看矣。』既而枢密院从容论事，因及今岁雨暘，上曰：『今雨暘以时而茧蚕反薄，大麦亦穗短，宫中所养蚕亦如此，殊不可晓。适来已谕三省，令王佐体访，求所以未至。』王淮等奏：『陛下爱民轸念及此，天下之幸。』庚

申，奏事毕，上曰：『雨恐防麦，已降香祈祷矣。』又曰：『曾问王佐，蚕茧今年如何薄。』赵雄等奏：『佐方取茧繰看，亦遍询诸县，续具奏闻。』上曰：『闻今年民间养蚕太多，叶既艰，又食温叶，所以茧薄。孟子谓五亩之宅，植之以桑，勿失其时，则可以衣帛矣。诚哉是言也。』甲戌，史浩等奏：『昨经筵读三朝宝训彻章，臣等奏请继续读何书。翌日，诏《真宗正说》宜以进读。自是间日退朝，必御崇政，非休假，未赏暂止。臣浩赏读《正心》篇，论黄帝无为天下治。上曰：所谓无为者，岂宴安无所事之谓乎？臣浩又读《刚断》篇，读汉武帝知郭解能使将军为言其家不贫，上曰：『武帝如此，可谓洞照事情。』臣浩又读《大中》篇，论为政之道本乎大中，上曰：『勿浑浑而浊，勿察察而明，即此理也。』臣等切窥圣意，罔不推见渊微，固将耳受躬行，追咸平、景德之盛。自昔人主临御日久，非内惑声色，则外事畋游，其蔽则至于溺浮图，求神仙。今陛下天纵聪明，日跻睿智，岁时甫浹，篇帙再周，帝王之汲汲，孔子之皇皇，不是遇也。伏乞宣付史馆。』诏从之。是月，诏经筵记注官侍立，并以所闻退书其宝。

五月丙子，上曰：『近日都下销金铺翠复行于市，不必降指挥，只谕王佐严加禁戢。若有败露，京尹安能逃责耶？朕以宰耕牛、禁铜器及金翠等事刻之记事板，每京尹初上辄示之。』己卯，进呈芮辉转封言：『集议唯强有力者是从，不若令各为议状。如论科举，则礼部、秘书省、国子监官皆预之类。』上曰：『如此则废集议矣。』赵雄等奏：『辉所论乃汉所谓杂议也，恐亦可从。』上曰：『今后遇事，旋降指挥。』是月，以读《真宗正说》终篇，赐宰执、侍读、侍讲、说书、修注官宴于秘书省。

六月戊子，户部言：『去岁两浙、江东西、湖北、淮西旱伤，共检放上供米一百三十七万九千余石，随苗经总、头子勘合等钱计二十六万六千余贯。』诏并与蠲放。庚申，户部言：乞拨还去年旱伤无收经总等钱二十六万余费。上曰：『可尽与之。』赵雄等奏曰：『初谓钱数太多，欲令户部均认。岂谓圣慈略无难色，悉以予民，臣等不胜叹仰。』丙寅，枢密院进呈：『昨得旨，令密院问淮西总领叶宏闻郭刚军中刻剥军人虚实。据叶宏回报，郭刚别无刻剥，止是旧有军须库俵卖布搭息一事。』上曰：『卿等可谕都承旨传旨宣谕郭刚，令日下住罢，并本息蠲放，免行追索，仍令责问本人：号曰老将，如何犹有此等事？卿等可更切责叶宏：既职事是报发御前军马文字，此等事如何不早以闻，必待询问，然后方报？此后应诸军凡有刻剥等事，须即以实奏知。』是月，绍兴府、徽、严州水，命赈之。知处州李士龙纳租多取加耗，诏降一官。元数止一万四千有奇，斛面出剩二万三千余罚，受纳官赵汝楫追两官勒停。

秋七月乙亥朔。是月，定上雨水限：诸县五日一申州，州十日一申帅臣、

监司类聚，候有指挥，即便闻奏。录范质后。吕祖谦卒。祖谦自五年冬，以著作郎兼权礼部郎官以疾奉祠，至是终于家。祖谦禀资特异，闻道甚早。其学本于累世家庭之所传，博诸四方师友之所讲，参贯融液，无所偏滞。与张栻、朱熹更唱迭和，其道复大彰明，天下之士翕然归之。祖谦六世祖夷简，五世祖公著皆以勋德著闻，四世祖希哲首从程颐游，复以儒学名世，渊源所渐，尤为深远。上赏令祖谦编次《文鉴》一书，称其用意，有辅治道。平生著书至多，皆以继绝表微，扶正息邪。晚年所辑《大事记》虽未及就，其经世之意亦可概见。其他所著《经说》，海内往往家传人诵，与伊洛之书并行于世云。

八月丙午，宣谕云：『朕缘久旱不雨，晓夕思所以宽恤，无事不在念。今且将诸路节次泛抛招军并与蠲免。』壬子，召侍从官王希吕以下颁示御札曰：『朕谓侍从之臣，当以论思献纳为任。今后事有过举，政有阙失，卿等即宜尽忠极言，或求对，或入奏，务在于当理而后已。各思体此，称朕意焉。』壬戌，枢密院进呈淮西运判赵彦逾奏：『本路归正人约有二千余人，强壮者欲委官总辖教阅，以讥察其动息。』上曰：『其人归正日久，皆能耕凿。居止已安，自成生业。若遽然差官前去总辖，乃所以搔扰，使之不安。札子不须行。』是月，赵雄罢相，出知泸州。时有言雄多私里党者，于是命大臣进拟皆于姓名下注本贯封入，遂为故事。以王淮为右丞相。

九月甲午，进呈提领贍军府燕世良申：前官吴渊荐本所干官杨绛与升擢差遣，今复措置，开请有劳。乞申前命，缘其人令合赴部改官，未审如何，或只与堂除知县？上曰：『朕方与卿等共守此法，姑候一任回，却与升擢。』是月，以江浙、湖北旱，出爵募民赈济。

冬十月癸亥，中书门下省言：『乾道八年七月内已降指挥：御史台合觉察弹劾事件，并分隶六察，如有违例去处，令监察御史随所隶所，许令访闻觉察闻奏。』诏札下御史台六察遵守施行。甲子，宣谕付出知临安府王佐按新宁国府监押王康成为人，便到赤岸，欲上岸赴宴问，康成乘马经过不下马。上曰：『可罢新任差遣。』又曰：『所以王佐奏状不欲径批出施行。寻常文字，须是经由三省施行，方合事体。记得向来参政周必大曾有此请，故朕遇事不忘。』颁《忠义传》，国子监簿俞良能所进也。起于战国王蠋，终于五代孙晟，上下一千一百年，所取者一百八十人，凡二十卷。乞颁之武学，授之将帅。上曰：『忠臣义士不顾一身，诚可表励风俗。』罢雪宴。先是，年例贺雪即赐宴，请连岁荒歉艰食，诏权罢。

十一月甲戌，臣僚言：『在法，诸因饥贫以同居缌麻以上亲与人，若遗弃而为人收养者，仍从其姓名，不在取认之限，听养子之家申官附籍，依亲子孙法。今之灾荒亦非一处，向去寒冷，弃子或多，若令灾荒州县坐上件法镂板晓

谕，使人人通知之，则人无复职认之虑，而皆获收养矣。举行荒政，此其一助。』诏从之。辛卯，进呈吏部侍郎赵汝愚奏：『广招徕之路，绝朋比之嫌，莫若用故事，令待从、两省、台谏各举所知若干人，须才用兼备而未经擢用者，陛下以其姓名悉付中书籍记，候职事官有阙，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其有不如所举，则坐以谬举之罪。』上曰：『此说极是，可从之。』王淮奏：『御笔抹若干人字，今乞作二三人。』上曰：『可。』是月，诏诸路赈饥。新除浙东提举朱熹入对，奏言：『陛下临御二十年间，水旱盗贼，略无宁岁，意者德之崇未至于天欤？业之广未及于地欤？政之大者有未举而小者无所系欤？刑之远者或不当而近者或幸免欤？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欤？大臣失其职而贱者窃其柄欤？直谅之言罕闻而谄谀者众欤？德义之风未著而赃污者骋欤？货赂或上流而恩泽不下究与？责人或已详而反躬有未至与？夫必有是数者，然后可以召灾而致异。』又言：『陛下即政之初，盖尝选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间不能尽得其人，是以不复广求贤哲，而姑取软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于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贱始得以奉燕闲，备驱使，而宰相之权日轻，又虑其势有所偏而因以壅己也，则或听外廷之论，将以阴察此辈之负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圣心，以正朝廷之大体，则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听士大夫之公言以为驾驭之术，则士大夫之进退有时，而近习之从容无间。士大夫之礼貌既庄而难亲，其议论又苦而难入，近习便嬖侧媚之态既足以蛊心志，其胥吏狡猾之术又足以眩聪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驾驭之术，而先堕其数中矣。是以虽欲微抑此辈，而此辈之势日重；虽欲兼采公论，而士夫之势日轻。重者既挟其重以窃陛下之权，轻者又借力于重以为窃位固宠之计，中外相应，更济其私，日往月来，浸淫耗蚀，使陛下之德业日隳，纪纲日坏，邪佞充塞，货赂公行，兵愁民怨，盗贼间作，灾异数见，饥馑荐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满其所欲，惟有陛下了无所得，而国家顾乃独受其弊。』因论浙东救荒事。上曰：『连年饥歉，朕甚以为忧。州县检放，多是不实。』时熹乞劝谕推赏，上曰：『至此却爱惜名器不得。』又乞拨赐米斛，上曰：『朕于此并无所惜。』又乞预放来年身丁钱，上曰：『朕方欲如此措置宽恤数事。』熹又奏星变事，上曰：『朕恐惧，未尝一日忘。』上又曰：『朕未尝一日不三省吾身。』熹续又奏：『自今水旱约及三分已上，即乞并第四等户依此施行。』又奏：『乞推行建宁府崇安县社仓法于诸路州军。』熹又上宰相书云：『朝廷爱民之心不如惜费之甚，是以不肯为极力救民之事。明公爱国之念不如爱身之切，是以但务为阿谀顺旨之计。然民之与财，孰轻孰重？身之与国，孰大孰小？财散犹可复聚，民心一失则不可复收；身危犹可复安，国势一倾则不可复振。至于民散国危而措身无所，则其所聚有不为大盗积者耶？』复白鹿书院，从朱熹之奏也。洞本唐朝

李渤旧居，有台榭，环以流水，杂植花木，为一时之胜。南唐升元中因建学馆，买田以给诸生，学者大集，乃以国子监九经李善道为洞主，掌其教授。本朝太平兴国二年，赐以印本九经，七年，又官其洞主明起。是年始置南康军，遂属郡境。至祥符初，直史馆孙冕请以为归老之地，及卒，葬焉。其子比部郎中环复置学馆以教子弟，四方之士愿就学者，亦给其食。后经兵乱，屋宇不存，至是复之。

十二月甲子，进呈范成大具到上元县所种二麦。王淮等奏：『得成大书，谓春麦惟郭刚能言之，盖北人谓之劫麦。』上曰：『此间人亦不知，已令宫中种看。』淮等奏：『仁宗皇祐元年五月，召近臣以下于后苑宝岐殿观刈麦，仍谕以新创此殿，不欲植花卉，每观种麦于此。今又见其成，庶知民事之不易。陛下可谓同符仁宗矣。』葛邲言荒政二事，一乞特降指挥：诸经总制钱如遇州县灾伤年分，本处知、通权免比较赏罚，其课利场务并令遵见行条法，依所放灾伤分数免比，不得令本州抑勒，县道陪备。一乞降旨：应荒歉州县且专以救荒为务，宴会之类，理合节损。所有诸处迎新送旧兵卒公吏借请及供帐从物之属，所费不贲，亦合裁减。兵卒亦宜存留，以防缓急。诏并从之。是冬，淮东提举赵伯昌奏：『通、泰、楚州沿海去处，旧有捍海堰一道，东距大海，北接盐城，计二万五千六百余丈。始自唐黜陟使李承实所建。遮护民田，屏蔽盐灶。历时既久，颓圯不存。至本朝天圣改元，范仲淹为泰州西溪盐官，方有请于朝，凡调夫四万八千，用粮三万六千有奇，而钱不与焉，一月而毕，规模宏远，高出前古，遂使海潮沮洳，舄鹵之地化为良田。自后汉失修治，宣和、绍兴以来屡被其患，每一修筑，必至申明朝廷，大兴功役，然后可办。望专委淮东盐司，今后捍海如遇坍塌去处，不以功役大小，即便委官相视计料，随坏随葺，勿令浸淫，以至大有冲决。务要坚固，可以永久。』从之。是岁，诏舒州、蕲州铸铁钱并以十五万贯为额。诏久任四川监司、郡守之人令更迭与东南差遣，其在任未久者，既有任满前来奏事指挥，候到阙，始得别与除授，从臣僚之请也。』雨雹。

壬寅淳熙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是月，赈两浙饥。初，池州汪青坐盗发递，青诛后，他卒事觉，知非青罪。诏失入官吏赵粹中落职，余责罚有差，青家支給五年。王淮奏：『陛下念一夫之冤，存恤其家，恩及幽明矣。』内出正月所种春麦，并秀实坚好，与八九月所种无异。诏降付两浙、淮南、江东、西漕臣劝民布种。

三月戊子，臣僚言：『监司、帅臣臧否所部，深得考功课吏之意。然郡守更易，则人有幸不幸，监司、帅臣好恶不一，则言有当不当。有已去而不及臧否者，有近到而已遇臧否者，此人有幸有不幸也。或取其办事而不言其害民

，或喜其弥缝而不言其疏缪，或畏其强有力而不议，或以其疏远无援而见斥，此言有当不当也。且就一路而言之，则其数宽；就数人而言之，则其数窄。计一岁而论之，则其能否为已见；计数月而论之，则其能否未可知而遽臧否焉，此人所以幸不幸、言所以当不当也。乞诏诸路监司、帅臣，自今臧否所部，必须总计一岁人数，不问已去见在，就其中区别之。或臧者朝廷已加擢用，亦须用臧之次者；或否者朝廷已行罢黜，亦须具否之次者。其或臧否不当，必令具析以闻。』诏除初到任人外，余从之。是春，召对杨甲，寻除太学录。甲献书万言，大略谓：『人主之职，不过听言用人，分别邪正。而近岁以来，权幸用事，其门如市，内批一出，疑谤纷然，谓陛下以左右近习为腹心，而不专任大臣；以巡逻伺察为耳目，而不明用台谏。今中外文武，半为权门私人、亲交、私党分布要近，良臣吞声，义士丧气。愿陛下哀之救之。至于民兵之害，两淮百姓，如被兵火，舒、蕲鼓铸，民不堪命。西南诸夷乘间出没，而马政日急，高直厚币，以骄戎心。臣恐陛下今日所少者，非特马而已。又有司理财，一切用衰陋褊隘之策。至于卖楼店、括学田、鬻官地，而所在争献羨余，此风日炽，诚恐陛下赤子无宁岁矣。』其末言：『今日之事，欲正其本，则在陛下讲学。』

夏五月丙子，内出御笔手诏宣示宰臣王淮等曰：『朕惟监司、郡守，民之休戚系焉。察其人而任之，宰相之职也。苟选授之际惟计履历之浅深，不问人才之贤否，则政治之阙，孰甚于斯？今后二三大臣宜体国爱民，精加考择，既按以资格，又考其才行，合是二者，始可进拟，夫然后事得其宜，用无不当。故《传》曰：『为政在人。』卿等其谨之毋忽。』

六月辛酉，诏浙漕行下所部州县，常切禁止官民户毋得将草荡围裹成田，如发觉察，其漕臣取旨施行。诏侍从、台谏举官堪充监司者各一两名。是夏，饶州饥，命赈之。

秋八月庚子，侍从、台谏集议闻奏，自宰相、执政、侍从、卿监、正郎员郎分为五等，除致仕遗表已行集议裁减外，将逐郊荫补恩泽每等降杀，以两酌中定为止数，武臣比类施行。宰相十人，开府以上同执政八人，太尉同侍从六人，观察使至节度、侍御史同中散大夫，至中大夫四人，右武大夫至通侍大夫同，带职朝奉郎至朝议大夫三人，职事宫寺长贰、监长至左右司谏、开封少尹厘务及一年，须官至朝奉郎，并朝奉郎元带职人因除在京职事官而寄职者同，武翼大夫至武功大夫同。非侍从官无遗表外，见行条格致仕遗表通减三分之一，余分不减。绍兴初，中书舍人赵思诚上任子限员之议，诏从官集议。至是，始用廷臣集议行之。淮东蝗。

九月辛巳，大享明堂。先是，诏少师史浩、少保陈俊卿赴阙陪祀，并辞不

至。癸巳，御讲筵。侍读郑丙进陆贽《论奉天上尊号状》，上曰：『德宗不达理如此。祸难未平，乃欲加上尊号！』甲午，淮南运判钱冲之言：『真州之东二十里有陈公塘，周回百里。本司近已兴修塘岸，建置斗门、石?各一所于东西湫口二处。乞于扬子县知县、县尉衙内带入『兼主管陈公塘』六字，庶责有所归。』从之。是月，以王淮、梁克家为左右丞相。

冬十一月癸酉，宗正丞楼钥对，论士大夫风俗事。上曰：『唐文宗说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朕常笑之。有何难事?只是主听不聪。』甲戌，吏部尚书郑丙读陆贽奏议《奉天论萧复状》，至『但垂睿诘，谁敢面谩。萧复若相囑求，则从一等，何容为隐?从一等傥自回互，则萧复不当受疑。』上顾丙曰：『德宗猜忌，可谓不明。』丙奏曰：『德宗见理不明，故每事猜忌。当患难时，陆贽之言多听纳，及事定后，贽言多恳切，亦不免见疑矣。』上曰：『此皆不学之故。』庚辰，郑丙读陆贽奏议《驾幸梁州论进献瓜果人拟官第二状》毕，丙奏曰：『官爵天下公器，人主所当吝惜。』上曰：『此人君厉世磨钝之具。』又曰：『名器岂可假人?』

臣留正等曰：爵禄者，天下之公器而国之大柄也。君以为贵则人贵之，君以为贱则人贱之矣。天宝之际，嬖妾倾国，爵以私受，纲纪荡然，流弊至于肃宗。大将军告身一通才易一醉，名器抑可谓滥矣！德宗且欲授官于捧瓜挈果之微，岂非家法之坏，至是极耶?播迁之祸，几至亡国，无足怪者。寿皇因读陆贽奏议，乃有『名器不可以假人』之言，二十八年之治，所以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恶德者，盖能深戒前代之失，永贻万世之则也。是月，夔州路饥。

十二月戊午，宰执进呈乞令太学生习射事，上曰：『向来玉津园燕射惟武臣射，恐祖宗典故，文臣亦当射。』

癸卯淳熙十年春正月戊子，诏广盐复行钞法，略曰：『盐者民资以食。向也官利其赢而自鬻，久为民病。朕既遣使谕之，得其利害以归，复谋诸在廷，佥言惟允，始为之更，令许通商贩，而社官鬻民，固以为利矣。然利于民者，官不便焉。何者?盐之息厚，凡官与吏之所为妄费以济其私者，异时一出于此，一旦绝之，无所牟取，必胥动以浮言，将毁我裕民之政。且朕知恤民而已，浮言奚恤?矧置监司、守令，皆以为民。朕有美意，弗推而广之，顾挠而坏之，可乎?七月一日为始，罢官般官卖，通行客钞法。』庚寅，密院言拣汰事。上曰：『兵不选练则不精，但州郡未裕，若养老人数过多，艰于赡养。春六年、八年、九年分拣汰官兵，可再展半年。』辛卯，进呈镇江总领所乞降新会兑换。上见前具新印会子数目，乃曰：『新印会子比旧又增多。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壬辰，密院进呈镇江军兵三年加减之数，上曰：『养兵费财，国用十分，几八分养兵。』周必大奏：『尚不啻八分。』上曰：『今民间未

裕，江东、浙西寄招镇江诸军及武锋军岁额人数，可并权免三年，所有诸州日前未足之数，特与蠲免。』是月，以黄洽为御史中丞。自乾道五年之后，不除中执法者十四年。洽尝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轻听亦至于失人。是故听言不厌其广，广则庶几其无壅；择言不厌其审，审则庶几其无误。』上深然之。

二月癸卯，用御史中丞黄洽奏，诏罢内侍陈源宫观，建宁府居住。先是，陈源罢德寿宫提举，有旨与落阶官。臣僚言其过恶，乞寝罢成命，与一在外宫观，从之。至是，洽又言其罪状灼然，乞赐窜责，故有是命。既而台察又疏其党与皆一时之巨蠹，于是武略大夫徐彦达除名勒停，送道州编管，家财产业并籍没，进纳德寿宫；其子徐必闻等三人并追官勒停，仍送筠州编管。士昌，源之厮役，以违法迁转；李庚本临安府都吏，与源交通补官；彦达尝充德寿宫阁子库书写，专一为源管家务，官至正使，职至路钤，皆源之力也。

三月丙寅朔，建康都统制郭刚言：『去岁合拣汰效用军义兵一百八十五人，自言愿得逐便，欲乞拣汰。』上曰：『正恐离军失所，所以尚留。如此，与放逐便。』己丑，福州奏：『都巡检姜特立捉海贼九十四名，根勘二十八人招伏，余六十六名被虏在船，不曾行劫，并给据释放。』上曰：『赵汝愚如此处置甚善。古者制刑，王者言宥而有司执法。若有司但务姑息，何以示惩？』是月，诏举制科。

夏四月丙申，诏：『临安府系驻蹕之地，本州属县民户身丁钱，可自淳熙十一年为始，更与蠲放三年，仍给降黄榜晓谕。』进呈监司、帅臣奏到臧否，先数日，上曰：『监司、帅臣奏到守臣臧否而不行黜陟，何以劝惩？可与后省，将两岁臧否其尤者以闻。』是日将上，臧者多已用，否者多已黜，有未升黜者数人：前知普州范仲圭、前知琼州韩璧、前知复州王去恶皆在臧之目，新万安军汤鸞在否目。上曰：『王去恶有平黎之功，而又通晓郡事，可召赴行在。范仲圭、韩璧任满，与监司差遣。汤鸞罢新任。』癸卯，大理寺丞张抑言：『浙西诸州豪宗大姓于濒湖陂荡各占为田，名曰塘田，于是旧为田者，始隔绝水出入之地。淳熙八年，虽因臣僚札子，有旨令两浙运司根括，而八年之后，围裹益甚。乞自今责之知县，不得给据；责之县尉，常切巡捕；责之监司，常切觉察，仍许人告。令下之后尚复围裹者，论如法。』从之。是月，广西运判王正己奏云：『陛下加惠远方，恐官卖科扰，民无所告，复行客钞，以救其弊，德至渥也。陛下本以宽裕远民，而今来两路通行，却成发泄东钞。借使两路分画界分，西路漕计不亏，诸郡可以支吾，亭户不致贫乏，岂非陛下之本意？愿闻缺乏之端，有如二十余州上下煎熬，倘有申请，朝廷岂能坐视？必须应副，则东路虽有赢余，亦时朝三暮四，恐徒纷扰。』又云：『顷年章潭为广东提举盐事，力主两路通行之议。及就移西路运判，客钞不敷，漕计大窘，寝食几废。

又得东路二十八万缗，遂以少宽，即同帅臣范成大乞行官卖，此则易地而不可行者。岁月未久，可以覆按。』又云：『绍兴间通行客钞能三十余年者，以西路有折科、招余之类。后既住罢，漕计遂窘，因有官卖之法。其后更易不定，大概以东钞通行、西钞不登为患。万一必须通行，则西路漕计或缺，亦须预作指画，不可临期缺误，然不若分路为允也。』

五月甲子朔。是月，臣僚言：『祖宗用人，初无清浊之列。韩琦第二人进士及第，未免监左藏库，后为度支判官，皆号称职。乞明诏大臣，如行在左藏库之类，稍重其选，与免待阙，遇馆学有阙，却于此取之，以广得人之路。』从之。鄂州都统郭杲言：『襄阳屯田二十余年，虽微有所获，然未能大益边计，非田不良，盖人力有所未至，且无专任责者。或谓战士屯田，恐妨阅习，而不知分番耕作，乃所以去其骄；或谓耕作劳苦，恐其不乐，而不知分给谷米，人自乐从，以乐从之人为实边之计，可谓两便。本司见有荒熟田共七百五十亩，乞降钱三万缗收买耕牛农具，便可施工，余力亦可刷荒田开垦。』从之。

六月丙申，王淮等奏：『两日酷暑，圣躬得无烦郁？』上曰：『朕自有道以处之，但怀闾阎之民不易度耳。往在潜邸，尝有诗云：『闾阎多勃郁，方愧此身闲。』』淮奏：『陛下隆寒盛暑，每以百姓为念，真三五帝王之用心。』梁克家奏：『昔唐文宗诗云：『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柳公权属以『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君臣赓歌，略无一言及于百姓，而大书殿壁，自以为词情皆足。苏轼尝效其诗以讥之云：『一为居所移，苦乐永相忘。愿言均此施，清阴分四方。』今陛下不以隆暑为畏，而长怀闾阎之苦，唐之君臣见有愧云。』己酉，进呈太府寺丞勾昌泰『蜀中制置使一员，任六十州之安危，或有疾病迁动，自朝廷除授，动经年岁，方始到任。愿于从臣中常储一二人于蜀中，令作安抚使，一旦有制置便阙，使可就除，其于思患预图，最系国家大事』。上谕宰执曰：『此正在卿等留意。今后欲除蜀帅，须是选择可备制置使之用者，庶几临时不至缺事。』诏经理屯田。建康府御前诸军都统制司奏：『近准御笔措置屯田，契勘淮西荒闲田土，如昨来和州兴置屯田五百余所，卢州管下亦有三十六围，皆濒江临湖，号称沃壤。自后废罢，拨还逐州，召人请佃，寻许承买，今多为良田。自余荒地，亦有豪强之户冒耕包占。』诏令淮西帅、漕司同共取见系官田亩实数闻奏。都统郭刚寻奏：『相视得和州历阳县荒圩五百余顷，可以开耕，每田一顷，三人分耕，合用官兵一千五百人。』建康留守钱良臣亦奏：『上元县荒圩并寨地五百余顷，不碍民间泄水，可以修筑开耕。』辛酉，诏曰：『朕履四海之籍，托王公之上，深惟民之未贍，惻怛在心。惟吏或不良，无以宣德明恩。若乃贪饕无餍，与货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下民，有一于斯，足秕邦政。天下之大，郡邑之众，假势放利，实繁有徒。若此，朕虽

有爱民勤政之诚，焦劳于上，仁恩利泽，何由而下究哉？朕嗣服之初，盖尝考法祖宗严赃吏之禁，其持心不移，覆出为恶者，既已逮治一二，厉在位矣。岁月既久，法以延缓，赃过之吏，忸习宽政，日甚岁剧。今列官处职，奸法不忌，是与盗无异也。国有宪法，朕不敢废。可自今后，命官犯自盗枉法赃罪抵死者，籍没家财，取旨决配，并依隆兴二年九月已降诏书施行，必无容贷。』是月，两浙水，命赈之。监察御史陈贾奏略曰：『臣窃谓天下之士所学于圣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谓己之学独异于人，是必假其名以济其伪者也。邪正之辨，诚与伪而已。表里相副，是之谓诚；言行相违，是之谓伪。臣伏见近世士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乃谓己独能之。夷考其所为，则又大不然，不几于假其名以济其伪者耶？臣愿陛下明诏中外，痛革此习，每于听纳除授之间，考察其人，摈弃勿用，以示好恶之所在，庶几多士靡然向风，言行表里，一出于正，无或肆为诡异，以干治体。』从之。广西运司申昭州金坑五处递年所入不多，若行废罢以裕民间，甚便。本部欲行契勘。上曰：『不必契勘，便行废罢。』诏监司、帅臣每岁于部内举廉吏一二人，具实迹来上，中书籍记，以备选择，如无听阙。

秋七月乙丑，诏知广州巩湘以任帅阃备著功劳，可除龙图阁，令再任。庚午，礼部、太常寺言：『《开宝通礼》州县水旱，则祈社稷，典礼具存。《政和五礼新仪》虽不该载，见今朝廷或遇水旱，亦行祈祷。今欲从臣僚所陈，遇有水旱，令州县先祈社稷，委合典礼。乞朝廷指挥，从礼部、太常寺修定仪注行下。』诏从之。先是，臣僚言：『州县遭水旱，神祠佛宫无不遍走，而社稷坛墙阒然，莫或顾省。彼五土、五谷之神，百代是尊是奉，岂应祈报，独不得与群祀同享精纯？』于是下礼寺看详，而有是命。甲戌，诏曰：『朕涉道日寡，秉事不明，政化失中，以干阴阳之和。乃季夏涉秋，旱暵为虐，大田失望，民靡错躬，夕惕以思，反己自咎。可自今月十三日避殿减膳，令侍从、台谏、两省、卿监、郎官、馆职各条具朝政阙失，毋有所隐，朕将亲览，考求其当，以辅政理。咨尔在位，副朕志焉。』乙亥，诏曾任知州而为郎官卿监、曾任卿监郎官而复出为监司之人陈乞关升者，依两任无人荐举处条例，特与免用举主，理为资序。从臣僚之请也。癸未，宰相王淮、梁克家、知院周必大、佾书兼权参政施师点以旱乞避位，诏不允。上宣谕曰：『朕心未尝放下，一日之间，天下定行一两遭。』又曰：『数日群臣应诏言事，并无及朕过失，多言刑狱事。刑狱自有成法。』王淮对曰：『陛下忧勤如此，更有何过失可指？』己丑，臣僚乞诏大臣自今维扬、合肥、荆、襄四路帅当于尝任近臣中简记除授。上曰：『均是帅臣，岂可轻授？此在卿等简择。』

八月甲辰，进呈次，因论人才。上曰：『若是平稳无才略人不难得，须是有材而不刻，慈善而不谬。』王淮等奏：『陛下二语，可谓尽用人之要。大抵有材者多失之刻，慈善者多失之谬。』乙巳，进呈杨安诚札子，乞遵依仁宗皇帝之制，采用司马光之言，核实浮费，量加撙节。上曰：『近日臣僚言多用司马光撙节之说，盖仁宗时亦自乏用，故司马光有是言。朕尝见一老内臣云：哲宗皇帝极爱惜钱物，不肯多赏赐臣下。』王淮等奏：『节用裕民之本，陛下常以祖宗为法，天下之福也。』戊申，诏侍从、两省、管军、知阁、御带及在内观察使以上于武官中各举有威仪善应对、堪充奉使接送伴者一名闻奏，其已被差人不许荐举。辛亥，进呈湖北总司乞余米事，因言：『得湖北报，七月十八日大雨滂霏，秋成可望。』上曰：『是日朕食素，就宫中设醮，但见阴云四合，不知得雨之广。』王淮奏曰：『经所谓『惟德动天，无远弗届。』』上曰：『人主于天尤亲感召之速，终是异于臣庶。』庚申，诏左藏南库拨隶户部提领所事务限五日结局。先是，户部具南库收支项目，上谓辅臣曰：『见在钱三十五万余贯尽拨付户部，其余金银等物，令陈居仁点检，具数以闻。』上又曰：『欲并南库归左藏，令版曹自理会，朕亦省事。卿等可子细令具南库五年间出入帐亲自点检。』故有是诏。南库者，本御前桩管激赏库也。休兵后，秦桧取户部窠名之可必者尽入此库，户部阙乏则予之。桧死，属之御前，由是金帛山积。上即位之始年，纳右正言袁孚之请，遂改为左藏南库，专一桩管应副军期。然南库移用皆自朝廷，非若左帑直隶于版曹而为经费也。至是，始并归户部。既而尚书王佐奏言：『南库归版曹，无益而有损。乞就拨归封桩库。其朝廷年例合还户部钱，却于封桩库支。』不从。户部尚书王佐言：『经总制钱岁额一千五百万贯，年来浸生奸弊，或偶无收，则便于帐内豁除而创生窠名，更不入帐，分隶递年积压，直待赦放，切恐暗失经费。』诏户部将淳熙八年终以前拖欠及未起钱数并特除放，自今收趁亏额，其知、通并提刑司官属委本部觉察，从条施行。是月，宰执奏封桩库见管钱物已及三千余万缗。上曰：『朕创此库，以备缓急之用，未尝敢私也。』封桩库者，亦上所创也。其法非奉亲、非军需不支。先是，六年夏四月，提领本库言共管见钱五百三十万贯，其后往往以犒军或造军器为名，拨入内库或睿思殿，或御前库，或修内司，有司不敢执。寻又奏内外桩积缗钱四千七百余万，上曰：『何以聚人曰财。周以冢宰制国用，《周礼》一书，理财居其半。后世儒者尚清谈，以理财为俗务，可谓不知本矣。祖宗勤俭，方全盛时，财赋亦自不足，至变更盐法，侵及富商。朕二税之外，未尝一毫妄取，亦无一毫妄费，所以帑藏不至空虚，缓急不取之民，非小补也。』先是，上以诸路财赋浩繁，令两侍郎分路管认。是年，王佐为尚书，又请于次年四月，将诸路监司、守倅所起上供钱比较，以定赏罚，自是

罕有逋欠。

九月壬午，诏诸路州军拖欠内藏库诸色窠名钱物，自淳熙九年终以前实欠，并特与除放，以后常切催纳，如有违慢，仰本库开具所欠州军当职官吏，取旨施行。翌日，王淮等奏：『圣恩溥博，不知所欠数若干?』上曰：『六十万贯。』癸未，兴元府都统制吴挺言：『本司同安抚司增置赏钱，募人告捉盗贩解盐入界，见系出戍官兵把截去处严行搜捕外，有不系官兵出戍地分，乞行下沿边州郡督责捕盗，官司搜捕。』诏利路安抚、提举各申严行下阶、成、西和、凤州禁止，毋得透漏，如未觉察，守令并取旨，重作施行。

冬十月甲午，诏主管魏惠宪王府邓从义可传旨罗忠并母白氏：『今来皇孙女安康郡主，凡百宜执妇道，不可惯纵，所有晨昏安省之礼，候得指挥方免。若旦望节序，并从常礼，务成肃雍之德。倘或违此，别有诰训。』

臣留正等曰：周之王姬能执妇道，诗人歌之。王珪受公主谒见，前史以为美谈。今观安康下嫁，圣训申诫，谆切如初，其所以经夫妇、美教化之意，视古有光矣。

乙未，右正言蒋继周言：『国家役法自祖宗以来，前后讲论详矣，行之其或不能无弊者，非法弊也，人弊之耳。苟得一贤令尹，则人乐为之争先，是知其弊诚在人而不在法。自范成大唱为义役之说，在人著目，而处州六邑之民，扰扰乎十有六年于此矣。夫狭乡民贫，私相借助，以供公上之役，是特乡里常情耳。成大张大其事，标以义名，且欲改赐县名，行之诸路。朝廷固已察其情状，不可其请矣。成大不已，再有所陈，嘱其代者，使遂其说。至陈孺知处州，亲受其弊，任满奏事，乃始备言其实。陛下即可其奏，于是处州之民始获息肩于义役之罢。三两年来，旧说复作，一布衣之上书未必公，言朝廷令守臣李翔看详[4]，盖欲其详酌可否，曾不能参照案牘，博询民言，辨范成大、陈孺所奏虚实，有请于朝而罢之，乃从而附会其说，断以己见，官民僧道出田一等，他日贫富置之不问，人以为重扰，条画利害，讼于乌台。臣尝问乡闾：『出田助役，然则何用?』曰：『将以赂胥吏，有常数也。』吏胥之诛求于执役者，官立法以禁之，犹惧其不惩，使上之人通知之，其何以训?夫立赏以诱之而举行者不加劝，立罚以威之而沮败者不加畏，给官田以助役，亦终于不可行，则出私田者，民情之不乐从可见矣。欲望特降睿旨，将处州及两浙有见行助役去处，听从民便，令官司不得干预。其间民自难久行或不能息争讼，仰州县遵依见行条法，照应物力资次，依公差募，仍乞将李翔罢黜[5]，以谢处州两浙十五六年间义役之扰。』从之。丁未，进呈大理寺奏内侍之子贾俊民等代笔案，俊民当降一官勒停。上初欲贷其勒停而更降一官，又思余人亦当视此以降罪，乃曰：『人有一点私心，法便不可行。并如奏。』次日，王淮等奏：『陛下用法

如此，可谓至公。』上曰：『不怕念起，惟恐觉迟。然人之所以未免一念之起者，正以修行未到。』淮等奏：『陛下每言唐太宗未尝无过，只是觉得早。陛下可谓觉得早矣。』上曰：『凡事顺其自然，无容私其间，岂不心逸日休？』先是，诏广盐复行钞法，罢官般官卖。是月，广东提举常平茶盐韩璧奏略云：『臣叨恩备数东路提盐，同措置西路盐事，所以东路事体，尚须到官悉心推究。至如西路，臣三任九年之间，粗知其略。广西民力至贫，岁入至薄。官兵备边之费，尽取办于般卖，犹惧弗给，今一旦住卖，束手无策，全仰给于漕司。往年改行钞法时，自有漕司应副，逐州取拨，窠名数目，可举而行。又朝廷颁降祠部及会子钱计四十万下西路漕司，通融为十年支遣，及诸州各有漕司寄桩钱，以此随其多寡，应副诸州缺乏之数，使足以供公上，贍官吏，养兵备边，则可以坚客钞之行，上副陛下改法裕民之意。』寻诏于支降四十万数内权支二万贯付静江府，五万贯分给诸州军，充淳熙十一年岁计支遣一次。续又从诸司申请，拨广东增卖盐钞剩钱五万贯，及令封桩库支会五万贯，充广西十二年分岁计。

十一月壬戌朔，日有食之。癸酉，进呈旧按阅犒赏例。上曰：『处分已定，不须旧例，尽是内库支一色见钱。此钱桩留，朕初无他用。』王淮等奏：『陛下平日未尝妄费，今以激励士卒，人百其勇。』上因言：『士气要须激励，每戒主将云：卒伍遇战，未可使用，大阵且以小阵试之，每一捷即加赏赉，将见人人自奋。』是日，进呈欲召为郎者六人，上熟视曰：『陈达善得，沈崇一亦可。此文字且留中。』王淮等奏：『用人不厌详细，须是参较方可。』甲戌，上幸龙山教场大阅，大犒兵师为钱三十六万。丁丑，进呈毕，上出癸酉留中文字及录示王尚之等六人曰：『朕两日于班簿中捡得此数人，可并召赴行在。余亦难得。』又谕：『却于寺监丞中拣人为提举，如此更迭出入，则所用之人源源不绝。』是月，命赈京西饥。言者谓：『自乾道五年，降会子付两淮收换铜钱，又节次支舒、蕲铁钱换易，凡十六次指挥，至今十五年，私渡铜钱，常自苦也。乞多给会子，立限尽换。』诏两淮各支降会子一十万贯，限两月收换，其换到铜钱，淮东赴镇江，淮西赴建康送纳桩管。

闰十一月乙未，上曰：『诸军近日教阅，闻得钱甚喜，多有买柴作岁计。』王淮等奏：『缘此街上见钱甚多。』上曰：『闻外间米面甚平，见老兵云：三十文买面一碗，可饱终日。街上多有醉人。朕得百姓欢乐，虽自病亦不妨，所谓吾虽瘠，天下肥矣。』壬寅，进呈广西经略安抚司奏安南国牒，已排办章表，投进方物。上曰：『象乃无用之物，经由道路，重扰吾民，除不受外，将入贡之物以十分为半率，止受一分，就界上交割，厚与回赐，章表令人递降书回答。』

十二月丙子，车驾诣德寿宫，行太上皇后庆寿宫中之礼。诏曰：『朕荷太上之燕谋，承至尊之休德，顺稽帝道，丕迪重华之徽；寅赖母仪，胥洽二南之化。惟天纯佑，俾国多祥，皇年方衍于万春，甲历曩登于七帙。奉卮介寿，尝祗闡于宏休；含饴保和，兹继符于昌算。繄我家之累盛，轶联册之前闻。爰举旷文，躬伸庆礼。上南山之祝，永偕慈极之隆；首东秩之辰，肆推凯泽之被。式敦及老之义，并彰锡类之仁。可大赦天下。』戊寅，王淮等奏：『前日行庆寿礼，天气甚好。』上曰：『中外欢悦，二亲和气，不可形容，所以归晚。』是月，敷文阁直学士致仕李椿卒。椿尝为枢密院检详文字，时张说为金书，会小吏有持南丹州莫酋表来求自宜州市马者，因说以闻，椿白：『邕远宜近，官非不知也，故迂之者，岂无意哉？莫氏方横，奈何导之以中国地理之近？请治小臣引致边事之罪。』说又建议募民为兵，以所募多寡与赏罚格，以劝沮州郡。椿白说：『若此，则恐必有以捕为募而致惊扰者。愿毋限额。』为司农卿日，尝言于制国用者曰：『今仓庾所用，一月营一月之聚；帑藏所给，一句贷一句之钱，朝廷之与户部，遂分彼此，合借之与索偿，有同市道，此阳城所以恶裴延龄者。愿革而正之。』权临安府，故事，府有中人承受公事，守至必谒。椿弗谒，曰：『庙堂无所用承受。』知婺州，有旨令婺市皮角若干而筋五千斤。椿奏：『一牛之筋四两，是屠二万牛也。』上为收前诏。为吏部侍郎，上亲虑囚，命椿与张抡叙囚徒。抡官承宣使，奏牍欲列名椿右，不可，白丞相，丞相令先抡。椿退，谓权要恃恩不足怪，庙堂曲徇为可畏，草奏言：『臣固知承宣使序权侍郎之上，但使事以阁门副侍郎耳。所被旨，臣名实在上，不可不正。』章未达而事闻，抡亟罢。侍卫司兵囚兢而碎僧舍，新补军头乘忿而剽都市，朝廷不深治，椿举张彝之事为戒。言官弹劾不胜，去职。所从风闻者黥隶。椿言：『非置台谏为耳目之本意。』军中结逻者以摇主将，捃摘腾播，椿请严阶级之法。又极言阉寺之盛曰：『自古宦官之盛衰系有国之兴亡，其盛也，始则人畏之，甚则人恶之，极则群起而攻之。汉、唐勿论，靖康明受之祸未远，今畏之矣，未甚恶也。有以裁制之，不使至极，则国家免于前日之患，宦官亦保其富贵。愿官置蚕室而限其数，复祖宗之制，官高者补外。又门禁宫戒之外，勿使预于人材政事，又严士大夫、兵将官与之交通之禁。』椿尝论渡江以来茶法之弊，谓官执空券市之园户，州县岁额配之于民，卒有赖文武之寇。初，广西盐法，官自鬻之。后改钞法，漕计大窘，乃尽以一路田租之米二十二万斛，令民户折而输钱至五倍，其估民既为钱，二十余州吏禄兵稍无以给，则又损其估以市于民，日和余，日招余，民愈病。久之，钞弗售者三年，椿请改法从旧，除民折苗、和余、招余，官民俱便。权知和州钱之望言：『历阳县含山县有麻、澧二湖灌溉民田，为利甚博。乾道二年，因守臣胡昉凿千秋涧以设险

，涧既开通，而二湖之水始泄入江。积十余年，涧水日泄，灌溉之利遂废。令欲于千秋置斗门以防湖水之泄，遇大浸则启之以出外，遇旱暵则用之以潴水，俾二湖之灌溉如初、又不妨千秋涧之险。』从之。是岁，知遂宁府李焘上《续资治通鉴长编》至靖康，全书共九百八十卷，《举要》六十八卷。

甲辰淳熙十一年春正月辛卯朔，雨土。辛丑，诏浙东提举司将开掘过白马湖为田去处并立板榜，每季检举，晓谕人户，日后不得再有侵占，仍仰本司觉察，毋致违犯。丙午，监察御史谢谔言：『去年十月四日，臣僚言：因处州守臣不合将义役置册，假以藉手，干求差遣，力陈其弊。奉旨依奏。其所奏系是两项，第一项云：将处州及两浙有见行助役去处，听从民便，令官司即不得干预。第二项云：其民间自难久行不能息争讼者，仰州县遵依见行条法，照应物力资次，从公差募。第一项是行义役，第二项是行差役也。言者之意，欲差役、义役二者并行，元不曾指名言尽罢义役，兼但言两浙之弊，不曾言及别路也。近访闻江东、西诸路累年民间有便于义役之处，官司乘此颇有摇动。盖民间旧因差役，吏缘为奸，当差之时，枚举数名，广行追扰，望其脱免，邀求货赂，使之争讼，至有累月而不定者，民户因此多有困竭。缘行义役，遂颇便之。自此法之行，胥吏缩手无措，日夕伺隙，思败其谋。近有饶州德兴县、吉州吉水人户赴台陈诉，其词激切，端有可悯。乞下诸路监司、州县，应有义役当从民便外，其不愿义役及自有争讼，乃行差役，两项并合遵守，违者许提举司按奏。其德兴县人户并赍出本县旧刊义役石碑，可见经久之计，民情之所安，惟恐官司挠其成法。』上曰：『前日蒋继周言处州守臣专行义役之弊，今谔欲义役、差役各从民便，法意补得始圆。令照前降指挥施行。』甲寅，雨土。是月，户部奏言：去岁旱伤，计减放六十万石。上初欲下漕臣核实，既而曰：『若尔，则来年州郡必怀疑不与检放矣。』

二月甲子，进呈拟张叔椿等差除。上曰：『今后有卿不除少，有少不除卿，所谓官不必备。』又宣谕：『今后蜀中监司，可间差此中人往，若皆蜀人，则人情宛转，甚非法度。』癸酉，进呈次，谕：『熊克台州当赴上，卿等曾以朕意宣谕否？克为人性缓，古人有韦弦之戒，缓者勉之，急者缓之，全在抑扬之道。』诏：『已降指挥，温、台被水逐州守臣王之望、陈岩肖各不即闻奏，乃赈恤迟缓，之望特降一官，岩肖落职放罢。近台州获海贼首领，温州获次首领，王之望、陈岩肖各有捕贼之劳，以功补过，之望放罢，岩肖宫观。』是月，枢密院奏：『两淮、京西、湖北路民兵万弩手自淳熙七年后不曾拘集教阅，乞令逐路安抚司行下所部州军，常令不妨本业，在家阅习，俟农隙，照年例拘集比试，其有事艺高强之人，每州许解发一二名，从帅司保明，津发赴枢密院，与依四川义士条例按试补授，以示激劝。』诏从之。

三月辛卯，进呈耿延年状：翻铸到淳熙十一年钱样。上曰：『且用旧样，不必频改。』是日，进呈刑部侍郎曾逮奏，乞依乾道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指挥，令刑部长贰、郎官并巡察御史每月通轮录囚，具名件闻奏，庶得纠察之职，稍复祖宗之制。上曰：『可令用每季仲月。』于是诏令刑部、御史台于每季仲月亲录囚徒。乙巳，诏知福州赵汝愚除敷文待制再任。上宣谕：『汝愚在福州甚宣力。』庚戌，诏知泉州司马伋除龙图待制再任，两浙运判张杓除徽猷阁兼转运副使再任。是月，亲试举人，赐卫泾以下及第、出身有差。赵杰之知太湖县，有言其不丁继母忧者，上谕宰臣王淮等曰：『士大夫一被此名，终身不可赎。行遣中稍为宛转，不须明言其罪。』遂降一官放罢。圣度之忠厚如此。夏四月辛酉，诏金州依见行盐法，听客人铺户从便买卖，不得依前置场拘榷。癸酉，诏：『广西经略詹仪之、运判胡庭直开具到见行盐钞已为详细，可恪意奉行。』先是，知容州范德勤奏广西卖盐不便。诏仪之、庭直公共详议具奏，于是仪之等条析奏闻：『今详议静江府等一十六州官卖盐，以救一十六州之害，但罢高、化等五州敷卖二分食盐，令转运司置铺出卖，从便请买，以为五州之利。所有五州岁计，令转运司计度抱认应副，如是则一路二十五州无不均被圣泽，折苗科敷之弊可以永革而民力裕。』又言：『淳熙十年七月一日改行客钞，至今年三月十日终，已招卖过盐钞六万二千萝。见今客人不住搬贩，措置自有次第。』故有是诏。高、化、雷、廉、钦五州产盐地分客钞不行，寻又奏：『钦州白皮盐场事体与雷、廉、高、化一同，乞依旧兴复，以备本司取拨作钞盐，支付客旅搬请。』丙子，进呈进士射日分。上曰：『进士射射甚好。』王淮等奏：『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观者如堵墙。古人以射为重，后世乃废而不讲。』上曰：『古者有文事必有武备，后世不知此意，所以朕举行之。』丁酉，权知均州何惟清言：『解盐除京西客人搬贩外，更有均、房界入川者甚多，皆是取马官兵附带而去。乞严赐约束。』从之。是月，御制《送行》诗赐太保史浩，又书『明良庆会之阁』六字赐之。

五月辛卯，进呈知龙州张熹充廉吏。上曰：『廉吏最难得，近不住惩戒，而贪黷尚多。张熹果如何？』王淮等奏：『蜀士皆称其操履。』上曰：『可与提刑差遣，仍报行所荐札子，以厉士俗。』乙未，权知和州钱之望奏本州屯田事，先一日，上谓王淮等曰：『之望言课耕无法，士卒惰者无以厉，而勤者无所劝。卿等可详议奏来。』既而进呈，欲令淮西总、漕同建康副统制详议以闻。右正言蒋继周言：『比朝廷集议监司、守倅接送等物严为限制，所以节浮费，宽民力也。其有诸路藩府及列郡守暂差监司或他州通判等兼摄，上下马馈送并借请公用亦已约束。而偏方小垒，间有违戾，或权官被差而不就，或已权不便而求归，须申上司，又别差官，年岁之间，接送数次，郡计有限，诚何以堪？乞诏远

郡阙守处，令监司选差，以次官兼权，庶免将迎之费，以苏郡计。』从之。丙午，蒋继周言：『温、处流民丁籍尚存，诸县催科无人供纳，或其家丁壮既去，老弱独留，监系输项，急如星火，因而多纠未成丁人名为充代，追扰不能安居。欲乞令温、处守臣将属县流移人户核实，除落丁籍，不得存留，抑勒赔填，如违，令监司觉察以闻。』从之。甲寅，诏：『四川驻扎御前诸军将士戍边滋久，常軫朕怀。可令总领所支拨桩管钱引三十万道，特与犒设一次。傅钧、彭呆守边累年，军政修举，内傅钧与升都统制，彭呆可带吉州刺史。』乙卯，诏令江东提举司行下建康府、太平州、宁国府、池州、饶州、广德军、南康军、建昌县，各多支常平钱米，将被水人户优加存恤，务要实惠及民，毋致失所。

六月戊午朔，诏：『诸军升差，盖择将之根本，必有智勇劳效，乃能服众。今后宜精加选用，毋得循习苟且。仍令枢密院自准备将以上至统制官，每全军各为一籍，逐月揭贴进入，朕当间点三两名，审观识略事艺，随其能否，议主帅之赏罚。』臣僚访闻诸州军受纳夏税，官吏邀阻，间有将堪好绢帛强行打退，却置场用低价收买，其宫中既已买下退绢，多作畸零，折纳高价，不恤民病，利其赢余。欲望严禁。今后州军置场收买退绢，许人户越诉，令监司、御史觉察，违戾科罪。』从之。诏建宁府淳熙九年分人户欠二税等钱三万四千三百十九贯并令除放。辛酉，进呈王淮等上表，为敕令所编类宽恤诏令成书，乞颁降施行。上曰：『可谓详备。凡事在人举行斟酌，轻重尽之矣。』壬戌，进呈秘书省校书郎奚商衡奏：制科取士，勿拘三岁之制。上曰：『贤良得人，国家盛事，可令学士院降诏，有合召试人，举官即以名闻。』

《大事记》曰：国家以科举士，而魏掞之以布衣召对，未尝限以科举。国家以资格任官，而朱熹不由举主，特与改秩，未尝拘以资格。国家三岁举制科，而淳熙诏『有合试人，举官即以名闻』，而不拘三岁之制，故陈亮以布衣六达帝庭上书，敢于论恢复，论宰相，而人才奋矣。

甲子，进呈王渥奏小路蛮击虚恨事。上论及恩威之意，且曰：『国家兵威，不及汉、唐远甚。所恃者，其天乎？澶渊之役，辛巳之役，匪天而何？』王淮奏：『人君平时仁心厚泽，固结民心。我无失德，而天之所助者顺，盖以理胜，不在力胜。』上曰：『汉武帝时，兵威震慑万里之外，又何可当？但失之已甚。』丙寅，臣僚乞诏诸路总领各密举偏裨将校可为将帅者，不限员数，列其所长，保明来上，令密院籍记考察，不如所举，坐缪举之罚。从之。是日，进呈赵汝谊言：详议到屯田事，遇一圩水退，诸圩兵卒并力耕种，至立秋止，秋成谷熟，施工力者，皆预分谷之数。上曰：『若将来所收不多，朕不惜几万米分屯田人兵，使之亦如丰年，则更相劝勉。』己巳，诏：『雨泽稍愆，屡降宽恤

指挥。其人户夏税、和买、催纳、起纳自有条限。访闻官司趣办追扰，致伤和气。仰监司严行禁止。倘或违戾，御史台觉察弹劾。』丙子，鄂州江陵都统制郭杲言：『昨蒙降钱三万贯措置屯田，除节次收买牛具、创造寨舍，乞于上件钱内更存留一万二千贯付牛僮收管，准备接续。余钱乞拘收赴元降处回纳。』诏令郭杲将回纳会子二万贯，于内支一万四千一百贯付牛僮贴充犒军，余钱就行桩留，准备屯田支用。庚辰，知临安府张杓言：『乞将浙西、江东诸县自淳熙十年以前所欠窠名钱三万七千二百四十余贯、米八百三十余石尽行蠲放。』从之。癸未，户部韩彦质言：『州郡财赋场务、县道所入财谷，皆有名色，在法不得移易，而守臣无忌惮者，竭公帑之储以快私欲，至于终更席卷而去，不恤后人。乞今后守臣任满，将所留诸色钱谷交割下政，其数申户部置籍。』上曰：『须令后政限一月具数申户部照会。』王淮奏：『前政只言数赢，后政只言数缩。合令前后政各具数申。』上曰：『过限不申去处，令户部以闻。』是夏，知婺州洪迈奏：『本州负郭金华县田土多沙，势不受水，五日不雨，则旱及之，故境内陂湖最当缮治。而本县丞江士龙独能以身任责，深入阡陌，谕令修筑，令耕者出力，而田主出谷以食之，凡为官私塘堰及湖总之为八百三十七所，以亩计者，合万有九千，用民之力二万七千有奇。田之被泽者二千余顷，皆因其故迹葺而深之，于官无所费，于民不告劳，三二十年之中，度亦未至隳废。使食君之禄者皆能如是，岂不大有补于王政？而士龙者，上不因官司之督责，下不因邑民之诉请，自以职所当为，勇于立事。用意如此，诚为可嘉。乞加奖激，以为州县小吏赴功趋事之劝。』从之。

秋七月戊子，右正言蒋继周言：『乞诏诸军将佐屯驻去处，自今并不许私置田宅、房廊、

质库、邸舍及私自兴贩营运。』从之。己丑，郭杲言：『木渠下荒田实有堪耕种一百九顷四十四亩，除已差拨官兵二百人前去开荒，其余不通水利高仰田，亦令耕种官兵差去，合请钱米，就屯田官所管稻谷内借支，将来收子课折还。』诏郭杲将高仰田段更切措置开耕，毋致荒闲，余依所乞。校书郎罗点言：『比年以来，所在流配人甚众，强盗之狱，每案必有逃卒，积此不已，为害不细。切谓欲戢盗贼，不可不销逃亡之卒，欲销逃亡之卒，不可不减刺配之法。望诏有司，将见行刺配情轻者从宽减降，别定居役或编管之令。其应配者，检会淳熙元年五月指挥，择其强壮，刺充屯驻大军，庶几州郡黥配之卒渐少。』上曰：『近岁配隶稍多，久后当如何？』王淮等奏：『如杂犯死罪犹可从轻，至如劫盗，六项指挥之行为盗者，莫不晓得将欲为盗，必先虚立为首之名，杀人奸滥之罪皆归之，以故为首者不获而犯者免死，盗何由惩？』上曰：『可令刑寺集议奏闻。』既而刑部、大理寺奏上，壬寅进呈。上曰：『朕夜来思量

配法，杂犯死罪只配本州牢城，犯私茶盐之类不必远配，只刺充本州厢军令着役。若是劫盗已经三次，便可致之死。可谕刑寺官子细商量奏来。』乙卯，淮西总领赵汝谊言：『和州八家圩西蓑芬散水地，打量得六顷五十亩，乞拨付屯田官兵计置开耕，及下和州，将不堪开耕、不敷元数田二十九顷七十九亩日下别踏遂，系官荒闲田土，拨付总辖屯田官，补填元管之数。』从之。密院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指挥：江上军帅于统领中荐举人才，限以三人之数。深虑搜求未广。』诏令照八年指挥，不限员数荐举。臣僚乞戒飭帅守、监司列荐宰邑之官，当务至公，毋徇私情，当求实迹。毋采虚言。后不如举，必行缪举之罚。其他列荐所部官吏，并加申劾。从之。是月，以泉、福州、兴化军饥，诸州水，兴元府旱，并命赈之。

八月辛酉，诏浙西诸州府各将管下旧来围田去处明立标记，仍榜谕官民户，今后不得于标记外再有围裹。戊辰，给舍看详赵汝谊奏，乞行下守臣，遇客贩米，不得阻遏，其免收力胜钱一项，自有见行约束，如有违戾及以喝花为名故作留滞者，许客人赴监司、台部越诉。重置典宪。从之。

九月戊子，枢密院言：『准御笔处分，闻陇蜀向来军阵多用纯队，近易为花装，二者孰便，仰四川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吴挺等条具奏来。』兴州吴挺奏：『行军用师，惟尚整肃。其花装队未战先已错杂。』兴元府彭杲奏[6]：『四川诸军，昨自绍兴之初团结，皆为纯队，以五十六人为队，止是教习纯队事艺，兵刃相接，取便应用。』金州傅钧奏：『陇蜀山川，平陆少而险阻多，两军相遇，或我高而彼下，必须纯用弓弩；狭隘相遇，则纯用戈戟，缓急全队呼索，易于应集。』诏并依旧纯队。辛丑，上谕宰执曰：『每月财赋册，今后更令进入，欲加增减。』戊申，勘会诸路州军义仓米斛，在法合随正苗交纳，唯充赈糴。今来收成在即，当议指挥。诏诸路提举常平官各行下所部州军，仰随乡分丰歉，依条收纳入仓，不得侵隐他用，候岁终，具旧管及新收数目申尚书省。诏侍讲、侍读见今进读《周易》将欲终篇，可自开讲日，每日讲两卦。

冬十月乙丑，侍读张大经等奏：『伏睹陛下尝因讲《泰》卦之『九二』，玉音有曰：『君子以其类进而为善，小人以其类进而为恶，未有无助者也。』讲《萃》卦之『上六』，玉音有曰：『盛极则衰，乱极生治。』三复圣言，皆已深得大《易》之旨。欲望圣慈宣付史馆。』诏从之。丙寅，进呈吏部奏：臣僚乞宾州三县通差文武臣。上曰：『武臣中极难得人，小使臣尤不历练，今委以一县，只是害及一县百姓。』庚午，中书门下省：『勘会州县税场所收课息自可足用，访闻近来官司过数增收，以资妄用，致害民旅，理合禁止。』诏户部遍牒诸路州军，将应管税务合趁课息如实及租额之数，即不得抑令增收，敢有违戾，在内委御史台弹奏，在外委监司觉察。仍许被扰人户越诉。辛

已，诏宇文虚中特更与恩泽二名，令曾孙承受。

臣留正曰：宇文虚中之忠，亦可得而放矣。方建炎之初，以资政大学士奉命往使金国，留系军廷，抗节不屈。故相秦桧用事，尽归其孥于北方，则绍兴十二年也。虚中在北方久，其诸名王大族，皆尊信之不疑，因与其子宇文师瑗暨伪翰林学士高士谭谋为复仇之举，欲因九月金主祭天而劫之，金之诸王宗亲约为内应。不幸而功不成者，天也。而敌人自此上下相疑，浸行诛戮矣。虚中之家已碎于敌手，迹其祸瑞，由于蜡弹之缴还，则秦桧之为也。是时国家中兴二十年，而虚中之事不显，最后魏国公张浚招韩王来归，始能言其详。虚中无子有女，有族人绍节为之孙，明诏命以京秩，至是复加褒恩及其曾孙与其外孙，所以劝天下之为人臣者也。

壬午，吉肇乞招建康水军战船梢手。上曰：『大江之险，人命所系，盖籍操舟之人，可与招收。』是月，诏程大昌、程叔达、单夔、赵师夔各贬秩二等，以臣僚言蒋亿以赃抵罪，于今一年，未闻举主自劾，而有司亦不约法以闻，乞令吏部检举，故有是命。

十一月丙戌朔，宰执谢赐太上《稽山》诗石刻。上曰：『太上诗规模宏大，所以赐卿者，正欲仰体太上之意。如『属意种蠡臣』之句，卿等切勿分别文武，便有晋室之风，当视之如一，择才行兼备者用之。若曰好士人而才不适用，亦何足取？』戊子，知婺州洪迈言：『本州淳熙八年旱歉，支降丰储仓米五万石赈粜，内二千一百余石系揽载船梢，盘剥折欠，已纳到六千余贯外，净欠钱一千九百余贯，约米五百三十余石。乞照绍兴府体例蠲放。』从之。利路帅、宪、茶马司奏知凤州余永弼、知文州邓枢政绩。上曰：『边郡政要得人，永弼、枢各转一官，候任满与再任。』诏：『向来赵善杰所修海盐县堰闸及刘俣修华亭县塘堰，令刘颖亲往相视目今有无冲决损坏，并本州去年所修水利，于今年有无实被灌溉田亩，及未尽去处，开具奏闻。』辛卯，置万州南浦县渔阳井盐官一员，并岁收盐十四万六千三百余斤，初以主簿兼监，于是始专置官。户部侍郎叶翥乞行下核实免丁钱事。上曰：『此户部自可理会，不必降旨。』辛亥，进呈淮西总领赵汝谊奏和州屯田所收物斛未曾均给，上曰：『可令总领所、都统司将屯田力耕官兵斟量工力多寡，拘今年收到物斛实数，分作三等，次第均给。』是月，两浙运副刘敏士、运判姚宪并降官落职，新江东提刑王彦淇别与差遣，并以温、台二州灾涝失于按劾守臣也。

十二月丁巳，两浙运判钱冲之言：『奉诏相视开浚常、润等运河浅涩去处，今相度自临安至镇江四郡，共用六万余夫，委是大役。乞令诸州将运河两岸支港地势卑下泄水去处，牢固捺成堰坝，仍申严诸闸启闭之法；浅涩去处，令逐州守臣措置，随宜开撩，务要舟楫通行。』从之。己未，诏秘阁修撰、知隆

兴府程叔达除集英殿撰再任。丁卯，进呈知州军除目，上逐一问其人才如何。至刘坝知滁州、魏敏哲知濠州，上曰：『淮郡不可轻，此二人更契勘。』又曰：『选择人才，治道之急者。州郡若不得人，虽谆谆日降诏令，亦是徒然。卿等今后每遇一阙，须是遍选，终竟有得。』因言：『今之议者多言边郡太守须是久任，今边郡无兵，虽久任何益？大军皆在江南，若是创置，又费衣粮。却是万弩手民兵无养兵之费，有养兵之实，缓急亦可用。』丁丑，户部言：『建康府申乞将沙田许从官田所取画降指挥与免十料催科外，其沙地、芦场，乞自初生年分起料催纳税租。』从之。己卯，进呈解元振奏，乞令光州依舒州、蕲州置监铸钱。上曰：『此事难行。后次铸到铁钱时，可令分二三万与光州。』是月，知台州熊克上《九朝通略》。是岁，知镇江耿秉奏：『三县岁额畸零钱八千余贯，今以公库所节浮费代充解发。若非得旨，则恐后人敷之于民。』上曰：『以宽剩之钱为民代纳固善。后人若无余，则必别作名色科配。此事州郡自行则可，朝廷难为施行。』

校勘记

- [1]木待问 原作『李待问』，据《会要·崇儒》七之二改。
- [2]园土 原作『园士』，据《中兴圣政》卷五十九改。
- [3]园土 原作『园士』，据《中兴圣政》卷五十九改。
- [4]李翔 《中兴圣政》卷六十作『李翱』，《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七作『季翔』。
- [5]李翔 《中兴圣政》卷六十作『李翱』，《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七作『季翔』。
- [6]兴元府 原作『兴化府』，据《中兴圣政》卷六十一改。

宋史全文卷二十七下

宋孝宗八

己巳淳熙十二年春正月己丑，广西提举胡庭直言：『邕州卖官盐，并缘绍兴间一时指挥，于江左永平、太平两寨置场，用物帛博买交趾私盐，夹杂官盐出卖，缘此溪洞之人亦皆贩卖交盐。近虽改行钞法，其本州尚仍前弊。』诏经略司及知邕州陈士英公共措置闻奏。既而经略司申：『元初起置博易场，以人情不可止绝，而博易交盐，亦是祖宗成法。乞只严禁博贩等人不得贩鬻交盐，搀夺官课，余仍旧。』从之。户部言：『明州申鄞县东钱湖积蓄涧水，溉田五十余万亩。昨缘茭草延蔓，侵耗湖水，奉旨支降钱米，开淘茭葑，堆积沿湖山湾泝去处，遂成葑地。先系资教院僧承佃，垦成田三百余亩。切恐人户以增租承佃为名填叠增广，有妨积水。乞将上件沿湖葑地不许人户请佃，仍旧开掘为湖，庶免向后堙塞之患。』诏勾昌泰躬亲前去相视开掘。辛卯，进呈命令、狱案

籍三省事下诸州，有督促至十余而未报者。上曰：『自今命令及狱案，不须行文催促，多则愈玩。只一季将上，择其怠惰者惩之，则自然不敢。』于是潼川运司以岳霖体究汉州雍有容在任不法事稽缓特降一官，湖北运司陈达善未开具赵善待妄用过任内钱物，令即具析因依。癸巳，进呈汤思谦六院差遣。上曰：『思退退缩，其弟不可与在内差遣。』王淮等奏：『思谦作两郡皆有可称，不知与提举如何？』上曰：『在外不妨。』上又曰：『编修官汤硕亦可与外任。』癸卯，进呈知平江府常熟县曾柴将版帐赃赏等钱支用及违法科取钱物等事，刑寺看详曾柴所犯公罪徒，赃罪流，私罪绞。上曰：『曾柴具状抵罪，可除名勒停。』上又曰：『朕昨夜思之，监司以按察为职，置司所在，不能无失职之罪，若欲行罚，又恐此后抉摘人之小过，而知县愈难为。』次日，御笔批：『置司所在，监司傅淇、刘颖各降一官。』甲辰，诏盖经、赵师夔、姚述尧各贬秩二等，以所举曾柴犯赃故也。

二月丁卯，奏事毕，上赐王淮等酒。上问民间风俗及论古今治乱事，上因曰：『自唐虞而下，人君知道者少，唯汉文帝稍能知道，专务安静，所以致富庶。自文帝之外，人君非唯不知道，亦不知学。』淮等奏：『道从学中来。』上曰：『知学者未必尽知道，但知学者亦少。』淮等奏：『若唐太宗，末年浸不克终，岂是知道？』上曰：『人君富有天下，易得骄纵。』淮等奏：『若治安日久，每事留意，则是愈久愈新。』上又曰：『天下全赖好监司，若得一好监司，则守令皆好。』淮等奏：『监司、郡守皆在得人。』上曰：『先择监司为要。若郡守，亦当选择得尤好。卿等今后为朕除授监司，须是留意。』上又曰：『近日来郡守亦胜如已前，若是资序已到，其人不足以当监司、郡守，则监司且作郡守，郡守且作通判，亦何害？』时天气晴和，淮等因问兴居，上曰：『朕寻常饮食亦不敢过。』淮等奏：『《易》于《颐卦》称『谨言语，节饮食。』』上曰：『观《颐》观其所养也。』壬申，吉州申：乞将旱伤最重太和、吉水、庐陵县第五等人户见欠淳熙十一年夏税和买共一千九百九十余匹并与蠲放。从之。丙子，殿侍陈贾言：『国家财计之入，率费于养兵。然军之隶卒伍者，所得常不能赡给，而自将佐等而上之，则有至数十百倍之多。今诸军额外员缺冗泛之费，姑以殿、步两司言之：殿司额外自统制而至准备将凡一百二十员，而数内护圣步军至添统制三员；步司额外自统制而至准备将亦一十八员。两司岁支，除逐官本身请俸外，供给茶汤，犹不下一千万缗。养军之须固已不费，页额外重费又复如此，无惑乎财计之不裕也。且以增创额外，谓可储养将材耶？然诸将或有阙员，未见取之于此。若谓其人不足以备采择，则高廩厚俸，自不宜轻以与之。乞轸虑国计，责实政将内外额名色。自今以往，一切住差。其在冗食之人，乞赐甄别，如有可备军官之选，则存留，以俟正官有阙日补之。』

或其人不能使令，亦乞随宜沙汰，勿使浑杂，无补国事。』从之。是月，雨雹。

三月甲申朔。是月，申禁胡服、蕃乐，从右正言蒋继周之请也。是春，诏制举题免出注疏。

夏四月丙辰，进呈户部勘当知镇江府耿秉奏，如遇亢旱，听民车河水。上曰：『河水岂可不令百姓灌田？』王淮等奏：『寻常人使，来时恐水浅，所以不听人户车水。』上曰：『稼穡事大，可依耿秉所请。』侍读萧燧言：『广西最远，其民最贫。切见在法：民年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官司按籍计年，将进丁或人老疾应免课役者，县令亲观颜状注籍，知、通索丁簿考岁数收附销落，法意非不善也，奈何并海诸郡以身丁钱为巧取之资，有收附而无销落，输纳之际，邀求亡艺，钱则倍收剩利，米则多量加耗，一户计丁若干，每丁必使之析为一钞，一钞之内有钞纸钱、息本钱、糜费公库钱，是以其民苦之，百计避免，或改作女户，或徙居异乡，或舍农而为工匠，或泛海而逐商贩，曾不得安其业。乞令帅臣、监司措置行下，从收附销落之制，革违法过取之害。如或仍前科扰，即令按劾。』从之。辛未，右正言蒋继周言：『南库拨付户部，于今二年，而南库之名尚存，官吏如故。乞令吏部将南库废并，其官吏并从省罢。』又称：『臣照对太祖置封桩库，图取契丹。太宗分左藏北库为内藏库，并以讲武殿后封桩库属焉，又改封桩库为景福内库。近年南库分为上、下，寻并上库入封桩库。今所存南库系前时下库。』上曰：『若尽废库眼，收支必至淆乱。可存留库眼，以左藏西上库为名，官吏全无不得，可与裁减。』于是诣路岁发南库窠名钱一百九十八万余缗改隶本库，后又改称封桩下库，仍隶户部焉。

五月丁亥。臣僚言：『诸处夏税和买，止有折帛、折钱二色，惟湖州安吉一县，独多折丝、折帛、折绫，民间困于输纳，朝廷以其既纳绸绢，又以细丝织绫，许以粗丝一织绢，谓之屑绢。自前任颜度申请改屑绢为丝绢，遂使此邑重困，续邑民诣阙陈诉，已蒙朝廷仍旧许纳屑绢，而夏税产绢犹用细丝。乞令产绢亦依旧用粗丝织造。』从之。丙申，王淮奏：『梅雨已多，莫须降香祈祷。』上曰：『未须如此。朕自昨日早晚焚香，默祷于上帝。』丁酉，进呈次，王淮等奏：『且喜晴霁。』上曰：『朕前日默祷上帝，不意感应如此之速。朕昨晚更不饮酒，只是观天，夜来便晴霁，不胜欣喜。自今更默祷三日。』淮等奏：『天人之际，应若影响，而况人君为天之子，宜其随感而应。』上曰：『臣下祷之于神，朕请祷于上帝。』庚戌，上谓王淮等曰：『闻总司余米皆散在诸处，万一军兴，而屯驻处却无米，临时纲运，如何来得？岂不误事！可便契勘，如要害屯军去处有桩管米若干。大抵赈余，可逐岁循环备荒。若桩积米，须留要害屯军所在，庶军民皆有其备。』是月，地震。

六月壬戌，进呈淮东总领吴玘奏：『欲望将镇江都统司诸军官兵日前所欠激赏铺军须、子铺布帛钱并与除放，庶几官兵得以全请贍家。此令一下，足以感士心，足以正师律，足以戒掎克，足以示陛下知行伍之微，恤士卒之至。』上曰：『军中刻削，杨存中以来便如此。玘所言极是，可依奏，仍降指挥，其他有无似此去处及别有侵刻营运钱等，并诏罢之。』己巳，臣僚言：『臣闻一定不易之谓法，循习引用之谓例，故昔人常守法以废例，未尝用例以废法。今之有司，大抵反是，若天官诸选，条目猥多，法例参错，吏奸深远，法无已行而或废，例有已行而必得，此其为弊，固非一日。乞诏铨部，凡七司所行之事，条法具载分明，可以遵用，而偶无已行者，并令长贰、郎官据法施行。若于法窒碍而偶有已行之例，并不得引用。』从之。丁丑，宰执进呈次，上曰：『秋季在近，命令狱案有稽缓者，可择数事稍大而日子最久者，当议行遣。今州郡职事弛慢不一，难为一例从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前此岳霖降官，印榜行下已久，悔尔谆谆，听我藐藐，岂可不明赏罚？不然，朝夕谆谆无益。』是日，进呈诸路监司、帅臣每遇岁终，各以所部郡守考察臧否来上，浙东一路最近淳熙十一年分，至今尚未开具闻奏。上曰：『近来废弛事多，须当惩戒。』于是帅臣郑丙、提举勾昌泰各降一官。

秋七月癸未，臣僚言：『伏见淮上州军逐处皆有桩管米斛，建康、镇江大军屯驻，又有总司钱粮，惟太平州采石镇沿江要害去处，去岁民间艰食，州部必无储备。闻淮上去秋成熟，淮人多有载米入浙中出粜不行。今来秋成在近，欲望先次支降本钱付总领所，及时和粜。』诏赵汝谊于建康务场见桩管会子先次取拨一十五万贯，委官就采石仓措置，依在市时直来米桩管。诏罢荆门军濶河、武宁、黄泥三处税场，以前知军陆洸言税额不过二十七贯三百三十三文，豪民买扑扰民故也。是日，进呈会子数，上曰：『会子之数不宜多，他时若省得养兵，须尽收会子。』壬寅，进呈内藏库奏和州、无为军、常德府拖欠淳熙十年分钱，已降指挥，再限一季起发。上曰：『近日和州却以三千缗赂内侍求免，事觉，所免只五千缗，却用三千缗嘱托，谓何？』王淮等奏：『其意可长久得免，故不惮一时之费。』上曰：『守臣张士儋、张临、赵公颐各展二年磨勘，更与展限半年，须管发纳数足。』吏部言：『二广考试补摄官人，乞依本部铨试出官指挥，将考校到合格人以十分为率，取五分。』从之。先是，广东提举韩璧言：『二广两荐之士许试摄官，谓之试额。二年再试，谓之待次。累至三试，谓之正额，然后就禄，或任盐税，或受簿尉，至有阙官甚处，虽待次，亦得以滥授。其试摄之程度，大略如铨试之五场，自非杂犯，虽文辞鄙俚，亦在所录，侥幸太甚。乞自今一如铨试法，下吏部勘当。』而有是请。甲辰，诏罢常德府一处、复州六处税场。先是，提举赵善誉奏：『两州七处税场共

纳一百八贯，与溧河事体一同。』上曰：『罢之甚当。如此等事，一日作得一件，计一岁之利亦多矣。』因并从之。乙巳，诏罢扬州江都县版桥、泰兴县新城、楚州山阳县谢家、盱眙军天长县龙理、石梁、秦兰、高邮县临泽、三墩八处税场，以淮东提举赵不流言[1]：『盱眙系极边，扬州、高邮系次边，不仰此豪末之利，而徒使豪民扑买，小民被害。所有净利钱，本司欲依数抱认起发。乞将上件税场并行住罢。』故有是命。臣僚言：『窃见浙运耿秉近因属邑版帐钱额太重，乞与属郡评议将额，重处量减。诏从其请。臣窃以两浙版帐钱额之重，实与江西之月桩相似，二浙州郡亦自窘匮，与江西不同。就诸县之额太重者与之斟酌，县有毫厘之减，则民有毫厘之惠，此实然之理。若诸路得一贤转运使，则不待冠盖交驰，而裕民之说行矣。欲望出臣此疏，付之版曹，行之浙运，更令耿秉与诸郡守臣悉心讲究，次第行之诸路，得为楷式。更愿陛下不惜少裨版曹，以苏民力。』从之。

八月甲寅，监察御史冷世光言：『监司岁出巡历，吏卒诛求，所过骚然，一县之中，凡数百缗。仅能应办，否则睚眦以兴怨，捃摭以生事。乞明诏诸路监司：今后巡历，力革此弊，所用随行吏卒，各于州郡差拨，逐州交替。』从之。丁巳，上谕宰执：『二广盐事当并为一司。』王淮等奏：『外议又更一说，并司后恐广西漕既不预盐事，即无通融钱物，或至支吾不行。』上曰：『如此，亦须更商量。盖天下事全在致思，思之须有策，穷则变，变则通。譬如奕棋，视之如无着，思之既久，着数自至。』淮等奏：『臣等终日思之，陛下乃一言而决。此无他，虚则明耳。』上曰：『更赖卿等。』辛酉，令提领封桩库所支降会子一十五万六千二百六十九贯付淮东总领所，三十二万六千三百一十二贯付淮西总领所，三十万贯付湖广总领所。充今年和余桩管米本钱支用。壬戌，诏封桩库支降会子五十万贯，委浙西提举罗点和余米二十万石；淮东总领所取拨镇江府见桩管会子二十九万贯，湖广总领所取拨鄂州并大军库见桩管会子共三十万贯，并各就丰熟处置场。内浙西提举就平江府置场，招余堪好米斛，仍一面取见实直开具，申尚书省，毋令稍有科抑。』乙丑，御笔：『朕惟差役之法为日盖久，近年以来，又创限田之令，可谓备矣。然州县奉行之不公，豪贵兼并之太甚，隐寄挟户，弊端益滋。一乡之中，上户之着役者无几，贫民下户畏避弃鬻，至不敢蓄顷亩之产。莫若不计官民户，一例只以等第轮差，如此，则不惟贫富均一，且税籍之弊不革而自去。可令户部、给舍、台谏详议闻奏。』丙寅，新提举常平盐茶公事赵巩朝辞进对，上曰：『盐事利害稍重，凡事可亲临之，勿容官吏作弊。』至奏羨余钱，上又曰：『待与卿少减，庶得卿易为。监司以刺举为职，贤者固可举，赃吏切不可不按。』枢密院进呈毕，上曰：『陈良祐荐庄治应贤良，卿等见其词业否？』王淮等奏：『已见之。』

上因问郑建德，上又曰：『李廔为文无气概，如苏辅真是难得。今庄治可与试。』淮等奏：『试时莫亦须有三两人。』上曰：『既降指挥不限年月，亦不须限人数。』癸酉，枢密院进呈知建康府钱良臣奏秋教按阅禁军，路钤、训武郎胡斌恃酒无礼，望赐罢黜。上曰：『胡斌素多口，旧在潜邸，故略假借，而乃敢辄犯阶级，可降两官放罢。』甲戌，进呈秦焞奏德安府巡检张革慢弃本职，于公厅骂前任守臣，乞罢黜。上曰：『此风不可长。放罢轻典，更降两官。』丙子，诏浙东提举具到淳熙十年旱伤，绍兴府会稽县下户借贷官米四百三十余石特蠲放。

九月甲申，诏婺州兰溪第四、第五等人户淳熙八年内借过常平钱收买稻种见欠四千九百六十余贯，可并蠲放。丙戌，进呈国子祭酒颜师鲁奏札，欲奖进节义之士。上曰：『甚好。』王淮等奏：『此在陛下进用之间。』上曰：『亦须卿等留意。』辛卯，进呈礼部状，太史局与成忠郎杨忠辅所陈历法异同，伏乞朝廷差官监视杨忠辅同太史局不干碍官测验施行。上曰：『日月之行有疏数，故历久不能无差。大抵月行道远，多是不及，无有过者。至日可遣台官并礼部官同共看验。』乃诏差礼部侍郎颜师鲁监视测验。先是，忠辅言：『南渡以来，尝改造《统元》及《乾道》二历，皆未三年，已不可用。目今见行淳熙历，乃因陋就简，苟且傅会而已。验之天道，百无一合。淳熙历朔差者，自戊戌以来，今八年矣。忠辅因读《易》，粗得大衍之旨，创立日法，偶与天合，撰衍新历已数年矣，凡日月交会、气候启闭，无不契验。今乙巳岁九月望交蚀在昼，而淳熙历者法当在夜。在昼者蚀晚而不见，在夜者蚀早而见。若以昼夜辨两历之是非，断可决矣。』故有是诏。寻命官测验，是夜阴云不见。壬辰，臣僚札子奏：『吏部差注知州，乞并令长贰同共钤量其人材堪与不堪，应选保明闻奏。或前任有过犯者，亦酌其轻重而为之去取。其人材不堪应选者，即报罢，注以次人。都堂审察，更加精核，庶几不至冒滥。』诏自今吏部差注知州，长贰同共钤量，先次保明闻奏。癸巳，进呈起居舍人李巘奏：『切见郊禋之际命官行事，皆所以尊天礼神，赞导之吏，利于速集，往往先引就位，以待行礼。立俟既久，筋力有限，徙倚疲顿，或至倒侧。及当行礼，多不如仪，肃敬之诚，何从而生？』上曰：『此说甚当。朕往日在潜邸为亚献时，催班亦早，时风紧帘疏，颇觉难待，况百官既无幕次，又立班太早，所谓虽有肃敬之心，皆倦怠矣。盖引班吏只欲早了他事，宁顾时之未可？今次只须先二刻催班，卿可谕与礼官。』丁酉，进呈郭杲申襄阳府木渠下屯田二麦数，上曰：『下种不少，何所收如此之薄？可令郭杲子细开具因依闻奏。』上又曰：『所在屯田，可令总领、副都统制、漕臣、守臣将每岁所收二麦于六月终、稻谷于十月终同开具数目帐状闻奏，仍先具知禀文状申尚书省。』继以湖广总领赵彦逾、知襄阳府

高夔、京西运判刘立义、鄂州江陵副都统阎世雄奏襄汉之间麦稻熟晚，乃诏二麦于七月终、稻谷于十一月终具数开奏。乙巳，枢密院进呈吴焕奏：『比年改除带御器械供职，复旧还任，倏来倏去，规求解带恩例。在法，历任谓二年成资。今虽不及二年，亦合供职及一年以上方可。』上曰：『此札甚好。今后须管供职及一年，方与解带恩例，只作直省行下。』中书门下省奏：『访闻前知绵州史祁得替之日，以本州见在历尾钱指为羨余献总领所，希求荐举。』诏史祁特降一官放罢。臣僚言：『诸路臧否守臣姓名，外间多不闻知。乞令三省札下给舍、台谏，不公不实者，许缴驳论奏。』从之。是月，湖州、台州水。

冬十月丙辰，赐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阎仲御笔：『朕惟将帅之弊，每在蔽功而忌能，尊己而自用。故下有沈抑之叹，而上无胜算之助。殊不知兼收众善，不祗其劳，使智者献其谋，勇者尽其力，迨夫成效，则皆主帅之功也。昔赵奢解阨与之围，始令军中有课者死。及许历进北山之策，而奢许诺，卒败秦师，奢封为君，与廉颇同位，果何害焉？卿当以奢为法。』仍刊石给赐殿帅以下。丁巳，进呈洪迈奏监司课绩欲仿国朝故实行之，上曰：『此事只行一过，便是文具。今监司只是择人为急，若随时留意，课绩之法不必行。』庚申，诏：『两淮并沿边州军归正人请占官田，昨累降指挥，与免差税赋。今限满，理宜优恤。可自淳熙十三年为始，更与展免三年。』丙寅，上谕宰执：『陈延年今何在？其人贪污，不可与差遣。』王淮等奏：『延年亦曾为监司来。』上曰：『不唯监司不可，亦不可与郡。』乙亥，进呈知隆兴府程叔达乞将淳熙十年分百姓未纳税苗蠲放，其上供及分隶之数自行管认。上曰：『不亏公家，又有利于百姓，甚好。可依奏，仍令出榜晓谕。』王淮等奏：『以此观之，州郡若得人，财赋自不至匮乏。』上曰：『此须是守臣自不妄用，若是妄用，何以表率胥吏，使财赋有余？』丙子，进呈何万奏简拔人材札子，言及均外轻内重之势，上曰：『重内轻外，自是人情。』王淮详奏：『昔人有为大理卿者，人以为登仙。』上因言：『淮漕阨人，可改差王正己。正己平平，淮上事亦简。却以朱安国为江东漕，其人亦有立作。』淮等奏：『朱安国近按文思院官亦甚当，不知是副使或判官？与职名否？』上曰：『只是判官，俟其到任，能按发赃吏。除职未晚。』

十一月甲申，进呈司农少卿吴燠奏：『伏望陛下令有司集议冗食之吏散在百官者，务从减省，先自省部始。若夫不急之官、宜汰之兵，亦可以次第澄废，其于大农岁计，不为小补。』上曰：『此说可行，但遽然省罢，人必怨惧。可令敕令所参照条法，合省减人数，且令依旧，俟离司或事故，更不作阙。其合减兵卒，亦许存留，如事故，更不差拨。十五年五月施行。』又进呈前将作监朱安国奏：『文思院制造有物料未到者，转移前料，以应急切之须。臣愿明

颁睿旨，自今文思院制造不得转料。又文思两界除打造器物合支金银外，雇工食钱并乞给一色钱会支散，庶几金银出入经由门户有所关防。又皇城司差亲从官二名充本院监作，动辄胁持，邀取常例。乞罢差。』上曰：『三事皆依奏。如差亲从官，亦何用？罢之诚当。』诏知漳州黄启宗清廉律己，抚字有劳，除秘阁再任。壬辰，福建运司言：『本路财赋，全仰州军运盐息钱及趁卖产浮契、盐丁米等钱以为岁计，内有挂欠于民有害，皆当除放。本司已行下所属，权住催纳。窃虑州县地违戾复追，缘所欠钱系本司窠名，正非上供之数，乞赐蠲放。』从之。辛丑，冬至，郊。先是，诏史浩、陈俊卿陪祠，皆辞之。上曰：『登坛时雨点下，及奠币玉便晴，此皆上天垂佑。』王淮等奏：『陛下圣德格天，上帝临飨，实邦国大庆。』敕[2]：『勘会广南东、西民间有曾祖、父母年已六十而身未成丁之人，州县便行科纳，谓之挂丁钱。已令监司约束，或有违戾，帅臣互察以闻。』夔路运判杨樵言：『本路诸州自淳熙九年至十年终，所欠转运司系省钱物，皆言旱荒之后催科不行，是致积欠，欲将所欠钱引一万一千五百七十五道、米麦二千二百四十九石、绢五百四十二匹与行免放，即与上千钱物别无相干。』从之。丙午，宰执内阁奏事赐坐，上曰：『前日郊祀行礼时，宫中檐溜已滴，闻北关左右雨尤甚，只圆坛处无雨。』王淮等奏：『陛下至诚感格天地，百神休飨明甚。』

十二月庚戌朔，加上太上皇帝尊号『绍业兴统明谟盛烈』八字，太上皇后『备德』二字。壬子，进呈次，王淮等奏：『前日册宝礼成，天色清明，中外无不忻愜。』上曰：『前日慈颜甚欢，和气洋溢不可言。寿圣谕朕以儿妇尽在前，便图画莫能就』淮等奏：『陛下孝德，奉亲甚至诚，载籍所未闻。』上曰：『太上赐朕销金背子一领，太上亦自着一领，但色差浅，此便是昔人斑衣。来岁庆寿日更服以往。』淮等奏：『幸兹际会，获睹盛事。』癸丑，尚书右司郎中何万转对：『伏见今之风俗视旧日侈，此家给人足，不能如往时也。本朝自淳化之后，已号极治。仁宗皇帝深虑风俗易至奢纵，景祐三年，乃诏天下士庶之家：非品官无得起门屋，非宫室寺观毋得彩绘栋宇及间朱梁，器用毋得纯金及表里用朱。非三品以上及宗室戚里之家，毋得金棱器及用玳瑁器，非命妇，毋得金为首饰及真珠装缀首饰、衣服，凡帘帘、架帕、床裙毋得用纯锦??，民间毋得乘担子，其用兜子者所舁无环。又，非五品以上，毋得乘闹装银鞍，其乘金涂银装绦子、促结、鞍辔，自文武升条以上乃听，违者物主、工匠并以违制论。臣愿如景祐之诏，更切考其目，令违戾于礼法者开具各件，严立禁戢，始自中都，以及四方，则用度有制，民力自宽。』乃诏礼部参照景祐诏书并见行条令讨论闻奏。甲寅，茶马司言：『宕昌马场岁额所管，皆是远蕃夷人入中，其间多蹄黄怯瘦之类，若行排发，必致损毙。本司于西和州置丰草监

，并宕昌良马监务应副歇养，依已降指挥，招置司，牧人兵一百人，本州全不呼索。』丙辰，诏：『户、刑部刷具人户经台词约未曾结绝者开坐名件，下元来所属从条结绝，申部报台。如有稽违及灭裂不报者，具事因申取朝廷指挥施行。』庚申，进呈知成都府留正丐祠札子。上曰：『留正莫实是病，卿等可即择人往成都。』王淮等奏：『欲以赵汝愚往。』上曰：『朕亦思量，无如汝愚。其处事不偏，可以往。福州未有人，卿等可选择来，一并降指挥。』癸亥，新差权发遣简州丁逢朝辞，论：『今日财赋，窠名之数多，养兵之费重。民力有限，而州县之吏并缘名色，巧计侵移，重困民力之弊，乞严行禁止。』上曰：『卿到简州，当遵守所言。』丁卯，进呈湖北提举赵善誉乞将本路买扑江陵府高陂等四十五处河渡尽行废罢，听从近便居民各以舟船渡载，庶几豪民不得专其利，而民旅无迫胁阻滞之患。其课利钱，乞下本司，于常平头子钱内逐年支拨代纳，亦不妨诸处解发窠名，而民旅得以通行，实为无穷之利。诏从之。庚午，淮西常平司言：『濠州乞除豁收余不敷折欠米一千五百五万石有奇，系救活饿殍。』诏特与除放。乙亥，诏降授忠翊郎、殿前司左翼军统制盛雄飞时降两官，送隆兴府居住，以在任日不亲临教阅，添置回易，泉州具案来上，故有是诏。是岁，知龙州王偁上《东都事略》。诏舒、蕲二州铁钱监岁铸并以二十万贯为额。

丙午淳熙十三年春正月庚辰朔，上诣德寿宫行庆寿礼，内降赦，略曰：『朕懋遵丕训，绍闻令图。维慈皇德盛于中兴，肆上帝休，申于多佑。对昌期之翊奕，登鸿算之延长。且尊归于父者子之诚，若美报其上者下之谊。荷神明之右序，获颺施之宣臻。五福之曰寿康，直并膺于备顺。亿载之为父母，忻并奉于亨嘉。眷言比屋之民，兴播康衢之颂。逢熙圣运，介美春祺，新日新而又新，将大扬于懿铄。老吾老以及老，宜均赉于群黎。』戊戌，诏淮东、淮西、湖广总所并江、池州、襄阳、江陵府大军库淳熙十二年终见在金银钱会，并限半月从实开具，申尚书省。

二月庚戌，诏潼川运判岳霖职事修举，除直徽猷阁再任。是日，进呈詹仪之乞将通判沈作器与宫观。上曰：『詹仪之所按固然，但此门亦不可开。监司按通判则可，知州于通判按举皆不可。若通判只是随顺，焉用通判？此文字合如何？』王淮等奏：『不与之行，又不得不知，可与别州倅对换否？』上曰：『却不如与改差别一处通判。』癸酉，进呈赵师鲁乞四十大县归堂。上曰：『今方欲清中书之务，至于知县差往，全在铨量，不然，焉用铨曹为？』乙卯，进呈步军都虞候梁师雄奏射铁帘合格官兵人数，上曰：『闻射铁帘诸军鼓跃奋励，诚是作成士气。』周必大等奏：『兵久不用，颓然气惰。今陛下以此法激劝，自然戮力事艺，人人皆胜兵矣。』上曰：『然。』辛酉，进呈知州军留阙。王淮

等奏：『今留此阙，后去欲得近见次与人，却有之。』上曰：『如此甚好，可令中书置簿籍定，但自遵守。』癸酉，上曰：『射射铁帘与转官资作多少士气？』又曰：『朕观唐世大将得人颇多，盖缘内讨方镇，外有吐蕃、回纥，无时不用兵，所以人皆习熟。国朝仁厚，不动兵革余三五十年，所以名将少。』王淮等奏：『人才遇事乃见，但中外多事，用兵不已，亦岂是美事？』上又曰：『事全在人区处，譬之奕棋，到窘迫处，自别有转身一路，只是思虑不至。』丙子，上曰：『自古人主读书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且如『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二句，人君岂不知？自是不能行。甚者但作歌诗，如隋、陈之君，竟亦何补？唐德宗岂不知书，然所行不至，陆贽论谏淳复不已者，正欲德宗知而行之。如魏徵于太宗[3]，则语言不甚淳复。且德宗祸乱，此何时也，而与陆贽论事，皆是使中人传旨。且事有是非，当面反覆诘难，犹恐未尽。投机之会，间不容发，中人传旨，差了多少事？朕每事以太宗为法，以德宗为戒。』

三月丙戌，淮东总所具到镇江户部大军库见钱会子等六十七万一千九百一十五贯有奇，扬州通判厅二万六千八百四十四贯有奇，楚州大军库九千三百二十一贯有奇，计钱七十万八千八十贯有奇。又镇江务场十二年十二月终见在钱三十四万四千二百四十贯有奇，通计九十五万二千三百二十贯有奇。诏令于镇江府大军库见在会子内，依去年例取拨一十万贯赴封桩库送纳。淮西总所具到池州大军库见钱会子五十万四千五十五贯有奇，诏令于池州酒息会子内取拨二万贯，就本州认数桩管。湖广总所具到襄阳府大军库二十一万九千九百二十一贯有奇，诏于内取拨会于一万贯，就本府认数桩管，非朝旨不得擅行支使。辛卯，诏福建运判王师愈职事修举，除直秘阁再任。

夏四月庚戌，读陆贽奏议，论度支折税市草事状，萧燧言：『自古聚敛之臣务为期诞，以炫己能，未有不先纷更制度者。』上曰：『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耳。』读贽所论裴延龄书，燧言：『君子未尝不欲去小人，然常为小人所胜。如萧望之为恭显所胜，张九龄为李林甫所胜，裴度为皇甫镈所胜。』上曰：『皇甫镈亦延龄之徒也。』是月，诏没官田产合拘收租课入常平，违者科罪。

五月己卯，萧燧奏读陆贽奏议圣语，上曰：『朕每见贽论德宗事，未尝不寒心，正恐未免有德宗之失。卿等可条具来上。』又曰：『德宗强明，不肯推诚待下，虽更奉天离乱，终不悔悟，此所以知其不振也。』上又曰：『德宗不明，不能压服臣下，故当时藩镇敢尔妄作。』是月，以进读陆贽奏议终篇，赐侍读萧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马。上表称谢，各进谢恩诗。

六月己未，臣僚言：『临安守臣将本府胥吏除合留外，罢逐一百五十余人，更有不曾根括、不得姓名人尽行汰革，亦几二百余辈。临安在辇毂之下，而

吏辈额外增置，私自存留如此其众，况四方郡邑之广，胥徒之冗，何可胜计？乞令提举将州县人吏照应绍兴二十六年指挥存留正额外，其余尽行罢逐。其合存留之人不系过犯，不经断勒，方许存役。』从之。

秋七月己卯，知广州潘知言奏：『本州置局折卖盐包，系淳熙元年创置，六年内方始计口给历，付民户照。不测点历，比较责罚。其实盐包之价比之盐钞减三分之一，公私各便。但给历钩考，近于均敷。欲拘回元历头，买多或少，听从民便。』从之。是月，令诸路州县并以见钱会子中半交收。上因言：『闻此间军民不要见钱，却要会子，朕闻之甚喜。但会子不可更增见在之数。』

闰七月己酉，令淮浙提盐约束逐州主管官，遇亭户纳盐，在官须管，即时秤下，支还本钱，不得纵容官吏掙克。如厅用、以待盐官馈遗宴集之用。花带以待盐官秩满裹粮之用。等钱及上户兜请折除等事，并严觉察按劾，仍许亭户越诉。是月，雨雹。

八月乙亥朔，日、月、五星聚轸。庚辰，宰臣谢赐。上谕梁克家等：『否泰阴阳之理，冬夏二至之候。阳生于子，冬至夜半子时导迎阳气，人须是清心窒欲。』又论《复卦》。王淮等奏：『人之一身，与天地相为流通。』上曰：『人身一日，便是天地一岁，只是一身小，天地大。』辛巳，诏集英殿撰、知隆兴府程叔达久任阙寄，治行有闻，除敷文阁待制再任。宰臣言叔达再任一年有半，上以易地不如因任。辛卯，朱弦奏：『乞约束州县，不得擅将苗税折纳偿钱。』王淮奏：『莫更申严？』上曰：『不须得。事贵简而严，若繁，徒为文具。』己亥，进呈约束诸路纳义仓米。上曰：『亦不须得。若有违戾，自当行遣。今后更不降指挥。』

九月庚午，进呈户部勘当到江西安抚等乞将上供米折纳价钱。上曰：『谁为此说？食与货自不同，本是纳米，今教纳钱，不可。』辛未，知静江府詹仪之言：『知宜州王侃尽心边备，蛮徭知畏。乞优加旌别，仍令再任。』诏王侃特转一官，减三年磨勘，令再任。壬申，翰林学士兼修国史洪迈奏：『窃以靖康之难，诸王皆留京师，唯太上皇帝持节河北，用能光启中兴，符一马化龙之兆。近者忽得钦宗遗翰石刻一纸于故相何栗家，盖靖康元年闰十一月，敌骑攻都城，中外不可复通，太上奉使至磁州，而有王云之变，中夕还相州，迤邐东如济、郛。当是时，栗为开封尹，首建元帅之议。及在相位，遂拟进蜡书之文，其语云：『访知州郡纠合军民，共欲起义，此皆祖宗百年涵养忠孝之俗，天地神示，所当佑助。檄到日，康王可充兵马大元帅，陈亨伯充兵马元帅，宗泽、汪伯彦充副元帅，同力协谋，以济大功。』钦宗批云：『依奏施行。』又批云：『康王指挥已黄帛书讫。』又批云：『康王指挥已付卿，系黄帛书，必已

到。』盖闰月十三日所行也。欲乞行下何栗家取索，布之史馆，以彰示万世，为炎德复辉之符。』诏从之。是月，诏求遗书。诏裁省百官冗食。

冬十月甲戌朔。是月，仁和知县赵德明坐赃污不法，免真决，刺面配信州，其元举主叶翥、齐庆胄、郭棣各贬秩三等。

十一月辛亥，进呈陈居仁札子，乞略细务。上曰：『说得甚好。今之要务，不过择人才、正纪纲、明赏罚，更赖卿等留意，却不须多降指挥，徒见繁碎。』甲寅，进呈司农寺已分委西仓余事。上曰：『此等文字便可自札下。凡指挥，须教人信而畏，若是玩渎，何补于事？当取其大者要者留意，至于小事，姑从阔略。如除授监司、太守，卿等须当反覆留意。』上又曰：『少降指挥，不唯事简，又且人信，所谓一举而两得之。』庚午，臣僚言：『切见舍人祇候以二十八员为额，今先次供职，及待阙者又二十三人，猥并为甚。今又有旨：吴松年除阁门祇候，今额外供职。欲望将上件指挥特赐追寝。自今或攀援侥幸者，一皆杜绝，盖清其源，所以重其选。』诏从之。辛未，进呈敕令所审定裁减吏额。上曰：『革弊以渐见，其人且依旧存留，只是将来不作额，最为良法，不至拂人情。今后经审定讫，逐旋进呈。』是月，四朝国史成，至是进呈列传及仁宗玉牒，三祖第六世下宗藩庆系录、今上会要。梁克家罢相，与在京宫观兼侍读。

十二月辛巳，臣僚言汀州科盐之害，诏令漕臣赵彦操、王师愈同提举应孟明措置闻奏。彦操等寻奏：『汀州六邑，长汀、清流、宁化则食福盐，上杭、连城、武平则食漳盐，亦各从其俗耳。夫食盐者既异，则钞法难于通行。今欲将旧欠盐钱尽与蠲放，及减盐价。其所蠲旧欠与所减盐价，本司却多方措置那兑，应补其数，如此，则州县之力即日可纾。立价既平，买盐者众，私贩遂息，官卖益行。价虽裁减，用无所亏。是汀州与六邑岁减于民者三万九千缗有奇，减于官者一万缗有奇，所补州用与所放旧欠又有此外。加以利源不壅，财力自丰，救弊之本，无以尚此。』并从之。是月，利州路饥，命赈之。

丁未淳熙十四年春正月丙午，进呈真州运司乞展限收换铜钱。上曰：『人相玩习，全不成号令。』王淮等奏：『且教师、漕司措置如何？』上曰：『频降指挥，人却不信。今且教措置亦好。』又进呈陈公亮乞约束纲运之弊。上曰：『只是拣一两处行遣便得。上贤不待赏罚自勤勉，自知奉法。至于中人，无赏罚不得。但天下大抵皆中人，指挥虽多无补，只是赏罚。下愚之人，虽赏不知所劝，罚不知所惧，然赏罚岂可废？』癸丑，诏长宁军清井监盐许通人泸州乐共城、博望寨、梅岭、板桥、政和堡等五处地分贩卖，以臣僚言长宁岁计独抑盐井，下制置司措置，而有是诏。

二月庚辰，福帅贾选言：『福州濒海诸寨皆系海道要害，今巡检乃有以荫

官及杂流出身，或素不知兵，或年已垂老，缓急不可倚仗。乞今后应沿海巡检，须武举或军功出身、年未五十、谙晓兵机行阵之人，方许注差，送吏部看详勘会。欲先选曾经海道捕贼立功诸会舡水人，次注武举出身人，如无，即依见行法差注，止不注流外出身之人。』从之。是月，以枢密使周必大为右丞相，以参知政事施师点知枢密院事。

三月己未，进呈兵部申李明等该庆典转资。上曰：『指挥使转都虞候，即止与转行无害。惟忠佐转过即奏予下班祗应，不可放行。』庚申，中书舍人陈居仁言：『祖宗加意斯民，见于役法，尤为详备。其后臣僚、州郡申明冲改，浸失法意。乞下敕令所取祖宗免役旧法，并于户部取括绍兴十七年以后续指挥，本所官公共精加稽考。其有与旧法抵牾，有即行删去，修为一书，名曰《役法撮要》，候成镂板，颁之天下。』诏从之。丁卯，权知临江军孙好修奏进士欧阳希文妻廖氏死节。建炎、绍兴间，寇起建昌，号白毡笠，剽掠城邑。廖氏与夫共挟姑趋山避之，行至田中，为贼所围，欲遂执廖氏，廖氏正色骂贼曰：『尔等凶徒，欲胁从我，我决不能受辱。』厉声骂贼不绝口。贼知不能屈，即挥刀斫堕其两耳及臂腕，骨皆解。诏令临江军将廖氏坟墓量加封护，仍宣付史馆。是月，亲试举人，赐王容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戊寅，宰臣王淮等奏平江阙守臣。上曰：『卿等商量，须得资望稍高者为之。』淮等奏张杓，上曰：『杓在镇江恰好。』又奏张子颜，上曰：『亦不须得，在彼犹在此也。』壬午，进呈赵伯瑛乞添差军中属官差遣。上曰：『军中岂可添差？虚费请给，占破人从。当时不合开端，遂使源源陈乞不已。可降指挥，除见任添差人许满今任，日后更不差人。』

五月丁卯，进呈郭杲申被获逃走军兵满及三年，乞放全分请受。上曰：『军兵逃走首身，为知改过自新，所以二年放行全分请受。如逃走捉获上禁军，依法当斩，岂得三年放行全分？有妨军政，所乞难行。』

六月己卯，进呈两浙运司状，称取会诸州得雨分数，即便具奏。上曰：『教排日申，恐有旱去处，朕不知也。』辛巳，王淮等奏祷雨未应，上曰：『朕欲亲诣太一宫烧香，次至明庆。』淮等奏：『当此盛暑，惧劳圣躬。』上曰：『朕为百姓，不惮出一日，亦欲小民知朕此意。』癸未，王淮等进呈马大同时析到臧否迟滞因依，上曰：『欲行赏罚须是。』诏江西提刑马大同降一官。甲申，车驾诣太一宫祈雨烧香，次诣明庆寺。是日，降御札付福建帅臣贾选等曰：『比日行都愆雨将几月矣，骄阳若此，旱势必广。永念遐远，朕心如焚。今专遣人降香前去，仰本路帅臣，可于寺观灵迹去处诚絮亲往祈求，至于筑坛之法，亦可遵用。仍行下所属州军，务获感应，以宽顾忧。』是月，修炎帝陵，陵在衡州茶陵县。从衡州之请也。

秋七月丙午，诏：『政事不修，早曠为虐。可令侍从、台谏、两省、卿监、郎官、馆职疏陈阙失及当今急务，毋有所隐。』己酉，诏：『夏秋之交，早曠为虐。深虑州县弊事、民间疾苦壅于上闻，致干和气。可令诸路监司各限半月，条具闻奏。』癸丑，进呈应诏封事。上曰：『所付下封事，可令检正、都司逐一看详，有合施行事件，开具申尚书省，亦庶几求言，不为虚文。』是日，进呈何澹封事，说及省吏改易都司签拟文字。上曰：『是如此否？卿等可自以意问之前后所改易者何事，亦欲官吏各有所警。』戊辰。进呈监司具到州县弊事，诏付给舍看详。是月，赈台、处、绍兴府等州旱灾。

八月辛未，谢雨。上问：『歌《云汉》之诗如何？』王淮奏：『如法。』丁丑，令应巡检下土兵不许差充挠送。王淮等奏：『石万等所造历，与淳熙戊申历差两朔。又淳熙历十一月下弦在二十四日，恐历法有差。』上曰：『朔岂可差？朔差则所失多矣。可令礼部、太常寺、秘书省参定以闻。』

十二月己卯，同知赵雄奏：『昨日大阅，器甲鲜明，纪律严整。十万之众。一一少壮。』上曰：『前此虞允文行拣汰之法，其初谤议纷然。今诸军皆无老弱，乃见成效。』雄奏：『凡造事之初，众口难唯。圣明不惑，乃能集事。』乙酉，制司言：『夔路大宁监四分盐，递年科在恭、涪等八州，委是扰民。已据运司措置，止就夔州以时变卖，诚为利便。所有亏钱，除以金银高价对折及运司抱认外，余钱引一万五千道已据总所，将淳熙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分并行抱认。乞行下总所，将淳熙十四年以后年分所亏，依已前三年体例永远抱认，庶几八州得免科抑。』从之。是岁，诏诸路提举截自今后拘到没官田产置籍估卖，其价钱拘收取旨。

戊申淳熙十五年春正月戊戌，开议事堂，以内东门司改充，命皇太子隔日与宰执公裳系鞋相见议事。如有差擢，在内馆职、在外部刺史以上，乃以闻。甲辰，进呈除谏官典故。先是，上出林栗札子：『谏诤之官，尚有阙员。居其官者，往往分行御史之事，至于箴规阙失，寂无闻焉。乞亲擢端方质直、言行相副、堪充补阙拾遗者召见而命之，以遗、补为名，不任纠劾之职。』上曰：『朕每欲增置谏员，但以言官多任意论人。向者初除台谏，人已预知，必论其人，既而果然。若谏官止于规朕过举、朝廷阙政，诚合古人设官之意。卿等更且考求前代兴置本末以闻。』至是，王淮等具到《唐六典》所载与本朝旧制进呈，上曰：『朕乐闻阙失，若谏官专是规正人主，不事抨弹，虽增十员亦可。卿等便拟指挥来。』既而诏复置左右补阙、拾遗。光宗即位，罢之。江西运判宋若水言：『照得本路旱伤，江州、兴国军为重。乞将第四等、五等人户淳熙十二年、十三年以前拖欠苗税，并第五等淳熙十四年见欠夏税钱帛权与倚阁，候将来丰熟，遂旋带纳，及将江州、兴国军、隆兴府、吉、赣州、临江、建

昌、南安军、抚州安平县未解本司十一年、十二年钱共四万六千七百一十余贯、米三千六百石并与免解。』从之。乙巳，上谕宰臣曰：『皇太子参决未久，已自谙知外方物情。自今每遇朝殿，令皇太子侍立。』

臣留正等曰：昔尧以天下与舜，必先历试诸艰。至舜之命禹，亦必丁宁而告戒之。盖神器之重，庶务之繁，非可以尝试为之也。寿皇承高宗之付托，临御二十八年，一旦有倦勤之意，将举而授之圣子，乃先开议事堂俾之参决，其望之重，爱之深矣。虽曰圣子生知之性不待学而能，至是闻见益广，情伪毕分，曾未旬日，寿皇已有谙知外方物情之喜。日久习惯，岂曰小补之哉？然则今日施设之美，治功之盛，皆得于家法之侍，其视舜、禹，尤有光焉。于是太常少卿兼左谕德尤袤献言于太子曰：『大权所在，天下之所争趋，甚可惧也。愿殿下事无大小，一取上旨而后行，情无厚薄，一付众议而后定。』又曰：『利害之端，常伏于思虑之所不到；疑间之萌，常开于堤防之所不及。储副之位，止于侍膳问安，不交外事。抚军监国，自汉至今，多出权宜。事权不一，动有触碍。乞俟祔庙之后，便行恳辞，以彰殿下之令德。』寻以胡晋臣兼谕德，郑侨兼侍读，罗点兼侍讲[4]。进呈户部申会庆节诸州军合有进奏。上谕皇太子曰：『朕与免二年，如何？』王淮奏：『此一项钱物岁及十六万缗，系属户部岁计。』上曰：『可用封桩库钱拨还户部。自十七年为始，依格进奉。如诸路循例科敛充他用，委御史台觉察弹奏。』

辛亥，枢密院奏事，因论及方有开措置屯田，上宣谕施师点等，谓：『二十余年不用兵，一旦使之屯田，不知乐从否？』师点等奏：『军兵久佚，初令服田，必以为劳。才过一二年，人得其利，安得不乐？』上曰：『如此必须乐从。卿等更可询访。』师点奏：『屯田本意非止积谷，盖欲诸军布在边鄙，缓急有以为用。』上曰：『此乃寓兵于农之意。』辛酉，进呈医官刘确降官文字。上曰：『刘确为供进太上皇帝医药不谨，此非他比，可于遥郡上降两官，不许叙复。』上谕皇太子曰：『祖宗朝医官无除遥郡者，不可不知。』

二月丁丑，礼部郎郑侨言：『淮东盐场人户各有官给煎柴地，不许耕种。年岁既久，亭户私自开垦，自淳熙四年以来，按其所耕之地履亩而税之，十取其五，名曰子斗价钱，悉归公库，岁约可得二万缗，缘此户肆意开耕，遂致柴薪减少，妨废盐业。臣昨任提举日，尝罢收子斗价钱，禁约亭民将已耕过地不得布种。今已累年，虑禁戢不谨，此弊复兴，乞令监司觉察。』从之。庚辰，枢密院进呈赵汝愚、李大正奏黎州买马乞照旧法，不拘尺寸。上曰：『所引旧法，是绍兴间旧法？或京师旧法？』黄洽等奏：『系是祖宗时旧法。』上曰：『祖宗时有西北马可用，黎马止是羈縻。今则黎马分作战马，如何不要及格尺？所乞难行。』

二月辛酉，枢密院言：『臣僚奏，绍兴初，吴玠、杨政画蜀汉之地以守，自散关以西付之阶，梁、洋付之政。蜀中诸边，散关为重。愿与二三大臣讲求向来蜀中守边旧迹，奉旨令制置司同都统司照应前后所降指挥，公共相度经久利便闻奏。据兴元都统制彭杲申，大散关一带边面系凤州地界，隶属西路安抚所管。淳熙二年间得旨，凤州系兴元管认。见今每年两司差拨官兵守把。切详大散关一带边面系对境冲要来路，最为重害，兼缘凤州郡事见系文官，即与屯守之兵，各无统临，亦非本司号令所及，缓急之际议论不合，或有乖违，即误国事。乞依已降指挥，将本州知州令本司选择奏辟，弹压戍兵，措置边面。』诏彭杲于统制官精选公虑谙练边防民政之人具名闻奏，其凤州缓急应援一节，仰照应所奏施行。』是月，葬高宗于永思陵。四川制置司奏：陕西秦川百姓闻高宗之丧，皆戴白巾。

夏四月丙戌，祔高宗，以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配飨庙庭。诏曰：『朕昨降指挥，欲缙经三年。群臣屡请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视事内殿。虽有俟过拊庙勉从所请之诏，然稽诸礼典。心实未安，行之终制，乃为近古。宜体至意，勿复有请。于是大臣乃不敢言。盖三年之制断自上心，举千载废坠之典，不为浮议所摇，庙号曰孝，不亦宜乎？』是时执政近臣皆主易月之议。谏官谢谔、礼官尤袤知其非而不敢争，惟敕令所删定官沈清臣尝上书赞上之决，且言：『将来祔庙毕日，乞预降御笔，截然示以终丧之志，杜绝朝臣方来章，勿令再有奏请。力全圣孝，以示百官，以刑四海。』上颇纳用。

臣留正曰：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汉文始变古道，景帝不师典礼，从世遵之，丧纪遂废。晋武欲申私慕，竞夺于裴秀、傅玄之说，元魏孝文能依古制，犹未尽合于亮阴遏密之礼，其余无足议也。然汉文之制轻重三等，汉人用之，三十六日而释服。魏晋以来，未逾月而葬，既葬而除，随宜增损，初无定说。以日易月之论发于应劭，陋儒习之，其后遂断为二十七日之制。先王之礼既已大坏，比之汉制，亦非旧章，虽有明智之君、贤哲之辅，惮于更张，因循相袭，良可叹已。寿皇慕亲之孝根于天性，事亡之敬发于至诚，虽圣躬以不毁之年，群臣屡致易服之请，而睿志先定，断然不疑。山陵已事，退奉几筵，缙经三年，以终丧制，千载以来，一人而已。于戏圣哉！

五月丙申朔，进呈司谦之差遣。上曰：『司谦之恐是初官，如此则不要放行。』上顾太子曰：『切不可启此侥幸之门。』太子奏：『侥幸之门启之，则便有攀援源源而来，诚不可启。』戊申，左司郎中王正己奏：『臣辄以己见采摭事实，撰成《皇帝圣德孝感记》。仰惟高宗圣神武文宪孝皇帝诞受天命，绍开中兴，因时制宜，继好息民，海内安静，功成不居，传授圣子。陛下继志述事，盛德日新，以天下养者二十有六年。洎驾云太清，陛下哀慕罔极，正历代

之失，复三年之制，群臣恳祈，莫回圣意，固已冠绝今古。乃三月甲寅，灵驾发引，先是数日，云阴四垂，时雨间作，泞淖没足，行者病之。壬子晦冥益甚，癸丑之夕，载阴载阳。四鼓既作，天宇澄霁，望舒开明，星宿清润，乾坤端倪，呈露无隐。遣奠礼成，龙輶不濡，大辇安行，仗卫仪物，肃陈严办，舒舒而前，行列整暇。登舟济江，潮波不惊，祥风瑞烟，以助安济，波神川后，仿佛毕出，骏奔翊卫，咸效厥职。施师奏功，如履平陆。泊至陵所，人不告劳。自时厥后，凡大典礼，曰暘而暘，巧相附会，臣工执事，进趋恭肃，登降唯谨，略无沾服失容之患。亿兆臣民，踊跃赞叹，称未曾有，传之裔夷，畏仰归命。臣窃闻之，莫之为而为者，天也。夫风雨晦明，岂系人谋所能力致？凡陛下志之所向，无不景从。所谓先天而天弗违者，得非陛下圣孝上通神明，感格之明效欤？臣滥与朝列，亲逢盛旦，虽不学无文，亦知所以归美之报，而绘画天地，模写日月，无益于广大高明审矣。然区区之忠自不能已，臣不胜至愿，愿降睿旨，宣付史馆，以昭示无极。谨拜手稽首，摭其实而为之记。』诏从之。戊午，浙西提举石起宗言秀州海盐县芦沥场催煎官蔡灃哀敛亭户，不能举职，乞与岳庙。上曰：『此不可与岳庙，须是放罢。』仍令吏部契勘蔡灃得差遣年月日、侍郎为谁？吏部供到系贾选。上曰：『选已罢去，姑已之。此后吏部如铨量巡尉等，当知所警。』庚申，殿侍冷世光言：『县令亲民之选，昨吏部措置被按废放罢之人，满半年方许参部，不许注繁难大县，止注小县。小县之民何罪焉？乞令吏部遵守淳熙五年指挥，凡经弹劾之人，且与祠禄；知县曾经放罢半年后，亦且与岳庙两次；作县两经罢黜者，不得再注亲民差遣。』诏吏部将见行条法并节次指挥看详措置。是月，王淮罢相，从所请也。判衢州，寻奉祠。时敕令所删定官沈清臣因对，为上言：『陛下临御以来，非不论相也。始也取之故老重臣，既而取之潜藩旧傅，或取之词臣翰墨，或取之时望名流，或取之刑法能吏，或取之力笔计臣，或取之雅重诡异，或取之行实自将，或取之趺弛诞慢，或取之谨畏柔懦，或取之狡猾俗吏，或取之勾稽小材。始也取之奸豪谲诈枵然空鄙之夫，而卒也任之随顺柔懦委靡无自立之志。既取之，又任之，又从而体貌之，未尝不注意也，然皆非相也。间有度量沉静而经画甚浅、心存社稷而材术似疏、表里忠讷而規制良狭，其他则以空疏败，以鄙猥败，以欺诞败，以奸险败，以浮夸败，以贪墨败，以诡诈败，以委靡败。若此者，岂所谓相哉？甚至于误国，有大可罪者。海、泗，国家之故地也，私主和议，无故而弃之夷虜。骑兵，天子之宿卫也，不能进取，无故而移之金陵。汲引狂诞浮薄之流以充塞正途，擅开佞幸权嬖之门以自固高位。而今也循习前辄，浸成欺弊，国有变故，略无建明，事有缓急，曾不知任，然则焉用彼相哉？』礼部言：『国学进士石万并杨忠辅指淳熙十五年太史局造历日差忒事，得旨令参定以闻。今据

石万等造成历，与见行历法不同。乞以其年六月二日十月晦日月不应见而见为验，及指陈淳熙历下弦不合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及差五六月灭日日辰。』诏尤袤、宋之瑞监视测验。先是，诏减省百司冗食，至是，共裁减七百三十五人。从吴燠之奏也。

六月戊辰，进呈给事中郑侨奏为王良辅免呈试：『仰惟陛下创法立制，厘然当于人心，可万世通行而无弊者，文臣出官铨试，武臣出官呈试是也。历岁以来，有司谨守奉行。偶缘淳熙十一年，有进义副尉何大亨者以荫补出官，自陈元系效用人，乞免呈试参部，遂蒙特旨与免。此弊一开，递相攀援，遂使一时特旨直作永例。在法，免呈试者，惟江海战船立功补官之人及诸军拣汰离军之人。则法许免呈试，即未尝有。初投效用，后因荫补出官与免试参部之法也。若曰彼尝从军，何必呈试，此则法之所在，又不容以幸免也。使彼果精于武艺，则呈试之顷，又何畏而求免乎？今若听其展转相承，用例为法，则他徼幸之徒，必有窜名冒籍于军伍之中，以为免试张本者。臣望申严此法自王良辅始，将特免试指挥更不施行。仍诏有司恪守成法。』上问：『从军人如何出官免得呈试？』周必大等奏：『旧法，呈试中方得出官。淳熙十年，许行曾经从军免试一两人，遂以为例。』上曰：『郑侨缴章说，既曾从军，自合习熟武艺，何惮呈试？如赴呈试不得，前此从军所习何事？此说甚当，可依旧法施行。』壬辰，报谢使回程。先数日前，上宣谕京镗：『昨在京师，坚执不肯听乐，住了十日。此一节可嘉。』寻常人多说节义须遇事方见，至是进拟使副转官，上曰：『京镗专对可嘉，当转两官。刘端仁亦比与？』周必大等奏：『不必问转官，在圣意除擢可也。』上曰：『只依例转官，便从除擢。』上又曰：『此事类是京镗，若刘端仁，所谓因人成事者，京镗则毛遂也。京镗便除侍全，刘端仁亦当稍旌别，可令枢密院进拟除环卫官。』于是诏京镗除权工部侍郎。是月，雨雹。朱熹被召入奏，首言：『近年以来，刑法不当，轻重失宜，甚至系于人伦风化之重者。有司议刑，亦从流宥之法，则天理民彝，几何不至于泯灭？』又言：『提刑司管催经税制钱，起于宣和末年，仓卒用兵，权宜措画。自后立为比较之说，甚至灾伤检放倚阁钱米已无所入，而经总制钱独不豁除，州县之煎熬何日而少纾？斯民之愁叹何时而少息？』又言江西科罚之弊。末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尝反覆而思之，无乃燕间蝮蠖之中，虚明应物之地，天理有未纯，人欲有未尽？天理未纯，是以为善未能充其量；人欲未尽，是以除恶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顷，公私邪正，朋分角立，交战于其中，故体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侧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缪得以久窃廊庙之权。非不乐闻公议正论而有时不容，非不欲坚谗说殄行而未免误听，非不欲报复陵庙讎耻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

欲爱养生灵财力而未免叹息愁怨，凡若此类，不一而足。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则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邪？为人欲邪？果天理也，则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遏；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无不以是裁之，则圣心洞然，中外融彻，无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间，而天下之事，将惟陛下之所欲为，无不如志矣。』翌日，除兵部郎官。熹方以足疾辞，未供职。本部侍郎林栗前数与熹论《易》西铭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职。熹以疾作在告，遂疏熹欺慢，即有祠命。太常博士叶适上疏辨之，略曰：『考栗之辞，始未参验，无一实者。至于其中『谓之道学』一语，则无实最甚。盖自昔小人残害良善，率有指名，或以为好名，或以为立异，或以为植党。近又创为道学之目，郑丙唱之，陈贾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投，见士大夫有稍务洁修，粗能操守，辄以道学之名归之，殆如吃菜事魔、景迹犯败之类。往日王淮表里台谏，阴废正人，盖用此术。』或云：适此疏不果上，于是胡晋臣劾栗，罢之。赈临安饥。

秋七月癸丑，上出戒谕阎仲御札一纸宣示皇太子与黄洽等，令阎仲留意军务，毋事交结，以邀时誉之意。洽等奏：『陛下于诸将或长或短，无有不知。』上曰：『诸将长短，朕皆备知，因其受病处针之，使知警惧耳。』是月，赈诸州水灾。

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是月，湖北运判孙绍远朝辞。上曰：『祖宗时广西盐如何？』对曰：『系官卖。』上曰：『若广西客钞可行，祖宗已行了。』绍远又奏钞法蠹国害民，上曰：『所闻不一，因卿言而得其实。』

九月辛丑，大飨明堂。先是，辅臣进呈礼官申请明堂画一，上曰：『配位如何？』周必大言：『礼官昨已申请，高宗几筵未除，用徽宗故事，未应配坐，且当以太祖、太宗并配。他日高宗几筵既除，自当别议。大抵前后儒者多因《孝经》严父之说，便谓宗祀专以考配，殊不知周公虽摄政，而主祭则成王。自周公言之，故曰严父耳。晋纪瞻《答秀才策》曰：『周制，明堂宗其祖以配上帝。故汉武帝汶上明堂，舍文景而远取高祖为配。』此其证也。』留正言：『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是严父专指周公而言。若成王，则其祖也。』上曰：『有绍兴间典故在，可以参照无疑。』庚申，上宣谕皇太子曰：『当今礼文之事已自详备，不待讲论，唯是财赋未甚从容，朕每思之，须是省却江州或池州一军，则财赋稍宽。若议省军，则住招三年，人数便少，却将余人并归建康。事亦有渐。当今天下财赋，以十分为率，八分以上养兵。不可不知。』黄洽等奏：『许浦水军统制胡世安近到都下，备言许浦一军本在明州定海，后因移驻许浦，是时港口水深，可以泊船。后来潮沙淤塞，遂移战船泊在顾泾，人船相去近二百里，遇有缓急，如何相就？合依旧移归定海。』上曰

：『说得极是。定海南北之冲，下瞰山东，此用舟师之便。当时自是不合移屯，卿等更且熟议。』是月，录中兴节义后，用吏部尚书颜师鲁之言也。于是引赦书放行中兴初节义显著之家合得恩数，令吏部开具奏闻。

冬十月丙寅，知湖州赵思言[5]：『湖州实濒太湖，有堤为之限制。且列二十七浦缕引，导湖水以溉民田，因各建斗门，以为蓄泄之所，视旱潦为之启闭。去岁之旱，高下之田，俱失沾溉。委官访求遗迹，开浚浦缕，不数日问，湖水透彻，远近获利，而于斗门，因加整葺。乞诏守臣逐岁差官亲诣湖堤，相视开浚浦缕，补治斗门，庶几永久。』从之。己巳，广西提刑赵伯迟奏本路钞法五弊，且曰：『曩者建议之臣以官般官卖科敷百姓，害及一路，于是改行钞法，上以足国，下以裕民，莫不以为便。今六年矣，诸郡煎熬益甚，民旅困于科抑。名曰足国，实未尝足；名曰裕民，实未尝裕。所最可虑者，缘边及近里州军兵额耗减已极，更不招填，所在城壁颓圯，无力修筑，卒有缓急，何所倚恃？臣尝遍询吏民，向者官般官卖之时，广西诸郡诚有科敷百姓去处，然不过产盐地分，所谓高、化、钦、廉、雷五州是也。海乡盐贱不肯买。故有科抑，如静江、郁林、宜、融、柳、象、昭、贺、梧、藤、邕、容、横、贵、浔、滨近里一十六州去盐场远，若非官卖，无从得盐。旧时逐州只是置铺出卖，民间食用，乐然就买，不待科抑。自改行钞法以来，近里一十六州徒损于官，无补于民，民食贵盐，又遭科盐钞之苦。沿海五州虽名卖钞，其旧卖二分食盐元不曾禁戢，计户计口，科扰如故。切谓今日之法，正当讲究沿海五州利病，杜绝科敷，不得变近里一十六州官般官卖之法。』诏令应孟明、朱晞颜同林岳相度，条具闻奏。戊子，臣僚奏：『祖宗之时，士尚恬退。张师德两诣宰相之门，返遭谗议，岂若今日纷至沓来？台谏之门狼杂尤甚，终日酬对，亦且厌苦，而无说以拒其来。臣愿明诏在廷止遏奔竞，其有数事干谒者，宰执从而抑之，台谏从而纠之。至于私第谒见之礼一切削去，果有职事，非时自许相见，庶几在上者可以爱惜日力，不为宾客之所困；在下者可以恪恭职业，不为人事之所牵。』诏从之。己丑，司农寺言：『臣僚札子，切见丰储仓初为额一百五十万石，不为不多。然积之既久，宁免朽腐？异时缓急，必失指拟。乞下户部、司农寺相度，以每年诸州合解纳行在米数若干及诸处坐仓收余数若干预行会计，以俟对兑。不尽之数，如常平法，许其于陈新未接之时，择其积之久者尽数出粜，俟秋成日尽数补余，则是五十万石之额永无销耗，此亦广储蓄之策也。』从之。是月，置焕章阁，藏高宗御集。中书舍人郑侨充贺正旦使，阁门张时修副之，以岁暮抵燕。时敌主病已笃，传旨令就东上阁门进书。侨与时修力争，以为东上阁门者，乃臣僚进献表章之地。本朝皇帝国书，岂当于此投进？往复争辩，至漏下十数刻，乃令且就馆。相持至元日晚，忽传其主之命，以使人欲面进书，今

已过期，可遣还。明日，敌主告殂。使还，未至，光宗皇帝已受禅，侨迁给事中。见上，再三称奖，以为不辱君命。他日，侍从官见北宫，寿皇顾侨曰：『卿守节不屈，举措得宜，朕甚嘉之。』

十一月丙申，宰执进呈文字间，上谓皇太子曰：『恩数不可泛滥，将来皇太皇庆八十与朕庆七十相近，若是恩例太泛，添多少官？如皇太后庆寿，只得推恩本殿官属方是。』甲辰，进呈臣僚奏：『近者百执事轮对辞见，连章累札，猥及细微。欲自今凡有轮对及辞见，并不许过三札。若军国利害、事大体重者，不拘于此。』上曰：『轮对官说此甚当。上殿官多是论事，不务大体，以至琐屑，或事有成宪者，一一奏陈，以多为能，无益于事。自今只用三札。』壬子，进呈杨伟上书，言广西州郡役使土丁之弊。上曰：『既是屡有约束，不得差使土丁，何用申严？便可取问违戾去处。』上谓皇太子曰：『后次有如此等事，便须直行，不必再三申严，徒为文具。』

十二月，先是，朱熹以奉祠去，至是再召，熹再辞，遂并具封事，投匭以进，其略曰：『今天下大势，如人有重病，内自腹心，外达四肢，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与今日之急务为陛下言之。盖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务则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者是也。古先圣王兢兢业业，持守此心，虽在纷华波荡之中，幽独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复之，如对神明，如临渊谷，犹恐隐微之间，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师、保之官，列谏诤之职，凡饮食、酒浆、衣服、次舍、器用、财贿与夫宦官、宫妾之政，无一不领于冢宰，使其左右前后、一动一静，无不制以有司之法，而无纤芥之隙、瞬息之顷，得以隐其毫发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复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齐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宫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至于左右便嬖之私，恩遇过当。往者渊、颀、说、抃之流势焰熏灼，倾动一时，今已无可言矣，独有前日臣所开陈者，虽蒙圣恩，委曲开譬，然臣之愚，窃以为此辈但当使之守门传命，供扫除之役，不当假借崇长，使得逞邪媚，作淫巧于内以荡主心；立门庭，招权势于外以累圣政。臣窃闻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后，诸将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灵膏血以奉军旅，而军士顾乃未尝得一温饱，是皆将帅巧为名色，夺取衣粮，肆行货赂于近习，以图进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将帅，共为欺蔽，以至于此，而陛下不悟，反宠昵之，以是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议其制置之得失，给谏不得论其除授之是非，则陛下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圣王明矣。至于辅翼太子，则自王十朋、陈良翰之后，官僚之选，号为得人，而能称其职者，盖已鲜矣，而又时使邪佞儇薄、闾冗庸妄之辈或得参错于其间，所谓讲读，亦姑以应文备数，而未闻其有箴规之效。至于从容

朝夕、陪侍游燕者，又不过使臣宦者数辈而已。夫立太子而不置师傅宾客，则无以发其隆师亲友、尊德乐义之心，独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则无以防其戏嫚褻狎、奇邪杂进之害。宜讨论前典，置师傅宾客之官，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复其职。至于选任大臣，则以陛下之聪明，岂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刚明公正之人而后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窃位者，直以一念之间，未能彻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尽由于法度。若用刚明公正之人以为辅相，则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选抡之际，常先排摈此等置之度外而后取，凡疲懦软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于其中得其至庸极陋、决可保其不至于有所妨者，然后举而加之于位，是以除书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显，而中外已逆知其决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于振肃纪纲、变化风俗，则今日宫省之间，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顾乃得以窟穴盘据于其间，而陛下目见耳闻，无非不公不正之事，则其所以薰蒸销铄，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恶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胜言者矣。及其作奸犯法，则陛下又不能深割私爱而付诸外廷之议，论以有司之法，是以纪纲不能无所挠败。纪纲不振于上，是以风俗颓弊于下，盖其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为尤甚，大率习为软美之态、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为得计，甚者以珠玉为脯醢，以契券为诗文，宰相可啖则啖宰相，近习可通则通近习，惟得之求，无复廉耻，一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则群议众排，指为道学，而加以矫激之罪。十数年来，以此二字禁固天下之贤人君子，复如崇、观之间所谓元祐学术者，排摈诋辱，必使无所容其身而后已。呜呼！此岂治世之事，而尚复忍言之哉？至于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则自虞允文之为相也，尽取版曹岁入窠名之可指拟者，号为岁终羨余之数而输之内帑，顾以其有名无实，积累挂欠，空载簿籍，不可催理者拨还版曹，以为内帑之积，将以备他日用兵进取不时之须，宰相不得以式贡均节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书勾考其在亡，曷尝闻其能用此钱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阙乏日甚，督趣日峻，造为比较监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诱胁之，于是中外承风，竞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诸将之求进也，必先掎克士卒，以殖私财，然后以此自结于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达于陛下之贵将，贵将得其姓名，即以付之军中，使自什伍以上节次保明，备其材武堪任将帅，然后具奏，摺为牍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见其等级推先，案牍具备，则诚以为公荐而可以得人矣，而岂知其论价输钱，已若晚唐之债帅矣。夫将者三军之司命，而其选置之方乖刺如此，则智勇材略之人，孰能抑心下首于宦官宫妾之门？而陛下之所得以为将帅者，皆庸夫走卒，而犹望其修明军政，激劝士卒，以强国势，岂不误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缓，而本在于陛下之心一心。一心正则六事无不正，一

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间，则虽欲惫精劳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将徒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于不可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寝，亟起秉烛读之。明日，除主管太乙宫兼崇政殿说书。时上已有倦勤之意，盖将以为燕翼之谋。熹尝草奏疏，言讲学以正心、修身以齐家、远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义理以绝神奸、择师傅以辅皇储、精选任以明体统、振纪纲以厉风俗、节财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为新政之助。会执政有指道学为邪气者，乃辞新命，除秘阁修撰，仍奉新祠，遂不果上。

己酉淳熙十六年春正月壬辰朔，以周必大、留正为左右丞相，王藺参知政事，葛邲同知枢密院。参知政事萧燧兼权知枢密院，未几奉祠。壬寅，先是，命广西经略应孟明等究实盐法利害，至是，孟明奏盐钞抑勒民户，流毒一方，欲得复旧，以解愁怨。上曰：『初议行此事时，先差胡庭直去商量，非不详密，往往只是符同詹仪之之说。今为所误。』于是臣僚论列，乞将仪之重赐窜责速行下，俾听从民便，并依旧法施行，勘会盐法已别作施行。诏仪之落职罢官，送袁州居住。运判朱晞颜寻奏：『今广西盐名曰客钞，元无客也。自乾道间变法，富商失业，无复客商矣。今钞以客为名，乃强税户之家使之承认，至于破家而止。』寻又诏詹仪之罔上害民，当行重罚，责授安远军节度行军司马、袁州安置。辛亥，上宣谕周必大等曰：『朕年来稍觉倦勤，欲旬日间禅位于皇太子，退就休养，以毕高宗三年之制。有合施行事，卿等可一面理会进呈。』蠲绍兴府和买绢四万匹之半。

二月辛酉朔，日有食之。蔡戡除尚书左司员外郎，制词有曰：『朕仰惟寿皇厉精庶政三十有六年，无一日怠。乃壬午逊位，辛卯犹自除吏，尔其一也。』壬戌，内降诏书略曰：『爰自宅忧以来，勉亲听断，不得日奉先帝之几筵，躬行圣母之定省。皇太子仁孝聪哲，久司匕鬯，军国之务，历试参决。宜付大宝，抚绥万邦，俾予一人，获遂事亲之心，永膺天下之养。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移居重华宫。』文武百僚听诏拜舞讫，赴殿庭立班，皇太子即皇帝位，自内出至御榻侧，拱手立，应奉官以次称贺。内侍固请皇太子就坐，皇太子固辞。内侍扶掖至于七八，略就坐，复兴次，宰臣率百僚称贺。皇帝即位礼毕，三省、枢密院官升殿奏事，皇帝亦立听之。班退，至尊寿皇圣帝车驾如重华宫。

臣留正等曰：尧授舜，舜授禹，三圣人揖逊相承，古今所谓盛德蔑加之事。然夷考当时有历试之命，有枚卜之请，有出好兴戎之戒，则其事殆亦有难焉者，孰如今日圣父传统，圣子继轨，授受一堂，光华三叶，朝覲讴歌，无所避而知归；礼乐法度，有所款而弥著。倦勤非有迫于耄期之年，释负盖欲尽夫事亲之心，无在昔之所难，有后世之莫及，全体具美，昭施罔极，皇乎懿哉！噫

，尧、舜、禹三圣人授受之事，孔子盖闻而知之，乃因删《书》，首叙典谟，叙其事为已详。至鲁论，终篇记执中相命之语，犹复拳拳而致意，诚以盛德之事照耀万世，赞扬无尽，自应不一书而足。况臣等亲见今日揖逊之盛，故编汇之次，所以拜手稽首，三咏三叹而益不能自己也。

《讲义》曰：高宗即位六年，而育孝宗于宫中。又三十年，而以天下传之孝宗。孝宗即位十年，而建光宗于东宫。又十有八年，而以天下传之光宗。其亲相传受，无以异于尧授舜、舜授禹之事，呜呼盛哉！立妃李氏为皇后。上至尊寿成帝、后尊号，皇帝曰至尊寿皇圣帝，皇后曰寿成皇后。大赦。上寿圣皇太后尊号。诏求言。寻诏前宰执各言事。下戒励诏。诏职事官日轮面对，用绍兴二年、三十二年之制。其后秘书郎兼权吏部郎官郑湜因转对，首言：『三代以还，本朝家法最正，一曰事亲，二曰齐家，三曰教子，此家法之大经也。自昔帝王虽有天下之富，而不以天下养其亲，惟高宗享天下之养，寿皇躬天子之孝二十有七年，人无间言，此圣贤之所难也。陛下率而行之，当如寿皇，然后无愧也。本朝历世以来，未尝有不贤之后，盖祖宗家法最严，子孙持守最谨也。后家待遇有节，故无恩宠盈溢之过；妃嫔进御有序，故无忌嫉专恣之行；宫禁不与外事，故无斜封请谒之私。此三者，汉、唐所不及也。皇子岐嶷之性过人远甚，然讲读之官进见有时，志意不通，休沐之日，或至多于讲读，曾不若左右前后之人与王亲狎，朝夕无问。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之物也。愿陛下尽事亲之道，以全帝王之大孝；严家法之义，以正内治之纪纲；明教子之方，以寿万世之基本。』又曰：『窃闻道路之言，或谓宫中燕饮频并，费用倍加，便嬖使令，往往亲昵。中外章奏，付出稽缓。愿陛下奋发乾刚，一洗旧习，省燕饮，节用度，亲正人，勤省览。』

三月。皇子扩进封嘉王。

夏五月，周必大罢相判潭州，未几奉祠。

秋八月戊子朔，诏侍从各言时政得失。

九月，诏今后省试定以二月一日引试。

冬十月，诏大臣裁节冗费。

十一月，诏遵祖宗成宪，用何澹之请也。应破例之事，断不可启。是岁，金主雍死，时伪大定之二十九年。雍即哀也，仁厚不用兵，北人谓之小尧舜。其太子允恭早卒，立其孙璟，明年，改明昌元年[6]，丙辰，改承安，辛酉，改泰和。泰和三年，始以继本朝定为土德，盖不数辽人也。

校勘记

[1]赵不流 原衍一『不』字，兹删。

[2]敕 原作『赦』，据文意改。

[3]魏徵 原作『魏证』，据文意改。

[4]罗点 原作『罢点』，据《宋史》卷三九三《罗点传》改。

[5]赵思 原作『赵恩』，据《嘉泰吴兴志》卷十四守臣题名改。

[6]改明昌元年 原作『改明昌元』，脱『年』字，据《宋史?孝宗纪》补。

宋史全文卷二十八

宋光宗

庚戌绍熙元年。上，孝宗皇帝第三子也，母曰成穆皇后郭氏，以绍兴十七年九月四日生上于藩邸。初，成穆生四男，长曰邓王愔，即庄文太子是也；次曰庆王愷；次恭王，即上也；次未命而夭，追赐名恪，赠使相，封邵王。二十年，上生四岁矣。

二月，授右监门卫率府副率。

三十年五月，转荣州刺史。

三十二年九月，封恭王，于是十六岁矣。孝宗受禅，乾道元年，立邓王为皇太子。

二年七月，诏皇太子男皇嫡孙赐名挺，除福州观察使，封荣国公；恭王男皇孙赐名挺，除左千牛卫大将军。

三年七月，太子薨，谥曰庄文。

六年六月，以知枢密院府为庄文太子外第，命荣国公挺与钱妃自东宫徙居焉。

七月乙巳，太史奏：是夜四更后，东北方火星顺行，在木星西南入宿，各不及一度。占云：木、火合宿，主册太子，当有赦。时虞允文独相。

八月庚戌，孝宗御垂拱殿，允文乞留班奏事。三省、枢密院进呈文字讫，执政下殿。孝宗宣谕允文遣使祈请陵寝事，允文一一奏毕，复奏云：『臣累日斋心，今日涓吉，有一大事，方欲干犯雷霆之威，冒万死以请。』孝宗问何事，允文奏曰：『自古人君即位一二年后，必建立储贰，以隆万世之统，以系四海之心。国家治乱安危之机，无大于此，故曰太子国之本也。国本正而万事理。况今日圣志已定，将大有为于天下，若一旦敌败盟，连兵两淮，六飞必须顺动，监国抚军，谁任其责？临事之变，仓猝议之，常有不如意处。又陛下在位将十年而元良虚位，中外士夫共怀忧疑，但往往畏死，不肯启口开陈尔。臣蒙陛下大恩，付以心腹之托，使定大计。今日之事，无大于此，无急于此。日者木、火合宿，太史奏以为当册太子。天心仁爱陛下，昭示休祥。愿陛下上顺天心，下从人望，早出睿断。』孝宗欣然云：『朕久有此意，事亦素定，但恐储位既正，人心易骄，便自纵逸，不劝于学，浸有失德，不可不虑。朕更欲令练历世务，通知古今，庶几无后悔尔。』允文奏云：『臣平日窃观陛下至孝至笃，岂不以宗社为念？圣虑最远，岂不以储副为急？所以迟迟至今，亦必有说。今

蒙宣谕，益有以见陛下重惜神器，封植国本，为万万年之永图，天下幸甚。然臣之愚，以谓此事不过审择宫官，使日闻正言，日行正道，真积力久，自然无不趣于正，安得有后悔？又储闈一开，深居中禁，常得在陛下左右，日亲帝学，何患不光明？日与朝政，何患不练历？以臣之愚，早建储宫，共所成就，必远过于外处潜邸。』孝宗曰：『丞相言极是。但此事却有少迁次，非久于选德殿还，独与丞相议之。』允文即奏云：『臣以愚忠所迫，昧死有请，敢意陛下遽赐察纳，臣无任感天荷圣之至。容臣再拜谢恩。』谢讫，复奏云：『此事愿陛下早留圣念。』孝宗云：『甚好，甚好，不过旬日间。』二十五日壬申，允文朝殿奏事，至下马处，中使传旨，令右相留班。孝宗以边事一一宣谕，允文奏对讫，复奏云：『臣比者辄以早建东宫事有请，陛下欣然即赐开纳。今已逾旬日，未准处分，臣实忧惧。』孝宗曰：『此事已决。偶数日来多事，未及与卿商量。』允文援唐太宗事力以为请，孝宗曰：『朕见唐太宗用兵取天下，心甚敬之。至议立太子，乃引佩刀自决，亦未尝不笑之。盖处置家事，何用如此？今秋事向晚，冬初又虏使来，有一番礼数。若于郊礼时或前或后降指挥，如何？』允文奏云：『圣志果定，以郊天庆成日降指挥甚好。盖日南至，天正也。』孝宗云：『当用此日。』

十一月辛巳，大驾至郊坛，斋于青城。是日午，宰执奏事，有旨令右相留班，孝宗宣谕云：『立太子事，朕但欲与丞相议尔，如何？』允文奏云：『此陛下家事，臣不当与。臣记得太宗皇帝淳化末年召寇准于青州，既入对，太宗曰：〔东宫未立，如何？〕准对曰：〔此事问内人不可，问大臣亦不可，问中贵人亦不可，惟陛下独断乃可耳。〕太宗曰：〔襄王可乎？〕准对曰：〔知子莫若父。陛下若以为可，愿早降处分。〕乃立真宗。臣尝读国史，太宗八子，真宗第三。观准所对，曲折之间，但欲自太宗发之耳。太宗英断一发，千百世无有议之者，此臣倦倦之忠，独有望于陛下也。』孝宗云：『今郊天后，先欲加上两宫尊号。立太子可用春初。』允文奏云：『臣谨奉诏，愿陛下更无改易。』孝宗云：『只候两宫礼毕，便降指挥。』又微笑云：『朕家好事数件，皆是丞相做了。』允文顿首谢。

七年正月丙子朔，太上皇帝、寿圣皇后受册宝礼毕，庚辰，允文奏事紫宸殿，乞留班，奏云：『今两宫册宝礼成，立太子指挥乞早赐处分。』孝宗曰：『丞相留意此事如此，朕欲以中春上旬择日行礼，非久于内殿，更与卿议之，又有少说，朕欲立太子后，余一亲王，便欲令出镇外藩，不知本朝有何典故？』允文奏曰：『陛下止有两大王，若立一王为太子，一王自留王邸侍陛下左右，本朝亦无似此典故。』孝宗云：『朕之虑甚远，卿可于唐以前子细密加讨论。』允文奉旨而退。

戊子，进呈二月壬子晚朝孝宗御选德殿以立皇太子御札宣示大臣，允文等奏：『元良天下大本，陛下独出睿断，为天下得人。』各再拜贺。孝宗曰：『前世人主多以此为讳，朕甚不取。国有储副，自古以然，何讳之有？』允文曰：『唐太宗号英主，至此乃不能自决，犹引佩刀以自向。』孝宗曰：『朕常笑之。雉奴仁懦，太宗既知之矣，卒不能夺，以基祸乱。皇太子，朕观之熟矣，他日亲驭戎辂，以抚六师，监国之任不及今早定，何以系天下心？』允文奏：『臣等受诏未敢行出，恭俟来日集百官宣布。』孝宗曰：『善。』定夕锁学士院，癸丑降诏，内出麻制：『皇第三子恭王惇可立为皇太子，皇子庆王愷判宁国府，进封魏王。』

三月丁酉，上受册。四月庚午，御笔皇太子宜须临安府尹，盖欲试以民事也。九年二月，荣国公挺薨。庄文太子之子。

四月，上解府尹事。淳熙元年，魏王自宁国府改判明州。

七年二月，魏王薨，谥惠宪。他日，孝宗谓右丞相赵雄曰：『太子资质极美，但尚少学问耳。每遣人来问安，朕必戒之云，且语太子，切须留意学问。』十四年十月，高宗皇帝崩。先是，孝宗已有禅意，尝命有司葺都亭驿，其制侔德寿宫。既而以天下不可奉三宫，乃缓其事。

十一月己亥，手诏：皇太子可令参决庶务。右丞相周必大奏，乞创议事堂。于是诏以内东门司改为之。十五年正月乙巳，诏每遇朝殿，令皇太子侍。

十六年正月甲午[1]，皇孙柄封嘉国公，魏惠宪王子也。惠宪，皇兄庆王愷。己亥，周必大进左相，留正右相。丙午，皇太后迁慈福宫。春坊姜特立见必大，问曰：『宫中人人知上元后举行典礼，今悄然，何也？』必大谢曰：『此非外廷所敢与闻。』特立不悦而退。罢特立在绍熙元年。己未，诏德寿宫改为重华宫。后又改慈福，又改慈寿。

二月壬戌，内降禅诏：皇太子可即皇帝位。宣诏讫，百官入班殿庭。百官称贺毕，孝宗移居重华宫。本末互见淳熙十六年。立妃李氏为皇后，后父道拜庆远军节度使，赠太尉，谥忠毅。先是，道为湖北帅，有九宫山张真牧至其第，道命诸女拜之，其中女慈懿后也。真牧见之，惊曰：『此天下人母，我奈何受其拜邪？』人皆以为狂，道心独喜。孝宗在潜邸，闻是语，即为上聘之。时庄文太子钱妃之妹同选入宫，中外皆心拟钱氏而后定选。隆兴二年，封荣国夫人。郊礼成，进封定国。乾道七年，王为皇太子，立为太子妃，至是正位号，卒如张真牧之言云。诏以生日为重明节。秘书郎兼权吏部郎官郑湜因转对，奏言：『民力之困，莫甚于此时。盖所取者，皆祖宗时所未尝有，而作俑于后来，所用者皆循习承平积弊，而不量今日之事力。愿先以清心寡欲、躬自节俭为本，然后明诏大臣，裁度经费，除奉宗庙、事两宫、给兵费之外，一切量事裁酌，惟

正之供，滥恩横例，皆董正之，然后使版曹会一处之入，择诸路监司之爱民而晓财赋者，使之稽考调度，蠲其烦重，以宽民力。』疏既出，右丞相留正乃命中司、版曹、检正、都司置局，同共稽考。先是，寿皇创左藏封桩库，其法非奉亲、非军需不支。至淳熙末年，往往以犒军或造军器为名拨入内库或睿思殿，或御前库，或修内司，而有司不敢执也。是时湜为敕令所删定官，因转对，为寿圣言之。至是又以为言，然竟未闻有所施行云。左补阙薛叔似迁将作监，右拾遗许及之迁军器监。先是淳熙十五年，寿皇从林栗之请，复置遗、补官，以命叔似、及之。上即位，二人既迁，并与其官废之。

三月，秘书监丞沈清臣罢。上初即位，清臣自国子监丞迁秘书丞。罗点荐为言事官，不果用，俄而为范处义论罢之。初主管台州崇道观，继又降二官。清臣，临安人，淳熙十五年因转对，历诋时相者也。

五月，左丞相周必大罢。必大与留正并相，议论素不合。上受禅，必大已有罢意。时罗点以奉常兼修注，上密遣访可为言事官者，点荐叶适等八人，皆意向与必大类者，由是不果用。于是左谏议大夫谢谔迁御史中丞，权兵部侍郎何澹除右谏议大夫。澹初与必大厚，为司业二年不迁。正既相，白用澹为祭酒，故德正而怨必大，至是，首上疏攻必大。必大求去，再请而遂罢，以观文殿大学士判潭州。谔以不论列必大，改权工部尚书。会知滁州范处义除殿中侍御史，必大方恳辞除职典藩之命，澹又论之，处义亦助其说，于是以杂学士出守泉州。先是，吕颐浩创月桩钱，大为民害。高宗尝谕秦桧，令尽罢之，未果。乾、淳间始减广德、桂阳军万三千余缗。上登极，以月桩钱有敷额太重去处，令台谏、侍从同户部长贰详悉措画闻奏，当议斟酌施行，以宽民力。寻用吏部尚书颜师鲁等奏，再减江浙诸郡月桩钱十六万五千缗有奇云。

是年绍熙元年春二月，御史刘光祖取御史台格，摘其关于中外臣僚握兵将帅、后戚、内侍与夫礼乐讹杂、风俗奢借之事凡二十条，奏乞付下报行，令知谨恪。上从之。是春，右丞相留正因奏事，密以建储为请，上谦逊未皇也，于是皇子封嘉王矣。逾月，正复以为言，上曰：『少徐议之。』上之受禅也，姜特立、譙熙载皆以春坊旧人得幸，颇用事。自周必大罢。左揆久虚而亚参亦阙。时特立知阁门事，忽见右丞相留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迁左揆，而叶、张二尚书中择人一执政，二书孰先？』正不答。明日，以特立之语于上前奏之，且论其招权纳贿之状，上大怒，罢特立阁职，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

夏五月，御崇政殿，赐余复以下五百五十八人及第、出身有差。差进士廷射始于淳熙二年，寿皇尝谕大臣，欲令文士能射、武臣知《诗》《书》，于是寿皇特御射殿，引詹曩以下按射，翌日，引第五甲及特奏名皆具襴笏起居，易戍服以射，正奏召中的、中帖上垛者推恩有差，特奏名五等人射合格者与文学

，其他例赐束帛，凡用绢三千匹云。是科，丞相留正奏言：『射以观德。既不合格而复赐帛，则似无谓。此例可削去，亦省费之一端也。』上从之。上受禅，推恩潜藩举人，其恭、荣二郡皆在蜀中。时京镗为蜀帅，乃命三举终场不改名人并特赴类省试。倍省额三十二人而取一人，一州共得二十六人。议者以为滥，因请廷试，入第四等以前者并赐第，余但文学出身云。殿中侍御史刘光祖出为潼川府路转运判官。先是，光祖自四川制置司参议官召对，除军器少监。何澹时以兵部侍郎出使，使还，除右谏议大夫。澹首劾左丞相周必大，罢之。光祖与澹旧在馆中，相厚善，尝过澹，澹曰：『近日之事，可谓犯不韪。』光祖曰：『周丞相岂无可论？第光祖有短见。近岁一宰相去位，所引之士斥遂殆尽，班列为之一空。周相之门多佳士，安得如许人代之？』时姜特立、譙熙载以春坊旧人颇用事，光祖屏人语澹曰：『曾、龙之事不可再也。』澹曰：『得非姜、譙之谓乎？』光祖曰：『然。』既而澹引光祖入便阁，有数客在焉。光祖顾视，则皆姜、譙之徒，始悔前言之轻发也。是春，澹同知贡举，而光祖有台官之除，首上学术邪正之章。及奏名，光祖被旨入院拆号，与澹坐席甫逼。澹曰：『近日风采一新。』光祖曰：『光祖非立异也，但常日为大谏所言者，今则自言之耳。』既出，同院谓光祖曰：『何公见公所上章，数日为之恍惚，日饵定志圆，他可知也。』未几，谢深甫除右正言。至是，光祖坐论吴端事忤旨而出，澹迁御史中丞，议论自此分矣。吴端者，旧以巫医为业。上在储邸，寿皇尝有疾，国医不能愈，端治疗有功，慈懿李后德之。上既受禅，擢阁门宣赞舍人，又迁带御器械。澹三上疏论之，不报。胡纆为给事中，亦封还录黄。上以御笔谕止之，澹、纆皆听命。光祖再上疏言：『小人逾分干请，而使给谏不得行其职，轻名器，亏纲纪，褻主权，是一日而三失也。』疏入，上命大臣令都司谕止之，光祖言益力，上不乐。先是，光祖监拆号，差误士人试卷，既举觉，放罪矣。至是乃用前事，徙光祖为太府卿，由是遂出。是夏，议者请令监司、州郡宽属县无名之取，以纾民力。时东南月桩钱岁为缗钱犹三百九十余万，又有版帐钱者，军兴后诸邑皆有之，而浙中为尤甚。于是知岳州刘俛会四县版帐之额为二万一千余缗，而无窠名者万一千余缗，乃与提点刑狱丁逢、转运判官薛叔似议，取凡无名者尽蠲之，举岳阳一郡而言，则其余可知矣。其余郡未减者如故。

秋七月，命县置推吏，给重禄。旧例，诸县不置推法司吏，受赇鬻狱，得以自肆。议者请万户已下县各置刑案推吏两名，五千户已下一名，专一承勘公事，不许差出及兼他案，仍免诸色科敷事件，月给视州推吏减三分之一。委令佐选择有行止、无过犯、谙晓鞫勘人充，以一年为界。即因鞫勘受赇，并行重法。然诸县多不奉行。朝廷闻之，乃勒令请领重禄，如不受者勒停，所属不邦支

者从例，受制书而违抵罪。

八月庚戌，命同判太史局刘孝荣改造新历。去年十一月，承节郎赵焕言：『《淳熙历》今岁冬至后天一辰。』诏礼部侍郎李巘、著作郎邓驿、秘书丞黄艾、校书郎王叔简同验视。至是乃有是命。孝荣乞与吴泽、荆大声同造焉。金人遣使来贺重明节。自渡江后，北使往来，皆传其国之御名、庙讳，而本朝止传帝名。至是，黄裳以王府翊善奉诏接伴，庚子至盱眙，裳问掌仪田愿：『高宗何以称帝名而不称庙讳？』愿云：『自祔庙后元未理会。』裳遂遣愿等持庙讳、御名三纸以往。北使副视之，云：『前无此例。』愿答云：『此乃二十七朔之外第一番讲礼，帝名、庙讳合有分别。』往返久之，北使副乃谓愿云：『为我谢使副，所言极是当理。非不晓得，止是来时不曾得朝省指挥，止依得册子上行，难以专辄，切望相谅。』裳乃已。既而北使引接，来传彼国名讳，自旻以下至其父允恭，称庙讳者凡六人。裳归，奏其事，乞后遣使人力议改正。盖隆兴更成之时，庙堂亟于弭兵，仅能正其大体，而交际之文或未暇议，盖不止一二也。旧南使入境，非遇置顿，不许下车。是后待南使礼益恭，或中顿稍远，使者则下马，就道傍民居煮茗或炙脯、温酒食之，北之掌事者必前仆其火，南使乃遣人传谕北都管以无礼之故，都管却马逊谢，又以柳条决其人。今馆中执事者多中原遗民，往往与三节人私语，惟见北人，则亟避去。

冬十月，以左藏西上库改称封桩下库。初，绍兴休兵后，置御前桩管激赏库。孝宗受禅，改为左藏南库。淳熙末，始并归户部。已而言者谓南库不归户部今已二年，而库名尚存，官吏如故，乞并省。孝宗曰：『若尽废库名，出入必淆乱。可以左藏西上库为名。』至是改称封桩下库，仍隶户部焉。右谏议大夫何澹迁御史中丞。时王藺为枢密使，右丞相留正甚惮之，虽上亦不乐也。澹初除中丞，或谕澹使击之，澹忻然上章，极其丑诋。诏降一官放罢。他日，上谕澹曰：『卿章疏犹未快，此人朕亦畏之。』是冬，追封三公主。上三女，长曰齐安郡主，次文安郡主，次政和郡主，皆早亡，及是乃追封焉。国朝荐举之目，自京职官至令录，其来远矣。元祐初，司马光始奏设文武十科以举士，其后又有举将帅廉吏所知，合旧升陟自代等科凡十有一。是冬，乃诏监司、帅守满秩造朝，陛对之际，许荐所部人才一二人，如无听阙，文武高下皆无所拘。其后三年间，在外被荐者八九百人，朝廷不能尽用，但令中书省籍记姓名而已。初，绍兴之行经界也，惟漳、泉、汀三州以何白旗作过之后，朝廷恐其重扰，止不行。是岁，朱熹守漳州，复以三州经界为请。熹初为同安簿，已知经界不行之害，及到任，会臣僚有奏请行于闽中者，诏监司条具利害以闻。监司下其事于州，适与熹初意合，即加访问讲求，纤悉毕至，以至方量算造之法，尽得其说。乃奏经界不行之利害一、经界详略之利害一，又得其所必可行之术三

、将不得行之虑一，大略以为：『此法之行，贫民下户虽所深喜，而豪民猾吏皆所不乐。喜之者皆单弱困苦无能之人，故虽有恳诚，而不能以言自达；不乐者皆才力辨智有余之人，故其所怀，虽实私意，而善为说辞，以惑群听，恐胁上下，务以必济其私。而贤士大夫之喜安静厌纷扰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风沮怯，则为不可行之说以助其势，此则诚不能无将不得行之虑也。』是冬得旨：本州先行经界。南方春早，事已无及，熹益讲究，冀嗣岁可行，而寓公豪右、占田隐税、侵渔贫弱者所不便，为异论以摇之，后遂有进状言经界不便者，诏寝其事，而三州经界不行，卒如所料云。保任京官犯赃连坐，旧制也。是岁，赵雄所举以赃抵罪，用故事当削三秩。雄时为使相，若降三秩，则应落率锐为银青光禄大夫，朝廷难之，于是自卫国公降封益川郡公，削其食邑二千而已。其后周必大连坐，亦自益国公降封荥阳郡公，盖用雄例云。湖北直便会子者，隆兴初总领王珣所创也。初造七百万缗，乾道兑换后，止余四百万，淳熙十一年，始通行于京西路。是岁，梁总为荆湖总领，会其已出应换之数，得五百六十二万缗，遂亦造两界焉，每界各二百七十万缗。绍熙初，诏广南西路监司约束，毋得科挂丁钱。广西郡县贫薄，凡民间父祖年六十以上而身丁未成者，亦行科纳，谓之挂丁钱，民甚病之。至是禁止。明年郊赦，又申明之。

李心传曰：余尝谓唐之庸钱，杨炎已均入二税，而后世差役复不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矣。本朝王安石令民输钱以免役，而绍兴以后，所谓耆户长、保正雇钱复不给焉，是取其三也。丁钱多伪国所创，因而不除，是力役之征盖取其四也。而一有边事，则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孟子曰：『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今布缕之征有折税，有和预买，川路有激赏而东南有丁绢，是布缕之征三也。谷粟之征有税米，有义仓，有和余，而斛面加耗之输不与，是谷粟之征亦三也。通力役之征而论之。盖用其十??矣，民安得不困乎愚恶?夫世俗之吏，不知财赋本末源流，顾以趣办为能，而拔其本也。是故论而述之，以待上问焉。

辛亥绍熙二年春正月甲寅，同判太史局刘孝荣、吴泽、荆大声所造新历成，上之。诏以『会元』为名办。辛未，诏修《绍熙会计录》。先是，秘书郎郑湜转对，为上言：『今黄老之宫，卫卒动以百数；外戚家庙，防护之兵多于太庙；额外将校之奉钱半于正额；外廷百执之费不足当阁门医职近侍之半。请明诏大臣裁定经费。上自乘舆，下至庶府，除奉宗庙、事两宫、给兵费之外，一切量事裁酌，罢其不急，损其太过。』户部亦请稽考内外财赋，置《绍兴会计录》[2]，俟见大概之后，命户部宰属同共详议，而一二大臣公心叶意，为之斟酌，以其所减，捐以予民。至是，命户部尚书叶翥、御史何澹等同为之。未几

，澹丁内艰去官，后亦未闻有所减也。

二月庚寅，前利州路转运判官致仕孙松寿除直秘阁。松寿郫县人[3]，力学，登绍兴五年进士第，至乾道初，犹未改秩。刚方廉洁，不求人知，环堵萧然，衣食仅给，澹如也。居官决事，多用经术。尝守汉、嘉，甚有惠爱。年六十六，即引疾乞致仕，不许。范成大入蜀，引上皇庆寿赦，与樊汉广同荐于朝，召赴行在，固辞不起，蜀人高之。赵雄时在枢府，因为上言其贤。四年，诏特转一官，赐三品服，依旧宫观。松寿复告老，许之。赵汝愚入蜀，复奏松寿挂冠勇退几二十年，内行素饬，终始不渝，乞赐褒表，以厉风俗，故有是命。松寿素清约，晚而弥壮，然亦喜从释氏游，日拜佛以百数，未尝少倦。年九十余乃卒，蜀人号为牧斋先生。是春，议者谓滥予横赐，无以撙节，请自今内诸司所给赐、所营造、所收索，悉从有司，定为中制。惟正之供，滥恩横例，皆厘正之。国朝有合同凭由司者，宫禁所由取索也，岁取金银钱帛率以百万计，版曹但照数除破耳，虽有岁终比部驱磨之令，然郎官第赴内东门司，终日巍座，而数滥自为会稽，郎官不得过而问焉。毕事则卷牍尾，俾之书名而已，由是议者以为请。诏叶翥、赵彦逾、何澹同稽考，其后亦不果裁节焉。

夏四月，初命铨试中选人帘试。国朝铨试之法，凡任子若同进士出身之人皆赴。建炎兵火后权停。绍兴三年，复举行之。去年，国子司业计衡又奏，乞中选人就吏部长贰厅前帘试小经义一道，或小赋，或省题诗一首，试中然后许参选。至是，吏部条具如所奏，内同进士出身并恩科人更不帘试，仍下四川制置司一体施行。从之。考功郎官黄由建言：『今已增试律义，自不须更帘试。』上曰：『帘试以革代笔之弊，正当加严，岂可废也？』明年八月，谢深甫又言：『铨试不中四十以上注残零阙人，乞令郎官就长贰厅写律一条，俾之解释，如或不通，未得参注。』从之。

五月癸丑，置详定敕令局，差详定官一员、删修官三员。先是，工部侍郎潘景珪言：『法令一书久不删润，乞差官置局领其事。』上从之，然未有所进也。庚戌，命六院官始复入杂压。旧制，六院恩数略视职事官而不入杂压，乾道以后，浸重其选，号为察官之储。淳熙初，龚茂良秉政，以六院官班寺监丞之上，其内弟林宓用是始封赠父母。茂良南甯，遂罢。至是，始复入杂压，在九寺簿之下焉。淳熙末，寿皇复置补阙、拾遗官，上即位，罢之。御史中丞谢谔言其不可，旋亦罢去，自是近臣罕进言者。是月，太学生余古上书曰：『恭惟皇帝陛下春秋鼎盛，自即位以来，星见再周，当思付托之重，朝夕勉惟求治之道为急。乃或不然，间者侧闻宴游无度，声乐无绝，昼日不足，继之以夜，宫女进献不时，伶人出入无节，宦官侵夺权政，随加宠赐，或至超迁。内中宫殿，已历三朝，何陋之有？奚用更建楼台，接于云汉，月榭风亭，不辄兴作。

深为陛下不取也。甚者奏胡戎乐，习斋郎舞，乃使幸臣嬖妾杂以优人，聚之数十，饰以怪巾，拖之异服，备极丑恶，以致戏笑，至亡谓也。自古宦官败国，备载方册。臣观宦者之盛，莫如方今。上而三省，下而百司，皆在此曹号令之下。盖自副将而至殿步帅，各为高价，不问劳绩过犯、骁勇怯弱，但如价纳贿，则特旨专除，故将帅率皆贪刻，军士不无饥寒，兵器朽钝，士马羸瘠，未尝过而问焉，设有缓急，计将安出？此为害之大者。良由公卿持禄保位，备员全身，如汉之石庆、唐之苏味道，满朝皆小人也，求海内不盗贼，民生不涂炭，日月不食，水旱不作，可得乎？臣愿陛下以汉文帝为法，唐庄宗为戒，问安侍膳之余，宫庭燕闲，讲读经史，无为南面，或鼓琴、投壶、习射以颐养神性，享名教不穷之乐，固嵩岳无涯之寿，岂不休哉？』上览书震怒，始议特旨编管，言者救之，乃送秀州听读。是夏，左丞相留正复以建储为请，上曰：『俟过宫与寿皇议之。』既而谕云：『寿皇之意，亦欲少缓之。』

秋九月丁卯，蒋介除阁门舍人，免召试。先是，乾道间，寿皇仿儒臣之制，增置阁门舍人，以待武举之入官者，先召试而后命，又许转对如职事官，供职满三年，与边郡，遂为戎帅、部刺史之选云。至是，介有召试之命。丞相葛邲言介武举第一人，乞免试。上从之。四川制置使京镗以京官知县阙入为辞，奏乞增放散员数，朝廷难之，然自是以后，或非时覃恩，或制司奏请，往往递趲一年。开禧三年，吴猎宣谕四川，又请待班人不俟改官，一面注拟，从之。其后议者以为不然，遂复旧制。是秋，蠲减广东盐额。先是淳熙末，寿皇以广西钞盐事窜詹仪之，命除高、雷、化、钦、廉五州卖二分盐外，令官般官卖如故，余盐令广东岁卖七万五千箩。去冬，上用广西提刑吴宗旦之请，颇损五州盐直及所卖之数，又用广东提举刘坦之之清，减钞盐一万箩。户部奏：如是则岁失经费六万三千余缗。上不之靳也。至是，广东复言六万五千箩犹有未售者，又命减五十箩焉。盖潮、惠、南恩州既自产盐，而官复般卖，往往计口而抑售于民，是后朝廷暗损经费十万缗，而科抑少减矣。御史中丞何澹以所生继母之丧，请解官持服矣，既又上疏言不逮事，请下台谏给舍议之。于是太学生乔嘉、朱九成、黄会卿移书责之，其略曰：『窃谓人之大伦，莫重于父母。《礼》有出继其服，虽异而锤于天性者，未尝不同也。故所承父母则三年终丧，而所生父母，则心丧三年。阁下自长成均而更长台谏，此三纲五常之所系者也。今闻阁下有所生继母之丧，初请于朝欲解官持丧，太学诸生莫不义之。继闻上疏称解逮事不逮事之异，中外哄然，虽愚者亦以为骇。夫《礼》经所谓『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非谓无恩于先祖也，盖逮事父母，则亲闻父母之言所尝讳其祖；不逮事父母，则不闻父母之言所尝讳其祖，是以子莫知其所讳也。故本朝方恣解此一节，以谓特庶人之礼耳。

若学士大夫，则知尊祖矣，何逮事不逮事之拘乎？今闻阁下引此欲不持丧，恐与《礼》经相反，何者？《礼》经谓逮事父母，则从父母之言。今阁下所生之父果以继室为正乎？若所生之父果以继室为正，则阁下亦当从而为正，不得黜之也。今四十余年，以所生继母事之，及其终也，反以为生不逮事而不持心丧，可乎？夫阁下之意，必谓所生继母无生我之恩，则不当为所生之母服，抑不思黜其所生之继母，是贱其所生之父也，为人子者，尚忍言哉？不然，必以生我者为正而继之者为不正，是闾巷小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非天理之公也，非人伦之正也。阁下为天子耳目之官，将以厚人伦，移风俗，正宜致辨于此时。』澹方待命六和塔，得书，遂去官焉。

冬十一月壬申，日南至，合祭天地于南郊，大赦天下。上之在斋宫也，闻贵妃黄氏薨，始得疑疾。郊之日风雨大至，上震惧，始不悻，自是宗戚大臣以薨卒，闻者多不信矣。

壬子绍熙三年春，上昉御内朝而疾未尽去，是后重华温清之礼以及诞辰节序，屡以寿皇传旨而免。既而上神思浸清，宰辅、百官下至韦布之士以过宫为请者甚众，至有扣额引裾号泣而谏者。圣情开悟，屡有翻然夙驾之意而不果行，都人甚忧之。

三月己亥，伶人胡永年积官至武功大夫，以该遇去年郊恩乞任子。吏部尚书赵汝愚奏：『永年以乐艺出身，难以任子。望立为定法，今后似此杂艺补授之人，不许奏补。』从之。

夏四月，从事郎吴纲年九岁，能诵六经、《语》、《孟》，特改承务郎。纲，寿圣皇太后亲侄孙也。绍熙间，童子求试者十有七人，无补官者。皇伯嗣秀王伯圭拜太师。初，秀安僖王子偁者，太祖少子，秦康惠王之五世孙也。子偁长子，伯圭也，其次普安郡王，是为寿皇。绍兴十三年，子偁薨于秀州，赠太子少师。寿皇为皇太子，加赠太师，追封秀王，谥安僖。上即位，始诏即园立庙，如濮王例。伯圭初以国荫出官，淳熙庆寿礼成，拜安德军节度使，九年，迁少保，封荥阳郡王。十五年，迁少傅。十六年，迁少师，始称皇伯。绍熙改元，迁太保，封嗣秀王。是夏，有太师之命。本朝前此，亲王生拜太师者五人：真宗朝楚王元佐，仁宗朝燕王元俨，哲宗朝吴王颙，钦宗朝燕王俣、越王偲，皆以父兄行乃得之。伯圭以宗室拜太师，盖王于上为亲伯父，用优礼也。蜀盐自祖宗以来，皆民间自煮之，岁输课利钱银绢而已。绍兴二年，赵开总计，始变盐法尽榷之[4]，置合同场以几其出入。引法初行，每百斤为一担，又增十斤勿算以优之，令商人入钱请引。井户但如额煮盐，赴官输土产税。然碱脉盈缩不长，久之，井户月額不登，则官司但以虚钞付之，而收其算，引法由是坏。井户既为商人所要，因增其斤重以予之，每担有增至百六十斤者。是夏

，吏部尚书赵汝愚奏言：『赵开盐法最为精密，今井户多凿私井，务以斤重多寡相高，故盐日多，价日贱，而其法大坏。乞行下总领所，参照旧例施行。』从之。于是四川总领杨辅遣官核去虚额，划开助筒二千有奇，申严合同场旧法，禁斤两之逾格者，而重私贩之罚，盐直由是顿昂焉。乾道初，寿皇初令户部印造两淮交子不得过江南。八年，以交子易坏，出行在会子收兑。是夏，议者以淮上铁钱多，欲革其弊，吏部尚书赵汝愚与从官陈騏、罗点、谢深甫合奏，乞印造两淮会子三百万贯付两路，每贯准铁钱七百七十，淮东二分，淮西一分，依湖北例三年一兑。事下两省、台谏议，尤袤等以为可，遂施行之，仍分一贯、五百、二百者凡三等，始许流转至江、池、太平、常州、建康、镇江府、兴国、江阴军界行用，应两淮上供及户部钱物并权发见钱三年，令淮南漕司桩管，而沿江八州军合发上供一半会子，则许用交子通融起发，于江淮东西总领所桩管焉。

秋七月壬午，泸州骑射卒张信等作乱。骑射营者，本州禁兵也。淳熙末，起居舍人王卿月知泸州，赐予诸军甚厚，军士浸骄。张孝芳代为帅，欲矫其弊，训练五日，又多役使之，廩赐或有不时给者。是日信等作乱，晨入帅府，杀孝芳及其家，又杀节度推官杜夔、驻泊兵马监押安彦斌、训练官雷世明、军校张明等，擐甲坐阅武堂，召通判州事张恂、安抚司属官郭仲傅，使作奏言孝芳罪状。于是信自称第一将，衣金紫出谢城中，以术人黄叔豹为计议官，分其兵为五十二队，同谋者五十二人为队长，皆有爵秩。叔豹又为黄旗，大书曰『不叛圣主，不杀良民』。时张明之子昌勇艺为诸军冠，与军士卞进阴谋讨之。癸未夜，密以告恂。甲申，信即球场大飨诸军，恂等皆与。酒初行，昌进击，杀信于坐，会者皆兽散。进大呼曰：『不叛者从我！』诸军唯唯从之，因执杀造逆者二十余人，逆徒皆捕获。制置使京镗闻变，调西兵千人讨之，未行而信已诛，乃遣钤辖司属官陈纘往泸州措置。纘至州十里，留不行，乃械系逆党孙成，凌迟于午门之外，黄叔豹等三十三人皆就戮，聚其首以为京观，设孝芳位于午门之右，割孙成心腑以祭之。事已平，镗奏孝芳死状，且上恂等功。未报，丘崇复以为言，诏赠孝芳三官，录其子孙二人，令总领所、制置司应办葬事。张信之乱也，京镗帅蜀，调潼川所屯御前后军数百往讨之。兴元都统制吴挺者，璘之子也，劾制司擅发兵，于是枢密葛邲、陈騏等进呈，得旨令制司具析。命下而镗已赴召。丘崇入蜀，即奏言：『三屯远在西北，兵权节制，必寄之宣制司，朝廷事计当然。今军帅狃于陵夷，反谓制司擅兴违戾至此，岂不大失本意？乞下戎司具析，仍责令遵守旧制。』从之。由是三屯颇知严惮。崇所谓『狃于陵夷』者，盖专指挺也。四川经总制钱额理四百五十余万缗。其一百三十一万缗贍军，一百三十四万缗应副湖广总领所，一百六十九万缗上供，余六万

缙诸郡支用。上即位，因刘光祖之请，捐湖广三年钱四百六万八千缙，对减盐酒重额钱，即此四川经总制钱也。然四路宪司岁拨湖广钱实止六十万而已，又以买发物价计之，折阅中半，仅为三十万缙。是岁杨辅总蜀计，又撙节三十万缙以益之。是岁，皇后李氏归谒家庙，推恩使臣邓从训等一百八十人。给事中尤袤言其太滥，时议者亦以为外戚家庙防护之兵多于太庙，请厘正之。

癸丑绍熙四年春正月乙酉，诏江上诸军升差统制至准备将者，令主帅解发三人赴总领所，选择一名。事既行，诸将皆不以为便焉。命吏部尚书赵汝愚知贡举。自熙、丰以来，宗室不差充考试官。淳熙六年，吏部尚书周必大始请宗室充学官，并考试。八年正月，遂命汝愚为省试别院考试官，至是有知举之命。然外郡至今未有差宗室校试者，盖漕吏知守旧法，而不知新旨也。

三月，吏部尚书赵汝愚同知枢密院事。先是，高宗尝谕赵鼎曰：『唐用宗室为宰相，本朝虽有贤才，不过侍从而止，乃所以安全之也。』久之，因执政进拟，又谕秦桧曰：『宗室贤者，如寺监、秘书省，皆可以处之。祖宗不用宗室为宰执，其虑甚远也。』然是时宗室至侍从者，亦未有卓然可称者也。乾道初，汝愚以廷策冠天下，已而赵彥中复以宏博中选，一时皇族尤号得人。至是枢府有阙，寿皇欲用汝愚。既出命矣，监察御史汪义端言：『高宗圣训，不用宗室为宰执。』疏留中不出。汝愚家居力辞，疏至十上，上为徙义端军器监。给事中黄黼言：『汝愚事亲孝，事君忠，居官廉，忧国爱民，至诚恳恳，出于天性，所谓青天白日，奴隶亦知其清明者。义端识见，奴隶之不如，不可以备朝。』义端由此补郡。汝愚犹不拜。上谋于寿皇，遂命宰执召当笔学士申谕圣意，谓高宗圣训本以折秦桧之奸谋，故答诏有『乃若绍兴之故，实盖有为而言。况我寿皇之畴，咨欲播告于众。』盖为是也。汝愚乃受命。是时大臣恭谢者多不得见，寿皇欲见汝愚，乃因葛邲、陈騏等入谢，相继宣引。汝愚入谢，寿皇曰：『卿以宗室之贤为执政，乃国家盛事。卿在蜀时所进奏议甚善，朕尝观此书，可与《资治通鉴》并行。』其被圣眷如此。初，赵汝愚为蜀帅，建言：『旧法听三考荐举改官者，皆以三考为一任，举其成数而言。今于三考之内未罢奇零日分，辄敢并旁干请，已非法意。今又该遇覃霈，尽行补转，若一并许于二考之外听举改官，窃恐干进之徒与夫势要皆豫得为他日计，而孤寒安分、廉耻自将者欲脱选调，愈不可得。欲望将选人一例，许于第二任方得荐举改官，庶几仕进公平，不妨寒畯之路。』不报。至是汝愚入政府，乃举行之。又诏未成考入不以罪去者，许于后任凑成三考，听举改官；初任未成考者勿听，著为令。

夏五月，亲试举人，赐陈亮以下三百九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李侨年五十四调成都府司户参军，自以禄不及养，乞以一官回赠父母。上嘉其志，特诏

以本官致仕，父母皆予初品官封，盖异数也。左丞相留正以论姜特立不行，待罪于六和塔。特立丽水人，以父死事得官，颇能诗，士大夫或称之。淳熙中，赵汝愚为福建安抚使，特立为本路兵马副都监。时海贼犯闽中，特立以一舟先进，遂获之，寿皇以为才，召为阁门舍人，未几，司春坊事。上即位，除知阁门事。正为右丞相，论其招权纳贿之状，诏与外祠。是月丙戌，除浙东马步军副都总管，又召赴阙，赐装钱二千缗。正上疏言：『唐宪宗将用李绛，先出吐突承璀为淮南监军。及召承璀还，先罢绛相。本朝名臣范祖禹作《唐鉴》，言二人不可并立于朝。此书屡经圣览。今特立召用，臣合罢相，与李绛一同。』不报。正出国门，待罪于六和塔。给事中谢深甫复缴召还特立之命。上批：『朕阅其旧臣，无辜而去，特与书行。』同知枢密院事赵汝愚亦以为言，上不听。六月己巳，正又言：『臣与特立理难并立于朝，乞早赐处分。』上批：『成命已行，朕无反汗，卿宜自处。』时正已待罪，上亦不复宣召也。

六月，除陈源内侍省押班。初，源以得罪寿皇，贬建宁府居住，籍其资以进德寿宫，又移郴州。上即位，复召还，至是，乃有是命。时上已病，不能过宫，源数离间焉。是夏，嘉王府翊善黄裳除兵部侍郎，去翊善坐论郑汝谐事也。先是，淳熙末，用丞相留正荐，裳自秘书郎除翊善，其后迁起居舍人，历中书舍人、给事中，皆兼翊善。至是裳辞兵侍不拜，嘉王为之请，后月余，改宝谟阁待制，仍兼翊善，盖终始六年云。

秋，孔文远袭封衍圣公。绍兴中，文远之祖玠避难渡江，高宗以衢州田五顷赐之。玠卒，以其子缙为右承务郎，袭爵奉祠事。淳熙中入侍祠，擢知建昌军。久之，坐妄用库金贬秩，遂不复用焉。绍熙初，累迁至朝散大夫。至是缙卒，诏以其子文远为承奉郎，袭封衍圣公云。

冬十月乙未，同知枢密院事赵汝愚以乾道间所置军期急速文字牌及淳熙间所置紧急文字牌率与常递混淆，故行移稽缓，乃改作黑漆红字牌，奏委逐路提举官催督，岁终，核其迟速之甚者以议赏罚。从之。是后，尚书省亦踵行之，仍命逐州通判具出入界日时状申省。久之，稽缓复如故。绍熙末，丘崇为蜀帅，始创摆铺，以健步四十人为之，岁增给钱八千余缗，月以初三、十八两遣平安报至行在，率一月而达。蜀去朝廷远，始时四川事，朝廷多不尽知，自创摆递以来，蜀中动息，靡所不闻，凡崇劾疏中所言，皆摆递之报也。

十一月戊寅，上朝重华宫。辛巳，左丞相留正复入都堂视事。先是，正以论姜特立事不行，待罪于六和塔，复缴还上前后所赉及出身以来告敕，且上奏自叙尝陪侍储邸及翌辅初政，乞保全终始，词指甚哀，不报。正累不得命，乃复待罪于范村之佛寺，奏乞归田里，不许。又请住给廩禄，诏权行住支。顷之，百官启逢重明节于明庆寺，正请就范村，诏从其请。九月丁卯，百官上寿紫

宸殿，诏以右丞相葛邲为班首，而正自请立少保班上寿，班退，复还范村待罪。始正之出国门也，谏官章颖以札子留之，起居郎陈傅良请直前奏事，上谕阁门止勿进。时上以疾，不过重华宫者已数月，从官数以为言。至是过宫，礼毕，特遣右司郎官徐谊召正于城外，正始入朝，赴都堂视事，命特立仍为浙东路总管，遂竟不召焉。正待罪凡百四十余日。特立有诗数千篇，号《梅山集》，杨万里为之序云。

十二月甲午朔，草泽王孝礼言：『今年冬至，日影表当在十九日壬午，而《会元历》乃在二十日癸未，系差一日。盖陈得一、刘孝荣所造四历皆未尝测验，只是写拟分数，所以后天。乞将修内司所掌铜表圭面降付太史局测验。』从之。绍熙初，命帅守、监司荐所部人才，既而滥荐者多。是冬，言者谓：『今被荐者猥众，朝廷疑其私而不信，病其众而难从，其间纵有贤才，不免与侥幸者并弃。请条约之。』乃诏帅守、监司今后毋得独员荐士。是冬，使人自金国回者言：金人问朱先生安在？答以见已擢用，回白庙堂，遂除朱熹为荆湖南路安抚使、知潭州。先是，已除熹帅广西，熹不就，于是以辞远就近不为无嫌，力辞新命，朝廷不许。

甲寅绍熙五年春三月，寿皇不豫。

夏四月，朱熹始拜命赴潭州，

五月至镇。寿皇疾浸棘，上不能过宫视疾，人情益惧。戊寅，以寿皇服药故赦天下。先是，嘉王府赞读黄由乞令嘉王过宫问疾，辛巳，上奏未报，讲官彭龟年、沈有开继以为请。甲申，省札下，许之。内侍都监王德谦坚请覆奏，王斥其说，遂行至重华宫，寿皇为之感动。

六月丁酉夜，寿皇崩于重华宫，上犹未能出，嘉王数入禁中泣请未遂，中外讹言，靡所不至。戊戌，宰执奏事退，太皇太后御札付宰执：日下昃，宰执率百官诣重华宫发丧。辛丑，左丞相留正、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参知政事陈骙、同知枢密院事余端礼率百官诣文德殿，拜表毕，退，就重华殿庐议成服典故。端礼引唐肃宗朝群臣发哀太极殿故事，附中使王公昌入奏。是日，太皇太后有旨：『皇帝以疾，听就内中成服。』壬寅，正、汝愚请太皇太后垂帘奏事，不许。丁未，宰执札子奏：『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学问日进，宜早正储位，以安人心。』癸丑，再入札子，御批云：『甚好。』乙卯，再拟指挥进入，乞付学士院。是晚，批出八字云：『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左丞相留正得之大惧，不以示同列，汝愚逼之，乃以告焉。丙辰，再拟入，御批：『可只今施行。』己未，宰执再奏，乞面奉处分。是晚付出，封题稍异，正不启封，付之内降房。是夏，御前诸军都统制兼知兴州、充利州西路安抚使吴挺卒。先是，虞丞相允文既没，朝廷复命挺充利西帅，凡十九年而卒于军，于是四川总领

杨辅先事白朝廷，乞择重臣镇蜀，乃以丘崇为制置使。崇未入蜀而闻挺病，甚恐其军五六万人缓急无所属，乃见大臣筹之。故事，帅臣阙，以转运使权。时杨虞仲为利路转运使，崇欲重其事，乃奏乞令辅往兴州摄帅，上许焉。辅以为朝臣出使，非制阃所当令，不欲行。而崇以圣旨移文辅，重伤其意，即请虞仲权知兴州事，而已遥领安抚使，未几，并以印送虞仲就权，人以为得体。先是，挺之季岁，关外群盗纵横，皆纵而不治。虞仲至未久，遂捕其尤者悉诛之，边人翫服。挺之死也，上已属疾，不之信。赵汝愚在枢府，用崇、辅二人之议，更遣张詠代之，盖不欲吴氏世袭，以销未然之患也。是夏，始厘正东、西两川牒试之滥。牒试者，旧制，以守倅、门客皆引嫌赴本路转运司别试，若部使臣及帅臣亲属、门客，则赴邻路试，率以七人而取一人。绍兴后牒试尤多，东、西两川尤甚，议者以为滥，于是令成都府路以八十三人、潼川府路以八十人为额。至是，王溉自成都府路转运判官召还，入见，极言两路冒亲诡贯之弊，乞各存十人外，均与本路诸州，从之。仍各以二十人为额。丘崇为制置使，复请每路止存十二人，若就试者少，则以二十人而取一人，奏可。旧例，避亲举人与命官锁应者同试。王溉为成都漕，始令分场，以革假手之弊，于是四蜀皆一等施行焉。

秋七月庚申朔，前一日，付出宰执所奏事，左丞相留正不肯启封。是日，知枢密院事赵汝愚趣之，乃启封。正视牒尾，忧形于色，始密为去计矣。辛酉，上正临朝，仆于地，都人闻之大骇。是日，工部尚书赵彥逾见汝愚白事，相与泣下。汝愚微以翼戴之事讽之，彥逾力赞之。汝愚遣中郎将范仲壬告殿帅郭杲。仲壬初以时事艰难告之，不应，又以忠义动之，又不应。仲壬不得已，屏人起立，具以汝愚意达之，又不应。仲壬乃还。汝愚知不可，遂请彥逾往见杲谕旨。彥逾谓杲曰：『彥逾与枢密第能谋之耳。太尉为国虎臣，此事专在太尉。』杲未及言，彥逾变色责之曰：『太尉所虑者，百口之家耳。彥逾竭诚以相告，而太尉了不见答，即西府有问，何以复之耶？』杲徐曰：『致意枢密，领钧旨，事然后定。』壬戌，大祥，左丞相留正以五更入奏，致其仕，易肩舆，出城而去，人情益惧。正之未达也，有善轨革者推其行年，至甲寅，乃为兔伏草、鸡自焚之象，殆莫可，时殊怪之。及是深以为忧，私谓所亲曰：『主上卯生，吾酉生。伏草自焚，其兆已见矣。』遂定逃归之计。时左丞相赵汝愚知太皇太后深以宗社为忧，将白事焉而难其人。有知阁门事韩侂胄者，太后女弟之子也，素善慈福宫内寺张宋尹，而与永嘉人蔡必胜同在阁门，必胜因其同郡人左司郎官徐谊、吏部员外郎叶适言于汝愚，遂令侂胄以内禅事付宗尹入奏。太皇太后素简严，无他语，第令谕汝愚耐烦而已。癸亥，侂胄再往，不获命，逡巡欲退。重华宫内侍关礼问知其谋，入白太后，言与泪俱。太皇太后蹙额久之，曰：『事

顺则可，更切子细。』礼遂简侂胄，以来日寿皇梓宫前垂帘引执政，时日已过午矣。汝愚乃以谕参知政事陈騏、同知枢密院事余端礼，关礼又使所亲阁门宣赞舍人傅昌期密制黄袍。时嘉王在邸，殊不知，且方以疾在告。汝愚简官僚彭龟年云：『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入。』甲子，禫祭，殿帅郭杲与步帅阎仲先分兵卫内，比内，太皇太后垂帘，命关礼引嘉王先入。执政奏事，太后曰：『皇帝已有成命，相公当奉行。』汝愚出所拟太皇太后圣旨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执丧，曾有亲笔，自欲退闲。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帝，皇后为太上皇后。』太皇太后览毕云：『甚好。』遂劝王即位。王固辞，且顾汝愚曰：『某无罪，恐负不孝之名。』关礼等以黄袍进，王拒却不受，汝愚等固以请，而端礼之言尤力，王挥涕勉受，遂即皇帝位。汝愚等再拜贺，上犹答拜。汝愚等又固请，上乃衰服出见百官于重华殿东廊之素幄，次诣几筵殿行禫祭礼，都人闻之，始奠枕矣。是晚，沈有开、彭龟年乞奏事，上惨然久之，曰：『前日闻大臣有建储之议，此亦可以息浮言，安人心。今匆遽乃尔，早泣告慈福不允，至今悸动。』是日，诏建泰安宫，以奉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命泰安宫提举杨舜卿往南内请八宝。遣内侍二员，分水陆路宣押留正赴都堂治事，从赵汝愚之奏也。乙丑，太皇太后有旨：崇国夫人韩氏可立为皇后。丙寅，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皆除之。百官进秩二等，赏诸军。赦文有曰：『冲怀每念于退闲，亲翰尝颁于近辅。』用太上皇帝御札八字意也。其后命缴御札八字付史馆，从李璧之请也。先是，京口诸军讹言汹汹，襄阳归正人陈应祥亦谋为变，举事前一日登极，赦书至，遂败。时赵汝愚为政首，裁抑侥幸，以故人多怨者。自祖宗以来，人主登极，凡列郡守臣，率得任子恩，间有阙守臣而以幕职班行摄之者，亦官之如例。英宗即位，司马公时知谏院，尝以为言，不听。上受禅肆眚，汝愚因进熟，始命监司、郡守许上表进贡推恩，内守臣系权官者免进贡，其表听附递以闻。诏车驾五日一朝泰安宫，百官月两朝。以即位，告于天地、宗庙、社稷。丁卯，侍御史张叔椿劾留正擅去相位。诏以叔椿为吏部侍郎。诏命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陈傅良还故宫。戊辰，诏曰：『朕猥以冲人，肆膺大宝，涉道尚浅，何以周知群下之情？烛理未明，何以裁决万几之务？思欲图义，莫先求言。惟祖宗二百年之基既艰于负荷，矧中外亿兆人之众尤重于抚绥。聿怀置器之安，深切履冰之惧，固当咨询故老，梦想幽人，罔间迹遐，咸当播告，胸臆结约，尔其无爱于肆言；利害罢行，朕欲深求于成败。事关朝政，虑及边防，应天之实何先，安民之务何急？毋惮大吏，毋讳眇躬。倘有补于国家，当优加于赏赉。导人使谏，方倾听于嘉谋；事君以忠，宜大伸于直道。咨尔多士，体予至怀。』左司谏章颖为侍御史，右正言黄艾为左司谏。大理少卿郑湜为金主报登位使，左骁卫郎将范仲壬副之。己巳，知枢密院事赵汝愚

兼参知政事。庚午，召秘阁修撰、知潭州朱熹赴行在奏事。上在嘉邸，闻熹名德，每恨不得为本宫讲官，至是首加召用。先是，黄裳为嘉王府翊善，善讲说开导，上学顿进。一日，上皇宣谕曰：『嘉王进学，皆卿之功。』裳再拜谢，因进曰：『若欲进德修业，追踪古先哲王，则须寻天下第一等人乃可。』上皇问为谁，裳以熹对。彭龟年继为官僚，因讲鲁庄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当制其侍御仆从。』上问曰：『此谁之说？』对曰：『朱熹之说。』自后每讲，必问熹之说如何，盖倾心已久，故即位首加迅召，皆出上意也。辛未，显谟阁待制兼侍讲黄裳为给事中，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彭龟年并为中书舍人，将作监黄由为起居郎，秘书省著作郎沈有开为起居舍人。乙亥，赵汝愚为右丞相，参知政事陈騫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余端礼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汝愚辞不拜。赐前宰执、侍从诏访以得失。丙子，大风。戊寅，诏以时方秋暑，宜用唐武德、贞观故事，太上皇帝未须移御，其即以寝殿为泰安宫。殿前副都指挥使郭杲为武康军节度使。上之立也，知阁门事韩侂胄有力焉。侂胄者，魏王琦之曾孙，神宗女齐国长公主孙也。赵汝愚推恩定策功，曰：『我与赵尚书皆宗臣，而韩知阁乃右戚，各不言功，惟爪牙之臣所当推赏。』由是杲建节焉。于是侂胄与赵彦逾咸有怨于汝愚矣。庚辰，上率群臣拜表于泰安宫。辛巳，改命少保、保大军节度使郭师禹为攒宫总护使。赵汝愚力辞右丞相，诏以为枢密使。翰林学士李蠙草麻，有『太尉本兵柄』之语，汝愚以为侮己，衔之。未几，蠙转承旨，黄由时以左史兼中书舍人，驳之，乃除宝文阁学士、知婺州。先是，寿皇将倦勤，并命周必大、留正为相，蠙草二制，而于必大制中多所训饬，至有『患失容身』之语，必大不自安，三上章力辞，又四章求去，其辞免第二札子有『中外臣庶，明知两相制出，抑扬不同，在于人情，宁免观望？』奏入，寿皇召蠙入对，令贴麻改定。必大复以非材求去，寿皇曰：『朕何尝令如此措辞？』遂批出：李蠙与郡。明日将上，乞除职名，寿皇不许。盖蠙两在禁林，皆由草制而去位，自是不复起矣。壬午，侍御史章颖等劾内侍林亿年、陈源、杨舜卿与在京宫观。知阁门事韩侂胄落阶官，为汝州防御使。癸未，余端礼辞兼同知枢密院事。甲申，兵部尚书罗点签书枢密院事。诏两省官看详应诏封事，具要切者以闻。戊子，诏百官日轮一员面对。

《讲义》曰：轮对，国家之令典也。朝廷之上，有如宰执、侍从、台谏得以无时不言。至若在下庶僚，未及偕玉阶而面天表者，且有轮对之制焉。诚如是，则小大诸臣，悉能展尽底蕴于冕旒之前矣。此真治世之气象欤！罢杨舜卿在京宫观，林亿年常州居住，陈源抚州居住。

八月己丑朔，安定郡王子涛薨。辛卯，初御行宫便殿听政。癸巳，朱熹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告词云：『朕初承大统，未暇他图，首辟经闱，详延学士

。眷儒宗之在外，须召节以趣归。径登从班，以重吾道。尔发六经之蕴，穷百氏之源，其在两朝，未为不用，至今四海，犹谓多奇。擢之次对之班，处以迩奥之列，若程颐之在元祐，若尹焞之在绍兴，副吾尊德乐义之诚，究尔正心诚意之说。岂惟慰满于士论，直将增益于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师垣有赖。试望之于冯翊，不如置之本朝。召贾傅于长沙，自当接以前席。』黄由之词也。

《讲义》曰：道丧千载，圣远言湮，不有先觉，孰开我人？皇宋火德当天，离明兴治，列圣相承，真儒辈出，求其续洙泗之道统者，始则伊洛之学，继是则朱文公焉。讲席而得若人，真吾国之光华也。所以哲宗元祐元年，即命伊川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宁宗绍熙五年，即命文公以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二圣所以拳拳于大儒者无他，盖将发明乎《中庸》、《大学》之正传，推而为治国平天下之事业焉耳，岂徒曰诵说云乎哉？熹发潭州，且行且辞，大略谓：『陛下即位之初，方将一新庶政，所宜爱惜名器。若使幸门一开，其弊不可复塞。至于博延儒臣，专意讲学，盖将求以深得亲欢者，为建极导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纲者，为防微虑远之图。』盖熹在道，闻泰安朝礼尚缺，近习已有用事者，故以为言。

甲午，增置讲读官，以黄裳、陈傅良、彭龟年等为之。丁酉，以生日为天祐节。辛丑，诏曰：『朕惟廉吏民之表，而为国之蠹、民之病者，莫污吏若也，不有诛赏，畴示劝惩。继自今诸道司刺举之官，于郡邑文武任职之臣，廉必闻，污必纠，毋惮大吏，毋纵私昵，赏不尔靳，罚不尔私。其令吏称民安，副朕意焉。』己亥，上率群臣朝泰安宫。壬寅，赐讲读官，诏戒以开陈经旨，救正阙失。皇弟许国公柄进封徐国公。柄，寿皇之孙也。寿皇三子五孙，庄文太子下曰豫国公挺，魏惠宪王下曰左千牛卫大将军摠，次即柄也。光宗下曰保宁军节度使挺，次即上也。挺、摠、挺皆蚤卒，柄后封吴兴郡王。癸卯，少傅、嗣濮王士歆为少师，郭师禹为少傅，奉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夏执中为少保。乙巳，诏晚讲官坐讲。礼部侍郎许及之等请祧宣祖庙，祔大行至尊寿圣皇帝。诏侍从礼官集议。丁未，复罢经筵坐讲。以诸路郡县水旱，命三省条画赈恤。

《讲义》曰：晁错说汉文帝曰：『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以蓄积多而备先具也。』益天灾流行，国家代有圣如尧汤，且不能免水旱之忧，所恃者有豫备之素焉耳。国家列圣相承，留心荒政，既有义仓，又有常平仓，既有惠民仓，又有广惠仓，诸仓诸藏，所在充牣，加以先正名臣位官郡邑，又能推上德意而宣布之，有如富郑公之在青州，赵清献公之在会稽，赈救有方，野无饿莩，载在国史，班班可核也。后之为国者则不然，官之与民，忽然如秦越之相亲，常平义仓，仅存其名。平居暇日，往往为贪利移用之

资。脱遏凶饥，挈手无策，赤子嗷嗷，惟有挤死沟壑而已。重磬之室，隐雷之腹，谁能轸念及此邪？绍熙末年，以诸路郡县水旱，命三省条画赈恤。愚谓遇灾而赈恤诚是也，然必仓廩无移用之弊，郡邑有奉行之人，则旱干水潦不足为虑。苟或不然，愚恐庙堂虽条画于上，而惠泽将壅遏于下，朝廷号令不过为墙壁之虚文耳，果何益哉？

辛亥，赵汝愚请于近畿卜地，营建至尊寿皇圣帝攒宫。诏侍从、台谏、礼官集议[5]。乙卯，安南国王李龙翰加号思忠功臣。诏广西盐额岁减十万缗。侍御史章颖罢为兵部侍郎，左司谏黄艾罢为工部侍郎[6]。新除焕章阁待制、知建康府谢深甫为御史中丞。深甫，韩侂胄之党也。侂胄以定策功，意望建节，恨赵汝愚抑之，有怨言，签书枢密院事罗点慰解之。知临安府徐谊劝汝愚以节度使授之，汝愚悟，遣人谕意于侂胄，侂胄答语不逊，遂日夜谋引其党为台谏官以摈汝愚，汝愚疏直，不虞其奸，会汝愚方奏除刘光祖为侍御史，方进呈，知枢密院事陈騏忽奏曰：『刘光祖与臣有嫌，今光祖入台，愿先避位。』汝愚愕然而止，侂胄遂以内批除深甫为御史中丞，盖侂胄与騏合谋已久，特汝愚未之觉尔。监察御史黄度为右正言。丙辰，左丞相留正罢。时朱熹被召，行至信州，闻以内批逐首相，有忧色。学者问其故，熹曰：『大臣进退，亦当存其体貌。』或曰：『此盖庙堂之意。』熹曰：『何不风其请去而后许之？上新立，岂可导之轻逐大臣耶？』至六和塔，永嘉诸贤各陈所欲施行之策。熹曰：『彼方为机，我方为肉，何暇议及此哉！』是时近习用事，御笔指挥皆有其渐，故熹深忧之。赵汝愚为右丞相。丁巳，诏侍从、两省、台谏各举通亮公清不植党与曾任知县者二人。

九月辛酉。司农少卿刘光祖为起居舍人。丁卯，大理寺主簿刘德秀为监察御史。时赵汝愚奏乞令近臣举御史，许之，始议除二人。众举吴猎者最多，而游仲鸿次之。德秀与韩侂胄深交，侂胄乃谕中司，令荐德秀，因以内批，令兼用中司所举者一人，德秀遂与吴猎并除，其党以次而进，言路遂皆侂胄之人，一时善类排斥无余，党祸自此起矣。己巳，命赵汝愚朝献景灵宫。庚午，命嗣秀王伯圭朝飨太庙，上以孝宗之丧故也。是日，罗点薨。辛未，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诏徒流罪人经登极赦免罪而再犯者，不以明堂赦恩原免。是岁，孝宗大渐，尝肆赦，上登极又赦，至是明堂肆眚，尚书省契勘一岁之间三行放赦，恐有凶恶累犯之人指恩作过，故降此指挥。其指挥与赦又同降，但以白纸连书于黄牒前云。壬申，刑部尚书京镗签书枢密院事。镗亦韩侂胄之党也，故擢用之。群儉附和，视正士如仇讎，于是陈傅良、吴猎、刘光祖等咸先后斥去矣。甲戌，下诏抚谕诸将。改天佑节为瑞庆节。己卯，嗣秀王伯圭为安德崇信军节度使。壬午，礼部尚书黄裳卒。甲申，韩侂胄为宣州观察使。诏侂胄

历事三朝，备宣忠力，可特迁二官，盖将以为承宣使也。侂胄自负有定策功，觊觎节钺，意不满，上疏力辞，乃止迁一官，于是怨赵汝愚益深矣。

冬十月己丑，右谏议大夫张叔椿再劾留正擅去相位，诏落正观文殿大学士。庚寅，改泰

安宫为寿康宫。辛卯，命四川待置司铨量诸州守臣。故事，诸道守臣皆临遣，淳熙末，孝宗以岭蜀道远，始诏川广知州军见居川广，合阙到半年前奏事人及系见阙去处，并令诣本路转运司禀事，仰漕臣精加铨量人才，委堪任使，非昏缪老病之人结罪保明，申尚书省。然诸道罕尝举行。至是，言者论：『漕司之权比制司为轻，而其责亦不若制司之重，权轻则不敢多有所废黜，责轻则不暇详于顾计，州县不治，职此之由。请一付之制司，权重则虽废黜之多而有所不惮，责重则顾计利害之深而不敢苟且。如此，则昏老病疾之人不得冒居，而州县无不治矣。』赵汝愚为政，遂白行之。是日，朱熹奏事行宫便殿，其一曰：『天下之事，有常有变，而其所以处事之术有经有权。当事之常而守其经，虽圣贤不外乎此，而众人亦可能焉。至于遭事之变而处之以权，则惟大圣大贤为能不失其正，而非众人之所及也。乃者天运艰难，国有大咎，天变为之见于上，地变为之作于下，人情为之哀恫怫郁，而皆有离畔散乱之心，是则所谓天下之大变而不可以常理处焉者也。是以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绍丕图，而乡之危者安，离者合，天下之势翕然而大定，此亦谓处之以权而不失其正矣。然至今三月而天变未尽销，地变未尽弭，君亲之心未尽欢，学士大夫、群黎百姓或反不能无疑于逆顺名实之际。犹有可诿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尝有求位之计，今日未尝忘思亲之怀而已。此则所谓道心微妙之全体，天理发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权而不失其正之根本。诚能充吾未尝求位之心，则可以尽吾负罪引慝之诚，充吾未尝忘亲之心，则可以致吾温清定省之礼，终始不越乎此，而大伦可正，大本可立矣。至于问安视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见则继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见则继之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见则二日而一至，以至于一日而无不至焉，俯伏寝门，怨慕号泣，虽劳且辱：所不惮，然而亲心犹未底豫，慈爱犹未复初，逆顺名实之际不涣然而冰释，则臣不信也。』其二言帝王之学，其三言湖南财计，其四言湖北徭人侵扰事。乙未，诏曰：『朕以不德，嗣承大宝，夙夜祇畏，不遑宁处。乃者阴阳缪盭，雷震非时，淫雨为灾，朕心甚惧。推寻厥咎，未知其繇。凡朕躬有过失，朝政有阙违，其令台谏、侍从各条数以闻，无有所隐。』庚子，以久雨，命大理，三衙、临安府、两浙州县决系囚，释杖以下。辛丑，减两浙、江东西路和买折帛钱，蠲两浙路丁盐身丁钱一年。雅州严道县沙子徼外夷与碉门寨才隔一水，而寨在州西八十里。沙平凡六族，其地有葫芦里。岁输税米百二十斛于碉门。乾道间，夷人高奴吉作乱

，焚碣门，宣抚使王公明出榜碣门抚谕，夷人听命，自是捐胡卢里之税与之，而沙平悉为夷人有矣。至是，兀岭夷人因沙平以叛，土丁以神臂弓射退之。制置司命闭禁门者月余，夷人粮尽，乃就降。是日，命朱熹讲《大学》。熹奏云：『臣伏见近制，每遇只日，早晚进讲，及至当日忽值假故，即行权罢。又按故事，将来大寒大暑，亦系罢讲月分。陛下天性好学，晨夕孜孜，虽处深宫，必不暇逸。欲乞今后除朔望旬休及过宫日外，不以寒暑、双只、日月诸色假故，并令遂日早晚进讲。内有朝殿日分，恐圣躬久坐，不无少劳，却乞权住当日早讲一次。』从之。熹每进讲，务积诚意以感格上心，以平日所论著者敷陈开析，坦然明白，可举而行。讲毕，有可以开益上德者，罄竭无隐，上亦虚心嘉纳焉。甲辰，趣后省看详应诏封事。翌日，朱熹奏云：『臣前日面奏，恭奉诏旨，以雷雨之异，许陈阙失，仰见陛下畏天省己之意。切见陛下登极之初，已下明诏，来献言者甚众，未闻一有施行。今复求言，殆成虚语。乞令后省官锁宿看详，择其善者条上取旨，以次施行，庶几闻者知劝，直言日闻。』诏差沈有开、刘光祖看详，限十日闻奏。乙巳，上大行至尊寿皇圣帝谥曰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庙号孝宗。诏以永思陵之东南为至尊寿皇圣帝攒宫。绍兴初，六飞驻越，昭慈圣献皇后上宾，因卜地权攒于会稽上皇村，盖便于修奉也。及卜祔陵，遂就其侧，并举显肃、宪节二后祔焉。显仁、高宗继从其兆，则迫隘已甚矣。高宗之葬也，赵汝愚时守蜀，手疏论会稽攒宫浅薄，可为深忧，宜复祖宗山陵之制。朝论不从，于是自昭慈之西连用五穴，山势渐远，其地愈卑矣。孝宗将攒，汝愚为枢密使，建议以『攒宫本非永制，实居浅土，蔽以上宫。初期克复神京，奉迁神驾，虽其志甚美，而其事实难。且死者无终极，国家有废兴，岂宜徒徇虚名，以基实祸？』识者深以为然。时日官荆大声已卜地思陵之傍，开深五尺，下有泉石，按行使赵彦逾以为土肉浅薄不可用，汝愚乞改卜，意欲以中军寨为之，而宰相留正以为不然，于是彦逾与覆按使谢深甫附其说，乃命大声改卜于新穴之东，视新穴才高一尺一寸五分而已。孙逢吉为覆按使，还言：『当少宽时日，别求吉兆。』而内庭左右以久居丧次，内外不便，皆主速葬之说。乃诏侍从、台谏限三日进议。议者皆言：『神穴未安，自合展期改卜。况朝廷礼文，何尝尽循古制？岂必拘七具之期？』奏，刘光祖所草也。朱熹时在经筵，复上议状云：『切惟至尊寿皇圣帝圣德神功，覆冒寰宇，深仁厚泽，浸润生民。厌世上宾，率土哀慕。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垂裕后昆，永永无极。而议论纷纭，迄无定说，皆缘专信台史，而不广求术士，必取国音坐丙向壬之说，而不博求名山。以礼而言，则《记》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从其朔。』又曰：『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则是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向南。孝子之心，不忍死其亲，虽葬于墓，犹欲其负阴而抱阳也，岂有

坐南向北，反背阳而向阴乎？若以术言，则凡择地，必先论其主势之强弱、风气之聚散、水土之浅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政使实有国音之说，亦必先此五者，然后其术可得而推。今乃信其庸妄之偏说，但以五音尽类群姓，而谓冢宅向背各有所宜，乃不经之甚者，不惟先儒已力辨之，而近世民间亦多不用。今以为祖宗以来世守此法，顺之则吉，逆之则凶，然自永安迁奉以来遵用此法，而九世之间，国统再绝；靖康之变，宗社为墟。若曰其法果验，则洛、越诸陵无不坐南而向北，固已合于国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耶？台史之言，进退无据，类皆如此。』又言：『今穴视前穴高一尺一寸五分，则是开至六尺一寸五分，即与旧穴五尺之下有水石处高低齐等，如何却开至九尺，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无水石耶？臣自南来，经由严州府富阳县，其江山之胜，雄伟非常。说者又言：临安县乃钱氏故乡，山川形势宽平邃密。此必有佳处可用，而臣未之见也。切见近年地理，出于江西、福建为尤盛，望下两路帅臣、监司疾速搜访，量给路费，多差人兵、轿马津遣赴阙，今于近甸广行相视，择一最吉之处，以奉神灵万世之安。其孙逢吉所谓『少宽日月，别求吉兆为上』，此十字者，实为至论。臣非敢妄以淫巫瞽史之言眩惑圣听，诚不忍以寿皇圣体之重，委之水泉沙砾之中，残破浮浅之地，是以痛愤激切，一为陛下言之。』疏入，不报，其后卒定永阜陵于会稽焉。丙午，却瑞庆节贺表，从朱熹之请也。前一日晚关报来日，百官上表称贺，熹欲不出，不可，乃草札子，明日立班投进，略云：『寿皇梓宫在殡，陛下追慕方新，乃以此时讲行贺礼，睹此阙失，心实未安。欲望圣慈速赐传旨，便令权免其表，亦不收接，庶几上广孝治，益隆圣德。风示四表，垂法万世。』有旨却贺表不受。熹寻奏：『前日贺表虽降出而未降指挥。今后合称贺事，三年之内，并与权免。其节序变迁，百官并合进名奉慰。』庚戌，改上安穆皇后谥曰成穆皇后，安恭皇后谥曰成恭皇后。壬子，遣太常少卿曾三复贺金主正旦。丙辰，上孝宗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册宝于重华殿，成穆皇后、成恭皇后册宝于本室。是月，诏修葺旧东宫为福宁殿，以备移御。朱熹、彭龟年等请罢之。

闰月戊午朔，朱熹进讲《大学》，至『盘铭日新』，因论：『成汤有盘铭，武王有丹书，皆人主忧勤警戒之意。』丹书盖出《大戴礼·武王践阼篇》。上曰：『近有人进入此书。』因命小黄门取示，盖黄庭坚所书墨迹云。庚申，吏部尚书郑侨等请并祧僖、宣二祖，正太祖东向之位。诏从之。国朝自太祖追王僖、顺、翼、宣四祖以来，每遇禘祫，祖宗以昭穆相对，而虚东向之位。王安石为政，建议僖祖以上世次不可知，则僖祖之有庙，与后稷疑无以异。当时诸儒如韩绛辈辨之，不从。熙宁八年夏，禘于太庙，以僖祖东乡，自是无敢议者。南渡后，董弅、王普、尤袤俱请正太祖东乡之位，未克行。先是，英宗祔庙

，已祧顺祖；钦宗祔庙，又祧翼祖及高宗升祔，遂为九世十二室。至是孝宗将升祔，赵汝愚当国，议欲并祧僖祖三祖，于是侨等上此议，又奏请立僖祖别庙，以顺、翼，宣三祖神主祔藏。时朱熹在讲筵，独入议状，条其不可者四条。上召对，仍于榻后取文书一卷曰：『此卿所奏庙议也，可细陈其说。』熹先以所论画为图本，贴说详尽，至是出以奏陈。久之，上再三称善，且曰：『僖祖自不当祧。高宗即位时不曾祧，寿皇即位亦不曾祧，太上即位时又不曾祧，今日岂可容易？可于榻前撰数语，俟径批出施行。』熹方惩内批之弊，因乞降出札子，再令臣僚集议，上亦然之。既退，即进拟诏，意以上意谕庙堂，则闻已毁四祖庙而迁之矣。时汝愚既以王安石之论为非，异议之徒惧其轧己，籍以求胜，事竟不行。于是熹遗汝愚书曰：『相公以宗支入辅王室，而无故轻纳鄙人之妄议，毁拆祖宗之庙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欲望神灵降歆，垂休锡羨，以永国祚于无穷，其可得乎？』时太庙殿已为十二室，故孝宗既升祔而东室尚虚。熹以为非所以祝延寿康之意，深不然之，因自劾不堪言语侍从之选，乞追夺待制。章再上，诏次对之职除授已久，与庙议初不相关，不许。及光宗祔庙，遂复为九世十二室云。盖自昌陵祔庙，逾二百年而后正太祖之位，自是年冬始，而别建一殿，以奉祧主于大殿之西隅，岁命礼官荐献焉，今谓四祖殿者是也。

《讲义》曰：按，朱文公《庙议》曰：『僖祖祧主，迁于治平，不过数年，神宗皇帝复奉以为始祖，已为得礼之正而合于人心，所谓有其举之而莫敢废者也。』又拟为庙制以辨。议者一旦并迁僖、宣二祖，析太祖、太宗为二之失，复引元祐大儒程颐之说，以为『物岂有无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盖出僖祖，安得为无功业？』议状既上，庙堂持之不以闻，即毁撒僖、宣庙室，更造别庙，以奉四祖。宰相既有所偏主，而楼钥、陈傅良又复牵合辈缀，以附其说。然经生学士知礼者，皆是先生焉。

辛酉晚讲，侍讲朱熹因奏曰：『臣所进讲《大学口义》，不审曾经圣览否？』上曰：『宫中无事常看。』又奏：『陛下于臣妄说有所疑否？』上曰：『说得甚好，无可疑。』又奏：『万几事烦，恐讲义卷轴大，难于披览，欲写成册子进入，以便反覆观考。』上欣然曰：『正欲与卿说作册子来，可速进入。』久之未敢上，因入讲，上忽宣谕曰：『向日令卿写讲义册子，何久不进入？』奏曰：『未奉进止，未敢遽上。』上曰：『速进来。』初，熹既写成册子，欲点句读而未敢启。上忽曰：『可一就点成句来。』奏曰：『容遵稟进入。』既进上，一日讲毕，奏曰：『臣所进入讲义册子必经圣览？』上颌之。又奏：『不知于圣意如何？』上欣然曰：『看来紧要处，只在求放心耳。』熹顿首曰：『圣学高明，宣谕极是。老师宿儒穷日竟月，不曾见得此意，说得此语，陛下天纵生

知，拈出此求放心语，正是圣学要领。愿推之以见于实行，不患不为尧舜之君也。』他日，熹又奏疏言：『愿陛下日用之间，语默动静，必求放心以为之本，而于玩经观定已用力处，益用力焉。数召大臣，如仁宗开天章阁故事。至于群臣进对，亦赐温颜，反覆询访，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长，庶几于天下之事各当其理矣。』乙丑，右司员外郎林季友为金国报谢使，左领军卫将军郭正己副之。戊辰，金主遣使来吊祭。辛未，遣职事官二员核实镇江府、建康、池、鄂、江州椿管钱米。乙亥，工部尚书赵彥逾为端明殿学士、知建康府。赵汝愚之定大计也，遣彥逾达意于殿帅郭杲，事既定，彥逾冀汝愚引己同升，己而外除，彥逾怨之，遂与韩侂胄合。未几，改除四川制置使，彥逾愈恨，入辞，疏廷臣姓名于上，指为汝愚之党，曰：『老奴今去，不惜为陛下言之。』于是上亦有疑汝愚意矣。赐史浩谥曰文惠。戊寅，侍讲朱熹以上疏忤韩侂胄罢。御批云：『朕悯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难立讲，已除卿宫观，可知悉。』赵汝愚独袖内批还上，且谏且拜。侂胄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许。侂胄使中使王德谦封内批以授熹，熹即附奏谢，遂行。给事中楼钥封还录黄，舍人邓驿面奏乞留熹，上许除京祠，己而不下，起居郎刘光祖又言之，中书舍人陈傅良再封还录黄。有旨除熹宝文阁待制与郡。刘光祖再上疏留行，不报。楼钥再封还录黄，有旨依已降指挥。傅良疏中独有『朱熹论事顿繁迂阔』之语，盖侂胄尝言：『陛下千乘万骑，而熹乃欲令一日一朝，岂非迂阔？』故时议谓傅良因庙议不合，阴肆中伤云。工部侍郎兼侍讲黄艾因讲，问逐熹之骤，上曰：『始除熹经筵耳，今乃事事欲与？』艾悒请再三不已。吏部侍郎兼侍讲孙逢吉上疏留熹，又因讲《权与》之诗反覆以讽，上曰：『朱熹所言多不可用。』时侂胄欲用优人王喜为阁门祗候，逢吉诵言将入谏，乃止。盖侂胄尝令喜于禁中效熹容止力戏，荧惑圣听者故也。监察御史吴猎入札子乞留熹，不报。登闻鼓院游仲鸿上言：『朱熹海内名儒，首蒙收召，四方传诵，以为天下大老归之，才四十余日，复有宫祠之命，远近相吊，以为天下大老去之，则人谁不欲去者？若正人尽去，陛下何以为国？愿亟还朱熹，无使小人得志，养成乱阶。』时侂胄势方盛，人皆为仲鸿危之。熹以十月辛卯入见，中间进讲者七，内引留身奏事者再，面对、赐食各一，在朝甫四十有六日。

《讲义》曰：甚矣君子之道难行，而小人之奸易售也！昔哲宗初年，伊川先生入在讲筵，未几，群吠纷纭，遂有西监之除。今宁宗新政，晦庵先生入侍经幄，未几，权幸妒嫉，遽有宫观之命。呜呼！此小人排摈道学之渐欤？自是而后，台谏挥弹，一则曰伪学，二则曰伪党，已酝酿于此时矣。熹被召之初，奏事行宫便殿，有曰：『发号施令，无一不出乎朝廷；进退人才，无一不合乎公论。不为偏听以启私门，则孽蘖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计，莫大于此。』又再三

面言之，又约吏部侍郎彭龟年同讲对，因发侂胄之奸。适龟年出护使客，侂胄益得为计。熹累曰汝愚当以厚赏酬其劳，勿使预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纪纲，防微杜渐，谨不可忽』之语。汝愚方谓其易制，不之虞。仲鸿，汝愚客也。力谏不听，而所倚为腹心谋事者，又皆持禄苟安，无复远虑。右正言黄度欲论侂胄，谋泄，以内批斥去，熹不胜愤，遂因讲毕奏疏，极言四事，其一略曰：『闻有旨修葺旧日东宫，为屋三数百间。外议皆谓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以为便安之计。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灾异数出，正当恐惧修省之时，不惟兴此大役以拂谴告整动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饥饿流离、阡于死亡之际，忽见朝廷大兴土木，修造宫室，但以适己自奉为事，而无矜惻怜悯之心，或恐怨望忿切，以生他变。不惟无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进见之期，亦恐寿皇在殡，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晨昏之养，尤不可缺，而四方之人但见陛下大治宫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六军万民之心，必有扼腕而不平者矣，此臣之所大惧也。』其二略曰：『寿康定省之礼迩日一再过宫，亦未得见，泛然而往，泛然而归。太上皇帝闻之，必以为此徒备礼而来，实无必求见我之意，其深闭固拒而不肯见，固亦宜矣。又闻太上皇后惧忤太上皇帝之意，不欲其闻太上之称，又不欲其闻内禅之说。若但一向如此，则父子之间，上怨怒而下忧惧，将何时而已乎？此又臣之所大惧也。』其三略曰：『朝廷纪纲，尤所当严。今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皆出于陛下之独断，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况中外传闻，皆谓左右或窃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尽允于公议。此弊不革，臣恐名为独断，而主威不免于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于致乱，盖自隆兴以来，已有此失，臣尝再三深为寿皇论之，尚赖寿皇圣性聪明，更练世事，故于此辈虽以驱使之故稍有假借，实亦阴有以制之，未至全堕其计。然积习成风，貽患于后，其害已有不可胜言者。如陈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亲见，奈何又欲袭其迹而蹈之乎？此又臣之所大惧也。』其四略曰：『殡宫之卜，偏信台史之言，而不复广询术人，以求吉地。既不为寿皇体魄安宁之虑，又不为宗社血食久远之图。夫以寿皇之丰功伟烈，百世不忘，而所以葬之如此其草草也，岂不大拂天人之心，以致变异之频仍，而貽患于无穷乎？此又臣之所大惧也。臣老病之余，寒斋独宿，终夜不寐，忧虑万端，至于孤危之踪，不敢自保，切恐自今以往，不获久侍清闲之燕矣。』疏入，侂胄大怒，阴与其党谋去其为首者，则其余去之易耳。所谓首者，盖指熹也。熹时急于致君，知无不言，言无不切，亦颇见严惮，于是侂胄之计遂行。及熹讲筵留身，再乞施行前疏，退则内批径下矣。未几，除知江陵府、湖北安抚。熹辞不拜，乃除提举南京鸿庆宫。诏两省、台谏、侍从各举宗室有文学器识者二人。

壬午，诏曰：『亲君子，远小人，庆历、元祐之所以惠天下也。朕幸业承祖武，而敢一日忘此乎？掇取羨号，于以纪元。其以明年为庆元元年。』

十一月甲午，安南国王李龙翰加济美功臣。丙午，车驾自重华宫还大内。庚戌，韩侂胄兼枢密都承旨。辛亥，雨木冰。戊申，诏均内外任。时赵汝愚当国，言者以为：『今贤士大夫往往不乐为外官，盖外权太轻，虽欲有所施設，而不得聘故也。今日之势，莫若稍重外。重外之术，必使帅、漕、总领可以驯致于从官而后可久任，可久任而后可以责事功。』诏可。未几，汝愚去位，亦不克行。诏曰：『三年之丧，古有彝制。朕勉承为后，寅绍邦图，仰孝宗之家法具存，宜眇躬惟古道是复，以尽厚终之义，以昭尊祖之诚。朕当遵用三年之制，其令礼官条具典礼以闻。』初，高宗之丧，孝宗为三年服。及孝宗之丧，有司请于易月之外，用漆纱浅黄之制，盖循绍兴以前之旧。朱熹之在讲筵也，不以为然，奏言：『今已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将来启??发引，礼当复用初丧之服，则其变除之节尚有可议。望明诏礼官稽考礼律，豫行指定，其官吏军民方丧之服，亦宜稍为之制，勿使肆为华靡。』其后诏中外百官皆以凉衫视事，盖用此也。初，熹上议时，门人有疑者，熹未有以折之。后读《礼记正义?丧服小记》『为祖后者』条，见其所引郑志有『诸侯父有废疾，不任国政，不任丧事』之问，而郑答以『天子诸侯之服皆斩』之文，乃知经文有所未备，而待于传注者如此，因自识于本议之后云。升明州为庆元府。乙卯，孝宗皇帝权??于永阜陵。

十二月丁巳朔，禁民间妄言宫禁事。己未，淑妃张氏薨。乙丑，吏部侍郎彭龟年上疏言：『韩侂胄假托声势，窃弄威福，乞黜以解天下之疑。』读札子毕，又奏：『只缘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谓陛下去君子如此之易，去小人如此之难。』上初欲两罢之，汝愚开陈，欲两留之，既而内批彭龟年与郡。节度使吴玕尝言：『时上无坚留侂胄意，使有一人继之，则去之必矣。』侂胄既留，势益张，因欲并逐汝愚而难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诬以谋危社稷，则一网尽矣。』侂胄然之。戊辰，以陈康伯配享孝宗庙庭。

李心传曰：光尧之祔庙也，杨廷秀独谓张魏公有复辟功，不与配食为非。宜与洪景卢争之不能得，固乞补外。洎孝宗祔庙，议者复推陈鲁公，而魏公终不得预，盖但以富平、淮西、符高三败之故，而不考曹彬岐沟之役，其丧师蹙国，亦不下于富平与符离。今以一眚揜其大德，盖景卢兄弟皆汤思退旧客，夙有憾于魏公，故以复辟之勋归之吕元直也。

己巳，陈揆罢。庚午，余端礼知枢密院事，京镗参知政事，吏部尚书郑侨同知枢密院事。彭龟年罢。韩侂胄进一官，与在京宫观。赵汝愚请留龟年，不

听。辛未，刘德秀劾刘光祖罢。癸酉，金主遣使来贺登位。名孝宗庙乐曰《大伦之舞》。甲戌，祔孝宗神主于太庙。丁丑，德音：降临安、绍兴府死罪以下囚，释杖以下。民缘攒宫役者蠲其赋。癸未，金主遣使来贺明年正旦。是岁，两浙、淮南、江东西路水旱，蠲其赋赈之。

校勘记

[1]十六年 原作『二十六年』，『二』字衍，据《续编两朝纲目备要》（本书校记中再引此书，简称《两朝纲目》）卷一删。

[2]会计 原作『会稽』，据《两朝纲目》卷一改。

[3]郟县 原作『郟县』，误。按，宋无郟县，今据《宋文?地理志》四改。

（虚和按：『宋文』，应为『宋史』之误。）

[4]榷之 原作『权之』，据《两朝纲目》卷二改。

[5]集议 原作『集议翰』，『翰』字衍，据文意删。

[6]黄艾 原作『黄受』，据《两朝纲目》卷三改。

宋史全文卷二十九上

宋宁宗一

乙卯庆元元年。上，光宗皇帝第三子也，母曰慈懿皇后李氏。光宗在泰邸，慈懿梦日队于庭，以手承之，已而有娠。孝宗乾道四年十月丙辰秋分而生上，五年正月赐名。

十一月乙丑，授右千牛卫大将军。

淳熙五年十月戊午，除明州观察使，封英国公。

七年二月戊辰，初就傅，孝宗谕辅臣妙简儒臣为小学教授，遂以命秘书省正字杨辅，时上年十三矣。明年，辅补外，以校书郎刘光祖代之。光祖请讲诵祖宗故事以为日课。

九年正月，冠。

十年九月己巳，始预朝参。

十一年当出闾，两宫爱之，不欲令居外，乃建第东宫之侧，以十月甲戌迁焉。

十二年三月乙酉，除安庆军节度使，封平阳郡王。

八月辛酉，纳夫人韩氏。

十六年二月，光宗受禅。

三月己亥，拜少保、武宁军节度使，进封嘉王，赐外第。上自弱龄尊师而重傅，朝廷所用学官如罗点、邓驿、莫叔光，咸一时之选。及是又创翊善，以沈清臣为之。清臣俄免，以黄裳代之。其后黄艾、孙逢吉、陈傅良、章颖、沈有开、彭龟年继居讲读之任，皆名儒也。上每温习所讲之书，自为口义，令讲官亲草，或有大义论，上必书之册，谓之日记。高宗攒陵，上力请护送道间，因见

田家作苦之状，谓左右曰：『居常在禁中，安得知此?』

《讲义》曰：周公作《无逸》，首之曰知稼穡之艰难。盖人君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其视田里之务为何物?故一旦出而临民，往往如秦越之相视。尝闻真宗孔母号泰国太夫人刘氏本农家女，喜谈田野间事。真宗自幼闻之为甚详，所以即位以来，加惠农民，《景德农田敕成书》最为详备，岂非见闻之有其素哉?今我宁考在潜德之初，因道间见田家作苦之状，谓左右曰：『居常在禁中，安得知此?』是则小人之劳关于圣心久矣，此三十年恭俭之治，岂无所自来欤?

光宗绍熙二年冬，光宗始属疾。四年，寿皇不豫，光宗疾甚，不能视疾。寿皇升遐，犹未能出。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等奉太皇太后圣旨：皇帝以疾不能执丧，奉皇子即皇帝位。本末详见先宗绍熙五年。时年二十七。

春正月丁亥朔，蠲两淮租税。诏修《高宗实录》。己亥，雷。壬寅，黎州蛮寇边，官军与战，却之。乙巳，蠲台、严、湖州贫民身丁折帛钱一年。诏两浙、淮南、江东路荒歉诸州收养遗弃小儿。辛亥，将作监李沐为右正言。沐，韩侂胄之党也。侂胄欲击赵汝愚，于是擢沐以居言路。以阴雨，赈济行在贫民。丙辰，白虹贯日。

二月丁巳朔，诏两淮诸州劝民耕垦荒田。壬戌，诏嗣秀王伯圭赞拜不名。罢诸郡权摄。癸亥，以久雨，释大理、三衙、临安府、两浙路杖以下囚。丁卯，语帅臣监司岁终考察郡守臧否以闻。丁丑，右正言李沐上殿，乞罢右丞相赵汝愚政柄，以尊安天位，塞绝奸原。是日，汝愚乞罢政，出浙江亭待罪。诏中使宣押赴都堂治事。沐又乞更不宣押，是晚锁院。戊寅，汝愚罢右丞相，除观文殿大学士、知福州，制词略曰：『顷我家之多难，赖硕辅之精忠，持危定倾，安社稷以为悦；任忠竭节，利国家无不为。既隆翊戴之勋，尚期启沃之助。力陈忱悃，祈避烦言。』起居郎、权直学士院郑湜所草也。湜坐无贬词，免直学士院，未几罢去。

《讲义》曰：父有天下，传归于子，此古今之常也。后世人臣往往贪天之功以为己力，非小人之尤者乎?尝闻哲庙之立，本宣仁保佑之赐与诸大臣建请之功，群佞矫诬，所以定策归功蔡确，而上谤宣仁，下累王珪，遂为元祐大臣不可解之祸，其往辙可鉴矣。今我宁考纂承大统，盖慈福宫定计于内，赵忠定诸臣翊赞于外。侂胄何人，夤缘戚里，蒙蔽朝廷，既攘夺其功掩为已有，且附会言章，窜之于必死之地，亦独何心哉?然则确与侂胄，其罪皆不可胜诛矣。

己卯，雨土。知枢密院事余端礼兼参知政事。庚辰，权兵部侍郎章颖与群察上疏，留赵汝愚也。右正言李沐论其附下罔上，继与宫观。工部侍郎、知临安府徐谊亦坐上疏论救赵汝愚罢去。御史中丞谢深甫、殿中侍御史杨大法、监

察御史刘德秀、刘三杰论：『汝愚冒居相位，今其罢免，不当加以书殿隆名，帅藩重寄。伏乞寝其福唐之命，令以职名奉祠。』汝愚亦乞将前件新命尽赐罢免，令臣姑守本官奉祠，杜门省咎。甲申，有旨依所乞，依旧观文殿大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国子祭酒李祥、国子博士杨简复上疏留汝愚，沐又劾之。是月，初，内藏库下淮东总领所取其羨财，至是叶适言：『此钱当存留，以备缓急。请诏有司，自今除每岁收支外，并将桩管实在之数开具成册，使朝廷通知有余不足之数。其非缘军前事，毋得趣文移起发，欲以他用，虽有中旨，许执奏不行。俟储积果多，朝廷经制既立，然后议窠名之重轻，考拨定之数目，宽减州县，还以予民。』从之。

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庚寅，太白经天。辛亥，诏四川岁发西兵赴行在如旧制。癸丑，命侍从、台谏、两省集议江南沿江诸州行铁钱利害。甲寅，国子祭酒、新除湖南转运判官李祥、国子博士杨简罢，坐留赵汝愚，为右正言李沐所劾也。

夏四月丙辰朔。丁巳，太府寺丞吕祖俭上疏留赵汝愚，并论朱熹、彭龟年等不当逐，语侵韩侂胄。戊午，诏吕祖俭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书舍人邓驿封还录黄。己未，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余端礼为右丞相，签书枢密院事京镗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郑侨参知政事，御史中丞谢深甫签书枢密院事。庚申，诏中书舍人邓驿以吕祖俭志在无君，其罪当诛，姑从窜斥，以示宽容，自合书行。于是太学上舍生杨宏中、周端朝、张道、林仲麟、蒋博、徐范六人伏阙上书，其略曰：『臣闻自古国家祸乱之由，初非一道，而小人伤君子，其祸尤惨。君子登庸，杜绝邪枉，要其处心，实在于爱君忧国。群小得志，仇视正人，必欲尽去其朋类，然后可以肆行而无忌，于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党锢毙汉，朋党乱唐，大率由此。元祐以后，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变。我宋不竞，貽祸至今，此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闻也。臣窃见近者谏官李沐论前相赵汝愚所为乖戾，随即罢去。若虑陛下父子之际，怀不自安，故黜汝愚，以谢天下，亦未为过。如沐所言，则亦为汝愚自居同姓，数谈梦兆，专政擅权，欺君植党，殆将不利于陛下。以此加诋，其实不然。汝愚之去，中外咨愤，而以为父老欢呼，蒙蔽天听，一至于此。道路哗然，以为李沐内结权幸，阴有指授，率尔肆言，全无忌惮。庙堂屏息，不敢异议，天下扼腕，气将奚伸？其气已足以熏灼朝路，撼摇国势。陛下若不亟悟，渐成孤立，后虽悔之，亦无及矣！陛下独不念去岁之事乎？人情惊疑，变在朝夕。当是时，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议，使陛下得以成寿康皇帝揖逊之志，行孝宗皇帝未举之丧，虽百李沐，罔知攸济。当国家多难，汝愚方位枢府，本兵柄，指挥操纵，何向不可？尚不于此时为利，上下安妥，乃有异意乎？李沐辄以危言悚胁陛下，巧于中伤君子

，立威取名，情状败露。愿陛下鉴汉、唐之祸，惩靖康之变，精加宸虑，特奋睿断。念汝愚之忠勤，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恶，精别淑慝，窜李沐以谢天下。』庚申，诏宏中等妄乱上书，扇摇国是，各送五百里外编管。中书舍人邓驿言：『仰惟国家开设学校，教养士类，德至渥也。自建太学以来，上书言事者无时无之。累朝仁圣相继，天覆海涵，不加之罪，甚者押归本贯或他州，听读而已。绍兴间，有布衣俞古上书狂悖，若以指斥之罪坐之，诚不为过。太上皇帝始者震怒，降旨编管，已而臣僚论奏，竟从宽典。陛下今日编管杨宏中等六名，若以扇摇国是罪之，则未若指斥乘舆之罪大。以六辈言之，则一夫为至寡。圣明初政，仁厚播闻。睿断过严，人情震骇。所有录黄，臣未敢书行。』诏驿依已面谕书行，未几，驿罢知泉州。工部侍郎兼知临安府钱象祖遣人逮捕诸生，押送贬所。宏中、道、林仲麟皆福州人，端朝温州人，博信州人。博久居学校，忠鲠有闻，同上谏书，皆其属藁。右正言李沐除右谏议大夫，监察御史刘德秀除右正言。时知名之士罢斥相继，人情汹汹，韩侂胄患之。侍御史杨大法、右正言刘德秀乃乞降诏，以国是、尊君、中道等事训饬在廷，有不如诏者，重置典宪。辛酉，追封史浩为会稽郡王。戊辰，以火疫故，出内帑钱为行在贫民医药、棺敛费。壬午，复出内帑钱赐诸军疾疫死者家。

五月戊子，吕祖俭改送吉州安置。丁酉，命直学士院傅伯寿草诏，如杨大法、刘德秀之请。伯寿，自得之子，自得乾道间以不受曾觌之招名闻四方，至伯寿，则奴事韩侂胄隶人苏师旦，致身通显。其弟伯成非其所为，每切责之。至是，伯寿始草诏，以诋善类。戊戌，诏曰：『朕惟风俗者治忽之枢机，士大夫者风俗之权舆。昔周文武之隆，在位皆节俭正直，小大之臣，咸怀忠良，下至庶民，无有淫朋比德。今也不然，怀背公死党之心，蔑尊君亲上之义，佞谀侧媚，以奉权强；诡僻险傲，以钓声誉。鼓唱横议，贪利逞私，使毁誉是非混然淆乱。于乎！朕之所托，顾乃如此？自今至于后日，洒濯厥衷，存公去私，可否从违，各当于理，则予汝嘉。其有不吉不迪。习非怙终，邦有常刑，朕不敢贷。』丙午，诏诸路提举司置广惠仓，修胎养令。辛亥，降大理、三衙、临安府杂犯死罪以下囚，释杖以下。

六月甲寅朔。丁巳，右正言刘德秀言：『邪正之辨，无过于真与伪而已。彼口道先王语，而行如市人所不为，在兴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垂意规恢，首务核实，凡虚伪之徒言行相违者，未尝不深知其污。臣愿陛下以孝宗为法。』诏下其章。己未，遣起居舍人汪义端贺金主生辰。命中书复置台谏官言事[1]。庚午，诏三衙、江上诸军主帅将佐初除举自代一人，岁举所知二人。右正言刘德秀劾国子博士孙元卿、太学博士袁燮、国子正陈武，皆罢去。司业汪逵人札子辨之，德秀以为言，逵亦罢，于是善类为之一空矣。韩侂胄本武人，志在招

权纳贿，除不附己而已，不能巧为说以网善类也。先是，熙宁间，程颢、程颐得孔孟千载不传之学，始以道学为天下倡。二先生少学于汝南周敦颐，其后学者翕然宗之，其高弟延平杨时、河南尹焞遭遇靖康、建炎、绍兴之间，致位通显。建安胡安国学《春秋》于程颐而不及见，以杨时、谢良佐为师友。绍兴初，秦桧为亚相，引安国侍经席，一时善类多聚于朝，俄为吕颐浩、朱胜非所逐。赵鼎为相，尹焞以布衣劝讲，经生学士多召用焉。鼎既罢，张俊独相，谏官陈公辅力排程氏学，以为狂言怪语、淫说鄙词，胡安国上疏辨之。其后桧再入相，复尚王金陵，而程氏学废矣。杨时传郡人罗从彦，从彦传之李侗，侗传之朱熹；安国传其子宪，宪传之广汉张栻，栻，浚之子也，乾、淳间与朱熹相往来讲切，后以道学为己任，学者号曰晦庵先生、南轩先生。东莱吕祖谦，其同志也。栻侍经筵不久而去，熹屡召不起，孝宗贤之。王淮当国，素不善熹，尚书郑丙始创为道学之目，淮又擢陈贾为察官，俾上疏言：『近日缙绅有所谓道学者，大率假其名以济其伪。望明诏中外，痛革此习。』熹遂得祠。淳熙末，熹除郎，以足疾未拜，而侍郎林栗劾其慢，且诋道学之士以乱臣之首，宜加禁绝。栗虽罢去，而士大夫讥谤道学之说迄不可解，甚至以朋党诋之，而邪正莫能辨。绍熙末，赵汝愚当国，遂起熹侍经筵，而其学者益进，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而流俗丑正，多不便之，然犹未敢加以丑名攻诋。至是，士大夫嗜利亡耻，或素为清议所摈者，乃教以凡相与为异者，皆道学人也。阴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为言：『名道学则何罪？当名曰伪学。』盖谓贪黷放肆乃人真情，其廉洁好修者皆伪也。于是儉人、险狠猥薄无行之徒利其说之便己，攘袂奋臂，以攻伪干进，而学禁之祸自此始矣。

《讲义》曰：我朝自王安石以《新经》破旧说，凡学校科举之间，皆以王氏之经从事，士用新进，国尊新法，而天下自是多事矣。孝宗皇帝崇尚伊洛之学，一时明师大儒相继而起，张栻在湖，朱熹在闽，吕祖谦在浙，皆推明是学，以续孔、孟正脉之传，天下学者翕然从之，得其说者互以传授，凡岩谷草野之间，皆出一辙。学校科举取人、士大夫立身事君，无不源流于是学之中，涵养陶成，士习醇美。自小人用事，摧靡道学，而名之以伪，海内之士，澜倒风从，不惟礼义廉耻有所不顾，而学士大夫之衣冠亦更变以趋时，未几异说横兴，兵端骤起，非朝廷决然锄去大奸，以复正学，几为东南不可解之祸。师道不立，其流弊乃在此哉！曩者绍熙之前，一时风俗之好尚，为士者喜言时政，为吏者喜立功名，诚不能无所偏，而执事惩之甚，遂一举而厌薄之，稍自好者名以伪学，欲自立者号以私党，于是世俗毁方为圆，变真为佞，而流风之弊，有不可胜言者矣。

癸酉，宜州观察使兼枢密院都承旨韩侂胄为保宁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

御史中丞何澹急欲执政，秋七月丙申，上疏论：『专门之学流而为伪，空虚短拙，文诈沽名。请风厉学者，专事孔孟，毋得自相标榜。』丁酉，诏榜朝堂。澹始以留正荐，自权兵部侍郎除右谏议大夫，首击周必大罢之，未几，迁中执法，一时名士，排击殆尽，大为清议所薄。会有本生继母之丧，徘徊不肯去。太学生乔嘉等移书切责之，其略曰：『阁下自长成均而更长台谏，此三纲五常之所系者也。今闻阁下有所生继母之丧，初请于朝，欲解官持服，继闻上疏称解逮事、不逮事之异，中外哄然，虽愚者亦以为骇。阁下所生之父果以继室为正乎？若以为正，则阁下亦当从而为正，不得黜之也。今四下余年，以所生继母事之。及其终也，反以为生不逮事而不持心丧，可乎？阁下之意，必谓所生继母无生我之恩，则不当为所生之母，抑不思黜其所生之继母，是贱其所生之父也。必以生我者为正而继之者为不正，是闾巷小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也，非天理之公、人伦之正也。阁下为天子耳目之官，将以厚人伦，正风俗，正宜致辨于此。』太常亦谓当申心制，不得已，乃去位。既免丧，时赵汝愚已执政，止除焕章阁学士、知明州。澹愈怨恨，祈哀韩侂胄，遂除澹御史中丞，自是力主伪学之禁，以至执政。甲辰，吏部郎官麋师旦建言请考核真伪，未几，除左司员外郎。时有张贵谟者指论《太极图说》之非。何澹上言：『在朝之臣既熟知其邪正之迹，然不敢白发，以招报复之祸。望明诏大臣，去其所当去者。』于是以何澹疏，落赵汝愚观文殿大学士，罢官观。己亥，太白昼见。

八月己巳，诏内外诸军主帅条析将佐、士卒、器械、船舰可用与否及控扼防守之策闻。

九月壬午朔，蠲临安府水灾贫民赋。乙酉，以久雨，决系囚。甲辰，遣中书舍人黄艾贺金主正旦。己酉，蠲台严湖州被灾民丁绢。

冬十月壬子朔。丁卯，诏三省、枢密院条上合教诸军例。乙丑，升秀州为嘉兴府，舒州为安庆府，嘉州为嘉定府，英州为英德府。戊辰，金主遣吏部尚书吴鼎枢、兵部郎中纥石烈介来贺瑞庆节。壬申，子恭为安定郡王。

十一月己丑[2]，雨土。庚寅，皇弟徐国公柄为昭庆军节度使。戊戌，加上寿皇隆慈备福光佑太皇太后尊号曰寿成惠慈皇太后，太上皇帝尊号曰圣安寿仁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号曰寿仁太上皇后。丙午，监察御史胡纘奏赵汝愚唱引伪徒，谋为不轨，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徐谊坐党汝愚，亦责团练副使、南安军安置，中外震骇。初，上之在重华执丧也，五日一朝于寿康，既而久不得见，至是，纘因劾窜汝愚，仍请以行遣汝愚之事奏之太上，庶几太上欢然，尽释前憾，恰愉如初。上从之。朱熹时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带从臣职名，义不容默，草封事数万言，极陈奸邪蔽主之祸，因以明汝愚之冤。缮写已具，子弟诸生更进迭谏，以为必且贾祸，熹不听。门人蔡元定入谏

，请以蓍决之，遇《遁》之《同人》。熹默然，取奏藁焚之，因更号遁翁，遂以疾丐休致。癸未，命宰执大阅诸军。

十二月癸亥，置楚州弩手效用。丁丑，金主遣刑部尚书赫舍哩正、太常少卿王珩来贺明年正旦。是月，臣僚札子：『庙朝乃洪化之地，中书实王政之由，正本澄源，无先于此，常程细故，纷沓至前，则朝廷之体不尊，百司之务反废。今三省文书遍盈几阁，百事庶府惟事依违，日因月循，细故毛举，中书之务，何自而清?』

丙辰庆元二年正月戊子，雷。庚寅，右丞相余端礼为左丞相，知枢密院事京镗为右丞相。镗，江西人，淳熙中以检正报谢虏廷，因争撤乐，孝宗嘉之，遂除侍从。会赵汝愚自蜀召还，上谕大臣除镗四川帅。汝愚闻之，谓人曰：『镗望轻资浅，岂可当此方面?』由是两人有隙。汝愚得政，镗时为刑部尚书，亟纳交于韩侂胄。继擢执政，遂为侂胄谋主，至是，遂有右相之除。参知政事郑侨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谢深甫参知政事，御史中丞何澹同知枢密院事。庚子，右正言刘德秀为右谏议大夫。责授清远军节度副使赵汝愚卒于衡州。汝愚既责零陵，过衡阳已病，又为守臣钱鏊所窘逐，遂服药而卒，天下冤之。时有迪功郎赵师召者上书乞斩汝愚，事虽不行，然韩侂胄之党以汝愚有定策功，惟恐其复进，故当时谓汝愚不死，事固未可知也。甲辰，右谏议大夫刘德秀劾留正四大罪，首论其招伪学以危社稷。伪学之称自此始。诏落正观文殿学士，罢官观。德秀江西人，初自重庆守入朝，不为时相留正所知，以著作佐郎范仲黼，正客也，请为之地，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无安静之理。』不得已，下除大理寺簿。德秀怨仲黼荐己不力，并憾之。韩侂胄既除德秀监察御史，遂为侂胄鹰犬，既劾正四大罪，遂并仲黼罢之。丁未，裁定添差员阙。赵汝愚讦闻，有旨复元官，许归葬。

二月辛亥朔，省闱知举叶翥、倪思、刘德秀奏论文弊，上言：『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闻风未能丕变。乞将语录之类并行除毁，是科取士稍涉义理，即见黜落，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为世大禁。』辛酉，中书舍人吴宗旦缴赵汝愚复还元官之命。从之。辛未，再蠲临安府民身丁钱三年。甲戌，诏三省、枢密院置省员簿。

三月丙申，命诸将射铁帘。己亥，封皇弟柄为吴兴郡王。丙午，有司上《庆元会计录》。是月，臣僚建言：『国子生员多伪滥，请自今职事官期亲、厘务官子孙乃得试补。』从之。

夏四月甲子，左丞相余端礼罢。壬申，同知枢密院事何澹参知政事，吏部尚书叶翥签书枢密院事。乙亥。增置监察御史一员。

五月辛巳，以不雨，祷于天地、宗庙、社稷。诏大理、三衙、临安府、两

浙州县决系囚。乙酉，申严狱囚瘐死之罚。辛卯，御后殿，赐礼部奏名进士邹应龙等四百九十有九人及第、出身，进士第一人莫子纯已受荫补，故命次名。甲午，减诸路和买折帛钱三年。名孝宗御集阁曰文。甲辰，改慈福宫为寿慈宫。

六月，命监司、帅守臧否县令分为三等。乙丑，度支郎中、淮西总领张釜言[3]。『迺者伪学盛行，赖陛下圣明，罢斥奸回，登用贤哲，天下皆洗心涤虑，不敢复为前日之习。愿明诏在位之臣，上下一心，坚守勿变，毋使伪言伪行乘间以坏既定之规模。』乃除尚左郎中。中书舍人汪义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伪学之党皆名士，皆根株断除之，一时号为君子，无不斥逐。太皇太后闻而非之，甲戌，御笔：『今后给舍、台谏不必更及旧事，务在平正，以称朕意。』韩侂胄及其党皆怒，遂令台谏争之，于是左谏议大夫刘德秀、监察御史姚愈、张伯垓力争之为不可，乃改为『不必专及旧事』。自是侂胄与其党攻治之志愈急矣。丙子，皇子?生。

秋七月，德音：降诸路死罪囚，释流以下。戊子，流人吕祖俭等量移内郡，以皇子生故也。初，光宗即位，召内侍陈源还自郴州贬所，绍熙四年六月，除内侍省押班。时光宗已病，不能时过宫，源数离间。上即位，章颖为侍御史，论其奸，诏停源官，送抚州居住。庆元元年五月，移处州。至是皇子生，源以恩许自便，不得入国门。给事中汪义端驳之，乃移源婺州，而义端亦出知镇江府。明年夏，始听自便云。诏检正、都司考核诸路守臣便民五事，取其近情合理者以闻。己丑，监察御史姚愈除殿中侍御史，以附韩侂胄争御笔故也。殿中侍御史黄黼除起居郎、权兵部郎中。御笔之出也，黼独赞圣德，与同列异，故夺言职，未几罢。庚寅，诏诸路搜访高宗皇帝御制、御笔。戊戌，清远军承宣使韩同卿为庆远军节度使。韩侂胄为开府仪同三司、万寿观使。

八月癸丑，奉安孝宗皇帝、成穆皇后、成恭皇后神御于景灵宫。丙辰，太常少卿胡纺言：『比年伪学猖獗，图为不轨。近元恶殒命，郡邪屏迹，而或者倡为调停之议，取前日伪学之奸党次第用之。望宣谕宰执，应伪学之党曾经台谏论列者，权住进拟。』遂迁起居舍人。壬戌，皇子?薨，追封兗王，谥曰冲惠。

九月丁亥，复分利州为东、西路。癸巳，嗣濮王士歆薨，追封韶王。丁酉，遣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张贵漠贺金主正旦。

冬十月戊申，上御大庆殿，发寿圣隆慈备福光佑太皇太后、寿成惠慈皇太后、圣安寿仁太上皇帝册宝，遂帅群臣奉上于慈福、寿康宫。辛亥，御文德殿册皇后。壬戌，金主遣吏部尚书张嗣、工部侍郎石顿思来贺瑞庆节。甲戌，大阅诸军。

十一月庚寅，上诣寿康宫，上太上皇帝宽恤诏令。壬辰，右丞相京镗等上孝宗皇帝淳熙宽恤诏令。癸卯，赏宜州捕降峒寇功。

十二月戊申，陈贾自知宁国府除兵部侍郎，以贾淳熙末曾击朱熹故也。先是，熹乞追还职名及改正过待制恩数，继又乞致仕，其初奏略曰：『陛下即位之初，臣以愚贱疏远之踪首蒙眷知，召置讲席，正以庶官无由入侍禁闼，故特假以侍从职名。臣尝再三恳辞，曲蒙天慈加赐手札，俾速祇受，因进不敢力辞。供职四旬，屡得进讲，凡所开启，多蒙采纳。而臣蠢愚，迫切便欲致君尧舜之上，遂触忌讳，以烦谴诃。皇慈过恩，犹不加罪，亲御翰墨，俾就退闲。旬日之间，除书继下，所宜即日拜命，奔走率职，别图后效，以塞前愆，而反覆思维前日之罪，既以学力未充，诚意不至，无以仰称明诏，感悟天衷，衅咎不容湔洗。所有元借职名，已是难复冒居，岂敢更叨进擢之宠？欲望追断新旧职名，俾以寄禄元官复奉鸿庆故宫列圣香火。』其第二奏略曰：『伏念臣本是庶官，无他劳效，元带秘阁修撰，已是两朝过恩。比者只缘圣意欲令讲书，遂使暂陪迓列。未及两月，果以罪戾谴罢而归，所被误恩，理宜追夺。』其第三奏自劾议祧庙事。略曰：『臣之凡愚，素号山野。入侍经幄仅及四旬，意见阔疏，言辞鄙拙，固已有知不堪选用之意。惟有中间辄议僖宗皇帝皇家始祖不当，一旦并行祧毁，且使太庙之祀止及八世，降于天子九庙之礼，尤非所宜。独蒙圣慈特赐宣问，亲奉玉音，以谓僖祖之庙自不当迁，至于再三。不谓孤论难持，竟亦无取。退伏循省，益愧心颜。尚借宠荣，许仍旧职，非但有乖舆论，亦恐上累清朝。』其第四奏乞致仕，略曰：『不意病势危笃，自知难恋圣朝，依例合乞致仕。又念见系庶官，不敢专具奏牒，遂申本贯，依条陈乞。恭奉圣旨，未赐开允，唯是区区，本以乡来入侍日浅，自知未有毫发报称，不当仍带旧职，出领祠官，所以恳避再三，即非过为沽激，所有昨来陈乞致仕，实缘病势危迫，方敢冒昧。今虽苟延喘息，终是不堪。异日使令，不敢更叨廩禄，以速满盈之咎。』其第五奏自劾妄议山陵事，略曰：『去岁曾因集议永阜攒宫，妄意辄陈管见，欲乞少宽远日，改卜神皋，庶妥威灵，以延运祚。今者伏睹进奏院凡前日小大之臣曾议此者皆已坐罪，次第降黜，而臣狂妄，又尝面奏，其迹尤不可掩，其罪尤不可赦，但以所入文字不曾付外，是以漏网，未抵谴诃。若遂隐匿不言，更冒荣宠，窃虑祇受之后，公论不容，未及终朝，更烦褫夺。顾微臣进退之义虽不足言，而圣朝刑赏之中则为可惜。伏望圣明夺发威断，付之司败，以肃邦刑，庶免烦言，重劳渊听。』其第六奏略曰：『盖臣本意止为已罢讲官，不敢复带侍从职名，而于其间三次奏状，乃因他事，忘其前语，此其所以屡渎圣聪而曾不足以少回天意者也。乞照臣去年申省及后来第一、第二次辞免奏状，早赐施行。』熹之奏虽屡上，朝廷未之许也，而台谏汹汹

，争欲以熹为奇货。门人杨楫闻乡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迹以投合言者，亟以书告熹，熹报曰：『死生祸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烦过虑。』然群俭相顾久之，不敢独发。监察御史胡紘草疏将上，会迁去，不果。沈继祖者，为小官时，尝采摘熹《语》、《孟》之说以自售，至是以追论程颐，得为监察御史。紘以藁授之。继祖锐于进取，谓可立致富贵，遂奏：『熹剽窃张载、程颢之余论，寓以吃菜事魔之妖术，以簧鼓后进，张浮驾诞，私立品题，收召四方无行义之徒以益其党伍，相与餐粗食淡，衣褰带博，或会徒于广信鹅湖之寺，或呈身于长沙敬简之堂，潜形匿迹，如鬼如魅，及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公不廉等十罪，乞褫职罢祠，其徒蔡元定佐熹为妖，乞送别州编管。』

《讲义》曰：『治平以前，台谏之所弹击，出于议论之公。熙宁以后，台谏之所弹击，出于观望之私。王、吕用事，其所恶者，苏轼、孔文仲也，故李定、景温为之鹰犬；章、蔡弄权，其所恶者，元祐诸君子也，故张商英、来之邵为之鹰犬；秦桧卖国，其所恶者，岳飞、张浚也，故万俟卨、何若为之鹰犬。今侂胄擅命，其所恶者，非道学之名儒乎？而李沐、沈继祖辈之所弹劾，一则曰伪学，二则曰伪党，疑侂胄鹰犬耶？紘初为进奏院，未为人所知。赵汝愚时夺职居余干，韩侂胄意未快，会有荐紘可备鹰犬者，甫及一岁，累迁至监察御史。汝愚有零陵之命，用紘章疏也。时侂胄欲论朱熹，无敢先发者，紘毅然任责。物色无所得，经年酝酿，章疏乃成，会建方丧之议，迁太常少卿，紘遂以藁授沈继祖。』

辛未，诏落熹秘阁修撰，罢宫观；蔡元定编管道州。金主遣兵部尚书完颜崇道、太常少卿巨栋来贺明年正旦。

丁巳庆元三年春正月乙亥朔。壬寅，知枢密院事郑侨罢。癸卯，参知政事谢深甫兼知枢密院事。是月，行遣朱熹、蔡元定省札始至。熹方与诸生讲论，有以小报来言者，熹略起视之，复坐讲论如初，词色更为和平。翌旦，诸生乃知其有指挥。时郡县捕元定甚急，元定色不为变，毅色上道，熹与诸所游从百余人送别萧寺，坐客感叹，有泣下者。熹微视元定，不异平时，因曰：『朋友相爱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谓两得之矣。』又曰：『季通之行无几微不适意，丘子服独为之涕泣流连而不能已。处事变，恤穷交，亦两得其道也。』初，元定师事熹，而熹顾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与天道之妙，它弟子不得闻者，必与元定商确之。尝辑其讲论之辞曰《翁季录》者，盖引以自匹也。尝曰：『造化微妙，唯深于理者能识之。吾与季通言而未尝厌也。及其贬也，恨无可与悟语。其歿也，祭之以精诣之识，卓绝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穷之辩，不复可得而见。』盖深致其哀。熹尝论《中庸》已发未发之旨，以为人自婴儿至老死，虽语默动静之不同，然大体莫非已发。元定不以为是，独引程氏说

，以为敬而无失，便是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后十年，熹再与元定辩论，始终其说而悉反之，由是益奇元定。每诸生请疑，必令先质之元定而后为之折衷，同门寡二，以故小人深嫉之，故是时有『朱熹倡伪、蔡元定实羽翼之』之奏也。明年，元定卒于道州。

二月己酉，右丞相京镗等上神宗皇帝玉牒、高宗皇帝实录。丁巳，大理司直邵裒然请明诏大臣，自今权臣之党、伪学之徒，不得除在内差遣。诏下其章。戊午，诏诸军升差主帅、选择总领，或屯驻军州，守臣审核，上于枢密院。丙寅，诏以昭庆军承宣使、内侍省押班王德谦为节度使[4]，台谏交章论列，宰相京镗亦言其不可，遂罢。辛未，刑部侍郎、直学士院吴宗旦坐交结王德谦，为之草制，夺三官。癸酉，送南康军居住。

三月癸巳，复禁铜器，民间旧有者，限两月赴官投卖，每两以三十钱酬之。民间多不尽输，遂命再限两月，不复酬以钱，违者许入告。湖州旧鬻镜行于天下，至是官自铸之。乙未，建东华门。丙申，王德谦夺三官，抚州安置。庚子，禁浙西州军围田。壬寅，诏自今有司奏讞死罪不当者论如律。夏四月丙午，雨土。以不祛为嗣濮王。壬子，以旱祷于天地、宗庙、社稷。乙丑，雨雹。

六月癸卯朔，言者论：『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其党，所谓状元、省元与两优释褐，若非其私徒，即是其亲故。望诏大臣审察其所学而后除授。』宣教郎钱文子以太学两优释褐，一任回当召，径就部，注潭州醴陵知县而去，时人称之。戊辰，颁淳熙、绍熙宽恤诏令。

闰六月甲戌，内出铜器付尚书省毁之，遂命申严私铸铜器之禁。乙亥，遣起居舍人卫泾贺金主生辰。戊寅，朝散大夫刘三杰免丧入见，论伪学之党变为逆党，防之不可不至，及论留正共引伪学之罪。韩侂胄大喜，即日见旨：刘三杰除右正言。甲午，留正分司西京，送邵州居住。广东提举茶盐徐安国遣人入大奚山捕私盐[5]，岛民遂聚众作乱。

秋七月庚午，监察御史沈继祖录淹囚四百余条来上，诏进二官。

八月戊子，复置严州神泉监。辛卯，知广州钱之望遣兵入大奚山，执岛民，尽杀之。甲午，均诸路职田。

九月壬寅，以四川旱，诏制置、总领、诸司蠲放民赋。辛酉，遣户部郎官曾炎贺金主正旦。乙丑，申严帅臣、监司臧否郡守之制。诏监司、帅守荐举改官，明答以伪学之人，仍结朝典罪。丁卯，言者论伪学之祸，望申饬大臣。鉴元祐调亭之说，杜其根源。是秋当大比，漕司前期取家状，必欲书『委不是伪学』五字于后。时有柴中行者为抚州推官，独移文漕司，称自幼习《易》，读程氏《易传》，未委是与不是为学，如以为伪，不愿考校。士论壮之。

冬十月癸酉，雷。丙戌，金主遣户部尚书完颜愈、吏部郎中张汝方来贺瑞庆节。丙申，以寿圣隆慈备福光祐太皇太后违豫赦天下。

十一月辛丑，上孝宗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徽号曰孝宗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是日，太皇太后崩于慈福宫。后姓吴氏，读书万卷，翰墨尤绝人，高宗由是宠遇，绍兴十三年正位宫壶。光宗即位，后当为太皇太后，以寿皇故，乃更号寿圣皇太后。绍熙五年，后年八十有二，行庆寿之礼孝宗庙，始正位号云。壬寅，朝献景灵宫。癸卯，朝享太庙。甲辰，祀天地于圜丘，赦天下。上将行大礼，而内府无圭，乃下国子监，借文宣王玉圭用之，盖绍兴十四年国学初建时所锡镇圭也。乙巳，诏为大行太皇太后服期。丁未，大理少卿赵介为金国告哀使，阁门舍人朱龟年副之。壬子，车驾自慈福宫还大内。

十二月丙子，始御正殿。丁丑，以大行太皇太后攒宫，蠲绍兴府明年身丁钱、折帛绵绢。庚辰，罢文武官纳官告绫纸钱。甲申，雨土。乙未，金主遣礼部尚书奥屯忠、工部郎中薛愈来贺明年正旦。丁酉，知绵州王沈乞置伪学之籍，仍自今曾受伪学举荐关升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并令省部籍记姓名，与闲慢差遣。吏部侍郎黄由奏：『人主不可待天下以党与，不必置籍，以示不广。』殿中侍御史张岩论由阿附权臣，植立党与，由遂罢去。未几，擢沅利路转运判官。

戊午庆元四年春正月己亥朔。初，韩侂胄妻早死，有四妾，皆得郡封，所谓四夫人也。其次又十人亦有名位。去岁秋冬之间，有献北珠冠四枚者，侂胄喜，以遗四夫人。其十人皆愠，曰：『等人耳，我辈不堪戴耶？』侂胄患之。赵师??时以列卿守临安，微闻其事，亟出十万缗市北珠甚急。辛亥，侂胄入朝未归，京尹忽遣人致遗，启之，十珠冠也。十人者大喜，分持以去。侂胄归，左右以告。侂胄未及有言，十人者咸来致谢，遂已。壬子，都市行灯，群婢皆顶珠冠而出，癸丑，语侂胄曰：『我曹夜来过朝天门，都人聚观，真是喝采。郡王奈何不与赵大卿转官邪？』翌日又言之，于是有工部侍郎之命。侂胄尝与众客饮南园，过山庄，指其竹篱茅舍曰：『此真田舍间气象，所惜者，欠鸡鸣犬吠耳。』少焉，有犬嚎于丛薄之下，亟遣视之，京尹赵侍郎也。侂胄大笑。其后师翼坐他事罢官，诸生为诗诮之，有『也曾学犬吠山庄』之句，即指此也。乙卯，上钦宗皇后谥曰仁怀皇后。丙寅，签书枢密院事叶翥同知枢密院事。丁卯，以两浙、江淮、荆湖、四川民流，诏有司举行宽恤之政。

二月辛未，诏两省、侍从、台谏各举所知一二人，毋举宰执子弟、亲党。丙子，上大行太皇太后谥曰宪圣慈烈皇后。

三月甲子，宪圣慈烈皇后攒于永思陵。乙丑，趣修高宗皇帝实录。金主遣兵部尚书乌林答天益、户部郎中贾枫刚来吊祭。是月，臣僚札子：『恭闻诏旨

，已择今月十一日开讲。望陛下遵用仁宗、高宗故事，令侍讲之臣仰稽《三朝宝训》，如李淑所举外治数条详悉讲明，以备观览。凡武备之事，何者为先；军旅之制，何者为重；边圉洽守，孰为要害；夷狄情伪，孰为要领？考古验今，或有至计，商略而施行之，足以为思患预防之策。』上从之。

夏四月丙戌，祔仁怀皇后、宪圣慈烈皇后神主于太庙。己丑，降德音于临安府、绍兴府，蠲其赋租税有差。丙申，始御正殿。是月，右谏议大夫张釜请下诏禁伪学，姚愈亦上言：『近世行险侥幸之徒倡为道学之名，权臣力主其说，结为死党。愿下明诏，播告天下。』司农少卿汤硕为金主报谢使，右骁卫中郎将李汝翼副之。

五月己亥，开府仪同三司韩侂胄为少傅，赐玉带。己酉，诏曰：『向者权臣擅朝，伪邪朋附，叶肆奸宄，包藏祸心。赖天之灵，宗庙之福，朕获承慈训，膺受内禅，阴谋坏散，国势复安。嘉与士大夫厉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几其自新。而历载臻兹，弗迪厥化，缔交合盟，窥伺间隙，毁誉旁午，流言间发，以倾国是而惑众心，甚至窃附于元祐之众贤，而不思实类乎绍圣之奸党。国家秉德康宁，不汝瑕殄，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渐于流俗之失，弗可复反欤？将狃于国之宽恩，而罚有弗及欤？何其未能洗濯以称朕意也。朕既深诏二三大臣与夫侍从言议之官益维持正论，以明示天下矣，谕告所抵，宜各改视回听，毋复借疑似之说以惑乱世俗。若其遂非不悟，怙终不悛，邦有常刑，必罚无赦。布告天下，毋忽！』初，姚愈上此奏，韩侂胄大善之，遂命直学士院兼中书舍人高文虎草诏焉。未几，愈迁兵部尚书、御史中丞。

六月己巳，遣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杨王休贺金主生辰。癸酉，皇弟吴兴郡王柄为开府仪同三司。

秋七月己未，都大川秦茶马丁逢入见，极论元佑、建中调停之害，且引苏辙、任伯雨之言为证。时薛叔似、叶适坐赵汝愚党久斥，皆起家为郡，故逢有是言。宰执京镗、何澹大然之，翌日，遂除军器监。辛酉，同知枢密院事叶翥罢。

八月丁卯，以久雨，决系囚。丙子，谢深甫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吏部尚书许及之同知枢密院事。初，及之与薛叔似同擢谏官，皆为善类所予。党事既起，叔似累斥逐，及之乃迁给事中、吏部尚书。既而逾二年不迁，乃间见韩侂胄，序其知予之意及衰迟之状，不觉涕零，继以屈膝。侂胄惻然语之曰：『尚书才望简在上心，行且进拜矣。』不数日，遂有是除。侂胄尝值生辰，群公上寿既毕集矣，及之适后至，阍人揜关拒之，及之大窘。会门闾未及闭，遂俯偻而入，当时有『由窦尚书』、『屈膝执政』之语，传以为笑。庚辰，白气亘天。丙戌，诏以太上皇帝圣躬清宁，率群臣上寿，寻不克行。

九月壬寅，太白昼见。癸卯，太白经天。丁未，宰执京镗等上《庆元重修敕令格式》，申明诏颁天下。先是，复编修敕令所，置提举、同提举官，遂移牒六曹、大理寺及三衙、江浙近便州郡监司，抄录乾道五年至庆元二年终续降指挥，得数万事，参酌淳熙旧法，送刑部审详讫，为书总七百二册，至是进呈。《绍兴重修敕令格式》者，高宗建炎四年，范宗尹为相，乃奏命有司以嘉祐、政和敕对修成书。其后乾道、淳熙、庆元之际，率十余岁一修，然大概以《绍兴重修敕令格式》为准。庚申，遣户部郎中曾炎贺金主正旦。是月，诏造新历。先是，太史言月食于昼，而草泽言月食于夜。诏秘书监杨子美测验，如草泽言。有旨改作，仍命秘书省正字冯履常参定。

冬十月戊子，金主遣吏部尚书孙铎、客省使尼玛哈忠来贺瑞庆节。

十二月丙戌，再蠲临安府民身丁钱三年。己丑，金主遣太常少卿杨庭筠、户部郎中富珠哩子充来贺明年正旦。是岁，用高宗故事，取燕王官希字行之子与愿鞠之宫中。

己未庆元五年春正月癸巳朔。庚子，枢密院直省官蔡璉告赵汝愚定策时有异谋[6]，诏彭龟年追三官勒停，曾三聘追两官。蔡璉补进义副尉。初，汝愚定策时，璉从旁窃听，欲行漏泄，汝愚觉而囚之。上即位，遂从轻决配。去冬窜归犴下，用事者闻之，以为奇货，乃使璉排日供具诬汝愚事，凡宾客所言共七十余纸。文书既就，乃议送大理。时韩侂胄之党欲捕龟年，三聘及徐谊、沈有开、叶适、项安世等送棘寺，中书舍人范仲艺草驳奏，袖录黄见侂胄，语之曰：『公今日得君，凡所施为，当一以魏公为法。章、蔡之权非不盛，至今得罪清议者，以同文之狱故尔。』侂胄曰：『某初无此心，以诸公见迫，不容但已。』问其人，乃知京镗、刘德秀实主其事。侂胄取录黄藏之，事遂格。既而谏官张釜、陈自强、御史刘三杰、张岩、陈松连疏有请，诏以累经赦宥，遂有是命。镗、德秀在侂胄之门最为凶险，侂胄未显时，惟二人与之深交，及用事，所为暴悖，皆二人教之。先是，有果州州学教授王莘者考昌州春试，于《尚书》断章出题。至是尚书省奏罢莘。时本路漕臣汪德辅，故相伯彦之孙，太府卿召嗣之子也。议者谓德辅以祖任入官，故择考官不善，言者因请自今漕臣不由科第进者，更委他监司一员选官校试，仍择有文学士望者一人为点检官，专掌命题去取之事。从之，仍自嘉泰元年始。壬戌，建玉堂。

二月庚午，雪。癸酉，白气亘天。甲申，诏王德谦、吴宗旦自今不以赦移。乙酉，谏议大夫张釜劾刘光祖附私伪学，及佐逆不成，蓄愤怀奸，欺世慢上五罪。诏光祖落职、房州居住。光祖撰《涪城学记》，有『世方以道为伪，而以学为弃物。夫好恶出于一时，是非定于万世，学者盍谨所先入，以待豪杰之兴』之语，故有是祸。

三月甲午，罢监司臧否郡守之制。淳熙中，孝宗始严监司臧否郡守之令，行之十余年，其后士大夫往往以人情之厚薄为臧否，论者颇患其不公。去年十一月，新知汉阳军蒋用之朝辞，上疏稍论其伪，朝廷是之。至是，右正言陈自强复以为言，于是臧否遂罢。

四月戊子，以窜逐王德谦本末付史馆。辛巳，监都进奏院邓友龙请明诏大臣：用舍从违，谨所决择。友龙寻除监察御史。旧制，初改官人必作令，谓之须入。孝宗在位，待之甚严。庆元初，复诏除殿试上三名、南省元外并作邑。至是，用监察御史程松言，诏大理评事已改官、未历县人，并令亲民一次，著为令。旧捕盗改官人并试邑，正言陈自强又请初任未终之人先注签判一任，方许亲民。从之。自后虽宰相子、殿试甲科人，无有不宰邑者矣。

五月壬辰朔，新历成，赐名《统天》，而知历者谓《统天》新历尤复疏谬。戊戌，御集英殿，赐礼部奏名进士曾从龙等四百十有二人及第、出身。旧例，廷试举人至暮者许赐烛，然殿深易黑，日昃则殿上烛出矣。是岁，上初策进士，江西正奏名黄室、严州特奏名皇甫錡纳卷最后，鄞州特奏名刘嘉猷赐烛至一更四点。御药院言：『故事，赐烛正奏名降一甲，如在第五甲，降充末名。特奏名降一等，如在第五等，与摄助教。』诏如故事。世传张九成尝扣殿陛赐烛，纳卷最后，上取其策观之，叹其鲠亮，遂擢为榜首，其实不然。戊申，以久雨，民多疾苦，命临安府赈恤之。壬子，诏诸路州学置武士斋舍，选官按其武艺。后不克行。

六月癸亥，遣司农少卿李大性贺金主生辰。太常寺奏遗失皇后金宝册，己丑，命大理寺治之。既而庙之卫卒赴有司自言，坐狱死，盖故事，册宝以中人领。及盗去，凿而售之，中乃铁胎也，繇是事败。自后朝廷益谨其事，月以察官、礼官、中官各一员检视，谓之点宝云。

秋七月己亥，赐李彦颖谥曰忠文。甲寅，禁高丽、日交商人博易铜钱。

八月癸亥，白气亘天。辛巳，太庙夹室柱生芝，上率群臣诣寿康宫上寿，始得见太上皇帝，成礼而还。上之受禅也，赵汝愚乞以秘书省为泰安宫，已而不果，乃以慈懿皇后外第为之。既而上皇不欲迁，因以旧福宁殿为寿康宫，而更建福宁殿。上之在重华执丧也，五日一朝于寿康。时上皇圣体未平，犹不得见。去年八月，诏恭闻上皇圣躬悉已清复，将率群臣诣宫上寿，既而不克行。至是，以重明节前十日，初诣寿康宫进香。初，上之未见寿康也，御史胡练因劾赵汝愚，请以行遣汝愚之事奏之太上，庶几太上欢然，尽释前憾，恰愉如初，汝愚遂有永州之贬。及是过宫，礼成。壬午，丞相京镗率百官赴太庙观芝。甲申，以过宫上寿礼成，百官、监司、郡守上表称贺。丙戌，德音降诸路流以下囚，释杖以下，推恩如庆寿故事。丁亥，丞相京镗等进官一等。戊子

，立沿边诸州武举取士法。

九月庚寅朔，少傅韩侂胄为少师，封平原郡王。壬辰，保信军承宣使李孝纯为保大军节度使。昭信军承宣使李孝友为奉宁军节度使，保顺军节度使谢渊为太尉。

冬十月庚申朔，郭师禹进对广陵郡王。丙子，金主遣兵部尚书仆散琦、吏部郎中张汝猷来贺瑞庆节。诏金主使见辞，令韩侂胄随班侍立。右谏议大夫陈自强上紧要政目三十事，已而翰林学士高文虎又以二十事上之。

十一月己丑朔，诏复右司一员。丙辰，遣将作监马觉贺金主正旦。

十二月辛酉，嗣濮王不祛薨。庚午，命广东水土恶弱诸州建安仁宅、惠济仓库，给士大夫之死而不能归者。乙亥，奉安仁怀皇后、宪圣慈烈皇后神御于景灵宫。甲申，金主遣户部尚书范揖、四方馆使薄察守纯来贺明年正旦。是月，移内侍王德谦于汀州。信、饶、江、抚、严、衢、台州、建昌、兴国军及广东诸州大水，赈之。初，金人既为蒙国所侵，冀之北土遂失，乃于洮州置场买马，自是马至秦州者差罕云。

庚申庆元六年春正月戊子朔。己亥，皇子坦生。

二月戊辰，德音：降诸路杂犯死罪以下囚，释徒以下。己巳，雨土。戊寅，右丞相京镗等上圣安寿仁太上皇帝玉牒、圣政日历、会要。己卯，上率群臣恭上于寿康宫。甲申，封婕妤杨氏为贵妃。乙酉，雪。

闰二月庚寅，右丞相京镗为左丞相，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谢深甫为右丞相，同知枢密院事何澹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乙巳，复留正少保、观文殿大学士致仕。丁未，雨土。辛亥，殿前副都指挥使吴曦为昭信军节度使。

三月己未，朱熹寝疾，诸生惟叶贺孙、蔡沈九人在侧。沈，元定之子也。辛酉，改『大学?诚意』章，此为熹绝笔。甲子，卒于正寝。是日大风拔木，洪水崩山，诸生近者奔赴，远者为位而哭，蔡沈主丧役，黄干主丧礼。辛未，车驾从寿成惠慈皇太后幸聚景园。己卯，安定郡王子恭薨，诏自今嗣濮王以属近行尊长无过犯疾病者为之。

夏四月己酉，不璽为嗣濮王。

五月丙辰，以旱决中外系囚，除茶盐赏钱。有司上庆元宽恤诏令、《役法撮要》。癸亥，避殿减膳，置宽恤局。丙寅，诏大理、三衙、临安府及诸路阙雨州县释杖以下囚。戊辰，诏侍从、台谏、两省、卿监、郎官、馆职疏陈阙失及当今急务。辛未，诏曰：『朕寅奉慈训，猥以眇身，托于士民之上，夙夜栗栗，不遑康宁，惟德菲薄，淹于大道，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干阴阳之和，乃夏序适中，越月不雨，大田既坼，嘉谷将槁。元元何辜，咎实在朕。意者政事有所亏、刑法失其当欤?赋役繁重而丞庶之失业者众欤?不然，何致诊之深也邪

朕即祚以来，荷天右序，频岁中熟，民仅小康，储蓄未裕。倘遇饥歉，将奚以相恤？夫德之不修，既召谴告，又不深迹厥繇，力图消弭，其谓百姓何？已诏在位陈朕过失与时政之缪。又惟部使者、守令，朕所赖以协宣德泽者也，今或务行苛细，纵长吏奸，狱讼不平，冤者无所赴诉，所以伤害和气，咎抑甚焉。继自今其悉意毕心，亟为民虑，凡弊蠹可除、便利可兴者条具来上，朕将亲览，择其至当而推行之。布告中外，使咸知朕恐惧修省之意。』壬子，雨。丁丑，诏三省、枢密院择臣僚封事可行者以闻。

六月乙酉朔，日有食之。丁亥，以寿仁太上皇后违豫，赦天下。戊子，寿仁太上皇后崩，治丧于慈仪殿。壬辰，遣户部郎中赵善义贺金主生辰。都官郎中吴盱为金主告哀使，阁门舍人林可大副之。戊申，同知枢密院事许及之以母丧去位。

秋七月己未，初御后殿。丁卯，御史中丞陈自强签书枢密院事。

八月庚寅，以圣安寿仁太上皇帝违豫，赦天下。辛卯，圣安寿仁太上皇帝崩于寿康宫，寿年五十四。孝宗之丧，赵汝愚当国，欲令群臣服白凉衫、皂带以治事，逮终丧乃止，论者以为是。及光宗之丧，礼部侍郎陈宗召复请百官以日易月，禫祭毕，服紫衫皂带以治事。从之。甲午，右司郎中李寅仲为金主告哀使，左卫郎将张良显副之。乙未，日中有黑子。丙申，上大行太上皇后谥曰慈懿皇后。丁酉，左丞相京镗薨，赐谥文穆。既而其子沆请避家讳改文忠，言者以为：『杨亿巨儒，既谥曰文，议者欲加一忠字，竟不之与。夫欲加一字犹且不可，况谥以二字，又欲极美乎？望敕攸司，自今谥议，务当其实，其或不然，当推古法，以选举不实论。若定谥已下，其子孙请再更易者，以违制论。』从之。壬寅，皇子坦薨，追封邠王，谥曰冲温。癸卯，慈懿皇后权攒于临安府南山之修吉寺。是年六月，拨封桩库钱一百万缗修奉太上皇后攒宫。七月，拨钱二十万缗入内藏。八月，拨钱十五万缗并银二万两充秋季供奉太皇太后使用，又拨金二千五百两、银二万两充明堂使用，又拨二百万缗修奉太上皇帝攒宫。初，孝宗创封桩库，其法非奉亲、非军需不支。至是一季之间，所拨金银钱计直二百五十万缗，盖多非泛支用故尔。

九月乙卯，祔慈懿皇后神主于太庙。己未，雷。甲子，婺州进士吕祖泰投匭上书，略曰：『道与学，自古所恃以为国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勋劳者也。立伪学之禁，逐汝愚之党，是将空陛下之国，而陛下不悟耶？陈自强何人也，徒以侂胄童孺之师而躐致禁从。陛下旧学之臣若龟年等，今安在哉？苏师旦平江之胥吏，周筠韩氏之厮役，人尽知之。今师旦以潜邸随龙，周筠以皇后亲属，俱至大官，不知陛下在潜邸时，果识所谓苏师旦者乎？椒房之亲，果有厮役之周筠者乎？其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于此也！愿陛下亟诛侂胄及苏师旦、周筠

，及罢逐陈自强之徒，故大臣在者，独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将不测。』书出，中外大骇。侂胄虽甚怒，恐违人心，会方行明堂礼，故未及问。己巳，命右丞相谢深甫朝献景灵宫。庚午，命嗣濮王不侁朝享太庙。先是绍熙五年明堂，孝宗求卒哭。时赵汝愚为政，始奏遣汝愚朝献景灵宫，嗣秀王伯圭朝享太庙，而上独祀明堂。是年，上执光宗之丧，甫逾月而当行大礼，乃命右丞相谢深甫款天兴之祠，嗣濮王不侁摄宗庙之祭，盖用绍熙礼云。辛未，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丙子，吏部郎中丁常任为金主遗留国信使，左骁卫郎将郭倓副之。有旨：吕祖泰挟私上书，语言狂妄，送连州拘管。于是右谏议大夫程松、殿中侍御史陈说皆言祖泰有当诛之罪，今纵不杀，犹宜杖脊黥面，窜之远方。是日得旨，令临安府从杖一百，免刺面，配钦州牢城。祖泰字泰然，元祐户部尚书公孺之五世孙也，寓居无锡县。性疏达，尚气义。既得罪，士大夫劳之者无悔色，韩侂胄犹怜之。祖泰始自分必死，独冀以身悟朝廷，就道无惧色。京尹赵善坚受侂胄计，为好语诱之曰：『谁教汝？亦有共为章者乎？汝第言之，吾且宽汝。』祖泰笑曰：『何问之愚也？吾固自知必死，而可受教于人，且与人议乎？』善坚曰：『汝病风丧心邪？』祖泰曰：『以吾观，若今之附韩氏得美官者，乃病风丧心耳。』廷中闻之悚然，有叹息者。

《讲义》曰：言路之通塞，不特系于人君之用否，而尤系于贵臣之好恶。苟贵臣无隐蔽之私，无妒忌之情，则谁不扬眉吐气，愿为吾君告哉？故赵高用事于中，则鹿马肆欺于朝；李林甫内怀忌，则立仗下者皆不鸣之马，事势然也。嗟夫，人患不能言耳，苟能宣之，莫或壅之，则无一言不闻于上矣。天门九关，极其幽险，猛虎当之而踞，使天下屏息而处，重足而立，则怀抱何以展布？才猷何以自见哉？今庆元间贵戚纵横，群儉根据。吕祖泰以布衣之贱慷慨敢言，此祖宗涵养士气之余泽也，为权臣者，固当惕然自省，奉身而退，庶可以保全首领而死于牖下矣。不知出此，顾且严刑峻法，加之疏贱之布衣，将欲箝议者之口，他日东市之诛，安能逃乎？时有太学生于斋生题名中削去何澹名字，以其尝排道学也。澹时已显，大怒，于是京尹因其出，使不逞者与之哄，遂捕治之。太学生敖陶孙者为诗以吊赵汝愚，而侂胄未得其名，俾其人并承之，辞不伏，乃移送大理劾其事，掠治无完肤，狱竟不就，犹坐不应削澹名，送岭南编管。陶孙诗云：『左手旋乾右转坤，诸公相顾尚流言。狼胡跋扈伤姬旦，渔父沈沦吊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赖有史长存。九原若遇韩忠献，休说如今几世孙。』陶孙，福州人，后数年，登进士第云。臣僚奏：『比年以来，浸成内重之弊，顾恋周行，视民事为浼己；久贪朝绩，谓州县为徒劳。况祖宗成宪，改秩者必宰邑典郡者方除郎，即寺监之既更，则出守千里之地；郎官、卿监之已历，必出分一道之节，此不易之良法，日往月迈，莫克遵守。臣恐内重外

轻，其弊难革。欲望圣慈俾中外之官更出迭人，以均其任，兴起治功，实非小补。』

冬十月丙戌，少师韩侂胄为太傅。戊子，遣右司郎中朱致知贺金主正旦。辛丑，雨土。癸卯，以赵善义奉使生事，罢之。是月，臣僚上言：『六月乙酉之朔，太阳方升，中有黑子。况雷电大震于初冬之月，赤气发于暮夜之时，地震间亦不安，风霾时乎四塞。今朝廷毋乃犹有忠邪并进、伪得乱真欤？乃犹有膏泽不流、田里默叹欤？毋乃犹有利之未兴、害之未除、爵赏之施，或伤公道而害政者欤？』

十一月癸丑朔。宗室与愿更名，除福州观察使，改名俨，令资善堂授书。己未，皇后韩氏崩，谥曰恭淑，权攒于南山之广教寺。癸亥，皇子增生。丙寅，上太行太上皇帝谥曰宪仁圣哲慈孝皇帝，庙号光宗。东北地震。辛卯，雨土。

十二月癸未朔，皇子增薨，追封郢王，谥冲美。乙酉，日中有黑子。辛卯，权攒光宗于永崇陵。癸卯，祔光宗于太庙。太庙自仁宗以来皆祀七世，崇宁初，蔡京秉政，始取王肃说，谓二祧在七世之外，乃建九庙。奉翼祖、宣祖咸归本室焉。然王莽已营九庙，唐明皇又用之，非始于蔡京也。绍兴中徽宗祔庙，以与哲宗同为一世，故无所祧。及升祔钦宗，始祧翼祖，高宗、钦宗同为一世，亦不祧，由是淳熙末年太庙祀九世十二室。及阜陵复土，赵汝愚为相，遂祧僖、宣二祖而祔孝宗。时朱熹在经筵，独以九庙为正，汝愚不从，熹之议遂格。及光宗祔庙，复不祧。今又祀九世矣。诏改明年元。上继统，赵汝愚为相，锐意庆历、元祐故事，故改庆元，尽六年而上皇及太后继崩，中宫去世，二皇子不育，朝廷嫌之，因改明年为嘉泰云。乙巳，日中黑子灭。降德音于临安、绍兴府民，缘攒宫，役者蠲其赋。戊申，金主遣殿前左副都点检纥石烈忠定、太常少卿李愈来贺明年正旦。己酉，吴曦为太尉。庚戌，祔恭淑皇后神主于太庙。是冬，四川总领所增关外四川营田租，诏以边民不便，罢之。是岁，建宁府、徽、严、衢、婺、饶、信、南剑州水，建宁府、常、润、扬、楚、通、泰、和州、江阴军旱，赈之。

校勘记

[1]复置台谏官言事 《两朝纲目》卷四作『复置台谏言事簿』。

[2]己丑 二字原阙，据《宋史·宁宗纪》一、《两朝纲目》卷四补。

[3]张釜 原作『张金』，据《两朝纲目》卷四改。

[4]内侍省 原作『内治省』，据文意改。

[5]徐安国 原作『胡安国』，据《宋史·宁宗纪》一、《两朝纲目》卷五改。

[6]直省官 原作『事省官』，据《两朝纲目》卷五改。

宋史全文卷二十九下

（虚和按：原书误为「卷十二下宋神宗」，今改。）

宋宁宗二

辛酉嘉泰元年春正月戊午，申严福建科盐之禁。壬戌，谢深甫等荐士三十有五人。诏集记中书，以待选择。丁卯，禁路铃按阅受馈及招军，违者置诸法。戊辰，雪。庚午，以葛邲配享光宗庙庭[1]，赐谥文定。乙亥，雪。

二月戊子，诏诸州访求明历之士。壬辰，开资善堂。左司郎中闾丘泳为金主报谢使，右屯卫将军李言副之。泳寻不行，以起居舍人俞烈代之。癸巳，监察御史施康年奏少傅、观文殿大学士致仕益国公周必大首倡伪徒，私植党与。又言：『伪学之徒，余孽未能尽革。愿于听言用人之际，防微杜渐。』制以周必大降充少保，依旧职致仕。先是，吕祖泰上书，既配钦州。至是，监察御史林案亦言伪习之成，造端自必大，宜加细削，故有是命。自朱熹获罪，党禁益哗，稍称善类，斥逐无遗，至荐举考校，皆为厉禁，奸贪狼藉、暴慢恣肆之流纷纷并起，填塞要途。士知务修饬守廉隅者，例取姗侮，或及于祸；一时从游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熹讲道于竹林精舍不为辍。时多劝熹以谢绝生徒、俭德避难者，熹笑而不答。与学者黄干书曰：『前此尝患来学之徒真伪难辨，今却得朝廷如此大开炉鞴，锻炼一番，一等混淆夹杂之流，不须大段，比磨勘辨而自无所遁其情矣。』先是，有新某州教授余嘉者上书正府乞斩熹，右丞相谢深甫语人曰：『彼何罪？』暨熹既歿，言者犹不能已。盖侂胄用事以来，一等小人知素不齿于名教，惧一旦善类复用而已斥；于是横身以任其责，京镗、何澹、刘德秀、胡纮四人，实专主伪学之禁，为韩侂胄斥逐异己者，群小附之，牢不可破，天下目此四人为魁儉云。修光宗皇帝实录。乙未，续修《吏部七司法》。辛丑，雨土。言者请四川制置司遇类省试年分，仿礼部附试学官，许有出身人具所业赴制置司陈乞，委有出身通判或教授看详。蜀人试教官自此始。

三月丙寅，雨雹。戊辰，复雨雹。颁《庆元宽恤诏令》、《役法撮要》。己巳，雨雹。戊寅，临安府大火。是春，和州防御使使姜特立为宁远军节度使。

夏四月辛巳，火乃灭。诏两浙转运司、临安府上所焚民居之数于朝，厚加赈恤，死者给钱瘞之。右丞相谢深甫等以辅政无状致天谴请罢，不许。壬午，诏曰：『朕以眇躬，获奉宗庙。不明不敏，无以上承天心，下育万姓。乃者衅咎之延，凶凶荐集，嬛嬛在疚，夙夜震皇。今者谪见天地，京城大火，百万生聚，颠踣号呼，无所归命。夫天生燕民，付予司牧，顾朕德薄，言动差失，刑政繆盭，赫然威怒，宜谴朕躬，元元何辜？害至此极，朕方战栗斋敕，哀吁

于上帝。二三大臣，视吾百姓艰厄，有可以全活之者，公上之须，廩庾之积，捐以与民，一无所爱，庶几安集，慰朕惨怛之意。』诏枢密院核禁卫班直及诸军营栅遭焚之数来上。癸巳，避殿减膳。甲申，命临安府守臣察奸民纵火者，以军法治之。内出钱十六万三千余缗、米六万五千余石赈给焚毁死亡之家。辛卯，四川制置司言龙州蕃部寇边，遣官军讨之。诏曰：『风俗侈靡，日甚一日，服食器用，无复等威。今被焚之余，其令官民营造屋室，一遵制度，务从简朴，销金铺翠，无得服用。今以宫中所有，焚之通衢，中外士庶，令有司严立禁防，贵近之家，尤当遵奉，苟违斯令，必罚无赦。』丁酉，御殿复膳。戊戌，以潜邸为开元宫。丙午，诏文武臣毋得授寓居州任上务官，著为令。

五月戊辰，以旱祷于天地、宗庙、社稷。诏大理、三衙，临安府、两浙州县决系囚。癸亥，释诸路杖以下囚，除茶盐赏钱。丁卯，命有司举行宽恤之政十有六条。乙亥，监太平惠民局夏允中请用文彦博故事，以韩侂胄平章军国重事。侂胄上疏请致仕，略曰：『臣家本业儒，遭逢圣世，繇臣曾祖先臣琦、伯祖先臣忠彦踵登科第，接武丞辅，暨于臣先大父先臣嘉彦，蒙神宗皇帝最先世旧勋，俾之尚主，自兹派流右列。逮至臣不能自奋，滥叨世赏。陛下龙飞之日，面奉宪圣慈烈皇后圣旨，俾朝夕仰裨初政。臣深惟绵薄，不足以副使令。忽闻局务官有札子纳庙堂及台谏，乃引文彦博故事，肆为狂妄之说，臣闻之骇汗如雨。斯人固不足责，而臣之出处，岂容不明？伏望特降睿旨，许臣守本官致仕，以全愚分。』上批其奏曰：『卿辅翊初政，累岁于兹，忠诚备殫，勋绩益茂。朕方得所倚赖，岂容远嫌，力求休佚？其体至怀，勿复有请。』于是允中遂坐免，仍令临安府押出国门。丙子，雨。丁丑，雨雹。

六月辛巳，遣礼部侍郎陈宗召贺金主生辰。丙午，太白经天。

秋七月己卯，知枢密院事何澹罢。澹与京镗、刘德秀、胡纮四人实主伪学之禁，群儉附之，凡韩侂胄所以斥逐异己者，则四人之为也。庆元五年二月，纮罢吏部侍郎，七月，德秀自吏部尚书出知婺州，六年八月，镗以左相薨于位，至是澹复罢，正魁儉尽去，侂胄亦厌前事，欲稍示更改，以消释中外意。时亦有劝其开党禁以杜他日报复之祸者，侂胄以为然。丁巳，以旱，复祷于天地、宗庙、社稷。壬戌，释大理、三衙、临安府及诸路阙雨州县杖以下囚。癸亥，雨雹。甲子，签书枢密院事陈自强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右谏议大夫张釜签书枢密院事。乙丑，赐龚颐正出身，命修孝宗、光宗实录。颐正，和州布衣也，本名敦颐，元祐党人原之曾孙。国朝高宗实录，庆元、嘉泰间京镗、谢深甫为相时所上；孝宗、光宗实录，嘉泰二年，诏宝文阁学士傅伯寿、直华文阁陆游同修。敦颐尝著《符祐本末》、《党籍列传》等书数百卷。淳熙末，洪迈领史院，奏官之，朝廷以其有史学，至是赐出身，除实录院检讨官，盖

付以史事。未几而敦颐卒，乃外召傅、陆还朝。孝录比他录尤疏驳，敦颐后以光宗讳改名云。丁卯，复赈被火贫民。己卯，吴曦为兴州都统制兼知兴州。吴氏世职西陲，威行四蜀，列圣皆留其子孙于中朝，所以为虑者甚远。曦久蓄归蜀之志，朝廷不许。韩侂胄欲握兵权，遂遣曦还蜀，为诸军都统制。开边之祸始此。

八月己卯，减奏荐恩。甲申，签书枢密院事张釜罢参知政事，陈自强兼知枢密院事，给事中张岩参知政事，右谏议大夫程松同知枢密院事。松，池州人，知钱塘县时，韩侂胄有爱姬小故而出，松闻之，亟赂牙侏以八百千市之，至则盛供张，舍之中堂，夫妇上食，事之甚谨。姬惶恐莫知所为。居数日，侂胄意解，复召之，则知为所取，大怒。松亟上谒曰：『顷闻有郡守赴阙者欲得斯人，惟远方小吏不识事体，他日有误钧颜。某忝为赤县，职所当为，故为王取之耳。』侂胄意少解。姬既再入，侂胄尚未平，姬具言松所以谨待之礼，侂胄大喜，即日躡除太府寺丞，后两旬，迁监察御史，逾年擢右正言，数月迁右谏议大夫。既而满岁未迁，殊怏怏，乃市一妾献之，名松寿。侂胄遣问之曰：『奈何与大谏同名？』答曰：『欲使此贱姓名常达钧听耳。』侂胄怜之，遂有执政之除，距留妾恰三年。其后帅蜀贬官，责词有『处亏秽而不羞，莫汝为甚』之句，盖谓是也。丙戌，复诏侍从、台谏、两省集议沿江八州行铁钱利害。

九月辛亥，遣朝臣二人决浙西围田。己未，雨土。辛未，遣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林桷贺金主正旦。甲戌，令礼部纂集孝宗一朝典礼。

冬十月甲申，诏瑞庆节诸道毋入贡。丙戌，起居郎王容请以韩侂胄敷陈宗庙大计事迹付史馆，许之。甲午，金主遣左徽使徒单怀忠、秘书少监李杨来贺瑞庆节。甲辰，编光宗皇帝御集。

十一月庚申，漳州民旧输黄河铁缆钱。丙寅，太白昼见。

十二月己卯，太白经天。庚寅，复免临安府民身丁钱三年。辛丑，雨土。癸卯，金主遣兵部尚书纥石烈真、礼部郎中孙复来贺明年正旦。是岁，浙西、江东、两淮、利州路旱，赈之，仍蠲其赋。真里富国献训象二。

壬戌嘉泰二年春正月癸亥，苏师旦兼枢密院都承旨。师旦本平江府书佐，韩侂胄顷为本府兵马铃辖，从府假笔吏，吏以其冷局，俾师旦行。韩满归，苏复还府下。丘密为守，尝以事怒师旦，编管秀州。久之，韩知阁门事，师旦困甚，往依之。韩怜而置之门下。未久上登极，韩以师旦窜名藩邸吏士内，遂用随龙恩得官。韩以其慧辩，爱之，每朝廷有议论，或使之传言于大臣，大臣亦与之立语而已，当时侍从官则或与之接坐矣。丁卯，《高宗实录》成，陈自强等上。时史馆无专官，未知果谁笔也。己巳，雷。

二月，弛学禁。甲申，诏：『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赵汝愚曩因

众论，尝挂深文。朕以其属籍之联，累令赦宥。可复资正殿学士。』丁亥，修高宗皇帝正史、宝训。戊子，以治县十二事风厉县令。癸巳，禁行私史。

三月辛亥，诏宰执各举可守边郡者二三人。己未，初命诸路提刑以五月按部理囚徒，如四川、二广之制。己巳，诏诸路帅臣、总领、监司举可为将帅者，与本军主帅列上之。是月，诏荐举除升改自代十科外悉罢，自今如特旨令内外荐举者，并具实迹以闻。

夏四月庚寅，雨雹。是年，复行混补，试者至三万七千余人，分六场引试云。

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绍熙初，有武臣赵焕言历差，故命判太史局刘孝荣更造《会元历》。又《统天历》，庆元五年京镗为相时所上也。初，《会元历》既成，而布衣王孝礼言：孝荣未尝以铜表圭面测景，故冬至后天。朝廷然之，未暇改作。至庆元四年九月朔，太史言日食于昼，章泽言食在夜，测验如章泽言，乃改造历，未成而罢。三月庚戌，乃诏诸道有通晓天文历算者，所在具名来上。五月，历成。历经凡三卷，沿历他书十七种凡二十九卷。又上临安府进士侯望重校《万年历》十七卷、《纲目》二卷。至是日食五月朔，太史以为午正，而章泽、赵大猷言午初三刻半，食三分。诏著作佐郎张嗣古监视浑仪，秘书丞朱钦则、著作郎王容测验，起居舍人俞徵覆验，卒如大猷所言，史官乃抵罪焉。盖自渡江来，议历差者多矣。己巳，御后殿，赐礼部奏名进士傅行简等四百九十有七人及第、出身。

六月丙子，遣吏部郎中赵不艰贺金主生辰。己卯，临安府火。壬午，浚浙西运河。辛卯，禁都民以火讹相惊者。己亥，命诸州改正冒姓充军之人。庚子，雨雹。

秋七月辛亥，子觐为安定郡王。癸亥，以不雨，释诸路杖以下囚。己未，命有司举行宽恤之政七条。庚午，祷于天地、宗庙、社稷，复行宽恤四事。

八月丙子，吏部尚书袁说友同知枢密院事。癸未，名光宗皇帝御集阁曰宝谟。己丑，诏作寿慈殿，请太皇太后还内。甲午，右丞相谢深甫等上《庆元条法事类》。

九月己酉，上朝寿慈宫还，诏谕群臣曰：『朕析请太皇太后还内，太皇太后以久违此宫，凡百安便，不欲迁移。百官宜警悉焉。』甲寅，修皇帝会要。壬戌，奉安光宗皇帝、慈懿皇后神御于景灵宫、万寿观。丙寅，嗣秀王伯圭薨。伯圭，秀安僖王子偁之长子，孝宗之兄也。绍熙元年五月迁太保，封嗣秀王。二年夏，判太宗正事。三年夏，迁太师。永阜陵成，除中书令，辞不拜，诏有司别议优崇之礼，乃除两镇节度使。诸子初皆补京秩，历牧伯、部使者，绍熙后，并换南班，长师夔为使相。庚戌，临安府言野蚕成茧。

冬十月壬申朔，诏诸州起发总领所财赋，以通判为主管官。乙亥，上寿成慈惠太皇太后尊号曰寿成惠圣慈佑太皇太后。甲申，申严百司更宿之制。戊子，金主遣上护军完颜使塘、礼部郎中张行简来贺瑞庆节。乙未，遣吏部郎中李景和贺金主正旦。明辉受赂得罪，以阁门祗候王处久代之。追复朱熹焕章阁待制致仕。

十一月甲辰，始御正殿。乙巳，重修吏部七司法。庚子，参知政事陈自强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许及之参知政事。乙卯，再修光宗皇帝日历。丁巳，右丞相谢深甫等奉安皇帝日历于秘阁。甲子，追封伯圭为崇王，谥曰宪靖。

十二月甲戌，日有黑子。上御大庆殿，发寿成惠圣慈佑太皇太后尊号、册宝，遂率群臣上于寿慈宫。甲申，立贵妃杨氏为皇后。学士傅伯寿草制，有曰：『洪惟文母，念我神孙之真；冠于后庭，俾之见于内殿。』后知书史，通古今，兄次山本太学生，能避远权势，不与人事，论者以为得外戚之体。太傅韩侂胄为太师。

《讲义》曰：外戚不得预政，此祖宗家法也。自建隆至绍熙，列圣相承，不敢失坠。虽以曹佾之贤，处帝舅之重，神宗皇帝欲除佾为中书令，而吕申公力言其不可，圣君贤相所以防微杜渐之意，盖可见矣。惟政和六年，郑居中由显肃皇后之亲拜为大宁，此以往之失，不可效尤也。侂胄何人，夤缘戚里，干预朝政，且躡处帝师之任，是祖宗三百年之家法，至侂胄而尽坏之矣。他日两观之洙，其能免乎！

庚辰，大阅。

闰十二月丁未，诏讲官有当开释者，依读官例随事开陈。乙卯，福州观察使曦为威武军节度使，封卫国公。丁卯，金主遣兵部尚书图克坦公弼、户部郎中张衍来贺明年正旦。是月，复周必大少傅、观文殿大学士。是冬，皇子垵生，未逾月薨，追封华王，谥早冲穆。是岁，建宁府、福州、南剑、泸州水，邵州旱，赈之。自天圣立川交子法，每再岁而易一界。绍熙二年，光宗念蜀民之劳，诏权展一年乃易。庆元间，有自四川茶马代还者入见，言交子二年一兑，每引纳贯分钱八十文足，民甚苦之。今计所多羨财，请每界展一年，永为定制。章既下，制置司上言：『今民间每兑钱引一千，贴纳钱引六十四文足，每界总领所收贴头钱凡百八十万缗，今欲展年，当求对补之策。』明年春，有旨许之。至是，陈晔为总领，谢辉为帅，请诸朝，复以一年一兑，盖军饷所仰，不可复展矣。

癸亥嘉泰三年春正月辛未朔。庚辰，右丞相谢深甫罢。壬午，置湖南溪洞总首。戊子，龙州蕃部寇边，遣官军讨之。甲午，参知政事张岩罢。丙申，知枢密院事陈自强兼参知政事。丁酉，雷。戊戌，车驾幸太学，谒大成殿，御化

原堂，命国子祭酒李寅仲讲《尚书·周官》篇，遂幸武学，谒武成殿监。学官进秩一等，诸生推恩、赐帛有差。同知枢密院事袁说友参知政事，权翰林学士、知制诰傅伯寿签书枢密院事。伯寿辞不拜。

二月乙巳，御文德殿册皇后。吏部尚书费士寅签书枢密院事。乙丑，流内侍王德谦于新州。

三月丙子，无为军民李运言两淮铁钱交子利害，诏户部相度利害以闻。丁丑，以阴雨，诏大理、三衙、临安府决系囚。有司言宜置局讲求会子铁钱利病，诏户部并行相度。乙酉，幸聚景园。

夏四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壬寅，福州言瑞麦生。丙午，出封桩库两淮交子一百万，命转运司收民间铁钱。乙卯，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陈自强等上徽宗皇帝玉牒、孝宗皇帝、光宗皇帝实录。辛酉，诏宰执、台谏子孙毋就试。乙丑，禁抑余军人米。

五月戊寅，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陈自强为右丞相、参知政事，许及之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自强既拜相，首除苏师旦定江军承宣使。又有周筠者，本韩侂胄家苍头，亦是恭淑皇后姨夫，补官为浙西兵马都监，权任在师旦之亚。庚辰，以不雨，诏大理、三衙、临安府释杖以下囚。癸未，命有司搜访旧闻，修三朝正史，以书来上者赏之。

六月壬寅，遣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刘甲贺金主生辰。己酉，降大理、三衙、临安府囚罪一等，释杖以下。

秋七月辛未，颁《庆元条法事类》。出封桩库钱十万缗，命殿前司造战船。壬午，权罢同安、汉阳、蕲春三监铸钱。白虹贯日。癸未，禁江浙州县抑纳逃赋。乙未，上光宗皇帝徽号曰光宗循道宪仁明功茂德温文顺武圣哲慈孝皇帝。

八月壬寅，增置襄阳骑军。戊申，置四川茶马提举二员，分治茶马事。丙辰，右丞相陈自强等上皇帝会要。庚申，王德谦死于新州。甲子，诏刑部岁终比较诸路瘐死之数而殿最之。

九月庚午，参知政事袁说友罢。壬申，以宗子希堪为庄文太子，后更名缙。癸酉，命坑冶铁钱司毁私钱改铸。己卯，皇弟缙为右千牛卫将军。己丑，诏南郊加祀感生帝、太子庶星、宋星。是日，遣金部员外郎鲁矗贺金主正旦。

冬十月庚子，诏吕祖泰任便居住。癸卯，签书枢密院事费士寅参知政事。华文阁学士张孝伯同知枢密院事。丙午，命两淮诸州以仲冬教阅民兵万弩手。丁未，大风。戊申，龙州蕃部出降。壬子，金主遣刑部尚书完颜变、户部郎中高有邻来贺瑞庆节。

十一月壬申，上光宗皇帝徽号、册宝于太庙。癸酉，朝献景灵宫。甲戌

，朝飨太庙，祀天地于圜丘，赦天下。癸未，大风。己丑，安定郡王子覲薨。更定选人荐举改官法。庚寅，福州观察使杨次山为岳阳军节度使。复置福田居养院，命诸路提举常平司主之。

十二月丙辰，命四川提举茶马通治茶马使事。辛酉，下诏戒敕将帅掊克。金主遣吏部尚书通吉思中、户部郎中李达可来贺明年正旦。是冬，金国盗起[2]，惧朝廷乘隙，沿边聚粮增戍，且禁襄阳府榷场。边衅之开，盖此始。

甲子嘉泰四年春正月乙丑朔。乙亥，大风。浚天长县濠。庚辰，内侍甘昺有罪，信州居住。癸未，日中有黑子。辛卯，雷。壬辰，雨雹。广西经略司言西浮洞逃军为乱，破文昌县，遣兵讨平之。是月，辛弃疾入见。陈用兵之利，乞付之元老大臣。太师韩侂胄大喜。遂决意开边。

二月丁酉，置庄文太子府小学教授。辛亥，命内外诸军射铁贴转资。壬子，蠲临安府逋负酒钱六万缗。己未，立试刑法、避亲法。庚申夜，有赤气亘天。

三月丁卯，临安府火，火迫太庙，权奉神主于景灵宫。己巳，避正殿。庚午，命临安府赈焚室。辛未，诏葺太庙。壬申，禁质卖军器。甲戌，下诏罪己。右丞相陈自强等以火灾请罢，不许。初，自强以选人入都，欲求诸州学官阙，见执政，皆不遂。其所居逆旅主人善沸茶，自强一日见其出，问所之，曰：『某为仪同击茶月给士，十日三往府中，每往，击茶一瓿而已，余无事也。』自强太息曰：『我尝权仪同先生。』主人曰：『官人求阙不遂，盖见仪同乎？』自强曰：『吾贫，旅费垂尽。闻见仪同所费不少，安能办之？』主人曰：『俟语次，试为拈出。』旬余无耗。一日，自强方闷坐，有直省官持贴召来日午后至府相见。自强莫知所谓，比至，则侍从官以次毕集。谒入，传令先召陈知丞，韩侂胄命设褥于堂上，乡之再拜，次召从官同坐，从官踧踖，莫敢居上者。侂胄徐曰：『陈先生老儒，沈没可念。』坐客唯唯。明日，连章荐其才，遂除太学录。未逾年，迁博士。数月，转国子博士，又数月，为秘书郎。入馆半岁，除右正言、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入台半月余，遂秉政，由选人至枢府，首尾四年。侂胄用事，贿赂盛行，四方馈遗公至，宰执、台谏之门人亦不以为讶。其所用如自强之徒，尤贪鄙无状。书题无并字辄不开。有选人家闽中，其父与自强有旧，入都，求为掌故，自强对众厉声曰：『外方岂不知近旨，见阙方除，此何可得？』众为之踧踖。后旬日，竟除掌故。或疑其由径而得者，问之，徐曰：『丞相耳。』或曰：『丞相前日之语甚峻，何以回造化邪？』其人即坐侧取一幅书示之，乃自强答书也，略曰：『珍贶鼎至，晃耀老目。』或问珍贶之名，曰：『书生安得珍玩？比所请不遂，适从王家肆中见粟金台盏十具，重百星，以四千缗得而献之耳。』闻者叹息而去。是春，火及自强之府，主

帑吏请管钥于自强，自强闻变，口呿而不能言，钥在其衣带间，吏不敢解，由是囊橐多失遗者。自强修居都亭驿，平旦，百僚往省之，自强大言曰：『郭殿前号令可谓不肃。』众谓救火无策，未敢对。自强徐言曰：『昨从渠假五十兵搬担仗，遂去，失一金注碗。』众愕而退。事定，侂胄谓群公曰：『丞相生事一委于火，可怜，须少助之。』于是侂胄首遗万缗，已而馈者踵至，诸道及列城皆有助，不数月，得六十万缗，遂倍所失之数。火之始作也，或为之赋曰：『公议不明，台遂焚于御史；斯文未丧，省仅保于秘书。』其末句云：『自生民以来，未尝见此一火。』乙亥，诏百官条陈时政阙失。辛巳，立添差及祠庙限员。庚寅，复御正殿。

夏四月甲午朔，立韩世忠庙于镇江府。命内外诸军详度纯队法。甲辰，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许及之罢。赈恤江西水旱州县。乙巳，参知政事费士寅兼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张孝伯参知政事，吏部尚书钱象祖赐出身、同知枢密院事。丙辰，诏曰：『朕惟选举之法所以公天下，而权要之臣徇私挠禁，请嘱旁午，奔竞日滋，寒峻见遗。乃者训敕屡申，曾不知畏。令当必行，以儆中外。其有辄遗私书及受私书不以闻者，重置于理毋贷。』殿前司军士与巡检司卒哄击，破民居，诏捕治之，主帅以下论罚有差。

五月乙亥，诏诸军主帅各举部内将材三人，不如所举者坐之。癸未，追封岳飞为鄂王。

六月癸巳，遣起居舍人张嗣古贺金主生辰。丙申，置诸军帐前雄校，以官军子孙补之。壬寅，诏侍从、台谏、两省官集议裁抑滥赏。壬子，诏诸路监司核实诸州桩积钱米，上其数于尚书省；沿江、四川军帅简练军实，上其数于枢密院。丁巳，增庐州强勇军为千人。

秋七月甲子，以不雨，诏大理、三衙、临安府、两浙及诸路决系囚。戊辰，禱于天地、宗庙、社稷。己巳，命诸路提刑从宜断疑狱，蠲内外诸军所负营运息钱。辛未，蠲两浙阙两州县补租。戊子，命诸路提刑、提举措置保伍法。

八月己亥，右丞相陈自强等上皇帝玉牒[3]。甲辰，赐范祖禹谥曰正献。癸丑，诏自今以恩赏进秩，岁毋过二官。蠲绍兴府攒宫所在民身丁钱绢绵盐。丙辰，除静江府、昭州折布钱。戊午，参知政事张孝伯罢。

九月乙丑，得四圭，有邸玉一，诏藏于太常。丁卯，有司请更定捕盗改官法，诏侍从集议。壬午，遣大理少卿张孝曾贺金国正旦。丙戌，戒飭两淮州县遵守宽恤旧法。

冬十月庚子，资政殿大学士、淮东安抚使张岩参知政事。壬寅，金主遣兵部尚书完颜吕、户部郎中上官瑜来贺瑞庆节。

十一月己未朔，诏两淮、荆襄诸州遇凶荒奏请不及者，听先发廩，即日以

闻。庚申，令诸州置招军簿。庚午，伯栩为安定郡王。壬申，白气亘天。庚辰，修六合县城。

十二月癸巳，诏曰：『朕仰惟祖宗委任三司，专总邦计，故能周知源委，出入有常。今之财赋，名归户部，而事权散紊，不复相通，有司出纳，莫可稽考，吏或苛取，重困吾民。朕尝有意变通，比览臣僚奏疏，因思区画，其遵孝宗皇帝典故，宰相兼国用使，参知政事同知国用事，仍于侍从、卿监中择才识通练奉公爱民者二人为之属，俾颛其职，参考内外财赋所入，经费所出，会计而总核之，庶几名实不欺，用度有纪焉。』遂以陈自强兼国用使，费士寅、张岩同知国用事。己亥，诏改明年元。壬子，禁州县挟私籍没民产。甲辰，再蠲临安府民身丁钱三年。乙卯，金主遣殿前右副都点检乌凌阿毅、太常少卿贾益来贺明年正旦。

乙丑开禧元年春正月己未朔。癸酉，初置澈浦水军。丙子，出封桩库金一万两，以待赏功。丁丑，以许浦水军隶殿前司。己卯，重定选人捕盗赏为二等。壬午，雨霾。甲申，雷。赐苏洵谥曰文。

二月癸巳，徐安国夺三官，命史官改正大奚山贼名。癸卯，诏国用司立考核财赋之法下于诸路转运司。丙午，蠲临安府逋负酒税钱十八万缗有奇。乙卯，雪。

三月庚申，太白昼见。辛未，申严生子弃杀之禁，仍令诸路主管常平官月给钱米收养之。庚辰，杨次山为太尉。辛巳，以淮西安抚司所招军为强勇军。癸未，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费士寅罢。

夏四月戊子朔，同知枢密院事钱象祖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吏部尚书刘德秀签书枢密院事。辛卯，江陵副都统李奕为镇江都统，武节大夫皇甫斌为江陵副都统、兼知襄阳府。戊戌，修宪圣慈烈皇后圣德事迹。辛丑，日中有黑子。甲寅，太学生华岳以朝廷将用兵，上书谏，送建宁府编管。乙卯，大风。五月己巳，御集英殿，赐礼部奏名进士毛自知等四百三十有三人及第、出身。复淳熙荐举改官法。乙亥，诏曰：『朕惟亲亲，人道之始，而尊祖睦族，礼所以严宗庙、重社稷也。二帝三王之隆，靡不由之。威武军节度使、卫国公曦，艺祖皇帝十世孙也，自幼鞠于宫中，端重聪哲，凜如成人。日者从游资善，博亲义理之训，益茂温文之德，望实之美，中外耸闻。朕承先帝洪业，夙夜祇畏，惧弗克任，历日弥重，而国本未立，谓天下何？若稽嘉佑之宏模，爰暨绍熙之令典，有司考礼正名，朕将遵而行之。其以曦为皇子，进封荣王。』甲申，镇江都统戚珙遣忠义人朱裕结涟水县弓手李全焚涟水县。金主以边民侵掠及沿边增戍，来责渝盟。

六月戊子，罢广东八十一墟税场。辛卯，诏内外诸军密为行军之计。戊戌，命

诸路安抚司教阅禁军。己亥，遣礼部侍郎李壁贺金主生辰。庚子，资政殿学士程松为四川制置使。辛丑。淮东安抚使郑挺坐擅纳北人牛真及劫涟水军事败，夺二官罢。壬寅，天鸣有声。复同安、汉阳、蕲春三监。乙巳，右丞相陈自强等上新修淳熙以后《吏部七司法》。壬子，陈自强及侍御史邓友龙请用本朝故事，以韩侂胄平章军国事。降大理、三衙、临安府囚罪一等，释杖以下。

秋七月己未，右丞相陈自强等复以韩侂胄平章为请。庚申，太师韩侂胄平章军国事。命兴元都统司增招战兵。甲子，诏韩侂胄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丙寅，枢密都承旨苏师旦为安远军节度使、在京宫观，领阁门事。丁卯，诏侍从、两省、台谏、在外待制、学士已上及内外诸军主帅各举将帅边守一二人。戊辰，赠故丞相赵汝愚少保。己卯，平章军国事韩侂胄等上高宗皇帝御集。壬午，诏诸路提刑、提举司措置保甲。癸未，韩侂胄兼国用事。以不雨，诏诸路、三衙、临安府、两浙诸州县及诸路决系囚。

八月丙戌朔，蠲两浙阙雨州县职当钱。丁亥，命湖北安抚使增招神禁军。癸巳，雨。乙巳，殿前副都指挥使郭倪为镇江都统兼知扬州。赠宇文虚中为少保，追封刘光世为酈王。闰八月戊午，編集隆兴以来断例。癸酉，罢遣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何致。戊寅，平章军国事韩侂胄等上钦宗皇帝玉牒、宪圣慈烈皇后圣德事迹。

九月丁亥，签书枢密院事刘德秀罢。庚子，诏官吏犯赃，追还所受如旧法。丁未，遣秘书监邓友龙贺金主生旦。庚戌，大风。

冬十月甲子，汀州守臣陈铸以岁旱，图瑞禾来献，诏夺一官。丙寅，升嘉定府为嘉庆府。庚子，金主遣吏部尚书纥石烈子仁、礼部郎中孟铸来贺瑞庆节。复置和州马监。

十一月乙酉，置殿前司神武军五千人屯扬州。乙未，申严告讐之禁。

十二月癸丑朔，修孝宗皇帝、光宗皇帝御集。庚午，诏两淮、京西监司、帅守讲行宽恤之政。增利马军司弩手。癸酉，诏曰：『朕惟方今大计，在宽民力。二浙承平岁久，生齿日繁，赋租之余，重以身丁之敛，吏弗加省，民输益艰。中夜以思，靡遑安处。爰敷旷泽，庸示至怀，两浙路身丁钱绢，自开禧二年以后，其永除之。』戊寅，金主遣吏部尚书赵之杰、兵部郎中完颜良弼来贺明年正旦。时平章军国事韩侂胄欲启边衅，之杰入见，容止倨慢，持国书，逡巡却立，若将要上为起者，阁门觉其意，夺书以进，之杰益不平。俄赞者唱云：『躬身立。』躬者，金主父显宗嫌名也。显宗名允恭。之杰端立不动。侂胄据前奏请驾还内，继有旨，更以正旦朝见。著作郎朱质上书乞斩北使，侂胄虽不从，犹罢其天竺之游。

李心传曰：按《孝宗实录》：淳熙六年十一月乙亥，枢密院言：盱眙军申泗州

牒，金国完颜亶已祔庙，所有庙讳及同音字并合与回避。诏下有司照会。以此例之，则躬字亦合与避而不避者，侂胄欲以挑兵也。

是岁，真里富国献瑞象。江浙、福建、二广诸州旱，两淮、京西、湖北诸州水，赈之。中郎将厉仲方为和州守。仲方本书生，尝造战车、九牛弩，未及用而罢去，周虎继之。或谓虎用其战车败虜于清水镇云。

丙寅开禧二年春正月癸未朔，蠲两浙路身丁绸绢。癸巳，再给军士雪寒钱，发米赈济贫民。以金人使人悖慢，馆伴使副以下夺官有差。乙未，增太学内舍生为百二十人。辛丑，名国用司曰国用参计所。乙巳，吏部侍郎薛叔似为湖北京西路宣谕使。己酉，雷，雨雹。辛亥，诏坑户毁钱为铜，不以赦原，仍藉其家。著为令。是月，雅州蛮高吟师寇边，遣官军讨之。

二月癸丑，寿慈宫前殿火，逮晓始熄。于是太皇太后复归大内。甲寅，诏：『寿慈宫遗火，由朕凉德，以至回禄为灾，上惊慈闈。可自初四日撤乐，避正殿。』又诏：『已迎请太皇太后还内中。朕连日奏请，乞不须还宫，庶便晨昏之奉。已蒙俞允。』自是车驾月四朝焉。丁巳，以久雨，诏大理、三衙、临安府及诸路决系囚。己卯，复御正殿。

三月癸巳，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兴州都统制吴曦为宣抚副使。甲午，给事中邓友龙为两淮宣谕使。颁《开禧重修七司法》。丁酉，诏诸路监司岁十一月行部理囚徒，如五月之制。己亥，车驾从太皇太后幸聚景园。乙巳，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钱象祖罢参知政事，张岩兼知枢密院事。丙午，以钱象祖怀奸避事，夺二官、信州居住。己酉，知处州徐邦宪入见，请立太子，因以肆赦弭兵，侍御史徐楠劾罢之。己未，雅州蛮作乱，四川宣抚司遣兵讨捕之。

夏四月庚申，雅州蛮焚碉门寨，官军失利，四川宣抚司调御前大军往讨之。甲子，薛叔似为兵部尚书、湖北京西宣抚使，邓友龙为御史中丞、两淮宣抚使。下纳粟补官之令。戊辰，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兼陕西河东路招抚使。己巳，调三衙兵增戍淮东。庚午，追夺秦桧王爵，命礼官改谥。乙亥，镇江都统郭倪兼山东京东路招抚使，鄂州都统赵淳兼京西北路招抚使。

《讲义》曰：小人擅朝，欲为专宠固位之计，往往至于用兵。王、吕变法，生事于熙河；王珪怀奸，丧师于灵武，继是则章、蔡造衅于湟、鄯，王黼稔祸于燕、云，误国殄民，前后一律。今侂胄在朝，穷奸极恶，海内切齿，而复不度事势，妄启兵端，使三边疮痍，生灵鱼肉，虽擢发，不足数其罪矣！吴曦遣其客姚淮源献关外四州之地于金人，求封为蜀王。镇江都统制陈孝庆复泗州，江州统制许进复新息县。

戊寅，光州忠义人孙成复褒信县。

五月辛巳朔，陈孝庆复虹县。吴兴郡王柄薨。柄，孝宗之孙，魏惠献王愷

之次子也。光宗即位，进永兴军承宣使，封许国公。绍熙五年七月，封徐国公。庆元元年三月，封王，领昭庆军节度使。宪圣慈烈皇后复土，迁开府仪同三司。柄早慧，孝宗爱之，庆元初，制曰：『孝宗怜早慧以钟爱，太上念特立以垂慈。』以见贵宠云。癸未，禁边郡官吏擅离职守。甲申，调泉州兵赴山东路会合，丙戌，江州都统王大节引兵攻蔡州，不克，官军大溃。丁亥，诏曰：『天道好还，盖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顺，虽匹夫无不报之仇。朕丕承万世之基，追述三朝之志，惟兹北敌，犹托要盟，媵生灵之货，奉溪壑之欲，此非出于不得已，彼乃谓之当然。衣冠遗黎，虐视均于草莽；骨肉同姓，吞噬极于豺狼。兼别境之侵陵，重连年之水旱，流移罔恤，盗贼恣行。边陲第谨于周防，文牒屡形于恐胁。自处大国，如临小邦，迹其不恭，姑务容忍，曾故态之弗改，谓皇朝之可欺，军人塞而公肆创残，使来庭而敢为桀骜。泊行李之继遣，复慢词之见加。含垢纳污，在人情而已极；声罪致讨，属胡运之将倾。兵出有名，师直为壮。况志士仁人，挺身而竭节；而谋臣猛将，投袂以立功。西北二百州之豪杰，怀旧而愿归；东南七十载之生灵，久蔚而思奋。闻鼓旗之电举，想怒气之焱驰。噫，齐君复仇，上通九世；唐宗刷耻，卒报百王。矧乎国家之冤，接乎耳目之近。夙宵是悼，涕泗无从。将勉辑于大勋，必允资于众力。言乎远，言乎迩。孰无忠义之心？为人子，为人臣，常念祖宗之愤。益励执干之勇，式对在天之灵，庶几中兴旧业之再光，庸示永世宏纲之犹在。布告天下，明体至怀。』己丑，追封吴兴郡王柄为沂王。癸巳，以北伐告于天地、宗庙、社稷。江陵副都统兼京西北路招抚副使皇甫斌引兵攻唐州，官军大败。兴元都统秦世辅出师，至城固县，军大乱。甲午，以宗室希瞿子赐名均，为沂王柄后，补千牛卫将军。池州副都统郭倬、主管马军行司公事李汝翼会兵攻宿州，官军败绩。壬寅，太白昼见。简荆襄、两淮田卒，以备战兵。癸卯，郭倬等还至蕲县，金人追而围之，倬执马军司统制田俊迈以与金人，乃得免。

六月壬午，江州都统王大节除名、袁州安置。癸丑，建康府都统李爽攻寿州，官军败绩。

《讲义》曰：吾与北人本不与共戴天，稽之天地之常经，参之古今之通谊，仰对祖宗九庙之神灵，俯揆臣民万姓之公心，靖康之耻，不可不雪也昭昭矣。南渡中兴，高宗、孝宗未尝一日忘此仇也，徒以天运未回，其势犹炽，故含垢茹耻，以奠安南北之赤子，曷尝以为可恃哉？今开禧间，金人駸駸有微弱之渐，骨肉内叛，敌骑外攻，固幸有机之可乘。然而恢复大计，当以人材为先。真宗之御契丹也，必有李继隆、石保吉，然后成澶渊克敌之勋；仁宗之制夏羌也，必有韩琦、范仲淹，然后收曩霄蚘款之绩。侂胄何人，乃敢生事开边乎？宜其自取诛夷之祸也。

甲辰，邓友龙罢，寻夺三官，送兴化军居住。命丘崇宣抚两淮，迁刑部尚书代之。乙卯，雅州蛮高吟师出降，官军杀之。丁巳，复褒信县。是日，贬郭倬等官。倬与李汝翼以宿州之败，皇甫斌以唐州之败，并夺三官。甲子，李爽罢，以寿州之败也。丁卯，曲赦泗州降杂犯死罪囚，余皆除之，蠲其租税三年。是日，建康府副都统田琳复寿春府。戊辰，雅州蛮复寇边。官军既杀高吟师，是日，官军出禁门，欲深入夷界，会有为石棚所压者，乃遣土丁先往攻之。权提刑督捕司金厅任处厚时在碉门，以状白提刑刘崇之言：本遂进焚其巢，以天稍晚，姑俟一二日，然穴中已无首领，焚之无疑。崇之未至雅州，闻除总领财赋之命，遂归，王钺亦还始阳。土丁深入至白茶平，闻官军已还，匆遽而出，既而夷人掩官军不备，诈携牲醪，云来奠死者。及暮，纵火焚临江院，兵屯者皆死，出奔者多为所杀。文龙州胆勇将苟显忠闻变，率所部拒之，夷人稍却。既而援军无至者，其军歼焉。兴元府后军准备将张全忠引数千兵继出，贼大至，全忠战死，官军共失千余人。后军正将陈尧辅赴节制司白事还，至尼阳，闻其一军尽没，即自刃而死，王好谦、王钺皆走，退屯多功。去始阳二十里。夷人进据大城山，距始阳不数里。庐山边民亦皆惊遁，钺遂入惟州，又归兴州，以绵州统领官甘选权节制夷人，昼夜焚掠，自碉门而东凡四十里，靡有孑遗。好谦命西兵将屈彦招集土丁屯始阳，令碉门土居进士李午、山鸣凤往沙子招谕，又遣人约岩蕃夹攻之。会宣抚司遣成都路兵马都监王全将飞山义勇军三百人同节制，癸酉离成都，全好谦共议再与之和，夷酋高奴嵬等听许。戊寅，苏师旦既为韩侂胄奏劾，与在外宫观，寻又夺三官、衡州居住，仍籍其家，除名、韶州安置。是月，两淮宣抚丘崇至扬州，分守沿淮要害。金人封吴曦为蜀王，赐以金印。

秋七月，梁、洋义士统制母思袭取和尚原。诏侍从、台谏、两省、卿监、郎官、监司、郡守、前宰执、侍从各举人才二十人。壬午，雅州蛮出降，癸卯，张岩知枢密院事，李壁参知政事。丁卯，诛郭倬于镇江府。壬申，置御前强勇军，淮东安抚司所招者。

九月壬午，敌复陷和尚原。权都统制范仲壬出师宝鸡，小捷。未几，杨辅遗书韩侂胄，言蜀兵骄粮乏，财计已匮，暂休息以规后图，未为失计。戊子，雷。辛卯，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乙巳，赏复泗州功。

冬十月戊申朔，诏内外军帅各举智勇可为将帅者二人。辛酉，罢瑞庆节宴。丙子，金人自清河口渡淮，守将郭超失利，遂围楚州。

十一月庚辰，命主管殿前司公事郭杲领兵驻真州，援两淮。辛巳，敌犯枣阳军。有北来韩元靓者至真州，微露和意，自言安阳人，魏公五世孙也。丘崇遣人护送北还，令问端的。丙申，元靓入还，得幅纸，乃行省文字，崇以闻于

朝。甲申，命丘崇督视江淮军马，除签书枢密院事。敌犯神马坡，江陵副都统魏友谅突围趋襄阳，忠勇军统制吕渭孙欲图友谅，友谅格杀之。乙酉，赵淳焚樊城。戊子，金人犯庐州，田琳拒退之。癸巳，以金人犯淮，告于天地、宗庙、社稷。乙未，避殿减膳。湖广总领陈谦为湖北京西宣抚副使。丙申，太师、平章军国事韩侂胄献家财二十万以助军费。金人围庐州。丁酉，金人犯旧岷州，守将王喜遁去。戊戌，金人围和州，守将周虎拒之。金人陷信阳军。辛丑，金人围襄阳。壬寅，金人陷随州。癸卯，太皇太后赐钱一百万缗犒军士。诏诸路招填禁军以待调遣。甲辰，金人犯真州。乙巳，金人犯西和州。辛亥，释大理、三衙、临安府杖以下囚。是月，濠州、安丰军及并边所屯皆为金人所陷。

十二月戊申，金人围德安府，守将李师尹拒之。庚戌，金人陷成州。守臣辛樵之遁去。吴曦焚河池县，退屯青野原。癸丑，金人去和州。甲寅，金人攻六合县，郭倪遣前军统制郭倬救之，遇于滑浦桥，官军大败，倪弃扬州走。丁巳，金人陷大散关。癸亥，江陵副都统魏友谅军溃于花泉，友谅走江陵。丁卯，金人犯七方关，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拒却之。戊辰，吴曦还兴州。金人自淮南退师，留一军据濠州。己巳，郭倪罢，夺三官，责授果州团练副使、南康军安置。庚午，薛叔似、陈谦罢，京湖北路安抚使吴猎为湖北京西宣抚使。复两浙围田，募两淮流民耕种。壬申夜，兴州天赤如血，照地如昼。自是月初有日摩于初晴之时，至是复有此异。癸酉，吴曦始自称为蜀王。甲戌，镇江副都统毕再遇为镇江都统、权山东京东招抚司公事。乙亥，四川宣抚使程松遁。

丁卯开禧三年春正月丁丑朔，签书枢密院事、督视江淮军马丘崇罢。己卯，知枢密院事张岩督视江淮军马。庚辰，右丞相陈自强兼枢密使。癸未，金人陷阶州。丁亥，皇子圻生。庚寅，诏建康府、两淮民钱遣归业。辛卯，吴曦以伪命招通判兴元府、权大安军事杨震仲，不屈，死之。癸巳，命两淮帅守、监司招集流民。甲午，吴曦僭位于兴州。甲辰，池州都统陈孝庆夺三官罢。

二月戊申，雪。壬子，以金人退师，御殿复膳。甲寅，福建路总管兼延祥水军统制商荣削夺官爵、柳州安置。己未，吴曦反书闻，朝廷大震。韩侂胄与曦书，许以茅土之封。书与御札同发。罢西川宣抚司程松，以成都府路安抚使杨辅为四川制置使，沿江制置使叶适兼江淮制置使。庚申，以不雨，诏大理、三衙、临安府决系囚。罢诸路添差冗员。癸亥，皇子圻薨，追封顺王，谥曰冲怀。甲子，赈给旱伤州县贫民，命诸路提刑司从宜断疑狱。丁卯，罢江浙、京湖、福建招军。戊子，皇子塘生。庚午，敌去襄阳。

《讲义》曰：高宗之抗金人也，必有张、韩、刘、岳然后挫乌珠。今则总戎三边者谁欤？吴曦特膏粱之子弟，郭倪、郭倬、李爽、李汝翼、皇甫斌诸人

，又皆嵬琐之庸才，平居暇日，不过克剥士卒，苞苴馈赂，图为进身之梯媒，甚者且外交仇敌，以伺中国之动静矣。朝廷顾以推毂制开之事悉以委之，师才出境而前者败，后者溃，大者歼，小者奔，罪甚者诛戮，轻者投窜，而统蜀汉之逆曦又以叛闻，用兵以来，敌之损未一二，而吾国之丧失败亡已不可胜计矣。假使邓禹闻之，宁不笑人于地下乎？

乙亥，安丙等诛吴曦。先是正月辛丑，李孝义与其徒谋举义。二月壬戌，杨巨源至兴州，见安丙，谋之，丙喜。明日，始出视事。辛未，凤州进士杨君玉引杨巨源以见李孝义。二十六日壬申，巨源介孝义以谒安公，议遂定。君玉退，与其乡人白子申共草密诏，而安公润色之。二十八日甲戌，巨源书密诏以纳安公。二十九日乙亥未明，好义以所结官军杀曦于伪宫，军士李贵斩曦首，巨源寻以义士至，君玉宣密诏：安丙权宣抚使，巨源为参赞军事。

三月丁丑，诛徐景望，以受伪命入利州，逐总领官刘智夫也[4]。己卯，利东帅刘师文帛书至行在[5]，复赐帛书，令从长处置。辛巳，费士寅诛董镇于广都镇，曦之客，传伪命于成都者也。时士寅新知潼川府，未上，镇至广都，为所杀。镇有遗曦书言：杨侍郎未肯通情。盖指杨辅云。丙戌，赐安丙帛书，谕以能杀曦报国，当不次推赏，虽二府之崇，亦所不吝。于是曦已诛而朝廷未知也。丁亥，赵彦呐诛禄禧于夔州，禧，曦之将也。己丑，泸帅李君亮遣间使至行在，就赐费士寅帛书，令叶心经理。癸巳，兴州中军统制李孝义复西和州。丙申，命吴猎兼总西事。庚子，诛吴曦露布至行在，朝廷大喜。安丙知兴州兼四川宣抚副使，除端明殿学士。杨辅宣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许奕四川宣谕使，以起居舍人充。窜程松，落资政殿大学士，夺六官，筠州安置。忠义统领张翼复凤州。辛丑，曲赦四川降杂犯死罪囚，释杖以下，诏吴曦妻子论死外，男子年十五以下送二广州军编管，吴璘子孙移徙出蜀，吴玠子孙免连坐。壬寅，程松责授顺昌军节度副使、澧州安置。

夏四月戊申，湖北、京西宣抚使吴猎兼西川宣谕使。命四川宣抚司察守节官吏及从伪者，具名以闻。皇子岭薨，追封申王，谥曰冲懿。癸丑，降德音于两淮、湖北、京西被兵诸州，降杂犯死罪囚，释流以下；湖北、京西诸郡毋纳今年租税。四川忠义人复大散关。己未，奉使金国通谢国信所参议官方信孺发行在。庚申，兵部尚书宇文绍节权江陵府、权湖北京西宣抚使。壬戌，诏四川宣谕使吴猎与宣抚司共议，分兴州都统司军之半屯于利州。丁卯，召四川宣抚使杨辅赴行在，以吴猎为四川制置使。吴曦首函至行在。戊辰，献于庙社，梟首三日。资政殿学士钱象祖参知政事。己巳，改兴州为沔州。诏存吴璘庙祀，追夺曦父吴挺官爵。庚午，赠前通判兴元府事杨震仲官，官其子一人。癸酉，金人复陷大散关。甲戌，降德音于西和、成、州。

五月丁丑，赏诛吴曦功。戊寅，用四川宣抚司奏，受伪命人张伸之等贷命除名，编配二广、湖南诸州。己丑，以不雨，禱于天地、宗庙、社稷。赐沂王柄谥曰靖惠。辛卯，太皇太后有疾，赦天下。是日，太皇太后崩。四川宣抚使司参赞军事杨巨源与金人战于长桥，为所败。庚子，复置沔州副都统制，以李孝义为之。分沔州都统司十军隶两都统节制。辛丑，李孝义袭秦州，军败而还。

六月甲寅，赏守襄阳功。己未，李孝义遇毒死。癸亥，太府寺丞林拱辰为金国通谢使，右骁卫中郎将林仲虎副之；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富瑄为告哀使，左屯卫将军李谦副之；枢密院编修刘弥正为贺生辰使，阁门舍人陈良彪副之。癸酉，四川宣抚副使安丙杀其参议官杨巨源。

秋七月己卯，不侑为嗣濮王。乙酉，诏曰：『朕德弗类，致天之灾。比者郡邑间被大水，加以飞蝗为孽，永惟咎证，震悼于衷。二三大臣，其助朕思正厥事，以迪百工，俾内无诞慢私波之风，外无贪墨暴刻之政。其有灾伤当行赈恤者具以状闻，毋得蒙蔽。矧今兵戍久劳，疮痍未息，一念及此，痛如朕躬。疆场之吏，尤当极力绥辑，称朕悯恤元元之意焉。』

八月壬戌，刘师文为四川宣抚使，以密札除之。

九月丁丑，诏以和议未可就，令诸大帅申儆边备。己卯，侂胄复有用兵意，遂除辛弃疾枢密院都承旨，疾速赴行在奏事，会弃疾病死，乃已。辛巳，召督视江淮军马张岩赴行在。壬午，贬方信孺，坐以私觐物擅作大臣馈遗虜将，夺三官、临江军居住。甲申，减极边官吏举生员。乙酉，成肃皇后权攒于永阜陵。丙戌，诏金国通谢使还行在，命措置雄淮军。丁亥，江淮制置使叶适罢。辛卯，鄂州都统赵淳为殿前副都指挥使兼江淮制置使。乙未，知枢密院事张岩罢。辛丑，遣差监登闻鼓院王楠持书赴金国[6]，与副元帅府。壬午，祔成肃皇后神主于太庙。

冬十月乙巳，降德音：降临安府、绍兴府罪囚一等[7]，民缘攒宫役者蠲其赋。丙午，更置殿前司纯队法。乙卯，复珍州遵义军。丙辰，诏曰：『朕寅奉基图，通遵祖武，忧勤弗怠，敢忘继志之诚？寡昧自量，尤谨交邻之道。属边臣之妄奏，致兵隙之遂开，重困生灵，久勤征役。省躬自咎，揽涕何言！第惟敌人阴诱曦贼，计其纳叛之日，乃在交锋之前，是则造端，岂专在我？况先捐泗上已得之地，亟谕诸将敛戍而还，盖为修孝之阶，所冀不远之复。适传来款，自我元戎，庸告九庙之灵，并严三使之选。束装于境，持报即行，凡所要求，率多听许。弥缝既至，悃悞备殫，无非曲为于斯民，诤意复乖于所约。议称谓而不度彼己，索壤地而拟越封陲，规取货财，数逾千万，虽盟好之当续，念膏血之难腴。兹敷露于腹心，用伸儆于中外。深惟暴露，重痛死伤。疆场耗于流离

，郡县烦于供亿，致汝于此，皆朕之愆。当知今日之师，诚非得已，而应岂无忠义，共振艰虞？思祖宗三百年涵濡之恩，极南北亿万众创残之苦，上下同力，遐迩一心。鉴往辙之莫追，幸方来之有济。呜呼！事虽过举，盖犹系于纲常；理贵反求，况已形于悔艾。凡我和战，视彼去来，各有卫上之忠，茂建保邦之绩。繄尔有众，体兹至怀。』甲子，诏绍兴府均敷和买。

十一月甲戌，诏：『太师韩侂胄轻启兵端，可罢平章军国事，与在外宫观。陈自强阿附充位，可罢右丞相，日下出国门。』乙亥，礼部侍郎史弥远等以密旨，命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诛韩侂胄于玉津园。弥远建去凶之策，既得密旨，乃以告参正钱象祖、李壁，皇子荣王入奏，遂有此旨，仍命殿前司中军统制、权主管本司公事夏震选兵三百防护侂胄，别选兵二百守其府门。钱象祖欲奏审，史弥远夜往其府趣之，李壁亦言恐事留或泄，乃已。次早侂胄入朝，至太庙前，震呵止之，其从者皆散，护圣步军淮北将夏挺以帐下亲随三十四人拥侂胄车以出，中军正将郑发、王斌引所部三百，执弓枪刀斧护送至玉津园侧，殛杀之。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宫省，权震天下。初以预闻内禅为己功，窃取大权；中则大行窜逐以张其势，始则朝廷施設悉令禀命，后则托以台谏大臣之荐，尽取军国之权，决之于己，哀引奸邪，分布要路，陵悖圣传，以正学为伪学，横诬元老，以大忠为大逆。绍兴末年以来，台谏每月必一请对，察官每月必一言事，从官两月必一求见，否则谓之失职。自侂胄扼塞言路，从官既不言事，台谏亦多牵掣，凡所论列，若位望稍高之人，盖皆有所受，此外则每月将终，必按小吏一二人，谓之月课。始者犹及厘务官与郡守之属，已而浸及属官、曹掾，最后则簿尉、监当皆在月课之列矣。又有泛论君德时事之类，皆取其陈熟缓懦、绝无撻拂者言之，以至百官转对，监司帅守奏事亦然。或问之，则愧谢曰：『聊以藉手。』台谏官则曰：『聊以塞责-有监察御史当应谏，乃言：『都城货塞粟者，皆以黄纸包之非便，乞禁止。』闻者哂之。私意既行，凶谈日炽，交通赂遗，奔走四方，童奴滥授以节钺，嬖幸踞肆于掖庭。创凿亭园，震惊太庙之山；燕乐语笑，彻闻神御之所。穷奢极侈，僭拟宫闱。丁巳岁，侂胄生辰，宰执、侍从至四方牧守，皆上礼为寿，直宝文阁、四川茶马献红锦壁衣、承尘地衣之属，修广高下，皆与中堂等，盖密量其度而预为之也。吏部尚书献红牙果卓十位，众已骇之，权工部尚书献真珠搭裆十副，光耀夺目，盖大长公主奩中故物。司农卿兼知临安府最后至，出小合曰：『寒书生无以为献，有少果核，姑侑一觞。』启之，乃粟金蒲萄小架，上有大北珠百枚，众皆惭沮。丁卯岁，侂胄生辰，大臣以下皆排列所献于大庆观之庑下，都人竞往观之，其首列有红榜大书云：『门生特进、右丞相兼枢密使、秦国公陈自强恭遇恩主太师、平章、郡王降诞之辰，仰祝钧算。』其侈靡有如此者。凡除擢要

臣，选用兵帅，皆取决于厮役苏师旦之口，己所欲为，不复奏禀，径作御笔批出。军事既兴，又置机速房于私第，应御前金字牌，悉留其家。凡所遣发，未尝关白。方其出入禁庭，了无顾忌，虽孝宗皇帝畴昔燕坐思政之所，亦偃然冒居，老宫人见之，为之感涕。岁时锡燕内庭，亲王、戚里预焉可也，师旦刑余贱吏，乃邀至其间，更相酬酢，褻渎名分，一至于此。势焰薰灼，视公卿如奴仆，宰相以下，匍匐趋走，一则恩主，二则恩王，甚者尊之以圣，呼以我王。除太师麻词有『圣之清』、『圣之和』等语，除平章麻词有『超群伦，洞圣域』等语。高文虎之子似孙为秘书郎，因其诞日献诗九章，每章用一锡字，侂胄当之不辞。辛弃疾因寿词赞其用兵，则用司马昭假黄钺异姓真王故事，由是人疑其有异图。自知积失人心，中外嗟怨，乃为始祸之计，蓄无君之心，谋动干戈，图危宗社。沿边赤子，骨肉流离，肝脑涂地，死于非命，不知其几千万人。与逆曦结为死党，假之节钺，授以全蜀兵权。曦之叛逆，谁实使之？方曦之叛，蜀人盛传封侂胄为吴王，又谓侂胄欲与曦分吴蜀之地而王之。有司簿录其家，多有乘舆服御，如居用木围，寝用龙衾，坐用升龙牙状，饰以真红绦结，如此等类，意欲何为？察其用心，稽其稔恶，虽寸斩之，亦不足以谢天下。殛死之日，京都士女歌舞于市。方其盛时，锄害善类，不遗余力。及其败也，党锢诸贤，无不录用，褒赉九原，袞荣千古，虽暂为所抑，要之以久，公论未尝不伸也。是日，新除右谏议大夫林行可方请对，自强至漏舍，语同列曰：『大坡今日上殿。』俄而侂胄前驱至，象祖彷徨，不知所出。寻报侂胄已押出，权吏部尚书兼权给事中陆峻、工部侍郎兼知临安府赵善坚闻之失色，相与耳语，同列叱之。象祖探怀中堂帖授自强曰：『有旨丞相罢政。』自强即上马顾曰：『望二参政保全。』象祖、壁赴延和殿奏事。丙子。侂胄、自强并罢为醴泉观使。丁丑，责侂胄为和州团练副使、郴州安置；自强追三官、永州居住，苏师旦特决脊杖二十、配吉阳军。参知政事钱象祖兼知枢密院事，李壁兼同知枢密院事。诏曰：『朕德不明，信任非人。韩侂胄怀奸擅朝，威福自己，劫制上下，首开兵端，以致两国生灵肝脑涂地。兴言及此，痛切于衷。矧复估恶罔悛，负固弥甚，疏忌忠谏，废公徇私，气焰所加，道路以目。今边戍未解，怨毒孔滋。凡百缙绅，泊于将士，当念目前过举，皆侂胄欺罔专恣，非朕本心。今既罢逐，一正权纲，各思勉旃，为国宣力，饬兵谨备，以图休息，称朕意焉。』丁丑，夏震为福州观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将士行赏有差。戊寅，诏韩侂胄改送英德府安置，陈自强责授武泰军节度副使，依旧永州居住。是日，又诏韩侂胄除名勒停，送吉阳军，籍没家财；自强送韶州，并安置。有司簿录侂胄家，得苏师旦所与书云：『步军司人少，殿前司人多。今欲殿前司人令与步军司相等，却拨殿前司所多之人别立一军，使信臣掌之。』信臣，师旦自谓也。己卯

，诏师旦处斩，命广东宪臣莅其刑，妻子编置；周筠决脊，刺配岭外。诏曰：『奸臣擅朝，畏人议己，专事壅蔽，下情不通，政理多阙。今既窜殛，当首开言路，以来忠谏。中外臣僚，其各条具所见以闻。』辛巳，邓友龙再夺五官，南雄州安置。乙酉，置御前忠锐军。丙戌，御史中丞卫泾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邓友龙除名安置。丁亥，诏曰：『古先哲后，豫建元良，祖宗以来，厥有彝典。朕获承至尊，休德十有四载而主鬯尚虚，非所以重天器、正大本也。皇子曦天姿英粹，学问日充。望足系于人心，言有裨于治道。蔽自朕志，处以储闈，用衍万世无疆之绪。』立为皇太子，改名。戊子，郭倬除名，梅州安置；郭僎除名，连州安置，仍籍其家。参知政事李壁罢，夺二官，抚州居住。己亥，以立皇太子赦天下。

十二月癸卯，江南东路安抚使丘崇为江淮制置大使。罢山东、京东招抚司，起居郎许奕为金国通问使，前知真州林伯成副之。伯成不行，以带御器械吴衡副之。乙巳，太白昼见。丁未，罢京西北路招抚使。己酉，罢叶适宝文阁待制。庚戌，许及之夺二官，泉州居住；薛叔似夺二官，福州居住。皇甫斌再夺五官，英德府安置。癸丑，金人复陷随州。辛酉，参知政事钱象祖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卫泾及给事中雷孝友并参知政事，吏部尚书林大中签书枢密院事。甲子，杨次山开府仪同三司。乙丑，礼部尚书史弥远同知枢密院事。丙寅，赠吕祖俭朝奉郎、直秘阁，官其子一人。丁卯，诏改明年元。诏曰：『频年相继，寰宇多虞，边衅遽开。顾生灵之何罪？虫蝗为孽，与旱潦之相仍，皆权臣误国之致。斯在菲质，应天之敢后？今则典刑以正，纲纪益张。乃因正月之和，适际三阳之泰。诞扬大号，亶告多方。其以明年为嘉定元年。』是岁，浙西旱蝗，沿江诸州水。

校勘记

[1]光宗 原作『九宗』，据《两朝纲目》卷六改。

[2]金国 原作『金主』，据《两朝纲目》卷七改。

[3]右丞相 原作『自丞相』，据《宋史·宰辅表》四改。

[4]刘智夫 按，智夫名崇之，见《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十三。史籍不当以字行。

[5]刘师文 按，师文名甲，见《宋史》卷三九七《刘甲传》。史籍不当以字行。

[6]登闻鼓 原脱『登』字，据《两朝纲目》卷十补。

[7]降临安府 原脱『降』字，据《两朝纲目》卷十补。

宋史全文卷三十

宋宁宗三

戊辰嘉定元年春正月戊寅，右谏议大夫叶时、殿中侍御史黄畴若、监察御史章燮、余崇龟等上言侂胄专政无君，僭上不道，乞梟其首领，置之淮甸，积尸丛冢之间，以谢天下。不许。辛巳，章再上，又不许。诏曰：『朕以眇躬，获遵洪业。所期恭己，治可致于无为；乃昧知人，失浸成于偏信。自奸臣之怙势，畏公议之靡容，屏蔽聪明，排斥忠直。利害莫从而上达，威福自得以下移。逮兹更化之初，亟出求言之令，倏再逾于月律，犹罕见于奏封。岂习俗相仍，激昂者寡？抑精诚弗至，顾忌者多？厥今百度未厘，二边未靖，人才乏而未究搜罗之术，民力困而未明惠养之方。救此弊端，宁无良策？乃若箴规主失，指摘奸邪，人所难言，朕皆乐听。倘有裨于事实，讵敢吝于褒章？其或过差，务从宽假。凡我缙绅之彦，暨于刍蕘之微，久郁之怀，谅欣闻于申命。竭诚以告，庶共底于丕平。』壬午，监登闻鼓院王楠自河南通书回，持金人牒求韩侂胄函首。诏侍从、两省、台谏集议。丙戌，右谏议大夫叶时等复请梟韩侂胄，函首于两淮。诏三省、枢密院详议以闻。壬辰，同知枢密院事史弥远知枢密院事。起居郎许奕为金国通谢使，阁门舍人吴衡副之。

二月丁未，升天水县为军。戊申，追复故相赵汝愚观文殿大学士，尽叙元官，谥曰忠定。诏史官应绍熙以来韩侂胄事迹及奸言诬史并行改正。于是彭龟年、孙逢吉、吕祖俭以次赐谥，录后党锢诸贤，以次召用。壬子，诏临安府赈济流民。甲寅，雪。戊午，前四川宣抚使程松授果州团练副使、宾州安置。甲子，罢前吏部尚书刘德秀遗表赠官。是月，郴州黑风峒寇罗世传为乱，招降之。

三月癸酉，以毛自知首论用兵，夺进士第一大恩例。戊子，诏曰：『朕临御以来，仰遵累朝恭俭之规，菲食卑宫，躬行以移风俗。而志勤道远，观感未孚。况奸幸弄权，故相同恶，上下交利，贿赂公行。监司、郡守并相仿效，贪婪无厌，狼藉已甚。朕方厉精更始，申加训饬，以儆有位。继自今各务精白一心，以承至意。其有缘公济私，尚为故态，必罚无赦，尚其戒哉！』复秦桧王爵、赠谥。己丑，监登闻鼓院王楠自军前再还行在，议以韩侂胄首梟于两淮。壬辰，以函首事降黄榜，晓谕两淮、荆襄、四川。乙未，诏临安府遣东南第三副将尹明斫侂胄棺，取其首送江淮制置大使司。是春，皇子[王自]生。

夏四月丙辰，诏后省科别群臣奏疏可行者以闻。赠彭龟年宝谟阁直学士，落李沐宝文阁学士。戊午，韶州安置陈自强再责授复州团练使、雷州安置，仍籍其家。

闰四月辛未，置拘榷安边钱物所。壬申，雨雹。癸未，皇子[王自]薨，追封肃王，谥曰冲靖。诏大理、三衙、临安府及诸路阙雨州县决系囚，释杖以下。甲申，诏曰：『朕更化厉精，祇若古训，为万世长策，先图其大者。皇太子

温文粹美，学问夙成。欲使与闻国论，通练事机，以增茂储德。二三大臣，各兼师傅宾僚，用申羽翼之助，其相与协心辅导，成朕爱子之义，以绵我家无疆之庆，是惟休哉！自今再遇视事，可令皇太子侍立，宰执赴资善堂会议。』乙酉，右丞相兼枢密使钱象祖兼太子少傅，参知政事卫泾、雷孝友、签书枢密院事林大中并兼太子宾客。辛卯，以旱祷于天地、宗庙、社稷。癸巳，减常膳。乙未，蠲两浙阙雨州县贫民逋赋。命大理、三衙、临安府、两浙州县决系囚。丙申，幸太一宫明庆寺祷雨。丁酉，诏曰：『朕惟祖宗传序之重，祇惧靡遑。而去岁以来，蝗蝻为灾。冬既无雪，春又不雨。夏且半矣，祈沓不应。天灾流行，固亦有之，在于今兹，关系实重。边鄙甫定，流徙未复，漕运不至，余价已增。苟失岁事，何以保邦？《传》不云乎：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其播告中外，凡朕躬不逮、朝政阙失、田里愁叹、军民疾苦，尽言无隐，朕将采而用之，无小无大，惟既乃心，称朕意焉。』

五月辛酉，御集英殿，赐礼部奏名进士郑自成等四百二十有六人及第、出身。甲子，太白经天。乙丑，以飞蝗为灾，减常膳。丁卯，诏侍从、台谏条上阙政，监司、守令条上民间利害。是月初，光宗既祔庙，当议配享。而一朝三相中，周必大、留正皆尝以学党得罪，故论者欲用葛邲。及是党禁解，必大之子新知筠州纶乞以其父配享庙庭。诏两制、礼官详议。其后正之孙秘阁校理元刚复言其祖首侍崇陵讲读，后在相位，始终六年，当以其祖配。权礼部尚书章颖乃乞并用二公配享，后亦不果行焉。

六月庚午，金人归大散关。辛未，归濠州，又归隔芽关。乙亥，卫泾罢。甲申，签书枢密院事林大中薨于位。乙酉，以蝗生，祷于天地、社稷。丙戌，诏侍从、两省、台谏举沿边守臣。辛卯，史弥远兼参知政事。

秋七月辛丑，赐吕祖泰官。先是，祖泰上书忤韩侂胄，配钦州牢城。至是改正过名，特补上州文学，寻改授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癸丑，丘崇同知枢密院事。甲寅，许奕归自北庭。

八月戊辰，出丰储仓米赈贫民。辛未，丘崇薨于江阴之里第。甲戌，侍从、台谏、两省详议会子折阅利害。辛巳，娄机同知枢密院事，楼钥签书枢密院事。丙戌，诏礼部侍郎许奕、起居舍人曾从龙考订监司、守令所条民间利害，择可行者以闻，其未条上者趣之。甲午，出米二十万石赈江淮流民。

九月己未，先是，金人遣谕成使完颜侃、乔宇来，辛丑入见，至是，以和议成谕天下。乙丑，大风雨。降德音于沿边诸州。是秋，背嵬军谋议以九月二十八日安资政生祠落成之日举事，[1]已结连剑、利诸军矣。前一夕，安公家人梦厅事下有坐甲者数百。是日，安公心忽动，俄有告变者，捕为首八人诛之。隆庆府后军统制官张林知其谋，命宪臣宋正仲鞫实。狱成当死。诏以其有诛叛

之功，夺防御使，除名，岭南羁管云。

冬十月丙子，钱象祖为左丞相，史弥远为右丞相，雷孝友为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娄机参知政事，楼钥同知枢密院事。己卯[2]，褒录庆元上书杨宏中、徐范、张道各循一资，周端朝、林仲麟各免文解。蒋傅已亡，诏以束帛赐其家。庚辰，伯祝为安定郡王。癸未，金主遣使来贺瑞庆节。是月，诏蔡连追毁出身文字，除名勒停，配赣州牢城。诏赐朱熹谥，依条与遗表恩泽。太常博士章徠初议谥曰文忠，考功郎官刘弥正覆谥议曰：『谥，古也；复谥，非古也。《谥法》曰：『谥生于行者也。』苟当于行，一字足矣，奚复哉？』其议略曰：『六经，圣人载道之文也。孔氏没，独子思、孟轲氏述遗言以持世，斯文以是未坠。汉诸儒于经，始采掇以资文墨；涉隋、唐间，河汾讲学，已不造圣贤阃域。最后韩愈氏出，或谓其文近道耳。盖孔氏之道，赖子思、孟轲氏而明。子思、孟轲之死，此道几熄。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横渠、二程子发其微，程氏之徒阐其光至公，而圣道粲然矣。初，太常议以文忠谥公。按：公在朝廷之日无几，正主庇民之学郁而不施，而著书立言之功大畅于后。合文与忠谥公，似是而非也。有功于斯，文简矣而实也。本朝欧、苏不得谥文，而得之者乃杨大年、王介甫，介甫经学不得为醇，其事业亦有可恨；大年政复文士耳。文乎文乎，岂是之谓乎？世评韩愈为文人，非也。《原道》曰：『轲之死，不得其传。』斯言也程子取之。公晚为《韩文考异》一书，岂其心亦有合与？请以韩子之谥谥公。』从之，乃谥曰文。

《讲义》曰：此宁宗皇帝转移士习之机也。庆元以来，权幸擅朝，伪以排天下之正学，党以空天下之名流，人心愤郁久矣。今权幸诛殛，天开日明，海内翘首以观维新之化。而圣意拳拳，首举节惠之典于文公，一时学者知所趋向矣，岂非吾道之幸哉？

黄干曰：先生以一心而穷造化之原，尽性情之妙，达圣贤之蕴；以一身而体天地之运，备事物之理，任纲常之责。明足以察其微，刚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广，毅足以极其常。其存之也虚而静，其发之也果而确，其用之也，应事接物而不穷；其守之也，历变履险而不易。本未精粗，不见其或遗；表里初终，不见其或异。继往圣将微之旨，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瑞之讹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亦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彰彰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盖千有余年之间，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也，既已煨炉残缺，离析穿凿，而微言绝矣。用、程、张子崛起于斯文湮郁之余，人心怀蠹之后，扶持植立，厥功伟然。未及百年，躋驳尤甚

，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大明中天，昭晰呈露，谥之曰文，不亦宜乎？

丙辰，金主璟卒。无子，金人立葛王裒之子允济。嘉定六年遇杀。

十一月戊午，右丞相史弥远以母丧去位。癸亥，皇太子请赐史弥远第于行在，令就第持服。许之。庚午，四川初行当五大钱。

十二月戊辰，左丞相钱象祖罢。升嘉兴府为嘉兴军。杖杀利州忠义人李大用。初，大用与其徒结集屯驻诸军，欲以某日举事，先纵火焚仓库，然后杀总领、转运及西统制，据城为变。部分已定，其徒赵吉惧事不济，遂诣总领所告变。捕得大用，即牧场杖死之，其徒死者八人。赏吉钱千缗，送蓬洲养老。吉行至葭萌县，大用之党追杀之，裂其尸，弃之于道，取其钱而去。李沐再夺三官，信州居住。戊寅，改命曾从龙吊祭金国。己卯，黎州蛮蓄卜寇边，破州之碉子寨[3]。先是，蓄卜之弟闷巴至三冲，为人所杀，部将赵鼎、总辖官魏大受惧生事，胁害之土丁以骨价钱三千三百引偿之。在绍熙五年。有白水村者，青羌往来渡头也，其民旧与青羌交通。庆元初，郡徙之安静寨，青羌不以为便，乞还之白水。开禧二年。既而蓄卜又言大受尝以袍印许之而不获，欲与青羌偕往邛部川，假道女儿城以入寇。于是寨言于州，乞以财帛送都王，毋令假道，知州杨伯昌从之。开禧三年。至是秋，蓄卜遂以兵至三村，总辖官董忠显连告急，伯昌命严兵待之。俄伯昌召去，朝奉郎赵公庀代为守，闻羌人且至，遣禁兵八十，偕土丁往拒之。兵至茆坪，而蓄卜已渡河，军丁迎敌不胜，进攻茆坪寨，官军射退之，遂掠三松、蚕沙、横山、三增、白羊诸社，又进据茹山，而安静、艮溪、茆坪、谷堆诸寨皆为所隔，公庀函遣西兵正将党寿以所部七十人及土丁俱往策应。寿轻敌径进，战于茹山，官军失利，郡又调西兵禁兵之未发者，命兴元府后军统制王光世将之以行。羌人自茆坪寨下以皮船载生兵渡河，寨官李茂引兵至河际射之，一舟八人俱溺。光世惮羌人势盛，留屯三冲不敢进。羌人焚掠既尽，乃渡河南归，光世乃伪走捷旗，称会合兵丁赶逐羌贼，道路已通。时并河诸村生业无遗矣。癸未，前右丞相史弥远辞赐第，许之。己丑，太府卿宇文绍节为贺金国登位使，阁门舍人周登副之。是月，御笔赵汝愚特赠太师，进封沂国公。是岁，江淮制置大使司汰部准军归农，淮东拣刺八千余人，以补镇江大军及武锋军之阙；淮西拣刺二万六千余人，以为御前武定军。

己巳嘉定二年春正月庚子，诏内外有司条陈节用之事。辛丑，金主遣裴满正、孙椿来告哀。诏遵义军听珍州节制[4]。丁巳，同知枢密院事楼钥参知政事，御史中丞章良能同知枢密院事，吏部尚书宇文绍节签书枢密院事。庚申，金主遣蒲察知刚、刘仲渊来献遗留物。诏侍从、两省、台谏各举监司、郡守治行尤异者二三人。癸亥，赐故相赵雄谥曰文定。

二月己巳，金主遣使来告即位。庚午，黎州蛮寇边，犯艮溪寨，官军与战，败焉。先一日，军正程伯雄引兵至安静寨，翊旦，羌贼自圣婆城下引兵二千过河，后军统领王光世自前寨遣兵援之，众寡不敌，皆为羌兵掩杀。壬申，伯雄遣大兵千余人拒敌，西义勇阵于山下，禁军义勇次之，土丁义勇阵于河滨。布阵甫毕，羌人已逼，箭镞皆无所施。贼先攻西义勇，将官鞠忠引众走，阵遂乱，禁军义勇悉为所围，将官遭适战死。贼乘势逐官军至寨下。甲戌，羌贼乃归。制置司闻之，复遣兴元府右军准备将刘信将移屯兵三百往援，合前后所遣义勇，而兵凡九百，命成都府总管冯兴统之，而贼去远矣。壬午，诏会子折阅日甚，侍从、两省以下各条上所见。丁亥，罢法科试经义六场旧法。戊子，大风。壬辰，遣内侍趣前右丞相史弥远还行在赐第。

三月丙申，雨雹。辛丑，罢诸军招军。己酉，诏民以减会子之直籍没家财者，有司立还之。戊午，禁两淮官吏私买民田。庚申，命浙西及沿江诸州给流民病者药。辛酉，罢漳、泉、福州、兴化军废寺田。壬戌，出内库钱十万缗为行在贫民棺槨费。

夏四月乙丑，诏诸路监司督州县捕蝗。戊辰，江淮制置司言：敢放庐州忠义一万五百余人归农。辛未，诏有司条上明堂冗费。甲申，赐行在诸军死者棺钱。戊子，赐杨震仲谥曰节毅。

五月丙申，史弥远起复右丞相。丁酉，以旱，诏诸路监司决系囚，劾守令之贪残者。借补训武郎罗日愿等谋为变。日愿者，江西人。开禧之用兵也，以策干韩侂胄得官，充忠义军统制。侂胄既诛，其党闽人刘铎为浙西提刑司检法官，坐口语送大理，其词颇连日愿。朝廷恐其枝蔓，不复治，第流铎于湖南。日愿不自安，且郁郁不得志，密结恶少。是岁春，荧惑入太微垣，犯左执法。日愿谓主宫庭及大臣有咎，遂与殿前司中军训练官杨明及其徒徐济、赵珉等合谋，以收黑风峒徭人为名，聚众为乱。部分已定，有守阙进勇副尉景德常在临安，日愿令济、珉邀德常共泛西湖，至胭脂岭，以所谋告之，且许事成以为户部尚书兼知临安府。德常乃匭上变。事下大理。戊戌狱成，日愿磔于市，其徒十二人论死，余悉黥隶广南及海外州。庚子，诏侍从、两省、台谏各举监司、郡守有政绩才望者二人，以补郎官之阙。辛丑，申命州县捕蝗。癸丑，诏两淮、荆襄守令以户口多寡为殿最。乙卯，释大理、三衙、临安府、两浙州县杖以下囚。除茶盐赏钱。己未，以旱，诏群臣上封事。庚申，祷于天地、宗庙、社稷。

六月癸亥朔，命浙西诸州谕民种麦豆，毋督其租。诏台省及诸路监司速决滞狱。戊辰，奉安成肃皇后神御于景灵宫。乙酉，复祷雨于天地、宗庙、社稷。己丑，命江西、福建、二广丰稔，诸州余运以给行在，仍偿其费。辛卯，京湖制

置司言：放散诸州新军及忠义二万六千人余归农。

秋七月癸巳，命有司举行宽恤之政五条。乙未，诏凶荒州郡七岁以下男女听异姓收养。著为令。己亥，蠲信阳、荆门、汉阳军民赋。壬寅，命两淮诸州民给诸州民麦种。癸卯，募民以赈饥免役。

八月甲子[5]，听两淮诸州民行铁钱于沿江八州。乙丑，安丙为四川制置大使，罢宣抚司。甲戌，御大庆殿，册皇太子。丁丑，皇太子谒太庙。戊寅，诏皇太子改名询。己卯，黎州蛮复寇边。丙戌，出米十万石赈两淮饥民。

九月己亥，朝献景灵宫。庚子，朝享太庙。辛丑，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丙午，增太学内舍生十员。癸丑，命吏部郎官刘燠等审定中外所陈会子利害上于朝。己未，遣大理卿费培贺金主正旦。

冬十月壬戌，以徐邦宪兼知临安府。时都城米价踊贵，楮币不通，乞丐之人，有群攫饼饵于传法寺前者。御史台上章论守臣区处无策。邦宪丐免，章四上，乃免兼知临安府。丁卯，命京湖制置司募逃卒及放散忠义，以补厢、禁军之阙。丁丑，金主遣使来贺瑞庆节。己丑，命两淮转运司给诸州民稻种，减公私房廊白地钱什三，如淳熙故事。

十一月辛卯朔，沔州统制张林等谋作乱。事发，贷死除名，广南羈管。甲午，诏浙西监司募饥民修水利。乙未，以岁饥，罢雪宴。是月，郴州黑风峒寇李元砺为乱。黑风峒屯在郴、吉之间，而地属郴之桂阳县。初。罗孟二者名世传，峒之首酋也。去年，世传出掠省地，已而受招，诏补承节郎。去年二月，世传之犯省地也，郴州举人李元砺尝助官军击贼。元砺素以武断乡曲，群盗皆畏之。比世传受招，论功行赏，而元砺不及，遂去为盗，盗推为帅。时江、湖方艰食，饥民及汰兵多附之，遂至数万。至是，连破吉、郴诸县。诏遣荆、鄂、江、池大军讨之。

十二月壬戌，赐李显忠谥曰忠襄。甲子，四川制置大使司调官军渡河与黎州蛮战，官军大败。乙亥，诏诸州毋余职田租。是岁，旱蝗。扬、楚、衡、郴、吉州、南安军盗起。

庚午嘉定三年春正月甲辰，诏曰：『朕以眇躬，君临方夏。明有未烛，德有未孚。顷缘奸臣妄开边衅，科役繁重，人不聊生，旱蝗频仍，更不加恤，使吾赤子皆转徙以无依，而彼奸民因诱引以为暴。靖言致寇，敢昧责躬。近而淮、楚两郡之间，远则江、湖数邑之地，生齿遭其蹂躏，室庐致于毁焚。惕若兴怀，为之旰食。今禁旅扬威而并进，乡豪戮力以争先，震叠无前，荡平有日。言念胁从之众，岂皆好乱之氓？与其假息以偷生，孰若转祸而为福。今则宏开禁网，诞布宽书，推予不杀之仁，畀尔更生之路。倘复旧业，即为良民。尚惟郡县字人之官，共宣朝廷惠下之泽。亟苏民瘼，庸副朕心。其楚、衡、郴、吉州

、南安等处盗贼，惟捕渠魁外，其余胁从，并行原贷，许以自新。』又诏曰：『岁比旱蝗，民食不登，捐瘠流亡，良可哀痛。朕蠲租发廩，日夕惴惴，惟恐赈恤弗及，亦冀在位有以分朕之忧。而监司、守令鹵莽具文，未副朕意。其能按察而无拘挛欤？抚字而无刻剥欤？不然，何吾民不安业而忍为寇盗之归也。继自今以体国为心，以举职为能，旌褒选擢，朕不汝靳。其或缘奸作邪，营私自丰，使上德壅于下，下怨丛于上，厥有常宪，斯言不偷。毋忽！』丙午，雨土。癸丑，雷。

二月辛酉，黎州复寇边，官军失利。先是，飞虎军既败，朝廷方议择黎州守臣，会闻大使司已遣官节制，乃亟命通判成都府何德彦知黎州、节制军马，用金字牌递行。去年十二月初，安癸仲自旧寨归，留统领官傅顺、董炤、军正程伯雄在后寨捍虏。至是，羌人自良溪寨下用皮船渡河攻相岭寨，炤引所部兵百余人寨后突出御之。贼登堡子城，炤又逐之，贼自旦至晚不得食，走之河岸，众已疲矣。西汉地土丁知贼饥困，欲驰下剿之，炤恐分其功，戒土丁毋得进。会日暮，炤移泊姜地寨。夜，羌人秉炬度船，若将屯者，而灭炬载兵以来。诘朝再战，贼兵数倍，炤不能支，乃拔兵而去。丙寅，新知黎州何德彦至州视事。癸仲还眉州未几，总管冯兴以制置大使司之命，部西兵三百至州，贼不复出。丁卯，前知昆山县徐挺之、县丞范大雅犯赃刺面，配英德府、宾州，仍籍其家。庚午，诏楚州武锋军岁给累重钱，如大军例。壬午，以工部侍郎王居安知隆兴府，督捕峒寇。居安，合之黄岩人，进士高第。韩侂胄死之日，自馆职擢为谏官，俄以事改起居郎，又坐他累，夺一官罢去。江淮盗起，复官知太平州，除直龙图阁、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甚有风采，乃召为工部侍郎，使之平贼。居安至江西，贼方四出，广南东路安抚使廖悞遏其入岭之路，贼遂出没洪、潭间，顷之又移梅岭，摧锋军击贼者歼焉。

三月丁亥，蠲成都府荒歉诸州民间逋负。己亥，以湖南转运判官曹彦约知潭州，督捕峒寇。彦约，南康军人，知名士也。开禧末除知澧州，未上，会敌人淮汉，彦约摄守汉阳，坚守不动，用是迁两官、提举荆湖北路常平公事，又迁提点刑狱公事。庚子，赐彭龟年谥曰忠肃。甲寅，官军捕杀楚州贼首湖海。乙卯，罢福建、江东路招军一年。丙辰，以久雨，释两浙州县系囚。

夏四月癸亥，李元砺犯南雄州，游骑至韶州，会江湖诸司言元砺请降，独知隆兴府王居安有所未白，乃少俟之。既而居安言元砺降书侮慢，有『甘罚钱』之语。贼既不能入广，复犯江西。乙丑，决行在系囚，释杖以下。丙寅，诏泰、吉州民经贼蹂践者，监司、守臣安集之。戊辰，出内库钱二十三万缗赐行在军民。

五月乙未，淮贼悉平。诏宽恤淮南残破州县。辛丑，废忠锐军。甲辰，诏

：『去岁旱蝗，百官应诏封事，两省择可行者以闻。』乙巳，命沿海诸州督捕海寇。戊申，经理两淮民田。庚戌，以江陵忠勇军为御前忠勇军。癸丑，以久雨，发丰储仓米赈贫民。是月，诏追赠朱熹中大夫、宝谟阁直学士，门人蔡元定亦特赠迪功郎。元定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摈斥于生前而获伸于死后，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尔问学有源，操修无玷，杜门著书，初无与于世者。不幸见诬，竟遭远谪。今是非已定，尔则殁矣，朕甚愍之。其赠以官，慰尔泉下。死虽莫赎，尚知享哉！』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壬戌，命有司举行宽恤之政十有九条。癸亥，遣起居郎黄中贺金主生辰。己卯，杨次山为少保，封永阳郡王。诏三衙、江上、四川诸军主帅核实军籍，欺冒者以赃论。是月，池州副都统许俊、江州都统刘元鼎与李元砺战于江西，皆不利。知潭州曹彦约亲与贼战，亦为所败，势愈炽。

秋七月辛卯，申严围田增广之禁。癸卯，定南班为三十员。

八月乙亥，大风拔木。是月，临安府蝗。

九月丙戌朔，诏三衙、江上诸军升差将校，必以材艺年劳。其徇私者，台谏及制置、总领核之。癸丑，遣司农卿钱仲彪贺金主正旦。

冬十月丙辰朔，福州观察使根为安德军承宣使。乙丑，诏四川总领所毋受宣、制司节制。壬申，雷。金主遣使来贺瑞庆节。丁丑，推南雄州战歿将士恩。辛巳，废鄂州都统司威胜军。

十一月癸巳，赏楚州平贼功。乙巳。遣朝臣二人往两淮路，与提举官议收浮盐。李元砺迫赣州、南安军。诏以重赏募人擒捕之。

十二月丙辰，诏江淮诸司严饬守令安集流民。戊午，参知政事娄机罢。丙寅，兵部尚书兼知临安府赵师翼免兼知临安府，军器少监兼国子司业陈武免兼国子司业。先是，府民有因讼行赇者，事连武学生柯子冲、卢宣德，理院案上当赎铜七斤，师翼书判各决竹箠二十，押出府城，仍申国子监照会，士论哗然，诸生乃陈词于学官，学官备申监，监以申尚书省及御史台、谏院，右学之士亦诣都省投牒。执政出语颇抑士，士愈不平，复群禀司业及学官，于是监学以状申都省，未报，武学生周源等遂空学赴监投牒，缴纳绫纸，不肯归斋。其词大略以为：『赵帅而不经本监，不申朝廷，辄取天子之学生，挾之公庭之下，屏之国门之外，蔑视学校，不有君父。况师翼本权臣之死党，奴事苏、周，贿结贪相，奸回阻??，暴虐贪残，实小人之渠魁，当时讥之者曰：『奸邪谁不附韩王，师寡于中最不臧。手拾骰钱谀宠婢，身当劝酒舞斋郎。叩头雅拜尊师旦，画膝为书荐自强。更有一般人不齿，也曾学犬吠山庄。』此皆小人之不屑为，彼乃甘心为之。更化之后，党韩之人诛斥殆尽，而斯人独漏网。朝廷收

拭而用之者，特以小人有材，或能办事。今既经年，徒闻贪酷。前此肆无忌惮，特为天子结怨于民；今两生之辱，是为天子结怨于士。诸生见几而作，多已告假，所存元几，源等亦何面目复为天子学生？所有敕给绫纸，随状缴纳。』于是监学缴申台省，且并乞罢黜；太学之士亦诣监投牒，其略云：『往岁权臣得志之初，始斥逐忤己者五六人，然犹未敢加以鞭撻，犹有待于画旨也。今师??乃为权臣之所不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右学诸生已诉之台省，且复相率而去矣。窃谓文武虽分而道则同，学校虽二而体则一。伏乞备申朝廷敷奏施行，无使异日天下诵之国史，书之曰：『守臣撻逐天子学生，自今日始。』』陈武复为备申都省，师??乃上章待罪，其自辨数甚悉而理终屈。执政知士论不可遏，乃画旨府尹放罢，诏狱官放罪，推勘二吏断勒，永不败叙。尚书省札下，令学官安职，士人归学，又札临安府：今后南学士人或因公事合行追会，先当申国子监，候报乃施行。而太学之士复诣检鼓院进状，学官连衔再乞罢黜，方有是命。师??既为诸生所攻，明年，竟以奉祠而去，不复再入矣。湖南贼罗世传缚李元砺以降，峒寇悉平。元砺欲图世传，而先为世传所缚，其徒就执者二十有八人。于是江西、湖南安抚司皆言大战于秋平野，生擒元砺，而湖南又言：本司不敢争夺，已解赴江西矣。奏未至，会镇江都统制毕再遇赴召，朝论欲遣再遇讨之，于是元砺已就擒，而朝廷未知也。辛巳，金人遣使来贺明年正旦。黎州蛮青羌曳失索请降。是岁，临安府、绍兴府、严、衢州大水，赈之，仍蠲其赋。著作佐郎仲贯府转对，请追爵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列于从祀。未克行。

李心传曰：四先生继绝学于千载之后，正人心，明天理，自游、夏诸贤有不能及。其视马、郑诸儒之功孰多？虽以配享可也。然论道统之传，则当升曾子、子思于堂上，而姑列四先生及朱先生于从祀，念老矣，自念不及与朝廷之议，会有达者举行之云。

辛未嘉定四年春正月己丑，马湖夷都蛮攻嘉定府犍为县之利店寨，陷之。马湖蛮者，西爨昆明之别种也，其地在梁为南宁州，承圣中，刺史徐文盛召去，有爨攢者遂据其地。子孙相传，其后分为东西焉。西爨之酋姓董氏。国初，董春惜贡马，诏书嘉纳之。其后又以板来售，蛮自载至叙州江口与人互市，官司置场征之，谓之抽收场。马湖之地，东南接石门，亦叙州徼外蛮。西南接沙漠虚恨，嘉定府徼外蛮。及黎、雅诸蛮与吐蕃之境，而北接叙州之商州寨、宣化县，西接嘉定之赖因、沐川，犍为管下二寨名。西北接叙州之宜宾。初，赖因寨本夷地，治平间，把截将王文揆始据险立寨，侵耕夷人山坝，名赖因。庄夷人诉之。事闻，有旨以其地归董蛮，既而寨民私赂之，以偿其侵地之税，于是蛮人每岁至赖因，谓之索税。其后税颇增，寨民亦厌苦之。及是，马湖蛮将入寇

，而夷都土蛮先以书抵利店寨将言之，寨将以为蛮人要素之常，不即省。岁除之前夕，寨民有失牛者，夜出求之，见火满四山，始疑寇至，乃以状白犍为县，未达而蛮已大人。或曰：蛮始欲寇中镇寨，中镇有备不可入，闻利店稍富实而寨丁少，乃攻之。知寨段松悉寨丁七十余人迎敌，或死或逃，蛮遂围其寨。寨地势低，蛮人冯高投木石以击之，众莫能拒。又二日，蛮人以云梯登城，松力战十三合，无与援者，寨民惊溃，自投山水而死亡者数百人，松为蛮所执，裔割而杀之，掠其二子，尽劫寨民之货，焚其居，驱老弱、妇女数百人而去。甲辰，以四川盐担钱对减激赏绢一年。丙午，诏湖南、江南诸州经贼蹂践者，监司、守臣考县令安集之实，第其能否以闻。是月，江南西路安抚司捷报至，乃命王居安同许俊召募土人识认李元砺正身讫，照条尽法施行。

时居安已械送元砺赴都，既被命，二月乙卯，遂就磔元于吉州。壬戌，俊复言罗世传生擒元砺，已给元所降赏钱二万缗，乞授之官。诏授世传武翼郎、阁门祗候。丙子。雪。辛巳，罢广西诸州牛税。

闰二月甲辰，废淮西武定军。丁未，大风。辛亥，濠州推官郑宰、钟离县尉王御犯赃，除名刺面，配真州。诏诸路帅臣、监司、守令格宁朝廷賑恤之令及盗发不即捕者，重罪之。

三月己未，命临安府賑给病民，赐棺钱。丙子，沔州将刘世雄等谋据仙人原为乱，事觉伏诛。辛巳，马湖蛮又犯笼鸠堡。本路安抚司调移屯西兵二百人戍犍为县。

夏四月甲申，禁两浙、福建州县科折盐酒。己丑，诏两淮守臣毋预除代。以吴曦没官田租，为关外四州旱伤州县代输秋税。诏内外诸军虚数冒请之人听自首，违者重坐之。丙午，赐黑风峒名曰效忠，锡以铜印。罗世传乞补文资，乃改授通直郎、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命既下，守臣王居安遣吏逐之，世传疑不敢出。戊申，出内库钱瘞疫死者贫民。是月，四川制置大使司置安边司以经制蛮事，命成都路提刑李??、潼川府安抚许奕共领之。始议犹欲招安，而蛮人玩狎，终不肯出。大使司议遣兵平之，或谓旷日持久，劳师费财，不如招纳之利。持论不同，由是久不决。初，声言某日以兵出寨，蛮颇惮之。会东帅司揭榜叙州境上，大略言：本司已与西路商量，决无深入之理，仰边民安集，毋得惊扰。蛮人见之，知西路扬声给己，益无所惮云。

五月戊辰，废巢县忠勇军。乙亥，御集英殿，赐礼部奏名进士赵建大等四百六十有五人及第、出身。

六月丁亥，遣户部员外郎余嵘贺金主生辰。会金人为蒙古所攻，道不通，嵘不至而还。降京畿囚罪一等，释杖以下。辛丑，更定四川诸军军额。癸卯，废江西敢死军。

秋七月壬戌，太白昼见。丙寅，诏四川官吏尝受伪命者，自今毋得叙用。丁丑，诏军兴以来爵赏冒滥者听自陈，除其罪。

八月壬辰，申严太史局补试局生之制。

九月辛酉，叙州蛮寇边，官军严备以待之，蛮乃去。丁丑，遣刑部员外郎程卓贺金主正旦[6]。诏附会开边得罪之人，自今毋得叙用。乙亥，罗世传为其党胡有功所杀。诏以世传初命授之。李元砺为盗凡三年，声摇吴蜀，至是就擒，人皆相庆焉。

冬十月己卯朔，命有司更定玉牒凡例。甲辰，以蒙古攻扰金国，命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谨备边。

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癸丑，赏平峒寇功。甲戌，申严诸军升差之制。

十二月辛巳，奉议郎张铤坐扇摇国本除名，象州羁管。癸未，以会子折阅不行，遣官体访江浙诸州。

《讲义》曰：愚读《史记·商君列传》，见其变法易令必立赏，徙木以示信于民，喟然叹曰：『信之为用大矣。』商君刻薄固不足道，然犹知信之不可废，况堂堂大国乎？且自中兴用楮以来，几年为界，界满则易，法之常也。自权臣用兵，楮之造印日多，而楮之折阅日甚。上之人急于秤提之，故当旧楮之界未滿，而新楮之出已頒，豪商巨贾爱篋旧藏，一旦废弃，尽为无用之物。国失大信，人启疑心，何怪其畏避而不敢收蓄哉？所以新楮颁行之后，市井不通，反以弥甚。小民嗷嗷，操楮四走，无所易泉，幸而得售，不啻如有意外之后。推寻其源，皆由上失信而下生疑耳。虽复今日遣体访之使，明日罪不收之家，岂不均为纷纷欤？

乙巳，金主遣使来贺明年正旦。是岁，金主为蒙古所攻，贺生辰使不至。金主璟之在位也，允济被命往靖州受黑蒙古进奉，见其王特穆津桀傲不逊，恐为边患，欲归白璟除之，会璟卒，不果。在嘉定元年。是岁，蒙古入贡，允济遣重兵分屯山后，欲就进场袭杀之，然后引兵深入。会金之纠军有诣蒙古告其事者，蒙古疑不信，言者再至，蒙古遣人伺之，得其实，遂迁延不进。是秋，蒙古兵猝至，与金人战于灰河，凡三日，胜负未分。特穆津选精骑三千驰突金军，金军乱，赫舍哩自以大军乘之，允济急命西京留守赫舍哩执中领大兵迎敌于大胜甸，执中者老将也，知兵善战，自允济之立，心常不服，至是不肯力战，其下观望，遂大败。执中以百骑奔还，允济怒，罢之。蒙古兵至翠屏口，金又大败，乘败攻奉圣州，破之，进军野狐岭。允济再遣兵迎敌，以车为阵，又大败。是冬，蒙古兵至晋山县，距燕京百八十里。

壬申嘉定五年春正月己巳，诏诸路通行两浙倍役法，著为令。壬申，赐李

孝义谥曰忠壮。是月，蒙古兵至居庸关，金左将军完颜福海弃关遁。金主允济素鄙吝，士不用命。允济议以细军五千自卫奔南京，即开封府。会细军五百人自相激励，誓死迎敌，杀蒙古兵数百。蒙古兵惧不敢进。问所俘乡民：『此军有几何？』乡民给曰：『三十万。』蒙古惧，遂敛兵而退。

二月壬午，罢两淮军兴以来借补官。诏成都府路帅臣兼领叙州兵甲事。

三月庚戌，四川制置大使司遣兵分道讨叙州蛮，其酋米在请降。初，大使司知蛮不可致，遣兴元后军统制刘雄等二人将西兵千人自嘉、叙二州并进，又遣本路提刑司检法官安伯恕往叙州节制之。官军入蛮境，方接战，有土丁断小酋之首，蛮人惊溃，官军小捷。其酋米在据羊山江之水围，坚不肯降。围在峻滩之中，水浅舟不可行，涛深人不可涉。大使安丙闻之，移书李戛曰：『但声言伐木造大舟攻其水围，则米在自降矣。』戛从之，米在果请降，然不肯受盟。边吏遣土丁十余人人蛮为质，米在乃令其徒数十诣寨纳降。安边司尽以十二年税犒与之，米在以堕马为辞，终不出。是役也，所掠边民数百人，得还者十三人而已。戊辰，以久雨，诏大理、三衙、临安府、两浙州县系囚。甲戌，以广东、湖南、京西盗平，监司、帅臣进职有差。丙子，申严选人捕盗改官法。

夏四月壬寅，诏自今告人从伪者必指事实，诬告者坐之。

五月庚午，诏请路州县坑冶以通判、令丞主之。癸酉，安南国王李龙翰卒，以其子昊岳为安南国王。诏州县见役人毋纳免役钱，役满后输。

六月癸未，遣吏部郎中傅诚贺金主生辰。乙酉，禁江北诸州民行铜钱。

秋七月庚申，赏降叙州蛮功。戊辰，以雷雨毁太庙屋，避殿减膳。

八月甲戌朔，御后殿，复膳。命左右司置进状籍察前断之冤，抑者罪之。

九月丙午，太白昼见。己酉，有司上《续编中兴礼书》。庚戌，遵义寨夷杨焕来献马。辛未，罢沿海诸州海船钱。遣刑部郎官应武贺金主正旦。

冬十月辛巳，诏诸路总领官岁举可为将帅者二三人，安抚、提刑举可备将材者各二人。戊子，金主遣使来贺瑞庆节。癸巳，诏侍从、台谏、两省官集议，厘正光宗配飨功臣。戊戌，雷。遣使吊祭安南。

十一月庚申，朝献景灵宫。辛酉，朝飨太庙。壬戌，祀天地于圜丘，赦天下。

十二月丁丑，再蠲濠州租税一年。壬午，诏诸路转运司参考州县新旧税籍，蠲其横增之数。己亥，金主遣使来贺明年正旦。

癸酉嘉定六年春正月庚申，签书枢密院事宇文绍节薨。诏侍从、台谏、两省官、帅守、监司各举实才二三人。

二月丁丑，太白昼见。丙戌，有司上《嘉定编修吏部条法总类》。丁亥，雪。乙未，诏宗室毋与胥吏通姻，著为令。

三月癸亥，参知政事楼钥罢。

夏四月丙子，同知枢密院事章良能参知政事。甲午，复法科试经义法，仍命杂流进纳人毋得试。

五月丁卯，以不雨，命大理、三衙、临安府决系囚。命四川诸司措置州县支移钱物上于尚书省。戊辰，修庆元六年以来宽恤诏令。

六月乙亥，诏刑部岁终上诸州未决之讼于尚书省，择其最久者罪之。丁丑，遣起居郎董居谊贺金主生辰[7]。金国乱，居谊不至而还。丁亥，复监司臧否守令及监司、郡守举廉吏所知。丙辰，诏三衙、江上诸军主帅各举堪为将帅者二三人。

八月己巳朔，诏诸路监司、帅臣举所部官吏之才行卓绝、绩用彰著者。庚午，知思州田宗范谋作乱，夔州路安抚使遣兵讨平之。是月，金国杀其主允济，是秋，蒙古兵复至山后，都元帅完颜福兴迎敌而败，允济黜之，复起赫舍哩执中为右副元帅，将武艺军三千往迎敌。先是，左副元帅南平者迎合允济之意，沮格军赏，众共怨之。执中因人心之愤欲废允济，以诛南平为名，军至东华门外，召南平计事，手刃杀之。宫中闻变，门皆不开。执中召细军大将金焘，语之曰：『吾此来特诛乱臣耳，非有叛意也。』俄而细军俱来救驾，焘谕止之。众惮执中威名，无敢动者，独关西大将军都统完颜善羊引所部五百人至，皆为武艺军所杀。执中

以善羊骁勇，召其父福海，令招之。善羊大呼，告其父曰：『老贼欲反朝廷，何为降之？』复力战至午，手杀数十人，身中数矢而死。执中遂进入东华门。允济遣其子蒋王持诏出，投于门下，募能杀执中者，白身除大兴尹，世袭千户，军民皆无应者。执中欲纵火焚门，守门将军合住启之，执中引兵入宫，侍卫皆散走。进至大安殿，允济望见之，遥呼曰：『圣主令臣何往？』曰：『归旧府耳。』允济入后宫，邀其后俱出，后曰：『出则被杀矣。』执中见其久不出，遣兵就执之，并其妻子囚于旧府，遂召丰王珣之长子谭哲马，以御宝付之。执中寻遣内侍李监丞弑允济于其府。丰王至燕京，执中率百官迎于道，遂立为帝。降允济为东海侯，拜执中太师、都元帅，领省事，封泽王。

九月甲辰，蠲荆湖诸州逋负二十八万缗有奇。

闰九月戊辰朔，诏御史台置考课监司簿。丙戌，以金主新立，命四川谨边备。己丑，诏湖北监司、守令赈恤旱伤。癸巳，雷。甲午，右丞相史弥远等上三祖下七世仙源类谱、《高宗皇帝宝训》、《皇帝玉牒》、《会要》。乙未，大雷。丙申，诏曰：『朕钦若天命，矜爱元元，夙夜靡宁，惟恐有阙。乃后九月，气已属冬，雷未收声，将以警朕。惕若祇惧，祇省厥愆。二三大臣，其悉心叶力，交修不逮，庸副朕躬，仰承天戒焉。』史弥远请罢政，不许。

冬十月丁酉朔，申严互送禁。戊申，起居舍人真德秀为贺金主登位使，阁门舍人周师锐副之。金国乱，德秀遂不至而还。庚戌，遣起居郎李戛贺金主正旦，戛亦不至而还。辛亥，金左监军高乞杀其部元帅赫舍哩执中。初，蒙古兵至紫荆关，距燕京一百里。执中欲诱其兵南至涿、易，乃聚兵击之。蒙古破涿、易，至早河之西，欲渡桥，执中方病足，乘车督战，蒙古兵大败。翊日再战，执中疾甚不能出，遣高乞以纠兵五千拒之，失利不至。执中欲斩之，金主珣以其有功，谕令免死。执中益其兵令出，曰：『胜则赎罪，败则诛无赦。』高乞出战，自夕至晓，忽北风大作，吹石扬砂，不能举目。敌人乘风纵火驰击之，高乞军大溃，自度必为执中所杀，遂引纠军围执中之府，突入其卧内杀之。退诣应天门待罪。珣以高乞掌兵权，不敢加罪，尽取从执中弑逆之人杀之，于是蒙古主特穆津留其大将萨木哈围燕京，及引兵攻取河东北、山东诸州。甲子，金主遣使来告即位。

十一月癸未，虚恨蛮寇嘉定府峨眉县中镇寨。寨在羊山江南，去府二百五十里。硬寨在沙北。先是，蛮人数为边害，乍叛乍服。嘉泰间，其都王崖烈始款中镇，请五年犒物，刻石作誓而归。提刑司但以四年犒物予之，蛮人数来，欲得本年犒物，官执例不予。蛮人怒，掠边民十四人而去，土丁追之，梟其七级。制置司闻之，乃于羊山江南筑师院平等三硬寨，以防其冲突。蛮径犯师院平，三年三月。又犯笼逢堡。寨将马樵知不可遏，乃遣人与之打话。陈谦提点本路刑狱，亦欲招安之。蛮人听许，乃遣峨眉令杨鸿往中镇受其降。四年正月。蛮至寨，未给犒间，樵以其屡抄掠也恨之，多所要素，蛮怒而去。樵伺其出寨，俾土丁邀之于道，杀蛮人北二等三十二人，蛮人怨怒，自是不出者十余年。去年，提点刑狱公事李??屡招来之[8]，不至。至是，提点刑狱公事杨伯昌、知嘉定府事任处厚方会饮坐中，有土丁二人驰报蛮人六七款寨，愿受犒，且纳蛮刀为信，寨已给降旗矣。翼日再得报，蛮近寨者已六十余人。午后又报，有二百余人夜扣硬寨门求战，已出土丁二千渡江御之矣。樵又言：寨有土丁及家人凡五千，皆骁勇可用，不必济师。时知县事宋大椿及尉皆沿檄以出，在邑惟主簿一人，于是蛮人近寨六七百人犯硬寨，杀土丁一人，掠土丁近二百人复归巢穴。提刑司不欲生事，乃遣人就邛部州招安之。

十二月壬寅，蠲琼州盐钱。癸亥，金主遣使来贺明年正旦。是岁，两浙诸州大水，赈之。上取孝宗敬天两图置诸左右，常用省览。

甲戌嘉定七年春正月丁卯朔，四川制置大使司遣提举皂郊傅马务何九龄等率诸将及金人战于秦州城下，败还。甲戌，蒙古遣三骑叩濠州塞，求纳地请兵。守臣应纯之谕遣之。

二月丁未，青羌卜笼十二骨来降。卜笼者，青羌部候也，性残忍，多器械，专

仰卤掠为生。十二骨者，乃十二种也。丁丑，雷。参知政事章良能薨。壬子，知沔州、都统王大才斩何九龄及诸将等七人，梟首境上，以其事闻于朝，且檄报风翔都统使，仍关牒川陕四路监、帅司，又遣人往广安捕九龄之子世昌，亦斩之。初，谍者言金有内难，议论纷然。朝廷闻之，以御札赐大使司及大才，令益谨守备，毋启边衅。九龄本广安粥爵人，遽结忠义人谋取秦州，金先知之，故败。会大使安丙奏大才图为宣抚使，设意倾陷，令边报不一，或有缓急，必致误事。诏大才特降一官，大使司于是结局云。

三月，四川制置大使安丙同知枢密院事，成都府路安抚使董居谊为四川制置使。庚辰，金国来督二年岁币。戊子，金国来止贺正旦使。壬辰，诏利州路安抚节制本路军马，如两淮安抚之制。

夏四月癸卯，蠲福建沿海诸州贫民纳盐。辛酉，诏三衙、江上、四川诸军具士马实数以闻。

五月丁丑，太白经天。庚辰，诏修玉牒官二年一具草以进。乙酉，御集英殿，赐礼部奏名进士袁甫等五百四人及第、出身。壬辰，命有司考赋禄之制，裒类成书，以为法式。

六月辛丑，以旱，命诸路州军祷雨。甲辰，诏诸路监司、守臣速决滞狱。壬子，释大理、三衙及两浙路杖以下囚。丁巳，置嘉定府边丁二千人以备蛮，命制置、安抚诸司给其费。

秋七月甲子朔，左谏议大夫郑昭先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戊辰，诏省吏毋授参议官。乙亥，金主来告迁于南京。金人自为蒙古所攻，中原诸路之兵皆金往山后一带防遏，无兵可守，悉金乡民为兵，上城守御。鞑人尽驱其家属来攻，父子兄弟往往遥相呼认，由是人无固志，所至郡邑皆一鼓而下，自冬徂春，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之地，城郭尽为丘墟，惟大名、真定、青、郾、邳、海、沃、顺、通州有兵坚守，未能破，蒙古复还燕京。燕京粮乏，军民饿死者十四五。金主珣遣人议和，特穆津欲得其公主，所需甚众，又请左丞相完颜福兴为质，珣皆从之。蒙古来选女，时公主见在者七人，惟允济少女小姐姐甚秀慧，遂以予之。又令珣乡其国遥拜，珣不敢拒。又以萨木哈围燕之久未尝卤掠，欲得犒军金帛，珣亦从之，蒙古遂归。居庸关在燕京之北百一十里，路隘险，守兵数万，欲候蒙古兵归而击之，而完颜福兴在军中传金主命：已与蒙古议和，不许擅出兵。蒙古过关，取所获山东、两河少壮男女数十万，皆杀之，遂引归，于是河南路统军蒲撤七斤奏乞徙都开封府，珣从之。其侄霍王从彝谏曰：『祖宗山陵、宗庙社稷、百司庶府皆在燕京，岂宜弃之而去？』珣曰：『燕京乏粮，不能应办朝廷百官诸军。今暂往南京，候一二年粮储丰足，复归未晚也。』从彝乞自督运，珣不从。从彝忧愤成

疾而死。珣自涿、保州、中山府而南至真定，留几月，复自大名路由新卫州渡河以至开封，肆赦境内。庚寅，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请毋予金国岁币。从之。

《讲义》曰：岁币，祖宗之不得已也。当金虏强盛之时，屈中国之尊而纳赂于蛮夷，已为不可，况其败亡之余，吾不声罪致讨，而犹遣一介行人致贡于穹庐之前，亦独何哉？此忠臣烈士所以力争之也。

是月，夏国以书来四川，议夹攻金人，不报。初，金人既并辽地，乾顺事之甚谨。金人踵辽人故事，册为夏国王，岁时入贡，逮今百年。嘉定初，夏人始为蒙古所攻，遣使求援。金主允济新立，不能救。蒙古人至兴灵而返，夏人恨之。金人亦为鞑所扰，势益衰，夏国遂叛，其左枢密使、吐蕃路都招讨使万庆义勇令蕃僧减波把波赉蜡书二丸至西和州之宕昌寨，欲与本朝合从犄角，恢复故疆。藩兵总管傅翊得而上之制置使，董居谊初入蜀，不之报，由是议中绝。

八月乙未，罢四川宣、制司所补官。癸卯，复建宗学，置博士、谕各一人，弟子员百人。金国复来督岁币。乙巳，太白经天。禁州县沮坏义役。戊申，同知枢密院事安丙至近畿，诏以为观文殿学士、知潭州。是月，鞑人复攻中原。金主珣既迁都汴京，鞑人闻之，怒曰：『既和而迁，是有疑心而不释憾，特以讲和为款我之计耳。』乃分兵下中原州郡，又遣使至开封索犒军金银等，珣皆予之。

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太白昼见。癸卯，雷。乙亥，右丞相史弥远等上《高宗皇帝中兴经武要略》。戊寅，调殿前司兵增戍天长县。丙戌，以久雨，释大理、三衙、临安府杖以下囚。庚寅，释两浙路杖以下囚。除茶盐赏钱。

冬十月壬辰朔，出内帑钱赈临安府贫。戊戌，废邛州嘉定监。丁巳，命四川监司及大郡知州辞见如旧制。是月，嘉定府峨眉县寨将马樵羁管大宁监，坐私用边租，激虚恨蛮人之变也。先是，邛部川蛮人速白至罗忽寨，言虚恨蛮人有归顺意，提刑司遣官往中镇寨随宜应接，于是虚恨都王遣其徒库崖来议。库崖以马樵尝杀北二也，疑之，欲得其子弟为质，樵难之。已而沈黎大度河监渡官刘如真遣其子与亲属凡三人人蛮为质，库崖乃肯来。既渡河抵北岸，欲索十二年岁犒，凡为绢二千四百匹、盐茶四千七百斤、银百两、黄金二百、牲酒之属不与焉，又欲得都王每三年转官告命、金带、紫袍、铜印之属及北二等三十二人骨价。初，樵之上世有田在寨之南北岸，岁收租四千余石。后有旨，以其田贍兵，世选马氏一人为寨将，佃户为土丁，防守边面，所谓岁犒者，例以边租七百石市之。自北二死，蛮人不出，租税悉为樵所私。至是度无以偿，乃好词给蛮人归谕都王，因其出寨，遣土丁二百袭之。至牛渡，遇诸蛮，即纵兵掩杀，库崖与其徒三十六人皆死。蛮人大怒，取质子三人刳裂之。议者因欲以杀

蛮为功，提点刑狱公事杨伯昌不可，乃以樵属吏，樵令其家丁百数诣提刑司讼冤，僚吏多请释之，伯昌不从，卒正其罪。狱竟，计赃当死。上于朝，有旨制置司酌情行遣，寻奏夺樵官羁管。于是籍土丁之壮健者二千人，月廩之，俾守诸寨。蛮人闻樵以罪去，怨怒稍解。既又知边头有备，惮之，自是不复轻出抄掠矣。

十一月辛酉朔，遣著作郎聂子述贺金主正旦，刑部侍郎刘燠等及太学诸生上章言其不可，不报。丙戌，命浙东监司覆灾伤州县蠲放之数，发常平米赈之。罢四川制置大使司所开盐井。

十二月甲午，复罢同安监铸钱。丁巳，金主遣使来贺明年正旦。是冬，燕京之纠军叛，与蒙古共围燕京。是岁，黎州蛮蓄卜始降。先是，青羌卜笼既降，知军州事袁楠知蓄卜势孤，乃令安静寨总辖杜轸谕之出汉。蓄卜疑汉人杀之，有邛部川都王之弟部勒者与轸谋，遣汉人人蕃为质，蓄卜乃来，从者凡三百余人。楠与通判州事周垧聚厅受其降。蓄卜膝行而前，抱楠之足，楠以钱帛厚犒之。蓄卜留州城十日，将渡河，乃送还汉人十一而去。楠言于朝，得报，下四川制置司、利州东路安抚司各常切措置镇抚，务令边界安静，毋或引惹生事。自蓄卜犯边至此，更七年而后定云。

乙亥嘉定八年春正月辛未，师禹开府仪同三司、嗣秀王。故淮南转运判官施宿犯赃，追夺官爵，仍籍其家。诏侍从、两省、台谏各举将材三人。戊子，申严销金铺翠之禁。

二月丙午，知枢密院事雷孝友罢[9]。壬子，蠲平江府五郡逋负米万三千石有奇，释其囚系。己未[10]，雨土。

三月辛酉，诏大郡岁举廉吏二人，小郡一人。己亥，以旱，命诸州县祷雨。丙子，蠲临安府茶盐赏钱，释两浙诸州罪囚。辛巳，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何致坐妄造事端，荧惑众听，配广州牢城。癸未，安定郡王伯祝薨。丙戌，释江淮阙雨州县杖以下囚。

夏四月乙未，幸太乙宫明庆寺祷雨。辛丑，避殿减膳。壬寅，祷雨于天地、宗庙、社稷。癸卯，诏中外臣民直言时政得失。甲辰，右丞相史弥远等请罢政，不许。乙巳，德音：降行在及诸路杂犯死罪以下囚，释杖以下。

五月辛酉，雨。蒙古破燕京。先是，东平之援兵五万至安次，遇蒙古，不战而溃。大名之兵八万至固安，亦溃，惟真定之兵四万，合保、涿援兵一万至旋风寨，与蒙古战，凡二日，粮绝而败，自是内外不通。至是燕京破，都元帅完颜福兴自刎死。山东群盗大起。燕京宫室雄丽为古今之冠，蒙古见之，惊畏不敢仰亲。既而为乱兵所焚，火月余不灭。其所积货财初无所用，至以银为马槽，金为酒瓮。萨木哈所居，至用金饰龙床，足踏金杌子。僭奢如此而征督不

己，燕人患之。辛酉，御殿复膳。己卯，命利州路安抚司招刺忠义人。癸未，复命有司禱雨。甲申，诏赃吏毋得减年参选，著为令。乙酉，出米六万石赈巢临安府贫民。

六月丙辰，诏两浙、江淮路谕民杂种粟麦麻豆，有司毋收其赋，田主毋责其租。

秋七月庚申，置三省、枢密院主管架阁文字。辛酉，签书枢密院事郑昭先参知政事，礼部尚书曾从龙签书枢密院事。壬戌，诏四川立杨巨源庙，名曰褒忠。戊辰，命两淮诸州毋纳今年秋税。其极边五州，并明年夏税悉蠲之。癸酉，蠲临安、绍兴府贫民夏税。丙子，出米三十万石赈巢江东饥民。庚辰，诏皇弟缙更名思正，皇侄均更名贵和。甲申，诏职田蠲放如民田，违者坐之。

八月己丑，赐张栻谥曰宣。庚子，申严宗子训名法。丁未，权罢旱伤州县比较赏罚。己酉，禁州县遏籩。是月，兰州盜程彦晖求内附，四川制置使董居谊却之。

九月丙寅，雷。己巳，朝献景灵宫。庚午，朝飧太庙。辛未，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乙未，命六部各类赦书宽恤事，下诸路监司推行。

冬十月壬寅，金主遣使来贺瑞庆节。是冬，金人花帽军击蒙古于杏花营，败之。花帽军者，本户部令史郭忠率山后军民以击逐蒙古，金人后名其军为花帽军云。初，蒙古既破燕京，自河东渡河攻潼关，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趋汝州，遇山涧，辄以铁相相锁，连接为桥以渡。于是潼关失守，金主急召花帽军于山东。至是，蒙古至杏花营，距汴京才二十里，花帽军击败之，蒙古复取潼关，自三门析津乘河，冰合布灰，引兵而渡，自是不复出。金主乃命平章事胥鼎为大帅，专守关辅，然陕西诸州间亦有为所破者，惟燕南雄、霸数州乃三关旧地，塘泺深阻，蒙古不能入，金将张甫、张进二人据信安军以守之。又有辽东宣无使萧万奴者，本辽人，乘女真之乱，自立为帝，据辽东七路，欲并燕、代、魏、晋而有之，蒙古不能破也。金人自阿固达称帝，至是九十有八年而失国。两河既为蒙古所扰，山东叛之。自南迁后，累遣使诣蒙古求和，虽未听从，而赂遗不辍。特穆津怜其意，欲许之，而萨木哈耻于无功，坚持不可。特穆津谓曰：『譬如围场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独余一兔，汝累年不能收，盍遂舍之？』萨木哈不从，遣人谕金主曰：『汝欲议和，可去帝号称臣，当封汝为王。』而金国之群臣亦不从，有言于珣，愿以死雪国耻者，珣亦为之感愤云。

十一月丙辰朔，伯泽为安定郡王。癸亥，太府寺丞施累为贺金主正旦使，阁门舍人陈万春副之。

十二月己丑，诏杨巨源、李孝义子孙各进一官。辛未，金主遣使来贺明年正旦。是岁，两浙、江东西路旱蝗。

丙子嘉定九年春正月乙丑，赐吕祖谦谥曰成。置马军司水军。乙亥，遣司农寺丞留筠贺金主生辰。丙子，命诸州招填军籍。辛巳，罢诸路旱蝗州县和籴及四川、关外科籴。

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丙申，雪。辛亥，东、西两川地大震。

三月乙卯，又震。甲子，又震。马湖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通。丁卯，又震。壬申，又震。丁丑，诏侍从、台谏、两省举可为监司者各二人。夏四月戊戌。秦州人唐进与其徒何进等引众十万来归，四川制置使董居谊拒却之。

五月癸丑朔[11]，太白昼见。

六月辛卯，西川地震。壬辰，又震。乙未，又震。黎州山崩。戊申，赈恤浙西被水州县，宽其租税。

秋七月戊辰，诏边县择才不拘常法，其余并遵三年之制。

九月甲申，诏江东监司核州县被水最甚者，蠲其租。

冬十月癸亥，西川地震。甲子，又震。丙寅，金主遣使来贺瑞庆节。

十一月庚寅，遣军器监丞陈伯震贺金正旦[12]。癸卯，以程彦晖攻围巩州，迫近川界，命利州副都统刘昌祖移驻西和州以备之。

十二月癸丑，以宗学隶宗正寺。丁巳，再给诸军雪寒钱。乙丑，迁天水军于旧县，置知军以下官。乙亥，金主遣使来贺明年正旦。

丁丑嘉定十年春正月辛巳，雷。癸巳，雨土。乙未，大风。庚子，宗正寺主簿钱抚为贺金主生辰使，水军统制冯柄副之。甲辰，以盱眙、淮安军、天长县戍兵隶殿前司。

二月庚申，地震。壬戌，雪。

夏四月丁未朔，金人引兵入寇，犯光州中渡镇，执榷场官盛允升杀之，分兵犯樊城。戊申，鄂州、江陵府副都统王守中引兵拒之，金人遂分兵围枣阳、光化军。丙辰，诏江淮制置使李珣、京湖制置使赵方措置调遣，仍听便宜行事。辛酉，庐州钤辖王辛败金人于光山县之安昌寨，杀其统军元颜掩。壬戌，金人遁去，随州、光化军皆以捷闻。时金人既为蒙古所扰，山东畔之，惟东阻河、西阻潼关，地势益蹙，遂有南窥淮汉之谋，兵端复启矣。丁卯，诏出戍官兵毋分口券，全给其家。辛巳，以久雨，释大理、三衙、临安府杖以下囚，蠲茶盐赏钱。

五月甲申，御集英殿，赐礼部奏名进士吴潜等五百二十有三人及第、出身。癸卯，赵方上疏，请下诏北伐。遂传檄招谕中原官吏军民。

六月庚戌，太白昼见。戊午，诏曰：『朕厉精更化，一意息民。兵戈侵我疆场，天厌久矣；狐兔失其故穴，人竞逐之。岂不知机会可乘，讎耻未复。念

甫申于信誓，实重启于兵端，故宁弗廷伸进取之谋，不忍绝使传往来之好。每示固存之义，初无幸衅之心。岂谓金人，遽忘大德？皇华之旆朝返，赤白之囊夕闻。叛卒鸱张，率作如林之旅；饥氓乌合，驱为取麦之师。贪婪无厌，侥幸尝试。宜人神之共愤，亦覆载所不容。守将效忠，开门而决战；兵民贾勇，陷阵以争先。金众既歼，残党自靖。允赖荡攘之力，迄成绥静之功。然除戎当戒于不虞，纵敌必贻于后患。咨尔有众，永肩厥心，毋忽其既退而怀苟安，毋狃于屡胜而忘远略。属炎蒸之在候，念戍役之方劳，虽摧枯拉朽之非难，而执锐披坚之不易。视其暴露，如已焚毁，一朝背好，谁实为之？六月饬戎，予非不得已。谅深明逆顺曲直之理，其执无激昂奋发之思？师出无名，彼既自贻于颠沛；兵应者胜，尔宜共赴于事功。若能立非常之勋，则尔有不次之赏。尚其听命，朕不食言。』以黄榜募京西忠义人进讨。辛未，东川大水。癸酉，太白经天。

秋七月丙子朔[13]，日有食之。戊寅，以不雨，释诸路杖以下囚。甲申，雅州蛮寇边，焚碉门寨。遣官军讨之。丁亥，嗣濮王不侑薨。庚子，诏诸军将佐有罪，送屯驻州鞫之。罢军士淫刑。

八月乙丑，诏监司、郡守各举威勇才略可任将帅者二人。

冬十月乙巳朔，以久雨，释大理、三衙、临安府及两浙诸州杖以下囚。癸酉，蠲三衙、江上诸军公私逋负钱。

十一月丁丑，大风。庚辰，太白昼见。壬午，废遵义军。甲申，诏浙东提举司出米十万石赈给贫民。戊戌，太白经天。

十二月戊申，以军兴，募民纳粟补官。乙卯，诏由武举进者毋复应文举。癸亥，金凤翔副统军完颜赞以步骑万人寇四川。戊辰，迫湫池堡。己巳，陷天水军，守臣黄炎孙遁去。金人攻白环堡，破之。庚午，迫黄牛堡，统制刘雄弃大散关遁，金人掳之[14]。

戊寅嘉定十一年春正月壬午，京东路忠义李全率众来归，诏以全为京东路总管。戊子，金人围皂郊堡。壬辰，利州麻仲率忠义人焚秦州永宁寨[15]。乙未，以度僧牒千给四川军费。丁酉，诏四川忠义人立功，其赏视官军。金人犯隔芽关，兴元都统李贵遁去，官军大溃。

二月甲辰[16]，金人焚大散关而去。乙巳，沔州都统王大才马蹶，死于河池。丙午，皂郊陷死者五万人。丁未，金人陷湫池堡。戊申，金人围随州、枣阳军，游骑至汉上，均州守臣应谦之弃城走。辛亥，四川制置司招忠义人复皂郊。丙辰，白虹贯日。楚州钤辖梁昭祖焚金人粮舟于大清河，妙东忠义副都统沈释遣兵助之。

三月丁丑，金人焚湫池堡而去。戊子，利州统制王逸等率官军、忠义复皂郊，金副统军完颜赞、包长寿遁去。沔州军士郭雄追斩赞首而还，长寿仅以身

免。己丑，沔州都统刘昌祖至皂郊。辛卯，忠义人十余万出秦州，官军继进至赤谷口。王逸传昌祖之命退师，且放散忠义人，军大溃。癸巳，包长寿合长安、凤翔之众复攻皂郊，遂移西和州。是日，镇江忠义统制彭惟诚等败于泗州。丙申，刘昌祖焚西和州而遁，守臣杨克家弃城去。戊戌，金人陷西和州。

夏四月甲辰，刘昌祖焚成州而遁，守臣罗仲甲弃城去。是日，金人去西和州。戊申，命四川增印钱引五百万以给军费。阶州守臣侯颐弃城去。是日，金人去成州。戊午，金人复犯大散关，守将王立遁去。己未，金人犯黄牛堡，兴元都统吴政拒退之。癸亥，政至大散关，执王立斩之，军声大振。

五月乙亥，命四川制置司招集忠义人。癸亥，蚩尤旗见，其长竟天。丁亥，诏侍从、台谏、两省官集议平戎、御戎、和戎三策。

《讲义》曰：当时庙堂之议，草茅书生固莫之闻也。且以事势言之，国家自开禧轻举之后，士卒败亡，将帅窜逐，楮卷折阅而不行，帑藏匮乏而莫继，自保不暇，何暇谋人？则平戎之策姑迟之，何也？金人吾之世仇，其不可与通也昭昭矣。当其强盛之时，讲信修睦，以莫安南北之生灵，我有说也。今也边方争长，北敌播迁，事势非前日比矣。奔走俯伏于穹庐之前，新起之强邻，中原之豪杰，宁不易我而谓我乎？则和戎之策，断不可行也。无已，则御戎一策，乃当今之急务乎？盖在嘉定间，敌运衰微，犹且张大声势，啸聚饥氓，以蹂践吾之三边，而吾以堂堂大国，顾乃拱手无策，曾不残敌。若乎是，必搜兵选将，足食丰财。川蜀关隘之当中者守之，上流两淮之当防者防之。朝廷上下，朝夕刻厉，勉为自治之计。则敌将望风畏慑。不敢嗤秦无人矣。然则合三策而论，舍御戎之外，将奚取哉？

壬辰，严试法官七等之制。

六月辛酉，诏湖州赈恤被水贫民。

秋七月癸酉，知天水军黄炎孙追三官、辰州居住。乙酉，修孝宗皇帝宝训。辛卯，蠲四川关外诸州税役。甲午，蠲光州民兵战死之家税役。

九月己卯，朝献景灵宫。庚辰，朝飨太庙。辛巳，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辛卯，安定郡王伯泽薨。

冬十月戊申，兴元都统吴政、利州都统张威各进三官。刘昌祖夺五官、韶州安置。丙午，罗仲甲夺三官、常德府居住，杨克家夺三官、道州居住，侯颐夺三官、抚州居住。戊午，大风。壬戌，修盱眙军城。壬申，金人寇安丰军之黄口滩。是月，陕西人张羽来归。

十二月己亥朔，新知扬州应纯之罢。是岁，诸路户一千二百六十六万九千六百八十四，口二千八百三十七万七千四百四十一。

己卯嘉定十二年春正月戊辰朔[17]，召四川制置使董居谊赴行在，新利州

路安抚使聂子述为四川制置使。庚辰，金人犯湫池堡，守将石宣拒退之。甲申，金人攻白环堡，守将董炤拒退之。戊子，金人犯成州，沔州都统张威自西和州退守仙人原。庚寅，金人犯随州、枣阳军，又破信阳军之二寨，京西诸将引兵拒之。辛卯，金人犯西和州，守臣赵彦呐设伏以待之，金人歼而还。金人犯安丰军，建康都统许俊遣将拒之。金人焚成州，犯河池，守将张斌遁去。癸巳，金人围安丰军，分兵围光州，攻光化军，破郧山县，进逼均州。甲午，金人陷凤州，守臣雷云弃城去，金人夷其城。乙未，吴政战死于黄牛堡，金乘胜攻武休关。

二月戊戌朔，金破光山县。太白昼见。壬寅，虜围枣阳军，京湖制置使赵方遣统制扈再兴救之，不能进而还。癸卯，破武休关，兴元都统李贵遁还，利路提刑、权兴元府事赵希昔弃城去。丁未，陷兴元府。戊申，攻枣阳军。甲子，兵始去。己酉，遣殿前司军八千人防捍江西。庚戌，曾从龙兼江推宣抚使，除同知枢密院事，任希夷签书枢密院事。辛亥，金陷大安军，守臣李文子弃城去。分兵犯洋州，守臣蔡晋卿遣兵拒之，不克，遂陷。壬子，董居谊自利州遁去。沔州都统张威遣统制石宜邀击金兵于大安军，大破之，金将巴士鲁安弃军走，为我师所获。金闻之，遂遁去。丁巳，京湖制置使赵方遣统制扈再兴等引兵三万余人，分二道出攻唐、邓州，随州忠义军刘世兴等引兵攻唐州。甲子，罢董居谊召命。乙丑，夏人来议夹攻，利路安抚丁焞许之。

三月己巳，董昭先知枢密院事，曾从龙参知政事。癸酉，金焚洋州城而去。乙亥，兴元军士权兴等作乱，犯巴州，守臣秦季樵弃城去。鄂州都统刘世荣会兵攻唐州。丁亥，太白昼见。权兴等降。甲午，敌自盱眙退师。

闰三月己未，以雷云弃凤州，夺三官，送梅州安置。辛酉，旌吴政死节，赠右武大夫、忠州刺史。壬戌，招谕四川官军忠义人。癸亥，兴元军士张福、莫简等作乱，以红巾为号。是春，金围安丰军及滁、濠、光州，江淮制置使李珣命池州都统制武师道、忠义军都统制陈孝忠救之，皆不能进。金分兵犯边，自光州犯黄州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之玉碛，自盱眙至滁州之全椒、来安，扬州之天长，真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狄，诸城皆闭。金游骑数百至东采石杨林渡，建康大震。京东总管李全自楚州，忠义总辖孚先自连水军，各引兵来援，敌乃解去。全追击，败之于曹家庄，获其贵将，或以为金主子婿云。

夏四月庚午，张福入利州，四川制置使聂子述遁去，总领财赋杨九鼎为所杀。丁丑，掠阆州。丁亥，掠果州。癸巳，参知政事曾从龙罢，同知枢密院事郑昭先兼参知政事。崇信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万寿观使安丙为四川安抚使，董居谊落职、夺三官。

五月乙未朔，四川制置使聂子述赴行在。兴元贼张福迫遂宁府，潼川府路

转运判官、权府事程遇孙弃城去。丁酉，德音：降两淮、荆襄、湖北、利州路沿边诸州杂犯死罪，释流以下，仍蠲今年租税。己亥，太学生何处恬等伏阙上书，以工部尚书胡榘欲和金人，请诛之以谢天下。

《讲义》曰：愚闻绍兴中，秦桧自金来归，倡为南自南、北自北之说。一旦建议和戎，胡铨慨然上书，请笞桧首于藁街。令榘非铨之后欤？方金人渝盟，引兵入寇，榘顾欲与金讲和，以偷旦夕之安，是上则忘国耻，下则忘家学也。学校公议之地，安能逃其讥议乎？张福入遂宁府，焚其城。

甲寅，四川宣抚司命沔州都统张威引兵捕张福，入普州，守臣张己之弃城去。癸亥，诏侍从、两省、台谏各举文武可用之才二三人。

六月戊辰，张福屯于普州之茗山。庚午，张威引兵至。丙子，太白昼见。辛巳，西川地震。太白昼见。升枣阳县为军。癸未，张福请降。乙酉，威执之，归于宣抚司。丁亥，嗣濮王不燹薨。金人招谕李全等，全等不听。辛卯，太白经天。癸亥，利州路安抚使丁焞复以书约夏国攻金人。

秋七月丙申，张福伏诛。董居谊复夺二官、永州居住。庚子，张威生擒贼众一千三百余人诛之，以莫简自杀言于宣抚司，红巾贼悉平。癸亥，李全引兵至齐州，伪知州王赞以城降。

八月戊辰，复合利州东、西路为一。

九月丙午，罢江淮制置司，置沿江淮东西制置司，宝文阁待制李大东为沿江制置大使，淮南转运判官赵善湘为主管淮西制置司公事，淮东提刑贾涉为主管淮东制置司公事，兼节制京东河北路军马。

十一月辛亥，杨次山进封会稽郡王。癸丑，杨次山薨。

十二月壬申，京东路节制司言克复京东、河北二府九州四十县。乙亥，筑兴元府城。丁丑，雅州蛮人庐山县。辛巳，焚碉门寨。边丁大败。己卯，四川宣抚司遣兵取洮州，召诸将议出师，招谕中原豪杰、官民，劝以归附。乙酉，金人犯凤州之长桥。丁亥，四川宣抚司命罢洮州之师。己丑，京湖制置司遣统制扈再兴等引兵六万人，分三道出境。庚寅，赏茗山捕贼功。

庚辰嘉定十三年春正月丁酉，统制官扈再兴引兵攻邓州，鄂州都统许国攻唐州，不克而还。金人追之，遂寇樊城，赵方督诸将拒退之。己亥，雅州蛮复掠庐山县，遣兵捕之。己酉，不凌为嗣濮王。戊午，夏国复以书来四川，议夹攻金人。

三月辛卯朔，雨土。丁巳，黎州土丁叛，遣兵讨之。

夏四月庚申朔，淮东制置贾涉招谕山东、两河豪杰，劝以来归。

五月庚寅朔，雅州蛮降。戊寅，右丞相史弥远等上《三祖下第七世宗藩庆系录》、《皇帝玉牒》、《刊正宪圣慈烈皇后圣德事迹》、《光宗皇帝玉牒》

。六月癸酉，御集英殿，赐礼部奏名进士刘渭等四百七十有五人及第、出身。四川宣抚使安丙为少保。丙子，李全为左武卫大将军。壬午，季先为果州团练使、涟水军忠义副都统，命赴枢密院议事。未至，杀之。

秋七月戊戌，以京东、河北诸州守臣告付京东、河北节制司。丙午，签书枢密院事任希夷兼参知政事。丙辰，四川宣抚司招黎州土丁，降之。癸亥，皇太子询薨。

八月壬申，四川宣抚使安丙遗夏人书，定议夹攻金人。己卯，赐皇太子谥曰景献。癸未，四川宣抚司命利州都统王仕信引所部赴熙、巩州会夏人，遂传檄招谕陕西五路官吏、军民，劝以归附。甲申，复海州，以将作监丞徐晞稷知州事。盱眙将石珪叛，入涟水军。诏即以珪为涟水忠义军统辖。

九月辛卯，夏人引兵围巩州，且来趣师。太白昼见。王仕信引兵发宕昌。乙未，四川宣抚司统制质俊、李寔引兵发下城。戊戌，四川宣抚司命诸将分道进兵，沔州都统张威出天水，利州副都统程信出长道，兴元副都统陈立出大散关，兴元统制田冒为宣抚司帐前都统，出子午谷，金州副都统陈昱出玉津。己亥，张威下令所部诸将毋得擅进兵。庚子，质俊等克来远镇。辛丑，王仕信克盐川镇。壬寅，质俊等自来远镇定攻定边城，金人来救，进等击破之。乙巳，程信、王仕信引兵与夏人会于巩州城下。丁巳，攻城不克。庚戌，金人犯皂郊堡。沔州都统董炤等与战，官军大败。壬子，程信及夏人攻巩州，不能下，信引兵趋秦州。丙辰，夏人自安远寨退师。

冬十月丁巳朔，程信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从，信遂自伏羌城引军还，诸将皆罢兵。戊寅，程信以四川宣抚使之命，斩王仕信于西和州，四川宣抚司以张威不进兵，罢其军职。

十一月甲午，诏利正绍熙五年以后日历。庚戌，大风。壬子，临安火。

十二月戊午，大风。壬申，涟水忠义军统辖石珪叛奔鞞鞞。癸未，镇江副都统翟朝宗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来献。

辛巳嘉定十四年春正月丙戌朔，雪。释杖以下囚。乙未，雷，地震。以李全自山东还，出缗钱六万为犒赏费。庚子，立四川运米赏格。

二月庚申，分光州所纳民于淮西诸州。戊辰，金入围光州。己巳，犯五关。壬申，治舟于团风，弗克济，遂围黄州，分兵破诸县，又遣别将犯汉阳军。丁丑，李全弃泗州遁还。甲申，诏淮东、京湖诸路应援淮西沿江制置司防守江面，权殿前司职事冯榭将兵驻鄂州，京东忠义都统李全将兵救蕲、黄。榭不果行。

三月丙戌朔，鄂州副都统扈再兴引兵攻唐州。丁亥，金人陷黄州，淮西提

刑、知州事何大节弃城遁而死。庚寅，长星见。李全引兵自楚州救淮西。癸巳，扈再兴引所部移蕲州。甲午，太白昼见。乙未，诏京湖制置司移蕲、黄。己亥，金人陷蕲州，知州事李诚之及其家人、官属皆死之。癸丑，金人退师。扈再兴邀击，败之于久长镇。甲寅晦，又败之。

夏四月乙卯朔，复置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乙丑。命任子帘试于御史台。戊辰，金人渡淮而北，李全遣兵追击，败之。扈再兴亦以捷闻。

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壬辰，右丞相史弥远等上《孝宗皇帝宝训》、《皇帝会要》。丙申，西川地震。乙巳，右丞相史弥远等上《庆元宽恤诏令》。诏颁之。

六月甲寅朔，初置沿江制置副使于鄂州。丙寅，诏曰：『朕以眇躬，嗣临大统。夙夜祇惧，不敢荒宁。荷天之休，海内用乂。而国嗣未建，非所以严社稷、奉宗庙，朕深念焉。皇侄福州观察使贵和，沂靖惠王之子，犹朕之子也。重厚英敏，天稟夙成，属近且贤，闻于中外，蔽自朕志。爰举恩徽，以昭立爱之义。夫计安天下，强本为先，亲亲贤贤，厥自古始，非朕所得私也。其以为皇子，改赐名竑。』是日，以竑为武宁军节度使，进封祁国公。丁卯，以立皇子告于天地、宗庙、社稷。乙亥，太祖十世孙与莒补秉义郎。丙子，降京畿囚罪一等，释杖以下。辛巳，大风。

秋七月丁亥，京东、河北节制司言：蒙国大将献本朝皇帝恭膺天命之宝。诏礼官讨论受宝礼仪以闻。辛丑，赵方为京湖制置大使，贾涉为准东制置使兼京东、河北路节制使。丁未，修《光宗皇帝宝训》。

八月癸丑朔，京湖制置大使赵方卒。乙卯，赐右丞相史弥远家庙。参知政事任希夷罢知福州。壬戌，兵部尚书宜辂同知枢密院事，给事中俞应符签书枢密院事。甲子，以秉义郎与莒为右监门卫大将军，赐名贵诚。乙丑，追封故相史浩为越王。丙辰，改谥忠定，配飨孝、光庙庭。戊寅，以皇侄右监门卫大将军贵诚为果州团练使。

九月癸未，立贵诚为沂靖惠王后。己丑，朝献景灵宫。庚辰，朝飨太庙。辛卯，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

冬十月癸丑，京东河北节制司言复沧州。诏以赵泽为河北东路钤辖、知州事。甲寅，复以齐州为济南府，兖州为袭庆府。庚申，兴元府城成。丙寅，夏人复以书来四川，趣会兵。庚午，雷。

十一月癸巳，诏左翼军受泉州节制。己亥，少保、四川宣抚使安丙薨。己酉，诏曰：『朕以付托之重，顾瞻中土，怛然于怀，惟知修德胜残，夙夜黽勉。乃者山东、河北连城慕义，殊方效顺，肃奉玉宝，来献于京，质理温纯，篆刻精古，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宝』，暨厥图册，登载粲然，实惟我祖宗之旧

。继获玉检，其文亦同。今残虏浸微，群心丕应，先朝之宝，眷焉复还，非皇穹之眷方隆，列圣之灵有属，岂繄凉德，乃克臻此。《书》不云乎：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朕曷敢不承？其以来年元旦受宝于大庆殿。』是月，京东安抚张林叛，以京东诸郡降于鞑人，鞑人遣葛合赤县等来计事。

十二月庚申朔，签书兼参知政事郑昭先罢。

闰十二月辛巳朔，同知枢密院事宣缜兼参知政事，俞应符兼权参知政事。丙午，奉安玉玺于天章阁，命近臣告于天地、宗庙、社稷。戊申，以殿前司同正将军岳等谋为变，杀之。是岁，浙东、江西、福建诸州旱，沔、成、阶、利州水，赈之。

壬午嘉定十五年春正月庚戌朔，御大庆殿受宝。癸丑，立李诚之庙于蕲州。甲寅，褒赠蕲州死事官吏，官其子孙有差。丁巳，诏抚谕山东、河北军民、将帅、官吏。己未，以受宝赦天下。监司、帅守上表称贺，文武官各进秩一等，大犒诸军。甲戌，升鄂州武昌县为寿昌军。

二月庚子，罢御史台帘试任子法。

三月丁巳，诏江西提举司赈恤旱伤州县。

夏四月壬午，诏蕲州毋纳今年租税。

五月庚戌，太白昼见。甲寅，诏监司虑囚，察州县匿囚者劾之。丁巳，皇子祁国公竑进封济国公。己未，以皇侄果州团练使贵诚为邵州防御使。壬戌，知济南府仲赞等攻张林于青州，林遁去。己巳，修《孝宗经武要略》。

六月辛卯，权参知政事俞应符薨。

秋七月甲子，诏江淮、荆襄、四川制置、监司条画营田来上。

八月己卯，命户部详议义役。辛卯，诏文武官毋得归宗，著为令。甲午，彗出氏。

九月辛亥，同知枢密院事宣缜参知政事，给事中程卓同知枢密院事，吏部尚书薛极赐出身、签书枢密院事。癸丑，雷，大雨雹。丁巳，复以随州三关隶德安府，置关使。壬戌，彗没。辛未，太白昼见。

冬十月丙子，以收复京东州军，犒赏忠义有差。己丑，命礼官裒集受宝本末为书，藏于秘阁。

十一月戊午，降德音于京东、河北路：罪无轻重，皆除之。

十二月乙亥朔，出米五万石赈临安府贫民。丙子，以雪寒，释京畿及两浙诸州杖以下囚。丁亥，李全为保宁军节度使、右金吾卫上将军、京东路镇抚使。是岁，诸路户一千二百六十六万九千三百一十，口二千八百八十二万五千七十。

癸未嘉定十六年春正月戊申，严赃吏法。己酉，皇子坻生。丁巳，雷。辛

酉，命淮东制置司赈济山东流民。

二月戊子，雨土。戊戌，皇子坻薨，追封邳王，谥曰冲美。

三月戊申，张林所部邢德来归，京东、河北路镇抚节制大使司以为言。诏邢德进二官，复以为京东东路副总管。丁卯，诏以米五万二千五百石赈道州饥。

夏五月戊申，赐礼部奏名进士蒋重珍等五百四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

六月壬午，贾涉卒。丁酉，程卓薨。

秋七月辛巳，诏州县经界毋增绍兴税额。

八月癸未[18]，申严船舶铜钱禁。

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乙巳，招江淮诸司赈恤被水贫民。乙卯，雷。

冬十一月辛亥，太平州水，诏赈恤之。

十二月辛巳，命淮东、西总领及沿江被水州募江西、湖南民入米补官。壬辰，雷。

甲申嘉定十七年春正月戊戌朔，录程颐后。

《讲义》曰：朝廷之所尊崇，天下之所慕尚也。曩者伊洛之学尝排摈于权臣之手矣，更化以来，既表章其学于群邪攻诋之余，复录用其后于纶旨褒崇之日，垂世之规模远哉。挹坐上之春风，立门外之暮雪，学者皆知所趋向矣。

癸亥，命淮东、西、湖北转运司提督营屯田。

二月癸巳，蠲台州逋赋十万缗有奇。甲午，命临安府赈巢平民。

三月癸丑，雪。是月，金人入寇，迫西和州，寻引兵还。

夏四月辛卯，诏庐州赈巢饥民。乙未，赐李全、彭义赞钱三十万缗，为犒赏战士费。

五月戊戌，诏核实两淮、京湖、四川、江上诸军之数。

六月丁卯朔，太白经天，昼见。辛未，皇孙铨生。癸酉，知西和州尚震午坐寇至谋遁，夺三官、岳州居住。壬辰，京东河北镇抚节制大使司言：大名府苏椿等举城皆归。诏悉补官，即以其州授之。

秋七月丁酉，命福建路监司赈恤被水贫民。辛亥，师岳为嗣秀王。

八月乙亥，罢通州天赐盐场。癸未，以皇孙铨为左千牛卫大将军，寻薨。丙戌，上不豫。济国公竑立为皇子既四年，储位尚虚，皇侄邵州防御使贵诚德誉日闻，上属意久之。壬辰，召宰执入禁中趣定大议。

闰八月乙未朔，申严两浙诸州输苗过取之禁。丙申，诏曰：『朕以菲凉，获承体绪。念国嗣之未建，尝以皇弟沂靖惠王之子为子矣。审观熟虑，犹以本支未强为忧。皇侄邵州防御使贵诚，亦沂靖惠王之子，犹朕之子也，聪明天赋，学问日新，既亲且贤，朕意所属，俾并立焉。深长之思，盖欲为异日无穷

之計也。其以為皇子，改賜名昀。』又詔皇子檢校少保、武寧軍節度使、濟國公竑為開府儀同三司、判寧國府，進封濟陽郡王；皇子邵州防禦使昀為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赦天下。丁酉，夜漏未盡，上崩于福寧殿，年五十七。遺詔皇子即皇帝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垂帘聽政。

乙酉寶慶元年春正月己丑，上謚曰仁文哲武恭孝皇帝，廟號寧宗。

三月癸酉，權攢于會稽之永茂陵，祔太祖第十三室。

三年九月，加今謚。帝謙仁恭儉，出于自然。蚤親師孺，留意學問。黃裳在王府五年，輔導尤為有力。自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以及三代、漢、唐治亂得失之數，本朝制度典章、人才議論之要，莫不為帝言之。隨事獻規，率多補益。帝嘗曰：『黃翊善之言亦難堪，惟我則能受之。』彭龜年性鯁直，有聞必告，帝亦未嘗不從也。即位之日，首召朱熹于長沙，以備勸講。因議置講讀官十員，各專一書，不以雙只日各二講。又復作講之制，皆前所未有也。趙汝愚當國，方欲引裳共政，未兩月而裳卒，帝始無所親倚。韓侂胄以導達中外之言浸用事，熹、龜年既以論侂胄而退，貴戚吳玕謂人曰：『上初無堅留侂胄之意，有一人繼言之，去之易爾。』而一時台諫皆其支黨，執政大臣又多與之相表里者，卒稔其惡，以底大僇。開禧用兵，帝心弗善也。侂胄死，諭大臣曰：『恢復豈非美事？但不量力。』聖意可知矣。在位三十余年，池台苑囿，無所增益，府庫之財，未嘗妄費。褲履雖敝，或加補濯，而愛民之念，始終弗替，一遇水旱，忧見顏色。御眾臨下，率從寬簡，故吳曦以世將據蜀，不勞資斧而授首；江淮湖鎮之區，寇盜或作，旋即底定，皆履信思順之所致也。升遐之日，遠迹哀慕。昔先民邵雍言：本朝之盛，前代不及者有五，而百年四叶，居其一焉。維中兴四叶，享國九十有八年。上視先朝同一軌轍，深仁厚澤，浹于海隅，垂裕后昆，有衍無極。嗚呼美哉！

史臣曰：國朝自建炎再造，至于紹熙、慶元之交，正學興行，治效彰灼，一時人才，于斯為盛，實乾道之所培養也，而寧宗皇帝得而用之。觀夫上畏天戒、下畏民岩，帝之心也；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帝之行也，故其初年，忠賢之士，聚于朝廷，四方向風，駸駸乎有慶曆、元祐之望。逮戚幸盜權之始，士之見微慮遠者逆折其鋒，雖甯斥而不悔。厥后起于廢錮之余，拔去凶邪，嘉靖王室，帝終賴之。蓋君子小人消長之分系乎天下，國家安危之決如此，此先王之所必謹也。且夫慶、泰、禧、定之間，中外多虞，事机沓至，而帝信厚謙慈，罔有逸德，仁念純熟，對於神明，卒保乂安，以貽后嗣。《書》曰：『我受命無疆維休。』以今推之，詎不信哉？

校勘記

[1]落成 原作『洛成』，據《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卷十一改。

[2]己卯 原作『乙卯』，据《两朝纲目》卷十一、《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十四改。

[3]碉子寨 『碉』字原阙，为空格，据《两朝纲目》卷十一补。

[4]遵义军 原作『遵议军』，据《宋史?地理志》五改。

[5]八月 二字原阙，据《宋史?宁宗纪》三、《两朝纲目》卷十一补。

[6]贺 原作『和』，据《宋史?宁宗纪》三改。

[7]董居谊 原作『黄居谊』，据《宋史?宁宗纪》三、《两朝纲目》卷十三改。

。

[8]李?? 原作『李戛』，据《两朝纲目》卷十三改。

[9]雷孝友 原作『审孝友』，据《两朝纲目》卷十四改。

[10]己未 原作『乙未』，据《宋史?宁宗纪》三、《两朝纲目》卷十四改。

[11]癸丑朔 《宋史?宁宗纪》三、《两朝纲目》卷十五均作『癸酉』。

[12]正且 原作『生且』，据《宋史?宁宗纪》三改。

[13]丙子 原作『丙申』，据《宋史?宁宗纪》三、《两朝纲目》卷十五改。

[14]掳之 《两朝纲目》作『据之』。

[15]利州 原作『利州路』，兹据《两朝纲目》卷十五、《续编年资治通鉴》卷十五删『路』字。

[16]二月 原作『三月』，据《两朝纲目》卷十五改。

[17]戊辰 原作『戊寅』，据《宋史?宁宗纪》三、《两朝纲目》卷十五、《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十五改。

[18]八月 二字原阙，据《宋史?宁宗纪》四、《两朝纲目》卷十六补。

宋史全文卷三十一

宋理宗一

理宗皇帝，乃太祖皇帝十世孙，宁宗皇帝子也。初，孝宗时，望气者言：『会稽有天子气，后三十年，当生真人。』太祖九世孙荣文恭王家于绍兴府之山阴县，夫人全氏，以开禧元年正月癸亥诞上于虹桥里第，前一夕，荣王梦一紫金帽人来谒，比寤，夜漏未尽十刻，室中五采烂然，起视，赤光属天，如日正中。既诞三日，家人闻户外车马声，亟出，则寂无所睹。幼尝昼寝，人忽见上体隐隐如龙鳞，咸神异之。

嘉定十四年六月乙亥，补秉义郎。

八月甲子，授右监门卫大将军，赐名贵诚。戊寅，授果州团练使，立为皇弟，沂靖惠王嗣。先是，沂王薨，无嗣，以宗室希瞿子赐名均为沂王后，既而改赐名贵和。

嘉定十三年八月，景献太子薨。宁宗以国本未立，命宰臣选太祖十世孙年十五

以上者教养之，如高宗择立普安恩平故事，遂以十四年六月丙寅，立贵和为皇子，改赐名竑，除宁武军节度使，进封祁国公，而以上嗣沂邸焉。

嘉定十五年五月丁巳，以竑为检校少保，进封济国公。己未，以上为邵州防御使。上性凝重寡言，洁修好学，坐必正席，屹然如山。每朝参，序坐待漏，或多笑语，上独俨然若思。出入殿庭，雍容庄敏，矩度有常，见者敛容。济国公竑失德寝彰，宁宗意不恠，使相王爵阅四年不授。每上朝，宁宗谛视良久，出则目送之，盖已属意于上矣。

《讲义》曰：恭惟先皇帝刚健笃实，齐圣广渊。毓粹钟灵，发洋乎艺祖。圣作朝述，继体乎宁宗。帝初于宗藩，龙德而隐者也。圣学精专，天步端凝，宁皇目送于大昕之会朝，寿明締视于集英之侍立。代王未入，而大横之兆已孚；曾孙独贤，而未央之见已决矣。

嘉定十七年正月，宰执奏事，宁宗忧形于色，历言竑溺女嬖、狎群小、傲诞淫褻数事，且密谕曰：『皇侄端重英悟，可承宗祧。欲并立为皇子，续正元良之位。』宰执奏曰：『圣意坚定如此，宗社之福。然事大体重，容少迟，精审行之。』宁宗曰：『俟瑞庆节可也。』

八月丙戌，宁宗违豫。壬辰，召右丞相弥远参知政事，宣缜签书枢密院事。薛极入禁中，宁宗颔使前曰：『疾已不可为。朕前与卿议立皇侄，宜亟行之。』

闰八月丁酉，诏：『朕以菲凉，获承休绪。念国嗣之未建，尝以皇弟沂靖惠王之子为子矣。审观熟虑，犹以本支未强为忧。皇侄邵州防御使，亦沂靖惠王之子，亦朕之犹子也。聪明天赋，学问日新，既亲且贤，朕意所属，并俾立焉，盖欲为异日深长之思、无穷之计也。其以为皇子，改赐名。』制授武泰军节度使，封成国公。又制以皇子检校少保、武宁军节度使、济国公竑为开府仪同三司，进封济阳郡王、判宁国府。是日，宁宗崩，遗诏命皇子即皇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权同听政。皇子逊避再三，丞相弥远等以天下大计为言，皇子遂即皇帝位。辛丑，赦曰：『天生燕民而立君，所以任父母抚绥之责。父有天下而传子，所以绵祖宗统系之基。祇仰先皇，自承丕绪，不以大宝为乐，惟以万方为忧。怀保小民，钦畏上帝。消斥奸佞，登崇俊良。勤不倦于宵衣，俭至形于浣服。坐臻感格，聿底康平。二气叶调，群生茂豫。中原云附，故境日归。允惟中兴之功，浸复太平之观。乃以焦劳之久，遂愆节适之宜。忍闻凭几之言，方切号弓之痛。遗令眇薄，获纘休明，仰奉母仪，俯临海宇。正皇皇如灼之际，加兢兢战惕之思。然创钜摧心，尚旷万几之务；而政先及物，岂稽四海之恩。可大赦天下。』

《讲义》曰：恭惟理宗皇帝躬乾体之纯，位鼎命之正，自輅猎之车甫迎

，而庆善之地是宅，压纽之拜允叶，而延喜之玉爰归。盖宁考会朝，默瞩应龙之象；休明赞册，昭升暘谷之景。紫微炳焕，黄祗硕怀，以承十三圣延洪之业。以开四十一年戢宁之治。其中和条贯，金声而玉振，造化荡涤，霆激而电駮。阐释发诂，盖砢砢焉。

乙巳，皇兄济阳郡王竑为济王。丁未，以皇帝登宝位告于天地、宗庙、社稷、宫观、诸陵。嘉定十七年闰八月己酉，诏曰：『朕以冲眇之资，纂休明之统。圣父宾天之痛，莫报亲恩；坤元载物之功，幸依母范。矧导扬于休命，俾请决于政机。爰迪旧章，聿崇显册。大行皇帝、皇后志严警戒，行茂懿徽。俚日为明，久助先皇而内治；太极密运，今尤率土之同瞻。方将充仁心以宏济于艰难，昭慈训以保佑于凉菲，庶邦基之弗坠，尚寰宇之小康。敬正隆名，以扬大德，宜恭上尊号曰皇太后。』癸丑，丞相弥远等率百僚请皇太后同听政。至是八上表，皇太后手书：『此非吾志，深惟先帝遗训已播告中外，若退托不已，恐无以安人心。姑循所请。』庚申，皇太后、皇帝始御素幄，垂帘听政。以宣缜为攒宫总获使，吏部侍郎杨焯按行使，内侍郑俟副之。赐皇兄济王第于湖州，寻诏充醴泉观使就第。壬戌，诏史弥远书撰哀册文，宣缜书撰谥册文，薛极篆宝文，礼部侍郎程瑛撰谥议。癸亥，诏：『以日易月之制，虽已仰遵先帝遗烈，然吾与嗣君心实未安，自服三年之丧。』

九月庚午，以三边未能振戍，帅守、将士劳役日久，令学士院降诏抚谕。甲戌，宰执奏：『垂帘外朝之礼，请酌高宗典故而行。』从之。乙亥，皇太后、皇帝便殿垂帘，宰臣奏：『听政之始，宜褒表名儒，以兴起士大夫之心。』于是以集英殿修撰傅伯成为显谟阁学士，直宝谟阁杨简宝谟阁直学士，秘阁修撰柴中行复右文殿修撰，并奉祠。召显谟阁学士邹应龙、宝谟阁待制知潭州真德秀、焕章阁待制曹彦约赴行在。太后谕宰臣曰：『嗣君富于春秋，正进学之时。宜精选儒臣，早开讲席。』丙子，皇帝御便殿，宰臣等拜表请皇帝。己卯，皇太后、皇帝御便殿垂帘，宰臣率百官请皇帝御殿。至是三上表，诏只日权御后殿。以程秘及吏部侍郎朱著、中书舍人真德秀兼侍读，工部侍郎葛洪、起居郎乔行简、宗正少卿陈贵谊、军器监王暨兼侍讲。皇太后谕宰执曰：『垂帘非美事，断不欲当。』弥远奏曰：『皇帝嗣服之初，具有先帝遗训。愿陛下勉为宗社大计。』太后曰：『嗣君聪明，可付托。』弥远奏曰：『皇帝正欲观陛下仪刑。』太后曰：『幸而保全至此，不如更有始终。』壬午，以程秘为刑部尚书，葛洪权工部尚书，真德秀权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乔行简权工部侍郎，魏了翁起居郎，陈贵谊起居舍人，朱端常谏议大夫，莫泽殿中侍御史，麋泮右正言，李知孝、华宰监察御史。丙戌，宰臣等奏请以大行皇帝陵名为永茂，诏依。丁亥，雷。庚寅，上并宿斋于内殿，礼部、太常奏：『上在谅阴，明

堂大享前二日，朝献景灵宫；前一日，朝享太庙。并遣官摄事。』辛卯，皇帝越绋，大享于明堂，赦天下。

十月甲午朔，以久雨，命从臣日一人祷于天竺山。戊戌，诏诸道提点刑狱以十一月按部理囚徒。庚戌，御后殿。壬子，诏诸道宪司下所部：见任官廩禄按单帮给，岁终上已支数于尚书省。

十一月甲子，右正言麋溧言：『孝宗皇帝由藩邸践阼，怀光尧顾复之恩，奉慈福怡愉之乐，二十八年，常如一日。陛下先皇托付，无异光尧，赖母仪拥佑，有同慈福。凡继志述事，承颜顺色，皆当以孝宗为法，而尤切于新政者，曰畏天悦亲，讲学仁民。』从之。丁亥，诏曰：『朕猥以眇躬，诞膺骏命。祖宗千百世之业传绪在予，中外亿万人之心望治伊始。赖慈闈之拥佑，惭凉德之菲冲。粤自纂图，率遵垂宪，钦惟大宝之重，守必以仁，兆民之宁，赖于有庆。肆掇圣经之旨，肇颁年纪之新。绵景祚于延洪，与群生而康乂。更资中外之彦，辅成本始之规，兴起治功，允孚德意。其以明年为宝庆元年。』戊子，丞相史弥远等乞参天圣、元祐典故，以五月十六日皇太后生辰为寿庆节。表请者三，皇帝奏请者再，皇太后乃从。乙巳，宰臣率百僚请以皇帝诞日名天基节。凡三表，乃从之。

十二月乙未，诏：『京西、河北新复州军屡经兵扰，并免入贡，仍与推恩。』癸丑，间经筵辅臣观讲，早讲论讲读官各一员，晚讲说书官一员。宰臣史弥远等请以皇太后殿名慈明，诏依。御史台言：『大行皇帝系是十世，当行议祧。窃谓商以契为始祖，以汤、太戊、武丁为不毁之庙，皆不在三穆之数。鲁公之庙，文世室也；武公之庙，武世室也。公羊子曰：『世室世世不毁也。』仰惟国朝太祖皇帝为帝者，太祖之庙，太宗皇帝祔于太祖，为一世之庙。真宗、仁宗、神宗、高宗各有制书不祧，此与商、周不毁庙，鲁公、武公之世室，名异实同。世世之祧既不在三昭三穆之中，则固不在九庙之数。自太祖以至光宗，实为五庙。今大行皇帝始为六庙，合增展一室，以祔大行皇帝，于礼为合，于义为安。』诏依。

乙酉宝庆元年正月壬戌朔，诏举贤良。丙子，湖州申齐王惊悸得疾，特赐钱三千缗，命守臣选医诊治。早薨，赐赙赠银绢千匹两、会子万缗，充宣葬。

齐王竑，宗室希瞿子也，初名均。沂靖惠王薨，无子，立均为后，更名贵和。嘉定十三年，立为皇子，赐今名。及宁宗崩，史丞相弥远矫诏立理宗，出竑为开府仪同三司、判宁国府，人心危疑不服。王居湖州，含山人潘壬、潘丙阴通李全，谋挟王渡江北推立，期以某月十七日，诞云二十七。及期，李全之兵不至，二潘虑事泄，率百余人突入州城，求王不获。顷之，得于水阁，挟以出，加之黄袍。行险侥幸，皆二潘之谋，王不知也。二潘败，弥远谋害济王

，遣其客秦天锡，且颁医视疾之命。时王本无疾，天锡谕意，逼王就死，遂缢死于州治。

甲申，程秘进读《三朝宝训》，奏曰：『艺祖皇帝受禅之初，与三军约：不许杀戮一人。自后圣圣相承，守为家法。』上曰：『祖宗以仁立国，朕当以仁守之。』上问曰：『《宝训》中云治世少而乱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何也？』秘奏：『治世所以少，乱世所以多者，正缘君子少而小人多也。盖君子初未尝少，圣君出而君子多。小人初未尝多，庸君出而小人多。』上曰：『然。』己丑，朱端常奏：『蜀士当得郡者，绍兴以前，悉亲诣阙下庙堂，因得以审其人物而进退之。自庆元以来，非制可辟差，则驰牒干请。今欲除曾任太守有治效人外，必令亲到堂除授，奏事讫之任，次任与免。』从之。己丑，诏曰：『朕初纂丕图，亟奉慈训。既御经幄，日亲群儒。深念进德立治之本实由典学，朝夕罔敢怠忽。尚赖诸贤悉心启迪，毋有所隐，朕当垂听，益加自勉。即令学士院明谕朕意。』

《龟鉴》曰：王人多闻，必学古训；嗣王缉熙，斯显德行，此正圣学穷理尽性之功也。夫以圣人天资之高明，而又充之以学力之光大，则始焉致知者，此理之明也，终焉尽性者，此理之诚也。肆我理宗自践阼以来，讲帷日辟，圣学日新，何尝不自穷理尽性中来欤？

二月壬辰朔，雪。诏礼部贡举。癸巳，朱著、王暨进读高宗宝训《孝德》卷终，著奏：『高宗当中兴艰难之初，钦事慈宁皇太后，始终极至。愿陛下以高宗为法。』上嘉纳，忽愀然曰：『雪作非时，朕终夜为之不安。当益恐惧修德，凡有阙失，无忘忠告。』甲午，诏故太师、武胜定国军节度使、鄂王岳飞谥忠穆，寻改忠武。丙申，以师弥检校少师，嗣秀王。戊戌，诏福州、温州、温州各添教官一员。甲辰，御后殿，引见吏部奏举改官十有八人。蠲两浙州军属县官私僦钱有差。戊午，出丰储仓米七万五千石赈临安贫民，马步军诸班直、皇城司守卫官兵给犒有差。辛酉，仁文哲武恭孝皇帝灵驾发引，皇太后行奉宁奉辞礼，皇帝行启奠祖奠礼，奉辞于皇城门外，行遣奠礼，百寮辞于郊外。三月癸酉[1]，永茂陵掩攒。

四月辛卯朔，宁宗皇帝祔庙，颁德音于临安、绍兴府。壬辰，朱著进读《高宗宝训》，至『高宗曰『周公戒成王，惟在知稼穡艰难』』，上曰：『朕近写《无逸》一篇，揭为四图，置之座右，以便观省。念兹在兹，不忘艰难。』丁酉，皇太后手书：『吾晚年多病，志在安闲。嗣君可日御便殿听政，今后更不垂帘。』戊戌，臣僚言：『臣伏读太后还政御札，前代母后勉强矫拂不能方之事，而太后圣断行之，略无难色，实为万世母后临朝之法。』上曰：『朕受太后之恩如天，朝夕思之，未知报称，更当力请。』辛丑、壬寅，上两请皇太

后仍赐垂帘，不允。丙子，诏曰：『朕以眇躬，获承大宝，实赖圣母，同览万几。粤自听断之初，已持谦退之志。朕仰遵先帝遗训，沥控丹衷，圣意曲从，临朝数四。今者手书屡降，申谕益严，朕心皇骇，莫知所为。疏奏面陈，愿还亲札，至于累日，慈听莫回。虽明谟睿断，今古无邻；而内顾菲凉，惧弗克称。然而威命既布，敢不勉承？惟一守于洪规，庶不负于付托。布告天下，咸使闻知。』诏今后见供职及在外带职从官，依元祐十科旧制，岁举三人。从右正言麋溧请也。辛亥，出丰储仓米八万石赈济临安贫民。

五月丙寅，以师弥为开府仪同三司、奉国军节度使、知大宗正事，师贡为检校少师，以皇叔祖和州防御使不熄为保康军承宣使，嗣濮王。甲戌，诏：『在庭之士，日命其一面对。』又诏曰：『自昔帝王即政之初，首辟四门，达聪明目，访予落止，小毖求助。凡今内外文武小大之臣，有所见闻，具以启告，忠言正论，朕所乐听。事有可行，虚心而从。言或过直，无悼后害。封章来上，以副朕延纳之诚焉。』

六月辛卯，太白昼见。丁酉，录行在系囚。壬寅，御后殿，引见吏部奏举改官二十人。丁未，三省同奉御笔：『朕恭禀太后圣谕，谓丞相忠贯日月，勋塞宇宙，实惟我国家无疆之休。惟屡宜至意，欲示褒崇，而丞相谦逊退却，囊对面奏，力辞不已，使崇德报功之典久未昭著，甚非所以承先朝始终眷倚之意。丞相左右拥翊之功，其议有以尊显之。朕惟丞相受知二祖，光辅两朝，赞更化以正权纲，佐定策以安宗社，不动声色，中外晏宁，可谓社稷之臣矣。国之元勋，宜有异数，重以慈训，其敢或违？可拜太师，依前右丞相兼枢使，进封魏国公，令有司讨典礼以闻。』史弥远具札辞免，诏批答不允。寻五辞，从之。辛亥，秘书监叶禾奏郡司贪刻之害，上曰：『郡守不职，亦缘监司不得其人。监司得人，则一道蒙福。』

七月壬戌，将作监张忠恕轮对，奏求言事。上曰：『诏已下两月，应者绝少，纵有之，亦未尽忠谏也。』恕奏曰：『臣闻已上疏多有鲠论，而圣谕如此，足见陛下好直恶佞之切。』乙丑，陈贵谊奏：『近下诏求言，恐词有过直，乞赐包容。』上曰：『大凡听言，善者从之，合理者容纳之。』诏三衙、临安府、两浙路州军杖以下释之。丁丑，乔行简奏及济王事。上曰：『朕待济王，可谓至矣。』行简奏云：『济王之罪，人所共知。当如周公待管、蔡之心，又当取孟子为周公受过之意。』诏：『滁州大水，拨会子三千缗、米千六百石赈恤被灾之家。』礼部侍郎真德秀奏：『臣窃闻陛下乃者涓选刚辰，移御清燕，非特恬养神明之观，抑且稍正宫寝之仪，臣子之心，不胜慰幸。然区区之愚，有欲献于陛下者，不敢自嘿。恭惟高宗皇帝受命中兴，再造区夏，六飞南渡，驻蹕钱塘，其与前世之君筮路篮缕以启山林、披攘荆棘以立朝廷者，殆无

以异，其艰其勤，可谓至矣。孝宗皇帝嗣守丕绪，志清中原，二十八年向搜揽英材，精厉听断，未尝一日少懈，用能保固大业，垂万世无疆之休。今陛下所御之宫庭，即二祖储神闲燕之地也。仰瞻楹桷，俯视轩墀，常若二祖实临其上。念昔者创守之维艰，思今日继承之匪易，则兢业祇惧，其容少忽乎？汉文帝有言：『朕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惟其以是存心，故能终身为恭俭之主，两汉之君莫先焉，此臣之所欲献者一。陛下前所居处，密迩东朝，唯思曲尽人子之恭，其敢遽当入主之奉？今宫阁暨乘舆服用之需，颐指使令之便，必将浸备于昔，臣知圣性恬淡，固非外物可移，然以一心而受众攻，非卓然刚明弗惑，未有不浸淫而蠹蚀者。然则将何道以处之？曰：惟学可以养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亲近君子可以维持此心。盖理义之与物欲，相为消长者也。笃志于学，则日与圣贤为徒，而有自得之乐；持身以敬，则凜如神明在上，而无非僻之侵。亲贤人君子之时多，则规儆日闻，谄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则圣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理义常为之主，而物欲不能夺矣，此臣之所欲献者二。三年之丧，行于宫壶，非独衰麻在躬而已。哀慕之存于心者，不可顷刻忘；忧戚之形于色者，不可斯须已。古者卒哭而庐居，小祥而堊室。今虽未能如昔，然居处之制，不可不极其朴素也。古者服丧，非有疾不饮酒食肉，今虽未能如昔，然饗人太官之供，不可不极其菲俭也。古者终丧不处于内，今虽未能如昔，然防微谨独、屏远声色，不可不极其严也。食则见先帝于羹，立则见先帝于墙，庶几不负罔极之恩，丕昭纯孝之实。倘因移御之适，凡所以自奉者，少异于居丧之仪，则虽衰麻在躬，犹不服也，此臣之所欲献者三。陛下前者日侍慈明两宫之情，常欢然而无间。今视膳问安之敬虽无改于昔，而其见则有时矣，此正陛下深留圣心之日也。古之事亲者，听于无声，视于无形，一举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也。况皇太后亲举神器以授陛下，同听万几，曾未数月，褰裳去之。如脱敝屣，隆恩厚德与天地无极，陛下将何以报之乎？然则恭勤之礼，孝养之诚，当有加于前日可也？至于两宫侍御之臣，恩意当使如一，盖爱亲者及其犬马，况左右使令者乎？厥今群臣万物之命系于两宫，惟一两宫慈孝交隆于上，则群臣万民皆有所恃以为安，而两宫侍御之臣亦得以保其富贵，此臣之所欲献者四。臣猥以不材，叨备劝读。比者亲奉圣训，苟可裨益朕躬，毋或有隐。陛下之虚怀求助如此，臣其敢以浅陋自解乎？用是辄陈其愚，冀补万一，惟圣明择焉。取进止。』贴黄：『臣窃闻古者平日视朝，以为常度。人主与天同运，故必与日俱出，以临照百官，则阳德宣昭，政机无壅。先皇帝每旦御朝，率在卯辰之间。臣侍螭坳二年，实所亲见。陛下始初清明，正厉精庶政之日，而晨兴听事，乃颇后于先帝之时，正使宇内晏宁，犹恐示人以怠，况中外多虞之际乎？孔子曰：『昧爽夙兴，正其衣冠。平旦视朝，虑其危难。一物失理

，乱亡之端。』惟陛下深味斯言，自今临朝，必以日出为节，于以法乾健而体离明，通下情而达民隐，实初政之首务也。臣僭率有陈，仰祈矜贷。』丁酉，诏诸路州军受纳苗米，不许过数增入，多量斗面，令转运司觉察。壬寅，诏司农丞姚子才封事切直，进官一秩，授秘书郎。

八月癸卯[2]，诏：『傅伯成、杨简先朝耆德，朕心素所简记。可召赴行在，令所在州军以礼津发。』诏：『真德秀奏事，朕因访问廉吏，德秀以知袁州赵?夫对。朕惟奖廉所以律贪，亦庶几化贪为廉之效，以惠吾民。赵?夫除直秘阁、福建提刑。』丙午，诏侍从、给舍、台谏、卿监、郎官及在外前执政、侍从、诸路帅臣、监司各举廉吏三人。戊申，诏侍从、两省、台谏、三衙、知阁、御带环卫官、在外前执政、侍从、诸路监司、帅臣、都副、都统制及屯戍主将各举堪充将帅三人。己酉，地震。壬子，诏故礼部侍郎、赠少师张九成绍兴策士，以直言受知高宗，正色立朝，有中兴明道之功。赠太师，追封崇国公，谥文忠。甲寅，诏以程颐四世孙源为藉田令。丙辰，莫泽奏：『真德秀舛论纲常，简节圣语，牒示方路，曲为济王之地。』上曰：『德秀在长沙颇有士誉，朕故召之。』泽执奏求去，诏德秀除职予祠。丁巳，诏：『监司、守令各精白自新，以称朕意。其或不悛，必罚无赦。』诏除豁绍兴府每岁经总制虚额钱九万五千五百贯。

九月己未朔，李知孝奏：『考功郎官洪咨夔讥诮台谏，大理评事胡梦昱上书言济王事，辞语狂悖。』诏咨夔降三官，梦昱除名勒停、象州羁管。丙寅，著作佐郎陶崇奏保业、谨独、谨微、持久四事，上曰：『卿所陈四事切于朕躬，朕当行之。』诏：『胄试仍旧制，职事官牒同，居五服内亲；厘务官牒同，居小功亲，铨试三人取一。』从李知孝请也。壬午，诏实录院编修《宁宗皇帝御制》。

十月癸巳[3]，有流星大如太白。甲午，林略对，论及渡江初伪齐连兵事，上曰：『是时亦是诸将不叶，致得刘豫敢来。』略奏曰：『仰见陛下于中兴本末留神。』上曰：『今日不特兵少，亦由训练不精。自家兵势既张，彼自不能为患。』丁酉，以皇叔祖奉国节度使师贡为开府仪同三司，皇叔安德军节度使思正为检校少保。甲辰，以皇叔祖奉国军承宣使不恂为奉国军节度使，皇叔祖保宁军承宣使善践为保康军节度使。甲寅，以皇叔祖安德军承宣使师潞为安德军节度使，皇伯保信军承宣使希宿为保信军节度使。知绍兴府汪纲奏：『会稽攒宫所在。税赋尽免折科，山阴同应办之劳，乞照会稽除免。』诏权免三年。

十一月癸亥，以宣缜兼同知枢密院事，薛极参知政事，葛洪签书枢密院事。诏邵州系今上皇帝潜藩，陞为宝庆府；筠州与御名声音相近，改为瑞州。乙

丑，制以杨谷为少保，进封新安郡王。丙寅，制以杨石为少保，进封永宁郡王。直学士院真德秀草制，并上札子曰：『臣恭睹陛下以东宫册礼告成，明诏疏恩戚里之贤，宠数优隆，加以王爵。稽诸典故，所未前闻。然其老成静重、公论素所推予，身为外属而避远权势，不居京师，治家教子，风声凛然，诚近世戚畹之所未有。意其贤德夙简圣心，故因钜典之成，特示宠权。臣承命草制，亦既推明陛下所为褒表之意，播告中外矣。然臣伏观古今载籍之传，莫不以恩宠太甚为外家之深戒。汉世贤戚，无出樊宏、阴兴右者，宏之言曰：『富贵盈溢，未有能终天道。』恶满好谦，前代贵戚皆明戒也。兴亦有云：『外戚家苦不知谦退，富贵有极，人当知止，夸奢益为观听所讥。』惟二人其所操持若是，故其子孙昌炽，世有令闻，为史册之光。臣愚窃谓二人之言，盖陛下所当知而戚里所当鉴也。夫倚伏无常，古今所畏，崇犹尘积，替若骇机，不可不深图，不可不豫虑。伏惟陛下清燕之间，省观樊、阴之所由得，返迹梁、窦之所由失，常思所以安全外族，俾蒙谦靖之福，而不蹈满盈之咎，斯诚宗庙社稷无疆之休。臣以非材，承乏词禁，官虽甚卑，其职则有唐供奉之旧，故敢因事陈愚，妄希李绹、白居易之万一，惟陛下裁赦，臣不胜大幸。』辛巳，诏行都及诸路公私僦舍钱米经减者减三分，从朱端常请也。己卯，干办诸路司审计司王自适进对，论大中之道。上曰：『三圣相授守一道，其此之谓乎？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谓。』良[虚和注：良误]庚，干办诸司粮料院赵彦覃进对，奏州县折色病民。上曰：『纤悉如此，殊失爱民之意。』辛巳，诏中外系囚杖以下释之。乙酉，朱端常奏魏了翁封章谤讪，真德秀奏札诬诋。魏了翁落职罢新任，追三官、靖州居住；真德秀落职罢祠。壬辰，御射殿，阅崇政殿亲从射艺，迁补有差。癸丑，太学正徐介进对，论中庸慎独之旨。上曰：『此是以敬存心，不愧屋漏之意。』

丙戌宝庆二年正月丁巳朔，上不视事。癸亥，诏赠沈焕、陆九龄官，仍赐谥。寻以太常寺议，焕谥端宪，九龄谥文达。录张九成、吕祖谦、张栻、陆九渊子孙官各有差。又诏以布衣李心传专心文学，令四川制置司津发赴阙。戊寅，荧惑入氐。庚辰，以礼部尚书程秘知贡举，刑部尚书邹应龙、右谏议大夫朱端常、中书舍人陈贵谊同知。

二月丙戌朔，御笔赐程秘以下曰：『国家三岁取士，试于南宫。盖公卿大夫由此其选，事至重也。朕属在哀疚，未遑亲策。爰咨近列，往司衡鉴。卿等宜协心尽虑，精加考释。夫文辞浮靡者，必非伟厚之器；议论诡激者，必无正平之用。去取之际，其务审此。』

《龟鉴》曰：文辞浮靡者，必非伟器；议论诡激者，必非正才。此丙戌礼闈之御笔也。其求贤务实之意为至勤。至如己丑，则又以取人、器识、得士、

忠厚为衡鉴；壬辰，则又以先器识、后词藻、务忠实、斥浮伪为权衡，则求贤务实之意益坚。

二月丙戌朔，雪。戊子，以右正言李知孝言，诏赃吏有实迹者，不测置狱，明正典刑，其永不得与亲民及师儒差遣；继经赦宥，不许改正，有监司、守臣保举三员者听之，仍每任所保以一员为额。辛卯，诏诸道提点刑狱以五月按部理囚徒。察院梁成大奏：『真德秀有大恶五，其奏济王事，乞追封以盖逆状，趋立嗣以召祸端，改节圣语，谤讪朝廷，无将之心，与魏了翁同罪。了翁已从窜削，德秀仅褫职罢祠，欲乞一等施行。』诏削秩二等。壬午，太白、岁、填星合于女[4]。癸卯，诏：『特奏第五等人遇郊与岳祠，其愿缴敕再试者听。』乙酉，御后殿引见吏部奏举改官二十有一人。

三月丙辰朔，梁成大奏寝王长孺召命，徐瑄、胡梦昱重议施行。初，长孺饯胡梦昱诗有『吾乡小澹庵』之语，成大以拟非其伦，党和邪说，不宜立朝。瑄举梦昱贤能才识，有『忧国敢言』之词，成大谓梦昱狂悖，瑄必与之合谋。二人虽已窜削，而罪大罚轻。』于是并及之，寻予长孺祠，瑄削秩三等，徙居象州；梦昱徙钦州编管。庚申，诏曰：『朕自下求言之诏，凡封章来上，必详加省览，亦已采择施行。而遐方小臣，犹未有应诏。近者始见普安军推官罗宰所陈利病，辞旨勤恳。一介之士，身处蜀万里之外，乃能独先众人，惓惓效忠，深可嘉尚。可特与升擢差遣，以劝来者，以副朕听纳之志。』辛未，乔行简进读高宗宝训《谨名器》篇，至『祖宗朝，教坊官有求为郡者，太祖以庄宗为鉴，不与。』上曰：『用伶人为郡守，非独轻褻名器，亦必为民害。』行简奏：『乞谨守祖宗法度，则名器自不滥。』上曰：『祖宗法度自是精密，岂容不守？』癸酉，以杨简为敷文阁直学士、中大夫、提举南京鸿庆宫。先是，召简以内祠奉朝请，仍进职。简以疾抗章不至，遂以是宠之。以久雨，蠲大理寺、三衙、临安府酒所赃赏钱。戊寅，诏曰：『朕近召游泽见于便殿，详览二疏，因加访问，议论正大，指证明切，真有益于君德治道，耸听嘉叹。可特与改合入官，仍除馆职。旌忠谏以导敢言，乃朕志也。』先是，泽以浙西提刑司干办公事召为太学博士，寻为秘书郎。戊寅，诏太常寺建功臣阁，绘赵韩王普而下二十有三人，以昭勋崇德为名。己卯，命从臣日一人祷晴于天竺山。蕲州火。庚辰，以京湖制置使陈咳经理屯田有绪，诏奖之。壬午，决大理寺、三衙、临安府、两浙州县系囚。

四月己丑，以隆兴格制辅臣俸。先是，上览尚书省所进，请给册，以辅臣俸微，令户部条奏。及是奏闻，遂有是命。辛卯，以莫泽言，令二广诸司今后守倅以下阙官，须申省部，未有注授者，方许奏辟，倅令未满足辟者禁之。以久雨，诏大理寺、三衙、临安府、两浙州县系囚，杖以下释之。癸巳，秘书少

监范楷进对，言淫雨未止，岁事可虑。上动容曰：『朕深以为虑，不知何道可以弭灾。』楷奏：『愿陛下益加儆惧，则可转灾为福。』上曰：『《洪范》雨、暘、寒、燠、风，皆归之肃、乂、哲、谋、圣，以此知人事与天意常相感通。』楷奏：『人主与天地尤近，所以古人夙夜畏威。』上曰：『敬天一念，朕因此当益加谨。』上又问：『成汤以六事自责，当时岂真有苞苴女谒谗夫等事？只常常以此自省耳。』楷奏曰：『诚如圣谕。』庚子，诏曰：『昔成王立政之初，于庶狱庶事，曲尽其敬，忠厚积累，囹圄空虚，治道所由昌也。朕践阼以来，举廉戒贪，兴能拔滞，亦欲郡县闻风，政平讼理也。而懦者汨于吏奸，莫恤人命，强者辄持巧心，析律贰端，久系株连，遂易殒死。其或叨愆自丰，庶威夺货，五过之疵，是非舛紊，蔑弃中典，民冤莫伸。哀矜之意微，剥敛之风著，岂朕为民父母之意哉？继自今监司、守令各思天牧之重，躬务审克，毋借乱辞，勿格诏而弗遵，勿任情而自肆，深培根本，共守中和，庶几群吏视仪，罔敢弗率。傥犹玩狎，习为蔽欺，贪残淹留，莫之纠刺，上负朝廷之委任，下辜斯民之宅生，则国有宪章，罚加失职，非予一人所敢私。』辛亥，有流星大如太白。

五月辛酉，大理少卿叶宰言：『乞令诸州军奏讞来上，先以期日关奏邸及刑司，以稽留狱之弊。』从之。戊寅，李知孝奏：『乞速正济王叛逆之罪，追夺王爵。』先是，知孝以为言，上曰：『观卿之意，欲正名分，明国法耳。如朕始者所行，正欲全恩意也。』知孝奏：『陛下隆骨肉之爱，自是美事。但叛逆之臣不正典刑，非所以训，欲断自圣意。』上曰：『更当审虑区处。』及是，知孝章复三上，上曰：『此事卿屡奏陈，朕欲全始终之恩，所以重于施行。』知孝奏：『陛下笃亲睦族，可谓至矣。台谏、给舍既屡奏谏，若有施行，亦非得已。愿早赐睿断。』上曰：『卿言既如此切至，朕当出卿所陈，更与大臣商榷。』以皇叔祖宣州观察使、知大宗正事善骈提举佑神观，奉朝请，仍进一秩。己卯，诏曰：『朕祇奉宗祧，务隆孝爱，其于亲睦之义，尤所尽心，不幸济王自滔叛逆，既已曲加恩礼，掩其罪恶，及给舍缴章三上，乞与追贬，朕亦重于施行。今台谏屡乞正名定罪，论奏不已，私情公议，未知适从。可令三省详议审处以闻。』癸未，令万寿观建宁宗皇帝神御殿室。乙未，以傅伯成为龙图阁学士、提举南京鸿庆宫。先是，召伯成，以疾抗章不至，遂以是宠之。丙申，御后殿，赐礼部正奏名进士王会龙等敕，凡九百八十九人。丁酉，赐特奏名进士林石等。壬寅，以先圣五十二代孙孔万春为承奉郎，袭封衍圣公。己酉，录行在系囚。

七月戊辰，大风。蠲大理寺、临安府、点检提领酒所赃赏钱，两浙州军如之。诏大理寺、三衙、两浙州军系囚，杖以下释之。侍读乔行简因进读，奏风

变。上曰：『比者大风可畏，皆朕不德，有以致之。』行简奏曰：『陛下引咎责躬，此意上通于天，在祖宗朝皆有已行典故。臣已略具敷陈，欲乞陛下思所以应天之实。』上嘉纳。讲毕，上曰：『卿适所陈风变甚善，朕当益加修省。比以害稼为忧，常令体访，知早稻已获，晚稻未花，又幸不崇朝而止。』

八月丙戌，宁宗皇帝大祥，上诣几筵，行奠祭礼。壬辰，令户部申严州县受租苛取之禁，转运使察其违者劾之。甲午，以久雨，蠲大理寺、三衙、临安府、点检提领酒所赃赏钱。乙巳，史弥远等言：『谨按国史，太平兴国七年，皇弟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行河南尹、西京留守秦王廷美以昵比凶恶，语连逆谋，群臣就请行法，遂勒归私第，寻降涪陵县公，仍于房州安置。比济王从贼借伪，给舍、台谏俱有奏请，乞正名定罪。陛下欲全始终之恩，弗俞其请。今又论奏不已。臣等窃详秦王以言语不顺，尚坐追降窜责，今济王逆节著明，负先帝教育之大恩，忘陛下友爱之至德，参之公论，揆之国法，死有余罪。臣等仰体宸旨，详议审处，欲乞将济王追降巴陵县公，庶几上全仁恩，下伸公议。』从之。丙午，卫泾薨。乙卯，诏新中法科而资浅者，须外历二考以上，方擢为评事。从陈贵谊请也。

九月庚申^[5]，雷。癸亥，以久雨，命从臣日一人祷于天竺山，蠲大理寺、临安府、点检提领酒所赃赏钱。丙寅，奉安宁宗皇帝、恭淑皇后神御于景灵宫万寿观。庚午，工部侍郎兼崇政殿说书郑清之晚讲读《通鉴》汉成帝时朱穆宦官恣横事，清之奏：『西汉士大夫得出入禁中，人主不专与妇寺相处。』上曰：『朕观周成之制，宫中宿卫尽用士大夫，使人君目见正人，耳闻正论，所以为进德之基。西汉去古未远。尚有成周遗意。使人君得亲近士大夫，真良规也。』叹羨久之。乙亥，诏：『捕全火盗，不问初获，并减四年磨勘，其有亲获实绩，经监司、帅守保奏者，特与改秩。』从李知孝请也。

十月甲申，程秘等奏：『宁宗皇帝御集阁，请以宝章为名。』诏依，仍置学士、待制，以才德并称者为之，明著令甲。乙未，以久雨，命从臣日一人祷于天竺山，蠲大理寺、三衙、临安府、点检提领酒所赃赏钱。丙申，诏中外系囚，杖以下释之。辛丑，雷。诏辅臣曰：『连雨不止，朕深忧之。惟是宽恤刑狱。蠲放逋欠，悉已施行矣。可以惠及下民者，更议举行一二事，庶几感召和气，速获晴霁。』壬寅，复诏大理寺、三衙、临安府、两浙州军决系囚。庚戌，宰臣率百寮请御正殿，从之。辛亥，荧惑、填星合于女，荧惑犯填星。己卯，改湖州为安吉州。

十一月丙辰，始御紫宸殿。诏曰：『朕以眇躬，嗣承大统，实戴皇太后覆育推佑之恩，丰功盛德，宜极尊崇。今将举册宝礼，朕欲于未进奉之前，恭上尊号，可令辅臣拟定进呈。』丁巳，诏：『不熄、善践行尊年高，令赴朝参、筵宴

外，余并特免。』戊午，以仓部郎官潘樵为大理少卿。诏曰：『朕惟天下国家之本在身，每于躬行之际，尤所致谨。比览潘樵首疏所奏，深契朕心，可特除以示嘉奖。』辛酉，荧惑犯岁星。壬戌，以群臣再上奏请听乐，从之。己巳，史弥远等奏：『恭奉御笔，皇太后今将举行典礼，欲于未进奉之前，恭上尊号，令拟定进呈。臣等恭惟皇太后、陛下功德懋乎皇家，性识超乎物表，左右先朝，以成三十年之治；拥立圣主，以垂亿万载之休。集庆延洪，凝神静密。是宜如坤之载物而眉寿无疆，若月之丽天而至明久照。恭拟寿、明二字为尊号。』诏依。丙子，日长至。御大庆殿受朝毕，诣慈明殿。诏曰：『朕亲御路朝，首兴教化，士风所系，尤务作新。比年以来，习尚浇漓，文气卑鹵，纯厚典实，视昔歉焉，岂涵养之未充，抑薰陶之或阙？咨尔训迪之职，毋拘内外之殊，各究乃心，俾知所向，矫偏适正，崇雅黜浮，使人皆君子之归，如古者贤才之盛。副予至意，惟尔之休。』

《龟鉴》曰：《菁义》育才而天下喜乐，《棊朴》作人纪纲四方，是则教育之地，贤俊所关，有不可以不重也。盖学校重则人才重，学校轻则人才亦轻。理宗之崇教育，其得诸此欤？丁亥亲御路朝，首以崇学重教为念，天颁一札：『咨尔训迪之官，克尽薰陶之职。矫偏适正，崇雅黜浮。』使人皆君子之归，如古士风之美也欤？

十二月癸未，诏：『皇太后宜上尊号曰寿明皇太后，有司详具仪注，朕当亲奉群臣，诸慈明殿，奉上册宝。』郑清之晚讲毕，宜坐，上曰：『朕旦日见太后，语笑极从容。』且备言太后慈爱，喜溢天颜。清之奏：『舜有天下，不足以解忧，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陛下不以天位自矜，而以亲欢为乐，真大舜之孝也。』上曰：『太后不但慈爱曲尽，最是圣体康强，颐养天胜往日，此朕所以尤喜也。』清之奏：『陛下以天下养备尽孝道，太后之心愉悦甚矣，此所以圣体益强而无疾也。』上因曰：『朕思前殿撤帘之事，大臣未为尽善。今太后圣虑高明，娱适燕闲，丞相处朕母子之间，密勿辅赞，不见形迹，使朕得日致其孝，丞相之力多矣。』嘉叹再三。甲申，以史弥远为奉上皇太后尊号册宝礼仪使，并撰册书，册宣繒篆宝。己丑，以雪，赐辅臣宴。庚子，诏以亲餼给犒军士。辛丑，蠲大理寺、三衙、临安府、点检提领酒所茶盐赏钱。癸卯，亲餼太庙。

丁亥宝庆三年正月辛亥朔，发册宝于大庆殿，上率群臣恭上寿明皇太后尊号于慈明殿。壬子，礼仪使史弥远进宫二等。乙卯，天基圣节，群臣上寿于垂拱、紫宸殿。庚申，以册宝礼成，制杨谷、杨石并为少傅。己巳，诏：『朕每观朱熹《论语》、《中庸》、《大学》、《孟子》注解，发挥圣贤之蕴，羽翼斯文，有补治道。朕方厉志讲学，缅怀典刑，深用叹慕。可特赠太师，追封信

国公。』

《谥议》曰：自我艺祖皇帝开国之初，与韩王赵普发明道理最大之说，由是本朝治体之纯、道学之粹，远同三代。庆历、嘉祐间，豪杰并出濂洛之学，上接洙泗。熙宁之用程颢，元祐之起程颐，绍兴之聘尹彦明，绍兴之召朱熹，列圣相传，皆欲表显而尊崇之矣，奈之何王安石则邪说诬民也，秦桧、韩侂胄则奸臣擅国也。以新经邪说胥天下为黄茆白苇，则安石之为也。反国事讎，率兽食人，谓学为伪，谓道为禁，则桧、侂胄之为也。理学之废兴，关于世道之消长，可胜言哉？先皇帝自初践阼，始御讲筵，即未尝以名呼先儒，若周元公颐则曰濂溪，张郛伯载则曰横渠，二程则曰伊川、明道，而尤为尊用朱文公熹之《四书》，自时厥后，或锡之美谥，或赠之封爵。

二月辛巳朔，著作佐郎游泽奏『道心人心之别。』上问曰：『莫是道心为主，人心听命否？』泽奏云：『正是此意。』癸未，诏：『铨部今后司法参军，不许以诸司年劳出官人注授。诸道检法官照条格差注，宪司毋得妄辟。』从梁成大之奏也。甲申，淮西强勇三军统制王鉴特添差兵马铃辖，以职事修举故也。癸巳，御后殿，引见吏部奏举改官一十七人，捕盗酬赏三人。己亥，鄂州诸军副都统制质俊捍御西蜀，备宜劳效，诏进宫一等。癸卯，太常议故端明殿学士薛叔似谥曰恭翼。

三月庚戌，诏：『方春和时，郡县长吏，其各劝农桑，抑末作，戒苛扰，俾斯民安土乐业，力本耕织，以成富庶，则予汝嘉。』工部侍郎朱在进对，奏人主学问之要。上曰：『卿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详。』又奏：『孔子庙从祀，去王雱画像处。』上曰：『亦曾有此例来。』在奏曰：『惟其从祀不当公论，所以去之。』又奏：『先臣四书印本所在不同。』上回顾，宣谕曰：『卿先卿《四书注解》有补于治道，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诏：『今岁郊祀大礼，令有司除事神仪物、诸军赏给依旧制外，其乘舆、服御及中外支费，并从省约。』

四月癸未，赵至道奏：『郡县之官，不许敷势要合纳官物。势要之家不输户内当税赋，守倅增数解发，倍价折纳。分差巡尉下乡催扰，并论以违制。豪户不即改正，隐寄之产为人陈告，如条科制。』从之。癸卯，朝献景灵宫。甲辰，亦如之。

五月甲寅，蠲大理寺、三衙、临安府赃赏钱。诏大理寺、三衙、临安府、两浙州军杖以下罪释之。己巳，为进读高宗皇帝宝训彻章，赐宰执、经筵官燕于秘书省。癸酉，诏侍讲、读、修注官奋进宫一等，余补转、犒给有差。

闰五月己卯朔，梁成大奏：『乞严飭州县禁击罪囚不实，书历郡守编隶，囚徒未经结录，辄行特判，宪司详覆所部狱案，淹延岁月，重置典宪。』从

之。甲申，蠲大理寺、三衙、临安府及属县赃赏钱。丁未，录行在罪囚。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甲子，监行在都进奏院邹应博奏对，谓：『《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上问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圣人之道，果不出此数句？』应博奏：『实如圣训。臣师廖德明亲见其师朱熹晚年之言，平生于学，幸有见于此数句。诸儒皆是道心，而非人心，惟朱熹谓人不能无人心，亦未尝无道心。人心者，如饮食男女、好乐忿懣之类是也。若无此，则何以为人乎？惟其纵而不知检，则逐物而迁，故曰人心惟危也。道心者，良能良知也，而此心必甚微而难见。圣人充吾良能良知之心，使天理流行而昭著，则人自入于检防之中也。』上举朱熹《中庸序》中语云：『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应博奏：『陛下该贯朱熹之言，仰见圣学日新之功。』御射殿，阅诸班直射艺，换授有差。戊午，诏曰：『敕内外文武臣寮等：朕以今年十一月六日款谒于南郊，咨尔攸司，各扬乃职，相予肆祀，毋或不恭。』甲子，诏淮东宝应县升为宝应州。丙寅，前知南康军王拭奏：『敬为圣人立德之基。』上曰：『敬之一字，所关甚大。能于持敬心，何事不可为？』

七月戊子，正言梁成大奏：『乞下铨部，幕职职状及格人，或举主未及格以恩赏循资，或全无举主曾经论列人，毋令注授。』己丑，诏中外系囚杖以下释之。蠲大理寺、三衙、临安府酒所赃赏钱。庚寅，以久雨，命临安守臣祷于天竺山。辛卯，诏宝应、盐城、淮阴、山阴四县并隶宝应州。乙未，诏诸路宪司觉察州郡不支小官俸给者按劾以闻。从赵至道请也。丁酉，诏曰：『比者疾风甚雨，介于秋成。以朕之不德，上天示谴。夙夜震恐，虑为民瘼。访闻畿甸，多有飘损禾稻，毁害室庐。嗣后居民失业，必致流散，深可怜悯。如被水州郡速议赈济，仍与放行竹木等税，及富室假贷向去，且令倚阁，庶几贫富相资，以宽目前之急。并其他赈恤事件，亟令有司条具以闻。』庚子，以久雨，命从臣日一人祷于天竺山。

八月丁未朔，李知孝奏：『《无逸》之书，周公戒成王，其辞确切，其义精深，上自天命之昭明，下及细民之勤苦。体念小人依倚之地，深察闾里怨诅之情。推用心逸勤之殊，验享国久近之应。其立言之大旨，最切于人主之身者，曰集大命、结人心、保寿龄而已。惟陛下留神。』从之。庚戌，制封谢氏为通义郡夫人。丙辰，诏：『宁宗仁文哲武恭孝皇帝谥号见今六字，宜加上十字为十六字，如祖宗故事。令宰执、侍从、台谏、两省官、礼官集议，仍令礼官详具典礼以闻。』癸亥，诏吏部试邑两经罢黜，毋得再注知县、县令，从留元英请也。甲戌，太白、荧惑合于翼。

九月，太常议故少保、观文殿大学士、魏国公留正谥曰忠宣。甲午，以史

弥远为郊祀大礼使，宣缙礼仪使，薛极仪仗使，葛洪鹵簿使，朱著桥道顿递使。乙未，以史弥远为奉上宁宗皇帝徽号册宝礼仪使，宣缙撰册，薛极书册，葛洪篆宝，翰林学士程瑒撰仪文。庚子，诏时青坚壁守淮，独当一面，屡战捷，除武康军节度使、左金吾上将军、忠义都统制。丙午，史弥远等集议，加上宁宗皇帝徽号曰宁宗法天备道纯德茂功仁文哲武圣睿恭孝皇帝。诏依。

十月辛亥，汪刚中奏：『乞下户部、总所、江湖荆襄两淮漕司行下和余，州县毋得科抑，仍令产米之处增价招诱，重置于罚。』从之。己未，诏曰：『朕以眇躬，绍膺圣绪，今始郊见天地，兢兢寅畏，虑弗克任。已先期斋肃，庶几对越无愧。今百御事之臣，各宜恪谨攸司，毋或怠慢，以称朕意。』甲子，以皇弟右监卫大将军与奭为宜州观察使，赐名贵谦，寻继沂王后。皇弟右千牛卫将军孟构为和州防御使，赐名乃裕，寻继景献太子后。

十一月丙子朔，以奉上宁宗皇帝徽号、册宝告于天地、宗庙、社稷、宫观。戊寅，发册宝于大庆殿，遣群臣奉上于宁宗皇帝庙。己卯，朝献景灵宫。庚辰，祭享太庙。辛巳，日南至，祀天地于圜丘。壬午，诏曰：『朕绍列圣之洪基，膺中兴之宝历，若昔纘图之始，适当修祀之时，固尝肇举于明禋，曾未特伸于大报。兹遵旧制，茂葺禋容。天覆地持，既肃合祛之典；祖功宗德，益严并侑之仪。若七曜之照临，暨百神之森列，咸从秩序，祇彻丹纯。载惟凉菲之资，昭受盈成之托；仰法绍兴之治，近承嘉定之规，用易美称，以迎新祉。其以来岁改为绍定元年，可大赦天下。』诏大理寺、三衙、临安府属县决系囚，两浙州军亦如之。蠲大理寺、三衙、临安府点检酒所赃赏钱。壬寅，诏布衣李心传特授从政郎，充秘阁校勘。癸卯，诏曰：『朕嗣承大统，初郊礼成。稽之典册，寿明皇太后合上尊号，可令有司讨论典礼以闻。』丁巳，丞相史弥远等拟加上寿明皇太后尊号曰慈睿，诏依。以史弥远为奉上寿明慈睿皇太后尊号册宝礼仪使。甲辰，以雪寒余贵，出丰储仓米七万石以纾民。

十二月己酉，日生背气。辛亥，诏两浙、江东西、湖南北州县凡有米处，申严遏米之禁。从汪刚中请也。

戊子绍定元年正月丙子朔，御文德殿，群臣朝贺，发册宝于大庆殿。上帅群臣上寿明慈睿皇太后尊号于慈明殿。壬午，赵至道奏：『江淮州郡妄征经过米舟、芦荡沙产，一例官租，山漆鱼池，创立约束，禁止商人买贩，乞下宪司严戢。』至道又奏：『霪雨倾注，科拨赈恤，而监司、守令奉诏下虔，乞加申飭。』并从之。梁成大奏：『诸路属县擅置厢房，囚系无辜。长吏不遵法令，小民诖误，罪不过杖，辄押出界，流离失业。乞加禁约。』从之。乙酉，寿明慈睿皇太后册宝礼成，侄杨谷、杨石并除少师，仍加恩。丁亥，雷。丙申，以雪，出丰储仓米七万石以纾民。

二月己巳，礼部贡举。丙午，梁成大奏：『选人改官，举主五员内，用职司一员，始为及格。近奔竞巧取者或用职司三四员，甚至五员，而寒峻终身不得职司合颖。乞下吏部，止用一员，过数毋令收使。』从之。壬子，梁成大奏：『铨法：官吏交承，必避亲嫌，宗室替头，尤所不许，庶革前后积弊。乞下吏部证守旧法。』从之。丁卯，以皇帝潜邸，升黔州为绍庆府，成州为同庆府。辛巳，诏升宝应州山阴县为淮安州，改山高县为淮安县，其淮安县、涟水县并隶淮安州。辛卯，太常议故端明殿学士杨辅谥曰恭惠。

四月癸亥，命临安府祷雨于天竺山。乙丑，御后殿，引见吏部奏举改官人。

。

五月戊寅，梁成大奏：『乞申严荐举法，除升陟所知政绩，姑从旧法改官。廉吏犯人已赃者，许举主悔举。』从之。丁酉，雨雹。

六月壬寅朔，日有食之。戊申，以薛极兼同知枢密院事。赵至道奏：『乞下有司刷诸路翻异驳勘之狱，详审断结，庶无淹滥，有补仁政。』从之。己酉，流星昼陨。丙辰，军器少监于德谦奏：『陛下修德讲学，当取法高宗皇帝。』上曰：『高宗畏天爱民，真可为法。』戊午，录行在系囚。

七月，梁成大奏：『州县贪刻，或以微罪没入富家资产，不申宪司，掩归私室。自古估籍，必的有赃犯，依条申省，少助边储。』从之。乙未，留元英奏：『权摄州郡过取事例，匮乏郡计，乞飭监司按奏以闻。』从之。辛亥，留元英奏：『诸路州军僚属私役禁军，乞下帅司约束，违者以闻。』从之。戊午，以久雨，决大理寺、三衙、两浙路系囚，杖以下罪释之。蠲赃赏钱有差。

八月，资政殿学士、知潭州曾从龙奏：『州县賑民之法有三，曰济，曰贷，曰糴。济不可常，惟贷与糴，为利可久。今拨缗钱一十万有奇分下潭湘十县，委令佐糴米，置惠民仓，乞比附常平法。』从之。壬申，李知孝奏：『州县铺兵俸给，乞令诸路漕臣严督所部州军，于系省钱截支，岁具已支实数申台省。』从之。甲戌，诏监司每岁诸所部州县虑囚，至来年正月历遍。如属县非监司经由之路，委官分往，监司复行点检，毋致冤滥。奉行不虔，令御史台觉察以闻。』

十月壬寅，李知孝奏：『浙东仓司创余姚断塘盐灶，扰生聚，没良田，乞行废罢。』从之。甲辰，朝献景灵宫。乙巳，亦如之。丁未，翰林学士、侍读郑清之讲毕，上曰：『近喜晴明，刈获迄事。』清之奏：『陛下敬天事亲，皆极其至。今天意昭格，东朝悦豫，应验若此。』上悦。时江西、湖南、福建寇盗并起，连破诸县。戊申，荧惑犯垒壁。己酉，太常议故资政殿大学士贺允中谥曰清简。留元英奏：『乞下吏部，应铨量官，令长贰从容延接，访门氏事。其疾病癯老者，证旨挥施行。如不堪任职，贪酷累被按劾者，与别注降等差遣

，称量能授官之意。』从之。辛亥，郑清之同王暨进读，上曰：『朕观汉、唐以下，人主鲜克有终者，皆由不知道。』清之奏：『圣见高明，可谓推本之论。』王暨讲《尚书》，上问曰：『夏桀不道，成汤放之，可以鉴矣，纣何为复寻其覆辙？』王暨奏：『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纣不能鉴，遂至灭亡，所谓下愚不移者也。』清之奏：『自古人主不能以乱亡为鉴，岂独暗君孱主？汉武帝饫闻亡秦黷武之弊而穷征不休，唐玄宗手锄太平逆韦之难而败于女宠，犹未足怪。太宗英明创业，亲见隋炀征辽亡国，乃纵兵鸭绿，汔无成功，有累盛德，是皆不能以覆辙为戒。正如圣语『由不知道』，所以不能以道制欲尔。』王暨奏：『以古为鉴，此言发于太宗而身自违之。』上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壬子，赵至道奏：『乞行下诸路漕司，严饬和余官吏，毋得多取增量，庶农民不惮与官为市。』从之。丁巳，荧惑、填星合于危。癸亥，太常议故参知政事章良能谥曰文庄。甲子，荧惑犯填星。

十一月癸酉，荧惑入羽林。知汀州余铸奏固根本事，上曰：『闻州县间常赋多有横取，邦本岂可不爱惜？』庚辰，雷。壬辰，蠲大理寺、三衙、临安府茶盐赃赏钱。癸巳，决大理寺、三衙、两浙州军系囚。丁酉，赵至道奏申严皇城司给牌之制：『赁牌往来者，照阑入法，庶九重之地威禁益严，亦防微杜渐之一端。』从之。

十二月辛亥，以薛极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葛洪参知政事，袁韶同知枢密院事，郑清之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癸丑，汪刚中乞戒饬中外文武臣寮官：『各务体国同心，如守倅、令佐互申，监司即与剖决曲直，毋致模棱并罢。其将帅或不协，制司作急区处，毋令两虎自斗。偏裨智勇过人为大将所忌者，与荐之朝，别行擢用，勿许占留。一方有警，四面皆从，毋得辄分疆界，按兵观望。』从之。

己丑绍定二年正月庚午朔，御大庆殿，群臣朝贺毕，上诣慈明殿贺。甲戌，天基节，群臣上寿。乙亥，赐文臣宴于贡院。庚辰，大理寺直张珩进对，论州县检验鞫狱四事，上曰：『刑狱人命所系，岂容不谨？』诏景献太子府改讲《毛诗》。甲申，臣寮言：『乞诏诸路漕司严家属县丞簿，依时过割二税，从实销注版籍，违者按劾。』从之。丁亥，荧惑、岁星入于娄。癸巳，雷。甲午，诏以权兵部尚书王暨知贡举，吏部莫泽、右谏议大夫李知孝同知。

二月庚子朔，诏：『知贡举王暨等务柬实才，以副朕意。』臣寮言：『乞戒敕中外群臣，各守礼义廉耻之维，坚安靖恬退之节，有不安意者，奏劾以闻。』从之。臣寮奏：『今日士大夫学术之未纯，皆基于岐道，法为二致。乞明示意向，以风在位，变易偏尚，即道以行法，遵法以为政，则学为有用之学，道为常行之道。』从之。庚戌，臣寮奏：『乞岁举廉吏，申严保任之法。如

犯奸赃，与之同罪，仍令监司、郡守觉察。』从之，辛酉，臣寮言：『近岁书尺干请苞苴之弊，宜加禁绝，以变薄习。』从之。甲子，侍讲范楷进讲《易·丰卦》。因奏云：『当丰盛之时，圣人于诸爻有壅蔽不明之忧。』上首肯良久，乃曰：『丰亨盛大之时，侈心易生，其后遂至徇情肆欲，穷奢极靡，如秦皇、汉武，祸乱将作而不自知，此不可不戒也。』侍读乔行简奏：『陛下之言及此，宗庙社稷之福。』上曰：『只要心有所主。』讲、读合辞称赞曰：『圣学高明，此一语尤为切要。若心有所主，则一切不能惑矣。』辛巳，监进奏院杨梦信进对，奏论圣学，因及宸翰所书《中庸》『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一章，一曰：『以其切于君德，故书之。』又奏县宰催科之扰。上曰：『财赋自有常数。』梦信奏：『常数固定，只缘簿书不明，所以有弊。』上曰：『知县在得人。』

三月辛卯[6]，臣寮乞下诸路宪司：『每岁将州县系囚瘐死最多者，具狱官姓名以闻，重与镌降。』从之。又诏：『今后州县催科必遵常制，县令非才，择佐官可任者委之，仍不许差州官及寄居权摄。』从臣寮请也。癸巳，监进奏院桂如琥进对，奏沿边民兵可用。上曰：『今日立功多是民兵。』如琥奏：『民兵皆有户籍税产，又谙熟地利，故战则有功。』上曰：『然。』又奏择将，上曰：『今日将才难得。』奏云：『行伍间亦有人，往往军将忌嫉，不得自伸。』上曰：『军将多是相忌。』又奏屯田，上曰：『荆襄所行如何？』奏云：『荆襄才行数年，积谷已逾百万斛，两淮、四蜀岂无可行之处？』上曰：『然。』己亥，臣寮奏补试鬻帖之弊，乞令国子监放榜日，取索待补真卷比验，字迹或不同，将中榜及卖贴人一例殿举。从之。乙卯，御集英殿策进士。

四月庚申[7]，诏：『州县阙官，不许挟技术人、豪民、罢吏借补官资权摄；小官请俸，不许积压，及以他物准支。民间二税合输本色，不许抑令折纳，倍数取赢，令台谏监司觉察。』从臣寮请也。

五月，诏：『成都、潼川路旱歉，令制置司及各路监司疾速措置賑恤，务要实惠及民，仍考察郡县奉行勤惰以闻。』从臣寮请也。辛巳，御集英殿，赐正奏名进士黄朴以下及第、出身，凡五百五十七人。乙未，赐特奏名进士缪蟾以下同出身、文学助教一千一百二十一人。臣寮奏：『近年文气萎茹，乞申飭胄监师儒之官专意训导，使之痛习经传，考订义理。课试选抡，须合体格，去浮华穿凿之弊，转移士风。』从之。甲辰，诏：『户绝之家，许从条立嗣，不得妄行籍没。』从臣寮请也。辛亥，臣寮奏：『浙西漕运，惟恃吴江石塘以堤水。近年修塘塞兵尽为他役，堤岸颓毁。乞下漕司抽回，以时补葺，委平江府通判主管，不得辄有抽差，违许奏劾。』从之。

六月丁巳[8]，御射殿，引见正奏名进士射。臣寮奏：『乞今后非军期、大

辟、劫寇等事，州不得差人下县，县不得差人下乡，常令监司觉察。』从之。戊午，引特奏进士射。癸亥，赐闻喜宴于贡院。以久雨，命从臣日一人祷于天竺山。诏沂靖惠王府改讲《孟子》。

七月丙寅，诏广西州县应阙官，毋得以白身借补人充掇。戊辰，臣僚奏：『乞宣示二三大臣，自今起复士大夫，必甚不得已出于特旨，监司、帅守不得陈乞。若州若县常程差遣倅令、幕属之类，换辟吏部使阙。见以起复在任日、服内月日，并不许作实历。选人受举削，亦不得放散，已放散者，悉与驳正。』从之。辛未，臣寮言：『乞申饬有位，非休假不许出谒。或实有干故，先申尚书省，方许出城。』从之。癸酉，新知常德府袁申儒朝辞，奏至州县重催税赋害民事，上曰：『民力甚贫，皆是州县不体爱民之意。卿到任，当以爱民为先。』辛巳，臣寮奏：『乞明诏户、刑部严行约束二广监司、郡守，用刑须遵法律，毋得轻视人命。漕司买银，须依时直，不得低价敷买。舶司每岁差官机察，就委逐州通判，不许吏卒越界追扰生事。』从之。

八月丙申朔，诏户部遍下诸路州军：不得增收苗米，多量斛面。许越诉，仍令漕司觉察。从臣寮请也。丁酉，臣寮奏：『州县典狱官吏，或淹延久系，或牵惹无辜，或奉上官而失本情，或行暴虐而取贿赂。乞饬诸路宪司禁戢惩劝。』从之。辛丑，进知静江府赵崇模直敷文阁因任，以职事修举故也。壬寅，监察御史留元英奏：『二广列郡及福建、上四州惟盐是利，守令克剥于常赋之外，籍户口以敷盐，民被其扰。近者召寇，亦基于此。乞戒饬二广、福建漕司，严察州县。痛革前弊，仍令宪司岁行所部，许人陈诉。』从之。丙午，臣寮奏：『州县供摊、告讦二害，乞今后凡追究不实者，许被害人越诉，仍令监司觉察。』从之。丁巳，诏通义郡夫人谢氏进封美人。二年八月封贵妃，十一月立为皇后。

九月乙丑朔，诏礼部、国子监下等上舍，必循旧法守年，不得用例径赴殿试。从臣寮请也。丁卯，台州水。壬申，臣寮奏：『乞明饬吏部，应曾经论罢之人，虽免约法而赃状显白，并须经郊，方许参注。或被论未久遇赦，令待后郊，庶令畏惮。』从之。丙子，秘书省正字王会龙奏：『圣学深造自得，本之于致知格物，达之于治国平天下。』上曰：『如是，则人主之学当以致知力行为本。』又奏乞裕民力、固邦本，上曰：『朕未尝无爱民之心，但州县不能奉行尔。』庚辰，雷。壬辰，进知临安府赵立夫官一等，以和余有劳也。有流星大如太白。

十月乙未朔，诏诸道提点刑狱以十一月按部理囚徒。癸卯，太学录陈垞进奏：『方张之患、未亡之金、叵测之忠义、跳梁之群盗，皆所当虑。』上曰：『此正治不忘乱，安不忘危之意。』垞奏：『正为国体未为治且安耳。』又

奏用人贵乎公，上曰：『今人才亦自难得。』丁未，臣寮奏：『乞申饬监司、郡守，自今所属阙官，以次摄事，毋得差非见任官。如有违戾，其受差及差之人并镌斥。』从之。庚戌，诏庄文太子府改讲《荀子》。进知吉州赵汝愚官一等[9]，以和余有劳也。己未，臣寮奏：『百司庶府循例而忘法，监司守令枉人而徇情。乞饬内外，奉行法令。』从之。壬戌，诏赈贍台州被水之民，蠲诸色赋租有差。丁卯，臣寮言：『乞下国子监，内外学校之官，今于士子程课之外，迪以义理之学，厉以行艺之实。』从之。新知婺州莫泽朝辞，上曰：『婺州正要得人扶持。记得向时守臣魏豹文曾理会经界，行得如何？』泽奏：『婺州向时凋弊，皆缘税籍不明。今经界既正，赋役均平，故不费力。』上曰：『义役闻尚未了。』泽奏：『义役乃民间自乐为，州县不能扶助耳。』读至盗贼处，上曰：『峒寇尚未消弭，正要理会。』泽奏：『盗贼不足虑，全要州县得人。』上从之。戊辰，新知庆元府郑损辞，奏事，上曰：『卿当防遏海道，爱养军民。』损奏：『谨遵圣训。』己巳，太府少卿、知临安府赵立夫进对，乞将海内茶漕、下沙合为一寨。上曰：『每寨几人？』立夫奏：『多者百二十人。』上曰：『京城民讼如何？』奏云：『臣幸与民相安。』上曰：『都民当抚摩，使常在春风和气中，不可使有愁叹。』上问刑狱如何，奏云：『本府三狱，两狱常空。』上曰：『民命所关，不可淹延。』己卯，臣寮奏：『乞令户部下诸路监司：凡民讼，依次第官司结绝。如未经予夺，不得索案改送，先从台部，常切遵守。』从之。己丑，荧惑入氐。赐刘光祖谥文节。

十二月丙申，雪。蠲大理寺、三衙、临安府点检缴赏酒库监赃赏钱，给诸军薪炭钱，出戍官兵倍之。赐喜雪宴于尚书省。丙午，前知安吉州赵必观进对，奏楮卷破损腐烂，人不以为重。上曰：『此缘铜钱稀少。』奏事毕，上曰：『苕霅之民，今已安业否？』必观奏：『臣初至郡，民不聊生。圣恩赈给，连岁小稔，民粗安业。』辛亥，以翰林学士郑清之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乙卯，军器监度正进对，奏江西、福建、湖南灾伤，老弱转于沟壑，壮者遂为盗贼。上曰：『此是州县不得人，以至于此。』正奏：『自今选任之际，更宜谨之。』上曰：『选任诚不可不审。』读至『近来放散忠义军及破落士人去为贼用』，上曰：『亦闻得如此。』正奏：『乞行下诸将，随宜招收，籍以为军。士人在贼中者，亦宜招谕之。』上曰：『朝廷见如此施行。』正奏：『如此正合事宜，更宜示之以信。』又奏：『宜力行节俭，以阜财用，以化贪鄙。』上曰：『恭者不悔人，俭者不夺人。朕平日力行此。』正奏：『既已如此，则自不至于侈泰。然臣犹望陛下节俭之中，更加节俭。』丙辰，再给诸军薪炭钱。

庚寅绍定三年正月壬申，雷。臣寮奏：『乞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亲行所部

，凡翻异驳勘之狱，同守臣审鞫，便宜予决，毋得滞留。其有职兼守臣者，令以次监司。』从之。

二月丙申，日有背气。庚戌，以朝奉大夫魏大有直宝章、知赣州，措置招捕盗贼。起复朝散郎陈鞞直宝章阁、知南剑州、福建路兵马钤辖，同共措置招捕盗贼。起复朝奉郎赵范以将作监知镇江府。起复承议郎赵葵直秘阁、知滁州。庚申，诏蠲江西、湖南、福建被盗州县租税一年。

闰二月癸酉[10]，大理寺上逃卒穆椿逾入皇城烧毁甲仗罪状，诏穆椿凌迟处斩，余黥、隶有差。乙酉，太白、岁星合于毕。戊子，诏江西、湖南、福建寇盗，凡胁从之民束身出官，并与释罪。能自戮渠首而来者，补官赐官。土豪帅众立功者官之。

三月丁酉[11]，雨土。戊戌，臣寮奏：『乞补禁卫兵额，戒内侍毋得私役，革赁号，修火政，以肃宫禁。』从之。癸卯，诏秘阁校勘李心传已历两考，研覃典籍，恬静可嘉，特改合入官。癸丑，置会子库监官一员，专作堂差，以有举选人充。

四月癸亥，臣寮奏：『愿陛下仰法高宗赏功罚罪之训，宣谕辅臣，大明黜陟，俾内外小大之臣咸思激厉，趋事赴功。或有畏避，自为身谋，必罚无赦。』从之，己巳，日晕。庚午，诏诸道提点刑狱以五月按部理囚徒。癸酉，诏蠲绍兴府、余杭、上虞县民户折麦一年，以水灾也。癸未，诏以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丁亥，诏：『今岁明堂大礼，惟祀神仪物、诸军赏给悉循旧制外，其乘舆服御及中外支费，并从节约。』丁未，寿庆节，上诣慈明殿上寿。诏知抚州林孝闻削二秩罢，以臣寮言官军入境，闭关不纳，科扰军粮，民户被害也。御射殿，阅诸班直射艺，迁、补有差。丙辰，诏庄文太子改讲《文中子》。丁巳，臣寮奏：『乞下江东西、湖南北、福建诸路总漕、仓司：应邻境被寇州郡合解诸司钱物，比之常年期限并展一季。』诏令户部详度，上于尚书省。

六月戊辰，臣寮言：『二广诸郡，凡教官法掾，自谓闲官，率厌风土，置身台幕。乞行戒飭，如此后循习不悛，并与镌斥，帅、漕并置于罚。』从之。癸酉，录行在系囚。乙酉，岁星入井。辛卯，臣寮奏：『乞戒飭郡守，痛革税赋、刑狱、差役、版籍四弊。』从之。壬辰，臣寮奏：『乞戒飭二广漕司，严禁所部州县丁钱，每岁核实见存之数造簿，依条限前期发下催纳销注，违者按劾。』诏令吏部详度于尚书省。

七月丁未，臣寮奏：『乞今后疏决，先期降旨下临安府、三衙，应犯罪在指挥前，许引用恩赦；如指挥后有犯，虽已停决，不在原减之数。其合引赦人，不许于停决前断遣，如或违戾，并从故出入人罪条制施行。』令刑部详度于尚书省。癸丑，臣寮奏：『乞申严堂除之制，庶几仕者毋敢躁进，中书之务可

清。』从之。

八月寅申，以知枢密院事薛极为大礼使，参知政事葛洪礼仪使，同知枢密院事袁韶仪仗使[12]，签书枢密院事郑清之鹵簿使，吏部尚书杨焯桥道顿递使。癸亥，诏明禋侍祠，执事官既受誓，毋得临期规避。如或循习，必罚无赦。仍令台谏觉察。

九月辛丑，大飨于明堂，赦天下。丙午，诏封美人谢氏为贵妃，令有司择日备礼册命。庚戌，雷。壬子，诏令浙西提举司下所部州县：将条复围田减纳苗税毋收斛面。

十月辛酉，臣寮言：『乞下吏部，今后县令、狱官须曾历三考，有县令举主三员，无过犯人许注，毋得作破格轻授。或监司、帅守辟置，亦令吏部审实合格，方许放行。』从之。壬戌，进知枣阳军史嵩之官一等，以置堰屯田有劳也。臣寮奏铨选六弊，乞下吏部检举指挥，恪意遵守。从之。

十一月丁卯，殿前司奏：『乞拨本司一千人名额，令嘉兴府招濒海渔业惯熟风涛少壮趋捷之人试验，刺充海浦水军，仍增置统制官一员通行部辖。』从之。癸卯，臣寮奏：『曾经奏劾有永不得亲民差遣指挥之人，如引赦陈乞改正，并令都司、吏部取原犯考订，除情轻从旧制外，其或贪赃惨酷，刑寺不得例作不曾推勘免约法许令改正。』从之。丙午，诏：『寿明慈睿皇太后明年圣寿七十五，古希有甚盛之庆，令礼部、太常寺讨论以闻。』丁未，流星昼陨。戊申，诏贵妃谢氏立为皇后，令有司择日降制。初，上意向贾氏，杨太后以谢美人端厚有福，遂立焉。辛亥，出封桩库缗钱二十万制皇后棉衣。丙辰，以薛极撰册，葛洪书册，同知枢密院事袁韶篆宝。

十二月庚申，诏曰：『养莫大于尊亲，永依慈造；福必先于曰寿，宜茂徽称。伟庆事之辉煌，洽叹声而洋溢。寿明慈睿皇太后载安宗社，兼体乾坤，宜加上尊号曰寿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其令有司详具仪注，朕当亲帅百寮，诣慈明殿奉上册宝。』甲子，诏以『史弥远入见，敷奏精敏，气体向安。朕尊礼元勋，未欲劳以朝请，可十日一次赴内，引入堂治事。』乙丑，以签书枢密院事郑清之为参知政事兼签书枢密院，礼部尚书乔行简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袁韶为资政殿学士、浙西安抚制置使兼知临安府，寻控辞。时江淮制司及扬州累报山东李全起兵犯通、泰州。

初，宁宗亲命立济王为嗣，忽一日，济王书于几上，明言杨后之事，云：『史弥远当决配八千里。』左右皆丞相之人，径报弥远。弥远怀异志，兼济王亦无人君之质，是时真西山兼王宫教，闻其事，遂力辞去。临行，谓王曰：『大王若能孝于慈母而敬于大臣，则即位之除必矣。』宁宗疾甚，议立未定，忽一夕，弥远梦西兴渡二马波江，一马化为龙，曰：『此梦正与晋元帝中兴童谣相类

。』次夕，差人早过西兴，接得理宗与福王相之，理宗乃坐林狮形，遂决策立之，迁济王过湖州市。有敌国富豪潘壬、潘丙者僨其事，遂修书约李全于二月十五立济王。此时李全守淮安军，逻卒得送信卒二人，监至弥远之前，弥远遂改书为三月二十五，许之美官重赏，复令送去，取回书至，易书以元约月日报之。至期，潘壬、潘丙遂立济王，弥远遂统殿前司马步军洙之，寻杀济王。李全知之，遂反过北。后围扬州，赵葵镇两淮兼守扬州，因元宵放灯，李全移营湾头亦放灯，赵葵遂开一城门挂榜，止许百骑入城观灯。闻李全喜著白袍，初一夕，八十骑皆皂袍，游城出去。次一夕，百骑皆红袍，又次夕，百骑皆白袍。葵设伏闭城尽杀之，北军退。至第三年修城壕，见金甲一领，方知全死于此矣。诏曰：『逆贼李全久蓄奸谋，大逆不道。已敕江淮制臣率兵追讨，可削夺官爵，停给钱粮。罪止逆贼，罔及胁从。逆党有能擒斩李全以降者，仍给散钱粮，更加不次之赏。』

丁卯，御文殿册皇后。壬申，以雪寒，诏出封桩库缗钱三千万赈恤临安贫乏民。乙酉，慈明殿出缗钱一百五十万，大犒诸军，赈赡临安贫乏之民。

校勘记

- [1]三月 二字原阙，据《宋史?理宗纪》一补。
- [2]八月 二字原阙，据《宋史?理宗纪》一补。
- [3]十月 二字原阙，据《宋史?理宗纪》一补。
- [4]壬午太白岁填星合于女 此句原在『二月丙戌朔』前，兹据干支月日移此。
- [5]九月 二字原阙，据《宋史?理宗纪》一补。
- [6]三月 二字原阙，据《宋史?理宗纪》一补。
- [7]四月 二字原阙，据《宋史?理宗纪》一补。
- [8]八月 二字原阙，据《宋史?理宗纪》一补。
- [9]赵汝愚 《续资治通鉴》卷一六五作『赵汝余』。
- [10]闰二月 三字原阙，据《宋史?理宗纪》一补。
- [11]三月 二字原阙，据《宋史?理宗纪》一补。
- [12]袁韶 二字原阙，据《宋史?宰辅表》五补。

宋史全文卷三十二

宋理宗二

辛卯绍定四年正月戊子朔，御大庆殿，群臣朝贺。礼毕，上诣慈明殿贺，大赦天下。以庆寿恩，进史弥远、薛极官各二等，葛洪、袁韶、乔行简各一等，进镇江府都统卞整、左武大夫、果州团练使、统领沈兴、刘明官各一等，以追袭逆全，焚毁粮聚也。辛丑，枢密院检会赠右武大夫、彰州防御使王青力战而殒，诏特赠建武军节度使、右骁卫大将军，与二子官，仍立庙于扬州

，令礼部、太常进拟庙额。丙辰，江淮安抚制置大使赵善湘上露布，言统率诸将水陆并进，以正月十五日诛逆全于新塘。诏奖之。

二月戊午朔，诏礼部贡举。壬戌，臣寮奏：『乞申饬诸路州县：自今遇诉灾伤，邑委佐官，州委幕职，于秋成以前务核的实蠲减田租，仍以分数揭之通衢。如或稽慢，守令镌斥，漕臣觉察不严，一体议罚。』从之。

三月癸巳，以经筵进讲《论语》终篇，召辅臣听讲。己酉，赐宰执、讲读、说书、修注官宴于秘书省。

四月己未，赐王青庙额为忠果。枢密院检会淮东安抚赵范、提刑蔡保奏赵必胜等二十九人擒戮逆全，委立奇功。诏各补转注官资，仍赐钱银绢有差。乙丑，浙东提刑奏：『温州司户参军赵汝骤权宰平阳，侵用官钱，赃罪抵死。』诏汝骤追毁出身文字，除名勒停。癸酉，以久雨，命临安守臣禱于天竺山。丙子，蠲大理寺、三衙、临安府点检贍军激赏酒库所见监赃赏钱。丁丑，诏赦中外，决系囚，杖以下。以郑清之兼同知枢密院事，乔行简签书枢密院事。

五月丙戌朔，进前知西和州张孝锡官二等，以四川制置司言其措置边防之劳也。庚戌，诏：『今后行在遇暑虑囚，命所差官将临安府三狱见禁公事除情重例不原外，余随轻重，尽行减降决遣，大理寺、三衙、两赤县一体裁决。』从臣寮请也。丙子，诏会子库造第十四、十五界共二千万缗，令封桩下库，充边郡科降。癸未，给诸军口累重大钱，诏支犒殿、步司讨捕闽寇凯还军兵有差，阵亡者厚给其家。

七月乙酉朔，诏制总诸帅、戎司：『凡忠勇死义之家，并与优给其家。其有子才艺异众者，令赴枢密院审视录用。』丙戌，臣寮奏：『建、剑之间秋霜害稼，乞下诸司措置般运广米应济市余。』湖、秀、严、徽春霜损桑，水潦为沴，令监司、郡守留意赈存，与减税色。』从之。癸巳，臣僚奏：『乞戒饬诸道监司，除正任属官外，不得别令见任官入幕，违者定行奏劾。』从之。丁未，枢密院检会右武大夫、叙复吉州刺史、江州副都统制陈世雄会合荆鄂军马于吉州龙泉，亲临贼境，一举而擒二首，委有劳绩。诏以世雄为左武大夫、濠州团练使、江州都统制。丙寅，诏：『近民之官，莫如县令。日来间有贪虐昏缪不能任事之人重为民害，令诸路监司、守臣觉察，具职位上于尚书省，取旨施行。』

九月丙戌，临安火。诏曰：『回禄之灾，延及太庙，祖宗神主，暂就御于景灵宫。朕累日哭于神御殿，省愆谢罪，伤痛罔极。所合奏告，可令礼寺疾速定日，具奏以闻。』诏令三省、枢院暂就都亭驿；六部暂就传法寺治事，以延燎故也。庚寅，诏：『火后合行宽恤条件，悉令三省施行。其令学士院降诏，出封桩库钱、丰储仓米赈恤被火之家，蠲临安府城内外之征一月。』辛卯

，复出内藏库缗钱二十万赈恤贫乏之民。壬辰，诏曰：『丙戌之夕，回禄为灾，信宿之间，上及太室，延燔民庐，莽焉荒毁。都人奔避，间遭死伤。皇天降威，孰大于此！朕当避正殿，素服视朝，减膳彻乐，以答明谴。其宽恤事宜，已命宰辅次第施行。应内外臣僚士庶咸许直言，指陈过失，毋有所隐。庶藉忠嘉，共图消弭。』诏罢前军统制徐仪，仍削官三等；统领马振远除名勒停，编置湖南州军，以殿前司副都指挥使冯时言其救火弗力也。庚子，建昌军火。甲辰，流星昼陨。壬子，以火灾，告于天地、宗庙、社稷。甲寅，度支郎官王舆权进对[1]，论近日火灾。上曰：『此皆朕之不德，最是延及太庙，朕心不遑安处。』奏云：『中外臣子所同痛心，今日灾变，可谓极矣。惟有修德可以回天意。』上然之。乙卯，监察御史何处久奏：『两司修建太庙合遵旧制，百司庶府，不必华侈。』从之。丙辰，宰执以太室延燎五具，奏乞镌罢。诏史弥远特降奉化郡公，薛极、郑清之、乔行简各降一秩。丁巳，诏两浙转运判官赵汝惮予祠，以臣僚言其火后营缮，科扰州县也。戊午，诏殿前副都指挥使冯榭、主管侍卫步军司王虎救焚弗力，延及太庙，各夺一官罢之。

辛卯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二，虽太庙亦不免，惟史丞相府独存。洪舜俞有诗云：『殿前将军猛如虎，救得汾阳令公府。祖宗神灵飞上天，可怜九庙成焦土。』人言藉藉，迄不免责。

十月癸酉[2]，太常少卿度正进对，奏：『蜀报蒙古深入，事势颇危。又闻七方关已溃散，才透文、龙，便入绵、汉，皆是平地，蜀便难保。愿早择帅，付之事权。蜀中财用，已是困乏，愿陛下不惜出内库金帛应付之。』上曰：『当早为择帅，应付财帛。』戊寅，以焕章待制、知遂宁府李??为焕章直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四川制置副使赵彥呐进直龙图阁兼知兴元府、利路安抚副使。

十一月乙酉，诏忠义总管田遂赠武节大夫、忠州刺史，特与加封立庙。以四川制置司言其总率忠义，力战而歿也。诏：『四川、关外州军近经蒙古侵犯，残破去处，未能复业，军民日前或有诖误，陷于罪戾，合行曲赦。令三省条具事件以闻。』福建招捕使司奏知邵武县刘纯歿于王事，乞加褒恤。诏赠纯官三等，与一子下州文学。癸巳，枢密院言：『四川制置司奏权兴元府都统潘福提兵失律，离弃关隘，合依军制。』从之。

十二月癸丑，臣寮奏：『乞严飭州县科余及人户投巢不即给钱、多取斛面之弊。其州县折苗，并依祖宗成法，止以下户畸零减直折钱，违者奏劾，重置典宪。』从之。癸酉，诏正旦大朝会权免。己卯，给诸军薪炭钱，出戍官兵倍之。辛巳，诏出封桩库缗钱二十万下临安府，命官赈恤。

壬辰绍定五年正月丙午，诏以陈贵谊知贡举，权吏部侍郎钟震、御史汪刚

中同知。己酉，太庙成，以薛极为礼仪使。

二月壬子朔，御笔赐陈贵谊以下曰：『科举取人，先器识，后词藻，务忠实，斥浮伪。』癸丑，群臣三上表请御正殿，从之。车驾诣太庙，行款谒礼。己酉，蠲砖瓦、竹木、芦箔之征。

三月庚寅，臣僚奏：『愿陛下近法孝宗，恐惧修省，以答天谴。不可以天变方弭为幸，而必期于天休之鉴佑。抚摩爱养，以保民命。不可以民瘼少瘳为喜，而必期于民俗之阜安。终始如一，悠久不渝，则八年灾异寇扰之变，未必不为后日重熙累治之基。』从之。辛卯，监察御史李日迈奏：『乞今后两学补试，并从朝廷选差试官。供给用度，依胄监事体，务革买帖冒名、计嘱私取之弊。』从之。乙未，臣僚奏：『乞戒饬中外，洗心涤虑，精白承休，以修职业，以振治功。如故习不悛，弹劾以闻。』从之。己亥，陈贵谊等乞痛革文弊，命学臣精选《淳熙格式》颁示四方。

四月壬子，陈贵谊等奏：『取应宗子弟一名时中，学诗能文，颇合程度。乞附正奏名廷试。』从之。壬戌，诏礼部、太常寺行下太武学、胄监：『今后补试文臣外任带朝职与放牒，试武臣外任带阁职与在外贴职同，不许放行。』癸亥，右谏议大夫赵至道奏：『宝章阁直学士、宫观杜如渊曩者帅蜀，不能与众合谋，誓死坚守，夜半私遁，妄以状闻。』诏如渊褫职罢祠。丁卯，以久雨，命临安守臣禱于天竺山。蠲大理寺、三衙、临安府属县点检贍军酒库所见监赃赏钱。戊辰，诏中外决系囚，杖以下释之[3]。李日迈奏，乞饬大臣：『凡亲民之吏，必选廉去贪，使不至激民为盗。』又乞行下诸郡：招选放散军人骁勇可用者，填厢禁军阙额。从之。丁丑，太白昼见。

五月戊戌，诏：『诸路监司、郡守，今后齐民犯罪，不许妄行籍没。法当籍者，先具情节，取旨施行。违者越诉。』从右正言何琮请也。

七月辛卯，诏省部、刑寺应诸刑奏案以时审定，已经奏闻，速与报下，庶免淹延。狱官不许兼职，俸薄者增给之。从臣僚请也。丁酉，以礼部尚书陈贵谊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甲辰，大雨雹。丁未，御集英殿试策进士，制策问略曰：『朕闻尧舜之帝、禹汤文武之王，莫不从事于学，如饥之必食，渴之必饮，未尝外道以出治，舍经以求治也。朕以眇陋，嗣承丕绪，于今九年，昧旦而朝，咨諏辅弼，延纳英隽，日御经筵，日诵日讲，咸有常准。然六经之道所以淹贯天人，维持世变者，至纤至悉，不可胜穷，而《治鉴》一书[4]，又所以著历代君臣之微恶以劝戒于后，皆莫先于修身而齐家，进君子而退小人，严名分而遏乱萌，修政事而攘夷狄，恤民隐而惧天变。朕深惟经训史策日陈于前，文字繁多，途辙遐阔，求其所以置力者，乃即闲燕，窃有慕古人缉熙光明之义，日就月将，躬履神会。盖以基治道之本，一人心之归，使普天率

士，若士与民，繇内及外，悉共繇于理义，而无本末舛逆之患，上下异向之风，顾不伟欤？若夫商政治之得失，求民俗之利病，论士习之厚薄，则有所未暇。盖以本原既正，则他可以序举也。子大夫奉对于庭，其以有得于经史者，细绎而毕陈之，朕将亲览焉。』

八月己酉朔，御幄殿，引武举进士射。乙丑，御集英殿，赐进士徐元杰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凡四百九十三人。丁卯，赐特奏名进士倪闪等同出身，至州文学、助教凡五百九十二人。甲戌，以玉牒殿成，奉安累朝玉牒，以薛极为礼仪使。乙亥，臣僚奏：『乞行下两淮、荆襄诸郡，将见桩管米各具实数，或有侵移，责限补足。沿边和籴，高价招诱，不许均敷民户，申严赏格，仍与定限，庶几及时办集，内外皆有预备。』诏令户部详度，上于尚书省。己丑，御射殿，引正奏名进士射。庚寅，引特奏名进士射。辛丑，诏二广监司：『今后武臣非经公朝拔擢，不许辟郡，特科人不得辟入郡幕。如遇阙守，只于邻郡差摄。著为令。』

闰九月己酉，有流星大如太白。庚戌，彗星出于角。癸丑，诏诸路监司体量旱歉州县，依条检放，察守令之贪廉仁暴以闻。丙寅，诏：『避殿减膳撤乐，尚虑朕躬有过及朝政有缺。令中外臣僚极意指陈，无所隐讳。其有关民间利便疾苦，并令诸路监司、守令以实具述闻奏，仍敷恩宥，以答天戒。三省条具合行事件，令学士院降赦。』

十月戊子，以星变，大赦天下。诏改盱眙军为招信军。壬寅，诏赦蜀军民。

十一月甲寅，臣僚奏：乞戒飭诸道常平使者遵用淳熙诏令，每岁核州县丰歉分数，或灾伤重处，即与赈恤，不许隐蔽不实，违者台谏按劾。戊午，雪，给诸军雪寒钱，出戍军兵倍之。己未，诏刑部检坐命官犯赃条令，严飭监司察部内贪吏，劾其尤者，一遵祖宗旧法，计赃虽轻，委系入己，令吏、刑部永不铨叙改正。监司不按发，并坐失职之罪。从李日迈请也。辛酉，以阴雨，诏出丰储仓米五万石以纾民食。

十二月丙子朔，进才人贾氏为贵妃。辛巳，诏：『皇太后圣体稍愆和豫，朕夙夜于旁，不敢辄懈。命医尝药，吁天祷神。间亦小瘳，犹未全愈。宜宏宥过之施，式迓无疆之休。可大赦天下。』命官分祷于天地、宗庙、社稷、宫观。诏：『皇太后圣体违和，服药未效。如草泽有能治疗痊安者，白身除节度使，已有官人及愿就文资者，并比附推恩外，更赐钱十万贯、田五百顷。三省可出榜晓谕，仍许径赴和宁门外自陈，内侍省即时闻奏。』大行太皇后上仙，群臣诣慈明殿宣遗诰，皇太后诰：『内外文武臣寮，吾受遗先帝，保佑嗣君，从南面之居，旋即东朝之养。不以天下为乐，而以海内为忧。仲冬以来，偶

愆和豫，殊费调脷，大数有期，遂兹云逝。惟帝位至重，国事方殷，毋庸过哀，宜从权制：皇帝成服三日听政，丧纪以日易月，大臣更加开释，勿致摧伤。百官入临，随地之宜。诸道州府长吏以下三日释服，在京禁音乐百日，在外一月。毋禁祠祀嫁娶，沿边不用举哀。山陵制度，务从俭约。内外诸军应合支赐及诸不在诰中，并取皇帝处分二辛卯，上诣慈明殿成服，行奠酌礼。诏：『大行皇太后陵寝当遵遗诏，务从俭省。诸路监司、州府军监、寺正进慰表，其余礼物，并令免进，仍不得以助修奉攒宫为名有所贡献。』丁酉，群臣七上表请皇帝听政。诏用正月四日就素幄，令辅臣奏事。诏曰：『朕惟皇天降割，大行皇太后上仙，哀痛罔极。但内朝大典，不敢辄有改更。朕于宫中，自服三年之丧。』以薛极为总护使，少保、奉国军节度使、充万寿观使师贡桥道顿递使，礼部尚书陈咳按行使，内侍吴惟德副之。命临安府守臣同桥道顿递使措置应办梓宫渡江。乙巳，上诣慈明殿，行大祥祭奠礼。

癸巳绍定六年正月丙午朔，上不视朝。戊申，诏两浙转运司、临安、嘉兴府、徽、严、安吉州竹木之征再蠲三月。己未，宰臣率百僚三表请御殿，寻诏权御后殿。辛酉，右谏议大夫赵至道奏：乞戒飭冶司，岁纳新钱，依额起解，毋许诸郡截钱纳券。壬申，监察御史何处久奏：乞申敕诸道转运司，严飭所部州县不许遏余，如歉郡招诱客贩委官告余，仰具数上之朝廷，其阻余苛税者。令御史台劾奏。从之。

二月丁丑，新除屯田郎官王定奏严陵岁歉，上曰：『去年旱势云甚，见如何举行？』定奏：『昨在庾司举行荒政，首择邑官乡里之贤者分任之。』又奏义仓为官吏蠹耗，上曰：『此自是民户寄留于官，专为水旱之备。』丁亥，诏荣州升为绍熙府[5]。庚寅，礼部、太常寺言：大行皇太后山陵制度，欲参酌比附宪圣慈烈皇后攒陵修奉。诏依。戊戌，宰臣等恭上皇太后尊谥曰恭圣仁烈皇后。诏依。己亥，军器监主簿徐清叟奏：『近者太后上仙，宫中举哀之日，陛下以后服下同媵妾，令别制大袖。文思院官欲如后饰，再造其一以进，圣旨却之。陛下此事甚美，真知嫡庶之辨。乞宣付史馆，以垂万世。』上曰：『然。』读至孝宗皇帝御近习事，上曰：『此辈宫中不遇，备趋走使令耳，岂可使预事？』辛酉，江淮制置使赵善湘带职入奏，上曰：『中原机会，卿意以为如何？』善湘奏云：『中原乃已坏之势，恐未易为力。边头连年干戈，兵民劳役，当休养茸治，使自守有余，然后经理境外。今虽有机会，未是时节。』上曰：『自守极是。』癸亥，右谏议大夫赵至道奏：『陛下躬南面尊事之敬，答东朝拥佑之恩，养致其乐，疾致其忧，丧致其哀，其为孝无以加矣。继兹以往，天命必畏，祖宗必法，君子必亲，小人必远，女谒必禁，小民必思怀保，政事必务修飭，斯足以尽始终之孝。』上然之。癸亥，监察御史李日迈奏：『愿陛下正五

事以承天心，戒六事以召天和。谨饬刑政之条，力去贪残之吏。』从之。丙寅，右正言何琮奏：『皇太后山陵用度尽出宫中，犹恐州县并缘敷扰百姓。乞饬有司遍行晓谕，严加禁止。』从之。

四月壬午，诏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庚子，诏：『今岁明堂大礼，令有司惟事神仪物、诸军赏给悉循旧制，其乘舆服御、中外用度，并从省约。有司条具以闻。』壬寅，恭圣仁烈皇后掩攒于永茂陵。甲辰，监察御史李日迈奏：『比岁年谷不登，民生日蹙。乞诏诸道赈恤，随有无以劝分，随所在以出粟，秤提见镪，当使流通于民间。不当夺归于官库。日下发出，兑便无执，留为囊橐，预借苗税。当罪官吏。不当责民户。其或不俊，次第弹奏。』诏令户部详度，上于尚书省。辛未，右正言何琮乞仿绍兴成宪，内委省部，外责监司，严纠州县。凡赦令、德音宽恤事件，恪意奉行。仍委监司取见已行事实类申朝廷，考其违戾，重置于罚。从之。乙酉，录行都系囚。辛卯，右正言何琮奏：乞申饬监司，赈济结局，将所部州县奉行臧否从公比较，第列来上，仍命大臣合监司救荒绩效总课殿最，以示赏罚。从之。

七月乙卯，新权知广德军石孝隆奏惜民力事，上曰：『州县催科，岁有增益。朕每闻之，此心惻然。宜以爱民为念，无负所言。』

八月己卯，以知枢密院事薛极为明堂大礼使，参知政事郑清之礼仪使，签书枢密院事乔行简礼卫使，同知签书枢密院事陈贵谊礼器使，吏部尚书兼户部尚书杨焯礼顿使。

九月壬寅朔，日有食之。乙巳，右正言何琮奏：乞戒饬州县，已蠲阁租赋不许科督，绵帛不许抑买，苗米不许增量。监司察其违戾，许民越诉，甚者以赃私论，必罚毋赦。从之。己酉，上宿斋于内殿。辛亥，大飨于明堂，赦天下。辛酉，经筵奏：乞以御制敬天、法祖、事亲、齐家四十八条及御书缉熙殿榜、御制《缉熙殿记》宣付史馆，从之。四十八箴列为十二轴，左一曰敬天命法祖宗事亲齐家；右一曰亲硕学精六艺崇节俭惜名器。左二曰谨言语戒喜怒恶旨酒远声色；右二曰伸刚断肃纪纲核名实明赏罚。左三曰广视听守信义惧满盈究远图；右三曰开公道塞幸门待耆老奖忠直。左四曰储人才访屠钓尚儒术保勇将；右四曰恤勤劳抑贪竞进廉退斥谄佞。左五曰鉴迎合绝朋比察谗间禁苞苴；右五曰杜请托议释老谨刑狱哀鳏寡。左六曰伤暴露罪己为民损躬抚军求善使过；右六曰宽民力饬边备旌死事惩偷生。陈公益等撰述箴辞，附于各条之下，揭于缉熙殿，朝夕观省。御制《缉熙堂记》曰：『《大学》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朕尝玩味斯言，知学之有益于人也信矣。隆古盛时，创立学制，大而辟雍，次而泮宫，微而乡庠党序，莫不以是为急，故八岁入小学，则教之以扫洒应对之节，射御书数之目。自王公以下及庶人之子弟皆与焉。

自十五则元子、庶子至公卿大夫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尽性、修己治人之学。夫人不可一日而不学也如是，况以一身任社稷生灵之托者，可不汲汲于此哉？恭惟我朝列圣相承，稽古右文，崇儒重道，讲学之懿，超越前代。其所以植亿万年无疆之基者，皆自此而得之。猗欤盛哉，卓乎不可及也！朕以凉德，纂承丕绪，兢兢业业，罔敢自怠，听朝二讲，聿遵先猷。乃辟旧庐，榜曰缉熙，以为讲学之地，日与诸儒硕学从容延款，纳绎义理，问辨经史，庶几有获，内以修身，外以治国平天下，期无愧于祖宗家学之传，顾不伟欤！』

《谥议》曰：昭揭缉熙之记，力求止善之序，屡彻六艺之章，深造四书之蕴，其典学有如此者。无逸、宥坐之戒，旨酒、服膺之箴，清明大昕之朝，宵旰万几之虑，其勤政有如此者。

癸亥，右谏议大夫赵至道奏：乞明降指挥，诸县选择手分充应乡司，以三年或二年为界，界满无过，递迁典押，仍禁绝官司供亿诛求之弊，著为令。从之。

十月甲申[6]，诏史弥远二子宅之、宇之并赐同进士出身。寻以宅之为太府少卿兼崇政殿说书，宇之将作少监。丙戌，进史弥远太师、左丞相兼枢密院使，郑清之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丁亥，以史弥远为保宁招信军节度，充醴泉观使，进封会稽郡王，仍奉朝请。薛极枢密使，立班恩数并依宰臣例。乔行简参知政事，签书枢密院事陈贵谊参知政事兼同签书枢密院事。诏：『史弥远定策元勋，久以病告。朕欲亲幸其第视疾，令有司条具以闻。』寻具辞免，诏依所乞，特与幸第恩数。戊子，雪。诏：『史弥远勤劳王室，垂及三纪，以疾解政，所宜曲加优礼。长子宅之权户部侍郎兼崇政殿说书，次子宇之依旧直华文阁、枢密副都承旨。长孙同卿直宝章阁，次孙绍卿、会卿、晋卿并补承奉郎。女夫赵汝棋军器少监，孙女夫赵崇縉转一秩，与升擢差遣。』诏：『楮币浸轻，关系甚重。薛极久参国政，练达时宜，令与三省以下措置以闻。』诏给诸军寒雪钱，出戍官兵倍之。辛卯，诏出内帑缗钱二十万，令临安府措置兑易，日下住罢铜钱局。史弥远薨。壬辰，诏赠史弥远中书令，追封卫王，谥忠献，辍视朝三日。

十一月辛巳朔，命中使王资之视史弥远葬事。子宅之等辞免，寻以命权刑部侍郎赵杭夫、礼部太常寺检照典故，出殡日用本品卤簿、鼓吹、仪仗。从之。

《讲义》曰[7]：弥远自开禧丁卯为礼部侍郎，白杨太后谋诛韩侂胄，而宁宗不知。数日，宁宗问侂胄安在，左右乃以实对，宁宗深悼之。凡相宁宗十七年，帝崩，废济王，立理宗，又独相九年。用余天锡、梁成大、李知孝等列布于

朝，最用事者薛极、胡榘、聂子迷、赵汝述，时号『四犬』。弥远出入禁苑，擅权用事，台谏、学舍争言其非，上以其定策功，终始保全之。

辛丑，诏知赣州姚镛、知兴国军王相各追五秩，内镛安置衡州，相安置岳州，以江西帅臣陈鞞劾其贪墨故也。遂下诏戒饬赃吏。辛丑，诏：『侍从论思献纳之选，朕所亲擢。方作新庶政，渴想嘉猷。自今可不时面对，凡朕躬得失、国事便宜，悉以启告，毋有所隐。』甲辰，都省检会故相史弥远薨，今择日车驾临奠，缘在制中，依礼例免。乙巳，诏以来岁改为端平元年。壬子，日南至，上不视朝。癸丑，以曾从龙、宣缜并提举万寿观兼侍读，仍奉朝请。丙辰，诏：『朕恭览孝宗皇帝宝训，景行懿德，如勤政之条，大臣不时宣引，商榷庶务，朕深慕焉。今视朝之顷，諏访未周。欲仰遵旧典，间令宰执入对便殿，从容启沃，各罄所怀，以副朕厉精之意。』癸亥，新授徽猷阁学士、知平江府杨焘奏对，乞于吴松江口置寨，以备海道。上曰：『许浦今多少人？』焘奏：『许浦万二千人额，乡来逆全多就顾泾运米，万一自海洋窥吾松江口，平江必为震惊，况密迩行都乎？』上曰：『卿宜严行关防。』丙寅，新除权工部侍郎赵范奏对，上曰：『卿儒英之子，乃能出入兵间，为国宣力，朕喜见之。』上又问曰：『今日何者为急务？』范奏：『事有本末，有缓急。正人心、变风俗、举贤能、奖廉退、黜贪佞、去奸邪，此为国之本务。国未富、兵未强，此今日之急务也。陛下不可不加之意。大农课额大亏于昔，要必有由。至于兵之未强，则缘诸边近年筑城太多，遂分兵力。国家之兵聚则不少，散则不多，若能散能聚，可守可战，使江淮表里皆有可恃之势，则戎马侵突，足以御之矣。』上曰：『讲和如何？』范奏以为：『羁縻之策则可，宣和海上之盟，其初坚如金石，缘倚之太重，备之不至，迄以取祸，此近事之可鉴者。』上曰：『和岂可恃？』又呼范使前，曰：『卿父子兄弟皆有大功，朕所深知，更宜竭力国事，称朕眷荷。』丁卯，诏：『今淮东安抚制置使兼知扬州赵葵任责详审，措置边面捍御，如遇缓急，应调遣赏罚等，并听便宜施行。』己巳，赵葵入奏，上曰：『二边交争，和好如何？』葵奏：『自古和戎鲜不叛盟。目今边事未强，军政未备，只得且与之和，一年无警，则自家做两年工夫。自家根本既壮，彼或叛盟，足可御敌。臣到东淮，当修车马，备器械，以为野战之计；固城壁，浚濠隍，以为强边之图。宽民力以固邦本，衍军储以实塞粟。更欲为陛下经理屯田。容臣到官，审计以闻，要须公私两便。』上曰：『卿规模甚好。』又奏：『昨奉圣旨，许臣缓急便宜行事。东淮去天密迩，事无大小，皆合禀听庙谟，微臣不敢专擅。』上曰：『尤见卿小心。朕信卿兄弟甚笃，不比他人，卿尽可放心为朕展布。』

十二月戊寅[8]，诏：『史弥远拥立眇躬，功在社稷。宅之缴纳赐第，今特赐本

家居止，仍奉家庙，以称朕始终优礼之意。』庚辰，诏：『薛极更练老成，久劳国事，求去屡矣，每谕留之。今以疾辞甚力，勉从雅志，俾均逸藩府。其子燧光、孙坦各特转一秩，与升擢差遣，余一依宰臣恩数。』寻诏进观文殿大学士、知绍兴府。癸未，太常议故累赠开府仪司三司袁燮谥正献。甲申，给诸军薪炭钱。丙戌，蠲元年创立窠名钱以纾民力。癸巳，以改元、命官告于于地、宗庙、社稷、宫观。丁酉，诏京荆制置司出米赈赡襄汉被水之民。

甲午端平元年正月庚子朔，上不视朝，诏令内外小大之臣悉上封事，朝政得失、中外利病，尽言无隐。侍从、卿监、郎官、在外执政从官，举公廉信敏可为监司守令者，三衙统帅、知阁、御带、环卫、在外管军举智勇忠恇可为将帅者各二人。辛丑，诏曰：『朕惟国家科举取士，群材辈出。中兴以来，承平百载，间有州郡士风极盛，里选之额至少，不无遗才，非所以示选举之均也。今岁大比，朕欲广搜罗之才为精择之地，可令礼部条具各州科举终场及发解人数，详酌奏闻。』以资政殿学士、光禄大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曾从龙为资政殿大学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9]、行宫留守。乙巳，太常议故少师、金紫光禄大夫任希夷谥宣宪。丁巳，太白、荧惑合于斗。己酉，制以皇叔祖宣州观察使不擅为保宁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嗣濮王。戊午，秘书省著作佐郎兼权尚左郎官王会龙进对，读至赃吏曾不少戢，上曰：『朕痛治赃吏，日来宜少知畏。』会龙奏：『虽惩一二，漏网尤多。乞风示中外，应有按劾，须明指事实，研究赃罪。』从之。壬戌，诏以宝应州依旧为保应县，同盐城县隶淮安府；寿昌军为武昌军，隶鄂州。

二月庚午朔，诏礼部贡举。

《龟鉴》曰：理宗之科举取士，未尝不以理义淑人才。乙酉诏士之初，既曰经术词章先观器识矣，而戊子之诏，又以游、夏文学渊源议论通达为重。至辛卯选士之诏，既曰学术邃深必录文理儂浅不容矣，而甲午之诏，又以词章必探经术之理致、学问必浚师友之渊源为先。

辛未，秘阁修撰、新两浙路提点刑狱赵立夫进对毕，上曰：『目今和余不可缓。』立夫奏：『臣昨尹京邑，蒙朝廷委以余事，痛革吏奸，遂得不扰而办。』上曰：『奸弊多端，严与关防，庶几百姓乐与官为市。』

三月戊寅[10]，诏：『自今侍从间五七日、经筵官遇假日，可具前代本朝事迹关政体者一二，附以己见，不时进入。』壬午，诏曰：『朕观敕令所旧册，恭睹孝宗皇帝逐事点勘，增修删改，曲当情法，于恤刑条又加详焉。因思近日官府轻用徒刑，自今可除犯罪贷命、奸赃伏辨已结录入外，不许辄用。令诸道提刑月取情案人数上之朝廷，仍令御史台觉察。』癸未，诏曰：『朕惟国家南渡之后，八陵迥隔，常切痛心。今京湖制置以图来上，恭览再三，悲喜交集

。凡在臣子，谅同此情。可令卿监、郎官以上诣尚书省恭视集议以闻。』寻诏京湖制置司选官省谒，条具经从事宜奏闻，当议遣使修奉。已而都省言：『制司委官，恐致稽缓。可令礼寺、阁门选官一员，赉御香省谒八陵。』寻诏以太常寺主簿朱扬祖、阁门班祗候林拓，仍令制司委官护送。

四月辛未，以宣教郎朱复之诣八陵相度修奉。壬申，诏曰：『天佑我宋，获殄讎敌。八陵未崇，深用感怅。矧居恤制，尚御便朝，可特免百官表贺。』甲申，免秘书郎蒋重珍进《为君难》七箴，一曰明心，二曰反身，三曰齐家，四曰遇大臣，五曰处戚属，六曰防私谒，七曰正百官。诏宜付史馆。丁亥，诏令端平元年以前命官得罪贬窜事故者许归葬，令刑部刷具合叙复放便人数上于朝廷。庚寅，都省言：『近来朝廷户部财赋会计不明，用度无节。』诏令尚书省计簿房置局稽考，委都司官同枢密院编修官编类《端平会计录》，仍令条具来上，权置检阅文字二员。寻差宣教郎赵与时、承事郎赵汝暨。癸巳，守礼部尚书兼侍读陈卓等以经筵进读孝宗皇帝宝训终篇，乞宣付史馆。从之。癸巳，臣寮奏：乞令户部戒饬诸路漕臣，详具州县二税租额，毋令失陷，其有籍于安边所及拨赐寺观蠲免者，毋得创立名色均敷，仍令改正定额，上之台省。从之。

三月[11]，京湖制置使史嵩之获到耶律道宗、完彦晟、完颜雍等伪宝七颗，诏收管封桩库。丁未，诏以李心传为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参议官，修国朝会要，令成都府给笔札之费。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上露布，言蔡城破，完颜守绪自焚。献其遗骨及伪宝法物、伪执政张天纲、完颜好海、夹谷奴婢等。诏礼部、太常寺条具合行事宜。礼官援俘获鬼章事宜结故事来上，令赴都堂呈引，救大理寺审实。寻以函骨、伪宝法物下大理狱，天纲等拘管于殿前司。甲寅，诏户部下诸路州县，凡二税折科，令官民户一体施行。甲子，诏刑部饬州县禁纲捕。

四月辛未[12]，都堂言：『已颁诏旨禁绝私馈，中外求举，犹习旧弊，未能尽革。』诏令吏部遍行戒饬，仍令御史台觉察违戾者以闻。丁丑，诏曰：『国家睦族之恩过于三代，凡在孤遗，悉加赡给。近来所属多不留意，贫窶之家，或致失所，深可矜念。令大宗正司及西、南外宗司下所属州县随时给之，察其违戾以闻。』戊寅，岁星守太微垣上相星。辛巳，诏令侍从、两省、给舍、台谏、卿监、郎官、经筵官赴尚书省集议和战攻守事宜，在外执政从官、沿边帅守并实封奏闻。壬午，监察御史洪咨夔奏：『京湖制臣以北国完颜守绪函骨等奉致阙下，容台订礼，棘廷议法，将举献馘之典。然残金就灭，强敌为邻，抱虎枕蛟，机变叵测，上下凛凛，益严备守，尤恐不逮，岂可动色相贺，涣然解体，以重方来之忧？』从之。丙戌，以金国灭亡奏告宗庙、社稷，诏夹谷奴婢等八人并与改名、换授有差。庚寅，诏部押俘获官属行军器监主簿兼淮南西路制置

司参议官陈一荐、路分、江海并进官二等，余赏犒有差。辛卯，诏观文殿学士、和国公薛极进少保致仕。甲午，枢密院奏：乞令殿前司借补张天纲武翼大夫、本司计议官，借补完颜好海保义郎、本司副将，并给袍笏靴带。从之。

五月壬寅，主管官告院高奎进对，奏边事四幸四虑及治三兵事，上曰：『今合作如何区处?』奎曰：『备边固非一事，若根本之论，当先治兵，兵强则进退战守无有不可。』上然之。乙巳，以薛极薨，辍视朝三日。右正言何琮奏：『自今官吏赃状败露，经台谏、监司奏劾分明者，即下所属州郡拘赃，听朝廷议罚，或移为他用者，并籍其家。』从之。丁未，主管官告院张焯进对，奏金灭鞑兴。上曰：『待敌之道当如何?』焯奏：『金人世讎，一旦灭亡，战、守、和三策当有定算。但和议之说难恃，要须选将练兵。储才积粟，自固吾圉。且俟小使回，若可和，姑与之和。然战守之具，不可一日废。』上然之。皇叔祖保宁军承宣使、新知南外宗正事师谿辞，上曰：『到官须留意教养。』己酉，月入氏。诏武翼郎、添差两浙东路兵马副都监希丞换授，皇叔右监门卫大将军、高州刺史、提举佑神观[11]、成忠郎、监潭州南岳庙与荪换授，皇弟太子右监门率府率，皆以荣文恭王近属也。进带御器械孟拱三秩，主管侍卫马军行司公事。丙辰，行军器监丞兼知黄州兼权淮西提刑赵汝洌辞，奏两淮和余。上曰：『两淮和余，果是有扰。』又奏黄州六关，上曰：『六关乃不可守。』汝洌奏：『六关山径甚多，实不足恃。前后恃以为险者往往误事。』以权工部尚书赵范为两淮制置大使、节制沿边军马兼沿江制置使。壬戌，干办诸军审计司章谦亨进对，奏浸铜事。上曰：『实铁尔。』谦亨奏：『绍圣间以铅山贍泉浸铁为之，令泉司鼓铸，和以三分真铜，所以钱不持久。』又奏：『旧钱精致，泄于海舶。』上曰：『不可不禁。』甲午，诏沿江制置副使并听赵范节制，任责措置江面。先是，诏沂靖惠王、荣文恭王合依典礼置立祠堂园庙，令礼寺讨论以闻。丙寅，议上，诏令绍兴府绘图条具。上于尚书省。

六月戊辰朔，辅臣郑清之、同知吴潜、佾书徐清叟等入奏毕，顾瞻选德殿东西壁，揭宸翰六大字，曰『思无邪毋不敬』。共奏圣学日新之意，上曰：『此朕座右铭也。』清之等撰二铭以进。

《龟鉴》曰：《中庸》九经修身在诚，《大学》八条修身在敬，皆所以操履乎理义之正，而不为物欲所挠也。而理宗率循此理，以修吾身。书殿楹之东曰『思无邪』，即正心之本领也。而宰相为之铭曰：『心居中虚，五官听命，动以毫厘，万物交竞。惟正此心，所适靡他。正心伊何?曰思无邪。帝于广居，相止清明。在躬龟鉴之，非自《大学》正心之敬充之乎?』书殿楹之西曰『毋不敬』，此修身之纲要也。而宰相又为之铭曰：『视听言动，复礼之端。四非未屏，决我性端。惟修此身，砥柱斯正。修身伊何?曰毋不敬。帝于黄屋，孔夷

庸敬。』存存佩服之，非自《大学》修身之敬发之乎？

己巳，诏新除吏部尚书崔与之端明殿学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以其恳辞召命也。庚午，荧惑、填星合于胃。壬申，知建宁府兼福建运判袁甫奏：乞蠲漳州岁纳丁米钱，泉州、兴化军一体蠲放。从之。丙子，权知庐州兼权淮西运判全子才奏知安庆府林棐赃状显著，诏特追三秩勒停，送抚州居住，委官穷究追赃。

五月戊寅，以乔行简知枢密院事，曾从龙参知政事，陈贵谊兼同知枢密院事，左谏议大夫郑性之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诏：『故巴陵县公竑胁于狂寇，不能固拒，遂陷于逆，朕甚痛之。今一新政化，加惠存歿，可尽复其本身官爵，仍令有司检视莹所，以时致祭。其立嗣一节，关系国家，难以轻议，朕不敢私。妻吴氏给祠牒为尼，特赐慧净法空大师，令绍兴府月给百券为衣钵钱。』给诸军口累重大钱。辛巳，荧惑入填。甲申，知嘉兴府赵与??、知江州赵善璪、知汀州李华奋进一秩，并以职事修举也。乙酉，录行在系囚，蠲兴国军秤尺牙税钱，从守臣罗愚请也。丙戌，有流星大如太白。辛卯，上却归正蕃臣康守正、王全所献马，已而出御札赐辅臣曰：『近康守正、王全以马来献，朕已谕之云：御前自有马院，可以供进，若驰骤骏马，汝等可自留用。朕方禁饬臣下勿受馈遗，岂又自开此门？兼恐远人以此窥朕好尚。昔汉文却千里马，朕素慕之。卿等以为如何？』辅臣乞宣付史馆，从之。丁酉，诏刑部行下诸路州军，将强盗、窃盗、斗杀、贷命、黥隶之人并押赴两淮、京襄大军收管。

七月辛丑，大理评事沈梦谦进对，奏曰：『待敌兵必得其宜。』上曰：『小使邹伸之尚未回。』梦谦又奏：『自古兵交，使在其间往返，迟速所不必计，但不可轻遣泛使，示弱于外。』读至河南易取处，上曰：『今日据关阻河为坚守计，如何？』梦谦奏：『使将帅得人如祖逖，虽摧锋越河可也。否则元嘉覆辙，所宜深戒。』上曰：『然。』癸卯，诏奖赵范、赵葵、全子才收复三京，寻以范为端明殿学士、京河关陕宣抚使、知开封府、东京留守兼江淮制置大使，葵权刑部尚书、京河制置使、知应天府、南京留守兼淮东制置使，子才权兵部侍郎、关陕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兼京湖制置副使。诏奖谕收复东京、南京、河南州县等处一行将士。诏抚谕东京等处官吏遗黎等曰：『洪惟本朝肇造区夏，忠夏相传于家法，公怨素结于人心。遭家不造，值国多艰，遂至大同之治，竟成分裂之形。列圣中兴，惟兼爱于南北；积年养晦，不轻用于干戈。因彼两方之构怨，致兹频岁之不宁。百姓至此极也，多方罔堪顾之。嗟惟故疆，皆吾赤子，痛念君师之责，实均父母之怀。乃敕元戎，往清余孽，室家相庆，僖我后以来苏；父老泣观，喜皇纲之载复。豪杰望风而慕义，城邑不战而请降。虽讴吟方切于中原，恐遐远未沾于王化，或胁兵锋而投拜，猥附蜂屯

；或栖山谷而结联，仅防豕突。宜及惟新之治，咸思载旧之情。蚁犹有君，鸟则择木。盍思乃祖，俱我宋之遗臣；忍及尔身，隔中朝之治化？时哉不可失也，舍是欲何之乎？为父兄子弟之良图，有天地古今之大谊。亟回心而效顺，举率众以遄归，庶脱之涂炭之中，而易以室家之庆。远者来，近者悦，同我太平；抚则后，虐则讎，惟尔审择。繫此从违之顷，居然祸福之分。隗嚣阻天水之兵，自貽诛戮；窦融献河西之地，亦被宠荣。』辛亥，朝奉郎、前知荆门军张元简进对，奏择县令、责郡守、选监司。上曰：『守令贪残，何术以惩之？』元简奏：『此曹非有所恃不敢为。』读至蒙古委河南于不争，上曰：『蜀中可虑。』奏云：『不但蜀可虑，襄阳亦甚可忧。自曩者蜀帅轻弃险要，荡无限制，北师所至，如履平地。近者北伐之兵深入，则沿江一带愈虚，亦所当虑。』上曰：『最是无人可托，难得至诚有才、为国家办事之人。』元简奏：『风俗败坏，是以无人得使。』又奏：『洋州、兴元、襄、峡等处须选择人，以备要害。』上然之。以宝文阁待制、提举佑神观与芮换授皇弟扬州观察使，依旧提举佑神观，仍奉朝请。寻诏为武康军节度使。新除大理司直李希颜进对，奏择将帅以守要害。上曰：『将材难得。』希颜奏：『自古未尝借才于异代。真宗皇帝易置河北郡守，出李允则等十二人以示近臣，后世称为名将。盖预于无事时求之。荆淮要害，不过数人，可无忧矣。愿陛下以真宗为法。赵范、赵葵边方倚重，宜思所以为代者。今师徒北向，留守备者何人？』上曰：『有正将当有副将。』又奏：乞择将以守要害，募兵以实营垒，固江淮之保障。

八月癸酉，诏令江淮制置大使司给米麦一百万斛，分拨三京归附州县，委官置务赈济。乙亥，以范用吉为宁远军节度使、左骁卫大将军、和州防御使、忠节诸军都统制，李伯渊为保顺军节度使、右骁卫大将军，皆以东京来归故也。丙子，都省言：『三京已复，所有西京河南府祖宗八陵，合差官荐献，周视陵域。』以军器监簿刘子澄摄太常少卿，为仲秋荐献官，恭诣行礼。戊寅，前权发遣绍庆府黄登进对，奏武泰建节之邦。上曰：『如何为武泰？』登奏：『黔州在唐为武泰军节度使，有摩围福地。今陛下潜藩升为绍庆府，龙飞一年之先，大雨洗土，石骨皆龙鳞，山巅祥云蟠结，守臣赵翰尝作《摩围祥云颂》。臣到任后，荷生双头，牛生独角，今日抑何其易耶？愿陛下无恃今日机会之易，当思先朝机会之难；勿以得之易，而昧于经远守之难而忽于图终。』上然之。都省言：河南、山东新复州县各已委官任责守备，经理屯田，措置防捍。诏令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尤焞前往点视。诏兵部侍郎兼淮东制置使时暂移司泗州，措置新复河南、京东等州营田，任责捍御边面。赵葵直秘阁、京西湖北制置副使，同措置唐、邓、息等州营田，捍御边面；全子才各削一秩，寻诏子才更削一秩，落直秘阁。先是，赵范以全子才轻于北伐奏上[14]，给舍缴驳，故有是命

。庚戌，新除权户部尚书真德秀乞进《大学行义》二十二帙，从之。壬子，给舍缴奏收还赵范端明殿学士，仍旧官名，尽护襄汉。诏范为龙图阁学士，依旧京西湖北安抚制置大使兼知襄阳府、节制两淮巡边军马。癸丑，都省言：『何霆编进朱熹解注文字有补经筵，合加旌异。』诏特补上州文学。丁巳，真德秀奏：『愿陛下亟与大臣筹思诸葛亮闭关息民务农讲武之事，参以时势之宜，立为规模。』己卯，都省言：『已差朱扬祖等恭诣八陵朝谒回，合委官前往修奉。』诏令礼部、太常寺讨论典故，上于尚书省。乙酉，国子正郑起潜奏：『更化，善治也，而天下之弊犹变之而未通。』上曰：『更化之后，弊事尚多，如何？』起潜奏：『持之以公，守之以坚，镇之以定。』又奏：『八陵省谒，故都复还，论机会则喜百年之未有，顾事力则虑来日之尚多。兵端既开而难收，土地可取而孰守？』又奏：『国家一岁之入止有此数。』上曰：『国用匱乏，如何？』奏云：『今国与民俱匱，但有节浮费、划宿弊而已。』上曰：『东南民力竭矣。』起潜奏：『陛下轸念及此，生灵之幸！』

九月辛丑，荧惑入斗。壬寅，臣僚奏：『自古中国复境土之效，未有如今日之易者，王师所届，戎捷即驰，八陵一新，三京咸复，河南故郡版籍悉归王土，自晋八百年之幸会，然而不易。因敌制变，固有活法，然当常以收敛靠实为主，外张声势，不为敌所轻；内护本根，不为敌所致。』上然之。

十月丁卯，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真德秀奏：乞进读文公朱熹《大学章句》、《或问》，从之。癸未，太常少卿兼侍讲徐侨奏：《论语》一书，先圣格言。乞以鲁经为名，升为早讲。从之。诏：『今后应奏荐人，并先补入国学，各以年齿肄业，方许授官。或限内请举登第舍选释褐如任子及第换授法，左选文学注破格监当，任满许注簿尉；右选校尉注作院以下阙，候年劳转承信，方许注监当。绍定六年以后人赀补官者，令别换授。士子发解三十年、五到省，许就特科，以四分取一，置前四等。春秋班引，虽举员及格，不许放特班。宗子凡遇庆典，非两举不补官，非三请不换授。战功补授人未得放令离军已参注者，不许收使，仍诣军自陈，收隶军籍，量与请给。省吏官至朝奉、中散、中奉大夫者，存歿任子，不许过二三人。密院比类，一体施行。令有司裁抑参定，著为令。』从臣寮请也。

十二月己亥，行太府少卿兼知临安府袁肃奏『谨好尚』一节，上曰：『人主好尚，信不可不谨。』又奏：『陛下清心寡欲，可谓好尚甚简。万几之暇，游神翰墨，乃有诈为御书者。』上曰：『此事如何？』肃奏：『钱塘县蒙福宫女冠李真定等欲得宸奎，以荣观宇，奸人陈汝能等诈为碑刻甚侈。』上曰：『此必女冠为人所误。』肃奏：『女冠无知，但诈冒，宜深惩之。』上曰：『不可不惩。』辛丑，尚书吏部郎中兼权左司郑寅言：『兹摄都司，典领封桩，储

蓄极少，楮券并无。见管印造及门即充支遣，犹且弗给，若不节用，如何秤提？宫禁锡予，或过浮泛。』上曰：『禁中未尝妄用。』寅奏：『外廷不知禁中事，乞赐裁省。』从之。丁未，知郴州林汝浹辞，奏至『招刺军兵所补虚籍十不二三』，上曰：『方今诸路兵籍多虚。』汝浹奏：『诚如圣谕。』又奏：『二广郡兵最少，臣守英德，目击其弊，不住招填。今须严督州郡招刺强壮，勿为文具，庶使各有武备。』又奏：『浙郡楮滞钱悭，乞严秤提。』上曰：『诸处会价亦未甚登。』奏云：『会价正在人措置，旧楮民习低价已久，新楮亦须渐令流通，久而自信。』上然之。癸丑，臣僚奏：『古者豕宰制国用，必于岁杪视年丰耗，量入为出。愿陛下特命宰臣兼制国用，以参知政事同知，使人主不得越制过取，有司不得违制擅支，上下一心，君臣同德。会计有局，检阅有官，庶几财用日益，则国用济矣。』从之。臣僚奏：『乞戒礼寺，今后凡祀，必奏陛下，是日洁一念于存想间，在宫有如在庙，兼斋栗之时多则嗜欲之念薄，以新圣德，以格天心。宰执代祭，一岁凡六，故相以病，当国委之橐从。自今以始，一遵旧制，以重祭祀。』从之。诏诸路监司、帅守申严苞苴之禁。丙辰，诏：『诸道申奏狱案，未断、已断未下者，于都司、刑部、大理寺各委官立限，催督稽考。其经由去处，严立程限，月申御史台。其申宪司详覆而别无疑虑者，不许规避。』从臣僚请也。

十二月戊辰，蒙古国使人入朝，诏以郑寅为馆伴使。戊寅，蒙古使人人见。乙酉，蒙古使辞于后殿。庚寅，诏令三衙、江西、四川诸军每遇岁余，主帅、主兵官从公拣汰，不许蒙蔽。进邹成之、李复礼、乔仕安、刘淳官各二等，以使蒙古国有劳也。

乙未端平二年正月乙未朔，上不视朝。丙申，诏令中书后省将端平改元以来中外言事书疏科别其申明条目，就速与缴人，以便省览。继自今计月类进，送之中书，俾大臣参阅酌行，如绍兴故事。诏令三衙、沿江、京湖、四川、两淮制帅并诸处军帅，非临阵对敌，至于军令，不得遽行诛戮。如罪犯显著，须按验实，奏上取旨。庚子，诏荣文恭王府、皇后宅置教授各一员，皇后宅可依绍兴旧典四姓小侯立五经师之遗意，三省并行参酌以闻。都省言：『端平改元，务革众弊，次第申明，条目详备。内而官府，外而监司、郡邑，故态未能尽革。』诏令三省检照节次指挥博加体访，择慢令之尤者以名闻奏。丁未，诏：『京湖、四川、两淮制臣、帅臣所宜练兵恤民，峙粮缮器，经理营屯，控扼险阻，使警饬之严常如敌至。诸军将士昨已第赏，令所在速与放行。或一时有失条具，并以姓名来上，其中原归附人忠节可尚，当视功推赏，随材录用，毋使失职。』辛亥，诏曰：『国家进士之科，得人为盛。比年场屋循习、宽纵、易卷、假手、传义之弊色色有之，深恐真才实能无以自见。可令监试官

严行觉察，犯者依贡举条制，取中人就尚书省覆试，以副亲策之选。』甲寅，礼部尚书兼侍讲李??奏：『胡瑗、孙明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程颐十人卓然为学者所宗，宜在从祀之列。乞令经筵、秘书省、国子监参酌熟议。』又奏：『乞将子思并与升祀，列在十哲之间。』从之。丙辰，以带御器械兼权主管侍卫马军行司公事孟珙时暂黄州驻扎，同共措置捍御边面。丁巳，孟珙入奏，上曰：『卿名将之子，忠勤体国，破蔡灭金，功绩昭著，朕所素知。』珙奏：『世受国恩，边头多事，仗陛下威德，总师旅，灭讎金，皆陛下万世不朽之功，三军将士战阵之劳，臣但能效奔走之役，此臣分内事耳。』丁巳，诏经筵所进读《通鉴纲目》。己未，诏以翰林学士、知制造真德秀知贡举，中书舍人、权吏部侍郎洪咨夔、起居舍人蒋重珍同知。辛酉，以宁淮军统制程芾为蒙古国通好使，浙西路兵马钤辖王全副之，各借金带服系。寻以杜显为添差通好副使。诏知衢州蔡节削二秩，以本郡会价低减故也。

二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丁卯，诏诸道提点刑狱以五月按部理囚徒。癸酉，岁星守氐。辛巳，臣僚奏：乞下敕令所，重修中书门下后省两司通用条法，成册缴进颁降。从之。庚寅，宰执奏：『乞宣示御制《纪梦昌陵》古律二十韵送之秘阁，刊之琬琰。』从之。

初，端平改元春三月庚子，上斋居恭默，夜梦一真人，峨冠佩玉，略似艺祖，色黧而貌恭。延帝殿上，真人即东席西乡坐，以宾礼揖上东乡，面命洋洋。俄而梦觉。越三日，宗臣善来以昌陵御容捧进，如梦中真人，毫发无异。上因述古律二十韵纪实。至是，因大臣之请而出之。都省言：太学生陈均编类本朝长编纲目，进士陈文蔚所著《尚书解注》有益治道。诏均、文蔚并补迪功郎。乙巳，以曾从龙兼同知枢密院事，真德秀参知政事、守吏部尚书兼给事中兼侍读，陈卓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辛亥，以权兵部尚书余铸、监察御史丁伯桂同提领会子所官公共措置商确收换事宜，择其可用，条具来上。乙卯，诏令吏部尚书兼给事中兼修国史、实录院修撰李??专一提领高宗皇帝正史。四月，都省言：『第十六、十七界会子散在民间，为数浩汗。会价日损，物价日昂，若非措置收减，无由增长。』诏令封桩库支拨度牒五万道、四色官资付身三千道、紫衣师号二千道、封赠敕告一千道、副尉减年公据一千道发下诸路监司、州郡，广收两界会子。前权发遣肇庆府陈雷奋入对，奏广东民兵首领事。上曰：『广东民兵之制如何?』雷奋奏：『止为保卫乡井，无调发之扰，无出戍之劳。且臣所奏民兵，不止为广东设。伏见陛下亲政以来，百度振饬，未见成效大验者，何也?良由竭东西之力，养百万之兵。财力既竭，内治不易；兵力既殫，外攘亦难。愿陛下于民兵加之意，非惟可以摧奸雄之胆，绝盗贼之萌

，当不费供亿，而尽得天下精勇之用。』上曰：『广西曾行之否?』雷奋奏：『广西前后帅臣未能行此，然二广赖民兵之用为多，如向者广东峒寇陈三枪之为害累年，未能招捕[15]，陈韡正藉民兵叶力收获，如近者广州戍卒之叛，既是兵变，自难以本州之兵制之，崔与之实率首领民兵登城捍御，叛卒遂遁，此皆已试之效。陛下若由二广推而行之，泽被生灵者广矣。』上首肯再三。己巳，以礼部郎官许应龙兼荣文恭王府教授，太常寺主簿吴昌裔兼皇后宅教授。庚辰，宰执奏：『节用自贵近始，积财在于节用，律下当以身先。乞将俸给自五月始减半帮支，痛自撙节，以示表厉。』从之。乙酉，刑部尚书李??奏：乞损俸给之半。继是，卿监亦上损俸之奏。诏不许。丁亥，太白昼见。戊子夕，有流星现，出太白。己丑，荣恭王亲属推恩补受有差。

五月癸巳朔，监察御史李宗勉奏：『庙堂更化之始，将两界会子亟易，劳费特甚。行之道久，折阅如故。不告节用而省退官吏，充为内外营缮，支费浮泛。恳从节约，其监司、帅守既无苞苴馈运之费，尽可撙节，以为秤提之助。』从之。丙申，雨雹。诏罢和州防御使、主管殿前司公事赵胜，以韩昱为带御器械、权主管殿前司公事，王鉴带御器械、权主管步军司兼马军司职事。进知平江府张嗣古、知嘉兴府赵与??官各一秩，以酬和余之劳。壬寅，宰执奏：『臣等智识凡暗，不能服众，以致禁旅喧哗，都民惊骇。欲乞睿断，姑从镌褫，少伸国典，以谢军民。』诏不许。甲辰，以真德秀薨，辍视朝，寻诏赠银青光禄大夫。庚戌，以乔行简兼参知政事。辛亥，行国子监丞俞元虞进对，奏军哄之事。上曰：『皆缘前帅纪律废弛，军伍中都无铃束。』

六月癸亥，诏令殿前司招刺一万人，补诸军效用阙额。都省言：殿前司奏神勇军卒过胜等二十一人作哄。诏并依军制，告首人等第支犒补授，本军统制常思训削二秩勒停，徙淮西制司自效，将佐责降有差。甲子，诏令殿前司、步军司、马军司将绍定六年拣汰军士年老无依尚堪披带者，且与存留请给，续听处分。丙寅，御集英殿策进士。戊辰，御幄殿，阅武举进士射。戊寅，以郑清之为特进、左丞相兼枢密使，乔行简为金紫光禄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己卯，以资正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葛洪为资正殿大学士，依旧宫观。庚辰，流星昼陨。壬午，以曾从龙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端明殿学士、知广州崔与之参知政事，郑性之同知枢密院事，陈卓签书枢密院事。御集英殿，赐进士吴叔告以下及第、出身凡四百六十人。甲申，赐特奏名进士王声叔以下同出身，至州文学、助教凡六百五十七人。戊子，录行在系囚。

七月戊戌，起居舍人袁甫奏：『并命二相，所当尽心，上副委任之意。今中外多事，而左相辞逊，右相畏避，各事形迹，缓急若何?乞宣谕二相，力行一个公字。』上曰：『卿议论极当。』甲辰，秘书郎兼庄文太子府教授应繇奏建

储事，上曰：『此事祖宗自有典故。』繇奏：『仁宗晚年，因大臣有请，方能为此。高宗春秋鼎盛，未诞皇嗣，乃能以天下为公，选宗室子育之禁中，真度越千古。』上曰：『朕今见欲推择。』读至『宫中保护，关系非轻，始高宗定此议，富直柔奏：须是宫中有任责者方可。高宗圣谕已有区处，是时刘贤妃为婕妤』，上曰：『宪圣慈烈皇后为才人。』又奏：『陛下既知之，必有以处。此保护一节，关系非小，愿留圣虑。』上然之。己酉，臣寮奏：『乞明诏大臣，同心协力，事须执奏审处，其当而行，上不至有反汗之嫌，下不见有过举之迹。更愿陛下推心以待丞弼，宽虑以图治功。』从之。

闰七月壬戌朔，秘书省正字王迈进对，至『并命二相，责任惟均』，上曰：『朕常戒谕二相，使之同心协力，共济国事。』读至『互为比周，交信谗说』，上曰：『外面真如此？』迈奏：『若不戒饬，恐成朋党之风。』上曰：『朕任清之甚专，但以天下多事，非一相所可理，故以行简辅之。行简之用，断自朕心。』己巳，礼部尚书魏了翁进读《大学》，因奏：『诚字虽系藩邸旧名，考之故事，未尝偏讳。盖此字纪纲斯世，而科举文字皆避，场屋未免疑惑。乞圣语许免回避，以广陛下谦虚之意。』上曰：『自不必避。』丁丑，新除兵部郎官丘岳进对，至『军士贫悴』，上曰：『军人所请不多，适值物贵，不足瞻给。军心不安，实原于此。』岳奏：『乞放行战功及去夏河南暴露恩赏。』上曰：『已曾理会。』岳奏：『外间实未见施行。』戊寅，乔行简奏：『百司庶府，俟宰相每日依时出堂之后，方许退归，庶事务皆得及时剖决，而无滞积之患。』诏：『行简所陈，深契朕意。百司庶府，并合遵行。可榜朝堂。』壬午，臣寮奏列郡兼签摄官之弊，乞饬吏部：自今内地官吏注阙，不必限以年齿；两淮、京襄初任及再任，不许注六十五以上人。诏令吏部检坐累降禁约指挥，遍下诸路监司、州郡，各令遵守。见入幕人，并还本任。臣寮乞宣谕沿江、两淮、荆襄帅：『各释私憾，协志同谋，调度通融，急难相济。或玩视诏书、复相疑贰者废退之。』贴黄奏：『陛下鉴唐世之得失，遵祖宗之旧制，选大臣有实望者俾居督府，或升宣抚之任，置之荆淮之间，统帅列阃，专其节制，而总事权，不惟平居暇日调一其心，临事之际，亦可如臂指之相使。』从之。诏大理寺、三衙、临安府属县、两浙州军决系囚，杖以下释之。仍蠲赃赏钱。甲申，诏倪思、傅伯成先朝遗直，可令有司议谥以闻。乙酉，诏故赠少师、特进、银青光禄大夫赵方赐谥忠肃。丙戌，诏故保宁军节度使、鲁国公安丙赐谥忠定。丁亥，臣僚奏：『京西湖北制置副使、同措置唐邓息等州营田捍御边面全子才、军器监簿刘子澄以鞬在唐州枣林下寨，相继夜遁，遗弃攻战具辎重之物，乞行褫窜。』诏子才夺二秩、瑞衡州居住，子澄夺二秩、瑞州居住。

八月诏令浙西临安、平江、嘉兴、镇江府、常州、安吉守臣将未修复围田

，许官民户承佃经理。乙未，新除太府寺簿王极进对，奏：『迩来星变屡形于天，军变屡作于下。秋成在望，积阴多霖。』上曰：『幸稍开霁。』极奏：『更愿陛下积诚以动天。』读至『新得是□□□为之谋』，上曰：『近□□□□□。』□□□：『□□□□□□□□□□视以为常。愿陛下以高宗为法，命大臣□□□诸军之权勇，度量边防，不致鹵莽。』上然之。丙午，□□□□□□□□□安毅启，对曰：『国力未裕。』上曰：『财计可谓匮乏。』荐奏：『塞蠹耗之原，谨节用之道，在陛下加之意。』读至『一赏罚以励军心』，上曰：『赏不劝，戒不威，虽唐虞不能化天下。』贴黄奏：『边帅之心不一。』上曰：『边帅不和，最为利害。』读至『楮弊之策已穷』，上曰：『楮弊有何策？』奏云：『楮数所出既多，铜钱所入无几。且预造十八界新会。』上曰：『若行十八界新会，又恐民间皇惑。』奏云：『非欲更造一界会子行使，止欲预造桩积，为变通之备。』上然之。癸丑，臣寮奏：『上自宰执，下及百执事，毋徇于名，而皆以务实为心。内而朝廷，外而郡国边鄙，毋侈乎名，而皆以责实为政。愿察勤怠，访贤否，行赏罚，用黜陟。执驭臣之柄，明考绩之法。』从之。乙卯，以太师赵汝愚配享宁宗皇帝庙庭，仍图像于昭勋崇德之阁。主管官告院钱相进对，奏：『外而诸帅，内而二相，不相协和。事会孔殷，民情叵测。』读至『佩剑相笑，矛盾相攻』，上曰：『诸帅已降亲札戒谕。』相奏：『诸帅责任虽分，体统则一，若彼此不和，缓急岂肯相应？所关利害不小。』上然之。丁巳，太白犯太微垣左执法星。新知建昌军徐栗辞，奏江淮海道利害。上曰：『淮兵不为不多。』栗奏：『义勇忠义虽多，正兵甚少。』上曰：『义勇亦自可用。』栗奏：『皆沿淮恋土之民，人人可用。』又奏秋高马肥之备，上曰：『近来边报不一。』栗奏：『当用间谍严边备。』上曰：『不可不严为之备。』

九月己巳，都省言：『两界会子数多，监司、郡守奉行秤提不虔。欲下诸路州县，令有官之家、簪纓之后及寺观僧道并按版籍，每亩输十六界会子一贯，愿纳十七界者，并从各州截角类解，赴封桩库交纳。其将相勋贵之家、御前寺观曾被受指挥特免科役去处，毋得寅缘规免，仍不许敷及佃户，违许越诉。』从之。丙子，监察御史李宗勉奏：『乞诏大臣检照郑寅等所陈节用项目详加审订，始自宫掖，次而朝廷，又次而郡国，皆以节省为务，毋牵私情，毋惑浮议。日计之虽不足，岁计之则有余。仍出内帑所储，收两界溢数会子，行之数载，自有成功。』从之。己丑，诏：『端平亲政以来，务革前弊，禁约求举驰书事目之类。近闻循习如旧，害政尤甚。自今内而百司，外而台郡，月具无请托事申御史台，仍令常切觉察。』

十月，前知循州林起莘进对，奏乞明训大臣，凡建政立事，必务谨重，逆

料其利害，熟察其是非，然后出为号令，播之四方，发必中节，用必当理，自然孚信于人心。上然之。

十一月癸亥，日南至，群臣朝贺。乙丑，诏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曾从龙为枢密使、督视江淮军马，礼部尚书魏了翁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军马，以同知枢密院事郑性之兼权参知政事。戊辰，诏给两督视府随军支用之费金各一千两，银各五万两，度牒各一千道，会子各五百万缗。壬申，新除都官郎官葛逢进对，奏赵范、赵葵、陈鞞素不同心。上曰：『置两督视，须可使诸将协和。』逢又奏：『人才难得，过有小大，当多事时，亦当斟酌而用之。』上曰：『有过者不可例弃。』甲戌。臣寮奏：『宣召宰执，夜对词臣，与命从臣条具阙失，百官陛奏，则与之论经武择将、治兵理财，皆有孝宗故事，乞以为法。』又奏：『寇犯蜀境，制臣赵彥呐连年调度，师老财殫，兵分力薄。若上流不固，则吴楚有冲决之势。愿以保蜀为念，倘有申请，悉为报从，或遣襄阳援兵早为起发，诸司应予钱物，五分彼此，悉力倾助，以扶其危。』从之。戊子，安南国进贡方物，诏下封桩库收管。

十二月辛亥[16]，雷。

丙申端平三年正月己未朔，御大庆殿，群臣朝贺。诏以星行失度，雷发非时，免天基节上寿大宴。群臣三上表请，不许。宰执奏辅政无状，乞加显黜，以答天谴，仍免贡院锡宴，亦皆不许。癸未，大理评事赵崇森进对，奏乞守臣、监司、台谏互察贪吏。上曰：『贪吏诚不可不治。』

二月己丑，大理评事赵崇微进对，奏乞弭天变于未然。上曰：『不可无敬畏之心。』又奏：『今日不可玩者，在乎边兵。』上曰：『北军多有可虑，方思有以安之。』甲午，前知安丰军王瓚进对，奏：『今日备边之计，宜于新复州军留息以卫光，留寿春以卫安丰，留泗以卫招信，留涟水以卫山阳。此外不必经理。』上曰：『朝廷正要如此区处，庶可安边息民。』瓚又奏陆贄论沿边事，宜以节制多门为虑。上曰：『开督府，正欲统一事权。』己酉，以端明殿学士魏了翁为签书枢密院事。甲寅，以雨泽愆期，诏中外决系囚，杖以下释之。

三月戊午朔，诏前知光化军扈斌特与贷命，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送广东摧锋军拘管，以其弃城也。辛酉，广东经略安抚司彭铨奏韶州、英德府大水。诏令本司多方措置赈恤。癸未，太学录郑斗祥进对，奏边事方急，莫有任其责者。上曰：『边事如此，任事无人，如何？』斗祥奏：『此士大夫畏事之过，愿陛下奋发刚断，大明黜陟，庶几人乐为用。』上曰：『然。』又奏：『天下无全才，惟陛下兼收并用，随才而器使。』上曰：『用其所长，当护其短。』

四月己亥，试将作监兼知临安府事颜颐仲进对，奏敬天以实不以文。上曰

：『朕此心未尝不敬。』又奏用人当久任，上曰：『用得其人，不必数易。』又奏：『人主一心，攻之者众。』上曰：『常持敬心，则不为外物所移。』颐仲奏：『陛下此言，诚可以对越天地。』丙午，诏以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惟事神仪物、诸军赏给悉循旧制，其乘舆服御、中外用度，并从省约，仍令条具以闻。戊申，新权知梧黄亦奏二广兵备，上曰：『二广去朝廷远，全赖守臣抚摩。』癸丑，诏曰：『朕猥以眇躬，获承丕绪。率宁人有指，疆土亦大。惟艰予小子，若涉春冰，罔知攸济。自江闽之群盗弗靖，暨淮楚之余党为妖，数年之间，多难已甚。属金人之浸灭，而蒙古之与邻，不利西南，盖尝躡阶、成而扰兴、沔；其在辛卯，遽乃穿金、房以瞰襄、樊。逮合谋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势。心之忧矣，脐可噬乎！固将布告于国中，以志吾过；但使留屯于塞上，自守我疆。忽西陲之弗宁，骇北骑之深入。赖仙原有以议后，而蜀道得以安全。然虐焰之所经，示曩岁而尤惨。重以唐、均之叛将，发此京湖之祸机，肆荼毒于列城，至蔓延于他路，兵民之死战斗，户口之困流离，室庐靡存，骸骨相望。致援师之暴露，及科役之繁苛，为之骚然，有足悯者。是皆朕明不能烛，德有未孚，上无以格乎天之心，下无以定乎民之志，遂令有众，多告非辜。朕方施令发政，以为缓辑之图；补卒搜乘，以严守御之备。想疮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更赖文武一心，忠良协力，与斯民而共守，措吾国于多盘。咨尔群僚，体予至意。』

六月癸巳，直焕章阁、知庆元府、沿海制置赵与??朝辞，因奏：『近士大夫专以议论相尚，未尝真见利害之实，故自更化以来，美意虽多，实政未究。』上曰：『虚论诚无益于国。』赵与??又奏沿海便宜及三边事体，上曰：『庆元控制海道，事任不轻。如招军造船，团结训练等事，宜一一留意施行。』丁酉，录行在系囚。己亥，洪咨夔上遗表。诏咨夔夔亮忠愫，有助亲政，可特与执政恩数。壬寅，新权发遣泰州蔡节朝辞，奏皇嗣未立。上曰：『祖宗自有典故，见今讨论。』癸卯，荧惑、填星合于毕[17]。甲辰，右正言李韶言：『江西宪司奏吉州太和县豪民陈闻诗胁取乡民田产，殒死者数人。冒越省议，假手奏名。有司勘究，具得其实。事上于朝，尼而未行。官弱民强，渐不可长。乞将闻诗同进士出身驳放，仍照条坐罪。』从之。戊申，直宝谟阁、知婺州陈庸熙进对，奏：当举皇祐典礼，以太祖、太宗、宁考并配于明堂。诏令礼部、太常寺讨论以闻。

七月丁卯，以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郑性之为参知政事，权刑部尚书兼给事中李鸣复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壬申，诏出封桩库千缗下秘书省修浑仪刻漏，从太史局之请也。甲申，雨血。丁亥，诏郑清之为明堂大礼使，乔行简礼仪仗使，李鸣复为卤簿使，兵部尚书赵彦悺桥道顿递使。癸巳，以

久雨，诏出端平仓米千石赈糴，以平市直。乙未，宰执奏：调燮无状，阴雨为灾，乞从窜斥。表三上，诏不许。乙巳，以霖雨害稼，命近臣祷于天地、宗庙、社稷及宫观、岳渎等处。大理正王湜进对，奏：『更化愿治，三年于兹，而天变见于上，人心摇于下。』上曰：『比年以来，中外多故，朕未尝一日不忧惧。』戊申，监察御史王极奏：『迩来二浙诸郡雨水为沴，禾稼害于垂成。乞下有司，预桩钱米赈赡灾伤，并下仓、漕两司议蠲税赋，仍录贫乏，速议赈济。』从之。己巳，朝献景灵宫。庚午，朝飨太庙。雷。辛未，大飨明堂，赦天下。

九月癸酉，上手札以季秋仲辛，雷声骤发，上天示谴，恐惧修省。避正殿，减膳彻乐，求直言。令学士院降诏。诏曰：『朕以眇躬，获承大统，十有三年于兹。惟德弗类，不敢宁于上，帝命兢业祇惧，夙夜靡渝。比岁以来，时事多虞，日思艰大，若涉渊冰，罔知津涯。乃季秋仲辛，朕方斋精秉纯，为民请命，祈福于天地、祖宗，冀幸神灵顾答，义我受民，以辑宁我邦家。而将事之夕，天大雨雷，非时发声，明威震怒，炳然甚著。厥咎不远，在予一人，朕不胜忧畏。今避正殿，减常膳，命有司非祠祀毋得举乐，侧身省愆，犹惧弗藐。其令小大之臣，下至民庶，推原致灾之由，敷陈销变之策。凡朕躬过失、朝政阙违，悉意以言，靡有所隐，以告中外，咸使闻知。』乙亥，诏左丞相郑清之、右丞相乔行简并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以资政殿大学士崔与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诏曰：『朕比歲明禋，雨雷倾迅。天心示戒，在于朕躬。辅弼之臣，控章引咎，联车迭去，抗志莫留。勉徇高怀，俾安祠秩，畴咨一相，已遣蒲轮。虽鼎轴暂虚，而执政与宰相同令郑性之、李鸣复时暂协力赞治，无负朕倚注之意。』戊子，上手札曰：『乔行简三朝元老，一代鸿儒。趋中使以宣回，盖示冕旒之眷；对经筵而进读，庸彰体貌之恩。勉为朕留，伫闻忠告。』丙午，行大理寺丞赵緝进对：『近者暴雨疾雷，上下震惧，罔知所自。宜有以答上天之变。』上曰：『朕未尝不恐惧修省。』緝奏：『天灾流行，时所未免。陛下祷祈切至，中外耸闻。但愿此心罔间，庶几可以回歉岁而为丰年。』安南国陈日昃上表进贡，制授金紫光禄大夫，充静海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安南国王，食禄一千户，仍赐效忠顺化功臣、袭衣金带。

十一月丙辰，臣寮奏：『寇践荆襄，士马溃失，诸郡月运钱粮，乞下湖广总所具实来上，按月督趋，通前顿积，以备收复招募之用。』从之。庚申，新除度支郎官兼权左司郎官赵必愿进对，奏：『近臣除授，意向不明，况当天下事变方殷之日。』上曰：『天下正多事。』又奏：『虚鼎席以召故老，或者意其未必来。』上曰：『崔与之既未来，朕委政事于二参。』必愿奏：『二参固同心辅政，然堂堂天朝，岂容不早命相？』上曰：『然。』壬戌，新除仓部郎官

蔡节进对，上曰：『崔与之辞免已到，未知几时可来?』节奏：『与之年高地远，病日半之，臣料未必能来。』上曰：『相位固不可久虚，然亦欲委任得人。』节奏：『天下之势，危若累卵，不可一日无相。』上曰：『卿言极当。』乙丑，以乔行简特进、左丞相兼枢密使，进封鲁国公。戊辰，日南至。诏议改元，以示作新之意，有司详议以闻。诏曰：『朕嗣大历服于兹，十有三年，宵旰图治，栗栗祗惧。永惟孟子手足腹心之言，凡所以待遇士大夫者，未尝不忠且厚也。比年以来，鲜廉寡耻，相师成风，背公营私，恬不知省，大言无当者，敢以傲诞而不恤，肆行无忌者，习于欺罔而不悛，因循苟且，玩岁愒日，由内而外，靡然同流。士大夫朕之所尊礼，任之以为股肱心膂者，趋向若此，朕何赖焉?矧今内则百度之未修，外则四郊之多垒。国事如此，宁不动心?倘不易辙而改弦，何异抱薪而救火?朕于履长之日，申训迪之言。咨尔文武小大之臣，各宜体一阳来复之义，思君子道长之理，清白一心，澡涤故习，以称予一人孜孜求治之意，则予汝嘉。其或不虔，朕不敢赦。』壬申，都省言：『边报日急，御寇之策，贵在合谋。』诏令侍从、两省、台谏、卿监、宰掾、枢属、郎官、馆学各随己见，条陈方略，上于三省、枢密院，务在的切可行，不必徒事文词。诏蠲被水州郡新旧苗税、监系赃赏等钱及民间逋欠转息过本者。先是，臣寮有请于朝，令户部详度来上，故有是命。

十二月辛卯，军器监兼权枢密副都承旨王野进对，奏联络江淮、赈恤边民、讨捕盗贼。上曰：『江淮之势如何?』野奏：『不过重一阃之权以统之。』上曰：『流民可念。』野奏：『流民纷纷蚁聚，弱者困毙，强者剽掠。』上为之蹙额。上曰：『江西之寇尚未平。』野奏：『寇始于衡之酃县，侵犯吉州。今南安峒寇又发建昌之功丰，邵武之建泰亦有挺动。向有淮兵可调，今无以应，遂集乡手及合禁军共为剿除，非以一官兼总两路讨捕之事，则权不一。』上曰：『如三路节制之类?』野奏：『政是如此，愿陛下深思之。』上曰：『然。』诏曰：『朕以菲质，抚有多方。德不足以庇民，威不足以服远，致兹草寇，犯我边陲，使百年生聚之人，罹一旦流亡之苦。朕为民父母，使尔百姓，至于此极，深用痛伤。窃虑流民所至之地，有司或不能体朕爱民如子之意，有失存拊。可令沿江州郡，如遇江北流民入界，仰多方措置存著，无令暴露。仍于有管官钱米内支拨救济。其间有强壮愿为军者，填刺军额，收管请给，庶几不致失所，以称朕劳来安集之意。』壬寅，左谏议大夫兼侍读李宗勉奏：『沿江诸郡，所主单弱，防护甚疏，安有余力为劳来安集之举?若不别作措画，深恐诏旨徒为美观。如安丰、濠、梁、历阳管下开顺、六合、含山等处居民渡江，强壮留在江北结寨拒守，恃其声势，因而作过，不早收拾，辗转滋蔓，猝难殄戮，恐为敌人所得。合从朝廷详酌科降钱粮告牒，令沿江、淮西制置司亟作措置，凡

流民过江北者，令陈铎存恤；强壮之留淮北者，令史嵩之遣官招募。如不愿者，发还本处，籍为民兵。』从之。甲辰，诏以来年为嘉熙元年。又诏：『圣节有宴，盖常仪也。国家闲暇，宇内欢乐，讲此为宜。三边骚动，战守之士日冒于锋镝，流徙之民远去于乡闾。朕方惨怛于怀，不遑暇食，又何敢作乐备礼，以举为寿之觞？其天基节集英殿大宴可权罢。以见朕忧边之意。』诏：『措置会子，已降黄榜，务在必行。尚虑监司、守令或有庸谬，纵吏为奸，不知体国，任意沽名，奉行不力，非独会价不登，亦恐朝廷威令浸弛。可令两监察御史觉察弹奏。』

校勘记

[1]郎官原作『邸官』，据文意改。

[2]十月 二字原阙，据《宋史·理宗纪》一补。

[3]杖以下释之 原脱『下释之』三字，据文意补。

[4]治鉴 原作『治监』，按，此即《资治通鉴》之省，今改。

[5]绍熙府 原作『绍兴府』，据《宋史·理宗纪》五改。

[6]十月 二字原阙，据《宋史·理宗纪》一补。

[7]讲义 原作『讲诗』，据前引《讲义》之名改。

[8]十二月 三字原阙，据《宋史·理宗纪》一补。

[9]建康府 原脱『康』字，据《宋史》卷四一九《曾从龙传》补。

[10]三月 原作『二月』，据上下文意改。

[11]三月 按：前文已载三月事，且本月史嵩之献遗骨及伪法宝物事，《宋史·理宗纪》一亦在本年四月。此处『三』二字疑窜入，当删。

[12]四月辛未 按：此月日前文已见，疑衍入。

[13]提举 原阙『举』字为空格，据文意补。

[14]金子才 原作『葵子才』，据上文及《宋史·理宗纪》一改。

[15]陈三枪之为害累年未能招捕 原阙『为害累年未能』六字，参吴潜《许国公奏议》卷一《应诏上封事》补。

[16]十二月 三字原阙，据《宋史·理宗纪》一补。

[17]合于 原作『告于』，据《宋史·理宗纪》二改。

宋史全文卷三十三

宋理宗三

丁酉嘉熙元年正月癸丑朔，御大庆殿受朝贺。免天基节上寿大宴。甲寅，初置财用司，诏京西、湖北制置使副给犒沿边战士有差。丁巳，天基节，群臣表贺。是夕，雷。戊午，乔行简乞免赐文臣宴以答天戒，从之。丙寅，诏以淮襄避地流民饥寒可念，令沿江诸郡委官赈济之。

二月癸未朔，诏礼部贡举。以郑性之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礼部尚书邹应龙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左谏议大夫李宗勉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甲申，李鸣复罢，以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乙酉，葛洪薨。癸巳，诏故参知政事宣缜赠太师，谥忠靖。子璧服阕日与职事官，以尝预定策元勋。又诏：『缜宝庆初元所进朕即位事始，悉本先帝遗训，可宣付史馆。』丁酉，诸王宫大小学校教授壬辰应进对，言：『蜀中宣制并建，陛下曾考订否？』上问以旧例，奏云：『乾道初，虞允文以同知枢密为四川宣抚，时汪应辰归班。开禧间，安丙在沔州，杨辅为成都制置，旋即召还。今李??宣抚在内，杨恢制置在外，号令未免牵制。』上曰：『适与辅臣言，令杨恢参替安抚矣。』奏云：『圣算及此，全蜀之幸！』己亥，屯田郎官王万进对，上曰：『卿是淮人，熟知边事。』奏云：『臣非知兵。陆贽有言：兵法无他，人情而已。但以人情区处，即是兵法。』上问其说，奏云：『一和字沮众误国。』上曰：『和亦不可废。』奏云：『若专立为题则不可，要当立为战守规模。』癸卯，诏以朱熹所著《通鉴纲目》送国子监刊进。甲辰，知庆元府赵与??[1]、知平江府王遂、知建宁府姚瑶、知常州何处信各以秤提会子进一秩。

三月壬子朔，诏曰：『朕更化厉精，视民如子，固封守以康四海，期臻保定之功；修文德以求远人，每切绥怀之念。然内治之尚阙，致外患之未平。京襄既被于创残，淮蜀重遭于侵扰，道路流离之众惨不聊生，室庐焚毁之余茫无所托，骨肉罹其荼毒，丁壮困于转输。嗟汝何辜，由吾不德！幸天人犹助于信顺，将帅悉力以捍防，虽烽燧之甫停，奈疮痍之未复。肆颁涣号，用慰群情。发粟以赈贫，蠲租而责己。血战之士，当议优思；死事之家，盍加恤典。或乘时而啸聚，或失律而逋逃，咸与惟新，同归于治。』丙辰，诏别之杰募二万人屯公安、峡，许晟大募三千人屯岳州，其廩给等费，所合科拨，条具以闻。己未，户部侍郎兼权兵部尚书、知临安府赵与欢奏：『端平以来，陛下明诏：侍从、台谏各举文武小大之臣。应诏者不谓不多，其间岂无魁杰奇伟之才？欲望陛下申命大臣，集侍从、台谏于都省，以前所荐员佥谋公选，量才授任，不必拘以资格。若夫内之宰执、侍从、三衙、环尹，外之列屯将帅，又择其才望之相上下者，储之以备缓急，若费祎之继诸葛亮，刘雍之代高崇文，庶无乏才之叹。』从之。

四月壬辰，以皇弟保康军承宣使贵谦为保康军节度使，皇弟武康军承使、提举佑神观与芮为武康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壬辰，校书郎刘汉弼进对，奏云[2]：『荆襄制阃，当在江陵。』上问收复襄阳，奏云：『制使若在江陵，则事权重，收复尚可图也。』上然之。甲申，左司谏曹豳奏：『陛下以方面付三阃，而和战之议私自矛盾，忧未艾也。史嵩之在淮西用清野之说，敌未至而民先

罹其祸；用撒花之说，民欲战而禁其不得生，盖以和误国也。赵葵在淮东，定远之破，近在邻境，六合之破，政在属部，葵乃闭城自守，不出一兵援之，是畏怯以辱国也。陈韡在金陵旷口之衄，天殆少警之，而议者乃谓鞑兵之难当，非盗贼之易制。今宜责嵩之以收复襄阳，为江陵捍蔽，经理上流，为下流堤防；葵则结邻阨以御哨骑，备舟师以防海道；韡则以沿江并领淮西，以安淮东，若秋冬可以遏敌，乃为报效。』上然之。

五月辛未，春，流星出左角，大如太白。壬申，行都大火。癸酉，诏蠲临安府城内外征一月，仍核焚室之数上于朝，议行赈贍。其救焚将佐，优与迁秩。有伤没者，厚恤之如军功。诸禁卫营栅之遭毁者，下所隶措置，毋令暴露。』甲戌，诏避正殿，减常膳。主管殿前司韩昱、马步军司田庆宗、知临安府赵与欢并上章俟罪，诏释之。丙子，出内库缗钱二十万给被灾之家。荧惑犯太微垣上将星。辛巳，诏曰：『朕应天以实，每怀严恭寅畏之思；视民如伤，敢替抚奄矜怜之意。虽夙夜靡遑于安逸，而精神莫致于感通。外焉多垒之未平，内则群生之寡遂。岂期京邑闾閻之地，复延融风郁攸之灾，稚耄震惊，奔驰靡定，室庐焚毁，荡析离居，痛贯予心，祸非汝咎。不明不类，皆由朕德之愆；何饰何修，可追上天之谴？减膳彻乐，发粟散财，已曲示于哀矜，恐未苏于凋瘵。求民之瘼，尤当公听以并观；悉意以陈，尚赖直言而极谏。共图弭，永底辑宁。』辛巳，赵与欢奏乞窜削，诏贬秩一等。

六月壬辰[3]，乔行简等以辅政无状，乞罢免。甲午，诏以盛暑，录临安府系囚，当所不原者俟约法，余随轻重裁决。大理寺、三衙、二赤县亦如之。著为令。乙未，太白、填星合于井。丙午，御笔：『新知黄州、淮西安抚李寿朋被命已三阅月，不即便道之官，乃还家安坐。秋防在近，不知体国。人皆若此，缓急何赖？可夺三官、建昌军居住。』诏：『朕欲建内小学，令宗司选宗子十岁以下资质之美者以闻。』

七月己未，诏淮西制参李曾伯等十一人各进秩一等，以去冬弃国诸兵犯合淝浮光，遣援者有劳故也。

八月甲申[4]，追封太师、秦国公赵汝愚为福王。癸巳，以李鸣复参知政事，李宗勉佾书枢密院事。

九月壬子，刑部侍郎兼侍讲李大同奏：『陛下念祖宗付托之重，肆颁御笔，令宗司参酌彝典，建置内学，选育宗贤。臣谓取之属籍，必其家庭之习尚、父兄之教诏薰然有和平之气，蔼然有礼义之风。师保之官，所以养成其器业，必耆德靖重，有可象之仪；经学通贯，有开明之益。若宫嫔之为保姆，内臣之为承直，亦必年齿老成禀资纯厚之人。盖内学之建，非王邸讲授比，当置教授三四员，日轮一人，晨入暮出，不许无故辍讲，庶宗贤与正人居而德性成矣

。』从之。淳祐二年六月丁巳[5]，诏建内小学，置教授二员，选宗室子俾就学。戊午，太常丞兼金部郎官陈焯进对曰：『内学教导之职，当重其选。』上曰：『难其人。』焯奏：『师儒之官，不但讲诵，当随事规益，养成德器。』八月辛未，诏小学开讲。庚午，诏令淮东制置使赵葵计度边事已，措置奏闻。十月乙巳，经筵讲读《三朝宝训》终篇，诏宣付史馆，赐辅臣宴于秘书省。

十一月丙辰，诏湖南帅臣赵师恕进两秩，以平衡州酃县寇故也。甲子，枢密副都承旨赵以夫直前奏云：『臣尝历考《春秋》与历代志纪，日食为咎，食浅者祸浅，食深者祸深，大要在修德政以弭之。乃季冬朔日，历家预言日食将既。夫日食，犹曰古所有之异也。然日与金、木、水、火四星俱缠于斗，食将既则四星俱见。又曰日中见斗，此则古之所无之异也。斗分属吴，祸福有归。伏惟陛下亟侧身而修行，则太阳当为之不亏。不然果如占者言，咎已著明，祸必随应。宗社事重，生灵事重，可不念哉?』上从之。丙寅，诏权免明年正旦朝会。辛未，御笔：『太史豫言嘉平月朔当有日食。星聚之失，朕当损膳避朝，庶图销弭。其令有司检会故实以闻，仍令学士院降诏。』乙亥，诏曰：『朕懋厥德，斯全财成辅相之宜；谪见于天，当谨寅畏严恭之念。朕自惭凉菲，适值艰虞，外焉疆埸之未宁，内则政事之多阙。日食星聚，既垂儆戒之机；夕虑朝思，期尽感通之实。避殿减膳，正事飭躬，谓有过在于一人，尚赖交修之益，而推恩足保四海，盍颁肆赦之书?庶几和气之致祥，自格乾文之顺轨。与尔有众，永孚于休。』

十二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庚辰，御正殿，诏曰：『季冬之朔，日食星聚，皇天示戒，朕心惕然。虽值云雾，益当修省。其令百官勿称贺，仍宣付史馆。』丁酉，诏嘉熙三年放行士人混补，令于逐路漕司引试。己亥，诏曰：『朕念淮蜀未靖，民不聊生，将士乘边，战攻良苦。其天基节上寿、大宴并免，以副朕顾忧之意。』壬寅，诏衡州置雄楚军五百人。丙午，出丰储仓米一十万石，赈赡临安府贫民。

戊戌嘉熙二年正月戊申朔，御大庆殿，受朝贺。诏曰：『朕亲揽权纲，厉精庶政，实赖尔有位之臣相与图维，宜无待训饬为也。诏书屡下，故习靡悛。继自今其涤虑飭躬，首公体国。率作兴事，洪济时艰。毋违训言，以干邦宪。』诏令侍从、台谏、卿监、郎官、帅臣、监司及前宰执、侍从举晓畅兵机、通练财计者各二人，三衙及诸军都副统制举堪充将才者二人，咸以其实来上。以吏部尚书兼给事中余天锡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己未，诏：『淮西被兵日久，近令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应援黄州，淮东制置使赵葵应援安丰，俱能命将出师。捷书上闻，朕深嘉叹。可令学士院降诏奖谕，其立功将士姓名，令制司等第具上推赏。光州、信阳二城，并当乘胜，共图克复。』辛酉，以华文

阁学士史嵩之为端明殿学士，视执政恩数；宝章阁学士赵葵为刑部尚书，制置并如旧；孟珙而下迁转各有差，赏却敌之功也。辛未，以礼部尚书兼给事中游似知贡举，权兵部尚书兼直学士院许应龙、权兵部侍郎范钟同知。

二月甲申，知蕲州张可大伏诛，知安庆府李士达除名，编管雷州，以弃城宵遁也。丁亥，以大理少卿朱扬祖为蒙古国押伴使。庚寅，以史嵩之为参知政事、督视京西荆湖南北江西路军马，仍命内侍宣付都堂治事。戊戌，蒙古国使见。诏：『近览李??奏，知蜀渐次收复。然创残之余，绥靖为急，宜施荡宥之泽，以示顾忧之怀。可令学士院降德音，淮西被兵近已获捷，亦合一体施行。』

三月丁未朔，诏安集淮、蜀军民。戊申，以将作监周次说为蒙古国通好使，濠州团练使、右武卫将军张胜副之。己未，以著作郎兼权工部郎官李心传为秘书少监、史馆修撰，专一修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国史、实录。辛酉，以史嵩之兼督视光、蕲、黄、夔、施州军马。甲子，史嵩之带职入见。乙丑，诏赐福王赵汝愚『宗老元勋』四字，游似撰记文。

四月庚寅，都省言：『国计军需，多仰盐课。乾道以来，岁额六十五万有奇。自钞法变而请买稀少，亭户失业。乞飭江淮诸司诸屯，毋得私买浮盐。今提举司复亭场，委官属依直收买，则利归公上。或犹以贍军为辞，令核实以闻。』从之。戊戌，诏户部及财用司应折帛沙田酒息盐袋租谷丝绢钱、团田没官、田米未催者，悉行拘催，岁终较其数而殿最之。乙未，以户部尚书赵与欢、吏部侍郎王极、起居郎牛大年为殿试详定官。

闰四月丙辰，御集英殿策进士。御笔付赵与欢以下曰：『朕以眇躬，纂绍洪业。适时多故，深惧无以拯危难，致安强，故悉取内外修攘之事畴咨多士，冀陈忠益，以裨阙遗。其有识治忧时、敢言无隐者，乃朕所欲急闻，卿等宜加精选，置之前列，使真材得以自见，士气可伸，以副朕亲策之意。』戊午，御幄殿，阅武举进士射。丁卯，右司郎官傅康奏：『陛下更化之初，尝置局会计财赋。当时版曹以合发上供之数置籍应诏，今殿最法是也。凡州郡之出纳则不与知焉。乞朝廷给降印册，别其窠名，颁之漕司，下之州郡，每季以册上于朝，会以为书，藏之计簿房，命近臣董其事。』从之。壬申，御集英殿，赐进士周坦等敕四百二十三人。甲戌，赐特奏名王宗令等敕凡六百四十人。

五月辛巳，太白昼见。癸未，以李鸣复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李宗勉参知政事，余天锡佥书枢密院事。甲申，乔行简奏：『兵财二端，尤今急务。欲以兵事委之鸣复，财用委之宗勉，楮币委之天锡。凡有利病，各务讨论。有当聚议者，容臣参酌，然后施行。』诏：『丞相有疏，欲以兵、财、楮币分任二三执政，深得协恭和衷之意，朕为嘉叹。卿等宜一乃心，以副朕意。』以布衣

钱时、成忠郎吴如愚讲道著书，隐居不仕，足劝后学，时特补迪功郎，如愚换授从事郎，并充秘阁校勘。乙酉，赐故太府寺丞吕祖俭、故承事郎陈亮谥，寻以太常寺议，谥祖俭曰忠亮，亮曰文达。遣两浙、江、闽五路宪臣于朝，以秤提楮币而出也。

七月甲戌朔，诏曰：『霖雨不已，恐害秋成。烈风大作，民用震惊。天变不虚，朕心忧惧。今当避殿减膳撤乐，令中外之臣各上封章，凡朕躬之阙违、时政之舛失，极言与隐，庶几修省，以实应天。』乙酉，以久雨烈风禱于天地、宗庙、社稷。庚寅，释中外杖以下囚，仍蠲赃赏钱。辛卯，有流星大如太白。壬寅，荧惑犯舆鬼。

八月癸亥，诏：『朕尝亲览中外臣僚所上封事，多有可采。令后省看详，有切朕躬关时政者，节录奏闻，当议施行，仍与旌赏。』

九月庚辰，经筵进讲《毛诗》。甲申，皇子生。丁亥，诏故龙图阁侍制赵希言忠存宗社，功继前修，可特赏资政殿大学士，与执政恩数，仍赐谥曰忠宪。己丑，雷。己未，有流星大如太白。

十月己巳，诏权免冬至大朝会。己酉，户部尚书赵与欢奏：『今日者暴风淫雨害于粢盛，浙江东西室庐漂荡。愿下哀痛之诏，遣蠲恤之使遍行诸道，许以便宜施惠。』从之。丁卯，监察御史曹觐奏：『蒙古之兴，劳圣虑者五年矣。聘使往来，谓息兵有期。秋风未高，合淝已受重围，和安在哉？愿陛下移畏敌者而畏天，易信和者而信守，则天佑人助矣。』又奏：『淮东总领吴潜申：宗子时??部集淮东西流民约十万余口，团结十七砦，内强壮二万可籍为兵。近调千百人为合淝之援，真可嘉尚。乞与补官。』从之。

十一月己卯，日南至。御笔戒饬百官。甲申，皇子薨，赐名维，追封祁王，谥冲昭。

十二月壬寅朔，诏并淮东西、湖广总所、四川茶马、制置司犒赏诸摆铺兵。丙午，光州守臣董尧臣伏诛，司户柳具举配海外，以其弃城从伪也。甲寅，兵部郎官范应铃面对，上问广中诸郡，应铃奏云：『虽不及昔，然亦可为。但去天万里，人不守法。二十五郡各得一廉太守，民自受惠。且如宜州卒莫通等叛，提刑张琮亲往招安，通等闻是宜州旧守，即叩头出降。此太守得人之效。』上然之。御札奖谕安丰守杜杲：『朕闻安丰被兵，不遑寝食。知卿守御劳苦，措置有方，朕为之少宽。今赵东、夏皋之兵已集招信，余阶之援亦来，军声不为不壮。卿其鼓帅诸将，同力一心，扫荡寇攘，以安淮右。隳功来上，厚有褒宠。今赐卿银器等，诸将各赐金碗一只。其在城一行战守将士及淮东所遣援兵，当此天寒，深为不易，遣去官会三十万贯，可等第支犒一次。卿宜谕朕旨意，俾各知悉。』乙丑，诏以『诞日称寿，朕嘉与海内同此宴乐，属时多故

，淮蜀绎骚，人民流移，将士暴露。朕举此觞，何乐之有？其天基节上寿及大宴并勿讲。』嘉熙二年正月丙申，群臣以天基节，三表请诣文德殿上寿，至是乃从。戊辰，诏诸道和余去处给时直，平概量，毋得科抑。乃申严秋苗苛取之禁。

己亥嘉熙三年正月癸酉，以乔行简为少傅、平章军国重事，进封益国公；李宗勉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史嵩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督视两淮四川京湖军马；余天锡参知政事；吏部尚书兼给事中游似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丙戌，诏曰：『朕以眇躬，凜居人上，临御十有六载，愿治徒勤。责成二三大臣，课效犹邈，弊端业积，氛祲蔓滋。内焉政令之未孚，外焉边陲之未靖，抚事机而兴慨，尚岁月之可为。爰体谄谋，聿新图任，法元祐尊大老之典，特谕重事于平章；遵绍兴并二相之规，盖欲相应于表里。毋徇旧习，毋玩细娱，使纪纲法度焕然维新，而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故兹札示，其体朕怀。』戊戌，诏：『四川连年扰攘，州县阙官。其赴铨人年二十已上者免试，发还漕司帘引故行，注授一次。』

二月壬寅，以余天锡兼同知枢密院事。丙午，以史嵩之依旧兼都督江西湖南军马。癸丑，诏：『朕比命相臣，往开督府。两淮、西蜀相距迢遥，要须脉络贯通，易于运掉。其诸制阃、监司、帅守、戎帅等，宜皆同心协力，共济时艰，毋徇己私，致误国事。令学士院降诏。』丁卯，以史嵩之都督江淮京湖四川军马。

三月癸未，出丰储米二十万石赈巢临安贫民。辛卯，雨土。壬辰，决中外系囚。癸巳，雨雹。甲午，诏：『春事已深，膏泽未洽。深虑早暵为虐，靡神不宗，一雨应期，方慰农望。风雹为沴，朕甚惧焉。自三月二十四日避正殿，损常膳，仍令中外臣僚讲求时政，引用正人，招集流民，捍御外侮，弭灾召和，以称朕意。』

四月庚子朔，再决中外系囚，杖以下释之。辛丑，知临安府赵与勤奏：『潮啮江岸，近蒙宣谕，改作石堤。臣与漕臣条具，乞备材石，役军兵，庶可修筑。』上曰：『卿宜更留意。』寻诏：『适览所图，江面坍塌尤多。可札下两司，募人夫并力修筑，责以限期，严立赏罚如王延世之法。疾速施行，毋更弛慢。』诏以今年九月大享于明堂。以不雨，复诏州县赈流民，决系囚，蠲赃赏钱。庚戌，以雨未通济，复诏决中外系囚，原减有差。庚申，诏流民艰食，令逐路漕司、常平司下州县多方存恤，其经战阵处有遗骸，能掩藏者，量与给赐，仍核其实以闻。

五月丁丑，上问蜀事：『闻四月哨骑未已。』宰执奏云：『所传果如此。夔门重地，尤当加意。』又奏：『战功冒滥，有一年遽转八九官者，人多假此忝躐

科第。乞检会游似之请，应军功补官人，须令依旧从军。』上然之。庚辰，以久不雨，再决中外系囚。丙戌，吏部郎中侯子震进对，诏蠲端平三年民畸零租。五月己亥朔[6]，诏：『朕以江潮为沴，宵旰靡宁。虽令修筑堤防，以遏其势，迄今未睹成效。治水之法，不可与水争地；使民之道，毋至民不堪役，斯为尽善。赵与欢可为端明殿学士、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专一任责措置修筑塘岸，以防冲决。仍令两浙运副曾颖秀极力协助，用底厥成，以纾民患，以宽朕忧。』

六月庚子，诏以崔与之力辞相位，必欲挂冠，特授观文殿大学士致仕，恩数视宰臣例。丙寅，诏：『秋防将近，边燧日闻。朕既命宰臣以督师，正藉诸阃之叶济。所宜一乃心力，同应事机。四川急则荆阃援之，和、濡急则江阃援之[7]，真、泰急则浙阃援之。务要脉络贯通，毋或秦越相视。共建殊绩，嗣有褒宠。』

七月戊辰朔，诏诸路提举常平司下所部州县募人捕蝗，给米易之。庚寅，诏户部申严州县受租苛取之禁，诸路转运司察其违者劾之。

八月戊戌，以潮患告于天地、宗庙、社稷、宫观。以游似为参知政事，礼部尚书许应龙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谏议大夫林略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辛卯，以楮轻，诏户部下诸路州军，应税赋征榷，其一半见钱，听民间以全会折纳，严戢欺抑等弊。令监司、御史台察其违者劾之。

九月己卯，朝献景灵宫。庚辰，朝飨太庙。辛巳，大飨明堂，赦天下。戊子，诏川、广监司以十一月按部理囚徒。辛卯，以江湖、浙东、建、剑、汀、邵旱伤，诏诸路提举常平司核所部州县常平义仓之储，以备赈济，仍敕制、总司，今后毋辄移用，违者坐之。从左司谏徐荣叟请也。陈鞞斩殿司崔福，以其不从本司调遣也。初，福从赵葵收李全有功，名重江淮，时论以良将难得，而鞞以私忿杀之。

十月庚申，许应龙、林略罢。诏出封桩库祠牒三百通下江东宪司，赈饶、信、南康三郡旱伤之民。乙丑，虹见。

十一月丙子，以兵部尚书范钟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戊寅，给诸军薪炭钱，出戍者倍之。

十二月戊申，以敌犯夔门上流警急，诏都督府、淮东西、沿江制司命兵进援。

庚子嘉熙四年正月辛未，彗星出于营室。己卯，御笔：『乃正月辛未，有星出于室宿。朕俯察人事，仰观天文，殆必有因，益深震惧。朕将避殿减膳，令学士院降诏。』庚辰，诏曰：『朕以眇身，托于天下士民公卿之上。顾德不类，不能上全三光之明，下遂群生之和。变异频仍，咎徵彰灼，夙夜祇惧

，不遑康宁。乃正月辛未，有流星见于营室。太史氏占，厥名曰彗，灾孰大焉。天道不远，谴告匪虚。万姓有过，在余一人。今朕痛自克责，岂声利未远而谗谀乘间欤？举错未公而贤否杂进欤？赏罚失当而真伪无别欤？抑牧守非良而狱犴多兴欤？封人弛备而暴客肆志欤？道殣相望而流离无归欤？四方多警而朕不悟、群黎有苦而朕不知欤？谪见上帝，象甚著明。爰避正殿，减常膳，以示侧身修行之意。二三大臣，吾道揆也，其叶恭以辅朕；百尔执事，吾法守也，其竭忠以告朕，使朕得以导和销异，不亦善乎？布告中外，咸知朕意。』丙戌，诏知无为军万文胜、知安丰军王福赐金带，许服系，旌战御之劳也。甲午，彗星犯王良西南第二星。

二月丙申朔，诏礼部贡举，其务崇长学殖，嚆咿道真。戊戌，诏曰：『朕绍膺骏命，德不能远，致外夷之有干；而仁弗克周，使黎元之寡遂。昊穹垂谴，彗象示妖，起于营室之躔，迫于王良之次。固已避殿减膳，亦尝下诏责躬。惟是媮媮高拱，过失何由自知？鰥寡至微，疾苦岂能上达。伊欲遵敢言之路，必也开勿讳之门。凡在臣民，许陈章奏。忠忱者悉加奖纳，峭直者亦务优容。尚虑间阎之间，怨气满腹，囹圄之际，愤声彻霄。是用加惠群方，荡宥多辟，庶销灾异，立召冲和。可大赦天下。』辛丑，有流星昼陨，白虹贯日。癸丑，进知连水军萧均官一等，以其修举郡政，葺治城壁故也。甲辰，诏史嵩之暂赴行在奏事。戊申，诏督府、制置司、沿江南北郡举行便安流民之政凡十一条。癸丑，临安府守臣言狱空，诏奖之。以京西湖北路制置使兼知鄂州孟珙为武宁军节度使、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节制归峡鼎澧州军马。丙辰，白气亘天。

三月壬辰，诏：『边尘未靖，备御方严，必藉人才，相与叶济。令内而侍从、台谏、两省卿监郎官，外而监司、帅守，举文武之臣晓畅兵机练习边事才略卓然可用者各二人。或陆沈常调，或负累家居，著其实状，亟以名闻，以待擢用。』右正言郭磊卿除起居舍人，监察御史谢方叔除宗正少卿，以论史嵩之故也。壬辰，史嵩之入国门。癸巳，嵩之奏事。

四月己亥，叙复郑损元官，寻以直舍人院程公许奏：『损撤关外五州重屯移之内郡，则丁酉蜀祸，损实为之。使损官可复，不知千亿万之赤子死者可复生乎？乞收成命。』从之。壬寅，前潼川路运判吴申入奏[8]，抗言蜀事，上戚惻久之。上曰：『蜀从前亦委寄非人。』奏云：『弃边郡不守，郑损也；启溃卒为乱，桂如渊也；忌忠勇不救，赵彥呐也。今彭大雅又险譎变诈，费防闲。宜进孟珙于夔门。夔事力固乏。东南能助之，夔足以自立。』上皆是之。癸卯，特转史嵩之官三等，令归班。甲辰，监察御史王万除大理少卿，以尝论嵩之故也。诏：『祖宗盛时，宰执有轮日当笔者。今二相并命，合仿旧规而平章总提其纲，一应军国重事，参酌施行。其三省、枢密院印，并令平章掌之。』丙

午，嵩之奏：『督府日下结局，已札诸制阃、宣司并四川总领所，一应边机军须等事，具申朝廷施行。其督府钱粮器械，乞札别之杰攒结来上。』诏从之。辛卯，以绍兴府荐饥，诏蠲今年夏税。

六月戊戌，诏：『两淮经寇，州郡已举，未该免人，与比京襄例，令赴来年省试一次。』辛丑，初置国用房。命近臣祷雨于天地、宗庙、社稷、宫观。壬子，录行在系囚。诏：『六月亢阳，日事祷祈，邈无报应。且闻飞蝗为孽，朕心惕然。自七月一日避正殿，减常膳，应中外臣僚，并许直言朝廷阙失。』

七月甲子，出封桩库缗钱三十万贯赈临安府贫民。乙丑，诏曰：『朕德不肃，天示常畅，以戒不德。入夏以来，膏泽阙少，遍走群望，穆卜雩祀，神听愈邈，岂积行多愧，无以对越神明欤？施政多舛，无以感召和气欤？抑优游牵拘，法制日玩而威令浸弛欤？将阳微阴盛。直不胜枉欤？贪残相师而元气益削，巽懦成习而边祸浸迫欤？不然，何其不雨至此极也！朕苦不自觉，群公卿士大夫未有极口力朕告者，三复《云汉》之诗而流涕焉。且朕自亲政以来，未尝罪一言者。今人情皇皇，大命近止，上下犹顾望蓄缩，隐情惜己，是未谅朕之衷也。令至，无问中外臣庶，凡朕躬之失、朝政之疵关于时务之钜、民瘼之切者，其旬以启朕，朕且采择施行之。悉意以陈，毋有所讳。』诏令中外决系囚，杖以下释之。仍蠲赃赏钱。癸酉，主管官告院方来进对，言及诸阃官贩，上曰：『诸司欲之。』奏云：『正不当如此。』因及科降事，上曰：『不如明与之钱。』奏云：『正要明白。诸司但说能自措置，为朝廷备边，不愿科降。世岂有是理？徒使不廉者得以罔利耳。』上是之。戊寅，以岳珂权户部尚书、淮南江浙荆湖制置茶盐使。壬午，右谏议大夫徐荣叟奏：『北使王楫之来，恐三边将士意和议将成，或弛秋防，有误国事。虽朝廷札令宣司馆之江外，又恐辞必欲入。见宜敕孟珙思破其奸。』上然之。己丑，荧惑、太白会于鬼。庚寅，诏：『秋成在望，雨泽愆期。令诸道宪臣按部，将番异驳勘之狱酌情决遣以闻。其失当官吏特免推结。』客星见于尾。

八月壬辰，诏诸路苗米毋得多量斛面及过数增收。

九月壬戌朔，沂王夫人俞氏薨，辍视朝五日，令礼部、太常寺讨论典故。寻检点国朝会要以闻。太常寺议奏：宜用孝宗为皇伯母秀王夫人张氏举哀成服故事。诏从之。癸亥，以乔行简为少师、保宁军节度使、醴泉观使，进封鲁国公。乙丑，诏知招信军余玠进宫三等，以边报敌造船于汴，玠提师溯淮入河连获捷故也。丙戌，都省言：『比奉御笔，楮币折阅虽自于民，奸幸多生于守令。今措置十八界会子，收换十六界，将十七界以五准十八界一券行用。如民间辄行减落，或官司自有违戾，许经台省越诉，必置于罚。』上从之。

十月辛卯朔，赠入内侍省陈洵益昭庆军节度使。癸巳，诏以明年正月一日为淳祐元年。丙申，诏平江、嘉兴府、安吉州禁贩米下海，其贩至临安府者，毋得遏余。寻诏赵与欢提领其事，应浙东州县并许浦金山水军一体遵守，违者权听按刺。丁酉，诏曰：『朕惟我朝以仁厚待士大夫，惟于赃吏，罚未尝少贷。比岁以来，贪浊成风，椎剥滋甚。民穷而溪壑不履，国匮而囊橐自丰。今兹新楮之行，未必不为罔利之地。其令内而台谏，外而监司，常切觉察，其有赃状著者，必加鞫勘，悉遵建隆、淳熙典刑，断在必行，毋贻后悔。』

十一月甲子，荧惑入太微垣。

十二月己未，诏曰：『乃者丙辰之夕，京城地震。地道贵静，动则有变，岂朕不德而致欤？今民生不遂，边戍未休，变不虚生，必有其证。可令中外臣寮各上封章，凡朕躬之阙失、朝政之愆违，极言无隐，将见之施行，以为消弭之道。』

闰十二月乙丑，宰执乞罢政，不许。诏赏京湖将士有差，以制司奏去冬寇由忠、万透波，南岸守险而捷故。丙寅，以李宗勉薨，辍视朝三日，寻赠少师，赐谥曰文清。以游似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范钟参知政事，权吏部尚书徐荣叟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乙亥，诏民间赋输旧用钱会中半者，其会半以十八界直纳，半以十八界纽纳。诏淮东西、京湖、沿江制置使副并兼本路屯田使。壬午，阅军头司武伎。

辛丑淳祐元年正月庚寅朔，御大庆殿，受朝贺。诏曰：『朕悟寐隳髦，图惟康乂，屡饬中外，各举所知。间者诸大夫多具文以应令，所举非所用，故临事有乏使之忧。厥今肇更新化，作兴庶政，将孜孜而责实，可泛泛以求材？宜令内而侍从两省卿监郎官、外而前宰执侍从帅臣监司，各举三人，悉疏其能，委堪某用。又有堪充将帅之人混迹偏裨，堕身边远，无由自达，并令三衙诸卫、外阃戎帅各举三人，孰为智将，孰力勇将，孰能简精锐核虚冒以体国，孰能明纪律禁侵暴以安民，亦各诣实来上。朕将甄别器使，庶文武小大，各当其用，以称朕兴起治功之意。』甲辰，御笔：『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颐，真见力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辩，表里浑融，使《中庸》、《大学》、《语》、《孟》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诏令学宫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寻以『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信』，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合与削去，于正人心、息邪说关系不少。』诏黜之。

《龟鉴》曰：尊事黄耆，周家所以师贤；分祀圣哲，唐家所以崇道。此则耆德之儒，名教所师，有不可以不重也。盖儒先重则吾道重，儒学轻则吾道亦

轻。理宗之褒儒，先其审诸此欤？五君子从祀，肇于淳祐，祇谒先圣之春，天札一颁，吾道增气，使万世而下，皆知儒先。道义之尊，非周、唐尊祀之意欤？

戊申，车驾幸太学大成殿，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霈讲《礼记·大学》篇，监学官各进秩一等，诸生推恩、赐帛有差。并以绍定三年御制伏羲、尧、舜、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道统十三赞就赐国子监宣示诸生。癸丑，御后殿，引见吏部奏举改官三十八人、捕盗酬赏六人。以吏部侍郎兼侍讲杜范知贡举，吏部侍郎兼给事中钱相、刑部侍郎兼祭酒曹霈同知，侍御史兼侍讲彭方监试。

二月己未朔，御笔付知举杜范以下曰：『朕爰简儒彦，俾典文衡。凡尔攸司，宜鉴旧弊，一取一舍，惟公惟明。经学欲其深纯，词章欲其典则。言惟合理，策必济时。毋以穿凿缀缉为能，毋以浮薄险怪为尚。参稽互考，优劣自分。庶使贤俊毕登，以副朕新美治功之意。』甲子，诏忠顺军副统制孙栋升都统制，仍赐金带，赏重庆之功也。其余将士第赏有差。庚午，给事中钱相缴太中大夫致仕易袞赠官之命，以其草苏师旦节钺之麻也。诏以孟珙为京西湖北路安抚制置大使兼夔路制置大使，兼本路屯田大使，峡州置司。己亥，诏：『宰臣具庆，前此罕闻。史嵩之父弥忠年逾八秩，宣示恩褒，可除端明殿学士，仍致仕。母益国夫人孙氏进封魏国夫人，令赴行在就养。』壬子，乔行简薨，辍视朝。行简在相位，专以商贩为急务，温、台盐商数百群，有士子为诗曰：『知君果是调羹手，傅说当年无许多。』丁亥，诏权礼部尚书高定子修四朝国史、宁宗实录。

三月乙巳，新知庐州吕文德朝辞，上曰：『近淮西诸军冒滥虚名甚多，惟游击三万尤甚，须当拣选。兼边头事须与别之杰商量，遵从制阃，便是遵依朝廷。』奏云：『恭领圣谕。』

四月丙寅，吏部侍郎杜范等奏：省试考到取应宗子弟一名崇袍附正奏名廷试，从之。庚午，以经筵进读《仁皇训典》终篇，诏讲读、修注官各进一秩。辛未，诏沂王、荣王合遵典故袭封，寻以皇弟与芮为开府仪同三司，充万寿观使，袭封嗣荣王，仍赴朝参；皇弟贵谦为开府仪同三司，袭封嗣沂王。甲申，经筵进讲《毛诗》。

五月庚寅，以皇叔祖少保、奉国军节度使、判大宗正事、嗣秀王师弥为太保。皇叔祖少保、奉国军节度使、充万寿观使师贡为少师。己亥，诏沿江制置使兼淮西制置使别之杰任责措置边面战御，如遇缓急调度，权听便宜施行。甲辰，诏与芮当日亲端士，留意问学。昨已增置教授，合更添一员，择清修直谅之士轮日讲授，朝夕规正，彻章推恩，余依诸邸体例行。壬辰，以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高定子、侍御史金渊、左司谏方来为御试详定编排官。癸巳，御集英

殿策进士。甲午，御射殿，阅武举进士射。御笔付高定予以下：『公选精择，各既乃心，以副朕详延多士之意。』甲辰，行秘书郎梅杞奏内廷画降或夤缘可得，上曰：『亦是有例者。』奏云：『昔我仁祖手诏，谓背理覬恩、负罪希贷求内降者，中书、密院执奏毋得行，此仁祖仁中勇也。愿陛下以为法。』上曰：『政欲法此。』戊申，赐正奏名徐俨夫等敕凡三百六十七人。己酉，赐特奏名吴必达等敕凡六百三十七人。

六月丙寅，以久雨，录行在系囚。乙亥，御射殿，阅正奏名进士射。丙子，阅特奏名进士射。丁丑，诏乔幼闻追三官，送抚州居住，以蔑国宪、存留新楮转易取赢也。戊寅，诏曰：『朕曩出亲札，申严赃吏之禁，逾半岁矣。然诸路监司有务大体而不问者，有摭细故以塞责者。其申饬诸路监司，遍察所部州县，其有贪残掊克者，廉其实迹，悉以名闻，朕将重置于罚。如监司庸懦不能举职，令台谏弹劾闻奏。』

七月甲辰，以知婺州赵与勤、常州宋慈、江阴军尹焕、广德军康植济余有劳，各进一秩。乙巳，诏皇城司申严宫禁敕去失之令。乙酉，诏敕令所修伪造新会揩改旧会盗卖会纸之令。庚戌，诏以宗学博士、诸王宫大小学教授轮日赴荣邸讲授。乙卯，诏自今宰执、台谏、侍从不许发私书求举削，诸路监司、帅守宜体国荐贤，毋徇权要。

八月丁巳，诏求遗书于天下。己巳，诏玉牒所、国史实录院长官会粹史藁，删润归一；秘书省长官点对日历、会要，并期以十一月终成书。徽州火，诏削守臣郑崇官一秩。甲申，诏马军司选子弟强壮者一百人补龙卫、云卫、武卫三指挥阙额。

十月壬申，诏：『旧制，两任通判人与内郡一任。注广郡改官年及免作县人，不得入倅阙，并宜禁制。其令吏部及制阍、监司常切遵守，仍关辟差窠。』己卯，诏提举司毋得以常平折变侵移，其义仓令项桩收，仍措置上于尚书省。

十一月己酉，诏内地州县官阙，以见任官兼，毋得以待次及白贴人摄职。

十二月丙寅，太学博士刘应起进对，言：『大有为之君，常使近幸畏宰相。今宰相畏近幸；使宰相畏台谏、令台谏畏宰相。愿陛下官府事一以付之中书，而言官勿专用大臣所引，则权一归于公上矣。』上然之。丁丑，左司谏方来奏：『岳珂比以罢斥，乃卜第吴门，蔑弃君命。乞勿予祠，令归江州。』监察御史谢公旦又奏：『珂创增盐额，国课益亏。况作俑言利，乞重镌削。』诏更镌一秩。侍御史金渊奏彭大雅贪黷残忍，蜀人衔怨，罪大罚轻，乞更窜。诏除名、赣州居住。

壬寅淳祐二年正月甲申朔，御大庆殿，群臣朝贺。诏曰：『朕惟省刑薄敛

，我朝家法。屡饬有司，务行宽大。比年以来，吏习滋蔓，关市之征求无艺，钱楮之出纳多欺。今岁事更端，盍作新吏治，以苏民瘼，申饬郡邑小大之臣，洗心涤虑，尽革旧习，以毋负朕爱养钦恤之意。倘或不悛，必罚毋贷。』诏赵葵、别之杰带职赴阙奏事。戊戌，右丞相史嵩之等进呈中兴四朝史、孝宗皇帝经武要略、宁宗皇帝玉牒日历会要实录、今上皇帝玉牒。庚戌，上《淳祐重修敕令格式》，申明诏嵩之等进秩有差。壬戌，别之杰入觐。上问：『边头曾无加备？』之杰言：『当修复寿春。』又言：『上流之势，全在于蜀。』上又问：『金陵兵粮及居巢屯兵几何？』之杰奏：『金陵见屯三万钱粮，仅给；居巢所系甚重，见屯不过二千，遇秋增戍，至二万方足用。』上并然之。甲子，军器监兼尚左郎官范应铃进对[9]，言宗社大计，举嘉祐、绍兴事。上曰：『两朝自有典故，非不知之，但难得其人。』应铃奏：『与贤与子，天实为之。天若祐宋，必有其人，以俟采择。』以游似为资政殿大学士、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寻差提举洞霄宫，从所请也。甲戌，以范钟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徐荣叟参知政事，赵葵赐出身、同知枢密院事，别之杰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己卯，权兵部侍郎、淮东安抚制置使兼知扬州李曾伯朝辞，言：『今若主必守之规，乞谕大臣，明示意向。』上曰：『当为必守之规。赵葵久任淮东，且有规画。』曾伯奏：『敢不循其成规，申固封守。』

三月甲申，诏在外诸军请给内楮币，权以十八界三分增给，楮贱故也。戊子，诏沿江、两淮唇齿相依，其令和州、无为军、安庆府听沿江制司节制。丙申，诏刑部戒饬诸道帅阃、沿边戎司：今后州县官犯罪，毋加杖责。癸卯，经筵进读《孝宗圣政》终篇，讲读、修注、说书官各进一秩，余补转、赏犒有差。侍御史兼侍讲金渊奏：『近尝面奉玉音：『国本大计，朕岂不知？已命籍近且尊者，俾任选养之责，特外未知耳。』愿发自宸衷，明谕宰辅、近臣谨选宗姓之贤德，参稽仁宗、孝宗之典故，次第举行。』上嘉纳。

四月癸丑朔，诏以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癸亥，仓部郎官赵希坚进对，言蜀自易帅之外，未有他策。上曰：『今日救蜀为急，朕与二三大臣无一日不议蜀事。孟珙亦欲竭力向前。』希坚奏：『当择威望素著之人，于夔、峡要害处建一大阃。』上曰：『重庆城坚，恐自可守。』希坚奏云：『重庆在夔、峡之上，寇若长驱南下，虽城坚如铁，何救东南之危？』上然之。诏明堂大礼，惟祀神仪物、诸军赏给依旧制外，其乘輿服御、中外大费并从省约。壬申，雨雹。丙子，考功郎官刘汉弼言吏部考功条法十六事，上曰：『当付外施行。』

五月甲午，新知梧州赵时学陛辞，言吴玠守蜀三关，今胥失之固宜。成都难守。上曰：『嘉定可守否？』时学奏：『若论形势，当守重庆。』上曰：『若守重庆，成都一路便虚。』时学奏：『重庆亦重地，可以上接利、阆，下应归

、峡。』己亥，淮东安抚制置副使余玠入奏，言事无大小，须是务实。又奏：『一视文武之士，勿令偏重，偏则必激，非国之福也。』上曰：『卿人物议论皆不寻常，可独当一面。少留当有擢用。』乙巳，尚右郎官龚基先入对，言上流事。上曰：『上流可忧。』基先奏：『施、夔国之门户，荡无关防，存亡所系，岂可不虑？』上曰：『屯田今岁如何？』基先奏：『屯田有名无实，牛种既贵，军耕又惰，所收不偿所费。』丁未，右正言刘晋之言：『蜀祸五六年间，历三四制臣，无地屯驻，独彭大雅城渝，为蜀根本，不然蜀事去矣。今宜于重庆立阍，庶可运掉诸戎。愿早定至计，料简边臣，俾往经理，则蜀可为也。』上然之。己酉，以赵葵为资政殿学士、知潭州、湖南安抚使。

六月甲寅，仓部郎官李鈞进对，乞广求备御之方，上曰：『秋风已近。去岁蜀事大坏，今当如何为策？』鈞奏：『陈隆之因成都城故基增筑，未为非是，第功力苟且，识者逆知其难。守臣尝问其方略，但云『誓与城存亡』而已。未几，为田世显所卖，城门夜开，隆之衄焉。』上颦蹙久之。丁巳，诏建内小学，置教授二员，选宗室子弟就学。以余玠权工部侍郎、四川宣谕使，应事干机速，许同制臣公共措置，先行后奏。寻诏敕四川官吏、军民等悉条陈大计以闻。以久雨，诏决中外系囚。太常丞兼金部郎官陈焯进对，曰：『内学教导之职，当重选。』上曰：『难其人。』焯奏：『师儒之官，不但讲诵，当随事规益，养成德器。』癸亥，参知政事徐荣叟罢资政殿大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丙寅，录行在系囚。寻以别之杰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翰林学士、知制诰高定子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权礼部尚书兼中书舍人杜范为端明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戊寅，诏淮西制置大使司出十七界楮币十万、米二万斛，令安丰军修武备。

七月丙申，余玠陛辞，言外攘本于内修。上曰：『今日之事不必问，彼运衰与不衰，但自靠实理会治内规摹。』玠奏云：『圣谕及此，宗社生灵之福。』上曰：『卿前所言靠实工夫，玩之有味。此去必能见之行事。卿宜务忠实以革欺诞，施威信以戢溃衄，广惠爱以抚流移，当为四蜀经久之谋，勿为一时支吾之计。』

八月辛巳朔，诏户部申严州县增收苗米斛面之弊。甲寅，以史嵩之为明堂大礼使，范钟礼仪使，别之杰仪仗使，高定子鹵簿使，杜范桥道顿递使。丁巳，以秘书省正字陈南一、国子正胡良并兼内小学教授。辛酉，进知夔州赵武官二秩，将佐王信等各转一资，酬夔城版筑之劳也。丁卯，诏出封桩库十七界楮币十万，赈赡绍兴、处、婺水滂之民。辛未，诏小学开讲。丁丑，殿中侍御史濮斗南言：『夏秋霖雨，浙东四郡民生荡析。乞委之畿漕，择爱民之吏，行拯弱之策，抚集流离，蠲减秋赋。』从之。

九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癸未，诏进纳入官犯赃人永不许注授。辛卯，大飨于明堂，大赦天下。丙申，诏令六曹、馆学、寺监、院辖、仓库务场长官将所管钱谷、货币、器用、图书核兜義籍，上之于朝，副在有司。长阙则次官任责。迁擢报罢，并如外官交承例联衔具数申省，仍令御史台觉察。

十月癸丑，敕令所言：臣寮世赏不许奏异姓，著为令。甲寅，进史嵩之永国公。丙子，诏淮东西制置使李曾伯应军行赏罚，许便宜施行。

十一月甲申，诏军功补授人愿就乡举者听。辛卯，诏实录院修孝宗、光宗、宁宗御集。戊戌，雷。己亥，日南至，免朝贺。癸卯，诏决中外系囚。甲辰，先给诸军雪寒钱，出戍者倍之。乙巳，蠲三衙、大理寺、临安府及属县点检贍军犒赏酒库所贍赏钱。丁未，诏曰：『比者阴阳失和，冬令常燠，日至之日，雷乃发声，朕甚惧焉。变不虚生，缘证而起。朕避殿减膳，思答谴告。内而卿士师尹，外而牧监伍参，其各罄忠嘉，无有所隐，辅朕不逮，俾得尊闻行知，导和销异，保我子孙黎庶，亦职有利哉。布告中外，明听朕指。』

十二月己未，诏杜霆追纳出身文字，羁管南雄州，以通州士庶诉其误民弃土之罪也。辛酉，以儒林郎钟宏辞除太学博士，乞致仕养母，诏特改京官秩奉祠，以奖孝行。丙寅，以宁武军节度使、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路策应大使孟珙为检校少保、端明殿学士，别之杰为资政殿大学士、湖南安抚大使兼知潭州，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赵葵福建安抚使兼知福州，资政殿学士赵与欢知温州，权工部侍郎、四川宣谕使余玠权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丁卯，诏余玠任责全蜀，应军行调度，权许便宜施行。庚午，诏以许浦水军都统制刘虎为和州防御使，旌五河捍御之劳也。

癸卯淳祐三年正月戊寅朔，御大庆殿，群臣朝贺。诏大臣、百执、监司、将帅、守令同心协力，以图实政。高定子兼权参知政事。癸未，起居郎兼秘书监项容孙言：『乃者求言，愿如建隆故事，集官参详，书于方册。关君德者，上之禁中；关时政者，置之都省；关民事者，颁之郡国。』诏令类送后省看详来上。癸巳，以湖南安抚司奏东安寇平，诏永州通判邓均进一秩，余官补转、赠恤及官其子各有差。甲午，诏开府仪同三司、嗣荣王与芮恩数视嗣秀王师弥。丙午，以吕文德为福州观察使、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总统两淮出战军马，捍边面。

二月戊申朔，诏礼部贡举。己酉，诏淮西提举制司参谋官赵希漉、淮西总管聂斌等奋进一秩，以淮东西制置司言其两淮战守之劳也。丙辰，雪。皇女进封延昌公主。甲子，诏进安丰军守臣王福二秩，庐州路钤辖吴仁等一秩，旌修筑城壁之劳也。

三月丁丑，日有食之。庚寅，同签书枢密院事杜范乞归田里，诏不许。丁

酉，诏进池州都统制何舜臣一秩，旌部领舟师策应通、泰之劳也。辛丑，诏知招信军赵东夺三秩罢，以淮东制司言其抚驭失宜也。

四月癸丑，以左武卫中郎将、时暂濠州同共措置捍御王烈、阁门宣赞舍人兼淮西钤辖王杰、阁门祗候、前江东钤辖李秀实往马师王鉴军前议事，遇敌战死，赠官有差，仍各官其二子。乙卯，诏进嘉定守臣程立之一官，以成都提刑宇文峒言其守城之劳也。丁巳，诏以经筵进讲《尚书》终篇，讲读、说书、修注官奋进一秩。甲戌，殿中侍御史项容孙言前严州太守李弥高、赵与汶侵取酒息[10]，独卫湜一无所私。有旨：『奖廉黜贪，今日先务。弥高、与汶各夺官二秩，湜进职二等。』甲申，以御前军器所隶于军器监。丙戌，诏赠阁门宣赞舍人杨大全武节大夫、眉州防御使，仍官其二子，以四川制司言其力战而死也。

六月丙午朔。庚戌，大理少卿蔡仲龙言：『创建小学，须早为权宜之计，以系天下之心。』又奏：『本朝用刑平恕，而未享继嗣之庆，意者宦官太多。仁宗嘉祐中，诏内臣权罢进养子，乞取法行之。』戊午，资政殿学士、知温州赵与欢乞废并诸寨，增置镇海寨兵，以备仓猝。从之。戊辰，太白昼见。庚午，大理寺鞫前嘉定知县旨枹、尉赵与?等赃状。狱成，旨枹、与?除名勒停，枹一千里羈管，与?五百里居住。甲戌，录行在系囚。流星出氐，大如太白。令知濠州兼淮西提刑徐敏子经理亳州。

七月甲申，诏进无为军守臣戴埴一秩，以沿江制置使杜杲言其守边固圉之功也。丁亥，太白入井。癸巳，诏摘京湖、沿江制司兵置殿司策应军，屯京口。

八月辛亥，诏户部申严州县纳苗多取之禁。戊午，令福建安抚司照沿海例，团结福、泉、兴化民船，以备分番遣戍。从帅臣项寅孙请也。癸亥，又以寅孙言，并福州延祥、荻芦二寨置武济水军，摘本州厢、禁习水者补充，凡一千五百人。庚午，诏申严胄闾泛牒之禁。壬申，诏申严郡国社仓科配之禁。景献太子府乞改讲《尚书》，从之。庄文太子府乞改讲《春秋》，从之。

九月丁未，工部郎官兼枢密院编修官赵希漉对，言安丰、庐、濠风寒最甚，三州安则淮甸无虞，江面奠枕。上曰：『安丰最紧。』希漉云：『欲固安丰，须复寿春。』上然之。命淮东、西总所饷军券钱并给芝楮四分，以制臣李曾伯言楮贱卒贫故也。癸未，从京湖制置大使孟珙之请，令淮东制置使李曾伯蠲高邮军及其属部州县创收牛租。

十月甲午，先是，知婺州陈康熙奏事[11]，乞举严父配天之典，久未决。将作少监韩祥进讲，复言之。至是，礼寺议乞恭奉宁宗升陪太祖、太宗，将来明堂，三后并侑。旨令条具一行礼制以闻。

十一月乙巳，日南至，御大庆殿，群臣朝贺。诏直宝文阁王定素履平实，直显谟阁叶武子雅志恬退，皆挂冠日久，年德俱高，其以定为秘阁修撰，武子直龙图阁。乙卯，令潮州守臣节制摧锋军分屯军马。己未，蠲大理寺、三衙、临安府县点检赡军犒赏酒库所赃赏钱。令广东提刑节制韶州摧锋军。壬戌，雪，给行在诸军钱，出戍者倍之。甲子，枢密院编修官兼权都官郎官何式进对，言蜀事。上曰：『正好乘暇作工夫。』又问曰：『今溃劫如何？』式言：『须用东南军阴制蜀军。』上是之。诏以雪寒，出封桩库十八界楮币二十万赈临安细民。

十二月丁丑，以沿江制置副使司言所管屯田谷麦增收，官属文庆洪以下推赏有差。丙申，以严寒，再给诸军薪炭钱。辛丑，枢密院言待卫马军副都指挥使、总制两淮出战军马吕文德等汴濠胶淄劳绩。有旨文德进秩四等，余补转有差。

甲辰淳祐四年正月壬寅朔，御大庆殿，群臣朝贺。诏曰：『朕惟晋羊祜之御边，绥怀远近，开布大信，得江汉之心。境外刈粮猎兽，悉皆偿所侵获，朕甚嘉之。间者颇闻边将贪小利以为功，甚者杀越人以货，岂朕兼爱赤子之意哉？今上天助顺，敌兵乖离，正当广恩信以系人心，厚根本以俟机会。咨尔专阃之臣，分麾总戎之将，继自今必安集流民，俾得复旧，招收逋将，俾得自新。毋擅兴暴[12]，毋杀无辜，使中原遗黎闻之，举欣欣然有更生之望。宜昭德意，济我修攘，尔亦有无穷之闻。』

《龟鉴》曰：兵择所养，则挟纩而士气伸；兵强其备，则投袂而军心一，此非得边防之大计欤？兵法莫难于用将，而亦莫难于驭将。书兵法以赐诸阃，正欲厉将帅之忠勇也。盖以孝宗志在规恢，虎臣、王彦讨论孙武兵法，付之阃事，使将士皆晓畅古今成败之机，帝则即成书而分赐诸阃，而诸阃各厉乃心，莫不知上有孝宗规恢之志。举羊祜大信以戒边臣，正欲以惩士卒之贪暴也。盖晋人得羊祜，善御边，绥怀远近，得江汉心，境外割粮猎兽主事，悉皆偿之。帝则嘉尚其事，取之而戒饬将士，而将士闻斯言者，悉得以自新，而毋擅兴暴杀之事，莫不知莫羊祜御边之善，此驭将之道也。御制《训廉》、《谨刑》二铭戒饬中外，曰：『周典六计，吏治条陈，以廉为本，乃良而循。彼肆贪虐，与豺虎均，肥于其家，多瘠吾民。纵遁于法，愧其冠绅，货悖而入，灾及后人。我朝忠厚，黜贪为仁。咨尔群辟，是训是遵。』又曰：『民吾同胞，疾痛犹己。报虐以威，刑非得己。仰惟祖宗，若保赤子，明谨庶狱，惻但温旨。金科玉条，毫析铢累。夫何大吏，蔑弃法理？逮于都邑，滥用笞箠。典听朕言，式克钦止。』

《谥议》曰：宋之得天下也以仁，孰增而高，孰浚而深。铭《谨刑》，铭《训

廉》，论仁厚，皆仁言之发也。下明诏以戢贪吏，立良法以蠲斛面，囚赦令以减田租。改官亲民者，必使书字民箴于历首，以示鉴戒，皆仁政之施也。以李鸣复参知政事，杜范同知枢密院事，以权刑部尚书兼给事中刘伯正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庚戌，内小学孟?、孟茱并特补太子右内率府副率。丁巳，侍御史刘晋之、右正言王瓚、监察御史赵伦、吕午言，李鸣复罢，以资政殿大学士知福州；杜范罢，以资政殿学士知婺州。己未，朝献景灵宫。以刘伯正兼权参知政事，寻兼同提举编修敕令。丙寅，以吏部尚书兼给事中金渊知贡举，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濮斗南、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郑起潜同知，侍御史刘晋之监试。

二月壬申朔，御笔：『朕妙简儒英，俾司文柄，冀得髦俊，以亮天工。学术必究其渊源，毋以涉猎为能；词章必主于典实，毋以浮靡为尚。毋滋蹈袭，毋取雷同。昔人典贡，多能以程文占器识。卿等其精意考校，以副朕侧席之意。』付金渊以下。癸酉，出封桩库十七界楮币各十万付京湖、四川、两淮制置司，收瘞频年交兵遗骸。壬午，采石水军统制关宝、太平州防江军统辖陈致各进一秩，余推赏有差，旌其造战船军器之劳也。乙酉，始雷。丁酉，寿昌飞虎军统制郑大成追三官，以其出戍涪州不至，以致弃城故也。

三月壬寅，诏以杜范辞免新除，依旧职提举临安府洞霄宫。甲寅，经筵进讲《论语》终篇。己未，赐宰执、讲读、侍立官燕于秘书省，仍进讲读、侍立官一秩。以吏部尚书兼给事中金渊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寻差同提举编修《经武要略》。

四月，流星大如太白，出尾，距昴。壬午，诏两浙漕司下属部郡邑，将今年夏税折帛之半，令民间以楮币准钱供输。诏寿春受围，将士勤劳，各补转三官资，出封桩库十七界楮币百万给犒，俟围解日，仍与优赏。又令江东漕司拨寄桩十七界楮币二十万犒安丰策应将士。丁亥，以淮东制司言榷总管王德等随王鉴抚定山城有劳，诏进德二秩，余补转、给犒有差。

五月乙巳，以淮东制臣言副总管兼知海州周田、左武卫大将军汤孝信直捣山东胶密之功，并于遥郡上进一秩。庚戌，诏知泸州曹致大带行遥郡刺史，以四川制臣余玠言其包砌神臂山城之功也。壬子，诏浙西兵钤、镇江府驻扎殿司策应军军统制万选进一秩，制领将佐徐胜等补转、减年有差，以沿江制置副使司言其招游击军之劳也。乙卯，诏以权吏部侍郎兼国子祭酒项容孙、权兵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曾宏迪、殿中侍御史王瓚为殿试详定官。丙辰，御集英殿策进士。丁巳，御后殿，阅武举进士射。戊午，以吕文德解围寿春，令赴密院稟议。又诏江东漕司拨寄桩十七界楮币百万付淮东西制置司，犒水陆应援立功将士。癸亥，以邹应龙薨，特辍视朝一日，寻赠少保。

六月庚午朔，以余玠言沔州都统制、权遂宁府云拱因成都之扰杀夺民财，袭劫龙州[12]、石泉郡印；权知潼川府张涓驭军无纪，杀掠平民。诏并追毁勒停，拱窜琼州，涓昭州。以吕文德兼淮西招抚使兼知濠州、节制濠安丰寿亳州军[14]。癸酉，诏王福暂屯扬州，同共措置秋防。乙亥，御集英殿，赐进士留梦炎等敕凡四百二十四人。丙子，赐特奏名进士魏汝贤等敕凡六百二十一人。诏安丰军策应解寿春围将士补转官资有差。又诏寿春受围将士有全城却敌之功，先立赏格，令淮东西制司从实保明补转。又以淮东制司言，先来海道立功将士，亦补转有差。丙戌，知枢密院事范钟乞归田里，诏不许。庚寅，御射殿，阅正奏名进士射。辛卯，阅特奏名进士射。

七月辛丑[15]，分命刑部尚书、监察御史、卿监、郎官录临安并属县三衙两厢系囚。壬寅，诏夏皋叙复元官，令制司申辟差遣。羊洪带行遥郡刺史，邓淳、钟实、邢得、高胜并带行阁职，实添差淮西钤辖，赏寿春解围之功也。癸卯，初命监察御史一人监钤闈试，仍添差检点雷同官一员。庚戌，诏知安吉州杨瑾夺一官罢，以监察御史胡清献言其妄以平民为盗，用刑失当也。壬子，诏：『其将来明堂大礼，恭奉宁宗皇帝升陪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参配天地。』诏沿淮失业强壮之人置武胜军五千人，从淮西安抚副使王鉴请也。庚申，诏扬州精锐军统制李旺进二秩，以其整办舟师，解围寿春也。甲子，诏项安世正学直节，先朝名儒，可特赠集英殿修撰。

八月癸未，诏户部申严州县受租苛取之禁，令诸路漕臣察其违者劾之。

九月癸卯，右丞相史嵩之以父弥忠病告假。有旨范钟、刘伯正时暂当笔。乙巳，史弥忠薨。丙午，制起复史嵩之。太学生黄恺伯、金九万、孙翼凤等百四十四人上书曰：『臣等恭睹御笔，起复右丞相史嵩之，令学士院择日降制，臣等有以见陛下念时事之多艰，重大臣之去也。臣等窃谓君亲等天地，忠孝无古今，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自古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未有不孝而可望其忠也。宰我问三年之丧于夫子，而曰『期可已矣』，其意欲以期年之近而易三年之丧。夫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父母乎？』夫宰予期年之请，夫子犹以不仁斥之，未闻有闻父母垂亡之病而不之问，闻父母已亡之讣而不之奔，有人心天理者固如是乎？是不特无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且无一日之爱于其父母矣。宰予得罪于圣门，而若人者，则又宰予之罪人也。此天地所不覆载，日月所不照临，鬼神之所共殛，天下万世公论之所共诛，其与禽兽相去不远矣。且起复之说，圣经所无，而权宜变礼，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弼，一身佩社稷安危，进退系天下重轻，所谓国家重臣，不可一日无者也。起复之诏凡五遣使，弼以金革变礼不可用于平世，卒不从命，天下至今称焉。至若郑居中、王黼辈顽

忍无耻，固持禄位，甘心起复，绝灭天理，卒以酿成靖康之祸，往事可覆也。彼嵩之何人哉？心术曲邪，踪迹诡秘，曩者开督府，以和议隳将士心，以厚赏窃宰相位，罗天下之小人为之私党，夺天下之利权归之私室，蓄谋积累，险不可测。在朝廷一日，则贻一日之祸，在朝廷一岁，则贻一岁之忧。万口一辞，惟恐其去之不亟也。嵩之亡父以速嵩之去，中外方以为快，而陛下起复之命已下矣！陛下姑曰『大臣之去，不可不留也』，嵩之不能闻讣即行，乃徘徊数日，牵引奸邪，布置要地，弥缝贵戚，贾鬻中珙，转移上心，私求御笔，必得起复之礼然后徐徐引去。大臣居天子之下，位百官之上，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孝不行于大臣，是率天下而为无父之国矣。鼎铛尚有耳，嵩之岂不闻富公不受起复之事乎？而乃忍为郑居中、王黼辈之所为耶！臣谨按古礼，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嵩之于其父之病也，盍涕泣以告陛下曰：『臣父年八十余矣，恐朝夕不相见。矧陛下春秋鼎盛，臣事陛下之日长而事父之日短，愿陛下哀而赐之归，使臣一见老父，终天何憾。』陛下以孝教天下，未必不可其请也。今嵩之视父病如路人，方峨冠整佩，洋洋人政事堂，鼎食谈笑，无异平日，昔李密有言：『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乌鸟私情，愿乞终养。』密之于祖犹尔，嵩之于父独不然乎？臣又按《礼》经：『父母之丧，见星而行，见星而舍。』嵩之于父之死也，盍号泣于昊天曰：『某不孝，父病不及药，是罪大矣。今又死不及殓，欲与俱殒，不可得也。星驰奔赴，虽日行百里可也。』今嵩之视父死如路人，方经营内引，摇尾乞怜，作飞鸟依人之态，又摆布私人，以为去后之地。暨奸谋已遂，乃始从容就道，初不见其有忧戚之容也。晋顾和丧母，其君欲起之，和曰：『古者固有释衰经从王事者，以其才足济时也。如和不才，只以伤孝道、坏风俗尔。』时人高之。和在衰世，犹能尽其孝道，以厉风俗。嵩之身为台辅，曾一顾和之不若乎？且陛下所以起复嵩之者，为有折冲万里之才欤？嵩之本无捍卫封疆之能，徒有劫制朝廷之术。彼国内乱，骨肉相残，天使之也，嵩之贪天之功以欺陛下，其意以为三边云扰，非我不足以制彼也。殊不知敌情叵测，非嵩之之所能制，嵩之徒欲以制敌之名以制陛下尔。陛下所以起复嵩之者，谓其有经理财用之才欤？嵩之本无足国裕民之能，徒有私自丰殖之计。且国之利源，盐策为重，今钞法屡更，利之归于国者十五一二，而聚之于私帑者已无遗算。国家之土壤日削，而嵩之之田宅益广；国家之帑藏日虚，而嵩之之囊橐日厚。陛下眷留嵩之，将以利吾国也，殊不知适以贻吾国无穷之害尔。嵩之敢于无忌惮而经营起复，为有弥远故智可以效尤，然弥远所丧者庶母也，嵩之所丧者父也；弥远奔丧而后起复，嵩之起复之后而后奔丧。以弥远贪黷固位，犹有顾藉，丁艰于嘉定改元十一月之戊午，起复于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如嵩之匿丧罔上，殄灭天常如此其惨也。且嵩之之为

计亦奸矣，自人相以来，固知二亲耄矣，为有不测，旦夕以思，无一事不为起复张本。当其父未死之前，已预为必死之地。近畿总饷本不乏人，而起复未卒哭之马光祖；京口守臣岂无胜任？而起复未经丧之许堪，故里巷为十七字之谣也，曰：光祖做总领，许堪为节制，丞相要起复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犹知其奸，陛下独不知之乎？台谏不敢言，台谏，嵩之爪牙也；给舍不敢言，给舍，嵩之腹心也；侍从不敢言，侍从，嵩之肘腋也；执政不敢言，执政，嵩之羽翼也。嵩之当五内分裂之时，方且擢奸臣以司喉舌，谓其必无阳城毁麻之事也。植私党以据要津，谓其必无惠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门，席宠怙势，至于三世，未有不亡人之国者，汉之王氏、魏之司马是也。史氏秉钧，今三世矣。军旅将校惟知有史氏，天下士大夫惟知有史氏，而陛下之左右前后亦惟知有史氏。陛下之势孤立上，甚可惧也。天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国，岂无君子，独信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艺祖三百年之天下坏于史氏之手而后已。臣方涕泣裁书，适观麻制，有曰『赵普当乾德开创之初，胜非在绍兴艰难之际，皆从变礼，迄定武功』。夫拟人必于其伦，曾于奸深之嵩之，而可与赵普诸贤同日语耶？赵普、胜非在相位也，忠肝贯日，一德享天，生灵倚之以为命，宗社赖之以为安。我太祖、高宗夺其孝思，俾之勉承王事，所以为生灵宗社计也。嵩之自视器局何如胜非？且不能企其万一，况可匹休赵普耶！臣愚所谓擢奸臣以司喉舌者，此其验也。臣又读麻制，有曰『谋谗僨兵之聚，边传哨骑之驰，况秋高而马肥，近冬寒而地凜』。方嵩之虎踞相位之时，讳言边事，通川失守，至逾月而后闻；寿春有警，至危急而后告。今图起复，乃密谕词臣，昌言边警，张皇事势，以恐陛下，盖欲行其劫制之谋也。臣愚所谓擢奸臣以司喉舌者，又其验也。窃观嵩之自为宰相，动欲守法，至于身，乃跌荡于礼法之外。五刑之属三千，其罪莫大于不孝，若以法绳之，虽置之斧钺，犹不足谢天下，况复置诸岩岩具瞻之位，其何以训天下后世耶！臣等于嵩之本无宿怨私忿，所以争进阙下为陛下言者，亦欲挈纲常于日月，重名教于泰山，使天下后世为人臣、为人子者死忠死孝，以全立身之大节而已。孟轲有言：『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臣等久被教育，此而不言，则人伦扫地，将与嵩之胥为夷矣。惟陛下幸裁！』己未，将作监徐元杰奏：『史嵩之起复，士论纷然。乞许其举执政自代。』上曰：『起复之命，以边事稍急尔。』元杰云：『学校之书不可泯。』上曰：『学校虽是正论，但言之太甚。』元杰云：『正论是国家元气。今正论犹在学校，要当保养一线之脉。』元杰又乞引去，上曰：『经筵正赖卿规益，以何事而引去？』乙丑，雷。

十月辛未，诏曰：『朕德弗类，无以格阴阳之和。乃秋冬之交，雷电交至，天威震动，咎证非虚，甚可畏也。今朕避正殿，减常膳，方将反观内省，回

皇天之怒；可不广览兼听，尽群下之心？应中外臣寮各指陈阙失，毋有所隐，朕将亲览，博采忠谏，见之施行，以昭应天之实。』壬申，以范钟参知政事，刘伯正签书枢密院事。金渊乞罢，诏不许。以强再兴添差成都府路马步军副总管兼知怀安军、节制戍兵。甲戌，令庆元府守臣赵伦勉史嵩之赴阙。己丑，出右谏议大夫刘晋之、殿中侍御史王瓚、监察御史龚基先、胡清猷，除刘汉弼为右司谏。上欲更新庶政，故有是命。庚寅，汉弼迁侍御史。壬辰，诏起杜范、游似提举万寿观兼侍读，自此群贤率被录用。甲午，诏：『台谏耳目之寄，若稽旧章，悉由亲擢。自今不许大臣荐进。』殿中侍御史郑棠言：『宰相非百官比，岂容久虚？窃恐中书之地预没堤防，缙绅之徒各怀向背。』御笔：『详卿所奏，虽切事情，进退大臣，岂容轻易？』侍御史刘汉弼言金渊尸位，妨贤罢政；马光祖贪荣忘亲，罢江西运判新命，勒令追服。又言：『台谏弹击论列，乞非时人奏。』从之。

十一月辛丑，诏趋游似、杜范赴阙。壬寅，召王伯大、赵以夫、徐鹿卿。癸卯，诏夺前礼部侍郎刘晋之一官罢祠，以监察御史孙起予言其怀利志失也。乙巳，以刘汉弼言，罢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王德明，以王福代之。丙午，以程公许为起居郎兼直学士院。丁未，再趋游似、杜范供职。戊申，雷。庚戌，日南至。御大庆殿，群臣朝贺。召陈鞞、李性传。丁巳，以陈鞞为兵部尚书，李性传权刑礼部尚书兼给事中，王伯大权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赵以夫权刑部侍郎。戊午，以祷雪，出封桩库十八界楮币二十万赈临安细民，犒三衙诸军亦如之。庚申，诏释大理寺、三衙、临安府并两浙路州县杖以下系囚。辛酉，以雪寒，给诸军钱，出戍者倍之。

十二月庚午，以范钟为左丞相，杜范为右丞相，并带枢密使；游似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刘伯正参知政事。壬申，以赵葵同知枢密院事。癸酉，诏曰：『盖闻以公灭私，周王所以治官；后义先利，轲书所以垂戒。朕望道未见，闵时多艰。与予共治之臣，锢于谋身之习。有官守者，以谋身而失其守；有言责者，以谋身而失其言，各怀患得患失之私，安有立政立事之志？致天工之多旷，宜国步之未夷。今朕躬揽权纲，首严训迪，凡联事而合治，各涤虑以洗心，毋怀私恩，毋萌私念，毋植私计，毋缔私交。三事暨大夫，则以朝廷未尊为己愆，士气未振为己耻；守令以民俗未裕为己责，将帅以边疆未谧为己忧。主尔忘身，国尔忘家，以共图内安外宁之效，则予汝嘉。其或不恭，邦有常宪，非我一人以薄待下，乃惟尔自速辜。钦哉！毋替朕命。』上一新吏治，故有是诏。

校勘记

[1]庆元府 原作『应元府』，据《宝庆四明志》卷一守臣题名改。

[2]奏云 原作『云奏』，据文意乙正。

[3]六月 二字原阙，据《宋史?理宗纪》二补。

[4]八月 二字原阙，据《宋史?理宗纪》二补。

[5]自本句至『措置奏闻』凡一百三字，其年月标注及内容均与上下文意无法贯通，疑为衍人之文。

[6]五月己亥朔 按：前文已言『五月丁丑』，兹又云『五月己亥朔』，此必有误。然以『丁丑』下 推，五月确有『己亥』日，唯不是朔日，疑『朔』字衍。

[7]濡 原作『儒』，误。按，濡须即宋之无为军，与和州相接。兹改正。

[8]吴申 原作『吴甲』，据《宋史?理宗纪》二改。

[9]范应铃 原作『范应龄』，据《宋史》卷四一〇本传改。

[10]赵与汶 原作『赵与文』，据下文改。按：《景定严州续志》卷二守臣题名作『赵汝汶』。[11]陈康熙 《金华府志》卷十一守臣题名作『陈庸熙』。

[12]兴暴 原脱『暴』字，据此段所附《龟鉴》补。

[13]龙州 原脱『州』字，据文意补。

[14]安丰 原脱『安』字，据《宋史?理宗纪》三补。

[15]七月 原作『十月』，据文意改。

宋史全文卷三十四

宋理宗四

乙巳淳祐五年正月丁酉朔，御大庆殿，群臣朝贺。诏：『国家以仁立国，其待士大夫，尤过于厚台谏。乃因得言而释私憾，摭细微而遗巨奸，迁谪降黜，或出非辜。其令三省将见在谪籍人斟酌放令自便，追夺停罢，亦与酌情牵复。其贪酷害民、公议弗容者，不拘此旨。』上更新庶政，恐人才淹屈，故有是诏。又诏：『边将兴师河南之境，锋镝所接，宁免疮痍?中原遗民，皆祖宗赤子，朕甚痛之。自今边臣各谨守封疆，毋先事首戎，益务绥怀，大布恩信，以副朕爱养南北之意。』己酉，雷。庚戌，御笔：『方春半月，雷发非时，朕心祇惧，当避殿减膳。仍诏中外臣庶指陈阙失。』乙卯，刘伯正罢，以监察御史孙起予言其隐默充位也。诏以权礼部尚书兼给事中李性传为端明殿学士、金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同提举编修敕令及《经武要略》。辛酉，赵与欢加资政殿大学士。

二月戊辰，诏：『昨罢科余，但令依时收买，毋得抑勒，用革吏奸，使民乐输。此后仰常切遵守，永毋科余，违者以违制论。』甲戌，吕文德进三秩，羊洪进二秩，旌其五河捍御功也。壬辰，太白昼见经天。

三月庚子，以殿中侍御史郑案上进故事施行温大雅等罪，仍降诏中警中外

，诏曰：『时方多事，念未能蠲租减赋，而吏之不良，乃肆贪虐，或有前期预借，或抑配重催，或斛面取赢，或厚价抑纳，朕深悯焉。可令监司常切觉察，务苏疾苦而销愁叹。倘隐而不问，公论所指，必罚无赦。』甲辰，右曹郎中吴子良进对，言盐楮事。上曰：『盐楮是今日急务。』子良云：『旧相行官贩，商贾坐废。近日罢官贩，还客贩，然尚恐贴纳太多，商贾未便，愿与大臣熟议之。』出十七界楮币百万下淮东，犒水陆战守诸军。壬子，禁淫祀。癸丑，殿中侍御史郑窳乞括淳祐初所创余本盐，可以资余，又省造楮。从之。丁巳，刑部侍郎赵以夫见，言国本事，上曰：『此事实不可缓。』以夫云：『臣编类仁宗、高宗两朝定储本末，具载诸臣谏疏及举行次第，庶几成宪昭然，可以早定大计。』己未，驾部郎官江万里对，言端平更新，因及元祐更役法事。上曰：『只因太骤了。』万里云：『君子只知有是非，不和有利害。』上曰：『元祐君子，亦自相攻。』万里云：『此小人所以得乘间而入。今收召未多，恐元气不壮，无以胜邪气，全在陛下把捉耳。前者端平把捉不定，改更不过如绍圣；第二番把捉不定，更无复新之日矣。』上首肯。万里又言：『二相退逊太过，中外皆无精采。』上复肯之。辛酉，诏：『陈畏、叶武子年高德粹，静退可嘉。其以畏为集英殿修撰，武子秘阁修撰。』以刘伯正为资政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癸亥，御后殿，引见吏部奏举改官二十一人。权吏部侍郎王伯大奏事，言及嵩之独相时，郑起潜、濮斗南专失人心。上曰：『数人做尽刻薄事。』伯大又言国本，上曰：『朕置小学，正是为此。』伯大乞早定大计，以慰天下之心。

四月己卯，诏以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癸未，以吕文德为枢密副都承旨，依旧淮西招无使、知濠州。甲申，镇星犯太微垣上相星。丙戌，诏刘虎、萧均、赵邦求、夏皋各进一秩，赏清河、涟、泗、招信捍御之劳也。诏吕文德依旧节制濠、丰、寿、宿、亳等郡军马。诏以杜范为观文殿学士、光禄大夫致仕。丁亥，以杜范薨，辍视朝二日，寻赠少傅。戊子，诏李曾伯、余玠、董槐、孟珙、王鉴职事修举，加曾伯天章阁直学士，槐进秩，珙、鉴进二秩，并因其任。

五月丁未，赵葵言：『诸沙、江防极为疏陋，乞下沿江制司及副司、湖南江西帅司、湖广总所、两浙漕司、许浦水军司共造轻捷战船，□□□创游击军强壮三万人分布新船，以备缓急。』从之。诏：『太常少卿王万立朝谿谿，古之遗直；为郡廉平，古之遗清。家贫母老，朕甚念之。特赠集英殿修撰[1]，仍拨赐官田五百亩、封桩库十八界楮币五千贯以贍其家。』丁巳，诏知镇江府许堪职事修举，进一秩。庚申，诏特赐杜范谥曰清献。

六月丙寅，以阙雨，诏决中外系囚，杖以下释之。命临安府守臣祷雨于天

竺、霍山。甲申，左司谏谢方叔乞早定国本，仍录仁宗朝司马光、范镇建议始末以进。上嘉纳之。以兵部侍郎徐元杰暴卒置狱。丙戌，徐元杰特增四官。

七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甲午，御笔：『属兹闵雨之时，乃遇日食之异，天变示儆，惕然靡宁，朕当避殿减膳，以答谴告。凡尔近臣，更宜竭忠，以辅不逮。』辛丑，以汤中言常、润大旱，恐流民不安，令监司、郡守措置储畜，明示振恤之意。沿江诸郡亦如之。命有司举行宽恤十事。甲辰，以祷雨奏告天地、宗庙、社稷、宫观。乙巳，出封桩库十八界楮币二十万赈临安细民给散，三衙、诸军亦如之。戊申，命从臣日一人祷雨于天竺山。己酉，诏刘伯玉、金渊落职罢祠，行监察御史刘应起之言也。庚戌，进郑清之为少傅。乙卯，诏：『徐元杰鸣阳之凤，刘汉弼触邪之豸。天不愁遗，夺我忠臣。汉弼母老，元杰子弱，一贫皆同，朕甚悯之。可各赐官田五百亩、新楮五千缗，以见怀贤不已之意。』

《龟鉴》曰：或拔田楮以旌遗直，或赐田亩以厉忠臣，或赐笔札以谕台谏，其导人使谏，有如此者；或康色以伸直言，或赐爵以旌序对，或增秩以表封章，其忘势乐善，有如此者，谓非得舜、禹达聪听谏之盛心而何？

八月戊辰，以河南诸郡秦琳等八人连年在边，战守宣劳，各进一秩，添差淮东、西兵职有差。诏求通天文历算之人。壬申，以范钟为明堂大礼使，游似礼仪使，赵葵仪仗使，李性传鹵簿使，赵与欢桥道顿递使。丙申，诏申严预借重催、取赢抑配之禁，令监司觉察，毋害吾民。

九月癸巳朔，诏濮斗南更降两官，高文虎、叶贲各降一官，项容孙落职罢祠，以右正言郑柬言其附丽权相也。己酉，朝献景灵宫。庚戌，朝献太庙。辛亥，大飨于明堂，奉太祖、太宗、宁宗，并大赦天下。

十月壬午，主管官告院庄同孙对，进《洪范五事箴》。上曰：『五事当于敬字上用工夫。』读至《思箴》，上曰：『五事以思为本。』

十一月乙未，郑清之乞归田，诏不许。丙申，以皇叔祖太保、崇宁军节度使、判大宗正事、嗣秀王师弥职事修举，进一秩。壬寅，诏更夺林光谦三秩，徙居衡州；夺袁立儒、宣璧、王至一秩。刘棫、施逢辰、刘鲊两秩，以监察御史江万里言其贪赃及依凭权门也。甲辰，范钟请老，诏不许。以礼部尚书陈鞞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寻差同提举编修《经武要略》。

十二月壬戌朔，以祈雪，诏大理寺、三衙、临安府、两浙州军并建康府系囚杖以下释之。丙寅，诏：『昨据太史奏来，岁元旦日有食之。方岁序之更端，值太阳之交蚀，凜然谴告，震于朕心。尝观祖宗盛时，或有此异，上下之间，益相儆惧。今宜讲求实政，凡可以销弭灾异者，次第行之，毋为具文，以称朕祇畏天戒之意。』戊寅，诏：『太史奏，来岁正旦，太阳当蚀。天示儆戒

，不同他时，朕心惕焉，益思恐惧修省。自今月二十一日，避正殿，减常膳，求直言。朝廷百司，讲求阙政，宽民力，恤军旅，缓刑狱，问疾苦，辑流民，凡可以销灾变者，毋匿厥指，共图应天之实，元旦百官免称贺。』同日，又诏：『兵财系乎国命，强兵之事，尔葵主之；裕财之计，尔鞞理之。二相则总大纲而中持其衡，以共济国事。』从监察御史江万里之言也。己卯，以游似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李性传同知枢密院事，郑清之为少师、奉国军节度使，依前醴泉观使兼侍读，仍奉朝请，赐下带许服系，赐第行在；资政殿大学、提举万寿观兼侍读与欢换授皇兄安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万寿观，仍奉朝请；皇弟保康军节度使嗣荣王贵谦、武康军节度使嗣荣王与芮并加少保。癸未，诏李性传除职予郡。

丙午淳祐六年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上不视朝，诏天基节紫宸殿上寿、集英殿大宴并免。辛卯朔[2]，以陈鞞言，置国用所，仍命赵与欢为提领官。辛丑，宰执以日食乞解机政，诏不许。甲辰，以群臣上表请御正殿，复常膳，从之。辛亥，范钟再乞解机政，不许。

二月辛酉朔，诏礼部贡举。壬戌，金部郎官王邲对，言人主论相，当取其格心，不可取其阿意。上然之。戊辰，范钟再乞归田，诏进三秩，除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辛未，以范钟提举洞霄宫，任便居住，从所乞也。壬申，雪。蠲大理寺、三衙、临安府并属县点检赡军酒库所赃赏钱，以雪寒，出封桩库十八界楮币十万给三衙、诸军。乙酉，宗正少卿张璠对，言治兵理财当为一事。上诵范镇『财已竭而密院调兵无穷』之语，曰：『兵、财岂可分为两事？』璠又奏先朝苏颂、傅尧俞皆不受宣谕事，上悚听，然之，曰：『诏三衙、诸军月支银并倍给。』

四月辛酉，太白昼见。壬戌，月犯太白。戊寅，殿中侍御史谢方叔、左司丞汤中乞旌异朱熹门人胡安定、吕焘、蔡模，以劝后学。并诏补迪功郎，添差本州教授，仍令所属给札录其著述，并访以所欲言。甲申，诏曰：『朕临朝愿治，每念乏才，有意作成。既亲书扁题，分赐诸学，并赐诸生束帛，以示激励。其令三学官于前廊，长、谕及斋生中公举经明行修气节之士别议旌赏，京学如之。』

闰四月乙未，以资政殿大学士徐荣叟薨，辍视朝一日。己酉，秘书丞王璞进对，言杜衍封还内降事，上曰：『朕尝说与大臣，听其执奏矣。』庚戌，刑部侍郎兼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魏峻对，言：『人主震服天下，曰断而已。』上曰：『谋之欲同，断之欲独。若以大公至正行之，则断在其中矣。』

五月庚申，诏贾似道任责措置淮西山寨城筑。丙寅，吏部员外郎李昉英对，言内小学事，上曰：『朕于小学之教甚留心。』昉英又言汉末宦官之祸，上

曰：『固当防微杜渐。』庚午，诏：『学校明伦之地，诸生讲明，不负教育，朕用嘉之。爰命有司举其高第，而合词控免，陈义凛然，朕重违其本心，姑徇所请，以成其美。所有束帛，不必控辞。』己卯，臣寮言[3]：『赵葵昨陈招兵造船买马事悉已施行，乞严饬阍臣，激劝将士，尽东南之长，用长江之险。』从之。甲申，诏权知高邮军兼淮西提刑萧逢辰进一秩，旌其买马修城、留意战守也。诏决系囚。

六月戊子朔，诏从事郎傅实之、迪功郎林公遇并特改京秩，仍给札询所欲言，以都省言其杜门乐道，缙绅高之也。壬辰，诏：『以秋闱在近，文弊未革，令监学及诸路郡学精加考校，崇实黜浮，以俟荐送。』戊戌，著作佐郎兼权礼部郎官高斯得对，言奸邪有复出之忧。上曰：『必无此事。』斯得又言：『学校以小过触雷霆威。』上曰：『此本是小事，但不当率众出见宰执。』斯得云：『学校固不为无过，但恐奸人因此动摇局面，关系却不细。』上然之。丙午，以祷雨，诏中外决系囚，杖以下释之。臣僚言：『旱势可虑，乞分命臣僚，遍祷群望，仍令有司疏决淹狱，及下诸路劝谕富家接济细民，以弭盗贼。』从之。诏以淮东、西制置司申五河、淮安、射阳湖立功将士刘全、路旻等，补转、给犒有差。壬子，以陈鞞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

八月庚寅，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暂兼权侍郎赵汝腾奏事，言北司专横。上曰：『近日已颇戢之矣。』汝腾又言不当调获言官，上曰：『近日少有调获者。』辛酉，月犯房。己酉，以太府少卿刘克庄文名久著，史学尤精，可特赐同进士出身，为秘书少卿，寻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辛亥，校书郎兼枢密院编修官兼诸王宫教授蔡抗奏对，言正心事，上曰：『纪纲万化，实出于心。』抗又言内降斜封之弊，上曰：『近日此等事却少，若有违碍，已许大臣执奏矣。』抗又言宗社大计，上曰：『今内置小学，正是此意。祖宗朝亦是晚年方定。』抗言：『祖宗时定名号虽在晚年，而定计乃在一二十年之前。此事最怕因循。』上然之。

九月丙辰朔，秘书省正字林希逸对，乞信任给、谏。上曰：『朕于台谏、给舍之言，无有不行。』希逸又乞早决大计，以慰人望。上开纳之。丁巳，检校少保、宁武军节度使、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夔路策应大使兼江陵府孟珙薨，赐检校少师。戊辰，以贾似道为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兼夔路策应使，仍暂兼权沿江制置副使、湖广总领，寻兼京湖屯田使。庚寅，诏以皇弟少保、武康军节度使、充万寿观使、嗣荣王与芮子孟启为贵州刺史，令入内学。又诏内小学宗子孟奎、孟苏为右千牛卫大将军，寻令并赴朝参。壬子，荣王府讲学乞改讲《礼记》，景献太子府乞改讲《毛诗》，并从之。

十一月庚申[4]，日南至。御大庆殿，群臣朝贺。诏：『昨令三学各举经明

行修气节之士，而诸生合辞控免，陈义甚高。其令在籍诸生，并赴来年省试一次，临安府学长谕亦如之，以称搜罗之意。』丁丑，以雪寒，出封桩库楮币赈临安细民。辛巳，以前四川制置陈隆之殉国忘家，抗敌死难，可特赠徽猷阁待制，于合得延赏外，更官其二子。癸未，以左武大夫、福州观察使、知涟水军萧均久戍边城，忠赤可嘉，进二秩。

十二月癸巳，诏侍从、台谏各举堪阃寄及饷事者，述其才器劳绩以闻。乙未，诏史嵩之依所乞，守本官职致仕。丙申，诸司粮料院章鉴对，言纳谏事，上曰：『朕于臣僚论，未尝不见之施行。』鉴又言储才，上曰：『人才须是养之于平时，临事方得其用。』癸丑，御笔：『昨以史嵩之用舍未决，纷纷两年。比既施行，朕意已白。士大夫可一志虑，以就事功矣。二三大臣，其为朕就实以用人材，而以振纪纲、饬边备、通财用为急。中外有位之士，亦务就实，以举职业，而以体国事、克己私、遂民生为本，是任贤望治之意。若坐虚岁月，浮于事，则朕将谁用？可于元日降诏戒谕。』

丁未淳祐七年正月乙卯朔，御大庆殿受朝贺，以将祈谷上帝，顶行天基节上寿礼。诏皇侄孟启特授宜州观察使，建资善堂于内小学，置直讲、赞读二员，以年稚，权就王邸习训。诏曰：『朕宵旰求治，有年于兹，若涉渊冰，未知攸济，间者任用非人，不能秉礼怀义以辅朕，顾乃陷于匪彝，败俗伤教，朋淫肆欺，群议盈涌，由朕不德，朕甚愧焉。天诱之衷，豁然大悟，亦既绌去其党类，取其尤者，屏之遐方，收召众正，是崇是信。而史嵩之已俾致其事，以示朕决不复用之意。其于正邪忠佞之分，岂不明白？缙绅士大夫交奏迭谏，悃悃款款，以陈于前，忠爱备至。抑朕闻正脉充，本根固，则外邪客气始不能入。于今之时，思所以为自强之计，百尔执事，亦宜相戒，以实克去己私，以自公体国存心。谨乃身，率乃职，裕乃民，用辑宁我邦家。今以月正元日诞告于在位，尚祇若明训。』丁卯，诏戒敕州军县镇，不许因诞节赐宴多杀物命，一遵景祐三年诏书，仍刻石所在放生池。戊寅，诏淮浙发运司给米二万石，济建宁、邵武诸郡被水之民。以兵部尚书兼侍读吴潜知贡举，权兵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应麟、起居舍人兼国子司业黄自然同知，殿中侍御史周坦监试。

二月乙酉朔，御笔付吴潜以下：『崇雅黜浮，俾得士用。』庚寅，都省言：『淮安县主簿周子镕遭逆全之变[5]，陷北十有六年，数以外谋密闻边阃，拔身来归，志行可尚。』诏特改朝奉郎，与升擢差遣。壬辰，诏十七、十八界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用。丙申，诏四川沿边州县官任满日转循官资有差，从制臣请也。己亥，以贵妃贾氏薨，辍视朝二日。乙巳，诏翰林学士李韶屡疏请老，特授端明殿学士、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丁未，诏令封桩下库支十七界会子十二万贯，付淮西安抚司造舩??船。壬子，诏出封桩库十八界会子五万贯付

临安府，津遣三边请学士人归里，以所乞省试难从，故有是命。

二月甲子，知大宗正丞兼权金部郎官姚希得进对，奏：李韶老成有德望，宜留奉内祠，侍经幄。戊辰，诏李韶依旧端明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庚午，命从臣一人祷雨于天竺山。

四月庚寅，诏：『昨以理财分任，正欲责成，岁一二易官，未见成效。捡正都司，专务经理，讵宜付之悠悠？可谕朕意，使协力自公，共济国事。』辛卯，诏雨泽愆期，决中外系囚，杖以下释之。诏潭州县令魏梦极弃邑避寇，司户参军吴焱违帅臣指授，致攸县令黄端卿轻举而死，各镌两资。丁酉，广西经略司劾知广州张公明贪暴不法，诏削官三等，南安军居住。庚子，以刑部尚书王伯大为端明殿学士、金书枢密院事，翰林学士、知制诰吴潜端明殿学士、同金书枢密院事。

四月辛丑，以郑清之为太傅、右丞相兼枢密使，封越国公[6]；游似罢相，为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赵葵枢密使兼参知政事，督视江淮京西湖北军马，陈鞬知枢密院事、湖南安抚大使。庚戌，以祷雨未应，诏录中外系囚并减一等，杖以下释之。蠲大理寺、三衙、临安府属县见监赃赏钱。壬子，广西漕臣劾贵州守臣陈鉴迫胁考试官，私取士人，坏科举法。诏再镌一秩，勒致仕。

五月甲寅，诏武功郎、扬州宁淮军统制张忠戍守浮山，手搏寇兵，俱死于水，特赠武略大夫，更官其一子。乙卯，以祷雨未应，诏诸路提刑司及州县见拘罪囚，非情理巨蠹者并释之。丙辰，诏参部人因碍小节久淹逆旅者，令吏、兵部权与注授。己未，祷雨于天地、宗庙、社稷。戊辰，以遂宁府观察支使赵希湄监试鬻举，诏削一资。己巳，诏赐两淮、京、蜀曾经兵入之地田税三年，其宿逋悉除之。壬申，吴潜兼权参知政事。乙亥，以权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赵汝腾充殿试详定官，权工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尤焞、左司郎中尹焕同详定。丙子，御集英殿策进士。

六月癸巳，御集英殿，赐正奏名进士张渊微等及第、出身，凡五百二十七人。乙未，赐特奏名进士敕，凡七百五十人。丙申，诏曰：『朕德弗类，无以自媚于上下神祇，灾变荐臻，以戒不治。乃者冬无霜雪，上膏弗滋，穡事方兴，雨不时若。背春涉夏，渐成暵干，农畴盖有以种不入土闻者，其将何以格岁，穰续民食？并走群望，敬恭明神，非不吁嗟有求，嘉应罔答。至于庚伏，旱势益张。切迹灾异之来，端不虚发，朕不胜忧惧，其避正殿，减常膳，侧身修省，匪曰具文。二三大臣，盍相与尽忠竭力，图所以销变救灾之实？朕躬有过及时政阙失，应中外文武臣僚暨于士民，皆得悉意指陈，毋有所讳。布告天下，咸体朕怀。』甲辰，出丰储仓米三十万石，以平余价。己酉，诏：『旱势日甚

，怛于朕怀。变不虚生，厥有攸致。两淮、襄、蜀尝经贼人，江、闽内郡间因寇作，遗骸暴露，感伤和气，令所属州县收瘞之。』诏京湖北路副总管王英赤心归顺，进官二等。

七月甲寅，进士及第张渊微等言：『天久不雨，乞免琼林锡宴礼。』上从之。丙辰，诏荆鄂都统司听京湖制帅司节制，池州建康府镇江都统司并听沿江制司节制，许浦都统司仍听平江府并浙西都大提举兵船司节制，江州都统司改听兴国蕲黄安庆四郡节制，从督视赵葵之请。己未，月入心。庚申，安庆守臣欧阳颐以改差辄之任，诏削官二等，令宪臣谢献子领郡事。壬戌，御射殿，阅正奏名进士射。诏：『辞免除授，实为繁文。除侍从、台谏、给舍、两省左右史以上许辞免，余官不许。』癸亥，阅特奏名进士射。乙丑，吴潜罢，以端明殿学士知福州。丁卯，以别之杰为参知政事，谏议大夫郑窳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癸酉，诏赏浙东西、福建路监司、州郡所申官士之家济粟者凡九人补、转官资有差。

八月甲申，郑窳罢。丙戌，诏令户部严革诸路州县增收多量苗米之弊。辛卯，诏石钧、陈大任、王方烈各镌一秩，以诬平民为重辟；谢思义、张懋各进一秩，旌其平反之功，从湖北宪臣之请。己亥，以秋风已劲，边备当严，浙右四郡，密迩行都，魏村、福山、柴墟一带宜预为之备，诏守臣条具措置。辛丑，诏：『前通判彭州宇文景讷骂贼而死，特赠官二等，仍与一子下州文学。』壬寅，诏监司、守臣宜亟讲荒政，以赈乏绝，税租有合蠲减者，具实以闻。甲辰，以高定子薨，辍视朝一日，赠少保。

九月丙辰，诏命官该赦，陈乞改正，不拘期限。今后赦条，删去『限一年内』四字。从左司程元凤之请也。丁巳，诏改尚书省提领盐事所为提领茶盐所。甲戌，太傅、右丞相、越国公郑清之奏：将回授太保一秩追赠四世祖诒。诏从之。

十月辛巳，太白昼见。诏荆湖副都统李得讨桂东峒寇有功，进官一等。癸未，朝献景灵宫。以严州旱，诏丰储仓给米万石赈粟。丙戌，京湖安抚司调兵平辰、沅蛮獠有功，总辖张谦、统制高天祐等赏赐有差。己酉，臣僚言：『格法日坏，天下视听益不美。』因条陈添差、抽差（左、摄局、须人、奏辟、改任、荐举、借补、旷职、匿过十弊，乞风示中外。从之。甲寅，以镇江府旱，诏两浙转运司检核，蠲租七万四千石有奇。

十二月壬午，以赵与欢为端明殿学士、提领户部财用。庚寅，以近畿旱，诏：『正岁天基节大宴权免，其州郡锡宴务从省约，毋得科扰，以副朕敬天爱民之意。』辛卯，以李鸣复薨，辍视朝一日。壬辰，诏程九方陷北十一年，脱身来归，条陈边地事宜，有益备御，特补迪功郎。

戊申淳祐八年正月甲戌，嗣荣王与芮奏：男孟启蒙恩建资善堂，以私家未便，乞宽开讲之期。从之。丙子，太常寺言：『检照中兴礼书，四孟朝献景灵宫分三日行礼。自淳熙十五年后，分作两日。近年诸后殿多命宰执分诣，如遇车驾，次日亲临，每位三上香，一跪奠，俯伏兴，再拜。得礼之宜。』诏依。丁丑，侍御史周坦言：『春秋释奠，于先圣礼典至重。比年乐奏未终，彻俎纷纷，大不肃目。今乞令监祭官纠察以闻。』从之。

二月戊子，月生黄白晕。癸巳，雹。乙未，雷。辛丑，荆湖帅臣陈铨奏：『国家以火德王，于火德之祀，合加钦崇。炎帝陵在衡州茶陵县，庙久弗治，乞相度兴修，以称崇奉之意。』从之。丙午，周坦奏：乞申明十七、十八界会子并永行用，以坚民信。左司赵汝璠请更造十九界。太博黄洪请不用会子，停卖盐钞，狂言惑众，乞正妄诞之罪。诏各免所居官。丁未，监察御史陈垓奏：『乞宣谕辅臣，申饬吏部：未历郡者，不许为郎。已为郎者，更迭补外。未历县者，必令须人。已作县者，须及任满阙次，必依先后，毋或改差，庶几抑侥幸，以重名器。』从之。

三月甲寅[8]，督视赵葵上将士泗州解围之功，诏奇功特与补转四官，其余补转有差。其淮西招抚司应援立功将士，并与比类推赏。己未，嗣荣王与芮奏：『男孟启尚幼，乞就臣家训习。』诏令权就王邸教导，所有资善堂礼例，并依旧典。乙亥，陈垓言：『民命与国脉相维，狱讼不当，刑罚不中，则无以保斯民之命脉，尚何以保吾国之命脉？』因极言检覆、决狱、疏决、推勘、拘锁、刺环、奏裁、详覆、重勘、追证十弊。从之。

四月戊寅朔，臣寮言：『两界会子既永行用，宜立殿最之法，以为称提之助。』从之。己未，诏宜州观察使孟启用四月十五日就资善堂讲。癸未，诏：『督视赵葵累奏结局，朕闵劳念功，深有勒归之意，但北兵虽退，边备当严，更宜勉留，以副隆委。』戊子，诏以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辛卯，权礼部侍郎兼国子祭酒徐鹿卿言：『生员李宁先饮酒争竞，见害市人，辱文教，玷士类，由臣诲饬无状，乞行罢斥。』诏：『览卿所陈，痛自引咎，此固师儒之责。但学校规矩玩弛，今当申严。宜自安职。』壬辰，诏：『今岁明堂，惟事神仪物、诸军赏给悉循旧制，其乘舆服御、中外用度并从节约。令有司条具以闻。』甲午，以太堂寺奏请景灵宫行事日，乞更定后殿飨礼拜跪之数。诏：『朕祇承宗庙，何敢惮劳？可一依旧式。』乙未，朝献景灵宫。丙申，亦如之。己亥，诏：『三省、枢密院、六部、寺监各遵守自来条法，不得引援弊例，违当重罚。』庚子，诏临安守臣赵与充明堂大礼提点事务。

五月庚戌，以阙雨，诏录行在系囚。壬戌，诸王宫大小学教授李桂高进对，言淮蜀之险，上曰：『及此闲暇之时，当作规模备御。』督视、枢密使赵葵

奏乞结局，诏候来春入奏。癸亥，诏：『赵葵视师于外，今已期年，忠力具宣，威声绰著。既成却敌之效，复宏预备之规。肯为朕留，尤见体国，可无恩典，少示褒崇?特进三秩，依前枢密院事兼知参知政事、督视江淮京湖军马兼知建康府、江西安抚使、行宫留守。仍加恩。』御书学牌接近厘市，非所以肃观瞻，示崇教，可移揭中门，其外门及里偏门出入之制，仿秘书省施行。乙丑，诏：『陈鞬出镇南服，备殫忠勤，军民安平，蛮獠绥辑。特进一秩，依前知枢密院事、湖南安抚大使兼知潭州、节制广西；余玠除兵部尚书，依旧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仍兼四川总领、夔路转运使；贾似道除刑部尚书，依旧京湖安抚制置使兼知江陵府，兼夔路策应使，仍兼湖广总领；丘岳除兵部侍郎，依旧淮西安抚制置使兼知扬州，兼淮西制置使；吕文德除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依前保康军承宣使、右领卫上将军、枢密院副都承旨兼知濠州。』辛未，诏西湖北山护国寺后龙洞泉源澄深，灵异感格，可赐护国龙祠为额，永充祈祷。

八月丁亥，诏督府官属各特进一秩，令具名衔闻奏。诏知建昌军南丰县黄端亮夺官一等放罢，以其增收苗赐，科罚多私也。辛亥，以王伯大为参知政事，应繇同知枢密院事，给事中谢方叔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吏部尚书史宅之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赵与??资政殿学士，与执政恩例，提领户部财用，仍知临安府。诏颁将士邢德等补转犒给有差，以淮西制臣言其克复正阳两圃，攻劫蕲、濠二县及解围寿春之功也。丙寅，诏监都进奏院王畴削官二等，以台臣言其为田事所官操纵作威，交通为市，误国害民，故有是命。丁卯，太常议故端明殿学士洪咨夔谥曰忠文。癸酉，诏王伯大除职予郡，以监察御史陈垓论之也。

八月甲申，以郑清之为明堂大礼使，别之杰为礼仪使，应繇仪仗使，谢方叔鹵簿使，史宅之桥道顿递使。丙戌，观文殿学士、光禄大夫范钟乞免祠禄，诏不许。丁亥，督视赵葵辞转三官，凡六上奏。诏：『卿出提督钺，久懋忠劳。方倚成治外之功，遂宠锡师中之命。制麻播告，陈谊固辞。褒赏大臣，事关群听。其祇朕命，式竚遄归。』戊子，以雷州所屯经略司水军颇横，诏守臣节制。乙未，诏王畴更削官一等，正其括田扰民之罪。丙申，诏大理寺丞林炎对疏狂妄，动摇国本，夺官三等，押出国门。庚子，上谕辅臣曰：『所在监司、帅守轻行括籍，多因细事，中以深文，甚而置之死地，往往利其财耳，真所谓杀越人于货。至于用刑，自有成法。今有司率意任情，更不遵守条令，凡此皆当禁止。可因明裡肆赦，益加申严，如有非辜越诉，究证得实，必沦如律。』壬寅，侍御史周坦言：『明堂肆赦，州郡奉行不虔，有稽违、隐匿、文具三弊，乞行革去，以广浦博之仁。』从之。甲辰，诏令户部严革诸路州县增收多量苗米之弊。

九月己未，朝献景灵宫。庚申，朝享太庙。辛酉，大飨于明堂，赦天下。是夕，雷。辛未，以秋霖，命从臣日一人祷于天竺山，卿监、郎官于霍山。

十月甲戌朔，参知政事别之杰三奏乞归田里，诏除资政殿大学士、知绍兴府。乙亥，以应繇、谢方叔并权参知政事。

十一月丙午，太傅、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乞归田里，诏不许。丁未，浙靖惠王府乞改授《尚书》，从之。壬子，庄文太子府乞改讲《周易》，从之。甲寅，监察御史陈垓言：『礼者国之大事，三岁明禋，多非本物，皆是自科，市户仰尹臣监督，各备正色，毋以他物充代，仍令奉常一体精虔，庶几神祇、祖考昭格。』从之。

十二月辛巳，诏以隆冬严寒，军人不易，出封桩库十八界官楮二十万，令三衙赈之。

己酉淳祐九年正月乙巳，制以皇侄宜州观察使孟启可特授庆远军节度使，进封益国公。庚申，周世宗八世孙柴彦颖特补承务郎，袭封崇义公。辛酉[9]，诏两淮、京湖、沿江制帅司行下所隶，劝谕军民从便耕种，秋成日，官司不得分收。癸亥，知临安府赵与欢奏：『乞给没官田五百亩有奇，付本府创慈幼局，以养遗弃婴儿；置施药局，以疗闾阎疾病。』从之。丁卯，许应龙薨。己巳，范钟薨，并辍视朝一日。辛未，诏给临安府官田三百亩付表忠观，以旌钱氏之功德。

二月癸卯朔，诏礼部贡举。丁亥，诏刑部及诸路监司刑狱案卷速与理决，仍差属官往州县狱审断，毋令奸胥作弊，滥及非辜。庚子，郑清之再乞归田里，诏不许。辛丑，监察御史朱景彝奏：刑狱民命所系，乞谕所司刷诸处已奏文案，立为限日处分行之。从之。

闰二月癸卯朔，诏安南国王陈日照特赐效忠顺化保节守义怀德归仁功臣，依前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安南国王，仍加恩。甲辰，以郑清之为太师、左丞相兼枢密使，进封魏国公；赵葵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应繇、谢方叔兼参知政事；陈鞬观文殿学士、福建安抚大使、知福州；吴渊端明殿学士、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兼知建康府、行宫留守；赵希璠端明殿学士、知建宁府。乙卯，郑清之辞免太师，奏凡五上，诏：『朕延登上相，显拜维垣，所以重岩石之瞻，尊道揆之体。周公为师而居左，图任方隆；考父闻命而循墙，陈情弥确。成尔一谦之美，姑惟旧品之仍。益赖熙良，深可嘉尚。』

三月癸酉朔，以衢、信州旱，诏给丰储仓米五千石赈之。癸未，以贾似道为宝文阁学士、京湖安抚制置大使、知江陵府。丁亥，诏：『正阳之月，日有食之，史官先期以告。朕祇畏天戒，不遑宁处，可自二十一日为始，避殿减膳

彻乐，益加内省。凡尔在列，各务交修，以辅不逮。』癸巳，诏决中外系囚，杖以下释之。己亥，诏增通、泰、扬、真、和州、安庆府解额。

四月壬寅朔，日有食之。丙午，诏丘岳阙职修举，除宝阁直学士，依旧淮东安抚制置使兼知扬州、淮西制置使。辛亥，以福州应天启运宫寅奉祖宗神御事体至重，可令西外宗司兼领，免差内侍，永为定式。己未，群臣三上表请御正殿，复常膳。从之。己巳，郑清之屡疏乞骸，因奏时事十难，曰重相权，曰凝国是，曰用人才，曰足兵食，曰守法度，曰革弊蠹，曰布公道，曰去贪赃，曰理财用，曰节冗费。诏奖留之。

五月甲戌，浙西帅臣赵与??言：『本司措置盐课，乞自淳祐九年为始，岁举职司常员及职令状各一，以励官属。』从之。己丑，右丞相赵葵奏：乞收回成涣，退伏田里。诏：『朕以卿宣力之勤，延登右揆。告廷已久，避宠益坚。比遣内侍往谕至意，申命漕臣式遄其归，胡为来章，又以疾谗?夫知不俟驾之义，是即教事君之礼，岂不忠孝兼尽，家国俱荣哉?其亟造朝，副朕钦伫。』甲午，郑案薨。丁酉，雨雹。

六月丙寅，都省言：『沿边将士有歿于王事者，虽已褒赠，官其子孙，犹当旌表，以显忠节。』诏令边郡各一庙，以『褒忠』为额，凡前后歿于王事、忠节显著之人并祠焉，郡官春秋致祀。

七月庚午朔，臣僚言吉州守臣李义山嗜贿亡耻。诏夺官二等，令江西漕司追索银会，解安边所。

八月庚子朔，同知枢密院事史宅之辞免兼提举财用，诏不许，仍趣条具以闻。丁未，诏步军司支遣匮乏，每年可于丰储仓给米三千石、封桩库给官会二万贯助其贍军。辛亥，诏赵葵除拜已久，告假将满。今闻欲还长沙，可令沿江制臣疾速差官邀止，不许般挈为归计，仍令吴渊宣谕赴阙。乙卯，广东提举司言知潮州海阳县陈纯仁筑堤护田甚广，诏进官一等。丙辰，赵与??辞免措置户部财用，诏不许。戊午，诏：『今春北师犯边，吕文德指授将士，累策奇功，进官二等。』庚申，知安丰军邢德、知寿春府刘雄飞有谢步之捷，诏各进官一等。

九月丙子，提领户部财用赵与??创置新仓三百七十余间，贮米一百二十万石，欲以淳祐为名，及照丰储仓例辟官四员，从之。乙未，婉容阎氏进封贵妃。丙申，太常少卿、暂权给事中卢壮父缴回内降所除吴沂直秘阁、王国寿军器所干官录黄，从之。戊午，以知澧州李宽民力行惠政，一意裕民，特进一秩。庚申，参知政事应鯨屡疏乞归山林，以便养痾，诏不许。寻除资政殿学士、知平江府。诏令临安府、诸路提刑司严军民销凿见钱私铸铜器之禁，仍下殿、步司一体施行。癸亥，赐宰臣、执政、讲读、修注官宴于秘书省。甲子，四川制

臣余玠请交引以十年为界，诏从之。丙寅，肇庆府高要县令李元潢贪酷显著，诏削官三等勒停。壬午，诏隆冬严寒，军人不易，出封桩库钱十八界会子二十万贯赈之。癸未，诏决中外系囚，杖以下释之。甲申，蠲大理寺、三衙、临安府属县见监赃赏钱。丁亥，浙西帅臣言金山水军统制陈霆贪酷激变，诏追毁出身文字，拘锁沿江制司，籍其家。戊子，婺州权守臣郑士懿言：『承务郎赵希禔及其子与惠、与慚同恶相济，窝藏盗贼，骗夺民财，挟弟希禔目睹，碎叔祖彦??宝贝，弃叔祖母骨殖，槌叔枚夫手指，威使恶党殒侄崇縵之命，绝灭纲常，伤残骨肉。』诏希禔追毁出身文字，押送西外宗司拘锁；与惠、与慚分移千里外州军居住。丙申，诏令都省风厉中外，应今后士庶上书，其言真有益于国者，必加精采；倘涉私邪，朋奸罔上，妄肆雌黄，当严加究问，以谏臣言哗徒吻士结党叩阁，簧鼓是非，为攫利之计故也。

十二月乙巳，诏吴潜除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礼部尚书徐清叟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己酉，诏皇后亲兄谢奕昌特除开府仪同三司，依前保宁军节度，充万寿观使、奉朝请。壬子，史宅之薨，辍视朝一日。诏：『朕深念厥绍建资善堂，令孟启就学。朕志已定，以其年幼，未远姆博，尚留王邸。今先欲赐名，可讨论绍兴二年典例闻奏。』

庚戌淳祐十年正月辛未，天基节，群臣上寿。诏刑部及大理寺奏报罪案各守条限，申严诸路宪司，凡狱讼毋得淹留，致连年拘系，违令台谏觉察以闻。乙亥，诏：『淮东制臣丘岳自能撙节军用，乞将朝廷例合支一千万贯免科，委见体国，特进一秩。』辛卯，以朝议大夫、试给事中兼侍讲董槐知贡举，权礼部侍郎兼侍读张璠、殿中侍御史叶大有同知兼监试。

二月丁酉朔，雪。御笔赐董槐以下曰：『卿等老于文学，秉司衡鉴，以赋而得仲淹，以论而拔苏轼，顾不伟欤？责举成法，最为严重，宜加申儆，以取实才。』诏荣文恭王府讲《通鉴纲目》，庄文府讲朱熹《论语集解》。甲辰，上谕辅臣郑清之曰：『丘迪嘉今早登对，朕以广寇询之，其言皆有始末。峒寇既平，当加优擢。向来寇作之初，或者张皇以甚其事，及其平定，又言多杀以妒其功。若以浮议而抑之，他日何以使人？宜以正卿处之。』清之奏：『谨遵圣谕。』乙巳，都省言铜钱泄漏，伪会充斥，奸民无所惩畏。诏令沿海州县山?海岛结为保甲，互相纠察，如有犯者及停藏家，许告推赏，不告连坐。乙卯，雨土。

三月癸未[10]，赵葵乞收还成涣，径畀祠官。诏：『赵葵恳辞相位，始终弗渝，使命趋召，亦既屡矣。奏陈确苦，殆渝一期。朕眷倚虽切，而不能强其从也。姑畀内祠，以便咨访。除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仍奉朝请。令学士院择日降制。』戊子，赵葵罢右丞相兼枢密使，特授观文殿大学士、醴

泉观使兼侍读、奉朝请。庚寅，以贾似道为端明殿学士、两淮制置大使、淮东安抚使、知重庆府；李曾伯为徽猷阁学士、二湖安抚制置使、知江陵府。

四月辛丑，右司谏陈垓言：『改官班引之人，先令赴都堂或御史台，各试书判，合理法者许集注，如不通，且令为丞再试，中方与人。』从之。癸卯，朝献景灵宫，次幸龙翔宫。

五月丙寅朔，以皇叔祖福州观察使、提举佑神观善珞为保康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袭封嗣濮王。诏：『吴渊久历从班，屡更事任。兹领江阆，备竭忠勤，山寨耕屯，俱就规画。除资政殿学士，依旧职任，与执政恩数。』

六月丁酉，龙翔宫奉安感生帝及从祀圣像，仍备祭器，比附太一宫礼例祈祝。上命辅臣申严百司用例废法。丁未，诏冒滥权摄之人日下住罢。丙辰，知藤州杨瑾夺官三等，以经略司劾其在任椎剥贪刻，亏公营私，故有是命。

七月癸酉，左司谏陈垓言：『祖宗治赃吏之法具载国史，今州县官吏赃败，或至营求脱免，是致废法。乞下诸路制、总、监司遵守，仍许台臣觉察。』从之。丙子，上谕辅臣曰：『在法，词诉须经次第官司，其台部受词，所当参酌两造，岂宜遽凭单词削决，致使所属观望，曲直倒置？可令御史台、户、刑部遵守。』庚辰，诏殿试改用八月十五日。戊子，诏两淮极边作邑人照川广例，令监司引试书判。

八月甲午朔，诏令户部严革诸路州县增收多量苗米之弊。戊申，御集英殿策进士。己酉，御射殿，阅武举进士射。甲寅，上谕辅臣曰：『和籴本非朝廷之得已，若官司奉行无扰，则人户自乐与官为市。访闻近年所在和籴，未得朝廷排类，预行多敷，富室大家，临期率以赂免，而中产下户，反被均敷之害，以至散钱则吏胥减克，纳米则斛面取赢，专计诛求，费用尤夥，是致民间所得籴本，每石几耗其半，其何以堪？可申严约束。』

九月己巳，御集英殿，赐正奏名进士方梦魁等及第、出身、同出身凡五百一十三人。辛未，赐特奏名进士敕凡六百一十五人。甲戌，诏进士第一名方梦魁改赐名逢辰。戊寅，诏去岁严州水患，田租其悉蠲之。

十月丁酉，诏：『访闻郡邑间有水患，细民流移，恐致失所。可令逐处出义仓米，量轻重多寡赈之。务在实惠均及。』癸巳，御集英殿阅进士射。丙午，诏：『贾似道乘边给饷，服勤八稔，凡备御修筑之费自为调度，尚有余蓄，殊可嘉奖，可进官一等。』诏：『国家以儒立国，士习微恶，世道所关。端平初增诸郡解额，寝漕闾牒试，正欲四方之士安乡井，修孝悌以厚风俗。比岁殊失初意，可令逐州于每举待补人数内分额之半，先就郡庠校以课试，取分数及格者，同待补生给据，赴上庠补试。其天府一体施行。』辛酉，诏戒两淮都统司主兵官，今后行罚，不许轻用脊棍，以伤人命。

十一月壬申[11]，诏：『新除右丞相赵葵谦退静恬，久辞相位，至内祠经幄，恳避如初，勉谕不回，迄虚倚注之意，朕甚念之。特畀乡郡，以示光宠，以旌眷意。可授特进、观文殿大学士、判潭州、湖南安抚大使。』诏给度牒千道下临安府，易民间两界破会。癸酉，诏：『淮西疆场延袤八百余里，近今沿江制司团结耕屯，渐已就绪，但制阃置司江南，相去差远，可令淮西提举李士达就司空山创司，提举本路山寨。』甲戌，太傅、左丞相郑清之再乞归闲，诏：『卿以旧学元勋，再登辅弼，精神密契，鱼水相须。当与宗社同休，谏可轻为去就？及将闲暇，正藉经纶，更宜坚定宏规，力持公是，体承眷意，勉为朕留，庶几黄发之询，是亦苍生之福。所祈闲退，毋复重陈。』辛巳，日南至。诏：『余玠任四蜀安危之寄，著八年经理之功，敌不近边，岁则大稔。既浸还于旧观，将益懋于远图。畴其忠勤，足以褒勉。可进宫二等。』壬午，雷。癸未，诏避殿减膳，以示恐惧修省之意。令诸路漕臣、守臣体访民间疾苦，当议优恤。丁亥，诏曰：『朕以凉菲，受天明命，夙夜祇敬，不敢荒宁。乃长至后一夕雷声非时，震于朕衷，罔知攸措。夫乖气致异，变繇证起，皆朕不德。朕方避正殿，减常膳，以恐惧修省。惟尔公卿大夫、群牧百执事各殚乃心，扬乃职，裨朕不逮，昭答谴告，用永孚于休。布告中外，明知朕意。』参知政事谢方叔、吴潜、金书枢密院事徐清叟并乞解机政，诏不许。

十二月壬辰朔，太傅、左丞相郑清之乞去，诏不许。丁巳，虹。监察御史程元凤言：『台谏所以植立纪纲，不可使台谏之体轻。』从之。诏：『监司、郡守被劾斥者，令以次官随即拘榷财物，量给送还之费，庶绝吏席卷，亦爱惜民力之一助。』从台臣程元凤请也。

辛亥淳祐十一年正月丁卯，制以皇侄庆远军节度使、益国公孟启可改赐名孜，进封建安郡王，依前庆远军节度使。丁亥，诏江浙沿流郡县刷具流民口数，于朝廷桩管钱米内赈济，仍许于寺观及空闲官舍居止。己丑，监察御史程元凤奏：『陛下以神圣之资，接帝王之统，思祖宗付托之重，为社稷久长之图。元正谨始，宸笔涣颁，懋嘉宗英之贤，诞举锡名之典。爰即公社，用进王封，于以隆万世之基，于以系四海之望。溥天率土，雷动欢声，甚盛举也。然资善有堂，讲读有官，所愿博选端方纯谨之士，增置辅导赞翊之员，下至给使服役之人，皆有重厚笃实之行，使之出入起居无有不正，动静语默无有不善，此实千万世无疆之休。』从之。诏经筵进讲《周易》终篇，讲读、记注官奋进一秩，余补转、赏犒有差。』

二月壬辰，诏：『故同知枢密院事李??早从诸老，历事三朝，史学优长，风节坚正。已久谢事，犹未易名。赐谥文肃。』乙未，御垂拱殿。左丞相郑清之等上光宗皇帝、宁宗皇帝宝训、今上皇帝玉牒、日历、会要。丁酉，诏郑

清之等进秩有差。

三月丙寅，诏大铨试点检雷同试卷官一员。壬申，诏诸道制总、监司、州郡不得以堂除部注之阙换越申辟，纵元系辟阙，若见任有人，亦不许预辟下次。仰常切遵守，违将求辟人降罢。乙亥，雨土。三月戊寅[12]，以谢方叔知枢密院，参知政事吴潜、参知政事徐清叟同知枢密院事。戊子，臣寮言刑狱追逮鞫讯惨酷，囚禁淹延。请戒饬中外，用敬五刑，及申儆百司，度府监司、守倅不许以私怒，寄收者不许过三日，违者弹奏。从之。

四月壬辰，诏赐殿前司十七界会子十万贯、绢千匹，步军司五万贯、绢五百匹，令桩留济给贫乏及累重官兵。己亥，以潭州林符三世孝行，一门义居；福州陈氏笄年守志，寿逾九袞，诏并特与旌表门闾。郑清之等上《敕令所淳祐条法事类》四百三十卷。上谕辅臣曰：『昨览京湖报，程璘卢氏县之捷差强人意。朕以寡昧服祖宗之令绪，兢业不敢荒宁，适值十六七年应酬不暇。』臣清之奏：『自古事业专在立志。』臣方叔奏：『今日实有机会。』臣潜奏：『今日事体，汉中为四蜀之首，襄阳为京湖之首，浮光为两淮之首，此当在陛下运量中。』臣清叟奏：『愿陛下益厉自强之志。』上曰：『内修之事，又当结人心，贪官污吏为民害者，不可不严加惩戒。』壬寅，上谕辅臣曰：『边事他无闻否？迁避之民已复业否？』方叔奏：『近来三边幸无他警，淮民之迁避者皆已归耕，其贫甚者，闻制司亦少资给之矣。』癸卯，诏以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乙巳，上谕辅臣曰：『积雨于二麦无害否？』清之奏：『目前虽不为过，然得晴则佳。』臣方叔奏：『二麦似无害，蚕事恶寒，恐少减分数。』上曰：『淮上诸城，惟合淝濠埭差浅，可谕许堪，令其开浚。』丙午，诏资善堂已及满岁，赞读袁商、直讲陈显伯、检阅刘昕祖、曾默、提点内侍王椿、干办邓惟聪奋进一秩，余减磨勘、支犒有差。戊申，上谕辅臣曰：『近日内引丞相，朕因及祖宗家法之懿者数条。如敬天爱民、克己节俭、不罪言者，皆汉唐所不及。朕谓不必远藉前代，只近法祖宗足矣。』己酉，上谕辅臣曰：『祖宗时遇亲邸恩礼隆厚，如岁时赐予甚优，然训迪范防之制尤严，宾接有禁，内外有限。近闻有媵妾外馆者，有干预他事者，殊戾家法，所当申严。』清之等遵禀而退。诏敕令所进呈《淳祐条法事类》礼毕，郑清之、谢方叔、吴潜奋进二秩。庚戌，枢密都承旨兼权吏部侍郎陈昉奏：『今尚书省、枢密院应札子非降旨者必先缴进，俟降而后施行，可谓尽善。然枢密院之法与尚书省不同，或边事正急，或盗贼忽炽，机变倏闻，酬应宜速，小有需俟，关系匪轻。乞令枢密院自今边防及盗贼急务，且奏且行，勿拘常程。』从之。

五月丁卯，诏赵以夫、刘克庄同共任责修纂国史志传，以全大典，日下条具以闻。癸酉，以久雨，蠲大理寺士一衙、临安府属县见监赃赏钱。辛巳，诏

出封桩库十八界会子十万贯给诸军。壬午，诏决中外系囚，杖以下释之。复蠲赃赏钱。

六月甲午，诏：『余玠整顿蜀阨，守御饬备，农战修举，蓄力俟时，期于恢拓。兹以便宜，自为调度，亲帅诸将，行边捣垒。捷奏之来，深用嘉叹。勉规隼功，以遂初志。图上全蜀，以归职方，嗣膺殊封，式副隆倚。立功一行将士，速与具奏推赏。』乙卯，秘书省言：『乞避校勘、检阅等官，仍行下诸路漕司，于所部州县应有印本书籍，解赴册府，以补四库之阙。及故家巨族，必有遗书，山林名儒，岂无著述？许令投进，照格推赏。』从之。

七月甲戌，上谕辅臣曰：『近闻外间多扇关节之说，关系风俗不小，若不禁戢，盍坏世道。』诏令御史台觉察，仍下帅、漕两司访缉，置立窠局，妄营关节之人，究治如律。壬午，太白昼见经天。癸未，上谕辅臣曰：『去岁罢京学类申，欲令四方之士各归乡校，以课试理校定，稍复乡举里选之意。近览土著士人投匭之书，谓犹有未还乡井者。科举在近，可令临安守臣晓谕士子，早还本乡。所有土著人，自依此制行岁校之法，其游士出学年久不能赴乡举者，与赴浙漕试，令行考校，仍取待补，以示优恤。』丙戌，上谕辅臣曰：『诸州间多水旱，皆由人事未尽。如省刑罚，薄税敛，蠲逋负，禁科抑，惩官吏之奸，察民情之枉。可令诸路监司下之郡邑，有关涉六事者，日下遵行。』

八月甲午，以郑清之为明堂大礼使，谢方叔礼仪使，吴潜仪仗使，徐清叟鹵簿使，赵与峕桥道顿递使。丁酉，荧惑入井。甲寅，沂靖惠王府乞改讲《周礼》，从之。

九月己未，诏皇弟少保、保康军节度使、嗣沂王贵议读《周易》终篇，其教授官、官属可依昨来皇弟思正体例推恩。甲子，景献太子府乞改讲《尚书》，从之。丙寅，诏昭慈、永佑、永思、永阜、永崇、永茂六陵并成穆、成恭、慈懿、恭淑四攒宫遇有修奉告迁神御合行事务，令检察宫陵所关太常寺，一面请降香表，择日依例排办。己巳，朝献景灵宫。庚午，朝飨太庙。辛未，飨于明堂，大赦天下。己卯，观文殿大学士、宣奉大夫游似凡五疏乞归田里，诏不许。庚辰，荣王府乞改讲《周易》，从之。郑清之力辞扶掖，凡五奏，诏从之。丙戌，诏：『郑清之礼展宗禋、庆成缙典，回一晴于俄顷，实资燮理之能；相大祀以肃雍，尤见感通之妙。爰特颁于瑶带，庸示眷于钧衡，以答忠勤，宜膺荣渥。所赐玉带，可使服系。』

十月壬子，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谢方叔累乞解罢机政，诏不许。

闰十月丁巳朔，侍御史陈垓奏：『朱熹近世大儒，有功斯道。曾任浙东常平使者，适值旱歉，讲荒政，立义仓，流风善政，逮今未泯。帅臣马天骥固已规创书堂，今乞广其未备，招延名儒，以重教育。』诏从之。庚申，太常议故

户部侍郎刘汉弼谥曰忠。

十一月丙申，京湖制臣言：调遣都统高达晋德人襄樊措置经理，汉江南北并已肃清，积年委弃，一旦收复。诏立功将士官兵各进官一等，特支官会三百五十万贯等第充赏。御笔：『襄阳要区，积年未曾经理，海关忧顾。李曾伯受任边阃，抗志远图，俾襄、樊二城一日复旧，计虑密而用力多矣。且按兵毆敌，观听无哗，缮城峙粮，规略素定。必耕屯之并举，与守备以俱全。载嘉忠勤，宜示褒劝。可除宝谟阁学士、京湖制置大使，兼职依旧。』壬寅，诏隆冬凝寒，都民不易，出封桩库十八界官会子二十万贯赈之。癸卯，蠲大理寺、三衙、临安府属县见监赃赏钱。丁未，决中外系囚，杖以下释之。乙酉，诏江东西、湖南北、福建、二广有灾伤瘴疠去处，虽已赈恤，犹虑州县奉行不虔，可令监司、守臣体认德意，多方拯救。庚戌，郑清之薨，赠尚书令，追封魏国，谥曰忠定。甲寅，以谢方叔为左丞相，吴潜为右丞相，并兼枢密使。乙卯，以徐清叟为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新知福州董槐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十二月丙辰朔，辅臣谢方叔等谢新命，上降御笔曰：『朕观比年以来，朝纲浸弛，时事日乖，所以并命二相，夹辅王室，正赖开明公道，振起治功。肃纪纲以尊朝廷，用正人以强国势，通楮币以纾邦计，却哨骑以固边陲。清吏道使无贪黷之风，淑士类使无嚣浮之习。军马当足，则饬戒阃帅，以去虚挂之籍；人心当结，则嘉予守令，以行宽恤之恩。此皆今日切要之务。昨来并命，往往各分朋党，互持己见，交相摆阖，阴肆倾排，是以猜忌成风，众弊胶辐。今朕用缙绅之公言，从中外之人望，登庸硕辅，参运化权。继自今勿牵人情，勿徇私意，以玄龄、如晦为法，以赵鼎、张浚为戒。务为正大之规，以副倚毗之意。』上又曰：『自来并命二相，本欲协济，缘各任己见，且因宾客交斗，遂成党与，不可不戒。卿等宜同心辅政，深矫前人之失。』清叟奏：『萧规曹随，房谋杜断，必如是而后可。』方叔等奏：『惟知尽忠竭力，上答圣恩，当佩服勉所未至。』上然之。丙寅，诏令吏部四选以下，刷具应干淹滞名件，并要了绝，违当重惩。诏游似依旧观文殿大学士，进宫二等致仕。戊辰，诏殿、步司军兵应歿故累重之家，特许以子弟填刺。辛未，诏襄、蜀、两淮极边并新复州郡县及二广恶弱去处或遇阙官，许令斟酌辟上。壬申，诏令诸路监司、帅守但干摊赖支蔓鞭笞之人，并日下释之。癸酉，上谕辅臣曰：『边事未息，武备当严。五兵所先，莫如孤矢。昔种世衡守青涧，日教习射，羌人畏之。其法可以推行。诏令诸路帅阃、守臣讲明区画，详议激励，使各令自卫乡井，弓弩箭只，听从其便。』己卯，诏：『两淮、沿江、京湖制司于江北地分及淮西山寨管内应有官屯民田耕种去处，并令围结队伍，随其聚落，就中择众所服者充甲

长，任责结保，有警率其所部，务从便宜。或有疏虞，先惩头目人。有能励率强壮、精习武艺者，先与奖励。将来能出力鏖战，当以真命旌赏。』庚辰，游似薨，辍视朝二日。

壬子淳祐十二年春正月丙戌朔，御大庆殿，群臣朝贺。上出御札戒群臣曰：『继自今毋养蠹，毋惠奸，毋以姑息市私恩，毋容侥幸废公法。』诏诸路官司违禁、罔私、害民事悉罢之。甲午，集英殿大宴宰执，内幄奏事，上曰：『救楮事不可缓，吴潜可专此责。』丙申，诏诸路监司、帅守事有关人命连逮者、官欠摊涉者、伪会枝蔓者、词人淹系者咸释之，仍严估平民之禁。诏：『中兴以来，诸王、公主、妃嫔、保母皆有攒所，礼宜从厚。迩来有司漫不介意，其令临安府如仪修葺，以时祭祀。有主奉者不在此数。』己亥，诏两浙、淮东提举司所部官阙，于正官内差权，毋以白身或罢吏。庚子，诏二广、福建、江西、湖南去岁疫疠州县人户有绝世者，令监司、守臣稽其财产，即其族命继给之。远官身歿其家不能自归者，官为理遣，勿令财物有所隐失。壬寅，吴潜辞专任楮币之责，诏：『朕以二三执政皆天下之选，心同志合，无往年形迹之嫌，故以楮币一事俾卿专任。而谕已详，胡尚谦执？宜亟祇朕命，凡茶盐钱谷与楮相关者，悉新是图，以底成绩。』潜奏：『请以方叔提其纲，清叟、槐赞其成而臣服其劳。』诏蠲□□府五税务征。戊申，上谕辅臣曰：『淮东边报不一，可于江上整踏万兵，以备缓急。江面虽已分定三流，更须择将分兵巡徼。』庚戌，诏宰执曰：『近闻北骑之来，往往储糗粮，立寨栅，以为因利乘便之计。守臣、边将方欲婴城退守，则有老师费财之患；方欲开关接战，又有兵连祸结之忧。今朕欲于两淮沿江各令立一项游击军，以备不时调遣，设若缓急，随宜应接，使大军偏师捣虚，此正李广纵部曲逐水草号飞将军之遗意也。又闻边疆之外皆平原旷野，北骑冲突，边臣每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患。今朕欲令极边州郡开浚水道，去城百里之间，三里一沟，五里一洫，使北骑不得长驱而入，边民亦可为耕凿之计，此正古者立方田开沟以限戎马之遗意也。边防二事，久注朕怀，兹与卿等共筹之。条上便宜，以宽忧顾。』癸丑，上谕辅臣：『方田事且令近城为之，游击军当招水、步各半。』方叔等曰：『容讲究行之。』

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诏礼部贡举。丙辰，诏增资善堂讲官一员。丁巳，上谕辅臣：『资善训导之官正要择人。』方叔对曰：『进善不特教以章句，凡事皆当训导，使知孝悌，知世务。』上曰：『习惯如自然。』壬戌，诏曰：『朕惟明日张胆，当言即言，其责在台谏；斟酌剂量，可行即行，其权在人主。我朝固有台谏敢言具申力抗五七疏而不报者，非所以抑台谏之风采，直以其事之关一从甚重也。今乃不然，数年以来，奏疏方入，台牒继之，惟知风宪之必行，不俟上章之报可。尝有用之于执政大臣者，有施之于端人正士者。如

此，则人主之所欲用者，台谏皆得去之；台谏所欲去者，人主不得而留之，不几于威权浸移，太阿倒持乎？自今后台谏毋循弊规，有失国体，奏疏必俟得旨付出，方许报行。』废江湾、梅里、雇迳、魏村、古浦五酒库，以都司言帅司为饷军创五库，官吏并缘渔猎故也。己巳，诏诸路提刑按部理囚徒。

四月丙子[13]，置池州游击水军[14]。戊寅，上谕辅臣：『贾似道已有淮甸肃清之报，不知田畴尚可及耕种否？』方叔奏：『兵退在芒种前，犹可及事。』辛巳，监察御史刘元龙言：楮币积轻，宜因各路时直令州县折纳，纯用楮。从之。后公私交病，明年，仍用钱、会中半。

五月甲申朔，命侍从、卿监一人祷雨于天竺、霍山。乙酉，上谕辅臣曰：『祷祈未应，恐狱讼淹延，有伤和气。凡可求之人事者，须讲究施行。』丁亥，雨。上曰：『微雨未浹洽。』清叟奏：『方此闵雨，土木之役宜省。』上从之。壬辰，上谕辅臣：『转眼秋风，江淮备御，所当早计。』方叔等奏：『当轻重缓急与诸阍议行。』甲午，以祷雨，出封桩库十八界楮二十万，给散诸军有差。乙未，上曰：『夜来一雨甚好，闻外间得雨已多，但京城差少。今想内外沾足矣。』槐奏：『昨日轸恤军民恩诏甫颁，甘雨随至，以此见天人相与之际甚近。愿陛下益坚对越之心。』上曰：『益当自勉。』乙巳，盗起玉山。庚戌，罢诸郡今界，从台臣萧泰来奏也。初，故相清之奏行今界于六郡，会玉山饥民啸哄，言者归咎焉。

六月癸酉朔，盗逼衢境，命徐敏子体访。上曰：『当抚定为主。』乙卯，诏复诸郡待补生人数旧额。癸亥，出百万仓米三万石赈衢、信饥。乙丑，上谕辅臣曰：『玉山寇已平。』方叔等奏：『民穷则为盗，守臣不可不择。』戊辰，上谕辅臣曰：『近年科举取士，鲜得实学。士风人才，关系气数，何策以救之？』潜奏：『乞于省试额中辍一二十名，令有司公举海内行义文字之士，庶尚存乡举里选微意。曩时朱熹、真德秀亦有此请。』癸酉，上曰：『近日学校之士，本起于至微，不谓其相激乃尔。若纷纷不已，恐非美证。』先是，三学诸生叩阍言京尹余晦，相率出学。上令学官免□□齐，故因辅臣奏事复及之。丙子，大理正尹桂轮对，乞置□□于禁严，非特父子之情浹洽，亦所以为事制曲防之虑。戊寅，诏：『朕惟故相中令魏国公忠献王史弥远光辅两朝，备殫忠荩。而嘉定更化之绩，甲申定策之功，尤甚彰明较著者也。铭书太常，永有休闻。而薨背越二十年，隧道之碑未立，朕甚悯焉。爰考太宗、神宗皇帝所以光宠普、琦故事，亲御翰墨，为制碑铭，以『公忠翊运定策元勋』题其首。可宣付史馆，以备立传，以见朕褒嘉念旧之意。』己卯，上谕辅臣：『衢、严水灾，江东亦苦雨，此阴盛之证。』方叔等奏：『水亦兵证，边备不可不严。』

七月甲申，上谕辅臣：『严州水势可骇，移拨之米当赈济，不当赈糶。』

方叔奏：『衢、婺、台亦多漂荡，宜一体救恤。』戊子，上谕辅臣曰：『信州水灾尤甚。』方叔奏：『建宁、剑、括苍亦然，皆臣等辅政无状，上干天和所致。今惟以救恤为急。』庚寅，以诸路水灾，令学士院降诏，遣使分郡赈恤。诏曰：『盖闻王道得则阴阳和，公正修则百川理。朕夙寤晨兴，无一念不在乎民。乃夏涉秋，淫雨为沴，水失其性，沸涌丘原。严陵、衢、婺、台、处之封，上饶、富沙、剑、邵之境溢于城邑，荡乃屋庐，父子室家，不能相保，田畴稼穡，存者几希。兴言内郡之被灾，未有此时之为甚。由朕不德，在尔何辜！已命攸司赈恤，仍遣朝臣存问，务昭布于宽条，以推行于实惠。』于是遣诸军计院师舆往建、邵、南剑，国子监簿叶隆礼往严、衢、信，登闻检院胡大昌往婺、处、台[15]，告敕凡一百道，分遣有差。辛丑，上问辅臣：『三使行未？』方叔等奏：『明日出关。』清叟奏：『建、邵、南剑水尤甚，师舆所将仅百万，恐赈恤有限。』上曰：『可增五十万。』乙巳，上曰：『闻福建水伤人颇多？』清叟奏：『水退之后，贫民无以为生，亦有自经沟渎者。闻帅臣陈防发楮三十万，漕臣饶虎臣发楮五十万、米五千石以赈之。乞与除豁，使知圣旨。』上欣然从之。其后蠲九郡苗米凡二十二万五千八百七十石有奇。己酉，上谕辅臣：『徐霖以庶官论台谏、京尹，要朕之必行，殊伤事体。适已批出。』潜等奏：『愿陛下更赐优容。』御批：『徐霖以庶官而论台谏及京兆，要朕之必行，事关纪纲，前此未有。昨言去余晦为是，今乃疏蔡抗为奸。言及朝士，亲填姓名，情怀不一，首鼠两端。可依所乞，除职予郡。』

八月癸丑朔，令户部下诸路，申严州郡苛取斛面之禁。乙未，诏明年省试仍用二月一日，以四月殿试。先是淳祐九年，台臣陈垓奏省试用三月，殿试八月，远方之士留滞逆旅。至是复旧。方叔、潜乞解机政，疏四上，诏不许。甲子，申严文武官改正叙复之令。己巳，出封桩库十八界楮四十万赈行在军民。丁丑，太史奏新历成，诏赐名《会天历》行之。戊寅，再决中外系囚。上曰：『淫雨未已，恐四方郡县刑狱淹延，或有惨刑妄杀，可诏行宽恤。』

九月壬午，诏以明年改为宝祐元年。丁亥，诏建西太乙宫于延祥观左。庚戌，上谕辅臣：『近来早朝，多奏臣下辞免等细事，而事体大者反从缴进，甚非临朝听政之意。自今宜就早朝面奏。』

十月壬子朔，诏诸路守臣依旧制，到任半年，条便民五事及四方利病来上。癸丑，以徐清叟除参知政事，董槐同知枢密院事。甲寅，都省言：既复襄樊，宜措置屯田，修渠堰。诏守臣高达任责，仍令前德安守臣程大元督役。甲子，上谕辅臣：『史院纂修须用褒贬，必得是非之公乃可。』壬申，诏举帅材。癸酉，宰执拟进都承旨陈力修恩数，上曰：『集撰为都承，方可依权侍郎法，秘撰未可引此恩数。』

十一月辛巳朔，右司李伯玉劾御史萧泰来。上令伯玉具都司劾御史故事闻奏，诏曰：『国家设御史，所以纠正百官；置宰掾，所以参赞机务。御史乃天子耳目之臣，而掾不过一大有司，未闻有以庶僚而纠劾御史者。近者徐霖以都司而按大有，今李伯玉又以都司而按泰来，阴怀朋比之私，蔑视纪纲之地，是非所以轻台谏，乃所以轻朝廷也。李伯玉乃复援张商英等事以文其过，然三省、密院奏请专邪，况郭磊卿以正言而按李遇、吴当可，以体统之联属也；翁甫以下士而按别之杰，以其人事之关系也。若都司可以按御史，则御史反将听命于都司矣，朝纲不几于紊乱乎？李伯玉可降两官放罢。』庚寅，吴潜罢，以御史萧泰来论其奸诈十罪如王安石而又过之也。丙申夜，临安火。丁酉夜，火乃熄。戊戌，诏避殿减膳。庚子，行失火家罚，成忠郎刘世显除名编管。壬寅，诏曰：『朕以菲凉，托于兆人之上。夙夜祇惧，不敢荒宁。乃者仲冬以来，祝融挺灾，仍旧而见。闾閻盛繁之地，货财懋迁之区，煨炉为墟，生聚无所，号呼颠踣，震于朕闻。何辜今之人，至此极也！可自今月十九日后，避正殿，减常膳。应中外臣寮，并许实封，直言阙失，毋有所隐，以称朕恳恻为民之意。』以隆寒，出封桩库十八界会子二十万赈三衙诸军，其出戍官兵之家倍支。丙午，宰执奏曰：『臣等昨蒙圣赐御制《仁厚论》，深得本朝以仁立国之意。』上曰：『太祖得天下，市不易肆。累圣皆本此意。』乙酉，上谕辅臣：『年来文体稍浮，科举在近，宜少革之。』方叔奏：『欲变文体，当自奏议始。』上曰：『《经济录》奏义可为法。』

十二月乙卯，以吴潜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己未，诏追录彭大雅创筑渝城功，复元秩，仍官其子。癸亥，都省言：本朝自中兴以来，依海建都，其神合该大祀。诏自明年始，春秋遣从臣奉命往祠，仍令奉常条具典礼来上。丁丑，立春，雷。

癸丑宝祐元年正月庚辰朔，御大庆殿，群臣朝贺。上出御笔曰：『朕惟皇嗣之建，系宗社国家之本，固宜早计而豫定也。建安郡王某可为皇子，改赐名禔，令学士院降诏。』癸未，诏曰：『有天地然后有父子，立爱惟亲，圣王所以重人道之经，正天下国家之本也。朕荷上帝之眷佑，纘列圣之基图，思所以为治谋之计，夙夜不敢康，若稽前猷，祇用率迪。建安郡王孜，艺祖皇帝之嫡系十一世孙，皇弟嗣荣王与芮之子而朕之犹子也。生有奇质，岐嶷夙成，朕意属之久矣。顷以尚幼，就邸谕教，而能笃志问学，闻于道术智谊之指。时命人侍，庄重有仪，益有契于朕心。今年齿浸长，考礼正名，允合古谊。俾居内掖，以共子职。仍开资善，以亲师模，庶几日见正事，日闻正言，以成就其德，美焉上以严宗庙，下以系亿兆之心也。其以为皇子，改赐名禔。』宰执称贺，上曰：『朕注意于此久矣。』方叔对曰：『此事出于圣断，宗社之福也。』

甲申，天基节，群臣上寿。上曰：『闻元日出命，外论甚喜。』方叔对曰：『不但人心胥悦，转阴为晴，可见天意。』御制《资善堂记》赐皇子。翌日，皇子具表谢。甲辰，诏以权礼败尚书兼直学士院陆得舆知贡举。中书舍人兼侍讲郑发、秘书少监兼侍立修注官崇正殿说书牟子才同知，侍御史程元凤监试。

二月己酉，日有食之。诏知贡举陆得舆等崇雅黜浮，丕变士习，壬子，雪。诏臣寮久在迁谪者令自便，惟误国殄民者弗赦。戊辰，谪陈垓潮州居住。先是，宰执奏其贪赃不法，宜付有司鞫问，然重以台臣下吏，且从迁谪。上曰：『当如此，以为人臣怀利事君者之戒。』己巳，再蠲两浙漕司、临安府竹木税一月。

三月壬午，上谕辅臣：『夔门择守切于东南，宜速区处。』丙申，以前参知政事别之杰薨，辍视朝。寻赠少师。庚子，以韩宣为遥郡防御使，守夔州兼副帅。壬寅，诏曰：『比年以来，风俗不美，好恶不公。臣僚论列，固许风闻，而廉访不真，是非贸乱。自今大臣除授，惟才是用，内外台弹劾并须审实，毋摺细故，潜发阴私。其有赃污实迹，则祖宗自有成宪，必罚无赦。咨尔有位，其修身奉法，以副朕嘉与维新之意。』

四月甲寅，申严廷试挟书之禁。壬戌，录西柳关捍御之功，高达、程大元、李和、吉文瑄、王登及将士等增秩、补官、赏赉有差。己巳，上问蜀中近报，方叔等奏：『已下夔路。』清叟奏：『蜀中向后分置四帅，庶有犄角之势。』上曰：『旧自有四戎帅，又有正副帅。』槐奏：『此亦二矛重弓之意。』

五月戊寅朔，上曰：『赵希坚可差知平江府。其人情修，尽能抚摩。』先是，上以吴门择守谕辅臣，方叔奏：『平江东控海道，年来和余，民力颇困，宜得才略善抚摩者。』至是，方叔等咸赞上知人之明。辛巳，省罢处州税官二员，置丽水县西尉。甲申，以工部尚书兼直学士院兼侍读尤焞、工部侍郎兼侍讲林彬之、国子司业兼崇正殿说书叶梦鼎为御试详定官。乙酉，御集英殿策进士。丙戌，御射殿，呈武举七射。戊午，新除直华文阁、湖北运判兼知鄂州余晦朝辞，上曰：『西事乏人，卿可为朕一行。』晦奏：『臣资浅望轻，西事素未谙历，若冒承当，恐致误国。』上曰：『朕与宰执熟筹之，无如卿者。』

六月庚申[16]，以余晦为司农卿、四川宣谕使。壬申，诏：『昨已颁余晦谕蜀之命，道里遥远，边防宜急，毋得退避，以失事机。』

七月辛巳，上谕辅臣：『余晦朝辞，已戒其务行宽政。』是日，国子司业叶梦鼎进对，奏至三蜀遣使，上曰：『此人有才。』叶梦鼎奏：『其人虽少有才，蜀当垂亡危急之秋，恐不胜任。愿入圣虞，毋嫌反汗。』壬午，以前参知政事王伯大薨，辍视朝。丙戌，以蔡抗、施退翁并兼资善堂直讲。庚寅，温、台、处三郡大水。诏发丰储仓米及各州义廩赈之。甲午，以余玠薨，辍视朝。

庚子，以董槐兼参知政事。癸卯，诏抚谕四川官吏军民。

八月癸丑，诏福建帅司毋得循袭以本州寄居充幕属。丙辰，诏：『朕追惟大母保佑之恩，杨次山等易名之典尚阙，其赐次山谥惠节，谷谥敏肃，石谥忠宪。』乙丑，诏铸宝祐新钱以『皇宋元宝』为文。

九月戊子，诏：『郑清之旧学云亡，朕切念之。远日有期，可令庆元府里葬从其厚。』

十月丙午朔，出封桩库楮四十万赈行都军民。

十一月乙酉，西太乙宫成。辛酉，日南至，御大庆殿，群臣朝贺。上谕辅臣：『襄城一捷甚伟，数十年所无。』令降诏奖谕。壬寅，以延昌公主进封瑞国，命徐清叟为册礼使，董槐副使。清叟撰册文、书册、篆印。册以象齿，印以金一寸，文曰『瑞国公主之印。』

十二月乙卯，御文德殿，册瑞国公主。

《龟鉴》曰：其封瑞国也，必才明敏慧，必仁孝温恭，必能通孔孟之书，必克遵任姒之教，必能肃雍而成德，必处富贵而不骄，然后可以启正现晋阳之宠，可以崇兴固郑国之封。其与八书《之纪娥英之盛》、《诗》之歌桃李之华者，同一宫闈之美也，又非得《易》『家人有半』之道发之乎？

庚申，以前参知政事刘伯正薨，辍视朝。壬戌，景献太子府、沂靖惠王府并改授《尚书》，庄文太子府改授《周礼》。辛未，太常议故直龙图阁李道传谥曰文节。

校勘记

[1]集英殿 原作『集安殿』。按：宋无『集安殿』之名，『安』为『英』字之讹，今改正。[2]辛卯朔 三字前已言之，此处重复，与体例未合，当删。

[3]己卯臣寮盲 原作『寮己卯臣言』，据文意改。

[4]十一月 原作『十二月』，据《宋史·理宗纪》三改。

[5]周子镛 原作『周子容』，据《宋史·理宗纪》三改。

[6]封越国公 原脱『封』字，据《宋史·理宗纪》三补。

[7]抽差 二字原阙，据《宋史》卷一五八《选举志》补。

[8]三月 原作『二月』。按，二月此前已有录载，此处当为『三月』，今改。

[9]辛酉 二字原阙，据《宋史·理宗纪》三补。

[10]三月 二字原阙，据《宋史·理宗纪》三补。

[11]十一月 三字原阙，据《宋史·理宗纪》三补。

[12]三月 二字前已言之，此处重复，与体例未合，当删。

[13]四月 二字原阙，据《宋史·理宗纪》三补。

[14]水军 原脱『水』字，据《宋史·理宗纪》卷三补。

[15]台 原作『合』，据《宋史·理宗纪》三改。

[16]六月 二字原阙，据《宋史·理宗纪》三改。

宋史全文卷三十五

宋理宗五

甲寅宝祐二年正月乙未，上谕辅臣曰：『李曾伯报北兵犯利州，筑城已就，不可坐视。』方叔奏：『当令余晦随宜驱逐。』潭州以湘潭县民陈克良孝行闻，诏旌其闾。

二月甲辰，命太常厘正秦桧谥。上因谕辅臣曰：『虽谥缪狠亦可。』方叔奏：『卞等亦宜改谥。』乙巳，上谕辅臣：『剑已城，利不可不作急措置。』方叔奏：『已详报蜀阆，增剑、利之戍，未可直与争也。』诏：『二广吏多贪黷，以去天远而民无告也。令吏部考核尝仕广而以贪黷免者，勿令再任。著为令。』

三月戊寅，申严本路人不许授诸司属官，其已注授者，并令改授。壬午，王元善自北来归。元善凡三使，留七年，至是始归。戊子，诏蠲江淮州军今年二税，己丑，录襄城捍御功，高达、王登、程大元、李和奋进职增秩，余补、转有差。辛丑，上谕辅臣：『谢奕修服除，且以郡予之。』方叔奏：『年来戚里予郡太多。祖宗时，官高者必换右，盖有深意。』上曰：『戚里正卿以上即换右班，此典故也。』

四月辛亥，诏：『边兵颇贫，闻边上多有闲田，择其田之近便依险者，分给军人以耕。』乙卯，上谕辅臣：『谢奕修干郡，朕不欲从内批出，可从公将上。』方叔奏：『此意甚公。』己未，诏以季秋有事于明堂。庚申，上问辅臣外间所闻，方叔奏：『外论皆以谢堂兼江西提举，恐自此外戚缘例者多，反费陛下区处。』乙丑，以徐清叟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董槐参知政事。己巳，四川制司申辟隆州守臣。上曰：『武将作郡，当戒贪虐。令其抚摩遗民，此在于制阆，留意。』

六月壬寅朔，罢临平镇税。戊申，殿中侍御史吴燧言：『故蜀帅余玠聚敛罔利，家有埒国之富。玠死，其子如孙一空帑庾之积而东。宜簿录其财，以为蜀用。』有诏责如孙输以助蜀。甲寅，上谕辅臣：『蜀事宜早区处。』方叔奏：『向来亦有京阆兼制者。』上曰：『正欲如此，不可缓。』以李曾伯为资政殿学士，依旧节制四川边面；以贾似道同知枢密院事，职任依旧。丙辰，上谕辅臣：『利州王佐坚守孤垒，屡挫北锋，其忠可嘉。』方叔奏：『此城正介宝峰、苦竹隘间，佐以忠自奋。南永忠薄其城下，佐骂击之，永忠流涕而退。真忠臣也！』诏王佐更进一官。先是，南永忠守隆庆，率其属以城归北，教授郑炳孙先缢死其妻女，乃朝服自经。癸亥，上曰：『郑炳孙死节可嘉，其议旌恤

，赠朝奉郎、直秘阁。访其子官之。』录行在系囚。丁卯，上谕辅臣：『淮东马政修举，若足供战骑，其势颇壮。』方叔对曰：『观其分牧边郡之说，区处亦是。』戊辰，召余晦赴行在。蠲利、阆、隆庆、潼川、绵州赋役。

闰六月壬申，董槐抗疏：『蜀事孔棘，已犯临战易将之戒，此臣子见危致命之日也。而上下牵制，曾未有出身当此任者。愿假臣宣抚之名，置司夔门，以通荆蜀之气脉。』上优诏答曰：『士大夫以议论求胜者多，以事功自勉者鲜。朕为人才世道忧之。卿深念蜀事，慨然请行，足见忠壮。然经理西事，当在庙堂，更宜勉竭谋猷，以副委任。』以蒲择之为军器监丞，暂充四川制置权司职事。甲戌，命包恢为浙西提点刑狱，招捕盐寇。壬午，以李曾伯为四川宣抚使兼荆湖制置大使。诏：『四川事力愈单，须合荆阆，乃可运掉。宜趋李曾伯进司夔路，区处规模，务要速定。』己亥，罢江湾浮盐局。

七月己巳，诏：『前蜀帅政事无状，兵苦于征戍，民困于流离。朝廷以吏议，使其家输所取蜀财为犒军赈民，用其蠲近边州郡租赋三年。』

《龟鉴》曰：减租薄赋，宽役省征，古人所以厚民也。蜀氛方解，而封家之财当散也明矣。而圣诏抚谕，实欲并边之民悉蠲田租，塞下之居尽蠲年税，以为休养生息之地，则耕种可不废而邦本可以宁，边烽未息，而饥寒之氓当抚也久矣，而圣训宣谕，且念钱引轻而小者宜增，赋敛重而多者宜减，以为贷给新复流离之计，则关征可少宽，而民力可以阜。宽征薄赋之意如此，岂非得古人厚民力之美意乎？

丁未，上谕辅臣：『昨观云南备蒙古节次，果能自立。』方叔奏：『荆蜀所报，云南尚可支吾。广右之传虽未得实，不容不严其备。』己酉，诏以思、播两州连年捍御，其守臣田应寅、杨文各进一秩。同知枢密院事、两淮制置大使贾似道乞照陈鞞出使湖南例，以行府为名。从之。甲寅，太常议故光禄大夫贾涉谥曰忠肃。涉，似道父也。壬戌，以湖北安抚、知峡州吕文德总统江陵、汉阳、归、峡、襄、郢军马事，暂置司公安，上下应援。

八月辛未朔，上谕辅臣：『江塘事毕，闻军中科居人草荐，不容不还其直。』方叔奏：『陛下不遗微小，敢不祇若休命！』癸酉，诏以王惟忠付大理狱，寻命台臣莅鞫。丁丑，以谢方叔为明堂大礼使，徐清叟礼仪使，董槐仪仗使，李性传鹵簿使，希暨桥道递使。癸未，董槐奏：『迩者陛下察贡献之无艺，虑并缘之害民，申饬内司，诸有以田及木献者勿纳。切读圣训，可以弭灾召和。』上曰：『自今修造买木，仍付两司。』丁亥，诏曰：『昨者屡降训廉抑贪之旨以敕中外，凡属攸司所当遵守。近闻有不畏刑法之人辄倚声势，公肆掇敛，借名贡献，实在营私。豪民富室，本无愆尤，吹毛求疵，反致其罪。甚至抢财籍产，无所赴诉。怨及于上，利归于己，有累官府，孰甚于斯！所合严行告

示，敢有复蹈前辙，重置典宪，必罚毋赦。』己丑，诏诸局进书。癸巳，谢方叔等上《七朝经武要略》[1]、《中兴四朝志传》、今上皇帝玉牒、日历、会要。丁酉，特进、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信国公赵葵上疏：『臣昨辞相位，退居长沙。今蜀事孔艰，思报恩纪。乞申溧阳居正之命，庶便驱策。』内批：『卿世济其美，谙练边筹，夙著勋劳，朕所嘉赖。兹览来奏，备见忠轨。伏自壬子以来，狄难孔炽。今安西之垒虽复，而宝峰之寇未退，朕尝轸忧。卿既慨然体国，且许为朕一来，尤见一饭不忘君之义。卿可趋装过溧阳，以便咨访。凡有所见，无靳奏陈。』

九月甲辰，以久雨，出封桩库十八界楮币二十万赈三衙诸军。己酉，以明堂大礼，奏告天地、宗庙、社稷，朝献景灵宫。庚戌，飨于太庙。辛亥，大飨于明堂，赦天下。乙卯，荻浦寇平，宪臣包恢进二秩，升直龙图阁，都统刘达授横行，带遥郡。丙辰，庄文太子府改授《春秋》。己未，以尤焞为端明殿学士、提举秘书省兼侍讲、提纲史事。壬戌，诏：『皇子年方志学，俨若成人。节届履长，欲行冠礼。令有司讨论典故以闻。』癸亥，诏以景灵宫恭谢毕，诣西太一宫，为国祈祥。起居郎牟子才谏而止。诏：『朕惟祖宗盛时，待遇近戚，自有定法。比年以来，近戚文臣合干堂者不干堂，合部注者不赴部，夤缘私谒，以希批降，请求日盛，是致人言，故兹戒饬。继今如或仍前干请，别有施行。』

《龟鉴》曰：后家遵绳，示无党势，求郎不许，内无幸恩，此抑外戚之成宪也。而理宗劝亲一意，亦素依乎道理之所宜者，考祖宗待近戚之定法而干请不行，未尝开覬幸之门，以滋滥分之弊，革近年近戚干堂部注之弊而夤缘不行，未尝希批降之旨以重添换之。冗少保之命，若私懿亲也。然咸仪有则，宠利弗居，虽畀以高牙大纛，而不惭都尉之除，亦疑其为私戚属也。然桀戟三世，琳琅一门，虽宠以环尹副驂而奚私？是意也，其得东汉抑外戚良法欤。

丁卯，太白昼见。

十月庚午朔，谢方叔等进《宝祐编类》、《吏部七司续降条令》，各进一秩。癸酉，诏皇子永嘉郡王进封忠王。上谕辅臣曰：『皇子加封忠王，忠字意义甚好。』宰执奏：『忠之义极广大，孔门道统相传，不过忠、恕二字。忠者体而恕者用，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如周家忠厚成福祿与夫教忠之意，皆在其中矣。』上曰：『可令以此意为批答。』乙酉，诏皇子忠王授崇庆军节度使印、忠王之印。戊子，诏皇子忠王冠礼，以徐清叟为宾，师珍主之。辛卯，诏李曾伯进司重庆，其京湖职事，令吕文德主之。斩王惟忠于都市。丁酉，刑部侍郎兼枢密都承旨潘凯言：『王惟忠以助余玠，附余晦。既伏锧东市，而玠全死后之华，晦遁去后之责，何以昭平明之治，服四蜀之

心?』诏夺玠资政殿学士职名，追晦刑部侍郎告命。戊戌，太常议故直显谟阁刘宰谥曰文清。

十一月庚子朔，以皇子忠王加冠礼，命从臣诣景灵宫奏告天地、祖宗。壬寅，日南至，御大庆殿受朝贺次，御文德殿，行皇子忠王冠礼，赐字邦寿。丙辰，上谕辅臣：『近报光化事体如何?』方叔奏：『增筑光化在江汉之北，欲以温和守光化，令在鬲奴堡对江与之相持。均州据光化上流，已令增兵为备。』诏温和差知光化军。命从臣祷雪于天竺山。壬戌，太常议工部侍郎曾渐谥曰文庄。癸亥，上谕辅臣：『昨欲用一人知道州，如何?』方叔奏：『不可冲下次人。』槐奏：『不如一守祖宗典故，凡近戚惟以高官厚禄，使之奉祠为妥。』

十二月己巳朔，殿中侍御史吴燧言：『州县财赋版籍不明，近行经界既已中辍，欲令州县下属县排定保甲，行手实法。』诏先令两浙、江东西、湖南州军行之。丁丑，诏蒲择之以原职兼四川宣抚司判官。辛巳，诏户部支诸军雪寒钱，出戍之家倍给。癸未，诏皇子禛年当志学，即冠之后，宜亲近师儒，开道德性。所读《四书》、《书》、《易》皆当精熟。至于古今治乱之迹，尤宜讲明。枢密院言：『知利州王佐申叛臣南永忠部下官兵周德荣能守正效忠，密约统制段元鉴人隘解围，为南执缚屠割，抗声詈骂而死。』诏周德荣特赠七秩，仍立庙，官其子。丙戌，上曰：『一雪可喜，天机转移，其速如此。』方叔奏：『日间圣语以雪未应为忧，今圣德感召，愿益坚对越之心。』上悚然纳之。戊子，赐喜雪宴。己丑，诏效忠顺化保节守义怀德归仁慕治功臣、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使、特进、检校太尉、御史大夫、上柱国、安南国王陈自巽以明堂恩，加封奉正功臣。诏：『安西堡解围，其将士褒赏外，令宣司下隆庆守臣段元鉴，应官民曾资给战士或屈身助守御者，并保明推赏，仍普犒在城居民一次，免租赋五年。』内批：『皇子忠王既加元服，令赴朝参，嗣岁之春，择日出阁，令内司指引，仍令临安府、转运司于阁中修盖位次一所，庶几密迹于宫庭，可以问安而视膳。』

乙卯宝祐三年正月庚申，上谕辅臣曰：『均州城筑粮饷既艰，先筑龙山亦便。』方叔等奏：『龙山高险，下瞰旧均，已趋京湖留司调兵修筑。』壬戌，知澧州赵师简朝辞，奏：『公族世系日衍，尚未增立字号。』诏以宗正寺拟定，用、宜、季、次、绍五字于大、由、交、嗣、甫字下续之。癸亥，荣文恭王府改授《礼记》。甲子，上谕辅臣：『马光祖措置铜钱旧楮如何?』方叔等奏：『以盐收敝楮已合事宜，但钱未流通耳。』丙寅，皇子忠王出阁。

二月戊辰朔，诏礼部贡举。庚午，诏尤焞免奉朝请，半月一赴经筵进读，专令精意史事，毋为他事所夺。乙亥，诏拨封桩库十八界会一十万、银二千两付李梦庚措置襄阳屯田。己卯，两淮制置大使贾似道兴复广陵堡城，以图来

上。诏奖之。庚辰，诏令宗正少卿岁举宗学官选人一员。壬午，上谕辅臣：『广西之传如何？』方叔奏：『果有斡腹之谋，当亟修武备以防之。』都省言：『宣阩入蜀，首议奉行诏旨恤民之意。宜多支余本，以宽民力。』诏拨封桩库十八界会二百万专充四川行使。乙酉，诏拨官诰、祠牒、新楮、香盐付临安府守臣马光祖收换敝楮。

三月甲辰，上曰：『廷臣奏疏及边事者，传播于外，殊有关系。』方叔奏：『陛下许其尽言而不使之传播，圣虑可谓周密。』己酉，诏沿边屯田自有课入登羨者，其管干官并推赏。癸丑，上问：『自实之法施行如何？』方叔等奏：『自实即经界遗意，惟当检制吏奸，宽其限期，行以不扰而已。』以吴渊为观文殿学士、京湖制置大使、知江州陵府。己未，雨土。癸亥，上谕辅臣：『胡颖欲改筑宜城，亦可从之。』方叔奏：『斡腹之报，于邕、宜筑得城堡，亦无穷之利也。』赐故观文殿大学士、赠少保范钟谥曰文肃。

四月庚午，朝献景灵宫。蜀郡地震。癸酉，上谕辅臣：『近日流民无他否？』方叔奏：『数年来流民在江南者皆已安业。』丁丑，以陈显伯兼资善堂赞读，陈坚兼直讲。己卯，上曰：『朝廷纪纲法度不可不谨。』方叔等奏：『陛下动循法度，臣等敢不敬承！』辛巳，上谕辅臣：『闻刑狱多有冤滥。』方叔等奏：『不特冤滥，且有淹滞。当时加申警。』癸未，考功郎官洪勋轮对，奏至杜衍封还事，上曰：『朕每谕丞相：事有不可行者，但缴奏来。』甲申，上谕辅臣：『三边之事，卿等宜及时区处。』方叔等奏：『首当以此勉谕诸阩。』

五月丙申朔，上谕辅臣：『彭州乃江面紧要去处，印应飞不胜任，当别选人。』方叔奏：『黄州昨除张胜，今尚权鄂州，曷若以厉文翁为之乎？』辛丑，上谕辅臣：『近来士风未纯，文体太浮，宜思所以转移之。』方叔等奏：『考官命题主意先自穿凿，士子希意从之。科举在近，当行下约束。』甲辰，以久雨，至丙午，上谕辅臣：『修筑江岸，军兵不易。闻补工值，雨多不给食，可令特支。』方叔等奏：『此事亦关圣心，诸军宁不欢跃？容以圣意谕之。』诏出封桩库十八界会二十万给三衙诸军，赈临安府民户亦如之。甲寅，诏赵汝腾除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

七月癸丑，以吕文德知鄂州，节制鼎、澧[2]、辰、沅、靖五州。丙辰，谢方叔、徐清叟罢，台臣朱应元之言也。诏：『三省、密院机政，令董槐、程元凤轮日当笔，共议取旨。』诏曰：『朕自往年二相并命，正欲其内安社稷，外攘四夷为己任也。然而各分朋党，互相倾轧，无房、杜相济之美，有牛、李角立之风。天变人事，日以荐臻。采之公论，咸谓潜之所致。吴潜既退，固宜天人协应，而方叔独相，固宜忠以辅朕也。今则依附取容，殊无蹇蹇之节，持禄固位，而乏谔谔之忠。政以贿成，官非德选，诸子无藉，恬然而不知；二边陆

危，懵然而莫恤。昔吴潜之未去，责犹可诿者。今吴潜去已久矣，责将谁归？方叔宜当之矣。况皇天示警戒之异，臣庶有交奏之章，不夺方叔之相权，则是朕躬之有罪。尔槐、尔元凤尚鉴兹哉！自今以至于后，其一乃心，以辅予一人，毋若方叔之负朕也。』己未，上谕辅臣：『近来州县赃吏甚多，不可不严其禁。』槐奏：『艺祖朝有流窜或杖死者。』元凤奏：『高宗朝，必籍记姓名，不复录用。』上曰：『籍记今可举行。』壬戌，上问：『浙右被水处已尽退否？』槐等奏闻：『毗陵已退，然田禾仅可半收。』上曰：『毗陵视诸郡最低，可与检放。』以谢方叔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八月乙丑朔，以董槐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程元凤为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蔡抗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丙寅，上谕辅臣：『朕以今日多事，选用卿等。宜一心体国，凡纪纲未振、人材未萃、民生未裕、边备未饬，皆为急务，宜加之意。』槐等奏：『敢不竭诚尽力，仰报擢用之意？但乍当重任，典故未熟，望陛下明赐训晓。』上曰：『然。朕有区处未尽，卿亦毋隐。』以徐清叟为资政殿大学士、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庚午，上谕辅臣：『三边之事，卿等宜及时区处。』槐等奏：『首当以如此勉谕诸阍。』上曰：『阍外之寄，庙堂只当择人，岂可遥制？』槐奏：『前日之病正坐此。』丙子，以郑性之薨，辍视朝。辛巳，上谕辅臣：『今日边头多事，卿可与诸阍开心用情，勉其留意备御。』槐等奏：『已作书示此意。其他机括所系，却容随事区处。』戊子，上曰：『纪纲法度，须当谨守，以革弊例。朝士迁除，各守满岁之法。如先朝臣寮奏请迁转格式，可讨论以闻。』槐等奏：『此法固可革躁进之风，但拔擢人材，又不可拘此。』上然之。都省言：『两淮制臣贾似道调遣兵将，攻剿旧海贼兵，生擒伪元帅宋贇，俘获尤众。』诏奖之。辛卯，以应繇薨，辍视朝。

九月乙未，上谕辅臣：『昨日缴进黎州报，云南果有干兵。』槐奏：『今日之事，惟当选将择守，积粟练兵，以为备御计。』丁酉，上曰：『军政所当讲明诸州禁军不许差借法也，宜严戒之。』槐等奏：『当先拘令教阅，精加选择，以备缓急之用。仍严占借之禁。』上然之。己亥，上谕辅臣：『铨法不可不申严。』槐等奏：『但用法不用例，自然无弊。』庚子，上谕辅臣：『近日施行，内侍何郁，岂可复留？合与勒停。』槐等奏：『圣断如此，不惟可以戢奸，亦可以服中外心。』上曰：『监司、守令当思所以激励之，则人知所劝。』槐奏：『敢不奉承圣训。』丙午，上曰：『近观臣寮奏疏云：事当谋之大臣。朕未尝不与卿等谋，如有未当，且许执奏，卿等亦可自相资益。』槐奏：『倘有愚忠，奚敢有隐？』元凤奏：『臣等虽不敢立异，亦不敢苟同。』上然之。庚戌，诏：『淮哨在境，边防正严，沿江副阍，岂容久虚？已差厉文翁，可趋之任

。』壬子，上谕辅臣：『赵葵二札言边事不苟。』槐等奏：『今日事势，不可以安危论，直当以存亡论，亦不须如此忧惧。然必内外协心图之，如范蠡、大夫种分任国事可也。』甲寅，以陈显伯兼资善堂翊善，皮龙荣兼赞读。乙卯，上曰：『楮币何以救之？』槐奏：『以临安府酒税专收破会，解发朝廷，逐旋焚毁，官司既可通融，民间自然减落。』上然之，曰：『朝廷以为重，则人自厚信。』荣文恭王府改讲《语》、《孟》。庚申，上谕辅臣：『连日雨寒，恐妨收刈。今得晴，可喜。』槐奏：『陛下拳拳农事如此，天意必顺。』

十月庚午，诏拨封桩库会子一十三万犒殿步司教阅精勇军，其衣装、器具，悉从官给。甲戌，上谕辅臣：『边郡阙守，宜早选补。若未知其人，则令堂审。』槐奏：『审而后差，尤见公选之意。』癸未，诏永蠲绍兴府和买绢。

十一月乙未，皮龙荣进对，奏毕，上详及资善事。龙荣奏：『忠王天资过人，若无他嗜好，倍加保养，尤为有益。儒臣尽职分于外，望陛下以身教之于内。』上曰：『更须留意。』壬寅，董槐奏：『昨日缴进步司养马人姓名，偶有不避御旧名一字者，军司固所当惩，臣等亦不胜悚惧。』上曰：『临文不避，只令更名足矣。』甲辰，上谕辅臣：『思、播当严为备。』槐等奏：『已力谕宣、制两司，令结其心，助其力，为表里备御之计。』丙辰，上谕辅臣：『今边备为急，当五日不讨论某将当择、某兵当调、某处当屯、某财当理，如救头目可也。』槐等奏：『此皆臣等所当究心。上劳圣虑如此，敢不惜日力以图之。』

十二月戊寅，上谕辅臣：『鞞腹之传已久，今岁措置才有头绪，施、黔一路亦是要害，合为之防。』槐等奏：『向日所言施、黔、珍、南平四郡置一副帅屯兵守险，正谓是也。』庚辰，上谕辅臣：『朕夜来反覆思之，当选一猛将，提万兵于施、黔以上，为控扼计。前言云拱如何？』槐等奏：『云拱亦肯任事。如南平据险置司，则沅、靖可无透漏之虞。须先措置调兵方可。』上曰：『可与淮西科五千人，仍度何所屯驻、何所给饷，即令理会可也。』甲午，上谕辅臣：『蜀报敌势颇重，间虽小捷，未闻有敢与一战者。宜大明赏罚，以激劝之。』槐等奏：『当明立赏格行下。』丙戌，上谕辅臣：『制敌以兵为急，养兵以财为先。今调遣方殷，理财不可缓。已谕令曾颖茂、崇洁任责，可更资之。』丁亥，上谕辅臣：『朝士有蜀人晓边事者，可令条具备御之策参考而用。』戊子，雪。董槐奏：『陛下懋德积忱，上通于天，瑞雪应时，固遗蝗入地、宿麦连云之证。今西事未宁，将士暴露，乞免表贺赐宴。』从之。

丙辰宝祐四年正月癸巳朔，御大庆殿受朝贺。诏曰：『朕仪图治功，宵旰在念。适时多艰，未称朕意。威令玩而不肃，纪纲翕而不张，财计匮而生财之道蔑闻，民力穷而剥民之吏自若。敌非果强，特自未有以振国势；兵非不多

，特莫知所以计军实。舍法用例已非矣，有元无例而旁引，以遂其干请之私，其何以窒幸门、塞蠹穴乎？望治虽勤，课功愈邈，毋怪也。岁律云始，泰道方开，咨尔二三大臣，傲于有位，俾精白一心，各扬乃职，务循名而责实，勿假公而济私，以弼成朕内修外攘之功，则予汝嘉。』辛亥，诏京湖制置大使兼夔路策应使吴渊遇军戎急切，许用便宜。如可俟报，仍旧申审。甲辰，上谕辅臣：『试阁职止两名，立为定格。非武举前名，更不召试。』丁巳，以礼部侍郎、权吏部尚书陈显伯知贡举，权刑部侍郎兼给事中姚希得、国子祭酒权修注官戚士逊同知。辛酉，诏史嵩之除观文殿大学士、依前永国公致仕。

二月甲子，上谕辅臣：『蜀中一捷甚伟，自此益加警备，不可一日少缓。』丙寅，史嵩之复职。学舍有言：『但虑其复出耳，其人决不再用，其职度不可夺。』戊午，雨雹。庚午，以久雨，诏临安府发平余仓米二万石赈粜。甲戌，上谕辅臣曰：『闻所在民生萧条，守臣不可不择，亦不可数易。诏三省、枢密院、六部遵照已降御札，应舍法用例等事，悉警革之。』丙子，以袭封衍圣公孔洙特添差通判吉州，不厘务。庚辰，上曰：『连雨未已。』槐奏：『臣等辅治无状，愿赐罢出，以答天谴。』上悚然曰：『此由朕之不德，卿等可相与举行实政，以格天心。如闻诸路多有滞狱，可严行戒飭。』诏监司、州郡决系囚，毋得淹延，狱官毋得兼佥，以妨本职。再拨平余仓二万石损价接粜。出封桩库楮币二十万，令殿、步、马司给犒，其大理寺、三衙、临安府属县、诸酒库所见监赃赏钱悉蠲之。命从臣祷于天竺山。癸未，槐奏：『前日阴雨，陛下惻然念及军民而赈恤之，且有引咎之言，旋即开霁，所谓『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元凤奏：『天人感应甚速，望益加圣心。』上曰：『敢不益加敬畏。』诏举廉吏。诏令宣使核实，凡战多者、死事者，疾速条上推赏。初兵之地流离之民一应科征，悉与停免。

三月丁酉，诏与芮为太傅，依前武康军节度使、万寿观使，嗣荣王。庚子，上曰：『今日兵财为急，招兵已将及数，理财尚恐隐漏。』槐奏：『近创安边太平库，拘榷颇明。』壬寅，诏蒲择之权兵部侍郎、四川宣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著作佐郎兼资善堂直讲郑雄飞轮对，奏毕，上问皇子读书如何，雄飞奏：『皇子天姿聪明，尝辑录圣训，一日以示臣。陛下贻训正大明切，皇子又能谨藏习诵之。』上曰：『能如此。』庚戌，上谕辅臣：『蜀中更求东南一二人，以为二矛重弓之备。』槐奏：『近遣李遇龙为都统，舆论谓然。更当采访，以备擢用。』丙辰，御制《字民训》，遇引见改官人，令阁门宣示，仍批于印历之首。训曰：『尔等服劳州县，始应脱选通籍信难矣，而学制为尤难。其律己必廉，否则墨；其养民必惠，否则暴；其听讼必公，否则私；其莅民必勤，否则怠。即往乃封，祇若予训。邑有善政，朝彻夕闻。表用者有先朝典故。

在昔子路治蒲为难，夫子诲之以恭宽温惠之理，三年而后有成。朕之言，夫子之遗意也，听之毋忽。』

四月丁卯，上谕辅臣：『累年北骑涉浅渡淮，合于沿边措置防遏。』戊辰，董槐奏：『敌有谋筑枣阳军者，近吴渊已焚其所立寨舍。』上曰：『可谕吴渊早取光化，如蜀之剑州、淮之旧海，皆当谕阍臣及时图之。若根蒂已固，必为后患。』太常议故宝谟阁直学士游九功、故宝谟阁待制徐侨谥曰文清。甲戌，槐奏：『近观邵泽进故事，举艺祖买薰笼一节，此正人主示以不得专恣之意，庶后人有所遵守。』元凤奏：『汤之制心，非但为一身计，乃所以为后人计。』上皆然之。癸未，诏贾似道为参知政事，吴渊进宫三等，并职任依旧；程元凤为参知政事，蔡抗同知枢密院事，丁大全为御史。

五月壬辰，上谕辅臣：『赵与??奏，乞定所招军名及差人统驭，如何?』槐奏：『合令与 ??就统者，已令用游击名军矣。』甲午，孔子五十世孙元龙授初品官。丁酉，以新除权吏部侍郎时暂权中书舍人兼侍讲陈大方、新除起居舍人兼权直学士院兼权直舍人院兼侍讲林存、太府卿兼检正诸房公事饶虎臣为殿试详定官。戊戌，御集英殿策进士。甲辰，上谕辅臣曰：『此去秋防不远，宜事事为之备。』槐奏：『蒲择之申罗氏鬼国报，思、播州谓北兵留大理者招养蛮人为向导，此不得不忧。』上曰：『宜令择人多方扶持之，彼不能支，则駸駸及我矣。』乙巳，上谕辅臣：『边备合加申严。』槐奏：『蒲择之谓见措置泸、叙之上盐井，设险以待之，仍以鬼国为虑。此事不可吝费，使之大作规模，或趲调以助其力。』元凤奏：『若令播州以兵助罗鬼，制司以兵助播州，亦似可行。』上曰：『更令制司从长区处。』上谕辅臣：『邕、宜之备，不可不加严。老鼠隘毕竟如何?合于此三两月便定规模。』槐奏：『当以圣旨催促，今惟有尽力，人事而已。』戊申，上曰：『近来北兵非昔时比，若我有以制之，无不取胜。』槐等奏：『在我为必胜之计可也。』因奏吴渊经理光化之画。上曰：『此当以计取，如苻坚败于淝水，亦是以计胜之。』甲寅，御集英殿，赐正奏名进士文天祥等及第、出身、同出身凡五百六十九人。丙辰，赐特奏名进士袁复元等敕，凡六百六十人。

六月甲戌，以朱禔孙为太府寺簿、知泸州兼潼川路安抚，任责措置泸、叙、长宁边面[3]。辛巳，浙江堤成，凡朝廷科拨钱以缗计，百三十五万九百九十有奇，米以石计，三万三千一百，而临安府之费不与焉。癸未，董槐罢，以台臣丁大全之言也。诏程元凤、蔡抗可时暂轮日当笔，军国重务，商榷奏闻。丁亥，太白入井。

七月辛卯，上谕辅臣：『财计所当整顿，吏奸不可不防。须择晓练都司提其纲。』寻以赵子秀、赵崇洁任责拘榷，诏曰：『执政当笔，具有典故，一日

必慎，乃分之宜。卿等素怀体国之忠，雅有济时之略，偶虚揆席，借助贤劳。弊所当革，勿以易至招怨辞；利所当兴，勿以暂焉承乏沮。况均是大臣，自当任责，事毋庸逊，当以身先，力拯时艰，迄图明效，以副朕责成之意。』甲午，以董槐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丙申，诏：『进退台谏，权在人主。若由学校，万无此理，且非大臣所得进退，学校可得而进退之乎？叩阁缕缕，更无已时，可令学官先谕三学诸生，各安心肄业，以副朕教育之意。仍令御史台契勘当时同待台牒作倡鼓率之吏，重作施行。令临安府根究本隅将校，惩其不能铃束隅兵之罪，以为张皇者之戒。』先是，丁大全劾免董槐用台牒差隅兵，夜半迫之出关，物情殊骇。大全继入疏自解，上亦不以为然，三学屡上书，故有是命。戊申，上谕辅臣：『吴渊乞万兵以备泸、叙、思、播，何以应之？』元凤奏：『欲令渊且选兵五千至夔门，泸、叙有急则援泸、叙，思、播有急则援思、播，东可以捍金、洋，南可以庇归、峡，却从沿江调兵五千，以补京湖之数。』上曰：『如此区处极是。』乙卯，以程元凤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蔡抗参知政事，张璠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丙辰，上谕辅臣：『振饬纪纲，修明法度，今日急务。』又曰：『前此只缘徇情废法，以致蠹弊滋多，今当痛革。』元凤奏：『敢不遵守法度，以无负明训。』上又曰：『迩来朝廷之势轻，盍思所以重之？』元凤奏：『当以求才为急。人才众多，则国势自重。』上然之。

八月甲子，元凤条陈正心、待臣、进贤、爱民、备边、循法、谨微、审令八事。诏：『朕之命相，正欲仰成览奏旨哉？乃言惟服，尚期励翼，其克有勋。』甲戌，以元凤奏董槐常黜郡守十余人，欲堂聚审订将上。上曰：『郡守字民之官，不可轻授。』丙子，上谕辅臣：『三边备御稍密，惟鞞腹一事，尚当加意。』元凤奏：『近田应寅申乞重泸、叙以为思、播之援，已行下制司区处。』辛巳，上谕辅臣：『属官带行朝职，外阃容或有之，内地帅阃虽有请，亦不可从。如武臣带环卫、阁职，须统兵率守则可。』寻诏：『诸阃属官、帐前武臣并不许带行内职。令三省、枢密院遵守。』

九月壬辰，四川制司奏：『西南蕃吕告、蛮目宁名天兄弟慕义，合乌苏蛮兵战敌有功。』诏各补承信郎。甲午，上谕辅臣：『闻广守多贪虐害民，宜先汰其尤者。』元凤奏：『敢不仰尊圣训。』丙申，诏邕州守臣程芾夺二秩罢。己亥，元凤言：『淮阃近奏援蜀之兵久戍贫窶，当议周恤。』上曰：『可即支拨付淮阃径自遗给，毋令迟滞。』己酉，上谕辅臣：『近有言罗鬼不足恃者。』元凤等奏：『置吕文德于沅、靖，置向士璧于归、峡，城筑之费、甲兵之需，无不应之，正所以为此备也。又闻黄平一路可通靖州，已屡行下荆阃，严作防捍，更当趋之。』甲寅，朱熠言：『境土蹙而赋敛日繁，官吏增而调度日广

。景德、庆历时，以三百二十余郡之财赋供一万余员之俸禄。今日以一百余郡之事力而贍二万四千余员之冗官，边郡则有科降支移，内地则欠经常纲解[4]。欲宽财力，必汰冗员。』从之。

十月癸亥，出封桩库新钱兑便，以济民用。丙寅，命录进姚永庆上书所言蜀中便宜事。乙亥，上谕辅臣：『敌犯襄阳界，郢系襄樊粮道，可行下措置，为援郢计。』己卯，上谕辅臣：『吴渊奏北哨颇多，想襄阳守将多是闭城自守。须据险设伏，乘机攻击，使知所畏而遁。』癸未，上问辅臣：『蜀报抗奏向士璧申敌犯峡之怀远，恐其归江。』元凤奏：『侵峡之哨即荆阨所报，自格奴来者，士璧虑其窥江，不可不防。』

十一月戊子朔，以丁大全为左谏议大夫，吴衍、翁应弼并除监察御史。癸巳，太学诸生复叩阁上书。乙未，上谕辅臣：『蜀报敌犯岩州，恐逼黎、雅。』元凤奏：『蒲择之谓取道入大理，已遣严逢将兵紧守关隘矣。』丙申，诏学官申严学法、戒饬诸生，诏曰：『朕乐闻切直，岂厌人言？迩年臣不能体国，惟以公报私，植党相倾，蛊坏士习。学校储才之地，乃有蹈于匪彝，裒张为幻，乱政害民，甚非教育初意。每念学校大体，未欲令有司施行。今又相帅成风，背义趋利，凭虚驾空，公论安在？』又：『令学官申严祖宗学法，俾诸生安心肄业，遵守惟谨。其有经明行修之士，精加考察，择其尤者以闻，朕将器使之。若或怙终不悛，自畔名教，则正典宪，亦非得已。仍令三学立石。』诏：『正特奏名御试，毋得更循旧制例，以武功资帖比折，升甲升等。』诏：『蜀有兵难，民不聊生，所当招集抚摩，使之安业。乃闻官吏多端诛求，殊失培植邦本之意。下四川制司戒饬属部，违者必罚无赦。』乙巳，以监察御史吴衍、翁应弼言，太、武学生刘黻等八人拘管江西、湖南州军，宗学生与伯等七人并削籍，拘管外宗司。癸丑，日南至。御大庆殿受朝贺。以张璠同知枢密院事，丁大全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马天骥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诏：『朕闻祖宗立法，悉行宽厚，惟赃吏之罚，独不少贷，为其蠹国害民也。朕待遇臣下，未尝不宽，训廉有铭，正欲善诱，不谓迩来贪风转炽，国与民俱匮，而士大夫家益肥，间有号清流而居之，污浊尤甚，朕何赖焉？自今小大之臣，各宜洗心涤虑，毋纵于货贿。其或不悛，有淳祐之法在，举而行之，非朕得已也。』诏：『开国以来，勋臣之裔，有能世济其美，不能世济其禄者，令所在州军体访以闻。』诏：『参政蔡抗擅自去国，勉留不返，可除职予祠。』寻以中书舍人林存缴进，奏寢其命。

十二月庚申，上谕辅臣：『敌筑襄阳，近调吕文德应援，如何？』元凤奏：『文德可任此责。』荧惑犯填星。乙丑，以张璠兼参知政事。庚午，御射殿，阅诸班直射者，换授有差。壬申，诏：『百司庶府及诸道监司以下，毋以私

怒寄收人于县狱。有罪应收者，结绝不许过三日。』甲戌，诏出封桩库新造川会收换两科川引。诏奖谕荆阨吴渊，敕：『荆襄首蜀尾吴，国之屏蔽。乃者边人来告，朕每注意，未尝不在襄。有臣如卿，恃以无恐。卿血忱徇国，贤于长城，练兵偏裨，指授方略，距兵两月，以老北师，驱之出境，而以捷告，朕甚嘉焉。疆场之事，一彼一此，犹有晋在，焉得定功？卿能周虑熟思，恃胜保境，以图万全，武副朕意。其一行立功将士，仰制司速开具闻奏，次第议赏。』

丁巳宝祐五年正月丁亥朔，御大庆殿受朝贺。诏戒饬群臣：『凡可以疏濬弊源、剔除蠹穴、兴起天下之治者，其仪图之武，副朕内修外攘之志。』以赵葵为少保、宁远军节度使、京湖宣抚大使、判江陵府兼夔路策应大使，进封卫国公；贾似道知枢密院事，仍因任；吴渊参知政事，李曾伯湖南安抚大使、知潭州。辛卯，天基节，御垂拱殿，群臣上寿。上曰：『吴渊奏斡腹支径颇详。』元凤奏：『昨日准宣谕盐井、铍铁山等险隘已札蒲择之疾速措置。』乙巳，雷。丁未，上曰：『春令未深，雷已发声。』元凤奏：『此皆臣等燮调无补之咎。』上曰：『雷者，天之号令。自今号令之间加谨。』诏：『雷发非时，朕心惕然。考之《易》象，所当赦过宥罪。应诸郡有戾于罪者，非犯恶逆，自徒、流以下，并从减等行遣。内有囚禁淹延者，悉与斟酌，事事从恕疏决，监赃不及一千贯者蠲放。』戊申，上曰：『狱讼淹延，亦能上干阴阳之和，宜速与疏决。』元凤奏：『昨日恭睹御笔，考大《易》雷雨作解之象，举行赦宥。仰见陛下敬天爱民之意。』己酉，御后殿引见，吏部奏举改官四十三人。辛亥，以吴渊薨，辍视朝。

二月戊午，诏贾似道升两淮安抚大使。庚申，御笔：『蜀境奏凯，而俞兴城下之捷尤为奇伟，朕甚嘉之。』兴，大忠之子也，向以父罪，聊示薄惩，今尽释前过，仍令制司具立功守将以下姓名来上，等第推赏。寻赐余兴金带。上曰：『余兴嘉定城下之捷甚伟，令尽释大忠之罪，不待其有请。』元凤奏：『陛下如此处置，直得御将赏功之道。』甲子，上曰：『春防是时，边头无报否？』元凤奏：『昨日淮阨言北兵见驻兵河南，不可不严为之备。』乙丑，右正言戴庆炆言：『数十年来，诸处戎帅专肆贪婪，逼令军人营运。愿申警戎帅，严与禁战军债。』从之。己巳，上曰：『李遇龙奏溪蛮为敌所有，欲为窥伺邕、宜之计，不可不预为之备。』元凤奏：『去秋已闻此说，屡令徐敏子体探虚实，严为防拓。又行下邕、宜险要去处屯兵，为不虞之备。』癸酉，上曰：『贾似道奏涡口筑城，上环荆山，下连淮岸，险要可据。』元凤奏：『已画旨令，便兴工。』

三月癸巳，上曰：『闻近畿颇有剽窃，所当禁戢。』元凤奏：『此帅、宪责也，当令严切禁止。』上曰：『可。』戊戌，诏曰：『高宗皇帝克绍大业

，宠绥万民，厄十世以中兴，恢旋乾转坤之烈。御六飞而南渡，有栝风沐雨之劳。定社稷以奠罄极之安，明统系以诒燕谋之永，岂有光复我家之盛，未隆升陪世室之尊？永言孝思，稽古多阙，所以采博士、议郎之是，酌人情礼制之宜，仿有夏之祀少康，法元和之尊光武，合一祖三宗而并侑，有德有功；则参天贰地之宏规，丕承丕显。用秩元祀，昭宣重光。陟配而多历年，以陈常于时夏。会通而行典礼，将大飨于季秋。』己酉，御笔：『朕闻政平讼理则民安其业，告讦易俗则礼义兴行。近有司受词，多是并缘为奸，延及无辜，摊赖缙钱，动以万计。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其耳目所接者，已悉蠲放，余令御史台觉察以闻。』庚戌，上曰：『近日官府多以偏词摊及平民，不可不戢。』元凤奏：『偏词岂可轻信？须当公议并观。乞以御笔宣付史馆。』从之。

四月庚申，朝献景灵宫。壬戌，上曰：『宜州守臣不可不择。』元凤奏：『当择有才略者处之，否则用武将之有谋而曾经战阵者。』上曰：『然。』癸亥，上曰：『格法当守，弊例不可放行。』元凤奏：『凡有援例而法不可者，臣未尝曲徇之。』丙寅，以并侑高宗皇帝奏告天地、宗庙、社稷。丁卯，诏高达以白河战功，进右武大夫、遥郡防御使，王登进宫一等，直秘阁。戊辰，御射殿阅诸班直射艺，换授有差。庚午，上曰：『徐敏子行边，正为防秋计，未可遽回入桂。』元凤奏：『已谕令未得便回，须俟朝廷指挥。』壬申，上曰：『李遇龙奏杨礼舍苦竹隘而守吉平，北兵有占筑苦竹之谋。宜谕蒲择之急为进守计，以破其奸。』元凤奏：『向来段元鉴克复此隘，极为不易。杨礼不应轻弃，令择之急作措置，毋为鞑所据，当更趣之。』甲戌，诏以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丁丑，上曰：『徐敏子游边，恐缓急无人应援。』元凤奏：『近敏子申以帅事委之机幕，郡事委之倅贰区处，已得宜。今朝廷既拨钱应其调度，敏子必能奋励以图事功，必别委他司，恐徒成牵制。』上曰：『然。』己卯，上曰：『蒲择之申鞑窥苦竹隘，乞调兵会合驱逐。』元凤奏：『已下京湖调五千应援，更当催趣，及秋防未动，速济此事。』

闰四月丁亥，上曰：『京湖调兵入蜀，可更趋之。』元凤奏：『若京湖以兵少为辞，当于湖南调遣，以补其数。』己丑，元凤等上《中兴四朝志传》、今上皇帝玉牒、日历、会要、实录、《经武要略》。诏元凤、大全、礪、似道、天骥各进宫二等。壬辰，上曰：『李遇龙奏北兵窥剑门，将筑堡寨。』元凤奏：『得蒲择之报，闰月初旬出师，以朱禩孙监诸司军，择之自以制司兵继之。』上曰：『此事不可缓。』御笔：『方今多事之秋，非贤不义，赖卿等作朕股肱耳目，靖共尔位，各迪有功。宰执以公道行公法，台谏以公心行公论，并仰体高宗皇帝圣训，毋得合党缔交，自贻伊戚。仍札御史台。』元凤奏：『恭睹御笔训饬，臣愿自今进拟，遵守旧规，明注乡贯，非惟昭示公道，亦可防闲

吏奸。』甲午，上曰：『徐敏子行边，当令且留邕、宜。』元凤奏：『敏子近自邕趣宜、融，宜距静江为近，恐已回司。昨札令须过冬防。』上曰：『可趣回邕管。』乙未，谢奕昌为少保、保宁军节度使，充万寿观使。戊戌，元凤等上进《编修吏部七司条法》。己亥，上曰：『赵葵行边，已见的确，如郢之增溪城濠，运粮于襄，有三年之积，措置可谓合宜。』元凤奏：『赵葵于边事实是留意。』上曰：『葵近奏已调援蜀兵三千。』元凤奏：『昨令调遣五千，今恐未足用。』上曰：『已令增调矣。』丁未，上曰：『广右之防，横山、永平、虎头关最要切。合先置堡寨，然后屯兵。』元凤奏：『当令措置。』壬子，上曰：『赵葵奏乞招兵十万，分布淮蜀、沿江、京湖。』元凤奏：『当从其请，钱粮自合与办。』

五月壬午，录行在、建康系囚。杖以下释之。诏：『夏贵城筑荆山，克期集事，升正任刺史。』

六月丙戌，上曰：『昨晚有雨，甚可喜。』元凤奏：『伏中得雨，田禾滋茂，尤农家之幸。』癸巳，命侍从、卿监日一人祷雨天于竺山，郎官诣霍山。甲午，上曰：『蒲择之已回，苦竹险隘尚未能取，可惜失此机会。然剑门之赏，不可不从厚，庶可激劝，使之了办宝峰一事。』元凤奏：『敢不仰遵圣训。』寻诏择之进官二等，余升转有差。庚戌，上曰：『昨日得雨甚好，北关之外雨尤骤。』元凤奏：『诸处已皆得雨，连日阴云四合，雨意未已。』上曰：『数日有边报否？秋成甚近，不可不为备。』元凤奏：『靡日不申儆，更当遵奉圣训。』壬寅，御笔：『贾似道荆山成城，义在怀远，绘图来上，殊用嘉叹。可令学士院降诏奖谕。』癸卯，出封桩库十八界楮币二十万贯赈都民，三衙、诸军亦如之。丁未，上曰：『余事曾契勘否？』元凤奏：『去岁所余，视宝祐三年以前多三分之一，今岁更当斟酌。』上曰：『可。』己酉，上曰：『数日来雨意又愜。』元凤奏：『闻远处沾足，近地差少。』上曰：『有祷祈未便，更当举行。』元凤奏：『谨遵圣训。』

七月乙卯，上曰：『连日四郊多雨。』元凤奏：『更须接续沾足，则一稔无忧。』录中外系囚。己未，太白昼见。诏蠲诸路州县民户逋欠官赋。庚申，上曰：『洪芹往桐川祷雨，得雨甚滂霈。』元凤奏：『守臣门迎御香之时，雨即沛然，仰见陛下一念所感，其应如响。』辛酉，上曰：『蒲择之甚欲取宝峰，以粮运不继，又值霖雨，器械损弊，因此中辍。』元凤奏：『更看续报。』乙丑，诏诸路阍帅司招填军额，申严占借之禁。丙寅，上曰：『与??言：吴门得雨甚洽，一稔可必。』璠奏：『陛下敬天爱民有素，固宜昭格。』上曰：『朕宫中览中外章奏，未尝敢自暇逸。』元凤奏：『此尧舜文武兢业忧勤之意也，天下幸甚。』庚午，上曰：『昨日经筵，有以边臣久任为言者，朕谕

之曰：『李汉超守关南十七年，郭进守西山二十年，官皆止于观察使。久任边臣，乃祖宗驭将帅、服夷狄之法也。』元凤奏：『仰遵陛下率由旧章之意。』辛未，上曰：『赵葵水陆并进，其志颇锐。』元凤奏：『葵思立功以报陛下，良可嘉尚。』甲戌，上曰：『北人归明曾授差遣而任已满者，可令保明上闻，并与添差职任，免令待次。』元凤奏：『陛下至仁如天，兼爱南北，谨遵圣训。』丁丑，上曰：『赵葵奏新野既捷，欲养锐以图光、枣。』元凤奏：『葵遣王登等人敌境，焚其粮食，亦可绝光、枣之援。若能审机而发，当有可图之理。』戊寅，上曰：『州郡所欠内帑项目甚多，年远者悉与蠲放，其合解者，可下诸路，令随正纲带纳。』辛巳，上曰：『闻敌有窥东川之意，可下制帅、诸司，严为之备。』

八月丙戌，上曰：『光化捷奏到，朕令人谕以始命乃光化，今所报止此，尚宜勉图。』元凤奏：『陛下明谟雄断如此，阍臣必能仰遵圣训。』己丑，以程元凤为明堂大礼使，张璠为礼仪使，丁大全为仪仗使，与芮为卤簿使，史宇之桥道顿递使。甲午，上曰：『郡守率待远次，而蜀郡往往阙人。可选廉能者，往任抚绥经理之责。』丁酉，诏贾似道版筑奏勋，名义甚正，示不忘远，式契朕怀。进宫三等。庚子，上曰：『近有郁攸为灾，延燎颇多，居民殊可念。』元凤奏：『不能救其微，及既炽，自难扑灭。』上曰：『临安府所奏附城民屋须远二丈，此说可行。』元凤奏：『可备不虞。』以张璠为参知政事，丁大全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庚戌，诏申严诸路州县稽留赦书、奉行不谨及递兵违慢之弊。

九月壬子朔，以久雨，出封桩库十八界楮币二十万赈都民，三衙、诸军亦如之。诏：『今从台臣迁卿、少而辄出关者，准违制论。著为令。』诏曰：『言路不常，厥官其来已久。臣子擅自去国，前此所无，良由待士大夫以宽，故习俗日趋于薄。然遽加黜责，所不忍为。姑示申严，庶几耸听。曩时察官迁卿，如汪刚中、叶宰、杜范、刘应起，莫不恪共乃职，谁曰不然？惟近日盗名欺世相师成风，才闻改除，随即就道，自诡抗节，实犯不恭。今后应台谏迁他职者辄出关，以违制论。务在必行，仍著为令。所有吴衍、翁应弼，可札令日下供职，仍札本寺各差胥吏催促前来，不许辄违君命。』癸丑，上问边报。元凤奏：『赵葵亲往点视关隘，北哨却未遁。』上曰：『须攻击，使早退可也。』元凤奏：『当趣之。』辛酉，大飧于明堂，赦天下。乙丑，上曰：『明禋告成，可庆。』元凤奏：『皆陛下精忱感通，天宇澄霁，中外莫不忻悦。』上曰：『继此当力行好事。』戊辰，上曰：『蒲择之奏蒙古侵罗氏鬼国，不可不力之备。』元凤奏：『择之报已多调兵往潼川，如鞬侵罗鬼，则邀其后。又札播州严备，令更下康湖诸处，严作措置。』上曰：『可。』甲戌，上曰：『播州

乞兵，想事势颇急。』元凤奏：『此亦机会，不可不亟与调遣。』上曰：『当令夹击。』元凤奏：『昨已令朱禕孙袭其后，吕文德遏其前，此即圣训所谓夹击也。』上然之。戊寅，以史嵩之薨，辍视朝。己卯，以王福为左金吾卫上将军、知和州，吉文瓘主管殿前司，郭浚主管侍卫步军司。庚辰，上曰：『王福得历阳乡郡，闻以为荣。』元凤奏：『陛下念其服劳殿陛十有余年，以此优之，深得御将之道。』上曰：『吉文瓘、郭浚之除如何？』元凤奏：『甚愜公论。』

十月乙酉，恭谢景灵宫。庚申，张璠薨，辍视朝。癸巳，雷。甲午，虹。丁酉，以林存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戊戌，雪。上曰：『京湖之捷，合与行赏。』元凤奏：『容斟酌拟进。』己亥，上曰：『昨日之雪，高处所积甚厚。连宵雨，亦甚有济。』元凤奏：『雪雨应时，最宜二麦。』上曰：『朕阅班簿，二广颇阙监司，须遴选，可为帅臣之储。』元凤奏：『容审择奏闻。』以瑞雪应时，出封桩库十八界楮币二十万赈都民，三衙、诸军亦如之。庚子，以皇子忠王为遂安镇南军节度使。皇女进封升国公主。甲辰，上曰：『赵葵奏沅州有粮可以运发。』元凤奏：『蒲择之亦谓播州有粮。吕文德正虑粮乏，今既有此，可以进师。』戊申，上曰：『付出札子言鞞腹事及守臣有当易者。』元凤奏：『已行下宣抚司。吕文德既入播州，而沅、靖支径尚多，责令措置，其守臣容拟进。』庚戌，枢密院言：『诸军逃亡，多因掙克无艺，役使非时。今后有捕获及自首者，令主帅审问，如老疾即与放停，其强壮而情犯轻者，与放全请。若将佐不能拊恤，当议其罚。诏令诸阆、三衙及江上、沿边诸军州厢、禁军一体遵守。』

十一月壬戌，诏：『朕軫念军民，无异一体。尝令天下诸州建慈幼局、平糶仓、官药局矣，又给官钱付诸营，置库收息济贫乏，奈何郡守奉行不谨，所惠失实，朕甚悯焉。更有毙于疫疠水灾与夫歿于阵者，遗骸暴露，尤不忍闻也。可行下各路，清强监司，严督诸守臣；宣制安抚，严督主兵官，并要遵照元降指挥。如慈幼则必使道路无啼饥之童，平糶则必使小民无艰食之患，官药则剂料必真，修合必精，军库收息则以时支給，不许稽违，务要公平而不许偏徇，庶若民若军皆蒙实惠，仍令召募诸寺观，童行有能瘞遗骸及百副者，所在州县保明，备申尚书省，给度牒一道，以旌其劳。可备坐指挥，各令知悉。』甲子，上以安南国表章词意恭顺，可令学士院降诏奖谕。乙丑，上曰：『赐安南国奖谕合有嘉赉。』元凤奏：『今兹锡赉盖出特恩，须用金器币、香茗之类。』上曰：『可斟酌拟进。』丁卯，上曰：『边烽未靖，恐邮递稽迟，不可不申严之。』元凤奏：『当下诸阆，计程限日，毋得迟滞。』癸酉，上曰：『诸将提兵征讨，当直入播境，须令追袭进剿，仍抚循诸蛮，不可纵军士骚扰，以失

其心。』元凤奏：『谨遵圣训勉饬之。』甲戌，上曰：『上流之报稍宽，正方是自治之岁月。』元凤奏：『边士当五日不申愆。』乙亥，上曰：『昨日付出黄平图本，其间险要处皆当置屯。』元凤奏：『黄平、清浪、平溪三处当审度缓急，分置大小屯。已令宣司作急区处。』

十二月辛巳朔，上曰：『广右备御及此少暇，宜立规模，合阃置屯，当行事，即可拟进。』元凤奏：『容详酌以闻。』以李曾伯为资政殿学士、湖南安抚大使兼广南制置大使，置司静江府。戊子，雪，西湖冰合。丁酉，诏三衙及江上诸军应从军职事，并要战功及队伍中人，不许以任子杂流非泛补授。其离军者，止许授不厘务差遣。果有材略功绩，从制阃保明，却与厘务。甲辰，雨。上曰：『今日立春得雨，岁事可期。』元凤奏：『早来既雨，而雾气又滃郁，此地气上腾之象也。』丁未，岁、荧惑入氐。

戊午宝佑六年正月辛亥朔，御大庆殿朝贺。以丁大全为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林存兼权参知政事。下诏戒饬群臣。癸亥，诏出封桩库银一万两付蜀阃。诏赵景纬屡辞召擢，雅志嘉尚，特改京秩。辛未，上曰：『印应飞报敌窥安南，有的报否？』元凤奏：『李曾伯已启行，旦夕必有报闻。安南遣兵御敌，胜负未知，然吾国之备，不可不密。』癸酉，上曰：『黄平之屯如何？』元凤奏：『赵葵申霍友谅已回沅州，同吕文德区处，朝廷见议专官相度。』上曰：『可择忠实详练者拟进。』御后殿，引见吏部奏举改官四十二人。甲戌，诏：『吕逢年往黄平督趣，就点视四川隘寨，相度思、播隘，要知瓮左如鹿通、鹿广、宇翅、鹿盘州等处孰为要会，趣办工役，毋令疏漏。』己卯，都省言：『牧民驭军，各有职守，年来颇多侵越，管军司存动军行，以预民事，是非颠倒，科役无艺，耗伤根本，莫此为甚。』诏宣、制诸司严行禁戢，除兼领州县外，有侵越扰民者，指实以闻。

二月辛巳朔，诏礼部贡举。以马光祖为端明殿学士、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应使、湖广总领。

三月辛亥朔，命临安守臣祷于天竺、霍山。甲寅，命侍从、卿监日一人祷天竺山，郎官诣霍山。乙卯，录行在系囚。庚申，诏出封桩库十八界楮币二十万赈三衙诸军。辛酉，录中外系囚。

四月庚辰朔，诏曰：『当春不雨，天变异常。靡神不宗，仅见霏霖，有妨东作，曷遂西成？民命系焉，朕心惕若。念厥咎之安在，惟反躬而省愆，饮食起居，何敢由旧？可自四月一日避殿减膳，仰答谴告之意，以召阴阳之和。』癸未，元凤等言：『雨泽愆期，乞解机政。』诏不许。丁酉，群臣请御正殿，复常膳。表三上，乃从之。诏：『思应已特差思州驻扎御前忠胜军副都统制，往播州同共修筑关隘，措置备御。』辛丑，程元凤罢，以观文殿大学士判福州，寻

提举洞霄宫。丁未，以丁大全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林存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朱熠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少保、宁远军节度使、卫国公赵葵充醴泉观使兼侍读。

五月庚戌朔，上曰：『襄、樊解围，俘获甚多，将士用命，深可嘉尚。』大全奏：『乞下京湖制臣，亟与推赏，以示激励。』癸丑，诏：『怀远、涟水相继获捷，夏贵进官二等，兼河南招抚使，毛兴特转右武大夫。』乙卯，大全奏：『襄、樊之围已解，高达、程大元有援樊之劳，李和有守樊之功，当斟酌议赏。』上曰：『赏不逾时，所以励将士也。卿等亟议以闻。』丙寅，诏与芮判大宗正事。辛未，雨。上曰：『连日得雨，在处沾足，岁事必可望。』大全奏：『得雨，丰年之兆，但此番成都之战，有拔木之风，石子之雨，破毡裘之胆，此又天佑中国之意。』甲戌，上曰：『李曾伯奏欲屯万兵于钦州，以为交人声援。』大全奏：『昨朝廷令就钦州屯兵，正与曾伯所奏同，但兵数更须斟酌。』上曰：『秋风不远，宜早区处。』

六月辛巳，上曰：『安南求援之情颇切，所当严兵以待。』大全奏：『粮食未到，所调戍兵未行，见此催督。』上曰：『此事不可顷刻缓。』乙丑，上曰：『襄樊之赏状来上，可斟酌行之。』大全奏：『睦千单骑入北营，谕以祸福，亦可嘉尚，欲以五官赏之。援师至城下而围已解，亦当薄酬其劳。』丙申，上曰：『元风力辞之任，已俞其请，今须择硕德重望者以镇之，其资浅望轻者不可轻畀。』大全奏：『诚如圣谕。』

七月庚戌，潼川帅臣朱禔孙言：『长宁军自办钱粮，创造器具，修筑凌霄城圆备。』诏易士英特带行阁门宣赞舍人，朱文政、宇文同祖奋进宫一等，杨震卯等七人减磨勘，将士支犒有差。寻诏擢孙进宫一等。丁巳，诏渚路监司、守臣不许妄作名色，擅支官钱，互相馈赂。予者受者，并计赃论，遇赦不原。令御史台觉察。己未，上曰：『迩者百僚类多玩愒废事，卿宜飭励，俾各供乃职。学官则严与教导，史馆则勤于修纂，仓库则谨于出纳。必如是，则官无旷职，不致食焉怠其事也。』大全奏：『敢不恭承明命。』甲子，上曰：『蜀中将士不解甲者数月，允为可念。』大全奏：『当议厚犒。』丙寅，上曰：『近来边报如何？』大全奏：『诸阃之报不一，但三边有备则无虑。』上曰：『毋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

八月戊寅朔，上曰：『安南之事，寇固不可不防，诸蛮亦不可不得其心。』大全奏：『孟轲有曰：『固国不以山谷之险。』』庚寅，上曰：『成都系蜀安危，不可不亟图之。』大全奏：『朝廷既已不劝，何事不可为？』戊戌，上曰：『上流之报日急，镇江之事，二十年不曾举行，今不容不严为之备。』大全奏：『已令阃臣亟作措置矣。』癸卯，上曰：『边郡禁军闻多阙额，所当招填

及数。』大全奏：『已下诸阨招刺，期足示额。』上曰：『须时时趣之。』都省言：『倭船入界，禁令素严。比岁庆元舶，可但知怵于博易抽解之利，听其突来，泄贩铜钱，为害甚大。』诏令沿海制司于滨海港汊严切禁戢。

九月庚戌，雷。壬子，上曰：『蜀、广虽有备御，海道不可不防。』大全奏：『已札诸水军各备险要矣。』上曰：『不可不急作措置。』丁卯，诏出乎巢仓米二万九千九百石有奇赈粜，以收弊楮。己巳，诏出城弊楮不堪行，用于封桩库支拨两界好会，尽数收换。诏出榷货务楮币一百万赈三衙、诸军。

十月丙子朔，上曰：『蜀中将帅虽未克复成都，而暴露日久，战功亦多，合与序升。』大全奏：『谨遵圣谕。』乙酉，都省言：『知隆庆府杨礼守安西堡，鞅兵薄城招诱投拜，礼愤激诟骂，率诸将共射退之。』诏杨礼进官二等，仍下诸郡，以励其余。丁亥，上曰：『张实久陷北地，今单骑来归，忠赤可尚。』大全奏：『所当嘉奖。』寻为和州防御使。庚寅，都省言广南制置大使司镇抚刘雄飞提兵亲入横山，分遣将士迎战，杀获头目军器。诏雄飞进官三等，将士增秩、赏赉有差。辛卯，都省言：『淮民避难过江，转徙可念。』诏镇江府、常州、江阴军各出义仓米千石赈之。是夜，月有食之。壬辰，上曰：『夜来太阴食之九分，太史常预言之，以此见星翁历象之学，亦无差舛。』大全奏：『愿陛下修政以禳之。』

十一月己酉，诏新筑黄平赐名镇远州，吕逢年进一秩。辛亥，诏流民渡江，出浙西、江东路五州米三万石，令各郡守臣赈之。壬子，御笔：『以隆寒在候，令学士院降诏抚谕诸阨。』甲寅，诏：『淮民迁避，暂泊江阴，朝廷赈济，恐未能遍，再出米二千石赈之。』丙辰，分委朝臣遍诣郡祠祈雪。壬戌，以贾似道为枢密使、两淮宣抚大使，朱熠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饶虎臣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丁卯，诏诸路宪司廉访所部州县，毋得虐民。仍禁止摊赖之害，违者坐之。癸酉，两淮制臣贾似道奏：『淮境肃清，前后诸捷，凡获马疋千计，器甲万计，夺回被掠者七千余人。』甲戌，上曰：『维扬之捷可喜，但闻蜀中苦竹隘见被围。』朱熠奏：『东淮有用命之将，所以屡奏捷。今王登提兵入蜀，必有规模，可宽圣虑。』

十二月丙子朔，诏曰：『敕门下：更化则可善治，所以开太平之期；发号而定告元，所以膺缉熙之庆。朕绍承丕绪，诞保受民。荷上帝之降康，蒙列圣之垂佑。既历三纪，夙夜罔敢遑宁；底绥四方，渊水未知攸济。每兢兢而行道，期穆穆以迓衡。然察文审己而庶政靡齐，务本重农而群生寡遂。朝纲隳而积玩，吏习狃于怀私，国势仅定而未强，边徼多虞则未靖。思艰以图其易，补弊而举其偏。惟三百年德泽之深，式克至于今日，而万亿载基图之永，用昭受于天休。欲通变于宜民，乃取新而凝命。苦稽成宪，通广骏声，法艺祖之宏规

，混车书之一统。踵仁祖之盛际，致朝野之咸和。爰易嘉名，以兴嗣岁，导迎善气，振起群心。茂凝常久之功，永底辑宁之福。其以明年正月一日改为开庆元年。』己卯，都省言庐州、涟水军捣颍攻沂，获捷甚伟。诏杜庶、毛兴各进官一等，又诏俞兴于遥郡上转安远军承宣使。丙戌，上曰：『横山乃邕州要冲，不可不设一屯，以为备御之计。』大全奏曰：『容臣下制司相度地里奏闻。』丁亥，上曰：『向士璧不待朝廷命，进师归州，且捐家赀百万以供军费，良可嘉尚。』又都省言：『马光祖不待请于朝廷，招兵万人，防州有警，又捐俸募士以破敌。』诏光祖、士璧各进官一等。

校勘记

[1]要略 原作『妥略』，据《宋史?理宗纪》四改。

[2]澧 原作『泮』，据《宋史?理宗纪》四改。

[3]叙 原作『淑』，据《宋史?理宗纪》五改。

[4]纲解 《宋史?理宗纪》四作『纳解』。

宋史全文卷三十六

宋理宗六

己未开庆元年正月乙巳朔，诏：『朕临御以来，于今三纪，小心翼翼，夙夜不敢康宁。方今国事正殷，四郊多垒，环视宇内，罕如人意。皆前日因循苟且，豢养偷惰，滋至于今，可不戒哉！载更丕化，肇纪新元，赖尔股肱惟良暨中外小大之臣茂迎天运，相与维新，以公心奉公法，以实政图实效，使元气壮而精神卫，中夏安而远人服。庶几祖宗开宝、庆历之盛，则予一人以怵。』都省言：『蜀报日急，寇犯忠、涪，浸迫夔境。』诏：『蒲择之、马光祖应战守调遣，照便宜指挥行。』辛亥，都省言：『戍蜀官兵频年战御，酷暑隆冬，暴露可悯，合与更戍。今正当捍御之时。』诏蒲择之加抚重犒，候防春毕日更替。癸丑，诏吕文德筑城黄平，深入蛮戎，抚辑有方，进官三等。庚申，李曾伯奏：『蒙古犯邕管，知宾州吕振龙、知象州奚必胜辄离官守而遁。横州守臣刘清卿乃能设隘坚守，一郡按堵。』诏振龙、必胜并追毁，拘管外州；清卿进官一等。壬戌，上曰：『北骑盘泊涪州，不可不速为驱逐之计。』大全奏：『今日备御，莫切于兵与食。』癸亥，大全奏：『士大夫干请州郡者甚众。』上曰：『遴选人才，宰相责也。千里之寄，未容轩畀，宜审处之。』以雪寒，出封桩库十八界楮币二十万赈三衙诸军。丙寅，上曰：『海道戍兵雪寒可念，与在城寨者不同。可量与给犒一次。』大全奏：『敬遵圣旨。』丁卯，诏贾似道以枢密使为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都大提举两淮兵甲、湖广总领、知江陵府。时蜀帅蒲择之以重兵攻城，都不克，敌人倾国举兵南伐，破利州、隆庆、顺庆诸郡，阆、蓬、广安守将相继降北。又为浮梁于涪州之兰市，蜀道梗绝

。故有是命。辛未，上曰：『中外之兵皆贫，蜀兵尤甚。驱饿卒而婴强敌，其不误事者几希。』大全奏：『旧岁行下蜀阆增支口券，正为此也。』壬申，上曰：『郭浚一兵帅，廉实可取，士大夫亦难其人。且当留之维扬。』癸酉，雷。上曰：『昨日降出白札子，中间言湖南筑城，欲劝富民助之，决不可先，须节帖去此一段。』大全奏：『圣天子仁民一念，上通于天。』己巳，以权吏部侍郎兼国子祭酒、权直学士院张镇知礼部贡举，起居郎兼侍讲吴衍、太常少卿兼权中书舍人王景齐同知贡举，左司谏沈炎监试。

二月乙亥朔，御札付知贡举张镇已下：择体国筹边、尊主庇民之学。诏：『京湖制置司参谋官王登素怀忠义，累著勋劳，提兵援蜀，曾不辞难。功未及成而歿，特赠官五等，合得致仕恩外，更官其一子。』己卯，上曰：『朕自即位以来，尝以忧勤为心，未尝一日以位为乐。』大全奏：『昔文、武始于忧勤，终于逸乐。今圣心一于忧勤，过文、武远矣。』乙酉，上曰：『向士璧提师已到忠州，忠赤可取。』大全奏：『当国家多事之时，正臣子捐躯报国之日。若人人能如士璧之忠，则边事不足虑矣。』诏疆场未战，调度尚繁，出内库十七界楮币三千万以助支赏。丙戌，以马光祖为资政殿学士、沿江制置大使、江西安抚使、知建康府。丁亥，上曰：『蜀中之警，皆因马湖江不能设备，纵其偷渡。今江之南北皆有哨骑，所以重费区处。』壬辰，都省言：『州县之间，多行苛政，狱讼又且淹延，非所以爱民也。』有诏令御史台下诸路提刑司戒飭，令务要政平讼理，违许按劾以闻。出平余仓米二万九千九百石有奇赈都民。

三月己酉，都省言：『北兵见在涪州兰市大渠缚桥，及在江南作过，奸谋叵测，合行痛剿。乞立赏格，以激将士。』诏如能出奇斫桥袭寨有显著者旌赏有差。癸丑，上曰：『蜀中死节之士，如云顶山等处将士，皆当褒录其后，庶可为天下劝。』大全奏：『谨遵圣训。』丁巳，以吕文德为保康军节度使、四川制置副使、知重庆府。戊午，上曰：『近有言备边之策当于江北做规模，不当于江南做规模。』大全奏：『今日处处风寒，皆当预讲，又岂止于江北？』辛酉，雨土。己巳，上曰：『向士璧捐家赀百万，提师援蜀，殊可嘉尚。近日贾似道移司荆蜀，犒军尤重厚，不易得也。』大全奏：『大抵用兵行师，以轻财为先。』

四月乙亥，都省言：『段元鉴、杨礼坚守城壁，歿于王事，忠赤可褒。』诏各赠节度使，封二字侯，立庙。致仕恩外，更官其一子。甲申，上曰：『昨日李遇龙之报，言王坚忠节，守城拒敌，万折不回，真可为列城之倡，更当旌赏。』大全奏：『敢不钦承圣训！』乙酉，都省言：『知施州谢昌元自备百万缗、米麦千石创筑城壁于倚子山，合与推赏。』诏进官一等。辛卯，朝献景灵宫

。诏诸道提点刑狱以五月按理囚徒。

五月庚戌，上曰：『监司、郡守佻果循良，只宜因任，不必数易，以重州郡将迎之费。』大全奏：『敢不上遵圣训!』辛亥，上曰：『诸蛮乃羁縻之国，且与强敌为邻，不可不申饬边郡，以固结其心。』大全奏：『此事已累次行下。』乙卯，宣司奏：『蜀江雪涨，水冒桥趾。吕文德等与宣司所调兵数战皆克，攻断浮梁。』诏立功将士迁补有差。以权工部侍郎兼侍读翁应弼、秘书少监兼权直学士院崇政殿说书洪芹、秘书郎兼资善堂直讲史若讷为殿试详定官。丙辰，御集英殿策进士。丁巳，御后幄，阅武举进士射。乙丑，诏铸新钱，以『开庆通宝』为文。戊辰，上曰：『吕文德将达重庆，合、渝守城之赏不可缓。』大全奏：『欲待文德申上，斟酌推赏。』上曰：『亦须先降指挥，以激昂将士之气。』辛未，赐正奏名进士周震炎以下四百四十二人及第、出身、同出身。壬申，赐特奏名进士三百九人。

六月甲戌，宣司奏吕文德乘风顺战胜，遂入重庆。御笔：『蜀事方殷，军力劳瘁。披坚者疲于战斗，服业者苦于流离。间有胁从，亦非本志。兴言及此，痛在朕心。聿新阍权，期复旧观。』仍降诏抚谕。御笔：『吕文德身先士卒，攻断桥梁。蜀道已通，忱可嘉尚。』令学士院降诏奖谕。辛巳，以朱熠为参知政事，饶虎臣同知枢密院事。己亥，上曰：『吕文德入重庆，既畀之以阍寄，又宠之以齐钺，可谓荣矣。犹未肯领，何也?』大全奏：『文德受国厚恩，正捐躯报国之日。此番宋良信赍印授往，不容辞矣。』御笔：『贾似道将指于宣，勇往就道，遣援军饷，动中事机。曾日月之几何，觉气象之顿异。贤劳忠赤，委有可嘉。』令学士院降诏奖谕。辛丑，上曰：『吕文德力辞阍寄，可敦勉之。况合州之围已解，亦其应援之力。』大全奏：『君命岂可有辞之理?终须领职。』肚寅，太白昼见。

七月丁未，上曰：『日来郡守多不安于久任，坐席未温，便欲谋进。』大全奏：『更迭祖宗成法，亦须民庸既著，方可置之朝列。』辛亥，太白入井。戊午，诏：『四川选人应关升、磨勘、改官、铨审，守臣申辟，倅、令可从旧隶宣司审量。』癸亥，以蔡抗薨，辍视朝。甲子，上曰：『蜀阍之命，文德尚辞，恐失事机。』大全奏：『闻已遣兵遣将。况蒲择之既出峡，尤不可辞其责。』

八月壬申朔，上曰：『蒲择之已出峡，文德未肯受命，赖李遇龙任责经理，但粮颇艰，宜急催趣。』大全奏：『当下宣司，俾承圣训。』诏令户部下诸路，申严州县增收租米斛面之弊。丙子，上曰：『近闻边阍科降之数颇多，只得挨那应之。』大全奏：『边面既阔，备御亦广，科降之数，十倍常时，所仰者楮耳。印造多折阅之患，不容不预为之虑。』丁亥，上曰：『两日之雨如倾

，深为岁事之忧。夜来幸稍霁。』大全奏：『此皆德所感，庶穡事不坏于垂成。』戊子，上曰：『江塘近为潮水冲决，宜急修整。』大全奏：『昨日顾益过臣，已面趣之。』丁酉，上曰：『连日之雨，恐害穡事。』大全奏：『朝廷宽恤之政已备讲行，复命从臣祷于群祠。』庚子，上曰：『且喜晴霁，岁事可保。』大全奏：『此皆陛下力行好事，感格如此。』是夜，太白犯权、火星。乙巳，都省言：『两浙雨多。』诏漕司行下诸郡县守倅令佐，亲诣寺观、神祠，精加祈祷。是日，蒙古犯汴黄州，攻围鄂渚。壬子，贾似道奏水陆之师至于鄂。时鞑国兵大入，值沿江制副征鱼湖利虐甚，渔人献舟于北，遂自黄州沙武口透渡江南，中外震动。丁巳，上曰：『闻鱼湖清野不早，致被北骑冲突，夺民船为筏，在江面作过。不可不亟为之备。』大全奏：『须得上下流战舰夹击，方可遏其势。已下宣司江阆矣。』右谏议大夫戴庆炆奏：『滨江一带兵卫单薄，向里防拓，路头散漫，事势岂可与寻常哨掠者同日语？今须急作规模，大为措置，引咎责躬，痛自克励，以振起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博求谋画，号召材武，使吐奇计、出死力以卫社稷。亟命宣阆、副阆水陆夹击，共期肃清。』诏从之。庚申，以观文殿大学士、崇国公吴潜为醴泉观使兼侍读，奉朝请；戴庆炆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御笔：『朕德不类，寇闯上流。省躬引咎，惟自克责。然祖宗深仁厚泽涵养之天下，岂无忠臣义士奋励感发，出力以卫社稷者？诸阆各拥良将劲兵，亦当同谋叶智，勿以限界为拘，共图伟绩。可降诏勉谕。』寻诏出内库楮币一千万、银绢五百疋两付宣司，楮币五百万、银绢三万疋两付副司支费，仍备黄榜，军前晓谕。所调淮东五万兵，令监察御史陈寅催促进发。癸亥，以赵葵判庆元府、沿海制置大使。乙丑，诏鄂渚事势殊急，更令侍御史沈炎往沿江制副司督趣调兵，再出内库楮币五百万、银绢二万疋两付两淮制司，楮币二百万、银绢一万疋两付沿江制司支费。丙寅，诏：『上流事急，令侍从、台谏、卿监、郎官赴都堂集议以闻。』以贾似道兼节制江西、二广人马通融调度，应援上流。马光祖进司江州。史岩之进司寿昌军。丁卯，以边事孔棘，命群臣奏告天地、宗庙、社稷、宫观、岳渎、诸陵。戊辰，太白犯荧惑。

十月壬申，丁大全罢，以观文殿大学士判镇江府。以吴潜为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1]、茂国公，宣抚大使等如旧，以赵葵为江东宣抚大使。庚辰，御笔令学士院降诏：『自今月十一日为始，避殿，减膳，彻乐，以示朕抑畏之心。』诏：『合围已解，坤维顿清，皆宣阆指授之功与制臣调遣之力，以至二三大将竭尽忠劳，遂使百万生灵免罹涂炭。勋庸甚懋，旌赏宜优。吕文德特授检校少师，李遇龙进官三等、权刑部侍郎，各赐金币。将佐以下，进秩、赐金有差。』辛巳，御笔令学士院降诏：『抚谕四川将士军民

[2]，务在恳切，以示朕眷焉西顾之意。』诏曰：『北兵侵犯中原，如江北岸黄州、汉阳军、江南岸鄂州、寿昌军、兴国、江州、隆兴诸州，多有惊移百姓迁城郭之人。切恐无以自给，仰三省行下各郡，不拘是何窠名，见管钱米，随宜赈恤，不许漏落泛滥，有失朝廷推行实惠之意。如有违戾，重置典宪。』壬午，诏袁玠夺五官，送南雄州居住。以御史陈寅言其屠杀良民，苛取渔舟，以资敌之乡导也。癸未，诏：『以蜀道甫宁，监司、州郡调度不给，其来岁进贡天基圣节银特免。』甲申，以向士璧为湖南安抚使、知潭州，任责捍御。诏丁大全落职罢新任，以谏臣曹永年再疏其罪也。乙酉，雷。

十一月庚子朔，都省言：『蒙古谋斡腹拓里当严湖南诸郡，土豪及诸峒俊杰，其间岂无奋发忠义秉功之人？合立赏格招谕。』从之。是日，吕文德提兵至鄂。诏贾似道移司黄州。先是，诸路重兵咸聚于鄂，北军斡腹一道由全、永至潭州，江西震动。监察御史饶应子言：『今精兵健马咸在阌外，湖南、江西地阔兵稀，虽老臣宿将可以镇压，然无兵何以运掉？敌之来，当自内托出，不当自外赶人。』上然之，遂有是命。黄在鄂中流，乃北骑往来之冲危道也。大将吕文德遣孙虎臣将精兵七百护送至类草坪。候骑曰：『前有兵。』似道愕然曰：『奈何？』虎臣匿似道，自挺身出战，既而北军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降将，储再兴骑牛先之。虎臣擒再兴，遂入黄州，下流之兵始振。辛丑，诏行宽恤十有三事。壬寅，以朱熠兼权知枢密院，饶虎臣、戴庆焯参知政事。癸卯，以夏贵兼金吾卫将军、总领淮东出戍军马。赵葵言：『北兵渡江，皆因袁玠克取渔湖之利极其惨酷。虽已行罚，未足以正误国之罪。』诏袁玠追毁，除名勒停，拘管万安军。丁未，诏：『北兵渡江，多有被掳之人驱逐攻打城壁及当前锋，岂其本心？良可痛念。又上流失业者，其间岂无土豪强壮或转为剽掠，是致资敌？各立赏格招谕。』戊申，御笔：『朕以国家多难，下诏责躬，避殿，减膳，彻乐，罢土木，出宫人，痛自贬损，益务俭约，以至黜贪暴，省赋敛，释禁锢，恤冤枉，庶几悔过之实，感动天人之心。尚虑言路之未通，莫纾人情之久郁。可令内外臣庶，凡目前急致要务、朝廷阙失，并许极言毋隐，以副朕侧身引咎之意。』令学士院降诏。诏出内库楮币五十万犒内外诸军。甲寅，以与??为浙西制置大使、知镇江府，杜庶两淮制置使、知扬州。乙卯，诏丁大全夺三官，以御史朱貔孙疏其罪也。寻再削夺。己未，以赵葵为少保、江东宣抚大使，节制饶、信、临江、抚、吉官军民兵。庚申，诏：『朕有虎臣，时为文德。今其部曲将夏贵提师征行，道出犂下，所当抚劳，以示优恩。』令阁门引见。

闰十一月癸酉，雪。出封桩库楮币二十万赈都民，三衙、诸军亦如之。辛卯，贾似道奏：诸将大捷于鄂城。鄂围解凡百余日。以吕文德为检校少傅、京

西湖北安抚大使兼制置使、知鄂州。乙未，与??言：『涟水失守，孙逢吉弃城而归，已行军法。』策应弃再遇不能应援，诏夺三官，与??寻与宫观。

十二月辛亥，诏以来年正月一日改为景定元年。壬子，吴潜改封许国公，贾似道改封肃国公。庚申，群臣请御正殿，复常膳。表三上，乃从之。诏：『鄂渚之重围虽解，湘潭之凯奏虽驰，然四境未底于肃清，三军方疲于战斗。人民离散，井邑摧残。每一念之，寸心如灼。其天基圣节称觞、赐宴并免。』壬戌，陈鞞落致仕，以观文殿学士充醴泉观使兼侍读。徐清叟以资政殿大学士提举佑神观兼侍读。赵汝腾端明殿学士、提举佑神观兼侍读，兼翰林学士承旨。

庚申景定元年正月丙子，御笔：『贾似道亲提大兵，以解鄂渚之围，勋烈之盛，良用嘉叹。可令学士院降诏奖谕。』诏贾似道赴阙。庚辰，诏吕文德为检校少傅、京西湖北安抚大使兼制置使、知鄂州。是夜，岁星、荧惑合于尾。乙酉，都省言：『潭州醴陵县当衡州之冲，比北兵迫近，草寇窃发，人情危疑，知县吴灼屹然不动，诛锄盗贼，一境获安。』诏吴灼差监行在都进奏院。甲辰，都省言：『承平日久，京师城池所当修浚。』诏厉文翁条画行之。己酉，诏：『鄂州战守将帅以至士卒特赐十七界楮币三千万，令宣司第功给犒。吕文德援蜀之赏未足酬功，令援鄂之勋尤为显著，特赐百万，良田万顷。高达乘城拒守，迄退强敌，特赐五十万，为宁江军承宣使。王鉴升左金吾卫上将军，孙虎臣、苏刘义、黄青、陈万、郟进、张胜、孟之经、徐广、温和、俞大忠、康玉、马汝海、赵纪祥各进官十等，为遥郡团练刺史、环卫阁职有差。陈奕、阮思聪水陆战御。获捷非一，并为防御使。汤孝信、纪智立提兵援鄂，备宣劳效，各进宫三等。王益进一秩。』壬子，诏蒲择之削官三等，沈翥送琼州居住。甲寅，都省言：『临江军、瑞州皆以无城池，为北兵破，临江守臣陈元桂端坐亭上，誓死封疆。左右散去，为兵所执，握拳切齿，骂声不辍，忠义之节，照映古今。瑞州守臣陈昌世以治郡有善政，百姓拥之以逃。』诏元桂进官五等，赠宝章阁待制，与二子京官选人恩泽，赐钱十万，立庙，赐正节。昌世素有廉平之誉，姑夺官三等。丙辰，从臣、卿监日一人祷雨于天竺山，郎官诣霍山。出内库楮币一千万、御庄米一万石付厉文翁修筑城池。庚申，雨雹。壬戌，诏赐贾似道金器币一千匹两，仍趣赴阙。都省言：『广南哨马透出湖南衡州，上由潭、鄂而合兴、寿之兵，下由醴陵而犯袁、吉之境。向士璧会合刘雄飞追袭之兵，调遣郟进、阎忠进、彭宋杰等并力攻剿，获战马千余疋，救回老幼甚众。』诏士璧为兵部侍郎，雄飞进官二等、保康军承宣使，进宋杰、忠进各进宫赐银绢有差。丙寅，南康军言北哨人建昌县狗咬石，透过武宁，本军都监张兴宗调兵迎敌战死。诏赠兴宗武翼郎，官其一子。都省言：『去冬北兵侵犯

湖南，诸将迎敌之功，温和为最，李虎次之，郟进又次之。』诏温和进右武大夫，带行遥郡刺史；李虎进官三等，带行阁门宣赞；郟进带行复州团练使，赐银绢有差。

三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庚午，御笔命夏贵兼黄寿策应使，总统诸将，令协办会合夹击，以收全捷。癸酉，都省言：『去年八月，哨马侵犯横山，镇抚司调遣总管张世雄提兵将迎敌战歿。』诏世雄等各赠官十等，赐钱一万。甲戌，诏夏贵总统舟师，自鸿宿州而上，凡五奏捷。进福州观察使。都省言：『北兵所犯州县，或经从蹂践，或盘礴焚毁，农民失业。其鄂州、寿昌军已行蠲放租税，余州县当一体宽恤。』诏全、岳、永、衡、宾、柳、象、瑞州，兴国军、南康军建昌县、隆兴府奉新、奉宁、武宁、靖安县，江州瑞昌、德安县，临江军清江、新喻县，潭州醴陵、浏阳县开庆元年以前二税并捐之。辛巳，诏董宋臣改差提举台州崇道观、安吉州居住。国子博士徐庚金等不待命而出关，遣官勉谕而莫应，各与在外差遣。丙戌，诏孙虎臣和州防御使，范文虎、张世杰等各进官五等，赐银绢有差，余将士进官二等。

四月戊戌朔，左丞相吴潜罢，行谏议大夫沈炎之言也。诏：『多事之时，揆席不可暂虚。可趣似道赴阙，权令朱熠、戴庆炯分日当笔，有大政事，共议以闻。』辛丑，贾似道奏：『鄂围始解，江面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壬寅，赵葵以病乞结局引退，从之。癸卯，御笔：『贾似道为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寄，殷然殄患，奋不顾身，戎乘一临，士气百倍，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予嘉伟绩，宜示褒纶。』令学士院降诏奖谕。乙巳，诏以边事清肃，请命元祈祷官各诣致谢。丙午，吕文德兼湖广总领。辛亥，扬州火，杜庶贬官一等。癸丑，以贾似道为少师，进封卫国公，其宣司职事令结局。朱熠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饶虎臣参知政事，戴庆炯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皮龙荣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甲寅，诏：『似道将至国门，可依文彦博例，郊劳于都城外，赐御筵及朝见后，择日对御赐宴。』似道皆辞，从之。乙卯，朝献景灵宫。丁巳，以明堂大礼，奏告天地、宗庙、社稷、宫观。诏以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己未，诏夏贵为保康军承宣使、左右金吾卫上将军、知淮安州兼淮东安抚副使、京东招抚使，寻赐金器币、田三千亩。乙丑，似道入见。奏：『今天下之势，保藩篱则下可保堂奥，有三边则可有内地，惟陛下念之。』

五月戊辰朔，诏：『似道奏乞以财赋狱讼委之执政分任，亦合典故。可令朱熠专任财赋，皮龙荣专任狱讼，似道总提其纲。』以赵葵为两淮宣抚大使、判扬州，进封鲁国公。辛未，诏饶虎臣为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癸酉，御笔：『今之天下，靡弊极矣。所可以转移变化者，独有用人一说耳。旧来当国

者用人，多徇私意，贻害可胜言哉？今丞相虚心无我，询之同列以用人，此乃转乱为治、转危为安一大机括也。机括若差，利害匪轻。今当立为一准之说，须专求实用，勿泛取虚名，外之为监司、郡守者当用廉洁，凡稍涉贪污而谋利者汰之；内之为朝士者当忠谨朴实，凡稍涉哗竞而沽名者汰之。若用舍之意向明白，贪污者可化为廉洁、哗竞者可化为忠朴。夫苟用人一差，待其贻毒于民、贻害于国而后去之，亦已晚矣。』似道奏：『敢不备遵眷旨！』仍乞宣付史馆。甲戌，都省言：『沿江副司谏议官吕文信统兵在懈林夹、白鹿矶，吕辅周并以战歿。诏赠文信宁远军承宣使，辅周和州防御使，优与恩泽，立庙赐额。』乙亥，诏：『李虎驭军无律，害民特甚，合正典刑。以曾立功湖南，贷命追毁，羁管郁林州。』行谏议大夫沈炎之言也。丁丑，赐似道玉带。己卯，以戴庆焯薨，辍视朝。辛巳，上曰：『近日士大夫奔竞之风可畏，须择一二恬退之士奏闻，庶可以励其余。』似道奏：『已得二三人，俟拟进。』寻诏赵景纬、欧阳守道、陈大中有静退之节，以景纬为秘书郎，守道史馆检阅，大中主管礼兵部架阁文字。壬午，荧惑犯斗。癸未，都省言：『江防至重，贵在严密。自通州海口以至归、峡，当分管地分，庶责有所归。』诏令都统司分地任责，仍命制帅司照所隶节制。以皮龙荣兼权参知政事，沈炎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戊子，似道言：『去秋猾夏之变，匪由天降，生自贪吏。臣愿明诏中外：自今守臣当觉察诸县，监司当觉察守倅。其有赃犯，必劾无贷。如州县官为监司所劾，则坐郡守；守倅为台谏所劾，则坐监司。』己丑，上谕似道：『卿昨日所陈，正律贪之良法。连坐之罚，此风必戢。』似道奏：『臣之所奏，祖宗已行之法也。』庚寅，都省言：『奖兼戢贪，今日急务。陈垲清节高风，可厉流俗；陈振孙华发典刑，为国寿俊。』诏以垲为龙图阁学士，赐振孙金带。乙未，上曰：『秋防在近，赵葵既辞，不可不速择人。不若只用李庭芝。』诏庭芝复主管两淮安抚制置司、知扬州，赵葵充醴泉观使。

六月己亥，诏：『郭浚独任殿、步两司，宣劳不一。自去冬警报以来，效忠甚著。进官一等，带行遥郡刺史。』诏丁大全居住南康军。壬寅，御笔：『皇子忠王仁孝恭顺，有闻于时。涵养践修，尤敏于学。是用蔽自朕志，庸正储圉，特以对越在上，庶几祖宗顾歆，神人闾悻，哀时多祉，于以隆万世不拔之基，可立为皇太子。』令有司讨论典礼以闻。癸卯，上曰：『昨日皇太子再三辞，因训之曰：『元良者，天下之大本也。乃若祗膺重器，克荷徽章，必务保其令名，蕴其全德。欲全其德，在修其身。欲修其身，在勤于学。勉之毋忽。』』似道等奏：『建储之始，圣训昭明，实足以贻谋万世。』甲辰，上谕似道：『卿所奏皇太子班次在宰执之上，且候典礼后行之。』似道奏：『名称既正，典礼当遵。容臣具奏。』上曰：『淮东近别无报？』似道奏：『涟水事，当候

夏贵报至。兵固贵于神速，然必须新阩之来，方可随宜应援。』上曰：『然。』戊申，以王野薨，辍视朝。月犯斗。己酉，录行在系囚。壬子，诏升巢县为镇巢军。甲寅，诏皇太子改名，令所司备礼册命。寻赐字曰长源。诏贾似道为礼仪使，朱熠撰册文，皮龙荣书册，沈炎篆宝。乙卯，上曰：『皇太子入储宫，礼仪从厚。如赐宴、锡赉等事，皆当讨论。』似道奏：『旧典有诸王入府锡宴及皇太子会燕官僚于资善、赐教坊乐之类。今日而行之，足称盛典。』丁巳，皇太子辞朝谒乘金辂、设仪仗。从之。戊午，以册皇太子，奏告天地、宗庙、社稷、宫观。己未，诏倪呈献羨希赏，再削一官，仍下监司、郡守，今后有许移易窠名、辄行献羨者，照祖宗典故行。仍著为令。辛酉，皇太子辞百官移班贺。诏既有典故，不必引辞。乙丑，御笔：『朕于菁莪乐言之仁，封培滋久。登臚臚仕、著休声，多此途出。数年以前，间有聚为朋曹、堕家败业而不能遏然自弃者，岂作成之道犹有缺乎？批付学官，以更学法来上，稍示规益本为一二蹈于匪彝者设也。迩者涵濡德义，莫不自待以厚，朕甚嘉之。前者更法，独进取一途尚狭，未足以快飞跃之道。今从其厚，用著为令。尔诸生益务自修，副朕崇尚作成之美意，敬听无忽。』

七月戊辰，制以皇子忠王为皇太子，大赦天下。北使郝经来寻盟，至维扬，拘留真州不遣。先是开庆己未秋九月，北兵渡浒黄，围鄂州，似道视师江上，阴许北朝岁币议和。亦会北有大丧，北师始归。似道入相，自诡有再造之功，讳言前事故也。

《谥议》曰：己未、庚申，北军过江，东南之危，如一发引千钧矣。似道在鄂，为城下之盟，许纳岁币，而北师始归。似道乃欺理宗，诡曰战胜，而所许岁币又食前言，是外则负大国，内则欺其君，以致大国遣使责偿，似道乃拘留于真州，惟恐上下知之。未几而大元再遣使京湖，而似道又留之汉阳之沌口。始则请盟，终则背盟，似道知之，天下知之，独朝廷不知耳！

庚午，上问近日京城米价。似道奏：『见行赈济，以平市价。此去秋成，余价必减。』壬午，皇太子宫詹事杨栋等奏，乞诏皇太子免答拜礼。御笔：『尊敬师儒，宜全谦德，难允所陈。』癸未，御大庆殿册皇太子，群臣班贺。丁亥，皇太子朝谒太庙。御笔：『参稽旧制，皇太子当俾习知政事。每遇听朝，可令侍立，仍令宰执并兼东宫官，三省讨论典故以闻。』己丑，上曰：『何梦然一疏，言大全、潜二凶欺君无君之罪，举卢杞、李林甫以为证，极当。』似道奏：『台臣所乞，合取圣意。』上曰：『褫职、罢祠、追官，一如其请。窜地却只置之江西。』以贾似道兼太子少师，朱熠、皮龙荣、沈炎并兼宾客。辛卯，诏丁大全夺官三等，居住南安军；吴潜褫职罢祠，夺二秩，居住建昌军。皇太子奏乞免侍立等事。御笔：『参决侍立，家法攸传。控奏力辞，难从

所请。』上曰：『来日皇太子侍立，卿等奏拟，须择其有关于大体者，如汉举孝廉之类。』似道奏：『敢不敬遵圣训!』癸巳，皇太子侍立。上曰：『侍朝参决，正欲习闻政事。卿等宜卫翼之。』似道奏：『建储一事，自古为难。在仁皇时，犹待司马光、范镇诸臣之请。今陛下不俟臣庶论建，断自圣衷，合天地祖宗之心，为社稷亿万斯年之计。』上曰：『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俗也。此事久废，民罔攸劝。可下郡国，各举一二人，务以实闻。』寻令学士院降诏敕门下：『孝为百行之先，廉居四维之一。三代以上，风俗淳而孝廉之名泯。迨汉始诏以此举士。当时二千石不举孝以不敬论，不察廉则免其严，且重如此。我国家以孝治天下，以廉察吏治。科虽不常设，固有不待举而劝者。比年以来，浇风污习，澜倒莫返，朕甚悯焉。然念良心所蕴，谁独无此?特为善者无所劝，不善者莫知过，表厉之道未至焉耳。今嘉与宇内之士同归于善，举孝廉如汉法。夫孝廉，一本也，好货财而不得为孝，哇母食则不得为廉。以菽水为乐者行必不污，以冰蘖自持者亲必不辱。诏下之日，凡吾帅守、监司、令长，采公论，考实行，各疏其事，以名闻，朕将尊显之，以为臣子之劝。』

八月丙申朔，上曰：『戢贪之令屡下，良以行货之心多于畏罪，论罢既科而货不失，犹足为利也。继自今有犯赃者，须重置于宪，尽监其赃，务在必行，毋为文具。』丁酉，以贾似道为明堂大礼使，皮龙荣为仪仗使，沈炎鹵簿使，与芮桥道顿递使。辛丑，诏广安军新明知县郑少清流海外，侯瑛孙教官谢少鏐羁管广南，渠州邻山知县杨淑、广安录参朱堃、司法冯巽居住广南，以宣抚司克复旧城，言其结附蒲元圭，献城降北之罪也。丙午，上曰：『皇太子每日听讲，必待讲官讲说，方可发问。如有所疑，须当咨问。太子于侍次，钦承惟谨。』似道奏：『前日叨陪讲席，亲聆皇太子听讲之余，首问『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次问『闻正言行正道』。讲官敷说，乐听不倦，可谓得问辨之要。』上曰：『两问皆当。』壬子，以与??薨，辍视朝。赠少师，寻谥忠惠。是夜，太白入房。癸丑，上曰：『浙西盐子颇为田里之扰，宜早区处。若徒党能自捕其首者，却与免罪，仍厚赏之。』似道奏：『令宪、帅下之所属措置招捕。』

九月辛未，诏铸新钱，以『景定元宝』为文。癸酉，上曰：『刘整泸州之捷甚伟。』似道奏：『观其所申，俘获甚众。恐此冬间，势须平定。』己卯，朝献景灵宫。庚辰，朝飧太庙。辛巳，大飧于明堂，赦天下。丙戌，上曰：『明裡一晴可喜，宿斋之旦，已有雨意，随即开霁。』似道奏：『此皆陛下风采精神沈固，应天眷如此。』是夜，荧惑犯壁。丁亥，上曰：『诸路刑狱尚尔淹延，所当严行戒飭。』似道奏：『谨承圣训。』戊子，李松寿犯淮安。

十月乙巳，御笔：『昨台臣论丁大全、吴潜欺君无君之罪，皆有事实，初

匪风闻。窜谪近止江西，可谓宽典。颇闻二佞之党怀设伏愿，布在京城，闻有朝绅各私所主，有咎及朕躬者。是何忍于负君，而不忍于负私门也。如大全之流毒稔祸，害民蹙国，此天下四海所同愤，固不待论。若吴潜力芘大全，动摇国本，力请迁幸，发言悖乱，蕴志深险，与自古奸叛之臣曾不必殊，朕之所亲受而忍抑者。凡为臣子，岂当党附而为是翕讹？近又作歌诗，有『披缙』之说。此等情状毕露，恐亦终难涵容。令台臣觉察，如有似此者劾上，当重置于罪，以为同恶相济者之戒。仍榜朝堂。』壬子，李庭芝言：『夏贵等破松寿之兵于涟水城下，南城旧址已尽平之。』寻诏夏贵进官五等，赐钱百万，立功将士进官有差。壬戌，诏吴潜居住潮州，以监察御史桂锡孙之言也。

十一月乙丑，御笔：『朕于北司，惟遵祖宗之旧例，给使而已，未尝有所假借，亦每有戒飭。闻士大夫欲由此径，心甚鄙之。近何时修忽持吴珪兄弟奏牒来上，且以贿进，不亟去之，是失刑矣。』诏何时修削官二等，罢职送吏部，永不收叙。丙寅，上曰：『朕平日未尝假借内侍，而何时修无忌惮如此。今已痛惩，庶使天下士大夫知所向背。』似道奏：『圣断赫然，中外耸听，真足为万世法。』诏诸路监司躬亲巡历州县，裁决狱囚。奉行不虔者，台臣觉察以闻。

十二月甲午朔，上曰：『华亭御庄，昨令漕司委官拘催，不能戢其扰。今可拨隶外廷，以助军饷。』似道奏：『陛下此意，真足以贻谋万世。』乙未，上曰：『治天下之道无他，惟顺人心而已。我朝以仁厚立国，虽强不如秦，富不如隋，惟知敬以事天，宽以爱民，俭以足用。平时之所以恪守家法者在此。』似道奏：『陛下守家法，结人心，真可为万世龟鉴。』辛丑，福建提举李伯玉奏建阳县嘉禾生，一本十五穗，绘图来上。诏：『皇太子始封于建，允为上瑞，其以建阳为嘉禾县。』上曰：『此番积雪盈尺，腊前再白，可为丰年之兆。』似道奏：『既雨复雪，远迩皆然。蝗蝻入地，疫疠潜消。此皆圣德格天之明验。』内批：『虎闾齿胄，太子事也。此礼固已久废，如释奠、舍菜之事，我朝俱未之废，然享师敬道，又不可拘旧制。可来年正月，择日令皇太子谒拜先圣。』

辛酉景定二年癸亥朔，御大庆殿朝贺。诏曰：『朕于赃吏无所贷，以其惟威惟虐，大为吾民仇。民，吾赤子，而仇之，是与寇贼奸宄同科，而何以为天子之命吏？古人喻贪以狼，以硕鼠，目以物类之恶者，盖不得复言人矣。惟彼贪夫，??莫之惩，侵牟矫虔，罔知厌极。朕夙兴夜寐，忧苦万民，封培本根，每惧弗蔭。郡国之吏，乃淫纵其欲，以蠹厥生。间闻田里凄然，人情恻怛，甚至自愧。朕惟民生寡遂，由于贪官之肆诛求；贪官充斥，由于监司之不按察，率以外台耳目不当蔽塞失察之罪。兹当岁首，咸与维新。』上曰：『我朝以仁厚

立国，圣圣相承，惟以爱养元元、培植根本为第一义。今中外之吏贪黷成风，甚失祖宗初意。』似道奏：『大哉王言，发于王春之日，所以布维新之令也。』皇太子奏：『臣恭奉圣旨，择用正月十五日，令臣谒拜先圣文宣王于太学。臣仰体圣心，祇承严训，区区愚衷，因而感发焉。盖先圣之道，至我朝盛时，运际文明，真儒迭起，而后有以续夫孟氏之传。然其时诸说并驾，未知统一。迨乾、淳间，文公臣朱熹与宣公臣张拭、成公臣吕祖谦志同道合，切思讲磨，如义利之辨，如《近思录》之书，择精语详，开牖后学，诚有功于圣门。中间邪说。又几晦蚀。陛下圣德奋兴，罢黜讹邪，表章正学，然后人心一正，圣道大明，天下学士，得沿渊源而溯洙泗，实万世无疆之休。熹等三臣尝俱被诏追褒，特加隆惠盛典，兼准御笔，秩熹于从祀，如拭如祖谦，窃谓宜用升祀例，以称明诏。臣愚欲望睿旨特以臣拭、臣祖谦秩于从祀之列，以益昭圣明崇儒重道之盛美。』诏从之。都省言：『知县于民最亲，必五得改官亲民举状，始以命之，重其选也。势利之习燎原，荐举之意浸失，挟贵用贿，如取诸寄。贪庸得志，民不堪命。欲窒其源，惟有严缪举之罚，是遵祖宗旧制。其禁戢荐举，尤当加严。』令吏部日下遍牒遵守施行，仍令御史台常切觉察。乙丑，以安庆城成，马光祖特转两官，仍令学士院降诏奖谕。庚辰，上曰：『近闻江西、湖南楮币价亏，台疏及此，可斟酌行之。』似道奏：『此事关系颇重，容熟议奏闻。』诏下诸路提举司：『所部州县，时以常平钱米赈给鳏寡孤独之民。』以雪寒，出封桩库十八界楮币三十万赈都民，三衙、诸军亦如之。

二月癸巳朔，诏礼部贡举。己酉，上曰：『诸书将备，进呈有日。只照凡例修纂，不必用己意置议论其间，他日自有史官任删润之责。』京湖制司言：『襄阳帅臣程大元调遣总管唐永坚、牛全深入邓、光大路，至茱萸圃获捷。』诏永坚进官四等，带往阁职；全进官三等，其余立功将士补转有差。甲寅，皇女进封周国公主。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太史言：『阴云蔽遮，初不见亏。乞照国朝故事班贺。』上曰：『日食于朔，朕心惧焉。阴云偶蔽，岂当自幸？所宜益谨天戒，其令百官毋贺。』己巳，诏礼部、国子监以有出身人附铨试场应词学科，照嘉熙二年例。从之。戊寅，似道等上孝宗皇帝、光宗皇帝、宁宗皇帝实录、今上皇帝玉牒、日历、会要、《经武要略》。诏似道、熠、龙荣、炎各进官二等。丁亥，雨。诏朱熠以观文殿学士、知建宁府提举洞霄宫。乙丑，诏宝章阁待制方来奉祠日久，高年可尊，特赐金带。

四月乙未，以皮龙荣参知政事，沈炎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谏议大夫何梦然签书枢密院事。丙申，诏吕文德分阍年余，援蜀饷蜀，忠劳尤著。进太尉、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夔路策应大使、知鄂州。诏董槐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

洞霄宫进封永国公。己酉，诏诸路提点刑狱以五月按部理囚徒。诏吴潜居住循州。丙辰，诏：『皇女周公主年已逾笄，下嫁礼也。承奉郎杨镇实慈明太后侄孙，矜持好修，宜在选尚。朕志久定，而公主引辞甚力，勉谕再三，徐始稟承。令三省讨论典例以闻。』丁巳，诏杨镇左领卫将军、驸马都尉。己未，太常礼院上周国公主下嫁典例。诏主婚、亲迎、同牢之礼并从熙宁制。庚申，诏公主下嫁，与芮主婚，皇太子从送。仍赐公主担子。其从物令所司照典礼应办。是日，建康府言瑞麦五茎，各两岐。

五月壬戌朔，诏公主下嫁，以杨凤孙为宾。癸酉，诏放特班改官人免引见。己卯，上曰：『昨观李庭芝申逆邹突至淮安对境，犹幸有备，挫其锋。继此当五日不备，庶可无患。』似道奏：『谨遵圣训，益加申儆。』己丑，上曰：『雨意未已，朕心惕然，应有宽恤之事，可更与讲行。』命侍从、卿监日一人祷于天竺山，郎官诣霍山。蠲大理寺、三衙、临安府及两浙州军、建康府赃赏钱，出丰储仓米五万石赈都民。再录中外系囚，杖以下释之。

六月辛卯朔，上曰：『连雨不已，罪在朕躬。惟有修省，以回天意。』似道奏：『燮理阴阳，三公之职，臣无所逃罪。』癸巳，上曰：『昨日未时至中夜，雨略止，早又复作。宽恤之事虽已举行，更当求所未至。』似道奏：『陛下焦劳如此，虽禹、汤罪己，殆不是过。臣等辅政乖疏，未回天意，恭俟汰斥。』甲午，御笔：『霖雨为沴，天戒孔昭。农功苟亏，民命攸系。力行宽恤，精意祷祈，靡事不为，厥应犹爽。痛念及此，启处弗遑。可自六月五日始，避正殿，减常膳，彻乐，庶尽修省之实，以回阴阳之气。』上曰：『连雨未止，都民被水，殊可念。恐两浙皆然。各郡量与轻重等第，支給赈恤。』乙未，诏出榷货务十八界楮币五万赈三衙诸军。丁酉，诏武臣功劳显著者赐金带素有格法，不许自陈。从都省之言也。癸卯，上曰：『杨蕃孙屡盥馈之礼，此典礼所在，岂容不讲？』似道奏：『仰遵圣训，令勿更请。』乙巳，上曰：『近畿被水，安吉为甚。宜早差官检视。凡救荒之政，皆当讲行。』似道奏：『安吉今岁之水不减宝庆年间，检视救荒，实不可缓。』丙午，雨雹。戊申，群臣请御正殿，复常膳。表三上，乃从之。上曰：『泸南刘整之变，宜急措置。』似道奏：『昨日已即调遣，且趣吕文德、俞兴等任责讨之。』整骁将号铁胡孙，断桥之役，曹世雄功第一，整次之。大将吕文德忌二人，捃世雄罪逼以死。整惧祸及己。遂叛归北。

《谥议》曰：刘整，宋骁将也。己未北师渡江，止迁蹕之议者，丞相吴潜也。尽守城之力者，帅臣向士璧也。奏断桥之功者，曹世雄其一，而刘整次之。事平后，似道功赏不明，杀潜，杀士璧，杀世雄。整守泸州，惧祸及己，归北之心始决矣。

己酉，以范文虎主管侍卫步军司。辛亥，录中外系囚，杖以下释之。壬子，流星夕坠。

七月丙寅，上曰：『近霁川水道间有借粮之风，亟当区处。』似道奏：『昨已谕帅臣警捕，择其尤者重治，庶可少戢。当并守臣申严之。』京湖制司言：『吕文德报发勘正张子光、张定国、庞伸、周仲、张善、张先以蒲择之党从，在任赃状繁夥，寇船造桥，不调援兵攻击，交通叛逆，设意降北。乞照祖宗旧制，明正典刑。』诏子光、定国追毁除名，庞伸等四人并流断[3]，蒲择之已追毁，羈管监赃。是夜，月犯斗。壬午，以观文殿学士陈韡薨，辍视朝，赠少师，谥忠肃。诏吴潜责授化州团练使、循州安置。初，似道移司黄州也，疑出潜意，以足顿地曰：『吴潜杀我!』遂深憾之。潜窜死，没其田产，寸土不遗。潜死非其罪，人心不报。丁亥，诏赐吕文德方团一字金带。上曰：『戚里为太尉，方赐此带。今以赐亲臣者待之，乃异数也。』似道奏：『陛下以殊恩旌有功，不特文德感奋，诸将亦知所观。』诏有违年阙正官处，许监司选辟。

八月辛卯朔，诏令户部下诸路，申严州县增收租米斛面之弊。癸巳，以久雨，出封桩库楮二十万赈三衙诸军，发丰储仓米口石济都民。甲午，上曰：『蜀事可虑，朕甚为之不安。』似道奏：『俞兴攻取泸城，坏于垂得，致轫圣虑。臣累疏自请一行，捐躯不辞，或可上宽忧顾。』上曰：『丞相所请，备见忠忱。但廊庙事体至重，岂宜轻动?』又奏：『若文德入蜀，则荆湖与江面关系尤重，臣不容不往。』上又曰：『此未可轻。』丁酉，诏夺向士璧从官恩数，令临安府追究侵盗掩匿情节。以侍御史孙附凤之言也。士璧守潭有全城功，似道以其行事不关白宣司也，怒，摈其罪，窜死漳州。壬申，诏赐皇女周国公主第于安济桥。乙巳，诏江万里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丁未，诏浙右水涝，民不聊生，令朝臣分往各郡，同守臣商确出粟，劝分蠲租赋，招强壮为军，凡救荒之政，可速举行，俾毋遗阙。

九月辛酉，上曰：『湖、秀二郡被水最甚，闻守令不以荒政为意，民户吝于劝分。宜立赏罚，以示信必。』似道奏：『此事监司、守令不得辞其责。即当宣布圣训，更加戒飭。』丙寅，以范文虎主管殿前司，刘达主管侍卫步军司。癸酉，诏增潭州解额三名，以终场及万余人故也。庚辰，诏客贩广米至都城近境者，照市价出余，官司毋得拘勒。寻立赏格招诱。壬午，诏出封桩库楮币一百万、银三万两付四川宣抚司。丙戌，上曰：『广米平余，已招诱客贩，更令本路监司选官余运，以应都民之乏。』似道奏：『谨遵圣训。』

十月庚寅朔，上曰：『递年和余，止及民户。今岁水潦若此，凡御前庄米，亦照民间所科之数输之有司，以示上下一体之意。』似道奏：『陛下捐内庄米以应和余，前所未有。观听之下，孰不感动?士大夫于此尚不知体国，可乎

？』戊戌，雷。庚子，诏：『积涝为灾，省躬惕若。哀求民命，夙夜靡遑。乃复雷发非时，更示谴告。天怒未息，愈不敢安。应军民及刑狱有合宽恤等事，可疾速讨论以闻，庶尽应天以实之意。』似道疏乞解机政，诏不许。录中外系囚。诏：『物价未平，出封桩库楮币二十万赈三衙诸军，出丰储仓米五万石赈都民。』甲辰，诏：『朕思己未之秋，北兵渡江，其势飘忽震荡如风雨之至，一时将士或死于转战，人民或毙于流离。其间婴城自守之臣，尤不免干戈锋镝之惨，致使冤声满野，积骸如山。重念生民何辜而罹此酷祸也！当是时，赖股肱之臣，任旬宣之寄，身先士卒，冒万死一生而不顾，卒能指授将帅，一举而殄歼之。乾坤载宁，江山复旧，是吾国生民无身而有身，此三百年所未有之祸，亦三百年所未有之功也。朕因修设醮席，荐拔沉沦，既念元勋，示兹奖谕，亦欲来者之劝也。』丙午，以何梦然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壬子，诏程元凤为特进，依前观文殿大学士，充醴泉观使兼侍读。癸丑，诏：『皇太子年已及冠，礼宜择配。慈宪夫人族昭孙之女生于名门，绰有淑德。其令择日入内参见。』乙卯，上曰：『太子可谓天作之合。』又顾太子曰：『夫妇人伦之始。正始之道，当以修身为先。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太子必能体认斯意。』似道奏：『皇太子问学日新，况圣训之严如此，自能祇承惟谨。最是全氏，侍乃父昭孙往复江湖，备尝险艰，其处富贵，必尽儆戒相成之道，臣等深为国家大庆。』赐知渠州胡克忠金带，以旌战守之功。丙辰，沈炎罢，以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戊午，赐汝腾谥曰忠清，寻诏赠四官，仍赐银绢、田宅。

十一月甲戌，安南国遣使奉贡，献象三。戊寅，周国公主下嫁。礼成，群臣班贺。乙卯，日南至。御大庆殿，群臣朝贺。诏杨镇宜州观察使、驸马都尉，赐玉带；诏杨镇父蕃孙进官二等，戚属增秩、进封有差。癸未，诏全氏特封永嘉郡夫人。

十二月己丑朔，诏：『瑞雪应时，出封桩库十八界楮币二十万赈都民，三衙、诸军亦如之。』辛卯，江万里罢，寻以端明殿学士提举洞霄宫。甲午，皮龙荣兼权知枢密院事，何梦然参知政事，马光祖同知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知临安府。乙亥，月犯五车。诏永嘉郡夫人全氏可立为皇太子妃，令学士院降制。丁巳，诏：『朕惟我朝褒表功德，具有彝典。如赵普有翊戴之元勋，则赐第宅于建隆；文彦博有弼亮之伟绩，则赐家庙于至和。今丞相贾似道身佩安危，再造王室，其元勋伟绩，不在赵普、彦博下。宜赐第宅、家庙。』令有司条具以闻。

壬戌景定三年正月戊午朔，御大庆殿，群臣朝贺。诏：『阳春肇始，宣布宽条。如丁大全、吴潜误国之罪固不可贷，其与为死党者，当与同科。若一时

嗜荣进而争附丽者，宁无轻重？可斟酌所犯，远者量移，近者放还，并不录用。』诏皇女周国公主进封周汉国公主。庚申，给事中徐经孙缴章鉴、王景齐祠命。诏：『从官予祠而不除职，是禄之而已。姑与放行，决不录用。』诏：『周尊黄耆，忠厚所基；汉事三老，禄养无阙。陈垲、林彬之、史季温夙被擢用，今皆耆年，奉祠岁久，宜示奖崇。陈垲授端明殿学士，彬之宝谟阁待制，史季温直华文阁，各因其祠。』戊辰，马光祖奏：『今岁监补在即，江、湖、闽、广所至余价未平，乞照嘉熙二年例，权令各路漕司收试。』从之。庚午，贾似道屡辞免赐第宅、家庙。诏从所请，仍以旧居之邻集芳园为赐，给缗钱就建家庙。甲戌，吕文德言：『北兵犯梁山，权军李鉴出战屡捷。』诏鉴带行阁门宣赞舍人、知军事，立功将士、义兵补转有差。戊寅，诏三学免解外行食生员，两赤县解试终场人及临安府学职事，特令赴省一次，以建储恩优异之也。以久雨，出封桩库十八界楮币二十万赈都民，三衙、诸军亦如之。都省言：『逆整以泸叛，宣制两阆奉行天讨，已遂收复。』诏奖谕，寻改泸州为江安军。辛巳，以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杨栋知贡举，兵部尚书、太子詹事叶梦鼎同知，右谏议大夫孙附凤同知兼监试。

二月丁亥朔，李松寿纳款。上曰：『逆邹一再纳款，情伪难凭，不可苟目前之小安，贻他日之大患。切须审处。』似道奏：『当与之要约，如能归涟、海之地，始足取信。』都省言：『临安、安吉、嘉兴属县水涝，溺死颇众。』诏各郡守臣给钱埋瘞。丁酉，诏：『朕试天下士于春官，凡十有三诏矣。名公钜卿，胥此途出。朕又表章儒先，崇尚理学，以薰陶涵养培植之久，莫非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者。比既谨简名流，执斯文之柄，亦号极一时之选。如世之所病，剿句断章，以命题牵合破碎以害理，与夫言理不切乎事、论事不根于理，皆必无之，然不患有司之不明，但患有司之不公。明白公出，苟至于公，则有真才实学，当如烛照数计，毫发莫能遁。言刈其楚，庸玉于成，斯为不负朕作人之意。审尔则命陆贄而得韩愈，命欧阳修而得巩、轼，则予一人汝嘉。』赐杨栋已下。戊戌，都省言：『涟水三城已遂收复，制阆之功，委为显著。』诏奖之。仍降德音，改名安东州。庚子，诏：『吏部侍郎刘垵累历繁使，备著循良。晚入从班，多所裨益。今乞引年致仕，特除宝章阁待制，依所乞予祠。』仍赐金带。壬寅，诏：『吕文德于宣蜀道，克复泸城，可授开府仪同三司。』是日，皇侄乃裕特授检校少保。以皮龙荣为资政殿大学士、知潭州、湖南安抚使。乙巳，月入氏。戊申，诏省试中选士人覆试于御史台。为定制。己酉，上曰：『涟、海二城收复于旬日间，亦见李璿纳款之真。可拟封爵来上。』庚戌，诏：『李璿效顺本朝，请赎父过。既归涟海之境土，复献山东之版图。可特授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等路军马、

齐郡王。』仍赐金镀银印、二金带、朝服、绣鞍马，以金带牙笏各十五付李璿分赐将帅。

三月乙丑，以孙附凤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辛未，诏升海州东海县为东海军。甲戌，都省言：『徐霖自改官后，实历十余年，不曾陈乞磨勘转官。今已致仕，合行旌异。』诏官其一子。

四月戊戌，李璿寻复淄州。诏奖谕。己亥，严州言麦生两穗。庚子，荧惑、岁星合于危。甲辰，有流星大如杯。庚戌，以久雨，录行在系囚。

五月丙辰朔，戊午，以刑部侍郎兼给事中徐经孙、工部侍郎兼司业常挺、太常少卿兼太子侍讲吴坚为殿试详定官。己未，御集英殿策进士。辛酉，御射殿阅武举进士射。丙寅，蠲临安府税三月，平物价也。丁卯，都省言：『诸路州县税租，见钱用时价折纳会子，以重楮也。州县间有故行违戾者，诏诸路提刑躬视所部，违者劾之。』戊辰，上曰：『谢奕化折纳苗米价太重，已戒飭之，仍贷义仓充军费，以免科余，庶可少宽民力。』似道奏：『圣恩及此，军民两受赐矣。』己巳，都省言：『广西诸郡措置屯田已有小效，若邕、钦、宜、融、柳、象、浔州能一体讲行，亦可省余运。』诏守臣任责措置，经略安抚提领，课以殿最，仍条具来上。庚午，都省言：『广西经略安抚司申安南国进贡贺升平礼物。』诏户部依例给赐。辛未，同知枢密院事兼知临安府马光祖除职知福州。壬申，上曰：『马光祖再尹神皋，殊无善状。朝纲所系，岂宜动肆轻紊？』似道奏：『宅揆非才，望轻招侮，法宜引去。陛下曲赐全宥，臣惟有恐惧。』上曰：『卿之所争为公，光祖之所争乃为私。』谏臣陈尧道奏贪吏为蠹者八事，而势家哗徒黠胥尤甚。诏户部下诸路监司禁戢。甲戌，诏：『周公作诗，不避昌、发。孔子不遍避二名。朕旧名一字，乃理学至要，五常百行，非诚非也，无之可乎？先朝如益字、实字，见之群臣表章，此尤可证。自今其勿复避。』丁丑，御集英殿，赐礼部奏名进士方山京等敕凡六百三十有七人。己卯，赐特奏名进士敕凡七百四十有三人。

六月庚寅，以经筵进读《唐鉴》终篇，赐宴秘书省，讲读官奋进秩。诏孙附凤兼权参知政事，杨栋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壬辰，以吴潜歿于循州，许令归葬。乙未，月入氐。己亥，董槐乞休致。诏除特进。辛丑，上曰：『一雨甚济，旱禾得此结实。』似道奏：『今日之雨，甚慰民望。昨日临安属邑献新禾，更旬日可食新，公私之幸也。』乙巳，御射殿，阅正奏名进士射。丙午，阅特奏名进士射。诏秘书省曝书会权免，诏吏部、刑部申严叙理等事，一遵旧制，仍令台谏、监司、守臣自今指实劾奏，庶几罚称其罪。戊申，都省言：『徽宗皇帝长编，一时抄录，尚未成编。』诏令史馆专官修润。庚戌，安南国王陈日昷遣使入贡，表乞世袭。诏日昷特授检校太师、安南国大王

，加食邑；男威晃特授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使、检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安南国王、效忠顺化功臣。仍赐金带、器币、鞍马。癸丑，诏谪降臣僚终于贬所者许归葬。

七月丙辰，都省言：『州县官最为近民，欲其不为民害，当先革贪欲。革其贪，当先养廉。今诸州县官廩给往往拖压，是驱之使贪也。监司、守令但知丰己，皇恤他人。迺者贪赃之罚既严于属吏，则养廉之俸合责于长官。』诏令御史台觉察，其有违戾，许属部官于离任日诉于台省，计赃论罪。壬戌，以董槐薨，辍视朝，赠少师，谥文清。庚午，以皇女周汉国公主薨，辍视朝五日，赐谥端孝。太史奏用七月癸未车驾临奠，驸马都尉杨镇奉辞凡五，乃从之。乙亥，广西经略朱禔孙申增筑四城，内包学舍，添置书院，乞照白鹿洞例锡名，仍置山长一员。诏以『宣城书院』为额。戊寅，诏文武臣陈乞叙复，令吏、刑部具元犯上于尚书省斟酌施行。辛巳，诏敕令所重修《吏部七司条法》。癸未，诏户部申严诸路州县苛取苗米之禁。甲申，有白气如疋练亘天。戊戌，李璿死。己亥，诏昨赐公主田，以秀丰庄二万九千有奇充影堂祭祀，余悉拨隶淮东总所，以助军饷。壬子，以皇太子宫满岁，宫师以下各进一秩。

九月辛酉，上曰：『朱熠言：吴门近似秋暑，忽蝗蝻孽生，未几得雨皆殒，遂不为害。』似道奏：『蝗不为灾，皆圣德所感。』乙丑，诏诸路州郡增差教官，当令经、赋各一员。戊辰，以沈炎薨，辍视朝，赠少保。丁丑，都省言：『温州布衣李元老读书安贫，不事科举，齿逾百岁。乞照令甲，特赐抚存。』诏补迪功郎致仕。壬午，赐李壇庙名显忠，赠检校太师。从两淮制臣李庭芝请也。

闰九月丙午，都省言：『乞遵嘉定旧制，应知县罪罢，虽经赦，不许注紧望之阙，仍著为令。』从之。戊申，诏：『绍兴府昨因延燎，令仓司给贷居民钱，今经两年，民贫可悯，可悉蠲之。』辛亥夜，皇太子妃全氏降生皇孙。

十月乙卯，诏蠲四川制总州县醯醢榷利三年，以都省言循明禋前例也。丙辰，诏蠲诸路州县折纳苗币，不许阳减阴取，违坐绍兴条例。庚申，沿江制臣汪立信表进蕲城新城图。诏奖谕。甲子，以杨栋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叶梦鼎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甲戌，广西经略朱禔孙奏知归化州岑从毅纳土输赋，献丁壮，为下臣。诏改归化为来安州，岑从毅进官修武，知州事，许世袭。丙子，诏安丰六县升为军，令沿江制司选辟军使一次，以其县里迢遥，边鄙险要也。

十一月壬辰，诏夺丁大全贵州团练副使，徙新州。以其招集游手，私立将校，置弓矢舟楫，谋不法也。丞相贾似道讽广西经略朱禔孙杀之，禔孙遣将官毕迁护送，挤之水。丙申，以徐清叟薨，辍视朝，寻赠少师。戊戌，以夏贵知

庐州兼淮西安抚副使[4]。辛丑，诏祷雪未应，出封桩库十八界楮币二十五万赈都民。癸卯，诏免正旦大朝会。

十二月乙卯，诏临安府属县、三衙决系囚，杖以下释之。庚申，诏瑞雪应时，出封桩库十八界楮币四十万赈都民、三衙、诸军。戊辰，诏雪寒，再给诸军薪炭钱。

癸亥景定四年正月壬午朔，御大庆殿，群臣朝贺。诏令侍从、台谏、给舍、卿监、郎官以上及制总、监司各举所知，不拘员限，以待量才擢用。后不如所举，则连坐之制，宜在必行。戊子，诏莆阳布衣林亦之、陈藻特赠初品官，林公遇赠一官。以司农少卿林希逸言三人经明行修，欲表励后学，故有是命。都省言：『四川驻戍诸军守御良劳，合议优恤。』诏令制副给赐衣装、布疋有差。丙午，上谕辅臣曰：『陈尧道言词诉改送之弊，民受其害，合与痛革。当自户、刑部始。』似道奏：『谨遵圣训。』

二月壬子朔，诏吴潜、丁大全怀奸误国，既速天诛，朋附实繁，迁谪亦久，宜示宽恩。令尚书省日下具两党人斟酌轻重。丙辰，刑部言：『吴潜、丁大全两党人内已量移程沐、胡用存、程垎、石正则、吴泳、汪洵之并自便，永不叙用；倪垕量移信州，张??饶州，章公权抚州，任伯凤建宁府，叶隆礼徽州，何子举押归本贯，吴衍抚州，翁应弼临江军，赵时诂衡州，刘锡瑞州，王立爱信州，程若川建昌军；袁玠、沈翥、方大猷、徐敏子难以量移。』寻台臣及给舍疏，乞取回吴衍、翁应弼、赵时诂、叶隆礼、何子举、刘锡、王立爱、石正则量移之命，遇赦永不放还。内时诂、子举、衍、应弼、立爱、正则各更夺一秩；锡已追毁出身，仍各于见谪州军居住。并从之。丁巳，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虑、张晞颜言：『井田，古也，而未易行于后世。限田，近古也，犹足以救今日之急。盖兼并之患，至今亟矣，奈何时异事殊，法出弊生？夫三边列屯，非食不饱；诸路和余，非楮不行。既未免于廩兵，则和余所宜广图；既不免于和余，则楮币未容缩造。为今日计，欲便国使民而办军食、重楮价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计顷，以品格计数，下两浙、江东西和余去处先行归并，诡析后将官户田产，逾限之数，抽三分之一回买，以充公田。但得一千万亩之田，则每可收六七百万米，于军饷有余矣。』诏从之。寻置官田所，以刘良贵为提领，陈豈兼检阅。先是，似道建议国计困于造楮，富民困于和余，请官买公田，免和余，住造楮。于是始行公田法，核民腴田，量户多寡，以贱直取之。农民为官耕者曰『官佃』，上户为官督者曰『庄官』，浙右之人，破家失业者甚众。戊午，诏：『祖宗之制，察官邪之外，点检所隶簿书，有司稽迟者，赴台理诉，未尝许信偏词，予夺刑名也。兹览临安府所勘台吏案款，违法背理，不一而足。至于刑人杀人之事，亦复干预。

察官失所知闻，尚且不可惟吏是听，至作访闻押帖，使善良受害乎！苟不示惩，何以戒后？台官虞虑、张晞颜并与在外差遣。』癸亥，降诏申饬台臣。辛未，诏会子库日增印一十五万贯赴封桩库，充买官田。乙亥，都省言吕文德浚筑鄂、岳、常德、澧州城池讫事。诏奖之。守臣韩宣特转遥郡承宣使，苏刘义吉州刺史，以效劳故也。丙子，上谕辅臣曰：『诸史宜差从官提纲，照旧例于明裡前登进。』寻差徐经孙。

三月辛巳朔，诏：『官买逾限之田，盖欲永免和余。仓卒取具，奸弊滋多。可严立赏罚，讨究归并，庶几步亩无私，易于摘买。』丁亥，以吕文德为宁武保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诏：『买逾限田，以免和余之害。自是良法美意，要当始于浙西，庶他路视以为则。但所在利病不同，亦难拘以一律。令三省参酌施行。』似道丐祠，诏不许。参知政事何梦然等奏：『切见右丞相意在娱亲，抗章丐去。臣等固知陛下决不容似道之去，臣等私忧过计，谓丞相非惟不可去，亦不可言去。国势方定，事会方殷，丞相之不可去上下通知，但丞相丐去，小人便动弹冠之兴。欲乞陛下力赐勉留，曲加勉谕，俾丞相毋更入疏，庶安人心而弭外邪。』从之。己未，权吏部尚书陈昉等奏，乞勉留丞相贾似道。诏从之。庚寅，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奏：『江公望居言路日，有云『君臣一体』。人君，元首也；左右大臣，股肱也；谏官、御史，耳目也。股肱不留，元首何赖？耳目之官，岂容自默？乞陛下申谕勉留，天下幸甚。』诏从之。右丞相贾似道奏：『条陈田制凡九，乞下臣此章，俾议其可必，卿士庶民之皆从，是之谓大同，亦安得独异哉？』甲辰，上谕辅臣曰：『陈尧道言：『铄销伪造，当严加禁戢』。』似道奏：『不禁铄销，则见镪愈少；不禁伪造，则楮币愈多。臣等仰遵圣训。』丁未，诏宁国府守臣赵汝谋推行经界，职事修举，升直华文阁，因其任。

四月丙辰，诏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甲子，诏：『吕文德分阃上游，宽朕西顾疆场之事，知无不为。帑府所积，久而愈厚，令其子师夔禀陈，欲备公上取用。朕但闻阃外仰费于朝廷、未闻朝廷取费于阃外。所请既切，难违其意，可于内截拨二百万，充今年制总余本。』乙丑，皇太子言：『恭闻经筵《春秋》彻讲在途，乞令陪侍观礼。』从之。丁卯，以明堂奏告于天地、宗庙、社稷、宫观。丙子，都省言：『回买六郡公田，视亩租之多寡为支价之低昂。乞以官诰、度牒、银、会四色参酌支給。』诏令封桩库支拨，付各郡守臣等第给还。

五月辛丑，都省言：『婺州布衣何基、建宁府布衣徐几皆得先儒理学之传，年高德劭，隐居丘园。』诏基、几各补迪功郎，基特添差婺州教授兼丽泽书院山长，几建宁府教授兼建安书院山长。壬寅，以经筵进讲《春秋》终篇，赐

宰臣、经筵官宴于秘书省。

六月庚午，贾似道等上徽宗皇帝长编、宁宗皇帝实录、日历、会要、《经武要略》。乙亥，似道辞免进书恩，凡四奏。诏回赠五世祖进士昱为太师，祖妣季氏广国夫人，继妣徐氏延国夫人。梦然等以辞，诏各进二秩，余令回授。

七月甲申，诏吏部具诸路见阙知县，不拘常格，限十日许人指射。限满无人注者，令监司、郡守列衔奏辟一次。乙酉，诏：『秘书省自淳熙至嘉定国朝会要、皇朝长编刊梓颁行。』壬辰，敕令所进呈宁宗皇帝、今上皇帝宽恤诏令。诏提举官贾似道等各进二秩。甲辰，皇太子奏，乞以新除起居郎留梦炎、前江东提刑召赴阙范东叟充讲官。是日，上谓辅臣曰：『皇太子以讲官阙员，欲以梦炎、东叟充选。梦炎旧在资善，东叟亦有时望，所奏甚当。』似道等奏：『二人皆时望，此举于储德愈有光，臣等不胜赞庆。』寻以梦炎兼谕德，东叟兼舍人。

八月戊申朔，诏户部申严诸路州县苛取苗米之禁。以贾似道为明堂大礼使，何梦然礼仪使，杨栋仪仗使，叶梦鼎鹵簿使，与芮桥道顿递使。辛酉，诏皇太子宫满岁，宫宾、讲官各进一秩，使臣以下减年、给犒有差。庚子，都省言：『中外支用粗足，已行减造会子。今置公田，免杂本，又合减造。』诏每日更减五万。壬申，都省言：『明裡恩霈，例蠲前三年逋赋。而州县往往有已催在官吏干隐匿在己者，其实百姓不沾毫发之惠。汉史有除明年田租之令，最为得宜。今仿而行之，庶几实惠及民。乞下诸路州县蠲前三年逋赋外，更预将景定五年畸零税色与免半输载为赦条，仍令各路漕司榜谕。』从之。甲戌，诏省罢平江府发运司。

九月庚寅，朝飧太庙。辛卯，大飧于明堂，赦天下。甲午，以何梦然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杨栋同知枢密院事、权参知政事，叶梦鼎签书枢密院事。乙未，都省言：『诸路州县狱讼率多，枝蔓淹延。今遇明裡肆赦，有司所当奉行疏决，以称宽典。』诏令各路宪臣决所部系囚，具已结绝名件上尚书省。诏：『吕文德乞以大礼所得京官恩泽改奏次子师夔[5]，已从其请。朕思文德忠勤，岂在中兴功臣之下？师夔已除知阁，且屡典边郡，但换京官，亦非朕所以待忠臣之意。今特与换朝奉大夫。』寻为度支郎官。丙申，昌化县以嘉禾、嘉粟进。时明裡庆成，上谓休瑞应期，一德感通之验。咏诗赐丞相。诏：『贾德生去岁不能防闲所使，丞相忠于体国，不私其子，必欲示惩。朕嘉其严训，姑从削秩，天下皆明知大公之意。今已及期，可特叙复元官，予祠。』

十月己酉，诏安吉、嘉兴、平江、常州、江阴、镇江公田诸庄输纳，什优其一，以都省言纳稼之始，宜宽恤故也。壬子，车驾诣太乙宫，赴座官赐醴簪花。己未，诏出封桩库十八界会一百四十万下六郡置公田、庄屋。乙丑，诏

：『刑部应内外文武官，因风闻致罪者，许申理于朝，参酌改正。犯赃私者，令监司核实来上。』癸酉，都省言：『令会子库造三色零百钱关二千万，便民旅交易。』从之。乙亥，诏李献可等精加校正徽宗皇帝长编，刊梓于秘书省。

十一月戊寅朔，诏度支郎官吕师夔往沿江阅视屯兵营屋，招募新军，仍督未备者具奏来上。庚辰，诏群臣遵依旧制，五日一轮对。如遇恙，则痊日补对，不许推托求免。壬午，军器监丞方演孙进对，论群臣缄默之弊。上曰：『朕未尝讳言。』演孙奏：『天下莫不知陛下之能听言，特臣下不敢言尔。如启悟发于宸衷，施行见于明诏，天下翕然，孰不服陛下之圣？』丙子，诏两浙运司、临安府属县决系囚，杖以下释之。台臣朱貔孙言：『郡邑主学添教，间有分争，殊失揖逊之风。乞下诸路提举司分隶职事，立为定式，庶可养靖共之习。』从之。

十二月丁未朔，诏正旦大朝会权免。诏：『应官司见监公私逋欠，并倚阁一月，系人释之。』以雪讲行宽恤也。戊申，诏舶务出售榷货，以收弊楮，仍禁乞取。己酉，诏：『皇太子宫詹事以下，讲读外，日轮一员，辰入酉出，以备咨问，以称辅导之实。』辛亥，诏两浙监司将所部州军县系囚，杖以下释之。甲寅，蠲两浙州军及建康府见监赃赏茶盐钱。丙辰，诏诸路宪司索上所部州军大辟狱案详情论决，毋使滞淹。其干连者酌量释之。丁巳，登闻检院朱浚进对，论修身之要。上曰：『修身在端本为上。』浚奏：『诚如圣谕。心者身之本，身者天下万事万物之本，先臣朱熹之说正如此。』上然之。己未，诏刑部下诸路宪司所部州县：刑狱不许惨酷箠楚，及毁除非法狱具，违者重置于罚。辛酉，诏管景模主管侍卫步军司。丙寅，诏无为军巢县已升为镇巢军使，从沿江制司节制。其月收坊场河渡钱，分项起解支遣，以制司申言也。己巳，谏臣陈尧道乞下福建仓司，将景定元年至三年八郡义仓米斗以十七界会两贯赈余贫民。从之。庚午，诏：『瑞雪应期，出封桩库十八界楮币四十万赈在京军民。』诏临安府、两浙运司、三衙决系囚，杖以下释之。都省言：『知海州张汉英在任浚筑坝壕、城壁竣事，其子宗仁奉图来上，具见劳绩。』诏张宗仁特与带行阁门祇候，添差京东路将，余在役者，令两淮制司类申枢密院。辛未，太白、岁星顺行。癸酉，诏再给诸军诸司薪炭钱。丙子，临安府帅臣吴革奏狱空。诏奖之。

甲子景定五年正月丁丑朔，御大庆殿，群臣朝贺。诏：『朕粤稽盛帝明王制治保邦，曷尝不以人材为先务？盖虽尧、舜之法度，文、武之方策，苟非得人，是迪是懋，则亦徒法而已。故必赖济济之贤、蔼蔼之士，布列中外，道德一而风俗同，然后可望其举行不悖，相维于长久也。我国家因唐之旧，进士一科

，得人为盛，三百年间，所以保义王家，垂休亿载者，厥功茂哉。弊久蠹滋，逐年尤甚。非无佳士颖出由此其选，然穷经学古者，或病于词华，植德砺行者，难究其蕴奥，高才大器者，往往局于纤悉绳墨之末，是以官甚冗而才愈乏，家殊俗而风益漓。至于冒国法以苟营，假儒冠而挟册，俚言乱雅，剿说趋时，使习之者反贼其良，而取之者莫任其咎。人情至此，咸欲变通。盖尝披阅先朝名臣奏议，其论取士之法非一，惟程颢、颐兄弟深知治道，酌古通今，纲条详明，用意纯切。令三省详议，参酌其可行者条具以闻，务于科举令甲无大更张，以妥安士心，而于进士举之外，所以崇尚经术、考察德行、选用材能之道立为一代之典，陶成四方之风，庶几丰芑之仁，垂之万世，顾不美欤？』癸未，给事中常挺言：『乞遵祖宗典故，应文武臣寮封章，并许于通进司投进，以达群下之情。毋使伏阙投匭，与庶民等。』诏从之。出奉宸库香珠、犀象等珍货付务场卖易，助收弊楮。辛丑，诏：『沿江两浙制帅、监司不许差军功借补、挟术游谒等人权摄害民。如州郡阙员，则差曹职官；属县阙员，则差丞、簿、尉时暂兼权，仍催正官之任。或有违戾，令台臣觉察以闻。』

二月丙午朔，诏：『昨者谏疏戒饬百司尽公守法，指緘封事目最为病源，深中累年积习之弊。迩日劾及都司，具有实状，所当申严禁戢，俾各自爱，毋陷匪彝，以速厥辜。』丁未，诏礼部贡举。辛亥，检正陈昉言：『陛下欲赏信罚必，莫若严考课之法。乞明诏有司，下之诸道：帅臣、监司岁考郡守、岁考县课，第其能否优劣功过，于次年三月类聚保奏。监司则有互申之法，宜悉遵彝典。』诏从之。是日，雪。丙辰，韩禾、洪天锡并兼侍讲，赵景纬兼崇政殿说书。丁卯，诏诸路申严州县斛面之禁，豁除义仓陈腐米数，桩积边郡三年军饷。行台臣之言也。是夜，月犯斗。辛未，雨土。诏梁椿选右正言程元岳、朱应元并监察御史。

四月丙午，诏：『管景谟屡立战功，为时名将。妻孥陷歿，效忠愈坚。闻平时所得俸赐率以抚恤将士，遂至穷空，此尤可嘉。特赐十七界会三十万，以示旌劝。』仍赐金带，许令服系。辛亥，诏礼部下诸路州县讲行乡饮酒仪，以复古意。仍以已行仪式上于尚书省。癸丑，诏诸道提点刑狱以五月按部理囚徒。乙丑，诏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休梦然罢，观文殿学士、沿海制置使马天骥罢。行台臣之言也。己巳，以李曾伯知庆元府、沿海制置使，江万里为资政殿学士、知建宁府。庚午，太白、岁星合于娄。诏徐宗仁兼崇政殿说书。

五月丙子，诏朱应元除右正言兼侍讲，饶应龙除监察御史。己卯，诏何梦然为资政殿大学士、知建宁府。辛卯，以杨栋参知政事，叶梦鼎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姚希得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乙未，诏：『安南国表贡方物，其所进象及华靡之物，令有司却还，仍优赐答之。』戊

戊。都省言：『公田所诸庄砧基已成，若复以州县总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宜选差廉能官分司管干。』诏平江、嘉兴、安吉各一员，常州、江阴、镇江共一员，未作县人充干办公事，已作县人充主管文字系衔，仍令条具合行事宜来上。己亥，太白昼见经天。癸卯，诏学士院每日学士与讲官照旧例诣院宿直，并申严六曹郎官入局部宿之制。

六月甲辰朔，诏衢州守臣谢坚夺官三等，褫右文殿修撰，永不收叙。以其寇至不御，委城而去，故有是命。台臣朱貔孙等又言：『詹沔之变，皆由谢壑苛征激之，乞行镌斥。』中书舍人留梦炎又言：『谢坚罪大罚轻，乞更与勒停。』并从之。丙辰，诏王钥、洪天锡控辞甚力，令各州守臣以礼勉谕，勉其赴阙。诏容州守臣戴应复夺官五等，勒停，羁管惠州。以其苛取，致激妖民聚众劫掠。寻令经略司追勘具情节。癸亥，都省言申严祖宗戒饬赃吏之制。诏：『百姓为赃吏患苦，至此已极，朕甚痛之。指挥务在必行，勿复文具。』

七月甲戌，刑部、大理寺言：『朝奉大夫、监行在榷货务都茶场分榷真州周福孙于盐钞茶引正官钱外，创增事例钱四十二万七千有奇入己，系监主诈欺，从自盗法赃罪抵死。』诏特贷命，追毁勒停，免真决，不刺面，流二千里，追赃。是夜，彗星出柳，长竟天。乙亥，皇太子妃全氏降生皇孙。丁丑，诏：『朕以寡昧，统临兆民。居多历年，祇畏天戒如一日，常恐不德谪见于上。乃七月甲戌，彗出柳宿，谴告孔昭，目所共睹。鉴临有赫，咎在朕躬。岂朝多阙政，未当人意，吏不宣化，莫安民生，狱讼弗清而多冤，贪酷未除而贻害，遂至乖戾，上干天和。朕将避殿减膳，应中外臣寮，并许直言，其合施行等事，有司条具以闻。』诏出封桩库十八界会二十万赈都民，三衙、诸军亦如之，内司宿卫应奉人并特给犒一次，以示优恤。戊寅，诏江万里知福州、福建安抚。以降生皇孙，奏告天地、宗庙、社稷、诸陵。己卯，彗星退于鬼。辛巳，彗星退于井。甲申，行都大火。丁亥，贾似道屡疏乞罢政，诏不许。癸巳，少保、保宁军节度使、万寿观使、祁国公谢奕昌乞休致。诏特除少师，进封魏国公。甲午，以谢奕昌薨，辍视朝。寻赠太保，追封临海郡王，赐谥庄宪。是夜，填星守毕。诏马天骥褫观文殿学士罢祠，其子马时楙夺一秩罢新任。行台臣之言也。乙未，诏参知政事杨栋罢，行台臣之言也。寻除职予郡。丙申，诏令侍从、两省于内外官举堪充监司、郡守者，疏其实以闻，令中书籍记。遇有阙官，精加审察，取旨擢用。如犯赃私，当正谬举之罚。丁酉，命从臣、卿监日一员祷雨于天竺山，郎官请霍山。戊戌，蠲中外茶盐赃赏钱。彗星退于参。

八月壬寅朔，诏户部申严诸路州县增收苛取苗米之禁。是夜，荧惑、填星合于昴。甲辰，诏：『壬戌别院董试，台臣纵游士假手，物论喧哗。令春铨闱

复然，尤为无忌。秋闱在途，可令御史台严为关防，毋踵前弊。』乙巳，诏舒有开左司谏兼侍讲。丙午，诏汤举兼崇政殿说书，朱貔孙兼侍读，翁合兼侍讲。己酉，都省言：『知嘉定府洪涛迎奉新繁县太祖皇帝以下六朝御容于本府天庆观，一时权宜，于礼未备。』诏令守臣选差武臣一员择日迎奉，赴行在所奉安。合行典礼，令有司条具，上于尚书省。庚戌，彗星退于参。丙辰，诏皇太子宫满岁，宫师、宫宾、詹事以下各进一秩，医官、使臣减年支犒有差。戊午，彗星退伏。庚申，群臣奏请御正殿，复常膳。表凡三上，乃从之。甲子，彗星复见于参。彗星不灭，上封者指言公田之咎。临安府学士叶李、萧圭等上书诋似道专权害民误国。似道怒，嗾士人林德夫诣京尹刘良贵，告李等用金饰斋廨不法，捕置之狱，黥窜漳州。

《谥议》曰：昔太祖尝曰：『宰相须用读书人。』似道以宠妃之弟，不学无术，处非其据，乏休休有容之量，忌疾之念，横于胸中。好谀恶直，进佞退贤，粉饰太平，讳言边事。杀功臣以失士大夫之心，行公田以敛江浙之怨，主推排以骚动东南之民，核士籍以钳制东南之士。庇败将则将校之心离，吝军券则军旅之心叛。日积月累，无一而非失人心之事，卒至灭国覆身，擢发不足数其罪！

乙丑，以姚希得兼权参知政事。己巳，诏：『师在舆陛辞，精神不如昔，盖郴州溪洞所系，可别与差遣，以优其老。』辛未，彗星化为霞气。

九月己丑，日生格气。是日，雷。癸巳，诏内侍李忠辅夺二秩罢。己亥，诏程元岳右正言兼侍讲，张桂监察御史。

十月乙巳，朝献景灵宫。丙午，月犯斗。庚戌，诏冬至朝会权免。辛亥，诏十七界会浸轻，并以十八界会易之，限一月止。乙卯，蠲临安府税三月。乙丑，诏：『物贵原于楮轻，楮轻原于楮多。今以见钱关子复中兴旧法，每百七十七足陌，以一准十八楮三千，革钱楮亏折之弊。其官吏、诸军券，请并以见钱关于全给。』似道请秤提楮币，改造金银、见钱、关子，以一准十八界会子之三十七界废不用。关于之制，上黑印如『西』字，中三红印相连如『目』字，其下两旁各一小长黑印如两脚，宛然一『贾』字也。关子行，物价顿踊。上有疾，不视朝。丙寅，命官分祷于天地、宗庙、社稷、宫观。诏出封桩库钱关二十万赈都民，诸军亦如之。诏：『朕体违和，服药未效。如草泽有能治疗，得或痊者，白身除节度使，有官人及愿就文资者，并与比附推恩外，更支赐钱十万贯、田五百顷。』三省出榜晓谕，许径赴丽正门外自陈，差内侍二员接收文字，即时闻奏。内降赦曰：『朕顾畏民曲，祇膺帝监，朝乾夕惕，迪惟遗大报艰，日迈月征，永念志勤道远。若临深而履薄，迄去危而就安。幸国步之小康，乃朕躬之少爽。端由积虑，以致愆和。宜特持于刑章，庶助收于药喜。

集于多福，答尔群情。可大赦天下。于戏！人莫不欲生，冀道迎于善气；天所助者顺，永孚佑于丕图。咨尔多方，体予至意。』丁卯，上崩，遗诏：『皇太子温文夙著，仁孝有闻。升储副者五年，允参裁于庶务。宜自春宫而嗣服，久符至道之旧章，可于柩前即皇帝位。皇后佐佑朕躬，章明坤载，可尊皇太后。应军国事务，并听皇帝处分。尔其式遵成宪，诞受多方，益奉母仪，恪承慈训。皇帝成服三日听政，丧纪以日易月。群臣共为宽释，勿过摧伤。百官入临，并随地之宜。诸道州府长吏以下三日释服，在京禁音乐百日，在外一月。无禁祠祀嫁娶，沿边不用举哀。山陵制度，务从俭约。应内外诸军支赐及其他不在诏中者，并听皇帝处分。于戏！人羨久生，奈盈虚之有数；天惟纯佑，繄付托之得人。更赖股肱元臣，文武列辟，交修不逮，协赞丕平。咨尔群伦，体予至意。』寻以王伦、麦卿充都大提举丧事。

《谥议》曰：丕休哉！四十一年之间，日恒月升，谨终如始。美成在久，四方咸仰于垂裳；逍遥与游，万乘遽同于脱屣。三灵变色，九有摧心。天不可梯，民之无禄，远日有期，南郊是请。宜配雅、颂，宜袭《春秋》。谨按《谥法》：『秉德遵业曰烈，经天纬地曰文，施仁服义曰仁，保大定功曰武，聪明文思曰安，协时肇享曰孝。』迹夫十有三年之大业，是承四十余年之治体不变，非秉德遵业乎？宸文睿藻之昭回，龟图、洛书之流布，非经天纬地乎？劝廉恤刑，拔贤去佞，非施仁服义乎？长算远略，动中事机，内忧外患，迄就底平，非保大定功乎？步道深而情伪洞察，在御久而典则昭明，超然远览，惟怀永图，非聪明文思乎？父天母地，敬事敬享，内则尽志，外则尽物，非协时肇事乎？越庙号之建久矣，道德仁义，皆帝王之徽称也，而未闻有以理为号者。稽之《谥法》，曰『慈惠有德』而已。理之为义而止于斯也，不既浅乎？太极，理之根源也；二气五行，理之流布也。天下万事万化，皆于理乎出，而君师则主张乎是，先儒则讲贯乎是也。自我艺祖皇帝开国之初，与韩王赵普发明道理最大之说，由是本朝治体之纯，道学之粹，远同三代。庆历、嘉祐间豪杰并出，濂洛之学，上接洙泗。熙宁之用程颢，元祐之起程颐，绍熙之聘尹彦明，绍兴之召朱熹，列圣相传，皆欲表显而尊崇之矣，奈之何王安石则邪说诬民也，秦桧、韩侂胄则奸臣擅国也，以新经、《字说》胥天下为黄茅白茸，则安石之为也。反国事讎、率兽食人，谓学为伪、谓道为禁，则桧、侂之为也。理学之废兴，关于世道之消长，可胜言哉！先皇帝自初践阼，始御讲筵，即未尝以名呼先儒，若周元公颐则曰濂溪，张郛伯载则曰横渠，二程则曰伊川、明道，而尤为尊用朱文公熹之《四书》。自时厥后，或锡之美谥，或赠之封爵。淳祐视学，首诏祀五臣而斥荆舒，熄邪说，正人心，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制《缉熙》一记，制《道统》十三赞，造诣精矣。书《无逸》一篇，书『思无邪毋不敬』

六字，儆戒备矣。其土苴既足以治天下，其精微又以传之圣子。资善堂有记，元良有规，道心精一之旨悉在焉。下南宫十有二诏，而未尝不以义理之学饬有司：擢科目近万人，而未尝不以义理之文造多士。《中庸》、《大学》之书，周、程、张、朱、吕之说，家传而人诵之。士生斯时，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先务，以穷理尽性为大原。可以淑群心，可以支世变。虽有抢攘纷纭，而国家基绪屹然不少动摇者，以我之本领端正而功用宏阔故也。呜呼！往古来今，内圣外王，一正理而已。发挥正理，不在孔孟乎？微关洛诸儒继之，则大道之与异端，果孰胜而孰负哉？主张正理，不在我朝之列圣乎？微先皇帝继之，则圣传之与俗学，果孰显而孰晦也？会群献之精蕴，订百家之异指，接二帝三王群圣人统宗会元之粹，而扫秦、汉以来千数百年习浮踵误之失，谓非有功于理乎？理也者，天之所为，而非人之所设也。圣人本天命之性，躬率性之道，而关修道之教，有功于理者，即有功于天也。上帝临汝，无二尔心，忠臣孝子，于此时而称天作谥也，可以端拜而议矣。尊谥宜天，锡之曰烈文仁武安孝皇帝，庙号理宗。臣等谨议。

《覆谥议》曰：巍巍乎，泔泔乎！将钦柴于阳趾，用作鼂于祢宫。觚编毫络，若为模绘。夫理，功之基也；功，理之舆也。其来也几微易简，其究也广大坚固，是或一道也。循天下之理之谓道，离去圣之绝学、昭皇王之大纪，非建乎？得天下之理之谓德，四十年之深积，一太极之浑全，非备乎？道见乎变之谓功，海内之治，皆上世所难及，非天乎？道之灿然之谓兴，景定之元，号为天下重开，非复乎？理无所不通也，天迄神化，博施济众之方，非圣乎？理无乎不烛也，守定光发，恢广览兼听之公，非明乎？合烈文仁武安孝之号，为尊明令显隆盛之称，万古在前，亿载在后，无一息非天理之流行也。勒之崇鸿，写之琬琰，荐之上帝，昭我理宗。上配艺相，与天无极。臣谨拜手稽首，请上徽号曰理宗，建道备德大功复兴烈文仁武圣明安孝皇备。诏以明年正月一日改为咸淳元年，大赦天下。

校勘记

[1]枢密使 原作『枢密院』，据《宋史·理宗纪》四删『院』字。

[2]将士 原作『将事』，据文意改。

[3]庞伸等四人 原作『同庞伸等四人』，义未通，兹据《宋季三朝政要》卷三删『同』字。

[4]庐州 原作『泸州』，据《宋史·理宗纪》五改。

[5]师夔 原脱『师』字，据本条下文补。

附

《四库全书提要》

臣等谨案：《宋史全文》三十六卷，不著撰人名氏。原本题曰《续通鉴长编》，而以李焘《进长编表》冠之于前，是直以为焘之《长编》矣。案：焘成书在孝宗时，所录止及北宋。此本实载南宋一代之事，其非出焘手明甚。检勘此书，每卷标题皆有《宋史全文》四字，而《永乐大典》『宋』字韵内亦多载《宋史全文》，与《长编》截然二书。又此本目录前有坊间原题，称『本堂得宋鉴善本，乃名公所编，前宋已盛行，再付诸梓』云云，盖本元人所编，而坊贾刊行时，假焘名以欺世耳。惟考《永乐大典》所收之书，皆载入《文渊阁书目》，乃宋鉴多至六部，独不见《宋史全文》之名，或亦杨士奇等编辑时，因标题而致误欤？又别本之末有商邱宋莘跋曰：『宋李焘有《通鉴长编》百三十八卷、《续长编集要》六十八卷、《续宋编年》十八卷。今世藏书家往往求之甚渴。此三十六卷是元人所刊，卷首割去著书人名姓，卷末割去『大元』字，其为元胡宏《续通鉴长编》无疑』云云。则又臆断之语，未见其有确证也。其书自建隆以迄咸淳，用编年之体以次排纂。其靖康以前亦本于焘之《长编》而颇加删节，高、孝二代则取诸留正之《中兴圣政草》。今以《永乐大典》所载《圣政草》相与参校，其文大同小异。留正等所附案语，亦援引甚多。至光、宁以后，则别无蓝本可据，为编书者所自缀辑，故《永乐大典》于光、宁二宗下亦全收此书之文，勘对并合。其于诸家议论采录尤富，如吕中《讲义》、何儕《龟鉴》、李沆《太祖实录论》、《足国论》、富弼等释、吕源等增释、陈瓘论、《大事记》诸书，虽其立说不尽精醇，而原书世多失传，亦足以资参考也。惟原本第三十六卷内，度宗、少帝及益王、广王事迹俱有录无书，《永乐大典》亦未采，今姑仍其阙焉。